中華大典

明清文學分典

明文學部二

主編：陳文新

目次

總論 …… 一一
總集 …… 七八
詩紀 …… 七八
古今詩刪 …… 七九
唐詩選 …… 八〇
盛明百家詩 …… 八一
盛明百家詩選二種 …… 八三
海岱會集 …… 八四
明詩歸 …… 八五
皇明詩選 …… 八六
列朝詩集 …… 八七
啓禎兩朝遺詩 …… 九〇
前八大家詩選 …… 九二
明詩綜 …… 九三
明詩別裁集 …… 九四
國朝詩餘 …… 九六
明詞綜 …… 九七
古文觀止 …… 九八
明經世文編 …… 九九
歷代文紀 …… 一〇二
古文奇賞 …… 一〇六
媚幽閣文娛 …… 一〇七
皇明文範 …… 一〇八
皇明文徵 …… 一〇八
明文海附《明文案》《明文授讀》 …… 一〇九
經義模範 …… 一一三
六十種曲 …… 一一四
盛明雜劇 …… 一一四
吳騷合編 …… 一一四
國色天香 …… 一一五
燕居筆記 …… 一一七
繡谷春容 …… 一一八
風流十傳 …… 一一八
萬錦情林 …… 一一八
古今小說喻世明言 …… 一一九
警世通言 …… 一二三
醒世恒言 …… 一二六
情史 …… 一三一
今古奇觀 …… 一三二
體類 …… 一三四
作家 …… 一三四
唐宋派 …… 一三四
後七子 …… 一三六
公安三袁 …… 一四九
吳江派 …… 一五二
臨川派 …… 一五三
竟陵派 …… 一五三
復社 …… 一六〇
幾社 …… 一六六
楊士雲 …… 一六九
唐龍 …… 一六九
柴奇 …… 一七〇
敖英 …… 一七三
嚴嵩 …… 一七四
呂柟 …… 一七八
許相卿 …… 一八一
胡纘宗 …… 一八二
張治道 …… 一九八
黃省曾 …… 一九九
張綖 …… 二〇二

張治……二〇四
張含……二〇九
頓鋭……二〇九
楊愼……二一一
李濂……二三一
孫繼芳……二三三
戴冠……二三五
丁奉……二三六
方豪……二三八
邵經邦……二三九
皇甫沖……二四〇
黄佐……二四三
許宗魯……二四五
鄒守益……二四七
沈愷……二四九
張岳……二五二
江暉……二五三
田汝成……二五四
喬世寧……二五六
蘇祐……二五七
蔡羽……二五九
張靈……二六二
雷鯉……二六二
史忠……二六三
徐霖……二六三
陶成……二六四
豐坊……二六五
王寵……二六七
黄雲……二七〇
陳霆……二七一
孫偉……二七二
董玘……二七三
張邦奇……二七四
徐縉……二七五
魯鐸……二七六
周用……二七七
徐問……二七八
李時……二七九
謝廷柱……二八〇
游潛……二八〇
殷雲霄……二八〇
安磐……二八二
黄鞏……二八三
秦金……二八四
孟洋……二八五
邢參……二八六
杭淮……二八六
韓邦奇……二八八
韓邦靖……二八九
許讚……二八九
劉瑞……二九一
劉麟……二九一
劉玉……二九二
張羽……二九三
黄衷……二九三
熊卓……二九五
羅鳳……二九五
劉菏……二九六
王寵……二九八
黄雲……二九八
陳霆……二九八
孫緒……二九八
周倫……二九八
高濲……二九八
湛若水……二九八
崔銑……二九八
朱朴……二九八
方太古……二九八
史鑑……二九八
陳鑑……二九八
謝承舉……二九八
李孔修……二九八
程誥……二九八
鄭作……二九八
張詩……二九八
傅汝舟（正德時人）……二九八
方鳳……二九八
方鵬……二九八
韓邦靖……二九八
韓邦奇……二九八
杭淮……二九八
邢參……二九八
王烈……二九八
羅壽……二九八
莫止……二九八
董澐……二九八
謝承舉……二九八
李孔修……二九八
方太古……二九八
史鑑……二九八
陳鑑……二九八
朱朴……二九八
崔銑……二九八
湛若水……二九八
高濲……二九八
周倫……二九八
孫緒……二九八
劉菏……二九八
羅鳳……二九八

姜玄……三一七
王廷陳……三一七
馬汝驥……三二二
胡侍……三二五
張經蔡經……三二六
王謳……三二九
蔡昂……三二九
陸粲……三三〇
廖道南……三三二
吳子孝……三三三
陸釴正德時人……三三五
謝榛……三三六
皇甫涍……三四八
童承叙……三五二
駱文盛……三五四
靳學顏……三五八
王激……三五九
柯維騏……三六〇
華察……三六二
李元陽……三六五
王同祖……三六六
蘇志皐……三六八
董份……三七〇
徐繗……三七一
金大車……三七二
翁萬達……三七二
皇甫汸……三七四
白悅……三七七
李舜臣……三八〇
陳鳳……三八三
金大輿……三八三
張時徹……三八四
顧夢圭……三九一
沈孟柈……三九四
薛應旂……三九五
吳承恩……三九九
任瀚……四二九
李開先……四三〇
馮惟健……四三八
朱曰藩……四三八
袁袠……四四〇
屠應埈……四四六
吳嶽……四四九
金鸞……四五〇
徐階……四五一
高應冕……四五四
栗應麟……四五五
羅洪先……四五五
許穀……四六〇
馮惟重……四六四
栗應宏……四六五
施峻……四六六
劉繪……四六八
許應元……四七一
范欽……四七二
康太和……四七三
何良俊……四七四
林廷機……四七九
尹臺……四八〇
孔天胤……四八三
孫宜……四八六
王維楨……四八九
沈鍊……四九五
歸有光……四九九
崔廷槐……五一一
袁煒……五一一
唐順之……五一三
皇甫濂……五二〇
陳束……五二三
王愼中……五二七
陸樹聲……五三四
莫如忠……五三七
趙時春……五四一
何良傅……五四七
陳芹……五四九
王立道……五五〇
馮惟敏……五五三
許炯……五五五
俞允文……五五五
李先芳……五五九
龔秉德……五六四

茅　坤……五六四
趙　伊……五七二
馮惟訥……五七五
吳維嶽……五七六
李攀龍……五八〇
周天球……五九六
余曰德……五九八
楊繼盛……六〇〇
蔡汝楠……六〇二
萬士和……六〇八
歐大任……六一〇
何　御……六一九
洪朝選……六一九
徐中行……六二一
楊　巍……六二六
謝東山……六二九
許邦才……六三〇
梁辰魚……六三一
鄭若庸……六三五
薛近兗……六三六
梁有譽……六三六
徐　渭……六四〇
黎民表……六五五
盧　柟……六五七
吳國倫……六六三
汪道昆……六七〇
宗　臣……六七七
王世貞……六八三
李　贄……七〇〇
張佳胤……七〇九
孫高亮……七一五
張鳳翼……七一六
戚繼光……七二一
劉黃裳……七二三
張獻翼……七二五
張九一……七二六
方逢時……七二九
趙用賢……七三〇
王穉登……七三四
王世懋……七四五
呂　坤……七五六
沈一貫……七五九
帥　機……七六一
吳稼竳……七六四
焦　竑……七六四
屠　隆……七七二
顧大典……七八一
豐越人……七八四
周如塤……七八五
蔡文範……七八六
胡應麟……七八六
林　章……七八九
于愼行……七九一
陳與郊……七九五
虞淳熙……七九七
李本固……七九七
蔣以化……七九七
徐　桂……七九八
顧大猷……八〇一
馮夢禎……八〇七
魏允中……八〇九
傅光宅……八一一
李維楨……八一五
王同軌……八一六
俞安期……八一九
伍袁萃……八一九
瞿汝稷……八二三
柳應芳……八二四
屠本畯……八二六
梅鼎祚……八三五
湯顯祖……八五六
趙南星……八六六
鄒迪光……八六九
錢希言……八七一
朱睦㮮……八七二
許　潮……八七三
唐時升……八七六
邢　侗……八八五
胡應麟……八八六
林　章……八八九
朱長春……八九二
李三才……八九二
阮自華……八九三

臧懋循……八九四
顧允成……八九五
沈　璟……八九八
董其昌……九〇五
婁　堅……九〇九
鄧原岳……九一〇
江盈科……九一五
王驥德……九一七
潘之恒……九二一
陳汝修……九二七
米雲卿……九二八
鄭明選……九二八
林堯俞……九二九
黃　輝……九三一
梅守箕……九三〇
馮　琦……九三二
陳繼儒……九三五
葉向高……九四五
石　沆……九四七
丁元薦……九四八
盛鳴世……九四八
袁宗道……九四九
徐復祚……九五三
姚士粦……九五五
陳　勳……九五六
于　嘉……九五八
王彥泓……九五八
潘一桂……九六一
吳夢暘……九六一
何　白……九六二
程可中……九六四
王　衡……九六四
丁起濬……九六九
陶望齡……九七〇
高攀龍……九七二
王士騏……九七六
王一鳴……九七七
歸子慕……九七八
孫承宗……九八〇
雷思霈……九八四
唐之屏……九八五
王樂善……九八五
王　留……九八七
陳邦瞻……九八九
朱之蕃……九九〇
朱維藩……九九〇
袁時選……九九〇
王惟儉……九九〇
公　鼐……九九一
黃居中……九九三
高　濂……九九四
茅　維……九九五
魏　濬……九九六
吳從先……九九六
王象晉……九九七
沈泰鴻……九九七
程嘉燧……一〇〇二
陳价夫……一〇〇三
吳　兆……一〇〇四
李日華（嘉興人）……一〇〇四
李日華（吳縣人）……一〇一一
葉憲祖……一〇一二
高　岑……一〇一五
馮有經……一〇一八
康彥登……一〇一八
謝肇淛……一〇一九
董應舉……一〇二八
吳鼎芳……一〇三一
葛一龍……一〇三二
沈　野……一〇三三
尹　伸……一〇三七
徐　熥……一〇三八
冒愈昌……一〇四〇
王人鑑……一〇四〇
范　汭……一〇四一
陳薦夫……一〇四二
胡震亨……一〇四三
鄧　渼……一〇四四
袁宏道……一〇四六
蘭陵笑笑生……一〇六四
甄　偉……一〇七三
吳元泰……一一〇四

玄眞子……一一〇五
朱星祚……一一〇五
朱名世……一一〇五
羅懋登……一一〇六
紀振倫……一一〇七
王醇……一一〇
張民表……一一一
徐煬……一一二
曹臣……一一五
袁中道……一一五
顧起元……一一八
陳衍……一一九
陳鳴鶴……一一九
張可大……一二〇
韓上桂……一二一
宋懋澄……一二三
尹嘉賓……一二六
徐篤……一二七
顧雲鴻……一二七
鄭胤驥……一二八
倪鉅……一二八
朱國禎朱國楨……一二八
王野……一二九
周朝俊……一三〇
李春芳……一三一
孫鐘齡……一三二
無名氏《龍圖公案》作者……一三二
吳越草莽臣……一三四
吳沛泉……一三四
馮夢龍……一三五
天然癡叟……一四三
齊東野人……一四四
鄧志謨……一四五
陳鴻……一四六
阮漢聞……一四七
曹學佺……一四八
鍾惺……一五五
李流芳……一六二
洪應明……一六五
顧大武……一六五
徐于……一六六
徐良彥……一六六
王思任……一六七
王志堅……一七〇
宋珏……一七三
秦鎬……一七四
文翔鳳……一七四
王鏘……一七六
何允泓……一七七
沈德符……一七七
郭子章……一七九
王象春……一八〇
張愼言……一八二
呂天成……一八四
凌濛初……一八六
卜世臣……一九七
王玉峰……一九八
汪廷訥……一九九
商家梅……二〇九
魏冲……二一〇
吳拭……二一一
周永年……二一一
艾南英……二一二
傅汝舟萬曆時人……二一九
沈自晉……二二三
吳門嘯客……二二三
無名氏《承運傳》作者……二二三
方汝浩……二二三
夢覺道人……二二五
楊爾曾……二二六
風月軒又(入)玄子……二二七
長安道人國清……二二七
薛朝選……二三〇
趙崡……二三九
何允泓……二四六
來復……二五〇
徐弘祖……二五四
譚元春……二六五
董斯張……二七〇
范景文……二七九
阮大鋮……二八四
馬之駿……二八六

范文若……一二六六
施紹莘……一二六八
李紹文……一二七〇
劉榮嗣……一二七〇
華　淑……一二七四
葉紹袁……一二七五
瞿式耜……一二七六
倪元璐……一二八〇
劉　侗……一二八六
于奕正……一二八七
吳應箕……一二八八
茅元儀……一二九二
龔士驤……一二九六
胡　梅……一二九六
張　岱……一二九七
毛　晉……一二九八
董養河……一三〇〇
周　楷……一三〇一
孟稱舜……一三〇二
無名氏《封神演義》作者……一三〇五
鄭仲夔……一三一〇
余象斗……一三一一
周　游……一三一二
古吳金木散人……一三一三
西湖漁隱主人……一三一五
樂舜日……一三一五
吟嘯主人……一三一六
酉陽野史……一三一六
陸雲龍之弟……一三一七
薇園主人……一三一八
芙蓉主人……一三一八
陸人龍……一三一九
華陽散人……一三二四
許自昌……一三二四
張　溥……一三二六
祁彪佳……一三三一
吳　炳……一三三四
黃淳耀……一三四〇
夏允彝……一三四六
陳子龍……一三四八
徐　穎……一三五五
夏完淳……一三六〇
張于壘……一三六〇
紀　青……一三六〇
張煌言……一三六一
李中馥……一三六八
西吳懶道人……一三六九
周　楫……一三七〇
李琪枝……一三七一
蘅香草堂……一三七一
東魯古狂生……一三七一
董　說……一三七二

總論

蔣山卿《詩集自序》 蔣子曰：余自髫年學誦詩，能分別前人格調。弱冠渡江，見東吳顧吏部、寶應朱戶曹，教以讀漢魏晉宋唐人之詩。年二十九舉進士。始與同年亳州薛子蕙研工古作，是時信陽何子景明與薛隣，嘗聞其緒論焉。而同時倡和者，在北有關中劉子儲秀、張子治道，濟南劉子天民，上邽馬子汝驥，秦川胡子侍，在南有顧子璘，多聞之益，惟二三子矣，而知我者薛子也。平生性本疏愚，所屬輒多遺棄，犬馬走是懼，輯錄其所存者十二卷，洛陽喬子佑敦門下之雅，乃爲之刻於太平臺中。刻之明年爲嘉靖壬寅，後五月既望，山卿自序其事云爾。

李開先《邊華泉詩集序》 國初詩微存古意，亦有古法，至成化年而萎腐極矣。敬皇興文勤政，事簡俗熙，士夫爭以聲實相高，詩三變而復古，不但微有古意古法而已。時則有慶陽李崆峒、信陽何大復，雖云角立而爲二，其與邊華泉實則鼎峙而爲三。崆峒嘗相與面議曰：「詩之雄渾吾能之，而俊逸則讓二公，若官爵吾與何同，而崇貴則無如邊者，壽年吾與邊同，而何則不及耳。」後李、何止於提學副使，華泉則由提學而至大司徒。何年三十九，邊五十七，李五十八，皆如所逆料。李、何集家藏戶有，人人能舉其辭，而邊集近亦沛然傳矣。

又《市井豔詞又序》 學詩者，初則恐其不古，久則恐其不淡；學文者，初則恐其不奇，久則恐其不平；學書、學詞者，初則恐其不勁、不文，久則恐其不軟、不俗。唐荆川之於詩，王南江之於文，方兩江之於書，予之於詞，其事異而理同，致百而慮一者乎！荆川始登仕籍，究心漢魏，繼則四子二張，遒軫於平原，晞駕於康樂，至於參錯韋、柳，孟之間，出入陰、何之室，委靡之弊而尊杜甫，後岡則又矯李、何之偏而尚初唐，兩浙以文擅天下，後岡乃兩浙之首出者也，若據孟言，抑又不獨兩浙矣。

陸樹聲《中江先生全集序》 國初，當景運肇開，風會龐穆，一時宗工名一篇便可名世。孟渭泉稱其爲國朝第一人，皇甫百泉則以爲早鑄四傑，晚鎔鉅，氣應而出，操制作以藻飾鴻謨者，率皆莊雅渾厚。成弘以降，道化熙洽，士嚮於文，時則北郡、信陽諸君子，出而討論秦漢，揚抗風雅，執牛耳以凌厲詞壇，宇內譚藝士率嚮往之，連鑣躡軌，繽紛嗣起，握鉛槧而守筌筏者，人自以爲宗秦漢而尚風雅矣。然蒼素混質，繁音亂雅，雖得者什一，而揣摩攫攘，勦襲其近似者，以爲名，往往炫色澤而乏神理，茹郛粕而遺精鑿，即自詭作者，以程古始無當也。竊嘗扼腕而質之公，公默而然余言。廼今攷論之矣。」兩江近寄字數紙，渾融無亢硬之病，聞因朱射陂字軟爲難之說，有以激成之耳。予詞散見者勿論，已行世者，辛卯春有《贈對山》，秋有《卧病江皐》，甲辰有《南呂小令》。《登壇》及《寶劍記》，脫稿於丁未夏，皆俗以漸加，蔚。故其文深厚爾雅，紆徐宛委，體裁於廬陵。詩則抒寫性情，諧合風雅，

而緣情體物，敷腴雋永。其尤所膾炙於時者，五七言近體可上方王孟，抗行岑劉。概其全體，則本之閎博之學，入深湛之思，取材備而發皆應節，若函治之剸犀，動中窾會，恢恢乎游作者之域矣。【略】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經筵官國史副總裁眷侍生陸樹聲撰。

李濂《胡可泉集序》 中丞可泉胡公挺生西服，才思敏贍，沛放厥辭，動循古矱。平生與康、李友善，故馳聲藝林，與之媲美。蓋自騷、選以迄漢、魏、晉、唐，旁及我國初諸君子之文辭，皆博觀而約取之，故其所作，蔚然成家，足以傳世無疑也。《詩文統》若干卷，凡嚮慕者爭梓之以傳，公亦莫得而與也。【略】嘉靖己亥秋七月既望，嵩渚山人李濂拜書。

陸師道《袁永之文集序》 吳自季札言游而降，代多文士。其在前古，南鄒東箭，地不絕產，家不乏珍，宗工鉅人，蓋更僕不能悉數也。至於我明受命，郡重扶馮，王化所先，英奇瓌傑之才，應運而出，尤特盛於天下。洪武初，高陽四雋，領袖藝苑。永宣間，王陳諸公，矩矱詞林。至於英孝之際，徐武功、吳文定、王文恪三公者出，任當鈞冶，主握文柄，天下操觚之士，嚮風景服，靡然而從之，時則有若李太僕貞伯、沈處士啓南、祝通判希哲、楊儀制君謙、都少卿元敬、文待詔徵仲、唐解元伯虎、徐博士昌國、蔡孔目九逵，先後繼起，聲景比附，名實彰流，金玉相宣，黼黻並麗，吳下文獻，於斯爲盛，彬彬乎不可尚已。正德、嘉靖以來，諸公稍稍凋謝，而後來之秀，則有黃貢士勉之，王太學履吉、陸給事子安，皆刻意述作，力追先哲，而袁君永之實頡頏其間。君天材卓逸，文筆華妙，自其少時，與諸兄尚之補之切劘講習，嚮往踔厲。及出接文祝之清芬，挹唐王之膏馥，論議馳騁，與相資沃，沉思玄詣，日進不已。既舉進士，績學翰林，佐政郎署，試士中州，督學南服，益與當世名卿質正揚搉，務造閫奧，於是制作粲然，孝武朝長沙有開閣之風，海內群彥雲集，爲拊髀焉，時方推轂李、何、徐、動師邃古。詠四言，則法《三百篇》，而下視韋張。作古選，則尊蘇李，而恥言潘陸。綴近體，則宗盛唐而罕尚錢劉。南征諸賦，祖述屈宋，連珠三十，得之班聯中，握手談藝，出而定交焉。因與諸曹郎吳檄、田頊、高叔嗣、兄仲嗣、鄒守愚、王愼中、周給事祚、胡給事堯時、李侍御宗樞競爲詩，由外以《易》舉於鄉，廼心未嘗忘《三百篇》也。及登進士，遊京師，山人張詩爲語，粕也，汝父兄咸治《易》，猶有佔畢存取，法孰近乎？余退而學《易》，期月徑至者，方憲副豪、鄺參知灝、弟汴、李別駕士允、閩山人傅汝舟、高瀙、同年吳子孝、唐順之、任瀚、楊祜、陳束、李開先、呂高、栗應麟、弟虹談，華玉，論古今文章之士，獨稱君與武進唐應德爲後來之特，無能出其右者。未嘗不少讓我也。於是爲關洛之音，浸淫上逮諸曹卿，嚴公嵩、李公廷相、霍公韜、陸公深、馬公汝驥、大中丞王公廷相、劉公訒、許太僕宗魯、鄭光北地李獻吉，今代宗匠，雄視海內，少所許可，一見歡然如故，交賦《相逢而緣情體物，敷腴雋永。其尤所膾炙於時者，五七言近體可上方王孟，抗行岑劉。概其全體，則本之閎博之學，入深湛之思，取材備而發皆應節，若函治之剸犀，動中窾會，恢恢乎游作者之域矣。【略】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經筵官國史副總裁眷侍生陸樹聲撰。

李濂《胡可泉集序》 中丞可泉胡公挺生西服，才思敏贍，沛放厥辭，動循古矱。平生與康、李友善，故馳聲藝林，與之媲美。蓋自騷、選以迄漢、魏、晉、唐，旁及我國初諸君子之文辭，皆博觀而約取之，故其所作，蔚然成家，足以傳世無疑也。《詩文統》若干卷，凡嚮慕者爭梓之以傳，公亦莫得而與也。【略】嘉靖己亥秋七月既望，嵩渚山人李濂拜書。

陸師道《袁永之文集序》 吳自季札言游而降，代多文士。其在前古，南鄒東箭，地不絕產，家不乏珍，宗工鉅人，蓋更僕不能悉數也。至於我明受命，郡重扶馮，王化所先，英奇瓌傑之才，應運而出，尤特盛於天下。洪武初，高陽四雋，領袖藝苑。永宣間，王陳諸公，矩矱詞林。至於英孝之際，徐武功、吳文定、王文恪三公者出，任當鈞冶，主握文柄，天下操觚之士，嚮風景服，靡然而從之，時則有若李太僕貞伯、沈處士啓南、祝通判希哲、楊儀制君謙、都少卿元敬、文待詔徵仲、唐解元伯虎、徐博士昌國、蔡孔目九逵，先後繼起，聲景比附，名實彰流，金玉相宣，黼黻並麗，吳下文獻，於斯爲盛，彬彬乎不可尚已。正德、嘉靖以來，諸公稍稍凋謝，而後來之秀，則有黃貢士勉之，王太學履吉、陸給事子安，皆刻意述作，力追先哲，而袁君永之實頡頏其間。君天材卓逸，文筆華妙，自其少時，與諸兄尚之補之切劘講習，嚮往踔厲。及出接文祝之清芬，挹唐王之膏馥，論議馳騁，與相資沃，沉思玄詣，日進不已。既舉進士，績學翰林，佐政郎署，試士中州，督學南服，益與當世名卿質正揚搉，務造閫奧，於是制作粲然，孝武朝長沙有開閣之風，海內群彥雲集，爲拊髀焉，時方推轂李、何、徐、動師邃古。詠四言，則法《三百篇》，而下視韋張。作古選，則尊蘇李，而恥言潘陸。綴近體，則宗盛唐而罕尚錢劉。南征諸賦，祖述屈宋，連珠三十，得之班聯中，握手談藝，出而定交焉。因與諸曹郎吳檄、田頊、高叔嗣、兄仲嗣、鄒守愚、王愼中、周給事祚、胡給事堯時、李侍御宗樞競爲詩，由外抗行平原。《懲胡》以擬《過秦》，《祭董》乃倣《弔屈》，其他命篇鑄詞，必則古昔。雖率爾占舉，亦無妄作。蓋其志存體尚，固將超越千載，凌跨百代，而學博才贍，又有以充之。故一時作者，往往斂手退避，晉江王道思與吳縣顧華玉，論古今文章之士，獨稱君與武進唐應德爲後來之特，無能出其右者。未嘗不少讓我也。於是爲關洛之音，浸淫上逮諸曹卿，嚴公嵩、李公廷相、霍公韜、陸公深、馬公汝驥、大中丞王公廷相、劉公訒、許太僕宗魯、鄭光北地李獻吉，今代宗匠，雄視海內，少所許可，一見歡然如故，交賦《相逢

而緣情體物，敷腴雋永。其尤所膾炙於時者，五七言近體可上方王孟，抗行岑劉。概其全體，則本之閎博之學，入深湛之思，取材備而發皆應節，若函治之剸犀，動中窾會，恢恢乎游作者之域矣。【略】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經筵官國史副總裁眷侍生陸樹聲撰。

李濂《胡可泉集序》 中丞可泉胡公挺生西服，才思敏贍，沛放厥辭，動循古矱。平生與康、李友善，故馳聲藝林，與之媲美。蓋自騷、選以迄漢、魏、晉、唐，旁及我國初諸君子之文辭，皆博觀而約取之，故其所作，蔚然成家，足以傳世無疑也。《詩文統》若干卷，凡嚮慕者爭梓之以傳，公亦莫得而與也。【略】嘉靖己亥秋七月既望，嵩渚山人李濂拜書。

陸師道《袁永之文集序》 吳自季札言游而降，代多文士。其在前古，南鄒東箭，地不絕產，家不乏珍，宗工鉅人，蓋更僕不能悉數也。至於我明受命，郡重扶馮，王化所先，英奇瓌傑之才，應運而出，尤特盛於天下。洪武初，高陽四雋，領袖藝苑。永宣間，王陳諸公，矩矱詞林。至於英孝之際，徐武功、吳文定、王文恪三公者出，任當鈞冶，主握文柄，天下操觚之士，嚮風景服，靡然而從之，時則有若李太僕貞伯、沈處士啓南、祝通判希哲、楊儀制君謙、都少卿元敬、文待詔徵仲、唐解元伯虎、徐博士昌國、蔡孔目九逵，先後繼起，聲景比附，名實彰流，金玉相宣，黼黻並麗，吳下文獻，於斯爲盛，彬彬乎不可尚已。正德、嘉靖以來，諸公稍稍凋謝，而後來之秀，則有黃貢士勉之，王太學履吉、陸給事子安，皆刻意述作，力追先哲，而袁君永之實頡頏其間。君天材卓逸，文筆華妙，自其少時，與諸兄尚之補之切劘講習，嚮往踔厲。及出接文祝之清芬，挹唐王之膏馥，論議馳騁，與相資沃，沉思玄詣，日進不已。既舉進士，績學翰林，佐政郎署，試士中州，督學南服，益與當世名卿質正揚搉，務造閫奧，於是制作粲然，孝武朝長沙有開閣之風，海內群彥雲集，爲拊髀焉，時方推轂李、何、徐、動師邃古。詠四言，則法《三百篇》，而下視韋張。作古選，則尊蘇李，而恥言潘陸。綴近體，則宗盛唐而罕尚錢劉。南征諸賦，祖述屈宋，連珠三十，得之班聯中，握手談藝，出而定交焉。因與諸曹郎吳檄、田頊、高叔嗣、兄仲嗣、鄒守愚、王愼中、周給事祚、胡給事堯時、李侍御宗樞競爲詩，由外抗行平原。《懲胡》以擬《過秦》，《祭董》乃倣《弔屈》，其他命篇鑄詞，必則古昔。雖率爾占舉，亦無妄作。蓋其志存體尚，固將超越千載，凌跨百代，而學博才贍，又有以充之。故一時作者，往往斂手退避，晉江王道思與吳縣顧華玉，論古今文章之士，獨稱君與武進唐應德爲後來之特，無能出其右者。未嘗不少讓我也。於是爲關洛之音，浸淫上逮諸曹卿，嚴公嵩、李公廷相、霍公韜、陸公深、馬公汝驥、大中丞王公廷相、劉公訒、許太僕宗魯、鄭光北地李獻吉，今代宗匠，雄視海內，少所許可，一見歡然如故，交賦《相逢

鄒頤賢《擬漢樂府後序》 文弊於元，窮矣！國朝救弊以通其窮，然亦不能無救弊之失。慕古者病焉。關中豪傑首倡而釐正之，海內景從，文章爲之一變矣。可泉先生適遭其會，尚諸古作，嘗以訓士矣，乃復擬漢樂府百有九十首，以備諸體，以成一代之制。【略】謂國朝以經書救弊，顧不通其久乎？謂公倡爲古作以釐正時文，功可少乎？頤賢駑劣不類，然竊有志於慕古，於是乎有感而興焉矣夫！嘉靖己亥季春穀雨，前古平原門人鄒頤賢再拜書。

皇甫汸《皇甫司勳集自序》 余七齡而能詩，中憲公課之，輒得奇句，父友訝而傳之，以大父祠部公治詩，亦治詩。時伯氏、仲氏與中表黃魯曾、省曾、洞庭徐縉、秦人孫一元、越人方太古談詩，余髫而旁侍，竊耳之，腹私誹焉。一日，中憲公召問《易》，茫不知對，怒曰：小子欲述祖業，殆所謂糟粕也，汝父兄咸治《易》，猶有佔畢存取，法孰近乎？余退而學《易》，期月徑以《易》舉於鄉，廼心未嘗忘《三百篇》也。及登進士，遊京師，山人張詩爲語，孝武朝長沙有開閣之風，海內群彥雲集，爲拊髀焉，時方推轂李、何、徐、邊、熊、薛，皆其選也。一日早朝，夏給事言偕比部李遂、江以達物色余，得之班聯中，握手談藝，出而定交焉。因與諸曹郎吳檄、田頊、高叔嗣、兄仲嗣、鄒守愚、王愼中、周給事祚、胡給事堯時、李侍御宗樞競爲詩，由外抗行平原。《懲胡》以擬《過秦》，《祭董》乃倣《弔屈》，其他命篇鑄詞，必則古昔。雖率爾占舉，亦無妄作。蓋其志存體尚，固將超越千載，凌跨百代，而學博才贍，又有以充之。故一時作者，往往斂手退避，晉江王道思與吳縣顧華玉，論古今文章之士，獨稱君與武進唐應德爲後來之特，無能出其右者。未嘗不少讓我也。於是爲關洛之音，浸淫上逮諸曹卿，嚴公嵩、李公廷相、霍公韜、陸公深、馬公汝驥、大中丞王公廷相、劉公訒、許太僕宗魯、鄭光

靳學顏《擬漢樂府序》 明中丞天水胡公，締感曠代矩矱，晤想不違玄古，所著樂府百八十首，雖題雜出諸朝，然氣格漢也，故知者爲名之《擬漢樂府》，豈惟世代，亦地勢使然。故古詩推蘇李，今時作者，名家數出，而多關中。若宋有結綠，梁有懸黎，固以地良也。公實隴產。隴較關中益西，崑崙黃流，至隴支委未繁，氣又未漓，造物神藏，久秘莫宣，不其有屬哉！且樂府，合浦一珠爾，它有述作，不下數十萬言，卽率意所爲，鮮不精詣，則非有所獨授，何以也？夫郢曲逸於寡和，咸池不惑於子野，世有其爲子野者乎？小子何敢知焉！

祿憲、黃學士佐、房考李公默，引爲忘年友，互相酬和焉。顧文康曰：子晚進，奈何與先達並列？余曰：列詩非列官也，彼索之而我應之，奚僭乎？竟以才見忌，于是乎承譴齊安矣。至則與王子廷陳、廖子道南、馮子世雍傾蓋如故。此三人者咸楚材也，間爲楚音，此其一變也。居中憲公憂，起補南署，時與許子穀、蔡子汝楠、施子竣、王子廷幹、侯子一元、中山徐京競爲詩，多江左之音，此又一變也。後免太夫人喪，赴闕補職，時比部郎王世貞、李攀龍，及諸進士、謝山人並辱造余，其言與關洛稍異，乃獨爲燕趙之音，又其一變也。自澶州移桔，遷滇臬，遐陬罕晤，僅得張子含、李子元陽，若楊太史愼先已徙瀘，數移書相詔示，而觀察周滿、貴州學憲謝東山亦以詩交，有淵雲之餘風焉，則又間爲蜀音。嗟乎！余殆東西南北之人也，本之二京，參之列國，變亦盡矣，心良苦矣，非一朝一夕也，程材效伎，折衷於作者，亦多矣。解官歸則返吾初服，從吾所好耳，乃盡取篋中稿檢閱之，詩如辭極綺靡而興寄未深，刪之；格或不古，調或不高，刪之；或齟齬不當，踳踔無常，刪之；語非絕俗，句非神來，刪之；十存其七。文非由衷應物而作，乖於名理，乏於諷喻，刪之，十存其五。嗟乎！余有志慕古，而力不逮心，恥時尚而薄不爲。文如馬遷，高矣美矣，余懼畫虎之誚而不敢爲，胡魏晉而下，無二史公也？詩如杜甫，美矣善矣，余懼拆洗者易流於宋，而不欲爲，胡唐諸名家不皆少陵也？斷可識矣。吾與我周旋，久自成一家言，愧不足以傳諸後，然漚心裂肝，雖腐穢，惡忍棄哉？姑存之，以考見歲月云。萬曆甲戌閏臘既望，汸識。

任良幹《戴氏詩集序》 余友金用賁氏，家食時話及申陽戴公，文章氣節爲時所推，聞其名未獲一見也。丙申歲，繆取承乏，造其廬而訪焉。公不意人問事矣，詢其稿散逸，賴仲子川克振家聲，僅存十之一二，取而誦之，格調古雅，詞意宏邁，有盛唐風。恨不逢時，相與上下其議論也。公出大復之門，妙契宗旨，故其形諸聲歌，播諸吟詠，機軸自別於衆。余嘗刻《大復遺稿》三卷，茲以戴集分爲二帙，歸川授梓，捐俸以助其不逮。發潛德之馨，闡中州之秀，百世而下，知申陽之戴者必自此始。於戲，授受一道，軌轍不殊，欲學何者必以戴爲指南也。著之家塾，與大復稿並顯於世云。公名冠字仲鶚，別號邃谷，登正德戊辰進士，宦至提學副使。素履悉於碑誌，得略。嘉靖己亥孟冬朔知信陽州桂林任良幹書。

王廷相《寄孟望之》 愚觀今不逮古，約有三論：宇宙間事情景物，萬古無殊，詩人以來，言之畧盡，後世借曰變易局格，終歸謦欬耳。世謂律詩起於唐，而獨盛於唐，不以是夫？此不逮者一也。或者才非超絕，不能御風鞭霆，浮遊八極，以脫去塵陋，終爾等流。二也。有高才矣，復不能刻力古往，任情漫道，畔於尺榘，以其洒翰美麗，應情倉卒可也，求諸古人格調，西施東隣之子，顰笑意度決不至相彷佛矣。此不逮者三也。執事以斯言如何？

《四友齋叢說·詩三》 黃五嶽、皇甫百泉之詩，格調既正，辭復俊拔。皇甫思致淵永。余以爲徐迪功之後，當共推此二人。世復有異同者，正杜少陵所謂不覺前賢畏後生者耶。

又 余在都，見雙江於介老處認門生。余殆東西南北之人也，本之二京，李空同做提學，甚相愛。起身會試往別之，空同曰：如今詞章之學，翰林諸公嚴惟中爲最，汝至京須往見之。故我到京即造見，執弟子禮，今已幾四十年矣。」

何良俊《孫王倡和集序》 《孫王倡和集》者，迺大宗伯季泉孫先生與祭酒槐野王先生倡和之作也。良俊讀二先生之詩，見有倡和諸篇，喜其音調之同，謹爲錄出，銓次如左，序而刻之。夫詩之有倡和，其古賡歌之遺乎！爰自明良喜起之歌肇於虞庭，嗣是有魏太子西園之詠，唐中宗時羣臣有臨渭亭昆明池諸作，其後則元白同聲於朝，皮陸振響於野。雖其格之高下，辭之醇駁不同，要之君臣則上下一德，朋友則彼此齊契，然後可以並陳叶奏，無相奪倫。不然則魚目與揀珠同握，嫫母共西施比肩，其精粗妍醜，能不較然矣乎！若我二先生同在翰林，力以主張斯道爲己任，講求研究，獨主旁搜，盡古人之能事而折其中，凡有篇什，其取材駕格，命意鑄辭，必求至當之則，加以句洗字鍊，窮妍極工，如射者張侯挾矢，期於破的。至於頓挫倒插之法，又皆古人不傳之祕，二先生專精苦思，得之意匠，而他人則概乎未聞者也。槐野專主於杜，其力稍勁。季泉則既備風骨，復多俊語，而應制與五言之作尤爲擅場，則以主於杜而旁出於王右丞故也。今觀集中諸篇，工力悉敵，正如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治兵渭濱，相持歷年，營壘嶷然，時以奇兵相角，威力不挫，而疆圉各全，豈非千古勍敵耶？誠藝林之極則，昭代之盛事也。良俊謁選吏部時，首蒙季泉先生賞識，及官南翰林孔目，槐野先生方掌院事，實二先生門生故吏。先生以良俊稍知文事，每晨見必造膝劇談，常至日昃，故親

承音旨爲最多。槐野一日語良俊曰：「夫七言之有杜，如至圓不能加規，至方不能加矩。今人多不喜杜詩，此何故耶。」良俊曰：「先生重風骨，故喜杜。今人多重聲調，故喜學錢劉。錢劉之詩非不流便可喜，然一誦則興象都盡，豈得如少陵深厚雋永耶？」槐野首肯之。槐野曰：「余綴文置五簿，必五易簿稿始定。」季泉先生曰：「自余初入館時，即與槐野期共砥礪，每成一詠，互肆譏評，或有一字不安，即時拈出者；或有全篇抹去者；或槐野詩先成，余作繼出，槐野覺不敵即棄去，更綴者。」嗚呼，人但見二先生之作爲近代絕倡，然孰知良工心獨苦哉！昔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後世誰相知更定吾文耶？世共宗詠以爲名言。二先生虛懷能受，合符子建，故其所造幾與同風。推而遠之，雖周孔之業可致也。世有隘心自是者，得聞二先生之風，則豈特爲騷壇之助，而於世教不無大裨也耶？

王愼中《杭雙溪詩集序》 敬皇帝時，治化熙洽，士大夫子以名行相高，天下敦龐無事，士者樂於閒暇，而有和平之風，故得大肆於文學。其時北地、中原、江左卓然名家殆數十人，江左則徐廸功郎禎卿、顧中丞公璘，與公爲三人。廸功仕宦最窮而早死，二公獨老而大成，享遐齡，至大官，歸焉爲江左風流之宗，其清德偉望宜於表民用世，雖退而老於家，將必有待而起，何其盛也！

吳國倫《參參集序》 今天下布衣之士，能言詩者不少矣，乃獨弘、嘉間孫、謝二子，詩最近古，又率附當時諸名公以傳，遂得價重一時，爲後進生地，微諸名公，天下且不知有布衣也，何論詩工拙哉。今二子詩故在，豈有加於諸名公，而爲之游揚藉譽若不及者，蓋有意焉。猶之古人登葵藋五鼎之前，進縫掖二千石之右，存雅道也。予所聞晚近少年，方剽剝一二粗豪華艷語，曾未得其似，而已沾沾自多，且面謾人而力抵之，以爲無當，至欲歸而盡焚其牘，此餔糟歠醨，而指瓊蘇琬液爲無味者耳，將誰欺乎？

俞允文《青蘿館詩序》 嘉靖間，余友徐子與以進士初官刑曹，即有能詩聲。故河南按察使濟南李攀龍、山西按察使吳郡王世貞，於時同官，遂相砥礪，聲益藉藉起矣。處士臨淄謝榛，故福建按察副使廣陵宗臣爲吏部主事，荆楚吳國倫爲給事中，故刑部主事嶺南梁有譽，皆集京師屬附之，各竭所長，以出雋語。故刑部尚書吳興顧公應祥甚有重望，善鑒人倫，以爲數子者並足馳騁古人，當世不能儔也。數子者亦復知余。【略】隆慶辛未秋七月，吳郡俞允文撰。

王世貞《徙倚軒稿序》 今年夏，白嶼金先生自建業寄余一編，詩則皆五七言近體也。曰：「吾老矣，子其爲我序之。」蓋余少時，則聞先生用樂府名德、靖間，一時喧然以致遠、實甫復出也。而先生嘗一過余里居，余姑與先生談樂府，則談樂府，與稍及人間事，則亦及人間事，不色忤。而久之乃得先生一二篇，甚以爲快，蓋於所草《卮言》再致意焉。及今而後，竊窺先生之造之十五也，詩古體，故未論。當德、靖間，承北地、信陽之創而秉觚者，使意足於象，才劑於格，縱之可歌，而抑之可諷。即遇之，而豪者失其所爲氣，華者失其所爲澤，而先生之詩固自如也。昔僧齊己好韋蘇州，即爲蘇州語而見之，見輒不許也。已乃進其所自草，而蘇州乃大賞歎，曰：「奈何舍子故而希我？」今天下之不爲濟南語者蓋寡，知必無以易先生故也。先生有軒曰「徙倚」，而小僅容膝，遂以名其集，余爲序之。【略】先生所爲他詩及樂府，當更有行者，說具見前。

又《尹趙〈同聲錄〉序》 萬曆戊子年秋八月，寧國尹同守立甫、池州趙司理仁甫同有事於棘闈，屬所治經數足，其職在簾之外，二公素性深於詩，居閒無事，相與酬倡五七言詩歌凡百六十篇。溧陽潘令徵復得而梓之，問序於余。二君子素與余善，既徹棘，各以其詩來贄，詠之淵淵然音也。余偶與潘令談，憶在宋慶曆丁酉，歐陽文忠公永州知貢舉，而梅聖俞都官分校，二人故石交，歡甚，相與酬倡，多亦至百餘篇，而一時名士如王禹玉、范景仁諸賢，亦有和者，至今以爲雅談。然當時諸賢在簾之內，故人得議其後，謂以吟咏而奪其校閱之力。今者二君子簾之外，無害也。諸詩歌才情，多疏暢而俊麗，不知於梅歐何如，格似差勝之。吾又聞，歐陽公於其年銳欲變其輕靡之習，而歸之大雅，故劉幾黜而曾子固、蘇子瞻兄弟進。又有程伯淳者，爲理學百世宗。今歲大宗伯亟上書，亦欲變奇詭而爲雅馴，不知所登斥視慶曆何如，其人士之稱否何如，吾不敢論，論二君子之詩而已。抑又聞之，潘令之與休寧丁令元甫皆有詩，詩皆佳，不下禹玉、景仁，能用慶曆例附於後否。今之天下，名治平逾於慶曆，而廟廊諸公，能修韓、范、文、富之業而振之，

其於文復又當返淳趣正之會，而二君子又能以雍熙爾雅之音，繼美歐梅之後，余惡可無述也。序以歸潘令。

又《浮淮集序》 當世宗時，六七大夫講業燕中，而不佞謬名能私其緒。居無何，相繼得罪斥謫，或自引去，天下操觚之士，避之吻齒外。而南海歐大任先生獨好其言，以爲足當我。歐先生於書無所不窺，其大要非西京、建安而下至開元亡述也。其屣屨遍戶閾，業非以六七大夫亡當也。歐先生受經爲南海諸生甚著，竟不第而游燕，一日而傾燕之士人，而竟無能薦之者。爲學官江都，會淮以南鮮雅慕，歐先生默默不自得，益肆其力於文章。其文章益高，然度以自愉快而已。而會不佞強起過江都，六七大夫非故物則亦起，旬日而過江都者二三輩，歐先生歡甚，【略】淮以南有宗子相臣者，是六七大夫中人也而夭。往御史檄歐先生采淮賢大夫業，歐先生檄諸邑學官，顧獨遺子相，歐先生意不懌也，曰：「豈可以當吾世而失子相！」乃爲《宗臣傳》上太史，具集中。嗚呼，歐先生無負淮矣。隆慶戊辰冬，吳郡王世貞撰。

又《少室山房類稿序》 元瑞材高而氣充，象必意副，情必法暢，歌之而聲中宮商而徹金石，覽之而色薄星漢而攄雲霞，以比於開元大曆之格，亡弗合也。余嘗語乎仲，諸前我而作者，涵洪並纖，與亭毒並，吾故推獻吉，然不能諱其滓；絕塵行空，卿雲爛兮，吾故推昌穀，然不能諱其輕；刻羽雕葉，舍陳而新，吾故推子業，然不能諱其促；鞭風馭霆，以險爲絕，吾故推子相，然不能諱其疏；融而超之，于鱗庶幾哉！然猶時時見孤詣焉。後我而作者其在此子矣夫！其在此子矣夫！以今證之，抑何左契不爽也。亡已而有子規者在，昔鞠傳之稱田光曰：智深而勇沈。不深不玄，不沈不堅，入之沈深，出之自然，完之粹然，如大鈞雕物而不見工，如良工夜輝而泯其痕，斯《三百篇》、西京、建安之懿乎！是集也，其始基之矣，而猶未也，子之邦君有喻子者，其問梓焉，而以不佞言質之。萬曆辛巳仲夏朔日，弇山人吳郡王世貞譔。

又《處實堂集序》 張伯起者，吳人也，少於余一歲。始余爲郎，奉使歸吳里中，而伯起名聲藉甚。吳人於古今文辭，推王文恪公；於詩，推徐迪功；於書，推祝京兆、文待詔，一且以屬之伯起。待詔時猶老壽無恙，每伯起一到門，輒倒屣出迎，把臂促膝，盡爾汝之分，且自歎以得而伯起晚。

《藝苑卮言》卷六 徐昌穀有六朝之才而無其學，楊用脩有六朝之學而非其才。薛君采才不如徐，學不如楊，而小撮其短，又事事不如何、李，樂府、五言古可得伯仲耳。

又卷七 太原兄弟，俱擅菁華：（貢士沖、司直洚、司勳汸、虞部濂。）汝南父子，嗣振騷雅。（省曾、姬水。）徵仲三絕，彭、嘉有二。道復二妙，括得其一。吳中一時之秀，海內寡儔。

康太和《省中稿序》 明興，人文炳蔚，詩教大興，弘德以來，擅名江左者則有若顧華玉氏、徐昌穀氏、劉元瑞氏，號江東三才，與關中李獻吉、信陽何景明齊名當代，今見諸集中者可攷也。嘉靖以來，則又有余同年陳玉泉氏、許石城氏，亦擅詩名於江東，渢渢乎接武顧徐，希蹤何李者也。陳詩已有刻，而許公之著述爲尤富，今所刻省中之作特十之二三爾。【略】嘉靖癸亥夏六月，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致仕前南京禮部右侍郎翰林院學士掌院事右春坊太子諭德兼侍講同修國史會典莆陽礪峰康大和書。

余曰德《北轅集序》 楨伯爲諸生時即能破萬卷，故其爲文自永初以下，詩自太康、大曆以下，不襲一語也。雅尊古卑今，而於今之人獨景行李于鱗、王元美與嘗從事於斯者。嘉隆間以貢游燕，諸詞人集燕者爭與結社。而是時向所謂六七君子亦既星散矣，楨伯念不得與之游，各爲詩致之，故吾二人者未習面而甚習其詩也已。茲集蓋其公除北上轅中諸所爲者，不彼不佞而屬之序。夫楨伯爲名高，述作非一，于鱗輩已爲立之言矣，余何言。間讀元美《廣五子詩》，於楨伯深嘉其卓識，而終之曰：「宛宛照影姝，沾沾不虞妬。」蓋傷其未之遇矣。夫何傷？天下不有負品隲稱知言傳所不朽於來世者乎，則惡能舍楨伯詩也。且嶺南之稱詩者，亡慮百數，大抵宗五先生而上下之也。自吾友梁公實、黎惟敬與楨伯迭起，則快然曰：「斯蓋揭日月於吾南者矣，即五先生安能當三先生於今之世哉。」夫世之有取於楨伯也如此，楨伯非取之也，則亦未爲不遇矣。萬曆丁丑夏豫章余曰德撰。

陳文燭《余德甫先生詩序》 論詩有江西之派，自宋云爾。當時廬陵、臨川、南豐號文章大家，詩律未細，魯直稍稍振之。蘇子評如江瑤柱之味，不可多食。乃陶靖節詩，並柳韋，鍾嶸謂原出應璩，協以左思，意高辭古，隱逸詩人之冠，非彭澤之產與？明興，詩道不振，吳楚炳蔚，分宜若嚴維中，豐城若熊士選，二公皆李獻吉所與，何可以豫章限之，今讀余先生集，又何讓二公哉。先生仕肅皇帝朝，舉庚戌進士，長興、興化、南海、銅梁、興國

及先君子俱榜中才士，先生倡和無虛日。及官比部，歷下李于鱗、吳中王元美主盟詞壇，先生投合，刻意於詩。秉憲閩中，以才見忌，膴壯而歸，優游西山南浦之間，與用晦、王孫結芙蓉社，每嘆曰：「富貴磨滅，文采流輝，奈何？」謂身隱而文焉用也。閉門下帷，游思竹素，味腴搴芳，塗稿醉墨，采風人之致而匠心獨運，合雅頌之旨而先民是範，思深以沉，語雋以奇，得則操染，不得則罷閣。古詩近體不擬何人，而情景妙晤，神理潛精，洋洋乎有漢魏晉唐之遺焉。執牛耳之盟，七子並駕；增雞林之重，四甫同稱。寧不洗宋人之派，而爲大江以西之一快哉！王元美先生移書不佞曰：「子序德甫詩而傳焉。」不佞少受知先生，比至洪州，墓有宿草，稿遭回祿，十存二三耳。先生未究其用，造化又厄其可傳者耶？王先生敦友誼而謀爲不朽，俾先生名在宇內，造化終莫得而厄矣。

又《浮泗稿序》 往吳明卿先生語次蓋及紀旭仁云。後吳守高涼，與旭仁倡和海南間，又序其《使北稿》。未幾旭仁判亳州，值余守淮，旭仁曰：「曩在五嶺交吳先生，不去其官，今得侍左右，庶幾比小山八公之徒哉！即不願官，何可去也？」嗟乎，旭仁在金臺稱說十八子，在海南稱說吳先生，此二三大夫所爲旭仁取志也。今茲編又識余以後作，讀之思遠而其辭益澤，體備而其節益調，洋洋乎可謂詩矣。假令吳先生見之，豈海南時旭仁耶？夫蒙亳之間固老莊立言之虛也，昭代薛君采氏以詩鳴於亳，旭仁時誦法之，徘徊考功亭園間不能去，必有得於心者。乃余之益旭仁，深愧於吳先生云。因其請而作《浮泗詩序》。

又《王奉常集序》 夫詩與文，天地自然之聲氣也。襲二京之遺者北，或失之豪；沿六朝之習者南，或失之靡。崆峒、大復起而振之，鳳觀虎視，迪功復鷹揚江左，國朝文體，一時丕變。然獻吉之沈雄，仲默之雋永，昌穀雖號鼎足，而南音不無少遜也。嘉靖間，李于鱗起歷下，元美起姑蘇，而徐子與、吳明卿、宗子相、張肖甫起吳楚巴蜀，獨張助甫起河洛。敬美後出，諸公異之，謂王氏二難云。中原正聲，翕然海內，皆在大江以南，較北地時差勝矣。敬美談藝，以專詣爲境，饒美爲材，師匠宜高，綴拾宜博。子建出而之府。故馮氏之於藝文，若裘氏、冶氏世治其官，而天下以其閥閱方漢前將軍奉世父子，則甚類矣。然考大鴻臚野王，於兄弟中名獨著，尚書品第列卿，宏麗多態，此一變也。靈運出而裁剪爲工，又一變也。變而初唐，變而晚唐，時使然也。由盛而中，極盛衰之介，然王維、錢起實相倡酬。子美多變態，其句有雄而深者，秀而麗者，亦有險而累者，漢、魏與唐，其語不相入也。今觀敬美古體，風骨本於建安，藻繢原於三謝，響逸而調遠，興高而采烈，可方駕古人也。至於律細天巧，秀色如春雲秋水，難以名狀，似王、孟者十之五，似錢、劉者十之二，意極變化，語鮮雷同，大自驚人。歌行麗而婉，排律整而健，未若近體之擅場也。乃其文章，服膺汪伯玉，以爲秦、漢間人。李本寧筆亦奇特，書記之文，翩翩自運，而鏗鏘陶冶，時見古人情狀。乘興題跋，咄咄有生氣，諸名家退舍。品鑒精而書法工，不佞心折焉。善乎于鱗曰：「敬美視助甫輩自先驅，視元美雁行也。」壯哉！包宗含吳之志矣。大都谷變遷，有嘖嘖吾兩人所作者，恨不從旁竊聽之。果爾，敬美有不朽者在，庶幾哉慰九京矣！萬曆己丑冬日，五岳山人沔陽陳文燭撰。

王世懋《藝圃擷餘》 今人作詩，多從中對聯起，往往得聯多而韻不協。勢既不能易韻以就我，又不忍以長物棄之，因就一題，衍爲衆律。然聯雖旁出，意盡聯中，而起結之意，每苦無餘。于是別生枝節而傅會，或即以一意以支吾，掣衿露肘。浩博之士，猶然架屋疊床，貧儉之才彌窘，所以《秋興八首》，寥寥難繼，不其然乎？每每思之，未得其解。忽悟少陵諸作，多有漫興，時於篇中取題，意興不局，豈非柏梁之餘材，創爲別館，武昌之剩竹，貯作船釘。英雄欺人，頗窺伎倆，有識之士，能無取裁？

于慎行《馮光祿詩集敘》 蓋嘉隆間齊列大夫，修騷雅之業者，於歷下有李滄溟先生，於北海有馮少洲先生。李先生所爲歌詩，力追古始，以調高一代，而馮先生所論，網羅數百千載，以富雄一代。海內觚翰之士，無不望李先生之鵠以爲騶虞貍首，而亦無不搜獵於馮先生之苑以爲陸海藍田，於是齊以二先生重於天下。【略】馮先生者其兄有三，先生繼其先中憲公之業，並以博學工文爲齊魯諸儒冠冕，而太史繩仲公之武，益光大其家學，以雄於著作之府。故馮氏之於藝文，若裘氏、冶氏世治其官，而天下以其閥閱方漢前將軍奉世父子，則甚類矣。然考大鴻臚野王，於兄弟中名獨著，尚書品第列卿，推其行能第一，而時亦不究其用，以先生揆之，又何晻然符也。信於才而詘於用，自古然矣。彼夫道於名實之際，亦有所酌損，而不能兩假邪？先生文

賦稍多，尙未及梓，先刻詩若干卷。

魏允貞《馮光祿詩集跋後》 少洲先生有詩如干卷，貞一日從其姪孫用韞，始得而盡讀之，慨然曰：先生非今人詩也。今人尙藻麗，先生守冲淡；今人尙矯健，先生守和平；今人尙虛玄，先生守沉實。若是知先生詩者，宜非今人矣，矧如貞，矧能知而序之？顧貞不知詩，而性不好今人詩，獨見先生不同耳，且貞爲童子，嘗以所業受知先生，其於先生詩，焉可以爲不知而無一言也？萬曆丙戌仲夏廿日，門人魏允貞頓首謹跋。

朱孟震《奉吳明卿》二 今海內作者衆矣，某所傾心厭服者，則以門下天授既全，人工復邃，才情兼擅，識度兩高。世騖雄健者，多揚厲而露圭角，門下氣格愈峻而涵蓄愈深。工藻麗者，多靡艷而傷萎弱，門下色澤愈潤而風骨愈蒼。高者釣奇詭而趨險僻，卑者樂淺近而入鄙俚，憲古者字摹而句擬，趨時者和光而同塵。門下意匠玄遠而屬思冲和，取致開明而鑄詞精密，師其意不泥其言，汰其粗獨采其秀。蓋凌薄風雅，奴僕梁陳，準則六經，出入諸子，群才有獨造而門下無偏長，百氏多瑕疵而門下爲完璧。在今之代，超絕群倫；自古以來，原本初素。至亮節清風，雅懷逸韵，某於十世內，嚮風而企景者固不乏人，而在門下則心悅而神馳，不啻羹牆夢寐之矣。

馮夢禎《題門人稿》 眞實居士之門人曰李日華者，奇才也，從遊五年矣。其文每變每奇，近則粹然一出於正，所謂望之似木雞者，德全而神藏矣，不可識矣。其次曰戴灝，其人短小若不勝衣，而其文則奔流懸瀑，不可挽截，未識面者，豈不謂魁梧奇偉人哉！然蹇於遇，猶難一青衿也。餘士楚楚，隻羽片鱗，往往不乏。今歲復得三衢諸生六七輩，俱異品也。乃括其文若干首，題曰《馮開之門人稿》，以附《聽雨草》之後。蓋余不欲掩諸生之美，而非諸生自暴。於是乎書。戊子二月晦夜，眞實居士題。

又《答費學卿》 嘉靖以來，作者如雲，當以唐中丞爲上首。茅鹿門方中丞時業於王摩詰之詩。摩詰高秀有之，而中丞老成痛快，似兼杜陵之長，凌轢一代，此人而已，然惟歸田教授時諸稿足以當之。元卷亦平平耳。至商元卷，正德以前醇樸未化，嘉靖間，許太常精粹溫雅，足稱獨步，而瞿文懿可以嗣之，平中有骨，人目之綿裏針。近代寥寥，惟吳因之縱橫透徹，詞場飛將，然文體亦一變矣。唐中丞外，有薛方山、諸理齋。薛華整，諸俊逸，足稱名家。吳因之外，陶石簣、湯霍林，亦後來之秀。湯義仍，僕識之。癸未，棘中黃貞父與僕交，甚善。義仍華秀，一時之傑。貞父則素法身佛，少莊嚴。餘則與僕不同道，亦不能知之矣。近來文體，大都失之恢詭浮靡，易浮以實，易靡以精，易恢詭以典雅，惟足下勉之。

唐錡《升庵長短句序》 夫人情動於中而有言，【略】升庵太史之寓南中也，池南子嘗過之，既覿其輝而覽其芳矣。太史不以池南子之愚且闇也，授以近稿，池南子函歸，雖歷吳、楚、韓、衛、燕、秦、晉之間十餘年，弗暇則已，暇必玩誦，有知己友輒出示知己友，嗜之無異池南子之嗜也。則相與評曰：太史之詩，殆所謂昌其氣，達其材，融乎其興者乎？所謂本乎性，發乎情，止乎禮義而出於自然者乎？古不暇論，卽今所稱李空同、何大復、鄭少谷、徐迪功、薛西原、孫太初七子，頡頏未知優劣。

朱常淸《續刻四溟山人全集序》 明興百餘年來，德澤汪濊，鴻昌茂明之相，汝南何仲默二子，崛起中原，拯頹習，扶昌運，嘉隆之際，於斯爲盛，而七子稱焉，雅道大振。七子者，濟南李觀察于鱗、吳郡王司寇元美、廣陵宗學憲子相、武昌吳參知明卿、吳興徐右丞子與、番禺梁比部公實，而東郡謝山人茂秦實以布衣長雄其間。不穀先曾祖考康王尙文崇雅，有聲海內，而茂秦者曳裾授簡，蓋兎苑之鄒枚、西園之應劉云。【略】萬曆丙申夏五月之吉，趙王恆易道人撰。

方沆《刻歐虞部文集序》 新都程氏兩生懋易、烈卿，雅從歐楨伯先生游，乃裒輯先生文若干言付之剞劂，用垂不朽。以不佞沆習先生最久，願得一言爲序。余猶憶侍家大夫宦嶺海時，楨伯猶然諸生，旣廩也，家多藏書，楨伯無所不窺，而比事屬辭，壹稟於古。以故持時好角諸少年，不能無枘鑿，乃家大夫獨嚴重之，楨伯亦退而喜沾沾也。居久之，楨伯僅從明經里選，北游上國，出爲諸生大師，入拜雍館，廷尉虞部，得與當世文章家濟南李先生、琅琊二王先生、新郡汪先生、吳興徐先生、武昌吳先生相遇中原，並建旗鼓。其稱詩日以工，直溯建安、大曆而上之，所至有《南翥》、《北轅》、《軺中》諸集，駸駸乎人誦而家傳矣。乃其所爲古文辭，則大洗詰屈鉤棘之習，上自先秦兩司馬，下至六朝隋唐，極意取材，觸事而發，大旨壹歸於溫厚爾雅。卽王先生之雄博登壇，汪先生之雍容節制，楨伯以偏師介乎其間，未嘗不旗相摩而心相重也，其足稱千秋不朽亡疑也。藉令楨伯卑卑趣時好，以與向之諸少年角，幸而勝之，對公車，躐上第，如世所稱引縉紳先生者，其人何限，

而不知其名與身之終於銷亡也，烏睹所謂不朽哉！語曰：「南海之羽，出疆始珍。」歐先生類之矣。萬曆甲申夏六月朔，莆中友弟方沆子及甫撰。

《國雅品・士品三》 楊修撰用修、張進士愈光：世閥駿英，巍科雄望，嚼咀搜玉，咳唾成珠。其爲詩，楊如錦城雪棧，險怪高峻，張如蘭津天橋，騰逸浮空，故並鍾山川之靈乎？《卮言》又云：「楊乃銅山金埒，張乃拙匠斧鑿。」是譏其未融化也。楊之「羅衣香未歇，猶是漢宮恩」，「石帆風外矗，沙鏡雨中明」，又「汀洲春雨搴芳杜，茅屋秋風帶女蘿」，「夜夜月爲青塚鏡，年年雪作黑山花」；張之「鴻雁不傳雲外字，芙蓉空照水中花」，「銅柱蒹葭鴻雁響，鐵城煙雨鷓鴣啼」。此例數篇，非雕飾曼語。

又 方憲副思道、戴學憲仲鶚、韓參議汝慶：同榜齊軌，並有節氣才譽。其爲詩多出少陵蹊徑，方稍安穩，戴韓遒暢，時有新語，其《鷓鴣》、《採蓮》，方故墮其雲霧中。

又《士品四》 張山人子言、傅山人夢求：二山人咸工詩。張以興豪，傅以才豪，合而有之，故不足以凌崑崙跨商巖而並稱詩豪哉。尙論其志，則張賢於傅，不同日語矣。

又 傅山人木虛、孫漁人可宜：二公各有新聲奇調，我明河嶽隱淪之夐秀者。傅句云：「林缺呈江練，泉香長石英。」「崖色斜移樹，泉聲半出山。」「野樹鳴乾葉，晴潭響暗魚。」「月疑加鏡彩，雲似助衣嬌。」又：「百里川原平入眺，九霄星斗倒垂文。」孫句云：「嘯裏驚山鬼，談中有谷神。」「野霧峯全暝，湖烟渚半昏。」「白石孤村合，青山萬樹齊。」「角應江聲起，雲兼海氣浮。」其品當在李唐二孟之間。

李維楨《山雨閣序》 今山人稱詩者在所不乏，予或不識其人，即識其人，或故爲博士弟子員，與入太學上舍，於山人名義不類。而交游中若吳人王承父、葉茂長、曹子念、方仲美、俞羨長，皆布衣崛起，無所因藉，稱山人殊當，而又皆善詩，以爲吳多才，天下寡二。晚而得永嘉何無咎。無咎之爲山人，與五君同。而其詩詄宕爽暢，追琢藻贍，奄有五君之勝，而成一家言。

又《顧李批評唐音序》 楊伯謙輯《唐音》，自以爲超於《河岳英靈》、《中興間氣》、《極玄》、《又玄》、《鼓吹》、《才調》諸集，洪曾趙周諸家。至明而顧司空華玉取而評隲之，自以爲用力功程在焉。又言成化時，李文正與羅、謝、潘、陸諸公始爲律體，有中唐風。弘治時，儲文懿公分唐音始正中晚之格，而趙與璘宗之，已有爲六朝詩爲杜詩者。而何、徐、康、顧、薛、蔣諸公繼起，明音遂與唐等。蓋嘗一行於大梁，再行於襄陽，而是編則李獻吉先生就華玉公所行襄陽本而加評隲者也。其是非華玉與伯謙合者十七八，獻吉與華玉不合者十一二。然獨詳於前五卷耳。書藏新安程自邑家，而潘左之購得之。左之嘗取獻吉所評孟襄陽詩付之梓，復得此，與其族父景升謀將以公之人人，而屬序不佞。不佞按襄陽本行於嘉靖辛丑，是時獻吉修文地下十餘年，而華玉序所云爲杜詩者則指獻吉，其與獻吉並列諸公，是時惟顏隨州尙修《興都》、《三百篇》詩自《雅》《頌》而外，《國風》多出於市井田野庸人婦孺之口，其始豈不易曉苟且易就爲正鵠也。今觀是編，而唐人之所從入，與其格之分初盛中晚，獻吉之所以能爲唐詩，與其不盡合於唐者，其大致可窺也已。嗟乎！唐一代之音，中晚入伯謙選者既少，而華玉、獻吉於初盛諸家亦多所雌黃。彼其所不入選，所雌黃，視夫淺俗易曉苟且易就者，美惡固已懸殊，而顧欲以爲正鵠，等而上之，譬之傴而升高，指其頂者彌衆，祗自點耳。左之亟行是編也，其有功於詩弘矣。

又《二陵雜著跋》 邇日吳越間，學問則宗李晉江，詩文則宗袁公安，天下靡然從風。書肆賈作，借名號者不勝舉。兩公才高一代，識貫三才，而後進好事，無晉江之奧衍襲其僻，無公安之新麗倣其率，初猶東家效顰，久乃逢蒙射羿矣。黃俞言《二陵雜著》，所評議若晉江而不失於僻，所吟撰若公安而不失於率，間出一二致語，可以鼓吹《世說》，衙官《論衡》，後來之彥，當爲冠鋒。其尊人國子先生，有文名而仕不達，俞言亦浮沉泮水中。操瑟者退，濫竽者進，士習俗尙，此可徵已。亡弟官南雍，與俞言父有伯仲塤篪之好。余以通家從游父子間，嘗爲父序《千頃齋集》。今覽俞言此編，嘉嘆不已。父子名在文苑，古今人不數遘，窮愁何病哉。

又《彭飛仲小刻題辭》 明興，詞賦之業，信陽正始。向後汝南諸君接武羽翼者輩出。余所知則有秦京。京亟爲余言其友彭飛仲也，示以小刻六種，函於古人未關至極，而世乃尸祝之，若桃源人不知有漢。余甚壯其志。蓋仲詩若文數十首。桂林一枝，吉光片羽，足珍賞矣。昔信陽有舍筏之喻，蓋既濟而後可以無筏，未有無筏而可以濟者，自頃才士恣行胸臆，若曰蹈水有道，不煩憑藉，師心徒手，矜以爲奇，而卒漂蕩不收，沉淪不反。孰與人涉卬否者，可自全哉！飛仲深則厲，淺則揭，大則餘皇，小則舴艋，或亂流而過，或逆流而上，或順流而下，莫不有法存焉。其舍筏也，乃由善用筏得之者也。余讀其《題大復春雨草堂篇》，精神相契，夢寐相通，非索諸形迹之似者可及。與秦京並驅中原，不亦宜乎。《雅》有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求辭人之典刑，則在茲矣。

又《三子詩序》 高廷禮品彙唐詩，有名家大家之目。蓋以偏至深造爲名家，以兼長入化爲大家。名家不必能大，而大家不擅一名。階級次第，故甚瞭然。唐人三百年，惟杜陵氏以大家稱，其難如此。明詩過唐遠甚，余所見名家不可勝計，而大家未易數遘。比得三子詩讀之，豈不恢恢然大矣哉！三子者秦文天瑞氏、齊高孩之氏、王季木氏也。夫詩之體有風雅，有樂府，有五七言古律排絕。詩之美，學欲博贍，氣欲宏深，致欲清遠，音欲和暢，調欲整潔。而非其識足以鑒別之，才足以運量之，則美者皆能爲病。杜陵全唐一人，而五七絕二體，廷禮遂不槩收，其難又如此。三子詩析諸體而各有其美，合諸體而共成其美，齊驅上駟，並握連城，摩漢魏六朝之壘，奪垂拱開元之幟，使廷禮品彙明詩，豈能以名家盡三子，必與杜陵同科矣。杜陵天授人力，相待而成，說者尚謂夔州以後，大而能化。三子通才卓識，富於春秋，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唐得杜陵於一百四十年之間，而明得三子於二百四十年之後，文運關乎治運，出而愈奇，久而若新，明之過唐遠甚，則三子詩以中有謝文定啓云：「三自反而以忠，又何難於禽獸，七縱禽而必獲，終信服乎蠻夷。」今集不載，嫌其太詘，諱之也。千仞用意忠厚類此。且欲以此例選也。古樂無一非詩，季札使魯，觀六代樂，於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於秦曰：此之謂夏聲，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季子以大言詩，而廷禮大家之目興焉。然齊風才十篇，秦風才十一篇耳。三子產東西秦，大固有所從來。其詩累百餘篇，日新月盛，命令當世，蔭映後人，有延陵季子出，將與六代之樂相提而論，唐大家猶其小者也。

又《程仲權詩序》 余分部大梁時，督漕如山東，程仲權以丁元甫書來，沈句章詩。詩道交道，庶其中興乎。

又《吳射陽先生集選叙》 嘉、隆之間，雅道大興，七子力驅而近之古，海內翕然鄉風。其氣不得靡，故擬者失而粗厲；其格不得踰，故擬者失而拘攣；其蓄不得儉，故擬者失而糅雜；其語不得凡，故擬者失而詭僻。至于今而失彌滋甚，而世遂以罪七子，謂李斯之禍秦，實始荀卿。而獨山陽吳汝忠不然。汝忠於七子中所謂徐子與者最善，還往倡和最稔，而按其集獨不類

七子友。率自胸臆出之，而不染於色澤，舒徐不迫，而亦不至促絃而窘幅。人情物理，即之在耳目之前，而不必盡究其變。蓋詩在唐與錢、劉、元、白相上下；而文在宋與廬陵、南豐相出入。至於扭織四六若蘇端明，小令新聲若《花間》、《草堂》，調宮徵而理經緯，可諷可歌，是偏至之長技也。

江湛然《少室山房集序》 明興，以帖括俳偶之文籠士，士不復知有古文詞。正嘉以來，搢紳先生始名古學，蓋濫觴於北地，而婁江、新都始暢其流焉。當二子角峙海內如唐昌黎、柳州，士闖其閫，涉其階墀，即可以傲睨當世，況其服膺避席，而不敢與齒於當世，又何如哉？蘭溪胡明瑞，以殆庶之姿策勳竹素，於文無不工，而尤工於韻語，自漢魏流，開元大曆以還，皆字摹句擬，如循枝攬葉以探厥本根，意得之餘，泯然與之合轍。其致辯成都，鰓鰓不倦，余季幼清以爲忠告，其然乎！又何怪當世方聞博雅之士，聞聲而色飛，望景響而服弁矣。嘗一登婁江之堂，婁江曰：「吾不能諱獻吉、昌穀輩之班也，融而超之，于鱗庶幾焉。後我而作，其在此子矣。」交新都，新都曰：「成都博而不覈也，江左覈而未精，博而覈，覈而精，宜莫如明瑞。夫濟南之秀句，婁江之東野也。江左之賅練，新都之退之也。若曰吾終身所服膺在是，餘子碌碌，不復置齒牙矣。」一旦得明瑞而遽躋之二君之上，此寧可虛詞浮說相假借哉！苞蓄之富，位置之高，騁驁之弘放，誠有以服其心，折其喙，如尹望邢而泣，季咸見壺子而却走，固不自知其如此也。

喻政《小草齋集序》 二十年來，天下無王元美先生，而詞壇之狎主其柄，散漫而無所屬，問鼎之雄，所在棋置，往往有其志而無其學，有其學而無其才，有其才而不能如其精力之鼓舞，足以驅一世而爲歸市之從。夫所謂精力之鼓舞，不獨獎與後進而已也。掊擊前輩則耳目一新，標位儔黨則瑕瑩互掩，包荒其異己而不之校，則紛呶自息，凡此皆鼓而舞之之術也。余生也晚，不及與先生周旋，誦其詩，讀其書，以知其人，而神情之窾繫，若溢於毫楮之間。孟子曰：伯必有大國。以是而求之文章家，元美先生尚矣。其在於今，則李本寧張楚，謝在杭鳴閩。余亦未得與李本寧周旋，謝在杭則與余同事水部者，余向已耳其名甚熟。蓋甫傾也，即迎而謂之曰：「夫詩與古文詞，子無乃稱子之鄉。自朱李諸大儒以理學閩洙泗之統，而山川之靈久閟，僅一洩於鄭繼之。子欲扼而奪其席耶？」在杭笑而不答，其意固已遠矣。辛亥余來守福州，始盡發在杭集讀之。其學如上國武庫，其才如決黃河而注之東。《下菰集》，元美之在爽鳩乎？《鑾江集》，元美之治兵青齊時乎？《居東集》，元美之入魏入吳興入晉入楚入鄖之侯（候）乎？《塵餘枝乘》縱難與《宛委》之編比多絜富，然禁鼎壹臠，得味多矣。可以掊擊前輩而在杭不爲，可以標位儔黨而在杭不肯，即欲包荒異己不之校而在杭不必。立於不貸之圃，食於苟簡之田，而與李本寧中分魯，王不待大，其在斯人與？即不盡然，齊桓之正而不譎，吾必以歸之在杭矣。夫在杭弱冠而成進士，今固甫及彊仕。然自其少年，苦不受徽墨糾纏，故禮法之士疾之如仇。二十年而官不過執戟，所爲詩文以冲夷寫其侘傺，以感慨發其飛揚，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兼之者古惟靈均，今則在杭。世有識者，當不駭吾言而反走耳。余嘗以秋日過從在杭，獨見星火流於其襜褕之隅者三，由此以觀在杭之文章，其正在昭融之境，天實啓之，烏能究所至者！余才不逮在杭遠甚，顧生平所周旋，惟傾慕吾在杭無兩也。無奈天之以吏事困余，無從得暇日以供鉛槧。然則余之作佛，其猶在靈運後乎？余於是而三歎。

鄧原岳《康元龍詩集序》 自鄭吏部布侯於杜陵，吾鄉人視爲嚆矢，一時翕然從之。第天質不同，波流遂遠，初沿開元，終入長慶，辭達爲宗，愈墮惡道，傳播四方，見者嘔噦，則何以杜吳子之口也？反正之功始於袁舍人，而風雅之變盡於今日，即余二三兄弟極力模古，非大曆而上不譚，乘方張之勢，用不盡之銳。所至分曹授簡，海內爭下之矣。後來之秀，厥有元龍，元龍本以程書著名，僅出其餘而及聲詩，大有唐風，計元龍之爲詩，纔一染指，參之吾黨，具體而微，其意常有囁嚅而不肯出者，一發篋而示吳人，吳人輒左其袒。藉令需之異日，當元龍之業成，懸之國門，安知不有好事如浦長源者，走千里頫首而稟繩墨者乎！則閩山川且徼寵於元龍，非獨不佞已。

又《徐惟和集序》 余閩自林鴻、王恭輩有名於洪永間，海內所稱閩中十子者也。歷百餘年而鄭吏部善夫繼之，又四十年袁舍人表繼之，乃他方之左余閩而持苛論者，猶以吏部之寡於情而舍人之窮於變以爲恨。今其集具在，試取而隱其名，以附於古之作者，吏部之古風，不以爲曹劉之參駕乎哉？舍人之近體，不以爲高岑之雁行乎哉？乃惟和稍異是。其學無所不窺，其於古也，無所不濾瀡，才有所必至，則務旁引以盡其才，趣有所必合，則務根極以窮其趣，大抵傅於境而麗於情，諧於調而騖於采，出入六代之季而始終唐三百年之間，句不累篇，篇不累格，假之以年，吾未知其所稅駕矣！

又《與屠緯眞儀部》 不佞髮未燥，則已聞東海屠先生矣。【略】江以南作者如林，自王廷尉、汪司馬既歿，先生代興，執牛耳，而先驅敢不供命。不佞齷齪小生，伏膺此技，殆將十年不獲師承，終墮惡道。今且乞靈於天，幸屠先生在五百里之內，豈可當吾世而失之，則不諱其醜。

王士性《汲古堂集序》 予嘗南遊鴈蕩，渡江心，歷謝客王右軍舊游，爲問前輩風流，猶有存不？客有以何山人對者。至則芒鞋布帽，神采遒上，予固已心異之。比談詩，而益爽然自失也。已與潘明府去華攜山人於玉甑之巔，指海上三山觀出日處，山人則復翩然有凌雲之氣。別後時時詩寄來，予受而讀之，爾雅湛逸，無一語作大曆以後，至樂府古風，益凌厲而前矣。山人以今丁亥歲九日過予於谿頭問序焉。王生則爲序曰：古稱詩理性情，謂緣殖其靈根而色聲香味所自流也，故韻生於格，格定於品，迺晚近世所稱山人之什，予得而言其概矣。初未能以子大夫取顯融，而無以游揚於公卿間，則山人。揶三寸管爲羔雉而陰取償其直，陽浮慕爲名高也，則山人。甚者以揣摩捭闔之術糊其口而無以自試，不托跡於章縫則不售也，則亦山人。故晚近所稱山人者，多大賈之餘也。語稱「大隱則朝市，小隱則山林」。今山人不山居，而借朝市以藉口焉。朝嵬冠而博紳，暮習咿吾以備顧問，取人已吐之核，而飾以爲己能，此何爲者也。明興，謝榛、盧柟之後爲盛，柟猶悲歌骯髒以沒，榛絕交於歷下，恥矣，即有一二自穎脫者，然其格終卑卑不振，品固然也。予起搢紳，閱海內士，惟松陵王叔承稱神交，能自成一家言。永嘉何白最後起，其才情不減王生，少年厭舉子業不事，而一意爲古詩歌，非不能以一第顯也。故此二山人者，迺世之介士也，蒞其地者以客卿卿之，二山人以布衣據上坐祭酒，弗讓也，張口哦詩外，一無所事事，以自滋潤。故其作總歸之爾雅，謂性情之道，不藉之二山人以起耶？故受詩於山人者，當自其品始。何君謝不敏。予曰：人情靡不有初，能使海內誦若詩者，終不疑於予言，則予與君俱厚幸也。君倘負笈游吳中，遇王生於虎丘洞庭之側，其亦以予言語之。

顧起元《快雪堂集序》 吾師具區先生以萬曆戊戌解大司成印鞅歸，築蒲園於西湖之上，日與友人嘯咏於其中，間命輕舠，載歌兒，吹簫度曲，蕩漾六橋三竺間，人望之飄飄然若神仙也。【略】憶先生丁丑舉南宮第一人，推擇入詞館，於時海內名能詩賦古文詞者，罔不以壇坫而奉瑯琊與新都，蓋觚翰勳勞則有若銅梁張公、定遠戚公，材藝則有若茂苑文公、嶺表黎公，不必曰通舉一代，揆厥攸造，視少陵所稱述無弗逮者，或遠過焉有之。余生也賤，

且年地懸絕，諸公顧並當伯樂之盼，卽交有淺深，受知一也。爰效杜體爲八哀之篇，其文辭則瞠乎昔人後矣。

《詩藪・近體中・七言》 七言律開元之後，便到嘉靖。雖圭角巉巖，鍇穎峭厲，視唐人性情風致，尙自不侔；而碩大高華，精深奇逸，人驅上駟，家握連城，名篇傑作，布滿區宇。古今七言律之盛，極於此矣。

又 老杜好句中疊用字，惟「落花游絲」妙絕。此外，如「高江急峽」、「小院迴廊」，皆排比無關妙處。又如「桃花細逐楊花落」、「便下襄陽向洛陽」之類，頗令人厭。唐人絕少述者，而宋世黃、陳競相祖襲。國朝獻吉病亦坐斯。嘉、隆一洗此類並諸拗澀變體，而獨取其雄壯闊大句語爲法，而後杜之骨力風格始見，眞善學下惠者。

又 嘉、隆學杜善矣，而猶未盡。「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本常語而一時模尙。遂令大夫使者，塡塞奚囊；太尉中丞，類被差遣。至「不佞扶風漢大藩」之類，亦後學之前車也。

又《續編・國朝下》 弘、正之後，嘉、隆之前之爲律詩者，吾得二人：曰皇甫子循之五言，淸鎔瀟灑，色相盡空，雖格本中唐，而神韻過之；曰嚴唯中之七言，鍊鍛精工，鑪錘盡泯，雖格本中唐，而氣骨過之。

又 皇甫子循，以六朝語入中唐調，而淸空無迹；楊用修以六朝語作初唐調，而雕繢滿前。故知詩有別才，學貴善用。

又 嘉、隆一振，七言律大暢。邇來稍稍厭棄，下沉着而上輕浮，出宏麗而入膚淺；巧媚則托之淸新，纖細則借名工雅。不知七言非五言比，格少貶則卑，氣少嫩則弱，詞少淡則單薄，句稍緩則沓拖。

又 詩之晚年彌工者，惟張肖父、汪伯玉二司馬。黎惟敬、歐楨伯亦不失故步，皆嶺南巨擘也。

又 張助父五七言律，高華雄爽，類宗子相而精密過之。黎惟敬五七言律，深靚莊嚴，類梁公實而老健過之。

又 嘉靖初，爲初唐者，唐應德、袁永之、屠文升、王汝化、任少海、陳約之、田叔禾等；爲中唐者，皇甫子安、華子潛、吳純叔、陳鳴野、施子羽、蔡子木等，俱有集行世。就中古詩冲淡，當首子潛；律體精華，必推應德。

又 同時爲杜者，王允寧、孫仲可；爲六朝者，黃勉之、張愈光。允寧于文矯健，勉之於學博洽，皆勝其詩。

又 隆、萬咏物之妙者，若黎惟敬《賦月》「掖中靑柱隱團團」，歐楨伯《賦雪》「禪堂邀客酒如霞」，極爲精工宏麗，而二結句尤出人意表，皆傑作也。

又 七言律大篇，于鱗《華山》四首，元美《咏物》六十首，皆古今絕唱。然于鱗四首之內，軌轍已窘；元美百篇之外，變幻未窮。

又 近日詞場，自吳、楚、嶺南外，江右獨爲彬蔚。與余交最久者，喻邦相、胡孟弢、朱可大。喻如《浙江觀潮》、《雁宕》、《天台》等作，胡如《天津望海》、《匡廬》、《彭蠡》諸篇，朱如《泰岱》、《嵩高》、《兩岳游稿》，皆高華雄邁，與嘉、隆相表裏。明宗室攻古文詞者，嘉、隆間惟灌父最博洽，饒著述。余髫歲卽與交。豫章用晦、先鳴諸子勃起，貞吉、宗良與余酬復持久，一時競爽，名家未易屈指盡也。

《小草齋詩話》卷二外篇上 詩自有法，何必抵死學杜？宋三百年，正坐此病。而今人往往未能脫去口吻，至謂獻吉得杜之變，于鱗得杜之正。夫北地規杜者無論，濟南與杜原不干涉，況其立意正欲矯獻吉之弊者，安得強而合之？至謂王太常得其骨幹，汪司馬得其氣格，吳參知得其體裁，附會糊塗，益堪捧腹。卽使諸君子各得杜一節，亦何足爲推尊之？至弇州幹局似光燄萬丈，尤照映於海內。盛矣乎！當弇州與于鱗諸子並起南北，互相標幟，易爲聲價，而又其世代之貴，游道之廣，博學絕才，雄心俠氣，能鼓舞翕張一世，馳動之士若以爲盟主司命。然其末流學者，或高唱矜步以爲雄，或多言繁稱以爲富，開靡麗而導輕薄，則孰爲濫觴？蓋能爲天下趨赴，而不能模楷天下者也。若文肅則無間然矣！譬之行師，弇州以羽獵驂駓駘磕之勢馳驟中原，而文肅則車攻之徒御，靜治整肅，有聞無聲。王者之法物，君子大成之事業，其誰歸乎？若辰玉，則以淡天命世之材兼傲雪娛雲之致，沐浴家學，如河出崑崙之墟，首四瀆，經天下以入於海，其所結撰，非近賢之口吻，而宛然文肅之口吻也。文肅既以道德著，而辰玉亦如之。

吳守淮《黃白游紀叙》 不佞跅跑瓠落，嗜酒放言，齟齬當世，獨遇墨卿

詞客，願爲執鞭。往偕六七兄弟譚藝豐干，結社其上，每得片語彈射指摘，務相淬礪，顧吾黨自愉快耳，不敢聞於人人也。屬者獻成，君在二仲，少廉子虛，應試宣城，雅善沈君典、梅禹金，歸而稱二君詩，誇示社中，嘖嘖不置。會不佞謝緤汙漫，未遑親炙，徒切面牆。頃返棹建業，檥舟敬亭，遄訪二君，乃君典竟拾大物，侍從金馬矣。因過禹金天逸閣，鉤玄索隱，抵掌解頤，謂不佞能私其緒，間出所著《黃白遊詩》一編以示。不佞受而卒業，曰：謝公既往，宣城百代寥寥，無此聲矣。卽君家都官今日尚在，詎能不北面耶。邇來皇王迹熄，吳歈迭唱，粉容色澤，取媚世資，風靡波流，東南胥溺。幸而北地、信陽樹幟弘、正，迨今歷下、婁東、武昌、天目及我汪司馬建旗鼓於嘉、隆，大明朗照，爝火失光，汲引後進，奚啻指南。儼若載青天而揭白日，或者樂游語之寡和，褊心小智，創爲異說。指雄渾爲叫噪，目贍博爲猖披，精詣則曰失性情，感慨則曰多孟浪。必如其言，玄黃改色，馬鹿異形，青萍投以割雞，白璧驅而彈雀，麟必使之負重，鳳必使之司晨耶。且也貌相如不似，千載凜然，猶有生氣，不猶愈於慊慊泉下，貌曹蜍、李志者乎。【略】禹金負絕塵之技以承家夙學，屹立海左，一洗陋習，選則縱橫漢魏，律則凌駕開元。藉令奉鞭弭，偕君典周旋中原，當歷下、婁東諸君，將取前茅而進，豈不駸駸接武大雅哉。茲編特其一斑耳。【略】萬曆丁丑仲夏，鄞郡布衣吳守淮虎臣撰。

茅元儀《范東生詩集序》 包山吳凝父暨家仲懷所輯范東生詩請序。嗚呼，自吾友亡，吾三年不言詩，今爲東生詩序，是與東生言也，奚不可。雖然，東生不能言矣，吾姑述向與東生言者，是猶東生言也。東生之言詩，每不可一世，卽千百世亦希所可，嘗其意所不協，卽喃喃詬誶，張髭厲掌，若搥撻之始快者，人每以爲狂夫。狂夫能罵世耳。英英往哲，千人所師，而東生敢有言，其所與言之人又必蘊籍深豐吞茹後先者，東生使無所見，必不能卽言，言而一語不中，衆喙及之，安能終其身咄咄不休耶？故吾謂東生之言雖未必盡合，然其敷辭發意，必有所獨至，故耆儒老宿不能回。然其所言之意，終世莫之解。余曰：「是非所以啓來也。」故嘗謂之曰：「詩之高下定於調矣。自調弱而詩靡，自惡調弱而詩亡。夫黃初、大曆，調之至也。然其所以黃初、大曆者，非有格而擬之，如今之擬黃初、大曆者也。蓋標意於意外，故辭不盡意。表辭於辭先，故篇不盡辭。意辭常在先與外，故其調自高，而後之擬者徒刻畫綴拾，欲使之肖。肖則肖矣，奈我之意終不能自著於篇，而古之辭又終不可爲我之意，故其致易盡，而其事易厭。是以今之言詩者，以雄偉壯麗不足道，率而趨恬淡疏宕，以爲陶韋再生，王孟復作，而眞詩在矣。不知苟得其故，則雄偉壯麗亦眞詩也。徒以形而求之，何異西家之女炫黃橫黛以增其陋，而東家之醜婦徒欲以毀妝勝之乎？故吾黨作，而曰深曰秀。不深則不秀，離深而言秀，則今之聰明男子所自號爲性情之言者也。蓋其說離調與意而二之，以學古者學其調耳。故古人不足論，而自出其意，任情率致，或直而似野語，或煩而似蕪牘，或理而似偈讚，或俚而似謳謠。泰然曰：「吾已。雖然，凡極乎物者，皆至於物而非物之至也。故言深而深有至，可至者拔山舉鼎也，不可至者輕刀快馬也。卽子所謂先與外也。子烏乎匿？」余曰：「唯唯否否。聖人之意不盡於六經，非不欲盡之也，其不可盡者存乎人，而我不得言也。今言詩而必欲盡之，則聰明男子各以意迎而深之，義不著不深則不秀，不秀則調卑鄙而詩靡，烏乎可。」東生復抵掌曰：「諾。」嗟乎，東生已矣。行百里者半九十，如苟有深秀之士，安可使不聞東生之言乎。若東生之詩，則觀其言可矣，故卽次之爲東生詩序。

又《傅遠度詩選序》 天之將興斯文也，實啓之，其不能無敝也，如一治一亂，生民以來未之易也。其不能不岐裂喙爭也，如分霸閏統，自周漢唐宋之季莫能已也。詩不能無盛衰，古也，故孔子於商而止存其頌詩。不能無岐裂喙爭，今也，故周以前世未有旁統偏霸，而《三百篇》以來，詩始道雜而多端。詩與治通，非天孰啓之？詩與治通，而猥曰「唐以後無詩」，唐以後孰不乘六龍操三重以符帝命哉！然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而猥曰唐以後始無詩哉？蓋周詩亡而漢詩作，詩各盛衰於其代之中，非合數代而爲盛衰也。其所以代各異者，猶之尚忠尚質尚文，政以代殊也。其體日以今，格日以降者，如淳者漓，樸者文，天之所不能主也。其合數代之中而唐踰六季、未可以世降也。知此者，可與言明踰宋元者，猶漢治勝於秦，唐治勝於隋，未詩之代矣。而代之盛衰猶不盡此，乃猥曰與其時爲上下，故趨唐者陋矣。陋而又益之，必初盛而無中晚。如是則晚固後乎中也。中之錢劉，時不先於盛

之李杜乎，中必降乎盛也。貞觀之治不如天寶乎，而說者又謂盛勝於初，猶未也。二雅、陳周魯頌、十五國之風，非半際其衰乎，孔子不刪之，而學詩者曰中晚無誤時，悲夫！夫詩與治通，治者政事功業也。漢之元成，單于歸命，隋之大業，突厥來朝，豈其功業政事勝於文武開皇哉？蓋釀於先者徵於後，猶之萼矣，或方艷而即凋，或能舒而久燁，故各盛於一代之中，先後所以異也。知此而始可與言今日之詩。祖宗三百年化久洽微，其所尚者勝於古，其爲音也亦宜踰之，而猥曰「以七子爲盛，今爲晚」，七子贋音也，高皇帝亦贋治乎？乃說者曰「憂天方亟而曰音和以平」，不信也，此不知時者也，我固已言之矣。說者曰贋音猶莊，眞者跛矣；贋音猶壯，眞者瘠矣；贋音猶舒，眞者促矣。此不知詩者也。七子者，未盛者也。袁鍾者，岐裂喙爭者也。明之詩，在於今之人。而一人之身，亦必以後出者爲定。今人多乎哉，傅子其選也。觀傅子之詩，又觀於今所定，則莊孰於此，壯孰於此，舒孰於此？而失於不典。況詩以格重，以意勝，以調全，騁才則破格，戀景則礙意，累事則傷調，而五言古七言古及五七言律五七言絕，其格其意其調各殊，匪祗律代之說、時之說、人之說始各伸，而茅子言詩亦庶乎足以報高皇而質孔子。茅子能爲是言也歟哉，亦天或啓之。茅子與傅子方成詩於天啓紀年之時，詩之格有稱建安者、正始者、太康者、元嘉者、永明者、元和者、大曆者、元祐者，而明實闕焉。若或待之，建安之詩爲三曹七子，正始之詩爲左張潘陸，元嘉之詩爲顏鮑，永明之詩爲王謝，元和之詩爲元白，大曆之詩爲十才子，元祐之詩爲蘇黃，天啓之詩爲茅傅。其《拔劍集》不載，以自爲書，而此其傳贊也。《鴛鴦迴文》不載，以足以單傳也。

又《吳居士集序》 吳居士凝甫一日謂予曰：「詩自十年以來，我道始大振，然不轉盼間而吳興范東生、吳門王亦房、黃伯傳、嘉禾費元朗、釋道敷俱已謝落，今之人惟曹能始、鍾伯敬、董遐周、譚友夏、葛震甫及子與僕在耳。他人非不佳，然調不合則不敢旁附，不旁附則吾道孤，孤而復謝落。吾爲吾道悲。今東隅多故，人心獸駭，風雅淪亡，其無日矣。吾爲吾道悲。東生死，吾爲定其詩。伯傳死，子爲刪其詩。元朗敷公死，我與子傳其詩。今亦房死，吾兩人又將有事焉。如吾二人者，安知伊誰之後死哉！吾自定之，而子序之。」嗟乎，吾序凝甫之詩亦已屢矣，合序凝甫之詩將有待焉，而竟於今日哉！雖然，吾請言死友之詩，而可以知生友。今天下有東生之端淨乎？有亦房之明通乎？有伯傳之雋永乎？有元朗、之簡深乎？有敷公之幽峭乎？而凝甫之詩有不同於五子者乎？今天下重凝甫而思五子，夫重在一時，思在千古，五子木未拱，而已爲千古之始。凝甫合集出，而已爲一時之極。然凝甫雖置於極，而尚與一時相頡頏，五子棺一蓋，而即與千古較錙銖，難矣哉！雖然，合集者遺千古者也，今眞能讀合集者，未必肯以一時恕凝甫，而凝甫可以作千古，吾可信凝甫於千古，斯言也，吾不敢問之世，而可質之五子矣。

周弘禴《碧雞集序》 明興，詩不大暢，而驟振於李獻吉。獻吉後，王李相羽翼，而名滿宇內。余嘗師事王元美先生，而聞先生之說詩，謂兩李君可狎主齊盟。嗣後業詩者多千家，而以詩名者數十家耳。嗚呼，詩難言矣！韜鋒囊光敦素崇樸者，托之乎渾厚而失於野質；勵氣吐英摩雲駕海者，托之乎悲壯而失於怒張，繪象彫彩鏤花吸露者，托之乎組織而失於靡麗；探幽詣虛飭澹索漠者，托之乎玄脫而失於禪縛；搜僻點鬼鉤隱志怪者，托之乎奇博而失於不典。況詩以格重，以意勝，以調全，騁才則破格，戀景則礙意，累事則傷調，而五言古七言古及五七言律五七言絕，其格其意其調各殊，匪祗律與絕異意，古與律易調，律與絕與古異格，即五言古七言古，其格其意其調亦自不可比和而互奏。故唐之名家，能諸體擅長者實不可多得。杜工部集大成之詩，試取其全集讀之，其五七言絕能快人意者幾何？李供奉稱仙才，而七言律亦僅寥寥，則他可知矣。《碧雞集》，鄧汝高全豹之一斑也，諸體備矣，而諸體亦各極其致。其金馬碧雞之遺響乎！大端渾厚沈着而陶其野質，悲壯激昂而消其怒張，組織工緻而洗其靡麗，玄脫冲夷而解其禪縛，奇博淫肆而文其不典。蓋就格出意，緣意運調，叶調偕格，而氣以貫之。昔人云：文章之逸氣，五百年而得韓昌黎，又五百年而得蘇長公。於詩亦然，近代李王三先生俱以氣勝，汝高其接武也。往李獻吉官民部，而民部重。余濫竽民部，時謬譚詩，而詩未卒業，無可自擬於獻吉。而友人姜仲文、趙夢白後先入民部。夢白由民部改官銓曹，余嘗戲語夢白曰：「以官則銓部重君，以詩則君重民部，民部亦重君，何也？得獻吉爲之嚆矢也。」汝高先亦民部郎，可與趙姜兩君稱鼎足而俱重民部，余則以民部重，而序汝高之詩，而因以汝高重也。

彭輅《與友人論詩書》 頃丈與僕一再論詩，【略】今之爲詩者，鑠宋之謬，洗元之濁，而確然以唐爲歸。嘉隆以來，一何先鳴擅場者之衆也。第謂之與唐比隣則可，其能入彼之室而與之綰帶共席者，幾何人哉？何者？唐人之爲詩也眞，以己之工拙爲愛憎，不以他人之愛憎爲工拙；而今人驚思震

俗，急人之我知。故唐索之淺，今索之深。惟深也，以淺而妙者爲敝帚矣。唐取諸平，而今取其奇。惟奇也，眞詩湧於吾前，忽而弗睹矣。【略】吾丈慕李于鱗而尊向之。夫于鱗之撰，誠雄矣峭矣壤矣偉矣，其才萬人敵，其體勢近代未有。其樂府古選既上薄漢魏而病於襲，七言律每於高華絕響之中不免著運奇之跡。迨宦浙已後，其詩已將化而溘焉逝矣。英雄滿前，遂許獨據中原尸牛耳之盟乎哉？【略】仲默朗語亮節，凡搦管揮毫者，往往羨其爲美，而惜年之弗遐，美而未至。今也拔粗豪沉着步趨少陵之獻吉，壓於其上，天下其誰信之。今之爲詩者，大較江南尙色澤，有佳人曼冶之風致；齊秦主氣骨，有壯夫慷慨之襟度，其囿於土風一也。

鄒迪光《王懋中先生詩集序》 今上萬曆之初年，世人譚詩必曰李何，又曰王李，必李何王李而後爲詩，不李何王李非詩也。又謂此四家者，其源出於青蓮、少陵氏，則又曰李杜，必李杜而後爲詩，不李杜非詩也。自李杜而上，有沈有宋有盧駱有王楊，再上有陰何有江有鮑有顏，再上有曹劉有稽阮有潘陸有左有韋有束有蘇李，無暇數十百家，悉置不問，而僅津津於少陵、青蓮、獻吉、仲默、元美、于鱗六人，此何說也？青蓮、少陵籠挫百氏，包絡衆彙，以兩家盡詩則可。李何、王李有專至而無全造，以四家盡詩，可乎？三十年中，人持此說，聲然橫議，如夢未醒。近稍稍覺悟矣，而又有爲英雄欺人者，跳（逃）漢唐而之宋，曰蘇子瞻，必子瞻而後爲詩，不子瞻非詩也。夫長公言語妙天下，其爲文章吾不敢輕訾，至于詩，全是宋人窠臼，而欲以子瞻盡詩，可乎？後進之士，惑溺其說，狂趨亂走，動踰矩矱，以是求詩，詩烏得不日遠？大都所謂詩者，以我用人而不人徇，以今法古而不古泥，無所不模倣，無所不探索，而實自運自宰自裁自命，有意無意，出機入機，是詩之道也。懋中先生弱冠釋褐，選居翰苑，木天清華，蔚爲時彥，以彼其才，何遽不能爲磊落瓌瑋之調，縱橫排蕩之思，而公有所不用。所爲詩大率條貫其章，夷坦其格，雋永其味，幽悠其韻，婉嫕其詞，綽約其度，上可當錢劉，而下亦不廢香山，此己之詩而非人之詩也，非今而襲古者之詩也。置公詩於漢魏六朝之間，吾不知其所適從。置公詩於近世逐響躡景陳尸效顰之內，則公翹然而立矣。雖不盡詩，而可以詩矣。

又《王友上詩集序》 我明布衣盛稱詩，乃自孫太白一元、謝茂秦榛、盧次楩（楩）柟、王淳父姬水、余（兪）仲蔚允文、沈嘉則明臣六七君子而外，不數數也。之六七君子者，或以調，或以情，或以才，或以學以識，犁然相判，而要於獨詣純至，則未始不各成其是而爲詩。今人無專習，無定趨，無深造，一時而高下異格，一篇而首尾殊致，最下者飣餖撏拾，剽刦勦襲，偶竊其似，便沾沾自喜而忘其由，人人詩而人人不成矣。今吾友上詩不知其於六七君子何如，大要不剽襲，不輳集，不時自遷改，不篇自矛盾，總之，春容爾雅，宣朗鬯達，而自成其爲詩，有過於今之布衣者。

又《復梅禹金》 自弇州就歿，東南柱折，大雅遂以不振。尋下雉物故，肇林亦故，四明蘭谿又故，而藝林詞苑凋落已甚。幸金閶有百谷，五茸有元敏，宛陵有足下耳。乃王、馮各近崦嵫，而足下尙遠濛汜，所爲刑馬歃血，執牛耳於壇壝之上者，非足下其誰？若不佞井曾管視，罕所知識，小有結撰，率風蟬雨蚓，時至自鳴，無當韻調。而又困於二豎，奪於曲生，分於蠟屐，廢於槃礴，妨於麈尾，頃且屏謝雜嗜，捨身慈氏，六時蓮漏，杜口毘邪已矣，無所事於著作之涂矣。則所爲獨秉旄羽，豎赤幟，無人乎千里之內者，又非足下其誰？來教云：欲成《文紀》一書，甚善。此不佞所有志而未能者。以足下才力，成之何難？不佞雖家無遺書可借，近於九龍山下搆得一菟裘，有池有亭有榭有庖廩，有修廊可步，有便房可以卧起，足下攜萬卷、挾百氏而來校讐其中，俾不佞得分膏藉馥，竊一二緒餘，書成之日，附姓名不朽，此所深願也，而不敢必也。足下果有意乎？村童數輩業且老大，然猶能鑷髭飾面搬演公家《章臺柳》，足下試一聽之，如聽頭白佳人唱渭城朝雨，差不太俗，何如何如？孫君伯揆，人最雅馴，齋頭月餘，其甚難爲別。必於別者，欲其歸而趣足下來也。

葉向高《搔首集序》 詩尊風雅，尙矣。近代宗唐而禘《三百篇》，專言興象。弘正之世，北地信陽故自卓爾，其後離合不同。離者師心，而合者擬迹，是非之辨，紛若糾纆，大較方改絃于宋，已失步於唐矣。乃信耳之夫，知有管晏，獨謂閩無詩，僅僅左袒繼之，列於齊盟，不知閩草昧，十子並興，子羽孟敭，蔚稱作者，已先繼之鳴矣。一代之運，亦準元會。方其初興，追琢未工，其《擊壤》之世乎！十子首闢顓蒙，繼之引而愈昌，則風雅之盛也，要以工拙互存，而情景各輳，斯爲美耳。文明愈開，人巧已極，望表則合，扣衷則離，近代之斐然，以視弘正而前，其六朝以後之望風雅也。由斯以譚，海內何以詘閩？顧海內修業日多，而閩自十子繼之外，稱詩寥寥，閩以此

詘。邇來英俊林立，濯磨振矜，幾欲折詞人之角。山川之精華，以畜久而厚，故氣深而語沈，得失有之。然皆不敢誕於格之外，而浮於中之所欲言。蓋閩雖不出二公門，然用意屬詞，居然在二公繩尺內。間有稍知趨向、恥爲摹擬於海內，常後起而代興，遵軌前驅，無能竟其稅駕矣。余不敏，故拙於詩，山居而從鄧汝高遊。汝高之稱詩甚銳，而其氣深語沈，有瀟然之致。乃其趣獨在北地、繼之之間，寧離而合也者，毋寧合而離也者，汝高其妙悟哉！汝高將行，其詩若干首，命余爲之序。余惟稱閩詩於海內，無以易任耳者之口。顧海內用竭蹶之勢，而閩乘不盡之銳，其離合得失之衡，當俟來者。獨念汝高志大而力又能副，其勢不窮風雅不已，返靡靡之習而奏以大音，則汝高之功於閩猶小，而於詩大矣。夫寧功詩，功世運矣。余不敏，且操筆俟焉。

又《穀城山館詩集文集序》 明興，著作之業至正嘉隆萬之間，郁乎盛矣，然挈其大凡，率有偏詣而罕兼收，故理勝者辭或陋，格峻者力或衰，語遠者意或近，致深者光或窘，能爲唐宋則不能爲六朝，能爲六朝則不能爲秦漢，入之途殊則詣之域異，出之機別則索之致懸，此雖資有所岐，亦其才與學不能並到之失也。文定公以絕世之才，弱冠卽入史局，窮年矻矻以讀書爲事，固已殫二酉之藏，而窮宛委之秘矣。其謝宗伯，歸卧穀城山中者，十有七年，地當孔道，冠蓋行李往來者無不謁公，而公嘗稱病謝客，門羅不設，蒿徑稀除，蕭然一室，左右圖書，吾伊之聲常丙夜不絕。故其所網羅搜抉蘊諸胸中者，益閎深奥衍不可涯涘，發爲文詞，皆春容宏麗，深至婉委，於情事曲折無所不盡，而於氣格詞理、意象色澤無所不工。余嘗反覆讀而論之，以爲公之文，就一篇之中，則沉雄規之秦漢，流暢出之宋唐，乃其取材於昭明之選者爲多；若概其生平，則少年之作以宏富爲宗，故近六朝，中歲以後以骨力爲主，故參東西京，至於晚節，則陶洗鉛華，自生姿態，又若在昌黎、眉山之間，自非命世詞宗，人巧天工，合流駢出，何以有此？於乎盛哉！信著作之大成，而熙朝之盛事也。

《盛明百家詩・皇甫昆季集》卷首 吾吳科第文詞之盛萃於一門者，近代稱長洲皇甫氏兄弟。孟名沖，字子浚，號華陽，中嘉靖戊子南畿鄉舉。仲名涍，字子安，號少玄，以壬辰第進士。叔名汸，字子循，號百泉，以己丑第。季名濂，字子約，號理山，以甲辰第。皆負才藻，能文章。予每得其詩篇輒愛之，今乃彙輯登梓，名曰《皇甫昆季集》。昔我潤州皇甫冉、曾，有《聯璧集》，華陽諸君固倍之矣。諸君之先公錄，以弘治丙辰進士，官順慶太守，豈淵源固有自與。隣郡是堂兪憲識。

袁宏道《涉江詩序》 近日江南北談詩者，什九出汪、王二公之門，其一雖不出二公門，然用意屬詞，居然在二公繩尺內。間有稍知趨向、恥爲摹擬於海內，常後起而代興，遵軌前驅，無能竟其稅駕矣。余不敏，故拙於詩，山居而從鄧汝高遊。汝高之稱詩甚銳，而其氣深語沈，有瀟然之致。乃其趣獨在北地、繼之之間，寧離而合也者，毋寧合而離也者，汝高其妙悟哉！汝高將行，其詩若干首，命余爲之序。余惟稱閩詩於海內，無以易任耳者之口。顧海內用竭蹶之勢，而閩乘不盡之銳，其離合得失之衡，當俟來者。獨念汝高志大而力又能副，其勢不窮風雅不已，返靡靡之習而奏以大音，則汝高之功於閩猶小，而於詩大矣。夫寧功詩，功世運矣。余不敏，且操筆俟焉。

又《穀城山館詩集文集序》 明興，著作之業至正嘉隆萬之間，郁乎盛矣，然挈其大凡，率有偏詣而罕兼收，故理勝者辭或陋，格峻者力或衰，語遠者意或近，致深者光或窘，能爲唐宋則不能爲六朝，能爲六朝則不能爲秦漢，入之途殊則詣之域異，出之機別則索之致懸，此雖資有所岐，亦其才與學不能並到之失也。文定公以絕世之才，弱冠卽入史局，窮年矻矻以讀書爲事，固已殫二酉之藏，而窮宛委之秘矣。其謝宗伯，歸卧穀城山中者，十有七年，地當孔道，冠蓋行李往來者無不謁公，而公嘗稱病謝客，門羅不設，蒿徑稀除，蕭然一室，左右圖書，吾伊之聲常丙夜不絕。故其所網羅搜抉蘊諸胸中者，益閎深奥衍不可涯涘，發爲文詞，皆春容宏麗，深至婉委，於情事曲折無所不盡，而於氣格詞理、意象色澤無所不工。余嘗反覆讀而論之，以爲公之文，就一篇之中，則沉雄規之秦漢，流暢出之宋唐，乃其取材於昭明之選者爲多；若概其生平，則少年之作以宏富爲宗，故近六朝，中歲以後以骨力爲主，故參東西京，至於晚節，則陶洗鉛華，自生姿態，又若在昌黎、眉山之間，自非命世詞宗，人巧天工，合流駢出，何以有此？於乎盛哉！信著作之大成，而熙朝之盛事也。

《萬曆野獲編・山人愚妄》 近來山人徧天下，其寒乞者無論，稍知名者如余所識陸伯生名應陽，雲間斥生也，不禮於其鄉。少時受知於申文定相公。申當國時，藉其勢攫金不少。吾鄉則黃葵陽學士，及其長公中丞稱莫逆，代筆札，然其才庸腐，無一致語。時同里陳眉公方以盛名傾東南，陸羨且妬之，詈爲咿啞小兒，聞者無不匿笑。乃高自矜重。一日忽寫所作詩一卷餉余，且曰：「公其珍之，詩出門卽有徽人手十金購去矣。」余曰：「誠然。但我獲金無用。」顧旁立一童曰：「汝衣敝，可挈往市中博金製新袍，便可拜謝陸先生。」語未畢，大怒而去。又一閩人黃白仲名之壁，慣遊秣陵，以詩自負，傲大第以居。好衣盛服，躡華靴，乘大轎，往來顯者之門。一日拜客歸，橐中窘甚，輿者索僱錢，則曰：「汝日搦黃先生，其肩背且千古矣，尙敢索錢耶？」輿夫曰：「公貴人也。無論舁五體以出，卽空舁此兩靴，亦宜酬我值。」

又《答梅客生開府》 近日與酉卿往來甚密，【略】今代知詩者，徐渭稍不愧古人，空同才雖高，然未免爲工部奴僕，北地而後，皆重儳也。公然侈爲大言，一倡百和，恬不知醜。噫，何可令有宋諸君子見哉！

《萬曆野獲編・山人愚妄》 近來山人徧天下，其寒乞者無論，稍知名者如余所識陸伯生名應陽，雲間斥生也，不禮於其鄉。少時受知於申文定相公。申當國時，藉其勢攫金不少。吾鄉則黃葵陽學士，及其長公中丞稱莫逆，代筆札，然其才庸腐，無一致語。時同里陳眉公方以盛名傾東南，陸羨且妬之，詈爲咿啞小兒，聞者無不匿笑。乃高自矜重。一日忽寫所作詩一卷餉余，且曰：「公其珍之，詩出門卽有徽人手十金購去矣。」余曰：「誠然。但我獲金無用。」顧旁立一童曰：「汝衣敝，可挈往市中博金製新袍，便可拜謝陸先生。」語未畢，大怒而去。又一閩人黃白仲名之壁，慣遊秣陵，以詩自負，傲大第以居。好衣盛服，躡華靴，乘大轎，往來顯者之門。一日拜客歸，橐中窘甚，輿者索僱錢，則曰：「汝日搦黃先生，其肩背且千古矣，尙敢索錢耶？」輿夫曰：「公貴人也。無論舁五體以出，卽空舁此兩靴，亦宜酬我值。」

彼此爭言不已，觀者羣聚。有友過其門，聞而解之曰：「一榮其肩，一尊其足。兩說皆有理，各不受賞可也。」輿夫掩口而去。此鍾伯敬客白下親見者。此輩之愚妄，大抵如此。　先達如李本寧、馮開之兩先生，俱喜與山人交。其仕之屢躓，頗亦由此。余嘗私問兩公曰：「先生之才高出此曹萬萬倍，何賴於彼而惑暱之？」則曰：「此輩以文墨餬口四方，非獎借游揚，則立槁死矣。稍與周旋，俾得自振，亦菩薩普度法也。」兩公語大都皆如此。余心知其非誠言，然不敢深詰。近日與馬仲良交最狎，其座中山人每盈席。余始細叩之，且述李、馮二公語果確否。仲良曰：「亦有之。但其愛憐亦有因。此輩率多儇巧，善迎意旨。其曲體善承，有倚門斷袖所不逮者。」宜仕紳溺之不悔也。然則弇州譏其罵坐，反爲所欺矣。　弇州先生與王文肅書有云：「近日風俗愈澆，健兒之能譁伍者，青衿之能捲堂者，山人之能罵坐者，則上官卽畏而奉之如驕子矣。」

又《時尚小令》　比年以來，又有《打棗竿》、《掛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入心腑。其譜不知從何來，眞可駭嘆。

《文脈》卷三《文脈新論》　陝西解元邵昇，與康對山同罹詿誤革籍。予會其弟昶，得觀《漁防歌》四闋，清新可吟。五泉韓邦靖詩亦俊，惜皆早逝。

又　湖廣曠宗舜，才高好古，知天文，慕玄學，有出塵勢，弱冠解元，早卒。長沙劉章，長才博學，氣甚豪恢，落乙榜，授儒官，一夕卒。潯陽李聯芳，妙年高第，性敏嗜書，終日劬學，對人曰：「不登甲榜第一人，可恥也。」盡讀天下古今書，補之，卒於京。錢塘錢元石椿、張太華淶，予同年友也，數寄予詩，效六朝初唐，上進有期，惜早卒也。嗚呼，美才而未成章，豈特一張光世哉！　光世有《伎陵集》，空同有傳。前數子無聞焉，惜也。噫，天下有才無命而不聞者多矣！

馬欻《小草齋詩話序》　談詩者謂詩亡於宋，宗(疑作宋)非詩亡，詩雜也。推其雜，往以臆出，而弗軌於正。諸所爲詩話最多。我明揚抶風雅，無如徐昌穀、王元美、胡元瑞三家，海內視爲侯鯖，余友謝在杭《詩話》一帙，分內、外、雜三篇，大都獨抒心得，發所未發，而歸宗於盛唐，以扶翼正始之音。餘又捃摭宋元以來近人佳句遺事，皆海內所聞見者。眞可與三家雁行，聲施不朽，卑卑乎宋人無足論矣！閩三山詩，自林子羽、高棅、二玄，吾家詩後，作者不乏，雖瑕瑜相半，要皆共得唐宗。萬曆之季，漸入惡道。語以唐音，則欠伸魚睨，語以袁鐘新調，則拊髀雀躍，在杭是功固不淺。昔鄧汝高氏之言曰：「昌穀之爲《談》也，奧而奇；元美之爲《厄》也，辯而覈；元瑞之爲《藪》也，博而嚴。」余亦曰：「在杭之爲《話》也，閎而正。」波靡日甚，是刻一出，誠詞林之砥柱，浴（俗）耳之鍼砭也。因爲弁其首。天啓甲子暮春社友弟馬欻書。

黃汝亨《虞長孺集序》　文之墜也，國初卽有宋、方、楊、解諸公起而正之，僅能扶宋元末季之衰，而文之必周秦兩漢，詩必漢魏之選、唐初盛之律，浸以滅也。北地以大力倡德、靖間，其辭古而法，信陽以奇翼之，天下復見彝鼎焉。嘉、隆之際，有歷下之高峻峨眉，弇州之大橫溟海，而七子之流左麾右指，天下靡然從之，此夫能爲異者也。然中原白雪之濫觴，而西子之顰，叔敖之衣冠，志士恥之，於是乎王李所不能招，而狡焉啓疆者，秦楚吳越之間蓋若而人。嘗就其人而臆論之，有脫而恍者矣，有眞而俚者矣，有澹而漓者矣，有奇而莽，有逸而野者矣，此卽非拘拘曲士乎？所謂小慧小辯、不能爲異者也。能爲異者，吾近得四雄焉。沈以宕，得古人之韻者，爲余君房。其研以練，得古人之體者，爲朱大復。峭以琢，得古人之骨者，爲余君房。其奧衍而游盤，靡所不通，則長孺而已矣。長孺靈心奇氣，畸乎人而通乎天，其本經則尼山，其尋微則西方，其課虛則柱下，文鑄檀、左、史遷而盪之乎莊、列者也，詩瀉鮑、謝，而時乎爲寒、拾、長吉也，憂憂乎陳言之去，而人大怪之似昌黎，惟寂惟寞，以泊太玄，而人笑之似子雲。而長孺未嘗爲奇也玄也，自性所至，水流雲行而已。【略】天啓癸亥九日，社友弟黃汝亨撰並書。

董復亨《程仲權先生集叙》　近代之爲詩者，學《三百》似《三百》，學漢魏似漢魏，學唐諸家似唐諸家。夫似曷嘗非詩？然而非詩之眞也，無論學步、效顰，祇益之醜。卽優孟之爲叔敖、胡寬之營新豐，然是眞叔敖否？眞新豐否？故曰：弗似弗是，似之而又弗是也。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六《傅汝舟》引《小草齋詩話》　鄭繼之同時倡和諸子有傅山人汝舟、高山人濂、林侍御釴、許黃門天錫，然皆格卑語俚，不能自振。獨傅差有塵外之語，如「松花風送時入口，竹杖雲生常滿衣」，「永夜松風掃星月，經旬衾枕傍天河」，「天風驅雲不出洞，家鶴拜客時登堂」，亦自蹀躞

可喜。

唐汝詢《雅社約》 一曰定風格。吾明詩格愈變愈下，于鱗尚聲調而影響蹈襲之弊興，中郎任才情而俚俗險怪之竇鑿。夫白雪黃金，既以起人之厭，而車車馬馬，詎謂得詩之神。近來年少，毀李師袁，勢當然矣。然所造句，非饑犬餓貓，即蚓之蛙出，此又步驟中郎而駢拇者也。吾黨須痛革其弊，以古人爲式，性情爲用，譬良御而得善馬，始有一發千里之勢。

單思恭《五言古詩稿序》 詩之有五言也，自蘇李河梁昉也。至唐近體出，而尊之曰古。其稱五言古詩也，自唐人昉也。唐之爲古詩甚工也，至明李于鱗而非之曰：「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古詩之非唐則自于鱗昉也，歷嘉隆以來未敢或非其非也。其非非唐也，則自楚人袁中郎昉也，曰：「近體之有宋也，賢於其有唐也。古詩之有唐也，更賢於其有漢魏也。」斯言也，是或一道也，雖然，余未之敢盡從也。唐之無五言古詩也，有其古詩而無古詩也。宋人之爲五言詩也，無古詩而並無其詩也。然則從于鱗乎？曰：于鱗之於古，摹擬工而迫欲肖也，譬則叔敖之優孟也，吾弗能也。中郎之於古，矯枉而過正也，譬則操戈而反射也，吾弗爲也。夫以余之有弗爲也而猶弗能，是誠弗能也。雖然，不敢謂世無其人也。有其人焉，余未嘗弗知也，何也？鑒西子者不必賢於西子也。蓋余久而獲一人焉。其持論古也，其取材古也，其於近代稱古人而於建安居家嫡也。吾何以進之哉？無已則曰：玉工之葉玉也，何如化工之葉木也？雖然，未易言也。夫其境稍岐也。即古作者猶難之，而奚苛責也？夫其途無異也，即令唐人反脣而相稽，似不得曰：明無五言古詩也。或于鱗復起而持衡，似不得曰有其古詩而無古詩也。又或中郎繼起而矯偏，似不得曰彼爲輸攻而此非墨守也。將古詩以斯人重，抑斯人以古詩重耶？斯人爲誰？廣陵邵潛潛夫也。序之者爲誰？同里單思恭惠仍也。

又《湯慈明先生續詩集序》 今天下名文章家，大江西南有二湯，臨川、宣城是也。大江以北亦有二湯，則慈明、襲明兩先生是也。一時風雅各自成家，乃兩先生胞係肩隨，金昆玉季，以此方彼，更爲難耳。余獨怪未得臨川之深者，往往極口詆歷下、弇州以爲快論，試與平心持鑑，則歷下之摹擬誠不耐其同聲，若夫弇州之大成，此亦何容輕議？彼其之子，將無已甚其齒牙乎？善夫慈明先生之詠之也，曰：「作者吾宗有二湯，臨川詞曲冠詞場，宣城制義堪雙絕，但願無輕罵李王。」斯言也不可不使詬李王者讀之，又不可不使泥李王者讀之。蓋惟先生能不爲李王，乃能爲李王，亦惟先生不輕詬李王，乃正不復泥李王也。【略】之五者，得一焉亦足以霸，得其五寧不自雄？而且也棣萼荊花，自相師友，吾殆欲以我江北二賢驕彼西南兩氏也，彼循聲而輕詆李王與夫循聲而受役於李王者，其能衷彼往哲，成此一家言也乎哉？蓋先生之衷李王者，又有詩曰：「新篇朗月數于鱗，耐可風塵不離脣。變態縱橫千萬出，始知元美筆如神。」其定論久已若此，更安所庸不佞贅一詞，不佞贅矣。

又《甜雪齋詩自序》 當公安之時，天下以能詈濟南爲詩文，不詈濟南不詩文也。迨竟陵之時，天下又以能詈公安爲詩文，不詈公安不詩文也。然則後此又將詈竟陵乎？猶之乎其詈公安也？反是則將譽公安乎？譽濟南乎？又猶之乎其譽竟陵也？譽則諛，諛則襲，襲則卑，然夫！人而羣爲詈，則亦襲，則亦卑，不佞請以純灰數斛一滌其齒牙也。或有詰余：「子將滌譽者之齒牙乎？則涉詈。抑將滌詈者之齒牙乎？則涉譽。不詈不譽，而游移兩可乎？則又與奄奄自沒者無以異。且也子之所云純灰數斛者，何物歟？而能滌人若是？」不佞徐應之：「固也，吾非以滌人也，殆且以滌吾也。衆之所譽吾亦曾譽，衆之所詈吾亦曾詈。雖然，衆之所譽吾不妨譽，衆之所譽吾不妨詈，衆之所譽吾不妨詈，居恆挾二三同人嘐嘐懷古也，穆穆情深也，墨瀋之所流，筆鋒之所削，意欲自王，不耐屬誰氏隊中矣。所憾才情殊短，習氣滋深，竟未如之何焉。儻有成連子之琴歟？吾願爲伯牙。儻有段帥善本之琵琶歟？吾願爲康崑崙也。噫嘻，大海之中，移我本情，楓香之調，舍我故技，其諸不佞之所云純灰數斛乎？吾方且晚覓之，祈以自滌而不可得也，又暇以滌人哉！」姑鐫焉以俟夫人之起而滌吾者。

王惟儉《林孝廉集序》 往在都下時，從客問詩，則世之論詩者已掊擊吳下、濟南矣。數十年來，並北地、信陽幾無完章，而彈射所及，浸及盛唐諸君子。其立論豈不甚高？及取其所作讀之，往往不本中情，務矜險絕。初讀之，茫如墮雲霧中，細解之，政平平耳。夫自上逆《三百》，下迄李唐，何嘗不敷事說景，而亦豈盡如宣王之鼓，峋嶁之碑，幻怪恍忽不可爲句也者，不佞之所未喻也。故不佞論詩，以闡發性靈爲主，而振以氣韻，暢以神情，故於初文之詩有深取焉。

《墨池浪語・明詩評五》(正嘉隆萬)　楊用脩才情問學，在弘正後嘉隆前崛起，無復依傍，自是一時之傑。而清新綺縟，獨掇六朝之秀，合作者殊自斐然，如「新水催飛鵠，微霜度早鴻」等句，置之齊梁，不復可辨。薛君采端麗溫淳，沈舜臣高潔秀瑩，而高子業之精深華妙，不欲作今人一字，在唐不減張曲江、韋蘇州矣。皇甫子循清空瀟灑，色相盡鎔，雖格本中唐，而神韻過之。嚴惟中之鍊鍛精工，爐錘盡泯，雖格本中唐，而氣骨過之。敖子發氣格嶙峋，馬軾風韻高華，桂文襄語必驚人，雷司空最工唐調，王穉欽力振建安，惜中年潦倒，未盡其才。儲靜夫清溪洗暮霞，胡可泉鍾聲渡漁火，劉元瑞如癡女兒能織鴛鴦，更繡鳳凰。王槐野刻意少陵，雖有突兀，卻無宛轉。曹茂禮如公孫大娘弟子舞劍，見其師不覺愴然。常評事如汗血名駒，驕嘶自賞。夏少卿如武庫矛戈，殊少利器。唐應德力振初唐，故宏麗該整，咳唾金璧，誠詩家之瑚璉。華子潛獨秀本色，如秋水涸，天根露，誠陶韋之妙境，惜才具乏耳。王道思初年詩格艷麗，雖寡天造，良極人工。李于鱗宏麗渾壯，鮮所不有，又濟之沉思，太嶽二室，芝菌樛結，光華若朝霞，芬旨入九咽，庶乎近之矣。唐太宰如永州石，奇重有致，不如太湖嵌空玲瓏。吳峻伯小巧清新，蔡汝楠一倣錢劉，瑩然不污。馮汝言格追初唐，自出鮮饒。李先芳調出襄陽、嘉州間，秀越溫潤，悟入象外。汪伯玉盡洗鉛華，獨存天骨，其格調精嚴，句律整峭，眞可謂鍛鍊之工。張肖甫格高韻亦高。張功甫如龍泉太阿，鋒不可犯。袁胥臺如遠山，張東沙似蜃樓，徐天目紀律森然，綽有精思。余德甫力追大雅，宗子相天才悲憤，有騷氣，務於勝人。吳川樓求詣實境，務使首尾勻稱，宮商諧律。梁公實工力故久，才亦稱情。王元美古詩靡所不有，歌行每效一體，宛出其人。樂府意逐題新，詞與代變，當世獨步。五七言律高華整栗，沈著雄深。絕句瀟灑絕塵，如黃河溟渤，宇宙奇觀。又如龍宮海藏，萬怪惶惑。惜其大矣未化，晚年復入宋人一派，故讓李何先鞭。王敬美清奇爽逸，屠文升藻思翩翩，亦能咀六朝之俎者。薛方山寒梅嫣然，情色俱勝。茅鹿門如築室城邑，位置整嚴。劉子威如蜀綵吳葩，爛爛郁郁。陳五嶽如玉盤露屑，清甘可人。趙大洲如高麗使人，抗浪意氣。楊忠愍忠憤之氣，更復高華。霍文敏如封節度東征，旌甲曳科，衣裝鮮爛，然多市人。王襄裕風流，詞藻清麗。王文肅如灌莽中突起奇石，卻少韻度。歐楨伯情多感慨，調工晉宋。湯若士以獨造爲宗，以奇拔沉雄爲貴，其高處使人飄飄欲仙，其騷處使人歔欷欲絕，置之潘陸間，誰能軒輊？　袁中郎氣骨遒上，率易處往往有之，觀者須略玄黃觀其神簡。馮元成氣度高逸，神情圓暢。鄒彥吉語多奇崛，屠赤水才氣颺發，無所不擬，但能得其氣岸，未免英雄欺人。鄒忠介神韻悠然，志在高山流水，不當以唐音拘之。鄧定宇情至之語，同是絕調。余君房如假山池，雖爾華整，卻費人力。李本寧廣大法門，雖乏利根，不作小乘語。葉文忠如清泉放溜，新月掛樹。馮琢庵粗具漢官威儀。馮具區如西湖柳枝，綽約近人。郭明龍如越兵縱橫江上，終不成霸。黃緝（慎）軒如雪夜偏師，間道入蔡。董思白如王謝門中貴子弟，動止可觀。焦漪園如白雲自流，山泉泠然。李卓吾如華山道士，語語烟霞，非人間事。黃葵陽如過雨殘荷，嫣然有態。雷何思如天寶父老談喪亂，事皆實際，時時感慨。沈君典如冰凌石骨，質勁不華。陶石簣如仙人下界，不染塵俗。鍾伯敬雖寒酸澹泊，不至腥膻。臧公懋循如月下箜篌，終成淒楚。米仲詔有遠體而無遠神，王辰玉時出俊語，黃貞父木葉盡脫，石氣自清。顧隣初雖羅珍錯，但有宿味。謝茂秦詩宗少陵，窮體極變，而風格亦不俗。沈明臣組織成章。盧次楩如河朔丈夫，鬚髯戟張，借軀報仇，人疑大俠，然未必眞也。徐文長如寒鴉數點，流水孤村，惜其景物蕭條，學之便落晚唐氣耳。王伯谷如沙苑兒駒，驕嘶自賞。胡元瑞如五陵裘馬千金少年。陳眉公如朝霞點水，芙蕖試風，又如韓信用兵，衆寡如意，以賁丘園，其神龍戲海耶？　楊夫人乃升庵先生元配，氣色高華，風調鴻爽，如宋人葉玉，幾奪天巧。

虞淳熙《徐文長集序》　元美、于鱗，文苑之南面王也。文無二王，則元美獨矣。余衣青衿，揖王李於藩。李長鬚而脩下，王短鬢而豐下，體貌無奇異，而囊括無遺士。所不能包者兩人，頎偉之徐文長、小銳之湯若士也。徐自詭江淹遺湯藻，筆意欲包湯，湯不應，徵余牘，余亦不應。囊空無士，而晚乃包瓠肥之袁中郎，所謂桓譚者矣。往余開龍月玉文之館，中郎與陶周望偕來，啖以餌食，有楊家果。中郎揉梅染餌，其章赤白，因問袁：「世文章誰爲第一？」陶睨袁匿笑曰：「將無語長孺徐文長第一耶？」袁曰：「如君言，豈第二人乎？且讓元美家鈍賊第一耶？」偶諸生耳屬壁衣，各駭詫，聲稍稍出衣外。袁起大索：「此有賊黨，可急逐之，令僵死中原白雪中。」余始知文長囊有此士，奉文長居然南面王矣。當是時，文苑東坡臨御，東坡者，天西奎宿也。自天墮地，分身者四，一爲元美身，得其斗背。一爲若士身，得其

燦眉。一爲文長身，得其韻之風流，命之磨蝎。袁郎晚降，得其滑稽之口，而已借光壁府，散煒布寶。四子之文章，元美得燔豕用膠之法，若士得供石作字之法，文長得模書雙雕並搏之法，而中郎得醞釀眞乙酒之法。取以調劑諸子，獨推文長。文長遂爲第一。迨評選傳眞爲第一矣，無聞而駭詫者矣。第燒豬了元，和墨潘衡，不甘僵死，藉令展天屏，遮天溷，接文長之末光，亦十六星之分身也。異日穎出於囊，有利無鈍，人各媚其主耳，不乃有南北朝乎？是余之調劑諸子也。奎形似履，隻履不良於行，文行遠者也。

袁中道《答須水部日華》 不肖謬謂本朝修詞，歷下諸公力救後來凡近之習，故於詩字字取則盛唐。然愈嚴愈隘，迫脅情境，使不得暢。窮而必變，亦其勢然。先兄中郎矯之，多抒其意中之所欲言，而刊去套語，間入俚易。惟自秦中歸，始云：「我近來稍悟詩道。」今《華嵩遊草》是也，緊嚴深厚，較往作又一格矣。天假以年，進未可量。前此諸撰，原非稅駕之所。昔李邕書法，謂「學我者拙，似我者死」，不肖於中郎之詩亦然。總之，本朝數百年來，出兩異人，識力膽力，迥超世外，龍湖、中郎非歟？然龍湖之後，不能復有龍湖也。中郎之後，不能復有中郎，亦不可復有中郎也。

袁中道《阮集之詩序》 國朝有功於風雅者，莫如歷下。其意以氣格高華爲主，力塞大曆後之竇，於時宋元近代之習爲之一洗。及其後也，學之者浸成格套，以浮響虛聲相高，凡胸中所欲言者，皆鬱而不能言，而詩道病矣。先兄中郎則又穿鑿淺稚矣。滄浪號爲卓識，而其說渾淪，至元美始爲詳悉。逮乎元瑞，則發竅中竅，十得其七。繼元瑞而起者，合古今而一貫之，當必有在也。蓋不收，而亦有不必收之景。情雖無所不寫，而亦有不必寫之情；景雖無所色澤神理，貴乎相宣。

又 論古詩，則元瑞詳於元美，元美詳於滄浪；論律詩，則元瑞不如元美，元美不如滄浪。

又卷三六 古今好奇之士多不循古法，創爲新變以自取異，然未嘗敢以法古爲非也。至袁中郎則毅然立論，凡稍近古者掊擊殆盡，然其意但欲自立門戶以爲高，而於古人雅正者未嘗敢黜也。至鍾伯敬、譚友夏，則凡於古人雅正者靡不盡黜，而偏奇者靡不盡收，不惟欲與一世沉溺，且將與漢、魏、唐人相胥爲溺矣。鄒彥吉最稱好奇，及見《詩歸》，曰：「不意世間有此大膽人！」

又《後集纂要》卷一 元美、元瑞論詩，於正者雖有所得，於變者則不能知。袁中郎於正者雖不能知，於變者實有所得。中郎云：「至李杜而詩道始大。韓、柳、元、白、歐，詩之聖也；蘇，詩之神也。」以李、杜、柳與四家並言，固不識正變之體；以韓、白、歐爲聖，蘇爲神，則得變體之實矣。

鍾惺《問山亭詩序》 今稱詩，不排擊李于鱗，則人爭異之。猶之嘉、隆間，不步趨于鱗者，人爭異之也。或以爲著論駁之者自袁石公始，與李氏首難者楚人也。夫于鱗前無爲于鱗者，則人宜步趨之；後于鱗者，人人于鱗也，世豈復有于鱗哉？勢有窮而必變，物有孤而爲奇，石公惡世之羣爲于鱗者，使于鱗之精神光燄不復見於世，李氏功臣，孰有如石公者？今稱詩者，遍滿世界，化而爲石公矣，是豈石公意哉？吾友王季木，奇情孤詣，所爲詩有蹈險經奇，似溫、李一派者。乃讀其全集，飛翥縕藉，頓挫沉着，出沒幻化，非復一致，要以自成其爲季木而已，初不肯如近世效石公一語。使季木後于鱗爲詩者，人人如季木，石公可以無駁于鱗，以解夫楚人之爲濟南首難者。

《詩源辯體》卷三五 古今詩賦文章，代日益降，而識見議論，則代日益精。詩賦文章，代日益降，人自易曉；識見議論，代日益精，則人未易知也。試觀六朝人論詩，多浮泛迂遠，精切肯綮者十得其一，而晚唐、宋、元，則又穿鑿淺稚矣。滄浪號爲卓識，而其說渾淪，至元美始爲詳悉。逮乎元瑞，則發竅中竅，十得其七。繼元瑞而起者，合古今而一貫之，當必有在也。蓋風氣日衰，故代日益降，研究日深，故代日益精，亦理勢之自然耳。

（與前集元和論第三則參看。）試以五言古論之，韓、白、歐、蘇雖各極其至，而才質不同。韓才質本勝歐，但以全集觀，則韓太蒼莽，歐入錄較多而警絕稍遜，然不免步武退之。白雖能自立門戶，然視其全集，則體多冗漫，而氣亦孱弱矣。至於蘇，則才質備美，造詣兼至，故奔放處有收斂，傾倒處有含蓄。蓋三子本無造詣，而蘇則實有造詣也。總四家而論，蘇爲上，韓次之，白次之，歐又次之，而元不足取。宋人首稱蘇黃，黃諸體恣意怪僻，遂爲變之。是三君子者，其才情風格，約略相似。至於博物好古，是正眞僞，雖古人專門名家，未能或之先也。三君子之集，玄宰已行於世。損仲詩余所評定，未知其存否？而君實之集最後出，余得而論次之。余惟唐、宋以來，名人魁士，以風流儒雅爲宗者，若李泝公、米南宮、趙魏公之流，其標置欣賞，往往在勳名德業之外，無當於世用，而世顧不可少焉者，何也？草之有秋蘭也，木之有古松老梅也，味之有苦茗也，臭之有名香也，於世用亦復無當，而世亦不可少焉。譬之於人倫，其亦泝公之流也歟？文章者，天地英淑之氣，與人之靈心結習而成者也。與山水近，與市朝遠；與異石古木哀吟清唳近，與塵壒遠；與鍾鼎彝器法書名畫近，與時俗玩好遠。故風流儒雅、博物好古之士，文章往往殊邈於世，其結習使然也。君實以進士起家，官至列卿，後先家居三十餘年，修潔如處子，澹蕩如道人，靜退如後門寒素。其爲詩文，翕山水之輕清，結彝鼎之冷汰，煦書畫之鮮榮，昔人之目李元賓，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者也。君實工書善畫似玄宰，博極羣書似損仲，後有惇史，叙述本朝風流儒雅之士，附泝公輩之清塵者，三君子之中，又當以君實爲眉目。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周給事祚》 祚，字天保，山陰人。正德辛巳進士，歷官給事中，移疾歸，遂不起。當時李空同崛起河雒，東南士大夫多心非其學，天保自越中走使千里致書，稱弟子。南方之士，北學於空同者，越則天保，吳則黃省曾也。

又《張主事治道》 治道，字孟獨，一字時徹，長安人。正德甲戌進士，知長垣縣，遷刑部主事，與部僚薛蕙、胡侍、劉儲秀爲詩社，都下號西翰林。以病乞歸。歸二年，當考察，以御史論罷，年才三十餘。與康德涵、王敬夫遨遊中南鄠杜間，唱和無虛日。德涵歿，孟獨輯其遺文，且爲之序，極詆弘治之詩，以謂鬬巧爭能，蕪沒先進，競一韻之艱，爭一字之巧，上倡下和，一趨百隨；天厭其弊，篤生濬哲，李倡其詩，康振其文，前失作者，後啓英明，非橫制頹波，筆參造化者與？關隴之士，附北地而排長沙，黨同伐異，

錢謙益《李君實恬致堂集序》 天啓中，余再入長安，海內風流儒雅之士，

不惜公是，未有如孟獨之力者也。人言孟獨較德涵詩，多取其佳者掩爲己有，今所傳《太微集》殊寥寥無聞。近體詩學杜，捧心效顰，不勝其醜，則竊鈇之疑，亦不待辨而明矣。

又《薛郎中蕙》 蕙，字君采，亳州人。【略】年十二，以能詩聞。王廷相謫判亳州，激賞之，曰：「可繼何、李。」後之論者亦曰：「弘嘉之際，三君鼎立。」然君采爲詩，溫雅麗密，有王、孟之風。嘗與楊用修論詩曰：「近日作者，摹擬蹈襲，致有拆洗少陵、生呑子美之譏。求近性情，無若古調。」則君采之意，尚未肯肩隨仲默，而況於獻吉乎？貌癯氣清，行己峻潔，屏居西原，陂魚養花，著書樂道，自守泊如也。晚歲，有得於二氏玄寂之旨，註老子以自見。唐應德亟稱之。

又《楊修撰愼》 愼，字用修，新都人。【略】用修垂髫賦黃葉詩，爲茶陵文正公所知，登第又出門下，詩文衣鉢，實出指授。及北地哆言復古，力排茶陵，海內爲之風靡。用修乃沈酣六朝，攬采晚唐，創爲淵博靡麗之詞，其意欲壓倒李、何，爲茶陵別張壁壘，不與角勝口舌間也。援據博則舛錯良多，摹倣慣則瑕疵互見。竄改古人，假託往籍，英雄欺人，亦時有之，要其鉤索淵深，藻彩繁會，自足以牢籠當世，鼓吹前哲。膚淺末學，趨風仰止，固未敢抵隙蹈瑕，橫加訾謷也。王元美曰：「用修工於證經，而疎於解經；詳於稗史，而忽於正史；詳於詩事，而不得詩旨；求之宇宙之外，而失之耳目之前。」斯言也，庶幾楊氏之諍友乎！

又丁集上《李按察攀龍》 攀龍，字于鱗，歷城人。【略】于鱗舉進士，候選里居，發憤讀書，刺探鉤摘，務取人所置不解者，摭拾之以爲資，而其矯悍勁鷙之材，足以濟之。高自誇許，詩自天寶以下，文自西京以下，誓不污我毫素也。宦郎署五六年，倡五子、七子之社，吳郡王元美以名家勝流，羽翼而鼓吹之，其聲益大噪。及其自秦中挂冠，搆白雪樓於鮑山、華不注之間，杜門高枕，聞望茂著，自時厥後，操海內文章之柄垂二十年。其徒之推服者，以謂上追虞姒，下薄漢唐，有識者心非之，叛者四起，而循聲贊誦者，迄今百年，尚未衰止。要其譔著，可得而評隲也。其擬古樂府也，謂當如胡寬之營新豐，鷄犬皆識其家。寬所營者，新豐也，其阡陌衢路未改，故寬得而貌之也，令改而營商之亳、周之鎬，我知寬之必束手也。易云擬議以成其變化，不云擬議以成其臭腐也。易五字而爲《翁離》，易數句而爲《東門行》、《戰城南》。盜《思悲翁》之句，而云烏子五、烏母六、陌上桑。竊《孔雀東南飛》之詩，而云西鄰焦仲卿、蘭芝對道隅。影響剽賊，文義違反，擬議乎？變化乎？吳陋儒有補石鼓文者，逐鼓支綴，篇什完好，余甚之曰：「此李于鱗樂府也。」其人矜喜，抵死不悟，此可爲切喻也。論五言古詩曰，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彼以昭明所譔爲古詩，而唐無古詩也，則胡不曰魏有其古詩，而無漢古詩，晉有其古詩，而無漢魏之古詩乎？十九首繼國風而有作，鍾嶸以爲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今也句摭字捃，行數墨尋，興會索然，神明不屬，被斷菑以衣繡，刻凡銅爲追蠡，目曰後十九，欲上掩平原之十四，不亦愚乎？僻學爲師，封己自是，限隔人代，揣摩聲調，論古則判唐、選爲鴻溝，言今則別中、盛爲河漢，謬種流傳，俗學沈錮，昧者視舟壑之密移，愚人求津劍於已逝，此可爲歎息者也！七言今體，承學師傳，三百年來，推爲冠冕，舉其字則五十餘字盡之矣，舉其句則數十句盡之矣。百年萬里，已憎疊出；周禮漢官，何煩洛誦？刻畫雄詞，規摹秀句，沿李頎之餘波，指少陵爲頹放，昔人所以笑模帖爲從門，指偷句爲鈍賊也。專城出守，動曰東方千騎；方舟共載，輒云二子乘舟。遼海中丞，襲驃騎之號；廬江別駕，蒙小吏之呼。投杼曾母，訝許自天；傅粉何郎，冠以帝謂。經義寡稽，援據失當，瑕疵曉然，無庸抉摘。何來天地，我輩中原。矢口囂騰，殊乏風人之致；易詞誇詡，初無贈處之言。於是狂易成風，叫呶日甚。微吾長夜，于鱗既跋扈于前；才勝相如，伯玉亦簸揚於後。斯又風雅之下流，聲偶之極弊也。今人尊奉于鱗，服習擬議變化之論，自謂泝古選沿初唐，區別淄澠，窮極要眇，自通人視之，正嚴羽卿所謂下劣詩魔入其肺腑者也。斯文未喪，來

戲之曰：『萬里江湖迴，浮雲處處新。論詩悲落日，把酒歎風塵。秋色眼前滿，中原望裏頻。乾坤吾輩在，白雪誤斯人。』云云，大堪絕倒。僕嘗以爲雅宜之行草，新安之古文，歷下之七言近體，在彼非不精工，習而宗之者，愈似愈乖，不可有二，何則？狗所美而乏通才，局于格而寡新法，守而弗化，極而弗變，其神者不全耳。」承甫之論歷下，與余所評駁，若合符節。元美雖爲于鱗護法，亦不能堅守金湯矣。前輩又拈歷下送楚使云：「江漢日高天子氣，樓臺秋傲大王風。」云此賀陳友諒登極詩也，與承甫引淮海生之語相類，附及以資一笑。

又《王尚書世貞》 世貞，字元美，太倉人。【略】元美弱冠登朝，與濟南李于鱗修復西京大曆以上之詩文，以號令一世。于鱗既歿，元美著作日益繁富，而其地望之高、游道之廣，聲力氣義，足以翕張賢豪，吹噓才俊。於是天下咸望走其門，若玉帛職貢之會，莫敢後至。操文章之柄，登壇設墠，近古未有，迄今五十年，弇州四部之集，盛行海內，毀譽翕集，彈射四起，輕薄爲文者，無不以王、李爲口實，而元美晚年之定論，則未有能推明之者也。元美之才，實高於于鱗，其神明意氣，皆足以絕世。少年盛氣，爲于鱗輩撈籠推輓，門戶既立，聲價復重，譬之登峻坂、騎危牆，雖欲自下，勢不能也。迨乎晚年，閱世日深，讀書漸細，虛氣銷歇，浮華解駮，於是乎渙然汗下，蘧然夢覺，而自悔其不可以復改矣。論樂府，則亟稱李西涯，爲天地間一種文字，而深譏模倣、斷爛之失矣。論詩，則深服陳公甫。論文，則極推宋金華。而贊歸太僕之畫像，且曰「余豈異趨，久而自傷」矣。其論《藝苑卮言》則曰：「作《卮言》時，年未四十，與于鱗輩是古非今，此長彼短，未爲定論。行世已久，不能復祕，惟有隨事改正，勿誤後人。」元美之虛心克己，不自掩護如是。今之君子，未嘗盡讀弇州之書，徒奉《卮言》爲金科玉條，之死不變，其亦陋而可笑矣。元美病亟，劉子威往視之，見其手子瞻集不置，其序弇州續集云云，而猶有高出子瞻之語，儒者胸中有物，耑愚成病，堅不可療，豈不悲哉！昔者王伯安作朱子晚年定論，余竊取其義以論元美，庶幾元美之精神，不至抑沒於後世；而後之有事品隲者，亦必好學深思，讀古人之書，而詳論其世；無或如今之人，矮人觀場，莠言自口，徒爲後人笑端也。元美正續稿詩七十餘卷，孟陽選七言今體，從續稿中取十餘首，今用四部稿參錄之。當李、何崛起之日，南方文士與相應和者，昌穀、華玉、升之三人，而元美諸人，結社於都下。於時稱五子者：東郡謝榛、濟南李攀龍、吳郡王世貞、長興徐中行、廣陵宗臣、南海梁有譽，名五子，實六子也。已而謝、李交惡，遂黜榛而進武昌吳國倫，又益以南昌余曰德、銅梁張佳胤，則所謂七子者也。于鱗既歿，元美爲政，援引同類，咸稱五子，而七子之名獨著。先是，弘正中，李、何、徐、邊諸人，亦稱七子，於是軽材諷說之徒，盱衡相告，一則曰先七子，一則曰後七子，用以鋪張昭代，追配建安。嗟乎！時代未遐，篇什具在，李、何、王、李並駕曹、劉；邊、康、宗、梁先驅應、阮。升堂入室，比肩殆聖之才；嘆陸輕華，接跡廊廡之下。聚聾導瞽，言之不慚；問影循聲，承而滋繆。流傳後世，謂秦無人。豈不亦發千古之笑端，遺聖朝之國恥乎！俗語不實，流爲丹青，及今不爲駮救，厥後復何底止？

又《吳參議檄》 檄，字□□，桐城人。【略】李開先《游海甸詩序》云：「嘉靖乙未三月，王遵岩謫判毗陵，武選吳皖山檄、呂江峯高、熊南沙過、翰林唐荆川順之、陳後岡束、禮部張少室元孝、李克齋遂及予共八人，餞之海甸。望日出阜城門，至則荒涼殊甚，蓋張昌國以癸巳罹禍，已三年矣。亭台傾圮，惟水聲潺潺，不異舊時。酒酣賦詩，皖山先成，意高辭雅，不減唐之名家。次日夏桂洲遂劾張、李二司屬無事慢遊。下獄未久，七人相次罷謫。而人多下世。愴然作序，不惟感諸皖山幸而獨免。詩卷歸予手，事如隔世，而友之易消歇爾，且歎大臣之善傾陷也！」嘉靖初，海淀之獄，與蘇子美諸人監院飲酒之事，大略相似。貴溪恃寵忮橫，一至於此，西市之禍，豈不幸哉！

又《朱九江曰藩》 曰藩，字子价，寶應人。按察使應登字升之之子也。幼而博學攻詩，父友顧華玉稱賞不已。年四十四，舉嘉靖甲辰進士，知烏程縣。劉元瑞免大司空，結社峴山，子价往從之遊。幅巾布衣，壺觴嘯詠，人不知其爲邑宰也。歷南京刑、兵二部，轉禮部主客郎中。留都事簡，閉戶讀書，詞翰傾動海內。居三年，出知九江府，有惠政。辛酉景王之國，病憊，猶從卧榻上調度，以是秋卒於官。囊無餘貲，文編充溢，有《山帶閣集》三十卷。當李、何崛起之日，南方文士與相應和者，昌穀、華玉、升之三人，而

升之尤爲獻吉所推許。子价承襲家學，深知拆洗活剝之病，於時流波靡之外，另出手眼。其爲詩，取材文選、樂府，出入六朝、初唐，風華映帶，輕俊自賞，寧失之佻達淺易，而不以割剽爲能事。其於升之，可謂諍子矣。楊用修評定其詩，得七十四首，比於唐人篋中之集，其爲序，極言近世蹈襲之弊，而深許子价之詩，以爲異於世之學杜者，則用修、子价之詩，其流派別於獻吉，從可知矣。嘉靖戊午、己未間，子价在南主客，何元朗在翰林，金在衡、陳九皐、黃淳甫、張幼于皆僑寓金陵，留都人士金子坤、盛仲交之徒，相與選勝徵歌，命觴染翰，詞藻流傳，蔚然盛事，六朝之佳麗，與江左之風流，山川文采，互相映發，不及百年，蕩爲禾黍。西京之歡娛，東都之燕喜，邈然不可以再睹矣！錄子价詩，冠於金陵諸賢之首，不能不爲之一嘆云。

又《歐郎中大任》 大任，字楨伯，順德人。【略】嘉靖中，王、李唱五子之社，嶺南則梁公實與焉。已而元美主五子之盟，多所登進，楨伯則廣五子之一人也，黎惟敬則後五子之一人也。梁與歐、黎，皆出黃才伯之門，讀書纘言，並有原本，雖馳騖五子之列，而詞氣溫厚，頗脫蹶張叫囂之習，識者猶有取焉。

又《皇甫僉事涍》 涍，字子安，順慶之第二子也。【略】子浚集其所作，爲《少玄集》，而子循序之曰：「方其家食含章，與中表黃魯曾、省曾、洞庭徐縣稱詩篤好少陵，既而李、何篇出，病其蹊徑，專意建安，嘗曰：『詩可無用少陵也。』解巾登仕，與蔡、王二行人，廣搜六代之詩，披味耽說，雅許昌穀，乃曰：『詩可無用近體也。』又與王文部、李司封、唐、陳二編修，劇談開元、天寶之盛，而心醉焉，乃曰：『詩雖選體，亦無使盡闕唐風，七言易弱，恐降格錢、劉也。』故其詩，特工五言，而七言今體，薄不加想。」魯曾之子河水，評其詩云：「司直含咀八代，苦心覃思，每製一篇，必經百慮，既薄杜陵之史，心醉殷璠之鑒，蓋東覽優於諸集，而五言長於七言。」斯定評也。余觀國初以來，中吳文學，歷有源流，自黃勉之兄弟，心折於北地，降志以從之，而吳中始有北學。甫氏，黃氏中表兄弟也。子安雖天才駿發，而耳目濡染，不免浸淫時學。子循之序，所謂「篤好少陵」者，非好少陵也，好北地師承之少陵也。已遊於蔡、王，而軌躅始分；既游於唐、陳，而質的始定。於是壹意唐風，而盡棄黃氏之舊學矣。子循之所謂「無用少陵」者，非薄少陵也，薄北地剽擬之少陵也。子安刻《迪功外集》，皆昌穀未遇空同之作，

又《謝山人榛》 榛字茂秦，臨清人。眇一目，喜通輕俠，度新聲。年十六作樂府商調，臨德間少年皆歌之。已而折節讀書，刻意爲歌詩，遂以聲律選勝徵歌，命觴染翰，詞藻流傳，蔚然盛事，六朝之佳麗，與江左之風流，有聞於時。寓居鄴下，趙康王賓禮之。嘉靖間挾詩卷游長安，脫黎陽盧柟於獄，諸公皆多其行誼，爭與交歡。而是時濟南李于鱗、吳郡王元美結社燕市，茂秦以布衣執牛耳。諸人作《五子》詩，咸首茂秦，而于鱗次之。已而于鱗名益盛，茂秦與論文，頗相鐫責，于鱗遺書絕交。元美諸人咸右于鱗，交口排茂秦，削其名於「七子」「五子」之列。茂秦游道日廣，秦晉諸藩爭延致之，河南北皆稱謝榛先生。諸人雖惡之，不能窮其所往也。趙康王薨，茂秦歸東海，結社之始，尚論有唐諸家，康王之曾孫穆王復禮茂秦，爲刻其全集。當「七子」結社無適從。茂秦曰：「選李杜十四家之最者，熟讀之以奪神氣，歌詠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得此三要，則造乎渾淪，不必塑謫仙而畫少陵也。」諸人心師其言。厥後雖爭擯茂秦，其稱詩之指要，實自茂秦發之。

又《沈秀才春澤》 春澤，字雨若，常熟人。福建參政應科之孫也。少孤，兒時驕穉，長而才情煥發，能詩，善草書畫竹，折節勝流，輸寫肝膽，遂爲吳下名士。大父歿後，不得志於里閈，移家居白門，治園亭，潔酒饌，招延結納，交游翕集。負氣骯髒，多所睚眦。酒悲歌怨，聲淚交咽。故有羸疾，兼以氓羸，忽忽發病而死。余愛其才，而憫其志，繙閱其詩二千餘首，才情故自爛然，率易叢雜，成章者絕少。士之負才自喜，而不知持擇，迄以無成，良可悲也！鍾伯敬官南都，雨若深所慕好，鄭重請其詩集，序而刻之。伯敬亡，雨若著論曰：「大江以南，學伯敬者，以寂寥言簡練，以寡薄言清迥，以淺俚言冲淡，以生澀言尖新。篇章句字，多下一二助語，輒自命曰空靈；余以爲空則有之，靈則未也。波流風靡，彼倡此和，未必非鍾譚爲戎首也。」人不可以無年，雨若遂反唇於伯敬；雖然，斯論亦鍾氏之康成也。

又《徐處士緜》 緜，字紹卿，世居吳之洞庭山。【略】紹卿少爲詩，與二

黃及皇甫子安，互相摩切，晚而稱同調者，則子循與二黃之子河水、姬水也。河水稱其詩貴華彩、尚標致，經營用思，愈老愈深，吟諷再三，眞賞自得。子循爲醵金刻其集，序而傳之。

又《趙侍郎用賢》 用賢，字汝師，常熟人。【略】公強學好問，老而彌篤，午夜攤書，夾巨燭，窗戶洞然，每至達旦，爲文章博達詳贍，少年頗訾詆之悲壯。詞質而腴，興近而遠。洋洋乎，斯可謂之詩也。」子業少受知于李獻吉，弱冠登朝，薛君采一見歎服，詩以清新婉約爲宗，末嘗登壇樹幟，與獻吉分別淄澠，固已深懲洗拆之病，而力砭其膏肓矣。其意微見於《讀書園稿序》中，約之爲疏通證明，暢言其脈絡，世之君子，墮落北郡雲霧中，懵不知返，亦可以爽然而悟矣。李中麓曰：「何、李雖似大家，去唐却遠。蘇門雖云小就，去唐却近。」蔡白石、王巖潭以蘇門爲我朝第一。其言雖過，要之未令人心折。」余舉羊孚語贊之曰：「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此四語可畫一子業也。

又《王少卿世懋》 世懋，字敬美，元美之弟也。【略】敬美弱冠稱詩，李于鱗呼之曰「小美」，貽書元美：「小美思火攻伯仁，奈何不善備之也？」敬美之詩名，自于鱗起，又嘗獻評於大美，以爲詩家集大成者，昔惟子美，今則吾兄。然其論詩，不規規名某氏，以不從門入者爲佳，論本朝之詩，獨推徐昌穀、高子業二家，以爲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廢興，徐、高必無絕響。其微詞諷寄，雅不欲奉歷下壇坫，則於其大美，亦可知也。敬美有孫曰瑞國，篤學好古，聞余弇州晚年之論，繙閱家集，扣擊源委，深以吾言爲然。

又《胡舉人應麟》 應麟，字元瑞，蘭谿人，少從其父宦燕中，從諸名士稱詩，歸而領鄉薦，數上公車不第。築室山中，購書四萬餘卷，手自編次，亦多所漁獵撰著。攜詩謁王元美，盛相推挹，元美喜而激賞之，登其名於末五子之列。歸益自負，語人曰：「弇州許我狎主齊盟，自今海內文士，當捧盤盂而從我矣。」衆皆目笑之，自若也。著《詩藪》二十卷，自邃古迄昭代，下上揚抗，大祇奉元美《厄言》爲律令，而敷衍其說，《厄言》所入則主之，所出則奴之。其大指謂千古之詩，莫盛於有明李、何、王四家之中，李、何之體，家相凌競，斌斌盛矣。然而作非神解，傳同耳食，得失之致，亦略可言。子美有振故之才，故雜陳漢晉之詞，而出入正變。初唐襲隋梁之後，故風神初振，而縟靡未刊。今無其才，而習其變，則其聲粗厲而畔規；不得其神，而舉其詞，則其聲闡緩而無當。彼我異觀，豈不更相笑也？子業絕謝

而流傳譌繆，則已不可回矣。嗟呼！建安、元嘉，雄輔有人，九品七略，流別斯著，何物元瑞，愚賤自專，高下在心，妍媸任目，要其指意，無關品藻，徒用攀附勝流，容悅貴顯，斯眞詞壇之行乞，藝苑之輿台也！耳食目論，沿襲師承，昔之刻畫《卮言》者，徒拾元美之土苴；今之揶揄《詩藪》者，仍奉元瑞之餘竅。以致袁、鍾諸人，踵弊乘隙，澄汰過當，橫流不返，此道既如江河，斯世亦成灰劫。文章關乎氣運，不亦信乎，不亦悲乎！余錄先後五子之詩，以元瑞終焉，非以元瑞爲足錄也，亦庸以論世云爾。

又《張僉都九一》 九一，字助甫，新蔡人。【略】嘉靖中，五子創詩社於長安，于鱗出守，元美爲政，南昌余德甫、銅梁張肖甫及助甫，相繼入焉，是爲七子。元美所謂吾黨有三甫者也。厥後又益以蒲圻魏裳、歙郡汪道昆，爲後五子。後五子之詩，皆沿襲七子格調，而余魏尤卑弱，茲集無取焉。

又丁集中《嚴少師嵩》 嵩，字惟中，分宜人。【略】少師初入詞垣，負才名，謁告還里，居鈐山之東堂，讀書屏居者七年，而又能傾心折節，要結勝流，若崔子鍾、楊用修、王允寧輩，相與引合名譽，天下以公望歸之。已而憑藉主眷，驕子用事，誅夷忠良，隳敗綱紀，遂爲近代權奸之首，至今兒童婦人，皆能指其姓名，戟手唾罵。萬眉山以後所僅見也。少師在鈐山，有詩贈日者云：「原無蔡澤輕肥念，不向唐生更問年。」爲通人所稱。其詩名《鈐山集》者，清麗婉弱，不乏風人之致。直廬應制之作，篇章庸猥，都無可稱。王元美爲郎時，譏評其詩，以爲不能復唱渭城者也。余錄其詩，冠於嘉靖中年以來將相之首，使讀者論其世，知其人，庶幾有考焉，亦有戒焉云爾。世傳少師當國時，江西士紳以生辰致賀，少師長身聳立，諸公俯躬趨謁，高新鄭旁睨而笑，少師問其故，新鄭曰：「偶思韓昌黎鬬鷄詩：『大鷄昂然來，小鷄竦而待。』是以失笑耳。」京師市語，謂江西人爲鷄，相與鬨堂而散。先輩風流雅謔，政府詞林，形跡無間，此亦近世館中嘉話也。

又《王僉事思任》 思任，字季重，山陰人。【略】好以詼諧爲文，倣大明律製「弈律」，吾以爲必傳，枚皐、郭舍人之流也。【略】季重爲詩，才情爛熳，無復持擇，入鬼入魔，惡道岔出，如天長道中云：「地嬾無文章，天愚多暗雲。」《雨泊》云：「春霖篷翁蝶，江浪柁餐豬。」快雨云：「荷靜香催嚏，樓疎氣破籠。」又如《口占》云：「烏紗實負青紗債，腰痛何如腳痛輕。」陳眉公壽詩云：「帝欲見公公不見，蒙方求我我何求。」中秋示兒云：「餅缺先誰嚙，瓜圓是我期。」《美人鬬草圖》云：「大姨誇十錦，小妹賽三鮮，打臂輕還褪，羞頤罵復前。」《有所思》云：「儻得身相近，應憐玉臂多。」此皆胡釘鉸、張打油之所不爲也。季重頗負時名，自建旗鼓，鍾、譚之外又一旁派也。余痛加芟薙，仍標舉之如此。

又《帥思南機》 義仍晚歲以詞賦傾海內，而二謝(廷諒、廷讚)著作庸猥，爲時所輕。友可(廷諒)心不能平，嘗語予曰：「湯生少遊賤兄弟間，賤兄弟某。世人耳食如此，無怪乎友可之自負刺刺不休也。

又丁集下《鄒提學迪光》 迪光，字彥吉，無錫人。【略】前後集三百餘卷，連篇累牘，煩縟醲豔，無如其骨氣猥弱，不堪採擷。其文又不必置喙矣。

隆萬間，王弇州主文章之盟，海內奔走翕服。弇州歿，雲杜回翔羈宦，由拳之盟。長卿游戲，推之義仍，亦漫浪應之。二公互相推長，有唐公見推之喜，遼倒，薄游臨川，疏跡江外，於是彥吉與雲間馮元成乘間而起，思狎主晉楚彥吉沾沾自負，累見於詞章；而又排詆公安，並撼眉山，力爲弇州護法，蓋欲堅其壇墠，以自爲後出瓣香之地，則尤可一笑也。長卿通脫，多可而少怪，義仍孤峭，心薄王李，鄙其尸盟，次睢之社，朱弓之祥，歸於不知何人，頷之而已，非其所屑意也。二公晚交於余，而義仍有微詞相聞，並及雲杜，詞壇爭長，等於蠻觸，今皆成往劫事矣。彥吉之詩，優於元成，點綴風雅，亦復可觀。余故錄其詩以稍別之。

又《松圓詩老程嘉燧》 其詩以唐人爲宗，熟精李、杜二家，深悟剽賊比偶之繆。七言今體約而之隨州，七言古詩放而之眉山，此其大略也。晚年學益進，識益高，盡覽中州、遺山、道園及國朝青丘、海叟、西涯之詩，老眼無花，炤見古人心髓。於汗青漫漶丹粉凋殘之後，爲之抉摘其所由來，發明其所以合轍古人，而迥別於近代之俗學者，於是乎王、李之雲霧盡掃，後生之心眼一開，其功於斯道甚大，而世或未之知也。

又《馬主事之駿》 之駿，字仲良，新野人。與其兄之騏，字時良，同舉萬曆庚戌進士。時良以榜眼入翰林，官終禮部侍郎。仲良授戶部主事，榷滸墅關，用內計左遷，量移順天通判，復戶部主事。天啓乙丑，卒於官，年三十有八。仲良兄弟，並有時名，而仲良尤爲秀發，與鍾伯敬同時稱詩。仲良

持論，欲極其才情之所之，恣其意匠之所經營，情景筆墨之所稱愜，遠救鋪陳叫囂之病，近離淒清寒苦之習，不屑寄伯敬籬下。伯敬以其非同調也，亦推而遠之。少年盛氣，腸肥腦滿，多詩酒酣暢之致，鮮師友鏃礪之功，其最契合者吳門王留、新安汪逸，相與馳騁角逐，往而不返，以故時調狎出，學古不純，風格時患於蕪累，波瀾未見其老成。天不假年，未見其止，良可惜也。有《妙遠堂全集》，時良所輯，今行於世。

又《吳通判稼證》 稼證，字翁晉，孝豐人。僉都御史峻伯之子。以父任爲郎，官至雲南通判。峻伯與王元美爲同舍郎，元美詩未有名，峻伯進之於社。而汪伯玉則峻伯所舉士也。翁晉弱冠稱詩，爲二公所推許，長而掉鞅詞壇，勃窣苦心，自漢魏以及三唐，無不含咀採擷。然而游弇州、太函之門，風聲氣韻，多所熏染，求其超乘而上，則未能也。峻伯論詩，有違言於歷下，故弇州於峻伯頗有貶詞。而翁晉學弇州之學，弇州力爲援引，遂以有聞於時。其父子間流別如此。

又《范太學汭》 汭，字東生，烏程人。【略】凝父手定其詩四卷，而爲之序曰：「方其苦吟時，收視反聽，馳情結思，不傍古，不緣今，不拘律，不適耦，日斷月就，歲以琢之，迂回而涵特，窈窕而奇幻，一字未安，寸心幾嘔。自簡練以至純粹，若繡錦未組，不異恆絲，及綵絢之具，針巧之飾，文章炫燃，然後知爲神於法者也。」自王、李之派盛行，海內幾於糜爛，相去四十年，而能始起聞，非熊起新安，允兆起苕，東生、凝父起吳，希風抗志，在大曆、元和之間。清新安雅，彬彬相命，進而之古，有其端矣。鍾、譚崛起，鬼怪公行，滔滔江河，流而不返，識者有深恫焉。余列諸賢之詩都爲一集，使後之觀者，有百年世事之悲，不獨論詩而已也。

又《徐舉人熥布衣勃》 熥，字惟和；勃，字惟起，又字興公。閩縣人。永寧令棓之子也。兄弟皆擅才名，惟和舉萬曆戊子鄉薦，十餘年不第，風流吐納，居然名士。其詩爲張幼于、王百穀所推許，有《幔亭集》，屠長卿序之。興公博學工文，善草隸書，萬曆間與曹能始狎主閩中詞盟，後進皆稱興公詩派。

又《王山人野》 野，字太古，歙人。【略】自選刻其詩一卷。晚年詩頗爲竟陵熏染，竟陵極稱之，爲評騭以行世。凡竟陵所極賞者，皆余之所汰也。子僧邵，字彥綸，亦能詩，早卒，有《朏明草》。其佳句如《陳匡左過飲》云：「峯冷秋雲白，牆陰晚照殘。」《永慶寺夜坐》云：「風輕松韻細，露滴月涼生。」《晚泊江上》云：「晚烟生浦澹，秋月出江孤。」《月》云：「影難安。」人謂得乃翁衣鉢也。

又《冒秀才愈昌》 愈昌，字伯麐，如皋人。爲學官弟子，有時名，負氣伉直，爲怨家所中，浪跡避地，徧遊吳楚間。作詩敏捷，千言不草，矯尾厲角，舌辯如懸河，所至士大夫皆畏而禮之。伯麐遊王元美、吳明卿之門，二公憐其才，每爲白其冤狀，而伯麐稱詩，奉二公爲祖禰，迄不少變。萬曆末年，抨擊七子者日衆，伯麐恪守師說，抗詞枝柱，憤楚人之訾謷，至欲以身死之，此可以一笑也。

又《鄧僉都渼》 渼，字遠游，新城人。【略】遠游當王李末流，楚人崛起之會，欲箴砭兩家之病，而集其所長，其志則大矣。旋觀其詩，體貌豐縟，音節繁會，長篇極意鋪陳，而持擇未得其領要。今體取材尖巧，而剝搜未脫其皮毛，可與掉鞅時流，或未能方軌先正也。

又《鄧副使原岳》 原岳，字汝高，閩縣人。【略】與謝在杭並稱詩於閩。在杭推之，以爲國初有十才子，弘正有鄭善夫，而嘉隆之後則汝高爲之冠。所著有《西樓全集》十卷。汝高嘗選《閩詩正聲》，以高廷禮《唐詩正聲》爲宗，大率取明詩之聲調圓穩，格律整齊者，幾以嗣響唐音，而汰除近世叫囂跳踉之習。然其所謂唐音者，高廷禮《正聲》《品彙》之唐，而非唐人之唐也。觀其持論，則汝高之詩從可知矣。余嘗論閩詩流派，頗以後來庸靡之病歸咎於林子羽，蓋有見於此。於甲集論之詳矣。

又《謝布政肇淛》 肇淛，字在杭，長樂人。【略】余觀閩中詩，國初林子羽、高廷禮，以聲律圓穩爲宗；厥後風氣沿襲，遂成閩派。大抵詩必今體，今體必七言，磨礱娑盪，如出一手。在杭，近日閩派之眉目也。在杭故服膺王李，已而醉心於王伯穀，風調諧合，不染叫囂之習，蓋得之伯穀者爲多。在杭之後，降爲蔡元履，變閩而之楚，變王李而之鍾譚，風雅凌夷，閩派從此熸矣。

《明詩紀事》辛籤卷五《黃淳耀》引《自監錄》 近之爲詩者，承李、何七子之弊，或變而之郊、島，或變而之宋、元，險怪誕纖，無所不至。而竟陵二子起而矯之，學之者復將至於爲鑿爲俚，如唐之沈千運、孟雲卿其人，已不可得，況進而之李、杜耶？

《鈍吟雜錄・論樂府與錢陾仲》　李于鱗取魏、晉樂府古異難通者，句摘而字效之，學者始以艱澀遒壯者爲樂府，而以平典者爲詩。吠聲譁然，殆不可止。但取樂府詩集中所載讀之，了然可見。蓋魏、晉樂章，既由伶人協律，聲有短長損益，以文就之，往往合二爲一，首尾都不貫，文亦有不盡可通者，如《鐃歌》聲詞混塡，豈可更擬耶？樂工務配其聲，文士宜正其文。今日作文，止效三祖，已爲古而難行矣；若更爲其不可解者，既不入樂，何取於伶人語耶？亦古人所不爲也。漢詩之無疑者，唯《文選》班婕妤一章，亦樂府也。興深文典，與蘇、李諸作何異？總之，今日作樂府：賦古題，一也；自出新題，二也。捨此而曰某篇似樂府語，某篇似詩語，皆于鱗、仲默之敝法也。選詩者至汲汲取其難通以爲古妙，此又伯敬、友夏之謬也。所知止此而已。

賀貽孫《詩筏》　明代如李獻吉、王元美諸公，非無佳詩，若得明眼人刪削，猶可傳世。天、崇間尤號極盛，然稱名家則有餘，稱大家則不足。乃往往高自標榜，互相屈辱，壓良作賤，稱娣爲姑，以此囂陵，不及古人。

《圍爐詩話》卷一　詩文有雅學，有俗學。雅學大費工力，眞實而闇然，見者難識，不便於人事之用。俗學不費工力，虛僞而的然，能悅衆目，便於人事之用。世之知詩者難得，故雅學之門，可以羅雀，後鮮繼者；俗學之門，簫鼓如雷，衣鉢不絕。如震川、元美，時同地近，震川却掃荒村，後之學其文者無幾；元美奔走天下，至今壽奠之作，猶溉餘膏。苟爲身計，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無奈醒人不能酗酒，有目者不能瞑而執杖取道耳。人欲應酬，俗學甚善；若欲見古先作者之意，非視俗學如糞穢之不可嚮邇，不能見也。

又卷二　弘、嘉人惟見古人皮毛，元美倣《史》、《漢》字句以爲古文，于鱗倣《十九首》字句以爲詩，皆全體陳言而不自知覺，故仲默敢曰「古文亡於昌黎」，于鱗敢曰「唐無古詩」也。此與七律之瞎盛唐而譏大曆以下者一轍。去有偶句者，以其爲唐體之履霜也。去晚唐者，晚唐已絕也。

又　詩之關係名教風化者，非五古不可。其貴重可見。

又卷四　詩壞於明，明詩又壞於應酬。朋友爲五倫之一，既爲詩人，安可無贈言？而交道古今不同，古人朋友不多，情誼眞摯，世愈下則交愈泛，詩亦因此而流失焉。《三百篇》中，如仲山甫者不再見。蘇、李贈別詩，未必是眞。唐人贈詩已多。明朝之詩，惟此爲事。唐人專心於詩，故應酬之外，自有好詩。明人之詩，乃時文之尸居餘氣，專爲應酬而學詩，學成亦不過爲卿《贈別》云：「徘徊桂樹涼風發，仰視明河秋夜長。」別時草草忽忽，那有此孤獨寂寥景象？移之懷人，即相稱矣。此輩詩皆極好有意，只是題目差耳。盡改其題爲眺望登臨，莫非合作矣。

又　余之乞食詩句，使一生如此作數百篇，加以闊大挺拔，昂然自命盛唐，誰其禁之？以返之自心，於哀情樂意，略不相關，故不爲也。我自有我

身心，蘇、李之高，鍾、譚之陋，總是彼物，與我何與？呵呵！竊謂選此者，猶是吳喬十五六時，以盛明直接盛唐之見識，而弘、嘉名公之詩，只到得吳喬《乞食草》而止。此言在我雖妄，在彼宜自考也。

吳喬《答萬季埜詩問》 又問：「宋、明之界云何？」答曰：「宋人不可輕也。宋詩如三家村叟，布袍草履，是一個人。明詩土偶蒙金。昨日已言之矣。唐人死話亦活，實話亦虛，明人反是。如『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六宮處處如秋水，不獨長門玉漏長』，未見有幾篇也。」

又 又問：「布局如何？」答曰：「古詩如古文，其布局千變萬化。七律頗似八比：首聯如起講，起頭，次聯如中比，三聯如後比，末聯如束題。但八比前中後一定，詩可以錯綜出之，爲不同耳。七絕，偏師也，或鬬山上，或鬬地下，非必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者也。五律氣脈須從五古中來，『初』『盛』皆然，中唐鮮矣。明人多以七律餘材成之，是以悉不足觀。五絕最易成篇，卻難得好。五古須通篇無偶句，漢、魏則然，晉、宋漸有偶句，履霜堅冰，至唐人遂成律。明之選唐詩者，『中原還逐鹿』、『秋氣集南磵』皆置古詩中，盲矣。」

《閩小記・才雋》 閩中才雋輩出，穎異之士頗多，能詩者，十得六七。壺蘭以下，間有拗字。會城以上，則居然正音。彬彬風雅，亦云盛矣。第晉安一派，流傳未已，守林儀部高典籍之論，若金科玉條，凜不敢犯。動爲七律，如出一手。近頗有尤異之士，逸出其間者，然不勝愼守故調者之多。

《因樹屋書影》卷一 新建徐世溥曰：癸酉以後，天下文治嚮盛。若趙高邑、顧無錫、鄒吉水、海瓊州之道德丰節，袁嘉興之窮理，焦秣陵之博物，董華亭之書畫，徐上海、利西士之曆法，湯臨川之詞曲，李奉祀之本草，趙安一派，流傳未已，守林儀部高典籍之論，若金科玉條，凜不敢犯。動爲七律，如出一手。近頗有尤異之士，逸出其間者，然不勝愼守故調者之多。

《因樹屋書影》卷一 新建徐世溥曰：癸酉以後，天下文治嚮盛。若趙高邑、顧無錫、鄒吉水、海瓊州之道德丰節，袁嘉興之窮理，焦秣陵之博物，董華亭之書畫，徐上海、利西士之曆法，湯臨川之詞曲，李奉祀之本草，趙隱君之字學；下而時氏之陶，顧氏之冶，方氏、程氏之墨，陸氏攻玉，何氏刻印，皆可與古作者同敝天壤。而萬曆五十年無詩：濫於王、李，佻於袁、徐，纖於鍾、譚。

又卷四 袁石公曰：蘇郡人物，甲於一時，至弘正間，才藝代出，斌斌稱極盛。厥後昌穀少變吳歈；元美兄弟繼作，高自標譽，大聲壯語，吳中綺靡之習，因之一變。而剽竊成風，萬口一響；詩道寢弱，至於今市賈傭兒，爭爲謳吟，遞相臨摹。見有一語出格，或句法事實非所習見者，則極詆之爲野路詩。其實一字不觀，雙眼如漆，眼前幾則爛熟故實，雷同反覆，殊可厭穢！故余往在吳，濟南一派，極其訶斥；而所賞識，皆吳中前輩詩篇後生者，猶是吳喬十五六時，以盛明直接盛唐之見識，而弘、嘉名公之詩，只到得吳喬《乞食草》而止。此言在我雖妄，在彼宜自考也。

吳喬《答萬季埜詩問》 又問：「宋、明之界云何？」答曰：「宋人不可輕也。宋詩如三家村叟，布袍草履，是一個人。明詩土偶蒙金。昨日已言之矣。唐人死話亦活，實話亦虛，明人反是。如『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六宮處處如秋水，不獨長門玉漏長』，未見有幾篇也。」

又 又問：「布局如何？」答曰：「古詩如古文，其布局千變萬化。七律頗似八比：首聯如起講，起頭，次聯如中比，三聯如後比，末聯如束題。但八比前中後一定，詩可以錯綜出之，爲不同耳。七絕，偏師也，或鬬山上，或鬬地下，非必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者也。五律氣脈須從五古中來，『初』『盛』皆然，中唐鮮矣。明人多以七律餘材成之，是以悉不足觀。五絕最易成篇，卻難得好。五古須通篇無偶句，漢、魏則然，晉、宋漸有偶句，履霜堅冰，至唐人遂成律。明之選唐詩者，『中原還逐鹿』、『秋氣集南磵』皆置古詩中，盲矣。」

《薑齋詩話》卷下 曹子建之於子桓，有僊凡之隔，而人稱子建，不知有子桓，俗論大抵如此。王敬美風神蘊藉，高出元美上者數等，而俗所歸依，獨在元美。元美如吳夫差倚豪氣以爭執牛耳，勢之所凌灼，亦且如之何哉？是而實非也。【略】亦卽以公安還公安，且以竟陵還竟陵，則其眞詩亦出。【略】從公安者學公安，從竟陵者學竟陵，又安得不人人袁而人人鍾哉！無他，迹在踐其迹，名在爭其名也。【略】誥授奉直大夫賜進士出身國子監博士竟陵後學熊士鵬頓首拜撰。

《薑齋詩話》卷下 曹子建之於子桓，有僊凡之隔，而人稱子建，不知有子桓，俗論大抵如此。王敬美風神蘊藉，高出元美上者數等，而俗所歸依，獨在元美。元美如吳夫差倚豪氣以爭執牛耳，勢之所凌灼，亦且如之何哉？是而實非也。【略】亦卽以公安還公安，且以竟陵還竟陵，則其眞詩亦出。【略】從公安者學公安，從竟陵者學竟陵，又安得不人人袁而人人鍾哉！無他，迹在踐其迹，名在爭其名也。【略】誥授奉直大夫賜進士出身國子監博士竟陵後學熊士鵬頓首拜撰。

《重刻梨雲館本序》 予竊嘆近世論詩者，謂明詩自北地、信陽而始盛，而繼之者瑯琊、濟南；自公安而始變，而繼之者竟陵。嗚呼，此論似是而實非也。【略】亦卽以公安還公安，且以竟陵還竟陵，則其眞詩亦出。【略】從公安者學公安，從竟陵者學竟陵，又安得不人人袁而人人鍾哉！無他，迹在踐其迹，名在爭其名也。【略】誥授奉直大夫賜進士出身國子監博士竟陵後學熊士鵬頓首拜撰。

又　七言絕句，初盛唐既饒有之，稍以鄭重，故損其風神。至劉夢得而後宏放出於天然，於以揚抑性情，馺娑景物，無不宛爾成章，誠小詩之聖證矣。此體一以才情爲主。言簡者最忌局促，局促則必有滯累；苟無滯累，又蕭索無餘。非有紅鑪點雪之襟宇，則方欲馳騁，忽爾蹇躓；意在矜莊，祗成疲苶。以此求之，知率筆口占之難，倍於按律合轍也。夢得而後，唯天分高朗者能步其芳塵。白樂天、蘇子瞻皆有合作，近則湯義仍、徐文長、袁中郎往往能居勝地，無不以夢得爲活譜。才與無才，情與無情，唯此體可以驗之。

又　豔詩有述歡好者，有述怨情者，《三百篇》亦所不廢；顧皆流覽而達其定情，非沈迷不反，以身爲妖冶之媒也。嗣是作者，如「荷葉羅裙一色裁」，「昨夜風開露井桃」，皆豔極而有所止。至如太白《烏棲曲》諸篇，則又寓意高遠，尤爲雅奏。其述怨情者，在漢人則有「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唐人則「閨中少婦不知愁」、「西宮夜靜百花香」，婉孌中自矜風軌。迨元、白起，而後將身化作妖冶女子，備述衾裯中醜態。杜牧之惡其蠱人心，敗風俗，欲施以典刑，非已甚也。近則湯義仍屢爲泚筆，而固不失雅步。唯譚友夏渾作青樓淫哇，鬚眉盡喪；潘之恒輩又無論已。《清商曲》起自晉、宋，蓋里巷淫哇，初非文人所作，猶今之《劈破玉》、《銀紐絲》耳。操觚者卽不惜廉隅，亦何至作《懊儂歌》、《子夜》、《讀曲》？

又　咏物詩，齊、梁始多有之。其標格高下，猶畫之有匠作，有士氣。徵故實，寫色澤，廣比譬，雖極鏤繪之工，皆匠氣也。又其卑者，餖飣湊成篇，非無雅韻，世所傳誦者，偏在「雪滿山中」、「月明林下」之句。徐文長、袁中郎皆以此衒巧。謎也，非詩也。【略】高季迪《梅花》，

《明詩評選》卷五評李攀龍《同皇甫繕部寒夜城南咏月》　心情自細，學歷深切之腕，可以天游藝苑。其不幸而以粗豪誕率標魔詩宗派者，正坐爲謝榛、前者爲盛，在後者爲衰；而謂明二李之論爲非是，又以時人之模稜漢、魏，無力則不能自成一家。而且謂古人可罔，世人可欺，稱格稱律，推求字句，貌似盛唐者，熟調陳言，千首一律，爲之反覆以開其錮習，發其憒蒙。乍聞之，似乎矯枉而過正，徐思之，眞膏肓之針砭也。然則學詩者，且置漢、魏、初盛唐詩勿卽寓目，恐從是入手，未免熟調陳言相因而至，我之心思終於不出也。不若卽於唐以後之詩而從事焉，可以發其心思，啓其神明，庶不墮蹈襲相似之故轍，可乎？」余曰：「吁！是何言也？余之論詩，謂近代之習，大概斥近而宗遠，排變而崇正，爲失其中而過其實，故言非在前者之必盛，在後者之必衰。若子之言，將謂後者之居於盛，而前者反居於衰乎？吾見歷來之論詩者，必曰蘇、李不如《三百篇》，建安、黃初不如蘇、李，六朝不如建安、黃初，唐不如六朝，宋不如唐，元不如宋，明不如元，而今之不如昔，又何況汪南溟以下，盧柟、李先芳之區區者乎？論嘉靖諸子詩者，當亟爲分別。

又卷六評嚴嵩《無逸殿直舍和少師夏公韻》　和浹之甚。在嘉靖中，囂陵狂率之習成，此爲先進遺響矣。分宜自匪人，詩固出弇州上，弇州妄爲訕誚，禍延天親，亦不自量者之戒也。

又卷八評夏言《苑中寓直記事》　一目一心所得，不安排，不扯拽，於貴溪、分宜，猶見國初人風味，未經專門開鋪面人壞盡。歷下如青州白丸子治病，竟陵如吉祥寺香油梳髮，要皆專門套子貨，但解作教師也。

《原詩》卷一　惟有明末造，諸稱詩者，專以依傍臨摹爲事，不能得古人之興會神理，句剽字竊，依樣葫蘆，如小兒學語，徒有喔咿，聲音雖似，都無成說，令人噦而卻走耳。乃妄自稱許曰：此得古人某某之法。尊盛唐者，盛唐以後，俱不掛齒。近或有以錢、劉爲標榜者，舉世從風，以劉長卿爲正派。究其實不過以錢、劉淺利輕圓，易於摹倣，遂呵宋斥元。又推崇宋詩者，竊陸游、范成大與元之元好問諸人婉秀便麗之句，以爲秘本。昔李攀龍襲漢、魏古詩樂府，易一二字便居爲己作；今有用陸、范及元詩句，或顚倒一二字，或全竊其面目，以盛誇於世，儼主騷壇，傲睨今古；豈惟風雅道衰，抑可窺其術智矣。大凡人無才則心思不出，無膽則筆墨畏縮，無識則不能取捨，無力則不能自成一家。而且謂古人可罔，世人可欺，稱格稱律，推求字句，動以法度緊嚴，扳駁銖兩。內旣無具，援一古人爲門戶，藉以壓倒衆口。究之何嘗見古人之眞面目，而辨其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之相因哉？更有竊其腐餘，高自論說，互相祖述，此眞詩運之厄。

又卷二　或曰：「先生之論詩，深源於正變、盛衰之所以然，不定指在前者爲盛，在後者爲衰；而謂明二李之論爲非是，又以時人之模稜漢、魏，貌似盛唐者，熟調陳言，千首一律，爲之反覆以開其錮習，發其憒蒙。乍聞之，似乎矯枉而過正，徐思之，眞膏肓之針砭也。然則學詩者，且置漢、魏、初盛唐詩勿卽寓目，恐從是入手，未免熟調陳言相因而至，我之心思終於不出也。不若卽於唐以後之詩而從事焉，可以發其心思，啓其神明，庶不墮蹈襲相似之故轍，可乎？」余曰：「吁！是何言也？余之論詩，謂近代之習，大概斥近而宗遠，排變而崇正，爲失其中而過其實，故言非在前者之必盛，在後者之必衰。若子之言，將謂後者之居於盛，而前者反居於衰乎？吾見歷來之論詩者，必曰蘇、李不如《三百篇》，建安、黃初不如蘇、李，六朝不如建安、黃初，唐不如六朝，宋不如唐，元不如宋，明不如元，而今之不如昔，又何況汪南溟以下，盧柟、李先芳之區區者乎？論嘉靖諸子詩者，當亟爲分別。

建安、黃初，唐不如六朝；而斥宋者，至謂不僅不如唐，而元又不如宋；惟有明二三作者，高自位置，惟不敢自居於《三百篇》，而漢、魏、初盛唐居然兼總而有之而不少讓。平心而論，斯人也，實漢、魏、唐人之優孟耳。竊以爲相似而僞，無寧相異而眞，故不必泥前盛後衰爲論也。」

《靜志居詩話》卷九《嚴嵩》 弘治乙丑殿試，泰陵焚香祝天，願得良輔。不意是榜，乃有分宜。吁，可怪也！然分宜通籍，即見知於獻吉、仲默，旋請假還里，讀書鈐山者七年。獻吉遠訪之山中，作《鈐山堂歌》以贈。於時子衡、華玉、廷實、子鍾、允寧、應德輩，交相引譽。又走使萬里，索用修點定其詩，可稱好事矣。其《與友人贈答詩》云：「自非肉食相，藏拙安所宜。」又云：「故園多所歡，薄宦何爲者。」《贈相士顏生》云：「本無蔡澤輕肥念，不向唐生更問年。」一似恬澹自持，無意榮利者。迨爰立之後，驕縱貪黷，忿懥悖淫，失其本心，終以致敗。暮年自序詩集云：「晚登政塗，百責身萃，回憶舊業，如弁髦然。觸口縱筆，率爾應酬，不能求工，亦不暇求工也。」對應德亦云：「少於詩務鍛煉組織，求合古調。今則率吾意而爲之耳。」分宜能知暮年詩格之壞，而不自知立身之敗裂，有萬倍於詩者。《生日詩》猶云：「晚節冰霜恆自保。」昧心之言，將誰欺乎？而應德翻謂「不煩繩削而合」。若湛元明一序，讀之尤令人張目，不意講學者，貢諛乃若是。王元美《樂府變》云：「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殆平情之論乎？

又《夏言》 貴溪游覽贈酬之作，不及分宜。而應制詩篇，投頌合雅，不若袁文榮之近於褻也。《無逸殿應制》云：「睿藻承遺訓，農歌啓聖衷。千秋所《無逸》，七月詠《豳風》。帝學詩書在，神謀制作同。光昭文祖業，原上有新宮。」《夜泊吳江》云：「月岸秋燈滅，風湖夕浪翻。橋連楓葉冷，城帶水雲昏。把燭延津吏，傳舟次驛門。漁歌起何處，瀟灑數家村。」

又卷一一《李舜臣》 李獻吉有《九子詩》，李伯華倣之，亦作《九子詩》，以懋欽爲首。次以劉子素，又次羅達夫，餘則呂山甫、熊叔仁、唐應德、趙景仁、王道思、潘子抑也。子抑名高，太原人，王恭襄瓊女壻。中嘉靖壬辰進士，以翰林編修，建言罷官。伯華詩所云「貴人懷私憤，假公得一逞」也。又詩云：「潘君氣最豪，權貴等鴻毛。身廢談邊務，家貧賣寶刀。」又云：「有書過千卷，有田不一頃。」亦一負奇之士，所著《春谷集》，不傳。李伯華輯《明雋》，僅錄其一詩而已。近見晉人編《仕國人文》竟不及其姓氏，惜夫！

又《金鑾（鸞）》 白門詩家，有金琮元玉，金丹赤侯，金大輿子坤，金鋐竹溪，均著詩集。諸金之中，吾必以在衡爲巨擘焉。其五七言近體，風情朗潤，譬諸斛角靈犀，近之，游塵盡辟矣。至若「明月照人千里共，涼風吹面五更多」，尤爲警策。

又《邢參》 麗文狷者，平生不事干謁，苦志讀書。除夜有海估以百金乞墓文，峻拒之，抱膝擁衣，饑以待旦，其介如是。明初高侍郎季迪，有《北郭十友》。麗文亦有《東莊十友》，吳燿次明、文徵明徵仲、吳奕嗣業、蔡羽九逵、錢同愛孔周、陳淳道復、湯珍子重、王守履約、王寵履仁、張靈孟晉。故其詩云：「昔貴重北郭，吾輩重東莊。胥會誠難得，同盟詎敢忘。」

又《吳檄》 王道思官司封郎，爲當國者所不悅，謫判毗陵。嘉靖乙未三月之望，朝士出餞於海淀者八人，唐順之應德、陳東約之、張元孝少室、李遂邦良、李開先伯華、熊過叔仁、呂高山甫，其一則用宣也。海淀在阜成門外，其地爲張昌國園林，昌國罹禍之後，亭臺悉圮，諸公置酒，爲之不樂。惟用宣詩先成，所云「絃管不隨流水奏，綺羅應化暮雲飛」者，是也。夏桂洲故其詩云：「昔貴重北郭，吾輩重東莊。胥會誠難得，同盟詎敢忘。」

又《吳檄》 王道思官司封郎，爲當國者所不悅，謫判毗陵。嘉靖乙未三月之望，朝士出餞於海淀者八人，唐順之應德、陳東約之、張元孝少室、李遂邦良、李開先伯華、熊過叔仁、呂高山甫，其一則用宣也。海淀在阜成門外，其地爲張昌國園林，昌國罹禍之後，亭臺悉圮，諸公置酒，爲之不樂。惟用宣詩先成，所云「絃管不隨流水奏，綺羅應化暮雲飛」者，是也。夏桂洲聞之，遂劾元孝、遂二司官無事漫游，竟下獄。七人者相次罷謫，惟用宣幸免爾。何元朗述顧東橋赴嚴分宜飲，升堂，竟上座，酒行，嫌冷不堪，既易酒至，又嫌太熱，指顧揮霍，不知有主人。而分宜執禮愈恭。因謂使桂洲當此，則東橋不免有雙江之禍矣。蓋嚴、夏皆媢嫉，而當時之論，若似乎夏之傾陷，有甚於嚴者。觀伯華《海淀詩序》，則桂洲西市之禍，朝士未始不有快意者矣。

又卷一二《羅洪先》 達夫遠師《擊壤》，近倣白沙、定山，然爽氣尚存，未墮塵霧。《獨坐》云：「數月不出戶，庭前多夕陰。閒看芳樹色，一倍舊年深。」《山中雜詩》云：「問我家何在？山深多白雲。巖前飛瀑下，對語不相聞。」《後園續詠》云：「棠梨花開深淺黃，燕子初飛日漸長。草亭坐久客不到，半雨半風春太狂。」「南村雲起北村晴，晴鳩雨鳩更互鳴。東風吹雨衣不溼，我在桃花深處行。」

又《尹耕》 李、何詩派並行，曾未幾時，而學李者漸少，宗何者日多。學李得其風骨者，前有凌溪，後有朔野而已。朔野以邊才自負，一蹶不振，坎壈而終。詩如曉角秋笳，聽者悽楚。《韓淮陰侯廟》云：「背水空留陣，良弓早見收。身危緣震主，面相止封侯。落日荒祠道，西風澗水秋。君臣終始

義，爲爾淚長流。」《秋興》云：「銅龍春闢曉光寒，金水橋橫白玉欄。見說漢皇求大藥，故邀王母到長安。黃金夜獻文成竈，青鳥朝翔太乙壇。不是歲星陪帝輦，蟠桃誰奉殿中歡。」「薊門千里接雲中，燧火清宵警報同。合陣幾窺青海月，鳴鞭爭下黑山風。殘冬戰士衣仍薄，荒歲孤城廩欲空。南國十年輸輓盡，防秋諸將漫論功。」「十萬鳴弦報吉囊，野心狼子是花當。連姻故自輕中國，分道頻看入漢疆。推穀丈人空肉食，操戈遺孽尚蕭牆。不應千羽修文日，征雁下寒雲。」

又《陸粲》 嘉靖間，元老類皆延攬賓客，雖貴谿、分宜亦然。惟張、桂專與文士爲讐，丙戌庶常，一筆盡掃。貞山又多論劾，困抑終身。然晚極田廬文酒之樂，菽園著述，傳誦藝林。比之二柄臣，孰得孰失邪？

又卷一三《楊巍》 夢山與中麓、滄溟同郡，而其詩遠法右丞、左司，近取蘇門，不蹈章邱粗鄙之音，不墮歷下叫囂之習，信豪傑之士也。集不甚傳，近新城王尚書、德州謝郎中重爲鏤板，始行於世。夢山自言「不知詩，補晉臬時，學使者曹君紀山謂當以唐人爲宗，且辨其體格，及歸田，四明呂山人往來海上，相與倡和，共明此道」云云。呂山人者，時臣中甫也。紀山名汴，江陵人，嘉靖辛丑庶吉士，仕至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以夢山推許若是，度其詩必有可觀，惜無好事如王謝兩公刻之以傳也。當嘉靖初，北地、信陽朝華已謝，滄溟集盛唐人字句以爲律，一時宗之。正猶隋苑，翦綵成花，淺碧深紅，未嘗不眩人目。然生意絕少。此時讀夢山詩，如水仙十囊，江梅一萼，嫣然薄冰殘雪之外，有不愛惜者邪？

又《皇甫沖》 四皇甫詩，源出中唐，兼取材於潘、左、江、鮑，清音亮節，淨掃氛埃。高蘇門、華鴻山、楊夢山而外，無有及之者。《送劉朝甫還吳》云：「同遊心事已成非，忍向都亭復送歸。二月渾河冰尚合，三春禁柳色猶微。舊來道路愁能記，此去音書憶到稀。極目輕舟雲水上，別君那得不沾衣。」

又卷一四《薛欽》 薛君詩頗清越，近於皆山樵者。曹能始序徐惟和詩云：「閩自林膳部後百餘年而得鄭考功，又數十年而得薛博士。」其推重若是。《雞鳴寺》云：「古寺浮仙嶂，層甍近帝家。洞香流石乳，僧午飯胡麻。金剎盤飛鶴，丹池聚浴鴉。俄聞孤磬發，蕭颯滿烟霞。」

又《陳芹》 錢氏序金陵社集詩云：「海宇承平，陪京佳麗，仕宦者誇爲仙都，游談者指爲樂土。弘、正之間，顧華玉、王欽佩以文章立壇，陳大聲、徐子仁以詞曲擅場。江山妍淑，士女清華，才俊歙集，風流宏長。嘉靖中年，皇甫子循、黃淳父之流爲朱子价、何元朗爲寓公，金在衡、盛仲交爲地主，仲交以舊老而蒞盟，幼于、百穀以勝旅人，相與授簡分題，徵歌選勝，秦淮一曲，煙水競其風華，桃葉諸姬，梅置驛邀賓，復修青溪之社。於是在衡、仲交以舊老而蒞盟，幼于、百穀以勝流而至止。厥後軒車紛遝，唱和頻煩，雖詞章未嫻大雅，而盤游無已太康。此金陵之再盛也。其後二十餘年，閩人曹學佺能始，迴翔棘寺，游宴冶城，賓朋過從，名勝延眺。縉紳則臧晉叔、陳德遠爲眉目，布衣則吳非熊、吳允兆、柳陳父、盛太古爲領袖，臺城懷古，爰爲憑弔之篇，新亭送客，亦有傷離之作，筆墨橫飛，篇帙騰涌。此金陵之極盛也。戊子中秋，余以銀鐺隙日，采詩舊京，得金陵社集詩一編，蓋曹氏門客所撰集也。嗟夫，日中月滿，物換星移，舟壑夜趨，飲獵旦改，白門有烏，無樹枝之可繞，華表歸鶴，悵城郭之並非，撰文懷人，吁其悲矣。謂我何求，亦無菅焉。」覽其文者，謂淋漓盡致，盛衰今昔之感，具於是矣。然錢氏攷之未得其詳，《青溪社》集，倡自隆慶辛未，而非萬曆初年也。朱秉器《停雲小志》云：「青溪自後湖分流，與秦淮合，當桃葉、淮清之間，有邀笛步者，晉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也。陳明府芹，即其地爲閣焉。俯瞰溪流，頗有幽致。歲辛未，費參軍懋謙約余爲詩會其上。於是地主則明府，次則唐太學資賢、姚典客澍、胡民部世祥、華廣文復初、鍾參軍倬、黃參軍喬棟、周山人才甫、盛貢士時泰、任參軍夢榛先後游。而未入會者，則張太學獻翼、金山人鸞、黃山人孔昭、梅文學鼎祚、莫山人公遠、王山人寅、黃進士雲龍、夏山人曰瑚、紀亳州振東、陳將軍經翰、汪山人顯節、江文學道貫、道會、沈太史懋學、程文學應魁、周文學時復。癸酉復爲續會，則吳文學子王、魏廣文學禮、張文學文柱，每月爲集，遇景命題，即席分韻，同心投分，樂志忘形，間事校評，期臻雅道。前會錄詩若干，刻之，命曰：《青溪社稿》，許石城先生叙其首。續會錄詩若干，吳瑞穀序之。會余領渝郡符，任參軍入興都，稿遂散逸。後方民部沆、葉山人之芳入焉。余馳書社中，期稍收輯。無何，胡民部、

費參軍以詿誤謫，黃參軍以領郡行。已，方戶部亦因事出。盛會不常，良朋星散，回首江東，雲樹在望，秦淮煙月，黯爾銷魂。因記舊游，略次其姓氏篇什如左。」按此，《青溪社》集之本末始備。錢氏止睹曹氏門客撰本，而未見秉器《小志》故也。《折欄會和周銀臺》云：「新歲詩家集，深更興未闌。共憐今夜月，仍似去年看。社主歡投轄，車徒怨折欄。綵梅紅對酒，忘卻外邊寒。」《秦家煙月》云：「秦淮烟暝水長流，明月空懸萬古愁。春去秋來風景別，鳴箏夜夜酒家樓。」

又卷一六《謝肇淛》 在杭格不聳高，而詩律極細，其持論亦平，如于鱗、元美、敬美、子與、伯玉皆所傾心。《漫與》詩云：「徐陳里閈久相親，鍾李湖湘非吾鄰。丸泥久已封函谷，怕見江東一片塵。」徐指孝廉維和山人興公，陳謂文學汝大孝廉幼孺山人振狂。是時景陵派已盛行，而在杭能距之。又云：「石倉衣鉢自韋陶，吳越從風赤幟高。若問老夫成底事，雪山銀海瀉秋濤。」此則在杭自任匪淺矣。

又卷一八《吳夢暘》 虞山錢氏，謚嘉定程孟陽曰：「松圓詩老。」謂「能照見古人心髓，若親炙古人，而得其指授」，歎爲古未有。新安閔景賢輯明布衣詩，推歸安吳允兆爲中興布衣之冠。是皆阿其所好，不顧千秋之公是公非。以余觀二子之作，以政則魯、衞，以風則曹、檜，陳詩者不廢，斯幸矣。《秋草》云：「八月幽並百草黃，還聞一曲奏清商。關河今夜皆寒色，陵寢前朝但夕陽。久客自然迷道路，後時能不畏風霜。吳兒莫說漂零易，未到邊頭古戰場。」

又《徐熥》 嚴儀卿論詩，謂「詩有別才，非關學也」。其言似是而實非，不學牆面，焉能作詩？自公安、竟陵派行，空疎者得以藉口，果爾，則少陵何苦「讀書破萬卷」乎？興公藏書甚富，近已散佚，予嘗見其遺籍，大半點墨施鉛，或題其端，或跋其尾，好學若是，故其詩典雅清穩，屏去粗浮淺俚之習。與惟和足稱二難。以此知興觀羣怨，必學者而後工。今有稱詩者，問以七略四部，茫然如墮雲霧，顧好坐壇坫說詩，其亦不自量矣。

又《董斯張》 遐周初學詩於趙廣業，及入閩，心折曹能始，歸與吳允兆、王亦房酬和。是時公安、景陵派盛行，浙西風氣，不盡移易。遐周洽聞周見，與吾郡沈景倩略同，詩亦相似。嘗以所作，投前守吳季騧，季騧寓書韓求仲云：「在郡兩年，不識有董生，吳興守眼可抉也。近得渠見贈詩，如飛天仙人，不著一煙火字。」其傾倒若是。

又《程嘉燧》 孟陽格調卑卑，才庸氣弱，近體多於古風，七律多於五律，如此伎倆，令三家邨夫子，誦百翻免園冊，即優爲之，奚必讀書破萬卷乎？蒙叟深懲何、李、王、李流派，乃於明三百年中，特尊之爲詩老。六朝人語云：「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得無類是與？

又卷二〇《范景文》 啓、禎之際，秦聲變而至文天瑞，楚調變而至尹宣子，越吟變而至王季重，正音掃地矣。吳橋博綜舊章，領袖羣雅，其詩發揚而不厲，新警而不佻，獨自成家，不飲狂泉之水。

又卷二一《陳子龍》 王、李教衰，公安之派浸廣，竟陵之燄頓興，一時好異者譸張爲幻，關中文太青倡堅僞離奇之言，致刪改《三百篇》之章句；山陰王季重寄謔浪笑傲之體，幾不免綠衣蒼鶻之儀容。如帝釋既遠，修羅藥叉，交起搏戰，日輪就暝，鵬子鴞母，四野羣飛。卧子張以太陰之弓，射以枉矢，腰鼓百面，破盡蒼蠅蟋蟀之聲，其功不可泯也。觀其與李、宋二子選明人詩，自序略云：「一篇之收，互爲諷咏，一韻之疑，互相推論。攬其色矣，必準繩以觀其體，符其格矣，必吟誦以求其音，協其調矣，必淵思以研其旨。於是郊廟之詩肅以雝，朝廷之詩宏以亮，贈答之詩溫以遠，山藪之詩深以邃，刺譏之詩微以顯，哀悼之詩愴以深，使聞其音而知其德，省其辭而推其志。」雄天下者，沈嘉則、王子幻、王伯穀三人爲最。伯穀風流吐納，一望知爲雅人，乘國家熙雍之時，取造化太和元氣，吹息爲詩，以杼軸性情，鈞貫風雅，既鏘然以金和，亦溫然而璧戛，其情深，其詞婉，其氣徐，其節安，值元美高擁幟壘，伯穀與嘉則、子幻雖餘分閏位，皆足挾其所爲詩以自雄。而伯穀嘗較書秘閣，其雄且尤著，前則荷袁文榮之推引，後則藉申文定之交歡，用是聲施，老愈赫赫。至其救拔元美之子，用脫繫獄，方古義士，何以加茲。語曰，名不虛附，諒哉！婺江黃昌衢識。

又《皇甫司勳詩小序》 明詩之盛，盛於一門者，四皇甫氏爲最。唐有李尚直兄弟三人，自名其集曰《花萼集》，若詡詡焉以競盛一代者，然以較之四皇甫，殆有弗如。四皇甫爲一父之子，子循其叔氏也，伯兄沖字子浚，仲兄涖字子安，季弟濂字子約。子浚登鄉薦，後困於公車者二十年，全集六十卷，

不傳於世。子安詩才足與子循媲美，卒後子循爲序，稱五言長於七言，知兄無若弟，豈其誣哉！子約《水部集》，亦頗清幽，尤獨長於造景。當時乃惟子循與子安名更騰上。子安頹頓一官，少折於何李，不幸早歿。而子循以任情自娛，數困於世，既不樂與元美爭壇坫，其詩則貫穿六代三唐，自成一家。余因爲定其集，並述其兄弟之盛如此。婺江黃昌衢識。

又《沈嘉則詩小序》 嘉則與文長同產越東，同游胡少保幕府，文長固高岸自異，而嘉則亦巖巖嶽嶽，不肯少自阿曲，兩人才具爲少保所愛敬，其禮遇更同。至讀其詩，徐多幽險，沈多雄快，獨若有不盡同者，然一種牢騷鬱勃之概，往往若在伯仲間。後少保陷身請室以死，文長竟發狂病，操斧擊折頭骨，且爲搥囊，或利錐錐兩耳，狂病終其身，似欲以死殉少保者。乃嘉則則走哭少保墓下，持所爲誄徧告士大夫，代少保誦冤狀，而不必爲文長之所爲。嗚呼！少保知人能得士，可以無遺憾矣。婺江黃昌衢識。

宋顧樂《夢曉樓隨筆》 許左史殿卿少與滄溟倡和，齊名鄉曲，今《梁園》正、續集詩，殊不足當滄溟下駟，何也？弘、正間，歷下有劉天民希尹者，官吏部郎，同時，視邊尚書華泉稍後，其詩古選實勝邊，特近體不逮耳。而左史獨擅名者，則以滄溟、弇州輩張之也，名詎足盡信哉！

《詩辯坻》卷三 謝茂秦謂情詩難作，何元朗謂情詞易工，二語無妨並當。蓋詩必求格，而情語近昵，則易於卑弱；詞則昵乃當行，高顧反失之。又元朗少喜曲，中年病廢，教童子習唱，遂通音調。是耽於曲學者，故不難於言情。茂秦少亦工小詞，後見于鱗諸子，遂大羞悔，故道著情語便苦畏，亦傷弓之驚弦聲也。

《古夫于亭雜錄・海岱詩社》 吾鄉六郡，青州冠蓋最盛。明嘉靖、萬曆間，官至尚書者八九人。而世宗時，林下諸老爲海岱詩社，倡和尤盛，其人則馮閬山、黃海亭、石來山、劉山泉、范泉、楊澗谷、陳東渚，而卽墨藍北山亦以僑居與焉。倡和詩凡十二卷，無刊本。余近訪得鈔本，詩各體皆入格，非浪作者。閬山名裕，卽四馮之父，（惟健、惟敏、惟重、惟訥。）文敏琦之曾祖。山泉、范泉，則文和翊之孫也。此集惜不行於世，乃鈔而藏之。其後大司空龍淵鍾公晚年里居，復舉眞率之會，多至三十人，而詩歌倡和不及前矣。（《海岱社詩》卽文敏公所選。）

又《明詩選》 陳大樽《明詩選》，於弘、正間持擇甚精，嘉靖以來，便稍

《分甘餘話・楊巍詩》 吾郡楊太宰夢山先生巍，五言冲古淡泊，在高子

業、華子潛季孟間，如「遠道令人愁，況近單于壘。秋風入雁門，羽書日三至。微微霽景流，天壤色俱素。鄉心生塞草，世事入秋風。風雨樓煩國，關山李牧祠。閑將流水引，夢與古人居。雨響殘秋地，城分不夜天。石古苔生徧，泉香麝過餘。」皆逼古作。

又《明清之際歌行三派》 明末暨國初歌行，約有三派：虞山源於杜陵，時與蘇近；大樽源於東川，參以大復；婁江源於元白，工麗時或過之。

《帶經堂詩話·記載門七·軼聞類》引《居易錄》 楊升庵先生在滇，有張半谷含輩從遊，時謂楊門六學士，以比黃、秦、晁、張諸人。半谷卽愈光，餘則楊宏山士雲、王純庵廷表、胡在軒廷祿、李中溪元陽、唐池南錡，又有吳高河懋爲七子，以擬廖明略，升庵謂「七子文藻皆在滇南，一時盛事」是也。按朱曰藩《射陂集·人日草堂詩引》云：升庵先生在江陽，以畫像寄余白下，揭於寓齋，日夕虔奉，如在函丈。嘉靖己未人日，西域金大輿，東海何良俊，雲間陳(子龍)、李(雯)諸子，數十年墮入雲霧，如禹碑石鼓，妄欲執筆效之，熊，皆以詩名天下，錢宗伯牧齋最賞之，良可軒渠。少陵樂府以時事創新題，如《無家別》、《新婚別》、《留花門》諸作，今大司寇新城王先生復有同好焉，半谷含輩從遊，時謂楊門六學士，以比黃、秦、晁、張諸人。半谷卽愈光，餘則楊宏山士雲、王純庵廷表、胡在軒廷祿、李中溪元陽、唐池南錡，又有吳高河懋爲七子，以擬廖明略，升庵謂「七子文藻皆在滇南，一時盛事」是也。按朱曰藩《射陂集·人日草堂詩引》云：升庵先生在江陽，以畫像寄余白下，揭於寓齋，日夕虔奉，如在函丈。嘉靖己未人日，西域金大輿，東海何良俊，雲間陳(子龍)、李(雯)諸子，數十年墮入雲霧，如禹碑石鼓，妄欲執筆效之，良可軒渠。少陵樂府以時事創新題，如《無家別》、《新婚別》、《留花門》諸作，便成千古絕調。後來張(籍)、王(建)樂府，樂天之《秦中吟》，皆有可採。楊鐵厓《詠史》，音節頗具頓挫；李西涯倣之便劣。要當作古詩讀，無煩規規學步也。亡友顧赤方(景星)擅長此體，余最好之。

又《新安二布衣詩序》 明末新安二布衣，一爲程嘉燧孟陽，一爲吳兆非熊，皆以詩名天下，錢宗伯牧齋最賞之，今大司寇新城王先生復有同好焉，嘗取二布衣詩集，搜英剔華，選存大半，其門下士新安汪于鼎、吳東巖請梓以公世，先生乃遠寓書于余，而命以序，所不敢辭。牧齋嘗稱孟陽詩主於陶冶性情，銷磨塊壘，而四明謝三賓序其《松圓集》云：胸有千卷書，足行萬里路，牀頭不留一錢以濟人急，其人概可想見已。非熊少好辭曲，已而自悔，始發憤爲歌詩，牧齋稱其工力並深，興象兼會，可爲知言。予素愛讀二布衣詩，其大致古雅澹遠，如聞朱絃疏越之遺音，當時推爲江左布衣之冠，不虛也。昔阮籍奏記蔣濟曰：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噫，言存卽道存也。世有君子終身蓬戶，果其言立，王公大人豈以布衣少之耶？今二布衣骨朽已久，卽所存之言，世罕有傳誦而表章之此，何殊東坡；惜身歿南荒，不及玉局之生還耳。彼讒人者遺臭萬年，豈止與烟草同腐已哉！

又《總集門三·題識類》引《古夫于亭雜錄》 高邑趙忠毅公(南星)、高陽孫文正公(承宗)皆北方之偉人，天下望之如泰山北斗。二公集皆吳橋范文貞公(景文)刻於金陵，予兒啓汸官畿南，屬購二集，僅得《忠毅公集》十四卷，已軼其半，有公之子清衡印記，蓋其家藏本也。公詩長於古選，頗有法度，而又能自見其才思，惜近體軼不可見。

又引《池北偶談》 明萬曆中年以後迄啓禎間無詩，唯侯官曹能始宗伯(學佺)詩，得六朝、初唐之格，一時名士如吳兆、徐桂、林古度輩皆附之，然海內宗之者尚少。錢牧齋所折服，唯臨川湯先生義仍與先生二人而已。能始官四川參政，與監司謁撫按，必於館中別設一几，隸人置書几上，對衆一揖，卽就几披閱，不交一言，其孤亢如此。晚年大節如江萬里，尤不可及。予生甲戌，以辛卯中鄉試，乙未中會試，與先生相去一甲子，無不符合。

宋犖《漫堂說詩》 古樂府音節久亡，不可摹擬。王(世貞)、李(攀龍)及

請。」予嘉其誼，乃以暇日芟其繁蕪，擷其菁華，各得詩三百餘篇，定爲八卷，論之曰：二先生生同萬曆之世，時天下承平久，士大夫以文章爲職業，布衣之士時時頡頏上下其間。吳受知閩曹公，程受知常熟錢公，用能成名當世，聲施至今。予嘗反覆二家之詩，吳五言其源出於謝宣城、何水部，意得處時時近之。程七言近體學劉文房、韓君平，清辭麗句，神韻獨絕。絕句出入於劉越石，無所不憾。大抵吳以五言擅場，七言自《秦淮鬬草篇》而外，無頗可采。程以七言擅場，古體不逮今體。此其大略也。予於二家登其瑜，掩其瑕，賞其神駿，而無銜橛蹄齧之累，要以求爲可傳而已。二集各有舊序，今吳詩存曹序程詩存錢序各一首，知己故也。濟南王士禛撰。

汪洪度《新安二布衣詩序》　漁洋先生論詩主妙悟，所自爲詩及所選詩皆以是爲宗。夫妙悟未易言矣。志之所之，有不言之隱，常寄於咨嗟唱歎之餘，其妙如空華水月，有心求之不得，無端而忽遇之，《三百篇》後，代有人而不多見其人。故先生所選漢魏以迄宋元詩，所瓣香者可指而數也。其在前明，則推昌穀、子業二家，業有合集行世矣。復於布衣中得二人，曰吳非熊、程孟陽。嘗取其詩昕夕吟諷，別有神契。已念二君皆新安產，洪度爲其鄉後進，命廣爲搜訪。吳與先從祖仲嘉公、程與先伯父僑孫公皆死生性命之友，先人手澤尚有全集，因檢得報命。先生遴其尤者，彙爲一編，曰《新安二布衣詩》，從京邸寄余山中，謂吳以五言擅場，律學劉文房、韓君平，清辭麗句，神韻獨絕。絕句時近之。程以七言擅場，律學劉文房、韓君平，清辭麗句，神韻獨絕。絕句時入夢得、牧之、義山、務觀妙境。又嘗疑二君生同鄉同時，集中何無一字相及。蓋誦其詩即如邂逅其人，昔人謂莊屈同楚產，又同時，若傾倒一堂，不知作幾何未經人道語，以爲缺陷。事與此相似。二君亦何幸乎！方其歌詠自怡也，足不出里閾，迨光氣不終掩，而名始稍稍著焉。吳之知名也以石倉曹氏，程之知名也以虞山錢氏。然論者猶謂曹與錢或知之未盡，或標穠過情，孰若先生一經論定，二集菁英幾無復秘，如朝雨新霽，峰青巒翠，從膏沐而出焉。如琉璃籠眼，月中白兔，秋毫可數焉。以視曹與錢也，所稱知己果孰淺而孰深歟？不寧惟是，二君雖分路揚鑣，而其所自得，無不矩矱於古人，今也舊玩之中復出新妙，我黃山白嶽間，有志學詩而希冥悟者，歸而求之，其則不遠，不且維桑與梓之幸哉！雖然，先生一言爲法天下，則是編餘膏剩馥足以鼓鑄後進者，又寧僅桑梓而已。爰偕吳東巖諸同志亟授之梓，以廣其傳云。後學汪洪度撰。

吳苑《吳兆傳》　吳兆字非熊，休寧人。世居鑑溪之濱，生而警敏，讀書不事章句，少好爲詞曲，嘗撰傳奇以寄諷刺，已而悔之，力學爲詩，而詩大就，然人猶未之奇也。倣初唐體作《秦淮鬬草篇》，閩曹南宮能始見而異之，遂廣爲延譽，一時名公卿如李本寧、屠緯眞、馮開之、米仲詔、鍾伯敬、臧晉叔、徐茂吳、陳抑之、汪仲嘉、梅子馬、吳允兆、徐興公、俞羨長、林茂之、趙凡夫、王先民、王太古、冒伯麟皆折節與之交，恨相見晚，而曹能始尤相契重，凡遊歷白下、西泠、蘇臺、武夷、匡廬、九華諸名勝必與俱。每一詩出，競相傳誦。已別能始東歸，無何復出遊，竟客死嶺南。非熊倜儻負奇氣，生平貴率眞，不膠繩墨，雖與貴遊，起居自便，或目攝之，超然自若，有名家風韻，不爲俗士所賞。尤好苦吟，每冷月侵衣，疎燈弔影，閒行獨詠，幾欲斷腸。既歿，友人吳師利裒其遺稿十卷，梓以傳世，京山李宗伯本寧爲之序，略曰：往予見吳非熊《鬬草篇》，藻麗豪宕，類盧照鄰、駱賓王，而姿態綽約，意致委婉，又類張若虛、劉希夷。後十年，俞羨長出所評非熊詩相示，此今之陶彭澤、王右丞、韋蘇州也，與往作若出二手。古之善爲詩者，必才情學識兼備而後可，彼其意氣雄傑，蘊蓄宏深，足以驅使百氏，上下千古，而又劌心極思，結搆鍛鍊，積習既久，人力之至合於天然，故巧而若拙，冲然而有餘味，驗之非熊良然。惟能爲《鬬草篇》，乃能爲陶、韋、摩詰耳。虞山錢宗伯牧齋採其詩入《列朝集》中，與程孟陽詩推爲一代布衣之冠。嘗論親炙則孟陽，逖聽則非熊，庶無愧於此評，要當於千古共定之爾。李、錢皆不輕月旦者，其推重如此。同郡吳苑撰。

顧嗣立《寒廳詩話》　宋中丞西陂先生（犖）曰：「李于鱗《唐詩選》，境隘而詞膚，大類已陳之芻狗；鍾、譚《詩歸》，尖新詭僻，又似鬼窟中作活計。皆無足取。近日王阮亭《十種唐詩選》與《唐賢三昧集》，原本司空表聖、嚴滄浪緒論，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妙在酸鹹之外』者，以此力挽尊宋、祧唐之習，良於風雅有裨。至於杜之海涵地負，韓之鼇擲鯨呿，尚有所未逮。」持論極當。然王、李、鍾、譚之謬，後人紛紛辨正，未若虞山馮定遠先生（班）之論，最爲痛快。曰：「王、李、何之論詩，如貴胄子弟，倚恃門閥，傲忽自大，時時不會人情。鍾、譚如屠沽家兒，時有慧黠，異乎雅流。」恐王、

李諸公再生，亦當嘅服。

趙執信《聲調譜》 漢人歌謠之采入樂府者，如《上留田》、《霍家奴》、《羅敷行》之類，多言當世事。少陵所作新題樂府，題雖異於古人，而深得古人之理。元、白以後，此體紛紛矣。總而言之：制詩以協於樂，一也；采詩入樂，二也；古有此曲，倚其聲爲詩，三也；自製新曲，四也；擬古，五也；咏古題，六也；並少陵之新題樂府而爲七，古樂府盡此矣。唐末有長短句，宋有詞，金有北曲，元有南曲，今有北人之小曲，南人之吳歌，皆樂府之餘裔也。樂府不難知，而今人都不解。請具言之：太白祖述《騷》、《雅》，下逮梁、陳，七言無所不包，奇之又奇，而字字有本，諷刺沉切，自古未有也，後人宜以爲法。樂府本詞多平美。晉、魏、宋、齊樂府，取奏多聱牙不可通。由樂人於不合宮商者，增損其文；又或有聲無文，聲詞混塡，至於不可通者，非本詩如是也。李于鱗乃取晉、宋、齊、隋《樂志》所載，截而句擬之，生吞活剝，謂之擬樂府；而宗子相所作，全不可通；陳子龍效之，讀之使人失笑。王元美論歌行云：有奇句奪人魄者，直以爲歌行，而不知其爲擬古樂府也。樂府詞體不一，漢人承《離騷》之後，故歌謠多奇語。魏武悲涼慷慨，與詩人不同；而史志所載，亦有平美者，「班婕妤團扇」、「青青河畔草」皆樂府也。鍾伯敬承于鱗之說，遂謂奇詭聱牙者爲樂府，平美者爲詩；至謂古詩某句似樂府，樂府某句似古詩，謬之極矣。

陳石麟《玉茗堂全集序》 義仍先生爲一代偉人。於書無所不窺，故其才橫絕古今。而又具深心厚識，有以達其才之所發皇。當時稱爲今日晁賈，非虛譽也。余聞見單寡，不必遠爲援引，即就臨川文獻論之。臨川名流鵲起，代不乏著作手。而能爲晁賈之文，馳騁萬變，使讀者壯心駭目，無如晏元獻、王荆國。而先生排斥歷下、瑯琊之蹈駁，力振衰靡，不屑依傍人門戶，特挾其寶光浩氣，以赴於楮墨間。故所著古文詞，雄渾博大，堅潔深秀，直可與同叔、介甫二公，並壽千古。

胡介祉《綠波樓詩集序》 明興三百年，作者林立，以詩名世者固多大家，而好尚不同，取舍各異，風氣亦因之數變。其間力挽頹流，規模古昔，繼唐音之正聲者，前有北地、信陽以開其源，後有濟南、婁東以承其緒，駸駸乎莫不趨李杜而步岑王，於是前後七子之名遂盛傳於天下。維時繼跡於北地、信陽，頡頏於濟南、婁東，而不與七子之數者，又有助甫張先生。先生當嘉

隆之世，弱冠登第，宦游數十年，著作甚富。余攷誌傳中，言先生之素志，於文趨先秦漢魏，詩不爲唐以後者，心甚好之。迄今所傳《綠波樓集》凡若干卷。其命筆也渾雄，其吐詞也雅切，字櫛句比之間，無事詰曲聱牙、刻劃纖巧，而悉合於大雅之元音，匪徒貌似之已也。噫，先生寧第心甚好之哉！夫先生之時何時也？濟南、婁東諸公方蜚聲壇坫，名望籍甚於□時，爲先生者，不慕難哉！而往來贈答，爭相引重，天下之傳而誦之者，且不出諸公之下，抑余聞三甫之稱，惟先生爲最。夫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以謝茂秦之伯仲於濟南、婁東，而同時布衣宋登春者，猶不滿其詩與人，先生則婁東稱之，常思先生，迄今百有餘年矣，遺集之流傳或不免於殘闕，表章萬一，是余夙懷也。而新蔡令呂子且先我而得之，隋珠和璧，諒有同好耶？余又不知先生之古文，其方駕於先秦漢魏者，更何若也？惜乎其未得盡觀也。時康熙乙亥仲春河南觀察使者燕越胡介祉茨村氏撰並書。

《明史・文苑傳三・陳束》（存目）

又**《茅維》**（存目）

《明史・文苑傳四・王穉登》（存目）

又**《徐渭》**（存目）

《山左明詩鈔》卷七 （劉）天民字希尹，歷城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四川按察副使。有《函山先生集》。《山東通志》：【略】董復亨序：予讀邊、李二公及函山文集，庭實若濼上之泉，于鱗若華不注，先生則大明湖，槐柳婆娑，蒲荷蓊蔚，何所不有。先生與庭實同時，于鱗之名則先生所命，可稱歷下三絕。漁洋山人云：吏部五言近體，精深華妙不及華泉，古選當在邊上。

《明人詩鈔正集・胡應麟》 應麟字元瑞，更字明瑞，蘭谿人。萬曆四年舉於鄉，久不第，築室山中，搆書四萬餘卷，手自編次，多所撰述。以詩謁世貞，收之末五子之列。末五子者，京山李維楨、鄞縣屠隆、南樂魏允中及應麟，其一人則常熟趙用賢，前已名列續五子者也。有《京燕》、《還越》、《計偕》、《巖棲》、《臥游》、《兩都》、《蘭陰》、《邯鄲》、《華陽》、《養疴》、《婁江》、《白榆》、《湖上》、《青霞》等集，合爲《少室山房稿》。王敬美云：元瑞力追大雅，絕不爲柔曼浮艷，故其詩多感慕意氣，敦篤友誼，有燕趙烈士風。

屠長卿云：元瑞近體無音不亮，無思不沉，無骨不勁，要其變化離合，不盡出于鱗也。按元瑞《詩藪》二十卷，與《厄言》議論不甚立異，然亦自有所見。虞山以爲攀附勝流，容悅貴顯，詞壇之行乞，藝苑之輿臺，詬之太甚。虞山於明才子中前後二李過爲掊擊，論何之於空同，則謂其互相詆諆，論王之於滄溟，則謂其晚年悔悟，於前後同社之人，又樂舉其隙末之事津津道之，而於始終不變者，又多方毀詆，欲羅織諸公以伸其己私，居心未免刻薄。東亭書列朝詩不是□交□□一□，何因左袒謝山人，蓋誅心之論也。竹垞謂《少室山房筆叢》沉酣四部，不失爲讀書種子，眞元瑞知己。

又《陳子龍》 黃門贈方密之詩云：「漢體昔年稱北地，楚風今日滿南州。」其宗法在弘正諸賢，學博才大，更多師以爲師，氣魄力量足以牢籠一切，不落方幅，自是大家。余鈔黃門詩以終明一代之運。劉、高開宗於前，西涯接武於繼，李、何、王、李振興於中，黃門撐持於後，此明詩大概也。其間詩友淵源及同時卓卓能成家者，隨時附見，爲之羽翼。讀明詩者可以觀矣。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考功集》 十卷。明薛蕙撰。【略】正嘉之際，文體初新，北地信陽，聲華方盛。蕙詩獨以清削婉約介乎其間。古體上挹晉宋，近體旁涉錢郎。核其遺編，雖亦議擬多而變化少。然當其自得，覺筆墨之外別有微情，非生吞漢、魏，活剝盛唐者比。其《戲成五絕句》，取何景明之俊逸，而病李夢陽之粗豪。所尚略可見矣。又蕙與湛若水俱爲嚴嵩同年。嵩權極盛之時，若水年已垂耄，不免爲嵩作《鈐山堂集》序，反覆推頌，頗爲盛德之累。蕙初亦愛嵩文采，頗相酬答。迨其柄國以後，即薄其爲人，不相聞問，凡舊時倡和，亦悉削其稿。故全集十卷，無一字與嵩相關。人品之高，迥出流輩，其詩格蔚然孤秀，實有自來。是其所樹立，又不在區區文字間也。

又《泰泉集》 十卷。明黃佐撰。【略】此集乃佐官南京國子監祭酒時手自編定，其門人李時行刊版於嘉興者也。佐少以奇雋知名。及官翰林，明習掌故，博綜今古。生平著述至二百六十餘卷。在明人之中，學問最有根柢。文章銜華佩實，亦足以雄視一時。嶺南自南園五子以後，風雅中墜，至佐始力爲提倡。如梁有譽、黎民表等，皆其弟子。廣中文學復盛，論者謂佐有功焉。其詩吐屬沖和，頗見研練。於時茶陵之焰將熸，北地之鋒方銳，獨能力存古格，可謂不失雅音。惟其《春夜大醉言志》詩有云：「倦游卻憶少年事，笑擁如花歌落梅。」自註以爲「欲盡理還之喻」。是將以嘲風弄月之詞，而牽合於理學，殊爲無謂。王世貞《藝苑卮言》謂：「此乃佐爲儒官講學，恐人得而持之，故有此語。」當得其情。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是亦昭明太子深惜於靖節者矣。

又《皇甫少玄集》 二十六卷，外集十卷。明皇甫涍撰。【略】古文非涍所刻意，亦不擅場。其詩則憲章漢、魏，取材六朝，古體多於近體，五言多於七言。其持論，謂：「王宋反元習之靡，而不能不病於聲。李何矯一時之弊，而不能不泥其跡。」可謂篤論。蓋涍與黃省曾爲中表兄弟，早年襲其緒論，亦宗法北地之學。及其造詣既深，乃覺摹擬之失，故其論如此。然其鑒李、何之弊，則云詩可無用少陵。取法迪功，則云詩可無用近體。又云七言易弱，恐降格爲錢、劉。亦類於懲羹吹齏者矣。王世貞《藝苑卮言》嘗謂其如輕縑短幅，不堪裁翦。陳子龍《明詩選》亦謂其無縱橫蕩逸之致。豈非以取徑太狹，故窘於邊幅歟。要其婉麗之詞，綿邈之神，以驂駕昌穀、蘇門，固無愧色也。

又《瑤石山人稿》 十六卷。明黎民表撰。【略】其初刻今未見。此刻冠以賦三首，餘皆古近體詩。雖錯采鏤金，而風骨典重，無綺靡塗飾之習。蓋與太倉、歷下同源而派稍異。故雖與王道行、石星、朱多煃、趙用賢同列爲續五子，而終非四人所可及也。

又《幔亭詩集》 十五卷。明徐熥撰。熥字惟和，【略】負才淹蹇，肆力詩歌。大抵圭臬唐人，而不爲割裂飣餖之學。卷首有張獻翼序，稱其「調非偏長，體必兼擅。力追古則，盡滌時趨」。又謝肇淛《五雜俎》謂其「才情聲調，足以伯仲高季迪。微憾古體不及」。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亦謂其「七言絕原本王江寧，多情至語」。審閱是集，固非盡出標榜。當明季詩道冗雜，如熥者亦可謂蟬蛻穢濁矣。王世懋《藝圃擷餘》論閩中詩人，推鄭善夫爲冠。熥生平喜稱善夫，而卒年僅三十九，與善夫正同，亦頗可異。《明史・文苑傳》稱：「閩中詩文自林鴻、高棅後，閱百餘年，鄭善夫繼之。迨萬曆中年，曹學佺、徐熥輩繼起，謝肇淛、鄧原岳和之，風雅復振。」不及於熥。惟熥傳中附見其名。然熥以博學稱，亦復工文。熥以詞采著，亦未嘗無學。二人固未易優劣也。

又《穀城山館詩集》 二十卷。明于慎行撰。【略】慎行於李攀龍爲鄉人，而不沿歷城之學。其論古樂府曰：「唐人不爲古樂府，是知古樂府也，不效

其體而特假其名以達所欲言。近世一二名家，至乃逐句形模，以追遺響，則唐人所吐棄矣。」其論五言古詩曰：「魏晉之於五言，豈非神化，學之則迂矣。何者？意象空洞，樸而不敢琱。軌塗整嚴，制而不敢騁。少則難變，多則易窮。若原本性靈，極命物態，洪纖明滅，畢究精蘊，唐詎無五言古詩哉！」其生平宗旨，可以概見。然其詩典雅和平，自饒清韻。又不似竟陵、公安之學，務反前規，橫開旁徑，逞聰明而偭古法。其矯枉而不過直，抑尤難也。

又《別集類存目三・韓五泉詩集》 四卷。附錄二卷。明韓邦靖撰。【略】邦靖兄弟負重名，時有關中二韓之目。而詩則不出當日之風氣。王九思云：「五泉子七言絕句詩，絕類少陵。古歌詞浸淫唐初，逼漢、魏矣。」標榜之詞，未免溢美。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曰：「五泉心摹手追，乃在大復。比於西原、南泠不足。方之孟有渥、李嵩渚似勝一籌。」斯爲平允之論矣。

又《禺山文集》 一卷，詩集四卷。明張含撰。含字愈光，【略】其學出於李夢陽。又與楊慎最契，故詩文皆慎所評定。慎序有曰：「張子自少不喜爲時文舉子語，見宋人厭棄之猶膩也。其爲文必弓左，字必蒼雅。」其推挹甚至。然其病正坐於此。故襞積字句，而乏鎔鑄運化之功。明人別有雕鏤堆砌一派，含其先聲歟。蓋慎在雲南，無可共語。得一好奇之士，遂爲空谷足音，不覺譽之過當。且慎名既重，聞者咸推波助瀾，而贋古之文又足以駭俗目，含遂盛爲文士所稱。實則塗飾之學，與其師同一病源，各現變證也。

又《東巖詩集》 八卷。明夏尚樸撰，【略】此編乃其詩集。多涉理語，近白沙、定山流派。集中《讀擊壤集》絕句云：「閒中風月吟邊見，始信堯夫是我師。」其宗法可知也。

又《嵩渚集》 一百卷。明李濂撰。【略】《明史》文苑傳載濂少年嘗作《理情賦》，其友左國璣持以示李夢陽。夢陽大嗟賞，訪之吹臺。濂自此聲馳河洛間。既罷歸，益肆力於學，遂以古文名於時。又稱濂初受知夢陽，後不屑附和。此集詩三十八卷、文六十二卷，乃濂所自訂。皆於七子之外，挺然自爲一格。大抵筆鋒踔厲，泉湧飇馳，而裁翦尚疎，不免才多之患。濂跋石琚《熊峯集》，謂詩文傳世，豈貴於多。其說良是。而自定己作乃不能盡翦榛楛，信乎割愛之難也。

又《別集類存目四・趙浚谷集》 十六卷。明趙時春撰。【略】時春素以將略自命，不屑屑以詩文名。然《明史》本傳稱其讀書善強記，文章豪肆，與唐

又《別集類存目六・白榆集》 二十卷。明屠隆撰。【略】是集詩八卷，文十二卷。隆爲人放誕風流，文章亦才士之綺語。陳子龍《明詩選》謂其詩「如衝繁驛舍，陳列壺觴，頃刻辦就，而不堪下箸」。文尤語多藻繪，而漫無持擇。

蓋沿王、李之塗飾，而又兼涉三袁之纖佻也。

又《別集類存目七・雅尚齋詩草二集》 二卷。明高濂撰。【略】其詩先有初集，今未之見，此其二集也。前有萬曆辛巳自序，大旨主於得乎自然以悅性情，故往往稱心而出，無復鍛煉之功，其時山人墨客多此派也。

又《總集類五・二家詩選》 二卷。國朝王士禎刪錄明徐禎卿、高叔嗣二人詩也。明自弘治以迄嘉靖，前後七子，軌範略同。惟禎卿、叔嗣雖名列七子之中，而泊然於聲華馳逐之外。其人品本高，其詩亦上規陶謝，下摹韋柳，清微婉約，寄託遙深，於七子爲別調。越一二百年，李、何爲衆口所攻，而二人則物無異議。王世懋之所論，其言竟果驗焉。（語詳《蘇門集》條下。）豈非務外飾者所得淺，具內心者所造深乎。士禎之詩，實沿其派。故合二人所作，簡其菁華，編爲此集。禎卿詩多取《迪功集》，其少年之作見於外集、別集者，十不存一。叔嗣惟取其五言詩，其七言則闕焉。取所長而棄所短，二人佳什，亦約略備於是矣。

又《唐賢三昧集》 三卷。國朝王士禎撰。【略】初，士禎少年，嘗與其兄士祿撰《神韻集》，見所作《居易錄》中。然其書爲人改竄，已非其舊。故晚定此編，皆錄盛唐之作。名曰「三昧」，取佛經自在義也。詩自太倉、歷下以雄渾博麗爲主，其失也膚。公安、竟陵以清新幽渺爲宗，其失也詭。學者兩途並窮，不得不折而入宋，其弊也滯而不靈，直而好盡。語錄史論，皆可成篇。於是士禎等重申嚴羽之說，獨主神韻以矯之。蓋亦救弊補偏，各明一義。其後風流相尚，光景流連，趙執信等遂復操二馮舊法，起而相爭。所作《談龍錄》，排詆是書，不遺餘力。其論雖非無見，然兩說相濟，其理乃全。殊途同歸，未容偏廢。今仍並錄存之，以除門戶之見。又閻若璩《潛邱劄記》有與趙執信書，詆此集所錄，如張旭四絕句，本宋蔡襄詩，而誤收。又詆其祖詠詩，誤以京水爲涇水。孟浩然詩，誤以滻關爲輸關。全不講於地理之學。引據精詳，皆切中其病。然士禎自品詩格，原不精於考證。若璩所云，不必爲是集病也。

又《總集類存目二・弘正詩鈔》 十卷。不著編輯者名氏。惟卷首曹忭序謂二山楊君工於詩，所選弘治、正德間詩鈔，正如淘沙見金，非具大金剛目力者不能云云。不知楊二山者何名。所錄凡李夢陽、何景明、康海、薛蕙、徐禎卿、鄭繼之、王廷相、邊貢、孫一元、殷雲霄十人之詩。前無目錄，亦不知其完否。考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有《明十二家詩類鈔》十二卷。又有《盛明十二家詩選》，無卷數。皆弘、正間詩。然所刻十二家之名，均與此互有出入，非一書也。

又《清泉精舍小志》 一卷。明黎民表編。【略】茲編乃其家居唱和之詩。卷首自序稱友人結社於粵山之麓，講德論義，必以詩教爲首。旦夕酬酢，可諷詠者至千餘篇。年祀浸遠，散佚逾甚。暇日拾篋中得古近體若干首，裒而錄之云。

又《荊溪唱和詩》 一卷。明俞允文編。是編爲嘉靖辛酉顧從義、姚昭、董宜陽、馮遷、朱察卿、姚遇、姚遂、沈明臣八人同游荊溪所作，允文爲合而刊之。從義字汝和，上海人。昭字知晦，宜陽字子元，遷字子喬，察卿字邦憲，遂字以良，遇字以奇，皆從義之里人。明臣有《通州志》，已著錄。

又《西湖八社詩帖》 明嘉靖壬戌，閩人祝時泰游於杭州，與其友結詩社西湖上，凡會吟者八。曰紫陽社，曰湖心社，曰玉岑社，曰飛來社，曰月巖社，曰南屏社，曰紫雲社，曰洞霄社。時泰與光州知州仁和高應冕、承天府知府錢塘方九叙、江西副使錢塘童漢臣、諸生徽州王寅、仁和劉子伯、布衣仁和沈仕等分主之，以所作唱和詩集爲此編。分春社、秋社二目。明之季年，講學者聚徒，朋黨分而門戶立。吟詩者結社，聲氣盛而文章衰。當其中葉，兆已先見矣。

又《二妙集》 十二卷。明萬士和編。【略】初，唐順之選漢、魏至明之詩爲《二妙集》。蓋取陳獻章論詩「法與理俱妙」之語以名其書。士和受業於順之，因摘其中七言律詩、七言絕句二體，又益以順之七言律詩一卷，共爲十二卷。唐取杜甫、王維、劉長卿、韋應物、王建、張籍、呂岩七人。宋取王安石、黃庭堅、邵子、朱子四人。元取劉因一人。明取莊昶、王守仁二人。順之長於古文，至詩道則全然不解。持論以談理爲宗，尤不可與口舌爭。士和序中亦稱集成而世無好者。則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矣。

又《詩文評類二・藝圃擷餘》 一卷。明王世懋撰。【略】是編雜論詩格，大旨宗其兄世貞之說，而成書在《藝苑卮言》之後，已稍覺摹古之流弊。故雖盛推何、李，而一則曰：「我朝越宋繼唐，正以豪傑數輩得使事三昧。第恐數十年後，必有厭而掃除者，則其濫觴未弩爲之也。」一則曰：「李于鱗七律，

俊傑響亮，余兄推轂之。海內爲詩者爭事剽竊，紛紛刻鶩，至使人厭。」一則曰：「嘗謂作詩初命一題，神情不屬，便有一種供給應付之語。畏難怯思，卽以充數。能破此一關，沈思忽至，種種眞相見矣。」一則曰：「徐昌穀、高子業皆巧於用短。徐能以高韻勝，高能以深情勝。更千百年，李、何尙有興廢，二君必無絕響。」皆能不爲黨同伐異之言。其論鄭繼之亦平允，未可與七子誇談同類而觀也。

《隨園詩話》卷七　鍾、譚論詩入魔，李崆峒作詩落套。然其佳句，自不可掩，鍾云：「子姪漸親知老至，江山無故覺情生。」《慰人下第》云：「似子何須論富貴，旁人未免重科名。」皆妙。李《游黃曾嶺》云：「搔首黃曾霄漢近，舊題應被紫苔封。」《舟飲》曰：「貪數岸花杯不記，已衝江雨纜猶牽。」《春暮》云：「荷因有暑先擎蓋，柳爲無寒漸脫綿。」俱有風味，不似平時濶落。

《說詩晬語》卷下　五言非用脩所長，過於穠麗，轉落凡近也。同時有薛君采(蕙)，稍後有高子業(叔嗣)，並以沖淡爲宗，五言古風，獨饒高韻。後華子潛(察)希韋、柳之風，四皇甫(沖、汸、濂)仰三謝之體，雖未穿溟涬，而氛垢已離，正、嘉之際稱爾雅云。

又　王、李旣興，輔翼之者，病在沿襲雷同；攻擊之者，又病在翻新吊詭。一變爲袁中郎兄弟之詼諧，再變爲鍾伯敬、譚友夏之僻澀，三變爲陳仲醇、程孟陽之纖佻，迴視嘉靖諸子，又古民之三疾矣。論者獨推孟陽，歸咎王、李，而並刻論李、何爲作俑之始。其然，豈其然乎？

又　萬曆以來，高景逸(攀龍)、歸季思(子慕)五言，雅淡清眞，得陶公意趣。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周樹模《大隱樓集序》　明嘉、隆間，王、李主盟壇坫，天下學子靡然嚮風。於時竟陵、公安二派未興，先生亦不能破王、李之藩而別有所樹，蓋篤於時然也。

乾隆《紹興府志》卷五四　《俞志》：【略】渭與蕭柱山勉、陳海樵鶴、楊祕圖珂、朱東武公節、沈靑霞鍊、錢八山楩、柳少明文及諸龍泉、呂對明，以養生，故其教亦多生病痛。

又　公安、竟陵，總是一派，本欲救王、李之穠豔，然橄欖、岩茶不可坐廢。不知豪傑各有性情，宗匠自具鑪錘，不必盡摹古款，器成自是可傳，如宣盤、倭刀是也。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明山人詩濫惡者多，卽佳者身分亦薄。謝茂秦、盧次楩最稱作者。茂秦今體，節制精嚴中神采煥發，詞壇之李臨淮也。古體詩差遜次楩。而盧之今體，則遠不及謝。

又　論明人詩，正大和平，折衷風雅，無如陳卧子先生。觀其《答胡學博書》，略云：「萬曆之季，士大夫偷安逸樂，百事墜壞，而文人墨客所爲詩

歌，非祖述《長慶》，以繩樞甕牖之談爲清眞，則學步《香奩》，以殘膏剩粉之資爲芳澤，是舉天下之人，非迂樸如老儒，則嫵媚若婦人也。是以士風日靡，士志日陋，而文、武之業不顯。鍾、譚兩君者，少知掃除，極意空淡，似乎前二者之失可少去矣。然舉古人所爲溫厚之旨，高亮之格，虛響沈實之分，珠聯璧合之體，感時託諷之心，援古證今之法，皆棄不道，而又高自標置，以致海內不學之小生，遊閒之緇素，侈然皆自以爲能詩。何則？彼所爲詩既無本，詞又鮮據，可不學而然也。夫居縉紳之位而爲鄉鄙之音，立昌盛之朝而作衰颯之語，此《洪範》所爲言不從而可爲世運大憂者也。」蓋卧子當啓、禎之時，詩道陵夷已極，故推明正始，特表何、李、王、李諸君爲昭代眉目。至其論古詩，則議于鱗之專擬漢、魏，爲規模不廣。及自運，亦時倣溫、李，極藻麗之致。且時際滄桑，所著《感事》、《秋懷》諸什，悲歌激烈，可泣鬼神。使不遂志早歿，文章能事，起衰八代，非公而誰？當時有謂：「雲間之才子如卧子者，予故愛其才情，美其聲律，推其淵源流別，各有從來。予嘗面規之以錞于雲間後賢。」噫！是豈知卧子者哉？

又《續集》 戴道默、范箕生《詩家選序》云：「詩至獻吉而古，蔽也襲；至于鱗而高，蔽也狹。狹與襲，病也，然唐也。公安出，則叛唐入宋矣，猶宋也。竟陵起，則漸入元矣。」竟陵與元不類，何云「入元」？元有絕妙者，竟陵起而明詩亡矣，蓋痛之也。

乾隆《江南通志・人物志・文苑》 張鳳翼字伯起，長洲人。與弟獻翼、燕翼並有才名，吳人語曰：「前有四皇，後有三張。」鳳翼，嘉靖甲子舉人。獻翼字幼于，刻意爲歌詩，好《易》，十年中箋註，凡二易。於是三張之名，亦有文名。與鳳翼同舉於鄉，早卒。

乾隆《鄞縣志・雜識三》 王元美評詩，謂張琦如夜蛙鳴露，自極聲致，然不脫淤泥中；豐道生如沙苑馬，駑駿相半，恣情馳騁，中多敗蹶；陳約之如青樓小女，月下箜篌，初取閑適，終成凄楚；又如遇雨殘荷，雖爾衰落，嫣然有態。又云，豐道生如骨董肆，眞贋雜陳，亦見寶而不堪儇詐，陳約之如小徑落花，衰悴之中，微有委豔。

張塤《論明詩絕句十六首》九 生子當如四皇甫，子安不肯作蜂腰。中丞禍酷完雙卵，一鳳居然麗九霄。（小美不足言雙鳳。）

吳應奎《讀明人詩戲倣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五首》二〇 才名四甫盛吳中，五字終推司直工。曲學何能辨精理，狂詞先撼出羣雄。（四皇甫皆工五言，而以次公爲最。昔人論之詳矣。或謂其得風格而遺精理，未爲極詣云云，吾亦未之敢信也。）

張之傑《讀明詩五十二首》三五 四美翩翩玉樹枝，才華清婉並驅馳。品題幸有漁洋在，共賞風流絕妙辭。（皇甫孝廉沖、僉事涍、司勳汸，水部濂。）

延君壽《老生常談》 楊升庵、徐青藤是豪傑之士，當何、李登詞壇，獨不與之合。詩雖非中聲，然才氣生動可嘉。本朝漁洋登詞壇，陳午亭、趙秋谷、查初白不與之合，亦是豪傑之士。然一代有一代之風氣，雖賢者不能不爲之囿。

《養一齋詩話》卷三 明季黃陶庵先生，道德忠節，一代偉人。古文如《諸葛公論》、《衛青論》、《范增論》、《夏侯玄論》、《科舉論》，卓然鴻篇，幾可爭勝熙甫。制義與陳卧子齊名，詩名則不逮卧子。然其詩骨幹堅直，氣象深博，王、李、鍾、譚餘習，湔除殆盡，卧子未能踞其上也。

《明人詩品》卷一 嶺表自南園五先生後，風雅中墜，香山黃才伯佐力爲起衰，如黎維敬、梁公實輩，皆其弟子。至科名之盛，莫若南海倫氏，自諭德文叙會試、殿試俱第一，其子祭酒以訓會試第一、殿試第二，迪參以諒鄉試第一，與郎以詵皆二甲進士出身。諸公文詠，皆各有集，傳者特少。昔王筠論家門，謂「崔氏雕龍，不過父子兩三世，非有七葉之內，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以是知古人所重者著述，科名不足較也。

李調元《升庵詩話序》 明自正、嘉以來，言詩者一本嚴羽、楊士宏、高棅之說，以唐爲宗，以初盛爲正始正音，中晚爲步武遺響，斤斤權格調之高低，必一言於唐而後快。或取詩之先後乎唐者，皆庋閣勿觀。嗚乎，亦思唐人果讀何書！升庵先生作詩不名一體，言詩不專一代，兼收並蓄，待用無遺，而說者或以繁縟靡麗少之。試觀先生之詩，有不自己出者乎？知其自己出而猶以是譏之，其亦惑之甚矣。

《柳南隨筆》卷六 唐詩有意，而托比興以雜出之，其詞婉而微。宋詩亦有意，惟賦而少比興，其詞徑以直，如人而赤體。明之時盛唐詩，字面煥然，無意無法，眞是木偶被文繡耳。

《遠志齋詞衷・明人有佳詞》 俞少卿云：萬曆以來，詩文制義，化爲四目蒙魁，九頭妖鳥。而詩餘以無人染指，故獨留本來面目。此言故是激論，

如馮、董、二文敏、趙忠毅、吳文端、李太僕、范尚寶、焦修撰、王編修諸公，何嘗無一二佳調，但非專家，故不爲少卿所推藉耳。

《花草蒙拾・明詞趣淺》 僕嘗與荀文、伯璣、家兄西樵、子側，共論明新都之於廬陵，猶弘治之似伯玉也。瑯琊之於眉山，猶小令之似大令也。公謹之於幼安，猶宣武之似司空也。逮黃門舍人之於屯田待制，直如曹、劉之與蘇、李，遂覺後來益工，世有解人，應不河漢斯言。（詞衷）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楊慎》陳田按 升庵詩，早歲醉心六朝，豔情麗曲，可謂絕世才華。晚乃漸入老蒼，有少陵、謫仙格調，亦間入東坡、涪翁一派。前後七子執盟騷壇，海內附和，翕翕成風。余採升庵、蘇門、君采、稚欽、鴻山、夢山、子安、少玄數君子詩，次於李、何之後，王、李之前，別爲一集，以見豪傑能自樹立者，類不隨風會爲轉移也。

又卷七《許宗魯》引《香祖筆記》 弇州《厄言》載：「李滄溟在關中，過許中丞宗魯伯誠，許問今天下名能詩何人？滄溟曰：『惟元美，次則宗子相。』許請子相詩觀之，滄溟勃然曰：『夜來火燒卻。』許面赤而已。」余嘗嗤之。夫子相詩未必能過伯誠，卽索觀亦屬恆事，何至怫然如此。特著以爲文人相輕之戒。

又卷八《張含》陳田按 升庵謫滇，滇人楊給事士雲、王僉事廷表、胡副使廷祿、李荊州元陽、唐僉事錡、張舉人含，與升庵遊。同時吳高河懋品題爲「楊門六學士」。六人中以士雲及含爲傑出。含集中詩與升庵者彌望皆是。升庵序《禺山集》，所謂「於困窮節義之交，萬言不竭」者是也。升庵贈含詩云：「迢迢禺氏山，珠璧交晶英。兩美必相合，誰言容易並？」《懷禺山》云：「一刻一折扎，一日一款襟。」《禺山歌》云：「張子生長禺山野，蒼髮開口愛風雅。翩翩欲度正始前，棲棲不肯開元下。平生眼中人，誰爲愛才者？申臺何大復，梁園李空同。結交折行輩，聲價騰煙鴻。」《壽張禺山歌》云：「壽君十載前，合樽促席在連然。壽君十載後，問月停雲遙舉酒。」《暇日檢海內交遊》詩云：「高河長句禺山律，懷我好音三百篇。」《海內絕句》云：「張含秀句滿天下。」二人襟契不淺，詩格亦略相似，惟才遠不逮升庵耳。

又卷九《李開先》陳田按 嘉靖八子王道思、唐應德之文，自是一代傑出。詩則道思體頗清俊，尚不足與邊、徐角勝，何況李、何。陳約之善論詩，而所作殊不稱其言。伯華詩尤頹放，頗稱好事，藏書畫極富，自負賞鑒。嘗作《畫品》，次第明人以戴文進、吳偉、陶成、杜堇爲第一等，倪瓚、莊麟爲次自足名家。（遠志齋）

又《明代詞家評》 嘗論前代諸詞家，文成之於元獻，猶小令之似大令也。公謹之於幼安，猶宣武之似司空也。瑯琊之於眉山，猶弘治之似伯玉也。逮黃門舍人之於屯田待制，直如曹、劉之與蘇、李，遂覺後來益工，世有解人，應不河漢斯言。（詞衷）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楊慎》陳田按 升庵詩，早歲醉心六朝，豔情麗曲，可謂絕世才華。晚乃漸入老蒼，有少陵、謫仙格調，亦間入東坡、涪翁一派。前後七子執盟騷壇，海內附和，翕翕成風。余採升庵、蘇門、君采、稚欽、鴻山、夢山、子安、少玄數君子詩，次於李、何之後，王、李之前，別爲一集，以見豪傑能自樹立者，類不隨風會爲轉移也。

又卷七《許宗魯》引《香祖筆記》 弇州《厄言》載：「李滄溟在關中，過許中丞宗魯伯誠，許問今天下名能詩何人？滄溟曰：『惟元美，次則宗子相。』許請子相詩觀之，滄溟勃然曰：『夜來火燒卻。』許面赤而已。」余嘗嗤之。夫子相詩未必能過伯誠，卽索觀亦屬恆事，何至怫然如此。特著以爲文人相輕之戒。

又卷八《張含》陳田按 升庵謫滇，滇人楊給事士雲、王僉事廷表、胡副使廷祿、李荊州元陽、唐僉事錡、張舉人含，與升庵遊。同時吳高河懋品題爲「楊門六學士」。六人中以士雲及含爲傑出。含集中詩與升庵者彌望皆是。升庵序《禺山集》，所謂「於困窮節義之交，萬言不竭」者是也。升庵贈含詩云：「迢迢禺氏山，珠璧交晶英。兩美必相合，誰言容易並？」《懷禺山》云：「一刻一折扎，一日一款襟。」《禺山歌》云：「張子生長禺山野，蒼髮開口愛風雅。翩翩欲度正始前，棲棲不肯開元下。平生眼中人，誰爲愛才者？申臺何大復，梁園李空同。結交折行輩，聲價騰煙鴻。」《壽張禺山歌》云：「壽君十載前，合樽促席在連然。壽君十載後，問月停雲遙舉酒。」《暇日檢海內交遊》詩云：「高河長句禺山律，懷我好音三百篇。」《海內絕句》云：「張含秀句滿天下。」二人襟契不淺，詩格亦略相似，惟才遠不逮升庵耳。

又卷九《李開先》陳田按 嘉靖八子王道思、唐應德之文，自是一代傑出。詩則道思體頗清俊，尚不足與邊、徐角勝，何況李、何。陳約之善論詩，而所作殊不稱其言。伯華詩尤頹放，頗稱好事，藏書畫極富，自負賞鑒。嘗作《畫品》，次第明人以戴文進、吳偉、陶成、杜堇爲第一等，倪瓚、莊麟爲次

等，而沈周、唐寅居四等。王漁洋《香祖筆記》云：「伯華論畫，與吳人頗異。王弇州與之善，嘗言過中麓草堂，觀所藏畫無一佳者。而伯華謂文進畫高過元人，不及宋人，亦未足爲定論。」漁洋與伯華爲鄉曲，且不能爲之左袒矣。五律亦流動自然。《詩綜》僅錄二篇，不足盡所長也。

又《唐順之》陳田按　嘉靖初學初唐者，如薛君采、皇甫子安，七古詩便不能佳，無論餘子。蓋其調圓轉流利，須擇題而施。惟何大復《明月篇》最爲傑出，以其才自度越尋常也。五律一體，人握隋珠，君采、子安兄弟、高蘇門、袁永之、唐應德、陳約之輩，不可勝數。應德古文自是明一代大家。詩至當不易。大抵以聲氣合者語多假借，惟於茂秦始合終離，故公論出耳。茂秦之見拒於王、李，以論詩不相下。觀于鱗《與顧季狂》書云：「季狂著述，儼然吳中名家，而生平推重惟元美一人，何至如茂秦生遇不佞不仁之甚也。」《弇州四部稿》有《與宗子相書》云：「眇君子竟不爲我和五子詩！」又明卿自邵武還，投書茂秦，述汪中丞玉卿意欲招定居閩、越。茂秦答詩云：「延士堪爲主，移家豈在人？漁樵今自適，龍鳳古難馴。」茂秦崛強，差足爲布衣吐氣。

又卷一四《周祚》陳田按　天保《致李空同書》云：「往寓幽燕，有攜《空同集》過予者，予抱而讀之再三而歎之。嗟夫！世有是人，予不得而見之，予豈人也哉？予年四十有四，白日易下，逝水不返，墮弱苟且，以俟其老，將奈何也？求虞翻、趙燁、陸倔、放翁、於卿之遺書而讀之，吾意未覺其有富也。登會稽之山，想黃河之流，浮雲西馳，征翼東向，又不能不空同之思，慷慨幾於泣下！誠以惜時不如立名，慕德不如勵行；追古不如就今，執文不如親炙。此王粲有依劉之誠，張敏有夢惠之歎。古今之所共親，烈士之尤重、楚北尹宣子，牛鬼蛇神，支離怪誕。然獨唱無和，世鮮譏彈。若專與弇州爲難者，江右湯若士，變而成方，不離大雅。顯砭于鱗之失者，山左于無垢、公孝與，識雖絕特，才乏殊尤。論者遂一概抹殺，謂萬曆一朝，無詩可採。夫「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賢人君子不爲世變而改操；「十步之內，必有芳草」，騷人韻士不因晚季而絕迹。豈有上下數十年，縱橫一萬里，而謂抗流爲鬼趣，亡國之音，有識所歎。古今之所共親，烈士之尤重、楚北尹宣子，牛鬼蛇神，支離怪誕。然獨唱無和，世鮮譏彈。若專與弇州爲難者，江右湯若士，變而成方，不離大雅。顯砭于鱗之失者，山左于無垢、公孝與，識雖絕特，才乏殊尤。論者遂一概抹殺，謂萬曆一朝，無詩可採。夫「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賢人君子不爲世變而改操；「十步之內，必有芳草」，騷人韻士不因晚季而絕迹。豈有上下數十年，縱橫一萬里，而謂抗音以歌，《白雪》絕響；陳詩而採，彤管無煇，豈通論哉！余博覽篇章，精覈藝藪，若區海目之清音亮節，歸季思之澹思逸韻，謝君采之聲情激越，高孩之之骨采騫騰，並足以方軌前哲，媲美昔賢。湯若士、李伯遠、謝在杭、程松圓、董遐周、吳凝父、孫寧之、晉安二徐抑其次也。至萬曆人才接迹，天啓奄禍滔天，穢濁一世。其與於逆案者，概屏不錄，竊附《巷伯》之義焉。

又卷八《于慎行》陳田按　東阿論詩，洞達古今流變。《穀城山館集》，音調諧暢，溯溯乎朱絃大雅之音。萬曆中葉以後，朝政不綱，上下隔絕，礦稅橫征，縉紳樹黨，亡國之象，已兆於斯。而公安、竟陵之苦音側調應之，聲

音之道與政通，應如桴鼓。東阿爰立，未卽登朝，遽爾凋謝，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獨爲詩運傷之也！

又《辛籤序》 時至天啓，椓人恣睢，毒流海內，國之元氣，斲削無餘。思宗適乘其阨，亦思救弊扶衰，而性猜識闇，罔別薰蕕。雖以高陽之偉略，長洲之碩學，不能久安於位；而烏程、宜興、武陵之徒，竊居政地，妬賢嫉能，政亂俗偷，天殃民怨，秦之大盜起而乘之，海內鼎沸，亦有智略之帥，英毅之夫，洞胸抉腹，碎腦鹹元，而莫之或救。余錄啓、禎之詩，先忠節，次遺逸，一以伸正氣，一以黜忝竊；而科目之士夫，乃夷而後之。其中未嘗無賢明之士，牛毛麟角，節長棄短，觀者自得之也。論者謂明之亡由於黨禍，乃歸罪於東林、復社之徒。嘻，何其僨也！夫東漢之亡，亡於寺人之禍，而黨錮乃興；明之亡，亦亡於閹人之孽，而東林、復社乃顯。陰陽戰而霆砰電流，風水激而波涌濤飛，邪正攻而黨人義憤節立。暨弘光偏安江左，支持殘局，而閹黨猶思翻局，以底於亡。「繁霜」、《板》、《蕩》之詩所以怨也。在昔漁洋與竹垞論選明詩，謂不宜略遠詳近，以今日而溯朱明，年將三百，亦云遠矣。余搜採明末諸家，補《詩綜》之闕漏，於斯集尤亟致意，然未敢言備也。宣統辛亥仲春，黔靈山樵陳田。

又辛籤卷五《黃淳耀》陳田按 歸季思以陶庵名集，黃公亦以陶庵名集，二人古詩皆擬陶，然歸詩眞率，黃詩俊爽，又各不同。大抵歸有忘世之意，黃有用世之意，遭時多難，殉節成仁，豈徒以詩人自命耶？

《蓮子居詞話・明詞不振》 金、元工於小令、套數而詞亡。論詞於明，並不逮金、元，遑言兩宋哉。蓋明詞無專門名家，一二才人如楊用修、王元美、湯義仍輩，皆以傳奇手爲之，宜乎詞之不振也。其患在好盡，而字面往往混入曲子。昔張玉田論兩宋人字面，多從李賀、溫岐詩來，若近俗近巧，詩餘之品何在焉。又好爲之盡，去兩宋醞藉之旨遠矣。

《白雨齋詞話》卷六 明代施浪仙《花影詞》四卷，卑卑不足道，求其稍近於雅者，不獲三五闋。同時馬浩瀾，亦有《花影詞》三卷，陳言穢語，又出浪仙之下。而當時並負詞名，卽後世猶有稱述之者，眞不可解。

王國維《人間詞話刪稿》 明季國初諸老之論詞，大似袁簡齋之論詩，其失也纖小而輕薄。竹垞以降之論詞者，大似沈歸愚，其失也，枯槁而庸陋。

《越縵堂詩話》卷上 謝在杭謂明詩遠勝於宋。又謂宋人尙實學而明人多雜著，統凡若干卷。蘇君屬直序其端，直慚從游之久，既未聞道，又焉知文？乃爲著其崖略。後之誦繹，有知文柄必出道術，則二三君子之嘉惠斯文，功不眇矣。悲夫！先生之道未逮大行，然見諸家邦，徵諸遐邇，嶷然而非道也？宜並刻之。」乃徵吏部曾君見臺偕及門士分校語學各體，其他酬應諸經乎世，明物察倫，盡性達命，咸出無欲之體，可以考堯舜孔孟不繆，質天

地、鬼神不疑，百世俟聖人不惑者也，奚俟直云。

胡纘宗《願學編序》 予自幼嗜韓文杜詩，然莫究其矩度。及長，工古文辭，工雅調，然莫測其淵奧。既侍吾師虎谷公，而知學求諸己，隨吾友涇野子，而知學求諸心，更獲追陪柏齋何子、甘泉湛子，而知學必務實。勝日省察焉，或謂若有得也，而實未有得也。尋入蜀，而友東巖徐子、中川陳子，相與砥礪而求著己。及侍吾師東川公、整庵公，而知學政一也，爲政爲學也。隨遊吳而友莊渠魏子、矯亭方子，相與尋向而求近裏。吾友谿田子亦云：學道斯學正也。而予願學之心彌篤彌勤。然岐於文字，敝於政事，雖日孜孜，且未見其進也。是故於予言動，莊渠子規之獨至，於予詩文，柏齋子、甘泉子、涇野子警之咸切，顧予顓蒙，雖未敢放失，然未能以顏子、程子爲的，以薛子爲趨，而學至灑然處，以復吾師友。今檢之口耳爾矣，支委爾矣，於身心固無得也，然願學之心猶夫疇昔焉。歸田之暇，課耕之餘，日尋月繹，偶有所得，乃劄記之，而有是編，恨未請正於何、魏、湛、馬、呂、陳諸君子也。存之家塾，更加體認，庶或續有得與！然予亦既耄矣。嘉靖甲寅重九日，鳥鼠山七十五翁胡纘宗世甫序。

文徵明《儼山文集後序》 夫文豈易言哉？必才以騁其辭，識以博其趣，勤以潰於成，然而非學無以足其用也。是故淵源浹洽，雋味道腴，體具而氣始充，識博而志乃達。體有未具，志或未凝，則出之無章，語焉弗詳，雖葱蒨翳鬱，而空言無實，識者鄙焉。我國家以明經取士，士苟有志用世，必專研經旨，委瑣括帖，以求合有司之尺度，固不暇言文。及仕有官，則簿領章程，日以困塞，非石道山清峻之地，鮮復言文。永樂以來，乃有庶吉士之選，俾讀書中秘，積學翰林，以基大用，即古制科之遺意也。然今之吉士，實未始得中秘書而讀之，惟學士之領教者限以經書，課以詞賦，而程試之耳。公自爲舉子，已能博涉羣書，遊心古學。及以高科入仕，首被是選，獨能於程限之外，益事貫綜。羣經子史，禮樂名物，陰陽律曆，山經地志，下逮稗官小說，靡不披覽而將以勤劬。生平所作，無慮千數，而高才卓識，足以驅獲推衍。故摛詞發藻，迥出輩流，品騭精詣，咸有據依，見諸論著，莫不合作，可謂一時之雄俊已。若其端居自守，不與物競，慷慨激發，不能與時推移，古奧者則刻削鍛鍊，務極艱澀，棘喉滯吻，若梵唄然，殆不可句，而大雅之風泯矣。周、秦、西京固若是乎哉？文裕公儼山先生崛起東海之濱，天才學力，超邁卓絕，駿發精英，其光燄燁燁迫人，宏博而不繁，古奧而不晦，周脩國史，長洲文徵明著。

費宋《儼山文集序》 魏曹丕有言，文章以意爲主，詞爲衛，時論韙之。予謂不然！夫文章，道之緒也。使其意或詭於道，則雖詞極工麗，奚取焉？矧克垂世經務，如古所謂之爾哉？姚姒尚矣。漢遭秦絕學，斯文未闡。然夷考其作者，要皆淳厖剴切，動據經傳，一時詔令所被，猶足風動黔首，下則述作、奏記，亦能匡時裨俗，用詔來世。豈非去古未遠而理道猶有存哉？陵夷至於六朝，操觚之士，競爲靡麗，以相誇尚，其間如陸機、雲、沈休文諸人，皆三吳豪傑，爲世所宗，而渾噩之風，蓋於斯時又變矣！我明興，丕新文教，海內嚮風，百餘年來，士皆蒸蒸然知上嘉唐虞，下追秦漢，藝文之家，庶幾近古，然江左之習，猶存什一。至於吳中，號稱多才，聞人學士，宗旨六朝者，獨倍他域，豈其邦之有作，不欲自相盩耶？將遺風流響，能自脫然者鮮哉？陸文裕公集凡百卷，余讀之，其詩歌則雅而莊，頌、紀則婉而諷，疏議則敷而達，序、記、辯、解則博而當，直而不俚。公，吳產也，機、雲兄弟，固公遠世，迺其文獨剔奧闡幽，根極理道，六朝餘習，一洗如脫。至究其論議，又皆鑿鑿可見諸行事，非徒說者，豈不眞知趣舍擇尚君子哉？昔司馬相如爲侍從，以文章得幸，考所陳述，率多諛導之詞。賈誼，達國體者，長沙之謫，所著鵩鳥、屈原諸篇，何其怨也。公初在翰林，所爲文多規切時事，比充經筵日講官，慨然以講章自宰臣更定非是，面陳其闕，竟坐落職。可謂剴直不諛矣！至左遷以後，驅馳籓臬間，略無感時憤俗之意。觀其《發教巖詩》云：「去留俱有適，吏隱欲中分。」《峽江道中》詩云：「何似湘江路，常懸魏闕心。」此其心豈常有怨尤耶？夫剴直不諛，公是以不免延平之行，忤而不悔，公是以復有賜環之命。以公度漢廷二子，所造不較遠哉？不較遠哉？嗟夫！讀公集者，不徒可以知公之文，因可以識公之爲人矣！賜進士出身、榮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纂修玉牒國史、經筵講官，鐘石費宋書。

唐錦《儼山續集序》 近代文章家非周、秦不談，非西京不談。然騁宏博者唯叢靡是務，而精粗醇駁無所決擇，往往蛟螾混處，而雅鄭之互鳴也。慕古奧者則刻削鍛鍊，務極艱澀，棘喉滯吻，若梵唄然，殆不可句，而大雅之風泯矣。周、秦、西京固若是乎哉？文裕公儼山先生崛起東海之濱，天才學力，超邁卓絕，駿發精英，其光燄燁燁迫人，宏博而不繁，古奧而不晦，周

之典雅，秦之雄暢，西京之豐蔚精密，蓋無乎不備也。縱橫運化，名一家言，所謂黼藻化工，芬馥宇宙，浩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非先生其疇當之？平生撰著，自講筵史局，郊廟臺省，以及山川林館之品題，祠墓金石之鐫刻，與經史之折衷，古今典章之辨議，家傳人誦，殆徧寰區，片楮隻簡，爲世至寶，可謂極文章之盛矣！矧先生經綸匡贊之業，雖宣發未究，而河嶽默運之功，良不可誣，則夫先生之所以傳世垂範者，豈唯文哉？

李開先《呂江峯集序》 古有建安七子，大曆十才子。今嘉靖十年後，更有八才子之稱。八人者，遷轉憂居，聚散不常，而相守不過數年，其久者亦止八九年而已，不知天下何以同然有此稱。詳其所作，任忠齋以奇警，熊南沙以簡古，唐荆川以明暢，而陳後岡之精細，王遵巖之委曲，趙浚谷之雄渾，各隨其材力。呂江峯獨以雅致擅名。七子所長，果是不可及，但任失之靡麗，熊失之慳嗇，唐失之軟弱，而失之深晦者陳，失之疎蕩與纏繞者乃趙與王也。呂亦自謂有方板之失，其短處自不可掩。古人多不諱短，如曹子建貽楊德祖書，備論同時數子，不少假借。雪浪齋等，與大曆詩人，各有評駁，惟予兼有七病，素無一長，亦幸得廁名於其間。任有《考功集》，熊有《內外集》，並《周易象旨決錄》，唐集十二卷，陳集不分卷二冊，王有《家居》、《玩芳堂》二集，各七卷，而趙集十五卷，予自雜著外，集亦不分卷，凡十二厚冊。惟江峯不知其集之多少存亡。忽其長子克念致書云：「編定先君遺稿，頗有次第，已托桂陵胡子爲之後序。」而以前序屬予。予方爲其集繫心，聞此不勝喜慰，遂爲之序其概，以見諸子同遊之美，及得譽之隆如此。雖爲之作序，尚未得其全集，止據平日所見，詩則沉着痛快，文則平正詳明，而雅致不足以盡之，方板不足以病之矣。

《藝苑卮言》卷五 余嘗序文評曰：「國初之業，潛溪爲冠，烏傷稱輔。臺閣之體，東里闢源，長沙道流。先秦之則，北地反正，歷下極深。新安見裁，汪伯玉也。理學之逃，陽明造基，晉江、毘陵藻棁。六朝之華，昌穀示委，勉之泛瀾。」大要盡之矣。

王世貞《贈李于鱗序》 海內稱文章家不相下，更齮齕勝己者，此其常云。日吾之使而南也，于鱗辱之言，計于鱗所許，亡過北地李生矣，其次爲仲默，又次昌穀，而其微詞多譏切某郡某郡二君子。二君子固蠖伏林野，其聲方握柄，所褒誅足浮沉天下士。而其徒某某諸貴人，日相與尊明其道，引繩批根，□(弘)正嘉隆。東越勃然而興，秉良知以繼絕學，直將房皇三代，糟粕六經，

則其師心非法卽法。顧先王法言具在，殆有徑庭。北地以淸廟遺音，一洗里耳，濟南白雪，江左鈞天，其一先登，其一高跱，其一張廣樂、集大成，三者皆人傑也。北地往矣，余幸從兩君子游。彼其隸視百家，雄視千古，取法於左、國、蒙莊、屈、宋、蘇、李、司馬、曹、劉、李、杜，取材於先秦、兩漢、建安、開元，于鱗謹嚴，元美閎博，高門相望，無忝大方之家，概諸三代六經，將避三舍。余少而好古，長受民事，蒞戎行，用志旣分，卒鮮專一之效。壯而遊方之內，乃始有聞，彊而爲方外遊，乃始有覺。要之，聞則任耳，覺則攖心，什五而離，什五而合，幸而家食，將成一家之言。命曰《太函》，釐爲三卷。上之則道術之辨、性命之原，中則經國之程，下則經世之業。比年善病，竟謝未遑。昔仲氏發副墨之藏，徒暴吾短，文將焉用，寧詎不慙？往弇州《四部稿》成，則余序矣，元美相視莫逆，亟索余稿序之。自惟平生之言，逝將取衷古始，日暮塗遠，雖夸父其如之何？乃今取法取材，猶之拾瀋，天喪元美，誰其定吾文哉！

王圖《槐野先生存笥稿序》 海內以作者鳴，代可睹也。其爲學士家所北面，莫若空同氏，次則推轂槐野先生，兩人者皆關中產云。先生初入中秘，卽奮志千秋之業，文不屑舉東京以下語，詩不屑舉大曆以下語。一時脩文之士無不心伏，願爲之下。而間有謂文須舍筏，安所事尺寸古人也者，先生獨不謂然。洎在史局，引繩操墨，彌入神化。每一結撰，傳布薦紳間，人人膾炙。薦紳大夫時有贈送，非得先生掞管，人不以爲華也。其爲一時所尊向若此。蓋嘗考覽國初時臺閣文體，類尙明析暢達，而其爲詩亦沖夷俊美，頗借塗宋人。而士大夫不在館閣及布衣之雄，率乞靈秦漢人口吻，與詞林爭勝。考其所作，大都刻畫皮貌，剽竊影響，競相塗抹，漸入支離。卽所稱海內七子，非不高自誇詡，然自歷下、瑯琊而外，孰能爲詞壇執牛耳者？嗟嗟！難言之矣。先生夢寐古人，文規子長，詩宗少陵。今其言具在，言司馬則司馬，言杜則杜，妙契環中，神符象外。試取先生所著，雜置子長、少陵集中，惡知夫子長之非先生也？譬之韓幹畫馬，曲肖神情，又如胡寬營新豐，井市宛然，雞犬亦競識其處。蓋曩時臺閣之體至是劃然大變，而所稱士大夫及布衣之雄，乞靈秦漢人口吻以勝詞林者，始識秦漢人眞面目、眞命脈，將慙汗咋舌，不敢復逞其甲乙雌黃之口。是先生不獨有功詞林，抑且有功於贋秦、贋漢諸君子，詎非藝苑之前茅，而名世之間出者哉？

《四友齋叢說・文》 今人作文，動輒便言《史》、《漢》。夫《史》、《漢》何可以易言哉。昔人謂韓昌黎力變唐之文，而其文猶夫唐也；歐陽公力變宋之文，而其文猶夫宋也。豈至我明而便能直追《史》、《漢》耶？蓋我朝相沿宋元之習，國初之文，不無失於卑淺。故康、李二公出，極力欲振起之。二公天才旣高，加發以西北雄俊之氣，當時文體爲之一變，然不過爲我朝文人之雄耳。且無論韓昌黎，只如歐陽公《豐樂亭記》，中間何等感慨，何等轉換，何等含蓄，何等頓挫。今二公集中，要如此一篇尙不可得，何論《史》、《漢》哉！

馮夢禎《皇明文憲序》 我世宗肅皇帝壽考作人，其一時人文之盛，可謂斌斌矣。而回視弘正以前，不無朱絃疏越之嘆，況近世乎！何子所輯公車義，自袁胥臺先生而下，凡四十七人，俱嘉靖作者，得文千餘首，題曰《皇明文憲》，而梓以廣之。上略成弘之樸，下抑隆萬之華，而縣斌斌者以示公車法，倘亦有荀卿子法後王之意乎？讀是集者，以嘉靖追成弘，以成弘追六經，挽衰靡而登雅道，豈非今日之幸哉？何子名世選，字用夫，方以是業張赤幟於東越云。庚寅秋八月廿一日。

何良俊《儼山外集後序》 良俊有友董宜陽，蓋雅從陸文裕公儼山先生游。先生嘗語之曰：余集欲不傳，余有撰著數種，雖不敢自謂成一家之言，其於網羅舊聞，紀記時事，庶不詭於述者之意矣。使後世有知余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良俊後見先生之子楫與其甥黃子標，訊之良然。良俊曰，嗟乎！甚哉！著述之難也！昔鄭漁仲有言，夫太史公之書，史家視爲準的，然以亙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於七八種之書，所可爲遷恨者，博不足也。至於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劉知幾譏其多聚舊聞，時插雜言，所可爲遷恨者，雅不足也。余嘗怪歎，謂爲過言。迺今觀近代著述，鮮能盡善，則知博雅兼備，太史公猶或難之，昔人所云，信不虛矣！【略】我明當正德間，承累聖熙洽，又敬皇帝加意文儒，故一時則有康澗西、馬西玄奮自關中，崔後渠鳴於鄴下，李空同、王浚川雄視河洛，何大復、薛君采高騁穎亳，徐昌穀、顧東橋與先生輩振起吳中。文章之盛幾與古埒。今讀其集，非不窮妍盡工，眩視驚聽，然譬之畫脂鏤冰，雖精采酷似，而棄日損功，終歸毀滅。嗚呼！若此者亦何取於文哉！唯先生撰著成書凡二十三家，通計四十卷，其於歷代典章，群籍

隱義，陰陽曆律之變，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莫不畢備。至若《史通會要》一書，則書家精秘，開指殆盡。錄同異，則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前奉敕督理廬鳳淮揚糧儲、四川按察司提學副使，同年友人沔陽陳文燭撰。

李維楨《七幅庵艸叙》 傅遠度有圖七幅，搆庵奉之以爲客，而自爲主，故曰七幅庵主人，圖各爲之詠，名《七幅庵艸》。云七客者何？巢由洗耳，絕世異客也；傅說應夢，治世正客也；禰衡撾鼓，震世烈客也；司馬滌器，脫世俊客也；朱詹抱犬，待世苦客也；許彦負籠，戲世怪客也；天龍豎指，了世解客也；七客潛見殊時，奇正殊迹，而合千古於一室之內，又以其身爲主，若生死肉骨與共，啓居談論異矣。【略】恆言七子如徐、吳，有氣體無神骨，近日袁中郎輩反是，婁江、歷下互有短長，持論如此，安得不索之七幅中人乎？其友人顧太初、張夢澤皆名下士，評目遠度，置諸青雲之上，而余第舉臺卿相方，定非所安，然而七客以天龍爲歸宿，則其意且空諸所有，欲遂其志之思也。而演《易》、而作《春秋》，下及《離騷》、《國語》、《孫子》、《呂覽》、《韓非子》諸書，皆發憤而自通，使見後人所爲作，無論韓、柳、歐、曾、王、大小蘇諸家，即虞伯生何得少之。學《史記》者，奈何字字而摹，句句而擬也？余唯唯否否。今讀先生集，所論《易圖》、《洪範》、《大衍》、《孝經》、經叙諸篇，眞見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下，發漢、唐、宋、元諸儒所未發。書記之文，或道陰陽，或道政事，或道性情，或道名分，或道禮樂，必準六藝。而穀梁之厲，荀、孟之暢，老、莊之肆，多見筆端。西京至勝國，凡有所長，會而通之。難言者藻，易語者約，不雕而工，不滌而古，風行水上，水由地中行也。明三代之遺，紀六合之綜，子長復生，等三閭、左、國矣，好奇者何得彈射先生？以余學《史記》也，余今知先生善學《史記》也，蓋千萬世可傳云。先生博學弘才，早揚明廷，潤色鴻猷。乃晚對公車，沉淪縣令郡倅之間，及丞太僕，兼掌制敕，纂脩《世宗實錄》，期月而往矣。每覽改官、乞休諸疏，至匡鼎雖貧，桓榮已老，尚能誨士，成漢二史，作唐一經，要諸沒齒，經術報國，未嘗不唏噓使人流涕也。獨御倭、馬政、水利三途並用諸議，覽者以爲周官之遺。卓子康一傳，書長興座右，至於今口碑焉。先生可傳也獨文哉？先生常欲作茶陵張公傳，余曰：「相業若何？」先生曰：「大節在不草玄文，肅皇帝以隱謚之。」余曰：「宜何謚？」先生曰：「端而毅可也。」張公易文毅，而制辭出先生手，獨無文毅傳，豈有志而未就與？先生諱有光，字熙甫，海內稱震川先生。萬曆戊子秋日，賜進士第、通奉大夫、江

陳文燭《歸先生文集叙》 震川先生者，崑山歸熙甫也。先生與先君子同出張文毅公門，稱爲雙璧，余兒時知之。同舉進士，論文驩甚。慕司馬子長而學焉，各以其文遞相爲叙。先生叙余文，蓋嘉靖乙丑春也，二十年而始定先生之言。先生每謂，文至六經尚矣，明道記事宗焉。子長所稱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不有厥協六經異傳、齊整百家雜語者乎？故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而演《易》、而作《春秋》，下及《離騷》、《國語》、《孫子》、《呂覽》、《韓非子》諸書，皆發憤而自通，使見後人所爲作，無論韓、柳、歐、曾、王、大小蘇諸家，即虞伯生何得少之。學《史記》者，奈何字字而摹，句句而擬也？余唯唯否否。今讀先生集，所論《易圖》、《洪範》、《大衍》、《孝經》、經叙諸篇，眞見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下，發漢、唐、宋、元諸儒所未發。書記之文，或道陰陽，或道政事，或道性情，或道名分，或道禮樂，必準六藝。而穀梁之厲，荀、孟之暢，老、莊之肆，多見筆端。西京至勝國，凡有所長，會而通之。難言者藻，易語者約，不雕而工，不滌而古，風行水上，水由地中行也。明三代之遺，紀六合之綜，子長復生，等三閭、左、國矣，好奇者何得彈射先生？以余學《史記》也，余今知先生善學《史記》也，蓋千萬世可傳云。先生博學弘才，早揚明廷，潤色鴻猷。乃晚對公車，沉淪縣令郡倅之間，及丞太僕，兼掌制敕，纂脩《世宗實錄》，期月而往矣。每覽改官、乞休諸疏，至匡鼎雖貧，桓榮已老，尚能誨士，成漢二史，作唐一經，要諸沒齒，經術報國，未嘗不唏噓使人流涕也。獨御倭、馬政、水利三途並用諸議，覽者以爲周官之遺。卓子康一傳，書長興座右，至於今口碑焉。先生可傳也獨文哉？先生常欲作茶陵張公傳，余曰：「相業若何？」先生曰：「大節在不草玄文，肅皇帝以隱謚之。」余曰：「宜何謚？」先生曰：「端而毅可也。」張公易文毅，而制辭出先生手，獨無文毅傳，豈有志而未就與？先生諱

又《林茂之賦序》 嘉靖以來，詞人鵲起麕集，而長於賦者殊鮮。即歷下、吳，有氣體無神骨，近日袁中郎輩反是，婁江、歷下互有短長，持論如此，安得不索之七幅中人乎？其友人顧太初、張夢澤皆名下士，評目遠度，置諸青雲之上，而余第舉臺卿相方，定非所安，然而七客以天龍爲歸宿，則其意且空諸所有，欲遂其志之思也。而演《易》、而作《春秋》，下及《離騷》、《國語》、《孫子》、《呂覽》、《韓非子》諸書，皆發憤而自通，使見後人所爲作，無論韓、柳、歐、曾、王、大小蘇諸家，即虞伯生何得少之。學《史記》者，奈何字字而摹，句句而擬也？余唯唯否否。今讀先生集，所論《易圖》、《洪範》、《大衍》、《孝經》、經叙諸篇，眞見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下，發漢、唐、宋、元諸儒所未發。書記之文，或道陰陽，或道政事，或道性情，或道名分，或道禮樂，必準六藝。而穀梁之厲，荀、孟之暢，老、莊之肆，多見筆端。西京至勝國，凡有所長，會而通之。難言者藻，易語者約，不雕而工，不滌而古，風行水上，水由地中行也。明三代之遺，紀六合之綜，子長復生，等三閭、左、國矣，好奇者何得彈射先生？以余學《史記》也，余今知先生善學《史記》也，蓋千萬世可傳云。先生博學弘才，早揚明廷，潤色鴻猷。乃晚對公車，沉淪縣令郡倅之間，及丞太僕，兼掌制敕，纂脩《世宗實錄》，期月而往矣。每覽改官、乞休諸疏，至匡鼎雖貧，桓榮已老，尚能誨士，成漢二史，作唐一經，要諸沒齒，經術報國，未嘗不唏噓使人流涕也。獨御倭、馬政、水利三途並用諸議，覽者以爲周官之遺。卓子康一傳，書長興座右，至於今口碑焉。先生可傳也獨文哉？先生常欲作茶陵張公傳，余曰：「相業若何？」先生曰：「大節在不草玄文，肅皇帝以隱謚之。」余曰：「宜何謚？」先生曰：「端而毅可也。」張公易文毅，而制辭出先生手，獨無文毅傳，豈有志而未就與？先生諱

又《董元仲集序》 蓋本朝人文極盛，成弘而上，不暇遠引，百年內外，約有三變。當其衰也，幾不知有古。德靖間，一二三子反之，而化裁未盡。嘉隆間二三子廣之，而模擬遂繁。萬曆間二三子厭之，而雅俗雜糅。一變再變，一變觭於師古，二變觭於師心。元仲折其衷而矯其偏，不拘攣以爲格，不奔放以爲雄，不儇薄以爲逸，不摭拾以爲富，不杜撰以爲新，不險絕以爲奇，不穿鑿以爲巧，不隱僻以爲深，不豔冶以爲色，不妖浮以爲聲。其書破萬卷，而約其言若一家。其體該衆作，而適其宜，無兩傷。無論三代二京六朝三唐，即宋與近代名家，未嘗不輻湊並進，而操縱在手，曲暢旁通，如郢之斤、僚之丸、梓慶之鐻、輪扁之斲，師古可以從心，師心可以作古，臭腐爲神奇，而嬉笑怒罵悉成章矣。

李日華《虞德園先生文集序》　北地、信陽嚴古煉格，宣亮抗音，傑然宗工自命，顧棘端葉楮，擬議之勞，思敵造化。人亦間言歷下超奇、婁東華雋，並轅聳轡，適在當途。而營伍壁壘，步伐止齊，鬼鬼神神，分合盡變，婁東固居然百萬之帥也，歷下號飛彪，不能不受部勒。此公言也。余以爲：文至婁東，無忝盛明，一時橫出者，乃有臨川湯先生、武林虞先生。兩先生不屑拾人間片唾，所陳瑰麗異特，似非經畬史圃搜獵所得，信心信意，點墨涅染，具成秘寶，湯先生斐亹雕鏤，孔翠奕奕，半涉情艷；虞先生溶然道腴，淡乎道味，鷲峰羊肆，匿策隱文，下而叢穢之諢談、偃伏之魅典、厭腐之語錄，莫不經茹而後吐，時復出之金剪玉針，組紕渾密。大都古奧閎異，富衍磅礴，兩先生所同，而動與道期，則虞先生獨焉。

王錫爵《袁文榮公文集序》　公初以明經上春官，籍第一，既及第，守翰林二十年，而天子知公名日深，延入侍帷幄，晉參大政，皆不卜不謀，憪然恨得公晚，雖公亦自謂千載一遇也。故平生著作，於代言應制爲多。上數有所徵問，夜分出片紙禁中，使中貴人刻燭受公對，對成以屬其傍侍史，封題記歲月而已。迺其出入風議，纚纚數千百言，自天子左右蘭臺石室外，閟滅不傳者豈少哉？公沒後且數歲，而厥嗣中書君葆佩手澤，搜採廢遺，得什一於四方好事者刻之。嗟乎！此亦禁鼎一臠，嘗者可以知味已。而錫爵間頗聞世儒之論，欲以軋茁骫骳、微文怒罵，闖然入班揚阮謝之室。故高者至不可句，而下乃如蟲飛蟣鳴，方嘵嘵鳴世，以謂文字至有臺閣體而始衰。嘗試令之述典誥銘鼎彝，則如野夫閨婦強衣冠揖讓，五色無主，蓋學士家溺其職久矣。自錫爵游公門下，公所爲文章，皆肆意衝口，對客立就，古辭古事，如鬼神輸運以供佐使，而華富溫密，卒澤於仁義，炳如也。身不出長安門，而尺寸波瀾當之卻其淪漪，殆與空同先生並垂不朽哉！然空同詞氣儻然，機鋒橫溢，猶時徑率亢厲，而先生沉厚雍穆，意趣翩翩，在文之內又在文之外。固嘗三四繡之梓矣，然是集也，於昭代指詎容多屈哉？學士大夫挹味者衆，因以弘《槐野先生存笥稿序》　古文詞自空同先生振起，握槧者蓋人人希心西京、大曆而上矣。顧沾濡漸靡，含神師貌，猥剽裂成章以爲奇絕，而不顧其安，精氣黯索，味之若陳紅然。迨槐野先生繼起，心弗善也，迺一切脫去榛楛，惟獨以神情符契百世上，鴻裁短什，直追子長、少陵之軌。矩度森栗，猶之大匠營枓，左尋引，右繩墨，中處焉以役群工，高深狹闊之制犁然有條，而阿房之巨，靈光之巍，不事跡襲，無不可爲。何者？操其方圓，圓倕之圓，方班之方，而締構自己也，焉用跡襲？蓋文有法，有法法，不得其法法而蘄法之若，於是乎有拾瀋。誠契其法法，且不煩繩削而自合，卽子長少陵文數詩史，寧直得之言泉毫素間哉？彼其周流窮攬形勝謠俗、古今成敗，備囊括之，而後乃馳騁諸家，吞吐歷代，其善陳時事，情不忘君，而後所謂得其法法者，非邪？是以典午江左語自不能措其毫端。竊嘗辟之貞松古柏，黛色龍鱗，而籬落間卉植失其斐亹，溟海曾淵，勢且浴日月、王百川，則，琅函奧典，搴茹酉穴之菁，嚌啜百氏之胾，而朝華是務謝，膏馥爲盡祛，鑿當竅。其胸次醞藉，誠足媲埒往古。故其摛之詞，渾渾噩噩，方圓曲中其鴻猷巨典，吏治民隱，士風夷情，方輿嗜向，疆場大計，具有碩畫成算，鑿鑿乎平生著作，於代言應制爲多。上數有所徵問，夜分出片紙禁中，使中貴人刻燭受公對，對成以屬其傍侍史，封題記歲月而已。迺其出入風議，纚纚數千百言，自天子左右蘭臺石室外，閟滅不傳者豈少哉？公沒後且數歲，而厥嗣中書君葆佩手澤，搜採廢遺，得什一於四方好事者刻之。嗟乎！此亦禁鼎一臠，嘗者可以知味已。而錫爵間頗聞世儒之論，欲以軋茁骫骳、微文怒罵，闖然入班揚阮謝之室。故高者至不可句，而下乃如蟲飛蟣鳴，方嘵嘵鳴世，以謂文字至有臺閣體而始衰。嘗試令之述典誥銘鼎彝，則如野夫閨婦強衣冠揖讓，五色無主，蓋學士家溺其職久矣。自錫爵游公門下，公所爲文章，皆肆意衝口，對客立就，古辭古事，如鬼神輸運以供佐使，而華富溫密，卒澤於仁義，炳如也。身不出長安門，而尺寸波瀾當之卻其淪漪，殆與空同先生並垂不朽哉！然空同詞氣儻然，機鋒橫溢，猶時徑率亢厲，而先生沉厚雍穆，意趣翩翩，在文之內又在文之外。固嘗三四繡之梓矣，然是集也，於昭代指詎容多屈哉？學士大夫挹味者衆，因以弘

《文脈》卷三《文脈新論》　嘉靖年間一格也。運值鼎革維新，文明全盛，周、秦、漢、魏、六朝、初唐、盛唐諸體咸備，燦然郁乎夐哉，興起林如也。曰：吾鄉詞林先哲之集之傳，子安可以無言？弘遂忘其區露，輒以夙所斑窺先生者爲之叙云。萬曆乙巳孟秋之吉，賜進士第、翰林院檢討、徵仕郎，關門後學盛以弘謹撰。

《文脈》卷三《文脈新論》　嘉靖年間一格也。運值鼎革維新，文明全盛，周、秦、漢、魏、六朝、初唐、盛唐諸體咸備，燦然郁乎夐哉，興起林如也。曰：吾鄉詞林先哲之集之傳，子安可以無言？弘遂忘其區露，輒以夙所斑窺先生者爲之叙云。萬曆乙巳孟秋之吉，賜進士第、翰林院檢討、徵仕郎，關門後學盛以弘謹撰。

《槐野先生存笥稿序》　古文詞自空同先生振起，握槧者蓋人人希心西京、大曆而上矣。顧沾濡漸靡，含神師貌，猥剽裂成章以爲奇絕，而不顧其安，精氣黯索，味之若陳紅然。迨槐野先生繼起，心弗善也，迺一切脫去榛楛，惟獨以神情符契百世上，鴻裁短什，直追子長、少陵之軌。矩度森栗，猶之大匠營枓，左尋引，右繩墨，中處焉以役群工，高深狹闊之制犁然有條，而阿房之巨，靈光之巍，不事跡襲，無不可爲。何者？操其方圓，圓倕之圓，方班之方，而締構自己也，焉用跡襲？蓋文有法，有法法，不得其法法而蘄法之若，於是乎有拾瀋。誠契其法法，且不煩繩削而自合，卽子長少陵文數詩史，寧直得之言泉毫素間哉？彼其周流窮攬形勝謠俗、古今成敗，備囊括之，而後乃馳騁諸家，吞吐歷代，其善陳時事，情不忘君，而後

集》，但類策體，且多同耳。

又　沂陽王生文祿曰：古之文也簡而質，明心也，誠也。今之文也繁而虛，昧心也，僞也。明心也，學至而言，言必據己。昧心也，好勝而言，言必欺人，匪心得也。試觀之草木，華而後實，實結而後華零。文譬華，道譬實，使未華而望實，未實而去華，盭也。羲畫孔述非文哉？無文則道曷見也？是以因文見道，道成而文自忘。今未見道而先舍文，文非文，道非道，故曰考實則無道，抽華則無文。

鄒元標《皇明五先生文雋序》　北地李獻吉、濟南李于麟、婁江王元美、新都汪伯玉、四明屠緯眞，之五先生者，各標一幟，狎主齊盟，其才皆足以揮斥萬靈，奔走百代，方之往哲，未易軒輊。迺夷想當年獻吉、于麟，氣節孤峻，不受羈筴，元美、伯玉，揚歷居園，多所塡撫，怛衷摯行，尤重鄉評。緯眞蚤歲謝官，翛然方外，雖其德業有顯晦，卽著述亦有多寡，然核其品目，皆各有一種英雄本色，故發之爲文章，揆貌不同，而抒眞則一，如化工之叶物，爲柏之挺，梅之瘦，牡丹之瑰麗，蘭菊之幽芬，桃李之穠鬱，蓋天然自有之致，各任其性而出之，非殫精窮力而運，若宋人之三年而成一葉者也。至於折枝剪綵剽襲爲工者，又無論已。今其文集具在，試與有識者一商騭之。

蘇文韓《選五先生文雋叙》　余不敏，【略】每謂文章一道，稟注於川岳英靈乾坤清淑之氣，雖遞有衰旺，而胡元腥穢，遂以蔑如。廼龍門、郁離，肇興草昧，斯爲振秀，而不能盡祛頹靡之積習。自北地拔起高標，至弇州而恢弘令緒，前歷下而後新都，妙析奇致，大暢玄風。而緯眞先生又瑰瑋自拔，儻蕩不群。明興，作者至五先生而體裁極備，彬彬盛矣。創於北地而飭之以下，總攝於弇州而澤以新都，縱以緯眞，蔚勝覽於中區，曷以加焉。似有獻吉，不可無李、王，有李、王，亦不可無司馬、儀部。若日規月表，相爲輝映往來，以著明於宇宙，而不容偏晦。廼懷鉛吮墨之士，岐舌於高者之多累，大者之乏裁，或貌古而味醨，采豔而格拘，否則率爾流移而漫無止泊，自其口鑒之難精也。【略】吾固知北地、弇州，廓前矩後，振古拓今，而于鱗之遒勁，太函之精工，緯眞之巨麗，相與負異而爭雄，備體而盡變，經緯人代，礎裂鴻濛，仙踪佛諦，鬼譎神奇，絡繹奔會，贍舉無遺，不淪俗，不趨詭，浸淫學府，匪膚襲而冥契前脩，取給神明，無瞻怒而發舒高藻，獸擾鳥瀾，星光貝氣，爲觀大而適用弘，疆理開而國容壯，洵千秋之秘圖，而當代之鴻寶也。故雖以仲默之雄，猶未能方駕獻吉，而吳、徐諸子，末由而分席李、王，卽才思富捷如吾郡子相，亦所謂蘭玉夙摧，長轡未騁，況其散焉者乎？余沉淪制義，積有年所，而不得其效。乃肆力古業，一遇異書，輒損衣食購之。盈架連屋，身蠹此中，而集則棄去，存者不數種，蓋性莫可強也。今次義仍先生集問世何哉？吾嘗審制義之風氣矣。東南西北，猶之橘柚梅李，甘辛酸苦，原自具味，何能人人問其嗜厭，亦聽其自遇之爾。而風氣轉徙，又若有合冶鑄之者，乃江右實往往轉徙之。故他國多宗江右，而江右未嘗附他國。予心折焉。昔人語云：「彭蠡主三江，廬嶽主衆阜。」蓋江山之秀，勁挺出之爲忠義，則有弋陽廬陵；沉涵泳之爲理學，則有南豐鵝湖；恬漠守之爲清節，則有彭澤南州；晶英噴之爲文章，則有六一涪翁。若制義之自爲派，夫何足云。而義仍先生，其人不可得而見，其集可得而論。殆懷誠慕義，彊執孤行，而躑躅不進，思窮力蹙，故大放厥辭。歡忻悲歎，法戒作止，莫不假是以托情，緣情而著體。非瞭然於中者勿言，非誠有於己者勿述。文至於此，謂之古宜也。然則不盡存之，必爲之揚搉取捨者，揀金於沙，而復揀金於金，所汰彌多，所存彌精。嗟乎，胡銓一封不朽，鄭谷一字稱師，亦何歉乎江右哉。義仍復起，應不嘆王維舊雪圖矣。

沈際飛《玉茗堂選集序》　我明以制義帥士，士一志畢慮，故不工而得之，以餘力爲古，或求工而失焉。龍門到今，他不具論，如于麟、弇州數子，號稱巨擘，而句積殊門，章就紛雜，意騖於多，自見其淺，亦復使學人淺也。

【略】天啓甲子南至廣陵，蘇文韓題。

李中黃《論文》 李卓吾以著書殺身，《藏書》其最著也。然《藏書》有偏處，亦有當處。但其出詞吐氣，一味怒罵，固應取禍。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李氏《藏書》是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鍾竟陵《史懷》是也。予膽不如溫陵之大，心不如竟陵之細，而敢於異同，顧自信者確耳。袁公安頗能暢所欲言，但與李卓吾俱墮坡仙滑調，是其一病。

畢懋康《太函副墨序》 國朝文章家斌斌代起，若搴大將旗，居然主壇坫者，則歷下、弇山、太函其雄也。《滄溟》一集，于鱗厭世後，子駒得習聞於過庭，從元美訂之，其洮汰精矣。弇州集若《四部》、若《續集》、若《別識》，卷帙之繁，得未曾有，元美固自以爲瑕瑜不掩，不妨大家。吾邑汪司馬伯玉先生之《太函》，爲卷百二十有奇，武庫森然，軍實鴻富，與弇山爭雄長，是固晉楚之狎主，而泰華之對峙也。先《太函》行者爲《副墨》，一時紙貴，不脛而走四裔。後此鴻製具載《太函》，纂棗之餘，緼以年歲，哀其結撰，復爾盈帙，先生手自刪訂，藏之篋中舊矣。琬琰瓊蘇，別其精鑿，雅欲傾上尊以飫賞音，於是適孫瑤光奉其手澤，主《副墨》而參以《太函》，附入遺文，合鋟而問序焉。余謂文章之道，代有污隆，秦漢以降，一靡於六代，而昌黎氏一振之，再弱於宋，而廬陵氏一振之，至勝國而文亡矣。大明開天，日月重朗，北地崛起而一大振之，禘三代而禰秦漢，駸駸乎復見漢官威儀，然亦剷除草昧爾，蒙氣猶未洗也。至世廟、濟南、婁江、新都並建旗鼓，盡掃羣蕪，一還舊物，幹以六經，條以左史，潤以墳、汲、竹書、柱下、莊、列，而漉以西京諸子，猗與盛矣！乃一二後起，思以代興自居，詡匠心而訾鑄古，猥云歷下古而棘，弇山博而肥，太函法而拘，諸家之集紛如列肆，試與三家絜長比大，則僬僥之於龍伯，不可同年而語明矣，若夫拘之云者，得無謂其馭以法而範以格乎？

許重熙《玉茗堂文集序》 夫文章者，不朽之至撰也。鏡倫紀於藻先，抒性靈之我祕，綴言妙於居要，稱業藉之行遠，經籍尚矣。玉瑩肆變，乃開楚奏；風霜中挾，爰裁漢體。若夫建安秦始(當作正始或泰始)，繁響新製，元嘉天監，餘英別豔，排珠聚穀，盛矣麗矣。陳隋靡靡濫觴，唐搆着意駢偶，都無生色。韓柳更制，去蕪存美，中興斐然。歐蘇曾王，各暢奢趣。衰宋不振，辭入注疏，冗手寡韻。迨於明興，景濂正始，大雅開美。獻吉才雄，大放厥詞，九合遂霸。於時攀龍托鳳，後先暉麗。雖陶匏異宜，而黼黻競賞。斯皆興朝之冠冕，名籍之大備也。伯安、道思，發藻儒林，羽翼宋體。元美高唱，排王蹴唐，表章獻吉，遠則秦先，定衆著之評，標一時之榜。而盛極衰微，浸淫今製。文繁墨黯，事業義雜。後進士俗，纔能學語，莫不禘李祖王，鏟帖歷下，掇拾新都。甲襲乙蹈，讀者捧腹。【略】粵我義仍夫子，星降西州，雲章東夏。昔春秋在少，而朝野早傾；雖人爵未崇，而清風故遠。觀其體氣高妙，才情逸發，學浸洙典，筆芬左冊。麗則之篇，並潘陸而綴古；窈窕之音，續沈宋而微吟。固已範玄趣奧，鑄新叶利，奪鮮化工，爭清鈞廣。而書牋序記，翩翩奕奕。陶韓鑄柳，語必衷裁；摹歐範曾，言非強結。學士謂之通才，文人師其大成矣。

何偉然《皇明十六家小品序》 夫雨侯業已珠玉各綴其首，何庸予言，然予亦嘗取諸家臆論之，或別有當雨侯者。屠緯眞以多爲寶，珠可彈雀，璧可抵門，甚之翡翠指環可換刺繡筆，使粧眉者日乞螺子黛數升，無不給也。風流禪其可語趙州簷蔔乎？天池爲他人作五色嫁衣，愧以自媚，雖英雄失手，痕無笑啼，激而壯，則楚莊之怒、昆陽城之戰也。季重早雋，靈明特加，每設意，若神珠空翠來自帝先，崩興嗆辟，與五泄爭奇致，宜乎漢晉風流歸之。虞長孺僻奇險，然管夷吾必握高、國以變齊，武靈王必握公子成以變綺服，牛蛇不得奪吾故宮，在他人非黑風吹船入羅剎，則取吳紫玉、徑寸珠、白玉壺，亦有陰氣寓庸，天假開人，洵文之司命。然非康成之經神、何休之學海，獻酬羣心，曷能注不盈而酌不竭，華於顏色，如安期生灑墨石上成桃花，別有仙艷。大泌山人交以友盡天下爲量，文以用盡古今爲量，每一文出，如太山北樹，青腰玉女三千人守之，嘗有五色飛鳳、寶光珠雀集其上。石公思以漢幟易趙幟，鬼夜哭弗顧也，俾天下唐拾晉稷、魏倚漢規者，愧而卻走。然孤行從違者半，即絜小脩珂雪集，應在從違間。若夫神魄所依，如吳道子畫鬼神，觀裴將軍舞劍，左旋右轉，飛勢入雲，電光下矚，斯畫成，颯然風起。伯敬矯公安，規之清亮，以識扶力，揚雄步長卿之踪，宋玉衍靈均之製，造車合軌，顧影依然，楚國蘭芬，其在君子。病者曰，鍾派吾不解也。閩文工藻火，終日七襄繡虎，公出書倉爲家珍，人侈李都尉之鴛鴦，君凌班婕妤之霜雪，不作粧罷蛾眉，低聲問婿之態。太青子力抉玄秘，才識鴻鉅，一凝思，神躍萬里，氣吐白練上衝，字悉摩尼珠中金偈，不讀五千卷，不許登堂共語。

湯若士無觸不靈，舞艸按以歌聲，鳴雞隨乎鼓節，飛辛瀏亮，引商刻羽者，歌舞從之，當此道長夜如張雞林夜明簾，皎若白日。若思白、侗初、明卿三先生，或以沖停，或以娟好，或以淵安，玉局之選，有才皆仙語，味與色則玉饋，酒美如肉，澄清如鏡，雲液霞漿，服之可以得道，明卿猶道大目廣，午夜無虛燈，揭無盡之臧，磨人鈍眼，懸書通國，天宇用開，功非渺矣。眉道人弘游典墳，寤歌林間，名世歸之如鶩，道人泊如也。文源直瀉銀潢，不剪松江之水，秋澄春碧，鑑者光悅，飲者情怡，弘經濟於山林，先生以之。諸君子者，析之各成一家言，主伯文壇，則共成一代言，以表當代之色，且一代兼古先數代之長，天寧不私焉。然宇宙之大、文星之繁，祗三吳得其六，越得其三，楚得其四，若秦、若閩、若江以西，各得其一，豈天猶似靳，抑取之者嗇也？

丁允和《皇明十六家小品序》 歲癸酉，日在柳，日輪如炬，余方歌五憶，而思濯清冷之淵也，雨侯氏手一編寄余，曰，此余竭數年心力，乃今始得捃十六先生之珍奇靈雋，而聚之簡編，抉剔爬搔，別具手眼，爾必有以許我，則曰，眼日膽匏，雲才虹氣，秦鏡扶古人肝鬲，並刀飛錦綺心思，百鍊精金，且余貧，度未能行其鴻章大篇於世，姑以其小品行。余因得對十六先生之文，不必以多多善耳。若夫匡廬秀出，危峰險瀑之粹，乃有若士；終南奇博，雲蹲蹲拜舞而問之曰，諸先生鍾川岳之靈瀕，冠冕人文，全集行，有篋而藏之者，有力不能致者，有茫昧不能識其義者，今有人焉，丹黃而黼黻之，句櫛字比之，不能大梓諸先生之雄文，僅剞其一二，此居平不無惋結者。徐文長云，今，爲文必希屈馬班楊，而蘇王歐曾以下置勿談也，特破俗身庸目，取其傑然特異者，當吾世而鼎列漢唐，使博如茂先，逸如莊周，奧如長吉，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壯如揚雄，不必備之異代，而遠騁高厲，雲變霞燿，是孰爲之揚詡哉？抑孤遠與和易不同趣，纓紱與衿掖不同時，荊襄與吳越不同地，俊逸與研刻不同調，歡欣與鬱噫不同懷，爲之訂交於尺幅之間，若塤篪共吹而蘭馨可接，去其簡軸繁重之累，而吸華聚神，各以其精者相告，何必把臂一堂之爲快哉？

陸雲龍《皇明十六家小品序》 九州殊域，九山殊骨，九水殊潤，九土殊俗，人以境殊，文以人殊，所以貢十五國之風者八比耳。顧八比束之以功令，又有氣運爲之齊，類不能別開生面，且三年省出一人以霸，宇內合出一人以王，霸王之才若是多歟？而一人者又未必霸王其人也，豪傑有眞意，於古文字之中求之歟？然亦不多見，固有百十年間省僅數人，間一二人，甚闃其無不又舍歐陽、曾、王，別樹一幟哉？予謂歐陽轉卑弱之氣，開雅醇之先，爲四夢，則又扼高、王、關、鄭之吭而結其舌，蕩乎，才誠海若哉！然使先生不以其才與廬陵、臨川、永豐維列而四，知先生未已也。因取先生集丹黃之，其思玄，其學富，其才宏，似欲翻高深峻潔之窠臼，另以博大瑰麗名，彭蠡之濤，風雷奪而天地浮，匡廬之瀑，珠璣噴而瑤玫落，句饒藻艷，字帶蘭芬，春，曾、王掣（摯）斂氣多，爲秋、爲冬，而先生則爲夏，當遞王而爲君，不與學士騷人爭旦夕聲也。抑能夏則大，而獨取其小，將無不盡其才歟？予曰，芥子須彌，予正欲小中見大。時崇禎壬申冬日，雨侯陸雲龍題。

吳太沖《明文霤序》 昔有稱歐陽修者：執事之文，非孟軻、韓愈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修一文士耳，未聞道也，何足以當此。我朝迅掃之烈尊於神禹，而承平之統遠過有周，斯當臨觀之際，二五利見，萬品昭融，竊敢颺言，累朝之文，非周漢以後之文，非周漢以前之文，而大明之文也。

錢謙益《玉茗堂文集序》 吾友許子洽氏以萬曆乙卯謁義仍先生於臨。攜所著古文以歸，集爲十卷，而屬予序之。嗟乎，義仍詩賦與詞曲，世或陽浮慕之，能知其古文者或寡矣。義仍少刻畫爲六朝，長而湛思道術，熟於人世情僞，與夫文章之流別。凡序記誌傳之文，出於曾王者爲多。其手授子洽諸篇是也。嘉隆之文，稱秦漢古文詞者爭訾謷曾王，以爲名高。二十年來日以頹敝，說者羣起而擊排之。排誠是也，而不思所以返於古。敗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古文之復，豈可幾也。義仍有憂之，是故深思易氣，去耆割愛，而歸其指要於曾王。夫曾王者，豈足以盡古文哉。其指意猶多原本六經，其議論風旨去漢唐諸君子猶未遠也。以義仍之才之情，由前而與言秦漢者爭爲撏撦割剝，我知其無前人；由後而與言排秦漢者爭爲叫囂隳突，我知其無巨子。而迴翔弭節，退而自處於曾王，世之知曾王者鮮，則知夫義仍者洵寡矣！余君房，世所謂知言君子也。稱義仍之爲六朝，與夫己氏並。夫己氏之擬於義仍，目論之常也，出於君房之口，則滋異。然則知義仍之六朝者亦寡矣，又況其爲曾王者乎。推義仍之意，寧世無一人知我，終不願與當世作者掉鞅於詞場。後有君子，好學深思，探極其旨要，而識古文興復之機，義仍已矣，猶庶幾世有子雲也哉！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汪侍郎道昆》 道昆，字伯玉，歙縣人。【略】萬曆初，江陵爲權相，其太公七十稱壽，朝士爭爲頌美之詞，元美、伯玉皆江陵同年進士，咸有文稱壽，而伯玉之文獨深當江陵意，以此得幸於江陵，元美乃遷就其辭，著於《藝苑卮言》曰：「文繁而有法者，于鱗；文簡而有法者，伯玉。」伯玉之名從此起矣。厥後名位相當，聲名相軋，海內之山人詞客，望走噉名者，不東之婁東，則西之谼中，又或以其官稱之，曰兩司馬。昔之兩司馬以姓也，今以官，元美亦心厭之，而無以禁也。元美晚年，嘗私語所親：「吾心知績溪之功，爲華亭所壓，而不能白其枉，心薄新安之文，爲江陵所脅，而不能正其譌，此生平兩違心事也。」伯玉爲古文，初勦襲空同、槐野二家，稍加琢磨，名成之後，肆意縱筆，沓拖潦倒，而循聲者猶目之曰大家。於詩本無所解，沿襲七子末流，妄爲大言欺世。謁白嶽詩落句云「聖主若論封禪事，老臣才力勝相如」，幾於病風狂易，使人嘔噦矣。廣陵陸弼記一事云：「嘉靖間，伯玉以襄陽守遷臬副，丹陽姜寶以翰林出提學四川，道經楚省，三省會飲於黃鶴樓。伯玉舉杯大言曰：『蜀人如蘇軾者，文章一字不通，此等秀才，當以劣等處之。』衆皆愕眙，姜亦唯唯而已。後數日，會餞，伯玉又大言如初，姜笑而應之曰：『訪問蜀中胥吏，秀才中並無此人，想是臨考畏避耳。』衆爲鬨堂大笑，伯玉初不以爲愧。」此事殊可入笑林也。

又《李少卿開先》 嘉靖初，王道思、唐應德倡論，盡洗一時剽擬之習。伯華與羅達夫、趙景仁諸人，左提右挈，李、何文集，幾於遏而不行。

又丁集中《馮尚書琦》 琦，字用韞，臨朐人。曾祖裕，舉進士，官至雲南副使，生四子，皆有才名，惟健、惟敏、惟訥、惟重，相繼取科第，而惟重則尚書之祖也。尚書天姿瑰瑋，濡染家學，中萬曆丁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年才十九。由編修，歷宮詹晉陟亞卿，年未四十。早入史館，肆志問學，誦讀講貫，日有程要，尤究心列聖典謨，洎先臣條奏，講求有用之學。謂魏相條上漢故事，可爲師法，而奏議論事，則陸宣公一人而已。【略】隆萬之間，東阿于文定公博通端雅，表儀詞垣，臨朐於文定爲年家子，繼入史館，聲實相望。臨朐早世，未及爰立。歿後五年，而東阿始大拜，一登政事堂，未遑秉筆，奄忽不起，人之云亡，君子於二公，有深恫焉。于有《穀城集》，馮有《北海集》，並行於世。當時士大夫入史館者，服習舊學，猶以讀書汲古爲能事，學有根柢，詞知典要，二公其卓然者也。丙戌己丑，館選最盛，公安、南充、會稽，標新豎義，一掃煩蕪之習，而風氣則已變矣。自時厥後，詞林之學，日就踳駮，修飾枝葉者，以肥皮厚肉相誇；剝換面目者，以牛鬼蛇神自喜。東里西涯，前輩臺閣之體，於是乎澌滅殆盡，而氣運亦滔滔不可復反矣。吾於近代館閣之文，有名章徹者，皆抑置而不錄，錄于、馮兩公集，爲之三歎，聊引其端如此。

又《湯遂昌顯祖》 義仍志意激昂，風骨遒緊。扼腕希風，視天下事數着可了。【略】胸中魁壘，陶寫未盡，則發而爲詞曲。《四夢》之書，雖復留連風懷，感激物態，要於洗蕩情塵，銷歸空有，則義仍之所存略可見矣。嘗謂：「我朝文字，以宋學士爲宗，李夢陽至瑯琊，氣力強弱巨細不同，等贋文耳。」萬曆間，瑯琊二美同仕南都。爲敬美太常官屬。敬美唱爲公宴詩，不應。又

簡括獻吉、于鱗、元美文賦，標其中用事出處及增減漢史唐詩字面，流傳白下，使元美知之。元美曰：「湯生標塗吾文，異時亦當有標塗湯生者。」自王、李之興，百有餘歲。義仍當霧雰充塞之時，穿穴其間，力爲解駮。歸太僕之後，一人而已。義仍少熟《文選》，中攻聲律。四十以後，詩變而之香山、眉山，文變而之南豐、臨川。嘗自叙其詩三變而力窮。又嘗以其文寓余，以謂「不蘄其知吾之所已就，而蘄其知吾之所未就也」。於詩曰變而力窮，於文曰知所未就。義仍之通懷嗜學，不自以爲能事如此。而世但賞其詞曲而已。不能知其所已就，而又安能知其所未就？可不爲三歎哉！

又丁集下《顧先輩雲鴻》

力雄健，欲與古人馳驅於千載之上。而生當萬曆間，俗學師承，以李、王爲質的，雖其強學好問，苦心鏃鑱，亦域於其中而不能出也。朗仲歿十餘年，余始與一二遺老討論唐宋六家之書，漸而求進於古學，而朗仲不可作矣。令朗仲不死，其所就詎止於是。

又《黃少詹輝》 輝，字平倩，一字昭素，南充人。萬曆己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官止詹事府少詹事。爾時館課文字，皆沿襲格套，熟爛如舉子程文，人目爲翰林體。及王、李之學盛行，則詞林又改步而從之，天下皆誚翰林無文。平倩入館，乃刻意爲古文，傑然自異館閣課試之文，頗取裁於韓歐，後進稍知嚮往，古學之復，漸有端倪矣。

錢謙益《嘉定四君集序》 《嘉定四君集》者，嘉定令四明謝君所刻唐叔達、婁子柔、程孟陽、李長蘅之詩文也。嘉靖之季，吾吳王司寇以文章自豪，祖漢禰唐，傾動海內。而崑山歸熙甫昌言排之，所謂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者也。當司寇貴盛之時，其頤氣涕唾，足以浮沉天下士。熙甫窮老始得一第，又且前死，其名氏幾爲所抑沒。二十年來，司寇之聲華煇赫、爛熳卷帙者，霜降水涸，索然不見其所有；而熙甫既沒，其高第弟子多在嘉定，猶能守終不可掩，而士之貴有以自信也。熙甫既沒，乃始有聞于世。以此知文章之眞僞，不至衰歇，而貽二老於舊京，豈偶然哉？《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不食之果，天之所以貽國家也。君子之得輿，吾有望矣。余之祝先生者如此。姚子孟長輩善是言也，以薦於先生，歌《南山有臺》之章侑焉。而余又竊聞之於人，先朝文章，盡在館閣。王、李之徒，以館閣相訾警，海內靡則確乎不可拔。有如宋人之瓣香於南豐者。熙甫之流風遺書，久而彌著，則四君之爲詩文，大放厥詞，各自己出，不必盡規摹熙甫。然其師承議論，以經經緯史爲根柢，以文從字順爲體要，出車合轍，則固相與共之。古學之湮廢久矣，向者剽賊竄竊之病，人皆知訾笑之。而學者之冥趨倒行，則愈變而愈下。譬諸懲塗車芻靈之僞，而遂眞爲罔兩鬼魅也。其又可乎？居今之世，誠欲箴砭俗學，原本雅故，溯熙甫而上之，以蘄至于古之立言者，則四君之集，其亦中流之一壺也矣。嘉定僻在海隅，風氣完塞。四君讀書談道，後先接跡。布衣蔬食，有衡門泌水之風。史稱揚子雲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蓋庶幾近之。夫文章之道，蘄於徵古人而信後世，則固非誘於勢利，望其速成者，可徼倖而幾及也。讀斯集者，尚亦深思其人，而夷考其志行也哉！謝君刻既成，以余獲奉教於諸君也，俾爲其序。吾觀歐陽公稱和凝有文集百餘卷，自鏤版以行於世，識者非之。古人重立言而薄取名，其用意深遠如此。今四君之集，久閟於篋衍，而謝爲刻之，以行於世，可謂相與以有成矣。斯亦可書也。

又《李本寧先生七十叙》 雲杜李本寧先生，以詞林宿望，回翔藩服者四十餘年，而始登七十。謙益於先生，史館後進也，禮當有辭以祝先生。因念國朝史館，莫盛於莊皇帝之戊辰，而先生以文章擅聲，然卒不能免絳、灌之忌，先生出，史館之局夷矣。天子不御講筵，積有歲年。故時史官更直侍立，典持綸牘之地，塵凝網積，不可辨識。史官間騎馬之九衢，與六部大臣揚鞭相揖，控馬之隸，皆捧手愕眙。此謙益入史館時事也。天子文學侍從之臣，皆在禁林，前代比之蓬池道山，其體貌不宜日降。以宿儒鉅公焯焯如先生者，不亟還之禁近，館閣之重，何可幾也！先生服官史館，在隆慶與今上初，新鄭、江陵之間，九變復貫，先生歷歷如指掌。以今時政觀之，則又有高曾規矩之歎矣。天子一旦講求初政，咨嗟號咷，垂裳緤几之時，左右顧視，求宿儒大人，議論通古今，可顧問者，先生又豈徒爲史館之重而已也。海內人才彫落，故老舊德，相望如晨星，而先生與焦弱侯先生，皆在金陵。金陵，舊京也。豐水、鎬京，《大雅》之所咏歌也。高皇帝作人未艾，山川靈淑之氣，其師說，講誦于荒江寂寞之濱。四君生於其鄉，熟聞其師友緒論，相與服習而討論之。如唐與婁，蓋嘗及司寇之門，而親炙其聲華矣。其問學之指歸，則確乎不可拔。有如宋人之瓣香於南豐者。熙甫之流風遺書，久而彌著，則四君之爲詩文，大放厥詞，各自己出，不必盡規摹熙甫。然從之。先生起而禪王、李之統，豐碑典冊，照曜四裔，文章之柄，乃復歸館閣，其有功於館閣甚大。文章不朽之盛事，必有如韓、歐其人者出而定之，

固非後生小子所與知也。是爲序。

又《黃陶庵先生全集序》 嘉定黃陶庵先生諱淳耀，字蘊生，舉崇禎癸未進士。【略】余頃者屏居江村，追念平生師友，葺高陽孫文正公、吉水李忠文公之文，手自撰次，以示來者，又得陶庵之集而卒業焉。乃喟然而歎曰：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余於此三君子者，既得而師之友之矣，請因其文，以知其爲人。高陽之爲人，奇偉沉塞，如高山深林，龍虎蟠伏，噓雲吸風，變化莫測，是故盤紆隱深，彌望儻莽，重巖增起，波瀾瀕湲，使人可仰而不可跂者，高陽之文也。吉水之爲人，莊嚴易直，如苞鳳角麟，不驚不搏，音中鐘律，行應規矩，是故正色讜言，指事陳理，如藥應病，如坊止水，使人可用而不可狎者，吉水之文也。陶庵之爲人，清眞高簡，如圭瓚黃流，不雜瓦缶，冰壺玉衡，宜懸清秋，是故懍懍懷霜，眇眇臨雲，懸匏衆清，朱絃三唱，使人可愛而不可求者，陶庵之文也。有志於尚友者，讀三君子之文，而知其鬚眉如在，聲欬不遠，弔碧血於同時，激丹心於終古，其亦可以無憾矣乎！嗚乎！賢人君子，其身既與社稷終始，而其文章則有鬼神護訶，側出於劫灰煨燼之餘。

歸莊《送黃蘊生會試序》 世之爲制舉業者，淫詞詭說，陳言卑論，雜然並興，更相是非，於是文之門戶立。士君子慷慨負氣，好議論時事，臧否人物，喜同而惡異，於是人之朋黨分。其有卓然論大道、明絕學者，羣而附之，或競爲浮誕，言則是而行則非，於是學之名實淆。門戶立，朋黨分，名實淆，此文章、人品、學術所以似盛而實衰，日競而益壞也。蘊生冲和湛靜，言不妄發，又特立不苟同俗。博學多通，而以六經爲歸；雅工詩古文詞，出其餘爲制舉業，亦出入經史，無今日陋習。顧善自晦，若無所能者，於世俗之所爲，皆反之。去年舉於鄉，知與不知，皆曰：「蘊生之文宜遇也。」從嘉定來者，每言蘊生得雋後，門庭僕從，不改於昔。余曰：「此無足異。使其他日爲顯官，食厚祿，將必猶是。我信其人也。」（《歸玄恭遺著》、《歸高士遺集》。）

吳偉業《何季穆文集序》 余嘗惟國家當神宗皇帝時，天下平治，而士大夫風習不能比隆往古者，良由朝廷以科目限天下士，士亦敝敝焉束縛於所爲應世之時文。以吾耳目所聞見，如吳中邵茂齊、徐汝廉、鄭閑孟三君子，皆號爲通人儒者，而白首一經，窮穴書傳，於朝政得失，賢奸進退之故，則不聞有所論述，故其不遇以死也，姓氏將泯滅而勿傳。當是之時，有不好經生

章句而談國是人才、邊情水利，鑿然欲見諸施行者，獨有一何季穆耳。然且才力無所展，議論無所用，即其後人所欲鋪揚而稱述之者，今止其書在，書之傳不傳亦未可知也。

徐芳《因樹屋書影序》 近世淹雅之儒，無如楊升庵、王弇州，升庵癖異聞，而義時傷鑿，弇州熟掌故，而指間入偏。其他詹言曲說，戔戔瑣瑣，又無譏焉。豈非廣摭者病易誣，獨斷者失多僻，論古事既苦其見之不實，論今事又患其見之不虛乎。豈不難哉！豈不難哉！

《因樹屋書影》卷一 南昌陳弘緒曰：嘉隆以來，帖括剽竊之陋，流入古文。一二負名之士，好以秦漢相欺，字裁句掇，蕩然不復知所謂眞古文。吾產憂之，乃以唐、宋諸大家，力挽頹瀾；毋亦謂摹秦、漢之失，或至舍體氣而專字句，而唐、宋諸大家，無從置力於字句之間也。齊人先配林而後泰山，晉人先虖池而後河，若韓、歐者，固所由以適秦、漢之路矣。

又卷六 阮太沖、王季重皆澒人，俱生於都門。張太保公爲璽卿時，林宗先生侍養都門，三公垂髫，共硯席於演象所，常合刻其詩文以行。後太沖因皦生光之變，移家尉氏，時時過會城，宿林宗先生長欄中。予時讀書其地，見兩公雄談竟夕，如少壯時。太沖常呼張曰：「張仲，爾一生爲詩，惟得『草細吳門棹，煙傷楚澤吟』二語耳。」張曰：「跛君，欲吾稱爾『潮回遠嶼青，日簸驚濤紫』耶？」太沖晚年，足不良於行，故張以「跛君」戲之。未幾，阮沒於賊，張沒於水。回憶長欄中，兩白髮翁一燈對坐，縱橫雅謔時，遂成隔世事矣。爲之黯然！

顧亭林《與彥和甥書》 萬曆以前，八股之文可傳於世者，不過二三百篇耳。其間卻無一字無來處。偶爲門人講吳化事君數一節，文中有謇諤二字。《楚辭・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此謇字之所出也。《史記・商君傳》：「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此諤字之所出也。陸機《辨亡論》：「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韓文公《郾城聯句》：「九遷彌謇諤。」則古人已用之矣。今欲吾甥集門牆多士十數人，委之將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來，以示北方學者。除事出四書不注外，其五經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選》，方爲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

《明文授讀》卷二二 先夫子曰：陶望齡，字周望，會稽人，國子祭酒。

歇庵之文昌明博大，一洗剿襲模倣之套，蓋宗法陽明也。但陽明出之無意，歇庵出之有意，所謂大而未化，累基至頂，正不易耳。

《青門簏稿・與金生》 昨見足下抨擊袁中郎文，甚當。明季文章自有此尖新一派，臨川濫觴，公安汎委，而倒瀾於陳仲醇、王季重諸君，僕戲謂：此文章家清客陪堂也。廣座中忽發一趣語，亦足令貴客解頤，然人品掃地矣！

《靜志居詩話》卷九《陸深》 儼山詩，其原出於「大歷十子」。平衍帖妥，如設伊蒲之饌，方丈當前，雖遠羶腥，終鮮滋味。至其折衷經史，練習典章，其所紀載，可資國史采擇。昔朱晦翁譏葉正則知古而不知今，陳同甫知今而不知古，惟許呂伯恭克兼之。儼山亦可無愧伯恭矣。若夫正書似顏尚書，行書似李北海，莫雲卿之論，謂「風力實出趙吳興之上。自董尚書墨蹟盛行，而儼山遂爲所掩」。然尚書論書法，推爲正宗。世有張懷瓘估直，未必定取董而遺陸也。

又卷一三《汪道昆》 王元美論詩文，大指具於《卮言》七卷。有云：「文繁而法，且有委，吾得其人，曰李于鱗。簡而法，且有致，吾得其人，曰汪伯玉。」又云：「歷下極深，新安見裁。」是心折李、汪，靡有間矣。竊怪其效敖陶孫作詩文評，苟有寸長，必加品隲，顧于鱗兩見，而伯玉不及焉。何與？觀《四部稿》中贈汪序，如云：「上本羲、姒，下則姬、孔，俯踞二京，跨千載而上，皎然若日中天。」其言太浮而誇，似非出於中心之誠者。聞伯玉晚年林居，乞詩文者塡戶，編號松牌，以次給發，享名之盛，幾過於元美。蓋元美所推奬二人，于鱗道峻，仕又不達，伯玉道廣，位歷崇階，人情望炎而趨，不慮其相埒也。錢氏詆諆伯玉，未免太甚。所引陸無從記一事，見無常宗不受官，請以布衣歸養，洵明哲已，乃卒以蒲圻之獄連染，與季迪俱死，負才藝，一能一技，悉令待詔公車，而常宗以布衣得預修《元史》，可謂遇矣。研德侯氏，其文皆足名一家而傳後世，而吾友翼王陸氏、雲章張子又爲其後勁，孰非四先生流風餘韻，有以興起之者歟？乃陸生服膺先民，能補葺其遺文於灰劫之後，亦可書也。新城王士禛撰。

《古夫于亭雜錄・論歷代文章》 唐末之文，吾喜杜牧、孫樵；宋南渡之文，吾喜陸游、羅願；元文，吾喜戴表元；明初之文，吾喜徐一夔；明季之文，吾喜嘉定婁堅、臨川傅占衡、餘姚黃宗羲。

王士禛《嘉定四先生集序》 陸生廷燦重葺《嘉定四先生集》而介張生雲章請序。序曰：吳自江左以來號文獻淵藪，其人文秀異甲天下。然其俗好要結尖新一派，臨川濫觴，公安汎委，而倒瀾於陳仲醇、王季重諸君，僕戲謂：此文章家清客陪堂也。廣座中忽發一趣語，亦足令貴客解頤，然人品掃地矣！

《靜志居詩話》卷九《陸深》 儼山詩，其原出於「大歷十子」。平衍帖妥，如設伊蒲之饌，方丈當前，雖遠羶腥，終鮮滋味。至其折衷經史，練習典章，其所紀載，可資國史采擇。昔朱晦翁譏葉正則知古而不知今，陳同甫知今而不知古，惟許呂伯恭克兼之。儼山亦可無愧伯恭矣。若夫正書似顏尚書，行書似李北海，莫雲卿之論，謂「風力實出趙吳興之上。自董尚書墨蹟盛行，而儼山遂爲所掩」。然尚書論書法，推爲正宗。世有張懷瓘估直，未必定取董而遺陸也。

又卷一三《汪道昆》 王元美論詩文，大指具於《卮言》七卷。有云：「文繁而法，且有委，吾得其人，曰李于鱗。簡而法，且有致，吾得其人，曰汪伯玉。」又云：「歷下極深，新安見裁。」是心折李、汪，靡有間矣。竊怪其效敖陶孫作詩文評，苟有寸長，必加品隲，顧于鱗兩見，而伯玉不及焉。何與？觀《四部稿》中贈汪序，如云：「上本羲、姒，下則姬、孔，俯踞二京，跨千載而上，皎然若日中天。」其言太浮而誇，似非出於中心之誠者。聞伯玉晚年林居，乞詩文者塡戶，編號松牌，以次給發，享名之盛，幾過於元美。蓋元美所推奬二人，于鱗道峻，仕又不達，伯玉道廣，位歷崇階，人情望炎而趨，不慮其相埒也。錢氏詆諆伯玉，未免太甚。所引陸無從記一事，見無常宗不受官，請以布衣歸養，洵明哲已，乃卒以蒲圻之獄連染，與季迪俱死，負才藝，一能一技，悉令待詔公車，而常宗以布衣得預修《元史》，可謂遇矣。而伯玉不及焉。竊怪其效敖陶孫作詩文評，苟有寸長，必加品隲，顧于鱗兩見，而伯玉不及焉。何與？觀《四部稿》中贈汪序，如云：「上本羲、姒，下則姬、孔，俯踞二京，跨千載而上，皎然若日中天。」其言太浮而誇，似非出於中心之誠者。聞伯玉晚年林居，乞詩文者塡戶，編號松牌，以次給發，享名之盛，幾過於元美。蓋元美所推奬二人，于鱗道峻，仕又不達，伯玉道廣，位歷崇階，人情望炎而趨，不慮其相埒也。錢氏詆諆伯玉，未免太甚。所引陸無從記一事，見無常宗不受官，請以布衣歸養，洵明哲已，乃卒以蒲圻之獄連染，與季迪俱死，負才藝，一能一技，悉令待詔公車，而常宗以布衣得預修《元史》，可謂遇矣。而伯玉不及焉。竊怪其效敖陶孫作詩文評，苟有寸長，必加品隲，顧于鱗兩見，而伯玉不及焉。何與？觀《四部稿》中贈汪序，如云：「上本羲、姒，下則姬、孔，俯踞二京，跨千載而上，皎然若日中天。」其言太浮而誇，似非出於中心之誠者。聞伯玉晚年林居，乞詩文者塡戶，編號松牌，以次給發，享名之盛，幾過於元美。蓋元美所推奬二人，于鱗道峻，仕又不達，伯玉道廣，位歷崇階，人情望炎而趨，不慮其相埒也。錢氏詆諆伯玉，未免太甚。所引陸無從記一事，見無常宗不受官，請以布衣歸養，洵明哲已，乃卒以蒲圻之獄連染，與季迪俱死，負才藝，一能一技，悉令待詔公車，而常宗以布衣得預修《元史》，可謂遇矣。而伯玉不及焉。竊怪其效敖陶孫作詩文評，苟有寸長，必加品隲，顧于鱗兩見，而伯玉不及焉。何與？觀《四部稿》中贈汪序，如云：「上本羲、姒，下則姬、孔，俯踞二京，跨千載而上，皎然若日中天。」其言太浮而誇，似非出於中心之誠者。聞伯玉晚年林居，乞詩文者塡戶，編號松牌，以次給發，享名之盛，幾過於元美。蓋元美所推奬二人，于鱗道峻，仕又不達，伯玉道廣，位歷崇階，人情望炎而趨，不慮其相埒也。錢氏詆諆伯玉，未免太甚。所引陸無從記一事，見無常宗不受官，請以布衣歸養，洵明哲已，乃卒以蒲圻之獄連染，與季迪俱死，負才藝，一能一技，悉令待詔公車，而常宗以布衣得預修《元史》，可謂遇矣。而伯玉不及焉。竊怪其效敖陶孫作詩文評，苟有寸長，必加品隲，顧于鱗兩見，而伯玉不及焉。何與？觀《四部稿》中贈汪序，如云：「上本羲、姒，下則姬、孔，俯踞二京，跨千載而上，皎然若日中天。」其言太浮而誇，似非出於中心之誠者。聞伯玉晚年林居，乞詩文者塡戶，編號松牌，以次給發，享名之盛，幾過於元美。蓋元美所推奬二人，于鱗道峻，仕又不達，伯玉道廣，位歷崇階，人情望炎而趨，不慮其相埒也。錢氏詆諆伯玉，未免太甚。所引陸無從記一事，見無常宗不受官，請以布衣歸養，洵明哲已，乃卒以蒲圻之獄連染，與季迪俱死，負才藝，一能一技，悉令待詔公車，而常宗以布衣得預修《元史》，可謂遇矣。而伯玉不及焉。竊怪其效敖陶孫作詩文評，苟有寸長，必加品隲，顧于鱗兩見，而伯玉不及焉。何與？觀《四部稿》中贈汪序，如云：「上本羲、姒，下則姬、孔，俯踞二京，跨千載而上，皎然若日中天。」其言太浮而誇，似非出於中心之誠者。聞伯玉晚年林居，乞詩文者塡戶，編號松牌，以次給發，享名之盛，幾過於元美。蓋元美所推奬二人，于鱗道峻，仕又不達，伯玉道廣，位歷崇階，人情望炎而趨，不慮其相埒也。錢氏詆諆伯玉，未免太甚。所引陸無從記一事，見無常宗不受官，請以布衣歸養，洵明哲已，乃卒以蒲圻之獄連染，與季迪俱死，負才藝，一能一技，悉令待詔公車，而常宗以布衣得預修《元史》，可謂遇矣。

宋犖《嘉定四君集序》 《嘉定四君集》者，唐叔達時升、婁子柔堅、程孟陽嘉燧、李長蘅流芳所爲詩古文也，或亦稱嘉定四先生云。【略】四君生平見擯之季，方以駢麗相尚，不知者以爲陳言。予叔父芾園先生，獨賞心擊節，盡以其稿授予讀之，久之而漸有稱焉者。如「《雅》、《頌》得所，《樂》有堂上堂下之分」，又「孔子未嘗刪《詩》，伯鯀未嘗誅死」，皆至當之論。乃邇來選家，以其未盡合乎朱子之《集註》、《章句》，痛加塗抹，是何異於下士之聞道乎？詩亦堅厚無懦響，由不惑於楚人之咻然也。

練川三老。錢宗伯傳稱其暇日整巾拂，撰杖履，連袂笑談，與之遊處者，咸以爲先民故老，不知其爲今人也。

戴名世《慶曆文讀本序》 吾友汪君武曹，既舉其平日所藏隆慶、萬曆兩朝文讀本雕刻之以行於世，刻且成，適余過吳門，武曹悉舉以示余，且屬爲之序焉。余自少時從事制舉文字，即於兩朝諸先輩之文，心摹手追，奉以爲程式。當是時，學者好雷同，以時文相尚，無讀先輩文者，而余孤行側出，爲世所共棄，浸尋荏苒，轉徙漂泊，棄去不理者，蓋十餘年於今矣。今得武曹是書，往復循環，不能自已。追念曩者，荒江寂寞之濱，抱獨守殘，恍若隔世，而武曹是書正當風氣將變之時，人人思欲揣摩而誦法之，此余之所爲開卷而三嘆者也。嗚呼，有明一代之文盛矣！當其設科之始，風氣未開，其失也樸遫而無文。至成化、弘治、正德、嘉靖以來，趨於文矣，而其盛猶未極也。迨於天啓、崇禎之間，文風壞亂，雖有一二鉅公竭力撐拄，而文妖疊出，波蕩後生，卒不能禁止。故推有明一代之文，莫盛於隆、萬兩朝，此其大較也。當是時，能文之士相繼而出，各自名家，其體無不具而其法無不備，後有起者，雖一銖累黍毫髮而莫之能越。在天啓、崇禎中，休寧金氏、臨川陳氏兩家，奮然特興，橫絕一世，而其源流指歸，未有不出於先輩者。然則爲文而不本之於先輩，則必破壞其體，滅裂其法，其卑者蹈常習故，既奄奄而不能振，而好高者又鉤奇索隱，失之於怪迂險賊而不可以訓，無惑乎文之愈變而愈下也。

《小腆紀傳・列傳・文苑》 艾南英，字千子，東鄉諸生，於學無所不窺。萬曆末，場屋文腐爛，南英深疾之，與同郡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以興起斯文爲任，刻四家文行之世，世人翕然歸之，稱爲章、羅、陳、艾。天啓甲子，舉於鄉，對策有譏刺魏忠賢語，停三科。崇禎時，會試，久不第，而文名日高，與翰林錢謙益相應和，排詆王、李、鍾、譚，不遺餘力。乙酉，南都陷，益王由本起兵建昌，南英與族人艾命新集諸紳，招劉琦、楊獨龍、僧丹竹等三十六將，就家歃血訂盟，分陴拒守。事敗走閩，陳十可憂疏。隆武帝召見，授兵部主事，尋改御史。汀州之變，抑鬱死。南英肯任事，而負氣陵物。嘗與雲間陳子龍論文，南英主先秦、西漢，子龍主東漢，至攘臂相詈。與周鍾以名相忌。隆武二年，鍾之友人湯來賀以運餉擢侍郎，南英遷怒劾之，人誚其褊。四家中，惟際泰早卒。世純字大力，臨川人。舉天啓辛酉鄉試。

皆可證驗，足使觀者矜奮。其但結文之局陣，而使題之節目曲折由我，不復尋先正老法，則自隆萬已然，不可復以相訾議也。

又卷九評黃淳耀《強恕而行》二句 嘉靖以前人，一題必盡其義理之實，無有以挑撥了事者，況此等理窟中之蕩平正乎？仁恕源流，推行實際，必如此勘透，才見作手。陳、章理題，文多深微而簡括；黃則切實而周詳，故品格少遜。然陳、章天分絕人，黃則人功可造；陳、章志在傳世，黃則猶近科舉之學。茲編於化、治惟取理法，正、嘉則兼較義蘊氣格，隆、萬略存結構，而啓、禎則以金、陳、章、黃爲宗，所錄多與四家體製相近者，餘亦各收其所長，不拘一律。俾覽者高下在心，各以性之所近、力之所能而自執焉。

《制義叢話》卷七 方望溪曰：「黃蘊生文，較金、陳、章、羅氣質略粗，而指事類情，肝膽呈露，精神自不可磨滅。」又曰：「金、黃二家之文，言及世道人心，便能使讀者義理之心勃然而生。故知言者心之聲，不可以僞爲也。如《見義不爲無勇也》篇，與《人而無信章》篇，皆膾炙人口，而《見義篇》尤卓鍊，先生致命遂志，與陳夏諸公同，而平日立品尤過之，不依門戶，不逐聲氣，蓋方正恬淡之性，自天授也。是文大抵感甲申陷賊諸人作，卻皆題所應有，故非霸才。」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儼山集一百卷、續集十卷》 明陸深撰。【略】《明史・文苑傳》稱深少與徐禎卿相切磨，爲文章。又善書，仿李邕、趙孟頫。賞鑑博雅，爲詞臣冠。階序稱深以經濟自許。在翰林，在國子，數上書言事。督學於晉，參藩於楚，旬宜於蜀，則皆有功德於其士民。而惜其獨以文章見。宋序亦稱其以剴切不諛忤宰臣，左遷以後，略無感時憤俗之意，而舉其《發教巖詩》、《峽江道中詩》證其無所怨尤。今觀其集，雖篇章繁富，而大抵根柢學問，切近事理，非徒鬬靡誇多。當正、嘉之間，七子之派盛行。而獨以和平典雅爲宗，毅然不失其故步，抑亦可謂有守者矣。

又《別集類二五・升庵集》 八十一卷。明楊慎撰。【略】慎以博洽冠一時，其詩含吐六朝，於明代獨立門戶。文雖不及其詩，然猶存古法，賢於何、李諸家窒塞艱澀、不可句讀者。蓋多見古書，薰蒸沈浸，吐屬自無鄙語，譬諸世祿之家，天然無寒儉之氣矣。至於論說考證，往往恃其強識，不及檢核原書，致多疎舛。又恃氣求勝，每說有窒礙，輒造古書以實之。遂爲陳耀文等所詬病，致糾紛而不可解。考《因樹屋書影》有曰：【略】其語頗爲左袒，然亦未始非平心解鬬之論也。

又《學古緒言》 二十五卷。明婁堅撰。堅字子柔，【略】早從歸有光游，《明史・文苑傳》附載《有光傳》中，稱其與唐時升、程嘉燧號「練川三老」，又與時升、嘉燧及李流芳號「嘉定四先生」。然嘉燧以依附錢謙益得名，本非端士。核其所作，與三人如蒹葭倚玉，未可同稱。三人之中，時升、流芳雖均得有光之傳，而能融會師說，以成一家言者，又當以堅爲冠。蓋明之末造，太倉、歷下餘焰猶張，公安、竟陵新聲屢變，文章衰敝，莫甚斯時。堅以鄉曲儒生，獨能支拄頹瀾，延古文之一脈。其文沿溯八家，而不剿襲其面貌，和平安雅，能以眞樸勝人，亦可謂「永嘉之末，得聞正始之音」矣。王士禎《居易錄》嘗稱其《長慶集序》，以爲眞古文。今觀是集，大抵具有古法，不但是篇，士禎特偶舉其一也。

又《別集類存目三・涇野集》 三十六卷。明呂柟撰。【略】柟之學出薛敬之，敬之之學出於薛瑄，授受有源，故大旨不失醇正。然頗刻意於字句，好以詰屈奧澀爲高古。往往離奇不常，掩抑不盡，貌似周、秦間子書。其亦漸漬於空同之說者歟。

又《擬涯翁擬古樂府》 二卷。明胡纘宗撰。纘宗游李東陽之門，乃取東陽古樂府二卷，以次屬和。立題指事，率由東陽之舊，亦間有所釐正。凡一百八首。太康張光孝爲之評，而其弟統宗爲之註。

又《別集類存目四・閑居集》 十二卷。明李開先撰。【略】嘉靖初，開先與王愼中、唐順之、熊過、陳束、任瀚、趙時春、呂高稱八才子。其時愼中、及顏神事宜、濬渠私議、漯議諸篇。亦尚汲汲於經世，不甚爭文苑之名。故所作隨筆揮灑，一篇或至數千言。其詩亦往往疊韻至百首。其持論確於李、何，而終不能奪李、何之壇坫，蓋有由矣。

又《太函集》 一百二十卷。明汪道昆撰。【略】道昆名在後五子中，最高自標置。《因樹屋書影》曰：「廣陵陸弼記嘉靖間汪伯玉以襄陽守遷臬副，丹陽姜寶以翰林出提學四川，道經楚省，三人會飲於黃鶴樓。伯玉舉杯大言曰：蜀人如蘇軾者，文章一字不通。當以劣等處之。衆皆瞷睨」云云。其狂誕殊甚。然文章實皆僞體。沈德符《敝帚軒剩語》云：「王、李初起，道昆尚

未得與其列。後以張居正心膂驟貴，其副墨行世，暴得時名。世貞力引之，世遂稱元美、伯玉。汪文刻意摹古，時援古語以證今事，往往扞格不暢。其病大抵與歷下同。世貞晚年甚不服之。嘗云：予心服江陵之功而不敢言，以世所曹好也。無奈此二屈事何」云云。其論頗爲切中。德符又稱「張居正父七十，世貞、道昆俱有幛詞，世貞刻集中。六七年居正敗，遂削去。道昆垂沒自刻全集，在居正身後十年，而全載此文，不竄去一字，稍存雅道」云云。今案封柱國少師張公七十壽序一首，見此集第十二卷中。則德符之言爲信。然以居正父爲衆父父，至比之於蒼蒼之不言，究不可以爲訓也。

又《別集類存目六・玉茗堂集》 二十九卷。明湯顯祖撰。【略】顯祖於王世貞爲後進，世貞與李攀龍持上追秦漢之說，奔走天下。歸有光獨詆爲庸妄，顯祖亦毅然不附，至塗乙其《四部稿》，使世貞見之。然有光才不逮世貞，而學問深密過之。顯祖則才與學皆不逮，而議論識見則較世貞爲篤實，故排王、李者亦稱焉。

又《穀城山館文集》 四十二卷。明于慎行撰。【略】此集乃所作雜文也。明中葉以後，文格日卑。學淺者蹈故守常，才高者破律壞度。慎行之文，雖不涉弔詭之習，至於精心結構，灝氣流行，終未能與唐順之、王慎中、歸有光等並據壇坫。故錄其詩集，而文集則附存目焉。

又《大旭山房集》 一卷。明鄧渼撰。【略】是集皆散體之文。案明版《唐文粹》之首有渼序曰：「文家法秦、漢，非不善也。然摹擬工則蹊徑太露，構撰富則窠臼轉多。至近日膚淺之法，畏難好易，眉山盛而昌黎、河東二氏詘」云云。頗中明季古文兩派之病。其自作則未能凌跨一時也。《千頃堂書目》有渼《留夷館集》四卷、《南中集》四卷、《紅帟集》四卷。明胡松編。【略】明史松本傳稱，松幼嗜學，嘗輯《古名臣章奏》。今未見其本。是編乃松督學山西時選爲士子程式之書。雖所錄皆各集所有，無奇祕未睹之篇，而去取極爲不苟。前有自序曰：「荆川才大如海，評書有詳有略。惟《文編》出陳元素者，非其原本。」又稱兩本舍下俱有，他日呈寄自知之云云。今世所行惟此一本，其爲原本、陳本，不復可考。要其大旨，固皆出於順之也。

光緒《吳縣志・雜記一》 前明崇禎初，太倉張天如溥，吳縣楊維斗廷樞兩先生繼東林而起，號召海內名流，大會於吳門，謂之復社。羣小忌之，造《皇蜩錄》，目爲小東林，至達之當寧，領袖者禍幾不測。貴池吳次尾應箕亦社中人也，嘗編復社姓氏爲前後二卷，而其孫銘道又爲補錄一卷，所載共三千二十五人，而常熟有六十七人焉。（《柳南隨筆》）

《明詩紀事》辛籤卷二〇《劉侗》引曹溶《靜惕堂集》 同人以文體矜奇，爲參以長聯。如王世貞所作一聯，多至十餘句，如四書文之二小比。或參以五七言詩句，以爲源出徐、庾及王、駱。不知徐、庾、王、駱用之於賦。賦爲古詩之流，其體相近。若以詩入文，豈復成格。至於全用成句，每生硬而杈椏。間雜俗語，多鄙俚而率易。冠冕堂皇之調，剽襲者陳膚。餖飣割裂之詞，小才者纖巧。其弊大不勝言。松選此編，挽頹波而歸之雅，亦可謂有功於駢體者矣。

又《文編》 六十四卷。明唐順之編。【略】是集取由周迄宋之文，分體排纂。陳元素序，稱以眞德秀《文章正宗》爲稿本。然德秀書主於論理，而此書主於論文，宗旨迥異，元素說似未確也。其中如以莊、韓、孫子諸篇入之論中，爲強立名目。又不錄《史記》、《漢書》列傳，而獨取《後漢書黃憲傳》冠諸傳之上。進退亦多失據。蓋彙收太廣，義例太多，蹖駁往往不免。然順之深於古文，能心知其得失。凡所別擇，具有精意。觀其自序云：「不能無文，即不能無法。是編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其平日又嘗謂：「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宋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其言皆妙解文理。故是編所錄雖皆習誦之文，而標舉脈絡，批導窾會，使後人得以窺見開闔順逆、經緯錯綜之妙。而神明變化，以蘄至於古。學秦、漢者當於唐、宋求門徑，學唐、宋者固當以此編爲門徑矣。自正、嘉之後，北地、信陽聲價，奔走一世。太倉歷下，流派彌長。而日久論定，言古文者終以順之及歸有光、王愼中三家爲歸。豈非以學七子者畫虎不成反類狗，學三家者刻鵠不成尚類鶩耶。閻若璩《潛邱劄記》有與戴唐器書，述宋實穎之言曰：「荆川才大如海，評書有詳有略。惟《文編》出陳元素者，非其原本。」又稱兩本舍下俱有，他日呈寄自知之云云。今世所行惟此一本，其爲原本、陳本，不復可考。要其大旨，固皆出於順之也。

光緒《吳縣志・雜記一》 前明崇禎初，太倉張天如溥，吳縣楊維斗廷樞兩先生繼東林而起，號召海內名流，大會於吳門，謂之復社。羣小忌之，造《皇蜩錄》，目爲小東林，至達之當寧，領袖者禍幾不測。貴池吳次尾應箕亦社中人也，嘗編復社姓氏爲前後二卷，而其孫銘道又爲補錄一卷，所載共三千二十五人，而常熟有六十七人焉。（《柳南隨筆》）

《明詩紀事》辛籤卷二〇《劉侗》引曹溶《靜惕堂集》 同人以文體矜奇，爲

學使置下等，憤懣入太學，連舉鄉會試。留都亭曰，與于司直共輯《帝京景物略》，文筆詭異，蓋亦服習竟陵派者。

《太平清話》卷一 近代雜劇，惟天池徐渭、辰玉王衡。天池有《花木蘭》，及禰衡罵曹操，最爲擅場。而辰玉《鬱輪袍》，及裴湛和合二曲，的當行家，其《鬱輪袍》中裴迪呼儒童菩薩者，戲指余耳。

臧懋循《元曲選序二》 新安汪伯玉，《高唐》、《洛川》四南曲，非不藻麗矣，然純作綺語，其失也靡；山陰徐文長，《禰衡》、《玉通》四北曲，非不伉儷矣，然雜出鄉語，其失也鄙；豫章湯義仍，庶幾近之，而識乏通方之見，學罕協律之功，所下句字往往乖謬，其失也疎。【略】予故選雜劇百種，以盡元曲之妙，且使今之爲南者，知有所取則云爾。

沈德潛《顧曲雜言·南北散套》 又同時如康對山、王渼陂二太史，俱以北擅場，並不染指於南。渼陂初學塡詞，先延名師，閉門學唱三年，而後出手，其專精不泛及如此。章邱李中麓太常亦以塡詞名，與康、王俱□友，而不嫻度曲，即如所作《寶劍記》，生硬不諧，且不知南曲之有入聲，自以《中原音韻》叶之，以致吳儂見誚。

又 本朝能雜劇者不數人，自周憲王以至關中康、王諸公，稍稱當行。其後則山東馮、李亦近之，然如《小尼下山》、《園林午夢》、《皮匠參禪》等劇，俱太單薄，僅可供笑謔，亦教坊耍樂院本之類耳。

又 南詞自陳、沈諸公外，如「樓閣重重」、「因他消瘦」、「風兒疎刺刺」等套，尚是化、治遺音；此外吳中詞人，如唐伯虎、祝枝山，後爲梁伯龍、張伯起輩，縱有才情，俱非本色矣。【略】近代南詞散套盛行者，如張伯起「燈兒下」，乃依「幽窗下」舊腔贈一孌童，即席取辦，宜其用韻之雜。

又《塡詞名手》 近年則梁伯龍、張伯起，俱門外漢也。《中原音韻》律之，俱不有光祿，詞硎不新；不有奉常，詞髓孰抉？倘能守詞隱先生之矩矱，而運以清遠道人之才情，豈非合之雙美者乎？而吾猶未見其人；東南風雅蔚然，予且旦暮遇之矣。予之首沈而次湯者，挽時之念方殷，悅耳之教寧緩也。略具後先，初無軒輊。

又卷下《梅禹金》 《玉合》許俊還玉，誠節俠丈夫事，不可不傳。詞調組詩而成，從《玉玦》派來，大有色澤。伯龍極賞之。恨不守音韻耳。《金魚記》當退三舍。又曾著《玉簪》，家君謂之曰：「符郎事已引入《雙魚》。」遂止。

呂天成《義俠記序》 松陵詞隱先生，表章詞學，直剖千古之迷。一時吳越詞流，如大荒逋客、方諸外史、桐柏中人，遵奉功令唯謹。先生紅牙館所著傳奇、雜曲凡十數帙，顧人罕得窺。

王驥德《曲律》卷四 臨川湯奉常之曲，當置法字無論，盡是案頭異書。所作五傳，《紫簫》、《紫釵》第修藻豔，語多瑣屑，不成篇章。《還魂》妙處種種，奇麗動人。然無奈腐木敗草，時時纏繞筆端。至《南柯》、《邯鄲》二記，則漸削蕪類，俯就矩度。布格既新，遣辭復俊。其掇拾本色，參錯麗語，境往神來，巧湊妙合，又視元人別一蹊徑。技出天縱，匪由人造。使其約束和鸞，稍閑聲律，汰其賸字累語，規之全瑜，可令前無作者，後鮮來喆，二百年來一人而已。

又 臨川之於吳江，故自冰炭。吳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鋒殊拙。臨川尚趣，直是橫行。組織之工，幾與天孫爭巧。而倔曲聱牙，多令歌者齚舌。吳江嘗謂：寧協律而不工，讀之不成句，而謳之始協，是爲中之之巧。曾爲臨川改易《還魂》字句之不協者。呂吏部玉繩（鬱藍生尊人）以致臨川，臨川不懌。復書吏部曰：「彼惡知曲意哉！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其志趣不同如此。鬱藍生謂臨川近狂而吳江近狷，信然哉！

又 詞隱之持法也，可學而知也。臨川之修辭也，不可勉而能也。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也。其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天也。

又 詞隱《墜釵記》，蓋因《牡丹亭記》而興起者。中轉折儘佳，特何興娘鬼魂別後更不一見，至末折忽以成仙會合，似缺針線。余嘗因鬱藍生之請爲補入二十七《盧二舅指點修煉》一折，始覺完全。

又 客問今日詞人之冠。余曰：「於南詞得二人。曰吾師山陰徐天池先生，瑰瑋濃鬱，超邁絕塵。《木蘭》、《崇蝦》二劇，刳腸嘔心，可泣鬼神。惜不多作。曰臨川湯若士，婉麗妖冶，語動刺骨。獨字句平仄，多逸三尺。然其妙處，往往非詞人工力所及，惜不見散套耳。」又問體孰近？曰：「於文辭一家得一人，曰宣城梅禹金。摛華掞藻，斐亹有致。於本色一家，亦惟是奉常一人。其才情在淺深、濃淡、雅俗之間，爲獨得三昧。餘則修綺而非堀則

陳，尚質而非腐則俚矣。」

又（孫如法）與湯奉常爲同年友。湯令遂昌日，會先生（如法）謬賞余《題紅》不置。因問先生：「此君（驥德）謂余《紫簫》何若？」（時《紫釵》以下俱未出。）先生言：「嘗聞伯良（驥德）豔稱公才而略短公法。」湯曰：「良然。吾茲實，便堆砌軿輳，亦是倣伯龍使然耳。今試取伯龍之長調靡詞行時者讀之，曾有一意直下而數語連貫成文者否？多是逐句補綴。若使歌者於長段之中，偶忘一句，竟不知從何處作想以續。總之，與上下文不相蒙也。伯起不能全以報滿抵會城，當邀此君共削正之。」既以罷歸不果。故後《還魂記》中《驚夢》折白，有「韓夫人得遇于郎，曾有《題紅記》」語，以此。

又 勤之（呂天成）《曲品》，新曲列爲九品。以上之上屬沈、湯二君。而以沈先湯，蓋以法論。然二君既屬偏長，不能合一，則上之上尚當虛左。

又 世所謂才士之曲，如王弇州、汪南溟、屠赤水輩，皆非當行。僅一湯海若稱射鵰手，而音律復不諧。曲豈易事哉！

又 散曲絕難佳者。【略】陳秋碧、沈青門、梁少白、李日華、金白嶼時有合作處，然較之元人，則彼以工勝，而此以趣合。

徐復祚《曲論》 《題紅》，王伯良（驥德）作。伯良，屠長卿之友，長卿深許可之，謂：「事固奇矣，詞亦斐然。」今觀其詞，使事響於禹金，風格不及伯起，其在季、孟之間乎？獨其結構如摶沙，開闔照應，了無線索，每於緊處散緩，是又大不如伯起者也。

陳繼儒《批點牡丹亭題詞》 吾朝楊用修長於論詞，而不嫻於造曲。徐文長《四聲猿》能排突元人，長於北而又不長於南。獨湯臨川最稱當行本色。以《花間》蘭畹之餘彩，創爲《牡丹亭》，則翻空轉換極矣！一經王山陰批評，撥動髑髏之根塵，提出傀儡之啼哭。關漢卿、高則誠曾遇如此知音否？張新建相國嘗語湯臨川云：「以君之辯才，握麈而登皋比，何渠出濂、洛、關、閩下？而逗漏於碧簫紅牙隊間，將無爲青青子衿所笑！」臨川曰：「某與吾師終日共講學，而人不解也。師講性，某講情。」張公無以應。夫乾坤首載乎《易》，鄭衛不刪於《詩》，非情也乎哉！不若臨川老人括男女之思而托之於夢。夢覺索夢，夢不可得，則至人與愚人同矣！情覺索情，情不可得，則太上與吾輩同矣！化夢還覺，化情歸性，雖善談名理者，其孰能與於斯！張長公、次公曰：「善。不作此觀，大丈夫七尺腰領，畢竟罷殺五慾甕中。臨川有靈，未免叫屈。」

《遠山堂曲品・艷品》 《玉合》駢儷之派，本於《玉玦》，而組織漸近自然，故香色出於俊逸。詞場中正少此一種艷手不得，但止題之以艷，正恐禹金不肯受耳。

凌濛初《譚曲雜劄》 張伯起小有俊才，而無長料。其不用意修詞處，不甚爲詞掩，頗有一二眞語、土語，氣亦疏通；毋奈爲習俗流弊所沿，一嵌故實，便堆砌軿輳，亦是倣伯龍使然耳。今試取伯龍之長調靡詞行時者讀之，曾有一意直下而數語連貫成文者否？多是逐句補綴。若使歌者於長段之中，偶忘一句，竟不知從何處作想以續。總之，與上下文不相蒙也。伯起不能全學其步，故得少逗己靈，乃心知拙於長料，自恐寂寥，未免塗飾，豈知正是病處。

茅元儀《〈批點牡丹亭記〉序》 《玉茗堂樂府》，臨川湯若士所著也。中有《牡丹亭記》，乃合李仲文、馮孝將兒、睢陽王談生事，而附會之者也。其播詞也，鏗鏘足以應節，詭麗足以應情，幻特足以應態。自可以變詞人抑揚俯仰之常局，而冥符於創源命派之手。雉城臧晉叔，以其爲案頭之書，而非場中之劇，乃刪其采、剉其鋒，使其合於庸工俗耳。讀其言，苦其事怪而詞平，詞怪而調平，調怪而音節平。於作者之意，漫滅殆盡。並求其如世之詞人，俯仰抑揚之常局而不及。余嘗與面質之，晉叔心未下也。夫晉叔豈好平乎哉？以爲不如此，則不合於世也。合於世者必信乎世。如必人之信而後可，則其事之生而死，死而生，死者無端，死而生者更無端，安能必其如世之盡信也？今其事出於才士之口，似可以不必信。然極天下之怪者，皆平也。臨川有言：「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耶？」我以不特此也。凡意之所可至，必事之所已至也。則死生變幻，不足以言其怪。而詞人之音響慧致，反必欲求其平，無謂也，家季爲校其原本，評而播之。庶幾知其節，知其情，知其態者哉！然亦必知其節，知其情，知其態者，而後可與言矣。

鄭元勳《〈夢花酣〉題詞》 《夢花酣》與《牡丹亭》情景略同，而詭異過之。余嘗恨柳夢梅氣酸性木，大非麗娘敵手；又不能消受春香侍兒，不合判入花叢繡薄。如蕭斗南者，從無名無象中，結就幻緣，布下情種。安如是危，如是生，如是死，如是受欺、受謗，如是能使無端而生者死、死者生，又無端而彼代此死、此代彼生？楡柳一詩，千吟百誦。蚤和尚提放傀儡，碧桃花喬作轉輪。所謂「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未有如斯之如意者也。文人之情，如釋氏法羽流術，苦行既成，自能驅使人鬼，此道力，非魔力也。情不至者，不入於道；道不至者，不解於情。當其獨解於情，覺世人貪嗔歡羨，俱無意

味。惟此耿耿有物，常舒卷於先後天地之間。嗚呼！湯比部之傳《牡丹亭》，范駕部之傳《夢花酣》，皆以不合時宜而見，情耶，道耶！所謂寓言十九者，非耶。若其詞之錯繡迷香，有耳目者自相奔悅，奚用余言？崇禎壬申夏五，二十四橋間人鄭元勳超宗書。

劉世珩《〈紫釵記〉跋》 臨川塡詞，皆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屑斷斷覈律，多彊譜以就詞。沈詞隱貽書規之，臨川聽然笑曰：「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不朽之業，當日早已自定。是曲驚才絕艷，壓倒元人，言南曲者奉爲圭臬。文章之工，詎必繩趨尺步耶？惜原刻本不可得，臧晉叔刻本改削泰半，往往點金成鐵。如《觀燈遣媒》折〔三學士〕曲，臨川原文云：「是俺不合向天街倚暮花」，正得元人渾脫之意。晉叔以「倚暮花」三字爲欠解，改爲「是俺不該事遊耍」，彊勰〔三學士〕首句之格，而於文字竟全無生動之氣。抑知元人之妙，政在可解不可解，如此改法，豈非黑漆斷紋琴乎！葉懷庭譏劉延伯借元人雜劇二百五十種，又購得楊廉夫《仙游》、《夢游》、《俠游》、《冥其爲「孟浪漢」，文律、曲律，皆非所知，不知薶沒元人幾許佳曲，大抵面目全非，此《紫釵記》爲尤甚矣。近世流傳，唯毛刻《六十種曲》本尚非難致，張鴻卿觀察（雲逵）所藏竹林堂本，頗有遠勝毛刻者。清暉閣本尤較可據依。又有坊刻巾箱本，其中亦不無可取處。今參互各本，剖析同異，舍短用長，其圖畫、關目、科白，悉依臧本，批點亦並采之；詞曲則根據清暉閣本，而以汲古閣、竹林堂各刻，比勘釐定，因文審曲，不以曲害文。復以《納書楹譜》證之，俾音律罔盭薾髮，舉三百數十年之枝梧蔽翳，一掃而空之，臨川可作，庶勉附於知音之未矣乎。吾友吳癯盦（梅）跋臧刻《紫釵記》云：「臨川宮調舛誤，音韻乘（宜爲「乖」）方，不知凡幾。《牡丹》、《邯鄲》、《南柯》，有鈕、雷諸子爲之訂譜，而未能盡善，晉叔取四種而盡酌之，則案頭場上，皆稱便利。唯喜掩人美，不無小疵，究其所詣，亦足並轡奉常。」此持平之論也。夫以瑕能掩瑜，不惜磨瑜以去瑕，是則臧氏之失，非余所敢徇也。臧則精研宮律，不失其爲可傳，唯其可傳，爲能湮沒前人之本，眞使後人不復深攷，而余刻愈不容已焉。豈僅補快雨堂冰絲之缺憾也哉？楚園漫識。

顧曲散人《太霞曲語》 幔亭歌者云：詞才天賦不同，梁伯龍以豪爽，張伯起以纖媚，沈伯英以圓美，龍子猶以輕俊，至於秀麗，不得不推伯良。

黃宗羲《胡氏所藏陟本序》 詩降爲詞，詞降爲曲，非曲易於詞，詞易於詩也。其間各有本色，假借不得。近見爲詩者襲詞之嫵媚，爲詞者侵曲之輕俏。徒爲作字之所俘虜耳。余外祖葉六桐先生工於塡詞。嘗言：「語入緊要處不可着一毫脂粉。越俗越家常越警醒。若於一惡縮打扮，便涉分該婆婆猶作婦少年，正不入老眼也。至散白與整白不同，尤宜俗宜眞。不可着一文字，與扭捏一典故事，及截多補少作整句。錦糊燈籠，玉鑲刀口，非不好看，討一分明快，不知落在何處矣。」正法眼藏似在吾越中，徐文長、史叔考、葉六桐皆是也。此外則湯義仍、梁少白、吳石渠，雖濃淡不同，要爲元人之衣鉢。張伯起、梅禹金終是肉勝於骨，顧近日之最行者，阮大鋮之偷竊，李漁之蹇乏，全以關目轉折，遮論文之眼，不足數矣。

《靜志居詩話》卷一五 何元朗、臧晉叔皆精曲律。【略】晉叔謂：「《琵琶》：《梁州序》、《念奴嬌序》二曲：不類則誠口吻，當是後人竄入。」元美大不以爲然，津津稱詡不置。晉叔笑曰：「是惡知所謂《幽閨》者哉？」嘗從黃州劉延伯借元人雜劇二百五十種，又購得楊廉夫《仙游》、《夢游》、《俠游》、《冥游》彈詞，悉鏤板以行。序言：「鄭若庸《玉玦》、張伯起《紅拂》等記，用類書爲傳奇。屠長卿《曇花》，道白終折無一曲。梁伯龍《浣紗》、梅禹金《五合》，道白終本無一散語。均非是。」且言：「汪伯玉南曲失之靡，徐文長北曲失之鄙，惟湯義仍庶幾近之，而失之疎。」其持論斷斷不爽。詩亦不墮七子之習，故雖從元美讌游，不入「四十子」之目，亦磊落之士也。

徐大業《書南詞全譜後》 自宋以來，四十八調不能具存，北曲僅存《中原音韻》所載之六宮十一調。南曲僅存毘陵蔣維忠所譜之《九宮十三調》，每調各錄舊詞爲式，又駸駸失傳。詞隱先生乃增補而校定之，辨別體製，分釐宮調，詳核正犯，考定四聲，指摘誤韻，校勘同異，句梳字櫛，至嚴至密。而腔調則悉遵魏良輔所改昆腔，以其宛轉悠揚，品格在諸腔之上。其板眼、節奏一定，不可假借，天下翕然宗之。又有《論詞六則》、《唱曲當知》、《正吳編》諸作，皆爲度曲家楷模，百餘年來，莫敢稍易。其挽回南曲之功，可謂多矣。若先生所自著調曲，則有《紅蕖》、《桃符》等十七記、《詞隱新詞》諸散曲，皆依宮循調，不失矩度。當時與臨川湯若士齊名。湯以才藻勝，而矩度不甚協，故兩人相齟齬云。

尤侗《梅村詩序》 有明才人，莫過於楊用修、湯若士。用修親抱琵琶，度北曲，而詞顧寥寥。若士「四夢」爲南曲野狐精，而塡詞自賓白外無聞焉，即詞與曲，亦有不相兼者，不可解也！

文震亨《〈牟尼合〉題詞》 石巢先生《春燈謎》初出，吳中梨園部及少年場，流傳演唱，與東嘉中郎、漢卿、白、馬並行。識者推重，謂不特串插巧湊，離合分明，而譜調諧叶，實得詞家嫡宗正派，非拾膏借馥於玉茗《四夢》者比也。今歲避暑姑熟，十六日而復成《牟尼合》一傳，綽影布槁，鏤空成葉，首尾關合，肢節生動。南中一時歌茵舞席，卜夜達曙，非是不歡。而余方浪遊其地，謬附賞音。以爲塡詞一道，幾於「廣陵散」絕，不意當吾世而復聞正始。蓋近來詞家，徒騁才情，未諳聲律，說情說夢，傳鬼傳神。以爲筆筆靈通，重重慧現。几案儘具奇觀，而一落喉吻間，按拍尋腔，了無是處。移換推敲，每煩顧悞。遂使歌者分作者之權。而至於結骸造形，未能吹氣生活。分齣砌白，又多屋下架梁。使登場者與觀場者之神情，兩不相屬。誰爲作俑？吾不能如侏儒附和矣。先生一洗此習，獨開生面。覺余心口耳目間，靡所不愜。觸聲則和，語態則詼，摛藻則華，伸義則俠，結想則幻，入律則嚴。其中有靈，非其才莫能爲之也。若夫苦海流浪，彼岸解脫，衣裏得珠，棘端作戲，此雖先生寓言乎？然歌舞間更唱宗風矣。

《雨村曲話》卷下 而屠長卿《曇花》白終折無一曲，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盒》終本無一散語，其謬彌甚。

陳棟《北涇草堂曲論》 明人曲自當以臨川、山陰爲上乘。玉茗《還魂》，較實甫而又過之。特溟涬已穿，頗類未除。《南柯》、《邯鄲》二種，歛才就範，風格遒上，實足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青藤音律間亦未諧，其詞如怒龍挾語，騰躍霄漢間，千古來不可無一，不能有二。

《劇說》卷一 此外吳中詞人，如唐伯虎、祝枝山、梁伯龍、張伯起輩，縱有才情，俱非本色矣。

《詞餘叢話》卷二 王夢樓先生以書法名海內。【略】先生斥《燕子箋》「以尖刻爲能。自謂學玉茗堂，全未窺其毫髮。笠翁惡札，從此濫觴。」是說余不以爲然。圓海詞筆，靈妙無匹，不得以人廢言，雖不能上抗臨川，何至下同湖上。《寫像》一齣，膾炙人口。余尤愛霍秀夫與華行雲畫小照後，行雲索秀夫自貌於側，秀夫云：「畫眉郎怎自把眉兒畫！」死典活用，字字靈通，此豈爲矛盾。有《三國志》之森嚴、《水滸傳》之奇變，無《西遊記》之謔虐、《金瓶梅》之褻淫。謂非龍門蘭台之遺文，不可也。

姚華《題〈一種情〉傳奇》 璟字伯英，【略】與義仍齊名，所撰曲重聲情而文采。此曲文多改竄，非詞隱原本也。

又《〈一種情〉跋》 詞隱先生，以詞名萬曆間，與清遠並稱。然《四夢》盛傳，《還魂》尤享大名。詞隱則《義俠記》僅存《六十種曲》中，世亦無論之者。抑由清遠才華灼人，詞隱務峻矩矱而不屑以脂粉爲工，適中於俗之所好惡故，其傳不傳如是耶。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七九 義仍所著詞曲「四夢」，晉叔謂是架上書，非場上調，遂加芟潤。義仍憤然作絕句，擬之摩詰雪蕉矣。

張無咎《天許齋批點北宋三遂平妖傳敘》 小說家以眞爲正，以幻爲奇。然語有之：「畫鬼易，畫人難。」《西遊》幻極矣，所以不逮《水滸》者，人鬼之分也。鬼而不人，第可資齒牙，不可動肝肺。《三國志》人矣，描寫亦工，所不足者幻耳。然勢不得幻，非才不能幻，其季孟之間乎？嘗譬諸傳奇：《水滸》、《西廂》也；《三國志》、《琵琶記》也；《西遊》，則近日《牡丹亭》之類矣。他如《玉嬌麗》、《金瓶梅》，如慧婢作夫人，祇會記日用賬簿，全不曾學得處分家政，效《水滸》而窮者也。《七國》、《兩漢》、《兩唐宋》，如弋陽劣戲，一味鑼鼓了事，效《三國志》而卑者也；《西洋記》如王巷金家神說謊乞布施，效《西遊》而愚者也。王緱山先生每稱《三遂平妖傳》堪與《水滸》頡頏。余昔見武林舊刻本止二十回，首如暗中聞砲，突如其來；尾如餓時嚼蠟，全無滋味；且張鸞、彈子和尚、胡永兒及任、吳、張等後來全無施設。而聖姑姑竟不知何物，突然而來，杳然而滅：疑非全書，兼疑非羅公眞筆。及觀茲刻，回數倍前，始終結構，備人鬼之態，兼眞幻之長。緱山先生所稱，或在斯乎？余尤愛其以僞天書之誣，兆眞天書之亂，「妖由人興」，此等語大有關係。聞此書傳自京都一勳臣家抄本，卽未必羅公筆，亦當出自高手，非近日作《續三國》、《浪史》、《野史》等鴟鳴鴉叫，獲罪名教者比。永(疑當作允)可列小說名家，故賈人乞余叙也，而余許之。泰昌元年長至前一日，隴西張譽無咎父題。

煙霞外史《韓湘子十二度韓昌黎全傳叙》 析卓韋沐目之秘文，窮人天水陸之幻境，闡道德性命之奥旨，昭幽明神鬼之異聞。分合不相牴牾，首尾不爲矛盾。有《三國志》之森嚴、《水滸傳》之奇變，無《西遊記》之謔虐、《金瓶梅》之褻淫。謂非龍門蘭台之遺文，不可也。

睡鄉居士《二刻拍案驚奇序》 至演義一家，幻易而眞難，固不可相衡而

論矣。卽如《西遊》一記，怪誕不經，讀者皆知其謬。然據其所載，師弟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動止，試摘取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摹索，亦知其出自何人，而正以幻中有眞，乃爲傳神阿堵。而已有不如《水滸》之譏。豈非眞不眞之關，固奇不奇之大較也哉。【略】壬申冬日睡鄉居士題並書。

聽石居士《幽怪詩譚小引》 不觀李溫陵賞《水滸》、《西遊》，湯臨川賞《金瓶梅詞話》乎？《水滸傳》，一部《陰符》也；《西遊記》，一部《黃庭》也；《金瓶梅》，一部《世說》也。然則，此集播傳於世，卽謂晉魏來一部詩譚亦可。時崇禎己巳陽生日聽石居士題於綠窗。

崢霄主人《魏忠賢小說斥奸書凡例》 一、是書動關政務，半係章疏，故不學《水滸》之組織世態，不效《西遊》之布置幻境，不習《金瓶梅》之閨情，不祖《三國》諸志之機詐。

笑花主人《今古奇觀序》 至有宋孝皇以天下養太上，命侍從訪民間奇事，日進一回，謂之說話人。而通俗演義一種，乃始盛行。然事多鄙俚，加以忌諱，讀之嚼蠟，殊不足觀。元施、羅二公，大暢斯道，《水滸》、《三國》，奇奇正正，河漢無極。論者以二集配伯喈、《西廂》傳奇，號四大書，厥觀偉矣。迄於皇明，文治聿新，作者競爽。勿論廊廟鴻編，卽稗官野史，卓然夐絕千古。說書一家，亦有耑門。然《金瓶》書麗，貽譏於誨淫，《西遊》、《西洋》，逞臆於畫鬼。無關風化，奚取連篇。墨憨齋增補《平妖》，窮工極變，不失本末，其技在《水滸》、《三國》之間。至所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極摹人情世態之歧，備寫悲歡離合之致，可謂欽異拔新，洞心駭目。而曲終奏雅，歸於厚俗。卽空觀主人壺矢代興，爰有《拍案驚奇》兩刻。頗費搜獲，足供談麈。

西湖釣叟《續金瓶梅集序》 小說始於唐宋，廣於元，其體不一。田夫野老能與經史並傳者，大抵皆情之所留也。情生，則文附焉，不論其藻與俚也。《金瓶梅》舊本，言情之書也。情至則流易於敗檢而蕩性。今人觀其顯，不知其隱，見其放，不知其止，喜其誇，不知其所刺。蛾油自溺，鴆酒自斃，袁石公先叙之矣。作者之難於述者之晦也。今天下小說如林，獨推三大奇書，曰《水滸》、《西遊》、《金瓶梅》者，何以稱夫？《西遊》闡心而證道於魔，《水滸》戒俠而崇義於盜，《金瓶梅》懲淫而炫情於色。此皆顯言之，誇言之，放言之，而其旨則在以隱、以刺、以止之間。唯不知者曰怪，曰暴，曰淫，以爲非聖而畔道焉，烏知夫稗官野史足以翊聖而贊經者。正如雲門韶濩，不遺夫擊壤鼓缶也。夫得道之精者，糟粕已具神理，得道之粗者，金石亦等瓦礫。顧人之眼力淺深耳。【略】時順治庚子季夏，西湖釣叟書於東山雲居。

李漁《三國志演義序》 嘗聞吳郡馮子猶賞稱宇內四大奇書，曰《三國》、《水滸》、《西遊》及《金瓶梅》四種。余亦喜其賞稱爲近是。

張潮《幽夢影》 《水滸傳》是一部怒書，《西遊記》是一部悟書，《金瓶梅》是一部哀書。（江含徵曰：不會看《金瓶梅》而只學其淫，是愛東坡者，但喜喫東坡肉耳。）

紫髯狂客《豆棚閑話總評》 著書立言，皆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亦在乎後學之善讀。如不善讀，則王君介甫以紅術禍天下所必然矣。卽小說一則，奇如《水滸記》，而不善讀之，乃誤豪俠而爲盜。趣如《西門傳》，而不善讀之，乃誤風流而爲淫。其間警戒世人處，或在反面，或在夾縫，或極快，或極艷，而悲傷零落，寓乎其間，世人一時不解者也。

《在園雜誌》卷二 蓋《西遊》爲證道之書，丘長春借說金丹奧旨，以心猿意馬爲根本，而五衆以配五行，平空結構，是一蜃樓海市耳，此中妙理可意會不可言傳，所謂語言文字僅得其形似者也。乃汪憺漪從而刻畫美人，唐突西子，其批註處大半摸索皮毛，卽通書之太極無極，何能一語道破耶？若深切人情世務，無如《金瓶梅》，眞稱奇書，欲要止淫，以淫說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其中家常日用，應酬世務，姦詐貪狡，諸惡皆作，果報昭然。而文心細如牛毛繭絲，凡寫一人，始終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讀之，但道數語，便能默會爲何人。結構鋪張，針線縝密，一字不漏，又豈尋常筆墨可到者哉。彭城張竹坡爲之先總大綱，次則逐卷逐段分註批點，可以繼武聖嘆，是懲是勸，一目了然。惜其年不永，歿後將刊板抵償夙逋於汪蒼孚。蒼孚舉火焚之，故海內傳者甚少。嗟乎！四書也，以言文字，誠哉奇觀。然亦在乎人之善讀與不善讀耳。不善讀《三國》者，權謀狙詐之心生矣。不善讀《水滸》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不善讀《西遊》者，詭怪幻妄之心生矣。欲讀《金瓶梅》，先須體認前序內云：「讀此書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讀此書而生效法心者，禽獸也。」然今讀者多肯讀七十九回以前，少肯讀七十九回以後，豈非禽獸哉？近日之小說，若《平山冷燕》、《情夢柝》、《風流配》、《春柳鶯》、《玉嬌梨》等類，佳人才子，慕色慕才，已出之非正，猶不至於大傷風俗。若《玉樓春》、

《宮花報》稍近淫佚，與《平妖傳》之野，《封神傳》之幻，《破夢史》之僻，皆堪捧腹。至《燈月圓》、《肉蒲團》、《野史》、《浪史》、《快史》、《媚史》、《河間傳》、《癡婆子傳》，則流毒無盡。更甚而下者，《宜春香質》、《弁而釵》、《龍陽逸史》，悉當斧碎棗梨，遍取已印行世者盡付祖龍一炬，庶快人心。然而作者本寓勸懲，讀者每至流蕩，豈非不善讀書之過哉！天下不善讀書者，百倍於善讀書者。讀而不善，不如不讀。欲人不讀，不如不存。

又卷三 近來詞客稗官家，每見前人有書盛行於世，即襲其名，著爲後書副之，取其易行，竟成習套。有後以續前者，有後以證前者，甚有後與前絕不相類者，亦有狗尾續貂者。四大奇書如《三國演義》名《三國志》，竊取陳壽史書之名。《東西晉演義》亦名《續三國志》，更有《後三國志》，與前絕不相侔。如《西遊記》，乃有《後西遊記》、《續西遊記》。《後西遊》雖不能媲美於前，然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若《續西遊》，則誠狗尾矣。更有《東遊記》、《南遊記》、《北遊記》，眞堪噴飯耳。如前《水滸》一書，《後水滸》則二書：一爲李俊立國海島，花榮、徐寧之子共佐成業，應高宗「卻上金鼇背上行」之讖，猶不失忠君愛國之旨；一爲宋江轉世楊么，盧俊義轉世王魔，一片邪污之談，文詞乖謬，尚狗尾之不若也。《金瓶梅》亦有續書，每回首載《太上感應篇》，道學不成道學，稗官不成稗官，且多背謬妄語，顚倒失倫，大傷風化。況有前本奇書壓卷，而妄思續之，亦不自揣之甚矣。外而《禪眞逸史》一書、《禪眞後史》二書：一爲三教覺世，一爲薛舉托生瞿家，皆大部文字，各有各趣，但終不脫稗官口吻耳。再有《前七國》、《後七國》。【略】凡此不勝枚舉，姑以人所習見習聞者，筆而志之。總之，作書命意，創始者倍極精神，後此縱佳，自有崖岸，不獨不能加於其上，即求媲美並觀，亦不可得；何況續以狗尾，自出下下耶。演義，小說之別名，非出正道，自當凜遵俞旨，永行禁絕。

閑齋老人《儒林外史序》 古今稗官野史不下數百千種，而《三國志》、《西遊記》、《水滸傳》及《金瓶梅演義》，世稱四大奇書，人人樂得而觀之。余竊有疑焉。稗官爲史之支流，善讀稗官者可進於史，故其爲書亦必善善惡惡，俾讀者有所觀感戒懼，而風俗人心庶以維持不壞也。《西遊》元虛荒渺，論者謂爲談道之書，所云意馬心猿，金公木母，大抵心即是佛之旨，予弗敢知。《三國》不盡合正史，而就中魏、晉代禪，依樣葫蘆，天道循環，可爲篡弒者鑒。其他蜀與吳所以爲興廢存亡之故，亦具可發人深省，予何敢厚非？至《水滸》、《金瓶梅》，誨盜誨淫，久干例禁，乃言者津津，誇其章法之奇，用筆之妙，且謂其摹寫人物事故，即家常日用米鹽瑣屑，皆各窮神盡相，畫工化工，合爲一手，從來稗官無有出其右者。嗚呼！其未見《儒林外史》一書乎？【略】有《水滸》、《金瓶梅》之筆之才，而非若《水滸》、《金瓶梅》之致爲風俗人心之害也。則與其讀《水滸》、《金瓶梅》，無寧讀《儒林外史》。世有善讀稗官者，當不河漢予言也夫。乾隆元年春二月，閑齋老人序。

李綠園《歧路燈自序》 古有四大奇書之目，曰左，曰騷，曰莊，曰遷。迨於後世，則坊傭襲四大奇書之名，而以《三國志》、《水滸》、《西遊》、《金瓶梅》冒之。嗚呼，果奇也乎哉？【略】《金瓶梅》一書，誨淫之書也。亡友張揖東曰，此不過道其事之所曾經，與其意之所欲試者耳。而三家村冬烘學究，動曰此左國史遷之文也。余謂不通左史，何能讀此；既通左史，何必讀此。老子云，童子無知而朘舉。此不過驅幼學於夭札，而速之以蒿里歌耳。至於《西遊》，乃取陳玄奘西域經解一事。

章學誠《丙辰劄記》 凡演義之書，如《列國志》、《東西漢》、《說唐》及《南北宋》，多紀實事，《西遊記》、《金瓶梅》之類，全憑虛構，皆無傷也。

雉衡山人《東西兩晉演義序》 是編也，嚴華裔之防，尊君臣之分，標統系之正閏，聲猾夏之罪愆，當與《三國演義》並傳。非若《水滸傳》之指摘朝綱，《金瓶梅》之借事含諷，《癡婆子》之癡裏撒奸也。

王希廉《紅樓夢總評》 《紅樓夢》結構細密，變換錯綜，固是盡美盡善，除《水滸》、《三國》、《西遊》、《金瓶梅》之外，小說無有出其右者。然細細翻閱，亦有脫漏紕謬及未愜人意處。

張地鵬《瑤華傳序》 稗官野史之作，原備採擇以補正史之闕文。如陳壽《三國志》之不能徵信於世，後以演義補其不足，正其統紀者是也。迨至史(施)耐庵之《水滸傳》、邱長生(春)之《西遊記》，以及王鳳洲之《金瓶梅》，次第行世，遂稱四大奇書，無不以才子目之，初未敢以小說輕之也。後之好事者，每每借事詆毀前人，干瀆閨閣，甚而以淫褻之詞，污穢筆墨，遂致大傷風化，不齒於人。此亦稗官野史之一劫也。

晴川居士《白圭志序》 夫造說者藉事輯書，尚以爲難，若平空舉事，尤其難矣。如周末之《列國》，漢末之《三國》，此傳奇之最者，必有其事，而後有其文矣。若夫《西遊》、《金瓶梅》之類，此皆無影而生端，虛妄而成文，則

無其事而亦有其文矣。但其事無益於世道，余常怪之。【略】晴川居士題。

戲筆主人《繡像忠烈傳序》 小說原多，每限於句繁語贅，節目混牽。若《三國》語句深摯質樸，無有倫比；至《西遊》、《金瓶梅》專工虛妄，且妖艷靡曼之語，聒人耳目。在賢者知探其用意用筆，不肖者只看其妖仙冶蕩。是醒世之書，反爲酣嬉之具矣。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 閱《祕辛雜事》。【略】刻叢書者往往收之，殊害風教。明人若湯玉茗譜《牡丹亭》、《癡婆子》、《今古奇觀》(抽禁)、《情史》、《金瓶梅》、《艷異編》、《牡丹亭》、《國色天香》、《拍案驚奇》【略】。同治七年四月十五日通飭。

麟嬰子《林蘭香序》 近世小說，膾炙人口者，曰《三國志》，曰《水滸傳》，曰《西遊記》，曰《金瓶梅》，皆各擅其奇，以自成爲一家。惟其自成一家也，故見者從而奇之。【略】《三國》以利奇而人奇之，《水滸》以怪奇而人奇之，《西遊》以神奇而人奇之，《金瓶梅》以亂奇而人奇之。

《茶香室叢鈔·曲海》 《平妖傳》、《禪眞逸史》、《金瓶梅》，皆平話也。《倭袍》、《珍珠塔》、《三笑姻緣》，皆彈詞也。乃《曲海》所載，則皆有曲本，學問無窮，即此可見矣。

浴血生《小說閑評錄》 書名往往好抄襲古人，亦是文人一習。小說家尤甚：有《紅樓夢》，遂有《青樓夢》；有《金瓶梅》，遂有《銀瓶梅》；有《兒女英雄傳》，遂有《英雄兒女》；有《三國志》，遂有《列國志》；傳奇則《西廂記》之後，有《西樓記》，復有《東樓記》、《東閣記》。他如此者，尚不可枚舉。

箸夫《論開智普及之法首以改良戲本爲先》 中國成周優孟衣冠，爲劇之濫觴，及李唐時，梨園菊部，一時稱盛。厥後愈傳愈訛，久而漸失其眞。其所扮演者，多取材於說部裨史，綜其大要，不外寇盜、神怪、男女數端，如《水滸》、《七俠五義》，非橫行剽劫，犯禮越禁一派耶？《西遊》、《封神記》，非牛鬼蛇神、支離荒誕一派耶？《西廂》、《金瓶梅》，非幽期密約，褻淫穢褻之事？在深識明達者流，固知當日作者，不過假托附會，因事寓言，藉他人酒杯，澆自己壘塊，亦視爲逢場作戲，過眼雲煙已耳。而閭閻市儈，鄉曲愚氓，目不知書，先入爲主，所見所聞，祇有此數。每於酒闌燈炧之候，豆棚瓜架之旁，津津樂道，據爲典要，且以一知半解，誇耀同儕。嗚呼！錮蔽智慧，阻遏進化，非此階之厲乎？

著超《古今小說評林》 世以《西遊記》、《金瓶梅》二書，配《水滸》、《三國》，名爲「四大奇書」，此實不當。《西遊記》雖近於哲理，然晦而不明，其弊坐偏於依託，偏於想像，致涉爲荒誕而不經。《金瓶梅》則淫書之尤者耳。《飛燕外傳》、《遊仙窟》，雖語涉穢褻，猶帶三分斯文氣。至《金瓶梅》則如癡漢遊街，赤條條一絲不掛矣。試問此種淫媟事，即能寫得幾百套、幾千套，套套不雷同，吾總以爲無生動氣也。而右之者謂爲意主懲戒。信是言也，則不妨弒父以教人孝，殺妻以教人義，名教何在？王弇州亦讀聖賢書而掌國法者，好弄至於如此，無賴極矣。

總集

詩紀

張四維《詩紀序》 右《詩紀前集》十卷，《詩紀》百三十卷，《外集》四卷，詩話及識遺爲《別集》十二卷，北海馮先生所纂輯也。先生以雋才大雅，高步一時，見世之爲詩者多根柢於唐，鮮能窮本知變，以窺風雅之始；及溯隋而上極於黃軒，凡《三百篇》之外，逸文斷簡，片辭隻韻，無不具焉；秦漢而下，詞客墨卿，孤章浩帙，樂府聲歌，童謠里諺，無不括焉；七略四部之所鳩藏，齊諧虞初之所志述，無不搜焉。始事於甲辰之冬，集成於丁巳之夏，歲凡十四稔。先生宦跡且徧四方矣，遇通儒博士無不出而訂焉。騶見之編，郡邑之載，金石之刻，無不取而甄焉。嗚呼！先生之加意斯篇，其可謂勤且篤矣。方甲辰始事，先生時守河中，維與分轡之列，茲當告成，敢續言於末簡。曰：詩之道尚矣，夫人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永言嗟嘆，成文諧音，蓋自結繩之代已固然矣。然情以人生，文由代變，古詩自宣尼刪後，罕有存者，其軼文略備於斯，是以質文之變，莫得而詳焉。漢風所宗，造端蘇李，東京揚其流波，建安備其氣質，逮於江左，托意虛玄，繼以齊梁綺縟，陳隋輕艷，而詩之變極矣。中間作者，若張、蔡、曹、劉、潘、陸、顏、謝、江、沈、徐、庾，莫不虎視蛟騰，抗心特異，思以駕前賢之逸軌，障當世之頹瀾，然而繁音曲節，每變益工，品格風標，沿時遞下，豈所謂聲音之道關乎世運者耶？代歷既遐，流風寖沫，後之學者，莫得涉其津涯。先生於是會萃遺失，裒爲成書，詩以人繫，人以代分，代以時次，火齊明月，的皪錯陳，鏞磬柷敔，翕如並奏，使藝林之士因詩考人，因人論世，得以繹祖述之淵源，第古今之優劣，獵皇王之菁華，而窮性術之變化也，豈不偉哉！明興，詩人趨，由上古極於唐虞，夏承其變；由夏極於秦，漢承其變；由漢極於六朝，承宋元餘習，頗乏遠調，弘治間北地李先生獻吉，始以唐風爲天下倡，一時人士宗之，文體一振焉。及其敝也，株守名家，矜其學步，千金享帚，斯不遠覽之過爾，余故謂先生是編之集，大有功於雅道云。嘉靖戊午夏五月癸丑，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國史編修、承事郎，河中張四維。

甄敬《詩紀序》 《詩紀》者北海馮氏輯也，起上古，迄隋末，搜括靡遺矣，又較其差謬，次其紊亂，詩以人分，人以世繫，斯亦勤且精也，余讀之有慨【略】古今之變凡不知幾也，唐堯無名，虞舜無爲，由洪荒趨焉必至此也。夏俗尚忠，忠必趨於質，質必趨於文，文之趨不至於刑名刻薄不已也。漢興，尚忠厚，忠厚必趨於節義，節義必趨於放達，放達之趨不至於縱欲敗度、滅禮棄倫不已也。夫世變之趨有所必至，乃其機微恆徵於詩，古人採詩觀風，良以此也。今觀明良之歌，渾渾噩噩，如天覆地載，莫可涯涘測也，漢人含蓄古雅，宏偉壯健，其治世之流風乎？陳思諸家，慨慷激烈，不詭前哲，情旨漸入微婉矣。晉人清緻，逸態雄渾，氣格颯以衰焉，其衰世之志乎？宋暨于於隋，浮薄妖冶，益靡靡矣，其亡國之音乎？夫詩緣於情，人限於時，情無古今，時有代謝，夏詩已不治虞矣，況降而三代，又降而漢魏六朝耶？此高見遠識之士，所以抱傷今思古之悲也。【略】近世徐氏謂由質開文，古詩所以擅巧，由文求質，晉格所以爲衰，文質雜興，本末並用，斯言於詩，固古今詩人之斷案也，矧又由文求文者乎？夫詩有萬端，要惟情景二者，情動於中，浩然莫遏，則足蹈手舞，目視耳聞，觸物成景，即象識心，故風雲月露之形，則古詩之糟粕也，是以其詞實，其旨切，其質厚，非有程式，自包體格，譬元氣生物，形色各殊也。後世昧本逐末，睹偶對者因爲律體，睹疎越者因爲散體，睹參差者因爲雜體，按格求辭，競奇矜巧，推敲作粧點愈繁，本根益喪。故閭巷歌勢，模倣成形，採潘陸之華，謝園綺之實，粃糠乎世運者乃立諸格諸勢諸忌之論，神思氣謠，最爲近古者，則以出於自然也。又甚者乃立諸格諸勢諸忌之論，神思氣勢之分，內象外象之辯，是何異鑽木得火，遂執木求火，指盂象日，遂執盂爲日耶？此徐氏爲得其要，尚宜深探其本也。然以今觀之，三代之詩卒莫唐虞，漢之詩卒莫三代，六朝之詩卒莫漢魏，則豈咸綴文之失哉？夫世道之趨，由上古極於唐虞，夏承其變；由夏極於六朝，唐承其變；即詩因之矣，自唐以下可略而言，觀是輯者，其必有所感也夫！肆命諸梓，兼附衆評，匪徒曰將資藝藪之博洽也。嘉靖歲次庚申孟春，賜進士第、文林郎、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兼提督學校事，太原

甄敬叙。

王世貞《詩紀序》 嘉靖中，故光祿卿北海馮惟訥氏，集古詩諸《三百篇》之所逸而不載，以至孔子沒而逮秦者凡十卷，漢十卷，魏九卷，晉二十卷，自是而南宋十一卷，齊八卷，梁三十四卷，陳八卷，北則魏一卷，齊二卷，周八卷，復合而爲隋十卷，又外集四卷，則仙眞神鬼之什焉。人各叙其略，與詩之所由作矣。已又采昔人之所統論及品藻雜解辨證，而復志其遺凡十二卷，合之而名之曰《詩紀》，共得百五十一卷。惟訥竭生平之精力爲此書，書成，而御史甄敬刻之陝西行臺。其刻既不能精，又無爲之校訂者，豕魚之誤相屬，蓋至萬曆中，而古鄴吳琯氏與其鄉人謝陛氏、江都陸弼氏、吳郡俞策氏相與讐校而復刻之金陵。大約吳氏居其資，而謝氏陸氏俞氏居其力，其書遂完好無遺憾，屬不佞貞序之。序曰：昔者孔子刪詩，《三百篇》諸國之風皆在焉，而亂以雅頌，復戒門弟子「何莫學夫詩」，而謂其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遠邇之事君父，而至於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亦在所不廢。迨孟氏而亦歎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於是孔子之門弟子遂尊之爲經，而不敢以他有韻之言並。【略】嗟乎，毋論其皆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遠邇之事君父，要之不無毛髮益，而於鳥獸草木之名當亦不乏也。吾甚愛夫馮氏之與四子者能得孔子之遺意，以嘉惠後學，故爲序之。雖然，孔子而在，吾尚欲其刪者與餘者之並存，毋使若古之寥寥而無可述也。

汪道昆《詩紀序》 北海馮汝言既輯《歷代詩紀》版之關中，坐踔遠而購之難，且病校者疏而梓者拙也。吳琯自新都起，拓什二以張東秦，身帥吳俞策歙謝陛江都陸弼分校之，召吳工敦剞劂，既告成事，莫不精良，則王元美序之矣。顧貞觀而下未及也。誓將求全，屬黃河水首事而溘亡，僅得十有四卷。琯手自爲集，屬二三子校刻如初，論其世以爲差，悉如高棟所品。初則正始，盛則正宗，大家名家羽翼爲中，接武以下爲晚。於時李本寧方子及爲之序。是則《唐詩記》云。二者將訖工，乃質成於不佞。【略】不佞衰矣，寧復能從小子學詩？願及崦嵫末光，操《詩記》以從事，擇其可爲典要者表而出之。孰近於風，則曰緒風；孰近於雅，則曰緒雅；孰近於頌，則曰緒頌。如其無當六義，而美愛可傳者，亦所不廢，則曰緒餘。降及晚近二代，不可謂虛無人。當世斌斌，八音萬舞具矣。假之期月，庶幾成一家言。要之啓疆略地，吳生任其勞，據上腴而食其毛，不佞蓋享其佚矣。諺曰：跋則鹿，舄則肉，吾將負吳生哉。

《千頃堂書目》卷三一　馮惟訥《詩紀》一百五十六卷。

《明史・藝文志四》　馮惟訥《詩紀》一百五十六卷。明馮惟訥撰。惟訥字汝言，臨朐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江西左布政使，加光祿寺卿致仕。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四・古詩紀》 一百五十六卷。明馮惟訥撰。惟訥字汝言，臨朐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江西左布政使，加光祿寺卿致仕。事蹟附見《明史》馮琦傳。其書前集十卷，皆古逸詩。正集一百三十卷，則漢、魏以下，陳、隋以前之詩。外集四卷，附錄仙鬼之詩。別集十二卷，則前人論詩之語也。時代縣長，採摭繁富，其中眞僞錯雜，以及牴牾舛漏，所不能無。故馮舒作《詩紀匡謬》以糾其失。然上薄古初，下迄六代，有韻之作，無不兼收，溯詩家之淵源者，不能外是書而別求。固亦採珠之滄海，伐木之鄧林也。厥後臧懋循《古詩所》、張之象《古詩類苑》、梅鼎祚《八代詩乘》，相繼又割裂分體，不以時代爲次，使閱者茫不得正變之源流。之象書又以題編次，竟作類書。鼎祚書僅漢、魏全錄，晉、宋以下皆從刪節，已非完備之觀，而漢、魏詩中如所增蘇武妻詩之類，又深爲藝林之笑噱。故至今惟惟訥此編爲詩家圭臬。初，太原甄敬爲刊版於陝西，一依惟訥原次，而剞劂甚拙，復間有舛譌。此本爲吳琯等重刊，雖去其前集、正集、外集、別集之名，合併爲一百五十六卷，而次第悉如其舊，校讐亦較甄本爲詳。故今從吳本錄之。惟訥別有《風雅廣逸》十卷，核其所載，即此編之前集。蓋初輯古逸諸篇，先刊別行，後乃續成漢、魏以下，併爲一編，實非有二。今特別存其目，而其書則不復錄焉。

古今詩刪

王世貞《古今詩刪序》 李攀龍于鱗所爲《古今詩刪》成，凡數年而歿，歿而新都汪時元謀梓之，走數千里以序屬世貞曰：是唯二君子之有味乎詩也，不有存者，誰與任歿者？世貞謝不敏，已喟然而嘆曰：【略】夫以孔子之於詩，猶不能廢游夏，而于鱗取其獨見而裁之，而遽命之曰刪，彼其見刪於于

鱗而不自甘者，寧無反唇也？雖然，令于鱗以意而輕退古之作者間有之，于鱗舍格而輕進古之作者則無是也，以于鱗之毋輕進，其得存而成一家言，以模楷後之操觚者，亦庶乎可矣。蓋于于鱗之所最善爲世貞，其屬存于鱗刪者不少，然自戊午而前，及它倡和之什耳。其人雅自信，落落寡與，家僻處濟上，則于鱗之於今賢士大夫，多所與而少所見可知也，問爲繼于鱗志者如之何？曰代益之，不失所以精之意而已矣。友人吳郡王世貞選。

《詩源辯體》卷三六 李于鱗《古今詩刪》，首古逸詩，次漢、魏、六朝樂府，次漢、魏、六朝詩，次唐詩，次國朝詩。其去取之意，漫不可曉。大要黜才華，尚氣格，而復有不然。姑摘其最異者，如漢、魏詩錄《柏梁臺聯句》及應璩《百一》後二首，而曹、劉佳者多遺；長篇取蔡琰《悲憤》而遺《焦仲卿》；「日暮秋雲陰」乃六朝人詩，不能辨也。唐五言古「感遇」，不取陳子昂而取張九齡；七言歌行，高適取十二篇而岑參五篇，孟浩然一篇，不取《鹿門歌》而取《送王七尉松滋》；七言律，太白一篇，取《鳳凰臺》而遺《送賀監》。國朝詩，則伯溫多而季迪少。五言古，季迪止短篇二首，而七言不錄。獻吉七言古止三篇，其二爲初唐體。仲默有六篇，而初唐體不錄。五言律，仲默三十首，多非所長；昌穀止一篇而已。其他不能悉論也。王元美云：「始見于鱗選明詩，余謂如此何以鼓吹唐音？及見唐詩，謂何以衿裾古選？及見古選，謂何以箕裘《風》《雅》？乃至陳思《贈白馬》、杜陵李白歌行，亦多棄擲。豈所謂英雄欺人，不可盡信耶？」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四・古今詩刪》 三十四卷。明李攀龍編。攀龍有《詩學事類》，已著錄。是編爲所錄歷代之詩。每代各自分體。始於古逸，次以漢、魏、南北朝，次以唐，唐以後繼以明，多錄同時諸人之作，而不及宋、元。蓋自李夢陽倡不讀唐以後書之說，前後七子，率以此論相尚。攀龍是選，猶是志也。江淹作雜擬詩，上自漢京，下至齊、梁，古今咸列，正變不遺。其序有曰：「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於魂。」又曰：「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豈所謂通方廣恕，好遠兼愛。」然則文章派別，不主一途。但可以工拙爲程，未容以時代爲限。宋詩導黃、陳之派，多生硬枘柄。元詩沿溫、李之波，多綺靡婉弱。論其流弊，誠亦多端。然鉅製鴻篇，亦不勝數。何容刪除兩代，等之自鄶無譏。王士禎《論詩絕句》有曰：「鐵崖樂府氣淋漓，淵穎歌行格儘奇。耳食紛紛說

唐詩選

陳文燭《唐詩選序》 《唐詩》二冊，李于鱗氏所選，少保萬安朱先生得之歷下，遺書於燭曰：「唐詩無慮數百家，每大家無慮數百千首，而所存若此，嚴矣。彼作者豈漫爲之耶？幸梓之，俾修詞者苦攻而潛思，於詩庶幾焉。」旨哉言乎！燭爽然自失矣。有唐三百年間，好古之士自陳拾遺而後，莫若李杜，大雅不作，吾衰誰陳，雖太白已自傷之。而《出塞》、《玉華宮》諸篇，少陵古詩之佳者，視漢魏有間焉。長歌近體、五七言絕句，二公眞各擅場哉。乃酷愛鮑、謝，雅似陰鏗，《軍城早秋》法乎四傑，《西陂泛舟》太類之問，二公又思兼古人矣。始知才情各有所長，而造化不能盡洩。至謂七言律體臻諸家所難之妙者，王右丞、李縣尉兩人而已。斯于鱗獨見之言乎！山樵語木，海漁談珠，大都得矣。若以唐人詩遂盡於此，吾恐殷璠、姚合諸公生當其時而習其語，所選尚有遺論，況後世耶？因閱茲編，偶有所見。惜于鱗往矣，不及相可否。異日者見朱先生，當請質之。梓成，因附一言於末簡。

《詩源辯體》卷三五 李于鱗《唐詩選序》，本非確論，冒伯麐極稱美之，可謂惑矣。《序》曰：「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

弗取也。」愚按：謂子昂以唐人古詩而爲漢魏古詩弗取，猶當；謂唐人古詩非漢魏古詩而皆弗取，則非。（漢、魏、李、杜，各極其至。見李杜總論。）觀其所選唐人五言古僅十四首，而亦非漢魏之詩，是以唐人古詩皆非漢魏古詩弗取耳。曰：「七言古，太白縱橫，往往強弩之末。」太白光燄萬丈，古今懾伏，不知于鱗視爲何物。曰：「五言律、排律，諸家概多佳句。」曰「多佳句」，則無佳篇可知。不太罔耶？曰：「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予意嘉州未可少也。

又　予嘗謂：學詩者當取古人所長，濟己之短，乃爲善學。（見前卷。）于鱗謂「唐無五言古詩」、「太白七言古，往往強弩之末」，此雖意見有偏，亦是己不能騁而忌人之騁耳。觀其所選唐人五、七言古，是豈足以知唐人，又豈足以知李、杜哉？

又卷三六　李于鱗《唐詩選》，較《詩刪》所錄益少，中復有《詩刪》所無者。其去取之意，亦不可曉。元美、元成既嘗論之，而敬美之序，亦寓詆諷。如太白五言古，止錄「長安一片月」、「子房未虎嘯」二篇；七言古，止錄「黃雲城邊」、「木蘭之柮」二篇，若以此法選李，是欲擾龍而縛虎也。初唐五言律，沈宋爲正宗，今宋止錄二篇，而沈不錄。張燕公五、七言律各三篇，可無錄也。其他謬戾頗多，不能一一致辯。今初學但以于鱗所選，輒尊信之，實以于鱗名高一代，要亦未睹諸家全集耳。胡元瑞云：「于鱗選唐詩，與己作略無交涉。」英雄欺人，不當至是。

又　嘗與黃介子伯仲言于鱗選唐詩似未睹諸家全集，介子伯仲曰：「向觀于鱗《詩選》所錄，不出《品彙》。如《品彙》五言古以崔顥爲『羽翼』，故次韋柳『名家』之後。七言古，張若虛、衛萬無世次可考，故次『餘響』之後；駱賓王以歌行長篇，故又次張、衛之後。今于鱗既無分別，而次序亦如之，是可證也。」予因而考之，信然。

又　予嘗謂：選詩者須以李選李，以杜選杜，至於高、岑、王、孟，莫不皆然。若以己意選詩，則失所長矣。故諸家選詩者多任己意，不足憑據。若于鱗《詩選》，又與己作略無交涉，良可怪也。

又　于鱗《詩選》，其害甚於中郎、伯敬。蓋中郎、伯敬尚偏奇、黜雅正，一時後進雖爲所惑，後世苟能反正，其惑易除。于鱗似宗雅正，而實多謬戾，學者苟不睹諸家全集，不免終爲所誤耳。孔子惡似而非，予於于鱗亦云。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二・唐詩選》　七卷。舊本題明李攀龍編，唐汝詢註，蔣一葵直解。攀龍有《詩學事類》，汝詢有《編蓬集》，一葵有《堯山堂外紀》，皆已著錄。攀龍所選歷代之詩，本名《詩刪》。此乃摘其所選唐詩。汝詢亦有《唐詩解》。此乃割取其註。皆坊賈所爲。疑蔣一葵之直解亦託名矣。然至今盛行鄉塾間，亦可異也。

宋犖《漫堂詩話》　李于鱗《唐詩選》，境隘而辭膚，大類已陳之芻狗；鍾、譚《詩歸》，尖新詭僻，又似鬼窟中作活計，皆無足取。蓋詩道本廣大，而彼故狹小之；詩道本靈通變化，而彼故拘泥而穿鑿之也。

心齋居士《而庵詩話跋》　明人選唐詩爲世所通行者：一曰李于鱗《唐詩選》，一曰鍾、譚《詩歸》。二者廊廟山林，未免偏有所重。偏有所重，則必偏有所廢矣。毋惑乎後人紛紛聚訟也。今而庵說唐詩則不唯其文而唯其體，又爲選家闢一蹊徑。觀其《詩話》所云，蓋胸中確有所見，非徒爲大言以欺世者，讀者當自得之也。心齋居士題。

《千頃堂書目》卷三一　《唐詩選》七卷。

《明史・藝文志四》　《唐詩選》七卷。

盛明百家詩

俞憲《刻盛明百家詩總叙》　吳俞憲放歸，熙時戶居環堵，不復有所如往，歲月無聊，乃取古今詩章以適志而永日。因念往昔，嘗刪輯《唐詩品彙》入梓，我明詩過於唐，顧渙漫無統，將使一代文明之化，千萬祀倫軌之托，日就散逸已耶？於是攷自國初高楊諸氏，逮我皇御極以來，凡詩家有聲疆域之間，分方之內者，無論隱顯崇卑，存歿疏戚，遠近少長，女婦異流，裒而刻之，名曰《盛明百家詩》。人凡三百二十，卷凡三百二十。刻成，請者日至，且咸謂宜有言以明裒刻之意。予惟我明詩不獨過李唐，亦過漢魏，何也？漢魏去古未遠，善於騷選。李唐以詞賦取士，雖諸體具備，而尤工律詩。若我明則兼總二者有之矣。弘、正間，何李首倡，海內摛文之士，群然景附響應，至於今，益延閎宏茂。以今參訂，漢魏李唐，各自爲盛，與我明獨專其盛者，

廣狹低昂，豈不章章大較明著矣乎！【略】抑憲竊有懼焉。方今聖化隆盛，文士日殷，即疆域之間，分方之內，又豈能一一盡搜剔而攬摭之？是用深懼云爾。雖然，吾輯其略，舉其偏，俟後之君子視其成會其全可也。猶之爲辭命者，吾執草創之役，而以討論潤飾之功望乎人，不亦善乎？或者遷延而辭，退遂書之爲叙。時隆慶辛未秋九月朔，憲在讀書園望仙臺松下。

又《明詩凡例》　一、是編之刻，大意謂我明詩家，各自爲集，歲月侵尋，勢必至散逸而無傳。況海寓遼遠，學者豈能盡見。今欲偏輯其全則不能，欲專擇其精則不敢。乃隨各集撮其大略，彙存家塾，以備一代故實，庶幾後之覽者有攷云。　一、是編以廣博爲貴，不務刻削，緣集與選不同也。　一、編集雖與選本不同，然卷帙浩繁，不免微有刪定。是編亦就中存其愜予心者，汰其不愜予心者而已，非敢遂以爲定則也。諸所搜錄未盡，固自有全集在。　一、各集才情不同，體調亦異，予以千蹊萬徑，皆可適國，殊塗百慮，期於同歸，不敢妄有崇尚，以滋偏見。　一、收采之豐約，隨本集之多寡。蓋就一家爲盈縮，非統百家爲軒輊也，覽者當自見之。　一、傳述以垂不□□身後事。茲刻統及於存歿者，蓋恐卷帙浩漫，時事化遷，一有散失，心力莫齊，故汲汲然急於裒集，不自覺其流於僭且妄也。　一、各家以世紀先後爲次序。世次中稍分名爵，餘皆無論。　一、詩有以體序者，有以類序，有以時與地序者，悉因元本，不敢妄爲更定。　一、名集或仍其舊，或間有變易，要之多從其著，或以字著，或以號著，或以行著，或以位望著，一無意也。　一、集中句有差脫，字有訛誤，多方考索，從其長者補之。索之不得，悉從元本，不敢妄爲增損。　一、小序特標其爵里姓氏，或及於生齒子嗣，使讀而興者，併有考焉。無所吻喙於其間也。間或叙及情款，則區區一人之私，無關意義。　一、是編所取在詩，不係人品。然代凡幾世，世凡幾家，無不言符其行，名稱其實者，可以觀代文明之運矣，顧不盛哉。　一、女婦詩自當別論，數且不多，故但彙集以附諸家之後，明非所重，亦祗以異耳。　一、所取各集，憲先後仕路二十餘年，僅得什之五六。既歸老閒居，徧索親友中，始稍稍萃聚。然疆域太廣，時髦甚衆，其所不及見者，蓋亦多矣，尚俟博雅好文之士，嘉惠以全盛美。　一、集有已成而增益者，業難更定，但爲續編，以附本篇之後，間亦有入爲後編者。　一、是編多有聞人達士，反不列于內者，專主於詩詞也。其人或以功德勝，或以氣節勝，或以政事勝，或以文翰勝，則末藝遂爲所掩，正不必局於詩詞之一節，以爲兼美之圖也，覽者原之。

皇甫汸《盛明百家詩序》　錫山是堂俞公岳率輯我明之詩，上自洪武，下迄嘉隆，二百年內，自宗室相府，以至隱淪閨淑、釋氏羽流，凡三百三十一人，得詩若干首，勒爲三百廿卷，題曰《盛明百家詩》，若高廷禮《品彙》，計敏夫《紀事》，特未標立正始大家諸目，及載述作者之源耳。每集各爲小序，紀其籍履，非有甲乙，如殷璠仲武也。自起家以至謝秩還山，幾三十年而書始成，尚思購而續焉，其用心勞且密矣。余兄弟濫廁集中，嘗貽之詩曰：愧非河岳藻，猶得累殷璠。蓋竊比冉曾云。夫詩自《三百篇》而下，代有作者，漢魏去古未遠，猶有詩人之遺風焉。晉宋而下，齊梁麗矣，陳隋靡焉。唐以詩賦取士，其教盛行，然聲音之道既與政通，而文章之興又關氣運，政有窪隆，氣有醇駁，而詩係之矣。當時君上，咸典學能文，楚襄詡宋玉之辭，漢武慕相如之作，曹家父子，蕭氏諸昺，由此其選也。運革六代，唐數三宗，上好而下從，亦風起之也。況宰相房魏在前，燕許在後，皆藝苑之英耶？明初猶沿宋元之習，詩無足采，新安程氏所編《文衡》，止及樂府，意亦微矣。逮高、楊、張、徐四傑倔起，浙東宋、王二學士倡之，椎輪於輅，增冰於水，貞觀永徽，此殆萌芽。弘治、正德之間，何李二俊力挽頹風，復還古雅。長沙李文正誘奬羣乂，摛藻天庭。世宗嗣位之初，己丑而後，文運益昌，海內作者，彬彬響臻，披華振秀，開元、天寶，庶乎在茲。庚戌而後，參軌於大曆，防漸於元和矣。《嶺南類選》、《蜀郡詩鈔》，繁簡雖殊，芟掇未當，是編備矣。其它秘在私篋，藏諸名山，未及流布者，雖未必無，然要之不能夐出集中所存也。我明之詩，余所著《新語》與昌穀《談藝》、元美《卮言》，略示掎摭，互爲詆訶，大都體格法乎漢魏，聲調準乎三唐，所未盡合者，寄興之間，性靈異秉，才情頓乖耳。觀者由似而求其異，即盛而慮其衰，思其過半矣。【略】隆慶庚午長至日前進士司勳大夫吳郡友人皇甫汸子循撰。

薛應旂《盛明百家詩序》　余友是堂俞公，謝憲長家居，杜門溫繹舊所讀書，不屑屑於鄙瑣事，間乃盡索我明諸名人詩，彙次成編，凡數百家。家爲刪定，綴以小序，題曰《盛明百家詩》，以彰昭代人文之盛。刻成，屬余序之。余謂俞公平生，經綸方略，欲大有爲於時，而弗克究其志以歸。掩關淵潛，於世若無涉，而中實耿耿。凡所以維持世風，警切時事者，有不能以但已也。

其爲是者，蓋自附於古人陳詩采風之義，而豈爲騷人墨士立赤幟哉！夫苟取其所編而徧觀之，則我明自開國以至於今，氣隨運復，文與時遷，而人品士類，污隆高下，一諷詠之間，可以知其大都矣。秉陶鈞以斡旋元化，一匡皇極者，將不有賴於是耶？余故歷述詩之爲教，以明俞公之所以集是編者，匪直藝焉而已也。隆慶四年庚午夏四月望，武進薛應旂頓首書於太虛草堂。

《靜志居詩話》卷一二《俞憲》 汝成手輯《盛明百家詩》，足稱好事。而甄綜未當，舍彼蘭蕙，反存葑菔。卷首題識，都不成文。

《甚原詩說》卷三 《盛明百家詩》起洪武初，訖嘉靖末年，凡百人，人各一集，不分卷，每集首各爲小傳，前有賦，後有詩。隆慶二年三月，無錫俞憲汝成氏選刻，計百本。

《千頃堂書目》卷三一 俞憲《盛明百家詩》一百卷。

《明史·藝文志四》 俞憲《盛明百家詩》一百卷。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二·盛明百家詩》 三百卷。明俞憲編。憲字汝成，無錫人。嘉靖戊進士。官至湖廣按察使。世傳李攀龍《送俞臬使赴湖廣》詩，有「江漢日高天子氣，樓臺秋敞大王風」，以爲似陳友諒僭位杜聯者，即其人也。是編所錄諸集，每人各冠以小序，略如殷璠《河嶽英靈集》例。然其學沿七子之餘波，未免好收摹倣古調、填綴膚詞之作。又務以標榜聲氣爲宗，不以鑒別篇章爲事。故略於明初，而詳於同時。至以其子淵、沂之詩列爲二家，殆有王福畤之癖矣。

盛明百家詩選 二 種

陳繼儒《盛明百家詩選序》 梁谿華聞修兄弟，博學工文章，世擬之二陸二蘇。近取國朝集縱讀之，采其詩二千有奇，手爲丹鉛，付剞劂，詩以人係，人以代分，代以時次，自洪宣以及慶曆，義取往哲，目前作者姑俟焉。陳子悚問曰：「子貧今而嚴往，將有戒心歟？」聞修曰：「非也。今作者之集不盡出，出亦不盡睹，吾懼夫澤遺珠而山漏玉也，不敢也。」【略】說者謂明詩北地復古，歷下、弇州集古，皆不讀漢後書，不作唐後句。而好新者出而矯之

華淑《明詩選序》　明興二百餘年來，詩道隆隆，稱爲極盛。高、何、李、楊標勝於前，王、屠、湯、袁振響於後，京以雲間之典型尚在，宛溪、竟陵論，如醉後失禮於人，醒時思之，慚汗無地。吳地有秋根之名，謂本無所知之赤幟方新，而說者謬謂不及乎唐，則曰：唐之制科在焉耳。夫漢魏亦何嘗以詩取士乎？詩本性情，發乎天籟，非功令所可迫，亦非功令所得掩。宋人云：制科能奔走天下之豪傑。余亦曰：制科以詩，能長天下之浮薄，不能長天下之性靈。何也？性靈固有一定不可磨滅者也。始謀不臧致之也。「曾爲蕩子偏憐客」，是以不遮醜態而極陳之。辛未、壬申，余於歐、蘇稍有一隙之明矣，猶謂明人文不合宋，詩不違唐；次年始知其謬。邪說之易於惑人，下愚之難於改步如此。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三・明百家詩選》　三十四卷。明朱之蕃編。【略】是編前有萬曆丙辰自序，稱「錫山俞公憲殫生平之精力，搜羅四百餘家，編帙浩繁，難於廣布。閱之幾半載，始克卒業。因汰其七八，僅存二三。友人周時泰謬相許與，用廣梓傳。因人成事，良足自愧」云云。其標題稱百家，而首卷所載名氏實三百一十八人，蓋用王安石唐百家詩之例。惟以詩分體，而不以詩繫人，與分家之說名實相迕。首列賦二卷，末附詩餘二卷，與編錄之體亦乖。其去取尤漫無持擇，非善本也。

海岱會集

魏允貞《海岱會集序》　夫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舍君子，從野人。貞少日但耳解耳，不知其眞繁雜，存其精要，復補入萬曆名家稿若干，共得人三百有奇，得詩二千有奇。我明大觀，大略備矣。　一、古詩律詩排律絕句各以類分，中間復以朝代後先略爲次第。　一、樂府不另標名目，止如《品彙》例分載於諸體之中。　一、姓氏止就年齒死生之後先略爲叙次，偶有顛倒，總出無心，觀者諒不以是拘拘也。　一、方外及閨秀詩寥寥數首，止附篇末。　一、于鱗之有《詩刪》也，元美爲之序曰：「令于鱗以意而輕退古之作者有之，于鱗舍格而輕進古之作者則無是也。」茲亦倣其遺意，寧爲失出，無爲失入，庶不繆於前哲云爾。　一、詩理深微，愛憎迥別，不敢妄有評隲，止用圈點以著一時之雅尚。

《圍爐詩話》卷六　余之深恨二李也有故：天啓癸亥，年始十三，自不知揣量，妄意學詩，得何人所刻《盛明詩選》，陳朽穢惡之物，童稚無知，見其鏗鏘絢麗，竟以盛明直接盛唐，視大曆如無有，何況開成！自居千古人物，

馮裕《長至日海岱會集序》　嘉靖乙未日南至，於是石子、藍子、二劉子、

黃子、楊子、馮子七子者，相與會尋詩盟也。厥旅維蔬，厥飲維酤，厥詠維詩賦，蔬上酒行，顧瞻雲物，諸子咸樂。閭山子乃言曰：吾讀《易》至復，未嘗不三復焉。曰：穆哉，天地之化厥小大，往來之幾，吾於是觀焉。象曰：雷在地中，復。復者復也。於時爲陽反之象，於人爲徙之象，諸子務日新者也，乃今復也。諸子其焉復哉。於是范泉子賦羣龍，喜諸陽浸長也。閭山子曰：有心乎致用也。復哉，復哉。海亭子賦娛親，時歸養也。將以厚志篤倫也，敦乎復者也。山泉子賦時養，時養者，若時以自養也。養靜以利動也，養陰以厚陽也，以爲政則昌，以保身則強，斯閉關之道乎？來山子賦考業，曰：吾樗散林麓二十餘年矣。顧乃復事觚簡耶？閭山子曰：復休哉！澗谷子賦尚友，中行獨復，勇哉！楊子北泉子賦遠遊，言不遠東海，以彙征也。其朋來無咎者耶？閭山子乃賦倦飛，曩者冥行罔覺，動觸機畢，不遠之復，吾愧未能也。乃今得從諸君子遊，以省吾過，庶其免於大悔乎？詩成，俾童子歌之，婉而不媚，壯而不激，密而不弇，閎而不肆，其聲和，其律諧，其氣大以昌，洋洋乎，若聆黃鐘之音焉。閭山子曰：吾於復見天地之心，吾於羣作見諸子之心。

劉澄甫《五月五日海岱會集序》（存目）

黃卿《九月九日海岱會集序》 重九高秋，日晶風淑，麗澤諸友，不速偕集，一揖再茶，坐無雜言，迺各出所著古賦、樂府、古今詩，相請、相遜、相詮評焉。已迺進饌，饌潔而無殽，迺酌酒，酒清而不多，迺相議，擬再作之題。【略】不敏獲從斯游，教益幸多，敢弗黽勉，辱次授簡，則謹繹而有附焉。

劉淵甫《上巳日海岱會集序》（存目）

楊應奎《七月七日海岱會集序》（存目）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四・海岱會集》 十二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明石存禮、藍田、馮裕、劉澄甫、劉淵甫、陳經、黃卿、劉淵甫、楊應奎八人倡和之詩也。存禮字敬夫，號來山，益都人，宏治庚戌進士，官至知府。田有《北泉集》，【略】裕字伯順，號閭山，臨朐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布政司參政。淵甫字子深，號范泉，澄甫之弟，正德戊午舉人。應奎字文煥，號澗谷，益都人，官至知府。嘉靖乙未、丙申間，經以禮部侍郎丁憂里居。田除名閒住。淵甫未仕。存禮等五人並致仕，乃結詩社於北郭禪林。後編輯所作成帙，冠以社約、同社姓氏，及長至日、五月五日、九月九日、上巳日、七月七日會集序五篇。其詩凡古樂府二卷，五言古詩二卷，七言古詩二卷，五言律詩三卷，五言排律一卷，七言律詩一卷，五言絕句一卷，七言絕句一卷，計詩七百四十九首。其編輯名氏，原本未載。惟卷首萬曆己亥魏允貞序，稱友人馮用韞以《海岱會集》自遠寄至。據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蓋馮裕曾孫琦所選也。八人皆不以詩名，而其詩皆清雅可觀，無三楊臺閣之習，亦無七子摹擬之弊。故王士禎稱其各體皆入格，非苟作者。觀其社約中有不許將會內詩詞傳播，違者有罰一條。蓋山間林下，自適性情，不復以文壇名譽爲事，故不隨風氣爲轉移。而八人皆閑散之身，自吟詠外，別無餘事。故互相推敲，自少疵類。其斐然可誦，良亦有由矣。

明詩歸

王汝南《明詩歸序》 二先生之選，不蘊藉，則風騷，非溫柔，則香艷。既尚曹劉，復高元白，亦何嘗譏仙誚鬼，矜瘦凌寒，屑屑以杜陵之晚節相高？然仙也雲霞表天上之姿，鬼也斧斤非人間之物，寒則落落疎梅，瘦則亭亭孤鶴，即按之以律，而自至之淺深，獨知之冷暖，莫不出性情之固有，而若與杜陵講之有素也。然後知二先生之選，又非黍離也，明一代風雅所歸也。雖得詩僅一千三百有奇，似病其少，然較之三百，不又多乎？因出而梓之。此大較也，勿謂予鄉人阿其所好。同邑後學王汝南季雍父謹書。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三・明詩歸十卷補遺一卷》 舊本題明鍾惺、譚元春編。其邑人王汝南校刊，汝南又爲之補綴。凡評語稱鍾曰、譚曰者，其原本。稱補曰者，汝南所加也。然所錄如錢秉鐙《南從紀事詩》，首稱「皇帝十四載，仲冬月上弦」，是崇禎辛巳歲也。考鍾惺沒於天啓乙丑，元春亦以崇禎辛未旅卒，何從得秉鐙辛巳之詩而評之？王士禎《池北偶談》稱「坊間有《明詩歸》，鄙俚可笑，託名竟陵」。蓋前人已知其僞矣。

皇明詩選

陳子龍《皇明詩選序》 有明御宇，矢文德以洽海內，學士大夫，委蛇醞藉，每以修辭顯。自弘治以後，俶儻瑰瑋之才，間出繼起，莫不以風雅自任，蓋才流競爽，而風調不合者，又三四十年。然後濟南婁東出，而通兩家之郵，考鐘伐鼓，以振竦天下，而博依之士，如聚沙而雨之，作者斐然矣。又以承百王之餘，徽章淑製，昭茲來許，凡虞歌殷頌，周雅楚騷，罔不窮其擬議，所以揚盛烈也。自是而後，雅音漸遠，曼聲並作，本寧、元瑞之儔，既夷其樊圃，而公安、竟陵諸家，又實之以蕭艾蓬蒿焉。神熹之際，天下無詩者蓋五六十年矣，予小子不敏，嘗與同學之士，卧子陳氏、轅文宋氏，切磋究之，巧其追琢。嘗以一人之力，兼數家之長，雖作述有殊，然專者易工，該者難合，程其勞逸，未可輕也。是以昭代之詩，較諸前朝，稱爲獨盛，作者既多，莫有定論，仁鄙並存，雅鄭無別。近世以來，淺陋靡薄，浸淫於衰亂矣。子龍不敏，悼元音之寂寥，仰先民之忠厚，與同郡李子、宋子，網羅百家，衡量古昔，攘其蕪穢，存其菁英，一篇之收，互爲諷咏，一韻之疑，共相推論。攬其色矣，必準繩以觀其體，符其格矣，必吟誦以求其音，協其調矣，必淵思以研其旨，大較去淫濫而歸雅正，以合於古者九德六詩之旨。於是郊廟之詩，肅以雝，朝廷之詩，宏以亮，贈答之詩，溫以遠，山藪之詩，深以邃，刺譏之詩，微以顯，哀悼之詩，愴以深，使聞其音而知其德和，省其詞而知其志慤。洋洋乎！有明之盛風，儷於周漢矣。【略】或謂詩衰於齊梁，而唐振之，衰於宋元，而明振之。夫齊梁之衰，霧縠也，唐黼黻之，猶同類也。宋元之衰，沙礫也，明英瑤之，則異物也，功斯邁矣。且唐自貞元以還，無救弊超覽之士，故不復振，而爲風會憂。二三子生於萬曆之季，而慨然志在刪述，追游夏之業，約於正經，以維心術。豈曰能之？國家景運之隆，啓迪其意智耳。聖天子方彙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移風易俗，返於醇古。是編也，采在遵人哉。華亭陳子龍撰。

李雯《皇明詩選序》 洪永之初，草昧雲雷，靈臺偃革，藝林未薙，而精英澄湛之風，已魄已兆。時則有季迪、伯溫唱之，而袁楊諸公和之，皆颺然特起，才穎初見，雖騰踔甫驚，而流風不競，俚者猶元，腐者猶宋。至於弘正之間，北地信陽，起而掃荒蕪，追正始，其於風人之旨，以爲有大禹決百川、周公驅猛獸之功。一時並興之彥，蜚聲騰實，或詈或歌，此前七子之所以揚丕基也。然而二氏分流，各有疆畛，勁者樂李之雄高，秀者親何之明婉，喬答之曰：「明初之詩，尚自平秀，弘治以後，化爲異物，不可謂之詩矣！獻吉立朝大節，一代偉人，而詩才之雄壯，明代亦推爲第一。其詩之深入唐人閫奥者，安敢沒之？如『卧病一春違報主，啼鶯千里伴還鄉』。上句言坐獄，即退之《琴操》『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之意也。下句言人情寥落，即《楚詩耳。

又 諸英俊以陳卧子所選明詩畀余曰：「丈丈高論，請於此指其實焉。」

詞》『波濤以來迎，魚鱗以接余』，義山『歸去橫塘晚，華星送寶鞍』之意也。使獻吉平心易氣，全集皆然，余安敢不推爲唐人，奉爲盟主？惟其粗心驕氣，不肯深究詩理，祗託少陵氣岸以壓人，遂開弘、嘉惡習。李于鱗之才遠下獻吉，踵而和之，淺夫又極推重，遂使二李並稱，瞎盛唐之流毒深入人心。不求詩意，惟求好句，不學二李，無非二李。今欲發明三唐詩道，推爲禍首，則余所極敬慕之偉人，口誅筆罰不敢恕矣！蓋獻吉本非有得於杜詩而爲之也，自負其才，不得入翰林，致怨於李賓之，見其詩句平淺，故倚少陵而作高大強硬之語以反之。于鱗成進士後，有意於詩，與其友請教於謝茂秦。茂秦在明人中錚錚，而未有見於唐人者也，教以取唐詩百十篇，日夜咏讀，倣其聲光以造句。于鱗從之，再起何、李之死灰，成七才子一路。卧子此選，即七才子之遺調也。」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一・纂輯類》引《古夫于亭雜錄》 陳大樽《明詩選》於弘正間持擇甚精，嘉靖以來便稍皮相，什得七八耳。至擬《早朝》應制之體闌入，未免可厭。萬曆以下，如湯義仍、曹能始不愧作者，概置之鄙下無譏之列，此則大誤。須合牧齋《列朝詩集》觀之。（弘嘉間，虞山先生之論不足爲據，當以陳爲正。）

《越縵堂讀書記・皇明詩選》 閱陳卧子《皇明詩選》。卧子主張王李之學，故所選格律可誦，然亦有徒存腔拍者。

《千頃堂書目》卷三一 陳子龍《明詩選》十三卷。

《明史・藝文志四》 陳子龍《明詩選》十三卷。

列朝詩集

錢謙益《歷朝詩集序》 毛子子晉刻《歷朝詩集》成，余撫之愾然而歎。毛子問曰：「夫子何歎？」余曰：「有歎乎？余之歎，蓋歎孟陽也。」曰：「夫子何歎乎孟陽也？」曰：「錄詩何始乎？」曰：「自孟陽之讀《中州集》始也。孟陽之言曰：元氏之集詩也，以詩繫人，以人繫傳，中州之詩亦金源之史也。吾將倣而爲之。吾以採詩，子以庀史，不亦可乎？山居多暇，譔次國朝詩集幾三十家，未幾罷去。此天啓初年事也。越二十餘年，而丁開寶之難，海宇版蕩，載籍放失，瀕死頌繫，復有事於斯集。託始於丙戌，徹簡於己丑，乃以其間論次昭代之文章，搜討朝家之史乘，州次部居，發凡起例，頭白汗青，庶幾有日。庚寅陽月，融風爲災，插架盈箱，蕩爲煨燼。此集先付殺青，幸免於秦火漢灰之餘，於乎悕矣。追惟始事，宛如積劫。奇文共賞，疑義相析，哲人其萎，流風迢然。惜孟陽之草創斯集，而不獲丹鉛甲乙，奮筆以潰於成也。翟泉鵝出，天津鵑啼，海錄谷音，咎徵先告。恨余之不前死，從孟陽於九京，而猥以殘魂餘氣，應野史亭之遺懺也。哭泣之不可，歎於何有？故曰：余之歎，歎孟陽也。」曰：「元氏之集，自甲訖癸。今止於丁者何居？」曰：「癸，歸也。於卦爲歸藏。時爲冬令，月在癸，曰極。丁，丁壯成實也。歲曰強圉，萬物盛於丙，成於丁，茂於戊，於時爲朱明，四十強盛之年也。金鏡未墜，珠囊重理，鴻朗莊嚴，富有日新，天地之心聲，文之運也。」「然則何以言集而不言選？」曰：「備典故，採風謠，汰冗長，訪幽仄，鋪陳皇明，發揮才調，愚竊有志焉。討論風雅，別裁僞體，有孟陽之緒言在，非吾所敢任也，請以俟世之作者。」孟陽名嘉燧，新安程氏，僑居嘉定。其詩錄丁集中。余虞山蒙叟錢謙益也。集之告成在玄黓執徐之歲，而序作於玄月十有三日。

《列朝詩集詮次》 乾集（之上） 聖製　乾集（之下） 睿製　甲集 前編 龍鳳紀元至吳元年、太祖元末壬辰起義至丁未建國凡一十六年。　甲集 洪武 建文 洪武開國至建文兩朝三十五年　乙集 永樂至天順 永樂、洪熙、宣德、正統、景泰、天順共五朝六十二年。　丙集 成化 至正德 成化、弘治、正德三朝五十七年　丁集 嘉靖至崇禎 嘉靖、隆慶、萬曆、泰昌、天啓、崇禎六朝一百二十四年。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二・評駁類》引《居易錄》 牧齋訾謷李何，則並李何之友如王襄敏、孟大理輩而俱貶之；推戴李賓之，則並賓之門生如顧文僖前編 龍鳳紀元至吳元年、太祖元末壬辰起義至丁未建國凡一十六年。　甲集 洪武 建文 洪武開國至建文兩朝三十五年　乙集 永樂至天順 永樂、洪熙、宣德、正統、景泰、天順共五朝六十二年。　丙集 成化 至正德 成化、弘治、正德三朝五十七年　丁集 嘉靖至崇禎 嘉靖、隆慶、萬曆、泰昌、天啓、崇禎六朝一百二十四年。輩而俱褒之。他姑勿論，《東江集》予所熟觀，詩不過景泰、成化間沓拖冗長之習，由來談藝家何嘗推引，而遽欲揚之王子衡、孟望之之上，豈以天下後世人盡聾瞽哉？　附錄：《居易錄》又云：西涯相業大有可議，即劉謝去國一語，李百喙何以自解？牧翁乃強以擬東坡，不知其人品相萬也。又欲以顧文僖、魯文恪輩追配黃、秦、晁、張，以予論之，未見其可。又云：牧齋力攻空同。其稍能與空同異者，則亟進之。至云空同就醫京口，吳中人士皆絕

弗與通。又言高郵王磐口占詠老人燈詩，面譏空同，尤非事實。當時空同文章氣節震動天下，王磐何人，敢爾無禮。且空同劾壽寧侯，劾劉瑾，名榜朝堂，號爲黨魁。即不以詩名，世已仰之如泰山北斗。乃絕弗與通，如避豺虎蝮蛇然，何爲者耶？牧翁尊一學張禹、孔光之西涯，強擬東坡；貶一能爲汲黯之空同，曲加文致，以此修史，其顛倒是非必矣。

又　牧齋貶空同、滄溟二李先生至矣。吳人之師友二李者，如徐迪功、黃五嶽以及弇州，皆絕之於吳，且夷迪功於文璧、唐寅之列，比之明妃遠嫁。一日，閱馮時可《元成集》辨徐太室《二羅集序》云：「吳詩清淺而靡弱，不以二李劑之而何以詩哉？」元成，吳人也，其言如此，天下後世其又可欺乎？牧翁稱文徵仲詩，近同年汪鈍翁注歸熙甫詩，人之嗜好，實有不可解者，付之一笑可矣。

又《衆妙門三・合作類》引《池北偶談》　吾鄉公文介公(鼐)萬曆中爲詞林宿望，詩文淹雅，絕句尤工，如《習家池》云：「峴首岩巉漢水長，習池煙樹野亭荒。羊公流涕山公醉，並枕殘碑卧夕陽。」《西郊金主釣臺》云：「花石遺綱入戰圖，薊門衰草釣臺孤。不知艮岳宮前叟，得見南軍入蔡無。」《畿南問宋遼戰地》云：「戰勝河東下薊邱，高梁失御陣雲愁。六飛不入燕山府，直見鑾輿下廣州。」《明湖獨眺》云：「窄岸平橋萬柳斜，半城春水半人家。東風吹雨宵來急，一片鄉心到海涯。」《別邢子愿》云：「南浦分攜暮雨微，平林望斷送將歸。新詩一一題團扇，隴首秋雲片片飛。」《衍元白詩寄馮用韞》云：「千里襟期付此詞，郵筒珍重寄相思。將來莫遣玲瓏唱，淚盡夷陵緩棹時。」「生平有意皆成幻，死去憑誰得報君。燈影幢幢對疎雨，一聲哀雁入秋雲。」《濟南晤李季重》云：「一望並州雁影沉，三年幽夢皓湖陰。歷城四面寒泉水，堪照青陵臺下心。」《泉林寺》云：「百里天涯一夕分，月華中斷悵離羣。坐聞莊子城頭水，卻憶夷吾臺上雲。」《蘭谿望金華山水》云：「新安水色括蒼煙，煜煜金華婺女連。靈異果應仙路近，始知此是蔚藍天。」(杜子美梓州金華山詩「上有蔚藍天」，謂潼川之金華山，此乃借用。)「百折桐江繞釣臺，四明雲起接天台。半空突出冰輪湧，定是龍湫雁宕開。」《南樓》云：「十二樓開列玉京，分明天上落層城。簷前寂寂三珠樹，半夜鶴飛來上鳴。」《掖縣道中》云：「齊疆行盡海雲生，處處看山自問名。麥秀漸漸桑柘綠，馬頭不見曲侯城。」《襄陽》云：「江上輕帆落浴鳧，鏡中倒影數峯孤。林鶯送客巖花笑，曾見《銅鞮》歌舞無？」《南竺寺》云：「晚霞掛重塔，微月碧殿空。林壑松檜響，十里聞秋風。」皆不減唐人風致，而《列朝詩》取之甚少，不可解，蓋牧翁多抑西北人也。

《池北偶談・談獻三・牧齋詩傳》　錢宗伯牧齋作《列朝詩傳》，本倣《中州集》，欲以庇史，固稱淹雅；然持論多私，殊乖公議。略舉一二：如徐有貞、陸完，以桑梓之故，一則稱其文武兼資；一則舉其功在社稷。欲以一手掩萬古人耳目，可乎哉？李文鳳《月山叢談》云：徐有貞力主南遷之議，及貞性險賊云云。今吳人舉其鄉望名臣，以有貞爲稱首。上自王濟之，下及今時能言之士，莫不皆然。後世宜有公論，固不始於牧齋也。

《蓑楚齋四筆・論錢謙益》　祥符周叔畇都轉星譽，跋常熟錢牧齋尚書謙益《歷朝詩集》後云：「舊藏是集獨無序文，蓋爲人所刪去，惟此本尚完好無恙。序文自云：『託始於丙戌，徹簡於己丑。』時我世祖定鼎已六七年，而牧齋謬託於淵明甲子之例，於國號紀年皆削而不書，已悖甚矣。至自云丁字之義，則曰：『金鏡未墜，珠囊重理，鴻朗莊嚴，富有日新。』蓋是時殘明遺孽，猶假號嶺越間，江浙遺民，與海上之師互爲影響，故牧齋自附於孤臣逸老，想望中興，以表其故國舊君之思，眞無恥之尤者也。其印章曰『鴻朗篾齡，白頭蒙叟』，鴻，大也，朗，明也，命意尤顯然可見。至自悔不能早死，而侈然以野史亭自文，欲以此求諒於後世，嗚呼，何謂也哉！」云云。聲木謹案：南宋鄭所南□□思肖，原名□□更名以寓思趙□□之意。自題書室，曰「本穴世界」，亦陰寓「大宋」二字。□□清風高節，接迹東籬，後之人欽仰，亙古如新。尚書已改節再醮，焉能仍以所南等人隱寓字義可比，徒供後人笑罵。其晚年皈依佛家，亦自知大節已虧，欲藉此以湔釋恥辱，此所謂欲蓋彌彰，懺悔何益。□□撰有《題畫詩》一卷、《錦錢集》一卷、《雜文》一卷，收入《四庫》，附於其父鄭震菊山《清雋集》一卷後以傳。又撰《心史》□卷，至明末，始於井中縋出，出鐵函始見，後人頗有疑其僞者。

陸燦《彙刻列朝詩集小傳序》　凡一書之成，必有序。序有二義：一曰序其所以作者之指也，其義有未盡，則作後序，不然無二序也；二曰序其所以重刻之指，或歲久版壞，紙敝墨渝，繕寫而重刻之，非是則於書中抽出其論贊，如呂東萊品節之類，是宜序所以刻者之指也。《列朝詩集小傳》，先族祖牧齋公入本朝爲祕書院學士，以老謝歸里居，發其家所藏故明一代人文之集，就其詩而品隲之，案其姓氏爵里平生，與其詩之得失，爲小序以發其端，如

子夏之序、毛公之註，其例也。鄭康成之箋出，尊毛氏之註曰「傳」，其後直名之曰「毛詩」；則今稱錢氏「列朝詩」，名之曰「傳」，不爲僭矣。此序其所以作者之指也。今上五六年間，余移家金陵，周元亮侍郎、方爾止文學，聚而商於余曰：「君家是書，合之詩，則錢氏之詩序也而可；離之時，則續《初學》、《有學集》之後而可。否則孤行其書，爲青箱之本、枕中之祕，無不可。」蓋當時海內之愛其文之著如此。各以事散去，未暇以爲。忽忽今三十年矣！今者，誦芬堂之有是刻也，猶是志也。此序其所以刻之指也。八年冬，汪鈍庵招余，與計甫草、黃俞邰、倪闇公夜飲，論詩於戶部公署。出其集中有《與梁侍御論吳氏〈正錢錄〉書》。錢則心知其爲牧齋公，未知吳氏何人也。比余去金陵，館常州董侍御易農家，易農爲余言，吳氏名殳，字修齡，工於詩，深於禪，其雅游也。遂就求其是錄觀之。大抵吳氏之論文，專主歐、蘇，故譏彈《詩集傳》，不遺餘力，亦不知吳君蓋有爲言之。一時走筆，代賓戲、客難，駁正如干條。駁正者，駁其「正」也。「正」曰：「『以潰於成』，潰字雖出《詩》，藏弆字雖出《漢書》，歐、蘇古文不用。」燦駁曰：「既出《詩》，出《漢書》，何以不可用？豈歐、蘇在詩與漢之前耶？昔人謂韓文、杜詩，無一字無出處；然則將出於何處耶？」「正」曰：「『元美之文，北京稱長安。明之長安，自屬西安府。吏部無大冢宰之名。」謂「牧齋引用，多類元美，文理爲不通」。燦駁曰：「《漢書・翟方進傳》，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士。案：宰士出《公羊傳》，古人往往以古銜貌時事。文理不通，自班固始耶？」「正」曰：「空同換古句，元美遂換古字。以枋換柄，以晉換進，以跳換逃，以並換傍。牧齋換字不少。」駁曰：「曾子固，歐陽之門人也。其序鑑湖圖曰『南並山，西並隄』。至宋金華爲星吉公碑，『跳走數千餘里』，又『湖廣地並江北』，金華則其自屬西安府。吏部無大冢宰之名。」謂「牧齋引用，多類元美，文理爲不通」。燦駁曰：「既出《詩》，出《漢書》，何以不可用？豈歐、蘇在詩與漢之前耶？昔人謂韓文、杜詩，無一字無出處；然則將出於何處耶？」「正」曰：「『以潰於成』，潰字雖出《詩》，藏弆字雖出《漢書》，歐、蘇古文不用。」

已擅《檀弓》之蔈禮，薄《呂覽》之縣金者矣！誦芬堂主人，余之親翁黃君，名錫紱，屬余編次，因而序之，以告於後學。康熙三十七年立春己巳，虞山八十七翁族孫陸燦書。

《越縵堂讀書記・列朝詩集小傳》 清錢謙益撰。閱《列朝詩集小傳》，康熙中錢湘靈陸燦所輯也。前有湘靈自序，力辨吳修齡(殳)正錢之誤，皆有據依。其書一如原次，分乾集、甲前集、甲集、乙集、丙集、丁集上中下、閏集。蒙叟此集之選，成於順治四年，自祕書院學士罷歸之後，既自慚墮節，又憤不得修史，故借此以自託。其編次皆有寓意，而列明諸帝王后妃於乾集，列元季遺老於甲前集，自嘉靖至明末皆列丁集，分上、中、下，以見明運中否，方有興者，其文亦純爲本朝臣子之辭，一似身未降志者，其不遜如此。列李贄於三大奇人中，在諸僧之後，推闡備至；又極推慤山紫柏兩僧爲彼教中龍虎。其論詩力表程孟陽，用遺山《中州集》溪南詩老例，謚之曰松圓詩老，贊歎投地，若不容口，過情之論，殆近俯張。然其大旨揚處士而抑顯官，薄近彥而尊先輩，於孤寒沈悶之士，崇獎盡力，是則存心頗厚，宜爲一時雅俗所歸也。

啓禎兩朝遺詩

陳濟生《啓禎遺詩自序》

【略】啓禎以來，理學節義名臣偉儒，國史家乘彰彰可攷，人不必以詩傳，而詩則以人重。其間奄豎煽虐，則王甫、曹節之禍未有烈於此者也。幺魔犯闕，九廟震驚，則侯景、黃巢之亂未有過於斯者也。若夫乙酉建國，上無東晉之強，下無南宋之久，疆土人民，一朝淪喪，貞人烈士，捐軀赴義，陷脰絕胸，則又有所南、信國之遺風焉。蓋生當承平之世，上之雍容朝廟，無所見其危苦激切之情，下者嘯傲委蛇，無所發其牢愁結轖之氣，故其爲詩，攄心縱筆，妙合自然。及夫身世虓虎，國家板蕩，疾痛慘怛，情見乎詞，即讀書樂道之士，無不激昂奮迅於其時者。嗚呼，治亂存亡之間，亦可以感矣。集中諸作，格體非一，工拙亦異，至其發乎性情，止乎禮義，幽思而不傷，怨誹而不怒，已三年。謝疊山之死，宋亡已十季。而史官繫之宋。此虛名之及國家者也。嗚呼，賢人君子之死，盍可忽乎哉！丙寅丁卯之君子死於獄，甲申之君子死于都城，乙酉之君子，或死於封疆，或死於家倉，當其慷慨即命之時，各有詩歌以明忠孝之志，九州四海聞其死生大節而已，文辭或未之詳也。太僕陳皇士曰：吾謹誌之以備國史之闕。其餘賢人君子之不死者，立意較然，不欺其志，與死同科，則亦載其詩詞如死難諸賢例。夏馥、張儉，不死於北寺獄，天下皆謂之黨人。陶潛不死於義熙，後世皆謂之晉人。此皇士之詩史也。嗚呼，當吾世而得見賢人君子，其一言半辭盍可忽乎哉！夫皇士非樂爲此書也，時也，時至而節義出焉，時至而文章出焉矣。

陳三島《兩朝遺詩選序》 太僕氏以所論次遺詩若干卷示予，予長嘆息，久之，因言曰：嗟乎，三十年以來，國家變亂之故，君子小人之進退，盡於

此矣，豈非天哉！此不獨當於采風之家而已也，固可謂之史，則以《春秋》之事論列焉，可乎？自古國家之亂，未有不始於婦寺而成於小人。婦寺得其機，則小人乘間以進。小人進而君子退，則國安得而不敗？【略】楊左諸君子不幸當其時，未能去之，以至於死。今編是書者，於數君子之死，痛惜嘆惋，而傳其事於冊，豈非《春秋》謹始之義然與？【略】逆璫之禍，如伯宗、蓑弘之賢，可傳於《春秋》者，數君子止耳。甲申、乙酉之變，其同仇牧、孔父之忠且義者，又數君子止耳。餘爲季友、包胥之行者，又數君子止耳。其爲則不可聞焉。其不可得而聞者何也？予所以同太僕氏歎息而廢書也。雖然，向使數十輩君子者不遭變亂之故，朝無小人，野無盜賊，其大者固皆將相之任，小者亦刺史良有司之職，內則禮樂兵農無不備至，外則偃旌息鼓勒銘書功由是。至廝役婦女咸知其姓氏，相與傳道不置，甚者圖其形貌以爲盛事，則所謂遺詩，非《大雅》、《天保》、《彤弓》之篇，卽《車攻》、《吉日》之章也。惜乎其有所不能，則豈諸君子忠有餘而力不足與？抑氣數已然，欲轉亂爲治，卽賢者不能與？將吾道之不行，而生小人以速之禍與？抑治亂有時，一往一來，而不可常與？將《詩》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是與非與？故曰：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

葉襄《陳皇士詩選序》 陳太僕皇士哀輯近代詩數百家，凡若干首，大抵啓禎以來賢人君子之作也。【略】啓禎之世，亂形見矣。閹寺擅權，盜賊蠭起，外有邊隅之憂，而內有朋黨之禍，貞臣志士，隱然有履霜堅冰、積薪厝火之患，往往託諸詩歌，以發其憫時病俗之意。言出禍隨，旋見孥戮。迨乎宗室板蕩，王風下衰，湛族溺淵，至死不悔者，尤比比皆是。顧其一二逸詩，尚在傳述之口，若存若亡，不有君子舉而錄之，亦終於泯焉而已。此皇士之功所以弗可及歟？嗚呼，漢室黨錮之禍，激而爲曹節、皇甫，二患未已，而黃巾、張角之亂乘之，國遂以亡。流攬古今，可爲嘆息流涕者也。陳子網羅放失，采輯舊聞，詩繫以人，人繫以傳，詩亡然後《春秋》作焉，若此者，亦《春秋》之志也。或曰：孔子刪詩，不廢鄭衛，《小戎》、《無衣》之作，列於國風，令必擇人而後詩，詩之道將隘歟？雖然，陳子之意不欲廣也。夫惟不欲廣，而後天下之眞詩存焉。如以詩而已，今之紛紛言詩者又多乎哉。

歸莊《兩朝詩選序》 吾友陳太僕皇士有兩朝遺詩之選，而屬序於余。詳其旨，蓋借詩存人，人不得濫。以人重詩，詩不必盡工。其可謂知所重，善於選後世之詩者矣。兩朝者，天啓、崇禎也。萬曆中科第而卒於其時，或通籍其時而死在後者，皆列焉。首錄忠義諸公，如羅奮祿死者，與於甲申乙酉之難及前乎此、後乎此之殉國者。次則碩德名賢，立朝著大節，而獲考終者。次則高士幽人，足羽儀一世者。雖喪亂之後，山河間阻，文字遺軼，搜訪或有未備，要之入是選者，其無作僞之人，離情與志之詩，可必也。夫以數十年之中，天下之大，崇高富貴之人，能爲詩者何限，而不得與焉。至於忠義以下諸君子，則旁搜博採，得一二逸篇祕稿亟錄之，以爲一代風雅之光。世之文人學士，其亦思所以自立，而知徒敝精神於聲韻之學無爲也。或疑鄭衛淫辭，孔子不削，選詩而論人，毋乃隘乎。余聞之夾漈鄭氏曰：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安得存鄭衛亡國之音。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陽明先生是其說，余亦以此論爲不可易。通其意者，知余所謂人無足取，詩不必多存，未爲苛論，而皇士此選，有補於世道人心，爲不可少也。崑山年家社盟弟歸莊撰。

沙門智光《陳皇士詩選序》 今輯誼臣烈士、通人碩舊之詩若干卷，曰《兩朝遺詩》，余聞而嘆曰：此《三百篇》之遺意，而前代作述者之志也。夫詩者，古先王採風問俗，登諸朝廟，觀禮義之偏全，驗人心之貞邪，考刑政之平苛，察人倫之興廢，非徒綴文美麗，摛詞靡曼已也。

吳甡《兩朝遺詩選序》 陳子先大夫文莊公，起巍科，爲詞林，歷事兩朝，中遘奄禍，幾蹈不測。後蒙烈皇殊眷，佇竢宣麻，而公報逝矣。平生著作最多，以授陳子。陳子瑰材瑋器，千秋自命，初抱用世之志，思發揮先人未竟之業，而遭時不辰，退而著書，將有事於名山之藏。觀所論著，不啻燃藜太乙，探秘二酉也者。而首爲昭代徵文獻，爲諸臣存忠節，使天下後世惓惓於君父大義，而凜凜知有綱常名節之重，其志殊遠，而其功亦最偉矣。自古父子，前後纂述，以文章名世者，惟龍門、眉山二氏最著，而今復見之於陳子。然予窺陳子，非徒以文章博洽名世已者，蓋竊比於子輿尚友古人之意，其要曰知人，曰論世。

陳濟生《兩朝遺詩・凡例》 一、是選以人爲重，人以節義爲主。以觀近代，有三大事。乙丑、丙寅之際，罹逆奄禍以死者，一也。崇禎時殉國者，又一也。乙酉以還潔身死者，又一也。凡此諸公，皆兩間正氣，一代偉人，特首錄之。至數十年間，或理學紹古，或經濟匡時，或正色立朝，直言忤主，

孤忠大節，易地皆然，故次錄之。他如磊落之才，未登仕籍，文章之士，淪棄山林，羽儀所存，知交多有，則以是終焉。共得八卷。衡量之間，寧嚴不濫，事緣實著，人以類從。一、明詩選本不下數家，近日錢宗伯《列朝詩》出，已具大觀。茲於世遠者概不復及，惟通籍在萬曆以還，捐館在天啓以後，上自先文莊師友一輩，以至不佞濟生交與之間，數十年中約略具載。至於當世人文蔚興，嗣刻《奇賞》，茲不混入。一、三大事諸公，多四方之產，河山阻絕，重以兵戈，搜訪有心，郵筒莫致，或僅嘗寸臠，或未見一斑，今就篋中所存，先付剞劂，尚期海內同人，共懷彝好，各出秘藏，以光風雅。一、諸君子人各一集，集繫一傳，或取之奏疏語錄，或取之豐碑行狀，所採錄者止生平大節，其行誼細微，生卒年月，不無闕略，尚圖搜輯，續所未備。一、同時諸君子有有文無詩者，悉於他傳中附見，以志景仰。海內秘本遺編，或屬家珍，或存友笥，望悉賜郵寄，補入成書。一、第一卷天啓間死璫禍者二卷，崇禎甲申死難暨在任在籍先後死者，三四卷乙酉以後殉節者。事跡雖異，忠義則同，第或傳聞有漏，歲月未詳，期共釐正以佐不逮。一、第五六卷，先達、理學、經濟、品節、文章暨天啓忤璫逮黜者，悉遵科次成編。七八卷，自啓禎來高士、名賢、知交、氣誼，或簡存舊帙，或徵求秘冊，大都未經傳播，即吉光片羽，亟願表章。至如程孟陽、李長蘅，詩固作手，人亦高流，因錢宗伯收之已備，重復則無取，補遺又不必。若雲間之董、陳，竟陵之鍾、譚，近世競宗之，人誦其篇，家有其集，亦無俟余之採錄也。凡有闕遺，多如此例。一、是選始於癸巳，成於乙未，詩到隨選隨刻，有始僅見數首，或數十首，收之稍寬，及得全集，覺前多濫，既已刻成，遂不復削。有本不工詩，偶得一二，欲存其人，不計工拙。當分別觀之。

長洲陳濟生述。

又《刻〈兩朝遺詩〉引》 自干戈二十餘年，海內文獻大半凋謝，有志之士憮然憂之。古之爲史者或記其人，或記其言，金源一代人文，得元好問爲之采輯，而《中州集》與《金史》並傳。元之末年，翰林學士張翥序當時死事爲一書，曰《忠義錄》。況生值熙朝之季，家承太史之遺，恩命猶新，藏書未散，定哀之□□□□經□□□□壽之今尚在，豈非小子之責也，□□□□□□□□□□□□元張二公之意，略存啓禎以下之文，幸得一二論篤之士，助以成書，庶幾四方賢達諸公，惠而好我，會

前八大家詩選

季正爵《重刻前八大家詩序》 至明，李崆峒挾其高才絕足，睥睨古人，始創爲高論曰：古不漢魏非古也，律不盛唐非律也。厥後李于鱗、王元美兩先生宗其說，以號召天下，於是日敝精殫思，惟摹古人之氣韻格調，而尤而效之者復剽竊堆垛，以踵其弊。嗚呼，取木偶而衣冠之，不知其性情消亡已久矣。後近百年，景陵伯敬氏起而闢之於《詩歸》一選，亟力廓清，誠鍼痲木之膏肓，去臃腫之藥石也。脫令承其後者矯枉過正，專取杳眇淡泊之音，而於昌明博大者概置焉，則又不能無遺議云。幸同時先後輩，自華亭、雲間暨予叔石蓮氏八先生，從而振起維挽之。八先生各本其性情爲一家言，不屑屑求合於古人，故或矜醇雅，或著飄逸，或精摧霹靂，或思穿溟涬，不啻儲王賈正變之雜陳也，不啻曹氏之凌轢乎漢魏，庾鮑之方駕乎陶謝也，不啻雅頌孟李賀盧仝之錯出於初盛中晚也。石首夏四雲先生歎爲觀止，因拔其尤者彙鐫之，號《八大家詩選》，原板藏予叔氏家，書未問世而叔氏卒。嗣後兵燹播遷，板與帙俱散失，迨今四十年，人間無復知有八大家者。予竊私心痛之，因廣爲搜輯，補其缺略，經數年而功告成。今幸聖朝鼓吹風雅，名公鉅卿，人人燕許，而且能詩之家遍寰內矣。倘取是集而折衷之，固知八先生之詩，誠足力矯有明二百數十年之流弊，而其所以流溢於詩卷間，實有不可磨滅者，非即八先生之性情長留於天地者乎？重刻之役，余何敢辭。時康熙二十有一年秋七月，陰陵季正爵雪齋謹書。

倪粲《重刻前八大家詩選叙》 夫是《八大家詩選》，明季石首夏四雲先生彙跋付梓，嗣後兵燹播遷，板帙散佚，垂四十年。今雪齋廣爲搜輯，補其缺略，重鋟問世。上之表彰家烈，次之鼓吹名賢，遠可以當勝國三百年文獻之存，邇可以襄昭代億萬祀右文之治，厥功茂矣。【略】今諸先生詩壇獨霸，造極登峰，俱各有專集行世，久爲雞林膾炙而稻粱，而斯選薈萃精華，珠貝櫛

比，燦爛紛綸，用集大成。維我同人手持是編，密咏恬吟，渙然有得，沐浴於其中，復變化於其外，由是拓開心胸，推壓智勇，將見嶽峙淵渟之度、商彝周鼎之容、戛玉鏗金之韻、雷轟電掣之奇，無不熊熊炎炎，駢集毫端，發而爲必傳之詩，不恨我不見古人，但恨古人不見我，則凡受誨於作者之聖，即莫不食德於述者之明，而雪齋將與數先生媲美於無窮矣，詎僅慰余前朝遺獻，奉爲典型之志云爾哉。時康熙癸亥冬至後二日，棘人史氏錢塘倪粲闇公謹識。

明詩綜

朱彝尊《明詩綜序》 合洪武迄崇禎詩甄綜之，上自帝后，近而宮壺宗潢，遠而蕃服，旁及婦寺僧尼道流，幽索之鬼神，下徵諸謠諺，入選者三千四百餘家。或因詩而存其人，或因人而存其詩，間綴以詩話述其本事，期不失作者之旨。明命既訖，死封疆之臣，亡國之大夫，黨錮之士，暨遺民之在野者，概著於錄焉。析爲百卷，庶幾成一代之書，竊取國史之義，俾覽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矣。康熙四十有四年正月人日小長蘆朱彝尊序。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三・明詩綜》 一百卷。國朝朱彝尊編。【略】明之詩派，始終三變。洪武開國之初，人心渾朴，一洗元季之綺靡。作者各抒所長，無門戶異同之見。永樂以迄宏治，沿三楊臺閣之體，務以春容和雅，歌詠太平。其弊也冗沓膚廓，萬喙一音，形模徒具，興象不存。是以正德、嘉靖、隆慶之間，李夢陽、何景明等崛起於前，李攀龍、王世貞等奮發於後，以復古之說，遞相唱和，導天下無讀唐以後書。天下響應，文體一新。七子之名，遂竟奪長沙之壇坫。漸久而摹擬剽竊，百弊俱生，厭故趨新，別開蹊徑。萬曆以後，公安倡纖詭之音，竟陵標幽冷之趣，幺弦側調，嘈囋爭鳴。佻巧蕩乎人心，哀思關乎國運，而明社亦於是乎屋矣。大抵二百七十年中，主盟者遞相盛衰，偏袒者互相左右。諸家選本，亦遂皆堅持畛域，各尊所聞，至錢謙益《列朝詩集》出，以記醜言僞之才，濟以黨同伐異之見，逞其恩怨，顚倒是非，黑白混淆，無復公論。彝尊因衆情之弗協，乃編纂此書，無慮百家。大抵皆一知半解，片語單詞，雖云揚榷風雅，標示諸法，悉在可

有可無之間，從未有如我朝朱竹垞太史彝尊所撰之《靜志居詩話》二十四卷，雖名曰「詩話」，所有勝朝三百年詩學源流，升降轉移，風氣淳薄，人情變幻，悉具其中。搜羅廣博，議論精嚴，評隲允協，允爲歷代詩話之冠，固非他家一枝一節所能比擬。實由於太史學問淵富，兼工詩古文詞，故能有此鴻編巨製，洵非他人所能學步也。

《國朝詩話》例言 秀水朱竹垞太史《明詩綜》，多錄國初遺民。以鄙意論之，鼎革後，明之士大夫，或抗王師而死，或捐軀而死，周頑殷義，自當屬別白體裁，無不精慎，巍然爲詩教指南。又間附考據之學，自來談藝家無此大觀。予自辛亥夏，手鈔幾十之七，生平得詩法之正，實源於此，瓣香所在，不敢忘也。先生殊不滿於後七子，滄溟、子相、明卿諸家，俱未免詆諆太過。於後七子，貶斥太甚。滄溟僅選十八首，其七律七絕高作，多置不錄。子相僅十七首，亦多遺珠之憾。子與、明卿，律絕俱佳，而竹垞尤峻詆之；徐取二首，吳取四首，彌爲失平。其稍許可者弇州一人，亦多所刊落。即此後之公安、竟陵，叢訶攢罵，談者齒冷，竹垞於中郎雖稍示平反，而其佳章秀句，十不登一，伯敬、友夏，則全沒其眞，此尚成見之未融也。滄溟諸君，可厭者擬古樂府耳，五古亦鮮眞詣，七古高亮華美之作，自爲可爲，惟不宜多取。至於七律七絕，則虛實開合，非僅浮聲爲貴，胡可非也。如謂其用字多同，格調若一，則又不盡然。觀其隨物賦形，古澤可掬，何嘗不典且麗。至謂詭道進身。生平又服膺姚江之學，表章甚至，其同時八子之罹貶謫，多由詩中常用好字，本自不多，陶、謝、韋、杜、王、孟諸公，何獨不然？且明桂文襄主之，竹垞乃擠之分宜之下，亦乖好惡之實矣。咸豐庚申十一月二十之高、薛、邊、徐、二皇甫專長五古，比而觀之，多有雷同，較其眞際，亦不數見。牧齋、竹垞，於彼則譽之無異詞，於此則詆之無遺力，不亦失是非之公耶？同治壬申五月二十七日。

又 卧看《明詩綜》。竹垞此書，精心貫擇，與史相輔，余自十七歲即喜閱之，平生得詩法之正，實由於此。惟其議論，先懲王李，後惡鍾譚，故於滄溟、弇州七律七絕諸名作，概從汰置。即子相之五古、七古、七律、七絕，明卿七絕亦大有佳篇；而於子相尚有恕辭，明卿置之不齒。其於公安，略有采取，而集中五律七律，名句駱驛，十不存一。伯敬、友夏五古近體，亦有佳者，竟以妖孽絕之。而嘉定四先生以牧齋表章太過，亦等之自鄶。長蘅五古，如《南歸》諸詩，豈在四皇甫下，亦憖置之。子柔五言，入選尤稀。又以牧齋力推孟陽，稱爲松圓詩老，故訾之尤力。集中五古深秀之作，以及七律之高婉、七絕之溫麗，世所傳誦者，一首不登，此則選政之失平，矯枉之過

明詩別裁集

沈德潛《明詩別裁集序》 宋詩近腐，元詩近纖，明詩其復古也。而二百七十餘年中，又有升降盛衰之別。嘗取有明一代詩論之：洪武之初，劉伯溫之高格，並以高季迪、袁景文諸人，各逞才情，連鑣並軫，然猶存元紀之餘風，未極隆時之正軌。永樂以還，體崇臺閣，骫骳不振。弘、正之間，獻吉、仲默，力追雅音，庭實、昌穀，左右驂靳，古風未墜。餘如楊用修之才華，薛君采之雅正，高子業之沖淡，俱稱斐然。于鱗、元美，益以茂秦，接踵曩哲。雖其間規格有餘，未能變化，識者咎其鮮自得之趣焉；然取其菁英，彬彬乎大雅之章也。自是而後，正聲漸遠，繁響競作，公安袁氏，竟陵鍾氏、譚氏，比之自鄶無譏，蓋詩教衰而國祚亦爲之移矣。此升降盛衰之大略也。

編明詩者，陳黃門卧子《皇明詩選》，正德以前，殊能持擇；嘉靖以下，形體徒存。尚書錢牧齋《列朝詩選》，於青邱、茶陵外，若北地、信陽、濟南、婁東，概爲指斥；且藏其所長，錄其所短，以資排擊。而於二百七十餘年中，獨推程孟陽一人。而孟陽之詩，纖詞浮語，祇堪爭勝於陳仲醇諸家，此猶舍丹砂而珍溲勃，貴箏琶而賤清琴，不必大匠國工，始知其誣妄也。國朝朱太史竹垞《明詩綜》，所收三千四百餘家，泯門戶之見，存是非之公，比之牧齋，用心判別。然備一代之掌故，匪示六義之指歸，良楛正閏，雜出錯陳，學者將問道以親風雅，其何道之由？余與周子欽萊，夙有同心，嘅焉決擇，合羣公選本，暨前賢名稿，別而裁之：於洪、永之詩，刪其輕靡；於弘、正、嘉、隆之詩，汰其形似；萬曆、天啓以下，遂寥寥焉。而勝國遺老，廣爲搜羅，比宋逸民《谷音》之選。得詩十二卷，凡一千一十餘篇，皆深造渾厚，和平淵雅，合於言志永言之旨；而雷同沿襲，浮艷淫靡，凡無當於美刺者屏焉。有明之詩，誠見其陵宋躒元而上追前古也。至楊廉夫、倪元鎮諸公，歸諸元人；錢牧齋、吳梅村諸公，歸諸國朝人。編詩之中，微具國史之義。其他前後七子，或存或刪；理學諸子，古文名家，與夫黨錮殉國諸賢，有及有不及。因詩存人，不因人存詩也。寡聞單見，挂漏良多，尚期博雅君子，竅啓未逮。乾隆三年秋七月望日，長洲沈德潛題於靈巖山居。

周準《明詩別裁集序》 選明詩者衆矣，矜才藻者類鮮風裁，尚規格者徒存體貌，二者交失。夫風裁不具，洪、永所以漸卽於衰也。決擇之際，詎不重哉！歸愚沈子，夙有明詩之選，予嘗與之參酌訂定，上自廊廟，下迄山林，旁及方外異域，遇有可採，悉爲收入，不求備乎人，亦未嘗偏遺乎人，凡以輔翼詩教云爾。抑予觀陳卧子《明詩選》，其所採取，時有刪潤，故所收較完美。是編所錄，務從善本，其有名言可採而疵纇並見者略焉。以是書之選，欲上續唐人，不敢不從其嚴也。書旣成，釐爲十二卷。其作者里居出處，亦略附焉。至於明詩盛衰升降之際，歸愚子之論詳矣，故不復贅。

蔣重光《明詩別裁集序》 歸愚沈先生選《明詩別裁集》成，共一十二卷。起國初諸臣，青田、青邱，兩雄並峙，開風尚也。永樂以還，體尚臺閣，所收從略，防膚浮也。成、弘之代，茶陵振興，紹先啓後，標引導也。北地、信陽，羲娥經緯；邊、徐輔協，左右驂靳，紀極盛也。升庵挺生，雲興春麗；叔嗣別操，冰襟雪抱，志特立也。弇州雄潤，濟南矜貴，茂秦斗拔，除蕪就潔，表繩武也。隆、萬以後，或奏蛙聲，或漂鬼國，嚴刪薙也。雲間卓立，漸臻壺奧，識復古也。板蕩變操，各寫幽噫；茹芝采菊，初心靡悔，存餘響也。始端宗旨，繼審規格，終流神韻，三長具備，廼登卷帙，視從前明詩之選，備一朝掌故者，殊厥旨焉。先生向有《古詩源》、《唐詩別裁》問世，茲編風旨，除纖去濫，簡嚴和厚，可續唐音，而宋、金、元詩尚俟采葺云。

乾隆己未秋七月望日古吳蔣重光題於賦琴樓。

袁枚《再與沈大宗伯書》 聞《別裁》中獨不選王次回詩，以爲豔體不足垂教。僕又疑焉。夫《關雎》卽豔詩也，以求淑女之故，至於展轉反側。使文王生於今，遇先生，危矣哉！《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陰陽夫婦，豔詩之祖也。傅鶉觚善言兒女之情，而臺閣生風。其人，君子也。沈約事兩朝，佞佛，有綺語之懺。其人，小人也。次回才藻豔絕，阮亭集中，時時竊之。先生最尊阮亭，不容都不考也。選詩之道，與作史同。一代人才，其應傳者皆宜列傳，無庸拘見而狹取之。宋人謂蔡琰失節，范史不當置《列女》中，此陋說也。夫《列女》者，猶云女之列傳云爾，非必貞烈之謂。或賢或才，或關係國家，皆可列傳，猶之傳公卿，不必盡死難也。寡聞單見，挂漏良多，尚期博雅君子，竅不及。因詩存人，不因人存詩也。

周準《明詩別裁集序》 選明詩者衆矣，矜才藻者類鮮風裁，尚規格者徒存體貌，二者交失。夫風裁不具，洪、永所以漸卽於衰也。決擇之際，詎不重哉！歸愚沈子，夙有明詩之選，予嘗與之參酌訂定，上自廊廟，下迄山林，旁及方外異域，遇有可採，悉爲收入，不求備乎人，亦未嘗偏遺乎人，凡以輔翼詩教云爾。抑予觀陳卧子《明詩選》，其所採取，時有刪潤，故所收較完美。是編所錄，務從善本，其有名言可採而疵纇並見者略焉。以是書之選，欲上續唐人，不敢不從其嚴也。書旣成，釐爲十二卷。其作者里居出處，亦略附焉。至於明詩盛衰升降之際，歸愚子之論詳矣，故不復贅。

蔣重光《明詩別裁集序》 歸愚沈先生選《明詩別裁集》成，共一十二卷。起國初諸臣，青田、青邱，兩雄並峙，開風尚也。永樂以還，體尚臺閣，所收從略，防膚浮也。成、弘之代，茶陵振興，紹先啓後，標引導也。北地、信陽，羲娥經緯；邊、徐輔協，左右驂靳，紀極盛也。升庵挺生，雲興春麗；叔嗣別操，冰襟雪抱，志特立也。弇州雄潤，濟南矜貴，茂秦斗拔，除蕪就潔，表繩武也。隆、萬以後，或奏蛙聲，或漂鬼國，嚴刪薙也。雲間卓立，漸臻壺奧，識復古也。板蕩變操，各寫幽噫；茹芝采菊，初心靡悔，存餘響也。始端宗旨，繼審規格，終流神韻，三長具備，廼登卷帙，視從前明詩之選，備一朝掌故者，殊厥旨焉。先生向有《古詩源》、《唐詩別裁》問世，茲編風旨，除纖去濫，簡嚴和厚，可續唐音，而宋、金、元詩尚俟采葺云。

乾隆己未秋七月望日古吳蔣重光題於賦琴樓。

袁枚《再與沈大宗伯書》 聞《別裁》中獨不選王次回詩，以爲豔體不足垂教。僕又疑焉。夫《關雎》卽豔詩也，以求淑女之故，至於展轉反側。使文王生於今，遇先生，危矣哉！《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陰陽夫婦，豔詩之祖也。傅鶉觚善言兒女之情，而臺閣生風。其人，君子也。沈約事兩朝，佞佛，有綺語之懺。其人，小人也。次回才藻豔絕，阮亭集中，時時竊之。先生最尊阮亭，不容都不考也。選詩之道，與作史同。一代人才，其應傳者皆宜列傳，無庸拘見而狹取之。宋人謂蔡琰失節，范史不當置《列女》中，此陋說也。夫《列女》者，猶云女之列傳云爾，非必貞烈之謂。或賢或才，或關係國家，皆可列傳，猶之傳公卿，不必盡死難也。

所短而毀人之所長則不可。豔詩宮體，自是詩家一格。孔子不刪鄭、衛之詩，而先生獨刪次回之詩，不已過乎？至於盧仝、李賀險怪一流，似亦不必擯斥。兩家所祖，從《大招》、《天問》來，與《易》之龍戰，《詩》之天妹，同波異瀾，非臆撰也。一集中不特豔體宜收，即險體亦宜收。然後詩之體備而選之道全。謹以鄙意私於先生，願與門下諸賢共詳之也。（尊選《明詩別裁》有劉永錫《行路難》一首，云：「雪漫漫兮白日寒，天荊地棘行路難。」先生評：「只此數字，抵人千百。」嘻，異矣！上句直襲《荊軻傳》之唾餘，下句「行路難」三字即題也。永錫苦湊得「天荊地棘」四字耳。三尺村童，皆能爲之，而先生登諸上選，蒙實不解。願教之！）

《聽松廬詩話》 沈文慤公論詩及所選別裁諸集，自好高愛奇者觀之，或有嫌其近平熟者，抑知好高愛奇，或出於獨嗜而失之偏，或暫足驚人而不能久。平心而論，究不若文慤所見爲出於中正和平，使學者有軌轍可循，而流弊尚少也。

《湖海詩傳》 先生少從學於吳江葉星期，葉居橫山，故阮亭尚書云：「橫山門下，尚有詩人。」然先生獨綜今古，無籍而成，本源漢魏，效法盛唐。先宗老杜，次及昌黎、義山、東坡、遺山，下至青邱、崆峒、大復、卧子、阮亭，皆能兼綜條貫。當自進其全集，御製序言，以高王爲比，誠定論也。所選別裁諸集，匯千古之風騷，聚一時之壇坫，年至九十八而終，蓋得於天者厚矣。

《清史稿・藝文志四》 《明詩別裁集》十二卷，沈德潛編。

又《藝文志補編》 《七子詩選》十四卷，《古詩源》十四卷，《明詩別裁》十二卷，沈德潛撰。

《清代禁書知見錄》 《明詩別裁集》十二卷，長洲沈德潛、周準同輯，乾隆間刊。集內取明一代之詩，按代甄錄，凡一千餘首，內除屈大均、陳恭尹諸人之詩俱應抽燬外，其餘各家尚無干礙，應請毋庸全燬。

姚覲元《清代禁燬書目》 《明詩別裁集》，查此集係原任侍郎沈德潛與長洲周準同選，取明一代之詩，按代甄錄，凡一千餘首。內除屈大均、陳恭尹而上，幾欲篡其位，茲非國家文運之隆，人才之盛，何以致是哉。茲因太末翁元泰強爲彙萃，而見聞不廣，收錄艱難，且時日局迫，引用乖方，未免顧此失彼，遺漏挂誤，詎能媲美《草堂》、《花間》詞選諸集。又愧嘲風咏月，無

國朝詩餘

錢允治《類編箋釋國朝詩餘序》 詞者詩之餘也，曲又詞之餘也。李太白有《草堂集》，載《憶秦娥》、《菩薩蠻》二調，爲千古詞家鼻祖，故宋人有《草堂詩餘》云。若其分類箋釋，則起於勝國人所爲。大都如六家《文選》，必引某句出於某人，未免牽合傅會，殊爲東坡所厭。今茲集一遵舊本，旁求博采，彙萃本朝名人所製，續於二集之後，凡若干卷。然什百之一，尚多遺亡也。與陳明卿孝廉稍爲注釋，略加標記，然亦什百之一，尚多挂漏也。竊意漢人之文，晉人之字，唐人之詩，宋人之詞，金元人之曲，各擅所能，各造其極，不相爲用，縱學窺二酉，才擅三長，不能兼盛。詞至於宋，無論歐黁（晏）蘇黃，即方外閨閣，罔不消魂驚魄，流麗動人。如唐人一代之詩，七歲女子亦復成篇，何哉？時有所限，勢有所至，天地元聲，不發於此，則發於彼，政使曹劉降格，必不能爲，時乎勢乎，不可勉強者也。我朝悉屏詩賦，以經術程士，士不囿於俗，間多染指，非不斐然，求其專工稱麗，千萬之一耳。國朝諸老，犂眉龍門，尚沿宋季風流，體製不繆。迨乎成弘以來，李何輩出，又恥不屑爲，其後騷壇之士，試爲拈弄，才爲句掩，趣因理湮，體段雖存，鮮稱當行。正嘉而後，稍稍復舊，而弇山人挺秀振響，所作最多，雜之歐黁（晏）蘇黃，幾不能辯，又何耶？天運流轉，天才駿發，天地奇才，不終詘於腐爛之程式，必透露於藻繢之雕章，時乎勢乎，不可勉強者也。然詞者詩之餘也。詞興而詩亡，詩非亡也，事理填塞，情景兩傷者也。曲者詞之餘也。曲盛而詞泯，詞非泯也，雕琢太過，旨趣反蝕者也。詩降而詞，筋骨盡露，去漢魏樂府千里矣。詞降而曲，略無蘊藉，即歐蘇所不屑爲，而情至之語，令人一唱三歎。此無他，世變江河不可復挽者也。嗟乎，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製，而我朝監於二代，郁郁之文，炳煥宇內，即填詞小技，遂出宋元而上，幾欲篡其位，茲非國家文運之隆，人才之盛，何以致是哉。茲因太末翁元泰強爲彙萃，而見聞不廣，收錄艱難，且時日局迫，引用乖方，未免顧此失彼，遺漏挂誤，詎能媲美《草堂》、《花間》詞選諸集。又愧嘲風咏月，無

補世教。然因詞以審音，因音以知律，因律以識樂，引商刻羽，鏗鏘鼓舞，推之郊廟朝廷之上，未必無助云。爾知音君子，尚賴是救是正可也。萬曆甲寅季秋既望吳郡錢允治撰。

趙尊嶽《類編箋釋國朝詩餘跋》 允治初名府，字功甫，長洲人，錢穀子，後以字行。生萬曆間。貧而好學，年至八十餘，隆冬病瘍，映日鈔書，至暮不止。沒無子，遺書類多散佚。有《少室先生集》及《國朝詩選》五卷。同邑陳仁錫爲合編《草堂詩餘選》箋行之。仁錫字明卿，天啓進士，授編修，典誥敕，以不肯撰魏忠賢鐵券文落職。崇禎初召復原官，累遷南京國子監祭酒，卒謚文莊。生平講求經濟，喜著書，有《繫詞易經頌》、《重訂古周禮》、《四書考》、《史品》、《赤函》、《古文奇賞》、《蘇文奇賞》諸書行世。雖不免空疏之弊，亦所謂篤學好事者矣。所箋詩餘，僅及餖飣，因爲刪乙而重梓之。原書疏於校勘，茲略加讎讀，初不能盡正其魯亥。明人選明詞，本不多見，亦足珍閟也。乙亥冬至武進趙尊嶽記。

《千頃堂書目》卷三二　錢允治《國朝詩餘》五卷。

《明史・藝文志四》　錢允治《國朝詩餘》十二卷。

明詞綜

《白雨齋詞話》卷五　《國朝詞綜》之選（王昶編），去取雖未能滿人意，大致尚屬平正，余亦未敢過非。惟《明詞綜》之選，實屬無謂。然有明一代，可選者寥寥無幾，高者難獲一篇，略可寓目者，大約不過數十篇耳。亦不能病其所選之平庸也。

《聽秋聲館詞話・明詞綜補》　青浦王蘭泉司寇，就竹垞太史所選明詞，益以平生所輯，成《明詞綜》十二卷。中如梁寅、張肯，乃故元遺老，而列入明初。陸冰修、周青士諸君，康熙中尚在，身歷本朝已三數十年，而列之明末，似有未協。遺珠亦復不少。以余所見，太平陶安，字主敬，洪武中官參知政事。夜宿省中懷賀久孚，《金縷曲》云：「庭樹秋聲冷，夜迢迢、漏傳銀箭，月明華省。最惜稽山無賀老，短燭照人清影。依稀夢續還驚醒。風透圍屏青瑣薄，且披衣、立旁梧桐井。兵衛肅，畫廊靜。　江湖聚散如萍梗。笑談間、雲霄躡足，一鞭馳騁。萬壑水晶天不夜，人在玉眞仙境。說近日、四郊無警。兵後遺黎歸故里，漸桑麻，綠映鵝湖嶺。須共賞，好風景。」汴人周恭贈妓劉盼春，《長相思》云：「阻佳期，盼佳期，欲寄鸞牋雁影稀。新詞和淚題。　怕分離，又分離，無限相思訴與誰。此情風月知。」福清林鴻，字子羽，永樂間官員外郎，《摸魚兒》云：「記虹橋、少年遊冶，無限雨情雲緒。金鞍幾度歸來晚，香靨笑迎朱戶。腸斷處，是半醉微醒，燈暗宵深語。閒愁幾許。恰一似吳蠶，繭纏絲裹，撩亂萬千縷。　別離易，澹月亂鴉啼曙。淚痕紅袖沾污。深懷遙想何年了，空寄錦囊佳句。春欲去。恨不把長繩，繫日留春住。相思最苦。縱說不銷魂，衷腸鐵石，涕泗也如雨。」長洲俞琬綸，字君宣，萬曆中知縣。《妝鏡・桂枝香》云：「水晶簾底。且倩代郎看，墮雲慵理。贈別躊躇，怎忍輕輕分碎。玉容相映驚憔悴，受多磨、與君無異。廣寒三五，嫦娥愁向，幾回凝睇。　晴空裏，丹青點綴。似個中別有，洞天深祕。背地低徊，形影都無憑倚。憐君轉爲分明累。貯盡了、漢宮人淚。曉妝纔罷，瘦然收卻，遠山橫翠。」宜興儲懋端戲策毛穎爲學士，效稼軒體，《沁園春》云：「咨汝毛錐，譽擅中書，胡思乞骸。念望崇靈兔，南山感月，名高繡虎，北海驚雷。久效馳驅，積成勞悴，疇昔鋒鋩逐漸摧。嘉乃績，俾守中山郡，且讀《離騷》賦《遠遊》。逆數歸期歸未得，悠悠。千頃煙波一葉舟。」松江朱灝，字宗遠，《清平樂》云：「虹收雨霽。鸛負斜陽逝。雜樹攢林紛若薺，蜂蝶同徵花稅。　柴門過盡歸樵。溪聲半入詩瓢。淡靄空描戲墨，狂禽能發新謠。」嘉興李福謙，字子虛，《中秋・百字令》云：「空話秋晚，趁花陰把盞，臨風獨適。醉眼昏沈潦倒甚，今夕又逢佳夕。桂子飄香，銀河斂影，秋意平分坼。凄涼往事，不堪回首重憶。　堪笑蒼狗白衣，人間幻境，轉盼成陳跡。記得去年今夜語，都在心頭歷歷。壯志空存，此身依舊，漂泊江南客。明朝酒醒，又添一段於邑。」褚附鳳，字梧岡，《秋懷・南鄉子》云：「忽地秋催。又見黃花滿徑開。箕踞科頭無個事，三杯。林下清風信快哉。　何必徘徊。收拾天

涯宦跡回。藝圃自存經濟意，歸來。重把門前五柳栽。」仁和沈宗塙，字以冲，崇正間官行人，《江行有感・訴衷情近》云：「露濃霞淡，說是嚴冬尚早，迷離一望丹楓，無復青青芳草。伴我秋容寂寂，野服疎疎，漫道風光好。孤帆悄。回首鳳城春老。人生如寄，怎得常年少。金尊倒。劍光繡澀，雄心濩落，望中殘照。時被浮雲繞。」沈宗塙，字旨庵，《浪淘沙》云：「倦繡到如今。還，官至太僕寺卿。太僕詞雖平淺，然風節凜然，語無怨懟，似當在以人存詞之列。至《明詞綜》誤以鉛山人費元祿爲錫山，並誤以山陰徐渭爲江陰，均睡思沉沉。推琴罷阮怯繁音。香夢不知何處去，簾月偏深。待把墜歡尋。夜夜孤衾。瑤階清影倍傷心。憶著喃喃私語際，月也難禁。」吳江沈士鋭，字刊時訛錯，未曾校正。又長洲王璉，字汝器，洪武中官主事。有題黃子久《溪聲令，《醉花陰》云：「老盡芙蓉霜葉吼，頓覺秋容瘦。曳杖試行吟，竹裏青山雨意圖》，《菩薩蠻》詞，《詞綜》誤爲吳興人。趙文敏堉，字國器，錄入元詞帘，高倚疎疎柳。遠眺停雲懷故友。淚落杯中酒。慘慘復慘慘，風雨三更，補入之列。不知文敏堉名國器，而字德璉，別有《踏莎行》數闋。誰念人僝僽。」沈家恆，字漢儀，《賀友新婚・蝶戀花》云：「莫道好春無處討。嶺上瓊花，開向金閨早。酒醒香濃天未曉。一丸璧月窺窗悄。初整晨妝眉樣巧。笑問檀奴，秀色餐多少。更喜今年春色好。階前漸綠宜男草。」常熟張琨，《雙雙燕》云：「披蓬探隱，到青草溪頭，碧陰山曲。竹韻松姿，爭媚吟眸詩腹。是處翠峯成簇。更秋雨、新涼如沐。深林宛轉鳴禽，幽澗琤瑽漱玉。孤獨。簡編娛目。有紈珮芳蘭，供餐茂菊。藤牀閒憩，夢入華胥仙國。又早月明簾軸。恰一枕、清酣睡足。小小花童低報，瓦鼎烹茶剛熟。」李鄂《摘紅英》云：「潮頭白。峯頭碧。落梅香暗漁翁笠。西風透。東風驟。待得晴明，鶯花時候。蒙聲澀。花枝寂。春來已蠟看山屐。山如舊。春如繡。層樓望處，蒼寒紅瘦。」梁雲構《踏莎行》云：「煙鎖朱樓，霜鋪白屋。牆邊透出東籬菊。荷池尚見瀉殘紅，芳郊猶喜堆餘綠。天外鴻孤，燈前影獨。月明常把金錢卜。蛩吟錯認報佳音，芙蓉笑倚屏山曲。」邱四可題武夷太虛巖，《蝶戀花》云：「古壑流連尋趣步。淅瀝泉飛，寒石留雲護。數折曲房羅翠霧。幽懷可是人能悟。　風月江山懸客慕。爲惜芳年，聊取柔情付。自昔金蘭多陌路。而今管鮑休相誤。」詞均不甚出色，亦尚不俗。

又《明詞綜未錄詞》　吾邑詞家，本朝始盛。宋元時僅尤文簡（袤）、倪高士（瓚），餘無可考。李忠定（綱）則係自閩遷居，本非邑人。王氏《明詞綜》祇收秦瀚先《如夢令》一詞，然亦有未錄者。如王學士《憶秦娥》云：「愁如縷。誰家落日敲秋杵。敲秋杵。淡煙衰柳，故人何處。　別來每恨關山阻。征鴻影落芙蓉渚。芙蓉渚。短蓬孤棹，幾聲疎雨。」黃太僕《南鄉子》云：「清世愧無能。竊得微階正不勝。天地包容投遠塞，相應。投杼慈親本愛曾。　靜坐讀伽楞。百念幾同二月冰。朔漠荒寒雖特甚，休憎。古訓從來只自懲。」學士名達善，字耐軒，洪武中舉明經，以薦擢侍讀學士。太僕名正色，字斗南，嘉靖中官御史。論駙馬崔元中官鮑忠貪黷，反爲所誣，戍遼東三十年，始召還，官至太僕寺卿。太僕詞雖平淺，然風節凜然，語無怨懟，似當在以人存詞之列。至《明詞綜》誤以鉛山人費元祿爲錫山，並誤以山陰徐渭爲江陰，均補入之列。不知文敏堉名國器，而字德璉，別有《踏莎行》數闋。

古文觀止

吳興祚《古文觀止序》　余束髮就學時，輒喜讀古人書傳。每縱觀大意，於源流得失之故，亦嘗探其要領。若乃析義理於精微之蘊，辨字句於毫髮之間，此衷蓋闕如也。歲戊午，奉天子命撫八閩，會稽章子、習子以古文課余子於三山之凌雲處，維時從子楚材實左右之。楚材天性孝友，潛心力學，工舉業，尤好讀經史，於尋常講貫之外，別有會心，與從孫調侯，日以古學相砥礪。調侯奇偉倜儻，敦尚氣誼，本其家學，每思繼序前人而光大之。二子才器過人，下筆灑灑數千言無懈漫，蓋其得力於古者深矣。今年春，余統師東籬菊。荷池尚見瀉殘紅，芳郊猶喜堆餘綠。天外鴻孤，燈前影獨。月明常把金錢卜。蛩吟錯認報佳音，芙蓉笑倚屏山曲。」邱四可題武夷太虛巖，《蝶戀花》云：「古壑流連尋趣步。淅瀝泉飛，寒石留雲護。數折曲房羅翠霧。幽懷可是人能悟。　風月江山懸客慕。爲惜芳年，聊取柔情付。自昔金蘭多陌路。而今管鮑休相誤。」詞均不甚出色，亦尚不俗。

又《明詞綜未錄詞》　吾邑詞家，本朝始盛。宋元時僅尤文簡（袤）、倪高士（瓚），餘無可考。李忠定（綱）則係自閩遷居，本非邑人。王氏《明詞綜》祇收秦瀚先《如夢令》一詞，然亦有未錄者。如王學士《憶秦娥》云：「愁如縷。誰家落日敲秋杵。敲秋杵。淡煙衰柳，故人何處。　別來每恨關山阻。征鴻影落芙蓉渚。芙蓉渚。短蓬孤棹，幾聲疎雨。」黃太僕《南鄉子》云：「清世愧無能。竊得微階正不勝。天地包容投遠塞，相應。投杼慈親本愛曾。　靜坐讀伽楞。百念幾同二月冰。朔漠荒寒雖特甚，休憎。古訓從來只自懲。」學士名達善，字耐軒，洪武中舉明經，以薦擢侍讀學士。太僕名正色，字斗南，嘉靖中官御史。論駙馬崔元中官鮑忠貪黷，反爲所誣，戍遼東三十年，始召還，官至太僕寺卿。太僕詞雖平淺，然風節凜然，語無怨懟，似當在以人存詞之列。至《明詞綜》誤以鉛山人費元祿爲錫山，並誤以山陰徐渭爲江陰，均補入之列。不知文敏堉名國器，而字德璉，別有《踏莎行》數闋。

吳興祚《古文觀止序》　余束髮就學時，輒喜讀古人書傳。每縱觀大意，於源流得失之故，亦嘗探其要領。若乃析義理於精微之蘊，辨字句於毫髮之間，此衷蓋闕如也。歲戊午，奉天子命撫八閩，會稽章子、習子以古文課余子於三山之凌雲處，維時從子楚材實左右之。楚材天性孝友，潛心力學，工舉業，尤好讀經史，於尋常講貫之外，別有會心，與從孫調侯，日以古學相砥礪。調侯奇偉倜儻，敦尚氣誼，本其家學，每思繼序前人而光大之。二子才器過人，下筆灑灑數千言無懈漫，蓋其得力於古者深矣。今年春，余統師東來，寄身絕塞，不勝今昔聚散之感。二子寄余《古文觀止》一編，閱其選簡而該，評注詳而不繁，其審音辨字無不精切而確當。披閱數過，覺向時之所闕如者，今則曠然以喜矣。以此正蒙養而裨後學，厥功豈淺鮮哉！亟命付諸梨棗，而爲數語以弁其首。康熙三十四年五月端陽日愚伯興祚題。

吳乘權、吳大職《古文觀止序》　古文宜選乎？曰：無庸也。琳琅觸目，美不勝收，則選尚已。古文至今日，操選政者代有其人，駸駸乎有積薪之嘆矣，尚宜選乎？曰：無庸也。詳略互見，醇疵錯陳，則選又尚已。且余兩人非敢言選也，集焉云耳。集之奈何？集古人之文，集古今人之選，而略者詳之，繁者簡之，散者合之，舛錯者釐定之，差譌者校正之云爾。蓋諸選家各有精思深義以抉古人之奧，讀之者取此置彼則美者或遺，一概觀覽則勞於

睹記，此余兩人所以彙而集之也。至於考訂之下偶有所得，則亦謹附之以備參究，不敢雷同附和以取譏於大雅。若夫聲音之間，點畫之際，諸家或以爲無益於至義而忽之，而不知童子之所肄習於終身勿能忘。況棘闈之中，字畫一有不合即遭擯斥，可不愼歟？余兩人之從事於茲也有年矣，兢兢焉一義之未合於古勿敢登也，一理之未慊於心勿敢載也，一段落一鉤勒之不軌於法度勿敢襲也，一聲音一點畫之不協於正韻勿敢書也。山居寂寥，日點一藝以課子弟，而非敢以此問世也。間有好事者，有所許可輒手錄數則以去，鄉先生見之者必曰：「諸選之美者畢集，其缺者無不備，而譌者無不正，是集古文之成者也，觀止矣！宜付之剞劂，以公之於世。」余兩人默然相視良久曰：「唯唯，勿敢當，勿敢當。誠若先生言，抑亦何敢自私？」退而輯平日之所課業者若干首，付諸梓人，以請政於海內君子云。康熙戊寅仲冬山陰吳乘權（楚材）、吳大職（調侯）氏題於尺木堂。

吳乘權《古文觀止例言》　一、古文選本如林，而所選之文若出一轍，蓋較學相傳既爲輕車熟路，欲別加選錄，雖蹊徑一新，反多扞格。故是編所登者，亦仍諸選之舊。　一、古文須評注兼有方能豁然。若有注無評，或有評無注，譬若一人之身，知其有面目而不知其有血脈，知其有血脈而不知其有面目，可乎？是編字義典故逐次注明，復另加評語，庶讀之者明若觀火。　一、諸選各有妙解，頗多闕略，是當取其所長以補其不足，便成全璧。是編偏採名家舊注，參以己私，毫無遺漏。　一、雜選古文，原爲初學設也。是編於艱奧須解者固細加闡發，即目前便語亦未嘗率意忽過，庶於初學有補。　一、諸選本圈點外或加角，或加小畫，雖各有取義，然初讀不能即曉，徒以眩目。是編但加圈點，蓋評注既詳，信口讀去，奧旨自明。又於圈下加一小圓點，以便句讀。　一、是編注解字義典故畢，加一小圈，再下評語。又本文評語外欲下總評，復加一小圈以別之，庶一覽便省。　一、字音，今人頗多忽略。是編音聲無一字不注，且即注於本字之下，便於誦讀。　一、字畫，今人亦多不講究，余痛恨此病。是編樣本皆經手錄，不間晝夜寒暑，剞劂告竣，復嚴加校讎，誓不留一畫之譌貽誤後人。吳乘權謹識。

明經世文編

任濬《皇明經世文編序》　夫欲黽勉於效忠之路，如卧子所輯《經世編》，其不可不讀也。魏相非條上本朝故事，而欲以傾筐倒篋，久事綜核之漢宣，吾知其淺瑕不難見也。忠孝之性，雖不可以假人，然而聞見空疏，徒知自勉，不可強也。豆目不足以研變，莧腸不足以貯理，於是乎略不能以措治，道不可以格君，敷奏則隔靴，詰責則透裘，此非不才不忠之過，而不學之過也。故卧子之《經世編》所以廣爲臣者效忠之路也，非神聖之主，其臣莫及，必不能令群下自知不足，而盡相勉於好學，而非有識大之賢者，亦不能薈訂謨於繁蕪，而要其歸於明良之揆，令二百七十年之偉人，呼其名於紙上，儼然廷立而議，爲願忠者謀斷之先資，而取法取裁皆於是乎有當也，是則卧子之力也夫！　北海任濬書。

方岳貢《皇明經世文編序》　今皇帝勤思大業，宵旦未遑，仰二祖之風猷，闡列宗之光烈，將以對揚厥美，旁求俊乂，而先朝股肱胥輔之臣，折衝禦侮之士，或有欽其績而不睹其文，睹其文而不識其用者，則後起之徒，毋乃闇汶惑昧，不克當於天子之意，主日聖而臣日愚，卿大夫之辱也。貢待罪守郡十有一年，政拙心長，勞輕過重，猶幸此鄉多文雅之彥，若徐文學孚遠、陳進士子龍、宋孝廉徵璧，皆負韜世之才，懷救時之術，相與網羅往哲，搜抉巨文，取其關於軍國濟於時用者，上自洪武迄於今皇帝改元，輯爲《經世》一編。文從其人，人從其代。覽其規畫，足以益才智，聽其敷奏，足以壯忠懷，考其始終，足以識時變，非徒侈一代之鴻章，亦將以爲明時之獻納云爾。襄西方岳貢禹修父題。

黃澍《皇明經世文編序》　明興二百七十有餘載，遐靈四暢，元氣周匝，才激風烈，所在瀰淪，蓋文治之隆，於斯極矣。而規模宏闊，綱密目繁，始未嘗不詳明整肅，而後凌遲也。木蠹蟲生，薪炎鼎沸，識者於是致歎祖宗朝允文允武之實政，廢爲簿書期會之虛文，意寓風刺，抑重有憂矣。矧今日而憂特甚，南寇北奴，日益滋大，乃文人柔弱，既已論卑氣塌（闒），無當上

旨，凡而佔哦誦記，自章句而外無聞焉。毋論天文斗宿，地脈龍蛇，通靈遐光，元聲大律之書，未曾夢見，即昭彰如漕馬鹽茶，按部如九邊圖塞，星列棋布如垢膝，圖甲揭鼓如屯鑄，爛陳如孫吳諸葛兵法，持一往叩，東支西吾，如拾敗芰於零霜，丐殘羹於覆鼎，縱有所得，皆出棄餘。又矧嗜欲營營，本原淆混，生殷憂逼仄之時，希倖於優游福勝之事，懷此道也以往，即奈何欲各有論譔，雅稱史裁，然或功半而人亡，或身沒而言隱，孰有分別政事，明白讜言，如《文編》者哉？三子志存治世，詞不苟榮，進善退惡，一稟春秋，見而拊髀，執事聞而交儆，用其言而顯其人，棄其人而存其言，賞罰自在也，《文編》所載，網羅稍寬，有補兵食中禮樂者，殷勤收錄，不忍遐遺。使明主設以三子典職其間，筆削良史，必能夐越前代，豈特雲臺高議，東觀頌德而已哉！宋時司馬文正既作《資治通鑑》，復與劉道原議取其時實錄、正史，旁采異聞，續爲後紀，後以召相不果，至今宋無佳鑑，海內痛惜。今三子悠游林麓，天假以時，載筆之始，又先以國家爲端，他日繼涑水者其在雲間乎！

卷凡五百。偉哉是書，明興以來未有也。右文之朝，人尚史學，綜覽昭代，著作多塗，鄭鄭體倣《史記》，焦雷傳記人物，典章捃於勞徐，治法述於吳鄧，光，元聲大律之書，未曾夢見，即昭彰如漕馬鹽茶，按部如九邊圖塞，星列棋布如垢膝，圖甲揭鼓如屯鑄，爛陳如孫吳諸葛兵法，持一往叩，東支西吾，如拾敗芰於零霜，丐殘羹於覆鼎，縱有所得，皆出棄餘。又矧嗜欲營營，本原淆混，生殷憂逼仄之時，希倖於優游福勝之事，懷此道也以往，即奈何欲各有論譔，雅稱史裁，然或功半而人亡，或身沒而言隱，孰有分別政事，明白讜言，如《文編》者哉？三子志存治世，詞不苟榮，進善退惡，一稟春秋，見而拊髀，執事聞而交儆，用其言而顯其人，棄其人而存其言，賞罰自在也，《文編》所載，網羅稍寬，有補兵食中禮樂者，殷勤收錄，不忍遐遺。使明主設以三子典職其間，筆削良史，必能夐越前代，豈特雲臺高議，東觀頌德而已哉！宋時司馬文正既作《資治通鑑》，復與劉道原議取其時實錄、正史，旁采異聞，續爲後紀，後以召相不果，至今宋無佳鑑，海內痛惜。今三子悠游林麓，天假以時，載筆之始，又先以國家爲端，他日繼涑水者其在雲間乎！

獨有，顧激風搖之，動見露肘，致煩天子咨嗟改容，欲詘文右武，有君無臣，辱在科目，聖人之憂，士大夫之恥也。洪惟二祖列宗，先後輝映，經濟之材不借異代，以余約略近輓，在英宗則以王、于兩忠肅爲倡，周文襄、耿清惠爲輔，在憲宗則以王端毅、項襄毅爲傑，李襄敏、陳康懿爲輔，在孝宗則以馬端肅、劉忠宣爲冠，倪文毅一人爲輔，在武宗則以王文成、李康惠爲首，胡端敏爲輔，在世宗則以張永嘉爲最，徐文貞爲輔，是皆具命世之才，經世之識，持世之學，故其勳名爛然，文章踔約，於今爲烈，功等開創。他如周襄敏，以片言而釋諸將疑阻，黃文簡之策阿魯台，一言洞徹，如立高岡，李文正之辨倉糧，談言微中，遂免輸邊之煩。又其尤者，倪文毅邊事狀略，魄動指寒，今猶在星辰河嶽間，其論邊漕也，毋憚一時之勞，而失久遠之利。李康惠之築堡屯田，劉忠宣之兵政弊端十事，言重詞複，中有大美存焉。若是者，全篇固資徽謨，隻語亦存綱略，稱此以求揄美闡幽，雖層必錄，片羽碎金，偶見亦鮮。本聖門不以人廢之條，奉明王言者無罪之例，茲義所存，梗概備焉矣。【略】客越盟社弟黃澍拜識。

獨有，顧激風搖之，動見露肘，致煩天子咨嗟改容，欲詘文右武，有君無臣，辱在科目，聖人之憂，士大夫之恥也。洪惟二祖列宗，先後輝映，經濟之材不借異代，以余約略近輓，在英宗則以王、于兩忠肅爲倡，周文襄、耿清惠爲輔，在憲宗則以王端毅、項襄毅爲傑，李襄敏、陳康懿爲輔，在孝宗則以馬端肅、劉忠宣爲冠，倪文毅一人爲輔，在武宗則以王文成、李康惠爲首，胡端敏爲輔，在世宗則以張永嘉爲最，徐文貞爲輔，是皆具命世之才，經世之識，持世之學，故其勳名爛然，文章踔約，於今爲烈，功等開創。他如周襄敏，以片言而釋諸將疑阻，黃文簡之策阿魯台，一言洞徹，如立高岡，李文正之辨倉糧，談言微中，遂免輸邊之煩。又其尤者，倪文毅邊事狀略，魄動指寒，今猶在星辰河嶽間，其論邊漕也，毋憚一時之勞，而失久遠之利。李康惠之築堡屯田，劉忠宣之兵政弊端十事，言重詞複，中有大美存焉。若是者，全篇固資徽謨，隻語亦存綱略，稱此以求揄美闡幽，雖層必錄，片羽碎金，偶見亦鮮。本聖門不以人廢之條，奉明王言者無罪之例，茲義所存，梗概備焉矣。【略】客越盟社弟黃澍拜識。

張溥《皇明經世文編序》 余間語同志，讀書大事，當分經、史、古、今爲四部，讀經者輯儒家，讀史者辨世代，讀古者通典實，讀今者專本朝，就性所近，分部而治，合數人之力，治其一部，不出二十年，其學必成。同志聞者咸是余說，而雲間徐閣公、陳臥子、宋尚木尤樂爲之，天才英絕，閉關討論，直欲以一人兼四部，不難也！客年，與余盱衡當代，思就國史。余謂賢者識大，宜先經濟，三君子唯唯，遂大搜群集，采擇典要，名《經世文編》，備一代經濟之書也。【略】爰自二祖開天，豪傑挺生，列宗繼統，名世輩出，近如世廟聰明獨斷，早擅中興之名，神祖端拱若神，卒成久道之化。其間立德、立言、立功士大夫，彬彬經濟之效，犁然可考，蓋於文章之外，孜孜討論，更進一籌，其志甚銳。彼異己者，即能妬其文，能並奪其志否乎？予被放以來，杜門寡交，臥子、閣公、尚木獨時相過從，臥子讀書養氣，其勁骨熱腸，亟當爲世用，尚木與閣公諸子，並以曠世才，閉戶著述，究心千秋之業。予嘗覽斯編，一代兵農禮樂刑政之大端賅是矣，而於忠佞是非之際，尤凜凜致辨焉，以故言以人傳者，重其人亟錄其文，言不以人廢者，存其文必斥其人，諸子涇渭在胸，邪正在目，其用意深而取裁當，故足多也。以予所知，閩中黃石齋先生負重名，頃抗疏歸來，直聲震天下，而不能不心賞斯編，聞已爲之玄晏矣，予更何庸贅一詞。予惟以諸子之志如此，他日出而以天下爲己任，必可以副聖天子求賢圖治之至意，洗士大夫經濟闊疎之舊恥，則斯編，固其嚆矢焉爾。同郡許譽卿題於南村草堂之遯閣。

馮明玠《皇明經世文編序》 有經世之才，必濟以經世之學，有經世之識，始抒爲經世之文。才與學與識兼備而人重焉，雖無文可也，才與學與識兼備

而文行焉，雖欲無文而亦不可得也。人之才必不能過乎天地，而決不能以學與識讓之天地，天地之文亦不能過乎人。三代以上，而嘗以學與識懸恨乎人。三代以上，六經以前，夫人而皆才人也，才之所以壞，則利祿之塗壞之，學與識之所以昏，則利祿之熒昏之。吾聞諸班固，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寖盛，枝葉繁滋，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人，蓋利祿之路然也。不特此也，利祿之路既由科目，科目之設必以文辭，故《三百篇》之詩，盡在聲歌，自置詩博士，不聞有一篇之詩，六十四卦之易，該於象數，自置易博士，不見有一卦之易，皇頡制字，盡由六書，漢立小學，凡文字之家，不明一字之宗，伶倫制律，盡本七音，江左重聲韻，凡音律之家，不達一音之旨。何況後世設立巍科，苟且俳偶，所專一經，反不能上口，經壞而所以經世之術皆壞，即在文字之中，語言之內，荒唐紕繆，爲弊已極，又安望其扶陰陽、挽否泰、審治亂之數，拯迷復之凶，經綸於屯始，而斡旋於蠱終，取天地已釋之擔，而肩之荷之乎？【略】吾郡二三憂天恤緯之士，起而盱之，爲之述盛軌、發隆躅，懼鼎實之弗調，則誡陳水火，慮棟橈之或折，則資集拱榱。守邊果賴於當罷，餉法要先於束矢，譬颺姚乘則以禮爲樂基，披姒圖則假貢爲征始，鑒二代則悟兵爲刑端，《采薇》、《天保》，有外內之分，《江漢》、《黍苗》，有小大之別，而總期於按劑切脈，探穴下砭，即熙明之協唱，爲板蕩之于喁，本豐美之形色，則雕繪之作永日以思，至於時王所尚，世務所急，是非得失之際，未之儀，壯瘠弱之神氣，諸君子之用心苦，而用力亦滋勤矣。陳卧子、徐闇公、用心，苟能訪求其書者蓋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絀，故曰：士無實學。積此三宋尚木才俱通敏，而學識淵宏，其測指遠，其取義章，其出謀揆慮，達國體患，故成書也難。【略】或曰：昔漢東平王求太史公書，而大臣以爲漢興之之宜，而汲汲爲救時之用。即所纂述，率取胸中成竹，而自抒寫之，豈其持初，謀臣奇策，地形阨塞在焉，不宜賜諸侯王。今此書多議兵食、論形勢，土鼓、執塗羹，古方今病之不相當乎？試閱五百卷中，條例森嚴，義類精國之大計何以示人？予曰：不然，祖宗立國，規模宏遠，先朝大臣學術醇鑿，贖而不厭，博而有要，亦在覽者深思而自得之耳。昔宋景文嘗自言：手正，非有縱橫奇詭之論也。夫王業之深淺，觀於人才之盛衰，我明既代有翊抄《文選》三過，方見佳處。洪景盧亦嘗手抄《資治通鑑》三過，始究其得失。運輔世之臣，而主上旁求俊乂，用人如江湖，則是編也，豈惟益智，其以教溫公亦曰：吾作《通鑑》，惟王勝之嘗閱終篇，自餘君子，求乞欲觀，讀未終忠哉！華亭陳子龍題。

徐孚遠《皇明經世文編序》 蓋天下有文章淹雅之家，有經術幹理之家，一帙，已欠伸思睡矣。吾願世之有志經世者，歛其才識，而一用之於學，豈惟多識畜德，爲世鉅儒，雖以阿衡、管葛自處可也，何利祿之足云。同郡馮明玠題。

陳子龍《皇明經世文編序》 古者有記事之史，有記言之史，言之要者，大都見於記事之文矣。導發其端，使知所由，條晰其緒，使知所究，非言莫詳。甚矣事之有藉於言也，而況宗臣碩彥，敷奏之章，論難之語，所謂訏謨遠猷，上以備一代之典則，下以資後世之師法，不爲之哀綴，後之君子何以考焉？此予與徐子、宋子《經世編》所由輯也。明興二百七十年，海內治平，駕周漂漢，賢才輩生，勳在竹帛，而遺文緒論，未有統彙，散於江海，蓋有三患焉：一曰朝無良史，二曰國無世家，三曰士無實學。夫金匱之藏，非遠臣所知，然有大纂修，莫不載在方冊。永樂中，命閣臣士奇等輯《名臣奏議》，蓋前代綦備矣。昭代之文，至今闕焉，章奏貯諸省中，以待纂集，幸無蠹敗，率割裂其義不足觀。又古者，大臣沒或求其遺書，副在太史，今無有也。漢之武宣，及隋唐之盛，遣使四出，懸金購書，今無有也。雖欲不散軼，安可得哉？故曰：朝無良史。六季以前無論矣，唐宋以科舉取士，而世家鼎族，相望於朝，家集宗功，藏之祖廟。今者貴仕多寒畯，公卿鮮賢胤，至有給簡冊於纍婢，易緗素於市兒者，即欲搜討，文獻微矣，故曰：國無世家。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擷華而舍實，夫保殘守缺，則訓詁之文充棟不厭，尋聲設色，則雕繪之作永日以思，至於時王所尚，世務所急，是非得失之際，未之用心，苟能訪求其書者蓋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絀，故曰：士無實學。積此三患，故成書也難。【略】或曰：昔漢東平王求太史公書，而大臣以爲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地形阨塞在焉，不宜賜諸侯王。今此書多議兵食、論形勢，土鼓、執塗羹，古方今病之不相當乎？試閱五百卷中，條例森嚴，義類精鑿，贖而不厭，博而有要，亦在覽者深思而自得之耳。昔宋景文嘗自言：手抄《文選》三過，方見佳處。洪景盧亦嘗手抄《資治通鑑》三過，始究其得失。溫公亦曰：吾作《通鑑》，惟王勝之嘗閱終篇，自餘君子，求乞欲觀，讀未終一帙，已欠伸思睡矣。吾願世之有志經世者，歛其才識，而一用之於學，豈惟多識畜德，爲世鉅儒，雖以阿衡、管葛自處可也，何利祿之足云。同郡馮明玠題。

徐孚遠《皇明經世文編序》 蓋天下有文章淹雅之家，有經術幹理之家，二者其致不同，當其執卷操筆，所趣各殊矣。余嘗聞諸長者云：新都楊文忠公、江陵張文忠公自釋褐以後，即棄去向所業文詞，盡取國朝典故誦之，手指心憶，得其條理。及其當國，沛然施之，無不如意。二公當艱難之時，而能措置安平，功業駿朗，不偶然也。今天下學士大夫無不搜討緗素，琢磨文筆，而於本朝故實，罕所措心，以故剡藻則有餘，而應務則不足。語云：高論百王，不如憲章當代。【略】余是以從陳、宋二子之後，上承郡大夫先生之旨，收緝明興以來名賢文集，與其奏疏，凡數百家，其爲書凡千餘種，取其文之關乎國事者，凡得如干卷。夫條上故事，俾我明聖光復祖烈者，輔弼大

臣之事也，辨論得失，博采所聞，以左右當事者，賢公卿之責也。余雅意所在，不欲以文士自業，然而身賤素久，無所用於世，今之所成，豈敢妄希兩文忠之事乎？蓋賤者效焉，貴者嘗焉，他日有魏弱翁其人者當國，省覽此書，以爲有裨鹽梅之用，庶幾因是推其由來，以漸窺高皇帝之淵微，或有弘益哉！或有弘益哉！華亭徐孚遠闇公氏題於華隱堂。

《千頃堂書目》卷三一　陳子龍《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八卷。

《明史・藝文志四》　陳子龍《明代經世文編》五百八卷。

歷代文紀

《鳴野山房書目》卷四　《皇霸文紀》，宣城梅禹金輯。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四・皇霸文紀》　十三卷。明梅鼎祚編。鼎祚輯《西漢文紀》，根據《史》、《漢》，故多爲典確。是編雖亦以正史爲宗，而雜書小說繁興。其時去雒京最近，故依託附會，尤較西漢爲多。至於《集古》、《金石》諸錄，《博古》、《考古》諸圖，以迨《隸釋》、《隸續》而下，搜括舊刻，爭奇炫博者，彌不一家。而西漢自五鳳磚數事以外，寥寥無多。其碑碣文詞，器物銘識，亦往往惟稱東漢。鼎祚搜羅既富，義取全收，其間眞贋互陳，異同蠭起，而訂譌正舛，亦不及《西漢文紀》之詳，固其所也。至如曹全一碑，近代始出，亦復捃摭不遺，其採輯亦云勤矣。若夫永和裴岑破呼衍王碑，遠在西域，我皇上天威耆定，儒者始睹其文。鼎祚生明季衰微之時，嘉峪關外，即爲絕域，其略而不載，固未可以爲疎漏焉。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四・西漢文紀》　二十四卷。明梅鼎祚編。鼎祚《皇霸文紀》，眞僞糅雜，頗有炫博之譏。其作是編，則一以《史記》、《漢書》爲主，而雜採他書附益之。所據爲根本者，較諸子雜言頗爲典實。故所收於傳四葉，爲目無多。何晏、王弼之徒，以莊、老清言轉相神聖，浸淫不返，遂至於南渡偏安。然觀鼎祚所編一代之文，則討論典故，崇勵風俗者，猶居其半。蓋東漢以來，老師宿儒之遺訓，越三國而猶有存焉，非鼎祚裒而輯之，不可據爲典要。然網羅繁富，周、秦以前之作，莫備於斯。蕪雜之中，菁英不乏，陸機所謂「雖榛楛之勿翦，亦蒙葺於集翠者也」。故病其濫而終取其博焉。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四・西晉文紀》　二十卷。明梅鼎祚編。西晉相傳四葉，爲目無多。何晏、王弼之徒，以莊、老清言轉相神聖，浸淫不返，遂至於南渡偏安。然觀鼎祚所編一代之文，則討論典故，崇勵風俗者，猶居其半。蓋東漢以來，老師宿儒之遺訓，越三國而猶有存焉，非鼎祚裒而輯之，不知建武以還，猶能立國者，爲禮教未殄之故也。其中多採詩賦之序，以足篇帙，特較他代爲繁，殊嫌割裂。又司馬懿以及師、昭，雖《晉書》本紀三祖

並登，而揆以史法，終乖限斷。鼎祚既通編八代之文，自宜附之魏末，使名號不舛，時代靡差。乃因仍《晉書》之失，存其帝號以冠篇，是亦失於糾正者矣。

周維新《宋文紀原序》 梁昭明之《文選》、宋(李)昉之《文苑英華》，好古者師焉。然《選》裁而略，《苑》贍而蕪。他若柳宗直之《西漢文類》，裂摘班書，亡當博物，姚鉉之《唐文粹》、呂祖謙之《宋文鑑》，銓撮頗備，文僅本朝，往古闕如。未有首黃軒，迄六代，鴻篇單簡，旁綴並苞，如今宛陵梅禹金先生《文紀》之完者也。頃承乏出守，嘗獲而寓目焉。夫其立例審，比事覈，則類史；具衆體，總羣碎，則類集。廣采冥搜，哀《選》之遺，摭集之缺，則學該。詮綜同異，區別時代，獲麟楊隋，更端唐宋，則識辨。於戲，斯謂集古之大成者耶？惜卷冊浩衍，刻本迄晉而止，宋齊而下，未傳也。維新竊有意焉。河東張公持斧按部，篤好是書，下檄版行，適與願會，乃屬禹金之子士好覆校而壽之梓。先成《宋文紀》十八卷，公琬琰之文已弁端矣，維新何敢復贊一辭。惟是公嘉惠之懿，不可以已，而因文撫世，又烏能無遺感哉。【略】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知直隸寧國府事、前戶部河南司郎中、奉命總理山西大同糧儲燕中周維新頓首拜撰。

張煊《宋文紀原序》 宣城梅禹金先生，博雅大儒也。生平撰述無慮萬卷，晚節輯《文紀》一書，肇端軒羲，下訖陳隋，旁羅二氏，計卷三百有奇，洵通人之鴻裁，文苑之鉅典矣。禹金沒，家貧不能行其書，後先好古者，嘗節次付剞劂氏。然自兩漢、西晉而止，東晉、宋、齊以下諸紀，未克盡傳。頃奉簡書，按部宛陵，讀而好之，欲亟睹其全書，以公海內。廼蠲俸屬同籍郡守周君壽之梓，先成《宋文紀》十八卷，而東晉諸紀則復屬余宣令力任之。殺青未竟，嗣弁緒言。茲以《宋紀》既竣，禹金之孫朗仲伏謁請序。乃先書其略於簡端曰：【略】揚雄云：存則人，亡則書。《文紀》傳，禹金不朽矣。即昭代斐然之業，允其在茲。余獲鋟其全書，以充輶軒秘省之求，良有厚幸焉。後之人善葆藏之，以毋忘余逮周余諸君表章之雅志哉。時崇禎十年丁丑臘月八日，賜同進士出身文林郎、巡按應天等處監察御史、晉陽張煊書於姑孰之端公堂。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四・宋文紀》 十八卷。明梅鼎祚編。鼎祚所輯一代文，多取之《梁書》、《南史》及諸家文集。故所錄不甚繁碎，考證亦頗精核。惟以後梁蕭巋退附外國之後，不與諸王同列，殊乖次序。又侯景矯詔入於簡文帝文內，亦非事實。他若梁武帝請謚答詔，不著其人，稍爲疎漏。《江淹集》作於齊代，割以入齊，《齊文紀》既已發例。何佟之之文，乃云「以上作於齊朝，以下作於梁世」，但爲分註，而全入此集，亦未免自亂其例。然較他集，終爲有條理也。梁代沿永明舊製，競事浮華，故裴子野撰《雕蟲論》以砭

其失。簡文帝《與湘東王書》曰：「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咏性情，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反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又曰：「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糠粕。裴氏乃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一代帝王，持論如是，宜其風靡波蕩，文體日趨華縟也。然古文至梁而絕，駢體乃以梁爲極盛。殘膏賸馥，沾溉無窮，唐代沿流，取材不盡。譬之晚唐、五代，其詩無非側調，而其詞乃爲正聲。寸有所長，四六既不能廢，則梁代諸家，亦未可屏斥矣。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四・陳文紀》 八卷。明梅鼎祚編。南朝六代，至陳而終，文章亦至陳而極敝。其時能自成家者，詩惟陰鏗、張見正，文則徐陵、沈炯以外，惟江總所傳稍多。而或久仕梁朝，上承異代，或晚歸隋主，尚署前銜。鼎祚兼其前後諸作，割併於陳，以足卷帙，未免朝代混淆。然鼎祚既取南北朝文通爲編次，苟闕其一代，則源流始末，有所未詳，斯亦不得已之變例也。況永明、天監，相去未遙，江左餘風，往往而在。韓、柳未出以前，王、楊之麗製，燕、許之鴻篇，多有取材於是者，亦不能以其少而廢之矣。

周鑣《北齊文紀序》 周子放居讀史三茅，友人梅朗□氏寓書曰：「先王父禹金先生《文紀》，子嘗有意焉。」比徼天幸莆余賡之先生尹子邑而辱嘉惠也。【略】先生歷代文紀，篋藏廿餘年，張、陸之契，迺在余侯，較之揚、馬，不先時而厚幸哉。余侯經術飾治，甫及下車，首揚先哲，表遺文，禮名士，弦誦日作，聲蒸蒸起江以南，單父浚儀，以是知其選。已往予過朗三之廬，習其曾王父宛谿大夫，嘉靖中爲給諫，有直聲，忤相嵩，出守紹興，私淑文成，用理學顯。然則先生淵源所由來遠矣。予游朗三父子兄弟間，斌斌質有其文。朗三績學工古，有當世志，嘗語予，願假二紀，更端唐宋，以續先生之遺。予壯其志，數慫臾之。嗟虖！天壤間所稱不朽，唯是名節文章而已。士有一不出此，雖冠劍劍衣襜襜，吾懼其立而腐諸。余侯博物大雅君子也，庶其不河漢虖余言，於是乎書。崇禎戊寅秋分日，華陽周鑣序。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四・北齊文紀》 三卷。明梅鼎祚編。北齊著作，邢、魏居首，其餘零篇短札，取備卷帙而已。所採自正史以來，不過《文苑英華》、《藝文類聚》、《通鑑》諸書。蓋流傳本少，搜輯爲難，非其網羅之未備也。其首列高歡、高澄，亦同西晉之編，濫登三祖。他如侯景報高澄書，史明言王偉，文宣卽位告天文，史明言魏收。天保元年大赦詔，《藝文類聚》明言邢邵。而不歸操筆之人，竟冒署其所代，覈以事實，亦未睹其安。又《顏氏家訓》，各自爲書，史志相沿著錄。設使全文載入，已於體例有乖。乃僅錄其《敘致》一篇，而一篇之中，又僅錄其首四、五行，豈非以篇頁無多，忽而不檢，致是疎漏歟。考崇禎戊寅周鑣序，鼎祚所輯《文紀》，自東晉以下，皆鼎祚沒後所刻。蓋中多草創之稿，其後人未盡是正，因而刊之，亦非盡鼎祚之失也。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四・後周文紀》 八卷。明梅鼎祚編。南朝六代，東晉之名，所以別於西，南齊之名，所以別於北。若周則豐鎬舊京，年祀綿遠，中原江左，別無國號相同。盧思道作《興亡論》，題曰後周，殊爲無義。故令狐德棻所撰國史，但曰《周書》。鼎祚仍以後題，未免失於刊正。所錄宇文氏一代之文，不過八卷，而庾信一人乃居五卷。次則王褒撰著尚十八篇。使非借才異國，其寂寥更甚於高齊。然宇文泰爲丞相時，干戈擾攘之中，實獨能尊崇儒術，釐正文體。大統五年正月置行臺學，十一月命周惠達、唐瑾制禮樂。大統十一年六月，患晉氏以來文章浮華，命蘇綽作《大誥》，宣示羣臣，仍命自今文章，咸依此體。今觀其一代詔敕，大抵溫醇雅令，有漢、魏之遺風。卽間有稍雜俳偶者，亦摛詞典重，無齊、梁綺豔之習。他如《庾信集》中《春賦》、《鐙賦》之類，大抵在梁舊作，其入北以後諸篇，亦皆華實相扶，風骨不乏。故杜甫有「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語。豈非黜雕尚樸，導之者有漸歟。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六朝靡麗之風，極而將返，實至周而一小振，未可以流傳之寡而忽之也。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四・隋文紀》 八卷。明梅鼎祚編。隋氏混一南北，凡齊、周之故老，梁、陳之舊臣，咸薈粹一朝，成文章之總匯，而人沿舊習，風尚各殊。故著作之林，不名一格，四十餘載，竟不能自爲體裁。又

世傳小說，唐代爲多，而仁壽大業，去唐最近，遺篇瑣語，眞贋相參，不能無所附會。故鼎祚所錄，此集又最糅雜。其中如《隋遺錄》、《開河記》、《迷樓記》、《海山記》、《大業拾遺記》，皆出依託，而王度《古鏡記》尤爲迂怪不經。又如《甲秀堂帖》載煬帝跋曹子建墨跡，唐以來收藏賞鑒皆所未聞。詞旨凡庸，顯出近代，而一概闌入，未免失於鑒裁。至於唐高祖、太宗、褚亮、李靖、陳叔達、溫大雅、魏徵諸人，不繫於隋，無煩擬議。乃以其文作於隋末，遂爾兼收。而李德林代靜帝之詔作於周時，顏之推請考樂之奏上於梁代，前則文隨人編，後則人隨文列。揆以斷限，厥列安居。若文帝《復姓令》之誤採史文，李德林之《修定五體詔》題爲文帝，祖君彥之《移郡縣書》、《與袁子幹書》，魏徵《與郇王慶書》，皆題爲李密，孔德紹《遺秦王書》題爲竇建德，以及《罪蜀王秀文》已見一卷，復見二卷，戴逵《皇太子箴》已見五卷，復見七卷，又諸集之通病，不在所論矣。八卷之末，載梁神淸等十二人。蓋鼎祚文紀以此集爲終，神淸等時代未詳，故統附於此。合觀所錄，雖牴牾罅漏，卷卷有之，然上起古初，下窮八代，旁搜博採，薈合成編，使唐以前之文章，源委相承，粲然可考。斯實藝苑之大觀，其功亦不爲過掩矣。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四・釋文紀》 四十五卷。明梅鼎祚編。是書成於崇禎辛未，裒輯歷代名僧之文，以及諸家之文爲釋氏而作者。冠以經典所譯西域梵書一卷，溯其源也。二卷以迄四十三卷，爲東漢至陳、隋之作。四十四卷、四十五卷則無名氏、時代者，然皆唐以前人所著也。採摭極爲繁富。每人名之下，各註爵里。每篇題之下，各註事實。亦頗便檢閱。其中如王少《頭陀寺碑》載在《文選》，人人習讀，而搜遠略近，失之眉睫之前。又如智永《題右軍樂毅論後》與《月儀獻歲帖》，其人雖釋氏之徒，而其文實不爲釋氏作。一概收之，亦嫌泛濫，皆不免於小疵。然六代以前之異學，則已斑斑然矣。又其時文士競以藻麗相高，即緇流亦具有詞采。故大抵吐屬嫻雅，論說亦皆根據經典，尤不類唐以後諸方語錄，徒以俚語掉弄機鋒。即論其文章，亦不失爲斐然可觀也。

《千頃堂書目》卷三一　梅鼎祚《皇霸文紀》十三卷，又《西漢文紀》二十卷，又《東漢文紀》二十卷，又《三國文紀》□□卷，又《宋文紀》十八卷，又《齊文紀》□□卷，又《梁文紀》□□卷，又《陳文紀》四卷，又《後魏文紀》□□卷，又《北齊後周文紀》□□卷，又《隋文紀》□□卷，又《釋文紀》十五卷。

光緒《宣城縣志》卷三五　《皇霸文紀》、《兩漢文紀》、《三國文紀》、《西晉文紀》、《東晉文紀》、《宋文紀》、《梁文紀》、《陳文紀》、《後魏文紀》、《隋文紀》、《南齊文紀》、《北齊後周文紀》、《釋文紀》、《古樂苑》、《書記洞詮》、《青泥蓮花記》、《宛雅》(俱見《四庫全書目錄》)、《唐樂苑》、《女士集》、《予寧草》、《李杜詩鈔》、《梅禹金全集》二十卷。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集部》 《古樂苑》五十三卷，明梅鼎祚編，明刊。又：《皇霸文紀》十三卷，明原刊。又：《西漢文紀》二十卷，明刊。又：《東漢文紀》三十三卷，明刊。又：《西晉文紀》二十卷，明刊，前有《三國文紀》。又：《宋文紀》十八卷，明刊。又：《南齊文紀》二十卷。又：《梁文紀》十四卷，明刊。又：《陳文紀》八卷，明刊。又：《北齊文紀》三卷，明刊。又：《後周文紀》八卷，明刊。又：《隋文紀》八卷，明刊。又：《釋文紀》四十五卷，明刊。

《安徽通志・藝文考稿・集部三〇・總集類一・歷代文紀》 二百四十八卷。明梅鼎祚輯。

《八千卷樓書目・集部・總集類》 《古樂苑》五十二卷，明梅鼎祚編，刊本。又：《古樂苑衍錄》四卷，明梅鼎祚編，刊本。又：《西漢文紀》二十三卷，明梅鼎祚編，刊本。又：《東漢文紀》三十二卷，明梅鼎祚編，刊本。又：《西晉文紀》二十卷，明梅鼎祚編，刊本。又：《宋文紀》十八卷，明梅鼎祚編，刊本。又：《南齊文紀》十卷，明梅鼎祚編，刊本。又：《梁文紀》十四卷，明梅鼎祚編，刊本。又：《陳文紀》八卷，明梅鼎祚編，刊本。又：《後周文紀》八卷，明梅鼎祚編，刊本。又：《隋文紀》八卷，明梅鼎祚編，刊本。又：《釋文紀》四十五卷，明梅鼎祚編，刊本。又：《書紀洞詮》一百十六卷，明梅鼎祚編，明刊本。又：《漢魏詩乘》二十卷，明梅鼎祚編，明刊本。又：《六朝詩乘》二十五卷，明梅鼎祚編，明刊本。

古文奇賞

陳仁錫《初集古文奇賞自序》 郭參軍曰：疏其壅閼，闢其茀蕪，領其玄致，標其洞涉，庶逸文不墜於世，奇言不絕於今。愚非其人也。間嘗折衷往古，有一代大作手，有一代持世之文，有一代榮世之文，各標而出之。嗟嗟，大作手不數，苟不能以文持世也，且勿辱乎哉？【略】是集也，首屈大夫，所謂大作手亦可以知矣。萬曆戊午孟冬日題。

又《二集古文奇賞自序》 文章有殺生而無奇正。殺生奇也，奇外無正。文兵也，兵禮也，始《武經》，繼《戴禮》，終《文苑英華》以此。【略】或謂茲選止於唐之《英華》千卷，何也？夫唐詩不盡佳，而唐以後無詩，唐文多直少曲，而唐以後亦無文。昔有夢見龍者，劉子作文嘲之，豈非嘗見畫工者屈其脊，拏其爪，施甲鬣雲氣於身者邪？是夢畫也。先輩有好鑄佛者，鑄罷輒毀，三年不就。工將去，童子詒之曰：得無似人面乎？其人大悟，一夕而佛容成。故唐之文猶似人面也。然《英華》一書大奇，有學士家廣之至萬卷，更奇。予將續出宋文，生氣太多，能活而不能殺，其根易爛，勢不得不爲元之詞曲，而文統絕。王、歐、老泉、子瞻文非不佳，亦如王、唐、瞿、薛以時文雄特而已。國初，方、宋、解、劉諸公及王文成、楊文襄輩，直達胸臆，不求其工，大抵過直過莊，猶有唐人之遺。是以文心鬱蒸，戰勳亦不乏。其後才子成羣，著書盈橐，有一篇不模擬否？有一段不帶恢諧嘲笑而其文得工否？故文曰萎薾，武曰弛廢。【略】天啓辛酉長至日書。

又《三集古文奇賞自序》 館中前輩舊有《古文類》一書，盈數百卷，大率倣《英華》而廣之。偶得之故家，各從其類，刪成一書。【略】竊笑世途無所不從其類，刪成一書。分類尤爲瑣碎。其《明文奇賞》，自宋濂、楊維楨以至陳勳、王衡，凡一百八十餘人。去取亦多未審。蓋務博而不精，好分流品而無緒，悉不免冗雜之失云。

又《四續古文奇賞自序》 文有二病，在好貨，在好色。【略】俗稱一篇好文字，送歸泉下，文章好色之過也。不寧惟是，自唐以來，輓戰卒有文，愚黔首有疏，又不知送陣亡幾篇，送飢民幾篇，文章好色之過也。國風好色而範於雅頌，文章好色之防也。文無浮豔之色，擇必精，語必詳，則奇矣。噫，吾欲見賤多賤色眞實讀書者，而與之品文也，且與之品人也。天啓乙丑中秋日序。

《千頃堂書目》卷三一 陳仁錫《古文奇賞》二十二卷、《續古文奇賞》二十四卷、《三續古文奇賞》二十六卷、《四續古文奇賞》五十三卷、《明文奇賞》四十卷、《古文奇賞彙編》二百三十六卷、《續補文選纂注》十二卷。

《明史・藝文志四》 陳仁錫《古文奇賞》二十二卷、《續》二十四卷、《三續》二十六卷、《四續》五十三卷、《明文奇賞》四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三・古文奇賞二十二卷續奇賞二十六卷明文奇賞四十卷》 明陳仁錫編。仁錫有《繫詞十篇書》，已著錄。是書初集，自屈平《離騷》至南宋文天祥、王炎午，依時代編次，前有萬曆戊午自序，謂折衷往古，有一代大作手，有一代持世之文，有一代榮世之文。其目錄內即以此三者或標註人名之下，或標註篇題之旁。而於漢文中又各分類標題。或以人爲類，則分天子、侯王、郡守相、皇太子、藩國、將帥、邊塞、學者。或以事爲類，則分應制、薦舉、彈駁、乞休、理財、議禮、災異、籌邊、議律、頌冤、治河、策士、奏記。其最異者，又別立一代超絕學者，一代超絕才子之目。自漢以後，又改此例，仍以時代爲序。體例殊爲龐雜。其續集序稱，文章有殺生而無奇正。殺生奇也，奇外無正。文，兵也。兵，禮也。始《武經》，繼《戴禮》，終《文苑英華》以此。蓋武事之不張，由文心之不足云云。其議論紕繆，編次亦甚不倫。其三續則題曰《廣文苑英華》。序稱舊有《古文類》一書，盈數百卷，大率倣《英華》而廣之。偶得之故家，各從其類，刪成一書。分類尤爲瑣碎。其《明文奇賞》，自宋濂、楊維楨以至陳勳、王衡，凡一百八十餘人。去取亦多未審。蓋務博而不精，好分流品而無

媚幽閣文娛

陳繼儒《媚幽閣文娛初集敘》 往丁卯前，璫網告密，余謂董思翁云：「吾與公此時不願爲文昌，但願爲天聾地啞，庶幾免於今之世矣。」鄭超宗聞而笑曰：「閉門謝客，但以文自娛，庸何傷？近年緣讀禮之暇，搜討時賢雜作小品而題評之，皆芽甲一新，精彩八面，有法外法，味外味，韻外韻，麗典新聲，絡繹奔會，似亦隆萬以來氣候秀擢之一會也。」往弇州公代興，雷轟霆鞫，後生輩重趼而從者，幾類西崑之宗李義山、江右之宗黃魯直。楚之袁氏思出而變之，欲以漢幟易趙幟，而人不盡服也。然新陳相變，作者或孤出，或四起，神鷹掣韝而擘九霄，天馬脫轡而馳萬里，即使弇州公見之，亦將感得氣之先，發起予之歎。白樂天有云：天下無正聲，悅耳即爲娛。豈是之謂耶？【略】眉道人陳繼儒書於硯廬中。

又《媚幽閣文娛二集敘》 我友超宗以經世之學爲樂志之資，接引春風，醇醪不覺，而又主持騷雅，欲就文章一道，渡迷津而回苦海，先樂後憂，意致超然，未易涯涘也。昔年嘗以《文娛》一帙示余，皆海內名碩之作，抒寫胸懷，而超宗重爲揚搉，直欲據文選之樓，而奪小山之席，意殊快也。余老人得之，亟欲自娛，惟恐爲人攫去，珍之不釋。今年春，余友龍友更持二編來，讀未數篇，惠風和暢，雲霞頓興，文章之光華，不獨娛人，而能使天日晴美，烟消霧釋，眞神物也。龍友謂：茲超宗所取《文娛》二集，而屬余一言月旦。余老人，久受其蔭，向以自怡，今正欲公之海內，天下寶與天下共之耳，即傳示同席，能舉其詞者罰不能舉其詞者，能徵其義者罰不能徵其義者，無不擊節嘆賞，誦讀如流，始信文之娛人不淺也。余固樂而記之。崇禎己卯春三月，八十二翁陳繼儒書於神清之室。

鄭元勳《媚幽閣文娛初集自序》 予少時好妙賞文，惟此專嗜，進以沉博大章，心非不敬，如對端方之士，冕冠鐵面，愛不敵畏矣。丁卯秋，失怙以來，形神放廢，並是文困瓊粒，亦稊稗棄之不惜，抱影銜思，忽忽不知所屬，偶於數見不鮮之外，采新獲秘，令我初覽陶縱竟讀笑啼，不啻飲神漿聆天樂於渴且倦之時也。

又《媚幽閣文娛二集自序》 余初集哀舉目前之文，而二集復踵其後，不更凌而上之。蓋以師古者師其美，非師其年也，師其文焯焯翹翹，益人意智，斯收之，於前後乎何分？若夫所收者多名理經濟節烈之言，即游覽諧謔，不失肅括，似於娛之義戾，而余之所謂娛者，實存乎此也。夫人無所用於世，即自命超然絕俗，皆矯耳。故漢之仙隱，吾取留侯而不取赤松子。三國名士，吾取諸葛君而不取孔北海。晉之風流，吾取羊謝兩太傅，而不取竹林諸賢。唐之騷雅，吾亦取鄴侯衛公，以爲不遜李杜。其於考論文詞，亦若是焉則已矣。司馬長卿作賦，窮極淫麗，歸本諷諭，奢始而儉終，藹然將其匡救之意。余小子伏在草莽，獨無寄托乎？【略】崇禎己卯九日，古揚鄭元勳書於影園之玉勾草堂。

又《媚幽閣文娛自序》 昔人放浪之際，每著文章自娛，余愧不能著，聊借是以收其放廢，則亦宜以娛名。戊辰冬，過雲間私視眉公，先生若有甚獲其心者，愛而欲傳，援牘爲序曰：人之娛此，當有什伯於子之自娛者。神漿天樂，而子是私之，毋乃不祥乎？余弟然其言，乃次第訂梓，閱二歲，庚午初夏工始竣。廣陵鄭元勳識於靈谷萬松下。

唐顯悅《媚幽閣文娛初集敘》 超宗之言曰：小品一派盛於昭代，幅短而神遙，墨希而旨永。野鶴孤唳，羣雞禁聲，寒瓊獨朵，衆卉避色。是以一字可師，三語可掾，與於斯文，樂曷其極。唐子曰：洵如是也。飛燕輕盈，仙乎仙乎。太眞體艷，妙在阿堵。百尺竿頭，和盤托出矣。昭明而後，嗣之其誰，請於超宗此選卜之。古閩唐顯悅題，黃海李永昌書。

鄭元化《媚幽閣文娛初集跋》 昔殷仲文愛誦小品，日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辯之甚矣。幽滯者之不可與言小品也。故覽是集者，宜通人達士，逸客名流，猶必山寮水榭之間，良辰奇懷之際，蕪香品泉，臥花謂月，則憂可釋，倦可起，煩悶可滌可排，若僅置之寒檀措大間，以當攢眉咿唔之一，洵不足報五經四書之效也。然豈可爲茲集咎耶？庚午清和月，暇園主人元化書。

俞彥《媚幽閣文娛二集序》 鄭超宗氏漁獵百家，驅命萬品，盱衡藝苑，操郢評林，謂刪述昉於宣尼，選削備於梁統，唐人諸目，不出四聲，迨乎正宗，祗供端冕。嚮於讀禮之暇，輯有《文娛》一帙，擷取雜物，人盡譽髦，名

類蕙蘇，義蠲憂忿，固已寸楮而鏡千秋，不脛而馳四裔矣。【略】昔者孝穆玉臺，體崇鄮澤，近則眉公品外，語帶烟霞。然人均往哲，義絕來茲，泗海而鮫淚易盈，嗣響則鯨撞弗繼，未若徵人以世，徵文以人，執耳頻睹夫代興，小子不文，謬承獎飾，屬以集序，三覆終篇，愧匪棣華，並叨葑采，嘉命莫違，竭才從事。嗟乎！鴟鵂不能見丘山，井蛙惡足以語於海哉！公自有序，傳火不虞其薪盡，縣之通邑，副在名山，豈一再之爲煩，將十百而未艾，俾茲宜捨旃。萬曆三年歲在乙亥杪秋重陽日，賜進士第、天官、司勳大夫、敕青鳳片羽，恆長價於鷄林，玄狐衆腋，永艷稱於狗盜。崇禎己卯中秋，爰爰居士俞彥譔。

皇明文範

張時徹《皇明文範自序》 余既輯《皇明文苑》成，間以視客，客曰：富哉！衆體備矣，攬掇勤矣，章昭代之人文，標作者之堂奧，其庶幾乎！余曰：胡然哉！苑之名也者，言無所不蓄也，蓋以備采擷弋獵之用也，【略】爰覆加評騭，稍爲汰黜，蹖籃不錄，靡濫不錄，無當於事不錄，無根於理不錄，無關於風刺不錄，摘其尤異者若干篇，題之曰《皇明文範》云。夫範者，以範範金也，文而云範，何以範？範文也。【略】余於國朝之文，蓋銓綜者積祀焉，其始也，十而取六七焉；其繼也，十而取四五焉；又其繼也，十而取二三焉。迄今存者，裁十之一二耳！間有宗工學士揚鑣藝林，乃余未及遘見，亦或采其浮華而遺其粹美，則限於疆域之殊渺，蔽於藻鑑之冥昏，非妄有所昂抑也。【略】皇明隆慶己巳夏六月朔，明州張時徹序。

皇甫汸《皇明文範序》 明州大司馬張公，才妙冠齡，學優綺歲，晚謝樞筦，日綜綈緗，覃平子之玄思，媲茂先之博物，窮搜百家，研味群籍，始輯《文苑》，泛存其體，猶說苑墳圃，靡所不蓄也；再彙《文範》，約采其精，猶法言之模範，謂可式也，犧翼之範圍，罔可踰也，將與梁蕭並傳云。余讀司馬傳，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公才稱不器，識足通方，歷試藩臬，馴躋臺省；學政刑名，隨施皆裕，甲兵錢穀，每事有經；惠流三楚，化偃八閩，不以魯近而政隆，不以滇遠而法弛；撫綏西蜀，值番寇叛亂，公爲式遏，玉壘有保障之功；參贊南畿，適倭夷搆釁，公爲坐鎮，金陵賴保釐之績；豈但文章華國、翰墨垂聲者哉！然才高見忌，行潔興讒，遂解本兵，爰返初服，賀監

皇明文徵

何喬遠《皇明文徵自序》 明興二百七十餘年矣，列聖之所垂訓，賢士大夫之所稱說，皆可以軒天地，而渙散不收，即前輩有收而時日久遠，於今在天地間者，又日新而月盛矣。遠山居有年，過不自量，擇其詞之雅馴而近古者，彙爲一部，以卷計者七十有奇，而國家之施設建立，賢士大夫之經營論著，具悉其中，下及於方外閨秀外夷之作，無不兼採並錄，所以示明德之大，明文之盛，足以昭布於無窮。所恨僻居一隅，見聞有限，未能盡窺海內之大全，尚望博雅君子補我未備云。崇禎四年春仲晉江何喬遠序。

韓如璜《皇明文徵序》 《皇明文徵》者，吾師少司空何公所以黼黻熙朝者也。【略】先生處則洙泗，出則禹皋，本其所以爲人者，而聲之爲文，復本其所以爲文者，而衷之爲選。故其選也，名理鉅論以扶其質，貫串淵塞以攄其文，遂使秦漢讓精醇，六朝讓典則，唐讓實而宋讓華，而大明之文章，炳焉

與三代同風，其所以黼黻熙朝，豈不休乎有烈光哉！故吾恆言：先生所選文，直比尼父之述書，所選詩，直比尼父之刪三百，而所以徵皇明也，直比尼父之從周，從周之文，文之所以在茲也。先生間亦貽璜以詩曰：禹皐洙泗，含靈文，吾子於此探清芬。吾師徒聚樂，動以禹皐洙泗相勸勉，而士林想望《文徵》之出，往往窺之文字之間。吾爲此懼滋甚。夫《文徵》猶願學洙泗之一斑也。先生爲一家之言，則有諸集，爲一鄉之言，則有《閩書》，爲一朝之言，則有《文徵》，又有明書曰《名山藏》，分紀傳編年二體，皆久處鏡山時所學於洙泗者。今諸集《閩書》咸壽諸梓矣。《春秋》之作，游夏不能措一辭，《名山藏》是也，刪述之餘，序之以卜商，說之以端木，吾於《文徵》竭駑焉。【略】

崇禎三年歲在庚午臘有八日，羅浮門人韓如璜謹序。

靳於中《皇明文徵序》　溫陵何穉孝先生，選《文徵》成，舁以示余。【略】竊窺何先生微旨，不徒作文字觀。試展韵語二十二卷，文筆五十二卷，三百年來大典禮、大建置、大議論、大匡拂，以至賢奸之進退，利弊之興革，治亂之倚伏，邊防吏治之得失，兵甲器械刑名錢賦之瑣細，靡不犁然具備。論史之前。編次糅雜，頗爲後人所譏。考閻若璩《潛邱劄記》，辨此書體例，象緯則天官，臚山川則地志，談風俗形勝則平準河渠，而名德高行儒林文苑謂必非黃先生所編，乃其子主一所爲。若璩嘗游宗羲之門，其說當爲可據。循良節俠山林方伎之士，無不賅也，無不晰也。勒爲碑版，即世家列傳之分蓋晚年未定之本也。明代文章，自何、李盛行，天下相率爲沿襲剽竊之學，門，播爲聲歌，具頌嫩刺回之奧義。蓋先生抱良史才，起家含香之署，淡於校、書院爲二，或叙文苑於儒林之上，或列論文、論詩於講學、議禮、議樂、炎進，雖階陟清華，志抗雲壑，三十餘年，著書滿架。最後復成茲選，俾天下及於方外閨秀，無不兼收並錄。」然其稍傷冗濫，亦由於此。其附時藝數篇，則《宋文鑑》例也。

明文海附《明文案》《明文授讀》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五・明文海》　四百八十二卷。國朝黃宗羲編。宗羲有《易學象數論》，已著錄。宗羲於康熙乙卯以前，嘗選《明文案》二百卷，既復得崑山徐氏所藏明人文集，因更輯成是編。分體二十有八，每體之中，又各爲子目。賦之目至十有六，序之目至五，記之目至二十有七，傳之目至二十，墓文之目至十有三。分類殊爲繁碎，又頗錯互不倫。如議已別立一門，而奏疏內復出此體。既立諸體文一門，而卻巧、瘞筆、放雀諸篇復別爲一類，而止目爲文，尤爲無謂。他若書序、傳記諸門，或析學遠有《閩書》，已著錄。是集以明代詩文分體編次，各體之中又復分類，自洪武迄崇禎初年。自序云：「國家之施設建立，士大夫之經營論著，悉具其中。下及於方外閨秀，無不兼收並錄。」然其稍傷冗濫，亦由於此。其附時藝數篇，則《宋文鑑》例也。

黃宗羲《明文案序》上　余自戊申以來，即爲明文之選，中間作輟不一，然於諸家文集，搜擇亦已過半。至乙卯七月，《文案》成二百七卷，而嘆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於時風衆勢之中，而巨子嘵嘵之口舌，適足以爲其華陰之赤土。崇禎之盛，王李之珠槃已墜，邾莒不朝，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蔽，反得以理既往之緒言，此三盛之由也。某嘗標其中十人爲甲案，然較之唐之韓、杜，宋之歐、蘇，

金之遺山，元之牧庵、道園，尙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杜、歐、蘇、遺山、牧庵、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杜、歐、蘇、遺山、牧庵、道園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議者以震川爲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敘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間或闌入，較之宋景濂尙不能及，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爲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前代古人之選，《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爲最著，《文選》主於修辭，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霸格；弇洲之襲史，似有分類套括，逢題塡寫；大復習氣最寡，惜乎未竟其學；滄溟孤行，則孫樵、劉蛻之輿臺耳。四子所造不同途，其好爲議論則一，姑借大言以弔詭，奈何世之耳目易欺也。鄧人君房、緯眞學四子之學者也，君房之學成，其文遂無一首可觀，緯眞自歉無深湛之思，學之不成，而其文反能過於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轍，惟視其一往情深，從而捃摭之，鉅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句以幽遠見收，古今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街談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遊女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人也。試觀三百年來，集之行世藏家者，不下千家，每家少者數卷，多者至於百卷，其間豈無一二情至之語，而埋沒於應酬訛雜之內，堆積几案，何人發現，卽視之，而陳言一律，旋復棄去。向使滌其雷同，至情孤露，不異援溺人而出之也。有某茲選，彼千家之文集龐然無物，卽盡投之水火不爲過矣，由是而念古人之文，其受溺者何限，能不爲之慨然。

又下　有明文章正宗，蓋未嘗一日而亡也。自宋、方後東里、春雨繼之，一時廟堂之上，皆質有其文，景泰、天順稍衰，成宏之際，西涯雄長於北，匏庵、震澤發明於南，從之者多有師承。正德間，餘姚之醇正、南城之精鍊掩絕前作。至嘉靖而崑山、毘陵、晉江者起，講究不遺餘力，大洲、浚谷相與犄角，號爲極盛。萬曆以後又稍衰，然江夏、福清、秣陵、荆石，未嘗失先民之矩矱也。崇禎時，崑山之遺澤未泯，婁子柔、唐叔達、錢牧齋、顧仲恭、張元長皆能拾其墜緒，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閩中曾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石齋以理數潤澤其間，計一代之製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學力爲淺深，其大旨罔有不同，顧無俟於更絃易轍也。自空同出，突如以起衰救弊爲己任，汝南何大復友而應之，其說大行。夫唐承徐庾之汩沒，故昌黎以六經之文變之，宋承西崑之陷溺，故廬陵以昌黎之文變之，當空同之時，韓歐之

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矯爲秦漢之說，憑陵韓歐，是以旁出唐子，竄居正統，適以衰之弊之也。其後王李嗣興，持論益甚，招徠天下，靡然而爲黃茅白葦之習，曰古文之法亡於韓。又曰：不讀唐以後書。則古今之書去其三之二矣。又曰：視古修辭，寧失諸理。六經所言惟理，抑亦可以盡去乎？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霧而死者，大概便其不學耳。雖然，今之言四子者，目爲一途，其實不然。空同沿襲左史，襲史者斷續傷氣，襲左者方板傷格；弇洲之襲史，似有分類套括，逢題塡寫；大復習氣最寡，惜乎未竟其學；滄溟孤行，則孫樵、劉蛻之輿臺耳。四子所造不同途，其好爲議論則一，姑借大言以弔詭，奈何世之耳目易欺也。鄧人君房、緯眞學四子之學者也，君房之學成，其文遂無一首可觀，緯眞自歉無深湛之思，學之不成，而其文反能過於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轍，惟視其一往情深，從而捃摭之，鉅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句以幽遠見收，古今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街談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遊女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人也。試觀三百年來，集之行世藏家者，不下千家，每家少者數卷，多者至於百卷，其間豈無一二情至之語，而埋沒於應酬訛雜之內，堆積几案，何人發現，卽視之，而陳言一律，旋復棄去。向使滌其雷同，至情孤露，不異援溺人而出之也。有某茲選，彼千家之文集龐然無物，卽盡投之水火不爲過矣，由是而念古人之文，其受溺者何限，能不爲之慨然。

又下　有明文章正宗，蓋未嘗一日而亡也。自宋、方後東里、春雨繼之，一時廟堂之上，皆質有其文，景泰、天順稍衰，成宏之際，西涯雄長於北，匏庵、震澤發明於南，從之者多有師承。正德間，餘姚之醇正、南城之精鍊掩絕前作。至嘉靖而崑山、毘陵、晉江者起，講究不遺餘力，大洲、浚谷相與犄角，號爲極盛。萬曆以後又稍衰，然江夏、福清、秣陵、荆石，未嘗失先民之矩矱也。崇禎時，崑山之遺澤未泯，婁子柔、唐叔達、錢牧齋、顧仲恭、張元長皆能拾其墜緒，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閩中曾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石齋以理數潤澤其間，計一代之製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學力爲淺深，其大旨罔有不同，顧無俟於更絃易轍也。自空同出，突如以起衰救弊爲己任，汝南何大復友而應之，其說大行。夫唐承徐庾之汩沒，故昌黎以六經之文變之，宋承西崑之陷溺，故廬陵以昌黎之文變之，當空同之時，韓歐之

黃百家《明文授讀序》　先夫子自戊申歲取家所藏有明文集約五六千本，擷其精華，至乙卯歲成《明文案》二百一十七卷。庚申歲，蒙今上有遺獻之徵，既以老病不能赴，又奉特旨，凡黃某所有著述，有資明史者，著該地方官鈔錄來京，宣付史館，於是藩司毅可李公，俾胥吏數十人繕寫，不孝入署較勘，而《文案》亦在其中。丁卯歲不孝入都門，故相國立齋先生監修《明史》，以史志數種見委。簡閱史館中書，此《文案》固在也。未幾，不孝以思親告歸，先生許以在家纂輯。己巳書成，先生復招不孝入都，再至史館，已不見所謂《文案》，蓋有潛竊之而去者矣。不孝思此本頗爲海內傳鈔，此間之有無略不置意中。逮後先夫子究以有明作者林林，歉於未盡，親至玉峯，搜假司寇健庵先生傳是樓明集，得《文案》以外所未有者，又如我家藏之數，汗數牛而歸，綴以紅楮，第其甲乙，復還玉峯。宮詹果亭先生命諸佐史繭指錄出，親正豕魚，以寄先夫子。於是復合《文案》而廣之，又有《明文海》之選，爲卷凡四百八十，爲本百有二十，而後明文始備。先夫子嘗謂不孝曰：「唐《文苑英華》百本，有明作者軼於有唐，非此不足存一代之書。顧讀本不須如許，我爲擇其尤者若干篇，授汝讀之。」於是更有《授讀》一書。未幾，《文案》爲潛竊之人掩爲己有，易名行世。或有訝而來告者曰：「是人也，亦嘗受業於夫子之門人，得

毋類蜂門乎？」不孝曰：「子言亦不倫矣。蜂門盡羿之道而殺羿。是人也，腹儉詩書，行多未檢，頗大不類於乃師，烏得與蜂門比乎？且先夫子之爲是選也，亦不過欲表揚一代之文人，嘉惠後日之學者，奚必詡功自己出。苟有傳刻是書者，亦卽先夫子之志也。特嫌其不悉依原本，稍加竄易，點金成鐵耳。嗟乎，以先夫子之生平，繼孝閔曾，闡學濂洛，文章則平揖廬陵，節義則追踪孤竹，卽無明文之選，何嘗有損於毫末？況廣而《文海》，精而《授讀》，明文之選自在也，卽百蜂門烏得而殺之？子言不倫矣。」既而山陽戴子唯一、戴子西洮屢以書來，索刻《授讀》，不孝遲遲未應。或又訝曰：「夫子之學公而溥，子豈秘所異聞乎？」不孝曰：「惡，是何言也！夫所謂《授讀》者，先夫子自延平寓書，亦諄之以序言爲己任。兩夫子皆先生高弟，其足以發明先子憐不孝有志學文，賦性鈍魯，不能博記，故爲是簡捷者而授之讀也。今不孝方讀禮山中，實未遑潛心熟玩，於是先夫子之爲是書，因不孝而授之讀。不孝之受是書，乃不自讀而授人讀，敢乎哉？況先夫子之精神在《文海》之選，豈有餘蘊乎？至於先生明文之選，權輿於《文案》在其中，《授讀》在其中。不刻《授讀》，天下有思《文海》而刻之者，一刻《授讀》，吾恐讀明文者得少而止，不且《授讀》爲《文海》累乎？」張子有斯曰：「不然。刻《授讀》者正刻《文海》之先驅也。而不見夫歌者乎？有善歌於此，不聆其音，卽遏雲振木，未必關懷。既聆其音矣，既善其歌矣，寧有僅聞發皓齒之數聲，便能已已，而不欲其終闋者？故由夫不說學之人，則彼於今《授讀》之文，雖半未見於《文案》，其大旨有外於選《文案》者乎？卽以先生《授讀》未必不嫌以爲多。將由夫博雅之君子，睹一斑而慕變豹，嘗一臠而思全脏，未有不因見《授讀》而並思見《文海》者矣。子亟刻諸。」萬子貞一曰：「有斯之言是也。合有明數千家之集而成《文海》，平情而談，舍夫子而外，孰有緣再能聚數千家之集於一家，而又得勤力鉅眼如夫子者而爲之遴拔乎！則此《文海》，夫子目光心血之所存，有明三百年文士英靈之所寄也。子如不亟圖所以刻而傳之，脫有不虞，子之罪大矣！子其可無先刻《授讀》，以爲刻《文海》地乎？」不孝瞿然曰：「是則然矣。獨是長淮隔此三千里，而是書爲先夫子手澤原本，別無副貳，可奈何？」有斯曰：「爾不敢以夫子之書輕遠出。我去子居若此其近，而我兄弟亦嘗及夫子之門，爲任刻之，何如？」不孝拜手曰：「固所願也。」於是遂徹讀禮之功，另詮一目，並搜先夫子所書各集評語，掇載篇後，間附注以不孝私記，以爲讀書知人之助云。康熙戊寅年男百家百拜謹述。

張錫琨《明文授讀序》 余刻梨洲黃先生《明文授讀》既成，主一謂余曰：「子可無一言以爲序乎？」余謂：「刻書之有序，將以言其書之足以信今而傳後也。若先生之書，當世仰之如泰山北斗，珍之如楚璧隋珠，固不待序言而始信始傳也，況已得宮詹果亭徐公、郡司馬雁堂靳公爲之序。徐公之序，謂藏明集，復得《文案》所未備者三百餘家。先生驚喜過望，侵晨徹夜，拔粹摭尤，余亦手鈔目勘，遙爲勷理。於是增益《文案》而成《文海》。夫以先生之明眼卓識，而又精勤於搜羅擇取如此，則《文海》成而有明一代有全書，更無有更掄剔其最者，秘之枕中，是名《授讀》。蓋《文海》所以存一代之文，《授讀》所以爲傳家之學，各有攸當也。余因之有感焉。【略】有明之文較多於前代，卽今觀諸人之文集，列屋兼輛，不有先生，孰能爲之盡收而精擇之哉！然先

徐秉義《明文授讀序》 姚江梨洲黃先生初有《明文案》之選，其所閱有明文集無慮千家，搜羅廣矣，猶恐有遺也，詢謀於余兄弟。伯氏細檢傳是樓所

生適生於明之叔季，入本朝五十餘年，考終上壽，故得盡見有明之諸集而收之擇之。設也生歿於盛明之時，將不亦如東萊之未及見身後南宋之文，何以得快成一代之全書耶？吾因想先生之藿隱藜遯，空山窮老，殆天故以是憔悴先生，以結果有明一代文章之局。雖先生一身之不幸乎，實有明諸文人之大幸也！余固素有志於剞劂《文海》，而力有不能當，俟稍暇謀將伯於同心。今茲張子有斯《授讀》之刻，固甚余之所樂聞也。主一書來請序，其何以辭，因具言其緣起於簡端，用以告同讀者。時康熙三十八年九月上浣日崑山徐秉義書。

靳治荊《明文授讀序》 文章之傳與不傳，本作者之精神，亦在選者之學問。胸有萬古之識，而後發言可乘於永遠。胸有萬卷之書，而後操管能定其去留。蓋作者固難，選者誠不易也。昔人嘗曰：兩晉無文章，惟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此不過一時興會所感，偶舉是篇，如謝家論詩，「楊柳依依」、「穆如清風」語耳。究之兩晉三唐，詎可以一二篇竟。予嘗縱觀《左》、《國》、《史》、《漢》及唐宋諸大家，其精神力量，各有不可磨滅者，獨六朝繁華，習爲排偶綺麗之詞，去古寖遠。有明起高廟，迄懷宗，三百餘年扶輿清淑之氣，蔚爲人文，視上世可爲極盛。然其間弟不必襲師，子不必規父，靡不隨其性之所近，詣之所造，自成爲一家言。姚江梨洲黃先生，爲當代耆宿，名山石室之藏，悉殫心窮究。即年垂八十，精神弗衰，日把一編，目不輟視，手不停披。嘗出其緒餘訂有明《文海》、《文案》二集，業已膾炙海內矣。【略】今先生之子百家能守先生書，鍵戶探討，積有歲年，偶手示一編，顏曰《明文授讀》，蓋先生以之課子，而嗣君欲以傳諸家者公之世也。予捧閱數過，不禁掩卷而歎曰：有明諸君子之精神學問，其萃於斯乎！採其尤，撮其要，既簡而該，更切而當。非先生不能傳古人，非先生之子不能體先生之志以傳古人，且以傳古人者傳後人。嗚呼，是眞可傳也已！【略】四明張生錫琨，先生門下士也，刻而傳之並書。時康熙戊寅長至日。

《明文授讀・發凡》 一、《明文授讀》，先遺獻於《文案》、《文海》中更拔其尤，加硃圈於題上，以授不孝所讀者。此係有明一代文章之精華，不孝讀禮荒山，未遑自讀，遽以付梓，耿耿私心，實不免有舍田芸人之病焉。一、選中篇數序記最多，其次則書與墓文。若依《文案》以撰人之前後序列，難於記憶。今遵《文海》例，如《唐文粹》於各體中條別門類，以便檢讀。但《文海》篇章大備，其分最細，此則稍區大略耳。一、先遺獻遍閱有明文集，間有數行或數語偶記其爵里姓氏，及評其功力手筆者，今遇茲選所及，謹敢搜掇，並載於篇，以爲讀書知人之助。以非本篇原評，特加「先夫子曰」或「先夫子書某集」以別之。其有未經先遺獻所評及者，不孝或追憶先遺獻平日之緒論，或私有觸發以補之，則附註「百家私記」於下。一、《文海》之選，先遺獻甫定成帙，往往有名篇大作未及圈點者，不孝一依原本，不敢妄施以亂觀目。知能讀是選者，定不以圈點之有無揣文之優劣。一、先遺獻平日有嘗稱道其文而未見其集者，如歸元恭、顧寧人諸公，不一二數。不孝耿耿在懷，多方購索，謹敢私登數篇，亦先意也。一、吾家所藏宋元文集極多，皆先遺獻遍假於各藏書家以鈔得者，於昔則借鈔於吾族白下之千頃堂、虞山錢氏之絳雲樓，山陰祁氏之淡生堂、鈕氏之世學樓、甬水范氏之天一閣、禾中曹氏之倦圃。近復得吾師果亭徐先生鈔寄培林堂所藏集本，以補吾家所未備，於是先遺獻有《宋元文集日鈔》一書，部帙浩繁，內亦有硃圈甲乙，以授不孝讀者。今明文既不能自藏，則授讀宋元文，索性嗣出以公世也。

《越縵堂讀書記・明文授讀》 清黃宗羲編。閱梨洲先生《明文授讀》。其子百家所編校，凡六十二卷，爲奏疏四，表一，論五，議一，原考辨一，解說釋一，頌贊箴銘一，疏文對答述叢談一，書八，記七，序十四，碑文一，墓文五，哀文一，行狀一，傳四，賦五，經一。（蔣德璟椰經、珠經兩篇。）其中又各自分類。梨洲先爲《明文海》四百八十卷，此乃卽《文海》中擇其尤者，加朱圈以授百家讀之。百家乃並輯眷其父所論識之語，綴於各篇之下，間附以百家私記，而梨洲門人張錫琨爲之付梓，亦間附錫琨記語。其篇中圈點，悉依梨洲原本。南雷之文，浩瀚可憙，而才情爛漫，無復持擇，故往往不脫明末習氣，流入小說家言。其論文主於隨地流出，而謂方言語錄，皆可入文。於明文痛貶前後七子，以宋潛谿、方正學、楊東里、解春雨、李西涯、王震澤、王新建、唐荊川、王遵巖、歸震川、郭江夏、錢虞山諸家爲大宗，趙大洲、趙浚谷、徐天池、桑民懌、劉子素、盧次楩、吾惟可(謹)、湯若士、倪鴻寶、黃石齋、尹宣子(民興)、李寒支、曾弗人諸家爲別子。其極推者潛谿、新建、大洲、天池四家，極貶者空同、弇州，而謂大復習氣最寡，滄溟尙可

附庸於孫樵、劉蛻，於二袁、鍾、譚則頗節取其長。於艾千子雖稱之，而謂其傳者當在論文諸書，他文摹倣歐陽，生吞活剝，亦猶摹倣《史》、《漢》之習氣，又謂其理學未嘗深思，而墨守時文見解，批駁先儒，引後生小子不學而狂妄，其罪爲大。於虞山雖許以正宗，而病其不能入情。謂荆川大洲、文得之新建，則其宗旨大略可見。至以天池之蕪俗而稱爲嘉靖間大作手，勝於震川，殊不可解。故所選頗泛濫駁雜，多非雅音。以先生學識之高，精力之富，而鑒裁斯事，尚多溷淆，文章正法，固非易知者也。書中頗多范左南太守評語，字跡草率，中有及守柳州時語，蓋是晚年所爲。其評多致不滿之辭，而議論亦未確實。同治戊辰七月二十三日。

又　閱《明文授讀》，梨洲《明文案》序，言嘗標其中十人爲甲案，然較之唐之韓杜，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庵、道園，尚有所未逮。議者以震川爲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叙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間或闌入，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爲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無足怪也。其論可謂通矣。然竊有未盡者。古文爲天地之元氣，關乎運數。宋文最高者歐、曾、王三家，然已不能及唐之韓氏。歐、王毗於柳子厚，曾毗於李習之，蘇氏老泉最勝，東坡次之，然僅毗於杜樊川，而筆力且不逮焉，子由則又次矣。遺山、牧庵皆學韓而不得其神，道園學歐而不得其意，此固氣運爲之，雖有豪傑之士，不能強也。至明文之病，非特時文之爲害也。蓋始之創爲者，潛谿、華川、正學三家，皆起於草茅，習爲迂闊之論，不知經術，其源已不能正。故其後談道學者，以語錄爲文，其病俚；習場屋者，以帖括爲文，其病陋。蓋流爲四岡，而趨日下。國朝承之，於是四病不除而又加厲焉。道學爲不傳之祕，而廓之甚者，舍語錄而鈔講章矣。館閣無一定之體，而廓之甚者，舍官樣而用吏牘矣。小說不能讀，而所習者十餘篇游戲之文；（近時一廣東人繆姓者，所作曰文章游戲，惡劣至不可道，而風行海內已久。）帖括（此本唐人習明經科者帖經之說，明人借以言科舉業。）不復知，而所倣者一二科庸濫之墨。至今日而自朝廷以及邨塾之文，蓋無一能成句者。其間傑出之士，非不大聲疾呼而思救也，經師碩儒之所作，非不彬彬質有其文也，而世俗陷溺，乃至於是！且非獨古文，時文亦然，夫明自嘉靖以後，時文之壞，壞於好用子史語也，好以己意行文也。今則無論子，無論史，皆取材於一二科中之文，而意則合數十年天下數億萬人皆此意也。問之父師而父師不知，問之主司而主司亦不知，嗚呼，是豈梨洲、亭林諸先生所及料者哉！吾故以爲國運之憂，而時文之在所必廢也。七月二十四日。

又　閱《明文授讀》。梨洲《明文案序》謂正德間餘姚之醇正，南城之精練，掩絕前作。而《授讀》中評圭峰之文，以爲逼仄，所爭在句法奇險之間，非大家氣象。（羅玘字景鳴，南城人，官至吏部侍郎，謚文肅，著有《圭峰文集》三十卷。）《明史》入《文苑傳》。吳人黃省曾言其爲文苦思，或棲樹顛，或閉一室。嘗爲都少卿之父作墓銘，謂少卿曰：「吾爲此銘瞑去四五度矣。」）又謂崇禎時三吳以牧齋爲典型，同時江右之艾千子、徐巨源，閩之曾弗人，卓犖相望。而《授讀》中評錢受之文謂有五病，評千子文，謂其模倣歐陽，生吞活剝，猶王、李等之模倣《史》、《漢》。評徐巨源文，謂其賦豔麗，文則小品，皆抑揚不同。其譏千子尤甚者，以千子極詆陳大樽，而梨洲與大樽交契，故謂卧子晚年亦趨於平淡，未必爲千子之所及。而圭峰則千子所推爲大家，故梨洲亦駁之。然是選終未登大樽一篇，而圭峰、千子之文，入選頗夥。又千子與陳人中書，極口鄙薄，（大樽初字人中，後字卧子。）至令受者不堪，而是選亦載之，則又似未嘗爲大樽地。出入無定，疑是書多出主一（百家字。）所爲，非梨洲論定者也。所選自正學、陽明、圭峰、荆川、遵巖、震川、石齋、牧齋、天傭（即千子。）數家外，雖間有可觀，不過是議論好，或小品有致，求其知古文義法者，蓋無一二，以此歎明文章之衰。八月初一日。

經義模範

王廷表《經義模範序》　丁未冬表訪太史楊升庵，得《經義模範》一帙，乃同年朱良矩所刻也。退觀之，義凡十六篇，易義二篇，爲姚孝寧，餘篇則蜀先賢廣安張才叔、中江吳師孟、簡州張孝祥也。夫經義盛於宋，張才叔《自靖而世俗陷溺，乃至於是！且非獨古文，時文亦然，夫明自嘉靖以後，時文之壞，壞於好用子史語也，好以己意行文也。今則無論子，無論史，皆取材於帖括（此本唐人習明經科者帖經之說，明人借以言科舉業。）不復知，而所倣者一二科庸濫之墨。至今日而自朝廷以及邨塾之文，蓋無一能成句者。其間傑出之士，非不大聲疾呼而思救也，經師碩儒之所作，非不彬彬質有其文也，

篇皆稱是，蓋出於胸臆之妙，非口耳剿說，如今之套括也。臨安大邦伯左綿、東崖胡公屬表序而重梓之，非惟表蜀之先賢，抑惠我滇後學之盛心乎。敬序以復於公云。

《明史・藝文志四》楊慎《經義模範》一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五十七》《經義模範》一卷。不著編輯者名氏。臣等謹案，是編所錄乃宋張才叔、姚孝寧、吳師孟、張存四人經義共十六篇。

《八千卷樓書目・總集類》《經義模範》一卷。不著編輯者名氏，明刊本。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四・經義模範》一卷。不著編輯者名氏。前有王廷表序，稱嘉靖丁未訪楊升庵於滇，得《經義模範》一帙，乃同年朱良矩所刻云云。考廷表爲正德甲戌進士，是科題名碑有朱良、朱敬、朱裳、朱節、朱昭、朱方六人，未詳孰是。以字義求之，殆朱方爲近乎？方，浙江永康人，其仕履亦未詳。所錄凡宋張才叔、姚孝寧、吳師孟、張孝祥四人。經義十六篇，其弁首即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一篇，呂祖謙錄入《文鑑》者也。時文之變，千態萬狀，愈遠而愈失其宗，亦愈工而愈遠於道。今觀初體，明白切實乃如此。考吳伯宗《榮進集》，亦載其洪武辛亥會試中式之文，是爲明之首科。其所作與此不甚相遠。知立法之初，惟以明理爲主，不以修詞相尚矣。康熙中，編修俞長城嘗輯北宋至國初經義爲《一百二十家稿》，然所錄如王安石、蘇轍諸人之作，不能盡知所自來，世或疑焉。此集雖篇帙寥寥，然猶見經義之本始。錄而存之，亦足爲黜浮式靡之助。

六十種曲

閱世道人《演劇首套弁語》 今此倣古先生，正襟皁比，居然道德博聞。矜莊少年，迴旋驥足，揚之氣魄自用。間有稱述，多因祧盲史而宗腐令，賓蒙吏而友湘雲，嗣復衙官漢季，爰挾唐之伯仲，導鳴騶焉。若廼詞曲，猥云公孫氏且弗諾。嗟乎，幾令純忠孝、眞節義默然不現本來面目，志何以追維過去，又何以接引未來，俾天下後世，能孝納忠，植節仗義，亦難爲力矣。適按《琵琶》、《荆釵》善本，暨《八義》、《三元》名部，卓然絕調千秋，風華一代，綠韞簡其清眞，墉城標其玄箸，大都類休文入釋，理優於詞，右丞證梵，神超於骨。驟聆則轂音與鶴唳交宣，坐挹則安樂窩介墮淚砰相望，雖然名則東崖胡公屬表序而重梓之，非惟表蜀之先賢，抑惠我滇後學之盛心乎。敬序以復於公云。

《明史・藝文志四》楊慎《經義模範》一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五十七》《經義模範》一卷。不著編輯者名氏。臣等謹案，是編所錄乃宋張才叔、姚孝寧、吳師孟、張存四人經義共十六篇。

《八千卷樓書目・總集類》《經義模範》一卷。不著編輯者名氏，明刊本。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四・經義模範》一卷。不著編輯者名氏。前有王廷表序，稱嘉靖丁未訪楊升庵於滇，得《經義模範》一帙，乃同年朱良矩所刻云云。考廷表爲正德甲戌進士，是科題名碑有朱良、朱敬、朱裳、朱節、朱昭、朱方六人，未詳孰是。以字義求之，殆朱方爲近乎？方，浙江永康人，其仕履亦未詳。所錄凡宋張才叔、姚孝寧、吳師孟、張孝祥四人。經義十六篇，其弁首即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一篇，呂祖謙錄入《文鑑》者也。時文之變，千態萬狀，愈遠而愈失其宗，亦愈工而愈遠於道。今觀初體，明白切實乃如此。考吳伯宗《榮進集》，亦載其洪武辛亥會試中式之文，是爲明之首科。其所作與此不甚相遠。知立法之初，惟以明理爲主，不以修詞相尚矣。康熙中，編修俞長城嘗輯北宋至國初經義爲《一百二十家稿》，然所錄如王安石、蘇轍諸人之作，不能盡知所自來，世或疑焉。此集雖篇帙寥寥，然猶見經義之本始。錄而存之，亦足爲黜浮式靡之助。

盛明雜劇

張夢珠《盛明雜劇序》 或曰雜劇非古也，雖唐宋代有之，然宋祗有詞無曲，浸淫至勝國而始盛，王關諸子，擅美一時，今考其爵里，滅沒不傳，此豈詞林不朽事。弇州云：「詞興而樂府亡，曲興而詞亡，即詞亦鄙其婉變而近情也，何有雜劇？」余謂不然，亡，近情不至耳。情至，如柳郎故事，生可之死，死復可之生，此即宇宙間一種奇絕文字，庸非不朽。或又曰：「雜劇稱引事情，多謬悠不經，取姍惇史。」余謂又不然。優倣優孟，抵掌叔敖，業云戲矣，正以戲絕爲妙。觀其命意稱名，原取顛倒謔諢，如曲欲熟而命以生，婦宜夜而名以旦，開場始事而爲末，塗汙不潔而云淨，不過取當場鬨然一噱，而技售矣。且天下何之非戲？俄冠進賢，俄返初服，萍水奇遭，把臂忽訣，現前一段悲歡離合，搬演正熟，但身在場中，錯認眞耳。子瞻云：「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是夢。」此語覷破。或又謂：「漢文唐詩，宋詞元曲，各絕一時，後有作者，難乎其繼。」此又大不然。我明風氣弘開，何所不有，詩文若李王崛起，已不愧西京大曆，而詞曲名家，何遽遜美酸齋、東籬、漢卿、仁甫。余友沈林宗，深心嗜古，博綜之暇，爰集《盛明雜劇》數十種，與元人百種並傳，此亦騷雅鼓吹、風流勝事矣。余拈一二戲語叙之。崇禎己巳仲春虎林張元徵夢珠父題於西湖一曲。

徐翽《盛明雜劇序》 余俯仰詞壇，大約元人傳十之七，明人傳十之三，元人歌寡而曲繁，明人歌存而曲佚。歌曲者，南與北之辨也。氣陽則出於嘽

諧，慢易寬裕，因好而爲南，氣陰則流於噍殺，猛起奮末，廣賁而爲北。聲音之道接於隱微，信哉。今之所謂南者，皆風流自賞者之所爲也。今之所謂北者，皆牢騷骯髒不得於時者之所爲也。文長之曉峽猿聲，暨不佞之夕陽影語，此何等心事，寧漫付之李龜年及阿蠻輩，草草演習，供綺宴酒闌所憨跳。他若康對山、汪南溟、梁伯龍、王辰玉諸君子，胸中各有磊磊者，故借長嘯以發舒其不平，應自不可磨滅。顧諸臧先生，向爲大盟主，未迨於茲。余友沈林宗急起任之，續千古一快事，當留餘地待我後人，以集中數家爲之首，林宗執麈尾，示余曰：「如某某那得不傳。」余曰：「昭代新聲，明戾家把戲十倍，信如關漢卿所云：「簡子遺意耳。」己巳花朝西吳友弟徐翩題於桐花隱。

程羽文《盛明雜劇序》 上古有歌舞而無戲曲，戰國秦漢始創優伶，唐作梨園教坊。王右丞以此得解頭，而莊宗自號李天下，厥後流風大暢，變歌之五音以成聲，變舞之八佾以成數，而曰外、曰末、曰淨、曰丑、曰生、曰旦，六人者出焉。凡天地間知愚、賢否、貴賤、壽夭、男女、華夷，有一事可傳，有一節可錄，新陳言於牘中，活死迹於場上，誰眞誰假，是夜是年，總不出六人搬弄。狀忠孝而神欽，狀奸佞而色駭，狀困窶而心如灰，狀榮顯而腸似火，狀蟬脫羽化，飄飄有凌雲之思，狀玉竊香偷，逐逐若隨波之蕩，可興可觀，可懲可勸，此皆才人韻士以遊戲作佛事，現身而爲說法者也。至於詞白之工，科介之趣，熱腸罵世，冷板敲人，才各成才，韻各成韻，而說者盡推美胡元，不知胡元以此取士，士皆傅粉墨而踐挑場，一代人文，悉從描眉畫頰中出，宜曠古亘今，窮工極態。乃僅以北調擅論，而南詞絕響，夫自塗山歌於候人，而南音著，自有娥謠乎飛燕，而北聲傳，兩者偏廢，不成鉅觀。我朝鼓吹文治，叱漢呼秦，吞唐吐宋，高文椽筆之外，間有拈弄，亦復含宮嚼羽，出風入騷，其南詞可傅輕絲細管、二八女郎，而北調可傅丈八將軍、銅琵琶鐵綽板。今海內盛行元本，而我明全本亦已不滅，獨雜劇一種，耳目寥寥。予嘗欲選勝搜奇，爲昭代文人吐氣，以全本當八股大乘，以雜劇當尺幅小品，笥藏頗廣，未命棗梨，而吾友沈林宗，顧曲周郎，觀樂吳子，遂先有此舉，其點校評論，又一一傳作者之面目，而遡之爲作者之精神。然則睹是編者，當知曲以詮情性之徵，不爲曲解，戲以節作止之序，不同戲觀，樂其可知矣。聲應氣求，聊弁數行，以誌林宗首唱。練江社弟程羽文書於西湖舟次。

吳梅《讀盛明雜劇詩》三十首 （存目）

《明代雜劇全目》高唐記 （存目） 又洛神記 （存目） 又五湖記 （存目） 又狂鼓吏漁陽三弄 （存目） 又玉禪師翠鄉一夢 （存目） 又雌木蘭替父從軍 （存目） 又女狀元辭凰得鳳 （存目） 又昭君出塞 （存目） 又文姬入塞 （存目） 又袁氏義犬 （存目） 又僇狂生喬臉鞭歌妓 （存目） 又俏佳人巧合團花鳳 （存目） 又東郭先生誤救中山狼 （存目） 又紅線女夜竊黃金盒 （存目） 又杜秀才痛哭霸亭秋 （存目） 又小青娘情死春波影 （存目） 又男王后 （存目） 又廣陵月重會姻緣 （存目） 又楊升庵詩酒簪花髻 （存目） 又北邙說法 （存目） 又一文錢 （存目）

《曲海總目提要》女狀元（雜劇） （存目） 又雌木蘭（雜劇） （存目） 又桃花人面（雜劇） （存目） 又花舫緣（一名花前一笑・雜劇） （存目） 又眞傀儡（雜劇） （存目） 又一文錢（雜劇） （存目）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陶朱公五湖泛舟 （存目） 又張京兆戲作遠山 （存目） 又四聲猿 （存目） 又狂鼓吏漁陽三弄 （存目） 又玉禪師翠鄉一夢 （存目） 又文姬入塞 （存目） 又昭君出塞 （存目） 又袁氏義犬 （存目） 又杜秀才痛哭霸亭秋 （存目） 又僇狂生喬臉鞭歌妓 （存目） 又楊升庵詩酒簪花髻 （存目） 又北邙說法 （存目） 又俏佳人巧合團花鳳 （存目） 又東郭先生誤救中山狼 （存目） 又紅線女夜竊黃金盒 （存目） 又小青娘情死春波影 （存目） 又廣陵月重會姻緣 （存目） 又男王后 （存目） 又再生緣 （存目）

吳騷合編

許當世《白雪齋選訂樂府吳騷合編序》 吾聞之，宋無律，非無律也，律不及唐也；唐無選，非無選也，選不及晉魏也；漢無騷，非無騷也，騷不及屈宋也。夫騷不屈宋及，不可謂騷，則騷之體迄今猶存，而騷之脈，二京以還，其絕也久矣！【略】詞者，律與選之餘也；曲者，詞之變也。以勝國

之曲踵宋之詞，世推宋詞元曲，良非虛語，曲可續騷，又誰曰不然？【略】《三百篇》亡而後有騷，有騷，《三百篇》不亡也；《三百篇》不可亡，騷安可亡？曲安可不采？而采安可不嚴？且詩賦文章歷代所尚，我朝實奄有之，集不勝傳；而曲之一種，作之者罕其儔，采之者恆不有其集，間出一二新編，類寄伶人賤工、委巷歌兒之口，學士大夫缺焉寓目，工者以散佚而未必見，見者或濫觴而未必工，詎先王采風遺意也？亦維騷者之恫也。然則采風以曲，於樂府爲良史，而於《三百篇》爲功臣，居士號騷隱，責其奚辭焉！吳騷之集，所爲由初編而再而續，而於茲又合爲之編也。是編也，詞翻白雪，拍按紅兒，譜合九宮，音諧六律，犯韻雖艷必黜，越格雖巧亦刪，俗套油腔淘汰都盡，殆起三閭而雅頌之，寧論宋元諸公哉！卽昭明不輯選、老杜不裁律可矣。

吳梅《張楚叔旭初同輯吳騷合編跋》（存目）

張楚叔《吳騷合編凡例》

一、往時選刻吳騷，苦無善本，所行者惟《南詞韻選》及《遯奇振雅》諸俗刻，所載清曲，大略雷同。《韻選》一書，又爲金湯韻學而設，僅惟小令散見，而套數則落落晨星。余特搜諸殘簡蠹餘，零星舊本，及各家文集中，積漸羅致，雖已刻者有三集，而所見之詞，不啻廣矣。其後兩相知，詎非曲之遇歟？爾乃遊腔雜拍，信口酣闐，吟笑溷場，句讀割裂，則曲之窮於唱也。晚近淺俗，見聞側陋，且以香奩溼沒之詞目爲新裁，以詞坊刻效步，似亦栢梁餘材、武昌剩竹耳，終不能出其範圍也。是集更彙精美，用公見聞。

一、是集專錄麗情散曲，惟幽期歡會，惜別傷離之詞，得以與選，其他雜詠佳篇，俱俟續刻，概不溷收。

一、歌先審調，不知何調，則音律亂矣。茲選照譜所序宮調分列各宮，正曲居先，犯調列後，而南北調以及北調，附列終篇，俾知音者便於查覈。

一、詞場佳句多矣，然於曲體及用韻溷亂者，雖美不貴。日以彙帙未備，漫爲寬收者有之。茲則逐套研窮，必求合譜依韻，而越格者弗錄也。其名人好辭，坊刻訛傳者，悉照原本釐正，有偶爲出入而填詞佳麗，不忍棄置者，必謬爲斟酌，琢瑕留瑜，爲宮商之全璧云。

一、曲中襯貼字眼，須辨虛實，非死煞也。俗刻臆分大小，自稱當行，徒貽識者之笑。茲則細加理會，辨晰微渺，殊費苦心。

一、字有鼻音、脣音、舌音、喉音、齒音，及撮口、開口、閉口等音，不能盡標，卽詞隱先生，止圈閉口。而閉口侵尋、監咸、廉纖三韻，亦明載中州韻書，知音者按之，自能一一分辨。茲帙止圈去、上兩聲，其餘概不蛇足。

一、是選但衡其曲，不問其人。間有姓氏相傳，確乎有據者，則一一還其故物；有託名誤

張旭初《白雪齋選訂樂府吳騷合編跋》　客歲浪走清漳，時維春暮，【略】惟以所攜舊選詞餘一編，醉吟狂抹，坐銷鞭塵帆影之苦。歸途潦倒，【略】值秋期落魄，興味索然，無復得句。繼而病，病且憊，時更於枕上把玩前編，【略】呻吟痛楚稍或藉以忘去。予伯兄騷隱生視予，偶見茲帙，因而謂予曰：遺憾矣。

又《白雪齋選訂樂府吳騷合編序》　曲之爲義也，緣於心曲之微，蕩漾盤折而幽情躍然，故其言語文章別是一色，從來稱擅場者，引商刻羽、嫵媚天成，每好句入人夢思，咀之愈多，味之不盡，旨哉其爲曲也！然而曲有遇焉，作家者流，昔以長言單辭舒一時怨懟，幸而後來人士起焉玄賞，詠其曲恍見其人，都雅雍容，盈諸口角，悠揚欸乃，應於肺腑，作者、歌者後先稱兩相知，詎非曲之遇歟？爾乃遊腔雜拍，信口酣闐，吟笑溷場，句讀割裂，則曲之窮於唱也。晚近淺俗，見聞側陋，且以香奩溼沒之詞目爲新裁，以詞坊刻效步，似亦栢梁餘材、武昌剩竹耳，終不能出其範圍也。是集更彙精美，用公見聞。

一、是集專錄麗情散曲，惟幽期歡會，惜別傷離之詞，得以與選，其他雜詠佳篇，俱俟續刻，概不溷收。

一、歌先審調，不知何調，則音律亂矣。茲選照譜所序宮調分列各宮，正曲居先，犯調列後，而南北調以及北調，附列終篇，俾知音者便於查覈。

一、詞場佳句多矣，然於曲體及用韻溷亂者，雖美不貴。日以彙帙未備，漫爲寬收者有之。茲則逐套研窮，必求合譜依韻，而越格者弗錄也。其名人好辭，坊刻訛傳者，悉照原本釐正，有偶爲出入而填詞佳麗，不忍棄置者，必謬爲斟酌，琢瑕留瑜，爲宮商之全璧云。

一、曲中襯貼字眼，須辨虛實，非死煞也。俗刻臆分大小，自稱當行，徒貽識者之笑。茲則細加理會，辨晰微渺，殊費苦心。

一、字有鼻音、脣音、舌音、喉音、齒音，及撮口、開口、閉口等音，不能盡標，卽詞隱先生，止圈閉口。而閉口侵尋、監咸、廉纖三韻，亦明載中州韻書，知音者按之，自能一一分辨。茲帙止圈去、上兩聲，其餘概不蛇足。

一、是選但衡其曲，不問其人。間有姓氏相傳，確乎有據者，則一一還其故物；有託名誤

大凡情之鬱而不伸者，則隱伏而爲祟，故昔人書空擊劍，痛飲歌騷，寄情於筆墨之中，寓言於花月之際，無非銷此壘塊。余向日吳騷之刻端以此意。夫曲雖末技，精心研弄，亦能破愁卻病，則刪訂一役，不特爲詞壇良史、韻府功臣，卽以當肘後青囊，奚不可之有？況以律調精嚴，宮商得所，俱堪爲後人藥石，而采風正樂與凡扶衰起敝之苦心，亦庶幾乎近之，否則紙上精神淹沒不傳，其不從而爲祟者幾何？宜亟付諸梓。予因而扶病訂定，斟酌再三，以成是刻。倘有謂其憑臆去取，則中州音韻、九宮詞譜諸書俱堪廢置，而選者亦奚任其咎？是爲跋。

國色天香

謝友可《刻公餘勝覽國色天香序》 今夫辭寫幽思寄離情，毋論江湖散逸，需之笑譚；卽縉紳家輒藉爲悅耳目具。劂氏揭其本，懸諸五都之市，日不給應，用是作者咸臻雲集，雕本可屈指計哉！養純吳子惡其雜且亂，乃大搜詞苑，得當意次列如左者，僅僅若干篇，蓋甚寡也。彼見遺者，豈必皆蠹魚，亡得當養純者何哉？夫採珠者貴在明月，而群璣非寶耳；伐南山者貴在豫章，而尺箭非材耳。是集也，夫亦群璣、尺箭之不顧而有所未暇與！且也悟眞者，間舉一二示之，將神游牝牡驪黃之外，集固已饒之矣。匪悟眞者，卽累牘連篇，浩翰充棟，渠方卻臭尋聲，不能一一領略，雖多奚補！是以付之剞劂，名曰《國色天香》，蓋珍之也。吾知悅耳目者，舍茲其奚辭！時萬曆丁亥夏九紫山人謝友可撰於萬卷樓。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六《明清部五》 《京臺新鍥公餘勝覽國色天香》十卷，萬曆刊本。大型，綿紙。上層半葉十六行，行十四字；下層半葉十三行，行十五字。卷第下署「撫金養純子吳敬所編輯。書林萬卷樓周對峯繡鍥」。首謝友可序。有「作者咸臻，養純吳子乃大搜詞苑」之語。後署「時萬曆丁亥(十五年)九紫山人謝友可撰於萬卷樓」。與《萬錦情林》、《燕居筆記》等爲一類之書。此等讀物，在明時蓋極普通。諸體小說之外，間以書翰，詩話，瑣記，笑林，用意在雅俗共賞。因在當時爲通俗類書，不受重視，故今所存僅隻馮猶龍增編，書林余公仁批補」。(公仁亦號三峯居士。)余在國內見馬隅卿原本。

又 《增補批點圖像燕居筆記》(宮內省圖書寮)，清初刊本。小型，圖二十七葉，頗細。正文半葉十一行，行十六字。板心上題筆記畫品。字畫亦工整。卷首序後署「蒼山魏邦達題於玉田舊居」。有總目，有目錄。卷第下署「明

燕居筆記

何大掄《重刻增補燕居筆記引》 古之見道者，盤盂几杖，皆可以開悟門。何者？常目在之，卽象卽心也。此故心易忘，象可據，則請得而誌之於筆。雖然，舉世皆塵冗也。不得一日之餘閑，則此身此心，大半在奔逐間。而古今來艷麗之句，創聞之事，破俗之行，意外之逢，風流之況，奇異之緣，目不得而睹，耳不得而聞，口不得而談，行不得而踐。不幾乎，悠悠忽忽，少而壯，壯而老。居諸相送忙中錯，歲華容易暗裏遷。古人云：凡病可療，惟俗病不可療。嗚呼！此一種俗骨，吾未如之何也已矣。爰從幽窗，稍悟冷致，有一事焉，堪膾炙人口者則筆之；有一詞焉，堪聳動人聽者則筆之。而且爲記耶，爲傳耶，爲銘耶，爲聯耶，爲贊爲集耶，爲歌爲疏耶，靡不一一備載。一開卷間而燦若指掌，燦若列眉；天下之美，盡在此矣。燕居時之所得，不既多乎？此不獨爲古人揚其芳，標其奇，而凡宇宙間稍脫俗骨者，朝夕吟咏，且使見日擴，聞日新，識日開，而藏日富矣。夫誰得以空疏目我，而來馬牛襟裾之譏耶？是所賴於斯記不淺也。因爲梓而傳之。古臨琴澗居士何大掄元士題。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六《明清部五》 《重刻增補燕居筆記》十卷，明季刊本。大型，寫刻，不甚精。上層半葉十五行；(忘記字數。)下層半葉十三行，行十五字。第一卷題「金陵書林李澄□」。(似是源字。) 序署「古臨琴澗居士何大掄元士題」。審其口氣，卽是作者。書名「重刻增補」，似尙有原本。

又 《增補批點圖像燕居筆記》(宮內省圖書寮)，清初刊本。小型，圖二十七葉，頗細。正文半葉十一行，行十六字。板心上題筆記畫品。字畫亦工整。卷首序後署「蒼山魏邦達題於玉田舊居」。有總目，有目錄。卷第下署「明

先生藏巾箱本《情史》，形式與此正同，殆同時同地所刻。其書不分上下層。目錄九卷後另起，標下之一卷至下之十三卷。殆其底本乃分上下層者歟？凡所抄成文，皆改立題目，不遵原書，一如明人舊習。

繡谷春容

魯連居士《繡谷春容序》　丈夫齷齪，自靡剛腸勁骨，反多見笑於女子。蓋丈夫習優孟衣冠，藉他人色笑，以取媚於世，不若女子本色天眞，自然露一種妙相。故或歌或舞，或悲或笑，或柔腸欲醉，或堅心欲死。是以古來英雄都顚倒於婦人手中。憑他漢高、楚項，終移情於戚姬、虞美。英雄癡情，當不起淚痕三點。予有《女丈夫》小說，將欲行世。適見《繡谷春容》，裝點最工，寫照最巧，摹擬最肖。絕不以女子柔腸弱態，遂認爲沒氣骨輩也。觀者倘亦有讀未竟而想見如怨如訴、如泣如慕之眞情，不獨以繡谷繁華，春容婉麗，作三弄琵琶，楊柳風吹曉笛。庶曲終歌舞散，作彩雲自片片飛入錦繡肝腸。閱者當作是觀否？魯連居士題。

風流十傳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六《明清部五》　《風流十傳》（長澤規矩也氏）萬曆庚申（四十八年即泰昌元年）刊本。板匡高營造尺六寸八分，闊三寸八分。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書衣題籤已失，不知書名，今因長澤氏所擬，取陳繼儒序「客座所述閒情野史風流十傳」之語，姑目之爲《風流十傳》。序三：一爲陳繼儒序；二爲萬曆庚申閒雲外史顧廷寵序；（吳孟遨書。）三爲韓敬後序。（後學君銓吳夢遨書。）其顧序又有「陳仲醇所刪八傳，其筆陳不減於漢，其風采不讓於唐」之語。而按之本書實祇八傳，不見所謂十傳者，此非缺卻二傳，即是十字誤寫。書每卷皆題陳眉公先生批評某某卷之幾，次標題又曰某某。每篇前有小序，後有跋（間有無跋者）。諸傳多見收於各類書中。宮內省所藏余公仁刊《燕居筆記》則全數收入。蓋爲當時最普遍最流行者。今於每篇所述略撮數語，其跋之有關考證者，今亦節錄之，以備參攷。【略】凡此等文字皆演以文言，多羼入詩詞。其甚者連篇累牘，觸目皆是，幾若以詩爲骨幹，而第以散文聯絡之者。而詩既俚鄙，文亦淺拙，間多穢語，宜爲下士之所覽觀。此等作法，爲前此所無。其精神面目，既異於唐人之傳奇；而以文綴詩，形式上反與宋金諸宮調及小令之以詞爲主附以說白者有相似之處；然彼以歌唱爲主，故說白不佔重要地位，此則祇供閱覽，則性質亦不相侔。余嘗考此等格範，蓋由瞿佑、李昌祺啓之。唐人傳奇，如《東陽夜怪錄》等固全篇以詩敷衍，然侈陳靈異，意在誹（俳）諧，牛馬橐駝所爲詩，亦各自相切合；則用意固仍以故事爲主。及佑爲《剪燈新話》，乃於正文之外贅附詩詞，其多者至三十首，按之實際，可有可無，似爲自炫。昌祺效之，作《餘話》，着詩之多，不亞宗吉。而識者譏之，以爲詩皆俚拙，遠遜於集中所載。則亦徒爲蛇足而已。自此而後，轉相倣效，乃有以詩與文拼合之文言小說。乃至下士俗儒，稍知韻語，偶涉文字，便思把筆；蚓竅蠅聲，堆積未已，又成爲不文不白之「詩文小說」。（因以詩文拼成，今姑名之爲詩文小說。）而其言固淺露易曉，既無唐賢之風標，又非瞿李之矜持，施之於文理粗通一知半解之人，乃適投其所好。流播既廣，知之者衆。乃至名公才子，亦譜其事爲劇本矣。是以此等文字，以文藝言之，其價值固極微，若以文學史眼光觀察，則其在某一期間某一社會有相當之地位，亦不必否認。如斯二者，宜分別論之，不可溷淆。要之，沿波溯原，亦唐人傳奇之末流也。

萬錦情林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六《明清部五》　《新刻芸窗彙爽萬錦情林》六卷（東京帝大研究所），書爲萬曆刊本，極不多見。大型，插圖。上層半葉十四行，行十二字；下層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字。署「三台館山人仰止余象斗纂，書林雙峰堂文台余氏梓」。上層選《太平廣記》及元以來之文言傳奇。下層

則爲明人詩詞散文相間之通行小說。其上層之《秀娘遊湖》一篇爲平話；舖陳豔冶，結構亦平平；而屬辭比事，雅近宋元，似其時代甚早，至少亦從宋元本出。存此一篇，亦彌足珍貴矣。

古今小說 喻世明言

論述

綠天館主人《古今小說敘》 史統散而小說興。始乎周季，盛於唐，而浸淫於宋。韓非、列禦寇諸人，小說之祖也。《吳越春秋》等書，雖出炎漢；然秦火之後，著述猶希。迨開元以降，而文人之筆橫矣。若通俗演義，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說話人，如今說書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養，仁壽清暇，喜閱話本，命內璫日進一帙，當意，則以金錢厚酬。於是內璫輩廣求先代奇蹟及閭里新聞，倩人敷演進御，以怡天顏。然一覽輒置，卒多浮沉內庭，其傳佈民間者，什不一二耳。然如《翫江樓》、《雙魚墜記》等類，又皆鄙俚淺薄，齒牙弗馨焉。暨施、羅兩公，鼓吹胡元，而《三國志》、《水滸》、《平妖》諸傳，遂成鉅觀。要以韞玉違時，銷鎔歲月，非龍見之日所暇也。皇明文治既郁，靡流不波；卽演義一斑，往往有遠過宋人者。而或以爲恨乏唐人風致，謬矣。食桃者不費杏，絺縠毳錦，惟時所適。以唐說律宋，將有以漢說律唐，以春秋戰國說律漢，不至於盡掃羲聖之一畫不止！可若何？大抵唐人選言，入於文心；宋人通俗，諧於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則小說之資於選言者少，而資於通俗者多。試令說話人當場描寫，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決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雖小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說甚富，因賈人之請，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種，畀爲一刻。余顧而樂之，因索筆而弁其首。綠天館主人題。

《古今小說》卷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九籥別集》卷之二《珠衫》（存目）。

又卷二《陳御史巧勘金釵鈿》 《山居新話》「聶以道」（存目） 《輟耕錄》卷第一一《賢母辭拾遺鈔》（存目）。

又卷三《新橋市韓五賣春情》 《龍圖公案》卷七《借衣》（存目） 《金瓶梅詞話》第九八回《陳經濟臨清開大店 韓愛姐翠館遇情郎》（存目） 又第九九回《劉二醉罵王六兒 張勝忿殺陳經濟》（存目）。

又卷四《閒雲庵阮三償冤債》 《夷堅支・景卷》第三《西湖庵尼》（存目） 《西湖二集》卷二八《天臺匠誤招樂趣》入話（存目） 《金瓶梅詞話》第三四回《畫童兒因寵攬事 平安兒含恨截舌》（存目）。

又卷五《窮馬周遭際賣餛飩》 《大唐新語》卷六《舉賢》第一二「馬周少落拓」（存目） 《太平廣記》卷二二四《賣餛飩》（存目） 《太平廣記》卷一六四《馬周》（出《談賓錄》）（存目）。

又卷六《葛令公生遣弄珠兒》 《韓詩外傳》卷七（存目） 《說苑》卷第六《復恩》（存目） 《太平廣記》卷一七七《葛周》：梁葛侍中周鎮兗之日，嘗遊從此亭。公有廳頭甲者，年壯未婚，有神彩，善騎射，膽力出人。偶因白事，葛公召入。時諸姬妾並侍左右，內有一愛姬，乃國色也，專寵得意，常在公側。甲窺見愛姬，目之不已。葛公有所顧問，至於再三，甲方流眄於殊色，竟忘其對答。公但俛首而已。既罷，公微哂之。或有告甲者，甲方懼，但云神思迷惑，亦不計憶公所處分事，數日之間，慮有不測之罪。公知其憂甚，以溫

紀事

顏接之。未幾，有詔命公出征，拒唐師於河上。時與敵決戰，交鋒數日，敵軍堅陣不動。日暮，軍士飢渴，殆無人色。公乃召甲謂之曰：「汝能陷此陣否？」甲曰：「諾。」即攬轡超乘，與數十騎馳赴敵軍，斬首數十級。大軍繼之，唐師大敗。及葛公凱旋，乃謂愛姬曰：「大立戰功，宜有酬賞，以汝妻之。」愛姬泣涕辭命。公勉之曰：「爲人之妻，可不愈於爲人之妾耶？」令具飾資粧，其直數千緡，召甲告之曰：「汝立功於河上，吾知汝未婚，今以某妻，兼署列職。此女即所目也。」甲固稱死罪，不敢承命。公堅與之，乃受。噫，古有絕纓盜馬之臣，豈逾於此！葛公爲梁名將，威名著於敵中，河北諺曰「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撩撥」云。（出《玉堂閒話》）

又卷七《羊角哀捨命全交》《後漢書》卷二九《列傳》卷一九《申屠剛傳》李賢注引《烈士傳》（存目）《六朝事跡編類》卷下《荆將軍廟》（存目），又《左伯桃墓》（存目）《順天府志》卷八《名宦門》（存目）。

又卷八《吳保安棄家贖友》《太平廣記》卷一六六《吳保安》（出《紀聞》）（存目）《新唐書》卷一九一《忠義列傳》上第一一六《吳保安》（存目）。

又卷九《裴晉公義還原配》《唐摭言》卷四《節操》「裴晉公」（存目）《唐語林》卷六《補遺》「裴中令應舉」（存目）《類說》卷一一《芝田錄・詣葫蘆生問命》（存目）《太平廣記》卷一六七《裴度》：元和中，有新授湖州錄事參軍，未赴任，遇盜，數剽殆盡，告敕歷任文簿，悉無孑遺。遂於近邑求丐故衣，迤邐假貸，却返逆旅。旅舍俯逼裴晉公第。時晉公在假，因微服出遊側近邸，遂至湖糾之店，相揖而坐，與語周旋。問及行止。糾曰：「某之苦事，人不忍聞。」言發涕零。晉公憫之，細詰其事。對曰：「某主京數載，授官江湖，遇寇盪盡，唯殘微命，此亦細事爾。其如某將娶而未親迎，遭郡牧強以致之，獻於上相裴公，位亞國號矣。」裴曰：「子室之姓氏何也？」答曰：「姓某字黃娥。」裴時衣紫袴衫，謂之曰：「某即晉公親校也，試爲子偵。」遂問姓名而往。糾復悔之，此或中令之親近，入而白之，當致其禍也。寢不安席，遲明，詣裴之宅側偵之，則裴已入內。至晚，有赬衣吏詣店，頗忽遽，稱令公召。糾聞之，惶懼，倉卒與吏俱往。至第，斯須，延入小廳，拜伏流汗，不敢仰視。即延之坐。竊視之，則昨日紫衣押牙也，因首過再三。中令曰：「昨見所話，誠心惻然。今聊以慰其憔悴矣。」即命箱中官誥授之，已再除湖糾矣。喜躍未已，公又曰：「黃娥可于飛之任也。」特令送就其逆旅，行裝千貫，與偕赴所任。（出《玉堂閒話》）

又卷一〇《滕大尹鬼斷家私》《龍圖公案》卷八《扯畫軸》（存目）。

又卷一一《趙伯昇茶肆遇仁宗》《中朝故事》「大中皇帝多微行坊曲間」（存目）《北夢瑣言》卷第八「唐陝州廉使盧沆」（存目）《唐闕史》卷上《單進士辨字》（存目）《西園雜記》上「太祖登極後」（存目）《堅瓠六集》卷四《用舍有命》（存目）《堅瓠八集》卷一《許志仁奇遇》（存目）。

又卷一二《衆名姬春風弔柳七》《避暑錄話》卷下「柳永」（存目）《澠水燕談錄》卷八《事誌》（存目）《能改齋漫錄》卷一六《柳三變詞》（存目）《獨醒雜志》卷四「柳耆卿風流俊邁」（存目）《綠窗新話》卷上《柳耆卿因詞得妓》（出《古今詞話》）（存目）《醉翁談錄》丙集卷二《花衢實錄・柳屯田耆卿》（存目）《歲時廣記》卷一七《弔柳七》（存目）《增修詩話總龜》後集卷三二《樂府門》（出《藝苑》）（存目）《宋艷》卷六《卑汙》引《芥舟撮記》（存目）《青泥蓮花記》卷一二《記纂》四《周月仙》（出《翫江樓記》）（存目）。

又卷一三《張道陵七試趙昇》《神仙傳》卷四《張道陵》（存目）《雲笈七籤》卷一〇九《神仙傳・張道陵》（存目）《歷代仙史》卷一《漢仙列傳・正一天師》（存目），又《趙昇》（存目）。

又卷一四《陳希夷四辭朝命》《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七：「華山隱士陳摶字圖南」（存目）《玉壺清話》卷八「興國中」（存目）《東軒筆錄》卷一「陳摶字圖南」（存目）《澠水燕談錄》卷四《高逸》「陳摶」（存目）《青瑣高議・前集》卷八《希夷先生傳：謝眞宗召赴闕表》（存目）《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二《陳摶睨趙》（出《朝野雜錄》）（存目）《續夷堅志》卷二《陳希夷靈骨》（存目）《宋史》四五七《列傳》卷二六《隱逸》上《陳摶》（存目）《增修詩話總龜》卷四四《神仙》（出《翰府名談》）（存目）《歷代仙史》卷四《宋仙列傳・陳仙翁》（存目）《堅瓠續集》卷三《陳希夷對御歌》（存目）《堅瓠八集》卷三《陳圖南》（存目）。

又卷一五《史弘肇龍虎君臣會》《舊五代史》卷一〇七《列傳》四《史弘肇》（存目）《玉壺清話》卷六「魏人柴公以經義教授里中」（存目）《龍川別志》卷上「周高祖柴后」（存目）《畫墁錄》「郭祖微時」（存目）。

又卷一六《范巨卿鷄黍死生交》《搜神記》卷一一：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遊太學，後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

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期，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甚篤，同郡到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終，歎曰：「恨不見我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忘我，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悲歎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修墳樹，然後乃去。

又卷一七《單符郎全州佳偶》《摭青雜說》「京師孝感坊」(存目)。

又卷二〇《陳從善梅嶺失渾家》《太平廣記》卷四四四《歐陽紇》(出《續江氏傳》)(存目)《類說》卷一二《稽神錄·老猿竊婦人》(存目)。

又卷二一《臨安里錢婆留發跡》《稽神錄》卷一《董昌》(存目)《湘山野錄》卷中「開平元年」(存目)《續湘山野錄》「唐昭宗以錢武肅」(存目)《西湖遊覽志餘》卷一《帝王都會》(存目)，又卷二一《委巷叢談》(存目)《西湖夢尋》卷四《西湖南路·錢王祠》(存目)《浙江通志》卷二七九《雜記》(存目)。

又卷二二《木綿庵鄭虎臣報冤》《齊東野語》卷一二「賈師憲當國日」(存目)，又卷一五「隆國黃夫人」(存目)，又卷一七「徐謂禮嘗涉獵袁李之書」(存目)，又卷一九「賈師憲柄國日」(存目)《三朝野史》「賈秋壑德祐乙亥八月生日」(存目)《山房隨筆》「履齋吳相循州安置」(存目)《山居新話》「嘗聞先父樞密言」(存目)《西湖游覽志餘》卷五《佞倖盤荒》(存目)，又卷一二《才情雅致》(存目)，又卷二六《幽怪傳疑》(存目)。

又卷二三《張舜美元宵得麗女》《醉翁談錄》壬集卷一《紅綃密約張生負李氏娘》(存目)《歲時廣記》卷一二《約寵姬》(存目)《玉芝堂談薈》卷六「張生」條(存目)《茶香室三鈔》卷二三《鴛鴦燈傳》(存目)。

又卷二四《楊思溫燕山逢故人》《夷堅丁志》卷九《太原意娘》(存目)《鬼董》卷一「張師厚」(存目)《詞苑叢談》卷八《紀事》三(存目)。

乃玉璽百枚。剖其一，中藏小金牌，重一錢。以爲誤也。復剖其他，盡然。王作色，叱妻曰：「我疑此髡朝夕往來於門，必有異，今果爾。」即訴於府縣。僧元無名字及所居處，已竄伏不可捕。獨王妻坐獄受訊，但泣涕呼天，不能答一語。王棄之，而單車之任。妻囚繫累月，府尹以曖昧不可竟，命錄付外舍，窮無以食。僧聞而潛歸，密遣針婦說之曰：「汝今將何爲？且餓死矣！我引汝往某寺爲大衆縫紉度日，以俟武功回心轉意，若之何？」王妻勉從其言。既往，正入前僧之室，藏於地窖，姦污自如。久而稍聽其出入，遂伺隙告邏卒，執僧到官，伏其辜。妻亦悵恨以死。《夷堅志再補・義婦復仇》（存目）《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閨媛典》第三六四卷《閨恨部・列傳》四《稅家妻周氏》（出《涇林雜記》）（存目）《龍圖公案》卷二《偷鞋》（存目）。

又卷三七《梁武帝累修成佛》《朝野僉載》卷二「梁有磕頭師者」（存目）《六朝事跡類編》卷上《總叙門》第一《六朝興廢・梁武皇帝》（存目），又卷下《寺院門》第一二《同泰寺》（存目），又《靈異門》第九《郗氏化蛇》（存目）《戲瑕》卷二《郗皇后》（存目）《遣愁集》卷三《負心》（存目）。

又卷三九《汪信之一死救全家》《棃史》卷六《汪革謠讖》（存目）。

又卷四〇《沈小霞相會出師表》《明十六種小傳》卷三《沈小霞妾》（存目）。

著録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二《明清部一》《古今小說》四十卷四十篇（內閣文庫、尊經閣），內閣文庫藏明刊原本。圖四十葉，極精。第三十七葉記刊工姓名曰「素明刊」，即劉素明。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形式與今所見「通言」全同。界已有磨滅處，似尚非初印本。尊經閣所藏爲白紙本，插圖形式正文行款亦同，或係初印本。據長澤先生言，曾以內閣本校之，其序少數字間有異同。《古今小說》，中國已佚。此二本至可寶貴。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三《明清小說部甲》《古今小說》四十卷四十篇，存。明昌啓間天許齋刊本。精圖四十葉。記刊工曰「素明刊」（即劉素明）。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日本內閣文庫）又白紙明本，行款形式悉同上書。卷首序亦同。（日本前田侯家尊經閣）大連圖書館藏日本人據映雪齋本抄本，

警世通言

論述

無礙居士《警世通言叙》野史盡眞乎？曰：不必也。盡贋乎？曰：不必也。然則去其贋而存其眞乎？曰：不必也。六經、《語》、《孟》，譚者紛如，歸於令人爲忠臣，爲孝子，爲賢牧，爲良友，爲義夫，爲節婦，爲樹德之士，爲積善之家，如是而已矣。經書著其理，史傳述其事，其揆一也。理著而世不皆切磋之彥，事述而世不皆博雅之儒。於是乎村夫稚子，里婦估兒，以甲是乙非爲喜怒，以前因後果爲勸懲，以道聽途說爲學問，而通俗演義一種，遂足以佐經書史傳之窮。而或者曰：村醪市脯，不入賓筵，烏用是齊東娓娓者爲？嗚乎，《大人》、《子虛》，曲終奏雅，顧其旨何如耳！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麗其人。其眞者可以補金匱石室之遺，而贋者亦必有一番

激揚勸誘、悲歌感慨之意。事眞而理不贋，卽事贋而理亦眞，不害於風化，不謬於聖賢，不戾於詩書經史，若此者其可廢乎！里中兒代庖而創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頃從玄妙觀聽說《三國志》來，關雲長刮骨療毒，且談笑自若，我何痛爲！夫能使里中兒有刮骨療毒之勇，推此說孝而孝，說忠而忠，說節義而節義，觸性性通，導情情出。視彼切磋之彥，貌而不情；博雅之儒，文而喪質，所得而未知孰贋而孰眞也！隴西君海內畸士，與余相遇於棲霞山房，傾蓋莫逆，各叙旅況。因出其新刻數卷佐酒。且曰：尙未成書。子盍先爲我命名。余閱之，大抵如僧家因果說法度世之語，譬如村醪市脯，自平平閣主人手授，非警世勸俗之語，不敢濫入，庶幾木鐸老人之遺意，或亦士君子所不棄也。金陵兼善堂謹識。

紀事

《警世通言》卷一《俞伯牙摔琴謝知音》《列子》卷五《湯問》（存目）《呂氏春秋》卷一四《孝行覽》第二《本味》：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復爲鼓琴者。《韓詩外傳》卷九（存目）《新序》卷四《雜事》（存目）《說苑》卷一六《談叢》（存目）。

又卷二《莊子休鼓盆成大道》《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存目）《莊子・外篇・至樂第一八》：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槪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遺愁集》卷一一《警悟》（存目）。

又卷三《王安石三難蘇學士》《西塘集耆舊續聞》卷一「中書待制公翌新仲嘗言」（存目）《高齋漫錄》「東坡聞荊公《字說》新成」（存目）《類說》卷五七《西清詩話・秋英不比春花落》（存目）《堯山堂外紀》「伯虎嘗見降仙」（存目）。

又卷四《拗相公飲恨半山堂》《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九「韓魏公自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存目），又卷一一「王荊公天資孝友」（存目），又卷一二「王荊公晚年於鍾山書院多寫『福建子』三字」（存目）《曲洧舊聞》卷一〇「王荊公性簡率」（存目）《楓窗小牘》卷上「荊公柄國時」（存目）《桯史》卷九《金陵無名詩》（存目）《孫公談圃》卷中「荊公在金陵」（存目）《效顰集》中卷《鍾離叟嫗傳》（存目）。

又卷五《呂大郎還金完骨肉》《雙槐歲鈔》卷九《掾溺得子》（存目）《堅瓠廣集》卷五《還銀得子》（存目）。

又卷六《俞仲舉題詩遇上皇》《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帝王都會》：高宗既居德壽，時到靈隱冷泉亭閒坐，有一行者奉湯茗甚謹。德壽語之曰：「朕觀汝意度，非行者也，本何等人？」其人拜且泣曰：「臣本某郡守，得罪監司，誣劾贓，廢爲庶人。貧無以餬口，來從師舅，覓粥延殘喘。」德壽惻然曰：「當爲皇帝言之。」數日後再往，則其人尙在，問之，則云：「未也。」明日，孝宗恭請太上帝后幸聚景園，德壽不笑不言。孝宗再奏，亦不答。太后曰：「孩兒好意招老夫婦，何爲怒耶？」德壽默然良久，乃曰：「朕老矣，人不聽我言。」孝宗益駭，復從太后請其事。德壽乃曰：「如某人者，朕已言之而不效，使朕愧見其人。」孝宗曰：「昨承聖訓，次日卽以諭宰相。宰相謂贓污狼籍，免死已幸，難以復用。然此小事，來日決了，今日且開懷一醉可也。」德壽始笑而言。明日，孝宗再諭宰相，宰相猶執前說。孝宗曰：「昨日太上聖怒，朕幾無地縫可入。縱大逆謀反，也須放他。」遂盡復原官，予大郡。後數日，德壽再往，其人曰：「臣已得恩命，專待陛下之來。」謝恩而去。《武林舊事》卷三《西湖游幸》（存目）。

又卷八《崔待詔生死冤家》《異聞總錄》卷一（存目）。

又卷九《李謫仙醉草嚇蠻書》《松窗雜錄》「開元中」（存目）《酉陽雜俎》

卷一二《語資》(存目)《本事詩・高逸第三》「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存目)《唐摭言》卷一三《敏捷》(存目)《青瑣高議後集》卷二《李太白跨驢入華陰縣內》(存目)《容齋隨筆》卷三《李太白》(存目)《二老堂雜志》卷五《記太平州牛渚磯》(存目)《酒史》卷上《酒獻》第三《飲酒小傳》(存目)《野客叢書》卷一八「李白事說者不一」(存目)《國色天香》卷三《快睹爭先・番書》(存目)、又《快睹爭先・嚇蠻書》(存目),又卷六《山房日錄・李白供狀》(存目)。

又卷一〇《錢舍人題詩燕子樓》《夢粱錄》卷一七《歷代人物》(存目)《白氏長慶集》卷一五《燕子樓三首並序》:徐州故尚書張,有愛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予爲校書郎時,遊徐泗間,張尚書宴予。酒酣,出盼盼以佐歡。歡甚,予因贈詩云:「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盡歡而去。邇後絕不相聞,迨茲僅一紀矣。昨日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繢之訪予,因吟新詩,有《燕子樓》三首,詞甚婉麗。詰其由,爲盼盼作也。繢之從事武寧軍累年,頗知盼盼始末,云:「尚書既沒,歸葬東洛。而彭城有張氏舊第,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於今尚在。」予愛繢之新詠,感彭城舊遊,因同其題作三絕句:「滿窗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卧牀。燕子樓中霜月夜,秋來只爲一人長。」「鈿暈羅衫色似煙,幾迴欲著卽潸然。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空箱十一年。」「今春有客洛陽迴,曾到尚書墓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全唐詩話》卷六《張建封妓》(出《長慶集》)(存目)《類說》卷二九《麗情集・燕子樓》(存目)《獨醒雜志》卷三「東坡守徐州」(存目)《七修類稿》卷三六《詩文類・燕子樓》(存目)《買愁集》卷三《哀書・燕子樓》(存目)。

又卷一一《蘇知縣羅衫再合》《太平廣記》卷一二一《崔尉子》(出《原化記》)(存目),又卷一二二《陳義郎》(出《乾臊子》)(存目),又卷一二八《李文敏》「唐李文敏者」(出《奇聞錄》)(存目)《青瑣高議後集》卷四《卜起傳:從弟害起謀其妻》(存目)。

又卷一二《范鰍兒雙鏡重圓》《說郛》卷三七《摭青雜說》(存目)。

又卷一四《一窟鬼癩道人除怪》《鬼董》卷四「都民質庫樊生」(存目)《夢粱錄》卷一六《茶肆》(存目)。

又卷二一《趙太祖千里送京娘》《飛龍傳》第一八回《賣華山千秋留跡 送京娘萬世英名》、第一九回《匡胤正色拒非詞 京娘陰送酬大德》(存目)。

又卷二二《宋小官團圓破氈笠》《古今閨媛逸事》卷四《情愛類・破氈隱語》(存目)《寄園寄所寄》卷下《驅睡寄・定數》(存目)《金三》(存目)。

又卷二四《玉堂春落難逢夫》《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卷一第二九回《妬奸成獄》(存目)《青樓小名錄》卷六《玉堂春》(存目)。

又卷二五《桂員外途窮懺悔》《覓燈因話》卷一《桂遷感夢錄》(存目)。

又卷二六《唐解元一笑姻緣》《堅瓠四集》卷四《唐六如》(存目)《茶香室叢鈔》卷一七《秋香》(存目)《茶餘客話》卷一八「唐解元《三笑姻緣》故事」(存目)皞皞子《紀唐六如軼事》:唐子畏被放後,於金閶見一畫舫,珠翠盈坐。內一女郎嬌好姿媚,笑而顧己,乃易微服買小艇尾之。抵吳興,知爲某仕宦家也。日過其門,作落魄狀,求傭書者。主人留爲二子傅,事無不先意承旨,主甚愛之。二子文日益奇,父師不知出自子畏也。已而以娶求歸,二子不從,曰:「室中婢惟汝所欲。」遍擇之,得秋香者,卽金閶所見也。二子白父母而妻之。婚之夕,女郎謂子畏曰:「君非向金閶所見者乎?」曰:「然。」曰:「君士人也,何自賤若此?」曰:「汝昔顧我不能忘情耳。」曰:「妾昔見諸少年擁君出素扇求書畫,君揮翰如流,且歡呼浮白,傍若無人,睨視吾舟。妾知君非凡士也,乃一笑耳。」子畏曰:「何物女子,於塵埃中識名士耶?」益相歡洽。居無何,有客過其門,主人令子畏典客,客於席間恆注目子畏。客私謂曰:「君何貌似唐子畏?」子畏曰:「然。余慕主家女郎,故來此耳。」客白主人,主人大駭,列於賓席,盡懽。明日治百金裝並婢送歸吳中。按:坊刻有《三笑奇緣》一書,卽指此事,惟以吳興爲錫山,某宦家爲華太師家。又極意形容二子之愚騃。或係臆造,而情事相同處頗多。可見評話盲詞亦有所本。皞皞子識。 又:伯虎與文徵仲交誼甚厚,乃其情尚固自殊絕,伯虎、希哲兩公每欲戲之。一日偕徵仲同遊竹堂寺,伯虎先囑近寺伎者云:「此來文君,青樓中素稱豪俠,第其性猝難狎,若輩宜善事之。」伎首肯,已密伺所謂文君者。兩公乃故與徵仲道經狎邪,伯虎目挑之,伎卽固邀徵仲,苦不相釋。徵仲悵然曰:「兩公調我耳。」遂相與大笑而別。 又:文徵仲素號端方,生平未嘗一遊狹邪。伯虎與諸狎客縱飲石湖上,先攜伎藏舟中,乃邀徵仲同遊,徵仲初不覺也。酒半酣,伯虎岸幘高歌,呼伎進酒,徵仲大詫辭別。伯虎命諸伎固留之,徵仲益大叫,幾赴水,遂於湖上買蚬蟲逸去。 又:唐

子畏、祝希哲兩公，浪游維揚，極聲伎之樂，貲用乏絕。兩公戲謂鹽使者課稅甚饒，乃僞作玄妙觀募緣道者，衣冠甚偉，詣臺造請焉。鹽使者大怒，咤之曰：「爾獨不聞御史臺霜威凜凜耶？何物道者，輒敢輕造乎？」兩公對曰：「明公將以貧道爲游食者與？非敢然也。貧道所與交，皆天下賢豪長者。卽如吾吳唐伯虎、祝希哲輩，咸折節爲友。明公不棄，請奏薄技，惟公所命。」御史霽威，隨指牛眠石爲題，命兩公賦之。兩公立就一律，其詞云：「嵯峨怪石倚雲間（唐），拋擲於今定幾年（祝）。苔蘚作毛因雨長（唐），藤蘿穿鼻任風牽（祝）。從來不食谿邊草（唐），自古難耕隴上田（祝）。怪殺牧童鞭不起（唐），笛聲斜掛夕陽煙（祝）。」御史得詩，笑謂兩公曰：「詩則佳矣，意欲何爲？」兩公進曰：「明公輕財好施，天下莫不聞。今姑蘇玄妙觀圯甚，明公倘能捐俸葺之，名且不朽。」御史大悅，卽檄下長、吳二邑資金五百爲葺觀費。兩公得檄，遂扁舟歸，投檄二邑，更修刺往謁二尹，詐爲道者關說，得金果如其數。乃悉召諸伎及所與遊者，暢飲數日輟盡。異日鹽使者按吳，肅儀謁觀，見廟貌傾圮如故，召長、吳二令責之。令對曰：「奉明公檄，適唐解元伯虎、祝京兆允明兩公云自維揚來，極道明公爲此勝舉，令卽畀金如數久矣。」鹽使者悵然，心知兩公，然惜其才名，不問也。按長洲閻秀卿作先生傳，謂先生緣故去其妻。其爲諸生時，嘗作《悵悵詩》，允與其事合，蓋詩讖也。然則多情如先生，亦有放翁之恨耶？嗥嗥子又識。

又卷二七《假神仙大鬧華光廟》《西湖遊覽志》第一三卷《南山分脈城內勝蹟》「普濟橋」（存目）又第一七卷《南山分脈城內勝蹟》「五顯廟」（存目）。《南山分脈城內勝蹟》「華光廟」（存目）又《太平廣記》卷四五八《李黃》（出《博異志》）（存目）《夷堅支》戊卷二《孫知縣妻》（存目）《清波小志》卷下「宋時法師鉢貯白蛇」（存目）《西湖遊覽志》第三卷《南山勝蹟》（存目）。

又卷二九《宿香亭張浩遇鶯鶯》《青瑣高議》別集卷四《張浩：花下與李氏結婚》（存目）《綠窗新話》卷上《張浩私通李鶯鶯》（存目）。

又卷三〇《金明池吳清逢愛愛》《夷堅甲志》卷四《吳小員外》（江續之說）（存目）《綠窗新話》卷上《金彥遊春遇會娘》（出《剡玉小說》）（存目）。

又卷三二《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九籥集》卷五《負情儂傳》（存目）。

又卷三七《萬秀娘仇報山亭兒》《花草粹編》卷五《小令》（存目）。

明文學部二・警世通言

又卷四〇《旌陽宮鐵樹鎭妖》《搜神後記》卷二《吳舍人》（存目）《晉書》卷九五《列傳》第六五《藝術・吳猛》（存目）《朝野僉載》卷三「西晉末」（存目）《太平廣記》卷一四《許眞君》（出《十二眞君傳》）（存目）《酉陽雜俎》卷二《玉格》（存目）又卷一五《蘭公》（出《十二眞君傳》）（存目）又卷六二《謝母》（出《集仙錄》）（存目）《墉城集仙錄》）（存目）又《旺母》（出《集仙錄》）（存目）《神仙傳》卷九《郭璞》（存目）《歷代仙史》卷二《晉仙列傳・陳勳》（存目）又《晉仙列傳・周廣》（存目）又《晉仙列傳・甘戟》（存目）又《晉仙列傳・施岑》（存目）。

著録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三《明清小說部甲》《警世通言》，存。明馮夢龍纂輯。諸本但題評較人，不著作者姓名。此書今所知見者有三本。分志如左：《金陵兼善堂本警世通言四十卷四十篇》。明刊本。圖四十葉。有「素明刊」字樣。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日本蓬左文庫。卽鹽谷溫所稱尾州本〕〔日本倉石武四郎〕此本題「可一主人評」，「無礙居士較」，封面識語「閣」字完好。首天啓甲子（四年）豫章無礙居士序。《衍慶堂二刻增補警世通言四十卷四十篇》。明本。圖四十葉。亦著「素明刊」字樣。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書已不全。卷三十《陳可常》篇，卷三十二《崔待詔》篇，卷三十三《李謫仙》篇，卷三十四《錢舍人》篇，卷三十五《宿香亭》篇，卷三十六《金明池》篇，卷三十七《趙知縣》篇，卷三十八《況太守》篇，皆係抄補。卷二十九《晏平仲》篇，卷三十《李秀卿》篇缺。〔大連圖書館〕此本題「可一居士評」，「墨浪主人較」（與衍慶堂本《明言》題同）。封面有「二刻增補」字樣。「閣」字完好。首豫章無礙居士序。書四十卷中，摻入《古今小說》四卷。餘三十六卷同兼善堂本，而卷第不同，唯卷一至卷六，卷三十九至卷四十，尚與兼善堂本一致。《三桂堂王振華刊本警世通言四十卷四十篇》。覆明本。亦十行，行二十字。〔北京圖書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圖書館〕〔鄭西諦〕題「可一主人評」，「無礙居士較」，封面識語「閣」字缺壞，首豫章無礙居士序。此三桂堂本今所見者圖多不全，且缺卷三十七以下四卷，僅三十六卷。唯日本《舶載書目》尚載其全目。卷第悉同兼

善堂本。唯此本卷二十四之《卓文君慧眼識相如》篇，兼善堂本移作卷六《俞仲舉題詩遇上皇》篇之入話。而以《玉堂春落難逢夫》篇入卷二十四填補之。卷四十《葉法師符石鎮妖》篇，兼善堂本以《旌陽宮鐵樹鎮妖》篇替之。

衍慶堂謹識。

醒世恒言

論述

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序》 六經國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說也。而尚理或病於艱深，修詞或傷於藻繪，則不足以觸里耳而振恒心。此《醒世恒言》四十種，所以繼《明言》、《通言》而刻也。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恒則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義一耳。夫人居恒動作言語不甚相懸。一旦弄酒，則叫號躑躅，視塹如溝，度城如檻。何則？酒濁其神也。然而斟酌有時，雖畢吏部、劉太常未有時時如濫泥者。豈非醒者恒而醉者暫乎？由此推之，惕孺爲醒，下石爲醉；却嘻爲醒，食嗟爲醉；剖玉爲醒，題石爲醉。又推之，忠孝爲醒，而悖逆爲醉；節儉爲醒，而淫蕩爲醉；耳和目章，口順心貞爲醒；而卽聾從昧，與頑用囂爲醉。人之恒心，亦可思已。從恒者吉，背恒者凶。心恒心，言恒言，行恒行。入夫婦而不驚，質天地而無怍。下之巫醫可怍，而上之善人君子聖人亦可見。恒之時義大矣哉！自昔濁亂之世，謂之天醉。天不自醉人醉之，則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之權與人，而以醒人之權與言。言恒而人恒，人恒而天亦得其恒，萬世太平之福，其可量乎！則茲刻者，雖與《康衢》、《擊壤》之歌，並傳不朽可矣。

又卷一《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稗海本《搜神記》卷五「趙明甫」（存目）《東軒筆錄》卷一二「鍾離君」（存目）《國色天香》卷五《名儒遺範・廣陰德》（存目）《報應錄・范明府》（存目）。

又卷二《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後漢書・列傳》卷六六《許荆傳》（存目）《遺愁集》卷四《孝友》：張孝基爲人友愛，初舉孝廉，父母卒，二弟俱幼。與分家產，孝基欲成二弟之名，乃田地居其肥者，僮僕選其壯者。二弟感兄教訓，毫不與爭，鄉里咸以孝基爲假孝廉。縣令聞之，持薦二弟義讓可嘉，奉旨徵聘。及出仕數載，令聞遐著。孝基復勸二弟乞骸歸里，共樂林泉。方始遍邀親族，歸還弟產，並藉歷年所收餘息，逐一交明。二弟更感其德，連辟不應，奉兄以終。

又卷五《大樹坡義虎送親》 《太平廣記》卷四二八《盧造》：汝州葉縣令盧造者，有幼女，大曆中，許嫁同邑鄭楚之子元方。數年間，音問兩絕。縣令韋計爲子娶焉，其吉辰，元方適到。會武昌戍邊兵亦止其縣。縣隘，天雨甚，元方無所容，徑往縣東十餘里佛舍。舍西北隅，有若小獸號鳴者，出火視之，乃三虎雛，目猶未開。以其小未能害人，且不忍殺，閉門堅拒而已。約三更初，虎來，觸其門，不得入。其西有窗，亦甚堅，虎怒搏之，櫺折，陷頭於中，爲左右所轄，進退不得。元方取佛塔磚擊之，虎吼怒拏攫，終莫能去，連擊之，俄頃而斃。既而門外若女人呻吟，氣甚困劣，元方問曰：「門外呻吟者，人耶？鬼耶？」曰：「人也。」曰：「何以到此？」曰：「妾前盧令女也。今夕將適韋氏，親迎一時，貽穢百世，夫先自醉也，而又以狂藥飲之，吾不知視此三言者得失何如也？天啓丁卯中秋隴西可一居士題於白下之棲霞山房。

衍慶堂《醒世恒言識語》 本坊重價購求古今通俗演義一百二十種，初刻

耳。」元方言姓名，且話舊諾。女亦前記之，曰：「妾父曾許妻君，一旦以君之絕耗也，將嫁韋氏，天命難改，虎送歸君。莊去此甚近，君能送歸，請絕韋氏而奉巾櫛。」及明送歸其家。其家以虎攫去，方將制服，忽見其來，喜若天降。元方致虎於縣，且具言其事。縣宰異之，以盧氏歸於鄭焉。（出《續玄怪錄》）又《勤自勵》（出《廣異記》）（存目）又卷四三一《中朝子》（出《原化記》）（存目）。

又卷六《小水灣天狐貽書》《太平廣記》卷四五三《王生》（出《靈怪錄》）（存目）又卷四五四《張簡棲》（存目）《歲時廣記》卷一九《獲狐書》（存目）。

又卷八《喬太守亂點鴛鴦譜》《醉翁談錄》丙集卷一《因兄姊得成夫婦》：廣州姚三郎家，以機杼爲業。其妻雙生一男一女，女居長，狀貌無別。男名宜孫。女名養姑，少時，爲高客子高大議親。過聘後，女因春遊，大適見之，乃起慕妻之心。時大年已十七矣，欲取其妻，以女年紀未及爲辭。大因成病。高使媒者來曰：「高郎甚危，恐因思成病，權欲取婦歸，以滿其意，冀得病愈。」姚與約曰：「彼既有疾而欲取妻，是速其死。如欲畢親，此斷不可。但欲取歸見面而慰安之，此亦從便。」議既定，密與其妻謀曰：「不若權以養姑服飾，裝束宜孫而歸之，少慰其家。但丁寧勿與歸房。」及行時，宜孫年方十五，宛然與女子無異。及到其家，入見高郎於其父母之房。時高郎羸甚，其家乃置養姑於他房，以其室女伴之。經月餘，高大病愈。大豈知養姑之來，乃宜孫假爲之也，與其伴宿之女，所爲不善久矣。姚恐事覺，乃促其歸。其子依依不忍離矣。及敗露，高欲興訟。衆謂曰：「若到官，彼此有罪，則不若用交親之說爲上。」高客思之，不欲壞其女，於是從之。時人爲之語曰：「弟以姊而得婦，妹以兄而獲夫。打合就鴛鴦一對，分明歸男女兩途。好個風流伴侶，還它終久歡娛。」後遂成親，二家修好，釋然如初矣。《堅瓠十集》卷三《姑嫂成婚判》（存目）又卷四《天緣》（存目）。

又卷九《陳多壽生死夫妻》《復齋日記》上：陳壽，分宜人。聘某氏，未成婚而壽得癩疾。其父令媒辭絕，女泣不從，竟歸。壽以己惡疾，不敢近，女事之，三年不懈。壽念惡疾不可瘳，而苟延旦夕以負其婦，不如死，乃私市砒，欲自盡。婦覘知之，竊飲其半，冀與俱殞。壽服砒大吐，而癩頓愈，婦一吐不死。夫婦偕老，生二子，家道日隆。人皆以爲婦貞烈之報。安成李翰爲予言之如此。

又卷一〇《劉小官雌雄兄弟》《玉芝堂談薈》卷一〇《女子男飾》：宣德間，河西務劉翁夫婦，業沽酒，家亦小康，年俱六十餘，無子。值雪甚，有童子隨父投宿。及明，父病，數日竟死。此男遂留爲兒，名劉方。居二載，復值大風，有少年覆舟遇救，持一竹籠。詢之，則山東劉奇，父聽選在京，遭疫，父母俱喪，籠中乃火化遺骨也。劉翁惻然，爲助資，命奇去。月餘復來，云：「故鄉河決，已漂盡矣。願乞片地埋骨，而身爲僕役以報。」劉翁許之。奇與方遂爲兄弟。久之，劉夫婦俱沒。方復往京，攜母柩至，與父合葬。奇欲之，而方執意不可。事畢，停沽酒而開布肆，家事日起。有來議姻者，奇欲取其妻，以女年紀未及爲辭。大因成病。高使方再和。方復書曰：「營巢燕，聲聲叫，莫使青春空歲月！可憐和氏璧無瑕，何事楚君偏不納？」奇笑曰：「吾弟果女子也。」方面發赤。奇固問之。蹙額告曰：「妾向寓京師，因母喪，隨父還鄉，恐途中不便，故爲男扮。後由天設雌雄事久期。雌者得雄願已足，雄者將雌胡不知？」奇大驚曰：「吾弟殆木蘭乎？自同卧以來，即酷暑未嘗赤體，合之題詞，可知也。」乃佯爲不悟，兄獨力難成，故復遲遲耳。」奇曰：「弟詞中有俯就之意，昔爲兄弟，今爲夫婦，不亦可乎？」方曰：「妾籌之熟矣。三宗墳墓俱在於此，亦難恝然。兄若不棄，共奉三姓家香火，妾之願也。」是夜，兩人分席而卧。次日，請鎮中年老者爲媒，遂成花燭。里中傳爲異事，因名其地爲三義村。

又卷一一《蘇小妹三難新郎》《澠水燕談錄》卷四《才識》（存目）《誠齋雜記》卷下「子瞻有小妹」（存目）《兩山墨談》卷八：東坡畫像，不傳於世。相傳云坡有妹，秀慧而額頗高凸，坡嘗戲云：「蓮步未離香閣下，梅粧先露畫屏前。」而蘇妹亦應聲戲坡云：「欲扣齒牙無處覓，祇聞毛裏有聲傳。」緣是世謂坡多髯。此猶疑其世俗之談，未足憑信。及觀坡贈焦山長老詩云：「譬如長鬚人，不以長爲苦。一旦或人問，晚睡安所措？歸來被上下，展轉無著處。」予嘗冬夜擁衾，頗爲多髯所擾，蓋展轉措放，纔獲安寢。以是知坡詩所云，必嘗親歷，而世傳其多鬍，或信然也。《東坡問答錄·的對》「東坡之妹」（存目）。

又卷一二《佛印師四調琴娘》《冷齋夜話》卷六：東吳僧道潛，有標致。

嘗自姑蘇歸湖上，經臨平，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坡一見如舊。及坡移守東徐，潛往訪之，館於逍遙堂。士大夫爭欲識面。東坡饌客罷，與俱來，而紅粧擁隨之。東坡遣一妓前乞詩，潛援筆而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座大驚。自是名聞海內。然性偏尚氣，憎魏，浪蕊浮花懶問名。」士論以此少之。《西湖遊覽志餘》第一六卷《香奩艷兄子如仇，嘗作詩云：「歲歲東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平生。如今眼底無姚語》(存目)。

又卷一三《勘皮靴單證二郎神》《貴耳集》卷中「徽宗卽江南李王」(存目)《揮麈錄餘話》卷一《蔡元長保和殿曲燕記》(存目)《夷堅乙志》卷一九《楊戩二怪》(存目)《夷堅丁志》卷一九《玉女喜神術》(存目)。

又卷一四《鬧樊樓多情周勝仙》庚卷一《鄂州南市女》：鄂州南草市茶店僕彭先者，雖廛肆細民，而姿相白皙若美男子。對門富人吳氏女，每於簾內窺覘而慕之，無由可通繾綣，積思成瘵疾。母憐而私扣之，曰：「兒得非心中有所不愜乎？試言之。」對曰：「實然，怕爲爺娘羞，不敢說。」強之再三，乃以情告。母語其父，以門第太不等，將詒笑鄉曲，不肯聽。至於病篤，所親或知其事，勸吳翁，使勉從之。吳呼彭僕諭意，謂必歡喜過望。彭時已議婚，鄙其女所爲，出辭峻却。女遂死，卽葬於百里外本家。喪中凶儀華盛，觀者歎詫。山下樵夫少年，料其壙樞瘞藏之物豐備，遂謀發塚。既啓棺，扶女尸坐起剝衣。女忽開目相視，肌體溫軟，謂曰：「我賴爾力幸得活，切勿害我！候黃昏抱歸爾家將息。若幸安好，便做你妻。」樵如其言，仍爲補治塋穴而去。及病愈，據以爲妻。布裳草履，無復昔日容態，然思彭生之念不暫忘。乾道五年春，紿樵云：「我去南市久，汝辦船載我一遊。假使我家見時，喜我死而復生，必不究問。」樵與俱行。纔入市，徑訪茶肆，登樓。適彭攜瓶上，女使樵下買酒，亟邀彭並膝，道再生緣由，欲與之合。彭既素鄙之，仍知其已死，批其頰曰：「死鬼爭敢白晝現行！」女泣而走。逐之，墜於樓下。視之，死矣。樵以酒至，執彭赴里保。吳氏聞而悉來，守尸悲哭，殊不曉所以生之故。並捕樵送府，遣縣尉詣墓審驗，空無一物。獄成，樵坐破棺見尸論死，彭得輕比。雲居寺僧了清，是時抄化到鄂，正睹其異。《清尊錄》所書大桶張家女，微相類云。《龍圖公案》卷六《紅牙球》(存目)。

又卷一五《赫大卿遺恨鴛鴦絛》《菽園雜記》卷六「京師多尼寺」(存目)《聽雨軒筆記》卷四《贅紀》(存目)。

又卷一六《陸五漢硬留合色鞋》《治世餘聞錄》下篇卷一：李興在陝曾辯一獄，人亦稱之。有楊二官人者，係大辟，久不決引，稱係冤不已。查得本犯先年方十餘歲，與一女子通姦，因殺死巡檢夫婦，連其父及其嫂錄之。嫂訴：「舅姑及夫俱亡，止遺妾與夫妹同居。夫妹年方一十六歲。一日，與妾閒步後園，忽見牆外一少年騎馬過。此人貌美，妾不合稱之曰：「姑若得此爲配，一生足矣！」夫妹與妾曰：「此卽東門楊二官人。」既還室，越月餘，有故翁舊識一巡檢，任滿攜妻孥回，遇日暮來投宿。妾以翁故留之，以夫妹併宿妾室，却以姑室居巡檢，而以其子居於外。不意是夕爲人殺死巡檢夫婦。今蒙審，敢吐實以告。」李審其語，亦如嫂言。李又審楊二官人：「汝何彼時已伏，今又稱冤？」楊二官人訴曰：「某一時年幼，素亦未嘗桎梏，又不勝箠楚，含冤承認。實不知情。」復問女曰：「汝與彼相處月餘，何無暗識？」女曰：「貌固不能識，但曾捫其左膊上一肉瘤。」李乃驗楊無有，叱衆且退，乃囑有司集女家左右前後四鄰四十戶共取結狀，供楊有無通姦殺人情詞，連人解院。有司卽集衆鄰取供呈解，李覽俱正楊二因姦殺死人命。李怒衆曰：「汝等扶同，不詢源委。彼既行姦黑夜，豈由告報諸鄰，汝等何據而知？」卽叱左右去衆之衣，面縛，令鞭其背。密視之，見一屠者左膊有塊。李遽呼之前，曰：「汝知死乎？殺人者汝也。」屠知情眞事實，泣曰：「已知。」李曰：「汝何殺死巡檢，又何得而姦其女？」屠曰：「是日其姑嫂在園相戲時，我因盜彼園中笋，耳聞其聲，卽潛伏於草莽中。俟其既回，至夕，因假楊二官之名入以求姦。相處月餘，一夕，復至其處，見二人同宿於牀。某不勝忿怒，謂其又私他人，歸取屠刀殺之。初不知其爲巡檢夫婦也。」李曰：「何不當時自首？」屠曰：「固畏縮苟延耳。」乃坐法，而出楊二。此亦折獄龜鑑，故記其略，不以人廢之也。《九朝野記》卷四(存目)《讕言長語》卷下(存目)。

又卷一七《張孝基陳留認舅》《厚德錄》卷一：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

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況管庫乎，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此似《法華》窮子之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爲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旗幢騶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又卷一九《白玉孃忍苦成夫》《輟耕錄》卷四《賢妻致貴》：程公鵬舉，在宋季被虜，於興元版橋張萬戶家爲奴。張以虜到宦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卽竊謂其夫曰：「觀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爲去計，而甘心於此乎？」夫疑其試己也，訴於張。張命笞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爲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訴於張。張命出之。遂鬻於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鞋一，易程一履，泣而曰：「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年十七八，以蔭補入官。迨國朝統一海宇，程爲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其爲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攜向之鞋履，往興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衣以寢，每紡績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己女，將半載，以所成布匹償元鬻錞物，乞身爲尼，吾妻施貲以成其志。見居城南某庵中。」所遣人卽往尋。見，以曝衣爲由，故遺鞋履在地。尼見之，詢其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參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鞋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鞋履復全，吾之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爲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參政未嘗娶，終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興元路。路官爲具禮，委幕屬李克復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爲夫婦焉。《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閨媛典》第三三一卷《閨識部·列傳》三《程萬里妻白玉娘》(出《堯山堂外紀》)(存目)。

又卷二一《呂洞賓飛劍斬黃龍》《鶴林玉露》卷一三《飛吟亭詩》：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於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於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群書類編故事》卷一〇《洞賓遊岳陽》(存目)《聽雨紀談·呂洞賓》(存目)。

又卷二三《金海陵縱欲亡身》《金史》卷六三《海陵諸嬖傳》(存目)。

又卷二四《隋煬帝逸遊召譴》《隋遺錄》卷上(存目)又卷下(存目)《海山記》(存目)《煬帝迷樓記》(存目)《煬帝開河記》(存目)《脚氣集》卷上(存目)。

又卷二五《獨孤生歸途鬧夢》《三夢記》(存目)《太平廣記》卷二八一《獨孤遐叔》：貞元中，進士獨孤遐叔，家於長安崇賢里，新娶白氏女。家貧下第，將遊劍南，與其妻訣曰：「遲可周歲歸矣。」遐叔至蜀，羈栖不偶，逾二年乃歸。至鄠縣西，去城尚百里，歸心迫速，取是夕到家，趨斜逕疾行。人畜既殆，至金光門五六里，天已暝。絕無逆旅，唯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時近清明，月色如晝。繫驢於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杏十餘株。夜深，施衾幬於西窗下偃卧。方思明晨到家，因吟舊詩曰：「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至夜分不寐。忽聞牆外有十餘人相呼，聲若里胥田叟，將有供待迎接。須臾，有夫役數人，各持畚鍤箕帚，於庭中糞除訖，復去。有頃，又持床席牙盤蠟炬之類，及酒具樂器，闐咽而至。遐叔意謂貴族賞會，深慮爲其斥逐，乃潛伏屏氣，於佛堂梁上伺之。鋪陳既畢，復有公子女郎共十數輩，青衣黃頭亦十數人，步月徐來，言笑晏晏。遂於筵中閒坐，獻酬縱橫，履舄交錯。中有一女郎，憂傷摧悴，側身下坐，風韻若似遐叔之妻。窺之，大驚，卽下屋柹，稍於暗處，迫而察焉，乃眞是妻也。方見一少年舉杯屬之曰：「一人向隅，滿坐不樂。小人竊不自量，願聞金玉之聲。」其妻冤抑悲愁，若無所控訴而強置於坐也，遂舉金爵，收泣而歌曰：「今夕何夕？存耶，沒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樹傷心兮三見花。」滿座傾聽，諸女郎轉面揮涕。一人曰：「良人非遠，何天涯之謂乎？」少年相顧大笑。遐叔驚憤久之，計無所出，乃就階陛間，捫一大磚，向坐飛擊，磚纔至地，悄然一無所有。遐叔悵然悲惋，謂其妻死矣，速駕而歸。前望其家，步步悽咽。比平明，至其所居，使蒼頭先入，家人並無恙。遐叔乃驚愕，疾走入門，青衣報：「娘子夢魘方悟。」遐叔至寢，妻卧猶未興，良久乃曰：「向夢與姑妹之黨相與玩月，出金光門外，向一野寺，忽爲兇暴者數十輩脅與雜坐飲酒。」又說夢中聚會言語，與遐叔所見並同。又云：「方飲次，忽見大磚飛墮，因遂驚魘殆絕，纔寤而君至。」豈幽憤之所感耶！(出《河東記》)又卷二八二《張生》(出《纂異記》)(存目)。

又卷二六《薛錄事魚服證仙》《續幽怪錄》卷二《薛偉》(存目)《酉陽雜

俎》續集卷三《支諾皐》下（存目）《太平廣記》卷一三二《張縱》（出《廣異記》）（存目）。

又卷二七《李玉英獄中訟冤》《名媛詩歸》卷二八《明》四：李玉英，順天人，錦衣千戶李雄女也。雄卒，爲繼母焦氏誣陷玉英奸淫不孝，下錦衣獄，置極刑。英婉麗有才，獄中具書，令妹桃英陳其事。書云：「臣聞先正有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德？』妻曰：『不如殺之。』故囚心動。云：五刑以不孝爲先，四德以無義爲恥。故竇氏投崖，雲華墜井；是皆捐命於綱常，流芳於後世也。臣父錦衣衛千戶李雄，先娶臣母，生臣姊妹三人及弟李承祖。不幸喪母之日，臣等俱在孩穉。祖母見憐，仍娶繼母焦氏撫養。臣父於正德十四年七月十四日征陝西反賊陣亡，延禍臣家，流移日甚。臣年十六，未獲結褵，姊妹伶仃，孑無依倚；摽梅已過，紅葉無憑，嘗有《送春》詩一絕云云，又有《別燕》詩一絕云云，是皆有感而言，情非得已。而母不察臣衷，疑爲外遇，逼舅焦榕拿送錦衣衛千戶李雄，先娶臣母，生臣姊妹三人坐臣極刑。臣女流難辨，俯首聽從，蓋不敢逆繼母之情，以重不孝之罪也。邇蒙聖恩熱審，凡事枉人冤，許諸人陳奏，欽此欽遵。故臣不得不興樂生之心，以冀超脫。臣父本武人，頗知典籍，臣雖妾婦，幸領遺教。臣繼母年二十，有弟亞奴，生方周歲。母圖親子恩襲，故當父方死之時，計令臣弟李承祖十歲孩兒，親往戰場尋父遺骨，陷之死地，以圖己私。幸賴天祐，抱骨以歸。前計不成，仍將臣弟毒藥身死，支解棄埋。又將臣妹李桃英賣爲人婢，李月英屏去衣食，沿街抄化。今將臣誣陷前情。臣設有不才，四鄰何不糾舉？又不曾經獲某人，祗憑數句之詩，尋風捉影，以陷臣罪。臣之死，固當矣！十歲之弟，有何罪乎？數歲之妹，有何辜乎？臣母之過，臣不敢言。《凱風》有詩，臣當自責。臣死不足惜，恐天下後世之爲繼母者，得以肆其奸妬而無忌也！伏望陛下俯察臣心，將臣所奏，付諸有司，先將臣速斬，以快母氏之心；次將臣詩委勘，有無事情。推詳臣母之心，盡在不言之表。則臣之生平獲雪，而臣父之靈亦有感於地下矣！」書奏，天子憐而釋之，置焦氏於法。《送春》：「柴扉寂寞鎖殘春，滿地榆錢不療貧。雲鬢衣裳半泥土，野花何事獨撩人？」《別燕》：「新巢泥落舊巢欹，塵半疎簾欲掩遲。愁對呢喃終一別，畫堂依舊主人非！」《國色天香》卷六《山房日錄・李玉英辯本》（存目）《靜志居詩話》卷二三《閨門・李玉英》（存目）。

又卷二八《吳衙內鄰舟赴約》《名媛詩歸》卷二八《吳氏女》（存目）。

又卷三〇《李汧公窮邸遇俠客》《國史補》卷中：或說：天下未有兵甲時，常多刺客。李汧公勉，爲開封尉，鞫獄。獄囚有意氣者，感勉求生，勉縱而逸之。後數歲，勉罷秩，客遊河北。偶見故囚，故囚喜，迎歸，厚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德？」妻曰：「償縑千匹可乎？」曰：「未也。」妻曰：「二千匹可乎？」亦曰：「未也。」妻曰：「不如殺之。」故囚心動。其僮哀勉，密告之。勉衩衣乘馬而逸。比夜半，行百里餘，至津店。店老父誤殺長者。」乃去。未明，攜故囚夫妻二首，以示勉。《太平廣記》卷一九五《義俠》（出《原化記》）（存目）。

又卷三一《鄭節使立功神臂弓》《曲洧舊聞》卷九「神臂弓」（存目）《新編紅白蜘蛛小說》（殘頁）：臨行，婦女再三囑咐道：「你去爭名奪利，千里送君，終有一別。」便分付兩個孩兒與這鄭信道：「看妾今日之面，切勿嗔罵。」這鄭信去脊背上背了一張弓，兩隻手抱着一兒一女，婦女送着離了宮殿，迤邐地去到路口，不忍相別，便道：「丈夫保重將息！」鄭信道：「我妻寬心，省可煩惱。」言罷，雨淚如傾，大慟而別。婦女自去。鄭信將着孩兒，一路地哭，回頭看時，杳無踪跡。但見：青雲藏寶殿，薄霧隱迴廊。審聽不聞簫鼓之音，遍視已失峰巒之勢。日霞宮想歸海上，神仙女料返蓬萊。多應看罷僧繇畫，捲起丹青十幅圖。鄭信到得路口看時，却是汾州大路，徑直去河東太原府投事充軍。太原府主却是種相公諱師□，見了鄭信，相他有分發跡，收留刺充名字。鄭信因獻神臂弓，相公見喜，差充帳前管事指揮，依樣做造。後來收番累獲戰功。百姓皆感大恩，兼立生祠，次後昇轉□鎮節度使。直到如今，留下這跳橙弩兒。後來身□□次陰功護國，敕封官至皮場明靈昭惠大王。到□□蹟遺踪尚在。正是：蕭蕭斑竹映迴廊，靄靄祥雲籠廟宇。話本說徹，權做散場。

又卷三二《黃秀才徼靈玉馬墜》《說郛》卷一〇〇《續前定錄・黃損》（存目）《劍俠傳》卷三《虯鬚叟》（存目）《歲時廣記》卷一七《賜宮娥》（存目）。

又卷三五《徐老僕義憤成家》田汝成《阿寄傳》：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迺費我藜羹。」阿寄歎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迺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

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皆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縕掩體而已。嗚呼！阿寄之事，予蓋聞之兪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爲盜臣；五都之豪，爲父行賈，匿良獻楛，否且德色也。迺阿寄村鄙之民，衰邁之叟，相縻人，撫髫種，而株守薄業，戶祚彫落，溝壑在念，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乃肯畢心殫力，昌振鎡基，公爾忘私，斃而後已，是豈尋常所可及哉？鳴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即縉紳讀書明理達義者，何以加此。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賓退錄》卷三「徐氏昆弟析產」（存目）。

又卷三六《蔡瑞虹忍辱報仇》《九朝野記》卷四（存目）。

又卷三七《杜子春三入長安》《酉陽雜俎續集》卷四《貶誤》（存目）《太平廣記》卷三五六《韋自東》（存目）又卷一六《杜子春》（出《續玄怪錄》）（存目）。

又卷三八《李道人獨步雲門》《太平廣記》卷三六《李清》（出《集異記》）（存目）。

又卷三九《汪大尹火焚寶蓮寺》《新鐫國朝名公神斷詳刑公案》卷三《姦情類·蔡府尹斷和尚姦婦》（存目）。

又卷四〇《馬當神風送滕王閣》《唐摭言》卷五《以其人不稱才試而後驚》：王勃著《滕王閣序》，時年十四。都督閻公不之信。勃雖在座，而閻公意屬子壻孟學士者爲之，已宿搆矣。及以紙筆巡讓賓客，勃不辭讓。公大怒，拂衣而起，專令人伺其下筆。第一報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談。」又報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聞之，沈吟不言。又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眞天才，當垂不朽矣！」遂亟請宴所，極歡而罷。《類說》卷三四《摭遺·滕王閣記》（存目）《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三《王勃不貴》（存目）《歲時廣記》卷三五《記滕閣》（存目）。

明文學部二・醒世恒言　情　史

著録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三《明清小說部甲》《醒世恒言》四十卷四十篇，題「可一居士評」，「墨浪主人較」。明葉敬池刊本。圖四十葉。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封面右上題《繪像古今小說》。首天啓丁卯（七年）隴西可一居士序。〔日本內閣文庫〕明葉敬溪刊本。首天啓丁卯隴西可一居士序。圖及行款，悉同上本。封面右上僅存「繪像」二字。〔大連圖書館〕通行衍慶堂刊本。卷首亦載天啓丁卯隴西可一居士序。無圖，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此衍慶堂本有二本：一爲四十篇足本。卷二十三爲《金海陵縱慾亡身》。一本刪去此篇，析原書卷二十《張廷秀逃生救父》爲上下二篇，分入卷二十及卷二十一兩卷中，而以原屬卷第二十一卷之《張淑兒巧智脫楊生》篇補入卷二十三。今所見者多是此三十九篇本也。明馮夢龍纂輯。原書不著撰人。葉敬池葉敬溪二本，題「可一主人評」，「墨浪主人較」。衍慶堂本題「可一居士評」，「墨浪主人較」。

情　史

龍子猶《情史叙》《情史》，余志也。余少負情癡，遇朋儕必傾赤相與，吉凶同患。聞人有窮奇枉，雖不相識，求爲之也。或力所不及，則嗟嘆累日，中夜展轉不寐。見一有情人，輒欲下拜；或無情者，志言相忤，必委曲以情導之，萬不肯從，乃已。嘗戲言：「我死後，不能忘情世人，必當作佛度世，其佛號當云『多情歡喜如來』。有人稱贊名號，信心奉持，即有無數喜神前後擁護，遇讎敵冤家，悉變歡喜，無有嗔惡妒忌種種惡念。」又嘗欲擇取古今情事之美者，各著小傳，使人知情之可久。於是乎無情化有，私情化公，庶鄉國天下，藹然以情相與，於澆俗冀有更焉。而落魄奔走，硯田盡蕪，乃爲詹詹外史氏所先，亦快事也。是編分類著斷，恢詭非常，雖事專男女，未盡雅

馴，而曲終之奏，要歸於正。善讀者，可以廣情；不善讀者，亦不至於導欲。余因爲叙，而作偈以付之，偈曰：天地若無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無情，不能環相生。生生而不滅故。四大皆幻設，惟情不虚假。有情疏者親，無情親者疏，無情與有情，相去不可量。我欲立情教，教誨諸衆生。子有情於父，臣有情於君。推之種種相，俱作如是觀。萬物如散錢，一情爲綫索；散錢就索穿，天涯成眷屬，若有賊害等，則自傷有情。如睹春花發，齊生喜歡意。盜賊必不作，姦宄必不起。佛亦何慈悲，聖亦何仁愛。倒却情種子，天地亦混沌。無奈我情多，無奈人情少。願得有情人，一齊來演法。吴人龍子猶叙。

詹詹外史《情史叙》 六經皆以情教也。《易》尊夫婦，《詩》首《關雎》，《書》序嬪虞之文，《禮》謹聘奔之别，《春秋》於姬妾之際詳然言之，豈非以情始於男女？凡民之所必開者，聖人亦因而導之，俾勿作於涼，於是流注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而汪然有餘乎！異端之學，欲人鰥曠以求清淨，其究不至無君父不止，情之功效亦可知已。是編也，始乎貞，令人慕義；繼乎緣，令人知命。私愛以暢其悦，讎憾以伸其氣，豪俠以大其胸，靈感以神其事，癡幻以開其悟，穢累以窒其淫，通化以達其類，芽非以誣聖賢，而疑亦不敢以誣鬼神。譬諸《詩》云興觀羣怨，多識，種種具足，或亦有情者之朗鑒，而無情者之磁石乎？耳目不廣，識見未超，姑就睹記，憑臆成書，甚愧雅裁，僅當諧史。後有作者，吾爲裨諶，因題曰「類略」，以俟博雅者擇焉。江南詹詹外史述。

今古奇觀

笑花主人《今古奇觀序》 小説者，正史之餘也。《莊》、《列》所載化人、傴僂丈人，昔事不列於史；《穆天子》、《四公傳》、《吴越春秋》，皆小説之類也。《開元遺事》、《紅綫》、《無雙》、《香丸》、《隱娘》諸傳，《睽車》、《夷堅》各志，名爲小説，而其文雅馴，閭閻罕能道之。優人黄繙綽、敬新磨等搬演雜劇，隱諷時事，事屬烏有；雖通於俗，其本不傳。至有宋孝皇以天下養太上，命侍從訪民間奇事，日進一回，謂之「説話人」。而通俗演義一種，乃始則琢成對偶，叙事則確得見聞。且彰善癉惡，悉寓鍼砭，誠非尋常小説敗俗傷風者可以同日語也。惜坊間原版，漫漶模糊，加以魯魚亥豕，博覽君子，寓目爲難。爰特不惜工費，逐加校核，印以鉛版。後倩名手，重繪圖像，雖篇幅仍前，而較諸舊刻，不啻霄壤，閱者鑒之。光緒戊子菊秋，愼思草堂主人謹識。

管窺子《今古奇觀序》 小説之傳，由來久矣。自漢迄明，代有作者。遐搜博採，摛藻揚華，各有專門，以成一家之説。雖屬稗官野史，不無貫穿經典，馳騁古今，洋洋大觀，足與班、馬媲美者。然必足以正人心，厚風俗，爲千古之龜鑒，方得行於世，而垂之無窮。此書作自明代，盛傳於國朝，原

係百回。抱甕老人選刻四十種，其間所載軼事，皆確得諸見聞，非同烏有。其言頗合風人之言，善者感人善心，惡者懲人逸志，令閱者如聞清夜鐘聲，勃然猛省，非徒快人耳目，供談麈於閑窗也。從來至奇之文，無至庸之理，不過等諸牛鬼蛇神，雖奇曷貴？乃論其事則洞心駭目，人世罕聞；論其理則福善禍淫，毫釐不爽，廋至庸於至奇，是書有焉。惜舊板模糊，苦無善本，詞句舛錯，極多魯魚帝虎之訛。茲經愼思主人排印，重新細加校核，繡像則別開生面，題咏則悉去陳言，雖卷帙承前，而規模頓易。凡爭先快睹者，勿徒賞其詞藻，宜熟玩其指歸，不作尋常小說觀，是余之厚幸也。光緒戊子歲在陽後一日，管窺子拜書於海上。

俞樾《小浮梅閑話》 坊間有《今古奇觀》一書，雜取古事，敷衍成書。如許武事，見《後漢書·許荆傳》，此固本之正史者。他如羊角哀事，出《烈士傳》(引見《文選》注)。吳保義(當作安)事，出《紀聞》(引見《太平廣記》)。裴晉公事，出《玉堂閑話》。李汧公事，出《原化記》(但不云李汧公)。其餘如《金玉奴》爲紹興間士人事。《王嬌鸞》爲天順間周廷璋事。《芙蓉屏》爲至正中崔英事。《鳳凰儔》爲萬曆初吳江錢生事。《鴛鴦譜》爲嘉靖間崑山民事。《百寶箱》爲萬曆間浙東李生事。有《情史》一書，羅列無遺。惜《情史》不注所出書，余亦不能言也。又蔡女忍辱報仇，見祝允明《野記》，蓋亦明代事。按：《七修類稿》云：「小說起宋仁宗時，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回之後，即云『話說趙宋某年』云云。然則，此書固小說之正宗矣。惟以伯牙爲俞姓，則不可信。偏考古書，未有言伯牙之姓者，不得假借爲衰宗生色也。

體類

唐宋派

李攀龍《送王元美序》 以余觀於文章，國朝作者無慮數十家，稱於世卽北地李獻吉輩，其人也。視古修辭，寧失諸理。今之文章如晉江、毘陵二三君子，豈不亦家傳戶誦？而持論太過，動傷氣格，憚於修辭，理勝相掩，彼其才雄，其學博，其失冗而易。東里再變之，稍有則矣。旨則淺，質則薄。豈以左丘明所載爲皆侏離之語，而司馬遷叙事不近人情乎？故同一意一事，北地李獻吉三變之，復古矣。其流弊蹈而使人厭。勉之諸公四變而六朝，其情辭麗而結撰迥殊者，才有所至不至也。俊生學士，乃唯衆耳是寄，至不能自發一矣，其失靡而浮。晉江諸公又變之，爲歐、曾，近實矣，其失衍而卑。故國識浮沉藝苑，眞僞相含，遂令古之作者，謂千載無知己。此何異塗之羣瞽取初之業，潛溪爲冠，烏傷稱輔。臺閣之體，東里闢源，長沙導流。先秦之則，道一夫，則相與拍肩隨之，累累載路，稱踣蹻則皆橋足不下，稱汙邪則皆曳北地反正，歷下造玄。理學之逃，新建造基，晉江、毘踵不進，而雖有步趨，終不自施者乎！語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陵藻棁。六朝之華，昌穀示委，勉之氾瀾。如是而已。德。世之儒者，苟治牘成一說，不憚儕俗，比之俚言而布在方策者耳。復以易曉忘其鄙倍，取合流俗，相沿竊譽，不自知其非，及見能爲左氏、司馬文者，則又猥以不便於時制，徒敝精神，何乃有此不可讀之語，且安所用之。又二三君子家傳戶誦，則一人又何難焉。誠使元美與二三君子者比名量譽，誠不能以一人一旦遽奪其終身之見，而輒勝天下風靡之士。

《藝苑卮言》卷五 晉江出曾氏而太繁，毘陵出蘇氏而微濃，皆一時射雕手也。晉江開闔既古，步驟多贅，能大而不能小，所以遜曾氏也。毘陵從偏處起論，從小處起法，是以墮彼雲霧中。

王世貞《古四大家摘言序》 昌黎、河東氏之所謂振起六代之衰，欲以追四子而猶未逮也。宋則廬陵、臨川、南豐、眉山者，稍又變之，彼見以爲舍筏而竟津，不知其造益易而益就下。明興，弘正間學士先生稍又變之，非先秦、西京弗述，彼見以爲溯流而獲源，不知其猶墮於蹊也。夫所謂古者，不能據上游以厭羣志，而一時輕敏之士，樂於宋之易搆而名易獵，羣然而趣之，其在嘉靖間，而晉陵爲尤甚。

又《答王貢士文祿》 足下又欲輯明諸先生文辭爲一代言，甚盛心也。至詩文，篇篇成誦，下筆卽刻畫之。王道思見而歎曰：「文章自有正法眼藏，毘陵、晉江之上，而時論、經學，本朝未見其人，何論後來年少也。

《明儒學案・南中相傳學案二・襄文唐荆川先生順之》（順之）初喜空同

奈何襲其皮毛哉！」自此幡然，取道歐、曾，得史遷之神理。久之從廣大胸中隨地湧出，無意爲文而文自至。較之道思，尚是有意欲爲好文者也。

黃宗羲《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 鹿門八家之選，其旨大略本之荊川、道思。然其圈點勾抹多不得要領，故有腠理脈絡處不標出，而圈點漫施之字句之間者，於世俗差強不遠。【略】觀荊川與鹿門論文書，底蘊已自和盤托出，而鹿門一生僅得其轉折波瀾而已。所謂精神不可磨滅者，未之有得。緣鹿門但學文章，於經史之功甚疏，故祇小小結果。其批評又何足道乎？不知者遂與荊川、道思併稱，非其本色矣。

錢謙益《讀宋玉叔文集題辭》 弱冠時熟爛空同、弇州諸集，至能闇數行墨。先君子命曰：「此毘陵唐應德所云三歲孩作老人形耳。」長而讀歸熙甫之文，謂有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而練川二三長者，流傳熙甫之緒言，先君子之言益信，一也。少奉弇州《藝苑卮言》如金科玉條，及觀其晚年論定，悔其多誤後人，思隨事改正。而其贊熙甫則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蓋弇州之追悔俗學深矣，二也。午未間客從臨川來，湯若士寄聲相勉曰：「本朝文自空同已降，皆文之輿臺也。古文自有眞，且從宋金華著眼。」自是而指歸大定，三也。毘陵初學史、漢爲文，遇晉江王道思痛言文章利病，始幡然改轍。閩人洪朝選撰晉江行狀，區別其源流甚晰。而弘、正之後，好奇者旁歸於羅景明。吳人蔡羽與王濟之書，極論其側出非古。由是而益知古學之流傳，確有自來，四也。

吳偉業《致孚社諸子書》 至古文辭，則規先秦者，失之模擬；學六朝者，失之輕靡。震川、毘陵扶衰起敝，崇尚八家，而鹿門分條晰委，開示後學。若集衆長而掩前哲，其在海虞乎？諸君子當察其源流，刊其枝葉，毋使才而礙法，毋襲貌而遺情，所謂文藝之宜攷者，此也。

湯斌《唐成齋制義序》 自有制義以來，守溪、荊川，典型具備。當時之人，固不意其後之有鹿門、震川也。鹿門、震川變而之古，浩氣逸情，籠絡一代，不意後之又有正希、大士也。數君子者，皆負孤特無所附麗之志，而又深以數年之學。故其文能自樹立，不謂前之人已極，後之人遂無以加也。

朱鶴齡《寧都魏凝叔惠貽堂諸子文集序》 皇初希直實巨手，崆峒南城老筆披。荊川遵巖與熙甫，沿泝均出歐曾規。弇州才大一時傑，此後作者誰能追。世俗推爲作者，一不得與乎望溪之所許矣。望溪謹厚，兼學有源本，豈妄爲

儲大文《雪苑朝宗侯氏集序》 雪苑持論曰：明無古文。靜子又謂：陽明、遵巖二王氏，荊川唐氏、鹿門茅氏，合朝宗而五。

又《望山樓記》 予嘗謂震川之文似震澤，荊川之文似荊溪。蓋震川少讀書萬峰山，盡得湖濱諸山之景。而荊川亦時往來予邑溪山間。是以二公之文如是，其清而秀偉也。

又《答萬鶴溆》 前云近文苦舒縱乏節制，此近世以來科舉文、古文通病。豈惟公安、竟陵無與於此，即號爲得歐、曾遺法者，亦既合於和鸞鳴鑣之節，縱，震川不能節制其儒緩之習。祛斯衆蔽，庶幾遵巖，而又不能節制其刻畫而其有得於古作者之旨以楷模百代，則亦非諸君子不爲功。

又《答曹謂庭》 唐應德辭氣躍露，體雖三變，終是有震曜功名景象。在歸熙甫蓄萃冊子淵粹語，尚鮮心解。若當代作者，集成道法，能以定宇復所之，靜修師道之閑養，而發應德、熙甫之碩學，亦庶乎其可矣。

《明史·文苑傳三·茅坤》 （茅）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順之喜唐宋諸大家文，所著《文編》，唐宋人自韓、柳、歐、三蘇、曾、王八家外無所取。故坤選《八大家文鈔》。

宋犖《堯峰文鈔序》 前明三百年，號稱文章大家僅十餘輩耳。十餘輩中，又首稱荊川、震川。兩先生皆吳人也。晉江王遵巖序《荊川集》，謂吳之文學自季札、子游後得應德而三。其言稍誇，然遵巖以立言自命，疑非漫然者。虞山錢受之序震川，則以謂先生以幾庶體貳之才，好學深思，障斯文之末流。又言海內望祀先生，如五緯在天，芒寒色正。蓋其推重如此。距今百餘年，而鈍翁先生繼之。予謏聞樸學老，未聞道於文章家，所爲根柢之大小、淺深、波瀾之廣狹，結搆之工拙，不知鈍翁視兩先生何居，要以代興兩先生之後爲。

惲敬《上曹儷笙侍郎書》 方望溪先生曰：「古文雖小道，失其傳者七百年。」望溪之言若是，是明之遵巖、震川，本朝之雪苑、勺庭、堯峯諸君子，世俗推爲作者，一不得與乎望溪之所許矣。望溪謹厚，兼學有源本，豈妄爲

此論邪？蓋遵巖、震川，常有意爲古文者也。有意爲古文，而平生之才與學不能沛然於所爲之文之外，則將依附其體而爲之；依附其體而爲之，則爲支、爲敝、爲體下，不招而至矣。是故遵巖之文贍贍，則用力必過，其失也少支而多敝，震川之文謹謹，則置辭必近，其失也少敝而多支。而爲容之失，二家緩急不同，同出於體下。集中之得者十有六七，失者十而三四焉。此望溪之所以不滿也。

計東《順德府建歸震川先生祠堂碑記》 當是時，同里王元美、浙東王伯安，或以文章，或以理學，號召天下，俊雄魁傑之士，靡然從風。而先生以坎壈不得志之人，卓然搘持其間。文章則呵元美爲妄庸，理學則以伯安爲非是，而確守伊洛之傳，孤持其得之見，不惑於羣言。久之，而天下之悔而思返者，卒嘆服先生爲不可及。即此時，唐應德在三百里之內，閩中王道思、山東李中麓，與先生甚合。今先生集中，未嘗有與諸公往復倡和之詩若文也，可謂獨立不懼君子人矣。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遵巖集》 二十五卷。明王愼中撰。【略】史稱愼中爲文初亦高談秦漢，謂東京以下無可取。已而悟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倣，尤得力於曾鞏。唐順之初不服其說，久乃變而從之。壯年廢棄，益肆力於文。演迤詳贍，卓然成家。與順之齊名，天下稱之曰王唐。李攀龍、王世貞力排之，卒不能掩也。

又《荊川集》 其（荊川）文章法度具見《文編》一書。所錄上自秦、漢以來，而大抵從唐、宋門庭沿溯以入。故於秦、漢之文不似李夢陽之割剝字句、描摹面貌；於唐、宋之文亦不似茅坤之比擬間架、掉弄機鋒，在有明中葉，屹然爲一大宗。至其末年，遁而講學，文格稍變。

又《別集類存目四・白華樓藏稿一一二卷耄年錄七卷》 （茅）坤刻意摹司馬遷、歐陽修之文，喜跌宕激射。所選《史記鈔》、《八家文鈔》、《歐陽史鈔》，即其生平之宗旨。然根柢少薄，摹擬有跡。秦漢文之有窠臼，自李夢陽始；唐宋文之亦有窠臼，則自坤始。故施於制義則爲別調獨彈，而古文之品終不能與唐順之、歸有光諸人抗顏而行也。

又《別集類存目四・白華樓藏稿一一五卷續稿一五卷吟稿八卷玉芝山房稿二卷耄年錄七卷》 （茅）坤刻意摹司馬遷、歐陽修之文，喜跌宕激射。所選《史記鈔》、《八家文鈔》、《歐陽史鈔》，即其生平之宗旨。然根柢少薄，摹擬有跡。秦漢文之有窠臼，自李夢陽始；唐宋文之亦有窠臼，則自坤始。故施於制義則爲別調獨彈，而古文之品終不能與唐順之、歸有光諸人抗顏而行也。

又《總集類四・文編》 六十四卷。明唐順之編。【略】自正、嘉之後，北地、信陽，聲價奔走一世。太倉、歷下，流派彌長。而日久論定，言古文者

後七子

論述

《四溟詩話》卷三 予客京時，李于鱗、王元美、徐子與、梁公實、宗子相諸君招余結社賦詩。一日，因談初唐、盛唐十二家詩集，並李、杜二家，孰可專爲楷範？或云沈、宋，或云李、杜，或云王、孟。予默然久之，曰：「歷觀十四家所作，咸可爲法。當選其諸集中之最佳者，錄成一帙，熟讀之以奪神氣，歌詠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得此三要，則造乎渾淪，不必塑謫仙而畫少陵也。夫萬物一我也，千古一心也，易駁而爲純，去濁而歸清，使李杜諸公復起，孰以予爲可教也。」諸君笑而然之。是夕，夢李、杜二公登

堂謂余曰：「子老狂而遽言如此。若能出入十四家之間，俾人莫知所宗，則十四家又添一家矣。子其勉之！」

李攀龍《送宗子相序》 王元美嘗與余論天下士，謂子相於梁生、徐生可謂騏驥少壯，一日千里，何不可爲也？久之，梁生往南海，徐子與請金陵不調，元美之吳郡，海內交游且盡矣。乃子相又以疾去。豈詩於人能使所有不爲也？子相蓋嘗謂：「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爲檮杌。」知言哉！所論萬古一時者矣。

《藝苑卮言》卷六 薛君采、兪仲蔚之於五言古，王稚欽、吳明卿之於五言律，又明卿、子與之於七言律，高子業之於五言古近體，各極妙境，可謂專至而有餘。

又卷七 吾友宗子相，天姿奇秀，其詩以氣爲主，務於勝人，間有小瑕及遠本色者，弗恤也。吳明卿才不勝宗，而能求詣實境，務使首尾勻稱，宮商諧律，情實相配。子相自謂勝吳，默已不戰屈矣。徐子與斟酌二子，頗得其中，已是境地，精思便達。梁公實工力故久，才亦稱之，嘗爲別余輩詩一百韻，膾炙人口。惜悟汗未幾，中道摧殞，每一念之，不勝威明絕鍔之痛。

又 徐子與之於各體，無所不工，明卿乃有獨至。

又 余爲比部郎，嘗與蔡子木臬副、徐子與主事、吳明卿舍人、謝茂秦布衣飲。謝時再游京師，詩漸落，子木數侵之，已被酒，高歌其夔州諸詠，亦平平耳。甫發歌，明卿輒鼾寢，鼾聲與歌相低昂，歌竟，鼾亦止，爲若初醒者，子木面色如土，雖予輩亦私過之。子與復與子木論文，不合而罷。後五歲，子木以中丞撫河南，子與守汝寧，明卿謫歸德司理，張肖甫謫裕州同知，皆屬吏也。子木張宴，備賓主，身行酒炙，曰：「吾烏得有其一以慢三君子。」尋具疏薦之。余謂子木雅士不俗，居然前輩風，近更寥寥也。

王世貞《宗子相集序》 余與李攀龍于鱗燕中游也，子相實挾吳生暨天目徐生來。子相才高而氣雄，自喜甚，嘗從吳一再論詩。不勝，覆酒盂嚙之裂，冷然中五聲，而誦之爽然，風露襲於腕而投於咽。然當其所極意，而尤不已，則理不必天地有，而語不必千古道者，亦間離得之，夫以于鱗之材，然不敢盡斥矩矱而創其好，卽何論世貞哉。子相獨時時不屑也，曰：「寧瑕無礎。」又曰：「歎良在御，精鏐在篚，可以嚙決而廢千里。」余則無以難子相也。

又《李于鱗先生傳》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略】晉江王愼中來督山東學，奇于鱗文，擢諸生冠。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詁學，間側弁而哦若古文辭者，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于鱗狂生狂生，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亡何，舉其省試第二人，三年始成進士。【略】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于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授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爲篇，篇得而爲句，卽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入於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爲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胸臆而不爲異，亡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偏之調，于鱗以全收之。卽其偏至而相角者，不啻敵也。當于鱗之爲主事，遷員外郎以至山西司郎中，曹事寖以劇，守文法無害，而其業日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鱗，籍籍公卿間。然于鱗竟無所造請干贊，不爲名計，出曹一羸馬蹩躠歸，杜門手一編矣。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不佞世貞及吳舍人國倫、宗考功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弟蓄之，爲社會，時有所賦咏，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也。【略】二三友人，獨殷、許過從靡間。時徐中行亦罷官家居，坐客恒滿。二人聞之，交相快也。于鱗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爲錄別諸篇及它文，益工，不脛而走四裔。然居恒邑邑，思一當世貞兄弟，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吾其季孟間哉。」而世貞則挹損，傾嶺南矣。已成進士燕中，卽又傾燕中人。而居恒不自得，鬱鬱思歸。補尚書刑部郎，間與其同舍郎李攀龍、王世貞游，乃稍自愉快，曰：「世故有人哉！」而郎宗臣已去，爲吏部休澣，輒一來。俄而郎徐中行來。中行故常與公實遊南太學，深相結者也。以是日相與切劘古文辭，甚歡。而一旦念其太夫人，竟移病滿三月，上書請告歸。公實時聲愈藉甚，嘗徙郎吏部，吏部亦推擇嶺南郎一人，以風公實且止者。公實笑曰：「吾自欲歸，豈以刑部郎少之故，而一吏部能縻我哉？」竟去弗顧。至濟上，而貽百韻詩攀龍輩爲別。百韻卽古自杜甫氏而外，不恒見也。而文甚工。既歸，乃杜門庋圖史丹青彝鼎之類，一小閣卉木竹石環之，而身吟誦其間，囂囂然不屑也。郡國大吏雅慕公實，干旄門相踵，公實則以一蒼頭謝卻不任客。鄉里紈袴子跡絕不相聞，而僚倒書生挾冊剝啄，則尋聲出延食之矣。然公實所最善者攀龍輩，武昌吳國

倫最後定交。而謝榛以布衣，故公實亦間從遊其於鄉。師事故黃文莊公佐，而友黎戶部民表。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二一《吳明卿》 子相集序，勉爾奉命。中間評隲不相假，無論二三君子、卽子相地下聞之，亦未首肯。然僕以爲吾曹宜據實，毋輕許，輕許將使年少有以窺人。李獻吉序《徐迪功集》云：「大而未化。」吳子輩謂獻吉忌昌穀，此非也。昌穀偏工，雖在至境，要不得言具體，何論化乎？吾以爲獻吉爲浮，未見其忌也。叙子相如是，是足不朽矣。

許國《吳明卿集序》 嘉靖中作者七人，齊李攀龍于鱗、謝榛茂秦，吳王世貞元美，楚吳國倫明卿，越宗臣子相、徐中行子與，南越梁有譽公實。七人者並集都下，以著述自喜，藉甚縉紳間。茂秦布衣之俠，爲于鱗嘯矣。于鱗獨建旗鼓，元美副之，明卿、子相屬鞬弭中原，不相避舍，而子與、公實爲之雁行。蓋于鱗法，元美雋，子相豪，子與、公實淳，而明卿雅矣。明興，人文於斯爲盛。【略】國初劉宋輩出，洽覽羣書，仍元舊貫，時謂博雅。弘正之際，李何挺生，徐薛嗣起，追漢襲晉，規魏纂唐，時謂古雅。爰及嘉靖，作者七人，嘔心抉肝，窮工極變，思務出奇，語又驚衆，雄視往古，目無當代，時謂高雅。而明卿詩，循循兮有玄暉摩詰之風焉，其文稱是，謂之爾雅，非邪？余於七人識其二焉，元美、明卿。今五人往矣，獨二人者存。蓋元美晚而逃禪，乃明卿既謝方岳，角巾私第，尚爲有司所嚴重。由此言之，重明卿者不獨以其詩。【略】萬曆甲申五月新安許國序。

高出《王奉常集序》 夫吾代文章之盛，未有勝於稱七子時者也。【略】當濟南盛自標樹也，曰：「微吾竟長夜。」元美早年頗誇服之，已稍自異也，晚益放於無涯之肆，作廣大教主，含納一世，若江海爲百谷王矣。餘子才不高而詣未至，爲是其氣類沾沾耳，而先生於餘子若爲姑舍是也。當時稱小美包宗含吳者，豈遂心肯之哉？先生才非不能富有，而取裁以精；氣非不能震掉，而入機以巽；意非不能揮斥，而御神以閒。其詩美而秀麗，而適於恬，文莊以有體，典要而則，如江左烏衣子弟，風流韞藉，雖輕裘快馬，而翩翩都雅，絕無幽並健兒氣。或鬼峩如高山，或澄泓如秋水，或莊嚴如帝釋，或散落如花蕊，或夭矯如游□，而要歸於體裁，盡變於妍妙。大都先生詩本陳思王、韋左司，文本太史公、蘇老泉。雖時遞而音徙，力變而情遷，而結撰締搆，其深心有與俱傳者，以方同時之數子，則未有其儔也。【略】然則七子

郭子章《甑甀洞續稿序》 先生生嘉靖初，成進士於己庚之際，當其時，海內以詩鳴者，歷下則李于鱗，太倉則王元美，維揚則宗子相，吳興則徐子與，南海則梁公實，布衣則謝茂秦，先生並友之，名七子。自太倉推高歷下，而世之品七子者，若有龍首龍復（當作腹）龍尾之差，此夫以耳食者也。予嘗虛心評之。歷下之文，雄渾沉著而隱，其詩謹嚴而稍狹，始讀之令人神王，再四讀之則欲倦。太倉博大高閎，足以凌秦漢，駕曹劉，而苦於用長，不能割捨。先生未嘗不嚴，而不綰束以入於狹，未嘗不博，而不誇鬪以傷於多，虛而能滿，淡而雋永，其被褐懷玉者邪？其濤舒之間邪？而歷下、太倉乃欲偃然兄先生而弟之，斯亦難矣。辟之水然，歷下如濟如沅，能見能伏，視之黑而白精也，而以語於不涸之澤、不竭之淵則謬。太倉諸澤所匯，無不滿、無不居也，而藏垢內污，如海水之鹹焉，而間不適諸口。下雉似洞庭江漢，見而伏猶是，滿而居猶是，而量之不可使概，淡而適諸其口。【略】萬曆乙未陬月人日，賜進士出身、中奉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前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兩奉敕督理浙江漕儲參政提督、四川學校副使，泰和郭子章謹序。

李維楨《吳汝忠集序》 嘉隆之間，雅道大興，七子力驅而返之古，海內歙然鄉風。其氣不得靡，故擬者失而粗厲。其格不得踰，故擬者失而拘攣。其蓄不得儉，故擬者失而龐雜。其語不得凡，故擬者失而詭僻。至於今而失彌滋甚，而世遂以罪七子，謂李斯之禍秦，實始荀卿。而獨山陽吳汝忠不然。汝忠於七子中所謂徐子與者最善，還往倡和最稔。而按其集，殊不類七子友。率自胸臆出之，而不染於色澤。舒徐不迫，而亦不至促絃而窘幅。人情物理，卽之在耳目之前，而不必盡究其變。蓋詩在唐，與錢劉元白相上下。而文在宋，與廬陵南豐相出入。至於組織四六若蘇端明，小令新聲若《花間》、《草堂》，調宮徵而理經緯，可諷可歌，是偏至之長技也。大要汝忠師心匠意，不傍人門戶籬落以釣聲譽，故所就如此。

汪道昆《弇州山人四部稿序》 世宗以禮樂治天下，壽考作人，何可勝原。

於時濟南則李于鱗，江左則王元美，畫地而衡，南北遞爲桓文，浸假與兩司馬相周旋，騑騑足當駟牡。夫得天者乘其運，逢世者挾其資，此六君子者，非有所待而後興，非有所約而後合。天德王則從而王，世道隆則從而隆，千載一時，今爲烈矣。【略】元美上窺結繩，下窮掌故，於書無所不讀，於體無所不諳。其取材也，若良冶之操鑪鞴，卽五金三齊無不可型。其運用也，若孫武、韓信之軍，卽宮嬪市人無不可陳，無不可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則惟元美能耳。大較于鱗之業專，專則精而獨至。元美之才敏，敏則洽而旁通。濟南奇絕，天際峨嵋，語孤高也。大海迴瀾，則元美自道，不亦洋洋乎大哉！

《國雅品・士品四》 嘉中，海內崛然奮有七雋，卽梁、宗暨李、吳、徐三憲副，張中丞、王廉訪七公也。梁與宗相繼中折，若夫文麟方角冢而避世，靈鷲既苞彩而閟劫。覽茲遺響，未嘗不掩帙而吁也！梁之七言云：「天涯尺素經殘臘，客裏分陰似小年。」「雲暗故關聽角斷，日沈殘壘見孤鴻。」「吳楚地當瓜步折，東南山擁秣陵高。」「石樓積翠臨滄海，鐵柱飛泉落紫虛。」「候蟲聲起燈花落，社燕巢空木葉疎。」宗之五言云：「路迷頻勒馬，塵起一彈冠。」「羊裘寧負漢，龍劍不游秦。」七言云：「昨夜羈縻胡市馬，西風蕭瑟漢臣纓。」「瀟湘天闊春歸楚，震澤風高曉入吳。」「鸚鵡昔悲湘客賦，鸕鷀初典漢臣裘。」「錦水卽從巫峽去，青山定向劍門開。」「驟雷似有蛟龍怒，落日愁聞虎豹喧。」推是句也，才情競秀，已入開元二李妙乘。宗哭梁云：「形容疑好在，消息竟誰傳？」又：「倉皇不可問，隕涕把詩還。字字一一，樽傷往獨時時。由來腐骨無今昔，宿草寧嫌酹墓遲。」又：「金馬玉珂俱往事，青門黃土竟斯人。誰堪多病馮唐老，更少平生鮑叔親。」峴山碑陰，將復識此墮淚語。

劉鳳《弇州山人續稿序》 李獻吉輩雖號稱盛明，始爲一變，李于鱗、王元美作而後再變。始者我吳徐禎卿及何仲默且互相詰難，李尤自豪而未能相服，于鱗、元美則相與如一。而於時又有宗梁輩號七子，于鱗固首出，而元美實精靈應世，尤博極充肆，才總羣公，固將聖之資，其所涉覽淹該，過目則誦，貫通經籍，備憶子史百家言，故其少未及冠而舉於鄉，經生業無足當意。始蒞政刑曹，猶謂世未有可與者，乃得于鱗則大快，相與悉意吟研，追風雅之始，以逖蕩感暢，冲融和繹，宮徵相宣，極風人之致，於是翕然復興此格古未睹也。唐人稱樂天廣大教化主，李益清奇雅正主，二子不足當，謂

兩瑯琊可耳。

又　七言律大篇，于鱗《華山》四首，元美《咏物》六十首，皆古今絕唱。然于鱗四首之內，軌轍已窘；元美百篇之外，變幻未窮。

又　宗子相以歌行自負，雖超忽飛動，而嚙決相半。人多惜宗早夭未成，余謂不然。昌穀三十三，仲默三十九，年才與宗上下，皆卓然名家，何得以未成論！

又　徐子與七言律，閎大雄整，卓然名家，惜少沈深之致耳。品格在明卿左，子相右。公實於諸子最早成，律尤溫厚縝密，但氣格微弱。茂秦雖流暢，然自是中唐，與諸公大不同。

又　少嘗見雜刻中子與七言律數篇，工甚過晚年，今集皆不載。【略】于鱗遺集不多，却有絕佳者。

吳國倫《復王元美書》（存目）

孫鑛《與余君房論詩文書》　于鱗詩自工，但恨猶是中唐調。僕往曾語箕仲曰：「大復乃一錢仲文，滄溟乃一劉夢得，鳳洲乃一蘇子瞻。」箕仲大笑以爲然，且云：「此等語甚損陰隲。」今若且以明詩，滄溟自當欣然領受，顧恐却未易當耳。空同詩格調雄渾，眞無可疵議，第不甚響透。其古詩眞高絕，近代罕兩也。伯玉、元美亟稱胡元瑞，其詩果何如？足下曾見否？若其文則僕雖未見，但所梓詩話亦只是中常手筆，安能當伯玉所云耶？

臧懋循《與章元禮書》　詩書足以適志。【略】少陵謂「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足下庶幾近之。然黃金白雪，殊自難兼。若于鱗諸君子，誠不知嘔血幾許，方得此聲名。

《鴻苞節錄》卷六上《論詩文》　元美大家，于鱗爲大家不足。子相名家，公實、子與、明卿爲名家不足。　又：于鱗詩麗而精，其失也狹；元美詩富而大，其失也雜。若以元美之贍博，加之于鱗之雄雋，何可當也？　又：于鱗才高而不大，元美才大而少精。于鱗所乏深情遠韻，元美所乏元言名理。

《藝苑閒評》卷一　讀李于鱗文，苦難竟；讀宗子相文，苦易竟。

俞安期《西林全集序》　明興以來，詩凡幾變，諸不暇論，論嘉、隆之間。七子並興，而歷下、瑯琊，雙建標幟，於時凡操管者，陋江左之卑靡，慕中原之高華，競習大言，而吐洪□〔闇〕，空疎其中，彊奮其調，虛喝相賞，謂之今體，其如無情之顰笑何！

朱孟震《續玉笥詩談》　王中丞元美，名在海內稱七子，又其最稱「李、王」，謂于鱗與公，視弘、正間獻吉、仲默也。今士大夫交口傳誦其詩篇，如然于鱗四首之內，軌轍已窘；元美百篇之外，變幻未窮。　又　宗子相以歌行自負，雖超忽飛動，而嚙決相半。人多惜宗早夭未成，余謂不然。昌穀三十三，仲默三十九，年才與宗上下，皆卓然名家，何得以未成論！　又　徐子與七言律，閎大雄整，卓然名家，惜少沈深之致耳。品格在明卿左，子相右。公實於諸子最早成，律尤溫厚縝密，但氣格微弱。茂秦雖流暢，然自是中唐，與諸公大不同。　

苟能於此編時時諷詠，開拓其心胸，使齷齪鄙吝之念盡消，則邪氣自不容入矣。予嘗謂：嘉靖七子之律，氣象籠蓋千古，惟溫雅和平稍乖，不能不遜弘正諸子耳。

又　詩之碩大高華，譬食味之有牢牲；享宴之品雖衆，然必以牢牲爲先，胡元瑞謂「詩富碩則格調易高，清空則體氣易弱」是也。七子七言律碩大高華者多，而溫雅和平者少，祇是不能通變。今之宗中郎者，於七子之語而盡黜之，是猶享宴而盡廢牢牲也，不惟失體，且不知正味矣。李本寧「學唐太過」之說，實爲七子藥石。

費經虞《雅倫》　王李體：明王世貞、李攀龍之詩。　錢受之云：「初李于鱗輩，結社都下，於時稱五子。謝榛、李攀龍、王世貞、徐中行、宗臣、梁有譽，名五子，實六子也。已而謝李交惡，遂黜榛而進吳國倫，又益以南昌余曰德、銅梁張佳胤，則所謂七子者也。厥後又益蒲圻魏裳、歙郡汪道昆爲後五子焉，而七子之名獨著。」晉江李廷機《注七子長句集》所謂七子者：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徐中行、梁有譽、宗臣、吳國倫。《彈雅》云：「七子諸人，惟氣用事，橫亘胸中，得少損多矣。」王承甫云：「歷下之七言近體，在彼非不精工，習而宗之者，愈似愈乖，不可有二，何則？狗所美而乏通材，局於格而寡新法，守而弗化，極而弗變，其神者不全耳。」費經虞曰：「諸公皆宗盛唐，調頗相似，而其中亦各有不同，規製亦覺高華，然無閒逸之氣。」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吳僉都維嶽》　維嶽，字峻伯，孝豐人。嘉靖戊戌進士，知江陰縣，入爲刑部主事，陞山東提學副使，以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峻伯在郎署，與濮州李伯承、天台王新甫攻詩，皆有時名。峻伯尤爲同社推重，謂得吳生片語，如照乘也。已而進王元美於社，實弟畜之，及李于鱗出，詩名籠蓋一時，元美舍吳而歸李。峻伯愕眙盛氣，欲奪之不能勝，乃罷去，不復與七子、五子之列。元美後爲廣五子詩，追錄伯承、峻伯，而二公皆諱言之，頗以牛後爲恥。元美「詩評」云：「峻伯詩小巧清新，足炫市肆，無論風格。」詩之風格，有出於清新二字者乎？元美少年之論如此。

又《梁主事有譽》　其爲詩，詞意婉約，殊有風人之致。王元美《詩評序》云：「梁率易，寡世好，尤工齊梁，近始幡然悔之。」而公實作五子詩，首謝榛，次李攀龍，蓋公實甫入社，即移病去，又捐館舍最早，雖參預七子、五子之列，而於其叫囂剽擬之習，薰染猶未深也。

《原詩》卷三　五十年前，詩家羣宗嘉隆七子之學，其學五古必漢、魏，七古及諸體必盛唐。於是以體裁、聲調、氣象、格力諸法，著爲定則，作詩者動以數者律之，勿許稍越乎此。又凡使事、用句、用字，亦皆有一成之規，不可以或出入。其所以繩詩者，可謂嚴矣。惟立說之嚴，則其途必歸於一，是何也？以我所製之體，必期合裁於古人；稍不合則傷於體，而爲體有數矣。我啓口之調，必期合響於古人；稍不合則戾於調，而爲調有數矣。氣象、格力，無不皆然，則亦俱爲有數矣。其使事也，唐以後之事戒勿用，而所使之事有數矣。其用字句也，唐以前未經用之字與句戒勿入，則所用之字與句亦有數矣。夫其說亦未始非也；然以此有數之則，而欲以限天地景物無盡之藏，並限人耳目心思無窮之取，即優於篇章者，使之連咏三日，其言未有不窮，而不至於重見疊出者寡矣。夫人之心思，本無涯涘可窮盡，可方體，每患於局而不能擴，局而不能發；乃故囿之而不使之擴，鍵之而不使之發，則萎然疲薾，安能見其長乎？故百年之間，守其高曾，不敢改物，熟調膚辭，陳陳相因，而求一軼羣之步，跅弛之材，蓋未易遇矣。於是楚風懲其弊，起而矯之。抹倒體裁、聲調、氣象、格力諸說，獨闢蹊徑，而栩栩然自是也。夫必主乎體裁諸說者或失，則固盡抹倒之，而入於瑣屑滑稽、隱怪荊棘之境，以矜其新異，其過殆又甚焉。故楚風倡於一時，究不能入人之深，旋趨而旋棄之者，以其說之益無本也。

《明詩綜》卷五一　焦弱侯云：「七子互相矜許，雖有名於時，而詞調往往如出一人。」王貽上云：「滄溟、弇州皆萬人敵，惟蹊徑稍多，古調寖失，是以不逮弘正作者。」段虎臣云：「嘉隆間，王、李等七子詩學盛唐，不過匡廓耳。至於深沉之思、雋永之味、超脫之趣，尚未入室。」

《靜志居詩話》卷一三《吳國倫》　明卿在七子列最爲眉壽，元美卽世之後，與汪伯玉、李本甯狎主齊盟。三君皆不知詩，王、李旣沒，海內不敢違言。劉子威、馮元成、屠緯眞輩，相與附和之。《甔甀》、《大函》、《大泌》等集，幾與《四部》爭富。【略】海內之爲眞詩者寡矣。

又《宗臣》　子相詩才娟秀，本以太白爲師，跌宕自喜。使其不遇王、李，充之不難與昌穀、蘇門伯仲。自入七子之社，習氣日深，取材日窘，撰體日弱。薜荔芙蓉，蘼蕪楊柳，百篇一律，訖未成家而夭，最可惋惜。

《詩辯坻》卷三　元美七律，力沉而微傷滯，思精而時入巧，材富而每闌入近語，未足稱長。于鱗語元美「我無凡境，子無神境」，二人亦初不諱之。至《祀康陵》等篇，則李、謝未辦耳。

又　有明詩家稱二李、何、王，然于鱗近於優孟抵掌，元美近於監廚請客，相其風骨，殊遜李、何。

趙執信《聲調譜》　樂府不難知，而今人都不解。請具言之：太白祖述《騷》、《雅》，下逮梁、陳，七言無所不包，奇之又奇，而字字有本，諷刺沉切，自古未有也，後人宜以爲法。樂府本詞多平美。晉、魏、宋、齊樂府，取奏多聲牙不可通。由樂人於不合宮商者，增損其文；又或有聲無文，聲詞混填，至於不可通者，非本詩如是也。李于鱗乃取晉、宋、齊、隋《樂志》所載，截而句擬之，生吞活剝，謂之擬樂府；而宗子相所作，全不可通。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　于鱗「萬里銀河接御溝」，舊稿「何處還逢玉樹留」。茂秦「庭草驚秋白露垂」，舊稿「玉露初驚沾草重」。二首起句改得工拙迥異，詩不厭改，拙速巧遲，詎不然耶？

《養一齋詩話》卷六　明之前後七子，遙相賡續。王、李命意，原以李、何自居。然弇州宏富有餘，精渾豈如獻吉？滄溟修整自喜，風神那及信陽？況獻吉之病，已在摹擬太過，歷下效之而又甚焉。漁洋云：「滄溟、弇州皆萬人敵，惟蹊徑稍多，古調寖失，故不逮弘、正作者。」是仍以弇州之不甚摹擬，滄溟雖摹擬而不似李、何之專篤爲病也，誤人不亦甚歟！

《明三十家詩選》初集卷六下　吳國倫，字明卿，興國人。【略】明卿才氣橫放，好客輕財。歸田後，聲名與王元美埒。求名之士，不東走太倉，則西走興國。萬曆中，元美既歿，明卿猶無恙，年八十餘乃卒，在七子中最爲老壽。

黃昌衢《謝山人詩小序》　謝山人詩工五七言近體，五言尤工，嚴栗而鎔鍊，排比聲偶，足爲一時冠。其與人言詩也，動稱奇古爲骨，和平爲體，合初唐盛唐諸家，以高其格調，充其氣魄，斯不失爲正宗，塑太白而繪子美，亦奚以爲斯言也。王元美、李于鱗實心師之，五子七子結社咸首謝，而李王又次焉，其有功於若輩偉矣。厥後于鱗名日振起，未免有凌軼韋布意，元美亦分左右袒，爰致隙末，山人乃挾其詩卷，游大河南北，諸藩王爭相延禮，詩名猶得與王、李頡頏，梁、吳、宗、徐方之蔑如也。獨其生平，能脫盧次楩於患難死亡之際，而弗能與于鱗、元美訂久要。嗚呼！文道固難言哉。婺江黃昌衢識。

又《王弇洲詩小序》　明詩之傳也，有以少爲貴者，徐昌穀是也。有以多爲貴者，王元美是也。昌穀一官閒冷，非才人弗與游處，爲詩務鍛鍊精瑩，選言而出，落手自饒矜貴。元美產於世胄，學富才高，早能綜貫載籍，羅致名流，且官既尊顯，而年更遐邁，雄踞壇坫數十年，四方奔走恐後，用是日馳騖於廣大浩瀚。凡其積之胸中者，咸希著之詩文，以表見其生平之所得，合四部稿內詩凡盈萬餘首。所云「大海迴風生紫瀾」，斯其自喻，洵非誣矣。余謂觀海者必觀其瀾，因嚴加選定，僅摘百三十餘首，著於篇。婺江黃昌衢識。

又《李滄溟詩小序》　于鱗詩集出，宇內奉正宗者，歷百有數十年未之少衰，乃推揚極至，先自元美始。兩人互爲延譽，聲望遂一時颺起，彼其義氣，眞足風勵晚近薄俗矣。今試披覽一過，其間使事稍稍隘狹，句字或數見弗鮮，亦其所習有然也，尤而效之，未免滋邯鄲學步之誚。昔齊君好服紫，其下皆服紫，鄒君好服長纓，其下皆服長纓，久而見服紫與長纓者，莫不屏目而譁笑，詩學于鱗何以異是！余爲汰其習之已甚者，實以存于鱗眞面目也。追諷峨眉天半之句，推揚如元美，亦交友慕悅之誠云爾，詎至阿私所好哉！婺江黃昌衢識。

《山左明詩鈔》卷一四　于鱗、元美，凌轢一時，誠有啓人訾議者。要諸其實，實亦聲滿天地，高踞詞壇，籠罩英傑，固非浪得名也。虞山《列朝詩》指摘談柄，吹毛求疵，至於所錄，寥寥不愜人意，舍長取短，句摭字捃，黨伐餘習，雖李、杜詎能免乎？于鱗自足千古，諺傷之言，亦何足校，姑論其概云爾。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滄溟集》　明代文章，自前後七子而大變。前七子以李夢陽爲冠，何景明附翼之。後七子以攀龍爲冠，王世貞應和，之後攀龍先逝，而世貞名位日昌，聲氣日廣，著述日富，壇坫遂躋攀龍上。然其與人言詩也，動稱奇古爲骨，和平爲體，合初唐盛唐諸家，以高其格調，充其氣魄，斯不失爲正宗，塑太白而繪子美，亦奚以爲斯言也。王元美、李于鱗實心師之，五子七子結社咸首謝，而李王又次焉，其有功於若輩偉矣。厥後于鱗名日振起，未免有凌軼韋布意，元美亦分左右袒，爰致隙末，山人乃挾其詩卷，游大河南北，諸藩王爭相延禮，詩名猶得與王、李頡頏，梁、吳、宗、徐方之蔑如也。獨其生平，能脫盧次

川艾南英排之尤力。今觀其集，古樂府割剝字句，誠不免剽竊之譏。諸體詩亦亮節較多，微情差少。雜文更有意詰屈其詞，塗飾其字，誠不免如諸家所譏。然攀龍資地本高，記誦亦博。其才力富健，凌轢一時，實有不可磨滅者。汰其膚廓，擷其英華，固亦豪傑之士。譽者過情，毀者亦太甚矣。

又《弇州山人四部稿》 其摹秦倣漢，與七子門徑相同。而博綜典籍，諳習掌故，則後七子不及，前七子亦不及，無論廣續諸子也。惟其早年自命太高，求名太急。虛憍恃氣，持論遂至一偏。又負其淵博，或不暇檢點，貽議者口實。故其盛也，推尊之者徧天下。及其衰也，攻擊之者亦徧天下。平心而論，自李夢陽之說出，而學者剽竊班、馬、李、杜。自世貞之集出，學者遂剽竊世貞。故艾南英《天傭子集》有曰：「後生小子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後《四部稿》，每遇應酬，頃刻裁割，便可成篇。驟讀之，無不濃麗鮮華，絢爛奪目。細案之，一腐套耳。」云云。其指陳流弊，可謂切矣。然世貞才學富贍，規模終大。譬諸五都列肆，百貨具陳。眞僞駢羅，良楛淆雜，而名材瓌寶，亦未嘗不錯出其中。知末流之失可矣。以末流之失而盡廢世貞之集，則非通論也。

《說詩晬語》卷下 王李既興，輔翼之者，病在沿襲雷同，攻擊之者，又病在翻新吊詭。

《萇楚齋隨筆·論明七子詩》 明七子之詩，雖不免模擬，然與唐人風骨相近，學詩者有脈絡可尋，終爲正軌。國初諸家，過事貶斥，實非公論。新城王文簡公以詩名一代，亦從七子入手，故吳喬目爲「清秀李于鱗」。文簡銜之終身，以一語中其微隱。桐城姚鼐《惜抱軒尺牘》謂：學詩須從明七子詩入手，不可誤聽人言。曾編《明七子律詩選》□卷，示之准的。姚瑩亦謂：明七子詩，不可輕視。皆學力有得之言。

又《明七子等名氏》 明王世貞字元美，太倉州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至刑部尚書，爲嘉靖七子之領袖。初，元美以結詩社，定社中詩友爲七子，曰□□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王廷相□□□□王九思□□□□康海□□後又改爲前七子，又稱弘治七子。後七子曰□□李攀龍□□□□王世貞□□□□吳國倫□□□□宗臣□□□□徐中行□□□□梁有譽□□□□謝榛□□又稱嘉靖七子。又後五子，則南昌余曰德德甫、蒲圻魏裳順甫、歙縣汪道崑伯玉、銅梁張佳允肖甫、新蔡張九一助甫。廣五子，則崑山俞允文仲蔚、濬縣盧柟次楩、濮陽李先芳伯承、孝豐吳維嶽峻伯、南海歐大任楨伯。續五子，則陽曲王道行明甫、東明石星拱辰、從化黎民表維敬、豫章朱多煃用晦、常熟趙用賢汝師。末五子，則□□□用賢□□京山李維楨本寧、鄞縣屠隆緯眞、南樂魏允中懋權、蘭溪胡應麟元瑞。其又廣爲四十子，皆元美一人所主持。其當時奔走天下士，一時詩流皆望其品題，得其一言以爲輕重，非高才博學，焉能如此。惟恩怨過於分明，臨清謝榛茂秦詩本極工，本在七子結社之列，乃因興國吳國倫詆明卿爲糞土小嫌，遽擯之，不得與於七子、五子之列，而《四溟山人集》□卷，終在天壤。

魯九皋《詩學源流考》 嘉靖之初，李、何之風少熄，而王元美氏、李于鱗氏復揚其餘燼，與四溟山人謝榛及梁有譽、宗臣、徐中行、吳國倫結社爲「後七子」，以振興風雅爲己任。當結社之始，稱詩選格，並取定於四溟。其後議論不合，于鱗乃遺書絕交，而元美別定五子，遽削其名。又有「後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廣至四十子，而四溟終不與。其實餘子皆無足稱，而七子之中，亦惟王、李、謝而已。

《拜經樓詩話》卷四 吳脩齡論七子云：「所謂才子者，須是王子安弱冠之年，學問文章，如江如海，乃可稱之。【略】明之才子，拔茅連茹，止可其黨自稱耳。年至四十，須作學者。若稱才子，是四十而稱娘子，祖珽所以取誚也。」吳論詩雖好詆李、何，然所評老大而自稱才子者，其論亦足以砭俗也。

施補華《峴傭說詩》 講求高亮，尤須辨虛響實響。凡聲有餘，意不足，或意雖是，氣不沈，光太露者，皆謂之虛響。明七子學盛唐，每犯此病。

《明詩紀事》己籤序 嘉靖之季，以詩鳴者有後七子，李、王爲之冠，與前七子隔絕數十年，而此唱彼和，聲應氣求，若出一軌。海內稱詩者，不奉李、王之教，則若夷狄之不遵正朔；而噉名者，以得其一顧爲幸，奔走其門，接裾聯袂，緒論所及，噓枯吹生。滄溟高亢，門牆稍峻。弇州道廣，觀其後五子、續五子、廣五子、末五子，遞推遞衍，以及於四十子，而前後《四部稿》中，或爲一序、一傳、一誌者，又不在此數焉。此又滄溟所無，即李、何亦無此聲氣之廣也。蓋弇州負沈博一世之才，下筆千言，波譎雲詭，而又尚論古人，博綜掌故，下逮書、畫、詞、曲、博、弈之屬，無所不通；碩望大年，主持海內風雅之柄者四十餘年，吁云盛矣！綜觀七子之詩，滄溟律絕，足以彈壓一世。弇州諸體，無所不工，苦存詩太多，若汰其中駟以下，

便稱佳集。茂秦專長五律。公實質美中夭。子相、子與習氣太甚。明卿亦享大年，精研此道，而質地未優。若升瑤石、少楩於七子之列，便可無憾。暨乎隨波之流，摹倣太甚，爲弊滋多，黃金紫氣之詞，叫囂亢壯之章，千篇一律，令人生厭。臨川攻之於前，公安、竟陵掊之於後。逮牧齋《列朝詩集》，詆諆不遺餘力，而滄溟叢矢尤甚，且詬病及空同焉。余略爲論列七子之詩派盛衰如此，而後來流變之失，別具於後集，使論詩者有考焉。宣統己酉春仲，黔靈山樵陳田。

又卷一 弇州天才雄放，雖宗李、何成派，自有軼足迅發，不受羈勒之氣。古樂府變尤得變《風》、變《雅》遺意。觀其自述云：「擬樂府者，或舍調而取本意，或舍意而取本調，甚或舍意調而俱離之，姑仍舊題而創出。吾見六朝浸淫以至四傑、青蓮，俱所不免，少陵杜氏乃能即事而命題，此千古卓識也。」又云：「偶有所紀，被之古聲，以附於寺人、漆婦之末。」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自來著述，倣古必昧於轍，踐跡鮮通於方，惟多歷情變，抒我鬱陶，以雅詞緯精思，縱使有轍可循，決非無爲而作。七子論詩，斷自大曆以上，故弇州於張文昌、白樂天樂府，曾不齒及。暨晚年論定，於茶陵樂府，且津津不置。此中甘苦，非濟南得以知矣。

又卷二陳田按 公實在比部，與李、王結七子社，南歸修復粵山舊社，與歐楨伯、黎瑤石輩更倡迭和。公實著《雅約序》云：「夫文藝之於行業，猶華榱之丹艧，靜姝之綺縠。先民代作，併皆雋傑，修翮未易徑凌，逸足詎能驟踐。然運精至則木雕自飛；凝神極則鳴蟬若掇。誠能博覽銳思，時修歲積，或無恧歟。儻情致有所屬，而制述無恒裁，煙煤無知，恣其點染，管札不言，任其揮襞，強欲角逐藝苑，何異執枯條以誇於鄧林，歙葦籥以鳴於洞野也。」觀其論述，頗有齊、梁人標致。《蘭汀》一集在七子派中，選詞儷事，較爲新警。又存詩不多，覽之惟恐易盡。若夫詞采既炳，而樹骨未遒，斯乃天限之也。

又卷三《余曰德》陳田按 德甫詩不過七子派中下乘，李于鱗稱：「德甫將爲大江以西一人。」王元美序《德甫集》云：「明興，江右之詩，大紳、子啓兩家之言，不約而合，諸賢豪目攝元瑞：狂奔無論。弘、正之間，一二操觚，篳路藍縷，勤而未闢。其於西江前輩，若劉子高、劉子紹輩若未寓目，且舉半山、雙井而嗤爲穿鑿僻澀，而改社改木，惟德甫是尸。」斯所謂狂易之言，不顧千古齒冷者也。

徐中行《李滄溟先生文集序》 啓明者出，國家斯如長夜而旦矣。百餘年來，愈益斌斌。李獻吉輩幸際其盛，亡慮十數家，軼晚近而力修古詞，然其旁引經術，尚稱說宋人若功令，亦有力救其偏者，而於修詞靡遑焉。習流日波，余不敢知。乃有不與獻吉輩者，知其異於宋人者寡矣。世宗壽考作人，綱紀文學之士，而金玉其相，追琢其章，滄溟之間，李于鱗其人也。雖齊魯之文學，其天性固然，所以得就於大方，非固縱之多聞者乎？自髫年與今少保殷公輩游，鄉人率目爲狂生，乃輒以古人自許。比講業闕下，王元美與余推之壇玷之上，聽其執言惟謹。文自西京以下，詩自天寶以下，不齒同盟，視若金賈罔渝。或謂李氏之在於今，豈下漢司馬者哉！司馬攘臂而馳，李氏亦接踵而起者也。于鱗則曰：擬議成章，日新富有。能爲獻吉輩者，乃能不爲獻吉輩者。少保以其詞賢獻吉，且又不獨爲文士，豈如其詞也者，而於獻吉是賢乎！元美傳之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有味乎言矣。嗟夫。自唐虞來千餘載，而周以文盛。變於秦乃□來，其孰如周？胡元之章也甚秦，豈日息於淵谷，乃胝於大明，繼周之文，其在茲乎！李氏嗣興，倘後死者於今爲烈，則聞于鱗起者居多矣。于鱗且願杜門，加我數年如獻吉，材具而賦可以敵相如，事具而記可以追子長。尋陵而上之，取裁於六經，其志甚壯，蓋駸駸乎未知所稅駕也。

汪道昆《少室山房四稿序》 昔濟南先五子鳴，江左猶然自下。濟南非先秦兩漢不讀，江左無所不窺，一務研精，一務博洽，蓋遞爲桓文矣。余則以善爲濟南也者，不必得一江左，善爲江左也者，不必失一濟南。故推賢唯峨嵋，而自比於滄海。其言出於江左，則亦由中。始不佞以臆言之，孰爲兩大？蓋高者有畛，大者無涯。元瑞未及見濟南，故嘗經其畛矣。其嚮往江左，直以爲百谷王。江左之言曰：「自北地不貴多聞，率屏載籍。斯人寧賈吾勇，殆且先登。余嘗程材於作者之林，未可遽數。推乎吾前，齊得什二。晚乎吾後，其一足當越君子六千。天假吾年，吾願爲多財宰。」余遇元瑞東省，方舟而入婁江。《少室山房初稿》成，長公序矣。中道併出《續稿》，屬余序之。兩家之言，不約而合，諸賢豪目攝元瑞：「胡然倦得兩家？」後七年胥命嚴瀨，乃更出《別稿》，是爲《詩藪》內外編，既屬序長公，且屬余序。余益多元瑞，語具序中。其年喪長公，滄海劫矣。元瑞西入白榆社，相視霑襟。既復出《筆叢》十編，命曰《餘稿》。應麟無所涉世，第作一蠹魚老萬卷中，墐而不

僵，此其沫也。余受而卒業。其該博視《詩藪》有加，蓋自十三經、二十一史、三墳、二酉、四部、九流以及百家，莫不囊括刃解。復屬余序，余在不辭。既又曰：往聞之，長公獨與司馬並建旗鼓，茲惟司馬爲政，猶幸及於寵靈，願奉盟言以冠四稿。始余執業，蓋與濟南同功。比歲一周，迄秦漢以上止矣。濟南高自視，嘗以其私語余：「彼其無饜，爲目不爲腹，藉令果然望矣，曾一臠之未嘗，吾弗旨也。」不佞唯唯。及《四部稿》出，蓋睹日月而蔑衆星，卽含譽終負代明，又惡能左？江左大哉！孔子博學無所成名，蓋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楚鄭而下，代有其人。或博而無徵，或徵而不作。西京或博異物，或博陳言。迄於《通志》、《通考》諸編，亦傅於博。近則成都博而不核，弇山核而不精。必求博而核，核而精，宜莫如元瑞。當之則千古自廢，其諸搏扶搖而契溟涬者邪？

馮夢禎《叙七子尺牘》 本朝西蜀楊用修氏，創緝清裁，近婁江王元美先生，復增篇帙，編摩迄於近代，搜羅並及時妙，以故歷下廣陵，多有錄焉。參苓與牛溲並用，絲麻將管蒯兼收，可謂尺牘之麟閣，文家之鄧林已。先生爲本朝文匠，著述甚富，前有四部，後有續篇，尺牘之作，十居其一，如彼積玉，無非夜光。先生壯時，盛推歷下，宗、吳、徐、梁，共執牛耳。茂秦布衣之傑，亦稱附庸。是爲中興七子，縱橫幾何，死亡略盡，僅存明卿，巋矣靈光。晚交新都，儼然敵國；奉常彬彬，無愧二難，則七子益二，宜稱九子。梁謝被斥，尤恐未甘。至於不錄他文，單傳尺牘，則亦廣先生之遺意云爾。雖然，作者故難，選者尤難，先生之廣清裁，或芟長篇爲短策，或漏德語於逸乘，割裂爲多，遺掛不少。近宛陵梅禹金緝《書記洞詮》，視先生原書不啻三倍，且不錄唐以下，則編纂之役，先生尤難之，況不逮先生者耶？余嘗欲裒集本朝詩若文，嚴遴之，彙爲一編，罔羅既煩，衡鑒未確，坐虛日月，尚在躊躇。今張子維光、項子伯達，斯集之成，何其速也，二子其賢乎哉！西爽殺青既竟，問序於余，敬撰斯言，以告覽者。

李攀龍《送王元美序》 先是濮陽李先芳亟爲元美道余，及元美見余，時則稠人廣坐之中，而已心知其爲余，稍益近之，卽曰：「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今之作者，論不與李獻吉輩者，知其無能爲已。且余結髮而屬辭比事，今乃得一當生，僕願居前，先揭旗鼓，必得所欲與左氏司馬千載而比肩，生豈有意哉？」蓋五年於此，少年多時時言余，元美不問也，曰：「世貞奈何乃從諸賢大夫知李生乎？」自是之後，少年乃顧愈益知余，齊魯之間，其於文學雖天性，然秦漢以來素業散失，卽關洛諸世家，亦皆漸由培植，竢諸王者，故五百年一名世出，猶爲多也。吳越鮮兵火，詩書藏於闤闠，卽後生學士，無不操染，竽濫不可區別，超乘而上，是爲難爾。故能爲獻吉輩者，乃能不爲獻吉輩者乎？

董份《奉贈憲使鳳洲王公之任山西序》 明興，治軼古初，而一時以文名者，大抵猶襲元陋。弘治、正德間，學者始知法古。至於嘉靖，士益翕然，而鳳洲公與山東李子者上下其議，朝夕賦咏。當是時，羣彥景從，其尤卓絕者七人，號七才子，比於建安，而王李爲之宗。乃鳳洲公稟才獨殊，往往準古作者，七人相視驚服，莫不以太史復出，孟堅載生，建安以下弗論也。蓋鳳洲公之於文，雄矣。然鳳洲公獨好觀近事，自當世大典禮、大憲法，靡不窮究浹洽，貫穿網羅，放失舊聞，每與論利害，考廢舉，有味乎其言之也。【略】夫以準古之文，而好循近代之實，以高節直氣之素，而有深思遠念之心，非幾於道者哉！夫道譬之於天，吐辭而爲文學，則日星之貞明也，任職而爲政事，則人物之發育也。失於道則兩失，得於道則兩全，古今未有能易之者也。皐夔稷契，輔二帝而獨盛，歷千載而稱賢，唯其道得耳。吾固於鳳洲公獨致願焉。會鳳洲公以參知掌憲山西，浙守黃公及其僚諸君徵余言爲贈，遂書之。

袁宗道《論文》下 余少時喜讀滄溟、鳳洲二先生集。二集佳處，固不可掩，其持論大謬，迷誤後學，有不容不辨者。滄溟贈王序謂：「視古修詞，寧失諸理。」夫孔子所云辭達者，正達此理耳，無理則所達爲何物乎。無論《典》、《謨》、《語》、《孟》，卽諸子百氏，誰非談理者？道家則明清淨之理，法家則明賞罰之理，陰陽家則述鬼神之理，墨家則揭儉慈之理，農家則叙耕桑之理，兵家則列奇正變化之理。漢、唐、宋諸名家，如董、賈、韓、柳、歐、蘇、曾、王諸公，及國朝陽明、荆川，皆理充於腹而文隨之。彼何所見，乃強賴古人失理耶？鳳洲《藝苑卮言》不可具駁，其贈李序曰：「六經固理藪已盡，不復措語矣。」滄溟強賴古人無理，而鳳洲則不許今人有理，何說乎？此一時遁辭，聊以解一二識者模擬之嘲，而不知其流毒後學，使人狂醉，至于今不可解喻也。然其病源則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若使胸中的有所見，苞塞於中，將墨不暇研，筆不暇揮，兎起鶻落，猶恐或逸，況有閒力暇晷，引

用古人詞句耶？故學者誠能從學生理，從理生文，雖驅之使模，不可得矣。

焦竑《弇州山人續稿選敘》 結繩既降，書契以來，文章之變，不可勝窮，而爲今所指名者二，曰秦漢，曰唐宋。秦漢之不爲唐宋，猶唐宋之不爲秦漢也，是離而合者也。今之爲秦漢與今之爲唐宋也，是勝而衰者也。譬之一花五葉而遺根者，雖雕錯極天工，不爲巧也；譬之百川學海，雖氾濫窮百家，不爲奇也。我朝何、李興而秦漢之氣張，晉江、毘陵作而唐宋之幟立，互相離合，迭有勝衰，強弩之末，豈無間然，而濟南數君子者，睹徵貴徵賤之機，獨遏方張之勢而折其角，天下茅靡而波從。吁！其盛矣！濟南年壽榮位，不竟其志，元美長公獨以一人尾其後，賓客名譽傾動一時，令修詞者膏肯秦漢，吐棄唐宋，有不修于鱗之業者，多口群譁而力攻之，豈非盛之盛者哉！及其晚也，皈心子瞻之學，而輯外紀以自識，故其爲文靡微不探，與其少作若出兩手，蓋集十代之成，而總四子之萃者，非公其誰，離合勝衰之數，烏足以難公哉！余獨怪今之學者溺於謏聞，以公晚年進德之言爲英雄欺人之語，浸淫剽竊，令有識者欲掃秦漢之灰，而立唐宋之幟，使毘陵、晉江者復提徵貴之勢，豈非公之罪人也哉！

艾南英《答夏彝仲論文書》 接兄教，三復思之，首尾結意，皆在修辭二字。而其究竟一說，則要歸於獻吉、于鱗、元美三子，以爲三子皆能修辭，未可非，而末後言辭之究竟，則曰句字崇飾而已矣。嗟乎，吾兄何其視古人太輕，視今人太重耶？夫以司馬子長、劉向、昌黎、永叔之文，兄舍其根本六經，與其法度章脈、變化生動、雄深古健之大者不論，而曰止於辭，則視古人太輕也。且又取《易》、《詩》、《書》、《春秋》三傳，而亦曰是皆古聖人飾字而爲之，則視古聖人又太輕也。因而及於浮華補綴，塗東抹西，左剽右竊，每遇應酬，頃刻裁割便可成篇。驟讀之，無不鮮華濃麗絢爛奪目，細按之，一腐套耳。兄以爲時文乎？古文乎？韓歐復生，憂憂乎陳言之務去，必自嘗取其稿觀之，掩卷而觀其題，輒能測其中所用官名、所用地志、所起所收若何，什不爽一。後生小子，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後《四部稿》，取史漢句字割裂而餖飣之，如今之王李者，皆得附於聖人修辭之旨，是又視今人太重也。【略】每見六朝及近代王李崇飾句字者，輒覺其俚。讀《史記》及昌黎、永叔古質典重之文，則輒覺其雅。然後知浮華與古質則俚雅之辨也。百物朝夕所見者，人不注視也。則今日獻吉、于鱗、元美剽竊成風之謂也。則兄之罪亦不薄矣。大約時文不論高卑，皆可逢世，若古文一道，則兄即千乃得古文正路而由之。由之而又患其不能如古人者，亦三十年於茲也。人中用功深者，收名也遠。不爲當時所共怪，則必無後世之傳。則韓歐大家與今日有志斯道，力排陳言不爲浮華補綴之謂也。蓋所謂陳言所謂浮華者，韓則指晉魏齊梁而言，歐則指唐季五代而言。今日之君子則指王李而言。其爲憂憂乎陳言之務去一也。其推尊司馬遷、劉向、昌黎、永叔古質典重之文，則一也。其爲用功深爲當世所共怪一也。其推尊司馬遷、劉向、

高足也。願兄澄心靜氣，日取《史記》、《左傳》反覆讀之，看古人所以爲古人者何如。然後日取韓歐兩集，看兩公之所以摹古人者何如。然後泛及於宋餘諸公，則不待比擬而皆合矣。然後又泛及於有明諸公，又泛及於近日荊川、遵巖、震川數公，然後以較王李，眞若一入芝蘭之室，雖非古清廟明堂，而芳潔自在。一若入糞廁屠肆，腥穢撲鼻。吾知兄之於王李，吐棄之不暇，何暇與弟爭乎？大約古文一道，自《史記》後，東漢人敗之，六朝人又大敗之。至韓柳而振，至歐、曾、蘇、王而大振。其不能盡如《史記》者勢也。然文至宋而體備，至宋而法嚴，至宋而本未源流，遂能與聖賢合。恐太史公復生，不能不撫掌稱快。至元與明初，而有振有不振。至嘉隆之王李而大敗，得震川、荊川、遵巖救之而稍振。此確論也。雖太史公復生，不能踰吾言。願人中細思之耳。但見兄所抹震川一二道學語，則此又一說。道學語錄，入之古文序記傳誌中則不可，入之上執政等大書則不可，若入之平常柬牘中則無妨。蓋平常柬牘，半雜方言，半雜恢諧，古人且有用小說及《世說新語》者矣，選柬牘又當別論也。

又《答陳人中論文書》 足下談古文輒詆毀歐曾諸大家，而獨株株守一李于鱗、王元美之文，以爲便足千古。其評品他文皆未當。【略】從友人得見足下所爲《悄心賦》，乃始笑足下嚮往如是邪？此文乃昭明選體中之至卑至陋，歐曾大家所視爲臭惡而力排之者。不佞十五六歲時頗讀《昭明文選》，能效其句字。二十歲後，每讀少作，便覺羞愧汗顏。而足下乃斤斤師法之，此猶蛆之含糞以爲香美耳。故張口罵歐曾，罵宋景濂，罵震川、荊川。足下所寶持如是，不足怪也。【略】足下謂宋之大家未能超津筏而上，又謂歐、曾、蘇、王之上有左氏、司馬氏，不當舍本而求末。夫足下不爲左氏、司馬氏則已，若求眞爲左氏、司馬氏，則舍歐曾諸大家何所由乎？夫秦漢去今遠矣。其名物器數，職官地里，方言里俗，皆與今殊。存其文以見於吾文，獨能存其神氣耳。役秦漢之神氣而御之者，舍韓歐奚由？【略】足下又曰：宋文好新而法亡，好易而失雅。夫文之法最嚴，孰過於歐、曾、蘇、王者？荊川有言曰：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宋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予嘗三復以爲至言。然不佞極推宋大家之文，以其有法。而其稍病宋大家之文，亦因其過於尺寸，銖兩毫釐不失乎法，視《史》、《漢》風神，如天衣無縫，爲稍差者，以其法太嚴耳。宋之文由乎法，而不至於有跡而太嚴者，歐陽子也。故嘗推爲宋之第一人。不佞方以法太嚴稍病宋人，而足下謂其無法。足下讀古人書潦草如此，不亦可笑乎？若乃王李之文，徒見夫漢以前之文似於無法也，竊而效之，決裂以爲體，餖飣以爲詞，盡去自宋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爲一種臃腫窘澀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意卑，其語澀，乃眞無法之至者。而足下以賦病宋，可乎？足下以賦病宋，可乎？足下又引李于鱗之言曰：宋人憚於修辭，理勝相掩。以爲宋文好易之證。然予則曰：孔子云辭達而已矣。未聞辭之礙氣也。辭之礙氣，爲東漢以後駢麗整齊之句言耳。【略】自北地、濟南之文出，學者束書不觀，止取《左》、《國》、《史》、《漢》句字名物，編類分門，率爾成篇，套格套辭，浮華滿紙，如今市肆賣壽軸祭文文字者然。足下以爲北地、濟南之文難邪易邪？與水爭勢，順流邪？逆流邪？使其勢難，其文奇，則不應無限代筆秀才供應衙門皆能效之也。然則吾將反足下之言而告足下曰：獻吉、于鱗、元美譬則兒童也，羣從而嬉，甚樂也。父師督責之以《詩》《書》，則蹙額相向。何則？束於法也。而不能爲也。畏宋人之古質朴淡，所謂如海外奇香風水齧觸，木質將盡，獨眞液凝結，而不能爲也。國無法則亂，家無法則譁。故卽以此語勸人中立身立文於聖賢禮義之中而已。足下又痛詆當代之推宋人者，如荊川、震川、遵巖三君子。嗟乎，古文至嘉隆之間，壞亂極矣。三君子當其時，天下之言不歸王則歸李，而三君子寂寞著書，傲然不屑，受其直口醜詆不少易志，古文一綫得留天壤，使後生尙知讀書者，三君子之力也。足下何故而苛求之？其文縱不能如韓如歐，乃遂不如王李受足下一盼邪？且足下於三君子中稍恕遵巖，謂其少師秦漢，此言亦謬矣。遵巖少時抄襲秦漢句字，其後悔之，乃更作古文。其少作今無一字在集中矣，足下何從見之？遵巖以其少作爲臭腐，而足下羨嘆之，然則足下乳臭時更勝足下今日邪？至於宋景濂佐太祖皇帝定制度，修前史，當時大文字皆出其手。我朝文章大家，自應首推其文。或以應制故，不甚暢其所言。或一二率爾應酬，出自門人編錄者，則誠有之。要之師摹歐曾，不可誣也。足下姑取其序記傳之，佳者讀之，可及乎不可及乎？景濂雖未足盡我明之長，然自今論之，未見有勝景濂者。而足下又痛詆之，何也？《震川集》，願足下遲遲其論。足下學至震川文至震川時，駁之未

晚。今恐尚懸絕。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穀原文草》四卷。明蘇祐撰。祐有《逌旃瑣語》，已著錄。是編乃其文集也。原分四卷，每卷又自分上下。詞多駢麗，規倣《文選》，而眞氣不足以充之。在七子派中，又爲旁支矣。

《霞外攟屑・王弇州文》有明一代，稱文章大家者，不過數人。王弇州司寇，於後七子中，學殖之博，著述之富，最爲渠帥。又以高位享耆年。先秦、西漢之文，虎視六合，珠槃玉敦，橅赴婁江。獨震川歸氏以妄庸巨子訶之。趙忠毅得《四部稿》，一覽卽散之邨嫗。玉茗亦塗抹無完膚。洎虞山、東鄉出，益相抨射，弇山之光燄幾熄。易代而後，壇坫門戶俱空，遂無人問津矣。平心論之，文之模擬龍門，似有套括塡寫者，使人厭棄。至匠心獨運之作，色韻古雅，掌故淹通，實足與荆川方駕。其眞實本領具在，不能以毀譽掩也。沈一貫有《弇州稿選》十六卷，四庫全書別集類提要云：世貞才大學博，自謂靡所不有，方成大家。故其正續四部，頗傷蕪雜。晚年悔其少作，未及手自刪定。一貫是編，別裁澄汰，意在擷其菁華。而宗旨所歸，仍尊秦、漢而薄唐、宋，終未能棄短取長也。其書存目而未著錄，今鮮傳本。總集存者，如《明文徵》、《明文案》、《明文授讀》、《明文在》、《山曉閣明文選》、《文致》諸書，所收多寡互見。予比而錄之，都五十九篇爲一卷。芍稗旣翦，嘉穎鋪棻，後之論次明文者，不得不推爲一大家。若滄溟孤峭，乃孫樵、劉蛻一流。南溟《副墨》、《太函》，文涉應付，未足稱鼎足焉。辛酉四月三日。

紀事

王世貞《李于鱗》七月中理楫遇明卿維揚，放歌謔浪，頗極傾倒。明卿大長進，非吳下蒙也。子相出逆予高郵，遂與偕抵其廬，痛飲三日。子相信于鱗與僕，殆如韋馱天王護法，到處皆是。

《四溟詩話》卷四嘉靖壬子春，予遊都下，比部李于鱗、王元美、徐子與、梁公實、考功宗子相諸君延入詩社。一日，署中命李畫士繪《六子圖》，列座於竹林之間，顏貌風神，皆得虎頭之妙。

雜録

《藝苑卮言》卷七余十五時，受《易》山陰駱行簡先生。一日，有鬻刀者，逅省署，各薦其素，竟諧爲一。于鱗實九合之海內名俊，豈曰乏人，歸就吾黨，愈自愛也。

又《余德甫》徐、吳二生作萬里外人，于鱗遂成隔天。昨年有李翰林維楨贈一同人云：「中原七子已無多。」誦之毛骨悚然，竟爾成讖。

宗臣《報李于鱗》憶昔五子結盟，義掩白日，風波中起，羽翼相垂。謝榛以白髮負心，梁生以青鬢長往。俯仰人事，但可悲嘆。

公安三袁

論述

曾可前《三袁先生集序》 伯修先生初以明經上春官，擢第一，入翰林。天子知公名日深，延入侍帷幄，恨得公晚。及生平著作，出入風儀，灑灑數千百言，肆意衝口，對客立就，而華富溫雅，卒澤於仁義，炳如也。中郎先生登壬辰進士，仕至天曹，卽甘泉石，同志者叙，有文集十四種。江進之曰「境所偶觸，心能攝之；心所欲吐，腕能運之」者也。小修先生登丙辰進士，仕儀部郎。予叙其《漁陽》諸刻，才情高曠，意氣横逸，詩文出之以典切清悠，無復離合者也。是三先生之出也，人曰瑞麟威鳳之遊也。三先生之仕也，人曰景星卿雲之見也。觀其行，均之封事犯顔，有鄭公之正；乳兒中貴，有太白之豪；敝屣爵位，有方朔之奇；矢志林壑，有兩疏之哲。讀其文，均之與學濟南諸君子何異？恐學袁、江二公，其弊反有甚於學濟南諸君子也。眼見今日牛鬼蛇神，打油釘鉸，遍滿世界，何待異日。慧力人於此尤當緊着眼。矯枉有矯枉之流弊。前之共趨，卽今之偏廢；今之獨嚮，卽後之同聲。此中機捩，密移暗度，賢者不免，明者不知。大凡詩文，因襲有因襲之流弊，矯枉有矯枉之流弊。前之共趨，卽今之偏袁儀部所以極喜進之者，緣其時歷詆往哲，遍排時流，四顧無朋，尋伴不得，忽得一江進之，如空谷聞聲，不必眞有人跡，聞跫然之音而喜。今日空谷中已漸爲輪蹄之所，不止跫然之音，且不止眞有人跡矣。此一時，彼一時，不可作矮子觀場。

李若訥《徐文長袁中郎二集序》 萬曆間詩文之體大變，楚中袁中郎爲倡其說，主於齮齕七子，自標其牙慧，而所急推而表章者徐文長氏。文長先進未甚著，由中郎以著，齒頰芬流，海内無不襲之。不二十年，又爲後來齮齕，其習頓衰，然一時詡尚自在，卽後來不爲中郎者，亦不爲七子，竊以此明詩文一大變耳。詩文至明，始沿勝國之遺，詩稍變而唐中晚，文稍變而唐韓柳，如劉誠意、宋學士以逮楊文貞、解太史諸公，足攷覽，未大變也。至成弘間，李獻吉、何仲默、徐昌穀諸公一大變，大約以摹古。暨李于鱗、王元美、汪伯玉諸公，益加斤削繡繪矣。至□□又一大變。則大約以不摹古與不摹七子，而李王者正七子中領袖也。中郎貶其摹古，而索一文長掎角焉。後中郎者掎角中郎矣，而亦若曰：卽摹古，不摹七子之摹。噫，詩文總之爲聲也，李何李王，先後一摹，乃更數十年而始稍改其絃以求其調焉，未有如近日爲中郎不爲中郎，先後未二十年，絃撥已非指法屢換也者，何近日多變乎？夫所謂古者，以左史古，以漢魏古，以初盛唐古，古而如是，何嫌古？亦自振其聲耳。中朝諸家忘己笑人，不免過當，故李王操戈，遂得中郎攻盾。中郎近攻，又遂得後來反噬，相報無已，幾令詞場爲冤業。從古文章之變有之，庸渠酷其遺言雖淺，猶可宮箴。故余謂二袁公有出世之志，而未行其志於世；雖脫略於世法，而未能忘情於斯世者也。設令峻陽秉戎，石公持衡，其爲陳爲政，不大有可觀者哉！

鍾惺《與王穉恭兄弟》 江令賢者，其詩定是惡道，不堪再讀。從此傳響逐臭，方當誤人不已。才不及中郎，而求與之同調，徒自取狼狽而已。國朝詩無眞初盛者，而有眞中晚。眞中晚實勝假初盛，然不可多得。若今日要學江令一派詩，便是假中晚，假宋、元，假陳公甫、莊孔暘耳。學袁、江二公與學濟南諸君子何異？恐學袁、江二公，其弊反有甚於學濟南諸君子也。眼見今日牛鬼蛇神，打油釘鉸，遍滿世界，何待異日。慧力人於此尤當緊着眼。大凡詩文，因襲有因襲之流弊，矯枉有矯枉之流弊。前之共趨，卽今之偏廢；今之獨嚮，卽後之同聲。此中機捩，密移暗度，賢者不免，明者不知。袁儀部所以極喜進之者，緣其時歷詆往哲，遍排時流，四顧無朋，尋伴不得，忽得一江進之，如空谷聞聲，不必眞有人跡，聞跫然之音而喜。今日空谷中已漸爲輪蹄之所，不止跫然之音，且不止眞有人跡矣。此一時，彼一時，不

虐云爾哉。碎琴之痛，蓋以知音者鮮。近日不須自碎，人自碎之，而又競云知音。果其知之，即過而存之何傷？明之多變而好譏，無乃文章刼厄爲之乎？且士有士黨，文有文黨，相譏之習，自古已然，特以並時相譏，矜露所長耳。至於彈射□柮之中，掃滅口珠之後，一變即横一譏，一譏因成一變，凌厲無前，其弊也模擬過甚，眞意漸漓，而一時靡然景仰附從，猶如斗之有杓，山之有岱也。獨公安袁中郎先生不相推奉，而矯之以清新宕逸之辭，其惟明始然，而至近日尤烈。余以不七子可，不中郎可，精神伎倆，豈其在此。李何奮飛其前，李王軒翥其後，固以摹古自雄，今日試與國初諸家相提，才具學殖，自有定域，向之摹不摹者，其縵絃也，非律呂也，今何獨執不化而以取悅當世，可不謂豪傑之士與！余往時讀先生詩文，恨未睹其全也。茲其後裔菘圃明經將以其集重付梓人，余得受而讀之。一掃塵垢，空所依傍，務達其意而止，是先生之自信不疑，不肯附古人以自重，而況當吾世而生者哉！顧余竊思，當王、李燄熾之時，歸震川亦昌言排之，而矯之以歐、曾之文，嗣是言文者首震川，而言詩者則宗公安。迄今震川之學傳之者衆，而公安之緒漸微，豈有幸有不幸與，抑將有待而然與？賜進士出身、誥授中憲大夫京畿道監察御史、提督湖北學政、前翰林院編修善化後學賀熙齡頓首拜譔。

《靜志居詩話》卷一六　嘉靖七子之派，徐文長欲以李長吉體變之，不能也；湯義仍欲以尤、蕭、范、陸體變之，亦不能也。王百穀、王承父、屠長卿，雖迭有違言，然寡不敵衆。自袁伯修出，服習香山、眉山之結撰，首以「白蘇」名齋，既導其源，中郎、小修繼之，益揚其波，由是公安流派盛行。

又　周望早年詩格清越，超超似神仙中人。中歲講學逃禪，兼惑公安之論，遂變爲芸夫蕘豎面目。「白沙在泥，與之俱黑」，良可惜也。

王士禛《師友詩傳續錄》　問：又曰每句之間，亦必平仄均勻，讀之始響亮。古詩既異於律，其用平仄之法，於無定式之中，亦有定式否？　答：茅白葦，彌望皆是。文長、義仍，嶄然有異，沉痼滋蔓，未克芟薙。中郎以通明之資，學禪於李龍湖，讀書論詩，橫説豎説，心眼明而膽力放，於是乃昌言排擊，大放厥辭。以爲唐自有詩，不必《選》體也。初盛中晚皆有詩，不必初盛也。歐、蘇、陳、黄各有詩，不必唐也。唐人之詩，無論工不工，第取讀之，其色鮮妍，如旦晚脱筆硯者。今人之詩雖工，拾人飣餖，纔離筆硯，已成陳言死句矣。唐人千歲而新，今人脱手而舊，豈非流自性靈與出自剽擬者所從來異乎！空同未免爲工部奴僕，空同以下皆重儓也。論吴中之詩，謂先輩之詩，人自爲家，不害其爲可傳；而詆訶慶、曆以後，沿襲王、李一家之詩。

賀熙齡《重刻梨雲館本叙》　有明一代，作者林立，自李獻吉、何仲默倡爲復古之説，李于鱗、王元美嗣起，謂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英詞壯氣，凌厲無前，其弊也模擬過甚，眞意漸漓，而一時靡然景仰附從，猶如斗之有杓，山之有岱也。獨公安袁中郎先生不相推奉，而矯之以清新宕逸之辭，其時風氣一變。雖其後亦時有勝有不勝，而先生之沉識定力，不苟隨俗波靡，以取悦當世，可不謂豪傑之士與！余往時讀先生詩文，恨未睹其全也。茲其後裔菘圃明經將以其集重付梓人，余得受而讀之。一掃塵垢，空所依傍，務達其意而止，是先生之自信不疑，不肯附古人以自重，而況當吾世而生者哉！顧余竊思，當王、李燄熾之時，歸震川亦昌言排之，而矯之以歐、曾之文，嗣是言文者首震川，而言詩者則宗公安。迄今震川之學傳之者衆，而公安之緒漸微，豈有幸有不幸與，抑將有待而然與？賜進士出身、誥授中憲大夫京畿道監察御史、提督湖北學政、前翰林院編修善化後學賀熙齡頓首拜譔。

《靜志居詩話》卷一六　嘉靖七子之派，徐文長欲以李長吉體變之，不能也；湯義仍欲以尤、蕭、范、陸體變之，亦不能也。王百穀、王承父、屠長卿，雖迭有違言，然寡不敵衆。自袁伯修出，服習香山、眉山之結撰，首以「白蘇」名齋，既導其源，中郎、小修繼之，益揚其波，由是公安流派盛行。

又　周望早年詩格清越，超超似神仙中人。中歲講學逃禪，兼惑公安之論，遂變爲芸夫蕘豎面目。「白沙在泥，與之俱黑」，良可惜也。

王士禛《師友詩傳續錄》　問：又曰每句之間，亦必平仄均勻，讀之始響亮。古詩既異於律，其用平仄之法，於無定式之中，亦有定式否？　答：茅白葦，彌望皆是。文長、義仍，嶄然有異，沉痼滋蔓，未克芟薙。中郎以通明之資，學禪於李龍湖，讀書論詩，橫説豎説，心眼明而膽力放，於是乃昌言排擊，大放厥辭。以爲唐自有詩，不必《選》體也。初盛中晚皆有詩，不必初盛也。歐、蘇、陳、黄各有詩，不必唐也。唐人之詩，無論工不工，第取讀之，其色鮮妍，如旦晚脱筆硯者。今人之詩雖工，拾人飣餖，纔離筆硯，已成陳言死句矣。唐人千歲而新，今人脱手而舊，豈非流自性靈與出自剽擬者所從來異乎！空同未免爲工部奴僕，空同以下皆重儓也。論吴中之詩，謂先輩之詩，人自爲家，不害其爲可傳；而詆訶慶、曆以後，沿襲王、李一家之詩。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袁稚勳宏道》　萬曆中年，王、李之學盛行，黄茅白葦，彌望皆是。文長、義仍，嶄然有異，沉痼滋蔓，未克芟薙。中郎以通明之資，學禪於李龍湖，讀書論詩，橫説豎説，心眼明而膽力放，於是乃昌言排擊，大放厥辭。以爲唐自有詩，不必《選》體也。初盛中晚皆有詩，不必初盛也。歐、蘇、陳、黄各有詩，不必唐也。唐人之詩，無論工不工，第取讀之，其色鮮妍，如旦晚脱筆硯者。今人之詩雖工，拾人飣餖，纔離筆硯，已成陳言死句矣。唐人千歲而新，今人脱手而舊，豈非流自性靈與出自剽擬者所從來異乎！空同未免爲工部奴僕，空同以下皆重儓也。論吴中之詩，謂先輩之詩，人自爲家，不害其爲可傳；而詆訶慶、曆以後，沿襲王、李一家之詩。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六・袁中郎集》　四十卷。明袁宏道撰。

【略】其詩文所謂公安派也。蓋明自三楊倡臺閣之體，遞相摹仿，日就庸膚。李夢陽、何景明起而變之，李攀龍、王世貞繼而和之，前後七子遂以仿漢摹唐，轉移一代之風氣。迨其末流，漸成僞體，塗澤字句，鉤棘篇章，萬喙一

《明詩別裁集》卷一〇　公安兄弟意矯王、李之弊，而入於俳諧。又一變而之竟陵，詩道遂不復振。人但知竟陵之衰，而不知公安一派先之也。

《廣輿記・荆州府人物・袁宏道》（存目）

音，陳因生厭，於是公安三袁，又乘其弊而排抵之。三袁者，一庶子宗道，一吏部郎中中道，一卽宏道也。其詩文變板重爲輕巧，變粉飾爲本色，致天下耳目於一新，又復靡然而從之。然七子猶根於學問，三袁則惟恃聰明。學七子者不過贋古，學三袁者乃至矜其小慧，破律而壞度，名爲救七子之弊，而弊又甚焉。觀於是集，亦足見文體遷流之故矣。

乾隆《桃源縣志》 三袁才名，在萬曆時幾傾天下。而中郎以同年故，最與邑先達江湫蘿友善。方仕江左也，中郎治吳，湫蘿治長洲，公退之暇，時以文讌，同遊虎丘、上方、錦帆涇、百花洲諸名勝。嘗評江詩云：「江闊無澄浪，林深有墜枝。」又評其文云：「嘉、隆以來大家，未見其比。」其推服如此。

《明人詩鈔續集・袁宏道》（存目）

同治《公安縣志・藝文》引沈爾燝《重新學宮記》 三袁先生領袖科名，主持風雅，海內士大夫樂得而道之。曾幾何時，芳徽不再鼎興。

又《雜紀》引《上荊南道王瑮報慈大佛殿募疏》 孱陵之在荊州，名公巨卿，文章事業，往往甲於三楚，稱名邑。【略】因憶萬曆中三袁先生，深禪理，崇佛教，與先大司徒公同譜籍。故予以年家子與袁氏昆仲稱世兄弟。

丁煒《袁氏家譜序》 公安之有袁氏也，出於江西豐城之元氏，元之於袁遠矣，蓋昂、安之族非愼、結之祖明矣。【略】跡袁之姓改自前朝，其先居然無也，明時以元爲勝國，故諱稱之，而袁氏以本初公任蘄水教授，遂入而居公安，爲啓祥之祖。予考神宗時有諱宗道伯修公、諱宏道中郎公、諱中道小修公，同胞聯芳，掄元發甲，一官宮坊，兩官南北吏部，聲稱同震一時，勳業皆卓卓可紀，文章同傳今昔。如《白蘇齋》、《瀟碧堂》、《瓶花》、《錦帆》、《珂雪齋》諸文集。今行於世，歿且同祀鄉賢，世稱「三袁」是也。

光緒《湖南通志》卷一七一 江盈科，字進之。【略】盈科與公安袁宏道同年友，善爲詩，力變七子體，世稱江、袁。

張銘謙《敕授文林郎袁南金公傳》 先世伯修、中郎、小修三先生，昌明詩教，公安三袁與眉山三蘇同爲天壤不朽之人，故公安望族，首推袁氏。

《蓑楚齋隨筆・明竟陵公安撰述》 明末詩文派別，至公安、竟陵，可謂妖妄變幻極矣。亡國之音，固宜如此，時當末造，非人力所能挽回。世多不知其名氏、撰述，爰記之於下，以昭後世之炯戒。公安三袁，一庶子宗道，

藝文

袁憲健《一世祖墓敬誌》（存目）

又《斗湖堤訪中郎公故里碑》（存目）

又《柳浪湖懷古二首》（存目）

侯家光《柳浪懷古》（存目）

楊之駢《舊縣感懷》（存目）

雜録

袁宗道《送夾山母舅之任太原序》 宗道兄弟三人游於都門，得與海內士大夫往還，二三名流俱不以趨趍庸陋見棄，推而附之大雅之林。其友之相習者戲謂：南平一片黃茆白葦，何得出爾三人？蓋謬疑開闢蓁蕪，自我兄弟，

而不知點化鎔鑄，皆舅氏惟學先生力也。

袁中道《二趙生文序》　予兄弟皆粗知文，而其始實先君子啓之以學，學之時，不論華言梵冊，種種搜求，蓋久之欣然有遇，如雷開蟄戶。近思先君子之教予三人，不寬不嚴，如染香行露，教之最有風趣者也。

又《壽吳母陳太碩人七十序》　先王父力行隱德，而王母余姑佐之。王父即世，王母代理家政。歲祲不責子母，盡焚其券。不數年，而先封公生伯修、中郎及予。伯修、中郎皆早貴，向之農者，化而爲儒，且奕奕顯貴矣。里中人往往云：袁氏之興，多余姑之隱德致之。非虛語也。

又《壽大姊五十序》（存目）

錢謙益《袁祈年字田祖說》　公安袁祈年，其字曰未央，吾友小修之子，而後於伯修庶子者也。自公安之三袁以才名掉鞅藝苑，而其子弟之英妙者，皆有名於時。

袁邊源《袁氏重修宗譜序》　五世石浦祖，年十二，督學使金奇之，知其必大魁天下，恐元勝國號，不利榜首，甫爲改「元」以「袁」，係今姓，萬曆己卯舉於鄉。丙戌會試果第一，冠翰林，晉詹事府學士，輔導東宮。接石公、柴紫祖捷禮闈，授南北吏部，然詿籍科名勝，官聯顯乎？文藻風流，獨步一時。公安自此姓袁無可與爭者。

袁宏道《出燕別大哥、三哥》（存目）

又《與小修夜話憶伯修》（存目）

又《清蔭臺記》（存目）

又《白蘇齋記》（存目）

吳江派

《顧曲雜言・填詞名手》　近年則梁伯龍、張伯起，俱吳人，所作盛行於世，若以《中原音韻》律之，俱門外漢也。惟沈寧庵吏部後起，獨恪守詞家三尺，如庚清、眞文、桓歡、寒山、先天諸韻，最易互用者，斤斤力持，不少假借，可稱度曲申、韓，然詞之堪入選者殊鮮。

又　呂勤之序彼中《蕉帕記》，有云：「詞隱先生之條令，清遠道人之才情」。又云：「詞隱取程於古詞，故示法嚴；清遠翻抽於元劇，故遣調俊。」

《雨村曲話》卷上　《吳騷合編》：「王伯良、卜大荒、袁鼒公皆生動圓轉，聲傳三籟。」

沈寵綏《絃索辨訛序》　昭代填詞者，無慮數十百家，矜格律則推詞隱，擅才情則推臨川。【略】詞隱獨追正始，字叶宮商，斤斤罔失尺寸，《九宮譜》爰定章程，良一代宗工哉，特奉行者過當，或不免逢迎白家老嫗。

王驥德《曲律》卷四　自詞隱作詞譜，而海內斐然向風。衣鉢相承，尺尺寸寸守其榘矱者二人：曰吾越鬱藍生，曰檇李大荒逋客。鬱藍《神劍》、《二嫋》等記，並其科段轉折似之；而大荒《乞麾》至終帙不用上去疊字，然其境益苦而不甘矣。

《曲品》卷上　陸采（天池），江都人。張鳳翼（靈墟），長洲人。顧大典（道行），吳江人。梁辰魚（伯龍），崑山人。鄭若庸（虛舟），崑山人。梅鼎祚（禹金），宣城人。卜世臣（藍水，一字大荒），秀水人。葉憲祖（桐柏），餘姚人。【略】此八君者，或爲山人先達，或爲先輩諸生。綺思靈心，各擅風流之致；寄悰賦感，共標游戲之奇。如張，如鄭，尤所服膺；如卜，如葉，素相友善。允爲上之中。

《遠山堂曲品・能品》　《雙雄》，此馮猶龍少年時筆也，確守詞隱家法，而能時出俊語。丹信爲叔三木所陷，並及其義弟劉雙；而劉方正者，不惜傾貲救之。世固不乏丹三木，亦安得有劉方正哉！姑蘇近實有其事，特邀馮君以粉墨傳之。

沈自晉《望湖亭記》　〔臨江仙〕詞隱登壇標赤幟，休將玉茗稱尊。鬱藍繼有擷園人，方諸能作律，龍子在多聞。香令風流成絕調，幔亭彩筆生春，大荒巧搆更超群，鯫生何所似，顰笑得其神。

《衡曲麈譚・作家偶評》　近之佳者如龍子猶、王伯良、卜大荒諸君，皆生動圓轉，領異取新，脈接《金荃》，聲傳三籟。

凌濛初《譚曲雜劄》　沈伯英審於律而短於才，亦知用故實、用套詞之非宜，欲作當家本色俊語，卻又不能，直以淺言俚句，掇拽牽湊，自謂獨得其宗，號稱「詞隱」。而越中一二少年，學慕吳趨，遂以伯英開山，私相服膺，紛紜競作。

臨川派

臧懋循《元曲選序》 由斯以評，新安汪伯玉《高唐》、《洛川》四南曲，非不藻麗矣。然純作綺語，其失也靡。山陰徐文長《禰衡》、《玉通》四北曲，非不伉儷矣。然雜出鄉語，其失也鄙。豫章湯義仍庶幾近之，而識乏通方之見，學罕協律之功，所下句字，往往乖謬，其失也疏。

湯顯祖《答呂姜山》 寄吳中曲論良是。「唱曲當知，作曲不盡當知也」，此語大可軒渠。凡文以意趣神色爲主。四者到時，或有麗詞俊音可用。爾時能一一顧九宮四聲否？如必按字模聲，卽有窒滯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弟雖郡住，一歲不再謁有司。異地同心，惟與兒輩時作磻溪之想。

王驥德《曲律》卷四 世所謂才士之曲，如王弇州、汪南溟、屠赤水輩，皆非當行。僅一湯海若稱射鵰手，而音律復不諧。曲豈易事哉！

《閒情偶寄・科諢・忌俗惡》 吾於近劇中取其俗而不俗者，《還魂》而外，則有《粲花五種》，皆文人最妙之筆也。《粲花五種》之長，不僅在此。才鋒筆藻，可繼《還魂》；其稍遜一籌者，則在氣與力之間耳。《還魂》氣長，《粲花》稍促。《還魂》力足，《粲花》略虧。雖然，湯若士之《四夢》，求其氣長力足者，惟《還魂》一種；其餘三劇，則與《粲花》比肩。使粲花主人及今猶在，奮其全力，另製一種新詞，則詞壇赤幟，豈僅爲若士一人所攫哉。

又《演習部・選劇》 湯若士之《牡丹亭》、《邯鄲夢》，得以盛傳於世，吳石渠之《綠牡丹》、《畫中人》，得以偶登於場者，皆才人徼倖之事，非文至必傳之常理也。

《劇說》卷四 卓珂月作孟子塞《殘唐再創》雜劇小引云：「【略】入我明來，塡詞者比比，大才大情之人，則大愆大謬之所集也，湯若士、徐文長兩君子其不免乎？減一分才情，則減一分愆謬，張伯起、梁伯龍、梅禹金，斯誠第二流之佳者。」

又卷五 《雋區》云：「傳奇當以張伯起爲第一，若《紅拂》、《竊符》、《灌園》、《祝髮》四本，巧妙悉敵。次則推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合》，當與《琵琶》、《西廂》分路揚鑣。若湯若士之《邯鄲夢》、屠緯眞之《曇花》，別是傳奇一天地，然識者有患其才多之識。《裴淑英記》，彤管流馨，足風閫德。《彩毫》、《紫釵》、《南柯》三傳，俱出屠、湯手筆，而往往以學問爲長。徒令人驚雕繢滿眼耳。《虎符》亦屬張伯起作，而風致視四本大相懸絕，自是詞曲第二流之佳者。

楊恩壽《詞餘叢話》 王夢樓先生斥《燕子箋》，「以尖刻爲能，自謂學玉茗堂，全未窺見毫髮，笠翁惡札，從此濫觴」。是說，我不以爲然。圓海詞筆，靈妙無匹，不得以人廢言，雖不能上抗臨川，何至下同湖上。

陳鍾《椶散軒叢談》 《牡丹亭》杜麗娘死於夢，《療妒羹》小青死於妒，二者不外乎情，然皆切己之事也。

郭傳芳《愼鸞交序》 屠(隆)、湯(顯祖)旣往，襲取屠、湯者，又掩伏於曇(《曇花記》)、夢(「四夢」)之間，犬吠驢鳴，莫知所底。

嘉靖《上海縣志》 范文若，好爲樂府詞章，識者擬之湯臨川云。

王季烈《螾廬曲談》 國朝(指清朝)傳奇，名作如林。若吳石渠、蔣心餘，皆學玉茗者。石渠諸作，以《療妒羹》爲最勝，其《題曲》一折，筆墨酷似《牡丹亭》。

吳梅《燕子箋跋》（存目）

竟陵派

譚元春《詩歸序》 春未壯時，見綴緝爲詩者，以爲此浮瓜斷梗耳，烏足好？然義類不深，口輒無以奪之，乃與鍾子約爲古學，冥心放懷，期在必厚，亦旣入之出之、參之伍之、審之克之矣。有教春者曰：「公等所爲創調也，夫變化盡在古矣。」其言似可聽，但察其變化，特世所傳文選、詩刪之類，鍾嶸、嚴滄浪之語，瑟瑟然務自雕飾，而不暇求於靈迴樸潤。抑其心目中別有夙物，而與其所謂靈迴樸潤者，不能相關相對歟？夫眞有性靈之言，常浮出紙上，決不與衆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專其力，壹其思，以達於古人，覺古人亦有炯炯雙眸，從紙上還矚人，想亦非苟然而已。古人大矣，往印之

輒合，遍散之各足。人咸以其所愛之格，所便之調，所易就之字句，得其滯者、熟者、木者、陋者，曰：「我學之古人。」自以爲理長味深，而傳習之久，反指爲大家，爲正宗。人之爲詩，至於爲大家，爲正宗，馳海內有餘矣，而猶敢有妄者言之乎？嗚呼！此所以不信不悟，而有才者至欲以纖與險厭之，則亦若人之過也。夫滯熟木陋，古人以此數者收渾沌之氣，今人以此數者喪精神之原，古人不廢此數者爲藏神奇、藏靈幻之區，今人專借此數者爲仇神奇、仇靈幻之物，而甚至以代所得名之一人，與一時所同名之數人，及人所得名之篇，與篇所得名之句，皆堅守莊誦，而不敢颺言之，不過曰：「古今人自有篤論。」夫人有孤懷，有孤詣，其名必孤行於古今之間，不肯遍滿寥廓，而世有一二賞心之人，獨爲之咨嗟徬皇者，此詩品也。譬如狼煙之上虛空，裊裊然一線耳，風搖之，時散時聚，時斷時續，而風定煙接之時，卒以此亂星月而吹四遠。彼號爲大家者，終其身無異詞，終其古無異詞，而反以此失獨坐靜觀者之心，所失豈但倍也哉？今之爲是選也，幸而有不徇名之意，若不幸而有必黜名之意，則難矣；幸而有必勝博之力，若不幸而有不畏博之力，又難矣；幸而有不膈靈之眼，若不幸而有必驚靈之眼，又難矣。法不前定，以筆所至爲法；趣不強括，以詣所安爲趣；詞不準古，以情所迫爲詞；才不由天，以念所冥爲才。恬一時之聲臭，以動古今之波瀾，波瀾無窮而光采有主。古人進退焉，雖一字之耀目，一言之從心，必審其輕重深淺而安置之。凡素所得名之人，與素所得名之詩，或有不能違心而例收者，亦必其人之精神止可至今日而不能不落吾手眼，因而代獲無名之人，人收無名之篇，若今日始新出於紙，而從此誦之將千萬口，即不能保其誦之盈千萬口，而亦必古人之精神至今日而當一出，古人之詩之神所自爲審定安置，而選者不知也。惟春與鍾子克慮厥始，惟春克勖厥中，惟鍾子克成厥終。詩歸哉！

明萬曆丁巳十月二十五日景陵譚元春撰。

吳德旋《古詩歸序》　朱晦庵曰：古今詩凡三變矣，自漢魏以上者爲一宗，吾欲取經史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至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爲一編，附《三百篇》楚詞之後，以爲詩之根本，詩之準則。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至唐初爲一宗。又自沈宋以後，定著近體爲一宗，擇其近古者，名爲一編，以爲詩之羽翼，詩之輿衛。其不合者悉去之，無使接於耳目，入於心胸。余每誦其言，輒快其志之遠以大，而深惜其業之未竟也。自此而外，撰

閔振業《古詩歸引》　自雅頌得所，而後楚騷漢風以漸而遠，六朝開綺麗之習，三唐創法律之軌，雖其間之質而文，文而靡，靡靡而不無濫觴者，時代使然，要其託志麗情，比物連類，意在筆先，而神行墨道之外者，總非漫不知也。惟春與鍾子克慮厥始，惟春克勖厥中，惟鍾子克成厥終。詩歸哉！然而無歸者也。余少讀家莊懿賜書，間披韻語，輒欲於篇章諷詠之餘，識其指歸之所在，而苦以寡聞渺識，遊之大通，祇覺道廣而未能一一竟。迺今之稱詩者徧海內，評騭而點定之者，亦復徧海內。求其山無不災之木，家無不覆之瓿，蓋寥寥也。去歲校讎史抄，習心未已，取鍾、譚兩先生所評《詩歸》而讀之，上自隆古，下逮唐季，無不以己意進退之，分爲二集，共若干卷，名爲性靈，開發後人之陋習，亦無不如水之數髮，錐之畫沙，其所以金針度人者，

卽寡聞如余，覺於曩之諷詠指歸者，恍有合也。天空雲盡，水落石出，此非造物者之歸藏乎？知此者可以讀《詩歸》矣。莊嚴剞劂，以布通都，不敢謂兩先生之功臣，而兩先生之挽狂瀾而反之淳者，余請與有識者質之。

鑒庵《序友夏》 今之言詩者，皆曰：「竟陵門戶倒矣，香煙舊矣。」浮薄之子，異喙同聲，卽向所抑首師事者，亦復翻然迴矛，誶詈交劇。夫詩之爲道，等於夙生之業，讚歎之因，自必結爲謗毀之果，亦何足道。余所歎怪，今所爲崇之壇坫上者，實不過瑯琊、濟南之唾餘耳，則夫「芳草」、「中原」、「天涯」、「吾黨」等句，其門戶豈不更倒，香煙豈不更舊耶？送入楚者，必舉「江漢樓臺」，非是不稱雄渾也；送游秦者，必舉「關河明月」，非是不稱典麗也。贈清河之裔，必擬機雲；逢龍門之胄，將言司馬。鄙性瑣見，奉爲鐵券金章，而往劫慧根，畢世埋沒，良可痛矣。世門敝鬼攻擊所餘，骨髮已朽，資後人口吻耳。後世豈能以科名官爵服人耶？

又 鍾伯敬、譚友夏合選《詩歸》，自少昊至隋十五卷，自初唐至晚唐三十六卷，大抵尙偏奇、黜雅正，與昭明選詩一一相反。首古逸詩二卷。首篇乃少昊母《皇娥歌》及他黃帝《兵法》、許由《箕山歌》等，皆七言也，以爲眞僞存而弗論。次漢、魏，則樂府多而古詩少，乃至《焦氏易林》及凡仙鬼之作，亦多錄入。鍾云「今非無學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於口手者，以爲古人在是，故魏人五言，曹、王僅見一二，而公幹不錄，晉人五言，潘、陸僅見一二，而景陽不錄，正以諸子五言爲膚熟，便於口手者耳」。然則《十九首》、蘇、李之選，乃古今名篇，不得不存，初非眞好也。又凡於生澀、拙樸、隱晦、訛謬之語，（訛謬者，如曹子建「輕裾隨風還」，「裾」訛爲「車」。）往往以新奇有意釋之，尤爲可笑。大都中郎之論，意在廢古師心，而鍾、譚之選，在借古人之奇以壓服今人耳。

又 《詩歸》，如漢武《落葉哀蟬曲》、劉越石《胡姬年十五》等，俱僞而入錄，其識爲淺；如朱穆《絕交詩》、程曉《嘲熱客》等，最鄙而入錄，其識爲陋。若王仲宣《從軍詩》，首句云「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最爲軼蕩，子美「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實倣之。譚云：「恨不將此等語爲今人熟便者盡抹之。」三秦民謠甚幻，（謠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孤雲雨角，去天一握。山水險阻，黃金子午。蛇盤鳥櫳，勢與天通。」）鍾云：「似讖，似銘，似記，置心口間，可救膚近之氣。」《白狼王歌》悉爲夷語，譚云：「妙在無中生有，國淹熟之氣，無文人摹擬之象。」嗟乎！人心至此，世變可知，有志者堪爲慟哭。

又 《詩歸》於唐詩，取捨不能一一致辯，姑論其最謬者：五言近體，王、楊、盧、駱，惟楊聲體稍純，今惟楊不錄。初唐五言古，其體甚雜，今於沈、宋諸人每多錄之，且云「五言古，唐人先用全力付之，而諸體從此分」。

陳子昂、張九齡《感遇》雖出阮嗣宗，而遠不逮。鍾盛推子昂、九齡，而獨黜嗣宗。盛唐五言古，惟李、杜爲詣極，其餘諸人體實多雜，今所採王維、王昌齡、儲光羲、常建最多。譚云：「唐人神妙，全在五言古，太白似多冗易，非痛加削除不可。」此類顛倒殊甚。且於太白集中，僞撰者既不能辯，而於《蜀道》、《天姥》，又皆削之，是其生平好奇，特字句瑣屑之奇耳，非變化不測之神奇也。

朱松年《先友七子詩・鍾伯敬僉事惺》 皇天降中郎，一洗風塵句。猶恐窟易翻，爲闢隱秀趣。問誰可肩茲，惺也笑欲去。帝曰匪易哉，元春可汝助。孰意《詩歸》就，世人便易慮。一捷遂凱還，成功天別付。

錢謙益《劉司空詩集序》 萬曆之季，稱詩者以淒清幽眇爲能，於古人之鋪陳終始，排比聲律者，皆訾謷抹摋，以爲陳言腐詞。海內靡然從之，迄今未嘗過而問焉。而承學之徒，莫不喜其尖新，樂其率易，相與糊心眯目，拍肩而從之。以一言蔽其病曰：不學而已。亦以一言蔽從之者之病曰：便於不說學而已。天喪斯文，餘分閏位，竟陵之詩與西國之教、三峯之禪，旁午發作，並爲孽於斯世，後有傳洪範五行者，固將大書特書，著其事應，豈過論哉！伯敬爲余同年進士，又介友夏以交於余，皆相好也。吳中少俊，多訾鍾、譚，余深爲護惜，虛心評隲，往復良久，不得已而昌言擊排。吾友程孟陽之言曰：「詩之學，自何、李而變，務於模擬聲調，所謂以矜氣作之者也；自鍾、譚而晦，競於僻澀蒙昧，所謂以昏氣出之者也。」孟陽老於詩學，其言最爲平允，論近代之詩者，衷之於孟陽斯可矣。友夏詩，貧也，非寒也；薄也，非瘦也；僻也，非幽也；凡也，非近也；昧也，非深也；斷也，非掉也；亂也，非變也。蕪詞累句，略舉一二：如《擬讀曲歌》云：「明月皎皎照羅幃，羅花一一影香肌。郎來諛妾肌生花，取衣覆肌花在衣。」何其庬是儂家庬，日噉儂家粥。昔昔不吠歡，儂私令噉肉。」《夏夜古意》云：「淫哇卑賤也！《隋大業鑊歌》云：「鑊兮鑊兮！不復鑊兮！以之爇香，大損得著廊廟，庶幾禦寇子之云，命宮而總四聲，慶雲流而景風翔矣乎？余將爲沉水。」何其俚也。《聽青羊碉》云：「太始有眞意，欽哉非雨聲。」用經義何其謬也。「歲添新事送，月放衆生肥。」「三吳士女俗，萬古雨晴天。」「眼花非亂射，散作萬山江。」「萬葉一色紅易終，我愛黃邊綠邊江。」何其鄙而倍也！吳、越、楚、閩，沿習成風，如生人戴假面，如白晝作鬼語，而閩人有蔡復一字鍾、譚之疵病，如上所陳，亦已略見一班。譚之才力薄於鍾，其學殖尤淺，謬劣彌甚，以俚率爲清眞，以僻澀爲幽峭，作似了不了之語，以爲意表之言，採詩者告焉。因敬仲寓德水，視如何也？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譚解元元春》 元春，字友夏，竟陵人。舉於鄉，爲第一人。再上公車，歿於旅店。與鍾伯敬共定《詩歸》，世所稱鍾、譚者也。鍾、譚之疵病，如上所陳，亦已略見一班。譚之才力薄於鍾，其學殖尤淺，謬劣彌甚，以僻澀爲幽峭，作似了不了之語，以爲意表之言，

「居之僧尙髮，來者客能琴。」之乎其若，逐字安排，欽肅澹靜，連章鋪比，鍾、譚之體，家戶傳習。汳人以「餓山吞日憨」爲清詞，吳士以「花騎蝶過牆」爲麗句；滔滔不返，不至于橫流陸沉，不但已也。錄詩及此，庸以別裁末流，垂戒後學，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世之君子，亦可以諒我矣！金陵張文寺曰：「伯敬入中郎之室，而思別出奇，斤斤字句之間，欲闖古人之祕，以其道易天下，多見其不知量也。友夏別立蹊徑，特爲雕刻。要其才情不奇，故失之纖；學問不厚，故失之陋；性靈不貴，故失之鬼；風雅不遒，故失之鄙；一言以蔽之，總之，不讀書之病也。」吳門朱隗曰：「伯敬詩『桃花少人事』，詆之者曰：『李花獨當終日忙乎？』友夏詩『秋聲半夜眞』，則甲夜、乙夜，秋聲尙假乎？」雲子本推服鍾、譚，而其言如此。

《明季北略・鍾譚》 鍾惺，字伯敬，號退谷，湖廣承天府景陵縣人。父一貫，以貢爲武進訓導。惺爲諸生十二年，嘗不利。萬曆癸卯，舉於鄉，庚戌成進士，授行人，改工部主事。上疏請南，得南禮部，督學福建一年，以父憂去職。大計中人言，服闋不起，卒於家。惺貌羸寢甚，性深靜，不樂與俗人接，或時對面坐起，若無睹者。同官飲集，衆方歡洽，獨渺然若失，無酬酢賓主禮，人以是陽敬而實深忌之。然亦由是得謝絕人事，耑積思於書史。當是時，歷下久死，瑯琊亦沒，楚公安之書盛行，其意以詩主性情，期自適，何空取古蹈襲爲？遂與同邑譚元春取古詩至唐，爲《詩歸》一選，剝新領秘，別開堂奧，奮筆去取，讀之，足使誇者去浮，鈍夫長慧。而持先進典型者不悅也，因刻爲書，反覆破之，惺笑而不問。當改南時，傚秦淮水閣，閉戶讀史，有所見出入輒筆之，久漸成帙，題曰《史懷》，於古人多所翻駁。每游人午夜棹回，曲倦酒盡，兩岸寂無聲，而猶有一燈熒熒，守筆墨不收者，則嗒然伯敬也，東南人士以此稱眞好學者。所至名山川必游，使蜀，歷三峽，入東魯，登高觀日出；過閩，陟武夷，盤桓忘返。年四十八九，以爲讀書不讀內典，如乞丐食，終非自爨，男女住世數十年，不明生死大事，貿貿而去，一妄庸人耳。乃研精《楞嚴》，著《如說》十卷。沒之前三日，告於佛，受五戒，法名斷殘，發來生願而沒，時年五十六。生平簡易，不治威儀。嘗游虎丘，遭兩公子見侮，羣壯作提搦麾楊勢，亟趨避之。明日，傳刺有兩書生求見，肅衣冠，書幣恭謹，以文字稱弟子，則向人也。爲細閱其文，不復言，其人大慚而退。子肆夏，年十四爲諸生，穎邁，先卒，惺竟無子。所著有《隱秀軒集》。公書既行於世，諸評斷小語，皆布流海內，竊附者或僞託以傳。當《詩歸》初盛播，士以不談竟陵爲俗，王李之幟，幾爲盡拔。及其後，遂吐棄厭薄遇莊。丁丑，赴公車，抱病，卒於途。所攜篋中書無爲收者，強半散失，海內聞而悲之。督學高世泰祀之鄉賢。《北略》一書，多誌時事。而鍾、譚無事可誌，亦書之者何？誌其人之可傳也。元春卒於丁丑，故載入此卷。伯敬雖稍前，則因元春及之。予素聞天下有鍾、譚，而不得其本末，茲特合書於此。嗟嗟！天下士不知我，與我不知天下士，豈非均爲有生之所深恥者哉！

（六月十六筆）

《明詩評選》卷五評王思任《薄雨》 置頷聯不論，詎非作者。竟陵狂率，亦不自料遽移風化，而膚俗易親，翕然於天下。謔庵視伯敬爲前輩，天姿韶令，亦十倍於伯敬，且下徙而從之，餘可知已。其根柢極卑劣處，在哼着題

目討滋味，發議論，如「稻肥增鶴秩，沙遠討鳧盟」，皆是物也。除卻比擬鑽研，心中元無風雅，故埋頭則有，迎眸則無，借說則有，正說則無。竟陵力詆歷下，所恃以爲攻具者，止「性靈」二字，究竟此種詩，何嘗一字自性靈中來。靠古人成語，人間較量，東支西補而已，宋人詩最爲詩蠹在此。彼且取精多，而用物弘，猶無一語關涉性靈，矧竟陵之鮮見寡聞哉。五六十年來，求一人硬道取性靈中一句，亦不可得。謔庵、鴻寶，大節磊砢，皆豪傑之士，視鍾、譚相去河漢，而皆不能自拔，則沈雨若、張草臣、朱雲子、周伯孔之沿竟陵門，持竟陵鉢者，又不足論已。聊爲三歎。

《雅倫・鍾譚體》 明景陵鍾惺、譚元春之詩。【略】費經虞曰：「鍾譚論詩，崇主性情，以靈迥渾樸爲旨，深厚爲要，選《詩歸》數十卷，盛行於時，天下謂之。鍾譚救王李之流弊，其持論未爲盡非，然未免矯枉過正，學之者愈非，故諸公起而論之。」

賀貽孫《詩筏》 近代選詩，皆以《帝京篇》諸作爲不祧之祖，鍾、譚二子毅然去之，殊有膽識。一部《詩歸》，生面皆從此開，稂莠既除，嘉禾見矣。

又 今人貶剝《詩歸》，尋毛煅骨，不遺餘力。以余平心而論之，諸家評詩，皆取聲響，惟鍾、譚所選，特標性靈。其眼光所射，能令不學詩者誦之勃然烏可已，又能令老作詩者誦之爽然自失，掃蕩腐穢，其功自不可誣。但未免專任己見，強以木槵子換人眼睛，增長狂慧，流入空疏，是其疵病。然瑕瑜功過，自不相掩，何至如時論之苛也。

又 舍性靈而趨聲響，學王、李之過也。舍氣格而事口角者，學袁、徐之過也。舍章法而求字句者，學鍾、譚之過也。

又 自鍾、譚集出，而王、李集覆瓿矣。記余曾與同輩賦《愛妾換馬》詩，都無警句。有示以鍾伯敬詩云：「功名伏驥足，志節略蛾眉。不貴此時意，難於無後思。封疆方有事，閨閣亦何爲？君向承平日，明珠買侍兒。」慧舌靈腕，歎爲絕唱。復有以王元美詩相示者，覺才思更邁。王詩云：「只解馳驅易，寧言離別難。蘭膏啼玉筯，桃雨汗金鞍。物喜酬新主，人悲戀故歡。橫行渡遼海，那問翦刀寒。」遂以此二詩，糊名郵送萬茂先定其甲乙。茂先嘗進鍾、譚，退王、李，見此竟以王第一。乃知前輩各有得力，不可隨人軒輊也。

《載酒園詩話》卷一 太白高曠人，其詩如大圭不琢，而自有奪虹之色。讀者如氾江海，忽而鼉怒龍吟，金支翠旂，忽而波澄如練，一日千里，不可

《圍爐詩話》卷四 鍾、譚派於世無用，一蹶不振，二李法門，實爲不祧之祖。何也？事之關係功名富貴者，人肯用心。唐之功名富貴在詩，故三唐人肯用心而有變。一不自做，蹈襲前人，如今日之抄舊時文，便爲士林中滯貨故也。明之功名富貴在時文，全段精神俱在時文用盡，詩其暮氣爲之耳。此間有二種人：一則得意者，不免應酬，二李之體，易成而悅目；一則失志者，不免代筆，亦惟二李相宜故也。古人非執友、非詩人不贈以詩，故交遊間詩，亦得有意有情。今世以詩作天青官綠，尚書台鼎套禮之副，定不免用二李套句。然當如服牛乘馬，雞司晨，狗守戶而已。其不可謂之詩，譬猶牛馬雞狗之身，不可以爲己身也。蓋泛交本自無情，豈能作有情之語？而又用處甚多。今日仕途，用其有詞無意之詩，可以應用而不窮，且寫在白綾金扇上，亦能炫俗眼。但不可留稿，人若看至五六首，必嘔噦也。然當用「臥病山中生桂樹」，不可用「大漠清秋迷隴樹」。

《靜志居詩話》卷一七《鍾惺》 《禮》云：「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非必日蝕星變，龍鬬雞禍也。惟詩有然。萬曆中，公安矯歷下、婁東之弊，倡淺率之調，以爲浮響，造不根之句，以爲奇突，用助語之辭，以爲流轉。著一字，務求之幽晦，構一題，必期於不通。《詩歸》出，而一時紙貴。閩人蔡復一等，既降心以相從，吳人張澤、華淑等，復聞聲而遙應。無不奉一言爲準的，入二豎於膏肓，取名一時，流毒天下，詩亡而國亦隨之矣。

又卷一八《譚元春》 鍾、譚並起，伯敬揚歷仕塗，湖海之聲氣猶未廣，藉友夏應和，派乃盛行。《詩歸》既出，紙貴一時，正如摩登伽女之淫咒，聞者皆爲所攝。正聲微茫，蚓竅蠅鳴，鏤肝鉥腎，幾欲走入醋甕，遁入藕絲。充其意，不讀一卷書，便可臻於作者，此先文恪斥爲亡國之音也。桐鄉錢麟翔仲遠友于友夏，恆言「《詩歸》本非鍾、譚二子評選，乃景陵諸生某假託爲之。鍾初見之，怒，將言於學使除其名。既而家傳戶習，遂不復言」云。

《罪惟錄・鍾惺譚元春傳》 （存目）

《卮林・詮鍾》 《詩歸》，選繁欽《定情詩》「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環」云云。鍾云：「妙在語不可了。」譚友夏云：「連用十一『何以』，奇甚。」詮曰：《洛神賦》注引《定情詩》有「何以消滯憂，足下雙遠遊」，則爲十二「何以」，胡

搜之未盡也。然《玉臺新詠》無此二語，則徐孝穆亦遺之矣。

又《詩歸》載謝靈運《登廬山絕頂望諸嶠》詩曰：「積峽忽復啓，平塗俄已閉。巒隴有合沓，往來無蹤轍。晝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鍾云：「六句質奧，是一短記。」譚云：「他人數十句寫來，必不能如此樸妙。」又云：「如此大題目，肯作三韻，立想不善。」詮曰：江淹《雜體》詩注引謝《登廬山詩》云「山行非前期，彌遠不能輟。但欲淹昏旦，遂復經盈缺」，即是篇發端也。不經《昭明》所選，代久篇殘，何知「霜雪」後，更無數十句乎？耳目難遇，胸臆欖、岩茶不可以養生，故其教亦多生病痛。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 鍾、譚矯七子之弊，《詩歸》一選，專取寒瘦生澀，遂至零星不成章法，甚者以誤字爲奇妙。如張曲江《詠梅詩》：「馨香今尚爾，飄蕩復誰知？」「馨香」誤作「聲香」，乃云生得妙，豈不可笑？

《說詩晬語》卷下 詩至鍾、譚諸人，衰極矣。陳大樽墾闢榛蕪，上窺正始，可云枇杷晚翠。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三・詩歸》 五十一卷。明鍾惺、譚元春同編。【略】是書凡古詩十五卷，唐詩三十六卷，大旨以纖詭幽渺爲宗，點逗一二新雋字句，矜爲元妙。又力排選詩惜羣之說，於連篇之詩隨意割裂，古來詩法於是盡亡。至於古詩字句，多隨意竄改。顧炎武《日知錄》曰：「近日盛行《詩歸》一書，尤爲妄誕。【略】」朱彝尊《詩話》謂是書乃其鄉人託名。今觀二人所作，其門徑不過如是，殆彝尊曲爲之詞也。

又《別集類存目七・嶽歸堂集》 十卷。明譚元春撰。【略】隆、萬以後，公安三袁始攻擊王、李詩派，以清巧爲工，風氣一變。天門鍾惺更標舉尖新幽冷之詞，與元春相唱和，評點《詩歸》，流布天下，相率而趨纖仄，有明一代之詩，遂至是而極弊。論者比之詩妖，非過刻也。元春之才較惺爲劣，而詭僻如出一手。日久論定，徒爲嗤點之資。觀其遺集，亦足爲好行小慧之戒矣。

又《妙遠堂集》 四十卷。明馬之駿撰。【略】是集凡詩十四卷，文二十六卷。萬曆季年，文體漸變，竟陵鍾惺、譚元春倡尖新幽冷之派，以《詩歸》一編易天下之耳目。之駿於鍾惺爲同年，亦與王稺登之子留造作新聲，務以鮮警秀異相倡和，均別派也。鍾譚之名最盛，後來受詬亦至深。之駿與留名不甚盛，故所作亦如花香草媚，不久而自萎，談藝者遂不復抨擊。此集蓋偶爾得存耳。

升輕秀，擯鴻整，不知專尚輕秀，便近元作。

又 竟陵酷賞豔情，或嫌其蕩，而不知無傷於雅也。務去陳言，多贊其功，而不知實深爲厲也。

《明史・文苑傳四・鍾惺譚元春》（存目）

薛雪《一瓢詩話》 評論詩文，品題人物，皆非美事，亦非易事。倘不能洞悉其優劣，且就好處一邊說，愼勿率意雌黃。鍾伯敬、譚友夏二人，錢蒙叟僅以「昏氣」二字評之，可見前輩厚道。

《覗齋詩談》卷一 公安、竟陵，總是一派，本欲救王、李之穠豔，然橄欖、岩茶不可以養生，故其教亦多生病痛。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 鍾、譚矯七子之弊，《詩歸》一選，專取寒瘦生澀，遂至零星不成章法，甚者以誤字爲奇妙。如張曲江《詠梅詩》：「馨香今尚爾，飄蕩復誰知？」「馨香」誤作「聲香」，乃云生得妙，豈不可笑？

《說詩晬語》卷下 詩至鍾、譚諸人，衰極矣。陳大樽墾闢榛蕪，上窺正始，可云枇杷晚翠。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三・詩歸》 五十一卷。明鍾惺、譚元春同編。【略】是書凡古詩十五卷，唐詩三十六卷，大旨以纖詭幽渺爲宗，點逗一二新雋字句，矜爲元妙。又力排選詩惜羣之說，於連篇之詩隨意割裂，古來詩法於是盡亡。至於古詩字句，多隨意竄改。顧炎武《日知錄》曰：「近日盛行《詩歸》一書，尤爲妄誕。【略】」朱彝尊《詩話》謂是書乃其鄉人託名。今觀二人所作，其門徑不過如是，殆彝尊曲爲之詞也。

又《別集類存目七・嶽歸堂集》 十卷。明譚元春撰。【略】是集凡詩十四卷，文二十六卷。萬曆季年，文體漸變，竟陵鍾惺、譚元春倡尖新幽冷之派，以《詩歸》一編易天下之耳目。之駿於鍾惺爲同年，亦與王稺登之子留造作新聲，務以鮮警秀異相倡和，均別派也。鍾譚之名最盛，後來受詬亦至深。之駿與留名不甚盛，故所作亦如花香草媚，不久而自萎，談藝者遂不復抨擊。此集蓋偶爾得存耳。

魯九皋《詩學源流考》　公安袁氏，繼以竟陵鍾氏、譚氏，《詩歸》一出，海內翕然宗之，而三漢、六朝、四唐之風蕩然矣。

田同之《西圃詩說》　鍾竟陵之習者，瘦寒枯澀；沿七子之風者，雷同膚蛻。而高明之家，至欲別標新幟，厭三唐而右兩宋，護皮、陸而黨蘇、黃，波之靡也，其去詞曲曾不能以寸，詩之弊亦極矣！即有力排僞體，希復正宗，而車薪盃水，難滅秦炎，一傅衆咻，反歸楚語，爲之奈何！故一二自好之士，晰釐割毫，銓精播義，寧獨清於舉世皆濁之日，要亦自行其所是已爾。

又　萬曆以來，公安袁氏兄弟欲矯嘉靖七子之弊，意主白、蘇，降而楊、鄭，其詞其志，未大有害也。竟陵鍾氏、譚氏從而甚之，專以僻澀詭譎是尚，斯害有不可言者。於時秦有文天瑞，越有王季重，閩有蔡敬夫，爭相效尤，變而益下，可謂風雅之刼運矣夫！

《明人詩鈔續集》卷一〇《鍾惺》（存目）

《明詩紀事》庚籤卷二三《沈德符》陳田按　景倩有《與譚友夏夜話》詩云：「予幼習楚人，中道得伯敬。示我《玄對稿》，序者曰譚柄。抗論卑時賢，齒少氣獨橫。最戒傍門入，位置須堅定。欲還眞大雅，必斥僞先正。斯語吾堪師，一笑歲寒訂。二子世楷模，藝林作司命。歷下與瑯琊，一朝廢不競。蚤逝悲鍾期，朱絃絕高聽。之子獨雄視，萬夫稟號令。」其傾倒鍾、譚如此。惟其早歲博綜，漁獵詞藻，與鍾、譚之專尚枯槁、鏤刻肝腎者微別。余戲謂《清權堂稿》一編，著色竟陵詩也。

復社

《復社紀略・復社總綱》（戊辰）崇禎元年：上年丁卯，張采中式經魁。張溥恩貢。周鐘選社十三子文。（己巳）崇禎二年：尹山大會。溫體仁入閣。用內臣。蔣德璟授編修。黎元寬、周鑣俱禮部主事。（周南主）張采授臨川知縣。徐汧、金聲並庶吉士。（庚午）三年：鄉試，楊廷樞中解元。張溥、吳偉業並經魁。吳昌時、陳子龍並中式。金陵大會。（辛未）四年：會試，主考周延儒。會元吳偉業。會魁張溥。殿試，吳偉業榜眼，張溥庶吉士，周之夔授蘇州府推官，劉士斗授太倉州知州。錢龍錫戍定海衛。吳偉業疏參蔡弈琛。（壬申）五年：張溥給假葬親，歸。虎邱並及司官。（癸未）十六年：四月，周延儒視師。九月會試，會元陳名夏。吳易、張若羲、黃淳耀、周鐘、朱積時中式，時賊勢孔迫，故改試期。十二月，周延儒賜縊。吳昌時棄。

又卷一　是時江北匡社、中洲端社、松江幾社、萊陽邑社、浙東超社、浙西莊社、黃州質社，與江南應社，各分壇坫，天如乃合諸社爲一。而爲之立規條、定課程曰：「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經術，但剽耳繪目，幾倖弋獲於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長郡邑不知澤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於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與四方多士共興復古學，將使異日者務爲有用：

因名曰復社。」又申盟詞曰：「毋從匪彝，毋非聖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己長，毋形彼短，毋巧言亂政，毋干進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諫，大則擯。既布天下，皆遵而守之。」又於各郡邑中推擇一人爲長，司糾彈要約往來傳置。天如于是裒十五國之文而詮次之，目其集爲《國表》，受先作序冠弁首。集中詳列姓氏，以示門牆之峻，分注郡邑，以見聲氣之廣云。社目云：「是社始於七郡，故原本先列七郡，首姑蘇焉。」【略】按目計之，得七百餘人，從來社集未有若是之衆者。計文二千五百餘首，從來社藝亦未有如是之盛者。嗣後名魁鼎甲，多出其中，藝文俱斐然可觀，經生家莫不尚之。金閶書賈，由之致富云。

又卷二　復社聲氣徧天下，俱以兩張爲宗，四方稱謂不敢以字。天如曰西張，居近西也。於受先曰南張，居近南也。及門弟子則曰南張先生、西張先生，後則曰兩張夫子。溥亦以闕里自擬。於是好事者指社長趙自新、王家穎、張誼、蔡伸爲四配；門人呂雲孚、周肇、吳偉業、孫以敬、金達盛、許煥、周羣、許國杰、穆雲桂、胡周鼐爲十哲；溥之昆弟十人張濬、張源、張王治、張撙、張漣、張泳、張哲先、張淮、張濤、張應京爲十常侍；又有依託門下效奔走展財幣者，若黃、若曹、若陳、若趙、若陶，則名五狗。

又　社事以文章氣誼爲重，尤以獎進後學爲務，其於先達所崇爲宗主者，皆宇內名宿：南直則文震孟、姚希孟、顧錫疇、錢謙益、鄭三俊、瞿式耜、侯峒曾、金聲、陳仁錫、吳甡等；兩浙則劉宗周、錢士升、徐石麟、倪元璐、祁彪佳等；河南則侯恂、侯恪、喬允升、呂維騏等；江西則姜曰廣、李邦華、熊明遇、李日宣等；湖廣則梅之煥、劉弘化、沈維炳、李應魁等；山東則范景文、張鳳翔、高弘圖、宋玫等；陝西則李遇知、惠世揚等；福建則黃道周、黃景昉、蔣德璟、劉長等；廣東則陳子壯、黃公輔。諸公職任在外，則代之謀方面，在內，則爲之謀爰立。皆陰爲之地而不使之知，事後彼人自悟，乃心感之。不假結納，而四海盟心，門牆之所以日廣，呼應之所以日靈，皆由乎此。

鄧實《復社紀略跋》　《復社紀略》四卷，太倉陸世儀道威著，眉史氏其號也。道威早歲亦署名復社，後以故自出，故其於社事多有微詞；然前既爲社中人，於社事始末甚悉。是編記載，首尾完備，實由身親目擊，故能言之鑿鑿可徵，雖其間言外意有褒譏，猶不免門戶私見，然讀者知其事可耳！其是

無他，詩書之道虧，而廉恥之途塞也。新天子卽位，臨雍講學，丕變斯民，生當其時者，圖仰贊萬一，庶幾尊遺經，砭俗學，俾盛明著作，比隆三代，其在吾黨乎！」乃與燕、趙、魯、衛之賢者，爲文言志，申要約而後去。受先介生、卧子亦貽書規之，然終不改。當復社未起時，吾郡虞山錢牧齋，吳門既筮仕臨川，綱維張設，一以古循吏爲師。先生歸，盡發篋中書，視其傳寫之蹖駁，箋解之紕繆，點定而鉤貫之；於制舉義別芟訂以行世，顏曰《表經》、曰《國表》，昭本志也。楚熊魚山先生開元，用能治劇換知吳江縣事，以文章飭吏治，知人下士，喜從先生游。吳江大姓吳氏、沈氏潔館舍，庀飲食於其郊，以待四方之造請者。推先生高第弟子呂石香雲孚爲都講。石香好作古文奇字，浙東、西多聞其聲。而湖州有孫孟樸淳，銳身爲往來紹介。於是臭味翕習，遠自楚之蘄、黃，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寧國，浙東之山陰、四明，輪蹄日至。秦、晉、閩、廣間，多有以其文郵致者。先生丹鉛上下，人人各盡其意，高譽隆洽，沾丐遠近矣。三年庚午省試，胥會於金陵，江、淮、宣、歙之士咸在，主江南試爲江西姜燕及先生。榜發，維斗哀然爲舉首，自先生以下，若卧子及偉業輩，凡一二十人列薦名，吳江吳來之昌時亦與焉，稱得士；而大士同時始舉於其鄉，主者從廢卷中力索之乃遇。燕及先生猶以不得介生有餘恨云。四年辛未，偉業舉禮部第一，先生選庶吉士，天下爭傳其文，而艾千子獨出其所爲書相訾謷。千子之學，雅自命大家，熟於其鄉南豐、臨川兩公之言，未嘗無依據。顧爲人褊狹矜愎，不能虛公以求是。嘗燕集僉州山園，卧子年十九，詩歌古文傾一世，艾旁睨之，謂此年少何所知，酒酣論文，仗氣罵坐，卧子不能忍，直前毆之，乃嘿而逃去。已復僑居吳門，論定帖括，挾異同，賈聲利，故爲抑揚以示縱橫，非其讀書本指已。先生既篤志五經諸史，不復用制藝與千子爭長短，獨取其事，折衷於介生。介生之從兄曰仲馭鑣，南司農郎，著風節，解官講授南都。兄曰簡臣銓，才不及弟，與彝仲、卧子同舉丁丑進士。介生生平執友，大士七十登第，九青官已踰九卿，駸駸公輔矣，介生淪落諸生，自如也。先生初以少長，兄事介生，既顯貴，傾介生客，顧修舊節唯謹，於事必首介生，而己爲之下，介生亦不以貧賤故少有所抑損。世稱友道，以周、張爲難。受先既謝病歸，先生亦請假還里。公廉於郡邑，無所私謁。先生性好士，窮鄉末學，粗知好古攻文，輒許與不置口，賴其奬擢成名者數十百人，臺使者視所言以爲取舍，以此附麗益衆。或稍乘其氣，凌籍於人，而士之不見齒錄者，多褊心不能無望。受先卽遇同輩，亦多所摩切，敢爲激發之行，數以古法治鄉黨閭左，銖兩之奸，輒誦言誅之，若惟恐其人弗聞知者。兩公性不同，相愛，見則互教誡所不及。介生、卧子亦貽書規之，然終不改。當復社未起時，吾郡虞山錢牧齋，吳門文湛持、姚現聞三君子由忤璫召用，牧齋以枚卜爲烏程相訐奏罷歸。其同時奏對稱旨，先烏程大拜者，陽羨周挹齋先生，主辛未會試，在先生及偉業爲座主，自以位尊顯，無所稱於士大夫間，欲介門下士以收物望。尋謝政得請，而烏程竊國柄，陰鷙慘虐，謀於其黨刑侍郎蔡奕琛、兵給事中薛國觀，思所以剸刃東南諸君子。先生揾腕太息，早夜呼憤。其門弟子從苕、霅間來者，具得相溫陰事，名爲廉潔奉法，實縱子弟暴橫鄉里，招權利，通金錢。先生引滿聽之，以爲笑謔，語稍稍流聞。相溫時盛修郤虞山，思一舉並中之，未得間也。會上憂耳目壅閼，詔吏民極陳時政闕失，山陽一妄庸武生上書言事，蹤拜吏給事中，海內輕躁險詖之徒，競思釣奇抵巇，以封事得官。相溫陰計此便，遂鉤致陳履謙、張漢儒與謀。履謙、漢儒者，故虞山胥吏，有罪，亡命入京師，而政府遺腹心延之東第，密受記，告牧齋及其門人瞿公式耜所爲不法，相溫從中下其章，銀鐺逮治，而復社之獄並起。先是，郡司李閩周之夔，宿名士，於兩公爲舊好，而太倉守東粵劉公士斗皆辛未同年生，相厚善。郡自以它事與守相失，陰中守於漕御史，御史顯以郡章聞。守有惠政，兩公不得，譙讓周俾無所容。周內慚，因慫甚曰：「若我故人，遇事不右我，而衆辱我。」持兩公所爲軍儲說顯相詰，而軍儲本由一邑規便益建請，事亦未施行，於漕政無所得失，雖假借相撦拄，不能有以難也。周性卞急，又爲蜚語搆間，顛囈日甚，上臺亦浸厭之，尋發狂易疾，乞養去官。州人陸文聲者，駔儈無行，嘗招搖取賂，受先執而抶之，知當國方讐復社，逸入都，就張漢儒同邸舍，夤緣得謁見國觀，捃摭兩公事十餘條，踵漢儒上章誣奏。上疑兩案難並逮，下提學御史山陰倪公元珙驗治。倪公賢者，卽蘇松道慈谿馮公元飈所讞以奏曰：「臣奉詔董諸生，而復社多高材生，相與考德問業，不應以貴，傾介生客，顧修舊節唯謹，於事必首介生，而己爲之下，介生亦不以貧賤故少有所抑損。世稱友道，以周、張爲難。受先既謝病歸，先生亦請假還里。公廉於郡邑，無所私謁。先生性好士，窮鄉末學，粗知好古攻文，輒許與不置口，賴其奬擢成名者數十百人，臺使者視所言以爲取舍，以此附麗益衆。或稍乘其氣，凌籍於人，而士之不見齒錄者，多褊心不能無望。受先卽伏闕上書矣。往者邑子不快於社事，謂先生以闕里自擬，曰配曰哲，傅會指

目。先生葬母，門下士以古文字書誌表，誤配作妃，尋手自竄定，其本已有流傳者。之夔草《復社或問》，遂大書之，訐爲僭端。又無名氏詭託徐懷丹檄復社十大罪，語皆不經。之夔入京師，執二書爲左驗。先自言爭漕棄官，語侵撫臣張公國維、按臣祁公彪佳，坐以黨私壅蔽，於溥、采則危言醜詆，陷以不軌。賴上神聖，疑其太切，當有詐，章下所司如前。之夔修飾《或問》及檄，謀再上，而陳履謙、張漢儒爲東廠緝獲事，搒死長安右門，盡得相溫關通狀，坐罷免，宵小爲失氣，之夔竟不得官，文聲去爲道州簿，賊敗瘐死。未幾薛國觀從庶僚得政，蔡奕琛與里豪吳中彥者交，私受其金爲鬻獄，南御史成公勇發其事，以指縱疑先生，謀益急。吳來之昌時爲禮部郎，移書先生曰：「虞山毀不用，湛持相不三月被逐，東南黨獄日聞，非陽羨復出不足弭禍。主上於用舍多獨斷，然不能無中援，惟丹陽盛順伯可與謀。」順伯時客先生所，故與介生婿舊，雅負權譎，見其書奮曰：「來之策誠善，顧非公言莫足鼓動者，某請銜命矣。」先生嘿不應。來之以己意數申欵，問遺中貴人，卒不能得要領，間刺探一二禁密語，疏中數爲人傳說，沾沾自多，公卿固側目。國觀以私人王陛彥賄遺事敗，下北司考，竟得罪。陛彥雲間人，出自吳氏，國觀微疑語泄以及此禍，將死，語監者曰：「吳昌時殺我。」語上聞，來之不以爲憂，顧色喜。已而陽羨果召，召自出上意，初非有他也，而來之自謂謀已行，視世事彌不足爲。先生前十日屬疾，卒於家，千里內外皆會哭，私謚曰仁學先生，崇禎十四年辛巳五月也。其十一月，蔡奕琛以賄國觀前事逮訊，不肯入獄，抗章自訟爲復社諸人搆陷，以舊邑令丁煌語爲徵，取《復社或問》及檄，增異上之，且因以並攻虞山曰：「復社殺臣，謙益教之也。」陽羨方敦趣在中道，時相爲調旨責三人具對。謙益奏曰：「臣先張溥成進士二十餘年。結社會文，止爲經生應舉，臣叨任卿貳，不應參涉。奕琛以舊輔溫體仁親戚，疑臣報復，其坐王陛彥事，自有睿斷，非遠臣所得與知。」采奏曰「復社之起在臣令臨川日，自此杜門病廢十年。謂復社是臣事，則臣非其時；謂復社非臣事，則張溥實臣至友。」上覽其詞直，置弗問，而奕琛坐本罪論戍。再用御史劉熙祚言，取先生所纂《五經註疏大全》及《禮書》、《樂書》、《名臣奏議》數百卷，繕寫進覽，人皆謂先生著作之才，見嫉時宰，不獲盡史職於生前，僅得受主知於身後，可謂國家人材痛惜。然先生死而讒口嗷嗷，猶追仇其地下之骨，幸蒙天子湔雪，又並其遺書拂拭之，於以見稽古之不容泯滅，而海內爲存之，其姓名宜書者附見於篇。

黃宗羲《劉瑞當先生墓誌銘》 崇禎間，吳中倡爲復社，以網羅天下之士，高才宿儒，多出其間。主之者，張天如、張受先，而東浙馮留仙、鄴仙，與之桴鼓相應。皆喜容納後進，標榜聲價。人士奔走，輻輳其門，蓬蓽小生，苟能分句讀，習字義者，挾行卷，西棹婁江，東放慈水，則其名成矣。其間楷模之人，文章足以追古作，議論足以衡名教，裁量人物，譏刺得失。執政

聞而意忌之，以爲東林之似續也。

《靜志居詩話》卷一九《張溥》 張溥，字天如，太倉州人。崇禎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有《七錄齋集》。天如狎主「復社」，以附「東林」，聲應氣求，龍集鳳會，一言以爲月旦，四海重其人倫，書晷刻而百函，賓晝日以三接。由是青衿冑子，白蠟明經，登李元禮之門，不啻虬戶，爲柳伯騫所識，勝於笥金。列郡人文，一時風尚，口談朝事，案置漢書，頭包露額之巾，足著踏跟之履，和歌《下里》，擁鼻東川。俄而哲人其萎，賤康成之妖夢，天子有詔，求司馬之遺書。黨論日興，清流釀禍，周之夔彈之於始，阮大鋮厄之於終，而邦國因之殄瘁矣。

又卷二一《陳邦彥》 陳邦彥，字會斌，廣州順德人。貢生，以兵保清遠，師潰死於難。有《巖野集》。巖野僻居嶺南，與黎美周、歐子建、陳喬生，以文章聲氣，遙應復社，卒殺身以成仁。其《南上草自序》云：「商聲曼歌，慨當以慷，亦各言其志也。」又《臨命歌》云：「書生漫談兵，時哉不我與。」君子誦其詩而悲之。《雨夜宿吳潮泗江閣》云：「去家五百里，相過重鄉音。客路樽前語，江流檻外心。風連三峽暗，雲隱二禺深。莫作《登樓賦》，柴扉尚可尋。」

又《楊廷樞》 楊廷樞，字維斗，吳縣人。崇禎庚午鄉試第一。有《古柏軒詩集》。先生倡「應社」於吳中，評隲五經文字，張溥天如、朱隗雲子主《易》，楊彝子常、顧夢麟麟士主《詩》，周銓簡臣、周鍾介生主《春秋》，張采受先、王啓榮惠常主《禮記》，而先生與嘉善錢栴彥林主《書》，後與「復社」、「幾社」合。領解之後，聲譽日重，門下著錄者二千人。詩雖游好，然如吉光孔翠，片羽皆足爲珍，且勝於服習竟陵派者多矣。晚歲巖居，忽罹維縶，其舟中遺書云：「廷樞幼讀聖賢之書，長懷忠孝之志，爲孝廉者一十五載，生世間者五十三年，作士林鄉黨之規模，肩綱常名教之重任。惜時命之不猶，未登朝而食祿，值中原之有難，遂蒙禍以捐生，其年則丁亥之歲，其月則孟夏之中，方隱遯於山阿，忽陷身於羅網，時遭其變，命付於天，雖突如其來如，亦已知之久矣。生平所學，至此方覺快然，千古爲昭，到底終爲不沒。但因報國無能，懷志未展，終是人臣未竟之事，尚孤累朝所受之恩，留此血衣，以俟異吾盟者，雖屈、宋不足言文章，或呼學究智囊，或號行舟太保，傳檄則星馳電發，宴會則酒池肉林。」所云「行舟傳檄」，殆指孟樸言之。至十五年，御

霧裏山光半有無。宿鳥驚心猶未下，哀猿引臂自相呼。凄其古渡黃昏候，一點漁燈起荻蘆。」

又《孫淳》 孫淳，字孟樸，嘉興府學生。有《梅綰居存草》。詩流結社，自宋、元以來，代有之。迨明慶、曆間，白門再會，稱極盛矣。至于文社，始天啓甲子，合吳郡金沙檇李僅十有一人，張溥天如、張采來章、楊廷樞維斗、楊彝子常、顧夢麟麟士、朱隗雲子、王啓榮惠常、周銓簡臣、周鍾介生、吳昌時來之、錢栴彥林，分主五經文字之選，而效奔走以襄厥事者，嘉興府學生孫淳孟樸也。是曰「應社」。當其始取友尚隘，而來之、彥林謀推大之，乞於四海。於是有「廣應社」。貴池劉城伯宗、吳應箕次尾、涇縣萬應隆道吉、蕪湖沈士柱崑銅、宣城沈壽民眉生，咸來會，聲氣之孚，先自「應社」始也。崇禎之初，嘉魚熊開元宰吳江，進諸生而講藝，於時孟樸里居，結吳翻扶九、吳允夏去盈、沈應瑞聖符等肇舉「復社」。於時雲間有「幾社」，浙西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歷亭「席社」，崑陽「雲簪社」，而吳門別有「羽朋社」、「匡社」，武林有「讀書社」，山左有「大社」，僉會於吳，統合於「復社」。「復社」始於戊辰，成於己巳，其盟書曰：「學不殖將落，毋蹈匪彝，毋以辯言亂政，毋干進喪乃身，嗣今毋讀非聖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厥長，毋以往，犯者小用諫，大者擯。僉曰：諾。」是役也，孟樸渡淮、泗，歷齊、魯以達於京師。賢大夫士必審擇而定衿契，然後進之於社。故天如之言曰：「忘其身，惟取友是急，義不辭難，而千里必應，三年之間，若無孟樸，則其道幾廢。」蓋先後大會者三，「復社」之名動朝野，孟樸勞居多。然而斂怨深矣。十年正月，蘇州民陸文聲疏陳：「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庶吉士張溥、知臨川縣事張采，倡立『復社』，以亂天下。」思陵下提督學政御史倪元珙察覈，倪公言：「諸生誦法孔子，引其徒譚經講學，互相切劘，文必先正，品必賢良，實非樹黨，文聲以私憾妄訐，宜罪。」閣臣以公蒙飾，降光祿寺錄事，蘇州推官周之夔者，與溥同年舉進士，初亦入社，至是希閣臣意，墨絰詣闕，復訐奏溥等樹黨挾持。案久未結，讒言罔極，致有草檄以聲「復社」十罪者。大略謂：「派則婁東、吳下、雲間，學則天如、維斗、卧子，上搖國柄，下亂羣情，行殊八俊三君，迹近八關五鬼。外乎黨者，雖房、杜不足言事業，異吾盟者，雖屈、宋不足言文章，或呼學究智囊，或號行舟太保，傳檄則星馳電發，宴會則酒池肉林。」所云「行舟傳檄」，殆指孟樸言之。至十五年，御

史金毓峒，給事中姜埰各上疏白其事，始奉旨：「朝廷不以語言文字罪人，『復社』一案準注銷。」後福藩稱制，阮大鋮怨戊寅秋南國諸生顧杲等一百四十人之具《防亂公揭》也，日思報復。爰有王實鼎東南利孔久湮，「復社」渠魁聚斂一疏，大鋮語馬士英云：「孔門弟子三千，而維斗等聚徒至萬，不反何待？」至欲陳兵於江，以爲防禦，心知無是事，而意在盡殺「復社」之主盟者。時崑銅暨宜興陳貞慧定生輩，皆就逮繫獄，桐城錢秉鐙、宣城沈壽民亡命得脫。假令王師下江南少緩，則「復社」諸君，難乎免於白馬之禍矣。自昔黨錮之傳，列於後漢之書，「月泉」之社，附諸亡宋之籍。故錄其詩，綴於崇禎之末。《玉峰塔下別天如》云：「經過便聽塔鈴聲，誰解消魂此日情。客爲譚深催別暮，船隨潮便報帆輕。偶因懷友重憑檻，悔不看山再入城。二十餘年芳草寺，隔查相望水盈盈。」《悲婁吟》云：「偶因文事立雞壇，不料浮言啓百端。縱欲重收拾，惱煞霑泥更不香。」

又《劉應期》 劉應期，字瑞當，慈溪貢生。有遺詩。瑞當《潔庵》篇云：「有室曰潔庵，舊址臨河築。敗壁抵雨風，短垣障水陸。其右路通門，小徑恣往復。窗紙耐晴明，庭卉間紅綠。主人無一長，自言但不俗。旁堆書百家，中掛畫一幅。書埽肥膩具，制器尚匏竹。或銜酒一杯，或鼓琴一曲。呼兒撰几杖，對客任歌哭。閉戶判十年，寤寐矢弗告。」

又《莊祖誼》 莊祖誼，字宜穉，成都人。全蜀入「復社」者八人，宜穉詩名特著，惜流傳無幾。《初春吳門送友還蜀》云：「解手東風思惘然，君還巴蜀我之燕。聲蜚白下新留草，酒載丹陽欲滿船。四百八灘三月上，九千餘路一尊前。文心各藉江山助，探得奚囊字字傳。」

又《趙士喆》 趙士喆，字伯濬，掖縣人。貢生，鄉人私謚文潛先生。有《東山詩史》。伯濬倡山左「大社」，以應「復社」，捍鄉里之牧圉，效信國之集句，嘗削稿縱談天下事，思上之朝，見陳啓新用事，恥之，不果，顛沛終老，殆臨江節士、扶風豪士之流。《擬遼宮詞》云：「四樓城闕盡東開，正旦諸王面面來。磔犬燒羊挏乳酒，君臣團坐笑傳杯。」「扈蹕宵征敢冒寒，侍兒應作健兒看。錦靴貂額戎裝好，不用郎當舞袖寬。」「李氏螟蛉已贅疣，石郎反噬更添愁。官家笑得漁人利，天外飛來十六州。」「海淀樓臺第一層，到來六月失炎蒸。金盤雪藕成虛設，何事天廚更進冰。」「全晉輿圖屬大遼，太宗新蒞紫宸朝。漢家禮樂眞堪羨，從此坤儀改姓蕭。」「名家妃主度關山，馬上貂裘淚不乾。莫訝鶯花邊地少，遼陽更比范陽寒。」「女伴從軍萬里還，自言曾到玉門

關。赫連臺上秋雲卷，遙見河流入斷山。」「風旗雪帳野張燈，獵後行廚肉似陵。寄語妖狐休作態，君王臂上有神鷹。」「八月巫閭草半枯，繡簾霜重一燈孤。人生失意無南北，笑卷琵琶出塞圖。」「傳說林牙建義旗，乍聞驚喜久成疑。微軀願作遼東鶴，一夜乘風到虎思。」

又《聞啓祥》 聞啓祥，字子將，錢塘人。萬曆壬子舉人。有《自娛齋集》。杭州先有「讀書社」，倡自聞孝廉子將、張文學天生、馮公子千秋，暨餘杭三嚴，後乃入於「復社」。而登樓□□繼之，文必六朝，詩必三唐，彬彬盛矣。《過澄懷閣》云：「昔我離山居，閒池點青萍。今我復來茲，所聞盡秋聲。曾是俛仰間，時物忽已更。因之發長嘆，慨然念無生。」

又《周岐》 周岐，字農父，桐城人。貢生。有《執宜集》。「復社」諸君，多以文章經濟自負，韻語不甚專心。若桐城之方密之、錢幼光、周農父，華□分眞，具鄴侯百世之量者，廼其讀書之氣日□深，視天下詩與文之變，如亭之陳卧子，吳江之吳日生，長洲之陳玉立，崑山之顧寧人，是皆婣羣雅而繼國風者與？農父貢入京師，即上書宰相，言時政得失，馮公鄴仙薦之參宣督軍務，隨授河南推官，參陳君元倩軍，復以按察僉事銜，參史公道鄰軍，晚又參楊龍友軍，死於浙右。識者比之陳琳、阮瑀。其詩歌雄奮，亞於密之、幼光。

徐鳳彩《幾社壬申合稿題記》 天下多事，有可用之才，而不見知，徒使其放情文史之林，良足悼也。夫文史雖盛事，要豈當世所關治亂者乎？余竊悲諸君子之僅以文名也。故記之。徐鳳彩題。

楊肅《幾社壬申合稿題記》 壬申幾社之行世也，非諸君子意也，自余與聖期、隣汝輩董成之。弇州先生曰：行天下始知天下大也，行天下又悲天下小也。天下凡幾郡國，賢才以百輩，吾郡以海隅百里之邦，自諸君子出，而卓然推雲間之文爲海內首。弇州之論豈欺我哉！諸君子方將各成一家之書，藏之名山，而文者又非諸君子所欲自號於天下者也，故祕之。雖然，曹子桓身有天下，而曰文章不朽盛事，是又安可忽哉！當世聞諸君之風者，咸能興起古學，則行世未爲失也。楊肅題。

楊以任《幾社六子詩序》 三泖九峯間，有幾社諸子，詩文自有也。得天□分眞，具鄴侯百世之量者，廼其讀書之氣日□深，視天下詩與文之變，如不去其掌指，而益矜慎其事。【略】行矣諸子，將與海內名勝，爲經世業，吾得觀焉，若詩文其自有也。豫章友弟楊以任題。

賴垓《幾社六子詩序》 余向從讓木交，見其敢任而裁，外若寡□而燥濕並治，四時俱備，故其詩多纏綿綺麗，□膚靡媛姝之病者，其性然也。今又得幾社諸子，再縱讀其詩，補闕弼匡，發言悠邈，眞有以當世之士，非第悅其詞章已也。假使展其經濟，置之天祿石渠間，考文崇禮，潤色鴻業，輝光自此遠矣。嘗嘆當世才子之盛，莫過於峯泖間，而誦機雲者，尤首稱大小宋。夫長安於雲間，相去二宋千餘里，予也縱不獲如當湖時，執鞭弭與宋子相周旋，至起居之暇，相慕六子之風流，寧有既乎。閩龍潯友弟賴垓題。

陳子龍《幾社壬申合稿凡例》 辛未之春，余與彝仲、讓木、燕又俱遊長安，日與偕者，江右楊伯祥，彭城萬年少，吳中楊維斗、徐九一，婁江張天如、吳駿公，同郡杜仁趾，擬立燕臺之社，以繼七子之跡。後以升落零散，遂倡和鄉里，不及遠方。故勒卣詩曰：「明時鳳侶多相得，下澤鷗群且自盟。」子龍亦嘗有作曰：「金臺賓客非無侶，蓮社神仙亦吾徒。」雖感慨係之，亦見不朽盛事，非關名位矣。陳子龍卧子識。

又《幾社六子詩序》 余幼而好詩，頗有張率限日之僻，於今十餘□矣，始未嘗不見其甚易，而後未嘗不見其甚難也。樂府謠誦，調古而旨近似，其音節側筆可追，然而太文則弱，太率則俗，太達則膚，太堅則訛，太合則襲，

幾社

張溥《幾社壬申合稿序》 今天子詔下禮官，孳孳以進文學、選德能爲務，甚盛事也。詔書到，郡縣吏史左右顧，升堂受命，書其邑之人上應明詔，率逡巡不敢發。深山白髮之老，聞詔書歡動顏色，或有欷吁泣下，恨生非其時者。其他高才子弟，年未任衣冠，即提筆走謁官府，願頌太平、通齒籍，終身爲聞人。然度其時勢，不滿三歲，天下之人不出，獨雲間諸子異甚，凡詔書之言，皆其所素爲。辛未之秋，聯事鄉黨治古文辭者九人，壬申冬成二十卷，悉所期約。其未期約而自撰述者不在其中。讀之體不一名，折衷者廣，大都賦本相如，騷原屈子，樂府古歌由漢魏，五七律斷由三唐，贊序班范，誄銘張蔡，論學韓愈，記倣宗元，至時事著策經義敷說，別爲一書。

太離則野，此一難也。五言古詩，蘇李而下、潘陸而上，意存溫厚，辭本婉淡，聲調上口，便欲揣摹，然集彼常談，侈爲新製，婉然成章，實見少味。若乃慷慨存乎其胸，英憤奮乎其筆，單思獨□每有奇到，惜其以英雄之懷，未免章縫之□□。燕又朗心惠氣，觸手而見，正如王謝少年□□逸出，又如西域賈胡貪於見寶，而鮮從容之□。偉南霞蒸雲舒，華綺之冠，玄風不滅，而疎亮之士，嫌其猶無節族，然鸞鳳之有羽毛，豈能議其多寡耶？轅文英年機速，研味不多，而包略已遠，觀其《十九首》之作，及《遊仙》雜擬諸篇，琅然清拔，高聽易視，英旨振於霄中，玄音暢於海外，若能益以風格，加之梧羽，五七之言，去其險戇，固當斟酌，吾等摩切二昆，我畏其年不可及也。

【略】社弟李雯撰。

姚希孟《雲間幾社古文辭序》 近有雲間六七君子，心古人之心，學古人之學，糾集同好，約法三章，月有社，社有課，倣梁園鄴下之集，按蘭亭金谷之規，進而受簡，則勇競倍於師中，聚而獻覘，又譏彈嚴於柱後。此二百年來所創見也。諸君子不鄙而出其副本以視余，如遊疏圃，草木都非人間。如入鮫宮，璆琳莫能名狀。【略】所以讀茲編者，謂峯泖間斌斌多文人焉，不知其爲古之人古之文也，吾亦論其人而已矣。六朝文自王李而後，其道駸衰，蓋懲於堆疊無章、捃摭失質耳。然不免爲貧腹逃拙之地。若論滋茂，本朝何可盡裁博贍？即儷句自是一體，徐庾豈不足傳？而必拘昌黎起衰之說，亦太過矣。況昌黎嘗稱屈宋司馬劉楊，彼豈非以博贍標著者乎？故雲間諸子宜爲孟長先生所表章也。

《明詩綜》卷七五 龔蘅圃云：卧子定幾社六子之作，目曰《壬申文選》，東鄉艾南英千子貽書誚之，蓋學前後七子之詩而並學其文，千子非之是也。今日所歷乎？即至於古人非難也。一人有盛名，余讀其詩，謂之曰：君之詩甚善，然傳之後世，不知君爲何代人，奈何？夫作詩而不足以導揚盛美，若詩當公安、竟陵之後，雅音漸亡，曼聲並作，大樽力返於正，翦其榛蕪棘刺譏當塗，託物連類而見其志，則是風不必列十五國，而雅不必分大小也，雖工而余不好也。同邑社弟陳子龍題。

李雯《幾社六子詩序》 六子詩者，勒卣、子建、闇公、燕又、偉南、轅文之所作也。余與宗遠、讓木、卧子不與，有私刻也，彝仲又不與，不作詩也。余雖智不足以知六子，然嘗諷詠篇什，攬其興味。勒卣舉體秀亮，中無蕪蔚，指事造形，動得淵暢，斯近體之壇坫，騷人之冠珮也。然按節應規，寡於逸勢，所謂輕裘緩帶，不求橫草之功者耶？子建淹才敦茂，意氣橫生，斐然輒作，雜變繁會，一語入妙，令人解頤。而方其孤詣未精，或有踏拖之患。闇公該綜典乘，取材既多，意匠精密，觀其詠史之作，居然大冲之流。若乃慷慨存乎其胸，英憤奮乎其筆，單思獨□每有奇到，惜其以英雄之懷，未免章縫之□□。燕又朗心惠氣，觸手而見，正如王謝少年□□逸出，又如西域賈胡貪於見寶，而鮮從容之□。偉南霞蒸雲舒，華綺之冠，玄風不滅，而疎亮之士，嫌其猶無節族，然鸞鳳之有羽毛，豈能議其多寡耶？轅文英年機速，研味不多，而包略已遠，觀其《十九首》之作，及《遊仙》雜擬諸篇，琅然清拔，高聽易視，英旨振於霄中，玄音暢於海外，若能益以風格，加之梧羽，五七之言，去其險戇，固當斟酌，吾等摩切二昆，我畏其年不可及也。

倔強語，非由中也。初與夏考功璦公、周文學勒卣、徐孝廉闇公同起，而李舒章特以詩故雁行，號陳、李詩，繼得轅文，又號三子詩，然皆不及。當是時，幾社名聞天下。卧子眼光奕奕，意氣籠罩千人，見者無不辟易。登臨贈答，淋漓慷慨，雖百世後猶想見其人也。嘗與余宿京邸，夜半謂余曰：「卿詩固佳，何首爲第一？」卧子曰：「『苑內起山名萬歲，閣中新戲號千秋』，此余中聯得意語也。『祠官流涕松風路，回首長陵出塞年』，又『李氏功名猶帶礪，斷垣落日海雲黃』，此余結法可誦者也。」余贊歎久之。晚歲與夏考功相期死國事，考功先赴水死，卧子爲書報考功於地下，誓必相從，文絕可觀。而李舒章仕而北歸，讀卧子《王明君》篇曰：「明妃慷慨自請行，一代紅顏一擲輕。」則感慨流涕。舒章久次諸生不遇，流離世故，僅勉一官，反葬請急，遇卧子於九峯山中，期滿北發，未渡江而卧子及禍，舒章鬱鬱道死。雲間有爲詩唁之者曰：「蘇李交情在五言。」未嘗不寄慨於此兩人也。

《重麟玉冊・夏公彝仲傳》 夏公允彝，字彝仲，號璦公，松江之華亭人也。意氣軒舉，善屬文。時吳中名士張溥、張采、楊廷樞等結復社以爲東林之續也，公亦與同邑陳子龍、何剛、徐孚遠、王公光承輩結幾社，與之相應和。顧復社重經術，以醇雅相尚，而幾社則討論時務，爲有用之學，以公與陳公爲領袖。海內爲瑰麗奇古之文者，一時號爲雲間派，皆取宗於陳、夏云。

《制義叢話》卷七 俞桐川曰：包宜墅(爾庚)於幾社中文最平實，陳夏諸君屢譏之，乃刻苦砥礪，格遂一變。蓋幾社七子，好讀《文選》，然多用於駢儷，惟宜墅有峭拔之筆、搖曳之致耳。世人朗誦宜墅文數過，竟不能解，所謂過門大嚼之夫，與之烹清茗食橄欖，徒覺煩苦厭人，知味之難，自古歎之。惟韓慕廬海內宗匠，生平最賞宜墅文，可以定宜墅矣。又曰：幾社名士，首推陳卧子。卧子天才迅發，好上下古今，切合時務，而敷以藻艷，《國風》好色，《小雅》怨誹，可謂兼之。艾東鄉至雲間，抗顏南面，惟卧子以少年與之爭，東鄉主理學，卧子主議論，東鄉主秦漢，卧子主晉魏，互持不相下，至於攘臂。要其獨主所見，不肯雷同，誠藝林盛事也。壯而力學，悔其少作，則東鄉亦爲稱道勿置。申酉兵起，卧子致命，東鄉亦殉難入閩，千里契合。故曰君子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也。

《靜志居詩話》卷二〇《夏允彝》 幾社六子，璦公以經義見長，詩非專尚，然其撰《長樂志》，境有孝子節婦，必賦詩以旌之。集中樂府未嘗不合古人也。野史述璦公授命，在乙酉五月，第集有《練川五哀》詩，按練川城潰，乃是年七月五日，璦公尚存，則止水之投，當是松江失守之日爾。

《明史稿》卷二五八《夏允彝傳》（存目）

莫秉清《華亭莫葭士先生遺稿・傍秋庵文集》卷二《雲間一行傳》（存目）

《忠義錄》卷四《夏允彝傳》 夏允彝，字彝仲，松江華亭人，占籍嘉善。萬曆戊午舉浙江鄉試。爲人工文章，通經術，縝密有思。與同里陳子龍、周立勳、徐孚遠、何剛、顧開雍等結幾社，社稿遍傳海內。允彝與子龍名尤重，號曰「陳、夏」。兩人好成就後進，後進入其門，有一善，慰薦不容口。以是人爭附之。

《成仁譜・吏部考功司主事夏允彝》 是時東林方講學，張溥、楊廷樞等慕之，結文會，名曰復社。允彝與同邑陳子龍、何剛、徐孚遠輩，亦結幾社相應和，名重海內。

南史《夏允彝完淳父子合傳》（存目）

乾隆《江南通志》卷一六六《人物志・文苑・夏允彝傳》（存目）

作家

柴奇

鄒守益《黼庵遺稿序》 今觀其集中所錄，如上邃庵冢宰水利書，見經綸之蘊焉；銘亡弟秋官德弘，見友愛之篤焉；度松月伍中丞平江盜，見擒縱之略焉。而其餘詩文，皆典雅雄健，不落骫骳，不矜刻峭，其諸泰陵棫樸作人之休乎？黼庵生南服瑩秀地，當重熙累洽之隆，穎敏而純厚，胸無城府，言無粉繪，行無機穽，故其所交游，無比周，無標榜，不玷於封章，不閔於鄉評，與詩文雅相埒，雖散落未載，亦可以覘其全矣【略】嘉靖庚申孟夏，賜進士及第、中順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前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國史經筵講官，歸耕石屋二洞，安成年弟鄒守益拜書於天眞之淨香庵。

周復俊《黼庵遺稿叙》 公姿高朗，惇大而沉厚。方其未仕，上下里閭，鬱然以康濟爲念也，攻苦篤學，彌瘁彌精。洎登官牒，聿以雄深偉麗之文，鬯其靈秀之氣，諸所纂次記述，岣嶁磅礴，皆其燦然者也。公晚年，余以使事還吳，拜於牀下，詩書凝席，風度超遠莫測也。

徐壽昌《外大父遺稿後序》 公筮仕日，忿激時事，連章扣閽，幾陷叵測，賴少師楊邃翁曲爲保全，徊翔諫垣者累年。值翁去位，而南光祿之命下矣。時宰輔猶能採摭群言，施之於政。公上水利書，朝議鬨然。尋以司空李梧山公畢力營喪葬如禮。辛酉中應天府鄉試，名在第六，主司刻其文以程多士。董役吳中，濬開白茆諸塘，工費巨萬，不煩有司，蘇常豐稔，國計富饒者，幾五十年，非公之力耶？今辛酉大水，民困未甦，更無有如公之憂者，可慨也！在光祿十年不調，休沐晏閒，不得一攄胸臆，論天下事。識者嘆公挫抑甚矣，公處之裕如也。是時權貴南還至京口，留都冠蓋，參訪餽遺，摩肩擊轂，公惟遣吏投刺通候而已。其抗世獨立如此！累陞至京兆尹，公曰：京兆，古之三輔，郡縣之樞也，吾之憂可少展矣。部下吏有爲冢宰之叔者，怙勢骫法，公窮究遠配，府中肅然。欲漸革積弊，冀釋夙昔之憂，竟以廟災乞身，解組東歸，杜門養性，絕跡公府。生平著述，往往散見人間。歿後，舅氏編輯手澤，其所存者祗此耳。今世之士有能懷公之憂者，讀公之文，必將有概於中，即此遺編，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略】追憶童穉之年，熟聆懿訓，今違嚴範，倏隔二紀，卷中雖多酬應之文，其憂世之心，宛然在也。遂表公出處大節，以見其一言一咏，皆有關夫世教焉。噫嘻！後之繼公而懷其憂者，或能循公之言以施於事，庶幾其有景行之志者乎！外孫徐壽昌撰。

柴胤璧《黼庵遺稿後言》 府君【略】博極群書，原本經傳，發爲詩文，一洗六朝金粉習，抒自性靈，絕去斧鑿，風來月落，光籟自生，故未易追倣也。【略】少師楊文襄曰：國朝來，工時義者短於古文，能古文者窘於韻語，媲語章者拙於經濟，柴黃門殆有兼長。噫！庶幾近之矣！尚未足盡吾府君也。壁自少讀先世遺書，至府君集，心輒怦怦動者，前追劉、宋，後逮王、李，相與鼓吹文運，光闡我明一代之業，而府君得頡頏於其中，且德業文章足稱三不朽。

《明詩綜》卷三九《柴奇》 鄒謙之云：黼庵胸無城府，言無粉繪，行無機穽，詩文皆典雅雄健，不落骫骳，不矜刻峭。 周子籲云：京兆詩文雄麗，德美詩疏豁無滯，七絕特有風韻。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一《柴奇》陳田按 德美，字德美，號黼庵，姓柴氏，崑山人也。其先出□定，有諱廷富者元萬戶，公之始祖也。公生而穎敏，初同故禮部主事盛公鍾、濟陽令杭公東往謁太常卿夏公仲昭，公未出，私約分識其壁間文字凡若干篇，及歸書之，不遺一字。與故太保顧文康公同爲邑庠生，時令崑山者慈谿楊公子器有鑒賞才，尤愼許可，一見公所業文，即曰：「此奇士也。」因屬以遊浙中，用博聞見。弘治壬子，遭通議府君之喪，家道中落，陸深《應天府府君柴公奇行狀》 公諱奇，字德美，號黼庵，姓柴氏，崑山人也。其先出□定，有諱廷富者元萬戶，公之始祖也。公生而穎敏，初同故禮部主事盛公鍾、濟陽令杭公東往謁太常卿夏公仲昭，公未出，私約分識其壁間文字凡若干篇，及歸書之，不遺一字。與故太保顧文康公同爲邑庠生，時令崑山者慈谿楊公子器有鑒賞才，尤愼許可，一見公所業文，即曰：「此奇士也。」因屬以遊浙中，用博聞見。弘治壬子，遭通議府君之喪，家道中落，公畢力營喪葬如禮。辛酉中應天府鄉試，名在第六，主司刻其文以程多士。正德辛未與弟太同登楊愼榜進士，觀政吏部。時少師楊公邃庵爲冢宰，上書言東南水利事，深爲楊公所器。復極陳白茅塘鴉浦之利害，請以逆瑾沒入貲給濟工費。楊公上其議於朝，特命工部尚書李公充嗣往司其事，績用告成，實公策也。是歲八月，吏部考選科道，以諫諍論試諸進士，公居第一，銓授吏科給事中。時劇賊劉六等弄兵山東，朝廷計之，命將出師，以公與御史吳堂爲監軍。既班師，有白金文綺之賜。權貴囑託，一切絕不行，所核功罪皆當。壬申二月，賊陷曲阜城，禍及闕里，禮籍樂器皆焚蕩，公奏移曲阜城以

就孔廟，永爲保障。九月凱旋□俘，賜金織鷺袍，與宴兵部，加俸二級。癸酉六月丁計淑人憂，弟太任刑部主事，適卒，乃扶攜二柩歸，葬如禮。乙亥九月服闋。丙子四月還朝，復除吏科給事中。丁丑六月滿一考，授敕階徵仁郎。八月遷戶科右給事中。戊寅夏再遷左。於吏科當事多所建白，疏上即焚草，間有傳誦者。若武宗南巡之疏，錢寧持寵之劾與邊儲屯政，事關大體，蓋有人所不能言者。己卯八月陞南京光祿寺少卿。時武宗駐蹕南京，凡諸供應皆先事而備，若寺之圮廢，次第興復，查革更正，多所修舉。辛巳夏，今上登極，詔考察京官，適寺長闕，公奉行惟謹，黜屬吏不識者五人，查復廚役占於他所者凡百有二十餘人，謗言叢集，一莫之顧，然竟無他。壬午改元，公力辭加俸，上以公山東、河南剿賊之功不允。八月進階奉政大夫。癸未三月滿一考。丙戌十月六載考績，加授修正庶尹。己丑三月進賀冊立中宮箋至京，陞應天府府丞。值尹闕，攝篆者五月，巡撫都御史陳公祥特疏之。辛卯三月以郊祀恩進階中憲大夫。八月鄉試充提調官，庀事惟謹。壬辰九月陞應天府府尹。秋八月頒詔，例授誥命，封贈及二代，仍廕一子入監。甲午春清查官占埋沒地還之民間，以絕權勢起佃之謀。復積科試羨餘，開拓貢院，矩範儀觀爲之一新。是秋鄉試，再爲提調官。會南京太廟災，引咎自陳致仕得請。卽日東歸，家居幾十年，足跡不入公府，口不談貴顯時事，惟以詩文自娛樂而已。周貧贍族，則奮袂爲之不愛也。公性孝友，歲時祀先必流涕，每謂其子曰：「祖宗功德不可忘。吾平生無夢，夢必有兆，皆祖宗之報。嘗憶山東時夜過呂孟社，身在賊中，暫止郵舍，就草榻傍垣，遂夢而祖呼我曰：速起速起！寤驚而頗疑爲賊乘之。方啓戶出探，有逸馬觸垣，悉壓覆榻上，旁近無完物矣。此祖宗之佑也。爾子孫謹識之。」公以成化庚寅十月十有九日生，以嘉靖壬寅六月七日考終於正寢，年七十有三。所著有《石池稿》、《嘉樹軒紀聞》並《黼庵集》，藏於家。

道光《蘇州府志》卷八一《人物・宦績六》（存目）

《千頃堂書目》卷一二《嘉樹軒紀聞》。又卷二二：《黼庵遺稿》二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柴奇《黼庵遺稿》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黼庵遺稿》 十卷。明柴奇撰。【略】奇在正德時，諫南巡，劾權倖，及上邊儲屯政諸疏，頗著直聲。以當時自焚其草，故集中不載。是編前有正德辛巳題識，稱舊有《石池詩稿》、《石池文稿》、多類子長。詩之形以賦，實若杜甫，而興格並張九齡諸能哲。和樂新縛，無凄鬱之響，然皆章妥字安，躋究堂奧。若草木之滋足而敷罔也，若日蒸而霞、

唐龍

論述

綜論

康海《唐漁石集序》 漁石集者，總制軍務兵部尚書漁石唐子虞佐之所撰也。唐子巡按雲南、江西，提學陝西，掌憲山西□□淮上，及今凡若干年。其所爲詩若文皆是乎類。□□陝西提學僉事鳳泉王子惟賢因刻之以傳，謂□□唐子者宜序諸其首。予讀是編所載，爾雅正大，□□涵渾，可與今昔名家頡頏上下。世儒摹倣摽敓，偶中臆得於萬一者，自難儗倫也。唐子嘗言：文不如先秦不可以云古，非誠哉知言者乎。今讀其所作，機軸本於左氏而無隱僻艱深之習，議論肩於董、賈而有溫柔簡重之致。然其歌吟篇什又言不下帶，道罔不存，固不待上法漢魏中契盛唐而後善也。唐子方將以功業左右昌時，上修方叔召虎韓范富歐之蹟，其文章緒餘，又復若是，豈詩所謂「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者邪？緝文之士當自有以識之。士有體有用，若唐子者可也。

嘉靖十一年壬辰秋七月既望，澩西山人康海德涵序。

黃省曾《唐漁石集序》 公之學底祖於經而弗遺群家，自翰人所傳靡不含討，尤獨專於西京，故機肯翩翩乎來矣。所傳記序雜著若干首，逸健豪峻，

獄潤而雲也。【略】嘉靖甲午冬十一月吉日五嶽山人吳郡黃省曾撰。

白悅《唐漁石集後序》 悅不敏，竊嘗志夫學焉。而眩於藝林之多岐，矜秦漢者蔓而游，侈左國者窒而紛糾，耽莊列者詭幻而浮，模晉魏者靡麗而柔。覽斯集也，括其奧，抉其龐，而惟理之求，稽其言準聖謨，行遵道謀，褒善著感，斥慝懲羞，茲又公垂警之嚴，法史之幽，悅於是乎因公言，知公行，因公行，知公德，徵德考祥，銘勳建則，庶幾有所師承而學不忒矣。敬因下問，而書是以復。

《藝苑卮言》卷五 唐虞佐如苦行頭陀，終少玄解。

《國雅品・士品三》 唐文襄虞佐，風度瓌爽，學該《左》、《史》，頗臻古雅，集爲蔡子木所編輯。元美云：「虞佐如苦行頭陀，終少玄解。」佳句如「百草牽柔風，孤峯駐落日」，「長淮接江水，千里映空色」，「夜雨分芝草，晴天落蠹魚」，聲格既峻，步驟更捷，亦作玄解語。公嘉靖乙巳秋召起復大司馬，冬加太子少保，擢大冢宰，豁達曙體，務在引恬拔滯。尋以病乞休，忤世宗皇帝削官，竟卒於都門謁舍。後五年有子汝楫及第，獲請復官，贈少保並謚。公歷部院，得謚文，出殊卹也。余嘗著公《感知篇》，有曰：「公鎖鑰邊鎮，勵王臣之大節；錯綜術藝，冠館閣之諸賢。於是乎曰文曰襄，斯稱矣夫！」

《皇明詩選》卷八 卧子曰：漁石五言，本之少陵，已涉籓籬，漸窺堂奧。轅文曰：漁石五言近體，極能氣象。舒章曰：漁石五言律詩，刁斗精明，風零狎競，足爲名家。元美以爲苦行頭陀，終少玄解，未免太苛。

《明詩綜》卷三八 穆敬甫云：唐公詩若甲骨明光，赫然耀日。顧玄言云：文襄風度瓌爽，頗臻古雅。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唐龍》 宦轍所至，必有留題。其詩長於五律，句如「鶯花邊地少，風雨暮春多」，「雲氣雨中白，山光鳥外青」，「斷湟春水淺，亂石曉山稠」，「赤峽青冥外，飛泉急雨中」，「星臨河影動，風入鼓聲高」，「野水流漁市，山雲進郭門」，「雪埋青兕叫，霞引白鴛飛」，「細雨孤帆落，疎燈兩岸明」，「巖林遺魯殿，畎畝變秦川」，「野鹿避人走，山禽向我啼」，「凍雲投浦宿，倦鳥逐風迴」，「百里郵程遠，三更候吏稀」，「殘棊榕葉暑，嫩酳菊花天」，「巖置戍樓直，峰懸鳥道斜」，「客身病亦起，短髮落還梳」，「竹外青藜杖，風前細葛巾」，「移松邀老圃，失鶴閒前村」，均有風致。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漁石集》 其文頗具浩瀚之氣。詩尤長於五言。然集中自朱彝尊詩話所摘數聯以外，亦復罕逢佳句矣。

分論

《褒城》 《皇明詩選》卷八：卧子曰：壯闊。

《龍渠春水次平田韻》 《皇明詩選》卷八：舒章曰：起有深景。《明人詩鈔續集》卷七：舒章謂起有深景，然「波外草堂陰」五字更添幽邃。《雲南察院草堂漫興》云：把酒對山色，讀書隨樹陰。陰字韻又得一好聯。

《鞏昌》 《皇明詩選》卷八：轅文曰：三四風土語，自高秀。舒章曰：結亦朴雅。

《成縣》 《皇明詩選》卷八：舒章曰：秀拔有眞景。

《伏羌》 《皇明詩選》卷八：卧子曰：意態高縱。

《臨洮》 《皇明詩選》卷八：轅文曰：老境。

《龍渠大夫窟土爲室以遊憩焉名曰我舫山齋蒙叟詠之予次一首》 《皇明詩選》卷八：文襄宦轍所到，必有留題。《鞏昌》云：「山高八月雪，木落萬川雲。」《子午嶺》云：「雲封關樹黑，日出塞門紅。」《成縣》云：「鳥道懸青壁，龍江走黑沙。」《赦書坪》云：「十家魚峽夜川明。」《褒城》云：「鳥道懸青壁，龍江走黑沙。」《赦書坪》云：「栗亭秋雨歇，橋外市，雙櫓峽中船。」皆善寫風土。又如：「雲埋青兕叫，霞引白鴛飛。」「竹外青藜杖，風前細葛巾。」「星臨河影動，風入鼓聲高。」亦皆名句。

傳記

徐階《明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謚文襄唐公墓誌銘》 嘉靖丙午夏六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唐公病弗能朝，三上疏乞致仕，上方倚公重，以爲忘國，奪其官放歸。七月十九日公輿出都門三十里，卒於旅舍，有司莫敢以聞。後三年權祔觀山祖塋之側，其明年子汝楫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又二年具疏明公不敢爲欺狀，詔復公官，賜祭葬，贈少保，謚文襄。於是士大夫相與戴上之仁明，而幸公之有子，且以識天道之存焉。明年秋修撰將改葬公，遂以狀請予爲銘，納公之墓，禮也。按狀，公諱龍，字虞佐，別號漁

石。系出堯之胄，唐侯歷戰國、秦、漢、晉、隋，仕者不絕，而莒宋兩公前後開國於唐，尤號貴盛。唐末莒國裔孫仁恭避地餘杭，後再徙蘭溪，世以武功顯，宋末始復業儒。明興，公祖贈尚書思州公與其子贈尚書篁墩公皆以文行爲鄉閭所推。篁墩公娶於鄭，是生公。公之在娠，鄭夫人夢獅居門而向日，及生，日光正射蓐，其貌儼然獅也，人相與異而傳之。稍長，受業楓山章文懿公，爲高第弟子。弘治辛酉領鄉薦，正德戊辰舉進士，知郯城。郯於時荒甚，公使民得貸粟於官而薄其息，禁豪猾毋多賦，却羨餘之賂吏者以佐轉輸，民用不困。大盜起燕齊間，流刼至郯，公督兵拒之，斬首三百餘級。賊怒，合其黨大至，公發碗口長柄諸砲斃其驍銳六十餘人，賊乃遁。以功陞俸二等。丁篁墩公憂，服除拜監察御史，出按雲南，上疏乞戒巡遊、黜貴倖，又數以法抗斃臣，人爲公恐，公笑曰：「吾職固然。」己卯寧庶人誅，江西新免於兵，而歲薦饑，公以選往按，賑災卹貧，疏連十餘上，西人以安。嘉靖丙戌自陝西提學副使遷按察使，驛作徒數十人歲暮餓而逋，有司當以越獄，公悉縱歸，使自齎牒投郡縣輸雇直以免，衆感泣，輸無後期。民有誣其弟盜者，獄既具，公佯執其妻訊之曰：「汝夫與弟同盜，法不得以先自言幸活。」妻懼以情告，誣遂白。丁亥徵拜太僕卿，尋擢僉都御史，總督漕運，條凡兵民所不便大者次以進。其有所用舍，聚僚屬共謀之，衆議合，然後署疏以請。嘗舉廢棄四十人，皆時譽也，雖不果用，正論爲伸。夏四月公病足，又數與執政議不合，於是毅然求去，馴至奪職以卒，縉紳悲之。公性坦易，與人處畢露肝膈，而其意氣激昂慷慨，見者盡傾。尤好獎拔後進，士多賴以知名，今中丞平涼趙公其一也。素善屬文。當其得意時，長篇短章，操觚立就，莫不婉麗暢達。或戲爲奇深文，難字至不可讀，然終不詭於理。所著《易經大旨》若干卷，《漁石集》若干卷，《雲南江西督府總督奏議》各若干卷傳於世。公生成化丁酉六月二日，享年七十。配徐繼劉，俱一品夫人。子男七，長汝器，國子生。次修撰。次汝舟，舉人。次汝梅、汝渭、汝澧，皆邑庠生。最少汝淮。女一，適監生朱朝尹。孫男十二，廷俊、廷佐皆官生，廷佑、廷儀、廷仕、廷傅、廷儲、廷偉、廷修、廷僖、廷侍、廷僎。女三。公既以文武才有盛名，而予嘗偕宛洛韓公以吏部侍郎與公同事，修撰及其兄弟又多出予門者，故爲銘。

人益得窺朝指矣。劉公於是得釋。劉東山與其徒乘時爲奸利，至搆間兩宮，戕其帥，不一正法，無以令天下，而論者專務姑息以冀苟安，今罪源清，邊警，改兵部尚書。鄭夫人諭公曰：「茲所謂金革之事，非汝將母時也，吾偕汝行矣。」乙巳春奉夫人入都。公故習邊事，以爲虜去來若風雨，而我收保恒後時，故多亡失，檄諸邊修城堡，遠斥堠，虜至持滿待之。其秋虜果不得入。自頃年來吏喜以文法繩邊將，其跅弛雄傑之才往往獲罪，而柔佞乃幸全。公請宥諸在繫者，使立功以贖，廢錮者量其才用之，士聞咸奮。太廟成，加太子太保。冬十月太宰缺，廷推首屬公。上方重兵事，顧銓衡非公不可，疏留中，一日竟改吏部。公爲政兼論資望，殊勞異能，疎遠必拔，而中才不得越次以進。其有所用舍，聚僚屬共謀之，衆議合，然後署疏以請。嘗舉廢棄四十人，皆時譽也，雖不果用，正論爲伸。夏四月公病足，又數與執政議不合，於是毅然求去，馴至奪職以卒，縉紳悲之。公性坦易，與人處畢露肝膈，而其意氣激昂慷慨，見者盡傾。尤好獎拔後進，士多賴以知名，今中丞平涼趙公其一也。素善屬文。當其得意時，長篇短章，操觚立就，莫不婉麗暢達。或戲爲奇深文，難字至不可讀，然終不詭於理。所著《易經大旨》若干卷，《漁石集》若干卷，《雲南江西督府總督奏議》各若干卷傳於世。公生成化丁酉六月二日，享年七十。配徐繼劉，俱一品夫人。子男七，長汝器，國子生。次修撰。次汝舟，舉人。次汝梅、汝渭、汝澧，皆邑庠生。最少汝淮。女一，適監生朱朝尹。孫男十二，廷俊、廷佐皆官生，廷佑、廷儀、廷仕、廷傅、廷儲、廷偉、廷修、廷僖、廷侍、廷僎。女三。公既以文武才有盛名，而予嘗偕宛洛韓公以吏部侍郎與公同事，修撰及其兄弟又多出予門者，故爲銘。

人益得窺朝指矣。劉公於是得釋。劉東山與其徒乘時爲奸利，至搆間兩宮，戕其帥，不一正法，無以令天下，而論者專務姑息以冀苟安，今罪源清，邊警，改兵部尚書。鄭夫人諭公曰：「茲所謂金革之事，非汝將母時也，吾偕汝行矣。」乙巳春奉夫人入都。公故習邊事，以爲虜去來若風雨，而我收保恒後時，故多亡失，檄諸邊修城堡，遠斥堠，虜至持滿待之。其秋虜果不得入。自頃年來吏喜以文法繩邊將，其跅弛雄傑之才往往獲罪，而柔佞乃幸全。公請宥諸在繫者，使立功以贖，廢錮者量其才用之，士聞咸奮。太廟成，加太子太保。冬十月太宰缺，廷推首屬公。上方重兵事，顧銓衡非公不可，疏留中，一日竟改吏部。公爲政兼論資望，殊勞異能，疎遠必拔，而中才不得越次以進。其有所用舍，聚僚屬共謀之，衆議合，然後署疏以請。嘗舉廢棄四十人，皆時譽也，雖不果用，正論爲伸。夏四月公病足，又數與執政議不合，於是毅然求去，馴至奪職以卒，縉紳悲之。公性坦易，與人處畢露肝膈，而其意氣激昂慷慨，見者盡傾。尤好獎拔後進，士多賴以知名，今中丞平涼趙公其一也。素善屬文。當其得意時，長篇短章，操觚立就，莫不婉麗暢達。或戲爲奇深文，難字至不可讀，然終不詭於理。所著《易經大旨》若干卷，《漁石集》若干卷，《雲南江西督府總督奏議》各若干卷傳於世。公生成化丁酉六月二日，享年七十。配徐繼劉，俱一品夫人。子男七，長汝器，國子生。次修撰。次汝舟，舉人。次汝梅、汝渭、汝澧，皆邑庠生。最少汝淮。女一，適監生朱朝尹。孫男十二，廷俊、廷佐皆官生，廷佑、廷儀、廷仕、廷傅、廷儲、廷偉、廷修、廷僖、廷侍、廷僎。女三。公既以文武才有盛名，而予嘗偕宛洛韓公以吏部侍郎與公同事，修撰及其兄弟又多出予門者，故爲銘。

莊起元《唐漁石先生傳》（存目）

嘉靖《浙江通志》卷四六《人物》（存目）

《明史・唐龍傳》（存目）

著録

《國史經籍志》卷五 《江西奏議》二卷(唐龍)。又《督撫奏議》二卷。又《漁石集》□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 唐龍《易經大旨》四卷。 卷一〇：《康山羣忠志》三卷，《二忠錄》二卷(記王禕、吳雲死節事)。 卷二二：《漁石集》四卷，《關中稿》二卷。

《明史·藝文志一》 唐龍《易經大旨》四卷。 又《藝文志二》：《康山羣忠錄》一卷，《二忠錄》二卷(紀王禕、吳雲事)。 又《藝文志四》：《漁石集》四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唐漁石奏議》，蘭溪唐龍著。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唐龍《易經大旨》四卷。 又《羣忠錄》二卷。又《漁石集》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漁石集》 四卷。明唐龍撰。龍有《易經大旨》，已著錄。龍揚歷中外，所著有《黔南集》、《江右集》、《關中集》、《晉陽集》、《淮陽集》，陝西提學僉事王維賢爲合而刻之，以成此集。

雜録

薛應旂《祭漁石唐公文》 太宰漁石唐公，既卒之五年，爲嘉靖辛亥。後學武進薛某，以副使視學，過公里第，迫於歲暮，未及拜公墓下。明年壬子春，爲文以告公，侑以香帛牲醴，屬蘭谿教諭趙旻躬致之。其文曰：【略】嗚呼尚享！

趙時春《奉壽唐漁石尚書》（存目）

明文學部二・唐　龍　楊士雲

楊士雲

《玉堂叢語》卷五 楊士雲，正德間爲翰林庶吉士，授給事中。以外艱歸養母不出。嘉靖間舉遺逸，有司強之起，至京師，遷左給事中，推爲宮僚，以病辭不就。人問其故，曰：「吾豈能俯仰人以求進乎？」乞歸，里居二十餘年，甘貧自樂，不入郡城。鄉人不知婚喪禮節，教以易奢爲儉，所居環堵蕭然。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楊士雲》 給事未老抽簪，自號九龍眞逸。坐卧小樓，訂《尚書蔡傳》之得失，撰《黑水集證》，自春秋以來迄於元季，歷代人物，各詠以詩。又取天文、曆象、律呂，及《皇極經世書》，地志，皆分題成詠，可謂好學也已。其詩原出白沙、定山，近取裁於楊用修。同時吳懋，以給事及王廷表、胡庭祿、張含、李元陽、唐錡，爲「楊門六學士」。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三陳田按 從龍名在「楊門六學士」之列，詩品可與張禺山方駕。非徒性耽吟詠，兼博涉典籍。集中《讀尚書》、《石經》等詩，非學人不能著也。

李元陽《戶科左給事中楊弘山先生士雲墓表》 點蒼五臺峯之麓有隱君子曰弘山先生，以嘉靖甲寅秋九月八日卒，年七十有八。是冬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弘圭山先塋之次。越五年，先生之子進率諸孫來謁曰：「吾考之葬，門人楊鶴齡既爲誌於玄堂，而未有以表諸封隧，懼久人無得而稱焉，敢惟子也請。」陽少時望見先生古貌秀爽，談論亹亹，喜汲引來學，心甚慕之。後於京邸得奉周旋，先生每折行輩相下，里居以來，雖不得日侍談麈，而先生之一言一行，無非教鄉閭風後進之懿矩，陽中心服而佩藏之。先生屬纊前三日，陽夢先生來爲別。既葬後一年，陽夢先生來屬碑，興懷疇昔，鏤骨不忘，竊願以一言自托於先生不可得，而陽亦老矣。況重以準之請乎？先生少力學，工於文辭，督學使小試，大奇之。弘治辛酉以《詩經》薦雲貴鄉試第一，上春官，乃游大學。同舍生曾確爲白沙門人，述其師之說，言下孚契，深悔舊業之非，因研究性理，清修愼篤。楊公宗堯，舊同筆硯，與講明此學，輟意進

取，亦既有年。鄉之老宿以父母之命強之，先生知不可以口舌爭，勉強應試，雖屢蹶場屋，終不變其學以狥時好。正德丁丑登進士，以文望改翰林庶吉士。由是名動公卿。己卯冬，授工科給事中，奉詔查盤湖貴糧儲事訖，取道省親，比入鄉國，千里之外輒弛導從，不欲以使節凌鄉人，惟單車疋馬，逡巡而趨。會丁外艱，哀毀骨立，輿疾復命，往返燕黔，不受驛廩，苫塊飣粥如在喪次，萬里長途，寒暑載變，守禮畏法，有如一日。服除之後，親識勸駕，先生曰：「太孺人在堂，何忍去離？且萬無奉以俱往理。」遂決意不出。坐卧一小樓，左右圖史，非親族慶弔，足不踰戶。樓甚囂隘，貴官閔焉，欲拓其居，先生曰：「先人容焉，於某侈矣。」風雨燥濕，人不堪其陋，先生曾無蹙容。嘉靖己丑，太孺人寢疾，先生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比歿悲慟垂絕，復甦。既葬，欲廬墓，嫌於沽名，遙望松楸，朝不間夕。閉戶讀書，一坐十年，吏於土者欲一見而不可得。先生之居去城二舍，兵憲安公每造其廬，信宿而後去。謂人曰：「弘山清氣逼人，可敬可畏。」督學孫公把手晤語，嘖嘖歎賞，謂當時鮮有其儷。時雲南撫按部院科道論薦章疏，交出疊至，不謀而同。嘉靖丁酉，吏部尚書薦起光祿卿馬公理及先生等若干人。有司勸促日至，不得已就道，至京補兵科給事中，尋轉戶科左給事中。先生見俗尚迥別，當途非數候不得見，閽人非重賂弗爲通，遂閉關不出，以病報。有頃，吏部遣人至曰：「補提學。」先生曰：「提學且弗勝，況司業乎？」乃擬改尚寶卿。先生亟辭於天官曰：「尚寶僚屬膏粱，非貧士所任，而疾病餘生，非可久於京師者。」廼上疏乞骸骨。會內閣議選宮僚，先生預焉，輔臣見疏，因除名，甚惜之。命下，允還家調治，痊日赴部。先生既得歸，仍坐小樓，探討六籍，爲士者往往聞其緒言而有所開悟。康節《皇極》，甘石《星經》，枕藉弗去，各爲詠贊以明其所得。巡按御史劉公、郝公，巡撫都御史應公，論薦相續，皆論先生負士林之重望，爲一方之鉅儒，不宜老於牖下。有司勸駕懇懇，先生不應，竟以是終。先生平生清介，凡交際有餽遺，輒面赤若將浼焉。居鄉與物無忤，人有盜其弟室豚抵者，弟偵知，先生輒止之曰：「豚抵細物，惡可以盜名加人也。」有監司饋金，使武吏致之，竟爲武吏懷去，亦不復問。其敦行古道類如此。身爲言官垂四十年，子孫無羨布餘粟，僅力耕以食，視世之盱睢以取容，龍斷以足欲，其賢不肖何如哉！先生諱士雲，字從龍，別號弘山。先生先踐履而後著述，嘗分錄《春秋》正文以證胡傳之誤，又訂《尚書》蔡傳之得失，皆未及脫稿。所著有《黑水集證》一卷，《郡大記》一卷。先生究心《皇極經世書》，天文、曆誌、律呂、諸史、《韓詩外傳》、老莊列三子、《說苑》、太乙，皆有詠詩可證。其門人方彙次，未行。

《千頃堂書目》卷七　《郡大記》一卷，《黑水集記》一卷。

許相卿

論　述

沈九疇《黃門集序》　昔孫山人太初倡藝苑、霅之上，實唯諸縉紳推轂爲重，於時鹽官許伯台先生方以孝廉遊其間，山人傾心下之，得詩必似先生，先生得佳語，山人亦復抵掌大呼曰「無以易也」，顧安知先生意所之大矣。先生於書靡所不窺，掇其華而務披其根，與道儲胥，與身昫濡，伏處嵁巖之下，而遊思於無際，是故不蘄言而言，金石自鳴，抑抗相乘，屬詞比事，飆迅而烽涌，矩矩繩繩，因弋得釣，微彈屢激，彼有挾絲操竹而從先生之後也，文不在茲乎？先生固自稱弗惟其文，惟其人，蓋先生居瑣垣，實肅皇帝之朔，丕新大業，赫然命中興，一時賢豪胡不仰首伸眉，激昂見所長，亦輒立取卿相，或終不虞其身。先生顧謂明主可與忠言，睹本而見末，其思深，其憂大矣。政在私家而不能取，重人在側而不能去，法撓於近而不能奪，罰及於善類而不能絕，勿謂無益江河，奈何！此先生所爲一歲，所章六七，上輒奉身而退，計不旋踵矣。劇而不割，直見悃誠，其詞雅正峭潔，比肩衡、向之徒，豈不足終天壤無敝？而矧其詩如彼、其文若此，弘麗恢洽而澤於道也？【略】侍御公新梓《黃門集》成，入關見遺，因命疇爲之序。疇鄉里後生，得弁一言於首，何厚幸！疇家布衣明臣，辱游侍御公久，廼疇何敢辭不文也？萬曆戊戌孟冬朔，四明沈九疇撰。

劉鳳《黃門集序》　先生之文，其多數十萬言，言莫可擇，其封章入告，力爭國是，忠而不爲激也，君子以爲德言，其有班馬癖也，而朝夕游焉，叙

事理，張人情，紀載言動，始中終銘人志人於永世，非兩漢而莫爲規隨也，而能不爲獻吉之沉泥，不爲元美之輕揚。至其志革朝，傳五忠，旌稱志義節烈於其耳目睹記而信諸日月，其詞秦漢，其義則進而《春秋》矣。乃若古賦新詩，命篇琢句，情見乎詞，有所翩然而清舉焉，有所聳然而懼思焉，有所愾然而憤懣悲壯焉。當其遺榮遯世，與其所憂時感物，則有然也，無求於世而不能無意於世，古仁人之所自爲類如此夫！【略】萬曆戊戌仲春一日，沛國劉鳳撰。

陳與郊《重刻許黃門先生全集序》 明興，文章凡三四變。嘉靖中，許先生伯台與李獻吉以秦漢鳴。先生好古博學，折中六藝，縱筆無漢以後言。獻吉踽踽西京，不敢失尺寸。乃學士侈言獻吉。蓋獻吉處大梁，開門納交，即郡太守長吏，至執師弟子禮，而獻吉又自標榜其文章。先生處浙澁，志聖賢之道，上下三不朽，不沾沾立言。在黃門，其所上書，讀之足以寒倖臣而矯曲朝。遽謝病歸，歸而益屏絕貴游。好問學，獨與高僧韻士騎黃犢戴笠吟嘯山谷中。當是時，縣大夫有慕先生，爲先生表石縣門，先生裁一入城，遲明一踵門謝即還走，縣大夫終不得見焉。歲時諸使者饋之金，辭。勸之奉詔而出，不應。即察相貴溪以書招致者再，亦竟不答。晚歲輯藏稿授家塾，且令無顯出於世，故四方學者恨不蚤見其文章。柳氏謂文章屈伸，繫顯晦辨訥及交游廣隘，豈兩先生邪？烏虖，司馬子長撰《史記》，是非頗謬於經，而壺遂名盛儗推轂。楊子雲著書不詭聖人，乃桓譚要知己於後世。則屈伸之說勝，非閱賢知不定也。然先生自黃門家居，賣先公田二頃，供布衣蔬食，卒之日，欲以數十緡犒山行扶攜者不得，得餅餌枚給之。其廉如此。今去之四十年，聞先生名如聞祥麟瑞芝，即田更里嫗，人人說許黃門，夢寐起肅。【略】往侍瀛洲社。又爲孫太初置鶴田，可稱好事。詩格不甚高，而人品既超，自無俗韻。

《祝思允宅夜宴》 《明詩歸》卷六：鍾云：能用拗體別調，將眼前意中，雜沓寫出，不許人知，是學杜而得其眞者。

《一竹》 《明詩歸》卷六：鍾云：借孤竹事起興，想見高人胸次空曠。

《節婦虞氏傳》 《明文遠》：刻畫摹寫，奕奕有生氣，論更意高辭健，古色斑然。

傳記

馮皋謨《雲邨許先生傳》 嘉靖初，主上新政厲精，省掖臣，侍左右，持橐簪筆罔諱忌。雲邨許公，時給事兵科。公故踔行負奇，得益發舒，歲餘，章上無慮十數。其辭曰：臣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治天下。今

閹豎張銳等罪惡婁訊具服，載在刑書，百死莫贖。祖宗立法，爲千萬世防，陛下不宜輕貰，今法自今日廢。又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頃者內璫張欽舍人兒賢蔭緹綺(騎)，部臣彭澤持之，科臣許復禮言之，安監言之，陛下始諭曰：「已有成命。」再曰：「已有旨。」三曰：「該衙門知道。」是必欲私之也。臣按于謙、王守仁，勳烈爛焉，錄其子冕憲。欽何如二臣，賢之官迺崇於冕憲。天下狥忠死事之臣，將因之解體。又曰：陛下登用耆舊，嘉納忠讜，申敕法司，裁抑僥倖，曾未再期，秕政日甚。崔某左道熒惑，輔臣懇切言之，置不答。羅洪載守職逮繫，諸臣疏十七上，寢不行。又庇崔某之奴，奪法司之守。林俊且罪斥矣，事涉中人，曲降溫旨。於法有礙，則曰免提問。於罪難贖，則曰送司禮監奏請發落。無功乞蔭，則曰與錦衣衛百戶。然則昔登用者今播棄，昔嘉納者今拂逆，昔申敕者今沮撓，昔裁抑者今批復。此與正德之初何異哉。又曰：臣伏睹給事中李學曾、章僑、主事林應驄言事罰俸有差，臣愧乏三臣之忠，而深惜陛下氣驕志溢也。嘉靖改元以來，陛下批答言者，始曰「所言有理」，蓋深嘉之。繼曰「知道了」，姑漫應之。又曰「如何此等來說」，則怒之矣。今者直罰之耳。又曰「本當重究」，則將有甚於此者矣。語伉直慨切多類此。由是許給事名滿闕下云。公奉職敢言，不避逆鱗，識者方以大用期之。而公雅志恬退，雖居禁近，不忘丘壑，思未幾拜章乞歸，歸而居考妣憂，相繼廬冢上，茹饘枕塊啜啜衰□朱殷。陽明、甘泉二先生，時以講學稱天下宗工，各詒書慰唁之，喪畢徘徊墓田，顧瞻紫雲之勝，喟然嘆曰：「吾將營菟裘於茲老矣。」因自號雲邨。去紫雲數里有山，曰茶磨壞，然豐蔚公樂之，遂居焉，因自矢曰：「士被冠紳入邑里，散遷，系莫可緒。耆舊相傳，宋之南也，許有扈蹕來者，肇家海寧靈泉里，譜始四九提督。國朝洪武間，海州同知懋祀學宮。懋生樨，樨生禎，禎生紃，紃生滋，滋封給事中，妣贈孺人俞氏，是生先考，爲諫議公。先是成化四年，外王父卒，子少封諫議，以俞孺人往經紀其室。明年己亥，生諫議於俞氏，三歲俞孺人卒。明年娶繼封孺人居氏。諫議年十六，受詩鄞人張先生福。正德二年舉於鄉，十二年成進士，造歸。十六年給事兵科。明年嘉靖元年壬午，諫議抗疏論政令不當者數事，其一曰：「臣竊照閹豎張銳、張忠等罪惡載於刑書，百死莫贖。陛下登極，首逮兇邪，而數月以來，天誅尚逋，明旨中革，令胡公嘗從學官諸生言，豎棹楔於門。五鼓步郊坰，叩令門再拜去，令卧尚未起。部使者敦促勸起，謝不應。山居置斗笠長簑，畜二鶴，翩翻庭下。間遇大雪，戴笠披簑，跨一黃犢，登南巖絕頂，以爲奇賞。日與遊者，孫太白、董從吾四三閒曠高士，盤礴山谷，藉草蔭樹，分韵賦詩，或譚論經學，人餽之食飲，輒食飲。或目公貴人也，即拂衣去。顧名益高，故相貴溪夏公使招公曰：「明天子在上，故人忝備政府，公出其時矣。」公口報曰：「告乃公，位高者多憂。不佞有罷癃之疾，不能從也。」貴溪歎服其言。久之，中外推轂洊至，詔補給事禮科。公復具疏，以疾辭。以徙茶磨山屬鹽，改鮑郎場籍爲海鹽人。鹽值倭難，公逋播浮家，撫巡以下數數問籌策，爲指食箸畫便宜，事多效。忽得噎疾，曰：「老人生世七十九年，寢疾知不起。慮子若孫狥俗飾終，將乞薶文誣我，蒙羞入地無絕，已時則豫書墓石付之，卒之日，夢指之，安監言之，陛下始諭曰：「已有成命。」再曰：「已有旨。」三曰：「該衙門知道。」是必欲私之也。臣按于謙、王守仁，勳烈爛焉，錄其子冕憲。欽何如二臣，賢之官迺崇於冕憲。天下狥忠死事之臣，將因之解體。又曰：陛下登用耆舊，嘉納忠讜，申敕法司，裁抑僥倖，曾未再期，秕政日甚。崔某左道熒惑，輔臣懇切言之，置不答。羅洪載守職逮繫，諸臣疏十七上，寢不行。又庇崔某之奴，奪法司之守。林俊且罪斥矣，事涉中人，曲降溫旨。於法有礙，則曰免提問。於罪難贖，則曰送司禮監奏請發落。無功乞蔭，則曰與錦衣衛百戶。然則昔登用者今播棄，昔嘉納者今拂逆，昔申敕者今沮撓，昔裁抑者今批復。此與正德之初何異哉。又曰：臣伏睹給事中李學曾、章僑、主事林應驄言事罰俸有差，臣愧乏三臣之忠，而深惜陛下氣驕志溢也。嘉靖改元以來，陛下批答言者，始曰「所言有理」，蓋深嘉之。繼曰「知道了」，姑漫應之。又曰「如何此等來說」，則怒之矣。今者直罰之耳。又曰「本當重究」，則將有甚於此者矣。語伉直慨切多類此。由是許給事名滿闕下云。公奉職敢言，不避逆鱗，識者方以大用期之。而公雅志恬退，雖居禁近，不忘丘壑，思未幾拜章乞歸，歸而居考妣憂，相繼廬冢上，茹饘枕塊啜啜衰□朱殷。陽明、甘泉二先生，時以講學稱天下宗工，各詒書慰唁之，喪畢徘徊墓田，顧瞻紫雲之勝，喟然嘆曰：「吾將營菟裘於茲老矣。」因自號雲邨。去紫雲數里有山，曰茶磨壞，然豐蔚公樂之，遂居焉，因自矢曰：「士被冠紳入邑里，散遷，系莫可緒。耆舊相傳，宋之南也，許有扈蹕來者，肇家海寧靈泉里，譜始四九提督。國朝洪武間，海州同知懋祀學宮。懋生樨，樨生禎，禎生紃，紃生滋，滋封給事中，妣贈孺人俞氏，是生先考，爲諫議公。先是成化四年，外王父卒，子少封諫議，以俞孺人往經紀其室。明年己亥，生諫議於俞氏，三歲俞孺人卒。明年娶繼封孺人居氏。諫議年十六，受詩鄞人張先生福。正德二年舉於鄉，十二年成進士，造歸。十六年給事兵科。明年嘉靖元年壬午，諫議抗疏論政令不當者數事，其一曰：「臣竊照閹豎張銳、張忠等罪惡載於刑書，百死莫贖。陛下登極，首逮兇邪，而數月以來，天誅尚逋，明旨中革，令胡公嘗從學官諸生言，豎棹楔於門。五鼓步郊坰，叩令門再拜去，令卧尚未起。部使者敦促勸起，謝不應。山居置斗笠長簑，畜二鶴，翩翻庭下。間遇大雪，戴笠披簑，跨一黃犢，登南巖絕頂，以爲奇賞。日與遊者，孫太白、董從吾四三閒曠高士，盤礴山谷，藉草蔭樹，分韵賦詩，或譚論經學，人餽之食飲，輒食飲。或目公貴人也，即拂衣去。顧名益高，故相貴溪夏公使招公曰：「明天子在上，故人忝備政府，公出其時矣。」公口報曰：「告乃公，位高者多憂。不佞有罷癃之疾，不能從也。」貴溪歎服其言。久之，中外推轂洊至，詔補給事禮科。公復具疏，以疾辭。以徙茶磨山屬鹽，改鮑郎場籍爲

許聞造《禮科給事中許公相卿行述》　自昔許以國氏歷世久，經亂多分布散遷，系莫可緒。耆舊相傳，宋之南也，許有扈蹕來者，肇家海寧靈泉里，譜始四九提督。國朝洪武間，海州同知懋祀學宮。懋生樨，樨生禎，禎生紃，紃生滋，滋封給事中，妣贈孺人俞氏，是生先考，爲諫議公。先是成化四年，外王父卒，子少封諫議，以俞孺人往經紀其室。明年己亥，生諫議於俞氏，三歲俞孺人卒。明年娶繼封孺人居氏。諫議年十六，受詩鄞人張先生福。正德二年舉於鄉，十二年成進士，造歸。十六年給事兵科。明年嘉靖元年壬午，諫議抗疏論政令不當者數事，其一曰：「臣竊照閹豎張銳、張忠等罪惡載於刑書，百死莫贖。陛下登極，首逮兇邪，而數月以來，天誅尚逋，明旨中革，令胡公嘗從學官諸生言，豎棹楔於門。五鼓步郊坰，叩令門再拜去，令卧尚未起。部使者敦促勸起，謝不應。山居置斗笠長簑，畜二鶴，翩翻庭下。間遇大雪，戴笠披簑，跨一黃犢，登南巖絕頂，以爲奇賞。日與遊者，孫太白、董從吾四三閒曠高士，盤礴山谷，藉草蔭樹，分韵賦詩，或譚論經學，人餽之食飲，輒食飲。或目公貴人也，即拂衣去。顧名益高，故相貴溪夏公使招公曰：「明天子在上，故人忝備政府，公出其時矣。」公口報曰：「告乃公，位高者多憂。不佞有罷癃之疾，不能從也。」貴溪歎服其言。久之，中外推轂洊至，詔補給事禮科。公復具疏，以疾辭。以徙茶磨山屬鹽，改鮑郎場籍爲

殛兇邪，可謂明也已矣。曾未再期，秕政乖令日以益甚。崔某左道罔上，輔臣懇懇爲言，置不答。羅洪載守職，逮繫秘獄，臣工疏七十上，說不行。近又庇崔某之奴，奪法司之守，斥林俊以違旨，怒言官之奏擾矣。夫俊，士望也。俊去而俊之類，臣知其不能留矣。然則陛下將與近習私人共理天下乎？天下且帖然乎？臣知其必不能一日安也。」四曰：「伏睹科臣李學曾、章僑、部臣林應騶言事，各罰俸有差，臣不覺歎息，自恨奉職無狀，愧服三臣之忠鯁，深惜陛下氣驕志怠，迥異初心，甘蹈過舉也。晉武以平吳怠，隋文以平陳驕，信史記之，至今陋之。陛下睿質聖志，天下想望上希堯舜三王，而乃下同二君，豈不大失中外之望哉！」居歲餘，章亡慮數十上，語抗直多類此。明年秋八月，自免歸。又明年，居孺人、封諫議相繼卒。諫議冢廬茹饘，衰袖朱殷，鬚髮盡白，王文成、湛甘泉各貽書慰諭。封諫議墓在杜曲山。杜曲，海鹽紫雲山也。喪畢，徙居墓陵，遂自稱雲邨老人。嘉靖十年詔補前職不起。又明年，海寧令胡公以學官諸生□爲諫議樹棹楔。故事：當入謝。諫議誼不入公府，則漏下五鼓，伺城東門外，門啓趨入，令尚卧，諫議北向再拜，亟去。先是，邑人吏歸謂令，令爲致輿從供張，種種而具。諫議不善是也，嘗曰：「貴人嚴重固當，第今貴人即故諸生，豈兩人哉。役屬閭里，乘輿擁蓋坐，揚揚自如，視父老親故走匿旁舍，不當如是。吾誼不入公府，徒苦閭里爲也。」嘉靖十五六年前後，詔補前職，皆不起。其明年，右使邵公錫、以寧令沈公瀚臨門諭詔，諫議辭病不起，時年六十矣。先生自結屋紫雲山中，食力詠志，讀書彈琴，無一跡抵城市四十許年。臨終索治命左右皆浴，曰：「無污我。」已而冠幅巾，被深衣，命聞造及孫敦儉扶兩腋坐，息漸微，聞造泣問顧言，諫議瞠目視曰：「吾平日教汝學何事，而今問我爲？」言訖而逝，時八月十日也。墓在袁花龍山上。諫議生平不事榮利，不喜俗間生作事。時顯仕里居，部使監司多因歲時行金錢爲問遺，諫議曰：「吾豈以貧故慁諸公哉！」廼終身不受一錢也。初諫議自靈泉徙也，里中少年多歹目視，少乃漸安，既乃大德之。柘林之役，縣籍民趨數百里轉餉軍中，諫議□□□□曰：「徒以膏夷兵，無爲也。」尋罷之。卒之十年，里父兄醵錢爲文以祭，至墓下皆歎，有泣者。居家，冠笄婚喪，祠奠享祀，考經中禮，具有條法。性好遊，時時出遊秦峰雲岫間，盤礴下上，遇山僧野叟，班荊爾汝，即喜與爲飲食。或目公貴人也，謝不敢，即拂衣去去。歸無所事事，喜讀書攻文詞，於書無所不窺，而尤喜讀秦漢間書，凡忠臣孝子悌弟貞婦，輒心存筆記，藏之紫雲山中，郡邑志多採錄者。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存目）

《明史・許相卿傳》（存目）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三引《檇李詩繫》相卿號九杞。乞歸後，以鹽邑紫雲村山水佳勝，移居村南茶磨山，剔石引泉，疏畦藝茗，時跨黃犢，短蓑高笠，二鶴自隨，往來山谷間。嘗大雪上雲岫絕頂賦詩，人望之以爲神仙。自號雲村老人。又於永安湖買山置杜曲岡、雲濤莊。後人因名其山曰九杞。最爲夏忠愍所重。忠愍召起，道經嘉禾，以書致相卿，與決進止。於時藩臬郡縣艤舟祗候，道相望也。相卿葛巾荔帶，刺一小舡詣夏。夏問曰：「僕此出何如？」相卿不答，第言：可惜李長源卻受觀察判官。夏正襟起謝曰：「便當疏辭，以奉明教。」須臾撾鼓迴帆，顧諸祗候，一時散去。夏憤然遂不果辭，卒及於難。相卿詩多清冷，有丰骨。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史漢方駕》三十五卷。　又《經籍二三》：《革朝志》十卷。　又《經籍五二》：《雲村文集》十四卷。

《千頃堂書目》卷五　《革朝志》一〇卷。《史漢方駕》三十五卷。　又卷一〇：《革朝五忠傳》一卷。　又卷二二：《雲村集》十四卷。

《明史・藝文志二》　許相卿《革朝志》十卷。　又《藝文志四》：《許相卿全集》二十六卷。

雜録

吳鼎《壽許台仲六十序》　余友鹽官許先生，天下高士。自其爲諸生時，慨然慕古之道術，得其粹奧，間發爲文章，閎深爾雅，匪汲汲榮祿者。已而起家甲科爲郎，給事黃門，會今上更化求言，先生出入禁闥，從容論天下利

病甚衆，豈不冀勳德加於上下也哉！無何，謝病歸田里，絕跡城府，義不苟交，日惟婆娑藝術之場，巖居川觀，非其道不受一介。士大夫想聞風采，以爲有伯夷之廉，延陵季子之節。積十四三年，徵書屢至，天子方倚爲輔，翱翔未進，而漸年六十矣。余嘗論先生，仕不殉名，貞不絕俗，詞雖振古，而不以藝成名，才足取卿相之位，而不就援引。齒髮雖衰，日競於道，豈非知命不惑，脩身自立者哉！余雅從先生遊，談天下事至熟，品藻當世，商確藝文，極深而研精，退未嘗不充然益也。至出處之幾、詒謀之遠，他友生兄弟所弗及聞，而獨以命余。余是以憶舊聞修身俟命之說，敬爲先生壽。嘉靖戊戌歲九月既望，賓先生生辰云。

呂柟

論述

徐階《涇野先生文集序》 先生自少至於卒，無日不以學道爲心，其歷官中外，所至無不以聚徒講學爲事。然先生之言，平易簡質，要在反身克己，於其日用常行者，實致力焉，其他未嘗及也。先生博覽強記，自六籍以逮莊、列百家之書，問之無不響應。肆其才力，即窮高極淵，爲驚世之語，詭名之曰道，宜無不可，能垂之後來，宜亦足以有述，而顧舍而不爲。嗚呼！其於孔子信之篤矣！論者或言，先生資稟朴茂，故其文不喜爲奇怪，不欲自立於峻，故恂恂然與人語而不倦。是豈眞知先生者哉？予往年與先生同在翰林，嘗有志於共學。未幾，予以請告去，先生亦出判解州。嗣是蹤跡差池者十餘年。比予再入朝，則先生已致仕。俄而訃至矣。共學之志，卒莫副之。然予每讀當世士大夫所爲文章，反之於心，證之於《論語》，睹流俗而思大雅，意未嘗不在涇水也。今年秋，先生高第弟子侍御徐君思行、吳君公路、吳君惟錫，相與集先生之文，校而梓焉。拔趙幟而赤之，三君之心，所以爲來學甚厚。予故推本孔子之言道者，序諸首簡，使知先生之文果可以誦而傳如此。

李舜臣《刻涇野先生文集序》 先生以南京吏部侍郎於嘉靖己亥致仕於京，以嘉靖癸卯卒於高陵。先生既卒，於是先生門人侍御彭澤吾廬陶君、建德徐君、寧海吳君，相與裒其文若干卷，刻於眞定。刻既成，廼吾廬走使來樂安，謁予爲序刻之之詳。【略】先生武皇初舉戊辰進士，既魁多士而官翰林。時權宦起於其鄉，脅上之寵，播弄國柄，生殺予奪，在指顧間，置諸親己，咸在

要地，其忤之者，禍亦旋至。先生於是皆不顧也。既登第，引疾乞歸。瑾敗，用言官薦，起復爲翰林。終武皇年，官無所益。嘉靖初，以議禮與致政者不合，偶用言事謫解州判。庚寅春，補南京宗人府經歷，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南尚寶司卿。蓋自庚寅至於甲午，先生在南京已五六年矣。五六年間，豈不三四轉乎？然而皆散地也。乙未，入於國子監祭酒；丁酉，遷南京吏部侍郎；己亥，捧表入賀皇太子正東宮位。天變，自陳致仕，遂不起而卒於家。觀先生出處如是，則於世故確乎無所動於其中，富貴焉得而淫之乎？貧賤焉得而移之乎？威武焉得而屈之乎？然後隨其所在，發之爲文，是故所讀之書，所履之行，所會之理，所見之事，皆於文焉出之。故世之君子，欲觀正德、嘉靖間之人物，觀於是編足矣；欲觀先生之出處，觀於是編足矣。故三君子者、刻是編者，所以存先生也，存先生者，以存道也。嘉靖乙卯春三月望，賜進士第、大中大夫、太僕寺卿致仕，門生樂安李舜臣拜書。

《送劉任丘序》《明文遠》：議論警策，都以比喻出之，其快辯處頗似眉山蘇氏。透徹人情，字字刺骨。

傳記

薛應旂《涇野先生傳》 涇野先生姓呂，名柟，字仲木，陝西西安高陵人也。西安爲古涇陽之域，學者稱爲涇野先生。始祖名世昌，載傳至彬卿，生八，八生興，興生貴，貴生鑑。世有隱德。鑑生溥，尤以行義孚於鄉黨，排難解紛，人多德之。配宋氏，生先生，後以先生貴封翰林修撰，宋贈安人。安人爲瀋府教授玉之孫女。教授幼好書，人號宋五經，以賢名於時。安人少習其教，先生孩豎時，即誦其祖教授公之遺行以教之，故先生七八歲時，敦厚穎敏如老成人。遣就傅於周丈人節之，聞小學之教。及入學，受書于孫行人廷舉。時未總角，輒有志聖賢之學，不爲辭章之習。夏居矮屋，衣冠危坐，雖炎日蘊隆，不出戶限。及冬月嚴寒，則履藉麥草，誦讀六經，恒夜以繼日。弘治乙卯丁母安人憂，哀毀讀禮，未嘗輕出。服闋，猶思慕不已。辛酉舉陝西鄉試，念母不及見，輒泣下。明年壬戌，會試未第，乃入太學。會三原楡次安陽林縣陝州河內諸同志之友相與切磋，務事力行，不尚口耳，時雖爲太

《詩學圖譜》、《寒暑經圖解》、《史館獻納》、《南省奏稿》、《涇野文集》、《詩集》、《監規發明》、《署解文移》各若干卷，行於世。然皆仁義之精華，孔顏之正脈，有非遷固以來文人詞客所能與者。嗚呼，先生內充外裕，色溫氣和，藹然可挹，而行方詞厲，守堅力定，在朝在野，隨寓盡道，其眞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矣。君子方之程伯子，豈不信然哉！長子田，以舉人爲汝寧府通判。少子昀，以先生廕爲都察院照磨云。薛生曰：某爲諸生時，嘗從先生於鷲峰東所。而先生之所以切切啓迪者，則實未嘗一息敢負也。今年庚戌來京師，其子昀以先生年譜示余作傳，顧某淺薄，何能傳先生哉！特以先生生關中，關中風聲氣習淳厚閎偉，剛毅強奮，莫不有古之道。然自漢以降，其所謂豪傑者，大都欲以古文辭名世，故至於今，關中士人動稱西京西京云。其潛心理道，而務以聖賢爲歸者，宋張子厚之外，非先生其疇爲首稱邪？某是以論著之，於以見關中之學，獨文辭乎哉！

《明史・儒林傳一・呂柟》（存目）

《玉堂叢語》卷一　呂仲木家居，有巨臣入都來別。濱行，語仲木曰：「吾此行得操柄，必大用先生。」仲木對曰：「張子厚有言，執事苟與人爲善，孰不願在下風？若不然，士有遠於千里之外者矣。」其人默然。

又卷五　呂仲木，關西人。夏貴溪怙寵負才，傲倪一世，獨心敬仲木。夏方與霍文敏交惡，文敏之爲南宗伯也，仲木爲貳，文敏時時詬貴溪，仲木乘間諷曰：「大臣有過，規之可也，背嚕非禮。」文敏疑其黨夏，心銜之。未幾，仲木以考滿之都，謁貴溪，時貴溪柄國矣，得仲木甚歡，亟欲援之爲助。已，乃對仲木數短文敏，至謂不可一日近。仲木毅然曰：「霍君天下才也，公奈何以寸朽棄棟梁耶？」貴溪又以仲木附文敏而異己，歷歲不遷，仲木乃致歸政。（《耿先生集》）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〇《呂柟》陳田按　涇野及第後，以忤劉瑾引疾去。厥後康對山以救李空同謁劉瑾牽連放斥，涇野與對山、澩西唱和，相得甚歡，能諒其心故也。講學與陽明良知不合。時陽明倡學東南，當路者嫉之。癸未會試，主司發策有焚書禁學之議，涇野力辨而解救之，得不行。此皆盛德事，可以愧講學攻擊者。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周易說翼》三卷。又《經籍七》：《尚書說要》五卷。又《經籍一九》：《禮問》二卷。又《經籍一七》：《四書因問》六卷。又《經籍三四》：《涇野子內篇》二十七卷、《周子鈔釋》三卷、《張子鈔釋》六卷、《二程子鈔釋》十卷、《朱子鈔釋》二卷。又《經籍五二》：《涇野集》三十六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　《周易說翼》三卷，《尚書說要》五卷，《毛詩序說》六卷。又卷二：《禮問內外篇》二卷，《詩樂圖譜》十八卷，《春秋說志》五卷。又卷三：《涇野經說》十卷，《四書因問》六卷，《小學釋詩》。又卷七：《解州志》，《高陵縣志》七卷，《潛江縣志》四卷。又卷一一：《涇野子內篇》三十三卷。《署解文移》，《宣府昭德祠十二公傳》一卷。又卷一五：《南游諸記》。又卷三〇：《史館獻納》一卷，《南省奏議》一卷。

《明史・藝文志一》　《周易說翼》三卷，《尚書說疑》五卷，《毛詩序說》六卷，《詩樂圖譜》十八卷，《春秋說志》五卷，《經說》十卷，《四書因問》六卷。又《藝文志二》：《史約》三十七卷，《解州志》四卷。又《藝文志三》：《涇野子內篇》三十三卷，《語錄》二十卷，《寒暑經圖解》一卷。又《藝文志四》：《涇野集》五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涇野集》　三十六卷。明呂柟撰。【略】其集初刻於西安。既而佚闕，其門人徐紳吳遵陶欽重爲刪補編次，刻於眞定。此本卽眞定刻也。

藝文

李開先《六十子詩・呂涇野柟》　著述擬河汾，不徒言有文。一時推正學，百世挹清芬。

王維楨《合祭呂涇野先生文》

施峻《哭少宗伯涇野呂公》（存目）

臚唱先多士，經筵冠老臣。星精動光彩，華嶽見嶙峋。藝苑今應絕，儒林古獨醇。皇天奪明懿，淚灑執經人。

敖英

李濂《東谷詩稿序》 君子名世之作，當以天下論而不當以一方論也。宋呂紫薇居仁嘗著《江西詩派圖》，自黃山谷而下，取陳無己、韓子蒼、潘邠老輩二十五人以爲法嗣，大意推尊山谷爲派之祖，而諸君揚其波。夫無己彭城人，子蒼陵陽人，邠老黃州人，非盡皆豫章也，而派之云者，無乃謂諸君雖非豫章之產，而詩之源流實出豫章邪。自紫薇斯圖一出，而劉後村、楊誠齋並有異議，此余所以謂君子名世之作，當以天下論而不當以一方論也。東谷敖先生子發督學中州，訪余於梁臺之下，談論竟日，偶及詩賦，淵乎其旨之遠也，確乎其評之精也，亹乎其說之長也。余聞而悚然，間求其所作，始得斯稿而閱焉。披誦之餘，乃歛衽嘆曰：「此名世之作也。此余所謂當以天下論而不當以一方論者也。使紫薇見之，鑒賞品題，詎當在山谷之下乎。」嘉靖壬辰夏四月，嵩渚李濂書於楡枋小隱。

沈淮《刻東谷贅言序》 《贅言》二卷，東谷敖公之所著也。公先在蜀，嘗刻《綠雪亭雜言》，其博議雄談，光流有粲，海內愛而傳之久矣。然當是時，方策勳樹績，闡化千里，特於自公退食之餘，叙次所見，而慷慨議論，人尚珍愛。矧今笑傲林丘，逍遙雲石，或觸景會心，或感今思古，其超然之識、確然之見，能無嗣述者乎。余一日謁東谷，輒以此意探之，公果出二帙示之曰：「此猶贅爾，然去之又不忍也，子其以爲何如？」余惟言者，所以攄發胸中之所蘊也。世之言有二：攡藻濡毫，誇奇競麗，非不燁然美也，而道遠矣；若夫裨益身心，增廣聞見者，非無辭也，而情深矣。考古今之同異，權人物之高下，究心跡之是非，定言行之臧否，詳制度之沿革，洩前人之所未發，啓後人之所未知，初何贅之足云。東谷之意，得非欲相忘於無言與。公以一代鉅儒，行成表樹，言成模楷，而聲實兼懋。余方垂髫，數聞縉紳先生他適，迎婦者已在門，東谷突歸，始散。或作詩云：「傷心鴛侶乍分行，鴻

《明詩綜》卷四二　熊閣泉云：方伯詩興幽思遠，盡絕蹊徑，足稱名家。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四陳田按　子發《綠雪亭雜言》云：「近見一種文家，險澀其語以爲奇，僻怪其字以爲古，隱晦其意以爲高。蓋以《盤庚》爲古文之鼻祖，而淺視《史記》、《漢書》；以樊紹述爲古文之宗子，而下視韓、柳、歐、蘇。鯨吞鰲抃，牛鬼蛇神，瑤翻碧豔，鬼眼傾耳，揮霍自恣，居之不疑。噫！弊也甚矣！」蓋亦不隨時好爲步趨者。詩亦有標致。

《竹枝詞》《明詩歸》卷三：鍾云：寫景香豔，令人欣然神往。

《塞上曲》《皇明詩選》卷八：舒章曰：遙對流宕。轅文曰：氣格本太白。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英，字子發，清江人。正德辛巳進士，由南刑部，歷陝西、河南學憲，官至河南右布政。

《西江詩話》卷七《敖英》　字子發，清江人，盛有詩名，時稱敖清江。由正德進士歷官四川右轄，自號東谷。著有《雜言》及《綠雪亭》、《心遠堂》等集。又有《寓圃雜記》。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綠雪亭雜記》，清江敖英著。又《東谷贅言》二卷、《綠雪亭雜言》一卷。又《愼言集訓》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敖英《心遠堂集》一卷。

《千頃堂書目》卷八　敖英《四川備邊志》。又卷一一：《愼言集訓》二卷。又卷一二：《東谷贅言》二卷，《綠雪亭雜言》一卷。又卷一一：《愼言集訓》二卷。又卷一六：《霞外雜俎》一卷。（一作鐵腳道人或云魏郡杜巽才著。）又卷二二：《心遠堂文草》一卷，《續草》一卷，《詩草》一卷。又卷三一：《古文短篇》一卷，《類編唐詩絕句》一卷。

《堅瓠甲集・敖東谷》　敖東谷英壯歲蹴死皮工，逃入寧州。年久，妻議他適，迎婦者已在門，東谷突歸，始散。或作詩云：「傷心鴛侶乍分行，鴻

斷鱗潛十五霜。歸馬不隨今夜月，桃花應向別園芳。」東谷念家貧難娶，隱忍與居，生二子。正德辛巳登進士第，官留都，不挈以行，納妾甚嬖焉。二子不教以詩書，及長，但事生產作業。《綠雪亭雜言》中嘗病朱買臣事，蓋亦有謂而發。

嚴嵩

論述

顧璘《嚴太宰鈐山堂集序》　顧璘氏曰：余讀太宰介溪先生集，獲見古文之在今也。集既出而復閟，擬爲書報之，其略曰：【略】我高祖皇帝統一聖眞，剗雕濯采，返之古樸。於時上倡下和，渾噩泓深。建皇極之典則，東浙諸公爲盛。蔓延熙洽之朝，過崇白賁，闇闇然幾於無色矣。宏治以還，作者翩起挺望，南北承學，翕然向風，宗爲領袖。南楚則介溪先生稱特焉，居翰苑三十年，窮究淹貫，揮翰成業，刊陳批俗，允蹈先格。其文以厚人倫、析事理爲典訓，辭尚明直，意歸敦大，儼然臨朝端笏之風。其詩寄興清遠，結體溫厚，意深妙解，達乎天機，視慶曆諸賢，惟恐步驟之相及也。總其大致，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斯文運極隆之會矣。或者乃曰，日中則昃，木膏則蠹，文之所極，淫溢乘之，末學屢變，吾安知其底止哉？夫清廟之音，一倡三歎，邃矣。代以濮上之繁節，則聽者駭耳。溫潤縝密，良玉之容也，琱抶雕鏤其前，則觀者瞪目。何則？凡情易流，邪道善眩也。如臨之以曠，質之以和，是非烏能罔邪？故先生之集一出，吾幸夫雅學之有規矩、末流之有隄防矣。乃聞間者將復閟而藏之，豈憚夫呶呶之難調乎？夫絕浮存雅，與撥亂世反之正，文與政責均也。先生未絕意斯人之溺乎，毋多讓焉。懼傳之不亟者方衆，書草具屬委璘詮校其集，遂括略書語，綴之末篇。

湛若水《鈐山堂集序》　嘉靖三十年三月朔旦，元相大學士介谿嚴公，以其《鈐山堂文集》三十二卷寓甘泉子於天關，授以首簡叙之。【略】展而讀之，則迷於時宜；不惟無以考德論學，以之敷政軌物，亦無所於達矣，是故君子

張治《鈐山堂集序》　《鈐山堂集》，集少傅介谿嚴公所著爲文者也。【略】八十六甘泉生湛若水頓首謹書。

王廷相《鈐山堂集序》　予讀大宗伯介谿嚴先生之集，見其詩思沖邃閑遠，在孟襄陽伯仲之間，文致明潤宛潔，揆之歐陽子，稍益之奇，未嘗不歎服其體格古雅，而卒澤於道德之會也。雖然，此自其文體擬論之爾。予嘗謂，君子之文根諸德性學術之造詣者，深乎極矣，苟於是二者有歉，雖其才智足以立言，不蕩於淫靡，則芥於蕪穢；不刻於恌巧，則痼於淺率；不迂於事情，則迷於時宜；不惟無以考德論學，以之敷政軌物，亦無所於達矣，是故君子

病之。今觀鈐山之集，辭旨冲淡者，則知先生之純素；雅則者，則知先生之正直；簡嚴者，則知先生之整肅；溫潤而韞蓄者，則知先生敦大而渾厚；朗練而有劑量者，則知先生炳於幾先而時措。嗟乎！茲於道於治，其庶幾矣！【略】嘉靖十二年歲在癸巳五月庚戌，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奉敕參贊機務，儀封王廷相序。

唐龍《鈐山堂集序》 予每遇誦介谿宗伯詩，輒興歎曰，洎乎！希乎！而古之遺音焉。然僅一二也。而今得《鈐山堂集》，乃詩若文咸備，窮日之力，且誦且歎，而弗能已於言。聞崆峒子評介谿詩曰，淡。石潭翁又曰，達。達者其詞和，淡者其詞平，夫和平而後謂之至也。【略】是集也，玄不崇虛，深不探冥，博不鬬靡，奇不衒怪，變不習誕，葩不離實，密不繁節，健不耀鋩，思冲冲爾，情熙熙爾，風融融爾，氣灝灝爾，光淵淵爾，正猶廣座之中，呼者、呶者、譟者、號者奮袂並起，撫而止之，而從容以言，既和且平，則呼呶譟號咸失其音矣。夫行空谷，聞人足音，猶愕而喜，況油然而聞古之遺音乎？予固於是而三復焉。嘉靖辛卯仲秋既望，資善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蘭谿唐龍序。

劉節《鈐山堂集序》 鈐山堂何？宗伯嚴公里居也。集何？公製也。錄公製，表公里居，何重公也！劉子序曰，【略】公靈含玄悟，邃詣精蘊，純粹冲和，妙厥致矣。是故發爲藻華，抽運妍巧，播之篇簡，超契冥賾，胡言弗燦？胡辭弗章？是故神馳八極，心遊萬仞，經經緯傳，馳古驟今，謝已披之朝華，啟未振之夕秀，而流被無窮，辟之金追而玉琢之，非文之至者哉？吁！美哉製乎，深其造矣！嘉靖壬辰冬十二月朔，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大庾劉節序。

黃綰《鈐山堂集序》 公以清明俊朗之才，加以研精韞櫝之深，故其文之峻潔簡練、豐腴委曲，則嘗師法韓歐，故其詩之冲淡沉婉、清新雋永、則嘗出入盛唐諸家。力去近習，成一家言，君子固稱之，綰亦何云？且公負廟堂重望，遭逢聖明，以文敷治，行當入贊皇猷，陶鎔天下之士而滌濯之，其爲斯文之慶何如！綰劣不足知公，幸嘗辱教，故書綴集末以俟。嘉靖癸巳夏至前二日，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黃綰序。

崔銑《鈐山堂集序》 太保大宗伯分宜嚴公，踰冠舉進士上第，讀書中祕，試常冠吾曹，自故相李文正而下，咸偉其才。已直史館，穹秩可以契致，而公歸棲鈐山之下，結茅植楥，耽書履素，櫝簪弁而冠鶡，閑甘脆而茹糲，杼思樂潛，爲詩若干首。銑誦之曰，清婉而綺，不浮其質，斯肥於山林者乎！居十餘年，應召還館，已使粵藩，掌留院教國子，貳吏禮之卿，遂長南曹，如其貳者焉。道路所經，官常所激，僚友是酬，爲詩若干首。感喻乎交際，訓敕乎生徒，敷納乎治理，爲文若干篇。銑誦之曰，辨於體裁而藻思緻，循乎典常而玄倪寓，詩其唐之舂容，文其漢之簡健，斯施諸廟堂者乎！今皇在位，修正禮樂，詢咨文儒，公被知遇，股肱攸屬，聖心之所創作，羣僚之所建白，畸士遠臣之所條上，公隨方而應，執矩以裁，可可否否，允稱德意。【略】於戲！公之文之用至是而大矣哉！嘉靖己亥孟秋日，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安陽崔銑序。

孫偉《鈐山堂詩序》 今歲首夏，嚴太史介谿先生過臨江，出示鈐岡詩一帙。偉攜入山中，績讀一載，見其格致高古，韻度深遠，略無齊、梁以下光景及近時膚脆之習。疑其有從入手處，而氣機圓轉，精彩華妙，往往自見於繩法之外，有非前人漂沫所沾泥。蓋自漢、魏以來，作者門戶闚闖已熟，而思以奮自起立，別爲一體者。鈐岡，山名，先生所居近之，景趣擅一邑之奇，且暮遊息其間，芳潤熏漱，有不知其意與境會、言笑成聲者矣！夫是雖作者，亦已忘言也，偉非作者，安知夫言之有得哉？管倚行墨之下，時見一斑，終非所以論先生也。雖然，至治之聲也，終當出鳴大和，以備一代之雅，鈐岡林澗，豈得專夫金膏水碧之玩也哉？正德乙亥冬十一月十日，中順大夫、鶴慶知府、前工部郎中，鷺沙孫偉序。

王維楨《鈐山堂集序》 自楨承乏翰林，好覽觀當世之作者，顧其籍多不盡有。居數歲，乃始獲《鈐山堂集》讀焉。《鈐山堂集》者，今少師袁州介谿嚴翁所爲詩也。夫明興百八十年矣，而作者代起，猶之霞蒸雲變，爛乎域中。然問之學士，或予或否，揆之古昔，或合或盩。若斯集者，實所希遘睹也。夫古者，今之範也。君子之言也，非法不道，故美而傳今。夫公輸子，天下之巧人也，若釋規矩而自創，則拙。此道明於弘治之間。於時作者數人興，而鈐山在其中。故蒐奇抉異，博者能之，涇出幻化，才者能之，然法以約是二者，非好古篤力弗至也。凡鈐山之作，三者具焉，是故言出而人誦之。鈐山故與空同李氏交，李詞尚法，亟稱之，語在漁石唐翁序中。楨既讀《鈐山集》，乃後又會長老先生習鈐山事者論道之也。初翁童丱稱神，既入詞垣，即

用才顯名，乃復卽謁告返故所，居鈐山之東堂而繹業焉，蓋七年往也。於是蓄日以邃、詞日以昌，迹遠而名顧近，處深巖而朝士大夫慕焉。尋乃游兩都，歷數階，迨今相且四十載餘矣。【略】始翁居山中，有日者談公貴，翁拒之詩：「元無蔡澤輕肥念，不向唐生更問年。」見載集。由是言之，當是時，翁於詞篤矣，弗以富貴淆厥志也。君子立言而垂不朽者，誠非易哉！嗟乎！弘治時，士先實後名，用本達末，然又皆安安於退養之節如此云。

趙貞吉《鈐山堂集序》　位之至不至者，懸於遇也，辭之工不工者，東於才也，遇因於天而才成於人，誠不可易而並得之也。惟公則於並得之中復有異焉，何則？公身之達，皆知因於天而思誠不匱，公之所以承天者深也；公辭之法，皆知成於人而彌老益工，天之所以縱公者全也；其若是孰能匹公也哉？在公之前者，李長沙爲近之，然其際稍艱而言未甚昌也。其惟東里乎！在東里之前者，王臨川爲近之，然其意稍執而業未甚光也。其惟六一乎！夫六一宗退之而成其爲歐者也，東里宗永叔而成其爲楊者也。公之於二賢雖未可謂數數然宗其道也，然其立言有法，能道其意指之所在。冠冕佩玉，有經綸康濟之氣，倫吹韶鳴，無掐胸擢腎之陋。韜光芒於深泓之內，行紆餘於雅健之中。半詮而備庶德，一言而通衆方，酌之不竭，而引之彌長者，何其相類也！吾聞古之人，其取名也廉。若是，雖謂公宗於二賢而成茲能事，其有不可者耶？咦！功言並隆，才遇兼美，上下數百年得三人而已耳。然皆出於環廬陵數百里之內也，而臨川、長沙相次近焉，又何盛哉！予於是知湖南多君子矣。

楊愼《鈐山堂集序》　公起家翰林，蜚英宇內。方其翔鼇署而徊鸞坡、講金華而議白虎，已曄然負霜雨之望。及登紫廬，坐黃閣，日侍賡歌，重興雅頌，春容大篇則戛擊乎韶濩，緣情綺靡則爛燿乎國風，郊、島之寒瘦，元、白之輕俗，皆不入其胸次而染其性靈。若夫穿天心，出月脇，牛鬼蛇神、時花美女，又所謂駭而不可施之廟堂，而唾去於藩籬之外者也。蓋其志則師乎陶、伯、周、召，而其體與辭則友乎韋、匡、沈、王、二張、兩李也。亶其傳乎！【略】嘉靖丙午夏五月望，成都楊愼謹序。

又《振秀集小引》　維公萬幾之暇，六義是精，冲淡和平，光英朗練。昔人云，齒宿而意新，身老而才壯，有不足多者。獨仰公不恥下問，不自滿假。往年嘗屬愼選爲一卷，刻之吳下，茲又令顧子選爲此集，而重梓昆明。昔元微之爲郡，僚屬皆令屬和；晏元獻爲相，韋布悉與倡酬。古人之風復見於今，可以敦薄俗、折慢幢矣！豈獨擲地之金聲、虹天之玉氣哉？若夫詩律之美，諷詠之評，則走前二序已備，茲不贅云。嘉靖甲寅冬十有一月朔，升庵楊愼書。

皇甫汸《振秀集序》　公夙擅掞天之才，早游金馬之署，閒於詩辭，爲海內所推宗。晚陟台司，益臻藝苑，調高律細，方之前古，卽沈隱侯、張燕公可與並論。而公猶抱冲虛，曾不滿假，每徵好於同聲，求是於一得。其所著《鈐山堂集》，嘗寄楊太史選於滇中，又視予小子選於澶州，茲其三更端矣。【略】嘉靖甲寅長至日，門下後學皇甫汸書於南中五華精舍。

《四友齋叢說・詩三》　嚴介老之詩，秀麗清警，近代名家鮮有能出其右者，作文亦典雅嚴重，烏可以人而廢之？且憐才下士亦自可愛。但其子黷貨無厭，而此老爲其所蔽，遂及於禍。又豈可以子而廢其父哉！

又　余嘗至南京往見東橋，東橋曰：「嚴介溪在此甚愛才，汝可往見之。」爾時介溪爲南宗伯，東橋卽差人持帖子送往。某賫一行卷，上有詩數十首。此老接了，卽起身作揖過，方纔看詩。至《詠牛女》「情隨此夜盡，恩是隔年留」等句，皆摘句歎賞。是日遂留飯。後壬子年至都，在西城相見，拳拳慰問，情意曖然。後亦數至其家，見其門如市，而事權悉付其子。可惜可惜！

唐順之《鈐山堂詩集序》　少師介谿嚴公，少稱神童，弱冠舉進士，入翰林。在正德間，同時諸僚莫不優游玉廬，而公獨引身鈐山之隩，堅苦績學以遂其所蓄。如是者十有餘年，故其爲詩多道岩壑幽居之趣，而公之跡則疑於隱。至嘉靖初，公起南院，歷遷南吏書。是時公負相望久矣，往時諸僚及後輩，多已聯翩秉鈞軸，而公猶迴翔散地。如是者又十五六年，故其爲詩多紀留都冠盖之盛。公雖已位上卿，而志未大得也，則又疑於隱顯之間。聖明御極垂二十年，顧前所用內閣諸臣罕能稱上心者，而獨注意於公。遂自南宮入內閣，未幾，遂首內閣。上下之交深，故其積之也久；經綸之業厚，故其發之也遲。自是禮樂典章，屬公協贊，煥然以備。北虜、南倭，時有兵革，舉賢援能，密授廟算，罔不奏功，往往自爲詩以紀其盛。至於一時人才，公所奬拔而布列者，亦彬然畢見於公之詩。【略】公於詩文各極其工，而尤喜爲詩。公所寓必有詩，若以自紀其進退隱顯之跡，而讀詩者則以論世也。杜少陵一老拾遺，偃蹇無所與於世，以其忠義所發爲詩，多紀時事，故謂「詩史」。

而唐人又爲少陵詩譜，以論其世，況公詩所紀當世之國家大事，皆身所歷而自爲之者。少陵詩謂之「詩史」，然則公之詩謂爲「時政記」亦可也。毛鄭《詩譜》以譜衆人，則詳於其世，而人繫之。少陵詩譜以譜一人，則詳於其人，而世繫之。必有譜公之詩者，則公進退隱顯之跡益以明，而世益可論矣。公既以全詩授胡梅林總督，使刻之，而屬某爲之序。某竊以文詞受知於公，公頗謂可與言詩者。嘗侍公於苑直，公示之近稿曰：「吾少於詩，務鍛鍊組織，求合古調。今則率吾意而爲之耳。」某對曰：「公南都以前之詩猶煩繩削也，至此則不煩繩削而合矣。」公頷之，已而曰：「吾不與後輩談詩，恐以詩人目我，而敝精於無益語也。」夫公之詩雄深古雅，渾密天成，有商周郊廟之遺，知音者自當得之。然公既不欲以此自著，而某又敢以此仰贊於公哉？特舉公之詩係於談世故之大者，使論世者有考焉，遂書以爲《鈐山詩集序》。公之諸稿隱顯備矣，總而題之曰《鈐山集》。蓋處貴顯而不忘隱約者，公之志；而讀詩者則以爲公之詩，鈐山深蓄之力也夫？

《明詩評》卷一　嵩詩少年如碧荇依依，水清石見；春雲綴空，濃淡有情。惜氣格小緩，結語意盡耳。後不復點檢，隨人得之。豈廊廟泉石體裁自別耶？抑所謂不復唱渭城者耶？

顧起綸《振秀集序》　明興，自弘治已來，海內作者，翕然遵古，漸還風人標格，然得其門而入者，未之多見也。今太師嚴相公，早游藝苑，震耀當代，晚陟台階，獨邁前哲。其所賦詩，興與境會，情與調閑。道冲思澹，遺王公之浮跡，學古識曠，寄江海之遐心。每絲綸之暇，不廢酬藻，往往得句，旁搜隱索，苦吟旬日，義適典謨，時中風雅，其好古博尚類若此者。【略】嘗論公之詩，得王、孟風骨，兼韋、劉情性，王司馬則謂冲邃閒遠，唐太宰謂之澹而達，楊又謂友乎韋、沈、張、李之間者，皇甫之謂當伯仲隱侯，指揮燕公，二三說者，殆亦通方家也。

《國雅品・士品三》　嚴相公惟中，先輩評公詩者頗多，如儀封王司馬曰「冲邃閒遠」，成都楊修撰曰「冲澹朗秀」，蘭溪唐文襄曰「澹而遠」，長洲皇甫司勳曰「調高律細」，四公其知言哉。其《靈谷》云：「窈然深谷裏，疑與秦人逢。澗底藏餘雪，窗間列秀峯。」《登嶽》云：「仙家鳥道迥莫到，石壁猿聲清忽聞。幽泉樹杪飛殘滴，瑤草巖中吐異芬。」眞境與秀句競勝，雜之《極玄》，亦足矜賞。其集大率多類錢劉語。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少師初入詞垣，負才名，謁告還里，居鈐山之東堂，讀書屏居者七年，而又能傾心折節，要結勝流，若崔子鍾、楊用修、王允寧輩，相與引合名譽，天下以公望歸之。已而憑藉主眷，驕子用事，誅夷忠良，隤敗綱紀，遂爲近代權奸之首，至今兒童婦人，皆能指其姓名，戟手唾罵。萬眉山以後所僅見也。少師在鈐山，有詩贈日者云：「原無蔡澤輕肥念，不向唐生更問年。」爲通人所稱。其詩名《鈐山集》者，清麗婉弱，不乏風人之致。直廬應制之作，篇章庸猥，都無可稱。王元美爲郎時，譏評其詩，以爲不能復唱渭城者也。余錄其詩，冠於嘉靖中年以來將相之首，使讀者論其世，知其人，庶幾有考焉，亦有戒焉云爾。世傳少師當國時，江西士紳以新鄭曰：「偶思韓昌黎鬬鷄詩：『大鷄昂然來，小鷄竦而待。』是以失笑耳。」京師市語，謂江西人爲鷄，相與鬨堂而散。先輩風流雅謔，政府詞林，形跡無間，此亦近世館中嘉話也。

《石洲詩話》卷八《王文簡戲倣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五首》一三　「十載鈐山冰雪情，青詞自媚可憐生。彥回不作中書死，更遣匆匆唱《渭城》。」惟此一首，婉約有致，罵嚴嵩有味，又不著迹，此卽所謂「羚羊挂角」之妙也。但以愚意，如嚴嵩者，縱使其能詩，亦不直得措一詞以罵之。若果通加選輯明詩諸家而及之，或可云不以人廢言耳；今於上下古今作《論詩絕句》，乃有論嚴嵩一首耶？

《靜志居詩話》卷九　弘治乙丑殿試，泰陵焚香祝天，願得良輔。不意是榜，乃有分宜。吁可怪也！然分宜通籍，卽見知於獻吉、仲默，旋請假還里，讀書鈐山者七年。獻吉遠訪之山中，作《鈐山堂歌》以贈。於時子衡、華玉、廷實、子鍾、允寧、應德輩，交相引譽。又走使萬里，索用修點定其詩，可稱好事矣。其《與友人贈答詩》云：「自非肉食相，藏拙安所宜。」又云：「故園多所歡，薄宦何爲者。」《贈相士顏生》云：「本無蔡澤輕肥念，不向唐生更問年。」一似恬澹自持，無意榮利者。迨爰立之後，驕縱貪黷，忿懥慆淫，失其本心，終以致敗。暮年自序詩集云：「晚登政塗，百責身萃，回憶舊業，如弁髦然。觸口縱筆，率爾應酬，不能求工，亦不暇求工也。」對應德亦云：「少於詩務鍛煉組織，求合古調。今則率吾意而爲之耳。」分宜能知暮年詩格之壞，而不自知立身之敗裂，有萬倍於詩者。《生日詩》猶云：「晚節冰霜恒自

保。」昧心之言，將誰欺乎？而應德翻謂「不煩繩削而合」。若湛元明一序，讀之尤令人張目，不意講學者，貢諛乃若是。王元美《樂府變》云：「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殆平情之論乎？

《明詩綜》卷二八 張文邦云：「少師詩中典則，其聲鬱律而不恍，其出恬澹而有餘，足以經緯風雅。」崔子鍾云：「惟中詩清婉而綺，不浮其質。」楊用修云：「介谿春容大篇，寒瘦輕俗不入其胸次。」穆敬甫云：「嚴詩清奇，固聲律家所不廢。」陳卧子云：「嚴相氣骨清峭，應制諸篇頗爲雅贍，特束濕寡自然之致爾。」

謝啓昆《論明詩絕句九十六首》五五 鈐山再出抗清風，肯爲東橋執禮恭。晚節名頹詩亦壞，《渭城》那復唱匆匆。（嚴嵩）

朱炎《讀明人詩絕句三十首》八 文章本易變新聲，幾爲鈐山亂濁清。不向直廬看應制，詞人何怪世相輕。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鈐山堂集》 嵩雖怙寵擅權，其詩在流輩之中乃獨爲迥出。王世貞《樂府變》云：「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亦公論也。然迹其所爲，究非他文士有才無行，可以節取者比。故吟咏雖工，僅存其目，以明彰癉之義焉。

《古今詞話・明詞話》 錢允治曰：詞至夏桂洲、嚴介溪，俱以《百字令》、《木蘭花慢》爲贈答之什。如陸儼山、周白川，亦無不效之。但悉遵舊人之韻，千篇一律，了無旨趣。若桂洲閨豔小令膾炙人口，則又嫁名於無名氏。集中三百九十闋，應酬居多。介溪往來詞調，紛紛於扇面畫幅，相見輒用以媚之。其留心於和大僚以飾己過也如此。至與陸儼山《百字令》半闋云：「祇今遙指江雲，重吟海樹，高興依然發。四十年來同宦海，不覺飇馳星滅。槐省垂魚，鳳池鳴玉，相對俱華髮。君恩報了，五湖重訪烟月。」此正奸雄之語也，余豈以人廢言耶。

《歷代詞話・嚴嵩鈐山堂集》 「空得鬱金裙。酒痕和淚痕」，舒亶語也。鍾退谷評閻丘曉詩謂：「具此手段，方能殺王龍標。」此等語乃出渠輩手，豈不可惜。僕每讀嚴分宜《鈐山堂集》，至佳處輒作此歎。（《花草蒙拾》）

《雨村詩話》卷下 詩以人品爲第一，蔡京書法，荆公文章，直不可寓目，所謂惡其人者，惡及儲胥也。《鈐山堂集》本皆應制套語，不知人何以稱之？余在端州，嘗有示門生詩云：「我本西川一腐寒，讀書酷愛品行端。荆公文章蔡京帖，高閣從來不一看。」謂此也。

傳記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四 嚴嵩字惟中，江西之分宜人。父爲藩司吏，其婦方娠，而有光起廡舍，已生嵩。藩使奇之，齎醪備錢布以贈。嵩長身竦瘦如削，疎眉目，大音聲，二十二舉於鄉，二十六進士高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數移疾告歸，讀書鈐山中。嵩好爲詩，清雅有態，然弱而不能爲沈雄之思。文亦類之。其治家纖嗇，近小慧，時人莫之重也。嘗奉使至廣西道，謁鄉人李遂。遂故御史，司其省試而得嵩者。嘗宴鹿鳴日，諸生前爲壽。時嵩貌羸鶉衣，遂不復盼接。至是投刺，見而講鈞禮，遂出叵測，漫應之。次日，始修門人禮，布幣再拜而曰：「某非敢薄公也，以公嚮厭之，恐終棄之耳。」其狷隘急睚眦如此。久之，進侍讀，領南京翰林院事，召爲國子監祭酒。嵩於資薄不當祭酒，輔臣費宏其鄉人，私之。既去位，言官有及嵩者，疏辯得留，進爲禮部右侍郎。給事中陸粲等論糾輔臣桂萼所私，復及嵩。嵩奏辯，復得留。尋遷左侍郎，轉吏部左侍郎，久之進南京禮部尚書，改南京吏部尚書。其在南京，踰五載不召，以萬壽賀表至京。時議重修《宋史》，方開局經理。嵩謀於輔臣，時以少保夏言在禮部，日奉行諸祀典，而尚書顧鼎臣教習庶吉士，皆不暇兼職，言亦從臾之，遂請留嵩，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專

司董理。逾歲，間言入內閣，鼎臣當次長禮部，而嵩復私於言，躐得之，自是始謬爲恭謹，以迎合上意。而是時御史桑喬以災異列嵩等罪，嵩辯之強，給事中胡汝霖復糾之，有詔大臣被劾，宜省己，勿得強辯，於是嵩懼，益爲恭謹。而其子世蕃由蔭叙授都督府幕，已恣行諸曹，居間有所賄納矣。時上入諛臣言，欲祀獻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嵩不敢違。已又欲獻皇帝稱宗而入太廟，嵩與羣臣廷議皆難之。上不悅，著《明堂或問》以見志。嵩皇恐，盡變前說，所以條畫禮儀良備。遂尊獻皇帝曰睿宗，祔武廟。上禮成，而賜嵩白金百兩，綵幣四有，副鈔四千貫。上皇天上帝尊號、冊寶，尋加上高皇帝尊謚聖號以配。嵩奏慶雲見。上悅，受羣臣賀。嵩爲《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上嘉之，付史館。明年，加太子太保，已從幸承天，賞賜優渥，與輔臣埒。嵩歸益驕，於藩國請卹乞封，所挾受賄積貲且巨萬，而南北給事、御史以大察交章論貪汙大臣，皆首嵩，而上皆勉留之。嵩奏辯，而中謂人臣於人主，將必使孤立自勞，而身觀望禍福，乃爲得計。上摘其語稱之。於是御史謝瑜復論嵩強辯，請斥之，不聽。嵩恚甚，乃因員外郎衛元確復命遲，歸罪於吏科，都給事中丁湛爲寬予之限，以市恩參論之，俱坐謫。已復參其郎中熊過等，謫之邊方，欲以自張且快意。而公論益鄙之，言路顯與讐矣。是時大學士夏言有所不悅於嵩，語見言傳。御史葉經疏稱交城王諸孫輔國將軍表坦謀襲爵，永壽王庶子惟燱與嫡長孫懷熺爭國封，嵩俱納其重賄，爲之請勘，乞斥嵩以戒貪墨。言乃擬旨下臺勘，而他多右經語。嵩急歸誠於上，上憫之，弗罪也。時邊警告迫，上以嵩非所職而咨詢之，既條對平平耳，上必爲之激賞，欲以風止言者。嵩既已傾夏言而斥之，愈益寵幸，所供醮祀青祠額獨對，嵩居最。乃以聖誕恩進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仍掌禮部事，免其奏事承旨。時嵩年已六十三，而神采溢發如壯時。於是吏科都給事中沈良才等首論嵩汙佞，不當於大位，不聽。而南京給事中王煜、御史陳經等復論嵩並及其子世蕃饕賄助焰實跡，下所司。嵩疏辯，且乞休，優詔慰留之。嵩意不快，復上疏，謂古語云朝廷輕重係大臣，臣今動遭詆，目爲姦惡，海內流傳，損傷國體。一宜去。言官論事乃其職，然或聽指使，或代報復，如昨歲羣奸搆謀，呈稿首臣，然後封進，今不卽退，轉相傷害，益煩聖心。二宜去。上果爲溫諭百餘言答之，且謂攻擊不休，故違君命，須罪以無君之律。嵩乃出視事。時宮婢搆逆，旋伏誅。嵩請詔告天下人，謂宮閫而祕密悉揚之，其國體傷於論大臣多矣。尋代嵩爲禮部者張璧，至自南京。嵩請解部事，許之，賜御饌、金幣、羊酒，且諭曰：「比以異禮勞卿，卿以赤誠匡朕可也。」前是已賜嵩銀，記曰「忠勤敏達」。至是復賜其家藏璽書之樓曰「瓊翰流輝」，奉玄之閣曰「延恩」，堂曰「忠弼」。嵩以吏部尚書許讚等訐其請托事不勝，益橫。前是考察御史謝瑜，不及當調，嵩特擬旨，用貪酷例黜之。而御史葉經監山東試，嵩乃摘其錄語以爲狂悖不道，俾禮部參論，逮至京，杖死闕下。藩臬預試事者皆爲邊邑尉，中外愈側目嵩矣。時尚書許讚以一品六年滿，加兼太子太傅。未幾，上特加嵩官視讚。時輔臣翟鑾特以資序在嵩上，上待之不能如嵩，每有所咨問及賚予，時時首嵩，而不及鑾。其厭鑾久，特以其舊臣不忍去之。而鑾不悟也。其二子俱進士高第，嵩乃授風旨於給事中王交輩，俾發其事，鑾與二子俱削職爲民。嵩得益發舒，上一意用之矣。而吏部尚書許讚遂兼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張璧兼文淵閣大學士，同嵩預機務，然不獲入直應制。嵩事取獨斷，不復相關白，墨墨而已。讚至，自歎曰：「何必奪我吏部，使我傍睨人。」尋進嵩兼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亡何，復以六年滿加少傅，兼食大學士俸，予一子中書舍人，給四代誥命。嵩乃上言：「每獨蒙宣召，於心未安，思往歲夏言，惡與郭勛同列，以致生隙。夫臣子比肩事主，當協恭同心，豈宜有此嫌異。今臣希忠、臣元、臣讚、臣璧，凡有宣召，乞與臣同，如祖宗朝蹇、夏、三楊故事。」嵩蓋欲示厚希忠等，且見言妬也。報聞。時上方好言長生，而都御史盛端明、右參議顧可學家居久，各自詭有不死術。嵩爲進可學所治餌，而薦盛端明，上悉召用之。巡按福建御史何維柏條時事，而中論劾嵩甚切，上怒逮治之。維柏在道久，嵩不測上意，乃請寬維柏獄。上爲霽威，杖而奪其職。時諸曹皆受嵩及世蕃請屬如外府，獨吏部尚書熊浹持不肯行，莫能難也。會浹以罪去，則無所不靡。俄而太廟工告成，加兼太子太師，賜金幣渥。時上微覺嵩橫，而許讚老罷，張璧死，乃思用夏言。時禮部尚書費寀故善言，而不能得嵩意，探得之，因疏留郎中周琉、高簡，而謂大理評事孫學思假嵩名求出使，而臣執不與。學思嵩私人也，多機警，好以萋菲中臣，臣以孤危。而失此二臣助，愈難自立矣，因乞休。其言頗散漫不根。上以其托指攻訐，切責之。然不浹日而召言之命下，嵩以是恨費寀。言既至，盡復原官，遂復踞嵩上。上爲加嵩少師以慰安之。言既以銜嵩，則頗斥逐其黨與。嵩唯唯而已，不敢救。時世蕃已用恩澤，累遷至太

常寺少卿，掌尚寶司事，橫行燕中。嵩乃上疏，遣世蕃歸省墓以避言，上猶使之馳驛還往。嵩以萬壽加特進，又以考九年滿加華蓋殿大學士，璽書褒諭，仍賜宴禮部。言尋用復河套失上指，爲嵩及崔元、陸炳搆，伏法。嵩遂獨相，上益安之。而費宗亦自以撰齋詞得上幸，嵩度無可報，乃坐其子以不當使事謫之，而宗亦自恨病死。於是南京吏部尚書張治、國子祭酒李本以疎遠擢共事，不敢與可否。久之，懇於嵩，始得入直，治不任煩，竟鬱鬱以卒。時宣大督臣翁萬達、將臣周尚文拒卻敵，而嵩復錄一子中書舍人，賜金幣。上以罪人王聯訐而信之，捕故都御史胡纘宗及株連新舊朝士數十，皆欲置之重典。嵩與眞人陶仲文頗爲救解，得釋。上以嵩對制平獄可嘉，令兼支學士俸。而仲文遂封伯，然意殊不樂。嵩乃與仲文疏辭，俱報許，而仍以萬壽節封仲文伯爵，加嵩上柱國。嵩乃力辭，謂人臣無上，引郭子儀不敢當尚書令爲比，且欲以示謙，而見夏言悖。上悅，進世蕃爲太常寺卿，仍行尚寶事。亡何，邊衆大侵，掠三輔，旋薄京師。右中允趙貞吉叩嵩直所問計，嵩以撰齋詞辭不見。而義子右通政趙文華自其室脅肩出，貞吉見而詈斥之。俄而禮部尚書徐階以敵嫚書請和，會廷臣議。貞吉厲聲言：「敵在城下，何可和？但請皇上御奉天門赦沈束，旌周尚文，士氣當百倍。」而貞吉又自具疏，請遣羣臣有才識辯博者，詣行營宣諭諸將：得一敵首予百金，敢戰者損卒亦賞，逗遛者全軍亦罰。上雖壯之，而內不悅也。嵩因請卽命貞吉往，往而驟至仇鸞軍，卒不得要領還。嵩乃激上怒，杖貞吉而謫之荒徼以自快。兵部尚書丁汝夔雖以調度失宜，然爲人潔廉。楊守謙守土臣也，倍道勤王。上怒其不能力戰，誅之。嵩皆不能救。而巡撫王汝孝、總兵羅希韓逮稍緩，世蕃盡羅其賄，與嵩計，伺上喜而解之，卒以免。仇鸞故以嵩去言而脫其罪，深德嵩，約結爲父子，復起爲大同帥，帥其衆入援無功，而爲大言聳上聽，嵩從臾之，遂總京營兵，進太保，仍督諸路兵馬。入二萬金謝嵩，嵩亦受之。敵退，始上疏請發粟賑被兵者，並掩喪骼及它選將練兵，碌碌紙上語而已。於是中外怨嵩

而至，怒小解，斥爲民。亡何，嵩之義子趙文華重。文華者，故無賴小人也，數經吏部察，嵩強而用之，至通政使，乃自以百花酒進上，嵩亦跪而嘗數之矣。會吏部尚書萬鏜者，嵩同年相善，坐言事廢田間，賴嵩以起，至爲吏部，數與嵩崖異，不甚用其言，至是復推文華督撫鄖陽，以遠嵩。而給事中朱伯辰上疏，劾文華邪媚奔競，寵賂日章，不宜玷臺憲。有旨再推，文華迫則謀於世蕃，乃教之，使劾鏜前爲右都御史，中以侍郎起用而並二品通考，以臣欲糾之故，出臣於外，不已，而嗾伯辰論臣，欲以鉗衆口。嵩爲內主，激上怒，悉奪鏜、伯辰官，俱爲民，而文華愈橫矣。嵩以滿十五載考，賜金幣、御饌、肥羜、上尊，錄一子中書舍人，仍賜敕褒諭。再以京師外城完，嵩與有閱視勞，遷世蕃爲工部左侍郎，仍侍親而不奪俸。尋以萬壽節推恩，令世蕃出理部事。嵩辭，許之。再以卻敵推恩，錄一子尚寶司丞。嵩辭，上諭以盡誠贊玄，實爲忠首，往往與陶仲文並論，嵩不恥也。江南連歲倭大作，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爲總督討之，久未平。而趙文華乃疏陳用兵七事，首以祀海神爲言，人皆笑其誕，而上獨然之，爲切責兵部。覆議上，上以問嵩。嵩言江南奏報多失實，宜遣大臣往祭海，卽令察視賊情，求可以區處長策，具實奏聞，所使卽文華亦可。上乃命文華。文華行而大簸威福，所挾持將吏金寶無算。而嵩亦薦文華有學行，宜供撰齋詞。其後文華以驕蹇忤旨逐，嵩不之救，而嵩亦不以咎嵩。而宗憲自是益傾江南庫藏爲世蕃餽，所需古法書、名畫種種，宗憲皆爲索之。富人世家豪奪巧獵，靡所不極，而它撫臣監司相習成風，不以爲諱。其所欲鼎彝尊罍之類，或發塚剽攻，它寶玩多起大獄而後得之，世蕃猶汲汲無已。尋以萬壽節加嵩兼食尚書俸，仍免其奏事，承旨毋謝，自是褒賜皆不謝。嵩握權久，黨惡遍居要地，將帥率以賄通。兵部尚書許論、宣大總督楊順，皆嵩私人。論，吏部尚書進少子，自幼知兵，年已老，重自顧念，遂委身焉。順，立心傾狡，官兵備副使，厚結嵩，不年餘，驟遷總督，遂與御史路楷計殺沈鍊以悅嵩。嵩亦德之，邊事僨，咸爲掩覆。其年敵騎數萬毀墩堡，殺吏民無算。楷以聞，順懼，賂楷七千金。楷亦受嵩囑，及勘覈，而李默者，骨鯁士也。少有文，數更顯宦，至浙江左布政使。嘗候嵩。嵩謂其貌類我，援之入爲國子祭酒，累薦於上，得躐拜吏部尚書。乃稍稍自持見，不能讎其意。嵩更譖於上，得罪去。而陸炳由武科爲默門生，乘上之思默，使所厚中人稱之，遂得復官。尋以撰齋詞入直，幸矣！念不自嵩起，動與抗。世蕃威無所不加，獨不能得之吏部。而會文華歸復命，上以御饌勞之，問倭事何時可息肩，文華對：「殘寇行且滅，不足憂。上爲之悅。而文華行珍寶值萬金於嵩夫婦。及世蕃至，入內室叩首嵩夫人。夫人勞苦，文華謂尚不能爲郎君易腰帶，我相公責也。而兵部尚書楊博以憂去，文華幾得之，默所推，絕不及。其見默，欲有陳。默厲色待之，怏怏而退。乃刺得默試士策問，以爲誹謗上爲漢武、唐憲。又所推東南督臣不用胡宗憲而用王誥，蓋欲敗東觸嵩忌諱，以是百方阻其進不得。而階潔廉，又時時爲人語時政，輒歎息流

涕，稍稍聞於嵩。至是以時來、狎皆階所取士也，而傳策又其鄉人，乃密奏三人同日而搆臣，必有使之者。且時來已奉命使琉球，疑其悔行，欲藉口自脫。自封進時來、狎試錄。上乃下之詔獄，令追究主使之人以聞，而時時自語曰：「階固賢，雖然，嵩老矣，何不小需歲月，而忍若是！」階危且甚，而時來等既下獄考掠，窮五毒，竟不言主使者，第曰：「高廟神靈教臣耳。」而亦會都督炳心嚮階，以是坐狎、傳策相主，使時來避遠役。獄上，各發戍烟瘴衛所，而慰留嵩。嵩以是益恨階，並及炳。其後順、楷就逮，至詔獄，嵩俄以世蕃三品滿九載，加服俸視尚書。再以萬壽節加嵩歲祿二百石，而世蕃連率大臣時時有所逮訊，若阮鶚、吳嘉會、章煥等，多從重典。雖甚親禮嵩，而不盡信之。間一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離其勢。而嵩與世蕃能得其竅，欲有救解，則必順上意極詈之，而微婉曲解釋，以中上所不忍。其欲有排陷，必先稱其嫩，露若與彼親者，而以冷語中之，或觸上所恥與諱，上更爲之怒，以是卒不能脫其籠絡，而威福益廣。時吏部、兵部與文選、職方郎號爲文武庫吏，而尚書吳鵬、歐陽必進、許論、郎萬宗、方祥爲尤者。必進者，嵩內親也，數以賄通嵩，得出入臥內。會大殿災，議興工，而必進自刑部調工部。上老之，以問嵩，嵩盛稱其精力才識。遂以工屢就，驟遷至少保。而倦於事，嵩復爲之改都察院。上弗悅也，於辭疏旨曰：「必進已之任矣，何更辭？」嵩謂必進毋再辭，但履任。居兩月，而吏部尚書缺，嵩復勒廷推必進，衆莫應，嵩怒慢罵之，不得已而以必進名上。上投之地，嵩密疏曰：「必進，內親也。臣老矣，非必進無可以慰臣者。」乃以必進爲吏部尚書。僅三月，而假他事去之。世蕃猶誇於人，謂：「用必進，上無若我何。棄必進，我亦無若上何。」前是，上以嵩直舍隘，別撤小殿材營室於側，多蒔花木其隙以娛之。復發中金百爲製什器，朝夕劃御膳、法酒，使中貴人調而賜嵩。嵩老尚健饞，始聽腰輿出入禁苑矣。已而嘉其年滿八十，特賜肩輿，且令支伯爵俸。嵩復以京師居第之中堂請額，上名之曰「忠正」，又名其南昌居第之中堂曰「耆德」，樓曰「寶翰」。嵩故有高第在宜春、分宜，並京師、南昌而四，皆宏廠壯麗。分輦金寶以實之，猶不足，而縱世蕃之羅取益甚。初，皇太子薨，裕王以序當立，禮部數請期，而上意嫌代已屢，報寢。嵩念上獨所信任，迫衆情，時時亦爲請。而與陶仲文比而阿上意，上亦自知之。時裕、景二王並居外邸，禮服無異，外論洶洶，謂莫知適從。而故左中允郭希顏失職家居，欲以危釣奇，乃具疏，謂自攻嵩者有問二王之說，而得罪恐不相安，幸各召而面諭之，使二王毋疑嵩，嵩毋自疑。且請出景王於外，以安裕王。疏既上，上乃露怒希顏意，嵩始得發舒。上嵩雖恨希顏，而叵測上旨，請下禮部詳。上命御史卽家僇希顏，傳首海內。世蕃念以多樹敵，恐嵩一旦老死，不易支，而謂上意搖，或可因而更樹，乃多行金左右，謀立景王，庶幾異日代嵩執政。而上一日忽諭禮部，令景王之國。世蕃猶令嵩與禮部尚書吳山，言上意未必爾，或欲因以試物情。山不可，乃具儀上，景王卒之國，而世蕃之謀益解。嵩故以警敏得上意，亦善自卑屈，至士大夫入謁，人人慰勞，務得其懽心，間捨舊郤而收錄知名士，若故編修唐順之、中允趙貞吉等，皆以淪落爲感，不自覺入其彀。至顯庸，因而有稱之者，然其陰賊發於心而動於機械，不可無世蕃侍。詔聽留，供養如故。天下才唯己與陸炳、楊博而三。然與炳晚節相妬，炳暴死，世蕃稱快，頗亦能習國家典故，曉暢時務。嵩既老，上時有所問而不能答，謀之其客，皆不稱旨，屬世蕃草，輒報美，嵩以是心益仗世蕃而心愛之。諸曹白事者，輒問：「曾以質兒子否？」至云「東樓謂何」，東樓者，世蕃別號也。世蕃以是益驕橫，九卿臺諫至，浹日不得見，或停使至暮而遣之，或有嵩許而世蕃不許者，卒弗許也。嵩在直，或累月不出。世蕃日與其所狎客縱倡樂豪飲，益拓居第，連三四坊堰水以爲方塘，踰數十畝，傍植奇樹異卉，乘輿張褐蓋遊行其中。若輔臣，階與李本，其父執也，成國公朱希忠，元勛也。虐之酒，不能辭，屬世蕃草，輒報美，嵩以是心益仗世蕃而心愛之。諸曹白事者，輒問：「曾以質兒子否？」至云「東樓謂何」，東樓者，世蕃別號也。世蕃以是益驕橫，九卿臺諫至，浹日不得見，或停使至暮而遣之，或有嵩許而世蕃不許者，卒弗許也。嵩在直，或累月不出。世蕃日與其所狎客縱倡樂豪飲，益拓居第，連三四坊堰水以爲方塘，踰數十畝，傍植奇樹異卉，乘輿張褐蓋遊行其中。若輔臣，階與李本，其父執也，成國公朱希忠，元勛也。虐之酒，不能辭，輒使俳優侏儒百端以娛之。性尤強記，於中外官職饒瘠險易，亡不闇熟。其責賄多寡，毫髮不能匿。上亦稍稍聞之。而世蕃以衰服不能入之嵩直所，嵩所報札漸不如上旨，而齋詞亦稍倦。時上所居萬壽宮火，而大朝殿工方急，嵩以煩費難之，欲請上還大內則不敢，乃請暫徙南城之離宮。南城，英宗故稱太上皇時所居也。上迺以問階，階爲規畫營萬壽宮甚詳，且費省而力易，上大悅。宮既成，而所以褒擢階至厚，嵩僅加祿百石，不能敵矣。自是上有顧問，不及嵩。卽及嵩，不過齋詞事而已。嵩故與階郤，懼而置酒要階入內，使子孫家人羅拜之，舉觴屬曰：「嵩且夕死矣，此曹唯公哺乳。」階謝不敢當。而是時方士藍

道行以乩得幸上，上故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乩所焚之，不能答，則咎中官刁斗自衛。郡邑頗疑其跡。而嵩故所養舍家子出外爲非者，推官郭諫臣受民穢不能格眞仙。中官乃與方士謀啓示而後焚之，則所答具如旨。道行狡，乃僞爲紙封若中官所齎者，及焚而匿其眞跡，以僞封應上。一日問：「今天下間訟牒滿百紙，輒封以與嵩。嵩怒而卻之。它臺使監司小有違言，嵩輒呼：何以不治？」對曰：「賢不竟用、用肖不退耳。」則問：「誰爲賢不肖？」曰：「具舟，我且入京面奏。」以時恫喝。而會前有賀萬壽表得報，且當見憐，因懇「賢者輔臣階、尚書博，不肖者嵩父子。」上復問：「吾亦知嵩父子貪，念其奉玄久。且彼誠不肖，上眞胡以不震而殛之？」答曰：「上眞殛之，則益用之者。咎，故弗殛也，而以屬汝。」既答報，袖以示御史鄒應龍。會嵩等請考庶京，潤因盡發其罪狀，下三法司比，擬俱依子罵父律斬。上不懌，令更擬。濟救？」嵩乃不敢復言。獄上，世蕃及其子鵷皆坐戍煙瘴衛所，家奴及隸人永年等坐絞。當世蕃之用事，吏部郎賄最重，御史次之，給事中又次之，所以先御史者，其巡按得盡收贖鍰鬻卿寺缺，而給事中獨不能，至吏部郎之始以三千金，而後遂至萬二千，若項治元者竟就逮，瘐死詔獄，其家亦破，天下笑之。世蕃迫則行十餘萬金於諸幸姬家，猶能脅詗藍道行陰事，下刑部獄。侍郎葉鏜、鄢懋卿誘使誣伏前僞狀而引徐階，道行不聽，論死。而後得釋。應龍以敢諫進通政司參議。上猶悔之，且追思嵩贊玄勤誠，欲退居西內，專祈長生。以示輔臣，階等極言不可。上乃勒階等必贊玄如嵩乃可，而謂：「嵩已退，其子已伏罪，敢有再言者，同應龍俱斬。」中外洶洶，虞嵩且復用。而久之階益見信，乃已。於是嵩之黨鏜、懋卿、萬寀、何遷、張雨、唐汝楫、王材及其僚袁應樞，先後以白簡革職，而胡宗憲自浙直總督被逮，尋釋之。宗憲既得志，首以書畫賄嵩父子，金玉珍玩相繼半入其橐，江南公私爲之一空，奢淫縱恣靡復風紀。而其殲徐海、執汪直功，亦有足當者。上以其屢進白鹿、白龜，不忍罪也。伊庶人之爲王也，以殘暴屢見糾，臺使者迫則行十萬餘金於嵩，得小緩。至是使其校卒十餘輩造嵩家脅償金，嵩置酒款之，而好謂曰：「所言金十萬則無之，僅得半耳。而又半費請以二萬金償。」因盡以上所賜金有印識者予之。既去，而聞於郡曰：「有江盜劫吾家二萬金去矣，速掩之，可獲也。」郡發卒追得金，悉捕校卒，下獄論死。而世蕃之自戍所私歸，益廣拓第舍。又用金多爲盜窺，乃召募伎勇材力之士合數百人，日夜擊

著録

《百川書志》卷一七　《鈐山堂續集》三卷、《使郢稿》一卷、《南銓稿》二卷，嚴嵩著。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鈐山堂集》。

張治《鈐山堂集序》　集凡三十有二卷，賦頌若干篇，五、七言古體詩若干篇，五、七言律絕句若干篇，序、記、碑、志若干篇，內制及講章若干篇，南宮奏議三十卷，歷官表奏十卷亦類附焉。刻在乙巳之歲。嘉靖乙巳三月之

望，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會典副總裁兼修玉牒，茶陵張治拜撰。

王維楨《鈐山堂集序》　爲言累百千，澤溢而流，貯廣而發，要自鈐山始也。故總其凡盡繫之鈐山，號曰《鈐山堂集》云。歲乙巳，楨得請且行，從故事，卽辭於相舍，翁手集授之，命曰，歸序矣。【略】嘉靖丙午三月望，翰林檢討，關西晚生王維楨頓首謹撰。

趙貞吉《鈐山堂集序》　丙辰之秋，貞吉以使事至京，謁少師介翁於直所，翁之論文更僕而不倦也。暨別去，貺以家集而示之手策曰，子盍批注之，以數語復予也？蓋翁意欲鄙人之序其集端耳。是集也合若干卷，翁之嗣君工部左侍郎德求刻於家塾者。【略】嘉靖己未三月望，嘉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蜀東後學趙貞吉頓首譔。

楊愼《振秀集小引》　介谿元老詩集，海內傳刻，與爲多焉。九華顧子起綸以年家子侍教於鸞坡，聞詩於燕蠖，公俾之選爲《振秀集》，屬走序焉。

皇甫汸《振秀集序》　《振秀集》二卷，今師相介谿嚴公詩也。選而名之者，毘陵顧子起綸採陸平原賦語也。

顧起綸《振秀集序》　一日綸侍公寓直，出楊修撰、皇甫開州所編詩選見視，迺按帙翻閱，僭爲公曰，謝宣城澄江之句，陳思王清夜之詠，豈尚篇章之富邪？公不以迂狂爲嫌，遂授以鈐山直廬全集，命爲是選。得古近體凡一百五十有五首，較之風雅，體變而興同，調殊而理合，悉芳音之菁英、新聲之領袖也。綸匪佞束髮辱公教，敢忘其不能，漫爲編次，得十之一，列爲上下卷，名之《振秀集》。用陸平原「啓夕秀於未振」賦語也。則茲集之振起於千載之下者，當與《國秀》諸集方軌文衡，流響藝傳矣。豈誣也哉！嘉靖乙卯上巳日，後學勾吳顧起綸書於滇南南雲亭。

唐順之《鈐山堂詩集序》　公詩有《翰苑稿》、《使粵稿》、《留院稿》、《使郢稿》、《留省稿》、《南銓稿》、《南宮稿》、《直廬稿》。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鈐山堂集》，大學士嚴嵩著。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分宜嚴嵩介溪《鈐山堂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嚴嵩《鈐山堂集》四十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嚴嵩《鈐山堂集》四十卷。　又楊愼批點《介溪詩》十六卷。

《明史・藝文志四》　嚴嵩《鈐山堂集》二十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鈐山堂集》　三十五卷。明嚴嵩撰。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嚴嵩《鈐山堂集》三十五卷。

雜録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耕，字子莘，代州人。年二十，舉嘉靖壬辰進士。爲人豪宕不羈，性嗜酒，喜談兵，嘗爲州守廢免家居。生長邊陲，通知疆事，痛恨武備廢弛、邊臣玩愒，作《塞語》十一篇，申明邊防虜勢之要害，以告當事者。作爲歌詩，沈雄歷落。《秋興》、《上谷》諸篇，有河朔俠烈之風。分宜當國，見而才之，自知州起廢，數月中遷兵部員外郎中，出知河間府。河間畿輔重地，虜數入犯，募壯士製戎器，旌旗壁壘，爲之一新。吏部希分遼左，自是遂終身屏棄，不復用矣。國家急虜，拊髀思將帥之臣，當取文武大略，不應以便文瑣節，繩約捃摭。分宜得君當國，能知子莘，而不能違物議以收其用，議論多而節目繁，何以羅出羣之材，備羯羠之患耶？子莘《塞語》末，有《審幾》一篇，謂漢之患在外戚，唐之患在藩鎮，而本朝當以備虜爲急，以有宋爲殷鑒，痛乎其言之也！分宜能知子莘，能用胡宗憲，其識見亦非他庸相可比，余故錄子莘之詩，而並及之，以告世之謀國者。

胡纘宗

論　述

崔銑《可泉集序》　正德戊辰，天水胡子世甫入翰林，及銑參對國史，同

隸戶館。胡子方盛年，已聰達能文。已銑出入仕隱，胡子升沉州府。嘉靖初，銑起長南雍，得讀胡子詩，因語知友曰：「此於李、何奚遜！」胡子在南司封，寧藩作亂，胡子畫策截防，大司馬用之保國。兩守劇郡，敕事宜民，發中機宜，探義酬言，沛沛乎若居膠庠，是故宦成而名立，厚蘊而富乃作。其詩清以健，其文典以暢，矩古而不襲，詞婉而意躍如也。慈谿孫公德夫長我汳省而宗世甫，愛其詩，協其賢，而梓是集。孫公剡奸杜請，恤民省費，乃倡茲工也，其以范我人與而策於文苑矣乎！胡子嘗采文清要言，且慕且贊，汲汲然如欲追而弗及者，其德業不既邈哉！嘉靖丙申夏四月庚寅，相臺崔銑序。

顧夢圭《鳥鼠山人小集序》 惟我天水公涖吳最久，德澤在吳人最深。吳故劇郡，公經畫運量，恢恢有餘地，凡平賦、省徭、治水、勁農、練兵、繕城、詰姦、致法、節財、卹匱，百度罔不飭。而於稽古禮教事，尤亟垂情焉。下車首闢學道書院以祀子游，歎曰：「是子游之鄉也，吾曷不以理武城者理吳？」廼進諸生翹秀者絃誦其間，親爲講授，至手錄河東薛文清公粹言以示，於是吳人士始知有身心之學。又復古飲射禮，攷定文廟禮器樂章，表民間節義事。吳俗故浮靡，或好巫，好諍訟，以爲譬曉釐革，吳俗大變。蓋公之政得於文學，故其施敷出世俗吏道如此。公去吳踰十年，吳人士思公不衰，而公亦不能忘情於吳，君子以爲古之遺愛云。公平生著述積若干卷，吳人士暨四方學者梓之以傳。嘉靖丁酉，公以大中丞保釐山東，政暇出以示夢圭，誦復數過，顧末學謭陋，何能知公之文。獨念集中作於吳者居多，南國之思召伯也，所芟之樹且愛之，況其文乎？【略】吳郡後學顧夢圭拜手書。

王慎中《鳥鼠山人小集序》 中丞於詩甚宏深，愼中不能測窺，而知其爲周之遺也，深厚之意於是乎生。用其專精果毅之力致之於學，漸服先王、周公之教，文以澤其質，律以諧其音，彬彬乎何聲之富也。夫風者物之所由動也，故或萃或散，故有衆人之風關乎一國，亦有一國之風繫於一人。以衆人係一國者，其觀也於人，其卜也於國。以一國係一人者，其觀也於國，其卜也於人。今有欲知秦中之盛且美者，舍是詩其何觀？而公之位望行業將益光顯於時，以昌大其聲也，必於是乎卜之。

路世龍《鳥鼠山人集跋》（存目）

袁袠《鳥鼠山人小集序》 始袠爲弟子員時，今河南右布政天水胡公來守蘇，數教袠爲古文辭，且授以法。曰：「文莫盛於退之，而文之體則變矣；詩莫盛於子美，而詩之體則變矣。故文必以六經爲準，而秦、漢次之；詩必以《三百篇》爲準，而漢、魏次之。舍是，雖工猶爲棄源而尋委，舍根而培枝也，況末工乎！」袠服膺惟謹。然困守章句，繼服官政，未得畢志古作者之場，如公所教也。公去蘇垂十年矣，吳人思公之德赫如一日。有徐圭者，將梓公之所著《木蘭堂集》以傳，集故守蘇時作也，謂袠曰：「子其校之，且序其首。」袠謝不敏。徐曰：「公守蘇時，辱知最深者惟太原王寵與子耳。今王已早世，非子序之，而誰耶？」袠三復終編，乃知公所著述，卽所授袠之法也。文出入秦、漢，而根於六經，詩出入漢、魏，而源於《三百篇》，其視昌黎、少陵若弗屑者，而亦未始不合也。昔在李唐，韋應物、白居易先後刺蘇，咸有惠政，且善篇翰。今韋、白之集具在，韋之詩冲玄，興遠而調高，白之詩率易，辭俚而理暢，世稱作者。然竊恨其未極根源而苟安於枝委也。袠也不足以知公之文，姑以所聞於公者序諸首，以俟知音者賞焉。皇明嘉靖十五年歲在丙申孟春既望，姑蘇門人袁袠謹序。

伍餘福《鳥鼠山人小集序》 君子曰：山人非凡吏也，其殆王喬、太白之儔耶？初無意軒冕而官之，自稱曰山人，人亦稱之曰山人，及其詩也，亦以山人小集稱之。夫小者大之對也，意其必有大而華國者乎？【略】時嘉靖戊子春三月，吳郡伍餘福序。

藍田《題胡可泉樂府》 我可泉夫子悼正聲之微茫，而惜雅韻之廢絕，乃取漢魏古樂府諸篇之名擬而賦之，凡若干首，余得而讀之，嘆曰：樂府也。其殆庶幾乎漢之樂府乎！他日若設樂府之署，置采詩之官，而有信都方萬寶者出，天悟神解，卽可泉之樂府，有唱有嘆，以發其趣，被之管絃，布之海宇，一洗千載之陋習，而復西京之舊音者，此特其權輿云爾耳。

又《跋胡可泉樂府》 往在京都，聞諸太常白岩公曰：今太常所領之樂，蓋沿襲蒙古，得之於東平者。東平之部，女眞汴蔡之所遺也。女眞沿襲宋之東都，太晟樂府之遺也。大晟樂府者，朱晦翁所謂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黜涅之氣，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國初郊廟燕享之樂歌，皆一時諸賢所撰次，而樂律之制，未聞有所更定，蓋有所不暇也。可泉公嘗教人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孔門法也。公於樂律窮本知變，冥契神授，講求先王

之雅樂，而一洗金元之陋習者，其在公乎！其在公乎！擬漢樂府爲之兆耳。

谷繼宗《擬漢樂府題辭》　蓋樂府之衰，如江河之勢愈下。後世編輯者，茂倩濫竽唐宋，克明測管隋梁，然皆述之者也。今天水可泉先生爲我明一代儒宗，輓而上之，所擬樂府，惟漢是法，緣名拓義，變動不拘，其音節風致，足振頹俗，雖曰擬之，其實作之者也。【略】於乎！蘋賓歌而池鐵汎，迴風舞而堦樹鳴，非同氣使然耶？因與錢塘楊子祜、華亭李子人龍、平原鄒子頤賢，參司箋記。三子才識殊絶，繼宗竊受其論定而編次輯解，以爲振古之風焉。嘉靖歲在屠維大淵獻祓禊日敬識。明前進士，濟南谷繼宗僭著。

胡統宗《擬古樂府後序》　兄可泉先生嘗擬漢樂府百九十首，浚川、甬川諸公咸謂其古雅精典。今擬涯翁樂府百有八首，秦隴人士咸謂其醞籍飄逸。三復之，擬漢之作，其格調如入宗廟，擬元之作，其景象如玩山水。統宗不識音律，不知聲韻，竊惟先生倚輿馬而擬漢，其有意於學龍吟乎？卧泉石而擬元，其有志於學鳳鳴乎？使得登涯翁之堂而入其室，苟擬秦聲也，不可以學《三百篇》乎？不可以學《關雎》、《麟趾》乎？嘉靖卅有六年秋八月一日，斗泉胡統宗謹跋。

馮惟訥《擬古樂府序》　嘉靖乙未，先生以御史大夫拊循齊魯，嘗以行部之暇，作《擬漢樂府》四卷。比歲，歸田隴上，間取文正之作，屬而和之。立題指事，率由文正之舊，時復有所釐正，其命意鑄詞必自己出，不相襲一語，其於叙彝倫，章名教，搜隱抉奇，抑邪崇正，一字一句，率致意焉，所以著得失、垂鑒戒者備矣。使國史采而獻焉，不有以觀千古之政俗乎？訥以通家子頃待罪隴右，初行部是邑，謁先生，出是編相示。既讀卒業，復於先生曰：是大有關於世教，樂府云乎哉？訥不敏，承乏茲方，有采風之責，乃竊附古國史之義，受而錄之，將以獻焉。載命邑令汪瀚付梓以傳。刻成，敬叙諸末簡，以告四方同志，使知先生著作之志，不獨求之辭章之美而已也。嘉靖丁巳六月望，陝西按察司分巡隴右道僉事、前進士，北海馮惟訥譔。

顧夢圭《擬漢樂府序》　嗚呼難哉！大中丞天水公褰帷問俗於齊魯之墟，慨古人已邈，而思其心、思其言焉，曰：三代不可得而見之矣，得見兩漢者斯可矣。《擬漢樂府》於是乎作。讀之，美哉洋洋乎！若與二京人物周旋揖讓於郊廟間也。雖然，公之意豈直爲聲詩乎哉？民風日漓，吏弊日滋，惟古心之不存爾。君子因其言而求其心，得所謂樸雅莊直之旨，以之制行履事，民風有不淳，吏弊有不飭乎？如西京吏多循良，東京士多節義，視今何如也？讀是編者，可以興矣！若乃構思敏贍，援毫神速，太冲赧顏，陳思方駕，則公才情得於天授，齊、魯諸君子咸能贊述，茲不敢復贅云。嘉靖己亥九月五日，吳郡顧夢圭拜手謹書。

楊祜《擬漢樂府序》　我可泉先生擅聲詞林，奮翮藝苑，早登述作之場，夙契津軌之妙，保釐之暇，摛爲樂府，或因古命題，以發新意，或緣時事，而依永言，上宗《九歌》，下陋二部，音節格調，和鬯淵永，質而不俚，腴而不艷，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眞得性情之正直，祛麗曼之習者也。美哉颯颯乎！後有作者，弗可及已。昔唐李太白才志雖高，而義旨多仍其舊，張籍、王建以下無譏焉。元楊廉夫力去陳俗，肆縱辯博，載求音調，不無餘憾，矧其它邪！嗟嗟！古道迷復，西京逖邈，不有宗匠，孰範後□？爰撰鄙辭，聿表芳烈云爾。嘉靖己亥秋，賜進士、江西按察□□□□□□□□〔楊〕祜序。

楊儀《擬漢樂府序》　擬漢樂府者，大中丞可泉胡公之所著也。【略】可泉胡公以高世之資，發身翰院，早事古學，六籍之外，非先秦、兩漢弗屑也，於是有《擬漢樂府》之編。其爲卷有八，爲篇若干，命題取義，時亦下及六朝，而格調古雅，實亦未嘗□□也。【略】我公之擬漢樂府也，有三長焉，辭曲而理則正也，調古而聲則舒也，言簡而意則長也。【略】是歲長至日，奉政大夫、禮部祠祭司郎中、前進士，常熟楊儀夢羽謹序。

朱睦㮮《擬漢樂府緒論》　睦㮮曰：余讀前太史可泉胡公之《擬漢樂府》也，其詞高，其義遠，雖曰擬漢，然實漢以來未之有矣。蓋非振古之才、卓世之見者能爾邪？㮮閱玩之餘，復恐後之不達作者之意，故著緒論云云，並刻諸左方。【略】太史憫音之衰久矣，乃撰次雜曲若干卷，雖用其篇目，然皆因文以去新，製雅以復古，其欲拯弊於千古之意，不亦偉乎！自《鐃歌》以至終篇，其言僅萬，其類有六，每於類下輒綴數言，用贊厥美，非敢謂之知言，實以備之考鑒云爾。嘉靖庚子春三月之吉，明鎮國中尉，西亭朱睦㮮謹撰。

馬汝驥《擬漢樂府序》　先生之作，黜浮豔，反之古，其辭麗則而和平，其義惻怛而深厚，已超乎隋唐，足追晉魏，而上幾風雅矣。若夫宮商之純繹，條理之始終，予顓蒙，曷以窺焉？故學者法其辭，觀其義可矣。雖然，使後

世曠、摯復生，得黃鐘之寸，審音叩節，取而被之金石，將不颯颯乎與天地自然之聲通乎？或曰，先生膺分陝之寄、保釐之責，時事艱虞，又何暇及此？曰：否否，不然也。仲尼之徒有言，聞樂知德。君子學道則愛人，茲固政之大者，匪直辭也已！嘉靖己亥春正之望，上郡馬汝驥撰。

王崇慶《擬漢樂府序》 魏梁以下，蓋屢變焉，然大較猶漢也，其斯可泉之擬漢乎？然則遺商、周邪？曰：可泉之擬，蓋不徒爾也。今觀之，自《朱鷺》而至《釣竿》，則漢之《鐃歌》也；自《鷄鳴歌》而至《李夫人歌》，則漢之《雅曲》也；自《黃鵠》而至《隴頭水》，則漢之《橫吹》也；自《箜篌引》而至《長門吟》，則漢之《相和》也；自《黃鵠歌》而至《青驄白馬》，則漢之《清商》也；自《巴渝舞》而至《淮南王》，則漢之《舞曲》也；而《大曲》則有《滿歌行》焉；而又有《駕出北郭門》以至《焦仲卿妻》，此則又漢之《雜曲》也；若夫《清平》、《楚瑟》則又漢《四調》也；蓋百有九十首云。然皆得之輿上，才與神會，不事斧鑿，飄飄乎凌雲，洋洋乎盈耳矣。雖以邁跡宋玉、俯視相如可也，豈曰擬漢之云。是故倫莫重於君父，吾讀其《思悲翁》、《聖人出》，庶幾《天保》、《蓼莪》與！情莫苦於征戍，讀其《出入關塞》、《楊柳》、《雨雪》，庶幾《采薇》、《六月》、《何草不黃》與！事莫傷於曠怨，讀其《木蘭》、《昭君》、《白頭》、《長門》，庶幾《綠衣》、《白華》與！王化則男女首也，讀其定情之詩、焦卿之妻，則又庶幾《漢廣》、《行露》與！所謂可泉之擬不徒爾焉，此之謂也。嗟乎！孰謂樂府非詩之權輿也哉！吾嘗評陳思王得漢人之雄，然而未渾，李白得漢人之麗，然而未樸，張文昌得漢人之婉，然而未敦厚也。是皆大雅之良也。可泉兼而上之矣。是故擬漢而商、周可達也，是故君子謂之樂府大成云。明嘉靖己亥秋七月癸巳，苑馬寺卿、前進士，澶淵王崇慶撰。

鄒頤賢《擬漢樂府跋》 我可泉夫子崛起關中，塞溺音，續正響，原四始，備六義，制樂府百九十首有奇。頤賢讀而慕之，遂原始而爲之說。【略】嘗謂洪武初以經書振元之溺，釐然正矣。弘治、正德間以選律濟經術之缺，斐然文矣。而今正樂府以通選律之變，不亦翕然備矣乎！固可以和讌享，獻郊廟，邁往轍，式來葉矣！舉而行之，古樂其可追乎！

邵寶《可泉辛巳集序》 《辛巳集》若干卷，蘇州守胡君世父之所著也。蓋戊辰至辛巳凡十有四年。君自翰林出佐嘉定州，轉守潼川州，召爲南京戶部員外郎，進郎中，改南京吏部郎中，擢守安慶，凡七徙厥官，五易厥地，而

自然之聲通乎？或曰，先生膺分陝之寄、保釐之責，時事艱虞，又何暇及此？曰：否否，不然也。仲尼之徒有言，聞樂知德。君子學道則愛人，茲固政之大者，匪直辭也已！嘉靖己亥春正之望，上郡馬汝驥撰。

王崇慶《擬漢樂府序》 魏梁以下，蓋屢變焉，然大較猶漢也，其斯可泉之擬漢乎？然則遺商、周邪？曰：可泉之擬，蓋不徒爾也。今觀之，自《朱鷺》而至《釣竿》，則漢之《鐃歌》也；自《鷄鳴歌》而至《李夫人歌》，則漢之《雅曲》也；自《黃鵠》而至《隴頭水》，則漢之《橫吹》也；自《箜篌引》而至《長門吟》，則漢之《相和》也；自《黃鵠歌》而至《青驄白馬》，則漢之《清商》也；自《巴渝舞》而至《淮南王》，則漢之《舞曲》也；而《大曲》則有《滿歌行》焉；而又有《駕出北郭門》以至《焦仲卿妻》，此則又漢之《雜曲》也；若夫《清平》、《楚瑟》則又漢《四調》也；蓋百有九十首云。然皆得之輿上，才與神會，不事斧鑿，飄飄乎凌雲，洋洋乎盈耳矣。雖以邁跡宋玉、俯視相如可也，豈曰擬漢之云。是故倫莫重於君父，吾讀其《思悲翁》、《聖人出》，庶幾《天保》、《蓼莪》與！情莫苦於征戍，讀其《出入關塞》、《楊柳》、《雨雪》，庶幾《采薇》、《六月》、《何草不黃》與！事莫傷於曠怨，讀其《木蘭》、《昭君》、《白頭》、《長門》，庶幾《綠衣》、《白華》與！王化則男女首也，讀其定情之詩、焦卿之妻，則又庶幾《漢廣》、《行露》與！所謂可泉之擬不徒爾焉，此之謂也。嗟乎！孰謂樂府非詩之權輿也哉！吾嘗評陳思王得漢人之雄，然而未渾，李白得漢人之麗，然而未樸，張文昌得漢人之婉，然而未敦厚也。是皆大雅之良也。可泉兼而上之矣。是故擬漢而商、周可達也，是故君子謂之樂府大成云。明嘉靖己亥秋七月癸巳，苑馬寺卿、前進士，澶淵王崇慶撰。

鄒頤賢《擬漢樂府跋》 我可泉夫子崛起關中，塞溺音，續正響，原四始，備六義，制樂府百九十首有奇。頤賢讀而慕之，遂原始而爲之說。【略】嘗謂洪武初以經書振元之溺，釐然正矣。弘治、正德間以選律濟經術之缺，斐然文矣。而今正樂府以通選律之變，不亦翕然備矣乎！固可以和讌享，獻郊廟，邁往轍，式來葉矣！舉而行之，古樂其可追乎！

邵寶《可泉辛巳集序》 《辛巳集》若干卷，蘇州守胡君世父之所著也。蓋戊辰至辛巳凡十有四年。君自翰林出佐嘉定州，轉守潼川州，召爲南京戶部員外郎，進郎中，改南京吏部郎中，擢守安慶，凡七徙厥官，五易厥地，而

都穆《可泉辛巳集後序》 自後世理學之盛，談理者往往鄙辭爲不足爲，而工於辭者，則又哂其陳言之未去，斯二者皆非也。六經之言曷嘗不文，但聖人無心於此，而後人有心爲之，此則不能無不同耳。公之文，其理，橫渠氏也，其辭孟堅氏、子美氏也，則理與辭兼而有之。雖曰出其天稟，而學力所至，固非人之所易及也。公嘗取文之在秦漢者編類成集，鋟之於木，以傳學者。穆近得而讀之，此亦可以知公之文矣。其與古並傳，復何疑哉！穆老居林下而序公，知愛，遂忘其荒陋而爲書之。嘉靖四年歲次乙酉六月朔旦，姑蘇都穆序。

曹士奇《唐雅跋》 可泉先生自登進士，入翰苑，雖以文章政事見知明時，然譚經譚理，惟日孜孜焉。故崔宗伯謂，敕事宜民，發中機宜，探義酬言，沛沛乎若居膠庠，是故宦成而名立。頃執憲於冀兗徐豫都御史行臺，已逾三載，乃引災請退，遂得歸田。今十載矣，課耕之餘譚經譚理，其志益力。嘗竊自謂曰：假我數年，可以學《禮》，可以學《春秋》矣。乃輯《儀禮集註》、《春秋集傳》、《讀禮記鈔》、《讀六子錄》，皆將脫稿，而先生猶日爲探求。暇日乃編次《漢音》、《魏音》、《雍音》，乃選輯《唐雅》，今皆入梓。夫潛心於儀禮，不有志於師周公乎？篤志於《春秋》，不有志於師孔子乎？夫爲學而不師周孔，何得爲學聖？爲政而不師周孔，何得爲學主？鈔記錄子，以羽翼《易》、《書》、《詩》、《禮》，不有意於遺經之斷簡殘篇乎？編音選雅，以輿衛風雅頌，不有意於季世之變風變雅乎？而先生之山居不爲投閒矣。刻《唐雅》成，敢跋是於末簡。嘉靖己酉春二月二日，吳嶽山人曹士奇跋。

盛汝謙《唐雅敘》 吾師可泉胡公昔守皖，大倡文翁朱司農之化，以其暇遊潛嶽、登大龍、揖浮渡時，進謙輩於門牆，與之論德、考禮、試文，亦未

嘗不及詩辭，居然古有道者之風。今年秋，謙按茲土，謁公，出林泉製作數十帙，渾渾煒煒。謙乞以歸，徐持選唐詩四卷，名之《唐雅》，命謙叙焉。

闕名《題雍音後》 天水大中丞可泉胡公夙抱經略，馳情藻翰，爲士林表儀者。蓋自弘德以底今日，海内無弗知，翁所謂文章宿老者是也。余於丁未召之，以不見簪不往，帝不得已，兼程抵潞河，載夫人偕。南寺觀幡幢，列冬入秦中，值翁所次《雍音》成。先伯主一翁實與同舉進士，而公肥遯鳥鼠者踰十年矣。諸所揚闡，咸垂世模，矧茲音固雍人所當誦法者乎！

謝蘭《雍音叙》 天水可泉胡公示編次《雍音》凡四卷，始於周太伯，冠以逸詩，暨漢、晉、隋、唐，止乎元，凡百五十人，詩若干首。以李、杜、王、韋諸家大雅者列爲内編，未盡雅馴者列爲外編。其人自文、武、周公下，大都雍產，其詩自後慕下，大都雍音。雖中間殊人品，異造詣，判體裁，迥瑜瑕，大都發乎性情，止乎禮義，罔叛去於文、武、周公，而足以風。【略】嘉靖戊申春二月望，賜進士第、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巡撫陝西等處地方，雁門畹溪謝蘭撰。

梁高《願學編序》 《願學編》者，可泉先生修道之言也。【略】甲寅春，先生出是編以示高，曰某生平之所願學者，近有所得，暇中乃劄記之，不踰歲，遂成簡帙。予莊誦之久，始得涯涘。要之天地之覆載，陰陽之闔闢，帝王之授受，聖賢之作述，性命之賦予，文章之華朴，政事之純駁，古今之代謝，凡先賢之所未發者，殆闡明之無餘蘊。而於禪學之虛玄，俗學之乖繆，斥之尤力。學者能由是而資繹焉，則物以之格，知以之致，意誠心正，身修而德明，於諸齊治平之道，得有所考以尋向矣。敦古禮，復古學，闢異端，析異議，而宗周孔，師程朱，於諸參天地贊化育之理，得有所據以歸宿矣。先生之學於是爲正，於斯爲大，其究天人於一心，通古今於一貫矣乎！是有得於其師虎谷先生、涇野先生爾也。予請梓以傳。先生不可。予以是編乃薛敬軒之正脈也，先生何秘？學者何正焉？於是序之而捐俸以壽諸梓。嘉靖乙卯冬十月望，後學梁高序。

《明詩綜》卷三八 蔣仲舒云：中丞天質穎敏，亦一關中之雋，第命意淺率，不足多傳。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孝思詩未入格，顧沾沾自喜，到處留題。【略】謝山人榛贈詩云：「白首全生逢聖主，青山何意見騷人。」時孝思年將八十矣。杖創呻吟，猶占韻以謝。其意氣有不可及者。然詩實牽率，晉江王道思序之，長，當不多讓。陞山東布政司左參政。及去任，兩郡士民皆建祠奉祀，樹碑

傳記

《國朝獻徵錄・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可泉胡公纘宗墓誌銘》 公諱纘宗，初字孝思，後更世甫，秦人也，號可泉，亦號鳥鼠山人。穎悟夙成，蚤歲以《春秋》爲邑學生，提學邃庵楊公、虎谷王公咸愛重之。中陝西辛酉鄉試。繼登正德戊辰呂柟榜進士三甲第一人。會有執政子亦登二甲第一人，欲覬翰林清職，乃倚中官劉瑾勢以二甲三甲各第一人，因傳臚俱授翰林院檢討，仍取二甲邵銳、黄芳等五人，三甲李志學等三人，俱授庶吉士，實假衆市公也，公辭職，不獲，乃受命。與修撰吕公、編脩景公參對《孝宗實錄》，成錄，賜金幣，加俸一級。庚午，執政者以瑾敗，其子編管爲民，乃詿公與邵寶等俱外補。公補四川嘉定州判官，歷二載，陞潼川州知州，俱有惠政。乙亥陞南京戶部湖廣司員外郎。己卯陞吏部驗封司郎中，以考最得封父如其官，母並妻封贈爲宜人。未幾陞安慶府知府。時值逆濠兵後，民皆竄去。又武皇駐蹕留都，供御繁劇，朝議以公秦人，有經略雋才，特簡公以守，刻期履任。明年癸未，江南大旱，歲饑民流，復詔公移守姑蘇。公以姑蘇鉅郡，財賦益夥，法制益難，經理庶務尤詳於治皖。會詔守令久任，公任兩郡，幾九載，久道化成，禮讓興行，擬古循吏，兩郡士民皆建祠奉祀，樹碑

頌德，思如父母。再移浙藩，又改晉省，以平盜功蒙賜金幣。辛卯陞本司右布政使。壬辰丁外艱，制滿復除河南右布政使。時鄢陵盜起，公討平之，亦得賜以金幣。丙申轉本司左布政使，冬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地方。時魯府恣惡，公抗疏以聞，得遣。廷臣會勘，詔奪其祿，並革護衛。地方藉以寧謐。繼以原職總理河道，經畫河防利弊。丁酉以九廟成，奉詔進通議大夫，得進封贈其祖父母、父母及妻如其官。己亥以皇太子立，復奉詔得廕一子入監讀書。既乘輿南狩，公迎於磁，乃復改巡撫河南，時車駕經過，公經理周悉，事竣復賜金幣。汴中大饑且疫，公上疏請賑，情詞激切，同事者覽而難焉，公曰：「豈得念吾屬而坐使斃中州數百萬之生靈哉！脫有咎，某請任之。」疏上，得發帑銀二十萬兩，命大臣賑貸之，汴民少蘇焉。己亥冬，汴中薄城內外火燎頻發，未幾行臺亦災，公引咎乞歸，因得賜閒田里。爰築別墅以居，日閉門著書，手未嘗廢卷帙。於諸理亂黜陟不相聞，時或乘籃輿課耕隴畝，亦或登高賦詩，興盡乃反。與邑中薦紳燕會，作九逸圖。時有巨惡欲脫罪，乃誣公，被逮，賴聖明洞察寬釋，得優游卒老。庚申九月三日，方執簡對賓，倏忽告逝。據生成化庚子，享年八十一歲。公才氣英發，對客揮毫，詩賦立就，宛若宿搆。然雋爽豪逸，上追古人，凡海內賢達及藝文之士，望形影從，聽聲響赴，欣欣納交，而骫骳詭隨之徒，未免含嫉睨視焉。雖大位屢滯，不究厥施，而功實詞華，流傳遠邇，雖百世不泯也。有《辛巳集》、《丙辰集》各四卷，《鳥鼠山人小集》八卷，《擬漢樂府》二卷，《擬西涯古樂府》、《家譜》各一卷，《安慶志》三十卷，《秦安志》二卷，《鞏郡記》三十卷，《秦州志》三十卷，《春秋本義》十二卷，並彙選《唐雅》、《雍音》等篇，皆已行於世，其《河嵩》、《歸田》諸集，未梓者尚多。

《雪濤詩評・詩有實際》 胡纘宗，號可泉，蜀新安人。【略】好寫字、作詩，然詩無大佳者。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纘宗，字孝思，一字世甫，鞏昌之秦安人。

道光《蘇州府志・名宦四》（存目）

紀事

《藝苑卮言》卷七 胡孝思嘗爲吾吳郡守，才敏風流，前後罕儷。公暇多遊行湖山園亭間，從諸名士，一觴一詠，題墨淋漓，遍於壁石。後遷御史中丞，撫河南。肅皇幸楚，爲一律紀事云：「聞道鑾輿曉渡河，嶽雲縹緲護晴珂。千官玉帛嵩呼盛，萬國衣冠《禹貢》多，鎖鑰北門留統制，璿璣南極扈羲和。穆天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磨。」刻之石。後以他事坐罷家居者數載矣。嘗扑一貪令王聯，其人爲戶部主事，以不職免，殺人下獄當死。乃指「穆天」、「湘竹」爲怨望咒詛，而所由成獄，及生平睚眦，皆指爲孝思奸黨。奏上，上大怒，悉捕下獄，欲論死。分宜相、陶眞人力救解，久之，乃罷免，猶摘杖孝思三十。當是時，孝思將八十矣，了不怖懾，取錦衣獄中柱械之類八，曰制獄八景，爲詩紀之。衆爭咎孝思，掣其筆曰：「君正坐詩至此耳，尚何吾伊爲？」孝思澹然詠不輟，曰：「坐詩當死，今不坐詩，得免死耶？」出獄時，謝茂秦貽之詩，有云：「白首全生逢聖主，青山何意見騷人？」孝思方病杖創甚，呻吟間，猶口占以謝。人謂孝思意氣差勝蘇長公，才不及耳。

著録

周盛時《鳥鼠山人集跋》 不佞盛時承乏而令秦安，凡二年於茲矣。【略】秦故太史可泉胡老先生，厥所由來詳之叙矣，不煩殫述。其文集行諸世者，有《鳥鼠山人集》、《擬古樂府》、《擬漢樂府》，而《唐雅》、《雍音》蓋其選也。【略】順治丙申仲春既望，關東周盛時跋並書。

李人龍《擬漢樂府後叙》 可泉公《擬漢樂府》多得之輿上，因自名曰《輿上集》。維龍屬諸吏，每受□而卒業焉。按公所作之地與時，皆可歷而考也，是故於泗、於沂、於盧，得《鐃歌》、《橫吹》諸曲，於譚、於聊得吟嘆諸曲，復自聊如盧、自譚如任，得《清調》、《清商》諸曲，又自任至盧、自肥至任，而歌舞雜曲諸篇得焉。總之凡百九十首有奇，計其時始自夏仲，再閱月而成。

公萃以帙，顧謂龍曰：汝知吾樂府之由作乎？吾歷齊魯，升車默坐，心靜思專，而獲爲此。時御政臨民，則汲汲於保釐綏猷是務，而暇作乎？廼以《輿上集》名也。龍退而以告楊子祜曰：惟公抱博古通今之才，貫明體適用之學，合藝與業而一之，曷有乎專偏也！夫是集也，風旨格律，振揚玄古，豈惟被之管絃？達邦國則化順，禋宗廟則神和，刪後僅見此耳，豈惟擬漢？爰相與謨，維谷子繼宗解之，郠子頤賢校之，祜與龍梓而布之，觀者當自考云。嘉靖己亥孟夏朔旦，門人華亭李人龍頓首拜書。

《千頃堂書目》卷二 《古樂府》二卷，《春秋本義》十二卷。　又卷六：《安慶府志》三十二卷。　又卷七：《漢中府志》十卷，《鞏郡記》三十卷，《秦州志》三十卷，《秦安志》二卷。　又卷八：《胡氏問水集》一卷。　又卷二二：《家譜》一卷。　又卷二三：《鳥鼠山人集》十八卷，《詩集》七卷，《木蘭堂集》二卷，《可泉文集》十二卷，《可泉文錄》三卷，《辛巳集》四卷，《丙辰集》四卷，《擬漢樂府》二卷，《擬西涯古樂府》一卷。　又卷三一：《秦漢文》四卷，《雍音》四卷。

《明史・藝文志一》 胡纘宗《儀禮鄭注附逸禮》二十五卷。　又《春秋本義》十二卷。　又《藝文志二》：《安慶府志》三十一卷，《漢中府志》十卷，《鞏郡記》三十卷，《秦州志》三十卷。　又《藝文志四》：《鳥鼠山人集》十八卷，《擬古樂府》四卷，《詩》七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胡纘宗《嘉靖安慶府志》三十卷。　又《經籍三四》：《願學編》二卷，《近取編》二卷。　又《經籍考五二》：《鳥鼠山人集》二十九卷。　又《經籍考五六》：《擬涯翁擬古樂府》二卷，《擬漢樂府》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鳥鼠山人集》 二十九卷。明胡纘宗撰。纘宗有《安慶府志》，已著錄。是編專輯秦中之詩。始於泰伯文武、周公、成王、宣王諸逸篇，下迄於人小集》十六卷、《後集》二卷。是編凡《正德集》四卷、《嘉靖集》七卷、《鳥鼠山

又《擬漢樂府》 八卷。明胡纘宗撰。一名《輿上集》，以其多成之輿上也。漢樂府多聲詞合寫，不能復辨，沈約《宋書》言之甚明。纘宗乃揣摩題意爲之，殊類於刻舟求劍。況唐人歌詩之法，宋人不傳。惟《小秦王》一調，勉強歌之，尚須雜以虛聲，乃能入律。宋人歌詞之法，元人亦不傳。白石道人歌曲自度諸腔，所注節拍，今皆不省爲何等事矣。纘宗乃於千年以外，求漢樂府之音節，不愈難而愈遠乎。

又《總集類存目・雍音》 四卷。明胡纘宗撰。纘宗有《安慶府志》，已著錄。是編專輯秦中之詩。始於泰伯文武、周公、成王、宣王諸逸篇，下迄於元，凡百五十人。分體排纂，以合於雅音者爲內編二卷，未盡雅馴者爲外編二卷。然李陵蘇武諸詩槩列之外編中，其進退殊不甚可解也。

張治道

《藝苑卮言》卷五 張孟獨如罵陣兵，瞋目揎袖，果勢壯往。

《舫詩論》 《明文授讀》卷九：先夫子書《太薇集》：【略】雖盛稱何、李，然其文自是正派。《明文遠》：藻思蓬勃，秀色芊綿，刻景鏤情，窮工極巧，詩學之足貴也信矣。然韻語駢辭，終似賦體，不當顏之曰論。

喬世寧《刑部主事太微張公治道墓碑》 嘉靖丙辰，太微張公卒，其子車將以明年丁巳葬公城南祖父墓次，乃謁余北丘下，而涕泣言曰：「父病革也，命車曰：吾墓碑則以三石喬子。」余聞之潸然淚下，已而歎曰：關中斯文之阨，何至斯極也！往年康修撰海卒，無何呂侍郎柟、王檢討九思又相繼卒，海內學士共悲之。頃者韓尚書邦奇、馬光祿理、王祭酒維楨又同以地震卒。乃今又聞公訃，余何忍書公碑？顧自惟知公久，又何忍不碑？公名治道，字孟獨，嘗遊終南山，登太微峰，樂之，乃後意常在太微，遂自號太微山人。上世故長安人，國初徙杜陵，長公者始徙城中。長公生次公，次公生通，通配高氏，生公。公兒戲時即能爲羣兒長，能督約羣兒。嘗從大父觀碁，觀數次即從旁指畫勝負，率奇中，人即大異之。稍長父命之商，公顧好書不好商，乃就鄉校師學書，始授讀即穎記絕人。已乃就偶山田先生受朱氏詩，未幾即又善說詩。爲諸生，其文辭率試高等，又嫻於詩賦，議論如懸河，而性剛氣豪，慕義尚奇節，一時諸生咸推先畏服之。正德癸酉舉於鄉，甲戌登進士第，授長垣令。三年以治行中科道選，徵入，會都御史怒公不面辭，輒論公任情法過嚴，乃僅授刑部主事，人咸爲絀之。公□部僚薛蕙、劉儲秀、胡侍約爲詩會，並以詩名都下，都下稱西翰林。然公意不樂於官矣。會又夢其母病，

乃卽上疏引疾歸。歸二年，當攷察期，御史又拾掇都御史言，論公落職，人亦爲公絀之。公自以志業不伸，遂棄官不就，乃一意讀書爲文章，尤好杜工部詩與秦漢人文。其始詩學杜，擬爲之，久之句意體裁無弗杜者。文復氣雄語質，當於事實，卽不定擬秦漢何人，然唐以下無師焉。與王檢討、康修撰一見語合，乃數與縱論詩文，又數與遨遊終南鄠杜間，遇山水勝處，輒命酒歌吟，賦詩立就。或語及古今天人之際，至浩渺閎肆，時人莫測也。時薛蕙在吏部，望公就官，公爲書固謝之。已而侍郎霍韜、御史郭登庸又皆欲薦起公，公又固止，竟不復出。往公在長垣時，諸上官令不便者，輒請更令，或上官重更令，輒抗議執請不顧避。邑故多豪強爲民害者，乃按捕諸大豪，論死者十餘人。已又修長垣城，修孔廟，增學舍，改佛寺爲子路祠。至其條馬政事與止塞黃河決口，上官未盡施用，後利害卒如所指陳，人至今稱焉。公始去長垣，人爲立去思碑，後九年又就爛柯臺祠祀公。以公之不識，使□究其施，卽古將相之業，奚足道哉！顧獨以才高語□爲時大忌，又自負不能下人，年甫三十餘而歸，比卒時年七十歲矣，家居者幾四十年，竟以一主事終身，君子蓋有蒼生之憾云。公好面折人，率不避尊貴人與交譴甚者。其獎稱人善，亦無問識不識，率擊節嘉歎，又亟欲表揚，卽不能，卽著爲詩文傳焉。又喜汲引諸生，遇有絀辱，卽白上官爲直之，以倡士氣。人始皆憚公，遠之，已見其益也，又率來親敬公，乃公益自信不移也。所著《太微》前集、後集、《嘉靖集》、《少陵志》、《長垣志》凡數十卷，諸時事、邊情、里俗、吏治具見其中，可以覽觀古今得失之故，所謂詩史者不在是哉！始高氏孕公時，夢一僧持綵筆授之，及誕夕又夢焉，占曰：「文門之兆也。」以今觀公，信矣。公始配田氏，繼陳氏、卞氏。卞氏生一子，卽車也，舉嘉靖壬子鄉試。

《千頃堂書目》卷六　《長垣縣志》九卷。　又卷八：《少陵志》。　又卷二：《太微集》十二卷，《太微後集》四卷，《嘉靖集》□卷。

黃省曾

論　述

綜　論

王世貞《五嶽黃山人集序》　先生挺人傑之資，當舞象日，固已田百氏之藪而漁獵之，一下筆而屈其豪賢長者，卽王少傅、喬太宰不敢稱前進而交先生。先生意不懌，以書贄於北地李獻吉，相與揚抗，自六代西京而下，距嘉靖二千載，如指掌也。乃先生則愈欿然以爲無當於世，日夜攷載籍，徵耆碩，以究極乎古今興衰倚伏之變。國典廟彝，禮樂比詳，兵車水土，平準之策，下至於星曆醫卜農賈，覆逆支離，人竭五官之職，而恨其晷者，先生饒辦之矣。乃愈以爲卽當於世，亦役我以老，而無當於眞我。東走謁王文成公陽明洞天，眉宇接而心神融，了然獨悟天則之妙，歸而著《會稽問道錄》。先生自謂得王氏玄珠，然絕不以語人，又不立門戶，而所謂《問道錄》者，絪之以十襲之緗而不更發。中間嘗應魁薦，一游南宮，有所不可，輒歎曰：此爲置千里骨者耶？吾束吾腹歸矣。」先生高其德而弗耀，卑其功而弗試，其言之通於德與功者，又秘弗出，僅以其餘而應天下，天下亦遂以先生之餘而欲盡先生。嗚呼，先生豈易盡哉！評者謂先生騷賦似枚揚，語苑似向，詩傳似韓，論難似充，碑誄出東京，間以六代，五言古出建安二謝，下沿齊梁，七言歌行出樂府，時時青蓮之致，近體出景龍，雜大曆以後。尙裁者服其法，務宏者賞其博，偏致者驚其漫，獨創者病其擬，而要之俱非能盡先生者。余所謂盡，蓋先生之言，標德而蘊功之言也。蔡中郎獲《論衡》，秘而日取之以自益，先生集既行，余無所從秘矣，將與天下後世共稱之而已。

皇甫汸《五嶽黃山人集序》　今品味全集，賦頌準乎騷經，詩歌本之古選，

興寄備乎開元，序說參之二京，碑誄酌之六代，語苑祖乎充衡，連珠合於平原，客問擬於韓傳，玉略覈於河上，典錄昉諸越裳。是故鏡理者取爲蓍龜，博物者資爲武庫，儲說者竄爲累繩，綴辭者采爲筌餌。又以才猷經世，數值違時，故鳴不以平，言由孤憤，年才半百，奄隕大命，詎不痛哉！

《皇明詩選》卷六 轅文曰：勉之志在範古，而其才甚薄，故合作寥寥。

《明詩綜》卷五三 皇甫子循云：勉之思劇沈幽，語罕仍襲，宿搆非工，食時爲敏。徐紹卿云：勉之才藻富捷，篤尚深華。徐子元云：勉之詩宗六朝，如空江月明，獨鶴夜警。王元美云：黃勉之如假山池，雖爾華整，大費人力。穆敬甫云：山人從空同遊，刻意爲詩，遂成一家。岳東伯云：五岳遊覽之餘，操觚靡倦，剪剔綺繡，咀嚼瓊英，每篇輟筆，粲然警目。

《靜志居詩話》卷一四 勉之詩品太庸，沙礫盈前，無金可揀，當時從遊李、何，漫無師資之益，反不若方山、汾溪二賈人子，尚有秀句可采也。《江南曲》云：「旖旎綠楊樓，儂傍秦淮住。朝朝見潮生，暮暮見潮去。」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五嶽山人集》 王世貞序稱其古今體詩皆出自六代、三唐，於他文亦推許甚至。及其爲《藝苑卮言》，則云勉之詩如假山，雖爾華整，大費人力。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亦謂其詩品太庸，沙礫盈前，無金可採。今觀其集，兩家之說不虛矣。中第二十卷爲《客問》四十章，二十一卷、二十二卷爲《擬詩外傳》，二十三卷爲《黃氏家語》，明人亦摘出別行。其《客問》雜論物理，多臆揣之說。《擬詩外傳》未免優孟衣冠。至《家語》創立篇名，儼同孔氏，抑又僭矣。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七陳田按 勉之《與獻吉書》云：「詩歌之道，天動神解，本於情流，弗由人造。故《虞書》顯爲言志，泗夏標之嗟歎。古人構唱，直寫厥衷。如春蕙秋蓉，生色堪把，意態各暢，無事雕模。末世風頹，矜蟲鬬鶴，遞相述師。如圖繪翦錦，飾畫雖妍，割強先露；故實雖富，根荄愈衰，千葩萬蘂，不如一榮之眞也。」勉之所作，正坐斯蔽。所謂歎他人之未工，忘自己之已拙。至其文，序事頗復彬彬，亦學人之雅製也。

分論

《大司馬喬公觴余清涼寺》 《皇明詩選》卷八：舒章曰：意氣駘蕩。

《江南曲》 《皇明詩選》卷一三：卧子曰：境淺意深。《明詩評選》卷七：自有斂束。此種後來爲譚友夏滅裂，淫媟殆同犬豕，不可不知有先輩風裁。

《楊柳詞》 《明詩歸》卷三：譚云：風趣悠永，自垂不朽。

《泗州寺》 《明詩評選》卷五：靜光自生。

《虎丘雨集》 《明詩評選》卷五：勉之學於北地，一往冲靜，正足爲崆峒畏友。

《何以問遺君》 《明詩評選》卷七：嫡是漢人絕頂小詩。命意之細，命句之靈，命局之簡，非以絕世之才沉酣古咏者，必不可得。

《難柳宗元封建論》 《明文授讀》卷七：先夫子曰：五嶽之文學六朝，然意思悠長，不僅以堆砌爲工，則是陽明問道之力。牧齋因其北學，訾毀過甚，其實五嶽未嘗染空同一毫習氣也。《明文遠》：道理正大，議論昌明，子厚《封建》一論，膾炙千載，徒以其強詞悍氣耳。逐段披駁，見得是，折得倒。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省曾，字勉之，吳縣人。六齡好緗素古文，解通爾雅。弱冠，與其兄魯曾，散金購書，覃精藝苑。先達王濟之、楊君謙，皆爲延譽。負笈南都，游喬白岩司馬之門。嘉靖辛卯，以春秋魁鄉榜，固已爲宿名之士矣。累舉不第，交游益廣。王新建講道於越，參預講堂，作《會稽問道錄》。湛元明振鐸成均，則又學於元明，名王、湛兩家之學；李獻吉以詩雄於河雒，則又北面稱弟子，再拜奉書，而受學焉。獻吉就醫京口，勉之鼓枻往候，拜授其全集以歸。吳中前輩，沿習元末國初風尚，枕藉詩書，以嗷名干謁爲恥。獻吉唱爲古學，吳人厭其剿襲，頗相訾謷。勉之傾心北學，游

光揚聲，袖中每攜諸公書尺，出以誇示坐客，作臨終自傳，歷數其生平貴游，識者哂之。勉之文學六朝，好譚經濟，有《五岳山人集》，別撰《西洋朝貢典錄》、《輿地經》、《老子玉略》諸書，皆未於世。子姬水，自有集。兄子河水曰：「季父天藻獨富，學海滋深，其詩攬景輒取，摹事必得，時有神詣，使人意消。如《清涼山》云：『殿懸秋靄樹，江吐夕陽山。』《越江渡》云：『江碧天光定，林紅春色流。』《答人》云：『黃鵠將心換，丹砂奪鬢迴。』《遣興》云：『夢積俱緣想，愁來若解尋。』《客中》云：『浮雲不寄覽，芳草自爲年。』《夜思》云：『遇柳爲離樹，逢樓是別城。』略舉其數十句，染指可知。」

《明史・文苑傳三・黃省曾》（存目）

道光《蘇州府志・人物・文苑傳四》 黃省曾字勉之，【略】爲文學六朝，好談經濟，每月朔望，必陳五經而拜之。所著有《五嶽山人集》。又有《經說》、《易繫奧旨》、《懷賢錄》、《詩言龍鳳》等書。子姬水，字淳父。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六 《輿地經》一卷，《吳風錄》一卷。《西洋朝貢典錄》二卷，《西湖游詠》二卷。又卷九：《藝菊書》一卷，《養魚經》一卷。又卷一〇：《高士傳頌》二十卷。又卷一一：《注申鑒》五卷。又卷一二：《稻品》一卷，《芋經》一卷，《蠶經》一卷。又卷一五：《獸經》、《葉居升上皇帝書》、《與空同書》。又卷一六：《老子玉略》。又卷二三：《五嶽山人集》三十八卷。又卷三一：《騷苑》四卷。又卷三二：《詩法》八卷。

《明史・藝文志二》 黃省曾《高士傳頌》二卷，《西洋朝貢典錄》二卷。又《藝文志三》：《稻品》一卷，《蠶經》一卷。又《藝文志四》：《五嶽山人集》三十八卷，《詩法》八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三卷。又《經籍三六》：《擬詩外傳》一卷，《客問》一卷。又《經籍四六》：《騷苑》四卷。又《經籍五二》：《五嶽山人集》三十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五嶽山人集》 三十八卷。明黃省曾撰。省曾有《西洋朝貢典錄》，已著錄。是集凡賦詩十八卷，雜文二十卷。

雜録

《堅瓠丁集・五嶽山人》 錢塘田汝成記云：蘇州黃勉之省曾，風流儒雅，卓越罕群。嘉靖戊戌，當試春官，予過吳門，談西湖之勝，便輟裝不北上，來游西湖，盤桓累月。勉之自號五嶽山人，其自稱於人亦曰山人。予常戲之曰：子眞山人也。癖躭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瘦骨輕軀，乘危涉險，不煩笻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目擊清輝，便覺醉飽，飯纔一溢，飲可曠旬，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窮狀奧妙，含腴咀雋，歌咏隨之，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可謂山舌；解意蒼頭，追隨不倦，搜奇剔隱，以報主人，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之山人，不亦宜乎？

張綖

論述

綜論

朱曰藩《張南湖先生詩集序》 吾郡南湖張先生，弱冠作無題詩及香奩雜詩數十首，一時盛傳，以爲淮海才子。乃去年秋，先生嗣子惟一刻先生全集成，持過涇上，以序見屬。集自弘治辛酉迄嘉靖庚子。編年分類，凡四卷，各以其時，長短句附諸後。予讀之竟，歎曰：先生直才子哉！先生固詩人之雄也！昔元稹之歌詞，宮中傳誦，號爲元才子，及觀《長慶集》，其可傳者殆不止是。先生以奇才卓識，不獲早售於時，優游田廬，輟耕之暇，紓寫心曲，聊復爾爾。乃其集入楚後，詩格更奇，辭更古，旨趣更沈著，方將超西崑之畛域，闖少陵之堂室，電激猋騰，軒豁一世。惜當日傳者徒見其杜德機而止爾。然予聞新安有程方岳旦者，奇士也，與先生善，每醉後歌先生詩，曰：「野性素於時事薄，羈懷翻共酒杯親。」又曰：「黃金易鑄爐中像，白玉難開璞裏心。」輒爲之泣下不能已，吁！若程公者何邪？非有感於託諷之深如此邪？此固可以占先生才情之妙矣。或問先生長短句，予曰：《詩餘圖譜》備矣。先生從王西樓遊，早傳斯技之旨。每塡一篇，必求合某宮某調、某字數多寡韻脚平仄，而於音律之學，尚隔一塵。試觀柳永《樂章集》中，有同一體而分大石歇指諸調，按之平仄，亦復無別。此理近人原無見解，亦如公設菖蒲之葅，縱有嗜者，要非逸味。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綖，字世文，高郵人。正德癸酉舉人。八上春官，不第，謁選爲武昌通判，遷知光州，罷歸。【略】喜作豔體詩，有《南湖集》四卷。

《明詩綜》卷四二 顧英玉云：南湖詩操筆立就，而尤工於長短句，率意口占，皆全格調。朱子价云：世文入楚後詩，旨趣沉著，超西崑之畛域，闖少陵之堂室。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南湖學詞曲於王西樓，以此擅場。詩其餘事，如戲所言徐六擔板耳。

《歷代詞話・張綖詞》 維揚張世文，著《詩餘圖譜》，絕不似《嘯餘譜》、《詞體明辨》之舛錯，而爲之規規矩矩，眞塡詞家功臣也。其自製《鵲踏枝》有云：「紫燕雙飛深院靜。寶枕紗幮，睡起嬌如病。一線碧煙縈藻井。小鬟茶進龍香餅。」又「斜日高樓明錦幕。樓上佳人，癡倚闌干角。心事不知緣底惡。對花珠淚雙雙落」，新蒨蘊藉，更足振起一時。（《古今詞話》）

《詞苑萃編・詩餘圖譜與嘯餘譜》 今人作詩餘，多據張南湖《詩餘圖譜》及程明善《嘯餘譜》二書。南湖譜平仄差核，而用黑白及半黑半白圈以分別之，不無魚豕之訛。且載調太略，如《粉蝶兒》與《惜奴嬌》，本係兩體，但字數稍同及起句相似，遂譌爲一體，恐亦未安。

許槤《南湖詩集敘》 古選本之士衡，協以公幹骨力，近體源於杜陵，參以岑高悲壯，塡詞氣兼東坡，澤以淮海婉麗，彬彬盛哉！余以知綴名是集，顧不可不謂之幸矣。嘉靖戊戌中秋，儀城許槤題。

張守中《張南湖先生詩集跋後》 先君自幼時，志當世之務，而不獲竟其施，故多托諸婦人女子，以寓微意。及晚年入仕，或采民風，或感時事，弔古尋幽，其沉鬱之思有難以語人者，皆因詩以寄所懷，固不欲求知於人耳。雖然，古人謂詩言志，故觀是集者亦可以知先君之志矣。其文集數卷，不肖力不能遍刻，尚俟求正於相知者。明嘉靖癸丑七月朔日，不肖男守中含淚稽首百拜謹識。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一陳田按　南湖詞是當家，詩亦輕俊可喜。

王象晉《重刻詩餘圖譜序》　南湖張子創爲《詩餘圖譜》三卷，圖列於前，詞綴於後，韻脚句法，犁然井然，一披閱而調可守、韻可循，字推句敲，無事望洋，誠修詞家南車已。萬曆甲午、乙未間，予兄霽宇刻之上谷署中，見者爭相玩賞，竟攜之而去，今書簏所存，日見寥寥，遲以歲月，計當無剩本已。海虞毛子晉，博雅好古，見予讎較此編，遂請歸而付之剞人，使四十年前几案間物頓還舊觀，亦一段快心事也。若曰月露風雲，此騷人墨客之小技，無當實用，請以質之《三百篇》。至於探詞源，稽事因，編次歲月，舉散見於群籍中者，類而綴之，別爲一卷，則子晉已先得我心，亦庶幾博雅之一助云。崇禎乙亥小春月，濟南王象晉書於天中之冰玉軒中。

《四庫全書總目・詞曲類存目・詩餘圖譜》　三卷，附錄二卷。明張綖撰。綖有《杜詩通》，已著錄。是編取宋人歌詞，擇聲調合節者一百十首，彙而譜之。各圖其平仄於前，而綴詞於後。有當平當仄、可平可仄二例。而往往不易一湖哉！」既而君瀝懇再三，卒不得請，乃強一之任，未期被中罷歸。適會而貪鄙者難之，何不一行，使光人樂得父母，且知世有循良也？胡爲以一方君，懷甚樂也，以書告予，灑然無幾微介意。予極高之，獨恨阻遠，不獲相從。今年夏，忽傳君訃，悲痛未平，君子守中持太僕寺丞王君狀來，請銘以葬。嗚呼，吾忍銘吾世文耶？然相知誠厚，無如吾二人者，而今則已矣，忍不爲銘？按狀，君諱綖，字世文。其先陝之合水人，高祖文質，仕元爲雲南宣尉使，王師下雲南，率所部來歸，高皇帝嘉之，詔仍其官。後朝京師，擇地高郵請老焉，迨今五世爲高郵人。曾祖得義，祖仲良，父允通，生君兄弟四人，君最少。七歲讀書，通大義，口占爲詩，時出奇句。十三遭父喪，哀既如成人。嘗見道傍殍死者，撫而哭之曰：「他日爲政，何以使天下無此餓夫也？」十五遊郡庠，謁鄉賢祠，作詩輒有俎豆其間意，蓋自少志已不凡如此。每督學使者至，必遇以殊禮，兄弟更迭首冠，時有四龍之目。癸酉領舉，年甫二十有七。丙子卒業南雍。時陽明王公網羅人物，訪士於汪司成，獨以君對。王與君論及武王伐商，大加驚賞，曰：「汪公謂子豪傑，眞豪傑也。」平居商榷義理，進退古人，多出人意表，聞者厭服。八上春官不第，乙未遂謁銓曹，得武昌通判，專督郡賦。武昌治會城，事劇而禮繁，君敬以事上而不逢其意，仁以撫下而不貸以法，歲終行縣，令有繫民催逋者，君愀然曰：「公賦固急，窮民凍餒囹圄中可念也。」亟使放歸，責以春和完辦。十邑之民感

分論

《蝶戀花・春景》《古今詞統》卷九：（「雪猫」句）彼雖一物，有足紀者。

《漁家傲・村居》《古今詞統》卷一〇：「碧煙」、「水木」句，陰鏗肺腸。

《漁家傲・七月十五日夜泊漢江口》《古今詞統》卷一〇：「相與」二字，得和合山水道理。

《水龍吟・春閨》《古今詞統》卷一四：「仕宦不止車生耳」，古諺也；「烏頭白，馬生角」，古誓也。末句合而化之。

《水龍吟・用前韻》（瑣牕睡起門重閉）《古今詞統》卷一四：　語愈詳縷，愈無能竟。

《醉花陰・秋怨》《蘭皋明詞彙選》卷二：　李云：　意中有「菊花從此不須開」七字。

《臨江仙・憶舊》《蘭皋明詞彙選》卷四：　李云：「將」字把遠山看得有

傳記

顧璘《南湖墓誌銘》　高郵有博雅君子，曰張君世文，正德癸酉與予同領鄉薦，明年會試禮部，偶聯席舍，始稔相識。既各萍梗散去，聲跡不相聞者二十年。嘉靖丁酉，予罷官里居，忽辱君惠顧，則通判武昌矣。相與叙故舊，道離索，因得竊窺所蘊，曰：「是瑰奇磊落人也，而涵操不露，與世異趣者耶？」君亦喜予拙直，不入時俗，遂成深交。其後屢以公事至京，必亟過予，講論評品，傾竭不吝，益相厚善。庚子之會，謂予言：「久宦荒我南湖。聞今已擢光守，予將納橴歸矣。」予曰：「吾子洪才而倅，車不得展，光州佳郡，易一湖哉！」既而君瀝懇再三，卒不得請，乃強一之任，未期被中罷歸。適會而貪鄙者難之，何不一行，使光人樂得父母，且知世有循良也？胡爲以一方君，懷甚樂也，以書告予，灑然無幾微介意。予極高之，獨恨阻遠，不獲相從。今年夏，忽傳君訃，悲痛未平，君子守中持太僕寺丞王君狀來，請銘以葬。嗚呼，吾忍銘吾世文耶？然相知誠厚，無如吾二人者，而今則已矣，忍不爲銘？按狀，君諱綖，字世文。其先陝之合水人，高祖文質，仕元爲雲南宣尉使，王師下雲南，率所部來歸，高皇帝嘉之，詔仍其官。後朝京師，擇地高郵請老焉，迨今五世爲高郵人。曾祖得義，祖仲良，父允通，生君兄弟四人，君最少。七歲讀書，通大義，口占爲詩，時出奇句。十三遭父喪，哀既如成人。嘗見道傍殍死者，撫而哭之曰：「他日爲政，何以使天下無此餓夫也？」十五遊郡庠，謁鄉賢祠，作詩輒有俎豆其間意，蓋自少志已不凡如此。每督學使者至，必遇以殊禮，兄弟更迭首冠，時有四龍之目。癸酉領舉，年甫二十有七。丙子卒業南雍。時陽明王公網羅人物，訪士於汪司成，獨以君對。王與君論及武王伐商，大加驚賞，曰：「汪公謂子豪傑，眞豪傑也。」平居商榷義理，進退古人，多出人意表，聞者厭服。八上春官不第，乙未遂謁銓曹，得武昌通判，專督郡賦。武昌治會城，事劇而禮繁，君敬以事上而不逢其意，仁以撫下而不貸以法，歲終行縣，令有繫民催逋者，君愀然曰：「公賦固急，窮民凍餒囹圄中可念也。」亟使放歸，責以春和完辦。十邑之民感

惠爭輸，惟恐干三合之限。屬邑通城，豪家多橐盜爲楚豫患，君密啓當道捕除，且教以禮義，使知向善。昭聖梓宮附陵，聖駕繼卽南狩，君兩承大役，備極勞瘁，事集而民不擾，然未嘗自以爲功。有欲爲君顯白者，君力止之。暇則弔古尋幽，多所述作，政聲文譽並起，而忌亦隨之矣。及赴光州，設施未久，豪強斂跡，民有倚賴。歲凶民饑，請當道得穀數萬賑之，全活者甚衆。述職京師，士民咸籲天禱神，祈其復來。竟以武昌上官誣君怠事遊詠，而君不可留矣。光人聞君將歸，相顧涕泣不已，而君欣然暢適，如釋重負。先是都謁呂涇野先生，論及岳武穆班師，及所說《論語》數條，呂公嘆服曰：「君所見到此，若得嘉惠後學，有益於居官多矣。」予兄東橋公自湖南巡撫過家，予因問君，公稱許不容口。及得君罷官信，嘆息不已。與君書有「古道難行，古心難識」之語。蓋君高才絕識，而以誠心直道自將，故每爲名公賞拔如此。君天性孝友，疾亟，猶追念二親，形之詩句。兄子膽早孤多難，賴君扶植教育，今已領鄉舉。從弟某家業顛墜，子頗慧，不能顧，君力經紀其家，教其子，使有成立。其他親友有不克婚喪者，不俟請求，輒周濟如己意。惠不自德，而人多德之，施于鄉者多于官也。元配王氏，生男一，卽守中，女一，配朱玠。繼吳氏，生女二，一聘王太僕子學誠，一尚幼。君生於成化丁未二月二十二日，以嘉靖癸卯五月五日卒，得年五十有七。以是年十二月初三日葬車邏鎮西新塋。所著《詩餘圖譜》、《杜詩釋》、《杜詩本義》、《南湖入楚吟》，皆刊行於世。其他詩文未經編輯者，與《杜詩通》十八卷，皆藏於家。嗚呼，君道在經濟而未竟其施，志在著述而未畢其願，樂在山水而未暢其情，甲子將周，齎志以歿，可勝痛哉！守中孝謹，而文庶幾嗣君之志者。銘曰：儒也則醇，吏也則循。弗究於其身，實昌其後人。

嘉慶《重修揚州府志・人物・文苑》（存目）

著録

《汲古閣校刻書目》《南湖詩餘》十二葉。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南湖詩集》四卷。明張綖撰。【略】是集詩多豔體，頗涉佻薄，殆玉臺、香奩之末流。每卷皆附詞數闋。考綖嘗作《填詞圖譜》，蓋刻意於倚聲者，宜其詩皆如詞矣。

張治

論述

綜論

雷禮《張龍湖先生文集序》明興，自設立內閣以來，代有名哲以文章功業相宣者。在楚則有李文正。文正爲茶陵人，由天順甲申入翰林，至弘治乙卯入相孝宗，以底成績。說者謂其關天運，鍾地靈，不徒以文章致身也，非偶然矣。及文正物故，未逾四載，龍湖翁又崛起於茶陵，舉南宮第一。值駕南狩，廷試不果。躬逢皇上龍飛江漢，應運中興，首賜進士出身，選爲庶吉士第一，俾讀中秘書以鈞陶之，非貞元之會，默有所期而然歟？何天時人事，若是其相成不爽也。【略】嘗觀邵二泉叙文正《懷麓堂稿》，謂其澤被海內，如大將御戎不聞號令，是不專以其文，而誦其文則知文正所持以不朽者，固自在也。翁雖不可作矣，然片言隻字，流布於人者，類繫國家大體。而方正嚴毅，巍然有壁立千仞之氣，則翁之自期待而未竟者，不可概其一二耶？禮忝翁知愛，嘗欲勒成一代大典，委責於禮，而不獲執筆隨翁後，蓋有餘憾

焉。因與翁婿治中彭宣拾遺稿序而存之，使求翁於不朽者，觀其大焉可也。

嘉靖癸丑季春吉旦，後學豐城雷禮撰。

陳栢《張龍湖先生文集序》 栢自髫年卽聞龍湖先生者翩翩起湘中矣。後遊京師，留滯於辟雍，相與朝夕，而私心遂嚮往之。己酉，先生由南宰入典機密，毅然以治安爲己任，而宇內訢訢然想見其太平。明年校文禮闈，先生之文以傳，屬余序諸末簡。余惟全楚山川，古稱賢藪，迨我明興，益宏以肆，在文廟則有楊文定、夏忠靖。在孝廟則李文正、劉忠宣皆以文章飾政，昭著中外。其在於今，與先生同時者則有石首、蒲圻、沔陽、黃岡、隨州，各以才名藝林，競馳湘漢，載筆摛辭，咸有紀述。茲取先生之文熟復之，正倫軌物，經世範俗，罔非載道之言。而沉涵揮霍，將兼體用而益大之，雖天君欲收遺文刻之。今甲寅旋成，因屬余序其後，且曰：「是子之志也。海內知己，非子誰宜序焉？」序曰：【略】先生生於衡嶽之麓，天性早慧，少負時望。會今上中興，卽應期以起，幾三十年，乃入而論道。凡所歷翰院、宮坊、禮闈、銓部，其培養君德，節宣化理，圖度政務，鋪張禮樂，進退人才，莫非至文。至所陳說詠歌者，則緒論也。況其風節凜凜，深係天下之望，而一時人士析六經之疑，考歷代之遺，表當世之典，靡不於先生折衷焉。凡有所作，屬興而就，輒伸筆滿紙，不爲婉昵細語，崒乎如祝融，浩乎如洞庭，不尙藻飾比擬而終不可及。觀其自考一疏，烈烈皆忠孝語，而格心之妙，隱然於天保之頌，謂非其有得於精一物則之學者不能，夫豈詞章之士所可及哉！余獨憾夫秉政未幾，世莫能究其用。倘假之年，優游經幄，多所獻替，必能後鏤板以傳，歲久漫闕，翻本雜淆。甲辰秋兒子新校士兩浙，爰授以家藏原如夔皐、山甫諸人，都俞諷咏，庶幾哉稱虞周矣。然先生之志，雖銳意啟沃，而其氣與節，卒不肯少貶以徇時好。卽令久於其位，或亦莫之能究也。然其所未究者，其緒論猶幸有茲集焉，百世之下誦而讀之，當自知其所不朽也。

嘉靖甲寅夏五月朔、賜進士出身兵部職方司主事、漢陽門人陳栢撰。

薛應旂《張龍湖先生文集序》 吾師龍湖張先生，挺生南楚，徑趨高峻，旅初以文受知於場屋，旣以吏事事先生於南部，見先生直躬正氣，侃然不回，而好善嫉惡，無少假借，蓋信道之篤，而果於自任者也。故其爲文皆根諸性情理道，而光明俊偉，一洗菁藻浮華之習，此其志蓋欲上窺邃古，而不屑以後世之文自命矣。旣先生登內閣，而余爲南宮司屬，先生數以文示，而虛心咨訪，謂當無隱。旅謂：「先生上下今古，博極羣籍，固於書無所不讀，而左、國、戴、管恆有所嗜。惟是文之風容色澤，時或有於四家之書大都相類。」先生乃掀髯長笑曰：「而謂吾文尙有蹊徑耶？規矩者方圓之所就也，律呂者聲音之所諧也，成器以利天下，導和以宣化機，固有物焉以行乎其間矣。

《國雅品・士品四》 張文肅文邦。才雄思贍，抽緒錯彩，遒繹華曠，江漢橫流，岌然衡嶽之秀也。公長於古風，其豪縱處如孫武將兵，甲隊嚴整，鼓而爲氣，窮力破敵，特沈機輕襲，非所屑也。初署宮坊，素崇獎少雋。綸嘗游其門，往往式我旅舍，晤言彌日。及其入相，款洽如一日，頗雅辱公深知。公七歲誦書，該博典籍，達通今古。虛懷高朗，論人貴實，臨事果斷。庚戌策士，多中時要，弗之諱。至西北大計，尤究心焉。是秋虜犯京師，猶力疾疏乞決白河禦之。一夕夢跨鶴凌空，竟逝。悲夫！神驥當軸，長轡俄絕，綸嘗哭之以律。後作「平原客散多遺刺，新壠山深斷掃門。想見墓前留鳥象，幾人慟哭受知恩」及《署感知編後》詠曰：「張公副相日，慷慨問遺賢。平津嗟舊閣，南麓鬱新阡。赤牘三朝事，青編四海傳。何當中道絕，麟喪魯人憐。」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世廟在西內，召輔臣入直，撰科書。忽忽不樂，遂發病卒。上銜之，賜下謚曰文隱。隆慶初改謚文毅。歸有光其所取士也，

改謚時，有光以中書舍人管內制，故其詞甚美。有《龍湖詩集》行世。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吳有洞庭，山名也，楚有洞庭，湖名也。郭景純賦云：「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旁通，幽岫窈窕。」蓋謂君山有石穴通吳之包山，故包山亦以洞庭名。酈善長注《水經》，二湖俱以洞庭爲目。誤也。張文潛《夜過洞庭》詩云：「曉發吳閶門，夕渡廣陵沚。日暮江帆遲，洞庭三百里。微風澹無波，明月照天水。隱隱見君山，鐘聲翠微裏。」是吳地也，而混於楚矣。善長北人，未析南條諸水。文潛家茶陵，與洞庭湖密邇，豈得以君山屬吳邪？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龍湖文集》 十五卷。明張治撰。【略】是集凡文十卷，詩五卷，乃豐城雷禮與治壻彭宣所編刊。版久漫漶。雍正丙午，宣之從曾孫思眷得舊刻校正，屬其子維新重刊於浙江。治《明史》無傳。《獻徵錄》稱其臨事不阿，以是失世宗旨。及其卒也，命與中謚。隆慶改元，始更謚焉。然觀何喬遠所撰小傳，不能舉其相業。集中奏疏，於時事亦罕指陳。喬遠所稱爲輔臣時，默默不自得，冀乘間爭諫，殆亦曲解之詞歟？歸有光、薛應旂皆治所取士，當時以識鑒稱。而詩文則未能自爲一家。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嘗摘其《夜過洞庭》詩云：「曉發吳閶門，夕渡廣陵沚。日暮江帆遲，洞庭三百里。微風澹無波，明月照天水。隱隱見君山，鐘聲翠微裏。」以吳地而混於楚。且云：「文肅家茶陵，與洞庭湖密邇，豈得以君山屬吳耶？」今觀集中是詩，曉發吳閶門作武昌門，夕渡廣陵沚作黃陵沚，洞庭三百里作八百里，則固未嘗涉於吳地。豈彝尊所見之本，乃思眷序所謂翻本雜淆，或思眷重校，因彝尊是語而改之歟？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四陳田按 文毅當議大禮時，附和張、桂，與編修孫承恩、廖道南、王用賓俱與纂修《明倫大典》之列。未滿考，擢贊善。《龍湖集》中頌羅峰閣老詩，備極推崇。厥後廷推閣臣，世宗持之十日，以南吏部尚書召入，殆猶憶議大禮功耶？五七言律體，特饒清音。《詩綜》專錄七絕，殆未見龍湖全集歟？

高梧《龍湖先生詞跋》 右《龍湖先生詞》一卷，附見於文集第十五卷。蓋其婿治中彭宣於嘉靖間所輯，門人薛應旂、雷禮、陳柏爲之序。迨雍正四年，彭氏裔孫思眷復重校梓行之。龍湖行誼，別具傳略。雷禮復爲撰本傳，具稱其志存經濟，不安於萎儒，掇華襲馨以竊章句。凡軍旅刑獄、錢穀水利之數，

分論

《萬壽節朝天宮習儀》 《明詩評選》卷五：整秀。「西」字非妄押。此等最要緊，一妄即不成。

《秋日登城樓》 《明詩評選》卷五：盡情描刻，不損其度。

《江宿》 《明詩評選》卷五：清微流麗，不入于纖。龍湖後起，高西涯數級，人知西涯而不知龍湖，龍湖狷，西涯愿耳。但看他起二句，搏造無痕，以如髮之心，運九鼎如落葉。詩有詩筆，猶史有史筆，亦無定法，但不以經生詳略開合脈理求之，而自然即於人心，即得之矣。王季重鐫心入巧，唯不知此，遂無一語脫頭巾氣。

《草市廟》 《明詩評選》卷五：通首一純。

《秋郭小寺》 《明詩評選》卷五：龍湖高妙處，只在藏情於景，間一點入情，但就本色上露出，不分涯際，直五言之聖境也。「遠樹入孤烟」，即「孤烟藏遠樹」也。此法創自盛唐，偶一妙耳，必觸目警心時，如此方可云云。乃是情中景，着意刻畫之，則經生鈍斧劈題目思路矣。

《尚寶題名記》 《明文遠》：整齊嚴密，一篇班固文字。　看他爲東樓作記，自首至尾，絕無一句贊辭，是何等地步。

傳記

呂本《大中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謚文隱張公墓誌銘》 龍湖先生張公之卒也，將歸葬於楚，公壻順天府治中彭宣持中允尹君崇基所著狀，請予銘諸墓石。本惟曩歲，公與本並命預機務，入朝趨直，夙夜從公之

後，公不以本之鄙劣，意氣相期，道誼相勖，曰：「必無負我聖天子簡拔之恩。」以故二年間相顧笑語，莫逆於心也。本於公不可謂不知，則執筆之後，安敢以不能辭哉！於乎！公間世挺生，感會風雲，自以天下爲己任，人亦顒顒望公必有以見於天下，而今竟已矣，悲夫！公病革，本往視之，公曰：「吾之不起，關諸天意也。」相與欷歔者久之。夫天生英雄豪傑之才，將爲天下蒼生造福，必使其享遐齡、究蘊蓄以久於其位乃濟，今若是焉，胡爲乎生？而胡爲乎奪哉？斯其可怪也已。本每念及此，淚輒潸潸下，凡數月不能措一詞。茲宣促之甚急，勉取狀而述之。按狀，公諱治，字文邦，湖廣長沙茶陵州人也。其先世蓋出於江右永新，永新諸族張最鉅，凡顯科名升士籍者，由宋迄今不乏絕。宋亡，有履翁者，舉家族數千人從文信公起義，殞於難，事在宋紀傳中。其支裔播居邑桃村，乃公高祖某，始自桃村徙今茶陵月江里。再傳生顆暹，顆暹生伯誠，並以公貴贈吏部左侍郎，是以爲公之大父、父也。公上數世，並淳朴稱善氓，至父侍郎公，益踆踆氣逾下，家貧，耕傭自食力，非力所出不取，諸豪宗子皆心敬之，以篤行長者聞。妣淑人譚氏勤儉有懿德，生公，爲季子。初，公之未娠也，譚淑人夢大鳥戛雲下，朱顱玄吭縞羽，止其庭，忽縮化入衽抱，已而驚寤。侍郎公曰：「斯鶴祥也，將不有徵乎？」踰年公生，神穎英拔，機攖慧動，不可制。數歲，揮墨成巨字。稍長，偶詞屬對，應聲諧捷，多非人思搆所及者。知州董豫大奇之，徑白督學官，補充校弟子員。學官授以業，所摭經訓微指，迎意輒解，旁及諸史百氏，靡不貫穿。及鄞張文定督學試之，見其文，愕曰：「茲非劉、李匹亞邪？」蓋指茶先輩坦齋、西涯二先生云。旋舉於鄉。遭侍郎公之喪，守制。毅皇帝十五年，遂舉南宮第一人。先是，州有龍化湖，淪漪幽徹，殊佳勝，公嘗憩而樂之，因寓號，今學者稱爲龍湖先生。茶長老數言：故有「龍湖坼，榜元出」之讖。公計偕北上，湖忽暝涸龜裂，果符應。公生斯地，非偶矣。是年，駕南狩。明年，今上卽位，始第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居一歲，念譚淑人春秋高，力引疾告歸，屏交息營，充養益盛。五年，起授翰林編修。七年，纂修大典成，擢左春坊左贊善。公在史局，未滿考，遽遷二親之封，格於例。公乞辭陞秩，願以舊職供事，待封其親。疏再入，上嘉其情，特畀封而弗聽辭秩。蓋異數焉。其冬，奉冊使榮藩，歸拜太淑人堂下。不數日，太淑人猝疾不起，人謂天祐公至孝，不使有悔憾。是時，諸貴倖用事，多不法。公制終數年矣，有

今享年僅逾下壽，見其子甫九齡，公何以死哉！

《玉堂叢語》卷四　張文肅治虛懷高朗，臨事果斷，秉直不撓。時嚴相用事，一時脂韋洪涊，不敢與伉。公庚戌主會試，發策問，廼以權臣重臣立題，辭峻峭弗之諱。是秋，虜犯京師，力疾抗疏，乞決白河禦之，不報，遂怏怏而終。（《國雅》）

著録

彭思眷《重刻張龍湖先生文集凡例》　一、是集之傳於世者，多非先曾叔祖治中公原刻。余嘗以家藏原刻斷編數卷對校其篇目，後先詩文多寡與字句增減，往往互異，不知何時翻刻，遂顛倒舛譌若此。如古體近體，彼此互淆，近體之後再刻古詩。又五七言古詩中間夾雜詩餘。其他字句譌繆脱落者甚多，殊失本來面目。今得善本校正，始無遺憾。　一、翻本與浙中藏書家抄本詩文篇目亦多寡互異，緣翻本但行於楚省，而前明東甌、四明諸先輩多與先生同時，或獲其手訂稿本，故不致沙礫雜入、金玉混汰也。今校定多從浙本。　一、翻本中有《放舟》及《送一江僉憲之河南》、《珺翰流輝閣》數詩與《鈐山堂集序》壽序，皆原本及抄本所無，定屬贋作，借名混入者。今仍照原本刪去。（即原本《壽李蒲汀序》，亦似當時代筆，倣公《壽張陽峰序》文而爲之者，今姑仍其舊。）　一、先生素薄文章爲雕蟲小技，平日泛泛酬應之作多不存稿。今傳於世者惟此集及《四書》、《周易》制義而已。此外有《長沙府志序》及掌翰林院事教習庶常所作程式之文，如《屯田議》、《廟制考》、《區田圖説》與兩典南畿鄉試策問，皆湛深經術，裨益政治，盛爲當世所傳誦者。東南藏書家間存其一二，當續爲訪求補刊。同里後學彭思眷鶴田氏識。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張龍湖集》，茶陵張治著。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治《龍湖集》十四卷。

《千頃堂書目》卷七　《長沙府志》六卷。　又卷二二：《龍湖文集》十四卷。

《明史・藝文志二》　張治《長沙府志》六卷。　又《藝文志四》：《張治文集》十四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張治《龍湖文集》十五卷。

雜録

李默《送大學士龍湖被詔輔政序》（存目）

李開先《六十子詩・張龍湖治》（存目）

薛應旂《祭張龍湖先生文》　嗚呼！公之名實施於天下，公之門人弟子徧於寰區，何有於旂哉！而公拳拳屬望之情，懇懇責成之義，乃愈久愈切，眞所謂未嘗一日不欲激昂而使之前者，豈亦氣類之相感，志意之交孚，有固然耶？不然，公之剛方嚴毅，於人落落，而人且敬憚之不暇，吾又何以親就於公也？憶歲甲午，公爲贊善，校士南畿，余以程文出公門下，相見數語，遂及辛丑壬寅之際，公貳卿南吏，余爲屬官，南曹事簡，公每游覽金陵諸勝，輒攜余以從。或登危岡峻嶺，或坐豐草長林，究竟理道，論説物情，若故知。及辛丑壬寅之際，公貳卿南吏，余爲屬官，南曹事簡，公每游覽金陵諸勝，輒攜余以從。或登危岡峻嶺，或坐豐草長林，究竟理道，論説物情，爾汝忘形，堂屬破格，人皆謂弟子先生，而公之與余，則併是而俱忘矣。乙巳春，余以南考功奉行故事，稍稍甄別，致騰謗牘，公時掌翰北院，掀髯極論，抗排群議，而余濱死復全者，多公之力也。及余遭憂席藁，公復以尚書南來，時勤使問，慰諭有加。既公召入内閣，余謂公之道於是大行矣，今年來京，見公甚歡，輒復嘵聲，不久而病，病遂不起。回思二十年間，與公數見數別，近臨几席則笑語移日，遠寓筆劄則累幅連篇，今皆不可得矣。旂獨匪人，能勿悲哉！嗚呼！公長沙人也。昔漢文有道而賈誼沉淪，固宜其悲憤以死。今公逢陽遘會，官居鼎鼐，位列禁近，顧亦扼腕而卒，是遵何説哉！此實余之所以痛哭流涕，而不能解於其心者也。今夕何夕，余將南征，登公之堂，撫公之柩，而莫睹儀刑矣，奠此一觴，中心如割，長跪陳詞，莫罄微衷，公靈英爽，其鑒之乎！

又《代九卿祭張龍湖閣老文》（存目）

蘇祐《祭張龍湖閣老》（存目）

張　含

任瀚《禺山文序》　其人聖則其文爲經，其人賢則其文爲史，不賢且聖則其文野。凡古之落莫而不顯於今，與今之勤苦而不傳於後者，皆野人語耳，安罪時代哉？吾觀愈光爲文似程子華，詩似李白，其學古而進於聖賢，卽吾不知其所似，其不爲野人焉勤苦而不傳於後也必矣。何日歸昆明，見新都太史，爲我吊其窮而以吾言問之。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含，字愈光，永昌人。父志淳，南京戶部右侍郎，舉鄉試不第，遂不謁選，年八十餘乃卒。愈光少與楊用修同學，丙寅除夕，以二詩遺用修，文忠公極稱之，謂當以詩名世。嘗師事李獻吉，友何仲默，然其平生知契，白首唱酬者，用修一人而已。愈光詩行世者，有《禺山詩選》、《禺山七言律鈔》，皆用修手自評隲云。

《明詩綜》卷四二　楊用修云：愈光未卯能詩，及長博極羣書，條入葉貫，上獵漢魏，下汲李杜，典弗工弗庸，弗似弗止。然工於求古，昧於適俗，寄贈窮困節氣之交，萬言不竭，於通達周旋之友，片言卽窮。任少海云：愈光詩險怪詰屈，不必皆中繩墨。王元美云：張愈光如拙匠琢山骨，斧鑿宛然。又如束銅鎔腹，滿中外遺。穆敬甫云：張君藻麗精深，殊有襟度。顧玄言云：愈光如蘭津夭矯，騰逸浮空，若「鴻雁不傳天外字，芙蓉空照水中花。」「銅柱蒹葭鴻雁響，鐵城烟雨鷓鴣啼。」此例數篇，非雕飾曼語。葉元禮云：禺山詩如峽中女子，野花山葉，翠鬙銀釵，非不飾姿弄鬢，拭粉游紅，奈時作蠻語。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禺山雖北學於獻吉，然詩不盡出其流派，而一以用修爲歸。觀其襞積字句，乏自運之神，方之用修，遠不逮也。《寄升庵》云：「公子思歸幾歲華，王孫芳草徧天涯。樓頭豔曲包明月，海口新鉛蔡少霞。光祿塞遙空遞雁，上林枝好只棲鴉。夢中記得相尋處，東寺鐘殘北寺斜。」

《池北偶談》卷一一　滇永昌張含《愈光集》，升庵先生所定；又閔繼修允

頓　鋭

鄒察《鷗汀漁嘯集序後》　詩者，聲之成文者也。得性情之正，發天然之和，以協律呂，而被管絃，古之詩也，而今亡矣。古今性情不異而詩亡，亡其所養之正也。古人邃養眞宰，恬淡和平，隨感而聲出焉，皆自然之應也。今之人得喪攖其慮，榮瘁勞其形，欣戚搖其精，虛靈眞境，未得其平，發之音聲，無惑乎不逮古遠矣。鷗汀公以盛年勇退，適志林壑，遐慕玄風，無一毫慙憾不平之氣，其所養之純邃可知。故所著二集，衆體且備，沖淡古雅，

簡拔平直，有《離騷》之幽思，有漢、魏之微奧，庶幾天然之和矣乎！篇章璀璨，讀者自繹而得之。余每慨夫世之仕而歸者，非觀極於耳目，則計勤於豐約，鮮有素位端居、游心古人如公者，公之賢益可尚已，豈曰詩之工已哉？【略】嘉靖三十四年秋七月辛丑，賜進士第、知信陽州事，海虞鄒察謹書。

裴紳《鷗汀海嘯集敘》 范溪焦公函二帙以寄予，且曰：「茲吾鄉頓公詩也，子爲我叙之。」予授而讀古風樂府，曰：渢渢乎！其有風人之致乎！讀近體五七言，曰：其憂深，其思遐，其雅之變乎！或曰：公以「鷗汀」自名，而以「漁嘯」名其詩，蓋忘機於物外，而會景於無心者爾，子奚以是論耶？予曰：否，否，不然也。夫人靜躁殊科，則情致異感，故慕寵榮者鄙隱逸，棲巖穴者忘廊廟。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蓋嘆一曲之士，往而不返者爾。而謂鷗汀若是乎！鷗汀夙負異材，志存當世，繼而擢巍科，列郎署，已既通顯矣，乃竟以疾隱，罔罄厥施，故感於物而形於言，其意猶惓惓焉。是故賦洪水，傷災劇也；賦猛虎，刺政苛也；賦京洛，諷費靡也；賦黃雀，惜刑煩也。他如北臺登眺，嘆浮雲之蔽日；月夜步吟，憂赤子之窮愁。其身棲巖穴之中，而心存廊廟之上者矣。【略】古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故壞歌巷謠，風雅不遺，滄浪之詞，仲尼取焉，予又以是知頓詩之必傳也，故爲之論著，以俟觀風者采焉。嘉靖三十四年秋七月朔日，賜進士第、河南布政使司右參政、前監察御史、山東按察司提學副使，河中右山裴紳撰。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銳，字□□，涿州人。正德辛未進士，官終長史。北人云：「涿郡有才一石，人得其二，銳得其八。」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詩頗警拔，微嫌冗長耳。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鷗汀長古集》 銳少負詩名，當時稱涿郡有才一石、銳得其八斗。晚年卜居懷玉山，吟咏自適。其五言古詩，氣韻清拔，頗爲入格。七言古詩，跌蕩自喜，而少翦裁。近體專尚音節，數篇以外，意境多同。蓋變化之功猶未至也。

《明詩紀事》戊籤卷六陳田按 叔養古詩微嫌冗長，竹垞所評良然。至五律音節高亮，隊仗鮮明；七言律、絕亦復翩翩振響，在正、嘉之際，不失爲第二流。

《銅雀妓》 《明人詩鈔續集》卷七：崔國輔詩：「盡看猶未了，魏帝使人催。」以刺文帝。此則寓禪代之感。

岳東升《鷗汀漁嘯集前序》 涿鷗汀司徒頓翁早有詩名，聞於海內，而集未出也。同官夢鶴田君乃翁里人，因問稿焉，輒欣然曰：副郎屏城史君昨守安吉，業已刻之矣。即求諸史，止以一冊見貸，因觖望而遺之詩，有曰：圯翁不遽傳三卷，尼父聊先舉一隅。史謂求者多，故分貸耳。頃吳人如都下，率盛稱頓詩，曰：鶴峰史君刻續集於姑蘇也。以不獲見爲恨。比奉使過家，適我憲伯范翁焦公刻《鷗汀漁嘯集》成，併二史所刻者悉以見惠，嘻！幸何甚焉！幸何甚焉！載讀頓詩，澹而遠，雅而華，天然奇秀，視古詩人良不多讓。【略】嘉靖三十四年秋七月，戶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承德郎、後學信陽岳東升謹撰。

梁策《鷗汀長古集序》 邑侯頓公尹鄢陵，治尚廉平，化流豈弟，逾年而邑大治，四封之內亦既雍穆樂，循良之長矣。比及考成，政通人和，頌聲洋溢，撫臺、烏臺，交章褒表，嘉部中吏治賢無如侯者。人咸曰：侯得之家學者之有自也。邇簿書之暇，揀篋笥，出乃公集，以示學博麓□魏子曰：「此予先人詩也。詩備各體，蓋先後愛而刻之，故多錯出，無分彙，其未刻者在藁本百餘首。又先人絕筆，手澤在焉，予懼其久而逸也，茲欲統爲翻刻。顧祿薄吏冗，弗克以偕吾志，姑取其長古，合已刻未刻者裒爲一集，即以律絕續其後，別爲法本以傳，何如？」魏子既受委，於是肅几殫精，博極采輯，得四言古詩五十六章、五言古詩三十二章、七言古詩三十五章、楚辭十一章、古樂府四十四章，銓次成帙，分上、下兩卷。並未刻者五七言律詩四十五章、絕句三十一章，錄附卷末。戶部郎中、東京及泉梁策頓首撰。

《千頃堂書目》卷二二 頓銳《鷗汀漁嘯集》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鷗汀長古集二卷前集二卷別集二卷續集一卷漁嘯集二卷頓詩一卷》 明頓銳撰。銳字叔養，涿州人。正德辛未進士。官代府右長史。

楊慎

論述

綜論

陳文燭《楊升庵先生全集序》 先君子談昭代博學，新都蓋有楊用修云。【略】是武廟世廟咸知用修可備顧問者，駸駸大用。旋以議大禮謫戍滇南，何始之所遇與終所遭迥異也。用修著書百有餘種，時分宜故相乞品詩於萬里外，尚書劉元瑞得《神樓曲》，終身棲息，其珍重如此。至海內名流，若寶應朱子价謂其卽事稱奇，朗徹千古。亳州薛君采謂其窮極詞章之綺麗，牢籠載籍之菁華。永昌張愈光謂其立朝去國，弘業葆貞。華容孫仲可謂其旁通廣蓄，名高衆忌。嘉州程給事謂其稗官小說，因微適道。崑山周太僕謂其權衡操縱，含英茹實。四明張司馬謂其片詞纖指，根沿古初。太倉王廷尉謂其才情蓋代，使事最工。卽諸家品而用修之博可知也。稿多散漫，梓行不一。方伯華亭蔡公得大行公家本，手自讎校，刪冗正誤，以成完帙。會督撫關中張公侍御、平原宋公尚賢右文，共圖不朽，蔡公因里中憲使費公寓書不佞叙焉，以督學入蜀時曾與謀刻。叙曰：自古文人，或遇而詞達，或窮而語工。用修生有異質，過目成誦。正德辛未廷對第一，文忠公掌在絲綸，凡明堂石室、金匱玉版之藏，咸得披閱。昔賈幼隣、蘇廷碩、韋嗣立、馬端臨皆宰相之子，成其問學，無如用修之遇者。蒙難而南，土舍兵變，戎服率旅，自言報國。往來高巃雲局之間，嘔心苦志，邛瀘暫寓，殊方竟老。昔夜郎、龍標、潮陽、朗州，又山川之險，增其題詠，無如用修之窮者。用修遇而窮，繼之窮而遇，先之造化愛而似有所吝，吝而似有所成。《語》曰：「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珍，以領驪龍。」其用修所由博與？竊謂賦祖枚、馬，而《戎旅》、《藥市》，則崔之《幽征》、張之《白羽》也。頌祖淵、雲，而建學實樹，則孔之《釋奠》、袁之《嘉蓮》也。誌表等於褚淵，誄詞並於哀策。《江祀》記行，簡嚴二典；《蚊陣》露布，游戲三昧。黔國諸篇，隻字輦金，孝烈特傳，四維振響。叙述參之鴻寶，論辨奇如張策。《譴戍》、《野眺》，五言古之佳者，明遠《還都》、玄暉《登望》似之矣。《垂柳》、《流螢》，七言古之佳者，照隣《古意》、之問《明河》似之矣。近體多深沉之思，《春興》八首，其夔州以後詩乎。絕句極風人之致，《滇海》十二曲，其《橫江》、《客中行》乎？此用修大較也。攻文者奈何病其不純也。採摭既富，蹊徑終存，造化莫得而陶鑄之。又謂用修雜著宜彙一書，諸子以來誰能襲六爲七耶？隨所得而筆之，有深意焉。恨不起用修于九京而上下之，並以告讀用修茲集者。

薛蕙《升庵詩序》 南岷王先生，示余升庵楊先生詩一卷，其窮極詞章之綺靡，可以見其卓絕之才；其牢籠載籍之菁華，可以見其弘博之學。此其意將欲追軌古人，而不屑與近代相上下。蓋余疇昔所願見，乃今得之先生矣。抑此卷者，第往者謫居滇中之作耳。若其今之所造詣，與夫他日之所就，又非止於如此而止也。雖然，卽此卷尚論之，唐之四傑不能過也。南岷刻而傳之，非特表先生之才，爲其鄉重，固將著先生之學，爲天下先。余因推其意而叙之。

王廷《刻升庵詩序》 今觀先生之詩，氣格雄渾，聲調沉著。其敷叙土風，闡揚情景，廣博美麗，瓌奇高雅，文質彬彬，才情兼至。蓋取材於漢、魏，而憲章乎盛唐，可謂卓爾不羣者矣。

又《南中續集序》 楊子於書無所不讀。至其於詩，則自漢魏六朝，以及盛唐諸家，長篇短章，無不口誦，更不檢本。不可及者，其在是乎！

張含《南中集序》 楊子髫之年也，其修辭崛蹟險隱，駸駸乎入李賀；楊子冠之年也，其修辭蕩放流動，渢渢乎入李白。楊子樹大議謫窮荒也，辭之修也，圓融而勁，溫厚而邃，駸駸乎入風雅。楊子嘗謂含曰：「詩吾愧風雅，獨夷鮑謝。」辭，楊子所變而雅也；鮑謝，楊子所謙而自謂也。

又《南中續集序》 若其詩上窺風雅，中鄰漢魏，下埒沈宋，英英獨照，爽爽入神。

孔天胤《南中集序》（存目）

楊名《叙南中集鈔》 升庵先生履文獻之故步，發宗匠之新硎，早陟詞垣，

中遷瘴海。學既淵深，才復卓絕，感時觸物，輒有品題，樂會悲離，實繁摛掞。發情不慾，由君子之揚揚；歸命不怨，異騷人之鬱鬱，是其所長也已。西原薛子謂其四傑不過，豈獨以格力意興評哉！

劉繪《與升庵楊太史書》 但僕之仰於足下者有年。方其挾策西蜀，賜對明光，垂虹掣電，振耀宇內，知足下爲相如、揚雄其人也。至操觚藝苑，校書秘府，辭調敵乎金石，頌聲叶於韶濩，知足下爲劉向、王褒其人也。至攖時吐氣，舒悃飛章，叫閶闔於五奏，攀琅玕而九死，知足下爲賈誼、晁錯其人也。及今成集所著，士人所傳，傷時述懷，其孤憤結憂之聲，憫流離難瑣尾者，又競英綴彩，燦玄珠而流華寶，凌蹤乎七子，飛蓋乎四傑，又知足下爲鮑明遠、謝玄暉其人也。【略】竊觀足下自蒙難以來，嘔心苦志，摹文續經，延搜百氏，窮探古跡，鑿石辨剝泐，破塚出遺忘。今中土傳播所述，其他，未及盡見。自僕所睹記，如經學則《丹鉛錄》，詩學則《詩話錄》，古文則《金石錄》，雜著如《墨池瑣錄》併《曲譜》、《書畫譜》，皆窮二酉、攻九邱，斷編雕蠹，有僻儒苦士白首坐蓬藋，日自纘索所不能盡，而謂竭精荒神蕩於逸欲聲色者能之乎？僕以此謂知足下與世人頗深，未知是非？

《盛明百家詩・楊升庵集》 楊升庵先生，挺生名閥，奮跡巍科，掞藻詞林，馳聲藝圃，可謂振古俊才矣。雖嫉錮終身，不究所用，又何損焉。其詩浩漫閎深，自爲一家，非末學所能擬測。

《四溟詩話》卷三 作詩有專用學問而堆垛者，或不用學問而勻淨者，二者悟不悟之間耳。惟神會以定取捨，自趨乎大道，不涉於歧路矣。譬如楊升庵狀元謫戍滇南，猶尚奢侈，其粳、糯、黍、稷、脯、臡、殽、鱠種種羅於前，而筯不周品，此乃用學問之癖也。

《藝苑卮言》卷四 唐人有佳句而不成篇者，如孟浩然「微雲澹河漢，疏雨滴梧桐」，楊汝士「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尉遲匡「夜夜月爲青塚鏡，年年雪作黑山花」，每恨不見入集中。楊用修嘗爲「青塚」、「黑山」補一首，終不能稱。近顧氏編《國雅》，乃稱爲用修得意語，可笑。

又卷五 余於國朝前輩名家，亦偶窺一斑，聊附於此，以當鼓腹。詩：楊用修如暴富兒郎，銅山金埒，不曉喫飯着衣。文：楊用修如繒綵作花，無種種生氣。

又卷六 明興，稱博學饒著述者，蓋無如用修。【略】。楊工於證經而疏於解經，博於稗史而忽於正史，詳於詩事而不得詩旨，精於字學而拙於字法，求之宇宙之外而失之耳目之前，凡有援據，不妨墨守，稍涉評擊，未盡輸攻。

《明詩評》卷一 楊修撰愼。修撰筆任手運，誦由目成。翱翔中秘，既窮青藜之校；流戍南滇，遂肆朱鼎之識。凡所取材，六朝爲冠，固一代之雄匠哉！特其搜擷太饒，格調時左，繁飾人工，或累天悟。又其微趣，多在長吉。振奇之士，卑其刻羽雕葉；陋中之徒，駭其牛鬼蛇神。班郢之思獨苦，膏肓之病難醫，良可歎也！

王藩臣《重刻楊升庵先生文集叙》 先生固無意於文，而規規前矩爲也。且至性絕人，過目成誦，每有所作，即席酬對，揮毫如雲，倚馬千言，略不加點。故時而六朝，時而四傑，時而李、杜，時而歐、蘇、元晦。其於材亡所不搆，而其於體亡所不兼。至其抉隱探微，砭肓發墨，抒二酉之祕，成一家之言，則以其不獲施之經綸者，而浚心於千秋之業，殘膏剩馥，沾丐後人。宇內修詞之士，獲其隻語，競爲中郎帳中之祕。

張士佩《升庵文集序》 其論經學，則取衷傳記，而指末師俗學之非；稽往蹟，則博綜譜牒，而斥游談窾言之謬。形之爲篇詠，則取材六朝，溯漢、魏之風趣；著之爲論纂，則陶冶兩漢，會訓誥之體裁。於是學無所不窺，而文則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彬彬然究天人精祲之際，鏡古今得失之林矣。

李維楨《楊用修先生書擣素賦跋》 國朝博雅之士，楊用修先生爲首。九流百氏，自先生抉祕搜奇而後，人慕效之，一洗俗儒固陋之習，有功藝林甚大。先生所爲詩文，不規規古法而法自具。其作字亦如是。

顧汝修《復修升庵先生祠墓序》 中州劉崧陽貽先生書，稱其經學詩學金石錄諸著作，窮二酉，攻九邱，有僻儒苦士白首鑽索不能盡者，合商瞿、子木、田何、馬卿、揚雄、劉向、王褒、鮑明遠、謝玄暉諸人以況之。更有知先生深者，謂先生德行品誼人倫之表，不宜但以博洽相推尊，鑿鑿乎不刊之論矣。

又 嘗觀果州玉壘相國之論詩曰：用修天才博學，度越諸子。《春興》何減少陵，《恩譴紀行》遠踰北地。

《國雅品・士品三》 楊修撰用修、張進士愈光：世閥駿英，巍科雄望，嚼咀搜玉，咳唾成珠。其爲詩，楊如錦城雪棧，險怪高峻，張如蘭津天橋，騰逸浮空，故並鍾山川之靈乎？《卮言》又云：「楊乃銅山金埒，張乃拙匠斧

鑿。」是譏其未融化也。楊之「羅衣香未歇，猶是漢宮恩」，「石帆風外矗，沙鏡雨中明」，又「汀洲春雨搴芳杜，茅屋秋風帶女蘿」，「夜夜月爲青塚鏡，年年雪作黑山花」；張之「鴻雁不傳雲外字，芙蓉空照水中花」，「銅柱蒹葭鴻雁響，鐵城烟雨鷓鴣啼」。此例數篇，非雕飾曼語。往余在滇中，以吏局經高嶢，一訪升庵故墅。適至自瀘，會於安寧曹溪精舍，留連信宿。其落魄不檢，形骸放言，指據鑿鑿驚座，應是超悟人。張嘗與啓札神交，詞多敦素，亦是恬雅人。後余過沅州，慈谿馮公觴余督府，憐及楊之才器固博識，特好臧貶先輩，輒攻人沿襲之短，氣象遂砭削矣。斯言其長者哉。

《詩藪續編・國朝上》 楊用修格不能高，而清新綺縟，獨掇六朝之秀，合作者殊自斐然。如《題柳》七言律云：「垂楊垂柳挽芳年，飛絮飛花媚遠天。金距鬬鷄寒食後，玉娥翻雪煖風前。別離江上還河上，拋擲橋邊與路邊。遊子魂銷青塞月，美人腸斷翠樓煙。」風流蘊藉，字字天成，如初發芙蓉，鮮華莫比。第此等殊不多得，大概錯綵鏤金，雕繢滿眼耳。滇中作如《春興》八首，語亦多工。

又　楊五言律「高柳分斜月，長檐合遠天」、「新水催飛鷁，微霜度早鴻」等句，置齊、梁不復可辨。

又　用修才情學問，在弘、正後，嘉、隆前，挺然崛起，無復依傍，自是一時之傑。第詩文則餖飣多而鎔鍊乏，著述則剽襲勝而考究疎。大概議論太高者力常不副，涉獵太廣者業苦不精，此古今通病，匪獨用修也。

又　楊滇中最善張愈光。張才與學，遠非楊比，特以調合。

顧起元《升庵外集序》 國初迄於嘉、隆，文人學士著述之富，毋踰升庵先生者。至其奇麗奧雅，漁弋四部七略之間，事提其要，言纂其玄，自唐、宋以來，吾見亦罕矣。【略】新都立言，已懸日月，寥寥一代，幾見斯人？乃汝南正之，瑯琊非之，摘其小瑕，掩其弘美。雖文人相輕，自古爲然，而以後凌前，得無已甚！

朱孟震《續玉笥詩談》 升庵楊太史，年十三，過馬嵬，賦詩云：「鳳輦恩恩下九天，馬嵬西去路三千。漁陽鼙鼓烟塵裏，蜀道淋鈴夜雨前。方士遊魂招不返，詞人長恨曲空傳。蛾眉尚有閒邱隴，戰骨如山更可憐。」殊有諷咏。又唐溫庭筠云：「穆滿嘗爲物外遊，六龍曾此暫淹留。反魂無燄青烟滅，埋血空山碧草愁。香輦卻歸長樂殿，曉鐘還下景陽樓。甘泉不復重相見，誰道文成是故侯。」亦有致。校義山駐馬牽牛，不知誰復先後也。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 楊用修（名慎）。詩，多塡故實，而訛字復多，入錄者則取明顯也。薛君采序其詩，言才與學；元美謂：「用修如暴富兒郎，銅山金埒。」俱可見矣。予嘗謂：用修騁博，元美誇多。然元美深貶用修而陰法之，又不可不知。用修五言古學漢、魏者亦能稍變，然學齊、梁以後者爲最工。胡元瑞謂「清新綺縟，獨掇六朝之秀」是也。用修七言古多出齊、梁、初盛，而初唐尤工。用修五言律多出初唐，七言律多用杜語，後半截似多流麗，其俊亮高華者已啓七子之調，但不若七子之精工耳。餘篇亦無弱調，變體最工。

《明詩歸補遺》評楊慎《寒夕》 鍾云：升庵諸閒適詩，媚昵幽艷，多近六朝，皆以詩作詩，而情之眞至不與焉。惟此急難，而情之眞至始出。眞至之情出，故詩之眞至自別。

《皇明詩選》卷三 轅文曰：用修詩如百寶流蘇。又曰：用修病在貪博，故使事處往往求巧得拙，要其天才，本是奇麗。元美譏之太甚，精光頓掩。今余輩就全集中審其去取，存者無非貴藻，此公必爲伸眉。卧子曰：用修繁蔚之中，時見新警。舒章曰：用修山光嵐翠，金碧之中，時見雲霞之潤。

又卷一三 轅文曰：用修絕句，得太白之逸。

周銘《因樹屋書影跋》 昔楊升庵號稱博物，遠在遷謫，而備誌生平所得，不啻左右萬卷；其隨地著述，取諸懷來，無不具足。

《明詩綜》卷三九 穆敬甫云：用修學富千古，人謂其詩不逮學，然其詩亦非貞元以後語也。陳德遠云：用修詩取材六代，間似杜陵。顧玄言云：修撰咀英搜玉，咳唾成珠。黃清甫云：楊喜用僻事，多著浮彩，搜羅刻削，無出其右，而駢繪既繁，性情多盡。傳謂美能沒禮，詩亦有之。至誦其「可憐風雨夜，長在客塗中」，又「江花與江草，異國看春生」。情境俱窮，眞堪隕淚。李時遠云：用修評他人詩，精當不可假借，其所作未必如所評，亦人才之通弊也。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虞伯生告袁伯長云：「文章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若川人之爲庖也，粗塊而大臠，濃醯而厚醬，非不果然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滫瀡，澄之有方，

而潔之不已，視之泠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甲之珍，不易故性。爲文之妙，亦猶是耳。」讀用修詩，無異川人之庖矣。予爲之調擇澄潔，去其濃醯厚醬。蓋竊比於浙中之庖之義云。《南郊扈從省牲》云：「天仗雲門外，宵衣曉漏前。蒼龍旂影動，《朱鷺》鼓聲傳。星爛甘泉燭，霜清泰畤烟。南郊新警蹕，重睹孝皇年。」《寄石季瞻赴臨安謫》云：「聞道炎方謫，遙從瘴海過。後期淹歲月，前路任風波。霄漢蜚鴻遠，關門虎豹多。卜居何處問，薜荔在山阿。」《春興》云：「最高樓上俯晴川，萬里登臨絕塞邊。碣石東浮三絳色，秀峰西合點蒼烟。天涯游子懸雙淚，海畔孤臣謫九年。虛擬短衣隨李廣，漢家無事勒燕然。」《懷歸》云：「星橋南望沉犀渚，雪嶺西連抱珥河。關塞渺茫魂夢隔，山川迢遞別離多。汀洲春雨搴芳杜，茅屋秋風帶女蘿。心事未從詹尹卜，生涯聊聽棘童歌。」

《巢林筆談・得妙境創新語》 東坡「月黑看湖光」，升庵「更深看新月」，俱於人所不到處得妙境。至以玉塔咏月，以銀船咏新月，亦非兩公不能創此新語。

《明詩別裁集》卷六 升庵以高明伉爽之才，宏博絕麗之學，隨題賦形，一空依傍，於李、何諸子外，拔戟自成一隊。五言非其所長，以過於穠麗，失穆如清風之旨也。

《嘯亭續錄・楊升庵詩》 嘗讀《楊升庵集・海估引》云：「海估帆乘鯨浪飛，綃宮夜取萬珠璣。翻身驚起蛟龍睡，血污清冷竟不歸。偃月堂空罷舞塵，靖安坊冷怨佳人。英蓉蓮子隨他去，不及當年石季倫。」乃譏夏文愍之詞。

《雨村詩話》卷下 吾蜀楊升庵，爲有明博學第一。其詩亦以典麗爲宗，嫌其太似六朝，如《春興》八首是也。然其吐屬雋豔，富有萬卷，故是有明一大家。

《筱園詩話》卷二 楊升庵學問之博，著述之多，爲有明一代之冠。然好英雄欺人，僞撰古書，以眩人目，議論考據，時有附會穿鑿。如《雜事祕辛》、《天祿閣外史》、《岣嶁碑詞》、《石鼓全詩》，皆杜撰流傳，以己手筆，託名古人。是以並所考古音古韻，後人多不全信，轉自累也。升庵詩才情華麗，惟詞多於意，骨少於肉，有士衡才多之患。且宗法六朝、初唐，苦爲所囿，五言尤甚。本非專門，實未深造，不足成家也。七律頗多佳作，然好襲用成句，終不可訓。壯年戍滇，足跡徧於三迤，而在迤西尤久。滇中風雅，實開於升庵，故有楊門六君子之稱。當時以媲蘇門六君，文采風流，極一時之選，亦吾滇藝林佳話也。

又卷四 升庵壯年戍滇，老而未返，於三迤足跡迨徧，滇中山水景物，多入題詠，足備後人採擇，足資地志考據。滇中風雅，實倡於此。惜其論詩專主六朝、初唐，以齊、梁綺麗爲宗，詞勝於格，肉多於骨，有春華而欠秋實，終非上乘禪耳。況其學不專於詩，往往疎於法律，又多空調浮響，究難與專門名家爭勝負於千古。特其讀書既多，著述最富，不惟論說考證，多具卓識，即以詩言，其佳章好句，亦多可取。略摘一二於此：五言如「涼風天末樹，明月海邊樓」，「海光浮樹杪，山翠滴牀頭」，「葉響非關雨，林香不待花」，「平沙盤馬路，殘雪射雕天」；七言如「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擁五華來」，「摧頹杜甫歌《朱鳳》，憔悴王褒望碧雞」，「江山平遠難爲畫，雲物高寒易得秋」，「渴虹下飲玉池水，蜺日平分蒼嶺霞」，皆可玩也。（雙塔寺名，五華山名，玉池、蒼嶺皆在大理。）升庵《郊行》云：「山田疊樓梯，水田界棋局。白鷺時飛來，點破秧鍼綠。」又「山城昨夜黃梅雨，開徧金釵石斛花」，皆善寫風土，恰是滇西之景。

孫澍《蜀詩序》 新都楊用修尤英年早達，著書立言，婣雅一代，視詩爲餘事。源本六朝、初唐，以矯李、何諸子，竭聲盡情，發揚踔厲之矣。

《湘綺樓說詩》卷五 看夏榜眼律詩，勉以更歷艱難，莫以楊升庵自比。自來才子詩人，誤人不少，使升庵遇我，必有所成。孔子所謂斐然不裁，誠悲憫之聖心也。

楊南金《升庵長短句序》 太史公謫居滇南，托興於酒邊，陶情於詞曲，傳咏於滇雲，而溢流於夷徼。昔人云：喫井水處皆唱柳詞。今也不喫井水處亦唱楊詞矣。吾聞君子之論曰：公詞賦似漢，詩律似唐，下至宋詞元曲，文之末耳，亦不減秦七、黃九、東籬、小山。噫，一何多能哉！或曰：君子不必多能。王右軍之經濟以字掩，李伯時之詩文以畫掩，公之高文大作，毋乃爲詞曲所掩乎？予答之曰：君子不必多能，爲能未多而求爲君子者言也。若夫能已多矣，不必去其多能而後爲君子也。猶女子言在德不在色，爲嫫母貞專哉？觀者以是求之。嘉靖丁酉正月望日，雨依居士楊南金序。

王廷表《書升庵長短句後》 吾友升庵楊子，乃至音神解，奇藻天發，率

意口占，警絕莫及。嘗語表曰：李冠張安國《六州歌頭》，聲調雄遠，哀而不傷，於長短句中殊爲雅麗，恨少有繼者。乃援筆爲弔諸葛詞，其妥帖排奡，可並蘇辛而軋張李矣。表嘗評楊子詞爲本朝第一，而《六州歌頭》在升庵長短句中第一，楊子笑曰：「子豈欲爲稼軒之岳珂乎？」因跋茲集，並附其語。嘉靖癸卯春正月望臨安王廷表書。

許孚遠《升庵長短句序》 新都楊升庵先生，名滿天下，不佞孚遠自爲兒童時聞之，則欣欣嚮慕云。已而得睹先生所著《丹鉛輯錄》、《譚苑醍醐》、《藝林伐山》等編，知其博極羣書，精究名理，當代儒者希有也。比歲入關中，友人遺我以先生文集，展閱篇次，庶幾睹其大全。然頗浩瀚，未暇卒業。頃方伯姚公，復示以新刻先生長短句，且謂是編出侍御楊公所。侍御公爲先生從子，先生手澤所存，不忍一字之遺，而欲廣其傳於後者也。姚公命孚遠曰：子盍序之。孚遠竊惟先生學問文章，如嶽瀆之高廣，如星斗之燦爛，後世小子，曾未窺其涯涘，挹其餘輝，而何敢置一喙於其際。【略】先生以相家子，廷對擢第一，爲館閣之臣，顧無毫髮介其胸次，而抗疏議禮，觸犯忌諱，甘心貶黜以終其身，此何等人物哉？天生異材，投之閒寂，困之厄窮，達觀造化之理，探索經史之蘊。經綸滿腹，無所發洩於致主匡時之略，而僅著爲文詞，其縱橫變化，窮極綺麗，有以也。然則尚論先生者，當先知其人品，與其學術，而後可以讀其文詞。長短句，文之末流也。先生蓋出其餘力爲之，而非所以先也。孚遠又竊觀楊文忠勛業之盛，及先生材品之高，而知其世德作求，流芳未艾。今侍御公雅意文業，紹文忠父子而昌厥家聲者，豈徒以文詞爲訓已哉？敬爲序。德清許孚遠撰。

簡紹芳《陶情樂府序》 升庵太史公謫戍博南、蒲驃荒裔時，天下知與不知者皆危之，【略】且太史紅顏而出，華顛未歸，幾三十稔，得古今奇謫，然氣益平宕、言益溫藻，海鱗風翼，順適萬里，曾徘徊局脊，復作羈逐狀耶？是可知其人矣！君子毋曰：此風流緒藝，易視之也，臨川拙莊、楊子澹齋，余子請刻之，謾書以傳好事。嘉靖三十年春，新喻西嶼簡紹芳書。

杜祝進《刻楊升庵百琲明珠引》 聲音之有詞也，貫珠也。【略】若乃規明珠之在握，遊象罔以中繩，則博人通明，換名定格，君子審樂，從易識難，未必非升庵是集之雅言矣。是集留於新都，傳於宋，婦翁陳春明令新都之明歲，余刻於落第之萬曆癸丑冬。所謂竹有雄雌，可笛可賦，寧直樂爲備之比方玉容，其爲妙肖，匪夷所思。「雲鬢亂」闋前段，尤能以畫家白描法，形

容一極貞靜之思婦。綾羅間之暖寒，非深閨弱質、工愁善感者，體會不到。「一樹藤花」，確是人家庭院景物。曰：「獨自看」，其始《白華》之詩，無營無欲之旨乎？「扉無風而自掩」，境至清寂，無一點塵。如此云云，可知「遠岫戛玉示牖，眞詩林之神翼，騷圃之玄英也，跡是以階其尚，其有窮乎！「眉攢」、「倚闌和淚」，皆是至眞至正之情，有合風人之旨。即詞境詞格，亦與之俱高。雖重光復起，宜無間然。或猶譏其嚮壁虛造，寧非固歟？

程啟充《升庵詩話序》 吾友升庵楊子，正德辛未，臨軒及第，蜚聲詞垣，纘承家學。嘉靖甲申，與新貴人爭禮，謫戍南荒，十有八年。上探墳典，下逮史籍，稗官小說，暨□詩賦百家九流，靡不究心，各舉其辭，罔有遺逸，辯僞分舛，因微致遠，以適於道，淡而不俚，諷而不虐，玄而不虛，幽而不詭，其事核，其說備，其辭達，其義明，自成一家之言，往代之疑，前哲之誤，一朝悉之。嗚呼！博哉約之乎！【略】此則挈其準於詩者，曰《詩話》云。嘉靖辛丑陽月，嘉州初亭程啟充序。

王嘉賓《詩話補遺序》 鄉先生升庵太史寓滇之日，杜門卻掃，以文史自娛，著書凡十數種，流播海內，金桴玉屑，人亟珍藏。點翰之暇，復述綴詩話，以裨詞林之缺，三筆業已鋟棗，奇且富矣。茲補遺三卷，乃公門人晉陽曹壽甫詮次成帙，請於嚴君東崖郡公授梓以傳，公掌合篆卧而治之，雅尚文事，實以有餘力也。先是升庵先生貽書不肖，俾引簡端，顧謫陋何能贊一辭？聊質疑於先生焉爾。叙曰：【略】今觀編內，粗舉一二，如天闕傴曝之訂正，石蛄卸亭之考索，其於古昔作者取材寄興之端委，掇菁鈎玄，殆同堂接席而面與契勘也。【略】嘉靖丙辰夏，蜀東緱嶺山人王嘉賓序。

張含《詩話補遺序》 文中子曰：【略】吾友太史公升庵楊子，今之馬遷也，腹笥五車，言泉七略，詩其餘事，又出其緒，綴爲《詩話》若干卷，有厓極羣書，然不免好奇之過。如「野航恰受兩三人」，疑「航」爲大舟，而欲以「艇」（平聲）字易之。不知航，方舟，字本作杭，《詩》「一葦杭之」，乃渡舟之名，今津濟處，或有以繩繫兩岸牽舟而渡者。其制小而正方，吾村半湖橋河渡即有之。杜詩正指此也。東南夜航船亦非大舟。古人器物大小同名者甚多，而獨疑於「航」乎？又「會須上番看成竹」，以爲於義不叶，引蔡夢弼注音「上箄」，讀如浪，以爲蜀名竹叢爲林箄。不知「番」之去聲，唐人方言皆然，不獨杜也。元稹詩「梅憐上番驚」，又「因依上番梅」，李義山詩「十番紅桐一行死」，皆指植物言之，將盡改爲「箄」乎！至其最謬者，「春風啜茗時」，強改「春」爲「薰」，以爲前數首「千章夏木清」、「紅綻雨肥梅」等句，皆說夏景，竟合前後發咏金石，四遠謫居南徼，肆力藝壇，休播士林，珪琳萃具，茲刻其藻評之餘風乎！曩小子孱廢離索，得師《詩話》先梓以傳者，寶帷潛玩，蹶然自謂：游爲一時一題，何其疏也？「舍南舍北皆春水」，必据韋述《開元譜》改爲「社南社北」，杜老何至自比倡優家邪？他如《麗人行》增「足下何所著，紅蕖羅韤穿鐙銀」，則杜撰欺世矣。其可採者，惟「大家東征逐子回」，欲易「逐」爲【略】竊稍合庠之二祀，適晉陽東巖曹公以渝別駕，俯牧茲土，家承好古，復購師補遺數卷，捐俸登梓，與前妙並傳，小子又受而讀之，希音過繹，幸

楊達之《詩話補遺叙後》 吾師太史升庵公，天篤至穎，一涉靈積，冲齡

「將」，頗有見解。

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 升庵恃其淵博，逞詼詭之論，萬一不無錯誤。前明陳耀文之《正楊》，胡應麟之《藝林學山》，直與前輩爲讎，肆厥訾議，過矣。

周遜《詞品序》 聲音之道，愚未之有考也，近得升庵翁所著《詞品》，三日讀之，未嘗釋手，【略】翁爲當代詞宗，平日游藝之作，若《長短句》、若《填詞選格》、若《詞林萬選》、若《百琲明珠》與今《詞品》，可謂妙絕古今矣，愚雖未能悉讀諸集，山林之詞大率清以激也，不然，則舒以適也。閨閣之詞大率悅以解也，不然，則和以節也。他可類見矣。然猶未承面命，姑記於此，以俟取正於他日。嘉靖甲寅仲秋朔日，成都後學周遜序。

劉大昌《詞品後序》 《辭品》者，升庵太史公所著也。人列其辭，辭取其粹，侈或連章，約僅一句，上起南北六朝以至於唐，下逮五季宋元以迄於近，可謂之博抑且精焉！【略】草堂謫仙之鬘辭，百代曲調之祖，蘭畹樊川之麗什，一時風流之宗，以至《金荃》、《花間》，遏雲白雪，累累珠貫，靡靡瑤翻，必參以伍而定於一，始統其宗而會之元，於是乎太史公《辭品》出焉。然鍾氏以三品品詩，顛倒實夥，庾郎以九品品字，銖兩亦移，升庵茲編，拔其孔翠，莓其蕭稂，既流例不形，俾臨文自見。先民有作，彼時而此時；今吾於人，誰毀而誰譽？不特表汲古修綆之深沉，又以著洪鐘待叩之蘊藉，薄言觀者，辨訂，淵該綜覈，終非陳耀文、胡應麟輩所可仰而攻也。

任良幹《詞林萬選序》 升庵太史公家藏有唐宋五百家詞，頗爲全備，暇日取其尤綺練者四卷，名曰《詞林萬選》，皆《草堂詩餘》之所未收者也。間出以示走，走騶而閱之，依綠水，泛芙蓉，不足爲其麗也；茹九畹之靈芝，咽三危之瑞露，不足爲其甘也；分織女之機絲，秉鮫人之綃杼，不足爲其巧也，蓋經流水之聽，受運風之斤者矣。遂假錄一本，好事者多快見之，故刻之郡齋，以傳同好云。時嘉靖癸卯季春吉，奉政大夫、守楚雄府、桂林任良幹書。

毛晉《詞林萬選跋》 予向慕用修先生《詞林萬選》，不得一見，金沙于季鸞貽予一帙，前有任良幹序，不啻咽三危之露而聆秋竹積雪之曲矣。但據序云：皆《草堂》所未收者。蓋未必然。其間或名、或字、或別號、或署銜，却有不衫不履之致，惜乎紫子點照之誤，黝鬱魄托之音，向來莫辨，其尤可摘者如曾晏「桃源深洞」一詞，本名《憶仙姿》，蘇東坡始改爲《如夢令》，即用修《詞品》亦云，唐莊宗自度曲，或傳爲呂洞賓《如夢令》，誤也，復作呂洞賓《如夢令》，何耶？又「東風捻就腰兒細」一詞，極膾炙人口，舊注云：有名妓侍燕開府，一士人訪之，相候良久，遂賦此詞，投諸開府，開府喜其艷麗，呼士人，以妓與之。《草堂續集》編入無名氏之例，茲混作東坡，且調是《玉樓春》，廼於首尾及換頭處增損一字，名《踏莎行》，向疑後人妄改，及考「鞋襪輛兩」云云，仍是用修傳誤，至於姓氏之逸、譜調之淆，悉注之本題之下，以質諸季鸞，得毋笑余強作解事耶！ 隱湖毛晉識。

汪輝《升庵外集跋》 升庵先生起成都，潛心窺古作者，自墳典丘索以來諸書，下及稗官小說，無幽不燭，無異不領，無巨不舉，無纖不破，蓋胸中具一大武庫焉。故凡搜奇摘豔爲人所目駴者，一經指點，遂若夏葛冬裘；凡狃見溺聞，爲人所意忽者，一經拈出，遂若冰綃火布。

《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三・正楊》 愼於正德、嘉靖之間，以博學稱，而所作《丹鉛錄》諸書，不免瑕瑜並見，眞僞互陳。又晚謫永昌，無書可檢，惟憑記憶，未免多疏。耀文考正其非，不使轉滋疑誤於學者，不爲無功。然鬨起爭名，語多攻訐，醜詞惡謔，無所不加。雖古人挾怨構爭如吳縝之糾《新唐書》者，亦不至是，殊乖著作之體。又書成之後，王世貞頗有違言，耀文復增益之，反脣辨難，喧同詬詈，憤若寇讎。觀是書者，取其博贍，亦不可不戒其浮囂也！朱國楨(禎)《湧幢小品》曰：【略】是亦善於解紛之說，然博辨者固戒游詞，精核者終歸定論。國楨之病是書，竟欲取考證而廢之，則又矯枉過正矣。

又《丹鉛餘錄》 愼博覽羣書，喜爲雜著，計其平生所叙錄，不下二百餘種。【略】愼以博洽冠一時，使其覃精研思，網羅百代，竭平生之力以成一書，雖未必追踪馬、鄭，亦未必遽在王應麟、馬端臨下。而取名太急，稍成卷帙即付棗梨，餖飣爲編，祇成雜學。王世貞謂其工於證經而疎於解經，詳於稗史而忽於正史，詳於詩事而略於詩旨，求之宇宙之外而失之耳目之內，亦確論也。又好僞撰古書以證成己說，睥睨一世，謂無足以發其覆，而不知陳耀文《正楊》之作，已隨其後。雖有意求瑕，詆諆太過，毋亦木腐蟲生，有

所以召之之道歟！然漁獵既富，根柢終深，故疏舛雖多，而精華亦復不少。求之於古，可以位置鄭樵、羅泌之間；其在有明，固鐵中錚錚者矣。

李調元《升庵著書總目序》 何宇度《益部談資》云：楊用修著述之富，古今罕儔。予所見已刻者三十一種，已刻未見者三十八種，聞未刻者尚六十九種，其書目俱列於錄。按瑯琊焦竑序《升庵外集》云：明興，博雅饒著述者，無如升庵先生。鄉讀墓文，載其所著書，百有九種，可謂富矣。嗣予所得，往往又出所知之外。蓋先生謫居無事，遇物成書，有不可以數記者。今購之數十年，所睹記已爾，則余所不及見者抑又多矣。今其孫宗吾所言二阨，則先生家已無其書，況他人乎。曹能始觀察入蜀，余托以訪求；曹於書有奇嗜，極力搜羅，復得若干種以寄。其詳列書目，爲前錄所見已刻未刻者，又有二十三種；今合余之搜尋所見已刻未刻者三十九種，連前一百六十一，共二百種。考明簡紹芳《年譜》所載，升庵著書四百餘種，今相距不三百年，而所見所聞止此，則外所不知者，又不知幾何卷矣。江寧顧起元云：先生爲後代之子雲，今觀其著述宏富，奇麗奧雅，漁弋四部七略之間，事提其要，言罕攜載籍，紬諸腹笥，千慮而一，勢則宜然。以余讀楊子遺文，即前修往哲，纂其玄，自唐、宋以來，吾見亦罕矣。乃汝南正之，瑯琊非之，摘其小瑕，掩其大美。雖文人相輕，自古爲然，然而胸無先生之博，妄自疵議，徒爲口實。按先生孤身謫戍永昌，七十行戍，無書可藉可攜，其所著半出之腹笥。而後人獺祭鱗次，已慚掛一漏萬，況以後進凌前賢，所謂不自量之甚者也。新都立言，已懸日月，顧其爲書，多短部單牒，易於散佚，世不恒見，往往有安石碎金之疑，仲深散錢之恨。予生平讀其書而好之，凡世所傳者，除《丹鉛》各錄而外，所見寥寥。數十年來，廣爲搜輯；或購之書肆，或借之友朋，錄聚帳中，以代飴枕，有日有年矣。部帙浩繁，恐千載而下，終歸散失，並見罔弗厭余衷，而微辭眇論，亦間有未易解者，因更掇拾異同，續爲錄，命此而不可得也。因將所見之四十九種，先爲刊行。嗣後藏書家如有先生片紙隻字，不吝金玉，續寄見示，當爲補錄，則又不特先生之幸，亦士林之幸也夫！

又《蜀雅序》 自漢、唐以來，百家騰躍，指不勝屈。最著者如漢司馬相如、揚雄，唐李白、陳子昂，宋蘇洵父子，元虞集，明楊慎。作爲文章，類皆沉博絕麗，雄視百代，構沉瑋之風，立騷壇之表，洵古今來文雅之淵藪也。殘膏餘馥，不知沾丐後人幾許。案：《蜀雅》費密小傳又稱楊升庵、趙文肅、任少海、熊南沙爲有明蜀中詩人之四大家。

《鄭堂讀書記・升庵經說》 升庵精於考證，故說經之書，俱能引據確切，獨申己見，殊勝於株守傳注，曲爲附會者。王弇州謂其工於證經而疏於解經。夫證經即所以解經，其致一也，弇州離而二之，豈知升庵者哉！

汪道昆《丹鉛總錄序》 用脩相門胄子，首舉公車，太上右文，資適逢世，召入文淵閣，令發中秘書偏讀之，固當百倍下帷，庶幾早服重積。及抗直言忤上指，編伍終身，即楚越以忠孝聞，將避三舍。《丹鉛總錄》則其博古之緒餘，幽討冥搜，不遺餘力，直將探蝌蚪，譯侏儒，凡諸柱下所未藏，象罔所未獲，微言奇字莫不表而出之。總之無慮數千萬言，分類二十有六，分卷二十有七，則自金齒梓行矣。

胡應麟《丹鉛新錄引》 余嘗竊窺楊之癖，大概有二：一曰命意太高，一曰持論太果。太高則迂怪之情合，故有於前人之說，淺也鑿而深之，明也汩而晦之。太果則滅裂之釁開，故有於前人之說，疑也騶而信之，是也騶而非之。至剽敓陳言，盾矛故帙，世人率以訾楊子，則又非也。楊子早歲戍滇，罕攜載籍，紬諸腹笥，千慮而一，勢則宜然。以余讀楊子遺文，即前修往哲，隻字中窾，咸極表章而屑屑是也。晦伯曰：楊子之言，間多蕪翳，當由傳錄，偶乏蓋臣。鄙人於楊子，業忻慕爲執鞭，輒於佔僿之暇，稍爲是正，甕天蠡海，亡當大方。異日者，求忠臣於楊子之門，或爲余屈其一指也夫！庚寅人日識。

又《藝林學山序》 用修生平纂述，亡慮數十百種，《丹鉛》諸錄其一耳。余少癖用修書，求之未盡獲；已稍稍獲，又病未能悉窺。其盛行於世，而人尤誦習，無若《藝林伐山》等十數篇，則不佞錄《丹鉛》外，以次卒業焉。其特見罔弗厭余衷，而微辭眇論，亦間有未易解者，因更掇拾異同，續爲錄，命之曰《藝林學山》。【略】竊聞之，孔魚詰墨，司馬疑孟，方之削荀，晦伯正楊，古今共然，亡取苟合。不佞於用修，盡心焉耳矣。千慮而得，間有異同，即就正大方，方茲藉手，而奚容目睫諉也。夫用修之可，柳下也；不佞之不可，鑿魯人也。師魯人以師柳下，世或以不佞善學用修，用修無亦逌然聽哉！

《湧幢小品・正楊》 楊用修博學，有《丹鉛錄》諸書，便有《正楊》，又有「正正楊」。辯則辯矣，然古人、古事、古字，此書如彼，彼書如此，原散見雜出，各不相同，見其一未見其二，鬨然相駁，不免被前人暗笑。

張素《丹鉛餘錄序》　太史氏楊子用修，夙昔館閣時，凡六經三史諸子百家中，有疑於詞、悖於理者，皆精察而明辨之。居滇日暇，尤以敷文析理自娛。先生以穎敏之資，宏博之學，固已搜抉無隱矣！

《鄭堂讀書記補逸・正楊》　楊升庵撰《丹鉛》諸錄，極爲廣博，而所引證，時有疏舛。蓋升庵著書在謫戍時，邊地無書，大半腹笥所陳，或忘其出處，任意指說。甚至以卷帙極多及極僻之書搪塞，而譌爲古書以欺人者，亦所不免。當時讐震其名，莫敢指摘，獨晦伯起而爲是編以正其失，得百五十條，精確者甚多，而過於吹索，又不知其出自記憶，語多不恕，故未免有爭名之譏焉。

又《丹鉛總錄》　明代諸儒，博洽者推升庵，故目空一世，往往贋托古書，以自欺而欺人，究難以一手而掩天下之目。於是陳晦伯作《正楊》四卷，胡元瑞作《丹鉛新錄》八卷，相繼而議其後。然二家所駁，亦互有得失，由所學在升庵之下，故未能平心考核，以折其角也。

又《越縵堂讀書記・升庵集》　有明博雅之士，首推升庵，所著《丹鉛錄》、《譚苑醍醐》諸書，證引賅博，洵近世所罕有。惟議論多僻，又喜杜撰附會，以英雄欺人。其論理學則極詆陸王，論經學則極詆鄭康成。論文則雖喜左氏，而亦文致其失。論詩則極詆許渾，謂無異張打油、胡釘鉸；而於少陵亦有微詞，率多逞其臆說舌鋒，不可爲據。如以《左氏傳》裨諶謀於野則獲，謂以《論語》草創一言而附會之；孔父之妻美而艷，謂以孔父正色而立朝一語誣之；此皆全無情理。左氏好浮夸，亦不至若是。詆許渾《凌敲臺詩》有宋祖歌舞三千之語，謂史稱高祖清儉寡欲，而渾誣之若此，是目不見書。不知宋世武帝、文帝、孝武帝三世稱祖，凌敲臺乃世祖孝武帝，非高祖、武帝也。其論正統，謂女主夷狄篡逆不得爲統，因謂中國當絕元代之統，不當帝之。夫女主篡逆固已，若絕元而不帝之，則統不中絕乎？且其言曰：中國爲五帝三王之所自立，夷狄豈得而有之；而以文中子之帝元魏爲可誅。夫通生於元魏，不帝魏而將誰帝乎？且舜生東夷，文王生西夷，然則舜與文王，亦當絕之中國之謬。以夔、后夔爲二人，而一在上下，一在上下上；以韋、豕韋爲二人，而一居下上，一居上下；郵無恤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俱垂，此荒略之謬。鴻荒以來，非漢家之字；上古羣佐，非劉氏之臣。固作《漢書》，紀漢事成杜撰三農名目而鄭司農之說爲正。夫以司農山農澤農之名爲非杜撰則可，若其說爲確則非。蓋地官明言於山農徵絺綌，於澤農徵艸貢，其與九穀固無關涉。康成亦知其不可通，故更撰原農隰農二名。升庵讀書博而不精，即此可見。升庵以力諫大禮，廷杖謫戍，生平風節，本有足觀。而其後居滇時，嚴介甫以詩屬點定，遂與酬和訂交，因痛詆夏文愍爲小人，而以河套之議爲不度時勢。夫桂洲誠有可議，然其與曾襄愍謀復河套，則社稷至計也。嵩文致之，而升庵亦巧詆之，可知其徇私隱而違公是矣。即其父子俱以大禮議忤世宗，放棄以死，直聲震一時。然當時張、桂之議，以犯盈廷衆怒，天下爭詬之。迄今是非論定，張、桂所言，實爲允協；楊文襄早有「張生此言聖人不易」之語。升庵父子力持濮議，亦由讀《儀禮》不細故也。勝國考據之學，遠《儼山外集》，余亦摘記之，不能望昭代，惟文憲與陸文裕爲一朝弁冕。文裕《儼山外集》，余亦摘記之，又相爲友，亦一時盛事。而文裕在朝恩眷最厚，蹤跡亦與介甫尤密，卒後，介甫爲作神道碑；而生平自守確然，不爲所污，是其遇固優於升庵，而人品亦勝之也。然以二公之才之學，而皆爲嵩所結納，奸雄之牢籠賢智，又何如哉！七月二十一日。

又　升庵議論之可取者，如論天則謂邵子有天地自相依附之言，而朱子遂云天外更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氣。然則天之軀殼，誰見之也；而《莊子》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之言爲切要。論嫦娥則以爲常儀占月之訛。論新舊《唐書》，則以爲姚崇要說十事，《舊書》備載問答語；而《新書》裁節之，全失語氣，小宋之割裂類如此。論范少伯載西子游五湖，則謂越王滅吳，沉西施於江，曰使浮鴟夷以終。杜牧誤會浮字，且以范蠡號鴟夷子，而亡夫差以鴟夷沉子胥於江，遂有「一舸逐鴟夷」之句，而後人訛傳至今。論西海之祭，則稱邱文莊公謂滇之極西，百夷之外，聞有大海，通西南島夷，即西海也，宜於雲南城望祀之，今望祀於蒲州爲非。論小說則以《汲冢周書》爲害義喪教，首爲誣聖之書。其後《十洲記》、《漢武帝內傳》、《洞冥記》，王嘉《拾遺記》，王仁裕《天寶遺事》，宋有《碧雲騢》、《雲仙散錄》、《清異錄》，皆淺漏虛妄，可以焚棄。論班史《古今人表》，則譏其有四謬。列曾子於冉閔仲弓之下；列魯隱於下下，而葛伯及於上中；列嫪毐於中下，而陳仲子與之同等；此識見之謬。以夔、后夔爲二人，而一在上下，一在下上；以韋、豕韋爲二人，而一在上下，一在下上；以韋、豕韋爲二人，而一在上下，一在下上；郵無恤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俱垂，此荒略之謬。鴻荒以來，非漢家之字；上古羣佐，非劉氏之臣。固作《漢書》，紀漢事成杜撰三農名目而鄭司農之說爲正。夫以司農山農澤農之名爲非杜撰則可，若其說爲確則非。蓋地官明言於山農徵絺綌，於澤農徵艸貢，其與九穀固無關涉。康成亦知其不可通，故更撰原農隰農二名。升庵讀書博而不精，即此可見。升庵以力諫大禮，廷杖謫戍，生平風節，本有足觀。而其後居滇時，嚴介甫以詩屬點定，遂與酬和訂交，因痛詆夏文愍爲小人，而以河套之議爲不度時勢。夫桂洲誠有可議，然其與曾襄愍謀復河套，則社稷至計也。嵩文致之，而升庵亦巧詆之，可知其徇私隱而違公是矣。即其父子俱以大禮議忤世宗，放棄以死，直聲震一時。然當時張、桂之議，以犯盈廷衆怒，天下爭詬之。迄今是非論定，張、桂所言，實爲允協；楊文襄早有「張生此言聖人不易」之語。升庵父子力持濮議，亦由讀《儀禮》不細故也。勝國考據之學，遠《儼山外集》，余亦摘記之，不能望昭代，惟文憲與陸文裕爲一朝弁冕。文裕《儼山外集》，余亦摘記之，又相爲友，亦一時盛事。而文裕在朝恩眷最厚，蹤跡亦與介甫尤密，卒後，介甫爲作神道碑；而生平自守確然，不爲所污，是其遇固優於升庵，而人品亦勝之也。然以二公之才之學，而皆爲嵩所結納，奸雄之牢籠賢智，又何如哉！七月二十一日。

又　升庵議論之可取者，如論天則謂邵子有天地自相依附之言，而朱子遂云天外更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氣。然則天之軀殼，誰見之也；而《莊子》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之言爲切要。論嫦娥則以爲常儀占月之訛。論新舊《唐書》，則以爲姚崇要說十事，《舊書》備載問答語；而《新書》裁節之，全失語氣，小宋之割裂類如此。論范少伯載西子游五湖，則謂越王滅吳，沉西施於江，曰使浮鴟夷以終。杜牧誤會浮字，且以范蠡號鴟夷子，而亡夫差以鴟夷沉子胥於江，遂有「一舸逐鴟夷」之句，而後人訛傳至今。論西海之祭，則稱邱文莊公謂滇之極西，百夷之外，聞有大海，通西南島夷，即西海也，宜於雲南城望祀之，今望祀於蒲州爲非。論小說則以《汲冢周書》爲害義喪教，首爲誣聖之書。其後《十洲記》、《漢武帝內傳》、《洞冥記》，王嘉《拾遺記》，王仁裕《天寶遺事》，宋有《碧雲騢》、《雲仙散錄》、《清異錄》，皆淺漏虛妄，可以焚棄。論班史《古今人表》，則譏其有四謬。列曾子於冉閔仲弓之下；列魯隱於下下，而葛伯及於上中；列嫪毐於中下，而陳仲子與之同等；此識見之謬。以夔、后夔爲二人，而一在上下，一在下上；以韋、豕韋爲二人，而一在上下，一在下上；以韋、豕韋爲二人，而一在上下，一在下上；郵無恤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俱垂，此荒略之謬。鴻荒以來，非漢家之字；上古羣佐，非劉氏之臣。固作《漢書》，紀漢事成杜撰三農名目而鄭司農之說爲正。夫以司農山農澤農之名爲非杜撰則可，若其說爲確則非。蓋地官明言於山農徵絺綌，於澤農徵艸貢，其與九穀固無關涉。康成亦知其不可通，故更撰原農隰農二名。升庵讀書博而不精，即此可見。升庵以力諫大禮，廷杖謫戍，生平風節，本有足觀。而其後居滇時，嚴介甫以詩屬點定，遂與酬和訂交，因痛詆夏文愍爲小人，而以河套之議爲不度時勢。夫桂洲誠有可議，然其與曾襄愍謀復河套，則社稷至計也。嵩文致之，而升庵亦巧詆之，可知其徇私隱而違公是矣。即其父子俱以大禮議忤世宗，放棄以死，直聲震一時。然當時張、桂之議，以犯盈廷衆怒，天下爭詬之。迄今是非論定，張、桂所言，實爲允協；楊文襄早有「張生此言聖人不易」之語。升庵父子力持濮議，亦由讀《儀禮》不細故也。勝國考據之學，遠《儼山外集》，余亦摘記之，不能望昭代，惟文憲與陸文裕爲一朝弁冕。文裕《儼山外集》，余亦摘記之，又相爲友，亦一時盛事。而文裕在朝恩眷最厚，蹤跡亦與介甫尤密，卒後，介甫爲作神道碑；而生平自守確然，不爲所污，是其遇固優於升庵，而人品亦勝之也。然以二公之才之學，而皆爲嵩所結納，奸雄之牢籠賢智，又何如哉！七月二十一日。

在何等？此妄作之謬。論陳壽無史職故災祥靡聞之語，謂壽因父受髡辱，加茲謗議。按黃氣見於秭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無史官，此事何由而書？《蜀志》又稱王崇補東觀，郗正爲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又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大赦改元；壽自書之而自戾之爲不可解。是皆足以備稽考，非一時偏謬者比。升庵編戍後，世廟猶念之；乃以狎妓自污，至綰角髻、簪花、穿緋衣，令妓舁之行。內侍有自滇回京者，以聞，世廟以爲病風，乃得免。是其佯狂避禍，同於袁海叟之對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亦古之智士歟！詩文皆宗六朝，苦少眞意。文更有貌爲高古者，率割裂補綴，不足當方家；且議論多偏駁。嘗作《二伯論》，謂《春秋》稱霸，惟桓與文，而五伯之說，起於戰國策士，而孟子述之，不足爲據。因以秦穆公之穆，爲惡謚之繆，引董無心言暨《史記・蒙恬傳》爲證。且謂古之得繆謚者，秦魯以之。夫《春秋》以來無惡謚，惟廢弒者間有之。秦穆雖未得比桓文，然在秦則創霸者也。且其置晉君，服鄰喪，用孟明，皆人所難。而勤王則先出師，攘楚則願從役，其心術較晉文爲正。孔子亦錄其書爲《秦誓》，是卽在中國，亦令主也，豈有康公爲其子而加以惡謚者乎？升庵以其置晉君而先惠懷爲幸禍，三良之殉爲穆公遺命，其何所見而云然？至論道學，則痛詆象山、慈湖，白沙姚江爲僞學，而於朱子亦力攻其短。論政事，則以王荊公爲奸邪之尤。論詩，則伸六朝，屈三唐；而於同時何大復屢有微詞。且以蜀人而專右鄉曲，皆其失也。閏七月初三日。

《平書》卷七 《簡明書目》謂，明人首推楊升庵爲博洽，今按之信然。且其持論允，心術正，其訛謬皆無心之失，鮮亦鮮矣，顧炎武、閻若璩輩皆不及也。閻氏《四書釋地》、《潛邱劄記》竊升庵說而掩其名，如百姓謂百官、四海有二說之類，不一而足。至陳耀文等之攻楊，尤蚍蜉撼大樹矣。近李雨村刊《函海》叢書，收升庵遺著最多。

林思進《桂湖游記》 公集採奇獵豔，麗矣齊、梁；含芳吐芬，凄於屈、宋。校讎之業，浩博則比深甯；音韻之功，藍縷實開季立。雖元瑞肆其諆詆，櫟園爲之辨申，然究何損於麟之一毛、鳳之一羽哉！

《隨園詩話》卷一五 或問：「楊升庵有句云：『一桶水傾如佛語，兩重紗夾起江波。』應作何解？」余按：徐騎省不喜佛經，嘗云：「《楞嚴》、《法華》，不過以一桶水，傾入彼一桶中。傾來倒去，還是此一桶水，識破毫無餘味。」此升庵所本也。方空紗用一層糊牕，原無波紋；夾以兩層，必有閃爍不定之波。恐升庵卽事成詩，未必有本。余亦有句云：「水痕瀉地方圓少，雪片經風厚薄多。」一用《世說》，一用《東坡志林》。

分論

《青海引》 《明詩評選》卷二：掉回有雅力。雜使漢、唐東西事，欲人知爲諷耳。

《雙燕曲》 《明人詩鈔正集》卷七：調音諧適，寄意遙深。

《扶南曲》（美人辭曲房） 《明詩評選》卷一：字字皆作收勢，王元美譏其不得詩旨，但在收處論也。固哉，元美之爲詩乎！

《扶南曲》（清歌開皓齒） 《明詩評選》卷一：雅。

《扶南曲》（游賞上春時） 《明詩評選》卷一：纔是樂府，纔是詩人所作，看他一結平遠雍容處。

《扶南曲》 《明詩歸》卷三：鍾云：學步人多露故態，此妙在聲音笑貌，俱逼入六朝。

《烏栖曲》（金蓮作杵瓊瓌砧） 《明詩歸》卷三：鍾云：升庵詩壇宗匠，佳篇充棟。予獨取此四首，所謂詩有別趣，予蓋於別趣中窺其一班（斑）也。

《大堤曲》 《明詩評選》卷一：凄清以潔。

《燕歌行》 《柳亭詩話》卷二五：楊升庵《燕歌行》：「楊柳先春旗葉展，芙蓉不夜劍花開。」先春、不夜妙甚。從庾子山「都尉青旗，卽時春色，將軍大樹，已復花開」；脫化出來。通首俱作俳語，似江總持。

《古艷曲》 《明詩評選》卷四：平心苦調。

《梅花落》 《柳亭詩話》卷七：楊用修有《梅花落》詩，自注曰：「古樂府有梅花落曲，皆言其開，不言其落。旅行松次，乃援舊題以成新曲。」有曰：「古梅飄古香，新梅綴新妝，那枝傳妾恨，何樹近君鄉。」又曰：「梅落復梅開，流光似流水，君心在梅花，妾意憐梅子。」二首淡雅多風，非堆金積粉可同日語也。

《燕麥謠》 《明詩評選》卷二：用古用俗，浹洽圓妙，所謂馬亦不剛、轡亦不柔也。

《西使將旋卧病移旬》《皇明詩選》卷三：舒章曰：風調諧暢。

《行旅》《皇明詩選》卷三：卧子曰：中有新聳之句。

《碧對軒》《皇明詩選》卷三：轅文曰：蒼奧見秀。

《旦發解州》《明詩評選》卷五：有間有切，文人無別，文心知張弛耳。評妙。

《夕泊江陵》《明詩評選》卷五：晴潔。「桑郎」、「萍客」，不妨一新。

《乙酉元日新添館中喜晴》《明詩評選》卷五：元聲逸響。此與「秦時明月」一首，升庵集中最上乘，亦三百年來最上乘也。重處皆輕，麗處皆切。

《明人詩鈔正集》卷七：結語幽情綿邈，又烏撒喜晴，結云：「江花與江草，異國看春生。」用意愈婉愈悲。

《硤石道》《明詩評選》卷五：逶迤遂入弔古，又以平結，風雅鼓吹，元不居行墨間也。即此詩旨無餘，王元美者，奚皇皇而更索哉！五、六工，亦絕倫。

《九日微冷》《明詩評選》卷五：細甚，終是大手筆；苦甚，終不入酸。三世長者知披服，信然。

《感通寺》《明詩評選》卷五：精切不鑿，所以宋人瞠乎其後。「華云」用高皇御製送寺僧無極詩語，升庵往往工於取新。又用「傳燈」句流水對叙明，不嫌僻矣。「見」、「聞」二字，死對中有活路。許渾一流不知，揉玉爲泥，何望及此。

《次張大理文柔別後見寄韻》《明詩評選》卷五：必不肯一字落景龍下。

《春江曲》《明詩評選》卷五：只是有漸。

《折楊柳》（白雪新年盡）《明詩評選》卷五：亭匀。四十字耳，篇首十五字又只作引子起，乃字裏含靈，不分賓主，眞鈞天之奏，非人間思路也。

才說到折處便休，無限無窮，天流神動，全從《十九首》來。以古詩爲近體者，唯太白間能之，尚有未純處，至用修而水乳妙合，即謂之千古第一詩人可也。

《渡黑龍江時連雨水漲竟日乃濟》《明詩評選》卷五：但即景關生語，情切而不卞俗，乃得對此微吟。

《侯朝簡王舜卿》《明詩評選》卷五：自將詔令。

《沙河縣》《明詩評選》卷五：右丞有深於此者，有適如此者，正不必更索之深。

《宿金沙江》《明詩評選》卷二：只兩段，自開合。歌行所最忌者，意冗鈎鎮密也。

《近歸有寄》《明詩評選》卷五：只起二句叙事已竟，向後但遊衍耳，不爲章法謀，乃成章法。所謂章法者，一章有一章之法也。千章一法，則不必名章法矣。事自有初終，意自有起止，更天然一定之則，所謂範圍而不過者也。論及此，何仲默、高廷禮，一三家村塾師才料，那許渠開口道人。

《涪江泛舟》《皇明詩選》卷九：轅文曰：得沈宋之沈華。

《詠堠子》《明詩評選》卷五：帶景帶情，詠物入化。

《雨中夢安公石張習之二公情話移時覺而有述因寄》《明詩評選》卷五：體兼韓、杜，然爲杜學者必此乃有淵源；大骨粗皮、長鼻肥脛如老象者，不知取益於杜者也。「薰華晨逗雨」二句，說盡武宗、世宗新故之際大禮爭謫之由，文絢而旨深，作長篇者無此極簡極嚴處，即不成詩矣。元、白之近於盲詞也，唯不解有此耳。

《雲中十二韻》《皇明詩選》卷九：卧子曰：詞高氣厚。

《離席行送彭二》《皇明詩選》卷六：轅文曰：後半古調逸舉，結勢更矯。

《寄張季文》《皇明詩選》卷六：卧子曰：賦詞不多，逸興翩舉。轅文曰：太白雲仍。

《錦津舟中對酒別劉善充》《皇明詩選》卷六：舒章曰：惜別之詞，最爲深健。《明詩評選》卷二：通首渾成，方是作者。何大復但於句句覓渾，何得不入俗。

《賦得千山紅樹圖送楊茂之》《皇明詩選》卷六：舒章曰：音節最佳。轅文曰：中有直用古語，亦見老致。

《禹碑歌》《柳亭詩話》卷二六：升庵《禹碑歌》，妥帖排奡，幾與退之《石鼓歌》爭雄。退之《岣嶁峯詩》，妙於用短；升庵此歌，巧於用長。

《春齋有懷寺中同館諸君》《皇明詩選》卷一〇：卧子曰：華重。

《送彭幸庵尚書致仕》《皇明詩選》卷一〇：轅文曰：結得雅淡。

《唐僖宗行宮柱礎》《明詩評選》卷六：一致下自成文章。只兩句說破題即休，詠物必如此，乃爲雅製。

《丁丑九日》《明詩評選》卷六：眞有關心，不憂其不能感物。「白露青

霜日夜深」，《豳風》、《小雅》，何以逾之哉！

《次韻奉酬中丞劉公侍御謝公除夕聯句見懷》《明詩評選》卷六：　檃括之，綴四語作結送行，是新都創格。

《山海經後序》《明文霌》卷二：　清神茂骨，古意盎然。

《六書索隱序》《明文霌》卷二：　華博典核，不愧作者。

《新都縣八陣圖記》《明文遠》卷三一：　不剿襲陳言，低徊感慨，摹寫出武侯一段心事。少陵有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三復是作，尤爲耿耿。《明文霌》卷九：　深情老筆，能使拗（當作坳）堂勺水疊爲層波。

《七星橋記》《明文霌》卷九：　玉觚吉羽，琅琅暎人。

《答重慶太守劉嵩陽書》《明文霌》卷一九：　刻意增華，稜稜露骨，由其才博而質堅也。

《李解元墓銘》《明文霌》卷一五：　鸚鵡臘，孔雀脯。

《倉庚傳》《明文霌》卷一一：　按典據規，其詞雝喈。

《搗練子・春情》《古今詞統》卷一：　末句本王予可樂府。

《小秦王・立春》《古今詞統》卷一：（「記得」二句）又從「記得」句）嬌蕩。

《調笑令》（春、夏、秋、冬四首）《古今詞統》卷三：　四首何減《子夜四時歌》。

《河滿子》（欹枕夢回春晚）《古今詞統》卷三：　（「記得」二句）又從「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衍出。

《浣溪紗・高嶢帶雨》《古今詞統》卷四：　昔云「天醉」、「天夢」，何如「天慳」？

《轉應曲》（雙燕雙燕）《大雅集》卷四：　用修小令，猶有五代人遺意。

《昭君怨》（樓外東風到早）《閑情集》卷二：　宛約。

《浪淘沙・春情》《古今詞統》卷七：　起句從山谷「好夢隨春遠」、耆卿「好夢往隨飛絮」二句來。《閑情集》卷二：　此詞絕沈，至明代才人，自以升庵爲冠。詞非專長，偶一涉獵，却有獨到處。

《清平樂・補亡》（君王未起）《古今詞統》卷五：　日照則霜可立消，恩深則鬢可長綠。　升庵《詞品》云：　太白應制《清平樂》四首，見呂鵬《遏雲集》，黃玉林以其二首無清逸氣韻，止選二首。愼補作二首，永昌張愈光見而深愛之，以爲遠不忘諫，歸命不怨，塡詞中有風雅也。　《蘭皋明詞彙選》卷二：

《送余學官歸羅江》《明人詩鈔正集》卷七：　前十句是晉棉州巴歌，全用

上林丞來。

《丁丑封事》《明文遠》卷三一：　反覆開導，語典意深，極似古名臣奏疏，相如銜蹶之諫，未足多也。

胡云：太白宮詞，黃玉林刪去二首，升庵補之，古雅正復不辨。

《誤佳期・壬辰元夕》《古今詞統》卷五：古詩「沒命成灰土，終不罷相憐」，情語到此方絕頂。

《一七令・花》《古今詞統》卷七：此體始於唐人送白樂天席上，指物爲賦，然皆率意口占，無此工妙。

《鷓鴣天・西莊》《古今詞統》卷七：最奇確，不至其地者不知。

《鷓鴣天・九日》《蘭皋明詞彙選》卷三：李云：寄慨正深。

《瑞鷓鴣・詠柳》《古今詞統》卷七：句句工對，却似散行。自注云：柳有絮有花，詞人例多謬稱。余之此篇，殆析體物。

《賽天香・妓宴》《蘭皋明詞彙選》卷七：胡云：詩餘聖手，自李氏、晏氏、子野、美成外，即推溫、韋。然識者猶賞其豔，議其促。升庵正妙在豔而不促。又云：其豔處，當於有字句中得之；其不促處，當於無字句中傳之。

《如夢令・秋閨》《蘭皋明詞彙選》卷一：胡云：下字新，押韻老。

《大雅集》卷四：凄鍊。結二語說破反淺。

《浪淘沙・別金治卿》《蘭皋明詞彙選》卷三：贈別詞，當有一段深情厚氣，此調得之。

《玉樓春・春懷》《古今詞統》卷八：一句三「枕」字，妙。

《玉樓春》（曉寒倦倚相思枕）《古今詞統》卷八：「沈」字兩押都新。又一首以「病沈」對「愁潘」，嫌其陳，故去之。

《雨中花・春寒》《古今詞統》卷八：前段用「寒」、「暖」，後段用「冷」、「溫」，不覺其重。

《滇南月令》（十二首）《古今詞統》卷一〇：永叔在李太尉端願席上作十二月鼓子詞，荆公記其三句，云：「五彩新絲纏，角粽金盤送。生綃畫扇雙盤鳳。」常問人求其全篇，不可得。今歐集中全載之。以余觀升庵所作，眞覺後來者居上也。

《行香子・客行》《古今詞統》卷一〇：此格從李易安《聲聲慢》十四迭字變出。

《沁園春・自壽》《古今詞統》卷一五：「銀汁」、「珠胎」，是此老本色語。上聞之內閣，愼適在館中，即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大學士蔣冕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乎？」乃若論王導之賊晉室，辨太王之非奇語。

明文學部二・楊　愼

傳記

李贄《修撰楊公愼傳》（存目）

《明書》卷一四七　楊愼字用脩，號升庵，四川新都人。【略】愼孝友性植，穎敏過人，家學相承，益以該博。凡宇宙名物、經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說、醫卜技能、草木蟲魚，靡不究心多識，闡其理趣而訂其訛謬。正德間，武宗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內閣取《祕通書考》，又作「注張」。中使下問，欽天監及翰館中皆莫知爲何星也。愼曰：「注張，柳星也。」歷引《周禮》、《史記》、《漢書》以復。又湖廣土官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進貢，同官疑爲三地名，於「長官司」上添一「三」字。愼曰：「此六字地名也。」取《大明官制》證之。嘉靖初，給事中張狪上言時政，「論學術不正」一條有「裔宇鬼瑣」之語。上聞之內閣，愼適在館中，即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大學士蔣冕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乎？」乃若論王導之賊晉室，辨太王之非

翦，商魯之重祭不始於成王、周公，春秋五伯深斥乎楚宋、秦繆，引《墨子》及《修文御覽》以辨范蠡無載西施之事，引黃東發、蘇東坡之言及李漢《韓文序》以辨文公《與太顛書》之僞，駁歐陽氏非非堂之說傳節婦唐貴梅之死，此又證據古今，闡揚幽隱，皆其有功世教也。至若陶情豔辭，寄意聲伎，落魄不羈，又愼所以用晦行權，匪恆情所測。昔重慶守劉繪貽愼書曰：「夫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忘，有所譏則有所棄。寄之篤則人無所忌，無所忌而後能安，無所貪而後能適。足下所爲，蓋求其適與安也。僕觀足下自蒙難以來，嘔心苦志，摹文讀經，筵搜百氏，窮探古蹟，鑿石辨剝泐，破塚出遺忘，有僻儒苦士白首蓬藋、日自纂索所不能盡，而謂竭精蕩神於逸欲聲色者能之乎？」人以爲知愼之深。愼嘗語人曰：「姿性不足恃，日新得業當自心力中來。」故好學窮理，老而不倦。平生著述百餘種，幾三千卷。

（存目）

《明史・楊愼傳》

公姓楊氏，諱愼，字用修，別號升庵。其先廬陵人，六世祖諱世賢者，元末避歐祥之亂，徙楚麻城；再避紅〔巾〕軍亂，乃入蜀居新都。【略】留耕公配葉氏，子七人：長廷和，即公父少師石齋；【略】二十舉進士，由翰林庶吉士歷官少師兼太子太師，首相兩朝，有除難定策之功焉。【略】先是石齋與夫人黃氏，以艱嗣爲憂，嘗禱於神。後夢神語曰：當以聰明奇慧子畀君。又夢送五代忠臣夏魯奇至，曰：武臣也，復以《中庸》十八章輔之。弘治元年戊申十一月初六日，生公於京師之孝順衚衕，岐嶷穎達。七歲，母夫人教之句讀，並授以唐絕句，輒成誦。又以筆管印紙作圈，令公書字於中曰：吾雖不知書，然即此則楷正自可觀矣。公奮志誦讀，不出外戶。戊午，年十一，作近體詩，有「一盞孤燈照玉堂」之句。石齋公曰：「句佳矣，但恨太孤寂爾！」不悅。己未，果罹母黃夫人憂，極其悲號，廢食骨立。未幾，祖母葉太夫人訃聞，隨石齋公回蜀守制。留耕公授以《易》，兩旬而洽，不遺一字。擬作《古戰場文》，有「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數語，瑞虹公極稱賞。（按：廷儀號瑞虹，己未進士，廷宣號龍崖，辛酉舉人。皆愼叔父。）又命擬《過秦論》，留耕公奇之，曰：「吾家賈誼也。」一日石齋公與瑞虹、龍崖二公觀畫，問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眞，孰爲正？」公舉元微之詩以對。龍崖曰：「詩亦未見佳，汝可更作。」公呈稿云：「會心山水眞如畫，名手丹青畫似眞；夢覺難分列禦寇，影形相贈晉詩人。」二公曰：「只此二句，大勝前人矣。」時公年十二。辛酉，石齋公服闋，公亦入京師，有《過渭城送別詩》、《霜葉賦》。其《馬嵬坡》詩云：「鳳輦匆匆下九天，馬嵬西去路三千。漁陽鼙鼓烟塵裏，蜀棧鈴聲夜雨邊。方士遊魂招不返，詞人長恨曲空傳。蛾眉尚有高邱在，戰骨潼關更可憐。」師福建鄉進士魏雪溪先生浚習舉子業，偶作《黃葉詩》，李文正公見之曰：「此非尋常子所能，吾小友也。」乃進之門下。命擬《出師表》及傅奕《請汰僧尼表》，文正覽之，謂不減唐宋詞人。弘治乙丑，侍石齋公於禮闈，時崔公銑試卷在分考劉武臣簾下，疑其深刻，未錄。公見之，愛其奇雋，以呈石齋公，遂擢《詩經》魁。崔知而以小座主稱焉，竟爲生平知己，時公年一十八。正德丙寅，與同鄉士馮馴、石天柱、夏邦謨、劉景宇、程啓充爲麗澤會，即墨藍田、永昌張含結社倡和。丁卯，歸應四川鄉試，督學南峰劉公面試而奇之曰：「吾不能如歐陽公，乃得子如蘇軾。」是秋，果擢《易》魁。九月，安人王氏來嬪，清素僅如田家禮。十一月上禮部。戊辰春試，主考王公鏊、梁公儲得公文，已置首選，卷偶失燭，遂下第。有「空吟故國三千里，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入國學，祭酒周公玉類試之，曰：天下士也。己巳，歷事禮部，周旋朝夕不倦。尚書劉公宇一日見公，問曰：「子爲誰？」對曰：「楊愼。」劉曰：「本部天下人，豈必一大臣子弟耶！」乃稱嘆不置。辛未，禮部費公宏知貢舉，入總文衡則靳公貴，擢公第二，殿試則及第第一。制策援史融經，敷陳弘剴，讀卷官李公東陽、劉公忠、楊公一清相與稱曰：「海涵地負，大放厥詞。」共慶朝廷得人。授翰林修撰，公時年二十四。癸酉，丁繼母喻夫人憂，居家讀《禮》，賻儀一無所受。學憲劉公節稱之曰：「禮不忘於口誦，義每絕乎弊交。」明年，藍鄢諸寇作亂，公在邑城中，日夕戒嚴。有賊數百，詐稱官軍以劫門者，公令守雉堞者詰之，散去。乙亥，服闋，冬十二月北上。舟至嘉定黃閣扁，幾危而得濟，遂與布政伍公符鄴舟唱和下江陵。丙子，入翰林，爲經筵展書官，及校《文獻通考》，同館則鄒公守益、王公思、尹公襄、劉公泉、孫公紹祖、張公潮也。丁丑，爲殿試掌卷官，得舒公芬策，以陳閣老梁公儲，不置鼎魁，公力爭乃得首第。時武皇遊幸宣大榆林諸邊，返而復往。公疏切諫，不報，乃以養疾乞歸。明年，王安人卒。己卯繼室，得遂寧黃簡肅公珂女。時江西寧藩之變，值石齋公當國。公《經廣漢》詩曰：「遊子戀所生，不獲常懷安。大哉宇宙內，吾道何盤桓。」庚辰九月，公北上，仍舊官。

辛巳四月，世宗卽位。五月，公爲殿試受卷官。八月，開經筵，公首作講官。進《尙書》金作贖刑之章，言聖人贖刑之制，用於小過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姦元惡，無可贖之理。時大閹張銳、王經等，皆犯先朝事，罪當死，以進金銀得免，故及之。壬午二月，命公代祀江瀆及蜀藩諸陵寢，著《江祀記》。與給事熊公浹、御史簡公霄遊浣花溪，載酒賦詩，有「煙霞誰作主，魚鳥自相親。斗酒千金會，扁州兩玉人」之句。十二月，北上復命。癸未，纂修武廟《實錄》，公練習朝野典，事必直書。總裁蔣公冕、費公宏曰：「官階雖未及，實堪副總裁者。」乃盡以草錄付校。時六年考滿，吏部侍郎羅公欽順考公語曰：「文章克稱乎科名，愼修允協乎名字。」甲申七月，兩上議大禮疏。嗣復跪門哭諫，中元日下獄，十七日廷杖之，二十七日復杖之，斃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衛。時同事死者、配者、黜者、左遷者一百八人。挽舟由潞河而南，值先年被革挾怨諸人，募惡少隨以伺害，公知而備之，至臨清始散去。時公年三十七。乙酉正月至雲南，病馳萬里，羸憊特甚。栖栖旅中，方就醫藥，而巡撫台州黃公衷促且甚，公力疾冒險抵永昌，幾不起。巡按郭公楠、清戎江公良材極爲存護，卜館雲峰，居之。且上疏乞宥議禮諸臣，而郭亦被詔下獄爲民。丙戌九月（據《楊文忠公年譜》，當爲「六月」），聞石齋公寢疾，匹馬間道，十九日至家，石齋公悅而疾愈。七月，攜家就戍所。十一月，尋甸府土舍安銓起變（《續藏書》及天啓《滇志》作「變起」）。十二月，武定土舍鳳朝交（《續藏書》作「變」，史傳作「文」）亦起，攻掠城堡，爲患孔棘。公嘆曰：「此吾效國之日也。」乃戎服率旅僮及步騎百餘，往援木蜜（簡紹芳撰公之年譜作「密」）所守禦，入城與副使張峨謀固守。明日賊來攻城，寧州土舍陸紹先率兵戰城下，公促城中兵鼓噪，開門出戰，以助外兵。賊散去，公復歸會城。戊子春，疫殍大作，乃徙居洱海城。疫息，仍居雲峰。尙書伍公文定、黔國沐公紹勳、鎭守太監杜唐同來問疾。時公一足病，有「半人嘲鑿齒，一足笑虞夔」之句。己丑八月，寓趙州，聞石齋公訃，奔告巡撫歐陽公子重，疏上得歸襄事。十一月還滇。壬辰正月，布政高公公韶聘修《雲南通志》，館於滇之武侯祠。時卿（據《續藏書》，當作「鄉」）爲宜川侯傅有德以覬世爵者，公不可。乃乘張羅峰復相，流言欲中害公，遂去。有「中宵風雨太多情，留住行人不放行；借問小西門外柳，爲誰相送爲誰迎」之句。癸巳，西游大理諸處，會嵎山張公含於霽虹橋，刻詩崖崿以志別。甲午，阿密州僉事王公廷表迎往館之。經臨安，納少室新喻人周氏。乙未六月，子同仁生。丙申，至嘉州，訪給事楊弘山士雲，復寓點蒼山感通寺之寫詠（據簡譜作「韻」）樓。丁酉，與御史李中漢（當作「溪」）元陽游石寶山，七月還戍所。戊戌，奉戎檄歸蜀，便道獲拜阡梓，事畢還滇。己亥十一月，再領戎役於重慶道。庚子役竣，至遂寧，七月，歸新都，八月，巡撫東阜劉公大謨聘公及玉壘王公元正、方洲楊公名纂修蜀志。辛丑還滇，至東瀘，疾作，巡撫龍山戴公金留之。返成都，與梓谷黃公華、珥江劉公大昌游青城、丹景、雲臺諸山。壬寅七月還戍所。八月，納少室北京人曹氏。癸卯十二月，子寧仁生，公大喜。時當道與黔國沐公、交游士大夫俱詩章宴賀，有「天上麒麟輝蜀水，海中龍馬過滇池」之句。是年公復領戎役於蜀。甲辰，至瀘州，與少岷曾璵游九十九峰山，四月還戍所。乙巳二月，徙居大理，（四月，屬簡紹芳隸漢王褒《移金馬碧鷄文》於羅漢寺之崖。）（據簡譜補，李譜入丁未年事）與門生董難尋罷谷山，經喜驗，會弘山諸公倡和。九月，還戍所。（丙午）丁未，居滇之高嶠，有十二境，日與士大夫交游。（二月，公屬紹芳隸漢王褒《移金馬碧鷄文》於羅漢寺之崖。）（爲乙巳年事）凡招提佳勝會意處，便操觚留題。冬十月，公復適臨安，訪臬憲樊公景麟暨桐岡葉公，游諸巖洞勝景。戊申春，至晉寧，與侍御池南塘公錡游海窖、蟠龍、生佛諸山陀。己酉，居高嶠，夏秋每與滇之鄉大夫葉兩湖、胡在山游（簡譜作「在軒」）。【略】昔重慶守劉公繪、貽（當是「胡」字之訛）廷祿偕紹芳數游昆明池，有《池賞詩社集》。庚戌四月，海口疏，雲南臺司顧箸溪諸公請公記其事於石。壬子二月，時在逸武弁得委祭龍海口，歸肆狂惑，復丁夫六千，督往駐濬，剝衆利。州人苦之，有言於公者，公歎之曰：「海已涸矣，田已出矣，民已疲矣！」致書巡按趙公炳然，請公批選於太華寺。（九月復至瀘。）（據《續藏書》補）癸丑，公復領戎役於蜀，僑寓瀘州。丁巳六月，罷之。三月，劉蓉峰明刑持先廷尉執齋玉公詩文集，長子同仁卒，無嗣。八月，歸新都，叙庵弟卒。公痛悼倍於尋常，其誄詞有「

羅巧中細人謀。故園先隴癡兒女，泉下傷心也淚流！」又《訣李張唐三公詩》云：「魑魅禦客八千里，羲皇上人四十年。怨誹不學《離騷》侶，正葩仍爲風雅仙。知我罪我《春秋》筆，今吾故吾《逍遙》篇。中溪（李元陽）、半谷（張含）、池南（唐鎬）叟，此意非公誰與傳。」卒於七月六日，年七十有二。時巡撫雲南游公居敬，命殯歸新都。庚申冬，祔葬石齋公墓側。丁卯，穆宗皇帝即位，奉遺詔追贈光祿寺少卿。長子同仁先卒，次子寧仁時寓瀘州。公卒之年，夫人黃至瀘迎歸，撫教則夫人任之也。

簡紹芳《楊升庵先生年譜》（存目）

孫錤《楊文憲公升庵先生年譜》（存目）

程封《明狀元官翰林修撰經筵講官纂修國史贈光祿寺少卿謚莊介新都楊升庵先生年譜》（存目）

紀事

朱曰藩《人日草堂引》 升庵先生在江陽，以厥象託玉泉陳君寄我白下。予卽揭於白下寓齋，日夕虔奉，如在函丈之下。乃己未人日，積雨稍霽，西域金子、東海何子、吳門文子黃子郭子、秣陵盛子顧子相約過予，觴之齋中。賓主凡八人，齋南嚮，先生象在壁間，諸君不肯背之坐，各東西其席，如侍側之禮。先是，比丘圓瀾自焦山來，罌中泠泉見餉，罌未啓，置在牆腳，乃覓得陽羨貢茶一角，烹泉爲供。茶熟，以宣甌注之，焚沈水香於鑪，作禮畢，就坐，各瞻仰，嘖嘖歎曰：「幸甚甚！今日乃得睹升庵先生之象。」郭子曰：「先生長耳重頤，壽者之相，今甲子幾何矣？」予屈指曰：「戊申甲子乙丑庚辰，今年七十有二。」金子曰：「先生風骨癯然，而胸中蘊蓄如此，殆所謂芥子納須彌者耶？」盛子曰：「博哉精哉，宋以來無此人。」予曰：「先生此中如大圓鏡，燭理精瑩，不以纖毫臆見自覆，豈宋人之學可語？」文子曰：「今日之會奇矣，詎可無述？予當勉作人日草堂圖以寄先生，庶幾因象見象，如子所謂大□□重重發光也。」予不覺欣然，拊掌大笑，因歌「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之句，擇其平聲，去其重字，令童子作八鬮散諸君前，約曰：「請各賦一篇拜寄先生，見吾輩萬里馳仰之懷，何如？」於是諸君各欣然拊掌大笑曰：「幸甚！」越二日，文子圖告成。又二日諸君詩次第成。予乃爲之引，復以諸君姓字鄉里及生平列於後，彷彿季倫金谷之叙、□樂鄴中之擬云爾。

《藝苑卮言》卷六 邊庭實以按察移疾還，每醉，則使兩伎肩臂，扶路唱樂，觀者如堵，了不爲怪。關中許宗魯、何棟、西蜀楊名無夕不縱倡，漸以成俗。有規楊用修者，答書云：「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爲壯士歌；宋子京修史，使麗賢燃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磨隃麋。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聊以耗壯心，遣餘年，所謂老顛欲裂風景者，良亦有以。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

又 用修謫滇中，有東山之癖。諸夷酋欲得其詩翰，不可，乃以精白綾作裲，遺諸伎服之，使酒間乞書。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裙袖，酋重賞伎女購歸，裝潢成卷。楊後亦知之，便以爲快。

又 用修在瀘州，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舁之，諸伎捧觴，游行城市，了不爲怍。人謂此君故自汙，非也。一措大裹赭衣，何所可忌？特是壯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

又 楊用修自滇中戍暫歸瀘，已七十餘，而滇士有讒之撫臣昜者。昜俗戾人也，使四指揮以鋃鐺鎖來。用修不得已至滇，則昜已墨敗。然用修遂不能歸，病寓禪寺以沒。

又卷八 曩與同人戲爲文章九命，一曰貧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缺，四曰偃蹇，五曰流竄，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無終，九曰無後。【略】五流貶：【略】明則宋濂、瞿佑、唐肅、豐熙、王元正、楊慎。

又 李于鱗守順德時，有胡提學者過之。其人，蜀人也。于鱗往訪，方掇茶次，漫問之曰：「楊升庵健飯否？」胡忽云：「升庵錦心繡腸，不若陳白沙鳶飛魚躍也。」于鱗拂衣去，口咄咄不絕。

《帶經堂詩話・衆妙門一・標舉類》引《居易錄》 升庵客滇，遊其門者自六學士外，又有隱士董難。難字西羽，太和人，常輯轉注古音，著《韻譜》，《滇志》列《隱逸傳》，曾見其題玉局寺一詩極佳，錄之：「杜鵑枝上春可憐，杜鵑聲裏雨如煙。萋萋滿目芳草碧，杳杳一髮青山懸。忽悲麥秀客遊次，卻憶棟風花信前。惆悵池塘綠陰樹，驚心一曲南薰絃。」風格宛似升庵。

《堅瓠庚集・似畫似眞》（存目）

著録

《百川書志》卷一七 《內翰林稿》二卷。成都楊慎撰。《丁丑行紀》五十三首。《內子寄稿》二十三首。

又卷一九 《選詩外編》九卷。明翰林楊慎用修集梁太子所遺詩及所未及選者。是編起漢迄梁。選之棄餘，北朝陳隋選所未及者。凡二百餘首。

蕭如松《重刻楊太史升庵先生文集後序》 先生從子以義君侍御，余同年友頃得其所編先生全集蜀本，遂與同臺介甫王君謀，刻之秣陵。

宋仕《太史升庵文集序》 余奉命按蜀，謀先生集於先生令姪大行益所君。自一卷至四十卷爲賦序記論書誌銘祭文跋讚詞傳與各體詩，自四十一卷至八十一卷皆訓釋整齊百家雜語，取諸《丹鉛輯錄》、《譚苑醍醐》、《厄言》等書，總名之曰《太史升庵文集》。

湯日昭《升庵遺集序》 集凡二十六卷，爲詩文二十八體，皆前諸刻所不載者。

顧起元《升庵外集序》 澹園先生閎覽博物，以視升庵先生，又所謂後代之子雲也。生平讀其書而好之，凡所爲閎而弗傳者，廣爲搜輯，聚於帳中，以代飴枕已。乃虞部帙之浩繁，惜披覽之緯繣也，手自排纘，彙爲內外二集，而殺氣騰騰鈲枘櫛比，外集尤多。異者疏之，同者合之，複者刪之，互者仍之，疑者闕之，誤者正之。就一部之中，別之以類；就一類之內，辨之以目；巨細畢收，綱維不紊。

張士佩《訂刻太史升庵文集序》 余奉命撫蜀，謀之巡察可泉宋公，以文獻宜爲表章，議克協矣。爰檄藩司往從，悉取其書，得之其家，大行以義君藏輯者，有先生文集若干卷，因就而掄次之；復得《丹鉛輯錄》、《譚苑醍醐》、《藝林伐山》、《厄言》各種雜著，因刪而彙編之。

《玉堂叢語》卷一 明興，稱博學饒著述者，無如用修。所撰有《升庵全集》、《升庵詩集》、《升庵玉堂集》、《南中集》、《南中續集》、《南中集抄》、《七十行戍稿》、《升庵長短句》、《陶情樂府》、《續陶情樂府》、《洞天玄記》、《月節詞》、《升庵詩話》、《詩話補遺》、《丹鉛錄》、《丹鉛總錄》、《丹鉛續錄》、《丹鉛要錄》、《丹鉛餘錄》、《丹鉛摘錄》、《丹鉛閏錄》、《丹鉛別錄》、《丹鉛贅錄》、《墨池瑣錄》、《轉注古音略》、《古音叢目》、《古音獵要》、《古音複字》、《古音駢字》、《古音餘錄》、《古音略例》、《五音拾遺》、《古音附錄》、《古文音釋》、《韻林原訓》、《奇字韻》、《雜字韻寶》、《金石古文》、《六書索隱》、《六書練證》、《六書探賾》、《六書統摘要》、《篆韻索隱》、《古篆要略》、《隸駢書品》、《詞品》、《銘心神品》、《書畫神品目》、《書畫名跋》、《箋簽新詠》、《檀弓叢訓》、《墐戶錄》、《希姓錄》、《瀑布泉行》、《滇程記》、《滇候記》、《滇載記》、《錄異記》、《異魚圖贊》、《夏小正錄》、《升庵經說》、《經書指要》、《楊子厄言》、《厄言閏集》、《敝帚病榻手吹》、《晞篾矧筆》、《四詩表證》、《山海經補註》、《水經補註》。所編纂有《蜀藝文志》、《選詩拾遺》、《選詩外編》、《皇明詩抄》、《皇明詩續抄》、《五言律祖》、《李詩選》、《杜詩選》、《宛陵六一詩選》、《五言三韻詩選》、《五言別選》、《六言絕選》、《蘇黃詩髓》、《禪藻集》、《風雅逸編》、《唐音百絕》、《唐絕精選》、《唐絕搜奇》、《唐絕增奇》、《絕句演義》、《絕句辯體》、《宋詩選》、《元詩選》、《千里面談》、《交游詩錄》、《交游餘錄》、《詞林萬選》、《百琲明珠》、《草堂詩餘補遺》、《填詞選格》、《古今詞英》、《填詞玉屑》、《詞選增奇》、《韻藻》、《古諺》、《古雋》、《詩林振秀》、《古今風謠》、《古韻詩略》、《說文先訓》、《文海釣鼇》、《禪林鉤玄》、《藝林伐山》、《羣書麗句》、《哲匠金桴》、《羣公四六節文》、《赤牘清裁》、《赤牘拾遺》、《謝華啓秀》、《經義模範》、《古文韻語》、《古文韻語別錄》、《管子敘錄》、《引書晶託》、《逸古編》、《寰中秀句》、《蒼珥紀游》、《譚苑醍醐》、《素問糾略》、《羣豔傳神》、《唐史要偶語》、《經子難字》、《脈位圖說》、《連夜吟卷》、《各史要語》、《晉史精語》、《莊子闕誤》、《江花品藻》、《羣書瓊敷》、《羣公四六叢珠》、《輿地碑目》、《春秋地名攷》、《批點瀛奎律髓》、《批點文心雕龍》、《古今柳詩》、《名奏菁英》、《寫韻樓雜錄》、《晴雨曆》、《龍字雜俎》、《韻語陽秋》、《瓊屑》。

《國史經籍志》卷五 楊慎《升庵集》八十一卷。又：《六朝聲偶集》七卷，《風雅逸篇》六卷，《選詩外編》九卷。又：《五言律祖》六卷。又：《絕句辯體》八卷。又：《明詩鈔》七卷。又：《溫泉集》一卷。

《益部談資》卷上 《全蜀藝文志》，楊用修所編也。網羅金石鼎彝，秦漢之文幾盡，可謂博矣。然惜太繁，刻在藩司已不存。《太平清話》云：四川總

志，惟藝文一卷，乃用修所選，立例最古。似殊不然。豈俱未見二書乎？

又卷中　楊用修著述之富，古今罕儔。予所見，已刻者二十九種：《升庵全集》、《升庵詩話》、《楊子卮言》、《赤牘清裁》、《詞林萬選》、《丹鉛要錄》、《丹鉛摘錄》、《丹鉛餘錄》、《丹鉛續錄》、《雜字韻實》七卷，《韻藻》四卷，《說文先訓》□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五：《歷代詞話》二卷。　又卷七：《全蜀藝文志》六十四卷，《新都縣志》（嘉靖間修）。　又卷八：《山海經補注》一卷。《溫泉詩》一卷。　又卷九：《異魚圖讚》四卷。　又卷一二：《丹鉛總錄》二十七卷，《丹鉛續錄》十二卷，《丹鉛餘錄》十七卷，《丹鉛新錄》□卷，《丹鉛閏錄》□卷，《丹鉛別錄》、《丹鉛贅錄》、《丹鉛閏錄》、《引書證托》、《厄言閏錄》、《檄帚》、《病榻手吹》、《蘇黃詩髓》、《庵經說》、《文遊餘錄》、《厄言閏集》二卷，《譚苑醍醐》九卷，《藝林伐山》二十卷，《宛陵六一詩選》、《羣公四六》、《今詞英》、《填詞玉屑》、《六書練證》、《逸古編》、《經書指要》、《唐史要》、《偶語》、《六書索隱》，總之一百四十種。

《千頃堂書目》卷一　楊慎《四詩表傳》一卷。　又卷二：《檀弓叢訓》二卷（一名《附注》），《春秋地名攷》一卷。　又卷三：《升庵經說》八卷，一作《經說叢鈔》六卷，《經子難字》二卷，《轉注古音略》五卷，《古音略例》一卷、《六書練證》五卷、《六書索隱》五卷、《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四：《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附錄》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五：《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六：《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七：《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八：《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九：《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〇：《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一：《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二：《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三：《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四：《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五：《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六：《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七：《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八：《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九：《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二〇：《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二一：《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二二：《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二三：《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二四：《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二五：《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二六：《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二七：《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二八：《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二九：《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三〇：《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三一：《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三二：《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三三：《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三四：《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三五：《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三六：《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三七：《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三八：《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三九：《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四〇：《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四一：《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四二：《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四三：《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四四：《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四五：《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四六：《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四七：《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四八：《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四九：《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五〇：《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五一：《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五二：《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五三：《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五四：《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五五：《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五六：《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五七：《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五八：《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五九：《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六〇：《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六一：《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六二：《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六三：《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六四：《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六五：《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六六：《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六七：《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六八：《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六九：《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七〇：《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七一：《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七二：《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七三：《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七四：《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七五：《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七六：《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七七：《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七八：《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七九：《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八〇：《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八一：《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八二：《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八三：《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八四：《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八五：《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八六：《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八七：《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八八：《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八九：《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九〇：《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九一：《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九二：《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九三：《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九四：《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九五：《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九六：《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九七：《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九八：《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九九：《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〇〇：《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〇一：《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〇二：《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〇三：《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〇四：《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〇五：《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〇六：《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〇七：《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〇八：《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〇九：《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一〇：《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一一：《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一二：《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一三：《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一四：《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一五：《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一六：《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一七：《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一八：《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一九：《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二〇：《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二一：《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二二：《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二三：《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二四：《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二五：《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二六：《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二七：《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二八：《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二九：《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三〇：《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三一：《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三二：《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三三：《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三四：《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三五：《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三六：《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三七：《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三八：《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三九：《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四〇：《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四一：《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四二：《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四三：《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四四：《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四五：《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四六：《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四七：《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四八：《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四九：《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五〇：《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五一：《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五二：《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五三：《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五四：《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五五：《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五六：《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五七：《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五八：《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五九：《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六〇：《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六一：《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六二：《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六三：《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六四：《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六五：《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六六：《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六七：《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六八：《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六九：《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七〇：《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七一：《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七二：《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七三：《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七四：《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七五：《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七六：《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七七：《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七八：《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七九：《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八〇：《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八一：《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八二：《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八三：《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八四：《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八五：《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八六：《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八七：《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八八：《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八九：《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九〇：《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九一：《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九二：《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九三：《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九四：《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九五：《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九六：《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九七：《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九八：《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一九九：《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二〇〇：《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二〇一：《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二〇二：《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古音餘》五卷、《古音拾遺》五卷，《石鼓文音釋》一卷。　又卷二〇三：《古音猲要》五卷，《古音駢字》一卷、《古音略例》一卷、《

三》：《丹鉛總錄》二十七卷、《餘錄》十七卷、《新錄》七卷、《閏錄》九卷、《卮言》四卷、《談苑醍醐》九卷、《藝林伐山》二十卷、《墐戶錄》一卷、《清暑錄》二卷、《墨池瑣錄》一卷、《書品》一卷、《斷碑集》四卷、《素問糾略》三卷、《升庵外集》一百卷（焦竑編次）、《莊子闕誤》一卷、又《禪藻集》六卷、《禪林鉤玄》九卷。又《藝文志四》：《楊慎文集》八十一卷、《南中集》七卷、詩五卷詞四卷、《古雋》八卷、《尺牘清裁》十一卷、《古今翰苑瓊琚》十二卷、《風雅逸編》十卷、《選詩外編》九卷、《五言律祖》六卷、《近體始音》五卷、《詩林振秀》十一卷、《明詩鈔》七卷、《經義模範》一卷、《升庵詩話》四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楊慎《金石古文》十四卷，《古雋》八卷，《風雅逸篇》十卷，《翰苑瓊琚》八卷，《三蘇文範》十八卷。又：楊慎《詩話補遺》三卷。又：楊慎《詞林萬選》四卷。

嘉慶《四川通志》卷一八四《經籍・經部》 《檀弓叢訓》二卷。明楊慎撰。前有慎自序，後有永昌張含跋。蓋慎在滇中，採鄭、孔、賀、陸、黃、吳諸家注義，以補陳澔《集說》所未備。然如胡寅以《檀弓》爲曾子門人，與子思同纂修《論語》，魏了翁又斷爲子游門人。此書既單行，何得於著書之人略而不敘，但引孔疏數言，無所訂正，又言思爲子游之子，註復遺之。至大夫遺車五乘，與《周官・典命》之文不合者，亦未置一語。蓋邊地無書，姑以點勘遺其詩，然猶存古法，賢於何、李諸家，窒塞艱澀，不可句讀者。蓋多見古書，時，邊地少書，惟憑記憶，故不免小有舛譌。然慎學有根柢，兼富詞章，其所論說，究在明人詩話之上。

《霞外攟屑・升庵文選》 《四庫全書總目・升庵集》提要云：「文雖不及賦》、《戲作破蚊陳露布》、《古文參同契序》、《山海經後序》、《檀弓叢訓序》、讀《升庵集》二十卷，採其文三十五篇，去取無義，提要以爲坊本假託。《鳳薰蒸沈浸，吐屬自無鄙語。譬諸世祿之家，天然無寒儉之氣矣。」按：卓吾

又 《升庵詩話》四卷、《詩話補遺》三卷。楊慎撰。是編作於謫戍永昌之乏戰國，末又附載有篇目而無其辭者。自葛天氏入闕訖於師延流徵滌角。馮惟訥《風雅廣逸》即據此書爲藍本，而紕漏之處，亦即沿此書之譌。末一卷所載逸詩諸名，尤多牽合。

又 《升庵詩話》四卷、《詩話補遺》三卷。楊慎撰。是編作於謫戍永昌之梓云云。則此其所刻之一種，而冠以七種之序也。

又 《風雅逸篇》十卷。楊慎撰。是編採錄古來有韻之文，上起古初，下陽子重書》。梨洲《明文案》祇十六篇，與卓吾同者三。《藥市賦》、《戎旅賦》、《答李仁夫論轉注書》（全集無）、《答重慶太守劉嵩陽（繪）書》、《倉庚傳》、《祭王舜卿文》、《祭張南園文》（全集無）、《碧嶢精舍記》、《五言律祖序》、《四書五經餘義序》（全集無）、《張愈光詩文選序》（全集無）、《轉注古音略序》、《趙

藝文

張含《投荒詞寄升庵》（存目）
又《升庵久居高嶠寄訊》（存目）
又《寄用修長言三首》（存目）
又《鐵樓騁望懷用修》（存目）
又《離情四章懷升庵》之一（存目）
又《有懷寄升庵》（存目）
又《幽居感事兼懷升庵》（存目）
又《寄升庵二首》（存目）
又《寄升庵》（存目）
又《憶昔篇寄升庵》（存目）
又《懷用修》（存目）
又《河橋吟寄升庵》（存目）
又《寄升庵》（存目）
又《寫懷寄升庵》（存目）
又《寄升庵》（存目）
又《紫烟亭閒坐懷升庵》（存目）
又《憶舊遊感近事寄升庵》（存目）
劉繪《成都寄楊升庵太史二首》（存目）
黃姬水等《人日草堂詩》（存目）
余承業《送楊升庵客還滇南》（存目）
謝東山《哭楊升庵》（存目）
陳鶴《哭楊升庵太史》（存目）
李元陽《哭楊修撰升庵》（存目）
又《寧海泛舟別升庵》（存目）
又《尋山至浪穹同楊修撰》（存目）
來度《輓楊升庵太史》（存目）
鄧原岳《高嶠吊楊用脩太史二首》（存目）
釋普荷《寫韻樓歌》（存目）
丁自紳《雨宿楊僉憲故宅》（存目）
王士禎《新都縣題楊升庵先生故宅》（存目）
尤侗《新都嘆》（存目）
田雯《碧嶠書院歌弔楊升庵先生》（存目）
王昶《題升庵先生小像》（存目）
又《過楊升庵先生故居》（存目）
又《再過升庵先生故居》（存目）
又《成都懷古五首》（存目）
李海瀛《謁升庵遺像》（存目）
程封《升庵先生像讚》（存目）
孫士毅《題升庵先生畫像》（存目）
張端孫《題楊升庵寫韻樓》（存目）
梁嘉稷《登寫韻樓拜楊升庵太史像二首》（存目）
陸仲舒《弔楊升庵太史》（存目）
黃元治《寫韻樓瞻楊升庵先生像感而題之》（存目）
又《班山海光寺登寫韻樓懷楊升庵先生》（存目）
趙文哲《題楊升庵先生曳杖遺像》（存目）

雜録

《四友齋叢說》卷一八　嘗問大周云：「老先生與楊升庵同鄉，亦常相見否？」大周曰：「升庵在家時余尚幼，故家中未曾相見。後升庵謫戍，住劄瀘州，是雲南、四川交界之地，乃水次埠頭也，四川士夫進京皆至此處下船。在瀘州嘗一見之。升庵下筆則亹亹不竭，然不善談，對人言甚謇澀。其服飾舉動，似蘇州一貴公子。」

李維楨《楊用修先生書擣素賦跋》　此卷楷書班婕妤《擣素賦》，焦弱侯太史評曰：「俊美而挾風稜，渾雅而有英骨。」良然。兩先生博雅同，魁天下同。

弱侯二十年不賜環，差勝用修裹赭衣，而節概不詘同。書自成一家同。擊節此卷，夫有所合之也。大理張公出以視余，余爲嘆賞彌衿。卷前擣素圖爲蕭杶畫，故非凡筆，與班賦可當三絕。大理其寶之哉！又按：舊刻《古文苑》與用修先生所書有異，如燕姜爲燕姬，柱由爲桂由，含笙爲含箏，旅環爲旋環，翔鴻爲翔鸞，風飈爲風飄，寡鸞爲春燕，絕響爲輟響，紋練爲秋線，薰陋爲慚陋，訣沿爲計脩，易泄爲易歇，而無言爲之言還，還空房爲歸空房。用修多見祕閣古本，必有據。附記於此。

《香祖筆記》卷三 胡應麟作《丹鉛新錄》、《藝林學山》以駁升庵，自負博辯，然舛訛復不自覺。如引《三國志》關某傳注，謂羽欲娶布妻，啓曹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按此乃秦宜祿妻，與布何涉，元瑞豈未一檢《陳書》耶？又唐人「長安女兒踏春陽」一絕，見沈亞之集《異夢錄》，胡止據《博異志》，似未睹沈集者。田汝成《西湖志餘》又傅會以爲宋人西湖事，謂爲水仙與鳳俱沈湖中，則剿襲司馬才仲遇蘇小事而爲之，尤可笑。

《霞外攟屑·升庵外集之誤》 《雲谿友議》卷一：王僕射起再主禮闈，武宗詔至殿陛曰：朕近見二字，一刃一穴，莫能詳焉，特詢於卿。對曰：臣於三教經典，竊嘗徧覽，向者二字，羣書未之見也，未審天顏於何文而得。《周穆王傳》有「齊扃」二字，經百儒宗但言古馬名，不敢分於飛兔騕褭，於今靡有詳之者也。上笑曰：知卿夙儒，學綜朝野，偶爲此二字相試，非於經籍中得之。遂賜金綵等。《南部新書》略同。《升庵外集》卷九十引此事，而云起貞觀時人，太宗嘗撰字試之。顛倒時代，將以天下人皆無目，不識一個耶。

又《升庵全集斠》 升庵雜著數十種，既未得見，陳晦伯《正楊》亦鮮傳本，姑就張士佩所刊全集四十一卷以後斠之。如卷四十二《哀窈窕》條，近人既譏其未讀注疏，而但引呂向《文選》注。卷四十三《能者養以之福》條，《漢書·律曆志》應作《五行》。卷四十四《羣妃御見》條，不知小盡之月，誤會鄭注自望後反之。《浮筠》條，引孚尹古注，言玉之澤，如竹膜之膩，如女膚之滑三句，非鄭注，不知何出。《宋人改樂》條，魏漢主之漢下脫津字。卷四十六《曹操欲用孔明》條，按：《抱朴子·逸民》篇之孔明，乃胡昭字，《譏惑》篇明云胡孔明，《三國志》管寧附載其事。近人亦辨之。葛書孔明上，本無諸葛字，升庵誤加。卷四十七《索隱注誤》條，司馬下誤衍「承禎」二字。《二唐書》條，誤記《通鑑攷異》，引《昇平源》以吳兢爲劉昫，字句亦多刪易。卷五十二《鋠槻》條，槻誤從衣。卷六十七《雁鼎》條，引《梁書》檄文潛窺雁鼎，謂字當作贗，忘引《韓非子·說林》正作雁。卷七十二《賕賄》條，蘇師旦獻妻於侂胄而入閣，師旦未入兩府，似誤以程松壽獻妾爲師旦。卷七十四《嫦娥》條。《左傳》有常儀靡，即常儀氏之後也，攷《左傳》有臣靡，無常儀靡。

又《日而月之》 《升庵全集》卷五十二。唐文粹「日而月之，星而辰之」，本《莊子》「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語。然日月星辰語，若出今人之口，其不見笑也幾希。（庸）按。卷三《雲南鄉試錄序》：「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彝而倫之，文而章之」四句，實本之第演彝倫二句。然此種句法，實不可訓。雖唐人本漆園，後人未可用。所謂娥眉未可妒，況乃效其顰也。

《詞苑萃編·紀事·楊愼博洽》（存目）

又《楊愼少時善琵琶》 楊用修少時善琵琶，每自爲新聲度之。及登第後，猶於暑月夜綰兩角髻，著單紗半臂，背負琵琶，共二三騷人攜尊酒，席地坐西長安街上，歌所製小詞，撮撥到曉。適李閣老早朝過之，聽其聲異常流，令人詢之，則云楊公子修撰也。李爲之下車。楊舉卮進李曰：「朝尚早，願爲先生更彈。」彈罷，而火城將熄。李先入朝，楊亦隨著朝衣而至。朝退，進閣揖李先生及其尊人。李笑謂曰：「公子韻度，自足千古，何必躬親絲竹，乃擅風華。」自是長安一片月，絕不聞楊公子琵琶聲矣。（桐下聽然）

《花草蒙拾·楊升庵辨雰字》 「薄霧濃雲」，新都引中山王文木賦「薄霧濃雰」，以折雲字之非。楊博奧，每失穿鑿，如王右丞詩玉角羓與朱鬣馬之類，殊墮狐穴。此雰字辨證獨妙。

張鳳翔

論述

李夢陽《張光世傳》 是時光世角尚丱，業已夢寐屈宋，追步班馬，小視褒雄，馳騁騷賦，落筆千萬言，奇字爛錯，綺文輝奕，觀者咸謂子安再生，

文考復出。既至京師，王公大人翰卿吟客訪造其門，求其面識者，殆日無虛也。於是聲名出李上，然光世不以自居，未始不兄事李而讓其精也。【略】夫張子者，固僻邑之產而寒素之倫也。總角之年，非有雞窗之授、螢囊之聚者也。一旦起而談玄虛，振藻麗，漸鴻之逵，空驥之羣，斯直學之至之哉，亦天之所以畀之也。乃今若斯焉已，大化果測乎？吁，傷哉！然張蓋亦嘗夢幢軿冉冉自天下，廣樂導之，若迎己者。病之革也，起端坐，索紙筆，掃詩一十八章，言意漫渙弗次，漸昏漸竭，末詩有一章三句者，一章二句、一句者，投筆而氣絕矣。今集中錄其全者一十四首。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光世詩賦有《伎陵集》六卷，信手塗抹，不經師匠，如村巫降神之語。而獻吉作傳，以爲子安再生，文考復出；關中人黨護曲論，不惜人嗢噱，皆此類也。宮詞百首，略見故實，爲節而錄之。

《靜志居詩話》卷九 《伎陵集》洵無足錄。蒙叟誚獻吉黨護作傳。然其集，本獻吉評點，初不假借，不以爲近俳，即以爲太實。或譏其篇章雖多，事重意複，或評其蘊蓄有餘，變化未至。惟卷末數篇，云：「流動工緻，所謂吾見其進也。」是無異師之視弟子。若其文有《擬彭澤士夫送陶潛解任歸序》，詆之曰：「此篇疑未睹《歸去來辭》而作。」則侮人太甚矣。愚山黨護之論，殊不其然。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張伎陵集》 鳳翔年僅三十而卒，文章本未成就。與李夢陽爲同年。夢陽爲作小傳，至比之王勃，當時頗以爲黨。今觀集中所附夢陽評點，惟《白巖賦》一篇，稱揚過甚。其他詩文，率多譏彈之語。則夢陽實未嘗心滿之也。

《明詩紀事》丁籤卷八陳田按 光世沒，楊邃庵屬邊庭實整頓遺集。庭實覆邃庵書云：「光世詩文草，叢雜無序，脈絡難尋，若理亂絲之糾結，極力整頓，各依體製，釐爲六卷。」今所傳《伎陵集》蓋庭實所訂也。獻吉爲作佳傳，而又於《伎陵集》指謫其失，一以殉友誼，一以著公評。我輩今日取《伎陵集》而評騭之，早已墮獻吉彀中。

《明詩綜》卷二七下 （存目）

傳記

李夢陽《張光世傳》 張光世者，洵陽人也。名鳳翔，字光世，號攸〔伎〕陵子。生而異質殊才，目羞日，短視，然暗處則反明，燈月之下，猶晝也。故其書窗晝必遮障，而後視也。字左手橫書之，興到筆飛，瞬息滿紙。李夢陽舉之鄉也，蓋與光世同榜云。先是，西涯公遺提學石淙公書曰：「今年榜張，潛冠乎？」石淙公答之曰：「設無李、張二生者，潛不後矣。」及見試錄名第，西涯公歎且服曰：「邃老知人。」是時光世角尚卯，【略】及舉進士，李與同部，見其面黃，憂焉。居無幾，睛亦黃，察其身又黃，問曰：「光世不病疸乎？」光世乃於是告休沐，卧西山巖崦中。李忖其非計，遺之詩，有曰：「石髓遇不識，黃精春始花。洞中日月秘，強食勝丹砂。」光世於是乃移入城，居無何卒，年三十九，文考二十四，先是人以二子擬光世，不識乎！歿之日，母七十餘歲，子七歲，一妻一妾相號於旅邸，聞之無不心酸淚下者，蓋傷張子才而不永，又老者孤者孀者貧無歸也。李於是作哀鳳之操：「鳳之來兮，爾胡爲兮？牛有槽兮雞有棲。鳳兮鳳兮今何歸，傷哉命兮我心悲。」是時李夢陽與曹縣王崇文亦部寮，實經紀其喪事，既以之歸葬洵陽，夢陽復上書孝宗皇帝，言鳳翔抱才未究，居官清苦，困貧客死，棺斂路費咸資友朋，幸獲反葬，禮遵首邱，然老母孤兒幼妻不免凍餒溝壑。伏冀聖慈追繹鳳翔前備庶員六年，不無犬馬微勞，體古之敝帷敝蓋之義，查近時李崙、孔琦之例，敕有司月給米一石養贍，終其母妻之身。奏下，吏部准行。至正德末，有人自洵陽來，言光世母謝世，有司月米住支，而河南巡撫李公以前奏轉行陝西巡撫官，言月米必終其妻，於例乃合，不知今何如行也。

著録

李夢陽《張光世傳》 嘉靖五年，馬考功輯其遺文七卷，屬胡蘇州板之行，然散佚者不少矣。於乎，嗇其年復忌其文哉！初，光世歿，李掇其手稿十餘帙。未幾，李罷官，而人吏又無能識其稿中奇古字者，會孫平泉過，索之去，曰：「吾必卒其事。」然竟無聞也。

邊貢《復邃庵先生書》 《光世詩文草》計十有二冊，癸未夏，藍君王父實托鄙人以修葺之。一則坐其叢雜無序，脈絡難尋，二則坐貢冗懶多病，意緒荒落，暇日披檢，輒多中輟，藏之里笥且兩年矣。頃遵嚴教，極力整頓，眞若理亂絲之糾結也。各依體製，釐爲六卷，名曰《戶曹張伎陵集》，繕寫成帙，附呈台矚，其所謂叢雜無序，脈絡難尋之甚者，則姑置之，俟能者詳定焉，非淺薄之力之所能及也。夫以學如光世，才如光世，不幸貧且夭如光世，死將三十年，乃其遺文尚湮沒而未顯，此非其友之罪邪？貢也於是蓋有不得而辭者矣。

《盛明百家詩・張伎陵集》卷首 故有詩賦六卷，亦不甚傳。空同公蓋嘗惜其未化者屢次。今刻六十餘首。嘉靖乙丑冬無錫是堂俞憲識。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鳳翔集》七卷。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洵陽張鳳翔光世《伎陵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張鳳翔《張伎陵集》七卷。（集爲李夢陽選定。）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張伎陵集》 七卷。明張鳳翔撰。【略】是集前六卷爲詩，附賦三篇，後一卷爲雜文。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張鳳翔《伎陵集》七卷。

李　濂

柯相《乙巳春遊稿序》 春遊有記，大梁嵩渚李子卜嘉靖乙巳之春爲太行諸山之遊，書其事藏之名山，以貽諸好事者也。間以貽予，予受而讀之竟，窴嘆夫興寄高遠，足以爲李子平生一壯遊焉。維時春明景淑，花香草色襲人，杖屨李子，天趣逸發，振衣於崇岡疊嶂之上，人望之若空中飄舉，疑非御風然慕公子無忌侯生之爲人，而感時發憤，亦時見諸懷古之篇。一日作《理情賦》，友人左舜齊者持之去，而空同李子與舜齊姻也，則自舜齊所見之，輒大驚曰：「誰爲此者？其揚馬之流乎？」遂訪之吹臺，締爲忘年之交。而邃庵楊公時自汴入關，空同以弟子修謁，輒問郡中才人，則首以公對。無何郡守陳澍來，楊公曰：「汴有奇士，知之乎？」守逡巡謝不敏。比歸，亟召見郡閣，試樵樓《上梁文》，一揮而就，守大奇之。而督學使者至，又往往禮爲國士，於是嵩渚名聞郡中矣。已而領省解，策大庭，揚見龍之光，而舒漸鴻之翼，學士大夫稱雄焉。比其仕也，麗民治吏，勞勩靡息，而日操觚牘，鈎深

闡精，殆無虛晷，聆洪響而拜下風者，蓋徧天下也。然時俗仕者，率降心抑首，脂韋持兩端以求幸合，否則韜光鏟采，期免機阱已矣。而公獨負氣骯髒，不屑屑與世低昂，以故姍忌且至，年未四十而廣德之車懸矣。公乃歎曰：嗟哉，士誠有遇乎？亦在所表也。漆園高隱，是著《南華》。子長幽廢，斯成國史。倘三徑有待，二豎未嬰，庶足以成吾志乎？乃買田種藥，歸隱於大梁之墟。左右羅古圖史，閉門危坐，且作且述，即親賓至亦弗應也。乙巳之春，會余以領藩至，止執手相勞苦，因與劇談往昔，評隲埏宇，語罔弗契也。而公乃稍稍出其所論撰曰：「駑驥別材於伯樂，鉛盧定品於風胡，嵩洛鄙人，竊慕大雅之日久矣，願一言詔之。」余乃卒業而復曰：「文難言哉！文難言哉！夫好瞻麗者遠冲雅之風，工峭厲者寡渾融之度，尚枯寂者少雋永之裁，媚纖縟者垂中正之則，務涉獵者慚閎博之規，逞矯壯者昧婉約之旨，非不侈然雄也。而綜擷未周，詮著多僻，譬之五色，不比不足以成文章，八音既缺，何能以協韶濩？欲以名世，蔑矣。公博極群書，達觀衆品，羅體格於百氏，會神器於二儀，窮性命之微，核名物之跡，宣化理之原，叙倫類之的，洋洋乎與漢魏爭衡，晉唐方軌，非徒勤陳言以媒耀，沿流潦而享汙者也。此其揚旌鑄範，以信將來，寧有已算乎？即彝鼎竹帛之烈，又何尚焉？《易》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其斯之謂乎？」居數月，余乃有劍南之行，懼公志之弗達也，輒爲之論次其平生，因以冠諸首簡。

《盛明百家詩・李嵩渚集》 嵩渚李公，名濂，字川父，河南祥符人，人稱大梁才子。【略】歸後二十年，乙巳，有《春遊稿》一冊傳於士林。詩文俱率意走筆，不事鍛煉，有古樸風。蓋亦不得已而託之遊覽，以抒其磊磈不平之氣者。拔其尤，刻詩與詞數十首，名曰《李嵩渚集》。自言嘗遊京師之西山，襄陽之鹿門，河南之大別、洞庭，京口之金焦，吳門之虎丘，無錫之惠山，杭州之西湖，會稽之雲門、天姥、若耶、剡溪，四明之天童、雪竇、阿育王山，台溫之赤城、雁蕩，河東之底柱、龍門。其所著作必多，然不可見矣。今壽登八袠，聞尚強健，好遊，喜爲詩文。蓋嗇於官而豐於年者。是歲丙寅，無錫俞憲識。

《明詩綜》卷四〇 廖鳴吾云：川父詞藻俊拔，迥出塵表。

賈詠《嵩渚文集序》 予讀嵩渚李子文集，其文平正通達，冠冕典則，絕無近世氣息，而亦未嘗不古。詩什雜著和平渾厚，精切簡嚴，亦自有法。

《明史・文苑傳二・李濂》（存目）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嵩渚集》凡百卷，最稱繁富，然不甚剪裁。其持論，以明初「吳中四傑」爲歸，求其神似，未免類桓宣武之擬劉太尉也。《秋懷》云：「瀟湘楓落鱖魚肥，楚客懷歸未得歸。頻憶鳳城詢北使，尚聞龍舸駐南畿。驚心關塞旌旗動，旅食江湖諫疏稀。本乏涓埃裨郡國，擬將生事付漁磯。」

《明詩紀事》戊籤卷六陳田按 川父作《理情賦》，左舜齊持以示李獻吉，獻吉大驚，訪之吹臺。王子衡《少石子歌》云：「大梁翩翩李川父。」薛君采《梁園歌》云：「大梁李侯才絕妙，司馬鄒生爾同調。」其爲名輩推譽如此。余檢《嵩渚集》，大約近體勝於古體，七言勝於五言。川父尤留心鄉邦故實，所著《汴京遺蹟志》二十四卷，博綜典洽，幾與《長安志》、《雍錄》抗行。又撰《祥符鄉賢傳》八卷、《祥符文獻志》十七卷，著述繁富，不僅以詩歌擅名已也。

《古意》 《明詩歸》卷四：鍾云：望而不怨，怨得溫厚。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濂，字川父，祥符人。正德癸酉，省試第一。甲戌舉進士，知沔陽州，同知寧波府，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嘉靖丙戌，免歸，年纔三十有八。歸田後四十餘年乃卒。川父少負俊才，時時從俠少年，聯騎出夷門，馳昔人走馬地，釃酒悲歌，慕公子無忌、侯生之爲人。一日作《理情賦》，友人左國璣持以示李獻吉，獻吉大驚，訪之吹臺，川父自此名滿河雒間。介居日久，讀書深思，始知獻吉持論之頗，而學者沿襲之滋繆也。嘗有絕句云：「唐人無選宋無詩，後進輕狂肆貶詞。眞趣盎然流肺腑，底須摹擬失神奇。」又云：「洪武詩人稱數子，高、楊、袁凱及張、徐，後來英俊崢嶸甚，興趣溫平似弗如。」當竄竊剽賊盛行之日，獨具隻眼，可謂卓爾不羣者矣。川父博學多聞，撰《汴京遺蹟志》，爲通人所稱。有《嵩渚集》一百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祥符鄉賢傳》八卷，《祥符文獻志》十七卷。又《經籍三一》：《汴京遺蹟志》二十四卷。又《經籍四四》：《醫史》十卷。又《經籍五二》：《嵩渚集》一百卷，《觀政集》一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 《夏周正辨疑會通》四卷。又卷八：《朱仙鎮岳廟集》。又卷一四：《醫史》四卷。又卷一五：《幻異記》。又卷二二：《嵩渚集》一百卷，《嵩渚外集》□卷，《嵩渚緒集》□卷。

《明史・藝文志二》 李濂《汴京遺蹟志》二十四卷。《祥符文獻志》十七

卷。　又《藝文志三》：《醫史》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觀政集》　一卷。明李濂撰。濂是集乃其正德乙亥在京觀政時所作，故以爲名。凡賦二篇，各體詩二百五十四首，或言其五言律勝於仲默，豈篤論乎？《立春日舟中》云：「作客尚無地，他鄉空復春。舟中兒女大，天末歲時新。樂事喧殊俗，窮愁縛遠人。椒盤懷故里，腸斷白頭親。」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邃谷集》　十二卷。明戴冠撰。案明有兩戴冠。其一長洲人，有《禮記集說辨疑》，已著錄。此戴冠字仲鶡、信陽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山東提學副使。事蹟具《明史》本傳。或混爲一人，非也。冠受業於鄉人何景明，詩亦似之。然景明詩雖風姿俊逸，而醞釀猶深。冠才學皆遜於師，而徒守其格調，殆所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者矣。

《辛巳七月一日登樓》　《皇明詩選》卷八：轅文曰：仲鶡亦未升大復之堂。

《明史・藝文志四》　戴冠《邃谷集》十二卷、詩二卷。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〇陳田按　仲鶡詩宗何大復，天才雖遜，工力亦深。

樊鵬《山東按察司提學副使戴君冠墓誌銘》　君戴氏，諱冠，字仲鶡，號邃谷，先世江西吉水人。父誼，中弘治戊午鄉試，累官至趙府長史，娶程氏贈太安人。生長子巾，次卽君也。君幼嶄然自由，謹禮容，太嘗婆娑嬉遊。長從吾師何子於京師，苦學至困疾，輒益弗懈。是時長史公仕獻縣學，君每省視，往來途中，口誦不輟，途人皆異之。數年盡得何子之道。嘗讀其文曰：「彼有善不善。」何子稱曰：「戴生妙悟，諸人弗如也。」由是名聲籍甚。正德丁酉舉河南，戊辰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主事三年，憂國用之不足，而見冗食之衆也，於是上疏曰：「臣聞立國以人，聚人以財。祖宗以來百六十年，倉庫積蓄，未見其有餘。軍國經用，未見其不匱。海內虛耗，物力頓屈，此何故也？今宣大陝西諸邊數有警報，戶部運送之使，相繼告急之不絕，加之北直隸、河南、山東、徐淮之境，水亢爲災，小民逃亡。不知陛下亦嘗少念及於此乎！臣惟古人論理財，皆務去冗食。臣見京師勢要之家，子弟家人，苟竊爵賞，錦衣官屬萬餘，次者係籍勇士，投充監局匠役，不可數計，實皆所謂國蠹也。昔國家漕運，每歲四百萬，所入足供所出，尙有贏餘。近年水旱相仍，所入不及前數，而歲支過當，概計此輩所費三分之一。陛下何忍以赤子膏血，養此蠹乎？」又曰：「臣聞兵貴精，不貴多。邊軍生長邊

孫繼芳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繼芳，字世其，華容人。正德辛未進士，除刑部主事，改兵部。諫南巡，拜杖，遷職方郎中，出爲雲南提學副使。居官亢直，屢遭排擯以死。爲諸生，受學於何仲默。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一引《沅湘耆舊集》　華容孫氏自副使至子雙先生凡五世，皆以文學顯。其曰《洞庭漁人集》五十三卷者，副使之子宜也。曰《園居》、《鳴鋏》、《浮湖》、《北遊》等集者，副使之孫斯億也。曰《遂初堂集》十一卷者，副使之曾孫羽侯也。曰《微書四種》，今所存《刪微》三十六卷者，副使之玄孫殼，卽子雙也。副使立朝有風節，詩其餘事。

《千頃堂書目》卷二二　孫繼芳《石磯集》二卷。

《明史・藝文志二》　孫繼芳《磯園稗史》二卷。

戴　冠

《盛明百家詩・戴學憲集》　師事大復何公，有時名。故友陳羽伯嘗官洛中，數語公文章氣節並及其詩。予令史胥錄之，藏諸篋笥者二十餘年矣。比刻諸集，因爲選輯登梓，用備一家。其詩聲調宏邁，語意勁拔，慨慷激昂，有古國士風。無錫愈憲識。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冠，字仲鶡，信陽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提學副使。與何仲默爲詩友。周右梅曰：「仲鶡五言律詩勝於仲默。」

土，習於戰陣，今一遇有警，便遣京軍。彼居則惡其奪食，戰則恐其奪功，烏肯盡其死力也哉！虜退，京軍掣回矣。宣府兌調官軍三千餘名，累經臣下論列，堅不肯從，不知陛下何所顧慮而不從此乎？」又曰：「臣聞天下藏富於天下者也。若務鳩聚爲帑櫝之積，是匹夫商賈之計。比年逆瑾既貶，所籍財產不歸之有司，而貯之豹房，遂創新庫。夫供御之物，內有監局，外有部寺，不知此庫何所用之？」疏上大忤，貶廣東烏石驛丞，是爲正德十年焉。石居七年，種蔬自給，益肆於學。嘗赴廣州夜行，海賊入舟，君惶懼投水，若有人捧出者三，乃獲生。嘉靖改元，起戶部員外，半道陞延平知府。延平幾一年，適當入覲，君弗治行，一日肩輿出城，隸人問何之，曰：「直從北路歸爾。」一郡大驚。其廉直如此。尋改蘇州，數月拜山東按察司副使提學，未履任，遭長史公之喪，服闋而感風病，積久不□。

（存目）

《明史・戴冠傳》

張魯《續刻戴氏集引》 邃谷戴公，自少穎悟絕倫，弱冠登正德戊辰進士，任戶部廣東司主事，歷員外郎。憤時事之非也，條陳治道，極其剴切，遂忤旨落職，直聲動天下。謫居數年，涵養擴充，兩造其極，形於著述，追蹤古作，文名重天下。超擢山東提學副使。吉水，公舊貫也。清風高節，鄉評推重，傾耳之餘，殊切敬仰。及視篆信陽，公物化已久，索其遺稿，僅二小帙，窶甚訝之。進其子汝濬問焉，對曰：任公既刻之後，旁搜博采，日積月累，今惟倍矣，繕寫以待。乃爲訂其訛舛，次其簡編，付諸梓人。【略】刻成，汝濬請序，義不可辭，書以歸之。汝濬才行克稱其家，茲集其一事云。嘉靖二十有七年正月望後之吉，奉直大夫知信陽州同鄉安厓張魯書。

《國史經籍志》卷五　戴冠《邃谷集》十二卷、《詩集》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二　戴冠《邃谷集》十二卷、《詩集》二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戴冠《邃谷集》十二卷。

丁　奉

薛應旂《南湖留稿序》 海虞丁南湖先生，舉進士，歷官南驗部郎中，正德中以詿誤去。既諫垣白其事，詔復登用。時值其舅氏陸水村位冢宰，累遺書促之起，先生辭不赴，雅志藝文，多所著述，是稿蓋其一爾。嘉靖壬寅秋，介其友益齋趙子德光屬薛子爲序。薛子以吏冗，未有以應也。迨冬十二月，先生歿矣。薛子哀厥初誠，義同掛劍，乃作序曰：【略】廼先生澹泊清脩，遺落聲利，鴻飛鳳翔，山棲淵盥，悠然物外，詠歌徜徉，五柳歸來，無名自在，視彼子雲、子厚，人品不徑庭耶？矧其大篇短章，體裁各具，足爲詞人典則，信可傳也。先生名奉，字獻之，南湖其所自號，故題其稿云。時大明嘉靖癸卯季夏穀旦，謹序。

方鵬《南湖留稿序》 今常熟之虞山巖巖，尚湖渟泓，爲揚域擅美，厥惟舊矣，而南湖丁公實挺生其間。公以明經舉進士，歷官銓曹，既廼遯於湖上，結樓居以面山水，日事清吟，讀古人書，與之上下其議論逾二十年，興至即引觴放酌，隨意所到，援筆立就，而篇章句什若夙構天成，識者驚服。蓋公自謝簪紱以來，聲華勢利漠不關情，惟一意著述，故其爲時文則雋雅，爲古文則雄健，以至爲賦、爲樂府、爲古詩、律詩、排律長篇、絕句、序、記、傳文、論、誌、表、狀、贊、頌、銘、誄、哀詞、書啓、對說雜著等作，各成家數，各有體裁，而風格氣韻高視一時。晚歲用意益深，述作益富，讎校之下，視有不關世教不愜己志者，多芟而火之。其所存者雖短章絕句，皆能膾炙人口。嗚呼，良工苦心，茲《留稿》之所以名歟？予嘗登公之樓，覽公之作而愛之，廼再拜而請教矣。公則指湖山而笑曰：「一睫之外，何莫非詩。吾所得者在是。以無聲求有聲，可矣。」予退而省公之篇章，象公之意氣，味公之言論，則見其文采之秀拔，鈞節之跌宕，指義之宏深，如高山峻嶺、長江大河，峙之則青霄疊巘，爭奇競險，流之則碧波無滓，跳珠濺玉，合之則雲影天光，互相吞吐。夫然後知公之所以抽英咀華，落地作金石聲者，湖山之靈實有以融結之也。抑公之作斯稿也，首之以賦虞山，賦尚湖，且極其膾寫形容之妙，非有得於心目之所熟識，精神之所孚感，而能若是乎？然則湖山特孕公以洩靈，而公則代湖山以言志，而二賦者殆開詞緘而發文秘者歟？公平生著述，自時文而下有《閱史迂論》、《五經臆言》、《通鑑贊斷》等書，皆無慮萬言，類能發前人所未發，已爲好事者梓行矣。然皆矩趨法步，不能盡其才者，而此稿則其縱轡橫奔，出入繩墨，大可爲詞人典則，雖傳之天下，將無有弗愛而弗珍者矣。噫，公去而稿留，《留稿》固所以留公也。稿之行於

時，公之所以爲不朽也。昔人留三餘以屬後，公則留一稿以貽子，斯固均爲賢達之卓見，而其處實有無之辨，有終不能以彼易此者。公與予同郡同科甲，且訂世講之誼，今公子健、价、任以公遺命委序於予，予不得以無文辭矣。稿爲帙凡一十二卷，爲體凡三十二種云。時大明嘉靖癸卯孟春朔日，謹序。

瞿景淳《南湖逸稿序》 南湖丁先生有道士也，雅好文藝，初舉進士，以養母故辭烏臺之職。既典銓衡，所可否士咸當公議，人稱冰鑑。後避權閹，即掛冠隱於湖上，銓宰招之不赴，諫院薦之不起，悠然物外，閉門著書。所述作甚富，當先生時梓行於世者不可殫數，至有《逸稿》一帙，伊子衡陽尹後涇攜以示予，且屬予序。予觀其書，法度森嚴，如龍虎鳥蛇布列於行陣之間，意度閑雅，如朱絃赤舄周旋於殿陛之上，閎深雄放，又如南湖之晴濤、洞庭之駭浪，洋洋乎不可狎玩也。何以稱逸哉？後涇曰：「因家無存稿，散漫遺逸，不肖留心剔訪，或得之故舊，或得之寺院山水間，幾廿餘年方始成帙，是稿而逸者，今故錄之以爲閒居之玩，庶見《逸稿》如見吾親也。」【略】予故序此以廣其傳，並以彰孝子不忍忘親之意云。時大明嘉靖己未季春穀旦，謹序。

瞿汝說《吏部南湖丁先生文選序》 【略】其性情發於詩，而風世之道寓焉。其論議矢於文，而經世之道載焉。其典故該於賦記，而叙事之體核焉。至其修詞，則巧若承蜩弄丸，勁若飛戈奮戟，麗若繩珠編貝，捷若駕風鞭霆，郭宏若張千門立萬戶，怪異若飛兔越山，神魚超海，千態萬狀，令人應接不暇。不佞驚而奇之，謂先文懿之稱先生果不虛也。

王錫爵《叙丁吏部文選全集》 知公之品格高標，遇意特遠，雖托篇什以宣洩性眞之蘊，非借幽棲以預規篇什之傳也。見謂詞家稱哲匠鴻才，靡不上士，歷官銓曹，孤潔自處，見妬娥眉，遂拂衣掛冠，退隱湖上，結廬以樂山水，閉戶以著詩書。堅卧里中，陶情物外，亦五柳歸來之意乎？溯其生平述作，有《閱史迂論》四卷，《五經四書臆言》二十卷，《通鑑贊斷》四十五卷，悉用梓行。詩文則有《南湖留稿》、《南湖逸稿》二帙。《留稿》則太史矯亭方公、督學方山薛公序而刻之。《逸稿》雖業已成帙，尚未鏤板，迄今皆已散亂不復統彙，久之未免有遺失之虞。不肖編其次第，去其重複，補其文之遺者，正其字之訛者，合錄二稿，集成一帙，請諸名筆，選摘較訂，並乞序跋，分類付梓，庶幾有成，敢稱不朽云。時大明萬曆癸卯桂月穀旦，玄孫汝寬百拜奉

蔣以化《丁吏部文選序》 余讀吏部丁先生之集，而曰非吏部之集，而柴桑、香山二先生之集也。集吏部矣，而曰柴桑、香山者何？以其人其文之侶也。《家燕》諸篇，則柴桑命子文也。冢宰諸對，則柴桑折腰語也。《尚湖》等賦，則香山池上篇也。《祝齒》等文，則香山齒落詞也。至於《別居》、《待盡》諸唫咏出，又柴桑所爲自祭文與香山所自銘其墓者也。【略】時大明萬曆甲辰孟夏朔日，文林郎貴州道監察御史、邑後學蔣以化頓首拜撰。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南湖詩不事鍛鍊，興酣落筆，往往暗合曩篇。句如「白蘋風外水，紅葉雨中山」，「徑轉花間月，山飛樹杪泉」，「夜橋喧客櫂，曉碓起鄰燈」，「菜甲今朝雨，蒲香隔岸風」，「人當紅樹坐，船觸白蘋行」，「白髮生秋日，黃花惜暮年」，「山寒松子落，籬暝豆花深」，俱有風韻。即嘔心撚髭者爲之，不過爾爾。

《湧幢小品》卷一三 常熟丁南湖，名奉，正德戊辰進士，南司封郎中，年三十九致仕。謂古今賢士終此官者得二人焉，宋則席汝言，明則莊定山昶。且云：同入泮者二十五人，三進士，同鄉舉者六人，五進士，皆先死，而己以年少獨存，又多子孫，快然自幸，亦達人也。攷公以母徐太安人喪，服闋致仕，累薦不起。時同鄉陸太宰完爲政，將用之，固辭不赴。太宰，其母舅也。臨卒，作《入山待盡詩》、《別六孫》、《別鰥居小樓》，數詩皆有超然之識。先是，國朝戊辰科，本縣中進士者，止洪武二十一年施顯，正統十二年吳淳，官皆御史，皆有文學，皆不壽。至公亦入御史選，以母老辭，改南吏部，早乞休，所著有《南湖留稿》，而壽亦甚永。要見夭有定數，人固能留之矣。又築假山於家，名曰代勝，自爲之記。

丁汝寬《丁吏部文選跋》 我高祖南湖府君以正德丁卯領鄉薦，戊辰舉進士，歷官銓曹，孤潔自處，見妬娥眉，遂拂衣掛冠，退隱湖上，結廬以樂山水，閉戶以著詩書。堅卧里中，陶情物外，亦五柳歸來之意乎？溯其生平述作，有《閱史迂論》四卷，《五經四書臆言》二十卷，《通鑑贊斷》四十五卷，悉用梓行。詩文則有《南湖留稿》、《南湖逸稿》二帙。《留稿》則太史矯亭方公、督學方山薛公序而刻之。《逸稿》雖業已成帙，尚未鏤板，迄今皆已散亂不復統彙，久之未免有遺失之虞。不肖編其次第，去其重複，補其文之遺者，正其字之訛者，合錄二稿，集成一帙，請諸名筆，選摘較訂，並乞序跋，分類付梓，庶幾有成，敢稱不朽云。時大明萬曆癸卯桂月穀旦，玄孫汝寬百拜

謹識。

丁孺端《先吏部文選小序》 不肖讀先吏部文選而不能不痛悼我先君也。當武宗朝，先吏部弱冠聯掇巍科，例當授比都臺省，司天子喉舌，而念切省親，乃辭不受，受南中銓部主政，未幾而陟正郎，旋以朝列大夫拂衣賦歸來。當是時也，我吳郡冢宰陸公於先吏部有渭陽之戚，屢以溫言相諭，謂旦夕還朝，可膺不次之擢，而再四懇辭，確不可易。無何而宸濠變作，國家興靖亂之師，陸公亦不免於禍。一時中外諸公，未嘗不服先吏部之鴻冥爲卓識也。自是益訂盟泉石，謝絕塵囂，惟以著書立言爲本分內事。遡其生平述作，有《南湖留稿》、《南湖逸稿》二帙。《逸稿》雖業已成帙，尚未鏤板。我先君廩生著有《南湖留稿》、《南湖逸稿》。此集則宣城梅守箕合二稿選輯者也。凡詩四卷，文四卷，而詩末附以史贊，文末又附詩三首，體例頗爲叢脞。詩文皆未成家。史論二卷，亦大半陳因之語。

《千頃堂書目》卷三　丁奉《經傳臆言》二十八卷。又卷二二：《吏部文選》八卷（一作《南湖留稿》）。又卷三一：《虞卿三賦》（原注：卿一作鄉）一卷。

《明史・藝文志一》　丁奉《經傳臆言》二十八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丁奉《吏部文選》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丁吏部文選》　八卷。明丁奉撰。【略】

方豪

陳德文《方詩叙》 方詩者，棠陵先生方子之詩也。不曰「棠陵子詩」而云「方詩」者，以韓、柳之文，李、杜之詩，世未嘗考之於其號也，而韓文杜詩，人至於今稱之。【略】陳生曰：信矣方詩！近略唐、宋，遠非漢、魏，其十三國之風、二南之韻也已。是故其體質以華，其詞疏以遠，其氣昌以和，其義精以約，其放之也不餘，其斂之也無不足。嚴滄浪曰：詩有別才，非關理（學）也，有別趣，非關詩（理）也。噫！理外無才，趣外無詩，詩外無性情，詩云詩云乎哉？病卧樵山，日閒無事，紀名家，述大方，因裒錄子之詩而僭評之叙焉。嘉靖戊子秋七月己卯，吉人陳德文拜手題。

魏憲《棠陵文集序》 棠陵方思道先生，在武宗時以名制科令崑山，有《乞蠲逋負疏》，念民瘼矣。補沙河爲宋文貞公續斷碑，重先典矣。主秋曹諫南巡，廷杖謫謫，著節忠乃后矣。僉事楚中有《乞養疏》，晉秩閩臬有殲倭功，孝於親而勞於事矣。炳炳躬行，業已千古，文其末也。然末而不傳，本烏從見？今所著《南牧》、《沙河》、《養餘》、《見樹窻》、《洞庭煙雨》等集，燦然在天壤間，似不必一人知已矣。然當逆濠之亂，公以白晳書生左右陽明先生於戎馬倥傯之際，先生極爲推轂，期以巖廊之器，許以雲霞之姿，詩載志乘，

《國史經籍志》卷五　丁奉《虞鄉三賦》一卷。

今猶可想見其獲知己於當身，昭知己於後世者，業已有徵。余客天雄，公裔孫竹友先生令繁陽，政通民理，復搜公遺集示余較梓，拔其尤者布諸國門，與天下後世共相珍惜。【略】公得陽明於先，得竹友於後，使之光氣嘗新，並于日月，以視世之瞶瞶棄祖父遺棄於灰燼塵土中者，其所得孰多也？余於是集，益不勝今古消長之感矣。三山晚學魏憲拜題。

《盛明百家詩・方棠陵集》　開化方思道豪，負磊落不羈之才，厲超忽無求之志，高視遠覽，發諸聲詩。嘗自號棠陵子。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豪，字思道，開化人。正德戊辰進士，知崑山縣，陞刑部主事。諫武宗南巡，杖幾死。起湖廣僉事，進副使。思道負才磊落，曠達不羈，探奇歷勝，與鄭善夫同好。結石處，必刻棠陵詩。茲山秀常玉，之子囊中錐。群峰瀕秋氣，喬木含凉吹。歸隱棠川，以詩酒自娛。詩多率易，此行非佳餞，誰爲發幽奇。奈何眷清賞，局促牽至期。悠悠傷絕學，之子亦如斯。爲君指周道，直往勿復疑。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棠陵集》　豪與鄭善夫友善，集中有祭鄭繼之文，叙交情極爲篤摯。而詩則不及善夫遠甚。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〇陳田按　思道頗有時譽。王浚川《少谷子歌》云：「彼時才傑遊帝旁，信陽之何棠陵方。大梁翩翩李川甫，吏部薛生尤擅場。」今觀其詩，無論何、薛，即方之川甫，亦非其倫。

《竹溪記》《明文授讀》卷二八：先夫子曰：【略】棠陵之文，蒼老奇崛，似不苟作，在山谷伯仲之間。

方元啓《棠陵文集序》　公著作不下數十萬言，邑乘有云，已刻稿凡十數種，蓋猶九鼎一臠耳。今歷百餘年而子孫衰微，近復遭兵火，其集多煨燼泯滅。余思方氏文章功業，昭灼古今者代不乏人，如元老著勳，□詩雄飛，富文唐室，蛟峰大魁，南渡正學，標炳明史，此其不朽者也。因繁署政治之暇，披公手澤，心切繩武而未能也，抑望忍以公之功德文章聽其湮沒不傳也哉！用是輯所存十百之一，復校讎簡訂之，不僅十之一耳，謹付諸梓，半以垂之不朽云。時康熙十二年歲次癸丑秋月，裔孫元啓謹書於繁署之談琴處。

劉友光《棠陵文集序》（存目）

《國史經籍志》卷五　《棠陵集》三卷。

《國史經籍志補》　方豪《養餘錄》乙冊。

《千頃堂書目》卷三　方豪《韻譜》五卷。　又卷二二：《棠陵集》三卷，《養餘錄》，《老農編》，《洞庭煙雨編》，《珍憶錄》，《奉希集》，《棠陵文選》八卷(魏憲輯)。

《明史・藝文志一》　方豪《韻補》五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方豪《斷碑集》一卷。　又《蓉溪書屋集》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棠陵集》　八卷。明方豪撰。豪有《斷碑集》，已著錄。是集前六卷爲文，後二卷爲詩。

王守仁《常山縣留別方思道詩》　西峰隱眞景，微徑臨通衢。行役空屢屢，過眼皆塵迷。青林外延望，中閟何由窺。方子巖廊器，兼負雲霞姿。每逢泉石處，必刻棠陵詩。茲山秀常玉，之子囊中錐。群峰瀕秋氣，喬木含凉吹。此行非佳餞，誰爲發幽奇。奈何眷清賞，局促牽至期。悠悠傷絕學，之子亦如斯。爲君指周道，直往勿復疑。

邵經邦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永嘉以議禮驟貴，繼爲陸子餘所劾，業勒歸矣。尋卽召還。會陽月日蝕，先生上言：「議禮貴當，用人貴公。陛下私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者爲公禮也。夫禮惟當，乃可萬世不易。使所議非公，則禮可守也，亦可變也，可成也，亦可毀也。陛下果以禮爲至當，欲子孫世守，莫若厚其賚(予)，全其終始，以答議禮之功。然後轉選碩德，置諸左右，使萬年之後，廟號世宗，不亦美乎？」永陵震怒，既予杖，復下獄，發邊衛充軍。明之列辟，永陵猜忌之尤。李襲愍以漢武帝、唐憲宗發策，猶難免於瘐死。矧以人主生前，臣下輒敢預爲擬謚乎？沈孝廉景倩疑「世宗」二字，默契宸衷，遂從末減。亦未必然。予謂先生幸言之於嘉靖初年爾。使在西內營齋之日，則斷不能保首領矣。先生詩少敦琢，第七子盛行之日，不沿其流派，正見骨鯁處。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弘藝錄》　三十二卷。明邵經邦撰。經邦字仲德，仁和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至刑部員外郎。以論劾張孚敬下獄謫戍。事蹟具《明史》本傳。經邦以講學自任。嘗採古今論學語，發明其旨爲《弘

道錄》。又刪掇諸史爲《弘簡錄》。所著詩文，則別爲此錄。經邦自作誌銘所云「三弘集成，瞽開聾鳴」者是也。考其自作小傳，稱榷稅荆州時裒所著爲《弘藝錄》。故卷首自序題嘉靖四年乙酉。而集中所載，併及於暮年絕筆。則又後人續編，非其手定之本矣。經邦上武宗疏及中興保治、日食建言諸疏，皆慷慨激烈，足以見其志節。其他詩文則類皆抒寫胸臆，不屑屑以研鍊爲工。卷首《藝苑玄機》七十三條，專明作詩之法。以嚴羽「詩有別才非關學」之說爲不然。且謂清廟緝熙，莫非至理所寓，未可不謂之詩。人惟狃於習俗，謂與經生不同，故往往黏皮帶骨。觀其持論，其宗旨概可知也。

《明史・邵經邦傳》（存目）

《千頃堂書目》卷一一　邵經邦《弘道錄》五十七卷。　又卷二二：《弘藝錄》三十二卷，《附錄》十五卷。　又卷三二：《藝苑玄機》一卷，《律詩指南》一卷，《儷語指迷》一卷。

《明史・藝文志二》　邵經邦《學史會同》三百卷、《弘簡錄》二百五十卷。又《藝文志三》：《弘道錄》五十七卷。　又《藝文志四》：《弘藝錄》三十二卷。　又《律詩指南》四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國史經籍志補》　明邵經邦《弘藝錄》。（三十卷，六冊。）

皇甫沖

論　述

皇甫涍《因是子樂府序》　予竊病夫古風盛行於今，而今之談詩者喜爲苛論，不以大公之心裁之，緝緝翩翩，熒惑相誇，終無以復古之全盛，以成國家之弘化，斯不亦談詩者之過與？夫詩不出於古，蓋亦弊而已矣。是故學之者速化於諷詠，使古人之作若自己出，情辭自達，達則惡可已也。由是間有合於古者，非驟竊以綴，亦其勢然也，久而化焉，豈復有是哉。或者指摘毛髮，以爲作者羞，考其所爲，則鉤剽幽曲，悍險自足，反之情則匪和協之音，會游賞之篇；艾前之集，半爲贈別寄懷之什。日邁月征，歲其往矣；水流

岳峙，跡其乖矣。吾輩池草之情，周郎隙駒之歎，掩卷三覆，涕下無從。【略】重陽日某再拜。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庚戌下第，有《還山詩》一卷。壬子遊虞山，有《紀遊詩》一卷，自爲之序，詞致甚美。全集凡六十卷。子浚博綜羣籍，留心世務，爲人甚口好劇談，宿學爲折角莫能難。又好騎射，通挾丸擊毬、音樂博弈之戲，吳中文士與輕俠少年，咸推爲渠帥。武宗即位，正法凌遲，撰《緒言》及《申法》。車駕南征，撰《己庚小志》；大同之變，撰《幾策》。幼好談兵，憤北虜薄城下，撰《兵統》及《滅胡經》。海寇突起，當事無策，撰《枕戈雜言》，凡數十萬言。今與其全集，皆不傳於世。金陵張文寺曰：「四甫之才，子浚爲冠。」亦闡幽之論也。

《明詩綜》卷四五　鍾廣漢云：「皇甫昆弟詩，如謝家兒女張燈，蠟淚皆成珠鳳。」

《靜志居詩話》卷一三　四皇甫詩，源出中唐，兼取材於潘、左、江、鮑，清音亮節，淨掃氛埃。高蘇門、華鴻山、楊夢山而外，無有及之者。《送劉朝甫還吳》云：「同遊心事已成非，忍向都亭復送歸。二月渾河冰尚合，三春禁柳色猶微。舊來道路愁能記，此去音書憶到稀。極目輕舟雲水上，別君那得不沾衣。」

《明詩別裁集》卷七　吳中詩品，自高季迪、徐昌穀後，應推皇甫兄弟，以造詣古澹，無一點穠纖之習。時二黃三張，空存名目耳。

《明詩紀事》戊籤卷五陳田按　子浚詩，五言與諸弟合轍，歌行獨得變《風》變《雅》遺意。子浚《舟中讀楊兵部疏》詩云：「誰讀楊公疏，聞之感慨生。無從得借劍，空使欲沾纓。塡獄人誰惜？投沙己獨清。須知直臣志，九死一歸就比，亡何。先君以讒免，憤然嘆曰：「漢緹縈一弱女耳，猶能鳴父之冤，毛輕。」弔椒山之死，義憤勃發。乃弟《司勳集》中《壽介谿序》、《謝嚴相公分惠矧男子乎？」乃草疏凡千言，其略曰：「臣父爲良二千石，多治行，方藍鄢盜大官攢品》、《謁鈐麓書院》、《嚴公解相還豫章追送淞陵》諸詩，過於放翁之賦起，破郡邑如破竹，所過民無噍類，果州獨全。設使果陷，陛下安所望蜀《南園》。在山出山之詠，能不於茲三歎！耶？乃不蒙增秩越級之賞，而聽受金縱盜之誣，何以勸雲中守哉？」先君聞之，移書使人邀諸途曰：「余恥爲折腰吏，久欲投劾去，矧在危城中，獲生還幸矣，特恨不早，乃爲孺子所詆，尙奚言哉？」然疏業已上。陸太宰銜之，寢不報。事載《近峯年譜》。先君閒居，公開逕葺園，奉之以娛，而代爲家省。慶展俱存，情耽旣翕。日與諸弟商榷《易》義於世業堂，由是海內知有皇甫

傳記

皇甫汸《華陽長公行狀》　余兄華陽公之旣卒也，兄子槃率其諸弟來言襄事，乃泣而拜，且屬余狀其行，將乞銘於文苑，乃再拜相對而泣。蓋余兄弟四人，仲先公卒，季後余生，謂余知公稍詳也。嗟嗟！余忍狀余兄哉！援筆每撫膺流涕，輒復罷棄者數月矣。然懼夫疎者匪溢而乖實，或缺而弗彰，是誰之咎哉？是誰之咎哉？公諱沖，字子浚，中憲公之元子也。曾大父諱通，爲一善公。大父諱信，贈奉直大夫禮部員外郎，是爲韋庵公。父諱錄，仕終順慶守，進階中憲大夫，是爲近峰公。母黃氏，封恭人。皇甫出宋戴公之後，以字爲氏。歷漢隋唐間，通侯本枝，著稱安定，丞相苗裔，徙自茂陵，宋室不競，提刑從遷，遂爲吳人。累葉不仕，隱於酒庫，今城東孔聖里，余故家也。一善公積德砥行，昌裕後之猷。韋庵公敦詩弘文，振昭先之業。然發科起家，則自中憲始也。恭人來嬪三載，嘗夢老人負鼎貽之而有妊，果生沖。厥後每誕子，咸夢是翁授之鼎，而鼎各殊制，卒爲讖云。誕之辰，有白鶴旋舞於庭，及生，挺姿秀朗，秉性淵哲，知非凡兒。中憲公登丙辰進士，居京師。公甫七齡，奉母夫人攝家事，殊有條至，應對賓客，裁答書問，諳若成人。母夫人將之外家特久，以故多渭陽之情。束髮就傅，稍習句讀，卽了大義，殆天縱匪由師得也。隨遊輦下，觀宮闕之麗，思踐其階，見軒冕之華，謂可代而致也。年二七，御史視學南畿，召試，大奇之，取入郡學充弟子員，參多士，比於鄉。先君讓之曰：「玉未琢而示之璞，胡躁也？」少長，發悲歌於燕市，慕遺風於魯墟，懷英烈於荆楚，探勝蹟於巴蜀，爰記三峽，以闡山川之秘焉。始謂仲宣爲宿構，疑子建於倩人矣。兼之甚口好劇談，宿學爲折角莫能難，又好騎射，校輒多中，出武兒右，凡挾丸擊毬、音樂博奕之戲，罔不精通焉。先君在郡校諸生，雜置其中，公占五經題，悉成文，先君驚嘆曰：「余幾爲山公，汝業臻此，可失時耶？」乃令攜弟司直公無從得借劍，空使欲沾纓。塡獄人誰惜？投沙己獨清。須知直臣志，九死一之，移書使人邀諸途曰：「余恥爲折腰吏，久欲投劾去，矧在危城中，獲生還幸矣，特恨不早，乃爲孺子所詆，尙奚言哉？」然疏業已上。陸太宰銜之，寢不報。事載《近峯年譜》。先君閒居，公開逕葺園，奉之以娛，而代爲家省。慶展俱存，情耽旣翕。日與諸弟商榷《易》義於世業堂，由是海內知有皇甫

《易》矣。先達王文恪公、吳文端公大器之。與仲氏謁喬司馬於白下，一時名公如燕泉何司空、東橋顧司寇，引爲忘年交，不啻二陸入洛，江東士爲減價也。遙經茅山，登皇甫谷，飄飄然有塵外之想。乃號華陽山人。屢試於鄉不效，而余乙酉先舉，先君嘆曰：「汝才豈在季下？奈何以家事潤汝？汝第謝去，余雖耄，猶堪自理也。」戊子果與仲氏並膺薦，而聲稱籍甚。屢試春官不第。二親先後背養，諸弟或羈宦，有恨不及見者。其斂不踰制，喪不違禮，祭不失時，皆公身獨任之，余輩同其哀毀而已。生子如公，安用多男爲哉？公平生慷慨持大節，能周人之急，友人陳與言卒，卹其子螽，權所遺金，操而爲之，出息以贍，至長，倍還之。螽賴以資。外姻有湯翁者，病既革，而子在襁褓中，召公囑曰：「以此累君！君不負陳生，忍負余哉！」從兄源貧無依，請於母夫人，處之別第，割墓田給之。使公而遇，則占邸成之宅，舉晏嬰之火者，豈其少乎？舉族無少長，凡紛爭構厲，藉公片言而解，其信義服人多此類。雖仲弓家範，彥方鄉行，曷過焉。公處昆弟甚雝穆，而訓子姪頗嚴峻，故余兄弟，終父母身不求離析，諸姪憚公踰於所生父也。渭崖霍公、龍湖張公，每放春榜，訝曰：「何無皇甫生？」間題長安主人壁，廖學士、程編修見之嘆曰：「主司良失人。」甲辰再試春官，時主考爲西蜀張公潮，取優卷十餘，公在其中，而張卒於鎖院，竟遺不錄。其家兒持之出，以示人，公歎曰：「此謂非命耶？」庚戌歸，悔其再誤，因號不庵叟，而揭銘座右，杜門著書，湛思味道，若將終身焉。先是移書諸弟曰：「予髫侍先大夫官京師，獲聞李、何、邊、徐之論，後與孫方二山人傾蓋吳門，發機破昧，何必同人哉？乃遡風雅之源，究作者之意，刪輯所爲詞賦詩歌四十卷，序記傳志雜文二十卷，總曰《華陽集》，而編目先行。武宗卽位，政法凌遲，撰《緒言》及《申法》。車駕南征，撰《己庚小志》。睹《靖難錄》，撰《壬午刑賞志》。思廣左氏，摘奇撰《纂言》。今上繼統，崇尚文德，撰《周易大傳疏》。余領曲周，恐不習爲吏，撰《政準》。大同之變，撰《幾策》。幼好談兵，撰《兵統》。輯經子要語、諸史法行，撰《左測》、《右測》。晚年聞見日益，撰《因子》。因記邊兵犯闕，京邑騷動，撰《靖邊經》。海寇突起，當事無策，撰《枕戈雜言》。世系攸邈，閔其凋紊，撰《家譜》。凡七十餘卷，數十萬言，而《北遊》、《遊虞》、《還山》、《倦遊》諸集，別行於世云。」大較窮愁孤憤，撫騷擬玄，詞麗指眇，使人不能加也。公授室最早，年二八，范氏已嬪，生男輒不育，僅存一女。年踰四旬，歲在壬辰，將北試，范曰：「妾聞燕趙多宜男者，君往，盍圖之。」及落第，娶嚴、周二家子以歸，並皆產子。向非丘嫂有容，幾乏兄嗣。由是德范，而愛其女甚於子也。長槃，娶陳氏，嚴出。次梁，娶王氏，周出。俱吳縣學生。又次棻，聘魏氏，同槃出。槃聘唐氏，則同梁出也。嫡女適太學生馬元芳。孫夢麟，梁子也，亦竟夭，悲哉！槃、梁各生女一人。公自庚戌之後，不欲更試。丙辰，或勸之曰：「先大夫肇跡之年也。天運其將復始乎？」乃強一行，再蹶而歸，鞅鞅弗豫。適余解臬歸自南中，而子約弟亦棄郡牒不赴，相與慰勞，陳說平生，緬良會於冬宵，追懽悰於秋燕。丁巳，忽寢瘵，賴刀圭延息。而公嘗學星數於姜憲副，多推驗，曰：「古稱七十者稀，余殆不能躋耶？」越明年春杪，偶灌園，覺腹痛，如廁，足委頓不支，疾作竟卒。卒之日，嫂問家事，第曰：「汝好爲之。」諸子泣而問者，公以手指所枕書示之而已。生子如公，安用多男爲哉？公乃舉手作別，卽合眼下生矣。時嘉靖戊午三月丁丑也，距生弘治庚戌正月乙丑，年六十有九，竟如公言。嗚呼痛哉！猗歟皇甫，世炳於文，非獨以功名顯。明興，奉直抱藝，藻始萌芽，中憲含章，起而緯國。然繼志述德，若子長之弘先業，其在公矣。博綜羣籍，覃涉百家，上自墳索韜鈐，下逮圖讖璣曆，方輿所載，裨官所紀，靡不研討，訪古由之折衷，知今足以應叩，早嫻詞賦，今篇中或更生不能該，子雲未之識者。其爲書也，守韋庵之法而運筆超妙，兼晉宋之體而意到逼眞。然十上春官，不獲一第，亦命矣夫！而娖娖冠玉者，乃紆朱橫金，烹鮮策肥，詡千里中，朝蓋棺夕腐蛆矣。公以翰墨垂聲，世之重公，隆於卿相之位，豈以彼易此哉？稽昔微仲遜跡於殷，士安高蹈於晉，世有逸人之風焉。卽仕者亦往往拓落，不求華顯云。公尤恬於勢利，未嘗修刺侯門，曳裾令室，所居戶絕履綦，庭滋帶草，晏如也。諸弟休沐屏騎以謁公，固不爲意，其所養蓋閎深矣。瑣才不文，至哀無飾，聊述其概如此。所冀妙辭攄之黃絹，懿行勒於鴻碑，不既幸乎？

《明人詩鈔正集》卷八　沖字子浚，長洲人，父錄順慶太守，以博雅推重於世。生四子，沖、涬、汸、濂並有盛名，稱四皇甫。沖舉嘉靖七年鄉試，三弟以次成進士，而沖猶上公車，蹭蹬二十餘年而卒。

乾隆《江南通志・人物志・文苑》　皇甫沖字子浚，弟涬字子安，汸字子循，濂字子約，長洲人。弘治癸丑進士，順慶知府錄之子也。沖嘉靖戊子舉

人。博綜羣籍，留心世務，口好劇談。所撰《緒言》及《申法》等書，凡數十萬言，皆不傳。涉中嘉靖壬辰進士，除工部主事，以才望改春坊，遭忌左遷，累官浙江按察僉事。其詩特工五言。汸嘉靖己丑進士，累官雲南按察僉事。其詩追溯魏晉，含咀六朝，旁搜李唐，自成一家。濂嘉靖甲辰進士，除工部主事，遷興化府同知。詩意元詞雅，律細調清，長於造景，務在幽絕。四甫之詩，聲調彷彿相似，吳中風雅，於斯爲盛。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皇甫沖《皇甫子浚全集》六十卷。　又《還山詩》一卷(庚子下第作)。　又《紀遊詩》一卷(壬子游虞山作)。

《明詩綜》卷四五　有《華陽集》。

《明史·藝文志四》　皇甫沖《子浚集》六十卷。

《明詩紀事》戊籤卷五　有《華陽集》六十卷。

黄佐

論述

綜論

屠應埈《泰泉集序》　泰泉黄子，名佐，字材伯，以嶺表之秀，弱冠登庸，操琯麟臺，蜚英玉署，才致超越，有雲霄之譽久矣。既乃反駕碧山，濡醇羣籍，龍吟瓊海，鳳矯羅浮，發之聲詩，會詮條貫。觀其五七言近體，雄深麗逸，旨遠格精，足以入室王楊，升堂李杜。至於賦樂府古詩，兼總古今，旁通音調，端方入矩，圓融出規，殆憑軾而馳漢魏，結轡以馭風騷也夫。其以冲曠絶塵之思，閎肆博物之詞，大者該九閎，遠者披八紘，高者擊膠葛之上，細者析秋毫之内，利若刺刃，光如連貝，辯合懸河，捷擬遺風，調六間於黄鍾，齊九竅於大籥，霓電激光乎青几，咸夏作聲於素札，可謂學林之鉅匠，昭代之名家矣！【略】集凡十卷，其門人李君時行尹浙之嘉興，因攜刻之，屬予爲序。泰泉子於翰院爲先輩，嗣又並官宫寀。予歸卧山中，心所嚮往，究觀終帙，叙諸簡端，世固有以予爲知言者爾。

歐大任《泰泉集後序》　《泰泉先生集》六十卷，嗣子在素、在宏刻既成，大任歸自河洛，俾序末簡。嗟乎！摳衣授業，四十年於兹，無所發明，奚足以窺先生之蘊也。【略】今自先生集觀之，其於陰陽律曆之變，山川輿地之廣，性命道德之原，帝王經綸之業，備於論著。遜志好古，日新富有。聖以爲的，道在人倫，故恥於標立門户。心以爲師，學弘天則，故究於參贊璣衡。蓋篤信乎洙泗之實學，而發揮乎西京之鴻裁，視玄虚靡曼之徒，度越萬里矣。惜鼎鉉未登，蓍蔡已沒，天不憖遺，哲人其萎，車服禮器故在精廬，徒能與諸生誦河東之篋而已。先生所著又有《樂典》、《通曆》、《六藝流別》、《革除遺事》、《翰林記》、《南雍志》、《廣東通志》、《廣西通志》、《香山志》、《羅浮山志》，不在集中。百世之下論著述者，於先生之書可按睹矣，小子譾劣，誠奚足窺先生之蘊哉！

《國雅品·士品四》　黄詹事才伯，性尚沖和，韻含芳潤，玄覽驚洲，藏珍瓊海，爲一代名家。其詩譬之龍躍懸河，鳳鳴阿閣，輝映高絶。屠讌德謂其「利若刺刃，光如巨貝」，故詞林宗匠也。如《虎丘》云：「夫椒先自敗，於越遂能軍。月落苧蘿冷，花深麋鹿羣。」《興安道》云：「密雲虚礙馬，芳草遠隨人。」《夜坐》云：「野色入河漢，鐘聲連翠微。」《洞庭》云：「未央月轉芙蓉殿，太液波涵翡翠樓。」《採蓮》云：「青山亦有飛來日，何事蕭郎未見還？」並得開元風格，大曆情《並頭花》云：「十年不到芙蓉闕，坐對雙紅聽曙雞。」並興，足以接武曲江，追駕嶺表矣。余早歲羈旅都下，嘗因張文肅交公，其風度弘朗，閒素超脱。丙午間，少宰員缺，廷推忤忌者。與少宗伯崔、許二公也。公遂不旋踵，飄然解龜去都。余追至通會送之，把余臂曰：「子有勝致，他日能訪我羅浮之巔乎？」後十有三載，余自鬱迂道一

造其門，值颶風大作，遂觴余五層之樓，遙覽羅浮秀色，宛在浮白間，彌日而別。公雅有古誼，將無以言掩之。

《明詩綜》卷四二　張崇象云：才伯博極羣書而能反約於心。其詩穎出流俗，質鉅而力雄。陳師孔云：泰泉摛詞酌雅，取材於西京，割正於李唐，研精於南宋。其言奧以文，其思婉而微，粹然一出於正。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文裕撰體頗正，而取材太陳，故格雖聳高，而氣少奔逸。然嶺表自「南園五先生」後，風雅中墜，文裕力爲起衰，如黎維（惟）敬、梁公實輩，皆其弟子。嘉靖中，「南園後五先生」，二子與焉。蓋嶺南詩派，文裕實爲領袖，不可泯也。《春夜大醉言志》云：「拔劍起舞臨高臺，北斗插地銀河迴。長空贈我以明月，天下知心惟酒杯。門前馬躍簫鼓動，柵上雞啼天地開。倦游却憶少年事，醉擁如花歌《落梅》。」

《明詩紀事》戊籤卷七陳田按　才伯論詩云：「吾見近世古詩以綺靡爲精工，律詩以粗豪爲氣格。然則徐、庾之《玉臺》優於蘇、李之河梁；蘇頲之『輕花捧觴』，岑參之『柳拂旗露』，反不如羅隱之『天地同力』、韋莊之『萬古坤靈』矣。」持論甚精。《泰泉集》古體微傷堆砌，律體與七言斷句，極得唐人格意。

《皇明詩選》卷三　轅文曰：才伯亦窺見格律。

分論

《送劉子養和督學山西》　《皇明詩選》卷三：舒章曰：是唐古詩，亦鏗鏗有聲。

《詠志》（朱火照玄夜）　《明詩評選》卷四：命意從來未及，風度尤絕。

《詠志》（昔余客幽燕）　《明詩評選》卷四：全是理語，夷猶自遠，不受縛束，何減曲江《感遇》。

《詠志》（荒哉陽臺夢）　《明詩評選》卷四：遠不以句，深不以字，轉折不以段落，收合不以鈎鎖，纔是古詩。

《學古一首贈胡承之歸關中》　《明詩評選》卷四：章法奇甚，要唯漢人知之。所謂「此曲」者，「會合何可希」以上十六句也。通章一事一意，如何不高。

《曉發盧溝望京城有感》　《明詩評選》卷二：平遠爲波勢，正得警切。

《南征詞》（鳳野傳清蹕）　《明詩評選》卷五：着色着意。

《南征詞》（月照牛山迴）　《明詩評選》卷五：穩密。

《南征詞》（翠網張瑤浦）　《明詩評選》卷五：第三句回護，第四句刺深，相雜益見其刺。　三詩可當時，可後世，吟者皆得之，必不自任詩史。

《彌羅閣秋望一首與馬子仲房》　《皇明詩選》卷八：轅文曰：氣象俱足。

《明人詩鈔續集》卷七：「秋聲連大河」，五字雄闊。

《橫州伏波廟》　《皇明詩選》卷一一：轅文曰：此卧子所謂窺見格律者也。

《明人詩鈔續集》卷七：此詩不獨有格律，且亦議論雄渾，言外別有意在，自是高唱。他如「青山知我吏情澹，明月照人歸夢長」、「鄉夢昔曾隨去馬，春光今已別流鸞」、「離情不學晚雲淡，知己漸隨煙柳長」，句法亦極流麗。

《送顧少參進表之京》　《明詩評選》卷六：靜饒。

《厓山懷古》　《明詩評選》卷八：且如此說，聊令人有意。

《西清詞》　《明詩評選》卷八：生色甚。諷刺入微。

《暮春謁陵西遊次張石川韻》　《明詩評選》卷八：得西山大景。以平麗爲頓挫，自須意深。李于鱗深喜此種，奈未能皆挾深情。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佐，字才伯，香山人。【略】嶺南人在詞垣者，瓊台、香山，後先相望，而梁公實、黎惟敬皆出才伯門下，於是南越之文學彬彬然比於中土矣。才伯有《漫興》詩，落句云：「倦游却憶少年事，笑擁如花歌《落梅》。」自注云：「欲盡理還之喻。」王元美云：「此公作美官講學，恐人得而持之故也。」今刻《泰泉集》，不入此注，故附記之。

《明史・文苑傳三・黃佐》（存目）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黃佐《樂典》三十六卷。 又《經籍二三》：《革除遺事節本》六卷。 又《經籍二五》：《廣州人物傳》二十四卷。 又《經籍二八》：《南雍志》二十四卷。 又《經籍三〇》：《嘉靖廣西通志》六十卷。 又《經籍三四》：《泰泉鄉禮》七卷，《庸言》十二卷。 又《經籍五二》：《泰泉藻、盛唐之體裁也，私以爲未窺作者之指云。頃又覽續集，其文益閎博典厚，詩益雄渾清遠，乃深歎作者之難也。夫古今脩辭之士，詩與文未易兼也，至晚年之作又多衰落難振者。自少陵、昌黎以來，人有是評矣，乃先生獨兼二長，且晚年者益精工倍於前時，此豈徒性稟超詣故哉？蓋亦學識才思所至也。【略】詩文各以類定次，凡十五卷，是爲續集云。嘉靖丁巳孟冬之吉，嘉

喬世寧《少華先生續集叙》 往少華先生以詩人集示余，余竊以意見叙評焉。蓋曰：其文氣雄語質、明實可據、有兩漢之風，其指意時類於子長，精典者或幾於左氏矣；古詩五言如陸、謝，七言如盛唐諸家，律詩則初唐之才藻、盛唐之體裁也，私以爲未窺作者之指云。頃又覽續集，其文益閎博典厚，詩益雄渾清遠，乃深歎作者之難也。夫古今脩辭之士，詩與文未易兼也，至晚年之作又多衰落難振者。自少陵、昌黎以來，人有是評矣，乃先生獨兼二長，且晚年者益精工倍於前時，此豈徒性稟超詣故哉？蓋亦學識才思所至也。【略】詩文各以類定次，凡十五卷，是爲續集云。嘉靖丁巳孟冬之吉，嘉

《千頃堂書目》卷一 《詩傳通解》二十卷，《樂典》三十六卷，《續春秋明經》十二卷，《春秋傳意》。 又卷三：《小學古訓》一卷。 又卷四：《通曆》三十六卷。 又卷五：《革除遺事》六卷。 又卷七：《廣東通志》七十卷，《廣州府志》二十二卷。 又卷八：《羅浮山志》十二卷。 又卷一〇：《廣州人物志》二十四卷，《明千家姓纂》十二卷。 又卷一一：《泰泉庸言》十二卷。 又卷二二：《泰泉集》六十卷。 又卷三一：《兩都賦》二卷，《明音類選》十二卷。

《明史・藝文志一》 黃佐《詩傳通解》二十五卷。 又《禮典》四十卷、《樂典》三十六卷。 又《續春秋明經》十二卷。 又《小學古訓》一卷。 又《姆訓》一卷。 又《藝文志二》：《通曆》三十六卷。 又《革除遺事》六卷。 又《翰林記》二十卷。 又《南雍志》二十四卷。 又《廣州人物志》二十四卷。 又《廣州府志》二十二卷、《香山志》八卷。 又《藝文志四》：《兩都賦》二卷、《泰泉集》六十卷。 又《明音類選》十八卷。 又《論原》十卷、《論式》三卷。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少華諸體皆工，寓和婉於悲壯之中，譬之秦箏，獨無西氣。足與邊廷實、王子衡並驅。《東岳》云：「秩祀嚴東土，明禋冠五宗。金函神鬼籙，玉簡帝王封。海湧中宵日，巖留上古松。何時凌巀嶭，飛舉跨蒼龍。」《清溪泛舟》云：「清溪澹無色，客子放歸舟。浦暗黃花雨，江行白露秋。故人惜遠別，尊酒話中流。漸近銅陵縣，青山動我愁。」

《明詩紀事》戊籤卷七引王維楨《槐野存笥稿》 《少華集》婉麗秀俊。

又陳田按 東侯固是關中之俊，音亮氣遒，對山、渼陂皆在下風。

《登湖山樓》 《皇明詩選》卷一一：舒章曰：結語悲麗。

藝文

許宗魯

歐大任《祭泰泉先生墓文》 維隆慶六年歲次壬申九月甲申朔越九日壬辰，門人光州學正、新陞邵武府教授歐大任謹以香帛牲醴，祭於皇贈禮部侍郎謚文裕泰泉先生之墓。

明文學部二・黃　佐　許宗魯

《明人詩鈔續集》卷七　少華《東嶽》詩亦工，然不及此峻嶒有勢。　又《遼左雪中登樓》：三四精警。　又《三月三日詩》「海雲成雪易，塞柳得春遲」亦佳。　又《登岳陽樓》：不受前人名作牢籠，亦自灑脫。　又《班婕妤》：可以怨矣。

喬世寧《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許公宗魯墓誌銘》　嘉靖己未，少華許公卒，其子庚與甲將以明年庚申葬公曲江原祖塋，啓馬趙二恭人之壙合焉，乃狀公事行，以世寧志其墓石。公生弘治庚戌，今年蓋七十歲云。余在姻屬，曾爲詩壽公，聞公健飯豪飲，日賦詩行歌不輟，謂公必得上壽，不意其遽不起也。余蓋有蒼生之歎而追惟長者之風也，於是采事行大者爲志。志曰：公名宗魯，字東侯，號少華，咸寧人也。父贈太僕公銘者商維揚，嘗禱茅山祠下，後生公客邸，時母孫太恭人蓋感異夢云。正德丁丑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己卯授雲南道御史，嘉靖壬午按宣大，癸未陞僉事湖廣提學，三年陞副使兵備霸州，丁亥復改湖廣提學，己丑陞太僕少卿，壬辰陞大理少卿，未幾陞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自保定歸十七年，而當庚戌之冬，復僉都御史駐昌平，已又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壬子乃致仕歸。始公爲御史也，即劾論侍郎、巡撫兩人。會宸濠事起，又上言親王護衛宜隸之守臣。其刷卷蘇徽，盡按諸大猾置之法，所入銀穀至百數十餘萬。今上御極，又首上封事，中有勤視朝、罷傳奉、絕貢獻、惜爵賞、重邊備、寬徵斂，尤關切時弊者。已又言常、湯、鄧、劉之後，義當復其封爵，乃後四氏遂得復，蓋自公言張本也。大同將卒素驕悍難制，公罪其尤甚者一二人，於是將卒帖然。先是太監劉祥沒邊餉以萬計，然罪止罷鎮，公復請下祥於獄，祥大懼，即如數抵償。而御史曹嘉論諸大臣也，有給事中希大臣意論謫御史，公力奏御史無罪。至其劾武定侯郭勛、太監蕭敬兩疏，關利害尤大。後以地震上疏，又言羣小竊政柄、宮壺議外事、國是已定而復易、罪人方獲而遽釋，蓋猶指勳、敬輩也，一時以爲危言。宣大故有大邊，正德初以地遠棄去不守，然邊勢日蹙矣。公行邊，顧歎曰：「大邊急宜復者。」乃遂條畫狀聞，顧當事者難之，令補築近邊即已。工完，上亦賜公銀幣。公又疏謝且辭，因請上無忽重地。後宣大日益難守，人始思公先見云。湖廣以屬地曠遠，督學者嘗數歲不一至，公歲試輒遍，所至即以行義倡士風，楚自是益多名士。既去霸州，士日益思公，乃爲具白撫按，於是撫按交章借公，而公復改督學楚中。其繫時望若此。是時又以救楚府二未徙關中。

《國史經籍志》卷五　許宗魯《少華集》十五卷。

《千頃堂書目》卷三　許宗魯《古今韻》五卷。　又卷二二：《少華山人前、後、續集》共五十二卷。

《明史・藝文志四》《許宗魯全集》五十二卷。

《國史經籍志補》　許宗魯《類古今韻》。（五卷一冊）

鄒守益

論　述

馬森《東廓先生文集序》　東廓先生受學師門，獨得其宗，而於良知之致也，蓋已極深於不睹不聞之體，而研幾於莫見莫顯之際者矣。故其所爲文，如答述說記序論箴銘雜著之類，皆發自胸中所獨得，隨在立言，無一而不從純性擬議，以深明乎致良知之旨，而示學者知所用心。不滯見聞，可執其要，以求於聲臭之外。不屑事爲，可循其典，以終於果行之育。不病支離，可極其致，以協於克克之歸繹。若考詞精微朗暢，蓋已陋羣言之無當，而還先王之彝訓矣。故觀先生之文，莫非教也，玩先生之文，莫非學也。學者由此而因言會心，悅心研慮，則庸言庸行，自是兢兢，不敢放過，無聲無臭，只在人倫日用間，莫非三千三百以爲工課矣，翼聖經，闡師說，是文之集也，而豈徒哉。森久宦江右，因得侍先生緒論，深相知信。先生之季子穎泉君又辱在交遊，有同志之雅，今來長憲吾閩，風化所被，猶仰象賢，間以先生文集若干卷示森，曰：「將梓之以惠來學。」命森叙之。森雖不文，然素受先生教，又思陽明之學遍天下，而能發其蘊者，無如先生，故忘其淺陋，而敬爲之序，且以告吾閩之士，使由此而求陽明先生之學也。隆慶壬申仲新之吉，晚學生懷安馬森撰。

《西江詩話・鄒守益》《武功山遊機心潭》及《龍潭》云：【略】東廓先生安福人，正德辛未會元，謚文莊。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東廓集》　十二卷。明鄒守益撰。【略】

傳　記

羅洪先《明故南京國子監祭酒致仕東廓鄒公墓誌銘》　夫學之始也，莫善於以言相啓，及其久也，莫不善於執言而離宗。知言有宗，不爲所眩，性情相應，加損不形，而擔當負荷，屹然特立，此師道至難，古今一奇遇也。自陽明王公以學自命，遊其門者衆矣，融會敷衍，傳之人者，無若東廓先生。故於其來也，虛席以待之，其去也，凝目而送之，以爲斯人也，吾道之所寄也。嗚呼，其望之重如此，是可一日失之，使不得與於斯道也哉！先生名守益，字謙之，號東廓，姓鄒氏。鄒之先自永豐徙安福，至克脩居澈源里，始以儒起家。曾祖仕魯，祖思傑，父賢，登弘治丙辰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僉事，母周夫人，以弘治辛亥二月一日生先生，有異夢。僉事官南都，而先生師胡司寇瑗，年十七舉鄉試，娶王夫人。未幾周夫人卒。辛未鄉試，陽明公爲同考官，賞識之，遂置第一。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而僉事遂解官。踰年，先生亦告歸。自少舉業有聲，比歸，授經山房無異也。一日談《論語》、《中庸》，訝曰：「程朱補傳而先格致，《中庸》乃言愼獨，何耶？」積疑莫釋。己卯就問於陽明公，論辨反覆，幡然悟曰：「道在是矣。」自是奉言無所違。宸濠反，從義起兵。今上登極，錄舊臣，先生始出。癸未如越，既別，悵然

不已。門人問之，公曰：「曾子羨友，所謂以能問不能，彼幾之矣。」既復職，與經筵，加文林郎，於是贈僉事奉政大夫，母進宜人，封妻孺人。大禮議起，偕同官上疏，不報。甲申復疏，忤旨下詔獄，與呂修撰柟聯事，未幾謫廣德州判官，復入越，久而復行在官，未歷民事。至是無敢退託，發奸摘伏，有未嘗試而剖析如見者，猶曰：「若保赤子，愧未之能也。」三年，擢南京主客郎中。戊子，服陽明公喪。辛亥，當給由而痔作，遂以病歸。冬進奉政大夫，妻進宜人。丙申，程太史文德量移爲令，爲之翊化，任嫌不少辭。戊戌，用薦起爲南京吏部考功郎中，以司經洗馬召，上聖功圖有所犯，衆救得免。在職充經筵講官，上薛文清從祀議，品據精確，是夏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六月，王夫人沒。十二月，陞南京國子監祭酒，以嚴爲教，意不少回。辛丑，九廟災，上時政，拳拳解譬，冀有感動，語太直致，竟解官。明年，娶李夫人。己卯至壬戌，四十餘年，學之不足，反而加密，蓋進進不知幾矣。而教之所施，莫大於自任之隆，無一日而衆不與聚，亦無一日而不與衆偕，中之自得，有名位卑高所不能移也。道之衰矣，士無承稟，故不得不力振以爲先馳。始而專求篤踐無少疑滯，既惟恐其說之不明，已而心與言俱，言舉聲應，又惟恐其傳之不廣，久則精神意氣無有二事，欣欣朝夕，不知孰爲在我耶？孰爲在人耶？與之俱忘，不自覺也。蓋紹興之學興，而致良知之說莫不甚習，衆口交騰，是非互出，未有即其心所安者。先生引誘其入，不至相忤，既得底裏，而唯諾應對，又皆足以發之。舉其似者，不聞則已，聞則莫不盡其情；執而疑者，不見則已，見則莫不平其氣。欲究陽明之說者，探之而愈深；欲伸百家之喙者，辨之而不得。溫言和氣，隨幾轉授，無往而非可教之人；曲譬廣證，隨事發揮，無感而非可動之聽。雖未嘗立奇異以駭常，而隨問隨答，莫不各中其節，而得所欲，雖不必懷饑渴以慰意，而無小無大，莫不各吐其衷，而遂所長。入門者得指摘以爲持守之階，向風者取形似以爲關鑰之助，故與先生交者偏天下，而尊王公之學者至於今不忘。然冰玉皎潔，有如神明，怡怡可親，無復嫌忌，惠愛爲德，被以春溫，怒者忘，躁者釋，如奏雅樂聞九韶，聽之不厭，即之而莫能舍也。蓋其得於天者厚，故出之而有餘；成於學者多，故泯之而益競。獎人之善，能悅服矣，不以志合，而益增其高。拯人之愚，能含容矣，不以跡殊，而始張其大。雖家庭耳目之近，言皆可師，而祖席屏帷之間，曲而不隱。蓋躋之使前，不可得而克肖也。知教之不可不豫也，則立書院，建祠宇，廣鄉約以濬其源；知弊之不可不革也，則舉清量，明戶役以正其始。其他賑貸周族，睦隣施義，繕道橋，廣陂堰，又若恫瘝在身，不容但已，恐去害之不速，不知永利之垂也。至於文辭翰墨，巨冊十餘，咸主從心，獨出己見，若寂感之無界，道器之無分，良知之無倚，眞性之無待，聖學之無染，費隱之無間，性善之無二，又皆發先儒之所未發，實則根約理緒，曾無勦襲。然則先生不朽於世，遠而必傳者，是可以輕擬妄億哉！庚申，先生以季子考績恩復職致仕。妻王氏、李氏，進恭人。是年先生七十，海內學者咸祝誦之。又明年壬戌，偶病不愈，召家人訓飭之，不異平時。十一月十日，無言而卒。病之稍加，走而禱者交於途，變之驟起，哭而奠者屬於道。嗚呼希矣！夫人王氏，嘉溪少參公理孫女，李氏出瓜畬巨族。五子，義舉癸卯鄉試，娶廬陵黃氏，提學僉事國用女；美舉辛酉順天鄉試，娶王氏，御史文女，繼周氏；善登進士，刑部郎中，娶臨川陳氏，禮部郎中九川女，出王氏；養聘劉氏。員外郎文孫女；蓋聘伍氏，同知宇子。女三，長適劉布政使佐子紹藩，大學生；次適廬陵楊參議儲子應貞；幼聘萬安朱吏部侍郎衡子維京，出李氏。孫男十一人，德源、德濬俱諸生，德涵舉戊午鄉試，德溥、德溫、德治、德泳、德濟、德洙、德汴、德澡。孫女九人，曾孫男八人，曾孫女二人，娶聘皆名族。又明年閏二月甲申，義等奉柩安於里之白竹陂，首震趾兌，先期請銘。洪先少先生十有三歲，後進行也，每勞汲引，不過鄙夷，己亥之徵，得與同列。辛丑遠播，事異跡符，香社精廬，追隨實久。閉戶三載，何遽見遺，曾不踰年，雙江亦逝。行輩漸寡，附麗安從。嗚呼，豈不悲哉！惟先生所營，關係萬古，一日之是，人心所同。矧會大方，立辨諸趣，既執要領，且獲依歸。秉妙鑿而群分，賦異質而深造，尚友之士，亦有考於斯乎！

《明書・鄒守益傳》（存目）

《明史・儒林傳二・鄒守益》（存目）

乾隆《江南通志・人物志・流寓》　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嘉靖初以編修議大禮，謫判廣德，往來宛陵。時貢安國、戚袞、梅守德等從之遊，講學之風，遂冠江左。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一陳田按　《四庫提要》稱：「嘉靖二十九年九廟災，守益疏陳上下交修之道，忤旨落職。其疏具載《明史》本傳，今《東廓集》乃不

載。」余檢史稱：「守益言：『殷中宗、高宗反妖爲祥，享國長久。』帝大怒。落職。」此數語具載本集《九廟災自陳疏》内，《提要》偶未檢耳。謙之此疏辭亦不甚激烈，蓋帝以議大禮故，隱憾之耳。

乾隆《吉安府志·儒林》 按《縣志》：鄒守益居鄉，深念利病，如履畝、平賦、省役、賑饑、恤患之類，皆達於部，令郡邑罷行之。所著有遺集若干卷。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二 《古本大學後語》一卷，《諭俗禮要》二卷。又卷六：《廣德州志》。又卷一一：《道南三書》三卷，《鄒氏學脈》三卷，《鄒文莊明道錄》四卷。又卷一五：《青原嘉會語》。又卷二二：《東廓集》十二卷，《東廓先生遺稿》十三卷。

《明史·藝文志三》 鄒守益《道南三書》三卷，《明道錄》四卷。又《藝文志四》：《東廓集》十二卷，《遺稿》十三卷。

雜録

尹臺《壽大司成東廓先生七十序》 先生以今年正月某日週七十，南都縉紳大夫士舊游先生之門者，勤然欲抒其願壽先生之志，以臺在先生鄉黨後進中爲特愛，宜有言。臺觀凡物之所受既大，未有不自立於久長，非待取之外而足也，故日月之光，周八極則能久照而不息；江河之流，浸九野則能久行而不匱；賢人君子，本成德以致其大，無異日月之盛其光，江河之沛其流，即久長尚不託假於年數，豈吾人之可以言祈祝哉！惟先生之人，殆出天之所獨成，臺愚不能知，徒取小夫孺子所咸睹述者強名焉，則誠遠於高智絶識者之究推。然舉先生成德概諸夷惠之間，因信古之人所以能師百世者宜有在，彼淺薄寬懦之夫，猶能興起乎曠遠，矧吾人求先生行事，自艾淑舉而施之，其有朝夕耶？謹持是往壽先生。

明文學部二・鄒守益　沈愷

許穀《輓鄒東廓祭酒》 盛世老司成，高科擅美名。忤時勞佐郡，守正罷持衡。談道元無意，匡時剩有情。衰遲勞翦拂，聞訃欲沾纓。

沈愷

論述

徐階《環溪集序》 余與鳳峰沈公昔嘗同事黌序，試有司，名往往相後先，以是知公甚習。公歷官中外，所在能聲籍甚，操履純潔，平生無他嗜慾，獨耽文辭，厭時格，輒棄去不欲觀。讀前人書，片言會心，莞然獨笑。至落筆濡毫，逼古人風骨，不作秦漢以下語。然猶深自韜晦，不欲使人知。即有知者，僅得一二，不盡觀，其平生猶未有深知者。余嘗歎曰：「才如沈公，莫爲人知，吁，其遇乎！」今年秋，余應召便道歸省，其門生朱子煦煥，持一冊詣余山中，曰：「此吾師鳳峰先生雜集也。」余於是得徧觀焉。既而喟然曰：「公之文也，蓋至此乎！其氣渾，其詞雅，其近古而閎肆，其先秦西漢之遺乎！弗庸弗使人知也。」二子曰：「然則可自私乎？」曰：「精金不駁，光流有粲，奚庸自私？盍梓以廣夫人人。」嘉靖歲己亥孟秋之吉，賜進士及第、中憲大夫、太子洗馬、兼翰林侍讀經筵講官郡人徐階書。

張時徹《環溪集叙》 先生沈氏，名愷，字舜臣，蓋雲間異產云。高朗在中爲特愛，宜有言。臺觀凡物之所受既大，未有不自立於久長，非待取之外而足也，故日月之光，周八極則能久照而不息；江河之流，浸九野則能久行而不匱；賢人君子，本成德以致其大，無異日月之盛其光，江河之沛其流，即久長尚不託假於年數，豈吾人之可以言祈祝哉！惟先生之人，殆出天之所獨成，臺愚不能知，徒取小夫孺子所咸睹述者強名焉，則誠遠於高智絶識者之究推。然舉先生成德概諸夷惠之間，因信古之人所以能師百世者宜有在，彼淺薄寬懦之夫，猶能興起乎曠遠，矧吾人求先生行事，自艾淑舉而施之，其有朝夕耶？謹持是往壽先生。

哉爭雄班馬，騁軌高王，四方之士走介使而丐詞章者，蓋踵相接也。此與師歐冶以鑄劍，既成而稱雄於天下何異哉！余耕四明山中，無交於世久矣，乃先生不以爲不肖，而數訊之話言，乃又因盧生叔麟、沈生明臣而視余以其篇什，且徵詞焉。

王世貞《環溪集叙》 沈翁後先所爲詩文數十萬言，凡若干卷，因其居而名之曰《環溪草堂集》，屬不佞爲之序。於是沈翁年八十矣。【略】沈翁當其操觚時，出其才卽足以凌厲一世，而其自視恆欿然若不及。其居官雖顯重，然當國家右文之運，不能以虎觀天祿方寸之地居沈翁，而數困之以冗曹劇郡，沈翁固所至良於官，然未老而輒告歸，旣歸而不復出，天下之不能盡沈翁者屢屢，沈翁方熙熙乎處於不爭之地，而甘於無待之鄉，其所爲詩若文，或雄軼奔放以救其力，或瑰偉奇怪以盡其變，要之不之於情，則止於性，達適其趣而和平其調，縱心之所嚮以與境際，而尤盭之累不作，天下後世有以嘉隆之際稱盛明家言者，沈翁故其一哉。沈翁業八十，乃健於筆不衰，又中心誠好之，不佞庶幾異日得終業焉，故不辭而爲之引。隆慶辛未秋八月之望，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山西提刑按察司按察使，瑯琊王世貞撰。

徐獻忠《鳳峰先生環溪集序》 鳳峰先生《環溪集》刻久矣，其門下士又集其續作者刻入至若干卷。環溪，其所居書院名也。【略】先生問學淵潛，陵跨高代，其文慨慷軼蕩，得史遷大篇旨意，非後煩瑣摹摸。詩自樂府而下，咸遵其美，而尤長於律。其平澹入陶韋，骨氣肩陳杜，吾松今日號稱雅道中興，先生固其先驅也。【略】先生德器和厚，志操堅定，雖其造詣卓絕，未嘗以地位自高，此又當於文字之外觀之可也。且以進士起家，致位通顯，所至咸有德政。其遺愛見之碑頌與尸祝之報，自明州以至湖湘江海之間，可徵也。未及懸車之年，乞致已久，諸監司以其才望老成，德器深重，節有薦揚之疏，雖欲以林壑自榮，而安石不出之望，恐亦不免，未敢以文章爾雅獨推公於當世也。因併及之。

《盛明百家詩・沈鳳峰集》 鳳峰沈公，名愷，字舜臣，嘉靖己丑進士，松江華亭人。予謫楚，公爲臬副。高襟遠度。政餘，喜攻詩文。與予爲忘年忘分之交，且爲延緣諸僚長，俾與予同出入燕遊，蓋近時所希遘也。予旣移去，公擢本藩參知，意忤朝貴，遂托親老乞身歸。居家杜門著書，與物無競，恂恂一儒生也。初乏嗣，後竟得子，人以爲厚德之報。年七十餘，監司薦其賢，公不爲意，益懋進修，槩公平生，豈數數於世者。予集明詩，嘗博采舊稿，刻置家塾。刻成，而公寄全集至，蓋參訂無異云。公文旨且多，尤勝於詩。乙丑春日，無錫俞憲識。

《明詩綜》卷四六 皇甫子循云：環溪閎眇之製，湛思以宣。綺麗之詞，緣情而得。茵鼎之貴，不能奪蓴鱸之思。熊軾之華，無以輓扁舟之興。不旣深於詩乎？ 穆敬甫云：沈詩肉骨勻稱，條達不滯。李時遠云：舜臣詞翰瀟灑，有出塵之致。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環溪集》 愷文章頗尚古雅，不肯作秦漢以下語。而模倣太甚，遂與北地同歸。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七陳田按 環溪論詩，皈依何、李，五言亦爽脫有致。

《秋日野興》 《皇明詩選》卷八：轅文曰：調穩境切。

《采詩樓記》 《明文遠》：烘染濃鬱，翠色欲流，要是卽境生情，故與雕繪有別。

傳記

張時徹《招寶山重建寧波府知府鳳峰沈公祠碑》 招寶山故有太守雲間沈公祠云。以兵興毀。已而夷患殄滅，海宇寧晏，氓黎報功，乃祠胡令公，乃祠譚海道公。逾數年，乃今都督劉公顯用鄉之縉紳先生及長老諸生議，復祠沈公。祠旣成，少司馬范公欽、憲副錢公嶧、別駕包子大魁、參軍包子大中、郡縣學諸生盧子叔麟、李子賢、沈子明臣十數輩儼然造焉，丐余文碑之，謂余嘗主復祠議，且知公治狀甚悉。余雖不文，所以復祠之議不可不使之章白於世，故不讓而爲之碑，曰：余於沈公之守寧也，有餘思焉。其去寧垂二十餘稔，謳歌於五邑者猶一日，茲詎可以倖徼乎？ 其祠於寧者三，蓋皆報當時覆露之德也。惟茲寶山之祠，則尤不可已，何則？ 昔霍氏之謀漢也，當其事未發時，有茂陵徐生上書言之，宜少抑制，帝不以爲然，後其勢漸逼，其謀漸著，然後力起而誅之，乃大封拜其告奸者，而前所上書茂陵生不與焉。故人有爲諺以聞者，曰：焦頭爛額爲上客，曲突徙薪無恩澤。乃始求上書徐生

賞之。事故有然者，而今茲舉也得無似乎？當嘉靖壬寅、癸卯之間，漳閩之人與番舶夷商貿販方物，往來絡繹於海上，其時邊氓蓋亦有奸闌出入者。公方爲厲禁，犯者輒置重法，律無遺誅矣。適武人有欲立功邊徼者，以虛聲鼓上聽，當途柄兵之人亦皆好爲生事，輒議兵勦焉。公獨憂形於色，上議沮之，其略曰：「海上之患方以番舶爲甚，然其所欲不過與地方人負販貿易，務違禁網物取息幣耳。自愷蒞事來，問死刑軍徒者不下百數十人，今亦稍稍輯矣。然通番非盡從夷之人，番貨非即殺人之物。通番下海雖在不原，各有定律，要亦未應盡誅也。今欲不問所從來，概名曰賊，遽爾兵之，恐非所以協議安衆也。夫六月行師，兵家所忌，師出無名，事故不成。今海上船止六七，遽興大衆，即發軍衛巡司義勇漁船，盡民以逞，萬一無良竊發，嘯聚山谷，又不知何以應之，況海船非我敵明甚，我衛所哨軍要皆貪生畏死之人，綿力薄材，不諳戰鬬，癸未倭夷之變，不聞遣一卒，往歲倭夷且至，徵兵應調，逗留不進，諸號爲統領，率皆立馬股慄。愷出死力調度，幸爾散去。且軍衛世受國家豢養，顧不能奮一旦之力，有事率委之義勇漁船。夫義勇乃市井之徒，漁船皆網罟之輩，平日既無祿於官，又無忠信之結，一旦驅之死地，其能不舍舟而走者幾希。且海船利於水戰，步騎利於陸陣，此不待智者而後明也。譬之飛蜂有毒，來則撲之，無乃甚辛螫之禍乎。且其懸隔海島，豈能飛渡橫行？爲今之計，合無明示憲諭，道之禍福，速之出境上也。其次莫若督行備倭把總出海官兵於關津要隘之地，嚴爲防守，不得登岸，地方奸販之徒不得下海，則糧盡計窮，自然遠去。如有探知來歷，陽爲防禦，陰與交結故縱者，依律法之。則愼重而威不褻，令行而民不擾矣。愷職司民社，恐平民無故緣兵以死，萬一差跌則損國之威，示人以怯，彼將肆然無忌，厲階自此長矣。愷不敏，不敢不冒死言之。其官軍果有能出奇定畫不費府錢不擾郡民生擒於海獨立偉功，此又不當以常格論者。」議上，當事者不聽，遂出師，衆果大潰，海道公僅以身免。其後番舶主如王直，陳四盼、許二輩輒露刃坐葉舟直入定海關要，索酒米牛豕諸物貨，而有司一不應輒大譟不已，蓋不三四年而東南之禍起矣。使當時用公議，不輕出兵以挑之，惟一意修內治，彼必畏讋不敢動，豈能盡知我虛實，肆然無忌，如入無人境耶？乃今祠胡令公矣，祠譚海道矣，蓋焦爛之功靡弗酬也，而曲突徙薪之策，公實有焉。茂陵徐生之賞可後乎？禮曰：先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

明文學部二・沈　愷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沈鳳峰稿》。

《國史經籍志》卷五　沈愷《環谿集》二十六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一　沈愷《夜鐙管測》二卷。二十六卷。

《明史・藝文志四》　沈愷《環溪集》二十六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沈愷《夜燈管測》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環溪集》　六卷，明沈愷撰。【略】是集皆所著雜文，乃其門人任子龍所編。前有徐階序，題曰《鳳峰子詩稿序》。疑今名爲後來所追改，而又佚其詩集文徵明序，亦題曰《鳳峰雜集序》。又有則此非其全也。

張岳

孔天胤《敘贈大中丞淨峰張公初從浙之藩參移鎮廣東》（存目）

王愼中《張淨峰公文集序》　公平生嗜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舍書以間。其在兵間，卷不去手，潛思力索，彌久不倦，與獨觀大意所讀之方異矣，故能篤信固守，不爲異術小道所亂，而免於不純之弊也。就其文觀之，氣象宏裕而敢發時見，法度謹嚴而豪縱有餘，如山嶽之爲重、河海之爲涵，出雲興雨、姿態百變，怒浪悠波、伏起靡常，使人喜探樂玩，而阻高避深，又足驚掉憚畏，自失其所觀也，觀其文亦庶幾得其所以爲人歟？公之弟兵部君維直氏刻公斯文於家，而謂予序之。夫功烈德義難以兼有文章，此公之獨盛於今人也；文之合乎道，而功烈德義由是以出，尤公之所以爲盛也。予故特著之，以待讀斯集者考論焉。嘉靖三十五年歲在丙辰秋八月既望，賜進士出身、大中大夫、河南布政使司左參政，郡人遵巖王愼中頓首謹譔。

吳文華《蒼梧重刻集選序》　溫陵張襄惠公夙稟奇穎，一目不忘，千言立解，遂首八閩薦書，第進士，益肆力於文章，如風檣陣馬、閃電駛颶，何其雄也！晚脫落春華，崇尚本根，譬之太羹玄酒、周鼎商彝，雄而古矣，公之可傳，是稱才格。研討羣書，軒輊今昔，馳騁於班馬，折衷於程朱，故讀疏議識忠懇，覽書牘徵注措，觀序記、碑銘、詩歌則備體裁，譚邊事、立宗譜、著學則則敷經濟、探理窟，巨觀冥解，握祕抽玄，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公之可傳，是稱學術。【略】余後公登仕籍四十年，公已即世，而長老先生稱述公爲鄉邦山斗，又三十年，叨督府兩廣，則公儲胥猶有存者。購公遺稿，卒業之，贋訛漫漶，殆不可讀，蓋公仲氏憲僉君、伯子太守君，繼公逝久矣。昔虞雍公常以鄉里前輩文獻無傳爲後生之責，矧公勳業最著，兩粵在在尸祝之，公之精爽宜不殊桐鄉也。乃命梧州守林喬楠校之，拔其要，釐爲若干卷，行於粵中。其係粵事者必錄，惟筴安南語，於法宜秘不復梓，然其制御之略，已前繫詔獄，公復率其僚切諫，上怒杖闕下，既而釋之，調南京國子監學正。亦自隱然可尋。後之讀斯集者，庶幾徵公之素，蓋並臻太上，非獨言而已也。萬曆丁亥秋八月，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奉敕總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前戶刑二部侍郎，連江吳文華拜書。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襄惠初釋褐，與林希元、陳琛談理學，時目爲「泉州三狂」。始以言禮忤永嘉，繼忤貴溪分宜，幸以功名終。文治武功，所至登績，詩其餘技。然如「宛宛西飛日，餘光照我裳」，「江空流月華，白石光凌亂」，「理深物有悟，興極感相因」，「幽篁迷舊蹊，回磴距飛轍」，「微風萬里陰，落日半江烟」，非熟精《文選》理者，不能作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小山類稿》　二十卷。明張岳撰。【略】岳初授行人，即以疏諫南巡廷杖，調南京國子監學正。嘉靖初，牽復原官，又以議禮忤張璁，繼忤夏言、忤嚴嵩父子。而卒得以功名終，若有天幸然。其剛正之操，天下推之。集中奏議，分《行人司稿》、《廉州稿》、《粵藩稿》、《督撫鄖陽稿》、《巡撫江西稿》、《督撫兩廣稿》、《總督湖廣川貴稿》，皆據其歷官年月，次第編類。雖文義樸直，而經濟大業，亦可據以考見。又史稱岳博覽，工文章，經術湛深，不喜王守仁學。今觀集中《草堂學則》及諸書牘內辨學之語，大都推闡切至，歸於篤實近裏。蓋有體有用之言，固與空談無根者異也。

《與聶雙江書》　《明文授讀》卷二二：　先夫子曰：　張岳、李維喬，泉州人，右都御史，嘉靖中一作家。

李愷《資政大夫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襄惠張公傳》（存目）

徐階《明故資政大夫總督湖廣川貴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襄惠淨峰張公墓誌銘》　公諱岳，字維喬，號淨峰。其先蓋出黃帝之後。少昊氏有子曰揮，能制弓矢教民，帝賴其用，命爲弓正，而封之尹城，賜姓曰張。其後世子孫益蕃，代有顯者，漢留侯良、晉司空華、唐文獻公九齡，其尤著者也。五代時始自曲江遷閩之惠安。入明，有爲桐廬丞諱茂者，公曾大父也。祖諱綸，萍鄉令。考諱愼，英德令。自萍鄉至英德皆有文行，以公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吏。母鄭氏，贈淑人。公生而室有光，桐廬異之曰：「是必亢吾宗。」名之岳。岳大名也。及長，端凝不爲羣兒戲，好學不倦，遂博極羣書。弱冠試於鄉，其所對策書紙背盡滿，主司大奇之，擢置第一。舉正德丁丑進士，授行人。武皇帝寢疾，豹房獨宦者數人侍，公上疏，請令大臣臺諫朝夕起居，不報。寧庶人謀逆，聲播遠近，上將南巡，中外洶洶，諫者數十輩，已前繫詔獄，公復率其僚切諫，上怒杖闕下，既而釋之，調南京國子監學正。今皇帝即位，盡還武廟時諫者官，復以公爲行人。居久之，遷司副，尋擢南

京武選員外祠祭郎中。丁祖母憂，服闋補主客郎中，由主客出爲廣西提學僉事，復改江西。坐廣西所貢士廷試黜落七人，貶廣東提舉。初公爲主客，大宗伯與執政議禘禮不合，執政知其出於公也，忌之，然未有以罪，至是乃貶云。甲午起知廉州，始教民田，而嚴盜珠之禁，民以不溺死。改建學宮，選其俊覽，親爲講授，廉用得去荒陋，齒中州。安南以亂久不克貢，朝議將討之，公疏言：「遠夷相攻殺，不足爲出兵勞弊中國。」既不報，則遂治兵食，立營堡，計王師所從入水陸道里之詳。事有緒矣，會滿三載，擢浙江提學副使，尋擢布政司參政。以方有事安南，調廣東，至則莫福海已款鎮南關乞降。公爲督府畫所以受降之策甚備。安南平，詔賜金幣，陞俸一級。是年秋，督府檄征崖黎，涉海南，攻羅活抱萬抱宥諸洞，破之，再賜金幣，陞俸一級。於是天子以公果可大用。壬寅拜僉都御史，巡撫鄖陽，改江西。江西饑，公疏留當輸京師銀五萬兩，又請折正兌，改兌米數十萬石，民饑而不傷。乙巳擢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徭獞數寇廣右，公既久在兩廣，熟知其山川險易與獞之情僞，至則以兵討會封文德文滑腦諸巢，平之，遷兵部右侍郎，賜一書，故每用兵有功，常薄其賞，微失利輒被譴，賴天子明聖，卒能以功名終。兩廣沅皆立祠以祀，鄉人亦祀諸學。嗚呼，公可爲一代之名臣矣。公所著有《惠安誌》、《古文要典》、《三禮經傳》、《宋元名輔事業》、《宋名臣奏議》、《載道集》、《大儒文集》、《聖賢正傳》、《歷代兵鑑》、《恭敬大訓》、《小山類稿》凡若干卷，藏於家，皆有補於世教云。

《明史・張岳傳》（存目）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小山類稿》二十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更定禮記》。　又卷五：《惠安縣志》十二卷。　又卷一一：《聖學正傳》，《恭敬大訓》，《載道集》。　又卷二二：《淨峰稿》四十六卷，《小山類稿選》二十卷。

《明史・藝文志四》　張岳《淨峰稿》四十六卷。

江　暉

《玉堂叢語》卷一　江暉字景暘，以翰林修撰爲按察僉事，有集曰《亶爰子》。按《山海經》曰：「亶爰之山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髮，名曰顡，自爲牝牡，食者不妒。」取以名集，別無深義。暉好以奇癖字作文，王穉欽有詩贈之，云：「江生突兀揚文風，千奇萬怪難與窮。博物豈惟精《爾雅》，識字何止過揚雄。古心已出丘索上，邃旨或與神明通。求深索隱苦不置，一言忌使流俗同。令弟大篆逼鐘鼎，絕藝恥作斯邕等。生

也爲文遺弟書，一出皆稱二難並。縱有楚史不可讀，滿堂觀者徒張目。少年往往致譏評，生也不言但捫腹。君不見好醜從來安可期，豪傑有時翻自疑。伯牙竟爲知音惜，卞氏能無抱璞悲。請君寶此無易轍，聖人復起當相知。」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暉，字景孚，仁和人。文詔公瀾之次子也。正德丁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與同館舒芬等抗疏諫南巡，拜杖幾斃。館事竣，當授編修，以前言事，授廣德州知州，召爲編修，進修撰。世廟用言者議，簡侍從，使更民事，擢河南僉事。未上，痰疾盛作，特旨許養病。歸二年卒。景孚穿文鑿句，辭必自鑄。其文有《令緌》、《閟始》、《理訓》、《闡詰》、《範詔》、《巳邛》、《臬揆》、《原命》、《稽彝》九篇，誦之若神經怪牒，蓋倣魁紀公而作。王稚欽贈以詩云，【略】讀未終篇，覺殷仲堪之眸子，裴叔則之頰毛，傳寫畢露矣。景孚詩，稍文從字順。然豈可與稚欽並稱邪？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景孚詩品在范菁山、江午坡間。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田叔禾集》　汝成歸田後，盤桓湖山，搜剔名勝，殊以風流自賞。其詩律隊仗修整，頗自娟娟秀出。然使逢大敵，則未足相當。文體亦頗傷平易。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六陳田按　叔禾宦遊所至，撰《炎徼紀聞》；歸田後，撰《西湖遊覽志》及《志餘》，可謂好事。詩格不甚高，時有俊語。

《西湖游覽》《明詩評選》卷六：亦不極意。

《重刻〈文選〉序》《明文授讀》卷三一：先夫子曰：【略】所著《炎徼紀聞》，人稱其有司馬之致。然以文成之撫爲處置失宜，豈必如韓雍之斬刈如犬豕，乃爲得乎？

田汝成

論述

蔣灼《田叔禾小集序》　叔禾田先生以進士爲禮部郎，又兩爲廣閩提學，刻志復古，博覽旁搜，根柢於六經，貫穿乎百氏，本豐而末之茂，源深而流之長，故其發之於辭，冲溢渾雄，優優乎有溫柔敦厚之氣，如登泰山而層巒爲之秀發，如入武庫而鋒穎爲之森羅，如探珠淵窺寶藏而奇珍爲之眩目，大或千言而無所於竭，小或數言而無所於遺，於是及門之士皆倚爲鑑衡，無不刮磨砥礪，以滌其凡陋不經之習，視之起衰濟溺崇雅斥浮者，其功誠偉矣！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汝成，字叔禾，錢塘人。嘉靖丙戌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禮部祠祭郎中，出爲廣東僉事，謫知滁州，遷貴州僉事，轉豫陽講宇。）《西湖遊覽志》（凡五十卷，嘉靖二十年刻，板存杭州府。）《炎徼紀聞》（凡四卷，其一惠安魯公英遇刻，板存鄞縣。其一黃州周公元服刻，各有頌述。歸里盤桓湖山，窮探澗西諸名勝。所著書凡一百六十餘卷，而《西湖遊覽志》、《炎徼紀聞》，爲時所稱。

《明史・文苑傳三・田汝成》（存目）

著録

田藝蘅《家大夫小集引》　家君喜讀書，垂老病廢，兩手捧卷不忍釋。平時屬文畢，遽持其草與人，多不蓄副本，四方宦遊，得漸散軼。故嘗自詠云：「一從桂海驂鸞去，零落珠璣爛未收。」殆紀實也。即今所存，車載駟馬尚恐不能勝。而海内名王上公，遞遣侍史來，在在令縣官給筆札，踵門鈔錄，戶限幾折，不肖亦每苦於校讎，因請梓而行之者再四，家君顧謙讓未皇許也。退而私自繕寫，凡得詩文三百六十九首，分爲一十二卷，初不暇計其次第，先此録布以應戶外索文者，敢並識其所聞如斯云。若夫五十已後者，則置而不録，蓋覿面交承，或有難於去取也，聊備編目於左，尚冀餘力，乃重圖之。

嘉靖四十二年春三月九日。　已刻雜集：《藥洲先生文集》（凡六卷，嘉靖十三年公爲廣東提學僉事時刻。）《藥洲先生詩集》（凡六卷。）《學約》（凡三章，廣東刻。）《試約》（凡九章，廣東刻。）已上板俱存藥洲崇正書院。講章福建時又入《學政集》。）《斷藤峽紀》（一卷，公爲廣西左參議時刻。公分守左江道，以平斷藤峽功奏聞，有旨褒美，賞公白金五十兩，紵絲四表裏，陞官一級云。）《西湖遊詠》（一卷，嘉靖十七年公與黃勉之作，板存積善毓慶堂。）《學政集》（講義二卷，策問二卷，嘉靖十九年公爲福建提學副使時刻。）《征南碑》（一卷，福建刻。）《立後論》（二卷，福建刻。）《南遊賦》（一卷，福建刻。）《釐正丁祭禮樂彝典》（一卷，福建刻。已上板俱存養正書院。）《武夷遊詠》（一卷，嘉靖二十年公與蔡子木作，板存武夷山豫陽講宇。）《西湖遊覽志》（凡五十卷，嘉靖二十年刻，板存杭州府。）《炎徼紀聞》（凡四卷，其一惠安魯公英遇刻，板存鄞縣。其一黃州周公元服刻，板存杭州縣。其一福清陳公邦憲刻，板存布政使司。又併入《皇明經濟文錄》。）《大觀堂策目》（二卷，積善毓慶堂刻。）　未刻雜集：《楊園集》（凡三十五卷。）　疏（一卷）、議（一卷）、序（三卷）、記（二卷）、書（二卷）、論（一卷）、說（一卷）、頌（一卷）、贊（一卷）、經議（一卷）、題跋（一卷）、傳（二卷）、墓誌（四卷）、行狀（一卷）、祭文（一卷）、賦（一卷）、七言古詩（一卷）、五言律詩（二卷）、五言排律（一卷）、七言律詩（一卷）、五言絕句（二卷）、七言絕句（二卷）、《藥洲九略》（九卷不全）、《九邊志》（九卷不全）、《唐詩人苑》（二十四卷不全）。

《國史經籍志》卷三　《西湖遊覽志》二十四卷。（田汝成）　又《炎徼紀聞》一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田叔禾集》，田汝成著。

《千頃堂書目》卷七　田汝成《炎徼紀聞》四卷。　又卷八：《九邊志》三十卷，《西粵宦遊記》一卷，《西湖遊覽志》二十四卷，《志餘》二十六卷。　又卷二三：《叔禾集》十二卷（一作《豫陽集》）。

《明史・藝文志二》　田汝成《西湖遊覽志》二十四卷，《炎徼紀聞》四卷。　又《藝文志四》：《叔禾集》十二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田汝成《炎徼紀聞》四卷，《行邊紀聞》一卷，《遼紀》一卷，《龍憑記略》一卷。　又《西湖遊覽志》二十四卷，《志餘》二十六卷。　又《叔禾集》十二卷。又田汝成、蔡汝楠《武夷遊詠》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田叔禾集》　十二卷。明田汝成撰。汝成有《炎徼紀聞》，已著錄。其全稿本名《豫陽集》，亦名《楊園集》。此集乃汝成晚年令其子藝蘅所編，凡詩文三百六十九首。五十以後所作均不在是焉。

喬世寧

孫應鰲《丘隅集序》 三石子喬公世寧卒，友人孫應鰲志其墓矣，再叙其詩文。叙曰：【略】明興，當弘治、正德間文治鬱起，是時北地空同李子、信陽大復何子爲之宗，三石子與空同子同產於秦，相距甚邇，少卽慕效焉。稍長爲諸生，適大復子來秦爲督學使，首目三石子必且鳴世，必且耀後，於是立召前立，與語無常時，口授三石子意義，談必移日。自是三石子文思益偉，拔邁流俗，遂赫然以詩文雄關中，斯師承之正轍也。三石子既仕，官主事、官中郎、官僉事、官督學使、官參政、官按察使，爵祿皆不入其心。官十五年，食不重味，身不離布衣，補其敝衣，一巾輒數年不易。於嗜好澹莫，顧獨心於詩文，是精神所凝會矣。三石子既心於詩文，乃積書至萬餘卷，鞠明究曛，纂英擷華，凡宇宙間廣長數千萬里、上下數千萬年，靡不融浹，隨意所向而出之較若畫一，信博極其趣哉！三石子詩文具在斯集，文不作漢以後語，詩不作唐以後語，盡洗剽敓繁陋之習，一裁於造化性情之眞，傳也必遠。以三石子異稟，其成一家言必若此。文章之道信其難乎！三石子未沒，人人仰服德行，比於光岳，凡侍坐聽論議，皆得所未有，再三歎嗟而去。諸交遊與關中新進舊門下士，無不迂道來訪，罔虛日。洎沒，臨哭數百千人，奔吊相屬於道塗。其人如此，其集之出，其傳之必遠抑又可知。士多惜三石子官至按察使遂自靳其用。嗟嗟！空同子、大復子官止督學使，視按察使又稍亞，今二子所傳何似邪？集曰《丘隅》，本三石子所自命。《詩》云：「緜蠻黃鳥，止於丘隅。」小丘，三石子隱居所也，然其命意抑又澹莫遠矣。嘉靖癸亥陽月，如皋孫應鰲書。

《皇明詩選》卷四 轅文曰：景叔清穩，特少沉入之句。

《藝苑卮言》卷五 喬景叔詩如清泉放溜，新月掛樹，然此景殊少，不耐縱觀。

又卷七 喬景叔世寧己酉歲以楚藩參入賀萬壽。余時見之，短而髯，溫然長者也。所有行卷，僅百餘篇耳，頗膾炙人口。又十餘年，景叔卒。近有

以其《丘隅集》來者，云景叔所自選。余猶記其行卷內一七言律寄王太史元思謫戍玉壘者云：「學士兩朝供奉年，上林詞賦萬人傳。一從玉壘長爲客，幾放金雞未擬還。聞道買田臨灌口，能忘歸馬向秦川。五陵他日多豪俊，空望城南尺五天。」詞頗佳，而集不之選，何耶？

《明詩綜》卷四七 蔣仲舒云：景叔趣本爾雅，調亦清和，規模沈宋，時沿李白。

《靜志居詩話》卷一二 何仲默視學秦中，景叔親受詩法，譚必移日。故其詩整而不浮，可與許少華肩並，餘蔑有過焉者。《長安道》云：「長安道，直以迂。環五城，開九衢。外羅天市拱皇居，中懸日月耀金樞。朱輪驄馬如流水，長安道上禁馳驅。誰家少年俠邪徒，雄豪去天尺五餘，白日殺人當路衢。司隸過不問，況乃執金吾。人言輦轂之下，朝犯法，暮伏誅。吁嗟此徒天日無！霍家奴，衛家奴。」《春雁》云：「春風纔幾日，江雁已春聲。關路何時返，鄉愁爲爾生。望窮遙漢影，不盡倚樓情。却憶金河北，人同出塞行。」

《明詩紀事》戊籤卷二〇陳田按 景叔論詩云：「七言律起於唐，沈、杜爲宗，而律體尤難工。」獨取蘇頲《望春》格律完粹，冠於諸子，與李、何持論稍不同。五律有唐人格意，清圓宛轉，不愧作者。

《行役》 《皇明詩選》卷四：舒章曰：短響亦自振。

《擣衣》 《皇明詩選》卷一三：舒章曰：粗協。

《梅花落》 《明人詩鈔續集》卷六：似沈雲卿。

《春鴈》 《明人詩鈔續集》卷六：收句餘情不盡。

《馬湖登覽》 《明人詩鈔續集》卷六：渾灝之氣猶存，少陵長律遺軌，嫌未雄拔。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世寧，字景叔，耀州人。嘉靖戊戌進士，由南京刑部郎中，遷四川僉事，湖廣提學副使。庚戌歲，參政河南，虜犯京師，調募紛紜，無不立辦，擢四川按察使。以憂歸，累薦不起。景叔短而髯，溫然長者也。其所建造鑿鑿副名實。生有異稟，日記數千言，強學好問，至老不倦。有《丘隅集》行世。

《國史經籍志》卷三 喬世寧《耀州志》十一卷。 又《五臺山志》一卷。

又《喬氏族譜》一卷。 又卷五：《丘隅集》十九卷。

《千頃堂書目》卷六 喬世寧《耀州志》十一卷（嘉靖三十六年修）。 又卷

八：《五臺山志》一卷(萬曆間修)。又卷一〇：《喬世族譜》一卷。又卷二三：《丘隅集》十九卷。

《明史・藝文志二》 喬世寧《五臺山志》一卷。又《藝文志四》：《丘隅集》十九卷。

蘇祐

論述

《四溟詩話》卷三 陳一庵太守因徽藩誣奏，謫戍瓊州，寓邱文莊別墅，日耽詩酒。每聞搢紳間盛稱蘇舜澤總制《雪》詩：「初隨鳴雨喧相續，轉入飄風靜不聞。」寫景入微，非老手不能也。

《皇明詩選》卷三 卧子曰：司馬詩沉雄雅練，邊塞之篇，不愧横槊。舒章曰：舜澤如嫖姚度漠，深入敢戰，惟七言古少而不稱，其餘至處，雖四大家不避也。

又卷一一 卧子曰：舜澤五七言律，格律精嚴，聲詞清亮，咄咄軼羣而上，余輩少有更易，不爲無助焉。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侍郎詩，麗豪伉浪，奔放自喜，今人不復詳其風格，徒以其聲調叫號，近於雄渾，遂謂關塞之篇，不愧横槊，何相者之舉肥也？魯王孫觀熅評曰：「格不高而氣逸，調不古而情眞。」又謂其二子青出於藍，蓋齊魯間之論如此。

《明詩綜》卷四五 朱中立云：穀原所作，格不高而氣逸，調不古而情眞。穆敬甫云：公意興甚高，得句不苦，自是盛唐遺韻。于無垢云：蘇公詩遒麗典雅，卓然名家。

《明人詩鈔續集》卷七 穀原詩卧子極推重之，謂沉雄雅練，邊塞之篇，不愧横槊。七言律格律精嚴，聲調清亮，咄咄逸□而上。牧齋乃引魯王孫觀熅之評，以爲其二子青出於藍。此論未公。穀原長子通判濂字子川，次子舉人澹字子沖，咸有詩名。子川《大明湖》云：「風物湖中好，家家白板扉。浮雲去水近，返照入林微。潮落漁磯淺，江寒鴈影稀。晚來砧韻起，是處搗征衣。」子沖《暮秋夜宿紫荆關》云：「驛路飄黄葉，關門薄紫荆。上都瞻處近，北斗坐來平。塞冷胡笳斷，原荒野燒明。終軍雖老大，還欲請長纓。」詩皆到格，以較乃公氣魄力量，相去實遠。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穀原集》 十卷。明蘇祐撰。此編乃其詩集。大旨宗李攀龍之說，不肯作唐以後格，而亦不能變唐以前格。故音節琅琅，都無新意。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六陳田按 舜澤詩是李、何成派。《昭聖太后輓章》，忠愛悱惻，不愧詩史，可與朱必東《諫慈壽誕辰疏》並傳。

《塞城中秋對月簡張南墅》 《皇明詩選》卷三：舒章曰：似玄暉。

《秋懷》 《皇明詩選》卷三：轅文曰：司馬古詩，蒼老有調。

《河東道中》 《皇明詩選》卷八：卧子曰：第六句巧而□。轅文曰：風格，徒以其聲調叫號，近於雄渾，遂謂關塞之篇，不愧横槊，何相者之舉肥也？魯王孫觀熅評曰：「格不高而氣逸，調不古而情眞。」又謂其二子青出於藍，蓋齊魯間之論如此。

《渡鄱湖》 《皇明詩選》卷八：舒章曰：三四聯典切，結有佳興。

《昭聖皇太后輓章》(二首) 《皇明詩選》卷八：卧子曰：二詩隱而不阿，直而有體。轅文曰：孝宗張皇后在世廟時，稱昭聖皇太后，及其崩也，詩人之言如此。

《曉行》 《皇明詩選》卷八：舒章曰：舜澤五言律，健處極似達夫。

《巡關雜詠》 《皇明詩選》卷八：轅文曰：合作。

《中秋簡謝陳會二部使》 《皇明詩選》卷八：卧子曰：老境。

《贈送黄翠巖出塞》 《皇明詩選》卷八：舒章曰：雅暢。

《予歸入倒馬關作》 《皇明詩選》卷一一：舒章曰：三四一聯，此老絶更定，頗勝原本，結句叙題亦老。

《李牧祠下眺望作》 《皇明詩選》卷一一：轅文曰：「戍鼓」二句，余所唱，以年境當之，彌覺眞至耳。

《塞下曲》 《皇明詩選》卷一三：轅文曰：新矯。

傳記

于愼行《明故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穀原蘇公行狀》 公諱祐，字允吉，初號舜澤，穀原其更號也。世爲東昌濮人，居北王趙之原。高祖克明公，當洪武兵後，斬蘆葦以田，貲甲濮上。克明子義公爲醫訓科。訓科子贈尚書公亮。亮好佛法，里人號曰亮菩薩。菩薩子贈尚書公恩，號北莊居士，剛方有行義。是生五子，天民、天澤、天爵、天祿，公其季也。母曰王夫人。王夫人誦觀音經祓子，已而公降，烟霧覆室三日。及在襁褓，或撫之晝寢，忽展轉亟啼不卧，抱而下堂，屋梁斷，免焉。識者知其貴人。七歲從塾師授書，屬對輒出奇語，名公長老無不驚嘆。既補郡弟子員，長吏爲禮送，酒方行，忽大雨霹靂，火光如斗，一座皆驚，曰：「是必有名聞天下者。」居王夫人憂，流賊劫略至郡，大人趣公走避，泣曰：「母殯在堂，兒將焉往？願以死守之。」竟不避。俄而寇去。正德癸酉舉於鄉，卒業太學，爲穆文簡公所知，才名益著。辛巳丁外艱，嘉靖丙戌成進士，授吳縣令。吳縣編里五百，征賦十歲一更，簿書紛不可任。公分置糧里塘長，使各署民產，高下不得雷同，因以參伍定役，役遂稱平。吳俗奢靡，一切用敦朴財省，三年大治。□使表吳治行，章八九上矣，以周夫人喪去。周夫人者，公之嫡母也。舟泊穀亭，穀亭人夢神告曰：「河上有尚書至。」旦日視之，公舟在焉。服闋，補東鹿。東鹿故多繫囚，公下車一日，罷釋數十百人。民有昵妾而殺其妻，沈之井而逸，吏弗問也。是日捕置之法。明日財罷徭車三十兩。又明日，有詔召東鹿令。東鹿人語曰：「三日官府，百年父母。」召至，拜廣東道監察御史。癸巳中丞王公以奏疏過誤，元日下吏，公偕諸御史論救，皆得廷杖。無何出按宣大，至而大同兵變，遂討平之。初，大同亂軍既賊殺總兵李瑾，因脇都御史潘倣上疏白狀，以爲瑾素虐所致。公聞之大憤曰：「瑾卽有罪，軍可殺乎？卽令朝廷胡以施紀法焉。」立上疏請討，辭義激烈，先帝覽之，喜曰：「御史忠悃。」立遣將將兵臨城問罪，御史監軍。兵至城下，大同固已大窘，而惑於洗城之說，迄不敢下。公以便遣人入諭曰：「凡兵之來，固俗安之也。而爲訛言逆命者何！趣下卽免，不者種族。」久之鎮撫王寧出見，持城首功一級官公少子，公謝曰：「辱將軍念甚厚，然兒非嘗從軍也。吾又且朝暮罷去，不敢以累將軍。」癸丑三品載考，晉右都御史。虜二十萬衆夾大同南下，將入內關，公聞報，提兵馳赴，至永安堡遇賊，與戰，斬首虜四百有奇。捷奏，祭告郊廟，榜示九邊，晉兵部尚書，賜白金五十，文幣四雙，孫槩改廕錦衣正千戶，三代錫如其官。公居北邊十年，厲兵秣馬，訓練將士，虜慴其威，幾不近塞。知人善馭下，馬芳、劉漢、胡鎮、董一夔，皆拔自行伍，

爲大將各樹功名。既致仕去鎮，會總兵岳懋陷虜，幕府者懼，則奏公不請兵糧，樵蘇後期，故及於敗。本兵亦素有郤言，如幕府。逮下詔獄。然公實嘗乞餉，奏牘具在，諸公無以難也。而少師嵩，故尚書時嘗爲公所論，恨公，從中主之，削籍爲庶人。隆慶丁卯，今上卽位，詔予冠帶。戊辰東宮立，覃恩，以長子光祿君請，復官致仕。家食凡十八年，守臣數薦於朝，竟中尼不召，當世惜之。公爲人豐肌魁岸，戟髯電目，望之如神。而不爲城府，和易可親，立朝耿介有節，能決大事。御史時大夫浚川王公署其考曰：「有學識，有操持，有膽量，有作爲。」時目爲四有道長。博覽羣籍，游心千古，爲文辭歌詩，遒麗典雅，海內以爲名家。所著有《孫吳子集解》、《三關紀要》、《法家哀集》、《穀原詩文草》、《奏疏逌旃》、《瑣言》等書。既歸田里，日與故人長老結社置酒爲驩。平生好施，常建倉儲粟以濟貧乏。世故子弟，或以貧困來謁，傾貲捐濟，無所悋惜，遠邇頌其高義。公有四子，皆儒雅多藝，以賢豪稱。諸孫美秀而文，稱其家學。歲時伏臘，更前爲壽，歌舞滿堂，花亭月榭，進牘賦詩，爲歡未厭也。辛未，仲子澹都試，卒京師，公遂於邑發病，以其年九月二十九日薨於正寢，距生弘治壬子七月九日，得壽八十歲。配陳累封夫人，卒先十六年。公自爲誌。子男四，長濂，南京光祿署正，娶許氏。贈孺人，以子貴，再贈宜人。次澹，舉嘉靖己酉鄉試，娶宋氏。次潢，德府審理正，娶馬氏。次浣，國子生，娶劉氏。女三，長適貢士許珏，次適經歷高迨，季適監生許鵑，禮部侍郎成名子，側室劉出也。孫男七，棨錦衣衞指揮僉事。娶桑氏，棨國子生，娶錢氏，繼陳氏，宋恩生，娶邢氏，繼馬氏，案儒官，娶張氏，樂生員，娶吳氏，本官生，娶邢氏，橐生員，娶顧氏。孫女九，長適鄖城奉祀仝完，次適生員陳萬殊，次適鄖城尚書樊公繼祖孫重耀，次適生員錢邦龍，次適鉅野都憲宋公滄孫生員良翰，次適曹州馬從龍，次許聘劉顯烈，餘幼。曾孫男五，光偉、光勳、光復、光許、光泰。曾孫女八。光祿君卜以某年月日葬公於祖兆，將乞銘於某公，屬行爲狀。行里閈末學，舊嘗御史公，邇叨塵史館，恭纂先皇實錄，得睹公所建白。光祿之請，其胡以辭？謹述其大略，以備采擇。伏惟名公鴻筆，托諸貞珉，用垂無斁。謹狀。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穀原文草》，蘇祐著。

《國史經籍志》《逌旃瑣言》二卷。（蘇祐）又《穀原集》八卷。

《千頃堂書目》卷五　蘇祐《雲中紀事》一卷，《三關紀要》三卷。　又卷一二：《逌旃瑣言》二卷。　又卷一三：《孫吳子集解》。　又卷二三：《穀原詩集》八卷，《文集》十卷，《三巡集》一卷。　又卷三〇：《法家哀集》一卷。　又卷一二：《穀原奏議》十二卷。

《明史・藝文志二》　蘇祐《三關紀要》三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蘇祐《逌旃瑣言》一卷。　又《穀原文草》四卷，《穀原集》十卷。

蔡羽

論述

綜論

《山樵暇語》卷六　吾鄉蔡九逵（羽），抱經濟才，惜乎不第，王文恪公素推重之。近試禮部，得貢元。予嘗愛其《惠山茶會序》曰：「渡江而潤，金焦甘露勝。由潤入句容，三茅山勝。由句容至毗陵，白氏園勝。由毗陵至無錫，惠麓勝。」余之之金陵，必經是傍。程迫事脅，或不得一造。造或不得遍觀，觀或不得與朋友共，而私獨踟躕焉，用是怏怏。

《藝苑卮言》卷五　蔡九逵如灌莽中薔薇，汀際小鳥，時復娟然，一覽

而已。

《明詩評》卷二　九逵少負燁藻，蹭蹬賢科，老得微官，婆娑留署。詩如灌莽中薔薇一枝，汀際小鳥，娟然潔白。至欲罵佛呵祖，可謂蜉蝣撼樹矣。

王世貞《像贊》　先生生而警穎，能讀古文奇書。既長工屬文，又能爲歌詩，高自標榜，以爲「韓柳不足言，吾所撰著先秦、兩漢。少陵不足言，吾於篇章建安、西京。」或謂稍近濃雋，不至吳中單薄者而已。正行書亦遒勁，間臨蘭亭十七帖。人或從傍指摘其離者，先生曰：「不然，吾非臨右軍，吾乃教之。」爲諸生，與文待詔徵明齊名而已。他藝不盡能頡頏，其外若相善，內不伏也。【略】今像目稜而頤張，鬚蝟磔老矣，而氣不衰。

《玉堂叢語・文學》　蔡羽見諸論著，奧雅宏肆，潤而不浮。詩尤雋永，早歲微尚纖縟，既而濺滌曼靡，一歸雅馴。晚更沉著，而時出奇麗，見者謂雖長吉不過。先生乃大悔恨曰：「吾辛苦作詩，求出魏晉之上，乃今爲李賀耶？吾愧死矣。」其高自標表，不肯屈抑如此。

《恬致堂詩話》卷三　蔡林屋作行書遒美，亦逸韻，詩亦清切。余嘗見其書《鹿飲泉詩》云：「老夫倦茅屋，五日頭不沐。侵晨東家子，邀我看新竹。東風吹梅花，忽見燒痕綠。上山雲推人，下山泉躡足。蒼鼠剝霜栗，白羊竄深谷。丹竈雖生苔，紫芝尚堪宿。渺渺人世間，千載見遺躅。當時僧不到，學杜者如麻似粟，不知拄杖落此老手中。今日吏催促。但恐有高節，無處寄松菊。七十二點青，對酒聊一矧。」

《文脈》卷三《文脈新論》　《蔡林屋集》，瘦削而未熟。

《明詩綜》卷三八　穆敬甫云：「蔡詩沖雅不俗。」顧玄言云：「蔡九逵之整秀，黃勉之之典麗，王履吉之華蔚，顧行之之顯約，陸子淵之清潤，彭孔嘉之精彩，可得並駕。」李時遠云：「九逵薄少陵爲不足法，可謂蚍蜉撼樹。」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杜詩韓筆」，百世之師也。人其可自絕乎？孔目於詩文，高自標許，以少陵不足言，所著者建安、西京。韓、柳不足言，所撰者先秦、兩漢。今其集具在，篇無妍辭，句無警策。此猶淮南帝前，自稱寡人，夜郎天末，不知漢大，妄人也已。其《自序》云：「古之言者必有得，有所得而不言，與無所得而言，均非也。」其言誠是矣。第不知何者爲孔目所得？雖有詩賦八百餘首，文二百首，恆河之沙，鉤金安在？愚山縱曲爲解嘲，其誰信諸？

分論

《尊中有明月歌》　《明詩評選》卷二：極意推送，意終不繁。

《思田園》　《明詩評選》卷四：清別不激。

《相逢》　《明詩評選》卷四：嫡從《青青河畔草》一脈來。彼以自然得安，此顧以沈鬱取之，方是翻古調爲新聲，不似俗子生吞，翹然自命。一結歛妙。

《九月十四日集東麓亭》　《明詩評選》卷四：通首求之，逐句求之，逐字求之；求之高，求之遠，求之密，求之韻，求之變化。嗚呼！盡之矣。林屋持論，謂少陵不足法，又曰：吾詩求出魏晉。目無獻吉輩久矣。後之目無獻吉者，又嘗見林屋腳底塵否？

《早秋李抑之見過》　《明詩評選》卷四：無不自愛。入手自然，不落階級。「中庭綠陰徙」，妙句幽靈，覺杜陵「花覆千官」之句，猶其孫子。當林屋東風吹梅花，忽見燒痕綠。上山雲推人，下山泉躡足。蒼鼠剝霜栗，白羊竄深谷。丹竈雖生苔，紫芝尚堪宿。渺渺人世間，千載見遺躅。當時僧不到，學杜者如麻似粟，不知拄杖落此老手中。

《天界寺》　《明詩評選》卷四：心地有錦，不緣腸縈。「終寓豈不歡」五字，千秋豈容再得。

《錢孔周席上話文衡山王履吉金元賓》　《明詩評選》卷四：鍊精得氣難，鍊氣得神，則晉、宋以下，吾未之見也。林屋神氣霏微，了無離合，定誰取晉、宋以下人相擬。但能不學杜，即可問道，林屋雖不得仙，足以豪矣。詩有生氣，如性之有仁也，杜家只用一鈍斧子死斫見血，便令仁戕生夭。先生解云：杜不足法。故知滿腹皆春。

《川上》　《明詩評選》卷五，重而入微，始知輕而入微者未至也。洵是高杜陵一籌，今人不信耳。

《暮春》　《明詩評選》卷五：全從古詩來，唐人唯李太白能之，直坐斷千年來談藝者舌頭。說格，說法，說開闔，說情景，都是得甚惡夢。一片心理，就空明中縱橫熳爛，除取粗人、酸人、糲板人，無不於此得興、觀、羣、怨以去。

《扇》《明詩評選》卷五：不腐不纖，詠物極致。五、六獨絕，正以雅勝耳。不然，此意亦人所易及。

《諸友次高座寺》《明詩評選》卷五：出入遠近之間，總不入人思路脈理。必此乃可言詩。

《公事後禁門南京作》《明詩評選》卷五：一意八句，隨處得妙，自不複疊。必此乃製作大手筆。

《春日徐氏東園》《明詩評選》卷五：自然。得駱丞之秀，而去其滯墨。

《所懷》《明詩評選》卷五：意致全不知有唐人律詩，那得不與唐人分座。學杜者且當學之於庾，況不僅爲杜者乎？

《曉起》《明詩評選》卷五：古今之間，莫妄與安位置。上自《三百篇》來，直至今日，但如此則爲詩耳。除却韓退之一流詖淫之詞惡習，或能知此。

《清明日張月麓至》《明詩評選》卷六：純。

《吳門夏日》《明詩評選》卷八：可云確，可云渾，可云風骨，七子輩高顴硬肘耳。

《引奏後卽事》《明詩評選》卷八：深。

傳記

《盛明百家詩·蔡翰目集》卷首　林屋蔡公名羽，字九逵，吳縣洞庭西山人。有聲庠校，竟以貢授南翰林孔目，然非其志也，故每自稱山人云。平生好古文詞，嘗見其《南館集》十卷，就中刻詩數十篇，備一家之言。公卒無子，以從弟之子爲子，無孫，以從姪之子爲孫。著有《立愛解》。予初從外祖氏識翁於南都，今忘之矣。

《明詩評》卷二　蔡羽字九逵，吳人也。爲南京翰林孔目。嘗薄少陵，以爲不足法云。

王世貞《像贊》　蔡林屋先生羽字九逵，居吳縣之洞庭西山，因自號林屋山人。【略】爲諸生者四十年而貢，以太學上舍就選人。尙書意憐之，曰：「此故蔡生耶？」授南京翰林孔目。二載致仕歸，卒，年七十餘。

崇禎《吳縣志·人物》　蔡羽字九逵，昇孫，居包山，自號林屋山人。爲人高朗疎秀，聰警絕人。少失怙，母吳親授之書，輒能領解。年十二，操筆爲文有奇氣。稍長，盡發家所藏書，自諸經子史而下，悉讀而通之。然不事記誦，不習訓詁，而融液通貫，能自得師。爲文必先秦、兩漢爲法，而自信甚篤，發揚蹈厲，意必己出，見諸論著，奧雅宏肆，潤而不浮。詩尤雋永，早歲微尙纖縟，旣而濺滌曼靡，一歸雅馴，晚更沈著，而時出奇麗，見者謂雖長吉不過，羽乃大悔恨，曰：「吾辛苦作詩，求出魏晉之上，乃今爲李賀耶？吾愧死矣！」其高自表標，不肯屈抑如此。然其所作凌歷頓迅，誠亦高夐莫及。當其得意時，不知古人何如也。羽故邃於《易》，出其緒餘爲程藝，以應有司，而辭義藻發，每一篇出，人爭傳以爲式。羽試輒不售，屢剉益銳，閱四十年，而羽旣老矣。而卒無所成。蓋弘治壬子至嘉靖辛卯凡十有四試，闈歲甲午以歲貢赴選，部卿雅知其名，曰：「此吾少日所聞蔡羽，今猶滯選調耶？」然限於資也，亦不能有所振拔，特以程試第二人奏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居三年，致仕歸，卒。所著有《林屋》、《南館》二集。（文徵明志略。）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存目）

乾隆《江南通志·人物志·文苑》　爲文法秦漢，《洞庭》諸記，欲與柳宗元爭長。詩沉著奇麗，人比之李賀。

《明詩綜》卷三八　（存目）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二引《太湖備考》　陶周望云：余曩年讀蔡羽《洞庭記》，知有是山，又以茲山知羽。後四年始至山中，急欲就鄉人問羽。天王寺僧澄源者，好事知文墨，爲余言山有東、西蔡村，族最盛，而羽怪誕，有三間齋，己處其中，縛稿爲人，令腰膝俱可屈曲。朝課《易》，夕課《四書》，自爲解，而置傳注几旁。每開卷便大詬曰：「某甲謬甚甚！」叱童子牽稿人來，踞而杖之。而置大鏡南面，遇著書得意，輒正衣冠北面向鏡拜，譽其影曰：「易洞先生，爾言何妙！吾今拜先生矣。」羽尤以善《易》自負，故稱易洞也。

著録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林屋集》。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吳縣蔡羽九逵《林屋集》。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　《太藪外史》五卷。　又卷五：　蔡羽《林屋集》二十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二　《太藪外史》五卷。　又卷二二：　蔡羽《林屋集》二十卷，《南館集》十三卷。

《明史・藝文志三》　蔡羽《太藪外史》五卷。　又《藝文志四》：　蔡羽《林屋集》二十卷、《南館集》十三卷。

《國史經籍志補》　蔡羽《太藪外史》一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蔡羽《太藪外史》。

《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存目一・太藪外史》　一卷。明蔡羽撰。是編前有嘉靖庚子正月自題，稱夜夢一文移，上有符信曰「太藪外史」。私念具區爲揚州之藪，一曰太湖，左虛子去翰林歸太湖，蓋所謂外史。因著文五首，題曰《太藪外史》，志夢也。說頗荒誕。其文爲《文苑考》上下篇二首、《政通》上下篇二首、《易大贊》一首。史稱羽自負甚高，文法先秦兩漢。而此五首中，類多排偶之詞、體格卑雜、未能及古。殊爲不副其名也。

張　靈

《存餘堂詩話》　張靈字夢晉，吳中名士也。早歲功名未偶，落魄不羈，寄情詩酒間。臨終之前三日作詩云：「一枚蟬蛻榻當中，命也難辭付太空。垂死尚思玄墓麓，滿山寒雪一林松。」後一日又作詩云：「彷彿飛魂亂哭聲，多情於此轉多情。欲將衆淚澆心火，何日張家再託生。」二詩可想其風致，亦足悲夫！

《逸老堂詩話》卷上　張夢晉靈有雋才，屢試不第，爲人落魄不羈。詩文多不存稿。《春暮送友》云：「三月正當三十日，一琴一鶴一孤身。馬蹄亂踏楊花去，半送行人半送春。」其臨終賦一絕云：「一枚蟬蛻榻當中，命也難辭付太空。垂死尚思玄墓麓，滿山寒雪一林松。」其胸襟灑落，亦自不凡。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孟晉狂生，游枝指生之門。其畫山水，足亞伯虎。《對酒》一詩云：「隱隱江城玉漏催，勸君須盡掌中杯。高樓明月清歌夜，知

雷　鯉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鯉，號半窗山人，建安人。以詩畫名，與沈石翁同時。江以西重之，比於江左之石翁。題畫諸詩，亦有石田之風。

《明詩綜》卷二六　汪良迪云：「半窗詩沖雅清婉，曲盡物情。」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二陳田按　半窗畫流傳甚少，詩特風致翩翩。

史　忠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史癡翁者，名忠，字廷直，金陵人也。少不慧，年十七方能言。忽通詩詞，畫山水樹石，縱筆揮寫，不拘家數。性豪俠不羈，負氣高抗，不謁權貴，人有不合，輒引去。自號癡翁。樓近冶城，署曰卧癡。引客談笑呼盧其中，酒沾唇輒醉，醉則搦管爲新聲樂府，略不搆思，或五六十曲，或百曲，方閣筆。有愛妾何氏，名玉仙，號白雲道人，能篆書及小畫，解音律。癡求兩京絕手琵琶張祿授以南北曲，間自度新詞被之，醉後倚歌，絲肉交奮。同時陳大聲、徐子仁，皆歎羨以爲弗如也。時時出游，不問所往。邳州湯指揮慕癡名，過訪，方盛暑，散髮披襟，笑語甚適。徑攜手登舟，游下邳，家人不知也。女笄當嫁，壻家貧不能具禮，詭詞攜之觀燈，與其婦送之壻家，大噱而去。嘗訪沈石田於吳門，沈他出，堂中有素絹，潑墨成山水巨幅，不通名姓而出，石田曰：「必金陵史癡也。」要之歸，留三月而別。石田來金陵，亦館卧癡樓，爲作癡翁詩曰：「我顛與翁癡，癡顛相比肩。約爲老兄弟，逍遙覓彭篯。」又贊其像曰：「眼角低垂，鼻孔仰露。傍若無人，高歌闊步。玩世滑稽，風顛月癡。灑筆淋漓，水走山飛。」癡每自詫曰：「石翁爲我寫眞也。」年八十餘，精強如少年，自知死期，預命發引，命親朋歌「虞殯」，相攜出聚寶門，謂之生殯，至期無疾而逝。

《靜志居詩話》卷九　廷直自號癡翁，近冶城建樓，題曰卧癡，楊君謙爲作記。翁畫山水、人物、花木、竹石皆工。【略】《二隱稿》流傳絕少，《題畫》一絕云：「雲光辣闌樹模糊，略彷笆籬路有無。曾記南徐江上雨，會心只有米於菟。」乃倣小米雲山，書法頗豪縱，曾觀於休寧吳璵于庭宅。

《明詩綜》卷二六　《史忠緝評》：周吉父云：「癡翁詩寫自己胸次，不以鍛鍊爲工。盛仲交合金元玉之詩，編爲《江南二隱稿》。」

施閏章《蠖齋詩話》　史忠字廷直，金陵人。【略】嘗見其絕句云：「癡老平生性僻疏，胸中塵垢半星無。歲寒起坐燒銀燭，寫箇江山雪霽圖。」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一陳田按　與赤松山農金琮爲素交，盛時泰合編二人詩，題曰《金陵二隱稿》。未授梓，燬於火。啓、禎間，翁裔孫志英更輯《癡翁遺集》，今亦不可得也。

徐　霖

論　述

《山樵暇語》卷三　古杭西湖之勝，騷人墨客遊觀無虛日。金陵徐子仁（霖）長於詩，晚歲如杭幽探深。抵寓三月，足趾所及，悉紀以詩，名曰《古杭清游稿》。多警句，予嘗記其《湖州阻雨》云：「風雨家山夢，江湖盜賊憂。」《初過湖上》云：「波吞落照鷗知晚，堤結濃陰柳待春。」《拜岳鄂王墓》云：「愁雲千樹黑，戰血滿袍紅。」《登放鶴亭》云：「生有梅花句，死無封禪書。」《書所見》云：「路生每問同游伴，物異偏驚乍到人。」又云：「景物撩人歸未得，十年詩債欠西湖。」

《四友齋叢說・詩三》　徐髯仙，豪爽迭宕人也。數遊狹斜，其所塡南北詞皆入律。衡山題一畫寄之，後曰：「樂府新傳桃葉句，彩毫遍寫薛濤箋。老我別來忘不得，令人常想秣陵烟。」蓋亦有所取之也。

王世貞《徐髯仙墨蹟》（存目）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子仁，少時雅從沈啓南遊，江夏吳偉寫沈、徐二高士行樂圖，楊君謙、祝希哲爲贊。文徵仲寄詩曰：「樂府新傳桃葉句，彩毫偏寫薛濤箋。」其爲名流傾慕如此。及其自應召罷歸，世廟繼立，威武近幸，及待詔公車者，皆逮治坐罪，而子仁獨超然無所連染，天下高之，以爲吳生之題目，庶無愧焉。

《明詩綜》卷三八　周吉父云：「子仁詩才、篆法、丹青、樂府，俱稱能品。」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髯仙多能藝事，書畫之外，工塡南北曲。所築快園，康陵南巡，兩幸其居。有晚靜閣、宸幸堂、浴龍池。及扈蹕入都，每夜

宿御榻前，與帝同卧起。永陵之初，威武近幸，多逮治坐罪。惟子仁脱然，亦滑稽之雄也。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霖，字子仁，其先姑蘇人，徙金陵。七歲能詩，九歲能大書，操筆成體，善畫松竹、花草、蕉石。長而跅弛自放，謝去學官弟子，精研六書。嘗得篆法於異人，李長沙見之曰：「此周伯琦之流，吾不及也。」築快園於城東，極游觀聲伎之樂。善製小令，塡南北詞，皆入律，棋酒之暇，命伶童侍女，被其新聲，都人競傳而歌之。武帝南巡，伶人臧賢進其詞翰，召見行宮，試除夕詩百韻，及應制詞曲，皆立就，雅俗雜陳，語多譎諫，上屢稱善。嘗午夜乘月幸其家，夫婦蒼黄出拜，上命置酒，家無供具，以蔬筍鮭菜進御，上大喜，爲之引滿酣暢而去。已而數幸其家，御晚靜閣垂釣，得一金魚，宦官爭買之，上大笑，失足落池中，衮衣沾濕。快園中有宸幸堂、浴龍池，紀其遇也。賜飛魚服，扈從還京。每夜宿御榻前，與上同卧起，將授官禁近，固辭，會上賓而罷。歸里二十餘年乃卒，年七十有七。

嘉慶《松江府志・藝術傳》（存目）

光緒《重修華亭縣志・人物》 徐霖字子仁，號髯仙（居城東有快園），先世自長洲徙華亭。六歲而孤，從兄居江甯，七歲能賦詩，九歲能書大字，補諸生，博極羣書。武宗南巡，聞其名，召見行在，特愛重之，官以錦衣鎮撫，賜一品服。扈從到京，將不次擢用，會帝崩，乃止。霖奉母至孝，自號九峯道人，卒年七十七。（參郭府志雲間志略。）

道光《蘇州府志・人物・隱逸上》（存目）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二引《帝里明代人物略》 九峰徐子仁豪爽迭宕，開快園武定橋東，中有翠篠清漣，芳林幽砌，臺曰「振衣」，刻名公題詠，下有麗藻堂，喬伯岩書「晚靜閣」，文衡山書「風流曠達」，一時豪貴悉禮下之。武宗南狩，幸其晚靜閣，釣魚得金鯉，又失足落池中。今園有宸幸堂、浴龍池，紀其實也。

又引《金陵瑣事》 徐霖少年數遊狹斜，所塡南北詞，大有才情，語語入

著録

《國史經籍志》卷五 徐霖《子仁集》四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二 徐霖《麗藻堂文集》，《徐子仁詩集》四卷。（又有《端居詠》、《遠遊紀》、《北行稿》、《皖游錄》、《古杭清游稿》。）

《明代傳奇全目》卷一《徐霖・柳仙記》（存目）

又《繡襦記》（存目）

又《三元記》（存目）

又《梅花記》（存目）

又《留鞋記》（存目）

又《枕中記》（存目）

又《種瓜記》（存目）

又《兩團圓》（存目）

陶成

隆慶《寶應縣志・人物》 陶成，字懋學。早負大志，其天才横發如天馬之不可羈。隨筆作山水花鳥人物，往往逼宋人，不說近代。五七言古律詩宛有思致，篆隸書亦高古不逐時好。程學士敏政曰：「世有才子若斯人者耶！」一時名卿碩士皆禮敬之。嘗自京師出居庸，踰上谷，入雲中，訪古戰場及虜所出没。凡文武鉅公開閫建牙其地者，爭延致之，恒恐其去。然成性疏爽，

不可拘縶。雖甚相好者，得其字十五，得其詩十三，得其畫十一，亦卒有不得者。至今海內人士藏其卷軸。寶如拱璧云。（李開先《畫品》云：「陶雲湖如富春先生，雲白山青，悠然野趣。」又云：「雲湖其原出於趙千里、僧巨然，豪蕩過之，巨細皆妙。」）

《四友齋叢說・畫二》　陶雲湖，名成，字孟學，揚州人，曾中鄉舉。其畫兔子坡草菊花皆妙絕一時，謂之草聖。若樹石則都是邪氣，不足觀矣。余嘗在淮安朱子新家見其畫一墨鴨，亦殊勝，乃知雲湖蓋長於寫生者。雲湖是朱射陂外祖。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雲湖寫人物山水最工，予嘗從喬侍讀子靜處見之，歎爲絕品。凌谿，其女壻也，計偕入都，雲湖語之曰：「聞張家灣某氏，丁香花盛開，子盍隨我觀乎？」凌谿云：「去禮部試僅三日，公無往。」雲湖不許，明旦凌谿他避，雲湖乘篾輿徑去，醉主人家五日。榜發，凌谿中式。比雲湖還，鄉人醵錢賀凌谿。雲湖於席上畫丁香一本，尤妙絕。洵曠達之士也。

《寄朱存仁》一律云：「別來心事不堪聞，細雨孤燈獨念君。短髮漸看添亂雪，此身寧得化歸雲。東風楊柳題歌扇，夜雨琵琶醉舞裙。幾度江干空買櫂，未知何日到淮濱。」存仁，卽凌谿之友。

《明詩綜》卷三七　成字懋學，寶應人，正德間舉人。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一下　成字孟學，寶應人，成化辛卯舉人。

豐坊

論述

《藝苑卮言》卷五（詩）　豐道生如沙苑馬，驚駿相半，恣情馳騁，中多敗蹶。

又（文）　豐道生如骨董肆，眞贋雜陳，時亦見寶，而不堪儇詐。

又卷六　坊高材博學，精法書。其於《十三經》，自爲訓詁，多所發明，不虛也。然行筆最遒勁，結構亦密，比之生平書，最爲合作，留此以備一家。

又　豐考功《病馬行》，中雖雜用唐人語法，亦不能無少瑕，而感慨悲壯，寄托懇至。

余寅《四明八像贊吏部考功郎豐公坊（號南禺）》　文待詔先生謂：我南禺當今論書，子馳我驅。子在窮海，我居通都。脫若易地，我焉子如？凡今之人，驚崇厥虛。小子敬聽，敢告在符。

徐時進《萬卷樓遺集刻序》　余所睹記，詩骨蒼神遠、悲壯沉雄，雖閭豁

詥岈，而幽閒獨寄；文自西京以後，比事肖形，無意矜奇，而百千年下上，勘訂謬誤，更鑿鑿令讀人爽然。

沈泰灝《萬卷樓遺集後序》 肅皇帝時，大禮議起，金水橋之舉咸謂伏節死義，收國家百餘年養士之報。南禺先生隨五溪學士叫闕，父子拜杖，旋棄官侍學士戍所，竟扶櫬歸，一時忠孝名雷貫人耳，是寧不足藉爲負風之翼、建鼓之鳴耶？先生獨頹然自放，以世不可莊語，滑稽於嬉笑怒罵之中，傍觀者不測其心胸爲何，或題爲狂，或題爲怪，而向者叫闕遐舉，反在明滅間。先生謂丈夫自瀝腔血耳，何至以君父取名？東吳放言，視叩馬更微渺矣。泰灝生晚，弗獲拜公下風，家兩大人居恒誦之不置，時從公曾孫孝廉君相太息往事，行未及百年，而令心跡俱遠乎？比溫陵蔡夫子視師海上，推先生風，亟爲傳著，遂爛焉天壤，不然，希闊奇偉事如先生，其無湮沒者幾希哉？公家代矢亮節，如文慶公以易儲諫，復初公以觀燈諫，輕者奪爵，甚者詔獄，事在孝陵、裕陵兩錄中，而清敏公引裾請劍，擊權倖若孤雛，爲宋名臣。夫陶靖節虎溪中蹙額，心事已不可諭之籃輿後人，而豐氏私拱璧若家器，天球赤刀，世相授與，自茲以往，必又有繼考功而舉起者，國家數百年培養士氣，意獨厚豐氏耶？客曰，子不跋考功詩文，乃跋其人乎？灝謂詩文顧非小子所敢知，若夫忠孝大節，則不敢不知，是以論其世也。同邑後學沈泰灝謹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存禮高才博學，下筆數千言立就，於十三經皆別爲訓詁，鉤新索異，每託名古本或外國本，今所傳石經、大學、子貢詩傳，皆其僞撰也。家藏古碑刻甚富，臨摹亂眞，爲人撰定法書，以眞易贋，不可窮詰。爲人狂誕傲僻，縱口狗意，所至人畏而惡之。嘗要邑子沈嘉則具盛饌，結忘年交，相得甚驩。或間之曰：「是嘗姍笑公詩。」即大怒，設醮上章，詛之上帝，所詛凡三等：一等皆公卿大夫有仇隙者，二等則布衣文士，嘉則爲首，三等鼠、蠅、蚊、蚤、虱。其狂易可笑，皆此類也。張司馬時徹序其集曰：「公質稟靈奇，才彰卓詭，論事則談鋒橫出，摛詞則藻撰立成。士林擬之鳳毛，藝苑方諸逸駟。然而性不諧俗，行或齟中。片語合意，輒出肺肝相啗；睚眦蒙嗔，即援戈予相刺。亦或譽嫫母爲嬋娟，斥蘭荃爲贅棄。旁若無人，罕所顧忌。知者以爲激詭，而不知者以爲窮奇也。由是雌黃間作，轉相詆譏。出有爭席之夫，居無式閭之敬。鶉衣藍縷，濕突不炊。童奴絕粒而逋亡，賓客過門而不入。竟頗頷以終其身。悲夫！

又引《甬上耆舊集》 世廟議崇興獻禮，人翁與父學士熙同哭諫，受杖闕下。學士既沒戍所，人翁復言其父前諫大禮非出本意。因走京師，上書請崇獻皇宜稱宗，祀太廟。相嵩主其議，上從之。然人翁竟不得錄用，歸益自誕放。詩深合古法，雖時寫牢騷，殊未盡其狂也。

又陳田按 南禺工書，於時人中惟文徵仲、祝枝山，陸子淵稍見許可，而於馬一龍、沈愷、王逢元、陳鶴、楊珂、沈仕皆痛詆醜擬，不遺餘力，其評沈仕書，云「如夏四倚主」。夏四乃時相貴溪幹僕，一時氣燄張甚。其滑稽玩世類此。余謂南禺以議禮背父，附和時局，悖甚。然於永陵君也，以視當時之趨承貴溪、分宜者，不稍愈乎！詩亦激宕淩厲，寫其牢騷不平之氣。才人不得志，大抵類此，不足怪也。

傳記

《藝苑卮言》卷六　豐坊者，初字存禮，舉進士高第，爲禮部主事，以無行黜歸家。坐法竄吳中，改名道生，字人翁，年老篤病死。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坊，字存禮，鄞縣人。嘉靖二年進士，除禮部主事，以吏議免官。【略】年老貧病以死。

《明史·豐坊傳》（存目）

著録

《國史經籍志》卷五　《豐坊集》二卷。

徐時進《萬卷樓遺集刻序》　自齠時一睹豐先生，道上觀者雜遝，延脰踵趾，幾不得前，余亦竊笑，爲乃公看殺憂矣。公土木雞皮，髽髻當頂，蹩躠一籃，瞥然經市，先不恒見，見乃大詫，不必盡知豐先生書與其詩若文也。當豐先生時，吾郡大司馬張公惟靜爲主盟，而於豐先生獨多遜，其序先生詩梓行之，則自今上丙子，去公捐容且十年，其孫越人哀自散亡，故當不無濡逗。世或謂公養疴傲士，區蓋不謀，關籥都廢，題詞屬草，率從手脫，不越宿而奚奴已竊投好事，不能以半蹏貯久矣。歲丙辰，溫陵蔡公體國奉璽書，視吾海上師還，間與公之曾孫孝廉建嗟咨前事，且云人高視遠，遺物猶珍，矧文字而名在作者壇，忍令漫漶乃爾？於是孝廉君括諸門舊，並前所儲付剞人，而使君則以序命之不佞進，【略】是剞也，明使君獨闡之，毋令宇宙精英與人骨並去，盛事也，吾黨事也。詩凡若干章，合之司馬公前剞，共若干章，文若干章，大抵非里閈生前所得寓目，而矧以稱於四方，姑以耳其名曰夫，夫空青水碧，能語怪不能語恒，皆意之云，未之下馬作三日觀也。【略】惜未有能盡讐其亥豕，與天下暢然滑疑之耀也。所藏世統五經傳多逸文，並以疑存，俟後君子。萬曆丁巳春三月，同邑後學徐時進撰。

《明詩綜》卷三九　有《南禺集》。

明文學部二・豐　坊　王　寵

王　寵

論　述

顧璘《雅宜山人集序》　嗚呼！觀今溟然雲興、燦然星燿，豈不有羨於當世之士哉？然性緣情汩、志以習乖，考之溫仁成德，固已鮮儔矣。姑略言之，自視有餘者驕，視人有餘者妬，驕如所終，敗於人國，烏用士爲也？得夭猶幸，若吾友王履吉氏，遹發鄉國，早聞四方，龍鳳爲章，山海爲蘊，不謂有餘既甚者乎？然逡巡若處女，俯詘若蒙士，自余所睹，未嘗失色於人，及其遇一善、覿一才，若饑渴之於飲食，不厭不止，故年殆強仕，而海內勝流什五齒交矣，乃抱痾長終，玉毀牖下，嗚呼慟乎！人皆曰履吉之才不可再得也，余獨曰履吉之清純不可再得也，蓋傷人國焉。其兄太常履約氏刻其詩，

余得而論曰，古體五言沉鬱有色，可憤可樂，蓋類曹植、鮑照；七言跌宕瀏麗，號幽吹而靄春雲，蓋類杜甫、岑參；近體亦步驟杜、參，而自攄神情，殆與盛唐諸家相雄長，可謂詩人也，特非其致也，謂所取於履吉者非以此。嘉靖戊戌孟秋望日，姑蘇顧璘序。

袁袠《雅宜山人集序》 山人詩初宗李白，既乃宗杜，故其詩才力雄闊，辭篇麗贍，去輕靡而就沉著，尚鋪綴而略陶鎔，及《白雀集》諸篇，則又興寄冲玄，思調清逸，遂窺陶謝之堂，幾入王孟之室矣。惜乎天抑其進，有志未就，故所著僅此，然亦足傳矣。山人長余八歲，特相友善，自山人之亡，而嘆古道之日替也。憶與山人兄弟啣杯論文，窮日達旦，謂古人之庶幾，大雅之可作，而竟已矣，獨恨夫天之忌材，不少假也。昔魏之文考、唐之勃賀，咸以才夭，近代如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沁水常倫、閩鄭善夫亦不享年，何天之忌材若斯！豈天既畀之才，乃奪之年耶？嗟乎！山人古之稱不朽者，不以年也，又何憾哉？前進士、承德郎、兵部武選司主事、翰林院庶吉士袁袠譔。

胡纘宗《雅宜山人集序》 文無論世代遠近、人士先後，惟雅爲至。二典三謨詞旨渾噩，《三百篇》意興敦厚，其至矣哉！先秦郁郁，西漢颯颯，亡愧於三代。後之工詩文者，代趨奇奥，人務艱深，而文不秦漢若矣。纘宗前守吳課士，而見王子履吉作，而嘆曰，江左有奇士若是，是不可追軼秦漢乎？而吳大夫士謂纘宗曰，吾吳有大雅士，子得之乎？曰得之矣。信乎其才不下徐昌穀。盧侍御來校士，纘宗進曰，是吳有大雅士，公得之乎？曰得之矣。信乎其致不道高季迪。然履吉以文行重江左，蓋自弱冠至於今矣，纘宗與之友也，益見其文渾類賈、馬，賦類司馬，詩古體類曹、近體類岑，譬之簫韶既陳，琴瑟洋洋，鸞鳳雝雝，舂容之聲、冲和之容，翕爾而作，鏗爾而闋，無復濃艷侈麗之態、絢爛華靡之習，風神氣格，自爲虞廷一雅調，是非天下士乎？夫調難乎其雅也，履吉大篇雋永，短章麗則，粹然金輝，瑩然玉潤，其於秦漢蓋已升堂矣，加之以年，不可進之以三代也哉？初予行古鄉射禮，舉以爲賓；行古鄉飲禮，約以爲贊。履吉雍雍肅肅，咸中矩度，望之者起敬，惟養之厚、造之深，故澄之不見其淵、探之不見其涯，而不出戶庭，名動海陬也。嗟乎！有士如履吉，乃不獲售一第以卒，其命也夫？古人以不顯仕爲百世士，如孟浩然、如陸龜蒙，其名等山岳，奚以售功名爲哉？

朱浚明《雅宜山人集序》 余師雅宜先生講業楞伽山中，浚明從遊甚久，師志好山水，故游樂多在石湖，浚明無旬日離侍側，師亦過爲獎愛，每聞論文必曰，文不法孟氏，詩不法陶謝，末也。噫！可以觀師之所趨矣。辛卯歲游南雍，得疾東歸，竟不起。嗟乎！茲實天奪之速也。

《盛明百家詩・王履吉集》卷首 王履吉詩賦情孚而義悉，句秀而字工，吳中可稱作者。今刻二百餘篇。

《四友齋叢說・詩三》 王雅宜之詩，清警絕倫，無一點塵俗氣，眞所謂天上謫仙人也。所欠者沉着耳。中道而夭，未見其止。惜哉。

又《書》 衡山之後，書法當以王雅宜爲第一。蓋甚其書本於大令，兼之人品高曠，故神韻超逸，迥出諸人之上。

《藝苑卮言》卷五 王履吉如鄉少年久游都會，風流詳雅，而不盡脫本來面目；又似揚州大宴，雖鮭珍水陸，而時有宿昧。

《明詩評》卷二 履吉風流醞釀，詞翰珠璣，部使推許，聲名藉甚。累戰皆北，恂悒靡和，僅滿餼入太學，垂五十而歿，良可念哉！詩如光祿宴使臣，餼飣嚴整，不耐咀嚼，亦無珍貴，然以骨格差勝文生。

王世貞《像贊》 先生朗朗玉立，饒姿制，又能爲雅言，言不及猥鄙，詩好建安三謝及盛唐，文學遷、固，甚似之，顧材薄於中，不盡有也。書始摹永興大令，晚節稍出己意，以拙取巧，婉麗遒逸，爲時所趣，幾奪京兆價。今像是二十後筆，翩翩美少年，而識者嘆其不永。贊曰：豈弟君子，溫如其玉。其鄂郁郁，曷不喬木。曷不藏璞，鄂瘁而枯。玉隕而泯，女所形往。名弗皆淪，女實永年。

又《王履吉詩墨》 履吉此冊，汜太湖登東西洞庭詩十之八。語雖壯，而不甚秀，似不能與湖山鬬奇也。若其書之遒媚瀟洒，姿態溢發，置之銷夏石壁，無愧色矣。

又《王雅宜詩稿》 王雅宜履吉《山房雜興》古近體五十七首，頌一首，凡三千七百七十字，皆作小行體，而正書僅十之一，蓋丁亥歲筆也。時書道已成，故雖不甚經意，而自然精整，正書尤自超，詩語亦在雁行。

《文脈》卷三《文脈新論》 王雅宜樂詩亦俊亮，間有初唐調。《迎春賦》效王勃，才清欠雄，負重名，妙翰也。朱子价稱其有叔度之風。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履吉資性穎異，行書疎秀出塵，妙得晉法，於書

無所不窺，而尤詳於經，手寫經書，皆一再過，風儀玉立，舉止軒揭，猥俗之言，未嘗出口，蘊藉自將，對人未始言學，溫醇恬曠，與物無競，人擬之黃叔度。顧華玉稱其詩，刻尚風骨，擺脫輕靡，既正體裁，復滅蹊徑，可謂後來之高足，進而未止；而徵仲則云其志之所存，不得少見於世，僅僅以文傳，而所傳又出於文場困躓之餘，雅非其至者。兩公皆深知履吉，故其論如此。

《明詩綜》卷三八 袁永之云：「王履吉綺辭壯思，滔滔不休，其詩初宗李，既宗杜，去輕麗而就沉著，尚鋪綴而略陶鎔。」穆敬甫云：「履吉詩如雨後芙蕖，綽約有致。」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履吉亦中材爾。諸公惜其早亡，譽之未免過實。《聽琵琶》云：「紫塞傳龍撥，崑邱學鳳鳴。春風吹白雪，總是斷腸聲。司馬千行淚，明妃萬里情。當杯愁未已，天末海雲生。」

《明詩別裁集》卷六 圭臬顏謝，痕跡未融，然爾時吳中詩格以貢士爲最。後世無稱焉，此其與蠖鼃何異哉？由是買田石湖之旁，築室其上，臨流賦詩，益窺古作者之奧。而山人病矣，乃養疴於虞山之白雀寺，洩其精於聲詩，七言律亦頗沉鬱。或者必以摹古短之，何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雅宜集十卷》 大抵才力富贍，而抑鬱之氣激爲亢厲，亦往往失之過粗。文則非所留意，姑附存詩後云爾。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一下引《甫田集》 王君風儀玉立，舉止軒揭，讀書石湖之上，偃息長林豐草間，含曛賦詩，倚席而歌，邈然有千載之思。

又引《續吳先賢讚》 吳書學自宋克、祝允明逮王寵皆名得魏、晉法。寵所爲詩與文徵明相若，而格少尚之。

又引《無聲詩史》 雅宜山人書法出入晉、唐，詩亦清新絕俗，作畫倣黃子久，蒼秀處不減徵仲。嘗自題云：「遠岸疏林斜日外，春風碧水草堂前。匡廬突兀開屏障，坐看銀河一道懸。」

又引《明詩選》 李舒章曰：「履吉風華燁燁，自有駿骨。」陳卧子曰：「履吉《中首山》詩，追蹤顏光祿。」

又陳田按 履吉五古步趨顏、謝，亦時希蹤左、阮，固是吳中俊特。其《贈邊太常》詩云：「中州兩龍奮東魯，一鳳摩傾倒李何。」與邊至矣。牧齋北轅之論，是履吉得力處，不得以此訾議。

明文學部二・王　寵

傳記

袁袠《雅宜山人集序》 雅宜山人者，名寵，字履吉，吳人也，自稱曰雅宜山人，故以名集云。山人負高志逸材，弱冠即博涉墳籍、沉精篇翰，下筆綺辭壯思，滔滔不休，補郡學弟子員，督學者最其文，試必首山人，然非其好也。試於鄉，輒弗利，乃貢入太學，山人由是得北游燕趙，觀廟朝制度，與四方薦紳先生游，上下其論議，而文益奇。歸而嘆曰，夫神龍升於赤霄，尺蠖伏於泥淖；黃鵠一息千里，而斥鷃終日不過蓬蒿，此其志大小懸絕何如哉？且夫屈信者時也，利鈍者命也，夫儒者握寸管、挾方牘，而揚聲名於億載，彼得志者曳紱垂朱、高爵豐祿，以炫耀一時，不知駒馳電滅、雲浮草腐，後世無稱焉，此其與蠖鼃何異哉？由是買田石湖之旁，築室其上，臨流賦詩，益窺古作者之奧。而山人病矣，乃養疴於虞山之白雀寺，洩其精於聲詩，而病乃大作，歸不逾月竟卒。卒之前一日，夢兩蝴蝶入袖，寤而嘆曰，吾殆已矣夫！莊叟之言殆謂我也。嗟乎！亦異矣。

《盛明百家詩・王履吉集》卷首 君名寵，號雅宜，少負高志，積學有逸才，尤嫻書法。久淹郡庠，時名益振，竟以序貢終於太學，悲夫！嘉靖乙丑冬，隣郡是堂山人俞憲識。

王世貞《像贊》 王雅宜先生寵，字履仁，後字履吉，吳縣人。先生與兄履約俱爲邑諸生，而名過之，顧累試輒不利，以年資貢入太學。試復不利，竟死，得年僅四十。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寵，【略】少與其兄守，字履約，同學於蔡羽先生。居洞庭三年，既而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省侍不入城市。【略】所與游者，文徵仲、唐伯虎最善。徵仲長於履吉二十四歲，折輩行與定交，而伯虎以女妻其子。爲諸生，受知於郡守胡孝思，八試鎖院，不利。以年資貢入太學。履約舉進士，以都御史撫治鄖陽，而履吉已前死。死後數十年，履吉名滿天下，而人之猶知有履約者，以其有履吉爲之弟也。

《明史・文苑傳三・王寵》（存目）

著録

袁袠《雅宜山人集序》 雅宜山人集十卷，文二卷、詩八卷，上海董宜陽與其門人朱浚明校刊，厥兄太常少卿王守選，友人袁袠序。

胡纘宗《雅宜山人集序》 伯氏奉常履約輯其詩文若干卷，門人朱浚明輩壽之梓，曰，知履吉者子也，子其序之。纘宗有感於履吉也，不容辭。嘉靖戊戌至日，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翰林檢討、國史官，天水胡纘宗撰。

朱浚明《雅宜山人集序》 逮將易簀，顧浚明惓惓，語曰，《白雀集》可傳矣，諸稿爾藏之石湖草堂。浚明因收拾遺逸，次其歲月，緘寄於奉常涵峰先生，將付之梓人，傳諸海內，奉常公令裒選成帙，命浚明重加讐校，刻之山中，以示將來焉。《白雀稿》爲張月鹿氏刻於松郡，今散見集中云。丁酉七月望日，門生朱浚明頓首謹書。

王守《雅宜山人集序》 余弟履吉氏，弱冠攻古文辭，才情俊逸，川至雲起垂二十年，著述蓋千餘篇。余幼共席硯、交師友，蓬蒿環堵，彈琴咏歌，呴呴朝夕，相樂也。中歲慕祿仕，散遊四方。嗟乎！遽意遂棄余而逝耶？余悲夫才哲者之夭傷，顧余蹇劣以獨存，每讀其文，未嘗不呼天而泣也，乃選其詩八卷、文二卷，因年編次，庶可考其進云。明嘉靖丙申七月一日，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前吏科都給事中王守撰。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王履吉集》。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王履吉集》，王寵著。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吳郡王寵《雅宜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寵《履吉集》十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二 王寵《雅宜山人集》十卷。

《明史・藝文志四》 王寵《雅宜山人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雅宜集》 十卷。明王寵撰。【略】是集詩八卷，文二卷。詩分體編列，而各以正德稿、嘉靖稿字繫標題之下。蓋約略編年之意，以自記所造淺深。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王寵《雅宜集》十卷。

黄雲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雲，字應龍，崑山人。由歲貢任瑞州府學訓導，致仕，卒年七十二。性度疎豁，議論慷慨，不爲隨俗軟美之態。家貧好學，博極羣書，尤熟於典故。文宗東坡，書法山谷，皆爲時所重。有《丹巖文集》十卷。

《明詩綜》卷二六 朱士光云：「先生長篇短詠，馳騁古今，其氣溫然而粹，其旨穆然而遠。」

《靜志居詩話》卷九 丹巖懷才不遇，嘗渡清淮，盡以文稿投諸水。晚就一氈，苜蓿之盤不飽。賦《闕食》詩云：「妻子恆苦饑，生事轉疎拙。矧茲秋收時，吾室甑儲闕。名微賤賣文，所得亦易竭。」又《絕糧》詩云：「今朝斷晨炊，家人盡僵卧。天陰動寒氣，鳴屋霰交墮。入市羅脱粟，薄糜聊拯餓。」可謂窮矣。詩雖未純，然勝林屋十倍。

乾隆《江南通志・人物志・文苑》 黄雲，字應龍，崑山人。家貧力學，嘗就藏書家借錄，卷帙甫畢，心口了然。凡刑名、錢穀、水利、算數、軍旅、儀注，無不究心。文宗蘇軾，書法黄庭堅。弘治中以歲貢授瑞州訓導，庭謁監司，恥之。外艱歸，絕意仕進。

道光《蘇州府志・人物・文苑四》 雲爲文得眉山遺意，一時碑版之作，以出其手爲重，然非其好，終不與。歲飢，見親族孤嫠，時復收養，雖屢空，弗恤也。性方嚴，不能作軟美態。（《王志堅傳》）

《國史經籍志補》丙集 （存目）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二陳田按 《蘇州志》：黄雲文宗坡老，書法山谷。應龍與沈石田爲素交，有《寄石田求畫》詩云：「五日十日畫水石，經旬亦可成一幅。我求君畫故作難，三四年過將五六。人來莫怪數附書，譬諸熊掌吾所欲。擬乘艇子促迫之，又恐收書到城隩。題詩再拜致執事，煩君開緘一寓目。忽焉爲我發新興，湖上草堂風滿竹。三茅二華入手筆，崢嶸之頂空洞腹。

經營意匠忽貌成，爛逸天眞洗凡俗。厚予之嗜亦多矣，豈止三月不知肉。若令烏有先生來，只向江山寄遐矚。」語頗滑稽。亦善鑒別，收藏有宋思陵敕岳飛殺賊手詔，爲胠篋者攫去。石田寄詩云：「思陵洒此翰，破术敕飛往。矯害證逆檜，滔天信欺罔。此紙後不傳，何以暴所枉。錮子祕密藏，何爲世標榜。天意流無方，假盜理可想。使之一人傳，所見目爲兩。盜去轉相售，售售萬目賞。存未爲子欣，失未爲子悁。慰子不平懷，詩當發浩蕩。」

《千頃堂書目》卷二〇　黃雲《丹巖集》。　又卷二二：《丹崖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丹巖集》　十卷。明黃雲撰。雲字應龍，丹巖其別號也，崑山人。弘治中以歲貢授瑞州訓導。是集凡詩四卷，文六卷，其門人巡按御史高安朱實昌所編。中多與沈周、文徵明諸人往來題咏之作。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黃雲《丹巖集》十卷。

陳霆

蔡汝楠《水南集刻序》　先生年未強仕，掛冠桑梓，結廬兩山之間，屏絕人世紛華塵鞅，手摩簡編，銳情著述，雖祁寒盛暑，不廢朝夕，故其灑翰盈籯，卷帙幾百，用心亦良苦矣。昔人有言，作文固難，評文亦不易，自文選出，而文有定格，音韻作，而詩有定律。以今考之，文貴冲澹，賦尚典則，詩宜醞籍，詞取洒脫，騷雅之宜贍麗，歌調之宜鏗鏘，舍是其何取哉？今先生《水南》一集，衆體悉具，且又根極道腴，發揮理窟，優游清深，溫和簡勁，紀傳則織簾之註疏，押咏則休文之聲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益信也。由今追昔，倡和其有人哉！先民有作，百司承式，是固宜錄以垂不朽也已。

又　苕溪之源發自天目，德清其上游也。山川聳秀，瑰瑋卓犖，行瀠窪匯，哀窣而爲屏幛，融結而爲人才，越自南宋沈麟士講學吳羌，繼之以休文之博洽、吳潛之經義，由此其選也。緣是人文輩出，代有述作，蓋嵩高降神，或此其理歟！邑治之東有水南先生焉，總丱岐嶷，釋褐司諫，既蹶而甫陟，遽謝而旋歸，其宦情殆泊如也。遂乃留心著述，前後刊摹播行多矣，惟《水南》一集，其子綏寧尹夢澂謀鋟諸梓未果，有姪狎者以懷慶別駕改經閩閫，實

有望於後之君子。前懷慶府通判，嫡姪狎百拜謹跋。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艷異編》、《兩山墨談》，陳霆著。

《國史經籍志》卷三　《唐餘紀傳》二十一卷(陳霆)。

《千頃堂書目》卷一二　陳霆《兩山墨談》十八卷，《水南閒居錄》，《綠鄉筆

林》，《山堂瑣語》。　又卷二一：《水南集》十七卷，《續集》。　又卷三二：《渚山堂詩話》三卷。

又　字聲伯，德清人。刑科給事中，忤劉瑾，謫判六安州，後官山西僉事。

《明史・藝文志二》《唐餘紀傳》二十一卷。　又《藝文志三》：《兩山墨談》十八卷。　又《藝文志四》：《水南集》十七卷，《渚山堂詩話》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載記類存目・唐餘紀傳》　二十四卷。明陳霆撰。【略】是書凡《圖紀》三卷、《家人傳》一卷、《忠節傳》一卷、《義行傳》一卷、《隱逸傳》一卷、《藩附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方技傳》一卷、《伶人傳》一卷、《別傳》一卷、《志略》一卷、《附錄》一卷。大旨以南唐承唐之正統。蓋與姚士粦《後梁春秋》均欲竊取《通鑑綱目》帝蜀之意，而不知其似是而非者。【略】如此之類，皆有效顰之失，況既以南唐繼唐，自應正其爲帝。而昇曰先主，璟曰中主，煜曰後主，復倣陳壽蜀志之例，尤進退無據。至於雜採稗官，漫無刊削，又其小失矣。胡恢之書雖佚，馬令、陸游二書具在，何必作此屋下屋也。

又《雜家類存目四・山堂瑣語》　二卷。明陳霆撰。霆有《唐餘紀傳》，已著錄。是書乃其自山西提學僉事歸田後所作。雜引經傳，以己意論斷。詞意儇薄，已開陳繼儒等之派。如謂盜發魏王之冢而竹書出，盜發楚王之冢而《考工記》出，二盜於發冢則有罪，於詔世則有功。夫盜發古冢，志在寶器耳，非爲求書發也，可錄以爲功哉。

又《別集類存目三・水南稿》　十九卷。明陳霆撰。【略】是集所載諸詩，意境頗爲蕭灑。而才氣坌涌，信筆而成。故往往不暇檢點。古文大致樸直，而少波瀾頓挫之勝。惟詩餘一體較工，其豪邁激越，猶有蘇辛遺範。末附詩話一卷，中間論詞一條，謂明代騷人多不務此，間有知者，十中之一二。則其自負亦不淺矣。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陳霆《水南稿》十九卷，《渚山堂詩話》三卷，《唐餘紀傳》十八卷，《兩山墨談》十八卷，《山堂瑣語》二卷。

同治《湖州府志・藝文略三》　陳霆（人物傳）《唐餘紀傳》二十四卷。（《四庫存目》：【略】《見只編》：陳水南嘗以南唐李昇宜繼唐後，遂改馬令《南唐書》爲《唐餘紀傳》，此猶蕭常以《三國・蜀志》爲《續後漢書》也。）《宣靖備史》

孫　偉

熊逵《清江二家詩選敘》　孫公諱偉，字朝望，號鷺沙，壬戌進士，由南京工部歷守鶴慶府。【略】國朝重熙鴻化，蒸陶湛濡，一時聲律，蔚乎有斐，蓋自李、何以來，作者上窺盛唐，振出時輩，莫可殫述，如吾邑清江孫、敖

二公，其際時之會乎？才之擩也可以觀風矣！孫刻有《鷺沙集》，敖有《心遠堂詩草》。《鷺沙集》藻麗天逸，繹出其奇，如扁舟下峽，迅棹莫禦，又如曉萼被露，新沃可掬；《心遠堂詩》興幽思遠，詞古調雅，如老鶴孤振，清脩絕塵，又如草鋪橫野，望絕蹊徑；要皆超悟上乘，足稱名家，伯塤仲篪，齊諧翕豫，未易以區別之也。

又　如吾邑清江孫、敖二公，【略】孫刻有《鷺沙集》，敖有《心遠堂詩草》。【略】歲秋北上，小奚撿二刻置輿中，予得而讀之，長途忘倦，暇日復類次各體，以便諷詠。孫刻三百四十餘篇，今選僅二百篇，與敖刻合爲一帙，題曰《清江二家詩選》，爰付梓人，用貽同志。夫龍泉大阿之藏也，扃以堅珉、閟之深壤，既爲華煥分得矣，詎期神物復合於延平之津耶？予於二家之刻也，忽愕焉驚曰，雖謂二家神物合萃於清江，亦可也。嘉靖丁巳臘月，清江閣泉熊逵識。（孫公諱偉，【略】敖公諱英，字子發，號東谷，辛巳進士，由南京刑部歷陝西河南提學、四川右轄。二集將合刻，適刺使龔君一鵬來汴，遂授之，俾刻於陝州。龔亦清江俊士，少攻於詩，故樂成斯舉。慚予謬謬，妄事評點，漫焉蠡海，豈曰知音。逵識。）

俞憲《盛明百家詩存後編・孫鷺沙集序》　早予嘗見其批評時集，未讀其詩也，今讀其詩，蓋有天然自得之趣，而濟以人力之精鍛者，信可傳矣。是集得之閻泉熊君選本，閻泉予舊寮，鷺沙之鄉人也，益信其可傳矣。隆慶己巳秋八月下澣，錫山俞憲識。

《靜志居詩話》卷九　鷺沙詩格蒼老，所惜未醇。句如「花邊釣艇閒依岸，葉底潛鱗不避人」，「三日泥穿東郭履，六年人住楚江城」，「屠蘇又醉王正月，童子不嫌吾舊廬」，「澗底山泉攜甕出，籬邊春雨課兒鉏」，「大江水漲孤城小，遠道天寒一雁稀」，「夜久星河在檐宇，天寒鴻雁叫滄洲」，「屋邊晴雨閒禽識，徑裏風泉老竹當」，具饒骨力。

《明詩紀事》丁籤卷九陳田按　偉字朝望，清江人。弘治壬戌進士，授南工部主事。歷郎中，出知鶴慶府。有《鷺沙集》。鷺沙詩，頗似宋人《江湖小集》。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王尚絅錦夫《蒼谷集》、附孫偉朝望《鷺沙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孫偉《鷺沙集》。

董玘

唐順之《中峰先生文選序》　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不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密則疑於無所謂法，嚴則疑於有法而可窺，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異也。且夫不能有法而何以議於無法？有人焉，見夫漢以前之文，疑於無法，而以果無法也，於是率然而出之，決裂以爲體，餖飣以爲詞，盡出自古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爲一種臃腫窘澀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聲離而不節，其意卑，其語澀，以爲秦與漢之文如是也，豈不猶腐木濕鼓之音，而且詫曰，吾之樂合乎神。嗚呼！今之言秦與漢者紛紛是矣，知其果秦乎？漢乎？否也。中峰先生之文，未嘗言秦與漢，而能盡其才之所近。其守繩墨，謹而不肆，時出新意於繩墨之餘，蓋其所自得，而未嘗離乎法。其記與序，文章家所謂法之甚嚴者，先生尤長。先生在翰林三十餘年，嘗有聞於弘治以前諸先輩老儒，而潛思以至之，故其所爲若此。然今之爲先生之文者蓋少，其知先生之文而好之者又少矣！先生子思近將刻集以傳，而請序於余。思近豈亦以爲世之言秦與漢者，未必能知先生之文，而余之愚陋稍知之也？晉江王道思、平□趙景仁，其文在一時文人中最有法，皆先生丙戌爲考官時所取士。近思試以先生之文與吾言質之，其必有合乎否也？嘉靖壬子仲春望日，武進唐順之應德序。

沈束《董中峰先生文選序》　吾邦之達者何下數百輩，而以陽明子、中峰子爲稱首。若中峰子者，蓋不在甘泉湛氏下，衆所知也。而與陽明子議論，又多微密，非常人所得與聞。故中峰子獨以文稱，而道學之所詣，人或未之知也。然文以鳴道也，因其文可以知其道，而寄聖道於千載之下者，未嘗有外於文也。【略】故其爲文，雖不務爲奇麗鏗激之聲，而雅飭浩蕩，委曲精緻，則一時文人少有出於其右者矣！自非有得於素養而能然乎？斯集也放失頗多，未窺其全者。荆川唐子一嘗彙之，束復叙以申其意，實皆親炙公之

教者也。公實知東之素，而東蓋知公之晚，每惟自愧心。若夫邃然古雅，鏗然勁節，有公行狀在，不列於序內。嘉靖丙寅歲六月初九日謹書。

嘉靖《浙江通志・人物》 董玘，字文玉，會稽人。弘治十八年舉禮部第一，登進士及第第二，授翰林編修，歷諭德詹事。嘉靖初修《武宗實錄》，玘因上言曰：「昔者武宗卽位，纂修《孝宗實錄》，於時大學士焦芳依附逆瑾，變亂國是，報復恩怨，毒流天下，猶爲未足。又肆其不逞之心，將以欺乎後世。其於叙傳，卽意所比，必曲爲掩護，卽夙所嫉，輒過爲醜詆。又時自稱述，甚至矯誣敬皇而不顧。凡此類，皆陰用其私人謄寫，同在纂修者或不及見。伏望將《孝宗實錄》一併發出，逐一重爲校勘，出於焦芳一人之私者，悉改正之，庶敬皇知人之哲，不爲所誣，而諸臣難明之跡，得以自雪，傳之無窮，可據以爲信矣。不然，萬世之下，安知此爲芳之私筆也哉！」疏上，士論愜然。其諸經筵陳奏據經議禮，亦多類此。官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以憂制歸，爲胡明善、汪鋐論劾，遂不復出。

王國楨《董中峰先生文選後序》 予自結髮從長者遊，卽知鄉先達大夫中峰董先生矣。比通介於先生之門，且納交約山君，於是益信爲直方有道君子。既乃得盡睹其平生所爲文詞，於是又識其胸次渾涵淳澹，曠視達觀又如此云。夫先生以夙成之學，洞究本始，樹望時髦，結知聖主。其所自持立，毅然卓然，不渝不撓，眞殊絕一時，師表當代，乃行方多窒，弗究厥施，而疇昔蘊抱大端，僅存區區於語言文字之間，何哉？雖然，是乃所以爲先生也。

又 予入閩之明年，予友守尋甸董君約山貽書曰，先大夫集舊刻舛漫已甚，閩善梓者，謹謀君改圖之，傳諸家塾，幸甚。吾將乞徐少傅公序之矣。無何，君忽辭世，痛貽言之在耳，忍舊諾之可宿？於是躬事讐閱，釐爲卷凡若干，畀之梓人。先生平生所爲文詞甚富，是編出唐太史公荆川選，茲惟詮次倫類，改正訛謬，仍其名曰《中峰文選》。刻成，謹上書乞少傅公文，成君志也。【略】先生出處大節之詳，有鉅公言之，茲不著，著所以刻是編云，乃爲文告諸約山君並畀梓人。嘉靖辛酉春三月既望，後學山陰王國楨謹書于閩藩忠愛堂。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〇 玘字文玉，會稽人。弘治乙丑第二人及第，授編修。以忤劉瑾出爲成安知縣，遷刑部主事。瑾誅，復故官，歷侍讀、左諭德、侍講學士，遷詹事兼學士，進吏部侍郎。有《中峰稿》六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董玘《中峰文集》六卷，《中峰文選》十一卷。字文玉，會稽人，一甲第二人。

《國史經籍志》卷五 董玘《文簡集》二卷。

《明史・藝文志四》 《董玘文集》六卷。

張邦奇

《明儒學案・諸儒學案中六・文定張甬川先生邦奇》 陽明贈先生序云：「古之君子，有所不知，而後能知；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則先生當日固汎濫於詞章之學者也。後來知爲己之功，以涵養爲事，其受陽明之益多矣。謂載道之文，始於六畫，大備於周、程、朱子之書，莫非是道之生生而不已也。由博文之學，將遡流而求源，舍周、程、朱子之書，焉適哉？今之爲異論者，直欲糟粕《六經》，屏程、朱諸子之說，置而不用，猶欲其通而窒之竅也。所謂異論者，指陽明而言也。夫窮經者，窮其理也，世人之窮經，守一先生之言，未嘗會通之以理，則所窮者一先生之言耳。因陽明於一先生之言，有所出入，便謂其糟粕《六經》，不亦冤乎？此先生爲時論所陷也。

又 張邦奇字常甫，號甬川，浙之鄞人也。【略】改南兵部而卒，甲辰歲也。年六十一。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〇陳田按 尚書提學湖廣時，世宗在潛邸，就試學使，以此受知。帝奉太后謁天壽諸陵，語及擇相，太后曰：「獻皇嘗言提學張邦奇，他日可爲宰相。其人安在？」帝憬然曰：「尚未用也。」卽召爲吏部侍郎。會以母老便養，改南京。帝念邦奇不已，與分宜語及之。分宜以邦奇至孝，母老不樂北來對，遂終不召。卒後閣擬謚文恪、文敏。帝抹去四字，大書「定」字，遂謚文定。廟堂制作，頗稱莊雅。《觀光樓集》目，樂章僅列《秋享上帝》、《祀皇天上帝》二章，後人不知，妄將洪武及嘉靖時改製樂章一切闌入集中。後之讀文定集者，所當知也。

嘉靖《浙江通志・人物》 張邦奇字常甫，鄞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改翰

林庶吉士，授檢討，歷任湖廣提學副使，南京國子祭酒。端重典雅，所至卓有師模。仕至南京兵部尚書，卒。所著有《芝園集》。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邦奇，字常甫，鄞縣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簡討。居三載，以親老乞便養，出補湖廣提學副使，再以病免，起四川、福建提學，遷春坊庶子，國子祭酒，南京吏部右侍郎。召還京，爲吏部左侍郎。以學士掌院，以太子賓客禮部尚書掌詹。以母老，數上疏乞骸骨，改南京禮部尚書。又改兵部，參贊機務。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常甫在史館，焦、段諸人附瑾熏灼，常甫以養親請外；在銓部，汪、霍爭寵，張、桂驕橫，雖上有意嚮用，而卒以母老乞南。張司馬時徹，與常甫同五世祖，爲常甫立傳，論及出處之際，嗛嗛乎有未盡焉。

《明史・張邦奇傳》（存目）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張文定集》，四明張邦奇著。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鄞縣張邦奇常甫《文定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邦奇《甬川集》□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張邦奇《張文定公集》五十卷，《觀光樓集》十卷，《紓玉樓集》十卷，《環碧堂集》十六卷，《養心亭集》八卷，《靡悔軒集》十二卷，《四友亭集》二十卷，《張文定公文選》四十八卷。

《明史・藝文志四》《張邦奇全集》五十卷。

徐　縉

皇甫汸《徐文敏公集序》　余覽唐子應德叙中峰集曰，弘治以前，未嘗言秦漢而能盡其才，近守繩墨而不離乎法。蓋病乎世之決裂以爲體，餖飣以爲辭。公之文庶幾類此，而詩則方駕李、何，翼嚮迪功矣。或謂，館閣之作，疎於昉古，而巧於徇今。不知視草宣麻，訓誥之體，典則爲宜，綸綍之音，潤溫斯稱，差與外制判耳。踰一紀而爲丁丑，舒芬榜也，時則江子暉、顏子木、王子廷陳、許子宗魯，彬彬盛矣。又一紀而爲己丑，羅洪先榜也，時則唐子順之、陳子束、任子瀚、熊子過、李子開先，不能悉數。而余光誦先君有七。易簀之日，緘書授次子玄成曰：「知我罪我，盡在於是。」及卒，發緘視之，大要紀中興聖政，皆講讀時所睹記者，外臣不與聞也。然見嫉之時，人人爲縉危，而縉無一言及者。縉自言死無所恨，惟負主知，生不能驅馳四方，策勳報效，獨在講讀時極竭衷懇，庶幾無負狗馬之義乎？縉與講筵十五

年，夙夜戒愼，卒爲終身之助，天和充粹，垂老不衰。沒後三年，玄成等赴闕上書，詔贈禮部侍郎，謚文敏。所著有《經筵講義》六卷，《文敏集》五卷。讀書，屢起屢歸，執持名節，爲翰苑師儒之官，誠無愧焉。有《蓮北》、《使交》、《東廂》諸集。生平詩文最多，稿藏於家，散佚無存。（章煥狀略。）

道光《蘇州府志》卷八一《人物・宦績六》　徐縉字子容，西洞庭人。震之孫。【略】宏治乙丑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講讀，擢少詹事、禮部侍郎，充經筵講官。時世宗日御講幄，縉焚香端坐，達明，正衣冠入，臨講開卷，奏外身而有校。」又曰：「人生信亦有涯兮，嗟世事之莫盡。往者幸於免咎兮，來者可諉於余分。」達生之言，猶「恐修名之不立」，庶異乎莊、老之指矣。

《明詩綜》卷二八　李本寧云：「先生思深而不苦，骨勁而不厲，情婉而不蕩，事核而不僻，氣平而不餒，山林廊廟，各適其體。」

《靜志居詩話》卷九　文恪以清德稱。恒曰：「人嘗齩得菜根，則百事可作。」君子以爲名言。歸田日，築己有園於宅東，賦之曰：「其蔬則有芥苣葵莧，蘆菔菠菘。芥苗嶺表，山藥土中。春閒剪韭，秋高折葱。豆多豇扁，瓜備西東。瓠較五石爲劣，芋譬蹲鴟狀同。」蘇子瞻所云「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也。又曰：「安予分之所遇兮，求予心之所好。苟沒世其有稱兮，奚外身而有校。」又曰：「人生信亦有涯兮，嗟世事之莫盡。往者幸於免咎兮，來者可諉於余分。」達生之言，猶「恐修名之不立」，庶異乎莊、老之指矣。

《明史・魯鐸傳》（存目）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魯文恪存集》　鐸字振之，號蓮北，景陵人。宏治壬戌進士。【略】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爲其子彭嘉所編。前四卷皆詩。第五卷爲《使交稿》，鐸官編修時，嘗奉使安南故也。第六卷以下爲雜文。史稱鐸爲司業日，與祭酒趙永皆李東陽門生也。東陽生日，相約以二帕爲壽。索笥無有，有乾魚食過半矣，乃攜其半饋東陽云云。案司業秩六品，何至貧不能具二帕。無帕可徒往，何必以食殘之物爲敬。皆於事理爲不近。此殆世人欲著其清介，故甚其詞，史因而錄之。然亦足見其素行孤高，故致影造是語，不能不謂之賢者也。至於詩文則皆不甚擅長，蓋其平生志趣不在於斯耳。

《明詩紀事》丁籤卷九陳田按　文恪清節名德，爲六館師範。詩存樸質而時有風趣，譬之老樹著花，亦饒姿致。

《國史經籍志》卷五　魯鐸《文恪集》十卷。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景陵魯鐸《蓮北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魯鐸《魯文恪公集》十卷，《己有園稿》二卷，《續稿》一卷。【略】（一作《蓮北》、《使交》、《東廂》諸集。）

《明史・藝文志四》　《魯鐸文集》十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魯鐸《文恪存集》十卷。

魯鐸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進士第一人，改翰林庶吉士，爲李長沙所重。以編修使安南，歷國子監司業、祭酒，請告家居。嘉靖初，刑部尚書林俊疏薦，請如孝宗朝用謝鐸故事，推卿佐者五，

周　用

朱希周《周恭肅公集序》　秦少游嘗言，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謂人才各有分限如此！然則詩文之各造其妙者蓋亦難矣，而況能兼乎事業者，不尤難乎？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白川周公，自弘治間起家進士，歷仕三朝，其在諫垣，論事剴切無所畏避，爲藩臬、爲巡撫，所至咸有異績，不可勝紀，及掌內臺、位冢宰，考覈內外諸司，去留靡忒，而登崇俊良，布列在位，爲聖政之助，誠可謂事君以人者，其功業孰大焉！公自爲舉子，以文學名，既入仕途，雖政務填委，恆不廢鉛槧。爲文章豐蔚暢達，而議論超卓無陳腐語，然皆本乎義理、關乎名教，不爲無益之空言。其爲詩興致高遠，格律深妙，奇詞警句，力追古作，而用事若自己出，不見斧鑿之痕。信乎詩文之兼工者也。而又加以功業之盛，豈非世之全才也哉？揆諸歐、秦二公之所論者，其無歉矣。且公爲人篤於孝友，而清心寡欲，居官有功而不伐，蓋厚德君子也。夫有德者必有言，則其言之燦然而成章、鏘然而成聲者，孰非德之發乎？

又　公平生著作甚富，然多所散佚，既卒後，其子督府都事國南乃搜輯其所存者，刻之爲十有六卷，而授予請序。顧淺陋之言，何足爲公重，而其請甚懇，有不得辭，因舉古人所嘗言者而申其說云。嘉靖己酉八月朔旦，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前翰林院侍讀學士、經筵講官、兼修國史，眉陽朱希周書。

王世貞《吳中往喆像贊》　周恭肅公用，字行之，別號白川，吳江人。舉進士，授行人。擢南京兵科給事中，遷廣東左參議，轉山東按察副使，治臨清兵備。進福建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遂以右副都御史鎮南贛。入佐理臺事，遷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下除南刑部右侍郎，尋遷右都御史，長南臺。爲南工部尚書，改刑部。太廟災，乞休。里居者十載，而以工部尚書召理河道，改督漕運，入爲左都御史，長臺事。滿二品，加太子少保。尋改吏部尚書，卒於官。贈太子太保。

又　公有文行，其爲給事中，侃侃不失職，然亦不激詭。所歷方面杖節領鎮，俱以廉勤幹濟稱。爲侍郎，四掌部事，縉紳賢之。坐尚書鋐所嫁禍，下除，公默默不自明，以是益信其爲長者。晚而秉憲握銓，天下想望風采。凡再司內外察，見斥者不能修怨。當是時，貴溪、分宜二相勢交軋，公處之寬如也，可謂高朗令終者矣。

《落花》　《明詩評選》卷六：　腹聯幽遠，可謂物外獨絕。行之又有句云：「昨夜無風欲怨誰。」今人詠落花者，直不堪其一嚏耳。

《浪淘沙・閨中》　《蘭皋明詞彙選》卷一：　顧云：　秀雅，爲白川定評。但其於別調，則氣象闊大，而於小令，又情思含蓄。卽此可推。

《清平樂・春閨》　《蘭皋明詞彙選》卷二：　李云：　風人遺響。　顧云：　白川詞，足稱秀婉。

《一剪梅・丙午八月望日》　《蘭皋明詞彙選》卷四：　李云：　向於顧氏齋讀白川《景筠集序》及諸傳記，古雅詳贍，今詞章却又雋逸。以知天下極典博雅者，適坐不典博之病也。

《風入松・濟州叙舊》　《蘭皋明詞彙選》卷五：　胡云：　冢宰朗豔堪媲文裕，而倍覺自然。

《滿庭芳・癸卯重五寓濟州》　《蘭皋明詞彙選》卷六：　顧云：　寫景不忘民瘼，大臣矢口，固自異人。

《喜遷鶯・己亥九日次遊清涼寺韻答鍾石》　《蘭皋明詞彙選》卷七：　胡云：　白川詞，初讀之殊覺闊大，展轉讀之，又覺闊大中仍饒風韻。今人能學其色相而不能學其高，能學其聲口而不能學其老，眞漢魏鐃歌鼓吹曲妙手也。

《公用人以正治體疏》　《明文遠》卷三〇：　四層議論，條理分明，言不煩而意盡，他手冗長枝蔓，徒詞費耳。

《明詩綜》卷二八　王道思云：「白川俊才博學，橫行制作之林。」　王伯穀云：「公詩渾而雅，清而質。」

《靜志居詩話》卷九　白川十齡能畫，長師石田翁，得其指授。詩則別裁風格，取法杜陵。集中詩云：「畫品仍游藝，詩家特擅名。丹青乃餘事，金石自希聲。散地方盤礴，諸公孰老成。輞川稱二絕，早晚慰平生。」蓋以摩詰自喻也。余嘗見公畫龍，戲浪穿山，蜿蜒升降，百年絹素，雲霧猶溼。至寫平坡放犢，亦不減史道碩、厲歸眞。乃知公藝事兼能，不惟以經濟文章重也。

《明詩紀事》丁籤卷九陳田按　尚書七言近體頗擅風格，絕句尤有丰致。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用，【略】弘治壬戌進士，授行人，遷南京工科給事中，出爲廣東參議，歷副使布政，召爲右副都御史，歷吏、刑二部侍郎，工、刑二部尚書，以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特詔爲吏部尚書，卒於位，贈太子太保，謚忠肅。公歷宦四十餘年，忠公勤恪，顧自喜爲詩，動盈卷帙。書法俊逸，尤善繪事。余嘗爲公諸孫永年刪定其詩，得百餘篇，今錄其什之一云。

《明史・周用傳》（存目）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周恭肅公文集》。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周恭肅集》，松陵周用著。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周用《白川集》十六卷，《周恭肅公集》十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周恭肅集》　十六卷。明周用撰。用字行之，吳江人，弘治壬戌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謚恭肅。事迹具《明史》本傳。是集爲其子國南所編。凡詩九卷、詩餘一卷、文六卷。其詩古體多嘽緩之音，近體音節頗宏整。文則平質坦易，縱其筆之所如。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周用《恭肅集》十六卷。

徐問

唐順之《山堂萃稿序》　余幸與公同鄉曲，自早歲即知慕公，公爲侍郎，而余適在翰林，方其旅候於隆隆之門，而習見乎炎炎之態，則悶然而返，每一見公，則不知泠然噓我以清風也，而不能去。公還於家，余亦罷歸，又獲從公游，每一訪公之廬，但見山窈水迴，老屋數椽，堦前鳥雀鳴聲上下，則不待見公，而已如游於首陽之曲、柳下之鄉，可以使人樂而忘世矣！【略】公非如文華之士刻鏤以爲工者也，而其清遠閒散、耿介獨立之氣，黝乎其淵藏，鏘乎其金鳴，其風旨直與古者逸民採薇之歌、直道枉道之數語，歷百世而相上下，則又不必卽公之容、望公之廬，而公之爲人固可一撫卷而得之矣。

又　公出其詩文若干卷曰《山堂萃稿》者示余，余受而讀之，蓋自其平生所爲應酬文字、朋友講學之書，與得歸草堂以後諸詩及謝病諸疏，皆在焉。余既校而正之以還於公，適會吾同年友晉江張侯來守是邦，雅知慕公，欲因公以風乎邦之人也，遂刻斯集以傳，俾余爲之題其首。嘉靖辛丑夏五月，同邑後學荆川生唐順之應德甫頓首書。

《盛明百家詩・徐尚書集》卷首　養齋徐公名問，字用中，吾常武進人。清苦恬佚之士也。弘治壬戌進士，仕至南京禮書。乞歸，年七十餘卒。無子。平生敦尚實行，志探理學，嘗謂予曰：「近見有夷齊其行，鞅斯其心，堅事苦節而獵取虛譽者，它日若出，必爲世患。」而卒不言其人。固問之，曰：「行當自見耳。」其用意忠厚又如此。間作辭賦，不刻鏤以爲工，然詞旨平正，足以諷人。唐荆川叙其集，當矣。今刻六十餘首。嘉靖丙寅秋錫後學俞憲識。

《靜志居詩話》卷九　尚書五律，清高深穩。歌行如：「山雞野鶴自啼舞，赤日照耀神仙宮。懸厓石壁置臺觀，凌虛下瞰馮夷宮。寒潮湧日下孤島，潮回響聒晨昏鐘。」頗具謫仙風骨。

《池北偶談》卷八　徐莊裕公（問）《讀書續記》云：「漢儒爲學，能見得靜字，惟孔明一人。學以廣才，靜以成學。」等語。亦得規模領要。

《明詩紀事》丁籤卷九陳田按　莊裕撫吾黔時，與黔人講學，著《讀書劄記》八卷。能以儒術潤飾吏治。其論詩云：「弘、正間，李、何、王三子起於北，徐子起於南。肆筆覃精，馳騁跌宕，力追漢、魏，遠軼《風》、《騷》，其律則幾於杜矣，然感思沈鬱，少戾性情。唯白沙、定山不拘體裁，觸物成聲，因言見性，辭弗求盡，識則超然。」故其早歲所作頗講格律，晚乃專宗陳、莊。《山堂續稿》中有句云：「近得定山詩樣子，閬然吹我到無懷」，乃頹然自放矣。

《明儒學案・諸儒學案中六・莊裕徐養齋先生問》　徐問字用中，號養齋，常之武進人。弘治壬戌進士。除廣平推官，召爲刑部主事，歷車駕郎中，出知登州。調臨、江二州，多盜，擒獲略盡。築江堤七十二處，以才略見稱。積官至廣東布政司。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平蒙鉞之亂。召爲兵部侍郎，謝病歸。起南京禮部，進戶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莊裕。先生爲舊論纏繞，故於存養省察，居敬窮理，直內方外，知行，無不析之爲二，所謂支離之學，又從而爲之辭者也。其《讀書劄記》第二冊，單闢陽明，廣中黃才伯促而成之。嗚呼！其何損於陽明哉！

《明史・徐問傳》（存目）　張志選《山堂萃稿跋》　政時，余睹公治行，獨私慕公，后余入官郎署，適公以少司馬致仕，余恨見公無由。已又數年，余廼出守公郡，以得侍教於公，廼余獨喜幸會南江王君，以公《山堂萃稿》示余，余讀之忻不釋手，廼知嚮所慕公至淺爾。既余訪公山堂，蕭索澹泊，蓋寒士不能居，公日杜門讀古人書，無它慕，邑人服公道義，稍稍不善者輒恐公知，廼余知公之所詣獨深，《萃稿》猶不能盡公云。顧其辭獨根理性、明義利，關繫風教，余廼刻之郡齋，尚期郡之多士，公之辭待而傳哉！嘉靖辛丑長至，晉江後學行吾子張志選以學甫頓首書。

《國史經籍志》卷五　徐問《養齋三集》二十四卷，又《劄記》八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一　徐問《讀書劄記》八卷，《續讀書劄記》八卷。　又卷二二：徐問《養齋三集》二十四卷，《山堂萃稿》四卷（一作十六卷），《續稿》四卷。

《徐問文集》二十四卷。

《明史・藝文志四》《徐問讀書劄記》八卷。明徐問撰。【略】是書乃《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三・讀書劄記》問巡撫貴州時，與門人問答，隨時劄記而成。所論天文、曆象、山川、性理、六經、四子書，皆守先儒成說。其論學則一本程朱，而力黜姚江之學。如古本《大學》，親民格物，知行合一各說，皆逐條辨正。【略】史稱問官長蘆鹽運使，終任不取一錢，則與言清行濁者異。又載問官貴州巡撫時，破獨山州賊蒙鉞，則與迂疎無用者亦異。宜其言篤實切近，無講學家之積習矣。

又《別集類存目三・山堂萃稿》十六卷。明徐問撰。問有《讀書劄記》，已著錄。是編詩六卷，文十卷，而奏疏三篇附詩之末，體例殊別。其詩文平正通達，而傷於淺易。中有孫偉、方豪、黃佐三人評語，蓋卽以點勘之本付雕，亦非古式。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讀書劄記》八卷。【略】臣等謹按，是書第五卷專闢陽明，問嘗與羅欽順書，言黃佐促成之。　又《山堂萃稿》十六卷。

李　時

《明詩綜》卷二八　時字宗易，任丘人。弘治壬戌進士，累官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康。有《薇花堂稿》。

《明史・李時傳》（存目）

《明詩紀事》丁籤卷九引《列卿紀》　嘉靖十二年，帝幸南內，召張孚敬、李時、方獻夫、翟鑾同遊西苑，製古樂府、七言、五言各二章命和。十三年五月，上幸南內，召孚敬、時同閱青爵尊，賜扇及酒食。閱宣宗《輿地圖》詩，及御和詩。十四年三月，召同遊南內，時等各作《奉制記樂賦》以獻。帝亦作一詩，命曰《御製記樂同遊》，刊示羣臣。十五年五月，召時同夏言、郭勛泛舟西苑，命蕩槳近龍舟，被顧問，賜宴無逸殿。翌日時等表謝，以爲自宣宗賜蹇義同遊萬歲山、楊榮同遊西苑後，今僅再見云。

又引田藝蘅《留青日札》　嘉靖十二年四月十三日，上演馬南城，召大學士張孚敬、李時、方獻夫、翟鑾同遊環碧殿、嘉樂館，錫宴重華殿，賜孚敬蟒服、時等飛魚服。上賜律詩二首紀之，羣臣應制奉和，張公句云：「環碧殿前先試馬，蒼龍闕外更觀花。」李公句云：「內苑草茵迎玉輦，行宮花氣襲雕鞍。」翟公句云：「巧翦緋羅纏寶鐙，分題玉篆佩花騣。」方公句云：「應制漸無《天馬賦》，南薰惟誦舜廷歌。」

《國史經籍志》卷五　《召對錄》一卷（李時）。

《明史・藝文志二》　李時《南城召對錄》一卷、《文華盛記》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雜史類存目二・南城召對錄》　一卷。明李時撰。【略】是編乃世宗親祀祈嗣壇，時與大學士翟鑾、尚書汪鋐、侍郎夏言等侍於南城御殿，召見論郊廟禮制，兼及用人賑災之事。時因錄諸臣問答之詞。史稱時恆召對便殿，接膝咨詢。雖無大匡救，而議論多本於厚。於是編亦略見一斑云。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李時《南城召對錄》一卷。

謝廷柱

《靜志居詩話》卷九　邦用詩如犀麈在握，淨埽游塵。

《明詩紀事》丁籤卷八陳田按　雙湖詩饒清趣，微傷婉弱。

《千頃堂書目》卷一三　謝廷柱《堪輿管見》二卷。字邦用，長樂人。別號雙湖。弘治乙未進士，湖廣按察司僉事。　又卷二一：《雙湖集》。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長樂謝廷柱《雙湖集》。

《明史・藝文志三》　謝廷柱《堪輿管見》二卷。

游潛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夢蕉存稿》　四卷。明游潛撰。潛有《博物志補》，已著錄。是集凡詩三卷，文一卷。其詩工拙互見，七言如「蘼蕪曉雨溼蝴蝶，楊柳晚風吹栗留。」「雲深野岸客稀到，天閣斜陽鴉亂啼」等句，皆頗有作意。古詩則摹擬溫李，而才力未至。散體不多作，僅二三十篇，亦未入格。其集曰夢蕉者，案集中有《夢蕉亭睡起》詩，自註云：「亭在鍾城山隙處。」蓋其別業云。

又《小說家類存目二・博物志補》　二卷。明游潛撰。潛字用之。豐城人。弘治辛酉舉人，官雲南賓州知州。是編補張華之書，體例略如李石所續，而猥雜冗濫，無一異聞，又出石書之下。

《明詩紀事》丁籤卷九陳田按　用之古詩摹李長吉、溫飛卿，襲調而窘於才。近體絕句頗近晚唐，兼雜宋調，於明人中又刻意學陳白沙。大約絕句工於律體，惟古詩近拙，選家多不見收。余擷其菁華，情致風韻，正復獨絕，可誦，律詩若奔馬橫雲，頗訝宣顯，然於詩人情性之正、超逸之思則合焉，寶氣珠光，終不湮於埃壒中也。

《別友人》《明詩歸》卷四：鍾云：郭青螺評杜詩有云：清空一氣如話。予於此詩亦云。

殷雲霄

論述

王廷《石川集序》　山東殷近夫氏□□所謂振奇人也。少有名于齊、魯間。弱冠登朝，凡所與游，皆當世奇節磊落之士，而其爲言，亦復豪雄逸宕，往往有超駕雲虬、橫驚八極之意。

張光孝《石川集序》　今天下至治移風，士習還淳。在弘治、正德間，若康、李、徐、何、王、邊數公振其響，而迨今繼鳴者，文足追古，詩稱太和之聲云。石川先生考於前數公之集，實相友善，惜其不載倡和於此集中，而當時交與風烈，乃親金麗公之所能述也。且聞先生至孝，不苟笑言，謝客閉門，非世之大英哲不接。日博古籍，興到即登眺山水，酌酒長歌，兀然處者，乃飄然於八極之外矣。先生令二縣，盡仁民之道，遺民之涕思，而其爲令之日，又數與太白山人履勝嘯歌，則政事之美雅，非凡吏也。先生所養者高，故發爲文辭義理爲勝，體裁稍異，要於一家之言爲安。而古詩五、七言雄渾其殆追古哲人歟！第早死而不竟其所成之大，不令士林傷哉！嗟乎！長吉宣遠，乃亦有然，其數也夫。

《盛明百家詩・殷石川集》卷首　石川詩氣逸才雄，思奇語勁，騷壇中一勁敵也。惜乎早世。

皇甫汸《殷給事集選序》　殷子出處之概，略具《自傳》。七齡誦書，挺童烏之秀；弱冠登朝，懷賈誼之泣。移病東歸，有潘岳閒居之情；觀道泰岱，爲史公好奇之遊；應召中起，有孟博清世之志。初蒞靖江，日坐孤山以眺溟海；再拜青田，屢憩洞門以探靈祕。雅慕叔子峴首之風，喜談葛公勾漏之事矣。時羣盜竊發，齊民愁苦，方且鳴絃以覃化，揮翰而清嘯。既而定交太初，投分密友，則又北海屣履於鄭玄，南州下榻於仲舉者也。殷子之致爲皆犯俗禁，而坦然不疑。興禮樂宮室，緣飾儒術，所在稱治，去輒見思。可不謂文吏兼長耶！覽夢漁之說，而悟陽晝之喻；誦朱愷之獄，而感鵠亭之冤。是皆彰彰足傳者，豈徒言辭乎？惜乎年不踰於中壽，位不躋於千石；功不銘於盛時，業未見其所止。稍遷給事，遂乃遺世狗名，縱軀委化，此獻吉所以咨嗟於張子，公濟所以悼慟於常生也。造物忌才，諒哉同悲矣！

《藝苑卮言》卷五　殷近夫如越兵縱橫江淮間，終不成霸。

《國雅品・士品三》　殷給事近夫，菁藻時髦，才情遒麗。如「波喧偏怒石，山暗欲生雲」，「溪靜千峰倒，雲歸衆壑昏」，又「狂龍歌舞晚潮外，芳草歷亂新晴中」，稍得鳳池一毛，龍淵片甲。如《惜梅》云：「鳴雨既過漸細微，江風颯颯吹客衣。晴雲雨雲自紛錯，山禽水禽相逐歸。三年羣盜又經兵燹之餘，存者裁十之一二耳。暇日取其遺詩而次第之，因及古人立言衰疾甚，千日歸帆音書稀。丹崖夜夢桂樹發，清尊共惜梅花飛。」亦清勁可誦，特重「歸」字未工。前作「雲連雲斷」，後作「千里孤帆」稍暢。王元美謂其如越兵縱橫江淮，終不成霸。蓋惜其蘭馨夙焚，桂叢忽折，不足悲夫！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近夫修眉碧目，口可容拳。平生方峭克約，與孫太初、鄭繼之爲友，所至登臨山水，不以吏事廢嘯咏，亦不羈之士也。詩體偪側，略近繼之，而風調不及。王元美評其詩，如越兵縱橫江淮，終不成霸。

《明詩綜》卷二八　朱中立云：「石川詩得初唐體裁，海嶽之奇氣也。」穆敬甫云：「殷君與太白山人多倡和，宜其風度似之。」　李時遠云：「近夫豪雄逸宕，不羈之才。」

《靜志居詩話》卷九　近夫如傳寫手欲開生面，而神采未工。然風格自存，終不作鋪眉苦眼求似。

傳記

王廷《石川集序》　近夫姓殷氏，名雲霄，山東壽張人，號石川，故題曰《石川集》。其生平履歷別有言者，茲故不得而詳也。【略】余往游山東蓋嘗入其邑，式其廬，讀其詞，而想見其人也。惜天不□□不究抵止，其所論著，又經兵燹之餘，存者裁十之一二耳。暇日取其遺詩而次第之，因及古人立言之大原，庶幾覽者可以知近夫之所存云。詩爲古今體，五言、七言各若干首，文若干首附焉。【略】嘉靖己酉春三月朔日，南充王廷著。

《盛明百家詩・殷石川集》卷首　按誌，石川名雲霄，字近夫，山東壽張人。母孕七月而生，修眉碧目，口可容拳，體羸而骨健，讀書數行下，既成誦，終身不忘。年二十六，舉弘治乙丑進士，以疾歸。五年出授靖江令，調青田，召補南工科給諫，未幾卒，年三十有七。平生方峭克約，雅志詩文，政事多務清簡。嘉靖甲子錫山俞憲氏刻其詩並識首簡。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雲霄，【略】以疾歸，作畜艾堂，讀書其中。授靖江知縣，調青田，升南京工科給事中，卒於官。

《明史・文苑傳二・殷雲霄》（存目）

著録

張光孝《石川集序》 郡侯金麓高公，攜《石川集》舊刻者曰《瀛洲》、《芝田》二集示余，且曰，是集殊失編次。按：曰瀛洲、芝田者，以志靖江、青田作縣之稿。則愚泉公所謂爨於任城、佚之四方者，其博可知矣。余乃慕先生之高，而類編以讀之。【略】今歲金麓公亦念余編次，遂刻之郡齋，則所以思先生者深，揚風教者遠矣！嘉靖己酉三月之望，關中後學張光孝序。

皇甫汸《殷給事集選序》 魯國《殷給事集》二卷，李子植卿寄我於曲梁，一曰《瀛洲》，一曰《芝田》，皆其領邑時撰綴也。陳氏叙曰：「殷子之作，奚啻倍是，而火於任城，茲殆其燼餘耳。」余山居寡營，頗耽羣藝，遂選其近古者彙分之，都爲一集，以竣好事者梓而傳焉。

《百川書志》卷一三、一七 《石川遺集》二卷：《瀛洲集》一卷、《芝田集》一卷，南京工科給事中東魯殷雲霄近夫撰。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歷城殷雲霄近夫《石川集》。

《國史經籍志》 殷雲霄《石川集》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殷雲霄《石川集》五卷，《遺集》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石川集四卷附集一卷》 明殷雲霄撰。【略】是集分二種。又各分詩文爲二卷。曰《瀛洲集》者，官靖江知縣時作。曰《芝田集》者，官青田知縣時作。附一卷曰《金陵稿》者，則官南京時作也。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殷雲霄《石川集》四卷、《附錄》一卷。

安　磐

《靜志居詩話》卷九 谷石集句最工，惜所著《頤山集》、《詩話》罕傳，楊用修述其論詩之旨，云：「唐之名家，自立機軸。譬猶羣花，各有丰韻。乃或剪綵以像生，或繪畫而傍影，終非眞也。」又云：「論詩如品花木，牡丹芍藥，下逮苦楝刺桐，皆有天然一種風韻。今之學杜者，紙牡丹芍藥爾。」其說足以解頤。

《池北偶談・談藝一・安磐詩》 安磐，字松溪，弘、嘉間爲都給事中，有直聲，蜀之嘉定州人，升庵先生友也。其詩風神獨絕，而世罕知之。予登凌雲寺，石壁刻詩甚夥，惟松溪四絕句最爲高唱，記其二云：「青衣江上水溶溶，隔岸遙聞戒夜鐘。暫借竹牀聽梵放，月華初到第三峰。」「林竹斑斑日上遲，鳥啼花暝暮春時。青衣不是蒼梧野，却有蛾眉望九疑。」蓋凌雲九峰，枕青衣江之東；而蛾眉三山，正直其西。至其地，知其詩爲工也。

《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二・頤山詩話》 其論詩以嚴羽爲宗。其中如以海棠爲杜甫母名，尚沿小說之誤。又以「朝扣富兒門」四句譏杜甫「致君堯舜」之妄，亦失之固。所載譏陳循詩嘲裁傳奉官詩，亦皆近乎小說，無關詩法。然其議莊昶「溪邊鳥共天機語，杖上梅花太極行」句，論梅堯臣「歌欲論長恨，人將問少君」句，及排周紫芝論林逋梅詩，則固公論也。磐亦能詩，王士禎《池北偶談》嘗載其數篇，深許其工。故其評論古人多中窾會。蓋深知其甘苦而後可定其是非，天下事類如是也。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〇 有《游峨集》、《頤山集》。

又引《升庵集》 明嘉州楊孟載、青城王汝玉、成都袁可潛、徐遵晦、富順晏振之，近得宜賓牟君倫、長寧侯汝弼、嘉州安公石、程以道，卓然名家。

又引《升庵外集》 亡友安公石妙於集句，以「鱸魚正美不歸去」對「瘦馬獨吟眞可哀」。又「請君酌我一斗酒，與爾共消萬古愁」。又「梁間燕子聞長歎，樓上花枝笑獨眠」。「水國蓮花府，雲帆楓樹林」。又集杜句弔葉叔晦，讀者爲之泣下。其詩云：「臨江把臂難再得，便與先生成永訣。文章曹植波浪闊，死爲星辰亦可滅。老去新詩誰與傳？男兒性命絕可憐。出門轉盼已陳跡，妻子山中哭向天。中夜起坐萬感集，人生有情淚沾臆。鳳凰麒麟安在哉？石田茅屋荒蒼苔。君不見空牆日色晚，悲風爲我從天來。」

《飭法令懲姦惡以保治安疏》 《明文遠》卷三三：辭直氣昌，大義凜凜。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磐，字公石，四川嘉定人。弘治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進都給事中。議大禮，被笞，免官。萬曆改元，贈太常少卿。公石著《頤山詩話》二卷。

《明史・安磐傳》（存目）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安磐《頤山集》。　又卷三二：《頤山詩話》二卷。
《明史・藝文志四》　安磐《頤山詩話》二卷。

黃　鞏

《明詩綜》卷二八　弘治乙丑進士。　林雨可云：「先生詩直而多思，澹而自然。」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〇引《莆陽文獻》　鞏自題其書室曰：「茅屋石田，因緣遭際，得遂卒業門下。丁酉六月，奉命按治於吳，先生授以《有涯集》如爲生大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蓋有志殉國也。武宗南巡，鞏疏六事，言極痛切。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願同署名以進。疏既入，杖百餘，除名。【略】鞏嘗言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爲千載不朽。世之人往往以彼易此何耶？」沈敏好學，詩文清粹和婉，幾自成家。

又引《東南嶠外詩話》　忠裕集中，《待罪》句云：「半生今許國，萬死敢祈恩。」《罰跪送鎮撫司》句云：「自託匡時略，翻成出位言。」《偶成》詩云：「罪當萬里投荒服，恩許終身作布衣。」絕無怨懟，其所養可知矣。

《七修類稿・黃伯固疏文》　閩人黃鞏，字伯固，正德己卯爲武選郎中。時朝廷有旨南巡。江西寧藩蓄逆已久，上下以爲憂也。大臣科道，交章不聽。黃以其事出邊將江彬之誘，因疏六事。今錄其文，不惟見黃之文行眞爲可傳，而武宗一時之事可悉知也。【略】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署名以進。疏既入，自分必死，爲書別知友，託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欲必置之死。乃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餘，除名。陸震死。鞏體極修羸，幸得甦。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可謂萬死而不悔也。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黃鞏《後峰集》。　字伯固，莆田人，大理寺丞。天啓初，追贈少卿，謚忠裕。

《明書・黃鞏傳》（存目）

《明史・黃鞏傳》（存目）

《國史經籍志》卷五　黃鞏《後峰集》□卷。

孟　洋

徐九皐《刻孟有涯集序》　余早歲跧伏海壖，不獲覿矩準轂，以究六籍之潭奧，涉百氏之津涘，然心竊鄉往之。迺者備乏臺史，適浚川先生總持風紀，因緣遭際，得遂卒業門下。丁酉六月，奉命按治於吳，先生授以《有涯集》如干卷，曰：是近時作者，盍被梓以傳。余既蒞止，觀察餘閒，乃屬有司校刻焉。刻成，讀之卒業。論曰：夫文之傳也三。上明性命，下述倫理，君子以係道統，立人極，則傳；綜理亂之章程，陳文武之經紀，君子以奠民生，埤邦治，則傳；摭菁華於往籙，擅辭命於時髦，君子以鋪鴻藻，潤景業，紹前猷，範來葉，則傳。以余觀於斯集也，窺古人之意，踐作者之堂，所謂摭菁華、鋪鴻藻、潤景業者，非歟？其傳也已。抑聞公之爲人也，高朗峻邁，雄視梁楚，卽不文猶傳，而況璀璨其質、金石其音者乎？其傳也已。蘇守王儀、同知鍾鑑雅飭茲役，而校正者爲吳學訓導沈桐，凡正字約什一云。嘉靖戊戌春正月元日，會稽徐九皐序。

王廷相《寄孟望之》　律句，唐體也。天寶、大曆以還，等而上之，晚唐不復言。蘇黃有高才遠意，格調風韻則失之。元人鋪叙藻麗耳，古雅含蓄，惡能相續？今禮樂百年，作者輩出，善厥斯藝，可以馳諸唐人眞衢，近見二三子，亦可謂難矣，予何敢云？執事談詩，極有妙趣，筆力沉鬱高古，視茲鄙謬者，固知無所悅取，將不復教之乎？

《盛明百家詩・孟有涯集》卷首　孝廟以來，稱詩家有孟有涯，今得其詩觀之，才興逸發，果與常調有異。選刻逾百篇，用標往哲。

《藝苑卮言》卷五　孟望之如貧措大置酒，寒酸澹泊，然不至腥羶。

《國雅品・士品三》　孟大理望之，調雅詞綺，高響奇絕，彷彿天台石梁，羅浮水簾。如：「鵲翻知浦樹，人語辨江船。」「暗處猿聲斷，愁深攪夜眠。」「日銜天際樹，雲動水中山。」「亂帆何處去？風浪不知還。」又：「脩竹濃花田舍裏，亂山流水寺門前。」「長橋晚落千尋影，高閣晴含萬里秋。」「邊嶠梅花愁聽角，郡庭榕葉憶鳴琴。」其《瀟湘行》尤稱警拔，李何不爲之却立也，或譏

其澹薄者甚爾。

《靜志居詩話》卷九　左孝廉舜齊，獻吉外弟也。孟大理望之，仲默外弟也。左詩近膚，孟詩太淺，比於郎伯，邈若雲淵。《九日次邊太常韻》云：「落帽憐高興，銜杯意轉哀。葉辭霜後樹，人上雨中臺。爲客悲秋盡，思鄉見雁來。百年幾佳節，又負菊花開。」

《明詩綜》卷二八　杜子材云：望之標格氣骨，頗有矩矱。穆敬甫云：孟詩逸氣超羣，横不可制。與仲默同生一區，足稱二美。黄清甫云：洋詩善叙事，吴歌宛轉相屬而意不竭，但少遒耳。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孟有涯集》　十七卷。明孟洋撰。洋娶於何氏，故其詩格多效何景明，而才則不逮。景明之没，洋誌其墓，其文亦不甚工。【略】是集詩十三卷，文四卷。

《盛明百家詩・孟有涯集》卷首　君名洋，字望之，先號無涯，河南信陽州人。弘治乙丑進士，累官南大理卿。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洋，【略】除行人，選爲御史。嘉靖初，張、桂驟貴，抗疏論劾，下詔獄，謫桂林教授。遷知汶上縣，歷陞僉事參政，拜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改理河道。終南京大理寺卿。望之爲何仲默之妹婿，爲行人時，仲默與李獻吉、崔子鐘、王子衡、田勤甫切劘爲文章，時稱十才子，而望之亦與焉。有集十七卷，子衡刻之吴中，遂盛傳於世。望之同里有戴仲鶚、樊少南者，與仲默先後起家，望之輩行稍前，而戴、樊出於何門，要皆依附仲默以起名者也。三人之詩，格調亦略相似，大抵皆信陽之朋徒，如北地曹、左之流耳。三家詩，各以千計，余略存之如右。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孟有涯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孟洋《有涯集》十七卷。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信陽孟洋望之《有涯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孟洋《孟有涯集》十七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孟洋《有涯集》十七卷。

秦　金

俞憲《盛明百家詩存後編・秦端敏公集序》　先生西涯李公之門人，筮仕戶曹，與杭世卿兄弟及楊名父、王陽明輩八人結吟會於京師，時稱才子，及爲河南學憲，名益著。平生詩文多不存，今止得其詩集十卷，采而刻之。先生，邑人也，前輩風流，於此可概見矣。憲受知愛最深且久，其責望誘掖不啻通家子弟而已，所贈詩篇亦多歲遠散逸，今從卷冊中增刻入集，感德懷賢，愧不能仰報於萬一也。先生勳名在天府，聲望在士林，惠澤在海宇，憲何庸贊一詞，因輯明詩，聊述顛末如此。隆慶己巳夏日，晚生俞憲謹識。

又　端敏秦公鳳山先生名金，字國聲，弘治癸丑進士。揚歷三朝，嘗官兩京五部尚書，歸賜輿廩，有年卒。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秦金《鳳山詩集》十卷。　字國聲，無錫人。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贈少保，謚端敏。

《明史・秦金傳》（存目）

《明詩紀事》丁籤卷六引《碧山吟社志》　弘、正間，社會既輟之後，司徒鳳山秦公歸自留都，邀二泉邵公、心泉呂公、惠巖顧公、松閣顧公、藕塘秦公、石村陳山人結詩會山中，亦以碧山名社，然止就諸公之別墅，如二泉精舍、鳳谷行窩、惠巖小築，次第舉會，蓋亦慕修敬之風，而一寄意焉。

《明史・藝文志四》《秦金詩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雜史類存目二・安楚錄》　十卷。明秦金撰。【略】是書乃其以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時討平猺寇所作也。卷一爲敕論，卷二、卷三爲奏疏，卷四、卷五爲檄文，卷六至卷九爲題贈詩文，卷十附錄封邱遺事。蓋金曾任河南左參政，禦流寇有功，土人爲立生祠，並輯其詩爲《天成集》，以紀金之戰績，故以類附見焉。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秦金《安楚錄》十卷。

許天錫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天錫，字啓衷，閩縣人。弘治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歷吏、工二垣給事中。居諫垣七八載，諤諤敢言，嘗因天變建言兩京五品以下官六年一考察，內官敕司禮監會同內閣考察，嚴加裁革。於是京官考察著爲令，惟內官不行。正德初，進都給事中。《武廟實錄》云：「正德三年六月己巳，命錦衣衛查點六科給事中，奏天錫不至，詢其故，則初一日已縊死矣。」逆瑾方羅織文臣，故天錫懼禍而死。林文安撰行狀云：「天錫憤逆瑾肆惡，具登聞鼓狀千餘言，稿成，以首觸柱不死，遂自經屋梁。妻孥無從者，惟一蒼頭在旁知狀。次日，潛懷其鼓狀亡去。嘉靖十七年，其子詣闕訟冤，詔賜祭葬。」嘉靖十九年《實錄》則云：「天錫以查盤內庫，發逆瑾奸狀，瑾矯詔逮問，遣人殺之。」傳聞異辭，不可考也。天錫在詞林，以能詩爲李長沙所知。嘗題詩車盤驛丹青閣上云：「青山當面似無路，黃犢出林還有村。」鄭繼之題其後云：「風流不見許黃門，文字丹青閣上存。最憐佳句車盤驛，黃犢青山何處村。」今閩中諸集，皆不載黃門此詩，故知先輩名章麗句，湮沒不傳者，多矣。爲之三歎！

《靜志居詩話》卷九　黃門奉使安南，却其贐，賦詩云：「菁茅又喜重包貢，薏苡何須滿載歸。」比歸，劉瑾疑其金多，不知其不受餽也。黃門之死，瑾矯詔逮問，潛遣人殺之。而撰府志者，或謂其自經，或謂是夜尚草疏，皆謬。當以《世宗實錄》爲正。鄭少谷詩云：「風流不見許黃門，遺字丹青閣上存。却留詩句車盤驛，黃犢青山何處村。」蓋黃門過車盤驛，曾題詩壁間。有「青山對面疑無路，黃犢出林知有村」之句。爲時所稱，謝在杭亦有詩紀其事。

《明詩紀事》丁籤卷六陳田按　《黃門稿》中警句，如《居庸關》云：「鐵騎連三戍，金城迫九閽。」《分水關》云：「絕巘愁飛鳥，清潭落斷霓。」《蒼梧閒眺》云：「越雋西連山似戟，桂江東注水如苔。」《晚至平南》云：「千里家山殘夢斷，一川煙水暮愁生。」皆可誦也。

又引《筆精》　許黃門正德中奉使安南，於僧寮中得枯木一片，狀若山峰。

明文學部二・許天錫　許讚

許讚

《明詩紀事》丁籤卷七陳田按　文簡家門鼎盛。予嘗過靈寶，見路旁神道碑林立，皆許氏也。及檢史，乃知襄毅許公以知兵通敏，位尚書。襄毅八子三尚書，太子太保誥，太子太保論，及文簡也，皆以甲科任事才敏見稱。《弇州別集》錄宗門盛事，以福州之林、靈寶之許爲稱首。然襄毅遇劉瑾，以委蛇狥意，不免削籍；文簡遇分宜，以柔和易制，幸躋臺輔。季世之居通顯，難矣哉！

《玉堂叢語》卷二　許公讚素以用人圖治爲己任。上懲邊患未寧，責在巡撫，大臣專恣，罪在言官，各令公考察。公參稽輿論，擇巡撫脂韋骫法及苞苴自私者，擬斥十餘人，其科道素乖風紀，並建白無聞，冗牘可厭者，擬黜調二十餘人。一時士氣復振。尤念人才當愛惜，有孤特自立爲人擠棄及言事傷激遭擯者，薦起十餘人。在吏部前後十年，用人不憑臆決，每遇來京官見，各令舉所知，其薦同者注錄，不拘疏逖推用之。每銓注，必論才高下，與地繁簡，兼風土南北而劑量之。覈司公而恕，或疵以細故飛語，悉置不行，以是人德之。

嘉靖《浙江通志・官師志》　許讚字廷美，河南靈寶人，弘治九年進士。歷陞浙江左布政使，不激不隨，甚多惠政。仕至吏部尚書。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讚，字廷美，靈寶人。弘治丙辰進士。襄毅公進之子也。由推官徵拜御史，改翰林編修。正德中，謫外，稍遷僉事，歷布政使，入爲刑部侍郎，升尚書，改吏部。嘉靖丙辰，以一品六載考績，入直文淵閣。乙巳冬，乞休忤旨，削籍歸里。謚文簡。公德性溫粹，意氣凝定，讀書爲文，老而不倦，有《松皐集》行世。

《明史・許進傳》（存目）

《明詩綜》卷二七下　（存目）

《國史經籍志》卷五　許讚《松皐集》二十六卷。

《千頃堂書目》卷五　許讚《讀史博論》。又卷一一：《聖訓衍》三卷、《性學編》一卷。又卷二一：《松皐集》二十六卷。又卷三〇：《三曹奏議》。

《明史・藝文志四》　許讚《松皐集》二十六卷。又《性學編》一卷，《道統泝流錄》一卷。

劉瑞

《明詩紀事》丁籤卷七陳田按　何大復有《送五清先生赴浙江提學歌》云：「天台文宿衝紫霄，先生捧敕馳星軺。越山桃李花萬樹，春色早渡錢塘潮。憶昨先生遭斥逐，漂泊湖湘望巴蜀。九江鴻雁春冥冥，七澤龍蛇晝盤曲。」史稱劉瑾用事，瑞卽謝病，貧不能還鄉，依李充嗣於澧，瑾榜瑞爲奸黨。此詩所謂「斥逐漂泊」，紀其事也。《五清集》世所罕見，予從《全蜀藝文志》獲詩二首，亟登之。

《明史・劉瑞傳》（存目）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懷古詩集》，南昌劉瑞著。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瑞《五清集》十八卷，又《外稿》六卷。

《千頃堂書目》卷三　劉瑞《童觀錄》。又卷二一：《五清集》十八卷，《外臺集》六卷。又卷三〇：《禁垣奏議》。

又卷二一　字德符，內江人。南京禮部侍郎，贈尚書，謚文肅。

劉麟

論述

《藝苑卮言》卷五　劉元瑞如閩人強作齊語，多不辨。

《明詩評》卷二　司空朗爽登朝，榮躋八座，急流勇退，用諧素心，煙霞之癖更多，泉石之身難老。其詩如癡女兒，能織鴛鴦，謂未藝絕，更繡鳳凰。並無此鳥，可發一笑。

王世貞《國朝名賢遺墨五卷》　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建業劉清惠公麟，生平於尺牘留意，此札却有事際語，而書筆尤得聖教風。

朱鳳翔《劉清惠公全集序》　當世廟初，旌別大僚，御屏所書冰清玉潔者二人，一爲尚書劉清惠公麟，一爲大理卿陳公恪。陳歸安人，世稱矩齋先生是已，劉豫章人，先從安仁徙建業，慕吾湖山水清遠，復卜居吾邑東山之坦上，因號坦翁云。不佞鳳翔少時聞諸先達，公杜門絕軌，臺使監司守令之車轍盈閭，不得一見，惟佳時勝日，與高士吳甘泉、孫太初諸公，扁舟往來菰蘆間，人望之若神仙。已復睹公家所藏神樓圖，知公居萬山中，欲搆一樓而不可得，文太史徵明繪是圖以贈，一時名公歌詠盈幅。已復讀公所撰峴山浮碧亭碑記，文最爾雅，其所傳尺牘書法，人間重如璣璧【略】遂徵其集，幸伊曾孫慾陞藏若干卷，文則疏邑簡直，出入秦漢，詩則浸浸韋杜，蓋公之標格高入雲霄，胸中無一毫芥蒂，故所發皆盎然天趣，讀之足消鄙吝，恍若濯魄冰壺、澄心玉井者。想公之在朝，耿耿大節，如忤逆瑾瑾、首倡節慎庫等事，足垂不朽，守越甫五十日，而百姓歌思尸祝之，王學士華爲去思記，比之劉寵，至今稽山有二劉祠。公歿且五十餘年，而其剛介絕塵之姿，孤高軼世之品，凜凜猶有生氣。

《靜志居詩話》卷九　尚書由二千石登三九之列，數棄官以去，好爲山水

之游，流寓長興之南坦，自號坦上翁。與孫山人一元、龍僉事霓，及苕中名士吳琉、施侃等結詩酒社，號「苕溪五隱」。年八十餘，被褐坐小舟，赴峴山會，人不知爲鉅公也。嘗請浚川預作墓銘，可云達天知命者矣。顧華玉贈詩云：「琴鶴居何定，蒓鱸味獨偏。」王履吉寄詩云：「鸞鶴諧眞賞，瑤華贈遠人。」孫太初詩云：「閉門句好香殘後，擣藥聲高月上初。」其風流可想見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劉清惠集》　朱鳳翔爲序，稱其文出入秦漢，詩則駸駸韋杜，固未免太過。至稱其標格高入雲霄，胸中無一毫芥蒂，故所發皆盎然天趣，讀之足消鄙吝，則得其實矣。是亦文章關乎人品之驗也。

《明詩紀事》丁籤卷七陳田按　坦上翁人品高潔，居朝日，永陵以冰清玉潔目之，可謂知臣莫如君也。前後罷官及謝病凡四，退歸皆寓長興之瀆。南坦嘗與太白山人孫太初、龍霓、吳琉、陸崑結社於苕溪，號苕溪五隱，所著興趣天然，頗似《擊壤》一派，今錄其少矜鍊者。性好樓居，貧不能構。八十初度，文徵仲繪《神樓圖》贈之，兼繫以詩。朱射陂、楊升庵相繼有作，並錄於此。徵仲云：「仙人謾說愛樓居，咫尺丹青足卷舒。坐守《黃庭》幽闕迥，讀殘《眞誥》夜窗虛。游心物外疑無地，寄跡空中樂有餘。一笑闌干不成倚，浮雲奄忽意何如？」射陂云：「神樓一何峻，神樓峻而安。胡不京洛遊？畏彼峽路間。峽路誠崎嶇，險於太行山。歌以言其志，神樓峻而安。」升庵云：「安期昔製神樓散，射陂今作《神樓曲》。神樓主人南坦翁，欲往從之限空谷。吾聞仙家五城十二樓，樊桐方丈繞瀛洲。長風引舟不可到，環中根像空神遊。坦翁元是神仙流，何年飄然下丹丘？天庭摛藻掞鸞鶴，雲屏立仗鳴騶騮。北斗南宮不肯住，掛冠歸來營菟裘。碧瀾罨畫開苕霅，紫煙縈帶彩雲夾。新波菱榜泛青翰，過雨蘋風爽烏袷。人間九軹播聲詩，天上五龍傳睡法。《青李》遙看尺牘來，雀羅淨埽昏眸開。尻輪神馬馳萬里，坐我赤明龍漢臺。一氣孔神存中夜，手翳華芝海若詫。中有眞人巾金巾，授以靈文老復姹。玄珠累累蒼玉鳴，烽沈柝闃歌太平。豐屋天翔鬼瞰室，廟謨何用談佳兵。遊仙夢覺聞清嘯，載賡清潤連清調。願從廣成順下風，肯許襄童窺末照。咸池濛汜紛如馳，扶起混沌須神醫。他年合遇神樓散，約公海上尋安期。」

傳記

《明詩評》卷二　劉麟字元瑞，安仁人也。弱冠舉進士。正德中，由尚書郎爲紹興守，有異政，人謳思之。遷山西按察使，累官工部尚書，乞致仕歸。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麟，字元瑞，安仁人。以武功籍隸南京。弘治丙辰進士。正德中，除刑部主事，歷郎中，知紹興府，有異政。劉瑾修郎署時舊郤，廢爲編氓，悅吳興風土，遂徙家焉。瑾誅，起知西安，歷官參政按察使，謝病歸。嘉靖初，起太僕卿副都御史，引疾，得請。再起大理卿、刑部侍郎，尋陞工部尚書，遣近璫織造蘇杭，執奏忤旨，勒令解職。年八十八，贈太子少保，謚清惠。元瑞舉進士，與顧華玉、徐昌穀號江東三才子。晚自稱坦上翁，與孫一元、張寰、吳琉、陸崑輩，作湖南雅社。建安李尚書嘗訪之於峴山，了無宿具，以乳羊博市沽，風雨蕭蕭，欣然達夜。好樓居而力不能構，文徵仲作「神樓圖」以遺之。楊用修、朱子价皆作《神樓曲》。

《明史・劉麟傳》（存目）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劉清惠集》　麟，字元瑞，一字子振，江西安仁人。【略】事蹟具《明史》本傳。初，麟觀政工部時，即與同年陸崑抗疏爭諫官下獄事。及爲紹興府知府，又以忤劉瑾褫職。後官尚書，卒以爭蘇松織造爲宦官所擠而罷。蓋始終介介自立者。其自紹興歸也，依其姻家吳琉於吳興，與孫一元、文徵明等往來倡和。世傳徵明「神樓圖」即爲麟作也。

文徵明《送劉君元瑞守西安敘》　正德戊辰，金陵劉君元瑞以刑部屬出守紹興，尋以先事忤權倖罷，自被命至去郡，爲日僅五十有六。然而紹興之人，惜其去如失慈母，父老子弟，奔走追餞，爭致餽遺，君悉麾去，無所取。乃相率飾祠廟，肖君像事之。於是劉君之名，一日聞天下。庚午更化，悉起前時被斥之人，首擢君知西安府。君初罷官，貧不能歸，迤邐至吳興，吾友吳君汝琇客之。至是，汝琇與郡縫掖士聚詩爲君贈，不遠百里走吳中，乞余敘其事。余惟劉君，奇才雋望，遭罹盛會，當有名公碩儒道譽揚搉，而何以余言爲哉？汝琇曰：「此劉君之意也。」

著録

朱鳳翔《劉清惠公全集序》 及索公全集，大都散逸，卽陳大理公子方伯公應和，有所摭次，亦以垂橐故寢梓。適錫山筠塘陳公來守吾郡，詢及郡中典刑，慨然有當於清惠公，遂徵其集，幸伊曾孫慾陞藏若干卷，【略】筠塘陳公固公臭味，公之集若有待於今日，語云，豐城之劍合於延津。信然哉！萬曆丙午秋七月既望，長興後學朱鳳翔拜手稽首撰。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麟《南坦集》□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二 劉麟《劉清惠公集》十二卷。（一作《南坦老人集》。）

《明史・藝文志四》 《劉麟文集》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劉清惠集》 十二卷。明劉麟撰。【略】是集凡詩二卷，奏疏雜文九卷、附錄一卷，麟曾孫慾陞所編。萬曆丙午，湖州知府無錫陳幼學刊之長興。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劉麟《清惠集》十二卷。

同治《湖州府志・藝文略四》 劉麟（寓賢傳），《劉清惠集》十二卷（《四庫總目》【略】），《坦翁玉屑》（《湖錄》）。按：宋魏慶之菊莊有《詩人玉屑》，而坦翁亦有《玉屑》，蓋詩評詩話之類也。略云詩病有八，一曰平頭，第一、第二字不得與第六、第七字同聲，如「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今」「歡」皆平聲也。二曰上尾，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皆上聲也。三曰蜂腰，謂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聞君愛我甘，竊欲自修飾。」「君」「甘」皆平聲，「欲」「飾」皆入聲也。四曰鶴膝，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如「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別離。」「來」「思」皆平聲。五曰大韻，如「聲」「鳴」爲韻，上九字不得用「驚」「傾」「平」「榮」字。六曰小韻。除木韻一字外，九字中不得兩字同韻，如「遙」「條」不同句。七曰旁紐。八曰正紐。謂十字內兩字雙聲爲正紐，若不共一紐而有雙聲爲旁紐。如「流」「久」爲正紐，「流」「柳」爲旁紐。八種惟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皆通。

同治《上江兩縣志・鄉賢・劉麟》 陳志摭佚云：劉南坦麟，廣洋衛千戶

劉　玉

《明詩綜》卷二七下 楊用修云：公古詩歌行妥帖排奡，入古作者之室。五七律雖唐人何多讓焉。

《靜志居詩話》卷九 康陵南巡，將臨靳文僖喪，詞臣撰祭文，均不稱旨。御製文云：「朕居東宮，先生爲傅；朕登大寶，先生爲輔；朕今南游，先生已矣。嗚呼哀哉！」當時代言之臣，咸斂手歎息。嘉靖中，王新建沒，執齋侍郎作祭文云：「嗚呼，公之才拔乎其萃；嗚呼，公之學出乎其類；嗚呼，公之功疇克似之？嗚呼，公之壽竟止於斯！」亦可謂言簡而意盡矣。執齋當

宸濠之變，正理江防，馳檄師中，與喬莊簡犄角，克固疆圉，其功有足錄者。詩頗娟秀絕塵，比於莊簡似過之。《送行》云：「日日都門送別離，道傍楊柳已無枝。西飛白日東流水，不放行人住少時。」《百舌》云：「百舌鳥，何佻巧。啼遍上林音裊裊。雌鳩喚雨雄鳩晴，鷓鴣欲住鵑欲行。一鳥一舌尚難定，爾有百舌能無爭。人生言出慮禍入，一言之失駟不及。三寸舌在中禍機，嗟爾百舌無是非。」《志怪》云：「紀歲丁丙戌，夏四月廿六。靖浪之民家，黃牸身孕犢。一項而二首，各具口耳目。五月十四日丙申，金壇農婦生怪人。頭方四角面青而六眼，高額凹鼻獠牙鳥喙如山精。手足一節具一爪，墮地鬼叫連三聲。欻然起走擊乃斃，創見此怪吁可驚。七月望仍丙申日，異牛又產南陽邑。二首相同項亦分，心肺雖分身尾一。聞之嗟嗟稽古書，無乃世降生形殊。反身修德天可格，祥桑枯死安無虞。」

《明詩紀事》丁籤卷七陳田按　執齋立朝以風節著，詩特蘊藉。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玉，字咸栗，萬安人。弘治丙辰進士，授監察御史。正德初，抗論劉瑾八黨罷歸。瑾誅，起河南僉事、福建副使，陞南京僉都御史。以舟師援安慶有功。世宗即位，留掌都察院。明年，以刑部侍郎閒住，贈尚書，謚端敏（毅）。羅欽順志其墓，謂博通載籍，尤長於天文、地理，凡軍謀、師律、儀章、法制，皆詳究其本末。楊慎選定其集，凡三卷。

《明史・劉玉傳》（存目）

又《藝文志四》　劉玉《執齋集》二十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劉端毅集》，安福劉玉著，刑部侍郎。

《千頃堂書目》卷一一　劉玉《日省餘錄》二卷。　又卷二一：《執齋集》二十卷。　又卷三〇：《執齋奏議》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玉《執齋集》二十卷。

張　羽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東田遺稿》　羽爲御史，抗疏劾劉瑾，直聲震朝野。集中疏劄文雖不多，皆切中時弊。方正之概，猶凜然可見。詩亦規摹盛唐，不落纖巧之習。蓋宏治、正德之間，去明初前輩猶爲未遠，流風餘韻，往往尚存，而羽之澹靜峭直，又出天性。雖其博大富健不及李東陽諸人，排奡鉅麗亦不及李夢陽諸人，而不爲舊調之膚廓，亦不爲新聲之塗飾。肖心而出，務達所見而止。在諸作者中，亦可以自爲一隊矣。

又　羽，字鳳舉，泰興人。弘治丙辰進士，官至河南左布政使。案：明初張羽，爲吳中四傑之一。相距不過百載，而襲前輩之姓名，殊不可解。然前張羽工詩，此張羽亦復工詩。豈有心倣效，有藺相如之慕歟？是集詩文各一卷，爲其季子楨所編，其門人儲洵序之。

《明詩紀事》丁籤卷七陳田按　《東田集》，選家未有及之者。四庫館開，兩江督臣錄進，余得館中副本。其詩專講音節，字句不盡入格，錄其合作，固彬彬乎唐人之雅音也。

又　羽字鳳舉，【略】除淳安知縣。擢御史，出知保定府，改邵武，歷河南副使、四川參政，進河南布政使。有《東田遺稿》二卷。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文集》　《東田遺稿》。

《千頃堂書目》卷二二　張羽《東田集》二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張羽《東田遺稿》二卷。【略】臣等謹按，明初有張羽爲「吳中四傑」之一，此張羽姓名相同，亦復工詩。是集詩、文各一卷，爲其季子楨所編。

黃　衷

論　述

鍾芳《矩洲詩集存序》　昔夫子四教皆主德行，而必先之以文，非役志於外也，正戒夫無所用心，則昏昧而罔覺，易放而難制，故用是博其理趣，俾各隨所得，以成其材，如言語、政事、文學，皆舉其成而言之，而德行之教則七十子之所同，而顏、閔其最優者也。俗學務枝葉而忘本眞，愈遠愈下，

周、程每抑之，而說者因謂文學非德行一途，相率以趨於空寂之教，失其旨矣。夫詩亦文也，夫子於門人諄諄言之，學而有得則志意融洽，觸機而應，如響斯答，自有不容已者，是故時者係於天者也，物者因乎時者也，詩也者因乎物、動乎情而得其所止者也，止者詩之原也。矩洲歷官所至，皆有題詠，晚年謝事近晚年謝事丘皋，寄興不倦，豈必角勝曹、劉，而以李、杜爲宗哉？蓋機動於中，自有不容已耳。其詩整而俊，婉而有則，宏博而不肆，體物而不詭於俗，其藝林之雄歟！昔人謂詩不貴奇正，須胸中度世，陶淵明於世無一點愧色，故其詩非諸人所及，矩洲胸次澹乎無歉於陶，而際聖明熙洽之會，則遠過之，蓋有得於詩之源者。夫惟知作詩之源，有以自樂而無所恃乎外，則於夫子致戒之旨渙然有得，而吾欲已而自不容已者，亦將鼓舞而不自覺矣。

徐九皐《矩洲詩集存序》 粵中故多瑰瑋豪傑不群之士，余不及見，而今少司馬鐵橋黃公其一也。公揚歷中外餘三十年，紆猷壯績凌駕時輩，歸老矩洲之上，相羊水石，曠懷逸度，表厥一鄉。余嘗造公，與論天下事，商搉今古，閎博揚勵，往往激發人意。間出所著《矩洲集》示予，俾題其首，予讀之，雄偉磅礴、蜿蟺鬱積之氣，崒崒乎、洋洋乎與山水稱。昔太史公謂雖有卓犖之才，必附青雲之士而施後世，顧予何足以辱公，徒本其所以盛者如此復之，藏諸名山，以俟求粵中文獻者徵焉。賜同進士出身、朝列大夫、廣東布政司左參議，會稽徐九皐撰。

王漸逵《矩洲詩集存序》 鄉先生鐵橋黃公詩，【略】逵讀而異之曰，古選平淡得之陶，俊逸得之鮑，其渾奧沉鬱者駸駸建安，無論齊宋矣。至律曰清婉，如劉隨州而雅過之，用事如李商隱而跡不露，皆自出機軸，弗主弗襲，爲吟稿若干卷以書屬芳序。夫瓊距省餘二千里，省之翰宗蔚乎若林，顧以予弗靡弗局，無寒澀，無抑困，謂之雅調可也。嘗怪夫世之學選者不得古作者之意，或並其句而竊之，攻於杜者，想測於風塵逆旅抑遏無聊之態，謂得其門逕，雖近代名家猶或蹈焉，至於居廊廟者少逸興，棲巖壑者乏春雅，詩才之難固如此哉？公以詩文名於吾廣，而自脫於四者之病，故天下之賢士大夫爭樂交而譽傳之，予竊慕焉，恨未得一覩，及公以少司馬致政家居，予得謁侍，論及四方之風土政治、天下古今之人物理亂興替，百家子史靡不究析，皆有斷案，而其神采精朗，辯論英發，聽者忘倦焉，猶是益深服之，蓋知公之所發有自矣。夫深山有寶物，則光怪流溢百出，美玉之下，其草木皆蒨華潤澤而外見，讀公之詩者，其亦可以概觀矣乎！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衷，字子和，南海人。□□□□□□□□□□（弘治丙辰）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致仕。

《明詩紀事》丁籤卷七 衷字子和，【略】授南戶部主事。改北，歷員外，改南兵部，進郎中，出知湖州府，歷福建轉運使、廣西參政、雲南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改湖廣，擢工部侍郎，改兵部。有《矩洲集》二十卷。

著録

鍾芳《矩洲詩集存序》 少司馬鐵橋黃公，別號矩洲，既致政家居，輯所爲吟稿若干卷以書屬芳序。夫瓊距省餘二千里，省之翰宗蔚乎若林，顧以予舊誤取簡亢一節，而不校文之工拙，公好尚若是，賢可知矣。然予實病眩，敢矯誣盜虛聲哉？【略】嘉靖二十一年歲次壬寅春二月朔旦，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致仕，瓊臺鍾芳仲實撰。

王漸逵《矩洲詩集存序》 鄉先生鐵橋黃公詩，吳中稿一卷，南中稿一卷，閩中稿一卷，粵中稿一卷，湖中稿一卷，伐檀稿一卷，隨宦而著者也，草堂前後稿二卷，則家食所輯也。凡得古選百，律六百二十而奇，排律廿有八，五七言絕句、六言百九十六，裒爲四冊，將梓以傳。【略】因僭爲之序。嘉靖辛丑歲季夏之吉識，前刑部主事，青蘿山人王漸逵撰。

《國史經籍志》卷五 黃衷《矩洲集》二十卷，又《海語》一卷。

《千頃堂書目》卷八　黃衷《鐵橋海語》三卷。　又卷二一：《矩洲文集》十卷，《詩集》十卷。　又卷三〇：《鐵橋奏議》十卷。

《明史・藝文志四》　黃衷《矩齋集》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矩洲集十卷附樗亭集一卷》　明黃衷撰。衷有《海語》，已著錄。考《千頃堂書目》，衷有文集、詩集各十卷。是編乃其詩集也。凡吳中稿一卷、南中稿一卷、閩中稿一卷、粵中稿一卷、湖中稿一卷、益弗靖，學士大夫相與釋俎豆而議干戈，夫以士選生存之望，誠使天假之以年，於是時膺寄受托，必嶽立虎躍，表見流輩，乃顧死也，悲哉！古人有言曰，勝觀數，定觀理。蓋言禍福之必反也。士選前罹黨禍慘矣，今顧又死，則酒食會聚，討訂文史，朋講群咏，深鉤賾剖，乃咸得大肆力於弘學，於乎亦極矣！是時，士選爲御史，擇四方士而日與之游，聲光嚇嚇，頗有千仞覽輝之望。夫治極亂繼，名高毀入，故丁卯以前，識者業已有憂之焉。今上既誅亂賊，反之正，民志烝烝不奸，又號一治，厥亦往來之道，乃今盜賊顧日卷、伐檀稿一卷、草堂前後稿二卷、續稿二卷，多描寫風景之作。末附《樗亭集》一卷，乃其弟褧所撰。篇帙不多，體格亦弱。

又《地理類四・海語》　三卷。明黃衷撰。【略】是書乃其晚年致政家居，就海洋番舶，詢悉其山川風土，裒錄成編。自序稱鐵橋病叟者，其別號也。廣東通志載是書，作一卷。此本實三卷，分爲四類。曰風俗，凡二目。曰物產，凡二十九目。曰畏途，凡五目。曰物怪，凡八目。所述海中荒忽奇譎之狀，極爲詳備。然皆出舟師舵卒所親見，非《山海經》、《神異經》等純構虛詞，誕幻不經者比。每條下間附論斷。詞致高簡，時寓勸戒，亦頗有可觀。書中別有附註，乃其族子學準增加。原本所載，今併存焉。按：《明史・滿剌加傳》，稱正、嘉間爲佛郎機所滅。而此書則稱佛郎機破其國，王退依陂隄里，佛郎機整衆而去，王乃復所云云，與史稍有不同。此書成於嘉靖初海賈所傳，見聞較近，似當不失其實。是尤可訂史傳之異，不僅博物之資矣。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黃衷《矩洲集》十卷，附《樗亭集》一卷。又《經籍考・史（地理下）》：《海語》三卷。

熊　卓

李夢陽《熊士選集序》　李子曰，夫余於士選之亡，而疑於禍福之機也。蓋苦失要實不甚解，又無所測夫往來昭昭者云。曩余在曹署，竊幸侍敬皇帝，是時國家承平百三十餘年矣，治體寬裕，生養繁殖，斧斤窮於深谷，馬牛徧於阡陌，即閭閻而賤綺羅，粱肉糜爛之，可謂極治。然是時海內無盜賊干戈之警，百官委蛇於公朝，入則酒食會聚，討訂文史，朋講群咏，深鉤賾剖，乃咸得大肆力於弘學，於乎亦極矣！是時，士選爲御史，擇四方士而日與之游，聲光嚇嚇，頗有千仞覽輝之望。夫治極亂繼，名高毀入，故丁卯以前，識者業已有憂之焉。今上既誅亂賊，反之正，民志烝烝不奸，又號一治，厥亦往來之道，乃今盜賊顧日益弗靖，學士大夫相與釋俎豆而議干戈，夫以士選生存之望，誠使天假之以年，於是時膺寄受托，必嶽立虎躍，表見流輩，乃顧死也，悲哉！古人有言曰，勝觀數，定觀理。蓋言禍福之必反也。士選前罹黨禍慘矣，今顧又死，則余安得而不悲？故既收輯其遺詩，而又重之以辭。

吳嘉聰《熊士選集跋》　夫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嘉聰承乏茲邑，獨不值其定，何耶？夫測往來者，未有不據要實者也；要實明，然後幾輒就遺老曰，有熊監察者，往謝事而林居，人或以重貨來求脫罪於其故人，監察每蹙然却之曰，是奚爲者，非所謂不爲不取者邪？夫窮觀達、貧觀富，是則監察之行乎！且夫事者實也，言者華也，知其行，則庶幾知詩矣，故余鏤其詩而述其行焉。正德七年夏伍月，豐城縣知縣雁門吳嘉聰謹記。

《山樵暇語》卷一　熊士選（卓），豐城曲江人也。中弘治丙辰進士，除平湖知縣，後擢監察御史。會劉瑾用事，黨論驟起，士選即懇致仕歸故里。鍊詩工文，力追古作。其《送許給事中使交趾》云：「蠻王拜帝敕，草木識人文。」《白髮》云：「已訝入梳紛滿面，每於臨鏡一傷神。」《懷友》云：「高天野寺煙花豁，細雨河橋草樹渾。」《春水和杜子美韻仍效其體》云：「何處水來驟爾強，漲號徹夜誰能當。開門江檻已不見，幾箇輕鷗浮席傍。」李崆峒（夢陽）評曰：楊鐵崖昔擬老杜作絕句詩，輒自咤曰：「吾爲此詩，將以教後之學杜者也。」余誦其言悲焉。夫鐵崖豈眞至杜者邪？試以士選此作較之，則瑜瑕見矣。吁！天不假之以年，未見其所至，咸爲惜之。

《明詩評》卷二　熊卓字士選，新喻人。登進士，爲監察御史。正德初，以黨人罷歸，卒。集今行於世。

又　侍御才短思苦，所著不多見，然風調秀質，亦一時名手也。如寒蟬乍鳴，清楚之外，更無別致耳。

《藝苑卮言》卷五　熊士選如寒蟬乍鳴，疏林早秋，非不清楚，恨乏他致。

《國雅品・士品三》　熊侍御士選，才華警拔，一句一字，酷尚初唐。如「野寺孤雲沒，春山獨鳥歸」，「鷄鳴岩下寺，犬吠洞中春」，已得王楊風彩，特少深致。

《明詩綜》卷二七　穆敬甫云：熊詩如西子解顏，萬夫婉孌。黄清甫云：卓詩所存最少不過四十篇，出自北地所刪，殆無遺珠矣，而不足以振。然其短調楚楚，亦自清發。

《靜志居詩話》卷九　張光世集，爲康德涵所定。熊士選詩，爲李獻吉所刪。兩君俱有才名，不應牽率若是，疑所汰者金，而所存者沙矣。

《明詩紀事》丁籤卷七陳田按　士選詩不耐多吟，不如錄蕭寥短篇，令人涉想。

《舟宿清河坪上寄友》《明詩歸》卷二：鍾云：以情言情易，以景言情難，此獨能以景言情。

《送許給事中啓衷使交趾》《明詩歸》卷二：鍾云：寓勉於頌，得體。

李夢陽《熊士選詩序》　熊士選者，豐城人也，名卓，字士選。弘治丙辰進士，爲平湖知縣，擢監察御史，以劉瑾黜之，歸。黜者四十有八人，而余亦與焉。瑾以其名詔天下，號曰「黨人」。瑾誅，起余官江西，過豐城，訪其人於曲江之濱，亡矣。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卓，【略】拜監察御史。值雷震養鷹坊，疏陳時事，上嘉納之，又劾奏神英，下獄論如法。劉瑾之亂，大臣科道，同日勒令致仕四十八人，以其名榜示天下，士選與焉。正德己巳，卒於家。再踰年，瑾誅，李獻吉過豐城，哭其墓，刻其詩可傳者六十篇，余所錄出俞氏百家選中，皆獻吉所汰去者。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熊士選詩》。

《盛明百家詩・熊侍御集》卷首　余既往哭其墓，復收輯其遺詩，得六十篇，然皆精細言華，錄之，俾藏於家。今刻視元本、選本互有去留，共九十七首。無錫俞憲識。

《國史經籍志》卷五　《熊卓集》一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熊卓《熊士選集》一卷。

羅　鳳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存目一・延休堂漫錄》　明羅鳳撰。三十六卷。鳳字子文，號印岡，應天人。宏治丙辰進士，官至石阡府知府。此書徵引搜輯，頗爲繁富。然或錄漢、晉以來遺事，而錯以有明。或詳有明一朝人物典制，而復泛摭前代。古今混淆，巨細錯雜，此其失也。又其所載明一代事，如謂劉基識天子氣之類，皆雜取小說，不足徵信。惟辨袁忠徹《符臺外集》謂元順帝爲瀛國公子之謬，謂瀛國公六歲降元，至元世祖崩時，年二十四。元順帝生於延祐庚申，其時瀛國五十矣。設使眞有感夢涉疑，從釋奪后之事，在世祖未崩之前。其去順帝生時二三十年矣。此論最善，可以釋千古之疑也。

《明詩紀事》丁籤卷七　鳳字子文，一字汝文，吉安泰和人，南京水軍右衛籍。弘治丙辰進士，除興化推官。遷南監察御史，出爲兗州知府，改鎮遠，再改石阡。有《簡齋家藏集》十卷。

又陳田按　子文守兗州，武宗南巡，自車馬糗糒之外，一無所供。監司問以佃遊之備、近幸之餉，曰：「非守所宜職。」以不勝繁劇，改簡爲吾黔鎮遠知府。再忤御史，改石阡，請老。自號簡翁，博雅好古，蓄法書名畫、金石遺刻多至千卷，所居在天印山下，又自號印岡。顧東橋贈詩云：「道人築室天印下，丘壑重重到茅舍。謝墅花驕羅綺春，秦淮舟泛星河夜。」紀其事也。《家藏集》僅有鈔本，流傳甚少，故選家多不之及也。

《國史經籍志》卷四　《延甯堂漫錄》三十六卷(羅鳳)。

《千頃堂書目》卷一二　羅鳳《延林(休)堂漫錄》三十六卷。

《明史・藝文志三》　羅鳳《漫錄》三十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子(小說家上)羅鳳《延休堂漫錄》三十六卷。

同治《上江兩縣志・藝文中・別集類》　羅鳳《簡齋家藏集》十卷。

劉　蒓

《明史・劉蒓》（存目）　蒓字惟馨，涪州人。弘治己未進士，授戶科給事中。以忤劉瑾廷杖削籍。瑾敗，起金華知府，告歸。再起知長沙，遷江西副使，均未赴，卒。有《秋佩先生集》四卷。

又陳田按　惟馨於正德初劾劉瑾、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魏彬、丘最、羅祥、傅興等云：「此輩投閒抵隙，誣上行私。一言一笑，都有機關；一止一行，揣知上意；府庫錢帛，用如泥沙；玉帶蟒衣，施及童稚。章奏落其掌握，機務因之自決。敗祖宗之家法，傷清朝之治化。累陛下之初政，成天下之禍亂。若失今不言，異日禍端養成，亂本固牢，事已無及，責將誰歸？」史但稱劉健、謝遷去位，蒓與刑科給事中呂翀各抗章乞留，語侵瑾，廷杖削籍，於惟馨事實首尾尚未完備。《秋佩集》世罕傳本，《四川通志》亦未知其卷數。余獲此集，亟登一詩，詳錄劾瑾等疏語，以補史闕。

孫　緒

《靜志居詩話》卷九　沙溪《無用閒談》，足資國史之采擇。詩不見佳。

《池北偶談・談獻三・孫太僕》　孫沙溪太僕（緒），故城人，博雅有風調。嘉靖間，嘗著《無用閒談》四卷，頗足解頤。然持論時有過偏。如駁考亭、陽明，俱爲已甚；又載彭文憲時信星士談命，言公百四十餘歲當有腹疾。彭謂家人曰：「爾曹謹識之，是年勿進吾生冷。」按：此乃五代王祚事，載宋人小說，何得駕言文憲？以此推之，其紀述未必盡實錄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沙溪集》　二十三卷。明孫緒撰。緒字誠甫，故城人，弘治己未進士，官至太僕寺卿。是集文八卷，賦一卷，雜著一卷。《無用閒談》六卷，詩七卷。其文沈著有健氣。其《無用閒談》有曰：「文章與時高下，人之才力亦各不同。今人不能爲秦漢、戰國不能爲六經也。世之文士，尺寸步驟，影響摹擬，晦澀險深，破碎難讀」云云。其意蓋爲李夢陽發，可以見其趨向矣。至於《古今仕學辨》之類，參以排偶，不古不今，則編次者失於刪汰，轉爲作者累耳。其《無用閒談》多深切著明之語。論文、論詩，亦各有確見。王士禎《池北偶談》嘗摘其誤以五代王祚事爲彭時事。其說良是。他如論揚雄事亦失當。然要不害其大旨。詩格頗近李東陽，而深以何孟春等註東陽樂府稱其過於李、杜爲非。蓋譏譽者之溢量，非排擊東陽也。此集舊與馬中錫《東田集》合刊，然學問筆力皆勝中錫，故今摘錄緒集，而中錫集則存其目焉。

《明詩紀事》丁籤卷八引《明詩統》　沙溪瀛州才子，所作清新典麗，足以名世。

《明詩綜》卷二七下　緒字誠甫，故城人。弘治己未進士，歷官太僕寺卿。有《沙溪集》。

《千頃堂書目》卷一二　孫緒《無用閒談》十二卷，《陂東新論》。　又卷二一：《沙谿稿》四十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孫緒《沙溪集》二十三卷。

周　倫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貞翁淨稿》　十二卷。明周倫撰。倫字伯明，晚號貞翁，崑山人，弘治己未進士，官至南京刑部尚書。謚康僖。是集爲趙士英所刪定，其詩沿臺閣舊派，不免膚廓。士英序謂其有得於陶元亮、王摩詰兩家。非定論也。

文徵明《周康僖公傳》　周公名倫，字伯明，蘇之崑山人也。舉進士，知保定之新安。新安鄙小邑，而科謫爲煩，更前政隳弛，胥徒並緣爲姦。公總核鈎校，賦役維均，民視常出率損十五。又其民素苦馬牧。故事：受牧視地，地有更易，而賦馬不殊。公爲審畫調停，俾彼此相資而兩利之，常牧之

外，復有寄牧。歲歉民疏，馬無所付，爲疏於朝，竟已之。在邑數更旱潦，爲修古常平之政，民饑穀翔則損值分糶，歲登有贏則平值收糴，自是廩庾常充，而饑歲有所恃矣。邑有長溝，諸隄已壞，爲小民病，賑饑令民實土受粟，粟多寡視土，賑甫畢而隄成矣。因行視陂渠湮廢者，浚而通之，乃道民灌溉，教之樹藝。邑故有粟無稻，至是稻連阡陌，民知稻食，而地無不闢矣。於是興修學舍，集生徒肄業其中，親爲講授，文教聿興，邑以大治。部使者上其治狀，徵入爲監察御史。時孝皇賓天，內朝日設齋醮，僧徒雜集，上下糾紛。公上言：「新政之初，不宜崇尚異教。宮掖禁地，不宜異類闌入。」又以北敵充斥，邊關多警，奏免各處守臣進香，因條陳備邊六事，大要言：「多事之餘，帑藏空虛，不可不究。邊儲方急，不可不足。居庸、紫荊等關，白羊潮河諸徼，密邇京邑，不可不爲之備。至於人材用舍，漕運虛實，皆當今所急，不可不謹。」太監李興提督山陵，言者論其侵刻誖謾，有旨下公勘問。公盡法探，竟得其侵漁僨事諸不法，按劾抵罪。時武宗初政，喜公不畏權勢，特賜寶鈔羊酒，以旌其直。尋被旨閱實邊關，聞父病瘍，乃移疾歸省。抵家而父亡，遂解官持服。時逆瑾用事，京朝官在告不得逾年，逾者罷叙。公業已與瑾告，不得言守制，竟坐逾期致仕。五年瑾誅，再起爲監察御史。會朝廷更化，上新政五事，首言：「大學士謝遷、尚書劉大夏及一時放廢諸臣，皆國家舊人，去不以罪，所宜錄用。南京江防，國家險塞，守非其人，事多廢弛，所宜緒正。南北直隸，山東河南，薦經盜毀，民庶瘡夷，所宜賑恤。田野荒棄，所宜經理。所在刑獄，贓緼狼籍，所宜程省。江南郡縣，賦稅多爲主守乾沒，宜令番休督之。」所言皆深切事情，多見施行。明年出按山西，屬北敵入寇，越十八隘口，徑渡滹沱河。公劾奏總兵官都督神周備禦無素，疏捕不時，都指揮周鳳職卑負重，不堪任事，淺謀寡識，不能有爲，是致強敵橫潰，多所失亡，乞別遣有名重臣，假之事權，庶以備控扼。時各鎮兵官多擁兵自保，不相救援，虜至不能獨禦，故多失事。公言：「宣大、延綏、雁門等處，雖各有分地，而勢實聯絡。今諸兵官各擁重兵，杜門觀望，坐失事機，乞調遣各處遊騎官軍，各駐近邊，互相掎角，庶緩急有賴，不至塗敗。」從之。在山西逾年，扶微興壞，隨事貫理，擿伏發蔽，不容遺慝。以其地歲有虜患，尤致意邊防。興修代州城及各關垛口月城，修復省城南關，築寧武關土堡，疏捕劇賊絨玉等四十九人，而撫散其衆，境用敉寧。雅重名教，所至興學校，表章先賢，薦揚孝節，凡禮文之事，所得爲者，舉行無遺。嘗行縣至高平，夢兩山對峙，麓有叢祠，詢之，曰：帝王廟也。明按澤州，道謁成湯祠，頹毀荒落，宛然夢中所見。因命有司興修，復其侵地。又於平陽修復堯祠，祠左右祀玉皇霸王，淫瀆不經，因令撤去，易以舜禹二祀。留意人才，所薦達若布政使孟鳳、知府劉文莊、通判韓邦奇諸人，後皆有聞於時。是歲，境內黃河清。公因具奏言：「本境水旱頻仍，黎民阻饑，去冬雨雪雖時，未見收獲，寇盜未平，未盡綏輯，北敵雖退，未忘南牧。今茲黃河澄清，乃地道泰寧之象，殆兩宮康寧，中宮和順所致。宮壺崇嚴，臣下莫測，陛下以事驗之，果休徵協應，自宜遣祀，更乞鑒天心眷顧之隆，體地道效靈之實，益加修省，以答神貺。」且言：「《春秋》不書祥瑞，書有年者，紀異也，不以爲祥也。非不書祥，恐因祥自懈耳。此孔子教萬世之道也。」時武廟在御久，頗怠於政，故因以諷之。九年還朝，奉旨揀閱京營官兵，摭鉤宿蠹，得其循習之敝，條上八事，皆營伍要務，所宜建止者，詔所兵議行之。武廟久不視朝，事多怠弛，公上言：「今四夷朝貢，歲無虛月，辭謝之日，不得一望清光。侍直官軍與朝參官員，進止參錯，或至搪突失容。品官服色，各有限列，今任意被服，無復等威。乞加約束釐正，以肅朝儀。」又言：「本朝愼重刑獄，每五年則命廷臣審錄中外殺囚。比緣朝廷多事，海內四方寇攘，久格不行，經逆瑾亂政之後，尤多冤濫。頻歲災沴，或由於此。乞修故事，差官審錄以召和氣。」太監劉允奉旨齎送供往烏思藏，公言：「番教虛無寂滅，本無裨補，世所爲崇重之者，爲能祛禍作福，有益國家耳。今冬暖河流，天時失候，令番僧在京師者禳之，果能調燮二氣，以正節令乎？四方頹弊，帑藏空虛，以神輸鬼運，以足國乎？虜款不庭，警報日至，能說法呪咀以靖邊疆乎？且烏思藏去京師數萬里，往復動經數年，行李往來，不無供頓之擾，使臣遠涉，必將假道西夷，一或失調，必啓邊釁，無益國事，有損於民，乞收回成命，以安人心，以靖中國。」疏奏不省。十一年，陞南京大理寺丞。十六年，召爲大理寺右少卿，進左少卿。嘉靖元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管理院事。母老乞致仕，不允，特命馳傳送母還鄉，未行母卒，遂以喪還。四年服闋，即拜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敕提督江防，兼理院事。五年，進本院右副都御史，兼職如故。在南京二年，親歷安慶、九江諸處，周視江洋要害，地理險塞，及控扼事宜，條列上之。六年，世廟成，奉表入賀，適遇災異，自陳

求罷，不允。是歲正月，會同南京吏部考察官僚再疏求罷，不允，尋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召爲兵部右侍郎，協理都察院事。七年，進左侍郎，提督武學。是冬，陞南京刑部尚書。八年，召爲刑部尚書，逾月再改南京。時大學士桂萼以言去國，而所比私人，有旨下獄窮竟。大學士張孚敬請緩其獄，公以法對，頗忤張意。張、桂方得君用事，遂矯制出公云。公析律詳明，練於時政，前後官法，比多所規畫，屢讞大獄，平反爲多。時法久敝滋，吏得舞文爲姦利，公因推明律例，條七事上之，皆誕章碩畫，切於事情。詔下法司議行，著爲令。十年災變，自陳不職，乞罷。再疏皆不允。十一年，年七十，因奏滿陛見，引年辭免，不允。十二年，再疏，於是四疏矣，始得旨致仕。二十一年，年八十卒。是歲七月一日也，訃聞，贈太子少保，謚康僖，再賜祭，命有司營葬如制。公端靖修謹，不立厓異，而臨事舒緩，出言平實。平生未嘗以色待人，又能與人爲善，人所爲苟當其意，輒爲之傾盡。居官持大體，不事苛刻，然敬愼不苟，有所施置必當於理。外寬和而中實介辨，初爲逆瑾所窘，或請賄免，不可。及被復家居，瑾復鉤摭舊事，罰米三百石，貧不知所出，將毀產以給。同年友有爲御史者，榷鹽兩淮，力可以濟，或又勸之，公曰：「事有義命，毀方以求濟，如義何？吾終不以顚頓困乏，喪吾終守也。」其正而有執如此。爲文典雅明潔，必宗於理，詩尤新麗。所著有《貞翁淨稿》二十卷，《奏議》二十卷，《西臺紀聞》二卷，《醫略》四卷。子三人，鳳鳴正德九年進士，今爲大理丞。鳳起、鳳來俱國子生。文子曰：故大司寇莆田林公俊嘗爲某言：人貴有守，然須悃愊醞藉。求之當時，其周伯明乎？余識周子於舉子時，今五十年矣，和厚質木，未嘗見其忤物。林公一代偉人，平生刻廉操切，訐直自將，尤愼許可，乃有取於周公，必有所以深當其意者。觀其在逆瑾之時，而不容於瑾，處張、桂之間，而不有所附離，是豈脂韋委瑣，一於和厚者哉？崔元始有言：貞一之士，不曲道以妮時，不詭行以邀名，周公其貞一之士哉？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周倫《貞翁稿》十二卷。字伯明，崑山人。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傅，謚康僖。

《明詩紀事》丁籤卷八　倫字伯明，崑山人。弘治己未進士，授新安知縣。人爲御史，歷南大理寺丞，進少卿，擢都察院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歷南工部，兵部侍郎，進南刑部尚書，召拜刑部尚書，復改南。【略】有《貞翁淨稿》二十(十二)卷。

又引《梅花草堂集》　公懸車引年，嘗遊武林，子大理丞鳳鳴侍，而張通參寰亦侍其尊祁州翁，聯艦合樽，四韻齊下，積篇成帙，題曰《西湖倡和錄》。

《國史經籍志》卷五　周倫《貞翁稿》十二卷。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崑山周倫伯明《貞庵存稿》。

《明史・藝文志四》　周倫《貞翁稿》十二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周倫《貞翁淨稿》十二卷。

高　澱

邱雲霄《高石門傳》　時軒蓋造之，迫則見之，求其所能則不得，蓋不欲以所能工媚也。及醉，則雖尋常人投之楮素，懽然揮墨，任意縱橫，而結搆峻古，意態突兀，醒則雖工意爲之，皆所不逮，蓋其適在酒而神在醉故邪？鄉有宋子者與之善，瘧歲弗愈。一日造問之，宋強疾移榻就堂相見，因享之酒。酣，宋出素衣請畫，遂染筆寫菊數本，倒垂縣厓而掩映於江波之間，香姿隱隱有飄拂流動之狀。宋子泠然疎爽，因再請復寫奇石，亭立雙竹，凌空蕭蕭，數葉風韻，若有聞焉。宋躍起視之，毛髮俱竦，是日瘧不復發而就差焉。時爲之語曰：「少陵有佳句，不若霞仙筆。醉後掃丹青，往往神鬼泣。」其妙入神態有如此者。夫求樂而得所樂，樂在物也。樂所樂而忘所樂，樂不在物在我也。石門子於酒，視醉鄉諸賢托以自廣焉者何如也？

又　世之慕曠達者，皆謂嵇、阮、劉、李諸賢得醉鄉之樂，爲能養其眞以成其名。邱子曰：「醉鄉之徒乃負其不羈以俛仰於時，不得直其志，乃托諸酒以自廣焉耳。當其酣湎沈着，任眞率出繩度以傲睨一世，眞若有以忘天地之爲高厚，日月之爲晦明，古今之爲久暫，與萬物相忘於無何有之鄉矣。使其醒解寤寐，或觸而感，其能釋然於懷邪？愚謂醉鄉之徒非眞樂也。」晉安猶之留鬚眉以傅脂粉，石門子，早善屬詞，不樂進士業，每謂文至牽飾比偶，無足學也。遂洗意爵祿之門，而結霞上之居，又自號曰霞居子。善畫，善隸草，善八分書。家貧，性嗜酒，日以飲爲事，御飲則盡醉，醉則狂叫放歌，

由由焉任所適，醉甚則散髮赤脚，飄然舉舞，仙幻宇宙，又自號曰髽仙子。由是孤潔一世，知名海內。【略】歲癸卯，行年五十，疾革，夢有畫舫載卮促其登舟者，遂呼家人進之酒，再飲而卒。先數月，武夷霞峰子卒。相去千里，不及有聞。垂沒之日，曰：「霞峰子先我往矣。此人志在當時，不酬所欲，惜也！」聞者謂其譫語，而不知其守靈不亂，而能前知如此。既沒，聞者惜之。邱子曰：「孰謂忘勢分、一貴賤者，顧不能了生死邪？夫生，寄也。死，歸也。彼不悲而人悲之，不能使彼之不悲人也。」石門子姓高氏，名瀔，字宗呂。居石門山，貧以自耕，又自號曰庖羲谷老農氏云。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詩與傅汝舟齊名，時稱高、傅。畫自取適意，不受促迫，遇其酣暢，以絹素投之，雖小夫稚子，可掩而得也。邑子宋生者，病瘧，宗呂過之，酒酣潑墨，寫菊數本，復寫奇石修竹，寒香飄拂，涼風颯然，宋躍起視之，病霍然良已。人謂霞仙畫眞不減少陵詩也。

又 父鑑，字孔明，明經，爲學官，退而結庵以老，工水墨山水，自號種蘭道人。【略】宗呂詩有集在閩中，余從《晉安風雅》錄得一首。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少谷居鼇峰北，從之游者九人，鄉黨目爲「十才子」。少谷詩所云「一時賢士俱傾蓋，滿地萍蹤笑舉杯」是也。九人者，高二十二宗呂居首，傅二木虛次之，餘有林九、王七、施二，其名不得而詳矣。宗呂家最貧，少谷稱其事母至孝，事兄至悌。又稱其甘貧守節，安安然人無知者。蓋高、傅爲鄭門弟子之冠，少谷於傅盛誇其文，於高則美其行云。

《池北偶談》卷三 明大學士高公瀔，謚文義，二百七十年謚義者，止此一人。本朝順治初，大學士德州謝公陞卒，謚清義。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五・石門詩集》 一卷。一名《霞居集》。明高瀔撰。瀔字宗呂，號石門，又號髽仙，侯官人。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少谷鄭善夫居鼇峰北，從之遊者九人，鄉黨目爲十才子。瀔居首，傅汝舟次之。」今卷首林向哲序，稱其俊而不刻、清而不矯亦非虛語。然竟以爲與少谷相伯仲，則溢美矣。瀔詩向未付梓，流傳俱屬鈔本。《明詩綜》載其《岳陽樓》一詩，有「殘雨數聲衡岳曉」句。今檢原集，「數聲」實作「數峰」，較聲字爲工。考徐燉《晉安風雅》所載亦同。蓋《詩綜》刊本偶誤耳。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二引《徹賸八編》 侯官高瀔號霞居子，善隸草八分，詩畫皆逸品。《登岳陽樓》云：「殘雨數峰衡嶽曉，暮雲孤樹洞庭秋。」亦有畫意。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高瀔，宗呂，侯官人。布政，與傅汝舟齊名。

《明史・藝文志四》 高瀔《石門集》二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高瀔《石門詩集》一卷。

湛若水

論述

郭應奎《甘泉先生續編大全序》 先生之文，無遠弗傳，然而讀之者其亦知先生之學乎？先生之學，舍心性無可語者。而究其蘊，則天地萬物，渾然一體，而不可以內外動靜判焉者也。是故曰隨處體認天理，曰愼獨養中，曰勿忘勿助之間，曰無在不在，曰自然，曰渾淪，言殊而指一，博約兼至也。先生自始領緒於江門，迄今六十餘年而耄矣，而猶亹亹不倦，息存默識，天渾淵涵，即其所至，信有所謂安且成者。彼不知先生之學者，又惡足以窺先生之奧而讀先生之文哉？或曰，先生之文，應酬雜出，似有不必盡錄者。曰，子謂應酬雜出者之不本於心性矣乎？即應酬雜出者之皆本於心性，此先生之文之所以異乎人之文，而不可以揀擇去取者也。夫道不外於心性，然非日用應酬無以見之。若前後所編，文雖類分，實本先生日錄，使有所揀擇去取於其間，則日用應酬所不可對人言者不少矣，豈固先生之學哉？

《藝苑卮言》卷五 湛源明如乞食道人，記經唄數語，沿門唱誦。

《國雅品・士品三》 湛司馬元明：先生爲一代鴻儒宗望。綸束髮列弟子之座，事先生最久。初若崖岸，終無町畦。其爲文章平易質實，詩詞頗醞藉逸秀。每曰：「須發得自家意思出乃佳。」嘗好登臨，必謂諸生且領略山水眞趣，明日補詩，率意如此。余丙辰間逾嶺外一造先生之門，所處故榮盛，蕭然几榻，猶事文翰，不以耄耋少替，皤然渭濱一老叟也。其詩頗得唐人古澹處。此老胸中仍無宿物。

《逸老堂詩話》卷上　廣東廣州府湛公(若水)擢南京祭酒，將之任，其母垂白，隨行任所。薦紳賦詩贈行甚衆，唯嘉魚李承箕一首云：「孝道由來兒問禮。先生南司成時，憲實出門下，嘗爲先大父作西溪逸翁詩，又爲先貞母奉母，得官今日母隨兒。八千里路風波險，縱是胡麻也皺眉。」湛公見詩，即楊書榮節坊額，至今文翰照耀簡冊綽楔間，不磨也。先生歸時，又嘗遺憲得草疏奏於朝，求養親。至八載親終，然後出仕。承箕可謂能盡友道，若水則能盡子職，兩得之矣。承箕，陳白沙之門人。

《靜志居詩話》卷九　文以載道，詩以言志，不詭於道，勿納於邪，可也。談理學者，必借詩爲證道之言，若禪家之拈頌說偈者然，吾不得其解也。司馬遷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取三百五篇，皆絃歌以合《韶》、《武》之音。」則匪獨《關雎》、《鹿鳴》、《文王》、《清廟》也。凡鄭、衞之詩，皆合於《韶》、《武》者也。屈子之《離騷》，至欲詒高辛之鳳皇，留有虞之二姚，捐玦於湘君、湘夫人之下女，其爲無禮甚矣。然志出乎正覽者，謂其爭光日月。杜子之詩篇，至比母后於褒、妲，而顯斥其明眸皓齒，目椒房之戚爲麗人，而形容及意態肌膚，其亦不遜甚矣。然志出乎正，論者謂其一飯不忘君。是說詩者，亦觀其志之所存而已，不必盡出於道德之言也。元豐而後，理學風雅，截然爲二，大約多祖《擊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如「傍花隨柳」，何害於道，程伯淳恐人之議之也，緊接曰：「時人不識予心樂。」「醉擁如花」，何害於情，黃才伯恐人之議之也，亟注曰：「欲盡理還之喻。」古之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今之所謂發乎情必戾乎理學者也。甘泉論詩，推崇定山、白沙。以定山爲精金千鍊，謂：「詩法如是，學者亦必出於是。」吾誠不得其解也。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三陳田按　甘泉詩莫名其體，似道家演訣而非訣，似禪家說偈而非偈，蓋參合宋擊壤、明定山諸派而成者也。若「北風吹湖船，帆挂南嶽樹」，「桃李默不言，流鶯語春風」，「渼陂名勝在，不欠杜陵詩」，「夜甕分江水，春茶煮楚雲」。何嘗不清脆，但集中不可多得耳。

傳記

俞憲《盛明百家詩存後編・湛甘泉集序》　先生湛姓，若水名，元明其字，廣東增城人，以鄉試魁中弘治乙丑會試第二，擢二甲進士第三名，選授翰林

明文學部二・湛若水

《明史・儒林二・湛若水傳》（存目）

著録

《百川書志》卷一三 《甘泉文錄類選》二十一卷，南京吏部侍郎曾城湛若水撰。 又卷一七：《甘泉詩》，南京少冢宰增城湛若水撰。

郭應奎《甘泉先生續編大全序》 《甘泉先生大全》若干卷，嘗刻於羊城，先生官大司馬以前之集也。今其《續編》若干卷，則先生致政以後之集。中丞周潭汪公始蒞虔臺，即請於先生刻之，且辱以原帙貽示曰，子宜有序。奎既受讀，作而歎曰，【略】奎也白首門牆，愧無能以□〔發？〕先生之蘊。顧勉承周潭中丞之命而僭引於卷端，庶幾後之讀先生之文者，其亦知所以求之哉！嘉靖乙卯歲季冬之吉，進士第、中順大夫、前嘉興府知府，門人泰和郭應奎頓首拜書。

俞憲《盛明百家詩存後編・湛甘泉集序》 甘泉先生著作盛行，類皆道德性命之言，詩刻獨少，予輯明詩，購弗得，頃得鈔本姚山人所，世所謂樵風者，自弘治戊辰，迄正德甲戌，僅七閱歲耳，蓋誠空谷之音、希世之寶也，乃遂列爲後編。【略】嘉靖丙寅冬，門人俞憲謹識。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雍語》、《甘泉文集》、《格物通》，湛若水著。

《國史經籍志》卷五 湛若水《甘泉集》六十六卷，《後集》三十三卷。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增城湛若水元明《甘泉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湛若水《甘泉集》六十六卷，《後集》三十三卷，《外編》十二卷，《甘泉文錄》二十一卷。

《明史・藝文志四》 湛若水《甘泉前後集》一百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甘泉集》 三十二卷。明湛若水撰。若水有《二禮經傳測》，已著錄。據若水門人洪垣所記，其集本四十八冊，刊以行世者十五冊。此本凡樵語一卷，新論一卷，雍語一卷，二業合一訓一卷，大科訓規一卷，書一卷，新泉問辨錄一卷，新泉問辨續錄一卷，問疑錄一卷，問疑續錄一卷，金陵問答一卷，書問二卷，古樂經傳或問一卷，序記章疏三卷，講章一卷，雜著一卷，約言一卷，語錄一卷，揚子折衷一卷，非老子略一卷，詩二卷，歸來紀行略一卷，嶽游紀行略一卷，祭文、碑銘二卷，外集一卷。蓋語錄居十之九，詩文其餘贅耳。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湛若水《甘泉集》三十二卷。

崔銑

論述

《藝苑卮言》卷五 崔子鍾如古法錦，文理黯然，雅色可愛，惜窘邊幅。

《四溟詩話》卷二 崔後渠贈予詩曰：「三月清洹上，翩翩兩度來。摛詞傾玉海，弔古賦銅臺。岐路楊朱淚，江湖李白杯。令公今謝事，迴首尚憐才。」楊朱李白，自然的對。戎昱詩曰：「衛青師自老，魏絳賞何功。」較之後渠，精確不及。

《文脈》卷三《文脈新論》 崔后渠《洹詞》簡而嚴活，且遒勁促捷不可以句，失也躁，左氏之變乎？無垢曰「禪語亂經」，象山曰「禪語亂德」，慈湖曰「師心自作」，白沙曰「椓異學之緒」，陽明曰「殆霸儒者流」，沂陽王生曰「宣聖沒後，不能無偏，五公志在聖學，究心道原。後學學其是可也」。曷貶哉！薛西原簡后渠曰：「不用心於內，志於文，故本原亡而實見少。」后渠服曰：「誠然。」《洹詞》格言甚多，尚氣節，取人嚴刻。貶革除齊黃方諸臣曰：「死國之忠，不足贖亡君之罪。」貶三楊諸公曰：「宣德、正統間，君子有爲時，乃日與僚嬉燕，晉書唐律是攻是炫，循至己巳北狩，庚午易儲，丁丑倖功。」見獨而新，成一家言也。

《明詩綜》卷二八 穆敬甫云：「文敏著《洹詞》，人知工文而不知工詩，近體豪雋奇古，足與李何方駕。」

《靜志居詩話》卷九 《洹詞》不載詩篇，其見錄於選家亦少。予得公手蹟，寄張子醇方伯者，有《上陵》、《下陵》諸作，錄《秋風》一首，存豹半斑。若云，與李、何方駕，則未見其全，不敢臆定也。《秋風五絕》云：「秋風何蕭蕭，夜夜動林莽。除畹本種蘭，奈此艾蒿長。」

譚尙忠《洹詞重修叙》 安陽崔文敏公登進士第，以不附劉瑾，由翰林院編脩改南吏部主事，洊歷南祭酒，退居林下。越十六年起用，擢南禮部侍郎，未一年致仕卒。考公生平，職任多閒曹，無可建白於世，惟甲申陳言急務一疏與上內閣三老書，微露豐采。此外則講學課士之日多，卽閒曹亦不肯濫居。蓋公之志甚高，識甚卓，外和而內介，故氣象雖雍容不迫，不與世之浮言詭行者矜奇釣譽，胸中則界限甚嚴。當明世廟時，雖有予之以大柄者，亦必超然遠舉。世之知公甚難，而公亦不願爲庸耳俗目所知也。或曰，公嘗爲嚴介溪作文集序，似非界限甚嚴者。夫李西涯，公之師也。西涯枋國日，未能引君當道，公且貽書責下，不屈於師而屈於朋友，固人情乎？公卒於嘉靖二十年，是時介溪尙未大用，以舊同官，故睹其詩文之集，爲之作序，亦寮友之誼。且介溪高才博學，直史館，富貴可唾手得，棄官而歸，結廬鈐山下十有餘年，亦人所難能者。當時莫不稱之。其後爲子世蕃所誤，身敗名裂，公固未及見也。公學宗程氏，而恆以空談理學爲戒。嘗謂：「道必顯諸行，心必運諸事，事中慮而心存，行中倫而道得。」又曰：「講學戒於相習，各擇一義爲門戶，敷衍令不可破。甚或崇好佛經、老子，曰精於六經，大抵釣名以致利而已。」嗚呼！此數語者，足以砭正、嘉以後之學術人心，而亦天下萬世所當以爲鑑者也。公於二程子外，獨稱荀子、文中子有功聖道，於元則稱魯齋許子能救世。至發明詩義，則獨尊大小序，而不盡用朱子之說。大抵公之立身貴恬退而不貴躁進，貴節義而不貴功名。其學術貴切近而不貴虛元，貴平易而不貴矯激。其議論貴特出而不貴剿襲，貴精當而不貴支離。眞可謂一代成德之君子矣。所著有《松窗寤言》、《文苑春秋》、《中庸凡》等書，而《洹詞》爲最著。其文筆亦在荀、韓之間，宋以後所不屑學也。

黃邦寧《洹詞補修序》 鄴郡爲古相地，自漢魏以來，名臣良將，理學鴻儒，指不勝屈。其豐功偉績，超前軼後，可稱三不朽者，則惟宋之韓忠獻。有明時崔氏後渠先生繼起焉。【略】溯公起家庶常，出爲南監祭酒，旋改詹事，洊陞至南少宗伯。中間兩請侍養，後因議禮不附時論，疏病乞休。今所著《洹詞》中，分館、雍、休、退、三仕五集，蓋紀實也。【略】公之文蔚然而深，栗然而密，淵然而奧，浩然而長，其氣體追乎左、國、莊、騷，其義蘊該乎春秋、易象。包子稱其爲近世典、墳、邱、索，豈過論與？爰捐廉俸，急登棗梨，公諸遠近，庶幾與魏公之《安陽集》後先輝映矣。吾願生斯土者，追蹤先哲，步武前賢，讀其文而踵其行，出爲名臣，處爲名儒，則公之流風遺韻，開示後學者，詎有窮耶？今而後，其當彝鼎珍之也已。

劉而位《洹詞叙》 今細閱集中諸體畢備，其說理諸文可以翼經，紀事雜著可以補史類，皆以典、墳、邱、索之文寫濂、洛、關、閩之理，佶屈聱牙，非先秦以上書弗屑道其隻字，譬諸鼎彝，其斑駁之色，光怪陸離，一望而知爲三代法物，非近今所可幾及。昔人謂，有明大儒，一人而已。信非虛語。予借手二公，成茲盛舉，使風塵俗吏，得托附不朽，實予之厚幸也。抑予更有望焉。先生之文，皆所以明道也，明之則必思行之，明而弗行，猶弗明也。予願與生斯土及蒞斯土者，交相勗勵，勿徒作文字觀，務身體而力行之。處則守先待後，出則忠君澤民，自可挽頹風而進隆古，其有裨於世道人心者，更非淺鮮也。

蔣希宗《洹詞序》 先生平以洙泗爲師，實能肆力於賢軌聖塗，以反求于身心性命，而實體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間，由是發爲不能已、不可已之文，遂莫不左右逢源，而洪纖巨細，各中其節。禮由篇甲申一疏，可與日月爭光也。上西涯相國書暨政議諸作，漢唐人莫之過也。講議十二、評文四，指示則顯，剖析則精，崇尙則正，無偏駁也。黃勉之氏擇善集序及史論各條，得失是非，斷制平允，黑白分，法戒炳也。喻問、寤言，皆自明進退之正，發揮理趣之妙也。諸記、序、傳、碑銘、雜製，卽事見理，無非有關世道人心者也。其旨嚴，其氣和，其奇奧非強造，其靈警非蹈虛，其肫懇懇足以動君相而激朝士，其斷斷斷斷足以開賢智而覺愚不肖。其所見確，故有數千百言所不能盡，而藏裏回翔於一字一句之中。其所悟微，故有殫精竭慮所不能伸，而剝蕉抽繭於叩寂課虛之際。非邃於道而實有所得，其孰能與於斯？先生之文，洵不朽哉！【略】古吳後學蔣希宗拜撰。

又《洹詞跋》 文敏公非以文詞鳴者也，唯不以文詞鳴，而其文詞乃足珍矣。《洹詞》數十卷，皆有體有用之言。不矜奇而未嘗拾牙後語，不泥法而未嘗爲覶駕馬，讀之令人忠孝廉節之心油然而生。非文之至者能之乎？

熊文舉《洹詞跋》 觀先生文，義正詞嚴，言簡意約，六經以下粲如也。弘治時，文運丕隆，何、李競奮先秦兩漢之業，獨先生語尊訓典，學翼程、朱，令人對之起敬作肅。不佞於先生《洹詞》，素所羹牆韋佩，己丑仲夏，訪龔又安大參於南昌柘林舟中，滌硯敬書。【略】夫士子文筆，以年歲而遞進，

先生之文，前後如出一律，良由志思專一，學術端凝，有非誇多鬬靡者可稽詢而及。因再識之。黃東崖曰，大約崔後渠學問敦本尚醇，確守程、朱，右踐履而輕解悟。觀所評諸儒，陳白沙禪而疎，羅一峰直而率，莊定山好名而無實，惟稱章楓山懋德行無瑕，爲潛修默成君子。卽其微指，可知已。予甚推服後渠，乃東崖則同心之言也。新建熊文舉雪堂氏謹跋。

張翮《洹詞書後》 迂野子曰，崔文敏公學本六經，理源洙泗，規乎行而不頗於岐也。故其言奧而佶，直而溫，嚴而有體，淵而懿，廣大而能約。讀其書者，令人幽而爽，躁而沉，浮而靜，斂襟危坐而不欲交游。醇儒哉！文敏公而後百有餘年，洹上無人矣。吁！安陽後學張翮書。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洹詞》 銑力排王守仁之學，謂其不當舍良能而談良知，故持論行己，一歸篤實。其爭大禮、劾張璁、桂萼，風節表表，亦不愧其言。所作《政議》十篇，準今酌古，無儒生迂闊之習。他若《漫記》十條，可以補《宋史》之未備。《訛傳》兩則，可以靖明代之浮言。而《岳飛論》一篇，稱飛之急宜奉詔班師，尤識大體。蓋不以文章著，而文章自可傳也。第十一卷中有嚴嵩《鈐山堂集序》，似涉南園作記之疑。然嵩集載此序，題嘉靖己亥。據《明史》嵩傳，是時方爲禮部尚書，未操國柄，尚無由預識其姦。是猶司馬光之於王安石，非陸游之於韓侂胄矣。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三陳田按 文敏講學尊朱抑陸，與陽明宗旨不合。其論明以來詩文源流云：「洪武文臣皆元材也，永樂而後乃可得而稱數。方天台辭若蘇氏，言必周、孔，大哉志乎！東里入閣司文既專且久，詩法唐，文法歐，依之者效之。弘治中南城羅玘，思振頹靡，獨師韓文，其艱思奇句，偉哉！武功康海好馬遷之史，入對大廷，文制古辯，元老宿儒見而驚服。其時北郡李夢陽、申陽何景明協表師法，曰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二子抗節遐舉，故能成章，李之雄厚，何之逸爽，學者尊如李、杜焉。」惟於西涯曾不齒及，豈非不滿其相業乎？其序羅景鳴集云：「往西涯公處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惠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亡是非之心。而弇州《藝苑卮言》乃侈談火城行觴之遇，何哉？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楊時喬曰：銑恬退力行，方時學興，獨首明程朱。又謂時學假言知，以掩其知之不眞，行之不力。著《洹詞》數卷，有功於道。晚著《易》，多精微之言。

《贈李典籍序》 《明文遠》：破俗學之膏肓，立後賢之準的，論高意切，簡樸不支。

傳記

《明儒學案・諸儒學案中二・文敏崔後渠先生銑》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凫，號後渠，河南安陽人。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名士馬理、呂柟、寇天叙輩相期許。登弘治乙丑進士第，改庶吉士，授編修。逆瑾竊政，朝士見者多屈膝，先生與何瑭長揖而已。瑾怒其輕薄，張綵曰：「此人有虛名，未可驟加之罪。」終出爲南京稽勳主事。瑾誅，召還翰林。時西涯以文藝籠絡天下，先生以爲非宰相所急，上書規之。侍講經筵，每以親君子遠小人磨切武宗，指錢寧、廖鵬而言也，小人皆欲甘心之。晉侍讀，遂告歸。嘉靖改元，起原官，尋擢南京祭酒。大禮議起，上疏「勤聖學，辨忠邪，以回天變」。上以爲刺己也，勒令致仕。家居十六年，以皇太子立，選宮僚，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轉南禮部右侍郎，入賀聖節，過家疾作而卒，辛丑歲也，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文敏。先生之學，以程、朱爲的，然於程子之言心學者，則又刪之，以爲涉於高虛，是門人之附會，無乃固歟！至其言理氣無縫合處，先生自有眞得，不隨朱子腳下轉是也。其詆陽明不遺餘力，稱之爲霸儒。孫鍾元曰：「文敏議象山、陽明爲禪學，爲異說。夫二人者，且不必論其學術，荆門之政，有體有用；寧藩之事，拚九死以安社稷。吾未見異端既出世而又肯任事者也。」此以其外而言也。先生以知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證其異說，刪良能而不挈，非霸儒與？此是以心爲知覺，以性爲理，不可以知覺卽是理之成說，頗與先生氣卽理之論自相反。且不齒及，豈非不滿其相業乎？其序羅景鳴集云：「往西涯公處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惠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亡是非之心。而弇州《藝苑卮言》乃侈談火城行觴之遇，何哉？

《玉堂叢語》卷七《豪爽》 崔侍郎銑，飲量洪，亡可敵。每酣輒歌：「劉伶能飲幾杯酒？也留名姓在人間。」陳約之束，其同年董侍郎玘壻也，小於崔

三十一歲，視學河南，崔業六十餘矣。約之雅知量不敵，恃其少壯，值崔病初起，即往按部安陽謁之，崔與轟飲，至夜分，約之大醉，跌宕不能支。崔謂其從者曰：「彼且乘我瑕而鬬我耶！」復舉十餘白乃別，陳遂病至咯血不起。崔嘗與董飲，而遇一方士，自云能飯，崔請之較，每崔一甌酒，方士一甌飯，崔已醉，而飯不止，凡得五十四甌。董至夜俟其歸而偵之，則飯固在，蓋障眼術也。

又《任達》 崔子鍾好劇飲，每至五鼓，踏月長安街，席地坐。李文正時以元相朝，天微早，遙望之，曰：「非子鍾耶？」崔使趨至輿，拱曰：「老師得少住乎？」李曰：「佳。」便脫衣行觴，火城漸繁，始分手別。崔每一舉百餘觥，醉輒呼：「劉伶小子，恨不見我！」

《明史·儒林傳一·崔銑》（存目）

著録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洹詞》（趙府刻）。

《國史經籍志》卷五 崔銑《洹詞》□卷，《文苑春秋》四卷。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三 《松窗寤言》一卷（崔銑），《士翼》三卷。

《千頃堂書目》 卷一：崔銑《讀易餘言》五卷，《易大象說》一卷。又卷二：《中庸凡》一卷，《大學全文通釋》一卷。又卷六：《彰德府志》八卷，《鄴乘》十卷。又卷九：《國子監條例類編》六卷。又卷八：《四賢詞記》。又卷一一：《揚子折衷》二卷，《中說考釋》七卷，《士翼》四卷，《松窗寤言》一卷，《程志》十二卷。又卷二一：《洹詞》十二卷，《春秋》四卷。

《明史·藝文志四》 崔銑《洹詞》十二卷。

《國史經籍志補》 崔銑《松窗寤言》。

譚尚忠《洹詞重修叙》 安陽故有祠祀宋韓公及公。彰德太守黃君甫下車，謁二公祠，慨然景慕二公之爲人，重刻韓公《安陽集》，乃並搜采公《洹詞》，補而梓之，問序於予。於是嘆太守之尊禮往哲，以勸來者，於風教爲有裨也，遂不辭而爲之序。乾隆壬辰季秋月，河南按察使，江右譚尚忠敬序。

黃邦寧《洹詞補修序》 歲丙戌，予奉命守鄴，竊喜得蒞名賢故里，可以慰曩者高山仰止之思。下車來瞻謁二公祠宇，令人生敬生慕，感慨欷噓，竊嘆遭逢之有幸不幸也。繼而搜採遺編，韓公《安陽集》雖久經壽世，惜歲久漶漫，爰從而修之。而公《洹詞》原本，都人士罕有珍藏者，【略】況此遺編又復有碩果蒙泉之憾，不重可傷哉！適吾友包子一峰得邑孝廉柴君所抄白本，參訂校讎，獲窺全豹。予喜而卒讀焉，【略】是爲序。時乾隆三十六年歲次辛卯孟夏，知河南彰德府事，同安後學黃邦寧遠亭氏書於二如堂。

劉而位《洹詞叙》 一生著述甚富，而其最大者，莫如《洹詞》一集。相傳始刻於趙藩王，其歲月已無可考。重刻於武安王紫野先生，則嘉靖己酉年也。迄今歲久，殘缺模糊，字畫莫辯，讀者苦之。雍正甲辰，夏邑孝廉柴、黃二公謀重加補剔，余欣然躍喜，曰，是余之志也。遂捐俸共襄厥事。工將竣，請叙於予。予自顧鄙陋，何能竊公萬一。然喜待罪珂里，拜公祠宇，瞻其遺像，慨然想見其爲人，雖不能至，心竊嚮往之。【略】予故不辭僭鄙，輒詳爲叙次，弁諸簡端，庶斯文之不墜，直與魏公《安陽集》同光日月可耳。質之柴、黃二公，皆以爲然，遂書而授諸梓。時雍正二年五月望後一日，西河後學劉而位薰沐撰。

蔣希宗《洹詞跋》 予既本公之行，叙公之文，而見其集中字跡皆模糊，懼其久而將湮也，爰捐俸集工，另易棗梨者若干，剔蠹而清其筆畫者若干。閱四月而竣，庶幾魯魚亥豕不致混淆。

熊文舉《洹詞跋》 後渠集刻於趙府者，板特精。其叙次以編年，未嘗分類也。

陳振烈《洹詞跋》（存目）

《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三·士翼》 四卷。明崔銑撰。銑有《讀易餘言》，已著錄。是書前三卷曰述言，皆語錄之類。後一卷曰說象，則專論六十四卦象義。自序謂退居相臺十祀，非聖人之志不存，非翼經之文不閱。乃劄記所明，稍修章句。名曰「士翼」，蓋以輔彝典也。【略】其言皆講學家之所深諱，而侃侃鑿鑿，直抒無隱，可謂皎然不自誣其心矣。至於以蕭何之薦曹參爲克己歸仁，盧懷慎之讓姚崇爲一個臣之有容，雖意有所寓，然未免品題失當，謂之白璧微瑕可也。

又《別集類二四·洹詞》 十二卷。明崔銑撰。銑有《讀易餘言》，已著錄。

是集題曰「洹詞」，以銑家安陽，境有洹水故也。一卷、二卷曰《館集》，三卷曰《退集》，四卷曰《雍集》，五卷至十卷曰《休集》，十一卷、十二卷曰《三仕集》，皆編年排次，不分體裁。雜著筆記亦參錯於其間。

又《別集類存目一・晦庵文鈔續集》 四卷。明崔銑編。【略】宣德中，常熟吳訥有《晦庵文鈔》六卷。銑以其未備，復爲續輯，而略釋大意於每篇之末。蓋與訥書相輔而行，目錄以七卷爲始，亦合訥書計之也。

又《別集類存目三・洹詞別本十七卷附錄四卷》 明崔銑撰。【略】是集原本爲趙王所刊，僅十二卷。編年排次而不分體。此本乃嘉靖甲寅池州知府周鎬命貴池教諭范葑所重編。始區別體裁，以類彙次，而其文則無所增損焉。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崔銑《洹詞》十二卷。銑見經類。（臣）等謹按，集題「洹詞」，以銑家安陽境洹水故也。此本十二卷，編年排次而不分體。又別本十七卷，附錄四卷，分體類次，而文則無所增損也。

又《經籍考・史（目錄）》：《文苑春秋》四卷。

又《經籍考・子（儒家下）》：《士翼》四卷，《後渠庸言》一卷。

朱朴

許相卿《西邨詩集序》 夫俗之隆污，政之治忽，感應莫神於風，風莫徵於詩。是故古者天子巡四岳，朝諸侯，勸懲黜陟，首陳詩以觀民風。夫翁詩無所陳於已有，過而問俗焉，爲之歌數什之亂，無亦不爲無徵也夫？

又 朱翁少而好詩，及壯以至終老，八十有六年，端居自課，未嘗崇朝廢聲律也，矻矻乎斯已勤矣！藏去遺草不啻若干萬言，去取而存之，殆千有餘篇，又去取而存之，蓋數百篇，序次爲《西邨集》云。【略】嘉靖壬子歲春仲之吉，海寧雲邨許相卿序。

朱綵《西邨詩集小序》 大父生有儁才，不屑俛首爲經生家言，又不樂仕進，喜攻詩畫。先正方洲張公，以文行負海內重名，鮮許可，而獨材大父爲忘年交。揚抗風雅，靡間昕夕，自是而聲稱籍甚。於時，鄉達則海石、西皐、雲邨、東濱、南溪、兩湖；布衣則勾溪、蘿石，僧則雪江、石門，聯吾可久十人社，羣然俱推轂大父，以爲不如。關西孫太初、吳下文衡山亦詩相酬往，情好彌篤。大父雖操五寸管，課聲律，名詩人，而韻宇夷粹，素履無點，樵叟牧豎，亦知西村翁爲有道君子也。

又 於呼！此余大父西邨翁之詩集，而給舍雲邨許公叙之以行世者也。【略】大父遺稿最夥，不幸灰於鬱攸，時時從故家或姻戚抄得若干篇。諸所散逸，難以悉收，且俟徐補。里中學士大夫或過而問西邨翁詩集者，亡已，則以舊刻應之。敬弁數語於端，志其大都，且以告爲翁之孫而子、子而孫者，知翁名德若此，庶斤斤詩禮目淑，毋隕墜遏佚，爲前人羞云。萬曆辛丑孟夏朔望日，孫男綵謹撰。

施閏章《蠖齋詩話・摘詩》 偶閱《海鹽志》，見朱西村詩，《漫興》有云：「楝花風過蠶蛾老，麥秀城深雉子斑。」《上巳郊行》：「三月三日出郭行，風和日暄天氣晴。銜泥補巢舊家燕，隔水喚春何處鶯？墟頭小姬酒正熟，道旁古墳人自耕。勸君行樂貴及早，明日東風花滿城。」西村名朴，字元吉〔素〕。時有陳鑑字用明，與朴齊名，有《勾溪集》。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西邨詩集》 明朱朴撰。朴字元素，海鹽人。當正德、嘉靖間，與文徵明、孫一元相唱酬。其近體格調清越，超然出羣，古詩差遜，然亦不墜俗氛。以不爲王世貞等所獎譽，故名不甚著。然當太倉歷下壇坫爭雄之日，士夫奔走不遑，七子之數，輾轉屢增。一時山人墨客，亦莫不望景趨風，乞齒牙之餘論，冀一顧以增聲價。蓋詩道之盛，未有盛於是時者。詩道之濫，亦未有濫於是時者。朴獨閉戶苦吟，不假借噓枯吹生之力。其人品已高，其詩品苕苕物表，固亦理之自然矣。

又《西邨詩集二卷補遺一卷》 明朱朴撰。【略】是集爲其孫綵所編，分上、下二卷，下卷附以集句詩餘。又別輯《補遺》一卷。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四引《檇李詩繫》 元素性耽詩，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兼善繪事，興到輒作雲林小幅，其詩孤清警拔，頗具排古蕩今之致，一時林下諸賢並邀入社，與錢東畬、徐豐厓、吳南溪、陳古厓、劉海村、鍾西皐、釋石林爲「瀛洲十老」之會，推元素爲首。後更得董蘿石、許雲村、沈紫硤、鍾彥村及僧秋江、雪江，選辰命篇，且命畫士繪圖以傳焉。

又引《居易錄》 海鹽朱朴西村詩雖未脫臨摹之跡，亦有佳句。七言如「數

峰蒼翠寺門迥，三月落花溪水深」，「楝花風過蠶蛾老，麥秀城深雉子斑」，「千年玉骨湘纍墓，萬里堅城少保家」，「雁來關塞暮天碧，龍起江湖秋水腥」，「巫峽曉風髮短髻，楚江秋水練長裙」，「山圍野色迷秦駐，海送潮頭上浙江」，「落花時節已寒食，流水陂塘遠祓除」，「白雲出岫澹如掃，紅藕作花香可憐」，「月明蒼壁繫仙舫，風細幔亭流白雲」，此例皆佳。

又陳田按　嘉靖壬寅，徐東濱結小瀛洲社會，西村以海濱一老，清吟雅製，領袖騷壇，倣西園故事，倩畫士陳詢繪圖。竚立相語者爲西村、豐厓、西皐，聚首閱卷者爲東畬、南溪、勾溪，挾童過橋者爲海村，欲行且顧者爲古厓，坐以待弈者爲東濱、石林。東濱序所謂「衣冠萃止，獻酬乃行。四美具而二難並，三壽朋而五福介。仕無愧於軒裳，隱有光於丘壑」。洵一時勝事也。

《明詩綜》卷二六　朴字元素，海鹽布衣。有《西村集》。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西村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朱朴《西村集》二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朱朴《西村詩集》二卷，《補遺》一卷。

陳鑑

施閏章《蠖齋詩話·摘詩》　偶閱《海鹽志》，見朱西村詩，【略】西村名朴，【略】時有陳鑑字用明，與朴齊名，有《勾溪集》。《寒食書懷》云：「江上客居三十年，每逢寒食一悽然。青山笑人不歸去，白髮滿頭空自憐。茅簷幾處插楊柳，梨花半開聞杜鵑。身世崎嶇杜陵老，蓼蘋風水洞庭船。」又：「石潭小魚自出沒，草閣老樹相因依。」最爲警句。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四引《檇李詩繫》　勾溪詩鮮芳幽蒨。

又陳田按　西村、勾溪野趣逸情，風味略近。

《明詩綜》卷三八　鑑字用明，海鹽人。有《勾溪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陳鑑《勾溪集》二卷。

沈周《題史西村遊杭詩稿》（存目）

《盛明百家詩·史山人集》　予讀吳文定公文，知吳江有史山人鑑久矣。及閱沈石田詩，又知有山人史明古，時方輯明詩。沂子向予道其人，輒檢篋中，得《西村詩文集》，共八卷，秋夜覽一過，撮其詩賦詞共五十餘篇，將因言以存人，不徒取文詞爾也。文定公表其墓曰：「世有信古執禮如斯人者乎？亦有剛直好博洽好學如斯人者乎？有才之達論之正如斯人之夐出者，詩可無傳乎？以文定公平生，當不誣矣。覽者尚攷其全集焉。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吳文定公寬表其墓曰：「吳江穆溪之上，有隱士曰史明古。其志正而直，其言確而厲。其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熟於史，論千載事，歷歷如見，有劉道原之精，時事人言，得於聞見，往往筆之成編，有洪容齋之博。爲文，紀事有法。詩不屑爲近體，冥搜苦索，欲追魏晉而及之。家居水竹幽茂，亭館相通，客至，陳三代、秦、漢器物，及唐、宋以來書畫名品，相與鑒賞。好着古衣冠，曳履揮麈，望之者以爲列仙之儒也。」明古少受知於徐武功，與文定及沈啓南爲友。弘、正之間，吳中高士，首推啓南，次則明古。文定表其墓，以爲取之爲友四十年，於此安得更有博洽好學、執古信禮如斯人者！而沛國劉鳳序吳中先賢，謂其善市名，或以爲文定累。鳳之耳食，持論不經，皆此類也。

又　鑑，字明古，吳江人。【略】明古居西村，人稱西村先生。有《西村集》行世，余從其後人辰伯，得其全集而並錄之。

《靜志居詩話》卷九　西村才名，亞於石田。然以詩論，刻意學古，似當勝沈一籌。其述曾祖仲彬行狀，止云：「推擇爲稅長。」先民質實，不誣其祖若是。其後致身錄出，始云：授翰林院侍書，浸假而直文淵閣矣。浸假而擢翰林院侍讀學士矣。浸假而稱：沒後建文帝有御製文，易名曰忠獻矣。常熟錢氏、吳江潘氏先後辨其妄，近有司祀於瞽宗，此當考實者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西村集八卷附錄一卷》　案憲宗、孝宗時有兩史鑑，其一長洲人，宏治己未進士，見太學題名碑。其一吳江人，字明古，號西村，隱居不仕，卽撰此集者也。鑑留心經世之務，三原王恕巡撫江南時，聞其名，延見之，訪以時政。鑑指陳利病，恕深服其才，以爲可以當一面。所著詩四卷、文四卷，嘉靖間其孫周裒而刊之，以墓表及諸人哀挽之詩附於後。周用、盧襄各爲之序。其文究悉物情，練達時勢，多關於國計民生，而於吳中水利言之尤詳。第五卷皆明初諸人列傳，叙次簡明，疑其欲爲野史而未就也。其詩亦落落無俗韻。惟古詩不知古音，所註叶韻多謬誤。文中《祭徐有貞》文及文後《跋》一篇，以私恩之故，爲力辨奪門一事，未免曲筆耳。案王士禛《香祖筆記》曰，吳江門人徐翰林電發，（案：電發乃檢討徐釚之字。）寄《西村集》二十八卷，其鄉前輩史鑑明古著也。集中有曾祖文質府君行狀，（案：文質乃史彬之字。）祇言洪武中縛貪吏詣闕事，無一語及靖難集。是陳繼儒仲醇選云云。是鑑集本二十八卷。此本八卷，尚非完帙，然今未見其里，自號寒谿子。不應徵召，以終其身。負氣慷慨，高自位置。尤迂緩好潔，雖出宿不假衾裯。嘗與吳人徐縡宿黃姬水家，姬水以父友事之，謹薦以新裀席，乃自解其篋，出所攜白褚藉之寢，質明視之，楮宛然初置，無痕襞積，若無人藉焉者，不知何以身輕若此。出游，冒大風雨，揭泥濘者數十里，衣履幡然不滓，人或疑其有異術焉。

《千頃堂書目》卷一　《易經發明》。　又卷二〇：《寒溪子集》。

《明詩綜》卷二六　有《寒溪子集》。

方太古

《靜志居詩話》卷九　布衣初受經於楓山，中年棄去，專力於詩，不苟隨時尚。句如「老松萬樹霽深雪，流水一溪浮落花」，「白布探囊無長物，烏皮憑几笑貧居」，「平田白洫流新雨，絕壁青楓挂斷雲」，「朝看煙雲如畫裏，夜聞風雨似潮生」，「多情夜雨馬蘭草，無限春風罌粟花」，「雲洞草香初過雨，月

李孔修

《明儒學案・白沙學案下・布衣李抱眞先生孔修》　李孔修字子長，號抱眞子。居廣州之高第街，混跡闤闠，張東所識之，引入白沙門下。先生嘗輸糧於縣，縣令異其容止，問姓名不答，第拱手。令叱之曰：「何物小民，乃與上官爲禮。」復拱手如前。令怒，笞五下，竟無言而出。白沙詩「驢背推敲去，君知我是誰？如何叉兩手，剛被長官笞」所由作也。父歿，庶母出嫁，誣先生奪其產。縣令鞫之，先生操筆置對曰：「母言是也。」令疑焉。徐得其

情，乃大禮敬。詩字不蹈前人，自爲戶牖。白沙與之論詩，謂其具眼。嘗有詩曰：「月明海上開樽酒，花影船頭落釣簑。」白沙曰：「後廿年，恐子長無此句。」性愛山水，卽見之圖畫，人爭酬之。平居，管寧帽，朱子深衣，入夜不違。二十年不入城，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生」。間出門，則遠近圜視，以爲奇物。卒，無子，葬於西樵山。西樵人祭社，以先生配。先生性不鑿，相傳不慧之事，世多附益之。或問：「子長廢人，有諸？」陳庸曰：「子長誠廢，則顏子誠愚。」霍韜曰：「白沙抗節振世之志，惟子長、張詡、謝祐不失。」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五 孔修字子長，順德布衣。

又引霍韜《渭厓集》 子長少從白沙遊，飄然鶴思，不伍於世；破廬薄產，蔬食不繼，未嘗作皺眉。作詩寫字，自爲一家。或觀眺山水間，歸而圖之，見者爭愛而酬之，曰李子長畫云。平居管寧帽、朱子深衣，廿年足不越城闉，有古林逋、魏野、种放、孺子、雲卿之風。

謝承舉

顧璘《贈承德郎南京刑部浙江司主事野全謝先生同繼室贈安人湯氏合葬墓誌銘》 國朝詩至成化、宏治間再變，維時少師西涯李公主清婉，尙才情，吏部郎中定山莊公主渾雄，徵君白沙陳公主沈雅，並尙理致，名各震海內。吾金陵有二才子，曰謝氏子象、徐氏子仁，凌踔詞苑，陶冶其模廓。謝得其雄，徐得其婉，名亦不細。初，謝公八歲善詩，客命賦《暮秋》，援筆立就，至「紫塞風寒雁叫霜」，客驚歎，呼爲奇童。稍長，從工部郎中吳公元玉學，見其詩曰：「深林下馬蒼苔滑，野寺入門秋爽多。」擊節鑒賞，謂：「雖長宿不易逮。」自是日就深博。吏部侍郎柴墟儲公靜夫爲南考功，作檀園詩社，引與諸文士聯句，往往出奇絕衆。器局儁朗，才情綺麗，負氣自好，不與俗伍。與達人高士論古今，商文藝，據案高談，如倒囊櫝。或酒酣，引紙命辭，常屈一座。兄弟四人各善詩畫，風流清邁，時擬謝庭諸郎。公侯貴人往候，與之分庭抗禮，藐不加意。【略】嗚呼！先生魁岸磊落，苟得勢，發所停蓄，振

集》。）

《明史・藝文志四》《謝承舉（一名璿）詩集》十五卷。

董澐

論述

王守仁《從吾道人記（乙酉）》 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於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求以變化其氣質焉爾。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爲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敖，卒歸於兇頑鄙倍。故凡世之爲子而不能孝、爲弟而不能敬、爲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爲患耳。苟惟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

又 卓哉蘿石，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矣，孰能挺特奮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爲乎？眞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爲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眞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眞吾者，良知之謂也。【略】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爲既晚也。充蘿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哉！嗚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聞蘿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從也乎！

許相卿《祭董蘿石文》（存目）

又《董先生墓誌銘》 於呼！先生我丈人行也，忘年友予餘三十年矣。吾見先生始專於詩，遺其家，甚難之。晚志於道，遺其詩，甚愧之。終入於佛，嗒然自遺也，予愈益怪之，莫能窺已。

《靜志居詩話》卷九 蘿石聞陽明講學，瓢笠渡江從之，時年六十有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爐峰，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跡，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年長於陽明云。明年，從其師越中守歲，風雪夜賦詩，所云「六十九年今夜除」者是也。陽明和韻云：「況有故人千里至，不知今夜一年除。」復爲序其事云：「道人今年已七十，往來湖山之間，去住蕭然，曾不知有家室。其子穀賢而孝，謂道人老矣，出輒長跪請留。道人笑曰：『爾之愛我也以姑息，吾方友天下善士，以與古聖賢爲徒。天地且逆旅，奚必一畝之宮，而後爲吾舍邪？』」集有《山居吟》云：「青山遶湖茅結廬，饑餐渴飲事無餘，是非欲付樵與漁。」洵達者之言也。

傳記

王守仁《從吾道人記（乙酉）》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操紙吟鳴，相與求句字之工，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嘗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眞有所謂聖賢之學乎，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爲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敝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子。陽明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略】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爐峰，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跡，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

乃自苦若是耶！」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鬐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

許相卿《董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澤，字復宗，別號蘿石。其先汴人，始祖武功大夫健扈宋南來，家於澉浦。後仲眞者遷海寧之錢山，至樂靜翁鑑配虞氏，先生考妣也。先生世澉戎籍，兄源長當往役，先生銳身代之，遂復家澉。平居樂義與善，根器天植。兄累於貧，則割私產讓之。其所知鄔魯以田來質，逮魯疾革，出券燬焉，卒復經紀其葬。聞高世賢達所在，不計遠近寒暑，投贄納交。見後輩工一辭、厲一行，亟稱屢歎，不但已也，人以是多之。然先生生不解俗間生作事，時時獨好歌吟。所遇節序景物、離合戚欣、憤愕慶悼、懷古慨今，一寓之詩。家徒壁立，不以經意。一時名能詩者，吳下沈周、關西孫一元、閩中鄭善夫，皆郵寄賡唱。遇佳風日，放浪湖山，流連親知，嘯咏忘返。好事家往往除館以待，先生紀之爲《五館記》云。晚造陽明夫子，聞良知之說，幡然改曰：「不爾得稱人乎！」悚然就弟子列，時年六十七矣。故所與游者聲咻色招之，先生但曰：「吾從吾所好已爾。」更號從吾道人。先生末復究心內典，忽若有悟，喟然歎曰：「乃今客得歸矣！」於是援匡廬故事，與聚糾諸緇俗同志，結蓮社於海門精廬，遂又號白塔山人。嘉靖甲午某月日卒，葬以是年某月日。配康氏，繼莊氏，子男穀鄉舉士，女二，孫男鹿鳴、鶴鳴。

《明儒學案・浙中王門學案四・布衣董蘿石先生澤》 董澤字復宗，海鹽人。【略】丙戌歲盡雨雪，先生襆被而出，家人止之不可，與陽明守歲於書舍。至七十七而卒。先生晚而始學，卒能聞道。其悟道器無兩，費隱一致，從佛氏空有而入，然佛氏終沉於空，此毫釐之異，未知先生辨之否耶？

《明史・儒林傳二・董澤》（存目）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二二 董澤《從吾道人詩稿》。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董從吾稿》 一卷。明董澤撰。【略】其詩與語録、雜文共爲一編，而附守仁和贈諸作。大抵皆暮年談理之詞也。卷末有其子穀跋，稱尚有詩文若干卷未刻。蓋講學以後，轉以早年之作爲不足存云。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董澤《從吾稿》一卷。

莫止

俞憲《盛明百家詩存後編・莫南沙集序》 吾錫南沙莫翁名止，字如山，早有時名，廩於庠，年八十餘，竟以諸生終焉，今僉憲迂泉公父也，予姻黨中稱尊屬。平生篤學勵行，獨與邵文莊公相友善，故其詩格律音韻亦相似云。集中有哀咏輓俞翁者，卽先大父西溪翁也。隆慶戊辰秋，晚生俞憲識。

《靜志居詩話》卷九 周青士云：「南沙亦有佳句，如云『天闊一聲何處雁，江平千里獨歸府』，『新添十竹皆紫玉，恰對九峰如畫屏』，『松塢風高聞落子，菊籬秋晚愛餘花』，皆翛然拔俗也。」

《明詩別裁集》卷四 句如「天濶一聲何處雁，江平千里獨歸舟。」風致翛然自遠。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五陳田按 南沙詩琢句清新，七律尤見雅裁。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無錫莫止如山《南沙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〇 莫止《南沙集》。

羅壽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玉泉陳鳳《落花唱和詩序》云：「吾鄉羅淵泉氏，自髫年卽好聲律，旁畜羣籍，牙籤滿架，偶得石田翁落花詩，憑几酬和，得二十首。玉岑王子、懷荃楊子，江東文士也，亦次韻屬和焉。」元溥晚過東山寺云：「聞鐘知寺近，逢鹿覺山深。」宿高座寺云：「月來半榻寒松影，風送

滿山秋葉聲。」爲集中名句。

又　肅，字元溥，金陵人。以歲貢授光澤縣主簿，有集二卷。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五引《露書》　元溥詩清新有致。

《明詩綜》卷二六　有《淵泉集》。

王　烈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五引《江西詩徵》　正邦性敏行篤，鄉黨比之王彥方。弘治中，張東白薦修《大明會典》，檄至而卒。

又陳田按　正邦詩有晚唐風致，惜未得其全集錄之。

又　有《尋樂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尋樂堂集》　十一卷。明王烈撰。烈字正邦，樂安人，尋樂其別號也。成化、宏治間諸生。是集文五卷、詩六卷。末附其族孫澂江府經歷素節所撰行實一篇，載其論文、論經史之語。蓋志大而學則未廣者也。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王烈《尋樂堂集》十一卷。

邢　參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參，字麗文。爲人沈靜有醞藉，固而不陋，嘉遯城市，教授鄉里，以著述自娛，戶無寸田，未嘗干謁，雖朋友之門，亦不輕步屧過從，昌穀、希哲皆尚之。早歲喪偶，不再娶，客至或無茗椀，薪火斷則冷食。嘗遇雪，累日囊無粟，兀坐如枯株，諸人往視之，見其無慘懍色，方苦吟誦所得句自喜。又連日雨，復往視，屋三角墊，怡然執書坐一角，不糝亦累日矣。其祖用理，遺《叱鼠賦》，人謂麗文：「君無盆盎之糧，正不必效乃祖作賦也。」昌穀爲作歌，以申歡慕，辭曰：「雲中鵠子鳴且蜚，三三五五粉澤之飾，艷妻蕩子治遊淫託之思不干於中，誦其詩不知其爲人，亦可想見

其爲美士君子也。此豈可以強而致哉？蓋其所鍾者粹，而所用者弘，故能成其名而無所汩亂於神氣，豈與畸窮憔悴之士同日而談耶？

《靜志居詩話》卷九　雙溪詩極其遒鍊，如繭絲抽自梭腸，似澀而有條理。五言尤擅場，可亞少谷。

《盛明百家詩・二杭詩集》卷首　雙溪名淮，字東卿，弘治己未進士，官至都憲。其集始《送同年余邦臣》，終《春日周陳王氏園亭》。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濟，字世卿；淮，字東卿；宜興人。濟仕至布政使，淮至都御史。與李空同結社。謝政之後，兄弟徜徉林壑，倡和成集。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六陳田按　東卿詩不事叫囂，自饒古格，在七子派中，與大復、昌穀爲近。

又　淮字東卿，濟弟。弘治己未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出爲浙江按察僉事，進副使，改山東，又改雲南，歷湖廣按察使，山東、河南布政使，擢南太僕卿，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有《雙溪集》八卷。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宜興杭濟世卿《澤西集》附杭淮東卿《雙溪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杭淮《雙溪詩集》八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杭淮《雙溪詩集》八卷。

《明史・藝文志四》　杭淮《雙溪詩集》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雙溪集》　八卷。明杭淮撰。淮字東卿，【略】與兄濟並負詩名，與李夢陽、徐禎卿、王守仁、陸深諸人遞相唱和。其詩格清體健，在弘治、正德之際不高談古調，亦不沿襲陳音，頗諧中道。此本乃其弟洵所編，爲朱彝尊曝書亭舊藏。卷末有彝尊手題兩行，稱：「康熙辛巳九月十九日，竹垞老人讀一過，選入《詩綜》一十四首。」各詩內亦多圈點甲乙之處，蓋其輯《明詩綜》時所評隲。今《詩綜》本內所錄淮詩篇數，並與自記相同。中如《打牛坪》詩第三聯，原本作「碧嶂自雲生」，而彝尊改作「蔓草自春生」。《王思槐過訪》詩第三聯，原本作「野竹過牆初挺秀」，而彝尊改作「挺拔」。亦間有所點定，皆較原本爲善。且稱其詩遒鍊如繭絲，抽自梭腸，似澀而有條理。五言尤擅場。持論亦屬允愜云。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杭淮《雙溪集》八卷。

韓邦奇

論　述

孔天胤《苑洛集刻叙》　苑洛先生，當代之儒賢也。早植學於庭闈，崛蜚英於館閣，揚歷恭踐，保釐弼承，議制叙物，聰明純固，所謂亨於天人，嫺於大體，位著之表儀，典刑之舊德。故其爲文，類非丹臒斧藻之事。蓋帝王統治之猷，聖賢傳心之學，人物之汙隆，風俗之上下，性情之所感宣，聞見之所著錄，其辭不一。其陳理析義，卓然一出於正，其揚教樹聲，翕然一矢乎聖代之彝，即大夫攸政事，士攸學聞，鄉國之人攸孝友睦婣之俗，雖不必別求載籍，其經法攸寓，可按集而省焉。然則謂公爲當代之文獻，不亦信乎！故刻斯集也，允矣其垂表憲也。

《明儒學案・三原學案・恭簡韓苑洛先生邦奇》　門人白璧曰：「先生天稟高明，學問精到，明於數學，胸次灑落，大類堯夫，而論道體乃獨取橫渠。少負氣節，既乃不欲爲奇節一行，涵養宏深，持守堅定，則又一薛敬軒也。」某按：先生著述，其大者爲《志樂》一書。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於庭。傳其術者爲楊椒山，手製十二律管，吹之而其聲合，今不可得其詳。然聲氣之元，在黃鐘之長短空圍，而有不能無疑者。先生依《律呂新書》註中算法，黃鐘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用圓田術，三分益一，得一十二，以開方法除之，得三分四釐六毫強，爲實徑之數，不盡二毫八絲四忽。以徑求積，自相乘得十一分九釐七毫一絲六忽，加入開方不盡之數，得一十二分，以管長九十分乘之，得一千八十分，爲方積之數，四分取三，爲圓積八百一十分。蓋蔡季通以管長九寸爲九十分，故以面積九分乘管長得八百一十分。其實用九無用十之理，凡度長短之言十者，皆分九爲十，以便算也。今三吳程路，尚以九計可知矣。則黃鐘長九寸者，八十一分，以面積九分乘之，黃鐘之積七百二十九分也。

用其學提唱海內。邦奇獨不相附和，以著書餘事，發爲文章。不必沾沾求合於古人，而記問淹通，凡天官、地理、律呂、數術、兵法之屬無不博覽精思，得其要領。故其徵引之富，議論之核，一一具有根柢，不同掇拾浮華。至《見聞考隨錄》所紀朝廷典故，頗爲詳備。其間如譏于謙不能匡正之失，及辨張綵阿附劉瑾之事，雖不免小有偏駁。而叙次明晰，可資考據。其他辨論經義，闡發易數，更多精確可傳。蓋有本之學，雖瑣聞雜記，亦與空談者異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苑洛集》

傳記

《明儒學案・三原學案・恭簡韓苑洛先生邦奇》 韓邦奇字汝節，號苑洛，陝之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吏部考功主事，轉員外郎。辛未，考察都御史袖私帙視之，先生奪去。曰：「考覈公事，有公籍在。」都御史爲之遜謝。調文選。京師地震，上疏論時政缺失，謫平陽通判。甲戌遷浙江按察僉事。宸濠將謀反，遣內監飯僧於天竺寺，聚者數千人。先生防其不測，立散遣之。又以儀賓進貢，假道衢州，先生不可。曰：「貢使自當沿江而下，奚俟假道？」於是襲浙之計窮。尋爲鎮守中官誣奏，逮繫奪官。世宗即位，起山東參議，乞休。甲申大同兵變，起山西左參政，分守大同。先生單車入城，人心始安。巡撫蔡天祐至代州，先生戎服謁之，天祐驚曰：「公何爲如此？」曰：「大同變後，巡撫之威削甚。今大同但知有某，某降禮從事者，使人知巡撫之不可輕也。」朝廷復遣胡瓚以總督出師，時首惡業已正法，而瓚再索不已。先生止之，不聽。城中復變，久之乃定。先生亦致仕去。戊子，起四川提學副使，改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修撰。其秋主試順天，以錄序引用經語差誤，左遷南太僕寺丞，再疏歸。尋起山東副使，大理左少卿，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入佐院事。又出巡撫山西，再致仕。甲辰薦起總理河道，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丁未，掌留堂，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歸七年，乙卯地震而卒，年七十七。

《明史・韓邦奇傳》（存目）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六陳田按 正德中，汝節官浙江僉事，時中官採富

著録

孔天胤《苑洛集刻叙》 大司馬韓公苑洛先生文集二十二卷，其一卷、二卷爲叙，三卷爲記，四卷、五卷、六卷爲誌銘，七卷爲表，八卷爲列傳，九卷爲策問，十卷爲五言，十一卷爲七言及聯句，十二卷爲填詞，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卷爲奏議，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卷爲語錄。巡撫大中丞樵村賈公，取付省中刻之，以表憲一方，若曰文獻爲可傳耳。於是，外史胤推叙其略。【略】時嘉靖三十一年冬十月，河汾孔天胤謹叙。

張文龍《苑洛集跋》 先生少時銳意於詩文，既而當弘治之盛，自慶身際昇平，復留心於禮樂。比登仕，則正德矣，乃幡然於性命道德之學。凡詩文則隨意應答，稿多不存。又先生撫宣時，以其稿付姪生員仲諮，會遭火災，盡焚之。文龍侍先生最晚，始集先生制作，爲卷二十有二，不可考者過半矣。文章如江神、河伯諸賦，篇皆萬餘言，今亦遺失。奏議在南都，如擁護孝陵，會內外文武重臣，議覆刻石朝陽門外山西宗室，禮部覆有成命，命先生送發高牆。先生以宗室越赴南都，止因貧難，別無他意，宜伴送本處，經該衙門，查究收管。此其最大且近者，稿皆不存，他可知矣。斯集也，文龍爲門下士，安敢贊一辭，止述其集之始末存失，識歲月云。嘉靖辛亥十二月二十四日，門人潼關張文龍頓首□〔跋〕。

《國史經籍志》卷五 韓邦奇《苑洛集》二十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二 韓邦奇《苑洛集》二十二卷。又卷一：《大同記事》一卷。

《明史・藝文志四》 韓邦奇《苑洛集》二十二卷。

又《藝文志二》：韓邦奇《大同紀事》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苑洛集》二十二卷。明韓邦奇撰。邦奇有《易學啓蒙意見》，已著錄。是集凡序二卷、記一卷、誌銘三卷、表一卷、傳一卷、策問一卷、詩二卷、詞一卷、奏議五卷，《見聞考隨錄》五卷。乃嘉靖末所刊，汾陽孔天允爲之序。

又《小說家類存目一·見聞考隨錄》無卷數。明韓邦奇撰。邦奇有《易學啓蒙意見》，已著錄。是書已載入所著《苑洛集》中。此乃明人鈔出別本，中多朱筆標識，上闌又間加評語。如「胡守中結交郭勛」一條，則云傳聞之過。「甲申大同之變」一條，則云視各書所記爲詳確。「藩臬陞遷」一條，則云銓法變自楊邃，蓋別有說。所論亦頗有見，特不知出誰手也。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韓邦奇《苑洛集》十二卷，《見聞考隨錄》（無卷數）。

韓邦靖

康海《韓汝慶集序》汝慶以山西參議卒於家。予亟往哭之，撰誄寫哀，謂天佑人國家，畀之以才矣，復爾敓之。扶輿之氣，萃之有期，期不常逮，逮矣復敓，天道奈何！【略】讀其詩，思其人，泝其志，於戲！汝慶可謂弗死矣。古今詩人，予不知其幾何許也，曹植而下才杜甫、李白爾。三子者，經濟之略，停畜於內，滂沛洋溢，鬱不得售，故文辭之際，惟觸而應，聲色臭味，愈用愈奇，法度宛然，而志意不蝕，與他摹倣剽敓，遠於事實者萬萬不同也。

又　汝慶韓邦靖，朝邑人也。與其兄汝節同舉正德戊辰進士。予與鄠杜王敬夫納交焉，私以爲文武之業、康濟之器，茲實其人。乃後十餘年，汝慶以山西參議卒於家。

又　聞汝節彙其詩文若干卷，藏於家笥。予痛汝慶光已肆而弗長，用將究而忽窒，幸猶有此可以表見來世。【略】予恐讀是集者，愛其詞而不逆其志，徒以區區辭章之末視汝慶，故以是序諸篇，托臨潼趙伯一氏刻而傳焉。嘉靖丁酉春三月七日丙戌序。

荀汝安《五泉韓汝慶詩集跋》五泉先生孝友根於天性，故所造直追古昔。正德初，逆瑾擅權，天下爭以利進，先生監榷武林，課獨不盈。既流賊弄兵畿甸，京都騷動，乃毅然代寮友先大軍治具。乾清宮災，上疏切諫，因下獄罷歸。及起而分守大同也，年饑，乞賑不得請，輒援故事，疏大司農云云。君子曰，韓公監榷之仁可及也，治具之義不可及也，災異之疏可能也，乞賑二疏不可能也。使公不去大同，則大同必無甲申之變，亦不驕縱至此。嗚呼！是可以占先生矣。【略】幸有不沒者存，尚忍不爲之傳邪？梓而廣之，匪直以其詩也。河東後學荀汝安跋。

《盛明百家詩·韓參議集》卷首　生有異質，三歲能誦古詩，四歲通《孝經》，五歲識《論語》大義。生時嘗有異夢，後果超軼流輩，歷官中外，惟匡濟時艱，賑恤民窮爲己任，直道不合，抗疏而歸。孝友清高，爲時推重。予既慕其人，兼得其詩，刻如左。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邦靖，字汝慶，【略】汝慶生三歲，能哦詩百餘首，十四舉鄉試，二十一與汝節同舉正德三年進士，爲工部都水司員外郎。乾清宮災，詔求直言，汝慶上言朝政不修，盤游無度，狎近羣憸，閉塞諫諍，百度乖違，閭閻流散，危亂之形已成，社稷之憂方大。上震怒，繫錦衣獄，奪官爲民。家居八年，起爲山西布政司左參議。嘉靖二年，年三十六，以病自劾，歸。歸四月而卒。

又　汝節奇偉倜儻，譚理學，負經濟，海內稱苑洛先生，以地震死。汝慶才藻爛發，風節凜然，關中至今稱二韓子。汝節爲汝慶立傳，而謂其友樊恕夫曰：「世安有司馬遷、關漢卿之筆，能爲吾寫吾思弟痛弟之情乎？」王敬夫曰：「五泉子古詞歌，浸淫唐初，逼漢魏；七言絕句詩，類少陵。朝邑志，其文章之宏麗者。」

《明詩綜》卷三三　邦靖字汝慶，邦奇之弟，時號二韓。【略】有《五泉集》。顧玄言云：「參議詩遒暢，時有新語。」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五泉心慕手追，乃在大復。比於西原、南泠不足，方之孟有涯、李嵩渚，似勝一籌。《聞雁》云：「鳴雁蕭蕭下，寒燈故故明。角聲傳細雨，雲色度高城。兄弟無書信，乾坤有甲兵。秋風歸未得，見爾不勝情。」《中秋同仲默望月》云：「令節他鄉酒，關山獨夜情。看花秋露下，望月海雲生。碧漢通查近，朱樓隔水明。南飛有烏鵲，作意向人鳴。」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六陳田按　五泉子七古摹初唐，極富才情，五言亦窺盛唐格律，惟早傷萎折，未見其止。

《明史・韓邦奇傳》（存目）

《國史經籍志》卷五　韓邦靖《汝慶集》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二　韓邦靖《五泉集》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韓五泉詩集四卷附錄二卷》　明韓邦靖撰。邦靖有《朝邑縣志》，已著錄。是集乃其兄邦奇所編，以誌傳二卷附錄於後。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韓邦靖《五泉詩集》四卷、《附錄》二卷。

方鵬

論述

吳仕《矯亭先生文集序》　其詠歌之文蓄而暢，其序述之文詳而雅，其雜著諸篇則又奧而衍，博而不詭，夫亦有道者之言哉！夫詞家者流，華則少實，質則近俚，其大致然也。間者操觚之徒，刊華剔窾，復古焉力。然而矯枉或過，而其弊遂至於亢而不倫，數數然而不舒，名曰斲琱，顧傷璞焉。議者以爲本之不存，而惟枝葉之損益，求之之過耳。其信然哉！若茲言者，繁簡有常，本末相發，斯可尚也已。初，先生起家進士，累官南京職方，調選部。先是，當軸重其才，欲更用之，注擬且上，先生聞之曰，是非吾所堪也。力辭而南。及擢按察副使，視學晉陽，以疾辭。今天子登極，用廷臣薦，徵拜春坊庶子。踰年，擢卿太常而南，則又辭。夫人情重內輕外，與夫躋華陟要者，夫人皆欲之也，豈惟欲之，將必有營營焉而弗獲者，而乃棄之若遺，陟而上若浼焉，非得深而見定者能之乎？予固以爲有道之士，而其言爲有道之言也。

周鳳鳴《矯亭存稿序》　世之文方藻繪追琢相高，支岐促數，畔於雅正。卽其人多夸詡詭僻，士趨日益以偸，識者慨之。先生德粹行端，學專而精，抗志古記，雅不羈俗，故其文一以說理爲主，以諷喻美刺爲用，卽事命辭，以達指爲宗，而不爲非常可喜之論。其約者瑩潔而盡，邃者奧以衍，逸者超越以則，鬯者昌大而不肆，純者渾厚而嚴，而意味雋永，蓋意至而文生焉，極其所欲言而不煩尋引，格裁如畫，讀之者固想見其爲正人也。曩先生爲春坊庶子，以直道迕時宰，遷南京太常卿，懇疏乞休，至削新銜以歸，埽軌營道，唯日不足。稿中《知足》、《長別》、《輓歌》諸篇，達觀委順，無復羈臣棄士哀鳴怨懟之思，遵養深詣，固卓卓乃爾！其論風霾雲霧之精，陰陽虛實、剛柔邪正、理欲專雜之辨，則又妙悟易理。至惓惓於奢儉義命、剛愎諂諛之情狀，而《迂說》、《三虎記》，直以學政志節顯言之，懍乎風厲之訓寓焉。故曰，足以植教，足以勵世。先生應召而起，將潤色鴻猷，垂休金石。而制作之大者日益以富，繼自今當自爲別集。乃若名秩節概，天下所共知之，而存稿序之爲詳，可互見云。

《明詩綜》卷三三　鵬字時舉，崑山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南京武選郎，擢山西提學副使，以疾辭。用薦徵拜春坊庶子，遷太常卿。有《矯亭集》。周子顧云：「太常詩尚典雅，不事雕琢。」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矯亭古詩效陶，近體學白，頗饒自得之趣。其《自題小像》云：「此像何人斯？吳淞方矯亭。頗記前身事，生可六七齡。一疾遽夭死，天地爲晦冥。蒼頭抱我哭，諸婦慟拊膺。其家乃城居，面北高檐楹。臨街列屠沽，陰風助哀聲。思之宛如昨，語及輒涕零。性靈想不昧，還復得此生。」乃知記憶前身事，匪獨鮑井羊環也。

傳記

《千頃堂書目》卷一〇　方鵬《矯亭集》十八卷、《續集》八卷、《詩集》八卷。又卷二二：字時舉，崑山人。南京太常寺卿。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六　鵬字時舉，崑山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南禮部主事。改南刑部，歷員外郎中，改南兵部、吏部，出爲浙江參議，歷山西副使。用薦改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修撰，遷南太常卿。有《矯亭存稿》十八

卷、《續稿》八稿。

著録

吳仕《矯亭先生文集序》 先生有弟，曰改亭侍御，實與齊名，其稿乃所刪定，詩若干篇、記序書若干篇、碑銘誌若干篇、雜著若干篇，將鋟梓以傳，而授簡於仕，俾序焉。先生所著，別有《責備餘談》、《續觀感錄》、《紀元要覽》，梓行已久矣，茲不復列。嘉靖辛卯七月既望，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福建按察司副使、奉敕視學致仕，義興吳仕序。

周鳳鳴《矯亭續稿序》 矯亭方先生《存稿》十八卷，昔在乙未，既刻梓行世。由乙未至己亥，先生又輯所著序、引、記、說、書、論、頌、贊、表、傳、題跋、銘誄、祭文、古今詩凡若干首，釐爲八卷，曰《續稿》，命其孫太學生世儒持以見示，且使爲序。不佞震惴且病，未遑也。至是，魏光祿子秀刻之家塾，先生貽書見咨，不敢固讓。【略】嘉靖己亥八月戊子，前奉政大夫、大理寺左寺丞，汝南周鳳鳴序。

《國史經籍志》卷五 方鵬《矯亭集》十八卷，《詩集》八卷。

《明史·藝文志四》 《文集》十八卷、《詩》八卷。

《國史經籍志補》 明方鵬《續觀感錄》（十二卷，一冊）。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方鵬《矯亭存稿》十八卷、《續稿》八卷、《崑山人物志》十卷、《責備餘談》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傳記類存目三·崑山人物志》 十卷。明方鵬撰。【略】是書論次崑山先哲，首名賢六人，次節行二十八人，次文學三十七人，次列女三十人，次藝能三十一人，次游寓二十六人，而以雜志終焉。共爲十卷，《明史·藝文志》作八卷，傳寫誤也。

又《雜家類存目八·續觀感錄》 六卷。明方鵬撰。鵬有《崑山人物志》，已著錄。是集詩文多應酬之作。所載筆記，亦無所發明。

方鳳

《明詩綜》卷三三 鳳字時鳴，鵬弟。同榜進士，官監察御史。有《改亭集》。周子籲云：「時鳴負氣，不肯詭隨於時，肆志自適，詩亦豪俊。」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六陳田按 改亭詩不事摹擬，自饒香色。

《四庫全書總目·詔令奏議類存目·方改亭奏草》 考《江南通志》，稱鳳當武宗時官御史，屢諫巡幸。胡世寧爲寧王宸濠所搆，力辨其誣。世宗初大禮議起，尤力持正論，頗著風裁。然以其兄鵬附和張璁、桂萼，遂併其兄劾之。又自劾以謝其兄，則矯激已甚。

又 鳳字時鳴，改亭其號也。崑山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廣東提學僉事。

《千頃堂書目》卷二二 方鳳《改亭存稿》十卷、《續稿》六卷。字時鳴，崑山人，鵬弟。廣西提舉。

傅汝舟 正德時人

論述

鄭善夫《前丘生行己外篇序》 前丘生，余友傅子也。【略】前丘生詩淵致瀟散，多發之性情，其道江湖林壑神仙隱逸，直臻其要妙。蓋本風塵表人也，平生志不專詞章，然其爲詩實上下魏晉，抗聲於武德、天寶之間，大曆而還不論也。余誠愛之慕之，其不能使余忘情者是篇耶！前丘生日所切磋者悉見欲使愚夫愚婦皆知觀感而興起焉。然僅據所見摘錄，故搜羅未爲該博云。

又《別集類存目三·矯亭存稿十八卷續稿八卷》 明方鵬撰。鵬有《續觀感

《詩三百》曰思無邪，吾夫子之言也。前丘生進於是矣。

俞憲《盛明百家詩存後編・續傅山人集序》　蓋山人託興遊仙，放浪煙霞之外，縱不能詩，猶將張之，況詩若此，固自與規規世俗者不同，是用續刻云爾。

王愼中《丁戊山人詩集序》　丁戊山人傅君汝舟，閩之侯官人也。其才智文采，足以得意於仕進，獨舍去而不好，其舍之盡，至於鄉井屋廬不復可居，而妻孥不足畜也。斯人也，倘有意乎列莊所稱之人之所葆乎？其亦慕近世高士較外物之清濁而爲棄取也？高士之跡一也，其才志所存非一也。亦有才足有爲，志欲爲之，屈於不可爲，歛焉而藏之也。君所爲，慕於其人之跡，吾知之矣。其所存於跡者，疑未有以處之也。由君之詩觀之，知有所處矣。夫舉一世之榮利無足好，而區區吟咏之工不能忘，君誠欲求斯名於翰墨之場哉？亦其才志所歛不可終藏而見之於此也？且夫焦然爲之而常窅然喪之，何必有天下者也。有一家之臣妾至於爲邑爲國，其道均有在於是者。君之所好既在於道矣，其跡乃若此，其於化人之宮，猶朝至而夕去之也。【略】南衡與君謂之同好，偃然有一國之臣妾而焦然爲之，君不以病南衡，而南衡亦不以慙君，則於余之所謂，其必有以證之矣。

《藝苑卮言》卷五　傅汝舟如言《法華》作風話，凡多聖少。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徐興公曰：「汝舟詩雖師鄭吏部，而天然之趣尤勝。如『雖貧一榻能高卧，總老名山欲遠尋。』『焚香謾與僧來往，得句惟應弟唱酬。』『郊原亂後飛燐火，村落年來變劫灰。』『異書自得作者意，長劍不借時人看。』『呼來鸜鵒添新侶，拋去鸕鷀省舊糧。』『新點玉書仙賜讀，舊趨瓊闥帝容歸。』等句，吏部當爲却步矣。」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前邱生詩，刻意學少谷子，故多崛奇語。句如「楚樹懸猨直，衡雲帶雁斜」，「宿雲長抱殿，游鶴不歸松」，「野客逢迎少，山僧出入尊」，「白爲溟海浪，青盡島夷山」，「地溼菰蒲氣，風生鸛鶴毛」，皆鎚鍊而出，不肯猶人。生弟汝楫有句云：「種桃求漢核，食棗想齊花。」頗饒韻致。汝楫，字木剡，亦有詩名，時號二傅。或是鼇峰九人之一乎？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五・傅山人集》　其詩刻意學鄭善夫，喜爲荒誕詭譎之語。王世貞比之言法華作風語，凡多聖少。然奇崛處亦頗能獨造，特旁門曲徑，不入正宗耳。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汝舟，字木虛，一名丹，號丁戊山人，一曰磊老，侯官人。方顙碧目，小指有四印文。年十四，誦黃帝姚姒之書。二十，謝諸生，通天官、堪輿、涅槃、老莊，屬盤雅秦漢語，古色蒼黝，至不可句。少與高澱並遊鄭繼之門，閩人語曰：「高垂股，傅脫粟，言斷斷，中歌曲。」繼之且死，遺言曰：「詩文妻子付高、傅二弟經理。」其氣誼如此。中歲好神仙，增損其姓名，曰傅汝舟。輕別妻孥，棕鞋箬笠，求仙訪道，徧遊吳會、荆、湘、齊、魯、河雒之間。

著録

鄭善夫《前丘生行己外篇序》　前丘生，余友傅子也。行己外篇，歲爲卷。歲之乙亥與余交，余贊之，錄其所爲詩篇，始乙亥，始交余也。【略】其發之性情，故曰行己。其見之文字，故曰外篇云。

《盛明百家詩・傅山人集》卷首　余昔官□聞宗藩中能文辭者，亟稱傅山人、傅山人云，然未識其人也。後入齊魯，稍稍見其詩，亦每亟稱於人。歲癸亥，乃得山人詩選，讀其詩，具可想見其爲人矣。爰梓家塾，用垂不朽。黎氏選本已精，故不甚去取。

俞憲《盛明百家詩存後編・續傅山人集序》　丁戊山人傅汝舟，一號太夢

山人，予嘗刻其詩。隆慶戊辰冬，客有遺予太夢山人《棄存稿》二卷者，其詞譎怪蹩戛，難於諷詠，乃於下卷繙取數十章，列爲續編。【略】是冬十有四日，是堂山人俞憲再識。

王愼中《丁戊山人詩集序》 余未及識君，而南衡童君好言傅丁戊之爲人，又刻其詩傳之。【略】因南衡索序丁戊詩，略發其端，非以招丁戊也。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侯官傅汝舟丁戊《嗃囈存稿》。

《千頃堂書目》卷二二 傅汝舟《前丘生行己外篇》六卷，《嗃囈棄存》六卷，《粵吟稿》一卷，《丁戊山人集》十二卷，《拘虛集》五卷。

《明史・藝文志四》 傅汝舟《丁戊集》十二卷。

《國史經籍志補》 明傅汝舟《丁戊山人集》（十二卷，一冊。）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傅汝舟《山人集》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五・傅山人集》 三卷。明傅汝舟撰。

張詩

論述

孫一元《張山人》（存目）

又《燕都張子言訪山中》（存目）

《明詩評》卷四 詩上處如王平子脫衣，樹上探雀穀，傲睨見賞。下者周伯仁醉後，露其醜穢。

陳文燭《崑崙山人集序》 子言詩，其禁鍾節度乎，其琪樹玲瓏乎，藝林逸品也。人言：「殷仲文讀書，半袁豹當不減班固。」余於太初亦有斯憾，寧獨子言爲然哉。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在武林與孫太白論詩，太白自誇其「青厓貼天日，下照芝草斑」之句，不減曹氏父子。子言掉頭大笑，太白爲之奪氣。子言笑謂坐客：「今日崑崙山壓倒太白矣。」狀貌魁傑，戟髯如武夫，人以燕山豪士稱與人語，退然若愚，未嘗雌黃一人。說者謂其揮金如糞土，視齊奴猶几上鼠，特其少年俠氣耳。山人故李氏兒，育於張衡州，二十年而始知。有告復姓者，

傳記

《明詩評》卷四 張詩字以〔子〕言，都人也，號崑崙山人。

陳文燭《崑崙山人集序》 此劉按察仲修受余張山人集叙而傳焉者也。劉、張燕人，燕中同社諸子舉酒觴余曰：「賴子永山人之名。」歸質於先中議公，公曰：「汝知山人詳乎？山人生有異骨，童子時，其師名曰詩，字以子言，謂可以詩名世也。山人號崑崙，長學於何仲默，久聞仲默病，走信陽視焉。卒，哭七日而後反。過大梁訪李獻吉，獻吉曰：『此豪士也。』游吹臺夷門間，爲長夜之飲，瓶芝忽墮，各賦《芝柈行》，並傳藝林，以爲奇事。時孫太初有重名，與山人爭雄。太初自負「青崖貼天日，下照芝草班」，此曹氏父子語也。贈詩有「張子自高格，入山從我游」。山人謂其人自視高，其詩去漢遠，遂絕交。兩賢胡相厄也。又見《上上官求書書》，比揚雄於成帝，思盡發石渠之秘而誦之，志壯矣。晚寓京師，誅茅種竹，風雪蕭然，跨一蹇驢，任其所之。與人語，退然若愚，未嘗雌黃一人。說者謂其揮金如糞土，視齊奴猶几上鼠，特其少年俠氣耳。山人故李氏兒，育於張衡州，二十年而始知。有告復姓者，

山人泣曰：「如衡州公何。」仍姓張。其厚如此。草書狂縱有法，類乎其人。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方山初見空同，空同規其詩率易，乃沈思苦吟，不復放筆塗抹。詩數千百篇，空同選得二百餘，序而傳之。然方山詩如「寒燈坐愈親，寒葉動秋聲」之類，空同集中正未易有此佳句也。

《明詩綜》卷三八　汪禹乂云：宜述詩大概悲壯。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宜述游汴，際空同詩名未大盛時，北面稱弟子，以是空同深愛之。何大復所云「老鄭空同客」也。其詩經空同選擇，序而傳之，且爲作《方山精舍記》。又贈詩云：「近時好事最者誰？徽州鄭生差愛我。」今觀其詩，頗俊利，遠勝五岳山人。《聞雁》云：「秋日江南去，春風塞北歸。祇愁羅網密，敢戀稻粱肥。獨往寒天遠，高飛舊侶稀。游人夜不寐，感爾淚霑衣。」《客中聞四弟消息》云：「昨遇梁園使，孤城舍弟居。干戈長在目，烽火不通書。汝計猶長鋏，吾心已敝廬。兩鄉千里隔，相望各霑裾。」《除夕》云：「除夕愁難破，還家夢轉頻。十年江海客，孤館別離人。殘漏聽還盡，寒燈坐愈親。梅花滿南國，誰寄一枝春。」

又　王仲房云：宜述家本商賈，讀書苦吟。爲人負氣任俠，故其詩雄渾跌宕，有風骨。

著録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崑崙山人詩》。

《盛明百家詩・張崑崙集》卷首　嘗南浮吳楚，客於杭。方君九叔輩爲梓其集，今采七十餘首。嘉靖丙寅長夏錫山是堂俞憲識。

《千頃堂書目》卷二二　張詩《崑崙山人集》。

鄭作

論述

李夢陽《方山子集序》　其爲詩才敏興速，援筆輒成。人難之曰：「汝詩之流，顧樂與之游，未始不假容優遇之者。【略】嘉靖五年，鄭生年四十七歲，已棄去爲商，挾束書弄扁舟，孤琴短劍，往來宋梁間。壯歲英氣愈勃，駿馬強弓，時出射獵大梁藪中。獲雉兔則敲石火溫錫榼炙腥肥，自觴自歌，半醉垂鞭迤邐而歸。識者謂：「鄭生雖商也，而實非商也。」鄭生既豪粗負氣，于是玩世輕物，見王公大人不問新故，便長揖抗禮，以是人多病其不遜。然奇特病痰咳，不忤於遊，將返舟歸方山繹舊業，讀書巖穴松桂間。空同子送之郊，三疊歌贈焉。鄭生於是乃再拜謝曰：「自作之遊也，往來獲公贈章多，然未古能十乎？」鄭生輒又十。然率易弗精也。空同子每抑之曰：「不精不取。」鄭生乃即兀坐沉思，鍊句證體，亦往往入格。然對它人則又率易如初。故其詩數千百篇，擇而集者二百餘耳。

傳記

李夢陽《方山子集序》　鄭生名作，字宜述，號方山子。嘗讀書方山中，【略】嘉靖五年，鄭生年四十七歲，已棄去爲商，挾束書弄扁舟，孤琴短劍，往來宋梁間。壯歲英氣愈勃，駿馬強弓，時出射獵大梁藪中。獲雉兔則敲石火溫錫榼炙腥肥，自觴自歌，半醉垂鞭迤邐而歸。識者謂：「鄭生雖商也，而實非商也。」鄭生既豪粗負氣，于是玩世輕物，見王公大人不問新故，便長揖抗禮，以是人多病其不遜。然奇特病痰咳，不忤於遊，將返舟歸方山繹舊業，讀書巖穴松桂間。空同子送之郊，三疊歌贈焉。鄭生於是乃再拜謝曰：「自作之遊也，往來獲公贈章多，然未古歌也。今得此，備矣。」空同子曰：「君固有大恙，茲去詩能精乎？」鄭生欲答不答。空同子退而語人曰：「鄭生茲去必大進。」或問何也，空同子亦不答。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歙人。讀書方山之上，自號方山子。【略】李空同流寓汴中，招致門下，論詩較射，過從無虛日。其他雖王公大人，不置眼底。周王聞其名，召見，長揖不拜，王禮而遣之。嘉靖初，【略】別空同南歸，歿於豐沛舟中。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七　（存目）

著録

李夢陽《方山子集序》《方山子集》者，集歙鄭生之詩也。

《千頃堂書目》卷二二　鄭作《方山子集》二卷。

程誥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誥，字自邑，歙縣人。居於汊溪，自號汊溪山人。杖策游華山，從李獻吉遊，酬和於繁吹兩臺之間。黃勉之諸人，北學於空同者，皆以自邑爲介。然其詩殊有風調。

《明詩綜》卷三八　李獻吉云：程生詩神境聚會，足以散置名家。王仲房云：自邑足迹半天下，其詩得山川之助爲多，體裁既全，篇章過富，珠以沙迷，反滋識者之憾。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自邑好爲汗漫之遊，山川郡邑，凡所經歷，必紀以詩。氣格專學空同，第才情稍鈍，色澤未鮮，五言庶稱具體。

《千頃堂書目》卷二二　程誥《霞城集》二十四卷。（與鄭作皆以詩見知於李夢陽。）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霞城集》　二十四卷。明程誥撰。誥字自邑，歙縣人。生平好遊，所至山川都邑，輒紀以詩，卷帙雖多，亦瑕瑜互見。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程誥《霞城集》二十四卷。

明文學部二·鄭　作　程　誥　姜　玄　王廷陳

姜　玄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晚年善黃魯曾、徐縣。魯曾蓋師事徐、姜也。徐詩尚華美，姜務雅澹，極意陶鍊，每成一詩，輒復捐去，着思再三，芒藻幾盡。不爲時流所知。或諷其少貶，執道愈堅，以知希爲得，蓋亦詩家之逸民也。秋夜讀書詩云：「含莊洞理化，涉老達虛無。玄珠握中照，道心益恬愉。」可想見其托寄矣。魯曾之子德水，撰《國華集》，載玄詩五篇，玄之名，得附以傳。

又　玄，字玄仲，吳江人。少博學嗜酒，不就博士弟子試，與邢麗文游，慕好之。居於湖濱，足未嘗輕詣，人或使其子弟學焉，亦時謝遣之。朝起視盎中粟稍可炊，即閉戶吟誦。歲中所過相善者，率不出百里。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布衣沉思，韻語具襄陽孟六之體，所欠筋骨。《暮秋集白陽山人五湖田舍》云：「倚檻開湖色，鈎簾見浦沙。晚田惟種秫，春浦亦宜瓜。落帽松風近，浮觴竹日斜。坐來忘出處，幽意愛陶家。」

《明詩紀事》丁籤卷一七　（存目）

王廷陳

論　述

綜　論

王世貞《王夢澤集序》　楚有王夢澤先生廷陳者，當正德中成進士高第，

讀中秘書，以伉直故，卒廢死。余爲郎時，先生尚在，念不獲侍門牆，獨得其詩若文，習之以爲快。歸吳，有《藝苑卮言》紀其儁語。俠氣頗稱于人人，而未能定其品。晚節宦游金陵，而先生之孫穎州太守追伊重梓其集於郡，而俾余序之。【略】先生甫弱冠，天才橫溢，飛聲藝林，超宋乘而上之，步武開元、大曆，以與六代接。文則自西京而下之，亦不失六代。其尤雅雋者書牘，大小數十言，言子長、少卿也。詩無所不工麗，而五言更長城矣。先生既以直廢死，不得珥簪荷管，爲縣官司述作之柄，繼先生者三太史，俱以博大奇偉稱雄館閣間，然有韻之辭，視先生不啻徑庭也。後先生三十年，而先生之鄉人則吳明卿氏。先生有專詣，而明卿取兼能。若今周元孚、鄒孚如諸君子，交轡而馳康莊焉，能舍先生赤幟哉！

皇甫汸《夢澤集序》　《夢澤集》者，齊安王君之作也。君名廷陳，字稚欽，號夢澤子，因以名集云。父南墩公濟，孝廟時登壬戌進士，爲吏部郎，生君穎慧絕倫，髫齡卽能綴文，殆由性靈，非假師授。黃童世謂無雙，倚相時稱能讀，咸楚產也，君實似之。吏部公愛之甚，常云：「王氏千里駒，復見此子矣。」甫冠舉於鄉，越丁丑試春官，俱爲《禮經》第一，廷對擢高第，選爲庶吉士，與東浙汪子應軫、江子暉，關中馬子汝驥、許子宗魯，任丘鄭子瀕，大梁林子時、曹子嘉，西蜀余子承勛，楚顏子木暨君，並摛藻華緯，楚國，得人之盛，彬彬首是科矣。江子爲文，鉤玄鑱秘，雜以古人奇字，指旣閎眇，語復聱牙，令讀者謬根眩霓，至莫能句，隱口汗顏而罷。王君每有所造，輒大叫以視人曰：「有能增損一字者，願以千金爲賭。恐呂覽金卒莫可得也。」又好爲譏評，由是人多陽服而陰憾之矣。歲餘解館，拜爲吏科給事中，值毅皇帝將南狩，在廷羣臣咸諫止之，章奏日盈於公車，不獨言責也。王子乃激衆詣闕下上書，宰相熊峰石公典司館教，危言沮之曰：「倘禍叵測，老夫力莫汝庇也。」且賦《烏母謠》，大署玉堂之壁，語侵石公，公爲大慙。其縱誕多此類。先是忌者以館中譏評語浸淫聞於政府，政府銜之，書上，果諷吏部出補州郡吏，竟得裕州。夫脂韋磬折，不習其容，訟牒塡委，又非所好，至則治尚嚴棘，不畏強禦，法行貴戚，有鷹擊之風，謁御史不爲少貶。廼晞附權勢，文構釁稔，遂使鍾儀縶冠於楚囚，鄒陽按劍於梁獄。悲乎！今上嗣位，湛恩汪濊，虛納曲貸，諸子稍稍晉復，君獨絓網擯棄。顏子嬰禍尤烈，至使患同黨禁，而榮異彙征，去均淵墜，而進乖薪積，世共惜之。自後一紀而余忝己丑進士，識崑崙山人於都門。山人者張詩也，雅善諸子，間與余道夢澤事，因聞其詳。余亦濫有時名，諸子引與締交，未嘗不延頸想見王君也。況負才使氣，亦與同病。尋以觸忤權貴，賴天子寬頌，謫爲黃州理官。是役也，不以左遷爲恨，而以得繼蘇長公爲榮；不以赤壁爲樂，而以得見夢澤子爲幸。下車亡何，乃乘雪造其廬。時君足跡久不入公府，余置自外員，居由別館，君亦不惜造余。乍奉半面，驩若平生，接以杯酒，申以贈章，辭載集中。【略】是集也，樂府古詩，潘陸齊軌，下擬陰何。五七言律，沈杜比肩，參之盧駱。文效左氏、《國語》，而兼騁班馬，書類東京尺牘，而雄視崔蔡，足以不朽矣。凡詩賦十一卷、文六卷，共十七卷，成一家言。舊刻於家塾，季弟廷瞻刻於淮陽，姪同道又刻於吳中，而吳板益精矣。

姚希孟《重刻夢澤集序》　昔孝、武之間，李獻吉以文章雄於世，嘗條上封事，論貴戚爲敬皇帝所矜宥，後代韓司徒屬草犯權璫，禍不旋踵，復坐它事相訐，刻木畫地，惕息搶頭，其所遭際與先生等。獻吉文沿秦漢而詩宗少陵，先生之文出入東京、魏晉，韻語則潘陸以降，輞川、襄陽諸名家兼撮而互有之，卽拔幟登壇，別有所屬。然俊語亮節，高情麗致，同時諸君子罕居其右。余所謂進於是者，非爲其詩文聲價未定，而恐其人之以詩文掩也。卽同風調，實同志節，其它寄托所存，散見集中者，於喧寂避就之間，抑何斷斷哉。持論者謂嘉隆以來之文人不迨弘正，余不敢深言其故，有能知先生及獻吉之爲人，則知文章所從出矣。世所傳先生事往往失眞，卽浮沉一官，亦莫曉其遷逐之故，余每入院署，想見風流，輒爲低回太息。至讀其從孫追淳所爲先生狀及遺事，而後知先生非徒文人，實忠孝有大節人也。先生之從，子同鼎令沐陽，又新其集而問序於余。夫王氏之大節彪映者，獨先生乎哉！湯湯濁河，沸沸清淮，則爾州倅公及大司寇之德澤相與縈帶其間，有不待文章而永者，並其文斯永矣。

陳文燭《王夢澤論序》　夢澤王先生論二十篇，久布江漢，大梁侍御周公讀而愛之，梓於淮南，以誨多士。又發先生立論大旨，浩渺如雲夢，其傳益遠也。先生【略】遂覃心著作，詩律尤細。字多晉法，楚人寶之。皇甫子循

叙先生集，等敝霄壤。而王元美稱其五言諸律，妙極形容。是定先生之言者，兩公耳。茲論得侍御公表章之，非先生之幸乎？嗟乎，以先生之才與學，何施不可，而自放坐廢，斯亦足痛矣。

《盛明百家詩・王夢澤集》 夢澤王子，楚之俊人也。與予有世誼，所贈遺亦多。其詩清切不凡，瑩潤可愛。蓋資嫻而學足以濟，才逸而調不能拘，卓乎稱能者矣。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廷陳，字稚欽，黃岡人。父濟，弘治間進士，爲吏部郎。稚欽穎慧絕倫，髫年綴文，不假師授。好黏竿風鳶諸童子戲，父抶之，輒大呼曰：「大人奈何虐海内名士耶？」正德丁丑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翰林故事，兩學士典司教習，體貌嚴重，稚欽俟其退食，棲院署樹杪，窺見其起居狀，大聲叫呼，兩學士無如之何，佯弗知也。解館拜吏科給事中。毅皇帝將南狩，修撰舒芬、庶吉士汪應軫，要衆伏闕請留。石藁城爲館師，危詞沮之。稚欽賦《烏母謠》，大書玉堂之壁，藁城大慚，執政聞之皆怒，諷吏部，出爲裕州知州。稚欽既不習爲吏，訟牒堆案，漫不省視。左遷失職，快快無所發怒，有所案治，榜掠過當。御史監司行部，不出迎謁，亦不屬疾。有分司鞭撻州吏，錮其門，絕餼食以窘之，久之乃引去，自是相戒莫敢道裕州。州民被案者，佚出詣闕下，訐奏稚欽不法事，收捕下獄，削秩免歸。屏居二十餘年，嗜酒縱倡樂，益自放廢。達官貴人相慕好請謁者，延見之，多蓬髮跣足，不具賓主禮。時衣紅紵窄衫，騎牛跨馬，嘯歌田野間。嘉靖初元，搜訪遺佚，顧華玉撫楚，以稚欽及隨州顏木應詔，不果用，賜縑帛，老於家。稚欽有《夢澤集》十七卷。其詩婉麗多風，爲詞人所稱，而文尤長於尺牘，皇甫百泉稱其與顧中丞陳監察書，若嵇康之絕山宰。寄余懋昭、舒國裳二劄，即楊惲之報會宗。君子讀而悲之。

《皇明詩選》卷一 卧子曰：稚欽爽俊，故意警而調圓。轅文曰：稚欽才情麗逸，倘加以沉思，當不減徐昌穀。舒章曰：稚欽操筆不煩，軒然鵠舉。

《明詩綜》卷四一 穆敬甫云：稚欽如阮嗣宗，日坐步兵廚，醉態百出，而自無寒酸語。蔣春甫云：稚欽五言漸近自然，頗多佳境。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稚欽逸藻波騰，雕文霞蔚，音高秋竹，色豔春蘭，樂府古詩，既多精詣，五言近體，亦是長城。固已邈後凌前，足稱才子。《楚

分論

《哭武宗毅皇帝》 王世貞《哭武宗毅皇帝詩跋》：僕平生以不及遘夢澤先生爲恨，今日得見先生文翰，又得與先生之從子行父游，足矣，當呼子墨泚楮尾。時覺行父亦沾沾自喜，不知先生在芙蓉城聞之，以爲何如耳。王世懋《哭武宗毅皇帝詩跋》：王稚欽先生，武廟時讀書中秘，與儕偶四人同上諫書，留中，已竟出爲裕州守。世廟時，諸君子皆賜環，而先生已中文法，歸編氓矣。然讀其《哭武皇》詩，何惻怛忠厚，藹然風人旨也。人謂先生跌宕不

羈，吾所未信。行父之寶是詩，寧獨翰墨哉！　王穉登《哭武宗毅皇帝詩跋》：夢澤先生《哭武皇帝》詩，不勝鼎湖攀髯之想，無幾微逐臣怨望意。楚人多怨，乃先生獨不然。宋玉景差之遺風，猶能不爲所染，豈徒區區藻詞麗句已哉？從子行父，購而藏之，烏衣羣季之佳，青箱世業之富，舉在此卷中矣。　吳國倫《哭武宗毅皇帝詩跋》：吾楚稱詩之士多矣，而予竊以夢澤先生爲一時冠。乃楚志刪詩，不多采焉，則知音難哉！今其從子行父氏，雅能工詩，先生實風之矣。先生下世已三十年，而所爲哭武帝詩，業已七十餘年。手澤如新，風度可想而挹，行父猶得購而珍之，亦先生不朽之一斑。　張鳴鳳《哭武宗毅皇帝詩跋》：往從京師得先生集於書市，讀而善之，謂江漢之詩，先生爲儁，一時諸人不逮也。廼今從先生諸子行父，得見先生《哭武皇帝》詩，灑翰清逸，意者類其爲人，將無然乎？行父敏而有文，克遵先業，宜是卷獨歸行父哉！　邢侗《哭武宗毅皇帝詩跋》：（存目）。　龍宗武《哭武宗毅皇帝詩跋》：予以謗倅黃，夙知行父文名，因得與交驩。一日款予郊園，酒半出是詩讀之，逸句遒翰，無容置喙，顧於哀思舊君，猶不能忘，追諷忠愛，慷慨自可想見，固不徒賞其詩翰而已。行父獨能珍之，益可以見行父爲人。　楊一洲《哭武宗毅皇帝詩跋》：（存目）。

《贈廖學士》　張鳴鳳《贈廖學士詩跋》：庚辰春，予攝蒲圻，間從故廖學士家購得王稚欽先生五言詩十五首，乃其手書以貽學士者。先是，先生之諸子行父曾遣使詣予，命跋先生所書七言絕句詩數首。行父固曰：「此吾家之璵璠也。」余竊憶之，因購以歸，將貽行父。會東漕不果。今余南還，行父過視，啓篋出授。其再拜而置諸懷也，雖藺生之於連城，無以過矣。行父之克纂家學，名起詞林，有以哉！有以哉！　吳國倫《贈廖學士詩跋》：（存目）。　鄒迪光《贈廖學士詩跋》：稚欽先生以詩爲名高，業有《夢澤集》行於世，人人珍之矣。而此數詩者，半是集中所未載，行父氏奉之若拱璧焉，所謂能世其業者，非耶？　王世貞《贈廖學士詩跋》：天下以才子歸稚欽先生，若謂大紳子啓之，傾寫不倦，則誤矣。搆結鍛琢，極有工夫，一句一字，亦皆有色澤。意態若項西楚、關漢壽，不能得其九戰絕甬道掩七軍之妙，而僅以叱婁煩噉顏良，喑嗚跳盪之粗，目之爲萬人敵也。此卷皆五言律，尤自長城。書法故不必較，而翩翩自賞，宛若徵仲中年以前筆。先生信奇人哉！王世懋《贈廖學士詩跋》：王夢澤先生，楚文人先輩中第一。少間家兄稱說先生，心私慕之。已偕其幼弟稚表侍郎同舉進士，獲聞其家世之詳。已又遇其從子純父侍御，益聞其豪舉磊落之狀。然終以未睹先生翰墨爲恨。乃歲甲申，侍御之弟行父氏不遠千里來謁，余兄弟出先生手筆見示，書法翩翩有意，平生傾嚮幾無遺憾矣。行父棄諸生，工古文詞，於先生爲家學正派，以故最留意於先生手澤，即片紙剩幅必珍，而人亦爭購遺之，以中行父之好。王氏青箱代不乏人，余於行父見之矣。　王穉登《贈廖學士詩跋》：世皇之季，三湘余少亡賴，如健犢破轅，罕所推王公爲吳郡理官，出夢澤先生集錄之郡齋。余讓，讀此集即吐舌下之。王公行以數部見投，秘惜帳中，如《論衡》然。每歎先生楚財無兩。頃者公之弟行父持此卷過齋頭，半是集中所漏，大海珊瑚鐵網，疇能絕流哉！行父嫻於辭，以雕龍世其業，其寶惜此卷，不但王家青氈而已。　方尚賓《贈廖學士詩跋》：頃在弇山園，見元美先生執行父手，謂曰：「子不向侍郎接武，而從太史傳衣，可不虛第五之名。」予以爲良然。即是卷之藏，則行父結好可知。其能傳衣，有由哉！　邢子願《贈廖學士詩跋》：行父兩孝廉船尾相銜，就余爲別，萬曆丙戌春仲八日，余以督粟如淮，孟孺、行父出其世父稚欽先生卷見示。時小泊富口，盱衡明卿先生不至。貰酒數行，頃之大風揚波，水天瀰茫，漁舟估艇，歷亂岸次，官柳依微，野桃的歷，爭破雨作妍，種種奇致，都與此卷互相映發。念吳先生且至，當爲盡一觥欣賞之。座中有皐倩茂才，爲明卿第二雛，所謂青鳳一毛，不減行父之視稚欽矣！　（陳）田按：此康陵時事。稚欽擬古詩，略無陳色。

《艷歌行》　《皇明詩選》卷一：舒章曰：不失古調。　轅文曰：羅羅清疎。

《妾薄命》　《皇明詩選》卷一：舒章曰：調本子建，聲情極合。　轅文曰：流麗。

《詠懷》（昔聞有遊女）　《皇明詩選》卷三：轅文曰：雅致近古。　《明人詩鈔正集》卷七：寄意悲涼，讀之可感，「影滅」一聯，寫得恍惚極妙。

《閨情》　《皇明詩選》卷三：舒章曰：典嚴。

《駕幸南海子》　《皇明詩選》卷八，舒章曰：逸調自佳。

《寄顏惟喬》　《皇明詩選》卷八：轅文曰：極似右丞，但稍薄耳。

《聞箏》　《明詩歸》卷三：鍾云：字字是以聲色求售，絕無一語及情。

寫出歌妓苦衷，使人歎息不盡。若認作樂境，便失作者意矣。凡懷才自鬻者，同此可憐。《皇明詩選》卷八：舒章曰：宋玉東牆之語太無俚賴，不若此結之有體分。　卧子曰：稚欽縱情倡樂，態致宜爾，比之十五王昌，未知梯姒也。

《夏日宴集宋寶山別墅留贈》　《皇明詩選》卷一〇：轅文曰：田園語，更不冷淡。

《答郭桐岡先生書》　《明文霱》卷一九：形容入妙。

《與殷子書》　《明文霱》卷一九：有激之言，不嫌醜詆。

《寄余子書》　《明文霱》卷一九：頹然自放。

傳記

紀事

《玉堂叢語・簡傲》　王廷陳爲文，頃刻便就，多奇氣。然好狎游，黏竿風鴟諸童子樂，又蹶不可馴。父母挾朴之，輒呼曰：「大人奈何輒虐海內名士耶！」爲翰林庶吉士，詩已有名，其意不可一世，僅推何景明，而好薛蕙、鄭善夫。故事，學士二人爲庶吉士師，甚嚴重，稚欽獨心易之，時登院署中樹，而窺學士過，故作聲驚使見。大恚，然度無如何，佯爲不知也，乃已當授官給事中，用言事故，詔特予外補裕州守。既中不屑州，而以諫出，知當召，益驕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疾。人或勸之，怒曰：「齷齪諸盲官，受廷陳迎耶？當不愧死。」一日出候其師蔡潮，以他藩道者，潮好謂曰：「生來候我固厚，而分守從後來，亦一見否？且生厚我以師故，卽分守君命也。」稚欽曰：「善。」乃前迎分守，而分守既下車，數州吏微過，當稚欽笞之十。稚欽大罵曰：「蔡師悞先生見辱。」挺身出，悉呼其吏卒從守，勿更侍，一府中慴伏，亡敢留者。分守窘，不能具朝餔，謀於蔡潮，潮爲謝過，

著録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廷陳《夢澤集》十七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二　王廷陳《夢澤集》十七卷，又集二十一卷。

《明史・藝文志四》　王廷陳《夢澤集》三十八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王廷陳《夢澤集》二十三卷。明王廷陳撰。【略】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夢澤集》　二十三卷。其集一刻於淮安，再刻於蘇州。此本爲其從孫追淳知潁州時所刻，乃第三本也。

藝文

王廷相《贈王稚欽歌》　休作《梁父吟》，發我千古萬古哀。大道無徵賢聖隱，至今心膽成寒灰。矯矯馮敬通，文章擅當代，口語成禍胎，禁錮老煙海。賈誼才高更少年，獻納多在王侯先。誰云絳灌不相忌，卻令流落長沙天。吾宗學士難比數，文炳龍鸞氣熊虎。不逐長安齷齪兒，低眉靦面求憐取。心存匡濟人豪英，白日未墜憂天傾。閶闔九門不得入，大叫直與蛟龍爭。上帝不言閽者怒，黑夜搶落芙蓉城。芙蓉城闕隔星辰，望美人兮江之濱。三閭憔悴自多事，五湖放浪眞閒人。茫然鼓柁不知遠，窈窕遊盡江南春。紫清仙人笑相友，不如且樂丘園身。君今莫邪尚在無，欲剸兕象須吾徒。天馬之足果無恙，刷雲看躍崑崙都。里中小兒不省事，鬬雞賭狗矜頭顱。君不見朝歌屠叟

稱偃蹇，八十垂竿渭陽汭。時來歙作明主師，分土營丘未云晚。

又《贈王稚欽》（存目）

何景明《贈王舉人》王子萬人英，詩名少日成。驪珠眠自抱，天馬傍誰行？旅食青楓改，秋吟素髮生。過逢見汝意，潦倒愧吾情。

又《贈王子》（存目）

廖道南《訪王夢澤園亭》（存目）

又《鴻輪篇送楚客南歸寄王稚欽》（存目）

馬汝驥《對雪酬仲禮兼簡稚欽》（存目）

又《雨中王稚欽見過》（存目）

又《短歌送陳殿講冊封之楚兼訊伯誠稚欽》（存目）

許宗魯《琴贈王子併附此作》南遊陟衡嶠，得此龍鳳材，配合太古琴，下指生風雷。一彈鬼神泣，再彈猿鶴哀，曲終有餘調，流雲淡徘徊。藏之翠錦囊，經歲何曾開，豈不嗜宮徵，俗耳多塵埃。春江觀之子，夜月翩翩來，解囊拂素絲，雅倡飛瑤臺。寂寥伯牙意，鍾期夙所諧，輟贈良有以，知音諒無乖。

又《送曹仲禮王稚欽汪子宿馬仲房江景孚五君子謫宦五首》（存目）

又《王子宅牡丹》（存目）

又《和王子登江子樓視病》（存目）

又《雨訪王子》（存目）

又《江上別夢澤王子二首》（存目）

崔桐《登赤壁寺閣王稚欽攜酒至》（存目）

薛蕙《李子中林懋易曹仲禮王稚欽夜過分韻得涼字》（存目）

鄭善夫《月下聽王稚欽彈琴》（存目）

又《冬夜過王稚欽》（存目）

又《曹仲禮索巾云將歸具茨兼簡王夢澤》（存目）

陳沂《贈同館五君出爲州》（存目）

皇甫汸《雪夜訪王稚欽投贈》（存目）

王格《國朝藝林詠之一・王稚欽》（存目）

吳國倫《八子詩之一・王吉士稚欽》（存目）

李開元《六十子詩・王夢澤廷陳》（存目）

雜録

《玉堂叢語・任達》王廷陳語余懋昭曰：「僕林居無營，上不慕古，下不肖俗，爲疎爲懶，不敢爲狂，爲拙爲愚，不敢爲惡。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沈，智鴟夷之逝，而汙其富。每景物會意，輒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倦則偃卧，卧不爲夢，厭苦俗途，寧獨無與。復究心老莊，保養性命。江湖乘興，漲則不舟。雅好雲嶠，苔滑磴危，鮮不緩却。此僕大略也。」

馬汝驥

論述

孫應鰲《西玄集序》余自入關中，訪關中學士大夫近代所譔述，徵文獻，乃鑑川王公示余《西玄集》讀之，犁然有當於心。集爲天水胡氏所叙，凡二百三石子選，選之總得七百四十八首，大略已具。鑑川公又求得全稿，付三石子因付余鍥，以畢鑑川公表揚之意。【略】因與論近代諸詩、關中諸詩，而及《西玄集》，三石子曰：「西玄子近體歌行法唐，古體法漢魏，於才情無戾焉，其可傳已。」余曰：「韙哉！」三石子又曰：「西玄子爲翰林編修，諫武皇南巡，被杖不屈。隨謫知澤州，親藩束手歛跡，貪墨吏解綬去，莫不以嚴見憚。所自樹奇特若是，顧終其官秩宗，未嘗有振矜色，讀其詩，率溫厚和平無亢逸者，斯又何也？」余曰：「世所謂才情者可矯致否耶？西玄子出其磨礪，裁其骫骳，委心素定，總術不迷，斯集之所由可傳也，使懷自樹奇特心，其養薄，其才情移矣，詩烏乎傳？」三石子又頷之曰：「韙哉！」乃轉旋遂風雨滿樓閣，余亟於行，乃罷觴。而別集既鍥成，三石子先卒不獲見矣。

是日相與論辨頗多，皆莫逆於心，以不關是集，故不著。西玄子姓馬，名汝驥，謚文簡，綏德人；三石子姓喬，名世寧，卽耀州人。嘉靖癸亥三月，如皐孫應鰲書。

呂顓《西玄詩集後叙》 西玄子秦之望也，其音固秦也，今讀其集，雅者如漢魏，逸者如太白，雄者如子美，至於劉、謝、王、楊之徒，又不知孰先孰後，卓哉周召之志、文武之思乎！是固以地勝者也。可泉中丞胡公得其編濟上，布而傳之，又從而叙述之，亟稱之曰「雍雅」，所謂以地勝者，非耶？嗟夫！西玄講沃著經帷，惠績留郡邑，教澤敷成均，獻納在銀臺，皆於是乎概見，而可泉公朋友之譽不可誣矣。故西玄子名益章於天下，而雍之諸君子與有賴焉。昔者孔子魯產也，其稱子賤而因羨魯之君子，由今觀之，人其謂仲尼私其鄉哉！時顓守東郡，集凡若干簡，藏諸郡齋。嘉靖十有七年夏六月望，北郡呂顓幼通叙。

劉天民《書西玄集後》 可泉翁之訂雍詩審矣，獨不曰詩有別才乎！夫富矣而侈之，病也。雅矣而晦之，累也。麗矣而豔之，傷也。豪矣而放之，過也。沉矣而鑿之，失也。警矣而奇之，害也。冲矣而俚之，妨也。是故匪師傳，末以承也。匪議聚，末以證也。匪問學，末以充也。匪江山，末以發也。匪幽思，末以遂。匪玄覽，末以大。匪卓立，末以高也。今夫律比宮諧，景會情飾，於暢神宣，物適天泯，斯於詩乎有得，凡此皆雍之賢之所能也，不其美哉！不其盛哉！西玄子尤爲傑出，是故好事者之樂刻斯集也。昔也有懷予之作，今此集不見，意當在別集云。嘉靖戊戌秋七月七日，歷下劉天民書。

馬汝驥《題西玄詩集後叙》 此卷二百篇，皆在館所作，錄以寓同志請益者，未嘗經選擇，不意遂爲可泉胡公序刻濟上，弟每嘆爲才之災也。今歷田陳公守廣德，予忝爲之佐，重取刻焉，辭不獲已，迺綴數言於末。中谿子曰：弟五十以前詩幾三千篇，自言苦心爲之，今聰明日減，病復憚煩，竟莫由以成也。夫詩一藝云爾。志少懈期難成，而況於經綸道□者邪□哉。嘉靖癸卯春三月中谿馬汝驥。

《藝苑卮言》卷五 馬仲房如程衛尉屯西宮，斥堠精嚴，甲仗雄整，而士乏樂用之氣。

《明詩綜》卷四一 黃淸甫云：仲房詩整練似法顏、謝，隊仗森然，且關中之產，氣自不薄。雖求之聲律，未造其深，亦不失爲高流也。蔣仲舒云：仲房詩有沉理而無玄趣。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仲房派沿北地。由其體鈍，存滓窳而舍神明。雖與稚欽齊稱，去而千里。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西玄集》 蔣一葵云：「仲房詩有沈理而無玄趣。」黃淸甫謂其詩「整鍊似法顏、謝，隊仗森然。求之聲律，未造其深，亦不失爲高流」。蓋汝驥刻意鎔鍊，務求典實。其長短皆在於是也。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三陳田按 侍郎詩鏤金錯綵，頗極璀璨之觀，惟少變化。

《元年郊祀二十二韻》 《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仲房此詩，亦有金枝翠華之氣。

傳記

王維楨《贈禮部尚書謚文簡西玄先生行狀》 西玄先生者，綏德州人也。姓馬氏，諱汝驥，字仲房。其先山西臨□縣人，有諱仲謙者，宋季兵亂避地綏德，因籍，故馬氏遂爲綏德人。五世而至秉吉。秉吉生震。震生永盛。永盛爲壽官，壽官生驄，驄號煙山公。馬氏自煙山公始讀書爲儒，而煙山公數奇，積學竟不第，以歲貢爲夏縣訓導，陞萬全教諭。教諭生四子，長汝駿，配党氏出，次卽先生，次汝驊，次汝驌，皆側室王氏出。教諭後以先生貴贈中憲大夫通政司左通政，党、王俱贈恭人。先生之生也爲弘治癸丑九月十九日，煙山公在夏縣學，其夕夢有月墮廨宇中，取而抱之懷，覺異之，以爲子得必顯。後煙山公自萬全棄官，攜先生歸綏德，先生尙幼，乃卽善舉子業，讀書一見輒誦，而又卽知聲律吟咏之學。試於有司，有司異之，稱馬生，以爲年少而奇，非常人也。乃正德庚午舉鄉試，丁丑舉進士，已選庶吉士，尋授編脩，號爲才子，能詩。然先生爲人，沉毅有大節。乙卯中，武皇帝且南狩，諫者輒獲罪，後縮莫敢諫者。先生曰：「卽畏罪，寧不爲宗廟朝廷所乎？」乃奮氣抗疏，率諸同館士六七輩赴闕上之，疏出先生手，切直言巡游有隱憂伏禍，不可。天子怒，罰跪闕下五日，已又杖之，諸上書者悉謫外，而

先生調澤州知州。澤故多王府，王率聽用邪小，暴侵民利，澤人苦之，而未能有禁也。乃因事稍懲其左右不法數人，爲條告誡，暴止。又王以書來請私，好答使者，去已即投書櫝中封之。所請或於法得□，又使將謝，乃首使者至櫝前，啓取書還之，實未發。爲報曰：「法誠如是，吾安敢低昂徇情乎？」後書不更來。陵川令葛者賄人也，害人，人怨之，廉得狀，議且黜令，有巡按御史者，以親故爲葛解甚力，不聽，竟致於法，威聲震於部中。辛巳，今天子即位，錄前諫者忠，詔知州還爲編脩如故，澤人攀泣而送之，以百千數，而前王以禁不得暴及投書不發者，亦郊祖頌德焉，曰：「馬先生民之父母，國之正人也。」其年天子用吏請，旌忠加俸一級，名由此益顯。癸未會試爲同考官，以觀□才氣取士，士多類已。乙酉，武宗實錄成，有纂修勞，陞脩撰。明年母王卒，歸三年，煙山公亦卒，先生連哭其父母，至嘔血毀形制，起陞南京國子監司業。會天子幸太學，充講官，坐講言辯而正，賜文綺。而司業壓於祭酒，不得有所規畫，然諸生固知憚馬先生。先生持重有儀度，居數歲，陞南京通政，又三歲爲南京國子監祭酒，於是先生概然曰：「自予爲司業，固嘗念諸生善逸，繩之，今與諸生約度所能行耳，期勿犯，犯必罰，如懸格不解。其所約有懲跅弛、勤考課、愼德行、肅威儀數事。今制：太學生出，散諸曹歷事，出序視人，不得越而捷者。或因貴關說求越疾出，不聽即序，及故抑奪之，曰：「以懲求者。」蓋自是太學之教彬彬循循，多可觀云。庚子，禮部右侍郎缺，陞祭酒右侍郎。當是時，少傅嚴翁爲宗伯宮詹，松江孫公爲左侍郎，而上興禮樂，創制度，諸大典更起不絕，諸公日聚講議，而先生洽覽群集，習識今昔，故遇可言則問答如嚮，平居視之，顧恂恂若不能者。嚴翁賢之，又嘗善其詩，愛重踰等。居久之，嚴翁拜相，見上言馬侍郎賢，上由是知侍郎，因以其官加翰林侍講學士寵之。而先生故病肺，爲詩即愈益工，自始仕至今未嘗一日廢書不觀，皆勞弊心神，由是復病。會又哭其內子，鬱鬱惻惻不能平，遂卒，癸卯十一月六日也，年五十一。上聞，札下內閣問故，嚴翁具悉而對，上悼之，爲遣官致祭護櫬歸，敕有司營墓，加贈尚書，以其德□謚曰文簡，蔭孤逢乾爲官生，皆殊渥也。令不死，得乘會歛起，佐明主，濟昌時，其功業可勝道哉！公故嘗論政有三要五術六微七疵八難，說甚具，竟不及施，死矣。公性廉，不好居積，所得俸祿悉以給昆弟親戚困無依者。弟汝驊死，厚恤其孤，而汝驌亦藉以立。有甥十餘人，

數來乞分，公應之不爲怠。卒之日，御史楊子本深以其女聘逢乾，郎中南子逢吉、檢討王生維楨皆以鄉故，咸會哭其室，已共發笥視之，無有也。翌日，嚴翁來吊，知之，爲賻治棺殮，而今右相南郡張翁者以繼嚴翁爲宗伯，與文節爲寮，又來賻，而孫翁又時時即其館撫孤逢乾，而憐之若己子云。公初娶郡人劉英女，以弘治壬子正月十三日生，嘉靖己丑三月十九日卒，年三十八歲，有婦德，事載墓誌中，贈恭人，生一子四女，咸夭。繼娶劉氏，故霸州知州劉君璋女，封恭人。恭人天性樸儉，衣不御綺，日食一菜，脫粟之飲，實助公廉。又慈，家人有生得野雀獻者，亟命放之，先公五月卒。實七月二日也，距其生正德癸酉八月十七日，年三十有一。女幼。側室張生一子，即逢乾，卒十年所矣，公室遂無人，卒時獨二孤哭其帷，而弟汝驌及汝驊子曾亦至哭之。【略】楨於文簡公爲館局晚進，又甚不肖，而公顧謂我爲小友也，接遇至勤，行能緒論，私竊實多，乃遂與紀次其事。公所著詩文若干卷，公且卒之十日，自榻前屬楨舉手曰：「幸爲我校此集收之，令無散滅亡也。予歷官多閒曹，建立少，最致心力獨此耳。」公談詩常依深嚴，忌漫緩淺俗，今校集乃自作，固如此，校定且謀之梓，擬稱曰《西玄先生集》，而未能也。先生號西玄，今刻《西玄詩》行世者，集中十一耳。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汝驥，字仲房，綏德州人。正德丁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正德己卯，當授官，值威武南巡，率同館士六七人赴闕請止，罰跪闕下五日，拜杖，出知澤州。世廟即位，錄諫官，召還爲編修，歷修撰，南北司業，南京祭酒，升禮部右侍郎。上方興禮樂，創改促數，諸公日聚講議。仲房博覽典故，平居恂恂不出言，遇集議則矢口駁正，斧劈理解。分宜數言之上前，將大拜，以病肺卒官。死無以爲斂，屬吏醵錢爲庀喪事，贈禮部尚書，謚文簡。有《西玄詩集》。黃河水曰：「仲房詩整鍊似法顏謝，隊仗森然，雖求之聲律，未見其深，亦不失爲高流也。」

著録

《四友齋叢說》卷二六 馬西玄遊西山諸寺古詩十餘首，其清警藻絢，出何、李上。今所刻行一小本，乃胡可泉校定者。其全集有詩六本、文四本，

王槐野以此見託，恨余貧薄，尚未能入梓。余受二公之知最深，倘數年未死，終當了此一事。此百年大業，若使其湮滅不傳，則負二公者多矣。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國史經籍志》卷五　馬汝驥《西玄集》，關中馬汝驥著。

《千頃堂書目》卷二二　馬汝驥《西玄集》十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馬汝驥《西玄詩稿》十卷。（字仲芳）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西玄集》　馬汝驥《西玄集》八卷。明馬汝驥撰。【略】是集古體二卷，今體六卷。

雜録

薛應旂《送馬西玄序》　余少時則聞關中多才賢，意必有若人者出乎其間。及長游京師，乃益習聞諸名公，而西玄公則其一云。公茲以南祭酒進佐禮卿，人皆謂公素明禮樂，必且飾儀敷文，增修縟節，以章盛美。余竊觀公，豈其有至意存焉者乎！【略】憶嘗見公每惜賈誼之才，而高漢文之見，謂其愛養生息，海内富庶，庶幾成康，豈眞以禮樂未遑爲是邪？夫亦以協氣嘉生，人心歡悦，而禮樂斯有所措也。公茲往哉！漢世故事已無足論，虞舜在上，可以亮天工而和神人矣。

李開先《六十子詩・馬西玄汝驥》（陝西綏德州人，進士，禮部侍郎，贈尚書，謚文簡。）　行業如圭璋，文辭光琬琰。（歷官至亞卿，身後不能殮。）卒於官，囊不滿十金，棺殮費俱同官及司屬出辦。

王維楨《同鄉祭馬西玄先生文》（存目）

胡侍

趙時春《胡蒙谿集序》　蒙谿丈人釋典謁之班，遁於五陵之墟，將謝紳纓，以畎以漁，力休而歌，歌而成章，歷閱滋久，裒輯成集，以示顓蒙野人。野人駭而問焉，曰：「此豈終南沃野倜儻淑瓌之英，長河鉅關蓄秘滴曠之氣，而有是與？」曰：「然。」

孔天胤《蒙谿集序》　蒙谿胡先生，誕膺醇叡，弘體沈潛，早策鴻蜚，中迴鳳覽，乃遁跡深栖，壎埃無滓，博綜反約，神理並融，蓋墳典之菁英，儀極之奥衍，邃於是乎！而歲月所假，著作所臻，則章章而載還古禮，句句而言返今樂。蓋其緣情建標則窮神內瑩，體物施采則含景外彪，細則析於毫箴，鉅則周乎滂沆，故程憲司契，檢鏡獨持，淹疾莫窺，首尾咸麗焉。即使楚材同生，漢儁齊世，與談賦心，蓋亦如斯而已。斯固作者之朗暢，必傳之所不疑也。夫淵岳其衷者，可以列高深，金玉其相者，可以叙文質。摭華拾實，藝無本而不立，言靡文而弗行矣。三復蒙篇，一貫斯理，信哉，非空浮華如是是之取爾。時余與秋渠張子，共愛希有，同期廣録。雖琱琰之未能，庶鋟梓之可就。將命匠作，各叙其旨一篇。事存表實，言不殫微，匪言弗殫，微故難究。

《藝苑卮言》卷五　胡承之如病措大習白猿公術，操舞如度，擊刺未堪。

李開先《六十子詩・胡蒙溪侍》（陝西咸寧縣人，進士，原任鴻臚寺少卿。）抗節古人行，身潛名愈揚。爲詩不數卷，大半似初唐。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承之詩原北地，而五言頗近信陽。弇（州）稱之云：「雖於風雅未縣合，往往時材骨格殊。」亦不失實。《送劉德徵守夔府》云：「國有蠶叢古，城聞白帝雄。龍蛇夏禹廟，雲雨楚王宮。羽檄通南徼，樓船進北風。還令蜀父老，喜得漢文翁。」

《涼州詞》《明詩歸》卷五：（末句）鍾云：巧甚，而出之以拙；人知其拙，不知其拙出於巧。盛唐妙境。《皇明詩選》卷一三：卧子曰：似李獻吉。　轅文曰：唐人演樂府爲絕句，其調有如此者。

《九月同陳魯南文徵仲翰林劉希尹薛君采二吏部登海印寺鏡光閣》《皇明詩選》卷八：　舒章曰：清舉不薄。

《登漢武玄都觀》《皇明詩選》卷一一：　舒章曰：流藻甚合。

許宗魯《鴻臚寺右少卿胡公侍墓誌銘》　公姓胡氏，諱侍，字承之，別號蒙谿，應天府溧陽縣人也。國初諱士眞者，明醫術，坐累謫戍陝寧夏衛，歷四世皆爲寧夏人。司馬公卒，賜葬陝西咸寧縣韋曲，得守冢墓，遂爲韋曲里人。公少治書爲縣學生，正德癸酉舉鄉試。丁丑舉進士。戊寅授刑部雲南司

主事。辛巳晉廣東司員外郎。嘉靖壬午晉鴻臚寺右少卿。甲申謫補山西潞州同知。乙酉下詔獄，事白，奪秩編民。戊戌詔復其官。癸丑十二月四日考終於家。距生弘治壬子十一月六日，得年六十有二。明年甲寅十一月四日祔葬司馬公墓次。所著有《蒙谿集》三卷、續集一卷，《墅談》二卷，《眞珠船》二卷，《清涼經》一卷，傳之於世。右狀所載如此云。維公靈炳肇生，粹敏夙賦，垂髫穎慧，族稱豹變之資。弱冠敷揚，鄉舉鳳輝之覽。逮過庭之服習，遂遊泮以翱翔。胸羅星斗之文，落筆而煙雲滿紙。腹蘊經史之奥，縱談而古今懸河。首薦鄉書，省推籲雋，繼登廷對，朝慶得賢。仕始白雲，著火雷之剛決。明垂黑索，並日月之靈融。式慰勤而折獄以情，體欽恤而求生於殺。淮南密網，解三面而仁活千人。定國高門，敕五刑而慶延百世。陟卿禮寺，佐肅朝章，寅恭贊導乎百司，軌度儀刑乎四裔。瞻天□尺，身依斧扆之榮。捧日周旋，晉接冕旒之貴。叔孫制禮，體統正而朝廷尊。公西立朝，應對諧而賓客悅。無何崇祀議興，嚨言訟聚，公乃橘性不化，荼苦遂罹。賈誼少年，自速長沙之責。子牟忠悃，常勤魏闕之懷。方內咎以圖新，忽外尤而作戾。紛馳錦貝，組織無端，載錮圜陛，控白何所。公惟究心義畫，誦言臣罪當誅。絕念鄒書，仰恃皇明有赫。既而大地生春，恩深玉律。覆盆回照，德沛金雞。沐雨露之鴻私，放山林而獸逸。於是瘁躬畎畝，畢志典墳。三農既隙，頌至仁於擊壤之歌，四部窮探，揖往聖於羹牆之接。謝靈運放情自適，賦登山臨水以徜徉。邵堯夫知命樂天，咏月霽風光而爾雅。貧無儋石之蓄，樂且有餘。富有貫斗之才，學如不及。雖古人三冬之苦，八斗之雄，方之恐不能前也。故其著述精研，搜羅極至，秦封孔壁，了無遺文，汲冢湯盤，倏興雅道。謂爲詞林之宗匠，學海之鉅儒，蓋無忝焉。而又天畀純孝，性篤友恭，敦彼彝倫，愼茲庸行，執喪則毀瘠越制，侍養則色志無違。昆季念孔懷之休，妻子翕好合之美。生年華胄，不染紈綺之風流，投老窮居，克厲貞松之志操。古云居養易習，享困移人，可無其咎矣。公器度深沈，識見警捷，剖紛劇劇，不假盡詞，應變持危，有同素畫，而乃禁不迄用，卷以迻終。嗚呼傷哉！魯也托契於公，自髫伊始，何天不弔，隕我良朋。感交道之始終，慨斯文之凋喪，爰製韻語，慰公於幽。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侍，字承之，咸寧人。正德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鴻臚少卿。嘉靖初，追尊獻帝，議者力辯兩考之非，承之上言：「祖訓：兄終弟及，蓋嚴嫡庶，防覬覦爾。魯嬰齊不受命歸父，漢病己不受命昭帝，何以受命爲哉？唐睿宗不當兄中宗，宋太宗不當兄藝祖，以其爲君也。不當稱兄，則不當稱伯，明矣。」上怒其狂率，出爲潞州判官。乙酉下詔獄，除名爲民。戊戌，有詔追復。承之初以不附濮議謫官，厥後下獄，不知所坐。許伯誠志其墓，駢語塡塞，無所考焉。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胡侍《眞珠船》八卷，《野談》八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〇　《御時忠年譜》二卷。　又卷一二：《清涼經》一卷、《野談》六卷、《眞珠船》八卷、《笑資》九卷。　又卷二二：《蒙溪集》十一卷、續集五卷。

張經　蔡經

論述

黃臣《半洲稿序》　半洲先生崛起閩中，非聖不師，非經不窮，又得壯遊於四方，得江山之助爲多，故其詩文非人人所能及者。偶觀《北寓》、《南行》、《西征》、《東巡》四稿，讀之感嘆不忍釋手。吾郡司馬太守彙而萃之，並刻以傳，嘗告予曰：「半洲公資忠厚，故政令簡以嚴。心樂易，故軍民安以和。因暇登臨，矚望徘徊，俯仰今古，時得於吟，椽筆高揮，香墨淋漓，放縱橫貫，出入晉魏，飽酣漢秦，爲世傑作。儻得司馬子長九原復作，與半洲並騁藝苑，接踵墨莊，則其衆作森列，奚止於是？必極公之文，又當絃歌而薦郊廟，彰典冊而施朝廷，與豐功偉烈並立於天地間，以傳於有永，則公之所作又不止是。於時幸再示一觀，予當磨穹碑鉅碣，大書深刻於岱宗滄海之濱之崖，以昭名山大川之助，使天下之人知詩自養氣中來，如司馬子長也，尚屏息以俟。」嘉靖丙申冬十二月吉旦。

林瓊《半洲稿後序》　公之資剛而明，溫而肅，孕天地正大之氣與？又博學會理以澄其原，沉謀靜慮以定其適，擊回挫墨以作其壯，植倫匡紀以堅其

節，洞幽宣結以達其厚，由是屹而弗頗，通而弗爵，完而弗斲，蘊之爲道義，顯卬粹白；發之爲文辭，雄渾沖淡；塞之爲功業，廣廓崔嵬。浩然燁然，彌漫寰宇，故《北寓》則光上國，《南行》則光吳越，《西征》則光邊陲，《東巡》則光齊魯，在茌珙璧其著作，而板傳而口誦之。於乎嫩有本哉！經云：豈弟君子，四方爲則。其公之謂乎？嘉靖丙申冬閏月吉旦。

葉洪《書半洲稿後》 夫人秉天地之至淳以生，當其不汨於人，不持於習，情所自發，發而爲詩，是雖出於匹夫匹婦也，而聖人有取焉，此風雅之淵源也。后世作者，矜飾虛麗，迷失本眞，若《長楊》、《子虛》之流，蔚然詞葩之宗，而人之視之若俳優然，是尚能通於先王之教矣乎？【略】御史中丞半洲公之風，而公之樹聲餘韻協比罔極已，其若夫言辭高迥、格調精深、製作源泳，咸其自著焉爾，觀者當自得之。嘉靖丁酉春王正月吉日，賜進士、山東提刑按察司僉事，信陽王納言撰。

劉璣《北寓稿後叙》 《北寓稿》，我半洲公宦游京邸所作。於時士大夫相與周旋，與凡榮遇感懷、登眺閒適，興所到處，輒於詩焉發之，蓋公才閎於中，而文肆於外，故形之篇什，眞足以上裨治化，下矯時俗，渾渾噩噩，有古人風，固非有體無用、徒爲作者之聖而已，又豈絺章繪句之士、專事鉛槧者可彷彿邪？璣不敏，莊誦之餘，深以得與斯文爲幸，且冀傳之來學，俾知半洲公之端矣，然精其義必達其本，得其細不遺其巨，後世靡究斯旨，是故明良風雅之音亡，而悲淫欲豔之辭作矣。觀《北寓》、《對月》、《姚園》、《青羊》、《潮郡》等作，殆細巨之義不廢矣。昔半洲翁寓燕京，首直省闈，再列北寺，出入肅穆，懷國惓戀，封言時事，慷慨不忘，皆一時之紀云。詩首尾凡七十七首，古近律、四五七言、行俳雜備，刻於濟南，彙附全帙，而各分其目。屬吏海鹽顧霑頓首叙。

王納言《叙北寓稿》 《北寓稿》者，大中丞半洲公拾遺時所署什也。【略】司馬子泰校梓於歷山之麓，俾與《西征》諸集並傳，蓋將飫醇液之味，樂恬淡

敷闡性靈□□□□，上經國體，下甄□風，非但浣轣肺腸、縣奇鬻能而已，如先生，可謂有志於好古者非邪？然則雕鏤之藝，非發於情性之衷者，曷能著於采錄哉！

楊鎡《西征稿序》 是帙廼吾師半洲蔡公奉使關西所著也，鎡得而讀焉，見其憫時吊古，撫景寄興，與夫贈送餽遺之類，要皆氣昌而渾，語嚴而工，情暢而正，是雖憩車抽筆之餘，而寓憂國愛民之意，蓋渢渢乎《三百篇》之遺音，實詩家之法程也。惜舊本刻之東吳，滯於一隅，傳而弗廣，鎡竊深慨焉。乃捐俸繡梓，布之四方，思與海內有志於詩者共之。噫，此特公之餘緒耳。若夫勳功政績，照耀當時，流芳汗簡，當與此帙共傳於不朽云。上黨門人楊鎡頓首拜識。

張鳴《東巡稿序》 觀先生《望雨》之詩，其情悽；《喜雪》之詩，其情暢；《對月》之詩，其情切；登山望峰之詩，其情曠；觀泉泛湖之詩，其情幽；拜孔林謁顏廟之詩，其情慨。於乎，悽憂夫時者也，暢樂夫民者也，切好夫君者也，曠見夫道者也，幽共夫物者也，慨跂夫聖賢者也。噫，詩者先生之緒餘，詩固不足以盡先生蘊，而蘊不因詩可求乎哉！雖然，先生諫議有草，平反有錄，均力墾田有集，里甲驛傳有事宜，功業之見于制作者，又不直詩而已矣。嘉靖丙申閏冬之吉。

李人龍《東巡稿識語》 半洲翁綏猷東土，彙什萃帙，爰顏巡稿梓之濟郡，猥吏人龍捧詠終之，凡山川雲物之狀，風景俗尚之願，感懷酬贈之賦，班班拭目。是故於《望雨》見憂民之切焉，厥辭多豫。惟憂思濟，仕道達矣。於《開讀》見愛君之懇焉，厥辭多謙。於《引泉》見作士之勤焉，厥辭多渙。於《開讀》見愛君之懇焉，厥辭多豫。惟憂思濟，仕道達矣。惟作思養，師道樹矣。惟愛思忠，臣道貞矣。讀者畢考全集，廼知翁之作悉根理道，匪徒恃揮毫染翰已也。屬下吏華亭李人龍頓首謹撰。

《靜志居詩話》卷一〇 襄愍死非其罪，郡志冤之，國史白之。而愚山氏以爲東南之論殊不然。傳聞異辭，不可不覈。以余所聞，趙文華病篤，命禱其平生所陷六人，襄愍其一。則文華已心悔其誣。且與楊忠愍同日死於市，公行止未決，聞里人能以箕召仙者，命卜之，神良久不至，忽然箕旋轉如風，食頃乃止，大書曰：「吾關雲長也。」留詩曰：「月落金城鼓，無拔劍橫槊氣。《蘭河曉渡》云：「萬里黃河渺渺中原隔，紫塞迢迢邊地寒。西望旌旗連瀚海，東來風雪滿皋蘭。萍蹤萬里休惆悵，虎節龍沙亦壯觀。」蓋正當太倉、歷下初變風氣之時也。

《制義叢話》卷五 侯官張廷彝(經)，在嘉靖間經略東南，掃平倭寇，王江涇之捷，爲東南戰功第一。時趙文華視師，遲三日始到，馳書欲專其功。公於先一夜奏捷，趙銜之次骨，嗾其黨以冒功劾之，棄市。江南士民，哭聲震天。後數年，冤亦旋白，賜謚襄愍，《明史》有傳。吾鄉余田生先生(甸)亦爲撰傳，則在修《明史》之前。有《張半洲詩集》，而文集未見，余僅從甲癸集中得其制藝一篇，題爲《禹吾無閒章》，起講云：今夫爲君者，天逸之以聖人之位，而其所經營者，又有百倍於人之事，故圖大者略細微，謹小者缺美備，古今感慨之所由也。後二比云：開天之主，制度非其所不足，恐一有侈其美盛之意，即非所以昭法則於子孫。禹惟躬持節儉，而以時修庶人之行，雖一節之微，亦視爲天心物力所關，而不敢過享乎崇高，詎得議其盡飾也哉？平成之後，憂勤非其所不能，恐一有偏於節損之心，亦非所以稱顯庸於奕祀。禹惟崇尚典章，而以身盡開創之規，雖一端之見，亦懍爲帝命民情所繫，而不敢稍存其謙讓，有不服其宏遠者哉！按此文全篇已錄入《閩文復古篇》，始知儲中子此題文，家絃戶誦，其源蓋出乎此。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經，字廷彝，復姓張，侯官人。正德丁丑進士，以南兵部尚書，總督浙直禦倭軍務，改左都御史。趙文華視師，言其畏巽失機，玩寇殃民，逮至京論死，追謚襄愍。國史於經之被逮，力言其功，爲文華、嵩所譖冤死，而東南之論殊不然。永陵史出江陵手，傳聞異辭，不可以不覈也。

《明史・張經傳》（存目）

《閩小記・張司馬》 閩張大司馬經，懸車日久，忽有倭亂，起公總督。公行止未決，聞里人能以箕召仙者，命卜之，神良久不至，忽然箕旋轉如風，食頃乃止，大書曰：「吾關雲長也。」留詩曰：「萬里縱橫事已空，戰袍裂盡血猶紅。夜來空有思鄉夢，雨暗關河路不通。」書畢而去。公殊惡之，然逼於朝命，遂出破賊，後果爲趙文華所譖棄市。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半洲稿》 四卷。明張經撰。卷首題曰蔡經，蓋其未復姓時所刊也。經字廷彝，侯官人。正德丁丑進士。累官南京兵部尚書，總督軍務，改左都御史。爲嚴嵩構陷，坐以失律棄市。後追謚襄愍。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第一卷爲《北寓稿》，乃經官御史時所著。次爲《南行稿》，爲嘉興府知府時所著。次爲《西征稿》，爲大理寺卿奉命安輯關西時所著。次爲《東巡稿》，巡撫山東時所著。

《千頃堂書目》卷二二 蔡經《半洲詩集》七卷。（字廷彝，侯官人，復姓張。）

王謳

顏木《王彭衙詩序》 夫王子可謂知詩矣。詩者，材欲其博而要，識欲其周而遠，意欲其澹而超，興欲其率而逸，調欲其高而雅，格欲其俊而古，聲欲其清而協，使事無彼，造意無我，工句無俗，鍊字無跡，有所取以知其行，有所與以知其德，有所鄉以知其志，有所憤以知其氣，有所歎以知其世，有所寄以知其道，本之以七欲，申之以四無，終之以六知，而詩道畢矣。世之論者率高李杜，今其詩具在，抑將磬其平生焉。王子戊逮丙才九年，所作近千六百篇，使天假之以年，豈止斯而已乎？雖然，神理超，虞歌數言不爲簡；事道縟，周詩三百不爲繁，此可與知者道也。九峻陳子持憲吾省，攜其稿以從，因范子以相示，故爲之體別如此。嘉靖甲午臘日叙。漢東顏木撰。

陳嘉言《王彭衙詩跋》 王子關中人，名謳，字舜夫，別號彭衙山人。幼穎悟，鄉人異之，及長，風神俊逸，詞翰比麗，倜儻不羈之懷，雖古志人無以尚也。中正德丁丑進士，爲冬官主事，改秋官員外郎，轉山西按察司僉事。所向以文章飭吏事，傑然爲當時所重。踰三年以疾歸，歸則亡矣，春秋才三十有六也。嗚呼！壽不儷德，位不稱才，命也如斯，良可痛已！嘉言素善王子而愛其詩，因於乃兄青門子求所遺稿，得一十二冊，攜以入楚，請於漢東子體別之，而託范守欽刊諸木云，觀者可以知王子之志矣。嘉靖乙未元日，里人九峻陳嘉言謹跋。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謳，字舜夫，白水人。正德丁丑進士，除工部主事，改刑部員外，遷按察司僉事，塡宣府。引疾歸，卒年三十六。舜夫風神散朗，負氣任俠，有高才而無貴仕，故多煩促嚬殺之音。五言隱秀，時可尋味；七言專力學杜，古體多率易而乖音節；今體每纏綿而乏神理。然其視關中同時許伯誠、馬仲房之倫，則已超乘而上矣。詩曰《彭衙集》，自正德戊寅逮嘉靖丙戌才九年，所作近千六百篇，漢東顏木爲序。

《明詩綜》卷四一 王子衡云：舜夫如敗鐵網取珊瑚，用力堅深，得寶自少。康德涵云：舜夫才情之妙，近日罕睹，典麗咸備，機軸不凡，蓋作者之雋也。蔣仲舒云：舜夫頗饒氣格，兼多沉思。惜其純駁相半，如披沙揀金，治璞取玉，殊勞匠手。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舜夫詩多至千六百篇，譬田甫田，種豆成萁，若苗有莠，當屬關中下農。《夜行》一篇，其汙萊之嘉穀乎？其辭曰：「夜行如在旦，殘月清林光。雲氣集深澗，露華生早涼。白沙鬱浩浩，翠壁凝蒼蒼。寂歷松柏徑，經過花草香。雞聲互村落，曙色動柴桑。卽事況多感，離心含永傷。」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三陳田按 舜夫詩集存詩太多，蕪蔓不翦；時有俊篇，不愧名家。竹垞嗤爲關中下農，無乃唐突。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王彭衙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二 王謳《王彭衙集》四卷。（詩以年月爲次序，起正德戊辰，迄嘉靖丙戌。）

蔡昂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昂，字□□，淮安人。正德甲戌探花，除編修，

官至禮部左侍郎，贈尚書。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二　昂字衡仲，淮安衛籍，嘉定人。正德甲戌第三人及第，授編修。累官禮部侍郎，贈尚書。有《頤貞堂稿》。

《送劉希尹同年》《靜志居詩話》卷一〇：函山（希尹）諫草兩陳，再笞闕下。其調知壽州也，故事：京官外謫，出都時以眼紗自蔽。過部門，選人擁其馬不前。函山（希尹）擲紗於地曰：「吾無愧於官，俾汝輩見吾面目可耳。」蔡鶴江送以詩云：「元祐黨人滄海外，貞元朝士曉星前。」王耕原送以詩云：「君不見盤中紫脂蟹，疇昔橫行今安在？又不見坐上虎皮裀，當日負嵎思殺人。世間反覆那可數？鄙夫何事用心苦。」蓋以刺讒人也。

《千頃堂書目》卷二二　蔡昂《頤貞堂稿》。

薛應旂《祭蔡鶴江先生文》　某自髫穉讀公文章，竊知慕公，分緣蹇薄，垂二十年未獲窺公戶牖。乙未南宮，公適校士，遂以程文受知門下。鄙劣無似，方且自愧，而公顧莞然曰：「吾之於子，頗類東萊之知子靜，而猶未能薦也。」顧余何人，敢當斯言哉！自是旅淪落江漢，公兩寓書勗以堅忍。是公惓惓造就之心，未嘗以疏遠或遺，而某之夙夜不忘公者，詎謂一別公而不及再見也。

李開先《六十子詩・蔡鶴江昂》（存目）

許穀《景賢十二詠・蔡侍郎昂》（存目）

陸粲

論述

綜論

周復俊《陸子餘集叙》　夫才長者義則疎，辭工者詭於道，義精不詭者，或枯槁不腴、湮鬱莫罔。公天姿高朗，而蘊深湛之思，緯之以淵懿之學，直悟玄解，自得於心，翛然渟沉，孰窺其奥？而王公文恪、太宰羅公欽順洎海甸英賢，虚懷質疑，往往出精見以折衷，而彼皆自弭服式，是測公之造得其髓矣。然察其志之嚮往，諒以救時爲仁，經世爲大，司諫未幾，封章疊上，皆關綜理道，縣合幾微，其指斥權姦，剪刻黨類，凜然莫能逃其罪於千載之下，永新出宰，闔闢有神，不載期而報政，夫豈徒韜精墳籍者哉？【略】嘉靖甲子穀日，南京太僕寺卿、前進士，年生周復俊撰。

呂光洵《貞山先生集叙》　往歲洵遊姑蘇，得見陸貞山先生而論政焉，先生應之如響，已又與論古今文學異同之旨，先生蓋曰：三代而降，漢司馬子長尚矣，班孟堅亦其儔亞也，其著作渠矱，炳炳可述焉。魏晉以下弗道也。他日出其所著文若詩若千篇，示洵讀之，鏘鏘乎漢之餘音、孟堅之遺矩也。【略】古之人嘗稱文章家窮而益工，夫士不遇時，懷材抱器，鬱鬱無所試，自放於山水幽曠之地，世之利害得失、毀譽榮辱不嬰其中，因得縱觀古昔書契、典謨、風雅、卦繇、丘索之文，傳記所載賢人君子奇瑰卓犖高世之行，可喜可愕咸託於文詞，其志深，其思逸，信其言工之易也。然多怫鬱憤惋不平之氣，求其從容深厚可誦，法如古衡門、泌水之什者，鮮矣。先生躡足青雲，致身侍從之列，執簡論思，斯文已著，奚俟窮而後工耶？既而返服草堂，日引其鄉之髦俊，與南北縉紳之士，往過其廬者，講業談藝，悠然終日，而不知身之隱約而棲遲也。豈與世之逃形匿影、竭竭山澤之癯者倫乎？校其所論著，咸雅馴有則，而憤激怨刺不形焉，其所養蓋可知矣。惜乎立朝行義之日淺，施於事業者未究，而巋然表見乎世惟文章也，悲夫！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賜正二品俸，紹興呂光洵信卿書。

許穀《跋陸貞山文稿後》　貞山陸給事與余同舉京薦，治《春秋》，爲文甚奇，迭取魁選，一時學士讓其獨步，不敢與之爭衡。及拜夕郎，言事忤旨，遠謫嶺徼，尋移邑令，竟謝病歸矣。正人不容，長才未試，識者至今惜之。余春試屢北，因求田海上，常造給事之廬，數款余貞山草堂，酒半議論逸發，不減少年。大抵憂世憤俗，烈烈侃侃，不作流連軟美之語，信偉人也。厥後余叨仕籍，奔走中外，音問稍疏，及自豫章入京，道過閶闔，君訪余舟中，握手道故，風采視昔殊勝。將別，手此編見示曰：「歸來鮮有述作，僅僅此

帙。君還，幸爲我評之。」吏隱多暇，展讀不能去手，嘗僭評曰：「君之文尺度精密，條理疏暢，縱橫斬絕，略無贅語，始終壯健，不爲靡詞。若紀事則曲盡物情，論政則深切時弊，不俟言也。比物醜類，其長松矯矯、絕澗泠泠者乎！求之古人，當在子長、明允之間。吳中纖麗之習，既非同軌，即近世學步西京，游心海上者，恐當以君爲最矣。」三復既久，敢以是復，倘傳諸藝苑，當必以余言爲然。

王世貞《吳中往喆像贊》 陸貞山先生粲，字子餘，一字浚明，生而朗秀，長身玉立，美鬚髯。自其諸生時，則已爲王文恪所賞識，曰：「是子也，材非吾翰林所能有也。」而久之乃舉鄉試，魁其經，明年會試，復魁其經，以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凡七試皆居首。當是時，新貴人張、桂長翰林，先生恥爲之寮，約諸庶吉士毋得往見，張、桂銜之，中於上，謂皆故相費公宏桃李。以故當散館，公仍試第一，而僅得工科給事中。先生上言，請開弘文館，與博聞有道之士講說政術；開太學，舉貢諸生，途與進士並，王國及教官材者一體遷擢。士毋得乞遠方，遠方二千石以上，毋以不及調，行太僕苑馬鹽運，毋以下考遷。又上久任使、慎考察、汰冗官、復制科四事，皆次第采納。故相楊公一清，見輒嘆曰：「子自愛，眞經世才也。」先生以是益自信，論事亡所避。主浙江試還，而法司與廠衛獄互異，上右廠衛，至爲斥臺長浹，先生力言其不可，以是得上怒，下詔獄杖三十，尋釋之。時張與桂俱繼相，擬楊公後，先生遂露章劾其奸，上爲之罷二相，一時朝廷肅然望治。而上尋入霍詹事韜語，謂先生緣楊公指，於是首召張，而楊公不自安，更請去，而先生再下詔獄以謫矣。先生之自都鎮驛丞遷永新令，有善政，其士民多謳謠之。而念相張數躓起，不能不相中，且母老，上書乞致仕歸，里居凡十八年，中外論薦者，無慮三十疏，而皆報罷。先生以母老，多戚戚，爲選聲色以娛之而已，不能無染指。及母死，悉屏去之。先生性伉爽，每語意氣及不平事，慷慨攘臂，鬚盡張。其爲文精雅有法，得班氏及韓歐遺意。

《盛明百家詩・陸貞山集》 曩嘗過公第，見其居室之美，歌舞之盛，嘆惜以爲猶夫人耳。及攷志狀所紀，文章氣節，行誼政事，類多士林所遜讓。若公，豈所謂可大受不可小知者耶！世固有浮沉時好，而居官立朝，克自樹立，侃侃不拔者，公其人乎？詩恨不多，收刻三十餘篇，用傳不朽。是歲乙丑隣郡舊與生是堂俞憲識。

分論

《秋水亭》《明詩評選》卷七：恰好絕句。

《送汪僉事之湖南》《明詩評選》卷八：閑事寫出有情，此外非無意，不屑用耳。

《憶家君》《明人詩鈔續集》卷七：林若撫云：先生七歲時作。

《寄葛太守子中》《明人詩鈔續集》卷七：三四用事入化，五六虛對實，亦自在。

《與華修撰子潛論修史書》《明文授讀》卷一八：先夫子曰：陸粲，字子餘，長洲人。貞山文秀美平順，不起波瀾，得之王文恪居多，乃歐陽之支流也。

傳記

《名臣謚議・陸粲》 直隸長洲人，永新知縣，前工科給事中。初入中秘，新貴人張、桂長翰林，粲約諸吉士毋往謁。張、桂銜之，出爲給事中。言事多經國大計，典浙省試時，各省錄咸列鎮守內臣名，粲獨削去之。偶法司論獄與廠衛互異，上右廠衛，爲斥臺長，粲力持不可，下詔獄，杖而釋之。張、桂方用事，粲極論之，並諸要人，疏入自分必死，乃得旨罷二相。俄有蜚語上聞，上怒召張還政府，下粲於獄，謫都勻驛丞，遷永新令。在永新惠政不勝紀。粲念母老，遂上疏致仕歸。時年四十也。擬謚忠節，（危身奉上，能固所守。）又擬貞介。（不隱無屈，執一不遷。）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粲，字子餘，一字浚明，長洲人。嘉靖丙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七試皆第一，當授官，復試第一。張、桂方驟貴，爲翰長，子餘約諸庶吉士不往揖，乃密疏中之，內批授工科給事中。及張、桂繼相，子餘以試事還朝，抗疏劾其奸，上感動，爲罷二相。無何，用霍韜詹事韜言，召還二相，謫貴州都勻驛丞，稍遷永新令。久之，念其母乞歸。里居凡十八年，論薦皆報罷。霍亦有疏薦子餘，子餘曰：「天下事大壞於僉人之手，尚欲以餘波污我耶？」予餘疎眉目，美鬚髯，面骨稜稜起，嗜學，無不通，尤悉本朝典章，叩之若引繩貫珠，纚纚不可窮也。詩不多，獨出機杼，不落窠臼，文尤雅健典則，自成一家，少授《春秋》，所著《春秋左氏鐫》附注《胡傳辨疑》，皆可觀。

《明史・陸粲傳》（存目）

隆慶《長州縣志・人物》（存目）

紀事

《湧幢小品》卷二三 陸浚川燦（當爲粲，陸燦另有其人。）以給事中奏彈張永嘉，謫官遷永新令。薅櫛奸盜，邑以大治，上下多嘻嘔，意鞅鞅求歸。一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左傳附註》五卷，《左氏春秋鐫》二卷，《春秋胡氏傳辨疑》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 《左傳附注》五卷，《胡傳辨疑》二卷。又卷一二：《庚巳編》十卷。又卷二三：《陸子餘集》八卷，《遺集》四卷，《煙霞山房書尺》。

《明史・藝文志一》 陸粲《左傳附注》五卷、《春秋左氏觿》二卷、《胡傳辨疑》二卷。又《藝文志二》：《庚巳編》十卷。又《藝文志四》：《貞山集》十二卷。

廖道南

童承叙《戴星集後叙》 洞野子自翰林學士出倅于徽，亡何，上念之，召之還，於是有戴星之集。【略】余從洞野子舉進士、讀秘書、官史職，今且十有六年，洞野子被寵，數登華貴，上結主知，下繫士望，炳然盛矣，是行也三善著焉，則夫增高濬深，又孰知所紀極乎？余也鄙，願相與劘切之，如以詞則其餘也，奚俟於言？嘉靖乙未夏六月朔，皇明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國史編修、經筵講官，內方山人漢汭童承叙士疇甫撰。

張治《戴星集前叙》　予嘗卽古人之言而論其志矣，屈平之志思，其詞哀；淵明之志幽，其詞離；太白之志廣，其詞遠；子美之志憂，其詞鬱。夫四子者之言也，皆流離拂逆之餘也，其變也已。及讀楚洞野學士《戴星集》，則嘆曰：惟志之貞哉！《麓亭》似屈平，《至樂》似陶，《虎丘》、《嵩高》、《黃河》似太白，《蒼彗》、《日夕》、《改歲》、《麗景》似杜，然思而弗哀，幽而弗離，廣而弗遠，憂而弗鬱，惟志之貞哉！【略】嘉靖乙未夏六月哉生明，皇明賜進士出身、左春坊左贊善、經筵講官、兼修國史，茶陵雲陽山人張治撰。

黃省曾《玄素子詩集序》　往歲仙旌道我吳郡，金亭造聚，示此成編，詩以歲統，類以體分，目曰玄素，俾題末簡。披覽靈珠，則郊廟弘章，俱登象舞；宴享懿奏，悉協文絲。矢音密闥，若召康之卷阿；賦贈英僚，同尹甫之蒸則。其餘鼓吹四言，嗣矩揚韋；緯經群撰，繼軌張蔡；瑤璧鎔鈎，匪縱轡於輕縛；賓酬組織，不騁狎於池苑；文彪質建，情典義貞，指事造懷，擅兼六義。省曾翔泳鄧林，閱評藻府，莫不運裁崇麗，詞駢周漢；神理彌密，思蔚風騷；發乾顧之欽雍，闡中興之美績，標文館之宗工，展儒家之鉅領，所謂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誠冠冕於聖朝，而竹帛於來世者也。卒業之餘，僭緝茲文云爾。嘉靖丙申春正月望日，五嶽山人吳郡黃省曾撰。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廖道南，字鳴吾，蒲圻人。正德辛巳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侍講學士，謫爲徽州通判，尋復職。有《元素子集》。鳴吾詩，望之若精選體。然其質鈍，轄句束字，易於滯澀。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四陳田按　學士在世宗朝，頗蒙優眷。纂修《明倫大典》成，進侍讀。在經筵講《洪範》稱旨。其說具載《實錄》。嘉靖八年元夕，應制撰燈詩十五首以進，又撰《泰神殿禮成感雪賦》、《圜丘載祀慶成九章》、《聖主光圖陽翠嶺賦》、《南巡江漢賦》、《景雲徵烈四頌》，皆邀睿賞。自徽州賜環，帝親灑《鍾粹宮詞》命和，賜金綺有差。生平著述甚富，撰《楚紀》六十卷、續黃泰泉《翰林記》爲《殿閣詞林記》二十四卷、《玄素子集》五十六卷，詩句襞字輳，不稱其名。

《景陵》　《皇明詩選》卷三：卧子曰：亦雋。

《稽古樂以裨盛典疏》　《明文遠》卷二七：雅樂之失傳久矣，以人聲爲主，萬古不易。義明辭暢，眞不愧儒者之言。

《千頃堂書目》卷三　《講幄集》二卷。　又卷二二：《南藝苑集》六卷，《詞垣集》五卷，《講幄集》三卷，《拱極集》一卷，《卿雲文集》二卷，《玄素子集》五十卷，《詩集》三卷。　又卷三〇：《疏牖集》十卷，《郊廟奏疏》一卷。　又卷三一：《宗廟禮頌》二卷。

《明史・藝文志二》　廖道南《殿閣詞林記》二十二卷，《楚紀》六十卷。又《藝文志四》：《廖道南文集》五十卷、詩六卷。

李開先《六十子詩・廖洞野道南》（存目）

莫如忠《祭座主廖洞野先生文》　維嘉靖三十年，歲次辛亥十一月朔，越四日，貴州按察司提學副使門生莫如忠，以之任取道於蒲田故翰林院侍讀學士洞野座主先生之故里，造其廬、存其子而墓拜焉，謹陳酒醴之奠而致告。

吳子孝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子孝，字純叔，長洲人。文端公一鵬之子也。選翰林庶吉士，出爲工部主事，歷光祿寺丞，遷湖廣參議，提督太和山。子孝髫時侍文端公，命賦傀儡中婦人，應口成詩，坐客絕倒。議論秀發，手不釋卷，爲文章弘衍浩博。《玉涵堂稿》十卷，皇甫子循點定，摘其佳句數十聯，以爲無謝英靈。常病《宋史》繁蕪，欲加刪潤，稿未就而卒。

《明詩綜》卷四六　皇甫子循云：龍峰才情既美，興寄尤深，其詞婉以麗，其響和以平，其思悠以儁，故能蓄藻於建安，騰聲於天寶，希躅於少陵，逸駕於長慶。

《靜志居詩話》卷一二　純叔籍甚詩名，特格未高聳。其論詩云：「世之羣童牧豎，矢口而成章，田翁野嫗，發聲而中節。彼蓋不知何者之爲詩？況詩之所以妙。何也？天地之機，洩之於人者，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夫詩以言傳，亦以言隱，求之於跡者，非也。求之於音者，亦非也。求之於揣摩擬議者，亦非也。」數語，足當正、嘉詩人鍼砭。

《四庫全書總目・詞曲類存目・玉霄仙明珠集》　二卷。明吳子孝撰。【略】《江南通志》稱其議論英發，爲文章宏肆浩博。此乃所作詞集凡一百八十餘闋。頗具悽惋之致，而造詣未深，不能入宋人閫奥也。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七陳田按　純叔詩語清新，亦嘉靖中詞人之雋。

《古今詞話・詞評・吳子孝海峰集》　沈雄曰：子孝字純叔，吳文端公一鵬之子。海峰詞集，大約近於質實者，《滿庭芳》四闋，獨有新豔之句。

《清明與孫都督伯泉出郊遊迎恩隆禧二寺觀鄭尚書園池》《明詩評選》卷二：移換特有古法。自元、白以歌行名天下，世不知有此久矣。

《送郊薦和奉使東萊》《明詩評選》卷五：果不愧壯麗。

《水龍吟・鄠城道中次劉青田韻》《蘭皋明詞彙選》卷七：李云：碎玉壑，折鐵如意。胡云：青田是未遇時牢騷，海峰是垂老時感歎，要皆有不可遏抑之情。

焦竑《題問馬集》《問馬集》一卷十五篇，長洲吳子孝純叔撰。純叔長洲人，嘉靖己丑進士，南冢宰文端公之子，由翰吉謫邯鄲馬曹，著此書，蓋以自托也。語甚雅馴可觀。古有《相馬經》、《辨馬圖》、《良馬論》不下十數種，諸葛穎《相馬經》至六十卷之多，今不甚傳，此編可以補圉人太僕之闕。其謂相國馬者經歲不一遇，而相駑馬者富於一時，余讀而尤悲之。

皇甫汸《明朝列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右參議吳公墓表》　公諱子孝，字純叔，別號海峰，晚更龍峰。自延陵而降，世爲長洲山塘里人。生而穎悟絕倫，考文端公愛之甚，五歲占對，七齡賦詩，敏出過庭，美由卽席。且機辨譽捷，長於典謁。遂使字父謝愆呼友起敬云。李文正、程篁墩並爲學士，一代偉人，文端公時爲編修，攜以往見，咸深器之。至弱冠，博覽得於兼行，玄思成於宿構，將濟世匡時，乃著《說守》以見志焉。隨任留都，喬司馬座客常滿，至則盡傾；王新建門不妄通，見輒嗟晚。名益振於諸生間矣。壬午舉應天。越己丑，皇上臨御之八年也，天下士舉於南宮者三百二十人，吾蘇十有六人，公爲之首。及賜第，選爲翰林庶吉士，上方稽古禮文，銳情經術，延攬俊乂，殷潤皇猷。有若吉水羅達夫、會稽楊汝成、陳約之、西蜀任少海、熊叔抑、東魯李伯華、上黨栗仁甫、江左唐應德公與余十數子者，敷緯國之華，摛掞天之藻，雖枚馬之輩相得而快甘泉之遊，然絳灌之屬交嫉而興洛陽之譖矣。厥後曹給事數相於闕庭，王中郎忤宰於省闥，曾、楊二侍御批龍鱗而抗萬言，視鴻毛而輕一死，其餘揚歷中外，蜚英聲騰茂實者，莫可勝算。我明得人，於斯爲盛矣。然不克久奉清班，超踐崇品，命之所遭，亦略相似也。先是，文端公喜業紹於池毛，懼途迫於鐘漏，由南吏部尚書乞骸東歸，避賢者路，

人，所生五子，長曰尚朴，以文端廕應拜京職；次尚儉，郡學生；又次尚默、尚潔、尚遜，俱太學生。潔先公卒。孫男八人，亦皆駿發，所締婚媾，俱鼎族云。公善誨諸子，逮孫並爲儒流，一洗紈習，雖竹室別開，銅盤異饌，將以勵之，而龍翔桂挺，方之荀竇，友于觀摩之力也。小有過差，不爲譙讓，潛自改省，無傷和氣焉。公豐頤便腹，朗目脩眉，聲如洪鐘。每酒酣耳熱，引目微盼，掀髯宣吐，謔浪唾咳，文采煥發，聽者咸避其鋒。歲時伏臘，薦享虔肅，至敦睦宗姻，蒙舉火之惠；矜卹孤寡，殫分宅之仁，人有緩急，力能解紛，事有不平，慷慨爲理，獎拔善類，揜護瑕疵，皆人所莫能及也。所著有《說守》、《問馬》、《集仁》、《恕堂日錄》、《玉涵堂集》、《明珠集》、《防敵論》及序記碑銘若干卷，行於世。重修《宋史》，殺青未就，以俟後人。字學虞歐，稍變戈法。詞宗晁晏，尤長小令。下筆輒成，倚馬可待，得之者列開府之屏，題戴山之篚，照乘掩輝，徑尺非寶也。卒之時，朴承諱自京數千里徒步來奔，蒙犯霜露，不浹月而抵帷堂，一慟幾絕，孝行若此，公其有子哉！越明年甲子閏二月十日，偕弟儉等奉公柩權厝於陽山文端公賜塋之側，俟吉乃葬。彭徵君狀其事，王岳伯著爲銘，互闡幽光，都無遺徇矣。謂余與公最爲相知，司直兄子復嬪於儉，兼有世睦之好，屬余表之。

《千頃堂書目》卷一二　吳子孝《說守》，《仁恕堂日錄》。　又卷一三：《葆林》一卷，《問馬集》一卷。（凡十五篇，子孝謫廣平通判時作。）　又卷二三：《玉涵堂詩選》十卷，《明珠集》二卷。　又卷三二：《明珠集》二卷。（已錄。）

陸　釴　正德時人

又《少石集叙》　少石子沒五年，墓且宿草矣。其伯叔氏懼其遺緒之弗宣，而懿善之遂泯也，廼請於碧洲公，以其遺稿屬友人張時徹校而刊焉。凡爲詩五卷，文七卷，雜著一卷。序之曰：少石子者陸氏，名釴，字舉之，碧洲公季子也。幼抱奇質，篤志藝文，長廼遂甲高第，讀中祕書，嘗曰：「大道渙而六藝章，群賢紹而衆撰出。流分派別，各有明焉。若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遷固之綜核，京鄭之研精，屈平憤而賦騷，韋孟忠而著諷，揚馬擅其雄詞，江鮑標其妙藻，凡以摛華闡祕，垂名不朽者也。生斯世也，而不尚友往哲，廼營蒭腐乎？」是以遐搜逖覽，希古作者之意，彬彬出人士前矣。既以齟齬執政出試藩臬，時乃氾彭蠡，浮洞庭，睇雲夢之區，涉孟諸之野，逍遙磊落，襟宇曠如也。已復督學山東，登遊泰山，排天門，眺日觀，俯瞰滄海之波，乃喟然歎曰：「夫太虛遼廓，萬象森羅，疇翕疇張，孰綱孰紀，造化庸有盡藏哉！宅處環堵而培塿是崇，不亦鄙乎！夫蹄涔之泳，莫識洪濤之遊，蠛蠓之翔，罔喻赤霄之奮。吾今而後，知隘泥之病道也。」於是益沉精墳典，游神聖賢，有長駕廣騖之志，所至蓋未艾也。年四十而輒病，病遂不藥死矣。於乎哀哉！夫天之生才不數數然也，靳生之而靳□之，此其故何如哉！夫勃以溺亡，賀乃夭死，人猶以二子者佻巧不類，庸有取焉。若少石者，德器之粹，操履之貞，將圭璧無爽也，而竟割其成，此其故詎可知哉。雖然，辨連城之璧者不俟成器，識千里之馬者不以底止。是集也，華不近浮，質不近俚，雖倫類自別，而詞旨蔚然，其於往哲之堂奧，蓋庶幾焉。於乎，是可以知少石之所存矣。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崑山陸鼎儀、鄞縣陸舉之，其名同。賜進士第二人同。一從史館出爲太常，一從史館出爲外臺，適相合也。鼎儀盛有詩名，詩却平平。舉之不以詩名，而詩似勝於鼎儀。其督學山東也，見山東舊無通志，而曰：「周公、孔子，百世之師也。六經，斯文之禮也。泰山，五岳之宗也。此一方文獻，而天下古今之事備焉。志，奚可廢也。」乃編輯成書。河山十二，得公數言，而增色矣。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三·少石集》　十三卷。明陸釴撰。釴有《山東通志》，已著錄。是集詩五卷，文七卷，雜著一卷。前有張時徹序，稱其華而不近浮，質不近俚，而惜其志之未艾。蓋具體而未成家者，故序有微詞云。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四陳田按　少石詩多鬱而未暢，錄其音節爽亮者，

亦是翩翩雅奏。

《寄郭用常》《明詩評選》卷八：緩妙。

《三月十八日與亨父歸自城西並玉河而北見宮樹參差山日隱映時已薄暮無人聲獨二騎》《明詩評選》卷八：只拈「旌旗」說，獨感獨至。諸公所自見本色者，皆絕句也。絕句能佳，方是詩才，顧其他作皆爲宋詩所掩，拈題棄字，眞趣不屬，所以可惜。

乾隆《鄞縣志・人物》 陸鈇字舉之，銓弟，正德十五年會試中式，明年廷對擢一甲第二，拜翰林編修。讀書中秘，益銳志問學，砥礪名節。以爭大禮廷杖。預修《武皇實錄》成，進修撰。議禮者秉樞，修宿憾，遂出爲湖廣按察僉事，遷江西參議，職司糧儲。能釐革宿弊，酌諸郡之贏縮，驗物產之登耗，而損益上下之。又遷山東提學副使，所至敦尚孝弟，分別義利，才儁而行篤者引之，雕蟲靡麗者黜抑之，士習爲之丕變。山東舊無《通志》，則喟然嘆曰：「海岱，山川之宗也；聖賢，人物之望也；六經，文章之祖也；惟茲一方之志，而天下古今之事備焉。吾當殫茲役矣。」踰年志成。上疏乞骸骨，不報，遂卒。鈇爲文奧衍宏暢，詩溫醇婉蓄，有晉唐之風。（嘉靖志）

同治《鄞縣志・人物傳一〇》 鈇性溫厚，口未嘗言人短，而正氣不撓，卒與時忤，位終外臺，天下惜之。爲文奧衍宏暢，詩則溫而典，婉而調，有晉唐風。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山東通志》四十卷。　又《經籍三九》：《賢識錄》一卷，《病逸漫記》。　又《經籍五二》：《少石集》十三卷。

《千頃堂書目》卷五　《賢識錄》一卷，《病逸漫記》二卷。　又卷七：《山東通志》四十卷。　又卷一五：《彭文憲公筆記》，《賢識錄》，《病逸漫錄》。　又卷二二：《少石子集》十三卷。

《明史・藝文志二》 陸鈇《山東通志》四十卷。　又《藝文志四》：《少石子集》十三卷。

謝榛

論述

綜論

王世貞《謝茂秦集序》 茂秦既已白盧柟事出獄，則士大夫爭願識之，河朔少年家傳說矣，而茂秦亦時時好舉其事。又《游燕》諸篇多從歷下生更定，有名坐色，忤輒背去，以故前少年心怪之，毋論魯朱家郭解不如，則褚瑩之賈人非夫也夫！然茂秦既老，貧不能別治生，稍諱言俠，而其自喜爲詩愈甚。余他無所論次，論其詩云。古之詩稱布衣間者，即無過襄陽孟浩然、郊也。浩然才不足以半摩詰，特善用短耳。其景色恒傳情而發，故小勝也。其氣先志而索，故大不勝也。然偏師而出者，猶輕當於衆志，而膾炙藝林，至於今誦之不衰。夫郊乃其瑣瑣者。明興而後，可指數也。世所言孫山人之流，其文辭概一二見焉，此豈誠當於作者哉！薦紳先生雅好飾巖穴自貴重，譽附景逐，而其辭以近俗得卒然解，襲譽耳目之所及足矣。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夫謝生眇而傖父狀也，又習見其本末，騶而語之古之人，衆且大駭以爲欺我。假令襲古衣冠，或浩然輩非古而與之篇角字批於叢臺之下，知必毋以下駟走也。茂秦故有集行於鄴，七言古多散緩可商者，又稱人間貴人甚著，吾厭之，爲去其十七，乃所存則咸颯颯然鴻爽比密、宮商協度、意象衡當者。蓋吾嘗爲之評曰：茂秦詩，長樂衛尉之兵乎！擊刁斗，明斥堠，幕府上事，車旌秩然也而已矣，亦可以無敗矣。

朱厚煜《四溟山人全集叙》 乃於隱逸爰取三人：孫太白、張崑崙、謝四溟，孫、張二子不及見之，謝生予得而友焉。其詩得少陵體裁、太白格調，故何柏齋曰：其詩雋逸不凡，足占所養也。蘇舜澤曰：鄴有此詩，不在何

李之下。李春溪曰：謝詩雖與諸家同，而意興過之。劉一軒曰：沉痛清逸，灑然物表，不食煙炊。黃五嶽曰：激昂悲壯，其高岑之流乎！盧淶西曰：一代詩人出吾山東矣。漫山曹均尤所愛重，從而刻其五言。予取其全集刻之。或言王刻《洹詞》，復刻謝詩乎？予應之曰：文至後渠，詩至四溟，其盡之也。生名榛，字茂秦，別號四溟，東郡人，卜居於鄴云。嘉靖丁未冬十一月日南至，大明太祖八世孫趙王枕易道人譔。

蘇祐《四溟山人全集序》 明興，至敬皇時，詩體祲陷，賴李何諸子功著廓清，詩道載興，繼作者率循軌度，然咸章縫可數也。向李東岡司諫示予謝子五言律詩，讀而愛之，雅稱作者，肖李何矣。茂秦感於同懷，不遠千里，以全帙寄至鄴中，假物章情，緊正而和，託詞發意，聿切而遠，纔焉韋布，而有斯音，不尤可稱哉！爰著所聞，並訊同志，商敦周鼎，款識自別，觀者可並考見其所存云。嘉靖庚戌春，東郡蘇祐。

邢雲路《刻四溟山人全集序》 嘉靖中，東郡謝徵君茂秦、濟南李觀察于鱗、吳王大司寇元美、廣陵宗憲使子相、武昌吳參政明卿、吳興徐右丞子與、南海梁比部公實，結社爲詩，世於是稱七子。而茂秦以布衣祭酒，諸公皆有副在名山，獨茂秦以家在所落魄，久之始授殺青鄴下，不穀得而卒業，則有味乎其言。【略】茂秦苦身綴學，寒以挾纊，饑以裹糧，憂以解頤，暇以捧腹，四十年於此。其所持論，如射覆，如擬隼於高墉，如握秦鏡照見人五藏，如老僧面壁九年跏趺，不寧楊生其左肘，其精消亡，其力不衰，其髮種種，其心益長。則取物閎而噉名遠，非苟焉而已矣！其較然爲山林雄長，筆研之外臣，則夫天也，當軸豈偶然哉！近世擔簦之士如林，被外貌而闕中堅，軌出九逵而爲所不可知，則何以望見茂秦，不足走盡十舍也。茂秦不地，但有才諝，其人固多俠，間有蠭起，人以落落苦之，要之力行其意，俯視一切，濁世憂未歇也，此亦豈可與尺寸之士爲孤談，長其枝葉者哉！趙賢王授簡兎園，而獨有當於茂秦，問序於余，余不佞乃序茂秦詩，併職志其人如此。賜進士第、河南按察司僉事，安肅邢雲路士登甫撰。

張季彥《四溟山人全集序》 明興，文詞丕新，陽光漸復，雖作者遞有，而廓落若辰星，迨北地崛起，信陽繼作，先後登壇建旗鼓，祓除氛霧，驅掃欃槍，而暘谷之光始耀，其猶昧旦乎！自後瑯琊稱大，濟南擅奇，廣陵、吳郡、南海、武昌相與狎主詞盟，互執牛耳，一時詩□津津乎貞觀、開元之盛，庶幾大明中天，片雲無翳矣。

又 茂秦以一介士□不佩半通之綸，輒操三寸管，與之結社訂盟，剝燭分韻，即元美、于鱗，罔弗奉爲畏友，而諸君子類可推也。嘗考世廟時，以布衣稱雄草莽，惟西秦東齊，百二迭霸，然太初操秦聲而擊缶革，能虎視函關，茂秦歌齊右而一京齊應，遂稱節制之師於海內，故世謂六子得茂秦而七，太初得茂秦而多，顧不偉與？然茂秦匪獨以詩雄也。彼其身與王公大人游，而抗顏砥節，骯髒不肯少下，所至貴介有倒屣而迎，或出白金爲茂秦壽，茂秦遇故識貧乏，悉散給之，未嘗自膩。雖以于鱗之契、二千石之尊，稍稍相忤，輒效叔夜絕交，拒之甚峻。元美、明卿諸君子皆越在千里外，投書息聞，竟不能得。及讀盧次楩放招魂，知爲□寃，返馬走京師，絮泣諸貴人前，謂：「公求□，□哀湘吊賈，公目睹一盧生寃，不以時白之，可乎？」遂出之囹圄，起白骨而加之肉。夫貧賤而好行其惠，慷慨而能急人之難，茂秦固不可以朽矣。迄今取其詩而讀之，音韻鏗鏘，若出金石，而又勃勃然有古豪俠氣也，蓋亦有所本哉！乃若次楩之事，則尤有可異者。次楩以茂秦厚援，得白其寃，而張大司馬肖甫舊令滑邑，雅重其才，亦極力慫慂，十餘年成獄，一旦且解。次楩入見，囚首械足，儼然抗禮，肖甫笑曰：「公鋃鐺桎梏尚未脫體，遽言主賓禮邪？」次楩怒，以越石父、晏嬰之言爲對，謂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中。肖甫改容揖就上客位。大都士君子醞藉既閎，方將以千秋之業自命，視百年若旦暮也，視權勢之赫奕，若飛煙浮霧也，視利害死生、一切可駭可怖之變，若水之漚而電之光也，豈其少自貶抑，俛仰於時？夫以茂秦之行若彼，而次楩之行又若此，較彼婢膝脅肩，趑趄喁吺，骫骳㚖詬，而取世資者，不可同日語矣。乃世之病詩者，承訾文人無行，文士無用，又稱引雕蟲小技，壯夫不爲，總之皆妬嫚語，非通論也。余終不敢信《三百篇》爲贅疣，而士之雅志傳世者爲無裨於世，因併及之。時萬曆戊申孟夏哉生明，東郡張季彥撰。

蘇潢《四溟山人全集跋》 惟我趙國睿王雅重謝山人詩，命潢，潢時承乏，偕陳右史養才、鄉進士張季彥等檢其全稿，重加輯校，日給廩餼筆札，自乙未季夏歷丙申仲夏，殺青事竣，復命潢言於末簡。噫嘻！潢故習山人，山人同東郡也，以鄴下故建安才子之地，遂樂而僑居焉。先康王固大雅，館穀山人甚殷，不啻鄴下之曹劉云。嘉靖庚戌，臨漳李給諫東岡公愛山人才，而促

入長安，復寓書於先大司馬，而山人譽聞勃勃乎縉紳口吻矣！若潢鄉李于鱗、李伯承、吳下王元美諸名公悉爲結社，先大司馬時過之，執中原牛耳，迭唱互吟，翩翩壯也。潢昆季以鄉土意氣，尤多親洽。比潢就祿趙藩，則山人舊遊地也，燕市社誼悉化爲烏有矣，即先大司馬辱先康王文字之雅，今且俱成陳跡，每每令人扼腕長嘆。嘗對人譚燕市事，以爲山人化且久，無可問焉。今蒙睿王命，得閱山人諸什，低徊矚目。讀五七言古，兀突崒嵂，昔年之豪宕如見也；讀五七言律，清澹瀟疎，昔年之夷曠如見也；讀五七言絕句，銛利曉暢，昔年之捷敏如見也。嗟哉！山人化矣，昔之交也以詩，今讀其詩，復神交其人，詎謂幽明隔耶？審是昔年燕市社中事，閡隔遐渺，直一大昕夕視之，而又奚用是扼腕長嘆爲哉！頖若山人之文行，則有先康王與今睿王之藻翰，暨張方岳、邢觀察之二序，與王明府伯固傳播揚殆盡，何俟潢言。長史司右長史，東郡蘇潢。

陳養才《四溟山人全集後跋》 蓋養才自垂髫時，則聞趙先康王賢而好士，士擔簦握管至者，殿序之外履恒滿，宇內謂菟苑西園不啻過之，於時則謝山人茂秦榛者，實稱雄長云。茂秦故能詩，而其詩之悟入玄解，若參禪宗而超然上乘者，則自入趙得與先康王相印證始。茂秦固以詞客名，而其名藉甚，則以李于鱗、王元美諸青雲之士結七子社始。茂秦固以任俠聞，而其豪舉抗義，不獨以詩詞著，則以能出盧次楩於獄始。此山人之楩概也。先康王時爲之刻《四溟旅人集》，亦足成一家言已，嗣後有《游燕》、《適晉》、《江南》等稿，或軼而未刻，或刻而未備。我今王久謀裒輯其全，而概鋟諸梓，當萬曆壬午，業已諾蒲坂張文毅公之請。乙未夏，講筵之暇，召右史蘇君潢及養才造膝，語曰：「予欲刻山人謝榛全詩，其遺稿具在笥中，二史職在記言，其試校閱之。」養才兩臣惶恐稽首，唯唯拜命，已而給筆札供具甚寵，三閱月始竣厥役，遂以付之剞劂氏，迄今年丙申夏，厥工廼告成焉。嗟嗟！山人一韋布士耳，當先康王時，以諸侯王之貴而處以久要，所以受知者既如彼，今王當其骨朽之後，復爲梓其全稿，所以追予者又如此，視世所稱得附青雲之士聲施後世者，又大不侔已，若山人者抑何厚幸耶？猗歟！我睿王闡立言者之幽光，大雅也；償十數載前之片諾，大信也；推廣先王之志而集其大成，大孝也。一舉而三美備焉，共茲集兩不朽矣。不佞養才幸躬逢其盛，故得以執役之竣，而識數言於末簡云。欽陞長史服色俸級管審理所事、前江西南康府通判，赤城陳養才撰。

盛以進《四溟山人詩序》 禪家論十二部經，出不二法門，譬牛乳出醍醐，詩之一途，機鋒甚似之。不佞素不嫻爲詩，獨喜讀謝山人詩。山人起布衣，客鄴遊燕，與濟南、弇州諸君子互執牛耳，拔中原赤幟，前無西京、建安，尤多親洽。比潢就祿趙藩，則山人舊遊地也，燕市社誼悉化爲烏有矣，即先大司馬辱先康王文字之雅，今且俱成陳跡，每每令人扼腕長嘆。嘗對人譚燕市事，以爲山人化且久，無可問浣花一隊幾左次矣。山人夙懷美珵，工制舉業，坎壈吾伊，已而具青白眼，不輕許可一世，討論皇虞、墳索、丘典，緝蹄殆盡。矢口爲騷賦，興象簡遠，詞旨超邁，駸駸乎二南竟端，列國盡變，正乎雅，和乎頌。皮相山人者，謂山人薛衣雁行六君子，山人重矣，不佞不謂然。讀山人《爲盧柟排難詩》：「管鮑心無改，妻孥計轉輕」；《雜感篇》：「誰道頹年氣傲岸，公門了無一字干」；則魯連蹈海之概也。《送俞堯咨之清源》：「舟車兩京道，賦役萬家憂」；《秋日卽事》：「乾坤苦戰伐，將相繫安危」；《塞下曲》：「馬渡黃河秋草生」，與「白首全生逢聖主，青山何意見騷人」。嘖嘖濟南、弇州心折者，大都發天籟於忠厚，攄自得於和平，視河漢梧桐、風雲月露之句，風教固殊已。夫音以見情，情以證道，道以風世，詩教也。試取濟南、弇州諸君子與山人角，廟堂巖谷，易地同心矣。清源爲山人故里，不佞守郡之閱歲，嘗吊山人廬，子姓遷徙，著作散逸，愴然久之。得趙藩全刊，篇帙旣庶，複語間出，簿書少暇，謬爲訂補什之一二，屬秦生曰仁、吳生善長詮次而正其魯魚，古選近體五七言絕共得如干首，析爲十卷，併《詩說》合刻之，爰付殺青，俾人手一編讀之，知槃礴騷人，不乏姱節，良足風矣。十二部出不二法門，且醉山人醍醐，此亦亢倉子序襄陽之餘意也。若曰興教絃歌，冀太史氏採風而稽吏治乎，則不佞烏乎敢？時萬曆壬子仲夏之吉，知臨清州事，廣陵盛以進從先甫書於郡署之節愛堂。

陳文燭《詩說序》 謝山人茂秦有詩名在海內。往茂秦寄余書，又寄余詩，頃過鄴下，趙王遣使置酒，與茂秦會，甚驩也。出《詩說》一帙命余以言。余讀之，爽然悟凜然懼也，奈何提衡古之作者乎？大都山人平生以身爲易盡而無以累之，以名爲不朽而無以奪之，窮極而思工，思工而語至，參比禪機，超然上乘，所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眞自道耳。余竊謂古人不可及，無論天寶、大曆間，卽明興弘正之際，何可易能？乃茂秦報梁中丞書，必欲追而繼之，孳孳進取，不知老之將至。昔鍾參軍作《詩品》，長於方人，茂秦

著茲說，果於明志。異代有中郎，並引爲帳中之秘，余無庸言矣。

盛以進《詩家直說跋》　山人譚詩，盱衡矢口，可四筵獨座俱驚。已卽往往不自禁其技癢，而曳裾王門，間多捃摭溢美，政瑕瑜不相掩者。秦生位家有藏本，係山人手錄，合趙刻詮訂付諸梓，稍錯出而無刪芟，庶海內睹山人全書云。萬曆壬子夏，廣陵盛以進從先甫識。

《藝苑卮言》卷五　謝茂秦如太官舊庖，爲小邑設宴，雖事饌非奇，而餖飣不苟。

又卷七　謝茂秦年來益老諄，嘗寄示擬李杜長歌，醜俗稚鈍，一字不通，而自爲序，高自稱許，其略云：「客居禪宇，假佛書以開悟。暨觀太白少陵長篇，氣充格勝，然飄逸沉鬱不同，遂合之爲一，入乎渾淪，各塑其像，神存兩妙，此亦攝精奪髓之法也。」此等語何不以溺自照。

《明詩評》卷一　詩宗法少陵，窮體極變，原旨推用，五七言律得其十九，近時之麟鳳哉！布衣風格，從古未有，孟浩然亦當退舍。

《詩源辯體》卷三五　茂秦好竄易古人詩句，果於自信。如錢仲文《送李評事》、白樂天《昭君詞》，竄之誠當；如岑嘉州《犍爲作》，自不必竄；至子美《少年行》、戴叔倫《除夜宿石頭驛》、皎然《啼猿送客》、鄭谷《淮上與友人別》，不免點金成鐵矣。

又《後集纂要》卷二　謝茂秦《後集纂要》全集，諸體共二千三百五十九首，乃趙王府所刻。盡搜生平所作而裒集之，應酬者十居四五，最爲冗穢，要多初稿未竄定者。

又　茂秦五言律，淺稚者十之三，生澀者十之二。入錄者高壯雄麗，爲諸子冠。如「風雲隨鳳輦，日月動龍袍。」「黃沙連塞近，黑水入荒流。」「日翻龍窟動，風掃鴈沙平。」「亂山通驛道，殘日照邊樓。」「雲出三邊外，風生萬馬間。」「旌旗搖海月，笳鼓振邊風。」「雁逐邊聲起，鯨翻海色來。」「草枯馳馬地，霜冷射鵰天。」「塞日嘶天馬，邊風落皂鵰。」「海月窺龍劍，沙雲接雁山。」「城連岱雲起，地接海天浮」等句，皆高壯雄麗者也。至如「舊館殘孤燭，秋原老百蟲。」「落葉全疑雨，明河半隔雲。」「倚杖海天近，聽泉雲壑重。」「潭龍乘月色，山鬼傍松陰。」（《聽兒彈琴》。）「鉢盂知舊物，鐘磬會餘音。」（《瞽僧》。）「風飄五更笛，月照萬家霜」等句，則又沉深而有餘韻。排律，采錄可得三十餘篇，氣格雄渾，足配初唐，實國朝諸家所無。

《皇明詩選》卷六　舒章曰：茂秦詩神簡健發，如摩天俊鶻，每擊必中。卧子曰：茂秦沉練雄渾，法度森然，眞節制之師也。又曰：茂秦地

位于鱗之下、徐吳之上，元美評其所製最當，而未免以蕭朱之嫌，左袒濟南，抑之太甚，此文人之交，不足重也。轅文曰：《四溟集》余所細閱，五言古學少陵而加以俗，了無可取，七言古亦具體耳。惟五七言律切實衡當，是其所長，然法律束之，不無微恨。又曰：茂秦近體在元美之上，于鱗能以變化勝之。

又卷九　轅文曰：茂秦五言律，似勝諸名家，然句法篇法，未免束縛，神情不能出四十字外，此其所以不及也。要之空同、大復、昌穀、于鱗外，亦無其倫。

又卷一二　轅文曰：茂秦七言律，源於岑嘉州。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茂秦今體，工力深厚，句響而字穩，七子、五子之流，皆不及也。茂秦詩有兩種：其聲律圓穩持擇矜愼者，弘、正之遺響也；其應酬牽率排比支綴者，嘉、隆之前茅也。余錄嘉靖七子之詠，仍以茂秦爲首，使後之尚論者，得以區別其薰蕕，條分其涇渭。

《明詩綜》卷五一　朱中立云：四溟詩法盛唐而氣格不逮。彭子殷云：茂秦諸體壯麗，類大曆以上。江進之云：求眞詩於七子之中，則謝茂秦者所謂人棄我取者也。陳伯璣云：山人說詩取初唐十二家並李、杜集中之最佳者錄成一帙，王、李諸公俱用其法，近人多以王、李爲口實，並謝集亦束之高閣，不復寓目。間有誦法之者，止知其聲格之高，而不知其意境之細。山人詩凡可想象摹擬者便佳，以其用意委曲也。五言古只平平寫懷，不復好奇角勝。律詩多有傷於迫促者。蔣仲舒云：茂秦詩宗少陵，窮體極變，近時之麟鳳哉！

《靜志居詩話》卷一三　七子結社之初，李、王得名未盛，稱詩選格，多取定於四溟。于鱗贈詩云：「謝榛吾黨彥，咄嗟名士籍。遂令《清廟》音，乃在褐衣客。」於時子與、公實、子相、元美撰五子詩，咸首四溟，而次以歷下。既而布衣高論，不爲同社所安。歷下乃遺書絕交，而曰：「豈其使一眇君子，肆於二三兄弟之上，必不然矣。」跡其隙末，乃因明卿入社，四溟喻以糞土，由是布惡於衆。元美別定五子，遽削其名。曰「後五子」，則南昌余曰德德甫、蒲圻魏裳順甫、歙汪道昆伯玉、銅梁張佳允肖甫、新蔡張九一助甫也。曰「廣五子」，則崑山俞允文仲蔚、濬盧枏次楩、濮陽李先芳伯承、孝豐吳維嶽峻伯、南海歐大任楨伯也。曰「續五子」，則陽曲王道行明甫、東明石星拱辰、從化黎民表維敬、豫章朱多煃用晦、常熟趙用賢汝師也。曰「末五子」，則用賢，及京山李維楨本寧、鄞屠隆緯眞、南樂魏允中懋權、蘭溪胡應麟元瑞也。其後廣爲「四十子」，而四溟終不得與焉。故四溟賦《雜感》詩，有「奈何君子交，中道兩棄置」之句。亦可憫矣。歷下有言：「眇君子雖耄，而繩墨猶存。」則亦未嘗深絕之。特明時重資格，於章服中雜以韋布，終以爲嫌爾。四溟論詩云：「平順却難嶮巇易。」斤斤局守格律，尺寸不踰，有雋句而乏遠神，有雄句而無生氣。或謂勝弇州之汗漫。然弇州才大如曹孟德，放蕩無威儀，笑懷《秋日懷弟》云：「生涯憐汝自樵蘇，時序驚心尚道塗。別後幾年兒女大，望中千里弟兄孤。秋天落木愁多序，鄉心復道塗。何當報知己，秋雁滿江湖。」《宿淇門驛有懷》云：「駐馬淇門夕，堂空署氣徂。亂雲關樹暝，寒雨驛燈孤。身計聊時少，夜雨殘燈夢有無。遙想故園揮涕淚，況聞寒雁下江湖。」

《圍爐詩話》卷六　黃公云：「謝茂秦謂阮公『一身不自保，何暇戀妻子』，不如裴說『避亂一身多』云云。如是，詩只在一句耶！得心應手，偶爾寫懷，兩句非衍，一句非縮；承接處各有氣脈，一篇自有大旨，那得如此苛斷？」

《師友詩傳續錄》　問：「謝茂秦論絕句之法，首句當如爆竹斬然而斷。古人之作，亦有不盡然者，何也？」答：「《四溟詩說》，多學究氣，愚所不喜。此段亦不謂然。」

《答萬季埜詩問》　謝茂秦於明人中最不落節，而全集中無此深入處。觀其所以教王、李諸公學唐人者，不過聲色邊事，見處可知。

《詩辯坻》卷三　茂秦「庭草驚秋」一首，嘗見其舊刻，與《四溟全集》所載多不同，知其先後改定之佳。今錄之，以舊詩附注：「庭草驚秋白露垂，（舊作『玉露初驚沾草重』。）冰輪漸覺渡河遲。光臨鳳闕清鐘斷，（舊作『清樽斷』，乃不成語。）寒入（舊作『氣接』。）龍庭畫角悲。天際幾看鴻雁影，山中又老桂花枝。共（舊作『不』。）知庾亮南樓夜，（舊作『下』。）曾爲勳名感鬢絲。」

又　謝茂秦謂情詩難作，何元朗謂情詞易工，二語無妨並當。蓋詩必求

格，而情語近昵，則易於卑弱；詞則昵乃當行，高顧反失之。【略】茂秦少亦工小詞，後見于鱗諸子，遂大羞悔，故道著情語便苦畏，亦傷弓之驚弦聲也。

《山左明詩鈔》卷一七　按竹垞所云，理則有之。李詩云：「遂令清廟音，乃在褐衣客」，中未忌也；謝詩云：「奈何君子交，中道兩棄置」，咎有所歸矣。然考其始末，李固未爲顯絕，謝尤感懷勤懇。「故人心跡兩分明」，可云忠厚；「賸將石髓換仙骨，西指崑崙天盡頭」，則史文之實也。又按全集，五古寥寥，七字沈著，雄渾處勝于鱗，天分不如而工力過之。近體如虞山言，王、宋所譏，亦誠不免，或其境遇不足以發之邪？他所論皆允，實則未易軒輊。耳食之流，嘖有煩言，門外人論堂上事，牛羊之眼，但見方隅，不直一噱耳。

《載酒園詩話·謝榛詩家直說》　謝茂秦論詩，不顧性情義理，專重音響，所謂習制氏之鏗鏘，非關作樂之本意也。其糾摘細碎，誠有善者，亦多苛僻。漫列數條：如論耿湋《贈田家翁》詩曰「蠶屋朝寒閉，田家晝雨閒」，謂「上句語拙，『朝』、『晝』二字合掌。」愚意「朝」者凌晨也，「晝」則卓午也，何爲合掌？蠶屋因曉寒而閉，非竟日不開也。田家當晝雨而閒，雨止則仍復作務，寧嬉坐竟日乎？此可調妄生瘡痏矣。　論蔡琰曰「薄志節兮念死難」，魏武帝曰「既以周公自任，又曰：『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老瞞如此欺人。詩貴乎眞，文姬得之。」愚意此眞腐儒之言，操一生發語，何處非手掩其心，而漫以兒女子律之。　論賈島《望山》詩曰「長安百萬家，家家張屏新。誰家最好山，我願爲其鄰」：「好山非近一家，何必擇鄰哉」。余意此論尤謬，百萬家雖同此山，峰巒向背，各各不同，安得謂獨無勝處？　論劉禹錫《送黔南僧》曰「猿狖窺齋林葉動，蛟龍聞咒浪花低」：「太白《僧伽歌》曰：『瓶裏千年舍利骨，手中萬歲猢猻藤』，詞高氣雄，大過禹錫。」愚意太白長歌，禹錫近體，體製自各不同。且太白二語，實不見佳，徒以雄才灝氣行之，遂掩其醜。正如長江中腐鼠不能爲累，非可指爲美物也。禹錫未免涉于工麗，然如澄練散綺，何遂不佳？　又曰：「詩有簡而妙者。如阮籍『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不如裴說『避亂一身多』。戴叔倫『還作江南客，翻疑夢裏逢』，不如司空曙『乍見翻疑夢』。沈約『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不如崔塗『老別故交難』。張九齡『謬忝爲邦寄，多慙理人術』，不如韋應物『邑有流亡愧俸錢』。」信如所云，詩只作一句耶？文人得心應手，偶爾寫懷，簡者非縮兩句爲一句，煩者非演一句爲兩句也。承接處各有氣脈，一篇自有大旨，那得如此苛斷！　又曰：「專於陶者失之淺易，專于謝者失之餖飣。」此深合詩道之言。獨其自誇以奇古爲骨，平和爲體，兼以初唐、盛唐諸家合而爲一，若蜜蜂歷采百花，自成一種佳味，與芳馨殊不相同，使人莫知所蘊者，乃《暮秋寄懷徐子與》十二詩，讀之殊自平平。尤可笑者，如「登眺秋光迥，浮沉老氣孤」，「地勝閒堪賦，杯清悶可揮」，「鶴爲閒處伴，菊是澹中花」，「妬久金增色，才孤劍養靈」，此何如「日中市朝滿」，「黃鳥度青枝」耶？幸生於今，不爲鍾參軍見也。　茂秦嘗自設問答，曰：「夫作詩者立意易，措辭難，然辭意相屬而不離。若專乎意，或涉議論而失於宋體；工乎辭，或傷氣格而流於晚唐。」此眞妙論。因立爲內外二說，請出一字以試心思，乃得「天」字，遂成若干句。至于「鴟號月黑天」、「長陰夢裏天」、「千江各貯天」、「道在混茫天」、「氣慘戰場天」、「波明日本天」、「丹薰夜裏天」、「靈聚洞中天」、「仰天心貯月」、「諸天空色界」、「萬物各天幾」、「一法通天笠」，謂之因字得句。復自誇太泄天機。嗚呼！如此天機，恐遭天壓耳。　茂秦屢誨人以悟，然所云悟，特聲律耳。其得處爲淹雅，失處則不免流于平熟。詩法中固有「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者，烏可拘此一途？（黃白山評：「此昌黎語，渠於詩不得正法眼藏正坐此，而賀顧取之耶！」）

又　近世謝山人茂秦尤喜改古人詩。白樂天《昭君》詩曰「長安百萬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岑嘉州《初至犍爲作》曰：「山色軒楹內，不忘君，而詞意兩拙。」因改之曰：「使者南歸重妾思，黃金何日贖蛾眉？漢家天子如相問，莫道不如宮裏時。」岑嘉州《初至犍爲作》曰：「山色軒楹內，灘聲枕席間。草生公府靜，花落訟庭閒。雲雨連三峽，風塵接百蠻。到來能幾日，不覺鬢毛斑。」改爲：「之官能幾日，兩鬢易成斑。雲雨低三峽，風塵暗百蠻。鳥啼公府靜，花落訟庭閒。獨夜饒詩思，灘聲枕席間。」二詩枉自講張，竟無高出。又曰：「作詩有堂上語、堂下語。若李太白『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若上官臨下官，動有昂然氣象，此堂上語也。凡下官見上官，所言殊有條理，不免局促之狀。若劉禹錫『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此堂下語也。」因改爲「王謝豪華春草裏，堂前燕子落誰家？」嗚呼！此何異登徒之婦，爲東家子施朱粉耶！（黃白山評：「劉意本謂王侯第

宅變爲百姓人家，而語致深婉如此。謝改云云，全失其妙。賀又兩皆抹殺，何唐人之不幸如此！」）戴叔倫《除夜宿石頭驛》曰：「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愁顏與衰鬢，明日又逢春。」首聯寫客舍蕭條之景，次聯嗚咽自不待言，第三聯不勝俛仰盛衰之感，恰與「衰鬢」、「逢春」緊相呼應，可謂深得性情之分。反謂：「五言律兩聯若綱目四條，辭不必詳，意不必貫，八句意相聯屬，中無罅隙，何以含蓄？」遂改爲：「燈火石頭驛，風煙揚子津。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萍梗南浮越，功名西向秦。明朝對青鏡，衰鬢又逢春。」只圖對仗整齊，堆垛排擠，有詞無意，何能動人？眞所謂膠離朱之目也。至欲改「澄江靜如練」爲「秋江靜如練」，此何止於血指！茂秦又嘗改宋之問「攀巖踐苔滑，迷路出花遲」，劉長卿「向人寒燭靜，帶雨夜鐘深」，爲「攀巖踐苔滑，迷路出花難」，爲「向人寒燭盡，帶雨夜鐘微」，此三字却佳。至如李獻吉改駱賓王《蕩子從軍賦》爲歌行，此便是魏公子約束晉鄙軍，不止李太尉入河陽壁壘。

《養一齋詩話》卷六　謝茂秦五律，堅整如城，宛然唐調，然終以有心爲之，非其至也。明初詩人郭子章者，名不甚著，而五律獨得唐人法外之意。如《送孫良玉》云：「送君江上去，山路雨初晴。落日平淮樹，春潮帶皖城。酒因今日醉，人是故鄉情。莫說王孫怨，芳洲綠樹生。」《歲暮》云：「寒月出生戶，江城雁獨飛。愁人不能寐，鄉淚忽沾衣。丘隴十年別，星霜兩鬢稀，爲言叢桂老，歲暮儻忘歸。」《寄陳檢校》云：「遙想紫薇省，郎官直禁樓。瓊花天上去，清夜憶揚州。二十四橋月，玉簫吹兩頭。秋風掛帆席，幾度大梁遊。」此三詩句句字字無非唐人聲息，而又不從刻意摹倣而來，書之以爲五律之楷。

胡曾《詩家直說序》　四溟山人，眇一目，稱「眇君子」，然其論詩眞天人具眼，弇州《藝苑卮言》所不及也。詩之工，則有目者咸識之。全集中有《詩家直說》四卷，校訂而授之梓。惜未得善本補其殘缺，又何敢嫌其繁冗，謬加刪削爲哉？山人之義心俠骨，非徒以風雅見重。奕世猶將興起，而同時有擠而抑之者，交道之難，可慨也。王阮亭《亭錄》詩，以山人冠嘉隆「七子」，所爲序亦極意推崇，存之以當山人小傳。

《說詩晬語》卷下　謝茂秦古體，局於規格，絕少生氣，五言律句烹字鍊，氣逸調高。集中「雲出三邊外，風生萬馬間。」「人吹五更笛，月照萬家霜。」「絕漠兼天盡，交河蕩日寒。」「夜火分千樹，春星落萬家。」高岑遇之，行當把臂。七言《送謝武選》一章，隨題轉摺，無跡有神，與高青丘《送沈左司》詩，並推神來之作。

《石室談詩》卷下　元美云：「方今習杜者數家，華容孫宜，得杜肉；東郡謝榛，得杜貌。」

《明人詩鈔正集》卷一〇　穆敬甫云：「茂秦志在學杜，庶幾升堂。」

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　解詩不可泥，觀孔子所稱可與言《詩》，及孟子所引可見矣，而斷無不可解之理。謝茂秦創爲可解、不可解、不必解之說，貽誤無窮。謝山人《四溟詩話》以唐律、六朝詩爲是女工，眞堪一笑。

魯九皐《詩學源流考》　即四溟今體，工力深厚，不媿能手，又何可以「七子」而譏之也？

分論

《從遊沁陽途中值雪有感兼示元輝》　《詩慰初集》卷二：章法舒徐，深於古人之神情者。

《哀哉行》二首　《詩慰初集》卷二：終不能彷彿老杜萬一，然已無七子氣，蓋其志尚在杜以前也。

《送劉戶曹成卿使荆楚》　《皇明詩選》卷六：轅文曰：茂秦七言古，亦刻意濟南。舒章曰：「湘竹」二語，寫景淋漓。

《武皇巡幸歌》（齊魯巡遊地）　《皇明詩選》卷九：卧子曰：明麗如畫。

《武皇巡幸歌》（玉輦衝寒色）　《皇明詩選》卷九：轅文曰：結似頌而規，得風人之旨。

《晚過西湖》　《詩慰初集》卷二：情景都覺肅颯，勝贈送諸作。

《榆河曉發》　《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第四句是生而穩。《明詩別裁》卷八：讀「風生萬馬間」，紙上有聲，若衍成二語，氣味便薄。

《北征》　《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第六句寓慨壯遠。

《送樊侍御文叙之金陵》　《皇明詩選》卷九：轅文曰：明秀如輕霞曉山。《明三十家詩選》：秀艷。

《秋夜柬李通政子漸》　《皇明詩選》卷九：卧子曰：朝京官章奏本不從

納言，觀結語，茂秦老公卿間，於朝常亦未了了。

《元夕道院同公實子與于鱗元美子相五君得家字》《明人詩鈔正集》卷一〇：「春星」五字高秀，結語雙關，亦光彩射人。《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第四句不減雲裏帝城一聯。卧子曰：神情閒勝。《明詩別裁》卷八：春星五字亦警亦秀，自能高壓滿坐。

《暮秋大伾山禪院同孟得之盧次楩醉賦》《皇明詩選》卷九：轅文曰：幽響特新。

《晚眺》《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壯心靜理，能於晚景寫出。《明人詩鈔正集》卷一〇：不落小景，是杜陵家法。

《除夕西巖君見過同酌》《詩慰初集》卷二：細看從孟浩然出。

《寄孔方伯汝錫》《詩慰初集》卷二：學杜，終覺未化。

《七夕敬二君餞別得秋字》《皇明詩選》卷九：轅文曰：秀健。《明詩別裁》卷八：與「朝暉開衆山」一種起手。

《春閨》（深院飛花急）《詩慰初集》卷二：古調。

《送王端甫歸蒲坂》《皇明詩選》卷九：轅文曰：此公以干謁取譏，結句乃強作意氣。《明人詩鈔正集》卷一〇：結句自留身份。

《送范中丞堯卿鎮贛州》二首《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兩詩結語各有大體，不止獻酬。轅文曰：起手老致。《明人詩鈔正集》卷一〇：結語得體。《明三十家詩選》：朱笠亭云：「結語得體。」

《夏夜集馮員外汝言舉子汝強宅賦得花字》《詩慰初集》卷二：似王維。

《敬軒誠軒攜酒見過西巖西池同賦》《皇明詩選》卷九：轅文曰：格法自老。

《春日柬李之茂》《詩慰初集》卷二：結甚蘊藉。

《李行人元樹宅同謝張二內翰話洞庭湖》《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物色自合如此，但用之結語，襟懷自遠。《明人詩鈔正集》卷一〇：采蘋藻以弔湘君，是常語，加「何時」字，微醒話字，情致自別。

《送朱邦憲還海上》《皇明詩選》卷九：卧子曰：意景凄爽。

《居庸關》《皇明詩選》卷九：轅文曰：洵是合作。舒章曰：開合有章法，不止字句之工。《明三十家詩選》：作者五律朗健秀鍊，皆似嘉州。

《春夜遇王侍御子梁宅時將按河南》《皇明詩選》卷九：卧子曰：「宿霧」一聯明秀，直是右丞。

《暮秋同馮直卿秦延獻李士美遊黃花山》《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五六幽秀絕倫。

《大梁冬夜》《明三十家詩選》：俊亮。

《早發坡泉薄暮至太行山中》《詩慰初集》卷二：三四自是大家，音節固高，情致更細。

《古怨》《皇明詩選》卷九：卧子曰：五六新矯。轅文曰：結意本之《三百篇》，何其閒麗。

《病懷》《明三十家詩選》：可悲在「誰」字、「自」字。

《鳳凰山》《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從無情寫出有情。

《楊參軍次和歸自古北口》《皇明詩選》卷一二：轅文曰：邊塞詩極有套語，如此方是沉着。

《送欽水部子辰之沛中》《皇明詩選》卷九：轅文曰：結悲渾。《詩辯坻》卷三：茂秦「天書早下促星軺」，末結出武選葬兄，點次輕穩，善於避險。

《送謝武選少安犒師固原因還蜀會兄葬》《皇明詩選》卷一二：舒章曰：結叙二事，輕重有體有情。《明詩別裁》卷八：將題意逐層安放，一氣轉摺，有神無跡，與高青邱送沈左司詩，三百年中不易多見者也。

《送何進士振卿謫樂平少尹》《皇明詩選》卷一二：卧子曰：跌蕩流美。轅文曰：亦本嘉州。

《登樓北望懷郭學士質夫李吏部一元》《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三四賦景，乃使人心目明壯。

《宿榆林驛》《皇明詩選》卷一二：舒章曰：結悲勁。

《送黃明府之舒城》《皇明詩選》卷九：卧子曰：應酬之作難此秀隱。

《送王侍御子梁按河南》《皇明詩選》卷一二：卧子曰：得嘉州筆法。

《渡黃河》《明詩別裁》卷八：翻字掃字，得少陵詩眼法。

《送鳥鼠山人胡世甫西歸》《皇明詩選》卷一二：轅文曰：胡公以詩賈難得，此作差足快心。

《秋日懷弟》《明三十家詩選》：茂秦所以勝於滄溟，只是詩中有懷抱耳。《龍性堂詩話續集》：謝茂秦詩多矜重而出，獨有《秋日懷弟》一律，情眞筆老，若不經意爲工。詩云：「生涯憐汝自樵蘇，時序驚心尚道途。別後

幾年兒女大，望中千里弟兄孤。秋天落木愁多少，夜雨殘燈夢有無？遙想故園揮涕淚，況聞寒雁下江湖。」此詩人多不錄，知音者少耳。

《中秋宴集》《皇明詩選》卷一二：舒章曰：燕集詩最難得此遙慨。

《登太行山西望有懷蘇舜澤中丞》《皇明詩選》卷一二：轅文曰：中丞工於七言，茂秦此篇亦極作意。

《山行有感》《詩慰初集》卷二：結句冷淡有韻，集中所少，前聯猶是習氣也。

《有客醉談》《詩慰初集》卷二：學杜，前半勝。

《除夕有感》《詩慰初集》卷二：一字一轉，此乃得杜之神，令人詠嘆不盡。

《送趙太僕子伸入覲》《皇明詩選》卷一二：卧子曰：勻適。

《送郭山人次甫遊秦中》《皇明詩選》卷一二：舒章曰：高健。《明人詩鈔正集》卷一〇：蒼健。

《度太行山有感》《詩慰初集》卷二：學杜，前半勝。

《北望》二首《詩慰初集》卷二：二首頗見筆力。

《初春酬龔憲副性之見寄》《皇明詩選》卷一二：轅文曰：流轉生情。

《寄王龍坡員外兼呈乃弟西堂少卿》《皇明詩選》卷一二：卧子曰：茂秦搖落之士，其言爾爾。

《除夕吳子充諸人集旅寓感》《明三十家詩選》：五、六雅麗，頗近盛唐。

《秋夜對月書寄友人》《明三十家詩選》：朱笠亭云：「三、四悽愴中有崢嶸之象，六句自寓。」

《送客遊洞庭湖》《皇明詩選》卷一二：轅文曰：蕭瑟崢嶸。

《夜集吳比部鳴仲宅賦得秋月》《皇明詩選》卷一二：轅文曰：情景清切。《明人詩鈔正集》卷一〇：三四凄愴，中有崢嶸之象，六句自寓。

《送毛明府伯祥去羊城》《詩慰初集》卷二：穩處猶雅，差不惡。

《正月六日集時明館》《詩慰初集》卷二：用杜，轉覺典雅。

《雨中臥病》《詩慰初集》卷二：初唐。

《秋夜宿權店(亭)驛有感》《詩慰初集》卷二：四溟諸律，多有傷于迫促處，此獨悠閒。《明三十家詩選》：善寫旅況。

《送沈郎中宗周出守順慶》《皇明詩選》卷一二：卧子曰：工穩。

《與客話洞庭湖》《明三十家詩選》：風致如瑤天笙鶴。

《薄伐》《明三十家詩選》：入杜陵之室。

《庚戌八月二十二日恭聞奉天殿視朝》《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筆秀。

《別張志虞》《皇明詩選》卷一二：卧子曰：成章。

《大梁懷古》《皇明詩選》卷一二：轅文曰：古法。《明詩歸》卷三：譚云：詞意俱入盛唐。《明人詩鈔正集》卷一〇：壯直得古法。

《潞陽曉訪馮員外汝言》《明三十家詩選》：右丞。

《登輝縣城見衛水思歸》《明人詩鈔正集》卷一〇：結一句含吐極妙，風調亦絶佳。

《遠別曲》《明詩別裁》卷八：寫情極眞，方之《茨姑葉爛》一篇，可云新聲古意。

《行路難》《明詩別裁》卷八：平淡語，而行路之難自見。

《胡笳曲》《明三十家詩選》：不落唐人窠臼。

《擣衣曲》(秦關昨寄一書歸)《明人詩鈔正集》卷一〇：寫情眞摯，讀之凄惻。《明詩別裁》卷八：「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幾於哀感頑艷矣。

《塞下曲》《皇明詩選》卷一三：轅文曰：健兒故態。

《漠北詞》(曉開氈帳擁秋雲)《皇明詩選》卷一三：卧子曰：三作俱壯渾有色。

《夜話李孺長書屋因懷其尊君左納言》《明詩別裁》卷八：時江南增稅，海寇方息，山人感事及之，非泛作憂時語。

《龍性堂詩話續集》謝茂秦「天橫落照明孤壘，地湧寒沙接亂山」，「地出三峯雄陝服，天分八水雜秦聲」，「天開鳥道千盤嶂，地入鼉叢萬嶺西」，屢用「天地」字，氣象崢嶸。然較老杜「地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語雖精彩有餘，而神韻不及。蓋謝語景出而意盡，杜句景盡而意無窮也。

傳記

《明詩評》卷一　山人名榛，字茂秦，臨清人也。貌醜，一目，弱冠爲俠齊、魯間，多度艷曲。稍長折節讀書，詩奕奕稱於人。趙王聞而禮之致府。已不自得，游京師，著《游燕集》六卷。評曰：茂秦介越之資，被以質巽，不問家人生產，交游泊如也。卽其養素無好，幾乎自然；究其勇詣必底，便可成佛。

《明史·謝榛傳》（存目）

汪端《明三十家詩選》　榛，字茂秦，臨清人。眇一目，少喜游俠，已而折節讀書，刻意爲歌詩。寓居鄴下，趙康王賓禮之。嘉靖間挾詩卷游長安，時濬縣盧柟以非辜繫獄，茂秦於諸貴人前誦柟所著詩賦，泣曰：「生有一盧柟，視其死而不救，乃從千古哀沅而弔湘乎？」吳人陸光祖爲濬令，平反其獄，柟得免死。李于鱗、王元美等方結社於燕，重茂秦行誼，推爲盟長。後于鱗名盛，茂秦與論詩不合，于鱗遂遺書絕交。元美諸人咸右于鱗而排茂秦，削其名於「七子」、「五子」之列。然茂秦游道日廣，秦晉諸藩爭延致之。河南北皆稱「謝榛先生」。趙康王薨，茂秦歸東海，康王曾孫穆王亦禮茂秦，爲刻其全集。復游燕趙間。萬曆六年卒於大名。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四溟集》　榛早工詞曲，年十六，作樂府商調，少年爭歌之。已而折節讀書，刻意爲詩。李攀龍、王世貞輩結詩社，推榛爲長。及攀龍名盛，榛與論生平，頗相刻責，攀龍輩遂怒相排擠，削其名於「七子」、「五子」之列。然當結社之始，尚論有唐諸家，定稱詩三要，皆自榛發，諸人實心師其言也。後薄游諸藩邸，並爲上客，雖終於布衣，而聲價重一代。趙康王至輟侍姬以贈之，如姜夔小紅故事。其救盧柟一事，尤見氣誼。攀龍送榛《西遊詩》所謂「明時抱病風塵下，短褐論交天地間」者，頗肖其實。其詩亦不失爲作者，七子交口詆訶，乃一時恩怨之詞，固不足據爲定論矣。

紀事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　《傳》稱：「茂秦初學詩，冥搜苦索，至徹日夜不寐，抵面見客，語倀倀若駭人，終席不省客所謂何，或偶觸堅壁，跌足下坑塹，不覺也。以是詩益工。」陳玉叔云：「大都山人平生以身爲易盡而無以累之，以名爲不朽而無以奪之，窮極而思工，思工而語至。」（已上玉叔語。）今於其淺稚生澀者痛加刪削，實欲成其後世之名耳。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新安潘之恆《亘史》記曰：「趙王雅愛茂秦詩，從王客鄭若庸得《竹枝詞》十章，命所幸琵琶妓賈，扣度而歌之。萬曆癸酉冬，茂秦從關中還，過鄴，偕若庸見王，王宴之便殿，酒行樂作，王曰：「止。」命緬瑟以琵琶佐之，聲繁屏後，王復止衆妓，獨奏琵琶，方一闋，茂秦傾聽，未敢發言，王曰：「此先生所製《竹枝詞》也。譜其聲，不識其人可乎？」命諸伎擁賈姬出拜，光華射人，藉地而竟《竹枝》十章。茂秦謝曰：「此山人鄙俚之辭，安足污王宮玉齒？請更製《竹枝詞》，以備房中之樂。」王曰：「幸甚。」茂秦老不勝酒，醉卧山亭下，王命姬以裀代薦，承之以肱。明日，上新《竹枝》十四闋，姬按而譜之，不失毫髮。元夕，便殿奏技，酒闌送客，卽盛禮而歸賈於邸舍，茂秦載以游燕、趙間。逾二年，至大名，客請賦壽詩百章，至八十餘，投筆而逝。乙亥之冬月也。姬率二子，奉柩停大寺之旁，每夜操琵琶一曲，歌茂秦《竹枝詞》，必慟絕而罷。

《石室談詩》卷上　謝茂秦曰：「予與于鱗會於廣座，有叩余以詩者，予倪娓言之不置，于鱗肘予，俾勿言。予興方酣，弗顧也。酒罷，于鱗謂予胡爲盡洩天機？余笑曰，猶有一言未曾吐。于鱗問何語？余曰：全在想頭別。于鱗稱善。」

著録

《藝苑卮言》卷七　吾嘗合刻盧次楩、兪仲蔚及茂秦集，蓋取次楩騷賦、

俞五言古、謝近體爲一耳。然歌行既乏，絶句亦少。

《盛明百家詩・謝茂秦集》 余嘗得詩一帙於王槐野篋中，後復見有刻本二，大都不甚同異。其詩便妥秀發，山人中當必傳者。獨刻本比之孟浩然，又比之孟郊，稍爲可疑，豈山人兼二子而似之耶！今刻百餘首。

張泰徵《續刻四溟山人全集跋》 四溟謝山人茂秦，以詩鳴嘉、隆之際，趙康王實賓禮之，嘗爲刻其吟稿二帙。先文毅公在詞林，茂秦時來都下，晤語甚歡，由其人澹於世味，有蟬蛻鴻冥之致，以故達人重之，不獨才之已也。康王折節下士，冠蓋經鄴者如歸，而先公特蒙眄睞，接遇優渥，茂秦卽世，先公徵遺稿於其子煇，自前帙之外，凡未刻若干卷，間以請於典籤，許爲卒成之而未果也。今殿下纘承先德，光昭義問，自鄒枚之彥，翁如願在下風，而不佞服先公之餘訓，旬河北歲時，得親炙休光，飫聞世美，愉愉然稱大快焉。暇日訪煇也以手書，王聞之弗寧也，乃命右史蘇君、陳君相與詳加搜輯，續二帙而剞劂之，而以序屬不佞。王若曰：「謝山人受知於先王甚深，又重之表彰，四溟可以無憾。若賈姬之贈，載於《亘史》，王固愛才，姬亦守節，之以文毅公之請，今日之事庶以成我先王之志，以報公於九原而無愧辭乎！」不佞再拜稽首，感極霣涕，敬贅言於末簡。【略】四溟全集之刻，微獨以詩教也，莊誦德音，而紬繹其事追之旨，則孝思所以風四方者，豈其微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不佞死且不朽，與煇也共之矣。蘇君名潢，山東濮州人，陳君名養才，浙江臨海人，胥克以道成王之美，有聞於時，此舉其一班云爾。萬曆二十三年孟冬朔旦，朝議大夫、河南布政司分守河北道左參議、前進士、禮部郎中，蒲坂張泰徵謹跋。

程兆相《四溟山人全集後跋》 四溟全集者，趙國主所梓東郡謝山人茂秦之詩，備鄴架之一籤於冰玉堂也。綱紀全校者，前右相東郡蘇先生子長、今左相赤城陳先生參甫也。藉手全閱者，蘇之館甥前孝廉、今觀政進士張君稚魯也。維時是役之告成者，實在萬曆丙申夏五月也。書旣出，傳播幾十年所，間以掛漏居多，勢不容已於翻刻者，睿旨特屬內翰丁君子裕董正厥緒，克底其全也。操簡應教而跋之於最後者，旅食鄴下新安布衣程兆相也。最後跋之之義何居？在今詳加討覈，訂其所爲魯魚，詮其所爲錯亂，得字數千有奇，頤指剞劂，將謂可稱善本，未敢妄意去取於其間也，臚列其眚木若而若而，諸所掛漏者，偶出睿覽，再一讐竄，因以屬之內翰云云。意也睿主樂善親覽，夐出千古也者，則具在諸先後序中，茲未易更僕悉數也，姑載是於事竣者，

藝文

李攀龍《寄謝茂秦》（存目）

又《寄茂秦》（存目）

又《送謝茂秦》 孝宗以來多大雅，布衣往往稱作者。謝家玉樹操郢音，其音彌高和彌寡。寓梁曾曳王門裾，遊燕欲薦中涓馬。豈無冠蓋映當時，滿眼悠悠世上兒。文章千載一知己，交結何須鍾子期。此物有神兼有分，富貴浮雲不與之。盧楠坐銜越石恩，醉後感激肝膽言。蒼鷹睚眦鸚鵡賦，身掛羅網何由翻。殷憂楚奏秦庭哭，遂雪黎陽國士冤。歸去東將釣滄海，安能貧賤

常丘樊。早借江鴻報消息，或卧春雲且故園。

又《閣夜示茂秦》四首（存目）

王世貞《贈謝榛》（存目）

又《再贈謝榛》（存目）

又《簡茂秦》（存目）

又《謝生歌七夕送脫屣老人謝榛》（存目）

又《夜集有懷謝茂秦分韻》（存目）

又《聞謝茂秦客死魏郡，寄詩輓之》（存目）

宗臣《懷謝山人茂秦一首》（存目）

又《寄茂秦》（存目）

又《中秋有懷茂秦》（存目）

又《夜集懷茂秦》二首（存目）

盧柟《九日奉懷謝四溟逸人兼酬往日見寄之作》（存目）

又《酬謝逸人四溟》三首（存目）

又《寄謝逸人四溟》二首（存目）

呂時臣《寄鄴中鄭中伯、謝茂秦》（存目）

又《同宋一中游范公泉亭兼懷謝茂秦》（存目）

梁有譽《于鱗子與子相元美過訪共懷謝山人茂秦》四首（存目）

吳國倫《過鄴弔謝茂秦》（存目）

又《柬謝茂秦》（存目）

歐大任《寄謝茂秦》（存目）

雜録

李攀龍《戲爲絕謝茂秦書》 昔逮爾在趙王邸中，王帷婦人而笑之，爾猶能涉漳河也。則之長安，在大長公主家，又不負一蒯緱劍，令主家監先亟斷席與爾別坐，家監乃置惡齧馬爾邸中，輒怒馬使踶於庭，踐溺沃爾冠。亡何，又遷爾於傳舍，使與騎奴同食。傳舍長三投爾屨於戶外，豈其愛士而執襪蹔以游。居期年，傳舍長遷爾於僦舍，舍人責爾償僦也若若。使爾在，我之他境，我何知焉。告者曰：「有君子眇而躁，視事左右，必得志，然吾憚其爲人也。」則爾既已謁我門下三日矣。我躬授爾簡，坐爾上客，寵靈爾以薦紳先生，出爾否心，蕩爾穢疾。元美偃蹇，我實屬爾，時爾實有豕心，不詢於我，非其族類，未同而言，延頸貴人，傾蓋爲故。自言多顯者交，平生足矣。二三兄弟，將疏間之。我用恐懼，貽爾盧生，游爾義門，不以所惡，廢鄉綏靜。二三兄弟，爾乃克還無害，是我有大造於爾也。不佞官臣，以敝邑在爾之宇下，不治執訊，爾爲不弔，跋履敝邑，不入見長者。我先匹夫，爾實要我，辱我臺人，殄置我不腆之幣於塗，張脈僨興，眥翳俱裂，曰：昔在長安邸中，殊厭貴人，曾爾一守臣也，爾何乃去？趙王邸中，既已釋憾於我，我以二三兄弟之故，猶願不忘舊勳於爾，爾具以敝邑之頑民，行而即長安貴人謀我。天誘其衷，元美弗二，爾是以不克逞志於我。敝邑褊小，我用疲於奔命，屬且夜逸，爾利吾失國，徼福於二三兄弟，曰：「若不得請，猶有令名。」與其及也，我其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我從事獨賢，則是爾之詒我肆也。我與元美狎主二三兄弟之盟久矣，爾猶是櫜鞬鞭弭在左右，與吳生、徐生周旋中原，不能一矢相加遺，我是以大，不列爾於二三兄弟，爾亦悔過之，延使以命我曰：「同好棄惡，復修舊德。」我尚猶未懌，是以不報。爾又不祥，惡聲滋至，我祗役大行稱詩，二三兄弟其在，二三兄弟則同心之賦，而亦爾所不能爲妬口者。爾有二心於吳生曰：稱詩如此，他何用糞土爲？吳生固甚憎爾，是用告我。元美惡爾之二三其德，亦來告我曰：「眇君子不得志於稱詩，女則使然。今日之事我爲政，昊天上帝，虞九歌，周二雅，余雖與于鱗出入，余惟利是視。不佞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二三兄弟，備聞此言，是用痛心疾首。二憾往矣。不腆敝賦，一聽客之所爲，唯好是求。爾若惠顧二三兄弟，無敢徼亂，則我之願也。爾若不施大惠，于鱗不佞，二三兄弟愛才久矣，豈其使一眇君子肆於二三兄弟之上，以從其淫，而散離昵好，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 《四溟詩話》云：「游環脅驅，陰靷鋈續。鉤膺鏤錫，鞹鞃淺幭」等語，艱深奇澀，殆不可讀。韓柳五言有法此者，後學當以爲戒。余謂詩各有體，以學《三百篇》爲戒，奇語也。謝山人以懽、紅爲韻不雅，以愁、青爲韻佳。不知自在琢句，豈關韻字邪？吾人詩人一道，非秘密藏也，特恨不肯來學耳。謝山人論詩，李于鱗責其太洩天機，殆風雅中

小人哉！　製作繫乎聲名。茂秦有「詩忌」、「詩妍」、「詩諂」三則，足爲惡俗針砭。　謝公與時輩論詩，自云是夕夢見李、杜。嘻，可入笑譜。　四溟山人於知己，不免以詩句隙末。故余謂贈答詩不作可也。

皇甫涍

論　述

綜　論

皇甫汸《少玄外集序》　《少玄外集》者，兄仲子樞所選次也。兄自童時耽詩，占對輒成聲律。既冠，益宏茲業，上自二漢，下迄三唐，諸名家詩咸手書一過，太白王孟一再，少陵至數四焉，其勤若此。由是羅衆美於胸中，摛群華於言下，故其作有似漢魏者，似晉宋齊梁者，有似盧駱沈宋者，似王孟者，似太白者，而似少陵者較半云。晚臻彼岸，遂號大家。至其編輯，求之太嚴，失之稍簡。夫百川學海而至於海，後之觀海者，見其汪洋浩渺、波濤迴洑，謂水盡於斯矣，不知中央爲洲、爲澗、注川爲溪、通谷爲壑、遏而爲防、疏而爲澤、廣澤爲衍、障瀾爲陂，皆水所嘗經故道也。上善具體，孰非可觀者乎？　兄弱齡駿發，盛有英氣，斯鑄辭綺靡，窮時憤懣，獨抱玄思，故鎔調沉鬱，雅篇秀句往往間出，集多不載，惜哉！　又若意所未滿，人亟稱賞，取享帚之譏；己所獨得，世或罕知，致輟絃之慨。乃悟作者苦心，誰復相定，此陳思所以興悲也。客曰：昔人以閑情賦採，竟爲靖節之瑕。余曰：獨不聞蘭亭記逸，因責昭明之誤。故吐珠於澤，誰能不含；棄金於塗，未必非寶也。孝子之於親，雖遺簪敝稿，猶不忍墜，矧其心聲手澤乎？　樞曰：唯唯，敬從叔父之言。乃檢閱殘編，散漫盈篋，悉加研品，遂得樂府古選歌行一百二十一首，五七言近體一百六十二首，排律絕句三十八首，賦三首，雜文十六首，勒爲十卷，題曰《外集》。【略】皇明嘉靖丙寅季夏朔日，百泉山人皇甫汸子循撰。

又《司直兄少玄集敘》　余分則友于，義同師授，雖士龍特眷於平原，惠連最鍾於康樂，蔑以踰也。每有述造，輒相詔視，商榷砥獎，可得而言。方其家食含章，與徐生二黃定交，筆札之間，篤嗜工部。既而何李篇出，病其豁徑，專意建安。嘗曰：「詩可無用少陵也。」至解巾登仕，與蔡王二行人廣搜六代之詩，披味耽玩，稍回舊好，雅許昌穀，乃曰：「詩可無用近體也。」雖伯季具邇，而敦賞獨深矣。試爲標論：詩蓋錯綜魏晉而託宿於唐英，賦則馳騁屈宋而逸駕於散騎，文則陶鑄班賈而呈範於中郎。其爲篇也，幽玄以通思，春容以御氣，婉麗以陳詞，和易以達理，憤懣以抒情，綿暢以該事，雋永以歸趣。其始構也，隻字不愜於心，片言無艷於目，蹋壁窮思，擁衾寤索，曾不少休。是以吟苦則彌日不就，神來則下筆立成，今稿中或兩字未竄，或二語並存，致蓋密矣。若夫錦必有襲，卮非無當，苟慙博物，疇發斯蘊，欲倣胡廣於官箴，擬劉逵於都賦，病未遑也。奈何睹姱容而決驟，過屠肆而垂涎，妄意吠聲，詎曰知味哉！　方其潛心經術，晞軌儒林，若《易序》、《詩說》、《春秋考原》、《周官雜志》，亦略概見。早謁陽明，洞析道體，亦其性靜得之。若與東廓鄒氏、揚山方氏往復諸書，鋒辯莫之能抗。至其佐郡分臬，坐有餘嘯，案無留牘，魏懷慈父，越畏神君，固知戟臣歎辭賦非夫，蕃侯恥翰墨垂績，良有以也。【略】歲在丙午丁辰，荼酷頗有憂生之累，貽余《春日齋中讀丹經》一篇，係曰：「夜來更加竄定，庶幾可觀，詩之難言如此。後世誰相知評定余文？　此陳思所以興悲也。」亡何長逝，命矣夫！　命矣夫！　然年雖中促，而名則宏遠矣，胡云未究厥止哉！　余知兄詩，庶能言之，不特可比申毛貫鄭，亦卜氏之亞也。昔孝常次補闕之編，王縉表右丞之集，顧余謭劣，曷克勝茲。幸而伯氏運斤，二孤命梓，芟采精覈，都無遺誤。猶謂標譽勝聲，以俟宗匠，聊以習聞余兄之言，揮涕而告秦、樞，俾知先人制作之艱若此云爾。

皇甫沖《皇甫少玄集序》 蓋今之爲文者，王、宋稱一代之宗，李、何爲負公甄與多矣，忍序其遺文哉？【略】公天授靈懿，性標朗澈，覃思六籍，博極群典，咀含腴潤，萃掇菁英，雖感召情動，而興會神超，凡有述造，靡不精詣，片言洩玄黃之秘，一字爲川嶽之珍，洽浹如劉向，深沈如子雲，有辭人之麗而弗淫，有良史之質而弗俚，信江左之才傑，而海內之文雄也。若不誣，不取妍於一字，不求工於一辭，肇端莫測，咀之而無窮味，使觀者動心說志。又以拙宦不達，歸趣難探，詠之而有遺音，明直公所著頗富。今司勳子循公爲藝苑宗望，觀其序《少玄集》云：「馳騁魏晉多感慨之辭，亦憂患之意與？擬議而談，則建安、開元之盛，蓋瞻忽間耳。李唐間，其汪洋浩渺，譬之觀海者，斯可以見公詩矣。」如《西湖》云：「丹杖子安之在藝苑，猶機軸之有文錦，廩庾之有秬黍，而吾宗之有子安，則衣裳遠隨金鷲轉，錦帆齊拂石鯨迴。」簡子循云：「江色似迎張翰遠，濤聲憶傍伍之冠冕，而居室之棟梁矣。惜乎天不假年，而竟止於斯也。子安卒之明年，胥多。」雅有此句，宜嗣冉曾。

《雨航雜錄》卷下 皇甫涍《九日》詩「鵾鳴入怨柱，蛩響切雜調。楓落他鄉早，尊寒故國秋」，又「河虛平夕霧，閣掩澹秋塵。素月昇逾靜，高霞斂更新」，又《新月》詩「微暉不照綺，清漢欲生塵」，《雁山》詩「遙靄引疏磬，群峰寒暮天」，四傑之槩也。公負才傲倪，曾爲春坊司直，卒以讒廢，然郡中稱其人甚介，謂「皇甫白眉」。

《皇明詩選》卷四 舒章曰：少玄如金庭玉樹，下照瓊泉，無風雨頹澹之致。 轅文曰：少玄粉澤自工，恨少氣骨。

《明詩綜》卷五〇 文徵仲云：子安詩沉蔚偉麗，早歲規倣初唐，旋入魏晉，晚亦玄造，鑄詞命意，直欲窺曹劉之奧而及之。 王元美云：皇甫子安如玉盤露屑，清雅絕人。惜輕繡短幅，不堪裁翦。 黃淸甫云：司直咀華八代，會心古人，每製一篇，必經百慮。故能盡脫凡近，獨詣高遠。晚薄杜陵之史，心醉殷璠之鑒，擬之謝客，則調頗遒，方之常建，則音稍振。陳卧子云：少玄凝思選調，意求雅則，惟取境不廣，無縱橫宕逸之致。

《靜志居詩話》卷一三 子安逸藻風飛，淸文綺合，視子循工力悉敵，銖兩未分，宜子浚之難爲兄，而子約之難爲弟也。《春日齋中卽事》云：「仲春氣妍和，蘭薄幽可踐。開軒眺遠野，文霞靄層巘。黃鳥鳴芳菲，綠蘋泛淸淺。感物懷古人，緬帙聊自展。嘗欽柳下黜，頗悅邴生冤。苟持齊物心，得喪兩俱遣。」

黃姬水《少玄外集序》 司直公，余王姑子也，與先君五嶽山人束髮同席，余父事之，少歲受知于公。嘗侍談園牡丹之讌，酒間賦詩，余後至，有「洛陽花色在，不減後看人」之句，公亟嘉歎焉，曰山人有後也。嗟乎！昔蕙今茅，不能不泥其跡。故其爲文，雅意於史漢莊騷間，而於詩獨有取於廸功，然又狹小其篇章，乃刪其遺文以爲外集。嘗歎曰：「會諸氏之長以追六代，廸功其庶幾哉！」子安刻勵二十餘年，其性敦靜簡默，又能致其深沈之思，其於詩，鑄辭精而爲旨遠，體骨奇峻，辭彩英發，陳風諭則婉而不迫，叙政事則直而不俚，頌功德則艷而不誣，不取妍於一字，不求工於一辭，肇端莫測，咀之而無窮味，使觀者動心說志。又以拙宦不達，歸趣難探，詠之而有遺音，明直公所著頗富。今司勳子循公爲藝苑宗望，觀其序《少玄集》云：「馳騁魏晉多感慨之辭，亦憂患之意與？擬議而談，則建安、開元之盛，蓋瞻忽間耳。李唐間，其汪洋浩渺，譬之觀海者，斯可以見公詩矣。」如《西湖》云：「丹杖子安之在藝苑，猶機軸之有文錦，廩庾之有秬黍，而吾宗之有子安，則衣裳遠隨金鷲轉，錦帆齊拂石鯨迴。」簡子循云：「江色似迎張翰遠，濤聲憶傍伍之冠冕，而居室之棟梁矣。惜乎天不假年，而竟止於斯也。子安卒之明年，胥多。」雅有此句，宜嗣冉曾。

王穉登《少玄外集序》（存目）

《國雅品・士品四》 皇甫司直子安：吳中雅士有四皇甫，盛稱才藻，司直公所著頗富。今司勳子循公爲藝苑宗望，觀其序《少玄集》云：「馳騁魏晉多感慨之辭，亦憂患之意與？擬議而談，則建安、開元之盛，蓋瞻忽間耳。李唐間，其汪洋浩渺，譬之觀海者，斯可以見公詩矣。」如《西湖》云：「丹杖子安之在藝苑，猶機軸之有文錦，廩庾之有秬黍，而吾宗之有子安，則衣裳遠隨金鷲轉，錦帆齊拂石鯨迴。」簡子循云：「江色似迎張翰遠，濤聲憶傍伍之冠冕，而居室之棟梁矣。惜乎天不假年，而竟止於斯也。子安卒之明年，胥多。」雅有此句，宜嗣冉曾。

《明詩別裁集》卷七　子安枕籍選體，故五言自高，然得風格而遺精理，未云詣極也。

《明詩紀事》戊籤卷五陳田按　子安刻意摹擬，詞俊而格超，可謂鏤冰雕瓊，心手雙絕。

分論

《雨雪曲》《皇明詩選》卷八：臥子曰：六朝遺響。

《平臺山扈從》《皇明詩選》卷九：轅文曰：似張燕公。

《春朝雪後》《明詩評選》卷四：細處不纖。

《立秋日和王子惟楨》《皇明詩選》卷四：舒章曰：結深厚。

《癸卯除夕直北曹作》《明詩評選》卷四：用意迎情，浮情殆盡。王敬美所云河下傭隸，驅遣殆盡。

《秋晏》《明詩評選》卷四：一段霏微亭特之情，虧他孤神寫出。

《謁伍子胥廟》《明詩評選》卷四：弔古詩必如此，乃有我位，乃有當時現量情景。不爾，預擬一詩，入廟粘上，饒伊識論英卓，只是措大燈窗下鑽故紙物事，正恐英鬼笑人學一段話來跟前賣弄也。李太白「子房未虎嘯」一詩，人欽其豪，我笑其酸。此等處唐人元無分在。李于鱗言「唐無五言古詩」，近之矣。又取太白「子房」之作，曾不知當世之有子安，將其言亦億中乎？

《十五夜月》《皇明詩選》卷四：轅文曰：取其朗拔。

《近淮柬行之》《明詩歸》卷三：譚云：寫景澹雋，饒有晚唐風韻。

《代古》《皇明詩選》卷四：轅文曰：已是齊梁。《明詩評選》卷四：只在情上寫，了不及事。首尾無端。士衿吟魄，雙行一致，余謂措大、山人本無詩分，以此。

《秋日雜詩》《明詩評選》卷四：不滯不迫，才是作者。

《訪中麓子不遇》《皇明詩選》卷八：轅文曰：整密。

《望洞庭》《皇明詩選》卷四：舒章曰：姿澤不在人間。

《贈滁陽程逸人》《皇明詩選》卷一三：臥子曰：自是流逸。

《立秋日署中述懷簡田子八韻》《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整穆。

《與吳長洲》《皇明詩選》卷一一：臥子曰：是應酬體，難其清麗。

《淮上逢朱水部南川舊僚同張地官明厓吳山人河岳集駐鶴亭醉後感述贈水部一首並簡貽張吳二君》《皇明詩選》卷六：臥子曰：寫情之作，意盡而止。

《酬子循宿祖堂寄懷》《皇明詩選》卷八：轅文曰：三、四高秀，第六句使事入化。

《自一雲至天平登白雲泉亭晚興》《明詩評選》卷五：不自唐入，乃得唐人之髓；智與師齊，則差師一倍。

《春暮偕以言海鄉之遊余時病不能詩旋途初月握手論交姑屬短句以代紀行》《明詩評選》卷五：靈善超至。「萬水無他壑」，古今咏海人俱讓一籌，俗詩于此，輒興妖作怪，亟須用是驅除之。

《汶上分水》《明詩評選》卷五：此方是五言近體嫡派。嗚呼！世之知音鮮矣。

《過陶山作》《明詩評選》卷四：平密。

《夜雨離思》《明詩評選》卷五：不知者或擬之王昌齡、常建，非也，正思理不竭。

《河陽馬上看江寄謝司直》《明詩評選》卷八：必如此廣遠，乃可寄愁。似唐太宗耳。三、四可云絕唱。

《發郡城之天台道中述所經覽寄孔謝二憲副趙何二僉憲同年》《明詩評選》卷四：不必奇微，自然深至。只二句收回，順寄四子，才是古詩。歷下沿北地以言古，到此茫昧。

《龍湫》《明詩評選》卷五：近遠收放，一以心用，不隨句轉。所云「隨句轉」，口邊開合呼應習氣也，惡詩命之曰法律。

《寄唐子一首效江文通擬王徵君養疾》《皇明詩選》卷四：臥子曰：不減風華，自有峻氣。

《霸橋歌送大梁郭僉憲》《皇明詩選》卷六：舒章曰：結處四語，快心生色。

《有懷喬白巖司馬》《皇明詩選》卷八：臥子曰：叙實事甚能典雅。

《寄謝司直》《皇明詩選》卷八：轅文曰：情景點綴，居然作家。

傳記

文徵明《浙江按察司僉事皇甫君墓誌銘》 僉事皇甫君子安，既解浙臬還長洲，未及赴調，而母夫人卒，推毀得疾，甫三月亦卒。嗚呼傷哉！君舉壬辰進士，官禮部，以文學爲當道所知。會東宮肇建，遂用爲春坊司直，論者以爲得人。而餘人意忌，顧已媒蘗其間，未幾補外。自是浮沉外寮者累年。再起再僨，卒骫髒以沒。嗚呼！自古文學之士，往往不得志於時，其侈聲擅名，固造物者所忌，然而一時秉銓之人，不得不受其咎也。君諱涛，字子安，齋出宋戴公，以字爲氏。世望安定，趙宋時有爲提刑者，扈高宗南渡，居吳城孔聖里，占數爲長洲人。六世祖斌死張士誠之難，斌一再傳，迺君之曾大父也。大父信以文學起家，爲太學生，未仕而卒。父諱錄，丙辰進士，仕終順慶知府。母夫人黃氏生君兄弟四人，君其仲也。黃夫人夢人授巨鼎而生，早歲規倣初唐，旋入魏晉，晚益玄造，鑄詞命意，直欲窺曹劉之奥而及之，惜乎未見其止也。沒後，其兄子浚集所作爲《皇甫少玄集》云。君生弘治丁巳必古人爲師，自兩漢而下，咸有所擇，見諸論撰，居然合作。詩尤沉蔚偉麗，語。居官任事，砥礪操切，不肯脂韋取容。既多忤物，又稍稍與時厓異，故及上，再任亦無幾，時竟以勝任推擯，曾未數月而以不職論黜。嗚呼，羣耳目何可塗也！君沉靜寡與，自負高峻，人苟不當其意，終日相對，默無一審，擿伏若神，而裁決敏利，案無留牘，恤隱崇賢，納之仁軌，甫三月而宿蠹爲清，管內振肅。以其暇逸覽觀山川，發爲篇詠，委蛇張弛，文治燦然。譽聞方達而南遷，考覈惟視一時實履以爲黜陟。近時乃有既徙官而徵其舊事者，因得以其私意中傷之，然非顯惡大慝，亦不敢公肆詆毀。君初(闕)曹未所在職辦而能緣飾以文。在儀制時，建儲九疏，咸君屬草，詞理明辨，有以上當君心，遂爲諸公大臣所簡注，春坊之擢，蓋緣於此。車駕之行，君先已註籍扈從，會改官不果行。駕次承天，按籍推賞而君不在，有司乘間劾君失事，而實非也，坐是左遷廣平府通判。踰年召爲南京刑部主事，未任丁父憂，服闋還朝，復補南京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尋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分蒞浙東。所蒞天台寧紹諸郡，民忮而狡，饕詖喜訐，最爲煩劇。君所至懲飭，綜核周

明文學部二・皇甫涍

《明人詩鈔正集》卷八 涍字子安，嘉靖十一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改禮部，歷儀制員外郎主客郎中。在儀制時，夏言爲尚書，連疏請建儲，皆涍起草，故言深知涍才，比簡宮僚，遂用爲春坊司直兼翰林檢討。言者論改官有私，謫廣平通判，量移南京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遷浙江按察僉事，以南曹事論罷。有《少玄集》。

隆慶《長州縣志・人物》 皇甫涍字子安，韶秀異常。少遂有名世之志，攄詞發藻，迥出流輩。作《續高士傳》以著志。爲文必古人爲師，詩尤沉蔚偉麗。弟濂字子約，玩弄爵服，厭棄簿書，戒閽者勿妄通賓，惟高僧大士時獲瞻晤。郡庭邑室，絕跡罕臻。其爲詩興到斯成，曾無造次應酬之語。又琴德最優，多自爲之操。

著録

皇甫樞《少玄外集跋》 樞謹按：先君詩方未仕以前，則既體格奇峻，文辭壯麗，有非今世作者所及，迨後益加渾化，遂能上繼風雅，下包晉唐，可謂集詩家之大成，爲百代之絕唱者矣。顧內集之刻，於早年者概未入選，而詳而不擾，几無沉案，獄無停囚，藉令百牒紛披，不崇朝而報竟。徒倚齋閣，晚歲者亦或誤遺。樞每懼散亡，恒加珍襲。甲子之秋，樞既兩不第於南都，便以文字自娛，借興林壑。是蓋仕學兩優，緩急有序者。【略】方今吳下，皇復以多病將棄去舉子業，計終莫能紹復先緒，而光昭其令德矣。廼思編輯遺文，益弘不朽之業，使片言一辭，凡經苦心所得者，咸與日月輝映。於人子之職，亦庶幾萬分之一也。於是稍依年次，裁去重複，手書是帙，請命於叔父司勳公。公樂成其志，爰爲之序，俾用登梓。獨愧謬陋無文，不能系之一言，然撫卷涕流，興思腸絕，亦自有不能文者爾。時嘉靖丙寅八月望日，男樞百拜謹識。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皇甫涍《少玄集》二十六卷，《外集》十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〇 《續高士傳》十卷。 又卷二三：《少玄集》二十六卷，《臺中集》，《湟中集》，《西戍北逮稿》。

《明史・藝文志二》 皇甫涍《續高士傳》十卷。 又《藝文志四》：《少玄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皇甫少元集二十六卷外集十卷》 明皇甫涍撰。涍字子安，長洲人。嘉靖壬辰進士。除工部主事。官至浙江按察使僉事。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集凡賦一卷，詩十九卷，文六卷。又涍沒之後，其子樞等裒輯賸稿，得詩八卷，賦及雜文二卷，編爲《外集》。

藝文

田汝成《東覽篇序》 《東覽詩》一帙，少玄皇甫子子安行部浙東時作也。皇甫子秉憲握符，督察郡縣吏治難稽，而浙以東負氣喜訐，訟牘殷湊，行部之使，往往汨沒簿書，御燈撿覈，猶憚弗給，尚暇舒紳緩帶，徜徉藝囿若儒

童承叙

論述

翁大立《內方先生集序》 我師內方先生童公當世廟龍興，與龍湖張相公、洞野廖學士，俱被選入翰林，侍從經幄，世廟視三公猶從龍臣也。駸駸柄用，先生乃以讀禮請告，遵晦里居，盡讀古人書，究心當世之務，思以光輔中興，建萬世基隆之業，年未艾而齎志以逝，可勝痛哉！先生賦類賈誼，文類司馬遷，詩類杜甫，文之稍從時調者，間出於柳、蘇之間，故其富者視雲夢，清者視瀟湘，奇者視太嶽，三楚間稱獨步。令子光祿君守履彙其遺集若干編，諸體咸備，授立校之。立弱冠卒業太學，先生賞鑒獨先諸生，明年遂成進士，

五十年來酬知無地，猶未能鋟梓以傳，愧矣！愧矣！僭爲序。萬曆己丑仲夏吉旦，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前南京禮、工二部尚書、侍經筵、預修會典、門生翁大立頓首撰。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庶子與張文邦、廖鳴吾號「楚中三才」。永陵以從龍侍臣遇之。詩篇比廖差優，論者擬之夏雲秋水，不可方物。失其倫矣。

《湖北詩徵傳略》 《內方集》多佳句可錄，如「忽抱澧蘭思，坐乘秋水來」，「仲宣詞賦人爭誦，平叔風流自可憐」，「門前自擬題凡鳥，天上寧知聚德星」，「坐愛蘋風生水閣，卧看林影落繩牀」，皆清峭拔俗。

《與胡寵之書》 《明文霱》卷一九：書情賦韻，六朝之遺音。

傳記

陳文燭《內方童先生傳》 先生諱承叙，字士疇，沔陽人也。始祖自隨徙沔，而沔南有內方山，因號內方山人，海內學士大夫稱內方先生云。往太守公諱旭者，生先生，有異質，雙目炯炯，不類凡兒。八歲時過目成誦，爲文數千言立就。先生少失母，其繼張太恭人性嚴，先生事之最孝。年十二賦《行路難》以見志，太守公覽而大叫曰：「兒爲古文辭乎？」里中一二長老以爲王勃、李邕復出也。太守公以戶部郎出守兗州，坐正直忤魯藩，逮繫詔獄。先生與之比，其辯論諸疏草，悉出先生手，而太守公得調桂林。未幾，太守公歸而先生亦歸。大梁李公濂守沔，國朝之文，在弘、德間李公夢陽、何公景明爲之一變，而李公與獻吉、仲默交驩，號中州才子。見先生，奇之，而先生樂從焉。時家按察公以童子亦受知於李公，先生益下帷讀楚詞、《文選》及六朝文，咀其英粹，故舍芳摛藻，若夏雲秋水不可方物。時正德己卯，甬川張公邦奇督學，又奇先生文，嘆曰：「眞楚才乎！」薦於監察毛公伯溫。以《詩經》舉鄉試第二，兩公尚恨先生不第一也。明年庚辰中會試。值肅皇帝繼統，選翰林院庶吉士，與茶陵張公治、蒲圻廖公道南號楚三才，而先生尤俊逸不羣，試輒冠同舘，而同舘敬服，人人自以爲不如也。方楊文忠公廷和、楊文襄公一清後先入相，雅重先生。後永嘉張公孚敬議禮登相，援引新進，

皆鑿鑿可紀。祭酒呂柟以推明正學爲己任，乃計樂律，興典禮，崇先王之化，承叙之志，咸與協合，柟喜曰：「天作之合，吾教其有興乎！」己亥，上因正冊儲位，乃進承叙爲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愼輔導之選也。庚子奉命主順天鄉試，撤棘之旦，莫不以得士稱，權貴子弟被黜者，或構之，承叙弗理，久之恬如也。壬寅以先墓歷歲弗省葺，疏乞假歸，未幾卒，上賜諭祭。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庶子與茶陵張治、莆圻廖道南，並以世廟初元入中祕，世廟以從龍侍臣遇之。張登宰執，而童、廖止於宮僚。廖才名甚著，其詩尤蕪淺，不及錄。

著録

盧弼《校刊童內方先生集跋》 道光甲辰，吾鄉陸立夫先生刻《童內方集》八卷，監利王子壽先生任校勘之役，有跋語記其事。家兄木齋謀刊吾沔鄉賢遺著，多方徵集，由張君乾若假諸楊君筱麓，楊君復借得李君駿吾所藏陸刻本，屬弼校梓。刻甫半，張君復言劉君翰怡藏有明刻十卷本，取與陸刻本相校，雖分卷不同，然是本所有者陸刻本具有之，間有書序十餘篇有目無文，陸刻本亦未載其目，此則稍有小異耳。弼初擬作校記，勘讀數卷，明刊本訛奪滿目，編次失倫，以文入詩，以古入律，校不勝校。陸刻據鈔本重編，又經名家審訂，體例類別遠勝明刊，不能薄今而厚古，一見舊本，遽詡珍奇。【略】癸亥夏日同里後學盧弼謹識於都門寓廬。

《國史經籍志》卷五 《沔陽州志》□□卷。（童承叙） 又《內方集》三卷。

《千頃堂書目》卷三 童漢臣《正韻便覽》四卷。 又卷五：童承叙《平漢錄》一卷。 又卷七：《沔陽縣志》十八卷。 又卷二二：《內外集》十卷。

《明史・藝文志二》 童承叙《平漢錄》一卷，《沔陽州志》十八卷。 又《藝文志四》：《內方集》十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童承叙《平漢錄》一卷。

駱文盛

論述

蔡汝楠《駱兩溪集序》 公名文盛，字質甫，少岐嶷，神超色夷，年四十餘仕爲翰林編修，嫻文詞而勵操行，自相公以至同館之士，無不由中心嚮慕之者。一日乞疾還兩溪間，期滿不復赴館，稍以詩文自娛，亦不以取譽當世，介特自將，居處蕭然，一介取予，眞無有以累平生者。館閣故人，時貽書彊之俾起，公但自笑，謝不能起，其所存可概見也。公所爲詩沖澹爾雅，辭句整秀，惟其直寫情素，故得如其爲人。第取譽廉，故詩不強吟，吟亦不多也。【略】公子鳴鑾，嘆公之篇章既不苦搆，而又流散者多，沒後數年，竟類次之，可占能嗣公文。汝楠攜公集，曩宦江西守饒州，王君健舊令武康，最爲知公，得集，刻而傳之如不及。嗚呼！生而乞閒，死而甘朽之人，使人汲汲傳其緒言，風固可想，傳之者其秉尙復何如哉！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兩京兵、

工二部侍郎德清蔡汝楠撰。

吳尚文《駱兩溪集小叙》 兩溪先生存集若干卷。先生集有詩有文。先是，論次其詩，序而傳之者，爲清溪蔡司馬子木。不佞文自燥髮而知誦法先生也，往偕計，從先生曾孫象先游，最知，因屬草其尊大人纘溪先生狀，叙世系，述祖德，時知先生于形似間，遂擬之於古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而弟子志之不倦之士。已讀其狀若誌銘及小傳，又數年，再四窺其存集，因追憶兒時所聞先生一二軼事，殊自愧知先生淺也。先生蓋有不爲而可以有爲者也，而世徒見其所不爲而已。先生彊年登第，奉大對，簡庶常，官史局者積五六年所，時相嵩柄國，勢燄張甚，士之嗜進取者輻輳其門，而先生翛然自遠，不可得而親。以使節還，就列中堂，一日相嵩目而誰之，先生徐舉手以職銜姓氏應，不復自通名，即日上書乞疾還兩溪。不佞文大父愛雲公嘗云：先生得請還，期滿不起，日日青山碧流間，繙書理咏而已，而養日益粹，聲望日益重，同館諸公人人內遜，以爲不可及。共爲言，欲即家起先生貳南雍，而相嵩欲先生一謁承明門，猶尚以前故也。御史某來，諸公耳屬御史亟先生勿失也，御史亦自嚮慕先生，甚欲得一見眉宇而彊起之。而先生自乞疾還溪來，不復入城府至監司御史之庭，義不往見，事亦中格。以是終其身林下，眞有鳳翔千仞覽德輝而下之意，非區區腐鼠可仰視而嚇者。不佞文讀書少，不知古人中誰比，而它故老所傳，公扁舟野服，間往來六橋三竺間，以督府物色，冒雨歸。賈人持千金，請一言榷使，得早放卻之，及里居，一介不取。於先生似猶其小者也。然而先生生平之小者，後來聞風興起之雋，竭蹷而趨，猶覺未逮。而一二豪放、不欲以甕牖語人者，至汩泥揚波不怪也。而先生出處之大者，祇低回嗚咽於孝廉公之狀，微於銘，略於序，間出一二語於小傳，而語焉不詳。先生既終其身不自明，而後之人亦莫有能知之者。象先數爲某言：銘墓序集，並當時名卿宗匠，聲氣蓋天下，又與先生最深，豈其有所辟忌以掩先生，無亦其知先生深，窺杜德養恬微旨於吟咏中，相與念於形骸之外而然與？然而先生難於不自明，知先生者何至便不出一言？不佞文是以論其世也。柄臣積威之約，即出一言吊先生於宿草遺篇尚不可，而當其時，況可以有所爲乎？不可爲而又可以徒默默低頭就之乎？善乎同館諸公之言：兩溪七品十年，而我輩官階日進，以是爲愧。夫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是何能不先生愧也。先生集古詩近體若干首，冲融曠澹，絕無近世一忤當塗高自位置凌厲跅弛嶔嶔歷落之態，露幾微於顏。而先生《南埜語錄》中所稱相德相器相才相道，故自有之。使先生而在，日月之際，志得道行，即不動聲色，其有爲當何如也？不爲之爲，世人莫知，反覆觀之，上下千古，眞自與栗里淵明同旨，其集亦當與橫素波而旁流、干青雲而直上者並傳不朽。司馬子木以爲乞閒甘朽之人，未敢以爲然也。不佞文僭爲一言，猶恐非先生意也，則猶然知先生淺也。萬曆癸丑秋日，古禺後學吳尚文謹序。

《盛明百家詩·駱兩溪集》 浙之武康有駱公文盛，聞其名久矣，未見其人也。隆慶庚午冬，姚山人以詩集七卷寄予，蓋天然自得之音，宜爲詮刻。公字質甫，號兩溪，中嘉靖乙未進士，選翰林吉士，爲編修官，時年已四十矣，一時同舘之士多重其文。亡何乞病還溪間，期滿不復赴。有移書勸之起者，終謝不起。溪居惟詩酒自娛而已，其用意深遠，蓋有託而逃者。友人蔡白石稱公詩冲澹爾雅，摛詞整秀，出唐孟貞曜之上，覽者當能辨之。是歲十二月既望，錫山俞憲汝成甫識。

張時震《四先生文集跋》 武康山水澄冽環鬱，鳳味石桂之所鍾，英阜豸渚之所洩，代不乏人，而精爽苞苻，尤炳烺而爲文章，於梁稱沈隱侯，於唐稱孟貞曜，而我明則沈比部、駱太史最著，蓋四先生後先齊名也。【略】走不獲炙四先生之面，而獲睹四先生之文，因以想見四先生之人。隱侯宏博綺麗，如武庫琳瑯，目不暇接。貞曜清曠牢騷，如孤鶴唳空，凄婉幽寂。至若我明比部公，渾樸醇古，而聲希味淡之中饒有直氣。太史公雅正瑋碩，而冰清玉瑩之致復有遠神。芳規懿躅，靡不足以型俗表世，寧第以其文掞華振藻，流聲金石也者。雖然，人文崛起，從古稱難，而梁而唐，間有其一，而我明獨擅有二。且也太史公倜儻風流，翛然物外，其所以興起後人者，更繩繩未有艾也。覽是集者，能不憬然慕，趯然奮乎！集成，敢次數語於末簡，以志人文之盛，並以志授梓者廣萬無涯之意云。萬曆癸丑夏六月之望，武康縣知縣張時震頓首謹跋。

潘洙《合刻武康四先生集後叙》 國初沿宋元之習，無復齊梁及唐音之遺，然用抒性靈，自成格韻。至考其宦蹟，稱司寇長大夫，及以病乞骸歸，囊無餘貲，泊如也。雖有司歲時饋遺，輒謝不受。此其清苦自甘，視貞曜不方駕哉！太史之詩冲雅婉切，文清夷爽暢，體以代殊，然自是館閣正裁，當代詞林共相推重。【略】萬曆癸丑秋八月之望，分巡嘉湖道右參政兼僉事溫陵潘洙

謹叙。

何如申《合刻武康四先生集跋語》（存目）

《明詩綜》卷四七　蔡子木云：兩谿詩冲澹爾雅，出孟貞曜之上。　孫志高云：質甫詩婉切冲雅，似唐人聲調。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駱兩溪集》　其詩文皆於淺弱之中時有清遠之致。

蔡汝楠《駱兩溪集詩評》　樂府：《將進酒》有逸致。《驅車復驅車》古意。所以爲入室之詩也。　七言絶句：有天寶諸公樂府餘音。　五言律詩：《郭將軍山亭》少陵愁與醉無醒句並工，興則有慙沮矣。《使鄭歸游竹隱寺》便有歸來之興。《送蔡白石移官南都》余告移南官，館中諸丈惠篇非不工奇，而兩翁似昌齡。《讀延生集》達者之言。　七言古詩：《游元符宮值雨》有意興。《題畫》似岑嘉州。　五言絶句：《紫雲洞》不落言筌。《欽山亭十友吟》不減摩詰、輞川。　諸五言六言絶，唐人所謂剪刻省靜，既有之矣，第工處更近天然，

鳴鑾在，爲邑庠生，文行不失世守，娶丘氏。女二，德清庠生沈師正、仁和庠生徐應驊，其壻也。孫男一，繩史。鳴鑾將以丙辰二月十三日壬寅葬公石城山之東麓，前期具狀過余，泣述公遺言，云：「墓銘必以托季泉孫子。」嗟乎！忍虛余友托哉！余三年廢翰墨，今雖終制，意緒猶耿耿，而葬期甚迫也，勉爲之銘。

吳尚文《書駱兩溪事》 文不自量，序兩溪先生集也。已序，而文婦兄文學志仁至，出而讀之，讀已，亦爲言：先生自乞疾還溪來，清苦甚，家四壁立，疾且革，喪事無一有，家人頗苦之。兩從子侍曰：「無苦，千金且至門。」先生瞿然曰：「至門，吾閉門耳。」因問云何。兩從子具道所以：某所大辟某獄，而疑讞疑獄，使者且至，則公門下比部郎某也。乞公片言出之，奉千金爲公壽。先生曰：「嘻，溷乃公！」此乃公啓手足時，兩從子因不敢復言及，請乞者亦歎息橐其金去。不佞文疑此卽姚博士順之小傳中所述公事，但時及語先後詳略小異。而侍疾兩從子爲某某某，則文學志仁外大父也，所聞當自口受，耳熟有據，不妄。又「至門」、「閉門」語近調笑，至云「啓手足」，何嚴也。此先生守死善道之大者，不如是當不辦作應相嵩時高簡。不佞異日所舉似先生，以古空室蔬褐不厭死而已者也。世有貧病不及死，亦復何苦置禮義都不復辨，遇意所欲得，昧平生，輒哆口禮義，固然無害也。禮義之□賒生活人乃至是，眞不知諸頑懦所爲，此不可不使聞先生之風，恐後日月愈遠，後死者能記述漸少，遂零落不復在人牙頰間，發人深省。而序草已定，敬書之綴先生存集末簡，比一瓣香。已又自笑何不知量也。萬曆癸丑秋日，古禺通家晚學吳尚文書。

姚坤《學志小傳》 駱先生文盛，字質甫，號兩溪。少孤，事母至孝，友于兄弟。家貧力學，以經濟自期。嘉靖乙未登韓應龍榜。御批梓其文以傳，簡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權相當路，心切憤之，因請告歸養。尋丁內艱，服闋不起。去家三里許有小墅，棲息其中，足跡不履城府，片楮不入公門，非其義一介不取，歲屢空乏，澹如也。於時有貶刑使者爲所取士，訪之山中，適外郡富室罹重辟，挾厚貲爲脫罪計，伏隣家數日，無敢爲公言者，歎服而去。友人邀遊西湖，公微服往，督府聞之，將出候公，卽駕小舟冒雨歸。督府至，而公已不可追矣。其狷介類如此。靜觀自得，造詣益深，心事磊磊落落，青天白日，彡神蒼古修潔，望之如神僊中人。詩文清雅典實，率皆有道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一二 《雜談》二卷。 又卷二三：《兩溪集》十二卷，《遺集》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駱兩溪集十四卷附錄一卷》 明駱文盛撰。【略】初，蔡汝柟刻其詩集七卷，並爲之評點。卷首汝柟序卽爲詩集而作。此集益以雜文、筆記七卷，蓋楊鶴所續增也。【略】蓋文盛官翰林時，以不附嚴嵩，遂移疾不出。後貧病垂死，有以千金求居間者，尚力揮之，至沒無以葬。事具吳尚文序及卷末尚文書事中。是其胸次本高，故吐言不俗。特編次者欲取卷帙之富，未能盡翦其榛楛耳。

同治《湖州府志・藝文略三》 駱文盛（人物傳）：《兩溪集》十四卷，附錄一卷。（《傳是樓書目》有遺集七卷。）蔡汝楠序略：【略】 吳尚文序略：【略】《四庫存目》【略】《遺集》一卷又二卷（《天一閣書目》），《雜談》二卷（《千頃堂書目》）。

靳學顏

論　述

王圻《刻靳兩城先生集序》　公少以明經起家，累官至左少宰，其讞獄良規在宛洛，其賑貸遺愛在雲間，其牧養宏猷在吉郡，其覃敷文教在關中，其底慎財賦在巴蜀，其張皇兵旅在邊徼，若其文追秦漢，詩軼晉唐，上攄忠悃，下籌民物，暢叙游觀，炳炳琅琅，厭人耳目，固賢良文學之所莫窺，鞅掌王事者之所不嫻，而公已兼之矣。憶公在事時，馳驅南北，揚歷中外，若弗留連鉛槧也者。要之一言一咏，何者非訏謨石畫，微言抗議，所宜藏名山而垂永久？假令墓木未拱，輒以湮滅，而知公者又晏然莫爲計，不朽之義謂何？乃藩伯竹陽王公，從其子需、雷、雯攟拾遺逸，得若干首，委之欹劂，謂不佞爲公舊治民，習公爲人，且嘗讀公所爲文，因屬之辭，遂紀其大歸如右。【略】東國自邊李以著述起家，厥後操觚之士雲蒸霧湧，莫可籍紀，乃其中亦有不可知者，而猶然以名家自命，不識其文視公何如也？後之品藻者亦或左券於斯云。萬曆歲次乙酉秋九月朔旦，賜進士奉政大夫湖廣提督學校僉事舊治上海王圻頓首識。

于若瀛《靳兩城先生集序》　余兒時即聞先大夫稱吾郡有兩城公者，蓋駸駸乎古大家云。先大夫與公同筆研，復與公弟太朴公稱同年友，又締聯姻婭，以故知公深。公爲諸生即厭薄時義，力追古文辭。於時士競浮靡，藝鮮風雅，詩襲故宋之韻言，文仍前元之舊貫，敝久矣。公鋟秦撄漢，纂晉軼唐，抉腸嘔衷，剔瘢滌垢，微思，思輒達奇，微吐，吐必駭衆，馳騁縱橫，逴躒一世，世羣詫訝之爲怪誕，而公自信益力。嘉靖甲午，舉省試第一人，乙未成進士，由是名愈蒸蒸起。余誦其文未見其人者幾年所，洎公以天官少宰養痾里中，余始得一奉顏色，聆言議，輒瞭瞭畧而嘆曰：「偉哉！胡識之晚也！」居亡何，公捐館舍，搜其遺稿，梓者曰《閒存集》、曰《兩城集》、曰《荒稿》、曰《園志》，僅僅十之二三焉。於戲！吾鄉鍾海岱之秀，生人多雋才。往代毋論已，明興以來，弘正中則有邊廷實貢，嘉隆間則有李于鱗攀龍、謝茂秦榛、李伯承先芳、殷近夫雲霄，其餘工一藝、挾一長，喙喙爭鳴，更僕未易數。夫謝以蕭然布衣，鼓其俠色，雄視一時；邊李輩以仕之優，縱其豪吟，傲睨千古，鬬藻樹義，霞蔚雲蒸，夫非挺拔流俗，而獨契前脩者哉？公乃崛起東魯，嗣響廷實，而雁行于鱗四君子，海内騷客墨卿咸想見其人，願爲執鞭弭。顧邊李諸君子集傳已久，公傳者僅僅十之二三。睥之藻井狎獵，未構明堂；縣黎錯落，未成重器。且櫨枅之材匿于山，琬琰之珍藏於櫝者尚多也。乃謀所爲盡拾其遺。而公之子需、雷、雯手抄成帙，得冊八卷二十，示余讀竟。【略】公之文出入先秦兩漢，而詩渢渢乎大曆而上，不假重明可辨。乃其宦轍所歷，輒著能聲，終始一節，巋然無議，又履盛而不有，孫名而恐後。沒之日，天子拊髀而蒼生扼腕。誦其言詞，直與邊李諸夫子並轡而馳；語其行能，有邊李諸君子跪足亡前，而公且擅□而不炫。所謂才德並懋，非耶？余竊謂公之人品不獨以兹集重也。余生也晚，又至戚，然而不比，特叙之如此，以俟後之君子論定。萬曆己丑春三月，同郡後學于若瀛序。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學顏，字子愚，濟寧人。嘉靖乙未進士，累官吉安知府，歷太僕光祿卿，拜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入爲吏部左侍郎，移疾乞歸。爲人樸貞諒直，博學慕古，有集行世。同時歷下，有劉汝松、谷繼宗者，皆舉進士，有詩名，谷亦能填詞，而詩俱未工。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兩城集》　其詩格律清整，而蹊徑尚存，不脫歷下流派。文則偶然揮灑而已。

《山左明詩鈔》卷一三　朱中立云：子愚詩宗初唐，雄渾老健，卓然成家。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九陳田按　子愚頗擅才華。集中有《七諷》、《解嘲》等篇，類以作者自命。詩則古體摹襲前人，時有佳篇。近體率意頹唐。余檢《明史》，子愚巡撫山西時，應詔陳言，敷陳愷切，深中時弊，而《兩城集》不存此篇，此則編集者之過也。

《國朝獻徵錄・吏部左侍郎靳學顏》　吏部左侍郎靳學顏，隆慶五年六月卒，以三年未滿，賜祭一壇，給半葬。學顏山東濟寧州人，嘉靖乙未進士。初授南陽府推官，累官至左布政使，入爲太僕光祿卿，都察院副都御史，巡

撫山西，晉工部侍郎，改吏部，以病乞歸，至是卒。學顏爲人淳謹，內行修潔，文學氣節俱爲士論所重云。

《明史・靳學顏傳》（存目）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兩城集》二十卷。

《千頃堂書目》卷八《鄧尉山志》一卷。又卷二三：《兩城集》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兩城集》二十卷。明靳學顏撰。【略】是集前有于若瀛序，稱所著有《閒存集》、《兩城集》、《荒稿園志》等部。沒後所存，僅十之二三。其子需等復裒輯爲詩十四卷、文六卷，即此本也。

雜録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九引《升庵集》瀑布詩人盛稱廬山，雁蕩亦有之。《地志》云：「廬山循崖直下，不如雁蕩之飛墜飄散而可觀也。」吾蜀梁山縣蟠龍山有之，與雁蕩相似。靳兩城云大勝廬山，有詩云：「神女碧瑤簪，明珠構瓔珞。纖手按鍾球，鈞臺響天樂。仙人環珮玉珊珊，曉跨蒼龍謁帝關。醉舞婆娑渾忘卻，天風吹掛翠微間。」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五陳田按　子揚爲羅山堉。羅山柄用，以喜怒進退人。子揚能調護善類，脫其荼毒。其卒也，張唯靜爲刻《鶴山集》。鄭澹泉爲作小傳，稱其「天資闊達，不屑曲謹。顧以舅氏驟起驟廢，坐是抑鬱以卒。羅山素不喜余，非子揚禍且不測。使子揚以縣令歸山，潔志峻節，心跡之際曠然矣。顧其意亦欲委曲盤桓，救十一於千百」。其爲正人憐惜如此。余偏檢明詩總集無錄子揚詩者，偶於《溫州志》獲詩二首，亟登之。

羅洪先《中憲大夫國子監祭酒鶴山王公激墓誌銘》　鶴山王先生舉嘉靖癸未進士之明年，出知吉水。吉水劇邑也，精於吏者咸病其冗，乃先生臨之，未殊不經意，日出公庭數刻，發遣公移，了爭訟幾事，已復操筆爲文辭，亦數刻立就，忘其身之在公庭也。暇日與諸生讎校經義，或對客談古今詩律得失何在，雜以謔笑，聽者忘疲。其說經義，不甚規規求合時調，即在公庭，亦

王激

張時徹《王鶴山集叙》　鶴山王公者，永嘉王激子揚氏也。少負奇質，於書無所不讀。方頭末角也，而騁騖藝林，傲睨宇內，學士先生已心下之矣。正德丁卯發解有司，已乃五詘春官，衆咸異之。嘉靖癸未始舉進士，諸閣部元僚以至俊髦新進，咸動色相慶曰：「王生其遇乎！」時余甫弱冠，未有聞

明文學部二・靳學顏　王激

不喜爲時調束縛。而其謔笑，嘗以取容上官與諸敗官行事爲譬，若將諭己意者。訟至，多引古人忍讓事俾自悔改，更不禁繫以賦役留者，言語歐歐如其家人父子。節縮簡澹，惟所欲便，不令迫苦，人亦踴躍趨事，嘗恐後期，邑中人人稱其易與。久之，跡境内凶人王璇五六輩，發其奸，置之憲典，於是人人又且畏顧奉法，以爲操縱得宜。在先生固不一以自奇，如是者三年一日也。已而内召，私語某曰：「吾舅柄用，外間方且藉藉，吾可以身爲口實乎？」某力贊其決。蓋先生爲張文忠公孚敬之甥，年且相亞，又交好也。丁亥擢吏部文選主事，戊子出典廣東鄉試，庚寅擢考功郎中，郎中滿考，擢南京通政司右通政，癸巳召主膳黄，未幾改國子祭酒兼經筵講官，爲吏部進□，黜陟人才務當情實，尤能采拔幽滯，直己無所他狥。在國子歲餘，振勵有方，然其私心既不欲以身爲人口實，而被退抑與忌其進者竊揣知之，往往搆讒相軋，遂決意棄去，蓋屢疏始得歸。既歸，連遭内外艱，心不勝痛，遂以疾終。其歸之年僅六十也。先生長身玉立，風致魁岸，負氣不肯下人，不獨自視甚高，望之者如塵外孤鶴，不易籠紲，久而窺其胸次，率自貶讓。其少時抱異質，書過目輒成誦，兼通諸經，弱冠以《春秋》魁兩浙，而舉進士則以《毛詩》，居常有意辟穀，酷嗜仙釋氏語。稍長才名迸出，傾壓行輩，太宰喬白巖、山人孫太初引爲文字交，而於許台仲、金汝白、應邦升咸稱莫逆。間因徐曰仁、朱守中問學於陽明王公。徐、金五君皆浙之諸君子也。先生平生磊磊若此，然僅自效於下邑，方躋顯位，未獲盡其所長，溘然遽至淪沒，豈不惜哉？議者以先生之才，即無親援，固當得顯位，即有親援得顯位，忌者必不敢相讒，即相讒，未有能自惜其身以屢疏乞退，是可多見耶？先生名激，字子揚，世居永嘉之華蓋鄉，至先生始徙郡中康樂坊。曾祖珙，祖封，父鉦，以先生貴封，通政司右通使，母張氏，□□□公之姊，與其配邵皆封恭人。某爲諸生時，先生就經義賞識之，又知其所志不忝，故每與語心事，比登第，纔一再見而先生別矣。先生既葬，墓未有銘，叔懋以書來曰：「子固知先子者，不可辭銘。」又六年，始納銘於墓。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王激《文江集》、《鶴山詩文集》二卷。

柯維騏

論　述

張時徹《藝餘集序》　柯先生者，莆陽之奇產也，【略】閉門下楗，不通俗士之駕，就明窗楊，以窺汗牛充棟之緒者，蓋四十年於兹矣。上自丘墳以至稗官樵語者流，罔不窮其意旨，而伐其蹖譌，若《史記考要》、《宋史新編》，乃其尤大者也。兹以其書視余於山中，有所謂《藝餘集》者，其言曰：藝成而下，況未必成乎？況又其餘者乎？惟吾子覽而諭之。余乃反覆玩繹，蓋累旬月而弗舍也，已乃言曰：夫文祖六經而宗遷固，詩祖《三百》而宗漢魏，邈然其私心既不欲以身爲人口實，而被退抑與忌其進者竊揣知之，往往搆讒相軋，遂決意棄去，蓋屢疏始得歸。既歸，連遭内外艱，心不勝痛，遂以疾終。其歸之年僅六十也。先生長身玉立，風致魁岸，負氣不肯下人，不獨自視甚高，望之者如塵外孤鶴，不易籠紲，久而窺其胸次，率自貶讓。其少時抱異質，書過目輒成誦，兼通諸經，弱冠以《春秋》魁兩浙，而舉進士則以《毛詩》，居常有意辟穀，酷嗜仙釋氏語。稍長才名迸出，傾壓行輩，太宰喬白巖、山人孫太初引爲文字交，而於許台仲、金汝白、應邦升咸稱莫逆。間因徐曰仁、朱守中問學於陽明王公。徐、金五君皆浙之諸君子也。先生平生磊磊若此，然僅自效於下邑，方躋顯位，未獲盡其所長，溘然遽至淪沒，豈不惜哉？議者以先生之才，即無親援，固當得顯位，即有親援得顯位，忌者必不敢相讒，即相讒，未有能自惜其身以屢疏乞退，是可多見耶？先生名激，字子揚，世居永嘉之華蓋鄉，至先生始徙郡中康樂坊。曾祖珙，祖封，父鉦，以先生貴封，通政司右通使，母張氏，□□□公之姊，與其配邵皆封恭人。某爲諸生時，先生就經義賞識之，又知其所志不忝，故每與語心事，比登第，纔一再見而先生別矣。先生既葬，墓未有銘，叔懋以書來曰：「子固知先子者，不可辭銘。」又六年，始納銘於墓。

《明詩綜》卷四四　謝山子云：先生閉戶五十年，放意著述，自成一家。詩以積學勝人，不易託。

《靜志居詩話》卷一二　宋、遼、金、元四史，惟《金史》差善，其餘潦草率率，豈金匱石室之所宜儲？希齋撰新編，會宋、遼、金三史爲一，以宋爲

正統，遼、金附焉。升瀛國公益、衛二王於帝紀以存統，正亡國諸叛臣之名以明倫，列道學於循吏之前以尊儒，歷二十載而成書，可謂有志之士矣。其詩文曰《藝餘》者，編《宋史》之暇作也。先是揭陽王昂撰《宋元史質》，皆略焉不詳，至柯氏而體稍備。其後臨川湯顯祖義仍、祥符王維儉損仲、吉水劉同升孝則，咸有事改修。湯、劉稿尚未定，損仲《宋史記》沉於汴水，余從吳興潘氏鈔得，僅存。然三史取材，紀傳則曾鞏、王偁、杜大圭、彭百川、葉隆禮、宇文懋昭。編年則李燾、楊仲良、陳均、陳樫。禮樂則聶崇義、歐陽修、司馬光、陳祥道、陳暘、陸佃、鄭居中、張暐。職官則孫逢吉、陳騤、徐自明。輿地則樂史、王存、歐陽忞、稅安禮、王象之、祝穆、潘自牧。著錄則王堯臣、晁公武、鄭樵、趙希弁、陳振孫。類事則徐夢莘、孟元老、李心傳、葉紹翁、呂中、馬端臨、趙秉善、劉祁。述文則趙汝愚、呂祖謙。諸書具在，以予淺學，亦曾過讀。其他宋、金、元人文集，約存六百家。郡縣山水志，以及野史說部又不下五百家。及今改修，文獻尚猶可徵。予嘗欲據諸書，考其是非同異，後定一書。惜乎老矣，未能也！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五引《東南嶠外詩話》 希齋登第五十載，未嘗一日爲官；人品既超，詩遂似之。

又陳田按 奇純撰《宋史新編》，竭二十餘年之力，可謂精專。詩亦蘊藉，不染塵氛。

傳記

張時徹《柯希齋傳》 莆陽文獻甲於天下，縉紳之士蜚英而振采者，項背相望也。近祀以來，若陳孝廉之獨行，黃后峰之忠耿，林貞肅之高邁，方簡肅之純正，鄭山齋之卓立，自餘不可枚舉。操尚不同，鈞之不詭於聖人，世所稱鞠躬君子也。乃若柯公奇純，具臻衆美，闇然自修，當以何道而稱說之。彼其體魯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總五經之眇論，讎百家之異同，敦悅道訓，力行仁義，非其人不交，非其地不履，蓋天性然也。方其射策甲科，輒譽流朝寧間，無不人人願納交者。而厚自祕戢，不少露鋒穎，色溫而莊，貌恭而泰，言議非由衷不吐，望之知爲有道長者也。已而注南戶部主事，以非其好，不祿也，而移疾請告，歸烏石山中，聚舊業而抽繹之，別淆亂，訂是非，會萬於一，可以輟食而不可以輟學，可以却名利而不可以溷性靈。及門之士執經而問難者日益雲集，先後至四百餘人，傳授靡倦，要以躬行爲先。慨近世學者樂徑悟而憚積累，竊禪家之說以掩孤陋，作左右二銘明其意。著講義二卷，以辨心術端趨向爲實志，以存敬畏密，操履爲實功，而其極以宰理人物成能天地爲實用。至於學之次第，懇懇致意於誠之一字，謂心與理一之謂誠，言與行一之謂誠，終與始一之謂誠，公蓋允蹈之也。又錄所答問釐爲《心解》、《學解》、《經解》、《上下傳解》、《史解》六卷，多儒先所未發，門人共服膺之，梓而傳焉。宋舊史：契丹女直與宋並帝，時號宋、遼、金三史，蓋出於元儒所修。冠屨莫辨，褒貶不公。公乃著《宋史新編》二百卷，會三史爲一而以宋爲正統，遼金刊於外國傳，以尊中國。瀛國二王升於帝紀以存宋統。正亡國諸叛臣之名以明倫。升道學於循吏以重道。釐複補漏，擊異訂譌，閱二十寒暑始克成書。泰泉黃公佐序謂：「西漢之書不得專美於前。」是編行，則三史廢，稽天運，陳人紀，莫之或先矣。又作《史紀考要》十卷，凡班氏之譏評爽實，《漢書》之增損乖義，少孫之補綴亂眞，諸儒之紀載異同，胥辨正之。而天文曆律發明尤詳。又以莆陽文獻自嘉靖以來屢經兵火，懼其遂湮也，乃撰次爲二十卷，以接山齋鄭公岳之筆，曰《續莆陽文獻志》。是書也，與《宋史新編》俱以三品論人，謂求道德之士於三代之下，必欲如古聖賢難矣，但能忠信廉潔，以禮義爲進退，以名節自砥礪，此其根本也。根本既立，雖乏功業文章，不足爲病。根本一喪，即富貴功名，鄙庸人耳，何足取哉。於是褒表不及者，頗嘵嘵然譁之，而公不恤也。書一入誦，終身不忘。至耋猶不釋卷，雖博極墳索，而下問孳孳，蓋不自滿假如此。著有詩文集十卷、續集四卷、雜著二卷，總六籍之膏腴，會百家之型範，跨唐凌漢，彬彬大雅矣。乃公不欲以此自名，故命曰《藝餘》云。公家居五十年，歷夷狄患難，困矣而所守彌固。凡百可欲，無一足以淆其心，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漠如也。厭末俗侈靡，乃躬韋布之素，絕跡於公府，一介非義不苟取，予人亦罔敢以貨干者。先業無尺寸之增，廬燬於寇，則鬻田，以成小築，餘產僅給家衆，率儉以資廉。至義所當爲，略無靳惜，若重搆柯山祖祠烏石山崇恩祠，復先隴之侵於豪右者，祀先罔或不虔。急義周貧，於周親族黨，尤兢兢以佐其急。期功不與飲宴，居常接人，無戲言，無苟笑，正襟端坐，肅肅如

也，雍雍如也。間發一二言，權道藝及治體人材，明若觀火。喜揚人善而諱人之短。然處友論事，不廢規諷，士夫遊從者，每勸以砥行立言爲不朽圖。觀風之使欽其德者，莫不推轂焉，蓋不可屈指名也。大要謂公問學淵源，志節淬厲，閉門著作，文章可以垂訓。矢志清修，爵祿曾不入心，雖遭兵燹亂離之餘，守貞介一如處子。嘗從京朝士夫之後，甘窮約不異寒生，德行眞堪範俗，老成夙具典刑。蓋實錄云。公名維騏，奇純其字，別號希齋，莆陽望族，徽州知府西坡公英第四子。方其齒踰弱冠，釋褐南宮，亦既遇矣，曾不一日食於公家，而浩然長往，希蹤考磐，飲泌之流，其清才亮節，非不表著於時也。而徒以無君側之奥援，又不一通書於政府，卒棲遲林壑以死。上之不能黼黻皇猷，次之不得以其著作鳴國家之盛，謂之何哉？乃知力田不如逢年，固昔人所爲長慨者乎！公生於弘治丁巳，卒於萬曆甲戌，享年七十有八。子植，孫某某某。

《明史・文苑傳三・柯維騏》（存目）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宋史新編》二百卷。

《千頃堂書目》卷四　《宋史新編》二百卷。　又卷五：《史記考要》十卷。　又卷七：《莆陽文獻志》二十四卷。　又卷二三：《藝餘集》十卷，《續集》四卷，《雜著》二卷。

《明史・藝文志二》　柯維騏《宋史新編》二百卷，《史記考要》十卷。　又《藝文志四》：《藝餘集》十四卷。

華察

論述

龔用卿《題重刻巖居稿》　同年掌留院侍讀學士鴻山華子寄余《巖居稿》，展而讀之，竟日夜不忍去手。愛其冲淡閒曠，如秋水芙蓉，不事雕飾。蓋步驟陶韋而得其自在者也。余於詩人之學不敢窺其門牆，然遡觀魏晉以來至於有唐，歷考諸作者之意，言人人殊，不可以一律拘也。夫詩之作本以陶寫性靈，標發情趣，音調既諧，節奏斯協。至於談天入淵，感神泣鬼，無不有以致之。此李、杜之所以集大成也。若乃心曠神閒，焚香淨几，試取淵明集誦之，便覺境與意會，語自口出，不假他人之作，若己有之，乃知鏤心剔目，字琢句鍊，不若渾然天成之爲自得也。何也？矜持局促，固與散誕逍遙者殊科；端步儼容，固與葛巾野服者異趣。其入處應爾也。始丙戌歲，余與同年吉士二十人者同讀書於中秘內，若毛子世澤、楊子用德、費子民獻，乃正德、嘉靖間首相之子姪也，皆在選中。作養二載，當國者有所異同，俱以甲第補官中外，迄無一人留者。余時亦隨群逐隊，旅進旅退，不復加意於當世之事，談謔竟日，旋復散去，迄今思之，赧然可愧。諸同年亦各聚散靡常，獨鴻山華子偕漸山屠子、浚谷趙子旋改館職。鴻山與漸山駸駸然嚮用矣，未幾鴻山亦以人言罷去。余由南雍養疾東歸，當時華子曾以佳集寄我，欲爲之題數語，未暇也。茲乃其重刻者，較諸舊本更精妙矣。韓子曰：「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而勤苦之言易好也。」華子履清明之朝，操和平之音而得要妙之趣，工讙愉之辭而契冲淡之旨，其材可不謂兼乎！其志可不謂廣乎！世謂詩能窮人，又謂詩必窮而後工，余謂華子豈以詩自窮者歟？謂華子之以詩達可也。華子其亦有取於余言乎哉！

王愼中《巖居稿序》　《巖居稿》者，吾同年無錫鴻山華君子潛罷翰林家居所著詩也。丙戌賜第，當今上圖治之始，方招延茂異，思與翊贊鴻猷、黼黻

大業之意甚盛，於是選其雋彥，養之館中，得二十人，蓋其愼也。子潛與姑蘇陸浚明、袁永之、樅李屠文升在選中，尤以才名最於同館，皆吳人也。會大臣異意，正邪相軋之機未決，朝議靡所定，館中所養並除他官，無復留者。浚明、永之又以譴謫久廢，而子潛與文升最後乃由郎中改授修撰。陸、袁二君廢既久，著書益多，君與屠君以文學進用清顯，爲上左右顧問講讀之臣，復善爲詩歌，而吳中之才雖或廢或用，要爲有盛名於時。然文升竟以疾自免，君亦繼以讒貶，自疏迄休，詞學之士反錮於右文之朝，良有不可知者。昔之以才困者，往往挾持所能之過，憑恃傲睨以干世怒，而犯神之所忌。故不有忤於人，則必有畸於天。而諸君無是也。君尤冲雅惠良，不以才智先物，厚自處而薄責人，有君子長者之風，而亦以不容。嗚呼，其尤不可知也。夫永之文升既長逝，惟君與陸君在耳。國論方明，論思潤色之託，宜無踰君，當有圖及此者，而君所爲詩，顧灑然自立於塵埃情累之表，意象之超越，音奏之淒清，不受垢氛，而獨契溟涬，若木居草茹，服食導練，淪隱聲跡者之所爲言，非世人語也。豈其果於自廢，不難與世絕，無復有意於世用，昔日急君上憂民物之志，悔其非計，而翊贊黼黻之盛如浮漚噩夢，永棄而不顧耶？嗚呼，人方有意於君，而君乃自絕於人，其爲曙潔肥遁而不污乎？抑亦懷奇抱珍、足已自好、怨而不怒也？予知是詩之妙含藻發，擅長而成名，其所以自悅者，固其所以自窮與？雖然，士之得志於仕、顯融尊貴者，未嘗一日無於世；而半語片言合乎古而可傳之人者，不輕使有之也。君雖以詩自窮，其又何憾？民物之事功，惟其無意於爲之，迫之而後起，爲之而必成。逃世自足者，人將求之，而有心於干世者不得也。君豈終窮者哉！予既爲此序，遂書一通以貽陸君共評之，當以予爲知言也。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詩名《巖居稿》，王道思序之，以謂意象之超越，音韻之淒清，不受垢氛，而獨契溟涬，若木居草茹、隱遁棲息者之所爲言，非世人語也。王元美亦稱之，曰：「刊洗浮華，獨見本色。清淡簡遠，遠勝玉堂之作。」

《皇明詩選》卷三　卧子曰：子潛清儉，似茅茨下人。　舒章曰：子潛如坐禪空山，微聞鍾磬。

《明詩綜》卷四五　黃才伯云：鴻山詩追踪陶杜，卓然大雅。　王僅初云：學士詩一意沖淡，調出天成，語皆心得。　王元美云：華子潛如磐石有古烈士風，而久之以業成，當授官史局，有所不悅於新貴人，出補戶部主事，督淮安稅，爬搔其垢殆盡，垂滿引病歸。逾年病良已，入爲兵部武庫主

傳記

王世貞《翰林院侍讀學士鴻山華公壽藏記》　華於春秋，以公族世輔宋爲著姓。而其後人有晉孝子諱寶者，家無錫，於江南爲著。又千餘年，而華氏之族若指幾二十萬，明之姓無著於華者。其冠蓋贊問，徧天下然，獨學士公最顯貴，而又最賢。學士公名察字子潛。其父曰封郎中公謹，母曰鄒宜人。郎中公用計然氏言，起家累千金。有二子，其季曰學士公。郎中公固用纖起，而內慕嚮儒術，又才公，使博受諸名師經，無所裁費。公生而穎秀岐嶷，十二工屬文，爲邑諸生，尋補太學生。先帝之元年，舉應天鄉試，明年會試不第歸，而其學益邃，遂再舉進士高等，以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吳中諸庶吉士

事，遷職方員外郎，尋爲車駕郎中，議裁損郵傳供億，歲省以萬計。時公文日益高，濯砥其行誼，數得交游聲。而會上開文華幄，延諸儒論難經義，有所廣益，得公等十一人。而公爲翰林脩撰，仍郎中故秩。公力辭秩，報可。久之較錄列聖寶訓實錄成，遷侍讀，加正五品服，賜金幣。時郡國數上禎瑞，諸儒臣有以頌要公奏者，公愀然曰：「《春秋》紀異耳。且上庸我何意，而乃以諛終乎？」皇子生，奉璽書諭代藩，無所私，還，同考會試。又明年，立皇太子，諭朝鮮，賜一品服往。公雍容善爲禮，其國人大小固已目屬之，而所賮賂珍貨直數萬，却弗顧，曰：「若無以豔橐中裝而陸賈我。」則益悅服公，相率從公至鴨綠江，爲祖拜而別。會置東宮臣，公當遷司經局洗馬。而前是上欲舉故典，有所超爲內閣臣者，相臣李公以公名上，同列多懾公，搆飛語。給事御史疏論諸東宮，因波及公，而御史垣言尤峻，至謂公酗酒宣淫、殘人黷貨。上故難言者而內重公，持之數日，召相臣夏公、顧公語曰：「李某嘗薦某輔朕者，顧不當輔東宮耶？且若杯勺不入口，安所從酗？」又數日，竟用難言者故，寢公洗馬以解，公遂乞省覲歸，因移疾，治第旁爲園池，植花竹，徜徉其間，不復問世事。時郎中公尚無恙，公所以扶侍萬端，得其娛，而郎中公顧不懌，謂公奈何家而食我。公弗獲已，強起補故官，尋主試應天。公至是凡再試士，其所取亦兩魁天下，諸多顯重用事者。而其所著程式文，傳之海內，博士弟子至今以爲準。尋遷侍讀學士，視南京翰林院篆。公念郎中公老，幾得南以便養，而相嵩方幸貴，其所任子世蕃，狠而貪，使其客華延壽謂公曰：「嚴翁敬報君，無強南，卽少宗伯，吾力能爲得之。」延壽者公族人也。公固謝，因益欲南，而鄉人嘗爲郡者曹生，修郎中公郤，搆試事中語，給事御史復有所指摘，聞上，詔予外。公所爲試事，公其得人最盛，如嚮稱。然略不爲辯，第以郎中公老請得原官致仕。嘆曰：「語有之，曙戒勿怠，吾今而知所以處矣。」居無何，夜有斧鬬入者且百人，聲甚厲，公既以脫，度且窘其二尊人，遙呼曰：「若何欲？吾能足若，愼毋驚吾大人。」投之鑰，恣藏所取，盜懽呼解去。公從容說郎中公曰：「大人所積財以遺兒耳，而至誨盜，幾遺兒死。假令兒悋不與，盜甘心焉，又遺兒死，且兒在，何虞財乎？」郎中公漸解，而久之與鄒宜人相繼以老捐館。公痛毀骨僅立，累然而廬者四載，絕葷酒御內如一日。旣服除，人勸之仕，蹙額曰：「吾不爲祿以畢吾親，而身何冀焉？」於京朝無所通問，曰：「嚮者驃騎里步武耳，而懶不任抑何惇篤宛至，精人理也。驟而接公語，靡不肫肫中事窾，徐而叩之，援經

術，辨今古，洸洋不可涯涘；更微而察之至几屐間，又靡不稱仕使者。君子觀公才於政，十不能得一二，其政於家於鄉始得其十四五，而所存者固不在是也。公不爲時儒眈眈俎豆，而內外行備，動止自矩；不爲釋而能慈物空有，不爲老而得淸靜之旨，貴於齋精保年，庶幾賢而達者哉！公今年七十有三，壽藏在邑之蕭塘，樹之梓餘二十年，而不佞始記其大都，刻之石，而虛其銘以俟長者。

又《明故翰林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奉訓大夫華公墓碑》 公諱察，字子潛，常之無錫人也。【略】公以弘治丁巳季夏之六日生，卒以萬曆之甲戌仲夏二十七日，春秋七十有八。所著有《碧山堂》、《知退軒》、《翰苑》、《留院》、《東行紀興》、《巖居》諸稿，及纂《華氏家乘》九卷，《續傳芳集》六卷。東璧蘭臺之撰，春容雅麗爲宗，一壑三徑之辭，簡遠玄澹爲主。雖黼芾人倫，膾炙羣吻，俱擅珪璋，靡慚竹素，而《巖居》一集，迥乎超矣。公天與檢鏡，過目輒洞其要。嘉靖壬午中雲貴鄉試第二，丙戌成進士，初授翰林院庶吉士，尋以議禮忤權臣，出補分宜，分江西秋闈。事竣，丁內艱歸，服闋，補江陰。會靖江海寇劫掠，先生演水操，建城樓，嚴兵衛，賊乃遁去，民賴有安。有素知先生，得免者二百餘人，通邑感之，爭自輸納。先生以廉節著名，發奸摘伏，不避強禦，舉孝表墓，興利除害，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爲慈父母。被盜者，尉以囚來，囚亦自謂盜，先生曰：「釋之。」衆皆莫寤。後得眞盜，則巢皐分德，其在孔門，亦憲賜裁衷矣。去之日，流涕遮道者百餘里，爲立生祠，勒碑述善政百餘事。先生既遷戶部主事，時選宮僚，大學士夏公招之，不赴。少宰霍韜門無私謁，知先生賢，人以爲神明。又有縊其妻而以自殺告者，先生詰之，立服。巡撫顧公責道賦甚嚴，死者動以百計。按部至常州，先生曰：「逋多云可卒辦，且以完報。顧人以爲神明。又有縊其妻而以自殺告者，先生詰之，立服。巡撫顧公責道賦甚嚴，死者動以百計。按部至常州，先生曰：逋多云可卒辦，且以完報。顧公乞上，上怒，欲杖之。□□臺臣悚懼不能寐，先生獨鼾睡達旦，人稱爲眞御史。後扈從出都，聞大學士所選宮僚皆江南富人，即於行在疏劾之，至承天改監察御史。先生疏略云：【略】巡按八閩，大學士餞之，手出官名納公袖，謂：宜薦剡也。比至，廉知貪黷狀，疏劾之，所至風靡，一省廓淸。監臨丁酉場屋，得人最盛，試錄盡出其手，識者評爲天下第一。上議幸承天，上疏復疏，皆不報。議先生外補，會荊州知府缺，乃奏曰：「荊州要地，御史李元陽堪任。」遂授之。荊襄之間四百餘里無井泉，先生至，即捐俸穿井數十，又作石池以飲馬。荊地濱於大江，古堤旣圮□，□縣皆爲藪澤。巡撫顧璘發銀八萬兩責之司水利，□久無成績。先生毅然爲之，甫期而堤成，荊人遂名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巖居稿》八卷。

《明史・藝文志四》　《巖居稿》八卷。

《明史・文苑傳三・華察》（存目）

《明人詩鈔續集》卷七（存目）

李元陽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六陳田按　仁甫爲「楊門六子」之一，詩品在弘山、愈光之次。

《明文授讀》卷一二　百家私記：李元陽字仁甫，號中溪，大理人，嘉靖

明文學部二・華　察　李元陽

其堤與井爲李公云。章聖梓宮歸承天，閹寺乘勢肆暴，所至府守皆被縛，勒以三千金贖。一日候祭白袱驛，寺人下鐵彈如雨，撫按而下皆奔避，先生獨不移，寺人皆吐舌曰：奇男子也。遂免縛。首疏藩府不法者十事，藩府自是皆歛戢。嘗試諸生，得太岳張居正卷，大器之，拔爲六百人之冠。時太岳年方十三，後果然，皆以先生爲知人。先生以外艱去任，因遂里居不出。不營生業，薄自奉，厚施予，如婚嫁喪葬，饑寒冤抑以至橋堤道路，列爲三十二事，日以自課，至老不少替，雖廢家產不恤也。平生未嘗一日廢書，於宅後作默遊園，郭外作纓江、艷雪二臺，鑑湖、綠野二樓，日與禪衲討論其中，屢月不返。先是十八溪暴漲，衝城門，沒民廬舍，先生憫之，以問大父秀眉公，公曰：「郡本邪龍地，古建寺壇彈壓之，民始居平土，今壇多廢，龍復作祟。吾欲修而力未逮，汝他日可復之。」先生謹識，至是奮然修舉，自壬寅迄己卯四十餘年，凡所建造，不遺餘力，水患用息。愛靜坐，至宵分方就寢。胸次豁朗，知在事先，人以爲有仙術。先生曰：「天宇泰定耳，何術之有？」先生爲人誠實樂易，洞見肺腑，口不言人過。其教人曰：「惟一誠字，何事不辦？」中年著《心性圖說》，爲羅洪先所許，修撰楊慎嘗與坐終日，每出，謂人曰：「見中谿神貌，如臨水月，鄙吝自消；聆其語，如聞洪鐘，令人頓醒。」先生既倡明性學，亦時與諸生講文藝。凡從遊者，類皆敦世善俗。先生作詩文，初不經意，援筆輒就，世以白香山、蘇東坡擬之。嘉靖間編郡志，後二十年，復作續志，未幾，《雲南通志》又出。先生手書成，示弟子曰：「往見志書，皆載山用、物產、人名而已，不及兵食□法度之所急，是何異千金之子，籍其珠寶狗馬而緩其衣食產業之數乎？」凡先生著作，非性命極理之談，必濟世安民之法。年八十餘，聰明挺健，少壯莫能及。儀觀秀整，望之如神仙焉。卒前十日，召門人子弟至默遊園，曰：「自今至十日寅時，吾當謝世，吾嘗以一死生外形骸爲念，今其時矣。」至期端坐，叱家人勿當前驅，言畢而逝。

屠應埈《武夷吟・送李侍御元陽按閩嘉靖丙申病中作》（存目）

《明史・藝文志二》 李元陽《雲南通志》十八卷，《大理府志》十卷。

王同祖

論　述

王世貞《王太史詩選序》 余從先司馬宦游京師，先司馬每東過太學，歸未嘗不稱司業王繩武先生之賢也。當是時，先生質甚深而望高，旦夕且大拜，而以不勝北敵之侵擾爲憤，欲出奇策賂結它部落共攻之。疏再上，與當事者迕，邑邑不得，因上書請天子還宮，布法象魏，與天下更始。當事者益銜之，惟天子亦以爲闊疎，罷先生不復用。而先生亦竟困阨死矣。先生之初舉甲第，讀中秘書，年猶在踰冠，爲人豐下而晳，秀眉長目，見亡不以爲扶搖而上者。而一中蓌菲之似，塡絳灌口，金馬石渠之席不獲暖，而中廢置，與漁父田叟伭者十五易歲而後見收，亦既晚矣，而卒又廢置以至死。嗚呼，何先生之終始若遇而旋不遇也。雖然，此尤其小者耳。先生束髮讀書，即能爲古文辭，亡論西京建安以至六季，大抵采其材而緩其格，若開元、大曆之英，則綴而爲韻，昌黎、廬陵之雋，則組而成章。其於作者之旨合矣。而會其父封公故與文待詔俱爲吳氏倩，待詔以翰墨冠吳中，先生之八法頗似之。而世有併及先生之詩以擬待詔者，乃至館閣之論疑其高，而中原之評疑其易，自兩疑而兩失之，蓋又數十年，諸扼腕而談操觚之業者，至不能舉其姓名，寧暇究其所詣哉！然則先生之遇又當何如也！今未暇論其文，即其詩之存者，往往朗秀玄著，春容爾雅，置之開元、大曆間，不甚易軒輊。其於後進，映帶故有餘矣。先生有二子，俱才，而伯氏早逝。仲氏之爲古文辭，奇麗甚，海內稱之殆過於先生，而其不遇至不能取一第，茹藜厭糗而猶不給，間與余語及先生，悲憤用壯，毛髮盡立，出其詩，而余稍爲論次之如右。夫以余之論次先生詩，而仲氏能廓大其家聲，伯雖夭，二子皆成進士有名位，嗚呼，又烏可以不遇竟先生也。

又《王司業先生文集序》 王司業繩武先生之詩，刪於仲子逢年之手者，

余業已叙之，大要謂：先生能采建安六季之材，而歸開元、大曆之格，其頡頏吳中前輩，表表可指數，而未有能名之者，蓋又大其材而惜其不終遇也。而尤見役，其愧先生多矣。故強顏而爲之叙。

王逢年《五龍山人集後跋》 不肖稱孤之又明年，值島夷之警，板蕩江南，亡何，先生之次孫德安太守炳璿復刻先生之文於中郡，而貽書屬余，則謂：先王父不幸而不遇於時，幸而遇於身後，以有先生序。先生序乃獨詩耳。先王父之所重者文，而文之所重者在章奏，爲其可以靖所蓄而獻人主，以益於世。乃悉受而讀之，大歎詫曰：嗟乎，吾幾失先生哉！明興，高皇帝以馬上得天下，業有文矣。而是時金華、烏傷以贍博顯，雜以宋人之撰，成一家言，易世而廬陵出，始顓爲歐陽氏體，雖不能盡得其步驟，而以典雅聞。臺閣之業，幾成而不可變。德靖之際，北地信陽稍出而倡西京，然不能以其實勝，於是兩相持而不相下。嘉靖之季，則華州、內江諸先生始改玉矣，而其端則自先生發之。先生之讀中秘書，其偶凡二十四，而留者僅七人。是七人者，往往自廬陵而上追昌黎氏，而先生爲最，又時庇西京之賦而陰益之。以故祖西京者不能盡收先生而紹其統，禰廬陵者又不獲奄有先生以爲羽翼，其知先生者則鮮矣。先生尚以爲雕蟲之技而小其用，故其再起宮坊，佐成均，於宦路嗟暢，則慨然以賈長沙、劉中壘，次而陸忠州自居。屬邊境有未寧，先生上疏，請使使齎遺金帛於別部勁者，俾爲外援，苟得間，則以一軍出雁門，一軍出居庸，左右犄角，夾擊以集大勳。其語甚壯，而臺諫以非所宜言沮之。先生意憤憤，而會上久幸西苑，輟不視朝，且有贊御之變，乃復上疏，極論天子當深居法宮，左右前後執戟傳警以備非常，豈可栖止單外，以萬乘之軀試不測地，因請上還大內，改元更新天下耳目，以布勵精之治。時上心諱還內，而名惡改元，謂非故事，罷先生官，屈不復振矣。先生前後具疏，多國家大計，而尤長於禮樂家言，故嘗請祀薛文清公於孔子廟庭，又申明太學四事。九廟災，疏謂：《春秋》哭災，漢氏變服，今詣陵題主，宜比日中反虞之義，不得以吉禮從事。又謂：宗廟石室藏主爲宗祏，公羊高曰：主藏廟室西壁，以備火災。」《漢儀》：藏主西牆壔中，壔卽石室也。今建太廟，宜於北壁鑿石爲壔，納主其中以備古禮。前後有報許，有僅報聞，而識者咸韙之。夫長沙、中壘、忠州，或早棄，或中躓，或晚蹶，若不盡異先生，然皆位九卿，取宰相，而其言爲人主所信采，未有屈而不振如先生者，則命也。是三君子皆以文章妙天下，忠州用宏辭進，而不聞有篇什；中壘則尤寥寥矣。長沙有賦十餘篇，今皆非其至者。宜乎先生之重在是，而太守之欲得余序於其文也。顧余束髮從事鉛槧，獨不能得其要且重者，終其身汩沒於耳目之好，而未有能名之者，蓋又大其材而惜其不終遇也。

王逢年《五龍山人集後跋》 不肖稱孤之又明年，值島夷之警，板蕩江南，亡何，先生之次孫德安太守炳璿復刻先生之文於中郡，而貽書屬余，則謂：先王父不幸而不遇於時，幸而遇於身後，以有先生序。先生序乃獨詩耳。先王父之所重者文，而文之所重者在章奏，爲其可以靖所蓄而獻人主，以益於世。乃悉受而讀之，大歎詫曰：嗟乎，吾幾失先生哉！明興，高皇帝以馬上得天下，業有文矣。而是時金華、烏傷以贍博顯，雜以宋人之撰，成一家言，易世而廬陵出，始顓爲歐陽氏體，雖不能盡得其步驟，而以典雅聞。臺閣之業，幾成而不可變。德靖之際，北地信陽稍出而倡西京，然不能以其實勝，於是兩相持而不相下。嘉靖之季，則華州、內江諸先生始改玉矣，而其端則自先生發之。先生之讀中秘書，其偶凡二十四，而留者僅七人。是七人者，往往自廬陵而上追昌黎氏，而先生爲最，又時庇西京之賦而陰益之。以故祖西京者不能盡收先生而紹其統，禰廬陵者又不獲奄有先生以爲羽翼，其知先生者則鮮矣。先生尚以爲雕蟲之技而小其用，故其再起宮坊，佐成均，於宦路嗟暢，則慨然以賈長沙、劉中壘，次而陸忠州自居。屬邊境有未寧，先生上疏，請使使齎遺金帛於別部勁者，俾爲外援，苟得間，則以一軍出雁門，一軍出居庸，左右犄角，夾擊以集大勳。其語甚壯，而臺諫以非所宜言沮之。先生意憤憤，而會上久幸西苑，輟不視朝，且有贊御之變，乃復上疏，極論天子當深居法宮，左右前後執戟傳警以備非常，豈可栖止單外，以萬乘之軀試不測地，因請上還大內，改元更新天下耳目，以布勵精之治。時上心諱還內，而名惡改元，謂非故事，罷先生官，屈不復振矣。先生前後具疏，多國家大計，而尤長於禮樂家言，故嘗請祀薛文清公於孔子廟庭，又申明太學四事。九廟災，疏謂：《春秋》哭災，漢氏變服，今詣陵題主，宜比日中反虞之義，不得以吉禮從事。又謂：宗廟石室藏主爲宗祏，公羊高曰：主藏廟室西壁，以備火災。」《漢儀》：藏主西牆壔中，壔卽石室也。今建太廟，宜於北壁鑿石爲壔，納主其中以備古禮。前後有報許，有僅報聞，而識者咸韙之。夫長沙、中壘、忠州，或早棄，或中躓，或晚蹶，若不盡異先生，然皆位九卿，取宰相，而其言爲人主所信采，未有屈而不振如先生者，則命也。是三君子皆以文章妙天下，忠州用宏辭進，而不聞有篇什；中壘則尤寥寥矣。長沙有賦十餘篇，今皆非其至者。宜乎先生之重在是，而太守之欲得余序於其

傳記

王世貞《吳中往喆像贊》 國子司業王先生同祖，字繩武，崑山人也。先生豐下長目美鬚，和易坦洞，不設城府。二十四薦南宮。明年始廷試，改翰林院授編修。爲詩清麗有唐人風。善草隸，一時才名大噪。而新貴人有同年者，故爲先生所輕，內銜之，假大察逐先生歸，蓋十餘年。置東宮官僚，以

編修兼司經局正字起，故同輩皆顯重，而先生猶僕僕一羸馬青衫，僅遷國子司業。時先生書刺字奇，大人頗怪之。北兵歲大入邊，殺掠吏民，先生上書，請捐內帑數百萬金，以間遞北荒外之敵，與中國夾攻，而不得其主名。凡再上，御史以非所宜言，糾正之，先生益憤憤不自得，請上還宮改元，創新政以整齊宇內。改元，上所諱也，見之恚甚，幾欲置大辟。尋解斥爲民。先生大悔恨，暴得風疾，久之卒。先生雖官挫名損，然負材不獲究，至今爲流輩所惜。

道光《蘇州府志・人物・宦蹟六》 王同祖字繩武，崑山人。曰敏孫。少孤，善病，常匿帷中看司馬《通鑑》，疾起悉了其義。弱冠舉正德辛巳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同祖既積學，讀書中秘，益事宏博，六經子史外，陰陽律曆、山經地志，靡不記覽。爲文操筆立就。大禮議起，張孚敬驟貴一時，諸臣死徙斥逐，同祖亦在遣中。孚敬卒，始用薦起，爲春坊校書，進南京國子司業。上疏請教世胄，又請以薛瑄從祀孔廟。庚子，九廟災，上言《春秋》災，漢氏變服，今詣陵題主，宜比日中反虞之義，不得吉服從事。又言宗廟爲石室藏主，謂之宗祏，公羊高曰：主藏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宜鑿石爲堨，藏主其中，以應古禮。不報。以言事忤旨，落職。通籍三十年，立朝僅五歲，未究其用，人共惜之。所著有《五龍山人集》、《東南水利書》。（張大復傳參縣志。）

著録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同祖《太史集》六十卷。

《千頃堂書目》卷八　王同祖《東吳水利考》一卷。　又卷二二：《王太史集》六十卷。

《明史・藝文志四》　王同祖《太史集》六十卷。

蘇志皋

汪來《寒村集序》 我皇明興文立教，弘治、正德間，關西得一人李獻吉，中州得一人何仲默，吳下得一人徐昌穀，皆馳精文章，胎合唐調，其高者猶能振復古調，標能擅美，獨映當時矣。數歲遊京邸，每覽風騷而歎無嗣響，空惜聲音而誰爲絕唱，臨清謝榛茂秦輩三數人者，艷發情變，甚可攀援古人。僕無緣，以邊才補環慶，自謂寂寥，終無性情，雖有作，亦是斷練，閱月而成。及僕陞山東副使，兵備密雲，道經石州張少司馬公家，得睹固安蘇拊循公在遼海時所刊斯集，始讀《定羌驛》諸作，不信其爲今人也，嘆曰：古調亡於唐，唐調亡於宋，古唐調興於明，興古唐調盛於公矣。公弱冠能詩文，文等《長楊》、《上林》諸作。詩二卷，文二卷，《巡撫奏議》十八卷，《譯語》、《畫跋》、《恆言》各一卷。餘皆藏之篋中，獨斯集得傳刻，因得於少司馬家。僕嘗皆類秦漢，不作秀才語；詩祖風騷，宗漢魏，尤長於賦。賦《紀行》等篇，可知慶陽，昔於公爲屬吏，故贅數言於後。嘉靖丁巳秋，奉敕整飭密雲等處兵備、山東按察司副使、鄉晚學生天津汪來謹序。

張珩《寒村集序》 《寒村集》，寒村蘇公所著，其屬遼東□□許卿庭元輩得而刻之，有客持以授予曰：「此驪龍之珠，荆山之玉也。吾子可無言乎？」予乃持誦數日，不覺嘆曰：「嘗歷觀文囿，泛覽辭林，上自漢魏，下逮盛唐，所謂格超三昧，悟入上乘，金石成聲，鬼神爭奥，其在茲乎！」客曰：「誠哉是言！但末學生晚，不知公之歷履。吾子盍詳言之？」予曰：「公才兼文武，操擬冰霜，且歷任以來，隨其所在，政教覃敷，民物熙皞，仁明之化，始終如一也。政暇，於是搜羅舊作，間以新製，歌詠太平之中，復寓安不忘危之戒，非縱明者。是故乘時感興，緣物應酬，發於性情，止乎禮義，尤有不能自已者焉。」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八陳田按 寒村詩，風調自佳，北平詩人，品在頓鷗汀之次。

郭秉聰《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食從二品俸致仕寒村蘇公暨配恭人

溫氏合葬墓誌銘》 隆慶己巳夏六月三日，致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蘇公卒。厥長胤光祿典簿大生持自爲狀，泣請予銘，曰：「此先君遺命也。」予與公同鄉，且仕同朝，政事文學，素所推重，銘奚可辭。按狀，公諱志皐，字德明，別號寒村，又號岷峨山人，其先直隸延慶州人。國初徙順天之固安縣，遂爲固安人。高祖貴娶焦氏，曾祖郁娶鄭氏，祖倫娶郭氏，俱潛德弗耀。考子良，以公貴累贈朝議大夫山西布政司右參議，娶宋氏，累封太恭人，生公，幼穎異。因多疾廢學，及弱冠，始奮志舉子業，補邑庠弟子員，每試輒冠多士，督學諸公咸器異之。嘉靖辛卯領順天鄉薦第三人，明年壬辰登進士第。授湖廣瀏陽令，均役省費，植良鋤梗，毀淫祠，崇正祀，興利祛害，百廢俱舉，觀風使交薦之。甲午以才堪治繁調江西進賢令，政行教舉，一如瀏陽，而治聲益振。乙未銓曹以急缺風憲徵至部，又以催糧不及額，格不得與選諫職。丙申晉刑部主事，己亥晉本部員外郎，秋晉郎中。斷獄明允，不避權要。庚子晉廬鳳兵備僉事，禁奸搜慝，兵屯脩舉，洗冤掩骼，惠澤流洽。又以修呂梁洪閘壩，當道疏薦，晉俸一級。癸卯晉分守宣府右參議，惠政賢聲，屢騰薦牘。會虜入寇，斬獲首級奏功，蒙□賜文臣武功銀牌一面，晉官一級。丁未晉潼關兵備副使，以宣督餉事左遷知河州，賑饑正俗，民用感化。己酉晉涇邠兵備僉事，靖亂救荒，地方底寧。庚戌九卿科道會薦，晉雁門等關兵備副使，練兵振武，烽火滅息。辛亥晉陝西左參政，督理糧儲，軍需克足，流移復業。癸丑晉山西按察使，法紀肅清，豪右斂迹。秋晉右布政，節縮浮費，剔除宿蠹。甲寅吏部會推，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地方，兼贊理軍務。丁巳三載考績，晉右副都御史。在遼五年，調度兵馬，區畫糧餉，築浚城池，創造器械，建立墩臺，振濟饑餓，賞罰明信，寬嚴適中。是年秋生擒大虜頭目，晉俸一級。戊午大報捷音，廕一子入監讀書。外招降夷人阿卜戶等七百有奇，又招回鄉人口周欒等一千六百有奇，詳載奏議。自參議以至巡撫，屢有邊功，蒙恩賞賚，詳載恩榮錄。是年夏謝政歸田，明農課子，閉戶著書，絕迹公門，不預宴會。隆慶丁卯奉詔致仕，巡撫耿公隨卿巡按郝公杰會薦，有「才負經綸，學淹書史，剛方正大，耻依阿以狥人，峻潔廉隅，甘澹泊以明志，謀猷益壯于疇昔，矍鑠不殊於少年」等語。人方望其復起，益展宏猷，茂建偉績，乃遘疾告終，大用弗竟。惜哉！卒之前一歲，雖患足瘍，猶手不釋卷。疾革，遺命諸子敦行勉學，以繼家聲，無一亂語。可謂得正而斃矣。公孝親友弟，出自天性，敦族睦鄰，始終不怠，家規嚴肅，內外斬斬，稟氣剛直，正言無避。又志甘儉素，隱顯一致，故能輪奐蓬茅，文綺布縕，芻豢蔬糲，視世之侈麗紛華漠如也。所著有《益知錄》三十卷，皆禦虜、平倭、治河、弭盜等策，咸當今要務。其用世之志，不以老衰困沮如此，固振古之豪傑哉！又有《創脩固安縣志》、《寒村集》、《巡撫奏議》、《戰守圖法》、《譯語》、《恆言》、《畫跋》各若干卷。又樂育人材，從遊之士登名著績爲時聞人者，先後相望焉。娶溫氏，累封恭人。大寧中衛正千戶雄族孫女也。生有異徵，人占必貴。幼婉淑寡言，及歸公，恪執婦道，孝事舅姑，晨昏匪懈，和睦姻族，人無間言。撫育庶子，無異己出。凡公自爲學以至登仕，得以專力所業，無內顧憂，恭人相助之功也。卒享榮名遐壽，可以觀純嘏矣。先公六月卒。距公生於弘治丁巳十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有三。恭人生於弘治癸丑十月二十三日，卒於隆慶己巳正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七。側室二，俱張氏。子男六，長卽典簿君，娶兵部右侍郎尹公嗣忠長女，贈孺人。繼劉氏，封孺人。次廣生，早卒。次性生，太學生，娶臨朐府教授楊公文禎第二女。次有生，儒官，娶山西行太僕寺卿榮公愷第六女。次林生，庠生，娶進士張公嬌第二女。次睿生，庠生，娶山東右參議崔公裁第三女。大生、廣生、性生，恭人出。有生、睿生，張出。林生，次張出。女三，俱恭人出。長適庠生鄭宗禮，次適知縣王公鴻曾孫庠生世治，次適御史李公鸞曾孫庠生時熙。孫男二，俱性生出，業儒。萬里娶鄉進士王君允中長女，繼娶庠生傅君永貴長女，萬邦娶庠生李君樞長女。夫以公之子姓既多且賢，則紹芳濟美，益大以烋者，可前知也。而天道之祐善人，其在茲哉！大生等卜以是年九月三日葬於縣豐樂門外西南里許，啓恭人窆合焉。【略】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致仕、前翰林院庶吉士、上黨郭秉聰撰。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志皐，字德明，固安人。嘉靖壬辰進士，知瀏陽、進賢二縣，遷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爲僉事副使，皆宣府、潼關、涇邠衝邊要地。庚戌虜警，會推雁門兵備，歷陞布政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陞右副都御史。庚戌虜警，會推雁門兵備，歷陞布政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著書，絕迹公門，不預宴會。隆慶丁卯奉詔致仕，巡撫耿公隨卿巡按郝公杰會薦，有「才負經綸，學淹書史，剛方正大，耻依阿以狥人，峻潔廉隅，甘澹泊以明志，謀猷益壯于疇昔，矍鑠不殊於少年」等語。人方望其復起，益展宏猷，茂建偉績，乃遘疾告終，大用弗竟。惜哉！卒之前一歲，雖患足瘍，猶手不釋卷。疾革，遺命諸子敦行勉學，以繼家聲，無一亂語。可謂得正而斃

《國史經籍志》卷五 蘇志皐《抱罕集》一卷。

《千頃堂書目》卷六 蘇志皐《固安縣志》（嘉靖間修）。又卷一三：《益智錄兵類》二十卷。又卷二三：《抱罕集》一卷，《寒村集》四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蘇志皋《寒村集》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寒村集》　四卷。明蘇志皋撰。【略】此集凡詩二卷，雜文二卷。有汪來後序，稱其尚有《巡撫奏議》十八卷，《譯語》、《畫跋》、《恆言》各一卷。今並不傳。

董份

申時行《泌園全集序》　吾師大宗伯學士潯陽董公，既捐館之餘年，而其孫嗣茂嗣及曾孫廷勛，裒輯其詩若文而刻之，曰《泌園集》。公巖居日久，棲遲□寬，有味乎衡門之□，故以泌名其園，而茲以名其集者，從公志也。【略】曩公嘗爲余言：文者心之聲而身之華也，譬之於人，百骸四體賅而存焉，然搆而聚之者神也，鬯而宣之者氣也，匪是則禽鹿強行者耳。昔司馬子長上下古今，混濫六藝百家以會其神，遍遊名山大川、覽聖哲之遺跡以昌其氣，故涵茹苞括，靡所不貫通，疎宕遒逸，靡所不超詣，有出之神解而得之氣勝者，遂能凌厲千古，爲作者之雄，此文之正鵠，而藝林之型範也。余猶記公年已耄耋，而扼擘談事，下筆亶亶若懸河倒峽，其神完氣壯，深於文詞，得子長家法，故其持論如此。蓋子長既整齊世傳，網羅放失，成一家言，猶曰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之君子。公之意，其或出於此乎？至於今，而公之文遂刻以傳，則所謂當世共寶，而不能終閟者也。夫公志不施用，而僅見於文，讀公之文以推見公之志，後世必有知公者，是在茲集矣。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予告存問、門人申時行謹序。

《明詩紀事》戊籤卷二一陳田按　嘉靖二十三年，命吏部尚書兼學士嚴訥、禮部尚書兼學士李春芳、吏部侍郎兼學士董份俱直西苑，撰應奉青詞。尋嚴、李入閣，參預機務。董以給事中歐陽一敬論劾，削職去。先是，董爲考官，取妻弟吳紹中式，紹吏部尚書吳鵬子也，爲御史耿定向所舉劾，吳、董各疏辯求罷。帝命鵬竭忠供職，份安心直撰。吳，分宜黨也，董亦與分宜子世蕃往還。時嚴氏得罪，人言嘖嘖。董得世蕃二萬金。董雖供直西苑，帝終不能與嚴嵩同朝，每過嵩，輒用赤金鏤姓名，縫紅綾作柬，嵩以爲尊敬之也。闇曲袒也。董歸後，以貲名，爲有司持短長，鄉人緣間起，數見凌奪，不勝恚憤。死時呼其子曰：「吾死無書吾故官，以白布三尺題曰『耐辱主人』足矣。」亦可哀也。份詩五言有清致，爲何元朗所推。

《贈何元朗內翰之南都》　《四友齋叢說》卷二六：　余赴官南館，京師諸公贈行詩不下數十首，唯董潯陽五言律三首最工。

董嗣茂《董學士泌園集序》　先大父捐館後十有一年，遺稿錄梓成列，其目有詩、有文、有牘，共三十七卷。大父夙承家學，多所著述，自未第時，對景含毫，如《朔風行》等篇，流傳遠近。逮筮仕中秘、司成、北雍，暨夫典禮、典試，其間閣試館試、經筵講章、獻錄奏草，鎔金琢玉，無慮千伯。歸田已後，門生故吏有所往復，亹亹千言不倦，竟以先諫議前大父謝世，篋稿散軼。伯兄嗣成以客部郎建言立儲，奉旨家食，爲大父校閱，僅僅十之四五，排纘編次，將付殺青，忽相繼殞沒，未竟厥志。比嗣茂業在章縫，弟嗣昭旋殀京邸，家難紛紜，日不遑暇，乙巳秋，始得謀於弟姪輩，圖所以不朽者，鳩工聚材，迨丙午而工竣。夫以大父之學，際肅廟雍熙之朝，史才經術宜有樹立，乃茲言語文字，大父視之抑蔑矣，惟是我後人奉爲羹牆，端藉乎此。是刻也，伯兄編次於始，嗣茂暨弟嗣昕、嗣暐、嗣暐，姪廷勛拮据於終，聊以寄世守云爾。若曰誇雅調於商羽，冀郢人之寡和，揭雲錦於天機，擅當代之宗工，則嗣茂有深懼矣。時萬曆歲次丙午秋日，不孝孫嗣茂稽顙百拜謹識。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董份《泌園全集》三十七卷。

《明史・藝文志四》　董份《泌園全集》三十七卷。明董份撰。份字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泌園集》　用均，泌園其號也，烏程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是集爲其孫嗣茂所編。凡詩七卷、文三十卷。

同治《湖州府志・藝文略三》　董份（人物傳）：《史記評鈔》四十卷，《漢書評鈔》四十卷，《後漢書評鈔》二十卷（並《南潯鎮志》），《泌園集》三十七卷。（《鎮志》：刊本存，凡詩七卷，附詩餘。又文三十卷。申時行序。《四庫存目》：是集爲其孫嗣茂所編。）

茅坤《壽大宗伯潯陽董公序》　（存目）

《霞外攟屑・赤金柬字》　《寄園寄所寄》卷一：《囊底寄技巧》，董潯陽份往還。時嚴氏得罪，人言嘖嘖。董得世蕃二萬金。董雖供直西苑，帝終不能曲袒也。董歸後，以貲名，爲有司持短長，鄉人緣間起，數見凌奪，不勝恚憤。死時呼其子曰：「吾死無書吾故官，以白布三尺題曰『耐辱主人』足矣。」亦可哀也。份詩五言有清致，爲何元朗所推。

《贈何元朗內翰之南都》　《四友齋叢說》卷二六：　余赴官南館，京師諸公贈行詩不下數十首，唯董潯陽五言律三首最工。

董嗣茂《董學士泌園集序》　先大父捐館後十有一年，遺稿錄梓成列，其目有詩、有文、有牘，共三十七卷。大父夙承家學，多所著述，自未第時，對景含毫，如《朔風行》等篇，流傳遠近。逮筮仕中秘、司成、北雍，暨夫典禮、典試，其間閣試館試、經筵講章、獻錄奏草，鎔金琢玉，無慮千伯。歸田已後，門生故吏有所往復，亹亹千言不倦，竟以先諫議前大父謝世，篋稿散軼。伯兄嗣成以客部郎建言立儲，奉旨家食，爲大父校閱，僅僅十之四五，排纘編次，將付殺青，忽相繼殞沒，未竟厥志。比嗣茂業在章縫，弟嗣昭旋殀京邸，家難紛紜，日不遑暇，乙巳秋，始得謀於弟姪輩，圖所以不朽者，鳩工聚材，迨丙午而工竣。夫以大父之學，際肅廟雍熙之朝，史才經術宜有樹立，乃茲言語文字，大父視之抑蔑矣，惟是我後人奉爲羹牆，端藉乎此。是刻也，伯兄編次於始，嗣茂暨弟嗣昕、嗣暐、嗣暐，姪廷勛拮据於終，聊以寄世守云爾。若曰誇雅調於商羽，冀郢人之寡和，揭雲錦於天機，擅當代之宗工，則嗣茂有深懼矣。時萬曆歲次丙午秋日，不孝孫嗣茂稽顙百拜謹識。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董份《泌園全集》三十七卷。

《明史・藝文志四》　董份《泌園全集》三十七卷。明董份撰。份字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泌園集》　用均，泌園其號也，烏程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是集爲其孫嗣茂所編。凡詩七卷、文三十卷。

同治《湖州府志・藝文略三》　董份（人物傳）：《史記評鈔》四十卷，《漢書評鈔》四十卷，《後漢書評鈔》二十卷（並《南潯鎮志》），《泌園集》三十七卷。（《鎮志》：刊本存，凡詩七卷，附詩餘。又文三十卷。申時行序。《四庫存目》：是集爲其孫嗣茂所編。）

茅坤《壽大宗伯潯陽董公序》　（存目）

《霞外攟屑・赤金柬字》　《寄園寄所寄》卷一：《囊底寄技巧》，董潯陽份與嚴嵩同朝，每過嵩，輒用赤金鏤姓名，縫紅綾作柬，嵩以爲尊敬之也。闇

人利其金，每一傳報，卽取金去。後嵩敗，董獨免交通律。（嘯虹筆記。）汪曰楨《南漘志餘》亦引之云。按此事蓋惡董者飾言之。當嵩柄國時，朝士孰不投刺，安得便指爲交通耶？倘金字偶有存留，則交通之律，轉難免矣，智者似必不出此。庸按：越人以此爲丁方軒都轉事和珅時所爲。和盛時，投刺者無慮萬億，不減分宜，方軒何獨爲此？或卽漘陽事，而附會爲丁荔牆。所謂惡之者飾言之，近是。

徐　緜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緜，字紹卿，世居吳之洞庭山。祖德輝，富敵國。父天常，有游閒公子之習，以輕財損其家。父卒，其母蔡，攜紹卿依同母弟羽以居，所謂九逵先生者也。紹卿少爲諸生，受學於其舅氏，詩文皆得指授。長與黃省曾兄弟善，紹卿少省曾一歲，魯曾顧兄事之。初名陵，字少卿，慕李陵之爲人，跌宕自喜，時時從少年爲狎游，耽暱倡樂，盡廢其產。挾策游建業，徧覽形勝，召秦淮歌姬，命酒劇飲，酒酣以往，援筆賦詩，感歎六代興亡之際，高歌長嘯，引聲出蕭瀏間，視舉世無如也。數射策不中，遂棄去。晚年食貧喪子，一老女寡居。踰年一入城市，寄浮屠舍，蕭然旅人。前所與游者咸逝。皇甫子循及張敉、劉鳳掃室布席，爭延致之，雖篤老，槃案杯斝間，雅謔迭奏，至漏下卒不倦，間有所不可，論辯蠭涌，意氣勃發，堅悍少年弗如也。年八十六而卒。紹卿少爲詩，與二黃及皇甫子安互相摩切，晚而稱同調者，則子循與二黃之子河水、姬水也。河水稱其詩貴華彩、尚標致，經營用思，愈老愈深，吟諷再三，眞賞自得。子循爲醵金刻其集，序而傳之。

《明詩綜》卷四三　黃清父云：徐君掞藻最早，享年最永，其詩貴華采，尚標致，經營用思，愈入愈深，點綴旣成，更務清朗。吟諷再三，眞賞自得。　皇甫子循云：山人以詩名者，張子言、孫太初，皆遊大人以成名，君獨不自造請，阨窮已甚，而志猶暢適。其篇什格高調古，意新句秀，旨遠而辭縟，聲諧而氣宕，謂不出於孫、張之右邪？　劉子威云：蘇有兩徐生，昌穀氣俊而疏，紹卿思新而緩，譬諸樂，或舒以促，或繁以殺，各以一成。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紹卿學詩於蔡孔目，而標格矜爽。所謂弟子不必不如師。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　子安同時，有徐紹卿緜者，五言幽逸耐賞，儘有可採。如「怨別淸江路，相看暮髮人」，「歲華看逝水，心事見殘灰」，「荻花明翠渚，雲葉散華天」，「暮山飛靄遍，春嶺掛星疎」，「月白鴻聲切，花寒露氣多」，「暮窗行翠岫，春檻抱滄流」，「蕪綠煙催暝，花寒雨作愁」等語，皆不落囂凌習氣，所謂心醉殷璠之鑒者也。

乾隆《江南通志・人物志・文苑》　徐緜字紹卿，吳縣人，居洞庭山。父早歿。其母蔡依弟羽以居，緜受學焉。詩文皆得其指授，與皇甫汸、黃省曾兄弟互相摩切，經營用思，愈老愈深。

《明詩紀事》戊籤卷二二陳田按　紹卿與皇甫子安兄弟遊。皇甫長於五律，故紹卿此體亦最勝。

《江上別盛太學與明》　《明詩評選》卷五：　神情魄暖，山人氣到此翁乃脫卸淨盡，不易不易。

《山家》　《明詩評選》卷五：　不僅恃思理，亦不僅恃興致，規之極大，入之極沉，出之極曲，乃是眞詩人。足知九逵於此道已透過一切，紹卿其嫡傳鉅子，自不墮惡道中。當時所稱七才子者，知否？

《春日結草庵》　《明詩評選》卷五：　高潤。高者不易潤，矜高耳，高元不碍潤也。此詩之高，全在量大思嚴上，不犯尋常隱居窮暴氣。初何妨蘊藉溫美，如「坐觀垂釣者，空有羨魚情」，自然僅傑枯燥矣，何況陳昂、宋登春一流，降龍伏虎、捧金磚惡伎乎？

《寄蔣比部》　《明詩評選》卷五：　第二句忽宕開，結語遙相應和，香象渡河之妙。

《遊報恩寺》　《明詩評選》卷五：　大不浮，細不幽，報恩寺第一首詩。後兩聯只一意，五、六又流水對，「罷」字兩意，妙入天巧。

《花朝前一日對雪》　《明詩評選》卷五：　粧點雅。

崇禎《吳縣志・人物》　徐緜字紹卿，縉從弟，西洞庭人。初名陵，字少卿，心慕李陵之爲人。已乃易今名。爲府學諸生，數射策不中，乃益肆所爲詩，輒警絕有奇致。然時入少年塲，致廢其產。每游南都，壯其形勝，酣歌

劇飲，意氣自豪，顧無爲藉，遂棄去逢掖，退處山澤間。入城市，蕭然羈旅，寄浮屠舍。及與劉鳳善，鳳作《吳賢書》，繙悉授以記憶。年八十視聽未謝。著述皆散佚，獨存《笥集》，人爭傳之。（劉鳳紀略）

道光《蘇州府志・人物・文苑四》（存目）

《千頃堂書目》卷二一 徐繙《在笥集》十卷。

金大車

許穀《刻金子有詩集後語》 余少與金子有、謝應午、陳羽伯諸君，讀書於清溪之上，時稱爲莫逆交，乃子有搖筆成章，頃刻盈紙，豪蕩奔逸，各中程度，未嘗不歎其受材之靈異如此云。乃其神情疏朗，體貌翛適，如長松磊落，野鶴飄蕭，豈不絕俗君子哉！使列之金馬著作之庭，誠可增光黼黻，方軌前秀，乃五上春官，遭奇落第，伏枕淮海，齎志而沒。傷哉、傷哉！夫柔脆易折，飛揚早削，古今才人多有，子有彊立淵邃，胡遽閟殞耶？此不可知也。或謂子有舍醫自信，誤啖熱劑，故暴亡，非其命也。斯則造化由人，修短在我，豈其然乎？豈其然乎？亡六年，羽伯葺其遺詩，刻之梓。詩凡若干首，諸體略備，往來商訂刊落者，凡十倍茲，蓋存其菁華可述者爾。嘉靖壬寅仲冬既望，吏部文選司員外郎，石城許穀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大車，字子有，其先西域默伽國人也。太祖時，以歸義授鴻臚卿，賜姓啓宇，遂爲金陵人。父賢，舉進士，以給事中出知延平，長於《春秋》，著《紀愚》若干卷，顧華玉爲之傳。子有弱齡，爲京師諸名輩賞異。嘉靖乙酉，舉於鄉，下第歸，偕陳羽伯、許仲貽及弟子坤，從游於顧華玉，華玉愼許可，極愛重。子有屢上南宮不第，從其婦於廣陵，以旅病卒。子有詩法襄陽、隨州，每搖筆執卷，頃刻立就。嘗賦詩有「不堪搖落逢秋日，況復蹉跎入暮年」之句，陳羽伯怪其壯歲出語不祥，死時年四十四，無子。羽伯與子坤掇拾遺詩，定次爲百篇。

《明詩綜》卷五〇 陳羽伯云：子有詩學襄陽、隨州，辭義兼美。

《明詩紀事》戊籤卷八陳田按 子有與陳羽伯爲素交。子有卒後，羽伯有自饒豪氣。

翁萬達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六陳田按 尚書以武功著，不以詩名。而橫槊之餘，

汪道昆《明兵部尚書翁公傳》 公名萬達，字仁夫，揭陽鮀江里人也。其先莆人，徙揭陽。上五年，公舉進士，除度支郎。嘗主河西告緡，核諸豪闌出貨及侵地姦狀。尋視通州漕，諸豪亡敢撓漕法。又陳言鹽筴便宜事，上從之。京師饑，公行縣發粟，多全活，部尚書以爲能。尋拜二千石，守梧州。會咸寧侯仇鸞戍梧，鸞軍吏藉鸞聲勢，橫甚，公捕首事者十餘曹，箠遣之，一軍皆畏服。梧苦督府供億，公省徭費便民，即督府倚辦郡中，又事事可卒辦。居梧四年，梧大治。丁酉，安南人鄭惟憭上變至，得莫登庸簒立狀。上命咸寧侯及司馬卿二人將兵討之。公以廣西按察副使置軍中，公募敢死士梁文韜等，微得虜虛實。登庸方行金塞上間我軍，關吏無所禁，公下令諸吏民即出塞外，通虜者罪收族，諜者遂絕。公乃謁司馬毛公曰：「公等奉詔討賊，懸孤軍深入，此難以趣利。龍憑諸夷趙楷、韋應、李寰等且約虜爲內應，此發難不難。三人者深相結，急之則易爲變。又楷、寰精悍難卒勝，獨韋應懦，易擒耳。應擒，楷、寰可虜也。語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顧能降此三人，登庸易與耳。」毛公曰：「善。」則以兵屬公。公陰使人召思明府酋長黃朝授方略，伏甲士擒應。亡何，獲楷、寰。皆論死。斷藤峽反酋勝海刺

死，海弟公丁反故地。公出奇計虜公丁。公從兩軍鼓譟進，夾擊公丁餘黨，大破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三千人。初，四峒轄忠州。其後峒豪黃賢相割據峒，峒改歷思明府，忠州數爭之，議未決。乃下公議，公曰：「從民便，不若割峒屬南寧，置倅車一人填撫之。此得峒完，何取圖籍紛更之爲？」峒民曰：「幸甚。」黃賢相不奉令，且負峒反，督府問公狀，公曰：「峒父老苦賢相久矣，今且有主，奈何從賢相反哉！願遣一偏將軍移軍南寧，旦夕且下。」居有頃，賢相以地降。登庸聞之，恐曰：「上發兵討我，諸將不急擊，顧先平諸內夷，嘗我也。」公護軍軍龍憑，壁虜境上，軍吏獲諜者丁南傑致麾下，公盡得虜狀，釋其縛遣之。丁南傑告登庸曰：「趣降，不者且爲虜。」登庸愈益恐，乃欵關請降，遣諸子莫文明入朝上疏請罪，詔罷安南爲都統使司，登庸以都統使監其國。公論功最，語在毛公檄中。公故受參政，乃賜爵一級，賞有差。無何領四川按察使，尋以陝西布政使拜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乙巳進兵部右侍郎，部署宣大。督府始至，奏裨將卻永姜奭等罷之，諸將奉約束唯謹。秋發卒乘亭鄣，陰遣勁卒數百，以朱和油納竹筒中給之，約曰：「遇卒不在守，輒署卒所。」卒面縛受罪，以爲神。由是戍卒亡敢失伍者。八月匈奴大入，公徵諸將兵卻之，簡材官善射者夾道而伏，虜多射死，尋遁去。上聞之，賜璽書勞公。公以邊地踔遠，虜出沒難備，乃東自老營堡，距滑石澗築牆二萬丈許，告成事，進公右都御史，蔭公子思佐，餘如故。大同宗室充灼等謀不道，且導虜入，公知之，則授成大同將周尚文發奸狀，公又推轂尚文本謀，絕口不言功。詔繫充灼棄市，公進左都御史，蔭公弟萬程。己酉春，虜宣言寇宣府，且薄居庸奪關入。公上疏曰：「虜素號宣府諸將易與，即盛氣入，其鋒不可當。誠得大同將周尚文部銳卒代宣府將，虜可格也。」上從之，且趣尚文行。虜薄曹家莊不備，尚文卒至。尚文當虜數十萬，戰三日夜，圍屢解。公聞之，從壯騎數千赴尚文軍，騎請覘虜狀而後長驅，俱死無爲也。公叱曰：「逗遛者傅軍法。」公躍馬爲諸騎先，距虜壁四十里，會大風起，公列車騎曳柴進，虜大驚曰：「翁太師至矣！」夜解圍而遁。公遣尚文從輕騎掩虜後破之，獻首功四十級。上大喜，進公兵部尚書，賞賜甚厚。五月召入爲兵部尚書，尋奔喪去。庚戌七月，大同諸將失利，烽火通京師，羣臣上議，請亟召公入。公居廬，疽發背，固請終喪。八月虜由古北口入薄城下，上憂之甚，趣召公爲兵部尚書。公聞詔，泣曰：「臣待罪行間，主憂至此，此臣效死報主之秋也。」乃倍日並行，乘傳四十日詣闕下。而大將軍仇鸞雅不喜公，上數問公不至，又鸞譖公，急乃以侍郎王公代公。公罷勿用，尋以兵部右侍郎經略紫荊諸關事。公疽發病甚，上疏乞骸骨，且終喪，上怒，坐疏不敬，廢爲庶人。公還揭陽，上念公不置。壬子十月復公兵部尚書，公未聞命，尋卒，年五十五。公子以聞，請葬祭如故事。制曰可。太史氏曰：余讀漢記，視霍去病、馬援爲將，豈不偉丈夫哉！然當武帝時，天下不無事矣。驃騎馮貴戚之權，則用武之資也。伏波從光武起，故知兵。今天子修太平之業，士去尺籍久矣。公以書生言兵事，決策制勝若嚄唶宿將，此遵何術哉！余聞公生六年，喪陳太夫人，哀之甚。及樹先尚書墓，親荷畚負土，此其閑於人倫，蓋天性也。雖數有軍功，一切以奇勝，大都誠壹所致，則忠孝者之爲邪？記曰：我戰則克。公近之矣。

《明史·翁萬達傳》（存目）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翁東涯集》，翁萬達著。

《國史經籍志》卷五《督撫江西奏議》二卷（翁萬達）。又《審錄江西奏議》五卷，《總理河道奏》十二卷。又《東崖集》八卷。

《千頃堂書目》卷五　翁萬達《平交紀事》十卷。又卷八：《宣大山西諸邊圖》一卷。又卷二三：《東厓集》十七卷。又卷三〇：《總督奏議》、《三鎮兵守議》□卷。

《明史·藝文志二》　翁萬達《平交紀事》十卷，《宣大山西諸邊圖》一卷。

李開先《六十子詩·翁東涯萬達》（存目）

皇甫汸

論述

綜論

范惟一《皇甫司勳集序》 人之言曰：北方之學，淵綜廣博；南方之學，清通簡要。余始謂然。乃令覽觀《皇甫司勳集》中所爲，撰著甚盛，豈非兼總鴻筆，而統會風軌者哉？皇甫系出安定，本北地著姓，而今盛於吳。司勳昆弟四人，並以詞筆顯名江左，列作者之林，而司勳尤盛。方之二陸、三楊、僧彌、法護，益有光烈哉！司勳文故是名家，而尤覃精於詩，故詩尤爲海內所宗。余請叙其詩。【略】余嘗聞吳中人傳，司勳七歲而能詩，厥考果州公或時對客課之，詩輒有奇，是乃所謂神解內穎，天所鍾也。已益博窺載籍，兼采百家衆流之言，而掇其菁藻，與伯仲及中表黃魯曾、省曾競爲詩，詩益進。迨舉進士，宦遊兩都，時兩都諸尚雅道者，與司勳談藝定交，固皆海內賢豪，自四方而至，每遇休沐過從，分題倡和，諸賢豪中，即雅負名高，不下人者，誦司勳作，必少遜云。【略】司勳自言：初在北都，所與論詩多關洛人，於時爲關洛之音，在楚爲楚音，在南都爲江左之音，最後與濟南、瑯琊數輩聚闕下，又爲燕趙之音。夫司勳之於詩，可謂集成衆音，而融通八方之氣，是以其盛若是。既罷憲歸，並不求田問舍以自豐殖，日惟繙繹舊業，著述爲程，遇佳辰靈節，風日暢美，與客行遊湖山之間，擷芳采和以陶咏媮快，觀者指爲神仙中人。頃復與徐山人繗、劉侍御鳳、黃徵君姬水、張太學獻翼結社觸詠。而余自還山，每歲春秋二仲，必過蘇陪祀先文正祠，因獲就搉藝事，遊諸君間，每見司勳詞辯鋒起，文采葩流，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令人神超形越，誠今之士深彥淵也，即該博如約昉，猶諮問焉。蓋司勳才情秀逸，學總儒玄，浸漬宏淵，縱橫俊發，所謂胸吞雲夢，而筆湧若溪者，非耶？余又聞司勳向在兩都，上自公卿，以至諸曹郎，遷轉贈餞，榮哀之章，以必得司勳言爲重，比之唐錢起、郎士元尤盛。今歸而老於吳，四方名卿大夫道吳者，以不獲覯司勳、登虎丘爲闕事。風流文雅、炳耀當代，弘昭曠之業，垂無窮之聲，盛矣！盛矣！【略】萬曆三年歲次乙亥季夏朔日，賜進士出身、大中大夫、南京太僕寺卿、前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致仕，郡人范惟一撰。

劉鳳《皇甫司勳集序》 夫文自漢以降陵夷，至於宋極矣，我明肇開，則北地首之，而吳三數君子先後翼興，則黃氏二昆與大夫爲伯舅兄弟，皆有力焉。大夫舞象之歲，即以詩聞，已而以易造於鄉，論於司徒，列於位，則與何、徐、邊、熊、薛諸君相麗益。於時方嚮文，海內士雲集，諸公卿及我一二老，皆折行交大夫，日與遊息，無言不讎。迄以讒替出官楚，楚故多才，其所游則又盡楚之良也。逮居恤起家，遨於二都，則都人士競相推，以爲弗及。後值濟南、瑯琊輩方盛，大夫與相和，又出之滇，與故太史楊愼及蜀士之雋游。故大夫於詩，輒隨而遷者音氣之異乎？亦時者殊尚，則因以操其音，非善於變、不匱於用，能及此乎？今退而老於吳，四方之謁請者、後進之喜名者，爭願及門，屨不遑曳，牘不暇削，因所謁題目之，人自謂得當大夫，故俗益休，動之咸矜勵，雖始誦學，必強攡綴希一顧，風之流被，無不自憙，非有所慕效然乎？【略】萬曆乙亥春仲，賜進士第、河南按察司僉事、前監察御史，徐州劉鳳撰。

黃文祿《皇甫司勳集序》 皇甫百泉先生者，博雅正直賢也，前司勳天曹，以故名集，梓成命序，予豈敢？【略】初先生丞括郡，未幾倭寇陷乍城，當路委勘，經海鹽過訪，適居鄉，柬詢，予答曰：燹灰萬室，血刃千人，請直達當路。當路咈之，掩覆不上聞，後卒以事見法。先生將大耋，著述甚富，天之報施曷爽耶！集寄予者，《南中》、《三州》、《禪棲緒論》、《解頤新語》，予未見者，《來鳧》、《北征》、《南置》、《客京》、《安雅》、《政學》、《浩歌》、《還山》、《山居新語》、《弘詩品》、《緒論》、《匹論衡》，宜曰富哉著述也！著述也者，聖賢不遇故藝也，使遇則精光外形，而運凝於政績；不遇則精光內歛，而端露於篇章。遇矣不達焉，政績篇章咸富，惟先生乎！締玩是集也，雲霞絢采，金玉宣音，震澤汪陂，虎阜雄勁，源洙泗而脈崑崙，蔚嵐隮而奔瀛渤，快大觀於燕冀，歷遐陟於滇荒，蘊含秀靈，發揮纖穎，不特詩史也，

詩宗也，不特文藪也，文淵也，本心術之正也。【略】予夙序伯兄《華陽集》曰：世系出持正，持正得眞訣於昌黎，文有傳也，祖韋庵，考近峰，兄少玄，弟理山，七集並行，燁然照耀宇宙間，亦罕矣，遇不遇、達不達，何足重輕？請自慶可也。徒稱匹秦敵漢、駕魏凌唐，凡序集者之套語，姑不贅。

檇李黃文祿世廉撰。

《雨航雜錄》卷下　皇甫汸《牛首山》詩「齋關閉秋雨，寒磬落江潮」，《虎丘》詩「草綠知春半，花飛覺雨深」，《蔡館》詩「戶下鳴螢頻帶雨，湖邊落木似催年」，《錢塘江》詩「半帆布影懸初月，幾處漁燈點落潮」，在唐盛中間。公以早廢，所詠詩甚富，其詩名與王元美相累（當作埒）。吳下能詩者朝子循而夕元美。或問其優劣，周道甫曰：「子循如齊魯，變可至道，元美若秦楚，強遂稱王。」

《詩源辯體》卷三五　皇甫子循《解頤新語》，疎淺浮漫，且務以儷語爲工，殊無省發，較之《談藝錄》，不逮遠甚。中載：杜子美「夜闌更秉燭」，誦者瘧已；郭元振「久戍人偏老」，書之妖滅；及劉希夷「年年歲歲」句，宋之問欲奪爲己作，以土囊壓殺之，直齊東野語耳。

《皇明詩選》卷四　轅文曰：子循望過子安，其實不逮。

《明詩綜》卷五〇　姜玄仲云：子循詩全效康樂。　穆敬甫云：皇甫伯仲以詩爲業，各臻妙境，而司勳尤爲白眉。

《靜志居詩話》卷一三　百泉清音藻思，五言整於小謝，五律雋於中唐，惟七言蕪弱。《兄弟攸均集》六十卷，自言：「始爲關、洛之音，變而爲楚，再變而爲江左，三變而爲燕、趙，四變而爲蜀。」既返初服，取篋中稿檢閱，凡興寄未深，格調不古，語非絕俗，句非神采者，刪之。且曰：「有志慕古，而力不逮，心恥時尚，而薄不爲。」又言：「關中之詩粗，燕、趙之詩厲，齊、魯之詩侈，河內之詩矯，楚之詩蕩，蜀之詩澀，晉之詩鄙，江西之詩質，浙之詩嘽，吳下之詩靡。」有高視一世之概焉。要其五言清眞朗潤，妙絕時人，匪徒火攻伯仁而已。《奉答子安兄》云：「江郭改故陰，家園藹新霽。柔條始發林，芳草漸紆砌。潘居信爲閒，楊亭況重閉。曰予忝明時，與子承嘉惠。分省各有譽，佐郡慙所涖。暫就北山招，轉愜東田稅。情忘桃李言，跡豈匏瓜繫。感遇興長謠，來章緬幽契。」《寄懷王道思》云：「本乏希世姿，翻爲逢時誤。良友豈不懷，遄征詎遑顧。日暮勞所思，凌風未成晤。將從夢寐求，亦是當家；至模範魏、晉，鎔鑄齊、梁，於子安稍遜一籌。

《明人詩鈔正集》卷八　姜元仲云：子循詩全效康樂。

《明詩紀事》戊籤卷五陳田按　子循五律清裁雅調，自是一時之俊，五古

分論

《秋宵酬子安兄作》《皇明詩選》卷四：舒章曰：固是朗徹。

《冬日往虞山作》《皇明詩選》卷四：卧子曰：本於康樂，而不如其老。

《永興寺散步》《明詩歸》卷三：鍾云：信口隨意，而心眼中大有感悟，不愧散步。

《古意》《明詩歸補遺》：鍾云：是遷謫名流影子，拈出傷心。

《承天候駕》《明詩評選》卷五：不入俗粧裏，乃不寒儉。

《春溪晚興》《明詩評選》卷五：子循多率爾之作，未免爲茂秦、元美所逗，此特深重。

《對月答華陽兄見懷諸弟之作》《明人詩鈔正集》卷八：陸太冲云：語簡情深。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汸，字子循，順慶之第三子。嘉靖己丑進士，歷工部虞衡司郎中，謫黃州推官，召入爲南京吏部稽勛郎中，又謫開州同知，量移處州府同知，升雲南按察司僉事，以大計免官。年八十乃卒。子循七歲能詩，順慶課之，輒得奇句。舉進士，名動公卿，分宜、南海諸公，皆引與酬和，冠蓋翕集，其門成市。子循頗沾沾自喜，竟用是左官。丁憂里居，御史王言按吳，頗專橫，民間爲之謠，疑其出子循也，捕繫欲殺之，亡命得解。罷官後，復爲陳御史所窘，破其家。其爲人和易，不修邊幅，近聲色，好狎遊，而不能通知戶外事，以故數困。然信心而行，不爲深中多數，以文章游讌自娛，行游湖山之間，擷芳采和，以老壽終其天年，近代文士所罕見也。子循少與伯仲氏及中表二黃稱詩，掉鞅詞苑五十餘年。其在燕中，則有高叔嗣、王愼中、唐順之、陳束。在留署，則有蔡汝楠、許穀、王廷幹、施峻、侯一元、中山徐京。再赴闕下，則有謝榛、李攀龍、王世貞。而謫楚，則交王廷陳。遷滇，則交楊愼。咸相與上下其議論，疏通其聲律。其自叙以爲本之二京，參之列國，江左、關洛、燕齊楚蜀之音，無所不備，變亦盡矣，心良苦矣。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皇甫汸《百泉子緒論》一卷。又《經籍五二》：《司勳集》六十卷。又《經籍五八》：《解頤新語》八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司勳集》六十卷，《慶曆集》二十卷。

《明史・藝文志四》 皇甫汸《司勳集》六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皇甫司勳集》 六十卷。明皇甫汸撰。汸有《百泉子緒論》，已著錄。其詩文有《政學》、《還山》、《奉使》、《寓黃》、《家居》、《南都》、《禪栖》、《澶州》、《栝州》、《南中》、《山居》、《副京》、《來鳧》、《司勳》、《北征》、《南署》、《赴京》、《浩歌亭》、《安雅齋》諸集。晚年手自刪削，定爲賦一卷，詩三十二卷，雜文二十七卷，冠以《集原》一篇。其諸集之名仍分註各卷之末。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汸集六十卷，即此本也。

藝文

薛應旂《懷慰編序》 百泉皇甫子循曩官工曹，以抗直忤郭氏，謫楚黃理官，置諸員外。維時公卿大夫暨百執事以及友朋昆弟，咸贈之言，編曰《懷慰》云。既子循起調南司勳，諗諸寮友薛子，薛子曰：余讀《懷慰編》而知今之人情之不甚遠於古也。申伯封謝，《崧高》斯作。山甫城齊，《烝民》迨興。仲尼述詩，垂之周雅，謂無繫哉！夫固招好德之彝也。苟祗陳說平生，流連光景，亦何取焉。子循少居吳中，蘊思含精，窮探□聽，即有殊造。及應制策，歷官中外，所至士人罔不謂文駕六朝，詩軼初唐。皇甫季子才矣，然未觀其深也。彼陸才、沈炯、李嶠、崔融之屬，其在承聖武德間，並標緗素，競冠詞林，豈不燁然文章才美之士哉！然俯仰僧辯，附麗易之，竟致流袁貶滁，奔吳播越，當時君子，固亦憐才，而惡比匪人，卒莫之與。嗚呼，茲不

可以觀邪？迺今斯編，高浮湘之節，追蹈海之風，纚纚洋洋，咸出於中心之好，固風雅之遺也。季子得此，匪直緣才物，則民彝，將逾自信，矧陽德光亨，陰霾蕩滌，權豎伏辜，遷客旋召，自是采樂陳詩，以述我明一代之雅，又安知不與《崧高》、《烝民》並傳邪？然哉其《懷慰》矣。

王世貞《吳中往喆像贊》 雲南按察僉事皇甫先生汸，字子循，百泉其別號也。父曰重慶守錄，先生兄弟四人，皆有文彩。沖不得志於公車以死。涕、濂與先生雖得第，然其官不大顯，而先生自工部郎外補，不能其職，改國子博士，旋起爲南京吏部，謫同知某州，爲御史王言所捕，亡命得解，補開州，超同知處州，尋遷雲南按察僉事，大計中白簡，歸處鄉，復爲陳御史所窘，家幾破。先生性和易，不設城府，爲詩文沾沾自喜。好聲色，工狎游，而不能通知戶外事，以故數困。然信心而行，以文自娛，於諸兄弟中獨壽老，年八十乃卒。其詩五言律最工，七言次之，有錢劉風調。文慕稱六朝，然時時失步。

徐獻忠《與皇甫百泉》 曉起讀《禪棲集》，文詞古雅，東京以後未見超越。而詩體渾厚閎澹，盡去刻削綺靡之習，可爲一家言矣。獨念至文與日月爭光，不免爲造化所忌，屈子流泊，賈生孤寂，自古高人士，俱遭意外之變，可數而見也。吾兄爲人所忌，棲泊至此，不亦宜乎！不羨丹碧而成太素，不勤容節而成至禮，誠亦生人所難。要之，稍自晦嗇可也。

李開先《讀皇甫百泉還山詩》（存目）

屠隆《讀皇甫司勳集卻寄二首》（存目）

白悅

論述

皇甫汸《白洛原遺稿序》 我友洛原白君，晉陵人也。少挺英資，長鎔偉器，承軒皇於乙丙，踵居士於元和，太傅誕祥於先，中丞嗣美於後，射策發明文學部二，皇甫汸　白悅

使紆朱而草腐，垂白而每生，奚足重哉！余素託金蘭之契，復締絲蘿之好，茲序君集，深有愴焉。蓋余兄子安與君同擢進士，同拜禮官，改官僚謫郡倅又同也。同由南部再逐，冠並止於鷹簪，綬不踰於銀艾，而聲名則相伯仲矣。子安年纔五十，君差過三齡。神劍兩埋，白璧雙碎，不重可惜乎！司馬餘風，緬江州之匪謝。虞人藻撰，知長慶之必傳。爲君幸者，將不在斯集乎！將不在斯集乎！序成於嘉靖丙寅長至日，集成於隆慶丁卯中秋日。吳郡百泉山人皇甫汸子循撰。

宗臣《洛原白公集序》 宗子曰：作稽往牘，抽繹千祀，睹於羣才，未嘗不廢牘而吁也。昔所稱左、馬、李、杜者，無庸談已，即在我明，李、何、徐、鄭、王、康者流，非不矯然英聲，龍翔鳳舉也，乃卒流落偃蹇，不諧於世以死，何問卑卑者哉！乃今睹於白公所爲文詞，則重余嗟慨焉。夫白公者，世之所稱偉人也。太保之孫，中丞之子，又能以其才致青雲，步紫庭，周旋天下之士，唯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即諸賢豪長者亦靡不嚮意於公。公雖翱翔文史乎，顧獨喜論天下大計，每及戎事，輒振纓高談，勃勃英氣，人無不悚容而起者。乃晚年更喜騎射，馳騁上下，志在萬里，此豈可與曲士道也。生字之而贈以文，所以器許之者甚厚。正德丙子，君既冠矣，補邑庠弟子員，應應天府鄉試不舉。會中丞卒，以廕改國子生，而北學於今光祿芹山陳公。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珂生刑部尚書贈特進太保謚康敏諱昂。康敏生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諱圻。君於康敏爲孫，於中丞爲冢子。生三年而康敏致政歸，數指謂中丞曰：「繼我與汝者是兒也。」及成童，中丞遺從先正陽明王先生學。先生字之而贈以文，所以器許之者甚厚。正德丙子，君既冠矣，補邑庠弟子員，應應天府鄉試不舉。會中丞卒，以廕改國子生，而北學於今光祿芹山陳公。其後怡累官至雲南廣西府知府。壬辰舉進士，授戶部陝西司主事，改禮部主客司，歷陞員外郎郎中，轉儀制司。己亥冊立東宮禮成，賜白金若干兩，羅衣一襲。上之南巡，君以儀制充扈從，尋改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不得從。繼君爲儀制者，不奉命不敢從。法當奏請代，君坐不奏請代，出爲永平府通判。踰年陞南京後軍都督府經歷、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乙巳復調外。丁未通判河間府。戊申陞戶部主事。己酉改尚寶司司丞。其秋啓常舉應天府鄉試，明年舉進士，人謂君連不得志於仕宦，其未路當大亨，亨且自今始，而公遽遘疾。辛亥三月陞江西按察司僉事，病未能詣闕謝，會被論，詔仍以尚寶致其仕。顧謂啓常曰：「吾食祿二十年，碌碌無補，茲得奉骸骨以歸，於吾願足矣。」急命治行而病已劇，四月二十日竟卒，距生弘治戊午十二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四。嗟乎，公之所傳于世者如此哉！嘉靖丁巳年秋八月既望，廣陵宗臣撰文。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洛原遺稿》 悅爲尚書昂之孫。家世鼎貴，而獨刻意學詩。句調華贍、神理頗清。視當時襞積者差勝。特格律未能變化、往往雷同。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八陳田按 雒原詩特俊爽，惜不得其全集錄之。

傳記

徐階《尚寶司司丞致仕洛原白君墓誌銘》 洛原白君既卒踰月，其子祠祭主事啓常奉吳太史澤峰狀請予爲銘。啓常娶於華亭而官於禮部，且曰：尚寶君之治命也。予不得辭。按狀，君諱悅，字貞夫，別號洛原。系出秦大夫乙丙。宋末有諱季昇者，由洛陽徙晉陵，國朝省晉陵入武進，故白氏爲武進人。季昇若干傳至均禮。均禮生思恭。思恭生大冶縣教諭珂。並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珂生刑部尚書贈特進太保謚康敏諱昂。康敏生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諱圻。君於康敏爲孫，於中丞爲冢子。生三年而康敏致政歸，數指謂中丞曰：「繼我與汝者是兒也。」及成童，中丞遣從先正陽明王先生學。先生字之而贈以文，所以器許之者甚厚。正德丙子，君既冠矣，補邑庠弟子員，應應天府鄉試不舉。會中丞卒，以廕改國子生，而北學於今光祿芹山陳公。其後怡累官至雲南廣西府知府。壬辰舉進士，授戶部陝西司主事，改禮部主客司，歷陞員外郎郎中，轉儀制司。己亥冊立東宮禮成，賜白金若干兩，羅衣一襲。上之南巡，君以儀制充扈從，尋改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不得從。繼君爲儀制者，不奉命不敢從。法當奏請代，君坐不奏請代，出爲永平府通判。踰年陞南京後軍都督府經歷、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乙巳復調外。丁未通判河間府。戊申陞戶部主事。己酉改尚寶司司丞。其秋啓常舉應天府鄉試，明年舉進士，人謂君連不得志於仕宦，其未路當大亨，亨且自今始，而公遽遘疾。辛亥三月陞江西按察司僉事，病未能詣闕謝，會被論，詔仍以尚寶致其仕。顧謂啓常曰：「吾食祿二十年，碌碌無補，茲得奉骸骨以歸，於吾願足矣。」急命治行而病已劇，四月二十日竟卒，距生弘治戊午十二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四。嗟乎，公之所傳于世者如此哉！嘉靖丁巳年秋八月既望，廣陵宗臣撰文。

君能爲古文歌詩，行草小楷皆有法，意興所到，濡筆引紙，往往屈其坐人，故每見謂浮薄。性又喜賓客，延訪結納，朝夕不暇，而時名公鉅卿之好士者，亦喜與君遊，故又見謂奔競。及既病，日閉門與客絕，間有訪君楊前者，君

輒與論時務，亹亹不置，故又見謂矯抗。其仕宦以是不達。然君之心固未嘗一日不志於爲善也。士生於世，其仕止毀譽，信有幸不幸哉！配鄒氏，累贈宜人。繼楊氏，累封宜人。子五，長卽啓常。次啓京，府庠生。次啓詹、啓吳、啓河。女五，長適宜興褚偉，次適溧陽楊繼璋，俱監生。次受姑蘇皇甫楙聘，又次受太倉陸端復聘，其一幼。孫男二，紹先、紹元。孫女一。葬以卒之歲八月某日，墓在芳茂山。

王維楨《明尚寶司司丞致仕洛原白公墓碑》　洛原白公者，常州武進人也。名悦，字貞夫，其先洛陽人，後徙武進，居採菱港。白公不忘始，故號洛原白公。大父昂，刑部尚書。父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其治官民皆有大功德於世，語在其傳。白公都御史之長子，生而負俊才，好文詞，十二三時，都御史與客問報札咸出其手，客得札稱善，以爲都御史能，而不知子洛原子爲也。都御史卒，白公以其蔭補太學生。補二年而爲嘉靖壬午，白公舉順天鄉試，推蔭與弟。又十年舉壬辰進士，除戶部主事。當是時，白公父行皆大官，皆器白公重之，而白公又好士如饑渴，故所與游非其先世交則海內知名之士也。白公故嘗聞關中鄠杜有王太史武功康太史，兩公者皆家居，慕之，乃求使入關謁兩公。兩公見白公，與語，皆大驚喜，各留其家數十日，乃發。別而之平涼使所，道望北地，北地故空同李氏家，而李氏客於梁，死之。白公念當世之文所能復古昔者，由李、康諸人倡始，顧獨不得見空同，乃停軺褰帷徘徊瞻顧，有愴然之思焉。其好士如此。既歸遷主客司員外，已又遷郎中，復使江西，乃遂登龍虎山，奇之。聞其東卽武夷不遠，乃卽又放舟登武夷諸峰。白公詞調既逸，而又善晉人書，兩使還，出紀游詩數十篇，一時見者未嘗不種種稱絕也。白公爲人恢廓而好義，與人游，其人當於己心，卽解劍捐珮以贈，不爲惜，卽心內所弗合，亦陽浮慕之，不終拒也。白公以此聲名益顯，然亦以此招忌賈禍。居頃之，改儀制司郎中。會天子冊立東宮，爲置官屬，詔有司選補，白公補左春坊左司直。其年大駕幸承天，歸而按劾從官未至者，言官中白公，於是白公謫永平府通判。久之轉南京後軍都督府經歷，已轉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無何，復謫河間府通判，復轉戶部主事，又一歲改尚寶司司丞。白公自登第至爲尚寶，侵尋二十年，官不過六品，而尚寶又閒曹，不得有建立，恆鬱鬱不樂。明年庚戌遂病。其秋北虜犯京師，百司震眩，白公卧閣內，日引賓客入，與計擊胡。白公狀貌甚臞，至談天下事則蹈厲憤發，有萬人獨往之氣。自十年來棄去文詞不理，時時習騎射，訪燕趙少年俠客，與之游，人多怪之。及至庚戌，乃始知其非謾也。白公方其父都御史卒時，白公甫弱冠也，謀危白氏者蓋縱橫至，白公挺身抗之，卒無害，則沉毅有謀，自少已然，非獨今也。又明年辛亥病篤，有詔遷司丞爲江西按察司僉事，未拜，俄又遭論，乃遂以司丞致仕云。白公有五男子，長子啓常，禮部主事。既且卒，起而振襟端坐，謂禮部君曰：「吾白秦大夫乙丙之裔也，歷千百世而顯者不絕，自吾上二世並著勳名於竹帛之間，而吾卒堙沒至此。度平生亹亹，無靦於前人，豈固命哉！小子念之！其愼所爲，補吾闕也。語曰：書掣肘，驛絆足，則我乃似之矣。」言已悽然，遂卒。是時公配楊宜人在前，諸子咸跪伏牀下，問家事，竟不一語及。白公弟代蔭怡者爲雲南廣西府太守，是年亦致仕且歸，禮部君將扶櫬還葬武進，持其外親錫山吳太史狀謁楨請表，泣曰：「今葬須仲父廣西翁至，吾翁兄弟殊相愛也。既葬，則計方家食，未之能交也。迨余官翰林，始與往來甚數，則白公者固揭然有古豪士之遺風焉，不直工文詞也。乃坎壙終其身，吾不知造化何以生，又何以抑耶？白公墓在芳茂山。初，都御史葬烏龍岡也，地卑有水窖，白公患之。後母何淑人卒，乃徙都御史合淑人葬芳茂山。而白公卽自穿壙其側，甃磚爲室，仰卧其中，曰：「斯吾返眞處也。」嗟乎達哉！【略】白公生弘治庚戌十二月二十五日，卒嘉靖辛亥四月二十日，年五十四。初配鄒氏，封宜人。有五男子，長啓常，禮部主客司主事。次啓京，常州府學生。次啓詹，次啓吳，次啓河。有五女。男皆娶名家女，女皆配名家子。孫男子二人，孫女一人。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白悦《白洛原集》八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白悦《洛原遺稿》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洛原遺稿》　八卷。明白悦撰。

藝文

屠應埈《贈白子貞夫使韓藩序》（存目）
李開先《六十子詩・白洛原悅》（存目）
趙時春《送白貞夫序》（存目）

李舜臣

論述

孔天胤《愚谷集序》　李公爲詩文，並爾雅溫純，無一字不根本六經，而振掉古風。唐人尚詩，而燕許妙其匠心；宋人尚理，而周程優於聖域。明興，合藝與道，盛矣。弘正中，豪翰之士雄杜甫而右馬遷，既乏堂室之觀，卒依傍籬壁而已。余讀李公《愚谷集》，太抵詩似燕許，文似周程，蓋一音之契，足以究清和之極，一義之旨，足以闡中庸之微。而況衆善悉有，群美咸備乎！測其優柔涵泳之趣，而靜深之蓄可知；挹其潔芳秀潤之標，而華實之致可想。卽聖人復起，諸儒並列，質以公之載述，亦必謂之粹然一出於正者矣。噫，此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雲中守肖溟程君，於公有館甥之誼，則刻斯集以傳，託戶曹趙陽谿君以余爲叙。公毓美大國之風，蜚英上第之選，位列九卿，蔚爲儒宗，炳然文章行業，其行業自有書者，余特叙其文章，遡齊魯之淵源焉。

《山左明詩鈔》卷九　《山東通志》：舜臣性簡重，不樂紛華，旁通十三經。壯歲謝歸，著書滿家，爲世儒宗。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愚谷集》　十卷。明李舜臣撰。舜臣字茂欽，號愚谷，又號耒邨居士，山東樂安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太僕寺卿。張姓久物故，而愚谷於嘉靖己未正月八日長逝。據狀，生於弘治己未九月十七日，甲子纔一周耳。文才未大試，壽算不爲高，此余所痛惜而致疑於天人

傳記

李開先《大中大夫太僕寺卿愚谷李公合葬墓誌銘》　李氏出自嬴姓，顓頊高陽氏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皋陶，爲堯大理，以官命族爲理。裔孫徵，以直道不容於紂，逃難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爲李氏，家於苦縣。十一代李耳字伯陽者，著《道德經》，子孫蕃衍，有居隴西者，有居隴西者，有居趙郡者。余祖自隴徙長城嶺，再徙於章丘綠原村。愚谷祖自趙徙臨淄，再徙於樂安鵲村。余爲先世文未及此，因誌愚谷發之。余爲文，竊願效唐荆川明暢，熊南沙該博，王遵巖委曲，而簡古則愚谷。愚谷但有作，必走使相示，甚至半篇亦來，急不待脫稿。生前既以文交，身後宜以文託也。欲步其簡古體，以慰君地下，力不逮，況可兼唐、熊、王衆體哉？子才，如父遺言，齎青州少玄石諫議所述事狀，數次西來拜懇誌且銘其牲石。愚谷履仕途，先余兩科，然情符契合，在同鄉及其同年，無如余兩人者，會則每夜數易燭，離則每月不乏書。余先致仕家居，愚谷夜過焉，時值六月，天將曙，始散去。以母病不能爲數日之留，約在長山張姓家，各以近文及新得相與講訂。別愚谷曾不踰月，卽聞致仕邸報，出於權貴所排擠，與罷余者同一人也。余疏嘵然肆辯，猶幸得與愚谷同致仕，鄒東廓辯不數語，乃冠帶閒住矣。家事絆，不果會，張姓久物故，而愚谷於嘉靖己未正月八日長逝。據狀，生於弘治己未九月十

之際者也。高祖諱仁美，配范氏。曾祖諱瑾，配劉氏，劉爲鵲村人，瑾因內贅，遂家於鵲。祖超，配亦劉。父鉞，字大器，脫跡刀筆，仕爲饒州府司獄，有德惠，大寒暑，囚無瘐死者，事具馬谿田、崔後渠誌表中。司獄配曹、蔡、孟三氏，生愚谷者，蔡氏也。愚谷名舜臣，字懋欽，一字夢虞，號愚谷。生而清穎警悟，日記千百言不忘。正德己巳，從學於青州李輔，讀《大學》、《論語》。庚午還邑，從蔣忠讀《中庸》、《孟子》。辛未，避寇復之青，改從石天奎，讀《詩》「國風」、「小雅」。壬申，復還邑，邑西存有兒寬墓，寬故邑人，從歐陽生授《尚書》，復以授子孫，世所謂歐陽氏學，故邑生治《書》者十有七八也。初，司獄君議所讀經，億爲三帖，入覆皿中，焚香默禱於庭，《易》、《詩》、《書》三，惟手所值則從之，仰探得《書》帖，遂仍其故習，更師陳嘉甫讀《書》云。是年補邑庠附學生，督學大興許公，首稱之曰：「是不己前，科名可掇也。」癸酉，妣蔡卒，過哀而不過禮，弔者不敢以少年目之。甲戌，隨父居通州，再師濟南蕭太守；蕭，三河人，持喪居彼，其母太夫人則樂安人也，因得識而師之。進增廣及廩生，一在丙子，一在戊寅，而督學則江都趙公、貴溪江公也。明年己卯，舉鄉試。庚辰，會試不第。辛巳，父赴饒州，丁內艱，乃往迎父於饒。壬午，入太學。一日，衆友會文赴遲，止作二篇，雄奇無與比者，友咸以大魁元期之。癸未會試，蔣敬所、石熊峰爲主考，分考則永嘉葉成規，得愚公卷，驚嘆以爲詞雄氣厚，學博才高，不露鋒鍔，超出筆墨畦徑之外，若不拘北卷，作會元自當服天下人矣！遂上之二公，二公持示高陵呂涇野、泰和王改齋，王極稱賞，呂以王言爲是，令中書聲音洪亮者，誦一卷，其一乃姚明山，衆遂定愚谷第一，試錄刻其策論，不竄易一字。是榜號稱得人，而魁元尤多名士。未會試前一年，邑南大路中，忽湧一泉，未揭曉前一日，汴梁蘇太華見愚谷貌變，奇之。大功名將臨，豈無先兆哉？廷試二甲第一，原擬上甲，以策冒落字添補失格移下。是秋，除授戶部湖廣司主事。部倉銀庫，舊爲一役，事最繁劇，必擇老成練達者典閱章疏，謂之當然者，隸楷亦當然，可使經文亂俗筆哉。《易》、《詩》、《書》、《禮》、《春秋》、《左氏春秋》，分日讀之，每六日一易，舛則質以篆隸與《增廣韻》，旁及唐陸德明音義，工未半而陞應天府丞。戴龍山爲僚長，以留都乃根本重地，大冢宰則樂平白巖喬公也，嚴重有威，獨獎進士夫淵藪，則賦所出，政治所難，凡不急事務，無名徵費，一切停罷，又均賦愛民，平物砥價，彼都人士，無弗稱善者。自甲午爲提學，至此在外在南，人士如不及。其調吏部，雖喬公知之，實則孫公薦之也。二公俱先任吏部郎，清修簡出，暇日惟書史是務，所以後各爲名臣云。甲申夏，大禮成，推恩父

凡八年，始召還爲北太僕卿，識與不識咸稱慶，以爲由此可大行其志矣。因廟災自陳，未履任而解職，閒居幾二十年，撫按累薦未起，尚有待也，豈意其一疾竟不起哉。鄉居則在未村，城居則在惜庵及息廬。所著有《戶部集》、《符臺集》、《夢虞詩集》，而《五經字義》則成於閒居日。詩似枯削而有古意，文極精細而得古法。晚年尤刻苦，片紙數字亦不苟。余嘗以書戲之曰：「君作原去皮存肉，去肉存筋；今則筋肉俱盡，而獨存其骨矣！畢竟如畫易卦而後已乎？」時有所寄，或值文客在座，讀之難下，余則朗誦如己作，不惟多見而知之，亦且相投而愛之耳。愚谷蒞官行法，居鄉處人，言語揖讓，俱詳愼謹密。至於聞有司貪殘，大臣進用，或及匪人，則義形辭色，不少假借。出而事業雖未盡，然已可稱說，處而崇祀立祠，恤貧敦族，自奉簡約，其美不能悉書。至於削跡公門，忘情仕路，士大夫之賢者，夫人能之，在愚谷不足爲奇節。配張氏，同邑處士擊女，年十九于歸，有賢德懿行，宜其家人，聞於閫外，愚谷得其助爲多。生於弘治庚申六月十二日，卒於嘉靖丙申八月二十四日，葬在次年四月十日；生封宜人，沒祔家廟，年雖不永，亦女行中之出類者矣。繼配封宜人朱氏，益都封君斐之女，于歸日，比張少兩歲，生於正德庚辰九月二十一日，卒於嘉靖庚子九月十一日，葬在次年七月初一日；其賢行有愚谷自撰誌銘，此不必贅述。熊南沙嘗云：「朱誌出自崆峒左夫人，然可謂青於藍矣！」又繼配傅氏，亦封宜人，博興衛經歷應祥女。善持內政，以待幼子之壯，愚谷可無身後憂。子三，長才，太學生，聘同邑司訓許君紹女；次聿，聘益都舉人宋君延年女；俱副室周出。次枝，聘同邑引禮蔣君時女，傅出。女五，長適同邑吏目宋君尚賢男太學生元暉；次壽光太學生劉君士雲男庠生三德；次憲副程君紳男進士鳴伊；次鄒平州守孫君文瀛男太學生養初；俱張出。又次益都大司馬陳君經男夢璜。愚谷初癯長，而體厚且豐，面白而闊，善飲酒，得痰疾，口澀於言，足艱於步，然飲且不輟，以至大故。葬在邑南祖塋次，去城七里許，實嘉靖庚申三月初四，與余家葬事同日，不得往任執紼之役，何敢坐惜執筆之勞。但不能彷彿其文之一二，豈足以報相知於萬一哉！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舜臣，字懋欽，一字夢虞，樂安人。嘉靖癸未會元，除戶部主事，改吏部稽勛，歷考功員外郎，養病得請，補戶部，出爲江西提學僉事，召拜南國子司業，轉尚寶卿。在外在南凡八年，始召爲太僕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江東十鑑》一卷。　又《經籍五二》：《愚谷集》十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　《愚谷易解》二卷。　又卷二：《春秋左傳考例穀梁三例》。　又卷三：《五經字義》。　又卷七：《樂安縣志》二卷。　又卷二三：《愚谷集》十卷，《符臺集》二卷。

《明史・藝文志一》　李舜臣《易卦辱言》一卷。　又《藝文志四》：《愚谷集》十卷。

雜録

汪應軫《贈愚谷李先生擢南國子司業序》　嘉靖乙未冬十月，愚谷李子董學江右，聲蹟騰遠邇，銓曹以最聞。聖天子曰：「俞，惟茲南雍，尚賴表儀。」乃以白山倫子爲祭酒，而司業屬之李子。二子皆天下文章第一人妙選也。李子有期於余，將告之以舊政，及余至則行三月矣。寅長南溟張子輩告余曰：「李子以君命不能俟子，其所望於子者厚矣，子盍以文先焉？必得其所欲告者。而吾同寅贈別之意因以紓，不亦可乎？」余曰：唯唯。

李開先《九子詩・李愚谷舜臣》（存目）

又《輓李愚谷二首》（存目）

又《祭愚谷李太僕文》（存目）

陳　鳳

《藝苑卮言》卷五　陳羽伯如東市倡，慕青樓價，微傅粉澤，強工顰笑。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鳳，字羽伯，金陵人。嘉靖乙未進士，官至陝西參議，與許仲貽、謝與槐齊名。同時無錫有陳山人鳳，亦字羽伯，王元美「詩評」所謂「陳羽伯如東市倡，慕青樓價，微傅粉澤，強工顰笑」者，此陳鳳也。嘉靖中，顧華玉以湔轄家居，倡詩學於青溪之上，羽伯及謝應午、許仲貽、金子有、金子坤，以少俊從游，相與講藝談詩。金陵之文學，自是蔚然可觀，皆華玉導其前路也。

《靜志居詩話》卷一四　明詩人同姓名者甚夥，然猶世代相去，字里未同。至金陵陳鳳字羽伯，梁谿陳鳳亦字羽伯，兩君詩皆平平，既無「春城寒食」之作，可別韓翃，始猶兩存，終愁兩湮沒耳。《雨中客至》云：「新水柴門漲碧沙，孤邨烟樹隱漁家。客來湖上偏逢雨，春到江南又見花。沽酒隔鄰傳小甕，打魚深夜出枯槎。浮生莫遣浮名誤，醉裏還驚兩鬢華。」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九陳田按　羽伯五字詩華妙，弇州擬之東市倡，無乃唐突。

《國史經籍志》卷二　陳鳳《忻慕編》二卷。　又《清華堂稿》六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〇　陳鳳《忻慕編》二卷。　又卷二三：《石邨稿》。又卷三一：《東還賦》一卷。

《明史・藝文志四》　陳鳳《清華堂稿》六卷。

《國史經籍志補》　陳鳳《訢慕編》二卷，一冊。

張瀚《西曹舊游別來歲久不徒契闊興思間有隔世之感矣作懷各一章，陳少參羽伯》　唐文始變，伯玉爲宗。綿延我友，克紹芳風。鍾靈於□，振譽江東。宛地遺編，畫省詞雄。負俗寡偶，道大莫容。坎廩二紀，藩屏西戎。垂晚嘿嘿，殷憂沖沖。北豳蹟仆，長恨何窮。

許穀《懷陳大羽伯》（存目）

又《送羽伯赴闕二首》（存目）

又《答陳比部羽伯》（存目）

金大輿

黃姬水《金子坤詩集序》　金子坤氏，其先西域默伽國人也。高皇帝握圖御宇，亙地來王，厥祖以歸義授鴻臚卿者，始入中夏，賜姓啟宇，遂爲金陵人，至子坤父延平守東原先生，以進士起家，於是金氏彬彬文學矣。子坤少歲與伯兄子有同門學，才行高秀，俱著名字，時大司寇東橋顧公，儒林宗匠，特加甄藻，榮問益馳，蔚然江左。子有領乙酉應天鄉薦，早世。子坤游思墳籍，極意述造，通覽六緯，窮研五際，發藻奮董生之帷，綴語妙君房之筆。其於詩也，古體非建安、元康不涉於目，近體非貞觀、開元不著於胸，搴芳咀腴，揚芬吐豔，凡平生豪宕、憤激、愀愴之懷，一於詩發之。其氣弘以暢，其詞贍以靡，其調和以雅，其旨邈以玄，鑄自精心，可稱高手。昔人謂陶靖節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子坤其庶乎！余交子坤二十餘載，見其有躭詩之癖，方其壯也，清華縱逸，飛蓋則嘲風月，鳴鑣則賦江山；至其暮也，恬夷澹泊，擁四壁而含毫，撫一瓢而吮墨。夫子坤不以壯暮而爲吟，不以泰約而輟詠，其所得于詩者深矣。余幼習聞先君所著《典錄》，曰默伽國產龍馬、麒麟，及讀班孟堅《西域傳》，曰西域多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今子坤生於中夏，是卽龍馬、麒麟、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也，廼竟終身淪沒，不得與遠方珍異並登天府，悲哉！郭道人次父以瓢笠之資，爲子坤刻集，集成，子坤走書寄余吳門，命叙簡首，余讓不文，書三至而操觚，然豈盡知子坤耶？嘉靖中元甲子七月七日，吳郡黃姬水志淳父撰。

侯一麟《金子坤詩集序》　夫子坤固天下奇士也。自先公起家頗饒裕，又有伯氏才且達，而子坤不有也。能心解力學，爲諸生，其文操管立就，同舍生皆推前子坤，而子坤亦自信不後於人也。迺竟拓落，久爲儒，不獲占一第，又雅不事生產，而貧顧日益甚，所居蓬室汙下，脫粟不厭，而子坤處之泊如也，此其於富貴貧賤何如哉？且夫人非有樂於其心，必不能輕易其所好，富

明文學部二・李舜臣　陳　鳳　金大輿

貴者，人之好也，今子坤其困若此，卒不易，則其發憤著見於詩，終老不倦，有以也。讀子坤詩，無以藝物者藝子坤，其庶乎余言哉！且友之不爲友久矣，余聞郭山人以瓢笠游五岳，亦貧士也，迺能出貲爲子坤樹不朽，此不惟以財通，而又能與人善，其視文人相譏彈而吝且忮者，何如也？然則郭山人亦略可睹已。東嘉侯一麟舜昭甫撰。

《四友齋叢說》卷一二 金子坤大輿，善詩，乃父爲掌科。子坤，南都佳士也。

《明詩綜》卷五 陳羽伯云：子坤詩清新秀朗。

《明詩紀事》戊籤卷六引朱緒曾《金陵詩徵》 平湖高才，困於諸生，曠達豪邁，不問家產，名日起而貧日甚。有詩五百餘首，生時貧不能梓，卒後郭次甫囊中有一漢鼎，售四十金，遂刻其集。黃淳甫序謂「大都清新婉麗，迴逼錢、劉」。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大輿，字子坤。大車之弟，同學於顧華玉。才行高秀，並著名字，拓落爲儒，不獲占一第。雅不事生產，貧日益甚。蓬室汙下，脫粟不厭，而處之泊如。南都貴人多訪之，避去不答。少所與游者，雖貴猶嫚下之。黃淳父謂其不以壯暮而廢吟，不以泰約而輟詠，所得于詩者深矣。其歿也，友人郭第賣所藏古鼎，刻其詩行世。

《明史・藝文志四》 金大輿《子坤集》二卷。

張時徹

論述

綜論

鄒守益《刻芝園集序》 余不佞，泛觀近代，自空同、大復而下，登堂睹奧，鮮臻茲理，跡其所究竟，雖與古昔相長雄，殆無以過也。公有異稟，自令一世，而其心則常近人而小。知惟靜者率以文藝，而其淵涵浩渺，正未窺其涯涘。已得請其所著詩文若干卷，受而讀之，淫佚風雅，侵軼屈宋，立格於漢魏，取材於六朝，而音節變調，出入於開元、天寶之間，情屬景生，神在象外，如玄造播物，色相種種，一物之中，生意具足，其文麗而則，正而

不迂，苕發穎豎，離衆絕致，而奇氣橫逸，不可控馭，又揚馬之所走而望焉，豈非古今須臾，四海一瞬，兼韓杜之所不能，以今立乎人之門牆而自矜堂奧者，非所儷已。惟靜既莫余逆也，實余謂曰：「蒙惠廢言，牙期絕奏，誠見知音之不易，而痛賞心之難遭也。然某之佳惡，非子誰定？」余憮然曰：「昔丁儀之文，就思王正之，思王猶遜而不敢。惟靜之才十倍敬禮，如余短長，孰與思王？非南威而論淑媛，其亦不自知也已。」余方眩心奪目，神爽骨驚，輒論次古今之大較，因以讎言云爾。

《芝園定集》諸家評　伏承不鄙，惠示《芝園全集》，枕疾間手之不釋，口之弗去，不知沉痾之脫體也。何幸黃荼白雪之音，以洗村塤島笛之耳乎？其首樂府一卷。往年曾於蔣百潭處得其本，僭錄取《舟人歎》及《幽澗泉》二篇附之《皇明詩抄》，然鼎之一臠爾。今獲飫其全，自四言以至六言，冲澹穠粹，沉鬱雄壯，匠意鑄辭，色具而體備，準今則古，轍合而範符，豈彼月鍛旬煉一聯隻篇名家譁世者比哉！讀《平白草番碑》，其式遏之畧，既已草倫，而靈陶之辭，又特冠絕，裴公平淮之刻，不假昌黎之手矣。再讀昭烈及六公諸葛難，興次之，賦不足言也。今觀公集中諸作，獨得比興之義，上契《三百篇》泊少陵四祠記及定遠安縣遷城碑，知我公有大造於吾蜀。往哲已彰，新廢又起，而文辭懸諸日月以不刊，事績垂於丹青而弗渝，於李德裕、范石湖何讓焉。載閱卷尾《說林》，文尤雋異，與先秦戰國俶詭英偉之筆相下上。其評詩小序則千載未發之蒙，走自昔窺豹略同於高明者也。走夙嘗欲著《復詩序》一書，以馬端臨所論二篇爲首，而取元人國初及近時文人所說附之，而後以鄙見臆旨尾焉。屬以多疾，且投荒滇陰，書籍不具，不能成帙。今觀執事所拈北、鄘、衛、鄭與《伐檀》、《南山》數條，何其犂然當心而契衷，快哉溢目而盈耳邪？大抵朱子平生尚氣不群，見呂東萊尊小序太過，故作意力戰之，如「子衿」刺學校廢，而必欲貶爲男女相悅之詞。至他日作《南安學記》，乃又引青衿城闕之語。有問於公者，公曰：「舊說亦不可廢。」宋人小說笑之，謂何異俗諺所云「玉波去四點，依舊是王皮」乎？觀此則其盡廢小序，非其本心，把玩佳集，不惟浩博，且皆精美，誠所謂篤其實而必傳者。夫道顯於文，而文以載之，其傳於世，若運稻粱以食人，而人無不飽也。以道爲文而詞以飾之，其傳於世，若出奇葩以示人，而無不悅也。其傳且愛則一，而所成則異，蓋可驗矣。愼又嘗思，今之學者知讀朱子五經，而未嘗探討朱子以前五經，知杜子美以後詩，而不知杜子美以前詩，亦是叩浦而未尋源，諺所云「開剪截舖客人，原未到機坊」者也。探朱子以前六經，而求詩於杜子美以前，非明公而誰也？緒論所逮晏嬰非忠臣，子胥非孝子，《列子》誣民之罪，《莊子》欺世之雄，卓見超識，有裨世教，莊誦之餘，服膺無斁，然此豈能盡明公胸中之

爲，豈所謂理要、體裁有二道耶？顧其才有分量，學有淺深，故其論述有偏長爾。是故夫人之學務盡其才，理以主之，氣以充之，其言也開闔變化，意之所適，理要、體裁備焉，其兹《芝園集》之謂乎？余也既讀而珍之矣，復以颺諸衆曰：夫學一而已矣。諸學士尚惑於二家之言乎？乃今東沙子《芝園集》出矣。（兩厓朱廷立。）僕山居且八載，抗耜垂綸，絕口不敢道文墨事。不圖良工天啓，芝園發靈，投之琅函，萬寶畢露，遂使石渠亡富，陳留掩袂，世所稱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如我公者，將無所謂其人哉！昔人謂：賢者之必有文章，如名山大川必興雲雨，隋珠和璞必露光輝，使孔子不著六經，百世而後亦何由述稱也？我公制行以周孔爲師，陳詞與詩書比軌，弘麗精微，瓌奇詰屈，殆不可名狀。而愛君憂國，秉道疾邪，辭榮獨往之意，炯炯如丹，使獻吉諸人今尚在，當爲公走避三舍無疑矣。（忠齋任瀚。）辱賜《芝園集》，莊誦數日，如遊廣庭而聽韶鈞，奇音逸節，俱越凡調。如觀滄海，波瀾浩渺，風雲變幻，不可名狀，而皆足以爲寓內之奇觀。其詞精潤如金玉，其道炳燿如日星，根極理要，匡裨世教，弘麗雅贍，沈鬱敷腴，粹焉不詭於正，傑然自成一家之言，非綜核百氏，超視千古，機解神悟而匠心獨妙者，不足與於此。天下後世，當必有知之者，無庸乎僕之爲諛也。（華原徐南金。）秋間偶爲一二同志招遊匡廬，天池御碑之雄，三級谷簾之勝，夙齡好之，乘興一往，既彌兩月而歸，則吾師教劄及佳製一巨編在焉。連日浣讀，雖不能盡窺領要，然於吾師立言之法，亦似得其一二。大抵取材先漢，規摹六經，而汪洋浩渺，渾然無復蹊徑，要之宿悟神解，不可學而能也。掩蔽前賢，命令後代，非吾師誰耶？良傅駑下，雖早入陶甄，而未能日親函丈，加以父兄皆背，家難嗣興，俯仰支吾，學殖荒落，每當伸紙執事，勉欲步驥，終類雕蟲，其何以闖大雅之門牆，窺前靈之逸迹哉！伏惟春風不以茆屋而見棄，盧扁不以病夫而不收，念嘗及門，時賜教督，使得去蹄涔而泳大海，越拘攣而睹昭融，生我成我，厥恩惟鈞，良傅不勝瞻跂願望之至。（少初徐良傅。）客有爲楨談《芝園集》者，蓋十年所數從好文家求之，竟未有得。抵於今見公，始出是集覽予，十年之願，一朝忽償，喜甚喜甚。得集，會將發不及覽，毀登車，乃舍轡手編焉。蓋一誦之矣。則《芝園集》者，固盧王之雄、韋柳之冲味也。越中故稱多才，修詞之士雲蒸霞變，不可勝數，至顯明天下，傳世不疑者，獨公一人耳。後岡陳子誠穎秀，其語淺氣促，寡詩人之致，取以擬芝園，不同日道也。楨關西鄙人，不習文墨之事，雖守在詞曹，實未有睹，追憶里中先達，若空同、渼陂、對山諸先生者，此皆主盟騷壇，擅聲當代，楨俛而自顧，有恧然之懷焉。若公以其故，謂關西生盡能文，是邯鄲無醜女，幽並無憪士也。顧獨覽《芝園集》，殊好之，讀之久，或有省識，能躡而效一言也。自抵家兩月，甚苦塵溷，藝業益委廢不理，思欲解去南圖，念老親當在行，不任蒸濕，且坐而待秋，從吏還，附言申謝，並具感服之私若此。發京時，辱公眷眷之誼至重，斯乃同志相戀故事耳。公所篤愛鄙人者，固浮於此也。（槐野王維楨。）台斗在望，不遂瞻依，仰戀曷極。近句章君來，顧辱教翰，重以郡乘貶及。是乘出自公大手筆，法嚴詞古，此海內數十年所未見，以一郡概之，天下可世式已。但愷往叨大郡，多所謬戾，得逃姍笑，不爲不厚。倖至乘中所載，乃過辱獎與，且鄙言俚語，並爲收錄，是拾唾棄以登筵，舉垢污而歸海，感荷包容，如何可言。公盛德至文，播在宇宙，而中外嚮風，已非朝夕，今雖杜門著述爲千百年計，而四方多故，弘濟時艱，恐安石不能久遂東山之適也。愷粗遣如昨，灌園教子之外，一無事事，几上惟有《芝園集》一帙，時取讀之，不覺下拜。今夫摛詞掞藻，世所指爲文人詩家者，不爲少也，率多剽竊陳言，援人門戶，植己堂奧，人固笑之矣。其不然，一人而數變，一體而互更，初而學一人焉，中而學一人焉，終而又學一人焉，及其弊也，學漢不成，流而之於宋，變愈下矣。猶之以鏡鑒貌，半似人焉，半似一人焉，已且不能辨其妍媸，人其能低昂之耶？大都成家易，名家難，名家易，大家難，若公者，非當代所謂大家耶？文似先秦兩漢，能自爲體，不祖襲片言。詩古體似漢魏，朴矣，能鎔其質。近體似王孟，逸矣，能培其醇。他若《說林》似左、國，諸賦似屈、宋，古且奇矣，又能蟬蛻跡離，翻然而入於化。蓋公充養完裕，表裏粹精，以故圓融中規，刻畫難尋，神變無極，直造玄乘，要之粹諸家之精而會其全者也。斯其爲學林之鉅匠，藝苑之宗工，傳之四方，流諸金石，豈獨侈聲明時，終當與大寰爭雄長矣。愷學殖荒落，知局識淺，敢僭及於此，是誠以不肖論賢，甚不自涯。然精金純璧，天下自有定論，在公固當自信，何待羽言。臨紙惘惘，東望豈勝馳情。（鳳峰沈愷。）頃王子百穀還，辱損華緘藻集，端拜展誦，光彩炫室，不啻奇琛異寶，何自而降也。且謙冲假叩，獎誘過情，非所敢承。緬昔枉芳訊於清源，挹光塵於都下，彈指三紀餘矣。公方周歷臺省，而汾乃播遷州郡，飛伏乖跡，

音驛罕通，然勳猷遠邵，猶或相聞，至篇翰流傳，間亦快睹。蓋公玄悟夙超，匠心獨契，正脩辭者之所私淑，而談藝者之所折衷也。令郎過吳，惠及數帙，幸窺一斑。茲蒙全示，因得廣覽，知文以班、馬爲準，而吞吐六代，詩以蘇、李爲宗，而綜括三唐，俱自成一家言，是謂集大而非具體，兼美而非偏伎也。夫文不難於鋪叙累結，而難於波瀾光燄，詩不貴於占綴綺靡，而貴於興寄才情。公如雲蒸霞鬱，變幻百端，河決川流，一瀉千里，波瀾渙而光燄長，興寄深而才情贍，斯指焉無盡，而味之有餘也。汸免官還山，杜門卻掃，亦思畢其小乘，附諸大方，而橫遭兵子之變，累世所藏秘書，攘取一空，平生所撰稿本，散逸殆半，監司非但不能理其冤，又從而抵其釁，抱憤棲病，齒髮頓老，學植益荒，良用悒懊。近兒輩稍稍芟輯，無足爲高明獻也。（百泉皇甫汸。）

涓竊聞之，《傳》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之謂不朽。涓謂三者不朽雖同，而所以不朽則異也，何則？功德及於一時，文章垂於後世，故六經配久於兩儀，孔子稱賢於堯舜，是言實德之英華而功之藻繪也。德與功賴言以爲不朽者也。由是觀之，不朽聲實久邇判矣。伏惟明公負高世之姿，稟絕人之智，依日月而流光，會風雲而振翮，宦跡所留，頌聲彌宣，性靈天授，惠聞飇馳，德與台鉉懋顯，功同槐棘豐崇，自有銘彝常而播竹帛者，豈涓末識所能揚搉哉！至於所謂立言者，竊嘗誦法《芝園集》而得其概矣，何者？人固有長於文而不足於詩，或有善於詩又不優於文，間有作者，隨資成章，或繁采而乏亮節，操急而缺雍容，玄音謝而綺縟贏，沉着多而疏暢窒，亦皆無取焉。蓋才局有限，兼體實難，偏長繁徒，不器希絕也。惟公集中，四言詩興致冲遠，絕無斧鑿痕，眞清廟遺響也。五言古詩大逼諸選，而奇暢騰躍。七言歌行矩矱少陵，而體裁沈宋。五、七言律則有盛唐之頓挫渾雄，而構駢清逸，又準調於唐初諸家。賦頌源委於騷些，而色澤於陸謝，則麗備矣。至於文之諸體，大率古雅典懿，規式先秦兩漢，而魏晉之悲壯、六朝之綺鬱間相出入焉。宏裁遠調，豐藻奇英，可謂擷華茹實，升堂詣奧矣。即如近時大梁李空同、信陽何大復，藝林翹秀也，與公比德，猶有可言者，何則？李長於沉雄，而公之俊亮過之。何長於清麗，而公之莊雅過之。非才擅命世，藻掩前徽，安能獨步區中，雄視海內如此之盛哉！（郭文涓。）臣無似，幸與公同桑梓，更忝戚屬，以貧賤故，游學吳楚間，不得望履幕下，數從公問學，負茲夙心。公不以臣爲不肖，辱賜臣以《芝園集》者，臣肅拜使

七言之什，自鄶無譏。」用修可謂能言矣。

《明詩綜》卷四四　江于順云：「唯靜立格漢魏，取材六朝，而音節變調出入開寶之間，情屬景生，神在象外。

《明文授讀》卷三六　東沙文近板實，獨其序豐考功，描寫曲盡，若俱如此，便爲作家矣。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芝園樂府，不規摹古人，較之濟南覺勝。五律頗近初唐，七律潦倒粗疎，無譏焉已。《長安道》云：「月曉開長樂，風清遶建章。龍媒馳道出，鳳吹彩旌揚。繡陌生朱霧，銅溝映綠楊。渭橋春水漲，日日浴鴛鴦。」《齋居》云：「紫閣風雲迥，彤庭日月臨。明禋昭代典，肅戒小臣心。雨露春偏渥，星河夜不沉。長安千萬里，應獻太平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芝園定集》　其詩文不出常格。樂府喜用古題，而所擬諸篇，皆舍其本詞而擬其增減入樂之詞，未免逐影而失形。史論尤多偏駁。

《明詩紀事》戊籤卷七陳田按　芝園詩自以樂府爲勝，駢文亦是當家。所作《豐考功集序》，情文俱美，視貌襲秦、漢者，不可以道里計。

分論

《采葛篇》《皇明詩選》卷一：卧子曰：意調古質，雖李、何集中亦稱上作。舒章曰：何減思王。

《間關曲》（穀熟不到釜）《明詩歸》卷五：鍾惺云：語關風化民俗，尚有《三百》遺意。

《城南閭將軍宅同萬民望屠國望訪楊惟仁分韻》《皇明詩選》卷八：舒章曰：亭情深到。

《新秋詠懷》《皇明詩選》卷八：卧子曰：何其秀楚。

《白鹿洞》《皇明詩選》卷八：卧子曰：深秀。

《薛家樓會燕》《皇明詩選》卷八：轅文曰：氣老調高。

《飛來峰》《皇明詩選》卷八：舒章曰：結老。

《長安道》《皇明詩選》卷八：卧子曰：結句新蔚。

《春日訪石窗山中》《皇明詩選》卷一一：轅文曰：法逸。

《徐氏東園訪馬都督永》《皇明詩選》卷一一：卧子曰：流逸。

《初秋詩》《皇明詩選》卷一三：卧子曰：新警。

傳記

沈一貫《南京兵部尚書東沙張公行狀》　始大司馬張公常著《無奇生傳》，蓋自叙。而余族父句章山人大司成同麓先生、鄉進士余寅、太學生王穉登皆爲司馬立傳。張公卒，子邦仁等以狀屬一貫。一貫方執經上前，未有間，間覽五傳者而牽組成之，取其文實顯白。狀曰：張公諱時徹，字惟靜，先宋魏國忠獻公浚、南軒先生栻爲蜀人，四世有諱原者，家於鄞槎湖，是爲槎湖始。原生紳，紳生儒，儒生惠，惠生迥，迥生叔誼，誼生曦，曦生緒，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配封淑人，吾宗四世姑也。生三子，季曰忭，封如緒官，配孫淑人，生公及仲揚季檄。公之生也，大父夢龍乘於危。稍長，英英奇見矣，就外傅，傅弗省，顧劣公。文定公者名邦奇，勗以卒學。文定公見而識之，最貞亮博醇，起家翰林，先公十年亦爲留京大司馬，於公子行也，而公師之，遂成名公。亦年十七而抗顏爲人師，弟子二十餘曹，率長於先生者也。二十舉於鄉，二十四進士高等，爲郎八年，皆從留都轉。始膳部主事，遷武選員外郎、儀部郎中。南曹務簡，一時仕者有呂公柟、鄒公守益、顧公夢圭、王公積、石公簡，盡名士。公日與劘切，期之大道，不忍以其身悠悠，生平哀蘊，始基此矣。三十二以副使督學江西，簡才汰不肖，抱公絕私，關說無行，入於桀史，尤嗇救。會宮廟災，言者謂副使□□生，左遷，蓋請寄者嗾之也。遷福建參政。建藩素簡，公不敢謂簡，其分司獨卯卯終日，而視篆者閉門卧，以副使備兵臨清，人或言公且稍已威，公弗渝。臨清走京師道，五方賈雜至，居繡繒諸奇貨，前吏率獵取以驩客，公獨不，客亦無或譁。矯矯持衡尺，不縱詭，不苛小，纍索滿前，訊決立盡。有匿不吐實者，曰：「汝罪當某律令，爲諼加汝笞。」久之民不訊而承矣。徼巡周審，行者不以弓矢，境内稱平。稍視篆亦復卯卯終日，而分司者閉門卧。繙閱故牘，以紀百物，故公之智益集。夫人才猷不相遠，勤惰分而敏不敏異，舉大物無勤哉！福建郵更無□□者，虎而噉其鄉，爲度訾算占徭籍，令歲按行之。□民胡賤仔孩而孤，宗人利其

貲，誣爲尺籍子，賄其主者來攝賤仔，積不白。公偵賤仔有母，詰之，母怨其嫡之奪而嫁己也，不肯言，覆用左語，賤仔得不去胡氏。參政四年不調，調乃得雲南按察使。【略】公雖學於文定公，而其歸殊。文定密而醇，公鴻而概。文定之學長於六經，公長於諸子。文喜東西京之際，詩腴而和。性好士，門無留客，卽少年寒畯，苟力能勝觚者，輒引以資己，故後進之士稱東沙先生。始爲進士時，有騎馬來定交者，曰王激子揚，快士也。子揚死，爲刻《鶴山集》。豐考功道生貧囊簞，接於途，死爲刻《考功摘集》。陳東約之死，公勒石墓門，刻《後岡集》。其高誼如此。所著有《芝園集》、《外集》、《別集》，所銓定本朝文爲《皇明文範》，別爲《文苑》，又爲《寧波府志》、《定海縣志》。萬曆丙子公遊於茂嶼，賦詩爲別。茂嶼者，公別業也，在東湖之汜。其明年秋，夢遊岱宗賦詩，覺而記之。又一日而病不起，實丁丑九月七日也。生弘治庚申，享年七十有八。配陳夫人，生子邦仁，邵武尹，娶工部主事戴公鰲女，繼毛氏。如夫人者三，任生邦伊，順天府治中，娶進士許公元祥女，吳生邦侗，郡諸生，娶僉憲黃公綬孫女，王生邦岱，聘工部主事陳公三綱女。余寅曰：司馬公爵什九矣，而其施不能五六，要累伐而至之，非有知之也，知難言哉！公居常引體峻，蓋尊者之曠節，世率以是求多公，公固未嘗少也。求多公，胡遽不爲淺眇也。沈一貫曰：余童時望司馬公如龍，廼今狀司馬公，何寥寥也，疑五傳有軼文焉。請諸子加博，竟略。

（存目）

余寅《南大司馬張公傳》

余有丁《張司馬先生時徹傳》 夫嫺文學者不習爲吏，習爲吏者多足已而不學，見謂熟俎豆之事，授以司馬法不達，此曷以故焉？鄙語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完人之難也。余自燥髮時則知有東沙張先生云。先生以經術取卿大夫，所居吏盡吏職，所崇學遵先王之業而潤色之，治禮禮辨，治兵兵律具，儻所謂完人非耶？先生諱時徹，字惟靜，系出冠族，族代有聞人。至先生，與文定公前後起家大司馬，文定於先生子行，而先生師事之。二十舉於鄉，二十四舉進士，筮官南都主膳司事，爲郎司武銓，司□曹，稍遷副使，督江右學，備兵臨清，參知福建政事，長雲南臬，既轄山東藩爲右使，改湖廣，轉河南左，以御史大夫開府四川，改江右，遷南少司寇，改少司馬，以尚書贊南都軍興事。所試功效卓爾，聲施爛焉，余輒欲爲論著，事多具里人沈明臣、余寅、吳人王穉登傳中，余故不數數論，論其大者。先生持文秉，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皇明文範》，四明張時徹輯。

《國史經籍志》卷五《芝園定集》五十一卷。又《皇明文範》六十八卷。

《千頃堂書目》卷七 張時徹《寧波府志》四十二卷(嘉靖庚申修)，《定海縣志》十二卷(嘉靖癸亥修)。又卷八：《天池寺集》九卷。又卷一〇：《善行錄》八卷，《四明槎湖張氏族譜》一卷。又卷一二：《說林》二十四卷。又卷一四：《攝生衆妙方》四卷，《急救良方》二卷。又卷一六：《老子解》一卷。又卷二三：《芝園定集》五十六卷，《芝園別集》十一卷，《芝園外集》二十四卷。又卷三一：《皇明文範》六十八卷。

《明史・藝文志二》 張時徹《寧波府志》四十二卷。又《藝文志三》：《說林》二十四卷。又《藝文志四》：《芝園全集》八十五卷，《明文範》六十八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張時徹《善行錄》八卷，《續錄》二卷。又《攝生衆妙方》十一卷，《急救良方》二卷。又《芝園定集》五十一卷，《別集》十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芝園定集五十一卷別集十一卷》 明張時徹撰。時徹有《善行錄》，已著錄。是集凡分二編。一曰《定集》，爲賦詩二十卷，雜文二十七卷，史論四卷。一曰《別集》，爲奏議五卷，公移六卷。詩文皆分體，而律詩中又分《兩京》、《藩臬》、《歸田》三稿。《明史・藝文志》載《芝園全集》八十五卷。考《浙江通志》，時徹尚有《芝園外集》。史蓋合而總計之。然《浙江通志》載《芝園定集》五十六卷，《別集》十一卷，《外集》二十四卷，與此卷數亦不合。或《定集》當爲五十一卷，《別集》當爲十一卷，《外集》當爲二十四卷，共八十六卷，史誤八十六爲八十五，通志誤五十一爲五十六歟？

《國史經籍志補》 明張時徹《皇明文範》(八十八卷，四十冊)。又《天池寺集》(九卷，二冊)。

同治《鄞縣志・藝文五》 張時徹《勝遊錄》二卷。《聚樂堂藝文志》徐興公《書目》作四卷。沈明臣序曰：《勝遊錄》者，錄大司馬東沙張先生遊兩莊之詩與文也。兩莊去郡城各三十里，而遥東曰茂嶼，西曰武陵，各擅名區，雄標競爽。先生嘗手自論著爲記，披幽給景，靡弗竟矣。興至，竊載客遊，必有作，或月至，或日至，而客之從遊者亦不以數數爲解。先生嘗曰：「人生貴取適耳。河清難俟，人壽幾何，達哉仲生乎！愁寄天上，憂理地下，其庶幾焉哉！」故客之從先生遊者，靡弗灑然適也。先生靈稟冲和，抱才奔逸，胸蘊六籍，手握百家，固文武之並資，而經綸獨負者也。束髮登第，揚歷中外，旋躋膴仕，鬢髮懸車，聲績著於簡素，華問流於朝野。身非不遭矣，然公輔之器，不登於碩畫，鼎銘之任，莫罄其鴻猷，斯厘有識之慨，而繫望於東山者也。迺今獨以雅量鎮俗，黄兹鴻磐，天朝雖闕，其羽儀林壑，實炳乎豹蔚，後賢獲師，何其幸與？先生顧夷然自得，泮渙優游，雖誼不忘君，在湖海而抱廟廊之戚，然貞志安邁，即龍蟠而無觖望之心，播五柳之清風，嗣香山之逸軌，往來於兩莊之間，耽耆乎風雅之什，蓋遊覽不遜於謝客，而蔑伐山開徑之勞，嘯詠何讓乎與可，而無看竹避主之癖矣。追黄公於遐古，弔秘監之遺墟，雖遺塵不能專其美，淵穎何以擅其譽乎？夫蘭植中途，夕而殞悴，桂生幽壑，彌年而芳，志氣所託，可無諗焉已。臣也才謝長瑜，結四友於山澤，賢慚裴迪，廁作者於輞川，忻逢嘉賞，用綴緒言，敬弁諸簡首云爾。嘉靖乙丑。

藝文

屠隆《張大司馬惠芝園集寄謝》（存目）

又《張司馬惟靜》 司馬余鮑叔，少小銜知遇。交情矢靡他，黄河日東注。

又《祭張大司馬》（存目）

余寅《四明八像贊・南大司馬張公時徹》（存目）

王相《送張惟靜赴南都膳部序》（存目）

又《哭張大司馬四首》（存目）

顧夢圭

論　述

歸有光《疣贅錄序》　雍里先生少爲南都□□，歷官兩司，職務清簡，惟以詩文自娛。平居言若不能出口，或以不知時務疑之，及考其蒞官所至，必以經世爲心，殆非碌碌者。嗟夫，天下之俗，其敝久矣，士大夫以婾婀雷同無所可否爲識時達變，其間稍自激勵，欲舉其職事，世□□之，則先生之見謂不知時務也，固宜。予讀其應詔陳言，所論天下事，是時天子厲志中興之治，中官鎮守，歷世相承，不可除之害，竟從罷去。昔人所謂文帝之於賈生，所陳略見施行矣。當強仕之年，進位牧伯，爲外臺之極品，亦不爲不遇，而遂□劾以歸，家居十□□□□書，恂恂如儒生，考求六經孔孟之旨，潛心大業，凡所著述，多儒先之所未究。至自謂甫弱冠入仕，不能講明實學，區區徒取魏晉詩人之餘，摹擬鍛鍊以爲工，少年精力耗於無用之地，深自追悔，往往見於文字中，不一而足。暇日以其所爲文名之曰《疣贅錄》，予得而論序之，以爲文者道之所形也，道形而爲文，其言適與道稱，謂之曰：其旨遠，其辭文，曲而中，肆而隱。是雖累千萬言，皆非所謂出乎形而多方駢枝於五臟之情者也。故文非聖人之所能廢也。雖然，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夫道勝則文不期少而自少，道不勝則文不期多而自多，溢於文非道之贅哉！於是以知先生之所以日進者，吾不能測矣。錄是若干卷，自舉進士至謝事家居之作皆在焉，然存者不能什一，猶自以爲疣贅云。嘉靖甲寅季冬望日，京兆歸有光序。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疣贅錄》　詩文皆平正通達，直抒胸臆，無鉤章棘句之習。惟詩有捶字未堅者。蓋當有明中葉，風氣初更，學問移於姚江，而文章未移於北地，猶沿長沙舊格者也。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五陳田按　武祥分守廣東雷、廉，海北故有平江、中。會詔下求言，公上疏言六事，皆時政之要，而罷去中官鎮守，當世施行

明文學部二・顧夢圭

傳　記

歸有光《明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致仕雍里顧公權厝誌》　公諱夢圭，字武祥，世居崑山之雍里，故以爲號。高祖諱良，曾祖諱恂，皆以文康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祖諱宜之，封山西道監察御史，文康公之兄也。父諱潛，監察御史、馬湖府知府，進封中憲大夫。顧氏自中憲始登進士，文康公位至台輔，而公父子仍世登科，貴顯於時。公始入仕，年尚少，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改南京吏部稽勳司主事，遷驗封司郎中。會詔下求言，公上疏言六事，皆時政之要，而罷去中官鎮守，當世施行

焉。高陵呂仲木、吉水鄒謙之皆海內名流，同在郎署。一日會飲，呂公擷梅花謂公曰：「武祥如此花矣。」其見推重如此。嘗與呂公泛舟清溪，公亦忻然自以爲得焉。擢廣東布政司參議，行部至遂溪，道暍，縣令跪獻茶瓜，公知令貪，不受，竟劾去之。海北有平江、青鶯、楊梅、樂民四珠池，詔書督採甚急，公上疏言：「海面珠池，先朝率十五六年或十年一採，始得美珠。邇者三年再採，珠已耗竭。蓋珠蚌之生息甚難，採愈數，得珠愈少。非積久不能美碩繁夥也。每採當用舟筏，兵夫萬計，往來海中，因以爲盜。近年劇賊黃山秀蓋起於珠池也。蜑戶觸犯瘴霧腥氣輒死，尤可憫念。海北頃罹饑荒，雕瘁尤甚。勞役不止，將有他虞，非國家之福也。乞敕停罷，養寶源以寬民力。」疏入，文康公見之，愕曰：「奈何爲此驚人事耶？」下部寢不覆奏。而二郡卒買珠以充貢。陶都御史諧議勦西山猺，空其地塡以新民，引韓襄毅公故事爲比。公力言猺不宜盡殺，且新民畏其吞噬，而土兵厭猺山之荒落，必不可居。韓公於廉州流賊殘破之餘，召新民塡其空，而廉地皆平原，非今比也。陶公卒從公言。尋遷江西左參議。丁外艱，服除，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改提學河南，訓士先以行義，作諭高才生文，汴人稱之。會郊廟覃恩，進階中憲大夫。是年天子駕之安陸道，河南一省官盡出迎，而公處守。有詔宗室惟親王朝行在所。公榜詔旨於省門，宗王以下視常加斂戢焉。陞福建布政司左參政。閩多連山峻嶺，公觸冒炎霧，行部千餘里。寇掠連江，自浙入壽寧。壽寧萬山起伏如波濤，官兵至，賊散藏人家，歛然無跡。兵去復出。公至，訊得所匿，盡捕之。其冬復有浙賊自車嶺入松溪，刼崇安、建陽。公至建寧，又得土賊，賊於是始平。大率閩人以爲囊橐，賊以故縱。公蓋得其要，非徒兵力所能竟云。擢本省按察使，陞江西右布政使。行至建寧病作，上疏懇乞致仕，得俞旨。公在閩持憲無所撓，而高御史刻深，州縣官被按問無免者，朝論罪之。高知公已去，遂欲劾公以自解，奏寢不報，而高竟坐貶。公爲人敦重，言不能出口，所至闔戶讀書，絕無他好。而自奉如寒素，孝友恭遜，鄉人稱其厚德。公在汴，文康公方柄用，人皆擬其峻擢。及閩藩之命，莫不歎息，謂公不扳家勢以升也。然以年少登科，愛嗜文學，宜在清華之地，而久滯外省，非其所樂。嘗詔所親曰：「北河權船者，邪許之聲曰腰彎折，此今人以喻兩司官者也。」其不能無望如此。雖位崇岳牧，以強年解組，優游林麓，有子又皆才俊，能紹其業，人望之以爲不可及，然竟默默不自得以亡。嗚呼，世之能成其志者，蓋少矣。其所遭際，何可一概而論也，如公者豈不悲哉！公卒於嘉靖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有九。配皇甫氏，封恭人。子男二，允默、允肅。女一，許聘李延實。孫男女四。以歲之不利，權厝於中憲公之域，在縣北之巴城。嘉靖三十九年九月三日也。

潘恩《江西右布政使雍里顧公墓誌銘》 今上即位之二年爲嘉靖癸未。上圖維新政，寤寐賢才，以毗益中興之治。適禮闈合天下之貢士，拔其雋者四百人以薦，上臨軒策問焉。時雍里顧公以弱冠登高第，英資貞亮，器宇宏博，通習藝文，士林推先之。說者謂應雲龍風虎之幾，立鴻鉅之業於異日者，其在斯人矣。嗣後三十年，天子興脩禮文，紹明帝皇之道，而公揚歷藩臬間，不獲與從事，廼又以江西右使致其政歸，識者有留滯之嘆，蓋嘆其不大售於時，與初指異也。歲戊午冬，伯子太學生允墨至南都，公以所著《就正篇》示余，余受而讀之。其篇中所載，多昔賢所未發，如論格致之學，原本吾心存省之功，無分動靜，尤根極體要，去世儒口耳見聞遠甚。余復書以謝，且致屬望之忱焉。未幾而公之訃音至矣。吁嗟傷哉！又二年歲庚申，太學君卜以某月某日葬公於邑西北巴城村之塋，廼持所自譔狀謁余請銘。余與公爲同年友，又知公，義不可辭，廼次第其語爲銘。公諱夢圭，字武祥，雍里其別號也。顧氏世居崑山，爲吳著姓，八世祖道璋，勝國時萬戶，以財雄鄉。高祖良，曾祖恂，並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高祖妣吳氏、曾祖妣吳氏並累贈一品夫人，祖宜之，封山西道監察御史，祖妣周氏贈孺人，繼李氏封孺人，父潛，翰林庶吉士授監察御史提督京畿學政，武廟時剛直忤佞倖，失御史權，後以公貴，進封中憲大夫，妣龔氏封孺人，繼母楊氏累封太恭人。初弘治庚申元日，中憲公夢神人授一碧玉，贈恭人，繼母楊氏累封太恭人。初弘治庚申元日，中憲公夢神人授一碧玉，銳上方下，覺而喜曰：「圭璋之祥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公生，因以名焉。越月中憲公奉使，便道攜公歸，曾大父見而奇之曰：「是兒風骨不凡，必昌吾家。」甫五六歲即知聲偶，數出奇語驚其長老，進退拱揖夐異群兒，十歲善屬文，十四入邑庠，十六督學張公璿校文至，取冠諸生，大加賞識。明年丙子舉應天鄉試。鄉人以羈丱登科羨異，而公抑抑無喜容。有王陽明先生者講明理學，公謁之請益，深自刻勵，業有志聖賢之學矣。及登進士，授刑部浙江司主事，疏乞改官，以便迎養。改南京吏部稽勳司主事，遷驗封司郎中，應詔陳言論六事，皆時政之大者。內言中官鎮守之害，尤剴切中竅，得旨報

罷，士論韙之。留都曹務頗簡，與呂公仲木、鄒公謙之諸君子講論道藝，一時知名之士皆慕與之交。嘗大雨入公署，儀度益恭，呂公謂諸寮曰：「此漢之茅容也。」又嘗會飲司勳署，折梅花玩之，呂公曰：「對君如對此花。」其爲善類推讓若此。滿兩考，擢廣東布政司右參議，分守雷、廉二郡。郡方久旱，公行部，甘雨隨車，庶民大悅，郡倅縣令之無良者輒繩以法，屬吏震讋，奉法惟謹。值朝廷下採珠令，公上疏力陳其不便，略曰：南粵之瘡痍未起，夫船之徵發不訾，民胡以堪？且觸冒瘴霧，則有疾癘之作；出沒風濤，又多漂溺之患，死於非命，往往有之，良可憫念。願賜停止，以應明王慎德不寶遠物之訓。疏下所司，寢不報，而役亦稍緩。督府陶公諧曰：「是撫臣事也。顧少參不避禍行之，吾愧之矣。」尋遷江西布政司左參議，以父喪去任，服闋，擢山東按察司副使。視事數月，憲度肅然，改河南按察副使，提督學校，以變文體，端士習爲首務，正身率物，風教大行。會郊廟覃恩，進階中憲大夫。是年天子謁顯陵過汴，闔省臣寮皆出候境上，獨公居守攝三司篆，諸務填委，酬應咸當，內外晏如，擢福建布政司左參政。時公之叔祖太保文康公在內閣，先是汴寮擬公必內擢，暨得報，相與嘆服，謂不可及焉。至閩，分守延、邵、汀、建諸郡，山寇竊發以爲民害，公不憚暑雨，涉鳥道千餘里，捕獲賊首五十餘人，群黨解散，遂平。擢本省按察使。屬吏有席權要貪濫者，按鷖贓罪，置之於法。又豪富人主使殺人，行賂抵從者罪，則盡發其奸，翻易成案，理冤抑，緝彊禦，人稱神明。無何以肺疾上疏乞歸，不允，擢江西右布政使，復上疏固辭，廼得歸。公宦轍所至，清苦一跡，諸凡饋贐，纖介必峻卻之，撫按觀風至者，數以端廉醇懿學行皆優騰諸薦剡。然性恬澹，不規規仕進，又不能脂韋干時，竟以強年解組云。歸田十五年，屏跡不見達官，非公事不入郡縣之庭，親朋以遊宴招者，辭不赴。日楗門戶坐一齋中，取所讀經史及濂洛關閩諸儒書深味其旨，時有新得，則疾書簡編。或夜分忘寢，見諸子學習古文詞，則諭之曰：「文逮韓柳，詩逮李杜，亦文士詩人耳，不有所謂身心之學，得之則爲聖爲賢者乎？」又曰：「程氏有言，不學便老而衰。少時漫讀之，今信然矣。」爲文一主於理，不求研字句。爲詩格韻逼古，亦非模擬得之。平生著述，繹經傳之旨，則《就正篇》，紀當代事有《邇言》，持憲恤刑有《服念錄》，其它《海北》、《武平》、《還山》等稿各若干卷，藏於家。公至性仁孝，十歲襲恭人歿，哀毀如成人。貴爲參藩矣，侍中憲公疾，手捧溺器，親嘗湯藥，日夕虔虔。暨事楊太恭人，均以孝稱。友愛諸弟，老而彌篤，居常所自奉，衣無文錦，食無珍從，室無媵妾，可謂約矣。若其置義田，贍宗族，視義用財，推仁濟物，則雖費不遑恤也。平生與人無怨惡，有犯不校，出於至誠，臧獲小過，亦不忍加笞箠，人皆頌之，謂漢劉寬、唐婁師德兩公無以過也。公嘗言曰：「內有瞽瞍，外有三苗，舜德愈光，君子所遇非人，皆吾他山之石，而何怨尤也。」則公之所養可知矣。戊午歲十二月二十三日，考終正寢，享年五十有九。配皇甫氏，累封恭人，子男二，長卽允默，次允壽，縣學生，女一，許嫁李延實，孫男一，未名，孫女三，許嫁王雄鼎、秦元建、孫子珣。夫以公之才之德之懿，究所樹立，大較止此，又僅得中壽，此士之所觖望而同惜焉者也。然其居官守職，敦行脩辭，名亦章章籍甚，可傳不朽矣。況有子世承經學，駸駸奮起，能不隤其家聲乎？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夢圭，字武祥，崑山人。嘉靖癸未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南京吏部。與高陵呂仲木，在郎署會飲，呂公擷梅花謂曰：「武祥如此花矣。」擢廣東參議，歷福建按察使，陞江西右布政，未上，疏請致仕。秦元建、孫子珣。夫以公之才之德之懿，究所樹立，大較止此，又僅得中壽，此士之所觖望而同惜焉者也。然其居官守職，敦行脩辭，名亦章章籍甚，可傳不朽矣。況有子世承經學，駸駸奮起，能不隤其家聲乎？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夢圭，字武祥，崑山人。嘉靖癸未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南京吏部。與高陵呂仲木，在郎署會飲，呂公擷梅花謂曰：「武祥如此花矣。」擢廣東參議，歷福建按察使，陞江西右布政，未上，疏請致仕。時公之叔祖太保文康公在內閣，先是汴寮擬公必內擢，暨得報，相與嘆服，謂不可及焉。至閩，分守延、邵、汀、建諸郡，山寇竊發以爲民害，公不憚暑雨，涉鳥道千餘里，捕獲賊首五十餘人，群黨解散，遂平。擢本省按察使。屬吏有席權要貪濫者，按鷖贓罪，置之於法。又豪富人主使殺人，行賂抵從者罪，則盡發其奸，翻易成案，理冤抑，緝彊禦，人稱神明。無何以肺疾上疏乞歸，不允，擢江西右布政使，復上疏固辭，廼得歸。公宦轍所至，清苦一跡，諸凡饋贐，纖介必峻卻之，撫按觀風至者，數以端廉醇懿學行皆優騰諸薦剡。然性恬澹，不規規仕進，又不能脂韋干時，竟以強年解組云。歸田十五年，屏跡不見達官，非公事不入郡縣之庭，親朋以遊宴招者，辭不赴。日楗門戶坐一齋中，取所讀經史及濂洛關閩諸儒書深味其旨，時有新得，則疾書簡編。或夜分忘寢，見諸子學習古文詞，則諭之曰：「文逮韓柳，詩逮李杜，亦文士詩人耳，不有所謂身心之學，得之則爲聖爲賢者乎？」又曰：「程氏有言，不學便老而衰。少時漫讀之，今信然矣。」爲文一主於理，不求研字句。爲詩格韻逼古，亦非模擬得之。平生著述，繹經傳之旨，則《就正篇》，紀當代事有《邇言》，持憲恤刑有《服念錄》，其它《海北》、《武平》、《還山》等稿各若干卷，藏於家。公至性仁孝，十歲襲恭人歿，哀毀如成人。貴爲參藩矣，侍中憲公疾，手捧溺器，親嘗湯藥，日夕虔虔。暨事楊太恭人，均以孝稱。友愛諸弟，老而彌篤，居常所自奉，衣無文錦，食無珍從，室無媵妾，可謂約矣。若其置義田，贍宗族，視義用財，推仁濟物，則雖費不遑恤也。平生與人無怨惡，有犯不校，出於至誠，臧獲小過，亦不忍加笞箠，人皆頌之，謂漢劉寬、唐婁師德兩公無以過也。公嘗言曰：「內有瞽瞍，外有三苗，舜德愈光，君子所遇非人，皆吾他山之石，而何怨尤也。」則公之所養可知矣。戊午歲十二月二十三日，考終正寢，享年五十有九。配皇甫氏，累封恭人，子男二，長卽允默，次允壽，縣學生，女一，許嫁李延實，孫男一，未名，孫女三，許嫁王雄鼎、秦元建、孫子珣。夫以公之才之德之懿，究所樹立，大較止此，又僅得中壽，此士之所觖望而同惜焉者也。然其居官守職，敦行脩辭，名亦章章籍甚，可傳不朽矣。況有子世承經學，駸駸奮起，能不隤其家聲乎？

著録

顧馮易《疣贅錄後序》　雍正屠維作噩之歲，族叔懷劬重鋟其五世祖雍里府君《疣贅錄》成，索余一言序其後。余惟府君子著作，文也而進於道，震川先生序詳言之矣，余小子復何容抒蠡管之見。顧念文章之顯晦有數，而孜孜於表章先澤者之足令人感興也。嘗考郡乘，府君有《北海》、《齊梁》、《武平》、

道光《蘇州府志・人物・宦蹟七》（存目）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武祥清約自居，有同寒素。當參議粵藩，賦詩云：「夏月行部至雷州，思製一葛且復休。冬月行部至廉州，思製一裘且復休。故衣雖穿尚可補，秋毫擾民民亦苦。」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呂仲木擷梅花贈之曰：「武祥如此花矣。」聞者以爲美譚。

《還山》諸稿，而《疣贅錄》之名不載。震川先生序則謂自舉進士至謝事家居之作咸在焉，其存者不能什一，意其萃諸稿之精而猶自以爲附贅懸疣也乎？原刻成於嘉靖中，剞劂至爲蹖駮，迄今都已散軼，幸存府君手自塗註一本，猶得考而正之，使垂及二百年之手澤，煥然復新，此其間宜若有默宰焉，非偶然者。吾叔少履艱窶，無能讀先世遺書，厪厪習計然之策，屏處烟湖寥闃之鄉，厚自封殖，以至今日。然每念前人，輒興水木之想，思欲盡壽先集於梨棗，乃以是集爲嚆矢，意蓋謂不於其身，冀於其後也。《詩》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又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夫能以繩祖武爲詒孫子，有度越尋常者矣。昔漢魯人曹曾好書，嘗取古來文篆訛脫者刊正垂萬餘卷。又慮先文湮沒，積石爲倉以藏之。時人號爲曹氏書倉。曾誠善於藏者哉！斯亦何病其多藏也哉！今而後，叔其更知所從事矣。錄凡正集九卷，續集二卷，編輯次第悉仍舊貫，惟原序從震川先生集中定本。卷首向附像贊，今並繪像於前，又倣前賢集例載入傳誌二首，俾覽者開卷如見其人。則易於此幸獲與於參訂，不辭僭妄云。六世從孫馮易拜手謹識。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顧夢圭《贅疣錄》九卷、《續錄》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入蜀稿》二卷，《贅疣錄》十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疣贅錄九卷續錄二卷》　明顧夢圭撰。【略】此集爲夢圭所自編，同里歸有光序之。末載府志列傳及有光所撰墓誌，則其五世孫登重刊時所附入也。首二卷爲《就正編》，乃其讀書劄記之語。上卷論五經、四書，下卷皆雜論，而說經講學者居多。大旨以心學爲宗，闡王守仁之餘緒。考有光序中稱，夢圭暇日以所爲文名之曰《疣贅錄》，則疣贅但其文集之名，不應冠於此書。《蘇州府志》載其有《北海》、《齊梁》、《武平》、《還山》諸稿，集中亦不標此名。意者四稿乃其詩集，與《就正編》皆別行。登重刊時始合爲一編，而仍襲其文集之名歟？文凡五卷，詩凡四卷，續錄則文一卷有奇，而詩附焉。

藝文

《潘笠江先生近稿》卷一二《祭雍里顧公文》（存目）

王愼中《顧夢圭像贊》（存目）

沈孟柈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三　《錢塘漁隱濟顛禪師語錄》一卷。存，明隆慶刊本。（日本內閣文庫）題「仁和沈孟柈叙述」。按：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引平話有《濟顛》，云近世擬作。此沈氏編次本，雖演以俚語，似尚非話本。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明清部三》　《錢塘漁隱濟顛禪師語錄》一卷（內閣文庫）。明隆慶年刊。題「仁和沈孟柈述」。正文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卷首有像，像有贊。（無競齋贊漁隱。）卷末有長方木記云「隆慶己巳四香高齋平石監刻」。記宋僧道濟事，多叢雜瑣語，連綴處不甚周密，然事亦放誕可喜。云僧本紫腳羅漢後身。投胎爲天台縣李氏子，俗名修元。後至杭州靈隱寺遠瞎堂長老所出家，名道濟，傳其衣鉢。然行頗放浪無拘檢。或出入坊曲，與妓女戲弄。王侯貴介，多識之。或強之與妓女同宿，亦無所染。遊戲里巷，奇跡甚多，爲人療病，亦有驗。寺壽山福海藏殿塌壞，道濟即持疏簿示現，如數佈施。大廈層甍，頃刻而就。後收小負販沈乙爲弟子，示疾怛化，之毛太尉家，請施錢三千貫，以三日爲期。太尉蚩之。無何太后夢金身羅漢留偈云：「六十年來狼藉，東壁打倒西壁，如今收拾歸來，依舊水連天碧。」入龕之際，全大同長老，印鐵牛長老，寧棘庵長老，宣石橋長老，咸爲偈以輓之。而濟公入滅後，猶每有靈應云。小說演濟顛事者，余所見，尚有大連圖書館藏之《濟公全傳》，別題《麴頭陀新本》。署「西湖香嬰居士重編」，爲康熙刊本，共三十六則。除頭尾稍有增飾外，內容實與隆慶本同。有宮內省之《濟公傳》，署「西湖漁樵主人編」，爲乾隆刊本，共十二卷。內容全同隆慶本。皆罕見。（已分別著錄。）至通行之《醉菩提》二十回，署「天花藏主人編次」者，所演與張心其之《醉菩提》傳奇同，與《西湖佳話》之《南屏醉蹟》小說亦大同小異，乃自爲一本，與康熙、乾隆二本無關。　按：宋釋居簡《北澗文集》十有《湖隱方圓叟舍利塔銘》，（題下側注濟顛。）即爲道濟作。云道濟爲天台李氏

子，時人稱爲「湖隱」。皆與此書合。小說題「漁隱」，蓋湖字之誤。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十四亦載道濟事，云風狂不飭細行，飲酒食肉，人稱「濟顚」。卒於淨慈寺。今寺中尚塑其像。云云。則人與事皆非虛。意此等異人，當時閭里間傳說至多，其見於詞話者亦不一而足。沈孟柈第掇拾其事演爲俗文小說，非卽創始之人也。

按：此演道濟事僅一卷，實亦明人之短篇單行小說。今姑入長篇。

薛應旂

論述

崔銑《薛子詩稿題辭》 昔友人李獻吉、何仲默皆以詩自命，人亦以詩名之，至情性理道，何若差解於李，然謂其有得於教與學焉，總末之逮也。既余退居洹上，杜門謝事，海內才賢時復夢寐。諸生有持薛子仲常文過者，余見其會道經世，上下古今，因詢歷履，剛方慷慨，不與流俗偃仰，卓然名世之士，恨未之覿覿。乃茲各居留散，局多閒暇，時得往復議論，益知其學究本原，而雅志向往，不屑於文章詞賦之末。及示茲稿，輒又闡發情理，融會風雅，迨蘇李曹劉以下，及唐諸家，靡不通貫，勿妄勿固，幾於教學。有士如此，不足慰哉？於乎！行人采樂，太史陳詩，古昔盛時，凡以述志觀風，非尚言也。薛子之志大矣，其益進以爲世風者，豈專在茲乎？特書首簡以復。嘉靖庚子夏四月望，相臺崔銑。

馬理《方山先生文錄序》 三代以還，大都文與道離，行與言戾，而行道有得之文，蓋亦有之，我則未之多見也，乃今見武進之文。始讀之，言質事核，經遠思深，淵然而光，躍然而變，其諸出入於馬、班、韓、歐諸大家者乎！再三讀之，究極天人，闡發性命，渾而不淆，析而不支，其諸體會於心志而悅耳目也。如是爲文，文在茲矣。乃知仲常之道，固將垂之久遠，而未可以方所限也，尙得與文人例論哉！仲常當自慰而益懋矣！嘉靖癸丑秋九月既望，泰和南野歐陽德崇一甫書於西內之直廬。

趙時春《方山先生文錄叙》 武進有君子曰方山薛仲常氏，自爲諸生時，從無錫邵文莊公游，其勵志卽尙友千古，不與世狎。既而業成均，其司成泰和歐陽文莊公，陽明王先生高第弟子也，以方山子爲良，亟嘉與之。方山子周、程、張、朱諸大儒者乎！果何以得此哉！余嘗守官留都，與武進君並舍，見其孜孜問學，身體力行，唯時徐養齋、黃泰泉與余四三人日相游衍論議，咸謂其銳志古人，不屑凡近，而施之政教考課，諸不負其所學，固已竊歎而景慕之矣。迨余老商山，罕聞世故，而武進董浙學政，力挽士趨，籍籍於賢者之口，猶及聞之。乃今調改備兵鄜坊，下車甫三月，卽信孚化行，而井伍疾苦一朝除去，流民逋卒相率來歸，如嬰兒之見慈母，每一按節巡行，百姓三軍，頂香嚙指遮迎道左，邊關千里歡呼鼓舞，膏雨景星，所至蒙福，此又余之所躬逢快睹，喜談而樂道者。其爲文也大矣。是錄若盡見諸施行，可量也哉！余觀武進君先後入仕，今且二十餘年，動忤於時，屢見播遷，屹立不變，蓋其中自有卓然者在也。故其文皆根本於中，行之枝葉，眞切懇至，不祈文而自工若此。若應辦口耳，飾辭比擬，則文人之文焉耳，寧有是哉！

【略】嘉靖乙卯秋九月既望，三原馬理伯循甫序。

歐陽德《題方山文錄》 曩余爲南國子司業，與諸賢論學，咸推薛子仲常。余數延參駁，相悅以解。既仲常別去，舉進士，有官守。再越歲見於豫章，其所得踰豫章時矣。又再越歲見於留曹，其所得踰豫章時矣。一時同志，謂仲常任道擔當，斯文其有屬哉！歲庚戌，余守制家居，邸傳仲常董浙學政，將謂一方得師，吾道之昌明有期矣。今年春乃竟從調例行止，眞非人所能已哉！先壬子冬，仲常屬其門人南城許進士洛攜文示余評隲，請題其端，至是以書唁之，復申前請。余因憶王玉溪嘗謂呂涇野曰：「李獻吉眞奇才也！一今觀所錄文，觸機感事，舒慘發情，皆訓辭格論，未嘗有意於文，而巽法抑揚，動中矩矱，殆闡《定性》、《訂頑》之精蘊，而優入學、庸之堂室，反諸身心可驗，質諸古今可稽，而措諸天下可行，蓋非空言無物，徒以鬬奇爭勝娛賈馬，其殆可傳也已。」涇野曰：「惜哉！向使其一爲《定性》、《訂頑》卽如程張，一爲《大學》、《中庸》卽如曾思，不尤愈乎！」仲常固習聞涇野之說者也。

趙時春《方山先生文錄叙》 武進有君子曰方山薛仲常氏，自爲諸生時，從無錫邵文莊公游，其勵志卽尙友千古，不與世狎。既而業成均，其司成泰和歐陽文莊公，陽明王先生高第弟子也，以方山子爲良，亟嘉與之。方山子周、程、張、朱諸大儒者乎！果何以得此哉！余嘗守官留都，與武進君並舍，見其孜孜問學，身體力行，唯時徐養齋、黃泰泉與余四三人日相游衍論議，咸謂其銳志古人，不屑凡近，而施之政教考課，諸不負其所學，固已竊歎而景慕之矣。迨余老商山，罕聞世故，而武進董浙學政，力挽士趨，籍籍於賢者之口，猶及聞之。乃今調改備兵鄜坊，下車甫三月，卽信孚化行，而井伍疾苦一朝除去，流民逋卒相率來歸，如嬰兒之見慈母，每一按節巡行，百姓三軍，頂香嚙指遮迎道左，邊關千里歡呼鼓舞，膏雨景星，所至蒙福，此又余之所躬逢快睹，喜談而樂道者。其爲文也大矣。是錄若盡見諸施行，可量也哉！余觀武進君先後入仕，今且二十餘年，動忤於時，屢見播遷，屹立不變，蓋其中自有卓然者在也。故其文皆根本於中，行之枝葉，眞切懇至，不祈文而自工若此。若應辦口耳，飾辭比擬，則文人之文焉耳，寧有是哉！

以故造詣日進，聞譽日茂，遂魁南宮。出爲邑令，恬靜惠愛，与郡殊趨，乃疏改學官，風動江右，久之爲郎，歷試考功，考留都官，自信益篤，弗阿其友，衆始不悅，左斥之爲郡佐。言官建白，復南宮郎，擢浙之按察副使，督治學政，力以其學抗流俗，流俗譁而攻之，卒賜代。久之廼兵備鄜延。鄜延地近邊，士人莫當方山子意者，獨與谿田馬先生及余言。其行役往來，必過其廬，聽其持論侃侃忘疲，及讀其所錄文，與其言可校覆也。余乃爲作序曰：君子之有爲，其與流俗果不可強同哉！夫遠謀之於邇言，伸道之於狥情，利己之於便人，守正之於比邪，直節之於枉曲，剛明之於柔佞，誠朴之於矯僞，其是非黑白若畫也，奚其同？好惡異而毀譽生，取舍殊而予奪判，此又最下劣不足言者。余試舉言理者與公論之。嘗聞古人云：文以載道。未聞其必欲援道以爲文也。夫援道爲文，此之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舉世莫或非之，然道正不須言。不言而道未始不在，苟一涉有言，稍或不合，則毫釐之差，而學者承誤襲謬，所謂以學術殺天下者此也。夫道者磅礴混淪，酌之不竭，如羣飲於河，由人自取。《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此之謂也。夫飲河者豈能盡河之水，猶之求道者豈能盡天下之道？《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言人之氣有清濁，性有剛柔，各充其量，不能兼也。今序一人之事，則曰其事如此，是仁也。某事如此，是智也。則是聖人許人以各具，而今人顧能全體之耶？《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夫所謂語上云者，道之謂也。語下云者，器之謂也。則是以聖人之門，中人且不得語道，而余之言斯信也。試質之谿田先生，其以爲何如哉！嘉靖乙卯臘日平涼趙時春景仁甫撰。

何良俊《薛方山隨寓錄序》 方山先生詩文集，總若干卷，既刻梓以傳矣。茲《隨寓錄》者，乃督學浙省與治兵秦中時，其所論撰，門弟子隨手輯錄，遂亦成帙。先生出以示某，使序之。某卒業以復於先生曰：先生之文若淵海然，余不得其涯涘，余曷敢序焉？先生曰：公一時最知文，且素戇，直言不誣，公無辭。余曰：唯唯。余憶辛卯年與先生俱入試於南都，先生爾時文譽藉甚，已震動於都城。南畿人來就試者，皆知常州有薛先生善之，五臺曰：爲文語道，蓋自昌黎公已然矣。余曰：如《原道》、《送文暢師序》皆是也。余曰：嗟嗟五臺！夫文名《原道》，爲古人文，其學無所不窺，南都士莫有能先之者。先生偶知余，過訪焉，交見甚懽也。是年先生與余皆見黜於有司，相繼以拔貢去。繼是先生以甲午舉於鄉，乙未舉會試第二。先生官漸起，天下人皆知有常州薛先生矣。而余屢試不售，遂歸隱東海上，取所藏故書讀之，每晨起誦讀必至丙夜，遊行持卷冊，有時顛墜阬岸。蓋欲覽前代餘略，以揣摩當世之事，不但爲文詞爾也。如是二十年，復出以干時，又不售，得翰林孔目而南，非其志也，甫三年即罷去。而先生故倦遊矣。丁巳春相見於青溪之上，各出示其所爲文，相顧大笑。先生曰：公不負余，余亦不負公哉！夫今世所稱最善爲文者，公知之乎！大率有三等。其一喜言理，其一好騁聞見，援引故實，牽合彊附，以奇僻爲工，間有不涉二者，能上追《史》、《漢》，論事切當情實，慨慷激烈，於時世有關，然合之於道，或稍牴牾。余於此三者不能無隘心焉。若其崇奇好怪，務爲晦澀，故滅裂其體，艱深其辭，然要其中之所存，不越常人之見，非道曷明？且文暢以浮圖之說與吾儒角立，苟非明吾道以勝之，又將何所言

哉！至昌黎其他之文，若《送王含秀才》則近取於醉鄉，《送董邵南》則遠思燕趙悲歌之士，辭意慷慨，令人思奮，豈必盡談空談性說仁說智哉！夫道若日月然，日月在天，則盡天下之物，凡慘舒榮悴，舉莫能逃其形矣。道在天下，則盡天下之人，凡邪正得失，舉莫能遁其情矣。譬之太史公作《史記》，其序游俠刺客四豪諸人，皆直述其事，宛如畫出。而千載之下讀其文者，猶可想見其人。然而道固自在，合之不合，而醇駁之跡見矣。豈必曰某事非道、某事非道，然後爲得耶？故懸日月以待物，而物形自見。苟一物以一日月照之，日月其晦乎！懸道以待人，而人情自見。苟一人以一道語之，道其裂乎！五臺曰：道固若是。公無乃稱？故余因序先生之集，聊復及之。先生之文，談理而不見其跡，引故實皆當於事，上薄《史》、《漢》而不詭於道。今具在集中，覽者當自得之。蓋必得先王之意，然後可以讀先王之文。後世有知余二人者，其在斯夫！後世有罪余二人者，其在斯夫！

黃佐《方山先生隨寓錄序》 方山先生薛君仲常既有《文錄》行於世矣，厥後視師關中，避寇白下，旋歸江左，在處有作，門人弟子輒以次校刻，故曰《隨寓錄》云。吾鄉盧比部傳示海濱，屬余爲序。先是《方山文錄》，馬谿田、歐陽南野、趙濬谷則既序之詳矣，余復何言？憶壬寅、癸卯間，余掌南翰，方山主南考部，率皆閒局，恆相攜出郊外，覽金陵諸勝。每遇豐草長林，則竟日憩而劇論，一及古今文人，方山輒嘬蹙而言曰：昔人謂，文到相如殆類俳優，詩如李白亦酒徒耳，何足論哉？余謂：公之文日富矣，乃亦出此言乎？則應余曰：吾非能爲文也，顧以吾性簡拙，多忤於人，其有以文問者，若復辭之，其謂我何？故直據事與理答之，間有幽懷隱衷，時亦自洩，不覺盈紙，非爲文也。余數取而讀之，見其評騭倫類，闡發幽微，直寫胸中，明白坦易，一如化工玄造，隨物賦形。雖古人名能文者，恐亦有不逮也。豈所養深厚，觸之斯應，淵泉瀚海，出之有本，測之無際，有固然與？余方屬意，將必翊贊勳華，光昭鉅典。無何，以直道不阿，遂罹竄謫。言官建白，僅得量移。歲丁未，讀禮家居。余嘗一造其廬，黯然相別，距今十有三年，先生竟阨於時，而傳頌景行者，則薄於海外矣。至德之光，有道之言，豈能終抑乎哉？余因序斯錄，而重爲世道感也。嘉靖己未仲春既望，泰泉山人黃佐才伯甫撰。

向程《方山先生摘論題辭》 吾師方山先生薛公多所著述，佐佑六經，刪訂諸史，品裁九流百氏，而方輿郡邑志乘，靡不各有論譔。匪以炫博務奇，而矜於文學之門也，實其稟賦特異，夙以聖賢事業自期待，故其體用之學，經緯上下，貫徹古今，隨在輒發，皆切於人心時事，民生物理，而不爲無益之空言也。程早歲受知於先生之門，即知讀先生之書，未嘗一日棄去。既涉仕途，未免行役，而卷帙浩繁，不能悉攜以從，故摘其所嘗論者別錄之，庶山輿水舫可便觀覽。先生平生篤於體道經世，而文章非其所好，但英華自發，美愛則傳，自有不可掩者。此固其一斑云爾。賜進士、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門人慈谿向程書。

劉仕《方山薛先生外錄序》 方山先生薛公既去延慶，延慶之門人弟子錄先生歷官公移凡七卷，傳示邊徼，以先生嘗有《文錄》行於世矣，此則爲《外錄》云。高陵蕭進士謂余知先生，乃屬序之。余惟古昔傳記中人物，仕而獲行其志者，僅僅可數；其俛仰顧望以至通顯，而終其身焉不克一行其志者，蓋屢屢也。是豈其志弗若哉？凡以富貴聲華陳於前，而得失利害橫於中，轉輾較計以圖遷就，此固其理不勝欲，夫亦其時與勢有不得不然者也。乃今方山先生以豪傑之才從事聖賢之學，而直以斯道爲己任，處惟其明，出惟其行，而不肯少貶以徇人。自筮仕以至於今，已逾二紀，而立朝不滿旬月，謗忌朋興，俄遷遷謫，而隨在務行己志。故其歷任公移，光明俊偉，皆經綸要略，之徘徊慨嘆，宿先生於道旁里舍。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致哉？先是巡撫王公謂先生程朱再出、韓范復來，疏薦於朝，君子以爲公言，忌者乃附和憸人報復，造爲蜚斐，以沮先生之行。謂非吾人之命邪？然則先生雖未究其平生，亦不可謂不行其志矣。其視終身通顯而竟賫其志者，所得爲孰多乎？雖然，范希文有言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敗不計也。先生固以希文自期待者，志之行與不行，又奚足論哉？覽是錄者以是推之，斯得先生之深矣。嘉靖丙辰春二月朔，前進士、尚書司寇郎，鄜南劉仕謹序。

《盛明百家詩·薛憲副集》 武進薛方山仲常，名應旂，予爲諸生時會友也。負氣節，能文章，以高第夙望督學浙中，廼亦坐不稱改職，尋復放歸。假令爲他官，其不容於時，又可知矣。予故讀其詩，而增慨焉。方山甲午舉

南畿，乙未會試第二，官止陝西兵備副使。是歲嘉靖乙丑，是堂散人俞憲識。

《靜志居詩話》卷一二　方山以帖括擅長，既負時名，遂專著述。所續《通鑑》，孤陋寡聞，如王俑、李燾、楊仲良、徐夢莘、劉時舉、彭百川、李心傳、葉紹翁、陳均、徐自明，諸家之書，多未寓目。並遼、金二史，亦削而不書。惟道學宗派特詳爾。《憲章錄》一編，似未睹實錄而成者。若《浙江通志》，簡略太甚，俾後之欲知前事者，漫無考稽。文獻不足徵，是誰之過與？昔劉仲原父謂：「可惜歐九不讀書。」覽方山遺編，頗同此恨。詩其餘藝，不必論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方山文錄》　其學初出於邵寶，後從泰和歐陽德。德，姚江派也。又從高陵呂柟。柟，河東派也。故所見出入朱、陸之間。然先入爲主，宗良知者居多。集中論學之語，互有醇疵，蓋由於此。至其《識勢論》中稱「黨錮興而漢社屋，玄談盛而晉室傾，清流濁而唐祚移，學禁作而宋舟覆。其初文雅雍容，議論標致，不過起於一二人之獵勝。而其究乃致怨惡沸騰於寰中，干戈相尋於海內，而潰敗不可收拾」云云。若於七八十年之前預見講學之亡明者，則篤論也。其文章當李、何崛起之時，獨毅然不變於風氣。然應旂以時文擅長，古文特自抒胸臆，惟意所如。故往往輕快有餘，少停蓄深厚之意。如十五卷《費文通傳》，稱公「生成化癸卯三月十四日，距卒六十有六年。初娶婁氏，以產卒。繼娶金谿吳都御史女，復卒。俱贈夫人。五子，長某，次某」云云。此誌狀之文，非傳之體，於文格亦多未合。所謂不踐跡亦不入於室者歟？所作史論，如漢武帝、蘇軾諸篇，特爲平允。而漢文帝論中稱賈生不死，文帝終必用之。賈誼論中又稱文帝終不能用之。取快筆端，自相矛盾，亦不可盡據爲典要也。

《制義叢話》卷五　又曰：薛方山（應旂）貫通六經，發而爲文，如金出冶，如玉離璞，光芒煥然。又精於史學，《宋元通鑑》，昭代《憲章》，皆有功當世。嘉靖乙未，已擬第一，偶讓石城。然後世論文者，必以方山爲首。三主棘闈，甄別士類，聲稱藉甚。至其視學兩浙，嚴而有禮，多士有薛夫子之號。舊稱王、錢、唐、瞿爲四大家，浙人去鶴灘而易以方山，世未有非之者。

又　徐存庵曰：石城許仲貽（穀）與方山同爲蔡鶴江所得士，所著諸稿，士林爭購藏之，其《禮之用全章》題文，通篇全用也字，精神聲吻，引人入勝。文云：今夫禮也者，本天而出之者也，其體至嚴，不可得而易也；然因人情而爲之者也，其理至順，不可得而強也。是故禮之用也，非取夫矜持之太過也，優而游之，而行之以安舒，夫然後可以得其情；非取夫執守之太拘也，安而行之，而處之以閒暇，夫然後可以盡其意。此其爲可貴焉者也。然而匪獨今也，古人之已試焉者也。古之先王，其道非一，禮其大者也；其用非一，和其貴者也。是故嚴而能泰也，和而有節也，盡善盡美，準之百代可行矣。觀其細行不遺也，大德不踰也，至中至正，達之天下皆然矣。夫可貴則可行，顧有和而不可行者，是豈禮之罪哉？吾獨尤夫用禮者耳。蓋有見於從容，以爲禮盡在是矣，乃溺而不止，無制度以節其淫；有見於安詳，以爲禮可行矣，乃流而不返，無節文以約其蕩。一於淫則禮廢，發之而病於政也；一於蕩則禮荒，出之而害於事也。是失其貴者也，是忘其美者也，其不可行者宜也。是知可行者此和也，因禮以求和，從乎天者也；不可行者此和也，外禮以求和，循乎人者也。古之用禮者由前，今之用禮者由後，世之究禮者，其亦知所辨而已。

又　王陸亭（大經）曰：薛方山《追王太王王季二句》題文，以德以功以世次，以法以統以廟食，分疏精確。艾千子所謂八字經也。後來名家俱不能出此範圍。

《粵王山》　《明詩歸》卷四：鍾云：亦無他妙，而聲調渾淡，只覺其妙。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四書人物考》四十卷。　又《經籍二一》：《宋元資治通鑑》一百五十七卷，《甲子會紀》五卷，《憲章錄》四十七卷。　又《經籍三四》：《方山紀述》一卷，《薛子庸語》十二卷。　又《經籍五三》：《方山文集》二十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　《方山詩說》八卷。　又卷三：《四書人物考》四十卷。　又卷四：《憲章錄》四十六卷，《宋元資治通鑑》一百五十七卷，《甲子會紀》五卷。　又卷七：《浙江通志》七十二卷（嘉靖辛酉提學浙江時修）。　又卷一〇：《學政公移》三卷，《皇明人物考》七卷，《隱逸傳》二卷，《高士傳》四卷。　又卷一一：《考亭淵源錄》二十四卷，《薛子庸語》十二卷。　又卷一

五：《方山紀述》一卷。　又卷二三：《方山集》六十八卷，《方山文錄》二十二卷。　又卷三一：《明儒論宗》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方山文錄》　二十二卷。明薛應旂撰。

應旂有《四書人物考》，已著錄。是集爲應旂所自編。

藝　文

許穀《哭方山年丈四首》（存目）

又《方山壽詞》（存目）

薛天華《贈薛方山督學兩浙序》（存目）

吴承恩

論　述

綜　論

陳文燭《吳射陽先生存稿叙》　吳汝忠卒幾十年矣，友人陸子遙收其遺文，而表孫進士丘子度梓焉。問叙於陳子。往陳子守淮安時，長興徐子與過淮。汝忠往丞長興，與子與善。三人者呼酒韓侯祠内，酒酣，論文論詩不倦也。汝忠謂：文自《六經》後，惟漢、魏爲近古；詩自《三百篇》後，惟唐人爲近古。近時學者，徒謝朝華而不知畜多識，去陳言而不知漱芳潤，即欲敷文陳詩，溢縹囊於無窮也，難矣。徐先生與余深韙其言。今觀汝忠之作，緣情而綺麗，體物而瀏亮，其詞微而顯，其旨博而深。《明堂》一賦，鏗然金石。至於書、記、碑、叙之文，雖不擬古何人，班孟堅、柳子厚之遺也。詩詞雖不入六朝三唐，而詞尤妙絶，江湖寶之。其稿與所藏，泯滅殆盡，而家無炊火矣。余於汝忠有人琴俱亡之痛云。幸此編之行而述其大概，俟續《高士傳》者採焉。

李維楨《吳射陽先生選集序》　嘉、隆之間，雅道大興，七子力驅而近之

古，海內翕然鄉風。其氣不得靡，故擬者失而粗厲；其格不得逾，故擬者失而拘攣；其蓄不得儉，故擬者失而糅雜；其語不得凡，故擬者失而詭僻。至于今而失彌滋甚，而世遂以罪七子，謂李斯之禍秦，實始荀卿。而獨山陽吳汝忠不然。汝忠於七子中所謂徐子與者最善，還往倡和最稔。而按其集，又百餘年，更無可問矣。此冊有揖堂跋，凡文十六首，其《淮郡文獻志後序》一首，則蔗叟從《縣志》錄補。蔗叟又云，據《山陽詩徵》，尚有《淮安路醫獨不類七子友，率自胸臆出之，而不染於色澤，舒徐不迫，而亦不至促絃而窘幅。人情物理，即之在耳目之前，而不必盡究其變。蓋詩在唐與錢、劉、元、白相上下，而文在宋與廬陵、南豐相出入。至於扭織四六若蘇端明，小令新聲若《花間》、《草堂》，調宮徵而理經緯，可諷可歌，是偏至之長技也。大要汝忠師心匠意，不傍人門戶籬落，以釣一時聲譽，故所就如此。【略】汝忠善吾郢人陳玉叔，玉叔行其集，盛有所稱引。今勳卿丘公汝洪者，母夫人於汝忠爲出，禮稱離孫。丘公念母，而念母之舅氏，復搜集玉叔所未及錄者，已病其太繁，屬不佞校刪而爲之叙。吳有遺愛於丘，丘所以報吳，久而不忘，皆人倫懿美，出於是集之外。嗟乎！此不佞所貴於汝忠能自爲汝忠者也。南新市人李維楨本甯父撰。

吳國榮《射陽先生存稿跋》 射陽先生髫齡，即以文鳴於淮，投刺造廬，乞言問字者恆相屬。顧屢困場屋，爲母屈就長興倅；又不諧於長官，是以有荆府紀善之補。歸田來益以詩文自娛，十餘年以壽終。奈絕世無繼，手澤隨亡，烏乎傷哉！昔人謂生前富貴，死後文章，先生所值，一何奇也！文福難兼齊，而造物忌多取，信矣。丘子汝洪親猶表孫，義近高弟，從親交中徧索先生遺稿，將彙而刻之。庶幾存十一於千百，爲先生圖不朽耳。謀諸榮，榮以張子以衷、蔡子世卿皆辱先生忘年交者，相與校焉。夫三子何能供是役哉，魚豕之訛不免矣。獨念先生嘗謂：近之刻者，類博而不精，嗟乎！斯刻也，倘曰精焉，世必有知先生者矣。萬曆己丑仲春七日通家晚生吳國榮頓首書。

吳進《吳射陽遺集跋》 《射陽先生集》，予三十年前在朐山友人家見之，倉卒未及錄。先生無子，歿後遺稿散逸。邱正岡，先生姻戚也，宦歸搜羅刊行。先生英敏博洽，陳玉叔郡守設榻以待，點定其文，謂張右史以後，一人而已。熙臺潘先生重其文，爲忘年交。身雖老貢士，名出顯貴上。凡一時碑版、金石、祝嘏、贈送文辭，俱出其手。乾隆丁酉，予過老友書傳家，見案上殘本，借錄數篇，略存吾淮文獻。詩向有別本，家山夫先生謂有《續集》，惜未見。丁酉孟冬，後學進謹識。

冒廣生《射陽先生文存跋》 明邱司徒正綱刻《射陽存稿》四卷，又有《續錄》一卷，乾隆間吳山夫藏有全本。揖堂爲山夫從子，即未得見；今距揖堂時，又百餘年，更無可問矣。此冊有揖堂跋，凡文十六首，其《淮郡文獻志後序》一首，則蔗叟從《縣志》錄補。蔗叟又云，據《山陽詩徵》，尚有《淮安路醫學教授古逸先生傳》，今亦未見。《山陽志遺》載陳文燭序略云：陳子守淮安時，長興徐子與過淮。往汝忠丞長興，與子與善，三人者呼酒韓侯祠內，酒酣，論詩不倦也。汝忠謂：文自《六經》後，惟漢、魏爲近古，詩自《三百篇》後，惟唐人爲近古；近時學者，徒謝朝華而不知漱芳潤，即欲敷文陳詩，難矣。子與與余深韙其言。今觀汝忠之作，緣情而綺麗，體物而瀏亮，其詞微而顯，其旨博而深，收百代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沈辭淵深，浮藻雲駿，張文潛以後，一人而已。文燭號五嶽山人，余見黃陂陳士可家藏有其集，此序當刻集中，道遠未能假錄。汝忠文未脫明人習氣，然已病其太繁，屬不佞校刪而爲之叙。吳有遺愛於丘，丘所以報吳，久而不忘，皆人倫懿美，出於是集之外。嗟乎！此不佞所貴於汝忠能自爲汝忠者也。南新市人李維楨本甯父撰。

又 《山陽志遺》云：「《淮賢文目》載《西遊記》爲先生著。考《西遊記》舊稱爲證道書，謂其合於金丹大旨。元虞道園有序，稱此書係其國初長春眞人所撰，而《郡志》謂出先生手。天啓時去先生未遠，其言必有所本。」又云：「書中多吾鄉方言，其出淮人手無疑。意長春初有此記，先生爲之通俗演義，如《三國志》本陳壽，而演義則稱羅貫中」云云。又疑汝忠所撰爲《後西遊記》。山夫蓋未見長春眞人《西遊記》耳。長春所記爲紀行之書，與汝忠《西遊記》演玄奘取經事，固渺不相涉，不必斤斤置詞也。廣生又記。

段朝端《書抄本花艸新編後》 吾淮在明，推吳射陽爲制作大手，以歲貢官長興丞。《志》稱其英敏博洽，著作極夥，惜家貧無子；其甥邱正崗太僕爲刊《存稿》四卷，又《續》二卷，版本久失。予所見者，《射陽文存》，吳揖堂先生所輯，只雜文十六首。（予有抄本。）詩莫備於《山陽詩徵》，多至七十餘首。世傳《西遊記》出先生手，或係少年游戲之筆，《石亭紀事》考之極詳。吾友汪君澄伯，爲粟庵先生元孫，老屋數椽，楹書世守。予見其書目有吳某《花艸新編》一種，詫爲得未曾有，亟假以來，僅一殘鈔本，霉爛幾不可讀。蓋射陽所輯歷代詞選。明陳耀文有《花艸粹編》，取唐《花間集》、宋《草堂詩餘》爲名，

故先生選本曰《新編》。（內以宋人詞爲多，間有金、元人，料必上遡及唐，故臆定之如此。）第一行「《花艸新編》卷之幾」，次行「射陽吳承恩汝忠甫纂輯」。凡三卷：卷三中調，卷四、卷五長調。前二卷已不存，後不知尚有若干卷。間附評註，如鄧中齊（齋）《唐多令·旅恨》後云：「鄧中齊（齋）光薦，爲宋室遺老（民），恥居元代，故其詞淒涼掩抑，有身世之悲。」不知過錄，抑明經自著。惟紙墨敝渝，蠹蝕糾結，展讀不易，傳鈔料必更無此事，亦徒歸零落而已。然猶幸爲予所見，得以其名附見於此，自矜創獲。近正續修《縣志》，行將以此種入之《藝文》目中。己未二月廿三日。（此冊極厚，約百餘葉，半葉九行，行十八字，雖行楷而古意可掬。每句旁識以小朱規，上下闋中隔大朱規，至爲精審。奈觸手粉碎，歎惋彌日。蔗叟附記。）

《靜志居詩話》卷一四 吳承恩字汝忠，淮安山陽人，長興縣丞，有《射陽先生存稿》。汝忠論詩，謂：「近時學者，徒欲謝朝華之已披，而不知漱六藝之芳潤，縱詩溢縹囊，難矣。」故其所作，習氣悉除，一時殆鮮其匹。《楊柳青》云：「村旗誇酒蓮花白，津鼓開帆楊柳青。壯歲驚心頻客路，故鄉回首幾長亭。春深水漲嘉魚味，海近風多健鶴翎。誰向高樓橫玉笛？《落梅》愁絕醉中聽。」

《靈芬館詩話》續卷三 吳汝忠名承恩，有《射陽先生存稿》、《續稿》。詩筆清而不薄，澹而能雋。《對酒》云：「客心似空山，閒愁象雲集。前雲乍飛去，後已連翩入。」《齋居》云：「窗午花氣揚，林陰鳥聲樂。」《冬日送人》云：「馬蹄鳴凍雪，雅腹射斜陽。」《任長興尉作》云：「祇用文章供一笑，不知山水是何曹。」《秋興》云：「河漢白榆秋歷歷，江湖玄鳥晚飛飛。」數聯皆能脫去塵滓，翛然自遠。

《五雜俎》卷一五 小說野俚諸書，稗官所不載者，雖極幻妄無當，然亦有至理存焉。如《水滸傳》無論已。《西遊記》曼衍虛誕，而其縱橫變化，以猿爲心之神，以豬爲意之馳，其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歸於緊箍一咒，能使心猿馴伏，至死靡他，蓋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華光》小說則皆五行生克之理，火之熾也，亦上天下地，莫之撲滅，而眞武以水制之，始歸正道。其他諸傳記之寓言者，亦皆有可采。惟《三國演義》與《錢唐記》、《宣和遺事》、《楊六郎》等書，俚而無味矣。何者？事太實則近腐，可以悅里巷小兒，而不足爲士君子道也。

史之誣均。誣均則去此書則遠。余何從而定之？故以大道觀，皆非所宜有矣。以天地之大觀，何所不有哉？故以彼見非者，非也；以我見非者，非也。人非人之非者，非非人之非；人之非者，又其中之回目提綱及詩歌論贊中，多稱心猿意馬、金公木母等名，似非無謂可。於是兼存焉。」而或者迺亦以信。屬梓成，遂書冠之。時壬辰夏念一日也。

幔亭過客《西遊記題詞》 文不幻不文，幻不極不幻。是知天下極幻之事，乃極眞之事；極幻之理，乃極眞之理。故言眞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魔非他，卽我也。我化爲佛，未佛皆魔。魔與佛力齊而位逼，絲髮之微，關頭匪細。摧挫之極，心性不驚。此《西遊》之所以作也。說者以爲寓五行生尅之理，玄門修煉之道。余謂三教已括於一部，能讀是書者，於其變化橫生之處引而伸之，何境不通？何道不洽？而必問玄機於玉匱，探禪蘊於龍藏，乃始有得於心也哉？至於文章之妙，《西遊》、《水滸》實並馳中原。今日雕空鑿影，畫脂鏤冰，嘔心瀝血，斷數莖髭而不得驚人隻字者，何如此書駕虛游刃，洋洋灑灑數百萬言，而不複一境，不離本宗；日見聞之，厭飫不起，日誦讀之，穎悟自開也！故閑居之士，不可一日無此書。

笑蒼子《西遊證道書跋》 笑蒼子與澹漪子訂交有年，未嘗共事筆墨也。單閼維夏，始邀過蜩寄，出大略堂《西遊》古本，屬其評正。笑蒼子於是書，固童而習之者，因受讀而歎曰：「古本之較俗本，有三善焉。俗本遺卻唐僧出世四難，一也；有意續凫就鶴，半用俚語塡湊，二也；篇中多金陵方言，三也。而古本應有者有，應無者無。令人一覽了然，豈非文壇快事乎？」

野雲主人《增評證道奇書序》 古人往矣。古人不可見而可見古人之心者，唯在於書。顧操觚染翰之家，何時何地，蔑有其書，皆煙飛燼滅，淹沒而不可傳者，必其不足以傳者也。其能傳者，皆古人之精神光焰，自足以呵護而不朽。或有微言奧義，隱而弗彰，則又賴後有解人，爲之闡發而揚榷之。其有言雖奧賾，解甚其鮮，而亦卒不泯滅者，則漆園、御寇之類是也。若夫稗官野乘，不過寄嘻笑怒罵於世俗之中，非有微言奧義，足以不朽，則不過如山鼓一鳴，熒光一耀而已。其旋歸於煙飛燼滅者，固其常事。乃有以《齊諧》野乘之書，傳之奕祀數百年之久，而竟不至煙燼者，則可知其精神光焰，自有不可泯滅者在，如《西遊記》是已。余方稚齒時，得讀《西遊》，見其談詭譎怪，初亦詫而爲荒唐。然又疑天壤之大，或眞有如是之奇人奇事，而吾之聞見局隘，未之或知也。及夷考史策，則影響茫然。詢之長老，僉曰：「此遊戲耳，孺子不足深究也。」然余見其書，洋洋灑灑，數十萬言，果無其事，則成此巨帙，將安用之？是人者，累筆費墨，禍棗災梨，亦頗費經營構撰，而漫云者。既無可與語，唯有中心藏之而已。又數年，既棄制舉業，益泛覽羣籍，見有《黃庭》、《二景》、《混元》、《鴻烈》、《抱朴》、《鶡冠》、《悟眞》、《參同》諸書，稍加尋繹，雖未測其高深，而天機有勃勃之意。其所論五行繳繞，往往托之神靈男女之間。因憶《西遊》之書，得毋與此相關會耶？取而復讀之，則見其每有針芥之合。余既不嫻修煉，訪之道流，又無解者，亦未敢遽信以爲必爾也。忽得西陵汪澹漪子評本，題之曰《證道奇書》，多列《參同》、《悟眞》等書，以爲之證，乃歎古人亦有先得我心者，第其評語，與余意亦未盡合，因重梓，乃爲增「讀法」數十則而序之。嗚呼！修丹證道而成神仙，自廣成、赤精、黃老以降，載在典籍，非盡誣誕，特仙骨難逢，俗情易溺，誠心求道之人，不少概見，而嬴政、漢武、文成、武利之屬，上下俱非其人，遂使後人得爲口實耳。洪崖先生曰：「子不離行，安知道上有夜行人？」則神仙種子，終亦不絕於世，而火盡薪傳，欲求斯道者，仍不能外於筆墨矣。但伯陽、莊、列之書，雖言道妙而無其階梯，《參同》、《悟眞》之類，雖有階梯而語多微奧。全眞、雲水之輩，且不能識其端倪，況大衆乎？今長春子獨以修眞之秘，衍爲《齊諧》稗乘之文，俾黃童白叟，皆可求討其度人度世之心，直與乾坤同其不朽，則自元迄明，數百祀中，雖識者未之前聞，而竟亦不至煙燼而泯滅者，豈非其精神光焰，自足以呵護之耶？今既得澹漪子之闡揚，後或更有進而悉其蘊者，則長春子之心，大暴於世，而修丹證道者日益多，則謂此本《西遊記》之功，直在五千、七笈、漆園、御寇之上也可。乾隆十五年歲次庚午春二月金陵野雲主人題於支瞬居中。

尤侗《西遊眞詮序》 三教聖人之書，吾皆得而讀之矣。東魯之書，存心養性之學也；函關之書，修心煉性之功也；西竺之書，明心見性之旨也。此心與性，放之則彌於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揆一也，而莫奇於佛說。一世界也，界而爲小千、中千、大千。天一而已，有忉利、夜摩諸名；地一而已，有歡喜、離垢諸名。且有輪圍山、香水海、風輪寶燄、日月雲雨、宮殿園林、香花鬘蓋、金銀琉璃、摩尼之類，無數無量無邊，至於不可說，不可說總以一言蔽之曰：

一切惟心造而已。後人有《西遊記》者，殆《華嚴》之外篇也。其言雖幻，可以喻大；其事雖奇，可以證眞；其意雖遊戲三昧，而廣大神通具焉。知其說者，三藏卽菩薩之化身；行者、八戒、沙僧、龍馬，卽梵釋天王之分體；所遇牛魔、虎力諸物，卽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之變相。由此觀之，十萬八千之遠，不過一由旬，十四年之久，不過一剎那。八十一難，正五十三參之反對；三十五部，亦四十二字之餘文也。蓋天下無治妖之法，惟有治心之法，心治則妖治。記西遊者，傳《華嚴》之心法也。雖然，吾於此有疑焉。夫西遊取經，如來教之也。而世傳爲丘長春之作。《元史・邱處機傳》稱爲神仙宗伯，何慕乎西遊！豈空空玄玄，有殊途同歸者耶？然長春微意，引而不發。今有悟一子陳君，起而詮解之，於是鈎《參同》之機，抉《悟眞》之奧，收六通於三寶，運十度於五行，得將修多羅中有爐鼎焉，優曇鉢中有梨棗焉，阿闍黎中有嬰兒姹女焉。彼家采戰，此家燒丹，皆波旬說，非佛說也。佛說如是奇矣，更有奇者，合二氏之妙而通之於《易》，開以乾坤，交以坎離，乘以姤複，終以旣濟、未濟，遂使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會歸於《西遊》一部。一陰一陽，一闔一辟，甚爲變易也，甚爲不易也，吾烏乎名之哉？然則奘之名玄也，空、能、靜之名悟也，兼佛老之謂也。舉夫子之道一以貫之，悟之所以貞夫一也。然老子曰：「道生一。」佛子曰：「萬法歸一。」一而三，三而一者也。以悟一之書，告之三教眞人，必有相視而笑者。昌黎有云：「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孔子者習聞其說，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吾師乎，吾不知其爲誰乎？若悟一者，豈非三教一大弟子乎？吾故曰：能解《西遊記》者，聖人之徒也。康熙丙子中秋西堂老人尤侗撰。

張書紳《新說西遊記自序》 此書由來已久，讀者茫然不知其旨。雖有數家批評，或以爲講禪，或以爲談道，更又以爲金丹採煉，多捕風捉影，究非西遊之正旨。將古人如許之奇文，無邊之妙旨，有根有據之學，更目爲荒唐無益之談，良可嘆也。予欲以數月之暇，注明指趣，破其迷罔，喚醒將來之學者，此亦往者不可惜，來者猶可追也，不知有當否？

又《西遊記總論》 予幼讀《西遊記》，見其奇奇怪怪，忽而天宮，忽而海藏，忽說妖魔，忽說仙佛，及所謂心猿、意馬、八戒、沙僧者，茫然不知其旨。嘗問人曰：「《西遊記》何爲而作也？」說者曰：「是講禪也。是談道也。」

又《西遊記總評》 《西遊》一書，古人命爲證道書，原是證聖賢儒者之道。至謂證仙佛之道，則誤矣。何也？如來對三藏云：「閻浮之人，不忠不孝，不仁不義，多淫多佞，多欺多詐。」此皆拘蔽中事，彼仙佛門中，何嘗有此字樣。故前就孟蘭會，以及化金蟬，已將作的題目本旨，一一點明。且不特此也。就如傳中，黑風山、黃風嶺、烏雞國、火焰山、通天河、朱紫國、鳳仙郡，是說道家那一段修仙？是說僧家那一種成佛？又何以見得仙佛同源？金丹大旨，求其註解，恐不能確然明白指出。直乃強爲渺幻，故作支離，不知《西遊記》者也。長春原念人心不古，身處方外，不能有補，故借此傳奇，實寓《春秋》之大義。誅其隱微，引以大道，欲使學者煥然一新。無如學者之不悟也，悲夫！《西遊》又名《釋厄傳》者何也？誠見夫世人，逐日奔波，徒事無益，竭盡心力，虛度浮生。甚至傷風敗俗，滅理犯法，以致身陷罪孽，豈非大厄耶？作者悲憫於此，委曲開明，多方點化，必欲其盡歸於正道，不使之復蹈於前愆，非「釋厄」而何？《西遊》一書，以言仙佛者，不一而足。初不思佛之一途，清靜無爲，必至空門寂滅而後成。卽仙之一道，雖與不同，

然亦不過採煉全眞，希圖不死。斯二者，皆遠避人世，惟知獨善一身。以視斯世斯民之得失，漠不相關。至於仁義禮智之學，三綱五倫之道，更不相涉。此仙佛之事也。今《西遊記》是把《大學》誠意正心克己明德之要，竭力備細寫了一盡，明顯易見，確然可據，不過借取經一事以寓其意耳，亦何有於仙佛之事哉！《西遊記》稱爲「四大奇書」之一，觀其龍宮海藏、玉闕瑤池、幽冥地府、紫竹雷音，皆奇地也。玉皇王母、如來觀音、閻羅龍王、行者、八戒、沙僧，皆奇人也。遊地府，鬧龍宮，進南瓜，斬業龍，亂蟠桃，反天宮，安天會，盂蘭會，取經，皆奇事也。西天十萬八千里，勘斗雲亦十萬八千里，往返十四年五千零四十八日取經，即五千零四十八卷，開卷以天地之數起，結尾以經藏之數終，眞奇想也。詩詞歌賦，學貫天人，文絕地記，左右回環，前伏後應，眞奇文也。無一不奇，所以謂之奇書。微子去殷，張良辭漢，施耐庵隱於元，賈閬仙隱於僧，憶邱長春，亦一時之大儒賢者，乃不過托足於方外。耳味其學問文章，品誼心術，無非經時濟世，悉本於聖賢至正之道，並無方外的一點積習。蓋即當時之水鏡黃石，一隱君子也。《西遊》一書，其事則極幻，其意又極隱，若再不明白解說，深文浮衍，讀者愈疑而莫知從入之處矣。是以開解處只求明白爽快，即使三尺之童子，讀之亦顯然易知，方上不負前人之作，下有裨於後之學者也良□矣。《西遊》一書，是把一個人，從受胎成形起，直寫至有生以後。又從有生以後，直寫到老，方纔罷手。分而言之，有唐僧、行者、八戒、沙僧、白馬之疎。合而計之，實即一人之四肢五臟全形耳。五聖成眞，是人一生之事業已完。有此功德文章，自可以垂千古而不朽，此即長生之學，此即至善之旨也。仙佛之事，與人世無涉，且幻渺而不可知。人事之常，日用之所不可離，雖愚夫愚婦，莫不共知。若必以人事之所不可知者解之，則何如以人事之所共易知者解之。與其以世事之無益者而強解之，則何如以人生之有益者而順釋之。孟子云：「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方纔作得將相，方纔建得功業，方纔成得大聖大賢，是正面寫而明言之。彼三藏之千魔百怪，備極苦處，歷盡艱難，方纔到得西天，取得眞經，成得正果，是對面寫而隱喻之。《孟子》一章，是言綱領指趣。《西遊》一部，正是細論條目功夫。把一部《西遊記》，即當作《孟子》讀亦可。

八百里黃風嶺，八百里荆棘嶺，八百里稀柿河，八百里獅駝國，問其名皆八，究其處有七，皆人生之大魔障也。《西遊記》，當名《遏欲傳》。一洞魔王，有一洞魔王的名號。一處山林，有一處山林的事件。則必一回有一回的旨趣。古人命名作書，原各有取意，讀者不得其解，概以心猿意馬混過，以粧門面。夫心猿意馬，只解得白馬悟空，如何解得山國魔洞。試思平頂山、西梁國，是何解？大力王、伭英洞，是何說？豈亦以心猿意馬解之耶？一部書中，魔怪前後重見者有四：牛魔王、青獅子、奎木狼、賴頭黿。南華《莊子》是喻言，一部《西遊》亦是喻言。故其言近而指遠也。讀之不在乎能解，全貴乎能悟，惟悟而後解也。《西遊》一書，本文亦似平平，極其淺近。探其旨趣，實天人性命之源也，處處皆言明心之要。而其理本淵微，故非深心者，不足以語此。夏日長天炎暑，日夜難禁，竊思有向日都中所序之《西遊記》，尚在懸閣，於是以六月二十六日覓本，至七月初九日十四日夜，草稿粗成，至閏七月二十日，眞本筆削初定。是非不能自知，而所謂炎暑者，不知消歸何有矣。名爲《消魔傳》，信不誣也。乾隆十三年閏七月，羊城誌。《西遊》一書，皆因講的是和尚取經，且又有心猿意馬之舊號，長生不死之名色，人一書，皆因講的是和尚取經，且又有心猿意馬之舊號，長生不死之名色，人再不作經書之想，又何有於正心誠意之文也。至於或爲採煉，或爲太極，紛紛議論，驚奇立異，徒爲幻渺，豈知差之毫釐，遠之千里，而卒至不能貫通。謂非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古人作書，其旨深奧，惟恐後人之不解，雖以批而解之，以告後人。至批解之而後人仍不明，則此書何貴有此一解，後人何賴有此一解，我又何必多此一解。前閱數家之批，筆墨富麗，議論風生，超然有高出千古之意。予實庸才，愧不能有此，乃不過平平常常直捷了當，止將全部的本旨大意註明，前後的脈絡線索分清。實一時之草創。至於潤色，以待之博物君子。《西遊記》卻從東勝寫起，唐僧又在中華，其相隔不知幾萬千也，如何會合得來？看他一層一層，有經有緯，有理有法，貫串極其神妙，方知第一回落筆之際，全部的大局，早已在其胸中，非是作了一段，又去想出一段也。或謂孫行者大鬧天宮，普天神將尚且不能擒拿，西天路上區區小妖，反又不能取勝，似此荒唐，何乃自相矛盾？初不知斷章取義，其中原有至理。即如鬧天宮，原是寫小人。譬如有一小人，在此橫行，即有許多君子，實在亦無法可制。此其一也。又如火雲洞，原是講借債。未借之先，就是鐵羅漢，亦不能相強。既借之後，就是李老君，亦

不能相抗。此原理之不勝，非力之不勝也。故交戰處，原寫本題之妙意，人情世事之至理，若眞認作刀兵，則誤矣。何謂怪？蓋乃非常之謂也。心無物欲，神氣自然和平，一有所私，舉動各別，面貌非常，此其所以爲怪也。釘鈀棒杖，乃卽人心之主杖，故隨心變化，恁意捲舒。獨是八戒之鈀，非不利而且美，惟其有勾齒，終不如棒杖之正直。是以貪嘴愛懶，此其所以常想丈人也。人心物欲多端，則茅柴滿腹，釘鈀二字，設想絕妙。非是鈀地之寶，正是耕心之具。安能盡得八戒之鈀，爲人心之大快也哉！《西遊》一書，以言求放心者不一。夫《西遊》固有求放心，然求放心，實不足以盡《西遊記》。一部《西遊記》共計一百回，實分三大段。再細分之，三段之內，又分五十二節。每節一個題目，每題一篇文字。其文雖有長短大小之不齊，其旨總不外於明新止至善。何爲三大段，蓋自第一回起至第二十六回止，其中二十二個題目，單引聖經一章，發明《大學》誠意正心之要，是一段。又自二十七回起至九十七回止，共二十七個題目，雜引經書以見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也，是一段。末自九十八回起至一百回止，共是三回，總結明新止至善，收挽全書之格局，該括一部之大旨，又是一段。

遊字卽是學字，人所易知。西字卽是大字，人所罕知。是「西遊」二字，實註解「大學」二字，故云「大學」之別名。人必於此二字體會了然，全部文義則自不難曉矣。每節題目妙意雖各有不同，不能無此疆彼域之分。然而收挽過接處，其脈聯絡貫串，實又未嘗不是一氣。故分而言之，似有三大段，一百回五十二節之疎。合而計之，始終全部，只是一篇之局。是分有分之奇，合又有合之妙。每章起句，不惟挽清上意，扣定本題，兼且照定結尾，亦並埋伏下傳。所以分看是一百回，合看實是一回。但有看出者，亦有看不出者。有批到者，亦有誤失者。不可不知。海內相傳有「四大奇書」，其中或有《封神傳》。雖其文義深奧，不可驟解，觀其結尾三回，似與《西遊》相合無二，量非無學無識者之所能爲也。皆因世遠年久，爲時淹沒，人但聞四大奇書之名，實不知四大奇書之實，遂誤以《三國誌》補之。試思《三國》據實呈情，乃史館之實錄，何得稱爲奇書？今其數目雖是，惜其名色已非。是否有當，姑留此筆以爲異日之一驗。其名曰「西遊」，其實卻是大學之道，已奇。明明寫的是魔傳，不知卻是種種的文章，更奇。然猶未也。最奇妙處，全在按定心猿以及「江流出世」一段，便騰出許多地步。迨至心猿歸正，自然合拍，以下順手拈來，其書不難成矣。眞有旋天轉地之手，巧奪乾坤造化之妙。卽使天仙設想，恐亦不能再出其右。定海神針鐵，妙不可言。言人心上原要有針線，不過看通其文意卽了，何必定深究其所生。況此不過一乳名，初無甚緊要關係，在爲父母者原無所不命，而當日未必亦於此卽有心，在後世就生出許多的議論見解。嗚呼！鄭國遠矣，固不得趨而視之，莊公沒矣，亦不能起而問之。若必如是解，則晉文公名重耳，豈眞兩重耳朵耶？曹操名阿瞞，豈又瞞

其父之所生耶？誠如是，則世更有以雞犬牛羊命名者，不知又當作何解？在古人未必有此事，在後世卻強要作此解，不過徒以文字之相害耳，烏足以夫子之文章。人若不讀《西遊》之文章，不知《西遊》之文章，而欲以筆墨堆砌，讀古人之書？烏足以解古人之書也？《西遊》一書，不惟理學淵源，正見其文法井井。看他章有章法，字有字法，句有句法，且更部有部法，處處埋伏，回回照應，不獨深於理，實更精於文也。後之批者，非惟不解其理，亦並沒註其文，則有負此書也多矣。

道。詩詞傳賦之文，周秦唐漢之時，已無不作。降而稗官野史之傳奇，多係小說，雖極其精工靈巧，亦覺其千手雷同，萬章一法，未爲千古擅場之極作也。孔子云：述而不作。蓋上焉者不敢作，下焉者又不肯作，回翔審視，幾無可下筆之處矣。長春計及於此，所以合三者而兼用之，本孔孟之深心，周漢之筆墨，演出傳奇錦繡之文章。其中各極其妙，眞文境之開山，筆墨之創見。寫一天宮，寫一地府，寫一海藏，寫一西天，皆前代之所閣筆，後世之所絕無，信非學貫天人，文絕地記者，烏足以道其隻字也？自古學已遠，文尚富麗，或以誇多，或以爭幻，此不過一大書店、藏經櫃耳。五尺之村童，錄之有餘，何足以言文？又何足以爲奇也？　人生學業不成，皆因物欲多故。外邊的魔障，卽是內裏的私欲。故云心生種種魔生也。若一直寫去，未免腐而無味。看他形容飲食之人，則寫出一蝎子精。言非禮之視，則畫出一多目怪。寫得奇異，狀得更奇異。

一路編年紀月，歷叙寒暑，魔怪本於陰陽，克復順乎四時，此乃以山岳作硯，雲霞作箋，長虹爲筆，氣化爲文，讀之如入四時寒暑之中，俯仰其間，而莫識風雲之奧妙也。　天地以太極生兩儀四象，樹木以根本發枝葉花果，人以一心生出仁義禮智，一身行出忠孝廉節，是人生在世，如同天地，如同樹木，則學問文章原本天地之自然。不是長春作出天地自然之文章，正是天地自然有此文章，不過假長春之筆墨以爲之耳。夫天地至大，卻不遍寫，起首落筆第一句，先寫一東勝神洲，寫一花果山，眞是妙想天開，奇絕千古。夫東勝緊對西天，神洲緊對佛天，心之精靈無所不通，故曰神洲。身之德行無所不備，故曰佛天。一東一西，一神一佛，以海比地，以西作天，由花結果，從地昇天，自心生海島，樹長神洲，以見根深者葉茂，本固者枝榮，莫不本陰陽之氣化，至理之本然。是以有天地卽有風雲氣化，有樹木卽有枝葉花果，有人卽有仁義禮智之心，忠孝廉節之事。是風雲氣化乃天地自然之文章，枝

來，無筆不是《大學》，無處不是學道。講大學之道，尤爲精極。古人作書，凡有一篇妙文，其中必寓一段至理。故世未有無題之文也。後人不審其文，故云齊天大聖。看他處處抱定，回回提出，實亦文章顧母之法。三藏眞經，不究其理，概以「好文字」三字混過，不知是祭文，是壽文，是時文，是古文。何以皆是五千零四十八卷？蓋按《大學》之字數而言也。細查《大學》經傳、朱註字數，聖經二百零五字，十章二千五百四十八字，小註只云一千五百四十六字，不知何故？朱註三千一百三十三字，序文五十六字，章傳一百零五字，共合五千零四十七字，尚少一字，其數不符，或計算之差？抑亦古今之不知是《出師表》，寫出老臣之丹心，還是《陳情表》，作出孝子之天性。古人作書，原如風雲展轉，文理相因。後人批書，竟是秦楚各天，毫不相涉。是古人之作書，原自爲古人之書，初不計後人之有批。殊不知後人之批書，只自爲後人之批，並不問古人之所作也。《西遊》原本，每爲後人參改筆削，以自作其聰明。殊不知一字失實，其理難明，文義不可讀矣。安得古本錄之，以爲人心之一快。或問《西遊記》果爲何書？曰：實是一部奇文，一部妙文。其中無題不作，無法不備，乃卽長春之一部窗稿，並無別故。但人每以方外之元微，而多岐其說，及細究其文藝題目，則亦無可疑議矣。按：邱長春，名楚機，道家北宗有七祖長春，乃其中之一，勝跡皆在東海勞山。時應元祖之聘，與弟子一十八人居於燕京西南之長春宮，故此又稱長春眞人。蓋卽今之白雲觀也。元人每作傳奇，多摘取中節二十七題，以發明朱註氣稟異空。又何以云空不異色？蓋空卽指修己爲學之事也。人看是個空的，殊不人欲之要，文章局面，似迥不同。不知其中之題目，則無絲毫有異。《西知道明德立之後，祿位名壽無不在其中，與有者無少間，故曰不異色。由是遊》二字，實本《孟子》引《詩》「率西」二字。物欲不除，氣稟不化，其德不富貴之可見者而言。此原身外之物，毫無益於身心。性命雖有若無，故曰不明；其德不明，其民亦不新，至善不可止矣。看他先從氣稟人欲，轉到明異空。又何以云空不異色？蓋空卽指修己爲學之事也。人看是個空的，殊不德，又由明德轉到新民，然後結到止至善。一層一層寫來，方見學問之有功夫，更見文章之有次第。或問：一部《西遊記》，爲何其中寫了多少的妖魔怪物？夫妖魔怪物，蓋卽朱註所謂氣稟人欲之私也。朱註講的渾含，《西遊》實分的詳細。什麼是個氣稟？什麼是個人欲？人如何便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而其德便至不明？又必如何方不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迨至不拘不蔽之際，此妖魔之所以盡去，而其德亦不昏矣。是朱註發明聖經，《西遊》實又註解朱註。氣稟人欲，共擬二十五條，所以亦引二十五個題目，以明其義。凡人有一於此，皆足爲大德之累，而其德已不明，又何以得見本來之所固有，而以止於至善也。一部《西遊記》，若說是文章，人必不信。再說是經書《大學》文章，人更不信。惟其不信，方見此書之奇。一部《西遊記》三大段一百回五十二篇，卻首以「大學之道」一句貫頭。蓋路經十萬八千里，時歷十四年，莫非「大學之道」，故開卷卽將此句提出，實已包括全部。而下文一百回，三大段，五十二篇，俱從此句生出也。三藏眞經，蓋卽明新止至善，故曰唐三藏。明德卽是天理，故曰太白李長庚。大學原是大人之學，故世未有無題之文也。後人不審其文，故云齊天大聖。看他處處抱定，回回提出，實亦文章顧母之法。三藏眞經，不究其理，概以「好文字」三字混過，不知是祭文，是壽文，是時文，是古文。何以皆是五千零四十八卷？蓋按《大學》之字數而言也。細查《大學》經傳、朱註字數，聖經二百零五字，十章二千五百四十八字，小註只云一千五百四十六字，不知何故？朱註三千一百三十三字，序文五十六字，章傳一百零五字，共合五千零四十七字，尚少一字，其數不符，或計算之差？抑亦古今之異？然亦不可得而知矣。人心祇得一個，道心祇有一條，心顧可多耶？然云《密多心經》者何哉？蓋密者，靜也閉也，寂默也。聖人以此洗心滌慮，退藏於密也。多心卽氣稟人欲之私也，必須將此種心，條條滌洗，件件寂默，其德方明，而至善乃可止。此所以爲《密多心經》，實克己之全功也。一部《心經》，原講君子存理遏欲之要。何以云色不異空？蓋色乃像也，卽指名利富貴之可見者而言。此原身外之物，毫無益於身心。性命雖有若無，故曰不異空。又何以云空不異色？蓋空卽指修己爲學之事也。人看是個空的，殊不知道明德立之後，祿位名壽無不在其中，與有者無少間，故曰不異色。由是觀之，人以爲色者，不知卻是空。所謂「金也空，銀也空，死後何曾在手中」者是也。人以爲空者，不知卻是色，所謂「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築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者是也。再觀齊景公，有馬千駟，伯夷叔齊，民到於今稱之，孰有孰空？人亦可以概悟矣。玉皇張主，蓋言心也。天蓬元帥，實蔽塞此心者也。捲簾大將，開明此心。九齒釘鈀，頓開心上之茅塞者也。克己復禮，原是心上的一部功夫。所以降妖捉怪，純以行者之爲首先要務也。《西遊》每寫一題，源脈必伏於前二章，此乃隔年下種之法，非冒冒而來也。譬如欲寫一豬八戒，先寫一黑熊精。欲寫一鐵扇仙，先寫一琵琶洞。欲寫一寶像國，先寫一試禪心。不惟文章與文章接，書理與書理接，而且題目與題目接，妖怪與妖怪接矣。看他如許一部大書，裏面卻沉沉靜靜，並無一字飛揚。齊齊整整，亦無一回長短。養成學問，練就手筆，所固有，而以止於至善也。一部《西遊記》，若說是文章，人必不信。再說讀之最足以收心養性。古人典籍多矣，何獨《西遊》稱奇？且緇衣蕭寺，深是經書《大學》文章，人更不信。惟其不信，方見此書之奇。一部《西遊記》三大段一百回五十二篇，卻首以「大學之道」一句貫頭。蓋路經十萬八千里，時歷十四年，莫非「大學之道」，故開卷卽將此句提出，實已包括全部。而下文一百回，三大段，五十二篇，俱從此句生出也。三藏眞經，蓋卽明新止至善，故曰唐三藏。明德卽是天理，故曰太白李長庚。大學原是大人之學，凡有一篇妙文，其中必寓一段至理。故世未有無題之文也。後人不審其文，故云齊天大聖。看他處處抱定，回回提出，實亦文章顧母之法。三藏眞經，不究其理，概以「好文字」三字混過，不知是祭文，是壽文，是時文，是古文。何以皆是五千零四十八卷？蓋按《大學》之字數而言也。細查《大學》經傳、朱註字數，聖經二百零五字，十章二千五百四十八字，小註只云一千五百四十六字，不知何故？朱註三千一百三十三字，序文五十六字，章傳一百零五字，共合五千零四十七字，尚少一字，其數不符，或計算之差？抑亦古今之異？然亦不可得而知矣。人心祇得一個，道心祇有一條，心顧可多耶？然云《密多心經》者何哉？蓋密者，靜也閉也，寂默也。聖人以此洗心滌慮，退藏於密也。多心卽氣稟人欲之私也，必須將此種心，條條滌洗，件件寂默，其德方明，而至善乃可止。此所以爲《密多心經》，實克己之全功也。一部《心經》，原講君子存理遏欲之要。何以云色不異空？蓋色乃像也，卽指名利富貴之可見者而言。此原身外之物，毫無益於身心。性命雖有若無，故曰不異空。又何以云空不異色？蓋空卽指修己爲學之事也。人看是個空的，殊不知道明德立之後，祿位名壽無不在其中，與有者無少間，故曰不異色。由是觀之，人以爲色者，不知卻是空。所謂「金也空，銀也空，死後何曾在手中」者是也。人以爲空者，不知卻是色，所謂「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築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者是也。再觀齊景公，有馬千駟，伯夷叔齊，民到於今稱之，孰有孰空？人亦可以概悟矣。玉皇張主，蓋言心也。天蓬元帥，實蔽塞此心者也。捲簾大將，開明此心。九齒釘鈀，頓開心上之茅塞者也。克己復禮，原是心上的一部功夫。所以降妖捉怪，純以行者之爲首先要務也。《西遊》每寫一題，源脈必伏於前二章，此乃隔年下種之法，非冒冒而來也。譬如欲寫一豬八戒，先寫一黑熊精。欲寫一鐵扇仙，先寫一琵琶洞。欲寫一寶像國，先寫一試禪心。不惟文章與文章接，書理與書理接，而且題目與題目接，妖怪與妖怪接矣。看他如許一部大書，裏面卻沉沉靜靜，並無一字飛揚。齊齊整整，亦無一回長短。養成學問，練就手筆，

學》文字，其妙不可以言，其苦不堪再問矣。《西遊》一書，原是千古疑案，海內一大悶葫蘆。但其爲文，有據理直書者，有隱寓者，亦有借音借字者，更有止可意會，而不可以言傳者。《西遊》一書，原本眞西山《大學衍義》而來。但西山止講格致誠正修齊，未及平治兩條。《西遊》因之，而亦如是。後至明祭酒邱瓊山，始續而補之。詳見《大學衍義》。蓋西山講的，原是一部至精之理學，長春作的，卻是一部絕妙之文章。其名雖有不同，而其義則一也。

如來住在雷音，大士又住在潮音，其寓意絕妙。總言學者格物致知，返本還元，除誦讀之外，再無別法。後人不悟，不求自己之雷音，反求西域之雷音，捨卻自己之潮音，轉尋南海之潮音，其計亦左矣。嘗言著書難，殊不知解書亦不易，何則？蓋少則不明，多則反晦，而言多語失，以致吹毛求疵，不知淹沒多少好書，批壞無限奇文，良可惜也！　奇書最難讀者，是查無書可查，問無人可問。有如一百件無頭大案，全要在心上細加研究，非得二三年深功，恐不能讀出其中之妙也。　如來何以單要坐蓮臺？蓋蓮取其出污泥而不染，以喻學者返本還元，盡性復初，非去其氣稟人欲舊染之污，而不得如其本來也。　夫何以爲觀音大士？蓋士爲學者之通稱，故曰士。觀音乃所以學大人之學者，故稱觀音大士。此指無位者而言，故又稱白衣大士。看他把方外的許多名目，全然附會成一部理學文章，此更覺奇。但不知當原果有此等名號？抑亦後人因作奇書，憑空捏設編造也？　《封神》寫的是道士，固奇。《西遊》引的是釋伽，更奇。細思一部《大學》，其傳十章，一字一句，莫非釋之之文，卻令人讀之，再不作此想，方見奇書假借埋藏之妙。　曹溪在廣東韶州府東南，內有南華寺，六祖嘗演法於此，乃仙境也。　此書不妙在談天說地，怪異驚人，正妙在循規蹈矩，不背朱註，將一部《大學》，全然借一釋字脫化出來，再令人意想不到，眞正奇絕。　一部《西遊記》以東字起，西字終，始於萬花店，結於婆羅密，此所以爲花果山，而遂名爲《西遊記》也。

王韜《新說西遊記圖像序》　《西遊記》一書，出悟一子手，專在養性修眞，煉成內丹，以證大道而登仙籍。所歷三災八難，無非外魔。其足以召外魔者，由於六賊。其足以制六賊者，一心而已。一切魔劫由心生，卽由心滅，此其全書之大旨也。唐三藏元奘法師取經西域，實有其事。此貞觀三年仲秋朔旦，賽裳遵路，杖錫遙征，旣得經像，薄言旋軫，以十九年春正月達於京邑，謁帝洛陽，曾譯《大唐西域記》十二卷，經歷一百三十八國，多述佛典因果之事。今以新舊《唐書》核之，所序諸國皆所不載，蓋史所錄者朝貢之艷，記所言者經行之地也。記中於俗尙土風、民情物產，概在所略，惟是侈陳靈怪，誕漫無稽，儒者病之。後世《西遊記》之作，並不以此爲藍本。所歷諸國，亦無一同者。卽山川道里，亦復各異。誠以作者惟憑意造，自有心得。其所述神仙鬼怪變幻奇詭，光怪陸離，殊出於見見聞聞之外，伯益所不能窮，夷堅所不能志。能於山經海錄中別樹一幟，一若宇宙間自有此種異事。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至今膾炙人口。演說者又爲之推波助瀾，於是人人心中皆有孫悟空在。世俗無知，至有爲之立廟者。而戰鬪勝佛，固明明載於佛經也。不知齊諧志怪，多屬寓言，洞冥述奇，半皆臆創，莊周昔日以荒唐之詞鳴於楚，鯤鵬變化，椿靈老壽，此等皆是也。虞初九百，因之益廣已。此書舊有刊本，而少圖像，不能動閱者之目。今余友味潛主人嗜古好奇，謂必使此書別開生面，花樣一新，特倩名手爲之繪圖。計書百回，爲圖百幅，更益以像二十幅，意態生動，鬚眉躍然見紙上，固足以盡丹青之能事矣。此書一出，宜乎不脛而走，洛陽爲之紙貴。或疑《西遊記》爲邱處機眞人所作，此實非也。元太祖駐兵印度，眞人往謁之於行帳，記其所經，書與同名，而實則大相逕庭。以方外的許多名目，全然附會成一部理學文章，此更覺奇。但不知當原果有此等名號？抑亦後人因作奇書，憑空捏設編造也？　《封神》寫的是道士，固奇。《西遊》引的是釋伽，更奇。細思一部《大學》，其傳十章，一字一句，莫非釋之之文，卻令人讀之，再不作此想，方見奇書假借埋藏之妙。　曹溪在廣東韶州府東南，內有南華寺，六祖嘗演法於此，乃仙境也。　此書不妙在談天說地，怪異驚人，正妙在循規蹈矩，不背朱註，將一部《大學》，全然借一釋字脫化出來，再令人意想不到，眞正奇絕。　一部《西遊記》以東字起，西字終，始於萬花店，結於婆羅密，此所以爲花果山，而遂名爲《西遊記》也。

劉一明《西遊原旨序》　《西遊記》者，元初長春邱眞君之所著也。其書闡三教一家之理，傳性命雙修之道。俗語常言中，暗藏天機；戲謔笑談處，顯露心法。古人所不敢道者，眞君道之；古人所不敢泄者，眞君泄之。一章一篇，皆從身體力行處寫來；一辭一意，俱在眞履實踐中發出。其造化樞紐，修眞竅妙，無不詳明且備。可謂拔天根而鑽鬼窟，開生門而閉死戶，實還元返本之源流，歸根復命之階梯。悟之者在儒卽可成聖，在釋卽可成佛，在道卽可成仙。不待走十萬八千之路，而三藏眞經可取；不必遭八十一難之苦，而一觔斗雲可過；不必用降魔除怪之法，而一金箍棒可畢。蓋西天取經，演《法華》、《金剛》之三昧；四衆白馬，發《河洛》、《周易》之天機；九九歸眞，明《參同》、《悟眞》之奧妙；千魔百怪，劈外道旁門之妄作；窮歷異邦，指腳踏實地之工程。三藏收三徒而到西天，能盡性者必須至命；三徒歸三藏而成正果，能了命者更當修勝。貞觀十三年上西，十四年回東，貞下有還原之

秘要；如來造三藏眞經，五聖取一藏傳世，三五有合一之神功。全部要旨，正在於此。其有裨於聖道，啓發乎後學者，豈淺鮮哉？憺(澹)漪道人汪象旭，未達此義，妄議私猜，僅取一葉半簡，以心猿意馬，畢其全旨，且注腳才子之書尚其文，詞華而理淺；神仙之書尚其意，言淡而理深。知此者，方可讀《西遊》。一、《西遊》貫通三教一家之理。在釋則爲《金剛》、《法華》，在儒則爲《河洛》、《周易》，在道則爲《參同》、《悟眞》。故以西天取經，發《金剛》、《法華》之秘；以九九歸眞，闡《參同》、《悟眞》之幽；以唐僧師徒，演修行應世之法，無不說盡。乃古今丹經中第一部奇書。知此者，方可讀《西遊》。一、《西遊》有轉生發之法，竊造化之道，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非一切執心着意，頑空寂滅之事。學者須要不着心猿意馬，幻身肉囊，當從無形無象處，辨別出個眞實妙理來，才不是枉費工夫。知此者，方可讀《西遊》。一、《西遊》大道，乃先天虛無之學，非一切後天色相之邪術。先將御女閨丹、爐火燒煉劈開，然後窮究正理，方有着落。知此者，方可讀《西遊》。一、《西遊》每回妙義，全在提綱二句上。提綱要緊字不過一二字。如首回，「靈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靈根」即上句字眼，「心性」即下句字眼。可見靈根是心性，心性是靈根，非修心性即修靈根。何等清亮，何等分明！如次回，「悟徹菩提眞妙理，斷魔歸本合元神」，「悟徹」即上句字眼，「斷魔」即下句字眼。先悟後行，悟以通行，行以驗悟，知行相需，可以歸本，合元神矣。篇中千言萬語，變化離合，總不外此提綱之義。回回如此，須要着眼。知此者，方可讀《西遊》。一、《西遊》取眞經，即取《西遊》之眞經。非《西遊》之外，別有眞經可取。是不過借如來傳經，以傳《西遊》耳。能明《西遊》，則如來三藏眞經，即在是矣。知此者，方可讀《西遊》。一、《西遊》每宗公案，收束處，皆有二句總結，乃全案之骨子。其中無數妙義，皆在此二句上着落，不可輕易放過。知此者，

又《西遊原旨再序》《原旨》一書，脫稿三十餘年矣。其初固鎮瑞英謝君即欲刻刊行世。余因其獨力難成，故未之許。嘉慶二年，乃郎思孝、思弟，欲了父願，摘刻讀法，並結詩一百首，已編於《指南針》中矣，然其意猶有未足也。丙寅秋月，古浪門人樊立之遊宦歸里，復議付梓，謝氏兄弟，亦遠來送資，時有烏畢君爾德、洮陽劉君煜九、陽峰白子玉峰，一時不謀而合，聞風幫助，余亦不得不如其願，爰是付梓，使初學者閱之，便分邪正，庶不爲旁門曲徑所誤矣。時大清嘉慶十五年歲次庚午春月素朴散人再叙。

又《西遊原旨讀法》 一、《西遊》之書，乃歷聖口口相傳、心心相印之大道。古人不敢言者，丘祖言之；古人不敢道者，丘祖道之。大露天機，所關最重。是書在處有天神護守，讀者須當淨手焚香，誠敬開讀。如覺悶倦，即合卷高供，不得褻慢。知此者，方可讀《西遊》。一、《西遊》立言，與禪機頗同。其用意處，盡在言外。或藏於俗語常言中，或托於山川人物中。或在一笑一戲裏，分其邪正；或在一言一字上，別其眞假。或借假以發眞，或從正以劈邪。千變萬化，神出鬼沒，最難測度。學者須要極深研幾，莫在文字

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乃三五合一，貞下起元之理。故唐僧貞觀十三年登程，路收三徒，十四年回東，此處最要着眼。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通關牒文，乃行道者之執照憑信，爲全部之大關目。所以有各國寶印，上西而領，回東而交，始終鄭重，須臾不離，大要愼思明辨，方能得眞。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大有破綻處，正是大有口訣處。惟有破綻，然後可以起後人之疑心，不疑不能用心思。此是眞人用意深處，下筆妙處。如悟空齊天大聖，曾經八卦爐鍛煉，已成金剛不壞之軀，何以又被五行山壓住？玄奘生於貞觀十三年，經十八年報讎，已是貞觀三十一年，何以取經時又是貞觀十三年？蓮花洞，悟空已將巴山虎倚海龍打死，老妖已經識破，何以盜葫蘆時，又變倚海龍？此等處大要着意。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通關牒文，有各國寶印，乃《西遊》之妙旨，爲修行人安身立命之處，即他家不死之方。此等處，須要追究出個眞正原由來。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每過一難，則必先編年記月，而後叙事，隱寓攢年至月，攢月至日，攢日至時之意。其與取經回東，交還貞觀十三年牒文，同一機關。所謂貞下起元，一時辰內管丹成也。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有着緊合尖處，莫如芭蕉洞、通天河、朱紫國三案。芭蕉洞，言火候次序，至矣盡矣。通天河，辨藥物斤兩，至矣盡矣。朱紫國，寫招攝作用，至矣盡矣。學者若於此處參入，則金丹大道，可得其大半矣。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有合說者，有分說者。首七回，合說也。自有五行山、雲棧洞、流沙河，是就唐僧了性未了命者言。一筆雙寫，示修性者爲而入無爲，由修命而至修性。丹法次序，火候工程，無不俱備。其下九十三回，或言正，或言邪，或言性，或言命，或言性而兼命，或言命而兼性，或言火候之眞，或撥火候之差，不過就一事而分晰〔析〕之，總不出首七回之妙義。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即孔子窮理盡性至命之學。猴王西牛賀洲學道，窮理也；悟徹菩提妙理，窮理也。斷魔歸本，盡性也。取金箍棒，全身披掛，銷生死簿，作齊天大聖，入八卦爐鍛煉，至命也。觀音度三徒，訪取經人，窮理也。唐僧過雙岔嶺，至兩界山，盡性也。收三徒，過流沙河，至命也。以至羣歷異邦，千山萬水，至凌雲渡，無底船，無非窮理盡性至命之學。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有劈邪歸正，有證名諱有二，不可一概而論。如玄奘、悟空、悟能、悟淨，言道之體也；三藏、行者、八戒、和尚，言道之用也。體不離用，用不離體，所以一人有二妖，小西天收黃眉，隱霧山除豹子，劈邪歸正也。眞人一意雙關，費盡多少老婆心。蓋欲人人成仙，個個作佛耳。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有寫正道處，有劈傍門處。諸山洞妖精，劈傍門也。諸國土君王，寫正道也。此全部本義。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所稱妖精，有正道中妖精，有邪道中妖精。如小西天、獅駝洞等妖，傍門邪道妖也。如牛魔王、羅刹女、靈感大王、賽太歲、玉兎兒，乃正道中未化之妖，與別的妖不同。得眞。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演卦象，有重複者，特因一事而發之，雖卦同而意別，各有所指，故不妨重復出之。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有最難解而極易解者。如三徒已到長命之處，即他家不死之方。此等處，須要追究出個眞正原由來。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每過一難，則必先編年記月，而後叙事，隱寓攢年至月，攢月至日，攢日至時之意。其與取經回東，交還貞觀十三年牒文，同一機關。所謂貞下起元，一時辰內管丹成也。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有着緊合尖處，莫如芭蕉洞、通天河、朱紫國三案。芭蕉洞，言火候次序，至矣盡矣。通天河，辨藥物斤兩，至矣盡矣。朱紫國，寫招攝作用，至矣盡矣。學者若於此處參入，則金丹大道，可得其大半矣。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有合說者，有分說者。首七回，合說也。自有五行山、雲棧洞、流沙河，是就唐僧了性未了命者言。一筆雙寫，示修性者爲而入無爲，由修命而至修性。丹法次序，火候工程，無不俱備。其下九十三回，或言正，或言邪，或言性，或言命，或言性而兼命，或言命而兼性，或言火候之眞，或撥火候之差，不過就一事而分晰〔析〕之，總不出首七回之妙義。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即孔子窮理盡性至命之學。猴王西牛賀洲學道，窮理也；悟徹菩提妙理，窮理也。斷魔歸本，盡性也。取金箍棒，全身披掛，銷生死簿，作齊天大聖，入八卦爐鍛煉，至命也。觀音度三徒，訪取經人，窮理也。唐僧過雙岔嶺，至兩界山，盡性也。收三徒，過流沙河，至命也。以至羣歷異邦，千山萬水，至凌雲渡，無底船，無非窮理盡性至命之學。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一、《西遊》有劈邪歸正，有證名諱有二，不可一概而論。如玄奘、悟空、悟能、悟淨，言道之體也；三藏、行者、八戒、和尚，言道之用也。體不離用，用不離體，所以一人有二妖，小西天收黃眉，隱霧山除豹子，劈邪歸正也。眞人一意雙關，費盡多少

如稱陳玄奘、唐三藏、孫悟空、孫行者、豬悟能、豬八戒、沙悟淨、沙和尚，正用也；稱唐僧、行者、呆子、和尚，借用也。正用專言性命之實理，借用兼形世間之學人，不得一例混看，方可讀《西遊》。一、《西遊》以三徒喻外五行之大藥，屬於先天，非後天有形有象之邪行可比。須要辨明源頭，不得在肉皮囊上找尋。知此者，方可讀《西遊》。一、《西遊》寫三徒，皆具醜相。醜相者，異相也。異相卽妙相。正說着醜，行着妙。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所以三徒到處人多不識，見之驚疑。此等處，須要細心辨別。知此者，方可讀《西遊》。一、《西遊》寫三徒本事不一：沙僧不變，八戒三十六變，行者七十二變。雖說七十二變。其實千變萬化，不可以數計。何則？行者爲水中金，乃他家之眞陽，屬命，主剛主動，爲生物之祖氣，統七十二候之要津，無物不包，無物不成，全體大用，一以貫之，所以變化萬有，神妙不測。八戒爲火中木，乃我家之眞陰，屬性，主柔主靜，爲幻身之把柄，祇能變化後天氣質，不能變化先天眞寶，變化不全，所以七十二變之中，僅得三十六變也。至於沙僧者，爲眞土，鎭位中宮，調和陰陽，所以不變。知此者，方可讀《西遊》。一、《西遊》寫三徒神兵，大有分曉。八戒、沙僧神兵，隨身而帶。惟行者金箍棒，變繡花針，藏在耳內，用時方可取出。此何以故？夫釘鈀、寶杖，雖是法寶，乃以道全形之事，一經師指，自己現成。若金箍棒，乃歷聖口口相傳，附耳低言之旨，係以術延命之法，自虛無中結就，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縱橫天地莫遮欄(編者：疑僞「攔」)，所以藏在耳內。這些子機密妙用，與釘鈀、寶杖，天地懸遠。知此者，方可讀《西遊》。一、《西遊》以三徒喻五行之體，以三兵喻五行之用。五行攢簇，體用俱備。所以能保唐僧取眞經，見眞佛。知此者，方可讀《西遊》。一、《西遊》寫悟空，每到極難處，拔毫毛變化得勝。但毛不一，變化亦不一。或拔腦後毛，或拔左臂毛，或拔右臂毛，或拔兩臂毛，或拔尾上毛，大有分別，不可不細加辨別。知此者，方可讀《西遊》。一、《西遊》寫悟空變人物，有自變者，有以棒變者，有以毫毛變者。自變、棒變，眞變也；毫毛變，假變也。知此者，方可讀《西遊》。人人知原旨，人人知原旨，人人得《西遊》。迷津一筏，普渡萬生，可以概而論，須要看來脈如何。來脈眞，則爲眞；來脈假，則爲假。萬勿以眞者作假，假者作眞。知此者，方可讀《西遊》。一、悟空到處，自稱孫外公，又題五百年前公案。孫外公者，內無也。五百年前者，先天也。可知先天之氣，自虛無中來，乃他家不死之方，非一己所產之物。知此者，方可讀《西遊》。一、《西遊》，孫悟空成道以後，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大鬧天宮，諸經，每爲妖精所困？讀者須將此等處，先辨分明，方能尋得出實義。若糊涂看去，終無會心處。蓋行者之名，係唐僧所起之混名也。混名之名，有以悟的必須行的說者，有以一概修行說者。妖精所困之行者，是就修行人說，莫得指鹿爲馬。知此者，方可讀《西遊》。一、《西遊》，唐僧師徒，每過一國，必要先驗過牒文，用過寶印，才肯放行。此是取經第一件要緊大事，須要將這個實義，追究出來。知此者，方可讀《西遊》。一、讀《西遊》，首先在正文上用功夫，翻來覆去，極力參悟，不到嘗出滋味實有會心處，不肯休歇。如有所會，再看他人注解，擴充自己識見，則他人所解之臧否可辨，而我所悟之是非亦可知。如此用功，久必深造自得。然亦不可自以爲是，尤當求師所證，方能眞知灼見，不至有似是而非之差。以上四十五條，皆讀《西遊》之要法。謹錄卷首，以結知音。願讀者留心焉。

梁聯第《栖雲山悟元道人西遊原旨叙》

《陰符》、《淸淨》、《參同契》，丹經也。《西遊》一書，爲邱眞君著作。人皆艷聞樂道，而未有能知其原旨者。其視《西遊》也，幾等之演義傳奇而已。余於戊午之秋，得晤栖雲山悟元道人於蘭州之金天觀，出其《修眞辨難》、《陰符》、《參同》諸經注解，蓋以大泄先天之秘，顯示還丹之方。最後出其《西遊原旨》一書，其序其注，其詩其結，使邱眞君微言妙義，昭若日星，沛如江海，乃知《西遊》一記，卽《陰符》也，卽《參同》也，《周易》也，《修眞辨難》也。《西遊原旨》之書一出，而一書之原還其原，旨歸其旨，直使萬世之讀《西遊記》者，亦得旨知其旨，原還其原矣。道人之功，夫豈微哉？一燈照幽寶，百邪自遁藏。從茲以往，人人讀《西遊》，人人知原旨，人人知原旨，人人得《西遊》。迷津一筏，普渡萬生，可以作人，可以作佛，可以作仙。道不遠人，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時嘉慶三年中秋前三日癸卯舉人靈武冰香居士渾然子梁聯第一峰甫題。

瞿家鏊《重刊西遊原旨序》 道莫備於《易》，而《易》始終一畫，是道之眞

諦惟一而已矣。一故眞，眞故一。天地以此位，聖人以此神，而其學天地聖人者，則必渾一與眞於一心。一則勿二勿三，眞則必誠必信。元微亹釐之界，非虛無寂滅之教所能識也。余自束髮受書時，竊見堯舜十六字之傳，雖歸於執中，實本於惟一。嘗持此旨觀二氏書，非執空之論，卽着相之談，惋惜者久之。數年前遊護國古寺，志永夏公出《西遊》一冊示余。偶一披閱，詭異恢奇，驚駭耳目，第視爲傳奇中之怪誕者。及詳閱其注釋，言言元妙，字字精微。其間比喻，皆取法於《易》象之旨而成，始知三教同源之論，信不謬也。因詢是書之由，蓋作於長春邱眞人，始注者爲悟一子，而繼注者則素朴老人悟元子也。夫眞人本眞以成人，卽本眞以著書。悟一子之注，固已悟眞中之一；素朴老人則更悟眞中之元，一中之元也。道之微妙，不如是闡哉？志永夏公不憚馳驅，越數千里拜老人門下，攜是書歸里，意欲翻刻流傳，俾學道者皆知正法眼藏；幸得諸善士樂助，勤成盛舉，不獨作者之心，注者之心，皆賴以長存兩間，並使後之覽斯書者，誠知道本於眞，眞本於一，而主吾心以宰之，則謂是書之爲十六字也可，卽謂是書之爲一畫也亦可。是爲序。時嘉慶二十四年己卯歲長至日吾山瞿家鏊撰。

楊春和《悟元子西遊原旨序》 嘗讀《莊子》斲輪之說，而不勝慨然也。聖賢《四書》、《六籍》，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其爲世所童而習、幼而安者，盡人而皆然也，顧安得盡人而領聖賢之精髓乎？審如是也，則龍門邱眞人《西遊記》一書，又何以讀焉？其事怪誕而不經，其言游戲而無紀，讀者孰不視爲傳奇小說乎？雖然，《莊子》抑又有言矣。「筌者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得兔，得兔而忘蹄。」蓋欲得魚兔，舍筌蹄則無所藉乎？既得魚兔，泥筌蹄則何以自然？數百年來，有悟一子之眞詮，而後讀之者，始知《西遊記》爲修煉性命之書矣。然其中有缺焉而未解，解焉而未詳者，則盡美而未盡善也。晉邑悟元子，羽流傑士也。其於《陰符》、《道德》、《參同》、《悟眞》，無不究心矣。間嘗三復斯書，二十餘年，細玩白文，詳味詮注，始也由象以求言，由言以求意，繼也得意而忘言，得言而忘象，更著《西遊原旨》，並撰讀法，缺者補之，略者詳之，發悟一子之所未發，明悟一子之所未明，俾後之讀《西遊記》者，以爲入門之筌蹄可也；卽由是而心領神會，以馴至於得魚忘筌、得兔忘蹄焉，亦無不可也。豈必盡如斲輪之說，徒得古人之糟魄已耶？嘉慶己未仲春月題於龍山書屋，皋邑介庵楊春和。

蘇寧阿《悟元子注西遊原旨序》 大道傳自太古，問答始於黃帝。問道於廣成子，言簡意賅。由漢唐以來，神仙迭出，丹經日廣。然皆發明微妙之旨，言理者多，言事者少。若是，既有悟者，卽有昧者。長春邱眞人，復以事明理，作《西遊記》以釋厄，欲觀者以事明理，俾學人易悟。後人仍有錯解，不悟立言之精義者。是書行於世，意尙不彰。幸得悟一子陳先生作解注，詳細指出，書中之玄妙奧義始明。然注中尙有未便直抉其精蘊者，亦有難以筆之於書者。今得悟元子劉先生原旨，其所未備者備，其所未明者明，以補陳注之缺。不但悟一子之注，卽成全璧，而長春眞人之本意，亦盡闡發宣露，無餘蘊矣。使讀《西遊記》之學人，合而觀之，一剎時間，爽然豁然惺悟於二悟子之悟矣。予本世之武夫魯漢，閱之尙覺開心快意，況世之文人墨士閱之，自必有觸境入處。是二子之注功翼《西遊》，《西遊》之書功翼宗門道教。自茲以往，悟而成道者，吾不知有恆河幾多倍矣。時在嘉慶六年歲次辛酉三月三日寧夏將軍仍兼甘肅提督豐寧蘇寧阿。

樊於禮《讀西遊原旨跋》 《西遊原旨》者，吾師悟元老人之所注也。老人博通典墳，學貫天人，師事龕穀仙，留得先天性命之秘旨，窮流指源，語一該萬，憂憫後學，師授罕覯，遂乃著書立說，以上衛正道，而下啓後蒙，婆心獨切，故著書最多。若《三易注略》、《周易闡眞》、《道德會義》、《參悟直指》、《會心集》、《指南針》，或作或述，皆期釋惑指迷，故言皆直指先天，不復作譬喻之詞，業已付剞劂，而公諸宇內矣。惟《西遊原旨》之作，較諸書最早，因卷帙繁多，工費甚鉅。同人每有請之者，師都不許。今諸書既竣，而請者愈衆，勤事更多。師不獲已，乃重加校勘而付之梓。計生平著述，此書最爲原起，而授刻獨後，所謂以此始，而亦以此終也。吾師之言曰：「丹經自《參同》而後，顯揭其旨者，莫過於《悟眞篇》爲字字歸元，誠丹經之宗主，大道之航輿也。彼二書者，或微奧而難通，或火候之未備。惟《西遊記》一書，借俗語以演大道，其間性命源流，工程次第，與夫火候口訣，無不詳明而且備焉。學者苟有志玩索，超凡入聖，無過此書矣。故《原旨》之作，較諸書更加詳愼，殫數十年精力，唯恐古人之書，有一字之未悉，又唯恐注釋之義，與古人之旨，有一字之不合者，此《原旨》之名，所由自表其用心焉耳。考邱祖道成之後，著《西遊記》一書，自元迄明，並未有解出眞義者。惟我朝山陰悟一子陳先生，獲遇眞傳，聞道之後，取《西遊》而爲之注釋，名曰《眞詮》。

其注既行，人始知《西遊》之作，非談天雕龍，汗漫成書者比。則凡知《西遊》爲闡道之書者，大抵自悟一子始。顧其爲注，炫於行文，而略於晰(析)理，遂至辭勝於義，俾書中眞妙，反掩埋而不彰。此《原旨》之注，眞有所不得已也。」禮讀《原旨》之注，而有味乎《西遊》之本旨，因並讀《眞詮》之注，而知其《西遊》之大旨。然則《原旨》之作，不但有功於《西遊》，卽悟一子之注，亦足以表其長而補其闕焉。昌黎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傳；莫爲之後，雖盛弗彰。」《眞詮》之注，得《原旨》之注而益彰，不更爲異地同心之良友也哉？禮少從孫韋西夫子遊，先生不棄凡陋，帖括之餘，微示經籍奧義，心竊慕之。又明告以章句占畢之學，不足以窮經而明理，必從達人正士遊，方足資其學問，且戒勿存畛域，以自限於師資。禮用是得謁吾師於金城之栖雲山。拜謁之後，師方以愚明柔強相期。不料擔荷不力，竟不克終學不至穀之訓，馳騖功名，縈心利祿，垂二十載，迄今視衰齒暮，毫無所聞。回思兩地師恩，俱極高原，自用暴棄，辜負實深焉。抑有幸者，禮以鄉曲猥鄙之材，從韋西先生遊，不數年而俗陋漸化，知親近於有道矣。自謁吾師以後，教以心地用功，廿年以來，漸能事事認眞，不苟且於財利，不震慕乎勢位，風波場中，頗能自立，勉強之功，少有可以信於心者，皆秉於師訓也，所得於師者多矣！人生得從正士遊，而稍知自愛，以不流於匪僻，謂非庸人之大幸也哉？至於理未能明，學無所獲，乃自非其人，非師之有所私秘也。今因刻《原旨》既竣，跋以蕪辭，一以明師教無隱之公，一以志平日廢學之過。惟願讀是言者，知著書之勞，用心之苦，不至輕易讀過，則私心且有望焉。大抵性命微旨，竅妙眞傳，非至人口訣，終未易展卷而獲。至於讀《原旨》之書，足知先天性命之學，原本《太易》、《陰符》、《道德》諸經，乃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之學，絕非世間庸夫俗子、文人學士，誤惑旁門，妄猜私議者可比。則此書之有益後學，正復無窮，禮之所及知者此耳，敢以告之同人。天山弟子笠夫樊於禮跋。

王陽健《西遊原旨跋》 竊聞導河必窮其源，朝宗必入於海，讀吾師所釋《西遊》而恍然矣。《西遊》，寓言也，如《易辭》焉，如《南華》焉，彌綸萬化，不可方物。苟非達天德者，孰能識其源流哉？迨《原旨》出而天機畢露矣，天機露而《西遊》丕顯矣。蓋道眼單傳，心源遙接，以理印理，以法印法，不啻覿面而譚。故將百回奧義，條分縷晰(析)，剝核見仁；而且承上起下，一氣貫徹，層次井然；從可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謂其序不可亂，而功

四一三

者也。而今而後，尊德樂道之士，熟玩則心中頓悟，誠叩則靈竅決開。且也辨大道於歧途，不至入鐵圍而忘返；顯天根於人事，庶幾得雲路而漸登。志士若果勉力深造，必能自得，不啻吾師覿面授之也。侍側愚徒馮陽貴跋。

夏復恆《重刊西遊原旨跋》 夫天地之間，廣矣大矣，無非道氣存焉。惟祖邱眞君《西遊》一書，包含萬象，內藏天機，數百年來，無人解得。向閱所有解者，或指爲搬運頑空。其所解者，皆未得其解，私議強猜，以爲是解不獨相交，或指爲爐火燒煉，或指爲男女陰陽，或指爲御女閨丹，或指爲心腎毀謗聖道，而且埋沒古人作書之婆心。幸吾師悟元老人《原旨》一出，則《西遊》之妙義顯然，始知爲古今修道者第一部奇書，可謂一燈照暗寶，光華普現矣。復恆於庚辰年，省師甘省栖雲山，請師所解《西遊》一書來楚南常郡護國庵，仰體師恩，正欲募化重刻，不期善士集會，各喜樂捐，刊刻全書，以廣方來，將見此解一出，而古人作書釋厄之婆心，從此彰然矣。楚南門人夏復恆謹跋。

張含章《通易西遊正旨序》 甚哉，先覺救世之心之切也！孟子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因時行道，跡雖不同，而救世之心則一也。邵子曰：三皇以道，五帝以德；三王以功，五霸以力：此又時勢之推移，雖聖賢亦無可如何者。嗟乎，繼力而後，則權詐巧僞，曷可勝言哉？此因果輪回、恬退謙下之教之所以不得不並行於天下也。使小人而知因果輪回，則自私自利之邪行可除；君子而知恬退謙下，則患得患失之貪念可泯。小人無邪行，則比戶可封；君子無貪念，則由仁義行。夫如是，朝野之間情通氣洽，而斯世有不登於隆古者乎？故曰：因時行道，迹雖不同，而救世之心則一也。然三教皆有宗傳，而歷年既多，不能無弊。李二曲曰：吾儒之教，原以經世爲宗。自宗傳晦而邪說橫，於是一變而爲功利之習，浸假則又以善筆札，再變而爲訓詁之習，浸假則又以誦經咒，建齋醮，工講誦，爲儒教之當然。愈趨愈下，而儒之所以爲儒，名存而實亡矣。釋氏之教，原以圓寂爲宗。自宗傳晦而詐僞起，於是一變而爲枯禪之說，再變而爲因果之說，浸假則又以造經像，勤佈施，爲釋教之當然。愈趨愈下，而釋之所以爲釋，名存而實亡矣。老氏之教，原以無爲爲宗。自宗傳晦而怪幻興，於是一變而爲長生之說，再變而爲符籙之說，浸假則又以誦經咒，建齋醮，乃用坎中之一陽，乾之元也。乾元能該《周易》三百八十四爻，鐵棒能降西天千魔萬怪。然資始不息而又無形可執契，所謂二用無爻位，周行遊六虛者非爲道教之當然。愈趨愈下，而道之所以爲道，名存而實亡矣。其怪幻猶甚，

歟？蓋世間之法，雖家國羈身，事業紛紜，然總不過審明時位，而善其措施，則可濟丹門修持。雖功法精微，非可僥得，然亦不過審明水火，而善爲抽添，則先難後獲。何以以金丹作脈絡？原大道至尊，待人而行。苟非有超凡脫俗之志，豈能擅窺其堂奧而希立體清虛？故必如悟空之越衆勇往，位證侯王，即孟子「人皆可以爲堯舜」之義也。及其尋師訪道，聞法歸來，止由自力於學，不求聞達於時。學尚簡默，潛心性理，得異人淵源之授，由是造詣益深。復取周、邵諸書及河洛圖解，日夜討求，務晰其理。因厭城市囂煩，家水簾洞裏，竟造龍宮取出金箍棒，打上森羅殿，扯碎生死簿，則修持之功非可托足，乃徙於峨山下，構斗室居焉，顏其額曰「與善堂」。環堵蕭然，優了手矣。齊天大聖者，言天亦同此道，非有異也。其鬧天宮，乃贊乾元先天而天弗違之義。乾元即道，道即乾元，亦非二也。開首七回，於悟空一人身上，明金丹至秘，非師莫度之旨。第九回，見人有身，而後先天乾坤，已變爲後天坎離，必得明法之長老，說明根源，九九功完，然後我之父母團圓，而父母之父母亦團圓。是明文王卦象，業已昭昭，則丹法實非造作。十回至十二回，明離火飛揚，神發爲知之害。自十三回至二十六回，則於玄奘四衆身上，演出攢簇五行以成丹，由人希天，天上天下祇有此一法，仙佛雖分門，其道則無異也。自二十七回至七十七回六章，或明眞心之不可暫離，或明二氣之宜詳辨，或明丹道法象於月，或明返魂亦在乎人，或明水火之不宜偏勝，或明旁門之自取殞身，或示眞鉛一味，或現虛無圈子，總教人善爲調濟，實力承當，毋生二念，則中樞既立，幻相難擾，外雖和光同塵，內則清濁悉辨，知言養氣，鑽透陰陽，知至行盡，則金丹自然得手。始於《道德》「有身爲大患之本」，終於《南華》北溟圖南，而老莊道中之規矩準繩備矣。七十八回至八十八回，乃細論還丹與金丹不同，先氣後液，非僅神化，其溫養之功亦異。亦如契後之亂辭，孔竅其門。或言授受之宜謹，或言因由之有在，或因前言之不足，而後重言之，或言善之固當爲，仍須韜晦之。末三回，則總括全部。其要緊叮嚀處，在說中途，說正路，不可歪一歪，渡來渡去總是一味水鄉鉛，可以發誓。水鄉鉛者，坎中之一陽，乾之元也，不可錯認了丹頭。猴王初學道，是孝子指師；玄奘初出門，是孝子引路；及還丹純熟，脫胎換骨，仍是孝子指往靈山：則孝子者，百行之先，仙佛之根也。學道務先敦倫。其以瑜迦之教作無爲妙相者，因乾元渾漠無朕，必於坤現。故以悟空必須佛降爲首，九九功完，念念皆佛爲終。但中間如來、觀音雖亦降伏妖魔，而天上星神地下靈吉毗籃等，亦都顯神通。則於多寡之間，似不相稱。不知自首至終，皆不外一部《多心經》。正如貫珠之線，通盤盡爲綰合。蓋空中不空者，幻相之心領神會。倘不以詮明記，而或以詮障記，詮有何味，更何有益？不但無益於目遊人，亦何益於《西遊》？是詮之不如無詮，一任《西遊》自在虛靈，玲玲瓏瓏、活活潑潑之爲愈也。蓋全記渡世慈航，分明指示，能靜中參悟之，空而眞相不空，無中不無者，無形可執，而無物不賴以資始資生，乾之元也。吾故曰明三教之一源也。無名子跋。

何廷椿《通易西遊正旨序》 先師張逢源，諱含章，蜀之成都人也。家貧自力於學，不求聞達於時。學尚簡默，潛心性理，得異人淵源之授，由是造詣益深。復取周、邵諸書及河洛圖解，日夜討求，務晰其理。因厭城市囂煩，非可托足，乃徙於峨山下，構斗室居焉，顏其額曰「與善堂」。環堵蕭然，優遊自得。一時慕道之士，多從之遊。平生博涉群籍，探源溯流，以爲聖賢仙釋，教本貫通。故自《六經》以至黃老，無不篤志研究，而尤邃於《易》。所著有《原易篇》、《遵經易注》。又以道經龐雜，學者罔識所歸，故爲手輯《道學薪傳》四卷，並梓於世。他如遁甲、堪輿、術數諸學，靡不實獲於心，每示人趨避，輒多奇驗。然其潔身自隱，不妄干人，以故道家粹然，而當時鮮有識者。余雖忝侍丹鉛，自愧鈍根鮮悟。竊見先師教人□道法門，必以守正卻邪爲主。且示之曰：「從古言道之書廣矣，未有以全體示人者。惟元代邱祖所著《西遊》，托幻相以闡精微，力排旁門極弊，誠修持之圭臬，後學之津梁也。」乃就其書手爲批註，以明三教一原。書成授於余。余拜而讀之，久欲公諸同好，而未之逮焉。先師年登大耄，含笑而終，今已十稔矣，而當時手澤如新。客秋袖至錦垣，將付之剞劂，余婿向氏昆季見之，願爲贊襄，共成此舉，經半載而工蔵。其書悉遵先師遺稿。第爲師門互相傳抄日久，亡其底冊，不免有亥豕之訛。是在學者會心不遠，勿以詞害意焉可已。先師志存闡道，弗以沽名，故並隱其姓字。茲刻亦依原式，以承師旨，而其苦心孤詣，有不可終沒者，特表而出之。是爲序。道光歲次己亥孟夏既望，記於眉山書舍。受業何廷椿謹識。

雨香《西遊記叙言》 《西遊記》無句不眞，無句不假。假假眞眞，隨手拈來，頭頭是道。看之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思之如抽繭剝蕉，層出不窮。解之以詮，如珠噴星漢，攀不可階；如錦織雲霞，梭成無縫。雖有游夏才也莫贊，況區區駑末，向來以悟一子詮是遵，好似一做官人官話。夫記也奚借乎詮顯，且難盡於詮指，抑敢竟以詮泄。必欲詮之，必親切有味，始令人觀

原非秘藏不露者。入大海撈針，不得針，另摸一針示人以爲即是，不知果是耶否？全記不作一浮談贅字，懷明記記不全者，略節要旨，方便記半，以私幸坐井觀耳。然而撈凡幾度，稿凡幾易，用心亦太困矣，妄心亦已甚矣。要覓眞針是，先須忘妄心，未曾磨鐵杵，那得繡花針？是耶否耶？亦祇是對月之穿，蹲山之釣，料應上仙翁海量，定不以蛙鳴科罪。咸豐七年丁巳重陽後三日庚寅力農人雨香盥沐謹志。

任蛟《西遊記叙言》《西遊記》，天書也，奥妙奇方，無般不載，泄諸經之所未泄。《黄庭》乃道德眞言，此記加以誓願宏深，莊嚴淨土，殆本諸娜嬛玉冊。特以道傳久晦，如果明言直指，卻不容全盤托出，雖欲面命耳提，又轉恐駭驚凡目，故以戲言寓諸幻筆，使無知愚賢不肖，皆能寓目以爲逍遥遊，得有大智慧大因緣人，參以修之悟之，登此慈航，實乃至人説法，一片度世慈悲心也，即所謂忠恕心也。誨之諄諄，俱係妙諦，一任聽之藐藐，例諸稗官小説爲戲言矣。從來諸經皆傳秘旨，惟秘也難闡。此記層層説難，難也非難。但以丹法視之，緒纘乎《陰符》、《南華》、《參同》諸作，不知實準羲皇卦易，春開三十六宫，堯舜授受，心傳一十六字乎？以及《大學》經傳十一章，《中庸》性命三十三章，《魯論》十卷，鄒《孟》七篇，精微悉載兹編。記如來曰「雖爲我門之龜鑒，實乃三教之源流」，洵非虚語也。是以《聖教序》云：「窺天鑒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而不免世人疑惑者，祇以仙佛異儒，別爲一端之説，久梗於胸，由是陷於一偏，泥於拘執，遂莫測其源，竟不能一其指歸焉。曰異端者，三教中各有分門，竊其端緒以自成一派，故曰旁門。旁門中亦皆有正果。至於歧途曲徑，更不足論，而總非最上一乘夫子言性與天道之端也。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不知性、不養性，即不能修身以立命，乃獲罪於天耳。倘肯豁然胸次，大道担承，信毋偏心，中毋執一，契諸《易》首乾坤，無爻位何以坎離爲用？稽諸《書》垂謨典，執兩端何以用中於民？印諸《大學》綱領十六字，須會得三「在」實在，證諸《中庸》開章十五字，要曉得三「之」所之。篤信無疑，直接聖賢性命的傳，當必有深識三教之本不異端，實同此一端者。懷明願祈普告同志，開發道心，所謂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是，幸勿以懷明爲私言誑世也見罪。戊午八年元旦戊寅日曹娥江人任蛟焚香恭贊。

朱敦毅《西遊記叙言》《西遊記》，性命書也，合三教而其揆一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性也，有命也，命也，有性也。天命之謂性，無聲無臭，至矣。性本善，乃歷劫最初之神。當其寂然不動，未發謂之中，於爻爲柔，於神爲陰，曰月魄，禮由陰生也。性即情之靜以爲之經，感而遂通，發皆中節謂之和，於爻爲剛，於神爲陽，曰日魂，樂由陽作也。情即性之動以爲之緯，魂之與魄，互爲室宅，情之與性，轉而相與，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命以是明，觀天命之，則義於是集，智於是立，鉛於是白，而爲道樞。觀天之道，命也，惟精惟一；執天之行，性也，允執厥中。智仁勇，天下之達德就是養勇，持其志而無害焉。氣有主帥。氣穴中之浩然者，勃如躍如，則塞乎天地之間，推情合性，性光圓靈輪月矣。邵子曰：「手探月窟方知物，腳躡天根始識人。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養微陽於此，包初陰於此。復姤之交，消息之機，物之終始，得朋喪朋，至誠無息，誠意愼獨，名生死始，法相如是，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致，其在斯歟？其在斯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居其室，出其言，應在千里。是以善養氣者能知言，知言者，即養就此物之浩然氣，以通萬物之客氣。所謂口須應心，心心相印，如立竿見影，如呼谷傳聲。人心道心，惟危惟微，言出乎身，加乎民，君子之樞機也。斯時太陽星西沒山根，太陽星東生海嶠，渾渾然，灝灝然，空色兩忘，有無互包。是故空中無極而太極，是故陳玄奘、悟空、悟能、悟淨，聲色化民云乎哉？西遊者，浮遊規中，明心見性，舉東以合西，魂魄自相拘，壹是皆以修身爲本，顧諟天之明命，記之所以符性命圭旨。戊午中秋前三日甲寅學者達齋朱敦毅贅述。

含晶子《〈西遊記〉評注自序》《西遊記》一書，爲長春邱眞人所著。世傳其本以爲遊戲之書，人多略之，不知其奥也。孩童喜其平易，多爲談助，予少時亦以爲談天炙輠之流耳。雖有悟一子詮解之本，然辭費矣。費則隱，閱者仍昧然，如河漢之渺無津涘也。予近多讀道書，溯源竟委，乃知天地間自有一種道理。近取諸身，尤爲切近。道家脈絡，原本一氣，亦本於吾儒養氣之説。能養氣者，莫如孟子。孟子受其傳於子思，以承道統，再後則遂失矣。河圖洛書，流入道教，陳希夷得之，後由此複歸於儒，濂溪、康節得之，而

道教分而爲三：一章奏，林靈素等之說也；一符籙，張道陵等之說也；一修煉，則禦女燒丹，如秦漢方士文成、五利之輩。其說愈多，其教愈詭，而人陷溺於中者，世難輩數，良可慨也！豈知仙道不外一氣，馴而養之，與吾家浩然之氣同出異名者也。仙家分南北二宗，北宗最顯。邱眞人入道最苦，得道最晚，實紹北宗之正派。特著此書，將一生所歷各劫，歷歷舉以示人。其不著爲道書，而反歸諸佛者，以佛主清淨，與道較近。道教漓其眞久矣，且陷於邪者，習之不正，足以誤人而病國。故以佛爲依歸，而與道書實相表裏。此《西遊記》所由作也。入道之門，修道之序，成道之功，深切著明，無一毫不告學者，其用心亦良苦矣。所言各物，多從譬喻，惟在讀者細心討取，方得蹄筌其言。太乙金仙，卽吾身得氣之初最先一物。其言唐僧曰名三藏者，卽吾身所備三才也；其言孫行者曰名悟空者，悟得此空，方是眞空；其言豬八戒曰名悟能者，悟得此能，由此受戒；其言沙和尙曰名悟淨者，卽謂能悟能戒，方是淨土，可以做得和尙矣。人能備此三才之秀，再得先天眞一之氣，以爲一心主宰，故行者必用金箍棒。金者，先天之氣；棒者，一心主宰也。再能堅持八戒以爲一體淸淨之全，八戒必用九齒釘鈀。九者，老陽也；齒者，堅忍也；釘鈀者，種土之具也。再能調和陰陽二氣，歸於淨土之中，則修道已得所仗持矣，故沙僧必用寶杖也。三者不可離也：無行者之金，則東方不長；無八戒之木，卽西方不成；無沙僧之土以調劑之，則二氣不勻，且反爲害。既如是，又須得龍馬之腳力，逐日行之，雖十萬八千里之程，須臾勿懈，學道而有不成者乎？此全書之大概也。魔者，卽心所生也，亦有行道之時，到此一候，卽有一候之魔，不由心造，所謂道高一丈，魔高十尺，與道俱起，不與道俱滅，馴至無聲無臭，通於帝載，無所謂魔，亦無所謂道。閱此書者，宜解所未解也。予今讀此全部，隨所見標而識之，以爲此書之助。道書傳世者夥矣，或言之未眞，或詮之未深，或有聞而未能行，卽將所聞摹之爲書，或所聞並未得師，卽將其語據以爲秘。推究其始，惟老、莊、尹、列諸書，久傳於世。此外，《參同》一書，世推丹經之王。再後則張紫陽《悟眞篇》，藉藉人口。然《悟眞》多隱，其詞亦頗誤世，故白紫眞人謂紫陽傳道不廣，亦謂托端陰陽，稍爲采補家所襲取耳。此書探源《參同》，節取《悟眞》，所言係親歷之境，所述皆性命之符。予之詮解，雖未面授眞人之旨，而不敢臆造，其說實觸類引伸，使人易曉，勿墮迷途，與悟一子之詮，若合若離，一符籙，張道陵等之說也；一修煉，則禦女燒丹，如秦漢方士文成、五利之輩。其說愈多，其教愈詭，而人陷溺於中者，世難輩數，良可慨也！豈知仙道不外一氣，馴而養之，與吾家浩然之氣同出異名者也。仙家分南北二宗，北宗最顯。邱眞人入道最苦，得道最晚，實紹北宗之正派。特著此書，將一生所歷各劫，歷歷舉以示人。其不著爲道書，而反歸諸佛者，以佛主淸淨，與道較近。道教漓其眞久矣，且陷於邪者，習之不正，足以誤人而病國。故以佛爲依歸，而與道書實相表裏。此《西遊記》所由作也。入道之門，修道之序，成道之功，深切著明，無一毫不告學者，其用心亦良苦矣。所言各物，多從譬喻，惟在讀者細心討取，方得蹄筌其言。太乙金仙，卽吾身得氣之初最先一物。其言唐僧曰名三藏者，卽吾身所備三才也；其言孫行者曰名悟空者，悟得此空，方是眞空；其言豬八戒曰名悟能者，悟得此能，由此受戒；其言沙和尙曰名悟淨者，卽謂能悟能戒，方是淨土，可以做得和尙矣。人能備此三才之秀，再得先天眞一之氣，以爲一心主宰，故行者必用金箍棒。金者，先天之氣；棒者，一心主宰也。再能堅持八戒以爲一體淸淨之全，八戒必用九齒釘鈀。九者，老陽也；齒者，堅忍也；釘鈀者，種土之具也。再能調和陰陽二氣，歸於淨土之中，則修道已得所仗持矣，故沙僧必用寶杖也。三者不可離也：無行者之金，則東方不長；無八戒之木，卽西方不成；無沙僧之土以調劑之，則二氣不勻，且反爲害。既如是，又須得龍馬之腳力，逐日行之，雖十萬八千里之程，須臾勿懈，學道而有不成者乎？此全書之大概也。魔者，卽心所生也，亦有行道之時，到此一候，卽有一候之魔，不由心造，所謂道高一丈，魔高十尺，與道俱起，不與道俱滅，馴至無聲無臭，通於帝載，無所謂魔，亦無所謂道。閱此書者，宜解所未解也。予今讀此全部，隨所見標而識之，以爲此書之助。道書傳世者夥矣，或言之未眞，或詮之未深，或有聞而未能行，卽將所聞摹之爲書，或所聞並未得師，卽將其語據以爲秘。推究其始，惟老、莊、尹、列諸書，久傳於世。此外，《參同》一書，世推丹經之王。再後則張紫陽《悟眞篇》，藉藉人口。然《悟眞》多隱，其詞亦頗誤世，故白紫眞人謂紫陽傳道不廣，亦謂托端陰陽，稍爲采補家所襲取耳。此書探源《參同》，節取《悟眞》，所言係親歷之境，所述皆性命之符。予之詮解，雖未面授眞人之旨，而不敢臆造，其說實觸類引伸，使人易曉，勿墮迷途，與悟一子之詮，若合若離，

分論

《五雜俎》卷九　置狙於馬廄，令馬不疫。《西遊記》謂天帝封孫行者爲弼馬溫，蓋戲詞也。

《休庵影語・西遊記誤》　余幼時讀《西遊記》，至「淸風嶺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談詩」，心識其爲後人之僞筆，遂抹殺之。後十餘年，會周如山云：

「此樣抄本，初出自周邸。及授梓時，訂書，以其數不滿百，遂增入一回。先生疑者，得毋是乎？」蓋《西遊記》作者極有深意。每立一題，必有所指，即中間斜(科)諢語，亦皆關合性命眞宗，決不作尋常影響。其末回云：「九九數完歸大道，三三行滿見眞如」。九，陽也；九九，陽之極也。陽，孩於一，茁於三，盛於五，老於七，終於九。則三，九數也。不用一而用九，猶「初九，潛龍勿用」之意云。三三，九九，正合九十九回。而此回爲後人之僞筆，決定無疑。

《洪北江詩話》卷一　小說家所言，亦皆有本。如《西遊記》之雷音寺、火焰山，皆在吐魯番道中。余遣戍伊犁日，曾過之。

著超《古今小說評林》　《西遊記》奇妙之思想，多脫胎於《三國》，如啞泉、黑泉，脫胎於子母河、落胎泉也；牛馬鹿力、金角銀角之號，脫胎於朶思大王、木鹿大王者也；南海觀音之救，脫胎於伏波顯聖、山神指迷者也。至於前而鎭國寺，後而玉泉山，二月戒刀脫離火厄，或望空一語，有同棒喝片，處處皆有禪機。安知作《西遊記》者，不以《三國》爲藍本哉？《西遊記》以愈奇而愈勝，《三國》則一著怪話，便受人譏評，則本書之歷史爲之也。

黃人《小說小話》　或問：「《西遊記》果寓言金丹大道乎，抑演房中術乎？」曰：「房中術差近。」「何以知其然也？」曰：「請問金箍棒爲何物？」曰：「尙有別證據否？」曰：「火雲洞之少陽，甚於火焰山之老陰(房中家有以狎比頑童爲采補者，散見各記載)；車遲國之提過夾背，實爲泥水搬連之秘要：此其最顯者也。」

傳記

天啓《淮安府志・人物志・近代文苑》　吳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極羣書，爲詩文下筆立成，淸雅流麗，有秦少游之風。復善諧劇，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數奇，竟以明經授縣貳，未久，恥折腰，遂拂袖而歸，放浪詩酒，卒。有文集存於家，丘少司徒匯而刻之。

《明人小傳》卷三　吳承恩字汝忠，淮安山陽人，長興縣丞，有《射陽先生存稿》。

紀事

作家逸事

《山陽志遺》卷一　淮安西湖昔爲遊賞勝地，讀吳射陽先生《西湖十園》小詞，摹寫金、張、韋、顧諸園之勝，金牛、石橋、鑼鼓墩諸處，征車遊舫，繹絡繽紛，淸明社火，夏至秧歌，尤令過者忘倦。後乃付之一派洪濤，田疇

咸豐《淮安府志・文苑》　吳承恩字汝忠，山陽人。嘉靖中歲貢生，官長興縣丞。英敏博洽，凡一時金石碑版褐祝贈送之詞，多出其手。家甚貧，又老而無子，遺稿多散逸失傳。承恩謂文自六經以後，惟漢魏爲近古。詩自《三百篇》後，惟唐人爲近古。近時作者，徒謝朝華而不知啬多識，去陳言而不知漱芳潤，即欲敷文陳詩，難矣。官長興時，與徐子與善。沔陽陳玉叔守淮安，子與過淮，三人呼酒韓侯祠內，酒酣論詩，終日不倦。時又有吳萬山者，善詩及草書，玉叔皆折節交之。得《娑羅樹》舊拓本於承恩家，即屬萬山雙鉤刻諸石。子與常與玉叔書云：「二吳高士，咄咄仲舉，設榻待之可也。」萬山名從道，沭陽人，世居山陽。

同治《重修山陽縣志・人物二》　吳承恩字汝忠，號射陽山人。工書。嘉靖中歲貢生，官長興縣丞。英敏博洽，爲世所推，一時金石之文多出其手。家貧無子，遺稿多佚失。邑人邱正綱收拾殘缺，分爲四卷，刊佈於世。太守陳文燭爲之序，名曰《射陽存稿》。又《續稿》一卷，蓋存其十一云。

光緒《長興縣志・名宦》　吳承恩字汝忠，山陽人。嘉靖中授長興縣丞。性耽風雅，作爲詩緣情體物，習氣悉除，其旨博而深，其辭微而顯，張文潛後殆無其倫。官長興時，與邑紳徐中行最善，往還倡和，率自胸臆出之。丞廨浮沉，絕無攀援附麗，其賢於人遠矣。著有《射陽先生存稿》。

又《雜識舊聞》　吳承恩任長興縣丞，有《射陽先生存稿》，緣情體物，其詞微而顯，其旨博而深。淮自張文潛而後一人而已。與徐子與最善，往還唱和而一意獨行，無七子之積習。以彼其才，僅爲縣丞以老，悲夫。

汙下，村舍蕭條，諸園亭亦一椽不存矣。讀射陽詞，不勝滄桑之慨。（十詞，《射陽遺稿》不載。）萬曆七年三月十八日申時大雷雨，黃浦舊決口南岸，平地穴深丈餘，方廣廿八丈，內遺骨甚多。居民郭松屋後遺一物，如馬首，堅實如石。揚州府同知韓相驗視，舐之粘舌。有郭三者，得其脛骨並齒角等，悉舁送郡。總河都御史潘季馴，巡撫侍郎江一麟，聞於朝。先是黃浦被決，爲蛟龍所據，遇陰雨即聞聲如雞啼。是月十二日決口塞，遂以五月後蛻去。太倉王世貞爲作《蛻龍亭記》。吾鄉王龍淮先生詩所云「白馬沈波吳練遠，蒼龍蛻骨楚氛銷」者，正謂此也。吳射陽先生集亦有《瑞龍歌》。

又卷二　淮之工書者，嘉靖時則有吳射陽承恩。

又卷四　嘉靖中，吳貢生承恩字汝忠，號射陽山人，吾淮才士也。英敏博洽，凡一時金石碑版嘏祝贈送之詞，多出其手，薦紳台閣諸公，皆倩爲捉刀人；顧數奇不偶，僅以歲貢官長興縣丞；貧老乏嗣，遺稿多散佚失傳。邱司徒正綱收拾殘缺，得其友人馬清溪、馬竹泉所手錄，又益之以鄉人所藏，分爲四卷，刻之，名曰《射陽存稿》（又有《續稿》一卷），五嶽山人陳文燭爲之序，其略云：【略】其推許之者可謂至極。讀其遺集，實吾郡有明一代之冠，惜其書刊板不存。予初得一抄本，紙墨已極渝敝，後陸續收得刻本四卷，並《續集》一卷，余盡登其詩入《山陽耆舊集》。擇其傑出者，各體載一二首於此，以志瓣香之意云。《對月感秋》（四首之二）：「四時總一氣，秋氣何晶明？天空萬里碧，助我翛然情。蘋水香煙晚，清風拂衣輕。徘徊度群壑，樹樹松爭鳴。援琴對明月，試寫松風聲。」又：「湘波卷桃笙，齊紈扇方歇。秋來本無形，潛報梧桐葉。啼蛩代鳴蟬，其聲亦何切！繁霜結珠露，忽已如初雪。六龍驅日車，羲和不留轍。群生總如夢，獨爾驚豪傑。大笑仰青天，停杯問明月。」《二郎搜山圖歌》：【略】《秋夕》：「絡緯啼金井，芙蓉斂石房，寒松靜生籟，仙桂妙聞香。竹火煎茶市，菱歌載酒航，人間秋夕好，第一是錢塘。」《冬日送友暮發》：「群動各求息，嗟君行未央。馬蹄鳴凍雪，鴉腹射殘陽。旅悶憑詩撥，孤身有劍防。袖中書一紙，早晚獻明光。」《畫松》：「畫爾知非庸畫師，畫中無處著臙脂。風雲暗淡藏靈氣，月露莊嚴有異姿。猿下欲搖垂澗影，鶴歸應認出雲枝。生來自與繁華別，不待平章雪霰時。」《平河橋》：「短篷倦向河橋泊，獨對青旗枕臂眠。日落牛羣歸牧笛，潮來魚米集商船。繞籬野菜平臨水，隔岸村炊互起煙。會向此中謀二頃，閑擔藜杖聽鳴蟬。」《楊柳

明文學部二・吳承恩

作品本事

《大唐西域記》卷一至卷一二（存目）

慧立、彥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一至卷第一〇（存目）

《大唐新語・記異》　沙門玄奘，俗姓陳，偃師人，少聰敏，有操行。貞觀三年，因疾而挺志往五天竺國。凡經十七歲，至貞觀十九年二月十五日，方到長安。是所親踐者一百一十一國，探求佛法，咸究根源，凡得經論六百五十七部，佛舍利拜佛像等甚多。京城士女迎之，塡城隘郭。時太宗在東都，乃留所得經像於弘福寺，有瑞氣徘徊像上，移晷乃滅；遂詣駕，並將異方奇物朝謁。太宗謂之曰：「法師行後造弘福寺，其處雖小，禪院虛靜，可謂翻

譯之所。」太宗御製《聖教序》，高宗時爲太子，又作《述聖記》，並勒於碑。麟德中，終於坊郡玉華寺。玄奘撰《西域記》十二卷，見行於代，著作郎敬播爲之序。

《太平廣記》卷九二引《獨異志》及《唐新語》 沙門玄奘俗姓陳，偃師縣人也。幼聰慧，有操行。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經。行至罽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奘不知爲計，乃鎖房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老僧，頭面瘡痍，身體膿血，牀上獨坐，莫知來由。奘乃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闢，虎豹藏形，魔鬼潛跡。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其《多心經》至今誦之。初奘將往西域，於靈巖寺見有松一樹，奘立於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吾歸，即卻東迴，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迴，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奘果還。至今衆謂此松爲摩頂松。

《舊唐書・方伎傳・僧玄奘》（存目）

歐陽修《于役志》 景祐三年丙子歲七月甲申，與君玉飲壽寧寺。寺本徐知誥故第，李氏建國以爲孝先寺。太平興國改今名。寺甚宏壯，畫壁尤妙。問老僧云：「周世宗入揚州時以爲行宮。」盡朽漫之，惟經藏院畫玄奘取經一壁獨在，尤爲絕筆，嘆息久之。

劉克莊《釋老六言十首》四 一筆受楞嚴義，三書贈大顛衣。取經煩猴行者，吟詩輸鶴阿師。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存目）

《宋元戲文輯佚・王母蟠桃會》（存目）

吳昌齡《鬼子母揭鉢記》（存目）

又《陳光蕊江流和尚》（存目）

《元人雜劇鈎沉・唐三藏西天取經》（存目）

《元曲選外編・二郎神醉射鎖魔鏡雜劇》（存目）

《樸通事諺解》卷下 「長老的佛像鑄了麼？」「鑄了三尊佛。我待要上金書去？」「買《趙太祖飛龍記》、《唐三藏西遊記》去。（《西遊記》：三藏法師往西域取經六百卷而來，記其往來始末爲書，名曰《西遊記》。詳見上。）」「買時來，前日三更前後賊入來，把我二三年布施的金銀鈔錠，都偷將去了。沒計奈何，我如今又往江南地面裏布施去。一來是十分命不快，告諸佛菩薩，願買《四書》、《六經》也好。既讀孔聖之書，必達周公之理。要怎麼那一等平話？」「《西遊記》熱鬧，悶時節好看。有唐三藏引孫行者，（孫行者：行者，僧未經關給度牒者，謂之僧行，亦曰行者。《西遊記》云：西域有花果山，山着。往常唐三藏師傅，（三藏，俗姓陳，名偉，洛州緱氏縣人也，號玄奘法

下有水簾洞，洞前有鐵板橋，橋下有萬丈澗，澗邊有萬個小洞，洞裏多猴，有老猴精，號齊天大聖，神通廣大，入天宮仙桃園偷蟠桃，又偷老君靈丹藥，又去王母宮偷王母綉仙衣一套，來設慶仙衣會。老君、王母具奏於玉帝，傳宣李天王引領天兵十萬及諸神將，至花果山與大聖相戰失利，巡天大力鬼上告天王，舉灌州灌江口神曰小聖二郎，可使拿獲。天王遣太子木叉與大力鬼往請二郎神，領神兵圍花果山，衆猴出戰，皆敗，大聖被執當死，觀音上請於玉帝，免死，令巨靈神押大聖前往下方去，乃於花果山石縫內納身，下截畫如來押字封着，使山神土地鎮守，饑食鐵丸，渴飲銅汁，待我往東土尋取經之人，經過此山，觀大聖肯隨往西天，則此時可放。其後唐太宗敕玄奘法師往西天取經，路經此山，見此猴精壓在石縫，去其佛押出之，以爲徒弟，賜法名吾空，改號爲孫行者，與沙和尚及黑豬精朱八戒偕往，在路降妖去怪，救師脫難，皆是孫行者神通之力也。法師到西天受經三藏東還，法師證果栴檀佛如來，孫行者證果大力王菩薩，朱八戒證果香華會上淨壇使者。）到車遲國，和伯眼大仙鬬聖的，你知道麼？你說我聽。」「唐僧往事西天取經去時節，到一個城子，喚做車遲國。那國王好善，恭敬佛法。國中有一個先生，喚伯眼，外名喚燒金子道人，（《西遊記》云：有一個先生到車遲國，吹口氣，以磚瓦皆化爲金，驚動國王，拜爲國師，號伯眼大仙。）見國王敬佛法，便使黑心，要滅佛教，但見和尚，拿着曳車解鋸，起蓋三清大殿，如此定害三寶。一日，先生們做羅天大醮，唐僧師徒二人，正到城裏智海禪師寺投宿，聽的道人們祭星，孫行者，師傅上說知，到羅天大醮壇場上藏身，奪吃了祭星茶果，卻把伯眼打了一鐵棒，小先生到前面叫點燈，又打了一鐵棒。伯眼道：『這禿廝好沒道理！』便焦起來，到國王前面告未畢，唐僧也引徒弟去到王所，王請唐僧上殿，見大仙打罷問訊，先生也稽首回禮。先生對唐僧道：『咱兩個冤仇不小可裏！』三藏道：『貧僧是東土人，不曾認的。你有何冤仇？』大仙睜開雙眼道：『你教徒弟壞了我羅天大醮，更打了我兩鐵棒。這的不是大仇？咱兩個對君王面前鬬聖。那一個輸了時，強的上拜爲師傅。』唐僧道：『那般着。』伯眼道：『起頭坐靜，第二櫃中猜物，第三滾油洗澡，第四割頭再接。』說罷，打一聲鐘響，各上禪床坐定，分毫不動，但動的便算輸。大仙徒弟名鹿皮，拔下一根頭髮，變做狗蚤，唐僧耳門後咬，要動彈。孫行者是個胡孫，見那狗蚤，便拿下來磕死了。他卻拔下一根毛衣，變做假行者，靠師傅立的，他走到金水河裏，和將一塊青泥來，大仙鼻凹裏放了，變做青母蝎，脊背上咬一口，大仙叫一聲，跳下床來。王道：『唐僧得勝了。』又叫兩個宮娥，擡過一個紅漆櫃子來，前面放下，兩個猜裏面有甚麼。皇后暗使一個宮娥，說與先生櫃中有一顆桃。孫行者變做個焦苗蟲兒，飛入櫃中，把桃肉都吃了，祇留下桃核出來，說與師傅。王說：『今番着唐僧先猜。』三藏說：『是一個桃核。』皇后大笑：『猜不着了！』大仙說：『是一顆桃。』着將軍開櫃看，卻是桃核，先生又輸了。鹿皮對大仙說：『咱如今燒起油鍋，入去洗澡。』鹿皮先脫下衣服，入鍋裏。王喝采（彩）的其間，孫行者念一聲『唵』字，山神土地神鬼都來了。行者教千里眼、順風耳等兩個鬼，油鍋兩邊看着，先生待要出來，拿着肩膀彪在裏面。鹿皮熱當不的，腳踏鍋邊待要出來，被鬼們當住出不來，就油鍋裏死了。王見多時不出時：『莫不死了麼？』教將軍看。將軍使金鈎子，搭出個爛骨頭的先生。孫行者說：『我如今入去洗澡。』脫下衣裳，打一個跟斗跳入油中，才待洗澡，卻早不見了。王說：『將軍你搭去，行者敢死了也！』將軍用鈎子搭去。行者變做五寸來大的胡孫，左邊搭右邊躲，右邊搭左邊去，百般搭不着。將軍奏道：『行者油煎的肉都沒了。』唐僧見了啼哭。行者聽了跳出來，叫：『大王有肥棗麼？與我洗頭。』衆人喝采（彩）：『佛家贏了也！』孫行者把他的頭，先割下來，血瀝瀝的腔子立地，頭落在地上，行者用手把頭提起，接在脖項上依舊了。伯眼大仙也割下頭來，待要接，行者念金頭揭地、銀頭揭地、波羅僧揭之後，（《西遊記》云：釋迦牟尼佛在靈山雷音寺，演說三乘教法，傍有侍奉阿難伽捨諸菩薩聖僧羅漢、八金剛、四揭地、十代明王、天仙地仙。觀此，則揭地神名，然未詳何神。）變做大黑狗，把先生的頭拖將去，先生變做老虎趕，行者直拖的王前面颳了，不見了狗，也不見了虎，祇落下一個虎頭。國王道：『元來是一個虎精，不是師傅。怎生拿出他本像？』說罷，越敬佛門，賜唐僧金錢三百貫、金鉢盂一個，賜行者金錢三百貫打發了。這孫行者正是了的。那伯眼大仙，那裏想胡孫手裏死了。古人道：『殺人一萬，自損三千。』」「宋捨看打春去來！」「我不去。其實怕看去，我從來不曾看。」「你休強不要去！」「你自聽我說，強如親自看。那牛廠裏，塑一個像一般大的春牛，【略】一個塑的小童子，叫做芒兒，【略】立地趕牛。順天府官、司天臺官衆官人們，街上兩行擺着行，前面動細樂大樂吹角。第二，一個十分可喜的，妝二郎爺爺，（二郎，神名。爺

爺，尊敬之稱。今遼東城內有二郎神廟。按《西遊記》：西域花果山洞有老猴精，號齊天大聖，神變無測，鬧亂天宮。玉帝命李天王領神兵往捕，相戰失利。灌州灌江口立廟有神，曰小聖二郎，又號二郎賢聖。天王請二郎捕獲大聖，卽此廟額曰：昭惠靈顯眞君之廟。然未詳何神。打春之日，取此塑像，蓋亦未詳。又見孫行者注下。）身穿黃袍。【略】這般擺隊行，【略】這般鬧起來，打的打，讚的讚。這般戰場裏，幹無來由做甚麼去？常言道：『好兒不看春，好女不看燈。』」

《永樂大典》卷一三一三九《夢斬涇河龍》《西遊記》：長安城西南有一條河，喚作涇河。貞觀十三年，河邊有兩個漁翁，一個喚張梢，一個喚李定。張梢與李定道：「長安西門裏有個卦鋪，喚神言山人。我每日與那先生鯉魚一尾，他便指教下網方位，依隨着百下百着。」李定曰：「我來日也問先生則個。」這二人正說之間，怎想水裏有個巡水夜叉，聽得二人所言，「我報與龍王去。」龍王正喚做涇河龍，此時正在水晶宮正面而坐。忽然夜叉來到，言曰：「岸邊有兩人卻是漁翁，說西門裏有一賣卦先生，能知河中之事，若依着他算，打盡河中水族。」龍王聞之大怒，扮作白衣秀士入城中，見一道布額，寫道：「神相袁守成於斯講命。」老龍見之，就對先生坐了。乃作百端磨問，難道先生，問何日下雨。先生曰：「來日辰時布雲，午時升雷，未時下雨，申時雨足。」老龍問下多少，先生曰：「下三尺三寸四十八點。」龍笑道：「未必都由你說。」先生曰：「來日不下雨，剉（錯）了時，甘罰五十兩銀。」龍道：「好，如此，來日卻得廝見。」辭退，直回到水晶宮。須臾，一個黃巾力士言曰：「玉帝聖旨道，你是八河都總涇河龍，教來日辰時布雲，午時升雷，未時下雨，申時雨足。」力士隨去，老龍言：「不想都應着先生謬說。剉（錯）了時辰，少下些雨，便是問先生要了罰錢。」次日申時布雲，酉時降雨二尺。第三日老龍又變爲秀士，入長安卦鋪，問先生道：「你卦不靈，快把五十兩銀來。」先生曰：「我本算術無差，卻被你改了天條，錯下了雨也。你本非人，自是夜來降雨的龍，瞞得衆人，瞞不得我。」老龍當時大怒，對先生變出眞相，霎時間，黃河摧兩岸，華嶽振三峰，威雄警萬里，風雨噴長空。那時走盡衆人，惟有袁守成巍然不動。老龍欲上前傷先生，先生曰：「吾不懼死，你違了天條，刻減了甘雨，你命在須臾。剛龍臺上難免一刀。」龍乃大驚悔過，復變爲秀士，跪下告先生道：「果如此呵，卻望先生明說與我因由。」守成曰：「來日你死，乃是當今唐丞相魏徵，來日午時斷你。」龍曰：「先生救咱。」守成曰：「你若要不死，除是見得唐王，與魏徵丞相說勸救時節，或可免災。」老龍感謝，拜辭先生回也。玉帝命李天王領神兵往捕。天王請二郎捕獲大神魂出殿，步月閑行，只見西南有一片黑雲落地，降下一個老龍，當前跪拜。唐王驚怖，曰：「爲何？」龍曰：「只因夜來錯降甘雨，違了天條，臣該死也。我王是眞龍，臣是假龍，眞龍必可救假龍。」唐皇曰：「吾怎救你？」龍曰：「臣罪正該丞相魏徵來日午時斷罪。」唐皇曰：「事若干魏徵，須教你無事。」龍拜謝去了。天子覺來，卻是一夢。次日設朝，宣尉遲敬德總管上殿曰：「夜來朕得一夢，夢見涇河龍寡人，道因錯行了雨，違了天條，該丞相魏徵斷罪。朕許救之。朕欲今日於後宮裏宣丞相與朕下棋一日，須直到晚乃出。此龍必可免災。」敬德曰：「所言是矣。」乃宣魏徵至。帝曰：「召卿無事，朕欲與卿下棋一日。」唐王故遲延下着，將近午，忽然魏相閉目籠睛，寂然不動。至未時，卻醒。帝曰：「卿爲何？」魏徵曰：「臣暗風疾發，陛下恕臣不敬之罪。」又對帝下棋，未至三着，聽得長安市上百姓喧鬧異常。帝問：「何爲？」近臣所奏：「千步廊南，十字街頭，雲端吊下一隻龍頭來，因此百姓喧鬧。」帝問魏徵曰：「怎生來？」魏徵曰：「陛下不問，臣不敢言。涇河龍違天獲罪，奉玉帝聖旨令臣斬之。臣若不從，臣罪與龍無異矣。臣適來合眼一霎，斬了此龍。」正喚作魏徵夢斬涇河龍。唐皇曰：「本欲救之，豈期有此？」遂罷棋。

楊景賢《西遊記雜劇》（存目）

《輟耕錄》卷二五《院本名目》 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諢詞說，金有院本雜劇諸公（宮）調。院本雜劇，其實一也。國朝院本雜劇始釐而二之。【略】偶得院本名目，載於此，以資博識者之一覽。和曲院本　上皇院本　題目院本　霸王院本　諸雜大小院本：瑤池會、八仙會、蟠桃會　諸雜院爨：王母祝壽　衝撞引首：淨瓶兒　和尚家門：唐三藏。

《孤本元明雜劇・二郎神鎖齊天大聖》（存目）

著録

天啓《淮安府志・藝文志一・淮賢文目》 吳承恩《射陽集》四冊□卷，《春秋列傳序》，《西遊記》。

咸豐《淮安府志・藝文》 《瑞龍歌》、《平河橋》、《邵郡公邀同郭山人飲招隱庵》、《憶馮雪園時役於京》、《隄上》。

同治《重修山陽縣志・藝文》 吳承恩《射陽存稿》四卷，《續稿》一卷。又《射陽四先生詩選》、《續山陽耆舊詩》。

《故宮善本書目》卷二 《射陽先生存稿》四卷，二冊。明吳汝忠撰，萬曆十八年刻本。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六篇《明之神魔小說(上)》 (存目)

又第十七篇《明之神魔小說(中)》 (存目)

又《集外集拾遺》 關於小說目錄兩件。內閣文庫圖書第二部漢書目錄：《西遊記》、(百回。明李贄批評。明版。十本。)《西遊眞詮》(百回。明李贄等評，清版。十本。)《繡像西遊眞詮》、(百回。清陳士斌評；金人瑞加評。清版。二十四本。)《繡像西遊眞詮》、(同上，清版。二十本。)《繡像西遊眞詮》、(同上，清版。十本。)《西遊證道書》。(百回。明汪象旭等箋評。明版。二十本。)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明清小說部乙・靈怪第二》 《舊西遊記》，佚。《永樂大典》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九卷送字韵引《西遊記・魏徵夢斬涇河龍》一節，文與吳承恩《西遊記》不同，而語意大似話本。引書標題作《西遊記》。則明初確有《西遊記》書，遠在吳書之前也。《西遊記》二十卷一百回。存。明吳承恩撰。承恩字汝忠，號射陽山人。南京淮安府山陽縣人。嘉靖中，官長興縣丞。此書今所見明本，有華陽洞天主人校本及李卓吾評本二本，分記如次：

一、華陽洞天主人校本(二十卷，一百回)，書更有三本。亦列舉之：《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二十卷，一百回。明金陵唐氏世德堂刊本(間題金陵榮壽堂)。圖嵌正文中。字寫刻，極端整。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四字。〔日本村口書店〕《鼎鐫京本全像西遊記》二十卷，一百回。明萬曆間閩書林楊閩齋刊本。黑紙。上圖下文，半葉十五行，行二十七字。〔日本內閣文庫〕《唐僧西遊記》二十卷，一百回。明刊本。扁字。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四字。〔日本帝國圖書館〕以上三本，皆題「華陽洞天主人校」。首秣陵陳元之序。(序後記年月，世德堂本作壬辰夏，楊閩齋本作癸卯夏。)

二、《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一百回，不分卷)。明刊大字本。卷首附圖百葉。記刻工曰「劉君裕」。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首袁韞玉序，似爲蘇州刻本。〔日本內閣文庫，廣島淺野圖書館〕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明金陵大業堂重刊本，缺第一、第二兩回。以上華陽洞天主人校，李卓吾評二本，皆無陳光蕊逢災、江流報仇事。《鼎鐫全像唐三藏西遊釋厄傳》十卷。存。明萬曆間書林劉蓮臺刊本。上圖下文。正文半葉十行，行十七字。〔日本村口書店〕明朱鼎臣撰。鼎臣字衝懷，廣州人。此書似節本。《西遊記》四卷(一名《西遊唐三藏出身傳》)。存。清道光十年《西遊全傳》本，不標回數。小蓬萊仙館《四遊合傳》本，四十一回。嘉慶十六年坊刊《四遊傳》本。題「齊雲楊志和編」，「天水趙毓眞校」。(一作楊玉和趙礫眞)此書亦節本，與朱鼎臣本規模略同，今不詳其來歷。《西遊證道書》一百回。存。清初原刻本。前附圖十七幅，係胡念翊繪。正文半葉九行，行二十六字。〔日本內閣文庫〕此汪象旭評原刻本，極不多見。後來坊刻本，如懷德堂本懷新樓本，評人於汪象旭、黃太鴻外更加入蔡元放、金聖嘆、陳士斌、李卓吾諸題，實不過於每回之後節錄此書總評數條，亦從此書出者，非集釋本也。清汪象旭評。字里見卷三。題「西陵殘夢道人汪澹漪箋評」，「鍾山半非居士黃笑蒼印正」。自象旭此書始冠以虞集序，以爲邱長春作，並謂得古本增加「陳光蕊赴任逢災，江流僧復仇報本」一回。實則此回乃象旭自爲之，與古本無涉。按：劉廷璣《在園雜志》卷二謂：汪澹漪批注處大半摸索皮毛。劉一明《原旨》序謂：其注多戲謔之語，狂妄之詞。汪澹漪卽汪象旭，俞曲園疑與悟一子爲一人，悟一子乃陳士斌號，非汪也。《蔡金注西遊記》。未見。劉一明《西遊原旨》序引。《西遊眞詮》一百回。存。清乾隆庚子(四十五年)刊本。清陳士斌撰。首康熙丙子尤侗序。士斌字允生，號悟一子，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新說西遊記》一百回。存。清乾隆己巳(十四年)其有堂原刊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四字。〔馬隅卿〕上海味潛齋石印本。有王韜序。後來石印本從此出。清張書紳撰。首乾隆十三年戊辰自序。書紳字南薰，山西人，居未詳。《西遊原旨》一百回。存。原本未見。嘉慶二

十四年湖南刊本。曾見別行本，不載《西遊》原文。清劉一明撰。一明，甘肅蘭州金天觀道士，自號素樸散人。書成，以嘉慶十五年刊於甘肅。此本乃門人夏復恆志永重刊於湖南常德者也。《通易西遊正旨》一百回。存。道光己亥(十九年)眉山何氏德馨堂刊本。〔馬隅卿〕清張含章撰。首門人何廷椿序，又無名氏序及跋。含章字逢源，四川成都人。其書以《易經》解《西遊》。右吳書評本。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明清部三・西遊記》《西遊記》吾國通行者有三本：一爲乾隆庚子陳士斌《西遊眞詮》本；二爲乾隆己巳張書紳《新說西遊記》本；三爲嘉慶間劉一明《西遊原旨》本。明本概未之見。余在日京所見，有華陽洞天主人校本，書凡三部，內閣文庫、帝國圖書館及村口書店俱有之。有袁幔亭序李卓吾評本，內閣文庫及宮內省圖書寮各有一部；有汪憺漪評《西遊證道書》，(此清初刊本。)唯內閣文庫有一部。有《鼎鐫全像唐三藏西遊傳》，爲村口書店書，其書尤世所僅見。保存舊本，如斯之多，頗可驚嘆。今不憚詳細述之。一、《華陽洞天主人校本西遊記》書所見凡三本，更列舉如左：《鼎鐫京本全像西遊記二十卷一百回》(村口書店)【略】《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二十卷一百回》(內閣文庫)【略】《唐僧西遊記二十卷一百回》(帝國圖書館)【略】以上三本，皆題「華陽洞天主人校」，有秣陵陳元之序。作序年月，則楊閩齋本作「癸卯夏念一日」，似卽萬曆三十一年。世德堂本則又作「壬辰夏端四日」，不知何故。(世德堂本爲原刊本，則以作壬辰萬曆二十年爲是。)按：茅山爲金陵洞穴，周迴一百里，名曰「華陽洞天」。齊梁之際，陶弘景隱於此，自稱「華陽隱居」(見《談藪》)。茅山在句容縣境，則此所謂「華陽洞天主人」者，蓋爲句容人。秣陵卽南京，句容亦明應天府屬縣。則此書校刻之始，蓋與南京應天府人有密切關係矣。通行本第九回「陳光蕊赴任逢災，江流僧復讐報本」一回，爲此本所無。以今通行本第十回三分之二爲第九回，自張梢、李定對話起，至唐王與魏徵對弈止。又以通行本十回三分之一與通行本第十一回之前半爲第十回，自魏徵睡熟斬龍，至唐太宗游地府將畢而止。又以通行本第十一回後半與通行本第十二回三分之一爲第十一回，自唐太宗還魂起，至唐太宗與魏徵對弈止。又以通行本第十二回三分之一與通行本第十回三分之一爲第十二回，叙唐僧登壇，觀音顯化事。此本雖離析合併，然文字與通行本無異，僅少通行本第九回之文而已。此種版本，今惟內閣文庫藏之，然在中國已久不見流傳，恐早散失。此古本《西遊記》，實爲小說史料之重要資料。《西遊記》，明吳承恩撰，明李贄評，天啓間刻本，十冊。此書標曰「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首有題詞一篇，尾署曰「幔亭過客」，下鐫「白賓」、「字令昭」墨印二章，文甚開朗，蓋出於詞曲家袁于令之筆。次載凡例，計分爲：批着眼處，批猴處，批趣處，總評處等五條。此本不分卷，共一百回。其第九回至第十一回之回目，與前文所記之華陽洞天主人校本，完全相同。亦無陳光蕊事，大異於今日國內通行各本。取華陽洞天主人校本與此本對勘，則前者文字，頗見有刪略之處，故此本亦爲研討《西遊記》版本源流之重要參考珍籍，惟惜國內今無流傳者。日本除內閣文庫外，聞廣島淺野圖書館藏一帙云。《西遊證道書》，明吳承恩撰，清汪象旭評，清初刻本，與通行本全同。唯少通行本第九回之文，其第九回、第十回、第十一回回目與今通行本稍異而已。爲求明瞭，列表對照於後：【略】二、《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一百回》(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藏本係覆本)【略】三、《汪憺漪評古本西遊證道書一百回》(內閣文庫)【略】四、《鼎鐫全相唐三藏西遊釋厄傳十卷》(村口書店)。

傅惜華《內閣文庫訪書記》《西遊記》，明吳承恩撰，明華陽洞天主人校。萬曆三十一年閩建書林楊閩齋刻本，十冊。封面除書名外，並題曰：「新鐫全像西遊記傳」，序文曰「全像西遊記」，目錄曰「新鐫京板全像西遊記」，正文卷一作「華陽洞天主人校」，「清白堂楊閩齋梓」等。卷首有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夏念一日」「秣陵陳元之撰」序。凡二十卷，而以「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爲目，每卷五回，共計一百回。此明槧，與中國通行各本，內容分回，頗有不同之處，卽：通行本第九回「陳光蕊赴任逢災，江流僧復讐報本」全文，而此本無之；乃以今通行本第十回三分之二爲第九回，自張梢、李定對話起，至唐太宗與魏徵對弈止。又以通行本第十回三分之一與通行本第十一回之前半爲第十回，自魏徵睡熟斬龍，至唐太宗游地府將畢而止。又以通行本第十一回後半與通行本第十二回三分之一爲第十一回，自唐太宗還魂起，至唐太宗與魏徵對弈止。又以通行本第十二回三分之一與通行本第十回三分之一爲第十二回，叙唐僧登壇，觀音顯化事。此本雖離析合併，然文字與通行本無異，僅少通行本第九回之文而已。此種版本，今惟內閣文庫藏之，然在中國已久不見流傳，恐早散失。此古本《西遊記》，實爲小說史料之重要資料。《西遊記》，明吳承恩撰，明李贄評，天啓間刻本，十冊。此書標曰「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首有題詞一篇，尾署曰「幔亭過客」，下鐫「白賓」、「字令昭」墨印二章，文甚開朗，蓋出於詞曲家袁于令之筆。次載凡例，計分爲：批着眼處，批猴處，批趣處，總評處等五條。此本不分卷，共一百回。其第九回至第十一回之回目，與前文所記之華陽洞天主人校本，完全相同。亦無陳光蕊事，大異於今日國內通行各本。取華陽洞天主人校本與此本對勘，則前者文字，頗見有刪略之處，故此本亦爲研討《西遊記》版本源流之重要參考珍籍，惟惜國內今無流傳者。日本除內閣文庫外，聞廣島淺野圖書館藏一帙云。《西遊證道書》，明吳承恩撰，清汪象旭評，清初刻本，

評。」正文題曰：「西陵殘夢道人汪澹漪箋評」、「鍾山半非居士黃笑蒼印正」。不分卷，計一百回。考世傳明本《西遊記》，俱不題撰人名氏，然自汪象旭評本刊行後，始以爲邱長春所作，而「證道」之說，亦由此本首倡之。此本卷首，有虞集序文，次載邱長春眞君傳，及玄奘取經事迹一篇。正文第九回，目作「陳光蕊赴任逢災，江流僧復仇報本」，有陳光蕊事。象旭自謂嘗得古本，增補此回；實則爲象旭杜撰，而與古本無涉。今傳各本，均沿襲之。至於第十回、第十一回之文，亦與今本完全相同。按其後各評注本，如：《西遊眞詮》、《新說西遊記》、《西遊原旨》等，俱載陳光蕊事，蓋皆從此象旭評本而出也。此書今日流傳者，均係翻刻之本。此原刻本，國內未見藏者，洵屬珍品。日本內閣文庫外，僅彼邦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得復有藏庋，餘則無聞。

藝文

呂熊《女仙外史》第一回 （存目）

張書紳《全部西遊記目錄賦》 心本源天地，造化成此器（第一回）。靈無所不通，善無有不至（第二回）；人能明此心，學問警天地（第三回）。一念涉自欺，好惡不慊意（第四回）；善既消磨盡，惡無有不熾（第五回亂蟠桃）。一旦見君子，愧無容身地（第六回）；八卦燻其心，五行定其志（安天會）。一朝使自新（第八回），本末與終始（金山寺）；暗昧不可忽（犯天條），修身本無異（遊地府）。自新與新民，君子必力致（化金蟬）；擇得堂堂路，虔誠無改易（雙叉嶺）。修身在正心（心猿歸正），知至後誠意（意馬收韁）；學最要廣博，井底亦見刺（黑風山）。心德貴能明（高老莊），天命要常視（浮屠山）；能定自然靜（黃風嶺、流沙河），本心何用試（第二十三回）？學果循次序，便可追洙泗（五莊觀）。第一戒貪色（寶象國），第二理財事（蓮花洞）。去邪思（烏雞國），辨義利（火雲洞），信知須學方無敵（黑水河、車遲國）。忠僞分一念（通天河），孝道講三事（金岘洞）；飲食害口腹（子母河），淫聲亂心志（放心猿）。氣心不可生（火焰山），散心不可嗜（祭賽國）。學怕不用心（荊棘嶺），學怕相爲僞（小雷音），學最怕鹵莽（稀柿洞）。仁富不並置（朱紫國），情絲不牽纏，目怪何由至（盤絲洞）？名心不可要（獅駝洞），欲心要常避（比邱國）；勿以半塗廢（陷

甚惋惜。而涇龍以唐太宗許救而受誅，怨恨爲祟，於是使尉遲敬德、秦叔寶守前門，鍾馗守後門，以鎮壓之。而涇龍復固要唐太宗詣天妃辨證，始知魏徵於夢中行誅，非唐太宗不救也。天妃欲得人間瓜果，唐太宗募人進瓜，劉全念妻亡不得相見，乃應募服毒。淳風言全卽還陽，毋釘其柩。全進瓜於天妃，天妃詰全之情而憫之，欲生其妻桃氏而屋舍已壞。會唐太宗御妹瓊英，當返仙界，遂令借瓊英軀以返魂。劉全與妻俱放還，及全醒而妻不可見。方詣宮門復奏進瓜本末，而唐太宗妹復蘇，所說皆漁船事，且宮中綵女，並見瓊英飛昇雲路。於是命全迎歸伉儷，而畀全以駙馬之號。全不願爲官，但願得船釣魚，逍遙自樂，乃不拂全意，聽其所如。劇名《釣魚船》，以此故也。

按：《西遊記》載此事，乃唐三藏往西天取經張本也。其說雖屬荒唐，然係元時邱處機所作。處機道行高妙，必有所寓托，非苟然也。此劇大段本之，而各有同異。記云漁者張稍，進瓜者劉全；此云漁者亦劉全。記云全妻翠蓮，此云全妻桃氏。記云翠蓮與夫角口自縊，此云龍王擒下油鍋。記云術士袁天罡之叔守誠，此云李淳風。記云森羅殿，此云天妃宮。記云永免差徭，此云封爲駙馬。此其大同異也。記云白衣秀士，此云老翁。記云辰時佈雲，巳時發雷，午時下雨，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點；此云子時興雲，寅時下雨，辰時雨止，下雨三寸零二百三十點。記云蝦臣、蟹士、鱔軍師、鱖少卿、鯉太宰；此云鱉丞相、蚌參軍。記云少些點數，此云多下點數。記云魏徵守後宰門，此云鍾馗守後宰門。記云玉英，此云瓊英。此其小同異也。又記中但言龍王夜半託夢求救，不言化線獻珠。又但言人曹官魏徵，不載天曹李連、地曹崔珏之說。又案記中有魏徵寄書崔珏，及唐太宗借相良金銀一庫二事，此劇亦皆用之，但改相良曰徐長者云。《唐書・李淳風傳》：「淳風，岐州雍人。於占候吉凶，若節契然。當世術家意有鬼神相之，非學習可致，終不能測也。」魏徵爲人曹官之說，本係鑿空，然元時劉元塑東嶽大帝侍臣像，倣徵塑之，是必徵象怪奇，儼如神明也。秦叔寶、尉遲敬德，世倣其像爲門神，似非無本。鍾馗當在貞觀之後，劇因後世貼鍾馗於後門而附會之耳。《元史・方伎傳》：「劉元，字秉元，寶坻人。大都南城作東嶽廟，元爲造仁聖帝像，巍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乃若憂深思遠者。始元欲作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卽日成。士大夫觀者，咸歎異焉。」丘濬《天妃廟碑》：「天妃宮，江淮間濱海多有之。其神爲女子三人。俗傳神姓林氏，遂實以靈素三女。太虛之中，惟天爲大，地次之，故製字者謂一大爲天，二小爲地。天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者，宜稱妃耳。其數從三者，亦因一大二小之文，蓋所妃者海神也。元用海運，故其祀爲重。司馬溫公則謂水陰類也，其神當爲女子，此理或然。」

又《慈悲愿》 不知何人所作。大概以《西遊記》數節，翻換成劇。然詞曲與《江流記》不同。佛所說《大藏金經》，使流行東土，解脫群迷，以成就如來慈悲弘愿，故名《慈悲愿》也。觀世音大士領佛旨，令毗羅尊者降凡，託生陳光蕊家。光蕊名萼，海州弘農人，妻殷氏，大將開山女。貞觀間，光蕊擢大魁，選江州州主，攜家之任。僱劉洪舟，洪素凶惡，慣於水面行劫，覘殷美麗，刃其僕，縛光蕊投江中。初，光蕊曾買一金色鯉魚放生，鯉魚，龍神子也。神知光蕊厄，拯入龍宮，俟復讎時送歸人世。洪欲犯殷氏，拒以懷孕，及分娩，生一子，貌甚岐嶷，洪欲害之。殷刺血書生年月日及父母姓名，嚙其足小指，盛木匣中，浮之江。金山寺僧丹霞，有道僧也。伽藍命霞撈救，遂撫育之。殷屢覓自盡，洪不敢犯。丹霞所取光蕊子，名曰江流。稍長，取法名玄奘。年十八，告以父母名，出血書以示，令蹤跡其母。奘大慟，遂沿江行腳。賊洪恚殷氏逆己，折磨備至，嘗令汲水江邊，適遇奘，睹其貌肖己夫，訊出家始末，奘出血書，殷乃認其子。相抱痛哭，令奘毋泄漏，速詣外祖殷開山訴冤，毋使賊遁。奘赴長安謁開山，開山遂擒賊，斬其首以祭光蕊。而龍神已知，送光蕊出。僵卧江畔，殷見撈起，復蘇，端然無恙。開山奏其事，唐太宗嘉奘篤孝，且有道行，賜經、論、律各一藏，號三藏法師。令詣西印度取大藏經典。公卿祖餞，師以松枝植寺中。公卿云：「松無根，焉得活乎？」師偈云：「無根要有根，有相若無相。我若取經回，松枝往東嚮。」遂長往。後去十四年，取經回，其松枝果東嚮云。劇中前串入孫行者上壽並鬧天宮二節，後半惟得龍馬，五行山收悟空，及收沙僧、八戒，遇紅孩兒，過女國數節，卽叩釋迦，付經而回，白黿渡通天河，於《西遊記》撮大略耳。（按：唐僧、悟空、龍馬、沙僧、八戒，以喻金、木、水、火、土五行，唐僧金也，悟空火也，龍馬木也，沙僧土也，八戒水也。悟空爲心猿，龍馬爲意馬。金須火煉，故必得悟空。其用緊箍咒以制悟空，所以降伏其心也。心大則萬物皆通，故悟空能無所不到。成正果，登彼岸，皆此心也。八戒屬水腎，

故有高老莊等幻化之跡。）《釋氏通鑒奘法師本傳》：「貞觀三年冬，往西域取未至佛經，詣闕陳表，帝不許，師私遁，自原州出玉關，抵高昌葉護等國而去，貞觀七年至中印度，遇大乘居士，受《瑜珈師地》，入王舍城，止那蘭陀寺，從上方戒賢論師，受《瑜珈唯識宗旨》。留十年。歸自王舍城。貞觀十九年正月丙子，至京師。長安留守房玄齡表聞。壬辰，法師如洛陽。二月己亥，見於儀鸞殿。帝曰：『師能委命求法，惠利蒼生，朕甚嘉焉。』師因奏西域所獲梵本經論六百五十七部。帝曰：『朕爲穆太后創弘福寺，可就彼翻譯。』敕平章房玄齡專知監護。貞觀二十二年，帝製法師新譯經《大唐三藏聖教序》。」（按：本傳係節略，未載俗家父母，不能訂其是非也。）

諸明齋《生涯百詠・說西遊》　習熟稗官記，簷前說唱忙。通途頻跬踱，滿口述荒唐。拍得筠筒響，妖精又出場。

《京劇劇目初編》甲編第九章《隋唐故事戲》（存目）

雜録

《古夫于亭雜錄》卷二　《書奕》云：「小說載人參果亦有據。大食王遣人之海上，見一方石，石上有樹，枝赤葉青葱，生小兒，手足著枝上，不語能笑。」《書奕》，黃秉石著。

《山陽志遺》卷一　淮安西湖昔爲遊賞勝地，讀吳射陽先生《西湖十園》小詞，摹寫金、張、韋、顧諸園之勝，金牛、石橋、鑼鼓墩諸處，征車游舫，繹絡繽紛，清明社火，夏至秧歌，尤令過者忘倦。後乃付之一派洪濤，田疇汙下，邨舍蕭條，諸園亭亦一椽不存矣。讀射陽詞，不勝滄桑之慨。

又卷三　淮之工書者，嘉靖時有吳射陽承恩。

又卷四　《娑羅樹碑》唐開元十一年立，海州刺史李邕撰，並行書。舊在淮陰縣，石刻不知亡於何時。董思伯云：「即宋搨亦無全本。」明隆慶中，沔陽陳玉叔守淮安，得舊搨本於吳貢生汝忠家，以示吳秀才從道。從道素以善書名，定爲北海眞跡。中脫十餘字。遂命從道摹刻諸石。今碑現嵌置府署寅賓館之壁間。玉叔先生舊《府志娑羅樹碑記》後，書之甚詳。

《續纂山陽縣志・古蹟》　西湖十園，石橋、鑼鼓墩舊在湖側。明吳承恩有《西湖十園》詞，摹寫金、張、韋、顧諸園之勝，兼及金牛岡、石橋、鑼鼓墩諸處。見《山陽志遺》。湖涸之後，並不知所在。

又《刊誤》　吳承恩傳：「邑人邱正綱收拾殘缺。」按：邱名度，字震岡，射陽之甥，本書有傳，當舉其名，作正綱亦誤。

錢大昕《長春眞人西遊記跋》　《長春眞人西遊記》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編。於西域道里風俗多可資攷證者，而世鮮傳本，予始從《道藏鈔》得之。邨俗小說演唐玄奘故事，亦稱《西遊記》，乃明人作。蕭山毛大可據《輟耕錄》以爲出處機之手，眞郢書燕說矣。

《閱微草堂筆記・如是我聞三》　吳雲嚴家扶乩，其仙亦云邱長春。一客問曰：「《西遊記》果仙師所作，以演金丹奧旨乎？」批曰：「然。」又問：「仙師書作於元初，其中祭賽國之錦衣衛，朱紫國之司禮監，滅法國之東城兵馬司，唐太宗之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皆同明制，何也？」乩忽不動。再問之，不復答。知已詞窮而遁矣。然則《西遊記》爲明人依託無疑也。

《茶餘客話》卷二一　金漳山先生令山陽，修邑志，以吳射陽撰《西遊記》事，欲入志。余謂此事眞僞不值一辯也。按《舊志》稱：射陽性敏多慧，爲詩文下筆立成，復善諧謔，著雜記數種。惜未註雜記書名，惟《淮賢文目》載射陽撰《西遊記通俗演義》。是書明季始大行，里巷細人樂道之，而前此未之有聞也。世乃稱爲證道之書，批評穿鑿，謂胎合金丹大旨，前冠以虞道園一序，而尊爲長春眞人秘本，亦作僞可嗤者矣。按明《郡志》謂出自射陽手，射陽去修志未遠，豈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說攘列己名？或長春初有此記，射陽因而演義，極誕幻詭變之觀耳。亦如《左氏》之有《列國志》，《三國》之有《演義》。觀其中方言俚語，皆淮上之鄉音街談，巷弄市井婦孺皆解，而他方人讀之不盡然，是則出淮人之手無疑。然射陽才士，此或其少年狡獪，游戲三昧，亦未可知。要不過爲村翁塾童笑資，必求得修練祕訣，則夢中說夢，以之入志，可無庸也。

《劇說》卷四　元人吳昌齡《西遊詞》，與俗所傳《西遊記》小說小異。

丁晏《石亭記事續編・書西遊記後》（存目）

又《淮陰脞錄自序》（存目）

《蓑楚齋隨筆・明山陽吳承恩西遊記》（存目）

《冷廬雜識》卷四　《西遊記》推衍五行之旨，視他演義書爲勝。相傳出元

邱眞人處機之手。山陽丁儉卿舍人晏，據淮安府康熙初舊志《藝文書目》，謂是其鄉嘉靖中歲貢生官長興縣丞吳承恩所作。且謂記中所述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錦衣衛、兵馬司、司禮監，皆明代官制，又多淮郡方言，此足以正俗傳之訛。邱氏自有《西遊記》，見《道藏》。

《小棲霞說稗・西遊記》　《潛擘堂文集》(卷二十九)：《跋長春眞人西遊記》云：「長春眞人《西遊記》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於西域道里風俗，頗足資攷證，而世鮮傳本，予始於《道藏》鈔得之。邨俗小說有《唐三藏西遊演義》，乃明人所作，蕭山毛大可據《輟耕錄》以爲出邱處機之手，眞郢書燕說矣！」予按《茶餘客話》，《西遊記》乃山陽吳承恩所撰。《靈芬館詩話續》(卷三)引吳山夫《山陽耆舊傳》云：「吳汝忠，名承恩。《淮賢文目》載《西遊記》爲先生所著。觀其中方言、俚語，皆吾郡委巷中所習聞，而他方有不盡然者，其出淮人手無疑。」鬻按：《閱微草堂》小說載扶乩以《西遊記》問邱眞人事，(按：此見《如是我聞》卷三。《灤陽續錄》卷三則又云「於邱處機《西遊記》爲證」，當是文達誤筆。「邱處機」三字應刪。)則其非長春所作，又無疑矣。《冷廬雜志》(卷四)云：「丁儉卿據康熙初《淮安府志》藝文書目，謂是嘉靖中歲貢生、官長興知縣吳承恩所作。且謂記中所述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錦衣衛、兵馬司、司禮監皆明代官制，又多淮郡方言。」蓋與阮、紀兩家說同。桂馥《晚學集》(卷五)《書聖教序後自跋》云：「許白雲《西遊記》由此而作。」當別是一書。若陳文述《西泠仙詠自序》，謂：「邱祖《西遊記》只二卷，載在《道藏》，所記自東至西程途、日月，及與元太祖問答之語，其要言並未及載。觀邱祖本傳，亦僅勸止殺、節欲數語而已。世傳《西遊記》，則邱祖門下史眞人弟子所爲，所言多與《性命圭旨》相合，或卽作圭旨之史眞人弟子從而演其說也。」亦略本竹汀；特以演義爲史眞人弟子作，不云吳承恩，則雲伯晚事修鍊，過信黃冠，從而爲之辭，非不知吾山、文達諸說之可據也。

《茶香室叢鈔》卷一七　國朝劉廷璣《在園雜識》云：「【略】西遊爲證道之書，邱長春借說金丹奧旨。汪澹漪批注處，大半摸索皮毛。卽通書之太極無極，何能一語道破邪？【略】」按，金聖歎評《水滸》，人人知之，至《三國演義》爲杭永年評，《西遊》爲汪澹漪評，《金瓶梅》爲張竹坡評，則知者鮮矣。《金瓶梅》余未寓目，至《西遊記》每回必有悟一子評，其卽汪澹漪乎？惟邱長春別有《西遊記》，非此書也。劉氏沿襲俗說，失之。

俞樾《小浮梅閒話》　因《三國演義》而及《西遊記》。余曰：取經之事，自古有之。《隋書・經籍志》云：「張騫使西域，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也。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廷，以問於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並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此中國遣使求經之始。又云：「甘露中，有朱仕行者，往西域，至于闐國，得經九十章。晉元熙中，至鄴譯之，題曰《放光般若經》。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國，得《華嚴經》三萬六千偈，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游天竺，經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跋羅參共辨定。後魏熙平中，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此至今尙有《佛國記》一卷，備載顚末。而法顯之役，至今皆中國至西域求經故事。

一老僧，頭面瘡痍，身體膿血。床上獨坐，莫知來由。奘乃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闢，虎豹藏形，魔鬼潛跡。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此卽小說家之濫觴。《歐陽文忠集・于役志》云：「壽甯寺本徐知誥故第，甚宏壯，畫壁尤妙。周世宗入揚州時，以爲行宮，盡圬墁之，惟經藏院畫玄奘取經一壁獨在。」然則玄奘取經事，在五代時已流布丹青矣。　問：「世傳《西遊記》是邱眞人作，借以演金丹之旨，信乎？」余曰：「此妄傳也。」按：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地理類》，有長春眞人《西遊記》二卷，注云：「李志常述邱處機事。」此別是一書。按《元史・邱處機傳》：「太祖自奈曼命近臣持詔求之，乃發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蓋喋血戰場，避寇叛域。絕糧沙漠，自崑崙歷四載而始達雪山。常馬行深山中，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此邱眞人《西遊》故事。記中所載，多及西域地理，故入地理類。俗人不知，乃以玄奘事屬之，大非其實矣。《後漢・西域傳》論有曰：「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注引前書杜欽曰：「罽賓悔過來順，使者送至縣，度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又引釋法顯《游天竺記》云：「西度流沙，屢有熱風惡鬼，過之必死」云云。然則火燄之山，流沙之河，乃眞有之。又《述異記》云：「大食王國，在西海中。有一方石，石上多樹，幹赤葉青，枝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足，頭著樹枝，使摘一枝，小兒便死。」亦見《舊唐書・西戎傳》。是所謂人參果者，亦竟有也。

《畏廬瑣記・小說雜考》（存目）

微厂《談小說・西遊記》（存目）

羅振玉《淮陰金石僅存錄》（存目）

《骨董瑣記》卷一《西遊記》（存目）

任　瀚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瀚，字少海，南充人。嘉靖己丑進士，廷對獻替剴切，天子親題其制策，一旦名動天下，與羅達夫、唐應德相上下。已而，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闢，虎豹藏形，魔鬼潛跡。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此卽小說家之濫觴。《歐陽文忠集・于役志》云：「壽甯寺本徐知誥故第，甚宏壯，畫壁尤妙。周世宗入揚州時，以爲行宮，盡圬墁之，惟經藏院畫玄奘取經一壁獨在。」然則玄奘取經事，在五代時已流布丹青矣。　問：「世傳《西遊記》是邱眞人作，借以演金丹之旨，信乎？」余曰：「此妄傳也。」按：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地理類》，有長春眞人《西遊記》二卷，注云：「李志常述邱處機事。」此別是一書。按《元史・邱處機傳》：「太祖自奈曼命近臣持詔求之，乃發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蓋喋血戰場，避寇叛域。絕糧沙漠，自崑崙歷四載而始達雪山。常馬行深山中，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此邱眞人《西遊》故事。記中所載，多及西域地理，故入地理類。俗人不知，乃以玄奘事屬之，大非其實矣。《後漢・西域傳》論有曰：「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注引前書杜欽曰：「罽賓悔過來順，使者送至縣，度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又引釋法顯《游天竺記》云：「西度流沙，屢有熱風惡鬼，過之必死」云云。然則火燄之山，流沙之河，乃眞有之。又《述異記》云：「大食王國，在西海中。有一方石，石上多樹，幹赤葉青，枝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足，頭著樹枝，使摘一枝，小兒便死。」亦見《舊唐書・西戎傳》。是所謂人參果者，亦竟有也。

《畏廬瑣記・小說雜考》（存目）

微厂《談小說・西遊記》（存目）

羅振玉《淮陰金石僅存錄》（存目）

《骨董瑣記》卷一《西遊記》（存目）

任　瀚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瀚，字少海，南充人。嘉靖己丑進士，廷對獻替剴切，天子親題其制策，一旦名動天下，與羅達夫、唐應德相上下。已而，

《靜志居詩話》卷一二　少海遇青城山異人，授鴻寶修煉法，家中盤盎，皆點汞銀爲之。同時熊叔仁亦好服食煉形之說。而羅達夫之死燕齊，海上之士，或言其仙去。是時青詞丹籙，西內尚未營齋，而諸君愛道，實開其先已。

《明詩紀事》戊籤卷九陳田按　少海詩音節抗朗，在嘉靖八子中自爲一派，與前後七子略近。

《果州浮梁記》《明文授讀》卷二七：　先夫子曰：　任瀚，字少海，春坊司直。少海之文奇崛，當於唐文中求之。

《虢城新開學門記》《明文遠》卷六：　喫緊在後幅一段，地步儘高，去俗學便有霄壤之隔。

《宋狀元僕射何公顯忠祠記》《明文遠》卷□：　感慨激昂，綽有忠憤盤鬱之氣，非此文不足以稱此祠。

《明史・文苑傳三・任瀚》（存目）

又《藝文志四》《任瀚逸稿》六卷。

李開先

論述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開先，字伯華，章丘人。嘉靖己丑進士，授戶部主事，調吏部，歷文選郎中，擢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罷歸家居，近三十年。隆慶戊辰歲卒。伯華七歲能文，博學強記，弱冠登朝，奉使銀夏，訪康德涵、王敬夫於武功鄠杜之間，賦詩度曲，引滿稱壽，二公恨相見晚也。嘉靖初，王道思、唐應德倡論，盡洗一時剽擬之習。伯華與羅達夫、趙景仁諸人，左提右挈，李、何文集，幾於遏而不行。雅負經濟，不屑稱文士。在銓部，謝絕請託，不善事新貴人。已遷太常，會九廟災，上疏自陳，竟罷歸。歸而治田產，蓄聲妓，徵歌度曲，爲新聲小令，搦彈放歌，自謂馬東籬、張小山無以過也。爲文一篇輒萬言，詩一韻輒百首，不循格律，詼諧調笑，信手放筆。嘗自序《閒居集》曰：「年四十罷官歸里，既無用世之心，又無名後之志。詩不必作，作不必工。」自稱其集曰「閒居」，以別於居官時苦心也。所著詞多於文，文多於詩。改定元人傳奇樂府數百卷，搜輯市井豔詞、詩禪、對類之屬，多流俗瑣碎，士大夫所不道者。嘗謂古來才士，不得乘時柄用，非以樂事繫其心，往往發狂病死，今借此以坐消歲月，暗老豪傑耳。世宗皇帝幸承天，命少傅翟鑾巡九邊，議自遼東始，伯華請間曰：「京師密邇邊塞，藩籬單弱，虜騶迅可至。今車駕在江漢，公奈何遠去京師，令緩急不相及，豈主上倚任之意乎？公宜往自宣、大，次及諸邊，此聲實相副萬全之畫也。」翟公瞿然拊手謝曰：「老諍不知大計，微君幸教，幾失之。」卒改行，如其策。曾兩使上谷、西夏，訪問軍情苦樂、武備整廢，慨然欲以功名自見。罷歸，衰老，不勝慨歎，作《塞上曲》一百首。又通集古人塞上詩爲一編，其老而益壯，不甘自廢如此。

《靜志居詩話》卷一二　中麓撰述，潦倒粗疎。然最爲好事，藏書之富，甲於齊東。詩所云「豈但三車富，還過萬卷餘」，又云「借抄先館閣，博覽及瞿曇」是也。先時邊尚書華泉、劉太常西橋，亦好收書，邊家失火，劉氏散佚無遺，獨中麓所儲，百餘年無恙。近徐尚書原一購得其半，予嘗借觀，愛籤帙必精。研朱點勘，北方學者，能得斯趣，殆無多人也。噫嘻！文淵閣藏書，例許抄覽，先具領狀，以時繳納，世所稱讀中秘書，蓋謂是已。奈典籍微員，收掌不慎，歲久攘竊抵換，已鮮完書，可爲浩歎。聞中麓後人，尚餘殘書數十部，巡撫丹徒張公物色之，中有陸農師《禮象》一編。張公歿後，訪之不能得矣。

《山左明詩鈔》卷一二　朱中立云：中麓積書好客，豪宕不羈，著作甚富，如「貔貅縱橫，江海泛溢」一韻百篇，蓋白樂天之流也。然詞浮意淺，多何尚焉。予選所存，精確壯健，不謂之作家可乎？

《園林夢》《打啞禪》二院本總跋　夫無夢爲至人，無欲爲上人。以其靜定絕慮，豁達大觀，一切富貴利達，言語文章，皆歸於空。世人淺識妄念，挾私而爭爾我者，如夢中有爭，覺則一空而已。二院本，一則如癡人前說夢，雖指點極明，而瞢騰愈甚；一則如婦人弔喪，守着別人靈牀，卻哭自家爺娘。不能無夢無欲。中麓師嘗以此語余，余因推廣其意，跋而書諸簡末云。

《園林夢》《打啞禪》二院本總跋　夫無夢爲至人，無欲爲上人。以其靜定絕慮，豁達大觀，一切富貴利達，言語文章，皆歸於空。世人淺識妄念，挾私而爭爾我者，如夢中有爭，覺則一空而已。二院本，一則如癡人前說夢，雖指點極明，而瞢騰愈甚；一則如婦人弔喪，守着別人靈牀，卻哭自家爺娘。不能無夢無欲。中麓師嘗以此語余，余因推廣其意，跋而書諸簡末云。

《園林夢》《打啞禪》二院本總跋　夫無夢爲至人，無欲爲上人。以其靜定絕慮，豁達大觀，一切富貴利達，言語文章，皆歸於空。世人淺識妄念，挾私而爭爾我者，如夢中有爭，覺則一空而已。二院本，一則如癡人前說夢，雖指點極明，而瞢騰愈甚；一則如婦人弔喪，守着別人靈牀，卻哭自家爺娘。不能無夢無欲。中麓師嘗以此語余，余因推廣其意，跋而書諸簡末云。

《園林夢》《打啞禪》二院本總跋　夫無夢爲至人，無欲爲上人。以其靜定絕慮，豁達大觀，一切富貴利達，言語文章，皆歸於空。世人淺識妄念，挾私而爭爾我者，如夢中有爭，覺則一空而已。二院本，一則如癡人前說夢，雖指點極明，而瞢騰愈甚；一則如婦人弔喪，守着別人靈牀，卻哭自家爺娘。不能無夢無欲。中麓師嘗以此語余，余因推廣其意，跋而書諸簡末云。

《園林夢》《打啞禪》二院本總跋　夫無夢爲至人，無欲爲上人。以其靜定絕慮，豁達大觀，一切富貴利達，言語文章，皆歸於空。世人淺識妄念，挾私而爭爾我者，如夢中有爭，覺則一空而已。二院本，一則如癡人前說夢，雖指點極明，而瞢騰愈甚；一則如婦人弔喪，守着別人靈牀，卻哭自家爺娘。不能無夢無欲。中麓師嘗以此語余，余因推廣其意，跋而書諸簡末云。

日問余：「何如《琵琶記》乎？」余謂：「公辭之美，不必言。第令吳中教師十人唱過，隨腔字改妥，乃可傳耳。」李怫然不樂罷。

徐復祚《曲論》 李伯華《林冲寶劍記》，「按龍泉」闋亦好，餘只平平。《韓信登壇記》，即《千金記》，本元金志甫《追韓信》來，今《北追》、《點將》全用之。

呂天成《曲品》 李開先銓部貴人，葵邱隱吏。熟謄北曲，悲傳塞下之吹；間著南詞，生扭吳中之拍。才原敏贍，寫冤憤而如生；志亦飛揚，賦逋囚而自暢。此詞壇之飛將，曲部之美才也。右具品。

《今樂考證》李開先（二種）《寶劍》、《斷髮》 沈景倩云：「章邱李中麓太常以填詞名，與康、王俱石友，而不嫻度曲，即如所作《寶劍記》，生硬不諧，且不知南曲之有入聲，自以《中原音韻》叶之，以致吳儂見誚。」又云：「中麓聞其放，僕之得意處，正在乎是，所謂人不知之味更長也。」觀此，則其無志於世可知也已。近因賢內之喪，嘆流影之似飛，悟生人之如寄，一切勞心事，罷棄不爲，小令且難見之矣，況乎文與經解，及如《寶劍記》數萬言耶！嘗拉之耳目，而非其所見與聞者矣。」中麓復書曰：「僕之蹤跡，有時註書，有時摛文，有時對客調笑，聚童放歌；而編捏南北詞曲，則時時有之。大夫士獨譽之千里之馬，而困槽櫪之下，其志常在奮報也，不得不齧足而悲鳴，是以古之豪賢俊偉之士，往往有所托焉，以發其悲涕慷慨抑鬱不平之衷，或隱於釣，或乞於市，或困於鼓刀，或歌，或嘯，或擊筑，或喑啞，或醫卜，或恢諧駁雜；之數者，非其故爲與時浮湛者歟？而其中之所持，則固有溷於世俗而人不知之者矣。」錢謙益云：「章邱李伯華，名開先，歸田後多買歌童舞女，徵歌度曲，爲新聲小令，搦彈低唱。嘗自謂『馬東籬、張小山無數友款予，搬演此戲，坐客無不泣下沾襟。恐其累吾道心，酒半而先逃；然猶爲此言者，將以闡其微而表其素。有才如此，使之甘爲溝中之斷，不亦深可惜耶！過此以往，將與之噓吸冲和，珍攝元液，以圖超出塵壒之外，而遨遊蓬閬之區，不猶賢於徵逐騷壇，墮落苦海耶？聞者若以爲狂，則其狂滋甚矣！邑侯平岡，恐是記失傳，託刻之。蓋政而兼文者也。誠心直道，以翰林清貴而出是官，勞心撫字，苦志辭章，不知身爲遷客，宜其有是舉也。繼此刻者，當不啻《琵琶記》之多。古有一藝成名者，以是刻名出高則誠之上，較諸得志一時富貴，必不肯相博也。若是者，則又中麓之幸矣。嘉靖丁未歲八月念五日，雪簑漁者漫題。

姜大成《寶劍記後序》 或有問乎松澗子者：「世鮮知音。何以謂之知音也？」曰：「知塡詞，知小令，知長套，知雜劇，知戲文，知院本，知北十法，知南九宮，知節拍指點，善作而能歌，總之曰知音。」問者乃笑曰：「若是者，不惟世鮮，且無之矣！」予曰：「子不見中麓《寶劍記》耶？又不見其童輩搬演《寶劍記》耶？嗚呼，備之矣！園亭揭一對語云：『書藏古刻三千卷，歌擅新聲四十人。』有一老教師亦以一對褒之：『年幾七十歌猶壯，曲有三千調轉高。』久負詩山曲海之名，又與王渼陂、康對山二詞客相友善。壯年謝政，鎮日延賓，備是數者，謂之知音，蓋舉世絕無而僅有者也。」問者更大笑絕倒曰：「有才如此，不宅心經術，童子不使之讀者，歌古詩，而乃編詞

作戲，與平日所爲大不相蒙，中麓將如斯已乎？盍勸之火其書而散其童。」予曰：「此乃所以爲中麓也。古來抱大才者，若不得乘時柄用，非以樂事繫其心，往往發狂病死。今借此以坐消歲月，暗老豪傑，奚不可也？如不我然，當會中麓而問之。」問又不之答，遂書之以竢知其心者。嘉靖丁未閏九月，同邑松澗姜大成序。

王九思《書寶劍記後》 音律之學，余未之能深知也。罷官後，間嘗命筆，直以取快一時耳，非作家手也，乃對山康子持去刻諸梓云。往年乙巳春，東山中麓李公，以其所製《傍粧臺》百首寄余。余不自量，輒敢次韻，序而並刻之，不自知其不可也。後獲公序其有西埜子樂府，品題南北下上今古，極爲精當。余聞之，殊增愧汗。自恨不獲早領公言，鹵莽至此，貽笑人人，固知其不能免矣。昔人謂「詞爲詩外一重天」，豈非然哉！豈非然哉！乃今使者至，辱公手書，以新製《寶劍記》見示，且命爲之序。乃倩歌之，憑几而聽之既，於是仰而嘆曰：「嗟乎！至圓不能加規，至方不能加矩，一代之奇才，古今之絕唱也。」雪簑子序之悉矣，余復曷言？出腹心，讓才美，書諸其後如此。公如不棄，得以托名不朽，幸矣幸矣！山林盲叟，復不自量，得隴望蜀。公之《六經註疏》，想已著成，風便無惜見教，俾瀕朽之人，得以飫聞至論，此生不虛，尤爲一大幸也！嘉靖己酉秋九月九日，渼陂八十二山人王九思書。

《遠山堂曲品・寶劍》 中有自撰曲名。曾見一曲採入於譜，但於按古處反多訛錯。且此公不識練局之法，故重複處頗多。以林冲爲諫諍，而後高俅設白虎堂之計，末方出俅子謀冲妻一段，殊覺多費周折。李自負在康對山、王渼陂之上，問王元美：「此記何如《琵琶》？」王謂：「公辭之美，不必言，第令吳中教師十人唱過，隨腔字字改妥，乃可耳。」李怫然罷去。尚有《登壇》一記，未見。

高應玘《卧病江皐序》 嘉靖辛卯，中麓先生出餉西夏，歸而卧病經秋，因作《一江風》以抒鬱抱，非若不病而呻吟者也。予嘗展候，見其單張片紙，塡委架閣，遂袖而類之，共得一百一十一詠。其爲人取去者，不可復追矣！惜其散逸，而幸其僅存，乃謀之梓人，刻而永其傳焉。音既合譜，意更可人，押韻滿百，不重一字，眞藝林之宗工，而南曲之絕倡也。憤世疾邪，固云多實，喻言託興，善用其虛，歌詠太平，佐侑罇俎，將不是賴耶！中麓制作，輒捧腹，覺載籍之爲勞。蓋古之君子，道不用於時，往往托於世外之跡，文

辭之間，以寄其慷慨卓越瀟灑磊落之意，飄然塵表，陶然自得，玄解遠觀，顧不以彼而易此也。何時得侍杖履，從諸賓客後，面叩《詩禪》祕密，固所深願而未能耳！上黨栗應宏跋。

《中麓小令跋語》 謝東村曰：「中麓李子，言出而人信之，詞出而人傳之，其爲《傍粧臺》也，稿尚未脫，歌喉已溢里巷中矣。索借者衆，應酬爲難，因取副墨，壽之木工，歌而和之者將遍東國，獨里巷也而已哉？」袁西野曰：「嘗於風雨之夕，獨坐一室，取中麓此詞快讀之，已而詳味之，既而長歌之，殊覺神思飛越，偕然起嘆曰：嗟乎！世復有能爲是者乎？句雄健而意連屬，既不失之俗，又不失之文，以爲一詞已盡，已足名世矣！乃愈出而愈無窮，起用疊字，結用得且字，無不穩帖當人意者。往時作者，第三、第四句多不對仗，盡兩句一七字一五字難下手耳，每句末三字，定要平平側側平平，承上起下，最爲關要，稍有不同，則落第二義矣！至於大對小對，端，實增重詞林多矣！嗣是必有長篇大什，不惜誨言，以開茅塞，尤望也。」傅梧庵曰：「向讀小令，見其豪健逸俊，興格超玄，不覺神爽飛越，志在雲霄。嗟乎！山中宰相，更是絕塵，況丹砂實際有至味哉！處成功之後，若中麓者可也。」康渭濱曰：「詩言志，歌詠言。言者，心之聲，中之所發也。事而敷衍千言，不艱不澀，無墜語，無背辭，寸鐵能幻化十丈金身，此之謂耶？」楊雙溪曰：「見陳倉王子賦《梅花》百律，今中麓李子詠《傍粧臺》百曲，二子先後甲科，擅才名，各早違於時，寓意難盡，百不爲多。陳倉謂予知言，中麓然予言否？」陳泰峰曰：「中麓小令刻成，遠邇人爭誦之，此可見詞之佳矣！但其間雅俗並奏，譏誚雜陳，而或者疑焉，謂其近乎自譽自嘲，憤世嫉俗者之爲，則非也！蓋中麓，賢者也，雖不待扣而問之，亦知其無此，況其自序已云然哉！」袁樂盤曰：「出之口，協之律，樂之聲也。然所觸即感，感而動，動而變，變而化，是神萬物而鼓舞之者也。故先王以閭里之歌謠爲風焉。近讀中麓百韻，高不絕物，和不流俗，怒不至詈，刺不至譏，約而博，簡而文，近而遠，俚而理，觀風者有得焉。可以知中麓之心志矣，可以知世道之升沉矣！感動變化之功，或者亦不能已矣！」王渼陂曰：「不肖今七十八歲矣！佳作至，目昏不能捧讀，付之歌工，憑几而聽之，能使老人復少。傲睨乾坤，急流勇退，此豈可與俗人道哉！聖賢之業，山林之樂，積中發外，可謂不負平生矣！後有續作，幸不惜源源寄賜。鄙作續集三卷，近爲撫臺翁公取去，許以入梓，倘成，當奉寄請教也。」張甬川曰：「數年不見故人之面，北望豈勝馳戀之私。偶於士夫家得讀新曲，眞如洋洋乎盈耳哉，可喜也，亦可歎也！可好也，不可忘也！久而技癢，忘其

身之老也，欲和之，目昏弗克自檢，間令小孫朗誦一二，識而和之，且和且歌，或作或輟，兩閱月完矣。校之元倡，工拙相去，奚啻千里。雖然，君以強仕之齡，絕人之資，博洽之學，加以感憤激烈之氣，推山倒海，傲睨一世，凌駕千古。予老而衰矣，如之何其可及也！興之所至，不能已已，蓋亦各言其志云爾。彙次成帙，題曰《南曲次韻》，而述其所由如此。金石在側，覺我形穢，覽者幸無誚焉可也。」端虹川曰：「三復佳什，迥出凡近，曾見關中砭劑良術也。」江午坡曰：「歸來杜門卻掃，與世事都不相聞。僕既長往山林，而兄亦中墮雲漢，感今懷昔，使人耿耿。久不見客，偶爲波石一出，問知中麓詞刻行於世，而不以見寄，豈兄已忘我耶？」李南墩曰：「伏讀佳製，諷詠至再。仰見詞源滾出，滔滔不絕，眞曠世之稀音也。行道匆匆，聊贊一詞，亦效顰之意耳。『果奇哉，一腔百詠《傍粧臺》。連篇盡是風雲態，壓倒那元白；胸中錦繡隨時吐，筆底珠璣信手裁。詞林佳士，梁棟美材，可憐拋棄在蒿萊！』」韓中岩曰：「歲丙午，予下第家居，飲食啓處之外，略不介懷其於人間事，若將終身焉。既而村酒初成，狂歌繼發，西風灑淚，新月飛霜，因取中麓小令，反覆潛玩，將以遣興，少延歲月。久則知其雄渾飄逸，圓活轉折，有非他作之所能及。予以韋布孤窮，又未嘗不致意於斯也。乃援筆亦效餘音，首尾押吟，作《傍粧臺》百二十曲。雖鋪陳淺陋，雕琢粗俗，其詞，誦之不忍釋手。不徒音律之美、語句之工而已。人情世態，發揚曲盡，得於私淑者固已多矣。」呂乾齋曰：「承惠佳製，亦效顰之意耳！敢曰極良辰』者非耶？流傳海內，達之無窮，小令云乎哉！」顧裕庵曰：「樂府捧閱數過，雖未必一一盡解，而逸思超見，不爲事物凝滯，誠所謂一唱三嘆，有遺音者矣。」葉椒山曰：「仰瞻中麓，聳拔域中，如在天上。每欲趨拜函丈之前，一挹巖巖氣象，以慰平生渴想之私，羈於官，輒未能也。不意下頒短刺，侑以妙詞，啓緘展誦，不徒音律之美、語句之工而已。人情世態，發揚曲盡，詞，誦之不忍釋手。不徒音律之美、語句之工而已。人情世態，發揚曲盡，筆亦效餘音，首尾押吟，作《傍粧臺》百二十曲。雖鋪陳淺陋，雕琢粗俗，其敢求刷印，以廣其傳。」辛太初曰：「中麓志在經術，故自叙曰詩文不爲，介懷其於人間事，若將終身焉。既而村酒初成，狂歌繼發，西風灑淚，新月飛霜，因取中麓小令，反覆潛玩，將以遣興，少延歲月。久則知其雄渾飄逸，短刺，侑以妙詞，啓緘展誦，得於私淑者固已多矣。」呂乾齋曰：「承惠佳製，亦效顰之意耳！敢曰極良辰』者非耶？流傳海內，達之無窮，小令云乎哉！」顧裕庵曰：「樂府捧閱數過，雖未必一一盡解，而逸思超見，不爲事物凝滯，誠所謂一唱三嘆，有遺音者矣。」葉椒山曰：「仰瞻中麓，聳拔域中，如在天上。每欲趨拜函丈之前，一挹巖巖氣象，以慰平生渴想之私，羈於官，輒未能也。不意下頒

益之勞如此也；既而自恕，爲之猶賢乎已。輾轉數四，遂乃成帙，時復吟詠，託諸管絃，其於縉紳之交際，伯仲之宴集，甥舅之游衍，妻孥之懽娛，林巖之放逸，花月之臨賞，合沓目前，無往弗備。卽其時，則身履其景；卽其人，則親睹其面。數十年之別，如在旦夕；數千里之遠，如在咫尺。歲時久暫，道途遐邇，皆相忘也。不自覺其手足舞蹈，形骸放浪，非杜工部所謂『樂助長歌逸，情忘發興奇』耶？百首之外，附《早朝》十首，《游幸》八首，蓋渭濱寥廓之域，藉之以遣幽曠之懷，又非所謂『晚景孤村僻，吟詩解嘆嗟』之意乎？是則李中麓之造端，張別駕之啓予，俱不偶也。從此傳播親友，其有感於二公者，豈但區區一人而已哉！」康渭濱復又曰：「『詩鎔百韻』，蓋因李中麓之作而興起者也。中麓含詘泄鬱，故多感慨激烈之言。予久棲林下，死灰絕焰，難於賡和，祇擬『詩鎔百韻』，不過述舊作、達己意而已。尋睹渼陂翁次韻，狂奴故態，勃然復興，三日之內，始次百首，題曰『詞賡百韻』，非敢誇多鬬靡也。舍此無以敦交與、暢志意、遣歲月矣。歌二公之詞，卽如二公在座，斂容酣飲，博醉何難？歌區區之詞，則怡情縱量，忘形無忌，神交氣合之眞，有天然心得之妙。何必親聆笑語，然後爲會晤也！古人曠百世而相感，況同生盛明之世耶！」茅鹿門曰：「明公還齊以來，幾五七年，而所得著書，不可多見，不知於漢劉向、揚雄氏何如也？僕時時問士大夫從門下游者，或云多註疏古六經，或傳聞之訛者，云近多通賓客，歌舞酒弈，以自頹放。而其所著者，間或雜引嘐謔之詞，客或以此病之。然僕獨竊笑客之陋者，又非所揣摩於賢者之深微也。天之生才，及才之在人，各有所適，大既不得顯施，譬之千里之馬，而困槽櫪之下，其志常在奮振也，不得不囓足而悲鳴。是以古之豪賢俊偉之士，往往有所託焉，以發其悲涕慷慨抑鬱不平之衷。或隱於釣，或乞於市，或困於鼓刀，或歌或嘯，或擊缶，或喑啞，或醫卜，或恢諧駁雜，之數者，非其故爲與時浮沉者歟？而其中之所持，固有溷於世之耳目，而非其所見與聞者矣。」紀後墅曰：「中麓夫子，山東傑士也。峻德雅行，巍峨突兀，與泰嶽並高。海內英才，仰我夫子，若登東山而望泰之巔也。凡文章勳烈，宗而依之者，殊非一家一邑云耳！每聞巷閭中爭歌夫子小令，膾炙人口。因寓省下，苦索諸書肆，偶獲全冊，欣然捧讀，幽秀古麗，有鐃歌、童謠之風；緣情綺靡，有顏、謝、徐、庾之韻；比興深倣古意，描寫曲盡世情。付之善歌者，播諸管絃，詞有論而音有倫，令人聽

臺閣山林，江湖廊廟，市井泉石，老子、釋氏，詞意靡所不至。如入萬花谷中，怡心炫目，誠詞林之巨擘，藝苑之景範也。小子感發乎中，不揣蕪陋，輒步嚴押，如數倚玉，續貂之誚，誠所不免，敢望並傳於世耶！」顧紫霞曰：「夫歌曲何爲者也？所以委曲言志，宣暢幽鬱，以歸諸和平者也。故曰詩之餘也。然聲音之道，依永爲永，倡而不和，教尼不行，故又曰：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予觀中麓所倡，多至百闋，斯亦難矣。太湖和之，不爽一焉，不爲尤難矣乎？頃嘗從宴於玉如館，見其掀髯一歌，四座竦聽，名利之念，爲之頓釋。其依永而有遺音者耶！且叙事寫懷，曲盡態度，傾耳寓目，可喜可愕。雖裁花剪柳，嘲風詠月，而忠君愛親，明哲保身之道，於是乎在。睹斯集者，可以興矣！豈獨音節之美也歟哉？」孫西墅曰：「予心事如割，幾至搆疾，不得已而假鳴自遣，乃竊中麓小令之糟粕，作《傍粧臺》五十首，僭曰小令續貂。《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予之賡歌，其心憂乎？其有求乎？知者當必諒之。錄上中麓，一則欲其點鐵成金之益，一則冀答拋磚引玉之懷云。」

傳記

《明史・文苑傳三・李開先》（存目）

雍正《陝西通志》九八 李開先奉使銀夏，訪康德涵、王敬夫於武功鄠杜之間，賦詩度曲，引滿稱壽。二公恨相見晚，作《塞上曲》一百首，又通集古人《塞上詩》爲一編。

道光《章邱縣志》一〇 字伯華，淳之子。生而卓異，七歲能文。嘉靖進士。是時，北地李獻吉、信陽何仲默先後去世，而晉江王道思、毘陵唐應德倡論，謂獻吉卽名高一代，然於文章正法藏，不免仍隔一塵。於是盡洗詰元之調，而一歸恬雅。開先與吉水羅達夫、平涼趙景仁復左右之。李、何集幾於遏而不行，一時有九才子之目。又工爲金元諸曲，嘗使關中，康德涵、王敬夫輩夙擅才名，意不可一世。見開先詞，皆折節倒屣，不敢居前輩。初除戶部，以才望改吏部，至文選郎，轉太常寺少卿，爲夏相所忌，罷歸。優遊林下近三十年。開先才敏捷，每爲文一篇輒萬言，爲詩一韻輒百首，皆縱筆燒草料場》；第一一回《朱貴水亭施號箭，林冲雪夜上梁山》。

《寶劍記》 《水滸傳》七至十一回。第七回《花和尚倒拔垂楊柳，豹子頭誤入白虎堂》；第八回《林教頭刺配滄州道，魯智深大鬧野豬林》；第九回《柴進門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頭》；第一〇回《林教頭風雪山神廟，陸虞侯火

光緒《山東通志》一九九 章邱李開先，嘗稱客濟南，胡春以鵝管作笛，有穿雲裂石聲。大梁周侍郎亮工過章邱，猶見有爲此技者。其《追憶》詩云：「鵝管檀槽明月夜，百年猶按奉常歌。」蓋謂此也。

道光《大清一統志・濟南府志》三 章邱人，嘉靖進士。【略】時邑人袁崇冕、謝九容、龔最，並以詩詞名世。

紀事

王植《詩禪跋》 長清劉盧陽，與物無忤，逢人多戲，人咸以劉驢陽稱之。八月念又八日，來賀李中麓生辰，座客無不與之嘲訕者。中麓在主席，出一謎試衆猜之，中則免酒罰主，不則免主罰客。「繞遍洛陽尋不見，東風一陣板腸香。」客竟無一應者，遂酌酒遍飲客，曰：「乃是留驢陽三字。」客無不大笑出聲者。既又一客姓任名弼卿，請盧陽在耳室私語，及入席，中麓又出一謎云：「弼卿在房中與劉子說話」，書語九字，罰免例如前。客有猜破者，大叫曰：「得非『任人有問於屋廬，子曰』乎？」中麓頷而然之，客乃酌酒觴主，大笑亦如前。座客有爲商走江湖者，老而歸家，懼內殊甚，每遭打罵，不敢回言。中麓又出一謎，只用以意中之：「多年船板做了鍋蓋。」客亦無一應者。中麓云：「遊遍江湖，翻受廚竈的氣。」主客咸免罰，而大笑則加倍於前云。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中麓畫品》一卷。　又《經籍五二》：《閒居集》十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　《發明琴譜》一冊。　又卷九：《山東鹽法志》四卷。　又卷一五：《中麓畫品》一卷。　又卷二三：《中麓閒居集》十二卷，《四時行樂詩》一卷，《詠雪詩》一卷。

《明史・藝文志二》　李開先《山東鹽法志》四卷。　又《藝文志三》：《中麓畫品》一卷。　又《藝文志四》：《中麓集》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閒居集》　十二卷。明李開先撰。開先有《中麓畫品》，已著錄。是集詩四卷，文八卷，皆歸田後所作。其自序謂年四十罷歸田里，既無用世之心，又無名後之志。作不必工，信口直寫，名其集曰「閒居」，以別居官時苦心也。

《傳奇彙考標目》　李開先(字中麓。章邱人。)《寶劍》、《斷髮》。

《明代傳奇全目》　李開先《寶劍記》：（存目）。

又《斷髮記》（存目）　李開先《登壇記》：（存目）。

又《寶劍記》（存目）

又《皮匠參禪》（存目）

又《三枝花大鬧土地堂》

又《打啞禪》（存目）

又《昏廝迷》（存目）

又《喬坐衙》（存目）

又《攪道場》（存目）

又《園林午夢》（存目）

藝文

趙時春《答李中麓太常(名開先)三首》（存目）

劉嵩陽《復書卽爲後序》（存目）

廉珍《詩禪跋》（存目）

翟汝孝《詩禪跋》（存目）

黃元吉《詩禪跋》　嘉靖四十一年春王正月，例該天下諸司官員朝覲。吏部會同都察院堂上官舉行考察，堪任者存留管事，不堪者分列等第，開具職名，奏請發落；年老有疾者致仕；罷軟無爲及素行不謹者，冠帶閑住；貪酷並在逃者、爲民才力不及者，酌量調用。太宰郭東野，左右少宰嚴養齋、張臨溪，院長潘笠江，院副李羅村，司功正郎吳少泉，副郎羅月岩，劉養且、郜北溪二主政，河南道則李沽渠，及蔣浙江等布、按二司，及苑馬、行太僕二寺，南北直隸各府州縣等衙門，在任與夫陞遷、丁憂、任滿、降調、聽勘各項各色，凡在三年以內者，遵照舊例查據撫按開送考語，先令論劾奏抄，參以詢訪輿論，從公考察，四千九百五十五人，兼拾遺冒濫京堂十餘人，幾有五千之數。世傳扙官，蓋一筆扙去者也。邸報到日，值中麓延客，卽席以此作燈謎在《西廂記》中，一句九字，中者免酒，不則罰一巨觥。至末座一少年，厲聲云：「筆尖兒橫掃了五千人。」中麓笑曰：「是也。」衆客各撫掌大笑哄堂。三年一次，去官如是之多，此朝廷大典，無非爲民而已。因詳述之，聊作《詩禪》一跋。前《壬戌會試錄序》，備陳考察事由，今復壬戌矣，有感於衷，小跋亦竊效之云耳。邑人孔村黃元吉跋。

《海浮山堂詞稿》卷一《大令》仙呂點絳脣　李中麓歸田（存目）

又卷二醉太平(十八首)李中麓醉歸堂夜話(戊午感事）（存目）

雜録

《香祖筆記》卷五　章邱李中麓太常(開先)，藏書畫極富，自負賞鑒，嘗

作《畫品》，次第明人，以戴文進、吳偉、陶成、杜堇爲第一等，倪瓚、莊麟爲次等，而沈周、唐寅居四等，持論與吳人頗異。王弇州與之善，嘗言過中麓草堂，盡觀所藏畫，無一佳者。而中麓謂文進畫高過元人，不及宋人，亦未足爲定論也。（《畫品》略云：戴文進如玉斗，精理佳妙，復是巨器。吳小仙如楚人戰鉅鹿下，猛氣橫發，加於一時。陶雲湖如富春先生，雲白山青，悠然野逸。杜古狂如羅浮早梅，巫山朝雲，仙姿靚潔，不同凡品。莊麟如山色早秋，微雨初沐。倪雲林如几上石菖蒲，其物雖微，以玉盤盛之可也。唐六如如賈浪仙，身則詩人，猶有僧骨，宛在黃葉長廊之下。石田而下無譏焉。）

乾隆《泉州府志》五二　黃物備，字伯周，晉江人。【略】章邱吏部李開先，愛之如親兄弟。

光緒《章邱縣志》卷下　李開先墓在縣南三十里。賜祭葬。

馮惟健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惟健，字汝強，臨朐人。副使裕之子也。裕字伯順，以戍籍生於遼東，受學於醫閭賀欽。正德初，舉進士，仕爲貴州按察副使。生四子：惟健，嘉靖戊子舉人，未仕而卒；惟敏，亦鄉舉；而惟重、惟訥，同年進士。兄弟四人，三人皆有集，以才名稱於齊魯間，獨惟重無聞焉，而宗伯文敏公琦，則惟重之孫也。魯王孫觀熰，撰《海岳靈秀集》，論三馮之才，則首推汝強云。

《明詩綜》卷五〇　朱中立云：陂門奇思駿發，古選冲逸，近體嚴整，蓋傑作也。

《靜志居詩話》卷一三　汝強《登觀音寺》詩云：「天削孤峰峻，醫閭最上頭。窮巖藏古寺，懸石結危樓。雪瀑千林潤，松門六月秋。夜來禪榻卧，天漢掌中流。」《姑熟道中》云：「烟起樹色暝，水生江岸仄。夜來別故人，風雨最蕭瑟。」

《山左明詩鈔》卷七　李本寧《五馮傳》：惟健弱冠有文名，才情駿發，超然絕塵。

《國史經籍志》卷五　馮惟健《陂門集》八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馮惟健《陂門集》八卷（一作《冶泉集》）。

《明史・藝文志四》　馮惟健《陂門集》八卷。

李開先《六十子詩・馮冶泉惟健》（山東臨朐縣人，舉人。）可惜大馮君，善書更善文。有才終不售，今又一劉蕡。

朱曰藩

論述

楊慎《山帶閣詩序》　維揚朱子射陂以掞藻相契，近以其藏稿寄余擬評，細閱之，此悟心可傳者。苦無金刻之，乃秘篋中。攜至邛州，似川張公見而珍之，而屬慎以序。嗚呼，詩之說多矣，古不暇枚數，近日士林多宗杜陵之矯健高古，不爲無取，而蹈襲其字，剪裁其句，與題既不相似，與人亦不相值，曰：吾學杜也，可乎？吾友松溪安石公語余曰：論詩如品花，牡丹芍藥耳。而藥，下逮苦楝刺桐，並具有天然一種風韻。今之學杜者，紙牡丹芍藥耳。而輕薄者不肖，拆洗杜詩，活剝子美之囑。噫，是詩法一變而一蔽生也。余方欲剗其蔽，以俟知音，獨見射陂子之詩，犂然當於心，蓋取材文選樂府，而憲章於六朝初唐，不事蹈襲，不煩繩削，可以鳴世，可以興後矣。曾以詫於泉山張子。張子曰：太白以建安綺麗不足珍，昌黎以六朝衆作擬蟬噪，子何尊六朝之甚也？余應之曰：文人抑揚太過，每每如此。太白之詩僅可及鮑謝，去建安尚遠。昌黎之視六朝，則秦越矣。如劉越石之高古、陶淵明之冲澹，可以六朝例之哉！爲此言者，昌黎誤宋人，宋人又誤今人也。今之學詩者，避宋如避瘟，而伐柯取則，猶承宋人餘竅之論，毋乃過乎？張子歡然曰：非夫子之然後吾□也，吾幾誤一生。並著其說，此篇，以蘄印可於似川云。時嘉靖乙卯六月金伏日詩社通家楊慎序。

陳文燭《山帶閣集序》 海內談藝家，言必稱朱氏父子云。其升之參政公，在弘德時與徐昌穀、顧華玉號江東三才，有《凌谿集》行於世。而其子子价守九江，有重名，學士又爭說射陂先生不休，以爲司馬談、遷復出，今《山帶閣集》是也。余得而遍讀之，嘆作者之難云。夫古今修辭之士，曷嘗不欲著經世之大業、垂不朽之盛事乎？然詩與文未易能也。少陵、昌黎，業各擅其長矣，乃先生兼之。其文溫純爾雅，明實精典，有兩漢之風。詩則磅礴蘊藉，未易窺測。大都古詩宗六朝，律則初唐之才藻，而盛唐諸家之體裁。至於題跋翰墨，有晉人風致。即無方諸古人，乃先生平日好古慕李獻吉，而能去陳脫近，秦漢是宗，卓然備一代之體。博學慕楊用修，而玄言妙詞，標出指示，朗徹千古。奇俊慕劉元瑞，而幽思絕塵，神游於八極，莫可蹤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信矣信矣！余門參政公雅好講書，手自讐校，先生少負奇質，所聞已與異，而偕計時久，閉門讀書又二十年。及舉進士，官郎署守令，每攜書自隨，即尚書之期、公家之會，不顧也。卧以薦寤，食以當飴，至其會心，欣然永日，先生之自謂也。宜其言文而傳遠哉！余往來寶應湖上，問先生之家世於縣令李君。李君文雅好修，遂惠先生所著書屬余以序，又遣其孫肆夏過淮而請，因道其嚮往於先生者如此。余友郭次甫、吳道南，皆先生莫逆交，又促余序，且言先生嘗云：後世有定吾文者。不佞豈其人哉？不佞豈其人哉？

《靜志居詩話》卷一二 升之詩倣北地，子价則法用修。其在金陵，懸用修畫像於寓齋，焚以東官香，薦以陽羨茶，賦《人日草堂》之詩。與唐李才江尊賈浪仙爲佛，事絕相類。然其詩實與用修派遠，由其牽絲西吳，蓋心慕蔡白石，故爾。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山帶閣集》 應登詩倣李夢陽。曰藩則法楊慎，嘗因所知，通訊滇南，慎爲選其詩七十餘首品題之。其在金陵，懸慎畫像於寓齋。集中有人日瞻禮升庵公像詩是也。然其詩穠麗，僅得慎之一體。王世貞《藝苑卮言》謂其如高座道人，忽作番語。則詆之太甚矣。

《清明揚州道憶王端公》 《明詩歸》卷三：鍾云：體薄於雲，味淡如水，然風趣摻中晚之盛。《皇明詩選》卷一二：卧子曰：跌宕便辟，未損風雅。 舒章曰：「水國」二語，盛唐人所不道，以新切存之。

傳記

歐大任《廣陵十先生傳・朱曰藩》 朱曰藩字子价，寶應人，中大夫應登子也。幼即好古文奇字，解音律，作詩句已卓犖不羣，乃弗屑屑於舉子業。早以先人故識關西李夢陽，於京口追送高沙，許其家學淵源。侍姑蘇顧璘於息園觀花，上方玩月，見所賦詩，稱賞不已。遊白下與吳人王寵交，握手談藝，相得驩甚，恨相知之晚。兢肆其力於漢魏六朝間，務探作者閫奧。久之，盡以平日沈酣經史百氏者，一吐其華於著述，機軸必自己出，不落他人蹊徑。成都楊慎爲選其七十餘首以傳，且序之曰：射陂子之詩犖然當於予心，可必名今傳後無疑。是時雖未第，而名已駸駸起海內矣。年四十四始舉嘉靖甲辰進士，爲浙之烏程令。烏程劇邑，賦重而政繁，乃勤敏廉靜，行以愷悌，宿蠹積害，一切爬梳靡遺。苕霅間有詩社，長興劉麟免大司空，歸主之，政暇則往從其游，徜徉於峴山亭碧浪湖，倡和竟日，忘其身之爲令也。無何，擢南京刑部主事，遭母憂不赴。服闋，仍補南刑部，轉兵部車駕司員外郎、禮部主客司郎中。留都事簡，常閉戶讀書。而素工筆札，門外持縑素求詞翰者纚纚不絕，得尺牘者咸藏以爲珍。居三年所，乃陞九江知府。郡本貧瘠，當水陸之衝，舟車廚傳，日迓送過客，窘於百費，則縮補移綴以給疲劇，歲侵則請粟賑之。新濂溪書院以館諸生，經講授者二百餘人。靖節祠、白鹿洞皆修飭毀廢，倡舉風化，建青居館於圓通寺右，爲往來士夫駐驂之所。又欲議移都昌團山驛以紓德化供給之困，事雖未行，而江州之民德之矣。辛酉景王之國，曰藩病憊，猶從卧榻中調度凡費，心劬神瘁，竟以是秋卒於官，囊惟俸積百金，僅足給喪。諸圖籍充溢几篋。平生詩文有《山帶閣集》三十卷，論者謂《成湯陵廟碑》、《朱氏世錄序》足稱名家云。

著録

《國史經籍志》卷五 朱曰藩《山帶閣集》三十三卷。 又《七言律細》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九　朱曰藩、盛時泰《茶事彙輯》四卷（一名《茶藪》）。又卷二三：《山帶閣集》三十三卷。　又卷三一：《七言律細》二卷。

《明史・藝文志四》　朱曰藩《山帶閣集》三十三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朱曰(曰)藩《山帶閣集》三十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山帶閣集》　三十三卷。明朱曰藩撰。曰藩字子价，號射陂，寶應人，雲南布政司參政應登之子。嘉靖甲辰進士。官至九江府知府。是集詩十五卷。雜文十八卷。

藝文

施峻《送朱射陂轉南法曹》（存目）

董份《朱射陂出宰烏程贈言三首》（存目）

又《送射陂邑侯朱君入覲序》（存目）

許穀《射陂太守卒於九江余哀才人之不壽也哭之以詩用往年贈行韻凡二首》（存目）

茅坤《贈朱射陂考最序》　予友射陂朱君，天授之音節，而雅善爲詩歌者，其出令烏程，獨能自摧近代學士大夫自喜之氣，而彷彿古詩人者之至。大較政務近民，初不事世之環瑰嶄巖者之譽。君爲人特澹泊自持，同進者不忌。又予烏程鄰邑人。烏程人亦恬服君之行政，亦絕不見世所稱訕詈而媒蘗之者。此其善下人而人歸之，吾固知詩之不能窮朱君也。今且以考最行。天子方招選詞賦侍從之職，君既以詩歌名于時，其入也不爲翰林，必爲諫官，當必有古者雅頌之遺，以獻明天子者矣。

袁表《家弟永之文集序》　嗟乎，余忍序吾弟文耶？歲壬寅，永之自南兵部員外郎轉廣西督學僉事，明年癸卯春仲寄余書曰：「弟必死於桂林矣！所著詩文已成集，凡若干卷。兄知弟，爲弟序而梓之。」是年余北上，五月舟發，猶子尼來別，余曰：「汝父之集，汝謹護之。汝父必歸矣。序言未暇也。」及抵京口，果値永之，乃眞棄官歸，相見命觴，歡笑談桂中山水及游匡廬九華諸山之勝。蓬底紫蘭、莉花，盆盎香郁，怡然半日，各賦詩別去。及余北歸，永之蕭然閒居所築橫塘之黃山草堂，閉門讀書，課農蒔圃，每花穠月霽，命觴聚昆季。然足跡不入城府。始永之年七齡卽喜歌吟，十五應舉，弱冠攻時業，才名騰沸。及發解南都，鄉譽帖服。繼登甲科，入翰林，改刑兵二部郎署，校文中州，以失火謫戍湖南。永之自入官結交海內名勝，由是詩文日益加進，名聲奕奕在公卿間。然性孤亢，與人寡合，頗爲不相知者所嫉。今年四十有六，暴疾而卒。孰期其竟死耶？孰期其止於是耶？悲哉！夫古之文士不享其年者亦多矣！今若信陽何景明、大梁高叔嗣、沁水常倫，同邑若王寵，皆以才華露發，皆不享其年。所恃以不朽者，乃曰有言語在碑版。斯言也，不亦大可痛乎！永之詩儗高岑，文喜學先秦西漢。當其快意處，則沉著懇到，體裁疏秀，琅琅可誦。少有用世之志，究其學亦欲得國而治之，而今已矣！集梓已成，因抆淚書此以踐昔歲桂林之言。嘉靖丁未秋九月既望，仲兄褧撰。

袁表《袁永之集序》　粵自書契作而後有文章，三代其郁郁乎！秦漢尚矣，魏晉繽紛，至唐文雖三變，終不逮古。五季而下，誠無譏焉。我明興以來，風化漸被，人文日盛，傳至孝宗朝，有若北地崆峒李公、中州大復何公、後渠崔公、閩少谷鄭公、關西少華許公、西玄馬公、亳西原薛公，咸擅名家，

袁褧

論述

力追古作。吾郡則有南峰楊公、南濠都公、枝山祝公、迪功徐公、東橋顧公、六如唐公、林屋蔡公，較之他方作者尤多，猗歟盛矣！若近時之雅宜王子，吾弟永之，居同里閈，互相砥礪，極力研討，亦已成家，方之前修，足稱殆庶。雅宜僅四十不祿，臨化時夢兩蝶入袖，同莊叟之符，迄今爲士林惜。吾弟十歲能文，弱冠卽發解，連舉進士第，可謂遇矣。然素性亢直，苦爲媢嫉見擠，瀕死骯髒者十餘年。旣而以薦起爲職方，稍遷提學僉事。又以炎州荒遠，思親致疾，遂乞休寧舍，肆志著述，更築別業於橫塘，開圃鑿池，種秫樹桑，將爲終焉之計。時余亦棄官歸，永之每遇良晨佳節，輒邀昆季友朋流連觴咏，以遂初服。歡燕未幾，廼歲丁未夏日，遽以疾，七日而卒，僅年四十有六。余慟絕者數四。嗚呼惜哉！嗚呼痛哉！所著有文集二十卷。先一年吾弟夢得穢疾，先伯考方齋公語之曰：「子病將就木也。」弟乞緩死，以集梓未畢故。而伯考弗許。至是果如其兆，抑亦奇矣！豈運命所限，其數已先示乎！吾姪尊尼，痛父志之未畢，煢煢哀疚，卒後三月，鳩工刻就茲集，將以傳之四方，請余序首簡。余不學，何足以言文？尼以余哭之悲而思之殷也，乞之逾懇。嗚呼，詎忍言耶？詎忍不言耶？因抆淚書此以慰之云爾。是歲九月之望，兄表書。

王格《袁永之集序》 嗚呼，永之沒已幾二十載矣！其詩文行於世，誰不慕尙之者，而何藉於余？顧念與永之生同歲，方永之發解南畿也，余亦舉於鄉，明年同第進士，讀中秘書，日與永之出入承明，相周旋也。次後彼此宦轍雖不能一律，然以永之之才而竟終於外臺簿書，余之罷河南也，又適與之同。牛驥同櫪，在永之固爲未究其用，而在余則已幸矣。昨丁未之臘，永之嗣子尊尼以所刻《永之集》見寄，且屬爲叙。當是時，永之蓋已下世。余泣而存之，未有以爲尊尼復也。歲月易除，倏忽便十有七八載矣。雖余於人世齒髮爲少延，而卧病江渚，亦五換嘉靖之曆。平居塊獨，諸念皆息，而獨於海內故人之思，有不能忘於夢寐者，況與永之踪跡之同又若是耶？頃兒子宗彥遊太學，曾見尊尼，尊尼意若有望於余者。噫，余何人，而顧於永之有所靳也？謹略載平生所與永之遊談之概，而庶幾以償其宿心。曰：嗟乎！文章之事，以其時則稱於聖朝者嘉靖爲極，以其地則稱於中夏者三吳爲盛。而永之所以自處與人之所以稱永之者，皆不肯居其後。永之居館中時，其聲譽甚隆，余下方之士，固不能有所窺覘。及余出逐爲縣，朝於京師，與永之相見，則永之以典試歸自大梁也，向余道其在大梁得見李崆峒語，言頗悉。余時逐困吏事，亦不暇諦聽。後數年，余督餉姑蘇，訪永之於桃花別墅。時永之以徒中居憂，而余又郎署進止自便，故與永之始盡平生之懽。其譚及藝文，亦不似曩時之草草矣。永之語余曰：「杜子美詩人之富者耳！其妙悟蓋不及王孟諸公。」又出所選《唐伯虎集》示余，而定其評曰：「伯虎才甚駿，惜流落不自檢束，大墮於樂天隊中耳。」故所存伯虎作百纔一二，語稍涉樂天卽黜之。嗚呼永之！遠不喜子美、樂天，而近於伯虎所稱僅此，其際果易窺邪？今全牒具在，讀者取其言合而觀之，蓋可以得永之矣。永之耿介有直節，在兵曹不能媚權貴人，故緩急無左右之者，以至得罪。其視學廣右，又恥絀體卑蓋特其餘事爾。余昔赴永新也，其大人，卒上病自免。其果決自任如此，文章蓋非易，楚水吳山莫浪分。」此二篇余寶藏之，猶在巾笥，手跡宛然，而聲欬則永之則非淺。世固有知而不可復聞矣，傷哉傷哉！余非敢謂知永之，而其慕永之贈詩曰：「一官淹驥足，百里試牛刀。」在姑蘇又贈詩曰：「十年一見知永之矣。嗚呼痛哉！遠不喜子美、樂天，而近於伯虎所稱僅此，其際果易窺邪？

朱曰藩《袁永之集序》 《書》有之：辭尙體要，不惟好異。我太祖高皇帝卽位之初，詔翰林爲文，通道理，明世務，毋事浮藻及爲深怪險僻之語。綸苑相承，確爲定式。自金華、廬陵以來，諸公之文，其合作者不但文從字順，各識其職，而中間懇款密緻之處，讀之藹然，使人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厥亦氣數之一會哉！弘、德間，海內數君子者出，讀書寫文，斷自韓歐以上，稍變前習，一時學士大夫歙然趨焉。而柄文者顧不之喜，目其文曰子字股，乃數君子亦抗顏不之恤，各以其志勒成一家之言，行於世。然以天下公器，趨捨相誚，識者非之。他日讀胥臺先生投大梁李公書，蓋爽然自失矣。書中云：「吾能總統包容，則無可無不可。」斯言也，其中和之經乎！夫趨時久則不免於規摩之偏，信古過則亦陷於陸沉之弊，君子所養，苟有定極，則和衷之下，交相爲用，奚以誚爲？先生人品雋上，度越一世，童子之日卽洞大文，流傳過江，以北人士爭錄之曰：「此吳下袁五郎之作。」弱冠中南京解元，連舉進士高第，被選爲庶吉士，讀中秘書。已授刑部主事，改兵部上官。未幾兵部火，上怒，下之獄，謫戍湖州。會赦歸，以薦起補南職方員外郎，官止廣西提學僉事。夫以先生之才之職，入館後卽使得專其職以至今日，國家之所以自處與人之所以稱永之者，皆不肯居其後。永之居館中時，其聲譽甚隆，余下方之士，固不能有所窺覘。及余出逐爲縣，朝於京師，與永之相見，鴻業經所潤色者，宜何如哉！然先生性骯髒，不解俯仰人，惟時一二要路稔

知先生之名，欲招致先生以爲羽翼，先生謝不往，因擠先生出，使不得在近侍，而武庫之酷焰乘之矣，謂之氣數之厄，非耶？先生斥既久，始有起廢之命，卽又處非其地，使其平生辛苦，卒無所試，上之不能振皇朝同文之風，以紀重刻之意。（臣）復亨以淮佐轉遷司長，召見之暇，出賜是集，以校釐訛舛，且命作首序下之不能食昔人稽古之力，而流光茬苒，世短情長，蘋老揮州，鵬集誼舍矣，先生乃先朝名臣，吳越巨擘，名重當時，節垂今日，誠起懦振弱維世挽頹者悲夫！先生此中忞忞，將誰寄耶？乃知前日數君子者，其感激發憤，雖稍蹙？矧心發之爲言，言成之爲文，闡道徽猷，紀勳樹烈，上下古今，表章經盩正則，要之各有不得已之情。而其本心，非敢一於求異也。悲夫！悲夫！史，備載是集。閱竟，而先生之胸襟人品，慷慨激烈，宛若瞻神采而仰休風，嗣子進士魯望刻先生集成，使來問序，因述予所欲論說者如此。集凡二十卷，親炙於數十載之後也。復亨何幸而得睹斯集也耶？原梓在吳，傳示不遠。茲先生手自選校，題曰《袁永之集》。序因之。嘉靖壬子上元，射陂朱曰藩撰。

董宜陽《袁永之集序》　《袁永之集》二十卷，詩十卷、文十卷，故廣西提學僉事姑蘇袁先生之所作，其子魯望進士之所校刻者也。先生之作精思泉涌，因司理張君炳忠與先生爲甥舅，親齎至青社，贊於國主，素慕其文，遂命重偉辭藻發，追遺製於元古，挽正音於大雅，超然命世，卓爲大家，此藝苑之梓以廣其傳，且以酬司理君表揚之心而益以見我。

張炳忠《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叙》　胥臺先生者，我吳袁永之氏，卽不佞先驅、哲匠之玄詣也。先生五歲通詩書，九歲能爲古文辭，名動吳下，日本使人如蘇，聞其秀才，延見造次，酬答響應，時已驚異異域。及長，學無不（炳忠）母舅也。《永之集》吳中梓行已久，茲復刻諸衡藩而名以《胥臺先生集》窺，墳典該洽，且發穎名郡，多賢取益，又文獻家承，兄弟自相師友。弱冠者何？蓋先生之嗣曰尊尼，號吳門，昔以憲副督山東學政，青之士人咸出門發解，南畿第一，連登進士高等，改翰林庶吉士，讀書中秘，復與海內名流下。而余又先生之甥，幸司青州理則，嘗侍衡藩之睿教者也。一日手是編出結納，當是時，有凌駕千古、狹小一世之意。然志存經世，思以所負者見諸示寅長成吾沈公，公覽竟，嘖嘖嘆曰：「吾聞胥臺先生綜握藝林，海內稱爲事業，而達之天下，凡兵刑、禮樂、典章、法制，及天朝典故、前輩勳德，名士。誦斯集也，浮英華湛，道德盛名，果不虛乎！子與吳門君爲中表兄尤極稽覈，不但辭華藻繢之工而已。然先生賦性孤亢，調高寡和，爲忌者所弟，盍録梓之以廣其傳？」於是謀諸友承奉正東海張翁。而翁與左長史梅屋鄭嫉，登朝未幾，遽罹無妄之災；大業欲圖，已投擯斥之地。後雖起廢，督學君皆雅好斯文者也，遂慨然敬啓衡國主捐祿命梓，不五月而集告成。嗚呼！炎方，弱質弗堪，懇疏乞歸，竟成乖左，諸所撰述，示我經綸，其志有足悲先生之文其傳愈遠矣！其所不朽而存者愈無已時矣！獨念先生天材雋逸，者。懸車以來，大肆力於橫塘別業之間，期盡發所蘊，命之篇什，若《皇明獻從之？而享年不永，所存僅止此，九京殆不可復作也。余小子將安倣乎？實》、《吳中先賢傳》，將次第勒成，稿未及脫，而先生病作矣。嗚呼！抱才悲哉！悲哉！雖然，吳郡在東南千里外，先生父子相繼掌文衡，一日隱然而不究於用，天下莫不爲先生惜之。昔漢之賈生，才高志大，取忌當時，又名動京師，而袁氏之文章遂擅天下，卽稱領袖藝苑，矩矱詞林，與南鎲東箭孝文禮樂未遑，遂至疎斥，沉鬱以死，千載之下，讀其文者，莫不惜其有才共垂天壤，相敝者非耶？世廟時，先生以翰林吉士爲廣西學憲，巡歷九桂無命。先生生當明盛之朝，值禮樂中興之日，而一奮遂蹶，亦終無所遇以死，畢，飄然掛冠長往，屏居橫塘之野，卒業墳典，肆情丘壑，足跡不入城市，又可不謂之命耶？魯望溫恭朗潤，世其家學，間以遺言委序斯集。宜陽無題其門曰：「清風自來往，俗客不到門。」其高亢孤絕若鳳凰翔於千仞之岡者，文，何足以語此？第與先生實有世好，早辱游從，論心講藝，投分良深，爰至今薦紳學子稱爲胥臺先生，匪徒以其文也，蓋論其世云爾。不肖髫齔卽從摭所知，用酬泉下，俾讀者得以論其世，亦傳信云爾。謹序。嘉靖丁未閏九遊先生之門，迄今三十餘年，而源流寖遠，竟失其傳。今是集也，幸賴諸同月，雲間董宜陽著。志者相與從臾之，而得睹梓集之成。且喜掛名其末，以自附於不朽，何其幸哉！雖然，重道崇文，表揚先哲，衡國主則誠賢矣！遂綴數語於後，而僭爲之序。萬曆甲申夏五月既望，文林郎山東青州府推官姑蘇愚甥張炳忠頓首

董復亨《衡藩重刻胥臺袁先生文集序》　恭惟我衡國主賢明夙成，仁孝性

謹譔。

袁尊尼《胥臺先生集後序》 詩文集二十卷，先公手自選校就梓者十之六，而公棄世，不肖尊尼乃續完之。工訖於丁未八月，距公之歿蓋三閱月云。始公嘅然曰：「夫修短者稟命之期也，公之將梓集也，年方強艾，或規其太早，公曰：榮名者立身之槩也。有生必有死，吾何諱焉？古之稱不朽者有三，豈以年哉！且河清難睹，駒隙易馳，以蜉蝣之身寄於天壤之間，非有茂德碩功，乘時遘會，照耀紀策者，不假竹素之業，何以自見乎！昔丁敬禮謂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陳思賞誦，以爲名言。悠悠我心，懼來者之不可俟耳！」嗚呼，公可謂達識遠覽矣！時公業已夢得穢疾趨井，井上遇故伯祖方齋公，謂曰：「子病殆死矣！」公跽請得睹梓集成，死且無憾。再三請，不許。驚寤嘆曰：「兆矣，命也奈何！」乃命促刻集，竟未及成而妖夢是踐。疇曩之談，若出冥會，悲夫！悲夫！惟我先公挺嶽降之靈，粹星精之秀，強記神解，得之性成，加以博綜勤覽，搜羅靡懈，百家群言，無不通總，弱冠登第，即選入翰林，讀秘閣書，肆力古作，期以文章名世。時海內宗匠，如金陵顧公、信陽孟公、濟南邊公、關西許公、綏德家藏，傳之都邑，必有知子雲於當時，推孔融於異代者矣！不肖孤尊尼泣血謹識。

王世貞《吳中往喆像贊》 袁胥臺先生袠，字永之，吳縣人。生五齡即知書，七歲賦詩，有奇語，十五試應天，即馳聲場屋間，又九歲而舉鄉試第一。明年廷試第二甲第一人，改翰林庶吉士。時新貴人張公者，以先生所射策嘗薦居首而亟言之，欲以見德，先生不答，亦不往報謝，以故當授官，密言於上，謂諸少年浮薄，非大器，皆左之。先生僅得刑部主事。主試河南，所識拔多知名士。還改兵部之武選。未幾而司不儆於火，以先生當於陬夕，逮下獄，特論戍湖州，則猶張意也。先生既工文章，精筆札，而湖當山水間，凡所諷誦著述傳遠近，雖在戍而名益重。久之赦歸，起南武部主事，遷職方員外郎、廣西提學僉事，駸駸顯矣。偶意有所不可，遂拂衣，有所經游名山，皆爲文記之。先生歸而家橫塘，據石湖之勝，著書行吟，豁如也。卒年僅三十六。所著文集二十卷，《皇明獻實》二十卷，《吳中先賢傳》十卷，《世緯》及《歲時記》、《周禮直解》又若干卷。

《藝苑卮言》卷五 袁永之如王謝門中貴子弟，動止可觀。

《明詩綜》卷四五 文徵仲云：永之樂府古律詩莫不合作。 吳峻伯云：精深宏博之學，而輔以輳轢奮迅之氣，自其少時，已不肯碌碌後人。既起高科，登膴仕，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而砥節履方，不欲附麗匪人，首忤權臣，

傳記

文徵明《廣西提學僉事袁君墓誌銘》 吾友袁君永之，以高明踔越之才，

幾蹈不測。賴天子仁聖，得不擯棄，浮湛中外垂二十年，再起再廢，迄骫髓以死。嗚呼傷哉！其命也夫！君諱袞，字永之，別號胥臺山人，世吳人。高祖以寧，曾祖琮，祖敬，先考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諱鼐，母安人葛氏。袁氏自高曾而下，世以氣義長雄其鄉，而未有顯者，至君昆弟數人，藻發競秀，突起閭閻，聲生勢長，隱然爲文獻之族。君於羣從中最少，而奇穎異常。五齡知書，七歲賦詩，有奇語。十五試應天，再試再不利，憤曰：「吾所志何如？顧爲場屋所困耶？」益淬礪精進，刺經質義，務究抵極。嘉靖乙酉，遂以第一人薦試禮部，亦在高等，一時聲名傾動京邑。入對大廷，摛衍揚繹，上下數千言，出入經史，詞旨宏達。時權臣方爲學士，得君卷，奇之，執欲冠多士，在廷諸公惡其攬權，故抑置二甲第一人。及啓封，見君名，乃悔不用其言。而權臣則喜於得君，他日詣君叙致本末，自謂君知己，而君不對，亦不謝。權臣大慙，銜之，然無以發也。未幾入內閣用事，而君方爲翰林庶吉士，因上言諸庶吉士跅弢靡薄，不宜在禁近，悉罷爲庶僚。怒猶未已，乃起兵部火災之獄，將甘心焉。時君武選主事，火時君當徼巡，在法爲失警，乃掠立文致，劾君縱火爲姦利，必欲殺之，鍛鍊數月無所得，編戍湖之衛，會赦免歸。權臣死，稍起爲南京武選主事，歷職方員外郎，晉擢廣西提學僉事，致仕歸，卒年僅四十有六。始君自翰林出爲刑部主事，即思明法以達於政，謹推讞，審法比，所當必允，爲尚書胡端毅公所知，簡蒞本科。本科者，凡諸司獄詞，及上請章疏，皆從審畫。君析律詳明，剸裁敏利，而將以勤誠，案無留牘，時稱職辦。有詔以京朝官考各省鄉試，君被命主試河南，校閱精審，去取攸當，時稱得士。尋奉使決獄淮揚，還朝，改司武選。武選有銓選，有勳錄，有貼黃及諸委瑣，故號劇司，而貼黃尤多敝事。君督併嚴密，關決明審，吏不得並緣爲姦。展采錯事，方將有爲，會獄事起，而君去國矣。在南部，適當考選軍政，尚書熊公特委重君。君杜請托，察賢否，勵精從事，考覈緒正，一於至公，人服其明，莫復異議。廣西在嶺徼之外，夷獠雜處，文教久弛。君不鄙夷其人，教詔諄切，而率之以身，示之矩範，程以科條，取士貴淳雅而黜浮誕，恆矜其不逮，薄懲而廣錄，以誘進百粵之士。士方安其化，而君倦遊矣。君樂閒曠，謫居吳興，日與高人逸士探奇選勝，登陟遊衍，悠然自適。及歸，築室橫塘之上，據湖山之勝，縱浪其間，有終焉之志。雖蹔起守官，而寤寐林壑，未始少忘。篤志問學，羣經子史，無所不窺。爲文必先秦兩漢爲法，樂府師漢魏，賦宗屈賈，古律詩出入唐宋，見諸論撰，莫不合作。所著文集二十卷，《皇明獻實》二十卷，《吳中先賢傳》十卷，《世緯》及《歲時記》及《周禮直解》總若干卷。始君雅志用世，及事與心違時，移身高祖以寧，曾祖琮，祖敬，先考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諱鼐，母安人葛氏。袁氏自高曾而下，世以氣義長雄其鄉，而未有顯者，至君昆弟數人，藻發競秀，突起閭閻，聲生勢長，隱然爲文獻之族。君於羣從中最少，而奇穎異常。五齡知書，七歲賦詩，有奇語。十五試應天，再試再不利，憤曰：「吾所志何如？顧爲場屋所困耶？」益淬礪精進，刺經質義，務究抵極。嘉靖乙酉，遂以第一人薦試禮部，亦在高等，一時聲名傾動京邑。入對大廷，摛衍揚繹，上下數千言，出入經史，詞旨宏達。時權臣方爲學士，得君卷，奇之，執欲冠多士，在廷諸公惡其攬權，故抑置二甲第一人。及啓封，見君名，乃悔不用其言。而權臣則喜於得君，他日詣君叙致本末，自謂君知己，而君不對，亦不謝。權臣大慙，銜之，然無以發也。未幾入內閣用事，而君方爲翰林庶吉士，因上言諸庶吉士跅弢靡薄，不宜在禁近，悉罷爲庶僚。怒猶未已，乃起兵部火災之獄，將甘心焉。時君武選主事，火時君當徼巡，在法爲失警，乃掠立文致，劾君縱火爲姦利，必欲殺之，鍛鍊數月無所得，編戍湖之衛，會赦免歸。權臣死，稍起爲南京武選主事，歷職方員外郎，晉擢廣西提學僉事，致仕歸，卒年僅四十有六。始君自翰林出爲刑部主事，即思明法以達於政，謹推讞，審法比，所當必允，爲尚書胡端毅公所知，簡蒞本科。本科者，凡諸司獄詞，及上請章疏，皆從審畫。君析律詳明，剸裁敏利，而將以勤誠，案無留牘，時稱職辦。有詔以京朝官考各省鄉試，君被命主試河南，校閱精審，去取攸當，時稱得士。尋奉使決獄淮揚，還朝，改司武選。武選有銓選，有勳錄，有貼黃及諸委瑣，故號劇司，而貼黃尤多敝事。君督併嚴密，關決明審，吏不得並緣爲姦。展采錯事，方將有爲，會獄事起，而君去國矣。在南部，適當考選軍政，尚書熊公特委重君。君杜請托，察賢否，勵精從事，考覈緒正，一於至公，人服其明，莫復異議。廣西在嶺徼之外，夷獠雜處，文教久弛。君不鄙夷其人，教詔諄切，而率之以身，示之矩範，程以科條，取士貴淳雅而黜浮誕，恆矜其不逮，薄懲而廣錄，以誘進百粵之士。士方安其化，而君倦遊矣。君樂閒曠，謫居吳興，日與高人逸士探奇選勝，登陟遊衍，悠然自適。及歸，築室橫塘之上，據湖山之勝，縱浪其間，有終焉之志。雖蹔起守官，而寤寐林壑，未始少忘。篤志問學，羣經子史，無所不窺。爲文必先秦兩漢爲法，樂府師漢魏，賦宗屈賈，古律詩出入唐宋，見諸論撰，莫不合作。所著文集二十卷，《皇明獻實》二十卷，《吳中先賢傳》十卷，《世緯》及《歲時記》及《周禮直解》總若干卷。始君雅志用世，及事與心違時，移身

甲令：武臣功伐世次，籍載以貯內府，名曰黃。遇其冑胤襲廕，必檢對內外黃，合乃得襲廕，名曰查黃。司空率厭瑣曲，以委掾吏，吏因匿黃索賕，有累歲不得襲廕，貧窶京師難歸者。先生至，喟然曰：「此其先祖非爲國家出死力者耶？乃抑勒擯斥之若是。國家報功延賞之典而以資吏爲奸，殊非人臣敬事意。」乃躬督掾吏查黃，黃無隱者，選法一清。居四月，部署災，先生以直部官下詔獄。是夕主事楊次當直，偶煩先生代，未及入而火作。至是先生獨承之，辭不及楊，拷掠百餘，銜者因欲甘心，會以事罷去，乃得減死論，謫戍湖州。凡三年赦歸，用當路者薦，起補南京武選主事。舊先大夫以御史按廣東，廣東權貴人惡其執法，中傷貶秩。及是亦復起爲武選郎中，相顧慨然，感於延平之合也，激印主恩，矢心厥職。屬當考選軍政，二人早夜詢訪，銓次賢劣，務振公法，磨礪武弁，莫敢以私干者。疏上，凡選官千餘員，悉報可，時論韙之。先生遷職方員外郎，出任廣西提學僉事。廣西故百粵僻陬也，書籍罕至，士艱於文。先生以身程其課業，而時廉勤惰以爲懲賞。經史文藝，親與講解裁正，粵士彬彬興焉。先時兩廣督府，當軍興時，凡藩臬官謁見，咸庭參跪起，以示尊重，後習之。先生始至，見督府獨不屈膝。或謂先生將得罪，先生笑而不顧。信陽馬御史者，坐舉事一不當國家明罰至意，謫戍南丹，且老矣。先生疏請還之鄉里。有見者曰：「是重馬罪也。」乃不果上，亟廉其子於學宮。先生既優游述作之塗，然倜儻負氣，嘗思奮不顧身投功名之會，毅然爲當世一起頹弊。此二事者，已少露其鋒穎矣。尋行部蒼梧，觸瘴癘遘疾，上章乞免官歸。當衡者束其章，遺書勸止，而撫按臺臣爲粵士驛聞留先生計且切，然竟不能奪先生志。既歸，屏居橫塘，買田百畝，藝秫樹桑，闢讀書園，群生徒講肄其中，以求稱言偃文學之鄉。暇則邀昆季友朋登陟游泛，任意爲適。每值令節，園花雜開，舉觴浮白，留連竟晷。蓋與世益落落也。居常奮曰：「吾少有用世之志。今已矣，當竭力河汾之業，以文采表後世。吾將希漢司馬遷遺風，擔囊裹糧，不遠萬里，周覽方輿，窮勝海嶽，采通都大邑之藏，考達賢遺老之論，歸而肆諸文章，庶爲不朽。」一夕忽夢其伯祖謂曰：「子病殆不保矣！」先生跽請得睹梓集成，且無憾，再三請不許。乃促梓所著詩文，歲丁未，年四十有六，竟以疾卒，蓋不得睹集成也。噫，亦奇矣哉！所著集二十卷，《修省集議》一卷，《世緯》一卷，《歲時記》一卷，《皇明獻實》四十卷，《吳中先賢傳》十卷。《獻實》、《先賢傳》二書，因大

《明史・文苑傳三・袁表》（存目）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表，字永之，吳縣人。嘉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會有詔翰林官並除郎署，授刑部主事，改兵部。上官未幾，兵部火，下詔獄，謫戍湖州。會赦歸，以薦起補南職方員外郎，出爲廣西提學僉事。歲餘，移疾乞休，尋卒，年四十六。永之七歲即能爲歌詩，讀書中祕，博習國朝典故。歸田後，讀書橫山別業，著《皇明獻實》、《吳中人物志》，甫脫稿而卒。伯兄表、仲兄褧，皆博學多藏書。子尊尼，字魯望，嘉靖乙丑進士，授南禮部主事，歷考功，升山東提學副使，好學能書，有集十二卷。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四　《世緯》一卷。　又卷五：《皇明獻實》二十卷。　又卷九：《歲時記》一卷。　又卷一〇：《吳中先賢傳》十卷。　又卷二三：《袁永之集》二十卷（一作《胥臺集》）。

《明史・藝文志二》　袁袠《皇明獻實》二十卷，《吳中先賢傳》十卷。　又《藝文志四》：《胥臺集》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胥臺集》　二十卷。明袁袠撰。袠有《世緯》，已著錄。是編詩不失體格而特乏堅蒼。文亦俊爽，而醞釀未免少薄。初爲其嗣子尊尼所刊，詩文各十卷，題曰《袁永之集》。此本爲萬曆甲申衡藩所重刊，改題曰《胥臺集》。實則一書，故《千頃堂書目》載《袁永之集》二十卷，註作《胥臺集》也。前有左長史鄭復亨序，言衡府司理張炳忠爲袠之甥，以是集贊於衡王，因爲開雕云。

藝文

楊愼《酬袁永之》（書自陽朔寄來）

屠應埈《贈袁子永之戍湖州》（存目）

李開先《六十子詩・袁胥臺袠》（南直隸吳縣人，解元，進士，僉事。）遭讒籍已除，赦用返田廬。遠效虞卿氏，窮愁只著書。

張鳳翼《袁胥學誄》（存目）

彭年《袁督學誄》　嘉靖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明故奉敕提督學校廣西按察司僉事胥臺先生袁君卒。嗚呼哀哉！君諱袠，字永之，蘇郡吳人也。少知名，爲博士弟子，乙酉舉應天鄉試第一，丙戌舉進士第二甲第一，選入翰林爲庶吉士，遇例裁抑，出授刑部主事。決獄江北，校文河南，調兵部武選主事。兵部火，謫戍湖州，遇赦歸。久之召補南京兵部武選主事，進職方員外郎，尋拜提學之命，致仕，寢疾，卒於瑞秀里第，春秋四十有六。嗚呼哀哉！升風姿閒麗，如玉樹風前，是戶庭佳物。

屠應埈

論述

黃佐《屠太史蘭暉堂集序》　漸山英穎天出，凡奧牒之編、聱牙之牘，一經其目，悉自得之，故學不待閉門距躍，而自顓攻；文不待搜羅綴緝，而自充遠。語曰：勤揭厲以涉大川，不如輕舟之逸也；披砂礫以求簡珠，不如武庫之富也。何則？成之不勞，由蓄之有素焉爾。自予觀之，序解以贈述，則神應無方；碑記以鋪張，則精能惟覈；疏表以敷奏，則情貢忠曲；書說以酬酢，則動攝會機；誌銘以昭存，則緒貫幽明；傳狀以闡德，則裁周志節；隨其所至，而體要備矣。矧夫有道之隆，微言不革；無私之照，至賾不遺。是以修詞麗西京，直筆媲南、董，率迪人紀，駿發天經，於歸養見匪躬之節焉，於凱雅見允塞之猷焉，於述諫見蹇諤之風焉，於鳴楸見才用之愆焉，於讓陸見寵利之釁焉，於議薛見道眞之難焉。正誼發乎搆思，浩氣動乎操觚，卓識烈於秋陽，危言皎乎金鏡，是皆脂韋洪涊之徒望而慙焉者也。抑嘗竊有聞焉，仁賢在國，不爲華而爲實；休祥在治，不以物而以文。是故商實非他也，命之純祐者也；周禎非他也，典之緝熙者也。摛藻詣精，雖爲末藝，而衷誠著焉，彝憲具焉，美則愛、愛則傳者，尚在茲哉！屠子既沒，其嗣進士仲律刻集以傳，而門生侍御蕭友山代巡吾廣，俾予爲序，顧予粗謬，敢辱羣言之首哉？然禮有前輕窮取乘韋之義，則亦不得而辭矣。《詩》不云乎：「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此之謂也。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南京國子祭酒、經筵講官、同修國史玉牒，泰泉黃佐撰。

《皇明詩選》卷六　卧子曰：屠公典麗流暢，亦足名家。　舒章曰：文

《明詩綜》卷四五　俞汝成云：漸山詩明爽俊偉。穆敬甫云：屠詩深重不浮，得唐人應制體。

《靜志居詩話》卷一二　謝德取材六代，具體初唐，爛若春葩，將以秋實，是衆作之有滋味者。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五・蘭暉堂集》　應埈爲文，善比事屬辭。詩法氾濫諸家，時有獨造。一時名出其父右。然牽於華藻，蘊蓄未深。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六陳田按　漸山文長於摹古，上規兩漢，下效唐人。格雖沿古，而意取切今，非徒以字句爲藻繪者。詩亦有氣格。

《太乙壇歌》《皇明詩選》卷六：卧子曰：諷詞典厚，有揚、馬之風。舒章曰：鋪叙穠華，不乏秀句。轅文曰：亦太襲李頎，取其有爽勁之氣耳。

《歌風臺》《皇明詩選》卷六：卧子曰：稍落議論，未傷俊朗。轅文曰：猶有初唐之調，故可存耳。《明人詩鈔續集》卷七：張光弼詩云：「韓彭誅兮黥布死，且喜壯士今無多。」直刺漢高心事，不若此韓彭二句微文以諷。

《送同年謝子儒致仕歸》《皇明詩選》卷八：轅文曰：有情有景，勻適流麗。舒章曰：「虛」字下韻極穩。

《送唐生》《皇明詩選》卷八：舒章曰：「玉露」二語，秋景極麗。

《病起》《皇明詩選》卷一一：卧子曰：三四眞，五六麗，各不相掩。轅文曰：村落閒居，乃能秀整，信是麗才。

《鏡光閣雨》《明人詩鈔續集》卷七：結有故土之思，即從第六句作轉捩。

《送給事陳君使琉球序》《明文遠》：意高色古，有誦有規，極波興雲委之致。

傳記

徐階《明故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漸山屠公墓碑銘》　屠氏其先扈宋自陳留徙嘉之平湖，入國朝，幾絕而續，語在處士亨一誌中。公諱應埈，字並太學生。次適吳繼，庠生。次許嫁常氏。孫男女各四。仲律將以　年月　日葬公其處，與其兄以公遺命來請銘神道之碑。初公生，康僖筮之，得夢謁衡山君，有書在廡間，曰卒明年正月十三，官至二品，增壽一紀。晨語震之漸，曰：「鸞德如玉，飛上高木。鼓其羽翼，光照四國。」及歲乙巳，公試中式，仲行府學生，叔方、叔章尚幼。女四，長適富于文，次適吳邦棐，

諸子曰：「吾殆將死也。夫吾起家六品，歷二十年而官不踰五品，夢所謂二品者此也。曰增紀者，易歲之云也。吾殆將死也夫。」比卒，其年與月日皆是。予既已傷公，又感公之所以生且死者，乃爲銘。

袁袠《右春坊右諭德屠公行狀》

宋徙嘉之平湖。始祖曾一。曾一生亨一。亨一生澤民。澤民生湘。湘生機。機生太保康僖公勳。康僖公有丈夫子六人，而公最幼，繼室封一品夫人牛氏出也。始生之辰，發策筮之，得震之漸，曰：「鸞德如玉，飛上高木。鼓其羽翼，光照四國。」康僖公喜曰：「是兒其貴乎？必以文名。」稍長，日誦千餘言，機警不羣。康僖公每宴客，輒探句令對，應聲出奇語，坐客盡警。年十二三，康僖公爲諸子論說史傳未竟，令諸子逆計成敗，公越次懸斷，若素習者。康僖公愕然曰：「生兒不當如是邪？」年十五，康僖公薨，號泣癯毀，人以孝稱。服闋，蔭入太學。時伯仲皆舉進士貴顯，而公一再試不第。里中人或訕笑之，公乃發憤讀書，貫綜百家言，文名大起。嘉靖乙酉舉應天鄉試第二，丙戌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時閣臣務紛更制典，諸吉士皆少年負氣，不肯謁諸閣臣，出又不避騎，遂奏出諸吉士，悉改部寺等官。公拜刑部主事，以才望署本科，參核明允，平仄者甚衆。歲季秋，囚當決者已三覆奏矣，公好文史，雖疾甚不釋手，爲文章奇宕有氣，常希司馬子長、揚子雲之風。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方天子幸承天，公扈從，夜投宿民舍中。或中官至爭舍，上疏請緩死，天子覽奏，如所擬，得全活者二十餘人。戊子之歲，天子命京朝官主各省試，公奉命校文江西。時閣大臣有屬其三子者曰：「即第當重貴君。」公唯唯，退而曰：「國家百七十餘年，惟貢士之法秉公不廢，故巖穴之士得以自見。若苟狥私請，將安用選試爲？」於是遂行。至則夢人有以酖進者，辭不受，覆地，地墳，覺曰：「寧墳毋亂。」卒無所私。事竣還報，閣大臣怒曰：「屠主事悔予，其以我力不能令若遠戍乎！」而閣大臣竟以事罷去。庚寅調儀制主事，辛卯進員外郎，壬辰陞祠祭郎中，尋調儀制郎中。時天子定禮樂，肇建郊祀，公與有勞焉。癸巳改翰林院修撰，仍五品服，上疏辭免，尋乞歸省。乙未奉命校累朝及皇考《寶訓》、《實錄》，丙申，訓錄成，賜白金文綺，侍宴謹身殿，陞侍讀經筵。皇太子生，詔使河南諸藩。諸藩王所錫賚，秋毫無所受。戊戌同考會試，秋主考武舉，時稱得人。是歲交阯不靖，詔諸公卿會推才猷言語冠世者往諭之，廷舉今吏部侍郎茶陵張公暨屠公。或謂險遠，公奮然曰：「臣無橫草之功，幸侍講幄，得奉使命，當宣天子威德，揚聲萬里外，不亦偉乎！」頃之竟罷遣使云。己亥陞春坊右諭德。時春宮初建，慎簡僚寀，而諸臣幸有渥恩，覬爲宮僚者甚衆。於是給事中御史概論諸宮僚，公亦在論中。章一再上，所論十八人者皆罷免，有旨獨留公。或謂屠公曰：「天子方知君，誠以此時奏賦頌，必得近幸。」公喟然曰：「臣蒙恩待以不誅，雖捐軀暴骸，無以自效。迺欲乘機徼進邪？」公素脩謹，橫被口語，頗懷不平，且恥不自表見，遂抗疏乞歸，曰：「臣有狗馬疾，願放還田里。倘不即死，敢忘所以報陛下者。」疏三上得請，歸而疾作。壬寅牛夫人卒，公號踊幾絕，氣息僅屬。勉治喪葬，遂大漸，丙午正月之十三日竟卒。卒之前，夢遊衡山，揖衡山君而進焉。與坐，見大署兩廡間曰：「卒明年正月十三，官至二品，增壽一紀。」晨呼其諸孤曰：「我殆將死矣。我宦遊二十年，官不踰五六二品，增紀者其易歲之義乎！我殆將死矣。」至是果不起。嗚呼異哉！公簡伉俶儻，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恥言九九之數，輕財樂施，振窮周急，諸所假貸，力不能償者，輒焚券。待昆弟尤厚，煦煦無宿怨也。所交皆當世名士，篤於友誼。袠之舉於鄉也，與公實聯名，又同舉進士，同讀書中秘，特相親暱。武庫災，袠下詔獄，罪且不測。公旦夕且壺餐潛餉遺獄中，數存問予家人。遣戍之日，諸薦紳謂官校方偵邏，莫敢送，公獨匹馬出郊外握手別。雅猶開口論天下事亹亹不少休。性好臧否，嘗稱曰：「讀不盡天下書，了不盡天下事，乃若此已邪？」公之志直欲縱橫古人，凌駕時輩，揚功名於千葉，而竟若此已邪？公生弘治壬戌，卒嘉靖丙午，享年四十有五。配項氏，累封宜人，少保襄毅公之孫，參政公之女。子男五，孟玄太學生，娶金氏。仲律，中甲辰會試，娶張氏，繼沈氏。仲行，府學生，娶包氏。叔方，聘趙氏。叔章，聘牛氏。女四，長適富于文，次適吳邦棐，次許常氏。孫男四，謙同，餘尚幼。孫女四，孟玄等。將乞銘於太史氏，以袠知公之深也，乃以狀請。嗟乎，妖夢是踐，竟嬰二豎之痾；哲人其萎，徒切百身之贖。爰昭純懿，以表幽潛，立言君子，庶採擇焉。謹狀。

《明史・文苑傳三・屠應埈》（存目）

天啓《平湖縣志》卷一五《人物》（存目）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屠應埈《蘭暉堂集》八卷。

《明史・藝文志四》　屠應埈《蘭暉堂集》八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屠應埈《蘭暉堂集》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五・蘭暉堂集》　四卷。明屠應埈撰。【略】是編凡詩二卷，文二卷，與其父集本別行。後其曾孫繩德等又取勳所著《太和堂集》，與是集合刻，名曰《屠氏家藏》二集云。

吴嶽

《山左明詩鈔》卷一二　《縣志》：公耿介端方，清操絕俗，督餉上谷，力卻羨金，在郡以山澤之稅代廚傳，皆人所難。奉身儉素，器無雕飾，服無錦綺，人亦信之。爲詩沈深典雅，屏去色澤，而恥自炫云。　朱中立云：冢宰清介廉靜，不與世浮沈，蓋吾鄉之高士也。詩儁逸清灑，精到處已入盛唐蹊徑，惜著作不多，諸體未備耳。

《國朝獻徵錄》卷二七佚名《南京吏部尚書吳公嶽傳》　吳嶽字汝喬，其先東阿人也，遷汶上三世生嶽，舉嘉靖壬辰進士，□□主事郎中，知廬州、保定二府，歷山西副使、浙江參政、湖廣按察使、山西右布政使，晉右僉都御史，以疾請告，家居數年，起爲右副都御史，協理院事，轉吏部左右侍郎、南京吏部尚書，滿考致仕。嶽爲人耿介端方，清操絕俗。主事督上谷餉，積羨千金，吏以送納，正色拒曰：「羨金即正餉也。或以爲利，吾甚恥之。」爲郡治貴大體，不尚苛細，山澤之稅及吏役班價舊供府堂，悉罷卻之，用代廚傳，人以爲難。保定在輦轂下，一時徵發四出，民不能應，嶽具疏奏裁免十六七，諸郡以寬。隆慶改元，奉詔大察內吏，科臣有異議，疏入留中，部院疑恐，嶽詣政府抗聲曰：「公視諸故府往考察去者，毋以傷國體。」閣臣悚服，其事遂寢。在南都專抑浮薄、杜僥倖，板會約禮，考諸書以行，風俗爲之一變。卒年六十有七。遺命子孫毋求卹典，事聞，諭祭，遣官營葬，賜謚介肅。平生孝友誠厚，篤於倫誼，待人容恕，居常恂恂，見人不善，嫉之如讐，奉身儉素，器無銀飾，服無裁綺，歸自留都，行李蕭然，廳事不備，至借僧寺接客，里人信其清苦，不謂異也。工爲詩歌，沉深典雅，屏去色澤，而耻以自炫，著述不多，梓行詩集二卷。

又《維風編》　吳太宰公嶽爲廬州守時，中丞南岷王公廷爲蘇州守，二公同年友也，一日以公務會於鎮江，吳折柬徵王公爲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一束於舟中，屏騶從，趣王公同舟而往。王公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簡相招，將爲主延款我也，其具止是耶？」吳公曰：「足吾兩人用可矣，多具何爲？」比至，吳公命庖丁卽所載酒肉蔬米治具，相與論心話舊，或跌坐磯頭，或倚徙水際，竟日而還。王公晤余淮上，爲道其事。余喜聞，後嘗模之以待同志云。惟今士紳宴會，如此風致，豈不可嘉尚哉！公爲廬守，無何以宅憂還里，行間阻陰雨，持公署一傘歸，歸舍仍還之，屬貯庫。余校士於廬，廬人士至今口其事云。公起復補保定守，後嚴太宰清亦爲保定守，余每過保定，遇此中士紳，輒詢二公政績孰優，一士紳謂余曰：「二公皆吾郡之名守也。嚴之德澤洽我民肌膚矣，若吳公德澤，則尤入我民心髓也。」余嘆羨之。後又遇一主政，主政亦保定人也，余又詢二公政□，□曰：「二公清約之節同，仁愛之心同，明敏之材同，但吳公若有天授不可及者。」余曰：「云何？」曰：「吳公爲政，未嘗用意摘奸剔弊，而內之胥史隸卒，外之市猾田甿，若皆貫通於吳公之心，而更無一作奸犯科者。吾不知吳公何以至此也？」予爲之慨然嘆羨者久之。蓋其誠能動物矣。

又卷四二《南京兵部尚書吳嶽傳》　南京兵部尚書吳嶽，山東汶上人，嘉靖壬辰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陞廬州知府，移保定，擢山西副使，累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尋協理院事，吏部左右侍郎，南京□禮兵部尚書，以考滿如京師，過家病卒，時隆慶四年九月。訃聞，予祭葬如例。嶽居官清介，而質直簡易有古風，士論重之。

《明史・吳嶽傳》（存目）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吳嶽《詩集》二卷。

《明史・藝文志一》　吳嶽《禮考》一卷。

金　鸞

歐大任《金山人在衡九十有作次韻爲壽》（存目）

許穀《金白嶼壽詩》（存目）

又《贈金白嶼》　高標元是江東秀，自昔揮毫擅詞囿。古詩妙出洛陽前，新聲豈在開元後。年登大耋神益強，恰逢英主初垂裳。詔許耆賢進冠服，遂令林壑生輝光。越南淮北曾遊遍，留得琳瑯在篇翰。烏紗今坐蕭爽齋，好看麟兒頭角變。莫言長作外朝臣，義範行看動紫宸。迎恩迎壽知難老，不羨彭城郡裏人。

《盛明百家詩存後編・金白嶼集題識》　大都詩多遠思，別於常調。

又　詩刻上、下並續集共三卷，姻友華少嶽所貽，【略】隆慶己巳秋仲，錫山是堂山人俞憲識。

又　隴西金白嶼氏名鸞，字在衡，詳觀集中，蓋以布衣寓居金陵，而久遊吳楚淮陽之間者。計其時當在嘉靖間，集內贈蔣南泠二、贈胡可泉四、贈顧東橋一、贈謝與槐一、贈徐東園三、贈許平湫二、贈馬西玄一、贈程汸溪一，其往復皆嘉靖間人也。又聞尚健在，年已逾老望耋矣。

《曲品》卷上　金白嶼譽振江南。

梅鼎祚《隴西金隱君鸞》　在衡家金陵，亦稱詩。而北樂府猶工，有《蕭爽齋詞》。余時以調宮徵字陰陽相質難，然年已九十，不能正言矣。候人肇西音，大夏稱關隴。濫觴抵金元，俳諧鼓餘勇。康王本秦人，塡詞傳嫡冢，南聲妖而浮，北聲壯而聳。歡儂多潤耳，孌弄絕遺種。隱君渡江來，舊都覓供奉。切切語淒淒，嘈嘈節董董。君譜肉縱橫，予聞腹空洞。璧月扇底圓，玉樹絲間竦。長懷蕭爽齋，今作舒姑塚。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詩不操秦聲，風流宛轉，得江左清華之致。性俊朗，好游任俠，結交四方豪士，往來淮揚兩浙，所至輒倒屣迎之。洞解音律，酒酣據几，高吟長咏，中節可聽，四坐忘罷。【略】嘗與盛仲交期於城南高翁家，天寒且雪，久之方至，主人問曰：「翁方有事娶婦，胡能來此？」在衡大笑，指杯酒曰：「事孰有大於此者乎？」談笑移日始去，其風尚如此。何元朗曰：「南都自徐髯仙後，惟金在衡最爲知音，善塡詞，嘲調小曲極妙。每誦一篇，令人絕倒。」嘗取古詞，辨其字句清濁，爲一書，塡詞者至今祖之。

又　鑾（鸞），【略】在秦時，從天水胡世甫中丞學制科業。及來建康，年已長，家中落，乃棄去，習歌詩。【略】卒時年九十。有《徙倚軒集》。

《玉笥詩談》卷下　金山人在衡，名鸞，隴西人。從其父宦金陵，因占籍爲金陵人。在衡初爲諸生，才名藉藉，後刻意爲詩及樂府諸詞曲，一時名輩咸服其工。所著有《徙倚軒集》、《蕭爽齋詞稿》。年八十二，猶能作細書。余每誦一篇，令人絕倒。嘗取古詞，辨其字句清濁，爲一書，塡詞者至今祖之。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白門詩家，有金琮元玉，金丹赤侯，金大車子有，金大輿子坤，金鎭竹溪，均著詩集。諸金之中，吾必以在衡爲巨擘焉。其五七言近體，風情朗潤，譬諸觚角靈犀，近之，游塵盡辟矣。至若「明月照人千里共，涼風吹面五更多」，尤爲警策。

《明詩紀事》戊籤卷二二引《帝里明代人文略》　風雅之會，金陵盛者三。在衡執騷壇牛耳者再，謂之詩人耆宿，不亦可乎？

又陳田按　山人詩清圓瀏亮，無當時叫囂之習。詞曲亦是當家，有《蕭爽齋詞集》，惜少傳本。

《吳門》《明詩歸》卷六：　譚云：風致悠永。

《銀河》《明詩歸》卷六：　鍾云：借景生情，饒有韻趣。

康熙《江寧縣志・人物志中・人物列傳》　金鸞，字在衡，偶渡江，同舟一人無渡錢，且有饑色。金代給，且飲食之。後數年往眞州，過驛門。一人

相呼，乃前同舟者也。以事問徒，銀鐺繫驛中。鸞問所以，其人泣曰：「得銀十二銖即脫矣。」鸞如數與之。後二年，於湖廣江中遇盜，登其舟，已胠篋矣。忽一人從後呼曰：「此非金先生耶？」鸞應曰：「是也。」其人執鸞手痛哭。告其侶曰：「此吾大恩人。」亟哀己囊銀十三金、臘肉數十斤爲贈。鸞却之，語其人曰：「汝良家子，愼勿爲此。」其人垂泣而別。鸞寄趣高脫，常與盛仲交期於城南高氏家，天寒且雪，久之方至。主人問曰：「翁今娶婦，胡能來此？」在衡大笑，呼酒談笑，移日始去。著有《蕭爽齋樂府》、《徙倚軒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二　金鑾《蕭爽齋詞稿》二卷。

又卷三二：　金鑾《徙倚軒稿》二卷。

徐階

論述

綜論

張貞《叙少湖先生集》　少湖子之作，其根諸道者乎！子學聖人而有得者，故其爲文也，直寫胸中所見，而凡一句之奇、一字之險者，亦必刊而去之，每曰：「文若此，得無戾於理乎！」其爲詩也，本諸性情而不入纖巧藻麗門戶，每曰：「詩若此，得無失其正乎！」其訓諸生也，則因病設方，隨問而對，亦每曰：「言以人異，得無激而過高、抑而反卑乎！」故誦其文者，喜其可以明道也。詠其詩者，喜其可以驗性情也。讀其語錄者，喜其可以反己而自攻其失也。少湖子之作，其容不傳乎哉！延之士，初則人錄所得，同志遞相傳寫，病不便且不廣，乃始謀諸梓焉。予覽之終卷，作而嘆曰：詳而匪贅，深而匪鑿，淡而匪近，則而匪泥，其少湖子之作乎！其斯爲根道之言乎！其斯爲發聖人之蘊乎！是編也，必將與四書六經並傳無疑矣。或者以予言僭叙諸首，亦或敢效一言於末簡曰：於戲盛哉！蓋自古之言文者，莫吾夫子若，而其大要不過太常君輩，鳩而梓之家塾，以世貞之辱公知也，獲卒業焉，凡八閱月，而始有得也。堂者何？公所憩止也。其名世經者何？公世世以經重，名之志不忘也。公所著有奏對、有視草、有奏疏、有序、有記、有志、有論、有策、有說、有辯、有對、有解、有引、有原、有規、有祭文、有書、有賦、有頌詩、有古近體，爲卷凡二十六。公之諸子世，而雕蟲之技不與焉。可大之謂達，可久之謂止，其用雖二，其原一而已矣。當公爲諸生而受經，即以經明顯，試南宮，遂魁其經，射策金馬，即以其策魁天下。天下豔於得公之辭，而公於時亦不能遽無意於工拙，以故其文足宏麗而皙體裁。及其慨然有志斯道，悉取濂洛閩粤之說，融會於心神而躬驗之，既涉其津，而舍其筏，以爲破支離，則道與器融而無間；破藩籬，則物與我融而無間。其所結撰，若講筵之沃君、講席之示弟子，皆務摘其精實，而竟吾所詣而已，即天下後世不能盡舍公之華，以爲操觚者法，而要之談性

命而約於公之止，泥倫物而企於公之止者，孰能外也？公既思以其學濟天下，而其在史館時，用持先聖典，得謫外，公不卑厭小官，諸郡邑土風吏治，靡不以身試之，而大者若國家典故、名公政績，下上數百千年之史，而與之參會，斂而融之方寸之際，而亡罣閡，苟有所觸，則功與言一發而俱就，今亡論他文，即肅廟之有顧問，咸取諸倉卒，度不能無喜怒，而公或剴言以繩之正，或婉言以誘之道，化投石爲轉圜，代言之草，摘檠洞括，使河西吏人以爲明見萬里之外，山東父老願少須臾無死，以待德化，人主之德日顯而國體尊；乃至部疏覆駁，根理據事，有敬輿之精而不爲俳；諸報藩鎮郡國書牘，衡勢審機，有文饒之練而紲其倨；其它誌銘碑表之類，提綱絜矩，有孟堅之則而超其識。公之文所謂達者，其效至於奠社稷、潤生民，而一旦讓跡於得序，斂而歸之無何有之鄉，天下徒知嘉、隆之際取治於公，公不明其所以，而庶猶有可窺見者，茲集在也。竊聞之，泰陵之季，太和至順，磅礴鬱蒸，發之爲獻若文，天子又時時籲天，以求眞才，而公始生而應之，積至於嘉隆而後，人文之化成。於戲盛哉！其亦不易哉！昔蘇文忠有云：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今夫崑崙之原湛如耳，而日夜流浸於百川，水而舟、陸而耕、食者炊、飲者汲，其用常足，而其體不少損。蓋公集行，而後之君子有能潛心以求夫所謂經世垂世者，固隨分俱滿也。即不佞言雖大，誰得而以誇疑之？是爲序。鄉後學王世貞撰。

陸樹聲《世經堂集序》 公自弱冠登上第，列職史氏，翱翔著作之庭，已抗疏歷外，洊揚顯序，皆文章禮樂之任，其得專於言宜矣。及公踐列卿，入正台鼎司政本，以肅皇帝神聖臨御久，執政者奉大議不遑給也，會其時南北警報至，數札下公，公條答不移頃，奏入無不中事宜，以當上意，而其尤著者，穆皇帝初元，公定策圖議，國事稍更弦轍，以新上治理，今勸進諸章與論奏制草具在，可覆也。夫以公碩德元老，歷事兩朝，其勛業之大，著廊廟而被天下者，固顯顯注人耳目，奚俟求公於言？其召對造膝，入告密勿者，世亦未能盡知其言。方其勞於弼贊，專精神以計社稷，何論著述？若又不遑於言也。今觀公論譔，上自經濟，下迨酬應，鴻鉅纖曲，體裁各備，亦何其閎覽博肆而言之贍耶？公蓋邃詣淵蓄，自其潛究名理、達識政體，其大者既以措之事業矣，而出其餘以有言也。故公之文，其議事決策，迎解曲中，則運斤承蜩。其緣情體物，藻思芊縟，則琲聯璧拱。而不事鎔琢，意象淳泊，則黃鍾太羹。至其醇厚爾雅，春容紆徐，則冠冕佩玉，端委而雍肅也。蓋蔚乎廊廟之文，以宣治朝之盛者，非耶？故論者謂公當具瞻之任，舉鼎彝之勛，不專於言，而言之有以載經綸之跡，以其言之成也，而未嘗掩於其功業者，有以公碩德元老，歷事兩朝，其勛業之大，著廊廟而被天下者，固顯顯注人耳目，奚俟求公於言？其召對造膝，入告密勿者，世亦未能盡知其言。方其勞於弼贊，專精神以計社稷，何論著述？若又不遑於言也。今觀公論譔，上自經濟，下迨酬應，鴻鉅纖曲，體裁各備，亦何其閎覽博肆而言之贍耶？公蓋邃詣淵蓄，自其潛究名理、達識政體，其大者既以措之事業矣，而出其餘以有言也。故公之文，其議事決策，迎解曲中，則運斤承蜩。其緣情體物，藻思芊縟，則琲聯璧拱。而不事鎔琢，意象淳泊，則黃鍾太羹。至其醇厚爾雅，春容紆徐，則冠冕佩玉，端委而雍肅也。蓋蔚乎廊廟之文，以宣治朝之盛者，非耶？故論者謂公當具瞻之任，舉鼎彝之勛，不專於言，而言之有以載經綸之跡，以其言之成也，而未嘗掩於其功業者，有以公碩德元老，歷事兩朝，其勛業之大，著廊廟而被天下者，固顯顯注人耳目，奚俟求公於言？其召對造膝，入告密勿者，世亦未能盡知其言。方其勞於弼贊，專精神以計社稷，何論著述？若又不遑於言也。今觀公論譔，上自經濟，下迨酬應，鴻鉅纖曲，體裁各備，亦何其閎覽博肆而言之贍耶？公蓋邃詣淵蓄，自其潛究名理、達識政體，其大者既以措之事業矣，而出其餘以有言也。故公之文，其議事決策，迎解曲中，則運斤承蜩。其緣情體物，藻思芊縟，則琲聯璧拱。而不事鎔琢，意象淳泊，則黃鍾太羹。

《靜志居詩話》卷一一 先祖妣徐安人，爲文貞公曾孫。余少日登世經堂，以用舍刑賞還公論，雖不盡副，自是名語。永陵修玄，非青詞不能結主睹永陵手敕，羅列梁棟間。蓋得君久而不衰，罕有過焉者。當日，袁懋中於敏自持，陽柔附分宜，而陰傾之。分宜敗後，盡反其粃政，卒爲名相，事在西內撰青詞，湛元明爲鈐山作詩序，貽笑士林。而公不露所長。讀《少湖文集》，有醇無疵，非諸公所易幾矣。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五陳田按 文貞相業，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雖不盡副，自是名語。永陵修玄，非青詞不能結主知。又與相嵩共事，權譎獲濟。史稱任智，不其然歟？《世經堂集》爲所手定，一切青詞、致語刪削殆盡。雖不以詩名，而入格之篇，彌復俊爽。

趙尊嶽《世經堂詞跋》 有《世經堂集》、《少湖文集》行世。詞多酬應之作，以措之事業矣，而出其餘以有言也。故公之文，其議事決策，迎解曲中，則運斤承蜩。其緣情體物，藻思芊縟，則琲聯璧拱。而不事鎔琢，意象淳泊，則黃鍾太羹。至其醇厚爾雅，春容紆徐，則冠冕佩玉，端委而雍肅也。蓋蔚乎廊廟之文，以宣治朝之盛者，非耶？故論者謂公當具瞻之任，舉鼎彝之勛，不專於言，而言之有以載經綸之跡，以其言之成也，而未嘗掩於其功業者，有以公碩德元老，歷事兩朝，其勛業之大，著廊廟而被天下者，固顯顯注人耳目，奚俟求公於言？其召對造膝，入告密勿者，世亦未能盡知其言。方其勞於弼贊，專精神以計社稷，何論著述？若又不遑於言也。今觀公論譔，上自經濟，下迨酬應，鴻鉅纖曲，體裁各備，亦何其閎覽博肆而言之贍耶？公蓋邃詣淵蓄，自其潛究名理、達識政體，其大者既

分論

《兵部武選員外郎贈太常少卿謚忠愍楊公繼盛墓誌銘》《明文霱》卷一四：鴻文卓筆，可以慰忠魂於地下。

《了齋祠記》《明文遠》：忠肅公百折不迴，壁立萬仞，眞有得於孟子養氣之學。道破此意，便是了齋知己。文字激昂磊落，足以稱之。

《南豐社學記》《明文遠》：氣體疎淡，而矩度又自森然，是善學南豐文字。

傳記

王世貞《徐文貞公行狀》（存目）

《明書·徐階傳》（存目）

《明史·徐階傳》（存目）

紀事

光緒《重修華亭縣志·雜志》徐文貞二十歲領鄉薦，時尚爲沈水南弟子。既報捷後，仍就塾肄業不輟。嘉靖庚子，龔諫議情、范太僕惟一，同舉應天。是年范設館街市間，教授生徒，得雋後亦在館課業。偶見親友以鼓樂賀龔者，笑曰：「何許大功名，播弄如是？」徐文貞督學兩浙，時有士子結題，用「顏苦孔之卓」語，公批「杜撰」。後散卷，士子曰：「此語出揚子《法言》。」公揖之，曰：「本道科名早，未曾讀書，今承教矣。」衆皆歎服。（並郭宋二府志）

又　徐文貞當海蔡爲難時，有伺其出門登輿，前搏之者，左右爭解之。還入內，以片紙致府，府縣驚愕，下各學推究，無主名。學博聚諸生謀之，唐文恪與焉。議請學師率諸生登門謝罪。用其言，文貞稱謝，遂冰釋。後文貞聞其出於文恪也，謂之曰：「君臺閣中人，不久高第矣。」（參魯府志稿）

著録

宿應麟《刻少湖先生文集跋》　少湖徐老先生文集，予得之南宇高太史氏，拜而讀之，皆發前聖之蘊，信其言之載道，而傳之可永也。廼重梓之，以與

同志者共勉焉。同志之士苟讀先生之言而有得，其尚服膺勿失也哉！嘉靖丁巳三月甲子，知嚴州府事門下晚學東萊宿應麟謹識。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岳廟集》五卷。又《經籍五二》：《世經堂集》二十六卷，《少湖文集》七卷。

《千頃堂書目》卷七 徐階等《承天大志》四十卷。又卷二：《存齋教言》一卷。又卷一五：《蒙訓》，《少湖語錄》。又卷二三：《世經堂集》二十六卷，《世經堂續集》十四卷，《少湖文集》十卷。又卷三二：編輯《岳忠武集》五卷。

《明史・藝文志四》 徐階《世經堂全集》五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世經堂集》 二十六卷。明徐階撰。階所編《武穆集》，已著錄。是集文二十四卷，賦、頌、詩、詞二卷。其中敷陳治體之文，皆能不詭於正。餘則未見所長。

又《少湖文集》 七卷。明徐階撰。是集乃階外謫延平府推官時，三年秩滿北上，延平士人裒其前後諸作，爲之付梓。凡文五卷，語錄一卷，詩一卷。大都應酬之文十居六七，皆不足以傳，特用誌遺愛云爾。

高應冕

《國雅品・士品四》 高光州文中，材致清贍，聲調遒捷，平平寫出，亦自沉淨。如「《黃鳥》歌聲悲，秦亡從此始」，「濤捲海門山，雪橫天際鳥」，「暮湖平野渡，遠樹帶斜陽」，「經聲出院少，草色上階多」，「許多蕭瑟意，總是亂離心」，是中唐語，並流麗有情。余交公頗深，其器度率多類此。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白雲山房集》 二卷。明高應冕撰。應冕字文中，仁和人。嘉靖甲午舉人。官光州知州。是集序記雜文凡八十七篇。中如《游閒公子》、《白雲先生》、《羲皇上人》諸傳、《虞秦對曹交篇》諸文，大抵構虛託喻，游戲筆墨。惟《縱囚》一辨，差爲有見云。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八陳田按 文中五字詩清穩，有韋、王遺意。歸田後，與閩縣祝汝亨時泰、新安王仲房寅、錢唐方禹績九敘、童仲良漢臣、仁和劉安元子伯、沈懋學仕結社於西湖，曰「紫陽」、「玉岑」、「飛來」、「月巖」、「南屏」、「紫雲」、「洞霄」，凡八社。今所傳《西湖八社詩帖》是也。

張瀚《光州知州高穎湖墓誌銘》 詩自《三百篇》後，歷漢魏六朝，至於盛唐而體備，詩之變極矣。下迨宋元，寖至卑薄。我明承平以來，學士大夫力追古雅，彬彬治世之音，自朝廷達於里巷，莫不稱盛。吾郡固多作者，以余所及見，吳藩參、江翰林、楊僉憲、許水部及其弟比部、童侍御、方郡伯皆以詩鳴者也，與余厚善又有王郡守、高光州。王以吏事顯，余爲作志，以治行掩其詩。光州之亡也，余誼亦當銘其墓。序之曰：高光州者，諱應冕，字文中，自號穎湖。其先由汴徙浙，居山陰，轉徙仁和。始榮生德芳，德芳生幼承家學，爲諸生有才名，方弱冠便喜吟咏，郡博士建業趙先生聚諸生善古誼，誼生鎧，鎧生來。以明習《毛詩》，應旨爲邵武訓導，配陸氏，生穎湖。文詞者，時與登臨賦詩，皆英雋士，而穎湖在選中。甲午舉於鄉，三上春官不遇。試吏綏寧，節冗費，禁豪猾，嚴捕緝，興文教，以能稱。秩滿進刺光州，爲政不異綏寧時，惟捕緝得劇盜，興文獲名士，尤爲稱快。大都以寬平得民，亦以是爲刻核者所短。歲當大計，上官多不協，迺解綬歸，放情湖山，結廬傍林處士故墟，榜曰白雲山房，讀書其中。興至豪飲長吟，研詞斲句，力追古雅，一以盛唐諸名家爲矩矱。晚益博浹，喜老莊之言道德，詩亦歸於性情，著爲論叙，鬯朗超脫，類若寓言生平。蕭散冲和與悒惋不平之氣，感時觸物，對景懷人，一屬意於吮毫舒簡□□□□間。其言曰：文以宣情，言以足志，詩人篇自爲□□詞；詞人賦頌，爲文造情。情興本乎性眞，非點綴模寫可儗。有味哉！今其所著詩文具在，比於所稱說，同耶異耶？是所謂治世之音，非耶？方公歸自光州，人謂公宦囊不貲。迨歿，殮具猶不能辦。將葬，輒售所搆山房。殆本無高貲，好事者故以相嘲，抑疏於治生，費侈而易耗如此。公事母孝，處昆弟友，與人交和厚易親，樂施與，不責人報，器宇清粹，如其詩。誦其詩，想見其人，庶幾哉，風塵之外，曠達之高致與！朱寧州爲作狀，曰：公疾革無他語，惟以詩文爲囑，則其精神意氣，終不奪於世好。余是以略其庸言與行，而詳論其詩。歿隆慶己巳八月二十八日，生弘治癸亥三月十一日，不滿七十者僅三歲。子男五，長澍，國子生。次江，縣學生。次瀛、濱、漢。女三，王夢鰲、張檟其婿也，一幼。孫女六，長適沈志，餘皆幼。辛未□月□日葬□□山之陽。

又《懷高光州》（存目）

俞憲《高光州集識語》　予不識高光州，然見其詩久矣。此本乃秦虹洲方伯所貽。虹洲嘗督學兩浙，當知其詩。按光州名應冕，字文中，號穎湖，仁和人，以鄉舉爲綏寧令，遷光州守，歸與田豫陽輩結吟社於西湖，有集二卷，爲茅鹿門所選定云。隆慶元年長夏，是堂山人俞憲識。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高應冕《白雲山房集》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光州詩選》二卷。

栗應麟

高叔嗣《栗陳州詩序》　上黨栗道甫者，余識之，愛其文。乙未歲朝京師，翰林編修唐君應德語余曰：「道甫詩可傳。」復誦其伯氏仁甫，尤長歌詩，思見之，未聞也。仁甫登乙丑進士會試第三人，例以父尚縣君，不得備宿衛，補爲陳州知州。亡何遭讒口棄官，築舍五龍山下，屏跡不入城，兄弟講業其間。人謂其負謗易白，而陳州辨不肯力，咸悲其不遇。余聞古之達人，讓卿相之位，屠羊灌園，有逃之沒齒者，世豈能度陳州之心耶？夫懷金珮玉，揖遜人主之前，誠與滅迹雲峰者不可同日語。顧持操苟無悶，當無疚於衷已。丙申，余始得陳州詩，乃道甫爲之次之者。讀之終篇，察其身名之際，略無所恨，其所得遠矣。余曩者嘗學於斯藝，思所折衷，性弱復善忘，不能爲弘麗之詞。每數日裁譔一篇，不喜，輒棄去。今益怠，何足與知詩虖？慢懶相乘，願自放於山林之間，聊作以抒憂耳。故睹於陳州之述，益感焉。

《明詩紀事》戊籤卷八　應麟字仁甫，潞州人。嘉靖己丑進士，除陳州知州。歷順德同知，遷陝西僉事。有《去陳集》、《家藏集》、《碧虛漫興》。

《千頃堂書目》卷二　《左選》八卷。　又卷七：《潞安府志》十二卷。　又卷二三：《栗陳州集》一卷。

《明史·藝文志二》　栗應麟《潞安府志》十二卷。

羅洪先

論　述

綜　論

陳于廷《石蓮洞羅先生文集叙》　我明理學之宗稱薛文清先生，詩文則推北地濟南爲牛耳。然以理學名者，往往略於辭賦，而文人跌宕自喜，復多不能升理學之堂，致有各擅，局無兼收，令識者憮然懷偏至之憾。獨念庵羅先生崛起大江以西，潛心正學，肆力鴻業，閉關石蓮洞，參悟性宗，披沙斬棘，照見原本，直抉王文成閫奥，而嚴衛其藩，俾支離洸瀁之說不得竊似，以亂良知眞脈。間嘗抒之結撰，至理淵覃，妙明綺煥。今讀其所爲文，有咸陽、有西京，而又不獨以六朝、三唐勝。眞可謂地負海涵、金聲玉振，開拓萬古之心胸、力掃一時之蕪穢者也。曩有集若干卷，編次不精，幾令學人無由入山得寶，最後《文要》一書纂自王太常之手，精且約矣，第所存者理學諸文，而詩辭不具載，讀者尚以不獲見全書爲嘆。余近啣命按虔吉，過文江之濱，拜瞻先生廟貌，追挹典刑，至低徊留之不能去，爰採江蘺薦先生祠下，復捐金葺其宇。既又搜先生遺集，屬給諫羅公重加詮次，自試策奏疏，以至詩賦書記，及序銘雜著之類，罔不畢錄，蓋至是而先生之精蘊本末備具，爛然昭回，不啻日星麗而江河流也。蓋嘗竊觀古來文人，嘔心鏤肝、好以艱深文其淺易者，莫如揚子雲之《太玄》；幽僻險閡、牛鬼蛇神不足喻其荒怪者，莫如李長吉之詩歌，有識評之，祇云出奇間道，終屬偏師，則何也？學不基於宥密，聲帨雖工，要以澤於道德，政如捫籥爲日，去眞境較遠。乃若文如諸葛武侯《出師》二表，信腕直書，不事雕繪，而東坡稱其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詩如陶彭澤之

心遠地偏、邵康節之柳風梧月，取境甚近，寄情甚眞，而識者謂其爲颯颯乎《三百篇》之遺。則又何也？武侯忠誠天植，標格如龍，陶與邵韻致翛然，直如九皋之鶴，纖埃不染，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故足述也。嘗試跡念庵先生，生平澹泊寧靜，居然武侯衣鉢，而其胸次灑落、操履瑩潔，與淵明、堯夫實相伯仲。以彼其根極性命、原本忠孝者發爲文辭，窮高極深，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燥，於以鼓吹休明，蔚然不朽，又何疑焉？經曰：「有德者必有言。」吾不重先生之言，而深概乎其所以有是言者也。給諫風節表表掀垣，與先生系同宗、居同里，道德文章又種種同調，校讎披訂，具有成勞，匪獨先生功臣，實異世知己也。池上蘧寘、尾頭龍腦，蓋有相感於聲氣之先者矣。萬曆歲次丙辰仲冬之吉，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陽羨陳于廷撰。

鄒元標《石蓮洞羅先生文集序》 耕莘氏有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語。予嘗謂：知覺寧有先後？以先覺後，似二之也。久而思先知先覺者，作者之聖也；後知後覺者，述者之明也。先而匪後，其流不遠；後而匪先，其傳不眞。天不忍斯世斯民之罔覺也，必生命世之賢，以尋繹其端倪；又不忍端倪之不可不衍而弗光也，必挺間世之賢，以接續其統緒。此斯世斯道晦明之機，自古至今不容誣者。當新建之說一倡，海內羣而疑、疑而攻者十之九，獨吾吉諸君子起而信之。諸君子非信新建也，信自心也。而所傳有通有塞，有全有偏，亦各隨其寓之所到。至我文恭羅公信而愈堅，然於諸君子言有從有違。世或有據識神以爲知者，公曰：世間無現成良知，新建公從龍場萬死千生得來，譬之祖父辛勤立門戶，拮据茹荼不知幾朝夕，子若孫享膏腴，不知祖父之苦辛，必至蕩覆無餘，卒未能世其家也。與諸君子往復言甚辨，信者唯唯否否，然公遯世無悶，半生作苦林泉者，眞有寢不安枕、食不下咽意，故大節細行，光昭日月海宇。人言曰：新建學得吉州起，得公而尊。然後知公無現成良知語，乃所以深信良知也。漆雕開有聖人依歸，猶曰吾斯之未能信，蓋疑其所信，而後信其所疑。倘公以耳根入，不復深究其旨，是漆雕開所難者，今之人反易矣。孔門之學，從遊者甚衆，顏曾而外，惟孟軻氏起，紹衍而光大之，讀其七篇，夫子之道昭如日星。軻氏私淑孔子者，而以見知自任。公於新建，亦在私淑之列，一言一畫，皆心傳所宗，謂公爲新建之見知可也，可與世之掞藻揚芬者倫哉？予又因是而備論之：世人與事皆有關於世教也。先生初及第，與毘陵唐應德、關中趙峻谷諸公遊，

羅大紘《選石蓮洞羅先生文集後序》 先生詩文始梓行於吉水，維時門弟子賢者皆入仕籍，宦遊四方，其校閱者皆藪澤之癯也，選既不精，編次亦雜亂無緒，學者多厭棄，爲世詬病。後選爲八卷，近是，而分內外別集，亦殊益信矣。時萬曆丁巳孟夏月，同邑姻家後學鄒元標爾瞻父頓首拜撰。

先生詩文始梓行於吉水，維時門弟子賢者皆入仕籍，宦遊四方，其校閱者皆藪澤之癯也，選既不精，編次亦雜亂無緒，學者多厭棄，爲世詬病。後選爲八卷，近是，而分內外別集，亦殊亡謂。最後直指吳安節公歆慕至德，屬太常王塘南先生更選，大常獨取理學諸書爲《文要》，既盛行於世矣。邇者直指中湛陳公按吉，及嶺北事竣，還過文江，徘徊白沙玄渚間，嘅然先生遺言往蹟，既捐金葺祠宇，復以全集屬大紘簡緝梓行，使學者睹先生全書，其精微以脩身繕性，其緒餘爲詩歌辭章，各有所取法，亡餘恨。紘於先生爲宗人，又里中後進所感慕而興起者，即欲以不敏辭，未敢也。近所傳先生集唯八卷，舊刻散逸，罔有存者，搜得諸故家斷殘之餘，稍完八九，得肆覽焉。先生弱冠對大廷，根極理要，通達國體，肅皇御批，照耀史冊，學正有見，遂爲先生終身定評。請皇太子受朝賀一疏，文辭爾雅，有溫厚和平之風，爲第一卷，其次詩賦，其次論學書記及雜著，其次序文，其次銘狀，其次誄奠，總得若干卷。先生五七言古詩最雅，感慨機雲，輝潤陶謝，宛乎有道之韻，說者謂如金風玉露、淡月卿雲，知言哉！什採其八九。律詩什得六七，序文半之，銘狀所遺獨少，蓋先生所論著，其

恥爲文俗吏，所至喜習騎射，及過金陵，訪東越錢王二先生，每會輒指摘其過失，以爲志意外營，非莊儒正學，先生折節二先生言，始壹意從事於良知之學。唯時安成鄒文莊、豐江聶貞襄、虔中何善山、黃洛村皆王門高弟，先生相與在師友間，傾心參究，展轉於寂感內外之辨，自反於收攝保聚之功，卒未得其要也。至丙辰年，闢石蓮洞，杜門結坐，潛心默識，久之始洞見本心，物我一原，而寂感動靜之說壹切與化，其大旨具《答蔣道林書》及《志寤》諸說，可一覽概焉。然先生夙稟清瑩，操行端嚴，辭受取予，一介必質於義，澹世味，絕俗交，忠信孝友，天植醇至，而又苦志篤學，深造有得，於是諸公靡不推服。先生乃言曰：人徒見王文成良知熟化，而未睹其龍場百鍊之苦也；徒知陳白沙致虛高妙，而未諳其從博反約，靜篤密存之功也。先生雖自有悟，然不廢近交遠涉、澄心密印，所以求信其心與信於人者，孳孳無有懈。孔子曰：「我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先生之於學，可謂敏矣。先生學問逾三十年，其二十年皆探討論辨，以求其至，其十年乃資深入微。然唯有二十年論思，乃有十年悟境，學者未可徒賞心於悟境，而遂略其所爲論思，庶幾可入石蓮之門，而升其堂奧也。故備採焉。羅大紘曰：自昔文人高談秦漢，詩人矜聲律，輒迂陋儒家，言儒者亦莊言濂洛而薄詞賦，所從來久遠。先生既刻意聖學，而詩與文亦皆精詣，豈所謂又多能耶？陳直指立朝諸疏，及晉中上災異疏，皆爲國家計長久，有大臣體國之義，而又脈脈體究明德大旨。石蓮先生其臭味也，先生不朽千萬世，直指亦與俱不朽矣。先生名洪先，字達夫，號念庵，吉水橙溪人，己丑進士第一人，官至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脩撰，卒贈太常，謚文恭，學者稱石蓮夫子。直指名于廷，字孟諤，號中湛，宜興人，乙未進士。宗後學羅大紘公廓甫選。

俞憲《重刻念庵羅先生集序》 往予行部江右，嘗訪先生桐江之上，嗣後論地方利弊、政事失得，簡牘往復不下數十，及先後贈予詩亦累冊，今皆不載集中；又嘗檢諸叙中，無《外臺集叙》；《外臺集叙》者，先生嘗題騭予詩，而因詩論政者也，今亦無之。乃知是集所載，信皆性命道德之微、天理民彝之則，無取所謂枝葉華采，即施爲注措，亦落第二義矣。先生蓋示人以崇本尚實、反視精修之指，不徒文焉爾也。由是觀之，傳可弗廣邪？毅所公又推先生意，於激揚振剔之暇，加志民俗，申明祖訓，期無負人窺理奧、探聖域者。而甄侯治行適與公合，語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使念庵之集不托於空言者，茲邦且稱爲首善矣！茲邦且稱爲首善矣！予故不佞而爲之叙。念庵先生，江右吉水人；毅所黃公，金谿人；甄君我溪，東魯之魚臺人。集凡十三卷，目仍其舊。是歲五月朔後，無錫是堂山人俞憲汝成父再拜謹識。

胡松《念庵羅先生集叙》 蓋往年山中，嘗見羅子冬夏兩遊諸記，所與諸賢論難酬答，時涉斯津，竊自嘆曰：賢者亦爲是語乎？蓋嘗貽書以請，而羅子不余忤也，報書曰：願以子言爲時砭石。比年盜起閩廣，言撫斯邦，提兵往來，輒式其廬，因以就正，且索比所撰著。間出數篇，若所與蔣、聶、王、錢諸君子論學諸書，與其記正學書院、序《困辯錄》，若良知、復古、異端諸論，所以憂墮溺、救詖離、正人心、端士習，而防其淫且蕩者，眞復抉腎腸、嘔心肺，其心更切於余之所感。此與仲尼之傷賢智、孟子之放陂陷異乎哉？其有功斯世學者侈矣。顧其說時以示相知，而不以告人人，余懼士之學之日流於詖且遁也，則從其友人王子昭明所鈔得數帙，爰付撫守劉子刻之郡閣，庶其傳可以廣乎！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讀者其尚知羅子不得已之心乎！若其集中，歌行似杜子美，近律似王摩詰、劉長卿，序、論、表、志諸文似歐陽永叔、曾子固，則覽者當自得之，斯又不足爲賢者道矣。集凡十有三卷，內書二卷，雜著一卷，序、記、傳、狀、銘、表各一卷，祭及雜文二卷，古律詩二卷。嘉靖癸亥夏四月，同年友滁陽胡松序。

祁承㸁《石蓮洞羅先生文集跋》 王文成公曰：良知之在人心，不啻日月行天，萬古不息，非夫爝火乍明乍滅，苟爲致之而不失，則蘊而合神明，廓而配天地，放而被四表，傳而垂後世，其爲熙光豈有窮哉？承㸁每讀其言，而仰窺夫日月，璧合珠聯，蟻旋駒迅，俄而蒼涼，俄而探湯，俄而哉生，俄而張弦，四時之變無窮，而貞明之體自一，則竊謂良知之體躍躍示人，未有如此其較著矣。而羅文恭公則轉之曰：日月之有照臨，夫人之所仰也，至其所以生明，則未有測其然者。盍觀之夕乎？群動息矣，然後眞陽回復而爲朝。盍觀之晦乎？六陰窮矣，然後眞機逆受而爲朔。藏不密者用不張，蓄不極者施不普。斯言也，實先生之所以自寫其照者也。先生生平學問大指，盡括於收攝斂聚之一語，蓋其所得於密藏極蓄者深遠矣。《易》不云乎：退藏於密，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夫知來藏往，則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此豈言思擬議可以湊泊？然終不能越智崇禮卑，而頓躋神化也，則知效天法地之學者，可以語先生之學矣。先生全集已久行於世，而吉中獨無善梓，臺使陳公

抱貞時範世之心，欲舉正學以示之的，遂以全集托匡湖羅翁稍爲裒輯，或芟或益，各有取裁，正義微言，了無剩語，加惠之功，於斯爲大。翁並命綴一言于後。承燦列在守臣，景行前賢，如有師保，顧疎陋鮮學，未能窺先生之端倪，何敢妄繪乎虛空？惟述文成公之昭示來學，與先生之所以轉發文成者，則學問之脈理自見，而先生之學力，其充實光輝者，亦自見矣。雖然，竊有請焉。世間那有見成之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生，此先生之喫緊爲人語也。乃他日則曰：「當極靜時，恍然覺吾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空雲氣流行，有如大海魚龍變化，縱吾之目，而天地不滿於吾視；傾吾之耳，而天地不滿於吾聽；冥吾之心，而天地不逃於吾思。」此中境界，先生之自狀其心體者至矣，顧所謂萬死之工夫，果止此靜極之時乎？抑不離日用動靜，而自有所謂收攝斂聚者在也？於此而能窺先生入微之一念，方可謂親見先生，而不徒尋求於文字之末已。敬識末簡，以請正於有道。丁巳清和日，吉安守、山陰後學祁承㸁漱手書於五雲舟中。

《盛明百家詩・羅贊善集》　念庵羅君，雅志功名，兼攻翰墨，詩多純雅可采。【略】居家轉尚理學，寓情山水。嘗遺予詩文至盈卷冊，予亦嘗叙其集。世稱念庵不負高第，殆信然矣。無錫是堂山人俞憲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洪先，字達夫，吉水人。【略】於詩文，取材不遠，而託寄可觀，時人謂其早經廢棄，久處民間，往往深於致情，易於興感，殆亦近於言志者也。達夫歿，人言其仙去不死，又數言見之燕齊海上。蜀人馬生，好奇恢怪之士也，余遇之京口，謂余曰：「念庵先生不遠數千里訪公於虞山，得無相失乎？」余歸問之，果有西江老人，衣冠甚偉，杖策扣門，不告姓名而去。

《明詩綜》卷四六　穆敬甫云：贊善多講學，詩間有唐調。　黄清甫云：羅詩詞意貴顯，雖取材不遠，而屬對爲精。

《西江詩話》卷八　《遊浮酬洲寺》云：湖邊草深烟欲生，湖上風吹雲倒橫。今我作客發清興，有人奏笛來幽聲。青天落水低樹合，白鳥弄波斜日明。蕭然對此亦何意，枕石讀盡《南華經》。《謁濂溪祠墓》云：匡廬開曉霽，懷古見芳襟。溪水清堪溯，林風靜自吟。山如蓮乍發，庭與草俱深。此日生芻奠，還同執贄心。《午日青原山中同善山、晴川、東廓、明水諸公燕叙賦詩》云：一徑穿雲萬木深，高崖曲檻晝蕭森。同心人與蘭薰對，多病身逢艾節臨。自笑行踪經石骨，誰從聞性辨鐘音。年來漸識窗前草，不借菩提樹下陰。按文恭公之學雖從《傳習錄》入手，其實後來卻自有所得，於日用踐履上工夫不淺。或有疑公近禪學者，可以此詩正之。《元潭》二絶云：青山隱約霧中看，黄葉蕭疎夕照殘。喚得漁舟來借渡，隔江人影在欄杆。　野竹蕭蕭水遶村，柴門半掩欲黄昏。鐘聲乍起林煙合，沙際漁燈照浪痕。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念庵集》　二十二卷。明羅洪先撰。洪先《冬遊記》，已著錄。洪先不及見王守仁，而受學於其鄉人李中。中之學出於楊珠，故其說仍以良知爲宗。後作守仁年譜，乃自稱曰門人，不免講學家門戶之習。其學惟靜觀本體，亦究不免於入禪。然人品高潔，嚴嵩欲薦之而不得，則可爲鳳翔千仞者矣。其集初刻於撫州，再刻於應天。最後諸門人編爲此本，而門人胡直序之。稱其學凡三變，文亦因之。初效李夢陽。既而厭之，乃從唐順之等相講磨。晚乃自行己意。其《答友人書》取譬於水，謂古之人有能者，必其中有自得實見，斯道之流行，無所不在。雖欲不爲波濤湍瀾之致不可得。斯亦有見之言也。此本爲雍正癸卯其六世孫繼洪等重刻。洪先之裔乃名繼洪，理不可曉。豈誤解不逮事則不諱耶？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七陳田按　達夫五言詩具有體格，擅清遠之致。惟語參講學，時入《擊壤》一派。

分論

《昭君詞》《明詩評選》卷八：着眼翻新，孤行一意自遠。

《峽江練公祠記》《明文授讀》卷二六：先夫子曰：念庵之文，從理窟中來，自然轉折可觀。彼以膚淺道學之語塡寫滿紙，不可謂之道學，故不可謂之文也。若如念庵，何一句不是道學。推而上之，潛溪、遜志，亦何一句不是道學乎？故言文章不可入道學語者，吾不知其以何者爲文也。牧齋言念庵仙去不死，來訪虞山。直是癡人說話，豈堪載之著述引人笑柄耶？

《石鍾山記》《明文遠》卷六：記石鍾山，卻歸到學問宗旨，何等見地；形容刻畫，亦古色鬱然。念庵之學，全以致虛爲本，故頭頭是道。

《文山先生畫像記》《明文遠》卷六：悲感橫生，賢者流風餘韻，起人愛敬若此。

《東溪記》《明文遠》卷六：弔古傷今，百端交集，卻收歸學問正旨，纔有地步；不然，則是泉石膏肓，煙霞錮疾矣。

《毅齋王公小傳》《明文遠》卷□：婉轉激昂，可垂世鑒。

《水厓集序》《明文遠》卷□：竭力洗刷彭公，論高筆快。然聞念庵先生雅好仙術，人且以疑彭者疑之，讀此，知先生默坐澄心，其獨得者固自有在，人言未足深信也。

《沈紫江戰功後序》《明文遠》卷二〇三：觀其議論侃侃，直有說禮敦詩氣象，添毫欲活，與荆川作各不相掩。

《制義叢話》卷五　林樾亭（喬蔭）曰：少承庭訓，令熟讀羅念庵《後生可畏》，文云：使能志以帥氣焉，遠大之承，固可預期於今日；苟其進而不已焉，高明之極，難以限量其將來。謂能使人神旺。制義之足以移人，此類是也。

傳記

《羅公墓誌銘》　徐階《明故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修撰贈奉議大夫光祿寺少卿謚文恭念庵羅公墓誌銘》　自陽明先生倡致良知之說，學者始知舍聞見而求知於心。然其傳之訛也，語心體而遺工夫，則日入於高虛而無益。其又訛也，槩舉夫不待學習者以爲良知，而不復究愛親敬長之本指，則以欲爲理，以任情爲率性，以戒愼恐懼爲戾於自然，而去道日益以遠。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修撰念庵羅公有憂之，數正色言曰：「近時傳良知之學，語知矣而不必良，語良知矣而不必能致，往往聞用功語輒生詫訝，其弊將多於晚宋支離之失。」又曰：「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嘗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爲證。然以三者皆其一端之發見，而未即復乎全體。故言怵惕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孟子之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公家居，弟子四遠而至，其爲教恆主《易》所謂寂然不動，周子所謂無欲故靜者而申告之，曰：「能靜寂然後見知體之良能，收攝保聚然後能主靜而歸寂。」又曰：「儒者之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爲本。夫惟無欲，然後用之經世，知精而力鉅。」階昔未冠，即幸受業

三十年，既不能及公之存薦起之，則今誌其美傳諸無窮，固予所不得辭也。

公有文集若干卷，吉水令王子蘇子已鋟梓邑齋。而公嘗手書一冊，舉今提學侍御麻城周君，大要以言說爲不濟事，以落思想落存守爲不能隨用具足，而以不存而存爲學之至。公絕筆也。予且告周君刻而傳之。

《明史・儒林傳二・羅洪先》（存目）

著録

羅大紘《石蓮洞羅先生文集跋語》 少時素慕王桐岡長者也，不知爲文恭先生弟子。乙卯夏，選《石蓮集》覆梓，搜訪遺稿，少有應者，及梓行矣，迺有一二持其家藏文恭手筆，壹切卻之，稍濫收於此集，不雅又襲故套耳。近日二王生從新安衙中歸，持文恭贈乃曾祖詩及使桐岡書札，種種如新，始知桐岡爲先生入室弟子，使王著久，二三君子相埒，先生高第弟子能傳遠者不數人，因采其贈勿軒詩一首、使以珍書二首附各卷後，蓋爲先生重及門賢士，不獨爲王氏重文恭筆也。（勿軒，桐岡父，以珍其字也。）羅大紘公廓父跋。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冬遊記》一卷。　又《經籍五二》：《念庵集》二十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六《增補朱思本廣輿地圖》四卷。　又卷一〇：《秀川羅氏族譜》五卷。　又卷二三：《念庵文集》十卷，《石蓮洞全集》二十五卷。

《明史・藝文志一》羅洪先《易解》一卷。　又《藝文志二》：《增補朱思本廣輿圖》二卷。　又《藝文志四》：《羅洪先全集》二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別本羅念庵集》 三卷。明羅洪先撰。【略】是編爲嘉靖癸亥其同年滁陽胡松所刻。凡書二卷，雜著一卷，序、記、傳、狀、銘、表各一卷，祭文及雜文二卷，古、律詩二卷。蓋初刊之本，非其全帙也。

許　穀

論　述

黄國卿《刻省中稿序》《省中稿》者，吾師石城許先生官天曹時酬贈游衍之所撰述，積久而成帙也。卿游先生之門廿載於兹，先生於卿蓋無行不與，而於詩教獨未語及焉。邇以職事入留都，得侍燕居，因以詩學爲請，先生始授是編，然猶丁寧告戒，不欲示諸人人也。既受以入浙，時加展玩，則見其長篇短什，諸體悉備，而玄辭奥旨，多所未聞，大都皆本乎性情而協於宫徵，通乎倫理而裨於世教，其悠然自得之趣，淵然雋永之味，不煩繩削而渠矱森嚴，不假粉澤而精采焜燿，則凌六朝，駕兩漢，溯溯乎《三百篇》之遺音矣。蓋江左詩法源流最遠，先生得於家庭之所指授，師友之所琢磨，既已泝流而窮其源矣，而醇正之學，忠愛之心，冲澹明遠之志，尤有超於聲律格調之外者。此所以闢闔縱横，曲盡其變，而温厚爾雅，獨擅其宗，信詩家之極軌也。

朝夕諷誦，不能釋手，簿書之暇，因釐爲四卷，將謀之梓人，以寄諸同志者。適大司空礪峰康先生過武林，攜以請序，礪峰先生亟讀之終篇，喜而謂余曰：「石城吾同年莫逆友也。正學龐才，未究厥施，得是集而傳之，亦足以垂不朽矣。」乃爲之序其首端。卿不自揣，復述其大概如此。先生早年勇退，杜戶著書，述作甚富，茲特其什一云。然觀於此者，亦足以知先生之心矣。嘉靖癸亥季夏之吉，賜進士亞中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參政前奉敕提督江西學校門生揭陽黃國卿謹序。

吳自新《刻許太常歸田稿序》《歸田稿》者，吾鄉先達許石城先生罷列卿家居所著詩也。先生以文章魁天下，歷銓曹，登容臺，津津階顯榮矣。旋以高才盛名爲時所忌，迴翔中外，僅晉符卿而罷歸，卧金陵餘三十年，天下之士無論識與不識，靡不爲先生扼腕者。而先生處之夷然，惟日與親戚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林之樂，士論翕然高之。予先大夫受業先生之門，予垂髫即奉杖履，從先生游，辱知最深且久。丙戌秋，予復除浙臬，請先生近詩授諸梓。先生緘而致之，且屬序焉。居無何，而先生訃至。客自金陵來者，言先生大歸時，神韻朗朗，自撰行實，且爲詩別親舊，飄然無疾而逝。嗚呼達哉！近世稱詩者流，往往陵誇恣傲，放浪詼譎，自詫豪舉，一遇榮辱利害之交，鮮有不摧沮者，即擲藻如春華，馳辯如秋濤，吾無取焉。今先生一升沈，齊生死，蟬蛻塵埃之外，而與造物者遊，則先生之賢於人遠矣，讀先生之詩者，其尚以此求之。是稿始謀於廖衢州，繼謀於卓光祿，廼克成編。二君皆舊蒙先生知愛者。予不佞，何敢序先生詩，然先生成命在耳，不敢負諾責地下，故聊述其生平梗概，使後世尚論者知所考鏡云。時萬曆丁亥仲春吉旦同郡後學吳自新伯恆甫書。

朱孟震《太常石城許先生七十壽叙代作》古所稱文學儒雅之士，恆多不顯於用。乃或顯於用矣，又仕宦以老，不能優游於其鄉。若漢董仲舒氏，天人首對，乃相膠西。宋歐陽氏以直道輔人主，端士習，顧不獲歸老廬陵，而託於穎上。豈事有不得兼，而造物者或靳之耶？余觀奉常許石城先生，蓋竊歎艷之矣。先生天稟英異，弱冠即以文學儒雅鳴於時，嘉靖乙未舉禮闈第一，求才敷治，先生佐太宰甄別人物，進退用舍一授銓部尚書郎。時天子勵精，持以公，一時號稱得人。迨晉奉常，先生名位駸駸通顯矣，無何爲忌者所中，出判浙鹺務。先生視鹺務，務輒理。晉江右督學。江右士涵濡德教，翕然嚮

風，文體一變，浮薄就正。晉貳符卿。時年未五十，輒謝事歸，日與鄉騷人勝士登覽觴詠，二十年趾未嘗一及公府。而又破去邊幅，坦然和易，使人忘其貴而樂從之遊，乃先生亦自以順適其天和，而完養其正氣。二子長君大學，少君光祿，又才且賢。諸孫蘭玉，交映於庭。先生益融融然釋其所累，而紓其所自得。蓋其學則廣川，其用則六一，至其歸而優游難老，卽二君子者生當今日，與先生並駕而騁，殆未知其孰先也。蓋鍾山石城，龍虎蟠踞，旣巍然壯天子之都，其精英含毓，發於偉人，龐厚完固，獨稟其全，殆有間值而非偶者。是歲四月朔，先生屆七十壽，凡江右官留都者，咸人人願捧觴爲祝，謂余宜有言，則相率來請。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穀，字仲貽，上元人。嘉靖乙未會元，戶部主事，改吏部文選郎中，陞南京太常寺少卿。大計，謫兩浙運副，起爲江西提學僉事、南京尚寶司卿，以人言罷歸。仲貽負時名，盛年岩居三十年，不通一字於政府，縉紳至南都，造門求見，不一報謝，曰：「此鄉前輩里居之法，不敢變也。」日以賦詠自娛，所得賣文錢，投竹筒中，客至探取之，沽酒酣暢，窮日月不倦。年八十有三，自爲行述，甫三日，無疾而逝。仲貽爲顧華玉高第弟子，風流儒雅，以耆宿主盟詞壇，蓋先後相望云。

《明詩綜》卷四七　穆敬甫云：許公家建業，自能爲六朝語。

《靜志居詩話》卷一二　石城詩，頗近「大曆十子」，《畫鹿行》云：「古來寫鹿誰最賢？邪律以後皆無傳。吾鄉近推快園叟，毫端物態俱天然。快園野叟氣豪蕩，此圖全得山林象。疑從靈囿翻然來，走入君家錦堂上。元圃平開藥草生，靈泉倒瀉溪流清。溪邊跂跂似求侶，草畔牲牲如有聲。野叟風流不可見，綵筆貽君足珍玩。霜毫豈羨芙蓉園，銅牌未數宜春苑。憐君自是全生者，百年意興惟原野。世路逃名不受羈，雲厓結侶寧相捨。予本江南一散人，悔將書劍誤風塵。披圖便欲捐簪珮，共採蘋蒿樂性眞。」《偶成》云：「新作魚鹽吏，遙辭龍虎都。乾坤無棄物，江漢有潛夫。短笠三山雨，扁舟八月鱸。茲懷何日遂，把酒意踟躕。」

張大復《許穀》　薛方山應旂，乙未北上，謂天下才無予選者。荆川翁語之曰：「兄居榜首何惑焉。雖然，白下許石城，其文溫潤典雅，元品也。兄謹備之。」薛訪得許，乃大服。是歲許第一，薛第二。語云：「文章如金珠玉貝，是有定價，然惟作者知之。」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省中稿》詩格頗爽俊，當其合處，時得古人之意。而失於芟擇，多參以應俗之作，遂不免沙中金屑之憾。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九陳田按　仲貽律尚華整，茲錄其有清思者。

傳記

姜寶《前中順大夫南太常少卿石城許公墓誌銘》萬曆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前南太常少卿石城許公卒。今年某月日，公之子恆吉、元吉將啓公元配陳宜人壙合窆焉，先期以少司成幼峰余公狀請墓中誌銘於予。予家先從父鎮叨與公、兒昌叨與公之孫天叙兩世並同鄉舉。予寶先承乏國子，及今任皆在南，嘗造請聞公緒論爲多，又嘗忝南奉常之役，於公實又爲後先僚寀之交，誌銘宜予爲，不可辭。按狀：公諱穀，字仲貽，石城其號也。先世閩之候官人，洪武二十一年徙富戶實京師，遂占籍上元。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號攝泉居士，稱能詩，娶汪氏，繼娶強氏，公強氏出也。生而有貴徵，六歲時即能隨居士執大父喪禮如成人，年十九以儒士應壬午鄉試，爲京兆寇公某、學使蕭公某所知。次科爲嘉靖乙酉，京兆王公某、學使盧公某並首取應試舉於鄉，即予先從父同舉之年也。明年丙戌下第，卒業南雍。時尚書顧公璘以古文名，公從之游，得其文之法。侍郎呂公柟講伊洛之學於留曹，公又從之游，得其學之宗旨。既而又取友於遠近，同里則善金子大車、陳子鳳，同年則善袁子褧、陸子燦、王子穀祥、皇浦〔甫〕子汸、屠子應埈，資衆長以進學而爲文，學日博，文亦日工。乙未上春官，旅次占夢，蓋又兩有異徵焉。比奏名，果爲南宮第一人，廷試二甲第幾，授官得戶部某司主事，管通倉。居三月，改禮部。丙申七月聞居士訃，奔還守制於家。己亥服闋，補吏部之考功。蓋吏部李君開先者，先嘗奇公之文，相知慕，至是李適主選，力薦公，故又有此改。然公聲望宜然，不爲異。惟大慶覃恩，公以憂不與，至是疏而得請，贈居士官如公官，母強氏封太安人，室人陳封安人，此則數可稱異也。歷司封文選正郎，分考甲辰會試，任滿陞南太常卿之少，大察，坐不及調外任。乙巳秋，補兩浙鹽運司運副。丁未轉江西提學僉事。己酉陞南尚寶卿。辛亥又以大察被論而致仕。從來會元多鼎甲，公獨不得鼎甲。館選之年無不議婚姻者亦皆白下名門也。祖塋在安德門外王家山，今與陳宜人合而祔葬焉，

即其地。所著有《省中稿》及《武林》、《外臺》、《二臺》、《歸田》諸稿，已刻行。他文集未刻者若干卷，藏於家。

方學吉《南京尚寶司卿許公穀傳》　公名穀，字仲貽，父僖，瀟灑有遠韻，隱居嗜山水圖籍，所至歷覽名勝，必爲詩紀之。公少承家學，博證精詣，已非儕偶所及。嘉靖乙未舉會試第一，授戶部主事，留心國計，梁端肅公甚重之。調吏部，清理吏胥條格，不爲權貴所奪。轉文選。前是行取者候日久住，日後任者率反前所舉，低昂之以市私，公曰：「此不肖之心也。」白冢宰許公讚亟行之。許曰：「須觀後未晚。」公曰：「觀者叢至，萬一有蜚語，則行取者難爲去留矣。」冢宰韙公言，竟以二日畢選，無一外補者，僉謂其公而厚云。任滿當遷，請南行便將母，晉貳南太常。會大計，調浙江鹽運司副使，尋晉江西提學僉事。至則首以孝弟禮義廣勵諸學官弟子，校文察行，一以公嚴行之，人不敢干以私。然名臣後裔，亦未嘗不廣詢而優錄之也。晉南尚寶卿，以李給事萬實諭致仕。蓋公雅負高名，時貴之官南都也，其子慕而厚結之，公不應。及柄國，時時干預銓政，格不許。又以乞南遷爲逮己，益大嗛之。其調鹺司，嗾李論劾皆坐此。然公以盛年巖居閱三十載，迄無一書通政府。有欲列之薦剡者，輒固辭。縉紳先生至南中，無不過存。公間投轄款留，而未嘗一謁謝。有疑其簡者，公曰：「此鄉前輩里居之法，□不敢變也。」徵文者履滿戶外，受其贄金，投一竹筩中，客至命探取之，沽酒酣飲，至達旦不寐。日以賦詠自娛。年八十有三，自爲行述，甫三日，無疾而逝。所著有《省中》、《外臺》、《歸田》等集行於世。

朱孟震《玉笥詩談》卷上　予師許石城先生，家金陵，以尚寶卿致政，家居二十年，遊情山水，文酒自娛。性喜客，客來命酒必醉，夜漏下五鼓不輟也。金陵當吳楚之會，每門生故人，來訪先生，必留連信宿。諸官留都者，率以歲誕日，奉酒爲先生壽，先生輒賦詩張宴爲樂。予一夕詣先生，時王太僕在上元，先生折柬招與共飲，自日午洗酌，燒燈竟夕，仍起浮大白三，出門曙矣。嘗舉所爲詩笑謂余曰：「平生愛我無如酒，凡事輸人不但棋。」先生之寄興遠而達矣。錢塘周銀臺興叔，工爲詩，最不易許可，每稱說先生詩曰：「今稱詩者，僅得二二，輒自謂過人。若清新雋逸，雄渾古雅，無所不有，則石城之在白下，當稱大家矣。」予領渝州，先生贈之詩云：「久遊憲部衣冠星動象，歲逢甲子嶽生申。鳳凰臺畔烟霞句，黃書傳石室，肯輸黃閣畫麒麟。

著録

《國史經籍志》卷五　許穀《奉常集》十六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許穀《省中稿》四卷，《二臺稿》一卷，《歸田稿》一卷，《武林稿》一卷。

《明史・藝文志四》　許穀《省中》、《二臺》、《武林》、《歸田》四稿共十七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許穀《省中稿》二卷，《二臺稿》二卷，《歸田稿》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省中稿二卷二臺稿十卷歸田稿十卷》　《二臺稿》、《歸田稿》皆詩集，惟《省中稿》兼有雜文。【略】《千頃堂書目》載所作尚有《武林稿》一卷。此本不載，或裝緝者偶佚歟？

雜録

萬士和《壽許石城太常七十》　古稀稱壽正臨春，曾是南宮第一人。地聚衣冠星動象，歲逢甲子嶽生申。鳳凰臺畔烟霞句，燕雀湖邊雲水身。更有丹書傳石室，肯輸黃閣畫麒麟。

何良俊《許石城太夫人八十壽序》（存目）

梅鼎祚《太常卿上元許公穀》　童子時謁許公秦淮里第，公年七十餘，眼如曙星，素髮被領，飲酒談詩，丙夜不倦。遽蒙月旦之題，屬陽春之和。數蚤清譽，新拜名邦愜壯心。來往詞林聽戛玉，飛騰雲路羨橫金。節過巫峽才逾健，堂對岷江澤共深。從此登臺瞻漸遠，幾時重和白頭吟。」又寄懷詩云：「論文常下白雪司，別去俄驚二載餘。正指巫山看片月，忽從淮水得雙魚。甘霖此日隨熊軾，靈雀來年近隼旟。宦達有誰敦夙好，知君高誼古人如。」銀臺詩尤奇脫。其送余赴渝州云：「春陽已囀秣陵鶯，江渚東風趣上征。藝苑登壇誰並駕，秋曹讞獄久稱平。三山對酒離襟蹙，百丈牽雲疊鼓鳴。舊舞巴渝沿猛銳，待君文教雅馴更。」

經白門，不無西州叩策耳。

焦竑《祭許石城太常》（存目）

姜寶《祭石城許公》（存目）

馮惟重

沈一貫《行人司行人累贈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芹泉馮公暨配封太安人累贈夫人蔣氏神道碑銘》語曰：樹德務滋。此言何謂也？善樹者不倚一溉，其榮幾何？重陰密膏，沃條浸枝，葉葉相承，積朝累時，而後其興也勃然。故培其根，不達其枝，無沾濡之勤，而冀德之能厚，我未之見也。以予觀於馮而徵其滋德厚哉！大宗伯之生非偶然也。天將寄之以國家之重也，端淳閎奧，抱忠持公，自頃入朝典銓典試，天下之士交慶有所依。儲位尚虛也，而大宗伯以太史持節過家，子若孫蟬聯軒冕，奉觴爲壽，夫人始色喜。而念時時惠臨余，教之以所不及。珠璣字與珠璣淚，交萬行下，余獨知人不知也。若乃考典酌宜，才贍知足，又其餘矣。今臨朐馮爲天下才士藪，而盡發祥於閻山公。自余公車時，覿海浮公於京口，後少洲公典我兩浙文衡，而余又與奧，抱忠持公，自頃入朝典銓典試，天下之士交慶有所依。儲位尚虛也，而大宗伯以太史持節過家，子若孫蟬聯軒冕，奉觴爲壽，夫人始色喜。而念時時惠臨余，教之以所不及。珠璣字與珠璣淚，交萬行下，余獨知人不知也。若乃考典酌宜，才贍知足，又其餘矣。今臨朐馮爲天下才士藪，而盡發祥於閻山公。自余公車時，覿海浮公於京口，後少洲公典我兩浙文衡，而余又與仰芹公同舉南宮。乃今與大宗伯同林生得納交於諸馮，傾蓋如故，而白首一日也，可不謂幸焉。閻山公諱裕，某科進士，官至貴州副使。芹泉公諱惟重，嘉靖戊戌進士，終行人。海浮公諱惟敏，某科鄉進士，終保定府通判。少洲公諱惟訥，亦戊戌進士，陝西布政使。仰芹公諱子履，余同科進士，河南參政。而大宗伯琦仰芹公子，戶部郎瑗則海浮公孫也。歲壬寅，皇太子正位東朝，上徽號慈寧宮，於是芹泉公、仰芹公皆贈大宗伯。而大宗伯將奉寵貤賁丘隴，謁余爲芹泉公暨夫人神道碑，余以是感天道之不爽，而欲勸天下之積善者，得無言。公字子威，先本青州人。洪武初徙實遼左，至閻山公貴而乃去廣寧歸臨朐。閻山公有丈夫子五，長治泉，次公，次海浮，次少洲，次莧婦之歸寧不可期也，以爲難。而夫人曰：「已奉父母教事夫子，惟舅姑命。」於是盡室行。逮公得舉，從家宴，閻山公泫然思醫閻之阡，而時虜數入，行旅阻絕。公度關而東，馬上左右視烽火，隱覆而行，月餘始達，展拜除荊棘，築垣刻石，省外家而還。此公與夫人去來遼齊之跡，亦足見其一斷大義而勇從，令以爲孝矣。

陶望齡《贈主事芹泉馮公暨配蔣太安人墓誌銘》芹泉馮公諱惟重，字汝威，本青州之臨朐人。洪武初徙民實遼東，而其先思忠者在籍中，遂戍居廣寧。數傳至春，春生贈布政使振。振生貴州按察副使贈布政使裕，始自廣寧錯於戶也。既侍閻山公之白下，又傾白下生，若許石城、邢雉山諸公，無敢再徙青，居其郡郭，所稱閻山公者也。娶於伏，有五子，其仲爲公。當閻山以雁行進者。博士業之外，有餘力爲詩，書法遒逸。嘉靖甲午薦於鄉，既成

公之再徙也，公以廣寧衛庠生改入青之郡庠，有雋譽甚，齊魯之士多從之學爲經術，有顯者。後隨其父官南京，講業青谿上。是時許太常穀、邢一鳳居舊都，知名士而皆與公游，每語，未嘗不心自斂詘，其爲時輩所推事如此。公豐頤長幹，善談議，不設爲崖谷，亦不好曠達無軫之行。每與客飲既酣，輒起飭衿帶、滌器，更自整峻，人曰：「馮君之修，乃其醉也。」好爲詩。詩雅麗善持風格。書復遒美，爲世珍祕焉。甲午舉於鄉。時胡騎歲入掠遼左，行旅阻絕，閭山公顧念先人丘墓，嘗食咨歎，謂諸子誰能任行，一任省視者。公慨然受命，策馬走出關，伺望烽燧，伏行間出，逾月始達，芟荆蔓，築周垣，刻石識之而反。閭山公以爲大快。戊戌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明年肅皇帝南狩，奉使告諭湖湘，觸甚暑行，日夜不暇息。行至廬，疽出於背，同年友人過視公疾而泣曰：「子疾至是，姑東歸，幸而可已。」公謝曰：「使臣不任及於踣頓，廢天子成命，受事在行而死於道途，職也。使臣其尚有餘息，敢委而歸，以重大戾？」竟卒於廬。公之使也，今按察使子履生已百日，報書未及聞而公歿。而公元配蔣安人以節著，竟成其子云。始公少居廣寧，故清河令蔣公讀其文善之，召之見，矩步盤辟都甚，蔣公益大喜，曰：「是眞快每持瑤章，把玩忘疲。嗟乎！余少而無聞，長而倦學，名本東家之愚夫，情類南郭之喪我，曾何所知，敢與斯文？然於當世之士，未嘗不聆言而心賞，而令新婦長去其土乎？」意殊不能決。太安人聞而贊之，遂盡室徙去。及公之歿於行也，安人慟絕者再，不肯納勺水於口。已而自念無若孤兒何，乃復稍稍進食。馮氏既世潔素，再世宦，益貧，安人攜其兒自京師歸，田舍荒落，母家遠在遼左，無一人度關來視者。太安人躬適野責田作，夜分身秉機杼，子讀書其旁，一燈耳，時時相對，唏噓泣下。然子履竟以是就其業，登隆慶戊辰進士，上書言母守節辛苦狀，下禮部褒之，旌其閭。久之，子履自方城令遷兵部車駕主事，以今上登極恩詔進父行人，惟重如其官，封母蔣爲太安人。而太安人處少豐，益儉質自奉，好施予彌甚。其在方城，數問令獄書出入多少，得無不中情否，及稱引祖父之烈以訓曰：「爾家再世仕，而我與若身受其窶，其所以遺若與若子孫甚厚，若勿忘籌燈夜織時也。」明年從其子雲中，病幾殆。按察君解官，以安人歸。是歲孫琦登第，選翰林庶吉士。又三年琦以使過其里，按察君率之上壽，拜於堂下。無何寢疾，遂卒。始芹泉公以文字著稱，教其諸弟與俱顯。其後太安人擁遺胤躬砥礪之，及見按察與太史君之貴，而臨朐之馮遂大顯，人以爲吉遷焉。芹泉公以嘉靖某年生云云。

明文學部二・馮惟重　栗應宏

《山左明詩鈔》卷七　李本寧《傳》：惟重刻意爲詩，無大曆以後語。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馮惟重《大行集》一卷。

栗應宏

高叔嗣《栗上黨集序》　上黨栗道夫，弱冠志學，與古爲匹，遯跡太行之麓。十年絃誦，思幽入玄，上瞰周秦之閫奥，下涉隋唐之波流。著詩若干卷。歲己丑，余解司封郎中，屏居梁墟，盡謝親友，道甫擔簦相造，雞黍終日，笑言甚得，乃出茲編，三復嗟歎，故贈予詩云：「高風今重世，大隱不居山。」遂忘年焉。道甫既連舉不第，詩名益振，名卿大夫，想見其人，稱不容口。癸巳，余出守晉陽，道經潞上，見道甫於家，總理文翰，探得彌深。又贈余詩云：「風聲隨斗望，精采若雲流。」投篇相答，邈不可逮，余乃辭去。每持瑤章，把玩忘疲。嗟乎！余少而無聞，長而倦學，名本東家之愚夫，情類南郭之喪我，曾何所知，敢與斯文？然於當世之士，未嘗不聆言而心賞，而令新婦長去其土乎？」意殊不能決。太安人聞而贊之，遂盡室徙去。及公之歿於行也，安人慟絕者再，不肯納勺水於口。已而自念無若孤兒何，乃復稍稍進食。馮氏既世潔素，再世宦，益貧，安人攜其兒自京師歸，田舍荒落，母家遠在遼左，無一人度關來視者。太安人躬適野責田作，夜分身秉機杼，子讀書其旁，一燈耳，時時相對，唏噓泣下。然子履竟以是就其業，登隆慶戊辰進士，上書言母守節辛苦狀，下禮部褒之，旌其閭。久之，子履自方城令遷兵部車駕主事，以今上登極恩詔進父行人，惟重如其官，封母蔣爲太安人。而太安人處少豐，益儉質自奉，好施予彌甚。其在方城，數問令獄書出入多少，得無不中情否，及稱引祖父之烈以訓曰：「爾家再世仕，而我與若身受其窶，其所以遺若與若子孫甚厚，若勿忘籌燈夜織時也。」明年從其子雲中，病幾殆。按察君解官，以安人歸。是歲孫琦登第，選翰林庶吉士。又三年琦以使過其里，按察君率之上壽，拜於堂下。無何寢疾，遂卒。始芹泉公以文字著稱，教其諸弟與俱顯。其後太安人擁遺胤躬砥礪之，及見按察與太史君之貴，而臨朐之馮遂大顯，人以爲吉遷焉。芹泉公以嘉靖某年生云云。

《盛明百家詩・栗太行集》　上黨栗道甫應宏，魁岸逸邁之士也。中嘉靖乙酉山西鄉試，不第，退居太行山中，耕讀以自老。平生詩文，多所自定。其宗人健齋少參屢向予言其人，並及其詩，今刻近百首。無錫俞憲識。

《明詩紀事》戊籤卷八陳田按　道甫兄弟與謝茂秦、高子業遊，甚有詩名。近體沈思研鍊，不落尋常蹊徑。

《沙河行宮新城贈谷泉宿少府兄》　《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亦見典格。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應宏，字道父，潞安人。弱冠舉於鄉，累試南宮不第，耕讀太行山中。高子業解司封歸，道父擔簦相造，鷄黍定交。子業作《紫團山人歌》贈之，云：「紫團高山概青雲，栗家兄弟殊不羣。陳州一出驅五馬，令弟二十窺三墳。」陳州者，道父之兄應麟，字仁甫者也。道父《山居詩》六卷，子業爲之序。仁甫自有集，而子業有兄仲嗣，舉進士，亦有才名，

其集皆未及錄。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山居集》八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四《太行集》十六卷，《山居詩集》六卷。

《明史・藝文志四》栗應宏《太行集》十六卷、詩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五・山居集》八卷。明栗應宏撰。應宏字道甫，長子人。嘉靖中舉人。屢試不第，耕讀太行山中。祥符高叔嗣謝病歸，應宏往與訂交，叔嗣作《紫團山人歌》贈之。是集卽叔嗣所序也。集中惟五言近體頗有隱秀之致，餘體則自鄶無譏。《千頃堂書目》載是集作六卷，疑字之誤。又載有《太行集》十六卷，今未見傳本。

李開先《送南陽府判栗太行赴任（有序）》栗太行以鄉舉久不第進士，謁選得南陽府通判。前此屢有約簡，但是便道，或在東方以南，卽過章相會，乃竟不能如約，多應客京久而赴任急耳。作詩追送之，且從而問及之。

施峻

論述

顧應祥《璉川詩集序》予昔罷滇家食，聞鄉人談南比部執法者，必曰歸安施君。施君蓋璉川也。予心識之。又於吳中士大夫家獲睹璉川所爲詩篇，每竊嘆曰：吾湖有是人哉！及予起廢，再撫南中，尋轉南北刑部尚書，罷歸，始得連姻璉川，盡讀其所爲諸體詩，眞得盛唐聲律，予於是益心服焉。璉川復命予序之。予惟詩也者，所以道性情者也。古人之詩，自性情中流出，故其言溫厚和平，讀之使人一唱而三嘆。是故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皆本於性情之所發也。《三百篇》之後，漢魏古簡，六朝超逸，至唐而始變爲律。律詩出而詩之體益嚴矣，猶之爲方圓者必由夫規矩也。自是而後，以音調格律相尚，鍛鍊益工，其氣益弱，渾厚之風日微矣，故作律詩者必宗盛唐，豈不以其不悖於古而可通於今乎？以予觀之，律詩肇於沈宋。夷考宋之人品殊下，則夫所謂音調格律者，徒飾夫言辭而已，謂之發於性情，吾未敢以爲然也。評詩者不探其本，遂以爲詩不關理道，甚至謂文人無行。嗚呼，詩之道固如是哉！璉川天資英邁，未冠時卽以能詩名。而其賦性峭直，睥睨千古，不爲世網所拘。故其發之於詩，不作凡近語，而優入古人三昧，謂今代之作者，非耶？初，璉川以直道被黜，士論深惜之。今讀其詩，略無一毫怨懟不平之氣，其人品可知矣。或者乃謂其有所負而不得抒憤懣慨慷所發，非知璉川之深者也，予故表而出之。

徐獻忠《璉川詩集序》璉川施先生，吳興之歸安人，舉嘉靖乙未進士，仕至刑部郎中，陞青州郡守。先生天才穎異，出自夙成。十二歲時，其祖月巖翁試以蛛網詩，卽頸聯符少陵「貝錦無停織」語，翁大奇之。既仕，遂以詩名於海內。往余於濮陽曹君所獲讀先生詩，併聞其仕宦之節云。初仕爲郎，卽執法守正，不承上官旨意。方是尚書爲鄞聞公，故長者能容焉，其後東橋顧公繼之。東橋爲文士所宗，夙聞其才行，與之深相契。人謂東橋重其詩，非盡官方也。歲癸卯，余謁東橋於金陵，亟稱曰：施子不但善唐人詩，其任古人之節，非與浮世相能者也。其後先生竟以不合去，如東橋所云。嗟乎！自昔賢君子所自究竟，往往以不相能去，豈直先生然哉？余自移家霅上，始獲盡讀其詩。其要領實自開元、大曆之間，專事風格，而輔以律調，求之作者，則摩詰之和厚，文房之穠郁，蓋皆咀其華要，綜其矩矱，未嘗雜以繁聲，離其雅道，可以爲詩矣。余嘗評唐人詩，五言祧於漢魏，樂府雜於鐃歌，至其近體詩，則傳之萬世，有不可磨滅者焉。其初詞旨和厚，格氣渾融，意象含蓄，不盡宣泄。此其正派也。乃其後辭日益工，妍窮太過，自元和以後，已自離爲別派，何怪乎宋人然哉？近世雅道中興，橫陳藝學，始復力追古昔，大超玄乘，然其純步唐人音節如先生者，亦復僅見。蓋高材逸駕，不可羈縶，始有俯視前軌、薄窺尺度者焉。余嘗怪獻吉序昌穀詩，以爲守而未化。嗟乎！守化之說得無自騁其馳騖之意耶？以法書言之，倉頡荒迷，籀篆窘束，則眞行迭變，而晉永和爲宗矣。後之作者，本領失其神品，結搆違於臨學，亦將以爲化乎？爲守乎？詩學久荒，科條不設，無以約束奇俊之士，遂使駿足橫馳，鵬搏泛路，不能歸於唐人格律，亦可惜矣。余輒因璉川之作有感云。是歲爲丙辰，書於九霞山房。華亭徐獻忠撰。

楊鐸《璉川七言律詩百首小序》武進華溪楊（鐸）序曰：詩難於律，律尤

難於七言。崔公顥《黃鶴樓》詩卓冠千古，然頷聯古調。沈雲卿《古意》足以匹崔，「木葉」「遼陽」對未穩當。劉夢得、許仲晦《金陵懷古》高下自別，羅昭諫《金陵夜泊》又在許下，李義山《隋宮》、《馬嵬》二詩，以「日角」「天涯」、「駐馬」「牽牛」爲對，字聲頗似諧偶，「日角」骨相，「牽牛」星名，不亦少切矣乎？至杜牧之《九日齊山》，用「難逢」「須插」「但將」，不用「只如此」「何必」等語，全是議論，已胎宋人宗祖。近東橋顧公評摩詰《早朝》衣服門太多，且衣色字雙出，言若涉戲，理或如此。七言律可易言哉！鐸先兄鵞山進夫酷嗜七言律，手錄海內名家甚富，嘆其妙悟者不多，獨於璉川先生心服焉，屢謂鐸曰：「讀璉川詩如入寶聚，輝目霽心，莫非希世之品。《牛首》、《雨花》、《懷楚》、《虎丘》、《出塞》、《昆山》等作，詞旨格調清逸閒曠，恐不在開元大曆之後。詩有別才，亦係所養。璉川天性簡直，脫落風塵，故有此爾。乃知體製隨世道升降，音節因風土變遷，豪傑不與焉。」鐸辱荼葭之雅，時勤往教，積三百餘首，苦於交游傳借，且懼遺失，先梓百首應之，俾學七言律者早歸上乘焉爾。若云有所去取，則非所謂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之意矣。鐸無聞知，姑述先兄疇昔之論。先生全集備極諸體，自有名公詳序。嘉靖戊午四月望日書。

李敏德《璉川七言律詩百首序》 璉川施先生少負異才，即能爲盛唐詩。暨乙未登進士第，歷官南北省，得益肆力，凡諸家體裁，罔不備極。自青州掛冠歸，遂妙悟上乘。嘉靖戊午，稿已充棟矣，乃先梓七言近體百首以傳。嗚呼！是足以盡璉川哉？不足以盡璉川哉？何也？音律之言謂之詩，生於心者也。五柳賦歸，閒抑無聊甚矣。少陵在蜀，彼何時耶？二公之詩冲澹渾融，和平忠厚，略無一毫怨悔不平之意，後世評晉唐名家者，首屈指焉。茲豈獨取其言哉？亦諒其心焉耳。璉川百首，青州以前者不暇論矣，還山來諸作，率皆感時發志，據景述眞，而自得之樂，飄然於塵囂之外，至榮祿得失，乃絕口不談。此其心非五柳、少陵者耶？則詩固有曠世相感者，而璉川人品亦從可識矣。夫詩不貴多，亦不貴少，惟人則傳。璉川百篇之梓也，吾知其不朽也哉！嘉靖己未六月朔，上黨李敏德書于吳興之墨妙亭。

張永明《書璉川詩集後》 唐人有詩云：「知爾不能薦，羞稱獻納臣。」蓋咎言職之未酬也。嘉靖乙巳，予尚備員南都諫垣，大學士茶陵龍湖張公柬予峻

傳記

徐獻忠《青州府知府施公配沈安人行狀》 嘉靖辛酉閏五月二十二日，璉川施公卒。其子將請墓銘於筥溪先生，以事狀見託。按施氏爲吳興著族，唐宋以來代多名賢。自至正後，通甫生彥明，彥明生士良，士良生知福建永安縣謙，謙爲公之曾大父，有靖民功，至今以名宦祠於永安。永安生瑄，讀書樂善，以壽榮於鄉。瑄生封刑部主事鏜，娶董氏，封安人，生公。公諱峻，字平叔，以明經發解浙省，登乙未進士，授南刑部廣西司主事，遷本部員外至郎中，陞知山東青州府。瀕行，適遇考察，爲人所君忌，去其官。公在刑部，久以練達掌勘本科，其氣堅直剛明，一意守法，不少出入，雖權勢不顧也。其初，石塘聞公爲尚書，凡難處事務在調停，公議不合，即欲投劾去。有鄒夢鶴者，罹罪在形影間，當司以其父方總制三邊，故寘於法。後官相承，遂不敢出。公卒(原缺一頁)而辨。公以是優閒自適，無內顧心。公卒之明年，亦以憂勞棄諸子。公生於弘治乙丑正月十四日，僅五十有七歲。安人少公三歲云。甲子合葬於清風村之新阡。子男三，俱邑庠生。長於家，娶於沐陽簿曹氏。次于官，娶於武進楊氏。于宙聘於德清吳文學氏。女五人，適陸京兆珩孫元方、沈憲長宏男如封、張左都御史永明男天德，俱太學生。其四適布政司經歷茅君艮之男一龍，郡庠生。其五受光祿丞李氏聘。孫男斗臨，聘於郡文學沈氏。孫女四，長適刑部尚書顧公應祥之孫嗣衍，次聘於知太平府吳公一儒之孫某、常熟丞沈君應宿之子葵如，餘尚幼。予旅寓吳興以來，公以文學交殊厚，故序次其事，取其章章大者表見，然不敢藏其微也，其得於所愛之盡言云。

光緒《歸安縣志・文苑》 施峻字平叔，號璉川，歸安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陞郎中，以曉暢典刑，掌封事。剛毅自持，既不畏強禦，又不避嫌，凡議有不合，即欲投劾去。出知青州，未幾罷歸，不與公事。所居城樓如斗，典籍敦彝甚具，外列峴山浮玉諸勝，署之曰「甲秀」，非莫逆不與登。每引詞客對酒歌詩，自言詩外不問家人產，然能置田以贍其族之貧者。著有《璉川集》，王元美嘗稱之，謂其神器逸邁，如其人之崟奇焉。(《天目山人集・施璉川墓誌》)

著録

《國史經籍志》卷五　施峻《璉川集》八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施峻《璉川集》八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施峻《璉川詩集》八卷。

劉繪

論述

喻時《嵩陽集序》 明興，化軌弘宣，釐胡元之靡，而誠意、潛溪、正學、文貞以迄李何馬呂王浚川諸公，各爲一時鴻業傾企云。嵩陽慧心妙悟，洽覽淵聞，薙華苑之榛莽，綜往哲之上乘，孕璆吐璣，流聲采於綸局。而論事有掀髯之激，枰彈權近，補蜀之重慶守，民士敉寧，遺有烈勳，竟以觸諫蒙抑於當國焉。歸而卜清曠之宅，耕汙腴之墟，課厥二子，振藻之暇，鑿坏結巖，棲心俗外，風湍露壑，營灌暢情，雖誦老驥志在千里，每含蕭理孫扼腕之咤，而喜客，以聲樂佐酒，懸炙泛舟，握聿揆詩而宣衷，則白傅、晏元獻通脫閑雅之風致也。故負逸氣者，有眞放，而專精文字之業者，必颺於不朽。嵩陽之發爲賦若詩若雜體也，或以欣鉅平戀廟朝，或以有所鬱結而通其緒，或以撫景酬物而發傾倒之眞，要皆應而會者。至其辭之精博而俊敏也，如旋波移光，靡顏膩理，翠黃赭白，騰驁迅驟；如芙蓉嘘紓之津，縟錦艷艷以悅人；如疏堂閟室之奥，六瑚八羽之爲賁；如建牙握節指顧騎士，而屈盧之矛，水犀之甲，咸錚錚以條理。此蓋嵩陽之餘，與諸作者相爲兢名嗣徽矣。然其洞觀芥蟻八達之軌，極意五嶽奇域之外，而杳非蹙足申脰顧軒慮輊之傷，則所

謂求乎大道而無所寓焉者，非邪？余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以嵩陽之才之蘊，而當燕越屯棘之會，若辟命而起，將借功於綜畫者，非尺箠可量矣。而嵩陽無是念也。他文集若干卷，曰《薄遊》、《耽耕》，一時取適之所爲作也，故爲序。嘉靖歲在戊午夏六月之吉吳皐喻時撰。

方顯《刻玄湖先生春詠集》 嘗聞笠江潘公校士中土，錄我嵩陽先生文，歎曰：「此《河嶽英靈》也。」先生氣節文章表著當世，固不負所知矣。其雅韞藻思，時有吟詠，鏗鏘宏麗，與李唐殷璠撰天寶詞彥所謂《河嶽英靈》者，音響格律相頡頏於異代，則益信公有玄鑑焉。然平日所著詩賦，藏篋不多示人。性恬曠瀟散，喜登覽歌游，雖居要秩，觸劾宰衡，略無紲絆逡巡之意。年四十歸田，即與親厚作會，相爲宴樂，每云：山林快意之日以十數，計遊樂居七，讀書居三，即可謂塵世羽化矣，其瑣瑣酬應生涯，皆漠然者耳，得失欣戚不必較也。里中讌集，亦不操翰當人。甲寅以來，遇春和多偕客攜壺郊遊，行三五十里，朝出暮歸，笑談盡日，撫景紓懷，間發歌詩，顯及同門輯錄成帙，蓋十之二三也。謀之長公玄子，手書鋟梓以傳，題爲《嵩陽先生春詠集》。夫舞雩歸詠，知爲曾氏暮春之樂，仲尼喟然之歎，意深且遠，不可窺也。顯兄弟事先生有年，蓋陶陶春風中矣。其與諸子追從杖屨，但備童冠列耳，若先生大意，予小子何能以知云。嘉靖三十七年，歲在戊午孟春穀旦，門人方顯撰。

《明詩綜》卷四七 皇甫子循云：先生經術文章可謂兼之，若騷賦詩歌則固北海餘聲。宣城寄興，非所專好也。

《靜志居詩話》卷一二 潘恭定試士中州，得子素卷，曰：「此《河嶽英靈》也。」子素既釋褐，給事省中，偕同官壽貴溪，貴溪手玉碗行酒，子素揮之。次日，疏其十罪，不報。明年六月朔，日食晝晦，永陵大恐，問天官主何占？子素請去言以塞天怒，言遂去位。子素亦出守。及言再相，嗾南省論罷。其大指謂：「飲酒酣歌，自稱豪俠，當場蹴踘，旁若無人。廣聚生徒而要譽，多張讌會以悅淫。」既歸田，講范、白之術。取負郭水田，疏爲大壑，種魚萬頭。牧馬山莊，得良駒六十匹。又責僮往來徐、揚，貨布及鹽，課入息以給賓客。其《答楊用修書》云：「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忘。寄而意不縱，則忘之不遠。惟忘之遠，而後我無所貪，無所貪而後能適。」蓋亦自道也。與熊叔仁論文云：「仙釋二氏，非聖之書。吾既不從其道，却借彼之言以資吾文，所謂文者，將何所爲乎？爲文而雜以二氏語，此唐宋間雜學之弊也。昌黎不道二氏語，與二氏言，必舉六經之言告之。子厚謂某秀才文，多引莊、列，頗奪正氣。論亦凜凜。至與二氏言，便盛稱其教，而雜諸戒律毗尼之說，却不自覺。蘇氏《記大悲勝相》諸作，至爲偈語，準《楞嚴》、《法華》，大不宜也。」其持論甚正。詩非所長，比於伯華，稍事裁翦。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嵩陽集》 其詩局度頗宏整，而乏深致。文不加修飾，暢所欲言。如《春秋補傳序》云：「古之註經者務簡，後之註經者務繁。古之註經者務簡而經益明，後之註經者務繁而經益晦。六經之註，莫不皆然，而《春秋》爲甚。」持論頗爲平允。至劾夏言一疏，但以不戴所賜香葉冠激世宗之怒，則非諫臣之體。案《明史》夏言本傳稱，賜香葉束髮巾，言謂人臣非法服不受。帝積憤欲去言，嚴嵩因得間之。至言得罪下獄，帝猶及前不戴香冠事。據此，則繪是疏或當有所受之歟？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九陳田按 山陰周祚、吳縣黃省曾作書推挹李空同，空同刻集，以其書附後。劉子素亦作書推服楊升庵，《升庵集》亦附子素書云：「僕之仰足下者有年，方其挾策西蜀，賜對明光，垂虹掣電，振耀宇內，知足下爲相如、揚雄其人也。至操觚藝苑，校書祕府，辭調敵乎金石，頌聲叶於《韶濩》，知足下爲劉向、王褒其人也。至攖時吐氣，舒悃飛章，叫閽闔於五奏，攀琅玕而九死，知足下爲賈誼、晁錯其人也。及今成集所著，士人所傳，傷時述懷，其孤憤結憂之聲，憫流離、歎瑣尾者，又競英綴彩，燦玄珠而流華寶；淩蹤乎七子，飛蓋乎四傑，又知足下爲鮑明遠、謝玄暉其人也。」子素文章宏麗，足稱作者。詩則有偉特之句，而鮮完善之篇。豔曲麗歌，尤爲猥下。趙彥復《梁園風雅》舍李川甫而錄子素，非識曲聽眞者也。

《送吳祥雲赴趙總戎幕》 《皇明詩選》卷一一：舒章曰：調平體正。

《與宗尉西亭公論經學書》 《明文授讀》卷一七：先夫子曰：劉繪，字子素，【略】其文縱橫似蘇子瞻，而加之色澤，是明朝一作手。

《上大司徒梁公儉庵書》 《明文霱》卷一九：一種奇軼不可羈紲之氣，如沙苑駒兒，驕嘶自賞。

傳記

張佳胤《中憲大夫重慶府知府嵩陽劉公暨配胡孺人墓誌銘》 某弱冠稱諸生，時劉先生守重慶，校一郡士，拔置高等，至引與二子黃裳、黃鼎游，蓋驩然師弟子也。先生歿五年，而黃裳手狀徵余銘。嗟夫，狀所列盡矣，而余安忍銘。然余視先生猶父也，又何能辭。按狀，先生諱某，字汝〔子〕素，一字少質，其先陶唐氏，有劉累擾龍於夏代，著融顯。國初隸籍錦衣衛，其徙汝光州自七世祖始。曾祖忠贈太僕丞，祖進太僕丞，以子方伯公貴贈少卿，以孝旌閭，生六子，季曰廷佩，爲先生父。俶儻喜大節，好施予，娶鍾夫人，生先生。先生八歲師受伯兄經《毛詩》，通大義。稍長讀《史記・汲黯傳》，慕其爲人。爲文倣史氏，伯兄見而驚曰：「必弟也，興劉氏者！」年十六補郡弟子員，郡倅張君奇先生材，爲具禮室胡孺人。先生長晳電目，高準修髯，喜讀左國從橫家言，擊劍通俠以自豪。嘉靖辛卯領省解入京，而滏陽王生引少年數十輩逆先生，邯鄲校獵，山下置酒，亢歌振木，燕趙慷慨之士，聞之咸爲感奮。比至京都，御史儀封王公語人曰：「今歲計偕士若蘇淸、左國璣與劉生，可謂中原三豪矣。」乙未成進士，肄政戶部。嘗晏至，大司徒梁公據案讓之，先生爲賦孤鶴，上書求去，梁公更相推重。而是時濟南李開先、武進唐順之、平涼趙時春名傾一時，乃無不下先生者。以母鍾夫人病告歸。歸二年，出授行人使韓。事竣，道出武功。時康修撰海家居，逢先生縣界，歎曰：「子非汝南劉髯耶？」執手驩甚，爲置酒鞠域中，康自起撥琵琶，先生擪簫三摻作漁陽聲，宮羽轉激，四座盡傾。明年選給事戶科，首上治河疏，陳四事，上可其奏。九廟災，上封事，具禨祥洪範五行休咎，勸上居法宮，無勞神。是時貴溪相用事，深忌先生，益氣奮，再伏闕上書，爲樞言者一，正言者二，愚言者三，在攬權馭大臣，令中官毋得制兵，而益開言路。上爲動容。會虜數入雲中，詔舉邊材可當虜者，而言官某阿相公私，所舉不稱旨，先生廷劾言官非是，上乃讓二相，謫言官，罷不稱旨者。初，貴溪相與侯勛陰害而陽浮好，謀共傾司馬王公。公遂劾勛姦贓，竟下獄，而夏緣是欲中王，並罪之，先生爲上書理其冤，明日罷王歸。夏恚甚，然無可誰何先生者，乃遣客李寶以姑布之術說先生附已，當大顯，先生怒髮豎，捽胡投寶柱下，明日揖夏於朝曰：「某且死，職不能從客言。」他日從諸給舍壽相公，相公手玉碗行酒，至先生前，誦麗詞爲懽，公色勃勃，故墮碗，客盡驚出。明日疏夏十罪，謂夏顓權驕恣，無人臣禮，當坐死。疏寢不報。是歲壬寅六月朔晝晦，上大恐，問天官主何占，公復上封事曰：「臣謹按《漢書》，劉向京房郎顗皆謂陰掩陽爲臣迫君之象，沴氣下盛，上著於天，宜亟去言以塞天意。」明日遂逐夏，一時臺省出夏門者悉被黜。因上邊事疏，舉聶豹、王儀可大用，而劾二撫臣選耎，語侵銓部。吉水毛公伯溫讀疏吐舌曰：「眞夫哉！」每過先生，必論兵陳車法，先生曰：「此故器書，不可以兵，夫虜血飲而蹶張，鳥舉而獸伏，飄若風雨，非得神勇士鞮鞻銜枚，絕塞斷營，則燕然未易勒也。」毛公歎服。是冬復草疏欲及內事，母鍾爲絕漿，相向泣，先生乃已。因求使楚中，奉母鍾歸。明年癸卯改右給事刑科，未幾出守重慶，蓋銓部報往疏也。重慶在萬山中，稱巖郡，先生攜二子扁舟過黃陵廟，祝曰：「此神禹駕黃龍犂峽所也。梁豫去數千里，吾以二子來而以墨反，有如此江。」至卽貌野老幅巾延問便苦，獻歲行春，必載牛酒勞農，因止宿田家，召其子弟教歌詠彈琴焉。夜市火，先生拜之滅。夏旱，身雩於社，雨隨注，至沒先生之腹，父老泣扶乃起。是年大豐。渝俗，士人上巳咸汎江游塗山，先生亦間往，諸父老具壺簞迎，先生少飲輒醉，醉歌起，萬人和，融融洩洩，至今想光景不衰。渝多奇士，先生聚若干人使讀書塗山上。丙午蜀試，士半出其中。民有兄弟誦田者，先生爲對泣曰：「豈吾不忍其兄而使民乃忍其弟哉！」民皆叩頭流血，相讓田去。凡受爰書，必平之，法寧失無苛，郡以大治。郡地通西南夷，而播、永土官數爭地相讐戮，直在播，臺使者屬先生按其事。先生單車入赤水，永女酋魁結茬馬陣諸山，譟兵澤中，嘗先生賄，弗爲動，諭以大義，永不勒兵，播地遂歸。渝江官舶費萬計，而大司空采木亦不下百萬計，先生悉上奇羨，不以私屬。守令皆莊事先生，無敢睨視。使者剡薦於朝，爲循吏第一。而值貴溪起相，嗾鄉人給事南省者論罷先生。先生讀疏笑曰：「譽予之彈絃而踏踘，殆知予者。予乃今得從榮生帶索游矣，然豈以重慶易吾養也？」乃度北瀦溼淤，圜之幾十里，名玄湖，湖種魚十萬頭，隄樹萬章，盡有蒹葭菱芡菰藕之利。洲上牧牛羊雞彘，聚廐其中，如農家。又責僮以鹽筴乘馬。數以歲賦布易鹽搆通馬者，鬻善馬他郡而實之邊，因資以贏，而身與數友馳快馬射獵

熊山下，得禽以奉太夫人歡，自撰歌曲爲綵衣銀鐺之舞，以侑太夫人，太夫人忘老，爲加餐。其穀入廑廑先公之遺，而親族貧士資以舉婚喪者半。又稍通墨客，無它贏。已太夫人歿，而黃裳、黃鼎舉於鄉，而盡散山郎諸少年，結草閣湖中，集徒數十人講經義，撰《易勺》四卷，《春秋管》十二卷，作《通論》四十篇，著詩賦序記雜文二十卷，學者尊爲嵩陽先生，而不敢氏。安陽郭相嘗謂新鄭高相曰：「劉汝素富於著作，必傳矣。」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繪，字子素，一字少質，光州人。嘉靖乙未進士，授行人，選戶科給事中，改刑科右給事，出守重慶，罷歸。子素長身電目，高準脩髯，好讀左氏、縱橫家言，擊劍蹴鞠，挽六鈞弓，撾鼓亢歌，喜通輕俠，計偕入都，滏陽王生引少年數十輩，逆之邯鄲道上，校獵縱酒，聲滿燕趙間矣。成進士，與李開先、唐順之、趙時春爲文章意氣之交，在省垣，值貴溪用事，抗疏詆諆，上頗是之。貴溪度無以難，乃遣客李寶以相術來說，子素怒捽寶柱下，已而從給舍壽貴溪。貴溪手玉碗行酒，子素揮其碗碎地，客盡驚出，明日疏夏十罪，不報。六月朔，晝晦，上大恐，問天官主何占，子素引《漢書》對，請去言以塞天怒。明日遂逐貴溪。守重慶三年，郡中大治。會貴溪再相，嗾南省論罷，乃濬治陂池，種魚十萬頭，隄樹千章，盡有蒹葭、菱藕、牛羊、豚豕之利。又責僮易鹽鬻馬，課其入息，身與俠少年射獵熊山下，得禽置酒，自撰歌曲，以娛其母。晚年酷好樗蒱，病痿以死。子素喜譚兵，以不得一試爲恨。守渝時，識張佳胤於諸生，令與其子黃裳游，黃裳亦舉進士，任俠，監軍東征，功名不及張，其豪宕亦略相似云。子素文章雄健可喜，其詩才氣奔騰，而風調未諧，多生獰奡兀之致。皇甫子循叙其集云：「先生應詔諸疏，經術文章，可謂兼之，若騷賦詩歌，則固北海餘聲，宣城寄興，非所專好也。」知言哉！

《明史·劉繪傳》（存目）

著録

《明史·藝文志三》 劉繪《劉子通論》十卷。 又《藝文志四》：《劉繪奏議》二卷，《嵩陽集》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嵩陽集》 明劉繪撰。【略】是集首賦，次詩，次書，次疏，復以詩賦殿後，而不分卷帙。蓋編次未定，旋作旋刊，明人文集，往往多如是也。

李開先《九子詩·劉嵩陽繪》（存目）

許應元

《明詩綜》卷四六 皇甫子循云：子春短律凄清，長歌瓌壯。

《萬縣岑公洞行》 《皇明詩選》卷六：轅文曰：境象深穩。

《得叔夏弟書並致江上見懷之作賦此寄憶》 《皇明詩選》卷一一：舒章曰：意調清長，一結離情尤篤。

侯一元《廣西右布政使許公應元墓誌銘》 嘉靖乙丑茗山許公卒。公諱應元，字子春，生而絕敏，數歲日誦數百言，爲諸老先生所賞異。年十五爲博士弟子，二十而舉嘉靖乙酉鄉試，己丑赴試春官，太史倫公以訓奇其文，欲寘高列，爭之主試不能得，恚曰：「第落之，異日以冠多士耳。」壬辰舉進士，倫公復品之曰：「西京之文也，當選庶吉士。」執政者知公，欲一見，公不往，曰：「吾始仕也，而當傴僂鼎貴之門，冒謁干進哉！」坐是竟不得入翰林，出知泰安州。然應制諸詩，籍籍傳矣。吏部李公開先見之，亟嗟服爲盛唐雅調焉。州故敝，士久不舉，公至則闢泰山書院，簡才士濯磨教之，士遂連舉，文風大振。有豪右觸死法，賂權貴人以請，公不爲撓，竟斃之。廉白自持，苞苴斷絕，減節民力，不以媚上。嘗有史僉事者怒其簡薄，捽寮吏欲笞之，公從容進曰：「饋之不豐，知州罪也。請貸寮吏。」僉事不顧。公出，即投劾自免，於是撫按交慰留公，而僉事亦曰□去。無何，以能理劇復調泰州，治如泰安。泰人有張御史者陰鷙，常徂伺持吏短長，橫州中，公至，張伺無所得，即慴伏，不敢骫法。居一年所，丁父平□公之憂以歸。服竟擢工部都水員外郎。是時江西夏相國者幸於上，詔工部遣匠作治其父墓，而夏欲得名士，即陰推部疏，以公往，非其志也。然職事不得辭，使往且二年，益持廉正，非公事不交相君。相君心敬之，事竣，欲轉公太僕少卿。公聞，堅辭。又欲

使爲江西提學，又辭。其轉爲虞衡郎也，董鑄錢，治盔甲，日與中貴人從事，而公端凝自持，未嘗與私語，中貴人亦莫不敬公者。逮歲甲辰，則公爲郎六載矣，乃遷夔州府知府。夔者，楚蜀孔道，交夷漢，集兵民，民罷事蝟號難治，公馴以廉靖，馭以平典，時斥其桀黠者法之，郡以蘇息。日勸學敦士，暇則求三閭大夫、杜工部故蹟，爲祠祀之，吊古嘯咏，篇什流傳，以儒飾吏，彬如也。而夔之治，遂爲一道最。己酉擢四川按察副使，甫上而值執政者新用事，求故相所厚簡之，而公素不交執政，則以爲故相所厚也，又有前使事，即嗾言者彈公。御史大夫屠公僑者，剛正人也，爲抗言於朝曰：「夫許子爲郎，久之乃出爲遠郡。又久之乃遷若此者，而猶謂之干進耶？」於是素履愈白，然猶調爲廣西副使，兼撫夷。夷侵蝕郡縣久，公患之，爲上三議曰：責田主，嚴罰格，更旗軍。大略主守隘護田者，扼夷奪之□□□□童使自屈，而已事皆施用。已又攝兵府江，誅目□□焉。臣獞者，莫氏兄弟，凡三人，以雄勇名兩粵間，往數歲，嘗大嘯聚破城殺吏，討之，漏刀去。前兵備以獲報而罷兵。及是則復出猖甚。公懲前事，計必得，因設方略，陰部勒購土人，浹旬而三兇授首，江道底寧。督府將上其功，公念事聞，前兵備且得罪，迺力沮不復上，聞者蓋莫不多公。間治獄，有觸法當遠戍者，而人甚衆，公第謫其一二人，餘悉末減。御史則欲盡謫之，公曰：「法如是足矣，且□者皆當發閭左護其行，本以懲姦也，而甚病民，不可。」凡公之措意弘厚，類是也。乙卯遷遼東苑馬寺卿，又孳孳條教政八事。明年轉爲雲南布政司參政，未上而奔太宜人之喪。己未起補福建。時倭夷整居縱掠，諸將守便宜，趦趄不戰且久。公至，則慷慨蓐食，屬兵以寡擊衆，遂大破賊，多首虜功。蓋公終守正不以私於當事者，事上亦竟不錄也。然公去閩半歲間，則後守者隳敗，賊遂入，興化塗地矣。壬戌爲雲南按察使，明年徙今官，所在有績。廣西父老迎公，蓋欣欣喜而泣也。然公再歷瘴鄉，憂民惕夷，貌亦侵尋爲之敝矣。歲甲子卒，得年僅六十，悲夫！所著曰《水部稿》，曰《漢語》，今若干卷。秋內傳列國語》，曰《史記抄》，曰《春

《千頃堂書目》卷二　許應元《春秋內傳列國語》。　又卷五：《史雋》。

又卷二三：《倚堂摘稿》十六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許應元《水部稿》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四・許水部稿》　三卷。明許應元撰。應元字子春，錢塘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廣西布政使。是集乃應元官夔州知府時所自刊。以皆官郎署時所作，故仍以水部名集。凡詩一卷，文二卷。

范欽

沈一貫《天一閣集序》　鄉先生范司馬公卒之明年，其所爲《天一閣集》者出，一貫受而讀之，悲典刑之既寥，憮然有遐思焉。【略】余少時謁司馬公，論文要以典則雅馴爲詣。司馬公于書無所不畜，雖晚暮好學彌篤，常誦讀至夜分，聲噦噦振林末，驚其四鄰，人每受簡，則收思凝神，終日始舍一辭，寧腐毫，無汙牘，揆名責實，考之參伍，若大匠執規矩以運斧斤，雖千百椎鑪，而終不出方圓平直之外，故其文氣安而語澤，思平而旨完，此所謂先進之彬彬哉！詩以漢魏爲宗，而加大曆一等，意所獨到，自謂可方陶謝，先生之大都若是矣。夫義不必罕，矚期于適，辭不必更，摛期于似。如其違物理而徒工，反性情而收麗，當年而朽，方行且躓，未入馬遷相如之室，而先自絕于游夏之門，范先生之悲也。嘉隆間，吾鄉稱三司馬，張腴而贍、屠介而簡、先生脩而澤，一時歸作者，而先生之集最後出，則文體又一變矣。雖然，世之嗜古而貴道者，當以余爲知言。先生在工部，嘗抗郭武定下詔獄，居袁州不私柄，臣子立身若此，宜其言之不詭矣。萬曆辛卯春日，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記注起居、經筵日講官、國史會典副總裁，沈一貫撰。

《靜志居詩話》卷一二　堯卿格律自矜，第取材太近。時倡和者，沈嘉則、呂中甫諸人，未免聲調似之。其藏書最富，今浙中舊族，若山陰鈕氏、祁氏，吳興潘氏、沈氏，檇李項氏、郁氏、高氏、胡氏，遺書盡散，惟范氏籤帙尚存。惜未能泝江就閱也！

乾隆《鄞縣志・人物》　范欽字堯卿，嘉靖十一年進士，知隨州，有治行。遷工部員外郎。時大工頻起，武定侯郭勛爲督，勢張甚，欽以事忤之。勛譖於帝，下獄廷杖。出知袁州。大學士嚴嵩，其郡人也。嵩子世蕃，欲取宣化公宇，欽不可，世藩怒欲斥之。嵩曰：「是抗郭武定者，踣之適高其名。」遂

得寢。稍遷按察副使，備兵九江，歷遷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擒劇賊李文彪，平其穴，疏請築城程鄉之濠，居邨設一通判，以消豫章閩粵之奸。復攻大盜馮天爵，斬之，遷兵部右侍郎。解組歸。張時徹、屠大山亦里居，人稱爲東海三司馬。欽築居在月湖深處，林木翳然。性喜藏書，起天一閣，購海內異本，列爲四部，尤善收說經諸書，及先輩詩文集未傳世者。浙東藏書家，以天一閣爲第一。卒年八十三。從子大徹，字子宣，年二十餘，至長安，題詩雙塔寺壁，袁煒見而奇之。以太學生補鴻臚寺序班，使琉球、遼東、朝鮮、車里木邦、緬甸、大甸、安南，七奉璽書，進秩二品。所過題詠，傳於一時。性嗜鈔書，尤愛法書名畫，家藏搨本甚多。嘗從天一閣借書，不時應，因遍搜海內異書秘本，不惜重購之。凡得一種，知爲天一閣所未有，輒具酒茗佳設，迎欽至其家，以所得置几上。欽取閱之，默然去。其嗜奇相尚若此。年八十七卒。（《甬上耆舊傳》）

《國史經籍志》卷三 范欽《四明范氏書目》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二 范欽《古今諺》一卷。 又卷一五：《天一閣藏書》二十卷。 又卷二三：《天一閣集》十九卷。（一作三十一卷。）

《明史·藝文志四》 范欽《天一閣集》十九卷。

同治《鄞縣志·藝文五》 范欽《天一閣集》三十二卷。

張時徹《壽少司馬東明范公七十序》 不佞自解兵政東歸海上也，蓋與少司馬竹墟屠先生、東明范先生驩甚，時時過從屠先生遂初堂、范先生天乙閣，而兩公亦時時過余月湖精舍，銜杯酒譚笑。蓋無月不會，無會不傾隱衷而賡賦詠。或約登四明，捫石牕，觀烟雲日月之去來，踞海門，瞰滄溟，見長波大風之回薄，將放情丘壑而洞視天壤，不復厝意人間事。達哉仲生乎，眞吾屏迹權門。人譏其拙，作《拙宦對》以述志。致仕時值莆中倭亂，寓嘉禾四年始歸。其詩有「白髮多情催我老，青山無地是吾家」，「庭堆白骨人蹤少，鬼哭荒村日色荒」，「燕子不知舊壘破，呢喃猶向故園歸」，皆淒婉可誦。

又 太和字原中，莆田人。嘉靖乙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春坊諭德、侍講學士，遷南禮部侍郎，就遷工部尚書。有《礪峰集》。

《明史·藝文志四》 康太和《蠣峰集》二十四卷。

徐階《送宗伯礪峰康公赴南都》（存目）

屠隆《范少司馬堯卿》（存目）

康太和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九引《蘭陔詩話》 礪峰在翰苑二十年，閉戶著書，直罌空之在大澤耳。若先生者非耶？夫造物忌完，自古記之矣。先生功業不竟於其身，必遺於其子孫，位不極於台司，則必登乎大年，天之道也。今諸子若孫咸蔚然美秀而文矣，卽先生之登大年，奚疑哉？而此七十者庸足爲先生壽耶？顧先生子壻聞生繼美、陸生桓以不佞辱好於先生，深願乞一言爲壽，不佞則爲次第先生之概，而旣乃徵其說於天，使知不佞之所以壽先生者，匪直以年也。

何良俊

論述

何全《何翰林集序》 予往時聞雲間有士何柘湖，恨未能識之也。頃歲奉命爲吏何君之鄉，於是始詳何君。何君稟傑異之資，弱齡即英藻燁敷江左，名。迺竟困奇數，連不得志於有司。因遺落聲利，不以組綬縈其懷。年若干，士莫不歛衽下之。方壯歲，從郡邑弟子員拔貢升太學，與其季祠部君並負文當謁選，偃蹇不欲行，朋好勸駕，卒行焉。至則秉銓者雅知君才，授翰林孔目。孔目於秩卑，然得迴翔金馬門，專精著作之業，以故銓曹特畀君。君守官僅滿考，乃喟然曰，碧山綠野何人哉！即棄官去，縱浪於煙霞水石之間。意有所適，輒解囊索翰，詠歌以見志。予嘗數數延君與語，蓋非獨談藝之雄，至其品騭往事，商略世務，率能抵掌歷歷道之，竟日不可竭，沛乎若泉湧而颺發。予益驚，則知君恢奇俶儻，志用世人也。一日手一編造予請曰：「是某生平之所爲詩若文也。某沉湮轗軻，志弗效矣，其所圖自表見庶幾不溘焉與飛塵晞露同化滅者，獨竹素間耳，公幸爲我序之。」予既受簡，旋徙官閩中，因載之入閩中，卒讀焉。其詩律切，清麗類唐人，其上者駸駸乎魏晉矣。諸文皆奧雅閎衍，間復錯以綺藻，蓋宗格西京，采詞六代，彬彬哉成一家言者。夫以君如彼其才，即立即巍科峻仕不足多，迺竟如茲焉老哉！此則時論同歎矣。然江左固稱才藪，而雲間之譽，尤振區中，實亦發自機、雲，則知文章者匪直祓飾厥躬，即光岳繫之矣。今君兄弟皆以文名一時，固機、雲之流亞也。吾知其必傳於世不泯無疑，將使詫雲間者曰：前有二陸，後則二何。而鳳岡龍水、扶輿鬱勃之靈，閱數百千年再發，以茲表見，其視獲區區寵秩，輕重多寡何如！嘉靖丙寅之秋重陽日，成都鳳野何全頓首書。

莫如忠《何翰林集序》 《何翰林集》凡二十八卷，予友柘湖君著也。君名良俊，字元朗，與弟良傅，世所稱兩何君者。集刻於今歲嘉靖乙丑冬，工既竣，予得而覽焉。歎曰：「文至何君，可不謂宏朗博大，裒然古名家與？夫文章高下，觀氣之盛衰；而氣之盛衰，係世道之升降，所從來久矣。魏文《典論》曰：文章以氣爲主。誠哉是言。蓋六經息而作者稱秦漢，宗之至今，豈不以去古近而變相襲，醇龐汩穆之氣猶有存者耶？降而六朝，風斯靡矣。自晉之機、雲，才擅江左，而士衡爲《文賦》以述先王之盛藻，至云「會意尚巧，遣辭貴妍」，西京風骨，闕然弗講，此何以訓焉？及若唐宋諸賢，造述彌衍，斯義大明。非不務譏訶六朝，斥妍巧，本仁祖義，刻意脩辭，一裁於矩矱，廼其氣不無異於古所云。而彼以遒勁之力，險膚之辭，馳騖其間，如峻峰激湍之喻者，不曰氣良在是哉！第弗深究古作者之意，乃用疎鹵椎樸欵欵儃儃爲奇，其淵泓渟寫若江湖之浸盎，若太和之薰，而重踰九鼎大呂，則氣之完也。夫世變風移，士尚互異，非篤信好古，學識其大者，孰能與於斯乎？予從何君遊，每論文及之，輒有合。至是讀君集，即鑿鑿不謬其旨云。君於文法劉向、司馬遷氏，詩本蘇李而近體出高岑間。至其醞釀羣籍，勒成一家意匠，縱橫不假繩削，或直陳事理，陶寫胸臆，累數百言，要歸於質厚，儻所謂醇龐汩穆之氣，其在治古者，不自是可想見哉！君嘗自叙平生，於文學性獨近之。髫年侍經師課藝，輒覆古文其上，朝夕諷之。比長樓居，憤發者垂二十年，或挾冊行遊，□（忘）墮坑岸。蓋其用志之勤，卒澤於文，宜也。而自予所睹，以君雋爽之資，夷曠之度，蕭然物表，薄視榮名，至好惡取與然諾之可否，耿耿不阿，有達士之節，則所以養其直義，而昌其氣於言者甚設，君之大過人者，又寧獨文辭焉已哉！予重君，自同爲諸生，而君或以予知君文，俾爲序。夫予鄙不文，惡能知君？其論次如此。蓋述所聞於海內鉅公誠知君者，而因本國家氣運之隆有關於作者，與同志共揚搉之。嘉靖乙丑冬友人莫如忠撰。

王文祿《何翰林集序》 柘湖何先生刻集成，自吳門寄予海上，柬曰：「唯賜一言教之，幸甚。」王生文祿曰：二序詳矣，予何能言？縱言，豈敢言教？曰《何翰林集》，稱官尊制也。皇祖惡不尊制者，設館閣山林辯，載御製集中。是以入官者，集宜稱官也，否則違制。且翰林，文苑也，先生，文宗也，集稱翰林，允宜。始予訪先生於柘林，柘林故海鹽，原封漢淪湖，柘生湖崖，名柘湖，先生家焉，故號，則予與先生同梓里也。海山拱環，剛柔兼而地道立，萃厥人文，先生首出云。嘗憶訪先生時，及門廈屋林如，後枕阜

岡，前累玲岫，花木森蔚，水泉悠洋，綠野勻匀，市廛櫛比。登樓古書四庫，畫翰百箱，珍玩充積山如，投轄流連，彌旬忘返。別無幾，海島揚波，燹烽遍瀕海郡邑，柘林遂夷寇藪。先生先已受南翰林去，隨避地秣陵，諸蓄撰述幸無毀，是集之刻，得非神護乎？追憶丁酉冬，北上春官，遇徐長谷於淸淮，沿途談文，曰：雲間文人，何柘湖其選也。弟大壑張王屋，暨予貿地開塘，搆屋三楹，會文適鳧飛來，彩苞照水，顏題文鳧館。四友朝夕資麗，研精殫思，六經、七略、內典罔不究討。柘湖嗜學特專，文日進不已，且長谷遠射，奚假法馬、劉、蘇、李、高、岑耶？因感先生家鄉寇毀，而是集宛然獨存。存有神也，神道設教，先生且教世矣，豈待予教！觀先生《四友齋記》足徵取善無遺，而自教之深□，有光翰林，益振雲間，垂三不朽云。《長谷集》霅川遠寄，惜未遑序爲歉。噫！陸顧後有何徐也。隆慶元年丁卯長至，武原沂陽生王文祿序。

皇甫汸《何翰林集序》　何君元朗嘗撰綴詩文累萬言，輯成，名曰《何翰林集》，繫之官也。學憲莫君序而傳之，間以視司勳氏，余爲嗟賞久之。蓋君自綺歲從經師遊，卽厭棄時義，耽嗜古文，博綜九流，研味四始，兼抱濟物，思效一官，試諸生間，輒拔異等，竟以數奇蹶於取第，惜哉！宰相察其才，強之起家，拜南京翰林孔目。地旣淸華，職復閒散，俾克覃志著作。賢哉相君，賈生不爲不遇矣。先是，吾鄉文徵仲氏亦以推擇待詔金馬門，後十餘年而蔡九逵氏繼爲南孔目，嫺於文辭，日與上公鉅卿交，聲聞籍甚，世傳《南館集》云。後二十餘年而何君繼之。二君德學頗相埒，蔡性迂立還，風流醞籍，何殆過之。夫陪都者，古所謂秣陵建業也。表以鍾阜，環以大江，地稱壯麗，俗號繁華。君雅好山水，故樂居之，每自解曰：「令我守茂陵之園，索長安之米，亦足陸沉乎？」然非所好，卒上書自免。設勞以訟牒，屈以手版，當不俟六百滿而邴生行，三徑荒而陶令去矣，何君亦古之勇退者哉！君雖謝秩，猶眷戀石城，將營別業。及桑梓盪於海波，柘林殘於烽火，遂懷避兵之圖，益堅卜居之志。杜甫草堂，開於潭水，羅含精舍，寄之江陵，加以談若懸河，識同藻鑒，或咨訪政治，或詮析名理，君爲揚搉古今，指陳堅白，車騎塡門，履綦沓座，南國人倫，更逢有道，西京遺事，復見憑虛。其暇日也，狎梵侶以玄探，結勝流而觴咏，每一篇出，匪但藝苑翕推，而閭巷遞誦，鳳館咏昌黎以文妙解音律，晚畜聲伎，樽罍傾於北海，絲竹理於後堂，躬自倚歌，尤長顧曲，江左餘風，不在茲乎！昔相如不與公卿，託疾倦遊，陳思恥事翰墨，上疏求試，誦君《館中言懷》、《乞休得請》諸詩，可以概見。至與王左輔、趙中丞二書，使秉麾當局，勳烈亦豈少之米，亦足陸沉乎？」然非所好，卒上書自免。設勞以訟牒，屈以手版，當不俟六百滿而邴生行，三徑荒而陶令去矣，何君亦古之勇退者哉！君雖謝秩，猶眷戀石城，將營別業。及桑梓盪於海波，柘林殘於烽火，遂懷避兵之圖，益堅卜居之志。杜甫草堂，開於潭水，羅含精舍，寄之江陵，加以談若懸河，識同藻鑒，或咨訪政治，或詮析名理，君爲揚搉古今，指陳堅白，車騎塡門，履綦沓座，南國人倫，更逢有道，西京遺事，復見憑虛。其暇日也，狎梵侶以玄探，結勝流而觴咏，每一篇出，匪但藝苑翕推，而閭巷遞誦，鳳館咏昌黎以文妙解音律，晚畜聲伎，樽罍傾於北海，絲竹理於後堂，躬自倚歌，尤長顧曲，江左餘風，不在茲乎！昔相如不與公卿，託疾倦遊，陳思恥事翰墨，上疏求試，誦君《館中言懷》、《乞休得請》諸詩，可以概見。至與王左輔、趙中丞二書，使秉麾當局，勳烈亦豈少

《靜志居詩話》卷一三　元朗早歲入南都，隨顧東橋游讌，多習舊聞。東橋每宴集，輒用教坊樂，以箏琶侑觴。當康陵南巡日，樂工頓仁隨駕至北京，得金、元人雜劇。元朗妙解音律，令家中小鬟盡傳之，置酒留賓，恒自度曲。於時名彥咸賦詩留贈，黃淳父詩所有李節者，善箏歌，元朗品爲教坊第一，於橋游讌，多習舊聞。東橋每宴集，輒用教坊樂，以箏琶侑觴。當康陵南巡日，樂工頓仁隨駕至北京，得金、元人雜劇。元朗妙解音律，令家中小鬟盡傳之，置酒留賓，恒自度曲。於時名彥咸賦詩留贈，黃淳父詩所有李節者，善箏歌，元朗品爲教坊第一，於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五・何翰林集》　良俊在當時，頗有文名。所作縱橫跌宕，亦時有六朝遺意。而落筆微傷太快，殆亦才人輕脫之習歟？

《靜志居詩話》卷一三　元朗早歲入南都，隨顧東

人固多長慕公，然亦以此見忌，公又不欲貶其素以希知遇，以故公之所負，竟不能少展其志以見之功緒。晚稍試冷局，即棄去。值海寇發難，亡其家，不可歸。以扁舟栖遲具臺笠澤間者數年。近始下城南一區，築香嚴精舍以老。公固已倦游，而閱世者益習，壯懷雄辨，復萃而成秩。余時過從，扣所未聞，手出此相訂議。且曰：莊生玩世而放言，虞卿窮愁而著書。余少有四方之志，不能與世瓦合，生平意見，或可少資於用者，不欲泯泯以藏之胸中。今托之叢說，直似夢寐中語，固不計世之知我罪我者也。願公數語以首之。余受而詳而核，精而不穢，良史才也。讀《翰林集》曰：詩諸體具備，古擬漢魏，律公固已倦游，而閱世者益習，壯懷雄辨，復萃而成秩。余時過從，扣所未聞，手出此相訂議。且曰：莊生玩世而放言，虞卿窮愁而著書。余少有四方之志，不能與世瓦合，生平意見，或可少資於用者，不欲泯泯以藏之胸中。今托之叢說，直似夢寐中語，固不計世之知我罪我者也。願公數語以首之。余受而詳而核，精而不穢，良史才也。讀《翰林集》曰：詩諸體具備，古擬漢魏，律不可歸。以扁舟栖遲具臺笠澤間者數年。近始下城南一區，築香嚴精舍以老。

眞，變化氣質，而究厥所存，多可議者。是雖師授淵源，惑於所見，亦惟簡便日趨，偷薄自畫，假美言以護所不足，甘於面牆而不自知其隨於庸劣焉爾。嗚呼！玩物喪志之一言，遂爲後學深痼，君子蓋嘗惜之，元朗於此眞能不爲所惑哉！元朗貫綜深博，文詞粹精，見諸論撰，偉麗淵宏，足自名世，此書特其緒餘耳。輔談式藝，要亦不可以無傳也。是爲序。

王世貞《世說新語補小序》 余少時得《世說新語》善本吳中，私心已好之，每讀輒患其易竟。又怪是書僅自後漢終於晉，以爲六朝諸君子，卽所持論風旨，寧無一二可稱者。最後得《何氏語林》，大抵規摹《世說》，而稍衍之至元末。然其事詞錯出，不雅馴，要以影響而已。至於《世說》之所長，或造微於單辭，或徵巧於隻行，或因美以見風，或因刺以通贊，往往使人短詠而躍然，長思而未罄，何氏蓋未之知也。余治燕趙郡國獄，小間無事，探橐中所藏，則二書在焉。因稍爲刪定，合而見其類。蓋《世說》之所去，不過十之二，而何氏之所采，則不過十之三耳。余居恒謂：宋時經儒先生往往譏謫清言致亂，而不知晉宋之於江左一也。騶介冑而經生之乎？則毋乃騶介冑而清言也。其又奚擇矣。

《明詩紀事》戊籤卷八陳田按 柘湖放誕不羈，賴有才情，足以濟之。

《與張玄湖夜飲醉歸用韻》 《明詩歸》卷六：譚云：晚唐佳什。

《薛方山〈隨寓錄〉序》 《明文授讀》卷三二：先夫子曰：何良俊，字元朗，松江之柘林人，嘉靖時以貢爲翰林孔目，風流儒雅。其文有兩派，一倣《選》體，主於濃豔；一平淡直叙，盡所欲言。又曰：柘湖文不落時趨，鬱然可觀。

傳記

《國朝獻徵錄》佚名《南京翰林院孔目何公良俊傳》 良俊字元朗，松江華亭縣人，以所居自稱柘湖居士。少與弟良傅皆負俊才，或以雲間二陸比之。良傅舉進士，爲南禮部郎，良俊偃蹇場屋不售，久之貢入太學，當事者重其才名，授南翰院孔目。良俊故負勝情，喜南都山水奇麗，日與名人韻士相追隨，品題殆遍。會趙文肅公來視院篆，一見相契合，引與深語，良俊談當世

乾隆《江南通志・人物志・文苑》（存目）

嘉慶《松江府志・古今人傳五》（存目）

光緒《重修華亭縣志・人物》（存目）

光緒《吳縣志・列傳・流寓一》（存目）

紀事

《古今詞話・何元朗小鬟唱時曲》錢牧齋曰：教坊李節箏歌，何元朗品爲第一。金陵全盛時，顧東橋必用箏琶侑觴。相傳武宗南巡，樂工頓仁隨駕，學得金元雜劇，何元朗小鬟盡得其曲而用之。比時詞調猶作引子過曲，今供筵所唱類其時曲，並無人問及詞調。則倚聲之被管絃者，歿未百年而竟成廣陵散矣。

著録

張仲頤《四友齋叢說重刻本序》內翰何先生撰《叢說》三十卷，以活字行有年矣。歲癸酉，續撰八卷。先生慮板難播遠而說有改定，議捐長水園居重繕雕梓，不意是歲先生遘疾不起。仲頤之室，先生之兄子也，辱知遇良厚。仲頤唯唯。甫蓋棺，門祚隕落，幼孫湛迫於公私，不遑及也。仲頤不忍以茲費告，又自揣綿力不勝，永訣以來，徒懷耿耿。都運玉淵龔公分符茲土，政平訟弭，齋閣燕閒，進茂秀而課其藝，徵求故家文獻。雅慕先生名，亟欲睹全梓，數數語太冲袁比部、後朋莫太學董其事，二公謬推仲頤。公卽命駕造門，索稿讀之，喜動眉宇，捐俸倡義，二公相之。梓既竣，通得三十八卷。仲頤撫卷太息曰：嗟嗟！茲刻也，死者慰幽魄，生者酬心許，諸公貺之矣。竊惟世廟中以文鳴吳下者，先生稱爲巨擘。其文總博羣籍，雄俊淵邃，如靈光傑構，神匠經營，周序鳴球，衆音統攝。日與其弟禮部公矯翼齊飛，苞輝掩映，時稱東海二何。有集若干卷，流布寰域。具可考見。其《叢說》之作也，以資故貶損，必不然矣。高皇帝定天下，章旁招俊乂，乃詔郡國歲貢諸生可者，閎朗博物之蘊，憂時憤世之志，皆著之篇端。大都詞剴而非激，鈎玄而不鑿，識邁而通方，任達而中慮，旨哉其言之也。先生自叙方諸寤語，意自貶損，一人計偕上之京師，升之國學，叙遷於上舍，以次注文學侍從。其次則列在第直寫胸臆，率己見而犯時忌者亦或有之。噫！此予所謂憂時而憤世者也，有司學職。故一時高人雋才，爭起樹拔，並得與侍從陟崇峻，往往與甲科埒，不爲不盛矣。繼後法制漸弛，有司徒以苟且應制，終無以稱塞上意，此途以知者諒焉。自顧謭劣，何能讚一詞。敬以校刊始末昭示其後昆，令知先德未

藝文

沈愷《柘湖何先生址上序》柘湖先生少負奇抱，氾濫百家，總攬絕藝，極其所造，洞幽入玄。文追賈馬，詩駕曹劉，漢魏以下，薄弗爲也。與其弟今祠部君大壑，每篇什一出，諸學士輒爲傳播，卽東橋顧公、西玄馬公，俱以文章高視一世，並折官位輩願爲交。於是爭言海上有二何矣。乃其心顧隱約，足不踰閾，維覃思著書數萬言，言不務華，行不詭道，動必標趨古人，所謂表裏粹精，而語稱全材者，非耶？先是游學宮，課試輒先諸士。及上南都試，輒弗第。入成均，顧益奮然，竟弗第也。一時同遊者至取高第，翱翔霄漢，位蒸蒸起矣，先生尚垂翅青冥，方以貢如京師，此豈有異故哉！夫天下輕重小大繫之人，而在我者固自定也。志苟得行，卽居卑處約，不害其爲伸。志弗得行，卽登華列顯，不害其爲屈。況科與貢均之爲隆士之盛典，豈以資故貶損，必不然矣。高皇帝定天下，章旁招俊乂，乃詔郡國歲貢諸生可者，一人計偕上之京師，升之國學，叙遷於上舍，以次注文學侍從。其次則列在有司學職。故一時高人雋才，爭起樹拔，並得與侍從陟崇峻，往往與甲科埒，不爲不盛矣。繼後法制漸弛，有司徒以苟且應制，終無以稱塞上意，此途以

弗振，非其所舉之政異，所用之人殊也。今天子赫然中興，右文飭典，仍詔郡國一如初制。當其時，吳郡貢一文衡山，天子褒然異之，拜以待詔翰林。衡山固天下之望也。其文行豈惟侈聲當代，卽古哲亦鮮倫儷。雖其亟於求去，未究厥施，然海內學士，忻忻向慕，知以貢途得一貞臣，在頹風可振也。乃今先生文行，豈後於衡山哉？主上明聖，方嘉慕唐虞，早夜欲得全材，以疇咨化理，而一二元老，又皆仰承德意，以人事君，茲其□□。□者揚州之貢□人則之，猶傳之後世，況高士起而貢之庭，其用也有小焉乎？夫材臣小受，賢者下僚，今之豫章，掩□羣材，騄耳溷於塵足，無足怪也。一朝而遇知者，將羣以爲異，靡弗尊且貴矣。先生行矣，使一試之，果侈於用，則序言可信於天下，而全材之效，茲其明徵哉！

徐獻忠《何元朗謁選序》 東海何元朗，狷潔高雅，自少不與浮俗相能。其所慕好，直欲與賈董司馬遷爲徒，而賤薄舉子業，雖列爲文學高等，其志固不屑也。嘗一再試於有司，見其防法嚴，散髮披衣而入也，輒嘆曰：古者以禮待士，士皆知廉耻節，故重其進退。今之待士，雖以甲科榮其身，不足以全其志。遂歸，閉門著書，欲稍自見於後世。其後閣學張公孚敬，建白天下士有非科目可盡者，別開選貢之法，若漢人茂才異等，與甲科所進士並用，元朗始翻然起應之，乃入太學，訪天下賢士。既卒業，卽歸卧家山，多蓄法書名籍，會其神理，樹藝花藥，覽觀榮落之候，得意卽命酒爲懽。讀《離騷》、《老》、《莊》一二篇，醉卽婆娑起舞。每春秋佳日，約所知泛舟峰泖間，尋顧陸遺踪，輒竟日夕忘返。其所著書成，名《何氏語林》，上下古今數千載名人賢士之跡，品列詳定，人爭取讀之，藏之掌故，與《說苑》並存焉。其弟今儀部君叔皮，自京師致諸老之意於君曰：賢如何君，不可終隱伏，使聖世有遺才之累。元朗聞之，遂有上謁公車之意。而其友咸勸之行，乃餞之江上，以詩歌爲別，而屬之曰：東方生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君慕其人而非其志。張季鷹秋風起興寄蓴鱸之思，君高其志而非其時。今者賢卿大夫慕君高義，將出之煙霞之外，勿以故山爲念，輒復飄然若試有司時也。方是仲秋將半，河水方生，津鼓催發，離情黯然，元朗倚篷而歌曰：直木爲輪，曲性故無，刷羽在樊，不如一鳧，千里遨遊，焉知其他？

孫陞《奉贈何柘湖翰林致仕次文衡山先生韻》（存目）

又《重贈一首》（存目）

明文學部二・何良俊　林廷機

蔡雲程《柘湖先生聿遂高蹈雅志次文衡山韻勉成一律以致歆贈之私錄祈笑覽》（存目）

趙貞吉《奉贈柘湖何翰林先生致仕一首次韻》（存目）

又《奉題柘湖何子卜築金陵園居次韻答其枉贈也》（存目）

全元立《聞致政之報慨然有懷因次韻一首錄似改教》（存目）

朱曰藩《柘湖內翰先生致仕得請諸公次衡山舊韻爲贈余亦嗣呈二首》（存目）

陳鶴《贈何柘湖內翰致仕居金陵次文太史韻》（存目）

徐獻忠《柘湖六袠初度歌》（存目）

莫如忠《祭何柘湖文》（存目）

林廷機

葉向高《大宗伯肖泉林先生傳》 昔孫文恪有云：不忮不求，吾友當之。而莆田康司空至扁其齋爲「學林」，深乎其有慕於吾鄉大宗伯肖泉林公之爲人也。公諱廷機，字利仁，別號肖泉，閩之濂江人，文安公第九子，而康懿公季弟也。母爲朱夫人。文安公子皆貴顯，其舉公晚，然獨心奇之。十四持父喪，下帷發憤，十七補郡弟子，二十舉於鄉，三十成進士。值肅皇帝臨軒，選入爲庶吉士，二年授翰林院檢討，預修《大明會典》，充甲辰春秋同考官，所薦拔皆知名士，而臨海秦宗伯遂冠大對。更三載，伯子燫亦爲檢討。時相嚴方用事，士百端求附，羶集其門，公父子居僅隔蕭牆，人或諷公：「是隣舍可親也，何以自遠？」公辭：「吾寧抱冰，毋寧炙手。」其人迂公，不懌去。久之遷國子司業，諸生莫不懷戢。用建安李太宰薦，擢南祭酒，數月徙卿太常。祭酒遷不宜太常，公爲太常三年淹矣，人爲公惋，而公晏如也。自太常貳工部又二年，改禮部在南且十年，徒以故長安隣在事，力厄公。隣廢，公乃尚書南工部。工部主內府，歲供器皿及織造御服，費鉅萬計，公率裁其濫。中涓欲有所染指，憚公廉不敢犯。故事：歲遣部主事一人榷稅蕪關，久且滋弊，多夤緣。公疏請擇人並給關防以往，檄郡邑廉辦吏爲主進，歲溢課二萬

餘。衆服公幹局，謂不徒文墨議論。而公前貳冬卿時，兼攝戶篆，時振武軍變，戕殺侍郎諸卿，無敢任戶部者，公至，給餉無後時，鎮靜寬和，亂遂以弭。部署郡國漕，剔蠹殆盡。異時漕事列邑俱竣，方得歸，諸曹吏卒又爭持金遺權貴人，爲請近水諸庾以省轉輸其最近者，至露積水次不勝收，而遠且空庾數年，主吏幾餒死，人人苦之。公爲令漕者事畢立遣，毋相及。手自探籌，輸粟不以居間爲遠近，勞費大均，四方聞之，不督而赴。以是公雅有經世譽。至其爲司空，政益習，望日益高，三載改禮部，仍南，諸與公並時詞林及後進多居鈞要，公每以考績入京師，相見輒踧踖，愧爲公先，而公終不能改故操以干進。會伯子爲祭酒，仲子烃亦舉進士爲戶部郎中，公遂從道中疏乞歸，力請乃可。公歸十五年，閉門卻軌，蕭然如貧儒。時從賓客飲酒賦詩，所論撰皆深醇爾雅，評具許符卿所爲序中。歸未幾，祭酒亦踐公位，丁母李夫人憂，侍公於家。縉紳士庶，望廬致敬，以公父子名德過於二疏，不以兩宗伯故重。歲庚辰，伯子暴疽卒，公始忽忽不樂。仲子解廣右觀察，歸侍數月，公竟以悲愴逝。天子賜祭葬如儀。中外聞之，莫不悼惜。始朱夫人誕公，適文安公有參贊之命，故以命名。而公事朱夫人及母兄貢士司理俱極恭謹。初入官，失貢士，公方奉太夫人於京師，即請急扶歸其居。太夫人喪，哭泣欲絕。與司理同居二十年，門庭穆如，撫恤孤姪甚至。捐貲搆濂江祖居以收族人，宗婦故舊有緩急，及生待室而死待土者，竭力應之。生平寬和廉靜，事不近名，至剸繫解結，閒適從容，即負才謫者不能及。人無智愚賢不肖，見公未嘗不心醉，雖一時飾詐，久亦大自愧屈，謂林先生長者，何可以不誠應。相嚴雅欲釋憾於公，然終不能得，乃公一徙而南，遂不復北。世惜公之不究其用，而公固安之恬然，於久淹之日毫無動色，夙夜奉職惟謹，不以淹懟官，不以躁徙節，公殆眞大臣哉！公沒之日，而江見巨魚巨星殞於郊，光芒甚長，至於燭天也。

《明史・林廷機傳》（存目）

《閩小記・林宗伯》林小泉公庭(廷)機，子對山公燫，俱爲大宗伯。晚年歸里，大宗伯與大司馬公森、少司農林公應亮，並輿出，值小宗伯至，拱立輿傍，兩公趨下揖，大宗伯曰：「二公吾密友，兒子於禮應侍立，下輿過矣。」拉之升輿去。回視小宗伯，尚恭立久之，里人誇以爲美談。

《千頃堂書目》卷五《平曾一本叙》一卷。

《明史・藝文志二》林庭(廷)機《平曾一本叙》一卷。又《藝文志四》：《林庭(廷)機文集》十二卷。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九引《東南嶠外詩話》林文僖有《遊虎丘》七律云：「雲梯石磴望重重，拄杖來登最上峰。竟日微風生院竹，半窗飛霧鎖山松。何人能識鏤金字，往事空留試劍蹤。爲愛老僧頻薦茗，夜歸還叩上方鐘。」按虎丘寺中舊有「王子吳鼎」，寺僧雖寶之，而不詳爲何物，郡志亦闕焉。余爲按薛氏《鐘鼎款識》釋其疑滯，徵詩銘櫝，遂爲吳門第一吉金。與焦山「無專鼎」並有千古矣。文僖此詩第五句即指此鼎，可知當時已有賞識之者。而顧伊人作《虎丘志》，尚以爲大香爐，可發一笑也。

又陳田按　余檢《世翰堂稿》，文僖《遊虎丘》詩第五句係「何人舊築藏書室」，疑梁君所見別一本也。

尹臺

論述

鄒元標《洞麓堂集序》《洞麓堂稿》，大宗伯洞山尹公所撰也。去公家里許有奇洞焉，峰巒卓詭，公容與其間，圖書掩映，烟霞流照，甚適也。遂以名堂且名其稿。詩數百首，力追唐雅；制疏書序記銘狀表數百篇，出入漢宋。闡繹名理，不屑屑綺語，盛矣。公薨且久，常偕友人甘子開氏謀曰：「公一代名碩，其人如高山大川，後學典刑，立朝多勁挺，與諸佞倖爲敵，護持楊忠愍一事，流注士人口吻，尤偉。雖未竟公大業，然不朽者自在，文惡可漫漶不傳？」而兩人家食詘於立，不果。會繡水黃與參使君觀察吉州，念其大父遂泉公爲公門下士，思深源本，捐俸爲公廣傳，以鄒子里中後進，屬弁諸首簡。元標常考諸方乘，知吉川文獻甲於海寓，宋自歐六一、周益國，高峙百代，姑亡論。我朝以史學嬋嫣館閣者幾二百人，然解吉水、楊西昌兩內閣最著。解天馬行空，自出杼軸，不可羈靮；楊步武六一，沉浸穠鬱。後作

者麟麟然，或傳或不傳。禾川自劉文安洎公鼎起，後先相望，蓋皆藝苑赤志而士林之標表者也。劉如瓊林武庫，晚而趨約，手自裁集，不過數卷，公集視劉稍贏，紓紓容容，浩淼無際，伯仲韓歐，世必有知者。文安相雖未久，稱名相，公雖未相，然當時稍稍奸時喜好，參大政如窺左足然。公固守我里古先輩家法，寧留滯周南十餘年，敦行詳裕，邅徊不少貶，茲公之所以爲文宜傳。不然，當時以文鳴者，豈無人？讀未畢，熟數當時事，令人髮上指冠，嗚呼，傳公者豈在茲集哉！聞之先輩，讀書中秘，拜一官久不徙，蓋欲畀之艱巨理亂之寄，必先投之寂寞恬淡之鄉。惟寂莫而後其志定，恬淡而後其守堅，志定守堅，則其審物之情也熟，出則能肩斯世斯道，處亦不失爲名公卿。公當時雖優游南北乎，然神情因依，多吾里名德及海內一二方聞先生，是皆所謂恬淡寂寞、志定守堅人也。公索諸先生於山坳水陬間，欿然思有以自下，故公之造詣至老不衰。今何時乎？予因公有無窮之感，又因公而思吾里先輩之盛，無論列宗朝，即在嘉靖間，多遠識深詣，班班人倫冠冕如此。此又讀公集者所當悚然興也。萬曆丁未季夏月，吉水鄒元標爾瞻父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洞麓堂集》 十卷。明尹臺撰。臺字崇基，號舊山，永新人。嘉靖乙未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明詩綜》稱其有《洞山集》。此作《洞麓堂集》。考集首鄒元標序，稱《洞麓堂稿》，大宗伯洞山尹公所撰。去公家里許，有奇洞，峰巒卓詭，遂以名堂，且名其稿。然則洞山其號，洞麓則其堂名，實一集也。臺以護持楊繼盛一事，爲清議所歸。集中如《與羅念庵書》，謂近世宗良知家者，心說沸揚，只緣金谿錯認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一語，又極論即心即理之非，謂即實有所得，亦只此心靈覺之妙，蓋非所見之理。釋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陸氏之學，大率類是。又謂程子之徒當時且有失傳，如呂氏、游氏，寖入禪學。朱子沒後，勉齋漢卿僅足自守，不再傳盡失其旨。如何、王、金、許，皆潛畔師說，不止草廬一人。其攻擊姚江之學甚力，亦可謂屹然不移。惟集中有《祭陸東湖文》一首，推其望重朝廷，功盛社稷云云。東湖，陸炳號也。炳名列《明史·佞倖傳》中，與臺殊非氣類。考史稱炳歲入不貲，待權要，周旋善類，亦無所吝。世宗數起大獄，炳多所保全。折節士大夫，未嘗搆陷一人。以故朝士多稱之者。臺之假借，或以是故歟？然君子論公義，不論私交，究不免爲白璧之瑕也。集凡文六卷，詩四卷。元標序稱其詩數百首，力推唐雅。制疏書序記銘狀表數百篇，出入漢宋，闡繹名理，不屑綺語。雖鄉曲之詞，例皆溢美，今核其所作，尚不盡誣云。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九陳田按 尚書不附和武定、分宜。其官南都詮部，保全譚襄敏；直西苑撰青詞，時有諷諫，大節可謂不阿。當時不以詩名，擷其佳作，雅質風藻，不愧名家。

傳記

胡直《宗伯尹洞山先生傳》 洞山先生尹氏，諱臺，字崇基，吉永新人也。其取號以居左有石山空洞故，咸稱洞山先生云。母劉太淑人，夢神人餽美珠白粲，始有姙。大父夢神登中堂而生。五歲受小學，誦至「立身行道揚名後世」語，作而指曰：「至言也。」聞者異之。甫齔，侍父少宰公某司訓吳縣，業已慕故相王文恪、尚書劉鈥柯二公，心自負，束髮又隨往潛。嘉靖元年，公卒於潛，哭幾不生，居喪如禮，以孝聞。戊子舉鄉書，明年入南雍，名震白門。乙未登第，肅皇帝御覽子大夫列十二卷者，命與一甲並梓行世，改庶吉士。讀中秘書，故相顧文康、張文忠二公屢簡先生文，與內江趙公更相雄，稱二雋云。費文憲公再秉國，高先生名，欲致見，竟不可。武定侯郭勛怙寵驕恣，先生屢弗下之，勛忿欲中以它事，文康爲力解，諷令造謝，亦竟不可。丁酉授編修。乙亥奉命往諭楚諸侯王，未入境，先檄長史司罷一切饋餉。及睹先生儀節，迄不敢言饋事。使竣，登衡嶽，窺金簡，上祝融，慨然思禹功而詠歌之。追尋朱張軼步，割俸建二賢祠。辛丑充會試同考試官。癸卯請乞終養，三年劉太淑人即世，又哭幾不生。既襄事，猶粥食。羅太宰、鄒大司成兩文莊、宮贊羅文恭數勸勿滅性，始肉。戊申除舊官。乙酉同修《大明會典》。庚戌復充會試同考試官，策問及重臣權臣，上覽，亟取《臣鑒錄》、《賢姦傳》省覽，爲之感動，由是稔先生名，一時上下有延頸相天下之望。而不相中者進讒輔臣嚴嵩曰：「權臣蓋指公也。」嵩陽答以好言而中心怨次骨矣。國子缺司業，序得遷，會趙公新起復，橐裝罄，先生既分俸助，又諗於嵩曰：「趙窶甚，司業有衙舍馬皂，願先趙。」嵩笑曰：「是當成君之美。」未幾，趙坐封事謫，先生以春坊右中允管國子司業，督六館生，首在端習，所獎拔多爲名士。辛亥以舊官兼翰林修撰，回坊專理誥敕，先生曰：「是所謂代天言

也。」故其言騖古雅，不爲偶麗。咸寧侯仇鸞新柄兵，請互市，陰實憚敵，欲以款之。鸞知先生言，泄執政所，入朝裂眦而視，弗顧也。明年承命主南京鄉試，策陳祖宗馭將制兵甚備，先生謂同事郭公盤曰：「有如上怒逮君柰何？」郭曰：「卽有是，固所願也。」先生壯之卮酒。會鸞先伏逆誅，錄入上覽，摘策中數事密問嵩，嵩方欲求婚好，因善爲對，乃令廕臣世蕃介劉某置得之。鄢故傳嵩慰語，先生戲之曰：「君爲都御史，乃爲相門傳語客耶？」亡何陞南吏部右侍郎。明年丁巳京察，與太宰王公黜陟惟允，大司馬譚公、少宗伯殷公、方面朱君、薛君爲郎時，以與嵩有隙，部欲罷之，有附嵩者，部欲庇之，先生皆持不可，善類獲賴以全。會次當祝萬壽節，旣至，上降溫旨賜銀綺，復念舊直之勞，出內帑緋羅衣一襲銀十五兩賜焉。嵩迎上意，故欲留北，乃竟復南。乙未，三年滿，詣闕進階通議大夫，贈父祖如其官。適南都營兵變，上下危疑甚，先生昌言曰：「有李侍郎在，狗鼠輩不足慮也。」已乃果然。李蓋豐城襄敏公遂也。詔舉邊才，先生首以王公邦瑞、曹公邦輔、胡公松應薦，後皆起爲名臣。癸丑陞南禮部尚書，故事：教坊司供應公曹長邑士五科弗舉，會文廟火，乃相邑西廢署徙之，捐百金贊厥成。自是登名天府者橋起。是年，艤舟玄潭，期鄒文莊、羅文恭二公及郡縉紳士，無遠近咸集，盡攄所學，諸士喜曰：「得先生，斯學其益昌乎？」蒞任首革典簿廳宿蠹，太學諸生欣欣向往。遽改北道三茅。時鄉士胡生直爲句容學諭，挈而登焉，浹日，慨然語曰：「吾嘗以新學墮言說鮮躬行，邇歸頗有觸於鄒羅二公。」且見諸士中操節厘厘不鮮，則又喜曰：「學在吾郡。」因重相勗。過京口，又期武進歸安兩唐公，再訂學。抵京，獨與宗伯歐陽文莊公講磨無虛日。己卯，上諭嵩遴忠謹文臣二人供奉內直，意在先生，嵩乃以少宰茅公某及先生名進，改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召見，上於簾內指曰：「前行者狀元，後者學士也。」二月特傳御劄，令侍郎尹某代拜祭孔子，廕臣以金花鑲帶一輿一，賀曰：「上念公深，故特晉侍郎秩，吏禮二部，惟孰擇。」先生曰：「上不以某無狀，得與陪末議，當出廷推，若傳奉非敢承命。」嵩謂沽名，揭覆仍以少詹事銜行祭。初，莊皇在東宮時，康妃服未畢，生元子，上弗懌，乃諭嵩曰：「禮官得無言乎？」嵩陽爲晝，無所之而訊諸朝士，朝士皆莫敢對，先生一人獨曰：「曷不舉《孝慈錄》序中不禁民間服內生子語乎？」嵩用其言以對，上釋。及莊皇卽位，首問先生，左右莫言，或諷先生自陳白，先生哂曰：「吾爲國大體慮也，豈計此哉？」丙辰，上命同閣臣餘姚李公主會試事，錄後序有「士平居自養始進自擇」之語。時上方修玄，每疑羣臣心誹以爲不經，乃諭嵩曰：「尹臺言自養自擇，豈以朕爲此不經之務乎？」又諸臣撰青詞，多習爲玄教語，而先生止言玄德，或逮青宮字，皆拂上意，而嵩得以行間。會禮部右侍郎缺，同寮有欲擠先生以進者，用趙文華謀，賂廕臣搆蜚語誣先生，忽旨從中出，指謫先生曰：「某受朕簡任問安於曹光，着罷眞供本職。」曹光者，乃上所怒侍御史名也。詹事府缺，先生應推補。又有與鄢懋卿戚者，賄得之。鄢故傳嵩慰語，先生戲之曰：「君爲都御史，乃爲相門傳語客耶？」亡何陞南吏部右侍郎。明年丁巳京察，與太宰王公黜陟惟允，大司馬譚公、少宗伯殷公、方面朱君、薛君爲郎時，以與嵩有隙，部欲罷之，有附嵩者，部欲庇之，先生皆持不可，善類獲賴以全。會次當祝萬壽節，旣至，上降溫旨賜銀綺，復念舊直之勞，出內帑緋羅衣一襲銀十五兩賜焉。嵩迎上意，故欲留北，乃竟復南。乙未，三年滿，詣闕進階通議大夫，贈父祖如其官。適南都營兵變，上下危疑甚，先生昌言曰：「有李侍郎在，狗鼠輩不足慮也。」已乃果然。李蓋豐城襄敏公遂也。詔舉邊才，先生首以王公邦瑞、曹公邦輔、胡公松應薦，後皆起爲名臣。癸丑陞南禮部尚書，故事：教坊司供應公曹長邑士五科弗舉，會文廟火，乃相邑西廢署徙之，捐百金贊厥成。自是登名天府者橋起。是年，艤舟玄潭，期鄒文莊、羅文恭二公及郡縉紳士，無遠近咸集，盡攄所學，諸士喜曰：「得先生，斯學其益昌乎？」蒞任首革典簿廳宿蠹，太學諸生欣欣向往。遽改北道三茅。時鄉士胡生直爲句容學諭，挈而登焉，浹日，慨然語曰：「吾嘗以新學墮言說鮮躬行，邇歸頗有觸於鄒羅二公。」且見諸士中操節厘厘不鮮，則又喜曰：「學在吾郡。」因重相勗。過京口，又期武進歸安兩唐公，再訂學。抵京，獨與宗伯歐陽文莊公講磨無虛日。己卯，上諭嵩遴忠謹文臣二人供奉內直，意在先生，嵩乃以少宰茅公某及先生名進，改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召見，上於簾內指曰：「前行者狀元，後者學士也。」二月特傳御劄，令侍郎尹某代拜祭孔子，廕臣以金花鑲帶一輿一，賀曰：「上念公深，故特晉侍郎秩，吏禮二部，惟孰擇。」先生曰：「上不以某無狀，得與陪末議，當出廷推，若傳奉非敢承命。」嵩謂沽名，揭覆仍以少詹事銜行祭。初，莊皇在東宮時，康妃服未畢，生元子，上弗懌，乃諭嵩曰：「禮官得無言乎？」嵩陽爲晝，無所之而訊諸朝士，朝士皆莫敢對，先生一人獨曰：「曷不舉《孝慈錄》序中不禁民間服內生子語乎？」嵩用其言以對，上釋。及莊皇卽位，首問先生，左右莫言，或諷先生自陳白，先生哂曰：「吾爲國大體慮也，豈計此哉？」丙辰，上命同閣臣餘姚李公主會試事，錄後序有「士平居自養始進自擇」之語。時上方修玄，每疑羣臣心誹以爲不經，乃諭嵩曰：「尹臺言自養自擇，豈以朕爲此不經之務乎？」又諸臣撰青詞，多

乾隆《吉安府志・大臣》 君臺字崇基，永新人，嘉靖乙未進士。世宗覽

其所對策，命與一甲並梓，改庶吉士，授編修。充會試同考官，策問重臣權臣，錄呈，上取《臣鑒錄》、《賢姦傳》省覽，爲之感動。或謂輔臣嚴嵩曰：「權臣蓋指公也。」嵩陽爲好語，心銜之。尋以春坊右中允管國子司業，後以舊官兼翰林修撰。承命主考南京鄉試，策陳宗祖馭將制兵甚備，上摘策中事密問嵩。嵩方欲求婚好，因善爲對，乃令子世蕃介其私人置酒，促席致求婚語，臺竟確辭之。出爲南祭酒，嵩舉酒訊曰：「先生行矣。雖然，則何以別不穀？」臺從容請曰：「楊繼盛誠狂生，竊願相公左右之。」嵩避席對曰：「諾。」退，屬王材復入言之，嵩心動，已乃謀諸鄢懋卿，持不可，楊竟論死。改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得入直。尋傳御劄，令侍郎尹臺代祭孔子，以少詹事銜行祭。出爲南吏部右侍郎。當京察，黜陟惟允。時以與嵩有隙者欲罷之，有附嵩者欲庇之，臺皆持不可，善類獲賴以全。詔舉邊才，臺以王邦瑞、曹邦輔、胡松應詔，後皆起爲名臣。陞南禮部尚書，秩滿，爲御史劾奏，奉旨落第二義矣。而論者又不原其文辭之所緣起，吾恐作者之心不如是也。惟先生抱道於河汾之間，周流於秦越燕趙伊洛之表，講學以正心爲本，論文以躬行爲先，嚴教以約浮而不縱，敦仁以綏窮而不猛，節冗以理財而不濫，奮愾以飭武而不玩，雖當取忌左遷之際，尤從容以展其猷，即令歸老明農之時，善類獲賴以全。詔舉邊才，臺以王邦瑞、曹適優游以顧其眞。彼其文辭之間作者，乃游藝之緒餘也。予嘗侍教於石室之中，即不睹其文辭，聽其言而鄙心降矣。豈惟聽言，即承顏之餘，蓋神融而心領者，眞春風不言而桃李成蹊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愚於先生，竊亦有以知其人矣。知其人，可以知其文辭之所寄矣。載道之文，有德之言，誦讀之餘，其意藹如也。先生起家壬辰及第進士，其對御問策，已稱上意，而傳之天下。諸所述作皆非其志，而況於集之以示人乎？又況於贊美之詞，刻水鏤雲者之贅乎？訥蹉跎強仕，風塵愧容，回首西河，豈其徒耶？退食夜坐，讀其集而深長思焉。即不能探本其道德，亦不敢綴葉其文辭。茲集特其守祁州至淛中與今山中，訥爲之摘其極玄者。其詩之全集與文集尚當續請於先生，訥故不敢，宜以詩叙之。嘉靖四十一年壬戌

著錄

《明史・藝文志四》　尹臺《洞麓堂集》三十八卷。

孔天胤

論述

綜論

趙訥《孔文谷先生詩集序》　始訥自范陽移廣陵，過汾上，校吾師文谷先生之集，以行將捐俸刊布。會溫陵芳洲洪公過，則語訥：「已刻置晉省。蓋先生不欲以文示人，乃芳洲公請而得之者。是秋先生以刻本寄示，訥得讀而叙之。叙曰：於戲！道德衰而文辭勝，世之薦紳先生莫不有集，集莫不有序，序莫不贊美其文辭，而其人之道德之實曾弗論據焉。夫自達人視之，文辭已落第二義矣。而論者又不原其文辭之所緣起，吾恐作者之心不如是也。惟先生抱道於河汾之間，周流於秦越燕趙伊洛之表，講學以正心爲本，論文以躬行爲先，嚴教以約浮而不縱，敦仁以綏窮而不猛，節冗以理財而不濫，奮愾以飭武而不玩，雖當取忌左遷之際，尤從容以展其猷，即令歸老明農之時，善類獲賴以全。詔舉邊才，臺以王邦瑞、曹適優游以顧其眞。彼其文辭之間作者，乃游藝之緒餘也。予嘗侍教於石室之中，即不睹其文辭，聽其言而鄙心降矣。豈惟聽言，即承顏之餘，蓋神融而心領者，眞春風不言而桃李成蹊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愚於先生，竊亦有以知其人矣。知其人，可以知其文辭之所寄矣。載道之文，有德之言，誦讀之餘，其意藹如也。先生起家壬辰及第進士，其對御問策，已稱上意，而傳之天下。諸所述作皆非其志，而況於集之以示人乎？又況於贊美之詞，刻水鏤雲者之贅乎？訥蹉跎強仕，風塵愧容，回首西河，豈其徒耶？退食夜坐，讀其集而深長思焉。即不能探本其道德，亦不敢綴葉其文辭。茲集特其守祁州至淛中與今山中，訥爲之摘其極玄者。其詩之全集與文集尚當續請於先生，訥故不敢，宜以詩叙之。嘉靖四十一年壬戌

九月既望，門人趙訥頓首撰書於江都之體信軒。

又《文谷孔先生文集序》 士君子接人應事，其見於辭，大要有詩若文二者。詩則發於性情而述於歌詠，其辭屬之簡。然其人與事有非詩之所能盡者，則窮遡鋪揚、舒徐紆遠而爲文，雖不外於性情，而非歌詠之可以限截者，其辭或不容以簡矣。夫詩與文皆本於人之心也，而有能有不能，鮮有兼之者。即如昌黎以文雄，而詩則讓李杜，而詩與文之中，又各以其類分工拙焉，他固可推也。明興以舉業取士，士之精神心術，自童習以至於強仕，率盡竭於佔俾對偶之間，故於詩則判然置之分外，而於前人之文，亦率以古目之。比仕而可以脱舉業，則又拘於吏事，而倥傯於簿書之叢，即有豪傑之才，欲挽而爲古之作者，亦已難矣。惟吾文谷先生殆兼有之。先生方盛年登上第，其脱舉業之習已早，一仕而督學秦中，則又不拘於吏事，矧其生當文運之隆，神降河山之秀，氣質之稟厚而且清，不濁不浮，乃天地間氣所萃者，即故群之儒吏之習，猶當超出乎其外者，而況天既以此生之，故又特善培其所遇也。是故兼之者矣。愚生也晚，聞先生方在諸生時，諸課試輒自成一家言，不卑卑隨衆勦襲，平居感物就事，口占歌詠，即爲希古之調，至今膾炙人口。所謂言出爲論，聲即爲律也。即其宦歷四方至今，懸車以來，啓口皆德，當席揮毫，每出一篇若夙搆記然者，是豈可以尋常儒吏例耶？學士大夫無問遠近，識與不識，莫不訪問求請，得其篇章，不啻朋錫一時，在世者不論，即如故祥符高蘇門氏、亳州薛西原氏，諸子皆卓然以其詩文高視一世，獨於先生之作推讓焉，是故可傳也已。往者閩中洪芳洲氏參藩晉省時，嘗刻其詩付西河之石室，因先生所自名「漁嬉」名之焉。顧其文尚秘無以示也。訥宦遊過家，往來且十年，數以爲請，乃先生以其詩則與人偕樂，每歲刻《漁嬉》一帙，而獨難於以文示人。比訥在民署閱年，蓋四方相知者愈益問請，以爲不可無傳也。予叨爲先生弟子，於是益以自愧內訟，乃捐俸寄先生之弟乾石氏，偕諸門人刻於家塾。因憶《漁嬉》之刻，予業已序之，其於文敢獨嘿然已乎！《易》有之：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文之爲言人也，文非其人則虚也，故文也者人之緒也，不可以盡其人也。愚請因先生之文而言其人。蓋自訥從先生門下三十餘年，竊見其居家孝友，與宗親仁讓，處鄉黨交禮厚，邦之大夫禮見有時，無援瀆，即遠方慕而來見者，非道義則麾之。方其秦越督學，則先行實而後文藝；穎衛當路，則重風俗而略刑名；至總轄關河兩藩，則又惓惓於節用愛人以爲本，而不屑屑於催科期會以爲能。其文之見於酬應者，即當如其人，惜也人徒知其文也，而或不知其所以文也。先生今年幾七十而德彌邵，方聖賢相逢之時，訪延舊老，得先生用之，將有名世之事業焉，何但以其文也。唐虞三代名世之臣，皆以其精神爲致君澤民之功，其文之可見者謨訓數語之外，無聞焉，非不能文，不屑於文也。然則先生豈徒欲以文顯哉！嘉靖初，肅皇帝以農桑策士，蓋示以安民致治之實也。先生應制，雅稱上意，遂擢首科，乃以宗親外補。假使先生不格於例，得竟其用，則其所以加於上下者，當發《豳風》、《無逸》所稱矣。然先生高尚之志，當仕已然，今其恬愉淡泊，逍遥以游，與其弟乾石氏及諸山人詩酒相娛，甚樂也，仕路馳驅，於先生何有哉！故愚嘗論之：君子之不能用，非君子之不幸，而斯民之不幸也。君子之用於文，非君子之幸，而學者之幸也。故吾於先生，論其人既爲斯民惜，獨爲先生喜；論其文復爲先生惜，轉爲學者喜。然則學者讀先生之文，尚知其人哉！撫卷咨嗟，奚啻三致意焉。隆慶五年辛未三月吉，賜進士第承德郎戶部署郎中眷門生趙訥頓首撰。

林大春《孔文谷集跋》 始先生仕浙中，嘗著《霞海篇》二千餘言。其自叙天台、雁蕩之勝，以爲不讓華嵩，顧獨怪其所托幽遐，光靈不屬乎禋祀。余每三復其言，慨然悲之。其後入關陝，遊河洛，退居汾曲，於是復有《履霜》、《澤鳴》、《漁嬉》諸稿，爲別集若干卷。其中摛詞比義，大率與《霞海篇》類，而其興致益深遠矣。夫先生起家進士上第，歷官爲方岳長，非隱者之流也，而其辭反多冲逸豪宕之致。入對之後，即以藩戚出爲外史，貶徙栖遲且二十年，未嘗一日身在朝廷之上，非登歌應制之會也，而其調乃多叶乎巖廊鐘鼎之音。蓋先生負卷阿、崧高之具，生逢大雅之朝，而其跡乃似原之放，其意有碩人之寬，故其形之於詩也，在江湖而懷廟廊之憂，居京洛不忘山林之趣，是以性術兼該，而騷雅之道備也。假使當時弗爲制格所限，得以聯玉堂金馬之班，抽金匱石室之秘，即房杜王魏之業未足道。然其凌雲吐鳳飛商流徵者，不過敷陳盛德之形容而頌美之，欲求一言如衡門考槃，固不可得矣。豈非天欲令其言必傳，不徒奏伎周衛之中，與文史並貴於世也。先生始著《霞海篇》，傳之已久，爲詞林所宗。今大中丞芳洲洪公復取前後諸集合而刻之，譬如連珠累璧，見者靡不寶矣。大春辱交先生於十年之前，而公之刻是集也，特遺書於千里之外，是以得具論之如此。嘉靖四十五年，歲在丙寅秋九月既望，

潮陽林大春撰。

《國雅品・士品四》 孔方伯汝錫、包侍御元達，余識二公，殆忠謇偉流，未竟其才，輒以文抒其抑鬱，方之玉琢鼎夷，材良器重，款識工緻，特乏弘綽耳。孔云：「窗暝垂巖樹，庭昏帶野烟。」「石室排雲上，松門閃霧重。」「蘿幌晴峰色，花鐘夜壑空。」又：「一室盡攢雲裏樹，空園全遶石中溪。」包云：「坐淹十日飲，興洽五陵豪。」「雁歸砧響急，烽至角聲多。」「蔡琰降胡日，王嬙出塞時。」「逕仄才通鳥，山深秖嘯猿。」「瀑瀉《漁陽操》，鶯調陌上絃。」「竹箭灘聲駛，燕支石磴危。」又：「岸柳藏鶯侵坐密，園花隱麝隔溪分。」「石洞經秋龍不起，松枝將暝鶴初歸。」「當筵解語調鸚鵡，鄰院吹笙寫鳳凰。」二家意象都新，融煉並工，令人傾炫心目，斯江鮑之流歟！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八陳田按 文谷刻意摹古，五律亦自清拔。

分論

《春盡將巡永嘉早發錢塘迴寄憲府諸公》《明詩評選》卷四：狷潔自裕。

《夜坐》《明詩評選》卷五：緩。

《石梁》《明詩評選》卷五：高吟華咏，不入色莊。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天胤，字汝錫，汾州人。嘉靖壬辰進士，廷試第二人。以王府親例不得在內，補陝西提學僉事，仕止浙江右布政使。有《文谷集》行世。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七 《汾州志》八卷。 又卷二三：《孔文谷集》十六卷，《詩集》十四卷。

《明史・藝文志二》 孔天胤《汾州府志》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孔文谷詩集》 十四卷。明孔天胤撰。天胤字汝錫，號文谷，又號管涔山人。汾州人。嘉靖壬辰進士第二。于故事當授編修。以藩戚，外補陝西提學僉事，官至浙江布政司參政。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管涔山人如新調鸚鵡，雖復多言，舌音終強。」蓋深不取之。此集爲同安洪朝選所刻。內《履霜集》一卷、《澤鳴稿》一卷。《漁嬉稿》以編年爲次，自隆慶丁卯至萬曆戊寅十二年所作，分十二卷。校以浙江採進之本，佚闕尚多，非其完帙。考《千頃堂書目》亦載《天胤詩集》十四卷。則黃虞稷所見，即此本矣。

又《孔文谷文集十六卷續集四卷詩集二十四卷》 明孔天胤撰。此本較其家刻多文集二十卷，而詩則惟有《履霜集》、《漁嬉稿》，闕《澤鳴稿》一卷。所作《霞海篇》亦不在其中。相其詩集版式，蓋隨作隨刻，故傳本多少不定也。焦竑《國史經籍志》載天胤集僅三卷，是即多所續增之明驗矣。

又《霞海篇》 一卷。明孔天胤撰。是編乃其督學浙江時案臨台州所作，故以霞海爲名。凡詩三十四首，力摹三謝而未成。如《望司成程公》詩起句曰：「瞻塗眄來旌，邂逅欣遽斯。」以眄字爲引領而望之意，是不止「札闥鴻休」矣。

雜録

顧夢圭《送文谷孔君序》 今制用人，重進士科。進士登一甲，及遴選爲庶吉士，試入高等例授館職，則終其身居清地，薦至宰執，得以可否天下事。即不登一甲，不預吉士選，則終其身居他曹，不得踐館閣，曰法當然也。嗚呼！祖宗立法之意，豈如是哉！天下事，雖智慧穎達，未有不睹記而知，不涉歷而精者，館閣所從事不越乎編摩講讀，未嘗親民馭吏，悉其情僞變故，驟致之天子左右，可否天下事，譬則金不淬礪，遽爲干將，驥不調習，遽使鳴和鑾、導玉輅，烏睹其銛利馴良之用哉！皇上御極，燭照斯理，銳情更化，而或行或寢，奉法之公與否，存乎有司，乃壬辰歲臨軒策天下士，文谷孔君對揚清問，上親擢一甲第二人及第。顧以藩府姻也，出爲陝西督學，未

幾復守祁州，董戎穎上，茲稍遷陝西藩參，以君之才局地望，所領皆簿書錢穀，淺之爲見者皆爲君惜，而君無幾微不平意，所至效職，思以惠澤及民，其賢於人遠矣。本朝文學之士，有明練治體，代天之工，並美古人者，必孔君也。於其行書以祝之。

趙訥《請刻孔文谷先生全稿書》 訥聞躬行君子，原不在於文辭之工，而言之有文，斯足以爲行遠之藉。是故天行至健，日星斯章，地德無疆，山河名。乃其父石磯子與何大復遊也，又多藏古今學士家言，而仲可爲諸生時，又得侍少華許子，故其命意脩辭、肆篇陳致，遂精詣作者之域，與燕人張詩、滇人張含、梁人左國璣、吳人黃省曾齊名，皆鄙薄時榮，甘沉隱約，思以文爲紀，聖賢之道，豈容無文？道固不盡於文，而因文可以見道。一撮之土，廣厚之地可窺。小明之星，高明之天亦在。惟吾師文谷先生，宣聖之裔，帝室之甥，忠孝著於家邦，德業超於遠近，貌標玉立，見之者鄙吝斯消；詞吐鍾洪，聞之者愚蒙遂發。德功已載於不朽，緒餘時見於文言。見豈因文，文無非道。萬言應制，簡在帝庭，兩省宗文，印傳聖教，諸所酬應，隨寓精微，凡有詠吟，莫非意趣。雖尊道不屑於小伎，意在忘言，而後學實賴於前言，不則何述，即平生著作之富，已播勒金石之間，炙口於人，傳心在世，顧梓行未有全集，則博大難於徧觀。今此四方，猶勞求問，將來百世，何以徵存。德自有言，道豈終秘，西河子夏，雖不徒文學之科，汾上文中，亦必有《中說》之著。此吾鄉之先進，爲今日之儀刑。訥也不才，忝廁門下，僅供灑掃，敢與斯文。執經三十年，雖未敢望登堂而入室，聞言千萬語，亦私竊蠡測而管窺。嘗請選編，未蒙鈞賜，固知德行之存乎默，尤愧文章之不得聞。且近世稗野之家，猶或刊布於朝市，雖官府牒移之俗，亦已印貯於有司，況此至言，豈宜獨缺？既爲弟子，寧忍無傳？是以不揣近卑，妄援高遠，亦自知名言；諸誌傳當實陳事，其史、漢之遺風乎！要之語發玄思，意多獨見，則宗杜甫，或近時諸名家，又何其俊麗清逸也；序記雜文則鑒情晰理，自多高賢，聲施後來者，要多以文章不朽云。淺識之士往往趨彼而輕此，何哉？知言之不易，庶幾見立言之可行。伏乞尊慈俯允所請，命侍史以文錄、語錄，全稿賜訥，當與二三門生及海內同好之士，通與已刻詩集梓爲全集。美而斯愛，豈徒門人小子之私珍；愛而斯傳，當爲天下後世之同寶。雖凡夫肉眼，知之固難，而荆玉南金，世豈無識？訥不勝瞻望，懇祈之至。

屠隆《寄壽孔文谷先生》（存目）

孫宜

論述

《藝苑卮言》卷六 國朝習杜者凡數家，華容孫宜得杜肉。

喬世寧《洞庭漁人集序》 華容孫仲可，自童子時即賦詩爲文，以英異著名。乃其父石磯子與何大復遊也，又多藏古今學士家言，而仲可爲諸生時，又得侍少華許子，故其命意脩辭、肆篇陳致，遂精詣作者之域，與燕人張詩、滇人張含、梁人左國璣、吳人黃省曾齊名，皆鄙薄時榮，甘沉隱約，思以文爲紀，聖賢之道，豈容無文？道固不盡於文，而因文可以見道。一撮之土，廣厚之地可窺。小明之星，高明之天亦在。惟吾師文谷先生，宣聖之裔，帝室之甥，忠孝著於家邦，德業超於遠近，貌標玉立，見之者鄙吝斯消；詞吐鍾洪，聞之者愚蒙遂發。德功已載於不朽，緒餘時見於文言。見豈因文，文無非道。萬言應制，簡在帝庭，兩省宗文，印傳聖教，諸所酬應，隨寓精微，凡有詠吟，莫非意趣。雖尊道不屑於小伎，意在忘言，而後學實賴於前言，不則何述，即平生著作之富，已播勒金石之間，炙口於人，傳心在世，顧梓行未有全集，則博大難於徧觀。今此四方，猶勞求問，將來百世，何以徵存。德自有言，道豈終秘，西河子夏，雖不徒文學之科，汾上文中，亦必有《中說》之著。此吾鄉之先進，爲今日之儀刑。訥也不才，忝廁門下，僅供灑掃，敢與斯文。執經三十年，雖未敢望登堂而入室，聞言千萬語，亦私竊蠡測而管窺。嘗請選編，未蒙鈞賜，固知德行之存乎默，尤愧文章之不得聞。且近世稗野之家，猶或刊布於朝市，雖官府牒移之俗，亦已印貯於有司，況此至言，豈宜獨缺？既爲弟子，寧忍無傳？是以不揣近卑，妄援高遠，亦自知名言；諸誌傳當實陳事，其史、漢之遺風乎！要之語發玄思，意多獨見，則宗杜甫，或近時諸名家，又何其俊麗清逸也；序記雜文則鑒情晰理，自多高賢，聲施後來者，要多以文章不朽云。淺識之士往往趨彼而輕此，何哉？余故以仲可爲高士也，仲可以海內豪賢，寧自況於漁人，得非託跡垂論、名玄晏者耶？然其言又多憤世嫉俗之意，亦可以風海內士習矣。余愛仲可文辭，又高其行履，信其足以傳世也，故叙其集，令藏之名山，以俟來哲。嘉靖二十九年六月朔日，敕視湖南學事，西京祓禊喬世寧景叔甫譔。

許宗魯《洞庭漁人集序》　《洞庭漁人集》者，華容孫仲可著也。初余視楚學，得仲可於岳陽，固已許其非凡儔矣，乃再舉始中式，嗣累試進士皆不第。遂棄去不復試，肆探墳索，力步騷雅，前追古人，與之並驅，今年僅逾強仕，業已成集如斯已，繼自今期以百齡，當益富有無筭，吁！可易能哉？仲可自成童，即擅稱藝林，振藻摛篇，川湧嶽峙，長老文學見者退遜，仲可即不以是自足，乃日月繼續纂叙不輟，諸所遇値，屯泰哀樂，咸藉以發，詞以思致，情以聲宣，蓋有屯不爲困、泰不爲侈、哀而不傷、樂而不淫者矣。文不在茲乎？信然、信然！或曰：學邃者文斯浩博，氣昌者業必融顯，何孫子之不符也？曰：惡！是何言哉？歷觀往載，荀屈茲降，靡不然者，是故服休譽者靳浮榮，充內蘊者歉外履，齒角不兩具，羽足不並鍾，造物者之功固如是耳，於人奚擇焉？夫君子之學也，求盡吾性而不徇乎物，求得於己而不慕乎人，窮也吾與其達也，塞也吾與其亨也，反是非吾所知，持此以求仲可，斯得其人矣。乃其藻繪殷縟，氣璞完粹，體裁整削，節奏宣諧，眞有金玉其音、玄黃其質者，世所矩範，傳遠奚疑？是用發諸簡端，以暢斯文。嘉靖癸丑五月五日，敕巡撫遼東都御史、前湖廣提學副使，載休居士西京許宗魯撰。

焦竑《孫仲可先生〈遯言〉引》　余聞劉氏《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言人人殊，靡不經緯事物，跌宕古今，學足臻微，智能釋結，故足述也。兵燹侵尋，古學掃蕩，即天不椓喪，百有一存，世復與之疏闊，蓋別集行而九流泯矣。洞庭孫子有懷四方，阨而不試，材高學鉅，嘗事浸多，著《遯言》十有七篇，余得而讀之。《君道》則在君也，《臣則》、《政理》則在臣也，《天測》、《人渠》、《經史》、《學尚》、《家範》則在人人也。大都原本六藝，發揚時風，按義□名，依輔王道，鑿鑿乎與諸子臚列，播於不朽，其偉也夫！去若干載，聞孫鵬初校而刻之，時自詞垣稍徙瑣闥，橐筆之游，實偕朝夕，屬叙而轉藏之孱陵其家。

《靜志居詩話》卷一四　洞庭漁人，胡氏《詩藪》稱其學杜，然實源於大李。故論詩絕句云：「我愛風流太白豪，萬言珠玉在揮毫。」特其運筆癡重，斯與「謫仙人」不類耳。其於空同、大復、少谷、太初、迪功、西原皆其所取法，滔滔莽莽，下筆不休，亦楚產之傑出者。《秋日歌》云：「秋風忽吹洞庭草，萬壑千崖覺秋早。江邊白日迴波濤，湖上蒼雲亂昏曉。少年日月易搖落，即目繁華已枯槁。人事天時合併催，風塵何必長安道。」次章云：「秋風淅淅吹茆屋，東流之水西日速。地連南極北極雲，葉落千山萬山木。江上漁人罷釣歸，臨風拋擲綠荷衣。黃塵碧海眞漂泊，白石滄波誰是非？」《同諸友遊郭曲》云：「地勝因湖得，堂幽對野開。晚風吹笛起，秋水抱城迴。溪友留魚去，鄰翁送酒來。爲言九日近，引客試登臺。」《十三夜月柬謝子》云：「今夕江樓月，能添昨夜明。苑雲寒自斂，城角霧尤清。露警花間鶴，風微樹杪螢。百壺高興在，端坐待君傾。」

傳記

王世貞《洞庭漁人傳》　洞庭漁人者，華容孫宜仲可也。踰冠舉於鄉，凡五上而五困公車，因罷，不復應制。而自以家洞庭，更號洞庭漁人，人呼之漁人則應，它呼之則不應。而世貞嘗從吳舍人明卿所得其集，讀而異之，以爲古人耶？古人吾何以不識？蓋二十餘年而後，遊楚而悉之，則漁人乃今楚人，而亦死久矣。漁人故岳名族，其祖曰處州公榮，有子曰提學副使公繼芳，提學公二子，長曰玉山公宗，其仲爲漁人。漁人五歲穎異，讀書數行俱下，稍長工屬文。提學公爲兵部郎，所師友何仲默、崔仲凫、鄭善夫、薛君采、楊用脩，時相過從，奇漁人而試之，下筆萬言立就。而當是時，漁人慕諸名士爲古文辭，私已有所撰著矣。甫十六歸試楚，不利。三年，提學關中許宗魯以漁人冠郡諸生。或言漁人能古文辭，則又俾爲古文辭，益奇。而其試於楚，且以爲當冠楚諸生，會誤攜其初試目，格弗終試，許君爭之，不能得。而又三年，漁人始舉於楚，其名第稍後，許君猶不懌，曰：「豈此曹子眼中物耶？當於公車辨之。」是時，漁人業破萬卷而氣豪，視一第無足芥拾。家世仕宦，又少從父游燕中，所習聞國家掌故將相文武之業甚詳，抵掌而談今古，毋能難者。漁人既久有名公卿間，每試，其文傳誦，人人目攝以爲當上第，及報落，則爭駭而咤歎，以爲無天。是時，霍文敏公韜欲疏薦漁人釋褐備兩制，弗果矣。最後漁人罷試歸，而道聞提學公訃，日夜奔馳哭踴，兩目爲損，凡四載，遇醫得神方，砭之復明。漁人年三十有八，而歎曰：「丈夫安能齷齪老死轅下駒哉！且夫能衡命者我也，能衡命者我也。」蓋漁人所由

稱矣。漁人既有家世祿羨，盡斥爲園圃臺館亭榭之屬，購異書名畫古器實其中，而奇卉怪木環之。素嗜酒，乃益釀酒，客來過從者，毋問貴賤輒留飲，飲輒醉，醉亦不問客所嚮。而其遇佳辰夕，奉母兄從女弟燕游花竹間，怡怡如也。漁人間攜其子斯億及諸生黎學元、劉世章輩遊石門玄頂諸湖山勝地，遇羽人緇流能飲者，即傾攜釀共之。漁人既自命漁，又不爲衣冠，時時與樵青釣童狎，亡異也。興至泚筆，而書所爲詩，奇逸飛動，龍虬鬱盤，已又自歌之，感激用壯，節奏頓挫，雲停石裂，始怪以爲貴人或謫仙人矣。漁人所著詩文爲集前後六十九卷，《兩都集》十卷，《遯言》十七篇，《洞玄誌》三卷，《宋元史論》二卷，《明初略》二卷，《岳州誌》三十卷。所輯有《孫氏日抄》六十二卷，《王氏易》七卷，《天文書》八十二卷，《國朝事蹟》百二十卷，《求言錄》十五卷。其諸未成書者尤夥。漁人固挫名，而不能盡閟其藏書，諸方岳部使慕而請見者，漁人弗見也。即迫之亦見，見亦無所報謝，而諸公自以虛往而飽歸，念得見孫君晚。漁人時時爲後進指說經術藝文，去而成名者衆，又好推轂士，士以故多歸之。漁人素強無疾，一夕卒，得年僅五十。漁人之卒也，許宗魯用中丞罷歸關中，誌其墓，而喬世寧爲之表，世寧亦關中人也。有二子，斯億、斯傳俱能讀其父書，斯億去爲古文辭，而斯傳舉於鄉。斯億又爲余言：漁人未卒時，其女弟數數感異夢，有羽葆鼓吹符璽之祥，惟漁人亦夢之，幾以爲仙去不死。噫嘻！漁人死矣。吾爲志其所以不死者可也。王子曰：當漁人之在嘉靖時，吾吳有黃勉之氏云。其人咸博學工文章，弗肯久隸禮部，而罷其所以云。蓋能爲不用而不能爲小用者也。夫以漁人之爲隱，何下彭澤？令彭澤之聲實冠千古，而君子猶窺其微，以爲非忘世者，何獨漁人哉？何獨漁人哉？乃其舒卷之際，劘削感慨，略用酒德以全其天，則黃氏固瞠乎後矣。

陳文燭《洞庭漁人傳》 洞庭漁人者，楚華容人也，姓孫，名宜，字仲可，一字仲子，家洞庭湖上，自號漁人，海內多稱漁人云。生有異質，穎記殊絕。年五歲，隨父副使繼芳公入京師，過興隆寺，見羣兒講藝，即低回不能去。而副使公與信陽何仲默善，得遍交諸名流，如亳州薛公采、閩中鄭善夫、西蜀楊用脩，見漁人詩賦，大奇之，每一面試，萬言立就，往往嘉嘆以去。又同邑周子賢、黃岡王稚欽、隨州顏惟喬復延譽於公卿間，以爲張衡、王勃復生也。嘉靖壬午，關中許伯誠來視楚學，得漁人卷，嘆曰：「楚才楚才！」時漁人方少俊，諸生莫及也。戊子舉於鄉，屢試禮部不第，然詩文日益有名。辛丑遭副使公喪，哀幾損目，得神人秘方始愈。年三十有八，遂絕意世故，時往來洞庭煙水間，且曰：「屈平放逐，始賦《離騷》，馬遷被刑，斯成《史記》。我今窮愁，當著書藏名山耳，何僕僕自苦也？」乃賦《七游》，著《遯言》十七篇，語多垂訓者。又以明興文體至弘、德之際，北地李獻吉力於復古，漁人私心慕焉。又習聞何先生論，是以文章命意脩詞，爾雅不羣，有史、漢之風。至詩律法杜甫，長歌在唐初四子間，尤號雄放，莫可窺際。古體多宗梁、齊，蓋褎然大家云。日坐玄石山堂，誦讀不休，絕跡公府，士大夫非專訪者，輒避不見。人呼進士，公不應；呼漁人則應。時時爲登臨計，酒酣擊缶而歌，嗚嗚甚驩也。自經史子籍老莊浮屠言外，凡國朝典故、遠方謠俗與名臣事蹟，如指諸掌。又於時事談說奇中。其通敏若此。而志狀則言漁人性純厚孝友，不妄取予，憐才如渴，凡經指授者多爲名士。聞人有善，無問識不識，率擊節獎與。即不能表揚，亦爲詩文傳焉。所著有《洞庭漁人集》六十九卷，《兩都集》十卷，《洞玄誌》三卷，《宋元史論》二卷，《明初略》二卷，《岳州誌》三十卷，《孫氏日抄》六十二卷，《王氏易》七卷，《天文書》八十二卷，《國朝事蹟》百二十卷，《求言錄》十五卷，藏於家。漁人才贍學博，志在用世，行誼至高潔，竟偃蹇自廢，年五十死，斯足悲矣。漁人有二子，斯億、斯傳，能世其家學。陳生曰：余泛洞庭湖，蓋汪洋大也。時漁人已下世，吊其墓，讀喬景叔所爲墓碑，謂霍文敏公韜欲以誥敕事薦漁人，漁人謝絕乃已。今所著書有太史才，安論遇不遇也？斯、億與余善，余知漁人頗詳，令後世有述焉。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繼芳，字世其，華容人。【略】其子宜，字仲可，爲兒時得侍仲默，長而頌慕其風流，舉於鄉，上春官不第，肆力詞賦，以不朽自命，自稱洞庭漁人。與滇人張含、秦人左國璣、吳人黃省曾，皆以老舉子有名於時。仲可《洞庭漁人集》詩多至三千八百餘首，王元美評詩云：「華容孫宜得杜肉。」余觀其詩，剽擬字句，了無意味。求杜之片鱗半爪不可得，而況其肉乎？子斯億、孫羽侯、曾孫穀，皆舉進士。

孫斯傳《洞庭漁人續集跋》 右先漁人續集，古樂府暨諸古風凡四卷，五七言律、排律、絕句凡七卷，傳、誌、碑、叙、書、啓、雜文凡五卷，共一十六卷，其所著作者備矣。先君才高七步，目下十行，萬卷胸羅，六書腕懸，

天資高邁，翩躚僊侶，意興所到，濡墨成書，積書成韻，命僮指錄，長置案頭，縱蛛網塵凝，不再翻格。今之授諸梓者，悉初本也。先君棄背，兄兆孺攜而南遊，王元美先生擬刻之弇園，未果。既不肖仕筮蒲騷，屬鄒孚如氏選次爲集，孚如謂其才學宏博，師資高遠，隻字金聲，可無芟潤，今讀首序，足稱子雲之桓譚矣。自量移東武，爰脩通家之誼，獲交於子愿邢先生，邢固雅尚先輩，稍加評次，俾付剞劂。按先君生平製作，若諸誌傳之所叙，及與夫先後之所刻傳，皆藝苑不可一日闕者。不肖蹇劣，五斗之粟，養不及親，僅拾緒餘，以備全集之所未備。借重名公，增光片楮。今去先君沒若干載，遺編煥存猶滿家笥，文獻聲稱日益珍布，子姓族類漸就繁昌，立言不朽，尤當圖所以次第廣其傳者，徒讀父書，固不啻不肖茲刻已也。刻始於今年之秋季朔日，凡四閱月而成書。聊述始末，用誌哀思。若廼紙貴一時，言存千古，洪鍾大呂，自有賞音，簡冊俱存，無庸標綴云耳。皇明萬曆壬寅孟冬二月，仲男城武令斯傳頓首書。

《國史經籍志》卷五 《洞庭集》五十三卷。

《千頃堂書目》卷五 孫宜《明初略》二卷，《國朝事蹟》一百二十卷。 又卷一二：《遯言》二卷。 又卷二三：《洞庭山人集》五十三卷。

《明史・藝文志二》 孫宜《國朝事蹟》一百二十卷。《明初略》二卷。 又《藝文志三》：《遯言》二卷。 又《藝文志四》：《洞庭山人集》五十三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孫宜《遯言》十卷。

王維楨

論述

綜論

孫陞《王氏存笥稿序》 王子爲文法司馬遷，詩法漢魏，其爲近體法盛唐，尤宗杜氏少陵。居常好深沉之思，務引於繩墨，必結搆中度而後脩辭。初，王子屬辭藻麗，學士往往稱之。及其治業益精，去雕敝，尚玄素，聞者諤諤，持可否兩端。王子執余手語曰：衆言淆亂，余且不能自堅，使余壹意脩古而無卻顧者，公之力也。薦紳大夫乞言王子者日益衆，王子不喜卑論，必求合於作者之軌，然後受簡書之。嘗與余約曰：「文章不朽盛事，乃今酬應不給，無所發明，何以徵後世？願擬古詩篇目，與公共賦之，務竭精殫思，一當漢魏。比就業，相與定其是非，他日成一家之言，則以是載首簡中，庶幾有足徵者矣。」乃王子卽世，余竊恐其所著書不存，乃今得其遺書笥中，無所失，獨無所謂擬古者。有志而未就，惜哉！要以所存者徧讀之，亦既足傳矣。余不敏，惡能定其文？顧王子有成言，不欲倍，故爲之裒次，得文若干卷，詩若干卷，曰《存笥稿》，則王子所自名云爾。陞曰：余觀作者之林，其長短較異，卽能屬書摛詞，而聲詩不振，抑或以近體取重，古體詘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非虛語也。獨空同先生得其具體。王子與之後先入室，皆得擅場，卽關中多材賢，此兩人者豈易得哉！王子既博學多識，與之抵掌論事，四方疾苦，九邊要害，又可坐而策之，曾不得終其天年，功用未起，命也。王子質行載本傳中，不具論，論作者之志如此。嘉靖丁巳五月既望，賜進士及第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友人姚江孫陞譔。

李攀龍《王氏存笥稿跋》 余觀大宗伯孫公所稱，祭酒文章法司馬子長氏，

其然哉！今之不能子長文章者，曰法自己立矣，安在引於繩墨？即所用心，非不濯濯，唯新是圖，不知其言終日，卒未嘗一語不出於古人，而誠無他自異也。徒以子長所逡巡不爲者，彼方且得意爲之，若是其自異爾，奈何欲故自掩於博物君子也？關中故多文章家，即祭酒在著作之庭且三十年，爲文章，其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於繩墨也。原夫法有所必至，天且弗違者乎？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假令祭酒爲文，其微辭美事，一不得其所置，豈揚雄、劉向所稱實錄者也？大宗伯又言祭酒與北地李獻吉氏接跡而起，以爲祭酒重，則是稿也，海內學士大夫受而讀之者，將益重子長之爲文章，而引於繩墨，宗伯有力矣。乃御史鄭公按陝以西諸郡，稱采風使者還且奏之，則又謂攀龍在左輔，有祭酒於文章，往往紀列國家大典，而抵掌談四方疾苦、九邊要害，奉胡言胡，奉倭言倭，即欲聞時政，不亦輶軒所載者哉？乃若其詩，則大宗伯所稱李獻吉得其具體矣。吾重傷著作者之志，因並錄焉。攀龍得以具論二公所取祭酒者如此也。嘉靖丁巳十月。

鄭本立《刻存笥稿叙》 余自有識以來，即聞海內有王槐野氏，玄覽博辯，善爲古文，而其人奇偉不群，慷慨有大節，私甚慕之。迨入仕，奔走塵途，以聯好。後先君讀中祕書，先生在留院，貽書先君，令抑之使庳，勿守漢魏，軌轍以乖時好，見載集中。乃先君以制歸，而先生移官南雍，便道歸省，殞於家，其著述幾爲人匿，先君即帳中大索之，亡所失，攜入都，文恪孫公序而傳焉，其時散在四方者不盡出。後不肖廁門楣，先君一日謂余曰：司成公生憯憯務相砥礪，壹當作者。先生有息女方襁褓，即紹介先君，願請倩若子逸稿，爾盍圖焉？不肖唯唯，遂遍咨姻舊，得逸者十之三四，未及論次。會仲氏官棘津，爲好事者索以鋟梓，草雜不厭衆心。疇爲先生忠臣者，最後復得逸者若干首。遂合先後諸刻，分類正譌，勒成一編。頃直指黃公按陝以西，且謂我明文章自北地、左輔繼起，海內操觚之士莫敢鴈行進。今北地集歷三朝，關中始一殺青，安可令左輔集竟成草草？遂檄邑侯王君付之剞劂。夫以先生集踰五十年，遇直指公而後稱完書，邑侯又兢兢殫力斯役，九京知己不負苦心。若直指公者，不唯雅重文獻，儻所謂知人善任者矣。余不文，僭述體裁格製，迴邁時輩，而要其大意，率多右正嫉邪，揚嫩刺慝，時決胸臆以以寄今昔之感。若先生人品在本傳，先生於先君交游之深，洎斯集傳播始末，詩文評騭在諸名公序中，余曷能贊一詞？南師仲曰：往余在京師，得侍大宗伯臨武曾公教，曾公之言曰：「左輔著述前無古人，宋以下何論焉？韓柳幢撰覺尚疎莽，誠詞壇絕調矣。」曾公嚮往如斯，當時已諾爲序，闡作者之志，距意別不踰歲，乃繼左輔以修文也！眇論猶在，追想慨然，輒爲附載若此。

嘉靖丁巳仲冬之望，賜進士第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蘭谿鄭本立書。

王一鶚《槐野先生存笥稿序》 槐野先生《存笥稿》梓於姑蘇，士大夫購之

王承之《王允寧先生存笥稿後》（存目）

黃陞《王允寧先生存笥稿叙》我明稽古右文，斯道大闡，譬日月之麗天，山河之煥綺，超乘而上，爛乎域中。然猶拾排諧之剩瀋，咀波流之餘唾，瑰詭傷氣，縟繡掩骨。即使聲詩摛翰，徒競秀於片言；苟其錯出兼長，尤難工於具體。粤惟北地崛起，日月重明；左輔代興，山河益潤。於時肅皇御宇，海内雍熙，先生簪筆龍池，視草鳳閣，鎔冶墳典，翔集雅謨。文非騷選班揚，不歷於思；詩非曹劉李杜，不注於目。由是隻詞傳播，咸歸遷史齊衡；一韻甫出，共羨少陵讓采。寧非志以定言，獨鍾間世者歟？先生鄭人也，余代狩三秦，駐節華下，望龍門而太史之氣猶新，履西溪而功曹之風儼在，然後知先生之文濬發有自矣。夫先生志存用世，詎曰立言？天假脩齡，何難大受？即其論要害於九有，譚疾苦於四方，較若借籌，明同觀火。至夫南倭北虜，時切請纓；内警外訌，常懷按劍。遐想慷慨之氣，再惟深遠之謀。異日者倘改職授任，當與梓里汾陽，焜燿後先矣。又奚翅軼遷史之雄詞，步功曹之雅韻已也？芳規既遠，遺編猶存，讎校未精，流傳更訛。玄象南史，先生甥也，接跡玉堂，醉心緗帙。窮搜廣詢，雖斷簡必收；旁考互訂，即一言務信。遂稱完璧，亡復逸珠。誠藝苑之苦心，左輔之功人也。披閱再四，實獲我心。遂檄渭南王令，捐貲募工，付之剞劂，庶幾正始復還，玄風再睹。後之觀者，景先喆而徵文獻，不亦全盛之遺響乎哉？余識慙半豹，竊窺一斑，聊弁數言，用紀歲月云爾。王令名九叙，肅寧人，起家進士，政惠而文，故以茲役畀之。萬曆乙巳春，賜同進士出身、山東道監察御史、欽差提督南畿學校、前奉敕巡察巡按陝西、翰林院庶吉士，睢陽後學黃陞撰。

劉士忠《槐野先生存笥稿序》故國子祭酒王槐野公者，余里先生也，當肅皇帝朝，以著作雄一代，即單辭小牘出，人無不習而誦之。迨先生沒，宗伯孫文恪公爲哀次其集若干卷以傳，乃習而誦者愈益衆。集始梓於關中，而吳而閩，無不爭梓者。蓋先生集行，踊赫蹏之直且騶而數倍矣。顧文恪公裒集時，僅得先生文若詩十之七，其三尚未發笥。余生也晚，乃幸以枌榆故，得寓目珍錄家藏。比叨理中山，諸宋識往往遺主書就錄，甚費擾。會關中版亦漫漫不可讀，乃清豐尹君、東明徐君雅重先生文，因謀付剞劂，並原本彙梓之，爲前集者八，爲續集者四，總爲帙十有二，庶幾有以窺（先）生全矣。工竣，二君以先生文屬更傳寫，譌且落者相踵，乃遣使自數百里外持集屬余

校而序之。余不獲辭，敬爲手讎，少正其訛，即不能言言而校靡一謬，然視昔則有間矣。至若先生文及詩，其品騭在學士大夫，行履具本傳，又大都見孫文恪公序中，余小子復何言？雖然，余讀先生全集數過，乃識其所爲大者，因稽古人以明其志云。【略】萬曆己卯八月，同郡劉士忠（江西道御史）。

南軒《槐野先生存笥稿序》《槐野文集》舊名《存笥稿》，初刻之長安者，乃嘉靖乙卯地震後，得於散帙中，僅十之三四，蓋惜其遺者多矣，故未加選焉。無何，刻之吳下，雖少加裒益，顧其時遺者尚未盡出也。無何，復刻之建寧，又即吳板而翻之已耳，觀者率嘆其非全書云。隆慶庚午，余養疴里中，顧愧趑趄塵溷，無能廣遍咨姻舊，得遺文若干卷，爰令季男師仲編次成帙，厥傳焉。萬曆乙亥，余讀禮里中，會大中丞右坡董公嘉惠斯文，表揚前哲，固雅珍茲集者，乃遺書議梓事，且謂文貴精不貴多，盍選焉以傳，蓋誠慎之也。余不自揆，輒取前數刻並遺文謬加刊定，總得若干卷以往，未及鋟梓，而中丞公陟三邊督府，尋且逝矣。嗟乎！文不易傳若是哉！戊寅會督學翼軒李君行部過余，談文事，慨然欲成中丞公志。余輒更加訂正，因紀歲月于末簡。嗟乎！立言之道豈易語哉？余曩讀書中秘，得侍大宗伯季泉翁教，聞其嘗與槐野公約爲擬古，著述未就，而槐野公溘爲脩文郎矣。假令至今存世，即笥中所收諒不止此，或又自加潤削未可知也。余於是曠然有感於作者之志焉。是故閱其文若詩，卓關化理、當於世教者錄之，不則詞調雖古雅，姑置之，以俟大方君子訂焉。或欲究其所詣，則前諸序跋盡矣，余復奚言哉？嗟乎！余嘗觀於季泉翁所編《談藝集》，又慫然有感於作者之志苦矣，於是掣其原刻之半，蓋皆喫緊切磋者，謂足訓友誼耳，豈曰文詞爾邪？乃余猶慮閱茲選者徒以文概人也，故又以狀志附焉。大都欲令後之觀者，知槐野公之文章事業皆未竟也已。嗟乎！余復奚言哉？萬曆己卯三月，渭上南軒（吏部文選郎中）。

《盛明百家詩・王祭酒集》王槐野詩，磊磈瀟灑，雖非純雅之辭，不失雄渾之氣。【略】爲人慨慷峻特，篤孝於親。將赴官，會山陝地震，卒於家，年僅五十。遺有詩文二十卷行世，文乃大勝於詩。歲丙寅春中，無錫是堂俞憲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維楨，字允寧，華州人，嘉靖乙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簡討，歷修撰、諭德，陞南京國子監祭酒。以省母歸，未上。嘉靖

乙卯，關中地震，與朝邑韓邦奇、三原馬理同日死。允寧長大白皙，諳知九邊要害，扼腕時事，慷慨用壯，又好使酒嫚罵，人多畏而去之。爲文慕好太史公，盱衡抵掌，沾沾自喜。論詩服膺少陵，自謂獨得神解，尤深於七言近體，以爲有照應、開闔、關鍵、頓挫，其意主興、主比，其法有正插、有倒插，而善用頓挫倒插之法者，宋元以來惟李空同一人。及其自運，則粗笨棘澀，滓穢滿紙，譬如潦倒措大，經書講義，塡塞腹笥，拈題豎義，十指便如懸錐，累人捧腹，良可一笑也。先夫子讀《槐野存笥集》，大書批其後云：「冤哉，千餘年杜氏！惜哉，二十載王君！」此二語者，不知何所自來，而學士家迄今皆傳道之。

《皇明詩選》卷四　舒章曰：允寧意氣粗可，若云學杜，尚未有毫分。

《明文授讀》卷二一　先夫子書《存笥稿》：王維楨，字允寧，華州人，國子祭酒。槐野好摹仿太史公，起止段落，路逕宛然，而胸中實無眞得。且才力淺薄，不異南粵王之黃屋左纛也。孫季泉心悅而誠服之，以文章之事至存笥而觀止，直出空同之上，當時信之者且半焉。

《明詩綜》卷四七　王元美云：王允寧如馬服子陳師，自作奇正，不得兵法。又如項王嘔嘔未了，忽發喑嗚。穆敬甫云：王詩負氣不泄，沈鬱有調，大是少陵之遺。胡元瑞云：嘉靖時爲杜者王允寧、孫仲可，爲六朝者黃勉之、張愈光。允寧於文矯健，勉之於學博洽，皆勝其詩若。

《靜志居詩話》卷一二　王允寧、孫仲可皆學杜而不得其門。允寧自詡七律，然尤懦鈍。五言有句無篇，如「千里秋江水，孤舟月夜吟」，「高林風葉下，遠渚薄雲低」，「花樹迷官路，濤聲入縣門」，「山無雲斷處，塔有雁來時」，「三疊尊前酒，雙旌畫裏身」，「暮雲迷遠岫，春棹響空江」，「天險分秦塞，神謀度漢兵」，尚泠然可誦也。允寧死於地震，謗者謂：獲罪華山之神。攷同時死者，尚有楊尚書守禮、楊(韓)都御史邦奇、馬光祿卿理。李伯華詩所云「平生三老友，一夜委泥沙」也。諸公豈皆獲罪於神者邪？事在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夜，蒲州震尤甚，山陰僖順王聰澍亦薨，又輔國將軍四人，承園將軍一人，鎮國中尉十七人，輔國中尉三人，庶人五人，縣主、郡君、淑人各一人，夫人四人，齊厭死。伯華詩文云：「四方多變異，詎止平陽哀。戶曹倏降火，渭流却逆洄。山崩兼泉涌，彗見復風霾。犬育在鷄卵，蛇出由人懷。雨豆血淋漓，妖鳥羽毵毸。虎產於豬腹，人生自鱉胎。李樹忽結瓜，淵然。

分論

《老將行》《明詩歸》卷六：譚云：自叙才美，而一生虛度，言外凄絶。

《別汪仲子》《皇明詩選》卷四：卧子曰：亦復蒼直。

《孝烈皇后挽歌》《皇明詩選》卷八：卧子曰：「當熊」句似指曹妃宮婢之變。

《贈蔡使君守衡州》《皇明詩選》卷一一：轅文曰：五六寫景清雄。

《武舉錄後序》《明文霱》卷二：和雅中不乏刻練，望之蒼然，咀之淵然。

《順天府鄉試錄序》《明文霱》卷二：雍雍肅肅，正正姚姚，月峰先生推爲國朝第一手，亶其然乎？

《贈東穀先生考績序》《明文霱》卷五：安徐詳雅，有輕裘緩帶之容。

《送柳濱先生赴平涼苑馬寺序》《明文霱》卷六：規翔矩遊，不失其馳而能至於遠，正不必以嘶風畫電爲奇。

《送大司馬鳳泉先生歸宜陽序》《明文霱》卷六：和雅端凝，居然大家，其詳述罷中貴人典兵一節，可謂探驪獲珠，餘皆鱗爪矣。

《壽大司馬督府太華何公序》《明文霱》卷七：閭闔疎鐘，建章清漏，不棘不舒，有節有度。

《姚母六十詩序》《明文霱》卷八：先生文多整暇，此更高勁嚴峭，名論不磨。

《駁喬三石論文書》《明文授讀》卷二一：破議論叙事裂爲二者之說。

《答余文獻書》《明文霱》卷一九：擅筆札而不欲僅以筆札見，公才洵無所不兼。

傳記

瞿景淳《南京國子監祭酒槐野王公行狀》

嗚呼！槐野王公之卒三年矣。淳每念疇昔，瞻望西岳，輒欷歔不能止，思欲一拜几前，無從也。今年丁巳春，公母太孺人將圖葬公，乃馳一介走京師，乞銘於當世名公，且屬某編次行事。顧某誠固陋不足以知公，然公從弟維斯所述甚核而文，參諸吏部司勳南君所睹記，宜得其大都，謹拜述如太孺人教。公姓王氏，諱某，字允寧，別號槐野，陝西華州人也。其先昌平州人，始祖諱伯牙者，由進士任河南憲副，左遷華州稅課局大使，因家焉。伯牙生處士得，得生眞定縣令徽處士和，和生子六人，處士原其行五也。原生子二人，長曰載，號文庵，次曰軒，號質庵。文庵公配劉氏，以正德丁卯十一月二日生公。王氏之家華州者，至公凡六世矣。世以文行相後先，故遂爲關中望族云。公生而風骨峻岐，文庵公要害。寔知有備，遂遁去，公謀居多。甲寅夏，有詔召還宮坊。時太孺人留關中，便道歸省，且疏請終養。天子不可，吏部移文促公還任。惶懼就道，既入見，復申前疏，留中不報。乙卯秋，命主順天府鄉試。士類忻忻，多自幸入公彀中。公凡四入試場，每錄出，士爭傳觀，謂眞班馬之匹云。時公方嚮用，會太孺人遘末疾，公聞報驚仆，失聲悲號，寢食俱廢。復披瀝請終養。久之，乃晉秩爲南京國子監祭酒。謝恩畢，即日陛辭，倍道西馳，不數日過西岳，爲文虔禱，請以身代。母太孺人聞公至，病亦少愈。是年冬，關中地大震，山摧川溢，城郭廬舍多傾毀，民人壓死者過半，而公亦不免，實嘉靖乙卯冬十二月十三日。悲夫！悲夫！傳稱天道無親，惟與善人。若公之念母，好爵不縻，非所謂善人耶？而卒罹此。曩所稱天道，信耶否耶？豈天

明文學部二・王維楨

地閉塞，賢哲將隱，公固不能獨違也？公性孝友，始爲諸生時，喪文庵公，哀毀骨立。比既貴，每在告，事仲父質庵恭順唯諾，如事文庵。公與從兄弟維藩、維祺、維新、維厚羣居怡怡，友恭藹然，人不知爲從兄弟也。從姪吉兆少孤貧，公異其質，資給就學，撫而教之甚備。今爲郡學生。念族蕃，有貧不能喪葬者，割地立塋，俾以昭穆次第卽葬其中。歲饑則出粟以贍。族有婚喪，亦如之。故族人多德公云。公素剛直，少不當意，卽時貴必面折其過，人或不堪。然與人交不渝終始，誠意懇至，迥出俗輩。里中孫通判某居官清苦，夫婦沒垂三十年，其子不能葬。公爲買地葬之。其與人之周多類此。故雖素不悅公者，亦服公高義。公雅意經世，然優游館閣積二十餘年，訖不當任，故不及以功業自見，時托之著述。今有稿三十餘卷，達人君子取而玩焉，亦可以識其微意之存也。公先配東氏，兵部車駕司郎中東君魯之女，生男二，曰逢春、長春，俱不育。繼配安陽丞郭君從禮之女，生女二，長許舉人東君棨子某，沒於室。次許今吏部稽勳司主事南君軒季子學嗣，側室宋氏生。男一曰京闈，復聘東君棨女，尋舊好也。太孺人卜以某年月日葬公少華山麓祖塋之次。嗚呼！公爲關中偉人，咸期以公輔，然歷官僅四轉，享年僅四十有九，何去之忽也？然公文章節概，傳千百年猶當赫赫在人，則公雖死猶生矣。淳本海濱鄙生，甲辰之春，荷公首薦入史館，從公後，每辱訓迪，愧淺中弱植，不克副。今公已矣，豈名山之頹，哲人之萎，數固相符，如古所嘆乎！敢忘固陋，取公遺事論次如右，惟大人先生採擇而賜之銘。公雖不幸，亦可瞑目矣夫。

（存目）

《明史・文苑傳二・王維楨》

著録

鄧承藩《王允寧先生存笥稿跋後》 司成王允寧先生《存笥稿》三十八卷久行世，直指李先生永懷先哲，廣勵後進，捐貲重梓於里，檄承藩督梓事，裔孫徵君承之典較讐。廣搜補闕，益《遺翰談藝牘》四卷，附錄年譜二卷，得四十二卷，緊完璧矣。書幾載筆削殺青，而汪先生督學雍州，過武下，言直指先生寤言《存笥稿》，遹觀厥成，爾盍亟圖焉？承藩匪康匪懈競梓書，承乎權輿，離寒暑告竣，以兩先生手叙委貌於端，如藩穀共琛，倘所謂皇甫士安讚《三都賦》者耶？余何能贅一詞？亦卽兩先生叙申其旨。李先生言司成上續北郡、信陽之傳，下開歷下、瑯琊之奥，策邊備虜，識幾於未兆，算勝於指掌。令司成在今日，虜豈不徙幕駭喙耶？又言絕不附分宜，寓言於《苦熱行》及鈐山叙《苦熱行》，則知分宜當國，司成不得大用，益信策隱有所指。兩先生闡幽著微，辨惑徵後，可爲百世知心。陳思王有言曰：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豈然哉？歷下一代文壇執耳，以引於繩墨爲司成優。至論世核人，概乎未之及也。余守司成梓里，訪司成宅，無半甓破碣之遺。町畦一席地，余爲豎坊，當次第理先生祠。孤墳在城南荆杞中，留片石鐫文肅公過墓詩。而徵君承之已諏余作祭酒留田記，爲春秋祀事，勒北山石。方計梓稿未逮，直指先生嘉惠若是，猶之墨陽鄧師久寶人間，更鳴匣射斗，以光大之也。是稿垂百年而鋟幾十餘，今又得直指先生梓，始無遺珠，豈不謂文獻足徵哉？承之字季安，以文行徵於朝，後司成四世，禮稱司成爲曾考，品行著作實堪繼禰，乃司成殷適也。況血胤弗祿弗考，且弗產弗屋。徵君其典曾祖宗祏，以文人存文人嗣。直指、督學兩先生久有同心，司成公九原可作矣。若叙謹掇委貌載者剿說之，鄧承藩曰：余聞之先達曰：肅皇帝晚慕寶鼎事，司成叙簡中有採藥求仙之語，蓋寓規也。聖壽策言黄帝守一處和，堯舜天德出寧，祝帝上則五帝，蓋休休乎古大臣格君意也。假天愍遺一老，俾一日以相位，其集思廣忠，鄧侯何多讓焉？此直指先生歎志未竟，督學先生惜用未大也夫！華守清湘鄧承藩撰，里後學郭宗昌書。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存笥稿》，左輔王維楨著。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維楨《存笥稿》二十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王維楨《存笥集》二十卷，《全集》四十二卷。又卷三二：《杜律頗解》二卷。

《明史・藝文志四》《王維楨全集》四十二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王維楨《王氏存笥稿》二十卷。明王維楨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王氏存笥稿》 一維楨字允寧，華州人。嘉靖乙未進士。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明史・文苑傳》附見李夢陽傳中。《千頃堂書目》載維楨《存笥稿》二十卷，又全集四十二

卷。今全集未見傳本，惟此集存，乃其友餘姚孫陞所編也。前十六卷爲雜文，後四卷爲古今體詩。

藝文

何良俊《奉贈府公槐野先生應召北上》（存目）
又《祭王槐野先生文代館中諸公作》（存目）
董份《和王槐野太史卜居》（存目）
又《和王槐野過朝天宮》（存目）
梅鼎祚《哭王九江維楨二首左宜人先公六日》（存目）

沈鍊

論述

茅坤《青霞先生文集序》　予嘗按次春秋以來，屈原之騷疑於怨，伍胥之諫疑於脅，賈誼之疏疑於激，叔夜之詩疑於憤，劉蕡之對疑於亢，然推孔子刪詩之旨而哀次之，當亦未必無錄之者。君雖沒，而海內之薦紳大夫，至今言及君，無不酸鼻而流涕。嗚呼！集中所載《鳴劍》、《籌邊》諸什，試令後之人讀之，其足以寒賊臣之膽，而躍塞垣戰士之馬，而作之愾也固矣。他日國家采風者之使出而覽觀焉，其能遺之也乎！予謹識之。至於文詞之工不工，及當古作者之旨與否，非所以論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　右予所爲青霞序

其文章詩歌若干卷，僕蓋僅得覽睹其所爲《小言》、《鳴劍》及《籌邊》諸刻，而序之者也。已而卒讀終帙，中多斷簡訛字，以之覆青霞所故寄予者，或亡或出之，吾猶當爾貸。」予以實聞，督府益發嗔，厲聲榜笞不已。明日送御史臺，多不合，予因前扣伯子敬。敬復泣曰：此特先大夫故帙之什一耳。予少隨先御史臺復如督府狀，榜笞不已，誡守獄者三日內以絕狀聞。當是時，予亦分死矣。翌日，忽聞給事中吳公時來劾督府及御史罪狀，詔收督府及御史臺以下，予始獲出獄。及出獄，家已散，而因遍從先大夫諸弟子泣請故稿，卒無可得，晚僅得武君所穴地而藏者如此。其中斷簡脫字，則又武君故稿所不及載，而或他弟子所私相口熟而傳之者。其令溧陽、令茌平、令清豐及錦衣諸稿，則又釋獄後所遍從先大夫交遊中轉錄之者也。敬之所口誦本末者如此。予聞而係之以言，曰：嗟乎！古之賢人志士所被讒搆，而以罪奪其官，或

沒其身，窘其妻子者有矣，未聞有並其文章而燬之者。宋歐陽文忠公嘗痛蘇子美之被宰執擊去其官也，序其文章，以爲：世之忌子美，而擯斥摧挫流離窮厄，其怨家仇人嘗出而擠之死矣，然其文章已自行於天下，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嗚呼！青霞之所罹，既誅其身，籍其家，係累其妻子，而又舉其生平文章而燔之，其慘割獨至於此，又安在其不能毀耶？嘻，亦可以覘世變矣！

王世貞《沈純甫〈行戍稿〉序》 純甫舉進士爲縣令，即有良吏聲，入郎比部，任職毋害。其與同舍郎父穆先生輩相倡和爲詩文，即有才子聲，而時相挾天子重，父喪而謀奪之，中外洶洶莫敢持，而言路□獻吏請留，獨純甫與艾先生合，而上疏諍之。與純甫合者，吳趙二太史、鄒進士皆得廷杖，純甫杖至八十，而謫戍在高之東南方，爲左領炎瘴地。純甫戍凡五年而時相死，乃赦歸，尋召復故官。純甫有詩若干首，文稱是，釐爲二編，其在戍者曰《行戍稿》，而友人王世貞叙之曰：自古行役之苦，莫甚於征戍，雖以周公在將，而不能亡致念於斧斨之破，至於將父將母之不遑，而蒼天之靡怙靡極，抑何其悱惻深尤也。彼皆以師行，非譴行者，而猶若是，孔子猶謂其可以怨而許之。夫賈生之去爲長沙太傅，太傅二千石也，特以卑濕遠地，故思其所已失之太中大夫，而輕詛其身於死，弔屈賦鵩之辭，姑爲曠達以文其陋薄而已。後賈生而工爲言者，則毋若唐之沈佺期、宋之問、柳宗元，是三君子皆以譴行者也。其侘傺失志毋論，前有不得死之憂，而後有非分之覬戰於胸中而不容已，乃姑托之詩若文。其於道路之艱危，氣候之羯獦，物情之險薄，皆巧詣其形容而至有過實者。乃若山川之奇秀，必毀而歸之惡；風俗之淳朴，必毀而歸之陋；皆褊心躁意之所發，君子寧有取也？後宗元而工於言者，宋蘭上官大夫所嫉，流放沅湘，懷石自投汨羅以死。竇嬰以爭宗人事，與晁錯中窾，意氣感奮，類錯。奠哭沙場死事者，語侵當事臣，類衡。而假手他人有隙，而袁盎素不好錯，嬰爲言上，召盎入見，言吳所以反，獨急斬錯以謝吳。丞相青翟輩劾奏錯，朝衣斬東市。禰衡素輕疾曹操，數有恣言，操欲殺之，憚其名，與劉表，衡復侮慢表，表恥不能容，以與黃祖，言不遜順，卒見殺。先生死與三人略同。分宜便佞等於上官子蘭，權勢等於竇嬰，奸僞等諂其形容而至有過實者。乃若山川之奇秀，必毀而歸之惡；風俗之淳朴，必毀而歸之陋；皆褊心躁意之所發，君子寧有取也？後宗元而工於言者，宋於操，先生觸忤不一而足，詞歌譏切當世，憂國無已，類《離騷》。區畫邊事中窾，意氣感奮，類錯。奠哭沙場死事者，語侵當事臣，類衡。而假手他人殺忠直臣，類嬰之盎，操之祖。然初竄名逆黨，世宗不及察，未幾下中先生者楊順路楷於獄。穆宗贈先生官任子，復捕順、楷抵罪。今上皇帝爲下宗伯議先生謚。夫楚懷王頃襄父子，終迷不悟，國隨以亡。鄧公言：晁錯計畫始即蘇氏之所取適意也，而於策稍誤矣。純甫才吾不知當誰左，固不若三君子之譴行，又不但二君子之非罪。扶人綱，立國是，天下之人能言之，而不自行，卒受大戮。景帝曰：吾亦恨之。拜鄧公爲城陽中尉，不聞於錯有褒錄，而父母妻子同產先棄市。衡死年財二十三，血胤斬焉。分宜削籍，寄食僧寺滿，廷杖且死，不死，戍而瘴，瘴至大癘，復且死，不死而不爲沮。奉意之而不至弔屈大帥，前後摧抑之而不爲動；赭衣而執戈，視二千石不啻淵霄，而不至弔屈愁死，其子死西市，視盎之死梁刺客手者，禍更烈。先生二子死獄，其長君賦鵬；倍二親而竄萬里之外，雖不能無思，不至呼天而稱靡怙靡極也。三君白父冤，以明經爲郡守，長孫相如斌斌文學，爲太僕都督幕，有政聲，上書

請王父謚。先生三爲令，溧陽、茌平、清豐。及戚保安，客天津，後人皆有祠，蒸嘗不絕。是天道與國恩所以報先生者，非三子所敢望也。相如視余年譜，余讀而悲喜俱集。竊以先生遘會超軼楚漢，生時犯五不勝，履虎尾，逆龍頷，自分必死，甘之如飴。其言行於身後功不必已出。死將周一甲子，猶有生氣。假令生而得行其志，誅賞亦如是而已，復何憾哉！先生節義文章政事，具有衆美，至沒爲明神，諸靈異蹟，譜已悉之。名世大儒，國史家乘，不一書而足，安事余言。

李日華《沈純甫先生〈幻住十記〉序》 吾里御史大夫純甫先生，手萃《幻住十記》以授李生，李生受而卒業。其地則嶺海之涉歷與里居之休沐，其言則名哲之誦仰與先生所□灑咸在焉，合觀而三復之，凡所嗛然於古人者可盡釋矣，何也？謂夫寄與所寄兩躋其勝也。

《皇明詩選》卷九 卧子曰：青霞快男子，詩亦俊爽。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青霞集》 其文章勁健有氣，詩亦鬱勃磊落，肖其爲人以詞藻論，雖不及《鈐山堂集》之工，然嵩集至使天下不欲讀，當時爲作集序者如湛若水諸人，至以爲文章之玷，而誦鍊集者至今肅然起敬。此則流芳遺臭，視所自爲，人心是非之公，有不知然而然者矣。

《早正奸臣誤國以決大策疏》 《明文遠》卷四七：忠憤鬱結，發爲讜言，眞有磐南山、決東海之意，亦有鷹鸇逐鳥雀之意，殺機從此伏矣。雖然，志士仁人捨生取義，與日月爭光可也。

《送朱子南還》 《明文遠》卷一三：轅文曰：青霞殊有情致。　舒章曰：青霞輕快不沉。

傳記

王世貞《明故錦衣衛經歷贈奉議大夫光祿寺少卿青霞沈公墓誌銘》 當先皇帝己酉、庚戌間，余守尚書刑部郎，而沈公由清豐令入爲錦衣衛經歷，數從故尚寶丞張遜業飲，沈公少飲輒醉，醉則擊缶鳴鳴，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余私心慕異之。而亡何，敵闌入塞，都門不啓，天子坐西齋宮憂之，亡所出。會敵獲我中貴人，爲嫚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卽解圍。不者歲一髡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朝請，而天子下其書大宗伯，會文武羣臣計：卽予貢弗予孰便？甫就計，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曰：「敵所謂貢者也耶？彼傅城而軍，我城下盟耳。竊以爲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釋言者，旌功臣，敵固當自退。」而檢討毛先生起嚅嚅言：「吾姑寬敵，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先生廷叱之，爭之堅，而沈公復爲申趙理，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怪而問曰：「若何小吏也？」沈公目攝之曰：「大吏噤弗言，故小吏言，胡怪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吞敵，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惰歸，必大勝。」報聞罷。蓋是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爲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迫誅，益入賕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賄價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是沈公飲張丞所，泣而歎曰：「《詩》不云乎：『潝潝訾訾，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卽不死，而苞苴日蠅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鼠社，悞國大計，請僇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公昔歲諠譁，亡人臣禮，今復誣詆大臣，自爲名，廷榜之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坐他法謫斥矣。沈公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傍睨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矣。里長老問知沈公狀，咸大喜，助薪粲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戇，爭爲公詈相嵩以快公，公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爲常，至爲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聞，嵩父子銜之切骨，思有以報公。而侍郎楊順來總督，順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以選憚避敵，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徼避兵人僇之以爲功。沈公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恚，既得代，卽以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寇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爲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僇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廉得其狀，貽書誚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人，非有言責，毋爲爾，公怒曰：「吾嚮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眼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

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劒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爲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楷又嵩客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策捕諸白蓮教通敵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僇公，籍其家，而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選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君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上怒，相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敗，世蕃磔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爲襄理還其諸生。今皇帝初詔褒言事者，沈公冤始大白，贈光祿少卿，賜祭錄一子太學。襄用諸生久次膺貢，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楷殺人奸黨狀。而給事時亮瓚相繼以封事請，詔可，捕順、楷司寇獄，論抵罪。始沈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故王伯安先生游，先生一再與語，即奇之曰：「生千里才也。」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爲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強衛赤子爲急，用伉倨忤御史，得調茌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清豐令。愈自刻苦，有惠愛聲。故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公爲經歷，至則與鈞禮，不敢以分加公。公愈益發舒，嘗從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飲非其任，強灌之，公即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當寇掠近郊，時都門閉，公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予敵民矣。」陸公爲言於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公既謫保安，而屬歲大侵，傾橐裝作粥粥饑者，收百里內骸，買地而瘞之。其人相率而爲祠生祀公。公於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騷憤激之氣，往往多楚聲，竟以是獲禍。其傳者十不能一二，人讀而憐之。沈公諱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山人。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距其生丁卯得年五十有一。父處士公璧，母俞夫人。娶於徐，有丈夫子四，長即襄。次袞，次褒，即死於公難者也。最少子袭以稚免。襄既白報公讎，推太學恩袭，而身之金陵謁吳君表其墓，已復之吳興謁不佞某，志而銘之以慰公。嗚呼，公有子矣！

黃伯度《沈青霞傳》 嘉靖中，分宜嚴相嵩用事，政以賄成，上下相冒，紀綱紊亂，苛賦橫征，毒徧四海，戎政不備，軍實隳廢，南倭北虜，虔劉邊鄙，而海內騷然矣。是時忠鯁之士，罹禍酷者甚衆，而青霞沈公最烈。公名鍊，越人也。以進士令溧陽，抗御史，調茌平，以憂免，起復爲清豐，入爲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爲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楷又嵩客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策捕諸白蓮教通敵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僇公，籍其家，而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選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君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上怒，相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敗，世蕃磔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爲襄理還其諸生。今皇帝初詔褒言事者，沈公冤始大白，贈光祿少卿，賜祭錄一子太學。襄用諸生久次膺貢，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楷殺人奸黨狀。而給事時亮瓚相繼以封事請，詔可，捕順、楷司寇獄，論抵罪。始沈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故王伯安先生游，先生一再與語，即奇之曰：「生千里才也。」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爲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強衛赤子爲急，用伉倨忤御史，得調茌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清豐令。愈自刻苦，有惠愛聲。故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公爲經歷，至則與鈞禮，不敢以分加公。公愈益發舒，嘗從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飲非其任，強灌之，公即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當寇掠近郊，時都門閉，公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予敵民矣。」陸公爲言於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公既謫保安，而屬歲大侵，傾橐裝作粥粥饑者，收百里內骸，買地而瘞之。其人相率而爲祠生祀公。公於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騷憤激之氣，往往多楚聲，竟以是獲禍。其傳者十不能一二，人讀而憐之。沈公諱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山人。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距其生丁卯得年五十有一。父處士公璧，母俞夫人。娶於徐，有丈夫子四，長即襄。次袞，次褒，即死於公難者也。最少子袭以稚免。襄既白報公讎，推太學恩袭，而身之金陵謁吳君表其墓，已復之吳興謁不佞某，志而銘之以慰公。嗚呼，公有子矣！

蕃。慟哭曰：吾師可慰地下矣。見者爲泣下。豈保定賈人子耶？吾兄又言：公所食饑者，其人至今尸祝公。公死未十年，而嚴氏敗，順、楷亦法死。然公死猶生，奸諛者富貴亦幾何時？嗚呼，後之覽觀吾傳者，可以懼然思矣。

天啓《平湖縣志·人物》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存目）

沈鍊，字純甫，會稽人。嘉靖戊戌進士，知溧陽、茌平、清豐三縣，入爲錦衣衛經歷。庚戌歲，虜薄城下，廷議乞貢事，羣臣畏嚴氏，莫敢發言。純甫越階抗論，當從趙司業貞吉議，拒貢却虜，明日上疏，請得二萬騎，護陵寢通餉道，合勤王之旅，擊其惰歸，俾隻輪不返。疏報聞，朝廷壯之。明年正月，抗疏劾相嵩父子，請誅之以謝天下，杖四十，謫田保安州。當是時，虜數入塞，邊臣擁兵坐視，楊順督宣、大，虜大破應州堡塞，俟其退，割戰士及路人之馘，以獻功，純甫心傷之，賦詩飛書，指切其事。邊人士好從純甫游，爭相與唾罵相嵩，爲偶人三，象林甫、檜及嵩，耦而射之。而純甫在邊，日夜從俠少年結死士，思用間破虜，虜入又散金募土人爲城守。順捃拾其狀告變，嵩父子捕白蓮妖黨，竄純甫名籍中，坐以通虜，嵩從中下其事，僇純甫於邊，逮其子襄將殺之，而嵩、順相繼敗，得釋。隆慶初，復原官，贈光祿寺少卿。純甫雄於文，下筆輒萬言，作《籌邊賦》、《弔死戰諸將》文，及紀事諸詩，尤憤懣用壯。順既殺純甫，榜示邊塞，有藏沈氏遺文片紙，按捕抵罪。諸生武崇文，斂純甫遺稿，將火之，忽中惡仆地，怳忽見純甫峨冠緋衣，手劍叱之，懼而瘞之後圃。事白後，穴地出之，以授其子，今所傳《鳴劍集》，兵書赤牘諸編也。純甫與陳鳴埜、徐文長爲意氣之交，故余錄諸人之詩，以純甫爲首。

《明史·沈鍊傳》（存目）

王元敬《年譜》（存目）

《明史·藝文志四》 沈鍊《鳴劍集》十二卷，《青霞山人集》五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沈鍊《青霞集》十一卷，《年譜》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青霞集十一卷年譜一卷》 明沈鍊撰。鍊字純甫，會稽人。嘉靖戊戌進士。除溧陽知縣。後官錦衣衛經歷，疏論俺答請貢事，並劾嚴嵩。廷杖謫戍，復爲嵩黨路順搆入蔚州妖人閻浩案中棄市。天啓初，追謚忠愍。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本文三卷、賦一卷、詩三卷、論草兵說尺牘四卷，合十一卷。自十二卷至十六卷則年譜、事紀、祠記。前有茅坤序及鍊子襄刻集紀原。襄言方鍊被禍時，籍其家，燬其著述，又榜禁毋許藏匿副本。是編蓋襄所口誦而心記者。然人子即能讀父書，不應字句無譌至十一卷之夥。此必別有藏本，不欲實言之耳。【略】今錄其原本集十一卷，而以年譜一卷附之。至鍊之事蹟，彰彰史冊，日月爭光，不假後人之表章。其贊記諸作則概從刪薙焉。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沈青崖集》，山陰沈煉著。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沈鍊《青霞山人稿》五卷，《鳴劍集》六卷，《續集》六卷，《塞垣尺牘》。

明文學部二·沈 鍊 歸有光

歸有光

論 述

綜 論

《藝苑卮言》卷五 歸熙甫如秋潦在地，有時汪洋；不則一瀉而已。

王世貞《歸太僕贊（有序）》 先生於古文詞，雖出之自《史》、《漢》，而大較折衷於昌黎、廬陵。當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名家矣。其晚達而終不得意，尤爲識者所惜云。贊曰：風行水上，渙爲文章。當其風止，與水相忘。剪綴帖括，藻粉鋪張。江左以還，極於陳、梁。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始傷。

王錫爵《明太僕寺寺丞歸公墓誌銘》 先生於書無所不通，然其大指，必取衷《六經》。而好太史公書，所爲抒寫懷抱之文，溫潤典麗，如清廟之瑟，一唱三嘆，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於言語之外，嗟嘆之，淫佚之，自不能已已。至於高文大冊，鋪張帝王之略，表章聖賢之道，若《河圖》、《大訓》，陳於玉几，和弓垂矢，並列珪璋黼黻之間，鄭、衛之音，蠻夷之舞，自無所容。嗚呼！可謂大雅不羣者矣。然先生不獨以文章名世，而其操行高潔，多人所難及者，余益爲之歎慕云。

蔣以忠《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刻序》 先生童時不好弄，即嗜爲古文詞，所居下帷，常竟月不出。弱冠入太學，庚子魁南畿，聲稱籍甚。廼連舉不第，輒怡然歸，歸即讀書譚道，學益博，名益高，四方乞文者日益衆，東西負笈之士，趾相錯於道也。先生性高簡，頗厭市囂，乃闢書屋於安亭江上，門屏闃如，絕不問戶外事，裹足偃仰而已。日具蔬粥，與諸生講論以爲常。既舉進士，令吳興，及倅邢州，治文書外，輒掩關著述，一意修古，世味泊如也。先生神清氣安，志意凝靜，居常有深沉之思，故發爲文詞，棄去彫鏤，直尚玄素，且結搆中度，叙事有體，駸駸進逼子長，東京以後無論也。或謂先生徒習章藝，以吏事少之。今讀其文，悉措經綸，明道術，檃括古今，摽陳時務，種種具在。至論三江源委及水利諸書，尤卓有眞見，皆前人所未發。其勘辦張貞婦死事，當世老吏，莫能難也。嗟嗟！閑於吏事，疇先生若哉？世人亦淺於儗先生矣！初先生發解時，最受知於長沙張文隱公，公每對人，必指而稱曰，國士國士云。公後兩典禮闈，意欲得先生。先生每從計偕來，客逆旅中，兀居待試而已。有以謁公諷先生者，先生不往也，坐是齟齬二十年無所遇。既爲令，事藩臬大吏，鮮卑卑禮，遇有可否，抱案牘往爭之。衆謂迂儒不當如是，乃不予善課，僅遷邢州倅以去。嗚呼！即二者可以覘先生所養矣。晚歲有知先生者薦於朝，自邢州遷冏丞，入掌誥敕。一時制文悉先生具草，方駸駸嚮用，而疾不可爲矣。先生入仕甫六年，立朝僅三百日，厥施未究，而止以遺文傳於世，可悲也！

陳奎《歸先生文集序》 夫震川甫弱冠，即聲振三吳，乃淹俟歲薦，間關獲一第，復九試而擢南宮，令長興，倅邢州，困寔矣！迨徵丞冏寺，爰侍史館，班近臣，纂述未備，而玉樓之召往焉。何施之無寸而蓄之有尺耶？史遷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嬴勝而履屩，人情之反也；積薪而用哲士之慨也。使震川以弱齡揚見龍之光，揮鴻漸之翼，附景希炎，自致取衷《六經》。而好太史公書，所爲抒寫懷抱之文，溫潤典麗，如清廟之瑟，一唱三嘆，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於言語之外，嗟嘆之，淫佚之，自不能已已。至於高文大冊，鋪張帝王之略，表章聖賢之道，若《河圖》、《大訓》，陳於玉几，和弓垂矢，並列珪璋黼黻之間，鄭、衛之音，蠻夷之舞，自無所容。嗚呼！可謂大雅不羣者矣。然先生不獨以文章名世，而其操行高潔，多人所難及者，余益爲之歎慕云。

蔣以忠《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刻序》 先生童時不好弄，即嗜爲古文詞，所居下帷，常竟月不出。弱冠入太學，庚子魁南畿，聲稱籍甚。廼連舉不第，輒怡然歸，歸即讀書譚道，學益博，名益高，四方乞文者日益衆，東西負笈之士，趾相錯於道也。先生性高簡，頗厭市囂，乃闢書屋於安亭江上，門屏闃如，絕不問戶外事，裹足偃仰而已。日具蔬粥，與諸生講論以爲常。既舉進士，令吳興，及倅邢州，治文書外，輒掩關著述，一意修古，世味泊如也。先生神清氣安，志意凝靜，居常有深沉之思，故發爲文詞，棄去彫鏤，直尚玄素，且結搆中度，叙事有體，駸駸進逼子長，東京以後無論也。或謂先生徒習章藝，以吏事少之。今讀其文，悉措經綸，明道術，檃括古今，摽陳時務，種種具在。至論三江源委及水利諸書，尤卓有眞見，皆前人所未發。其勘辦張貞婦死事，當世老吏，莫能難也。嗟嗟！閑於吏事，疇先生若哉？世人亦淺於儗先生矣！初先生發解時，最受知於長沙張文隱公，公每對人，必指而稱曰，國士國士云。公後兩典禮闈，意欲得先生。先生每從計偕來，客逆旅中，兀居待試而已。有以謁公諷先生者，先生不往也，坐是齟齬二十年無所遇。既爲令，事藩臬大吏，鮮卑卑禮，遇有可否，抱案牘往爭之。衆謂迂儒不當如是，乃不予善課，僅遷邢州倅以去。嗚呼！即二者可以覘先生所養矣。晚歲有知先生者薦於朝，自邢州遷冏丞，入掌誥敕。一時制文悉先生具草，方駸駸嚮用，而疾不可爲矣。先生入仕甫六年，立朝僅三百日，厥施未究，而止以遺文傳於世，可悲也！

陳奎《歸先生文集序》 夫震川甫弱冠，即聲振三吳，乃淹俟歲薦，間關獲一第，復九試而擢南宮，令長興，倅邢州，困寔矣！迨徵丞冏寺，爰侍史館，班近臣，纂述未備，而玉樓之召往焉。何施之無寸而蓄之有尺耶？史遷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嬴勝而履屩，人情之反也；積薪而用

晦於漢、唐，而乍闢於有宋。儒林、道學，分爲兩科，儒林未可以蓋道學，新安未可以蓋金谿、永嘉，而姚江亦未可以蓋新安。眞知獨信，側出於千載之下，而未嘗標榜爲名高也。少年應舉，筆放墨飽，一洗熟爛；人驚其頡頏眉山，不知其汪洋跌蕩，得之莊周者爲多。壯而其學大成，每爲文章，一以古人爲繩尺。蓋柳子厚之論所謂「旁推交通以爲之文」者，其他可知也。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其暢也，其厲也，其潔也，學者舉不能知，而先生獨深知而自得之。鈎摘搜獮，與古人參會於毫芒杪忽之間。旋觀裨販剽賊、掇拾塗澤之流，如秦越人診病，洞見藏府之癥結，辭而闢之，劈肌中理，無所遯隱。以氈毳舉子，羈窮單隻，提三錢雞毛筆，當熏灼四戰之衝。馴至霜降水落，草枯靡萎，而其爲之渠帥者，卒以吁嗟歎伏，而自悔其降心之不早。嗚呼，此豈徒然也哉！先生以幾庶體貳之才，好學深思，跋邪觝僞，刊削芬敗，障斯文之末流。輇材小生，諰聞目學，易其文從字順，宖謂可以幾及。家龍門而戶昌黎，其譌謬滋甚。先生嘗序沔人陳文燭之文，諷其好學《史記》，知美瞶而不知瞶之所以美。學先生之學者，無爲沔人之知美瞶，則幾矣。先生儒者，曾盡讀五千四十八卷之經藏，精求第一義諦，至欲盡廢其書。而悼亡禮懺，篤信因果，恍然悟珠宮貝闕生天之處，則其識見蓋韓、歐所未逮者。緒言具在，余非敢援儒而入墨也。余少壯汩沒俗學，中年從嘉定二三宿儒遊，郵傳先生之講論，幡然易轍，稍知向方，先生實導其前路。啓、禎之交，海內望祀先生，如五緯在天，芒寒色正，其端亦自余發之。今又承比部君之命，論次斯集，得以懷鉛握槧，效微勞於簡牘，有深幸焉。日月逾邁，老將至而耄及，無以昌明先生淑艾之教，譬諸螢火燃燃，欲流照於須臾之頂，亦自愧其微末已矣。而比部君大雅不羣，能表章其家學，南豐之瓣香，不遠求而有託，斯可喜也。歲在庚子五月晦日，虞山年家後學錢謙益再拜謹序。

又　先生於詞章，刊落皮膚，獨存眞實。雖其牽率應酬，或質而少文，或放而近易，有識者精求之，可以窺見先生擺脫流俗，信心師古之大致。余以管見，僭有去取，蓋猶未能免俗，規規然以時世心眼，測量前哲，有餘愧焉。輟簡之餘，愾然三歎。並識之以訊於智者。

歸起先《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　蓋嘗論之：不讀《史》、《漢》，不知《左》、《國》之所以爲文也。不讀韓、歐，不知《史》、《漢》之所以爲文也。今由公之文可以知韓、歐，由先生之選，可以知公之文。異哉，海內之士從事於古之文章者，必自此而求之矣。然而公豈求工於文而已哉？其學術則辯標榜皆淵、雲。其魁卒推服，卓哉紹前聞。

又二　太僕絕代文，誠繼韓、歐陽。越今百餘載，彌覺光燄長。所恨前人謬，刪改不成章。猶賴元本存，小子櫝而藏。

又《當道明府及遠近士大夫助刻先太僕文集敬賦五章奉謝用文章千古事爲韻》一　在昔盛明世，天未喪斯文。篤生吾太僕，著作迥軼羣。一時七才子，

又五　文章關氣運，豈復一家事！茲集得流傳，後學受其賜。先澤幸不湮，小子差自慰。顧藉他人力，尋思終內愧。

王崇簡《重刻震川先生全集序》　嗟乎！先生之文，自歿時即流傳至今，王文肅公稱引於當年，錢牧齋、吳梅村諸前輩昌明於後；非若昌黎之文，歷歐陽有年譜，而先生闕焉，是非後進之責歟？國初汪堯峰編修嘗譜□，而世久遠遇永叔而始顯也。矧先生賢子孫比肩接踵，咸能裒輯遺文，傳之遐邇。【略】先生之文，照耀今古，何待於序？況余豈能序先生之文者哉？

《靜志居詩話》卷一三　僉州早年評震川文，謂：「如秋潦在地，有時汪洋。不則一瀉而已。」晚歲，乃作贊云：「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予豈異趨，久而自傷。」蓋悔之深矣。詩非兼擅，然猶勝七子成派。《遊靈谷寺》云：「晨出東郭門，初日照我顏。春風吹習習，好鳥鳴喧喧。巖阿見黃屋，登坡尋神山。半日猶山麓，十里長松間。蜿蜒芳草路，寂寞古禪關。畫廊落丹艧，朱戶蝕銅鐶。殿起無梁迴，塔留玩珠攀。蒼鼠戲樹捷，野鹿看人閒。山深靜者愛，日安未知還。」

《覲齋詩談・評論三・歸震川》　古文卓絕一世，而詩最疲軟，人果無全能耶，抑工夫有偏注乎？　古詩尚撐拄得來，近詩太萎薾不堪。效昌黎聯句體，殊無神韻，亦不見結構巧妙處。學《選》體而不得其頓宕轉換，易生此病。且看謝康樂詩，便知古人未有以詞掩意者。

方苞《書後題跋・書歸震川文集後》　昔吾友王崑繩目震川文爲膚庸，而張彝歎則曰：「是直破八家之樊，而據司馬氏之奧矣。」二君皆知言者，蓋各有見而特未盡也。震川之文，鄉曲應酬者十六七，而又徇請者之意，襲常綴瑣，雖欲大遠於俗言，其道無由。其發於親舊及人微而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至事關天屬，其尤善者，不俟修飾，而情辭並得，使覽者惻然有隱，其氣韻蓋得之子長，故能取法於歐、曾，而少更其形貌耳。孔子於《艮》五爻辭，釋之曰：「言有序。」《家人》之《象》，係之曰：「言有物。」凡文之愈久而傳，未有越此者也。震川之文於所謂有序者，蓋庶幾矣，而有物者則寡焉。又其辭號雅潔，仍有近俚而傷於繁者。豈於時文既竭其心力，故不能兩而精與？抑所學專主於爲文，故其文亦至是而止與？此自漢以前之書所以有駁有純，而要非後世文士所能及也。

謝啓昆《論明詩絕句九十六首》七七　韓歐正脈孰傳衣？元美評言悔昔非。無意求工詩亦好，玩珠靈谷暝忘歸。（歸有光）

錢大昕《震川先生年譜序》　年譜一家，昉於宋，唐人集有年譜者，皆宋人爲之，留元剛之於顏魯公，洪興祖、方崧卿之於韓文公，李璜、何友諒之於白文公，耿秉之於李衛公是也。震川歸先生之文，近代之韓、歐陽也，韓、歐陽有年譜，而先生闕焉，是非後進之責歟？國初汪堯峰編修嘗譜□，而世復不傳。安亭孫君守中生於先生講學之鄉，濡染教澤，誦先生之文，因論次先生遺事，譜其年月，甲乙分明，皆可徵信。古人以立言爲不朽之一，先生歿於隆慶辛未，距今二百一十有七載矣，讀斯譜而如睹公之須眉言論，宛然登畏壘之亭，而雍容揖讓於其間。彼道家所謂長生鍊形者，世且莫能舉其姓名，吾惡知其軀殼果安在哉？然則立言如先生者，雖謂之長生可也。戊申八月十又六日，錢大昕題於小痦廎。

汪照《震川先生年譜序》　歸太僕《震川先生文集》傳於世者，有崑山、常熟諸本。其平生大略具載《明史》及郡縣志，而行狀、行述、墓誌、墓表，紀載尤詳，惟年譜則闕而未備，此孫君守中之所爲作也。考先生生際嘉、隆間，名位未及大顯，措施未及大究。然其讀書於安亭江上，論《易圖》，訂《尚書》，□〔辨〕《禮經》，悟《春秋》之微，揆詩人之意，一一要歸於大道，學者靡然嚮風。又條陳世務，當時雖未見施行，後之遵其法者，全活人無算。宰長興，日用古教化法，湖山爲之肅清，則所稱立德立功立言者，先生有焉。守中居安亭，距先生讀書之世美堂不半里而近，聞風欣慕，與二三同學講習於荒江寂寞之濱，捃摭舊聞，采本傳、行狀、行述、墓誌、墓表，排纘事行，譜之以年，其用意可不謂勤乎！余嘗讀唐、宋人別集，有年譜者無慮數十家，徵國文公年譜，盧壯父刻於瑞陽，郟灼又有續刻，而公之八世孫洵與澍取國子監所刊行狀，與婺原所刻年譜及徽州建寧世系，訂其訛謬，補其遺闕，合爲一書。十二世孫鍾文又遡唐茶院公以來支派，纂紀本末，以及公之生平事蹟，歷代褒典並後賢紀述，分爲十三門，曰考亭朱氏文獻全譜。詳略稍殊，儲藏家每並存之，譜以人重如此。守中是編事核文直，兼倣山谷年譜例，以詩文目繫編年之下，俾先生之道與文久而愈尊，行與呂大防、程俱、洪興祖三家之譜昌黎，文安禮之譜柳州，薛齊誼之譜廬陵，朱子之譜南豐，何楹之譜眉山三君子，並示後學，爲無窮之傳矣。近世儒者言，吳人香火情深，輒阿好其鄉前輩。若守中之於先生，雖謂之阿其所好，亦所不辭也。乾隆戊申春二月旬又九日，嘉定汪照撰。

王鳴盛《震川先生年譜序》 孫君諱岱，字守中，居安亭江上，距歸震川先生所居僅數十武，讀先生之書而景慕之，作爲年譜，同里錢君大昕、汪君照已序之矣。近日杭先生大宗序施愚山年譜，謂年譜起於宋，歷舉宋、明人所作。而錢君序別爲徵引，不相蹈襲，二家之言可云備矣。若汪君□所舉，皆杭先生所已及，無出乎其外者。要之，錢君謂立言如震川，雖年六十六，謂之長生可也。汪君謂守中之於先生，雖謂之阿其所好，亦所不辭，實均爲通人之論。孫君復郵寄予，屬繼之言，予將何以益二君哉！昔者予世籍崑山，六世祖母及高祖母皆歸氏。六世祖母則先生之曾孫女，高祖母則先生之元孫女也。集中於先八世祖司業公及族叔祖大理公，皆一見其名焉。顧以予之譾劣，於譜無能爲役，而孫君乃能成之序之，不更滋愧與？抑予嘗作漢經師鄭康□(成)年譜，采摭甚富，年經事緯，行且刻入《蛾術編》問世。夫鄭、虞、毛、服、何、范、孫、許，此八家者，自漢至晉初人也，今其書現在者五人，其三人則補緝，此之謂家法。由震川先生溯而上之，後之學者欲知源流之所處，芳臭氣澤之所及，孫君倘有意乎？癸丑臘月，西莊居士王鳴盛題，維持瞽目重開行年七十有二。

孫夏重《震川先生年譜跋》 先君子好古力學，於書無所不窺，而於震川先生文尤其篤嗜。以汪堯峰曾爲先生譔次年譜，惜其書不克行世，復就先生遺集益以誌、狀、碑、版之文，略其事跡，凡三易稿而成。嘗語不肖孤曰，先生之文，載道之器也。其文具在，固無係乎年譜之有無也。然予之所以拳拳於此者，聊誌高山景行之慕耳。閱六年甲寅，先君子遂致不起，易簀時，猶屬不肖孤，以是編當亟梓之，夏重不敢忘。奉諱以來，忽忽七載，每發故篋，手澤如新，淚淫淫下，不忍卒讀。適礫亭張表伯任爲讎校，即付剞劂，務令先君子景仰昔賢之心不沒於後，不肖孤亦死且不朽。嘉慶己未嘉平月，不肖男夏重謹識。

《柳南續筆·諸家論震川古文》 震川之文，錢尚書推爲有明第一。而黃梨洲則云：「觀《震川集》，試除去其叙事之作，時文境界，間或闌入，求之韓、歐集中無是也。」又李安溪云：「看震川古文，拖沓說去，又不明白，兩三行可了者，千餘言尚不了，令人氣悶。」望溪方氏云：「震川之文，辭號雅潔，仍有近俚而傷於繁者。王崑繩目爲膚庸，必非無所見而云然。」《明史·文苑傳》云：「自有光之文出，而操觚之家，從此鮮實學，而妄談歐、曾，亦不能無弊。」夫古文如震川，亦可以已矣，而猶不免於後人之議。甚矣，斯道之難言也。

《萇楚齋四筆·論明歸有光文》 桐城姚姬傳郎中鼐云：「歸熙甫之才氣筆力，不能及唐宋韓、歐諸賢，而以與之配者，得文家之眞脈，不襲其貌，而神理上通周秦。故才不必大可貴，亦猶董思白之於書，世或欲以子昂駕思白之，夫何異宋金華之流駕於熙甫者乎！」云云。□□□□□聲木謹案：歸太僕《評點史記例意》，山陽戴晨跋云：「晟惟先師黃太冲先生有言：震川之所以見重於世者，以其得史遷之神也。」云云。是黃太冲亦深有取於太僕之文矣。

又《明歸有光評點史記》 明歸太僕《評點史記例意》一卷，康熙庚寅三月刊本。長(常)熟嚴思莽太僕虞惇跋云：「昔馮定遠先生語余云：『震川每一下第，即閱《史記》一過。』故閱本最多。」云云。聲木謹案：其孫朝煦亦跋云：「先太僕篤嗜《史記》，手批本不下數十種。」云云。今世所行《評點史記例意》，未能薈萃數十本爲一，誠爲憾事，然津逮後學已多。馮氏之言，信而有徵矣。

《萇楚齋續筆·毛燧傳論明歸有光文》 武進毛燧傳字洋溟，工古文，以明歸太僕爲法，其稱熙甫文云：「猖狂恣肆，汪洋奧美，肩隨昌黎而超軼乎北宋，余少而樂誦之。」云云。見《竹初文鈔序》。可謂深知熙甫矣。

《萇楚齋隨筆·震川文補集餘集》 歸震川先生集行世者，《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惟乾隆六十年十月，其七世族姪孫朝照玉鑰堂重刊本增《補集》八卷、《餘集》八卷，後附《評點史記例意》一卷、《論文章體則》一卷、墓誌表傳一卷，最爲賅備。《正集》、《別集》，自尺牘、古今體詩外，得文六百有五篇，《補集》復搜得文七十八篇，《餘集》除小簡、古今體詩外，復增文七十一篇。玉鑰堂重刊本傳世甚罕，坊間通行本仍只四十卷本，予故記之於此，亦篤嗜歸文者所樂聞。太僕文章，雖不能與唐宋八家爭烈，然直接八家之傳，屹然爲一大宗。今已三四百年，窮鄉僻壤，幾於家有其書，無人不知有歸太僕矣。

分論

《甲寅十月紀事》 《明詩歸》卷四：譚云：歷一境，思一境，非實經兵火人，不知此。

《山齋先生文集序》《明文遠》卷□□：因文集而詳論其生平大節，不沾沾文字間，感慨低徊，關係世道。

《戴楚望集序》《明文遠》卷□□：與楚望相識而不相知，寫出無數議論，無數感慨，得歐陽公抑揚婉轉之妙。

《送陽曲王公參政陝西序》《明文遠》卷□□：深謀遠慮，萬世末圖，惜也言之而未有聽之者。

《送狄承式青田教諭序》《明文遠》卷□□：一篇議論都從文成公身上生出，便覺軒翥之氣，虎步龍驤，不是書生伎倆。有賓有主，叙次井井不亂。

又《生財有大道》一節二　原評：「渾渾灝灝，約詩禮之旨以爲言，低手效之，填湊三禮，則形骸具而精氣亡矣。」方苞評：「義則鎔經液史，文則精實，以其切南昌發論，不可移易故也。條理分明，爲吏之道盡於此。

《送張子忠之任南昌序》《明文遠》卷□□：平常道理，寫來却極絢爛極齊宋攀唐，下視辛未諸墨，皆部婁矣。」（《欽定正嘉四書文》）

《送南駕部吳君考績北上序》《明文遠》卷□□：三代而後，人臣之能自重者四比如題反覆，清透簡亮，有一氣揮灑之樂。」（《欽定正嘉四書文》）

又《論語・子禽問於子貢》一章　方苞評：「即以綱領爲條目之界劃，贈送之言，而題極熨貼。明至嘉靖而後，將驕卒惰，師律蕩然，以致羣盜四起，不可收拾，則以先生言爲蓍蔡可也。

《送周給事興叔北上序》《明文遠》卷□□：一篇大議論，不作泛常分寸不失。骨脈澄清，精氣入而粗穢除。乃古文老境，非治科舉文者所能窺尋。姑存一二，使好古者研悦焉。（《欽定正嘉四書文》）

又《禮之用》一節　原評：「古厚之氣，直接先秦初漢，前人以粗枝大葉概之，最善名狀。」（《欽定正嘉四書文》）

又《詩三百》一節　方苞評：「咀味聖人立言之意，渺衆慮而爲言，淳古淡泊，風格最高，化、治先輩，對比多辭異而意同，乃風氣初開，文律未細，雖歸震川猶或不免，如禮之用篇，精深古健，而亦蹈此病，故俱辨而錄之。」（《欽定正嘉四書文》）

又《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章　方苞評：「以古文爲時文，自唐荆川始，而歸震川又恢之以閎肆，如此等文，實能以韓歐之氣達程朱之理，而吻合於經術者能之。

《思子亭記》《明文授讀》卷二七：無聊之極，結爲怪想。余於迎兒之殤坐卧恍忽，作此言辭，豈意震川先已描出。

《歸氏二孝子傳》《明文遠》卷一九六：全學《史記》，深情冷韻，當於行墨外遇之。

《書齋銘並序》《明文授讀》卷一四：先夫子曰：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南京太僕寺丞。震川之文一往情深，故於冷淡之中，自然轉折無窮。一之波瀾，文之精蘊，皆題之氣象。」（《欽定正嘉四書文》）

又《周監於二代》一節　方苞評：「以古文間架筆段馭題，題之層次即文味冥冗，雄健之氣都無所用也。其言爲文以六經爲根本，遷固歐曾爲波瀾，聖人復起，不易斯言。今之耳食者，便欲以震川爲根本，愈求而愈不似矣。

《子入大廟》一節　方苞評：「神氣渾脱，化盡題中畦界，而清淡數言，旨趣該透，其於題解昭然，如發蒙矣。」（《欽定正嘉四書文》）

又《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原評：「每股接頭轉摺處，純是古文行局，空之態。

漾渾雅，繁委周匝，無一不古，亦惟深於古文者知之。」方苞評：「兩意灌注到底，而蒼莽迴薄，不見其運掉排盪之跡，是大家樸直氣象。逐層以天下與夫子夾說，疑於連上文矣，惟處處以天爲主，故納上句於本題之中，而不連上也。」（《欽定正嘉四書文》）

又《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方苞評：「實排五比，雄氣包孕，具海涵地負之概。在歸震川文中，爲近時之作，然制義到此，已是極好順時文字矣。」（《欽定正嘉四書文》）

又《先進於禮樂》一章 原評：「離奇夭矯，却是渾涵不露，眞史漢文字，非制義文字也。」方苞評：「原評擬之史漢，未免太過，方之唐宋八家中，其歐、曾之流亞歟？」（《欽定正嘉四書文》）

又《所謂大臣者》一節 原評：「嚴詞偉義，屹然如山，坊刻爲穆孔暉墨，然亦小有同異。」方苞評：「實理中蘊，浩氣直達，儼如宣公對君之奏、朱子論學之言。」（《欽定正嘉四書文》）

又《顏淵問爲邦樂則韶舞》 方苞評：「和平之音淡薄，歡愉之詞難工，昌黎猶爲文士言之也。試誦周召歌雅，當自悔其失言矣。此等文亦當以是求之。貴重華美，如陳夏商間法物，其於禮樂亦彬彬矣。」（《欽定正嘉四書文》）

又《性相近也》一節 方苞評：「沉潛儒先訓義，積之深醇，而出之顯易，然非浩氣充溢，則亦不能若是之揮斥如志也。」（《欽定正嘉四書文》）

《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二節 方苞評：「看待宋五子書，融洽貫串，故縱筆書之，有水銀瀉地，無竅不入之妙。惟致字功夫尚未寫出全身耳。」（《欽定正嘉四書文》）

又《舜其大知也與》一節 方苞評：「不創奇格，循題寫去，而法度之變化因之，文境清粹澹逸，稿中上乘。」（《欽定正嘉四書文》）

又《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方苞評：「從聖人無所不知處講到不知，既不貶損聖人，而道之貴處益顯，並題中有所字，虛神亦透。」（《欽定正嘉四書文》）

又《周公成文武之德及士庶人》 方苞評：「古氣磅礴，光焰萬丈，祇是於聖人制作精意，實能探其原本，故任事抒寫，以我馭題，此歸震川之絕調也。」（《欽定正嘉四書文》）

又《郊社之禮》一節 方苞評：「如何明得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便治國如示諸掌？每苦鶻突。文於聖人制作處，寫得深微，早透治國消息，轉落下三句，自然清醒，以能於『所以』二字撥動機關也。刊削膚詞，融洽精義，題爲如林，此爲岱華矣。」（《欽定正嘉四書文》）

又《小德川流》二句 方苞評：「玩註中『全體之分，萬殊之本』八字，則大德小德，原本是直分兩截。敦化『敦』字，即易傳藏諸用『藏』字意，『川流』二字，即顯諸仁『顯』字意，無心成化，天地之功用即在其中。文能細貼，註意發揮曲暢。」（《欽定正嘉四書文》）

又《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 方苞評：「題句一氣貫注，用法驅駕，則神理易隔，似此依次順叙，渾然天成，無有畔岸，化工元氣之筆也。」（《欽定正嘉四書文》）

《孟子・權然後知輕重心爲甚》 方苞評：「精理明辨，如萬斛源泉，隨地騰涌。」（《欽定正嘉四書文》）

又《父子有親》五句 方苞評：「實疏處似稍遜丘作，而結束精神，迥出丘作意象之外，故足與之埒。」（《欽定正嘉四書文》）

又《孰不爲事》一節 方苞評：「歸震川文有兩類皆高不可攀：一則醇古疎宕，運《史記》、歐、曾之義法，而與題節相會；一則樸實發揮，明白純粹，如道家常事，人人通曉，如此篇及《堯舜之道二句》文，他家雖窮思畢精，不能造也。」（《欽定正嘉四書文》）

又《天子一位》一節 方苞評：「其議論則引星辰而上也，其氣勢則決江河而下也，其本根則稽經而諏史也，故自有歸震川之文語，制義一術，可以百世不湮。」（《欽定正嘉四書文》）

又《詩曰天生烝民》一節 原評：「舉孔子以折服諸子，不是單引詩詞，故歸重孔子贊與詩同詞，故但直出詩詞，而重發下文，此先輩相題最精處。文之渾雄雅健，在稿中亦爲上乘。」（《欽定正嘉四書文》）

又《堯舜之道》二句 方苞評：「堯舜之道與孝弟交關處，探源傾液，而出之樸實醇厚，光輝日新。」（《欽定正嘉四書文》）

傳記

王世貞《歸太僕贊(有序)》 故太僕寺丞直文儀制敕歸震川先生，諱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也。生而美風儀，性淵沉，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邃經術，長於制科之業。自其爲諸生，則已有名，及門之屨恆滿。而先生方以久次膺貢，將置第一，而疑太學多他省人，更置第二，然自喜得一國士。其後八上春宮，不第。蓋天下方相率爲浮游汎濫之詞，靡靡同風，而熙甫深探古人之尋舉應天鄉試第二人。故相張文毅公治時主試，得先生文而奇之，大以國士微言奧旨，發爲義理之文，洸洋自恣，小儒不能識也。於是讀書談道於嘉定相許。然至公車，輒報罷。行年六十而始登第。又不得館選，出令湖之長興，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數十百人。熙甫不時出，或從其子質問所疑。歲踰三載，僅遷判順德府。高新鄭，其座主也，以大相秉銓，憐先生屈，拔爲乙丑，四明余文敏公當分試禮闈，予爲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後余太僕丞。尋以太僕入司制敕，氣稍發舒。而浙之臺使復苛摘之，先生方屬疾，公得其文，示同事，無不歎服。既見熙甫姓名，相賀得人。主試者新鄭高公，鬱鬱不樂，遂卒。

《湧幢小品・斷獄》（存目）

王錫爵《明太僕寺寺丞歸公墓誌銘》 萬曆乙亥，熙甫先生葬於崑山東南喜而言曰：「此茶陵張公所取以冠南國者，今得之，有以謝天下士矣。」廷試，入三甲，選爲湖州長興縣令。長興在湖山間，多盜而好訟。熙甫平生之論，謂爲天子牧養小民，宜求所疾痛，不當過自嚴重，赫赫若神，令閭閻之意不得自通。故聽訟時，引兒童婦女與吳語，務得其情，事有可解者，立解之，不數數具獄。出死囚數十人，旁縣盜發而無故株連者，爲洗滌復百人。有重囚，母死當葬，熙甫縱之歸，治葬事畢，還就獄。有勸之逸去者，囚不忍相負也。然宿賊四五十家，窟宅聯絡，依山藪中，數名捕之不能得，熙甫率吏士掩之，賊鑾起格鬬，矢石滿前，熙甫目不爲瞬，竟服其辜。大戶魚肉小民者，按問無所縱舍。嘗夢兩人頭飛來齧臂，若有所訴。明日，有提兩人頭，自言奴通其妾，輒斬以聞。熙甫令罷去，潛蹤跡之，實欲納奴妾耳，遂論如法。先生自以負海內之望，明習古今成敗，即令召公、畢公爲方岳，必且參與謀議，不令北面受事而已。故嘗直行其意。縣有勾軍之令，每闕一人，自士掩之，貼百家，嘗寢其事，大吏弗善也。又長興多田之家，往往花分細戶，而貧戶顧國初赤籍所注，一戶或數百人，及鄰保里甲，人人詣縣對簿。熙甫不忍騷動者，按問無所縱舍。嘗夢兩人頭飛來齧臂，若有所訴。明日，有提兩人頭，自言奴通其妾，輒斬以聞。熙甫令罷去，潛蹤跡之，實欲納奴妾耳，遂論如法。先生自以負海內之望，明習古今成敗，即令召公、畢公爲方岳，必且參與謀議，不令北面受事而已。故嘗直行其意。縣有勾軍之令，每闕一人，自士掩之，賊鑾起格鬬，矢石滿前，熙甫目不爲瞬，竟服其辜。大戶魚肉小民

先生生於正德元年，卒於隆慶五年，享年六十有六。元配魏氏，繼配王氏，皆從先生之兆。再繼費氏，別葬。有子六人，詳具於《狀》。【略】明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撰。

《明史·文苑傳三·歸有光》（存目）

唐時升《太僕寺寺丞歸公墓誌銘（代）》（存目）

著録

蔣以忠《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刻序》　震川先生既歿之明年，其從弟太學生道傳裒先生遺文來南中，謀壽諸梓，俾余校閱，且屬序之。嗚呼！余不敏，惡能訂先生之文哉！顧自束髮卽嚮往先生，已又以戚故，常侍先生遊。憶庚午冬，余自閩入覲，先生方病瘖在告，余訪之，延入卧內，目篋中所爲文，若有托者而不能言。別去未幾，先生不祿，茲忽忽越四載矣！日惟以負先生是懼，廼於太學君之屬，又何可辭也。【略】先生之文始刻於建州，又刻於玉峰，俱未備。是集得文三百五十篇，列爲二十卷。先生著述甚富，而太學君摭搜之勤可尚也。先生間爲詩，亦清婉有致，散逸不存，茲不載。嗚呼！後世欲知先生者，此亦足以觀矣。萬曆甲戌八月上浣，賜進士第、承直郎、南京刑部主事，海虞後學蔣以忠頓首拜譔。

歸子寧《歸先生文集跋》　昔先君在邢嘗云，著書所以垂世立教，非有道者不能。因言平生未嘗論著，欲有所作，以入賀而止。每欲修《宋史》，謂非獨其繁亂，又多用誌狀碑文，尤不足取信，予雖不輕與人爲文，然復有不能辭者。今子寧等所編輯，雖多應世之文，而平生大概亦略見之。又言歐陽永叔、蘇氏兄弟不免純駁，皆由欲徧存之耳。至如劉夢得所選柳子厚文，尤不能無病，蓋一時酬答，或談論戲嘲，雖有可觀，並不足錄。夫喘息罄欬之不忘，斯後人之意，然君子愛人以德，不可以姑息。先君之意如此，子寧等編輯先君之文，雖不敢望前世之君子，亦皆述先君遺意，非妄自有所損益也。若時所傳者，多傳寫謬訛，雜以他人之作，讀者自能識之。隆慶壬申嘉平日，男子寧謹識。

又《歸震川先生未刻集跋》　隆慶二年壬申之歲，校閱先君遺文，編爲三十卷，附以王京兆子敬撰以先君行狀，與不肖所作序，略及《愍道賦》等篇，皆從先生之兆。再繼費氏，別葬。有子六人，詳具於《狀》。【略】明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撰。

《明史·文苑傳三·歸有光》（存目）

唐時升《太僕寺寺丞歸公墓誌銘（代）》（存目）

著録

蔣以忠《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刻序》　震川先生既歿之明年，其從弟太學生道傳裒先生遺文來南中，謀壽諸梓，俾余校閱，且屬序之。嗚呼！余不敏，惡能訂先生之文哉！顧自束髮卽嚮往先生，已又以戚故，常侍先生遊。憶庚午冬，余自閩入覲，先生方病瘖在告，余訪之，延入卧內，目篋中所爲文，若有托者而不能言。別去未幾，先生不祿，茲忽忽越四載矣！日惟以負先生是懼，廼於太學君之屬，又何可辭也。【略】先生之文始刻於建州，又刻於玉峰，俱未備。是集得文三百五十篇，列爲二十卷。先生著述甚富，而太學君摭搜之勤可尚也。先生間爲詩，亦清婉有致，散逸不存，茲不載。嗚呼！後世欲知先生者，此亦足以觀矣。萬曆甲戌八月上浣，賜進士第、承直郎、南京刑部主事，海虞後學蔣以忠頓首拜譔。

歸子寧《歸先生文集跋》　昔先君在邢嘗云，著書所以垂世立教，非有道者不能。因言平生未嘗論著，欲有所作，以入賀而止。每欲修《宋史》，謂非獨其繁亂，又多用誌狀碑文，尤不足取信，予雖不輕與人爲文，然復有不能辭者。今子寧等所編輯，雖多應世之文，而平生大概亦略見之。又言歐陽永叔、蘇氏兄弟不免純駁，皆由欲徧存之耳。至如劉夢得所選柳子厚文，尤不能無病，蓋一時酬答，或談論戲嘲，雖有可觀，並不足錄。夫喘息罄欬之不忘，斯後人之意，然君子愛人以德，不可以姑息。先君之意如此，子寧等編輯先君之文，雖不敢望前世之君子，亦皆述先君遺意，非妄自有所損益也。若時所傳者，多傳寫謬訛，雜以他人之作，讀者自能識之。隆慶壬申嘉平日，男子寧謹識。

又《歸震川先生未刻集跋》　隆慶二年壬申之歲，校閱先君遺文，編爲三

肖男子寧頓首百拜謹書。

《國史經籍志》卷五　歸有光《太僕集》，崑山歸有光著。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歸太僕集》三十卷。

錢謙益《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

往余篤好震川先生之文。與先生之孫昌世訪求遺集，參讀是正，始有成編。昌世子莊，遊於吾門，謂余少知其先學，摳衣咨請，歲必再三至。既而與其從叔比部君謀，重鋟先生全集。而比部君以讎勘之役屬余。余老而歸佛，舊學蕪廢。輟禪誦之功，紬繹累日，條次其篇目，洮汰其繁苐，排纘整齊，都爲一集。既輟簡，喟然而嘆曰：余服膺先生之書，不爲不專且久。喪亂廢業，忽忽又二十年，乃今始旋其面目，曠然知先生所以爲文之宗要，豈不幸哉！

又　謙益白：荒邨僻遠，伏承親枉玉趾，命較讎《震川先生文集》，不敢以荒落爲辭。尋繹舊學，排纘累日，乃告成事。應酬文字，間有率易冗長者，僭以臆見洮汰四分之一。披金揀沙，務求完美。以一生師承在茲，良欲效攻玉之勤於遺編也。編次大意，略序梗概，以求正於法眼。或召玄恭詳審商榷，如有未當，不妨改正。編次之法，略倣韓、柳、蘇三集。古今文體不一，亦不盡拘。先生覃精經學，不傍宋人門戶，如《易圖論》、《洪範傳》是也。故以經解爲首。次序、論、議、說，皆議論之文也。《韓集》總屬雜著，今依各集略爲區別。凡四卷。次贈送序、壽序，凡六卷。贈送序考論學術吏治，皆非苟作。壽序古人所無，先生爲之，則皆古文也。舊本別置外集，今仍次贈序。次記三卷。舊有紀行諸篇，今取陸放翁、范石湖例，入別集。次墓誌銘、墓表、碑碣、行狀、傳、譜、世家，凡十二卷。誌墓之文，本朝弘、正後，靡濫極矣。先生立法簡嚴，一稟於古。移步換形，尺水興波，直追昌黎，不問其餘也。今所汰去者十不得一，他文不爾。次銘、頌、贊，一卷。祭文、哀誄，一卷。書三卷。以上諸文，汰者四分之一，亦有存其半者。歐、蘇集是二公手定，外制、奏議別爲一集。今集中纔數篇，故居別集之首，而策問附焉。次《宋史論贊》一卷。先生有志重修《宋史》，存《論贊》以見其志。歐、蘇集俱別載小簡。古人取次削牘不經意之文，神情欬唾，彷彿具焉。故錄爲二十卷者，乃先生從弟道傳所刻；三十二卷，先生之嗣君子祜、子寧所刻也。有無參互，或疑有雜譌於其間；且聞於錢牧齋宗伯云，先生遺文尚多。余曩與其裔孫雪庵，同事禮部，雪庵以重刻道傳集相貽。既而余年友刑部公留纂修寺志，故有此作。既有關於國故，其文則自謂倣《史記》六書也。取昌黎《順宗實錄》例，係之別集。公移吏牘，各有格式。委悉情事，雅俗通曉，乃爲合作。非老於文筆者不能爲，亦不能知也。錄而存之，略爲一卷。水利、賦役、禦倭諸書議，散在集中，可以參考。唐人編李、杜詩，以文爲別集，比興著述，從其所重也。今取其意，錄古今詩一卷。先生爲舉子，即以論策擅場。今所存者，場屋帖括及科舉程式之文。然其議論慷爽，行文曲折，蓋二蘇、秦、晁降格而爲之也。今取二蘇《應制集》例，錄論策一卷。右編次《震川先生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餘集不分卷，約三百餘篇。【略】庚子五月二十八日，謙益白。

徐乾學《重刻震川先生全集序》

歸子玄恭刻其曾大父太僕公集，未就若干卷而卒。余偕諸君子及其從子安蜀續成之，計四十卷。初，太僕集一刻於吾崑山，一刻於常熟，二本不無異同，亦多紕繆。玄恭懼久而失傳也，乃取家藏抄本與錢宗伯較讐次第之，編定四十卷。然後訛者以訂，缺者以完，好古者得以取正焉。【略】太僕久困公車，屏居絕跡，淹綜百代，始成一家之言。其曾孫玄恭負盛才，既窮且老，日抱其遺書而號於同人，釀金而刻之。垂竣身沒，不見其成。此予之歎夫文之難又如此，後之讀者宜如何其愛惜之也！康熙十四年乙卯春三月，同里後學徐乾學謹序。

歸起先《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

先太僕震川公集最初閩中有刻。既而公之子伯景、仲敉刻於崑山，先伯祖泰巖刻於常熟。閩本地遠不傳。崑山、常熟本互有異同。然公之遺編剩簡，尚餘十之八九。牧齋先生與公之孫文休，旁求廣采，得公藏本，幾倍於刻本。先生手自校勘，珍如祕書。無何，絳雲之災，盡燬於火。賴文休副本存，余從玄恭得而錄之。念文章顯晦有數，恐遂湮沒無聞，爲請於先生，求壽諸梓。而先生以刻本位置多訛，意象尚隔，乃爲合併而次第之，得正集三十卷、別集十卷，餘集存之家塾，未能悉出也。【略】庚子長至日，從孫起先拜手敬識。

王崇簡《重刻震川先生全集序》

《震川先生文集》，流傳海內百有餘年，識文藝者皆知珍藏之。先大夫舊藏兩集，一集二十卷，一集三十二卷，寇變失去。余從陳百史相君，見其所點閱二十卷，博爲搜求，二集復存余架上矣。二十卷者，乃先生從弟道傳所刻；三十二卷，先生之嗣君子祜、子寧所刻也。有無參互，或疑有雜譌於其間；且聞於錢牧齋宗伯云，先生遺文尚多。余曩與其裔孫雪庵，同事禮部，雪庵以重刻道傳集相貽。既而余年友刑部公裔興之子孝儀公車來都下，惠以裔興新刻之集。覽其跋語，乃偕先生孫文休

與其子玄公編輯，爲牧齋先生所次第，《正集》三十卷，《別集》十卷，餘集存之家塾。而是集仍止二十卷，或尚未盡刻，未可謂全集也。余夙向往先生之文。今老矣，雖不能讀，竊思得覽其大全。間與汪戶部苕文、計孝廉甫草論及，而慥如也。亡何，董黃洲正位令崑山，乃屬其訪求先生遺文於玄公。徧彙諸刻，勒成全集，亦官其地者所應爲，不獨爲藝林美譚。黃洲唯唯而別。【略】因歎海內文人如晉江王遵巖、平涼趙浚谷皆有遺集。晉江之集尚有存者，平涼則未之概見。頻與宦其地者言之，平涼則馬學使之駿先獲我心，爲之修輯；晉江雖再屬衡文使者，尚未見有馬君其人也。夫士大夫宦遊所至，誠訪前賢之遺文，不致散亡磨滅，有如所謂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者，亦華國之瑞事也。黃洲乃能識余言，從玄公謀，集已刻、未刻，合牧齋定本，彙爲四十卷；而一時士大夫宦其地者間助剞劂之資，遂居然爲先生全書。黃洲之志行，殆非俗吏也已，是則可感也。玄公寓書命序於余。【略】聊述與黃洲之語以復玄公，玄公其有以諒余矣。康熙癸丑仲夏，宛平王崇簡題。

董正位《歸震川先生全集序》 自承乏崑山，敬哉王夫子以重梓先生集爲囑。會從先生之曾孫莊玄公氏得其未刻遺集，簿書之暇，時一披覽，殆所謂縣圃積玉，無非夜光，殊惜舊刻之多遺珠也。玄公因出錢宗伯選本，彙萃已刻未刻總計四十卷，欲授之梓人，而貧無力，謀之於余。余遂首捐俸爲刻數卷。同寅吳無錫伯成、趙嘉定雪嶠，及遠近士大夫聞風繼之，協助成事。玄公又以舊刻多烏焉魚魯之訛，勘訂累年，悉已是正。較之舊本，頓爾改觀，誠快事也。【略】康熙癸丑仲春，文林郎知崑山縣事上谷後學董正位題。

歸莊《書先太僕全集後》 先太僕府君文集，凡三刻矣。始，府君之門人王子敬爲令閩之建寧，刻於閩中。文既不多，流傳亦少。先伯祖某刻於崑山，其人不知文而自用，擅自去取，止刻三百五十餘篇，又妄加刪改；府君見夢於梓人，梓人以爲言，乃止。故今《書》、《序》二體中，往往有與藏本異者。其後，宗人道傳又刻於虞山，篇數與崑山本相埒，文則崑山本所無者百有餘篇，然頗多錯誤。諸刻既未備，又非善本，先君子常恫於懷，取所藏原本，考較是正。又慮有缺遺，命莊假館虞山，從先師錢牧齋宗伯借藏本，錄其所無者，合得八百餘首，篋而藏之。語莊兄弟曰：「汝曾祖文章，可繼唐、宋八家，顧不盡流傳於世。吾欲以諸刻本與未刻者，合而鋟之，今窮老無力，他日汝輩事也。」莊謹志之，不敢忘。今先君捐館，兩昆殉難二十餘年，室家破散，孤窮困踣。開篋披先世著述，輒嗚咽不能讀。念至則涕汗交流，不可以爲人。嘗謀之虞山族叔比部君裔興，比部慨然任其事，因以府君全集質之牧齋先生。先生先是已序府君之文，載《初學集》中，至是更加排纘，選定四十卷，自尺牘古今詩之外，計五百九十六篇，重作一序，並定凡例。莊於是考較加詳。比部已梓三十餘篇，會病卒。【略】顧莊自知負罪，而壁立磬懸，無可如何。惟有朝夕向家祠叩頭長跪，冀冥漠之哀宥。又自念老而無子，孑獨一身，而近日風波，幾不免禍，脫不幸溘先朝露，則此書更誰托哉？此其尤痛心疾首而不能一刻寬者也。既力不能付梓，且多留副本於世，及人有借抄者與之，仍刻期見還，此亦不得已之思也。若合鋟以流傳，不知當在何時？則莊之可告無罪於先世、於天、於當世之士，亦不知在何時？嗚呼，可哀也已！丁未四月既望，曾孫莊謹書。

又《當道明府及遠近士大夫助刻先太僕文集敬賦五章奉謝用文章千古事爲韻》三 先子於是書，搜輯已有年。更賴錢宗伯，彙選加重編。卷帙計四十，葉數踰一千。較勘空勞心，無力使流傳。

又四 邑宰董仁侯，無錫吳明府，捐俸鋟遺文，表章我曾祖。諸公因繼之，翕然相鼓舞。盛事慰九原，高義足千古。

又《凡例五則》 一、選定。此集舊嘗三刻。復古堂本止分上、下卷，不備可知。崑山本文三百五十餘篇，常熟本篇數略少，而崑刻所無者殆半。未刻藏本，又二百餘首。錢牧齋先生嘗合已刻未刻諸本，總選得五百九十餘首，而尺牘、古今詩在外，合計四十卷。今大率從其選本。但未刻中之不收者，已刻中之被汰者，莊以爲尚有遺珠，又自以己意增入十有餘首。今自尺牘二卷、詩一卷之外，總計文六百有五首，悉付諸梓人。其外二百餘首，則依錢宗伯名爲餘集，而藏於家。　一、編次。錢宗伯所編集三十卷，首經解，末於梓人，梓人以爲言，乃止。故今《書》、《序》二體中，往往有與藏本異者。其後，宗人道傳又刻於虞山，篇數與崑山本相埒，文則崑山本所無者百有餘篇，然頗多錯誤。諸刻既未備，又非善本，先君子常恫於懷，取所藏原本，考較是正。又慮有缺遺，命莊假館虞山，從先師錢牧齋宗伯借藏本，錄其所無者，合得八百餘首，篋而藏之。語莊兄弟曰：「汝曾祖文章，可繼唐、宋八家，顧不盡流傳於世。吾欲以諸刻本與未刻者，合而鋟之，今窮老無力，他日汝輩事也。」莊謹志之，不敢忘。今先君捐館，兩昆殉難二十餘年，室家破散，孤窮困踣。開篋披先世著述，輒嗚咽不能讀。念至則涕汗交流，不可以爲人。嘗謀之虞山族叔比部君裔興，比部慨然任其事，因以府君全集質之牧齋先生。先生先是已序府君之文，載《初學集》中，至是更加排纘，選定四十卷，自尺牘古今詩之外，計五百九十六篇，重作一序，並定凡例。莊於是考較加詳。比部已梓三十餘篇，會病卒。【略】顧莊自知負罪，而壁立磬懸，無可如何。惟有朝夕向家祠叩頭長跪，冀冥漠之哀宥。又自念老而無子，孑獨一身，而近日風波，幾不免禍，脫不幸溘先朝露，則此書更誰托哉？此其尤痛心疾首而不能一刻寬者也。既力不能付梓，且多留副本於世，及人有借抄者與之，仍刻期見還，此亦不得已之思也。若合鋟以流傳，不知當在何時？則莊之可告無罪於先世、於天、於當世之士，亦不知在何時？嗚呼，可哀也已！丁未四月既望，曾孫莊謹書。

又《當道明府及遠近士大夫助刻先太僕文集敬賦五章奉謝用文章千古事爲韻》三 先子於是書，搜輯已有年。更賴錢宗伯，彙選加重編。卷帙計四十，葉數踰一千。較勘空勞心，無力使流傳。

又四 邑宰董仁侯，無錫吳明府，捐俸鋟遺文，表章我曾祖。諸公因繼之，翕然相鼓舞。盛事慰九原，高義足千古。

又《凡例五則》 一、選定。此集舊嘗三刻。復古堂本止分上、下卷，不備可知。崑山本文三百五十餘篇，常熟本篇數略少，而崑刻所無者殆半。未刻藏本，又二百餘首。錢牧齋先生嘗合已刻未刻諸本，總選得五百九十餘首，而尺牘、古今詩在外，合計四十卷。今大率從其選本。但未刻中之不收者，已刻中之被汰者，莊以爲尚有遺珠，又自以己意增入十有餘首。今自尺牘二卷、詩一卷之外，總計文六百有五首，悉付諸梓人。其外二百餘首，則依錢宗伯名爲餘集，而藏於家。　一、編次。錢宗伯所編集三十卷，首經解，末以爲古人文集，書多在前，不當置之末卷。今移置書三卷於贈送序之前，而以祭文爲末卷。又論策，據《蘇文忠集》編在策問之前。今移置於別集之首，策問次之。《文選》諸書，詩在文前。今以府君所專攻者文也，詩不過餘興及之，篇章亦不多，故從《柳子厚集》之例，以詩居末。　一、正誤。他書刻本之誤，不過字畫略差，或偶脫一二字耳。惟此書舊刻之誤，不可勝舉。約有四端：有因聲音近似者，有

因草稿模糊者，有因葉數顛倒者，有因妄加刪改者。如尚書徐晞之爲「熙」，少傅夏言之爲「賢」，儒者錢德洪之爲「宏」，此因聲音近似而誤者也。如「富貴淫佚隕命亡國」，本《漢書》成語，乃倒置錯出，以致上下不屬，文義難通，此因草稿模糊而誤者也。至《水利策》一篇，遂顛倒四百餘字，向來選家坊本，皆襲舛而不覺，此因板心數目顛倒而誤者也。凡此皆因失於較訂，以致傳寫之訛。至於妄加刪改，爲尤甚焉。崑山本則以從祖之好自用，凡篇首作文之由，往往刪去，篇中遂無照應。而擅改者尤多。常熟本則以宗人之少讀書，凡用經史，彼所不曉者，非刪則改。今皆據家藏抄本正之。其抄本亦誤者，則考古書，據文義以正之。較勘數四，頗爲精詳。間有肆者，闕之。訛謬既正，似可不言。但以舊刻行世已久，恐觀者見其參差，反致疑於新刻，不得不明言其故，非敢暴前人之短也。一、刪重。隆慶元年浙江鄉試時，府君任長興方踰年，以資淺故，不得爲同考試官，僅入外簾。然夙負高望，主考推重，五策問俱委作，並屬作對策。後遂刻爲程策。惟第五道，主考頗加刪改。府君與門人尺牘，以爲竄入鄙語。故今集中對策止存前四道。崑山舊本，因止刻策問，故首載前四策問。今既並對策俱刻，不必又重見，故去之。又《吳純甫行狀》、《墓表》二首，大略皆同，今存《行狀》而廢《墓表》。《西王母圖經淵旨》，已著錄。是編爲其子子祜、子寧所輯。前有萬曆三年周詩序，所謂序》二首，大同小異，今存前作而廢後作。《送周御史序》，一作頌而略改，今崑山本者是也。其中漏略尚多，故其曾孫莊又裒輯爲四十卷，而有光之文始存序而廢頌。若題同而文絕不同，截然爲二首者，如《送王子敬之任序》之類，全。相傳子寧改竄父書，有光見夢於賈人童姓。其事雖不足信，而字句之譌則兩存之。一、履歷。凡古人文集，必載本傳以見其人之生平。府君之學舛，誠有如莊所指摘者。末載行述一篇，子祐所作。又序略一篇，子寧所術文章，宜入儒林、文苑。以未有國史，缺於無徵。今但取前輩諸公誌、銘、作也。

墓表、行狀、傳、贊、序、跋，凡有關於府君之文集者，附錄一卷於後，庶幾讀府君之文者，開卷而如見其人云。曾孫莊識。

歸玠《凡例五則按》 謹按：恆軒先叔父府君所作凡例，屢經竄改而未有所定。玠於刻工處見抄本，凡八則，而中多可商，思欲刪逸之而未敢也。會往虞山謁從叔孝儀，孝儀叔出先叔凡例一冊，內止五則，云得之於錢子繡林。蓋錢子於黃洲董夫子署中攜歸，此爲先叔最後改本無疑，而家中特遺其稿。因大喜過望，亟以付諸梓。集中選定編次之法，大約因錢宗伯而不無稍異。今繫先叔凡例於後，而仍存錢宗伯凡例於前，庶幾不沒其實，且令世之君子有所考焉。康熙乙卯孟春望後一日，玄孫玠謹識。

《千頃堂書目》卷五 歸有光《讀史纂言》十卷。　又卷八：《三吳水利錄》四卷。　又卷二三：歸有光《太僕集》三十二卷。又蔣以忠校定二十五卷。又錢謙益訂正《震川先生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明史・藝文志四》 歸有光《震川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震川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 明歸有光撰。有光有《易經淵旨》，已著錄。是編爲其曾孫莊所訂。首經解，終祭文，凡二十四體。【略】《文集》舊本有二。一爲其族弟道傳所刻，凡二十卷，爲常熟本。一爲其子子祐、子寧所刻，凡三十二卷，爲崑山本。去取多不相同。莊以家藏抄本互相校勘，又補入未刻之文，彙爲全集，刻於國朝康熙間。前有王崇簡、徐乾學二序。莊自作《凡例》，極言舊刻本之譌，詆斥不遺餘力。然考汪琬《堯峰文集》有《與莊書》二篇，又反覆論其改竄之非，至著爲《歸文辯誣》以攻之。是莊所輯亦未爲盡善。然舊本文多漏略，得莊掇拾散佚，差爲完備。既別無善本，姑從而錄之。有光詩格殊不見長，汪琬乃爲作箋註，王士禎頗以爲譏。今未見傳本，殆當時衆論不與，即格不行歟？

又《別集類存目五・震川文集初本》 三十二卷。明歸有光撰。有光有《易經淵旨》，已著錄。是編爲其子子祐、子寧所輯。前有萬曆三年周詩序，所謂《震川文集初本》三十二卷。有光見經類。（臣）等謹按，《震川集》舊本有二，一爲其族弟道傳所刻，凡二十卷，爲常熟本。一爲其子子祐、子寧所刻，凡三十二卷，爲崑山本，去取多不相同。是編爲其孫莊所訂，正集凡二十四體，別集凡十有一體，蓋以家藏鈔本互相校勘，又補入未刻之文，彙爲全集。前有王崇簡、徐乾學二《序》，莊自作《凡例》，極言舊本之譌。然汪琬與莊二書反覆論其改竄之非，至著爲《歸文辨誣》以攻之，是莊所輯，亦未盡善，特有光之文差爲完備耳。

張大復《居息庵》　歸先生居項脊軒，輒扃其戶，久之能以足音辨人意。當時人知之，謂之蹈井蛙耳，乃不知其有丹穴隴中之想。如先生眞功名富貴人也。予所居息庵，不減項脊，每旦計米而炊，不繼則縮步僂行，與小婦躊躇久之而出，豈復有他念乎？獨燕坐寂然，鄰家樹能分綠蔭，娛人春鳥，滑滑如簧，則先生所謂揚眉瞬目，謂有奇景耳。有沈嫗者，時賣絲予家，多見予坐起庵中，闃若無人，嘗私於小婦曰：「卽老矣，猶類閨閣中物。」予聞之，唯唯否否。

《庸閒齋筆記・修歸太僕墓》　許君，乾隆己未進士，需次都門時，夢歸太僕有光持名刺來謁，曰：「廬舍遭鄰人削且盡，祈公主持之。」寤而不解其故。尋選崑山令，抵任，太僕後人適訴祖墓被佔事，恍悟前夢，立往經丈。凡越佔者，悉清還之，並立碑定界焉。同治庚午，余代理新陽縣事，墓又復蕪穢不治。余捐俸脩葺，並爲建立墓門。會歲試，拔其十世孫祖英第一，補博士弟子員，俾世守太僕墓。然余並無所謂夢兆也。

崔廷槐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六　廷槐字公桃，平度州人。嘉靖丙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中，出爲四川僉事。有《樓溪先生集》三十卷。

又陳田按　樓溪詩清脆可誦。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崔廷槐《樓溪集》三十六卷。

《明史・藝文志四》　崔廷槐《樓溪集》三十六卷。

明文學部二・歸有光　崔廷槐　袁煒

袁煒

論述

王穉登《袁文榮公詩略序》　嘉靖末，文榮公居右相，左相方惡言詩，公卿朝貴，相顧以詩爲戒，登高能賦之士，莫能見其所長，風雅道幾喪矣。袁公獨喜談詩，時時召穉登談，未嘗不解頤也。是時天子在西苑求神仙，左右相與四五貴臣皆入直，百官入謁者麇至，吐握倒屣，皆不暇休沐，還邸中者歲不能再三。而人每讀公詩，無不斂手推服曰：「是冥搜玄覽之言，而夙夜在公者，饒爲此乎？」問授簡相倡和者誰何，惟王生一人在傍耳。由是益咤：「相君貴倨鮮許可，何物鯫生，能令乃公喜也？」穉登名遂起長安中。他日公以詩草授穉登曰：「一瑜一瑕，子爲政矣。」穉登謝：「主臣不敢當。」公謂：「曹子桓不云乎，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我將季重子，子奚謝？」既不獲請，則攜其草置廣柳車中歸，公亦遽棄賓客。而會今少師申公方里居，相與勘定，以屬郡司理王公同道，命剞劂，歸其家，竊怪公詩寥寥，不傳於世。歲乙巳夏，公諸孫景高以公舊刻僅兩卷，來謀再刻，名曰《詩略》，蓋朽梨蠹棗、魯魚帝虎之餘，存者無幾，家亦益貧，景高兄弟雖翩翩有鳳毛，然憂在負薪，無若何耳。嗚呼！詩能窮人，黃閣不免，宜左相之惡言也。少師公既序《詩略》，復厚爲裝以歸景高，義不薄雲霄哉！穉登因憶四十年來長安舊事，恍若滄海桑田，平津閣廢爲車廐，不可問，門下士獨老任安尚在，技不能如優孟爲袁郎博寢丘之封。讀公詩與少師公序，但深國士之痛，何必馬策叩西州門，然後淚滂沱也。門人太原王穉登謹序。

《靜志居詩話》卷一二　永陵自壬寅宮婢之變，卽移御西苑萬壽宮，不復居大內。先是嘉靖二年四月，太監崔文等於欽安殿，修設齋供，請駕拜奏青詞，此金籙青詞之萌芽也。其後齋醮日盛，一時詞臣，以青詞受寵眷者甚衆，而最稱旨者，莫若袁文榮煒、董尚書份。如世所傳醮壇對聯云：「洛水元龜

初獻瑞，陽數九，陰數九，九九八十一數，數原於道，道通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岐山威鳳兩呈祥，雄聲六，雌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於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此則文榮所撰也。時禁中有貓，微青色，惟雙眉瑩潔，名曰霜眉。善伺帝意，帝甚憐愛之。貓死，命以金棺葬萬壽山，薦以齋醮文。榮撰詞，有「化獅爲龍」語，因題碑曰虬龍冢云。王秀才逢年上文榮書曰：「閣下以時文發甲科，以青詞位輔相，安知世有所謂古文者哉？」快意之言，然未免直而無禮矣。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袁文榮詩略》 史稱煒才思敏捷，帝半夜出片紙，命撰青詞，舉筆立成。遇中外獻瑞，輒極詞頌美。帝畜一貓死，命儒臣撰詞以醮。煒詞有「化獅作龍」語，帝大喜。其詭詞媚上多類此。時謂李春芳、嚴訥、郭樸及煒爲青詞宰相。又稱煒自負能文，見他人所作，稍不當意，輒肆詆誚。館閣士出其門者，斥辱尤不堪。故人皆畏而惡之。

《初夏宴崔太常道院》 《皇明詩選》卷八：舒章曰：三四語自深麗。

傳記

呂本《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少師謚文榮袁公墓誌銘》 予與元峰袁公交厚逾二十年，見公精神煥發，意氣高厲，嘗謂之曰：「公命世之才，名位自有其更可喜者。延齡禔福，金石難敝也。」公亦謂予知言。予制歸，相別三易寒暑，公以疾告，告未幾而訃至矣。予聞而傷甚，又怪天生公之意竟不可知，每念之憮然也。公姪尚寶司丞大輪，謂知公者莫予若，乃持憲長張公鄖西所爲狀，屬予銘諸墓中之石。予衰且拙，誠不任其役，然義不得辭。按公狀，諱煒，字懋中，別號元峰。其先出自漢太尉安之孫遇，避亂居勾章之南鄉，即今所居三峰也。世歙德弗耀。入國朝，公之高祖考諱伯堯者，始以人才舉爲醫學訓科。曾祖考諱瑫，讀書積學不第。考諱汝舟，尤以學行著聞，號端居先生。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曾祖妣宋氏，祖妣童氏，妣汪氏，皆贈一品夫人。正德戊辰之歲，端居公與汪夫人同日夢黑龍降於家，時公將誕，相慶曰：「若生兒當非常，必亢吾宗。」已而公生，果岐嶷穎異，五歲即能屬對，試之者曰：「書生尋石蟹。」公應聲曰：「學士跨金龍。」識者已知爲台輔器矣。十歲習舉子業，讀書一過目輒成誦。十七補縣學生，淹貫經史，名譽日殷殷起。嘉靖丁酉舉鄉試第二。明年會試第一，廷試卷呈上覽，已批第一，中言邊將事過直，文華讀卷後，易置第三，授翰林院編修。是年端居公卒，守制還，用禮襄事，癸卯起復。甲辰同考會試，乙巳充纂修會典官。丁未充唐府冊封副使，盡却所饋遺，唐王改容禮之。己酉九載秩滿，遷侍講。辛亥公以疾賜告歸，丁繼母張夫人憂。乙卯起復，八月主順天鄉試，十月上簡詞臣撰文，公在列。上見公所爲文獨稱善，遂有襲衣白金之賜。十月命代拜文華殿先聖先師。丙辰二月，內閣以公資序深，題掌南京翰林院事。端居公卒，守制還，用禮襄事，癸卯起復。甲辰同考會試，乙巳充纂修會典官。丁未充唐府冊封副使，盡却所饋遺，唐王改容禮之。己酉九載秩滿，遷侍講。辛亥公以疾賜告歸，丁繼母張夫人憂。乙卯起復，八月主順天鄉試，十月上簡詞臣撰文，公在列。上見公所爲文獨稱善，遂有襲衣白金之賜。十月命代拜文華殿先聖先師。丙辰二月，內閣以公資序深，題掌南京翰林院事。公上疏，願留供文撰，上嘉悅，擢爲侍講學士，尋命陪祀帝社稷。四月上特進公禮部右侍郎，兼原官。丁巳八月進太子賓客兼學士，賜仙鶴一品服。己未三月三載秩滿，進階通議大夫，誥封二代，蔭姪大輪爲國子生。庚申八月轉禮部左侍郎。十月賜飛魚服。二三載間，公之薦歷清華，皆出自聖衷。辛酉二月，改吏部左侍郎。三月吏書吳公鵬、禮書吳公山皆致仕，而公署篆，當推官。與當道論不合，執抗再三，同事者爲公危之，而持論益堅。適上於吏部題缺疏中，進公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越五日召入直。皆殊特之恩，前此所未有也。五月分獻北郊，十一月分獻南郊。禮成，疏請祈雪，上諭謂公敬順天時，達禮成性，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同少師介谿嚴公、存齋徐公內閣辦事。十二月望月食，命公率群臣行救護禮。壬戌二月，命公主會試。六日入簾，上特遣賜鶴衣御饌於貢院。公感非常知遇，殫心校閱，所得多瓌奇宏博之士。又不受贄禮，士風肅然。三月賜大紅紵絲蟒衣，廷試充讀卷官，捧進士榜。八月以萬壽大慶，加恩進少保，姪大輪授中軍都督府都事。五月少師嚴公被論謝政。時朝野洶洶，上獨察公清忠亮直，諭同少師徐公擬票，公益秉公竭誠，凡事期於至當，故海內罔不喁喁望太平之治焉。八月遣祭先師孔子。十月主武舉宴。十二月爲慈民陳便宜三事，慈民德之。癸亥秋八月，賜麒麟服。十二月以祈雪入直，有「誠實愼確，不爲過許」之褒。甲子二月，又遣祭先師孔子，纂脩《永樂大典》總裁。五月命省耕亭乘涼。八月特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尚書如故。建極殿乃上新制，首以授公，令中書賜敕行。九月改大輪尚寶司丞。十月以三載秩滿，上遣中使賜羊酒寶鈔，授柱國，誥封三代。公筮仕二十餘年，凡三錫命，至是而極。

自簡畀文撰以來，恩眷隆渥，御膳金帛之賜無算，明良相遇，情投魚水，可謂千載一時矣。乙丑三月，公以積勞成疾，疏乞就第調理。上遣太醫院判診視，遣中使賜羊豕米酒蔬菜，諭慰再三，惟恐公之不□於家也。疾少間，即出詣宮殿行香。歸而疾亟，乃再疏乞骸骨。上亮公誠懇，賜乘傳歸就醫藥，令司丞君護行。公輿疾出都城，以不能赴闕稽首辭，淚下沾臆而去。舟至安山驛，病革，呼司丞君曰：「吾聖上殊恩異眷，愧不能竭涓埃之報。今已矣！爾其致身盡職。」言訖哽咽而卒。是日也，風雷大作，舟不可行。訃聞，上震悼累日，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加贈少師，謚文榮，廕一子爲中書舍人，身後恤典率用峻等云。公賦性剛明，風稜嚴整，遇事不當意，及見人有過，輒面吐折之。然底裏洞徹，未嘗有所留匿，人亦忘怨焉。其事親孝，伯兄中殞，撫其孤如己出。先以蔭及兄長子，即今司丞君也。公平生不謀家事，於世俗所稱珍玩一無所好。及當端揆，尤禁絕請謁，聞親族有怙勢害人者，痛懲以法。而篤於故舊，每分官俸以賙給之。若其事主勤愼恭恪，鞠躬盡瘁，終始不渝，可以無愧矣。公才識博洽，問學淵奧，辨析疑義，河懸冰解，援筆千百言立就。爲詩文富麗莊重，卓然成一家言。所著有文若干卷，詩若干卷。娶管氏，累封一品夫人。有淑行，無出，立從姪大輗、伯兄仲子大輅爲嗣。公卒於嘉靖乙丑年四月某日，距生正德戊辰十月十八日，享年五十有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三峰祖塋之左。嗚呼！語云仁者必有後，若公所謂仁者，非耶？名德祿位，固以極矣，天乃靳之子，又弗臻耄耋也，何哉？余自謂知公，而鄙西知公獨深，故其言足信而傳。余敢敬述之，而係之以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煒，字懋中，慈谿人。嘉靖戊戌會元，廷試第三人。歷編修侍講，用資序推南掌院，上疏願留，當上意，擢侍講學士、禮部右侍郎。六年之中，進宮保、禮部尚書，越五日召入值，前此未有也。分宜敗，命同華亭擬票。新造建極殿，敕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乙丑三月病亟，予告，抵安山驛而卒。贈少師，謚文榮。少傅少讀書，一過輒成誦，登第二十年，撰文膺寵，驟致台鼎，意氣籠罩華亭，直出其上，朝士爭趨其門。會久病失上歡，請急，道死。華亭修前隙，予中謚，盡削其所撰著，朝士無敢伐慈谿客矣。少傅貴倨鮮洪，自負知文，館閣士出其門者，詞文不當意，矢口嫚罵，其門人皆心銜之，而獨折節於王穉登，遇以國士，

唐順之

論述

綜論

李開先《荆川詩卷跋》　荆川唐子，晚年詩似信口，有意味，有心思；書似信手，有骨力，有神氣。公子號瀛庵者，寄其存日所書《立秋詩》一卷，無奇語而未嘗不奇，如老態而殊爲不老。令人終日相對忘倦，憶舊不能不繼之以悲。或者謂其竄入惡道，流爲俗筆，其亦淺之乎知唐子者哉！

又《九子詩・唐荆川順之》（存目）

又《喜聞唐荆川復官（三首）》（存目）

染指功名，因趙甬江以逢合嚴介谿，遂得復職，陞至淮揚巡撫，殊失初志。鄉人以詩弔之：「海門潮湧清淮水，燕塞雲埋白羽旄。子美文章空寄世，孔明事業等輕毛。避人焚草寧辭諫，策馬先師不憚勞。莫訝今朝歸未得，出山何似在山高？」又有《送行》一詩云：「與君廿載卧雲林，忽報徵書思不禁。登閣固知非昔日，出山終是負初心。青春照眼行應好，黄鳥求朋意獨深。默默囊琴且歸去，古來流水幾知音。」此爲越中余師龍溪王公所作。

《戒庵老人漫筆・唐中丞》 唐荆川罷官家居，頗自特立，知命之後，漸

張衮《祭唐荆川文》（存目）

陳鶴《悼唐荆川中丞》（存目）

王愼中《唐荆川先生文集序》 吴之有文學舊矣。諸樊爲國，斷髮之治未變，蓋方甚陋，而公子札已能盡通易、詩、書、禮、樂六藝之文，以觀於中國，則名卿碩士有愧於其所知，悦其説之博雅，而慕之如不及。孔子教於洙泗，來四方之學者，則言偃踰江蹈淮而往游焉，卒以文學列於大賢之科，南方之精華爲之盡發，而孔氏之道資其言之有文以行於遠，至於今爲烈，蓋其盛如此。畫長江大湖以爲國，方地千餘里，林麓川澤之美殆不可數，而光英冲粹之所漸涵磅礴，於其間二人而已，雖其甚盛，而亦豈非難哉！吾於二人，讀其書，觀其言，尚而友之，而庶幾知其人，於今所見而及與之爲友，又得一人焉，毗陵唐應德也。君於學蓋所謂得其精華，其於言可謂有文而必行於遠者也。其文具在，學者苟讀焉而思，思焉而有以得之，則知其心之所以爲何如？承過愛，敢據案對牘，草草請教，不悉所言。

《盛明百家詩・唐中丞集》卷首 平生長於詩文，當世頗有定論，推爲名家無愧也。兹刻諸詩，尤爲膾炙人口，並賦共四百餘篇，與同好共之。或有及君學術政事與夫出處大節者，余曰，兹刻詩賦云耳，餘非所知也。是堂山人俞憲識。

莫如忠《祭唐荆川先生文》（存目）

萬士和《祭荆川唐先生文》（存目）

王衡《唐荆川先生祠堂記（代父）》 武進荆川先生，弱冠魁南宫，以道行文章鳴天下。嘉靖辛丑建言削籍歸，草衣木食，若將終身焉。會倭擾東南，先生從田間起，視師海上。尋進右通政，巡撫淮陽，卒以勤事死。提學某公同巡撫某公、操江某公、巡按某公，僉議先生於德於功當特祀，遂創建祠堂，

趙時春《臘日懷唐應德新除職方郎值鼎新朝堂》（存目）

又《祭荆川唐先生文》（存目）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先生語録鈔・祭唐荆川墓文》 兄爲詩文，煒然名世。

祀先生於鄉。頃之，先生之子太常君某始謁不佞某爲記。某薄劣不足以知先生，始按先生始末論其世焉。

《明詩評》卷一　弘、正間何李輩出，海內學士大夫多師尊之。迨其習弊者，音響足聽，意調少歸，剽竊雷同，正變雲擾，太史稍振之爲初唐。即其宏麗該整，咳唾金璧，誠廊廟之羽儀，文章之瑚璉。然欲盡廢二家之業，殆猶溺嗜海錯而廢八珍者也。歸田以後，又見別紀。

又卷三　唐太史紀績已見前。此評其歸田以後之詩也。評曰：太史近亦濫觴，互相標榜，所謂有狐白之裘，而反襲飾嫫母以爲西子者也。如道思舊作，本可二三，僕故抑之，使世人罔啜其糟，毋曰蚍蜉撼樹也。

王樵《祭荆川先生唐公文》（存目）

胡直《書唐荆川先生夷齊廟詩後》　唐荆川先生示予《謁夷齊廟》詩，詩末引王臨川疑夷齊叩馬事不經見，因自以意論夷齊與文王同心，則不得不與武王異志，以此信其叩馬之事無疑。是固已辨矣，而猶未足以致其實。蓋近世多以叩馬之事出《莊子》寓言，而太史公誤信。然予觀《左傳》臧哀伯之言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義士猶或非之。」義士非夷齊，誰也？且臧哀伯前孔子數世，去周未遠，其言或可信。以此證之，則叩馬之事亦傳之久矣，其不創出於《莊子》明矣。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然則伯夷又何嫌其與武王異耶？且伯夷之論，在天地間何可少？而臨川膠於一是而非之，亦拘矣。孔子又言夷齊餓死於首陽之下，而臨川謂伯夷死於北海，及來而死於道路，與夫至文王之都而不及武王之世，其說皆無據矣。

《國雅品・士品四》　唐中丞應德，詩稱名家，早居翰苑，便躋貞觀、武德華躅。及還毘陵，直造開元、大曆妙處，並足流響詞林。其古體如雲津躍龍，幻變莫狀；近體如風澗鳴琴，幽逸有致。五言如《陽羨送白尉》、《金山寺》、《清溪莊贈陳千戶》，七言如《寄周中丞張相公》、《趙州懷古》、《樊醫冰燈》、《吳山人》諸篇，格高韻勝，詞雅興新，無句不秀，無字不穩，此卽李何所知，因此薄公。豈惟昧於知人，並不識時務者矣。其建平倭之策，謂當禦之海外。故北自崇明，南至蛟門，乘桴破浪，身作先鋒，積勞而殞。是豈專馳騖于功名者邪？襄文之謚，允符公論也已。公初與遵巖論文，兩不相下，既乃舍所學從之。窺怪集中五言古詩特少，殆退舍以避遵巖也。至於律詩，質不傷文，麗而有體。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荆川集》　順之學問淵博，留心經濟。自天文、地理、樂律、兵法以至句股、壬奇之術，無不精研，深欲以功名見於世。雖晚年再出，當禦倭之任，不能大有所樹立。其究也仍以文章傳。然考索既深，議論具有根柢，終非井田、封建之游談。其文章法度，具見《文編》之濫觴也。至近體，則盛唐人無出韻句。今「甘」字將作「安」字，稍似理愜意完，不更深乎？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順之，字應德，一字義修，武進人。嘉靖己丑，會試第一人，授兵部武選主事，改吏部稽勛，調考功。嘉靖初更制，取外僚入翰林，改翰林院編修，稱病乞歸。永嘉惡其遠己，票以原官致仕。皇太子立，簡宮僚，起右春坊司諫，與羅洪先、趙時春上疏，請朝東宮，奪職爲民。甲寅，倭寇躪東南，用趙文華薦，起職方郎中，巡視薊鎮，還視師浙直，又用胡宗憲薦，超拜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力疾巡海，卒於廣陵舟中。崇禎初，追謚襄文。應德於學無所不窺，大則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小則弧矢勾股、壬奇禽乙、刺鎗拳棍，莫不精心扣擊，究極原委，以資其經濟有用之學。晚而受知分宜，僇力行間，身當倭寇，轉戰淮海，受事未幾，遂以身殉，可謂志士者也。正、嘉之間，爲詩者踵何、李之後塵，剽竊雲擾，應德與陳約之輩，一變爲初唐，於時稱其莊嚴宏麗，咳唾金璧。歸田以後，意取辭達，追謚襄文。應德於學無所不窺，大則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小則弧矢勾股、壬奇禽乙、刺鎗拳棍，莫不精心扣擊，究極原委，以資其經濟有用之學。晚而受知分宜，僇力行間，身當倭寇，轉戰淮海，受事未幾，遂以身殉，可謂志士者也。正、嘉之間，爲詩者踵何、李之後塵，剽竊雲擾，應德與陳約之輩，一變爲初唐，於時稱其莊嚴宏麗，咳唾金璧。歸田以後，意取辭達，王、李乘其後，互相評砭，吳人評其初務清華，後趨險怪，考其所撰，若出二轍，非通論也。爲文始尊秦漢，頗傚空同，已而聞王道思之論，灑然大悟，盡改其少作。其語詳載文集序中，不具列於此。

《明詩綜》卷四一　穆敬甫云：唐公詩典雅春容，綽有盛唐體裁。蔣仲舒云：弘、正間，李何輩出，海內遵之。迨其習弊，音響足聽，意調必歸剽竊雷同，正變雲擾。太史振之，爲初唐，宏麗該整，足稱羽儀。

《靜志居詩話》卷一二　荆川開濟之才，閎攬百家，靡不融會，毅然自任天下之重。倭人搆患，志在捍牧圉以保鄉曲。是時督師之權，惟甬江、梅林是寄，公舍當局二人，誰可與談方略者？顧不知者，以公爲甬江所薦，介溪以公爲甬江所薦，介溪所知，因此薄公。豈惟昧於知人，並不識時務者矣。其建平倭之策，謂當禦之海外。故北自崇明，南至蛟門，乘桴破浪，身作先鋒，積勞而殞。是豈專馳騖于功名者邪？襄文之謚，允符公論也已。公初與遵巖論文，兩不相下，既乃舍所學從之。窺怪集中五言古詩特少，殆退舍以避遵巖也。至於律詩，

一書。所錄上自秦、漢以來，而大抵從唐、宋門庭沿溯以入。故於秦、漢之文，不似李夢陽之割剝字句、描摹面貌。於唐、宋之文，亦不似茅坤之比擬間架、掉弄機鋒。在有明中葉，屹然爲一大宗。至其末年遁而講學，文格稍變。集中如與王愼中書云：「近來將四十年前伎倆、頭頭放舍。四十年前見解，種種抹殺，始得見些影子」云云。則薰蒸語錄，與之俱化，分別觀之可矣。

謝啓昆《論明詩絕句九十六首》六九　薦牘何妨出甬江，蛟門破浪海鯨降。六編儒稗兼通貫，咳吐元音健筆扛。（唐順之）

《制義叢話》卷五　林于川（雨化）曰：唐荆川（順之）精於制義，有自爲詩云：「文入妙來無過熟，書從疑處更須參。」此荆川自道其所得也。荆川有極巧之文，而其實不過是極熟。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兩節，疊下兩比喻，一反一正，文氣流走不齊。荆川製作兩扇，時便之。齊中用兩語遞過，通篇讀之，又只似流水不齊文法，此所謂巧從熟生也。文云：「且夫兩物相形，而齊奔月兒裏」，《角力》則「一撒滿身都是手」，《食物》則「別換人間蒜蜜腸」等十四歲，便了王孫一裸身」，又《詠疾》則「幾月囊疣是雨淫」，《閱箭》則「箭箭語。遂不減定山「沙邊鳥共天機語，擔上梅挑太極行」，爲詞林笑端。

又引《藝苑卮言》　近時毘陵一士大夫始刻意初唐，精華之語，亦既斐然。中年忽自竄入惡道，至有「味爲補虛一試肉，事求如意屢生嗔」，又「若過顏氏以後之作，別是一機軸。有高出今人者，有可比古人者。未嘗不多遵巖之功也。

又引《藝苑卮言》　荆川素愛空同詩文，篇篇成誦，且一一倣倣之。及遇王遵巖，告以自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亢硬也。故癸巳南宮時，年甫弱冠。主司見其文堅老，疑爲宿儒。然則先生之文亦由天授，不盡關學力也。

《明詩紀事》戊籤卷九引《中麓閒居集》　荆川素愛空同詩文，篇篇成誦，且一一倣倣之。及遇王遵巖，告以自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亢硬也。故癸巳南宮時，年甫弱冠。主司見其文堅老，疑爲宿儒。然則先生之文亦由天授，不盡關學力也。

又　俞桐川曰：唐荆川先生，教學里中時有教學文，爲吏部時有吏部文，爲中丞時有中丞文。好學深思，至老不倦，文之傳也宜哉！及考先生捷南宮時，年甫弱冠。主司見其文堅老，疑爲宿儒。然則先生之文亦由天授，不盡關學力也。

又　俞桐川曰：唐荆川先生，教學里中時有教學文，爲吏部時有吏部文，爲中丞時有中丞文。好學深思，至老不倦，文之傳也宜哉！及考先生捷南宮時，年甫弱冠。主司見其文堅老，疑爲宿儒。然則先生之文亦由天授，不盡關學力也。

又　徐存庵曰：艾千子謂唐荆川「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二節題文，最膾炙人口。然吾終病其時中無忌憚等語。蓋作《中庸》者，子思也。言武周者，夫子也。引夫子稱武周之言以證《中庸》者，子思也。安得夫子言時，遂知有分章照應之《中庸》，遂以時中等字分別武周乎？陳百史亦謂：荆川之文，鹿門推爲本朝第一，其步驟格律無可復議，而尤欲天下人細觀艾千子諸評，知聖賢語中不相假借如此也。

不失大家矩矱。傳誌墓表諸作，最爲可觀。其叙事謹嚴，確守古法，於故舊之文，尤抑揚往復，情深於詞，多造歐、曾深處。以有明而論，遜於震川，勝於潛谿，而齒於遵巖、弇州之間，其名震一代，良非無故。至其最著名者，叙沈希儀廣右戰功，一篇至八千二百言，古今推爲奇作，其中叙次歷歷如繪，備極聲色，固足動人。《明史·沈希儀傳》多采節之，便與它傳迥殊。然自捕韋扶諫以下，稍嫌支蔓，所記誘縛岑金事，雖曲折盡情，而太拉雜有小説氣。詩皆平直淺率，且此兩事，皆不得謂之戰功，若改其題爲書事，則無病矣。詩皆平直淺率，觀其與王遵巖書，謂文莫高於曾南豐，詩莫高於邵康節。此其詩文之優劣所分也。同治戊辰七月二十日。

又　閱《荆川文集》。荆川爲人，王弇州極詆之，至謂其父民應之死，由荆川譖於分宜所致。《野史》中遂有謂王氏兄弟於荆川爲不共之仇，其卒於泰州舟中，乃王氏兄弟所鴆，此固無稽。而荆川晚出從戎，驟膺節鉞，則人多議之。然荆川立身自有本末，其官翰林而忤時兩黜，直聲炳然，蓋亦負氣之士，思欲自見於天下。既久不用，則遁而講學以自高，一旦得效尺寸之地，遂攘袂而起，力疾馳驅，經營海上，指臂不應，盡瘁以歿，此其遇亦可悲而心亦良苦矣。是時當國者嚴分宜，視師者趙文華，凶德參會。荆川方思自效，不得不委蛇其間，形跡疑似，易生嫌謗。觀其集中有《與趙甬江司空書》，力辭其修葺先墓，則亦巑然不滓。《與楊椒山書》推以豪傑，而勸其含蓄沈幾，少養其銳，其相愛亦甚摯。《答曾石塘總制書》亦極致推許，而微勸止其河套之役。（目錄中又有答夏桂州相公書，而無其文。）與胡宗憲素相善，又共事行間，而集中有與胡梅林總督十三書，皆惓惓兵事，未嘗及私。其與白伯倫儀部書，有云三十餘年中第一老翁，偶得一淮揚都堂，世間便有許多搖撼，其牢騷不平之氣，溢於言外。而今之論者，尚譏其媚權躁進，或謂其輕出無功，徒累晚節，皆責備過甚者也。惟荆川本文士近名之流，而自謂悟道，妄思以講學名，遂過爲高論，唾棄一切，此固文人之通病，而荆川尤爲其拙者歟？七月二十二日。

分論

《趙州懷古》《明詩歸》卷三：鍾云：淡淡着筆，而趙州之風景宛然。

明文學部二・唐順之

《竹溪記》《明文霱》卷九：低徊婉轉，顧盼生姿。

《常州新建關侯祠記》《明文遠》卷五六：説出關侯所以眷吳與吳民所以祠侯之故，議論深切，千秋耿耿，眞是不可磨滅。

《建陳渡石橋記》《明文遠》卷五六：記一石橋，却論到王政廢闕，此不爲而彼爲，生出無限感慨，是何等布置，何等識見！文氣亦峭潔有神。

《大觀草堂記》《明文遠》卷五七：只一草堂，寫出無數名理，非潛心學問者不辨。昌黎作《滕王閣記》，描情畫景，步步虚設，到底不曾目見。此作亦懸空摹寫，步步是實，仍步步是虚，正與昌黎同一機軸。

《任光祿竹溪記》《明文遠》卷六〇：竹比君子，天然當有此一段議論，墨床書榻，何可一日無此君也。詞氣傲兀，托諷不少。

《西峪草堂記》《明文遠》卷□□：反題議論，別是記中一體，其波瀾曲折，照應緊嚴，則又一字無滲漏處。磊砢自喜，想見荆川公好事之意。

《零陵縣知縣題名記》《明文遠》卷五〇：斷例精嚴，爲吏者讀之，毛骨都竦。

《重修瓜州鎮龍祠記》《明文遠》卷五二：本是駕空立論，却步步有經術以佐之，此文章家以虚爲實之法。　逐層展拓，闊大莊嚴。

《重修涇縣儒學記》《明文遠》卷□□：熟於詩學源流，滔滔汩汩，爛然盈紙，自非經笥史腹，决不能如此條鬯。

《答李中谿御史書》《明文遠》卷一四九：説盡當日繡衣之弊，精舉慎劾，千古格言。《明文霱》卷一九：備供撫按舉劾情，兩巡方者不可不寫一通，以置座右。《明文英華》卷七：反覆詳盡，行文俱似昌黎。

《答茅鹿門書》《明文授讀》卷二一：只六股便無限轉折。　荆川底蘊已自和盤托出，而鹿門一生但得其繩墨轉折而已，所謂精神不可磨滅者，終不得也。緣鹿門溺於富貴，未嘗苦心學道，故只小小結果，孤負荆川如此。

《與王堯衢書》《明文授讀》卷二三：亦似柳子厚得罪以後諸書。堯衢名立道，翰林院編修，荆川之妹夫也。

《與李龍岡邑令書》《明文遠》卷一四九：勤勤懇懇，逐步啓發，前人熱腸爲地方如此，今人一遇公事，如瘖如啞，嚅嚅不敢吐一字，相對如土苴木偶，以致地方利病痛癢莫關。吁可嘆也！

《與人論祀鄉賢書》《明文遠》卷一五八：鄉祠駁雜，荆川時已發此嘆，

況今日乎！存此書，冀以維世道也。

《周襄敏公傳》《明文遠》卷一九二：襄敏博達之才可以傳世，文亦叙次縝密，結搆整齊，固得歐陽子家法者也。以論諫之切、政事之長，暗立二柱。

《季彭山春秋私考序》《明文遠》卷六九：洗發懼字，千古隻眼，文字亦精深透快。荆川於經學甚深，故凡所說《春秋》，都發前人未發，然其大旨則一而已。

《贈訓導丘君序》《明文遠》卷九四：借古形今，只難易兩字，多少變化！所謂累九層之臺，一層高一層者也。

此文，不啻晨鐘暮鼓。

《贈何沈兩公歸蜀廣序》《明文遠》卷九一：前朝武事之病，坐在製肘，此文殆有感而作。

《叙廣右戰功》《明文遠》卷二〇三：歷叙戰功，形容如畫。龍門之紀項籍，孟堅之傳李陵，其事其人，千秋活現，此文直能探其精髓。

《王御史毅齋誄》《明文遠》卷□□：深切。有韻文字，仍自一氣抒寫。

《地理鶴岡況君卷》《明文英華》卷七：孫愼行曰：破惑醒迷，至醇至當。

傳記

趙時春《明督撫鳳陽等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荆川唐先生墓誌銘》荆川唐先生字應德，諱順之。高祖伯誠以上世居臨淮。伯誠遷常之武進，生五子，以仲子復舉進士爲大理評事，恩封評事。復遷守平樂，政績稱於世。季第衍，先生曾祖也；亦以子貴貴封給事中。貴郎先生大父，成化庚戌會魁，擢戶科給事中，以謹重重於鄉。子琏中鄉舉，仕至永州知府。配贈宜人任氏，以正德丙寅生先生。生而明毅，嘉靖戊子南畿舉明詩高等，明春試禮部第一人，廷對第四人，策蒙御筆嘉奬，特恩前未有也，改翰林庶吉士。柄臣方忌諸吉士，奏罷之，而以主先生會試，欲特留先生。先生堅不可，遂例授兵部武選主事。冬臘，余自刑部主事調武庫，與先生朝夕講習。先生能弈，而余能酒，淬勵省絶，務求爲學本原以修己，而以其餘力適情六藝。爲經濟正務，世好利達，漠如也。學本朱文公，然恐其偏於綜急，故於應事中求無事，有象中求無象。庚寅秋，余以論諛俗得罪去，先生亦奔任宜人之喪。壬辰免喪，除吏部稽勳主事。尋遷考功，不阿流俗，獨任風裁，重清議，吏部弗堪也。柄臣以翰林多缺，故遂改先生編修，校先朝寶訓。將成，當例遷。先生素以直道自任，耻出柄臣之門，遂稱病求去。柄臣固留不可，而忌者因譖之，故命東廓鄒先生，今少師徐公爲冼馬，時春以編民拔爲史校，周御史諱鈇者改清紀郎，天下謂得人。自是時春從諸先生請益，日獲所未知，蓋忘晝夜。甫一載，東廓遷南祭酒，少師奔太夫人喪。冬十月，少保卒於位。先生深念天下之重，又以皆充講官故，與念庵及余請以辛丑正大朝會及東宮朝禮。欽蒙御札下柄臣：「朕三翰林臣請朕及東宮臨朝之意甚好，朕久在於懷，卿等以言。」度意諸柄臣絀其奏，留中，二十六日，乃皆免爲民。自是荆川先生之名重天下，學徒及論薦者衆，而忌者日深。先生弗恤也，蔬布飲水，杜門絶遊宴，博極典策百家衆技，刪蕪撮要，研精竭神。又十有五年，乃渙然自信曰：「吾學足以用矣。」庚戌，胡寇郊甸，徐公薦先生及余，余復爲兵部主事。後五年，先生亦復兵部主事。戊午，遷職方郎中。先生先因居永州府君喪，哀毁飲冰，病腹臍腫，欲求去。而少師嚴公以總督薊師之子王郎中賦詩訕己，欲按罪總督，使先生行，欲併申先生。先生經畫素定，條上守邊事宜，奏行之，甫三月歸，事具《北奉使集》中。嚴公以先生未病勞，復使視討南倭師。先生素欲平南寇以靖鄉郡，故與胡總督諱宗憲者計，度南事尤詳。己未三月，遷太僕寺少卿。胡總督奏進右通政參軍事，先生謀欲破賊海中，使弗擾居民，躬泛舟海波，自江陰至於劉河渡，自嘉興放洋至於鮫門。風迅，日行幾及千里，羣從驚眩嘔噎，先生宴如也。三月，海多東南風，寇乘風利，掩掠岸上，號曰春汛。時環岸要害列兵將，坐食於民，然皆遊墮不習戰，弗禦諸海寇得登岸散掠去，乃攘取死掠之民，貲以自利。先生病之，登舟泊崇明沙，督舟師列岸下，出私貨激餉諸將，約曰：「能戰則吾有賞，不能戰則吾有刀。」寇

至，見岸下舟師，驚怖。先生急督諸將捕斬之，沉舟凡十三，斬首百二十，俘獲無筭，餘寇奔三沙。會總督以總兵盧鏜之師來援，先生使鏜討三沙，而江北賊亦爲王師敗之姚家蕩，餘寇奔廟灣。四月晦，先生師至淮安之駐馬邏，違寇二舍。五月朔，進師新溝。撫都指揮何本源軍齊楚，將兵凡五，阻廟灣河而軍。先生所將亦五軍，持火器及青州射手助之。明午，攻斬散寇四十六，焚舟十三，進攻賊巢弗克，三沙寇亦拒命。月望，先生奔命還討三沙。始二寇之敗，諸將不能乘勝急擊，旬日觀望，二寇得伺間堅守。先生知其非，顧無如諸將孱何。命四面分道並攻，承以火器，騎兵掩其闕，勇士別持火器焚寇舟，分兵椿絕海路，詰旦鼓之，矢石砲火殷地，寇中傷者衆，然皆設樓垣翳蔽，反自垣穴中出火器擊王師，且以北路遊掠之賊伏師傍林樾以俟釁，先生別分兵逐捕，頗斬獲。戰至午，寇度師氣漸衰，並出突師。青師却鋒，及先生。先生堅騎振旅，徐令驍將劉顯爲先鋒當寇，諸將夾助之，盧鏜以大軍軍中。六月朔，劉顯以銳師進攻，寇閉壘不戰，總督以遊擊王應岐之師五十、土兵二千來會。六日，諸將恃衆進攻，應岐先奔，亡其贊畫，師皆奔，寇乘勝攻盧鏜，先生麾兵發火器乃解。度諸將益孱，乃以十一日擐甲先登，設誘兵，令劉顯嘗寇，促兵將各傳餐並攻。寇堅守望樓，弗應。顯及誘兵皆熠，揚言兵餒矣。先生下馬自操刀致寇，去百步許。二將懼，扶歸。明日再戰，士兵傷郤。敕陞通政，嚴督兵將。先生曰：「藉此以令諸軍，可克也。」往太倉迎之。諸將竟縱寇遁去，廟灣師亦解，先生甚憤，嘔血，然自此絕江少寇矣。論功，賚白金文綺。因條上海寇機宜，事具《南奉使集》中。九月，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淮陽。表謝有曰：「被髮纓冠之救。」時先生疾日甚，因便以示余。余以庚申三月讀其書，壯而悲之。方任春坊，時連榻，深憂曰：「進不得見上，退困於纔佞，尸祿不去，如天下萬世何，盍請朝乎！」議既紲，將別去，又曰：「臣子受上知深矣，去胡以報？」乃又相語曰：「不十年，北胡南倭必大作。不得爲國醫，願爲瘍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故先生竟力疾賑凶荒，治戎伍。四月朔，舟巡泰州，猶操筆散賑粟七千石。訣諸將，勉以忠義，語妹聟左某、從孫一鏊曰：「死國，吾志也。今得良死舟中，足矣。顧閑居三十年未聞道，念之介介。」飭衣履，坐而卒。胡總督以聞，賜祭葬，有司祠焉。念庵及余皆以文哀之，已詳，故茲不復載。文詩奏議凡若干，及所編著《左氏始末》古文，皆梓行。配莊封孺人與先生同志，攻苦淡

明文學部二・唐順之

《盛明百家詩・唐中丞集》卷首　吾常唐荆川順之，字應德，嘉靖戊子鄉試第六，己丑會試第一，廷試第四，文經御批，備載錄中。少與余友，先余第。及余第，君先余歸。余歸，而君又復出。仕路差池，不及同事。

《明詩評》卷一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也。舉進士高第，爲翰林庶吉士，授吏部主事，已調官編脩。其得累調也，宰相知之，故乃司諫，則故遠宰相。移病歸。久之，太子立，設置東宮官曹，召補右春坊右司諫，編脩如故。坐上書忤天子意，斥爲民，不復用。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順之，字應德，一字義修，武進人。【略】嘉靖初更制，取外僚入翰林，改翰林院編修，移病乞歸。永嘉惡其遠己，票以原官致仕。皇太子立，簡宮僚，起右春坊司諫，與羅洪先、趙時春上疏，請朝東宮，奪職爲民。甲寅，倭寇躪東南，用趙文華薦，起職方郎中，巡視薊鎮，還視師浙直，又用胡宗憲薦，超拜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力疾巡海，卒於廣陵舟中。崇禎初，追謚襄文。

《明史・唐順之傳》（存目）

紀事

《明詩紀事》戊籤卷九引《國史唯疑》　翁萬達親執小卒手與論心，幕客常數十人，至躬拜參、游之母，士因感奮。卽周尙文健門，亦賴翁馭有法。滴水巖之役，旣嚴檄之，復趣援之，恩威具得。宜唐荆川詩「得一降胡如愛子，用三敗將立奇功」，極力寫出。

又引吳錫麒《有正味齋日記》　慈仁寺殿左穹碑聳立，乃成化二年御製詩，但稱爲太后祝釐而建。孫國牧《燕都游覽志》云：「寺本爲周太后弟吉祥建，當時蓋諱之也。」唐應德詩云「同行更說前朝事，繡蟒銀魚有故僧」是也。

著録

王愼中《唐荆川先生文集序》 無錫安君如石子介，慕君之學，得其所爲詩文，彙而刻之，以與同好者共。安君之趣尚如此，豈凡人之所及哉？嘉靖己酉冬十月望，晉江遵巖居士王愼中道思甫序。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唐荆川文集》。

焦竑《荆川先生右編序》 荆川唐先生於載籍無所不窺，其編纂成書以數十計。嘗語其徒曰：「讀書以治經明理爲先，次之諸史，可以見古人經綸之跡，又次則載諸世務可爲應用資者。數者本末相輳，皆有益之書，餘非所急也。」所輯最巨者有《左編》、《文編》、《稗編》，凡六種。世所行《左編》、《文編》、《稗編》，餘未出也。司成劉公幼安、朱公文寧頃蒞南雍，業以正學爲多士鵠矣。已復欲以經濟導之，則取《右編》刻焉。余藏先生稿本部分未定，且漢唐名奏遺軼尚多，幼安因擇其要者補入，而緒正校讎則文寧有力焉。刻成，俾余爲序。

《國史經籍志》卷五 唐順之《荆川集》二十卷，《續集》六卷，《奉使集》二卷。 又《集類・總集》：《荆川文編》六十四卷。 又《我朝文選》二十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唐荆川集》、《續集》、《文編》、《左編》、《右編》，武進唐順之著。

《千頃堂書目》卷二 《左氏如末》十二卷，《春秋論》一卷。 又卷三：《句股等六論》一卷。 又卷四：《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又卷一一：《諸儒語要》十卷，《諸儒文要》八卷，《儒編》。 又卷一三：《荆川武編》十二卷，《兵垣四編》五卷。 又卷一五：《荆川稗編》一百二十卷。 又卷二三：《荆川集》二十卷，《續集》六卷，《奉使集》一卷。 又卷三〇：《文編》六十四卷，《六大家文略》□卷，《我朝文選》二十卷，《二妙集》十二卷。（選唐宋元明七言律絕。） 又卷三二：《策海正傳》十二卷。

《明史・藝文志四》 唐順之《荆川集》二十六卷。 又《文編》六十四卷，《明文選》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南北奉使集》 二卷。明唐順之撰。順之有《廣右戰功錄》，已著錄。是編一爲《北奉使集》，乃其以職方郎中出覈薊鎮兵籍時所作。一爲《南奉使集》，乃視師江浙所作。兩集俱載其籌邊剿寇之事。先敕諭，次題疏，次啓劄，次詩篇。前後皆無序跋。

又《雜史類存目二・廣右戰功錄》 一卷。明唐順之撰。【略】此錄述右江參將都督同知沈希儀討平廣西諸蠻事，順之工於古文，故叙事具有法度，《明史》希儀傳全採用之，【略】其書已載《荆川集》中。此書爲袁褧摘出，錄入《金聲玉振集》者也。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唐順之《荆川集》十二卷，《南北奉使集》二卷。 又《右編》四十卷。

皇甫濂

論述

皇甫涍《基稿序》 往年春，濂病腫飛涉素秋間，爰發篇章，理中和，寓思慮。既越歲，濂之學懋哉光亨矣。不忍土梗厥遺也，輯而存焉，命曰《基稿》，曰始基乎是也。引始而崇，起濂望之。夫無乎始，始之艱也；有乎始，非始之艱也。世有培根濬源，端步韙聞，廣朗淵弘，朱炫雅和，始弗瞽矣。而恍惚於中流，匍匐於末路，奚其爲益哉？古有典文，述作斯懿，闡發帝王，照映日月，緝熙時敏之訓，若規矩之用，聖聖相沿者也。是故尼父揚心於千已，武公諷志於四如，華詠洪纖，子銘高下，博之以詞賦，沃之以師友，騁頡頏之奇，振繳繹之韻，儲精入玄微，吐華耀雲漢。漢不足隆而魏無與匹，索子於泰岱之顛，量子以江海之大，他人之基，其諸異乎！濂學小訓，賦春雨，愕賓筵，挺卓姿，將匪唐塗之器，而穆如於噦冥之席，猶夫上醴醆而末擅藻藝，並妙聲詩，取友於塤篪，接翼於鳴雁。子約生而聰穎不凡，方臻童

烏之齡，卽占詠鵝之句，子安所叙《基稿》是已。其爲人也，釋戀域中，抗情物外，雖志薄三公，而不忘一第，遂帷研時義，案輟雅音。世廟甲辰，果擢南宮第二，猶以屈於一人爲恨，取忌銓曹，兩授水部，非其好也。乃玩弄爵服，厭棄簿書，覽衛生之經，求引年之術，朝謁屢違，省期不顧，賈傅承譴，馬卿倦遊，子約近之矣。至奉使楚甸，左宦梁園，稍遷郡佐，地接武夷，每探歷勝境，物色畸人，旣輯客郢之篇，復積居閩之草。歲在丙辰，沿牒入覲，投劾自免，臺檄交馳，堅辭不就。其山居也，誅葺三畝，披味雙玄，戒闇者勿妄通賓，惟高僧大士時獲瞻晤。郡庭邑室，絕跡罕臻，歎曰：余旣長揖當路，遠謝交遊，煙霞成癖，豈更屬念纓緌？魚鳥相忘，抑何取榮車騎？至其逝也，枯楊無帶劍之枝，蔓草無動輪之路，悲哉！晚耽詩品，永托琴心，悉屏垢氛，洞析名理，故其爲詩，每出閒曠，彌覺沖逸，兼好綠華紫清之章，貝葉珠林之偈，景純振響於仙遊，摩詰攄懷於禪寂，興到斯成，曾無造次應酬之語。總得樂府五十一首，五言古詩一百七首，七言古詩三十四首，五言律四百六首，排律三十四首，七言律一百五首，五七言絕句一百六十首，雜文十三首，勒爲二十卷，傳諸詞苑。始自甲辰之後，附以癸卯之前，由仕始也，子約可以不死矣。昔人謂「詩人例作水曹郎」，吾家世爲工官，而皆長於詩，豈其數歟？往歲選校《華陽集》，序次《少玄集》，茲又收子約遺草芟定之，捐賣賦之金，用登梓事，幸睹華萼之輝，良抱人琴之痛。曾未終篇，幾爲掩卷者哉！

《皇明詩選》卷四　轅文曰：皇甫昆弟，子約最少，亦盛有才名。其詩頗傷浮急。

《明詩綜》卷五〇　孫齊之云：水部詩清夐罕儷，其志亦復玄曠。黃清甫云：水部詩意玄詞雅，律細調清，長於造景，務在幽絕。雖物指區中，而神超象外，會其獨詣，斯可與言詩矣。宋轅文云：子約盛有才名，其詩頗傷浮急。

《靜志居詩話》卷一三　蔡子木哭子安詩云：「五字沉吟詩品絕，一官憔悴世塗難。」李于鱗送子循詩云：「吳下詩名諸弟少，天涯宦迹左遷多。」子約宦亦不達，與諸兄同。詩稍不逮也。《不赴郡檄答子循兄》云：「矯翮思霄翥，游鱗託淵沉。物類各有適，殊塗難並尋。豈伊世網慮，擾擾誰爲心？振衣還東山，寢迹棲舊林。江海多風濤，舟楫弭川陰。無令衝波激，但恐歲序侵。

明文學部二・皇甫濂

傳記

皇甫汸《水部君墓誌銘》　皇甫水部君者名濂，字子約，一字道隆，中憲公第四子也。母黃氏恭人方娠時，夢疇昔老人授以玉戒指一枚，上負以鼎，翼日語於中憲公，公曰：「鼎男象而玉至寶也。指者止也，汝殆產子必貴，自此將不復舉矣。」後卒如驗云。吾家子姓，裔出微仲，至宋，戴公子充石字皇父，始以字爲氏，宋亡，徙安定朝那，漢唐而下最盛，勳業若規嵩，隱德若玄晏，文藻若湜與冉曾，詳載諸史。宋室南遷，扈從來蘇，居長洲孔聖里，遂爲吳人。大其族者，一善公高王父也，諱通，生信，贈禮部郎王大父也，生錄，卽中憲公云。官儀曹時，子約生於宦邸，沉穎莊恪，不爲嬉戲玩弄，夐異凡兒。中憲公出守果州，纔四齡，鄉人有賈蜀者，延余兄弟，中憲公諾之。其寓湫隘，室中僅容三人，子約置前席，乃稱腹痛辭去，歸憩於黃恭人東山，寢迹棲舊林。江海多風濤，舟楫弭川陰。無令衝波激，但恐歲序侵。曰：「兒雖幼，獨非果州侯子耶？何得慢我？」鄉人聞之，匍匐請謝，執不

復見，其毅如此。若夫臨果不取，俟其自得，聞伎獨止，習誦如初，泰瞻幼操，子約有焉。公既謝守歸，課兒曹日嚴，余兄弟互相摩砥。子約外無華炫而中深湛，學尤專精焉，且有大志。戊子試於邑郡院，皆首選，充郡學增廣生。甲午舉於鄉。時中憲公四子並起科第，吳中以爲榮。光聘廉憲顧公棠女，而顧無子，業許出贅，子約往婚，畢乃謝曰：「大丈夫豈賴婦翁產哉？況二親在堂，安可缺侍乎？」遂攜其妻歸。後十餘年，顧亦產子，人多賢而韙之。庚子，承中憲公諱，與伯氏沖、仲氏洚暨余居帷中讀禮，暇輒揚榷藝文，譏評詩法，子約業益進。甲辰試南宮第二，賜進士，拜繕部主事，非其好也。越歲居黃恭人憂。時仲氏卒，余構讒爲御史所窘，子約與伯氏急難之所爲賦三鳥也，詩載集中。戊申起家太宰，聞公淵知其賢，將授本曹，同鄉忌之，仍拜水部，鞅鞅弗豫。俾典薪廠，賈人每僞增其數以罔國利，子約杖而按其罪，不知其女司空文公明妾也。令妾泣譖公所，翼日莅部，召子約切責之。子約抗言曰：「公掌國政，乃嬖於寵而聽賈人冒侵國財，不爲發姦摘伏，顧欲奪屬下守法吏乎？即無司空城旦書，如君上何？」公歛容以謝而心銜之，於是乎有荆州之役矣。至則算無羨緡，商人便之。先視榷者爲同鄉顧子，聞喪不奔，多收賈人稅以充私橐，子約發其賕以千計，乃誣子約不畏簡書，眷戀桑梓，愆彼瓜期。歲當察吏，考功郎又嘗所忌者，議欲黜之。少宰建寧李公默譁於衆曰：「吾知水部清介士也。世擅才名，安得枉措以壞銓體！」僅調河南藩司理官。子約聞之，即日就道，遵故郢，眺章華，浮沅湘，泛洞庭，爲文以弔屈賈，遡黃州登赤壁，踟躕賦詩興慨焉，以余舊竄地也。其莅河南也，諸司疑獄，賴以平反。茲地也，何李餘風在焉，故多談藝之士，樂與之遊，藩王好事，擁篲置醴以招延之。即枚叟遊梁，陸生入洛，聲籍甚焉。居亡何，稍遷興化倅。監司交獎，輸以金幣，並却不受，緘投司中。上官病其矯，而性有莫可奪者。當是時，施寇起於洛中，倭夷熾於江左，頗懸故國之憂。其莅閩也，攝郡篆嚴戢豪右，謝絕請託，庭若無人。同鄉劉君鳳，以侍御謫推，又同年也，日與探歷山川，寄情觴咏，造仙遊以流連，望武夷而倚嘆，雖簿書塡委，特坐嘯可辦耳。壬子乙卯，兩典二省場屋試，文半出其手，所拔皆才俊，人服其藻鑒云。丙辰代守入覲歸，即投劾不赴，郡監司督之，堅辭以謝。開府胡公宗憲擬以治軍薦督鰲，鄢公懋卿擬以遺賢舉，皆移書謝之，何異嵇康之絕山公耶？越歲，子乘卒。又二歲，顧安人亦卒。安人有令德，乘幼最孝，嘗刲股以療母疾者也。並有傳別載。夫以子安、子約之文，不得爲第一，父子並起工官，兄弟皆承譴不顧，豈文章憎達，殆運命司之矣！丁辰荼酷，居嘗鞅鞅弗豫，頗有憂生之嗟。素沉靜寡慾，所至脫略勢利，自稱方外，物色異人，好覽鴻寶玉笈之書，求回金服食之法，足跡不入城府，戒閽者勿妄通賓，貴人亦罕至者，署門掃軌，不以爲慊，曰：「昔人友麋鹿而侶魚鳥，衲子羽流，可與晤言，奚取斯輩，污我門徑哉！」臺門餽遺，並卻不受，持衛生之誡，不欲勞心苦思，遂少撰述。惟詩篇每興到占屬，不爲應酬。日臨晉人帖，間圖花竹水石，並臻佳絕。少學琴於雲間張氏，盡得其法，而晚更精悟，追契襄牙，每鼓一二行，蕭然自適曰：「此足玩世遺榮矣。」辛酉子采生，日弄以娛，始得舒其眉宇耳。嘉靖甲子秋，忽患痢，不治而卒，九月廿九日也。生正德戊辰十月初八日，年五十有七。悲哉！病未革，召子安中子樞託以理家。卒之後乙丑秋，采患疹，余多方迎醫，百計救之，竟夭。俾子約無嗣，天道有知無知耶？余召樞至再三而堅不就，乃立子浚季子棻爲之子。余與樞負子約於幽冥中矣。工曹視榷者往往操贏致裕，鮮一二清白者，吳人以此疑子約，而不知死之後，殯殮暨喪葬之具贍自余也。妻顧氏，敕封安人。子二，長乘，吳縣學生，娶陶氏，吳江貢士陶銳女，皆先卒。次采，幼未聘，亦卒。女三，長適王侍御孫奎宿，次適劉汀州守孫位，皆充諸生，玉窘而劉夭，咸數也。一幼，側袁出，字張憲副意孫嘉壽云。所著有《道德經解》、《校輯玄晏高士傳》。中憲藩府政令，以昭先業，余收其遺草，選爲《水部集》二十卷行於世。此謂不朽，視彼不肖子，焉有焉亡哉？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濂，字子約，一字道隆。嘉靖甲辰進士，除工部都水主事，監薪廠。賈人子納女於司空，依倚爲奸利，子約按其罪不少貰，司空心銜之。榷關荆州已得代，案前事內計，謫河南布政司理問，稍遷興化府同知。丙辰入覲，投劾不赴。里居數年，閒居散齋，不通賓客。少學琴於雲間張氏，晚更精詣，撰述之暇，鼓琴一二行，謂足玩世遺榮也。皈心釋氏，嘗棲息精廬，從名僧檢經說難，翻大乘、法華內典，持誦維摩詰品，作妙伽它讚，習吐納延化術，得黃帝房中祕方，謂可登眞度世，以交接致病遽卒。有《水部集》二十卷。黃德水曰：「水部詩意玄詞雅，律細調清，長於造景，務在幽絕，山藏水閟，披露良多。」孫七政曰：「水部詩清夐罕儷，其志意亦復玄曠，故其文乃爾。悼子兩篇，令人拊心痛絕。」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一〇《逸民傳》二卷。　又卷一六：《道德經輯解》三卷。　又卷二四：《水部集》二十卷。

《明史・藝文志二》皇甫濂《逸民傳》二卷。　又《藝文志三》：《道德經輯解》三卷。　又《藝文志四》：《水部集》二十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皇甫濂《逸民傳》二卷。

陳束

論述

綜論

皇甫汸《陳約之集序》　嘉靖庚子，余友陳子約之以憲職督學於梁，卽捐館淇上，歸櫬越中。時太史唐子應德以上書失指免官，祠郎熊子叔抑以奉職忤意承譴，二子者不遠數千里，漬絮酒以入甬，望總帳以出涕，撫藐孤於素室，搜遺草於名山，而後相與別去。余方倚廬，未果從邁，嘗移之詩而悲焉。亡何，唐子刪定其述造若干卷，乃就荆令某登梓而以序屬余，申之曰：「昔先士安假寵於太沖，子獨無意哉！」余不能辭，叙曰：夫聖王耀德，志士殉名，是以神龍驤首，幽雲景蒸。寒蟬發聲，凉颸始洌，當其生利見之辰，適人文，近代爲盛，而炯聲茂實，寖寖名塲，若其雋發妙成，早譽天下，如後司鳴之會，履好文之朝，遇同時之主，凡含經之生，綴辭之士，孰非摛菁掞藻以緯國華者？歲在己丑，天子覃側席之慕，相君有開閣之風，乃緤組講藝，彰纓味道，契協塤篪，言郁蘭蕤，彬彬乎號爲得人，而海内嚮風矣。枚朔丘馬，迭晉於漢庭，陳劉應徐，同升於魏室，坐論豈足多乎？是時也，侍讌登歌，則家追大雅，從游第頌，則戶起新聲，一字之工，聞奇而傾耳，片言之巧，睹縟而躍心，紙價騰踴於都門，簫譜浸淫於禁掖，若陳子者，方齡於終童，比才於賈生，雕章綺合，藻思羅開，顧英跱一時，尤藝苑之選也。然而好惡易更，盛衰頻復，不逮之隙構，見忌之釁成，斯長沙之役往，而金馬不容於陸沉矣。陳子於是稍戢鋒穎，卒就繩檢，猶且寄興於山川，發憤於歲月，周爰於馳驅，宣情於羈旅，述造益工，豈曰在外無奇哉！流盼之間，不十餘年而向之契協塤篪者，邈爲參商；言郁蘭蕤者，折爲萍梗；子竟長逝，化爲異物，良晤愴跡於南皮，零落傷心於北海，蓋爲此矣。今考誦其遺編，早鑄四傑，晚鎔二張，邁軫於平原，睎駕於康樂，麗於游燕，充於入洛，雋永於浮湘，備於吳越甌閩間，展可傳以不朽，異乎湮沒無稱者矣。奈何湛思梦於吏牒，迅翮摧於險路，雄才頓於促景，榮名乖於中壽，使鳳池未褫，曜靈假年，究其所底，寧止是乎！此運命之奥，蕭劉所以互論，而董史所以同悲也。唐子諒余之言哉！因占爲序，並係詩於末簡。

趙廷松《陳後岡文集序》　文有定品，時之運使然，而人不繫焉。韓昌黎言追孟子，猶愧七篇，賈大夫賦擬《檀弓》，不離兩漢。虎豹之姿不得不炳，金玉之相不得不炫，江河之流惟順，而觸山赴海，風蕩物激，盡天下之變矣。彼其棘詞稗說，鏤冰雕脂，蓋無取焉。明興，兩浙之文如龍門郁離，首闡玄旨，不追琢而章，不渟渤而潤，稱在兹矣。百餘年學士之議，反於弘正，劇於嘉靖，呼阮詈宋，卑六代而直追周秦兩漢，論議鎒然，或索之質，萎乎唐宋之下。譬之肖浮屠、繪陸海而不能正覺寘論、湮凝動狀，時趨然也。吾浙人文，近代爲盛，而炯聲茂實，寖寖名塲，若其雋發妙成，早譽天下，如後岡子者，風振泉流，七子之備體，敷瓊炳繡，四傑之赴節。使躋焉齊足並馳，自騁驥騄，未悉其究，惜也。天嗇之受卽微，其精華可以表見於世，不廢江河，已焉哉！已焉哉！後岡詩傳矣，東泌張公並刻其文，以序屬廷松。方輟翰燬研，却舍辟易，其敢窺履門庭，以穢弁珠璧。然或以爲蠅附萬里，則未敢諉爾。皇甫子循叙其詩，公作傳載其履歷備矣。夫七子稱幹成言，四傑惟炯終令，若後岡學偉宗翰，位華方臬，摭其風節，不忝吾浙先聞。其視建安盈川諸子，殆未凉云。

《盛明百家詩・陳後岡集》　陳束，字約之，別號後岡，浙之鄞人。【略】

卒之後，其友唐荆川氏刻其詩文各一卷，名曰《陳後岡集》。余輯盛明詩，取其集讀之，皆鑿乎可誦。竊疑之，以爲諸家各有去取，而兹本獨爲精核，豈后岡述造之純至是耶！

《國雅品・士品四》 陳學憲約之。《厄言》云：「約之如青樓少女，月下箜篌。」余讀其集，篇篇都秀潤，句句少警拔，亦就色象中自然寫出，如波擊菡萏，淨麗天茁，尚未舒笑。至《石灘》云：「石劣不受鑿，水歸時礙行。卻令無競性，翻作不平鳴。逆折聲猶壯，崩騰色自明。我行殊昧險，於此獨嬰情。」詞少意多，不祇比類切象，抑又深斥劣行。

《雨航雜録》卷上 劉子威稱陳東詩「長風落日損，高室鬼神憐」，盛唐語也，惜其警策者不多。「近水割鱗時供酒，遠山啼鳥盡關人」，非不有趣，然已落晚唐格局矣。

《明詩綜》卷四六 王允寧云：後岡誠穎秀第，語淺氣促，寡詩人之致。黄清甫云：陳詩巧構新思，善詠故跡，華而不靡，舊而彌鮮，蓋以筋力，美篇豈少哉！

《靜志居詩話》卷一二 約之取組六朝，亦稱典則。《咸寧山中雪霽晚行》云：「雪霽乍見山，殘陽稍辭嶺。暝色起烟氛，寒光散墟井。田空獵犬還，林凍棲烏警。遥聞野寺鐘，初月生俄頃。」《還浙夜泊江口》云：「越嶂宜春望，江舫入夜乘。潮移諸島出，雲卷數峰層。近郭翻多戀，還家獨未能。北堂今夕夢，先已度西興。」《送李子》云：「山城細雨綠蕪滋，黄鳥關關送别時。海内爲鄰千里近，湖邊傾蓋十年遲。蟬聲驛路催官騎，草色河橋映酒旗。遥想經行多逸興，逢人莫不寄新詩。」

《四庫全書總目・别集類存目四・陳後岡詩文集》 東與唐順之爲同年，其倡爲初唐、六朝之作，以矯李、何之習，而所學不逮順之。又自翰林改禮部主事，治復官編修，旋即外調，恆忽忽不樂，年僅三十餘而卒，文章亦未成就。故順之終以古文鳴，而東無稱焉。

《明詩紀事》戊籤卷九陳田按 約之《高蘇門集序》，闡明詩緒，正變得失，言言科律，字字珠玉，豈在多乎？今觀所作，意極矜鍊，境乏閎深；趨步閨嬰兒子也。董公乃雜難墳典丘索及諸莊周、呂覽言，則滾滾對不塞。試之詞賦，食頃輒辦，語盡玄祕也。董公乃目左右取日書以來，親爲期日而遣之。

《皇明詩選》卷三 卧子曰：此君典禮之作，儼然司隸衣冠。

分論

《送寮友朝長陵》(排律誤入古體) 《皇明詩選》卷三：卧子曰：精麗典重，不減沈宋。

《閱視靖州碑文》 《明文霱》卷一三：遒卓森栗，有《淮西》遺意。

《寄屠漸山書》 《明文霱》卷一九：惋麗清妍，如鶯笙之遞奏。

《辰州與田叔禾書》 《明文霱》：胸無匿理，筆有賸華，伸紙疾書，而茁拆之勢勃然。

《明文授讀》卷二三 先夫子曰：陳東，字約之，鄞人，翰林，出爲提學副使。後岡雖無大文，然清新婉約。

傳記

張時徹《陳約之傳》 陳約之名東，其父智人也，倜儻有大志，憤弗業儒生家，見學士輩輒逡巡長揖，私念曰：「有兒不當如是乎！」約之之爲兒也，顧獨穎慧絶倫，日誦數千言，試之對輒應聲就，數又奇中，其父大異之，遂決貲破產，延高師教之。余時弱冠舉於鄉，流聲薦紳間，乃使客致慇懃，束願得師事爲弟子者。會余業游吳中，期旦日就道，遂謝不往，而約之則從他師游，率老學究，語猥瑣不竟根旨，約之顧心易之。其師與諸學徒講説經義，約之則卧弗聽也，乃氾濫百家言，上下屈、宋、班、馬之間，向、褒以下弗論焉。海上詩書之士，於是爭言陳生矣。會稽中峰董公，幼故奇童也，有女待年於家，曰：「吾女慧甚，非得奇男子者弗字。」徧視里中兒，卒無當意者。一日吾甬川尚書過中峰，相與遨於禹穴之間，從容言尚壻事，甬川曰：「夫富貴所不可知，即欲芝草琅玕者，陳生殆其人乎？」乃艤舟甬江之上，呼陳生視之，而陳生乃垂髫被儒者服，繩趨而前，面如玉澤，睛如漆黑，望之非閭

偷取古人書意所契會者，鉤纂精微，時時論撰發舒淵懿。於時陳生名聞國都矣。已乃舉進士，策大庭中，天子親覽其文，擢居高第，授翰林庶吉士，讀中祕書，益厭薄時藝弗治，遊神埃壒之外，以極宇宙所止。每篇什一出，諸學士競締觀之，曰：「斯捕神彈鬼之文乎！」而約之顧施施自得，不自貶改，乃調祠部主事，已復改編修。乃日與屠文升、唐應德、田叔禾、王道思三數子者更相過從，考鏡鴻濛，陳說藝文，侈論宏議，至達旦不休。倦則便相枕卧，率以爲常。而諸高貴人竊慕其風，時枉駕過之，輒閉門謝不納。又私有所彈刺，籍籍聞口語，於是始凜凜危矣。時當道被皇帝隆遇，朝士咸奔走之，約之獨不面，每歲時上壽，不得已望門投刺，輒馳馬過之。當道銜之入骨，積不能容，乃注湖廣僉事，分司辰沅。辰沅五溪故區，而苗蠻之所都也，深山叢箐，犬牙阻兵，時時烏合攻剽內地，緩急不可控捕。而約之乃罷裁闊狹，宣布威信，取綱程飭厲之，苗夷稍稍稽首聽命。自餘訟獄賦斂皆治。巡撫東橋顧公曰：「嗟，陳生老吏殆不如矣。」道所理悉聽操切，勿復關白。而約之乃終不樂居，上書乞骸骨，其略曰：「臣僻在海隅，無所比算，不悟徼時之幸，遭逢希闊，屢晉清班，從侍華轂，首尾蓋七年而外遷今官。爾來又二年矣。宣布化理，庶效區區以報洪造。豈意數奇命薄，卒與病會，怔忡症作，竟夕無眠，火熾血虛，潮熱不罷。如此不止，將犯周任陳力之戒，一旦膏塗異土，誠可於邑。伏望解臣官職，生還田里，以保餘年者。」聞罷不報。時吏部闕尚書，而兀厓霍公與甬川公爲左右侍郎，計曰：「陳生偃蹇甚矣，必徙之。」會山東缺提學，輒注擬以上，而內閣欲用其所私客，力持之，約之竟不果用。已乃稍徙而閩也，余時爲僚，握手郊勞，見其色犂然黑也，就而與語，氣鬱鬱不能舒，曰：「約之得無過憂乎？」顧而不答，固問之，徐曰：「束之有懷，先生識之矣。約之每出治吏，檢括案牘，窮日夕不休。與學士先生接，周旋款語，無不人人滿意。比歸休舍，輒仰屋嘅嘆，憤恚跼蹐，家人莫喻其故。第左右羅古圖史，置酒一壺，且誦且飲，飲輒數杯下。已而忽大嘔血，須臾可數升，病瘠矣。」余乃撫其背曰：「夫疾者非他，恚忿積於中而強以酒澆落之，中氣轉結，痰火上攻，針石不能達矣，弗戒且有大患。」約之頷然之，曰：「愛我愛我。」於是絕不復飲，病亦漸愈。居數月而別。余乃訪約之於家，則餘猶昔也，曰：「夙疴幸舒，不爾輒復鬱鬱。」余曰：「雖然，竟忘疾苦時耶？」既而約之徙河南提學，余亦待罪魯藩，遣使往訊，報幸無恙。一日蒼頭忽至，以書逆醫曰：「束身被狗馬過，不忖量，勉強赴職事，會科試且迫，坐肩輿一晝夜馳三百里，諸郡之士三月而畢，乃今病不能支，且暮且死矣，奈何？惟執事憐之。」而醫故王府籍也，素偃蹇無狀，乃卑辭厚禮，俾從事挾之行，比至而約之疾已革矣，猶張目視曰：「東沙念我！東沙念我！」遂瞑而卒。會道思僚於藩，枕之肱而哭之，乃與吾鄉周大卿經紀其後，送其妻孥以歸。所著詩文若干卷，唐應德刻傳其詩。論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豈不信哉！夫此一陳子耳，冢宰懟之而不能害，比兩侍郎之知之也而不克舉，何言其它乎！夫以陳子之博洽高融，洞古聖哲之微言，明習吏事，其所厝注井井矣，此與樸速遨膚凡無所比數者奚啻天壤已也。彼其脂韋比周，改錯幸合，胥以揚鴻漸之翼而享黃髮之期，而陳子徒以執萬履繩，所往齟齬，至忿恚而死，年纔三十三耳。而妻子又無憑席之業，則豈非定命之不移者耶？抑或搜刺刻深，抗引太峻，天忌其然乎？

又《明故河南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後岡陳君墓碑》

昔後岡陳君之沒也，余嘗爲之傳，凡累千百言，蓋傷其懷奇負特不少試見，賚志以沒云。於時猶幸二孤之遺也，謂宜有長茂以紹延休緒，未幾輒殞其一，今言忠與其婦又相繼殀死也，悲夫！方言忠之屬纊也，舅氏董約山適來自留都，集余二三親故爲之立後，析產經紀後事，遂以葬屬予，曰：「後岡所存一家遺骼耳，非公不得歸於土。雖然，不有墓門之石，則兒豎將日游乎其中，牛羊又從而牧之矣。惟公哀憐之。」余盡然流涕曰：「嗟嗟陳君，而一至此乎！昔之言天者，曰虧盈益謙，福善禍淫，且謂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古今載牒，其已事足徵焉。故論篤君子，往往指數以爲修行之勸，而今乃若此也，天可知乎？天可知乎？」初後岡之童也，輒自見瑰特，譽流縉紳間。時少宰中峰董公亦自奇其女，不易匹，徧擇才秀異等者，一見後岡，大異之，輒字焉。弱冠遂與計偕，策進士高第，入翰林讀中祕書，乃盡覽墳索及諸子百家言。又精古文詞。時輩若齷齪不足與伍者。以此頗自引重，譏薄高貴人。性亢潔自喜，嫉惡侫媚。高貴人有欲欵引，終不一折節至其門，積久深心嫉之，而儕輩亦多姍螫，遂出爲湖廣按察僉事，分司辰沅，蓋困之也。已乃移福建布政司參議，又移河南按察司提學副使，亦稍稍陟矣。諸媚者謂後岡獨能負氣骫骳，持虛言彈刺，必不肯抑心厲志，精會計聽斷，修舉吏事，逮其敗即擯之。而後岡顧獨能抑心厲志，精會計聽斷，益舉其職，終無詞罷免。凡素所交游，咸竊

喜，相謂以爲後岡不器如此也。嘉靖庚子，竟以劬瘁致疾，嘔血而卒，年僅三十有三耳。余時在東藩，哭而誄之曰：嗚呼陳君！以若其才，使天假之年，得依日月之際，必當表羔羊之節而耀金石之文，揚雄、王褒之徒，可企而及也。乃至終抱按劍之悲，而憤恚以死，悲夫！子男二，言忠、言信。後岡歿三年而言信故，又八年董恭人亦故。言忠娶寧國知縣柴應賓之女，乙卯五月舉一女，甫四月餘，而柴氏故。是年十一月九日則言忠屬纊之期也。後岡名柬，字約之，系出後龍陳氏，高祖曰完鍾，廣東鹽課提舉。完鍾生璩，璩生鑰，鑰生福建參議濂卿，以後岡贈官，娶戚氏，封恭人，生子三，長曰模，次曰柬，後岡其季也。模生性，性生宗憲，今爲後岡後云。協議者約山董君與雨疇梁公、莓厓周公、東明范公、柴子子振，而雨疇與子振則懇予爲之碑，卜以丙辰某月日葬於姚王畬之陽。

李開先《後岡陳提學傳》　後岡陳子者，中麓子同年友也，契厚以詞藻、行檢，不專同年故。幼名柬，長字約之，擢居高第，始有號，號後岡。聖天子御批其制策，稱爲不易之說，一日而名天下。選授庶吉士，無何，除禮部祠祭司主事，遷員外郎，改翰林院編修。日與少洲所述數子並熊南沙、屠漸山、田豫陽遊衍，競爲奇古詩文，士方守常襲陋，見其作，驚訝，謂爲捉鬼擎神之手，姍且笑之者十人而八九矣。後岡時或聞之，佯若不聞，有勸之者，虛謝其勸，而故態則略不省改。權貴有慕名枉訪者，輒閉門不輕出見，又私語有所譏彈，譁然傳於縉佩間，顧未齋罵其爲輕薄小黃毛，意將刻一小黃毛圖書用之，以暴其失，中麓子力止之，勿生事端也。羅峰張國老，寵眷方隆，朝士多出其門下，而誠齋汪太宰，雖國之大臣，亦小心附麗之，凡事承望風旨不敢違。每歲時上壽，後岡惟虛投一刺，不肯候見，二老恨之刺骨，然未始相語也。及考滿，司功有與後岡善者，風知汪意，慮其不安，故書中考，汪乃改而爲上。張從左掖出，偶與汪值，汪云：「貴鄉陳編修，以尊分書上考矣。」張遽怒色曰：「此鄉曲素無狀者，何得庇覆如此！」汪乃惘然自失，亟至部堂，立召文選郎取缺帖來，查一遠惡地，出補陳翰林柬，初祗知其與內閣親昵，不意其亦惡之也，遂注湖廣僉事，分司辰、沅，乃五溪故區，而苗蠻聚處也。下則水國，高則山林，時有烏合之衆，剽竊地方，急不可捕，緩不可待。後岡乃宣布威信，飭厲甲兵，東夷心畏服遠遁。其餘賦斂訟詞，不勞自治。撫臺顧東橋，每對衆譽之，曰：「陳僉雖少年，其處事，老吏或不能及。」已而有採木之任，往來毒霧瘴煙中，勤勞登頓，且慮繩彈，傴僂服役，身同賤工，感嘆柳子之言，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遂上書乞休，其略有云：「臣昔在禮曹，正逢改建郊壇，鼎新宗廟，曾效駿奔服事之勞，旋調侍從清華之列，敕修列聖訓錄，月給大官酒米，叨冒七年，外遷今職，計又二年矣。豈意任非其能，卒與病會，火熾血虛，潮熱不退，此積勞所致，非謝事靜攝，未可延活。且臣非不厚幸富貴而甘嗜貧寒，私情與事勢，俱不獲已耳。」書上不報，而陞福建參議。過家省母，卜日登途。至潯陽，偶逢篤友李中溪，相與訪遠公遺社，上香爐絕頂，吸天池泉，坐文殊昇天臺，上捫層霄，下臨萬仞，振衣四顧，飄飄焉有遺世羽化之思。又將裹糧杖策，遍遊吳越諸名山，何其壯也。及抵任，氣鬱鬱不舒，勉強坐公堂，檢括案牘，比迴衙，則仰屋長嘯，憤悶如窮人無所歸，家人莫喻其故。第左右羅列圖史，置酒一壺，且誦且飲，以致嘔血，多或數升，蓋失近貴而處遠方，宜其不平如此，祗憑以酒澆愁，愁不能遣，而病且日增。中麓子時爲文選，乃徙作河南提學副使，文事乃其餘事，能變士習，兼得士心，鄉試期近，坐肩輿，一晝夜疾馳二三百里，應試士數甫完，而病不可支矣。僚長爲之迎醫於濟郡，至則無所施其功，乃以書別中麓子曰：「疎狂之性，原與時違，畸薄之緣，更與天忤，久患脾溼，氣體大不佳勝，不即引去，乃局促從事，以致肌骨內銷，形神外變，不久爲閻羅君座上客耳。」字跡不減往時。發書數日，竟死淇上，年甫三十三。生平善書而楷尤善，多才而詩更精，文宗六朝，亦非今之學六朝者可比。詩則有難言者，每情會景來，思奇興發，一篇成則一篇便可名世。孟渭泉稱其爲國朝第一人，皇甫百泉則以爲早鑄四傑，晚鎔二張，遒軫於平原，晞駕於康樂，至於參錯韋、孟之間，出入陰、何之室，齒居散騎之後，而才出洛陽之前，則又唐荊川之所素許者也。大抵李、何振委靡之弊而尊杜甫，後岡則又矯李、何之偏而尚初唐，兩浙以文擅天下，後岡乃兩浙之首出者也，若據孟言，抑又不獨兩浙矣。後岡鄞人，父濂卿，以賈治生，見其子之穎異，延高師教之，不惜費，師多講說時義常套，後岡率卧而弗聽。且有女待年於家，偏視里中兒會稽中峰董公，幼故奇童，聞奇則思與一會，曰：「富貴之家，所不可知，若無當意者。曾向甬川張公言及尚婚事，甬川曰：『陳生者，面如傅粉，目如點漆，詰難奇書，不論門第寒微，無如陳生者。』遂呼而視之，面如傅粉，目如點漆，詰難奇書，其應如響，試文援筆立成。中峰即檢取曆書及命書，定期以女妻之，挈至京

邸，親授以舉業文，非所好也，惟別讀古書，多所契會。其卒也，中峰以文祭之曰：「吾不遠隔縣，以愛女字汝，將托之如韓昌黎之李漢，乃今爲昌黎之李賀耶？」後岡才貌文行，可躋高位而享遐齡，然竟止於斯，無乃攻辭深刻，作人孤峻，造物者忌之而致然乎！

《明人詩鈔續集》卷七 東字約之，鄞人，嘉靖八年進士，授禮部主事，時有「八才子」之稱，謂東及王愼中、唐順之、趙時春、熊過、任瀚、李開先、呂高也。遷員外郎，改編修。東出璁、韜門，歲時上壽，望門投刺，躍馬而過。爲所惡，出爲湖廣僉事。稍遷福建參議，改河南提學副使，卒於官。有《後岡集》。約之少聰穎，會稽董侍郎玘，官翰林時聞其名，召視之。約之垂髫而前試詞賦，立就，遂字以女。妻董亦能詩。約之初與應德倡爲初唐，晚乃心折於蘇門。

同治《鄞縣志·人物傳》一一（存目）

著録

林復言《先侍御校疏陳後岡集跋語》 先侍御公淹貫六籍，旁及百家，於鄉之先哲，則雅好陳后岡先生集，居恒手家藏寫本，讀之忘倦。曩念其舊刻刓敝，慨家本遺亡，遂以大廷尉陳公本，校其舛譌，疏其奧義，補其放失，序其巔末，付之梓人，以公同好，時辛卯夏四月也。至秋八月，先公以監試應天，歿於勤事，不肖復爲手澤之存也，概不能讀父之書，而況斯集乎？邇者服闋，搜檢遺文，至得是集，廼喟然嘆曰：后岡先生早侍近秘，中麾外寮，位不稱才，志以年抑，所恃以不朽者，獨斯集耳，而刻且刓敝，欲得其集者，如探海覓珠，鑿山求玉，卒不易得。今先公校疏而重刻之，俾馳騁藝林者可人挾一帙，效忠先哲，嘉惠後學，厥功茂矣。嗟嗟！先公筮仕陽夏，暨入南臺，惠政種種，茲特其一班耳，業已銓次，尚俟付梓，以垂永永云。萬曆歲在甲午夏六月，不肖男復言百拜謹跋。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陳束《後岡先生文集》二卷。

《明史·藝文志四》《陳束文集》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陳後岡詩集一卷文集一卷》 明陳束撰。

明文學部二·陳　束　王愼中

藝　文

李開先《六十子詩·陳後岡束》（存目）

莫如忠《祭陳後岡先生文》（存目）

王愼中

論　述

綜　論

皇甫汸《遵巖先生文集後序（代郡守劉公湊作）》 先生自束髮綴文，未冠登第，內踐吏禮華階，外秉文衡憲職，屬辭英敏，殆出天才而不知。沉思通玄，悉由學力，兼之負氣抗俗，不習塵容趨時，因出倅郡，稍遷參岳，竟爾謝秩，甫踰壯齡耳。由是杜門却掃，研精覃思，探討彌邃，著作益宏。四方馳書走幣爭來乞言者，足交於道。仕於閩者，以不得其言爲憾。君以次應之，隨題命藻，略無難滯。得者寵於握珠懷璧歸矣。具載集中，罔可刪棄。夫其採摭《七略》，綜括九流。至下筆爲文也，長於持論而不尚雕繪，原本六經，採摭《七略》，綜括九流。至下筆特創新意，罕襲陳言，追議古昔，較若目前，逆策來茲，信如左券，事有明徵，語無牽合，非博極能然哉！雲蒸霞鬱，變幻百端，河決川流，一瀉千

里。循其言可以入道，行其說足以成務，人皆稱今之曾氏也。觀所撰《南豐文粹序》，則其所取法而自期負者，端在子固矣。其言曰：「極盛之世，學術明，風俗同，道德一，而文行於其間。三代而降，士之能文者，徒取之於外以悅世之耳目，有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免於蔽，若公孫弘、徐樂、枚乘、谷永、相如、董、賈、馬遷、劉向之屬，或駁而不醇，或曲而不該，皆無取焉。至宋南豐曾氏，傑然自名其家，庶幾有本於中，而非掠取於外，將折衷諸子之同異，會通於聖人之旨，而思出於道德，無不醇不該之弊。」此非其自況也耶！至其爲詩，亦必緣情止義，由漢魏六朝以迄三唐，靡不融貫，亦以自名其家者，惟求合乎麗則，不詭於風人，而非在一字之巧、一句之工也。雖退處巖穴，而言多華郁暢朗，不爲窮愁怨誹之態。所養蓋深遠矣。或有以先生位不閱於崇品、年不躋於中壽、不果舉其言以行於世致惜焉者，卽使君登三事，總百揆，功業雖弘，著作未必底於成也。言既可以垂世不朽，又惡彭殤之足論其年哉！按閩之晉江，自唐歐陽詹始舉進士，與韓愈、李觀、崔羣輩妙一時之選，史稱其文章回復明辨，爲愈所推。歷數千載而先生出焉，殆亦氣運之相值歟！

陳文燭《王遵巖選集序》 王先生博綜經籍，究極天人，往往援古以綴文，中談三代遺制如指諸掌，理辨而詞達，渾噩奔溢，探之深含，莫可涯測，成一家言，大都類曾南豐云。先生嘗悲周衰學廢，能言之士始出於才，或駁不醇，或曲不該，而專所長以名家者，代不數人。曾子固折衷諸子，會通於聖人，信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免不醇不該之弊，幾於古之能言者。嗟乎，執斯語以觀先生，無乃自道與？假令先生終身廊廟，必能潤色大業，竟以才被放，著作在里居。余竊悼之。宋王震言：曾氏用未極其學，其名等諸天壤，知先生不以彼易此矣。往余過大梁，李川甫先生爲余言：閩中王道思善屬文。後問之家大人，讀諸刻本，李公言尤信。顧品者不一，後世當有定其文者，余不備論焉。

李開先《遊海甸詩序》（存目）

又《九子詩・王遵巖愼中》（存目）

王惟中《河南布政司參政王先生愼中行狀》 窺見本根，劀削枝葉，於聖賢之微言超悟默契，深造自得。發篋中宋儒之書盡讀之，有味於歐曾氏之文，以爲世人談文皆卑宋人而云馬遷、班固，不知善學馬遷莫如歐，善學班固莫

逆之僧寺。荆川忻然曰：「此行得遵巖令兄一狀，足以逭不孝之責，而慰先人於九泉矣。」念庵爲其祖善庵公請墓表，得之，遂自書入刻，其爲海内知游愛重如此。踐修邁往之實，日新月益，老而彌鋭。我泉自虚齋先正倡明理學，誨導後生，及門之徒，守其師之説以見於世者，固彬彬然盛矣。自是而後，蓋寥乎其僅存。唯先生復修斯道，以興於教，凡一時後進之士，學而未成，才而未名者，先生咸與進而樂道之，以成其學而名其才。彼其有學與才，亦願先生之進且道，以爲得所歸。日以所業求質戶外之人常滿，先生亦盛爲引接，鼓舞振刷，期以廣斯道之傳，而易其口耳訓詁之陋，抽關啓鑰，誘掖開發，諄諄不倦。隨其所叩，皆虚至實歸，充然有得。四方之聞而興起者，多以不及門爲愧。雖閒居林壑，其聲光物望達全閩，從游之盛，前此未有也。監司部使者行入郡境，莫不知有先生，造廬承風，折節相傾下，惟恐不及。先生亦不爲踰垣閉門之隘，講學問政，雅爲傾盡。先後薦者凡四章，大約謂其文學裕於政事，才略宜乎緩急。有豪傑之氣而養已純，有經綸之學而識尤遠。居家惇篤，孝友之倫化俗，倡明詩書之教。譚者皆以爲知言，迺終於不用，此豈特先生之不遇耶！夫使先生當改官翰林時不見沮爲吏部，爲參政時不見謫且罷，必晉位通顯，馴至卿相，有當世烜赫事功無疑也。然未必其造詣之宏深，見於制作如此之盛，可以傳於不朽，則在此在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仕不達，廢而不復用，豈足爲先生嘆哉！

歐陽德《南江子贈言》（乙未，南江今改號遵巖）　南江王子思道早以文學知名當時。嘗爲司封郎，直行不忌，坐調常州别駕。攝守未期而政令大和，稍遷南主客郎，擢山東督學僉事。人謂南江子非但文學之精，其節操政事無不可師者。南江子曰：「噫，是世之所務者也，非聖哲之所崇。吾闇於大道，師聖哲而未能，而能爲人師乎？」某曰：南江子可以爲師也已矣。夫文學節操政事，修之而未至，猶有翹然自多而好爲人師者。南江子既竭其才精其能矣，而慨然以爲未達於道，欲改途易轍以遵聖哲之軌。夫爲而不執，成而不居，世所共寶而視若土苴，廓然太虚而形色貌象聚散往來於其中無能爲礙。距逸馬而障奔湍，不足喻其勇矣，其於作聖也不既幾乎！然猶曰「師聖哲而未能」，古所謂自知不足者，南江子哉！

顧夢圭《送王道思序》（存目）

袁袠《十懷十首·王參政道思》（存目）

明文學部二·王慎中

蘇祐《贈王遵巖晉河南參政序》（存目）

洪朝選《遵巖先生文集序》　君以弱冠舉進士，【略】出與詩人文士方駕並馳，諸詩人文士望之絶塵，莫敢與抗。君才既高，識尤絶倫，不以自愜也。已而棄去前所作，直窺先秦西京，下至宋六大家之文，得其指歸，由是變奇崛爲平直，化艱棘爲悠永，而君之才氣沛然有餘，下筆一掃，數千言滾滾不休，而包涵蘊藉，蔚有深致。至其底於神妙不可測知，發其意之所欲言，而得其心之所未有，雖君亦莫知其所自矣。君雖習學詞藝，而孜孜講學，日與青衿之士談論縯繹，而門戶廣闊，見者無不容受延納。余嘗館其家半年，君無一晷之間無客也。交際親賓，親疎泛特，去者方休，來者接軌。夜則讀古書，課家事，作柬答四方賓友，略無懈怠頹墮之意。書一目輒十餘行下，一經手未嘗再觀。書至千餘卷，君蓋無所不觀，而亦未嘗再觀。【略】文章極工造意，微如針芥，而推之至於華岳；細如涔蹄，而達之極於溟渤。在他人不知如何造端立説，而君顧高之無不覆，博之無不包，人以是高之。形容人物如點睛畫神，色相形聲奪其形似，成吾天然，雖學者極其模擬，終莫能似也。蓋君之才得於天授，上之足以躪藉六朝之沈陸，下之足以凌厲近代之徐李。餘子碌碌，固未足彷彿其藩籬者，況敢望堂奥乎？此天下之士所以推君之才爲蓋代之才、爲蓋於天下之才也，夫豈私其所好哉？

嚴鉉《遵巖先生文集後序》　遵巖先生之文挺拔秀麗，自弱冠已名世，而投戟家居之日又早，故其學日益進。迨其晚年，則又純乎義理之學，學以周孔爲宗，其所爲文章皆直舉胸情，非傍舊轍，蓋將並驅三代，軼兩漢而上之，黄初以下弗論也。嘗欲毁其少年所爲文稿，而傳播海内者已久，不復可盡去矣。故舊所刻集，多先生所欲毁者，今略刪削其一二，而年月久近不能識别，文辭相去又近，不甚蒼素，以是多並存之。昔者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磨之，磨已半，張老夕焉而諫文子，令勿磨，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止之曰，爲後世之見之也。今是集也，觀其説理鏘鏘、神氣鬱然者，晚年所得也，斲之者之椽也；觀其辭勝於理、稍競華藻者，少年所爲也，磨之者之椽也。並録而存之，實先生之志也，且以示後之學者，登高自卑，功有次第，欲造冲澹自得之境者，必當自組麗芬華中得之。此是集所以垂教之意也，亦先生之志也。

《清源文獻·祭王遵巖先生文》　公稟資秀穎，弱冠登第，詩文體裁必宗隆慶辛未歲十月之吉，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知嘉興府事、順天府嚴鉉撰。

秦漢，學班馬，模擬曹謝，製郊廟章什，撰東粵試書，遂稱才子於天下。既而盡棄去，專敎曾子固溫厚典雅之作，駸駸似之。中年迺好深思，獨出新意，而不甚修詞，又與曾氏異矣。少□京邸友李伯華、唐應德諸君，談空吐奇，俯視今古，以功名無足爲者。既而自司封謫外，迺折節與念庵、龍溪講良知之學，力削浮夸，鞭辟近裏，隱然成德，而所以自期待者甚不凡也。嗚呼遵巖，道方進而未止也，養潛積而將粹也，藝洞貫而成章也，年近始衰，正煥然自足之會矣，云胡溘爾而逝？

《盛明百家詩・王參政集》卷首 公長技在序記銘贊諸文，詩不甚傳。而詩固多佳致，不可泯。猶恨篋藏不廣，無以盡公之平生也。無錫是堂俞憲識。

《藝苑卮言》卷五 王道思如驚弋宿鳥，撲刺遒迅，殊愧幽閒之狀。

又 王道思如金市中甲第，堂搆華煥，巷空宛轉，第匠師手不讀木經，中多可憾。

《靜志居詩話》卷一二 劉淵材憾曾子固不能詩。余嘗見宋人所輯《唐宋八家詩韻》，則子固固與焉，不得謂非詩家矣。評明人詩者，不及王道思，然道思五古文理精密，足以嗣響顏、謝。而論者輒言：「文勝於詩。」非知音識曲者也。《十二夜月與張子同玩感述》云：「高旻蕩浮翳，仲冬淑氣清。良夜何未央，憩坐臨前楹。舒景揚雲端，皓魄委廣庭。灝英鮮瑤席，華彩鑒雕櫺。稍稍風露重，微微河漢明。眷茲泰宇寬，展席諧芳朋。撫景遺俗迫，即事寡氛嬰。豈惟祛煩積，亦以湛心靈。戒盈君子德，和光達士情。葆曜貞《有孚》，養晦善自名。」

《覲齋詩談・評論三》 樂府古近體，修飾光滑，詞藻膚立則有之，求其有力量、有意思、有結構風神者，百不得一，豈慕和平而失之耶？

《明詩別裁集》卷七 遵巖以古文傳，然五言古亦窺顏、謝堂廡，無一淺語滑語。

《明詩紀事》戊籤卷九引《國史唯疑》 擬人必於其倫。王道思《序唐荆川集》，謂「江左自季札、言偃之後，惟唐一人」，涉過譽，吳中闐然。薛方山《答王槐野書》：「吳如唐陸贄，宋范仲淹、鄒浩，非盡乏人，唐豈得偃然其上乎！」唐亦有《自嘲》詩：「力希顏氏何能望？竊比言游未敢安。」爲王序發也。

又引《東南嶠外詩話》 道思詩「世事浮雲機久息，故園芳草夢空還」，「世態無端爭夢裏，人生何事勝樽前」，蘊藉自然，令人三復不厭。

又陳田按 道思五律與同時皇甫子安、華子潛輩相較，略無愧色。陳卧子《明詩選》不錄道思一篇，毋亦爲弇州、歷下之論所懾歟！

分論

《巖居稿序》 《明文遠》卷□□：千迴百折，無限感歎。道思與鴻山書云：「僕嘗愛歐公所作釋惟儼祕演、梅聖俞詩集、內制集數序，感慨曲折，極有司馬子長之致，昌黎無之也。嘗有意學之，而才力況趣，絶不相近。」此序亦頗有其風矣。

《陳少華詩集序》 《明文霱》卷一：重岩複嶺，烟雲相宕。

《曾南豐文集序》 《明文遠》卷□□：道思雅志師南豐，故爲曾集作序，鄭重不苟，綽有經術湛深之意。

《碧梧軒詩序》 《明文霱》卷一：晴巒出雲，姿態横逸，而一瞬萬變，極如布如牛如車如馬之幻。

《顧洞陽詩集序》 《明文遠》卷□□：雙起雙應，夾發到底，須看其迴環頓挫，是多少意度，多少波瀾。

《朱碧潭詩序》 《明文霱》卷一：其骨嶔崎，其風肆好。

《沈青門山人詩序》 《明文遠》卷□□：有感慨，有頓挫，讀之使人峭然以悲，髣髴歐陽公《石曼卿墓表》。

《范母易氏貞節序》 《明文霱》卷五：側入偏出，要歸於正。

《巡海副使雙華柯公海上平寇記》 《明文遠》卷□□：說禮樂，敦詩書，百不得一，豈慕和平而失之耶？

《明詩別裁集》卷七 遵巖以古文傳，然五言古亦窺顏、謝堂廡，無一淺語滑語。

《明詩紀事》戊籤卷九引《國史唯疑》 擬人必於其倫。王道思《序唐荆川集》，謂「江左自季札、言偃之後，惟唐一人」，涉過譽，吳中闐然。薛方山《答王槐野書》：「吳如唐陸贄，宋范仲淹、鄒浩，非盡乏人，唐豈得偃然其上乎！」唐亦有《自嘲》詩：「力希顏氏何能望？竊比言游未敢安。」爲王序發也。

又引《東南嶠外詩話》 道思詩「世事浮雲機久息，故園芳草夢空還」，「世

《送詩人沈青門序》 《明文遠》卷□□：感慨遙深，爲青門占地步，亦爲自己占地步。茫茫千載，孰屈己以成處士之名如張燕公、賀仲監者乎？

《送都指揮僉君志輔序》 《明文霱》卷五：風華特遠，利目美心。

《送贊畫陳百戶序》 《明文遠》卷□□：忽抑忽揚，或擒或縱，章法之妙，全於頓挫得之。

《送永春尹謝夢鄰罷歸序》 《明文遠》卷□□：吏道雜而多端，莫過今

日。有如謝君者，其能不罷乎？感慨曲折，無限低徊，千載之下，令人永嘆。

《遊清源山記》《明文霱》卷九：寄情曠遠，一彈三唱，與山俱高，與水俱深。《古今文統》卷一六：張以忠曰：景公戀齊國之富，羊叔子戀後世之名，雖賢愚判然，要之總一濡戀矜顧之心所結。故名山勝概，不以爲樂而反以生悲。烏知富貴功名浮雲逝波耳，孰若登臨攬勝以山水娛心之足樂也。然此文低徊俯仰，極超曠處，正極感慨處，味之言外自知之。

《聚樂堂記》《明文霱》卷九：紆迴激盪，善作夭矯之勢。

《金溪遊記》《明文霱》卷九：筆勢奔騰，如百川之赴海。

《海上平寇記》《明文霱》卷九：其文情之果勢壯往，亦如鐵駟銳卒蹶張□飛。

《逍遙公傳》《明文霱》卷一一：傳自《毛穎》而後，效顰可厭，此等文不難藻艷，喜其寄旨玄曠，戛去陳言耳。

《撫寇碑》《明文霱》卷一三：典雅尊嚴。

《張毅齋先生墓表》《明文霱》卷一五：筆湧江山氣，文驕風雨神。先生文無不雷轟電掣，而此更如長虹亘天，無遠不睹。文章大觀，應推第一手。

《送閒寂海上人序》《明文遠》卷□□：尚在不足致距之列，心胸見地眞在十二峯頭，視一切泛然占地步者又高一着。

傳記

王惟中《河南布政司參政王先生愼中行狀》 先生諱愼中，字道思，別號遵巖居士，惟中之仲兄也。德學爲鄉後進所尊事，皆稱爲先生云。先世由光州固始入閩，實居於晉邑之安平鎮。自明軒庭中公而下，傳高祖義齋公永堅，曾祖瑟齋公瑞昌，祖確軒公寰始徙居郡城。確軒王父倜儻豁度，少游吳越間，敦信明誼，爲鄉人雅重。王賈之名盛於吳中，而貲亦大起。年三十餘，即有高志遠識，欲以詩書之澤光前昌後，遂盡捐祖業，買地築室郡城中。府君方作之盛，郊禋之典、秩祀之儀，靡神不舉。祠曹職在督視工役，出入壇壝，勞勩獨甚。而據經引義，原本禮意以佐尚書之畫，又多所論贊。郊祀禮成，特加賞賚。嘉靖辛卯，各省鄉試復以京朝官主試，先生在嶺南盛稱得人。壬辰春，以廷對魁天下，即先生所收士林公大欽也，是歲轉主客員外郎。天子嚮意文治，詔取才學之臣十人，以充史館，而先生爲之首。權貴人欲致先生，使人語曰：「得一見，館職不足定也。」先生固不往謁。乃點用九人，獨先生竟沮不用。自是朝論嗷嗷，有失人之誚，乃改先生爲吏部，以塞衆望，由考

功員外郎陞驗封郎中。當以次掌銓，先生在職，其所嚮意持論，皆悗悗於抑僥倖，崇恬退，叙收耆舊，振拔淹滯，慨然思有所更置。時少宰霍公韜方以議禮大臣爲上所眷，其用舍進退，論議卓偉，屬員多不當其意，每獨舉先生多以學鳴世，士之知學者不少。先生以職事往來白鹿鵞湖間，與學者猶訂官氏譽於衆中。所謂權貴人既於先生有宿憾，凡有部議不合，輒疑爲所間。證發明，簡易通徹，不爲蹊徑。諸老先生如宗伯南野歐陽公、司馬雙江聶公、同列爲霍公所不賞者，復忌其軋己，悉力排之。會有請封之典，先生建議皆仁人孝子之用心，本不爲過。當事者特不欲其爲文選考功，遂坐謫判常州。時年二十有七，文學意氣之盛，方銳然欲有爲於世，一旦被黜，人皆疑其憤恚不堪，先生顧怡然就道，無幾微悔色。初至郡，人謂先生年少，文人不閑吏。江陰令缺，巡撫欲檄署篆，恐其僨蹇不就。先生自以筮仕以來，出入郎署，踐陟清華，不獲盡心於民事以少見其所志，且以謫居故，倨腆蹇傲，示不安於位，尤非所宜也，遂奉檄以行。延訪民俗，興學教士，百廢具舉。閭閻之隱伏，市廛之情僞，旁燭畢照。文飾以經術，事至迎刃而解，老胥黠吏，不敢出一喙。邑故多右族，豪恣不法，舊吏於此者，或有所顧忌，忍莫敢動。時有某姓者怙勢縱淫尤甚，先生廉得其狀，首寘之獄，旬日之內，奸帖豪柔，邑爲肅然大治。屬縣之民，知先生判常，不知其署江陰也，每以曲直越縣請。士懷民畏，有神明之譽，愈遠彌思，今且尊祀於名宦之祠。非德義惠愛入人之深，安能久而不忘若此哉！在郡僅數月，陞南京戶部主事，轉禮部員外郎。禮部於留都尤閒簡，得益肆力於問學，【略】丙申陞山東督學，慨然以敦風教齊習尚爲己責。規畫條約，皆原古昔，所以一道德之意，而作新倡厲，以身爲標。齊東故習，所屬謁上官多用輿臺之儀，學官亦循之，莫恥爲詬。先生痛抑，喻戒令以士禮見。嘗曰：「師必自重而後可以教人，若輕其師，是輕其教也。」一時學官爭自磨淬，轉相訓飭，而先生之教，昌明顯行，至於品隲文字，再不覆閱，見者咸驚爲神。日看百餘卷，皆徹首尾批抹點評，無一語漏略。而高下其等，不爽錙銖，盡得諸牝牡驪黃之外。昔人所傳一目數行下，筆翰如流，實先生其人矣。中麓李公爲先生立傳有云，曾寄高等士文百餘，日後無一人不發身者。甚至有先生童試文一篇，即許其終身所造。如殷棠川學士、谷近滄司馬，皆以童年入試，大加賞識，遂越諸生超等補增，不知何從得之。初，山東士子見先生所爲廣東錄，爭相慕傚。先生自以所作雖峭厲雄奇有可喜，然不足爲式，而所談乃成化、弘治間諸館閣博厚典正之格，士由此知嚮往，其文一出於正。凡經先生識拔者，皆爲成材美士，致位通顯，

地於東山之麓，費鉅而兄弟不知。先生雖宦成而歸，家事尙總於太宜人。惟中時亦忝一第，憂居饘粥之需，未嘗自營辦，蓋惟中兄弟五人皆太宜人所出，故同居合食，靡有疑間。而先生友于至性尤篤，孝養太宜人十有六年，自膳羞服御起居飲食之微，志意所向，皆求適其節，事兄撫弟，以家學相切劘，汲汲焉欲其有立，惻怛慈愛之眞，周流貫徹，痛癢必知，如世之所謂推財均產以明爲愛者，皆不足以窺先生之大也。憶自乙巳春，惟中將赴銓北上，一日侍側。先生從容言曰：「國家治平久矣，上下恬嬉，民生不習兵革，而侈靡羨溢，□□無辨，恥尙乖舛，恐不能無極重之憂。若變起，東南之患必鉅，海上逋逃必爲大棘。泉固濱海，且隣於漳，尤可深慮。建州爲閩上游，吾嘗有意於其鄉，汝其定計焉。」予奉先生之教，乃卜居建州。丁巳罷歸，復請於先生。先生益贊之行。約游武夷，築室九曲深處，將躡屩裹糧，一至衡湘，登南岳最高頂，栖託於天柱，回雁芙蓉，石廩岣嶁，期荆川、念庵數公一聚晤爲快。乃太宜人忽復見背，煢煢焉在疚，遂負此心。而海上之警侵尋延蔓，一如先生昔日之所意矣。戊午夏，賊自武榮入郡境，諸市鎭居民扶攜老稚，逃竄山谷間，有偶爲清野之說，督責民之不移粟攜孥入郡城者，先生聞之，拊髀嘆曰：「是大失計，不亟反之將無民矣。夫清野之說，乃北邊禦虜策。彼塞外荒絕，無城郭溝池之險，宜急斂人畜使無所掠。若內地郡縣之得以爲治者，惟在郊關之外，數百村落，保聚其間，而後有土有民，以得行其政令。使法度明，事體不謬，宜速集各鄉之大姓巨室，盡還故居，倡率里民相度地利，據險以守，自相團結拯援，使盜至不得突。民有固志，而後腹心之地可恃以爲安。不然，兵既不足怙，寇得安意肆志，嘯聚橫行於無人之境。民復轉徙，男女不得耕織，盡棄其生業，將相誨爲盜矣。」蓋其遠覽前識，事機物變能豫見於十年之前，而講畫世故時艱，詳而不煩，約而不漏，中□中綮，若燭照數計其所以然者，乃知先生之才不盡用於當世爲可惜也。先生神爽骨清，翛然有塵外之態。嘗謂百病皆起於火，欲客火不生，止寡口味，不食厚飲醇。遂經年不啖肉，酒僅至齒，盤蔬盂飯，飲水至十數甌。惟中心以爲疑，先生曰：「我今以一付腸胃自翻出一部《本草》，汝又何憂焉？」乃以水愈疾者十年。凡病作，卽默坐謝客，却藥辟穀，止飲水攤書，收神斂氣，以俟其自復。病中詠懷有云：「居常愈疾少名藥，只把看書當品嘗。」誠眞語也。後常買精舍於清源山半嶺，栖遲其中。禪釋往來者，先生與之語慧寂因果。縉紳或足以備高明之鑑採。

《盛明百家詩・王參政集》卷首　晉江王南江名慎中，字道思，晚號遵巖。嘉靖丙戌進士，與故友荆川唐君善。嘗同荆川訪余山館，酌山寺之大佛殿中，存歿之感。檢故篋得詩六十二首，付梓人備一家之言。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愼中，字道思，晉江人。嘉靖丙戌進士。年十八，授戶部主事，改禮部祠祭司。上方興禮樂，改建四郊。道思博通典故，以稱職聞。朝議取部屬充館職，謝弗往，改吏部，歷驗封郎中，爲永嘉所惡，

謫判常州。稍遷南戶、禮二部，陞山東提學僉事，轉江西參政、河南左參政。辛丑外計，又爲貴溪所惡，內批不謹，罷歸。年五十一而卒。道思在郎署，與一時名士所謂八才子者，切劘爲詩文，自漢以下，無取焉。再起留曹，肆力問學，始盡棄其少作，一意爲曾王之文，演迤詳贍，蔚爲文宗。唐應德初見之，議論不相下，已遂舍所學從之。嘗謂李中麓曰：「公但敬服荆川，不知荆川得我之緒餘耳。」其自信如此。詩體初宗豔麗，工力深厚，歸田以後，攙雜講學，信筆自放，頗爲詞林口實，亦略與應德相似云。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遵巖集》 二十五卷。明王愼中撰。【略】正嘉之際，北地、信陽聲華藉甚，教天下無讀唐以後書。然七子之學，得於詩者較深，得於文者頗淺。故其詩能自成家，而古文則鉤章棘句，剽襲秦漢之面貌，遂成僞體。史稱愼中爲文，初亦高談秦漢，謂東京以下無可取。已而悟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倣，尤得力於曾鞏。唐順之初不服其說，久乃變而從之。壯年廢棄，益肆力於文，演迤詳贍，卓然成家，與順之齊名，天下稱之曰王、唐。李攀龍、王世貞力排之，卒不能掩也。其詩則初爲藻豔之格，歸田以後，又雜入講學之語。頹然自放，亦與順之相似。朱彝尊《明詩綜》乃謂其五言文理精密，嗣響顏、謝。而論者輒言文勝於詩，未爲知音。今考集中五言，如《遊西山普光寺》、《睡起登金山》、《遊大明湖》諸篇，固皆邃穆簡遠。七言如：「每夜猿聲如舍里，四時山色在城中。」「萬井遙分初日下，羣山微見遠煙中。」「琴聲初歇月挂樹，蓮唱微聞風滿川。」亦頗有風調。然綜其全集之詩，與文相較，則淺深高下，自不能掩。文勝之論，殆不盡誣。彝尊之論，不揣本而齊其末矣。

又《別集類存目四・玩芳堂摘稿》 四卷。明王愼中撰。愼中有《遵巖文集》，已著錄。此本乃嘉靖中江陵曹忭以御史巡按江西，取篋中所有愼中之文，校而刻之。僅一百首，故以「摘稿」爲名。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王愼中《遵巖集》二十五卷，《玩芳堂摘稿》四卷。

《明史・藝文志四》 王愼中《遵巖文集》四十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遵巖集》 二十五卷。明王愼中撰。【略】愼中集舊有《玩芳堂摘稿》、《遵巖家居》諸刻，率雜以少作。是本乃隆慶辛未愼中子同康及壻莊國禎稍爲芟削重錄，較爲精整。惟簡端洪朝選序稱詩文四十卷。此本止二十五卷，目錄卷數亦多改補，未喻其故。或刻成之後又爲簡汰歟？

又《別集類存目四・玩芳堂摘稿》 四卷。明王愼中撰。愼中有《遵巖文集》，已著錄。此本乃嘉靖中江陵曹忭以御史巡按江西，取篋中所有愼中之文，校而刻之。僅一百首，故以「摘稿」爲名。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王愼中《遵巖集》二十五卷，《玩芳堂摘稿》四卷。

著録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王遵巖文集》。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遵巖文集》，晉江王愼中著。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愼中《遵巖集》四十一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王愼中《遵巖文集》四十一卷，《遵巖子》二卷，《遵巖文選》十六卷，《家居集》□卷。

陸樹聲

論述

徐三重《陸文定公集序》 先生以文章登上第、列詞林，典司作述，而嗛近代夸技者自標門戶，卒以險薄浮靡，離本亂義，致傷彝化雅，欲追復先進，一歸渾厚醇龐，故命意篇章，往往寄慨，而所自撰搆，類皆春容凝重，體質崇雅，直與先朝名輩共表玄風。閒居靜所，又喜書義理所自得，與儆語嘉事可備觀省者，日累成帙，則鋟木遍示後生，以寓提誨。貽家有訓，教胄有訓，善俗有訓，諄諄法言，於作人端習，尤繫世教。考終，後嗣君光祿悉裒付梓，詩文雜說凡若干卷，蓋不忍手澤之不章，而重謂此皆先生星華露潤耳，若體眞蘊和、保合元氣，先生自不能傳神文字，而讒讒者何能模先生一斑，重亦何敢溷先生集，以生平敬畏匪異人，故不揣而附言首簡，志高山景行也。萬曆丙辰歲中秋日，同里後學徐三重頓首譔。

《明詩紀事》戊籤卷二一陳田按 文定清望，有東漢人風。詩亦蘊藉，稱

其爲人。

傳記

于愼行《明故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平泉先生陸公墓誌銘》　蓋觀乎鉅公名卿，其功信烈章謨猷畢效於國者，間或不能不自挫其身名。而急流勇退，抗志塵寰，往往乏鴻漸之儀，懷石隱之介，去煩苛。先本實而後藝文。著《汲古叢語》及條訓十二以示諸生。南雍斷斷國家不得藉其楷模，士類不得想其風采，雖身名俱永，而體用亦未全也。乃至今挈爲功令。其年秋進吏部右侍郎，引疾不就。穆廟卽位，特旨起原官，若保合太和，含貞履方，迴瀾倚爲砥柱，平世師爲儀刑，元老完人，聲實並又屢疏辭。己巳再起原官，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教習庶吉士，赴召抵泰，則肅皇以來，惟陸公一人而已。陸公諱樹聲，字與吉，學者稱平泉先生，淮，復請告返。時同年高新鄭公在政府，公弟中丞居省中，新鄭遇事不如意，松江華亭人也。自三國爲吳大姓，世有聞人，而系不可詳，高曾以下，乃皆輒語中丞曰：「吾甚愧平泉。」趙文肅公至謂中丞曰：「舉朝倭公，正欲主上新以隱德稱。祖贈尚書梅莊公蘭，配贈夫人林氏。考贈尚書志梅公鵠，配贈夫政，一見風采，知先朝培養，有此偉人耳。」其爲名流推重如此。壬申陪推內人沈氏。皆以公貴。而志梅公鞠於母家，嘗蒙其姓爲林，公仕而復爲陸也。志梅公三子，其仲爲公，季卽中丞公樹德。公之生也，沈夫人夢初日投懷，閣，卽家拜禮部尚書兼學士，疏辭不允。時今上初嗣服，公以碩德清節，首紅光炯室，固心知其非凡。而家世業農，又貧無所佐讀，則強之服田，與傭膺簡召，中外動色相賀，公亦感激。上恩不忍終辭，乃以是冬詣闕。時江陵雜作，私常帶經而鉏，及覓楮爲文。一日泣請志梅公，願從里師受經。師試當國，喜得引公爲重。及見公，相對湛然，意無所接，則大失望。公之莅部，以義，避席驚賞。時方簡肅公爲令，見而奇之，補邑諸生。自是輒試第一。率正僚屬，引經誼以裁典禮，操持凜凜，無敢干以私。虜酋邀增歲幣，樞臣居則授徒里中，間取挺脯以佐旨甘。邑令周以鍰金，則謝不受。嘉靖庚子，將許之，公以職力爭不可，樞臣竟不能奪。嘗以公事謁江陵，適冢宰先謁，張文毅公典留畿試，拔公第五。明年辛丑舉會試第一，廷對二甲第四，選庶出入見客，坐甚偏，江陵亟引正之，公乃就坐。同列或諷公：「以相君尊重，吉士。壬寅歸省，三載始北上。故事：南宮第一人，被選必授館職。而分宜而會明年甲戌當會試，江陵營諸宜少委蛇。」公默不應，蓋已浩然有歸志矣。而子入彀，欲援公正人以塞物議。公微知之，請去益決。疏上，溫旨勉留，遣與其冑子銜公落落，見無加禮，欲以它官抑之。先進有欲得公一言以爲地者，公爲不省。分宜詘於朝論，竟授編修。一日同館謁壽分宜，皆更緋衣而入，公獨青袍鵠立其間。分宜則目攝之，然亦不深訝也。肅皇帝祠竹宮，儒臣競進青詞，公獨無所預。執政間以嘗公，遜謝不應，而日與同舍高文端公、毘陵荊川唐公、同郡中江莫公諸人以問學志行相切劘，大爲清議所歸。吳門袁安節公時爲給事，特疏品第詞□，首以守正推公，卽分宜亦亟稱：「安得閉戶寡交如林與吉者？」庚戌廷試，充掌卷官，知鼎魁陰有所屬，故混其卷，分公不爲動。壬子請急還里，中途奔太公喪，服闋，宜亟司不能得，聲色俱厲，公存問。已復加太子少保，歲給廩米輿夫。己丑，公子大行君成進士，當館試，久之不出。丁巳，卽家拜南京國子監司業。同志諸公，馳書勸駕，勉一就職，手書敕其毋趨捷徑，毋暱權門，澹泊寧靜，守吾家四字箴，乃吾子也。是秋

大行以使歸省，遂請終養。戊戌，公年九十，詔遣中書柴君大履存問。公跨馬郊迎詔。壬寅皇太子立，詔遣儀部郎劉君憲寵存問，跨馬郊迎如昔，觀者夾道，相指目以爲眞天人也。大臣三奉恩詔，亦故事所未睹。及遣孫景元詣闕疏謝，優詔褒答，錄景元入成均，而加大行月俸，蓋皆異數云。公嘗著《耄餘雜識》，有云：「六陽終已，已者已也。」而公年踰大耄，善遊飲啖，行步若飛，髯鬢間復見黑毫，至歲建巳，竟以無疾逝矣。先一日手書遺言，置之屏几，自以冒濫國恩，戒無請卹，勗子孫致身以報。臨終目光爍爍射人，睨大行作笑容，乃瞑，逾時頂熱如熾，四體柔和，作黃金色。比舍睹一大星，曳白光射公廬而隕也。大行奉公遺戒，卜以某月某日葬於某地。兩臺業以訃聞，上爲震悼，立詔所司治葬賜祭幾壇，贈太子太保，賜謚文定，備物而有加焉。初，公試南宮，時郡守王公華夢謁帝庭，庭下數百人羅拜，口舉善人，則公名也。守覺而異之。比得第一人報，守語人曰：「此君冥行通神明，他時祿位名壽必皆第一。」至是果驗。而公自少至老，數遇奇險，如頹垣墜木，皆不能傷。每撰辰出游，天日必熙明，即風雨凄瑟，無不頓霽。意必有神物呵護者，斯亦異矣。公登第六十五歲，屢起屢歸，中間守官兩都，不及一紀。而閉門掃軌，優游相羊於雲水湖山者餘五十年，先後二三權相，力皆奔走海內，而寵辱之柄，卒不得少加於公。卿衮當國，所網羅推挽徧天下知名士，而獨不得引公自近。天下儀公以爲含譽卿雲，神龍威鳳，異代異人，不啻松柏之鬱然後凋也。壬申一出，慨然有開濟之懷，竟以時事不合，奉身而退。然至聞朝廷行一善政，進一正人，輒喜動眉端，不則神情不懌者彌日。惓惓忠愛，至老不衰。乃知第以退而益重稱公，使主上知當世有不愛爵祿之臣者，其亦未窺公大臣之用心矣。公爲人修長峭岸，氣骨稜稜，神襟遒朗，舉止端凝，終日燕居，衣冠危坐，不見跛倚之容。持正深堅，論議皆有根柢，無少唯阿。而寬容樂善，常依長者，不忍有所刻核。居常無他嗜玩，惟手一編。生平撰述甚富，然皆元本六經，而尤邃於《易》，旁引曲證，多儒先所未發。間涉內典玄宗，用以參互儒術，不爲溺也。至於運炁服食諸術，雖知其指，不甚稱說，惟飲食卧起，皆有常度，屏去一切伐性勞形之事。恆言士大夫於世法中，惟廉取薄享，可迓續壽命之原，何從更慕長生？施德戚里，情意周至，御子姪族屬，和而能訓，即有過失，莊顏對之，能改即驩。家居於當事諸司不通書問，惟遇歲祲民饑，即首倡鄉紳，請議捐賑，事關學政士風，必正色昌言，起掌院教習，皆不赴，即家拜禮部尚書。江陵當國，引禮不少假，抗疏請告，戚而有禮，方悲其志而服之，又何忍辭。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樹聲，字與吉，華亭人。嘉靖辛丑會試第一人，選庶吉士，授編修，請告還里，即家拜國子司業，晉祭酒，歷遷吏部右侍郎，

江陵使客以微言妮之，笑曰：「一史官，二十年出山，豈有意樹桃李、希揆席耶？」五疏得賜告，年九十七，詔存問者三，無病而逝。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公堅清修，堅晚節，清虛恬退，所謂外現儒風，中修梵行者與？公年九十時，以衲衣一襲，付慧日院，手書一詩於衲表，又自題其畫像，留寺作供，松人以爲美談。弟樹德，子顏章，皆至大官，有聲跡。

《靜志居詩話》卷一二 平泉在史館，相嵩壽日，同館皆更緋衣入賀，公獨青袍立，嵩目懾之，不爲意也。其後定陵踐位，卽家拜禮部尚書。江陵將援之入閣，授以意，佯爲不覺，竟托疾歸，江陵大慍。比歸，遂不復出，天下高之。卒時年九十有八，與魏文靖同，洵人瑞也。

《明史·陸樹聲傳》（存目）

光緒《重修華亭縣志·雜志》 文定以庶吉士起補官，見座主張文毅，語次，問：「謁內閣有贄乎？」公謝無有。張公言：「此故事，我假若二幣，可乎？」公辭之。張公曰：「固哉若！遂謂以二幣營官乎？吾直以禮不可廢耳。」公唯唯，強持歸，明日竟空手見，不贄也。（並宋府志）陸文定公爲編修，一日偕衆以事至嚴分宜宅，盆菊繽紛，衆爭先致殷勤，公逡巡獨後，謂諸人曰：「毋壓倒陶彭澤。」聞者解頤。（郭宋府志）萬曆戊戌，陵文定公年登九十，上遣中書柴大履存問於家。時申、王兩相國，以首揆居里，同執羔雁往賀，修後進禮，隅坐屏息以侍，觀者榮之。又三年辛丑，同郡張以誠舉狀元，距公登第適一甲子，公喜甚，以年弟帖投之，亦一時盛事也。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汲古叢語》一卷，《病榻寤言》一卷，《耄餘雜識》一卷。又《經籍三七》：《長水日抄》一卷，《老餘雜識》一卷，《病榻寤跋》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九 《茶寮記》一卷。又卷一一：《汲古叢語》一卷。又卷一二：《清暑筆談》一卷，《長水日抄》一卷，《老餘雜識》一卷，《病榻寤言》一卷。又卷一六：《禪林餘藻》一卷。又卷二三：《陸文定公集》。

《明史·藝文志三》 陸樹聲《汲古叢語》一卷，《清暑筆談》一卷，《長水日抄》一卷，《耄餘雜識》一卷，《禪林餘藻》一卷，《陸文定公集》二十六卷。

莫如忠

論述

茅坤《中江先生文集序》 傳曰：文以載道，非以侈文辭而已也。間按六籍，並由天地自然之音，與其象之所播，錯而成章，或發之爲《雅》、《頌》之什，或發之爲《易》象《春秋》，與夫左史氏記事記言之什。要之其體例不同，均之化工之著，與其人心之至者而爲之耳。孔孟殁而六籍散，百家異同之旨，紛然雜出乎其間，然猶未遽墜也。秦燔經坑傳，以律爲師，茲文之厄，不絕如帶矣。漢興，始詔求正經，招學士，晁錯、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輩出，西京之文號爲爾雅。晉宋顏、謝以後，則又沿於靡矣。唐且百年，而開元、天寶之間，李、杜稍稍以詩歌名，而韓愈氏崛起，按六籍以求之，而柳柳州又從而羽翼之，或得西京者之近。五代以後，則又萎薾而弱矣，西崑之體，詩且凋落。宋又百年，而歐陽修及蘇氏父子出，王安石、曾鞏輩又從而和之，始知非古六經不以讀，非先秦、兩漢之書疏不以觀。間或馳驟劻勷，以逼於古。宋南渡及元以後，則又微矣。弘治、正德間，何、李出而詩聲大振。嘉靖來，徐、薛、高、唐及近日歷城以下，詵詵嚮風矣。然抑特大曆以還，歌詠之響所及耳，其於文章之旨，卽如王文成論學諸書，謂千年來周、程左袒，而它所著述，於古作之旨半合半不合，非不能也，日不暇給也。予竊謂茲文由漢以來殆三阨矣，然天之未喪斯文，當必有繼起者。而予同年莫方伯中江先生，今海內名流也。少嘗師事唐武進公，故一切宦遊所嚮，並以經術飾吏治，出處進退，嶄然不失尺與寸。其所發之爲詩歌文章之什，並本之仁心質行，而機杼獨出。予伏讀之，不敢遽謂炳然六籍之旨同風，而要之並本其心之所至，於以觸而成聲，氤氳蒸鬱而爲文，譬則名山邃谷，其間

虬龍虎豹之中藏者，不可盡睹，而蒼然之色，淵然之光，則又令人望之彌深，炙之彌近，而非諭諭所能及者。古人不云乎：「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較世之琱琢句字，剪截尺幅，摽市人而攫之金，相去抑亦遠矣。百世之下覽之者，無論其知與否，而其冠冕珮玉，當令鄙夫寬，薄夫敦，而懦夫且有立志者。余知公深，亦知公爲詩文相與醞釀而折衷處，故特按六籍以來廢興之旨爲功令，於以推公之赤幟所持而弁之首。賜進士第中憲大夫河南按察使司副使奉敕整飭大名道兵備事歸安舊治年侍生茅坤撰。

馮時可《莫中江先生全集序》 始余以進士謝病歸，而從莫先生相與脩古，先生勗余曰：「而來而嘐嘐然而不馴道而詣其閫哉！」余蓋視爲表掇矣。別先生去，而列郎曹，什九廢學，自愧不能爲役。既謝政歸，而先生門人董其昌與余姪大受輯先生集若干卷，將爲副在計，以余雅嘗稟誨先生，請爲序。余幸卒業而嘆曰：文其在茲乎！文章之爲用也，表聖軌，經人代，俾萬古不冥行，非小物也。而學士大夫乃務馳騁戲豫，以是佐粲醍而銷歲月，無怪乎世之雕虫其業矣。乃先生所稱說奚然哉？讀是集而知其言信矣。我明創宇二佰餘年，休養生息，天下如覆盂，然而磊落瑰瑋之英，無所自見，其奇則往往託之論著謠誦，以寄其雄心而舒其逸氣，於是槃帨競工，笳鼓迭奏，浸淫於今日，而躡影傳響偏天下矣。然黠者濫竽，而悍者汎駕，竊胠篋之糠粃，而負爲玄黃之奇秘，抗手軒目，緩筋散神，酣嬉淋漓，顛倒於綿蕞之外，而以自恣也。則豈惟雕虫，實螟蛉矣。先生不事豪舉，落落穆穆，動止造次矩於儒者。其爲文章，本之經術，發之天倪。當其思致所放，驅馭百代，睥睨四宇，颺舉海溢，不可追躡障捍。而才約於硎範，氣斂於體裁，規日表月，與豫章羅念庵先生、武進唐荊川先生及今陸宮保平泉先生，既遞相師友，博盤璣握璧，未始尺踰而寸戾也。其感慨時俗，則若與燕趙男子相悲歌；其論綜古今天地鉅麗之文。及退而言返初服，則進何元朗、張玄超、董宜陽、徐說理道，則若與齊魯諸生相揖讓。至其抵掌經綸，則鑿鑿乎切當世之故，而伯臣，婆娑里社，相與周旋於麈尾唾壺之側，風流自命，清虛日來，迄八十又若下上董賈也。所謂表聖軌，經人代，先生有焉。自是而文章始不爲雕虫而成其爲中江先生。夫以方伯之粹，而及元朗、玄超之各自爲家，即令進而矣。先生自學憲謝病歸，十餘年而召用，稍歷至藩伯，復謝病歸，歸又十餘年，而先生亦既老矣。國家方隆耆碩，而不能以王事待先生，豈亦以雕虫視耶？不知先生固人龍也。論者謂先生碑誌倣班、范，記序法韓、歐，古詩宗漢、魏，近體本王、孟，然皆得其神髓，而非竊其糠粃，能爲古人語，而不爲古人語者也。歷下諸子，知無能以雕虫沾沾地下矣。賜進士第中順大夫貴州提刑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學政、前兵部車駕清吏司郎中、晚學馮時可撰。

唐文獻《莫中江先生文集序》 昔文太史、祝京兆、伯虎、履吉，以氣誼文章高唱武肅之季，望者以爲冥鴻威鳳、黃鍾大鏞矣。至屈指而進吾郡之風雅，于諸先生則若勿敵也者。夫平原清河，二俊之靈，其璧未盡碎於人手，作者虹合，顧何所勿敵，而下諸先生爲也？曰：諸先生之以仁義道德澤其文，則勿若也。雖然，吾嘗進而求先輩之典型，則有莫方伯中江公。公之學本於經術，其文上自咸陽東西京，而下不廢夫廬陵、眉山之父子；詩自開元大曆，而下不廢夫李處州、趙承旨。蓋公之名落海內者數十年，既沒而殘行斷楮流傳縉紳間者，人又莫不奪之蟲魚之口，而襲之篋笥之腹。嘻，其亦可謂盛矣！公八十時，余嘗操詞壽公，謂公之文章詞翰，業已折鹿角之嶽，長鷄林之價，此無足爲公難，而公之難有五。公綺歲起家明經高第，翱翔握蘭之署者十餘年，進爲憲大夫，而曾不異爲諸生時。既投轄歸，用有司累薦，再參方岳，以至右轄，爵上大夫，而曾不異爲學憲時。難一。郡邑大夫式車下廬者，非問奇則問政，足相躡於公之門。公第爲指陳疾苦，或一商榷大雅而已，不敢以他端進也。難二。拈讀古冊，獎拔後俊，垂老矻矻如進飴蜜然。難三。公之制作，寧若斂、若藏、若訥、若樸，而不欲爲蠅鳴蟬噪以媚時，鯨嘯龜擲以駭聽。難四。以百和練字，以萬錘練句，以千鈞練格，或一言而輒補數牘，或一牘而輒更數年，久而負爲玄黃之奇秘，抗手軒目，緩筋散神，酣嬉淋漓，顛倒於綿蕞之外，而副名山之中，晚懸國門之上，今卒業而其言藹如也，醇如也。難五。夫所謂五難者，公不獨以文昌於時，蓋其澤於仁義道德之功居多。故出則嶽嶽，處則皦皦，生爲名臣，沒爲鄉先生。嗚呼，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之哉！公在朝四宇，颺舉海溢，不可追躡障捍。而才約於硎範，氣斂於體裁，規日表月，與豫章羅念庵先生、武進唐荊川先生及今陸宮保平泉先生，既遞相師友，博盤璣握璧，未始尺踰而寸戾也。其感慨時俗，則若與燕趙男子相悲歌；其論綜古今天地鉅麗之文。及退而言返初服，則進何元朗、張玄超、董宜陽、徐說理道，則若與齊魯諸生相揖讓。至其抵掌經綸，則鑿鑿乎切當世之故，而伯臣，婆娑里社，相與周旋於麈尾唾壺之側，風流自命，清虛日來，迄八十又若下上董賈也。所謂表聖軌，經人代，先生有焉。自是而文章始不爲雕虫而成其爲中江先生。夫以方伯之粹，而及元朗、玄超之各自爲家，即令進而雁行於文、祝諸君，何勿敵也？吾故曰：讀公集而平原、清河二俊之璧未盡碎於人手也。公曩者郵書長安，屬以糠粃之導，若以後死望余。余雖不文，然不敢食公地下盟也，故於其子文學君之請，遂不辭而爲之序。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同郡後學唐文獻頓首譔。

馮大受《中江先生文集叙》 吾郡之文學，蓋二陸先登矣。無論古昔，即明興二百載，而作者代興，開國之際倡於景文，弘、正之間廓於子淵，迄於

今，人慕風騷，家譚秦漢矣。豈無駿朗之士，藻偉之章，彪炳藝苑，蔚爲人文者哉！有則騁其迅利，搏風駕雲；有則務極徵搜，組繡五色；有則假託自然，不勝柔曼；有則隨附影嚮，含糊支梧。獨往無階，群和爲政，習之愈多，去之彌遠，無怪乎古道之寥寥也。乃若直追作者，振古邁今，則惟先生乎！先生既海上世家，師承有素，而又抱汪洋之材，宏博之氣，蘊籍之韻，深湛之思，自童時卽發上世遺書讀之，上自天文星曆，下及稗官野史，靡不探玄咀菁，窮其旨趣，操筆爲文，語必驚其尊宿。蓋未離諸生，業以古文詞擅名矣。已而成進士，郎禮部，校文貴竹，藩臬大邦，歷中外者廿餘年。然早歲移疾，晚便掛冠，較所出處，家食者十八。先生旣恬憺於榮祿，性又無他旁好，一室之內，左圖右書，諷誦不輟，蔬食水飲，意豁如也。至一搆思，則凝神澄慮，體事傳情，出入於意象之間，斟酌於質文之際，卽其才無所不騁，而不敢外法以自恣，其博無所不綜，而不敢玩法以自多，吐之以雍雍而無所抑，持之渾噩而無所矯，句度字衡，劌心鏤肝，而絕無追蠡之跡。文何必減西京，詩何必減開元，則何者非才也？何者非學也？乃何者非法也？假令二陸而在，與之較短長於薄蹏之上，亦未必超乘而前，而況景文、子淵乎哉！先生制作之雄乎！內行更自淳脩，郡邑之士，推尊先生若日星華岳，而先生復不自高亢，提攜後進惟恐不及，以故士之歸於門下者，如百川之赴大海矣。以受之無似，亦與弟子之列，時幸竊其緒餘。侯芭非人，先生豈直子雲乎！屢請稿布之同好，先生輒以覆瓿辭，不得已而與董生玄宰各出平日所手錄者，私付剞劂。是集海內須之旣久，一出便當家誦而戶習之，不復俟沒世矣。萬曆丙戌季秋日。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如忠，字子良，華亭人。嘉靖戊戌進士，授南虞衡主事，改儀制，擢貴州提學副使，道遠不能將母，投劾歸。家居十五年，補湖廣副使，歷河南參政，陝西按察使，浙江布政，乞歸。子良束修自好，恬於榮進，貴溪相死西市，門下士皆避匿，獨奮身經紀其喪，朝士以此多之。善草書，爲詩尤工近體，有《崇蘭館集》。王元美初登第時，子良爲前輩稱詩，元美因仲山人往交，稱其詩清令，蔚有唐風。晚年爲之詩曰：「子良豈不文？宛若田父社。飢來玩清泌，衡門亦瀟灑。」

《明詩綜》卷四七　陸與吉云：中江抒寫性情，諧合風雅，五七言近體，可以上方王孟，抗行岑劉。　過成山云：方伯詩緣情體物，敷腴雋永。

乾隆《江南通志・人物志・文苑》　莫如忠字子良，【略】潔修自好，以詞翰擅名，尤工近體。詩有《崇蘭館集》。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崇蘭館集》　二十卷。明莫如忠撰。【略】《明史・文苑傳》附載董其昌傳中。其詩頗具唐音，五言近體尤多佳句。文則應俗之作居多，惟題跋十餘則，頗爲雅令。案如忠精於賞鑒，流傳墨蹟，題識最多。此所收猶未盡也。

《任友人補官入楚》　《皇明詩選》卷一一：卧子曰：方伯名德羽儀，詩頗朴易。　轅文曰：此詩集所不載，從壁間絹素錄出，頗覺可誦。

《答李侍郎沃州書》　《明文授讀》卷二一：先夫子曰：莫如忠，字子良，華亭人，歷官浙江右布政使。《崇蘭館》文有家數，固是名家。

傳記

林景暘《明故通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中江莫公行狀》　嘉隆以來，號稱盛際，學士大夫繢藻太平，粹然一稟於古，洵足樹鴻業，隆休稱，如毘陵、晉江、歷下、瑯琊諸君子，各以所長羽翼當代。吾淞莫方伯公，文章德業翱翔上下，相與並噪中原，蔚爲後學楷範，而今典刑云亡，良可慨哉！會諸子要余狀公，余故不文，而生平敬仰公，無煩文致其詞者，敢抆淚效片言之役。公諱如忠，字子良，別號中江，系出宋內翰壽朋後。自九世祖正一占籍華亭，三傳而爲贈君文通，四傳而爲虎賁衛經歷勝由，歲貢，工詩畫，爲英廟所賞。又再傳而爲一軒公昊，以《尚書》舉成化癸卯第二人，終東昌府別駕。生省軒公愚，舉正德癸酉，公父也。端敏直亮，事具陸文裕公誌中，娶於朱，前侍御竹坡公之女。省軒公一夕夢神人出明珠授之曰：「此而家寶也。」而母本亦夢麟入帷，寤而生公。公少穎異，甫五歲，省軒公計偕行，公攀裾淚下，至忘寢食，時占口對，鑿鑿語驚人。竹坡公大奇之，語人曰：「此兒麟鳳材，不當成我宅相耶？」稍長，肆力問學，讀書至丙夜不休。善屬文，耻爲時師訓詁，窮極要眇，卽天官律呂、皇極象數之學，多所悟入。弱冠以增廣入膠庠，亦異數也。每試輒冠，以選貢入對大廷。時晉江王先生、毘陵唐先生閱卷，具隻眼，嘆賞置第一，貴谿相公比之賈、董，名籍甚公卿

間矣。甲午舉順天，名次與一軒公同，人以爲傳經之驗云。乙未下第歸，遂游毘陵之門，三年盡得其秘。戊戌成進士，廷試二甲第四，初蓋爲進呈首，而抑之者。時貴谿相公雅重公，嚮意用之，公意不可，以親老乞南，授南京虞衡司主事。會當分署蕪湖，蕪湖榷貨爲利藪，公嗜簡澹，顧令持緡錢出內，意又不可，廼就眞州。眞州當孔道，傳車絡繹，供帳治具，一切倚辦民力。公至下令立罷之，絕不餉過客，客亦諒公，不復循故事。有快望邑令木與公察使。善行法文無害，所傳爰書取號公平。邊將坐失機論死，不蔽法，兩臺同榜，厚托郵簡致百金爲壽，公笑曰：「吾不欲以賓客故朘他郡民，而乃以身□朘我父老子弟乎？」亟謝而反之。亡何移疾歸，晨夕□省軒公，戀戀若嬰兒態，卽省軒公亦忘其爲朝士矣。比省軒公沒，哀毀骨立，喪葬一如禮。服闋，補禮部主客司，轉精膳員外。滿考，贈省軒如其官，母封太安人。尋轉祠祭司郎中。故祠部郎無乞假例，而公獨念太安人，給假迎養，人以孝稱。其職掌在葬謚鉅典，舊多圜轉，而公獨秉正，不難與宗伯爭可否，人以稱忠。故相楊邃庵勛望素著，久未易名，公特疏請於朝，賜謚文襄，當路弗能奪也。孝烈皇后升祔，禮部祧仁宗，公力諍不可，上干聖怒，禍且不測。公出則詣闕待罪，入則溫養太安人，無幾微見顏色，上意解，止奪俸。已徐文貞爲宗伯，祧廟議復起，文貞悉□公言，天下咸以爲正。當公爲郎之日，貴谿相公中讒死東市，門下客多削籍引去，公獨竭力經紀其喪，又撰文哭之。怨家有鼯鼠其孤者，公與其壻吳陰決策保護之，卒免於難。分宜相公子浮慕公，肅爲上客，席半衆客起舞，爲公子壽，公獨整襟危坐，公子莊事公，卒爵不敢以惰見。故侍御包蒙泉按楚，與中貴人□交奏，上怒下詔獄，廷榜百，公營救醫藥，包君得不死。其高義類如此云。庚戌陞貴州學憲，次岳陽，夜夢太伯，祧廟議復起，文貞悉□公言，天下咸以爲正。當公爲郎之日，貴谿相公安人，忽忽心動，已微知太安人病狀，輒大慟曰：「猥以不耐勞之身試九折之阪，而貽老親憂，須富貴何爲？」從者聞之皆感泣，遂復乞歸。甲寅丁內艱。乙卯屬倭亂，時承平久，民罕知兵，當事者就公問計，公爲條議方略，一體統，核軍伍，募勇敢，備障塞，處快壯，設團伍，擇將領，昭激勸，酌經費，數事甚設。上當道，郡中稍稍氣振。明崖張公、梅林胡公並以大司馬節制，事得從便宜。二公故善公，公謦欬無不響答。比有坐軍興法當死者，有冒軍功冀速化者，各重裝要公居間，公悉謝之曰：「刑賞國之大柄，可私干耶？」絕不與通。二公無已，檄有司爲公建坊，公復謝已之。戊戌科之無坊以此。公遞告遞起，至是家食者十五年矣。日惟杜門謝軌，足不闚戶外。有

里中豪侮公者，輒斂手不與校，卽政府落落不作一字書。以故月旦推崇，薦剡交騰，前後無慮二十餘疏。會莊皇帝卽位，徵召耆碩，言者復薦公。是時滁陽何栢泉先召入爲冢宰，宣言莫公不起，何以稱得人？而選部曹見臺，欲以莆田蔡公例超拜公祭酒，不果，補湖廣副使，未幾擢河南參政，分署京糧。署中胥靡多倚中貴，叢敝百出，公至悉報罷，中州輓漕者稱便。尋晉陝西按察使。善行法文無害，所傳爰書取號公平。邊將坐失機論死，不蔽法，兩臺檄公覆核，多平反，賴以全活。俗故好訟，公始至，進而諭以禍福，教之禮讓，衆皆唯唯散去。其桀黠者覆實之法。自是告訐之風息，而桁楊卧草矣。爲立社倉，申保甲，訂鄉約，而秦益治。先是地震，民居半圮，公爲料理完葺，次第安堵，至今德之。戊辰陞浙江右布政，軍政士風丕變。己巳入賀萬壽，太宰楊虞坡雅器公，會光祿卿需次，疏且上，而鄉人齮齕之，不果。比公亦病疝，浩然有歸志。偶擊時事，嘗手勒疏以明老臣去國之義，先示貞石吳公。吳謂公疏誠當，如出位何？力止之，廼乞歸，兩臺交留之，不可，特爲請，得旨：「病已，有司其具狀聞。」朝廷尚不忘公也。後峴崍張公、梅墩邵公及南臺薦疏累上，而公已絕意榮進矣。公世業儒，家學既有承藉，及游諸大家，觀劘師友，益大以博。加以沉潛純粹之養，發之論議，爲一時藝林赤幟。而公又恂恂長厚，嘉惠後來，卽繩墨之側，不拒枉士，以故宦轍所至，皆浹俄頃之化，先後入楚入洛入秦，士從游者，嘗數十輩接，馬首片語，了如曹溪汗後而去。洎歸里中，吳越之士執經負笈者踵相錯，公一切與進之，士益爭附焉，公不自懈逸也。每當撰著，布格徵詞，會意融境，鑲肝雕腸，歲鍛月鍊，單詞隻字，未槩玄心，不草草淄其素毫。大都出入《左》《國》秦漢，混然成一家言。其古詩抗步建安，近體長揖岑孟，歌行藻飾雋永，風骨遒勁，便當鼓吹青蓮。著有《程宋繹旨》六卷，《尚書大旨》八卷，《崇蘭館集》二十二卷，《古文原》一百卷，《吳淞詩委》十二卷，《先正粹言》四卷，《質疑錄》一卷，《格致臆見》一卷，行於世。至其書法種種，如龍蟠虎卧。公嘗自言，初從紫陽，入穎後摹右軍、懷素，凡三變，故能穠纖合度，永爲世寶。公性尤孝友，事庶母吳存歿稱情。陸春秋高九十齡，奉之如一日。念季叔母趙孀居苦，以其子爲後，仲弟鳳岡業後北溪矣，仍割省軒公所遺厚給之。叔弟鳳郊策名仕籍，季弟芳亭振足儒林，咸稱謙謙君子，實公訓廸之功居多。妹嫁凌崇福者，家中落，爲之捍患周急，勿令匱乏焉。子姓蕃衍，群而庭教

之。有志者加誨不倦，故諸子並列青衿，彬彬甚都也。公卽世貴乎，然無愧太丘有道之風矣。公晚年已耄，而神氣閑王，步履輕捷，人望之如神僊。性不飲，然每燕會，與親知蘧蘧欵欵，夜分無惰容。自長君捐館，公傷悸嬰疾，濱於殆，猶櫛沐危坐，策身後事縷悉。請子進藥餌，輒屏去曰：「我辦此久矣，今了無罣碍，無恐怖，惟待盡耳。」至瞑神色自若。異哉！公初娶富氏，副憲春山公女。繼楊氏，儀部五川公女。並贈安人。公少時爲二公所奇，故擇而配之。再繼唐氏，處士及泉公女，今大參純宇公從妹，伉儷久而賢，子九人（是龍、是驥、是琳、是元、是魁、是卿、是伯、是相、是彥）。公生於正德己巳四月七日，卒於萬曆己丑八月五日，享年八十有一。以十一月十一日葬於城南御史涇之新阡，啟富、楊二安人之窆合焉。嗚呼！昔孔子脩明六經，無非教人全性命之理，以治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是其所爲道也。歷千百年，世與道離而爲二，有宋君子，□以明道爲己任，以至於今弘，正間，諸講學縉紳先生務立門戶，各以名相高。公嘿嘿言不出口，退然若不勝衣，及攷其所躬行，靡不合於道。蓋公之所自得者深也，詎非濂洛之正傳，而叔季之砥柱耶？世徒習公之學而不得其宗，是猶睹枝葉而迷本根土木，而安得爲公傳神也？余生也晚，始以師事公，已辱公不鄙夷，許爲姻婭，時時見公於欣戚得喪輳輻容與而不爲變，以恭謹惇篤稱，八十一年如朝夕，此豈可以強勉襲取哉！故敢以道脉淵源之說，按公之實。至所以不朽公於幽者，則有當世立言君子在。謹狀。

《明史・文苑傳四・莫如忠》（存目）

光緒《重修華亭縣志・人物》 莫如忠字子良，號中江（前志第宅在蓬萊巷東，宋府志在東明橋）。五世祖文通，有隱德，嘗以傭書金脫一女子於死。曾祖勝，字景剛，正統六年歲貢，仕虎賁左衞經歷，工書畫。如忠成嘉靖十七年進士，授南虞衡主事，歷祠祭司郎中，會部議孝烈皇后祔廟祧仁宗，力持不可，坐奪俸。尋擢貴州提學僉事，道遠不能將母，投檄歸。前後家食十五年，終母喪，補湖廣副使，累遷浙江布政使，乞歸。初，夏言死西市，門生義故，首鼠避恐不及，如忠獨經紀其喪。包節逮繫詔獄，瀕死，治橐饘保護之。工古文詞，書法二王，一時詞翰，遠近購之。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崇蘭館集》，華亭莫如忠著。

《國史經籍志》卷五　莫如忠《崇蘭館集》□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莫如忠《叢蘭館集》二十卷。

《明史・藝文志四》　莫如忠《崇蘭館集》二十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莫如忠《崇蘭館集》二十卷。

藝文

袁袠《送莫水部子良歸華亭》（存目）

馮皋謨《壽莫中江方伯七袠序》（存目）

俞安期《哭莫方伯子良先生四首》（存目）

趙時春

論述

綜論

李開先《趙浚谷詩文集序》 浚谷趙子詩文集，刻傳久矣，尚未有序，序集非難，而爲浚谷子序集則難耳。浚谷子年十四魁關中，十八大魁天下，入讀中祕書，出補武部，與諸名士講學爲文，文學日益宏肆，而聞望驚耀人耳

目，不得見其人，得見其集，則幸矣。雖集不可無序，而序豈可易爲哉？邑人有薄宦平涼者，浚谷子每寄聲云：「詩文詞論，俱未有序，在交遊知愛，莫有如中麓者，四序幸勿退托。」嗚呼！予以多疾，久欲不作勞心事，一序已難，而況四序耶？詞論姑待，先爲一詩文總序貽之。曰：古之序者，多先序其人，而後及其集。浚谷子初立朝，即不苟同於人。方西樵乃下士名相也，曾托霍渭厓促之一見，竟不肯往。抵掌笑談天下事，靡不切當，通達國體，識者謂可比之賈生。上書極論時政闕失，及不當獻瑞麥，亟宜卻佞臣，雖不（當作下）詔獄，而辭益辯，氣愈豪，識者又比之賈生少狂，能挫抑絳灌。及放歸田里，無復用世心。尋以立皇儲，推補編修兼校書，同羅念庵、唐荆川復上書請朝東宮，觸迕聖怒，而一二執政素忌才者，又短長於御前，予爲之周旋其間，百計求解，天威稍霽，又同放歸田里。因北虜犯邊，用薦者言，起領民兵，又自副使徑陞山西巡撫都御史。嘗謂閣部大臣曰：「不棄不肖，授以兵民重任，安內易事耳，外將盡捕草寇耶？生擒俺唾耶？」其言雖誇，其志則雄矣。已又以巡撫閒居，今將破格用人，會推兵部侍郎，雖未蒙欽點，起廢亦只在旦夕間耳。其官政詳略，田家苦樂，人事應酬，旅進旅退，無不談之習。乃掩卷歎曰：公之薄文詞而重事功，雖儒者之末事，不足究心，而獨有志於正士風，定國是，建尊主庇民之業。其形之詩文者。詩非徒作，文非浪言，詩有秦聲，文有漢骨，朴厚而近古，慨慷而尚義，此三秦風氣，浚谷子鍾山川之靈，而又充之以問學之久，幼則爲脫羈天馬，長則爲濟時人龍云。集凡十五卷，詩六卷，文九卷，續有作者，當續入之。

胡松《浚谷集序》 余曩日讀書至《秦誓》，讀詩至《駟鐵》、《小戎》、《終南》、《黄鳥》之什，愛其言質直武毅，明信悃愊，而文采蔚爛，煥乎成章，則以謂先王禮樂教化之餘澤，又經仲尼化工刪潤，理固宜然。比年起廢參藩，守在關右，由雍歷豳，從涇溯渭，西陟空同、吳嶽諸山，觀於朝那汧汭諸水，見其盤薄雄秀，厥崇際天，曼衍逶迤，其流駿激，則知山川原本遠有自來，秦人而爲秦聲，猶楚人之爲楚語，要無惑其然也。居久之，行部至高平，往來固原，訪浚谷先生於藏書閣之迴光亭，因得盡讀先生平生所爲詩若文，乃其體裁之雅，氣格之奇，則太宰栢泉胡公序之詳矣。萬曆庚辰仲冬望日，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而《小戎》、《駟鐵》、《終南》之流風也。然文豪如太白而不淫，雄如子美而多變，疎暢跌蕩如司馬子長、班叔皮，至其卒澤於道德仁義之歸，典禮中正之粹，又非諸君子之所能簉，此又曷□也？蓋先生資材卓犖，本自不

徐階《浚谷趙先生集序》 嗚呼，此予亡友巡撫山西都御史浚谷趙公集也。公生有異資，年十四領陝西鄉薦第三，後四年舉禮部會試第一，遂成進士，【略】時嘉靖壬戌春殿，賜進士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滁陽栢泉胡松序。

周鑑《重刻趙浚谷先生集序》 語曰：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史記》隨生寥寥九江數言耳，彼陸大夫《新語》、《春秋》殊伉浪不爾雅，何論武也。明興，

吾秦多文章家，北地倡始，武功、高陵、耀州二三君子相繼崛起，各有集行世。海內學士大夫浮慕北地，響附景從，推轂以爲指南，而於三君子亦每有宗述焉。斯固稱雄藝苑已爾，何暇計折衝哉！先生與四君子相後先，弱冠登朝，一日而領袖南宮，名振天下，天下以此多先生之文，乃文不在茲也。僉臬之役，自山東提甲士五千人入援，褫強虜之魄，折債帥之心，世皇帝決策，簡用先生開府晉陽。癸丑虜大入塞，先生披甲跨馬，揮長刀擊殺虜，轉戰數百里，斬首以百數，俘獲稱是。天下以此多先生之武，此一稗將能之，未足以語先生折衝之略也。先生天才穎異，雄視百代，束髮修古文詞，邃於墳典古今，天人之際至備矣。遠遡乎《洪範》丹書之奧而識其大，非漢唐以下曲儒所易及也。蓋先生于學無所不窺，不蘄規規以求合于古，其豪疏之氣凌厲無前，而縱舍闔闢，唯其意興之所之，氣激而籟生，響至而谷應，自然者與神合，而燦然者與化運也。至其論事如指掌，籌策若蟠胸，徵諸文以責諸事功，戇踰于長孺君而通達不羨夫誼云。撫塡諸疏，前後亡慮數萬言，大都以戰爲和，以攻爲守，士必歸伍，食必歸士，險唯扼塞，無與虜共。塞我常乘虜，無爲虜所乘。諸所區畫，司馬穰苴不是過也。孤忠自效，不取苟容，遭讒中廢，裹足杜門，造詣日深，而披咏日富。乃其心未嘗一日而忘君臣社稷之憂。始終大節，百折不回，屹乎如泰山不可動，浩乎如大川不可禦矣，又何暇別文武哉！士大夫耳熟公者，將謂公工博士家言，而未明於當世之務，精騎射馳馬試劍，以身薄虜，而大將之略未閑也，無乃隨陸絳灌偏長目之邪？茲集藏在先生家塾，余爲之詮次而重刻之大梁，庶後之觀者有以窺先生之全，當不以余爲阿所好云。萬曆庚辰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愚甥周鑑頓首譔。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時春，字景仁，平涼人。年十四魁關中。十八中嘉靖丙戌會元，選庶吉士，出補兵部武選主事。極論時政闕失，下獄，放歸。召補編修，兼太子較書。上疏請朝東宮，又放歸。北虜犯邊，起領民兵，自副使超拜山西巡撫、僉都御史，罷歸。景仁慷慨磊落，抵掌談天下事，靡不切當。以邊才自負，遇戰陳被甲躍馬，身當虜衝。屏廢家居，每聞警，未嘗不投袂而起也。《浚谷集》詩六卷，大率伸紙行墨，滾滾而出，伉浪自恣，不嫻格律，李中麓云：「浚谷詩有秦聲。」信然。

《明文授讀》卷二六　先夫子曰：【略】浚谷之文，奇崛頓拙，精神透於紙背，在唐亦杜樊川流亞。

《靜志居詩話》卷一二　景仁慨當以慷，如擊唾壺，不必中節。《送陶虞卿赴神機參將》云：「宋殿三衙帥，唐環十六軍。官聯參斗柄，旌旆儼星文。羽衛迎黃道，龍光覲紫雲。時時仙仗入，清蹕早應聞。」《留滯》一律云：「留滯滄洲已浹旬，鶡冠終日滿風塵。浮雲何事來還往，歲月無情秋復春。海甸中宵來騷使，天涯盡處未歸人。不堪對酒翻惆悵，翠篠黃花幾度新。」

趙尊嶽《洗心亭詩餘跋》　時春字景仁，號浚谷，【略】平生讀書強記，文章豪肆，詩亦伉俠自喜。詞曲合爲《洗心亭詩餘》一卷，門人周鑑爲之序，男守嚴於隆慶間刊行之。余得其原刊本，因輯次其詞，別爲錄木，以彰吾宗之典雅。惜有闕葉，無自校補也。丙子灌佛日尊嶽跋記。

分論

《重修涇州城記》《明文遠》：說利弊如指掌，意高筆古，饒有骨力。

《郊莊觀音堂記》《明文遠》：梗概頓挫，節節可觀，其高占地步處，妙在與題熨貼。本一觀音堂記耳，感慨世情，盱衡今古，剖析學問，無一不備，是何等佈置。

《胡永之集序》《明文遠》：古色意深，非淺學所能髣髴。

《左太僕贈別卷序》《明文遠》：情深語至，不屬膚廓之言。

《送方太僕致仕歸桐城序》《明文遠》：嶔崎磊落，一肚皮不合時宜，感憤之言，足以警世。

《送應太僕得卷序》《明文遠》：歷叙交情，而風節自見。眞讀書人，別有心坎，別有骨力。

《少陵志序》《明文霱》卷三：踔躒掩映，大有風容。

《送王僉事序》《明文霱》卷五：體骨矯挺。

《逐訓鵬文》《明文霱》卷一七：詞嚴義正。

傳記

徐階《明故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浚谷趙公墓誌銘》 隆慶元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浚谷趙公以疾卒於家。明年五月，總督三邊兵部右侍郎鑑川王公爲請卹典，有司循故事，得賜祭一壇。於是予西望拜且哭曰：嗚呼，予負公矣。予與公友三十年，自謂世之知公無如予者，今予方在政府，又幸際聖天子嗣大曆服，盡召起巖穴有聲實之士，而予乃不能亟薦公，使竟其所欲爲，予負公矣。公爲人嚴毅介特，與士大夫處，意有所不可，議論有所不合，必引繩按矩，詰責之不少貸。故賢者服其正，而在中人，咸疾其太剛。或語及北虜，方持杯酒相懽笑，輒裂眦攘臂，誓不與俱生。數謂所知曰：「使吾得備偏校，領精兵五千人，操勁弓巨矢，間以長鎗大斧，即俺灘丘福不足平也。故在賢者，率壯其志，而亦頗訝其太輕，憂其太銳。然自邇年來，士務以柔媚全其身，將畏懦不敢一言戰，政日以弛，虜日以驕，其狀如人之病瘵，漸入於不能起。予以爲得公出而矯士之習，作將之氣，於時必有所補益。而又念士大夫於公尚未有定評，使其所長不曉然著於天下，萬一有妄議者，公必怒而引去，不肯復出，故委曲爲白其所以然，冀論定然後薦。且計公年未六十，用世之日長，而不意其遽卒。蓋不獨予負公，即公亦且自恨其不及俟予說之行也。嗚呼，其殆有數然耶？公幼與羣兒戲，每列旗部署，自長御之。年十四舉陝西鄉試，十八試禮部，褒然爲舉首。當是時，海內伺其有所製作，爭傳誦之，而公則習騎射，談甲兵，日以邊備之不修爲大戚。及再失官，虜果入犯，遊騎薄都城，世宗皇帝用予薦，召爲兵部職方主事，遷山東按察僉事，領民兵，轉副使，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督雁門諸關，庶幾用當其才矣。然公在職，方坐議馬市非策，又以能兵爲逆鸞所忌，幾得謗死。在山西檄將士禦虜，代州身甲冑督兵，繼進斬虜若干級，而總兵李淶乘勝入虜伏中，敗沒，詔解公官聽調，迄今十五年，予日思薦起焉，乃竟不克遂。虜固未當滅耶？何公之難於用也。公讀書日能記萬餘言，凡史氏所載天文、地理、戶口、錢穀多少之算，與寇戎蠻貊之詭姓隱名，歷歷誦之不爽。所爲文若詩豪宕閎肆，如司馬子長、李太白，而卒澤於仁義道德。初舉進士，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武庫主事，即疏請禁諛佞以正士風，又疏錄用諫官、明善惡、闢異端等七事。下詔獄爲民，暨改編修，兼司經局校書，疏請正東宮朝會禮儀，備文武官僚以崇國本，又罷爲民。爲政於晉，斥貪墨，省征徭，抑求請，絕餽遺，曰：「吾不敢竊府庫以自潤，亦不能借府庫以市恩。」宗藩貴宦相戒莫敢犯法，一時文學氣節政事之聲振動天下。乃公則皆曰：「此儒者之末事。」其志專在攘夷狄，復祖宗之疆宇，遺後世以長治永安，而卒不獲試，此予所以深慨於負公俱側室王出。女四，長嫁四川提學副使周鑑，次嫁邑庠生彭中，亦王出。其二未字，側室張出。孫男一，欒，女一，幼。初公以歲饑出粟數千助賑，詔授公兄子守正指揮僉事。公卒之前一歲，與虜戰瓦楂梁，死之，蓋有激於公之志云。公卒時年五十九，墓在某處。守巖卜葬得□□年□月□日，奉學憲狀來徵銘。往予銘許孺人，於公不懼不沮之節，蓋嘗附見一二。茲直於公志致詳焉，將使後世不以公所謂末技者目公，庶幾無負公於地下耳。

王崇古《浚谷趙公墓表》（存目）

周鑑《明御史中丞浚谷趙公行實》 公諱時春，字景仁，號浚谷。浚谷者，平涼東南隅水名也。公之世系武功，康太史誌公考贈翰林君之墓已詳之。其遠祖有稱南京公者曰杭，宋趙氏裔也。公祖諱福，以國子生授平谷縣丞，祖妣楊氏。考諱玉，贈翰林院編修兼司經局校書翰林，莊敬嗜學，六試不偶，正德壬申應貢授元城訓導，繼遷霑化教諭，端軌善誘，作人甚衆。初娶靈臺考功員外郎史君書之女，生子時元。繼娶許太孺人，乃生中丞。許太孺人者，安東護衛義官宣之女，婦道母德，無讓女史所述。今元輔存翁誌之甚悉，茲不具論。太孺人誕公時，異香滿室，星精降神者。生而雋慧，性靈洞爽，與群兒戲，嘗列旗部署，自長御之，群兒率伏。翰林曰：「吾兒有殊衆資，必藉學宮教育之。」故汲汲就元城職。公讀書過目輒成誦，日可記萬餘言，然尤勤勤誦習。夜以繼晝，披六經語孟，即毅然篤信曰：「不能行此，不名爲人。」居常以伊、傅自況，恥就科舉。翰林舉古之大儒以詔公，公獨以范文正爲秀才已任天下之重，二程子童齡學聖人之學自任。十歲爲古詩賦文論，一

揮立就，思若湧泉，奇瑰炫目。十二，翰林病腸風，公私取鏤印程文觀而模擬之，翰林驚喜曰：「汝自謂爲伊、傅，今乃效此，是祖宗之靈誘子也。汝族三十人困征徭，汝欲羞爲科舉乎？」於是乃試以時義，激宕雄偉，逸邁不羈。翰林樂學宮之閎，若禮文度數，咸提攜而觀聽之。學宮有劉忠定像及語錄，公悅其直道，思庶幾之，而深以長傲遂非爲戒，以唯諾溫清灑掃不妄語爲法，矇瞍誦說古今考義成敗，則諦聽之。故公酷嗜史，史所紀述治亂安危之大，雖寇戎夷貉，詭姓逸名，逖時隱事，究極顛末，歷歷如道隔宿事。年十四，以儒士進試於督學漁石唐公，一日而偏，三場題下，輒援筆報成，一若夙搆。唐公擊節嘆賞。每試屬邑諸生，則命公與偕，偕則必先成，第高等。嘗留饌與論政學，大聳唐公聽，稱譽不容口。乃勸之應舉。公以搜檢非賓賢禮爲辭。唐公曰：「此以待作僞者耳。汝眞儒也，復何嫌？」及徹棘，擢第三詩魁，乃嘉靖壬午也。先是七月，虜猝至平涼，屯涇水北，城闔，郊原之民，奔城闉下，衛官堅不欲納，衆哀號莫措。公力主開城，命壯士持兵環立而詰辨之，且曰：「城開，虜疑我有備，必不敢近。」卒以此活數千人命，數千人咸稽首稱公仁。質明，虜果遁去。衆益服公智略云。時唐公與蔡石岡諸公亟以奇童薦於朝，更稱諳兵機。丙戌乃舉禮譽公才大，中丞王公、侍御喻公交以奇童薦於朝，更稱諳兵機。丙戌乃舉禮部第一人，年纔十八耳。其文義汪洋浩汗，氣雄千古，學士大夫爭重之。館閣諸公深以國士器之。改翰林院庶吉士，盡讀中秘書，文士儲書者咸借覽。一覽卽返，無弗誦憶，益閎詞翰，日譔萬言。然卒以才見忌。丁亥除刑部河南司主事，己丑調兵部武庫司主事。公以郎署簡逸，日惟讀書賦詩，遇職事則必秉公信法，不畏彊禦，不徇請託，與海內有志之士講經濟實學，搦管論文，撫劍悲時，議論風生，若決河注海，聽者亹亹忘倦。謂國家承平日久，至通，露次教場，裨將阿鸞意，夜縱火鼓譟，公緝捕首事，移戍密雲。鸞造文敝武弛，寇戎將熾，約豪俊習騎射，談甲兵，低昂古今，評品人士，至於飛語禁中，中外知其計，不聽。八月，鸞疽發背死，眞重典。九月陞公兵備副使，益簡健士，繩治豪猾，搜捕寇賊，一道肅清。癸丑，鸞黨既伏法，乃象緯術數，錢穀屯鹽諸制，罔弗根極要領，圖爲久安長治之策。且持己嚴正，志不苟合，雖時宰託以延訪，終弗輕就，霍渭厓公曾表記之。庚寅秋，禮部奏賀瑞，公弗隨賀，乃上疏請禁諛佞以正士風，因劾執政汪公等言過激直，有旨詰責。公卽再疏錄用諫官、明善惡、闢異端等七事，復剴切，乃逮錦衣拷訊，竟落職爲民。歸家絕意仕進，自力耕作。丁酉丁翰林憂，哀毀扶病，勉襄大事，極誠盡禮。御史周公鈇等章凡數十薦。己亥免喪，吏部會推渭厓霍公、存齋徐公、東廓鄒公及公等一十二員爲宮僚，以公爲翰林院編修兼司校諸影占病民之役，愼守府庫，痛絕餽遺，民之受福無窮，而忌者益流懟。

八月虜寇代州，公親擐甲冑先將士，戰勝卻虜，前後俘斬一百二十級。戰之日，公建白纛，御白鎧白馬，獨面赭若神，三軍咸超騰欲效死。既合圍，虜黠酋僞爲公旗甲，往來馳麾惑我衆，幾至帳。公縱騎迎擊大喝，聲震山谷，酋馬驚墮地，擊殺之。虜大驚擾，斬捕甚衆。或云大虜掩至，一守備扣馬止公，公叱曰：「懦夫辱國殃民，禍非一日，吾身先將士以雪積恥，若欲撓我，視我劍！」乃自揮大刀逐虜。既遠，方振旅入城見諸司，解甲冑坐談虜狀，慰勞將士，屬草奏捷，夜分始入內寢。公方大戰歸，汗蒸頭顱盡解，乃免冑太慚沮。太孺人未葬時，一侍御造廬訪而不入弔，公俛伏柩側，堅請不出，侍御憤憤拂衣去，聞者咸嘆公之執禮。其高尚不詘類如此。家政嚴肅，僕人咸有處子守貞不字，已踰衰暮而顧教之變節隨人耶？爾無媟言污吾耳！」尚寶公正色曰：「爾休矣！焉厚者，有問則答謝，無亦不輕遣刺。蓋持此以終身。公之罷鎮山西也，庚申，王尚寶奉使過平涼道，時宰欲起公，意諷公通刺，公不肯授一藝，五材百工，所需略備，經綸餘緒可概見云。與人交無繾綣態，遇急難死生，則匍匐相救。論事慷慨激烈，窮極終始，直陳是非，不視眉睫爲仰俯。親知有善則亟稱之，舉爲後生法。有失則面詰折之，必欲改悔。中人咸憚公暴其失，而下愚不悛者或仇之。處兄弟族屬，裁以大義，不爲私庇。奉養婚喪不舉者助之。初失位家居，不自贍，而遇人之困乏，則竭力賙恤。歸農既久，廩庾稍羸，凶歲卽大出粟賑貸鄉人，數十年賴以存活者蓋萬衆云。丙辰，平涼因地震大饑，公出粟數千，有司義之，循部例授公兄子守正以指揮僉事。公自幼教守正忠孝大義，正奮然興起，從梟將任勇立功塞上，屢先登斬虜。丙寅同郭總兵禦瓦楂□大虜，鏖戰死節，已叙錄爲千戶。蓋公夙所教也。□配劉氏，華亭人，大名府檢校劉君時中之季女，封孺人，有懿德。公上疏被杖，再罹顛沛，孺人同難相濟，歸共田作，操井臼，奉先翰林，暨亭縣望祝，夜凌風宿，疾大作，望日晨興，再爲寒侵，勞劇卧榻，醫藥罔功，二十七日酉時卒於硯峽棲遁正寢。病革，唯咨咨嘆薊晉寇難、生民荼毒及一二賢佞進退，絕口不道私家事。公異質淵涵，洞罔今古，寤寐通神，嘗豫道千里外隔歲事，悉合符契。忠孝天植，重春秋之義，寇賊奸宄，誓不俱生。少負鷹鸇之志，搏擊權佞，人以賈生年少排絳灌比之。然纔試輒沮，登第四十餘年，居官不十載，而一世獨與樵牧伍。每聞虜作，輒裂眦彈劍，以披髮纓冠自任。蓋畏天悲人，憂國急民，耿耿在念，一飯不忘。而矯矯壯猷，竟老巖下，惜哉！公曾上漁石詩曰：「小卻寇平仲，寧忘大禹謨。」謂平仲爲城下盟，冒春秋之恥，而禹謨所述，則唯本於勤儉。公平生問學，得力盡源於此。詳具辛亥《責言》篇。大意謂勤身勤德以勵政勤民，儉身去欲以省官省事，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嬾惰淫侈則百物耗斁，寇攘交作，災沴薦至。推天驗人，其言閎肆而理極精微。公菲食不爲厭飫，惡衣不兢寬博，終身不變。唯賓祭則致豐潔。嘗教人惜福，深惡暴殄，飲酒不棄涓滴，不嫌短刺片楮，皆收用。每謝政杜門，不履公庭，不干時政，雖親故事，不假一刺。公卿素

慨而尚義。觀其所稱述，公之制作，可識其大都矣。公初登第，占天者謂五星聚於營室。迨公卒之前歲，復夢上清使者召公赴文昌五星會。公間語所親曰：「文士多嗇於壽。吾文不爲虛車，藝顧於世無濟而已耶？」聞者疑之。越歲而公果乘雲上升矣。遡其爲星精無疑者，而顧未究厥施也。彼造物者，其無意於斯氏乎！孰所畀之而孰所忌之，胡終始茫昧而不可詰耶？嗚呼！公大德重乎綱常，而食息起居之必察大節。審乎出處，而辭受取與之不苟大義。質乎天地，而暗室屋漏之不愧大勇。輕乎死生，而利害毀譽之不撓大智。燭乎幽賾，而竹頭木屑之不遺。蓋放之則彌綸無外，斂之則綜核有方。先正曰：「不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志。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公實有焉。」公嘗語人曰：「仕止久速，唯義所在。吾何意必，但求不愧上帝，不愧太祖，不愧先師，得見先人於地下耳。」事定於蓋棺，公可謂眞不愧矣。公脩名姱節，未易殫述，不肖鑑末學無聞，深慚固陋，晚侍門牆，未窺蘊奧，哲人長逝，矩矱靡依。嘅百身之難贖，重半子之深悲。憒亂陋忘，罔知倫次。唯名世鉅公，刪其蕪穢，發其隱遺，俾得垂芳不朽云。賜進士第提督學校四川按察司副使，門下愚婿周鑑頓首謹述。

《明史・趙時春傳》（存目）

著録

《國史經籍志》卷五　趙時春《浚谷集》十七卷。

《千頃堂書目》卷六　趙時春《平涼府志》十三卷。（嘉靖間修。）　又卷二三：《浚谷集》十七卷。

《明史・藝文志二》　趙時春《平涼府志》十三卷。　又《藝文志四》：《浚谷集》十七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趙時春《平涼府通志》十三卷。　又《浚谷集》十六卷、《別本浚谷集》十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趙浚谷集》　十六卷。明趙時春撰。時春有《平涼府志》，已著錄。【略】是集詩六卷，文十卷，皆編年而不分體。徐階序稱十六卷，與此集合。李開先序則謂詩六卷，文九卷，凡十五卷。續有作者，當續入之。蓋開先序在嘉靖乙丑，而階序在萬曆庚辰，時春沒後十五年，又有所續入也。

又《別本浚谷集》　十七卷。明趙時春撰。此本凡詩二卷，賦及雜文十五卷。有其甥周鑒序。《明史・藝文志》載時春集作十七卷，即據此本也。

藝文

許穀《輓趙浚谷都憲》（存目）

袁袠《十懷十首・趙會元景仁》（存目）

李開先《九子詩・趙浚谷時春》（存目）

徐階《祭中丞浚谷趙公文》（存目）

霍韜《題趙景仁卷後》　趙子時春守部官，予時寓詹事府，嘗來府共叙語。予薦之方西樵，西樵曰：「願一見之。」趙子不肯往。西樵曰：「所云趙子者，曰來見，久不見何也？」予促之，趙子曰：「唯。」又不見。西樵曰：「所云趙子者，固欲見之，不見何也？」予又促之，立遣導，且曰：「西樵先生欲見子，蓋脫略於今之調韻者也，幸無是拘。」趙子唯唯，辭出府門，竟不往見。西樵欲見趙子，趙子不肯往見，皆非人所知也。未幾予以憂歸，趙子以言去，不通問者六年矣。貞夫西行，知訪趙子，豈聲氣之屬類應然歟？

何良傅

徐獻忠《何禮部集序》　禮部祠祭郎中叔皮何君集十卷，其兄元朗命其子玄之刻之家塾。其詩出自曹魏間，視漢人稍加藻繢，而渾成和厚，可稱作者。七言歌辭在沈宋後，得其激歎流美之致。律亦蘊藉可讀。其文實原於漢，而語稍詳緩，似唐代詞人。至於宛曲序事，以雅致發之，則其自得也。二君才相伯仲，如士衡茂政兄弟，稱兩何君。自少同張子玄超與予交甚密，遂相訂

爲古文辭，元朗雄深俊拔，玄超婉切，叔皮幽邁，皆非予所及。獨叔皮氣體羸乏，中遭轗軻，幽愁尤甚。既又爲仕宦所牽，稿本遂多散失，故所刻僅此。倭亂後自金陵歸，方將尋理舊業，乃不幸奄然化矣。嗟乎，風人凋謝，雅道離拆，室在人遠，文傳迹息，可勝悲哉！

《國雅品・士品四》 何祠部叔皮：不惟才高，抑又誼古。早歲絕絃，悼其烈亡，遂終身不續。其詩詞博思銳，乃連翩絡屬，參錯《史》、《漢》，故是大手筆。見公詩頗多，余篋中僅得所贈長歌一篇，乃慷慨任俠語。其伯兄翰目元朗公著作尤富，即藝林所稱大何、小何也。二陸以還，雲間復以爲匹。

《明詩綜》卷五〇 許仲貽云：叔皮詩舒徐暢達，譬之洪流行地，波瀾自生，品卉在林，采色各具。

《明詩紀事》戊籤卷八陳田按 分宜官南祭酒時，叔皮以文受知。厥後分宜入政府，元朗因得官翰林。觀叔皮《致分宜書》，可見二何集中感恩之作不一。余謂此等著作爲玷不小。二何宦亦不達，爲此瑣瑣，徒貽千古笑端。

何良俊《弟南京禮部祠祭郎中大壑何君行狀》 君諱良傅，字叔皮，華亭柘林里人也。何氏世居陶宅，蓋自雷州判官廉以下，四世而爲志清府君諱清，君之高祖也。贅柘林李氏。志清生安隱府君諱復，君之曾祖也。安隱少孤，育於李氏，子孫遂居柘林。安隱清潔好修，雖接人和易，而持身肅然。每晨起必方巾布袍，闔門危坐，不與人校短長，獨喜名香，凡三餐必焚香然後下匕箸，一時人稱爲高雅君子。安隱生澹庵府君諱泉，君之大父也。澹庵性方嚴，里中人皆敬憚，推先下之。澹庵生子二，長訥軒府君諱嗣，次靜軒府君諱孝。訥軒不舉子，靜軒生三子，其季即君。君生而聰慧秀拔，四歲時，客試以五七言對，口占皆清警有意。靜軒府君懼何氏之失其緒，居常歎曰：「何氏當國家草昧時，雷州與御史公以法家之言遭遇明聖，擬議法比，垂一王之法，蓋亦可謂不後於一時矣。今子孫雖讀書守禮，不墜義問，然未有顯者。豈先世之業其遂不振乎？」早夜遑遑，欲教子孫以經學起家。時長兄五山君已入太學，余與君少長，才三歲，方聯業。靜軒府君通「四書」、毛氏《詩》，旁及孔安國《尚書》，皆能背誦，無一字遺失及舛錯者。諸子百家亦皆通涉。三餐以及游行，必以余兄弟二人隨從，講誦不輟，耳提口授，一歲無廢日，一日無廢時，故余兄弟二人未經師授，而於經史諸書已能通曉大義。余出後伯父訥軒府君，得稍自暇佚。君自六七歲時，日課經書各數百言，誦讀每至丙夜，必務精熟。五更復起誦，無間寒暑。夏月或蚊嚙其膚，命一童子撲其背去之。冬月少佐以火，或少怠睡去，即以簪刺其股。故君十歲能爲四書經義，十一作史論，十二即能條對古人事與當今時務，學最早成，然精氣已耗損過甚矣。十四選補博士弟子員。時永豐雙江聶公爲華亭令，方右文興學，選弟子中之秀異者召置門下，月出數題命作時義，每篇必出其疵類，授以作文之法。余與君皆在選中。君體素羸，不任勞苦，凡入試於應天，輒以病不克終試。至試。後以拔貢卒業於南太學。從南太學入試於應天，又輒以病不克終試。至庚子年，一終試即舉於應天。辛丑連舉進士。時介溪嚴公在禮部知舉，拆卷時，手其文語同事諸人曰：「此子與其兄良俊皆吳中名士，今喜拔得其一矣。」廷試在第三甲，授行人司行人，奉命往潘王府冊封，仍命往魯府祭葬，暨畢事，無違禮。三年轉刑部陝西司主事。先是爲行人者皆得爲給事中御史，時在事有知君者，肯一言則在禁近不難，君竟不言，遂得是職。君文弱不喜與人論辨，然立身守官甚嚴，事或於法有不當者，未嘗面諍，退而持之力，雖臨以貴勢，不動益堅。與人坦易不設城府，每朋友讌會言語，皆率意不防檢。同年中有不樂君者，自恃其口辨，且有機變易售，遂文飾言語排君。君自以無處世姿，力請南，得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轉祠祭司郎中。夫祠祭所司者各寺觀與教坊樂籍，南京寺觀俱有高皇帝賜田及蘆洲，其利甚夥，諸功臣之家皆朵頤於此。近年法禁漸弛，諸僧道之以侵奪賜田爲訟者，日有數端。功臣家素以燕樂饋贈，能役使部寺諸大臣，諸大臣數爲干請，司官稍不從，則轉托堂上卿貳臨之，司官往往不能主持。齊王有罪，以庶人編置南京，當時防禁甚嚴。今漸縱佚，凡有廢寺，其殿材可直數千金者，但以二三百金請佃，拆毀鬻賣，其利數十倍。祠祭官不與主張，即公肆陵侮，加以罵詈。教坊樂工雖至賤隸，然朝廷所設，本以供祭祀朝會，其他大臣公燕，非賜教坊樂則不得擅役，此祖宗舊制也。南京則舊制：凡大臣燕會，以手本，至祠祭，祠祭司撥送。今則諸司擅自差役，而勾攝樂工之使旁午於道。君曰：「凡是無祠祭司也。夫天下至大，朝廷所以能連屬而綱維之者，徒以法制在耳。余蹇劣無狀，於政事無所裨益，但欲堅守祖宗之法，持此以報朝廷。苟必圜轉俯仰，曲法以保名位，余不能復爲祠祭郎中矣。」於是遂有去志。及考滿，先府君與先孺人皆有封典。則又喜曰：「先府君之所以教不肖孤者，可謂備極勞瘁。孤唯懼不克稱先府君之志。先府君或者其猶尸視不能瞑目。今

幸蒙天子之恩，得承寵靈，人子之願畢矣。孤願乞其冗廢無用之身，得全手足，以無忘先府君義方之訓，或庶幾可以下見先府君於地下。」乃堅卧不起，力謝病乞致仕。章數上，始得請，時年纔四十七耳。南都士大夫皆曰：「未五十而致仕，不知古人中有之否？」即近代所未見也。」由是士林皆傳說高之。君少有雋才，自弱冠時即銳志於古人之學，嘗與今奉化令徐長谷獻忠、浙江按察知事張王屋之象及余四人者，買地一區，欲搆精廬數間，相與結社讀書。盡取古人文章，研窮祕奧，朝夕觀摩討論，以幾造作者堂室。故君詩一出，人皆摘句嗟賞，以爲使進而不已，則可以上窺魏晉，下視唐宋諸人矣。後有出仕者，會遂廢。君又以精力羸乏，不竟其業，今雖有集數十卷，然非其至也。君又與余共相砥礪，凡所至之地，必欲與其賢豪長者游從。故總角時入試南都，即造見東橋顧先生，後拔貢至都，則造見西玄馬先生，皆以所業爲贄，二先生皆許與進之。他雖有貴勢，或其力足以升沉人者，不屑也。君處朋友尤重義氣。先與楊給事允繩交，後楊下獄，禍且不測，君移書大司寇澹泉鄭公，欲薄其罪。事雖不行，薦紳稱之。同年中與行人司副唐左溪志大最相款密，後左溪死，其家甚貧，君撫其孤，以所愛女妻焉。人有以存亡貧富動君者，君毅然謝之。先娶宋氏，君未第時，病危困，數瀕於死，宋誓以死狥。一日君絕而復甦，舉家方號呼哭泣，宋氏以爲眞絕矣，遂自經於佛室。有司聞奏，朝廷旌爲異烈。後贈安人。繼沈氏以貳室攝中閫，亦不請封，蓋以義不忘宋安人也。生子一雍之，側室楊氏出，聘某氏。女二，一沈出，許聘唐兆民，即左溪子。一側室王氏出，許聘莫某，貴州提學副使莫中江如忠子。君生正德己巳，卒嘉靖壬戌，享年五十四。將以某年某月葬於蕭塘西新阡，兄良俊謹次第其事爲狀，用乞銘於太史先生，唯賜採擇，文而納諸幽，使亡弟得托以不朽，則良俊幸甚幸甚，亡弟幸甚幸甚！

嘉慶《松江府志·古今人傳五》 良傅字叔皮，少穎異，十歲通經史，十四補諸生，拔貢，嘉靖十九年領鄉薦，明年登進士，授行人，遷刑部主事，改南禮部儀制司，晉主客郎中。南京寺觀多賜田，久爲勢家侵奪，齊庶人久縱恣，會有廢寺林木，直數千金，欲抑其直，強市之。又諸司濫用教坊工役。良傅以法守，所在不能曲承，遂不樂居職，乞致仕。章再上，得請歸。與金陵顧璘、關中馬汝驥及同郡徐獻忠、張之象，以文藝欣賞，結詩社，各論撰成一家言。有《叔皮集》。（郭志文苑）

明文學部二・何良傅　陳芹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禮部集》十卷。

《明史・藝文志四》　何良傅《禮部集》十卷。

陳芹

《國朝獻徵錄》佚名《寧鄉縣知縣陳芹傳》 陳芹字子野，景泰中隸籍羽林前衛，家金陵，自幼穎秀過人，十歲能賦小詩，領嘉靖甲午鄉試，屢上春官不第，乃往來天台、攝山之間，日與黃冠緇衣爲方外遊。壬戌乃就選教諭崇仁，陞尹奉新，調寧鄉，非其好也。三上書求歸，歸而絕意世事，起邀笛閣盡取古人文章，研窮祕奧，朝夕觀摩討論，以幾造作者堂室。故君詩一出，人皆摘句嗟賞，以爲使進而不已，則可以上窺魏晉，下視唐宋諸人矣。後有出仕者，會遂廢。君又以精力羸乏，不竟其業，今雖有集數十卷，然非其至也。君又與余共相砥礪，凡所至之地，必欲與其賢豪長者游從。故總角時入試南都，即造見東橋顧先生，後拔貢至都，則造見西玄馬先生，皆以所業爲贄，二先生皆許與進之。他雖有貴勢，或其力足以升沉人者，不屑也。君處朋友尤重義氣。先與楊給事允繩交，後楊下獄，禍且不測，君移書大司寇澹泉鄭公，欲薄其罪。事雖不行，薦紳稱之。同年中與行人司副唐左溪志大最相款密，後左溪死，其家甚貧，君撫其孤，以所愛女妻焉。人有以存亡貧富動君者，君毅然謝之。先娶宋氏，君未第時，病危困，數瀕於死，宋誓以死狥。一日君絕而復甦，舉家方號呼哭泣，宋氏以爲眞絕矣，遂自經於佛室。有司聞奏，朝廷旌爲異烈。後贈安人。繼沈氏以貳室攝中閫，亦不請封，蓋以義不忘宋安人也。生子一雍之，側室楊氏出，聘某氏。女二，一沈出，許聘唐兆民，即左溪子。一側室王氏出，許聘莫某，貴州提學副使莫中江如忠子。君生正德己巳，卒嘉靖壬戌，享年五十四。將以某年某月葬於蕭塘西新阡，兄良俊謹次第其事爲狀，用乞銘於太史先生，唯賜採擇，文而納諸幽，使亡弟得托以不朽，則良俊幸甚幸甚！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芹，字子野。系出交南國王，永樂中，避黎氏之亂來奔，遂家金陵。少而警敏，才藻蠭涌，傾倒坐客，乘興寫竹枝，醉墨婉幽澹，有陶、韋、王、孟風度。書小楷則鍾太傅入室弟子，畫則長於寫生，敬斜，沾濕衫袖。文徵仲嘗戒門下士：「往南京愼勿畫竹，彼中有人也。」弱冠舉於鄉，六上南宮不第，與盛仲交諸人結青溪社，讀書郊野間，逾二十年，以所著有《子野集》、《鳳泉堂稿》、《忠孝說義》行於世。郡守姚汝循嘗評其詩清而於竹特妙，在本朝當是王孟端後一人。人以爲確論。

《玉笥詩談》卷上 陳子野名芹，金陵人，爲長沙令九十日，解印歸，卜居鳳凰泉之左，又構別業新林浦，時垂綸其上。浦有橫厓，因自題曰「橫厓小隱」，又即邀笛步爲閣其上云「邀笛閣」，而引騷人倡咏爲樂。嘗取古高士，自巢許而下迄於宋元，得七十餘人，人爲之詩，以自見其志，號《思古吟》。其至今人豔稱之。長年市兒，猶能指點其處云。

喜諸君子入社詩云：「邀笛亭前舍釣竿，丹楓林外候金鞍。吟邊綠酒今逾暖，花底幽盟久未寒。才子一時追鄴下，故人幾載隔雲端。諸君莫更輕離別，萍跡應憐此會難。」咏美人走馬云：「明妝驅駿足，晴日麗春風。各倚千金貴，齊驕三市中。翩躚疑舞鳳，恍忽似游龍。一盼揚鞭去，幽情已自通。」窗中度落葉云：「靜聽高林響，還過虛牖前。蕭條如帶雨，閃爍似含煙。孤影隨飛鳥，寒聲和晚蟬。妝臺有思婦，相對惜華年。」鳳凰客所社會云：「鳳凰泉上瑞煙輕，自煮新泉待友生。賴有香茶將一盌，殊無旨酒速諸兄。賡酬會意思投轄，湖海論交惜聚萍。莫以更闌問歸路，秦淮東畔月初明。」秦淮煙月詩：「淮水平如江水平，今人情似古人情。英雄滾滾隨波去，留得彼閒此月明。秦淮煙暝水長流，明月空懸萬古愁。春去秋來風景別，鳴箏不下酒家樓。」折欄會和周銀臺云：「新歲詩豪集，深更興未闌。共憐今夜月，仍似去年看。社主歡投轄，車徒怨折欄。彩梅紅對酒，忘卻外邊寒。」鳳凰臺上憶吹簫云：「有人春日發高臺，翩躚綵服從風來。忽舒玉指吹玉簫，花風千林天上飄，衆賓各進酒一瓢。竹音稍亭繼以肉，盡道鳳鳴在山麓，彩霞垂天日西沒，衆賓大斗飲不足。鳳兮鳳兮忽飛去，嘉爾靈禽在南國。」長干曲云：「長干女兒茜裙新，琵琶一曲驚千人。三吳少年豪傑士，醉待梅樹回陽春。春風一夕朱英發，珊瑚枝頭掛明月。茜裙挽住五花驄，梅花落盡歡永歇。」感別送朱比部云：「使節三年野老家，鳳凰泉水自煎茶。今日西川成遠別，金尊空對碧桃花。離筵花雨亂紛紛，宛轉情言到夜分。巴峽聞猿應憶我，江樓望月正思君。」聞笛有懷朱比部云：「空林索寞雨絲絲，折得梅花未放枝。正是鄰家夜吹笛，倚闌無限故人思。」虛堂夏日有懷朱重慶云：「虛堂白日永，竹樹陰相錯。纖羅無風吹，翛翛隔簾箔。乳雀巡檐來，翻階映紅藥。時有屋上雲，涼氣從空落。瞻雲思友生，竟日坐寂寞。蜀山修且阻，雙鯉何由託。」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陳芹《陳子野集》，《鳳泉堂稿》。

歐大任《挽陳子野》（存目）

王立道

論　述

張治《翰林院編修王君懋中墓石文》　其（按：即王立道）爲文力追秦漢而止乎理，詩冲雅，騷駸入韋、柳門戶也。

孫繼皐《具茨先生詩集叙》　余嘗反覆先生之業，所謂天人徵應之瑞、丘農本末之故具矣。疏表文賦謹嚴鉅麗，儼然可以光仁孝、揚休烈，洵肆力於有用之地者。昭穆考微辭申引，其在十七年之際乎！若洗心一記，非宋以後儒者語，先生固別有所見矣。詩別爲若干卷，不盡範成、弘、正、嘉所尚，逾然自得，可晉魏、可初中也。倘令先生不夭死，其爲吾道偉人，當與天下共見之，豈獨錫之盛事乎？忠孝大節，允寧之傳先生，足徵其微，識者重爲君子惜已！先生文章不死，後胤彬彬，烏衣故家，風氣日上，身教弗泯，故人必不我誣也哉！長君乞余弁諸首，余生晚，不足盡先生，聊記所聞見，摭史事，補邑乘，備詞林異典，不獨公家故事云爾。萬曆乙巳春王正月，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正史副總裁、經筵講官，後學孫繼皐撰。

鄒迪光《具茨先生詩集叙》　懋中先生弱冠釋褐，選居翰苑，木天清華，蔚爲世彦。以彼其才，何遽不能爲磊落瑰瑋之調、縱橫排蕩之思？而公有所不用。所爲詩大率條貫其章，夷坦其格，雋永其味，幽悠其韻，婉嫕其詞，綽約其度，上可當錢、劉，而下不廢香山。此己之詩，而非人之詩也，而非今而襲古者之詩也。置公詩於漢魏六朝之間，吾不知其所適從。置公詩於近世逐響躡景、陳尸效顰之内，則公翹然而立矣。雖不盡詩，而可以詩矣。吾所扼腕太息於公者，朱紱亡何，綠髮黄壤，未竟文章黼黻之觀，而僅以碎金屑玉爲名山副在。是公不盡詩，而詩盡公也。人不可以無年，安能不爲公生一慨？雖然，公有孫元穆，風猷開朗，則於德義，蓄精儲英，爲時俊髦，太丘

之長文也。其詩亦春容爾雅，中律呂，諧金石，必簡之子美也。公年易盡，而其遺芳無盡，抑又何憾？鄒迪光譔。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具茨集五卷補遺一卷文集八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遺稿一卷》 明王立道撰。立道字懋中，無錫人。嘉靖乙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其詩雖微嫌婉弱，而冲容淡宕，不爲奇險之語，猶有中唐錢、劉之遺。文則縱橫自喜，頗於眉山爲近。其論文書有云：「兵無常形，以正勝非非較若皂白，可謂貞不絕俗，介不忤物者矣。庚子以禮部君在告，上疏乞歸省，予適自南來，遭之濟上，謂懋中曰：「子何歸之汲汲也？」懋中曰：「立道官數年矣！唯是吾二人之懷荷天子寵靈，茲歸實得吾之私心乎！」笑曰：「君子亦顧其私乎？」懋中曰：「孝私其親，忠私其君，人君能私臣之私以成其孝，則人臣亦私君之私以效其忠。故曰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遂別去。癸卯懋中來京師，以父母在留，其妻唐孺人侍焉。甲辰唐氏卒於家，懋中哭曰：「是重貽吾二人憂也。子女呱呱在襁褓，吾安能宴然旅食哉！」哭輒病，復上疏乞養疾，詔可。歸之二年，承懽之餘，閉門檢方書、閱古圖史而已。丁未年復買舟來京師，至潞河，幼女夭，懋中哭曰：「介不忤物，而清修之行哭輒病。未幾以六載考績，予適視院事，考之曰：「是重貽吾二人憂也。」益彰；學不務名，而純美之才自見。」蓋紀實也。月餘病復作，作輒暈，暈輒吐痰數升，不得已。予往視之，懋中獨坐一室中，木榻布被，蕭然如寒士。何懋中死矣，予往哭之。既予因論治心之法，蓋欲其斂神情以制浮陽也。無何懋中死矣，予往哭之。既斂，予又往哭之。朝縉紳士亦莫不嘖嘖嘆翰林失佳士也。訃聞，禮部君遣其子望道來奔喪，且以書丐予文表諸墓上之石，予時在奔走，未有以應也。比予來南銓，禮部君復遣其子重道來請不置。嗚呼！予知懋中者，其忍復有言哉！王氏世居邑北郭之江陰巷，高祖曰遜，遜生子輝，輝生冕，贈承德郎戶部主事，冕生表，嘉靖己丑進士，以禮部主客郎中致仕，表生懋中。無錫多豪右，獨王氏以善稱於鄉。比歲有家僕附商舟入江，忽遇賊，執而問之，爲王氏僕也，遂舍之，曰：「汝家素善，吾安忍害善人僕哉！」噫嘻！君子之行可以化強暴，而乃不能庇吾懋中之死也，豈天之未定者耶？懋中生正德庚午月日，卒以嘉靖丁未月日，年三十有八。母朱氏，封安人，衡陽尹惟聖女，有懿德。娶唐氏，封孺人，永州守有懷女。唐生子一，曰弘化，女二，長許聘進士蔡某子，次夭。側室陸氏生子一，尚幼。以戊申年月日與唐孺人合葬於某鄉前王村之原。嗚呼！先民有言：「遠跡頓於促路，長箑屈於短日。」吾於懋中，其曷爲弗悲。然懋中無死之行，而竟死焉，則其死也可哀矣！視碌碌與編修孫子陞、趙子貞吉、檢討王子維楨裁質疑義，論度古今治理得失及經制民物之略。其爲文力追秦漢而止乎理，詩冲雅，駸駸入韋柳門戶也。長安出入，駃童羸馬，望而知其爲有道之器。與人言吶吶然，不設畛域，而是非較若皂白，可謂貞不絕俗，介不忤物者矣。庚子以禮部君在告，上疏乞歸省，予適自南來，遭之濟上，謂懋中曰：「子何歸之汲汲也？」懋中曰：「立道官數年矣！唯是吾二人之懷荷天子寵靈，茲歸實得吾之私心乎！」笑曰：「君子亦顧其私乎？」懋中曰：「孝私其親，忠私其君，人君能私臣之私以成其孝，則人臣亦私君之私以效其忠。故曰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遂別去。癸卯懋中來京師，以父母在留，其妻唐孺人侍焉。甲辰唐氏卒於家，懋中哭曰：「是重貽吾二人憂也。子女呱呱在襁褓，吾安能宴然旅食哉！」哭輒病，復上疏乞養疾，詔可。歸之二年，承懽之餘，閉門檢方書、閱古圖史而已。丁未年復買舟來京師，至潞河，幼女夭，懋中哭曰：「介不忤物，而清修之行哭輒病。未幾以六載考績，予適視院事，考之曰：「是重貽吾二人憂也。」益彰；學不務名，而純美之才自見。」蓋紀實也。月餘病復作，作輒暈，暈輒吐痰數升，不得已。予往視之，懋中獨坐一室中，木榻布被，蕭然如寒士。何懋中死矣，予往哭之。既予因論治心之法，蓋欲其斂神情以制浮陽也。無何懋中死矣，予往哭之。既斂，予又往哭之。朝縉紳士亦莫不嘖嘖嘆翰林失佳士也。訃聞，禮部君遣其子望道來奔喪，且以書丐予文表諸墓上之石，予時在奔走，未有以應也。比予來南銓，禮部君復遣其子重道來請不置。嗚呼！予知懋中者，其忍復有言哉！王氏世居邑北郭之江陰巷，高祖曰遜，遜生子輝，輝生冕，贈承德郎戶部主事，冕生表，嘉靖己丑進士，以禮部主客郎中致仕，表生懋中。無錫多豪右，獨王氏以善稱於鄉。比歲有家僕附商舟入江，忽遇賊，執而問之，爲王氏僕也，遂舍之，曰：「汝家素善，吾安忍害善人僕哉！」噫嘻！君子之行可以化強暴，而乃不能庇吾懋中之死也，豈天之未定者耶？懋中生正德庚午月日，卒以嘉靖丁未月日，年三十有八。母朱氏，封安人，衡陽尹惟聖女，有懿德。娶唐氏，封孺人，永州守有懷女。唐生子一，曰弘化，女二，長許聘進士蔡某子，次夭。側室陸氏生子一，尚幼。以戊申年月日與唐孺人合葬於某鄉前王村之原。嗚呼！先民有言：「遠跡頓於促路，長箑屈於短日。」吾於懋中，其曷爲弗悲。然懋中無死之行，而竟死焉，則其死也可哀矣！視碌碌

傳記

張治《翰林院編修王君懋中墓石文》 君姓王氏，名立道，字懋中，無錫人。南禮部主客郎中表之子也。懋中爲兒時即不事嬉遊，比長入郡校學舉子業，日唯靜坐躭書史，外若弗了了，而其中洞然，沉鬱有精思，故所造日深涵，裒然出諸生上。嘉靖甲午，予與諭德南海倫公奉詔典試南畿，得懋中文讀之，相與嘆曰：「婉而達，和而平，浩然而有餘思，其吳之俊才乎！」鹿鳴之旦，晉諸生堂下而謁焉。懋中美髯古貌，溫溫如處女，皎然秀者也。予竊喜之。乙未子復校《易》禮闈，簾中有持詩卷示予曰：「渾渾乎若，冲淵乎若，深而不可窮，湛乎若光發於太空，其天下之俊才乎！」及啓卷則爲懋中也，予嘆曰：「丹砂玉札置藥籠中久矣，今爲予奪之。」相與以得人賀。既而廷對，懋中賜二甲進士。是歲，天子親選士，於文華殿試詩文，而懋中詩第一，改翰林院庶吉士，讀中秘書。懋中益大肆力於學，每閣試輒稱首。丁酉授本院編修，懋中曰：「翰林職文字，然時俗弊久矣，夸浮怪譎，非所以稱良史、

碌以生者何如哉！

王維楨《王太史傳》　王太史者，無錫人也，名立道，字懋中，舉嘉靖乙未進士，已選爲翰林吉士。是歲天子躬御文華殿，授籍命題校錄進士，乃得選者三十人，而關中人王維楨在其中。時李文康公在內閣，月試吉士凡兩，而顧文康公典教書。李公文尚溫夷爾雅，詩婉切，乃懋中文卽溫夷爾雅，詩婉切，適與券合，一試輒冠吾曹，再試再冠，又再試又冠，如此至五。而顧公又數數稱譽之，由此名顯。楨竟試與懋中同案，懋中見楨作至閣次則恒，獨居後，爲嘆之，已規曰：「子第易子手卽可前，不易不前也。」乃楨固不易。其後懋中授編修，楨亦爲檢討。懋中旣爲編修，列史職，稱曰：「夫太史之官立，爲其志一代之故，集古先之鑒也。乃吾今守其事矣，隘而罔識，闕而弗脩，如職何？」於是卜僻遠居，盡括古墳籍，刺取今事大者，皆牒記，客時過其門，每見其下楗也。蓋自其爲士時，日坐一小樓，連數旬不下，卽宗黨造者，莫得睹其面。則耽嗜讀書，其天性也。後十二歲爲嘉靖丁未，太史自告起還翰林，相見，亟稱歐陽永叔之文粹固須法，詩談唐張司業、劉隨州，以爲質而近。及索其自作讀之，果皆似敬之。予亦出作觀太史，太史鞠然曰：「子自昔固不易，而今乃如此。」太史爲人靜定沉篤，蔑世俗靡靡之好，既乃贖故邸，復楗門著述如曩時不輟。居無何，太史病肺，楨說之輟業，已察其面霜白，兩須銷縮，骨棱棱出，又說之歸。太史於是遂疏歸。太史號堯衢，頃改海樵，語曰：「脫吾疾瘳，以請而得走錫山也，將腰斧伐林於海之側，群樵人徜徉，足終吾年。吾誓與雲霄冠珮絕矣。」疏上未報，而太史卒，卽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年三十八耳。父曰九岩，以禮部郎中自免家居。太史居在京師，遇一果一肉之珍，不輒食，必函致九岩公。爲書訊其親，必盥手焚香乃始書，書就含涕封，至不勝。其孝如此。與人交，雖簡嘿艱合，然心依忠厚，得一善必揚之人，過則口悛悛不忍道一詞也。是皆足不死，乃顧死，天道誠遠哉！太史美髭髯，垂幾及臍，貌癯而骨清，日者咸指爲奇，將窮致顯融，綿綿久也。今若此，則人相石室之篇誣邪？龍胡張公者，太史舉主也，病數自來視，卒哭之，哀曰：「王生好讀書，竟坐是死。」諸大夫聞者咸爲嘅惜曰：「才人死矣！」始與太史同選者，今在京若干人，旣會哭其邸，櫬還又送之郊，踰年而楨爲作傳。太史有二子，一孺人唐氏出。唐氏永州太守有懷公之女，荆川太史之妹，先三年卒。王維楨曰：余甚悲太史亡，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王立道《具茨集》八卷，《詩集》五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王立道《具茨集》五卷、《補遺》一卷，《文集》八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遺稿》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具茨集五卷補遺一卷文集八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遺稿一卷》　明王立道撰。【略】原目列詩集五卷、文集七卷、附錄一卷。今詩集之末復載補遺附錄二十餘首。文集七卷之後亦增論表等十餘篇爲一卷，載於附錄之前。而附錄後又別載遺稿一卷。蓋其後人掇拾續刊，零星增入，故書與目不相應耳。

雜録

龔用卿《送王懋中尹蕪湖序》（存目）

王維楨《合祭王太史文》（存目）

馮惟敏

論述

綜論

《藝苑卮言》卷五 馮汝行，如幽州馬行客，雖見伉俠，殊乏都雅。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惟敏，字汝行，惟健之弟也。領山東鄉薦，知涞水縣，改教潤州，遷保定府通判。汝行善度近體樂府，盛傳於東郡。王元美謂李尚寶先芳、張職方重、劉侍御時達，此調皆可觀，而惟敏獨爲傑出。其板眼務頭，擫搶緊緩，無不曲盡，而才氣亦足以發之。余所見《梁狀元不伏老》雜劇，當在王渼陂《杜甫遊春》之上。詩雖未工，亦齊魯間一才人也。

《山左明詩鈔》卷九 惟敏字汝行，號海浮，惟重弟，嘉靖丁酉舉人，官保定通判。有《海浮山堂詩稿》、《石門集》。 又引《山東通志》：惟敏詩文雅麗，尤善樂府。又引李本寧《傳》：惟敏之文，不爲刻削語，情事若指掌上，塡詞尤號當家。

《明詩紀事》戊籤卷八引《海岳靈秀集》 海浮詞雖逸而氣弱，律雖協而調卑。

又陳田按 臨朐四馮，朱中立首推汝強詩。王秋史謂汝威爲四集之冠。朱竹垞謂汝言詩華整可觀，其賈氏之偉節乎！余謂終不若汝行之才氣縱橫也。

《曲品》上品「不作傳奇而作散曲者」 馮侍御綺筆鮮妍。

王驥德《曲律》卷四 散曲絕難佳者。【略】余爲言：小令如唐六如、祝枝山輩，皆小有致，而祝多漫語。康對山、王渼陂、常樓居、馮海浮直是粗豪，原非本色。

分論

《梁狀元不伏老》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本事極單純，作者能排場巧妙，趣向各異，老當益壯之氣慨，每流露曲中。與之同一題材者，別有《題塔》、《青袍》、《折桂》等傳奇，然以此劇爲最著。

《遠山堂劇品·雅品·玉殿傳臚》（即《不伏老》）北五折 偶閱俗演《梁太素》曲，神爲之昏。得此劇，大爲擊節。近有《題塔記》，能暢寫其坎坷之狀，而曲之精工，遠不及此。

又《逸品·僧尼共犯》（北四折） 本俗境而以雅調寫之，字句皆獨創者，故刻畫之極，漸近自然。此與《風情》二劇，並可作詞人諧謔之資。

王驥德《曲律》卷三 馮海浮《咏鞋杯》諸曲，亦多巧句。海浮「月兒芽彎環在腮上，筍兒尖穿破了鼻梁」，及「環兒腳一彎，花兒瓣兩邊」，又「心坎兒裏踢蹬，肚囊兒裏款行，腸襖兒裏穿芳徑」等，尤稱妙絕；亦未免間以粗豪語，不無遺恨耳。

傳記

咸豐《青州府志》卷四四 字汝行，裕三子。總角時，裕之官石阡，力不

能攜家，以惟敏行，課以六經、諸子史，性聰穎，學日益進。爲文閎肆，萬言立就。歸自石阡，聲譽噪一時。晉陵王愼中督學山東，自謂無書不讀，少所推許。及見惟敏文，乃大賞異之，以爲其才不能逮也。嘉靖十六年舉於鄉，謁選授直隸涞水知縣。清靜不擾，每出行縣，以壺飡自隨，民無絲粟之費。繕學宮，浚城隍，樹以榆柳，行旅歌頌之。邑去京師近，豪右雜處，中貴人勢尤赫灼，兼並地無算，多逋租，惟敏請託不行，摘其最負者痛懲以法，貧民德之；而勢族羣不便，謗詬騰起，坐謫鎮江教授。聘典雲南，試錄多出其手，一時傳誦。稍遷判保定府，奉檄修《府志》，爲集楊忠愍遺文行於世。陳郡利害十六事，皆中窾綮，久之自免歸。結茅熏冶水上，名其亭曰卽江南，日與朋輩觴詠其中，自號海浮山人。每當天日清澄，風雪暝靄，時棹煙艇上下，自歌所爲北調新聲，見者以爲神仙中人。時知縣王家士創修《縣志》，延惟敏主纂，爲詳著三大害，語在《名宦傳》。《舊志》謂爲鑿鑿遠猷，惜王志今不存，無從甄錄。惟敏少承家學，詩文雅麗，不善爲刻削，語情事若指掌上。尤善樂府，以俊語度新聲，流傳遠邇，西北人往往被之絃索，聞者解頤。弇州王世貞稱其北調獨爲傑出。【略】世稱海浮先生。惟敏雖不顯，自放山水，不與世接，類任達曠隳者流。然家居獨閑禮法，每歲首與子姪家讌，爲詩歌道天倫事，必加勉勗。卒之日，侍者以朱衣進，搖首曰：「不當服此。」時蓋有期喪云。齊魯間言家法，稱馮氏。子子升、孫瑗，自有傳。

康熙《山東通志》卷四二（存目）

著録

《今樂考證・著錄三》 北海卽海浮，刻有《海浮山堂詞稿》。名琦，一字海粟。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 刻有《海浮山堂詞稿》、《擊筑餘音》。按《山東通志》云：「《山堂詞稿》，考原書只二卷。命之曰詞，實曲類也。王世貞稱其傑出，李維楨號爲專家，蓋皆指此。」所製雜劇二種，並傳至今。

《梁狀元不伏老》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海浮山堂詞稿》附刻本《梁狀元不伏老玉殿傳臚記》，《盛明雜劇》本，《酹江集》本。《遠山堂劇品》亦著錄此劇總名，實係四折北曲，爲雜劇體制，題目正名別作「潑僧尼知而故犯，喬打斷情法昭然」。

《曲目新編》 《不伏老》，北海馮氏作。

藝文

歐大任《送郡博士海浮馮先生擢保定別駕序》 馮先生家青州，北海人也。余家嶺外，爲南海人。曩從京師獲交馮先生。無何馮先生拜博士，司教潤州，余以文學掌故來江都，夾江而居，弦誦聲相聞，二家門人執經互相往來。自惟教無善狀，歲糜官粟，時時撫几思馮先生也。【略】嗟夫！余膠於經學者也，何以贈馮先生。然士大夫寵近而遺逖，喜逸而憚勞，托鴻漸之翼，而耽虎視之私，視蓬藋所治經學，棄若弁髦，世之敝也，可太息莫甚於此矣！余與馮先生同有所慨於中，然則戀禁闥之親，而薄淮揚之寄，榮少府之近，而慍馮翊之移，是豈余所望於馮先生哉！

雜録

《明詩紀事》戊籤卷八引《山左明詩鈔》 張廷寀惠夫云：海浮山在臨朐縣南二十五里，石青色，無寸土，上有古松數百株；松下野生迎春，花時望若金嶺。下卽海浮先生別業，危樓三楹，顏曰「馮襟」，取《水經》酈注語也。左

右古木千章，修竹數十畝，干霄蔽日，夏不知暑。舊署杜句爲聯云：「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可謂切矣。北臨冶泉，一名熏冶水，發源山之西麓冶官祠下，匯爲巨浸，大百頃，淵深渟泓，游鱗可數，中產鯽，最美，客至，主人舉網爲膾。又有卧雲、卽江南等亭，並在竹林中。石門亦勝地，似靈巖而差小。先生集名以此。

許炯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五·吾野漫筆》 十三卷。明許炯撰。炯字吾野，新會人。嘉靖中舉人。是集凡文七卷，詩六卷。前有自序，謂少時不慧，從羣兒騎竹馬、黏蜻蜓、捕鳥雀爲戲。未幾病痁忽劇，夢一父老出袖中書授之，俄墜而覺。自是遂能把筆作詩。其一卷首篇《述戒》，稱有通元先生終不復能有所干謁。凡仲蔚所爲行，桑樞甕牖咀藜裋褐不厭死而已。而其自過而誨之云云。蓋才高而無所師法者。故其《漫書》各篇內，謂范仲淹、揚雄托古文辭特甚。吳中少年習聞其鄉有名者，則日益事相貴，推竊不休，飾嫫母揚其直而售之。乃仲蔚弗顧也，謂余曰：「而來前，而爲黃初之際乎哉？」蓋洋洋如也。卽不遂方軌，而執鞭者忻然矣。仲蔚又稍厭唐以後書，雖不能盡屏，搜獵一二，計以共埽除之役，非素所倣慕也。以故益日與諸少年倍。仲蔚之文與聲不能走闤闠而南北，雖然，海內更二三君子亡鄙余者，與仲蔚相驩，足老也。卽不可，而使仲蔚卒棄其故而臣諸少年，婆娑漫淫，白首途安石也，吾以爲洵亦安石之徒云云。皆率意一往，不復絜以規矩者也。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七 炯字彥韜，新會人。嘉靖辛卯舉人。有《吾野漫筆》十三卷。

又陳田按 彥韜自謂少時不慧，從羣兒騎竹馬、黏蜻蜓、鳥雀爲戲。未幾病痁忽劇，夢一父老出袖中書授之，俄墜而覺，自是遂能把筆作詩，頗近於怪。《吾野集》中詩率意一往，眞漫筆也。披沙揀金，時有合作，亦自警拔。

俞允文

論述

綜論

王世貞《俞仲蔚集序》 吾所與布衣游者三人，俞允文仲蔚、謝榛茂秦、盧柟次楩。謝、盧故河北人，任俠往來燕趙間，燕趙書生習稱之。而仲蔚好里居，又善病，病輒不出應客。家人數米而炊，旦夕不辦治飯，卽且治糜耳，

後三歲丙辰而有三輔讞，爲稍梓俞先生詩以行而叙之。其又二十有四歲，而爲今上之庚辰，俞先生老病死，而余以喪哀之，已又志其葬。又明年而郡丞劉君某謀盡梓其詩文而授鏹焉，歙人程汝義者悉橐繼之，而屬余叙。夫余所揚隲俞先生，雖後先殊，其大致謂：詩五言古能步趨建安，以下迨齊梁，錯而不悖格。七言歌辭翩翩自肆，或深或淺，不名一家。獨近體爲小羸，而絕句時自會心。文主東京，語間入晉宋，旨不必雋而骨在，緯不必麗而質勝。其於泉石最諧本色，毋亦布衣之赤幟乎哉！自余之語出，而俞先生論稍稍定。獨其於隱，雖天下之人慕悦之，而未有能名其格者。夫上隱生而挫聲，茹勤攻苦，自放於鹿麋之外，樵父牧豎能狎而不能敬，賢達之士可意想而不可踪跡。乃俞先生故搢紳子，少亦嘗事博士經，數奇而後棄之。筋力柔懶，善頭風病，耕不能爲鹿門德公，傭不能爲皋橋、伯鸞，游不能爲禽息、向子平，而累累焉寄一廛於十室之邑，居恆自謂：「吾不狥人，亦不避人。吾不厭世，亦不侮世。吾不以名就名，亦不以匿名釣名。如是而已。」夫俞先生以善病故，其足不能出百里外。雖然，縱不能游五嶽，不賢於游五侯乎哉？且夫隱至俞先生亦足矣，何至必欲併跡而滅之，然後稱上隱？或謂俞先生集，所酬贈多宦路顯者。此事獨余識之。蓋余以詩定俞先生交，而所善吳興徐子與來，子與於游道廣，天下自是慕説俞先生，爭欲得俞先生言。俞先生無所拒，然亦無援納，既久而干旄之大夫有造俞先生者，俞先生無所拒，然亦無所報謝。俞先生少貧，所食恆半菽，至或併日炊，然一介無所取。晚節聲轉重，人或以諠餉者，亦不爲飾詞，然大不能至東帛，小或算器食而已。昔許玄度卧永興南幽穴，而致四方諸侯之遺，人或以箕山人誚之，顧謂「筐篚苞苴輕於天下之寶」爲解。傳奇者亦毋用是而廢其棲逸，此何足軒輊俞先生哉！蓋俞先生去諸生即爲贊，贊高士如干人以寓其微指，而所操論獨不喜郭林宗，以捨己而就天下之好、布衣而侵大司徒之秉亡當。要之，俞先生雖不竟自晦於隱遁，庶幾能持衡者。故因程氏請及之，以俟傳文苑隱逸者折衷焉。

又《祭俞仲蔚文》（存目）

又《吳中往喆像贊》 俞先生諱允文，崑山人。少爲諸生，以布衣卒，年六十七。事行見余所爲志中。先生善病，不能棄其家遠出，以故雖食貧而能保其志，老而名轉高。詩善五言古選，氣調殊不卑，所乏精思耳。歌行絕句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小文之有韻者佳尺牘，亦不落夾，正書古而饒小法，以置唐人中，未可辨。行筆自米襄陽，曲踊跳盪更過之，姿韻弗及也。今像乃黄彪所寫，戴貂帽，披紫裘，秀眉飄鬚，神仙中人也。

顧紹芳《俞仲蔚先生集序》 仲蔚俞先生卒之三年，而其友歙郡程于行氏爲捐橐行其集，而廷尉王先生序之。廷尉名文章大家，而習俞先生，其所揚扢文義及稱引俞先生隱德至詳覈矣。世以謂俞先生附青雲而益顯，意若推功廷尉，以爲其推轂之力居多。要之，廷尉公初以詩定交俞先生，而又生平好揚人善，其推轂於諸公間固當。假令廷尉公阿私俞先生以爲名高，無論非廷尉公指，即俞先生弗屑也。今俞先生言及當世布衣之業具在，可攷鏡已。蓋明興詞人之業鑾起漂涌，然大氐出於搢紳之徒，而布衣窮巷之士，往往十不得一，此無異故，士方窮時，咀藜啣褐不厭死而已者曾幾何人？是故飢寒憔悴，頫首而從干謁，其於詞特椎剽希合，以自附於風騷之致，以成其游道，而其著者僅亦憑負小材，陵轢頓挫，爭爲名高以鯖五侯而已。此於不朽之業奚當焉？而耳觀者猶傳之。然而士不虚得，名不虚附，當其身或勢激相重，以夸詡得聲，而百年之後，形景銷滅，同腐草木，計無復之矣。廼俞先生跡不能一廛之外，游不能千里之外，蓬蒿自擁，婆娑乎圖史，即達官貴人、郡國守相傳響而求先生，先生聊一應之，意泊如也，豈與夫儇巧機辨、趨時混俗、遊大人以成名者同乎哉！然俞先生顧以是得顓精覃思，成一家言。語不必規時好，聲不必諧里耳，若詭若匿，以自致於不朽之域。驟而讀其集，泓渟奥衍，蒼然其色，非今世人也。其素所蓄積，豈偶然也哉！昔永叔論聖俞之詩，以爲窮而後工。聖俞窮矣，然嘗仕於朝至七品官，有祿秩以贍其妻子，玄度卧永興南幽穴，而致四方諸侯之遺，人或以箕山人誚之，顧謂「筐篚苞苴輕於天下之寶」爲解。傳奇者亦毋用是而廢其棲逸，此何足軒輊俞先生哉！其工亦日以益甚，有以哉！廷尉公盛稱俞先生之文詞，而推本其窮不衰，而其工亦日以益甚，有以哉！廷尉公盛稱俞先生之文詞，而推本其隱德，夫俞先生之隱德，固其所以昌於詞者也。其褒然爲當世布衣之傑，復何疑哉！俞先生有子伯安，以瞽廢，然能亟圖其親不朽，而屬余嗣廷尉公言諸末簡。余縱有所論述，亦安能出廷尉公意表？而念當俞先生時，與家大夫最厚善，惟紹芳亦得以通家子數就先生，先生折行而進之，不可以謂不知先生。於是卒申廷尉公之指爲序，其所以俾閭巷之士欲砥行立名者，庶有興焉。

張文柱《俞先生集後語》 俞仲蔚先生以詞賦起嘉、隆間，海内學士，人人慕説仲蔚矣。噫嘻仲蔚！生有季布之聲，瑯琊公爲之曹丘；沒有夷齊之

名，瑯琊公爲之仲尼。仲蔚集行矣，爲漢爲魏晉爲唐名家，可手而鏡也。厥嗣則又以後語相屬，文柱奚言哉！蓋里之詘仲蔚者三，跡其家常壁立，窶矣，乃言若是斐豐也，不可謂不富。身無寸綬之懸，阨矣，監司守令軒車造門，不可謂不達。一子痼於疾，廢矣，雅克孝於家，澤於行誼，直指使者觀風而表其閭，不可謂後之人不賢。彼信我詘，彼晦我昭，古之君子皆然，何獨憾於今？文柱於俞氏奕世爲通好，而仲蔚則父友，不敢不謂相習。敬書所見，以補序誌之遺如此。吳郡張文柱。

《皇明詩選》卷四 轅文曰：仲蔚五言古，元美所推，雖見平實，苦無俊語亮節。

又卷一三 卧子曰：仲蔚七言絕，其調甚正。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允文，字仲蔚，崑山人。年十五，爲《馬鞍山賦》，援據該博，長老皆推遜之。未及強，謝去諸生，讀書汲古，年六十七而卒。仲蔚白晳，美丰神，秀眉目，膩頰飄鬚，病頭風，暑月恆御氈袷，稍寒加以貂帽，客至隱几焚香，竟日無凡語。工於臨池，正書規（橅）歐陽，行筆出入襄陽，應酬揮灑，頃刻數十函，無凡筆。以善病不能遠游，以故雖食貧而能保其志。王元美與仲蔚交最善，列諸廣五子之首，稱其五言古詩，氣調殊不卑，所乏精思耳。歌行絕句，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又言其於今詩不滿李于鱗，於書不滿懷素，於古人不滿郭有道，蓋仲蔚之持論，不苟爲同異如此。

《靜志居詩話》卷一三 七子之教，五言必宗《河梁》、建安。竊優孟之冠，學壽陵之步，求其合而愈離。當日二子，於五古極口仲蔚。然仲蔚殊少神解，余意尚在盧次楩下。二子之言，出一時之好，未爲定論也。然仲蔚於歸熙甫文名未盛之時，結契最先。又論詩不心服于鱗，亦有識之士。《擣衣詩》云：「重關月色早涼分，夜夜砧聲逐塞雲。淚盡天南與天北，悲笳同是月中聞。」

《明詩紀事》己籤卷四陳田按 仲蔚早棄諸生，名品既高，吐屬雋雅。五字詩，吳中如皇甫昆季、王雅宜輩，皆以此擅長；仲蔚稍弱，亦堪把臂入林。

分論

《秋夜》《皇明詩選》卷四：卧子曰：秀逸在謝混、殷仲文之間。

《塞上曲》《皇明詩選》卷一三：卧子曰：詞近而意佳。

《蟋蟀賦》《明文授讀》卷六一：深得《兩京》、《三都》之法，他人堆積中之空疎，殊爲可厭。

傳記

顧章志《明處士俞仲蔚先生行狀》 萬曆七年己卯八月四日，崑有隱君子俞仲蔚卒，其子伯安卽以次月廿九日壬申宅於祖塋之昭位。以君之不遇也，將求志於名世者，以爲不朽之謀，謂余素辱愛於君，命爲之狀。嗚呼！予何敢以不文辭？按君姓俞氏，初名允執，更名允文，仲蔚其字也，世爲崑山人。曾祖山祖高皆隱德不仕。父璋舉正德辛未進士，授嘉興府推官，繼丁內外艱，復除湖州、泉州二郡，所至以平恕稱，擢南京大理寺評事，鬱鬱不得志，以疾卒於官。時君年甫十二，與兄允升、弟允濟奉母黃夫人輿櫬還家。君孝性天至，哀感行路，見者爲之酸鼻。評事公故廉吏，家徒四壁立，而君祖妣陸孺人猶在堂。君兄弟以藐然孤童，上侍兩大人外，持門戶內外肅然，人謂俞氏有子矣。君稍長卽游心文藝，然雅不好舉子業，唯喜讀古文辭，及臨摹法書，作爲歌詩，極力模擬古人，動以晉魏爲法，大曆以下弗論也。間出驚人語，卽爲人傳誦。嘗戲作《馬鞍山賦》，人爭稱之。年十七，奉黃夫人命以《易》學出試，郡別駕李公浙由郎署左遷，頗以才自負，見君之作，以神龍天馬目之，若柳儀部之稱《毛穎傳》者。尋薦於督學侍御章公袞，補郡庠弟子員。時有建白，以《春秋》、《禮記》二經傳習者少，令督學使者擇高才生改授之，君乃讀《春秋》。然時業俳偶割裂之習，君素厭苦之，數欲褫衣冠，焚書冊，浮游塵壒之外。黃夫人力禁之，乃止。邑中有吳中英先生，高才博學，善獎掖後進，有郭有道之風。見君集有「黃鶯飛過山庭暮，欲語不語顏色苦」之句，大加稱賞，遂忘年而友之，奇文疑義，相與辨析，往往至於達曙。同

里張通參石川先生，喜吟咏，廣交游，雅與君善。嘗偕謁文太史衡山，出趙松雪馬圖令君題賦文，亟加許重。張公結社湖南，社中有尚書南坦劉公、箬溪顧公，皆海內縉紳冠冕，一見君卽重其器度。及席上賦詩，又獨屈其坐，人皆推以爲上客。由是諸公互爲延譽，人間漸知有仲蔚矣。嘉靖丁未，督學使者豫章胡公植按吳，君決意求去，郡守豐城范公慶惜其才，極口薦之於胡，仍力留君就試。然胡竟不知君，君亦不求知也。遂辭歸，益閉戶讀書，肆力古學，或模搨古書刻，暇則玩禽魚花卉以自娛。所養益純，所造益邃，就之者如入芝蘭之室而飲醇醪也。今廷尉鳳洲王公，雋才早貴，其學無所不闚，俯視一世，獨折節友君。時有同志五人者，皆官於朝，以文章氣節相砥礪，世號爲六子，以擬建安諸賢，一時聞君名，皆爭願與之交。方伯長興徐公中行，往來吳門，必迂駕就君，戀戀不忍去。於是君名日起，知君者不獨在東南一隅矣。使者行部，及守土諸公與達官貴人之道崑者，往往禮君之廬，寄以布素之意。而君愈以謙虛恬靖自牧，終歲不一至公庭，有不可已者，僅於舟中一報謝而已。楚藩以脩書聘，郡侯以脩志聘，皆以疾辭不就。晚節詞翰並臻妙境，乞詩索書者肩摩踵接，君一一應之，不以貴賤貧富有間。每揮毫搆思，率以昏夜，能於燭下蠅頭細書，了無錯誤，往往夜分乃罷。然以此耗神損血，遘一疾不起矣。君貌古而神情清澈，望之者知非庸人，與人由由然無忤，至於義有不可，則毅然莫能干。予嘗謂其和不狥人，貞不絕物，周水部胤昌良以爲然。君性孝友，痛廷評公早世，事祖母及母夫人能養其志，送終咸合於禮。兄弟皆早世，君撫其遺孤，無異己出，所以衛翼扶植之者甚至。其篤於倫誼又如此。嗚呼！國家懸爵祿以待天下士，豈不欲得賢者而用之？顧今所用士率以科目重，而應試者一失有司之程度，卽往往棄去不惜，雖有長才異能，無以自效於世。若仲蔚者，以彼其才而竟淪落草莽，豈非以科目失之邪？然使君取科名，紆朱紫，快意於一時，則其詞章筆札，必不能詣其至，必傳於後如今也。以此易彼，其孰爲得失耶？君所著詩若干，文若干，並藏於家。其生以正德八年癸酉六月十七日，距其卒，享年六十有七。配梁氏，子男一人，卽伯安，娶周氏。女四人，長適庠生朱懋承，次適徐世昌、周化成、顧紹皐。孫男一。孫女一，字王宣鼎。婦周婿朱，皆先君卒。君少而孤，長而窮，有男而瞽，有女而孀，有孫而幼，皆人所弗堪者，而君居之晏如。君子莫不多君之善於處窮，而又以慨夫造物者之爽於福善之理，此太史公所以致疑於天道也。章志朴陋無文，而辱君愛雅有素，輒摭其行事之略，以備采擇。伏惟名世君子矜而志之，庶使仲蔚託不朽云。賜進士亞中大夫前貴州布政使司右參政陞廣西按察司按察使疏請致仕友人武陵顧章志撰。

王世貞《俞仲蔚先生墓誌銘》 玉峰之東，踞婁水陽者爲俞仲蔚先生墓，而先生之葬也，距其捐館舍二月餘矣。廬以內無停哭也，廬以外無停泣也，邑內外無停歎息也。既大歸，視其紼有凝溫者，蓋送客皆雪涕云。而先生之友按察使顧君謂不佞：「章志最習先生，宜爲狀。子最知先生，宜志而銘其窆封之石。」不佞唯唯。顧君之狀略曰：先生諱允文，仲蔚其字，先世崑山人，屢業儒，而其父評事公某始顯重，由進士連任大郡司理，以清幹聞，入佐散署，邑邑不得志，病卒。公是時甫十三也。而哀瘠踰禮，又能上奉祖母黃與母陸養，莊事兄某，而撫弟某，咸得其志。時人以是稱之。先生雖從師受經生業，顧好爲古文辭，多讀六季以前書，至十五而爲《馬鞍山賦》，搜剔山事靡掛漏，而辭雅馴，絕不作時人語，其名固籍籍矣。又二載補郡諸生。是時邑之耆俊若張納言寰、吳貢士中英咸推先生爲忘年友。而歸太僕有光行稍近，名能經術，先生以古文辭與之角，頗目爲甲乙社云。然先生用調古，試輒少利，而又中更二太夫人變，仕念益衰減，遂移書學使者胡植，請以諸生老田里，固留之不得也。先生家世窶薄，又性嗜書，不別治生，日以產挫。其配梁至洴澼絖而助之，猶不給也。先生獨夷然問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至不二食乎，則又姑一食。得麥飯，少藜菜羹佐之，若粱肉矣。先生益刻精於學，所造五言古進薄建安，退亦不失陶謝。而其於歌行絕句，俱宏麗有景龍、開元風。騷賦誄頌，宛然昭明所遴次。晚節不盡爾也。少工臨池，久而益擅之。其小隸駸駸歐柳而上登吳興堂。行筆出入褚河南，而稍縱之則米襄陽。八分自謂得西嶽碑體，以方韓蔡蔑如矣。先生白晳，美風神，秀眉目，膩頰飄鬚，時時稱病，病多頭風，暑月恆御穹袷，稍及冬，加以貂帽。客至隱几而對之，焚香啜茗，竟日談笑無凡語。所酌應赤札，頃刻數函無凡筆。客去亦無所報謁。其最後藝益高，名益重，稱神交者徧天下。諸以文請者不虛月，以詩請者不虛日，以草隸請者不虛刻，往往得意去。而里中子狎習先生者，謂先生虛和寡他嗜，顧嗜奇不食酒，頗耐食甘，間於島渚間淘一拳石，市甘果袖而薦之，亦輒獲數行以相矜重。而是時諸行部使者，若吾故人徐君中行，首造廬定交。於是郡守王君道行、中丞張君佳胤繼之，而

學使者吳君遵與中丞君遂旌其廬曰「高士」，曰「眞逸」。御史邵君、王君俱稱詔賚束帛醪米。邵君移書欲得先生文以爲式，而先生意澹如也。楚王以志楚聘，守李君以志吳聘，羔雁踵相接，而皆力辭之。獨參政王君叔杲以三吳水利造質，爲成一編書而已。崑令之賢者曰王侯用章，與今程侯達右文而高先生行，每過輒談笑移刻，然欲伺先生色以間，不得也。程侯歎曰：「古所謂徵君，眞先生其人哉！」以故先生沒，爲禮祭，復賻之，至議舉而祀於學宮。

先生以正德壬申六月十七日，卒以萬曆己卯八月初四日。配卽梁孺人，太學生某女。子一伯安，以瞽廢，然有志行，娶周氏。女四，壻爲邑諸生朱懋敬、徐世承、顧紹皐。懋敬早卒。孫一尙幼。孫女一，許字王宣鼎。所著集若干卷藏於家。王子乃言曰：始予與左司馬汪伯玉遇燕中，伯玉驟謂曰：「疇爲布衣冠哉？」而余未有應也。伯玉憮然有間，曰：「是在仲蔚矣。謂名傳也者，非傳名者也。」嗟乎，士苟束髮不能通一藝，而剽其似以糊口於四方，固毋論已，卽其著者，採觚翰，攄藻麗，下上今古而割榮自樹，然得毋遊大人乎哉？當士之始爲業也，實者九之，名者一之。及其就也而憊矣，名者九之，實者一之。夫以仲蔚之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以托於著述也，夫豈爲刺促以希一旦名？名就而實不衰，志行不稍削，乃眞仲蔚哉！夫安得不布衣冠也？子與之與仲蔚通也以不佞，乃其相善殆甚矣。仲蔚於今詩不甚推于鱗，而其於古也，行不滿郭有道，書不滿懷素，識者疑之。雖然，是不爲俶儻弔詭者哉！

《明史・文苑傳四・俞允文》（存目）

乾隆《江南通志・人物志・文苑》俞允文字仲蔚，崑山人。十五爲《馬鞍山賦》，援據該博，長老皆推遜之。年未及強，謝去諸生，讀書汲古，才名日盛。工於臨池，正書規模歐陽，行筆出入米芾。與王世貞交最善，列諸廣五子之首。都穆曰：「崑山有三絕，允文詩，歸有光文，張鴻舉業也。」

道光《蘇州府志・人物・文苑四》（存目）

著録

程善定《刻俞仲蔚先生集後序》　余自丁年志慕古昔，足跡所至，訪謁鴻儒，於調時一離去之，然而其搆合也。而伯承稍稍先意象，疾靡不宛然肖協也。

明文學部二・俞允文　李先芳

李先芳

論述

王世貞《李氏擬古樂府序》　伯承自燕中手一編遺世貞曰：「余所擬古樂府上下卷凡二，《鐃歌》至諺語凡若干。自余咏詩，卽他詩人人言之矣，度毋及樂府者，而獨公擇見而亟稱，且請受木書焉。天下安能人人公擇也。余所面質百而不能一二舉，則樂府之汶汶久矣，又焉爲？令人意操丹鉛而難我。毋已，吾子叙之哉！」然伯承業已叙竟，其旨甚詳，毋庸世貞。世貞獨記舉進士時從伯承游，好伯承五七言近體也。久之益好伯承五七言古。別去又久之，乃伯承進我以樂府矣。歷下于鱗妙其事，數要世貞更和，其高下清濁長短徐

夫合而離也者，毋寧離而合也者，此伯承旨也。伯承叙稱：近代名公取古人行事註議緝韻，類成斷案，所願舍是。伯承哉，有味吾言也。又云：《鼓吹》、《鐃歌》鏗牙刺齪不足讀。則世貞嚮者固疑之以錯簡耳。或謂妃豨節《鐃鼓》之聲，混存焉。雖然，《巫山高》非三言之精乎？「蒲葦冥冥」非四言之變乎？「駕馬徘徊鳴，臨高臺以軒，桂樹青絲，雙珠玳瑁」，非五言之幼眇乎？「駕六飛龍四時和，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非七言之雄飛乎？而柰何厭其筌以鏗牙刺齪病爲也？至訾昭明所遺舍善矣，獨不舉「廬江小婦」之名已成，羽翼漸廣，而伯承左官落薄，五子、七子之目皆不及伯承。伯承「相逢」「豔歌」而舉「木蘭」，「木蘭」廋語耳，非不佞所素習也。姑以報伯承，其更進我乎哉？人所知伯承他詩，絕類王孟，間有入延清長卿者。伯承李氏名先芳，濮人。公擇王氏名遴，渤海人。于鱗李氏名攀龍。世貞爲吳人。

又《送李伯承之新喻令序》 予舉進士京師，則聞同年中有李子者名能詩。李子之爲詩，劌刻性致，究極幻變，擔材博而命旨玄，即世所稱誦名家，若不足李子觀也。人或才之者，曰：「李子當被掄薦侍禁近，假清燕鳴我國家之盛，不則亦列曹署。」已而李子外補得江西之新喻令，人尤爲惜之。至且疑曰：「夫新喻難李子哉！大要詩人之累，多高曠少實，好怪奇而不更事。天下所必無而不可信者，彼以爲必有。而至其所自得以爲斷然而必可行者，乃不可施之於舉步。今夫都市，聽決之所耳。聆訟，目閱牘而手疏記，其去丘墟何遠也。眊眊焉朝發攄其心情，夕哦諷其得失，而程改之，狗吾所好而他不易，其去吏道何疎也？夫新喻難李子哉？」子應曰：「否否！子且未識詩，詎識李子！夫世所尊之若神明，用之若菽帛，而不可少者，《三百篇》已爾。《三百篇》，詩之大宗也。蓋《豳風・七月》之章，其著於民事何切也！今夫變至於日月星辰，化至於昆蟲草木，摭取驗焉以厚勸民，而上下之相愛，父子夫婦之相保，祭祀之以時，燕饗之以度，食力助弱之不軋，而衆知治之道矣。是故《豳風》詩也，周公詩人也。李子之所爲詩，其自爲詩而已乎？李子之詩而已也，不足以重李子。李子而深於詩也，新喻其能難之？」

《皇明詩選》卷八 卧子曰：伯承爲七子先驅，而其後不稱。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先芳，字伯承，濮州人。嘉靖丁未進士，除新喻知縣，遷刑部郎中，改尚寶司丞，陞少卿，降亳州同知，稍遷寧國府同知，復以台抨罷。伯承年十六，美如冠玉，會選良家子尚主，名在籍中，尋罷歸。伯承自負才名，多所傲睨，兩御史出按部，故事，當從尚寶授印，兩御史自尊顧視從吏，伯承詫之曰：「尚璽郎當授印繡衣，安所得黑衣耶？」兩御史大慙，大計時頗被螫。及爲外吏，益奴視僚屬，不具賓主，竟用是敗。家故多貨，壯年罷官，精計然白圭之筴，家益起，大搆園亭，廣蓄聲妓，擫竽揳瑟，二八迭侍，諳曉音律，尤妙琵琶。賞音者謂江東查八十無以過也。優游林下，享文酒聲伎之奉四十餘年，年八十四而卒。始伯承未第時，詩名籍甚齊魯間，先於李于鱗。通籍後，結詩社於長安。元美隸事大理，招延入社，元美實扳附焉，又爲介元美於于鱗，嘉靖七子之社，伯承其若敖蚡冒也。厥後李、王頤頰間，拍案覆杯，酒汁沾濕，子愿逡巡不敢應，後爲伯承誌墓，亦略及之。余聞之盧德水如是。今之論者，奉歷下爲晉、楚，挪揄伯承，使之捧盤盂而從小邾之後，余錄伯承詩次于于鱗之上，使伯承之魂，爲之默舉，且以間執耳食者之口也。

《明詩綜》卷五二 李于鱗云：伯承雄才，名重當世，洋洋雅音，亦復盈耳。穆敬甫云：伯承詩思秀發，綽有右丞之風。

《靜志居詩話》卷一三 伯承與元美、于鱗同舍，皆故等夷。既而七子盛名，狎主壇坫，元美收之「廣五子」之列，意寖不平，晚逃於詞曲。觀其《詩雋》一書，詳於淮北，遠及巴蜀，而獨黜大江以南。蓋以吳、楚、揚、粵之間，七子實居其五，其微意可窺也。《鄱陽湖》云：「吳人臨古渡，湖水接天開。一夜南風起，扁舟萬里迴。波漂星子縣，雲沒大孤臺。却望蒼茫裏，匡廬秋色來。」《再過玉河隄》云：「馬蹄日日逐紅塵，白髮青山應笑人。昨日玉河隄上過，杏花開盡不知春。」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江右詩稿》 嘉隆詩社，先芳首倡。厥後王、李踵興，遂擯斥先芳，不與七子之列。繼以先芳憤激，乃收之廣五子中。于愼行稱其詩與李攀龍異曲同工。邢侗亦稱歷下名愈高，濮陽苦爲所掩，然修戈倚耦，未嘗一日忘于鱗。今觀其詩，才力實出攀龍下。愼行等以鄉曲情均，不欲分左右袒耳。明末攻七子者，遂欲以躋攀龍之上，非篤論也。

《明詩紀事》己籤卷四陳田按 伯承博雅，饒著述，所著有《折衷錄》、《蓬玄雜錄》、《五嶽志略》、《闡微錄》、《安攘新編》、《拾翠軒雜纂》、《醫家須

知》，《一壺千金》、《老子本義》、《陰符經解》、《壺天玉鏡》、《濮州志》等書。其論古詩，斷自魏、晉以上爲上乘，近體十二子，李、杜以上爲大家，此與王、李結社持論合轍者也。王、李抹殺宋、元諸家，伯承選錄宋、元詩。于鱗謂：「伯承貽我新刻，並多出入，畔我族類。」當爲此而發。《東岱山房集》近體差有合作，較其才力，安能與數子爭雄？于鱗所云讀伯承新刻，推意就辭未合，而戰遂劣，非苛論也。然伯承《五哀詩》懷滄溟云：「鮑山宿草幾經秋，歷下猶傳白雪樓。《白雪》調高人寡和，鮑山雲盡水空流。斷腸魂夢通今夕，握手交情憶昔遊。曉倚東門占紫氣，眞人儻許駕青牛。」心折于鱗如此。牧齋乃欲次伯承詩於于鱗之上，伯承有知，當亦不敢自居矣。

《**早春文昌閣**》《皇明詩選》卷一一：轅文曰：伯承殊孟浪，宜其見輕於同人。此首亦粗具形致耳。

《**圖覺寺晚坐**》《明詩歸補遺》：譚云：淡逸自足。

《**玉階怨**》《明人詩鈔正集》卷一〇：可以怨矣。

《**閨情**》（**月宇開天鏡**）《明人詩鈔正集》卷一〇：餘情不盡。

傳記

于愼行《明故奉直大夫尚寶司少卿北山先生李公墓誌銘》 北山先生姓李氏，諱先芳，字伯承，其先湖廣監利人也。國初以士伍北徙，因籍濮州。高祖以下五世同居，考贈尚寶司丞雙泉公諱鑑，配劉太安人，舉二子，長者先生。先生生而早慧，風姿甚都，從伯父蒙泉公受經，十六能賦詩。詩工，伯父器之。會選良家子尚主，使者入先生名，例補博士諸生，先生謝不受也。踰歲試而爲諸生，年二十。當嘉靖辛卯舉省闈，高第，六上南宮不中，中丁未進士。時先生詩名已著，而不與館選，識者惜之。乃與歷下殷文莊公、李憲使于鱗、任城靳少宰、臨清謝山人結社賦詠，相推第也。明年選爲新喻知縣。新喻者，江右陋邑，民吏頑梗，憽不畏法，虎夜入城，蛇鬬於寢，先生弗愠也。而絜令陳紀，拊循元元，久之三尺布矣。城北蒙山，大盜謝甲聚數百人，城西分宜界上，礦盜亦數百人，久不伏法，先生次第平之，封內以安。邑豪裴氏睚眦殺人，無敢忤視，先生發其死罪，設法捕繫，論誅二人，謫戍聲樂，遊心玄晏，著《達生道人傳》以自喻，大指歸於知命適情，不近名利。

跡其隱見方圓之間，殆仲長公理白樂天氏之流與？元配盛氏，贈安人。繼仲任氏，封安人。復繼許氏，亦卒。詳見三安人壙志。仲氏時以妹歸助篋，繼稱內主，是爲季任。先生有四女而無子。側陳舉子如橋，生十四而夭，所聘許氏女亦死。先生悽然曰：夫嫁殤非禮也。吾悲許女之志，且吾無子，而何以嗣孫矣。而仲有子曰如杜。如杜二子，次者曰燁。乃合二殤，以燁爲後，育於季任。君子曰禮也。燁官鴻臚序班，娶尚書蘇公孫諸生橐女。而先生四女，長適光祿監事呂堯書，側張出。次適河南副使陳君忠翰子諸生可行。如橋同生，屬側楊女之次，適趙府奉祀蘇君鶴年子標。次適戶部郎中南君兆子諸生國堵。俱側武出。燁子男二，長某聘孝廉邢君汴女。次某幼。女一，受孝廉王君鼎祚男某聘。先生生正德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卒萬曆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得壽八十有四，以某年月日葬於城西北二里黃村之兆。所著《東岱山房稿》三十卷，《清平閣集》若干卷，《明雋》若干卷，已行於世。外爲《大學古本》、《四書各解》、《毛詩考正》、《春秋辨疑》、《漢注疏臆》、《老子本義》、《陰符經解》、《五嶽志略》、《拾翠軒雜纂》、《本朝安攘新編》、《古交編》、《闡微錄》、《醫家須知》、《壺天玉鏡》、《蓬玄雜錄》、《泰然亭樂府》諸書，藏於家。先生且卒，呼燁曰：「銘我必東阿也，其以臨邑爲介。」燁奉子愿狀來請。念先生爲父友，又辱忘年，義弗敢辭。論曰：國朝之稱詩賦，盛於嘉、隆之際。吾里有兩李先生。兩李先生者同時同官，名相比也。其致有不同者：歷下以氣骨合神，湛涵萬有，而發以雄迅，意常超於象之表。濮陽以才情赴調，融洽衆采，而出以和平，力常蓄於法之中。此其趣操也。比以五音，歷下則軒轅之鼓、素女之絃，高張急節，鏗鍧駘盪，洞心駭耳，而世不能究其變。濮陽則昭華之琯，嬴臺之簫，肅雝和鳴，龍吟鳳下，而世不能寫其眞。蓋所謂異曲同工者與？夫風會之流日趣綺靡，而以遺世獨立之標，振薄激頹，虎視千古，斯爲至矣。要以溫柔敦厚，不窕不揊，嗣《三百》之響，以考天地之中而導其和，必有由焉。悲夫作者之難也。品其流別，亦何容易哉！子愿之指亦然。

邢侗《奉訓大夫尚寶司少卿北山先生濮陽李公先芳行狀》 當世作者，率推歷下李先生，是謂于鱗。不知更一李先生出濮上，其齒同，其居朝之日同，其談藝同。其所不同，歷下簡貴，不暱近人，而濮上伉爽敢決，任俠自豪。兩人者論難過從，瑕瑜不相貸也。迨後歷下名愈高，濮上若爲所掩，乃先生修戈倚耦，未一日忘于鱗云。濮上名先芳，字伯承，初號東岱，後更北山先生。生而早慧，又膚色玉潔也。比當挽髮，與在駙馬籍中，父母強行使者林君調之，謂李郎濮上良佳，帝以壻卿遺汝矣，先生正色曰：「芳聞龍門，不聞鳳簫。」林君內恧而奇之。尋罷歸，例予青衿，先生獨不受也。再年試而爲青衿。二十舉於鄉，爲第五人。進士不第，去而遊太學。凡三下第而遊道日廣，韜負日以奇。丁未舉南宮高等，授江西新喻縣。新喻僻悍，民俗疏闊，視事大小賊吏，不知官。城壞，虎夜闌入市，蛇鬬寢門，先生夷然，謂邑故沐猴令，令其無三尺乎？乃陰司大盜謝某等，悉禽論法。又得豪牧長嗇夫而笞之。其所當他獄，裴仰三劉本等靡不驚侘若神。邑人章浚家累巨萬，誤爲大盜連染，先生出之。浚以一硯爲壽，先生謂此他山也者，置之守藏，不問也。一日藏史白前硯實銀，先生笑曰：「陶泓清士，辱以朱提。」立召浚而還之。由是新喻之政冠冕江國。卒以不善骫骳，三歲得民曹。亡何祗役留都，抵舍，及先尚寶大故，拮据終喪，北上改授刑曹郎。於時諸郎高伯宗究心經世，彙粹本朝故實爲《鴻猷錄》，先生手所著書而言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余其改慮從事乎？」乃輯近代一切名家詩而繕之，逾年亦成書，人謂西曹雙璧，名籍籍動巖廊矣。居頃之，改尚寶司丞。尚寶清嚴地，居者往往唾手上卿，先生□寮任子如嬰兒，寮寖不懌，乃欲甘心矣。己未充殿試受卷官，已奉節冊臨德藩。德藩鄉郡地，州邑令長爲負轡矢御五封軺如臨邛，先生略不爲意。撫中丞萬安朱公、直指襄陽劉公俱以氣調修平生驩，先生平揖而睨之，餘客莫得前。使事告竣，陞本司少卿。壬戌再充殿試受卷官。是年屬弟茂才同芳迓母劉安人就養京邸，傾橐爲弟費，獲需次趙府審理副，母氏悅之。故事：繡衣握方寸印出行部，部使率赴尚寶授受以爲常。使者劉宋入，先生趣受印，劉宋目從行黑衣，先生曰：「印不足受，尚寶不足交訓耶？而目黑衣爲？」二使者大銜之。會歲大計，因中諸螫者，左其籍，得亳州同知。先生自負遷人，一意斷擊無少避回。又州孫守卽墨產，用井里故莊先生，以亳士屬之。先生爲立程課，督其援上，居間輩滋不自安，遂風校官劉某羅他事擠先生，復私淮安劉通判與謀，通判卽恚先生，以州同據其上座者也。先生未幾擢丞寧國，見謝朓青山而樂之，聞鵲鎭鐘聲而冷冷然善也。至持絜令，不詭隨，人視亳無異寧，二千石以下憚之。用前校官通判中傷，坐臺抨竟回籍。兩人者論難過從，瑕瑜不相貸也。迨後歷下名愈高，濮上若爲所掩，乃先生適在壯年，毛□無戚容，曰：「天其以山林奉我，而以渦水之微坐進我，

我奚爲不豫哉！且夫藏山之業，什吾得其二三而嗛六七，豈吾稅駕日乎？吾其泚盟於鄉，悉索鄄師以與中原合。吾而足自老矣。」歸之又二年，劉安人謝梧棬，不以既艾滅哀。及禪，撫中丞姜公薦於朝，寢不報。先生邑而搆清平閣蓬玄洞野，而營會丘臺拾翠軒，草履簪冠，吟嘯其間，未一日而廢酒，未一日酒而廢詩書，未一日詩書而廢管弦絲竹也。先生生產故饒，復善計然白圭之策，室計錢帛，谷量牛馬，靡不中訾，乃者困與親交粟，笥與親交衣，囊與親交財，緩急與親交禽襫。爲德於生者，倪文學、朱節卿、趙累人、范貢士若而人。爲德於死者，蘇尚書、龔觀察、邢宗義、侯繼宋若而人。爲德於家者，叔四老、從弟靈寶仲升輩，猶子如杜輩，從孫炳輩若而人。爲德於傲者，余秀仁、周正照、楊仁輩若而人。肺附而友朱學博、周太守、蘇鴻臚、蘇孝廉、蘇右史。藝文而友李于鱗、王元美、殷正甫、宗子相、徐子與、謝茂秦、黎惟敬、歐楨伯、張助甫、王師古、魏懋忠、傅伯俊、董元仲、宋登春、吾師東阿、不佞侗。相吏而友兩御史大夫南充王公、黃安耿公、兩大司馬銅梁張公、登州陳公、一督府重慶蹇公。于喁鼓吹，視柳宗元所稱先友不翅遇焉。先生家蓄聲伎，倍蠻素，園勝履道，文櫃副名山，諳曉琵琶理。【略】所著《東岱山房稿》三十卷，已行世。外爲《大學古文》、《四書解》、《毛詩考正》、《春秋辨疑》、《五嶽志略》、《老子本義》、《□陰符經》、《心經解》、《齊魯集》。又卷三二：《泰然亭樂府》。

《明史·藝文志二》 李先芳《安攘新編》三十卷。又《藝文志三》：《雜微錄》、《明詩纂》四十卷，《陰符經解》一卷，《蓬玄雜錄》十卷。又《藝文志四》：《東岱山房稿》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江右詩稿》 二卷。明李先芳撰。【略】注目延賞。時薄靄濛濛，然澗泉奔響，松月流輝，頓覺塵襟爽滌，而興不可遏，漫成一律。及早起臨眺，較之昨夕，仙凡不同，此亦逼眞故爾。附詩云：「並馬尋名寺，登高藉短笻。飛泉鳴古澗，落月在寒松。石路經千轉，雲巖復幾重，人間多夢寐，誰聽上方鐘？」」

《湧幢小品》卷二一 古人娶妻，多以姊妹爲媵。唐宋甚稀，或先娶死，又娶其妹者。入國朝益稀，惟濮陽李伯承先芳，元配盛卒，繼任氏，卽以妹繼任氏，乃以季任爲內主。伯承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讀詩私記》二卷。又《經籍五六》：《江右詩稿》二卷，《李氏山房詩選》六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 《周易折衷錄》五卷，《毛詩考正》。又卷二：《大學古本》，《春秋辨疑》。又卷三：《四書漢注疏臆》。、又卷五：《本朝安攘新編》三十卷。又卷七：《濮州志》六卷。又卷八：《五岳志略》。又卷一四：《醫家須知》：《中流一壺》(急救方)，《壺天玉鏡》。又卷一五：《拾翠軒雜纂》四十卷。又卷一六：《老子本義》一卷，《陰符經解》一卷，《蓬玄雜錄》十卷。又卷二三：《東岱山房稿》三十卷，《清平閣集》十二卷。又卷三一：《明詩》十七卷，《明雋》十卷，《明詩纂》四十卷，《陰符經解》一卷，《蓬玄雜錄》十卷。

《明史·藝文志二》 李先芳《安攘新編》三十卷。又《藝文志三》：《雜微錄》、《明詩纂》四十卷，《陰符經解》一卷，《蓬玄雜錄》十卷。又《藝文志四》：《東岱山房稿》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江右詩稿》 二卷。明李先芳撰。【略】

又《李氏山房詩選》 六卷。明李先芳撰。此本乃皇甫汸所選。分體編次，亦間有評語。蓋非其全集也。

明文學部二·李先芳

龔秉德

《明詩綜》卷四八　朱中立云：虹川詩和粹婉麗，藻思駿發。

《山左明詩鈔》卷一三　秉德字性之，號鴻（一作虹）洲，濮州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襄陽兵備副使。所著有《三幻集》。俞汝成云：虹洲性喜山水，所至必盤桓終日。三幻者，虹洲先官潤州司理，繼官御史，又官永嘉守，自謂宦者，幻也，集以是得名。及爲兵憲詩，未專刻。

《明詩紀事》戊籤卷二一　秉德字性之，濮州人。嘉靖辛丑進士，除鎮江判官。徵授南御史，出爲溫州知府，遷湖廣副使。有《三幻集》。

又陳田按　性之詩音亮詞美。俞汝成《百家詩》舍美而錄瑕，幾爲所掩。

茅坤

論述

綜論

朱賡《大名兵備按察司副使鹿門茅公墓誌銘》　公於書無所不讀，於文嗜馬、班、歐、蘇，人爲詮次品藻。而所自撰結，則格不傷氣，思不露才，不爭奇於字句間。今讀所著《日華樓藏稿》、《玉芝山房稿》、《耄年稿》，率雄渾浩蕩，眞古今鉅麗之觀也。文章名滿天下，鄉曲小學，無不知有鹿門先生。句其殘膏，足雄視儕輩，咳唾散落，皆生羽毛，海內攻文之彥，無不收聲定價於公。戶屨常滿，而公復慷慨重義，師若友歿，皆厚撫其子孫，貧賤之交卹之，終其身不倦，而於宗盟尤篤。公之族待公而舉火若昏喪者，歲無慮千指矣。棲遲苕上垂五十年，名園一區，日與客觴詠其中。三竺、六橋，歲一覽眺。林泉之樂，未有如公久者也。公平生所當升沉訾譽，及一切文字應酬，無寧日，似皆足以損神滑和，然其眞愈完，而躋上壽以歿。公卽非神人乎，將不爲異人也與哉？

李維楨《茅鹿門先生壽序》　某兒時從先方伯案頭得鹿門先生《白華樓藏稿》而誦之，旦暮不去手。先方伯詰問：「孺子亦有會否？夫茅先生之文，膾炙人口者安在？」某對曰：「其氣勝如江河之流，瞬息千里，百折不迴也。如利劍新發於鉶，精穎奪目，而善舞者操之，匹練飛旋，莫可把握也。」先方伯莞爾而笑。【略】文章之業，莫盛於嘉靖時，其與先生相先後而身相及者，其則晉江、毘陵，後則歷下、婁江、新都之屬，號爲名家。於時羽翼接武者，如魯靈光，則氣之所賦殊異也。觀先生之文，可知已。宇宙之物，無無敝者，德有時斬，功有時斁，惟文章不可勝數，而皆修文地下矣。先生巋然獨存，如利劍芒刃不折。先生得其神氣而成文，上下千百年，約略指諸掌上，旣已存亡死生矣，還而用之於身，是爲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申時行《壽憲使鹿門茅先生九十序》　自昔英賢之士以文章名世者，漢則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班固之徒，唐則昌黎、柳州，宋則歐、蘇、曾、王諸家。其遇有通塞，名位有崇庳，然皆不至乎中壽。豈其劇志鉥心，擢肝掐胃，疲其力於縑緗毫穎之間，而稍豔乎節宣葆嗇之旨，所謂太勞則敝，太用則竭乎？而先生以述作之雄，膺單厚之福，詞林藝苑，嶷然爲宗盟，明堂上庠，儼然爲更老，則遵何術而致是？嘗得其說矣。洪濛坱圠，淳龐清淑之氣蜿蜒而鬱積，其鍾於事，娓娓不自休，援筆爲文詞，萬言立就，不停綴，不加點。觥籌巾舄之會，竟夕不倦。步趨飲噉，矯健若壯夫，卽年躋耄耋，猶然嬰兒之色也，心竊人，則魁壘卓犖之士出焉。當其遭時柄事，則功名俱著於春秋。卽不得志，猶垂空文以自見。總之，立功立言，皆不朽事也。先生以超軼之才，宏鉅之略，再令巖邑，稱循吏，於儀曹銓部，稱望郎。已爲持斧治兵使者，之廣右，之天雄，治辦皆有名迹，籍令陟通顯在表著之位，

旂常竹帛之勳豈足道哉！而遘讒蒙忌，卒以中蹶，乃得肆其力於文章。雕龍繡虎不足爲其華，二酉五車不足爲其博，洪河喬嶽不足爲其高深，其疏宕遒逸得之天成，縱橫變化出之懸解，苞舉八家而直接乎龍門太史之家法，洋洋乎颯颯乎何其偉也！夫先生有志乎經濟者也，用之所不能究，而洩之乎文，文之所不能盡洩，而萃之乎年。其瑩然敷腴者爲精之凝，其沛然磅礴者爲氣之充，其汎應時出而不窮者爲神之完固而獨王。夫造物者實挹彼注茲，以寧先生於期頤，被之以盛名，貽之以完祉，度世久長，如日斯升而月斯恆也。

鄭明選《賀憲副鹿門茅先生九十序》 茅先生以明經起家，爲縣令，歷遷監司，所至有政績，聲名籍甚。既家居，猶屬心天下事，會髡奴嘗入犯兩浙，先生詒書當事者，陳用兵方略，動中機宜，倭之平，先生有力焉。先生又善爲文辭，其宏贍跌宕類司馬遷，其氣雲蒸而泉涌類蘇長公，海內學者莫不宗師之。晚而工詩，不肯襲古人繩尺，獨爲一家言，人亦莫及也。

馮夢禎《壽鹿門先生九十序》 國朝制舉名家，推轂震澤、毘陵而下三四公。先生嗣起，名與相埒，實旗鼓鉛槧士。然先生又工古文辭，嘗曰：「司馬遷而下有歐陽子，歐陽子而下有茅子。」自負蓋不細已，而天下亦交口許之。

又《祭茅鹿門先生文》（存目）

許孚遠《茅鹿門先生傳》 嗟乎，以先生之文學才譖，使居承明著作之廬，討究歷朝典故，纂修潤色，宜繼《史》、《漢》諸家，稱一代鴻文無疑。或授以節鉞，當邊閫干城之寄，北拒虜而南備倭，必有長駕遠略，以裨社稷。而中歲遽淪落，不能發舒其胸中奇磊之蘊，乃令逸而自廢，稍襲乎范蠡、計然之踪，以自娛其歲月，可惜也夫。先生於書，無所不窺。其爲文，最嗜司馬子長與歐陽永叔，落筆纚纚，動數百千言，洸洋巨麗，跌宕淋漓，能令人喜，能令人怒，能令人悲。蓋其才有天授，不必盡合前人軌轍也。若近時辭章家雕字鏤句、險僻軋茁之態，先生呵之矣。祖六藝古文爲舉子業，遠近經生，多游其門。嘗曰：「文貴神解，置心千載之上，恍見聖賢當時語意而寫諸筆端，不煩繩削，方爲上品。氣欲昌以大，詞欲俊而雅。開闔布置，抑揚步驟各有法。」言言中窾，聞者躍然。

陳文燭《白華樓稿序》 《白華樓藏稿》、《續稿》、《吟稿》，鹿門茅先生所著也。先生文章爾雅，雄視宇內，謂余可聞斯旨，曾序其文，先生以全集寄豫章，屬余序焉。先生嘗謂：「天地萬物之情，各有其至。世之能言者，當於六籍中求吾心之至者，而深於其道，然後爲文，有物有則是也。屈宋以來，渾渾噩噩，蘊籍百家，包括萬代，有周、秦之遺者，非司馬子長乎？閎深典雅若劉向，斟酌經緯若班固，西京之文，猶爲近古。累數百年得韓子，而宗元與之名於唐，又三百年得歐陽子，而三蘇、曾、王與之名於宋，皆得古六籍之遺而言之者。漢之崔駰、蔡邕，晉之左思、陸士衡，齊梁陳隋以下，非無龍驤虎闘之士，視諸家有間焉。」先生立論，蓋自羲、文、周、孔而千載流衍，眞文章之統云。今觀先生之作，雄才逸思得於天性，勿論矣。而六藝之外，如天文、地攷、山經、海圖、浮屠、老氏、稗官、方技、湯盤、孔鼎、岐陽、嶧山、科斗、漆書、籀篆、分隸之文，深造而自得焉，發之筆端，因物付物，求其所至者而造化焉。摹畫古人，濬發巧心，其神氣本於龍門令，而恢張變化，莫可窺測。或謂書似昌黎，而不知爲《報任少卿》之遺也。記似柳州，而不知爲「世家」之遺也。紀戰功似子瞻，而不知爲「八書」之遺也。贈送似永叔，而不知爲「列傳」之遺也。雜著似介甫，而不知爲「贊詞」之遺也。觀先生之形者，諸大家。觀先生之神者，太史公。而原則六藝，盡之矣。昔人言，文如「萬斛之珠，取之不竭」，「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又如「千兵萬馬，風恬雲霽，寂無人聲」。此不可品先生哉？

王宗沐《白華樓集序》 嘉靖甲辰，余結髮登朝，始去舉業，專意爲古文章，力追心惟，冀以挽復典雅，傳六經，下且薄秦漢。杜門苦思而不能自得，因欲遊於天下名士，以求其所謂至者。雅聞歸安鹿門茅君，明年使道丹徒，而君方爲令，相留竟日，似以余爲可語者，而余未敢遽請也。又明年，君入爲吏部郎，握手都門之外，因得叩。君才倜儻奇峭，固上下古今，飫渥百氏，王伯甲兵之略，撐腹流口，聽之令人座上鬚眉開張，欲起周旋。少選而君以謫去，恨未盡請。庚戌，余視學廣右，而君來同官，悉出其平生所作示余。大都鞭霆駕風，如江河萬狀，不可涯涘，而其反覆詳略形勢，淋漓點綴，悲喜在掌，則出司馬遷、班固，而自得陶鑄成一家言。余往所謂欲求其至者，乃始盡得於君。

潘拱宸《茅鹿門先生文集評選序》 古今來文章之最著者無過司馬氏，其所俯仰天人，錯綜今古，若成敗得失之異其局，忠賢邪佞之異其跡，福善禍淫之異其感，時而喜，時而思，時而以憤以悲，宜舉千百載以上當局之士，與夫千百載以下之司馬公，又與夫千百載以下讀司馬家之書者，靡不爲之解

頤、爲之撫膺、爲之嗚咽叱咤而涕泗滂沱者，何其曲肖萬物之情一至是哉！當其時，李陵提五千之卒戰億萬之師，矢盡兵窮，長呼泣血，非所稱以身徇國者乎？而奴隸之輩隨而媒蘗之者累累然，則陵之飲恨於旃裘之庭，當有如嬰兒之食苦而不能自言者，公於是奮不顧身，力爲暴雪，余不知其生平知交若何，其爲杯酒慇懃之歡者若何，而獨持公議於衆口鑠金之日者，亦既炯炯矣。未幾之蠶室，身殘處穢，宜已無可奈何，乃痛自刻責，以勒成一家之言。觀其自言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作也。此則司馬氏之旨也，故其一話一言、一號一笑，罔不刺心擢髓，舞手蹈足，卒以鼓萬物而聲後世。我朝鹿門先生少負不羈之才，窺百家之書，長而躬親矢石，著績於桂林、象郡之間，思所以馳驟疆場者非一日矣，而一斥不復，錮之田野，甚且中朝之士究無一人肯出力援引之者，歷塊過都之駒，絆其足而係其頸焉，能無躩起而悲鳴者乎？因以其牢落不平之感，發之聲歌文字之中，遇喜則喜，有不欣然解頤者乎？遇思則思，有不淒然撫膺者乎？遇悲憤則悲憤，有不嗚咽叱咤如疾雷閃電之交作於上，而涕泗滂沱如谷風苦雨之冷焉四至者乎？嗟乎！非其調同也，其旨同也，若曰先生於古文辭所字櫛而句比者，司馬家言夫，是以曠世而同工，則夫優孟之衣冠，其能令孫叔敖再生否耶？時泰昌元年臘月，辰韓潘拱宸書。

俞憲《盛明百家詩存後編・茅副使集序》 平生喜詩篇，與潯陽董宗伯齊名。爲丹徒時，屢遣吏人持策請題，來簡云：「不知者謂我得隴望蜀，其知者謂我好文如貪也。」兵備時，又簡云：「得兄高篇，當爲南還第一品矣。」其酷嗜類此。蔡白石乃云：「鹿門兄文勝於詩。」今止錄其嘗貽予者數篇，虛木以俟他日。隆慶改元夏，是堂山人俞憲識。

董復亨《壽鹿門茅先生九袠序》 先生少年爲文章，下筆千言，意不可一世，而竟阨中秘之選。壯歲扼腕時事，抵掌談經濟，有意破浪請纓，爲國家豎瀚海燕然之烈，而竟爲讒口所中，罷歸林下。蓋天若有所靳焉，而不肯以令巖邑，議者以文士非其任，而難之。顧爲令而以治行著。及治兵，以爲益非其任，而益難之。顧治兵而卒有功。藉令攝尺寸之柄究其用，詎僅僅空文表見哉！享上壽，嘯歌泉石，垂五十年無疾，脩然易簀以瞑於人間世，若無賁志矣。而客或曰：「公能以文藏名山，而不及窺金匱石室，潤色一代之鴻業。能爲循良，所至畏壘，而官不過中大夫。能折箠譬彼夷虜，而不能弭箑如太史形綿亘千餘里，中歷封龍、蘇門、天門、王屋，總成奇絕。先生嘗自信書之謗。豈天固豐於此，獨嗇於彼與？抑亦才者不遇，自古然與？」嗟乎，太史公千年後有歐陽子，歐陽子五百年後有鹿門子。許少傅亦稱先生工於用長，固其所以久於住世。

程可中《祭茅鹿門先生文(代)》（存目）

茅國縉《先府君行實》 夫府君之於文，風神遒逸，不爭奇於句字，而其氣雲蒸泉涌，跌宕激射，讀者往往魄動氣竭而不可羈泊。雖不然一日安於朝乎，而所與諸公折柬往復，輒數千百言，皆一方所以安危，非苟焉而已者。得龍門之解。蓋嘗論之曰：「文章氣軸所結，譬之堪輿家所指龍法。六經，序、記、志、狀，則摹畫點次，感慨淋漓，睹其人其事，說者謂昆侖也，祖龍是已。而馬遷，則秦中也。韓愈，劍閣也。歐、蘇，金陵、吳會也。爲文者當本之六經，以求其所爲祖龍，而不必馬遷，不必韓愈，亦不必歐、蘇。得其神理而隨吾所之，譬提兵搗中原，惟在形聲相應，緩急相接，得古人操符握鈐之略耳。至於伏險出奇，各致其用，何必其盡同哉？」此亦其生平取裁之概也已。所著《白華》、《玉芝》諸稿行於世，孤輩裒輯合三十餘卷，直揭曰《鹿門先生文集》，從世所稱也。公車業以古文行也，雄視一世，博士家類能誦習，膾炙不具論。晚年詩歌盈篋，而曰：「吾聊以寄吾性情耳。」始令而以治行著。及治兵，以爲益難之。顧爲令而以治行著。及治兵，以爲益難之。顧治兵而卒有功。藉令攝尺寸之柄究其用，詎僅僅空文表見哉！享上壽，嘯歌泉石，垂五十年無疾，翛然易簀以瞑於人間世，若無賁志矣。而客或曰：「公能以文藏名山，而不及窺金匱石室，潤色一代之鴻業。能爲循良，所至畏壘，而官不過中大夫。能折箠譬彼夷虜，而不能弭箑如太史形綿亘千餘里，中歷封龍、蘇門、天門、王屋，總成奇絕。先生嘗自信書之謗。豈天固豐於此，獨嗇於彼與？抑亦才者不遇，自古然與？」嗟乎，太史公千年後有歐陽子，歐陽子五百年後有鹿門子。許少傅亦稱先生工於用

當貴溪、分宜諸公皆深知府君，引爲心膂，藉令少降意，一窺足其間，通顯可立致。而府君故自伉，誼不以彼易此，逸足窘步宜耳，曷足怪乎？夫以文掩行，行弗彰，若雕琢曼辭，辭非實。是兩者，皆死吾父也。死吾父，烏乎忍？獨念吾父歷年長，孤生也晚，茲所摭拾，俱不能十二三。惟立言長者，惠顧臭味，賜之不朽，毋寧藉手不文哉！孤輩其跣而蒲伏待命焉。

莫如忠《鹿門先生像贊》 嗚呼，公胡爲乎薜荔衣，蓮花巾，菊可糧，蘭可紉，荆可扉，苔可茵，烟霞乎寄傲，丘壑乎置身。望而疑爲逸民，而不知其嘗致通顯而榮要津。退而效游談于陸賈，嗣逸響於靈均。凡其空言裨國，要之其爲蓋臣。是則草莽乎經綸，而豈徒比迹隱淪已哉！及觀公鬚眉秀朗，豐骨嶙峋，顏面日癯，精光日新，洞然如皦日，藹然如陽春。卽毀公者亦公信，疏公者亦公親。吾不求公於形似，而獨窺公之天眞。無可妍蚩，無可老少，而無可詘伸也者，其斯爲鹿門先生之神。

《媚幽閣文娛二集・茅鹿門先生傳》 嗚呼，先生眞可謂異人矣！某自弱冠從先生游，兄事仲，弟畜叔若季，所以事先生非一日。先生所以國士我者不淺，至嘆息不遇，爲揮淚泣數行下，顧竟莫能一端名先生也。天下人讀其《白華》、《玉芝》集，所推本六經，刻畫史漢，下及歐、蘇諸大家，以爲當世文人。江淮燕趙間，稱說其治丹徒，則爲循吏。提十萬兵，搗百粵，呼吸神鬼，而猶以其餘佐胡中丞靖海夷，則以爲名將。廉於官而豐於家也，累巨萬，子孫食租衣帛，銖銖而積之，則以爲有陶朱計然之術。所師業師來公、公車師錢公、李公及故交吳公、與里中嵇生、李生、錢塘之青門山人、吳之寒泉子，諸故人雅流不可枚舉，近者於身，遠者其子孫，爲買田宅丘壠，破千金無倦色，則以爲誼士。其至者南谿公之去幾百年矣，饗祀讌會，春秋霜露之感，語及未嘗不泣下。而宗之人千指，爲之輸租賦緩急生死，兄若弟白首無間言。曩所云始祖千三公者，爲捐千金建祠，以終南谿公之志，又不失爲仁人孝子。迨婆娑名園，嘯詠物外，則又庶幾乎古之遠生者已。蓋先生所得天全，其博大磊落之氣不爲小材纖智，而實未竟其用。隨所感觸直達其故，無回互隱伏。故激而爲文，如怒濤洪流不可止。其當官居家、奉先教子孫，皆此類。居嘗觀先生所裂眥解頤播唇抵掌，若雷霆擊而風雨至，其過也則已矣。世人不知，疑於魁岸踞侮，又甚者以爲其中捭闔不測，而不知先生所磅礴浩衍，與天爲徒者也。眞所謂特稟異氣者哉！

明文學部二・茅　坤

《涌幢小品・俚詩有本》 茅鹿門先生文章擅海內，尤工叙事誌銘，國朝諸大家皆不及也。晚喜作詩，自稱半路修行，語多率易。次子國縉登第，喜而口占曰：「堂前正索千金賞，門外高懸五丈旗。」聞者皆笑。然黃滔已先之矣，滔《放榜》詩曰：「白馬嘶風三十轡，朱門秉燭一千家。」《御試》曰：「九華燈作三條燭，萬乘君懸四首題。」以古准今，如出一手，然則先生未可笑也。

《靜志居詩話》卷一二 世傳唐、宋八大家之目，係鹿門茅氏所定，非也。臨海朱伯賢定之於前矣。彼云六家者，合三蘇爲一爾。今文抄本，大約出於王道思、唐應德所甄錄。茅氏饒於貲，遂開雕以行。卽其評語，稱關壯繆爲關壽亭，不亦刺謬甚與？文既卑卑，詩亦庸鈍。觀其酬酢，多醫卜星相之流，知非意所存也。

袁枚《書茅氏八家文選》 凡類其人而名之者，一時之稱也。如周有八士，舜有五人，漢有三傑，唐有四子是也。未有取千百世之人而強合之爲一隊者也。有之者，自鹿門八家之目始。明代門戶之習，始於國事，而終於詩文。故於詩則分唐、宋，分盛、中、晚，於古文又分爲八，皆好事者之爲也，不可以爲定稱也。夫文莫盛於唐，僅占其二。文亦莫盛於宋，蘇占其三。鹿門當日其果取兩朝文而博觀之乎？抑亦就所見所知者而撮合之？且所謂一家者，謂其蹊逕之各異也。三蘇之文，如出一手，固不得判而爲三。曾文平鈍，如大軒駢骨，連綴不得斷，實開南宋理學一門，又安得與半山、六一較伯仲也。若鹿門所講起伏之法，吾尤不以爲然。六經、三傳，文之祖也，果誰爲之法哉？能爲文，則無法如有法。不能爲文，則有法如無法。霍去病不學孫吳，但能取勝，是卽去病之有法也。房琯學古車戰，乃致大敗，是卽琯之無法也。文之爲道，亦何異焉。或問有八家，則六朝可廢歟？曰：一奇一偶，天之道也。有散有駢，文之道也。文章體製，如各朝衣冠，不妨互異。其狀貌之妍媸，固別有在也。天尊於地，偶統於奇，此亦自然之理。然而學六朝不善，不過如紈袴子弟，熏香剃面，絕無風骨，止矣。學八家不善，必至於村媪呶呶，頃刻萬語，而斯文濫焉。讀八家者，當知之。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白華樓藏稿》 坤刻意摹司馬遷、歐陽修之文，喜跌宕激射。所選《史記鈔》、《八家文鈔》、《歐陽史鈔》，卽其生平之宗旨。然根柢少薄，摹擬有跡。秦漢文之有窠臼，自李夢陽始。唐宋文之亦有窠臼，則自坤始。故施於制義則爲別調獨彈，而古文之品終不能與唐順

之、歸有光諸人抗顏而行也。至《耄年錄》則精力既衰，頹唐自放，益非復壯盛之時刻意爲文之舊矣。

《柳南續筆・茅選唐宋八家》 世傳所謂唐、宋八大家者，係歸安茅氏所定，而臨海朱伯賢實先之。朱竹垞則謂大約出於唐應德、王道思所甄錄，茅氏饒於貲，遂刊之以行耳。余觀此書，頗斤斤於起伏照應、波瀾轉折之間，而其中一段精神命脈不可磨滅之處，却未盡着眼，有識者恆病之。吾邑陶先生子師答湯西巖書云：「江右有魏叔子者，以古文負盛名，及吾郡前輩，高自標榜，傾動人主。然嘗循覽其旨，俱宗茅鹿門。鹿門批點唐、宋八家，不能推論其本，而沾沾於其末。淺學從此入手，規模節奏，自謂已得。每與學者論此，未嘗不嘆息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本也者，其所由達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四五，以至什佰千萬，莫可紀極，是謂有本。生有起滅，數有消息，萬物自然，與化往來，作長斂藏，皆中程度，是謂能達。是故君子明理以知要，極情以盡利，趨歸以定方。是故理生事，事生變，幾成章，意象卷舒，自然合節。今不求其本，而急求於合節，末之乎爲文矣。」此數行議論極佳，其所謂吾郡前輩者，蓋指堯峰而言也。而餘姚黃太冲評堯峰文，以六字括之，曰：「無可議，必不傳。」此言雖未免過當，然所謂「無可議」者，非指其節奏之已合乎？所謂「必不傳」者，非指其根本之未探乎？殆與子師所言若合節矣。

《明詩紀事》戊籤卷二〇陳田按 《唐宋八家文選》自朱伯賢始，明中葉末盛行。自唐應德、王道思矯北地剿襲秦、漢之弊，順甫選《八家文鈔》盛行於時，可稱好事。

分論

《冉子祠堂碑》 《明文霱》卷一四：馨逸俊發，有雅人深致。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澤山張公墓誌銘》 《明文霱》卷一五：寫其詮曹時一段調停苦心，筆舌互用，通體亦杰爽無齷齪容。

《與查近川太常書》 《明文霱》卷二〇：借子厚以自鳴，幾許感慨，而高言雄辨，則宜陽犀首遜其鋒矣。

《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明文霱》卷二〇：胸有萬斛，湧筆而出，咳吐皆珠。

《趙氏客遊述》 《明文遠》卷□□：尋親萬里，感動神人，孝子固當不朽。叙次生動，亦極縱橫變化之奇。

傳記

茅國縉《先府君行實》 先府君以「鹿門先生」稱海內垂七十年，世或以爲異代人。而當歲辛丑，實政九十，里中洎海內士爲詩歌若文以壽，墨未乾，奄忽棄不孝輩以逝。嗚呼痛哉！泣念府君負當世名，庶幾三不朽之次，一逝而與蓁櫅俱零，不孝孤九死安贖？是用忍死忍愧，謹於草土中摭拾遺事，上之立言長者。府君姓茅氏，諱坤，字順甫。家歸安之華溪，後徙練水，別號鹿門，世因稱「鹿門先生」云。不孝孤童時從府君詣大宗家，有像而危坐於楣者，絳衣高冠，魁岸類荷戈躍馬之色。府君指示孤曰：「此而始祖千三公也。若大父南溪公嘗攜而翁禱於像，稽首，像亦躍而若俯首。孺子抑聞之乎？」及孤稍長，讀唐司諫順之所志南溪公墓，第曰：「元末有千三者，由山陰徙歸安之埭溪，治筏爲業，東市海上，經華溪，飯而沉其碗，以爲祥，曰：『天其飯我於此乎？』遂家焉。」則像所睹絳衣高冠而魁岸雄視，何爲者？孤竊疑而請於府君。府君亦疑，無以應。久之，從道家錄得所載茅社神本末，甚詳：名衷，字千里，行三。初家埭溪，慷慨多大節。元末召爲池州路總管。知天命有屬，棄官亡歸，隱跡於治筏，遷華溪。卒之日，尸七日如生。鄉人異之，奉爲社神。以覆唐司諫所志，半合半不合，而向所睹像，信矣。及考「衷」之音爲「黼」，故字千里。「千三」之稱，蓋以字以行無疑者。華溪之有茅氏，實自池州公始云。一再傳而爲得閑公孟麟，於府君爲高祖，善詩歌，喜賓客，誅茆聚竹石而栖遲其中。「得閑」，其自命也。得閑生澹庵公剛，剛生愛梅公珪，珪生遷。是爲大父南溪公，世以詩書農桑相督課。至大父，業益饒，樂施，歲入粟千餘斛，困常虛。割田百畝餉族，曰：「葛藟猶蔭其本，吾誼不忍獨飽。」識者咸曰：「茅氏其昌乎？」配大母李，首舉南寧判世父乾，次府君，次大寧參軍季父艮。府君初生時，大母若耳霹靂聲：是爲正德壬申秋七月壬辰也。生而美秀穎異，鶴立群兒中。一日，偕季過母家，母家各予

一伏雌。季息之，得數十頭，相呼飲啄。大父見而色喜。已詢府君，謝曰：「烹而餉師矣。」大父笑曰：「兒固各有志哉！」及長，師來公汝賢，業大進。披衣起，篝燈達曙，攻苦甚於諸生時。吾婦女不知於古人誰比，而說者謂廣讀書嗜古，數捐先孺人璣珥，益市古書咿吾，夜不設枕。當其搦管咀毫，殆類耑愚。嘗卒業蕭寺，鄰媼失蔬，疑焉，呼府君名嫚罵。左右不可忍，府君固弗聞也。尋負笈姚江，主人有婢而艷，艷府君而挑焉萬端，卒不爲動。其刻勵類如此，知者且稱爲隱德云。年二十三，鄉舉第十一。又三年，戊戌禮部舉第十三人。時都人士傳其文，聲籍甚。及廷試，忌者故匿其卷，漫漶始出，公卿咸惜之。因請急歸省。比歸，抵家良久，里人無知者。家人慍曰：「衣錦者，固夜行耶？」父老殊器之。居歲餘謁選。肅皇帝方崇禱祠，執政貴溪公以醮詞屬府君。持不可，曰：「士有拂衣去耳，安能操隃麋，爲相君作書記耶？」乃授青陽令。青陽之以甲科令，自府君始。邑跨九華山而治，俗健，喜鬬訟。初下車，逆而訟者塞道，盡呵之。已檢故牒如山。乃上言諸臺，願一切罷遣，與更始。報可，民大悅。則又廉其豪而黠者，法其魁，民又大悅。視事僅兩月，而大父不諱矣。先是，踐更者中夜若睹府君白衣冠，傳呼而出，一署人盡驚起，頗怪之。俄而訃至。府君痛祿之不逮親也，孺泣者無晝夜。未幾，大母李繼卒。遂淚盡，患怔忡，骨立幾毀。服闋，補官。會分宜令鬮，時執政分宜公意屬焉。客爲解于執政子曰：「茅令素強項，脫令分宜，將不利於乃公。」乃別補丹徒。丹徒方憂旱，徐沛以北歲稍登，顧閉之糴，穀騰貴。府君爲檄爭之，爲罷閉糴令。於時邑父老請勸分。府君曰：「是人肉而人食也，不若盡出帑金遠市穀而近出之，穀可平。」請議蠲。府君曰：「例蠲百一耳，且如無業者何？不若議折，於司計無耗，而粟盡儲於民。」於是議賑。府君曰：「毋問里胥，毋贅聚城邑。」單車走封內，所至與餓莩俱，盡得其饑羸者，毋敢冒。丹徒之田，半枕山，半枕江。枕江者，猶時其潮汐爲灌溉。於是括蠲與折之羨，盡歸之山田。江田不加賦，而山田之賦則大減。當是時，吳越間盡赤地。府君每一議上，臺使者韙之，輒著爲令。用是江以南饑而不害。事詳宗伯姜公寶《荒政碑》。未滿考，召爲儀部郎。未任，改吏部司勛。當是時，府君文章吏業，名滿天下，知者恨不加膝驟躋之通顯，而忌者與故所睚眦者，亦遂投袂起。初，華亭徐公廬喪，聞府君且過吊，遍召邑中名士，盛供帳以須。府君以病中道返，慚且恚曰：「吾不足辱茅子。」府君入吏部，華亭官少宰矣。言者遂指改吏部爲驟，謫判廣平郡。於時省簿書，謝客，大肆力於古。先孺人嘗語孤曰：「汝父官廣平，屈首誦讀，數已寐復披衣起，篝燈達曙，攻苦甚於諸生時。吾婦女不知於古人誰比，而說者謂廣平之文，比於蘇長公海外云。」戊申遷南車駕郎。故事，中貴人司上供乘傳，府君力裁之，歲省郵置錢巨萬計。轉儀部郎，時華亭已入政府，給事萬公文采發其子陰事，醜詆之。而萬雅善府君，懼非常，托以老母。讒者遂深入，而府君自是落魄沒齒矣。頃之，外僉粵右憲。時嘉靖之壬子歲也。府君由司勛左遷，非其罪。再起，復置之嶺表蠻夷間，世皆爲之憤懣。而府君慨然者，老弱耳。於縣官費多，功頗贋，不若雕剿。雕剿者，我兵故匿其形，倏出而剪其魁桀，如雕之搏兔然。願以便宜相假，不煩幕府束矢斗粟，必得當以報。」督府曰：「善。」於是退而勒部下，得五千人，簡練而差其餉。數裹糒遂往。而府江部最險惡，苗夷盤據。正德中大舉征之，我師盡沒。因桀驁，巢鬼子寨，時出剽陽朔，殺其令。朝廷方議大征。中丞應公檟，雅才府君，屬以兵。府君前借箸曰：「大征非十萬不可。顧兵未集而賊皆走險，所芟薙而賊日覘我兵之出玩，益懈。則又募死士圖其山川阨塞，聚沙指畫，了了在目中。十月朔，乃部署爲七校，各函符授之，戒以道里時日，晝伏宵行。於是詐渡荔浦，而東越富川，繞出其後，棋置扼其肘腋，萃於腹。我師之去鬼子寨，僅數舍。故迂其道，先旬日發，惟直當鬼子冲者，屆期發。所過道輒立幟，榜曰：「督府進兵十萬，討某寨之殺陽朔令者，他寨無罪，各閉寨自完，不者移兵先夷之。」時諸夷酋四望旗幟彌山谷，瞻落穴伏不敢出，不知我兵僅五千人也。雖諸校各按符分兵力戰，亦不知我師之多寡。十五夜，兵集，連破十七寨。鬼子寨最堅，詰朝克之，俘斬五百有奇，走死者稱是。府江道始通云。捷之日，下令示闇者曰：「捷且至矣，毋格。」闇者愕，佯應曰：「諾。」語未畢而捷至，左右無不縮舌惴恐，羅拜上壽。蓋左右故私諸夷金錢，爲其耳目。是役也，出不意，以奇勝，幕府卒不遺一鏃，不餉斗糈云。朝議晉府君二級，吏民乞王公宗沐書其事於陽朔江上。逾四十年，而再勒石于平樂，則粵人德我深也。癸丑，擢大名備兵使者。先是，庚戌虜大入，京師戒嚴。大名西擁燕，即古天雄軍故處。於是麾下健兒及草野奇材劍客，咸奮臂曰：「此故以五千人當十萬衆者，吾儕其得死所，起功名。」時府君威名傾河

以北，又計虜控弦突如風雨，非車戰無以格其馳驟飄忽之氣，乃爲車五百輛，如武剛偏箱法。制府楊公博閱士馬車騎而嘆曰：「嗟乎，此眞足笞虜矣！」疏於朝，謂當大用。睚眦者益急，諷按粵使者搜毛瑣上劾，從中下其章，奪之官。嗟乎，府君用雕剿侔功大征，斬馘獻俘，開道千里，粵中士大夫至今能言之。而三歲之間，前賞其功，後議其罪，天乎？人哉！初行部，夢雲氣冉冉起足下，羽衣黃冠而歌曰：「賦《歸去》兮，山深谷峭。采名花兮，長生不老。」歌罷，仰視碧落，俯滄海，凜凜欲墮。至是嘆曰：「夢徵矣，人何尤爲之？」爽然以解。歸而著《島人傳》、《三益先生傳》以自寓焉。居頃之，海夷內訌，東南幾不支。肅皇帝震怒，特簡胡公宗憲視師。胡公故大度好謀，雅知府君能兵，而府君亦以國家方有急，不敢讓。胡公卒成大功，陰藉府君畫爲多，特薦於朝。當是時，胡公數以軍興法繩吏民，威張甚，獨嚴事府君。舍中兒用是稍不戢流言，遂用爲府君毀，而龐直指之難起矣。然府君特故坦衷，或疏於眉睫，殊非本懷也。及胡公詔獄，諸與游者盡避匿，府君獨憤發上書宰執，盛言胡公之功，當十世宥其過，特闊略不羈，豪侈不足罪。後三十年而倭奴復內訌，言者追錄胡公，始信府君非阿云。不孝孤嘗從容請於府君曰：「傳稱『愛我者疢疾，惡我者藥石。』大人善胡公而毀於龐，得無近是乎？」府君嘆息稱善。客咸曰：「子胡不知乃公，且不知胡公哉？當胡公露草舉乃公，在華亭柄國，不難觸所忌。及胡公蒙謗被逮，言者方浸淫及乃公。乃公故自如，奮筆札以抗口舌，此皆誼急公慮不返顧。子奈何而言若是？」府君聞而嘆曰：「客知我，直勝我自知。」久之，不孝孤舉於鄉，成癸未進士。府君喜而笑曰：「季所得，視吾竟多耶？」事家長老甚莊，幼孤者兒子蓄之，恆稱曰：「數世而上何人乎？而忍秦越乎？」外弟吳君負幾千金，念姑氏早世，灑泣立破其券。最篤於師，恤其遺後者數家。而同邑太守吳公一儒，則稱畏友，誼在師友之間。吳公歿，而曰：「吾哭公如之如子也。初令丹徒，鄉大夫唐公侃官南都而卒，廉貧，損數月俸，馳斂之。當時兩高焉。老而哭歸安任侯甚慟，出所貯壽木殮之，償百金，固不受。滇南趙中岳以形家從游，其子躡草屨萬里踪父，十餘年始遇，竟客死，而父亦有怨，不少介介。初，同邑愼公蒙雅相善，已而口語責望，愼公用爲嗛。家難之起，殆置力焉。及愼公歿，家落，鬻其居。府君聞而語孤，孤竊妄意事衣浣濯，食不厭粗糲。間遇可予，輒傾橐毋靳。人有德於府君，即瑣必報，往，第唯唯。異日復泫然曰：「愼公後遂爾乎？吾雖老，當爲經紀其家。」孤矍然自失，念去我府君遠矣。蓋府君戇外疏亢，不能爲磬折耳語，而中實寬博，事過不少留。聞人過，數面折之，至人不敢仰視。俄而其人有急，輒訟，爲之居間，即蒙詬弗避也。當事者甫通謁，驟相規切。或怒曰：「彼胡教責我？其孺子我耶？」知者亦遂披情素，爲交歡。宦轍定交，盡天下賢豪，如司馬譚公綸、王公宗沐、錦衣沈公鍊，皆以名業相期許，非世所稱燕好征逐交游已者。其以文謁者，輒卜其顯晦若醜好，神與射覆。間過金閶、石湖會諸生，三人方課文，府君前曰：「老人願一寓目。」三人者嘻笑曰：「若知文耶？」府君手而徐曰：「某、某，皆有聲，惟某，十年後當成進士。」三人者大驚。後十年，陳君允堅果成進士，他兩生故自若也。其令青陽，從學使者校文，得士爲多，最顯者宗伯陸公樹聲。初，府君首宗伯卷，學使者難之，府君軒頤爭曰：「此子信奇士，行當魁天下。公靳一鄉校官乎？」至袁長史福徵，則榮曰：「此翩翩美少年也。」嗟乎，亦神矣。府君年弱冠時，醇謹恂恂如處子，及通籍，喜功名，亢勵守高，矯矯無所屈，罷居里中，數憂人之憂，恥爲寒蟬，投老蟄伏，而急難憂時，摩翔四方志，竟與身相終始。孤自庚寅迄今，徘徊進退，庶幾一日養，而府君恨曰：「吾不及壽吾親，死我，不思一意我志乎？」辛丑秋九月，孤行役歸省，府君尚善飯，起居如平

時。十一月辛亥，從客弈，忽不快。會陰雨似晦，猶呼孤，語曰：「嘉靖某年，雲南晝晦者三日，遂有庚戌之難。今且晦，國家其有憂乎？」又七日，不火食。孤輩泣而請後言，第頷曰：「宜去矣。」無一語及私。是爲壬戌日夕，漏初下，竟弃孤輩逝矣。距始生之歲，享年九十。元配姚孺人，出高郵守蘆溪公，頗知書，聰明剛果，能逮下。初以不宜子，進庶母高，已舉伯兄，復進孤生母蕭孺人。末年進庶母沈。蕭孺人之歸也，外大母躬送之，入門而始知帷中有夫人無恙，相持涕泣。已而盛帷帳飲食甚設，如娶夫人，則又喜過其始望。伯兄負雋才豪舉，不得志，稍托之詩酒聲伎。孺人慮日耗也，請析諸子。或曰：「孺人起屓屓，操家秉以有今日，孺人子奈何偶諸姬子乎？」孺人固不許。疾革，季維始生，猶襁而肱卧之，而悉手管鑰授府君，蓋不以一錢私伯焉。府君年三十一，壬寅，先孺人舉翁積，娶贈刑部郎閔宜力女。生孫元禎，光祿寺署正，娶刑部郎金枝女，生孫兆河、兆海，俱庠生。玄孫三人：杲、榮、菜。玄孫女二人。又十四年，乙卯，蕭孺人生不孝孤國縉，娶兵部侍郎蔡汝楠女，贈孺人，繼娶舉人陶鋭女，繼娶光祿寺署正丁良才女，封孺人。【略】當春仲時，舉九奏，觴內外子若孫若子孫之婦百餘人，班見稽首，奉卮酒呼百歲，分餘瀝以自壽，盛矣！曾幾何時，而內外子若孫復聚而哭焉，二三藐孤煢煢，不即死，而又何言哉。不孝孤輩謀於癸卯歲正月廿六日，奉府君柩偕孺人合葬於武康之上伯山。夜台不朝，九原詎作，悲乎痛哉，已矣！

茅一桂《附逸事》 嗟乎，余先仲父憲副公之令丹徒也，政無大救荒者，詳在姜尚書寶碑《去思記》中，志憲副公墓者，今朱相公賡亦既叙次，如指之掌矣。然荒政之大者，又在勸賑一節，而惜乎未之及也。豈姜尚書有所避忌而難言之乎？不然，則尚書之碑記《去思》也，在先憲副令丹徒數十年後，士民莫之考而逸之也。先憲副令丹徒時，值旱荒，江以南赤地且千里。公條悉政不遺餘力，獨持勸賑富民之議不利，從旁邑奉行。直指使者羽檄不絕於道，相督責，公屹不爲動，致勤直指按治丹徒，公入謁，盛氣以待。公從容前曰：「丹徒之民無可勸。且勸之家多，勢必騷然。獨魏勛一家，足矣。」直指有難色。公曰：「天道好還，丹徒合邑之民割肤朘髓奉之二百年，今以其一家雁鶩餘糧報丹徒窮民，奚不可者？願得階下片紙之符，請三日爲期以報。」直指固才公，知必辦，許之。於是公出坐堂皇，召勛家農田使者六人至。六人者，皆武弁，盛衣冠晉謁。公正告之曰：「若知禍不旋踵乎？」六人者愕然。公曰：「丹徒民饑極矣，勢且爲變，勛家能自保乎？若主家積粟無算，皆丹徒邑民脂膏，而若等六人爲漁獵首惡，直指欲縛若等以謝窮民。」出符示之，六人者窘，請以萬石貸民謝罪。與定約，釋去。詰旦，而六人入謁，扣首曰：「方舡載粟蔽江下者，且肆拾號計矣。」直指聞而壯之。旁邑之議勸賑者方囂然，而丹徒獨安堵。先是，憲副公初授青陽，當之任，王父戒之曰：「即不幸遇荒，愼毋輕議賑。若父身嘗之，幾濱死者數矣！」公跪受命，曰：「唯唯。」服闋改丹徒，卒守是戒。此先憲副公嘗指以口授，而不肖侄桂所耳熟之者。近令句容，接壤丹徒，故老猶能道之。此一舉也，不從旁邑風靡，不畏貴豪退避，不承風旨濫及，蓋有三善焉。而其最苦心者，在不背死父之言于當事云。知句容縣事侄一桂涕泣頓首具狀。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坤，【略】嘉靖戊戌進士，知青陽、丹徒二縣，擢禮部儀制主事，改吏部稽勛，謫廣平府通判，遷南京車駕主事，出爲廣西按察司僉事，陞副使，備兵大名，中吏議罷歸。林居五十餘載，至萬曆中，年九十乃卒。順甫自命有文武才，好談兵事，在廣西府，江賊據鬼子等砦，督撫將會兵大勦，順甫曰：「會兵非數十萬不可，賊走險旅拒，老師費財，非計之得也。」請簡練五千人，自署以往，多縱反間，攜其黨與，以奇兵直搗其巢，連破十七砦。以一書生提一旅之師，深入崖箐，蕩累年負固之賊，大功不賞，而吏議隨其後，於是乎息機摧撞之思，浩然不可挽矣。家居多暇，用其心計，修業治生，不以寂寞自廢。嘉靖末年，東南中倭，胡績溪爲制府，以同年生虛心咨訪，料敵設諜，用順甫之策爲多，順甫亦沾沾自喜，以爲扣囊底餘智，猶足以辦倭也。【略】子國縉，舉進士，爲工部郎；少子維、孫元儀，皆名士，與余好。

《明史·文苑傳三·茅坤》（存目）

屠隆《明河南按察司副使奉敕備兵大名道鹿門茅公行狀》（存目）

朱賡《大名兵備按察司副使鹿門茅公墓誌銘》（存目）

馮夢禎《鹿門先生洎配姚孺人墓表》（存目）

著録

許孚遠《茅鹿門先生傳》 先生所著有《白華樓藏稿》、《玉芝山房稿》、《耄年稿》各如干卷，藏於家。讀其書，可以想見其爲人矣。

《國史經籍志》卷五 茅坤《白華樓四集》四十六卷，《八大家文鈔》二百四十四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玉芝山房稿》，茅坤著。

潘拱宸《茅鹿門先生文集跋後》 《文集》首録書、次序、次碑記、次傳贊、次讀論評題跋、次祭文、次墓誌、次墓表，釐爲八卷，書一卷，又從而上下之，共選若干首。余非敢妄爲去取也，情各有當不當，文各有至不至，竊聞先生之評史有曰，太史公傳仲尼弟子，及漢循吏處，豈能與刺客同工？則至不至之説也，則余竊先生論文之旨，以論先生之文者也。宸又書。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茅坤《白華樓藏稿》十一卷，《續稿》十五卷，《玉芝山房稿》二十二卷。 又《耄年録》八卷（孫亢儀輯）。 又卷三〇：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一百四十四卷。

《明史・藝文志四》 《茅坤文集》三十六卷，《唐宋八大家文鈔》一百四十四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茅坤《白華樓藏稿》十一卷，《續稿》十五卷，《吟稿》八卷，《玉芝山房稿》二十二卷，《耄年録》七卷，《唐宋八大家文鈔》一百六十四卷。

《國史經籍志補》 明茅坤《八大家文鈔》。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白華樓藏稿十一卷續稿十五卷吟稿八卷玉芝山房稿二十二卷耄年録七卷》 明茅坤撰。坤有《徐海本末》，已著録。是編《藏稿》、《續稿》皆其雜著之文，《吟稿》則皆詩也。《玉芝山房稿》文十六卷，詩六卷。《耄年録》則詩文雜編，不復分類。

趙伊

論述

劉子伯《序芳園稿後序》 《序芳園稿》乃當湖上莘趙先生所作也。屬予校勘，凡得古歌詩律絶句若干首，詮次成帙，彙爲二卷。【略】先生以弱冠登朝，即能慷慨論天下之事。惜乎世路嶔嵚，憮然懷卷，讀書講學，直以聖賢而爲依歸。暇則吟咏於序芳園中，櫺櫨不飾，花木駢羅，窈窕幽深，宛然一山麓也。且屏跡公府，書絶貴人，或嘯或歌，以遊以息。當隆慶元年，天子起天下舊臣，而先生名在疏中。召之，因偶病不赴。故跡其所爲孤標，當與華岳並峻，而清操直與秋月同輝可也。然其爲詩，若《遺詔》、《防邊》、《梓樹》、《家園》、《遊衍》等什，皆心存國略，無片言之杜譔，景在目前，無一語之遠引。且冲雅而風骨自全，清新而舊言罔襲，譬諸秋露之濯芙蓉，冬冰之映隋寶，所可得而同之也。至如爲世之所誦者，若五言云：「黄綬才難盡，清尊思獨深。」「微微炎影薄，冉冉暮陰繁。」「薰風迎戶入，香氣撲人來。」「看花同舊識，解帶即吾廬。」「江霧迷深渚，林烟帶遠楓。」若七言云：「海氣似轉雲鳥陣，江潮猶帶鼓鼙聲。」「雲淡無心元不兢，日遲有意故相將。」「庭昏雨氣連而腴，猶勝於躡瑤圃、歷金門而盡覽其所謂珍奇繡黻也？故先生之詩，尤爲人所難及耳。雖然，先生往矣，猶且廟食而凜生氣，當以予言質之，爲不誣也。其子春元、邦秩等皆丹山鳳毛耳，謹以先生遺稿付諸梓人，以爲垂托不朽之盛事。復命予爲之序。予曰：昔吴武陵以其父稿請子厚序之，而子厚乃闡揚殆盡，更有過之者。予愧非其人也，何以克勝其任乎？然予與先生頗有

一日之雅，故知先生之詩爲最深，遂敢操觚以綴諸末簡云爾。望陽山人劉子伯譔。

皇甫汸《趙氏序芳園稿序》 緬昔先朝，肅皇帝起代，來纘殷服，典學崇文，右賢左戚，銳精圖乂，海內彬彬嚮化，凡彈冠結縷之賓，多摛藻談天之士。屠維之歲，唐任陳余由此其選；玄黓之歲，乃嗣響焉。時當湖趙君子衡在比部，余兄子安在儀曹，蔡子木、王維楨在行人，余在都水，由兄故獲締交焉。筮仕之始，守官箴，習吏事，含章韜美，未敢侈然談藝也，然業已邈追漢魏，雄視關洛。君甫綺齡，博綜緗帙，騰其英聲。居無何，或引疾，或承譴，稍稍謝去，亦曩昔賈生、禰氏以才見忌之驗也。迨後十餘年，復得晉叙，置於南都，子安、子木在比部，維楨在民部，余在司勳，君在職方。帝京嘉麗，郎署燕閒，並攻於詩，攬清暉以緩轡，訪遺事於憑虛，更唱迭和，夕成晨誦，副墨索之，紙頓翔價。而君間從湛文簡、鄒文莊、羅文恭探性命之微，窺道德之蘊。夫稍涉宋學輒畔唐藝，君天資神捷，妙悟兼通，其於詩蓋默識而潛融矣。且砥行飭法，不容於時，遂有廣西之命。君乃長揖當路，高蹈賁園，覃精詩學，若昭明所選，英華所輯，靡不流覽，頗嗜少陵、愚溪之集，手自註釋，益深造焉。莊皇帝嗣極，公車屢薦，而東山未起。政府高公、銓曹楊公素重其名，將柄用之，然叔向無酬知之謁，中散有絕交之書，事乃竟寢，士論賢之。又十餘年，而三君化爲異物，悲哉！於是子安有《少玄集》，子木有《白石山房集》，傳諸同好，用垂不朽。君有《序芳園稿》晚成，爲劉君子伯所銓次，又加點品題之。夫劉蓋深於詩者，言足徵矣。余觀其詩，咸發乎性情，止乎禮義。其調冲澹雋永，其音溫潤和平，每切事情而寓規諷，不徒雕藻也。今時求反關洛，愈乖風雅，蜀中雜就，歷下誕章，詩幾無矣。使數君子者在，不痛誹而力排之耶？夫陶令諸詠，得於辭縷；平子玄思，卒虛詔旨以老且死，萬曆元年八月六日也，年六十二。妻張氏封安人，加封底於歸田。非恬勢利而蛻功名，曷臻此哉！厥考大參公亦善詩，著《漸齋集》行於世。先爲給事，彈劾不避，遺榮耽籍。君訓出庭趨，美由世濟，若徽守義誓，志卒棄官，賢紹孟學，詩專韋氏，二大夫無愧矣。集凡二卷，總若干首。文別行。披味劉子所摘警語，口誦而心醉焉。令子邦秩等將命梓氏，屬序於余。余以世誼，不克辭。睹其翩翩然河東鳳毛，學足發科，才能述志，趙本王孫之後，代不乏人者哉！遂書其端。萬曆甲戌仲春朔，賜進士吏部司勳郎吳郡皇甫汸子循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序芳園稿》 其詩時有清脫之致，而醞釀未深。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八陳田按 子衡初與皇甫子安兄弟、蔡子木、王維楨談詩。及官南郡，與湛甘泉、鄒東廓、羅念庵講學。詩特輕脫，時近宋派。

傳記

戚元佐《趙上莘先生行狀》 上莘先生諱伊，字子衡，平湖人，陝西參政諱漢之第四子。參政始爲工科都給事中，侃侃勵名節，論劾宰輔至不容已，懸車謝世交，一意力學，直闚聖域，晚遂頓入。先生之生，參政第進士之明年也。七歲善屬辭，十歲貫經史，爲文華贍，能持論，同學三四輩，文未就輒代屬稿，稿人人別，無弗雋。年十七，試高等，餼之廩。俄隨父京師，就學於吳中袁永之，永之大奇趙生。嘉靖辛卯，年二十，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又明年授刑部主事，以文譽簡置本科，未幾以病歸。病起乞南，遂改南京兵部職方司。已遷員外郎郎中。甲辰丁母陸淑人艱，服闋補武選郎中。持例嚴，上官憚其正。而逼於權貴人之請，每冀有所遷就，終不相下，遂謝歸。壬子復補車駕郎中，執愈厲，嗾者衆，出爲廣西副使。既就官，以父春秋高，日夜念不置，乞致其仕歸。歸侍父二年，父卒。隆慶丁卯，莊皇帝念先朝忠讜材賢之士，多沉嗇未究其用者，詔得論薦以起。於是浙撫巡官、南科道官咸以先生名上，太宰氏酌其言請，而先生列起籍中，制曰可。然先生蟬蛻榮名，絕不慕仕進，即政府相知，自甘疏邈，而恐其離邊之不遐。故數年間，使數君子者在，不痛誹而力排之耶？夫陶令諸詠，得於辭縷；平子玄思，卒虛詔旨以老且死，萬曆元年八月六日也，年六十二。妻張氏封安人，加封宜人。子三，邦秩、邦程、邦和。女二，適浙西把總張券、太學生屠耿光。孫男十，志寧、志宗、志宏、志宸、志守、志宜、志寰、志官、志宇、志棠。先生弱冠登朝，旋出旋歸，徊翔郎署，而端亮剛潔，播聞天下。人疑先生得介之偏，鯁鯁所觸，悍不卻顧，以襲顯譽，不知平生持己本之愼密，自始仕至今，四十年無間然矣。始仕時在職方，人視之一美少年耳，呼之爲小趙。及御下甚嚴，儀度峻整，指揮以降，無敢以履舄見者，事無繁約，盡一日悉遺發無留牘，胥吏空手坐曹中，不得竄手，以故謁趙職方者，不必費一文錢。

振武諸營軍多役私門，即操閱亦多詭避，每操時則獨控疋馬，漏五下直走轅門，籍其名不至者罰無貸。營衛官有把總，職相埒而權壓儕輩，出入騶衛，亦因以別，人歆豔之，造請日至。先生量材簡任，一無所狥。當選軍政，爲稽常憲，察將材，廉物議，澄己鑑，以成大典，他無倖門，時論崇之。田兵馬貪甚著，陰怙當路，橫肆無忌，乃立案其實逐去。已而百計窺伺中傷，莫能得也。有巡江官縛一江洋大盜至，且具言夜所以格鬬，身被巨創，幸見擒獲狀。先生慰勞甚苦，執盜訊之，云：「若固盜耶？」盜不勝冤，吐其實，乃良民駕木筏而賈者。於是悉召所居什伍相保者鞫之，語盡合。夜抗官兵，眞盜逸去矣，此良民非盜，縶之何罪？釋其縛而遣之。於是持三尺者極重盜，況盜傷殘有實，一言縱之，人情盡疑怪，大訌，上官亦眙瞷相謂，久之始白，乃知職方之明決也。南京俗多火葬，湛文簡始爲義阡，有新都人善靑烏子術者，闚義阡地固叶龍祥也，潛探一穴埋骨矣，欲因邃廣之以成墓。度未可遂。會文簡去，繼參贊者新都人，舊識也，乃投牒願乞地數尺爲展拜所，先生忿然曰：「義阡以掩骼埋胔，公也柰何以私請。」竟格不行。而參贊公改容禮之。在武選，有要路故人，夜持兩甕來，發爲金也。詰之，得自某，冀有所請，輒斥使去門下，而故人忸怩歸矣。某錦衣以傳奉得官，常陰圖襲，內附貴璫，外托相嵩子世蕃主之，至此疏得旨。先生具草將執奏，力諍之上官，終不得諍，因嘆曰：「有拂衣往耳！」乃請告。既告而冒請者得儼然世延云。車駕轄置郵關符之事，是時乘傳極濫，民不堪命，先生爲立法定限，諸不在法限者，禁不得請。於是宰執大臣及上所親信臣，若臺諫，若天曹，紛爲求索，先生持其令，一不應。侍郎某方署本兵，於先生爲堂官，欲遣家屬，而奪於先生之法，竟募力以返。有御史某怒甚，乃次潞河，冀於一月間伺其隙，先生若弗聞也。然衆怒已熾，謗日益起，遂有廣西之命。而此時掌銓衡者萬治齋也，人謂不宜舛謬若是，異日者□公張公輩入叩萬公，則知其爲向所使，蓋誤聽耳。其居家終日欽欽，以孝友自娛，處兄子雜己子中，一不辨。兄子反事叔父，生順沒哀，奔走服勞，視己子亦不辨。蓋先生所以感之。平湖故無城，海寇起，議築城，有民廬在當毀中，因卑其值以售，勢家爭趨之。人有勸先生市者，其子亦數爲言，則正色曰：「今賤鬻獨利其便，柰彼不便何？吾平生夢最多，則未嘗夢受人物。」因知先生立心隱微，大抵嶷然不滓者如此。士大夫夙慕先生高誼，每過從多言乞身事，先生闢之曰：「高尚非人臣，誼士皆求退，則國空虛，彼經綸大計更誰屬耶？」居常覽邸報，閱天下事，或嘻或嘆，或啞然而怡，其子姓從旁闚之，謂先生非忘世者，特惡躁進也。先生始刻意詩文，於《文選》、唐音及少陵、昌黎、愚溪諸集，皆手自註釋，易稿者幾矣。當其未得作者之意，輒數日求之，不得不止。至時俗所尚珞琭石室神仙脩煉堪輿家言，不好也。既至南都，獲遇湛文簡、鄒文莊、羅文恭、王汝中、唐應德、錢德洪諸公，聞性命之說，則心驟喜，謂聖人可立至，遂欲以躬踐之，向所爲詩若文盡棄去。當是時，穎朗精深，善闡師說者莫如王汝中，精詣以王文成爲的，而切要以朱紫陽爲歸。自講良知之學以來，未有眞實近禮如斯者也。始陽明先生倡學東南，姍笑擊排者不少。既而海內盛行，人自求異，近或假借西方大雄氏言，以邃其論，若考亭則甘心操戈，不憚攻訐。先生獨持眞是，直援衆所詆者自信不惑，此非其卓然者哉！其無事時默坐自檢，唯其不愧屋漏，一切世俗標榜立名之事，深用爲羞，即有著述，旋輒毀去，曰：「此無益我。」至攬結延譽，尤所心鄙。內閣新鄭高公、太宰蒲州楊公夙從未顯時知先生，每數數從人問起居，竟不報也。蓋性本孤介，復充以學，凡毀譽得失利害榮辱，嶄然不膩乎其中。苟所執者是，人欲以私撓之，則氣益厲，不復遠嫌，不復避謗，雖刀鋸在前，必伸己志而後已。使在孔門，將必見許剛者，不至對申棖而嘆矣。先生屬纊時，屬其子曰：「吾葬也必以戚生希仲狀其行。」於是其子邦秩涕泣來請。元佐少慕先生，以自守鄙陋，未得脩先達之禮。客歲先生至郡，邂逅一遇，通數語，闕然不滿意，而不圖先生謬鍾念於元佐也。元佐既承命，因詮次其事，事皆實錄，不敢以誣有道。嗟乎！古人所云朝聞夕死，正爲此道。道充於身，將齊天地爲旦暮，何論榮瘁。彼世之惜先生者，徒謂不至老壽，不爲公卿，抑末矣！將啓張宜人封合葬於楊山祖塋之次，謹以狀聞。伏惟太史公俯賜高論，以烜其竈。賜進士出身前奉政大夫脩正庶尹內府尚寶司少卿郡人戚元佐謹撰。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序芳園稿》 二卷。明趙伊撰。伊字子衡，平湖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廣西按察司副使。是集爲其甥沈懋孝所選，附以劉子伯批點。

馮惟訥

于愼行《馮光祿詩集叙》 蓋嘉、隆間，齊列大夫脩騷雅之業者，於歷下有李滄溟先生，於北海有馮少洲先生。李先生所爲歌詩，力追古始，以調高一代。而馮先生所論，網羅數百千載，以富雄一代。海內觚翰之士，無不望李先生之鵠，以爲騶虞貍首，而亦無不搜獵於馮先生之苑，以爲陸海藍田。於是齊以二先生重於天下。然馮先生所自著歌詩，獨藏未出，世莫得睹也。以爲先生吐納萬有，放之毫端，必且鉤深索隱，亢節高張，以凌厲當世，而予從太史用韞受其一二，顧又淵然閒靚，粹然莊瑩，浮聲切響，按之無郤，而有所不欲盡於音；豐葩儁藻，紬之愈出，而有所不欲竭於辭，不乃與李先生異耶？蓋嘗以爲，古之脩辭者積閎而用嗇，其神常應於有餘。後之脩辭者，入少而出多，其力常操於不足。有餘者得諸心，故不厭爲醇雅和平之調，而自不能已於高華。不足者怵於目，故愈務爲瓌奇亢厲之音，而終不能脫於纖靡。此不可不辨也。且夫才有所出而趣有所極，李先生致在不能不爲，而馮先生致在能之而不爲，皆所謂應於有餘也。譬之於水，水之發源長而積也厚，時而爲洞庭彭蠡，汪洋奫潫，一碧萬頃，不見其波而弗謂平；時而至於巴東之峽、呂梁之津，砰礚洶湧，澒洞天地而弗謂險。何也？其所以爲之者皆有餘而已矣。乃且有技於此，激行潦之水，出諸旋渦埳竇之間，極其力之所操，使之懸騰疊躍，以騁陵潏之觀，豈不亦洞心駭目，而大智以爲鑿，文無有矣。此無它，不足之効也。以此衡之，二先生之指趣，亦必有不謀而合者，顧世無能深識之耳。馮先生者，其兄有三，先生繼其先中憲公之業，並以博學工文爲齊魯諸儒冠冕，而太史繩仲公之武，益光大其家學，以雄於著作之府。故馮氏之於藝文，若裘氏冶氏，世治其官，而天下以其閥閱方漢前將軍奉世父子，則甚類矣。然考大鴻臚野王，於兄弟中名獨著，尚書品第列卿，推其行能第一，而時亦不究其用。以先生揆之，又何晻然符也。信於才而詘於用，自古然矣。彼夫道於名實之際，其酌損何如哉！先生文賦稍多，尚未及梓，先刻詩若干卷。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惟訥，字汝言，惟敏之季弟也。嘉靖戊戌進士，除宜興知縣，調魏縣，三遷爲兵部員外，出爲按察僉事，提學陝西兩浙，累遷江西左布政，所至皆有聲跡。以病請老，特進光祿寺卿，予致仕。汝言仕宦三十年，圖書詩卷外無長物。撰《漢魏六朝詩紀》，自上古以迄陳隋，網羅放失，殊有功於藝苑。有《馮光祿集》行世。評其詩者，以爲博洽多記，自出爲鮮。

《明詩綜》卷五〇 朱中立云：少洲詩俊逸秀麗，縱橫繩墨間。余世用云：光祿詩冲雅和平，取則開寶。

《靜志居詩話》卷一三 光祿詩，亦華整可觀，三馮並稱，其賈氏之偉節乎？《秋日寄懷家兄》云：「燕山木落雁來遲，遠客南歸未有期。明月雙懸江海淚，秋風一寄鶺鴒詩。淹留賈誼才無敵，漂泊馮唐鬢欲絲。最是昭王遺恨處，黃金臺上草離離。」

《明人詩鈔續集》卷八 惟訥字汝言，臨朐人，與兄惟健、惟敏齊名，稱三馮。【略】汝言撰《漢魏六朝詩紀》，網羅散失，有功藝苑。三馮皆負才名，魯王孫觀熰撰《海嶽靈秀集》首推汝強，陳卧子《明詩選》，獨收汝言。鏤金錯采，汝言詩頗似顏光祿，是三馮之錚錚者，宜卧子獨收之也。

《吳郎坐見人餉衣香戲贈》 《明詩綜》卷五〇：朱近修云：六朝遺響。

《出榆關逢徵兵使人作》 《皇明詩選》卷八：轅文曰：此公邊塞之作，清切可誦。

《國史經籍志》卷三 馮惟訥《青州府志》十八卷。又卷五：《光祿集》十卷，《詩紀》一百五十六卷，《六朝聲偶集》七卷。

《千頃堂書目》卷六 馮惟訥《青州府志》十八卷。又卷二三：《光祿集》十卷，《楚辭旁注》。又卷三一：《詩紀》一百六十六卷，《風雅廣逸》七卷，

《選詩約注》，《唐音翼》。　又卷三二：《杜律刪注》。

《明史・藝文志二》　馮惟訥《青州府志》十八卷。　又《藝文志四》：《光祿集》十卷，《詩紀》一百五十六卷，《風雅廣逸》七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馮惟訥《古詩紀》一百五十六卷。

徐獻忠《贈馮少洲四首（有序）》　少公名惟訥，前華亭令閻山翁子也。閻山翁治邑有惠政，去而民思之。嘉靖戊申，少公來贊郡政，索賦有藝，惠施深渥，政事之暇，以文章自娛，情致曠遠，聊以四章爲贈。

吴維嶽

論　述

張翀《天目山齋歲編序》　《天目山齋歲編》者何？　霽寰吳公讀書天目山，日所吟咏唱和諸作也。公自弱冠舉進士第，下筆數千言，追先秦、兩漢之作，而詩則頡頏盛唐，所至輒籍籍有文聲。曩余竊祿爲秋官時，即仰公名，未及一坐春風，以叩大雅，怏怏於今十年矣。癸亥中公爲御史大夫，控制三省間，適至貴陽，當撫綏之暇，偶出是編來示余。余既以十年怏怏之懷，而今得其詩於一旦之際，豈不倒屣而接，據案而披，以窺大雅之堂耶？遂竟其編讀之。體裁理道，風韻流逸，而巧思妙語，鏗然有金石聲。譬諸隋珠夜光，連城趙和之璧，錯陳於前，而觀者駭心眩目，驚非人世中所有矣。則又喟然歎曰：　渢渢乎盛哉！　信余十年所懷非虛也，寧非當代宗匠者乎？　夫《三百篇》之義，不作久矣。唐人以後，直至國朝，而僅得海叟何李二三子。何李二子，其格雖出於盛唐，而憫時憂世，又多憤惋不平，未進於中和，旨詩可謂難也已。今公之製作，何其佳麗，一至此耶？　昔太史公以絕代之才，而文章助益，猶多得於名山大川，何者？　不大其觀，則不能宏其詞也。天目之峰，高三萬九千尺，雄峙壯觀於東南巨海之外，而公也讀書其間，豈不窄視天地，達覽古今，曠然有得於中而肆以鳴國家之盛耶？　是公之詩，信有所自矣。雖然，詩者聲也，所以發揮性靈而比之聲音者也。性靈發於聲音，則爲文章。性靈發於經濟，則爲事業。唐之曲江、陸宣公，相業昭著，而其詞至今人誦之。蓋事業之顯，又文章之傳之地也。公之經濟在天下，赫赫殊未艾，然則歲編之作，豈非傳之不朽者耶？　遂書以序。嘉靖甲子春仲月柳州張翀謹譔。

王世貞《吳峻伯先生集序》　予始從事尚書刑部，而同舍郎吳峻伯先生與河中王丈學甫、天台王新甫俱以精讞比經斷主尚書章奏，而峻伯新甫尤名能文章，尚書以下有所撰著，輒左右顧，而非二子不以任。諸公卿上事，岳牧出鎮，以不得一言爲恥。會新甫與學甫相繼遷去，獨峻伯留，日益重。而是時濟南李于鱗性孤介，少許可，偶余幸而合，相切磋爲西京、建安、開元語，它同舍郎弗善也，而峻伯一見而內奇之，因折節定交。蓋又數年，峻伯始由駕部郎拜臬佐，視山東學政，而余已忝佐臬，于鱗亦自關中棄官歸，爲其鄉人。而峻伯數使候于鱗，輒謝病不復見。余得交關其間，以謂于鱗，于鱗曰：「夫是膏肓者，有一毘陵在，而我之奈何？　爲我謝吳君，何渠能舍所學而從我？」峻伯不盡然，曰：「必是古而非今，誰肯爲今者？　且我曹何賴焉。我且哀之。」故峻伯卒而新都汪伯玉著狀云：「濟南以追古稱作者，先生即逡逡師古，然猶以師心爲能。其持論宗毘陵，其獨造蓋有足多者。」所謂毘陵，則武進唐應德也。蓋實錄云。然峻伯自是參政江右，省長楚臬，以至開府貴竹，其蹤跡半天下，所至必游名山大川以廣其思，游必有詩，詩必協情實，調聲氣，蓋庶幾高蜀州、錢左司之遺。晚而稍務爲嚴重，稱貴體。至於才情之所發，亦不能盡揜也。其文尤善緣本經術，中章程，往往庀材班范，而步武於廬陵、南豐間。嗟乎！　士得一當生，號名家言，足矣。亡論毘陵，即峻伯，不亦彬彬哉！　且夫其欲衷二子固當。峻伯爲人清眞恬簡，當其爲郎而籍甚聲譽，業以旦夕異調。時肉食者墨，而以峻伯饒訾，故風之，不應，偃蹇二十年而始有金緋之命。其後屢遷且顯矣，而竟用不善事言路見阻歸，意泊如也。峻伯每言：「令我以七寸管獵聲譽，市貴要，外托以風雅，而中躁狹，其餘日極所未竟之意，而補所未備，而天遽奪之，可惜也。學甫余丈人行，官最貴，至少保大司馬。新甫至少司寇。而峻伯少齟齬，亦爲御史中丞。有四丈夫子，皆才。語云：　詩能窮人，然乎否哉！

李維楨《吳中丞集序》　中丞吳霽寰先生，自其上世以經術起家，而先生益光大之。爲比部郎，與七子談藝，於歷下、婁江最契。然用功名顯，不墮文人結習。沒踰四十年，諸子孫始鳩拾遺集行之，而季子翁晉謬以余廁白門社末，屬使序。【略】先生故有《天目山齋歲編》，自弱冠登第，以迄納節還山，所吟咏唱和具在，日有精詣，卽七子時相及而終不相囿，卓然自爲一家。深而出之以淡，詳而持之以約，閎而律之以整，華而根之以實。大都詩與文肖其爲人，豈小言詹詹、大言炎炎之徒，可以託後塵哉！頃者學益岐，文益敝，浸淫西方之教，負奇者喜其怪，佻薄者利其放，庸愚者惑其幻，固陋者便其淺，生心害政，有識以爲憂。先生分校南宮，秉憲東方，名臣名士，響應景附，按是集求之，而其所以正人心，扶世道，翊文運，亦足見大略已。外，雁沒遠烟中」，較之明卿、子與輩，故自勝之。

《明人詩鈔續集》卷八　峻伯與李王結社最先，七子名盛，元美收之廣五九京如可作也，舍先生吾誰與歸？

俞憲《盛明百家詩・吳霽寰集》　同年都憲維嶽，字峻伯，號霽寰，浙之孝豐人。初令江陰，卽好詩篇，與予酬贈頗多。及任比部，使江西，官山東，屢有同游之雅，篇翰往復益夥。茲但掇其所有刻之，餘所不及見者，不與焉。今霽寰位陟通顯，而予托跡林野，世路差池，物情無定，其詩及見與否，皆不可知矣。是歲癸亥秋仲，嘿庵散人俞憲識，時在讀書園清省處。

《藝苑卮言》卷五　吳峻伯如子陽在蜀，亦具威儀。又如初地人見聲聞則入，大乘則遠。

《國雅品・士品四》　吳中丞峻伯、俞廉憲汝成二公初官西曹，比余舍爲社，每憐其高才深致。及歸田，吳每自豐中相訊不廢，俞同里賡唱尤密，倏爾後先觀化，撫茲遺編，重余嗟慨。吳句云：「齋鐘微出塢，澗水曲穿林。猿愁巴峽夜，草暗洞庭春。驛路峰腰折，江流雪後深。」又：「花月九衢澄夜色，關山一雁動秋聲。」俞句云：「花密藏谿路，峰危帶石樓。」「戍苦寒花發，庭閒露草深。」並堪大曆十才羽翼。

《明詩綜》卷五二　穆敬甫云：吳公結社西曹，詩中奇語往往驚人。

《靜志居詩話》卷一四　峻伯如鉛刀土花，不堪灑削。然其五律，頗具岑嘉州、張司業風格。句如「關河春鴈少，風雨暮鐘多」，「細雨來因晚，空山到已秋」，「清颸凉帶葉，零雨細沾沙」，「亂水穿林響，殘星綴嶺低」，「剪藤舒栢樹，芟草出瓜苗」，「暮雨初收市，秋江正長潮」，「潮生風聽急，江遠雨看無」，「澗水斜牽筏，林烟遠出村」，「沙頭飛燕子，市上賣櫻桃」，「鐘殘寒雨外，雁沒遠烟中」，較之明卿、子與輩，故自勝之。

傳記

汪道昆《明故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霽寰先生吳公行狀》　隆慶三年春二月甲子，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霽寰先生卒於家，春秋五十六耳。諸子將奉大事，屬余小子布狀，行且謁張相君、殷宗伯爲碑爲銘。昔在南宮，三人一歷通政司參政，其一守萊州，至大父吏部公，家大起。吏部公二子並登進士。長公麟，由御史歷山東按察司副使，以親老乞歸。次公龍，由吏部郎中歷參政。吏部公賜爵如子。配張氏，封宜人。當是時，門戶赫然盛矣。宜人夢天女授美子曰：「帝畀汝孫。」於是冢婦方恭人有身，以正德九年六月四日舉子。宜人昔夢庭下立柱石千仞，上屬於天。長公亦夢舍後山高出雲端，巖巖嶽立。則以爲貴徵也，因命名奇之。先生頎而莊，英氣勃勃，始就外傅，日誦數千言，始勝冠，輒起民間，首諸生籍。嘉靖丁酉鄉試，先生以執禮舉第五人，明年舉進士，除江陰縣令，操法得民。會沙賊僭號反崇明，與縣夾江相距。縣故無城郭，先生躬率甲士護備之，賊無敢犯，江陰完境內。三載應召得刑部尚書郎。先生明習法家，主部尚書奏讞，詔定問刑條例，部尚書舉以屬吳郎。於是吳郎具稿，部尚書籍上之，大稱旨，著爲憲令。庚戌虜大入，詔收兵部尚書，坐吏議輕，連議者。吳郎從容上疏曰：「尚書無他，獨事重，重發耳。」不聽。然廷中獨多吳郎。慮囚江西，囚得從末減者萬五百。仇者侵徐滾母塚，滾殺之，先生當曰：「滾以母故殺人，且侵塚在辟。」滾得免。劉福德讓里媪子不孝，里媪子出惡言，福德怒，毆殺里媪子。先生當曰：「誅不孝，柰何與不孝子等死邪？」從輕議，釋之。期月而徧部中，法無不當。既歸省，居大父及父母喪，泣血三年，目幾眇。喪畢補駕部，尋轉按

察司副使，督學山東。先生下車，操功令唯謹。謁闕里，徘徊洙泗、鄒嶧之間，檄孔、顏、孟三氏教授司定約法，勒石學舍，宣言曰：「建首善請自三氏始，其世世守之。」廣厲諸生，務在躬化，所至左右文行無不當於人心。追祀名宦鄉賢，表章節義，齊魯之士烝烝鄉風。居五年，進湖廣布政司右參政，尋進江西按察司按察使。已復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言者謂三省並建撫臣，請罷督府。廷議貴州當楚蜀之會，今巡撫具文武材，其以川東湖北轄貴州，罷督府便。先生上便宜五事，上納之。貴州半雜夷，道多剽掠，乃馳羽檄，分道遣材官護，游校偵察之，嚴踐更，懸賞格，夷寨各立夷長，籍記寨中諸夷若干人，保界分區，界內有犯，坐夷長。於是諸夷無敢竊發，道乃通。夷酋楊珂仇其叔進雄，據六洞，先生則以進雄故，立珂爲後。後有子，欲殺珂，諸夷將釋憾於進雄，無所發，珂急率憾者距進雄，歷十有七年。當事者議未決，乃授有司方略，責珂降。珂乃面縛伏辜，待以不死。事上，詔賜白金文綺，論功有差。於是先生部署諸夷法不軌者。時王世麒叛清浪，宋廷武、宋鵬、宋鶯叛草唐，王阿利等叛平伐，先生箴曰：「世麒祖父逆節，父漏天誅，乃今濟惡不悛，亟誅世麒，以正國法。諸宋由爭襲起黔蜀，觀望三十餘年。出其不意，急縛之，一旅足矣。平伐負固爲虐，可襲而禽。」於是斬世麒，捕廷武、鵬、鶯，俘阿利，境內悉平。會有人言，先生以改南去。先是，先生聞仲弟維庭病甚，則自江西趣歸。未至而仲亡，哀之甚。會程期急，尋以單車赴貴州。居常念仲不忘，食浸減。驛書至，先生頓首曰：「臣不幸有狗馬病，使臣得歸骸骨，終餘年，君之賜也。」先生彊直方正，不取苟容。初對公車，長公所善故人在供奉，先生無私謁，心望之。先生射策得當執政，間且薦高等，故人匿先生牘，遂不前。居江陰，會舒御史汀行縣。故事：御史謁廟，縣官長跪候車。御史方齮齕諸縣官，暴甚，先生倡言曰：「天子置縣官，南面而臨百里。且先師在，奈何曲跽而巇橋門？」御史目攝之，然卒未有以中也。始爲郎，吏部尚書熊公浹請以吳郎調吏部，坐不拜嚴相國，議格不行。嚴相國屬先生序鈐山詩，先生固辭謝，留山東不調。客以行間說先生，先生謝曰：「僕待罪儒宗，終不以善仕而間相國。」坐泰安州試士，段御史顧言且按部來，有司請避舍以居，不許。藩臬大夫畢從御史登岱，先生獨留不行。及赴江西監司，遇御史京口，前驅不避御史，御史嗛之。上遣使者出貴州，使者失望，尋中以飛語，御史亦倡議南中。嗟乎，直道不容，卽

著録

《國史經籍志》卷五　《吳維嶽集》□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吳維嶽《天目山齋藏稿》二十八卷。

《明史・藝文志四》　吳維嶽《天目山齋稿》二十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天目山齋歲編》　二十四卷。明吳維嶽撰。維嶽字峻伯，孝豐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右都御史，巡撫貴州。《明史・文苑傳》附見王世貞傳中。爲嘉靖廣五子之一。是集皆其讀書天目山時吟詠倡和之作。分年編次，起嘉靖己亥，訖壬戌。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謂峻伯詩如鉛刀土花，不堪洒削。雖詆之太過，然覆核斯集，其論亦非無因也。

同治《湖州府志》卷五八《藝文略三》（存目）

莫如忠《贈吳霽寰中丞巡撫貴陽叙》 今貴州巡撫都御史霽寰吳先生，余同年進士也。初與先生舉同年，以才著者凡十數輩，莫不推右先生。而余與先生交，其始相切劘以文辭，於睹先生蓋淺也。居無何，余乞南曹，於先生違遠矣，而幸侍其尊君苕溪公同宮，篤行君子也。公爲名御史，言事謫外，量移來留都，留都人士磬折下之。公因與予爲通家驩，而嘗語余：「士不通於經術，闇於世務，薄法理弗講，穢戎旅之務，弗學也，嘗之弗知也，則無所比數焉。」余念曰：公教我矣。而竊怪霽寰先生以家學顯，宜有概於公言，乃其藝獨文辭焉著，而餘未有以見奇，何也？比余陳乞里居，先生令常之江陰，余從荆川唐先生過先生於江陰。及境，農氓樂業，賓旅如歸，絃歌之聲相聞。入其廨，案無留牘，鞭撻不施於庭。會方厲兵待警，陳而觀之，甚設也。唐先生私顧余喜曰：「吳君之政起矣。」而乃不虞君恂恂儒生耳，及蒞事固卓犖也。踰年，先生徵入刑部主事，余亦再謁京師，列在郎署。當是時，海内之雋願交於先生者，灑然而集，而余與先生遊，愈益暱，其睹之愈益詳。先生間嘗爲余談古今之變，覈理亂之原，考鏡人事失得與國家興壞所由，較若棋置可復也。比部職法理，先生即閑法理，已歷兵部，兵部職戎務，先生即閑戎務。先生嘗與余觀乎射林，從語騎射，思蹶張超距，一見其長。登潞河毘廬閣，指畫都城形勝，嘆曰：「古稱天府神皋殆是。令余得提萬人之師，當一面於外，豈憂胡馬南牧如庚戌事哉！」其壯如此。余又因悟，先生於學蓋著卿大夫。久之秋官以職請曰：「律，高皇帝所定也，列聖因時變推廣，意博，其才誠大，而嘗興至發之文辭，於先生誠自其好，乃固亦兼長云。先生負兼長之才，以効當年之用，是故始擢典學東魯，則東魯之政效；再擢參藩湖南，則湖南之政效；又再擢秉憲江右，則江右之政輒效。乃今晉都御史巡撫貴陽矣。議者謂朝廷方倚先生重，將大用之，而姑嘗以貴陽。似矣。余獨謂貴陽置省，實國家設險以控制西南諸夷，而臨之重臣，固天下要轄，倘所謂提萬人之師、當一面於外者，先生不自茲試乎？夫自古外攘内安之策，莫如因其俗務利道之，而毋與爭於兵革。貴陽雖邇夷患，顧法制既久，人心已安，即不免跳梁孽釁其間，可檄諭而定，不已則一創以遺數十年之寧無難也。

王世貞《送比部吳峻伯江西恤刑序》 惟辛亥嘉靖春正月，天子詢於秋官之長，下諸道使十有五人，洗冤滯憫蠢愚辨疑似以聞上，諸非大辟戍遣論鬼薪下者徑得從末減，甚大渥惠也。秋官之長詢於屬曰：「是惟上之至意，毋負。」屬各以長往劑其地，最重曰江西。江西揚之屬而吳楚之交也。其君子崇尚禮義，彬彬著天下，其小人儉以嗇，然或多深文相詐，好鬼而信徵，囂訟而非其上，未易平也。於是郎吳子峻伯應詔。吳子先江陰令，高第徵，次當補諫官，而年少不應，格還爲郎。會尚書患部牘冗未竟，擇代閱者，謂吳子習之。吳子逡巡辭弗得，即代閱牘，著聲也。秩宗之僚闕，天官卿謂吳子之，以薦，格不行。歲丁未，秩宗詣試偕計士，詔復用吳子，於是聲稱奕然，著卿大夫。久之秋官以職請曰：「律，高皇帝所定也，列聖因時變推廣，意博，其才誠大，而嘗興至發之文辭，於先生誠自其好，乃固亦兼長云。先生負兼長之才，以効當年之用，是故始擢典學東魯，則東魯之政效；再擢參藩湖南，則湖南之政效；又再擢秉憲江右，則江右之政輒效。乃今晉都御史巡撫貴陽矣。議者謂朝廷方倚先生重，將大用之，而姑嘗以貴陽。似矣。余獨謂貴陽置省，實國家設險以控制西南諸夷，而臨之重臣，固天下要轄，倘所謂提萬人之師、當一面於外者，先生不自茲試乎？夫自古外攘内安之策，莫如因其俗務利道之，而毋與爭於兵革。貴陽雖邇夷患，顧法制既久，人心已安，即不免跳梁孽釁其間，可檄諭而定，不已則一創以遺數十年之寧無難也。

吳維嶽 明文學部二・

又《祭吳峻伯中丞文》（存目）

張瀚《吳中丞峻伯》 中丞魁瑰，淵源家學。摛詞灑翰，川雲磅礴。早契聖腴，雅擅述作。雲司法比，東方木鐸。藩垣總憲，數試盤錯。授節貴陽，遐荒經略。屈指升沉，同歆萃拔。遠慰渴饑，炘炘勳伐。

于慎行《會祭御史中丞吳霽寰宗師文》（存目）

于慎思《會祭中丞吳霽寰宗師文》（存目）

李攀龍

論述

綜論

陳文燭《白雪樓詩序》 嘉靖來，李于鱗起海岱間，而宇內談藝者歸之歷下。今《白雪樓集》，乃其所爲詩也。于鱗天才高邁，富於往牒，居常好深沉之思。自言：「齊魯於文學乃其天性。秦漢以來，至使素業散失，有足悲憤。必得所欲，與左氏、司馬千載而比肩。」吁，何其壯也。故目所經涉書，多在左、馬上下間，而其屬文亦有似之者。至於聲詩，由《三百篇》以至於唐，竭其才而窮其力，方其屬類比事，倏來倏失，經營於將迎之間，得之成詠。言危則性情峻潔，語深則意氣激烈。于鱗論詩可怨之旨，余率有味乎其言哉！今茲集所載，如樂府古體，蘇李齊軌，下擬建安。五七言律，大類少陵，參之沈宋。第用遂古之辭，則控引錯綜，意自己出而新；舒一時之感，則包括總覽，辭復典麗而古。此其法有所必至，神有所獨運，是胡寬之肖新豐，而伯樂於馬也。往于鱗與余言詩，在齊魯如邊廷實、李伯華，亦近時之偉才也，尚雅而雜俚，博而未精。其高視一世類如此。假令于鱗不死，則《易》所稱擬議以成其變化，于鱗取以論詩，可庶幾焉。昔人謂長卿賦不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非耶？頃者侍御姚公讀而愛之，命梓淮陰，董事既竣，敢綴數語，俟諸來哲，以見願爲執鞭之意云爾。

張佳胤《滄溟集序》 文章關乎氣運，信然哉！說者謂，結繩而後，其盛者代不數，代而盛者，人又不數，乃至岐詩與文而對稱之，則未有兼出嫓美者，何也？詩文之用異，而氣不備完也。詩依情，情發而葩，約之以韻，文依事，事述而核，衍之以篇，葩不易約而核不易衍也，於其體固難之，葩與核左而不相爲用也，則又工言者之所不易兼也。孟氏云《詩》亡然後《春秋》作，得《春秋》之緒者爲戰國先秦，而其間左氏短長，莊列韓非呂覽諸君子，汪洋乎其言之也，燦然而章，蓋至西京而文則已極也。然而《三百篇》之旨微矣，東京建安而後，稍稍能取其材，而小變其格，以至陶謝，澹澹焉！彬彬焉！蓋至唐而詩則已極也，然而西京之旨微矣，彼夫千餘年而人自賢其時者何限，然時污而人受其束，識亦俱受污而不自覺，以噭蟬而塗鴉，爲得造化之巧，而實無當於述作之林，又何限也。北地生，乃稍稍知兼出之，而敢遽以嫓美云乎哉？今夫李先生之集行，而操觚者不按睹也，古樂府五言選，不以爲白頭陌桑曹枚之優孟哉！七言歌行，不以爲高岑之奇麗哉！五、七言律體，不以爲少陵、右丞之峻潔哉！絕句不以爲青蓮、江陵之遺響哉！排律不以爲沈、宋之具體哉！誌傳不以爲左氏、司馬之雁行哉！序記書牘不以爲先秦、西京之耳孫哉！代不數而得之明，人不數而得之李先生，詩與文不兼出，而先生倘得之，不已難矣。高皇帝起元季，掃六合之腥羶，而歸之大漠之外，天地若闢而朗者，此其盛不直際三代，而況重以諸廟之右文，文明以止。至於今而始有李先生，其兼出嫓美，幾希乎超先秦、西京而上哉！二三子知足以知李先生，污不至阿其所好，相與推明而傳之，風雅訓誓之精微，雅已有端，是在來者矣，是在來者矣。先生諱攀龍，字于鱗，學者稱爲滄溟先生，其事行具殷少保所爲誌銘，及元美傳中。西蜀張佳胤撰。

《藝苑卮言》卷五 李于鱗如峨眉積雪，閬風蒸霞，高華氣色，罕見其比；又如大商舶，明珠異寶，貴堪敵國，下者亦是木難火齊。

又 李于鱗，如商彝周鼎，海外瓌寶，身非三代人與波斯胡，可重不可議。

又卷七 于鱗自棄官以前，七言律極高華，然其大意恐以字累句，以句累篇，守其俊語，不輕變化。故三首而外，不耐雷同。晚節始極旁搜，使事該切，措法操縱，雖思探溟海，而不墮魔境。世之耳觀者，乃謂其比前少退，可笑也。歌行方入化而遂沒，惜其不多，寥寥絕響。

又 于鱗擬古樂府，無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與古樂府並看，看則似臨摹帖耳。五言古，出西京、建安者，酷得風神。大抵其體不宜多作，多不足以盡變，而嫌於襲，出三謝以後者，峭峻過之，不甚合也。七言歌行，初甚工於辭，而微傷其氣；晚節雄麗精美，縱橫自如，燁然春工之妙。五、七

言律，自是神境，無容擬議。絕句亦是太白、少伯雁行。排律比擬沈、宋，而不能盡少陵之變。志傳之文，出入左氏、司馬，法甚高，少不滿者，損益今事以附古語耳。序論雜用《戰國策》、《韓非》諸子，意深而詞博，微苦纏擾。銘辭奇雅而寡變，記辭古峻而太琢，書牘無一筆凡語。若以獻吉並論，于鱗高，獻吉大；于鱗英，獻吉雄；于鱗潔，獻吉冗；于鱗艱，獻吉率。令具眼者左右袒，必有歸也。

又　余嘗有《漫興》十絕，其一云：「野夫興到不復刪，大海迴波生紫瀾。欲問濟南奇絕處，峨眉天半雪中看。」

又　于鱗嘗爲朱司空賦《新河》詩，中一聯曰：「春流無恙桃花水，秋色依然瓠子宮。」不知者以爲上單下重。按三月水謂之桃花水，爲害極大。此聯不惟對偶精切，而使事用意之妙，有不可言者。閻駰《九州記》：「正月解凍水，二月白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麥黃水，六月山礬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荻苗水，九月霜降水，十月後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蹙凌水。」尚肖似，弗似無貴於擬。似寓神情，非神則徒摹襲，彷彿如勦攘然，徒貽譏笑爾。故刻楮葉雖工，然比之造化，祗見其勞而無益。學孫叔敖而無抵掌笑談之妙，必無復生之感動。斯曰擬曰新之辨也。古詩賦文辭，類多有擬，而莫難於樂府。無論近日戾此二者，即古之名家，如梁簡文晉宋玄融承天正則金珠輩，雖新之時有矣，然考諸其辭，不詭於古者幾何也哉？于鱗所爲諸什，雖一字莫非古已見者，至其杼鎔甄瀚，神色穎秀，如群葩春榮，曜靈晨升，不可謂非宿植而昨逝也。但時出而更明之，人自神暢而睹快焉。向必改易柯條，愆伏容光，人其謂之何？然則擬古而易渝其辭，其謂之何耶？是故欲步楚騷，則不可易謇些諸文。欲倚吳歈，則不可遺儂歡諸字。人皆知之，何樂府獨不然乎？惟其競新而略似，是以名擬古而實不可若也，有由然哉！噫嘻，必明融述作而上下古今者，則可以論于鱗所爲樂府也已。歷城許邦才殿卿書。

王世懋《藝圃擷餘》　子美而後，能爲其言，而眞足追配者，獻吉、于鱗兩家耳。以五言言之，獻吉以氣合；于鱗以趣合。夫人語趣似高於氣，然須學者自咏自求，誰當更合。七言律，獻吉求似於句，而求專於骨；于鱗求似於情，而求勝於句。然則無差乎？曰：噫！于鱗秀。

又　余嘗服明卿五、七言律，謂他人詩多於高處失穩，明卿詩多於穩處藏高。與于鱗作身後戰場，未知鹿死誰手。

又　李于鱗七言律，俊潔響亮，余兄極推轂之。海內爲詩者，爭事剽竊，紛紛刻鵠，至使人厭。予謂學于鱗，不如學老杜，學老杜，尚不如學盛唐。何者？老杜結構，自爲一家言，盛唐散漫無宗，人各自以意象聲響得之。正如韓、柳之文，何有不從《左》《史》來者？彼學而成，爲韓爲柳。我卻又從

《明詩評》卷一　于鱗宏麗渾壯，鮮所不有。又濟之沉思，假以數年，奚讓二氏哉！太岳二室，芝菌樛結，光華若朝霞芬旨入九咽，庶乎其近之矣。

梅鼎祚《讀李于鱗集二首》（存目）

費元祿《讀白雪樓集懷李于鱗先生》（存目）

許邦才《李于鱗擬古樂府序》　李于鱗氏擬古樂府辭殆二十年，所計得凡若干篇，未嘗以視人也。間視於一二同志，亦先後錯出，無睹其全者。往辛酉歲，予始請而歷讀之，則集端實自爲序。其末簡引《易辭》云：「擬議以成其變化，日新之謂盛德。」噫嘻！此二言者，其于鱗之善乎爲擬者哉！蓋擬議之爲言，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而後動者也。故擬之爲道，其變化日新，而後盛德存焉。是故擬之爲義，其變化日新，而後盛德存焉。是故擬之爲義，其變化日新，而後盛德存焉。是故擬之爲義

韓、柳學，便落一塵矣。輕薄子遽笑韓、柳非古，與夫一字一語，必趨二家者，皆非也。

《國雅品・士品四》《厄言》云：「五七言律至仲默而暢，獻吉而大，于鱗而高。」又云：「古惟子美，今或于鱗。」余觀李何之爲詩，如良畯父田，辟草蓺禾，油然生矣。若夫勃然之機，至觀察而始化。今督府張公序其詩文，以左、遷、高、岑輩目之，云：「代不數而得之明，人不數而得之李。」推是言也，則天寶以還，千載之下，僅得觀察一人而已。其爲一時學士大夫所推崇如此，不足以厭服群心邪？余嘗品其七言，函思英發，襞調豪邁，如八音鳳奏，五色龍章，開闔鏗鏘，純乎美矣！至五言似有不盡然者，乃稍乏幽逸情性。觀察故有《唐選》行於世，五言乃止於劉長卿，自序謂：「唐詩盡於是矣」。雖儲、韋、錢、郎並削之，其取指頗示嚴峻。其《送諸光祿》云：「芙蓉天鏡曉，風雨石帆秋。」《白雲樓》云：「千家寒雨白，雙闕曉烟青。」《送張比部》云：「風雲千騎動，雨雪二陵寒。」《出郭》云：「溪流縈去馬，山路入鳴蟬。」《燕集》云：「酒奈柳花妬，人堪桂樹憐。」《天井寺》云：「喬木堪知午，迴峰欲隱天。」七言《送人》云：「樽中十日平原酒，袖裏三年薊北書。」《寄王》云：「上書北闕風雲變，灑淚西山雪雨寒。」《送盧》云：「書上梁王還寢獄，賦成揚子不過門。」《雙塔》云：「雙闕星河秋色曙，千家烟雨夕陽沈。」《早春》云：「揚舲巫峽江聲合，立馬岷峨雪色來。」《梅花》云：「笛裏春愁燕塞滿，梁間月色漢宮來。」《眺望》云：「漢苑春生多雨雪，薊門晴色滿寒烟。」歌行如《金谷》、《刁斗》、《送謝茂秦》、《擊鹿》等篇，一一高唱，足以感蕩心靈，豈直氣吞儲韋，輝掩錢郎邪？其集中附載海內名家哭公詩甚富，如張督撫云：「生來語出千人廢，死後名從四海知。」王觀察云：「文許先秦上，詩卑正始還。」王儀部云：「天地論才盡，文章與數奇。」又：「青山一慟哭，流水若爲音。」俞山人云：「句陳耻重襲，文奇秘難通。」張太學云：「齊亡天下士，漢失濟南生。」並追宗大雅之句，因並識之。

屠隆《論詩文》元美推尊于鱗誠過當，時諸公揮毫，或未免稱弱。于鱗晚出一首，蒼健驚人，奈何不壓服曹偶。今若盡讀于鱗詩，初則喜其雄俊，久則厭其雷同。若雜一首於衆作之中，則陡覺于鱗矯然而特出翅，衆鳥中一蒼隼矣，宜其爲元美所賞詫如此。晚年之論，定當不復爾。

又《與王元美先生》

信如于鱗標異，凌厲千古，吞掩前後，則六籍之粹白，漢詔誥之溫厚，賈長沙之浩蕩，六朝之語麗，不自量，謂于鱗雖奇而無當。

《詩藪・近體上・五言》王維氣極雍容而不弱，李頎詞極秀麗而不纖，此二君千古絕技。大曆後風格曠廢，至明迺一振之。國朝【略】于鱗類李，雄峭逾之，而神秀天然少讓。

又《近體下・絕句》惟于鱗一以太白、龍標爲主，故其風神高邁，直接盛唐，而五言絕寥寥如出二手，信兼美之難也。

又《續編・國朝下》于鱗七言律所以能奔走一代者，實源流《早朝》、《秋興》、李頎、祖詠等詩。大率句法得之老杜，篇法得之李頎。屬對多偏枯，屬詞多重犯，是其小疵，未妨大雅。「紫氣關臨天地闊，黃金臺貯俊賢多」，「萬里悲秋長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少陵句也。「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王維句也。「秦地立春傳太史，漢宮題柱憶仙郎」，「南川粳稻花侵縣，西嶺雲霞色滿堂」，李頎句也。「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空島嶼微」，青蓮句也。「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沙場烽火侵胡月，海畔雲山擁薊城」，祖詠句也。「千門柳色連青瑣，三殿花香入紫微」，「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岑參句也。凡于鱗七言律，大率本此數聯。今人但見黃金、紫氣、青山、萬里，則以于鱗體，不熟唐詩故耳。中間李頎四首，尤是濟南篇法所自。

宋懋澄《與艾七》于鱗於詩文，輒曰擬議以成其變，惜乎吾見其擬矣。

張大復《文人》近世文人，好訕濟南。多拾其二二險句累辭，轉相口語。如昔人言揚子雲以艱深之辭，文其淺易之意，政不知能言揚子雲者，必眞見子雲之爲淺爲易，歷歷可揭示人，而又自能滔滔汩汩，不艱不深，以成一家之言，可以俟後之作者而不惑。然使後世復有揚子雲，猶未必其言之盡是也，今之人何鑿鑿也？嘗覆按其人之文矣。鼓掌盱視，自喻滿志乎？則未有不爲險句累詞者也。其爲險句累詞，又未嘗不顯然出於濟南而無所顧忌，猶曰文須獨造，安能爲昔人所嘗爲。今之人何鑿鑿也？意殆盡愚一世之人，高閣濟南，惟吾所恣取，而一世之人，果不能出其相愚之意。嘗試一臠，縮舌去之，曰某家嘗云爾，此夫以耳食者所謂一解不如二解歟？吾於濟南，直見其縱橫六經，跌宕子史，如黃河決溜，雖至於不可窮詰，而終爲天下之奇觀也。

雖然，英雄欺人，故時有之。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　于鱗七言律，冠冕雄壯，俊亮高華，直欲逼唐人而上之。其俊亮處或有近晚唐者，餘子亦然。然二十篇而外，句意多同，故後人往往相詆。然唐人七言律，李頎諸公僅得數篇，尚足不朽，于鱗嚴選可得二十餘篇，顧不足以傳後耶？但後進初學，志尚奇僻，於其高華雄壯處實不相投，故託之溫雅以抑其雄壯，託之清淡以抑其高華，既未足以壓服人心，則直以句意多同，並乾坤、日月、紫氣、黃金等字責之矣。如「自許鐵冠衝瘴癘，兼攜白筆掃風霜。」「彈章氣借山河壯，執法秋臨節鉞寒。」「白日自流荒徼外，青山不盡夜郎西。」「百粵大雲搖海色，九峰寒雨壯秋陰。」「千乘旌旗分羽衛，九河春色護樓船。」「騰裝殺氣三江合，吹角長風萬里生。」「鼓角疑從天上落，輜車眞自日邊來。」「地拆黃河趨碣石，天迴紫塞抱長安。」「山連大陸蟠三晉，水劃中原散九河。」「蒼龍半掛秦川雨，石馬長嘶漢苑風。」「大壑秋陰生蜃氣，扶桑日色照樓臺。」「千峰劍閣迴看雪照秦。」「千峰曙色開金掌，並馬寒光照錦袍。」「漳河雨雪襜帷黑，大漠風塵燧火青。」「青樽夜倒滹沱月，紫馬秋嘶大陸雲。」「黛色總疑天目雨，寒聲不辨浙江潮。」（《九里松》）等句，冠冕雄壯者也，但較之獻吉，則着意賈勇耳。五言律，體雖宏大，而警絕者少，間有俊語，乃七言賸餘。七言絕入錄者，較律聲調雖同，而意實寬裕，足配龍標。

又　于鱗七言律，冠冕雄壯，誠足凌跨百代，然不能不起後進之疑者，以其不能盡變也。唐人五、七言律，李杜勿論，卽王孟諸子，莫不因題製體，遇境生情。于鱗先意定格，一以冠冕雄壯爲主，故不惟調多一律，而句意亦每每相同，元美謂「守其俊語，不輕變化」是也。然或厭其一律而錄其別調，則又失其所長，非復本相矣。餘子亦然。

又　于鱗於《騷》學實疎，故歌行無一可采。

又　七言律：蓋于鱗雖高壯雄麗，不免鉅穎太露耳。

又　于鱗擬古樂府雜言、七言，語或逼眞，復有得於擬議之外者。七言古聲調全乖，無一語合作。予嘗謂：「七言古仲默無篇，于鱗無句。」黃介子謂「此語無人能道」。

又　擬古惟于鱗最長，如《塘上行》本辭云：「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賢豪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于鱗則云：「念妾平生時，豈謂有中路。新人種蘭苕，故人種桂樹。新人操《陽春》，故人操《白露》。」格倣本辭而語能才氣過頎而學頎，故有其俊邁而無其輕淺。

又卷四　卧子曰：于鱗五言古規摹建安以前，不減新豐締造，特潘陸以後涉筆便少，未免取境太狹。　轅文曰：于鱗之於漢魏《十九首》也，不求其義而求其情，不求其情而求其聲，斯有針乳之合焉。造次觀之，不足當一盼也。

又卷六　卧子曰：于鱗七言古，實源李頎，而雄整過之。　舒章曰：于鱗學古，則二子之言信有徵也。

《皇明詩選》卷一　轅文曰：濟南工於擬議，而變化出焉。卧子曰：于鱗天骨既高，人工復盡，如玉出藍田而復遇巧匠，珠同隋侯而更耀蠙首。故遇瑕則剔，有美必雙。總其經營反側，不輕染翰，故能領袖群倫。　又曰：陳眉公徵君語予曰：少時見元美先生云：往者燕邸之會，于鱗詩必晚出，見他人有工者，卽廢己作，不復示人。前輩自矜其名乃爾。今人頹唐放筆，便布通都，何其不自好也。　舒章曰：于鱗如長離苞羽，揚翬九霄，意不妄下人間，以故彈射處寡。

又卷八　卧子曰：于鱗五言律雜出盛唐諸家，惟其精工雄渾，一字不苟，前人所難也。轅文曰：五言律純以法勝，故無懈可擊。

又卷一一　轅文曰：于鱗七言律，是有明三百年來一人。卧子曰：于鱗七言律，有王維之秀雅，李頎之流麗，而又加整練，高華沉渾，固爲千古絶調。

又卷一三　卧子曰：于鱗絶句，詞甚練而若出自然，意必渾而每多可思，照應頓挫，俱有法度，未易至也。舒章曰：於二十八字中寫數十言所難盡者，于鱗於此處每絶塵而上。轅文曰：七言絶刻意江寧而自出變化，無論元美，即何、李亦爲卻步。又曰：何、李絶句多隨筆而出，于鱗每篇必作意，所以獨上。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要其譔著，可得而評隲也：其擬古樂府也，謂當如胡寬之營新豐，雞犬皆識其家。【略】易五字而爲《翁離》，易數句而爲《東門行》、《戰城南》。盜《思悲翁》之句，而云「烏子五，烏母六」。《陌上桑》竊《孔雀東南飛》之詩，而云「西鄰焦仲卿，蘭芝對道隅」。影響剽賊，文義違反【略】論五言古詩曰：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彼以昭明所選爲古詩，而唐無古詩也。則胡不曰魏有其古詩，而無漢古詩，晉有其古詩，而無漢、魏之古詩乎？《十九首》繼《國風》而有作，鍾嶸以爲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今也句摭字捃，行數墨尋，興會索然，神明不屬，被斷薖以衣繡，刻凡銅爲追蠡，目曰《後十九》，欲上掩平原之十四，不亦愚乎！僻學爲師，對己自是，限隔人代，揣摩聲調。論古則判唐、《選》爲鴻溝，言今則別中、盛如河漢，謬種流傳，俗學沈錮，昧者視舟壑之密移，愚人求津劍於已逝，此可爲歎息者也。七言今體，承學師傳，三百年來，推爲冠冕。舉其字，則五十餘字盡之矣，舉其句，則數十句盡之矣。百年、萬里，已憎疊出；《周禮》、漢官，何煩洛誦。刻畫雄詞，規摹秀句，沿李頎之餘波，指少陵爲頹放，昔人所以笑模帖爲從門，指偷句爲鈍賊也。專城出守，動曰東方千騎；方舟共載，輒云二子乘舟。遼海中丞，襲驃騎之號；廬江別駕，蒙小吏之呼。投杼曾母，訝許自天；傅粉何郎，冠以帝謂。經義寡稽，援據失當，瑕疵曉然，無庸抉摘。何來天地，我輩中原。矢口囂騰，殊乏風人之致；易詞夸詡，初無贈處之言。於是狂易成風，叫呶日甚。微吾長夜，于鱗既跋扈於前；才勝相如，伯玉亦簸揚於後。斯又風雅之下流，聲偶之極弊也。

《明詩綜》卷五一　姚仙期云：「于鱗擬古自黃澤白雲、南山越人而下，幾欲一字一意不差毫髮，比於胡寬之營新豐，獨不思伯樂相天下馬，若滅若忘若失，自有其天機耶？」

又　文湛持云：「濟南七律接軫李頎，可無慚色。」

又　曹能始云：「于鱗古詩不作漢魏以後語，然有心學步，去之愈遠，而無意者時或近之。至其樂府，自謂擬議以成變化，而予無取焉。」

又　孫文融云：「于鱗詩自工，但恨猶是中唐調。」

又　何無咎云：「濟南以高華嘹亮取勝，非不金莖玉樹、月鶴霜鍾，第語過清空，意少變化。」

又　李時遠云：「滄溟七律誠佳，至於擬古，雖無作可也。」

又　彭子殷云：「于鱗樂府思上薄漢魏而病於襲，七律高華絶響之中不免著跡。」

又　朱中立云：「滄溟天才跌宕，奇氣特出，誠天閑之逸足，藝場之上匠也。」

《靜志居詩話》卷一三　于鱗樂府，止規字句，而遺其神明，是何異安漢公之《金縢》、《大誥》，文中子之續經乎？惟相和短章，稍有足錄者。五言學步蘇李曹劉，如：「浮雲從何來，焉知非故鄉。來者自爲今，去者自爲昔。」差具神理，然新警者寡矣。七古五律絶句，要非作家，惟七律人所共推。心摹手追者，王維、李頎也。合而觀之，句重字複，氣斷續而神侐離，亦非絶品。

《圍爐詩話》卷六　句中虚字多則薄弱，實字多則窒塞，猶是皮毛之論。子美之「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不見薄弱；「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不見窒塞，有意故也。于鱗之「河堤使者大司空」，「上客相如漢大夫」，「東方千騎古諸侯」，「仙郎起草漢明光」，「牂牁萬里越王臺」，有何意味？是飽嗽棗栗，窒塞欲死者之語也。

又　于鱗甜邪俗賴，惑人更甚獻吉。凡外瞻中乾者，皆其習氣所誤也。

又　李頎諸體俱佳，七律中之《題璿公山池》、《宿瑩公禪房》、《題盧五舊居》，亦是佳作，惟《寄盧員外》、《寄綦毋三》、《送魏萬》、《送李回》者，是燦爛鏗鏘、膚殼無情之語。于鱗於盛唐只學四首，而自謂盡諸公能事。

又　于鱗只學李頎之「新加大邑綬仍黃」，故以少陵爲頹放。題有「望」字，

方可說到千萬里，而盧綸《長安春望》，司空曙《長安曉望》，皆不然。若在二李，岷山、滇江俱作詩材，大家故也。

又　于鱗倣漢人樂府爲牧齋所攻者，直是笑具。

又　于鱗有「海內知名兄弟少，天涯宦跡左遷多」，甚清新。卻將唐人塞斷自心，甚可惜也。

又　于鱗曰：「地坼黃河趨碣石。」眞是唐人語。若是明人，卽知黃河在宋眞宗時入淮矣。偌大白雪樓，竟無一冊山經地志。

又　于鱗送之任慶陽者曰：「大漠清秋迷隴樹，黃河日落見層城。」十四字中畫作六截。大漠在塞外數千里，隴山在慶陽南千里，何以大漠清秋迷得隴山之樹？慶陽城去黃河東西北三面皆千里，何以黃河日落得見慶陽之城？文理通乎？縱令沙漠之清秋得迷隴山之樹，黃河之落日得見慶陽之城，與別情何涉？王右丞、高達夫送別七律具在，豈曾如此？喬至不才，代筆送別，詭遇之談，亦不如是。至於「江漢日高天子氣，樓臺秋敞大王風」，吳門謔好大者，題其銘旌曰「申相國壁鄰王媽媽之柩」也，直是昏狂醉夢。

又　于鱗《入覲賀建儲》云：「伏謁不違顏咫尺，十年西省愧爲郎。」此二句有意可誦，不同他篇。明朝黨禍，成於冊立之緩，詩若爲此事，恨不早諫，則少陵也；若以昔不在翰林，不得近者，至外轉入覲，得見天顏，則淺矣。然非集盛唐字以成句者也。

又　于鱗惟「春流無恙桃花水，秋色依然瓠子宮」，是佳句，而元人已有「舊河通瓠子，新浪漲桃花」矣。

又　《懷泰山》乃《夢遊天姥》之類，非遊也。于鱗乃曰：「河流曉掛天門樹，海色秋高日觀峰。金篋何人探漢策？白雲千載護秦封。」直是遊泰山矣，且四句全無意思。

又　于鱗見元美文學《史》、《漢》，乃學《左傳》，欲以勝之。笨伯固宜如此。

《帶經堂詩話・外紀門一・答問類》（問：）李滄溟先生嘗稱唐人無古詩，蓋言唐人之五古與漢魏六朝自別也。唐人七言古詩誠掩前絕後，奇妙難蹤，若五古似不能相頡頏，滄溟之言果爲定論歟？）滄溟先生論五言，謂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此定論也。錢牧翁宗伯但截取上一句，以爲滄溟罪案，滄溟不受也。要之唐五言古固多妙緒，較諸《十九首》、陳思、陶、謝，自然區別。七言古若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三家，橫絕萬古，後之追風躡景，唯蘇長公一人耳。

《龍性堂詩話初集》　樂府，漢、魏以質勝，齊、梁以文勝，王仲初句質而實巧，李長吉文奇而調合，皆樂府妙手也。李于鱗點竄字句，以近而失之。

又　論明人詩，正大和平，折衷風雅，無如陳臥子先生。【略】蓋臥子當啓、禎之時，詩道陵夷已極，故推明正始，特表何、李、王、李諸君爲昭代眉目。至其論古詩，則議于鱗之專擬漢、魏，爲規模不廣。

又《續集》　于鱗七言律多至三百餘首，只一格調，數見不鮮耳。其實工穩華縟，自足以鼓吹當代，領袖時賢，不必譏之太過。

又　李于鱗《咏梅》云：「仙郎夢斷月應知」，用羅浮事。武林張繡虎乙之，以落韻未穩，不知其本陸放翁語也。放翁《咏梅》云：「與人又作經年別，問月應知此夜愁」，故李因之。李好談盛唐，而自運每每入宋、元如此。

《明人詩鈔正集》卷九　《滄溟集》最可笑者樂府，最可稱者七律。樂府摹擬形似，自比胡寬之營新豐，而牧齋以爲壽陵餘子之學步，竹垞以爲安漢公之《金縢》、《大誥》，殊不足存。若七律氣體高華，音節宏亮，固是一代作手。且亦未嘗不因題立制，逐境生情，牧齋謂舉其字則三十餘字盡之，舉其句則數十句盡之，豈其然乎？「萬里」、「中原」、「浮雲」、「落日」等字，非必懸爲禁例，亦看運化如何。如或有心矯枉，過求新異，墮入鬼國，其爲詩病更復不小。

《說詩晬語》卷下　李于鱗擬古詩，臨摹已甚，尺寸不離，固足招詆諆之口。而七言近體，高華矜貴，脫去凡庸，正使金沙並見，自足名家。過於回護與過於掊擊，皆偏私之見耳。

《明詩別裁集》卷七　歷下詩，元美諸家推獎過盛，而受之掊擊，讙呼叫呶，幾至身無完膚，皆黨同伐私之見也。分而觀之，古樂府及五言古體臨摹太過，痕跡宛然。七言律及七言絕句高華矜貴，脫棄凡庸，去短取長，不存意見，歷下之眞面目出矣。七言律已臻高格，未極變態，七言絕句有神無跡，語近情深，故應跨越餘子。

《嘯亭續錄・擬古詩》　世之擬古作者，雖不可摹倣剽竊，如李于鱗之《樂府》，致譏於世，亦不可故意變異，有失廬山面目。予嘗謂鮑雙五云：「韓文雖有『師其意不師其詞』之語，然如『涉江採芙蓉』，若擬爲『泗水捉烏龜』，豈

非一大笑柄乎！」鮑亦爲之撫掌。

乾隆《歷城縣志》卷四〇　（攀龍）其詩格高峻，與世貞名相匹，天下亦並稱王、李，獨爲文及樂府多所摹擬，頗爲世所摘。

《明三十家詩選》初集卷六上　汪端論曰：滄溟天資英邁，實未易才。惜早年求名太急，沿獻吉之餘波，引鳳洲爲同調，動以吾道主盟自命。矜厲失平，浮誇不切，效之者叫呶成習，而眞詩漸亡。遂與空同並爲後人掊擊詬厲，固其宜也。然其厭進喜退，持己清嚴，始著循吏之稱，終成殉母之孝，固不失爲君子。

《養一齋詩話》卷六　李于鱗「尊中十日平原酒，袖裏三年薊北書」，上句平添「尊中」二字，下句平添「薊北」二字，句法支撐不稱。「宛馬如雲開漢苑，秦兵二月走胡沙」，句法稍健，「如雲」、「二月」，此對又適意耶？「一時藝苑人無恙，千載蘭亭事可求」，並句法之健亦無之。弇州於此等，亦將云「商舶明珠貴堪敵國」乎？弇州琢鍊似遜于鱗，然氣力較闊大，運掉較變化，如《當盧江小吏》作，激昂渾浩，于鱗萬萬不能爲也。

《詩辯坻》卷三　于鱗「萬里銀河」一首，余見其稿，益知改正心苦，古人不漫然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李滄溟集選四卷》　宋光庭所選。【略】王、李二家，皆以詩擅長，文則不逮詩遠甚。攀龍之文尤不逮王世貞。光庭乃獨選其文，可謂不善持擇矣。每卷之首皆題曰《補註李滄溟集》，而書實無註，亦不可解。

分論

《隴上歌》　《皇明詩選》卷一：卧子曰：詞雄氣奧，不但作莽語。

《塘上行》　《皇明詩選》卷一：卧子曰：新故疊用八句，得古人之奇縱。

《燕歌行》　《皇明詩選》卷一：舒章曰：此《行》本調，渾壯流利，既有上語，即有下語，不可斷截，非雕巧之辭也。故余以元美爲遠，而于鱗爲近。

《飲馬長城窟行》　《皇明詩選》卷一：轅文曰：肅肅穆穆。

曰：壯直有風。

《白頭吟》　《皇明詩選》卷一：舒章曰：作婦人語，乃有丈夫之概，自是此老本色。

《折楊柳枝》（放馬孟津岸）　《皇明詩選》卷一：卧子曰：新宕。

《前溪歌》　《皇明詩選》卷一：舒章曰：寫情於景，閒處得深。

《懊儂歌》　《皇明詩選》卷一：轅文曰：古而化。

《悲歌》　《皇明詩選》卷一：轅文曰：無餖飣氣習。

《猛虎行》　《明三十家詩選》：頗有古意，無餖飣氣習。

《枯魚過江泣》　《明詩歸》卷三：鍾云：此詩直叙，而直中亦有風趣。詩之妙豈盡在婉，但直難於婉耳。《皇明詩選》卷一：轅文曰：落想自奇。　舒章曰：奇宕不凡，因有至理。

《前緩聲歌》　《明詩歸》卷三：譚云：慨慷激烈，可方太白黃河作，而痛快過之。于鱗負一代詩豪者在此。

《東飛伯勞歌》　《皇明詩選》卷一：轅文曰：是太白佳作，亦不礙其古。

《效阮公樂府》（二首）　《皇明詩選》卷一：卧子曰：不必似阮公，固是偉作。又曰：讀于鱗樂府，如觀古官錦，雖色理少陳，終無人間機杼。　轅文曰：于鱗之自序樂府曰：古之爲樂府者，無慮數百家，各與之爭片語之間，使雖復起，各厭其意。此其立言之本旨也。

《錄別》　《皇明詩選》卷四：舒章曰：本自出意，而能得蘇、李之神。

《又錄別》　《明詩別裁》卷八：淺淺語道得情出。

《古意》　《皇明詩選》卷四：卧子曰：「浮雲」二語，深情搖蕩。《明詩別裁》卷八：「浮雲」十字，殊近古人。

《詠古》（綏綏塗山狐）　《皇明詩選》卷四：轅文曰：奇麗。　舒章曰：此等詩，其原出於秦漢以上，六經之餘潤，風人所罕覯也。

《古詩後十九首・擬行行重行行》　《皇明詩選》卷四：卧子曰：再三咏嘆，直逼風人。

《擬青青陵上柏》　《皇明詩選》卷四：轅文曰：再三咏嘆，直逼風人。

《擬東城高且長》　《皇明詩選》卷四：卧子曰：「來者」二語，不堪多讀。

《擬徐偉長公讌詩》　《皇明詩選》卷四：舒章曰：聲節清長，固是雅作。

《效應璩百一詩》　《皇明詩選》卷四：轅文曰：肅肅穆穆。

《送元美》　《皇明詩選》卷四：轅文曰：亦自蔚雅。

《答寄俞仲蔚》　《皇明詩選》卷四：舒章曰：諸贈答氣體高岸，不墮相得。

下風。

《許殿卿郭子坤見枉林園》《皇明詩選》卷四：卧子曰：似謝混。　轅文曰：余以爲本之靖節，而加以穠致耳。

《送趙員外行邊》《皇明詩選》卷六：轅文曰：「轔綺」二語，句法健實。舒章曰：旌旗翼翼，金鐵皆鳴。

《送謝茂秦》《皇明詩選》卷六：卧子曰：李、謝意氣如此，何以不終。舒章曰：堂堂而來，氣滿心暢。

《送新喻李明府伯承》《皇明詩選》卷六：舒章曰：喜無冗句。　轅文曰：當時雅重伯承，其詩實不稱。

《送公實還南海》《皇明詩選》卷六：舒章曰：起結亦本子美，中間叙致輕矯。　轅文曰：雜而不亂，在李、杜之間。

《賦得金谷園障子》《皇明詩選》卷六：卧子曰：起甚徑捷，結有餘姿。

《送永寧許使君》《皇明詩選》卷六：轅文曰：起手賦景奇鬱，結亦爽直有古意。

《楊山人》《皇明詩選》卷六：舒章曰：起二語是風土佳境。

《歲杪放歌》《明詩歸》卷三：鍾云：此等詩，雖近平淺，然是詩家本色，且是于鱗本色。讀之亦自有一種高爽之氣，勃勃動人，不必定以高深相形而黜之。《皇明詩選》卷六：卧子曰：似達夫。　舒章曰：入道之言，愈淡愈老愈壯。

《和許殿卿春日梁園卽事》《皇明詩選》卷六：卧子曰：比之岑嘉州、韋員外作，差增凄緊。　轅文曰：法圓調高。《明詩別裁》卷八：三句一韻，末三句纏聯而下，格調甚新。

《登省中樓》《皇明詩選》卷八：舒章曰：七子好用十灰韻，往往入粗，此處卻渾。

《朝陵夜作》《皇明詩選》卷八：卧子曰：結清湛逼人。

《聞砧》《皇明詩選》卷八：轅文曰：高秀。結亦悲渾。

《登黃楡馬陵諸山是太行絕頂處》（其二）《皇明詩選》卷八：轅文曰：高渾。

《郊行》《皇明詩選》卷八：卧子曰：似右丞。

《寄元美》《皇明詩選》卷八：轅文曰：氣色涼壯。

《黃河》《皇明詩選》卷八：轅文曰：卧子爲余稱「大雪渡黃河」句，誦之神旺。　舒章曰：自有情事，寫得深老。

《龍集寺》《皇明詩選》卷八：轅文曰：物色妍澹。

《五日和許傅湖亭讌集》《皇明詩選》卷八：卧子曰：節序詩殊有情致。

《涇州》《皇明詩選》卷八：轅文曰：該切。

《寄華從龍比以魚儛見致》《皇明詩選》卷八：舒章曰：起語間老有法。半有法。

《送楊給事河南召募》《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精銳畢見。

《哭公實》（實沈其爾崇）《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文章未盡才」一語，見前輩不私所好。

《七夕集元美宅送茂秦》《皇明詩選》卷九：轅文曰：儁秀。　《明三十家詩選》：追琢工雅，不愧名作。

《送趙戶部出守淮陽》《皇明詩選》卷一一：轅文曰：此是于鱗勝場，要以高秀爲貴。　《明三十家詩選》：筆墨矜秀。

《崔駙馬山池燕集得無字》《皇明詩選》卷一一：轅文曰：味其辭氣，似已喪主。　舒章曰：結語深靜。　《明詩別裁》卷八：玩末句應主亡之後。

《同張滑縣登清風樓》《明三十家詩選》：詩非不佳，第千篇一律，是以不能多采。

《秋前一日同元美茂秦吳峻伯徐汝思集城南樓》《皇明詩選》卷一一：轅文曰：全首穩秀。

《送孫郎中守承天》《皇明詩選》卷一一：卧子曰：風流渾脫，殆無麗，絕無游字，此是于鱗長技。

《送劉員外使黔中》《皇明詩選》卷一一：卧子曰：結語湛逼人。

以過。

《送皇甫別駕往開州》《皇明詩選》卷一一：舒章曰：本朝七言律，境事多而神情少，所以工於唐而不及唐也，余嘗病之，故亟賞此等詩。《明詩別裁》卷八：濟南論七律云：王維、李頎頗臻其妙。讀此數篇，知得力有由。

《送黃侍御按滇中》《皇明詩選》卷一一：舒章曰：結句典則，亦能遣意。

《秋夜白雪樓周公瑕》《皇明詩選》卷一一：轅文曰：寄傲蘊籍。

《送惲員外按察郢中》《皇明詩選》卷一一：舒章曰：起調沉實，結語丁寧離別，情見乎辭。

《同元美與子相、公實分賦懷太山得鍾字柬順甫》《明詩綜》卷五一：陸水修云：「起二語嫌太淺弱。」《明詩別裁》卷七：第二句弱。附記趙鶴登岱句云：山壓星辰從下看，海浮天地自東迴。胸中不知吞幾雲夢也。惜通篇不稱。

《懷子相》《皇明詩選》卷一一：轅文曰：三四意象森寂。《明三十家詩選》：秀色在骨。

《宣武門眺望》《皇明詩選》卷一一：轅文曰：結句高渾，感慨無窮。

《初春元美席上贈茂秦得關字》《皇明詩選》卷一一：轅文曰：起句抑揚有致。　卧子曰：誦結句，似勸茂秦勿作客。《明詩別裁》卷八：誦五六語，如見茂秦意氣之高，應求之廣。

《登黃榆馬陵諸山是太行絕頂處》（西來山色炤邢襄）《皇明詩選》卷一一：卧子曰：善學子美。

《趙州道中憶殿卿》《皇明詩選》卷一一：卧子曰：結句不堪多讀。

《寄劉子成》《皇明詩選》卷一一：轅文曰：使事序景寓感，皆臻其妙。

《平涼》《皇明詩選》卷一一：轅文曰：諷致虛婉，音調琅琅。《明三十家詩選》：壯闊。

《殷太史正甫至自太山爲贈》《皇明詩選》卷一一：舒章曰：穩切。

《杪秋登太華山絕頂》《皇明詩選》卷一一：舒章曰：結意未可解，然亦無傷於體。　轅文曰：三四雄秀，結寄傲特，亦可解，但不佳耳。《明詩別裁》卷八：滄溟詩有虛響，有沉著。此沉著一路。

《贈李明府暫詣廣川奉送景王之國》《皇明詩選》卷一一：轅文曰：字字工穩。

《神通寺》《皇明詩選》卷一一：卧子曰：比李頎《聞梵》，高亮過之。

《送許右史之京》《皇明詩選》卷一一：舒章曰：姿情俱老。

《送張輔運之南康》《皇明詩選》卷一一：卧子曰：結雅。　舒章曰：三四是于鱗應酬語。

《答殿卿書》《皇明詩選》卷一一：轅文曰：彭澤一聯，不堪令薄宦者見。　卧子曰：新雅。

《答子與病起見寄》《皇明詩選》卷一一：轅文曰：寄傲蘊籍。

《送惲員外按察郢中》《皇明詩選》卷一一：舒章曰：起調沉實，結語丁寧離別，情見乎辭。

《子與病起移書二美吳下羣賢爰修禊事踴躍勝遊遙爲屬寄》《皇明詩選》卷一一：卧子曰：意調極近，然情事甚了。

《送魏按察之潞》《皇明詩選》卷一一：舒章曰：結處能暇。

《舜祠哭臨大雪》《皇明詩選》卷一一：舒章曰：結意深巧，使人愴然。

《杜青州按察楚中》《皇明詩選》卷一一：舒章曰：物色佳合。

《過嚴陵》《皇明詩選》卷一一：卧子曰：三四賦景生動，結甚深厚。

《大閱兵海上》《皇明詩選》卷一一：舒章曰：設景清雄，喜無獷氣。

《送陸從事赴遼陽》《皇明詩選》卷一一：轅文曰：雅歌投壺，不減折衝之氣。

《上朱大司空》《皇明詩選》卷一一：轅文曰：憶與舒章、卧子同作《上張司空》詩，俱遜此作，知前輩之難及。第七句用事太密，亦爲連城之累。

《冊立皇太子入賀》《皇明詩選》卷一一：舒章曰：時冊立稍遲，公爲郎十年，至爲外吏，方逢其盛，故結語云云。

《送羅大參之任山西》《皇明詩選》卷一一：舒章曰：結句渾實，遂起全詩。

《和梁憲使過密詠天仙宮白松》《皇明詩選》卷一一：卧子曰：給雅。轅文曰：本於燕公偃蓋之作，而潤飾過之，反遜其□。

《寄登宗秀才茂登池亭》《皇明詩選》卷一二：卧子曰：秀削生動。

《送劉戶部督餉湖廣》（馬上春風白接羅）《皇明詩選》卷一三：轅文曰：淡致如許。

《席上鼓飲歌送元美》《皇明詩選》卷一三：轅文曰：置之江寧集中，不復辨矣。

《送子相歸廣陵》（廣陵秋色雨中開）《皇明詩選》卷一三：舒章曰：寫景雄出。

《塞上曲送元美》（西出居庸大漠開）《皇明詩選》卷一三：轅文曰：如在人意中，而思之甚切。

《塞上曲送元美》（白羽如霜出塞寒）《皇明詩選》卷一三：卧子曰：不

愧盛唐。《明詩別裁》卷八：送元美寄元美諸詩，可使樂人歌之。

《懷明卿》《皇明詩選》卷一三：舒章曰：傷心婉麗。《明三十家詩選》：滄溟七絕遠韻遠神，得青蓮之法。

《春日聞明卿之京爲寄》《皇明詩選》卷一三：卧子曰：感慨情深。

《勞別子與》《皇明詩選》卷一三：轅文曰：再三誦之，始見有意。

《寄元美》（江南風雨夢扁舟）《皇明詩選》卷一三：卧子曰：渾而意出。

《寄元美》（漁陽烽火暗西山）《皇明詩選》卷一三：舒章曰：何減龍標。

《重寄元美》（北斗闌干南斗低）《皇明詩選》卷一三：舒章曰：悲憤之情，極其沉隱，蓋爲弇州尊人也。

《輓王中丞》《明詩別裁》卷七：爲中丞吐氣，而忠厚之意宛然。

《觀獵》《皇明詩選》卷一三：轅文曰：似王維。

《酬許右史九日小山見贈》《皇明詩選》卷一三：卧子曰：與「醉把茱萸」句，眞堪伯仲。

《寄元美》（憑將白雪寫朱絲）《皇明詩選》卷一三：轅文曰：古今同感，何代無賢。

《送殷正甫內翰之京》（君王賜宴柏梁臺）《皇明詩選》卷一三：轅文曰：如此使事方妙。

《送右史之京》（五雲西北望京華）《皇明詩選》卷一三：卧子曰：眞能感慨。

《子與以服教臥病因賦姬人怨服散詩戲贈》《皇明詩選》卷一三：舒章曰：巧而不卑。

《和聶儀部明妃曲》（天山雪後北風寒）《皇明詩選》卷一三：轅文曰：《明妃曲》得此方稱。《明詩別裁》卷八：不著議論，而一切著議論者皆在其下，此詩品也。

《答右史秋懷見寄》（老去王門混酒徒）《皇明詩選》卷一三：卧子曰：悲蕩。

《長相思·秋夜詠懷》《蘭皋明詞彙選》卷一：顧云：數「秋」字連放無痕。胡云：正如疏雨梧桐，自足引人清聽。

《浪淘沙·汨羅夜泊》《蘭皋明詞彙選》卷三：胡云：昔人謂于鱗詞多學究氣，予謂于鱗固不以塡詞見長者，若此正是騷雅，未可一筆抹倒也。

《青州府志序》《古今文統》卷一六：張以忠曰：淵瀕綜博，羅極海外，而神簡精密，位置入化。國朝作者如林，有其名確無其法度，有其典雅無其體裁，眞卓然爲一代典型，北地、弇州以下誰堪對壘？

《按察李公永慕錄序》《明文霱》卷二：言關至性，惻惻動心，詎必讀《蓼莪》而隕涕？

《送萬郎中章甫讞獄湖廣序》《古今文統》卷一六：張以忠曰：氣格雄鍊，精采奮揚，其古峻處直可上逼西京，此本朝金石之筆也，詎易屈指。

《送袁履善郎中讞獄廣西序》《明文霱》卷六：思路幽奇，其高凝在氣體靜居之會。

《送王中丞督理河道序》《明文霱》卷六：河爲經，木爲緯，五采焜燿，爛然雲錦之章。

《中丞劉公薊遼疏議序》《古今文統》卷一六：張以忠曰：高古雄健，峻邁崢嶸，闊視千秋，典型一代。

《送中丞陳公撫塡河西序》《明文霱》卷六：皆制邊要略，而鑄以古裁，不肯下一《西京》以後語。

《賀大中丞孟公生子序》《明文霱》卷六：丰態婉轉，兼明姝靜女之姿，是于鱗變調。

《太華山記》《明文霱》卷九：離奇佶曲，滿紙斧鑿痕，此等文字，前輩所不肯爲，亦前輩所不能爲。

《錢塘節婦凌太安人傳贊》《明文霱》卷一二：文峰高峙，亦復香靄玲瓏。

《明汪次公暨吳孺人合葬墓誌銘》《明文霱》卷一五：筆致蔚蒼，而嵯峩之骨更森森欲搏。

《明孟宜人墓誌銘》《明文霱》卷一五：因於斧斤之工，舒其文采之好，景象燦而在目。

《劉處士墓表》《明文霱》卷一五：既非穠抹，又非淡粧，閒中着意，空中着色，是爲神品。

《李淑人大節解》《明文霱》卷一八：殷卣周彝，龍文漫滅，古意猶存。

《與宗子相書》二《明文霱》卷一九：似歌行，又似題跋。

《擬秦昭王遺齊湣王書謀伐宋》《明文霱》卷二〇：妙在雜用成語，而拔

幟樹幟盡成奇觀，洵絶世輔鑪矣。

傳記

《明詩評》卷一　李攀龍字于鱗，歷城人也。舉進士，今爲刑部郎中。于鱗於書無所不通，爲人狷介忠信，而好爲深沉之思。當所未得，或竟日夕忘食寢。家故貧，又官常調，而絶不肯逐衆爲干謁，泊如也。即世所稱説名士，亡可當于鱗云。而于鱗顧折節與余好，居恆相勉戒：「吾子自愛，吳人屈指高譽，逵書不及子，子故非其中人也。」予愧而謝之。又嘗慨然稱：「少陵氏没千餘年，李、何廓而未化，天乎？屬何人哉！」

殷士儋《墓誌銘》　余以隆慶丁卯誌徐恭人墓，己巳張太恭人卒，與于鱗大人合葬，余又誌其墓，今才一歲爾，且誌于鱗。悲夫！文章道喪，瀰瀰日以下，蓋千載於兹矣。明興，北地李獻吉奮起而力挽之，于鱗生承其後，益拓其業，斐然成一家言。雖古大雅者流，何以過兹？可謂當代之宗工鉅匠，垂不朽者矣。于鱗李氏，攀龍名，父贈中憲大夫知府寶，母卽太恭人張，其族系及世有高誼，與太恭人守節，語具余前誌中。初，太恭人夢日入懷，生于鱗。九歲而孤。比就外傅，則余及今長史許殿卿，皆以髫年相約爲知交，歲與之俱。當是時，則恥爲時師訓詁語，人目爲狂生。于鱗自謂非狂矣。又九歲，爲諸生，廩於郡庠。庚子鄉薦第二人。甲辰賜同進士出身，試政吏部文選司。乙巳以疾告歸，歸則益發憤勵志，陳百家言附而讀之，務鈎其微抉其精，取恆人所置不解者，拾之以積學。蓋文自西漢以下，詩自天寶以下，若爲其毫素污者，輒不忍爲也。丙午還京師，聘充順天鄉試同考試官，簡拔多奇士。丁未授刑部廣東司主事，既曹務閒寂，遂大肆力於文詞。余時爲檢討，日相引，上下其議論。而于鱗益交一時勝流，若吳郡王元美數子者，名乃籍甚公卿間矣。三年陞員外郎。明年遷山西司郎中，有邊將觸法不至死者，柄臣子怒其不賂，必欲寘諸辟，而竟不能奪之于鱗，從末減。後其人至大帥，果大著勳伐云。癸丑出守順德，務爲休息愛利之政。其大可紀者，順德所屬舊有種馬場，歲入賦公家。而時監司誤以爲營馬牧地，增賦至二千七百餘金，于鱗爲請，悉蠲之。郡故有永濟倉以自給，後糧輸京師，而軍食益乏，又爲得留郡如異日焉。將作所徵於眞定大名廣平順德諸郡者，于鱗以爲順德土狹民貧，不宜與諸郡比，減其供如眞定十之三。沙河之民役過客者，越永年抵邯鄲界中始息肩，邯鄲民報之亦然。皆跋涉一百七十餘里，憊矣。于鱗曰：「民安得任非其土之役，使永年不惜數十人之力，則兩邑之力皆可寬也。又爲之請罷矣。鉅鹿官亭集者大聚也，界在眞定隆平南宮新河之間，羣盜嘯聚無時，捕之如搏影。于鱗請移防秋別駕往鎮之，秋至則復戍內丘，而盜不敢復窺順德界中。又謂京師仰餉於東南，或不時至，而北直隸河南山東諸處近河百里而遥者，可令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浮於河以達於京師。此不獨國家之便，民亦便也。他如散召募之卒以杜事變，移巡司於黄榆嶺以備非常，倣常平以時畜積，嚴保甲以弭盜賊，皆深計長慮，非旦夕視其民者。部使者至順德，才一日讞獄罷，使者嘆曰：「太守安得不冤若此？」比三歲，有十數最書，擢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關中士素習古文詞，得于鱗爲師，又蝟然勃興矣。于鱗爲人素羸頓，不習西土。西土當地裂後，猶時時動搖數，心悸，又念太恭人獨家居，遂乞骸骨歸。故事：仕在外者無以病告，卽乞身，罷耳，不復叙。時銓部憐公才，特取旨予告，疾已且復叙。異日獨何仲默視此，越四月而太恭人卒，于鱗持喪歸，甚毁，及小祥而漸平，無何暴疾，再日而絶。歲庚午八月二十日也，年五十有七。所著有《白雪樓集》行世，他詩尚若干首，文若干首，或問於殷子曰：王元美謂律至仲默而暢，獻吉而大，于鱗而高，要之有化境在。古惟子美，今或于鱗。雖于鱗亦自謂擬議以成其變化矣。于鱗信才，意不至如所稱乎？殷子曰：夫親見揚子雲者，肯信桓譚之論非私哉！夫于鱗雄渾勁迅，掉鞅於詩壇，彼其視獻吉詩，猶傅會龐雜，文菱菱寡瀲滟鴻洞之氣，所爲推獻吉者，多其剗除草昧功也。故曰：能爲獻吉輩者，乃能不爲獻吉輩者。然于鱗方且痛人詆其文辭相矜，不達於政，游刃引割，所至弦歌亦治，操概凜潔，耻爲色澤，稱其爲文。于鱗獨文士乎哉？于鱗妻徐氏，封恭人。有二妾，蔡氏、盧氏。所生三男一女，駒娶曹氏女，

繼娶應州知州馮應奎女，采殤，馴聘周府左長史許邦才女，邦才，殿卿也。女適求清訓導艾濟子芹。獨馴廬出，他皆恭人出。駒有三子二女，鴻仁聘進士于鯨女，鴻儀未聘，鴻儒聘張希全女。女一許嫁舉人王見賓子衡一。後公歿七日而生，嫁艾氏者，有外孫一人曰維高。駒卜隆慶五年三月十有一日葬公於牛山之原，徐恭人祔焉。請殿卿狀來乞銘。駒，吾門人也，竟其所之，亦可使千里，無契需。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攀龍，字于鱗，歷城人。嘉靖甲辰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歷郎中，出知順德府，擢陝西提學副使。西土數地動，心悸念母，移疾歸。用何景明例，予告凡十年，起浙江副使，遷參政，拜河南按察使。母喪歸，踰小祥，病心痛卒。

《明史・李攀龍傳》（存目）

乾隆《歷城縣志》卷四〇《李攀龍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藝苑卮言》卷七　于鱗爲按察副使，視陝西學，而鄉人殷者來巡撫。殷以刻鼈名，尤傲而無禮，嘗下檄于鱗代撰奠章及送行序。于鱗不樂，移病乞歸，殷固留之，入謝，乃請曰：「臺下但以一介來命，不則尺蹏見屬，無不應者，似不必檄也。」殷愕然起謝過，有所屬撰，以名刺往。而久之復移檄，于鱗恚曰：「彼豈以我重去官耶？」即上疏乞休，不待報竟歸。吏部惜之，用何景明例，許養疾，疾愈起用。蓋異數也。于鱗歸杜門，自兩臺監司以下請見不得，去亦無所報謝，以是得簡倨聲。又嘗爲詩，有云：「意氣還從我輩生，功名且付兒曹立。」諸公聞之，有欲甘心者矣。

又　于鱗一日酒間，顧余而笑曰：「世固無無偶者，有仲尼則必有左丘明。」余不答，第目攝之，遽曰：「吾悞矣。有仲尼，則必有老聃耳。」其自任誕如此。

作品本事

《酬李東昌寫寄白雪樓》《明詩紀事》己籤卷一：樓在濟南郡東三十里許鮑城，前望太麓，西北眺華不注諸山，大河、清河交絡其下，左瞰長白、平陵之野，海氣所際，每一登臨，鬱爲勝觀。東昌李使君子未，以讀《白雪樓集》於廣川馬中丞家，咄然壯之，歸爲圖以寄。而攀龍贈焉如此。

《平涼》《明詩紀事》己籤卷一陳田按：遍檢《滄溟集》無《送客河南》之作，惟《平涼》詩有此二句。考史，韓憲王松封國開原，未之國，子恭王沖烒乃提學陝西過平涼而作，自指韓王事，與河南無涉。時棄大寧三衛地，開原逼塞不可居。永樂二十二年改封平涼。于鱗此詩嗣。

著録

魏裳《白雪樓詩序》 余爲郎時，與歷下李于鱗同舍。于鱗雅好爲詩，詩不爲近代語，古所謂作者非耶？于鱗詩雖多，重示人，懷瑾握瑜，光不可秘，即其意不欲傳，於時海内兄弟同聲相應，蓋洋洋盈耳矣。諸曹郎欲得其詩，多不獲，余與二三兄弟得其一二，和而歌之相樂也。于鱗厭承明早，余與相失者十年餘，不謂今日懽，復得爲疇昔舍中語也。于鱗歸自關中，結樓鮑山。鮑山故管鮑論交地。于鱗樓居，俯海岱之勝，美人四方，側身遥望，爲白雪之歌，念二三兄弟何嘗一日置哉！余以尊酒過從，和歌樓上，相得懽甚亡厭，乃名樓白雪，並索其全詩刻之，題曰《白雪樓詩集》。詩凡若干首，分體爲卷，其所以傳，則自有知音者在。嘉靖癸亥冬十月朔日，楚人魏裳順甫氏書。

汪時元《書刻白雪樓詩集後》 嘉靖間，歷下李滄溟先生稱詩上國，我天目徐師與俱，比六七公，踔厲詞林，論者以爲風雅中興，殆猶建安、開元時也。天下士莫不欣慕其風，趨而還之古，可爲有明慶矣。先生尋解秦憲，歸卧鮑山十年，謝客樓居，吟嘯自適，裒積篇章凡若干卷。楚有魏使君分符茲郡，以碣石舊侶，時造酣歌，殊愜心賞，出集相示，使君遂以白雪樓名集，授諸梓。今上即位，詔起先生持憲澥江，人皆亟欲聞白雪音，莫之應。元介師氏拜先生，凡三上，即謂孺子勤勤可教，訢然賦長律賁之，並以後稿屬元，續前集校刻。既拜命之辱，歸以請叙中丞汪公，傳佈海内，元資適逢世，得附驥尾，其布靚哉！隆慶四年正月，門人新都汪時元識。

《明史・藝文志一》 李攀龍《春秋孔義》十二卷。 又《藝文志四》：《滄溟集》三十二卷，《白雪樓詩集》十卷，李于鱗《古今詩刪》三十四卷，《唐詩選》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别集類存目四・白雪樓詩集》 十卷。【略】此集刻於嘉靖癸亥，猶在《滄溟集》之前。前有魏裳序。又有擬古樂府序二篇，一爲歷城許邦才撰，一爲攀龍自序。蓋當時特以樂府相誇，然而後來受詬厲者亦惟樂府最甚焉。

藝文

王世貞《贈李于鱗視關中學政序》（存目）

又《别李于鱗》（存目）

又《春日郊游有懷于鱗》（存目）

又《漁陽有懷于鱗卻寄》二（存目）

又《寄于鱗》（存目）

又《答于鱗》（存目）

又《祁州别于鱗》（存目）

又《難後答和于鱗舊貽四首》（存目）

又《哭李于鱗一百二十韻》 歷下無眞氣，詞林失大賢。那能詛岱嶽，誰與問高天！才去垂三斗，悲來遍八埏。人應疑頓挫，帝或悔陶甄。念爾千夫俊，生操萬古權。仁禽產丹穴，僊驥秣青田。妙取星弧發，精驚月脅穿。鉤深百丈餌，搏捷九秋鸇。文許先秦上，詩卑正始還。五言珠錯落，一字玉規圓。思逸龍雲表，神超象帝先。殷盤高詰曲，周雅美便嬛。獨表齊風大，俱疑汲冢前。崢嶸露頭角，擺脱謝蹄筌。海闊珊瑚老，雲深石髓堅。錦裁還蜀

郡，璧就必于闐。繞筆江生蕊，芬裾屈氏荃。乍窺饒駭異，精識解鑽研。有眼看從白，爲郎意尚玄。志長輕濩落，才大得屯邅。不欲過千石，憑他滿百愆。傲時誇襆被，貧肯較偸氈。縱倒中郎屣，能辭太尉牋。交游盡緋紫，歲月耗丹鉛。路鬼揶揄去，腰符累若懸。扶風京尹亞，襄國輔城專。推案奸爭吐，操斤劇自剸。買牛因解劍，飲馬亦留錢。治理聞丞相，徵書下潁川。手堪爲木鐸，腹曉別桮棬。漢殿勞將作，秦山募梓楩。法冠巍揭宿，藻鏡迥臨邊。衿傍函關擁，帷從太室褰。驪瓜眞結實，華井獨掔蓮。宛駿收垂畢，冥鴻興杳然。叱迴邛坂馭，歸作剡溪船。避客同干木，逃封似魯連。蓽門寬偃蹇，蓬鬢詘周旋。自撫高山操，人收白雪篇。披雲凌巇嵲，乘月弄潺湲。雷澤深堪釣，讙陰近可佃。居疑潛洞穴，出競指神僊。芝术鋤端有，芙蓉木末搴。探眞採離坎，觀道得坤乾。懸圃壺開境，崑崙雪滿巔。縱饒家累迫，斷不世途牽。過客寧歌鳳，門生乃獻鱣。中興逢鼎革，聖主下旌旃。省鸐初欣入，臺烏再賀遷。錦開梁左席，花覆越來舷。煦沫沾江表，澄清劃澗瀍。九苞騰見瑞，萬蟻率歸羶。暴斧猶拈手，潘輿未息肩。冰霜挫慈烏，天地幻啼鵑。髮短窺吳練，腸迴斷郢絃。壞梁通寤寐，辟穀悞眞詮。始作步兵慟，長耽北海眠。春秋麟獲日，庚子鵩來年。營魄三尸妬，膏肓二豎跧。本因支骨毀，翻訝捧心妍。（以心痛卒）玉樹埋將迫，金莖病不痊。慰書煩孝緒，卻藥少醫扁。撫舊人人戀，傷心事事捐。魂辭宋玉去，稿托所忠傳。仗櫪駒差壯，歌盆鵠早暝。夜臺依聖善，秋閤鎖嬋娟。不及分香履，猶聞墜寶鈿。有情推入夢，無累割歸緣。日月長何補，風雲快自便。朗融歸靄霮，混沌脫雕鐫。佩惜干將化，棺堪麈尾塡。蒼皇鮑山色，泠落嵯湖烟。馬鬣封猶壯，魚燈闇詎燃。壘壘墳四五，矗矗劍三千。宰木俄圍拱，佳城易鬱芊。埋光騰斗柄，含氣吐蜿蜒。本自成夸父，猶疑侶偓佺。僕霾秋照黯，妖孛歲星躔。直是魑將魅，寧分蟻與鳶。舊游俱短氣，何事不堪憐。思人張衡苦，（二甫）悲將吳質纏。（明卿）殷侯（正甫）呼咄咄，許掾（殿卿）涕漣漣。七子孤徐幹（子與），生平一仲宣。衷腸須繞晉，烈魄肯投滇。忽報驚難定，徐徵或有焉。聽來杯酒墮，語罷帶圍朘。（減損也）怳忽時譫語，怦營曉索篿。那知寸草折，翻斷百愁煎。縱跡堪驚虎，幽憂更怯弦。羸軀困薖軸，跛足類拘攣。滿掬揮鮫淚，輕裘漬酒綿。暫憑青鳥達，莫怪素車延。欲哭仍枯眼，將歌已塞咽。悠悠思往歲，娓娓訴重泉。茅本曾名蕙，夔今反惜蚿。欲知吾變魯，總爲昔游燕。刪筆推丁廙，忘形到鄭虔。雄雖唳黃鵠，哀不廢鳴蟬。竊喜陪膺乘，猶甘讓祖鞭。尊分御露美，管奪彩霞鮮。左癖編三絕，輸攻下九淵。縱衡儒後俠，跌宕酒中禪。不受尚書命，橫翻開府筵。中清籌罷漏，赴懶影過磚。風格留揚扢，波瀾借泝沿。商空爭矯健，大鹵放騰騫。身任呼癡物，官初並冗員。跡甘龍蠖近，名忝雁鴻聯。慰別勤加飯，分貲與橐饘。調歸形影合，交入肺肝偏。霓罕招難轉，羲輪去更遄。代興愚敢任，後死恨逾綿。痛欲隨蘭槁，狂今愧瓦全。浮生長寂寂，怒目縱睊朅。百六貽多口，尋常飽老拳。弔形添慘澹，無計覓連翩。牛耳誠貪執，鷄尸敢放顚。蕭條五子詠，乖隔二鳴編。欲勒太丘石，親題京兆阡。詞場空滿目，誰定筆如椽！

又《懷于鱗》（存目）

又《寄李于鱗》（存目）

又《答于鱗》（歲晏天高首重迴）（存目）

又《張公洞懷李于鱗》（存目）

又《久不得于鱗書書到得新詩數章喜而有作》（存目）

又《于鱗赴浙臬邂逅吳門有贈凡四首》（存目）

又《于鱗自浙藩遷汴臬時予實爲代有贈》（存目）

又《于鱗寄太行諸篇走馬以謝》（存目）

又《梓于鱗集有感八絕句》（存目）

又《題于鱗集後》（存目）

又《祭李于鱗文》（存目）

俞允文《與李于鱗書》 僕寢跡林野，無異鑿壞，乃辱王青州元美吳數見相存，許爲知己，與之分好亦已數年。元美每稱足下之賢，有耿介不拔之操，奮詞綴句，有德璉、偉長之遺聲。比徐汀州子與按部，又出示足下《五子詩》，音義清妙，吟誦於口，耽玩於心，非復常言可比。念不獲卽與足下晤對，聆其緒言，以爲歎恨，頃又聞足下遠見獨慮，翩然高舉，盛年息心，開廓止足之分，意雖九有之廣，實鮮斯儔，眞可謂風疏人倫之表，情逸雲嶠之外者矣。卽曼容薄游，何以過之？元美書來，以僕與足下既生長同世，而性字寥寥，苟風期所親，亦奚在於數面耶？深感斯言之達，輒不量其鄙淺，聊送詩二篇，以當面覿。臨書不勝縷縷。

又《寄李于鱗》（存目）

又《寄攀龍》（存目）

蔡汝楠《寄李于鱗提學》（存目）

吳國倫《寄懷于鱗》（存目）

胡應麟《六公篇・右李廉訪于鱗》

徐中行《懷李于鱗》（存目）

又《送李于鱗守順德》（存目）

余曰德《寄題于鱗白雪樓二首》（存目）

又《哭于鱗四首》（存目）

歐大任《哭李于鱗四首》（存目）

又《祭李于鱗文》維隆慶四年臘月甲午朔越三日丙申，友人嶺南歐某謹以炙雞絮酒東向再拜，授使者告奠於滄溟先生李君之靈。嗚呼！泱泱東海，嶸嶸岱峰，李君挺起，獨亢文宗。原本詞騷，揚抗風雅，登壇齊盟，西揖作者。天目維徐，吳郡維王，廣陵之宗，南海之梁。五子一時，天衢驟褰，予與黎生，方遯嶺表。君驅上駟，相遇中原，汗灑風呼，萬馬亦奔。昔君西曹，邢州出守，視學於秦，橫經未久。中年勇退，乞歸鮑山，潛心大業，日鍵其關。醉矣天全，靜焉神王，安石不出，五十益壯。丁卯有詔，起君於家，浙故詩在下而不在上。蓋風之用廣而雅頌微矣。夫子實傷之，故稱刪。刪者，藩汴臬，陟岵日嗟。樹蔾忽萎，泣盡繼血，九泉誓從，喬木竟折。濟南經術，其不正以歸乎正也。乃說者謂：一二逸詩，豈無可當於德音？而鄭衛哇海右人師，百身莫贖，天意何爲。黎生在京，予滯光郡，訃自北來，風流頓麗淫佚，誦而使君子噦之，小夫士人，以其說津津於其口，懲者一而導者十，盡。前年江北，別君竹西，欽此代興，敢貳以攜。游龍崑崙，君今豈死，海岱炳靈，萬年在此。嗚呼哀哉，尚饗！

單思恭《文士贊・李攀龍》維世宗皇帝中興，有外臣攀龍于鱗爲邢州大夫，多飾左馬語，不近人情，改博士師，稅駕於秦。鄉人殷中丞，移檄來撰文。掉頭西出關，著書歸杜門。嗚呼！不朽者文，不晦者心。貽書江左，而稱代興。

費元祿《國朝儒林贊・李攀龍》昂昂歷下，表茲東海。日月孕精，鳳龍炫采。躍詞結言，屈垣賈壘。雙峨高雪，九秋擊隼。入篋郎序，書淫靡怠。出憲秦關，儒風亮改。齊國泱泱，雪樓皚皚。石則球瑯，草爰蘭蒞。七子頡頏，□音千載。

雜録

《四溟詩話》卷三　己酉歲中秋夜，李正郎子朱延同部李于鱗、王元美及余賞月。因談詩法，予不避譾陋，具陳顛末。于鱗密以指掐予手，使之勿言。予愈覺飛動，亹亹不輟，月西乃歸。于鱗徒步相攜曰：「子何太泄天機？」予曰：「更有切要處不言。」曰：「何也？」曰：「其如想頭別爾！」于鱗默然。

王世貞《古今詩刪序》李攀龍于鱗所爲《古今詩刪》成，凡數年而歿，歿而新都汪時元謀梓之，走數千里以序屬世貞，曰：「是唯二君子之有味乎詩也。不有存者，誰與任歿者。」世貞謝不敏，已喟然而歎曰：嗟嗟，否歟，然哉！蓋孔子嘗稱刪詩書云。至筆削《春秋》取獨斷，其於詩也，未嘗不退而與游夏商之也。當三代盛時，國中之樂奏，而暢天地之和，歌詠盛德大業，合而名之曰雅頌。野之人，人遘其觸，發而名之，若青蘋之末而動於地，曰風。顧其循性蓄旨，雍如穆如，則亦雅頌類也。三代而降，天下多感慨而鮮稱述，故稱刪。刪者，刪其不正以歸乎正也。乃說者謂：一二逸詩，豈無可當於德音？而鄭衛哇麗淫佚，誦而使君子噦之，小夫士人，以其說津津於其口，懲者一而導者十，盡。前年江北，別君竹西，欽此代興，敢貳以攜。游龍崑崙，君今豈死，海岱炳靈，萬年在此。嗚呼哀哉，尚饗！乃于鱗之爲刪則異是。彼其所遠取者雖號稱數千年，其所近者僅風而已。其所近而云雅頌者，百固不能一二也。而于鱗之所取，則亦以能工於辭，不悖其體而已，非必盡合於古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興觀羣怨之用備，而後謂之詩也。是故存詩而曰刪，曰刪者，刪之餘也，爲若不得已而存也。夫以孔子之於詩，猶不能廢游夏，而于鱗取其獨見而裁之，而遽命之曰刪，彼其見刪於于鱗而不自甘者，寧無反脣也？雖然，令于鱗以意而輕退古之作者間有之，于鱗舍格而輕進古之作者則無是也。以于鱗之毋輕進，其得存而成一家言，以模楷後之操觚者，亦庶乎可矣。蓋于鱗之所最善爲世貞，其屬存于鱗刪者不少，然自戊午而前，及他倡和之什耳。其人雅自信，落落寡與，家僻處濟上，則于鱗之於今賢士大夫，多所與而少所見可知也。問爲繼于鱗志者如之何？曰：代益之，不失所以精之意而已矣。

又《李于鱗書牘》　于鱗素拙書，不待發齡石七十函，已有訛筆。而余輩愛其辭，更取以爲嫵媚。嘗戲謂子與，此何必減《宣示》、《黃庭》耶？

又《題于鱗手札記》　于鱗居恆謂所知：「吾與元美後世無能軒輊者，獨自恨少不解臨池耳。」今覽之信然。

又《吳明卿》　每念于鱗竟逝，忽忽無賴，不肖踪跡參差，殆類所欠一死。昨購得渠全集合三十卷，念其瑕璧猶足連城，不忍刪去之。惟書牘之類，稍裁其無謂者。

《藝苑卮言》卷七　始見于鱗選明詩，余謂如此何以鼓吹唐音。及見唐詩，謂何以衿裾古《選》。及見古《選》，謂何以箕裘風雅。乃至陳思《贈白馬》、杜陵、李白歌行，亦多棄擲。豈所謂英雄欺人，不可盡信耶？

又　于鱗才可謂前無古人，至於裁鑒，亦不能無意向。余爲其《古今詩刪》序云：「令于鱗而輕退古之作者，間有之；于鱗舍格而輕進古之作者，則無是也。」此語雖爲于鱗解紛，然亦大是實錄。

《鴻苞節錄》卷六上《論詩文》　李于鱗選唐詩，止取其格峭調響類己者一家貨，何其狹也？如孟浩然「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幽致妙語，于鱗深惡之，宜其不能選唐詩。詩道亦廣矣，有閑適，有流利，有理到，有情至，有悲壯，有峭勁，有悲惋，合則錄，不合則斥，何其自視大而視宇宙小乎！

朱孟震《續玉笥詩談》　李于鱗選唐詩，內李憕《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日之作應制》一首云：「別鋪春深淑氣催，三宮路轉鳳凰臺。雲飛北闕輕陰散，雨歇南山積翠來。御柳遙隨天仗發，林花不待曉風開。已知聖澤深無限，更喜年芳入睿才。」因與王維同一咏，當時附入維詩之後，而次則宗臣子相。許請子相詩觀之，滄溟勃然曰：夜來火燒卻。許面赤而已。余嘗嗤之，夫子相詩未必能過伯誠，卽索觀亦屬恆事，何至怫然如此。又蔡子木入覲，酒間自歌其夔州諸作，吳明卿輒鼾睡，鼾聲與歌聲相低昂，歌罷鼾亦止，今觀明卿詩品亦未能過子木也。文士護前，往往夜郎王自大，適足爲識者軒渠耳！厥後蔡巡撫中州，吳謫歸德府推官，與徐子與、張肖甫皆爲屬官，蔡身爲行酒曰：吾安敢有其一以傲三君子哉？子木固盛德，不知爾時明卿當復置身何地。特著二事，以爲文士相輕之戒云。

《池北偶談》卷一二　李滄溟先生，身後最爲寥落。其寵姬蔡，萬曆癸卯，年七十餘矣，在濟南西郊，賣胡餅自給，叔祖季木考功見之，爲賦詩云：「白雪高埋一代文，蔡姬典盡舊羅裙。」云云。邢太僕子愿有與孫月峰巡撫書云：「竊見李滄溟先生攀龍，葆眞履素，取則先民，鎔古鑄今，蔚爲代寶。而今五畝之宅，已非文靖之舊；襄陽之里，空標孟亭之名。侗每詢訪人士，皆云李駒淪喪，有子繼亡，止遺孽孫，又復無母，才離襁褓，寄命嫠媼，僦居窮巷，托跡浮萍，並日無粗糲之食，經年鮮漿汁之饋。伏願明公，下記所

司，略損公帑，爲贖數椽之敝屋，小復白雪之舊居，月或給米一石，布若干疋，藉以長養壯髮，綿延後昆。一綫猶龍之緒，實被如天之福。斯文一脉，其疇逆心。」觀二事，滄溟清節可知矣。

《明詩紀事》己籤卷一陳田按　于鱗七律、七絕，格韻、風調，不愧唐人，惟負氣量狹，射洪謝中丞選明詩，吳明卿以詩寄中丞，不由于鱗介紹，遂疑其有外交而欲絕之。明卿婉轉自訴始得免。與謝茂秦論詩不合，戲作《絕交書》，極力詆排。晚年高坐白雪樓，取古樂府一一比擬，遂欲凌駕古人，卒貽後來口實，非矜氣之過乎？

周天球

論述

王世貞《周公瑕先生七十壽叙》　余少於周公瑕先生十三歲，而先生辱引爲友，又時時言：「異日傳我於身後者，必子也。」余謝不敏，則又曰：「傳而使它人見之，毋乃使我身見之乎？」余謝不敏，乃請於先生，得所自述起居，據而潤色焉。先生聽然曰：「異哉，我之知我，攸不若子之知我深也，而惡用是起居爲也。」卒弗與述起居。今年春正月，先生之壽躋七十，而善先生者友人曹子念，知其故，僂行謁余，請一言以爲先生重。屬余頗已倦筆硯，謂子念：「七十者古所稱希也，是且八十而九十而百歲，必以頌，乃先生之所欲得於余者傳也，傳以藏往，頌以知來，其用不相屬，而體因之，子念其若何？」則請酌於傳與頌之間，而名之曰叙，於是乃叙先生。先生少而負經術，爲諸生已攻古文辭，善大小篆隸行草法。當是時，文徵仲先生前輩卓犖名家，最老壽，其所取友祝希哲、都玄敬、唐伯虎輩爲一曹，錢孔周、湯子重、陳道復輩爲一曹，王祿之、陸子傳輩爲一曹，彭孔嘉、王履吉輩爲一曹，王祿之、陸子傳輩爲一曹，先後凡十餘曹皆盡，而最後乃得先生，而又甚愛異先生。文先生以大耋歸，而先生繼之，既謝去諸生，益自力爲古文辭，號大國之賦。諸少年見推，以漸主詞壇而握牛耳。顧其於書法尤能擅古所以作者意，先生之文與書成，即郡國守相之干旄，與學士吏氓賈人之綦履橐至，於委巷之綰而不可辨，大者七尺之碑，小至七寸之薄蹏，計必獲其片語隻字，被之而後爲媮。適往年大司空朱公潘公治河，告玄圭錫，則公請。大將軍戚公封薊山之陽，以擬崆峒，則公請。太傅朱忠僖公樹其碑於兄定襄恭靖王之神道，則公請。而其家修定襄故事，則公請。故太師張文忠公至要公於長安邸，俾以布衣書金匱之首簡，將欲言於上官之禁近，而先生逡巡避而不敢應，竟歸。先生歸，其名益顯重，其造請日益博，亡論東鷄林，西月窟，不聲而聞，不脛而馳，蓋少陵氏之所稱李秘監若豐屋珊瑚鈎麒麟織成罽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歲者，將庶幾焉。然先生不別治生，所養孤煢兄姊戚屬指以百計，友朋所急，往往共之。而又好治精舍，疊石樹竹木，斥買書畫古翫，以故所得隨手輒散去。里中兒豔先生之入，而不悉其出，悉其出者，又欲以是徼先生惠，而或不徧，爭齮齕先生，先生夷然弗屑也。先生内行甚周備，而形骸土木，不好飭邊幅，又易口，口不甚藏人過，以故其聲稱不盡如文先生，而大指實歸於忠厚，久而天下信其爲長者。余嘗屈指文先生之始得名在弘正間，距先生今八十歲年矣。文先生之所莊事者沈啓南先生，壽亦垂九十。沈先生之得名在成化初，生者友人曹子念，知其故，僂行謁余，請一言以爲先生重。屬余頗已倦筆硯，而吾吳之雋，遠若楊循吉，近若陸叔平、皇甫子循輩，其精思之矍鑠，又若所欲得於余者傳也，傳以藏往，頌以知來，其用不相屬，而體因之，子念其若何？」則請酌於傳與頌之間，而名之曰叙，於是乃叙先生。先生少而負經術，爲諸生已攻古文辭，善大小篆隸行草法。當是時，文徵仲先生前輩卓犖名家，最老壽，其所取友祝希哲、都玄敬、唐伯虎輩爲一曹，錢孔周、湯子重、陳道復輩爲一曹，王祿之、陸子傳輩爲一曹，彭孔嘉、王履吉輩爲一曹，先後凡十餘曹皆盡，而最後乃得先生，而又甚愛異先生。文先生以大耋歸，而先生繼之，既謝去諸生，益自力爲古文辭，號大國之賦。諸少年見推，以漸主詞壇而握牛耳。顧其於書法尤能擅古所以作者意，先生之文與書成，即郡國守相之干旄，與學士吏氓賈人之綦履橐至，於委巷之綰而不可辨，大者七尺之碑，小至七寸之薄蹏，計必獲其片語隻字，被之而後爲媮。適往年大司空朱公潘公治河，告玄圭錫，則公請。大將軍戚公封薊山之陽，以擬崆峒，則公請。太傅朱忠僖公樹其碑於兄定襄恭靖王之神道，則公請。而其家修定襄故事，則公請。故太師張文忠公至要公於長安邸，俾以布衣書金匱之首簡，將欲言於上官之禁近，而先生逡巡避而不敢應，竟歸。先生歸，其名益顯重，其造請日益博，亡論東鷄林，西月窟，不聲而聞，不脛而馳，蓋少陵氏之所稱李秘監若豐屋珊瑚鈎麒麟織成罽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歲者，將庶幾焉。然先生不別治生，所養孤煢兄姊戚屬指以百計，友朋所急，往往共之。而又好治精舍，疊石樹竹木，斥買書畫古翫，以故所得隨手輒散去。里中兒豔先生之入，而不悉其出，悉其出者，又欲以是徼先生惠，而或不徧，爭齮齕先生，先生夷然弗屑也。先生内行甚周備，而形骸土木，不好飭邊幅，又易口，口不甚藏人過，以故其聲稱不盡如文先生，而大指實歸於忠厚，久而天下信其爲長者。余嘗屈指文先生之始得名在弘正間，距先生今八十歲年矣。文先生之所莊事者沈啓南先生，壽亦垂九十。沈先生之得名在成化初，而生以永樂，其取友若史明古、周原已、邢麗文輩，亦十餘曹，而卒歸之文先生。自沈先生而文先生，以逮先生，奉正朔而稱盟主者，僅三人耳。而所歷踰二甲子，幾與明歷相埒休，抑何悠遠博厚也。夫江左之文獻莫盛於元嘉以後，若王謝江劉諸賢，其月露之掞筆，與墨池之流潤，足以黼藻一世。然往往早發而早萎，甚或以不惑爲期頤，如謝莊氏所云云，良足憫矣。說者以爲天一之精有限，上榮則下竭，外渙則中餒，此理固有之。今亡論三先生，而吾吳之山川靈氣積自大塊者，不發之寶玉金錫，而發之人，其徵而悠遠博厚何疑哉！子念試以此叙質先生，先生如首肯之，則不佞將亦其一人焉。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天球，字公瑕，長洲人。爲諸生，篤志古學，善大小篆隸、行草，從文待詔游，待詔賞異之。待詔歿，豐碑大碣，皆出公瑕手。隆慶中，游長安，燕集唱酬之作，一時詞客皆爲讓坐，而詩名頗爲書

法所掩。胡應麟《詩藪》，盛稱其《觀象臺》諸作，以爲絕倫。大率聲調雄壯，規摹王、李，去吳中風雅遠矣。

傳記

于慎行《周幼海先生小傳》 周幼海先生者，吳門高隱也，名天球，字公瑕。其少時遊文待詔門下，習爲書法，待詔亟許可之：「他日得吾筆者周生也。」及籍諸生，不喜治帖括語，治亦不工。顧獨好古文辭，諸同舍少年相與竊笑先生，先生益自喜不顧。以故遊日益困，度終不能委蛇逐時，則謝諸生去，深自閉，絕外交，陳百家所論著，日夜切劘，求一當古作者。久之其業乃成，而書法亦日有名，爲吳人所宗。於是先生曰：「嗟乎，吾有以自見矣！」乃出，南遊天台雲門，唱櫂武林湖上，西眺三楚，北走金陵，大飲秦淮酒肆，從一二當壚跕屣鼓鳴瑟，醉卽卧不去。又北登日觀，揖海上三神仙，酹五大夫而下，則又返吳門卧。如是往來者數矣。先生不喜自眩，有操尺牘求書，輒爲灑翰不辭。四方得先生詞翰，爭葆藏之，故先生所爲文，不脛而流千里。而部使者守吏至吳，未嘗不枉車騎過市問先生也。隆慶庚午，大司空朱公、御史大夫王公使使奉書，迎先生遊長安，先生爲一來。當是時，成國弟太傅好客，舍先生上舍，日造門下，供具甚恭，客皆嚴事先生。而臺省貴游，日相與過謁先生，輿騎羅戶外。先生幅巾大帶，出與語，至移日夕。或操斗酒與遊湖山間，先生亦間往。然不自駕脩謁候，卽平生故人甚昵者，亦未嘗請間有言也。萬曆甲戌，成國卽世，太傅以束帛加璧請先生勒石，先生又爲一來，則太傅亦已逝。門下客皆散去，空無人，故舍惟先生在。則起策一騎往游漁陽塞，望見大漠蕭條，鬻巫閭諸山橫絕海上，戚將軍呼健兒走馬射生，使觀之。先生扼腕談，髮上指，自以爲壯遊焉。往先生入都，諸公重其才行，欲以師待詔故事，奏令給事蘭臺，先生謝不受也。至是一二中貴人復欲白上，官先生，先生又謝不受。客謂先生：「幸而帶半通之綸，避世金馬門中，何不可者？」先生俛而笑不言。于生曰：「彼先生胡以官爲也？自古顯貴人，勢位烜赫，至不爲少。一日與化俱徂，莫能命其姓字。至倜儻倬詭之士，窮巷帶索，至猥瑣也。然大人學士，各往往稱道之，聲流千百歲。亦不克終。

藝文

于慎思《贈周幼海山人》 陌上相逢意頗眞，長安我亦未歸人。奚囊有錦還成趣，幸舍無魚未是貧。客夢但迷三徑雨，野心誰慣六□塵。漁竿莫訝無歸處，浩蕩烟波伴此身。（周詩有「五湖無地着漁竿」之句，故云。）

俞允文《送周天球應辟赴嘉定教授》（存目）

許穀《贈周公瑕》（存目）

徐獻忠《周幼海小像（二首）》（存目）

何白《壽周公瑕先生八十》（存目）

余曰德

論　述

王世貞《芙蓉社吟稿叙》　友人豫章余德甫既罷其按察副使歸，而豫章城中諸侯王用晦者，數相從爲歌詩甚麗。用晦有園，種芙蓉環之，讀書其中，德甫非有故輒日一再還往。於是其客吳士志昔取二君子倡和之詩，名之曰《芙蓉社吟稿》，而屬序於世貞。不佞蓋嘗習屈大夫、曹陳王事，因以歎二君子之賢而猶竊幸其遇也。當大夫之廢置，其悒邑侘傺無聊之狀，至願借通於山鬼以求媚；陳王介弟也，希自附於一校偏師之任，西屬大將軍，東屬大司馬，突刃觸鋒，騁丹奮驪，冒百死而不辭，彼雖各效其拳拳憂念宗國之忠，然未嘗不篤於愛其才而求試之也。篤於愛其才而求試之，則意揚而不勝迫，求試而不得，則意奪而不勝閔，追數其用之舊則多慨，逆探其棄之新則多怨，故其撰辭托悰，見於遺集之所臚列，如《騷經》上下、《贈白馬》諸篇毋論，其文辭感激用壯，足以涕淚千古，而天地委和之氣，亦索然盡矣。當德甫爲天子外臺臣，衡八閩吏民，一旦以單辭報罷，固不必盡如屈大夫之才，大用而大舍。用晦故高皇帝七葉孫，少奉外藩，麾數百石祿，又數以宗政條困之，亦不必盡如曹陳王之爲介弟，驟親而驟疏。其辭藻之美，要自太康後而大曆前，亦不必盡章程於二賢者。獨其所托悰，要在於采天地之和美，以交寫其快，而不必於抉天地之商懵，以自泄其不平。其文之專精，即以當吾之用於世，於千古而無所覬。蓋屈大夫、曹陳王之爲用在身，不得已而後寄之於文章。乃德甫用晦無是也。雖然，當屈大夫之未謫，而可與語者僅一女須耳。其既謫，而可語者僅漁父卜人，然未必眞有之；即有之，又歎現而歎亡。逮於陳王所稱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則是二賢者之窮，蓋不止於廢棄，其窮之極而至於沈湘，或默默不自得以夭。其視德甫之窮而有用晦，用晦之窮而有德甫，又當何如也？

又《余德甫先生詩集序》　當吳明卿之見過，而以余德甫先生之訃來，相與悲詫久之，即有意掇拾其遺文辭以傳。又三載而先生之子棐以朱用晦之狀來，請文其地下之石，許之，業脫稿矣，而棐意若有未已者，袖一編出之曰：「此先府君詩也，吾子其有意乎叙而傳之？」余謂所爲地下者稱先生詩已詳，且吾於于鱗也傳而不再叙。棐再拜請曰：「昔者歐陽永叔之於梅聖俞也，其稱指博，於法不單行。序者序所撰著也，其稱指專，且於法得單行。是故願及棐之未即溝壑而覬吾子也。」余因稍取讀之，則先生之詩一，而先後幾三變。始先生入吾社時，喜于鱗甚，其緩步張拳，豎頰扼腎，皆精得之，然而其所自致者不能勝其所從入者，是故片語出而重邯鄲之價，然猶未免蹊逕之累。歸田以後，於它念無所復之，益搜劇心腑，冥通於性靈，神詣獨往之句，爲于鱗所嘉賞，然于鱗遂不得而有先生。其又稍晚，運斤弄丸之勢，往往與自然合，或于鱗，或不佞，或大曆，或貞元，要不可以一端目之。大抵先生

巳。吳明卿自武昌過我，酒甫洽，而曰：「德甫以人日化矣！」不覺黯然低徊，淚涔涔下也。居一月而始能爲文。又一月而寓薤帛絮酒於君之鄉人喻邦相，酹而告之曰：嗚呼！昔在燕中，偕歷下李，誰其和者，宗吳徐子。君最晚入，而與李齒，踞坐飛觴，遞握牛耳。我之少君，且週一紀，有所彈射，君必披靡。我以君兄，君不我弟。我困家難，浮繫於燕，君時自閩，捧鏡堯天。僂行見慰，爲我橐饘，分手倏忽，二十五年。我之起家，君賦歸田，去鯉來鴻，歲必一傳。彼參此商，同輝異躔，松栢者操，萍蓬者緣。追維曩者，甲乙之歲，歷下一書，傲睨流輩。謂獨德甫，差強人意，障彭蠡瀾，立豫章幟。探驪龍寶，益女牛氣，浩蕩九派，不屬三事。余亦云爾，萬古居寄。仲氏宦歸，沾沾自論，得尚孺子，奚忝陳蕃。數君之跡，不及國門，亟訪衡廬，遂傾瓦盆。釣泳烹伏，見子逮孫，事事清眞，語語直溫。惆悵野別，殷勤醉言，余乃憮然，感念沒存。重詠五子，君實首焉。憶在冬仲，余時忽忽，客有姚生，謂君七衰。始草新詩，侑以廷實，佇君和音，共保元吉。明卿來訪，禊飲未畢，云不慭遺，君逝人日。朗照黯淡，迴風蕭瑟，沈鶩若夢，徊徨如失。追惟我君，野鶴雞羣，風骨戍削，凌霜遏雲。材既楩梓，德亦蘭薰，與物無營，凝神不分。畏壘之里，雞犬忻忻，臘不必殘，日不至曛。眞宰何爲，忌彼斯文。我之薄劣，學道靡獲，生胡可戀，死胡足惜。乃爲君痛，亦復何益，君神行天，莫可揣測。千里生芻，絮酒炙雞，豈必君饗，聊表余臆。嗚呼哀哉，萬古斯夕！

喻均《余德甫先生集序》

樊良樞《余德甫先生集後序》 予里中冠蓋文章之盛，甲於都會，而余德甫先生稱詩，其游知交皆天下有名之士也，兄事李、王，弟畜宗、梁、吳、徐，若二甫、小美固已大小兒之矣。然先生於世未數數然也，五十以臬大夫歸田，杜門高枕，有徐孺子、陶元亮之致。予里中所稱冠蓋文章之盛，非其好也，而獨好爲詩，里中縉紳先生之徒及天下有名之士，無弗以先生工詩也者，而先生賓名而逃之虛空。居嘗布衣食澹，或却掃江上，或居玉嶺武陽田間，足跡不至市廛，興到放歌，旁若無人。而先生時時著書，書成人輒取去，即空居所著詩嘗失之，其斷簡往往見於他書，不爲名高類如此。先生嘗著古樂府一卷，會李于鱗樂府先成，略與己同，遂取己所著樂府焚之，先生終身秘弗言也。先生歿，家無長物，伯子世輔以奚囊裝先生之詩若文，如姑蘇匄遯。黃鵠摩蒼穹，羅者空悲惋。」

（存目）

傳記

《明史·文苑傳三·余曰德》（存目）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德甫集》十四卷。

《明史・藝文志四》《余曰德詩集》十四卷。

藝文

歐大任《余德甫哀詞（二首）》 經術終閩臬，傷哉時命難。岑牟差勝吏，簪裊未論官。匡岳青箱在，豐城紫氣寒。客舟頻掩袂，淚向武陽彈。十年曾不調，何謂霍家親。馬尾書能謹，蛾眉恨未伸。仲翔猶客陡，有道自人倫。怕聽山陽笛，悲風滿四鄰。

王世貞《余翁傳》（存目）

楊繼盛

論述

毛奇齡《楊忠愍集序》 少讀王章傳，涕泗被面，驟出對客，不能飾，客訝問故，曰：「吾讀王仲卿傳故也。」既而讀楊椒山自著年譜，驚曰：「此非仲卿乎？仲卿學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卧被，入牛衣中，與椒山讀書無卧被同。仲卿爲諫大夫，進左曹，訐宦官石顯，免其官，與椒山爲南部員外進北部劾咸寧侯鸞降典史同。仲卿起司隸校尉，進京兆尹，遽劾帝舅大將軍輔政王鳳，下廷尉獄，既而死，與椒山起刑部員外遷兵部武選司遽劾相嵩下詔獄辟死又同。然且仲卿之封事以日食，椒山之入奏亦以日食，仲卿之得罪以指斥張美人故，椒山之得罪亦以扳援二王故。所不同者，兩人之妻皆沮其上書，而椒山張夫人乞代夫死，仲卿未有也。然當仲卿下獄時，妻女皆同時收繫，女年十二，夜起號哭曰：「平時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先死者必君也。」及旦而仲卿果死。妻女徙合浦，則是其妻之罹慘，較有甚於椒山者。予嘗入史館詢椒山傳，同館官曰：「未屬也。」曰：「此一代有數人物，當特爲起草，而俟屬分乎？」同館官不答。既而微聞同館有進劄子者，曰：「孝宗非令主，陽明非道學，東林非君子。」謂夫儒者言事，但當以迂全，不以輕重，亢言殺身，何有乎君子？子不讀胡氏致堂諸史論乎？其於兩漢人物，率詆之不直一錢，是以朱氏傳王荆公爲名臣，而稱秦會之太師爲致有骨力。何則？不輕舉也。夫以岳忠武之死，而猶譏其橫，刺其直，向前廝殺而無所於變也，他可知矣。」予氣塞而罷。然而歸檢舊史，見趙宋兩朝，當君國之慘，死事者不下什伯，而《宋史・忠義傳》並無一講學之徒廁身其間，然後知薄事功並薄氣節，皆宋學之陋而非恆情也。今予去史館又十餘年矣。康熙戊寅，同邑章子梅谿有感於椒山之爲人，取椒山所傳年譜，與其生平詩若文合得四卷，將刻以示世，而屬予爲叙。予讀之淚滴滴下，一如疇昔讀王章傳。時雖不講學，不汩其本心，而章子以藝林之豪攻經生家，年不及賈生，獨能奮發慷慨，聞椒山之風而興起焉。且復輯其遺文，惟恐其不傳於後，而汲汲示世。此非君子所用心乎！夫椒山文士，其於聖學未知其有當與否？然而讀其疏，而知君臣焉；讀其諭兒文，而知父子焉；讀張夫人代夫疏，而知其夫若婦焉；讀王繼津書與弇州王氏所爲狀，而知朋友之交焉。至於兄弟，則年譜所記彰彰也。近之言學者，動輒薄事功而輕氣節，至有訐陽明之學以明得意者。夫陽明事功，固所宜薄。然而氣節者，君子之梗概也。椒山不幸與王章同，兩漢儒術，久爲宋學所不許，而陽明又不幸而龍場以前同於椒山，道學既難言，而兩人氣節又百不如權相之骨力，然而猶尚有讀其書，感其爲人，惟恐其不傳於後，而汲汲示世如章子者，則是人心之未亡，而君子之猶可爲也。世有見斯集而興者乎！其亦以予之讀仲卿傳者讀之可矣。康熙戊寅秋八月，蕭山毛奇齡初晴氏題。

汪宗伊《祠堂記》 夫國於天地與有立焉，寧獨其法制具哉？蓋必有忠貞

敢諫之臣，能摘主闕，摧權奸，力圖公室之安，卽九隕其身，初不爲回向易慮，以成其義，若是者，蓋古今賴之。當世廟時，忠愍楊公以車駕員外郎疏折勳幸臣仇鸞，謫尉狄道，亡何鸞敗，世廟心內直公，一歲四遷，至武選員外。時分宜方憑寵恣睢，瀆朝政，公欲因癸丑歲旦日食上狀寤主，卽於歲暮之塗次削草，馳疾入京師。余幸與公同曹，晨從錦衣後，並騎道上行，適前驅者至，謂日當食，詔罷習儀。公因過余邸舍，故秘之。會元旦雪，禮臣請更爲賀，官家欲罪諸靈臺占候郎，而同曹主事陳君一松聞，以耳語余。因密請公疏且緩入，比銀臺亦以節假禁封章，至望後三日，公疏方上，言分宜罪狀十，姦五，可召問二王知之。分宜固挾此爲讒，遂復逮錦衣衛詔獄，而疏中言嚴鵠冒功事，下曹覆奏，分宜子世蕃預爲覆草，以授其黨江曹郎冕，袖屬主覆者周曹郎冕。周曰：「嗟乎，是可忍也。」余從旁益慫恿周君，謂覆奏如所指，獨不爲楊地，卽國例公論謂何？於是用力陳其冒功，謂一世所共知，並以分宜姦狀上聞。已復逮周下獄，出爲民。余亦以內批罷官。公竟從吏訊赴西市。嗟嗟！以公之才，其卓犖閎偉無論，其他卽太乙壬奇堪輿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大司馬苑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諸家書，亦皆綜習。居嘗議天下事，亹亹若泉注。其論謫賜環後，藉令苟以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憚敵，欲利啖之以緩兵，請世欲爲心，卽隱忍就例，可立取通顯。乃身再詔獄，斷指節，出脛骨，繼以與敵爲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其不可者十，辯其說之謬者五，鸞因詆公割肉擢筋流血數升，將卒，猶賦詩以見志，非夫天植其忠，能然哉？顧余獨有感於世廟之明，以公之忠，而竟陷於死地，豈非以奸臣柄事，羅織成獄，義難自明。而余顧遇熙際，復起今官，迺知士所遇有幸有不幸，而於心固當不易云。然世廟末載，罷分宜，械其子棄市，並籍其家，而公以遺詔贈貳奉常，廕一子，賜祠額曰旌忠，卽童稚至今談者，猶切齒嚴氏，艷慕公神明，故士所自處，在彼不在此，亦較然矣。至於嚴黨旣盡，朝政潔齊，迄於今並稱熙洽，雖由明良相得致然，而公之忠貞，能使天下國家所恃以並立者，益不可泯。余故詳著之，使世之瞻拜祠下，亦將有感於斯。祠在邑庠之左，督撫劉公應節、孫公丕揚、督學傅君孟春、賀君一桂、兵憲高君文薦、王君琁、徐君學古、知府劉君泮、賈君仁元各捐金助之，而知縣王子德新、張子與行相繼成之云。萬曆八年歲次庚辰夏月吉旦立石。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戶部尚書、侍經筵、奉敕總督糧儲、前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崇陽汪宗伊撰，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奉敕協理京營戎政、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霸州王遴書，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奉敕總督宣大山西等處軍務、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肅鄭洛篆。

傳記

楊繼盛《自著年譜》（存目）

王世貞《行狀》（存目）

李春芳《敕賜旌忠祠碑》（存目）

徐階《明兵部武選司員外郎贈太常少卿謚忠愍楊公墓誌銘》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者謚也。國朝之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謚者，今皇帝御極，遡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故奉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爲國子生，而特賜今謚。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憚敵，欲利啖之以緩兵，請與敵爲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其不可者十，辯其說之謬者五，鸞因詆公撓邊計，惑衆心，詔錦衣衛逮公置訊，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京戶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召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羽布滿中外，上卽問必不肯言，而今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召問，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爲讒，詔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具對侃侃，至斷指出脛，不易詞。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當公詐傳親王令，旨絞。公之將受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却不受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畏禍莫敢睨公，公乃自破薦盤，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刃割左股去其腐肉，有觀者咸爲戰悚，公顧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扼腕張眉目，自謂能

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變，不敢出一辭。或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懾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率深自懲創，毀方以爲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爲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世碌碌者耶？公死之歲，刑部郎今藩參王君世貞爲求救於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鄢懋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某，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爲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翀、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爲之動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嵩者獨何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患者，果可以計免否也？公死時應尾尚幼，藩參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兵部主事今中丞王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由是諸君者相繼獲罪，而藩參家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既受恩恤於朝，人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賜額曰旌忠，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羽盡已斥逐。嗚呼，後之欲爲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有諱伯源者，奉詔徙容城，傳四世至靑，靑生贈兵部署員外郎富，是爲公考。公生以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年僅四十，子二，長卽應尾，次曰應箕，皆張安人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國學，予時爲祭酒，奇公文，因日進公爲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倍於衆，數謀於中丞王君，視諸孤而日跂望於恩恤之及。去年，幸聞末議，然後所以悲公者獲少紓萬一焉。某月某日，應尾應箕改葬公定興縣東引郇之原，奉藩參君狀來徵銘，予義不得辭也，爲摭公大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居家之行，狄道之政，詳具公所爲年譜及藩參君狀。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制誥知經筵事、國史總裁致仕、華亭徐階撰。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二《擬補樂經》。又卷一〇：《自著年譜》一卷。又卷一一：《忠愍家訓》一卷。又卷二三：《楊忠愍公集》四卷，《手記》一卷。

蔡汝楠

論述

綜論

楊慎《自知堂集叙》 德清白石蔡公以詩帙見示，契余衷矣。披閱之餘，摛捃有合，其武夷、荆州，藥室之古調，玉陽洞、牛首山，春江詞之格詩，沂上之瑟鏗以希，泗濱之磬清以越，取材于選則夕秀啓而朝華披，效法於唐則蘇州親而襄陽邇，閱錦盈尺，立鶩天馬可知。嘗鼎一臠，尾鯉蜃猩當餉。余疑前哲之欺余，又敢爲輕詞以欺知音乎！故特批評其所契衷揣合者，凡若干首。薛君采昔語余曰：近日作者摹擬太過，蹈襲亦多，致有拆洗少陵生君（吞）子美之譏，求近性情，無若古調耳。安石公亦云：唐之名家自立機軸，譬猶羣花各有丰韻，或剪綵以像生，或繪畫而傍影，終非眞也。余嘗以二子之言爲確論。以近日捃藻，視正德中又一變矣，二敝其免乎！白石於下走也，往在靜居，擲金聲於寶地；今茲雒邑，飛仙翰於瓊音，嘿然已傳，言下卽了矣。輒以蓬心叩茲蘭響，公有覺無我者也，其以爲孟浪之言乎？將無以爲妙道之論乎？嘉靖甲寅二月己亥，成都楊慎謹序。

侯一元《自知堂集序》 白石蔡子，十七登朝爲行人，數使方域，遍覽名

山川，行求古文奇帙，憑軾讀之，學靡所不窺，文聲蔚然。然其時蔡子爲詩文尚偶儷，抉奇之士咸自以不逮，大雅君子或不好也。既而蔡子歸家，益厭故所習，更爲平易。然其漸漬深，不能盡變。其盡變而趨於古，則自爲南署郎始也。叙曰：淳備哉，古雅不在茲乎！詩諸體皆合，五言類陸機、沈約，易者擬子昂，近體與盛唐諸公相軋；而七言多似高岑，近體多似王維。其歸在於雅正，平易曉人，而終不爲末世枝葉。自余所見近代今世諸名家，體力遠到，風格大備，未有過也。余嘗與蔡子論古詩文，蔡子曰：「余究觀古今之變，跡其所以同異，竊怪世之學者，鄙夷唐宋，高睨秦漢，而卒無所之也，猶敖然自以好古。其所爲文有至有不至，其至者古人之所嘗言也，其不至者如優孟抵掌爲叔敖，愈似則愈可笑矣。」余嘗三歎其言。蓋今之文士鮮能免此者。然謂唐宋之詩文即古文詞，固不可也。蔡子之微意，亦可睹已。詩之變而歸正，蔡子年適三十爾。而其人深厚，神守於內，光不外燄，有長年之貌。意嗛嗛常下人，知其學日益，未艾也。或曰：詩別有前□，何也？論者多言蔡子優入盛唐，以其故業六朝唐初，視唐下矣，用上下陵夷之勢，易也。是又不然。今固有爲六朝唐初者，皆得其似而遺其眞，吾知其不能爲唐矣。後當盡行於世。嘉靖戊午五月五日，知德清縣崇陽胡定書。

朱衡《自知堂集叙》 蔡白石子木先生奇發幼穎，翰披神解，質具既異於人，而十八登朝，仕行人，奉使於燕趙齊楚之墟，遍歷名山川，交遊盡海內，賢喆資助復不少，而又徘徊兩都，豐豫寡營，得肆其力於典籍篇章之間。每一著作出，海內人爭傳誦之，負敏才者罔不爽然自失。中歲厭薄故習，盡削一切塗澤之態，而專心經學，了涵獨悟，悟處輒援筆劄記，具在《說經劄記》中。既學觀其大，遊神塵壒之表，上疏乞歸養弗果，乃宦轍所至，輒注膏澤，概然思以功業自期許，非關於教與夫世時之故，不卑卑抽毫，吐詞振藻，析理鉤深，大者海受，小者河溢，駸駸乎上乘矣。與予結交垂三十年，道誼切劘，即踪跡殊方，未嘗不以篇章相將。故白石所爲詩文，予每每得諦視。今夏來爲山東按察使，而予適承乏藩長，朝夕談搉甚驩。無何，白石赴江西之役，乃盡出平生稿若干卷視予，俾予叙之。叙曰：白石年方逾壯，其所就已如是，自是以往，予不知所底止矣。自予觀古今名集，合白石所著，律以吾所次三品之說，後之世當有辨之者，安俟予言之也！嘉靖己未季冬望日，年弟朱衡序。

洪朝選《送蔡白石叙》 自漢魏以來，名能詩者，何其多也。而後世知言者稍稍出。其間學士之家互相詆訾，未知其所勝。嗚呼，何詩之難也！人之言曰：詩以諷咏通性情，其指歸於溫柔敦厚。後世不能易其說。胡定曰：夫詩之溫柔敦厚，烏可以苟能哉！平居與人言，中心躁者其辭急，中心狹者其辭蹙，中心愿者其辭儉，中心僞者其辭華而不情。推之其他皆然。其不然者即反是。由此觀之，詩獨異邪？夫非人之言也與？且夫子美、太白之爲

之士，獨有取於陶韋者，豈非以其詩平淡樸質，絕無聲色臭味、濃艷浮冶之態哉！然予觀其人，大抵皆骯髒剖厥，佚宕不羈，居窮守約則甘寂寞，嗜枯槁，類山澤臞儒。及至感知酬遇，忿發激厲，與俠士劍客何異？陶之《詠荊軻詩》有曰：君子死知己。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其人雖已死，千載有餘情。韋之《逢楊開府詩》有曰：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驪山風雪夜，長揚較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其夙志也。其人如此，宜其發之詩歌切蹙漂急，浮浪曼靡，其爲一家言，獨造於平淡樸質，類有道者語，何歟？噫，此陶韋之詩之所以爲至也。其壯志大節，軒豁磊落既如彼，而其情志高潔，風韻蕭散，超然於一切勢利垢紛之外，曾不悋情於去留，嬰懷於得失，則其人品固已絕高矣，而又何聲色臭味、濃艷浮冶之足云。蔡君白石，自弱冠即以能詩聞。其初學爲六朝，即似六朝。既而學劉長卿。最後又曰：似陶韋，方得詩人本色。又學爲陶韋，於是君之詩又駸駸乎迫近陶韋矣。君倜儻不羣，英邁自豪，慨然欲以功名表見於世，其才華意氣又足以傾動一時之名流，招致攬結，與之共馳騁於事功之途，則君豈卑卑學兒女子態者邪？此君詩之所以近陶韋歟？君雖爲名郡守，漸陟通顯，而常有塵外之思。去歲捧萬壽表入賀，上疏乞歸養，銓曹愛其才，疏下報聞，而且擢君爲江西參政以寵之。君行矣，陶韋二子所仕州縣皆在大江之西，君行過祠下，飲陶然酒，焚清淨香，誦《歸去來辭》，諷答故人見諭詩，又當有感發否？其賡之詩篇以寄我。嘉靖乙卯春日同安洪朝選著。

朱炳如《簡末別紀》 炳如早歲雅好誦唐人詩，已而轉肄葩經，遂寘之，以諸詩之宗乘具在也。己酉中夏，我師白石先生來守衡郡，首闢衡湘書院，選諸生之雋，群於其中，炳如以程藝被錄爲諸生第一，因獲侍絳帷焉。【略】日聞先生之所諷咏者，乃知與《三百篇》之宗旨相契合，而蚤歲之所雅好，於心有戚戚焉耳。憶往在西湖別業，常取先生諸制作，摘書一二於座右，目諟心惟，意逆類觸，興至輒放歌之，洋洋乎，浩浩乎，性眞融液，殆不知宇宙之爲寥廓也。今年甲子春，先生改南，道經維揚，炳如先以督艤至，再見先生，授以《自知堂集》一帙，令日觀省焉，爲行臺旅況之一助。炳如披玩既久，益覺契合，雖不必搦管續貂，而胸次中琅琅有全詩也。此炳如之庶幾有得於先生者，亦唯此爾。子貢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殆炳如之所自幸與？雖然，先生淵源之學被海內，今齊魯吳越蜀楚雍豫之間，皆其過化之

《靜志居詩話》卷一二 白石詩名藉甚，與四皇甫相酬和。唐應德亟賞之，云：「白石今之名家也，一變而得古作者之精。僕非知音，亦三歎不能自已。」而其鄉錢守中撰《竹里老人沈宗殷傳》，備述正、嘉之際，湖州人物之盛。有云：「長興則吳布衣琉，安吉則陳大參良謨，烏程則凌訓導震，歸安則嚴知府鳳、吳知縣廉、唐主事樞，德清則沈僉事松，武康則駱編修文盛。而劉尚書麟自江右至，居蒙塢，孫山人一元自陝西至，居戴山」云云。獨不及白石，何與？

《明詩綜》卷四六 穆敬甫云：蔡詩思深語險，不落塵詮。【略】黃清甫云：子木登第最早，服官留都，與皇甫伯仲日相倡和，雅有令譽。送別登臨，佳句未嘗不在人口也。既而官爵日尊，詩格日損，必窮乃工，豈其猶或不免乎以珠彈雀之喻。向曾寓一書於蔡兄，不知蔡兄曾論及之否？

唐順之《答皇甫子書論蔡白石詩》 蔡白石今之名家也。僕向來頗不謂然。近得其詩讀之，則已洗盡鉛華，獨存本質，幽玄雅澹，一變而得古作者之精。僕非知音，亦三歎不能自已。然若以一生之精力盡之於此，則盡得古人精微，猶或不免乎以珠彈雀之喻。向曾寓一書於蔡兄，不知蔡兄曾論及之否？

《明詩綜》卷四六 穆敬甫云：蔡詩思深語險，不落塵詮。【略】黃清甫云：子木登第最早，服官留都，與皇甫伯仲日相倡和，雅有令譽。送別登臨，佳句未嘗不在人口也。既而官爵日尊，詩格日損，必窮乃工，豈其猶或不免乎以珠彈雀之喻。向曾寓一書於蔡兄，不知蔡兄曾論及之否？

《靜志居詩話》卷一二 白石詩名藉甚，與四皇甫相酬和。唐應德亟賞之，云：「白石今之名家也，一變而得古作者之精。僕非知音，亦三歎不能自已。」而其鄉錢守中撰《竹里老人沈宗殷傳》，備述正、嘉之際，湖州人物之盛。有云：「長興則吳布衣琉，安吉則陳大參良謨，烏程則凌訓導震，歸安則嚴知府鳳、吳知縣廉、唐主事樞，德清則沈僉事松，武康則駱編修文盛。而劉尚書麟自江右至，居蒙塢，孫山人一元自陝西至，居戴山」云云。獨不及白石，何與？

《明人詩鈔續集》卷七　汝楠字子木，德清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行人。從王愼中、唐順之、高叔嗣輩學爲詩，尋進刑部員外郎，改南京。善皇甫涍兄弟，尚書顧璘引爲忘年友，廷議改歸德州爲府，擢汝楠知其府事。歷江西左右布政使，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入爲兵部右侍郎，改南京工部。有《自知堂集》。（王元美云：子木少年雅慕建安，晚攻錢劉，索然易盡。白石負詩名最早，中年好經學，及官江西，與鄒守一、羅洪先遊，學益進，而詩由此不工。其鄉錢守中撰《竹里老人沈宗殷傳》，備述正、嘉之際湖州人物之盛，不及白石，以此。）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自知堂集》《明史》稱汝楠初喜文章，從王愼中、唐順之、高叔嗣、顧璘、皇甫涍兄弟游。中年復好講學，與鄒守益、羅洪先相善，詩格遂漸頹唐，頗有壽陵餘子失其故步之譏。然汝楠才地本不足鴈行王、唐諸人，亦不盡係於講學之後荒廢吟咏也。

《明詩紀事》戊籤卷一八陳田按　子木與皇甫兄弟襟契不淺。子循《寄蔡衡州》詩云：「日日江頭聞送客，空於詩卷恨錢郎。」自注云：「唐人贈送卷內，以不得錢起、郎士元詩爲憾。予昔與子木在南省時，頗類此。」子木《哭子安》詩云：「五字沈吟詩品絕，一官憔悴世途難。」時人以爲定論。子木五律頗類皇甫，第才不及耳。

分論

《荊州雜詩四首》《明詩評選》卷四：四首一從庾子山入周後詩來，自五言之變體，乃一不用其傲岸，正爾淳氣未漓。

《報恩寺塔》《明詩評選》卷五：安頓清圓，方可許之雄麗，以此輸攻歷下，直令墨守無權。白石自一代偉人，如裴晉公立元稹、白敏中間，正以衿度壓其躁競。

《觀音山閣》《明詩評選》卷五：有意無意俱妙合。

《送陳郎中出守廣州》《明詩評選》卷五：無意學張曲江，食古氣深，自然似之。

《晚過施子》《明詩評選》卷五：用事無用事氣，收落自然。王元美譏公詩晚攻錢、劉，正皮相此等耳。且白石即攻錢、劉，亦踞錢、劉上，不至如轉歸德守。歸德故州也，方改郡，而公首至，譬之墾荒磧，諸無所承。公翦弇州屈膝蘇子瞻、陸務觀簷下也。公與皇甫子安力摩瑯琊之壘，雅道乃有中興之望。

《南嶽》《明詩評選》卷六：格高。亦自古詩來，故高。前六句一攝，後二句一攝。

《發錦官後江行紀興》《明詩評選》卷六：直寫盡曲致，謂之錢、劉必不得。

《癸亥暮秋遣祀山陵恭覽七陵御寢》《明詩評選》卷六：「秋天白露九重心」，眞風雅句。

《過古寨口》《明詩評選》卷八：得之不浮，自是盛唐絕句。

《東遊篇序》《明文授讀》卷三六：先夫子曰：蔡汝楠，字子木，德清人，南京工部侍郎。白石文沉鬱而秀，少紆迴之致。

《答茅鹿門》《明文遠》：鹿門小小結裹，尙非荆川、道思之匹，推許太過，恐鹿門不足以當之。然其針灸處深中要害。

傳記

董份《明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白石蔡公墓誌銘》□□□□公，其先上蔡人，宋遷都，而秘書郎源者扈車駕抵浙，因徙德清家焉，遂爲德清人。七世祖舜卿，仕元爲福建觀察副使。舜卿生可宗。可宗生文浩。文浩生綱。綱生本。本生麒。麒生玘。玘舉於鄉，爲延平府同知，而同知生公。年十八舉進士，爲行人，性穎敏有異才，好讀書，一覽輒過，博極古今，九經諸史，六藝所纂，百家所傳，墳典丘索之遺，鼎彝篆籀之秘，網羅涉獵，浹洽貫穿，而時發於詩。含英咀華，落筆妙天下。年少官薄，而天下言才子者必首推公，莫不以賈傅復生，文彥再出。諸公卿始皆欲收置門下，慰籍甚篤，公數謝不顧，反心害其能。會時方選才彥充宮館侍從輔導，凡數十人，獨擯公。公閉門嘯詠不輟，恬如也。嘗以行人奉使，還報命，而轉比部員外郎，久之以母憂去，起而復爲比部。公故倦游，益厭，上書乞南，復爲南比部，優游郎署間，而前數十人在選者十敗八九，世以是高之。自行人爲郎凡十二年所，而轉歸德守。歸德故州也，方改郡，而公首至，譬之墾荒磧，諸無所承。公翦

草萊，闢城郭，創郡治，小者立斷，大者議聞，具條令督率諸縣，備制度以整齊吏民，政一時皆新，聲赫赫震兩河間矣。未及三月，又以母憂去，起而得衡州。公以歸德初建，治當急，而衡樸淳，宜緩，由是一切闊略文法，持大體，務長厚，數問民疾苦，因其謠俗，諭以得意，煦煦拊循，而令長丞尉率職於上，父老里胥導命於下，既無撟虔，亦無廢弛，愷悌之政行，平和之氣通，民忻忻若更生矣。封以內多名山，暇必出遊，遊必有賦，而此邦之人，式歌且舞，與之相應，陶然樂也。復立石鼓書院，集諸弟子材俊者其中，弦誦肆興，球鏘夾擊，彬彬咏先王之風，樂而忘歸。又進其尤材俊者，授古作之指，摩以道義，勉之力行，其得賢士尤盛焉。識者言：公治歸德猶以彊幹名，至治衡專以經術醞釀之，近有道矣。然彊幹者易見，而近道者難知，公眞不可及哉！自衡轉四川副使，以父且老乞終養，不報，又轉江西參政，再乞養不報，竟以父憂去，又轉山東按察使、江西左右布政使，晉都察院副都御史、河南巡撫。時虜犯內地，山西諸寇猖獗，勢且壓境，公先機命將，殲其渠魁，散其餘黨，經略具布，紀綱肅然，而益綏以寬大，鎮以寧靜，疆埸宴謐，民以乂安，廟堂益重之。又晉兵部右侍郎，掌京營，理戎政。京營多與中貴人相連，數問遺造請，公獨謝弗與通，固心望。又方疏戎政敝，將上，諸中貴人益忌之。時肅皇帝以虜事怒本兵，而見公祝釐時足微跛，不悅，因中以飛語，徙南刑部右侍郎。公喜曰：「是固吾郎署時所上書乞者也。」遂行。然公行二年而足益病，醫誤治之，竟卒，蓋年厪五十耳。哀哉！公詩本奇，而跡其所游歷，登泰山，上日觀，觀日出海中，問秦漢所故封金泥玉檢處，謁闕里，過洙泗，並大江，沿句曲，遡武夷，數居金陵瞻鍾山王氣，涉雲夢，望巫陽，駐衡嶽，徘徊祝融峒嵷七十二峰之上，轉岷嶓，躋劍閣，渡河洛，窺中恆，入幽薊以歸，此皆天下大觀，往往於公詩見之，靈爽互相興發，是以奇益甚焉。始其於詩喜鮑謝，多擬齊梁，如珠璣錯陳，藻繪在目，外無遺景，內無乏思，亦天下美麗之極矣。而公顧恥其雕刻，晚節聲律益平，與錢、劉並驅，高、岑接踵，然要之精詣各有至者。文亦力追古昔，成一家言，引繩墨，切事情，春容雅醇，有足觀覽。今所著《自知堂稿》七卷，《樞篴集》若干卷，《白石文集》八十卷，嗟乎多矣哉！稱才子不虛哉！然公生八歲，則其父嘗攜之大儒湛先生帷中，見先生論道輒首肯，其天性固有合也。及仕而與江西鄒先生、羅先生、吾師唐先生益質微言，究指趣，學遂日進。觀別著《五經札記》，足明其潛心於道矣。卽未及公所至，而嚮令不死，其學當何如哉？悲夫！公名汝楠，字子木，號白石，生正德□年十月初六日，卒嘉靖四十四年七月三十日。父同知公號夷軒，公以南曹績，贈祖及父皆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祖母嚴氏、嫡母陳氏、生母沈氏、元配臧氏皆贈淑人。繼配吳氏。子一炳齊，官生，聘陳氏，繼聘嚴氏。女二，長適國子生茅仲籍副使仲子也，次適吳稼心。炳齊將以隆慶二年閏十二月三日葬公郭觀山之原。而予宦游頗與公相值，知之較詳，故備著云。

茅坤《通議大夫南京工部侍郎白石蔡公行狀》 公名汝楠，字子木，生而穎異，甫八齡隨父夷軒公遊南雍。時甘泉先生進諸生講白沙之學，公以兒年曳父裾入帷中，從旁竊聽之，輒點頭，一座大驚。年十八舉進士，授行人，函璽書賜齊楚諸王府，所至輒按圖眺名山，賦爲詩歌，鑱之碑記，以貽四方。片楮所落，人呼曰漢之禰衡也。與燕張言、河南高叔嗣、毘陵唐順之、晉安王愼中、錢塘許應元、姑蘇黃省曾及皇甫兄弟輩，時時以聲律相高，而公之譽問翩翩海內矣。已而夷軒年且衰，公由刑部員外郎上書乞南省，以便祿養。於是改南刑部尚書。顧公東橋聞人也，雅奇公才，公至遂爲忘年友。久之出守歸德。歸德故州也，睢陳之間多巨盜，稍稍嘯聚，竊覬非常者，改爲郡。而公以才爲郡太守，佩二千石印綬，首出墳之。下車不數月，郡中肅然。當是時，公以彊幹聞兩河間。未幾以母憂歸。歸築一室於前山之麓，且恥賢豪士不當以五言終身也，於是下帷讀三代以來孔、孟、莊、列、荀、楊，下及騷、選、釋、老、列仙、百家之書，而最注心者古六經，今所刻《諸經札記》是也。服闋，補衡州。衡僻楚之南服，故多廢。而公則撤去故守歸德時幹局，稍稍以經術醞釀之，不務聲名，惟以廉白長厚持大體，民甚德之。朔望數進父老於其庭，與之揖讓，問民疾苦，復飭石鼓書院，與諸生弦誦其中。予嘗南過衡州，始至封以內，問諸州縣父老，父老並稱曰：宋鄭清之以來罕有也。已而公復召諸生歌石鼓之堂，珊珊戛金石，抱經倚席，雠次如掌。蓋漢文翁守蜀之遺也。封以內多名山，峒嵷祝融七十二峯之勝，而公既故善

詩，政暇數出遊，遊必詠歌，大略多附古者列國之遺，郡之吏民至今能誦之者。公既去，郡之薦紳先生帥吏民尸而祠之。徙四川按察司副使，公上章乞終養，不報。歷江西參政，公又上章乞終養，不報。已而夷軒公不忍公之數上章不得也，迺過江西邸舍。公出則治簿書，入則侍夷軒公，父子以道相師友。間行郡，輒過鄒東廓祭酒、羅念庵司諫，時時相與論學，以究性命之旨。久之，夷軒公病且革，公輿櫬來歸。服闋，徙山東按察使，再徙江西左右布政使，歷都察院副都御史，撫河南，召爲兵部侍郎，典戎政。嘉靖壬戌，會虜犯京邑，天子稍厭司馬以下。會公從諸公卿祝釐西齋宮，上從帷中望見公貌寢，出公爲南工部侍郎，尋卒於官。予嘗按公學凡三變，而其涖官持政，亦數與學相上下。初釋褐時，競爲聲詩，然鑱刻藻麗。過南省則洗去鉛華，合響郎、劉諸大家矣。歸德以後，稍稍進經術，然所至猶不能不以才指相高。守衡州則寖寖近古循吏矣。已而由戎政來歸。予察公貌而扣之，其息深深如也，又若泠然萬物之外，而世之升沉顯晦不以侵鬬其心者，殆庶幾乎古之有道者已。此其學於江西所得爲多。公生平好著文章，不事治產，內外綱紀諸僮僕米鹽以下，並聽臧夫人操筦籥，謹出入，而不之知。故公自少服官至卿貳，猶蕭然如書生，四方賓客所共從遊，往往若披穆風，神解以去，亦忘公之歷官卿貳者。嗚呼！若公者，《詩》所稱「不競不絿，國之典刑」是已。惜乎享年僅五十而沒，沒之日，南都公卿百執事以下，無問識不識，相與憑其棺而號，爲之潸然出涕。訃聞於朝，天子爲之賜祭葬，中外士大夫移書臨吊者不絕。公之生平綰帶交，惟工部尚書朱公鎮山、禮部尚書董公漼陽及予三人者爲最深。公既沒，而予與董尚書公共收其遺文，恤其孤，然恨力不能振。而朱尚書公猶時時書寄貽。嗟乎！公之遺孤僅六齡，今猶客寄外家，未還也。諸僮僕尋亦零落且散，而門戶孱弱如帶矣。嗚呼，予忍言哉！予忍言哉！按公家乘世系可覆者，自宋直門秘書郎源，自新蔡扈從入浙，於是始占籍德清。七世祖舜卿，仕元爲福建觀察副使。舜卿生可宗。可宗生文浩。文浩生綱。綱生本。本生公皇父麒。麒生公父夷軒公玘，由鄉進士歷延平府同知。公以南京工部侍郎考滿，皇父而下，並封通議大夫南京工部侍郎。祖母嚴氏，嫡母陳氏，生母沈氏，妻臧氏，並贈爲淑人。臧淑人先公二年沒。再娶吳夫人。公之子一人，炳齊，廕爲國子生。女二人，長字予兒國縉，次許聘孝豐吳稼新。所著《六經札記》而下，別有《自知集》、《樞筬集》、《白石文集》八十卷藏於家。

《明史·文苑傳三·蔡汝楠》（存目）

著録

董份《明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白石蔡公墓誌銘》所著《自知堂稿》七卷，《樞筬集》若干卷，《白石文集》八十卷。

茅坤《通議大夫南京工部侍郎白石蔡公行狀》所著《六經札記》而下，別有《自知堂集》、《樞筬集》、《白石文集》八十卷藏於家。

《國史經籍志》卷三　蔡汝楠《輿地略》十一卷。　又卷五：《自知堂集》二十四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白石自知堂稿》，蔡汝楠著。

《千頃堂書目》卷六　《輿地略》十一卷。　又卷二一：蔡汝楠《說經劄記》八卷。　又卷二三：《自知堂集》二十四卷。

《明史·藝文志一》　蔡汝楠《說經劄記》八卷。　又《藝文志四》：《自知堂集》二十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自知堂集》　二十四卷，明蔡汝楠撰。汝楠有《說經劄記》，已著錄。是集詩七卷，文十七卷，其門人朱炳如所編。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蔡汝楠《說經劄記》六卷。　又《自知堂集》二十四卷，又田汝成、蔡汝楠《武夷遊詠》一卷。

《國史經籍志補》　明蔡汝楠《說經劄記》八卷，五冊。　又《律初集》四卷，一冊。

同治《湖州府志》卷五八《藝文略三》（存目）

藝文

許穀《蔡子木侍郎輓詩》（存目）

董份《贈別白石蔡子任歸德守序》　始予少而狂易，好論天下之士，然已

知有蔡子矣。當是時，予始弱冠，而蔡子纔束髮耳。兩人相爲難。予觀自古綴文之士，已嘗力究詞藝，馳騁古今，而晚能自悔黜其少作，唯揚子雲有之。當其依慕相如，擬著賦頌，可謂竭力矣。而一旦盡棄，好爲深湛，此非豪傑振世之士，孰克能此？嚮使子雲有作聖之志，遂益探性命之源，本道德之指，由躬行之路，而獨得於心，則上可以繼顏曾之傳，下可以正漢儒之統，惜乎能自見其非，而不能約於聖人，《太玄》諸作，徒賢於昔日之賦耳，終未能粹然於道也。孔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此二者君子知道之辯也。故空者道之體也，而多者道之累也，然多則有以自見於世，而空則人不及知，故曰洗心以退藏於密，人不知而不悔，譬之飲食然，其中已有所屬饜，則八珍九鼎陳於前不慕。子雲未知饜飽於聖人之道，則夫以多學爲慕，而患後世之無知其心，已多累已，而欲其粹然，豈可得乎！今蔡子窮十年之力棄於一旦，而未志醇壹，當卓越子雲而上幾顏子矣。予欲究極其道，更從而問其微旨，會蔡子拜歸德之命且行，予以孔氏之門唯顏子，然後告以爲邦之道，嚮至屢空，則物感已意雜施其間，亦可以爲斟酌百王之本哉！蔡子行且試之歸德，其於爲邦有以自驗矣，故予無他言，而唯論著其學如此。

茅坤《祭蔡白石先生文》 南京工部侍郎白石蔡公之沒也，姻友茅坤千里使逆櫬於江，其返也，哭之郊。又四越月，始爲牲礼祭之於其殯宮，而告之曰：嗚呼！卞之山猶千仞其雲峙兮，而公何以遽隕其刑？苕之水猶百里其東注兮，而公何以獨悶其靈？方其弱冠入朝，游揚令名，人皆以爲上視孔融，下薄禰衡。予獨謂文章者特公之羽毛耳，而其中之所嚮，當有守神之寂而味道之精。及其待次郎署，出守南衡，人皆以爲澹泊楊雲，風流文翁也。而予抑爲宦遊者特公之朝夕耳，其終身之所要，當有竹帛之書而鼎彝之銘。成，而可與布帛菽粟同爲有益於日用。詩本言志，即言志亦若信口永言焉，中外之士卜公爲儒林之耆蔡，邦家之柱石也，胡爲乎，俄拜司馬，即徙陪京，而可與黃鍾大呂同其音調之鏗鏘。公作在天壤間，何可廢，既不可廢，抑又條焉日曜，倏焉露零。計之所至，海內縉紳大夫無不設位而哭，雖幽人騷客，何可以不傳也歟？予與公同遊師門，兩人者嘗並爲師門所稱許。予實嘗與公猶相與貽書走吊而誄且銘，況予固連葭之姻、綰帶之朋，痛五內之若剸，嗟莫逆。其亡也，以不及狀誌其平生爲歉。今年春仲，仲君某持公集來白門，請爲序。予惟知文知詩者始能文能詩，能知知文知詩者，始能評論其人文與詩，而知其能文能詩也。公嘗與先師評隲古來作者，能得乎詩文之梗概，於奚能以爲情？公之閫帷甫笄數月，公之嗣子僅屬六齡，賓客既散，門戶漸傾，支裔不屬，奴僕如鼷，安得不憑棺而慟，出涕霑纓？嗚呼！題公之墓，收公之遺文，百世之下，不忍使之零落而崩墜者，吾輩一二知己之所同盟。乞贈謚於朝，祠春秋於鄉，所謂有司之存，昭然公議與典刑也，又何俟於予

萬士和

論　述

姜寶《履庵萬公文集序》 吾師荆川先生入館局之初，嘗學西漢爲文，學初盛唐中唐爲詩，其晚年所取文，乃司馬溫國公，謂其質任自然，不求爲西漢而未嘗不西漢，詩取邵堯夫，謂其本性情而得之乎天機之自動，不肖似風雲月露之形，然未嘗無吟風弄月之趣味。蓋詩文在人，有至有不至，有人與文並至者，有人不至而文至者。兩公之作，則所謂人文並至者也，故先生有取焉。而吾友履庵萬公，其所作實似之。蓋公亦質任自然，其平生一似司馬公爲人，外貌朴莊而中心信果，若不類邵堯夫飄飄然暢情於物外，然胸中不掛一塵。又爲人平易而和厚，亦未嘗不堯夫若也。今觀其文，凡所著稱所撰次，侃侃乎其確當，灑灑乎其敷揚，時宣洩其富有之藏於中者，必直而必盡。又時或論人贈送人也，絕不喜爲甘言佞詞一切時俗世套語相從曳。詩未嘗不工，然非酷意求工者。所謂吟自在詩，若公非其流亞歟？不離感遇應酬，而皆至性至情在焉，渢渢乎《三百篇》之遺響也。評公作者，謂公文若不經意而成，而可與布帛菽粟同爲有益於日用。詩本言志，即言志亦若信口永言焉，而可與黃鍾大呂同其音調之鏗鏘。公作在天壤間，何可廢，既不可廢，抑又何可以不傳也歟？予與公同遊師門，兩人者嘗並爲師門所稱許。予實嘗與公莫逆。其亡也，以不及狀誌其平生爲歉。今年春仲，仲君某持公集來白門，請爲序。予惟知文知詩者始能文能詩，能知知文知詩者，始能評論其人文與詩，而知其能文能詩也。公嘗與先師評隲古來作者，能得乎詩文之梗概，於文能知司馬公不西漢而西漢，知康節先生所爲詩不求工而工，可當玉臺翁所稱拾遺君相頡頏之二妙，嘗序《擊壤集》刻以傳。惟知之審，是以能爲之輒中

的。予惟忝公同門同志，嘗知公之能知文知詩也，是以亦自許知公之能知文乃能評公之文。詩發乎性情，惟稔知公性情之得其正，乃又能評公之詩。雖然，作每因人而重，惟公品格高，能爲公重，始可以傳也歟？蓋公於仕路每求退而得進，故其於所作，不欲傳而亦自傳。公所以取重於世類如此。因序公集並及之。文若干篇，詩五、七言古律絕若干首，編輯而校正者某，付之剞劂氏者某也。

王升《萬文恭公集後語》《萬文恭公集》刻成，公之子習扣關請余題其後。余惟公之文行，宮保鳳阿公序其端，揚搉而倫儗之，論洵確矣，雖有能言之士，宜無所置喙，矧其不嫻於詞而老眊癃然者哉！隱几莫敢承。萬生不可，謂余與公雅稱莫逆，同氣弗是過也。脫斯集不着數語，不翦爲行道人乎？余蹶然起，許言其概。然一隅之見，未必能窺公之深也。公爲人外通而中介，貌渾厚而內之條理斤斤焉，少有遠志，視紛華利達泊如也。克己勵行，承家學不惰，長從荊川先生游，聞爲學本原，已乃遍友天下善士，懇懇切劘，而樂有取焉，則所詣日益邃且醇矣。雖不執一見，而其以誠爲基，以義利之辨爲堂奧，則終身不可易也。故自出處進退以至一介之取予，毋弗嚴也。所謂獅子捉象捉兔，皆用全力者，非乎？文宗六一而恥摹其詞，雖力量氣魄不必盡同，而個中線索，具目者知其畫一矣。詩雅愛王韋，稍稍嚌其髓，晚最喜康節、靜脩、白沙諸集，爲其多會心語，涵泳久之，霍然有悟入處。殆其學之進，而詩亦隨之故歟？即暮年紀述，時有超然妙語，若鏡花水月，莫可端倪，恐唐人不能道耳。是集也，公手自讐閱，蓋去者半，留者半。余與凝庵續校，雖或有增損，然堇堇詩凡若干首，以時叙，文若干篇，以類叙。總之凡若干卷。善讀者潛玩而深味之，則見其澹然之志與盎然之懷同出，挺然之節與悠然之趣並流，固不待攷之國史、徵之志傳而可盡其爲人。蓋公之文一發於誠，故言即心之會也，行之餘也，而可差殊觀耶？世有文華之士，煜霅其詞而黼黻其行者，其亦難乎視斯集矣。八十二翁金鶩山人王升題。

《玉堂叢語》卷五　萬公士和介然絕不爲詭隨，故嘗忤分宜去臬，已又忤新鄭去卿貳，已又忤江陵去卿。即華亭，稱與公最契者，華亭請老，諸大臣各疏留，公獨否。若公者，所謂貞而孤，非耶？

明文學部二・萬士和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履庵集》　十二卷。明萬士和撰。【略】是集凡詩詞三卷，雜文九卷。其官江西、貴州、湖廣、山東以至爲宗伯時事蹟，頗散見於其中。然過任自然，罕鑄詞之功。蓋士和受業唐順之，能不染七子雕繪之習。而殫心吏事，又未能竟其業也。

《明詩紀事》戊籤卷二一陳田按　履庵督黔學，以愛士名。黔士苦貧，削竹爲箸，屑木爲香，績絲爲網，多自食其力，遇荒旱，則菽水不足。履庵倣晦翁社倉遺意，以贖金糴粟數十石積貯於官，視諸生貧乏之差，而多寡其數以散之，不責其息；豐年取其耗二十之一，凶歲則緩其期，士賴以濟。又聘馬心庵爲諸生師。其《聘啓》云：「先生顏似冰壺，形如野鶴。棄榮名而修性命，脫凡近以遊高明。寒潭見底，占斷漁磯一灣；明月當空，坐破蒲團幾箇。遂覺江山有主，時將詩名傳神。共扶名教，願借高賢。暫出精廬，增光書院。」心庵爲陽明再傳門人，時稱善教。履庵論詩云：「乏探索之功，尚餖飣之體。摛章摘句，割截破碎。比如越羅蜀錦，寸寸而裂之，又寸寸而縫之，尚可以爲衣乎？」蓋爲當時摹擬者發也。

趙尊嶽《履庵詩餘》跋　士和，字思節，號履庵。【略】有《履庵集》。詞非所工，而恬澹沖雅，猶存風骨。爲付梓人並記。歲月乙亥仲春高梧軒。

《臨江仙》（睡裏釣臺相失）　陳廷焯《放歌集》卷三：氣格蒼勁，不染明代陋習。

傳記

《明史・萬士和傳》（存目）

著録

《國史經籍志》卷五　萬士和《文恭集》十八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萬士和《履庵文集》十二卷。（一作《萬文恭公摘稿》。）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萬士和《履庵集》十二卷。

藝文

姜寶《奉賀大宗伯履庵公萬老先生七十壽序》（存目）

又《祭履庵萬公》寶也與公同師荆川先生。趙吳四友結社同盟。同教胄子，後先司成。同典禮樂，南北春卿。同聲而和，惟鶴之鳴。同心而言，惟蘭之馨。公今云亡，邦家失重。贈謚寵膺，朝紳欽頌。老尚在列，愧羈塵鬨。送葬末由，使我心慟。尚享！

歐大任

論述

綜論

皇甫汸《廱館集序》 南海歐先生者，幼隨其父隱於洲上，是謂沙洲君，先生蓋鴻鵠之志困於燕雀時也。家多藏書，每輟耕釋耒展繹焉，其於詩也，殆韋氏世業云。嘉靖庚子，誦《遠遊》之篇，擬《幽通》之賦，度嶺踰江，探越適吳，抵金陵，謁鍾阜，窮山川之勝，與摛藻之士締交而廣業焉。益工於詩，乃以垂堂之試，循陔之眷，浩然而歸。沙洲君背養後，始以造士司教江都，量移光州，斯辭妙於《浮淮》，賦擅於《游梁》。且仲舒爲相之邦，漆雕倦仕之地，先生篤誼於廣陵，闡道於河洛，而門下多商賜之徒，風雅之士矣。慈恤名郡邑諸博士牒中，一教廣陵，再移汝南，既歸家持服三年，乃稍遷今官，再起，晉秩國子，屈韓愈於四門，置鄭虔於六館，曷異焉。先生當主上登用雋乂之日，足跡尚不越於黌校，列職猶不離乎儒流，日操鉛槧，無溷案牘，而述造益工。思昔昌穀謝廷評而就博士，何仲默贈之以詩，曰：「有美雲間士，才名洛不傳。班行亦霄漢，官侶是神仙。」余除嵊令不拜，乞署斯官，高子業貽之以詩，曰：「辭邑初耽寂，攻詩每晏居。貧家滿座客，閉戶一牀書。」夫晞驥之馬，亦驥之乘也。都人士以爲美談。徐有《迪功集》，余有《皇甫五經集》，先生參而三焉，將振來秀而掩前輝矣。嘗讀《思玄堂集》，其自叙幼時跅弛，好擊劍蹴踘，故其詩往往有英風俠氣。晚折節砥行，詩亦溫柔雋永。若相如《上林》之篇自擊劍來，而嫖姚樹勳塞外，豈蹴踘足病耶？古豪傑之致爲類如此。先生不遠千里，移尺牘令門下士陸生無從乞余爲序，並漫及之。萬曆戊寅秋七月既望，賜進士吏部稽勳郎吳郡皇甫汸子循撰。

徐中行《旅燕集序》 歐楨伯將之燕，訪余汝南郡中，乃謁何仲默祠，尋李獻吉河上艸堂，遇謝茂秦於鄴下。居燕，吳明卿至與游，余以待謫公車，讀其旅中集，將序之未遑也。其爲江都文學，王元美過之，有《浮淮》而爲之序。所傳宗子相輩十先生，則李于鱗過而序之。比入金陵，采世宗故實，有《貂中集》，序則介紹於汪伯玉。當余過之，請曰：「大任不敢忘羈旅，願大夫毋忘公車。」余其何辭於燕？【略】故雖明興，士由明經貢闕下，游說之策既絀，亦垂百年乃興，李何爲之倡，三河齊魯及江淮以南和之，而燕乃有聞，蓋旅者盛矣。至於南海去江沱益遠，當世宗末，梁公實、黎惟敬以旅燕名，今有楨伯沈深好書，盡與賢豪長相結，不讓於荆卿，顧鄙其劍術不講，而所過傾蓋者衆，以善聲詩講業於學士先生。其委蛇嘯歌，庶幾召南之風乎！嗟夫，今列國不貢詩，既得士如楨伯，使登黄金之臺而居碣石之館，宮商協作則雅頌可興，乃爲博士，以詩文教列國，竟栖栖一旅人耳，其於楨伯何哉！幸主上明聖，二三大夫方脩雅頌之業，而召楨伯者或有矣。隆慶六年歲次壬申，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雲南布政司左參議吳興徐中行頓首撰。

張鳴鳳《南翥集序》 友人南海歐君楨伯入官太學，余從巴至京往候君所，出詩一卷視余，曰《南翥集》。蓋屬者有太夫人之事，君自光州還家後所爲哉！君有雅才，喜讀書，故其論著多閎博奇偉，又特精於詩，人謂君當豫承名郡邑諸博士牒中，一教廣陵，再移汝南，既歸家持服三年，乃稍遷今官，明金馬之選，雍容書府，作爲文章，以歌頌本朝之鴻美，何不可者，顧令編地，先生篤誼於廣陵，闡道於河洛，而門下多商賜之徒，風雅之士矣。慈恤再起，晉秩國子，屈韓愈於四門，置鄭虔於六館，曷異焉。先生當主上登用抑何其不遇也。雖然，始君結髮時，俯首就書，至於今口誦舌吟不倦者，固邀一時之榮名已乎？其意將欲含精吐華，追古邁今，爲一氏之語，施之不朽

哉！卽官階高下，猶蓀華之朝夕也，安在其遇不遇邪？君詩故溫麗有典刑，其在江都則淸曠超遠，江淮之間多傳之。最後官汝南，游梁適周以歸，則好爲倜儻卓詭之辭。實與今號稱鴻公鉅匠，漸采錯繡，務欲衣被天下，令後世無以加。方古則泰，視今維烈，後世讀君詩有不嘆七子旣凋者半，而君與數公並軌齊驅，以凌厲一時，盛矣盛矣。又況太學可階承明金馬乎？異時雍容書府，探石室，窺玉版，考見當世之成功盛德，有所彫篆，宣示罔極，未爲晚也。余徧得讀君詩，輒通論之，因書集端，歸之從史。萬曆乙亥長至始安張鳴鳳譔。

朱多煃《思玄堂集序》 今藝苑自余友于鱗二三君子出，而海內有鄉往矣，竊於嶺南艷歐生楨伯云。楨伯外圓內朗，博物讀書，世方僑豹，吐而爲詞，咸多深湛，其所尚友，亦惟于鱗二三君子，以故名藉藉於海內。晚日顧余與德甫，蓋亦取諸于鱗二三君子之友，逮次豫章，以所著《思玄堂詩集》謁余問序。余惟詩，可以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其爲固亦溥矣博矣，誠欲蘊精神音調而矩矱於大雅、上下於神人，匪資天授，學以充之，識以辨之，能耶？自夫矜雋者或流於品式，誇贍者或陋於色澤，尙似者傷于割裂，空空者托於性情，有是四端，而求其精神音調之適，不亦遠哉！觀今楨伯之集，樂府抵掌於太康，古詩鼓吹於鄴下，歌行準之嘉州，間出靑蓮語，近體羽翼盛唐，至七言律佳境，又龍標、襄陽三舍者，視所謂四端則爽然矣！余故艷之，信矩矱於大雅、上下於神人，成一家之言者。語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則人之尙友足徵也。其赴公車有《旅燕集》，適金陵有《軺中集》，爲學官有《浮淮集》，移光州有《游梁集》，斯乃先所居嶺南者，辟之干將發硎、江水抑揚已乎？是爲序。萬曆甲戌臘日，淮甸朱多煃用晦甫撰。

徐樞《旅燕集後序》 吾師歐楨伯先生，早以經學聞粵中，部使者及督學諸公莫不稱重爲五嶺以南第一人也。嘉靖壬戌歲薦北上，文賦翩翩起，一日名動燕市。館閣部臺諸稱文章家者，輻輳轂接於旅食之館，而海內翰卿詞客畸人逸士，什九論交焉。先生通而介，樂於過從，倦於請謁，不以一褐自慙，不爲千金動色。游於諸公間，引觴談藝，逡逡如也。彙其所作爲《旅燕稿》四卷。丙寅，先生爲江都博士，樞習《毛詩》章句士耳，先生授之詩說，爲之講解，而不以告文辭教人，亦不立門戶講學，倫理甚篤，行誼最著，蓋鞠躬君子哉！近歲弟子之於師，受舉業者每刻課文，談心性者則刻語錄，樞不能也。獲侍齋中三年，今先生隨牒光州，門牆日遠，懼負朝夕之教，因卽邵生所錄《旅燕稿》刻焉。若夫先生詩詞之高古，已著海內矣，樞豈敢評品哉！隆慶三年十一月長至日，江都門生徐樞頓首書。

汪道昆《軺中稿序》 今上詔修先帝實錄，下諸部督學使者采拾以聞。南畿爲高皇帝舊都，自昔以文獻甲天下，部使者在事，召江都文學歐大任楨伯任之。文學奉檄入都，再浹日而畢事。伏軾所至，謁園陵，望宮闕，歷名山大澤，周游薦紳學士及諸故人，稱詩凡若干言，則自軺中授弟子，旣成，藉介吳生謁余序之。往余從文學鄉大夫得文學高議，時文學留滯都市，則又得文學都市詩，卽南海多奇，宜莫如文學。及余從三山索文學，語在集中。文學善稱詩，往往在都人士口，當世二三作者，莫不推轂文學，爭下之。其在軺中，不更僕可數矣。昔班固、張衡、左思並以名都賦顯，豈不鉅麗乎哉！夫賦者古詩之流，具在風雅。古之行役者，大都憂王室而閔勞人，情見乎辭，安事枝葉？諸賦不遺餘力，夫非作者之極思與？本諸事情，則枝葉茂矣。文學陸沈淮海，翩翩諸博士間，乃今海內治安，舊都不啻天府，文學載筆從事，幸得托行役而畢游觀，誦其詩則所謂治世之音矣。方之諸賦，卽廣狹不同，要以因事陳辭，務在言志，雖意氣溢發，而壹歸於雅馴，譬之安車蒲輪，大路越席，得時而駕，豈必九旂七就而後行遠乎！嗟夫，函崤河洛之都，鼎足之業，其間多所湮滅，而諸賦炳焉獨存，概於立言，則不朽之效也。文學官薄，顧于于安之，殆將爲名高，希不朽耳。乃今所就業，五侯七貴何有哉！如使畢力以從古人，庶幾得當大舉。語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文學幸而出此，卽當世何讓焉。吳生曰：善。隆慶戊辰秋日。

王世貞《歐虞部楨伯歸嶺南詩卷序》 南海歐楨伯守虞部郎中於留都之三年，上書致其事歸，天子爲之下太宰，太宰惜其才，嚄唶者久之而俾予告。以行命旣下，而燕中之士大夫高楨伯之歸者，爭爲詩以贈之，凡若而人。留都之士大夫率釀以餞楨伯於龍江之滸，而贈詩者若而人。旣由京口入晉陵，遂抵吾吳郡，操觚而和之者又若而人。楨伯間道訪余於東海，盡出篋中所有，則爲詩幾五百篇，文亦稱是。自此而南，逕錢唐，入豫章，汎彭蠡，度嶺而後叩五羊之城，其操觚之士響應而爲詩者，當又不知其幾也。夫楊巨源者，唐之詩人也，年七十而謝國子司業，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昌黎、韓愈舉以

比漢之二疏，而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夫當二疏時，尚不知有歌詩以侑行色，固不能如巨源。巨源之時，天下久已盛言詩，然其傳者自昌黎一序而外，何寥寥也。毋論送巨源詩，即巨源所自爲詩，不能超元和、長慶之乘而上之，且其傳者又何寥寥也。明興，一代之詩無盛於今日，靡不稱大曆而祖黃初，亦靡不知有楨伯者。楨伯少即已工詩，其在嶺南，與黎民表齊名，嶺之士得二君而興起，不可屈指數。黎君前楨伯三載歸，歸而物故。今雖不能起之九原與楨伯唱和，而其所興起後進之士，當不使楨伯落莫也。楨伯之齒雖小與巨源埒，而精飲噉，健步履，神明之用不衰，異時，近而越臺之雲，遠而羅浮之雪，大庾之梅，唯杖履之所之，又寧若巨源之跡僅一鄉，而所指顧某丘某水某樹而已也？度楨伯所挾持，事事勝巨源，若太宰之惜楨伯，請予之告，與丞相之惜巨源，而請不絕其祿，其優賢右文之指均。而獨世貞之叙諸君詩，其辭不能如韓愈，楨伯如不以爲辱，姑取弁焉可也。

王世懋《歐楨伯西署集序》 歐先生楨伯嶺南人也。嶺南故多嫻於文辭，而歐先生爲最，尤好爲古今詩歌。當其有名諸生間，氣蓋嶺南，俯一第不足拾取，然數上有司輒不利，幾以常調爲文學掌故。故事：掌故歷郡國學即止，不復遷。歐先生所歷皆上考，遂破選人格，爲國學掌故。居久之，將選入中秘弗果，已遂遷爲廷尉平。廷尉平皆以進士秩居，海內譚藝者欣欣然思破藩籬，冀上徵用，皆口實歐先生矣。先生無他嗜好，所居不攜家，嘗以一二奚奴自從，日擁被吟，而從者化之，亦以能詩聞。所與交海內賢豪長者，一傾蓋語，或偕賞眺，必貽有詩歌，而人亦爭願得先生言以自愉快，故在所成帙，若《浮淮》諸集絃誦海內，而及是則稱《西署》云。廷尉署與比部鱗比而西，故皆得稱西署。比部事簡而徒衆，諸郎多肆力爲文章，若李、徐輩及余兄元美，先後聲施矣。廷尉屬不稱劇於比部，而寡德鮮唱，弘正間僅得一徐迪功，緜緜何下遷博士去，所稱翩翩年少以廷尉屬名者，常評事倫一人而已。今其詩具在，以當歐先生，孰多且旨，亡待其所私故能辯也。上下百年內，徐迪功由廷尉平左遷博士，歐先生由博士右遷廷尉平，相望兩人耳。夫物不有以少爲貴乎？自先生由掌故得廷尉平，天下以爲少而貴之，而先生亦自託於西署以見上恩。然以余所聞，知廷尉屬亡慮百千人，而所表見僅僅二三君子，由此言之，所貴少者安在乎？豈西署之重歐先生，將歐先生之重西署也？先生由廷尉平再遷留都水部大夫，清淮寒塘之句日多，必有繼而爲先生序者，余請以茲序爲前驅云。吳郡友人王世懋撰。

劉紹恤《西署集序》 歐楨伯起嶺南，業既成，挾篋出遊，海內薦紳先生翕然亟稱楨伯詩。先是有《浮淮》、《軺中》、《南轅》、《北蕭》諸集，各志所寓，皆盛行於世，語具諸君子序述中。乃今所云《西署集》，則楨伯廷平時所爲詩也。蓋棘寺當帝城西偏，大廷尉以下廩廩恪守三尺，稱法吏。會上崇尚儒雅，即法比咸欲以經術潤飾之。是時楨伯補文學官，生徒圜橋門受經，功與司成等，報最，乃遷秩爲廷平。夫廷平佐大廷尉司民命，日手爰書不暇給，楨伯之齒雖小與巨源埒，而精飲噉，健步履，神明之用不衰，異時，近而越臺之雲，遠而羅浮之雪，大庾之梅，唯杖履之所之，又寧若巨源之跡僅一鄉，而所指顧某丘某水某樹而已也？度楨伯所挾持，事事勝巨源，若太宰之惜楨伯，請予之告，與丞相之惜巨源，而請不絕其祿，其優賢右文之指均。而獨世貞之叙諸君詩，其辭不能如韓愈，楨伯如不以爲辱，姑取弁焉可也。

王世懋《歐楨伯西署集序》 歐先生楨伯嶺南人也。嶺南故多嫻於文辭，而歐先生爲最，尤好爲古今詩歌。當其有名諸生間，氣蓋嶺南，俯一第不足拾取，然數上有司輒不利，幾以常調爲文學掌故。故事：掌故歷郡國學即止，不復遷。歐先生所歷皆上考，遂破選人格，爲國學掌故。居久之，將選入中秘弗果，已遂遷爲廷尉平。廷尉平皆以進士秩居，海內譚藝者欣欣然思破藩籬，冀上徵用，皆口實歐先生矣。先生無他嗜好，所居不攜家，嘗以一二奚奴自從，日擁被吟，而從者化之，亦以能詩聞。所與交海內賢豪長者，一傾蓋語，或偕賞眺，必貽有詩歌，而人亦爭願得先生言以自愉快，故在所成帙，若《浮淮》諸集絃誦海內，而及是則稱《西署》云。廷尉署與比部鱗比而西，故皆得稱西署。比部事簡而徒衆，諸郎多肆力爲文章，若李、徐輩及余兄元美，先後聲施矣。廷尉屬不稱劇於比部，而寡德鮮唱，弘正間僅得一徐迪功，緜緜何下遷博士去，所稱翩翩年少以廷尉屬名者，常評事倫一人而已。今其詩具在，以當歐先生，孰多且旨，亡待其所私故能辯也。上下百年內，徐迪功由廷尉平左遷博士，歐先生由博士右遷廷尉平，相望兩人耳。夫物不有以少爲貴乎？自先生由掌故得廷尉平，天下以爲少而貴之，而先生亦自託於西署以見上恩。然以余所聞，知廷尉屬亡慮百千人，而所表見僅僅二三君子，由此言之，所貴少者安在乎？豈西署之重歐先生，將歐先生之重西署也？先生由廷尉平再遷留都水部大夫，清淮寒塘之句日多，必有繼而爲先生序者，余請以茲序爲前驅云。吳郡友人王世懋撰。

劉紹恤《西署集序》 歐楨伯起嶺南，業既成，挾篋出遊，海內薦紳先生翕然亟稱楨伯詩。先是有《浮淮》、《軺中》、《南轅》、《北蕭》諸集，各志所寓，皆盛行於世，語具諸君子序述中。乃今所云《西署集》，則楨伯廷平時所爲詩也。蓋棘寺當帝城西偏，大廷尉以下廩廩恪守三尺，稱法吏。會上崇尚儒雅，即法比咸欲以經術潤飾之。是時楨伯補文學官，生徒圜橋門受經，功與司成等，報最，乃遷秩爲廷平。夫廷平佐大廷尉司民命，日手爰書不暇給，楨伯

不聞問者數年所矣，又後予持橐金馬門，而楨伯以慈恤再起，遷國博，又遷廷評，日從都市交驩。是時楨伯詩益工，名亦日益起，鬱然海內宗匠矣。又後余謁告南歸，楨伯又遷工部尚書郎而南，則相與講藝秣陵，纚纚無間也。會楨伯倦游，且移疏乞休，新安吳孟白、廣陵陸無從次其秣陵諸詩刻焉，徵余言揭諸首簡，余述所以雅游於楨伯者如此，而併爲之叙曰：夫秣陵據有江山之勝，不啻崤澠河華。明興爲高皇帝故都，則商亳周鎬，遐躅攸存。負壯游而稱歷覽者，往往結轍於道，其固然哉！況當綦隆之際，履好文之朝，薦紳先生得以優閒省闥，枕藉圖書，作者響臻，彬彬乎盛矣。楨伯學務博綜，而詩尤專詣，一時秉槧名家多所跂附。今觀其集，睇景紓懷，即事導興，或於宮廷廬衛而登紀錄，或於僊臺梵宇而述宴游，或以訪古而寄慨，或以停御而眷心，或占綴於酬知，或湛思於掩閣，清裁駿發，牘映篇流，所爲瑰其志而肆其端者，蓋得江山之勝，非鮮矣。古今聞人有經遊題品者，後咸引之爲重，即以楨伯詩貽諸將來，其不爲秣陵重哉！昔唐杜工部子美游騁長安，而杜陵韋曲諸篇，直與川原草木爭勝，千載而下猶然頌之，楨伯與子美同擅才名，同稱工部，同以游騁倡和篇章爲都邑增重。然子美遭天寶之亂，轉徙河西劍南，崎嶇以從行在，何其不偶也。今天子登乂右賢，而楨伯迴翔禁署，播雅頌之元聲，以襄潤鴻業，視子美所遇，殆過之矣。抑予又聞世之譚詩者，類謂吳下以色澤勝，中原以風骨勝，其沿習使然也。楨伯崛起百粵，而詩業寖閎，蓋兼有其勝，能以粵之詩與吳之詩、中原之詩三分鼎立，斯亦豪哉！則非獨爲秣陵重，抑亦爲粵重也。夫秣陵重粵重，而楨伯之詩益重矣。萬曆癸未仲冬朔日秣陵余孟麟譔。

陳文燭《蘧園集序》《蘧園集》者，歐楨伯致水部政歸田而作也。楨伯有宦遊諸稿，王元美諸公序之詳矣。而以此詩寄之海上，屬不佞序焉。不佞讀而嘆曰：此眞詩也。此楨伯之所以爲楨伯也。書中言卜居赤花洲上，選勝一區，鑿池開閣，若臨滄洲，引衡霍，老於松筠杞菊之間，以蘧名園，以園名集也，有旨哉！今士大夫孰不爲園乎！而鐘鳴漏盡，夜行不休，捷終南之徑，致北山之移，有垂老未及一窺者。又孰不爲詩乎？而牽羈婆娑，困於煩黷，語烟霞而鞅掌間之，詠花鳥而機務纏之，情不適而思未必工也，思不工而詩未必眞也。楨伯起家博士，歷官水衡郎，投劾以歸，徜徉於羅浮四百峰頭，宇內名山，杖履所經，悉圖於壁，而比宗少文之臥遊。今讀茲編，大都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鍊辭，眞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闚意象而運斤。鎔而有體，裁而不穢，洋洋乎斯可謂之詩矣。昔陶靖節在彭澤，當束帶見督郵，自嘆不能折腰五斗，耻見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歸，歸而自適於日涉之園，飲酒賦詩，徵雲」，「心遠地自偏」，千載誦之，膾炙人口，廼知詩言志，此眞也。若楨伯者，其聞淵明之風而興起者乎？余故以楨伯爲高士，題數語弁焉。又知詩之眞以人而不以官也。萬曆庚寅夏日，五嶽山人沔陽友弟陳文燭玉叔撰。

張九一《游梁集序》往余丞廣平，南海歐大任先生則自長安遺書來，其言數千，其旨數十，終而私之曰：「願結交。」余不識歐先生作何狀，方坐罪播遷，即素所厚善者稍稍棄去，歐先生乃於長安豪舉中，能走千里之使遺余書。余不識歐先生，而知其非庸人也。又八年，余自楚罷歸，歐先生爲學官弋陽，淹留淮楚間，莫能厚遇也，則從余蓬室驩甚，已出其所藏，彬彬然博雅君子哉！余既中廢，賓客益落，歐先生謬爲恭敬，至徒步相從，握手深語，此必於吾世亡當而有當於余者，則宜不爲淮楚厚遇也。今海內縉紳大夫稱文章家，無如山東李于鱗、東吳王元美者，二大夫獨嚴重歐先生。夫二大夫所謂避世於朝廷者也，酒酣以往，白眼漢公卿前，舉世鮮所許可，而歐先生者，貌侵楚語，而出語人曰：「是夫御李而結襪王生者。」人鮮不易之，而二大夫顧嚴重。夫嬰之侏儒也，《春秋》以傳。雄之吃也，厥草《太玄》。假令曹蜍、李志而貌二大夫，二大夫不之顧也。即歐先生遇之，引與同坐，亦不過曰：「且有典刑而已矣。」而不事之如事二大夫也。歐先生既過大梁之墟，履夷門，登平臺，俯黃河，求所謂梁孝王園者，見麋鹿游於臺，而衣霑荆棘露也，低回留之不能去，喟然嘆曰：「生不逢孝王，而獨不得與相如同時哉！」因著《游梁集》。亡何移學官於邵武矣。初，歐先生以母老數投劾，輒爲上官所止。今閩廣接比，歐先生幸獲奉板輿以祿養也，乃歐先生以書來別曰：「爲謝武夷君，不顧幔亭期矣。」余惟相如客游梁，著《子虛》之賦，卒以倦遊歸。抑歐先生何大類也？倘上問《子虛》而召歐先生，令尚書給筆札，如漢所以寵相如者，吾知歐先生必有進於是者矣。隆慶壬申夏汝南張九一撰。

臧懋循《與歐楨伯書》某竊從于鱗諸君子集得明公姓字，意亦于鱗諸君子類也。已又睹明公詩於《國雅》，則風格信類于鱗諸君子而都雅過之，蓋私心願爲執鞭久矣。日者以服官政隸棘寺，幸瞻明公，乃時公不鄙夷之，而猥

睨以教言，縱以談笑，怡怡然削廉破隅，以與某周旋，使某亦遂忘己之不肖而拜明公之鉅惠也。斯稱登龍哉！第於時方逐選人跋跋馬蹄間，不能將束脩以上通門牆之籍，以此愧荀爽耳。比得友人吳公擇書，悉明公起居狀。白下明公舊游地也，雍容畫省，眞不忝仙郎，且六代風流，遺蹟具在，自公之暇，策一短笻而游覽焉，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固知明公詩興宦情，翩翩並美矣。

梅鼎祚《答歐楨伯》 齒在舞象，輒承五嶺之區有楨伯先生。亡何從汪司馬讀《韜中集》叙，□讀其集於白下，二三子颯颯乎清穆之音乎？不佞勝冠有年，崟崎可笑，祝鴃而不善似，何敢以轂音托之九皋。昔所稱雖不得至，心鄉往之矣。倌人次我敝邑，不及負羈紲而游，望氣關門，占星益部，其於博物君子，愧恨可言。而長者寓書千里，詞指溫篤，重之璚章，崇其鷁息，人言傾蓋如故，亦謂聞聲馳思，此其高雅，什伯於懷爾。昭代右文，鑾涌翔洽，明璣文甲不乏，南海則先生哉！猶國之寶臣也。幸而生與同時，終以譽命子虛大人，願爲副墨者從事。

《皇明詩選》卷九 舒章曰：楨伯詩如新裁貢錦，雖機杼非古，而時有鮮藻。

《靜志居詩話》卷一四 楨伯吟稿過多，先後發雕，年分地別，不盡流傳嶺外。歲丁酉，吾鄉曹侍郎潔躬出領粵東左轄，思輯《嶺南詩選》，屬予甄錄。予從楨伯孫博士正式借足本，正式請予持擇稍寬，予束版載歸，點以朱墨，後數載，不知何人竊去，深以爲憾。邇年復理明人詩，念之不能釋懷。忽從戴生錡書屋見之，言獲諸質庫中，不禁狂喜，因載爲施鉛，錄古今詩三十首，吟誦數過，似不爲濫，正式雖墓有宿草，亦足慰於地下矣。《短歌行》云：「樂樂自生，人窮反本。生世幾何，倏忽已晚。去者日疎，來者日親。水流同源，木生同根。父母兄弟，豈伊異人？況有旨酒，云胡弗歡？白日冉冉，明膏繼夕。調軫鼓絲，樂我親戚。春有催耕，秋有促織。歲事方勤，及此游息。今日同堂，明日異鄉。聽我短歌，心如之何？」

《明人詩鈔正集》卷一〇 按嶺南詩在嘉靖間，皆出自香山黃才伯之門。其弟子梁公實入王李社，在七子之列。已而歐楨伯進之廣五子，黎維敬進之續五子，雖皆與王李通郵，而師友淵源實有所自，非馳騖聲氣比也。鈔楨伯維敬詩附正集。

《明詩紀事》己籤卷四陳田按 楨伯詩，才筆縱橫，並長諸體。七言古奔州獨擅勝場，自于鱗以下已不能工。楨伯早歲結社南園，有鄉先生孫西庵、黃雪蓬之遺風，此體尤爲到格，餘子不及也。五、七言近體，用字太密，徵典太多，雖饒鏤金錯采之觀，卻少彈丸脫手之妙。余錄其清俊流麗者，爲此君洗眉刷目。

分論

《送張舍人使青州因還蒲州》 《皇明詩選》卷九：轅文曰：用事穩帖，結語淡而自雅。

《再上昭陵》 《皇明詩選》卷一二：卧子曰：上陵詩幽而不詭，秀而不寒，所引方朔、馬卿，皆協情事。

《登宣武門樓》 《皇明詩選》卷一二：舒章曰：聲氣壯逸。

《送龔侍御進甫按關中》 《皇明詩選》卷一二：轅文曰：三四語賦景雄新，亦復確合。

《九月十五夜月》 《明人詩鈔正集》卷一〇：三四眞至，結亦婉曲，學杜非秖形似。

《送龔侍御進甫按關中》 《明人詩鈔正集》卷一〇：三四有氣概，結亦得體。

傳記

歐必元《家虞部公傳》 公諱大任，字楨伯，廣州順德人。以歲薦起家，歷仕至南京工部虞衡司郎中，故又稱虞部公。宋右文殿學士公十五世孫也。父曰贈奉政公世元，配孔太宜人，於正德丙子孟冬二十五日實生公。就館之夕，紅光滿室，太宜人心竊異之。奉政公行淳篤，有長者風，而又好讀書，所著《沙洲稿》行於世。舉丈夫子四，虞部公居長，次公衡，仲大鈞，叔子明，叔大謨，季子經，季大章。皆翩翩不類田家兒。獨公少時朗秀異常，五歲奉政公口授之書，輒成誦。見客，客使屬對，必工。九齡從里塾師，日呫嗶習

經生業，已悉肸奉政公篋，得五經《檀弓》左氏莊列屈原李杜諸家言，旁讀二十一史。奉政公奇其意，弗禁也，遂能爲聲詩，藉藉傳里中。而更精《春秋》、《公羊》、《穀梁》胡康侯傳，就試有司，俱第一人。弱冠以儒生入棘闈，試卷爲大參項公所得，大嘉賞識，首薦於部使者，曰：「毋論麟經可稱白眉，即二三場淹通今古，恐亦非帖括家所易得，宜亟收。」衡文者竟以一二字違式見擯，甚非項公意也。項爲黃文裕公高足，闈後竟持公卷以呈文裕，文裕賞識如項公。公始執羔雁同梁比部公公實、黎秘書公惟敬、潘光祿公少承朝夕師事焉。文裕賞公，見所作《南粵賦》，覽畢嗟嘆良久，以爲莫及，謂在孔門，必登游夏之堂，即應漢科，亦入董賈之室。其見重如此。餼廩學宮十餘年，每試必冠軍，督學林端簡公雲同張萊溪公希舉嘗合十郡異等士三試之，俱以公爲第一人。是時邑令莆陽方公君敬尤爲折節，邀同郡丞陳公士鵠與其子督學公子及讀書署中，制舉之外，益發憤下帷，遍考國家典故以及律呂天文輿地諸稗史。嘗與修《廣東通志》，多所考訂，以補前人之缺。其譔大司馬翁公萬達、太守唐公守勳諸傳，尤得班馬體裁。纂有《平陽家乘》二十卷，其自序嘗曰：「余歷述黃帝以來爲姓系紀，以先人嘗志斯事，世典譜牒，論次舊聞，網羅放失。自金陵初遷，苗裔綿遠，宗法固存。始祖之祀，雖尊雄州，而金陵以來世次可紀。大任於是遡觀昱公而下，繫之國史，以爲世表。明大宗之法，使子孫萬世有所考焉。我祖生當衰曆，唐自乾符以來江淮盜起，至梁開平乾化中，楊行密父子僭據東南，觀昱遷於此時，甫自弱齡，兼罹荼苦，未幾而金陵有徐溫、李昇之亂，中朝人士往往避地嶺外。王定保、李衡、周傑皆前代衣冠之族，乃不免爲劉隱所招禮。獨我祖戢翼綿圍，潛鱗菱潭，迨宋之興，始以其子策名上國，受祿位焉。故由提舉學士以及武仙公八世，簪紱不乏。上舍公當宋末猶能與樂清劉黻、吉水鄒鳳伏闕上疏，條陳政治得失，好，稱爾汝交。其後有張羽王、魏懋權、喻邦相、沈純甫、胡元瑞、田子藝、劾賈似道專政誤國。其言不用，歸構九峰書院，聚徒講學，著有詩文集十卷，胡孟弢、屠長卿、郭建初、莫雲卿、張元易、馬用昭，門人則程無過、程虞散佚過半。大任始輯其所存者三卷，並《理學簡言》一卷，付之梓人。非敢求行於世，亦吾家之天球河圖也。」夫公八戰棘圍，俱弗獲雋，當世廟癸亥春，以明經入貢，需次於闕下，一時天下郡邑士千八伯餘人，待試大廷。瞿文懿公景淳爲宗伯，讀公卷，大驚曰：「此一代才也，必當以古文詞登壇藝苑。」特進御覽，列名第一。都人士無論識不識，無不知南海有歐楨伯先生。已值太倉相國王文肅公讀書中秘，固麟經宗匠，深賞公經藝，延歸家塾，與其弟仲、潘子朋，詩僧如鎮繼、正秀、德清、如序，閒引爲方外友。都市詩壇，稱爲大小歐。其三弟明叔公，以諸生工詩律，嗜酒，早卽世。仲則以詩寄於商，卒金陵，公有文誄之曰：「三人儒業，一人商游。商既不遂，儒亦未顯。」讀之令人酸鼻。己卯改大理寺左評事。公謂刑獄重典，一成不可復變。每巡城御史及司寇郎論囚至，必夜閱文卷，朝審囚徒，有一可以平反者，無

不殫心細鞫。其從輕出罪者最多。閹宦姪有殺人，司寇以小火者抵罪，公再三難之。會火者擊登聞鼓鳴冤，比部四五曹郎先後鞫審者，固以嚴卿讞詞再至，曰：「政府亦謂此蔽於火者也。」公曰：「火者與其人毆於一月前，及再毆下手致命加功者，非火者也。豈得以受賄冤人？大理不知畏人，只知畏三尺耳。」卒直之。一日大理兩封事入，其一許戚畹家人論絞也。中貴人自內出，據中門受諸臣封事，曰：「大理兩封且去。」公裂眦大呼曰：「大理臣奉陛下法評，當論奏，誰敢阻卻御前封事耶？」一時府部卿寺臺省諸臣同上奏者，相顧吐舌。權相當國，足以奔走天下。縉紳欲留公入爲兩制使，所知諷意公引嫌遠避，而南工部之命下矣。初遷屯田司主事。凡屯種廬課班匠，按科籍理積弊，稍稍釐正。壬午轉虞衡司郎中，諸軍器窯冶工作多與內府監局相連，按以舊章，所營造宮殿陵廟城垣無不先備。與同官祗役督修孝陵，有白金文綺之賜。鼎建玄武門竣工，甲申秋，年僅七十，即上書乞骸骨，得允便單車就道。已居金陵，結有清溪社，與臨淮李侯惟寅、西寧宋侯忠甫、誠意劉伯國禎、顧司勳道行、李司封于田、劉大理長欽、許奉常仲貽、余太史孟祥、郭水部相金、臧博士晉叔、佘明府宗漢及孫齊之、張幼于、王伯穀、殷無美、金在衡、汪仲淹、俞仲蔚、曹子念、汪仲嘉、梅禹金、梅季豹、黃白仲、陸伯生、周公瑕、吳公擇、沈士範、李季宣、錢功父、汪象初、俞羨長、胡茂承、盛仲交、汪禹乂、管糜圭諸先生爲詩酒會。公飲不能梧勺，然每夕讌集，即達旦不倦。平生無媵，與妾陳宜人夫妻相敬如賓。自少出就外傅，歸必揖兩尊人，然後飯配室後。夫婦出入必相揖。所至宦遊，必攜一老記室曰李生英，亦能詩楚楚，有聲於海內，至今猶有誦李英詩者。雖不能勝方回，而度出蕭穎士、杜亮上也。由秣陵歸，道經吳門，訪王二仲於弇園，入都數往來豫章。其朱邸之交，則宗侯用晦、貞吉、宗良、孔陽、巍甫、佳甫、茀斯同伯子深鬱儀諸先生。歸就赤花洲上，鑿池開徑，藝杞菊以供賓客，構清朗閣以藏積書，雖至老，非大寒大暑不輟卷，絕不問家人生產。田園無所增益於先人，獨倡諸子弟設祭田，建家廟，祀奉政公及孔太宜人，朔望禴祭，一如家禮。又設宗法，立族老族正以率宗人。冬至會三千餘衆瞻拜祠下，衣冠雲集，尤他族所難者。鄉居罕入城市，部使者藩臬郡邑諸大夫罕得睹公顏面。督學就李，郭公親造其廬，偕入羅浮訪葉民部化甫先生，盤桓於四伯峰間，遍爲題咏。間爲赴浮邱社，入五羊會，省人士擁道而觀者，皆稱爲神仙。睹公溫然之容與藹然之度，似無貴賤長幼，俱樂與笑談。然涇渭甚明，門牆頗峻，家食後非通家子弟與名士詞林，不能輕入一刺。在城則故人黎惟仁、唐寅仲、鄧君肅三先生及朱季美、劉季德、黎君璽、劉道子、蘇叔大、潘子遷諸子，餘外寥寥也。居鄉則黃少嘉、關伯玉、李裕德、關少璋、黃元光，族屬諸子如虞卿華玉、少功啓薦諸伯叔及先府君啓明招入蘧園，談詩爲樂，大有竹林風。遠客則莆陽吳山人元翰、高涼李孝廉惟實過訪，或徵詩或乞文者踵相接，而公應之裕如也。七十餘猶矍鑠，拜起如壯年，歲時伏臘，與宗黨讌會必劇歡，即童稚繞膝，亦嬉笑盡日而去。必元弱冠補諸生，間得侍公杖履，或同舟來城縱談竟日，或讀余一二少時初作詩，曰：「咄咄，孺子可教。」爲之點竄一二語焉。嗚呼，今已矣哉！公博洽不出文裕公下，故其詩文大都典雅有法，沉鬱而不鑿空，非少年以汗血逞者。【略】當世作者，無不知有歐虞部詩文已。但其胸羅典籍，識豫經綸，則未有窺之者。余讀其在江都時所上兩淮屯鹽事宜曰：「私鹽不禁，官鹽不行。官鹽既平，私販自息。祖宗時，商人支鹽本少利重，民食賤鹽。鹽竈有工本之給，受惠甚厚，私鹽豈能復行？今客商用本既多，支買歲久，而官鹽貴矣。竈丁每正鹽一引僅得賑銀五分，而恩意薄矣。此民間竈戶所以寧不畏法，而願食賤鹽，敢於私販也。不求其本，必欲盡法繩之，朝鞭夕撻，日亦不足，徒苦肩挑背負易食小民耳。必如明示，傚工本鈔遺意，官收竈戶餘鹽，恩威並舉，著爲令甲，漸復舊制，是謂澄源。且兩淮鹽課，除水鄉徵銀外，三十場俱徵本色，惟莞瀆一場折色，後白駒場準內折色五分，西亭場准納折色三分。嘉靖十八年大水，各場俱暫免納本色。每引折價一錢四分，其遞年總催，拖欠折追價銀二錢。自今言之，其納本色不若折色爲兩利也。納本色，在竈丁則有篷蓆之費，風雨消耗之費，每引以二錢爲率，量吏胥常例之費，合無比照兩浙，見今事例，俱納本色，每引以二錢爲率，量其場分豐歉，價因低昂，類解運司榜派扣商應納賑銀支給，聽商賈自補，庶竈商兩利，而包賠之患可免矣。屯田之弊，莫甚於奪占，清理既明，必公於先人，獨倡諸子弟設祭田，建家廟，祀奉政公及孔太宜人，朔望禴祭，一如家禮。又設宗法，立族老族正以率宗人。冬至會三千餘衆瞻拜祠下，衣冠雲集，尤他族所難者。鄉居罕入城市，部使者藩臬郡邑諸大夫罕得睹公顏面。督學就李，郭公親造其廬，偕入羅浮訪葉民部化甫先生，盤桓於四伯峰間，遍爲題咏。間爲赴浮邱社，入五羊會，省人士擁道而觀者，皆稱爲神仙。睹公溫然之容與藹然之度，似無貴賤長幼，俱樂與笑談。然涇渭甚明，門牆頗峻，家食後非通家子弟與名士詞林，不能輕入一刺。在城則故人黎惟仁、唐寅仲、鄧君肅三先生及朱季美、劉季德、黎君璽、劉道子、蘇叔大、潘子遷諸子，餘外寥寥也。居鄉則黃少嘉、關伯玉、李裕德、關少璋、黃元光，族屬諸子如虞卿華玉、少功啓薦諸伯叔及先府君啓明招入蘧園，談詩爲樂，大有竹林風。遠客則莆陽吳山人元翰、高涼李孝廉惟實過訪，或徵詩或乞文者踵相接，而公應之裕如也。七十餘猶矍鑠，拜起如壯年，歲時伏臘，與宗黨讌會必劇歡，即童稚繞膝，亦嬉笑盡日而去。必元弱冠補諸生，間得侍公杖履，或同舟來城縱談竟日，或讀余一二少時初作詩，曰：「咄咄，孺子可教。」爲之點竄一二語焉。嗚呼，今已矣哉！公博洽不出文裕公下，故其詩文大都典雅有法，沉鬱而不鑿空，非少年以汗血逞者。【略】當世作者，無不知有歐虞部詩文已。但其胸羅典籍，識豫經綸，則未有窺之者。余讀其在江都時所上兩淮屯鹽事宜曰：「私鹽不禁，官鹽不行。官鹽既平，私販自息。祖宗時，商人支鹽本少利重，民食賤鹽。鹽竈有工本之給，受惠甚厚，私鹽豈能復行？今客商用本既多，支買歲久，而官鹽貴矣。竈丁每正鹽一引僅得賑銀五分，而恩意薄矣。此民間竈戶所以寧不畏法，而願食賤鹽，敢於私販也。不求其本，必欲盡法繩之，朝鞭夕撻，日亦不足，徒苦肩挑背負易食小民耳。必如明示，傚工本鈔遺意，官收竈戶餘鹽，恩威並舉，著爲令甲，漸復舊制，是謂澄源。且兩淮鹽課，除水鄉徵銀外，三十場俱徵本色，惟莞瀆一場折色，後白駒場準內折色五分，西亭場准納折色三分。嘉靖十八年大水，各場俱暫免納本色。每引折價一錢四分，其遞年總催，拖欠折追價銀二錢。自今言之，其納本色不若折色爲兩利也。納本色，在竈丁則有篷蓆之費，風雨消耗之費，每引以二錢爲率，量吏胥常例之費，合無比照兩浙，見今事例，俱納本色，每引以二錢爲率，量其場分豐歉，價因低昂，類解運司榜派扣商應納賑銀支給，聽商賈自補，庶竈商兩利，而包賠之患可免矣。屯田之弊，莫甚於奪占，清理既明，必公於撥給。今須查每衛指揮一員，管屯軍若干千百戶，每員各管屯軍若干，某某下該屯田若干頃畝，又各官軍餘家人自耕種者若干頃畝，年故者除，新僉者補，造立冊籍，沿衛查清，如多者卽屬占奪，有軍無田者卽應撥給。蓋聞國初，屯田鹽法相爲表裏，邊屯既廣，糧艸日賤，商人中納本色，飛輓易集，此邊境所以富強，而夷虜所以畏懼者也。」當事採之，著爲令甲。其在國子時

所應詔上封事者有四，一曰率講習以敦明實學，二曰申法制以廣生徒，三曰修載籍以重掌故，四曰崇實學以表賢才。其意以爲，國初薦辟，科貢並行，即嘉靖初年申三途並用之例，於是以舉人監生孫翥爲給事中，歲貢監生張澍爲御史，一時六館諸生爭思奮勵。皇上光嗣祖宗敦學明倫之治，伏乞敕下該部，甄拔六館行誼端方之士，容臣等從公薦舉一二以備擢用，安知貢無師逵許觀，舉無夏原吉陳獻章，例無羅玘輩哉！疏上，舉朝韙之，蔭無張敷華，欲著爲令甲而不果。觀公所建宦蹟與所敷陳事宜，鑿鑿可行，言言可采，非老成經國，洞晰古今，寧渠恍惚乎！至於以評事抗戚畹，犯閹宦，避權臣，尤人所難，奈何徒以博雅修詞概公也。致政後得優游林泉間十餘年，年八十，乃終於正寢。子一莘，字子耕，能詩，先公卒。孫一胤昌，字裕穀，爲國子生。曾孫興沛等俱世其家。然廉吏之後家無負郭，即世四十餘年，幸藩伯孫曄芝公念通家世誼，捐俸以助麥舟，今則邑侯劉公申請，而督學魏公嘉意作興，始附祀於宮牆俎豆，亦千載一時也，故敢爲之論次如此。必元曰：王弇州有云：余讀太史公叙致九流，顧獨不及文章家言，詎藝乎哉？誦者少其貶詘節義，然至傳叔□司馬相如，抑何其詳亹厭志也。范詹事成《漢書》，陳承祚志三國，稍稍具列獨行文苑，稱有尚矣。今虞部公以詩雄當世，以博洽見重詞壇，但未聞以篤行政績著，得非以藝掩乎！黃文裕稱其登游夏之堂，庶幾知言。後世有知己出，當不以茲傳爲阿所好。

《廣州鄉賢傳》 歐大任字槙伯，順德人。少雋穎，博涉史籍，工古文辭詩賦，弱冠即名噪諸生間。與梁有譽、黎民表、梁紹震相友善。隆慶庚午以序貢授江都訓導，轉光州學正，一以古學造士。萬曆乙亥陞國子監助教。時歷下、瑯琊諸大夫主盟詞壇，見大任，爭相推轂，日與唱酬，名益起。上幸太學，大任以國學官序得左右侍，上亦先聞大任才名，一日萬幾偶暇，親灑宸翰，躬作「不二」二字賜之，字大如斗，筆法遒勁，字體端肅。時上猶冲齡也。大任日夕焚香披對，還里日，特築「寶翰樓」藏之以爲世珍。晉大理寺評事，多所平反。扈從南郊，命賜果餅。回回國貢千里馬，上卻不受，大任恭賦《天馬篇》以頌。尋轉南京工部員外，晉郎中。京師名公巨卿，咸與交歡。登諸山謁孝陵，望牛首，放舟秦淮，憑弔六朝遺跡，在在皆有詩歌紀勝。由是海內無不知有大任者。尋以年老倦遊乞致仕歸，年八十卒。著有《秣陵集》、《游梁集》、《雁館集》、《思玄堂集》、《白下》、《游梁稿》、《百粵人物考》、《虞都亭別，一躍還堪氣似虹。」《司馬曾公澹然齋玩梅》云：「尺書邀賞鳳城隈，

獻歲春因淑氣回。齋裏花停羌管奏，尊前雪待郢歌來。上林漸及芳菲日，東府今推賦咏才。獨有何郎驚節序，十年官閣興偏催。」《仁聖太后壽日午門酺燕》云：「內殿承歡步輦趨，九枝燈裏六龍扶。陛前萬國朝方岳，闕下千官慶大酺。膳使頒分青豹髓，酒人擎出紫駝酥。金門愧似東方朔，三沐皇恩在漢都。」

著録

邵正魁《軺中稿跋》 崙山歐先生楨伯，嶺南才子也。以文學掌故居江都二年，談經之暇，日與名流賦詩，篇什一播，人爭傳誦，以故海內一時稱賢豪者，咸願納交投分，名翩翩起臺省間，不自知其官之冷也。今年會詔天下有司纂進先皇實錄，督學使者廉畿內諸文學，無如先生才且賢，矧國之鉅典，無漫假手人，乃命使召先生。先生捧檄如舊京祗役，凡越月竣事。始先生自白沙渡江，入都就館，已而由攝山泝江流，登三山，返瓜洲，其旅況行役，宣猷讚德，感今懷古，對景陳致，紀遊贈友，一發於詩。爲詩凡若干篇，爲記一以本其事，其草猶在車箱中。既至江都，門人競取觀之。予友蔣子夏、陸無從爲先生入室弟子，謂先生是役賢勞，緣情奏雅，不可無傳。亟持以示予，因同編次，授之梓人。時隆慶戊辰九月既望，郡郡邵正魁紀事。

陳王道《遊梁集跋》 世恆言文人不敦實行，余觀南海歐君楨伯，一何篤論君子也。嘉靖乙丑獲交楨伯於燕京，余時始釋褐出守鄭州，而楨伯亦拜江都博士去。隆慶庚午余補光州，楨伯先以被薦典教於此，握手驩甚。每見其謙虛自持，廉約益礪，恂厚雅飭，似不能言，所爲詩歌則與嵩嶽並高，大河爭駛，人咸推列於二三作者間，於是海內競推轂楨伯矣。守博士者八年，未嘗幾微有淹屈可憐之色，惟念母請休，牒狀數至，余謂太夫人幸健，君強爲我風厲學者，今觀集中《游子篇》、《歸來行》、《秋懷》、《雜咏》諸作，不可窺其志行耶？余雅重楨伯，不徒以文人視之也。因捐俸爲刻於郡齋，梁楚之墟，精光燭天，殆由此哉，殆由此哉！壬申三月東吳陳王道書。

吳繼茂《思玄堂集跋》 歐先生守諸生三十年，有司無能薦之者，世方操切仕進，得置諸膝，失墜之淵，多汲汲於茲。歐先生不然，曰：其不羈之士也，顯則當時，晦則異世，士要當自致，奈何皇皇然老一諸生乎！歐先生父府今推賦咏才。獨有何郎驚節序，先生即有才，不耐爲雄談，獨喜著書，於是日侍家隱君思玄堂爲詩，以雅以南，乃在庭戶，樂而後可知也。無何，歐先生就公車待詔，居都下有《游燕集》，爲學官始居江都，予輩得屬和竹西，先生有《浮淮集》、《軺中集》，隨牒光州，又有《游梁集》，業已傳之藝林。予因請曰：「夫桐栢萬曆甲戌秋日，新安吳繼茂書。

潘豫之《廱館集跋》 豫之游太學，適楨伯先生爲館師，朝夕講授，不異鼓篋洲上時也。家大人與先生世姻，而又同研席最善，故家大人捐賓客，先生視豫之如子姓焉。先生稟有奇質，彊學博記，其文以丘明氏、屈大夫、漆園吏、江都相、太史令爲宗，已卓然名家，而詩尤爲海內師匠，每篇出，人人競寫之，書秘帳中，紙貴都下，殆過之矣。間從記室錄廱館諸艸，歸授梓人，適陸無從氏自廣陵以皇甫司勳所爲序寄至，並刻之而附著焉。雖然，先生將隱矣，藏諸名山，副在京師，豫之豈能獨珍誦之於羅浮四百三十二峰之上哉！戊寅十月朔，門下通家子潘豫之百拜識。

歐必元《家虞部公傳》 所著有《百越先賢志》四卷、《家乘》二十卷、《廣陵十先生傳》一卷、《思玄堂集》八卷、《旅燕集》四卷、《軺中集》一卷、《浮淮集》七卷、《游梁集》七卷、《南翥集》一卷、《北轅艸》一卷、《廱館集》四卷、《西署集》八卷、《秣陵集》八卷、《詔歸集》一卷、《蘧園集》十卷、《虞部文集》七十卷，行於世。

《千頃堂書目》卷一〇 歐大任《廣陵十先生傳》一卷。 又卷二三：《虞部集》二十二卷（《思玄堂》、《旅燕》、《浮淮》、《秣陵》、《北轅》、《南肅》、《游梁》、《西署》、《軺中》、《詔歸》、《蘧園》諸集），《選集》十四卷。

《明史・藝文志二》 歐大任《百粵先賢志》四卷。 又《藝文志四》：《虞部集》二十二卷。

余曰德《題歐博士楨伯苜蓿齋》（存目）
又《答歐楨伯博士》（存目）
許穀《送歐崙山虞部歸田二首》（存目）
屠隆《歐博士楨伯》（存目）
又《寄贈歐楨伯》（存目）
俞安期《送歐楨伯虞衡請告還嶺南四首》（存目）
胡應麟《存沒篇·歐博士楨伯》（存目）
又《五君咏·歐水部楨伯》嶺南維歐君，儼若飲醇酒。拙宦三十年，工詩五千首。黑髮遊中原，白頭卧林藪。惆悵蘭陰臺，落日共揮手。

費元祿《國朝儒林贊·歐大任》楨伯疎朗，釋褐博士。躡跡梁徐，參翔王李。炳也有文，泓然入理。大淵既澄，崇嶽斯峙。蠻服靖懷，鴻猷亮美。粉署含香，承明躧履。德音不忘，詎見其止。長揖當途，拂衣歸里。杞逕蘧園，人遐室邇。

光緒《甘泉縣志》卷二一《藝文》王稺登卧病，過江都歐博士，見貽《太山記》，因贈：扁舟卧病廣陵城，折簡深煩地主迎。應劭記言封禪事，馬遷書叙遠遊情。齋題苜宿詩空寄，酒壓桄榔醉不成。珍重投書賢博士，天涯能念舊王生。（半偶卷集）

湯顯祖《送歐虞部》（存目）

何御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御，字範之，福清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歷官兩浙鹽運使。有《白湖草》十一卷。

《明詩紀事》戊籤卷二〇　御字子憲，又字範之，福清人。嘉靖戊進士，除廉州教授。遷國子博士，歷都察院都事，出爲廉州知府，遷兩淮都轉運使。有《白湖集》六卷。

又陳田按　子憲牽絲海邦，再轉京職。沈淪卑官，故不甚知名。古詩妙合音節，興寄遙深，七律健爽。鄧汝高錄閩詩，不見推挹。徐惟和《晉安風雅》稍見採錄。余獲《白湖全集》，特標目與海内共賞之。

洪朝選

《靜志居詩話》卷一二　舜臣強直自遂，爲勞堪羅織，斃之獄中。士林多爲扼腕。時王道思、唐應德輩，鋭意古文辭，舜臣雖不與八才子之列，而實聯鑣並驅。道思與李中溪書云：「吾鄉洪芳洲先生文，直得韓、歐、曾、王家法。吾輩駁雜，視之有愧。」其傾倒至矣！詩非擅長。

林士章《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靜庵先生洪公朝選誄銘》　余辛巳歲解組南歸，謁公里舍，夜坐聆公議論，侃侃甚。竊謂世轍即且更新，圖任舊德，公宜從人望復起。無何公爲巡撫勞堪誣搆，逮至臬獄，不二日，公斃於獄。方械繫時，堪趣馳日夜行五百里，兵防甚嚴，親信不能至側。或謂堪令絶其飲食，或謂堪令縊殺。公鄉薦紳咸憤嘆，謂公何辜，堪能忍心至是。余山中聞之驚悼，與太常朱公淡庵先後致誄於公。於乎，薰蕕不同器，邪正不同朝，公已退居草野，非有同器同朝之嫌，徒以生平不能阿柄臣江陵意，黨附鄙夫，因之朋謀殺公以爲媚。語云：鄙夫患失，無所不至。其然乎！此公之禍所以不可解也。自史傳所載擠陷善良之罪，王道明即誅殛其身，否則子孫未有不殄厥世者。今聖治昭昭，曷不顧畏及此。公沒未幾，子兢訟冤闕下，堪且欲假手權閹滅口，幸而不死。既乃臺省諸臣交章累牘爲公討罪人，公始復原職，兢亦還蔭叙。天子聖明，鑒憐清白之臣，雖公論已定，而奸邪矯誣擅虐無辜，典刑猶未正也。於乎，父讐不共戴天，於是左都御史吳公會同刑部侍郎耿公、大理少卿季公以兢復奏，定罪人旨下，堪與造謗者俱從謫遣。夫殺公者本欲以悦柄臣博膴仕也，反以蒙惡名招禍殃。江陵雖甘心於公，公沒之夏，遂罹天刑，言官相繼發其奸惡，詔籍其家，戍其子。公之孤介正直，益

以顯著。嗚呼，此可爲世之君子小人明戒矣。公諱朝選，字汝尹，別號芳洲，更號靜庵。先世爲光州固始人，宋建炎間，祖十九郎尹南安縣，因卜居同安。十傳至公王父諱雅賓，以公貴贈刑部侍郎，生公父諱湊，累封刑部侍郎，王母黃氏，母葉氏，俱贈爲淑人。公自爲童時穎悟，每發驚人語，大理林公次崖一見異之，因以兄之女妻焉。嘉靖丁酉舉於鄉，辛丑成進士，授南京戶曹，出榷鈔關。關政惟通商惠民是急，前後與者或多自玷，公毫無所染。荊川唐公，吳之賢者也，與公交厚，實自此知公。始關事竣，督放倉糧，其所規畫，繼公後者皆以爲法。一日自思少習舉子業，非古人學優始仕之意，遽上疏引疾，因客毗陵僧舍，與荊川考德問業一年而歸。復與遵巖王公講學論文，自是聞見益博，凡國家典章經史精義，莫不充然有得。嘉靖己酉以病痊，例赴部，補南稽勳司考功司，與白野殷公、吉陽何公、初泉劉公交相砥礪，時有南都四君子之稱。吏部因以公督學西蜀，參藩廣右，公正文□，□士範，釐弊蠹，任事任怨，無所顧忌。時相分宜有不可於公，因調改山西。屬歲大侵，原，而以公狀請銘。余嘗與公同朝，知公志行，公子兢亦嘗從余學國子，未請之先，有上人僧性顯者，山東人也，齋素明心，嘗從余遊，嘗夢寐中接公車從過余山舍，曰：欲得余文述叙一篇。上人覺，訝莫知所以，但知開府齊東時事，曰：「其政嚴明，吏畏民德，齊東人人能道之。」夫上人脫俗染，能通神明，公之英靈不泯於天地間，當相爲契會，豈以余之迂戇不能偕時好尚，其言爲可信也乎？

何炯《洪朝選》 字舜臣，同安人。嘉靖二十年進士，官至刑部侍郎。公鯁亮公工，所至赫然有聲，家居無千金之產，而好爲諸大夫論當世之事。張江陵政府傾陷天下士大夫，撫帥勞堪，望風羅織，斃公獄中。權奸之可畏若此夫。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靜庵集》十卷，《芳洲摘稿》八卷，《別稿》一卷，《歸田稿》，《歸田續稿》。

《明史・藝文志二》 洪朝選《江防信地》二卷。

《明詩紀事》戊籤卷二一引《筆麈》 沈青霞鍊劾分宜十大罪，至呼爲嵩賊。世廟大怒，徙保安爲民。鍊好譏刺邊臣，詰其隱匿，督府以下咸睚眦之。總督楊順、巡按御史路楷承分宜風旨，劾鍊論死。隆慶改元，鍊子襄上書訟，華亭柄國，故與順有卻，逮順、楷下吏論死。往順爲御史，監南直試，華亭其人生理已滅盡矣，矧望風附旨魚肉端

長子入試取代，順發其狀。同事御史張某馳使先告，華亭得預爲左右，貰不盡法。於是德同事御史而怨順。時順爲分宜所用，不得報也。已而有鍊事。又數年，穆考卽位，乃正其罪，順論死。在獄，少司寇洪朝選者，華亭客也，又阿華亭旨，困順令死。時五月，越數日方奏，奏下已有齊桓之慘矣。後數年，朝選家居，爲巡撫勞堪所劾，捕繫獄，縊死。天道好還，可爲明誡。

徐中行

論 述

綜 論

王世貞《青蘿館詩集序》 于鱗蓋嘗銓子與詩，得十五之一而行之，且許爲之叙，而亡何于鱗沒矣。伯玉叙而其略曰：人言李何故相驩，卒以名高爲敵國，乃子與嚴事于鱗、元美，直將尸而祝之，二子周視中原，亦首推轂子與。夫元美者，不佞貞也。而又七載，子與所爲詩日益富，將有所續而合，而其自銓視于鱗則益苦。顧意怦然，必欲推不佞爲之序。夫不佞言而無所當於作者固無論，卽不佞言而少有當於作者，以蘄信於天下後世，而天下後世固已旨伯玉之叙而窺其後，是必曰：伯玉，夫乃爲訑而坐受成也。抑蘇代有言：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若子與之與于鱗、元美也，是不爲名高敵者，乃相媾而爲名高者也。夫以伯玉叙而疑余，以余序而疑子與之詩，又何取裁焉？乃子與意不已，曰：非以子媾名也，以子之一言而爲藝苑衷，庶幾余自信云爾。記不佞初識子與時，子與業已壯，有游大人名，而一旦見于鱗而悅之，盡棄其學而學焉。卽有搆，而亡近於建安三謝開元大曆弗出也，出而亡當於于鱗之首肯，弗存也。凡與子與故倡和者，或挽之，或攝之，或訾笑之，而子與囂囂然而弗顧者，三十年一日矣，則子與之自信孰甚焉？度子與幸耶。

陳有守《青蘿館詩集序》 弘德時，李獻吉、何仲默相嘆大雅久已不作，伊余其力追挽之。天挺李于鱗、王元美嘉靖中，倡廓古風，持鞭弭雄視中原。徐子與前茅俊勁，于鱗則謂：吳越一叢土，乃有二生與吾三分鼎立，比肩千載，豈非一盛事耶？於時宗吳梁謝翕然爾來，而七子篇章，颯颯朝省間矣。子與在逢掖固已稱詩，計偕道上，詠鳴嚶，懷同人，扣舷而歌，馮軾而吟，何寥寥乎！及仕比部，邂逅李王同舍中，其喜而後可知也。乃歎此道雖千里而遙，日斯於邁，旦暮且遇之矣。下帷覃思，當筵灑翰，敬業樂羣，不遺餘力。居常其思深深，匪直在上國時，雖萍梗散之四方，離索一隅，職司王事，自信已壯，有游大人名，而一旦見于鱗而悅之，盡棄其學而學焉。卽有搆，而亡近於建安三謝開元大曆弗出也，出而亡當於于鱗之首肯，弗存也。凡與子與故倡和者，或挽之，或攝之，或訾笑之，而子與囂囂然而弗顧者，三十年一日矣，則子與之自信孰甚焉？度子與幸耶。

陳有守《青蘿館詩集序》 弘德時，李獻吉、何仲默相嘆大雅久已不作，伊余其力追挽之。天挺李于鱗、王元美嘉靖中，倡廓古風，持鞭弭雄視中原。徐子與前茅俊勁，于鱗則謂：吳越一叢土，乃有二生與吾三分鼎立，比肩千載，豈非一盛事耶？於時宗吳梁謝翕然爾來，而七子篇章，颯颯朝省間矣。子與在逢掖固已稱詩，計偕道上，詠鳴嚶，懷同人，扣舷而歌，馮軾而吟，何寥寥乎！及仕比部，邂逅李王同舍中，其喜而後可知也。乃歎此道雖千里而遙，日斯於邁，旦暮且遇之矣。下帷覃思，當筵灑翰，敬業樂羣，不遺餘力。居常其思深深，匪直在上國時，雖萍梗散之四方，離索一隅，職司王事，

至，探奇訪逸，固無已時。比以恤刑使者持節江南，行部海陽，枉車騎衡茅，出示登臨題賦諸篇，揚搉風雅，定交以去。然子與崛起東南，藉甚有名，時而省覲，時而待次，遊客過從，日嘗滿坐，爲詩贈答，益以蕃多。于鱗每見，則推轂子與，流傳方國，膾炙士林，假以歲年，超詣化境，可俟英雄於異世也。迺爲次以成帙，題曰《青蘿館詩集》。子壻汪時元，余嘗□之學詩有年，請而刻之，以傳同好。予觀嘗世仕者，騖進乘時，競競程書，顧羈縻於好爵，負俗好古，沉酣鉛槧，而勵翼不足以服官，睠彼碣石游侶，曹事弼諧，孔力於藝林，復爾雄飛，無亦天授瑰異，而俾其名長留寰區者乎！是以子與歷官治功，累稱高第，況其詩炳煥編中，古雅溫茂則若建安，瑋麗雄奇則若開元，君子散帙，必歆賞其徽音之琅琅也，當知予言之非佞哉！隆慶庚午秋八月，六水山人陳有守撰。

汪道昆《青蘿館詩集序》 余聞之作者曰：有唐以詩鳴，蓋本業也。大曆而下，不啻波流，隆則隆，汙則汙，論其世可已。當世以經術論士，士顧能詩。太祖始興，草昧間作，弘治則李獻吉、何仲默，副以徐昌穀諸曹，超乘而前，去輓近世千里矣。嘉靖則李于鱗、王元美、徐子與，而吳明卿、宗子相參焉。于鱗謂余：「吾黨亟稱獻吉，恨不與諸君子同時，不自意結伍從之，取前茅以進，幸也。」夫前者崛起，後者代興，百年之間，駸駸進於大雅，非適逢世能乎？人言李何故相驩，卒以名高爲敵國，乃子與嚴事于鱗、元美，直將尸而祝之，二子周視中原，亦首推轂子與。子與朝明卿而夕子相，率諤諤無面從，退語其私，則交相重也。務以上人己愈下，務以下人己愈尊，由斯以談，于鱗固非虛語。世儒率以耳視後死者，將無與焉。幸而在茲，遂中睚眦。於是于鱗引去，元美以難去，子相去而死，明卿去而三徙之，子與晚得汝陽，尋徙去，此其故勿論已。頃于鱗多子與日益，則豈窮而工耶？子與稱詩，無慮數萬言，籍而授門人梓，什之一。于鱗蓋嘗定之矣。余受而卒業，汝陽以後參居二焉。自子與罷郡歸，四方之屨滿戶，客奉不給則貸入繼之，窮矣。顧其□益王，其業益精，其受益較著，窮何病子與哉？善隱者謂楚奉江潭爲三閭湯沐，其所奪者狹，其所予者奢，饗其利者以爲有德，然則左輔夜郎皆食邑也，實世世饗之。彼其退若隊淵，終其身不召，道喪世矣。今上即位，遞起諸大夫，于鱗入大梁，元美入晉，子與入楚，當世以此勸士，故得士彬彬，則□德茂也。獨明卿陸沉南海，豈天意奉明卿耶？子與又言：楚人三試而賜執珪，今及明卿矣。隆慶四年冬十月朔。

《藝苑卮言》卷七 徐子與之於各體，無所不工。明卿乃有獨至。

宗臣《五子詩・徐比部中行》 偉哉麟鳳才，婉彼蘭蕙質。含英難獨持，芳華耀朝日。策馬入金閨，聲名從此溢。冠蓋豈不榮，而獨躭著述。結藻何翩翻，札札弄綃帙。駕言發藝林，彷徨求侶匹。隻言不中諧，悵望如有失。燦爛繁星垂，名篇諒非一。律呂聞淒鏘，譬彼清廟瑟。詞賦千載謀，斯人已入室。

《國雅品・士品四》 徐兵憲子與。

費元祿《國朝儒林贊・徐中行》（存目）

《詩藪續編・國朝下》 徐子與七言律閎大雄整，卓然名家，惜少沈深之致耳。品格在明卿左、子相右。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 徐子與（名中行）。七言律，才氣豪邁，較明卿和平處雖少，而光燄崢嶸勝之，元美稱其「宏麗悲壯，讀之令人神聳」是也。但雷同處過于鱗。如「樓船迴自三江下，玉帛還當萬國先。」（《送羅大參自滇南先期入賀萬壽》。）「九衢避馬風霜舊，三殿飛龍日月新。」「風雲六傳從天下，鼓角千羣出塞行。」「強虜千羣俘馘盡，將軍五道凱歌歸。」「記室半傾天下士，戈船曾繫日南王。」「一上岱宗歌郢調，遂令東海失齊風。」（《元美備兵山東》。）「憲府秋開千徼月，樓船南盡百蠻天。」「天南氣色高銅柱，日下聲名壯鐵冠。」「噓氣何勞驚日月，排空忽自壯風雷。」（《渡淮大風》）「盤江明月千山出，衡嶽浮雲一日開。」「雲夢火明秋校獵，蘭臺風起晝披襟。」「驄馬曉從三殿出，虬峯秋映九江寒。」「高秋落木千江下，天闊寒雲七澤來。」「獵獵悲風連九塞，蒼蒼秋色徧諸陵。」「百蠻天隔盤江雨，萬里秋生日觀峯。」「風雲自鬱千秋色，得汝陽，尋徙去，此其故勿論已。頃于鱗多子與日益，則豈窮而工耶？子與稱詩，無慮數萬言，籍而授門人梓，什之一。于鱗蓋嘗定之矣。余受而卒業，星斗常寒百粵天。」「秋陰曉散千帆雨，海色晴連萬里潮。」「王氣却連玄武署，汝陽以後參居二焉。自子與罷郡歸，四方之屨滿戶，客奉不給則貸入繼之，鈞天猶振洞庭湖。」（《元美自郎臺拜留京廷尉》。）「一日星辰分五嶽，十年風雨滯雙龍。」「萬里戈船歸百粵，九關芻粟轉三河」等句，皆冠冕雄壯，足繼于鱗窮矣。顧其□益王，其業益精，其受益較著，窮何病子與哉？善隱者謂楚奉江潭爲三閭湯沐，其所奪者狹，其所予者奢，饗其利者以爲有德，然則左輔夜郎皆食邑也，實世世饗之。彼其退若隊淵，終其身不召，道喪世矣。今上即位，遞起諸大夫，于鱗入大梁，元美入晉，子與入楚，當世以此勸士，故得士彬彬，則□德茂也。獨明卿陸沉南海，豈天意奉明卿耶？子與又言：楚人三試而賜執珪，今及明卿矣。

《皇明詩選》卷四 卧子曰：合觀子與，雖規摹古哲，而心慕手追，嘗在濟南，遂能名家，此古人貴乎多聞之友也。又曰：元美云：子與已是境地，精思便達，旨哉！舒章曰：子與秀爽精明，如驊騮登道，更無蹇步。

又卷九　卧子曰：子與排律，頗得沈宋之法。舒章曰：子與排律，似春水潺湲，玉山明媚，情中景外，皆堪懷想。

《明人詩鈔續集》卷八　子與長者，接人無賢愚貴賤，必使盡其情而去，元美目之爲藹藹吉士。【略】其詩步武濟南，左準右繩，未能振拔。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五・天目山堂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中行爲後七子之一。王世貞《藝苑卮言》亟稱之，以爲左準右繩，靡所不合。胡應麟《詩藪》則惜其少深沈之致。陳子龍《明詩選》復有摹古太似之譏。是非恩怨，輾轉相爭。要之，或褒或貶，各有所當。合而觀之，則中行之定評出矣。雜文亦有意矯揉，頗失渾雅。蓋當時風尚，七子同一軌轍，非如是不能預壇坫也。

《明詩紀事》己籤卷二陳田按　子與七律爽健。于鱗稱其「風雲一日卧龍來」，大自氣格，要不如「北上蕭關太白高」、「建業山青法署高」爲雄駿也。

分論

《春暮將赴汝南廣川舟中寄懷京邑游好》　《皇明詩選》卷四：舒章曰：清逸有風美。

《送憚僉憲先世之楚》　《皇明詩選》卷九：轅文曰：秀而不弱。

《正月十六夜同諸子過順甫宅得燈字》　《皇明詩選》卷九：轅文曰：昌徹似右丞。

《送宗姪雲卿任靈璧縣簿》　《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典秀。

《答孫侍御秦中見懷之作》　《皇明詩選》卷一二：舒章曰：此必是茶馬御史，故景物如此。

《寄贈李于鱗督學關中時余使吳》　《皇明詩選》卷一二：舒章曰：詩限於題及格而已，然亦自成章。　轅文曰：「黑」字殊累目，而無以易之。

《玉女潭》　《皇明詩選》卷一二：卧子曰：瓊樓百丈，峨峨雲表，允稱是題。　轅文曰：琅琅可貴。舒章曰：有高致。

《黃鶴樓新成》　《皇明詩選》卷一二：舒章曰：結語屬事渾然。

《曉登玄嶽天柱峯一首》　《皇明詩選》卷一二：轅文曰：玉眞步虛，聲出天際。

《送駱給事購書還越》　《皇明詩選》卷一二：轅文曰：亦僅及格。

《登岱》　《皇明詩選》卷一二：舒章曰：登岱詩易得渾壯，難見精爽，此作獨能秀出。

《明卿入梁奉寄灌甫宗正》　《皇明詩選》卷一二：卧子曰：言情溫茂。

傳記

王世貞《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天目徐公墓碑》　徐公諱中行，字子與，徐所受姓具韓愈所造偃王廟碑中，其系鳳陽人也。洪武中進五公者坐徙江南之長興，遂爲長興人。【略】公生而穎警，十數歲卽能爲舉子業，旁及古文辭。十六試於邑，邑令黃公光昇大奇之，謂是兒國器也。尋遊邑庠，爲諸生。亡何舉鄉薦，遂進遊南太學，益爲古文辭。公白晳美姿容，眉目如畫，能食酒，工諧笑，所周旋亡非賢豪長者，以故藉藉公車間。凡十年而成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公既以文辭有聲實，而尚書爲顧公應祥，其外舅也，必欲舍而趨古者，則毋若他曹行也，甚賞異之，間謂曰：「郎所業足自名，必自是交驩吾兩人。而同年中若郎李攀龍。」又謂不佞世貞雖少，亦其次也。公自是交驩吾兩人。而同年中若梁有譽、宗臣、吳國倫咸來相劘切。公遂取舊草悉焚之，而自是詩非開元而上，文非東西京而上，毋述矣。【略】公孝友敦睦，寬然長者，其舌有臧而無否。輕財好施，不爲帑藏，汎愛親仁，久而彌篤。所莊事李攀龍，蓋不敢以友進者終身矣。吾曹若宗臣、梁有譽早死，攀龍高簡少延納，國倫與世貞不耐毋口語，而世貞性復脫疎，卽操觚者思甘心焉。而於公靡間言，以故得醍醐稱一，曰國老，和而甘且善劑也。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中行，字子與，長興人。嘉靖庚戌進士，授刑部主事，出知汀州府，補汝寧，用內計謫官。稍遷瑞州判，起拜山東僉事，累遷至江西左布政，病不能語，一夕卒於官。子與好飲酒，賦性亢爽，不喜有所請不休，力不能稱，強應之，曰：「奈何令人有慚色耶？」客死無後，士多爲下泣者。詩有《青蘿》、《天目》二集。

《明史・徐中行傳》（存目）

紀事

《湧幢小品》卷三　徐子與先生好客，尤好少年美麗者。一客醜甚，自負能詩，介蔡子木先生薦之子與。蔡作書，盛言客自喜可喜狀。以家人將之，恐客之窺書而求易也。子與得之大歡，亟延入，愕然，笑吃吃不止，贈以詩曰：「自信金聲能擲地，誰知玉貌不如人。」客猶得意，傳示爲重。

《靜志居詩話》卷一三　子與在西曹，與王李結社，其贈李詩云：「寂寞漢魏後，乃復挺斯人。遂令同心者，周旋若一身。」李答詩遽云：「既聞風雅音，三歎文在兹。」元美亦以藹藹吉士目之，云子與性味如醍醐，無處不入，知其交始終無間也。俞仲蔚稱子與喜爲篤厚之行，而不自盛滿，聞其歷任藩臬，俱清介有聲。卒官，至不能具斂。而其存日人有所請，力不足，必勉應之，曰：「奈何令人有慙色。」

著録

王世貞《〈徐天目先生集〉序》　徐天目先生者，故江西左使中行也。家居天目山之陽，因自號天目山人云。先生卒豫章時，其遺稿多散佚，而吾弟敬美走治喪事，鳩之，僅得十之六，以屬其門人郭造卿。蓋三載而始致自造卿所。張司馬肖甫時鎮浙，爲梓行之。

又《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天目徐公墓碑》　有《青蘿館集》、《續集》若干卷，《天目山堂集》若干卷。《青蘿館集》則汪司馬序之矣。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天目山堂集》二十卷、《附錄》一卷，《青蘿館詩》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五・青蘿館詩》　是集乃隆慶中其壻汪時元所刻。其守汝寧以後之詩居三分之一。汰其古文，又汰其少作，較前集爲精簡。然中行於北地之學漸染既深，時元能刪其枝蔓，不能變其根柢也。

藝文

李攀龍《懷子與》（存目）

又《懷子與》（存目）

又《送徐子與之武昌（二首）》（存目）

又《柬徐子與》（存目）

又《白雪樓贈子與》（存目）

又《五子詩・徐子與》　徐生一何俊，本自青雲姿。十年住天目，含意多素辭。既聞風雅音，三歎文在兹。眄睞生榮名，徙倚卽前綏。念爲理清曲，高言倡者誰。躑躅流俗間，攜手不相疑，時髦滿要路，各謂中心私。世人豈同願，吾道欲委蛇。黃金買大藥，朱顏庶可持。物理率如此，和光難獨窺。

又《子與以服散卧病，因賦姬人怨服散三章戲贈》（存目）

又《勞別子與（二首）》（存目）

又《盧城送子與》（存目）

王世貞《懷子與》（存目）

又《贈子與》（存目）

又《古意慰子與使君》（存目）

又《馬鞍山陸氏園送別子與得新字》（存目）

又《祭子與文》　嗚呼子與！其在秋早。乍有異傳，使我心擣。曾未翼日，嫩音貽好。豁然若釋，若還重寶。仲冬之月，歸自避言。匿跡驚聲，忽聞叩門。苕霅之間，其訃騰喧。嗣孤豎奚，袒跣崩奔。余始怛割，既而中疑。得非秋乎，又未幾時。中表陸生，至自江西。杯酒猶接，遽爾告睽。嗚呼天耶，奪我三益。伯玉有言，子所矜式。唯于鱗朝，而元美夕。于鱗已矣，子復長隔。憶在西曹，子詩已成。忽滌往詣，盡汰浮名。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詩匠開元，文軌西京。子之舊侶，或挽或笑。其他異趣，或呶或召。子如弗聞，拊膺高蹈。譬渴遇飲，辭晦獲曜。吾儕小人，嘵嘵囂囂。子探驪珠，稱而弗驕。醍醐之柔，靡所不調。薄夫爲敦，鄙心用消。遊士失職，其寒栗斯。子握大杼，衣之被之。豈唯苦寒，亦復調饑。子爲大灪，是餔是糜。貝錦之

虞，得子而譽。迴車之慟，得子而路。刺渝踵接，響應景慕。來則麇集，去亦狼顧。子之通籍，垂三十年。亥步所窮，東西南天。春與雨偕，秋與霜還。左圖右書，其中蕭然。嗚呼子與，六十豈夭。其惜子者，百歲猶少。被紫紆金，藩伯豈眇。其祝子者，三事猶小。忽爾文星，遽隕微垣。奄然萬卷，戢之一棺。綺疏月沈，蕙帷霜寒。洪都迢迢，蠡水漫漫。生人之戚，莫若隕身。余不甚戚，謂子不泯。榮名在口，千秋若新。豈乏黃耇，與土並陳。生人之窮，莫若無後。余不謂窮，謂子不朽。微言在耳，聽者如舊。豈乏孫枝，忘彼先胄。余所急者，歸子孤墳。且與余仲，鳩子遺文。余所恨者，知己沈淪，踽踽涼涼，何心獨存。宗生之逝，余困饘粟。及訃于鱗，哀讒並作。迨聞子音，萋菲方鑠。詞人陽九，余遘差薄。然是三子，死而非死。余雖後死，乃絕生理。既忌丘壑，復慚朝市。子芬衆口，余穢人耳。哭于鱗詩，字千二百。老而才盡，非子是惜。撫棺一慟，聊表余臆。霅溪咽流，天目萎色。嗚呼傷哉！嗚呼痛哉！

又《再祭子與文》（存目）

宗臣《寄子與》（存目）

又《既別子與憶之》（存目）

又《得子與書寄贈四首，時子與駐節句曲》（存目）

又《與子與登茅山絕頂，風雨驟至》（存目）

又《湖上送徐子與使君》（存目）

梅鼎祚《哭徐子與方伯》（先是寄詩有夢蝶之語）（存目）

張佳胤《天目先生集序》（存目）

黎芳《天目先生集後語》　昔公羊氏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仲舒解之曰：所見謂六十一年，亰定時，君子之所見也；所聞謂八十五年，昭襄成文，君子之所聞也；所傳聞謂九十六年，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自隱而上，則前世不傳，君子不聞矣，其事莫，其人疑，故不載，是以太古無傳政，亦無傳人，遠故也。仲舒解經不宜畫於十二世之間，蓋謂隱公而上，豈無潛德可名於百代者乎？由前世無記之者，故國史不備，國史不備，故事多逸，事逸故不載。《春秋》非蔽賢也，傷前世無紀事之臣，豈以遠故而不傳乎？芳生也晚，未識天目先生，以仲舒公羊之所定，蓋在所聞也。及芳遊宦於先生之里，而訊之故老，見其子若孫出其治埏時所得新安汪

雜録

李攀龍《送汝南太守徐子與序》（存目）

徐獻忠《龍灣徐先生出守臨汀序》　龍灣先生既恤刑南省之明年，爲歲丁巳，擢爲臨汀守。方是倭夷寇海上，實始於漳泉負販之豪，江淮以南被其禍者，殆千餘里，士大夫積苦兵間，未有寧息。天子憫念閩中諸郡恐或騷動，乃命銓部愼選良守牧鎮拊其民。而臨汀與潮贛接壤，時有門庭之寇，尤爲要

地，乃屬之先生。先生吳興文學士也，而有長者之德。自其少時，馳文雅之高譽，而謙恭有儀度，未嘗有崖岸之迹加諸其鄉之人。及舉進士，擢任尚書刑部郎，即能親吏事。慮□□獻，庭中未嘗不稱平。以是當上官意，一時郎吏咸稱其長者。故恤刑使者出，特命之南省。南省爲根本地，道里闊絕，俗多豪右，逮於有司，率以氣力相摧陷。故雖有椎埋格殺，未易直其冤者。先生持公秉明，通之以平恕，其所決雖或有所憑藉，類多爲湔雪不顧，以是南省多頌其德者。夫郡邑之治，務在政平訟理，使民無愁歎之聲。此循吏之恆也。防危慮變，務安其生理，使深山窮谷不得乘機而竊發，此未然之慮也。大率時事方棘，軍門所徵，往往加於旁郡國，爲守者不加意拊循其民，則深山窮谷殆有不自堪，可爲意外之慮者。此惟智者識其微，而長者能安之也。銓部選擇之命，豈徒循其資泛泛授人者耶？夫天下安危實係于二千石之治，自昔賢君誼辟，愼重其任，不苟以授人，若漢宣帝擢守相爲公輔以風其餘，唐明皇拔任賢者，出刺諸要地，而供帳青門，賜詩而遣之，皆有見於是。余獨慨夫世之爲大吏者，任其才能，以束縛斬伐爲功名，申韓之禍流毒不息，至多事時日益以甚，其民不自堪，則起而應之，豈直愁歎之聲而已哉！先生行矣！願守其平生，俾臨汀之人頌之如南省，則皇上所以屬君之意當矣。若復以其文學長養其民，若漢文翁之治蜀，以其餘能於萬山中講求水利，如孫叔敖之修芍陂以貽無窮之愛，則長者之德益弘且大矣。予與龍巖俞君、幼海周君皆先生友也，謀所以爲別，其情曷已，故縷及如是。

歐大任《送徐子與赴長盧序》 余跧伏嶺外，聞吳興徐君子與名籍甚，所交友多海內俠烈奇士。癸亥春，余渡淮河，過平輿之野人，行而歌曰：「植我禾黍陂鴻郤，今之徐君漢鄧牧。教我子弟綜古文，漢之歐陽今徐君。」時子與方守汝南也。比入部，子與則觴余於表臺之上，譚藝賦詩，恂然一儒者。及至京師，聞子與已被播南歸天目山中矣。而眞陽周令、汝南李生北來，數爲余稱子與諸治狀，均徭賦，平訟獄，禮耆俊，興學校，祠漆雕氏黃徵君許語也。即公之出處以窺公詩，其必高曠玄遠，冲夷澹泊，契妙理於寰中，託世望以爲蓬萊三神山中人，而公所吟詠，亦若眞誥雲林，與琅璈鳳笙相響應，沈詞於物外，不待盡讀其集而後知已。公今年八十有六，自歸嶺上十有三年，寧得以詩人目之？雖然，即後之揚搉千古，論著一家，又安能舍公詩矣。古今稱詩以雅澹超曠名其家，則無若陶元亮，余試取公集相提而論。元亮不嗜榮利，環堵蕭然，簞瓢屢空；而公致宰衡政，茅屋土垣，蔬食布被，不殊寒畯，所居半間樓、一柱亭，凌虛徑度，翛然自遠。元亮不就州祭酒，躬耕自亦干將之所已試，而豫章之所稱材者耶？然不免播謫，余莫之究竟矣。往余

楊巍

論述

鄒觀光《夢山存家詩稿序》 觀光昔與河朔魏允中同爲郎，允中善稱詩，數擊節誦公晉中詩，如「燈前梳白髮，馬上夢青山」，思沈而致遠，非唐人不能道，觀光心識之。公不以詩自命，無從得睹大全，然觀光待罪子部久，雖未得悉公詩，顧數聞公之教矣。公之言曰：「余家海上，蓋有桃花嶺之丹葩紫萼，照映於煙窗雲島，此何必減度索之山、武陵之溪哉？而余念之，不得歸。」余聞此於公，嘆焉。公清眞雅素，自其天性，數晉要路津，數抗疏乞歸，而御太夫人板輿，累詔強起之田間，無歲不引疾，無念不在丹山碧水，非歌語也。即公之出處以窺公詩，其必高曠玄遠，冲夷澹泊，契妙理於寰中，託世望以爲蓬萊三神山中人，而公所吟詠，亦若眞誥雲林，與琅璈鳳笙相響應，沈詞於物外，不待盡讀其集而後知已。公今年八十有六，自歸嶺上十有三年，寧得以詩人目之？雖然，即後之揚搉千古，論著一家，又安能舍公詩矣。古今稱詩以雅澹超曠名其家，則無若陶元亮，余試取公集相提而論。元亮不嗜榮利，環堵蕭然，簞瓢屢空；而公致宰衡政，茅屋土垣，蔬食布被，不殊寒畯，所居半間樓、一柱亭，凌虛徑度，翛然自遠。元亮不就州祭酒，躬耕自

給，有勸農諸詩；而公屢出屢歸，荷鋤秉耒，若冀缺攜儷、沮溺給耦，殆寮際語。元亮所寄致無絃琴，所友善廬山惠遠，葛巾藍輿，獨深酒德；而公行以一僧一鶴自隨，雖不聞名飲，而屢託興詩歌，官田不以種秫，然亦有天黍詩。故評元亮之人者，曰和而實峻，博而不繁，公之品以之；評元亮之詩者，曰質而實綺，癯而實腴，公之詩以之；魏生而在，所擊節誦獨二語哉！然元亮生不逢辰，所脫屣僅一彭澤令與著作郎，抑塞不盡用，而以冲淡瀟洒之致，忘其隱約菟結之思，即境而成詣也易；公雖屢予告，而位躋師保，祿位、名德、子孫、壽考，無不冠冕人代，而能於經綸康濟之餘，不失其冲淡瀟洒之致，離境而成詣也難。至於忠孝仁愛，其言藹如，老而彌至，其致託方以外也，而倫常最篤於方以內，造物所以福澤公，視元亮亦遠矣！公之弟民部君刻公詩於維揚，公以書見屬：子爲我加詮次焉，而以山林語弁其端。不佞少賤，何能定公詩，然後公二年而歸，歸且十年，善言山林之致者，□(宜)未之或先也。雲夢後學鄒觀光謹序，萬曆壬寅冬十月十有一日。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巍，字伯謙，海豐人。嘉靖庚戌進士，知武進縣，召入爲兵科給事中，出爲山西僉事，陽和兵備副使，特旨擢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再撫陝西，以右都自陝移晉，入爲兵部侍郎，起南京戶部尚書，召入北工部，復自戶部移吏部。在銓七年，自太子少保，晉太保。歸田十五年，年九十二而歿。近世大臣，功名壽考，未有其比。其在銓處茂苑、婁江、新安之間，有壎篪而無枘鑿，亦近世銓臣所未有也。家居卜居桃花嶺下，延致四方文士，詩酒酬和，其詩多俊拔之致，李中麓諸人咸推之。

《分甘餘話》卷二　吾郡楊太宰夢山先生巍，五言沖古淡泊，在高子業、華子潛季孟間，如：「遠道令人愁，況近單于壘」，「秋風入雁門，羽書日三至」，「微微霽景流，天壤色俱素」，「鄉心生塞草，世事入秋風」，「風雨樓煩國，關山李牧祠」，「閒將流水引，夢與古人居」，「雨響殘秋地，城分不夜天」，「古石苔生徧，泉香麝過餘」，皆逼古作。

《明詩綜》卷四八　朱中立云：夢山詩不事雕繪，旨趣天成。王貽上云：先生五言直舉胸臆，眞澹雅素，而格在其中。陶韋嫡派，儲王之雁行。又云：先生詩蕭疎簡遠，得淵明摩詰之眞，品當在蘇門之次、西原之上。謝方山云：先生擅場本在五言，其近體妙處，發源王孟，接軌高薛。嘉隆塵坌之習，曾未染其筆端，故是間代清律。沈山子云：夢山五律固是長城，其全首矜鍊者，不待言。句如「風雨樓煩國，關山李牧祠。」「春風吹戶牖，芳草徧庭除。」「薄地不盈頃，艸房才數間。」「漁樵原舊業，荷芰有初衣。」「花憶春城發，門憐芳草多。」「北牕風到處，深樹鳥鳴時。」「磵雪春仍積，岩花夏始開。」「家貧人卧穩，橋斷客來稀。」「杯外分平楚，窗中到遠山。」「霜笳連夕院，野燒到經臺。」「野燒驚沙鴈，霜風落塞榆。」「人垂燈下淚，鬼哭雨中魂。」皆近自然，豈四溟山人所能及。《詩話》：夢山與中麓、滄溟同郡，而其詩遠法右丞、左司，近取蘇門，不蹈章邱粗鄙之音，不墮歷下叫囂之習，信豪傑之士也。集不甚傳。近新城王尚書、德州謝郎中重爲鏤板，始行於世。夢山自言不知詩，補晉臬時，學使者曹君紀山謂當以唐人爲宗，且辨其體格。及歸田，四明呂山人往來海上，相與倡和，共明此道云云。呂山人者，時臣中甫也。紀山名汴，江陵人，嘉靖辛丑庶吉士，仕至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以夢山推許若是，度其詩必有可觀，惜無好事如王、謝兩公刻之以傳也。當嘉靖初，北地、信陽朝華已謝，滄溟集盛唐人字句以爲律，一時宗之。正猶隋苑，剪綵成花，淺碧深紅，未嘗不眩人目，然生意絕少。此時讀夢山詩，如水仙十囊，江梅一萼，嫣然薄冰殘雪之外，有不愛惜者耶？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存家詩稿》　巍揚歷中外，居官有能聲。自跋稱幼習舉子業，不知詩。至嘉靖乙卯，補晉臬提舉，曹忭始導之爲詩。歸田後，與山人呂時臣相倡和，得詩六百餘篇，屬邢侗、鄒觀光評騭而存之。蓋其中歲學詩，與唐高適相類。而天分超卓，自然拔俗，故能不染埃壒，獨發清音。王士禎《池北偶談》稱其五言簡古得陶體，爲明人所少。又舉其「前年視我山中病，落日獨騎驄馬來。記得任家亭子上，連翹花發共銜杯」一絕。蓋其神韻清雋，與士禎論詩宗旨相近，故尤賞之。然其他高曠簡古之作，尚復不少，固與當時嘈雜之音相去遠矣。

《明詩紀事》戊籤卷四陳田按　《夢山集》五律最勝，直擅右丞、文房勝境，餘子不足道也。自書《存稿》後，乃謂得於曹紀山、呂時臣爲多。雅抱沖襟，令人翛然意遠。

傳記

葉向高《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夢山楊公墓誌銘》 太宰夢山楊公，既謝事歸里，居十五年乃沒，享年九十有二。近世大臣，功名壽考得全於天人，未有及公者。天子嗟悼，卹錄加等，仍贈公爲少保。公葬且有期，厥嗣司理君以太僕邢公狀來乞誌銘。余往在詞林時，曾謁公，見公容貌魁然，博大眞誠，與人言洞見肺俯，□心嘆公異人也。乃不自意今者得爲公效窀穸之役，其安可辭。公諱某，字伯謙，別號夢山。始祖子榮，於永樂間自淮揚北徙，家海豐尚義里。子榮生政，政生珍，珍生麟，麟生斌，斌生光祖，娶於安，生公。自麟以下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配皆贈一品夫人。公幼病癖幾殆，遇神僧投藥七丸遂愈。年十四始舍農爲儒，十七卽補諸生，甚有文譽。時藝之外，旁及詩騷駢語，皆工麗有致。而又潛心理學，務極根宗，恥以剽獵爲事。癸卯舉於鄉，庚戌成進士，觀政戶部，尚書才公，使協督通州餉。隨除武進令，初履任，上謁中丞周公，中丞教戒：「接邑士大夫默默耳，毋多言，多言多敗。」乃公見士大夫，輒傾肺腑言，無不盡，士大夫反以此親公，異於他令。訟牘山積，公虛而折之，無不得情，民感公至誠，亦不忍終訟，有爭產而悔泣以去者。至大獄如華氏，則又堅持三尺無所狥。又罷供應，均徭役，定解期，民困畢甦。邑有大豪，常持吏短長，獨莊公不敢肆。在邑三年，以最召入爲兵科給事中。亡何聞外艱，一慟幾絕，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友人曲爲譬解，至四旬始能杖起。迨終喪一循禮制，海內稱其孝。除服補□科。時肅皇帝以嚴威攝下，言官杖斥相繼，公所條奏，直而不激，多見採納。以失當路意，轉山西按察僉事，主驛傳，多所裁省，爭羨金二萬以還民，晉人德之。嘗攝他部，值虜警，少司徒閔公奉命轉餉。閔公故開府晉，知公，委以餉事。閔公未至境，而芻粟已抵軍前矣。虜以五百騎躪繁峙，公提所部鳴鼓前，虜途驚潰。於是當事以公爲知兵，擢口北道參議。公與副帥馬芳謀：「虜素輕我，秋成則蹂，我設伏待之，可以得志。」芳如公策，殺兩大酋，斬級五十三，奪馬二百。隨擢按察副使，備兵陽和，虜一入柳溝，以公備嚴不得間，引去。隨以副使特旨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虜勢張，衆方議剿，公曰：「勦危道也，不如守。」下令諸將畫地峻防，緩急相救助，虜偵知，不敢犯，遂自他道入古北口，犯京畿。公趣入衛，隨奉命出塞搗巢，斬首虜百餘級。頃之以母老乞歸，居二載，以前官召撫陝西。適肅皇帝升遐，公不勝遺弓之痛，益圖毖飭以副新政，補戍兵六千，益屯兵三千，盡還軍地之奪於藩府者，邊鄙肅然。虜陷石州，將及太原，廷議非得公鎮撫不可，乃自陝移晉，擢右副都御史。公至則單騎行邊，築城葺堡，列戍千餘里，雉堞樓櫓，煥然一新，虜自是不復窺山西。公又裁公私冗費至十餘萬金，以尺檄諭大盜李九經等，立散其衆，晉地遂安。天子下璽書褒公。公自爲藩參，至是揚歷數鎮，探制數千里，當戎虜轇轕之衝，未嘗失敗。凡四受金幣，一陞俸，累徙官，又自副使超爲中丞，人皆以爲稱。方內召而公復乞侍養，歸未幾，起兵部右侍郎。尚書譚公負才少許可，獨心折公，事必咨而後行。自兵部移吏部，隨改左，王大臣之獄，連及新鄭相國，公謂無賴子闌人禁地竊財物，自有常刑，何可株累無辜以傷國體，事遂解。公亦乞終養去，卜居桃花嶺，闢園藝蔬，雜植花木，令節佳辰，則以板輿御太夫人宴賞花下，人擬於瑤池之觴。太夫人踰百歲沒，公哀痛如前喪。除服起南京戶部尚書，旋召入尚書工部。時有離宮之命，公爭之強，乃止，而其意恆主於忠厚惻怛，以程功棄過舍瑕錄瑜成就人才爲本。嘗兩計天下吏，百司蒸蒸得舉其職。而公以碩德清風，爲之表率，雖所章癉廢置必愼必嚴，皆服其平恕，無所枉抑。每有銓除，必量度人地，務在便習。冗秩雜流，人皆計其道里遠近，以省勞費。其任久當汰者，猶寬以月日，曰：「此輩遲暮寒乞，可念也。」曹屬有過，必引咎責躬，惟恐傷其意。詞臣有以試目見摘，謂語涉禪受，大不敬，當坐，公深明其不然。壽宮之役，言者與執政鬨，公率九卿右執政。李中丞以滇事下獄，公力請釋之。其議論懇款，依於長厚，不逐時趣，多此類。一時紛結，賴公而舒。在銓七年而報政，自太子少保晉太子太保。上方倚任公，而公力乞歸，疏屢上不已，乃聽給傳錫鈔，令有司致輿廩，恩數甚渥。出都之日，行李蕭然，送者無不嘆息。自公歸後，朝廷駸駸多事，卿大夫亦罕得請，非復向時矣。公既歸，益闢桃花嶺，高壠疏畦，躬自薙灌，長鑱小盎，常不離手，子弟奴僕悉充園丁，達官貴人干旄入里，

門徑荒涼，不知爲太保家也。每聞時政得失，必爲動念，或因而罷餐。丙午丁未間，連歲水，公謂水主兵象，李忠定曾言之於宋，我朝乙巳、庚戌之變，皆大水，宜大有涓恤以固民心。今言者但請賑都城內而不及郊圻，非計。虜封未就，中外以爲憂，公謂中國禦戎，當自有完策，奈何以封疆之重恃一老婦。朝端紛紜，則語其所知而嘆曰：「天下之亂不盡由小人，大半由君子。君子與小人爭，常不勝，而小人得逞其奸，宋事可鑒也。」其言皆切中時弊，有老成宏遠之見。年九十又逢覃恩，上兩賜存問，晉階柱國公，疏謝猶以朝講、鑛稅爲言。其沒也爲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生於正德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娶陳氏，繼娶馬氏，俱一品夫人。子三，爾士官生，爾稼、爾陶汾州府推官。葬於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兩夫人祔。公生平論學則主明明德，性卽中，道卽和，教者乃由和以求中，虞廷之危微允執皆著力語，故孔門開口便說工夫。老氏之自然，佛氏之不假修證，所以爲異端。論治則主六經，此帝王經世之本，而後世絕不講求，毋怪乎治道之日卑。且古書皆聖人所作，故道德一而風俗同。戰國諸家雜出，遂多淆亂。漢代諸書猶掌之於官。今人人得著書鬻書，怪誕妖淫之說偏於域中，所當亟禁。論時政則主《大學衍義》，屯田當修，私鹽當禁，種馬當復，賦役當覈，三等九則之法當遵，且深以永嘉之圭南北郊爲非禮。公之所爲操修經濟之大端，概見於此。而其最信服於士大夫者，則以忠孝大節卓然無愧古人。至於裨官子史、星曆醫方，無不研究。所著詩文《雜語》、《譫語》、《檄餘錄》、《諸家抄》、《近疏漫錄》、《四書訓略》共若干卷，俱行於世。太僕狀公，方之於鄭侯、召父、范文正、文潞公、王文成，而余以潞公爲近。其德器同，才譜同，深厚不伐同，能容人糺己同，出將入相同，年壽又同，而公贏其一。故余謂公，今之潞公也。夫明興，秉銓之臣不知其幾矣，而譚者率推三原王公。王公信社稷臣，乃其於丘文莊何斷斷也。公處茂苑、婁江、新安諸公間，有壎篪而無枘鑿，甚者以其身代爲受射而不悔，此可不謂之長者哉！公嘗語太僕：「吾願爲蕭何之舉曹參，呂蒙正之薦夷簡，若褚遂良譖劉洎，陸敬輿短竇參，吾實不能。」嗟夫，公之不可及，蓋在此矣。其壽考功名得全於天人，有以也。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夢山存稿》四卷。又卷三〇：《檄餘錄》六卷。

《明史・藝文志四》　楊巍《夢山存稿》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存家詩稿》　八卷。明楊巍撰。巍字伯謙，號夢山，海豐人。嘉靖丁未進士。累官吏部尚書。贈少保。事蹟具《明史》本傳。【略】士禎嘗選訂其詩爲三卷，屬謝重輝刻之。今未之見。此卽鄒觀光刪定之本，猶全集也。

謝東山

《盛明百家詩・謝中丞集》　蜀射洪謝君東山，字少安，號高泉子。嘉靖辛丑進士，仕至巡撫山東都御史。與予仕路參差，邈無面晤，然每因聲致予。歲庚申，霽寰吳子從東省過予，言高泉託以金幣徵文甚切，及別，揚舲徑去，迄今不知所謂。予久欲傳其詩，遠莫能致，僅得東遊數篇，梓存家塾，以識平生。聞高泉慷慨負奇節，篤於交游，博雅好古，駸駸不倦，殆所欲觀而不可得者。無錫俞憲識。

《明詩紀事》戊籤卷二一引《明詩統》　高泉子曾裒輯昭代律詩爲集，所作亦沖雅可喜。

又引《劍閣芳華集》　東山慷慨負奇，博雅好古。嘗得易酒法，歸射洪造釀，甚美，蜀人謂之「謝酒」。蜀撫軍饒景輝有詩云：「射洪春釀今仍在，一語當年重品題。獨有少陵知此味，也應隨酒入新詩。」

又陳田按　少安督黔學時，取貴州宣慰司訓導張道所輯《貴陽圖經》刪正之，釐爲十二卷，乞楊升庵爲序。又輯明七律詩二十九卷。其《七星軒夜坐》詩云：「酒酣抵掌青天月，詩就揮毫《白雪》篇。」又《哭楊升庵》詩云：「昆明池上木蘭橈，一幕青天映錦袍。」頗有豪氣。　東山字少安，射洪人。嘉靖辛

丑進士，歷貴州提學副使。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有《近譬軒集》、《黔中小稿》。

《千頃堂書目》卷二　《中庸集說啓蒙》一卷。　又卷八：《貴陽圖考》二十六卷。　又卷二三：《近譬軒集》四十卷，《近譬軒詩抄》四十卷，《黔中小稿》。　又卷三一：《明近體詩抄》二十九卷。　又卷三二：《近譬軒詩話》四卷。

《明史・藝文志一》　謝東山《中庸集說啓蒙》一卷。　又《藝文志二》：《貴陽圖考》二十六卷。　又《藝文志四》：《謝東山文集》四十卷，《明近體詩鈔》二十九卷，《謝東山詩話》四卷。

許邦才

《藝苑卮言》卷七　于鱗《與子與書》云：「許殿卿《海右集》屬某中尉爲序，不佞嘗欲畀諸炎火。」乃周公瑕亦曰：「是既已不能禁其傳，然不可以欺智者，亦唯任之。」

《皇明詩選》卷一三　轅文曰：于鱗亟稱殿卿，其《梁園集》殊不稱，絕句差快意。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邦才，字殿卿，歷城人。嘉靖癸卯解元，官永寧知州，遷德周二府長史。隆慶初，相周藩。六年，周王崇易序其詩曰《梁園集》，魯藩觀熅曰：「殿卿與李于鱗同調相唱和，氣格不逮，然于鱗詩多客氣，而殿卿溫厚或過之。」殿卿與于鱗相友善，著《海右倡和集》，因于鱗以聞於當世。今之尊奉濟南者，視殿卿直附驥之蠅耳。而齊魯間之論乃如此。于鱗與人書云：「殿卿《海右集》，屬某中尉爲序。不佞嘗欲畀諸炎火，元美亦以爲然。」一時文士護前樹黨，百年而後，海內人各有心眼，于鱗亦無如之何也。

《靜志居詩話》卷一四　殿卿如銳頭年少，騁獵平原，耳後生風，鼻頭出火。長歌有云：「長卿慕人千載前，何似與君俱少年？子雲慕人千載後，何似與君俱白首？」爽氣殊倫，令張正言爲之，不過此也。王元美贈詩云：「是

丑進士，歷貴州提學副使。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有《近譬軒集》、《黔中小稿》。

《千頃堂書目》卷二　《中庸集說啓蒙》一卷。　又卷八：《貴陽圖考》二十六卷。　又卷二三：《近譬軒集》四十卷，《近譬軒詩抄》四十卷，《黔中小稿》。　又卷三一：《明近體詩抄》二十九卷。　又卷三二：《近譬軒詩話》四卷。

《明史・藝文志一》　謝東山《中庸集說啓蒙》一卷。　又《藝文志二》：《貴陽圖考》二十六卷。　又《藝文志四》：《謝東山文集》四十卷，《明近體詩鈔》二十九卷，《謝東山詩話》四卷。

許邦才

《藝苑卮言》卷七　于鱗《與子與書》云：「許殿卿《海右集》屬某中尉爲序，不佞嘗欲畀諸炎火。」乃周公瑕亦曰：「是既已不能禁其傳，然不可以欺智者，亦唯任之。」

《皇明詩選》卷一三　轅文曰：于鱗亟稱殿卿，其《梁園集》殊不稱，絕句差快意。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邦才，字殿卿，歷城人。嘉靖癸卯解元，官永寧知州，遷德周二府長史。隆慶初，相周藩。六年，周王崇易序其詩曰《梁園集》，魯藩觀熅曰：「殿卿與李于鱗同調相唱和，氣格不逮，然于鱗詩多客氣，而殿卿溫厚或過之。」殿卿與于鱗相友善，著《海右倡和集》，因于鱗以聞於當世。今之尊奉濟南者，視殿卿直附驥之蠅耳。而齊魯間之論乃如此。于鱗與人書云：「殿卿《海右集》，屬某中尉爲序。不佞嘗欲畀諸炎火，元美亦以爲然。」一時文士護前樹黨，百年而後，海內人各有心眼，于鱗亦無如之何也。

《汴河守凍》　《皇明詩選》卷一三：舒章曰：能以唐人之法行目前意。

《國史經籍志》卷五　許邦才《梁園集》四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許邦才《海右集》□卷、《梁園集》四卷。　又卷三一：許邦才、李攀龍《海右倡和集》六卷。

《明史・藝文志四》　許邦才《梁園集》四卷。

宋弼《山左明詩鈔》卷一四　邦才字殿卿，號空石，歷城人，嘉靖癸卯鄉試第一人，官永寧知州，終周府長史。所著有《海右》、《梁園》二集。　《山東通志》云：　有《瞻泰樓集》。

梁辰魚

論述

綜論

屠隆《梁伯龍鹿城集序》 伯龍爲人，長身嶽嶽，氣韻蕭疎，家貧晏如，翛然物外。所至山林褐博、王侯貴介無不爭致伯龍。伯龍入戶，把臂爲驩而已。譬如海鷗野鶴，時或近人，而終不依人。故其爲詩，當其綢繆間，多情語；當其蕭散間，多曠語。總之，玄霜絳雪，非世所常珍，余於是而益歎吳風之亶厚也。夫草木之華，必歸之本根，文章之極，必要諸人品。延清洪涊，君子賞其文而薄其人，襄陽清遠，則此道益貴也。伯龍既長麗情，復多曠度，身有八尺之軀，而家無百畝之產，入媚其妻子，而出傲其侯王。故天壤間，何可無斯人，何可無斯語。

王世貞《贈梁伯龍長歌後》 往年伯龍登泰山，以長歌千三百言見示，余戲作此歌答之，中多吳兒俚語，久不復記憶。今年冬，伯龍出佳紙，索余重錄一過。豈謂余嘻笑謾語亦成文章耶？然伯龍藝益高，名益起，而窮日益甚，時時避人褸行，意長者之駮猶故也。書畢，不覺失笑唾紙。

王驥德《曲律》卷四 散曲絕難佳者。【略】陳秋碧、沈青門、梁少白、李日華、金白嶼時有合作處，然較之元人，則彼以工勝，而此以趣合。長套亦惟是陳秋碧、梁少白最稱爛熳。陳起句「兜的上心來」、「薄倖太情雜」等，皆不成語。梁無此等累句，而陳時得一二致語。顧二君疵類，自爾不少。他即稍有可觀，而腔韻不合者，又不足數也。

又 近之爲詞者，【略】南則金陵陳大聲、金在衡，武林沈青門，吳唐伯虎、祝希哲、梁伯龍，而陳、梁最著。【略】陳、梁多大套，頗著才情，然多俗意陳語，伯仲間耳。

《曲品》卷上 伯龍負薪吳市，儲史鼸池。相如之病茂陵，王粲之客荆楚。麗調喧傳於《白苧》，新歌紛詠於青樓。

《顧曲雜言·南北散套》 此外吳中詞人，如唐伯虎、祝枝山，後爲梁伯龍、張伯起輩，縱有才情，俱非本色矣。

又《填詞名手》 近年則梁伯龍、張伯起，俱吳人，所作盛行於世，若以《中原音韻》律之，俱門外漢也。

又《梁伯龍傳奇》 崑山梁伯龍辰魚，亦稱詞家，有盛名，所作《浣紗記》，蓋其生嘉、隆間，正七子雄長之會，崇尚華靡。弇州公以維桑之誼，盛爲吹噓，且其實於此道不深，以爲詞如是觀止矣，而不知其非當行也。以故吳音一派，兢爲剿襲。

又 張伯起小有俊才，而無長料。其不用意修詞處，不甚爲詞掩，頗有二二眞語、土語，氣亦疏通；毋奈爲習俗流弊所沿，一嵌故實，便堆砌軿輳，亦是倣伯龍使然耳。今試取伯龍之長調靡詞行時者讀之，曾有一意直下而數語連貫成文者否？多是逐句補綴。若使歌者於長段之中，偶忘一句，竟不知從何處作想以續。總之，與上下文不相蒙也。

《衡曲麈譚·作家偶評》 張伯起素喜梁伯龍博雅擅場，《吳越春秋》善述史學而不平實，且賓白工緻，具見名筆，第其失在冗長；若《江東白苧》一辭，讀之有學士風，張伯起評以「擲地金聲」，殆非虛語。

《梅花草堂筆談》卷五 梁伯龍風流自賞，修髯美姿容，身長八尺，爲一時詞家所宗。艷歌清引，傳播戚里間。【略】獨詩文不敵古人，駢贍而已。今日得刻稿於其從孫雪士，雖不盡讀，覽其品目，多勝游名侶，居然不俗。

《靜志居詩話》卷一四 梁辰魚，字伯龍，崑山人。【略】雅善詞曲。所譔《江東白苧》，妙絕時人。時邑人魏良輔，能喉囀音聲，始變弋陽海鹽故調爲崑腔，伯龍填《浣紗記》付之。王元美詩所云：「吳閶白面冶游兒，爭唱梁郎雪豔詞」是已。【略】傳奇家曲別本，弋陽子弟，可以改調歌之，惟《浣紗》不能。固是詞家老手，詩律猶未細，粗能駢贍而已。

《明詩紀事》乙籤卷二　伯龍詞曲稱名家，詩亦有麗藻。

《今樂考證・著錄六・明院本》　曹爾堪云：吳中前輩如張伯起改定《紅拂》，梁伯龍重編《吳越春秋》，未嘗不膾炙騷壇，然其所填詞，淺易流便，大都在里優酒旗歌扇之間耳。

《江東白苧・小序》　曲之興也，發舒乎性情而節宣其欣戚者也。自習於道聽者，俚而不文，偏於炫博者，窒而弗達，失之均矣。梁伯子多宋玉之微詞，慕向長之遠遊，觸物感懷，紓情吊古，宮商按而凌風韻生，律呂協而擲地聲作，不俚不窒，雖落索數語，靈瓏百言，有不足謝者。吳中好事編集成帙，題曰《江東白苧》，將梓以傳。攜以相示，予感夫知音者稀，而喜其予善之切，視彼甘包魚而易家丘者，不侔也，爲之題其端而歸之。

又《後記》　按梅邨《琵琶行》云：「百餘年來操南風，竹枝水調謳吳儂。里人度曲魏良輔，高士墳詞梁伯龍。北調猶存止絃索，朔管胡琴相間作。盡失傳頭誤後生，誰知卻唱江南樂。」證以竹垞之說，知崑曲淵源實由茲始。三百年來，霑被後生，不可謂非特立獨行之士已。此集多小令，間雜套數，雅裁麗製，含思宛轉，宜乎被之絃管，有令人淒動心脾者。

《小說考證》卷三引《曲苑叢談》　《漁磯漫鈔》曰：崑山有魏良輔者，始造新律爲崑腔，梁伯龍獨得其傳。著《浣紗記》傳奇，盛行於時。潘景升有《聽曲詩》云：「《白苧》尚能調魏曲，紅牙原是按梁詞。」又《白下逢梁伯龍感舊》云：「一別長干已十年，塡詞贏得萬人傳；歌梁舊燕雙棲處，不是烏衣亦可憐。」

分論

《南遊篇》　王世貞《贈梁伯龍序》：伯龍示我《南遊篇》，奇哉，然多慷慨憂生之感。

《鹿城集》　屠隆《梁伯龍鹿城集序》：「崑陽蓋有梁伯龍云：『伯龍少時好爲新聲，是天下之絕麗。』余聞而太息。以彼其才，令力追大雅，上可東阿、蕭統，下不失爲王江陵、李王孫。而胡乃自比都尉，侈爲豔歌，是以龍驥捕鼠也。近始得其古近體讀之，儁才豐氣，往往合作，益大欣賞，其始一何皮相也。故知名姝國色，冶容則冶，素面則素；朱絃白雲，房中則房中，郊廟則郊廟，何不宜哉。

《咏蛺蝶》　王驥德《曲律・論咏物第二六》：咏物毋得罵題，卻要開口便見是何物。不貴說體，只貴說用。佛家所謂不即不離，是相非相，只於牝牡驪黃之外，約略寫其風韻，令人髣髴中如燈鏡傳影，了然目中，卻捉摸不得，方是妙手。【略】他如祝京兆《咏月》、陶陶區《咏雁》、梁伯龍《咏蛺蝶》等，非無一二佳語，只夾雜凡俗，便是不成片段。

《浣紗記》　《三刻五種傳奇總評》：《浣紗》尚矣，匪獨工而已也，且入自然之境，斷稱作手無疑。《曲品》卷下：《浣紗》羅織富麗，局面甚大，第恨不能謹嚴。中有可減處，當一刪耳。他作有《紅線》劇及《江東白苧》散詞，俱佳。　王驥德《曲律・論須識字第一二》：至於字義者，尤須考究。作曲者往往誤用，致爲識者訕笑。如梁伯龍《浣紗記》「金井水紅花」曲「波冷濺芹芽，溼裙靸」，靸字，法用平聲。然靸，箭袋也。若衣衩之衩，屬去聲。【略】然伯龍不獨《浣紗》，散套《歸仙洞》「荊棘抓裙衩」又爾。【略】又《浣紗》「劉潑帽」曲「娘行聰俊還嬌倩，勝江南萬馬千兵」。不知倩有二音，一雇倩之倩，作清字去聲讀，一音茜，即「巧笑倩兮」之倩，言美也。此曲字義，當作茜音，今卻押庚青韻中，即童習時《論語》亦不記憶，何淺陋至此。《論襯字第一九》：又《琵琶記》「三換頭」，【略】《浣紗》卻字字效之，亦是無可奈何。【略】故知《浣紗》之不韻，殊謬也。《論劇戲第三〇》：傳中緊要處，須重著精神，極力發揮使透。如《浣紗》遺了越王嘗膽及夫人採葛事，紅拂私奔，如姬竊符，皆本傳大頭腦，如何草草放過！若無緊要處，只管敷演，又多惹人厭憎：皆不審輕重之故也。《論引子第三一》：引子，須以自己之腎腸，代他人之口吻。蓋一人登場，必有幾句緊要說話，我設以身處其地，模寫其似，卻調停句法，點檢字面，使一折之事頭，先以數語該括盡之，勿晦勿泛，此是上諦。【略】《浣紗》如范蠡而曰「尊王定霸，不在桓、文下」，施之越王則可，越夫人而曰「金井轆轤鳴，上苑笙歌度，簾外忽聞宣召聲，忙蹙金蓮步」，是一宮人語耳。只苧羅山下一引頗佳，中「春風無那」，卻不可解，餘俱非腐則漫。《論賓白第三四》：賓白，亦曰「說白」。有「定場白」，初出場時，以四六飾句者是也。有「對口白」，各人散語是也。【略】對口白須明白簡質，用不得太文字；凡用之、乎、者、也，俱非當家。《浣紗》純是四六，寧不厭人。《論落詩第三六》：落詩，亦惟《琵琶》得體。每折先定下古語二句，卻湊二

語其前，不惟場下人易曉，亦令優人易記。自《玉玦》易詩語爲之，於是爭趨於文。邇有集唐句以逞新奇者，不知喃喃作何語矣。用得親切，較可。如《浣紗》范蠡遇西施折，用「芙蓉脂肉綠雲鬟」一詩，所謂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雜論第三九上》：劇戲之道，出之貴實，而用之貴虛。《明珠》、《浣紗》、《紅拂》、《玉合》，以實而用實者也。《雜論第三九下》：詞隱論北詞，謂《朝天子》一調，自《龍泉記》出，而此曲失眞。《浣紗》「往江干水鄉」盛行，而此曲盡晦。卻取《太和正音譜》所收張小山「癭杯玉醅」一首爲譜。其詞「飽似伯夷」一句係失調，不如《中原音韻》所收「早霞晚霞」一首爲確。蓋《浣紗》實倣《龍泉》，較原調多著襯字，其聲尙可考見也，今並列於此。元人《題廬山朝天子》云：「早霞晚霞，妝點廬山畫。仙翁何處鍊丹砂？一縷白雲下。客去齋餘，人來茶罷。歎浮生，指落花。楚家，漢家，做了漁樵話。」《浣紗・朝天子》云：「往江干水鄉，過花溪柳塘，看齊齊綵鷁波心放。鼕鼕疊鼓，起鴛鴦一雙，戲清波浮輕浪。青山兒幾行，綠波兒千狀，渺茫渺茫渺渺茫。趁東風蘭橈畫槳，蘭橈畫槳，採蓮歌齊聲唱。」南人爲北詞，而失其本調者，卽此曲可類見矣。余頃與孫比部談及此調，比部指摘《浣紗》陰陽之舛。余因字字分別陰陽，並盡用律中諸禁，作《春遊詞》一闋。鬱藍生序刻以傳好事者，今存別本。然爲法苛刻，益難中之難。要以遊三尺之中，而不見一毫勉強，乃佳。若一爲界限所拘，讀去礙口，便非高手也。《曲論》：梁伯龍（辰魚）作《浣紗記》，無論其關目散緩、無骨無筋、全無收攝，卽其詞亦出口便俗，一過後便不耐再咀；然其所長，亦自有在：不用春秋以後事，不裝八寶，不多出韻，平仄甚諧，宮調不失，亦近來詞家所難。獨一最可笑，而人不知：吳、越之在當時，稱王久矣，王則車馬、服御、位號、稱呼儼然一天子矣，故有郊臺，有柴望，夫差、勾踐亦偃然不復知有周天王矣，而胥、嚭、種、蠡稱曰「主公」，何也？孟子在梁，稱惠王曰「王好戰」，不聞主公惠王也，在齊稱宣王曰「今王發政施仁」，不聞主公宣王也，此何異三家村童子不知厥父稱呼，而曰「我家老子」也，陋甚矣。《曲論附錄》：邑人孫氏又有名孫柚者，亦有才情，常取司馬長卿以琴心挑文君事作傳奇，名《琴心記》，亦俊逸可喜。【略】第頭腦太亂，腳色太多，大傷體裁，不便於登場；曲亦時有未叶，以故反不若梁長《浣紗》之傳。《五雜俎》：新出雜劇，若《浣紗》、《青衫》、《義乳》、《孤兒》等作，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則看史傳足矣，何名爲戲？《雋區》：傳奇當以張伯起爲第一，若《紅拂》、《竊符》、《灌園》、《祝髮》四本，巧妙悉敵。次則推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合》，當與《琵琶》、《西廂》分路揚鑣。《秦淮劇品》：曲引之有呼韻，自趙五娘之呼「蔡伯喈」始也，而無雙之呼「王家哥哥」，西施之呼「范大夫」，皆有悽然之韻。《雨村曲話》卷下：曲不欲多，白尤不欲多駢偶。如《琵琶》黃門諸篇，業且厭之，而屠長卿《曇花》白終折無一曲，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盒》終本無一散語，其謬彌甚。《菉猗室曲話》：《雨村曲話》云：梁伯龍《浣紗》，終本無一散語。【略】又云：「曲始於元，其修飾詞章，塡塞故實，了無干涉貴當行不貴藻麗。蓋作曲自有一番材料，其生嘉、隆間，正七子雄長之會，詞尙華靡。弇州於此道不深，徒以維桑之誼，盛爲鼓吹，不知非當行也。」按崑曲創始，伯龍首作，格調旣異，自不得純律以元曲，此又當分別言之者也。《曲話》卷三：《浣紗記》第十三折之「虞美人」、第十五折之「浪淘沙引」，皆竊古人名詞，改易數字。雖與本曲情節相同，按之原詞，究多勉強。其十三折「羈囚石室」，以間一曲爲一日，關目尤欠分明也。吳梅《浣紗記跋》：（存目）。

《紅線傳》《顧曲雜言・雜劇》：梁伯龍有《紅線》、《紅綃》二雜劇，頗稱諧穩，今被俗優合爲一大本南曲，遂成惡趣。《劇說》卷二：《湧幢小品》云：「《紅線》雜劇，乃梁伯龍所著，今時所用。不知胡懋禮已先之，更勝於梁。」《金陵瑣事・曲品》：胡懋禮有《紅線》雜劇，最妙。同時吳中梁辰魚亦有《紅線》雜劇，膾炙人口，較之懋禮者，當退三舍。《書影》卷四《紅線傳》：「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斜月在林。」四語何等冷勁，而下接云：「忽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謀。」便是村學究語。乃知爲文單行者易工，而儷偶者難妙也。《遠山堂劇品・紅線》：秀婉猶不及梅叔《崑崙劇》，而工美之至，已幾於金相玉質矣。

《無雙傳補》《遠山堂劇品・無雙傳補》：伯龍心遜天池《明珠》之作，而獨於王之會採蘋也，以爲詳略未當，增五百餘言，仍是《浣紗》整麗之筆。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辰魚，字伯龍，崑山人。以例貢爲太學生。身長八尺有奇，虬鬚虎顴，好輕俠，善度曲，囀喉發響，聲出金石。崑有魏良輔者，造曲律。世所謂崑山腔者自良輔始，而伯龍獨得其傳。著《浣紗》傳奇，上客禮之，卽命優人演其新劇爲壽。每遇佳句，輒浮大白酬之，梁亦豪飲自快。演至《出獵》，有所謂「擺開擺開」者，屠厲聲曰：「此惡語，當受罰。」蓋已預儲洿水，以酒海灌三大盂。梁氣索，強盡之，大吐委頓，次日不別竟去。梨園子弟喜歌之。儻蕩好游，足跡遍吳、楚間，欲北走邊塞，南極滇雲，盡覽天下名勝，不果而卒。同里王伯稠贈詩云：「達人貴愉生，焉顧一世譏。伯龍慕伯興，狗情良似癡。彩毫吐豔曲，燁若春葩開。斗酒清夜歌，白頭擁吳姬。家無儋石儲，出外年少隨。去暉愛推奬，此道今所稀。」

乾隆《崑山新陽合志》卷二四 梁辰魚，字伯龍。長八尺有奇，疎眉虬髯。曾祖紈，父介世，以文行顯。而辰魚好任俠，不屑就諸生試，作《歸隱賦》，以例貢太學。嘉靖間，七子皆折節與交。【略】喜酒，盡一石弗醉。著有《江東白苧詞》二卷。

光緒《崑新兩縣續修合志》卷三〇 梁辰魚，字伯龍，泉州同知紈曾孫。父介世，字石重，平陽訓導，【略】不屑就諸生試，勉游太學，竟亦弗就。營華屋招來四方奇傑之彥。嘉靖間，七子皆折節與之交。尙書王世貞、大將軍戚繼光特造其廬，辰魚於樓船簫鼓中，仰天歌嘯，旁若無人。千里之外，玉帛狗馬，名香珍玩，多集其庭。而擊劍扛鼎之徒，騷人墨客、羽衣草衲之士，無不以辰魚爲歸。【略】尤喜度曲，得魏良輔之傳，轉喉發音，聲出金石。其風流豪舉，論者謂與元之顧仲瑛相彷彿云。

紀事

作家逸事

《梅花草堂筆談》卷八 往見梁伯龍教人度曲，爲設廣牀大案，西向坐，而序列之兩兩三三，遞傳疊和，一韻之畢，觥斝如約。爾時騷雅大振，往往壓倒當場，其後則顧靖甫，掀髯徵歌，約束甚峻，每瞋翕而不敢動。伯龍已歿，靖甫豈可多得。梁雪士將詣白門，來別，輒與瑞卿按拍竟日，甚有愧予之不知其事。

《顧曲雜言・梁伯龍傳奇》 《浣紗》初出時，梁遊青浦，屠緯眞爲令，以已預儲洿水，以酒海灌三大盂。梁氣索，強盡之，大吐委頓，次日不別竟去。

作品本事

《劇說》卷二 《譚輅》云：「《紅線》一傳，雖《虞初》之談，其說本於《淮南》楚將子發事。友梁伯龍據其傳作院本。」

又 《紅線記》，亦梁伯龍編。其本事爲《紅線傳》，唐楊巨源譔。（案：本篇撰人，應爲袁郊，收入《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五，下注出《甘澤謠》。）行文濃麗，爲唐人小說之最。辰魚此曲，極稱諧穩，然明人沈德符已云被俗優合《紅綃》爲一齣，名曰「雙紅」，遂成惡趣。近世傳本亦極少矣，可惜也。楊傳人人知之，茲撮其略。

《小說考證》卷三引《花朝生筆記》 《紅綃記》，明梁伯龍編。其事蓋本於唐段成式之《劍俠傳》，間亦稍涉點竄，則小說家之體例然也。今節錄《崑崙奴》篇，用資印證。

《古典戲曲存目匯考・紅綃女手語傳情》 本事出裴鉶《傳奇・崑崙奴傳》。宋、元戲文有《磨勒盜紅綃》。

著録

《重訂曲海總目・明人傳奇》梁伯龍《浣紗記》。又**《明人雜劇》**梁伯龍《紅線女》、《紅綃》，右二種梁伯龍作。**《曲目新編・明人雜劇》**《紅線女》、《紅綃記》。又**《明人傳奇》**《浣紗》，梁伯龍作。**《今樂考證・著錄三・明雜劇》**梁伯龍二種：《紅線女夜竊黃金合》、《紅綃妓手語傳情》（一作《崑崙奴》）。又**《著錄六・明院本》**梁辰魚一種《浣紗》。**《鳴野山房書目》卷三**樂府彙九本：【略】《江東白苧》。**誦芬室叢刊《江東白苧後記》**《江東白苧》二卷、續二卷，明梁辰魚撰。【略】《盛明雜劇》尚有伯龍所作《紅線女》、《紅綃》二種。此集多小令，【略】因獲舊帙，令錄子重寫付刊。環翠堂本有雙調《春怨》，錄爲補遺。**《傳奇彙考標目》**梁辰魚【略】《浣紗》（當時此曲傳播海外）。**《明代傳奇全目・浣紗記》**（存目）

藝文

王世貞《贈梁伯龍》（存目）

又《嘲梁伯龍》吳閶白面冶游兒，爭唱梁郎雪豔詞。七尺昂藏心未保，異時翻欲傍要離。

徐中行《贈梁伯龍》（存目）

雜録

《古今譚概・梁伯龍》梁伯龍《浣紗記》成，一浙友謔之曰：「君所編吳越滅，得無自折便宜乎？」梁笑曰：「苧羅之美，吳人嘗之。如此便宜，固亦足矣。」

《顧曲雜言・南北散套》近代南詞散套盛者，【略】如梁少白「貂裘染」，乃一揚州鹽客眷舊院妓楊小環，求其題咏。曲成，以百金爲壽。

《梅花草堂集・崑腔》魏良輔別號尚泉，居太倉之南關，能諧聲律，轉音若絲。【略】梁伯龍聞，起而效之，考訂元劇，自翻新調，作《浣紗記》、《吳越春秋》及《江東白苧》諸曲。又與鄭思笠精研音理，唐小虞、陳棋泉五七輩雜轉之，金石鏗然。譜傳藩邸戚畹金紫熠爚之家，而取聲必宗伯龍氏，謂之崑腔。張進士新勿善也，乃取良輔校本，出青於藍，偕趙瞻雲、雷敷民與其叔小泉翁，踏月郵亭，往來唱和，謂之南馬頭曲。其實稟律於梁，而自以其意稍爲均節，崑腔之法，莫能易也。其後懋仁、靖父兄弟皆能入室，間嘗爲門下客解說其意。茂仁有陳元瑜，靖父有謝含之，爲一時登壇之彥。李季膺則受之思笠，號稱嫡派。

《顧曲麈談・原曲》南曲套數，至無一定。然自梁伯龍《江東白苧》詞後，其聯絡貫串處，又似有一定不可更改之處。

《劇話》卷下《西施浣紗記》劇，按羅點《聞見錄》：「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而附會也。」《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西子江令隨鴟夷。」杜牧乃有此句。考《越絕書》：「越王勾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實未言浣紗也。

鄭若庸

《曲品》卷上虛舟落拓襟期，飄颻踪跡。侯生爲上座之客，郗郎乃入幕之賓。買賦可索千金，換酒須酣一石。【略】綺思靈心，各擅風流之致；寄踪賦感，共標游戲之奇。如張，如鄭，尤所服膺【略】。允爲上之中。

《顧曲雜言・拜月亭》《拜月亭》之外，余最愛《繡襦記》中鵝毛雪一折，皆乞兒家常口頭話，鎔鑄渾成，不見斧鑿痕跡，可與古詩「孔雀東南飛」、「唧唧復唧唧」並驅。余謂此必元人筆，非化治間人所能辦也。後問沈寧庵吏部，

云果曾於元雜劇中見之。恨其時不曾問得出自何詞。余所見鄭元和雜劇凡三本，俱無此曲。

《靜志居詩話》卷一四　鄭若庸，字中伯，崑山人。有《蛣蜣集》。　中伯曳裾王門，妙擅樂府，嘗填《玉玦詞》以訕院妓，一時白門楊柳，少年無繫馬者。羣伎患之，乃醵金數百行薛生近兗，作《繡襦記》以雪之，秦淮花月，頓復舊觀。承平勝事，雖小堪傳。今之秋兔寒鴟，想像昔年之酒旗歌扇，良足豔也。《秋涉》詩云：「蒼山崔巍照秋渚，紅樹離離夕陽渡。行人涉水更看山，馬足凌兢來復去。雲際人家望欲迷，松關蘿徑隔烟扉。山僧卧穩西巖寺，時有鐘聲落翠微。」

《曲海疏證》四《明人傳奇部》　《玉玦》、《大節》、《繡襦》三種，鄭若庸撰。（案：若庸字中伯，號虛舟。崑山人。早歲以詩名，趙康王聞其名，走幣聘入鄴。客王父子間，王父子親逢迎接席與交賓主之禮。於是海内游士爭擔簦而之趙，以中伯與謝榛故也。康王薨，去趙，走清源，年八十餘始卒。詩名《蛣蜣集》。或謂《繡襦記》中滎陽生，即其自寓。此外尚有《五福記》一本。）

薛近兗

《曲話》卷二　《繡襦記》傳奇、《曲江池》雜劇，皆鄭元和、李亞仙事也。元和之父曰鄭公弼，爲洛陽府尹；《繡襦記》作鄭儋，爲常州刺史：各不相符。《曲江》之張千，即《繡襦》之來興。《曲江》以元和授官縣令，不肯遽認其父；《繡襦》則謂以狀元出參成都軍事，父子萍逢。兩劇雖屬冰炭，要於曲義無關。惟亞仙刺目勸學一事，《繡襦》極意寫出，《曲江》概不叙入，似乎疎密判然。第雜劇限於四折，且正名以「李亞仙花酒曲江池」爲題，似此閒筆，亦可無庸煩縷也。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　薛近兗，字百昌，江蘇武進人。萬曆進士，歷官浙江、河南布政使，以清介絶俗聞。

又　《繡襦記》：《曲錄》著錄。明萬曆間刊本，明萬曆間慶雲蕭騰鴻原刊本，明萬曆間文林閣刊本，明萬曆間李卓吾評本，明末汲古閣原刊本，明末

梁有譽

論　述

綜　論

李攀龍《五子詩・梁公實》　梁生起南海，負氣何倜儻。北交中原士，徘徊得吾黨。高名豈宿著，一朝奮鴻響。時俗既淆濁，振衣念獨往。禮法難爲工，局促向天壤。王喬可等期，服食理非枉。引領還羅浮，願言稅塵鞅。俯視大河流，逶迤浮雲上。盛衰隨物化，世情自鹵莽。吾意當告誰，黄金妬偃仰。

《藝苑卮言》卷五　梁公實如綠野山池，繁雅勻適；又如漢司隸衣冠，令人驚美，但非全盛儀物。

又　梁公實如貧士好古器，非不得一二醒眼者，政苦難繼耳。

《詩藪續編・國朝下》　公實於諸子最早成，律尤溫厚縝密，但氣格微弱。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　梁公實（名有譽。）諸體較諸子爲少，而入錄者多，疑後人刪選。七言古亦較諸子爲勝，但未盡工耳。

又　公實七言律，如「上谷風塵通大漠，居庸紫翠落層巒。」「北海波濤三島近，西山樓閣五雲凝。」「青海月明胡馬動，黃榆風急皂鵰寒。」「坐令鳴鏑侵周甸，不見封泥守漢關。」「龍沙旌閃胡塵斷，鹿塞笳鳴漢月流。」「狐塞天低橫殺氣，雁山秋早動邊聲。」「天闊高臺招駿去，風生大漠射鵰來。」「人間漫憶衡山中，如杜祁公入里社，儻鼓囂煩，獨抒靜賞，居然有公輔之度。

《詠懷》（明月鑒重幃）《明詩選》卷四：神情遠，音節舒。公實立七子自不迫。宗子相輩，戛手戛髯，正其無心無目。全賴一結之深，彼七子者，到此便一直去，悻悻然窮日之力。

《詠懷》（漢武伐匈奴）《明詩評選》卷四：本詠李陵，看蜿蜒而來，十二句後始出，後不復結回，局度從《大雅・生民》等篇來。崆峒、滄溟不知有此，遽云古道在我，慚惶慚惶。

《詠懷》（燭龍騰遐輝）《明詩評選》卷四：起興廣大深至，唯漢人能之，若不辨此胸次，無勞《詠懷》。

《詠懷》（昔遊黃金臺）《明詩評選》卷四：諸篇唯此彷彿阮公，遂爾神肖。不求肖者肖必神，方是擬議，方是變化，于鱗未免忽然。須看他轉處不粘，句雖蒼直，意度自遠。宗、吳、徐、謝輩，一條老鼠尾相似，正是羅隱、杜荀鶴家行貨耳。《明人詩鈔正集》卷一〇：有俊氣。

《秋懷》（空庭木葉下）《皇明詩選》卷四：舒章曰：秀削可念。《明人詩鈔正集》卷一〇：秀淨不入繁縟。

《秋日謁陵眺望》《皇明詩選》卷一二：舒章曰：傷時蘊藉。

《燕京感懷》（塵塞戈鋋血未乾）《皇明詩選》卷一二：舒章曰：傷時蘊藉，不露劍拔弩張習氣，猶存開天藉。《明人詩鈔正集》卷一〇：感時之作，不露劍拔弩張習氣，猶存開天風格。

《黃司馬清泛軒》《明詩評選》卷四：一片鎔合。

《送羅山甫還潤州》《皇明詩選》卷一二：轅文曰：秀而不弱。

《吳宮》《明詩歸》卷四：鍾云：才人詩，多使學問，使學問，便近肥癡。此雖亦使學問，却出之空清，如雲行玉立，弱不勝衣，故愛而錄之。

《明詩評選》卷六：喝起後平叙，不立疆畛。

《夜宿清遠江口》《明人詩鈔正集》卷一〇：結句意存諷諭，得風人體。

《春日病起得家書悵然有感》《明人詩鈔正集》卷一〇：「日長似小年」，本閒適語，用在客裏，頓增凄惻。

《漢宮詞》《明詩評選》卷六：縱橫時事中，無往不微中，無往不生色。

分論

《詠懷》《皇明詩選》卷四：卧子曰：《詠懷》諸作，清音遐亮。轅文曰：靜夜清絃，靡靡可聽。《明三十家詩選》：梁崇一云：「樂府神韻。」

末以宮怨收，方是宮詞，始覺前三聯皆所謂「別有歡娛」也。結構雅妙如此。

《厓門弔古》《明詩評選》卷六：此種題目詩，更無着議論處，一犯卽屬不親，不但腐也。一色用沒骨畫，自然愴人。

《秋日謁陵眺望》《明詩評選》卷六：就地曲寫，韻外得韻，亦復沉雄整麗，正不知有「萬里」「中原」、「天高」「日麗」、「銀漢」「仙宮」也。

《暮春病中述懷》《明詩評選》卷六：如此乃可許之壯。錢世儀精神滿腹，原非夯也。如謝榛詩「檄出漢中鴉作陣，角吹嶺上馬嘶聲」，徐中行詩「芙蓉劍口星文亂，霹靂車前殺氣橫」，宗臣詩「青山一戰殘鼙鼓，落日千家泣綺羅」，但夯而已，何壯之有？壯者如駿馬，纔踶地卽過；夯者如笨水牯，四蹄入泥一尺。晚唐末流，有羅隱、李山甫、胡曾者，皆夯貨也，宗、謝輩正是渠老牸下犢子身。公實屈與噲伍，未嘗不爲三歎。

《豐城道中》《明三十家詩選》：梁崇一云：「初唐風格。」

《于鱗與子相元美過訪共懷謝山人茂秦》《明三十家詩選》：梁崇一云：「名重句寫出四溟小影。」

《暮秋登鎮海樓》《明三十家詩選》：梁崇一云：「柳花似夢與行舟似客游，同一樣筆墨。」

《閨懷》《明三十家詩選》：梁崇一云：「壯亮。」

《東林寺》《明詩評選》卷七：清不激。

《歲暮集黎惟仁樂芝山房》《詩最》：淡中有致。

《越江曲》《明詩評選》卷八：可賦、可興、可比。

傳記

歐大任《梁比部傳》 嶺南在國初稱五先生詩，嘉靖中蓋有梁比部云。梁比部者諱有譽，字公實，南海人也。父世驃，以進士爲御史，轉福建按察僉事，有風憲名。公實質顥貌古，童時日誦數千言，長益湛思博覈，自六經以逮百氏外家小史，靡不研究。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厭訓詁括帖語，與余及陳紹文、吳旦、黎民表、陳冕、梁孜、梁民懷、梁柱臣講業於黃先生所，以古詩文共相劘切，尤砥礪行誼，海內學士大夫往往誦余嶺南詩。癸卯舉於鄉。庚戌成進士，當銓注輒稱病後期，及乃授比部郎，朝夕曹署，明清單辭，審視柽拳，大司寇以下咸重之。貴臣以讒論死下獄，雖不貸於法，意悲憐之，爲之洗沐，左右皆感慨泣下。獄中一囚爲一權力者所惡，當公實亭讞時，欲其文致成獄，竟不從，頌繫寬釋之。邊人少時被虜入漠，逮長奔歸，偵者得之，以爲間諜，訊得其情，竟宥其死。治獄務平反文無害，省中稱長者。居曹日無事，得以博綜遼學，多所譔著，求當於古作者，不屑爲今人詩。請沐輒從謝山人榛、宗考功臣、吳舍人國倫、同舍郎李攀龍、王世貞、徐中行唱和爲樂，都人無不標目七子焉。旅食三年，蕭然一室，歛避權貴無所造謁。袁州當國，建安爲冢宰，聞其才子，計致門下，遜謝不往。居比部歲餘，卽上疏謝病歸，奉母太孺人，婆娑家園，課兩弟，有兆有貞，學皆成三，梁始競爽矣。構拙清樓以居，左右唯太史公書、杜少陵集，扃戶吟哦，罕通賓客，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諸請頌功德者，恆以病辭。郡中少年伺其閑燕，駕逼出游，終不得一幸臨況也。修復粵山舊社，招邀故人，相與發憤千古之事，見余《南粵賦》、《秦關銘》、《任嚣城》、《趙陀墓》諸篇，喟然曰：「吾黨狂簡，亦斐而成章矣！」於是作《詠懷》十五詩，社中人自以爲不及也。陳紹文、黎民表、梁孜與公實游白雲蒲磵，巾舄所臨，翱翔八極，所賦有一死生、齊物我意。已而遺書約余游羅浮，曰：「丈夫生當龍蠖，豈能局促效轅下駒？上世之士蜚遯雲霞，覽輝千里，胡輓近世一以獵纓彫組刺肥策堅之爲能也。天下健者已目睹矣，孰使子骯髒而倚門爲？朱明之天將支茅焉。夫山林皐壤，文藻之淵府也，足下能有意乎！」時余隱西樵，不克偕公實東行。未至羅浮而返，一疾竟卒，年三十六。有《比部集》八卷行於世。子逢登，郡學諸生，世其家。歐大任曰：柱下有云：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公實一仕卽已，豈卑娥蓬累爲名高乎！彼其學無所不闚，直以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成一家言。樹不朽之聞於斯世，得矣。千古在前，將旦暮遇之。其生也有涯，其知也無涯，孰能以靈光太玄爲子雲文考恨哉！公實雅不欲名，然名者實之賓也。顧今海內，誠人人知梁比部矣。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有譽，字公實，順德人。嘉靖庚戌進士，授刑部主事。與謝榛、李攀龍輩結社，稱五子。以念母，移病歸里，與黎民表約游羅浮，觀滄海日出。海颶大作，宿田舍者三夕，意盡賦詩而歸，中寒病作，遂不起，年三十六。公實少師事黃才伯，從游最久，通籍後始復與王、李結

社。其爲詩，詞意婉約，殊有風人之致。王元美《詩評序》云：「梁率易，寡世好，尤工齊梁，近始幡然悔之。」而公實作五子詩，首謝榛，次李攀龍，蓋公實甫入社，卽移病去，又捐館舍最早，雖參預七子、五子之列，而於其叫囂剽擬之習，薰染猶未深也。

《明三十家詩選》初集卷六下 有譽，字公實，廣東順德人。少恬靜好學，與歐大任、黎民表並游香山、黃佐之門。

紀事

《漢宮詞》 《明詩紀事》己籤卷二：永陵好道，方士多進房術。陶世恩進小涵丹，陶倣進九白兜肚香袍，劉文彬進經驗仙舟，王兆先進百花酒以煖丹田，申世文進天水生元丹，高守中進三元丹，陶仲文進先丹鉛，梁指甲進徽王載淪女癸鉛，又參議顧可學進童男女溲所煉秋石，皆房術也。王弇州《西苑宮詞》「只緣身作延年藥，憔瘁春風雨露中」，詞旨顯露，不如公實《漢宮詞》「蓬宮別有歡娛處，春色人間總未知」，尤爲婉而多風也。

藝文

李攀龍《送公實還南海》 梁生偃蹇誰與倫？梁生偃蹇無與倫。爲郎十月不厭意，上書乞歸南海濱。文章往往迕時好，富貴安得嬰其身。獨存肝膽論交者，一一凌雲作賦人。憶昨擊筑飲燕市，酒酣以往氣益振。黃金之臺空嶙峋，華陽之館誰爲薪。駒駼騄耳俱良馬，劍客博徒皆俊民。梁生徐生情最親，宗生王生詩更新。經過但坐歌白雲，罷曲彷徨若有神。揮毫夜夜搖星辰，襟期矯矯何能馴。梁生此事成萬古，欲別牽裳遂具陳。羅浮之山何崔嵬，下臨莽蒼波濤開。維舟跋浪長鯨出，倚杖垂天大鳥來。北望中原寥廓哉！飛厓坐攬百粵色，羣峰黝渺行風雷。梁生之廬搆烟霧，千尋薜荔青摧頹。有時高咏反招隱，巖壑無人秋雨哀。尉佗椎結本趙俠，陸賈縱橫一漢才。丈夫有遨在龍蠖，還能與世相徘徊。梁生何爲終蒿萊？梁生愼勿終蒿萊。

雜録

費元祿《國朝儒林贊・梁有譽》 公實玄邈，伊惟文獻。比部何加，銓曹匪願。顧謂友生，予其肥遯。琴尊自娛，文史尚論。惠風渙水，丹榮施蔓。鏤腸九迴，繡舌三寸。貯妙帝江，結芬楚畹。流落海隅，曜奇鍾萬。求名得名，抑又何怨。

《盛明百家詩・梁比部集》卷首 梁比部有譽，字公實，號蘭汀居士，釋褐於嘉靖庚戌歲。余素未識其人，識其人於藝苑中，蓋負英涵峻發之才，而歸於清通自得之趣者，惜不幸殀死。

《四溟詩話》卷三 梁比部公實曰：崔塗《歲除》詩云：「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觀此羈旅蕭條，寄意言表。全章老健，乃晚唐之出類者。戴叔倫《除夜》詩云：「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此聯悲感久客，寧忍誦之！惜通篇不免敷演之病。

徐渭

論述

綜論

虞淳熙《徐文長集序》 余始知文長囊有此士，奉文長居然南面王矣。當是時，文苑東坡臨御；東坡者，天西奎宿也。自天墮地，分身者四：一爲元美身，得其斗背；一爲若士身，得其燦眉。一爲文長身，得其韻之風流，命之磨蝎：袁中郎晚降，得其滑稽之口而已。借光壁府，散煒布寶。四子之文章，元美得燔豕用膠之法，若石得供石作字之法，文長得模書雙雕並搏之法，而中郎得醞釀眞乙酒之法。取以調劑諸子，獨推文長，文長遂爲第一，迨評選傳眞爲第一矣，無聞而駭詫者矣。第燒豬了元，和墨潘衡，不甘僵死，藉令展天屏，遮天溷，接文長之末光，亦十六星之分身也。異日穎出於囊，有利無鈍，人各媚其主耳，不乃有南北朝乎？是余之調劑諸子也。奎形似擇茅，金當夾礫，而百琲之珠，連貫沓來，無畏之石，針堅立破。英雄氣大，織神，每在人意中攘脆爭可，巧迸口頭，必不能出者，而文長一語喝下，題事了然。讀其四六，在黛眉淡骨之間，讀其隱字對偶諸技，以天成者佳，以人勝者遜；通方言者佳，以越語者遜。總之靈異立成，爪牙皆矗。予斷以龍鬼精怪之文，起文長而署之，應以牘受，爲我楚舞，飲八斗而醉二參也。

陳勳《讀徐渭集》 胡少保雄桀人，有踞洗慢罵之風，顧獨知徐渭。渭眞以意氣文章高視出其上，李白、蘇軾之流也。張太史出渭於厄，與陸與繩、盧柟事何異？韓文置破篦中數百年，歐陽子發之，一日復重天下。袁中郎得渭文於殘燈敗楮，尙不及百年。以三者皆快事也。渭之狷褊睚眦，至殺數卒數僧，似忠於胡公，然非山人事。胡公敗而渭佯狂數自戕，豈其中亦有所不安與？晚益猜忌，至殺妻，幾不免。文士披猖至此。中郎傳渭，獨盛稱其詩。渭詩得之中晚，間沿長吉、子瞻，以工與趣勝耳。至其文章，搆意造語，眞得太史、昌黎之法，自歐、蘇外，鮮有窺其際者，謂明一人可也。渭生與七子、毘陵、晉江相值，都無交往，詩牘見集中者，獨罵于鱗一詩，爲謝榛出氣耳。豈渭視一世空無人，意不屑屑，抑東海僻遠，又諸生賤與？或其人於世所稱主文柄者，不能俯出游其間，而時方高譚秦、漢、盛唐，其體格弗合也。居又僻在越，以故知之者少。然其文實有矩尺，詩又深奧。古之窮士渭，殊可怪。讀渭文，惟恐其盡，惟恐其不多，詩似不爾。

陳師範《徐文長佚草序》　跡其生平所作詩書及畫，超然皆有逸致。惜稿本散佚，未得窺全豹爲憾。乙丑春王月，承藥庵沈君招飲，談次間出其所藏《文長佚草》十卷見示。歸而尋繹其句，有所謂傳誌、書銘及畫贊、論醫、聯語等類。奧衍古峭，別開境界，文如其人，宜當時胡公聞之悅服，英主一見心傾。身雖未顯，名自千古。

黃昌衢《徐文長詩小序》　詩學傳天地間，標新領異而愈工，苟徒拾前人所餘，雖炊金饌玉，亦將化而爲塗飯塵羹。在昔退之、長吉、義山、東野、浪仙、玉川諸詩人，方其生時，必有一磊塊具性分中，後發之於情，流爲音響，至歷劫不可遏滅，皆此物也。徐文長性中有一磊塊者，爲人既大異庸衆，其文其書其畫無不異，而詩爲尤異於古作者。既能空諸所有，亦能實諸所無，意匠心思，新新不盡，譬之眞仙鍊藥，任取人世草木沙石，入其爐鼎，皆成神丹，較昔諸詩人，又別生一氣韻矣。後來若公安、若竟陵，皆祖述之，然皆遠不及，豈非天才難強爲哉！婺江黃昌衢識。

《明詩歸》卷四　鍾云：文長詩倚才信筆，出之雜遝，雖時有異響，却不無敗筆。求其全首風雅而不雜俚語者，亦不多得。僅選三首，亦可概文長之生平矣。

《明文授讀》卷二八　先夫子曰：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其文俱有至情，叙次□句，無不精到。夫震川之文淡，或落於時文；文長之淡，淡而愈濃。嘉靖間大作手。　又曰：天池文有法度，得《史》、《漢》之體裁，但未底於美大耳。崛強自負，不屑入弇洲、太函之牢籠，而當世隨聲附和之徒，亦無有能道之者。水落石出，究竟天池之光芒不可掩。嗟呼！藝苑之中，亦有娼嫉。

《薑齋詩話》卷下　王子敬作一筆草書，遂欲跨右軍而上。字各有形埒，不相因仍，尚以一筆爲妙境，何況詩文本相承遞耶？一時、一事、一意，約之止一兩句；長言永歎，以寫纏綿悱惻之情，詩本教也。【略】劉伯溫、楊用修、湯義仍、徐文長有純淨者，亦無歇筆。

賀貽孫《詩筏》　徐文長七言古，有李賀遺風。七言律雖近晚唐，然其佳者，升少陵、子瞻之堂，往往自露本色。惟五言律味短，而五言古欠蘊藉。集中詼語俊語，學之每能誤人，此其所病。然嘉、隆間詩人，畢竟推爲獨步。近日持論者，貶剝文長，幾無餘地，蓋薄其爲諸生耳。諺云：「進士好吟詩。」信哉！

《古夫于亭雜錄》卷一　《中州集》詩「石鼎夜吟詩句健，奚囊春醉酒錢粗」，豪句也，然不如南唐「吟憑蕭寺旃檀閣，醉依王家玳瑁筵」，風調嫻雅。予向謂徐文長詩欠雅馴者以此。

《帶經堂詩話・衆妙門四・押韻類》引《居易錄》　予少喜徐渭詩句「椎牛千罇外，騎象百蠻中」。昔使蜀，有詩三百餘篇，凡四押蠻字，云：「秋河落百蠻」，「飛鳥入南蠻」，江山眞萬里，雨雪到諸蠻」，「客心爭歲暮，猶自滯烏蠻」。及使粵，又有句云：「髻從五嶺白，山入百蠻青。」後有談者，未知可追蹤文長否耳？

又《記載門五・書畫類下》引《香祖筆記》　徐渭墨芍藥一軸甚奇恣，上有自題云：「花是揚州種，瓶是汝州窯。注以東吳水，春風鎖二喬。」字亦怪醜。予少喜渭詩，後再讀乃不然，只是欠雅馴耳。

《靜志居詩話》卷一四　文長詩原本長吉，間雜宋元流派，所謂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者。其自評云：「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然詩文未免繁蕪，不若畫品，小塗大抹，俱高古也。」

《龍性堂詩話續集》　文長五言律，初無佻纖詭靡之習。如《入京》云：「鳥啼御溝柳，象散閣門花。」《贈鴻臚》云：「碧柳深高館，紅雲近侍臣。」《新晴》云：「風雲留宿雨，花草踏晴泥。」《入燕》云：「紅葉淮流舫，黃塵沛縣騶。」《園林》云：「高樓烟欲暮，遠岫雪將晴。」《芹芽》云：「暖風來燕子，寒於美大耳。崛強自負，不屑入弇洲、太函之牢籠，而當世隨聲附和之徒，亦食伴棠梨。」《紅戰袍》云：「春籠香共疊，夜帳火俱明。」《過宋陵》云：「過客悲山鳥，王孫種墓田。」《假磬》云：「特懸孤磬在，時扣萬山虛。」《寶刀》云：「海泛防龍合，天陰聽鬼愁。」又：「縑絨結蠻女，鐵色照並州。」此等語中郎皆着實激賞，何減三唐！

又　文長七言清新之句，如《送人鎮川貴》云：「秋浦送人歌《白苧》，夜郎吹笛待青蓮。」《送方阜民公子》云：「客裏經春花作伴，酒中連日雨留行。」《觀海》云：「千山見日天猶夜，萬國浮空水自平。」《與王山人》云：「平原自有三千客，門下聊同十九人。」《露筋祠》云：「畫壁已殘春社雨，靈風時滿夜歸旗。」瑰麗之句，如《贈李都司》云：「寶刀雪暗桃花血，鐵鎧風輕柳葉衣。」又：「團花韝韐搜春日，細柳旌旗拊髀年。」《壽吳宣府》云：「笑引雙椎胡女拜，傳呼萬帳令公來。」詠物精緻之句，如《萬綠叢中紅一點》云：「青樓百座

迎桃葉，翠袖傾宮捧太眞。」《雞聲》云：「韻飄籬外風遙應，頸漲花前繡愈圓。」《畫魚》云：「接得羽書知破賊，爛柯山上正圍棋。」又云：「帳下共推擒虎將，江南「雙彎鐙底羅鞋窄，都在空中粧翠寒。」《賣磬》云：「莊舄戀鄉聲自舊，金人辭只數義烏兵。」少保命刻石。詞有《菩薩蠻》咏鞋，《鵲踏花翻》咏走馬妓，諸選漢淚長流。」皆載之。（明詩紀事）

《覯齋詩談》卷六　文長五絕，脆甜爽口，但不如唐人味長。　皆題畫詩也，須求其意於筆墨外。

又　文長七絕居勝，有鍊語，有豪語，有風流蘊藉語，有頹唐自放語，有黯然情至語，可分別領其趣。　文長五、七言絕句令人快，要是晚唐高手。

又　題畫七絕，畫作眞會，法本少陵鷹馬諸篇。　此等詩全在立意高，體物細。

又　力盡於設色，更無神韻。（五排）鸚鵡眼係直度兩眶，人可洞視。「琥珀鑽松窾，琉璃釘扇紗。」極切，却是小家數。　徐君排律，只是堆鈔手，氣骨卑弱，華藻反成累。　有裝裹而無性情，非所望於名手也。　排律不學杜法，便是村裏衲襖，市上煎糕。

又卷八　文長雖不喦摹蘇詩，流派却已同歸，學者辨之。

盧世淮《徐文長三集序》　文長詩不今不古，實可孤行，自堪命代！　乃不當其達，擁高座，列食客，嚮落蟻承，聲蜚蠅和，順風之呼，自氣遠而聲宏，能不沾沾於李長吉，夫長吉又沾沾何人耶？　文長此處未免通蔽相妨。

《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存目五・路史》　詩文已幺弦側調，不入正聲。至考證之功，益爲疎舛。是編蓋其雜記之冊。王士禎《香祖筆記》嘗議其不知險糜爲漢縣，而妄云唐時高麗貢墨，以糜膠和松煙，謂之險糜。

《明詩紀事》己籤卷一七陳田按　文長詩如秋高木落、山骨棱棱，又如潦盡潭清、荇藻畢露。惟恃才放逸，涉怪涉俳，又爲袁中郎所賞識，致來詆諆。余特爲洗眉刷目，去其怪者俳者，而文長之眞詩出矣。文長之言曰：「人有學爲鳥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鳥有學爲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鳥之衡哉？　今之爲詩者，何以異是？　不出於己之所自得，而竊於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體，某句似某人。此雖極工逼肖，而已不免於鳥之爲人言矣。」可謂快論。

《歷代詞話》卷一〇　徐文長爲胡少保幕客，掌書記。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莫敢仰視。文長戴敝烏巾，衣白布澣衣，非時直闖門入，長揖就坐，奮袂縱談。幕中有急需，召之不至。夜深開戟門以待，偵者還報，徐秀才方自醫耳。文長九歲能屬文，十歲倣揚雄《解嘲》作《釋毀》，爲諸生時提學薛方山異之，置第一，判牘尾曰：句句鬼語，長吉之流也。

府，命作《白鹿表》，世宗大賞之，旬日間傳誦殆徧。爲古文辭語必驚人，茅鹿門、唐荆川皆師事焉。少保被逮，文長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刺耳，深數寸，不死。爲人猜而妒，殺其後妻，坐法繫獄，以援者力獲免。晚歲絕穀十餘載，積書數千卷，斥賣殆盡。常自言吾書第一，詩次之，文次之，畫又次之，識者許之。陶石簣曰：吾鄉文士著名者，前惟陸務觀，後惟徐文長。袁中郎曰：有明以來，一人而已。

《曲品》 天池湖海豪才，烟霞仙品，壯託元龍之傲，老同正平之狂。著書而問字旗亭，度曲而振聲林木。

又 徐渭天池。山陰人。上品：徐山人玩世詩仙，驚羣酒俠。所著《四聲猿》，佳境自足擅長，妙詞每令擊節。

王驥德《曲律》卷四 徐天池先生所爲《四聲猿》，而高華爽俊，穠麗奇偉，無所不有，稱詞人極則，追躅元人。

又 客問今日詞人之冠，余曰：「於南詞得二人：曰吾師山陰徐天池先生，瓌瑋濃鬱，超邁絕塵。《木蘭》、《崇禎》二劇，刳腸嘔心，可泣神鬼。惜不多作。」

《四聲猿》明代延閣本評語 《漁陽三弄》：此惡因果也，不但爲陰司話靶，有幻想未必有快議，有快議未必有卓句，唯《漁陽三弄》交備焉，能使人憤喜畢集，悲壯兩乘，文之淫人，一至於此。《翠鄉一夢》：惡業相尋，終墮苦趣，得月明叫醒，消磨多少氣色，回頭方丈者，不可無此一喝。《替父從征》：木蘭固女中之奇男子，但不明示二軍，竟謂雄之可以雌冒也。文越俗越佳，是其力大處。《辭凰得鳳》：無雕飾穿鑿之工，而字字挾珠璣璜碧之貴，的是大方手筆。

《四聲猿》《徐文長文集》袁宏道評語 《狂鼓史漁陽三弄》：語氣雄越，擊壺和築，同此悲歌。《玉禪師翠鄉一夢》：似偈似諢，妙合自然。《雌木蘭替父從軍》：蒼涼慨慷，堪題畫屏。《女狀元辭凰得鳳》：詞華繡豔，似女士風流。

《顧曲雜言》 惟徐文長渭《四聲猿》盛行，然以詞家三尺律之，猶河漢也。

《遠山堂劇品·漁陽三弄》（北一折） 此千古快談，吾不知其何以入妙，第覺紙上淵有金石聲。

又《翠鄉夢》（南北二折） 邇來詞人依傍元曲，便誇勝場。文長一筆掃盡，有明一人，此有激之言，非公論也。若評在雅宜、徵仲之上。

鍾人傑《〈四聲猿〉引》 文長終老縫掖，蹈死獄，負奇窮，不可遏滅之氣，

得此四劇而少舒。所謂峽猿啼夜、聲寒神泣，嬉笑怒罵也，歌舞戰鬬也，僚之丸、旭之書也，腐史之列傳、放臣之《離騷》也。顧其詞風流則脫巾嘯傲，感慨則登樓悵望，幽幻則塚土荒魂，刻畫則地獄變相，較之漢卿、實甫作喁喁兒女語者，何啻千里？

《天放道人〈四聲猿〉序》 夫文長，曠世逸才也。其所著《四聲猿》，若《狂鼓史》之恢豪，《玉禪師》之玄幻，《黃崇嘏》、《花木蘭》之雄才、俠節，疇不異其筆傳而墨肖者。嗟嗟！《漁陽》意氣，泉路難灰，世人假慈悲學大菩薩，而勤王斷國之徒，多在塗脂調粉之輩。此文長所爲額蹙心痛者乎？是以淋漓腐紙間，如長吉囊中，鄴侯架上，古而瓦棺篆鼎，奇而海市闤婆，勇而風檣陣馬，貴而赤球碧璜，感而寒烟荒樹，幽而深巖曲澗，清素而落梅飛雪，悲淒而嘯鬼啼神，恨怨而頹垣陊殿、梗莽邱隴，怪誕而龍光蛇化、鯨呿鼇擲，蓋誠得乎君臣父子夫婦之正大快言之。而《玉通》一劇，尤其宗風之衍矣。宗子相曰：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鳳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爲檮杌。想徐氏以文章持世，甚赫矣，而傳奇雖海錯一臠，安在非聖世鼓吹名教云。

澹道人《〈四聲猿〉原跋》 評《四聲猿》竟，投筆隱几，悄恍間有若朗吟杜陵「聽猿實下三聲淚」句者，驚躍狂叫曰：異哉！此余所未及評者也，其殆天池生之靈歟？然聽猿淚下，非獨杜陵云然，《宜都山水記》有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衣。」《荆州記》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則猿嘯之哀，即三聲已足墮淚，而況益以四聲耶！其託意可知已。每值深秋岑寂，百慮填膺，試挾是編，睹其悲涼憤惋之詞，想其坎壈無聊之況，骨竦神悽，淚浹巫峽，可待猿啼，誠有如天池生之命名者。若夫花月閒宵，琴尊自適，展讀是編，爽氣謖音，幽異之致，橫翔軼出，令我心曠情怡，不禁起舞，則又如聞天池生中夜嘯呼，羣鶴相應也。至其抑奸即以揚善，戒淫即以啓悟，獎勇即以振懦，憐才即以厲頑，爲勸爲懲，似有過二十一史。故將擬爲晴空之霆擊，清夜之鐘鳴，豈僅爲猿嘯之哀而已哉！讀《四聲猿》者不特宜玩其詞，更當辨其聲耳。

又《〈四聲猿〉引》 至於《四聲猿》之作，俄而鬼判，俄而僧妓，俄而雌丈夫，俄而女文士，借彼異蹟，吐我奇氣，豪俊處、沈雄處、幽麗處、險奧處、激宕處，青蓮、杜陵之古體耶？長吉、庭筠之新聲耶？腐遷之史耶？三閭大夫之《騷》耶？蒙莊之《南華》、金仙氏之《楞嚴》耶？寧特與實父、漢卿輩爭雄長，爲明曲之第一，即以爲有明絕奇文字之第一，亦無不可。

槃譚《〈四聲猿〉原跋》 《四聲猿》好處却被澹園居士一口說盡，惹得天華紛紛欲墜，那許餘人饒舌。以我看來，演舊案爲新，就迷途起覺者，都是禪機。即雌英雄、女學士爭奇千載，無非是如來變見，激厲羣生。讀《西廂記》可悟道，讀《四聲猿》不更可悟道耶？居士批閱是書，全得是意，但襟懷落落，文采翩翩，俗士不識耳。我嘗謂澹園居士不愛逃禪，種種行事暗合如來心地。即此一編，金光透露。

西寧子長公《〈四聲猿〉原跋》 余讀澹道人《僊嵓記》，心眼至慧，夢寐通靈，不獨文章奇絕，而實獲麟生之兆。觀其佳嗣岐嶷特出，望而知爲奇男子云。道人生平喜讀奇書，又最賞徐山陰《四聲猿》，稱其抑奸戒淫，獎勇憐才。山陰故已另闢洞天，道人且爲山陰大開生面，知己僅石公也哉！厥聲相感，眞足動天地而變日星矣。道人直與山陰振衣巫峽顛，中夜猿聞，英雄淚落。千載賞心，當在流水高山之外。

李廷謨《敘〈四聲猿〉》 吾鄉文長先生，骯髒徒深，抑鬱誰語，躭情墨矢，淫意筆津，其所作《四聲猿》，黑闇地獄，裸體敲槌，數落得曹丞相入地無門，越顯出禰先生上天有路。然銅雀臺空，英雄氣盡，猶仗判官擡舉，還到陰司闊綽。紅蓮一宿，誰餂其吞？不記石牛生象，木女孕嬰；諸佛從此出世，還要筋斗蜻蜓。柳囊投窶，試翰彗山。筩中藥味，豈能暫出而恆存大地；庖下金剛，豈能穿斲不壞？還錢償債，生死輪迴，甚而瞽智眼鑠眞覺，致使元帥旌旗，換得臙脂枕席；狀元官帽，掇在紅粉骷髏。女握男符，衆將官那能分黑白；鳳遭□偶，兩狀元畢竟有雌雄。翻轉陰陽，倒騰奸直。便是禰正平被曹瞞罵一頓，柳刺史鑽入和尚肚裏，花狀元、黃將軍調頭做作，摺腳模糊也不見得。何必借中着鬼，夢裏覓針哉！嗟嗟，野賓夜嘯，山冷月飛，水顯石哭。而文長以驚魂斷魄之聲，呼起睡鄉酒國之漢，和雲四叫，痛裂五中，眞可令渴鹿罷馳，癡猿息弄，雖看劍讀騷，豪情不減。予竊擬古自命，曰數日不讀《四聲猿》，覺舌本間強，因得劉海日先生評點而出之梓。

王思任《批點玉茗堂牡丹亭敘》 往見吾鄉文長批其卷首曰：「此牛有萬夫之稟。」雖爲妒語，大覺頫心。而若士曾語盧氏李恆嶠云：「《四聲猿》乃詞場飛將，輒爲之唱演數通。安得生致文長，自拔其舌！」其相引重如此。

《酹江集・狂鼓史漁陽三弄》眉批引孟稱舜語 文長《四聲猿》於詞曲家爲

創詞，固當別存此一種。然最妙者，《禰衡》、《木蘭》兩劇耳。《翠鄉夢》係早年筆，微有嫩處。而《女狀元》晚成，又多率句。曾見其改本，多有所更定。至《女狀元》，云當悉改，近無心緒，故止。是知作者亦未盡慊，與予所見，殆略同也。

卓珂月作孟子塞《殘唐再創》雜劇小引　作近體難於古詩，作詩餘難於近體，作南曲難於詩餘，作北曲難於南曲。總之，音調、法律之間，愈嚴則愈苦耳。北如馬、白、關、鄭，南如荊、劉、拜、殺，無論矣。入我明來，塡詞者比比，大才大情之人，則大愆大謬之所集也，湯若士、徐文長兩君子其不免乎？

徐翩《盛明雜劇・序言》　今之所謂南者，皆風流自賞者之所爲也。今之所謂北者，皆牢騷骯髒不得於時者之所爲也。文長之曉峽猿聲，暨不佞之夕陽影語，此何等心事！

《賴古堂集》卷二三　青藤自言書第一，畫次；文第一，詩次；此欺人語耳。吾以爲《四聲猿》，與草草花卉俱無第二，予所見青藤花卉卷皆何樓中物。惟此卷命想著筆，皆不從人間得。湯臨川見《四聲猿》，欲拔此老之舌，季宴。若夫《貨殖》寄嘆於家貧，《說難》稱孤於口吃，謫仙銷骨於《清平》，髯檟下生見此卷，欲生斷此老之腕矣！吾輩具有舌腕，妄談終日，十指如懸槌，寧不愧死哉！

毛宗崗評本《三國演義》第二十四回總評批語　讀徐文長《四聲猿》，有禰衡罵曹操一篇文字，將禰衡死後之事，補罵一番，殊爲痛快。

《罪惟錄》卷一八《湯顯祖傳》　海若初見徐山陰《四聲猿》，謾罵此牛有千夫之力。

鄭板橋《濰縣署中與舍弟第五書》　憶予幼時，行匣中惟徐天池《四聲猿》、方百川制藝二種，讀之數十年，未能得力，亦不撒手，相與終焉而已。世人讀《牡丹亭》而不讀《四聲猿》，何故？

《今樂考證・著錄三》　王伯良云：「先生《四聲猿》，故是天地間一種奇絕文字。《木蘭》之北，與《黃崇嘏》之南，尤奇中之奇。」袁中郎宏道云：「《漁陽弄》劇語氣雄越，擊壺和筑，同此悲歌。」

姚華《曲海一勺》　至於文心極巧，藻思不羣，或反正以居奇，或翻無以爲有。卽軼常而示變，仍鑿空而歸眞，事或可疑，情原近是。凡以化彼羣蒙，則棘喉多矣。一、四唱者俱宜花面，無已，王之妻或姑用旦角，而其花面鳴其孤憤。振徇路之鐸，代遒人而爲師；雪覆盆之冤，權宰官以司判。不僅則以厥夫代之，蓋縱妻終非俊物也。一、四事雖分四齣，而穿插埋照俱各

有致，觀者亦未宜草草。

分論

《長干行》《覲齋詩談》卷六：中郎借作《竹枝》體，此中大有界限，仔細認取。

《燕京五月歌》《覲齋詩談》卷六：「石榴花發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雲。」撰句高人數等。

《燕京歌》《覲齋詩談》卷六：質中帶諧，又是一種。此都不可學，恐無其老，得其俚。

《上谷歌》《覲齋詩談》卷六：放手之作，須看他老氣處。

《畫菊》《覲齋詩談》卷六：「身世渾如拍海舟，關門累月不梳頭。東籬蝴蝶閒來往，看寫黃花過一秋。」有情無情，都入墨妙。

《水仙》《覲齋詩談》卷六：「杜若青青江水連，鷓鴣拍拍下江烟。湘夫人正蒼梧去，莫遣一聲啼竹邊。」直是唐音。有此詩，水仙神理盡矣。鷓鴣聲「行不得也哥哥」，正與去蒼梧相左，故用「莫」字入妙。

《風鳶圖》《覲齋詩談》卷六：詩另是一派，不必論品格。本畫也，都作實寫，取寄興而已。中有感慨語，有寄託語，有謔語，又有傳異即景語，分別領之。此調最難學，正如袒背王公，坐而櫛沐，修飾不事，其森秀之氣，自不可掩。

《雪粉團》《覲齋詩談》卷六：「北斗垂天錦帳橫，景陽催妾未雞鳴。燈昏鏡暗粧無準，糝粉過眉與鼻平。」前後字字相應，此爲妙手。第一句、第二句總爲三、四句作地步，此法宜知。

《荷》《覲齋詩談》卷六：七首，題畫荷卻不作繪事想。蓋畫理入神，由幻傳眞；詩思入神，得情忘相。此最爲難到。

《扇中雙蝶》《覲齋詩談》卷六：「美人將扇撲，搨得一雙痕。」是眞是幻，請下參。（五絕）

《楊妃春睡圖》《覲齋詩談》卷六：如此熟題，看他設色遣調，蒼沉老辣，故是作家開生面處。（七古）

《杜鵑花》《覲齋詩談》卷六：本是花，却就鳥上起義，古人多如此。「煙雨艷陽天，山花發杜鵑。」工於發端。（五律）

《五色鸚鵡》《覲齋詩談》卷六：《黃鸚鵡》，襯染極工，不傷大雅。

《嚴先生祠》《皇明詩選》卷九：轅文曰：五六妍靜，結有高致。

《懷陳將軍同甫》《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結調深永。

《綠牡丹》《覲齋詩談》卷六：「漢水鴨頭教作帔，隴山鸚鵡未呼人。」切而雅。

《爲子微題鷓鴣圖》《覲齋詩談》卷六：「對啼江岸霜初歇，獨聽扁舟草正芳。」離對法，得之杜家。

《寄沈子》《覲齋詩談》卷六：「兩月歸家不出門，谿邊荷葉大如盆。不知近到西湖上，更大如盆有幾根？」眞朴如話，不俚不俳，自是高手。押韻以穩爲難，穩則意暢而語新。

《雪牡丹》《覲齋詩談》卷六：「銀海籠春冷茜濃，松煤急貌不能紅。太眞月下胭脂頰，試問誰曾見影中？」詩思畫髓，迸入三昧地。

《魚蝦螺蟹之作》《覲齋詩談》卷六：放情自恣，卻好。

《抱琵琶偶竚蕉陰美人》《覲齋詩談》卷六：此詩近唐調，贊畫得其神。

《邊詞》之四《覲齋詩談》卷六：「立馬單盤俯大荒，提鞭一一問戎羌。健兒只曉黃台吉，大雪山中指帳房。」「提鞭」字有身分，「一一問」喚「只曉」。亦是口頭語，卻鍊得好，有情有景有聲勢，此爲塞下詩上乘。

《陰風吹火篇呈錢工部》《明詩綜》卷五四《詩話》：此美錢工部能憫國殤，召僧施食而作。「陰風吹火」八句，句句警策，具體長吉而得其骨髓者也。以下嘽緩拖沓，【略】稍爲芟易存之，結語尤索然無味。《養一齋詩話》卷六：「有身無首知是誰，寒風莫射刀傷處。」沈嘉則《凱歌》：「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偏才耳。文長詩「八月廣陵濤，一葉渡殘照」，嘉則詩「馬蹄明日天涯路，誰是燈前昨夜人」，此方有唐人意。

《清風嶺》《詩最》：此老風致不淺。說得生色。

《白燕》《覲齋詩談》卷六：映襯大雅。《續白燕二首》，雖有借色，渲染得開。（七律）

《贈徐仁卿》之二《覲齋詩談》卷六：「自造提刀偃月文，諸工圍煅焰吹雲。當時試舞猶嫌薄，鐵欐連環六十斤。」若先出末句，便沒聲勢，以此見詩人吞吐之妙。二詩得之口頭，卻不是率爾。學他不得，以無他意思也。

《天目山》之三　《覗齋詩談》卷六：「柯南一國痴螻蟻。」三字點腐成新。

《竹枝詞》　《覗齋詩談》卷六：「風前燭焰片時紅，馬首西時馬尾東。」妙處在此等句。此首是樂府正派。

《抄代集小序》　《古今小品》卷四：多少回護，而感慨不平之意自在。

《闕篇序》　《古今小品》卷四：故作詰曲以爲奇，然中實有妙理。

《讀絳州園池記戲爲判》　《古今小品》卷八：極諧極趣。

《高君墓誌銘》　《明文霱》卷一五：跌宕多風。

《代祭陣亡吏士文》　《古今小品》卷六：極得體，此關識力。

《啓諸南明侍郎》　《古今小品》卷二：蒼老流滮，於駢偶之中恢恢有地。

《答許北口書》　《古今小品》卷三：冷水一喻，妙絕千古，噫，難言之矣。

《菩薩蠻・美人纖趾》　《古今詞統》卷五：可入小言賦。末二句或作「急舞旋尖尖，花氈一餅圓」。

美人全身俱寫出。　《蘭皋明詞彙選》卷二：顧云：「千嬌」二字，並美人全身俱用畫家襯筆法，賦物得此，可無刻畫痕。

《鷓鴣天・聞張子蘁捷報》　《古今詞統》卷七：文長終於放棄，此詞爲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爲人猜而妬，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嚎囂，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爲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是也。　李云：落句悲怨，固矣。然而此君聲價自在。

《竹枝》（灣灣曲曲幾山溪）　《古今詞統》卷二：眞堪淚落。

《竹枝》（風前燭燄片時紅）　《古今詞統》卷二：「一隻相思」，巧不容說。

《鵲踏花翻・美人解》　《古今詞統》卷一一：落筆有風勢。　《蘭皋明詞彙選》卷五：顧云：柳大家作小品，率多寄旨，此詞亦當尋繹立言之意。

傳記

陶望齡《徐文長傳》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警敏，九歲能屬文。年十餘，倣揚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爲邑諸生，試屢雋。胡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詞者，招致幕府，筦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覽罷，瞠視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試爲之。」退具稿進。公故豪武，不甚能別識，乃寫爲兩函，戒使者以視所善諸學士董公份等，謂孰優者卽上之。至都，諸學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上大嘉悅。其文旬月間遍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寵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公順之，以古文負重名。胡公嘗袖出渭所代，謬之曰：「公謂予文若何？」唐公驚曰：「此文殆輩吾！」後又出他人文，唐公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耶？願一見之。」公乃呼渭偕飲，唐公深獎歎，與結驩而去。歸安茅副使坤時游於軍府，素重唐公。嘗大酒會，文士畢集，胡公又隱渭文，語曰：「能識是爲誰筆乎？」茅公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荆川必不能。」胡公笑謂渭：「茅公雅意師荆川，今北面於子矣。」茅公慙慍面赤，勉卒讀，謬曰：「惜後不逮耳。」其爲名輩所賞服如此。渭性通脫，多與羣少年昵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嚎囂，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爲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是也。　李云：落句悲怨，固矣。然而此君聲價自在。

舞旋尖尖，花氈一餅圓」。　《蘭皋明詞彙選》卷二：顧云：「千嬌」二字，並美人全身俱用畫家襯筆法，賦物得此，可無刻畫痕。

《鷓鴣天・聞張子蘁捷報》　《古今詞統》卷七：文長終於放棄，此詞爲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爲人猜而妬，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嚎囂，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爲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是也。　李云：落句悲怨，固矣。然而此君聲價自在。

《竹枝》（灣灣曲曲幾山溪）　《古今詞統》卷二：眞堪淚落。

《竹枝》（風前燭燄片時紅）　《古今詞統》卷二：「一隻相思」，巧不容說。

《鵲踏花翻・美人解》　《古今詞統》卷一一：落筆有風勢。　《蘭皋明詞彙選》卷五：顧云：柳大家作小品，率多寄旨，此詞亦當尋繹立言之意。

陶望齡《徐文長傳》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警敏，九歲能屬文。年十餘，倣揚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爲邑諸生，試屢雋。胡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詞者，招致幕府，筦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覽罷，瞠視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試爲之。」退具稿進。公故豪武，不甚能別識，乃寫爲兩函，戒使者以視所善諸學士董公份等，謂孰優者卽上之。至都，諸學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上大

渭遽手拒扉，口應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怪恨之。晚絕穀食者十餘歲，人問何居，曰：「吾嗽之久，偶厭不食耳，無他也。」尤不事生業，客幕時，有餽之洮絨十許匹者，遂大製衣被，下及所嬖私褻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即百方不得，遇窘時乃肯爲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即餒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幬荒破弊，不能再易，至藉稿寢。年七十三卒。渭爲諸生時，提學副使薛公應旂閱所試論，異之，置第一，判牘尾曰：「句句鬼語，李長吉之流也。」及被遇胡公，值比歲，公思爲渭地，諸簾官入謁，屬之曰：「徐渭，異才也，諸君校士而得渭者，吾爲報之。」時胡公權震天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者，而偶一令晚謁，其人貢士也，公心輕之，忘不與語。及試，渭牘適屬令，事將竣，諸人乃大索獲之，則彈擿遍紙矣。人以是歎渭無命，而服薛公知人焉。渭於行草書尤精奇偉傑，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概昉諸米氏云。【略】渭父鏓以龍里衛戍籍領貴州鄉薦。始至龍里也，土人譁之。鏓以教讀自晦，授童子《孝經》，故謬其讀，土人笑曰：「是不足逐也。」已而得薦，仕至夔州府同知。渭上一小物求賦，陰令童僕續紙丈餘進，欲以苦之。文長援筆立成，竟滿其紙，文三，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概昉諸米氏云。【略】渭父鏓以龍里衛戍籍領貴州鄉薦。始至龍里也，土人譁之。鏓以教讀自晦，授童子《孝經》，故謬其讀，土人笑曰：「是不足逐也。」已而得薦，仕至夔州府同知。渭上一小物求賦，陰令童僕續紙丈餘進，欲以苦之。文長援筆立成，竟滿其紙，貌脩偉肥白，音朗然如唳鶴，常中夜呼嘯，有羣鶴應焉。二子曰枚、枳。陶望齡曰：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陸務觀最善，後則文長。自古業盛行，操翰者羞言唐宋，知務觀者鮮矣，況文長乎？文長負才，性不能謹飾節目，然蹟其初終，蓋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雖未免瑕類，咸以成其爲文長者而已。中被詬辱，老而病廢，名不出於鄉黨，然其才力所詣，質諸古人，傳於來祀，有必不可廢者。秋潦縮，原泉見，彼豗喧氾溢者須臾耳，安能與文長道脩短哉！文長沒數載，有楚人袁宏道中郎者來會稽，於望齡齋中見所刻初集，稱爲奇絕，謂有明一人，聞者駭之。若中郎者，其亦渭之桓譚乎！

袁宏道《徐文長傳》 余少時過里肆中，見北雜劇有《四聲猿》，意氣豪達，與近時書生所演傳奇絕異，題曰天池生，疑爲元人作。後適越，見人家單幅上有署田水月者，強心鐵骨，與夫一種磊塊不平之氣，字畫之中宛宛可見。一夕坐陶編修樓，隨意抽架上書，得《闕意甚駭之，而不知田水月爲何人。編》詩一帙，惡楮毛書，煙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燈間讀之，讀未數首，不覺驚躍，急呼石簣：「《闕編》何人作者，今耶古耶？」石簣曰：「此余鄉先輩悲歌，意氣豪甚。與寧遠諸子游，皆兒子畜之。入京師，館宮諭邸舍。宮諭徐天池先生書也，先生名渭，字文長，嘉隆間人，前五六年方卒。今卷軸題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渭，字文清，更字文長。山陰人。【略】當是時，上方崇禱事，急青詞。當國者謂文長文能當上意，聘致之。文長知與少保有郤，弗應。【略】南游金陵，北走上谷，縱觀邊塞阨塞，屬虜營帳，貰酒悲歌，意氣豪甚。與寧遠諸子游，皆兒子畜之。入京師，館宮諭邸舍。宮諭俊俊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

碎磔吾肉！」遂病發，棄歸，楗戶不見一人。挾一犬與居，【略】宮諭死，白衣往弔，撫棺大慟，不告姓名而去。諸子追及之，哭而拜諸塗，小垂手撫之，不出一語。十年纔此一出耳。貧甚，鬻手以食，有書數千卷，斥賣殆盡。幬筵破敝，藉稿以寢。年七十三卒。文長貌修偉白晳，音朗然如唳鶴。中夜呼嘯，有羣鶴應焉。讀書好深思，自謂有得於首楞嚴、莊、列、素問、參同契諸書，欲盡斥注家謬戾，獨標新解。草書奇偉奔放，畫花草竹石，超逸有致。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有《闕編、櫻桃館》諸集。文長譏評王、李，其持論迥絕時流。文長歿，王、李之焰益熾，無過而問焉者。後三十餘年，楚人袁中郎游東中，得其殘帙，示陶祭酒周望，相與激賞，謂嘉靖以來一人。自是盛傳於世。周望序其集曰：「文長文類宋唐，詩雜入於唐中、晚。自負甚高，於世所稱主文柄者，不能俯出游其間。而時方高談秦漢盛唐，其體格弗合也。然其文實有矩度，詩尤深奧，往往深於法而略於貌。古之窮士如盧仝、孟郊、梅堯臣、陳師道之徒，所爲或未能遠過也。」中郎則謂其胸中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鐘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幽墳。微中郎，世豈復知有文長！周望作《文長傳》，謂中郎徐氏之桓譚，詎不信夫！

康熙《山陰縣志》卷二九（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湧幢小品》卷九 徐文長渭，自稱曰田水月。客胡總督，野服，具賓主禮，非時出入。一日飲酒樓，有數健卒飲其下，不肯留錢。徐密以數行馳胡公，公立命縛至，斬之，一軍股慄。

盧世淮《徐文長三集序》 文長目空一世，乃最服湯若士，至欲爲之執鞭。湯貽文長一絕句，落落耳。至《寄余瑤圃》云：「徐天池後必零落，門下絃歌之謚也。至治癸亥冬，歸德幕府官孫思榮來自完州，附郡儒韓彥舉所述《完

作品本事

《劇說》卷五 徐文長本古樂府《木蘭歌》，演爲《雌木蘭》雜劇，與《狂鼓史》、《翠鄉夢》、《女狀元》爲《四聲猿》。然《木蘭歌》不詳木蘭之所終，而徐文長則有「王郎成親」之科白。考《商邱志》，有孝烈將軍祠，在城東南營郭鎮北，一名木蘭祠。元人侯有造作《孝烈將軍祠像辨正記》云：「將軍魏氏，本處子，名木蘭，亳之譙人也。世傳：可汗募兵，孝烈痛父耄羸，弟妹皆稚騃，慨然代行。服甲冑，鞬橐，操戈躍馬，馳神攻苦，鈍剉戎陣，膽氣不少衰，人莫窺非男也。歷年一紀，交鋒十有八戰，策勛十二轉。天子喜其功勇，授以尚書。隆寵不赴，懇奏省親。擁兵還譙，造父室，釋戎服，復閨妝，舉皆驚駭，咸謂自有生民以來，蓋未見也。以異事聞於朝，召復赴闕。欲納宮中，將軍曰：『臣無媲君禮制。』以死誓拒之。勢力加迫，遂自盡，所以追贈有『孝烈』之謚也。至治癸亥冬，歸德幕府官孫思榮來自完州，附郡儒韓彥舉所述《完

志》，謂：古完廟貌凡五，今所存者四。歲遇四月八日，有司率耆士邦民，大享祀此。故太子贊善劉廷直所撰完碑：『睢陽郡南東距八十里曰營郭，即古亳方域，孝烈之故墟也，亦建祠像。土人亦以四月八日致祭，乃將軍生朝，沿習古老之云也。元統甲戌，曲陽梁君思溫、尹睢陽力贊、耆老湯德等捐己財，鬻石備工。』歸德府倅中山馬公德麟謂余言：『將軍塚廟居完城東者，所謂「月明和尚度柳翠」也。今俗傳月明和尚馱柳翠，燈月之夜，跳舞宣淫，大爲不雅。然此俗難革，爲父老者，盍敎兒童改作度柳翠之故事，劇場關目，一如《四聲猿》戲中所衍，庶幾足以垂戒而儆俗乎？《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狂鼓史漁陽三弄》《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歌代嘯》《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清風嶺》《詩最》：嶺爲王節婦不從賊，墮處壁有嚙指血書，詩一首至今猶在。

著録

《盛明百家詩・徐文學集序》既乃以文數卷遠遺，蓋同志之士，愛其文而義助成集者。予不及助，爰就集中刻其詩賦之尤者數十篇，列於明詩後編，餘文尚有待云。嗟乎，生之集信可傳矣！古所謂有文爲不朽者，其以此與？然則文傳矣，他又何計耶？隆慶己巳冬十一月朔是堂散人錫山俞憲汝成父識。

陶望齡《刻徐文長三集序》徐渭文長故有三集，行者《文長集》十六卷，《闕編》十卷；藏者《櫻桃館集》若干卷。行者板既弗善，而渭沒後藏者又寖亡軼。予友商景哲及游渭時，心許爲彙刻之，及是歎曰：「吾曩雖不言，然不可心負亡者。」遂購寫而合之，屬望齡詮次，授諸梓。【略】其書既侈，刻者文取五，詩取八。如文長者，於當代不知何如，而謂之文長一家之文信矣，信矣，故仍其始名曰《文長三集》。萬曆庚子春仲吉，翰林院編修同郡陶望齡譔，陳汝元書。

又《徐文長傳》所著《文長集》、《闕篇》、《櫻桃館集》各若干卷，今合刻之。註《莊子》內篇、《參同契》、黃帝《素問》、郭璞《葬書》各若干卷，《四書解》、《首楞嚴經解》各數篇。

黃汝亨《徐文長集序》鍾生瑞先嗜異人，常三復其集。因得中郎帳中本，

《雌木蘭替父從軍》《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女狀元辭凰得鳳》《隨園詩話》卷一五：俗傳黃崇嘏爲女狀元。按：《十國春秋》：「崇嘏好男裝，以失火繫獄。邛州刺史周庠愛其丰采，欲妻以女。乃獻詩云：『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驚，召問，乃黃使君女也。幼失父母，與老嫗同居。命攝司戶參軍，已而乞罷歸，不知所終。」今世俗訛稱女狀元者，以其獻詩時，自稱「鄉貢進士」故也。嚴冬友曰：「徐文長《四聲猿》劇，末一折爲《女狀元》，即崇嘏事。」此俗稱所始。《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玉禪師翠鄉一夢》《湖壖雜記・月明庵柳翠墓》：《跳鮑老》，兒童戲也。徐天池有《玉通禪》劇，此亦戲爾，而孤山下有玉通墓在焉，神道路側有月明庵在焉，郡城中有柳翠井，遺跡昭然，非徒戲言無據也。考紹興間，有清了、玉通者，皆高僧也。太守柳宣教履任，玉通不赴庭參，柳惡之，使紅蓮計破其戒。玉通羞見清了，即留偈四首，託生於柳，誓必敗其門風。宣教

遂喜而校刻之。武林黃汝亨序。

袁宏道《徐文長傳》 石簣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予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

王思任《徐文長先生佚稿序》 文長意空一世，寧使作我，莫可人知，絕不欲有枕中之授，亦不樂有名山之封。故所著作隨付隨佚。袁中郎從陶周望架上得其《闕篇》等集，一夜狂走，驚呼拜跪，業已梓播人間。而張文恭父子雅與文長游好，聞見既多，筆札饒辦。其孫宗子，箕裘博雅，又廣搜之，得逸稿分類如干卷。【略】是集也，經予讐閱者什三。予有搏虎之思，止錄其神光威瀋，欲嚴文長以愛文長；而宗子有存羊之意，不遺其皮毛齒角，欲仍文長以還文長。謀不同而道自合。海內願沽者衆，其必有以處茲玉也矣。

張汝霖《刻徐文長佚書序》 余孫維城，搜其佚書十數種刻之，而欲余一言弁其端。爲文長蒐佚書，故亦蒐佚事與之，使知其人果不盡於其文耳。若以文，則當吾世一中郎知者足矣，何必從千載後問揚子雲也。

陳師範《徐文長佚草序》 其佚草歷久不可磨滅；但孤本僅存，稀如星鳳，力勸藥庵君急付梨棗以公同好，是亦嘉惠士林之一助也。工既竣，爰綴數言以弁簡端。

沈德壽《徐文長佚草序》 近復於舊藏本中檢有《文長佚草》鈔本二冊，查此書於各書目無著錄，亦無刊本，眞希世之珍。矧文長公人品古今同仰，其書文詩畫尤精奇特兀。茲僅存鈔冊，遠近轉輾傳鈔，魯魚亥豕在所不免，識者憾焉。伴鶴居士陳君一見即拍手叫絕，屬付梓以公同好。余不敢秘，遂如所請以鋟版。若曰此乃文長功人，則余豈敢！爰誌崖略，以告嗜古者。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筆元要旨》一卷。 又《經籍五三》：《文長集》三十卷，《文長逸稿》二十四卷。

《千頃堂書目》卷三 《四書解》，《元抄類編》六卷。 又卷一〇：《文長自著畸譜》一卷。 又卷一二：《青藤山人路史》。 又卷一六：《分釋古注參同契》三卷。 又卷二三：《文長三集》二十九卷，《文長佚稿》二十四卷，《文長初集》十一卷，《闕篇》□卷，《一枝堂佚稿》二卷。

陸張侯《一枝堂稿序》 自石公傳文長先生，而後天下始知有文長，始知有文長之書，此陶太史所以嘆石公爲先生桓譚也。然予大父實先生眞桓譚，未束髮時，即已北面受弟子業。先生落筆，驚風雨，泣鬼神，然不甚愛惜，

沈復燦《一枝堂稿跋》 右《一枝堂稿》二卷，明陸張侯元錫輯《徐文長集》所遺而作焉。其書向有刊本，惜其鮮於流傳。嘉慶八年修《山陰志》，舅父厲沙先生曾採入「書籍」卷中。余徵鄉先生遺書，求之多年，皆不可得。適晤所親俞氏，以此本見視，因亟錄副墨存之。

《明史·藝文志三》 徐渭《路史》二卷，《分釋古注參同契》三卷。 又《藝文志四》：《徐渭詩文全集》二十九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五·徐文長逸稿》 二十四卷。明徐渭撰。此本爲其鄉人張汝霖、王思任所同選。如末卷所載優人謔、喫酸梨偈、放鷂圖偈、對聯、燈謎諸作，鄙俚猥雜，豈可入之集中。鮑照集中載字謎，恐非當時舊本，未可援以爲例。況照詞猶雅，不似渭所作「摸著無節，看著有節，兩頭冰冷，中間火熱」之類也。

又《徐文長集》 三十卷。明徐渭撰。渭有《筆元要旨》，已著錄。陶望齡作渭小傳，載渭嘗自言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今其書畫流傳者，逸氣縱橫，片楮尺縑，人以爲寶。【略】渭所著有《文長集》、《闕篇》、《櫻桃館集》三種。鍾瑞先合刻之，以成此集。又有商濬所刻，題曰《徐文長三集》者，亦即此本。前有陶望齡、袁宏道所作二傳。

又《雜家類存目五·路史》 二卷。舊本題青藤山人撰。青藤山人，徐渭別號也。渭有《筆元要旨》，已著錄。渭以才俊名一時，然惟書畫有逸氣。【略】又云中山酒、中山兎毫，並是應天府溧水縣，非古中山，亦出杜撰。今考其書，瑣事多據《事文類聚》，訓詁多據《洪武正韻》，故事多據《十七史詳節》，頗爲舛陋。甚至《檀弓》之髮指爲喪冠，《月令》之大酋指爲周禮，以暨季江爲江季，以寒具爲寒食之具，種種臆談，不可枚舉。至云劉歆字子駿，向之少子，亦記爲異聞，則更無謂矣。

又《雜家類存目八·天池祕集》 十二卷。舊本題明徐渭編，武林孫一觀

校。案：渭，嘉靖中人，有《筆元要旨》，已著錄。是編所載如葉向高、陳繼儒之類，皆在其後，渭安得見其詩文。蓋即一觀所輯，僞託於渭也。其書體例駁雜，標目詭異。前六卷爲總集，一曰《韻萃》，諸體詩也。二曰《調雋》，詞也。三曰《籟叶》，樂府歌行也。四曰《麗華》，賦也。五曰《筆華》，雜文也。六曰《志林》，傳也。後六卷爲小說，一曰《談芬》，清言也。二曰《曠述》，雜事也。三曰《諧史》，詼嘲語也。四曰《別紀》，志怪也。五曰《致品》，分《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子目。六曰《清則》，分《花典》、《香禪》、《茗談》、《觴政》四子目，皆明季山人強作雅態之語。《四庫》之中無類焉。以其雜出不倫，附之雜家類焉。

吳梅《〈四聲猿〉校記》（存目）

《重訂曲海總目》 徐渭字文長，《女狀元》、《雌木蘭》、《翠鄉夢》、《漁陽弄》，以上四種名《四聲猿》。

《曲目新編》 《女狀元》、《雌木蘭》、《翠鄉夢》、《漁陽弄》，右四種徐渭作。

《今樂考證・著錄三》 徐文長《四聲猿》四種：《狂鼓史漁陽三弄》、《玉禪師翠鄉一夢》、《雌木蘭替父從軍》、《女狀元辭凰得鳳》。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 （存目）

鄭振鐸《〈四聲猿〉跋》 （存目）

藝文

張汝霖《刻徐文長佚書序》 今海內無不知有徐文長矣！而倉猝邂逅之間，斷編殘簡之際，巧而合者，無如袁中郎。方其挑燈夜讀，亟呼周望，驚叫稱奇，如將欲起文長地下，與之把臂恨相見晚也。顧中郎知文長，似人盡於文。而余素知文長者，謂其人政不盡於其文。文長懷禰正平之奇，負孔北海之高，人盡知之；而其俠烈如豫讓，慷慨如漸離，人知之不盡也。正平材不容也，阿瞞巧借江夏，遂成鸚鵡洲千古遺恨；而文長見重於制府少保胡公，迺子美所不能得於嚴武者。當世廟時，人主好文，少保以白鹿進，其表故文長筆也。上覽之大悅，以是愈益寵少保，少保亦以是愈益重文長矣。時上方崇禱事，急青詞，柄政者來聘，而文長知少保與有郤，不應。其後少保以緹騎收，文長恐連，遂佯狂。尋迺卽眞。居常痛少保功而讒死，冤憤不已，而力不能報，往往形之詩篇。狂中畫雪壓梅竹，而題云：「雲間老檜與天齊，滕六寒威一手提，折竹折梅因底事？不留一葉與山谿！」其感慨激烈之意，悲於擊築，痛於吞炭，而人徒云慮禍故狂，知之政未盡也。既以狂遭鄙炎之獄，先文恭力救得出，出而益自放。間嘗入長安，苦不耐禮法，遂去走塞上，與射鵰者競逐於虜騎，烟塵所出沒處，縱觀以歸。歸則槖戶，不肯見一人，絕粒者十年許，挾一犬與居。人謂偃蹇玩世，狂奴故態如此，而不知其自別有得，難以世諦測也。其註《參同契》，逗露意指，而終不談，若此中有深入焉。不然，槖囊錐耳，寧不死，而十年絕粒，且偉碩如常哉？聞死之日，四大作黃金色，故足怪也。嘗私語余：「吾圜中大好，今出而散宕之，迺公悞我。」此可窺其微矣。先文恭歿後，余兄弟相葬地歸，闇者言：「有白衣人徑入，撫棺大慟，道惟公知我，不告姓名而去。」余兄弟追而及之，則文長也，涕泗尚橫披襟袖間。余兄弟哭而拜諸塗，第小垂手撫之，竟不出一語，遂行。槖戶十年，裁此一出，嗚呼，此豈世俗交所有哉！余髫時頗爲所喜，嘗入視圜中，見囊盛所著械懸壁，戲曰：「豈先生無弦琴耶？」文長笑：「此子齒牙何利！」其《闕篇》成，自序用「怯里赤馬」，余偶語人：「徐先生那得誤『怯里赤馬』作『怯里赤馬』耶？」其人往告，文長曰：「幾爲後生窺破。」余山園盛有斑竹，偶月夕來飲林下，欲截一鉅者爲筒貯筆，以絲圍之，摸索未定。戲語座中人：「猱王以小猱供啖，羣百什跪而聽所擇，王手揣肥者，以石置頂爲識。已偏揣之，欲得最者，而小猱潛移石遞置癩者之頂，猱王終日揣不得食。今若曹毋爲小猱。」余戲應：「誰敢逆顏行猱王者。」文長撫掌：「是寧馨者黠如黃鷂子。」嘗欲以千秋之業進余，而余逡巡謝不敏。今東塗西抹三十年，竟成何事？胡不以此易彼哉？余負文長矣。文長性不喜對禮法士，所與狎者多詩侶酒人，亦復磊落可喜者。人與譚，輒稱佳。有柳生九，喜評駁古人。嘗恨孔明不善兵，歷數可破魏擒操處，皆失着，至欲眥裂。及去而送之，扉半闔，睨而曰：「不道短柳九辦殺曹瞞！」聞者絕倒。其詼諧謔浪，大類坡公如此。

脫士《歌代嘯序》（存目）

章重《夢遇》 余年十七，夢至一所，牓曰青藤處。是時尚未噪文長先生，

亦不識別有號曰青藤道人也。旁睨「天池」二字，始適適然。先生出揖，肥且揚，練巾墊折，墨衣蒙戎，以瓜畫門版，魁然一大首形，曰：「余遊會稽三矣，今得子，若夙因然。子曷貌而祠我，我爲子規其方。」儵忽成一區，回穴上下，周折隱沒，或籬或竹，徑達小室三楹，岑繚幽僻，不甚軒翔，儼然當室坐，則先生像也。曰：「余良然爾，世人像予者不予肖。」更攜至一覺庭廠廈，奐奐然方挺土爲美婦人狀者，指之曰：「是既頃所見，孰是余者？」爾時聞傳唱聲漸近，見三四異人，有秉奇樹葉爲障日者，冠白羽雲綃之衣，迫視之，若楮穀，前曰：「青藤君復作塵粃遊耶？太上方課督籙文，趣駕矣。」先生笑曰：「吾適覿一畸人，聊有云寄也。」俄，鹵簿至，輪蹄雜沓，如世迎尊官儀仗，超距而別。旋踵，逢前所塑美婦人，飲泣願隨，予叱之而甦。異之，而記於楮，以久而漸忘也。十年許，弟勳繙書得所記示余，余恍然如昨夢也。予生也晚，不及見先生，少孤陋，既非思慕所經，而是時袁中郎正發皇其詩文，陶石簣先生以桓譚目之，一時莫不斂衽者，胡爲乎尚入予夢耶？理亦可解不可解。其曰三遊會稽，先生而名不出於鄉，死容有神遊八極者。而須眉色笑，流連卷曙，豎子其何以致之？顧畏壘之祝，未之前聞，抑夢境挺士之爲，亦其現化之一耶？方江陵當國時，欲以翰林待詔官先生，先生佯狂，往往臥臭塹中。作《四聲猿》，有所刺。先生厭毒烜赫如此，乃幾幾俎豆之間哉？篆文之說，大類昌谷。當時尚有疑義山者，予何人斯，漫言魂交？以故每欲語人，輒慚阻，意必有竊笑者。近有袁某，臨命云：「文長召我，曰：天帝役予文，予不給，爾佐之。」聞者嗢噱。予故益諱之。菟中數歲，逢吳翁某，年八十餘，遊先生門久。爲予言先生文行，世多譌舛，如七言古中《沈將軍詩》，起句「打鼓者誰沈小郎」，結句「吹簫者誰勃丞相」，沈以鼓吹起行間，世呼爲小郎，褻語也，故以吹簫丞相比之，首尾呼應。而刻本改爲「將軍者誰沈家郎」，則以小郎方炎而諱之也。前後嚼然無味。五言古《法相看活石》頸聯「拂蒲看石長，問竹到溪潺」，拂開蒲葉看石之長，「長」「潺」對甚工。而刻本改「拂」爲「取」，「看」爲「量」，「潺」爲「灣」。詞中《八月十六攜妓泛月西湖》：「月倍此宵多，楊柳芙蓉映色踈。烏鵲不驚眠鷺穩。舟過，向前驚換幾汀莎。」刻本改「映」爲「夜」，改「鷗鷺不眠如畫裏」。若不眠如畫，則舟過不必驚換矣。如此類者，未易一一舉也。引見其子名枳者，亦七十餘。出先生小像，與夢中無髮漂異。出先生手稿相質，果與刻本多粃謬。緣艸書既難識別，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爲櫛沐，綻爲針紉澣熨，不憚細瑣。而張母家

雜録

《梅花草堂筆談》卷一二　徐文長小時，與張氏子同巷里，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裲襠，一趣而到門。自屋畔庵左抵衛署右衢，數百步間，風塵縷縷昏一巷，皆文長與數童子所蹴踏也。張母獨憐之，至則啖以粔籹餈餭，或出

故將軍也。文長時備戎物，或弄劍槊，引弓相與，牽櫪馬不轡而馳，且射，衛墀道中超臺級，至墮跌損壞。母終愛之，不色慍，亦不甚禁詬兩兒子，意若期以闊遠，不屑屑事兒女箝束。此等文字，幾入鬼道，卻妙甚，命倩急取佳箋錄之，然不令兩孫見也。昔莒州公故有慧兒，舞象之年，輒好《會眞傳》。公語朱夫人，將束之，夫人笑曰：「恐不解，安用束？」公默然。

商維濬《刻徐文長集原本述》 予嘗小築卧龍山，石匱陶公讀書其中。袁中郎偶過越水訪公，公與驩飲，各別就寢矣，中郎見几上《四聲猿》一帙，閱竟汲趨問公，此必元人筆也。公笑曰：「否，否，越中才人徐文長作，尚有詩賦傳記表箋尺牘數萬言，與吾友商景哲雅相善，故盡得之。」遂出笥中藏，中郎忻然手翻，篝燈達旦，凡讀一篇一擊節，直恐其盡，至忘假寐。謂公曰：「才思奇爽，一種超軼不羈之致，幾空千古。景哲既以嗜古特聞，當不令此書滅沒蠹魚。」晨起造予而請梓，因語予：「文長奇才，一字一句自有風裁，愈粗莽，愈奇絕，非俗筆可及。愼勿描畫失眞，爲世大痛。」中郎卽援筆爲序，陶公和之，閱兩月而刻成，果無不人人競賞爭取，紙賈倍貴。迨予燕遊，射利子謬加評點，轉相竄易，殆不可令中郎見也。燕中名公諸大老，亦復咨嗟失眞，向予索原本甚衆，政如西子自美，而嫫母其粉黛，見而疾走若避鬼物，無足怪者。今春歸，輒次第所藏板，印而行之，庶幾復見文長本色云。嗟嗟！中郎石匱篝燈夜讀狀宛然如昨，而文長且得至今存也。予亦可謂不負三君子矣。

盧世淮《徐文長三集序》 文長旣沒，而文章始表見於世，則石簣、石公兩先生力也。向微兩先生，而世不復知有文長矣，兩先生有功於文長甚大，有功於文苑尤大。顧兩先生稱文長止以詩，而文若在所略。余初與文長遇，亦以詩，久乃習其文，津津不能已也，幾欲盡罷諸家，而獨尊徐氏。酸鹹冷暖固有不得喻諸人者。偶閱陳元凱先生讀《徐渭集》而奭然合。

又 陶石簣於《文長集》文取五、詩取八。余茲鈔於陶所取，五取其四，知何人，乃云郭英所射。令內官之職平話者，日唱演於上前，且謂此相傳舊本。上因惜英功大賞薄，有意崇進之。會勳入直，撰青詞，大得上眷，幾出陸武惠、仇咸寧之上，遂用工程功，峻拜太師，後又加翊國公世襲，則僞造紀傳，與有力焉。此通俗書今傳播於世。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二《明清講史部》

《英烈傳》六卷（別題官板皇明全像英烈志傳），明三台館刊本。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三《明清部二・英烈傳》（存目）

黎民表

論述

綜論

陳文燭《瑤石山人稿序》 嘉、隆之際，黎惟敬在秘書，以著作供奉稱上意，公卿憐才者往往推轂惟敬。漢儒待詔金馬門，持論白虎觀，不是過也。時與歷下、東吳、興國、長興、銅梁、新蔡赫然號海內才士，而惟敬晚交不佞，在諸君子去國之後。惟敬請老以歸，話別三山，余曾序其詩，鎮江鍾太守刻焉。大都謂惟敬與諸君子章昭代風雅之盛。惟敬覽之，報書曰：「往文徵仲以集相託也，今尚負之。異時全集序在吾子乎！」惟敬下世，長公君華以吏部郎出參江藩，梓《瑤石先生集》，復屬以序，且曰：「先大夫之意也。」余卒業焉。先生品流，書畫徵仲之後一人耳，乃問學文詩，徵仲何可望焉。先生少有異質，過目成誦，其父侍御公愛之甚。學士黃才伯以文名雄宇內，見先生奇之，先生遂及其門。無書不讀，後詣公車，優游中秘，與諸君子倡和無虛日。金匱石室之藏，寒士未見者，先生得以游目。深山窮谷之碑，達人未窺者，先生取以賞心。故駿發而機應，覃思而意弘，應制之作，敏速若注射而骫骳有體。書記之文，蒼古若鼎彝而朗暢易曉。賦不衍而麗，子淵、太冲之遺也。古詩不雕而藻，子建、景陽之遺也。歌行恢張而潤，達夫、嘉州之遺也。七律沖澹而遠，應物、隨州之遺也。五言清而逸，排律整而潔，浩然、佺期之遺也。藝林得先生，猶麟羽有龍鳳，音樂有琴笙矣。瓊山博奧，鐵橋高古，皆南海之奇也。黃才伯與先生起而承之，受授一道，得其精華。黃若大河而先生則砥柱之高峻也，黃若長江而先生則中泠之清絕也。至廉介易親，孝友好施，粵中後起之士，皆先生倡之。卽茲編也，天壤俱敝，安知其法緊收之。

分論

《出塞曲送陳公聘使邊》 《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氣亦傑勁。

《留都》 《皇明詩選》卷九：卧子曰：清華切秀。

《送李伯承還山》 《皇明詩選》卷一二：轅文曰：此體集中所不優，以

《峪口》《明人詩鈔正集》卷一〇：意深詞婉，渾然大雅。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民表，字惟敬，從化人。嘉靖間鄉貢進士，選入內閣，爲制敕房中書舍人，出爲南京兵部車駕員外，終布政司參議。惟敬與梁公實，俱師事黃才伯，公實歿，惟敬游長安，續入五子社，遂以詩名擅嶺海。隸書師文待詔，得其家法。

《明史・文苑傳三・黎民表》（存目）

《明畫錄》卷四　黎民表字惟敬，號瑤石，南海人，以詩名，隆、慶間由鄉薦官秘書。善分隸，山水宗二米，氣象深潤，苔樹間多加大綠濃墨，極有精彩。

《明人詩鈔正集》卷一〇　民表字惟敬，從化人，嘉靖中舉鄉試，久不第，授翰林孔目，遷吏部司務。執政知其能文，用爲制敕房中書，供事內閣，加官至參議。民表與王李交，稱續五子，其四則陽曲王道行、東明石星、南昌朱多煃、常熟趙用賢也。有《瑤石稿》。（瑤石詩雄駿處少遜楨伯，而清華雅贍，實無所短長。）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瑤石山人稿》十六卷。　又《經籍五七》：《清泉精舍小志》一卷。

《千頃堂書目》卷八　《羅浮山志》四卷。　又卷二三：《瑤石山房集》十六卷。

《明史・藝文志四》《黎民表文集》十六卷。

藝文

王世貞《祭黎惟敬少參文》　嗚呼！丙辰之春，胥會招提，余使而東，于鱗乃西。宗徐並鑣，觴榼提攜，明卿繼之，若鳥逐栖。却誤伯承，改轍幾迷，君甫畢試，其頰猶黧。竭蹙而趨，式燕以嘻，余戲謂君，生黎熟黎。君笑而答，生熟均半，搜其裒中，乃多篇翰。虬龍虧屈，虹霞煥爛，二京可嗣，五嶺推冠。余時吐舌，口不及讚，改席卜夜，清吹妙彈。遏雲停空，呼斗插漢，君獨頹然，樂靡及亂。庶幾新沓，不作中散，曾未何日，南北各天。君椽蠻坡，余耕甫田，世之棄余，如一敗旃。公獨寶之，若狐白焉，倦羽赬鱗，銀鈎燦然。愧無玉案，以報瓊篇，散若蓬飛，聚則絲牽。余部吳興，君爲不速，顛倒裳衣，酒炙相屬。遂登峴山，探討松竹，顏公窪樽，磨蘚以讀。放舟碧浪，改席浮玉，明月飛鏡，皎潔天目。高山激絃，迴波流曲，名畫法書，恣君品錄。屈指千載，此勝疇續。其後五歲，余領冏卿，君佐兩制，出入承明。休沐之暇，余或逢迎，款段繫門，鑿落細傾。僅火再鑽，乃西郎征，君唱驪駒，餘音裊旌。丙子之冬，納節歸耕，君時起告，訪我園亭。短屐輕刀，一二友生，躡披巖岨，覽擷葱青。賓主東南，勝事頗並，粵嶠之南，炯焉文星。知君得老，懸車羊城。鱗羽雖艱，音郵互繼，君健飲噉，百年可致。有友楨伯，書及家弟，豫章片石，刻君夢記。謂一羽流，矯矯其袂，致音元美，君爲我使。醒而筆之，三日忽逝，若醉若寐，又若蟬蛻。非君仙遊，則我鬼趣，君有令昆，亦有哲嗣。併君其三，俱拜天曹，縉紳之閥，孰與君高。雅量冲襟，恬進潔操，千頃宏陂，靜不爲濤。千仞層崖，陟不令勞，廣文之絕，供奉之豪。君實兼之，所享獨饒，有宮易僊，鬱乎岩巉。二子栖焉，服餌逍遙，信君所夢，君必與遨。逝者奚憾，存者奚忉。

歐大任《奠黎惟敬文》　夫士有遐筭爲短，促齡爲長，固人生壽夭，不論乎年歲，而世道輕重，或係其存亡。況顯融當世，永譽盛時，則修短猶寄也，而又何必愴然以悲傷。嗟嗟黎公，稟淵嶽之姿，蘊風雲之氣，志邁古昔，學究天人，故其發於詞源，浩若波潮之洶湧，表於文苑，燦若日星之光芒。聲詩極風謠四始之義，而急徽逸調，殷若千山驟雨之奔注；持辯析雅鄭殊曲之

由，而執綏整轡，肅若危坡快驥之馳驤。及夫中原徵會，旗鼓相當，殆已登壇先歃，揖黃池以狎齊晉，豈但箕踞椎結，睨西都而軼蕭張。自公之仕，簪佩翱翔，玉堂掌故，蘭臺典秘，南署職方，北儲司計，仍入扈閣，寔掌內制，進秩大夫，金緋煥煌，爲天子文學侍從之臣，逶迤乎二紀之星霜。予也學則同游而鵠序，官則同時而鴈行，賦則分題而並牘，宴則促席而並觴。逮公疏返於初服，予遂序遷乎陪京，思鱗翮於海泳天飛，青雲逸老，愧留滯於江分嶺隔，白首潛郎。數惠尺書，敢待招隱。每私計日，可會故鄉，孰謂公神最哭不休，已而長歎曰：「太學，士人之藪，卒無有與於斯文，悠悠宇宙，不知涕之何從也。」考功笑而飲之至醉，出厩中紫騮馬，命之賦，山人左手浮白，右手揮毫，須臾數百言，翩翩乎李供奉之音也，今集中亦未之載。山人初囚去，精光曷藏？不亡者存，豈以晨晷爲淹速，去留爲涉茫。聞訃之後，三夜夢公，恍游從於浮丘之社，梅花之堂。然靈修上下，必載雲旗，揚霓旌於九疑之上，祝融之旁。秣陵一哭，有淚淋浪，公不我吐，遙薦椒漿。嗚呼哀哉！

又《黎惟敬兩詩卷跋》　惟敬書法自褚河南、歐率更來，結體則蘭亭聖教也。是卷爲余太史伯祥所藏，尤風骨遒勁。詩皆嘉靖己未後典秘時所作，回首已二紀餘。青簡尚新，而黃髮不待。太史出以相示，因摩挲三歎題之。隆慶己巳，惟敬自嶺外入都，以司徒尚書郎使雲中，再被命扈閣。辛未春爲伯祥書此卷，皆北游諸詩也。憶己卯歲惟敬乞歸，出次許氏園，日引觴握管，寫卷軸數十。余猶及與伯祥於晉陽庵酌之，酒酣，又斗大隸書數十紙乃別。別三載，惟敬修文去矣，余尚留滯舊京。伯祥開篋霑臆，能無尺波電謝之感也夫！

又《哭黎惟敬（二首）》（存目）

梅鼎祚《嶺南黎秘書民表》（存目）

屠隆《黎秘書惟敬》（存目）

胡應麟《存沒篇・黎秘書惟敬》　黎公產嶺表，宛若荊山璞。沉湎偕步兵，滑稽類方朔。一官寄長安，十載臥玄閣。悠然太古民，相對忘寥廓。

盧柟

論述

張佳胤《蠛蠓集刻序》　嗚呼！山人河朔間高士也，平生以才取禍，至所爲騷賦詩文，諸家評叙互得其似，余不具論，山人有奇行，則余耳目所睹記者。往余客燕市，申考功儀卿語余曰：山人遊太學歸，過魏訪考功，入門大哭不休，已而長歎曰：「太學，士人之藪，卒無有與於斯文，悠悠宇宙，不知涕之何從也。」考功笑而飲之至醉，出厩中紫騮馬，命之賦，山人左手浮白，右手揮毫，須臾數百言，翩翩乎李供奉之音也，今集中亦未之載。山人初囚濬獄，余時時問勞，及出犴狴，而銀鐺桎梏，猶然拘攣也，山人則詣余廳事，稽首謝余。始識面，亟引副署中閽人列榻雁行，山人乃舉械手揖余曰：「柟，烏鳶之餘肉也，以分何敢望見君侯，顧君侯知己，宜當客禮。」遂上坐。夫禰正平、越石父不見於今久矣，山人甫釋南冠，手木且未脫，即儼然據上坐，英論四發，不作沾沾困苦之態，然則世之齷齪縮朒、改慮患難者何可勝數，宜山人自豪一世矣。

穆文熙《蠛蠓集重刻引》　余惟山人詩祖六朝，文賦法秦漢，評之者已有定價，而其人豪宕不羈，扞當世之文網，自罹大辟，幾瀕於死，故其詩文多成於三木金索之間，見於自叙又如此，俱不必述也。獨感夫昔人之言曰，詩文必窮而後工，乃今於山人復見之。故史稱丘明失目，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脩列，屈原放逐，乃賦《離騷》，不韋遷蜀，遂作《呂覽》，《詩》三百篇，大抵皆詩人發憤之所作，則山人之集可以觀矣。豈獨於人？物亦有之。松柏必生於嵓澗之間，偏歷冰雪之慘，而後木理之堅不等於羣材，寶劍不埋於獄中，嚙蝕於數千年之塵土，則亦無以衝斗氣而發光華也。向使山人以職務縈其身，或安居無事，日徜徉於沙麓風月之間，則雖未必無所撰述，以成一家之言，然必不能如斯集之工也，閱山人之集者，可以哀其志矣。嶲崍公

又述山人遊太學歸，痛哭於申考功之第，謂太學爲空洞無人，而醉賦《紫騮馬篇》，累累數百言，有飛黃萬里之思。又其方出犴狴，手械未除，邑令命茶，即與抗禮，至引越石父對晏子之辭，而邑令大慚。即此兩事，則山人超軼之見、磊落之懷，出塵埃遠甚，故宜其發爲文詞，淵深閎肆，力追古人，即顛仆備至，而略不涉寒酸語也，茲又可以壯山人矣。

萬恭《蠛蠓集序》 余讀浮丘生所爲《蠛蠓集》，蓋爲之憤恨凄楚云。夫生馳心玄邈，玩情典墳，直入先秦漢天廚，咀其膾而囁其胾，假令較天祿石渠，其所制作豈不爛然流光、直追古昔？而乃幽愁促迫，身且不容，桎梏拘囚，白日不照，幾與盜賊臧獲駢首而戮，悲夫！及觀獄中諸所上書、所爲諸賦，激烈悲愴，又有古先秦漢策士之風，何其雋也，何其雋也！昔卞和氏得璞，獻之楚文王，以示玉人，曰石也，則其左足，復以獻楚武王，玉人曰石也，則其右足，和抱璞泣王都門，繼之以血，乃剖之，果良玉也。君子謂卞和氏〔辯〕載胥，巫沅涸潤，揚、馬物故，岷峨改色，茲長已矣。何圖足下河北傖父，千秋絕也。往者計出獄當抵薊門，虛左而待者寧一日哉！足下竟舍我而往來邢襄間也。以天之靈不我棄也，亦得遂善于鱗。此子嶽聳於中原，僕亦垤峙於江左。后土所命，忘其崔嵬，切劘下上，無復宇宙。楚人吳國倫、淮南宗臣、吳人徐中行、故南海梁有譽，草昧特起，偃蹇羣雄，獨吾二人者，相慕說輦上君子，遂成眈眈握節之日昵友耳。戒出，毋問訊盧生胥靡也，其於助君浮薄名，不淺於乎？

《藝苑卮言》卷五《詩》 盧少楩如翩翩濁世佳公子，輕俊自肆。

又《文》 盧少楩如春水橫流，滔蕩縱逸，而少歸宿。

《四溟詩話》卷三 濬人盧浮邱名柟者，過鄴，訪予草堂，樽酒款洽，因談：「作詩有難易遲速，方見做手不同。」盧曰：「格貴雄渾，句宜自然。吾子何其太苦？恐刻削有傷元氣爾。」曰：「凡靜卧宜想頭流轉，思未周處，病不遇陸五臺先生，吾悲生之胸不足以當鐵鑽，而生之頸不足以膏白刃也。乃幸得遇，出之拘囚之中，登之詞藝之林，老且白首，獲與屈、宋、班、馬梃之根也。數改求穩，一悟得純，子美所謂『新詩改罷自長吟』是也。吾子所作太速，若宿搆然。再假思索，則無瑕之玉，倍其價矣。」盧曰：「凡走筆率成一篇，雖欲求疵而治，竟不可得，做手定矣。奈何？」曰：「觀子直寫胸中所蘊，由乎氣勝，專效背水陣之法，久而雖熟，未必皆完篇也。子所作，惟以仙丹而療人間百病。予詩如扁鵲診脈，用藥不失病源。」盧曰：「平生口吃不能劇談，但與子操筆對賦，各見所長。」予曰，這是盧生倔強不服善處。然其佳句甚多，予每稱賞，但不能悉記。其《讀書秋草園》，情景俱到，宛然入畫，

歌，雅好在李白。春風揚波瀾，浩渺靡所極。仰見朝霞媚，俯見水五色。蛾眉一成妬，雄飛鎩其翮。朝奏獄中書，夕爲坐上客。妻子不殞人，長歌下震澤。

又《盧次楩集序》 余跡盧柟所遘逢及狀貌，殆中庸人耳。既稍得其古詩歌行，讀而小異之。至讀諸賦，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三閭家言，忠愛悱惻，怨而不怒，悠然《詩》之風乎？長卿務以靡麗宏博、旁引廣喻，其要歸卒澤於雅，子雲謂之從神化中來耶？然自東京而下蔑如也。諸儒先生號名能文章家，柰何取其所論著而姑韻之，以爲賦若茲乎哉！即盧氏所就《幽鞫》、《放招》凡二十篇，其概不得離津筏而上之，然而大指可諷也。窮天地之紀，采人物之變，與夭喬走飛之態，經緯臚列，凡二三能言之士如宋玉、景差者，嘽緩於左徒之門，豈其先柟而室哉！夫文人業自好負氣，殆其常耳。

又《書牘三十首・盧次楩》 足下四賦，恆時某几案間，私怪《騷》、《辨》、〔辯〕載胥，巫沅涸潤，揚、馬物故，岷峨改色，茲長已矣。何圖足下河北傖父，千秋絕也。往者計出獄當抵薊門，虛左而待者寧一日哉！足下竟舍我而往來邢襄間也。以天之靈不我棄也，亦得遂善于鱗。此子嶽聳於中原，僕亦垤峙於江左。后土所命，忘其崔嵬，切劘下上，無復宇宙。楚人吳國倫、淮南宗臣、吳人徐中行、故南海梁有譽，草昧特起，傲睨羣雄，獨吾二人者，相慕說輦上君子，遂成眈眈握節之日昵友耳。戒出，毋問訊盧生胥靡也，其

比康樂「春草」之句，更覺古老。妙哉句也！固哉人也！

《國雅品・士品四》 盧少楩：晉渡江來，賦幾亡矣。自茲而作，有盧生焉，涉屈宋之華津，步班揚之高衢，弘音夕振，恍乎漁陽摻撾，淵淵有金石聲，眇覿創製，亦一代之賦手也。至所爲詩，稍有短長。余嘗評之：其古體如寒流出谷，婉若調軫，音隨意適；近體如夕禽觸林，矯於避繒，象逐思馳。讀《蠛蠓集》所載《幽鞫賦》並獄中所上諸書，跡類韓囚，情同魏械，攄憤鬱之辭，於鉗赭之頃，號哀迫切，良亦勤矣。竟大困十餘年而始脫。斯人也，乃有斯厄。平反甫釋，而年算靡永，卒槁櫬於空門。此天之未定者也。假令置之金馬石渠間，則《上林》、《羽獵》者，豈特一盧生哉？余嘗一識生於邑之南濠，因詳附王元美嘗悼其亡之什，生也遺爽，頗復賞此否？王云：「北風吹松柏，下與飛蘧會。詞人厄陽九，盧生亦長逝。桐棺不斂脛，寄殯空山寺。螻蟻與烏鳶，眈眈出奇計。酒家惜餘負，里社忻安食。孤女空抱影，寡妾將收淚。著書盈萬言，一往恐失墜。惟昔黎陽獄，弱羽因毛鷙。幸脫雉經辰，未滿鬼薪歲。途窮百態攻，蠻觸新語至。詞場四五俠，往往走餘銳。大賦少見賞，小文僅易醉。醉後罵坐歸，還爲室人詈。我昔報生札，高材虛見忌。自取造化餘，何關世途事？嗚呼盧生晚，竟無戢身地。哭罷重吞聲，皇天有深意。」

梅鼎祚《寒夜讀盧柟蠛蠓集》 披牘慘無驩，臨風狂欲叫。歲晏海水枯，夜蘭鄰魅嘯。落落窮巷士，冷然金石調。拍肩揚馬場，引手虹蜺釣。□世作羈囚，遺音薦清廟。飛霜脫南冠，浮雲阻西笑。鬼神瞰高明，日月失幽照。贖父鮮緹縈，承家絕嵇紹。殘魄倚空門，餘喙供野燒。烏鳶一何親，寒蛩黯相弔。白璧不可爲，翻貽狂者誚。但存慨忼歌，令人識燕趙。

《詩藪續編・國朝下》 盧次楩詩，華藻不如謝而氣勝之，世但知其賦耳。

費元祿《國朝儒林贊・盧柟》 矯矯盧生，猖狂使酒。人惡其上，士憎多口。縣令醉迎，解冠卻走。搆繫黎陽，獄吏誶詬。殘月圜扉，束書在手。《幽鞫》、《放招》，超玄洞黝。甯角無歌，越芻久負。一遇謝生，堅貞乃剖。存且罹憂，歿垂不朽。

《皇明詩選》卷四 舒章曰：次楩如六郡良家，家世豪健。然不能與吳楚奇材角其精技。卧子曰：盧山人詩排蕩自喜，頗有越石清剛之氣。轅文曰：次楩國士，詩亦豪貴，惜未深入耳。

柟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柟騷賦最爲王元美所稱，詩律不如茂秦之細，而才氣橫放，實可以驅駕七子。幸其早死，不與時賢爭名，故諸人皆久而惜之。

《靜志居詩話》卷一三 次楩詩，足以高視四溟。《送人之塞上》云：「北風蕭蕭邊馬鳴，君今棄我何遠行？陰山雪花大如掌，黃雲出沒單于營。萬里龍沙那可見，將軍大小七十戰。捷書奏入建章宮，寄我雲中一隻箭。」《戲寄孟龍川》云：「舊日浮邱伯，曾將王子喬。周遊乘白鶴，接引上青霄。大藥留丹鼎，天台度石橋，不知千載後，爲爾一相邀。」鍾廣漢云：「此詩對仗，原出襄陽。」

《詩辯坻》卷三 次楩雖騷賦名，然詩自振迅。

《西圃詩說》 鳳洲、滄溟論盧次楩云：「盧是一富賈胡，羣寶悉聚，所乏陶朱公通融出入之妙。」以此知詩之爲道，別有化裁，區區書篦，恐不足道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蠛蠓集五卷》 史稱其騷賦最爲王世貞所稱，詩亦豪放，如其爲人。今觀其集，雖生當嘉、隆之間，王李之焰方熾，而一意往還，眞氣坌涌，絕不染鉤棘塗飾之習。蓋其人光明磊落，藐玩一時。不與七子爭聲名，故亦不隨七子學步趨。然而榛救之，世貞稱之，柟反因是重於世。亦可謂毅然自立，無所依附者矣。

《明詩紀事》己籤卷四陳田按 浮丘山人五古質厚氣勁，有左記室、阮步兵之遺風。七古神似青蓮，七子中惟元美據其上游，餘子不及也。近體多疏野之致，殆才有短長耳。

《滕王閣圖記》 《明文霱》卷九：倏眞倏假，忽喜忽悲，似張旭酣書，淋漓欲絕。

《上郝南峰吏部書》 《明文霱》卷二〇：援引錯綜，儐激橫集，雖極悲愴，而豪宕之氣自在。

《與孟龍川書》 《明文授讀》卷二三：先夫子曰：盧柟字次楩，濬縣人。次楩長於騷賦，騷賦之外，其在獄所上當道書與柳州貶後諸書無異爰書。俗事出其手無弗雅者，此眞作手，與飾字矜名者不可同日語也。

繭室主人《成書雜記》 一、原傳舊有刻本，語頗雜惡，一經點綴，俱爲生動。藏聲石鼓，千年遇張茂先也。至人名事境，併無一字改易。惜文繁不

能盡贅，博雅君子當並觀之。　一、前人因曲謚名，後人按名造曲者，以腔板既定，人不敢創易故也。然腔板不換，則其中或增字、或減字，皆隨人詞意，筆勢所到，聯絡成文而已。近時歌人，或數字咯口，則謬爲裁補，甚至代爲刪芟。文闕理荒，不知曲聖板師自有那借之法，先生間有增減，幸恕筆削。　一、俚詞膚曲，因場上雜白混唱，猶未以曲代言，老餘姚雖有德色，不足齒也。吳人清唱，因其腔板熟落，窮力吟咏，或至奉爲終身首調，不知里巷鄙語，雖使二八好女歌之，終亦濕鼓啞缶而已。又有塡詞集事，雜白唱尚或可曉，一入清唱，如啖木屑者。是本合白即記，拆白即詞，縱使簫板間綴高唱低咏於虎丘石上，千人叢中，當亦雅俗首肯，不至爲解人嘲也。　一、作曲俱依古調，名色標列極楚。又有如《六犯宮詞》、《九迴腸》，俱係眼前熟調，首尾過接，自有一定師傳。點板注名，所重似不在此。　一、元人詞曲，多配絲絃。況北調簡勁眞率，目多寓於曲中也。以致苦面老優，妄加枝節，如「露滴牡丹開」，原難做作，不得不添「君瑞多丰采」矣。此本委蛇詳備，如謝點金之手。先生苦心也，亮之！　亮之！　一、是本原無圖像，欲從無形色處想出作者本意，固是超乘。但雅俗不齊，具凡各境，未免有展卷之歎。茲集本齋更加較讐鐫刻，不啻苦心，豈得不一煩名手，繪斯無字句之神情，以標其勝！　故擇句皆取其言外有景者，題之於本圖之上，以便覽者一見，以想像其境其情，欣然神往，是由夫無形色者也，用是以補其缺陷。　一、時曲取事幻奇，多方凌駕，波瀾筍節，博設遠收。至於箇中情景，舌亂齒忙，本味未出，而心已爲關目促去。作者以此投時，演者以爲省事，不知終場急皷繁聲，倉皇跪拜，有何意趣。獨先生茲本，取事未嘗不奇，而迴峰過峽，引水歸源，恣意橫皴，歡腸袍(疑爲飽)舌，更妙在嵌空着步，纏綿幽曲，必欲節節盡情，臺上案頭，共珍名作。　一、是集讎校獨精，告成不易，實亦先生精魄所在，愛玩不忍輕褻。公傳我輩，同藏斯寶，如有用心精校，紙板兼易陽虎之面，先生何以教我！　繭室主人手識。

譚元春《批點想當然序》　《想當然》者，相傳謂盧柟次楩所著，爲傳奇而自異其名者也。吳人客遊於楚，篋中攜此，譚子見而賞之，乃爲竟讀。夫忠孝俠烈之事，散見於經史，而情麗獨歸之曲，忠孝俠烈，人所自爲，欲自言之，則不可無論，名心淡泊，無能自舉。卽欲極力自寫，反多扞隔不通之處。前哲，謂取所論著，而姑韻之以爲賦，今讀其《幽鞫》、《放招》之類，非取所

論著而姑韻之以爲騷者乎？塑面畫皮，影射往古，自是嘉、隆間習氣，何此編亭亭多新異耶？吾愛次梗，當削去《幽鞫》、《放招》諸篇，獨存《想當然》，則亦不知次梗爲嘉、隆間人也。景(竟)陵譚元春撰。

《遠山堂曲品・逸品・想當然》 相傳爲盧次梗所作，譚友夏批評，然觀其詞氣，是近時人筆，卽批評亦未屬譚。劉一春事，本之《覓蓮傳》，此於離合關目，亦未盡恰，但時出俊爽，才情迫露。

傳記

王世貞《盧柟傳》 盧柟字少梗，一字子木，大名濬人也。其先世業農，穫則什一而息之，故以貲雄於鄉。柟少負才敏甚，讀書一再過，終身不忘。父爲入貲太學上舍，數應鄉試，罷免歸。柟才高，好古文辭，不能頫而就繩墨。爲博士諸生業，以故試輒不利，而聲稱奕奕在薦紳間著也。柟爲人跅弛，不問治生產，時時從倡家遊。大飲，飲醉輒弄酒罵其坐，客毋敢以脣舌抗者。而又豪歌詩，當所得意，下筆數千言立就，客咸咋指遁去。竟用是敗。濬令某者，數刻深名法家言，於文非能好之，陽浮慕之，以張吏術耳，謂柟邑諸生才，得相從事，幸甚。柟亦欲借令，以故試輒弄酒罵其坐，客毋敢以脣舌抗者。令嘗從客語柟：「吾且過若飲。」柟歸與翁媼益市牛酒，夜共張至旦，室邑子相戒，盧生有重客，門之履相蹈也。而會令有它事，日昃不來。柟愧且望之，斗酒自勞，醉則已臥。報令至，柟故徐徐出。坐久之，柟稱醉不能具賓主。令恚去，曰：「吾乃爲傖人子辱，愧見其邑長者。」邑人素惡柟者，爲柟讒曰：「是嘗見令君文，而笑且唾。」令益怒。亡何，柟干掫其役夫，得伏麥以爲盜也，榜之。役夫被酒，自理而聲強，柟復加榜焉。旬日矣，役夫夜壓於牆隕。事聞令。令色動曰：「嗟嘻是，復能倨見我耶！」匿役夫所由死狀，當柟抵坐。獄具，上報可。柟既已坐大辟繫獄，又令仇之，夜縛柟，格箠之數百，臀踵悉潰爛且死。飲不遜，柟目攝之去，已來爲獄吏，夜縛柟，格箠之數百，臀踵悉潰爛且死矣。吏以他事罷，得不死。乃感慨折節，益讀其所攜書，著《幽鞫》、《放招》賦以自廣。其《幽鞫》曰：「盧柟既用事逮繫濬獄，與幽囚伍，瞀憒迷惑，目無日月。不知晦朔，仰天太息曰：嗟嘻，聖人脩身晉道，立命不貳。賢者推運循理，以定所天。顧柟微眇，離茲憲網，問諸造物而已，因作賦以自廣。其辭曰：【略】《放招》文多不盡錄。居頃之，盜行剽，迫柟父自剄死，燒其廬。子錢家咸負貸不償。柟固已壁立矣。令亦更悔，念魚肉盧生何酷耶！陰稍稍寬柟梏，有所讐詩辭，呼使從獄具草。草上，予酒肉食飲洗沐。尋令去濬爲大官，事益解。而故人謝榛先生者，攜柟賦游京師貴人間，絮泣曰：「天乎！冤哉盧生也。及柟在而諸君不以時白之，乃罔罔從千古哀湘而弔賈乎？」陸光祖，吳人。有心計，俄謁選得濬令，至則首爲更爰書上，論鬼薪，輸作三歲。盧柟既出獄，家益貧，乃爲《九騷》謝陸令。而謝榛先生方留滯鄴，柟走謁之，因上賦趙王。趙王覽而奇其文，立召見，賜金百鎰。於是諸王人更置邸延柟，柟則稱客坐右坐，握麈尾辨說，揮霍數百千萬言，風雨集而江波流也，鳴毫颯颯，儵忽而爲辭若賦，各得以意去。既酒醉，故態畢發，罵其坐人，則人人掩耳走避。柟竟亦不自得，罷還，顧橐中所餘金幾何，趣付酒家也。嫗囁嚅咎柟，不顧曰：「天生盧柟爲女曹地耶！」吳人王世貞治獄大名，飛書大伾山中，勒邑吏具筆札，受柟所著集若干卷。柟故亦慕稱世貞，當爲文托謝榛先生致之，不達。至是見世貞郡臺，把臂爲布衣飲三日，酒語慷慨，恨相見晚也。世貞序其賦，略曰：【略】柟既以別世貞去，南游金陵。陸光祖爲祠部郎，留月餘。走越歷吳，毋所遇，還益落魄嗜酒，病三日卒。王生曰：柟未死前一歲，妻死。生二女，其一踰二十不嫁。柟死時，世貞方坐家難，浮繫長安邸中，不得其狀也，其文辭散失毋收者，故爲之傳其行略，欲令後世知有盧柟耳。予亦愚，鮮量矣。柟不遘邑令，家不破亡，然其文辭亦不工。嗚呼，世寧獨一令哉！

《四溟詩話》卷三 濬人盧浮邱，豪俊士也，負才傲物，人多忌之。曾以詩忤蔣令，令枉以疑獄，幾十五年不決。余愛其才，且憫其非罪，遂之都下，歷於公卿間，暴白而出之。因《感懷》詩云：「長存排難意，遂有泛交情。」以示比部李滄溟。滄溟曰：「數年常聞高論，皆古人所未發，余每心服，可謂知己，而亦以爲泛交之流耶？」指其詩而頷之者再。大司徒張龍岡過南都，謂諸縉紳曰：「四溟子以我輩爲泛交，可訝也。」余聞二公之言，心甚歉然。夫盧生得免，予願少遂，作詩自況，偶得之耳。二公譏之，其亦孟子所謂「固哉」者歟？附滄溟寄余詩云：「向來燕市飲，此意獨飛揚。把袂看人過，論詩到爾長。世情搖白首，吾道指滄浪。去住俱貧病，風塵動渺茫。」

《湧幢小品》卷二三　盧柟夢至東海上，遠望見霄綺雜駁，金根雲霞，照曜上下，海水振盪，遂作《滄溟賦》。將半，倦睡，夢一人以刀剖腹，抽腸尺五許，瑩潔有紅黃色，沃以水，復內之。遂醒，終篇。

著録

《盛明百家詩・盧次楩集》卷首　故有集三卷，吳人王憲副序之詳矣。序稱賦二卷、詩一卷，及攷集中無詩，與序不合。今就諸賦撮取一十二篇，附以古詩三章。三詩者，山人出獄後經遊吾錫而贈錫人之與遊者也。嘉靖丙寅秋七月是堂俞憲識。

張佳胤《蠛蠓集刻序》　嘉靖乙卯，余使閩，投馬鄴都，盧仲木山人從濬來，出所著《蠛蠓集》，頓首請曰：「柟死罪徼惠於足下，幸不棄諸市，今老矣而無後，所與爲後者斯言爾，藉第一旦塡溝壑，世復有知柟者哉？」言訖，泣數行下。余受書卒業，稍加評次，歸而許之以異日壽諸梓，相與痛飲達旦別去。後余貶居，浮湛下吏，隆慶己巳稍遷魏，使者求山人，而墓木拱矣。濬人故忌山人，收其遺言無所得，乃爲詩吊之，檄有司樹碣墓道，並恤其寡君云。越數年而余撫吳，從友人王元美索山人集，未全也。一日客建業，與姚叙卿談山人，姚故守大名，因出其集，即鄴都舊本也，余撫卷而悲之，又何能食前諾，負山人地下哉？乃屬友人周興叔納言，刪定入梓。【略】元美舊爲山人刻賦二卷，比者東明穆敬甫考功、石拱辰符卿刻山人詩二卷。三君子以文章氣節聞天下，愛重山人如此，固有以感之矣。集刻既成，余且挂冠去，慮刻之無所托也，而穆、石兩君書適至，概然欲爲之傳，山人素未嘗從兩君遊，而兩君慕義憐才，可謂篤矣。余近聞濬人已仆山人墓碣，嗚呼！詞人終在陽九，至身後且不免，微兩君，則山人安可死哉！萬曆二年甲戌三月朔日，西蜀居來山人張佳胤譔。

穆文熙《蠛蠓集重刻引》　吾郡盧山人者，以詩文雄一世，而當其時則人少有能重之者，今沒去二十餘載，而所撰《蠛蠓集》始出焉。集始刻於吳之太倉州，乃鳳洲王公家藏抄本，巏崍張公手自校讎之，又自叙其刻之始末，以成茲集。集傳至吾郡，見者以爲琬琰奇珍，轉相抄錄，目不暇給，殆若平子賦出，而紙價爲貴時矣。余邑竇尹寶泉雅好詩文，因謀於余，將重刻是集以應求者，且計省價於筆楮之費者當什倍也，乃刻之兩月而完，刻之字跡即翻原本，頗不相下，文事於茲，其有興乎！竇尹欲紀其重刻之意，復屬余爲序。【略】萬曆乙亥歲中秋八月，賜進士第、吏部考功司員外郎，魏郡少春穆文熙撰。

張其忠《蠛蠓集重刻序》　余自束髮即誦讀盧山人《蠛蠓集》諸作，以受符於其故里，一至即訪山人遺嗣，亡有也，求其前集，始知刻在東明。夫山人以不羈之才，扞文網，至囊三木，幾瘐死獄中，而其集又不傳於其里閈，俾家誦戶曉，以造就後生，則山人眞不才哉？然亦令茲土者與有責也。乃爲之聚材鳩工，以重梓之，其族孫青衿盧生亦欲襄其事，刻既成，因書諸首以紀歲月云。萬曆壬寅初秋，賜進士第、文林郎、知濬縣事，濟南張其忠書。

《國史經籍志》卷五　盧柟《蠛蠓集》五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盧柟《蠛蠓集》五卷。

《明史・藝文志四》　《盧柟賦》五卷、《蠛蠓集》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蠛蠓集》　五卷。明盧柟撰。【略】是集爲嘉靖癸卯柟所自編。凡雜文二卷，賦一卷，詩二卷。前有自序，稱蠛蠓者，醯雞也，取其潔於自奉，介於自守，不如蚊蚋之侵穢彊噉。又以事繫獄，類蠛蠓之阨燕吭罹蛛網，振其音而喑喑者。故以名集。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盧柟《蠛蠓集》五卷。

《遠山堂曲品・逸品》　盧柟《想當然》。

《新傳奇品》　盧次楩（大名人）蜃樓雜沓，氣勢橫生。（所著傳奇一本。）《想當然》。

《重訂曲海總目・明人傳奇》　盧次楩（大名人）《想當然》。

《曲目新編・明人傳奇》　《想當然》。（大名盧次楩作。）

《曲學書目舉要》（一）叢刊〔乙〕戲曲全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一百種）　譚友夏批點《想當然》二卷。（明盧柟，明刊本。）

又〔丙〕戲曲散齣散曲總集《新鐫出像點板纏頭百練二集》六卷　《想當然記》（郊遊、梅遇）。

又《新鐫繡像評點玄雪譜》四卷　《想當然》（梅遇、粧語、意約、後梅遇）。

《明代傳奇全目》卷四　《想當然》：（存目）。

吳國倫

論述

綜論

王世貞《〈吳明卿先生集〉序》　吳明卿，二十六而經術成，先御史大夫識之爲其省之第一人。二十七而登進士第，始受古文辭，與不佞二三兄弟善。明年進於李于鱗，于鱗亟稱之。入參制掖，爲中書舍人。居二年，拜兵科給事中。已而古文辭成。已而中媚者，得藩幕之下僚。自是再補郡司理，一同守郡，再眞爲守，一視學政爲臬副，一參省政，復再中媚者。明卿楚人也，而所歷宦燕及東楚閩粵貴竹大梁，足跡當天下半。五十二而歸卧下雉之藪者垂十年，而買舟下大江入吳，哭先大夫之墓，於東海，還憩余弇園，則貌益腴，神益王，且盡出其生平詩文，合若干卷，余得而盡讀之，乃歎曰：文故有極哉！極者，則也。揚之則高其響，直上而不能沈。抑之則卑其分，小減而不能企。縱之則傍溢而無所底，斂之則鬱塞而不能暢。等之於樂，其輕重弗調弗成奏也。於味，其穠澹弗劑弗成饕也。自吾束髮而窺此道者垂四十年，而其人不二三遘也。自夫有聲之文與不韻之詞岐逕，而能兼者則不一二遘也。夫所遘一二人，而明卿與焉。當其始之爲五、七言近體也，不揚而企，不抑而沈，縱不至溢，斂不鬱塞，見以爲無大踰人，值之而無不瞠乎後者，則明卿之所詣則也。別明卿之亡何，而古體如之矣。既而樂府如之矣。結撰序記志傳之類，復如之矣。則所謂能岐徑而兼者也。噫嘻，明卿其弗可及也！已侍明卿行者王行父氏從旁曰：「子以吾先生楚人也。楚於德、靖間最多才子，若以吾伯父稚欽嚆矢之，而顏廖童、張孫氏父子翼焉，子以爲疇偶。」不佞憮然久之，始應曰：「以子伯父庶幾乎哉，然歟否耶？前二千年而楚有屈左徒、宋大夫者，其決策辭命妙天下，然佚弗載。所載獨騷賦，固足以新一時之目，而垂暎乎後世。然其時朴未盡雕，變未盡備，以故不獲自見於五、七言古近體及諸序記志傳之屬。而明卿諸結撰稱之，獨於騷賦未有繼也。夫合三子者爲一楚才，以一楚才蔽全楚則已足，而又何他擬焉？雖然，使屈左徒、宋大夫而至今在，其爲明卿亡論。明卿甫六十餘，貌腴而神王，所不足者非年，又安知其不遂奄有屈宋也？」行父氏曰：「善。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請藉以弁簡焉，爲吾先生日新勸，而富有之大業助。」

又《吳明卿》　諸篇如食周家寒具，快不可言，薄命蛾眉歌之，惋然涕淚，乃某心頭語，假夢狂發耳。

又　于鱗再發關中書，大賞僕詩，以爲秦漢來二三千年，僅見此物耳。知言哉！使得足下諸篇讀之，又不曉作何快狀也。

又　八絕句、一排律，伏奏之，肝腑寸寸裂矣。餘答寄懷慰古近又四章，足下收南海鮫人淚，滿掬盡以遺我，初猶泫然淚也，已盡錯落直珠矣。刻成古樂府，獨以元美、于鱗耳，乃又得足下而三。

又　新詩種種，便似閱萬里圖經，不待咏鯫隅，而知爲蠻府也。秋翮凌厲，遂當扶搖而上。

又　子與言于鱗意，似欲足下且緩刻《武夷集》，不知何故？足下既自己長城，恐亦無慮輸攻也。偶有一佳物，欲置足下藥籠。四明沈嘉則者，任俠負才氣，文作兩漢家言，詩歌橫逸不可當，似少足下裁剪耳。渠以足下詩、汪中丞文、戚將軍用兵、武夷山水爲「閩中四絕」。足下一見，便自能青眼，亦何俟僕筌蹄也。

又　扇頭二作情至語，殆不忍讀。諸篇精核沈雄，五言體尤是長城，案牘間乃亦有天際眞人想耶？僕向謂詩吾黨無中駟，誠然哉！

又　足下集成，須早授梓，爲海內詞人指南，亦少寬僕與于鱗撏撦之苦。

又　王竹甫者亦善攻字琢句，然得心應手，終當讓足下也。

又《張助甫》　上巳日，吳明卿見過，飲噉如昔，貌甚壯，唯近詩稍覺膚立耳。尋盡出舊作見示，終自穩足。

又《大參吳明卿先生像贊》　少而與登徒子並儔，晚不與三閭大夫同悴，其不可殺者汪然之度，而不可撓者浩然之氣。優游自足，瀟洒無累，夫是以

髮宣而神王，頰頴而膚膩。唯稍琢其天倪而沈湎於詩書六藝之府。參合文類，與名爲伍。如摩詰畫，如迦葉舞，不知者以爲僅張楚，而知者稱其陵厲千古。噫，斯人也，其兄事于鱗君，而弟蓄元美甫者耶？

又《贈吳大參明卿先生六十叙》 余少也，從李于鱗先生遊，而是時，諸先生皆稱詩，而吳明卿先生最後入。其所稱詩獨工，諸先生皆內足而氣揚，以其最工者爲洩造化之秘，當見嫉，嫉必取困阨，毋老壽，雖至短折不以爲諱。而間得一語疵，則必指謫，以爲大耋，以爲大貴人。其不欲受之，至面頰盡赬，歸必極琱鎪之力而後已。以故諸先生之稱詩益工，而用是得狂聲士林間，謫逐相繼，毋一登八坐者。其於壽考僅一徐子與先生，過六袠以左伯終，而又茁其後，識者以前語若讖云。顧所謂最工者吳先生，時時在窮達間，不可以一端執，而竟能操其權於窮達之外，以自致老壽。諸謂吳先生達者曰：先生二十六而舉於鄉，即爲第一人，明年成進士，不待次而授中書舍人，預知制誥，又不待次而拜給事中，間兩守郡，一董學政，一參藩中州，海內操觚翰從事者，靡不知有吳先生。先生達哉！其謂先生窮者曰：不然。先生少而孤，半菽不繼晷，短褐不掩脛，甫一直金華之省，未及有所吐，而遽逐之，浮沉下列，甫一司理山郡，而又逐之。凡數載而始綰魚緋以坐堂皇，據吏民之上，而又逐之。其後名爲董學政，乃在貴竹鬼方之域耳。中州之吏道成，以捧金鏡入賀，間而謁相公，公下堂握手授餐，謂旦夕九列，女未幾而白簡尾之矣。相公楚人也。環楚而仕者，靡不揚眉張夸以臨要津，而先生故若三閭大夫，躑躅而吟澤畔也。達乎？窮哉！予獨曰：不然。諸言先生達者，不爲知世道者也。諸言先生窮者，不爲知先生者也。雖然，先生所謂操其權於窮達之外者也。先生初遘謫，以輕薄論，囂囂然而語諸唁者曰：舍我誰當輕薄者？我將有所言，言必死。今幸而奉六尺以浮沉無競之地，固當。於是得匡廬彭蠡之間。其治匡廬彭蠡言絕勝，無何復遘謫。于鱗與予詩風之曰：尚可以出乎？先生復囂然曰：淺之乎二子，彼展士師非人也耶？其地復得河洛二室。治河洛二室言復又勝。已而治武夷汀江，言則又勝。已而治嶺南山水，言則又勝。乃至治貴竹鬼方山水，言則又益勝。其所謂勝者，能曲盡其土風雲物人情世態之變幻，而不爲牢騷困怫。其所謂盡者，不爲韻之言，有子厚之工而削其怨。爲韻之言，有沈宋之麗而紲其卑。迨其謝中州政而歸卧於楚澤也，優游出王，以食素封，日高舂而起，三商而酌，稍有吟咏，皆縱其天袠而發於天機，海內之矢言者踵相接於門，曰：吾不知參政何官，吾欲藉吳某以不朽耳。楚之相公歿，而環楚之據要津者惴惴，匿避不暇，而不能以毫髮加先生，然後先生翹然而先生漠然自若也。吹毛索瘢者徧楚境，而弟蓄元美甫者耶？

又《贈吳大參明卿先生六十叙》 余少也，從李于鱗先生遊，而是時，諸先生皆內足而氣揚，以其最工者爲洩造化之秘，當見嫉，嫉必取困阨，毋老壽，雖至短折不以爲諱。而間得一語疵，則必指謫，以爲大耋，以爲大貴人。其不欲受之，至面頰盡赬，歸必極琱鎪之力而後已。以故諸先生之稱詩益工，而用是得狂聲士林間，謫逐相繼，毋一登八坐者。其於壽考僅一徐子與先生，過六袠以左伯終，而又茁其後，識者以前語若讖云。顧所謂最工者吳先生，時時在窮達間，不可以一端執，而竟能操其權於窮達之外，以自致老壽。諸謂吳先生達者曰：先生二十六而舉於鄉，即爲第一人，明年成進士，不待次而授中書舍人，預知制誥，又不待次而拜給事中，間兩守郡，一董學政，一參藩中州，海內操觚翰從事者，靡不知有吳先生。先生達哉！其謂先生窮者曰：不然。先生少而孤，半菽不繼晷，短褐不掩脛，甫一直金華之省，未及有所吐，而遽逐之，浮沉下列，甫一司理山郡，而又逐之。凡數載而始綰魚緋以坐堂皇，據吏民之上，而又逐之。其後名爲董學政，乃在貴竹鬼方之域耳。中州之吏道成，以捧金鏡入賀，間而謁相公，公下堂握手授餐，謂旦夕九列，女未幾而白簡尾之矣。相公楚人也。環楚而仕者，靡不揚眉張夸以臨要津，而先生故若三閭大夫，躑躅而吟澤畔也。達乎？窮哉！予獨曰：不然。諸言先生達者，不爲知世道者也。諸言先生窮者，不爲知先生者也。雖然，先生所謂操其權於窮達之外者也。先生初遘謫，以輕薄論，囂囂然而語諸唁者曰：舍我誰當輕薄者？我將有所言，言必死。今幸而奉六尺以浮沉無競之地，固當。於是得匡廬彭蠡之間。其治匡廬彭蠡言絕勝，無何復遘謫。于鱗與予詩風之曰：尚可以出乎？先生復囂然曰：淺之乎二子，彼展士師非人也耶？其地復得河洛二室。治河洛二室言復又勝。已而治武夷汀江，言則又勝。已而治嶺南山水，言則又勝。乃至治貴竹鬼方山水，言則又益勝。其所謂勝者，能曲盡其土風雲物人情世態之變幻，而不爲牢騷困怫。其所謂盡者，不爲韻之言，有子厚之工而削其怨。爲韻之言，有沈宋之麗而紲其卑。迨其謝中州政而歸卧於楚澤也，優游出王，以食素封，日高舂而起，三商而酌，稍有吟咏，皆縱其天袠而發於天機，海內之矢言者踵相接於門，曰：吾不知參政何官，吾欲藉吳某以不朽耳。楚之相公歿，而環楚之據要津者惴惴，匿避不暇，而不能以毫髮加先生，然後先生翹然而先生漠然自若也。吹毛索瘢者徧楚境，而不知者以爲僅張楚，而知者稱其陵厲千古。噫，斯人也，其兄事于鱗君，而弟蓄元美甫者耶？

又《贈吳大參明卿先生六十叙》 余少也，從李于鱗先生遊，而是時，諸先生皆稱詩，而吳明卿先生最後入。其所稱詩獨工，諸先生皆內足而氣揚，以其最工者爲洩造化之秘，當見嫉，嫉必取困阨，毋老壽，雖至短折不以爲諱。而間得一語疵，則必指謫，以爲大耋，以爲大貴人。其不欲受之，至面頰盡赬，歸必極琱鎪之力而後已。以故諸先生之稱詩益工，而用是得狂聲士林間，謫逐相繼，毋一登八坐者。其於壽考僅一徐子與先生，過六袠以左伯終，而又茁其後，識者以前語若讖云。顧所謂最工者吳先生，時時在窮達間，不可以一端執，而竟能操其權於窮達之外，以自致老壽。諸謂吳先生達者曰：先生二十六而舉於鄉，即爲第一人，明年成進士，不待次而授中書舍人，預知制誥，又不待次而拜給事中，間兩守郡，一董學政，一參藩中州，海內操觚翰從事者，靡不知有吳先生。先生達哉！其謂先生窮者曰：不然。先生少而孤，半菽不繼晷，短褐不掩脛，甫一直金華之省，未及有所吐，而遽逐之，浮沉下列，甫一司理山郡，而又逐之。凡數載而始綰魚緋以坐堂皇，據吏民之上，而又逐之。其後名爲董學政，乃在貴竹鬼方之域耳。中州之吏道成，以捧金鏡入賀，間而謁相公，公下堂握手授餐，謂旦夕九列，女未幾而白簡尾之矣。相公楚人也。環楚而仕者，靡不揚眉張夸以臨要津，而先生故若三閭大夫，躑躅而吟澤畔也。達乎？窮哉！予獨曰：不然。諸言先生達者，不爲知世道者也。諸言先生窮者，不爲知先生者也。雖然，先生所謂操其權於窮達之外者也。先生初遘謫，以輕薄論，囂囂然而語諸唁者曰：舍我誰當輕薄者？我將有所言，言必死。今幸而奉六尺以浮沉無競之地，固當。於是得匡廬彭蠡之間。其治匡廬彭蠡言絕勝，無何復遘謫。于鱗與予詩風之曰：尚可以出乎？先生復囂然曰：淺之乎二子，彼展士師非人也耶？其地復得河洛二室。治河洛二室言復又勝。已而治武夷汀江，言則又勝。已而治嶺南山水，言則又勝。乃至治貴竹鬼方山水，言則又益勝。其所謂勝者，能曲盡其土風雲物人情世態之變幻，而不爲牢騷困怫。其所謂盡者，不爲韻之言，有子厚之工而削其怨。爲韻之言，有沈宋之麗而紲其卑。迨其謝中州政而歸卧於楚澤也，優游出王，以食素封，日高舂而起，三商而酌，稍有吟咏，皆縱其天袠而發於天機，海內之矢言者踵相接於門，曰：吾不知參政何官，吾欲藉吳某以不朽耳。楚之相公歿，而環楚之據要津者惴惴，匿避不暇，而不能以毫髮加先生，然後先生翹然而先生漠然自若也。吹毛索瘢者徧楚境，而不知者以爲僅張楚，而知者稱其陵厲千古。噫，斯人也，其兄事于鱗君，而弟蓄元美甫者耶？

又《贈吳大參明卿先生六十叙》 余少也，從李于鱗先生遊，而是時，諸先生皆稱詩，而吳明卿先生最後入。其所稱詩獨工，諸先生皆內足而氣揚，以其最工者爲洩造化之秘，當見嫉，嫉必取困阨，毋老壽，雖至短折不以爲諱。而間得一語疵，則必指謫，以爲大耋，以爲大貴人。其不欲受之，至面頰盡赬，歸必極琱鎪之力而後已。以故諸先生之稱詩益工，而用是得狂聲士林間，謫逐相繼，毋一登八坐者。其於壽考僅一徐子與先生，過六袠以左伯終，而又茁其後，識者以前語若讖云。顧所謂最工者吳先生，時時在窮達間，不可以一端執，而竟能操其權於窮達之外，以自致老壽。諸謂吳先生達者曰：先生二十六而舉於鄉，即爲第一人，明年成進士，不待次而授中書舍人，預知制誥，又不待次而拜給事中，間兩守郡，一董學政，一參藩中州，海內操觚翰從事者，靡不知有吳先生。先生達哉！其謂先生窮者曰：不然。先生少而孤，半菽不繼晷，短褐不掩脛，甫一直金華之省，未及有所吐，而遽逐之，浮沉下列，甫一司理山郡，而又逐之。凡數載而始綰魚緋以坐堂皇，據吏民之上，而又逐之。其後名爲董學政，乃在貴竹鬼方之域耳。中州之吏道成，以捧金鏡入賀，間而謁相公，公下堂握手授餐，謂旦夕九列，女未幾而白簡尾之矣。相公楚人也。環楚而仕者，靡不揚眉張夸以臨要津，而先生故若三閭大夫，躑躅而吟澤畔也。達乎？窮哉！予獨曰：不然。諸言先生達者，不爲知世道者也。諸言先生窮者，不爲知先生者也。雖然，先生所謂操其權於窮達之外者也。先生初遘謫，以輕薄論，囂囂然而語諸唁者曰：舍我誰當輕薄者？我將有所言，言必死。今幸而奉六尺以浮沉無競之地，固當。於是得匡廬彭蠡之間。其治匡廬彭蠡言絕勝，無何復遘謫。于鱗與予詩風之曰：尚可以出乎？先生復囂然曰：淺之乎二子，彼展士師非人也耶？其地復得河洛二室。治河洛二室言復又勝。已而治武夷汀江，言則又勝。已而治嶺南山水，言則又勝。乃至治貴竹鬼方山水，言則又益勝。其所謂勝者，能曲盡其土風雲物人情世態之變幻，而不爲牢騷困怫。其所謂盡者，不爲韻之言，有子厚之工而削其怨。爲韻之言，有沈宋之麗而紲其卑。迨其謝中州政而歸卧於楚澤也，優游出王，以食素封，日高舂而起，三商而酌，稍有吟咏，

宗臣《報明卿》 任司理攜足下書來，開函讀，知足下果坐五老家，日騎白鹿走也。既而讀諸篇，雄渾悲壯，當與廬山爭高。

王世懋《藝圃擷餘》 余嘗服明卿五、七言律，謂他人詩多於高處失穩，明卿詩多於穩處藏高，與于鱗作身後戰場，未知鹿死誰手。

張鳴鳳《吳明卿先生詩集叙》 今海內習詩者，所在各有著錄，大氐一人點牘，千人傳寫，其敝也將非往古是耒師，莫之禁已。質以先生諸譔製中，長歌短詠，藻絢情洽，廩廩有古詩人之風，何可得哉！平居勿論，即如高涼遠在炎海，先生是時重遭讒去，側身瘴癘，又親折寇衝，茲何時也，轍轀傅城，鋒鏑攢堞，既已從容運籌，克弭大難矣。廼中間慰勞將吏，或感時述懷，辭氣愈厲，沛若有餘，讀之使人雄心奮焉。豫章諸處，雖稱左遷，顧皆平壤可游，視此垂陷虎口矣。夫飛泉長松，觸石迎風，泠然悅耳，及至薄以迅雷，陵以驚飆，罔不撓撼，失其清響，物猶如此，矧伊人乎？舉此而論，先生燕汴間詩可概見者。廼今退耕江漢，以其餘日坐諷行吟，極深索隱，所造愈益玄遠矣。且人各有心，世不乏人，前詩不經刪，後亦不妄傳，古今耳目，誰能塗哉？百世而後，如獨舉詩，曰七子間篤古中程，首稱精雅者誰氏，庶或目余爲知言乎！師曠之調鐘，將俟知音者在後云爾。萬曆癸未冬十月，友人始安張鳴鳳譔。

宗臣《報明卿》 任司理攜足下書來，開函讀，知足下果坐五老家，日騎白鹿走也。既而讀諸篇，雄渾悲壯，當與廬山爭高。

王世懋《藝圃擷餘》 余嘗服明卿五、七言律，謂他人詩多於高處失穩，明卿詩多於穩處藏高，與于鱗作身後戰場，未知鹿死誰手。

張鳴鳳《吳明卿先生詩集叙》 今海內習詩者，所在各有著錄，大氐一人點牘，千人傳寫，其敝也將非往古是耒師，莫之禁已。質以先生諸譔製中，長歌短詠，藻絢情洽，廩廩有古詩人之風，何可得哉！平居勿論，即如高涼遠在炎海，先生是時重遭讒去，側身瘴癘，又親折寇衝，茲何時也，轍轀傅城，鋒鏑攢堞，既已從容運籌，克弭大難矣。廼中間慰勞將吏，或感時述懷，辭氣愈厲，沛若有餘，讀之使人雄心奮焉。豫章諸處，雖稱左遷，顧皆平壤可游，視此垂陷虎口矣。夫飛泉長松，觸石迎風，泠然悅耳，及至薄以迅雷，陵以驚飆，罔不撓撼，失其清響，物猶如此，矧伊人乎？舉此而論，先生燕汴間詩可概見者。廼今退耕江漢，以其餘日坐諷行吟，極深索隱，所造愈益玄遠矣。且人各有心，世不乏人，前詩不經刪，後亦不妄傳，古今耳目，誰能塗哉？百世而後，如獨舉詩，曰七子間篤古中程，首稱精雅者誰氏，庶或目余爲知言乎！師曠之調鐘，將俟知音者在後云爾。萬曆癸未冬十月，友人始安張鳴鳳譔。

胡心得《天鶩子擬古樂府序》 樂府者聚衆樂而府之者也。故一樂不備不府，一音不古不樂，乃其微旨，發諸天竅，雖作者有不自知。蓋風教代殊，才情各異，而品調音節區焉。自康衢卿雲以及漢魏六代名家，成大成小，繩

珠編貝，可一睹而概也。吳中徐昌穀，譚藝雅詳，北海馮汝言，紀述滋博。余嘗誦而說之。竊歎我國家風教之盛，高視兩漢，而綴學慕奇之士，先後迭興。至嘉靖中，七子著名更烈，如督學大夫明卿吳公，余蓋自弱冠時聞其風矣。頃別駕紀旭仁氏，得公所爲樂府一帙，持以示余，余又誦而說之，居然大雅之復作，而希聲洋洋盈耳也。遂留梓於廣州郡齋，梓成，因序之曰：公之爲樂府也，歷穆天子以來數千年，上之郊廟國都，下逮田野閭巷，諸體備矣。猶復與世推移，因事變化，曲極情致，如生其人之時，而出諸其人之口，而以之養生則爲壽考。豪傑之士，惟所用之，各臻其極。先生德義淳備，會擬不爲後，古不爲前，茲難哉！詩云：「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余誠非知音也，而公之苦心，則不俟終曲見矣。夫相馬斲輪，並寓神理，不可以授人。至於牝牡驪黃，疾徐甘苦，良工所勿談也，公之樂府似之。其由神理乎？隆慶壬申三月朔日。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知廣州事武林胡心得撰。

鄧原岳《甑甀洞續稿序》 吳楚山川瑰瑋，甲於寰區，楚以鉅麗標勝，而吳以清佳取妍，兩地操觚之士，往往割其菁華之氣而洩爲文章，大率楚取豪雄，總雜爲工，吳取婉約，雍容見則，求所以調而劑之未能也。嘉靖之季，七子雲興，楚有明卿，吳則元美，此兩先生者，皆儲光岳之精，炳靈孕秀，相與脩北地之業，雄才大力，既不耑其方言，而又能交相劑以歸於正，於是東南豪傑靡然從之，兩先生遞執旗鼓若桓文者，垂五十年矣。予不幸不獲事元美先生，最後游楚，則吳先生亦已捐館舍，每過下雉，爲低回久之，已從州刺史馬君得盡讀其續集，而求其所謂劑者。先生之文本之東京，間有規模河東者，古風樂府本之漢魏，間有出入杜陵者，吾不知其於元美何如，獨五、七言近體最爲折衷而合律，鏗然其音也，雍然其度也，商引而徵應，經往而緯隨，可謂兼至而獨詣矣，詎肯兄元美而弟之也？夫論材於楚，不患其不充，氣不患其不鬯，顧才之過也，龐雜而鮮裁，氣之縱也，離披而無所底，吾安能諱之？先生之才無所不究，然必反而麗之於情，其氣無所不靡，然必要而協之於則，易世而後，能使博學宏詞者不至輕用其所有餘，感激用壯者不敢跳於一切而冒凌厲之戒，則先生之功於楚大矣。先生故有《甑甀洞集》行於世，此則其季子太學續編而付之梓者，剞劂之費，馬君實任之。季子名士良，其詩得父膏腴。刺史名攀龍，素著循吏聲，而旁及雅道，尤足述也。萬曆癸卯九月，閩中鄧原岳撰。

李維楨《吳明卿先生像贊》（存目）

又《吳明卿先生壽序》

嘉靖間薦紳稱才子者六人，興國吳先生其一也。其祿位上者卿，下者郎，皆後先凋謝。先生介其中，獨以獻歲發春稱老先生。游梁歸且二十年，與親串故舊共文酒園池之賞，下逮田更牧豎，愉愉延接之。里中士載酒問奇，橫經受業，錄牒日衆，則莫不幸先生之得年，而欲長有之以爲快也。於是介紹其門弟子兩黃君徐君梅君孫君，屬某爲祝辭。某何知，蓋竊聞之：道一而已，踐之身爲德行，措之天下爲事業，垂之後世爲文章，各臻其極。先生德義淳備，會而以之養生則爲壽考。豪傑之士，惟所用之

如私先生，某固有之。先生楚人，某亦楚人也。先大夫同先生成進士，講世好，某得爲通家子。後先生十五年守大梁，調虔州，卒坐梁事中白簡，因病免歸。私以是三者爲先生壽，雖不善辭，先生其听然爲一舉觴。

趙用賢《松石齋集》卷二七《答吳明卿》 用賢自勝握管已來，每從學士大夫傳得先生片言隻語，無不劇心鉥思，俛首誦記。昨歲始獲有先生《甔甀洞集》，伏而讀之迨遍，然後窺先生之大全。蓋獨挈先秦西京之要，而裁練於唐宋諸名家之歸指。高不詭俗，古不模句，師心獨運，洋洋灑灑，今之主盟斯文而功恢於復古者，獨先生與弇山先生而已。

于若瀛《吳明卿像贊》 不佞髫年知黔督學使者爲吳明卿先生。於時癸酉，先大夫亦爲黔藩，長與先生有倡和詩。先大夫間謂不佞曰：「是七子之一也。」嘗竊慕之，不及見。已而讀先生《甔甀洞稿》，益知先生鍾雲夢衡嶽之秀，其宏詞雅抱，足傾人代。比不佞官留都，先生已作古人矣。其子皋倩自興國來，出示先生小像，儼然如生。先生自贊所謂皤然耄矣，而氣猶然腴，神猶然王，風襟韻宇猶然磊落不羈者，可想見已。於戲，慕先生不及識，得讀先生文，並得睹先生像，如見先生。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一 吳明卿（名國倫。）七言律，多冠冕雄麗，足繼于鱗。如「赤縣五雲開北極，黃河萬里劃中州。」「胡笳暮咽三城戍，漢節秋清九塞塵。」「七澤春深飛彩鷁，百蠻天盡躍青驄。」「橫戈已壯吞胡氣，按轡新成出塞詞。」「吳雲晝擁黃金甲，漢日秋懸白馬盟。」「萬馬忽乘青海戍，六師翻困白登圍。」「霜下薊門天黯澹，虹垂碣石晝陰森。」「鄉心苦被蠻雲結，客淚遙含海色來。」「浪擁帆檣天際亂，星蟠吳楚鏡中分。」「江合百川爭赴海，山蟠一柱上撐天。」「胡吞九水浮天闊，地擁三巴入鏡來。」「千帆雨色當窗過，萬里江聲動地來。」「明月萬家機杼恨，黃雲四塞鼓鼙哀。」「風吹華髮乾坤短，天坼黃河日夜流。」「橋石似從洹水駕，林煙欲撲太行飛。」「天寒霧白蠻王壘，日落江清帝子樓。」「雙流夾郡風雷走，萬嶺蟠空日月垂。」「十年瘴海波初定，八月星槎使正還」等句，皆冠冕雄壯。然以全集觀，聲調較諸子稍婉。至如「仙梵杳從空翠落，亂帆紛挂野雲飄。」「風生錦障吹陰雪，花簇瓊筵駐夕暉。」「一自風塵捐駿骨，翻從湖海問龍顏。」「寓直桐陰清左掖，退朝香霧鬱西山。」「山氣作雲蒸宿暑，溪聲帶雨咽新秋。」「谿聲暗咽秦時雨，村落仍遺晉代風。」「酒船歌舞縱橫入，沙磧鳧鷗斷續逢。」「新營石室藏金粟，小引溪流灌白蓮」等句，則聲調和平者也。

又　明卿七言律，全集實多未穩，亦有生澀如茂秦者。元美稱其「首尾勻稱，宮商律諧，情景相配」，敬美亦言「他人多於高處失穩，明卿多於穩處藏高」，蓋指其入選者言之。

《皇明詩選》卷一 卧子曰：明卿雅練流逸，情景相副，調既寥亮，詞復勻適，眞登堂之彥也。轅文曰：明卿健於子與，老於子相，與茂秦同以法勝，而近體不能如其純至。舒章曰：明卿章無泛意，句無浮響，壁壘不鈍兵，雖多亦奚以爲。惟與李、王結社，雖沿習氣，頗講格律，擷其菁華，不失爲于鱗派中佳境也。

孫應鼇《西征雜述序》 《西征雜述》爲吾貴督學使明卿吳公行部羅施所得。諸什中間指陳山川風土，因以寓懷紀事，貽諸將來，足爲西南天地增光。兵憲使沈公從善梓而傳之，有以也。余嘗覽柳子厚永州柳州諸著作，凡談永柳遺跡，必舉爲口實。古今聞人有經遊題品，後之欲藉名高者，咸引以爲重，大都若此。獨惜子厚以彼其才，顧少壯嗜進，累於王叔文、韋執誼，坐廢遂不振。余每讀所賦《解崇》、《懲咎》、《閔生》、《夢歸》等篇，哀憐之。今明卿公直道中節，冠冕一世，秉正衛善，贊毀無所撓骫，權貴銜忌，罔能踣躓，光燁俊偉之業，蒸蒸日起，鬱然爲海內儒宗，不但以文詞稱雄。回視子厚所自立，奚啻倍蓰什伯？益信士君子當見微而知清濁，此身一敗，百美崩解，不可苟然已也。余又反覆子厚洎公著作私評之，子厚研精於色澤，公脫穎於風骨，又各似其爲人。夫色澤者，采飾具足，眞宰罕存；風骨者，氣志妙凝，規程自雅。孔子曰：詩可以觀。詎不信夫！詎不信夫！萬曆紀元秋中日淸平友弟孫應鼇謹書。

分論

《前溪歌》《皇明詩選》卷一：舒章曰：能自奇特。

《捉搦歌》《明詩歸》卷三：鍾云：脫盡習套，性情方出。性情出，而詩自可愛，可喜、可歌、可詠。

《有所思答鄒少南》《皇明詩選》卷一：卧子曰：章法是五言古，而落想從樂府中來。

《別魯朝選行人》《皇明詩選》卷四：轅文曰：句法遒上。

《宴灌甫東陂》《皇明詩選》卷四：卧子曰：撰詩之粹篇。

《鄒彥吉使君招飲赤壁》《皇明詩選》卷四：轅文曰：雅音習習，不爲縵縟。

《夏夜偶涼卽事效梁人體》《皇明詩選》卷四：舒章曰：妍秀無浮艷，蕭沈諸公所不及。

《丘謙之使君過訪山中有作賦答》《皇明詩選》卷四：卧子曰：寫景流麗。

《歌風臺》《皇明詩選》卷一二：轅文曰：結老。

《將至武昌王若思使君遣人以詩相迎率爾奉答》《皇明詩選》卷一二：卧子曰：使事親切。

《答宗子相見訊》《皇明詩選》卷一二：舒章曰：悲情深穩。

《滹沱河》《皇明詩選》卷一二：舒章曰：起手高渾。

《登岳陽樓》《皇明詩選》卷一二：轅文曰：「赤甲」一聯，說景新美。

《北園餞別黃行甫梅泰符醉成》《皇明詩選》卷一三：轅文曰：情深於河梁，調流於大曆。

《宿赤烏觀》《皇明詩選》卷九：卧子曰：整秀。

《燕京游俠》《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通體矯健。

《登赤壁有感》《皇明詩選》卷九：轅文曰：實事。不嫌宋人。

《自橫浦度大庾嶺寄謝馮汝言方伯》《皇明詩選》卷九：卧子曰：悲而眞。

《入魏郡》《皇明詩選》卷九：卧子曰：可誦。

《奉送龐中丞巡行五路屯鹽》《皇明詩選》卷九：轅文曰：五六掌故語，巧合。

《舟中望黃谿山瀑》《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用事穩雅。

《宿順昌》《皇明詩選》卷九：轅文曰：調近錢劉，而秀矯勝之。

《南華寺》《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新秀。

《薪春江上謁禹廟》《皇明詩選》卷九：轅文曰：完作。

《送姜太史節之使楚王》《皇明詩選》卷九：卧子曰：使事秀切，屬筆流麗。

《雨中寄王行甫》《皇明詩選》卷一三：卧子曰：卽禹錫玄都之意，而此更渾。

《飲飛雲洞》《皇明詩選》卷一三：舒章曰：新調迥出。

《紫霄峰》《皇明詩選》卷一三：舒章曰：臨風高嘯，固有情態。

《聞張助甫擢御史中丞開府寧夏寄贈》《皇明詩選》卷一三：卧子曰：唐音。

《寄遠曲》《皇明詩選》卷一三：轅文曰：餘情繚繞。

《莊節婦傳》《明文霱》卷一二：汰侈鏟華，獨存剛骨。

傳記

馮夢禎《吳明卿先生傳》 余知楚有吳明卿先生凡三十年，近歲辛卯，始得謁先生於吳門舟次。是夜維舟寒山寺傍，驩飲幾徹曙，臨別，先生顧余語甚悲，曰：「吾七十老翁，難再涉此，恐無相見期。」鷁首再拜珍重而別。又一年，先生訃至矣。先生故宜有傳，惜余非其人。而先生之子士良請益堅，乃採摭先生行事尤著者次之云爾。先生姓吳氏，諱國倫，明卿其字。先世籍嘉興，爲余同里。其始遷楚而家興國，自賢忠公五傳至先生，兄弟四人，先生最少。先一夕，鄰人夢神人秉雲黃袱荷書下其家，明旦舉先生。先生神宇朗發，慧解非常，性豪爽，不喜問家人業，而下幃讀不休。方治博士家言，即陰治古文辭及詩，間出一二作，已英英耀世矣。嘉靖己酉舉湖廣鄉試首名。明年庚戌成進士。又明年辛亥，授中書舍人，司誥敕。故事：中舍直兩房者俱委瑣雜流，內閣大臣頤使之如佐史。然先生以特例選入，不少爲屈。是時吳中王元美、歷下李于鱗主盟文章，門庭高峻，而先生與長興徐子與、南海梁公實、廣陵宗子相等往來，文酒靡間，號六子社。名高毀集，公卿以下側目焉。相嚴雖意忌先生，而陽好之，且冀其爲己用。拜兵給諫，德之，而先生所論列自若，一不規相嚴意。會楊忠愍以曹郎言事，醜詆相嚴論死，而倡爲奔哭賻贈，作詩輓之，且經紀其喪者，皆六子之屬。先生所作輓詩六章，猶稱悲憤。飛語既聞，相嚴大恚曰：「吾故疑吳生非長者，果然。」時以星變察吏，謫先生江西按察司知事，久之量移南康推官。先生優游白鹿匡廬間，意氣自若，有「古來薄命婦，不自悔蛾眉」之句。然相嚴意終未已，且以京察罷黜先生，徐文貞力解，得以推官調河南歸德。居無何，自免歸。相嚴敗，就家起先生福建建寧同知，擢守邵武。蠲煩滌苛，治尚寬平，秩滿課最恩綸寵。逮已復，坐毀奪三階，謫知廣東之高州。治尚威猛，吏墨誨盜者，民豪舍盜者，俱論治如法。會流倭犯城三，先生擊却之三，軍府上功，賜金褒賞亦三。高人德其保境完民，立生祠尸祝之。初，先生聞倭至，倉卒議城守。先生鼓衆登陴，畫地而守，人人自堅。先生入訣妻子，探一書囊授蒼頭奴，曰：「即不諱，爾投吳謁王長公，以此付之。」蓋藏稿也。其臨事慷慨如此。此豈徒厲厲以文雄世取令名云爾哉！先生自謫籍，歷郡守藩臬，所到俱有聲。最後爲河南參政。先是，江陵相在翰林，與先生雅故，後稱元輔當國，禮絕僚舊，而先生故態自若，新敬不加。時以入賀至，遂中論劾解組歸。先生以兩忤權相，起而復折，竟不至大用，時論惜之。然而名益高，天下能言之士，不東走吳，則西入楚，蓋六子之屬稱長年者，惟婁東與先生，中原相見，足稱敵國，客亦相當云。先生歷官三十年，橐無餘財。初，州城創宅，盜入遺火，僅餘瓦礫。再搆文木園，尋轉鬻他姓，最後得地於北郭外師山之陽，湖水環之，先生曰：「可矣。」導湖爲池，疊石爲山，下爲甑甄洞，雜蒔卉木，而題曰北園。先生日與賓客遊咏其中，酒酣起舞婆娑，童子從旁雜奏笳鼓，望之者以爲神仙中人。蓋州有園自先生始。人謂園勝州，吳公勝園，知言矣。王元美先生卒，先生自楚入吳哭之，盡哀歸楚，無何亦卒，年七十。海內文章，連失兩先生，歲在龍蛇，亦厄運使然哉！先生所著有《甑甄洞稿》、《續稿》，凡五十四卷行世，其黃袱之符耶？史臣曰：自屈宋下，楚才何其侈耶？明卿先生起嘉隆間，嗣響李何，齊鳴五子，甚且超乘而上，豈不憂憂乎難哉！至其緣儒飭吏，寬猛適宜，牧守監司，悉善其職，尤足爲文士吐氣。惜其不大用，令以甑甄終也。然其著書表見，遂與弇州伯仲，采詩國朝者，吳楚其大風也哉！

《盛明百家詩・吳川樓集》 吳川樓，名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庚戌進士，授中書舍人，遷兵科給事中，左遷南康府推官，調歸德，即家起知建寧、邵武二府，又調高州三載，擢貴州提學副使，河南參政。大計，以台參罷官。明卿才氣橫放，跅弛自負，好客輕財，歸田之後，聲名籍甚。海內噉名之士，不東走弇山，則西走下雉。晚年入吳訪王元美，入苕弔徐子與，及元美卒，而明卿尤健飯，在七子、五子之中最爲老壽。今刻止得四十餘首。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庚戌進士，授中書舍人，遷兵科給事中，左遷南康府推官，調歸德，即家起知建寧、邵武二府，又調高州三載，擢貴州提學副使，河南參政。大計，以台參罷官。明卿才氣橫放，跅弛自負，好客輕財，歸田之後，聲名籍甚。海內噉名之士，不東走弇山，則西走下雉。晚年入吳訪王元美，入苕弔徐子與，及元美卒，而

紀事

王世貞《吳明卿》 十月初，蘭溪胡元瑞來云，見閩人謝某新刻，有哭足下絕句。方食時，箸爲墮地，終夕彷徨。既馳信從蕭甫所問之，不獲報。乃有一楚人游宦者云，武昌見伯子入棘，試義佳。足下當無故，以是稍自寬，而使者至矣。披緘不暇讀，但絕倒，稱幸甚而已。海內豪傑遒盡，唯吾二人者，歷落若長庚之配殘月，胡可遽與嘒嘒小星等泯？

《揮麈詩話·吳明卿贈詩》 甲申夏余至姑蘇時，明卿先生已從弇山園返棹泊金閶門外矣。一見握手甚歡，及睹余所撰《先大夫行狀》，又獎詡不容口，且曰：「尊公人品，無論其大者，即微處亦不苟。如爲武庫散俸時，較前人所散者輒溢其數。初得之以爲偶然耳，屢試之皆如初。即此一事，其人品可知已。」與余談詩談文甚相洽，繾綣數旬不忍別。去贈余詩云：「怪爾交游廣，由來著作工。論詩原郢上，佳麗且江東。貰酒歡相藉，歸舟悵未同。蘭蘅滿湘澤，愼勿委秋風。」餘詩尚多在《甔甀洞稿》中，不悉錄。

《湧幢小品》卷六 吳明卿自作生穴，旁爲祠，題其柱曰：陶元亮屬自祭之文，知生知死；劉伯倫荷隨行之鍤，且醉且醒。明年登七十四，方賀者履不絕於戶時，語二子，事小定，且自爲誌，無何遂卒。

著録

《盛明百家詩·續吳川樓集》 吳川樓詩成，隆慶己巳二月，姚山人復以抄本一帙見遺，云得自棟川長秦次山所，遂又刻之，名曰《續吳川樓集》。時川樓以邵武守，調陳之高州。

《明三十家詩選》 所著有《甔甀洞稿》九十六卷，又有《春秋世譜》、《訓初小鑑》等書。

藝文

謝榛《吳給事明卿謫江西，詩以寄之》（存目）

李攀龍《春日聞明卿之京爲寄》（存目）

又《五子詩·吳明卿》 吳生蕩滌士，明德復何早。高舉凌風翮，青雲漫浩浩。良士冠帶會，斗酒弄辭藻。一彈中清商，下里難爲好。知音率已稀，隱几存吾道。衆言紛盈庭，膠漆各自保。掩耳走淆亂，褒裳度潢潦。罵坐豈盡狂，流俗令人老。陸沈金馬門，懷袖諫書草。白日有棄捐，遊子悲不造。

又《郡城樓送明卿（二首）》（存目）

又《懷明卿》（存目）

王世貞《五子篇·武昌吳國倫》（存目）

又《吳明卿以再調至京，值余方事家難，不數數見也。於其行，聊以擬古歌二章贈之。南冠楚音相對歔欷，無復易水慷慨之致，由才氣都盡耳》（存目）

又《寄吳明卿》（存目）

又《懷吳明卿，時謫江西幕》（存目）

又《答明卿》 今茲暑用壯，衡蕞藩吾身。白雪從南來，令我思郢人。故者日以疎，新者何自親？所以一杯酒，黯然向沈淪。

又《寄答明卿》二首（存目）

又《答明卿聞元美擢御史中丞，督撫鄖陽，喜而有寄》四首（存目）

胡應麟《五君咏·吳參知明卿》 明卿起南服，束髮嫻聲詩。一麾守嶺海，三黜行羅施。飛書問供奉，鍊句追拾遺。誰能竭大海，盡出珊瑚枝。（吳官夜郎嘗有詩懷李供奉。）

徐中行《送吳舍人明卿還楚》 楚詞何者振芳躅，前有屈平後宋玉。眼底

吳生亦崛起，早歲天衢策高足。結交羞問聲利場，染翰愁看聾瞶俗。夙昔逢予盡省中，握手慇懃賞清曲。心知此物識者稀，意氣飛揚自相勗。倏忽赤水探玄珠，凌厲青霄起黃鵠。江河百折獨往心，富貴浮雲非所欲。逶迤洪響滿雲臺，載酒依依坐天祿。自許東方暫陸沉，豈如左史徒能讀。俠氣還爭山嶽高，壯心不爲軒裳束。海內賢豪幸一時，過逢但坐邀擊筑。碣石談天盡古今，華陽置酒窮曛旭。淹留復似小山招，跌蕩爭爲大言賦。劇飲惟愁白日過，窮交不畏黃金妬。早覺吳生肝膽露，倚劍茫茫紛四顧。仰天爲我歌楚歌，千里烟雲低不度。登臺朔漠來秋色，七陵莽蒼開烟霧。乾坤此會眞有神，世路艱危轉自親。朝廷若可無揚馬，符瑞寧須待鳳麟。片言自昔重山嶽，九錫徒爾輕埃塵。卿不見章華冠蓋委草莽，郢中詞賦懸星辰。卿今乘槎漢水濱，鄂渚涼風萬里新。愁入湘沅飛暮雨，氣生雲夢起峻峋。鸚鵡洲荒悲處士，懷沙地古吊詞臣。詞臣自昔擅陽春，含意千秋鬱未申。宋玉秖今逢和者，靈均莫嘆國無人。

又《懷吳明卿》（存目）

俞安期《哭吳明卿先生十首》

徐獻忠《贈別吳子霽寰北上》

歐大任《聞吳明卿謫高州》（存目）

鄒迪光《下雉吳明卿》　郛城握節，乍覲明卿。雪堂談藝，揮麈縱橫。刑馬歃血，兩國齊盟。惟爾之才，蘭馨玉清。輕颸拂渚，漣漪徐生，人今已矣，正始希聲。

又《吳明卿像贊》（存目）

汪道昆

論　述

綜　論

王世貞《汪伯玉》　今五單于解辮（《四庫全書》改「解辮」爲「面內」），南粵授首，而明公從容運籌其間，且以餘力發爲鐃歌、鼓吹，揚詡照代之盛，如椽大筆，縱橫燕然山石上，固千載一時也。

又《汪伯玉》　家弟業操觚，意不可一世士，每至得公文與于鱗詩，輒手至再三不釋曰：「此非人間人也。」

又《汪司馬》　七言二律，貴於雙明珠遠矣。

《鴻苞節錄・卷六上・論詩文》　汪伯玉文，有法精而差狹；晚始爲詩，有才實而傷笨。

《詩藪續編・國朝下》　汪司馬伯玉以文章名天下，中歲尤刻意詩歌。五、七言近體，盡刷鉛華，獨存天骨，雄深渾朴，壁立嘉、隆諸子間，自爲一家，非俗眼所易識也。其格調精嚴，句律整峭，斲削鍛鍊之工，幾於毫髮亡遺恨，深於少陵者當自得之。

又　詩之晚年彌工者，惟張肖父、汪伯玉二司馬。

《皇明詩選》卷一二　舒章曰：汪司馬詩，如薪芻滿地，英楚甚寡，此詩獨見風裁。

《明詩綜》卷五二　徐蘭生云：「伯玉篇無警策，妄自矜大。余嘗借大陸語評之：混妍媸而成體，累良質而爲瑕，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

汪禹乂云：「伯玉聲調並佳，能臻閫奧。」

《靜志居詩話》卷一三　王元美論詩文，大指具於《厄言》，七卷有云：

「文繁而法，且有委，吾得其人，曰李子鱗。簡而法，且有致，吾得其人，曰汪伯玉。」又云：「歷下極深，新安見裁。」是心折李、汪，靡有間矣。竊怪其效敖陶孫，作詩文評，苟有寸長，必加品隲，顧于鱗兩見，而伯玉不及焉，何與？觀《四部稿》中贈汪序，如云上本羲姒，下則姬孔，俯跋二京，跨千載而上，皎然若日中天。其言太浮而夸，似非出於中心之誠者。聞伯玉晚年林居，乞詩文者填戶，編號松牌，以次給發，享名之盛，既過於元美。蓋元美所推奬二人，于鱗道峻，仕又不達。伯玉道廣，位歷崇階。人情望炎而趨，哲人之難追，而於斯編，又獲以俚言引之首簡，雖難避加糞佛頭之譏，而終不慮其相埒也。錢氏詆祺伯玉，未免太甚。

《說詩補遺》卷五　伯玉《晚次樂鄉縣》，地里字太多，《送客》花木字太多。且「故鄉杳無際」，與「川原迷舊國」，「故鄉」「舊國」字互侵，非律體所宜。

《明詩紀事》己籤卷二陳田按　伯玉在閩，頗立功名，史僅及其文章，亦憾事。元美稱「伯玉文，猶可說也」，胡元瑞《詩藪》稱「伯玉詩格調精嚴，句律整峭，斲削鍛鍊之工，幾於毫髮無憾」。評詩如此，何以信後。又云：「新都德望位遇，震曜一時，下士急才，後生一善，必奬掖陶鎔，當代知名之士，靡不出其門者。余以通家子辱國士之遇。」此則其感恩之私言，不應評詩亦假借如是也。

《藝苑卮言》卷七　文繁而法，且有委，吾得其人，曰李于鱗。簡而法，且有致，吾得其人，曰汪伯玉。

李維楨《〈太函集〉序》　先生之文，上則六經，次則左氏內外傳、《戰國策》、屈宋老莊，次則列荀呂覽鴻烈班范之書，昭明之選，凡十三家，法如是止矣。然而讀其文者，不以爲六經十三家之文，而以爲先生之文，何以故？其才能追琢搏埴之也。小大、長短、高下、奇正，隨所結撰，積句成篇，積字成句，有一不精麗者乎？即旁及二氏，如出一手，何以故？其才能經緯錯綜之也。古語傳時事，類與神情不相契，先生談理理晰，叙事事備，抒意意達，豐而潔，約而舒，雄而沉，典則而平淡，宏肆而謹嚴，樸茂而韶令，跌蕩而鎮重，使淺者深，近者遠，鄙者都雅，庸者卓詭，何以故？其才能牢籠驅馭之也。法一耳，而才有至有不至焉。北地之法，至先生而大。歷下之法，至先生而暢。婁江以無所不法爲法，先生以有所不法爲法。才之所賦，天實爲之，人力其如何哉？

馮夢楨《汪伯玉先生尺牘引》　夫尺牘之爲藻甚薄，而其用最廣，達萬里

也。夫登山採玉，度尺先收，入海探珠，徑寸首掇，是編出，《漢書》無文繁之難，而《論衡》有既廣之共，人人得登珠船而游璚圃，可與之大揚搉也已。時崇禎癸酉五月朔日，同邑後學畢懋康孟侯撰。

唐暉《太函副墨序》 當代之以文名世者，吾郡則有左司馬汪伯玉先生云。文章之道難言矣，結繩以還，爻象剖而爲六籍，六籍剖而爲秦漢，秦漢流而爲六朝、爲唐宋，喙喙爭鳴，鬬如蠻觸，世隆則從而隆，世污則從而污，所繇來矣。顧有文則有法，譬之於御，騕褭騏騮惟吾所駕，而其罄控之法不能越也；譬之於射，巧力遠近惟吾所注，而其縱送之法不能違也。自晉以迄於隋，此法寥寥，昌黎氏始一振之，至宋乘焉而陁靡逾甚，說者至謂法振於韓，亦亡於韓，即先生亦云此必別有一解，要非漫語。我明驅左衽，闢文明，孝宗朝崆峒氏以絕倫逸群才，拔數千年頹沓而起之，匠心師古，力追秦漢，逆河而航，偉矣。迨至肅廟，群英奮興，鼎足而霸，歷山、婁江、新都其雄也。然推歷山者遜其孤高，推婁江者讓其洸洋，廼先生玄心繡口，別闢門戶，其世則自黃虞三代秦漢六季三唐以迄宋元，無不尚論，其書則搜宛委，探禹穴，窮二酉，傾五車，無不周覽，其人則自皋夔益稷伊傅周召，左倚公穀莊列屈宋賈晁班馬，以至韓歐蘇柳眞陸揭奚，無不驅駕，操有規，執有矩，鑪錘百氏，原本六經，而格法一準之左氏。每一撰次，必選義考詞，不共世人吐咽，字字鎔今還古，擬議以成變化，而絕不逗漢以後一語。屈指先生通籍者若而年，任民社者十二，任行間者十五，田居者十三，或據案而吮毫，或橫槊而占檄，或投戈而論著，或賓社而應酬，或登臨以紀勝，或傳述以詔來，或舂容而大，或寂寥而小。其追琢之妙，如玉葉天衣，匪經人巧；其旨味清絕，如吸瀣餐瓊，絕離塵垢；其裒蓄之富，如龍宮海藏，百寶具足；其莊嚴紆雅，則又如《車攻》之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從容整暇，有歷山之孤高而謝其鉤棘，有婁江之迴瀾而洗其曼衍。昔殷正甫曰：不爲獻吉輩者，乃能爲獻吉輩者乎？余亦曰：能爲于鱗、元美輩也者，乃不爲于鱗、元美輩者乎？《易》稱潔淨精微，先生近之。元美之評先生，一則曰新安之見裁，一則曰簡而法且有致，其相推重者如此。論者顧以格法拘泥吹索先生。嗟夫！此未知先生也。先生深左氏者也，尺衡寸量，要於自然，縻金屑玉，匯爲大雅，自其同者視之，則無不同也，自其異者視之，則無不異也，此正左氏之法與格也。亙千百世，操觚家有能窺左氏之奧窔者乎？亡能窺其奧窔，惡至而倪先生？浸假能破其拘墟篤時之見，吾知其爲河伯也，將向若而嘆矣。先是門人輩私以《太函集》一百二十卷板之金陵，海內寶之，固已家蛇珠而人和璧矣，乃先生則嘗自叙其副墨藏之函中。善鍛者液而取其精，善酒者澄而取其母，會心處政不在多，此先生指也。茲猶子孝廉當世，文孫文岫復出其《太函副墨》定本付之剞劂，亦不違先生指也。余小子生也晚，憾未及一登先生門聆其罄欬，何足以知先生？善乎于鱗氏曰：不朽者文，不晦者心。先生之不朽不晦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若孝廉才而雋、博而嫻，文卓有司馬家風，文孫翩翩鳳毛，家之代興，綽有其人，斯又良爲司馬門幸哉！同邑後學唐暉文季撰。

葉高標《太函副墨序》 《太函副墨》者，汪司馬南明先生即以所著兩集，更研削刪定者也。【略】先生之文如清廟明堂之音，缺一無以儼俎豆，亦如布帛菽粟，失一焉將毳衣舉世、血茹當代，更何秕之簸、粹之龠乎？先生之意，固欲標其尤而一衷於情也。鏤思舊藻，探坳泓，測崑閬，一時之眞韻不赴，但可謂之雄文而非至文；出神入幻，穿天心，窮月脇，當下之深情不協，但可謂之工詩而非至句。不者蟫窠蠹粉之中，即其妍贍之幅，可以膾萬吻不餕，使一揆作者之初念，心不必其謀情，手不必其應意，千秋才士之魄，有聽書肆呫嗶之聲，而痛哭於兜率上矣。本寧先生謂先生文以不法爲法，詩則近信古，吾謂一經先生手授，情之至者，更一至焉，簡易而情愈近，搜剔而境愈眞，一經一緯，一商一羽，盡如犀孕星蚌脂月，眞有得於內不可得而傳者矣。於乎！先生往矣，情於烏睹？余濫竽歙邑數載，嘗得於紫陽之脇，睹太函山館裒然雲際，詢而知先生讀書臺在焉。先生有孫瑤光常肄業於所，丙夜讎較，令冊府重奕，不至有帝虎魚魯之舛，而余輩獲以踴躍董成者，瑤光之善述，亦先生不奢取之報也。煙蘿松月，永護函三之室，以與先生之文章相映發，將並昇平獨樂之堂，垂其不朽，山水清音，眞情宛在，不俟望見先生而知之。嶺東葉高標書於紫陽署中。

陸錫明《太函副墨序》 秦漢遞降，作者代興，遷、固、昌黎，最號爾雅，遷、固傳神，凌厲□書之上，昌黎傳法，振起八代之衰。廼先生猶睢盱視之曰：秦漢而下，其人亡，晉宋而下，其法亡，則法之者，蓋難言之。我當弘正嘉隆間，居然正始，鞭弭互執，軌路分歧，北地開闢荊榛，李王控縱驂轡，而先生抗手軒目，驅使百家，海內爭向函中禮瓣香，婁江、潮江分馳共泝，

莫能左右袒。先生凡三遇瑯琊，瑯琊獨推重先生曰：文簡而法有致，吾得之伯玉。嗟乎！此定論也。古今文章家每不相下，好齮齕勝己者，若千里比肩，三揖遜武，如兩先生，千秋幾何人哉！間嘗按先生平生堅白推赤掇皮，皆眞慧骨靈心，披沙見寶，身在行間，設謀閫外，而知先生之文細；殲倭備虜，鳴鏑揚戈，而知先生之文雄；威止兒啼，聲銷鬼魅，而知先生之文壯；壇坫則幟屬李王，旂常則劍合少保，而知先生之文組練；率賓之冲，社選羣賢，而知先生之文都雅；別黃山白岳以爲俎，酌鄱江閩海以爲□，而知先生之文高華，夫然而先生以無不法爲法矣。昔龍門氏涉齊梁、探禹穴而文始奇，扶風氏世爲史官而文始富，昌黎氏自潮州以還而文始老，吾於先生亦云然，寧詎祖六經、禰三代也。今所傳世《太函集》百二十卷，大都才約於硎，氣斂於格，規日表月，握璧旋璣，刻雖成而非先生初意也。先生所自快，結幽搆眇，合矩會神，則在手定《太函副墨》中。向藏名山，今始出之，以公海內，譬之讀佛藏者，妙諦不越《阿含小品》，而五千四十八卷之廣大靈通，如是如是。不佞有懷私污，茲若親承，先民是型，百世興起，不佞又爲新都後進才士，若孝廉蔭君之茂，繩祖武，則其人其法不替，引之矣。年家後學當湖陸錫明書。

劉康祉《跋汪伯玉釋疑篇末》 伯玉先生文價暴起隆萬間，由吳郡推轂之。綴緝秦漢，藉班左成羽，以成吉光之裘。然今古有間，能譁人之耳，不能鎮人之心。而此文者盡祛長語，宏邃周密，於震旦周孔場中，著明佛氏不可廢滅，皦如日麗層霄，愚知共見。自白馬東渡以來，未之有也。往代無論，即唐宋而還，若裴丞相、白少傅、蘇端明諸公，咸未拈出。蓋彼以佛語明佛理，故未深。此以儒事證佛功，而爲秘密者莫近於是。以日譬日，不若譬日於燭之光、盤之圓也。與昌黎《原道》殊鑣並至，《原道》不談儒理、舉儒蹟，而儒助以振。此不拈佛奧、舉佛蹟，而佛印以伸。雖波瀾未幾，而局陳無缺矣。每共季黃兄讀而心折焉，因盥手敬書，歸之季□疥丈室之壁，與鑪烟磬響同聲讚佛。

王驥德《曲律》卷四 曲與詩原是兩腸，故近時才士輩出，而一搦管作曲，便非當家。汪司馬曲，是下膠漆詞耳。

《曲品》卷上 汪司馬一代鉅公，千秋文侶。所著《大雅樂府》，清新俊逸之音，調笑詼諧之致。餘雖染指於斯道，未肯爭雄於箇中，然片臠味長，一

分論

《仲房赴戚將軍約自塞上還新安賦贈》 《皇明詩選》卷一二：卧子曰：少保在薊門，以匹馬不入爲功，此詩極爲實錄。

《文選序》 《明文霱》卷三：博士家專熟一昭明，固可鼓吹詞林，然太函天葩艷逸之文也，似得力於《左》居多。

《養生契》 《明文霱》卷七：似屬詼諧，而映發養生妙義，可翼《道德》、《黃庭》。

《薦履篇》 《明文霱》卷七：莊而雅，壯而和，開闔變化，整次有法，足稱奇麗。

《故總督少師楊公生祠碑記》 《明文霱》卷九：參稽時勢，燎如列眉，而抑揚斡旋處，具見筆力。

《敕建憫忠祠碑》 《明文霱》卷一四：埋泉斷劒，卧壑寒松，雖有古姿，絕無生氣，此等文可憤可樂可泣可歌，光燄尚騰霄漢。

《張丞墓碣》 《明文霱》卷一五：字不滿三百，吁嗟感慨，滿紙烟嵐，可當屈子《天問》。

《歐陽將軍誄有序》 《明文霱》卷一六：氣色朗抗，筆力鬱蒼。

《哀襄王辭有序》 《明文霱》卷一六：纏綿濃至，不減楚些。

《孤憤集序》 《明文遠》：沉雄悲壯，刻劃司馬子長，似有雲煙風雨繚繞筆下。

《遠山堂劇品・雅品》 《高唐夢》(南一折)：名公鉅筆，偶作小技，自是莊雅不羣。他人記夢以曲盡爲妙，不知高唐一夢，正以不盡爲妙耳。《五湖遊》(南北一折)：五湖之游，是英雄退步，正不可作寂寞無聊之語。此劇以冷眼寫出熱心，自是俗腸針砭。《遠山戲》(南一折)：他人傳張夫人，不免嫵媚，此則轉覺貞靜。所以遠山一畫，樂而不淫。《洛水悲》(南一折)：陳思王覿面晤言，却有一水相望之意，正乃巧於傳情處，只此朗朗數語，擺脫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嘉靖末，歷下、瑯琊，掉鞅詞苑，伯玉慕好之，亦刻鏤爲古文辭，而海內未有聞也。萬曆初，江陵爲權相，其太公七十稱壽，朝士爭爲頌美之詞，元美、伯玉皆江陵同年進士，咸有文稱壽，而伯玉之文獨深當江陵意，以此得幸於江陵，元美乃遷就其辭，著於《藝苑卮言》曰：「文繁而有法者，于鱗；文簡而有法者，伯玉。」伯玉之名從此起矣。厥後名位相當，聲名相軋，海內之山人詞客，望走噉名者，不東之婁東，則西之弇中，又或以其官稱之，曰兩司馬。昔之兩司馬以姓也，今以官，元美亦心厭之，而無以禁也。元美晚年，嘗私語所親：「吾心知績溪之功，爲華亭所壓，而不能白其枉，心薄新安之文，爲江陵所脅，而不能正其訛，此生平兩違心事也。」伯玉爲古文，初勦襲空同、槐野二家，稍加琢磨，名成之後，肆意縱筆，脊拖潦倒，而循聲者猶目之曰大家。於詩本無所解，沿襲七子末流，妄爲大言欺世。謁白嶽詩落句云「聖主若論封禪事，老臣才力勝相如」，幾於病風狂易，使人嘔噦矣。廣陵陸弼記一事云：「嘉靖間，伯玉以襄陽守遷臬副，丹陽姜寶以翰林出提學四川，道經楚省，三省會飲於黃鶴樓。伯玉舉杯大言曰：『蜀人如蘇軾者，文章一字不通，此等秀才，當以劣等處之。』衆者睜眙，姜亦唯唯而已。後數日會餞，伯玉又大言如初，姜笑而應之曰：『訪問蜀中斬六千餘級，奪回男女輜重無數。幕府上功，賜金綺者三，超擢按察司使，胥吏，秀才中並無此人，想是臨考畏避耳。』衆爲鬨堂大笑，伯玉初不以爲愧。」此事殊可入笑林也。

《明史・汪道昆傳》（存目）

康熙《廣輿志》卷二　字伯玉，歙人。官部曹，與李于麟、王弇州切磋古文詞，士林推重。倭入寇，時樞部議遣曹官從右司馬征，許襄論首署汪道昆名。或言：「郎未嘗談兵事，公安取郎。」許曰：「是惟不談，勝談者遠矣！」

康熙《大清一統志・鄖陽府殘本》　歙縣人，萬曆中進士。初爲襄陽知府，後進僉都御史。撫治鄖陽，以立身仁以愛下，凡百姓財力所致之物至其前，輒愀然曰：「此卽是流民圖矣！」道昆有才望，不察察小疵，大綱弘舉，民甚戴之。

康熙《江南通志》卷四八　字伯玉。【略】爲曹郎時，與李攀龍、王世貞等以詩文相倡和。出守襄陽，治兵於閩，恢復城邑。兩撫三楚，輯叛鋤奸，二佐兵樞，閱視薊遼。輔兵一議，鑿鑿經國訏謨，且歲省浮費數十萬。以終養告歸。

康熙《徽州府志》卷一二　字伯玉，號南溟。歙千秋里人。嘉靖丁未進士，知義烏縣。歷福建兵備副使，會有悍卒擁脅開府，開府莫能支。道昆遽入軍門，戮首事以徇，一軍寂然。壬戌，倭陷興化，全閩大震。道昆走浙，請督府胡宗憲檄總兵戚繼光將浙兵往。於是道昆主畫策，繼光主轉戰，諸賊皆次第削平，以功賜金綺者三，陞按察使。特敕盡護諸道軍，旋進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大盜吳平起，復與繼光討平之，以事歸。未幾起撫鄖陽，旋晉右副都御史，撫湖廣。神宗立，召爲兵部右侍郎，出閱薊、遼邊備，與戚繼光、李成梁協心籌畫，數條上便宜，多報可。裁革兵餉冒濫，歲省二十餘萬緡，其《議輔兵疏》尤切至計，轉左侍郎，乞終養歸。

康熙《歙縣志》卷九　字伯玉，【略】除義烏令，夜夢練衣憩簾下，詰旦，里正以婦自經告，曰：「夫非練者耶？」窮得其情，抵法，境內驚爲神明。歷武選司郎中，時李攀龍、王世貞、徐中行皆守曹郎，以詩文相倡和，無不爭下昆出守襄陽，多惠政。尋擢憲副，備兵福寧。【略】壬午倭據橫嶼島，沿海城堡相繼陷，全閩大震。昆走浙，請授督府胡宗憲檄，總兵戚繼光將浙兵八千人往。於是昆主畫策，繼光主轉戰。設奇制勝，沿海諸賊壘次第削平。餘斬六千餘級，奪回男女輜重無數。幕府上功，賜金綺者三，超擢按察司使，特敕護八閩軍事。旋晉右僉都御史，開府八閩，海寇、劇賊，掃無孑遺。卒中忌，日請告歸。隆慶庚午，起撫鄖陽，旋遷副都御史，撫楚。晉兵部右侍郎，閱視遼，裁革兵餉冒濫，歲省二十餘萬。轉左郎，其《議輔兵疏》尤切至計，時江陵奪情當國，遂終養。

乾隆《福州府志》卷四六　字伯玉，歙縣人。能古文辭，登嘉靖乙未進士，以閩藩臬進中丞。道昆入閩，汙水蓐食，五年於外，其畫軍，首議餉，次議兵，三議責成，四議事任。宿將如俞大猷、戚繼光、湯克寬輩，皆專倚而推轂之，轅門士伍，待以殊恩，咸感激爭奪，遂破吳平，夷龍頭寨，殲楊一、蘇阿普餘黨，倭患以平。後官至兵部左侍郎。

嘉慶《義烏縣志》卷九　字伯玉，【略】二十七年仕烏。舊習因循，奸蠹紛

糾。公甫弱冠，英特警敏，風力過人。緒尋本始，梳節宿弊，振洗頹風，杜絕侵漁，徵賦立辦，辨枉破滑，剪刁鋤強，痛懲起滅，以熄訟源。操持公廉，信賞必罰。盜賊屏息，豪右惕心。事無巨細，刻期日中決之。羣情胥服，易聽改觀。性好學，博覽多識，不以案牘輟披吟。尤崇重學校，造就青衿。所獎拔儁異，爲時名流，以行取人。爲南京工部主事，民遮道泣留，不忍別。公積官至兵部左侍郎，以文章名世，有《太函集》。其在婺屬草蓋寡，然生平未嘗忘婺也。祠名宦。

紀事

《新傳奇品》《東郭》(汪道昆作)：齊人妻妾事。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陶朱公五湖泛舟》劇演范蠡功成身退，攜西施泛舟五湖事。與元趙明道《陶朱公范蠡歸湖》一劇同題材。

又《張京兆戲作遠山》劇演漢張敞爲其妻畫遠山眉事。元高文秀有《宣帝問張敞畫眉》雜劇，清陳培脈有《畫眉記》雜劇，題材相同。

又《陳思王悲生洛水》劇演魏曹植遇洛神事。宋、元戲文有《甄皇后》。

又《唐明皇七夕長生殿》本事見陳鴻《長恨歌傳》、樂史《楊太眞外傳》等書。清洪昇更著有《長生殿》傳奇。

又《楚襄王陽臺入夢》劇演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夢與神女相契事。與元楊訥《楚襄王夢會巫娥女》、明王子一《楚岫雲》雜劇，同一題材。

著録

汪康運《太函副墨紀事》 先司馬自成一家言，著有《副墨》九卷、《太函集》百二十卷，久矣凌前邈後，槩踊雒陽，曷又有《太函副墨》？此其所自定者耳。自定云何？文章者，性情之風標，神明之律呂，研閱取照，還憑寸心，逖稽龍門司馬自叙其集，以藏名山，厥有旨也。先司馬兩刻皆自叙，宛有龍門氏寸心千古之微意焉，識者讀自叙，已知其裁定有素矣。然則今始板行者何？原其初刻《太函》，非先司馬意也，丹鉛甫竣，赤蚪隨駕，太史李本寧先生郵寄序言，謂司馬搖筆散珠，奚必披沙見寶，遂命以全集授梓。梓行數十年，梨棗迭翻，金根轉繆，叔氏景謨大夫再請序於本寧太史，屬康運較讐訛舛，重付剞劂，而卷帙則仍其舊，要於先司馬自定夙念，終有未酬。今年偕家姪瑤光肄業函中，爰取先司馬手自裁定藏本，與兩刻互相參伍。兩刻如玄圃積珍，炎洲聚桂，而藏本則摘吉光之片羽，拔祥麟之寸角，殊覺有異焉者。善乎陸士衡有言：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豈欺我哉！昔張霸減《春秋》二十萬言，名爲桓氏之學，桓郁減父《尚書》十三萬言，名爲桓氏之學，桓，亦聊存先司馬初志云耳，借曰獲驪頷而棄麟甲，索赤水而遺崑岑，則有疇昔兩刻在，望洋向若者，可無存乎見少矣。崇禎壬申天貺節日，猶子康運謹書於函三室。

汪瑤光《太函副墨序》 《副墨》之刻，先大父手授也，《太函集》之刻，爲先大父乘箕後一歲事，謝劉二君董其成，主於該備不遺，而要非先大父意也，矧《備倭》、《戡叛》、《函子》諸篇，尚復遺於刻外乎？篋中故有先大父自定《太函副墨》，文次篇雖簡，而遺則已該，先任子久欲出以質諸海內而不果，瑤光有志纘承，力苦未逮，今幸柄世者樹幟千秋，繼起者表闡爲烈，錫以衮言，重之玄晏，因與家從父及諸姻友發篋較讐，授之剞劂，文次原無赤牘及詩，故李本寧大宗伯所評赤牘部、詩部別集梓行，茲不附入。適孫瑤光謹識。

汪珩《太函副墨序》（存目）

《皖志稿·集部考》卷九 《太函集》一百二十卷，明汪道昆撰。另有《增訂五車霏玉錄》。是集文一百六卷、詩十四卷。卷首有自序及目錄六卷，萬曆十九年刻，《四庫存目》，光緒《通志》著錄。道光《通志》著錄，無卷數。《南溟副墨》，明汪道昆撰，刻於《太函集》之前。清《四庫存目》作五卷，並非完帙。今據《千頃堂書目》及《府志》著錄。

《曲目新編》 《遠山戲》、《高堂夢》、《洛水悲》、《五湖游》，右四種汪道昆作。

《重訂曲海總目》 汪道昆(字南溟)：《遠山戲》、《高唐夢》、《洛水悲》、

《五湖遊》。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楚襄王陽臺入夢》（存目）

又《陶朱公五湖泛舟》（存目）

又《張京兆戲作遠山》（存目）

又《陳思王悲生洛水》（存目）

又《唐明皇七夕長生殿》（存目）

藝文

王世貞《後五子篇・歙郡汪道昆》伯玉人間人，忽往在千古。矯矯先秦則，恥爲東京伍。匠郢斤成風，所至自規矩。一汰塵調非，耳觀衆稍沮。論交豈必面，飛書示肝腑。四十開閩疆，黄金絓其組。吾道何必然，諸子氣亦吐。

孫鑛《贈少司馬汪伯玉四首》（存目）

又《壽汪司馬十一韻》（存目）

余寅《送汪伯玉少司馬北上六首》（存目）

屠隆《寄左司馬汪伯玉先生》（存目）

鄒迪光《新安汪伯玉》三天子鄣，爵何嶙峋。靈氣旁魄，鍾彼至人。琢辭鑄句，兩漢先秦。葉玉如玉，運斤無斤。韻語少遜，意象亦新。人之云亡，雅調孰陳。

胡應麟《五君咏・汪司馬伯玉》桓桓司馬公，文武實天授。大筆攄雲雷，穹碑揭宇宙。横飛北地前，獨步弇山後。偉哉詞人場，百代歸領袖。

又《哭汪司馬伯玉》十首（存目）

又《四知篇・新都汪司馬伯玉七十三韻》粤惟漢元封，司馬兩當軸。宇宙皆文章，千載被芬馥。明德洪唐虞，朝舉十六族。婁江洎新都，一網盡推轂。弇州既龍奮，太函亦虎伏。白晝臨高臺，狂歌擊燕筑。是時西曹彦，年少四五六。詩篇甚張皇，文事稍局促。丈夫志萬古，不朽寧案牘。經天緯地業，九代喪空谷。英雄倏相遇，羣起赴秦鹿。上駟誰先登，遺編在斑竹。丘墳並典索，乙夜朗披讀。列莊孟荀韓，檀左呂公穀。先秦數作者，鞭弭恣馳逐。當其神理輳，罔顧毫穎禿。穹碑峙山陵，巨碣控河瀆。餘事拈風騷，不脛走遐隩，烟濤漲渤澥，英聲振獯鬻。騰身上將壇，號令鬼神哭。追奔極窮島，蛟蜃碎屠戮。華銘勒居胥，京觀自天築。八翼摩丹闕，上謁九州牧。帝命總六師，長城倏如矗。大纛巡邊疆，軍吏道匍匐。安危係中外，閩楚遍尸祝。功成戒盛滿，洞霄乞徽祿。戲彩娛高堂，孫枝競蹙鞠。仙人鳳與麟，園居各洗沐。居公季孟間，歲寒訂松菊。製作頻賡酬，緘裁遞往復。交親劇杵臼，調洽迴敔柷。沾沾問蘭陰，笑我甘韞匱。相逢武林道，傾蓋洞肝腹。宛若平生歡，坐久屢更僕。床頭出雙劍，光焰凜霜鏃。感公思纏綿，囊底叩餘蓄。花生七百字，草墜三十幅。公時奮蒼髯，誇我才萬斛。眇論開醍醐，清言佐饘粥。乘輿過弇山，諸峰插平陸。仙翁絶頂下，執手道寒燠。黄池挾日飲，代興話濠濮。巧匠無旁觀，良工有預卜。三人坐丙夜，相親互以目。曾參唯曷疑，季路諾庸宿，含悽别英風，衣袂盡滲漉。迴瞻縹緲雲，廣廈遽傾覆。輕舟發嚴灘，白榆訊孤獨。兒童若走卒，競指司馬屋。公也聞余來，傾筐倒庋篚。將余入後堂，明粧照羅縠。椎牛擘黄熊，輿儳厭粱肉。吴生歌落梅，謝生辨幽菽。憑陵屋如椽，東歸記草木。《五噫》序窮愁，《孤憤》志幽鞠。鴻章過十餘，晨夕驟登錄。睄睄噉名子，藝苑對顰蹙。余也百八章，呻吟亦成軸。河梁迄揮手，泪眼暮簌簌。寥天僅一柱，靈光鎮大麓。將偕石羊君，吾里永辟穀。胡然跨飛鯨，倏爾殘妖鵬。空觀疑地文，神遊恍天祿。當年讀書臺，闌干長苜蓿。名已擅八荒，聲猶借四服。良哉副墨子，百代稱郁郁。惟公晚遇余，盟契匪碌碌。乾坤失遺老，病骨祇盈掬。舉頭拘翼宮，鈞天醉秦穆，山香舞未竟，飛花墮如蹴。知公究淨業，不受轉輪福。追隨無量壽，永劫住西竺。

馮夢禎《祭汪司馬伯玉先生文》嗚呼！嘉隆之間，文章道亨。瑯琊新都，代主夏盟。遠近攀附，鼓吹休明。朝參笑語，暮集大名。我生也晚，兩叨賞激。歲月幾何，典刑雙匿。有識含渡，吾黨增劇。如彼迷方，而失斗極。我昔西來，公神政睞。食我誨我，金石不渝。嗣吊婁水，賁於西湖。二仲同臨，飽我青蔬。我仕留都，忽承公訃。迨今十年，公尚未墓。殯於太函，草棲神路。絮酒隻雞，用托情素。嗚呼！自古文人，厚終者希。位壽榮名，子姓雄飛。物或忌完，道有成虧。惟公遭際，九列金緋。逍遥林泉，陶鑄今古。讀公遺文，雕龍繡虎。年逾六袠，庭階楚楚。旦暮翻騰，踵公之武。公何在

乎？修文帝居。握手哲弟，憶公嗟吁。使公而在，尙未期頤。梁木興歌，泫矣其悲。

費元祿《國朝儒林贊・汪道昆》 邈哉司馬，侃侃風色。雖際干戈，猶流翰墨。牆宇有高，河漢無極。義仲玉衡，鮫人水織。喤喤厥聲，振於旁國。匪有鴻鋪，代興誰翼。始鎭閩邦，夷用恩熄。再理鄖關，政以文飾。我思太函，永言無斁。

宗臣

論述

綜論

《藝苑卮言》卷五 宗子相：如渥窪神駒，日可千里，未免嚙決之累；又如華山道士，語語烟霞，非人間事。

又 宗子相如駿馬多蹶，又如妙音聲人，止解唱《渭城》一曲，日日在耳。

又卷七 子相自閩中手一編遺余，乃五、七言近體，予摘其佳句書之屛間，雖沈侯采王筠之華，皮生推浩然之秀，不是過也。世言古今不相及，殊聵聵，有識者當辨之耳。中聯寄贈予者，如「萬里蘼蕪色，秋風一夜深」，又「一身詩作癖，萬事酒相捐」，「枕簟疏秋雨，江山隔暮烟」，又「金山一柱立，滄海萬波隨」，又「愁來失俯仰，書去畏江河」，又「屢書心盡折，一字眼堪枯」，又「袖中芳草寒相負，馬首梅花春自憐」，「孤角千家滄海戍，故人雙鬢薊門烟」。他作如「開尊銷夜燭，聽雨長春蔬」，又「爾輩甘雲卧，吾生豈陸沉」，又「宦情疏病後，世事得愁先」，又「青山移病遠，白雁寄書輕」，又「忽忽雨新楓橘，如雲長蕨薇」，又「江樹低從密，溪流曲更分」，又「雨氣千江入，秋聲萬木多」，又「日落中原紫，天高北斗垂」，又「夜立殘砧杵，園行久薜蘿」，又「江平低雁翼，潮落進漁竿」，又「星河雙杵夕，風雨七陵秋」，又「戰伐乾坤色，安危將相功」，又「白雪孤調世，黃金巧識人」，又「種橘開新溜，尋芝數落霞」，又「生難看白髮，死豈負青山」，又「誰家羌笛吹明月，無數梅花落早春」，又「愁邊鴻雁中原去，眼底龍蛇畏路多」，又「衝泥匹馬時時立，入座寒雲片片孤」，又「絕壁晝開風雨色，斷虹秋掛薜蘿長」。結句如「登樓知有賦，莫向衆人傳」，又「浮生同遠近，斟酌向鸕鷀」，又「泰陵千古淚，一灑翠華東」，又「吾將付風雨，片片作龍鱗」（賦筍）。又「自知寒色甚，不敢怨明珠」，又「薊門舊侶能相憶，八月雙鴻起太湖」，又「衣裳歲暮吾將換，好與青山長薜蘿」，又「浮生轉覺江湖窄，難把衣裳任芰荷」，又「醉來偃蹇三湘裏，更是何人《白雪篇》」，又「江門十里垂楊色，莫把時名負釣綸」，精言秀語，高處可掩王孟，下亦不失錢劉。

王世貞《宗子相》 稍讀諸篇，格律清峻，意味雋永，誠是當家。

又 扇頭諸篇，伉爽貴倨，坐太行雲表，萬象下伏，奇哉！

又《〈宗子相集〉序》 諸善子相者，謂子相超津筏而上之。少年間是非子相者，謂子相欲逾津而棄其筏。然雅非子相指也。充吾結撰之思，際吾才之界，以與物境會，境合則吾收其全瑜，不合則吾姑取其瑜而任瑕。字不得累句，句不得累篇，吾時時上駟，以次馳天下之中下者，有一不勝，而無再不勝，如是耳。今其篇章具在，卽使公幹、太冲，必簡龍標，小自貶損，而附於諸賢之驥，子相甘之哉！子相於文筆尤奇，第其力足以破冗腐，成一家言，奪今之耳觀者，而大趣乃在北地李先生。以子相之詩，足無憾於法，乃往往屈法而伸其才。其文足盡於才，乃往往屈才而就法，而又不假年以沒。悲夫！悲夫！然具是不朽矣。

樊獻科《宗子相先生集序》 予束髮時，嘗聞學士大夫多稱李何二氏作者，時得李何二集讀之，則沾沾喜已，竊謂李何寡儔也。逮入仕寓京邸，有謝處士者與予游，間持宗子相所爲詩文示予。予讀之則大喜，竊謂子相好古，惜未盡睹子相所長也。予按畿南時，有過客語予曰：「子相狂士，不近人。」予銜其言，時猶未識子相，意子相不免以才蒙忌也。嘉靖三十六年秋，予奉命按閩，適子相以吏部郎遷閩藩參議，予與子相同行部延邵間。延邵故多山寇，民固財匱，姦弊叢積，子相廉其狀，輒語予以救濟之術，予卽條其事以屬子相，而子相幹剔有緒，民乃帖然頌子相矣。予時心異子相，子相輒以閩中大

事語予，予亦不自知其不能，而以閩事自試，子相實助我也。越歲，島夷大至，客兵日擾，當事者既去，予乃從戈矛中密與子相議戰守，而子相亦以身任其事，蓋毅然偉丈夫矣。亡何，寇退兵去，予遂與子相同試士秋闈，凡有論著，子相多援筆立就，乃分帙夜讀，而子相所得士，尤稱高等。既而子相乘文衡，益勵躬範諸生，曰飭諸生誦法聖賢，及稱古豪傑所事事，而諸生咸悚服頌吾師云。【略】予觀世人負才多不羈，或政事非其所長，而子相之才識政行兼之，蓋今之奇傑士，奚但李何儔也。予意天將厚子相，乃不幸子相沒矣，時年三十有六年，無論其所遇，乃其數止此，悲哉，悲哉！時諸生請祀子相，予從諸生言，乃移檄郡縣，崇子相祀焉，既而子相門人輩裒子相所遺詩文，類次成集，不惟子相之才名足稱千古，而慷慨特達之氣、忠義廉正之操又可概見。【略】嘉靖三十九年歲次庚申九月望日，賜進士第、文林郎、巡按福建監察御史，縉雲斗山樊獻科譔。

李廷機《新鍥宗先生子相文集引首》 方城先生蓋世人豪也，肅皇時，海內稱才子者七，而先生實翹然居其中。【略】嘻先生之閎章者，則曰琳琳琅琅，卓卓犖犖而軒揚，其欵楚之豪吻，再吼於叔世耶？其橫汾之雄襟，復展於晚造耶？而先生之辭章，天下不恆覯已。咏先生之詩、歌先生之歌者，則又曰經緯儼然，風雅其可踵耶？律呂鏘然，宮商其可協耶？詩歌如先生，蓋飄飄乎獨冠一世，而比肩無人，通家鮮儔已。凡擊先生之片詞，獲先生之隻語者，不獨身吟之而身佩之已也，且囑其子弟曰：茲方城宗先生金玉聲、麟鳳語，高極千古者也，務酣之□之、鏤之刻之，沒齒無忘去。以斯而觀，今天下之寶先生制作者，較曩時彌衆且彌堅，藉先生之制作匪垂不朽者，又安能有茲？【略】時萬曆貳拾柒年歲在己亥孟冬拾月上浣之吉，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左侍郎、前國子監祭酒、翰林院侍講學士，溫陵九我李廷機撰，書林□(鄭)氏雲竹齋梓。

《盛明百家詩・宗子相集》 宗子相，名臣，別號方城，揚之興化人，鄉同年馬湖守周之子也。少有敏質，長益銳於詩文。詩多率意命筆，不事雕鏤，評之者有小巫見大巫之說，檢覈全集，殆或然矣。以嘉(脫一靖字)庚戌補吏部郎，出爲福建參議，遷本省提學副使卒，卒之年纔三十有六。

《詩藪續編》卷二 宗子相以歌行自負，雖超忽飛動，而嚙決相半。人多惜宗早夭未成。余謂不然。昌穀三十三，仲默三十九，年才與宗上下，皆卓然名家，何得以未成論。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 元美言：「子相從吳生論詩，不勝，覆酒盂嚙之裂，歸而淫思竟日夕，至嘔血。」又言：「子相詩足無憾於法，乃往往屈法而伸其才」云云。愚謂：子相覆盂嚙裂，有不自安意，淫思至嘔血，乃求通而入也。其合作者，未必不因悔愴而得。若今之趨異弔詭者，則傲然自信，豈復能嚙盂嘔血耶！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子相詩，元美稱其天才奇秀，雄放橫厲。又摘其佳句，書之屏間，以爲上掩王、孟，下亦錢、劉，而其所就，止於如此，則子與、德甫之倫，爲可知矣。

《皇明詩選》卷六 舒章曰：子相天姿明佚，好自頹宕。其得意處僅得太白之粗者，故予輩刪之頗嚴，然不可謂非其功臣也。卧子曰：子相意取秀逸，不尚深思，從此入者，易流淺俗。

《明詩綜》卷五一 穆敬甫云：「子相才情兼美，造詣未竟，使天假之年，當能逐鹿于鱗，犄角元美。」江進之云：「子相詩句邁逸，御風而行。」冒伯麐云：「子相詩自成一境界，譬之洞天福地而外別有桃源武陵。」宋轅文云：「子相調頗清緊，氣力少薄。」

《圍爐詩話》卷六 無好句不動人，而好句實非至極處。唐人至極處，乃在不著議論聲色，含蓄深遠耳。以此求明詩，合者十不得一，惟求好句，則叢然矣。【略】宗子相有「誰家羌笛吹明月，無數梅花落早春」。又云「愁邊鴻雁中原去，眼底龍蛇畏路多」。

《詩辯坻》卷三 子相矯矯，有拂日摩天之羽，雖傷短促，終自不羈。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宗子相集》 (宗)臣嘗與吳國倫論詩不勝，歸而精思累日月，卒能卓然成家，爲嘉靖七子之一。其詩跌宕俊逸，頗能取法青蓮。而意境未深，間傷淺俗。《靜志居詩話》謂使其不遇王、李，充之不難與昌穀、蘇門伯仲。自入七子之社，漸染習氣，日以窘弱，最可惋惜。所言誠切中其病。然天才婉秀，吐屬風流，究無剽剟塡砌之習，本質猶未盡漓也。惟《竹閒》諸篇，體近纖仄，未免汩沒於時趨耳。至其《西門》、《西征》諸記，指陳時弊，反覆詳明。蓋臣官閩中時，禦倭具有方略，故言之親切如是，是又不可以文字論矣。

《明人詩鈔續集》卷八 子相詩，元美以爲上掩王、孟，下亦錢、劉，譽

之過當。然天才秀逸，超越恆蹊，生不永年，故所就止此。論者謂爲李、王習氣所汨，非然也。

分論

《寶劍篇》《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一九《宗子相》：讀足下《寶劍篇》，覺三尺鐵從風胡冶中來耶！袖而彈之，天門劃然中開，東風泱泱乎大風矣。

《歸嘆》《皇明詩選》卷六：舒章曰：玉山頹唐，自有佳致。轅文曰：子相七言古全擬太白，但得其膚。此作取其不作意。

《同李于鱗徐子與梁公實夜過王元美》《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懷人深致。

《東皋隱居爲子與尊人賦》《皇明詩選》卷九：卧子曰：掩映自好。

《送朱郎中使浙》《皇明詩選》卷九：轅文曰：儁健不蕪。

《登景山落霞亭》《明詩選》卷九：俯仰感慨，情景俱至。

《送熊守之太倉因便省覲》《皇明詩選》卷一二：轅文曰：逸氣霞舉。

《春興》《皇明詩選》卷一二：舒章曰：時事婉切。

《送人南歸》《皇明詩選》卷一二：轅文曰：氣力少薄，調頗清緊。

《長安行寄人》《皇明詩選》卷一二：卧子曰：有亂頭粗服之致。

《題畫》《皇明詩選》卷一二：舒章曰：其境可懷。

《贈余德甫奉使兩浙》《皇明詩選》卷一三：卧子曰：爲俗吏解嘲。

《過采石懷李白》《皇明詩選》卷一三：舒章曰：風情幽邁。

《涇縣望桃花潭》《皇明詩選》卷一三：轅文曰：鮮逸。

《郊行》《明詩評選》卷七：得體裁。子相詩最惡，大要似擺錫鐵鎗，炫目而已，不映日月之光。此小詩，僅有體裁，聊爲存之。

《聞鴈憶弟子培》《明詩選》卷一〇：愴然。

《報劉一丈書》《明文霱》卷二〇：小說耶？傳奇耶？爲之絕倒。

《明文遠》：摹寫蠅營狗苟之徒，曲折如畫，描神取態，頗似司馬子長。

《登平遠臺記》《明文授讀》卷二七：似陸魯望《登高》文。《明文遠》：壯懷雅意，有忠臣烈士之思，不獨鬱鬱芊芊、蒼翠可愛。似陸魯望《登高》文。《古今文統》卷一六：張以忠曰：氣格高鍊，神簡縝密，而復有疏越宕漾之致，迴翔轉頓，自成絕調。

《宏志論》《古今文統》卷一六：張以忠曰：識論宏闊，古色淵蒼。

傳記

王世貞《明中憲大夫福建提刑按察司提學副使方城宗君墓誌銘》嘉靖庚申之二月，宗君子相卒於閩，其遺言曰：「死葬我金陵。」而是時太公爲南比部郎也，則以櫬之金陵栖焉。而亡何，太公出守蜀，久之歸揚之興化，則又以櫬往，曰：「金陵去家遠，誰能及歲時以一盂粥澆墓也？」蓋君歿而亡三尺之息也。傷哉天乎！又久之，太公謂其少子培曰：「葬女兄百花洲。」百花洲者，距邑不一里遠，而水環之，君故所讀書處也。謂世貞通家子，「女其誌而銘之」。世貞以讓于鱗，未果諾而于鱗亦歿矣。海內諸稱兄弟者，若而人而去我也，傷哉天乎！天乎！世貞所爲君誌且銘也者，則安能文？所不爲君誌且銘也者，夫安能忍君負也。按狀，君諱臣，子相其字，嘗自稱方城山人。其先世居吾吳郡，尋遷盱眙，最後遷興化，遂爲興化人。而興化之宗有聞者，則自太公周始也。太公娶某宜人，始妊君而輒夢若月星雲霞者至再三，卜人曰：「是有子也而文。」已生君。君爲人秀髯眉豐下，目光奕奕傍射，負氣豪儁自喜。當其踰齠時，習《戴氏禮》已竟，一日戲搆題而屬文，文成多奇語，太公異之，爲益授君業，俾卒焉，君遂以時義名。十四試諸生第一，自是連試輒第一，而又十餘載始成鄉薦，明年成進士高第，授刑部廣西司主事。太宰李公默見君文而奇之，調爲其屬，得考功。故事：吏部郎自相貴，絕不復通他曹郎，而君日夜與其舊曹李于鱗、徐子與、梁公實及不佞世貞游，益相切劘爲古文辭。考功署中，自公令外多不復酬往，而君少年驟貴顯，諸曹偶不無目攝之矣，君亦以湛思故，咯血謝病歸。病良已，築室於所謂百花洲者，而讀書其中，不復問世事。居二載，李公復入政府，移書趣君。君不獲已，爲強起。有選人陳丞者，緣有舊，出百金裝，君不悅曰：「丞爲廉吏惠吾邑，吾不啻百金者數也，而乃用邑金溷我何也？」丞謝過罷去，自是贓贄俱絕。補考功之三月，而調文選，爲文選一年，遷稽勳員外郎。君強敏，於職不廢，亦時時佐其長，有所推進。而其好爲古文辭日益甚。會李公與相嚴交惡見法，

而君又嘗賻故楊忠愍公，楊亦以糺相嚴坐論，嚴恨君甚，幾欲用考功令斥之，有救者獲免，然亦竟出爲福建布政司參議。君取道省太公於金陵，游燕子磯，爲文記之。復偕子與游茅山，題詩刻石，愀然長嘯，有終焉之志。太公趣之任，恆改日，徵之，以不辦具裝故。太公笑曰：「吏部郎貧乃爾耶？則何以使？」比部郎代具裝，出月俸卅金予之，乃克往。君至而旋有倭難，當守西門，鄉氓襁負求入者幾萬人，君戒門者內之。或謂：「賊且近，柰何？」君曰：「吾在，不虞賊也。」入甫畢，賊至，衆懼失色且下，君行求得善火具者百人，置要害間，手白金，人爲勞，且約曰：「俟吾鼓而俱發，不然毋動也。」賊輕城無人，凌睥睨上，魚貫其後，君度賊已集，鼓之，火具累百發洞中，賊死者無算，遂以潰去。督府檄君護狼兵歸，兵出省欲縱，君令語之曰：「吾日一酒食犒若，若不歸伍宿，吾不止寢也。夫法不能貸若矣！」狼兵慴君威名，竟度嶺無敢譁者。君兩佐文武試，其所著策論若序傳，藝林中以爲式。久之遷其省按察副使，督學校，君每出按部校士，坐堂皇上，取試題爲程義，以夕及旦日閱卷，以又次日進退諸生，無不人人厭服。已徐出所爲程義示之，又無不人人厭服也。諸生貧者調學田租贍之，不給則爲損月奉減供具繼之，以爲常。君既精強於其職，而兩臺使者諸司道大夫用名重故造請，文事填委，君又以其間劇意騷雅謳吟，非丙夜不已。遂寢瘵，日以亟，乃稍次其生平著述凡十餘卷梓之。疾革，衣冠坐廳事，手書三詩於帙，飄飄然有御風凌虛意，已擲筆而逝。訃聞，兩使者哭於臺，諸司道大夫哭於其署，博士弟子哭於學，士女哭於巷，曰：「誰爲贖宗君父母我也？」則又曰：「誰爲贖宗君師我也？」則又曰：「誰爲社稷贖宗君也？」則曰：「誰爲贖宗君名宦，春秋祭勿絕。君於詩好建安及李白、杜甫，於文好司馬遷、北地李夢陽，然自以其才氣勝之，不屑屑取似也。其橫放雄厲，莫可得而羈筴，高者凌太虛，而視其爲若敖氏之餒乎哉？」徐君乃曰：「毋庸也，吾不忍以宗使君故損汝曹秀者奪萬色，務出意氣之表以自愉快，寧瑕而璧，寧蹶而千里。至於論說千古成敗，慷慨擊節，寧爲籍，毋寧爲季，此豈局蹐轅下老土壤者哉！乃其孝友潔廉，一試於閩，稱循良首，差爲文士吐氣矣！君得年僅三十六。娶於陸，無子，求當爲子者於培子而未也。嗟夫！雖然，以君大者校之，亦壽且有後哉！是宜銘。

又《故福建按察司副使宗君子相祠碑》 往嘉靖戊午，島夷起閩海，躪福清，遂以其勁搗省。其大帥恐甚，部分諸監司乘城守，而故廣陵宗君子相以

獨所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毋論宗君無之，而烏石之祀，亦其民之久而不忘與徐君之獨居厚也，非若所謂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也已。余文固不敢望退之，其何能辭。乃記其事報徐君，而復爲樂章一以迎送神，俾刻之石。

歐大任《廣陵十先生傳・宗臣》　宗臣字子相，興化人。廣陵在漢時，吳王濞招致天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文辭並發，大山、小山之作，奮自淮南，蓋彬彬盛哉！明興百八十年，廣陵多文學之士，乃今始有宗臣云。臣童年就邑中試，馬令奇其文，延爲子弟師。嘗贈罰鍰數十，謝不受。治博士家最勤，又喜讀莊周、屈原、司馬遷所爲書，守長及督學使者試輒首列，名藉藉起諸生間。嘉靖己酉以《戴氏禮》舉於鄉。庚戌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辛亥調吏部考功主事。門無雜賓，心淡如水，不樂華要，恆有思玄之志。壬子冬，上疏養病歸，講求藥餌，遊覽山海，家人生產不之問也。客有勸爲田園計者，曰：「吾志寧此哉！即志此，又媿囊中蕭然不似官人耳。日與二三子吟嘯百花洲上，每心語即論述千古，成一家之言，偃仰山中，奚不可耶？」病瘥，部使者強之起，不起。臺省諸卿更書來懇強之，始於甲寅秋赴闕，陳丞贖之二百金，再却不受，曰：「恤我鄉中民，視贖我意倍萬萬也。」侍闕下三月，仍補考功。又三月調文選守。文選一年所，陞稽勳員外郎。時宰欲一見之，竟不往。楊太僕繼盛論劾嚴嵩，觸上怒，嚴黨羅織成獄，以冤死。臣率諸同舍郎之亢節扶義者，爲文以祭之。嵩不悅，丁巳春外補臣福建參議。戊午夏倭夷直犯福州，城中嗷嗷，都御史阮鶚被逮已去，三司大夫日議守城事。臣監西門，西門者，芋原橫塘南臺之所取道也。先是有司悉部勒諸父老子弟守陴，臣登西陴則罷諸貧者疾者幼而懦者，留其壯，與之約曰：「晝則家，夜則陴，擊柝鳴鐃而懸火陴睨上，不如約者以軍法從事。」會報寇至，六門咸閉矣，而城外人數十萬大呼祈入。臣開西門坐，詰而入之。復爲檄召城外百里所蓄薪穀悉徙之城中，不徙者縱兵焚之，而壯夫有不肩薪穀而入吾西門者，不得入。於是城外薪穀入城者日以萬計，議者謂城邊有樹，恐寇至登樹窺我，民廬逼城者恐賊至焚之，以攻吾門。於是護戎者持斧環城伐樹六門外，輒焚城下民廬，烟裊裊起。臣獨止西門不焚廬，不伐樹。時又議毀城上屋以便擊寇，臣笑曰：「兵不能雄之行間，而雄之屋上哉！且雨浸城壞，奈何？」遂止不毀。寇攻西門急，臣袖中出俸金，多製火藥，寇被傷者千餘，咬指戒不敢犯西門。未幾寇犯興泉，而先寇鎮東者尚屯海上，適臣所部兵二千人自外郡入援，而督府王□□馳至，則檄兵數千連數十觸要擊之，弩鏃亂發，擒斬俘獲，無一東還者，沉賊觸數十於海中。捷至，臣悉罷諸守陴之卒與外兵入援者，始歸署中餐沐也。是歲八月，泰寧報粵賊急，臣卽檄邵、延各郡邑兵夾剿，而身與數騎星馳赴之，以歸化兵截其西，邵武兵防其北，將樂兵阻其東，永安兵遏其南，歸化則賊入汀歸粵之要塗也。夜督數百騎徑趨至白蓮，付李丞蘇簿邑兵五百粵兵二百，馳紫雲臺，賊聞我歸化兵至，輒驚走，遂逼永安。永安在萬山中，而積穀寮人善弩最悍，乃又檄謝倅以積穀寮兵三百出戰，擒數十賊，獲大旗，追至百里，賊遂夜從上杭歸粵。是役也，蒙犯霜露，親擁戈戟，籌畫尤無遺算，鎮巡倚仗最多。閩省屬鄉試，又武士職主提調，所撰海防二三策，析主客之利害，究戰守之機宜，禦倭振武，經略咸悉，海內傳誦，莫不信其爲薦紳中之頗、牧矣。己未春陞按察副使，督閩學，益勵躬肅範，日飭諸生誦法聖賢及稱古豪傑所事事。諸生貧不自給者，輒捐學租贍之，甚者更贍之。行縣試士則糲飯蔬食，時時披簡啜茗，每吟哦四顧，蕭然立風日下。出則整衣拂履，遇濁吏必怒目去之然後已。閩有駕部郎陳時霖，嘗謫興化丞，繼以太平推官罷歸，因朝夕過臣，臣或飲其家。閩人有丐霖請託者，霖曰：「宗先生爲吏部得告，時予方丞其邑，彼未始一事干我，我何顏顧有請也？」其爲人所服如此。庚申春卒於官。越十餘日，御史樊獻科率諸司奉木主入祀名宦祠，七閩之士遠近慟哭，人人憾失良師云。臣博經術，才高而氣雄，自喜甚。少與客論詩不勝，覆酒盂嚙之裂，歸而淫思竟日夕，至喀喀嘔血也。竟能包統羣才，會以神解，奇鬱悲壯，成一家言。枚、鄒之後，實罕儷已。爲郎時與臨清謝榛、濟南李攀龍、長興徐中行、南海梁有譽、吳人王世貞、楚人吳國倫結社燕中，爲一時詞人之冠。臣嘗言：人世秖有二道，上焉者乘青雲，弄紫霞，而次則宏詞麗句，照耀千古，名並日月。其臨終三詩在武夷止止庵中，殆仙乎仙乎，麟鳳不羈，翩翩霄漢，孰得而究竟之哉！臣無子，僅有詩文集十五卷傳於世。

《明史・宗臣傳》（存目）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一〇《學約》一卷。又卷二三：《宗子相文集》二十五卷。

《明史・藝文志四》《宗臣詩文集》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宗子相集》十五卷。朱彝尊《明詩綜》稱臣所著有《方城集》，而此本實題《宗子相集》，其卷目與《明史・藝文志》相合。王世貞志臣墓，稱其寢瘵疾亟，門人稍次生平著述凡十餘卷梓之。則其集乃臣未沒時所訂定也。

又《別集類存目五・子相文選》五卷。是編止詩一卷、文四卷，爲鄭二陽所選評，姜承宗、姜纘宗所編輯，於集外別行者也。

藝文

李攀龍《懷子相》（薊門秋氣動鳴珂）（存目）

又《懷子相》（越王城上黯銷魂）（存目）

又《五子詩・宗子相》（存目）

又《送子相》（存目）

又《柬子相》（二首）（存目）

又《哭子相》（四首）（存目）

王世貞《夜遇子相城西同宿》（存目）

又《子相草堂夜話》（存目）

又《高郵別子相》（存目）

又《五子篇・廣陵宗臣》（存目）

又《祭宗子相文》維隆慶二年戊辰秋，七月戊申朔，越二十四日辛未，友人吳郡某，謹以斗酒炙鷄，哭告於故宗君子相之靈曰：嗚呼！禮在朋友，不哭宿草，子之逝矣，其草九夭。胡爲過之，使我心擣。維昔龍蛇，實在庚申。予鍛於羅，以死美君。君未歸土，予始稱人。其往則遐，其痛則新。嗚呼哀哉！長淮北帶，大江南襟。中爲巨匯，涵珠毓金。以有宗君，秀發藝林。應籟長鳴，萬竅俱喑。蝘觀一世，虎步千古。鞭齊挾梁，出《風》入《雅》。笑謂濟南，齊盟狎主。神悟獨創，力排衆許。【略】嗚呼！擲筆之章，精光煜然。君實騎龍，游昆侖顛。我叙君詩，比於青蓮。其以君傳，億千萬年。

又《過維揚有懷子相》（存目）

又《懷子相》（存目）

又《哭宗子相墓》（存目）

又《夜半醉過子相》（存目）

費元祿《國朝儒林贊・宗臣》（存目）

雜録

《四溟詩話》卷三　宗考功子相過旅館曰：「子嘗謂作近體之法，如孫登請客。未喻其旨，請詳示何如？」曰：「凡作詩先得警句，以爲發興之端，全章之主。格由主定，意從客生。若主客同調，方謂之完篇。譬如蘇門山深松草堂，具以琴樽，其中綸巾野服，兀然而坐者，孫登也。如此主人，庸俗輩不得躋其階矣。惟竹林七賢，相繼而來，高雅如一，則延之上坐，始足其八數爾。」子相曰：「若作古體，亦用此法，可乎？」曰：「凡作古體近體，其法各有異同，或出於有意無意之間，妙之所由來，不可必也。妙則天然，工則渾然，二體之法，至矣盡矣。」

宗名世《子相文選序》　按宗姓系出齊將軍樓，爲齊公族，實太岳之裔也。自宋忠簡公留守東京，齎志未申，宋以南渡，其子孫遂家寶婺之烏傷。勝國時一徙潤州，再遷江北，至是始有小海宗云。張士誠起，有千一公者兄弟三人糾衆拒之，僞吳不能屈，明興，祖聞而佳焉，召見授官，固辭。未幾，僦派籠籍，復隸昭易，而留者籍上元之惟政鄉，居昭易者家於茅垛。余曾大父處東村，伯父履庵公處西村，以理學顯，從王心齋先生遊，一時出其門下，如張給諫輩皆名動宇内。公登賢書，歷官馬瑚守，實生子相，先余二十餘年，

文章政事璀璨一時，世稱中原七子，徒食其名爾，未覈其實也。余生之晚，甫總角時，伯兄赴玉樓之召往矣，私心嚮泣，奉教無緣，所賴父兄族黨，時時舉以相詔，愜所深慕，間往來問覆，得悉其生平，蓋深有感焉。曰：士君子端笏垂紳，則思貞肅羣度；揚芳摛藻，則思軼越百家；奔走禦侮，則思敉寧一方；慷慨激烈，則思維持千古。嗚呼！盱衡往昔，指固未易屈哉！雖然，非其人之難，其才之難也，抑非其才之難，其才之全之難也。今觀伯氏椒山之痛方深，七閩之功具在，車轍所至，煥然改觀，行歌作賦，頓令雲物昭回，山川輝暎。至其負性醇篤，善事尊人，燕及朋友，以文章設教，以經濟匡時，蘊藉風流，炳烺一代，蜚聲朝野，其生前尸祝鄉邦，其身後人所應有，靡不具有。古人所謂立三不朽者，吾伯氏幾幾乎近之，一何天之所鍾獨厚也！顧厚於其身而獨靳於其胤，亦大不可解已，或者豐於此而嗇於彼，天道應爾與？又或其人其文業垂諸天壤，其不泯者固已多與？是皆不可知者。余未忍沒吾伯氏，則仍以是求之也。吁嗟乎！百花洲蕪矣，履庵公復當耄年，金石雖遺，梨棗未光，責在後人。余早歲攻鉛槧，未皇他圖，且不善治生，力復未辦，釋褐服官，浮沉宦海，垂二十年，甫還初服，又丁家難，哀集未竟，付兩幼兒竣事，因命姓爲姜，以示不忘所自。一以見子相之文，不以其亢吾宗而集也，則是宗氏之一家言，不可通於天下也，小之乎視子相矣。且不第以其文而授之梓也，苟第因其文而授之梓，則僅文人之尤者也，淺之乎視子相矣。況乎姓以人著，人不以姓著，爾小子紹宗繼美，有超乎姓字之外者，其數可陳也，其義未易悉也，曷各勗諸。時天啓癸亥花朝日，八十老叟宗名世題於石城之暢園。

王世貞

論　述

綜　論

李攀龍《五子詩・王元美》（存目）

又《送元美》之二（存目）

王錫爵《弇州山人續稿序》　明興二百年，薰釀至嘉、隆中，文章始大闡，薦紳先生結軫而脩竹素，乃其著述之富，體製之備，莫如吾友大司寇元美□□（王公）。【略】當公少時，一二雋士句飣字餖，度不有所震發，欲藉大力者爲幟，而以虛聲感公，公稍矜踔應之，不免微露有餘之勢，而瓶建雲委，要歸於雄渾。迨其晚年，閱盡天地間禍福盛衰之倚伏、江河陵谷之遷流，與夫國是政體之眞是非，才品文章之眞脈絡，而慨然悟霜降水涸之旨於紛醲繁盛之時，故其詩若文盡脫去角牙繩縛，而以恬澹自然爲宗，即孱婦小豎，纖志苦而節甘，采流而神結，泱因應變化而不知其所以然，譬之於善薄長，有叩必得，有唱必和，類廣而托微，而豈必待夫怒濤顚波，流風蒸雷，而後稱大哉！世人耳論，每歎古今人不相及。【略】蓋公晚而始好子瞻也。夫子瞻之才也，世之既降，已不免馳騁議論，執道之勤，反以見奇，吾元美獨能離今之獻酬賡唱，而自爲元美哉！夫今世固貌尊元美矣，輒曰此遷、此固、此漢魏、此盛唐，夫必遷、必固、必漢魏、必盛唐，句字而儀之，則當公之時，蓋亦有優於飾畫者矣，傳未數十年，而新陳相變，已索然不見其所有，夫惟作者心之靈氣，恍惚自來，臭腐神奇，與時相爲無窮，如槐柳榆柞皆凡火也，而可以變萬物。故嘉、隆之間，

與公結軫而起者皆以公重，非能重公者也，吾知吾元美而已。太原王錫爵撰。

宗臣《五子詩・王比部世貞》（存目）

又《報元美》 健兒乃又持足下手書來，啓函，大笑。樂已，又讀。放歌行辟，則太華諸山突起几席，蛟龍大呼，風雨驟至，非鄙人當之，幾至顛倒。足下別後，乃作如此奇怪，而感懷諸篇，悲壯慷慨，一言一淚，使後世讀之，其謂此時何也？

又《報李于鱗》 元美日謂使來，已而使果來。啓函發紙，歡喜無量。寄贈三詩，七言更絕，一字嘆至，「夜色樓臺雪萬家」，即王中丞「雨中春樹」何加焉。僕乃獲之，千古生色。《太行》諸篇，奇鬱悲壯，雄視今古，即《拾遺集》中未得多覯。《贈懷》諸篇，鏗鏘金石，統之難繼矣。

吳國倫《復王元美書》 二絕句字字實境，《續五子詩》其一雅有建安之風，誦之不能去。

董份《讀王元美集有作時公起家改京兆故落句及之》（存目）

李維楨《〈弇州集〉序》 吾以王元美先生徵之。先生之爲騷若賦也，不若周之有屈原、宋玉，漢之有司馬相如、揚雄乎？其爲風雅樂府五言古詩也，不若漢之有韋孟、玄成、蘇李、枚乘、唐山夫人之屬乎？其爲左逸短長，爲劄記內外篇也，不若周之有荀卿、左丘明，漢之有淮南《鴻烈》、子雲《法言》乎？其爲策論封事也，不若漢之有董仲舒、賈誼、鼂錯、劉向乎？其爲序傳表志也，不若漢之有司馬遷乎？其爲七言古，爲五、六、七言近體絕句，爲詩餘，爲《藝苑卮言》，爲《宛委遺編》，爲《弇州別集》，囊括千古，研窮二氏，練解朝章，博綜名物，令人耳目不暇應接，則奄有唐宋以來作者之美，而周漢諸君子或缺焉。此非周漢諸君子才不逮先生也，當其時，二氏之學未出，百家之體未備耳。先生能以周漢諸君子之才，精其學而窮其變，文章家所應有者無一不有，搴華咀腴，臻極妙境，上下三千年，縱橫一萬里，寧有二乎？嗚乎，盛矣！欲觀明世運之隆，不必啓金匱石室之藏，問海晏河清之瑞，誦先生集，而知兩三代有明，明有先生，非偶然也。【略】登第四十餘年，位至尚書，然數起數躓，所歷三朝，諸政府有相知者，有猜嫌者，有陽浮慕者，有最親昵者，卒無所染。壯年遭家禍，毒酷既艾，而師眞人，聞大道。子多賢且貴，其遘合皆甚奇。天地間人物事理，悉以先生口筆爲衰鉞，故忌才吠聲之口，時所不免，而終不能涅緇其純素。先生於唐好白樂天，於宋好蘇子瞻，儒雅醞藉，風流標致，二公蓋有合者，而文品則大勝之矣。余故以先生爲周漢間人也，余故以先生而信明世運之隆，合周漢爲一也。

胡應麟《弇州先生四部稿序》 而弇州王先生巍然崛起東海之上，以一人奄古今制作而有之。先生靈異夙根，神穎天發，瓌質絕抱，八斗五車，眇不足言。弱冠登朝，橫行壇坫，首建旗鼓，華夏耳目固已一新。中罹家艱，載颺臺省，暨乎晚歲，籍僊苑，覲帝宸，中間動息起居，詘信榮蹇，造次顛沛，以爲法則。當嘉、隆、壹發攄於文章。雖咳唾呻吟，嬉笑怒罵，世咸傳誦，以爲萬曆際，亡論藝士鴻流，薄海內外，無思不服。即嬰兒走卒、里婦擔夫、西南裔夷、江淮草木，靡弗知有弇州先生也者。遂使金石之藏，延亘六合，珠璣之散，充斥八表，至「四部」二稿出，而古今著述盡廢於我明矣！其爲卷也，四百有奇；其爲言也，兆億靡量；合宮衢室，軒豁其規模；大呂雲門，邕和其音調；火齊木難，絢揚其色彩；湛盧飛景，震耀其光鋩；祥麟瑞鸞，容與其威儀；天驥神龍，跌宕其步驟；夸父巨靈，堅強其骨力；皇娥趙燕，綽約其丰神；赤明龍漢，渺邈其津梁；兜率須彌，恢恑其境界。何體弗備，何格弗苞，何意弗規，何法弗典，何辭弗鑄，何理弗融，何今弗離，何古弗合。

又《讀弇州山人集》（二首）（存目）

又《大司寇東吳王公世貞》（存目）

《詩藪・近體下・絕句》 詩至五言絕，語極寂寥。【略】至弇州諸作，牢籠百態，窮極萬變於二十字間。

又《續編・國朝下》 使事自老杜開山作祖，晚唐若李商隱深僻可笑，宋人一代坐困此道。後之作者，鑒戒前規，遂爲大忌。國朝諸公，間有用者，束而未暢。惟弇州信手匠心，天然湊泊，千秋妙解，獨擅斯人。觀察系興，尤得三昧，極盛之後，殆難繼矣。

余翔《贈王弇州先生》（七首）（存目）

又《讀弇州集贈王元美先生》（四首）（存目）

又《讀王元美弇州集》（存目）

單思恭《文士贊・王世貞》 江左王氏元美，偕六七大夫，官爽鳩氏。出治兵青齊，家難而止。帝察其冤，蕃誅嵩死。進大司寇，而歸卧於三弇之趾。稿成四部，才兼七子，上下千年，縱橫萬里。展也大成，斯人而已。有弟師

兄，而稱小美。

屠隆《贈王元美廷尉》（存目）

又《與王元美先生》 信如于鱗標異，凌厲千古，吞掩前後，則六籍之粹著首輔傳，詆江陵頗刻。然胸無城府，寬然長者也。詩文跌宕馳驟，後起者或訾之，終不失爲大家。明習掌故，持論娓娓，共惜其有良史材，未竟厥志。白，漢詔誥之溫厚，賈長沙之浩蕩，六朝之語麗，不盡廢乎？【略】愚竊不自量，謂于鱗雖奇而無當。【略】讀《藝苑卮言》，辨博哉，如涉太湖雲夢焉。然超濟南而踵北地之後，稱一代文人，有餘矣。擬諡章懿（出言有文，柔克有光）。又擬裕文（強學好問，剛柔相濟）。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 王元美名世貞。《四部稿》前後集共四百五十四卷，古今文集未有若是之多者。竊謂：劉向、張華學稱博矣，而著述未嘗多；太白、子美詩稱工矣，而文章未嘗富；今元美詩數倍於李杜，文數倍於韓蘇，且於天地、人物、文章、政事、釋老、九流以及書畫、工技，靡所不通，而侈言之，此勢之必不能兼，而理之必不能精者。但其陵轢中原，氣蓋一世，又能獎借後生；後生出其門者皆一時之傑，咸以謂詩兼李杜，文勝韓蘇，古今集大成者，一人而已。後人何敢措一喙焉。

又 元美識超一代，力敵萬人，有兼功而無專力。總諸體而論，樂府變數篇，可稱詣極；五言古選體最劣，唐體稍勝，變體及學東坡者多有可觀；歌行，六朝、唐、宋靡所不有，而入錄者不能什一，中雖有奇偉之作，而純全者少，變體始多全作；五言律，僅得百中之一，而實非本相；七言律，意在宗杜，又欲兼總諸家，然臃腫支離，復多深晦，晚唐奇醜者亦往往見之，此英雄欺人耳。

又 盛名最易誤人。獻吉、元美七言律，讀者不敢少貶，此信耳也；作者不復自疑，此信人也。信人者時一見之，信耳者天下皆是也。然獻吉之鹵莽率意，昧於杜之變，元美之支離深晦，昧於杜之奇，於奇、變皆無所得也。

又 元美稿，凡片紙隻字不棄，蓋欲以多爲勝。或以爲言，公云：「秀美者固吾子，禿髮癬疥者亦吾子也。」終不復刪。其詩「野夫興就不復刪，大海迴風生紫瀾」，蓋其意本如是耳。

又 元美五、七言古，變體常勝。蓋元美爲詩多得於倉卒，寡訓練之功，故正體每多累字、累句，變體則乘興而就，反多完美耳。

又 元美七言律凡一千五百五十八首，可采者僅百中一二，而字句尚或有累。元美謂「于鱗七言律，三首而外不耐雷同」，又謂「謝茂秦興寄小薄，變化差少」，豈自謂其獨能變化耶？甚矣，責己太恕，責人太嚴也！

又 太白「斗酒詩百篇」，故其語俊逸而高暢。子美「語不驚人死不休」，

故其語奇拔而沉雄。元美七言律意在宗杜，而恆以倉卒得之，宜其支離愈甚也。

又　五言律，元美刻意慕杜，兼愛初唐，實未有一語也。

宋懋澄《與麻二》　元美之駁用修也，確矣，然而不免有勝心也；詆獻吉也，似矣，然而不免有忌心也；譽于鱗也，誠矣，然而不免有黨心也。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元美弱冠登朝，與濟南李于鱗修復西京大曆以上之詩文，以號令一世。于鱗既歿，元美著作日益繁富，而其地望之高、游道之廣，聲力氣義，足以翕張賢豪、吹噓才俊。於是天下咸望走其門，若玉帛職貢之會，莫敢後至。操文章之柄，登壇設墠，近古未有，迄今五十年，弇州四部之集，盛行海內，毀譽翕集，彈射四起，輕薄爲文者，無不以王、李爲口實，而元美晚年之定論，則未有能推明之者也。元美之才，實高於于鱗，其神明意氣，皆足以絕世。少年盛氣，爲于鱗輩撈籠推輓，門戶既立，聲價復重，譬之登峻坂、騎危牆，雖欲自下，勢不能也。迨乎晚年，閱世日深，讀書漸細，虛氣銷歇，浮華解駮，於是乎渙然汗下，蘧然夢覺，而自悔其不可以復改矣。

《皇明詩選》卷一　卧子曰：元美天思穎雋，取材贍博，師心獨運而不累其法，擬議衆方而不掩其才。篇什之多，橫絕古今，足以總彙前英，潤澤來者。又曰：讀弇州詩，如入五都之市，珠璣英瑤，雖西域賈胡，不能盡收，然鮮蔬陳列，亦足使販夫饜飫。　轅文曰：元美七言勝於五言，近體勝於古體。合而觀之，未能與濟南伯仲，請以迪功之精銳三千，當其數萬。　舒章曰：元美詩如會稽山水，不高不深，勞於應接，而含奇吐異，足以沐浴羣賢。又曰：元美才思滔滔，無能不多，而於古詩樂府，未有精分，意其包含富溢，出之流便耳。

又卷四　卧子曰：元美五言古不拘一體，新緒疊疊，文質相宣。擬古諸篇，上追文通，下掩君采。　轅文曰：七言古僅能作唐調耳。元美自許在北地、濟南之上，殊不能然。　卧子曰：元美七言古，搜引匠心，但覺才情敏妙。

又卷六　轅文曰：元美五言律法不掩意，意不礙法，亦是作家。

又卷九　轅文曰：排律特饒秀色，似勝諸家。

又卷一一　卧子曰：元美七言律，調必流麗，對必精切，雅詞深致，令人賞心。　舒章曰：元美諸體似不甚長，惟七言之妙，華動富溢，掩暎時輩，不愧宗工。　轅文曰：七言律多高秀之辭，沉着之色，視諸體更勝，要以流轉得之。

又卷一三　卧子曰：元美七言絕不專盛唐，然能意到調成，不傷其氣，固是超詣。

《明詩綜》卷五一　穆敬甫云：「元美才識雄俊，氣韻沉鬱，足稱大家。」

又　汪伯玉云：「于鱗業專，專故精而獨至，元美才敏，敏則洽而旁通。其取材也，若良治之操爐錘，五金已齊，無不可型。其運用也，若孫吳之在軍門，宮嬪市人，無不可陳。」

又　彭子殷云：「元美《四部稿》未免篇帙太富，使人不能分去取。」

又　王承父云：「弇州與歷下同名而異用，博大僻遠，汪洋磅礴，無所不出入，安究其底。則死骨未寒，非之者過於慕之者矣！」

又　吳文仲云：「李何並駕，李雄視何，而李不若何之沖而雅也。王李齊驅，王盛推李，而李不若王之博而大也。」

又　蔣仲舒云：「元美曠古逸才，【略】蘊籍則崑山良璧，懷瑾握瑜，聲華則震澤明珠，連城照乘。」

又　何无咎云：「弇州主大，直欲體具百家，包括今古，汪洋萬里，崩奔自恣，而意貴富贍，詞多填實，求其風雅相宣，情境互暢，較之唐人蓋有間矣！」

又　宋子建云：「元美如西域化人，手易山川，海量珠玉。」

《因樹屋書影》卷一　古文人初持其一偏之說，與人鑿鑿不相下，殆識益高，心益下，未有不翻然自悔者。王司寇元美，其始與歸震川太僕論文頗有異同；及歸自留都，從其家求畫像，屬婁子柔書之曰：「千載惟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趣，久而始傷。」又公素不喜蘇氏文，而公之季子時向子柔言：公之歸也，嘗讀蘇應詔諸篇，顧語之曰：「此乃可爲策耳。吾晉楚錄文，豈能及之哉！」又傳公易簀時，床頭尚有《文忠集》一帙。又公常書《陳白沙集》後云：「公甫詩不入法，文不入體，又皆不入題，而其妙處，有超於法與體題之外者。余少學古，殊不相契；晚節始自悔心，偶然讀之，或倦而躍然以醒，不飲而陶然以醉，不自知其所以也。」公又常題《西涯樂府》後云：「余向者於李賓之先生擬古樂府，病其太涉議論，過爾剪抑，以爲十不得一；自今

觀之，奇旨創造，名語疊出，縱未可被之管絃，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若使但求諧於《房中》、《鐃吹》之調，取其字句斷爛者而模範之，以爲樂府如是，豈非西子之顰、邯鄲之步哉！余作《藝苑卮言》時，年未四十，方與于鱗輩是古非今，此長彼短，未爲定論。至於戲學《世說》，比擬形似，既不切當，又傷猥薄；行世已久，不能復祕，姑隨事改正，勿令多誤後人而已。」錢牧齋宗伯曰：「嘉隆之際，躋北地而擠長沙者，元美爲之職志；至謂長沙之啓何、李，猶陳涉之啓漢高；及其晚年，氣漸平，志漸實，舊學銷亡，霜降水落，自悔其少壯之誤，而悔其不能改作也。於論《西涯樂府》，三致意焉。」今之談藝者尊奉弇州《卮言》，以爲金科玉條，引繩批根，恐失尺寸；豈知元美固晚而自悔，以其言爲土苴唾餘。平津刻舟之人，知劍去已久，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

王夫之《薑齋詩話》 元美末年以蘇子瞻詩文雖多滅裂，而以元美擬之，則辱子瞻太甚。子瞻，野狐禪也，元美則吹螺搖鈴，演《梁皇懺》一應付僧耳。「爲報鄰雞莫驚覺，更容殘夢到江南。」元美竭盡生平，能作此兩句不？

又 曹子建之於子桓，有僊凡之隔，而人稱子建，不知有子桓，俗論大抵如此。王敬美風神蘊藉，高出元美上者數等，而俗所歸依，獨在元美。元美如吳夫差倚豪氣以爭執牛耳，勢之所凌灼，亦且如之何哉？

《載酒園詩話》卷一 弇州之才，吾所北面，獨其論中晚人，則如踞峰巒而下視，雖形勢瞭然，未能周悉幽隱。詩至中晚而衰，誠無辭於掊擊。然讀之亦甚草草，退之至謂「本無所解」，將《琴操》銘詩可一概抹却乎？

《靜志居詩話》卷一三 嘉靖七子中，元美才氣十倍于鱗，惟病在愛博，筆削千兔，詩裁兩牛，自以爲靡所不有，方成大家。一時詩流皆望其品題，推崇過實，諛言日至，箴規不聞。究之千篇一律，安在其靡所不有也。樂府變奇奇正正，易陳爲新，遠非于鱗生吞活剝者比。七律高華，七絕典麗，亦未遽出于鱗下。當日名雖七子，實則一雄。

《漁洋詩話》卷上 弇州《藝苑卮言》，品隲極當，獨嫌其黨同類，稍乖公允耳。

《帶經堂詩話·懸解門一·要旨類》引《香祖筆記》 弇州云：「朦朧萌坼，情之來也。明雋清圓，詞之藻也。」四語亦妙。

吳喬《答萬季埜詩問》 鳳洲日出萬言，不暇用心，何以能佳？

《圍爐詩話》卷六 元美《贈楊武選》云：「漢壁晨馳大將牀。」武選不當用將帥事，且「牀」字用華元事也，可用「晨」字乎？「高城雨過涼生袂」，涼從雨來。「殘夜花明月滿樓」，月從花來乎？全失造句之法。

《龍性堂詩話續集》 王元美再召入京，一時親知出餞，置酒金山，醉後有云：「送客總歸惟月在，遊人欲老奈山何！」袁小修最激賞之，謂《四部》中所無妙語，讀之信然。然自晚年語耳。予讀《首楞》八還之義云：「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深嘆賞元美此二語入禪之妙。

《說詩晬語》卷下 王元美天分既高，學殖亦富，自珊瑚木難及牛溲馬勃，無所不有。樂府古體，卓爾成家；七言近體，亦規大方，而鍛鍊未純，且多酬應牽率之態。

汪端《明三十家詩選》 趙韞退曰：「論詩深造者，【略】於明得徐昌穀、王元美。然昌穀所自爲詩不愧其言者，十可五六，元美十可三四耳。」

又 汪端論曰：鳳洲才雄學富，樂府久爲人所膾炙。五律鏗鏘沉厚，亦無愧盛唐。然其氣象凌厲，堂廡宏闊，長於叙事。而模山範水、蕭散閑適之致，特其所短。故雖晚慕白蘇之風，終未能神詣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弇州稿選》 世貞才大學博，自謂靡所不有，方成大家。故其正續《四部稿》頗傷蕪雜。晚年悔其少作，而未及手自刪定。一貫是編，別裁澄汰，意在擷其菁華。而宗旨所歸，仍尊秦漢而薄唐宋，終未能棄短取長也。

卓人月《古今詞統》卷首王世貞《詞評序》評語 弇州詞近豪爽，顧必首推工豔者，自愧未能也。

《雨村詞話》卷四《弇州不工詞》 王弇州四部集汗牛充棟，有明文人，無出其右，號爲淵博。然不工於詞，以只解唱「大江東去」也。當時地位既高，似富家翁鋪張錦繡，却欠文雅。

《蕙風詞話》卷五 弇州山人《臨江仙》後段云：「我笑殘花花笑我，此時顛頷休爭。來年春到便分明。五原無限綠，難染鬢千莖。」意足而筆能達，出語不涉尖。《春雲怨》歇拍云：「未舉尊前，乍停杯後，半晌儘堪白首。」極空靈沈著之妙。世俗以纖麗之筆作情語，視此何止上下牀之別。

《古今詞話》詞話卷下《王世貞以詩文詞名世》 《柳塘詞話》曰：王世貞自

稱弇州山人。於帖括盛行之日，而獨以詩古文鳴世。詞家亦皆不痛不癢篇什，而能以生動見長。以故汪道昆、李攀龍輩俱遜之。卽弇州自謂意在筆先，筆隨意往，法不累氣，才不累法，有境必窮，有證必切。匪獨詩文爲然，塡詞末藝，敢於數子云有微長。晚年學道，王穉登以書諷之，弇州答曰：「僕晏坐澹然無營，子嘲我未焚筆硯，筆硯固當焚，但世無士衡，以此二物少延耳。」

又詞評卷下《王世貞弇州詞（王世懋）》《堯山堂外紀》曰：弇州少好讀書，駱行簡奇之曰：他日以文章鳴世。汪道昆曰：詩如孫武、韓信用兵，宮嬪市人，無不可陣。詞則沾沾自喜，亦出人一頭地。李于鱗曰：惟某敢與狎主齊盟，而小詞弗逮也。詞四十九首。

《歷代詞話》卷一〇《王世貞詞》（存目）

又《王世貞詞出人頭地》（存目）

陳繼儒《新刻弇州山人讀書後序》《讀書後》者，王元美先生晚年所譔《四部稿》、《續稿》所未載也。初刻《續稿》時，其間多所放失，偶有賣餳者束殘書置擔頭，取視之，則先生詩文數卷及《讀書後》在焉。王冏伯得之驚喜，刻曰附集，藏於家，海內學士大夫不能數數見也。許仲謙曰：「此弇州生平極得意之作，但恨繕寫多訛，甚則有數行後先顚倒舛錯者。」一日得王閑仲校正善本，仲謙喜躍，請以孤行之人間，而因拈前四部中《讀書後》附焉。陳子曰：先生批駁釋道兩藏，尤奇瑋宏博，此獨非書後類乎！仲謙乃與予重加參訂，共得若干卷，而先生之碎璧殘璣，收拾無遺矣。初先生遭家諱後，日與敬美次公讀書萬卷樓，如所謂「士衡住東頭，士龍住西頭」者。已召起，揚歷中外，諸述，頗涉談諧，亦非史體。然其大端可信，此固不足以爲病矣。

《霞外攟屑・弇州山人四部稿》鳳洲文模擬史公者最可厭，餘則殊多佳構，惜無人標舉之也。如卷九十八《先考思質府君行狀》云：相嵩與其子世蕃納鄢節，遠近贊文徵文者無虛歲，賓客觴詠無虛晷，猶時時手一編，見之論著，至於戢身靖廬，誓掃筆研，而翻閱兩藏經，矻矻丹鉛如故也。先生慧眼辨才與妙觀詧智，皆事事第一，且栽培之以國憲家猷，熏染之以交遊聞見，積習之以新陳歲月，試取少年晚年《讀書後》互味之，覺往時跌宕縱橫，標新領異，如織錦而問天孫，食肉而問禁臠，雖眩目爽口，或出於偏師取勝者有之。至是霜降水落，鑑空衡平，奏刀必中觚，發矢必中的，抓搔必中痛癢，斷案一新，精彩萬變，非筆隨人老，蓋識隨人老也。

《因樹屋書影》卷三　艾南英曰：王世貞前後《四部稿》及其外集，多載嘉、隆時事，臣嘗讀其書，竊以爲世宗肅皇帝之英武，威福操縱，無所旁貸，而世貞於其大誅賞，一則曰相嵩，再則曰世蕃；是視其君如漢獻、孺子嬰也。世貞父死國法，公論已明，非眞怨毒之於人也。媚時相而要贈卹，遂知有時相而不知有君。甚矣哉！漢武窮兵征討，虛耗海內，史遷據事直書，非以李陵腐故，修怨於其君也。讀史遷之書，漢武不失爲好大喜功；讀世貞之書，天下後世以世廟爲何如主！世貞雅有文名，又善獵《史》、《漢》之皮毛，以序飾時政；愛其文者，旣溺而不察，士子生長草野，不及見嘉、隆故老，以審知是非之實；而一時著述編錄之人，不過據近代文集，吠聲附和，而世貞之集又最著。臣故敢書其後曰：近代文士以修怨而無君者，太倉王世貞也；以橫議而非聖者，溫陵李贄也。

《四庫全書總目・雜史類・弇山堂別集》一百卷。明王世貞撰。【略】是書載明代典故。凡《盛事述》五卷，《異典述》十卷，《奇事述》四卷，《史乘考誤》十一卷。表三十四卷，分六十六目。考三十六卷，分十六目。世貞自序云：「是書出，異日有裨於國史者，十不能二。耆儒掌故取以考證，十不能三。賓幕酒筵，以資談謔，參之十，或可得四。其用如是而已。」然其間如《史乘考誤》及《諸侯王百官表》，親征、命將、謚法、兵制、市馬、中官諸考，皆能辨析精覈，有裨考證。蓋明自永樂間改脩《太祖實錄》，誣妄尤甚。其後累朝所脩實錄，類皆闕漏疎蕪。而民間野史競出，又多憑私心好惡，誕妄失倫。史愈繁而是非同異之蹟愈顚倒而失其實。世貞承世家文獻，熟悉朝章，復能博覽羣書，多識於前言往行。故其所述，頗爲詳洽。雖徵事旣多，不無小誤。又所爲各表，多不依旁行斜上之體，所失正與雷禮相同。其《盛事》、《奇事》

云：至於嚴氏所以切齒於先人者有三：其一、乙卯仲冬，仲芳兄且論報，世貞不自揣，託所知(丁未房師王材)爲嚴氏解救，不遂，已見其嫂代死疏，辭懇，少爲筆削。就義之後，躬親含斂，經紀其喪，爲奸人某某文飾，以媚嚴氏。先人聞報，彈指唾罵，亦爲所訶。其二、楊某(順)爲嚴氏報讎，曲殺沈鍊，奸罪萬狀。先人以比壤之故，心不能平，間有指斥。渠誤謂青瑣之抨，先人豫力，必欲報之而後已。其三、嚴氏與今元老相公(徐階)方水火時，先人偶辱見收葭莩之末，渠復大疑，有所棄就。奸人從中搆，牢不可解。以故練兵一事，於擬票內，一則曰大不如前，一則曰一卒不練，所以陰奪先帝之心，而中傷先人者深矣。二段文，於分宜奸搆，思質守正，荆川讒陷，曲曲傳出。而筆力勁挺，直可屈鐵，皆從龍門《田竇列傳》得來。雖欲不目爲佳文，不得矣。奸人某某，汪師韓《讀書錄》云：刑部員外況叔祺，劾忤失機者巡按方恪，皆嵩黨也。(一卒不練四字爲唐疏原文，見《荆川集》。)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弇山堂別集》，明王世貞撰。閱《弇山堂別集》中《皇明盛事述》、《異典述》、《奇事述》共二十卷，大抵紀官爵科名，雖亦間近瑣碎，而多繫於朝章國故，言明事者所必考也。光緒丁亥十一月初六日。

又 夜閱《弇山堂別集》。其《盛事述》中紀南直隸之盛，至並明代帝王數之，殊爲非體。其載親王名下一字，皆左右參差書之，蓋明制不得直書親王名也。光緒戊子十一月十八日。

《曲品·上品》 王司寇當代宗工。

王驥德《曲律》卷四 弇州曲不多見，特《四部稿》中有一《塞鴻秋》、兩《畫眉序》，用韻既雜，亦詞家語，非當行曲。《畫眉序》和頭第一字，法用去聲，却云：「濃霜畫角遼陽道，知他夢裏何如？」濃字平聲，不可唱也。

分論

《練時日》 《皇明詩選》卷一：卧子曰：楚聲之變，原於宋大夫《招魂》，漢主所好也。舒章曰：元美詩所少者渾樸耳。此篇可謂文生於質。

《天門開》 《明詩別裁》卷八：光采灼爍，不必盡規漢樂。

《戰城南》 《明詩別裁》卷八：黃塵合匝三語，寫出古戰場。末卽死是征人死，功是將軍功意，特變化無跡。

《長歌行》 《皇明詩選》卷一：轅文曰：其氣碩大，邊幅皆闊。

《置酒行》 《皇明詩選》卷一：卧子曰：俊逸。舒章曰：此乃齊梁間聲調，取其爽目。轅文曰：齊梁不能如其勁，頗近太白也。

《鷄鳴歌》 《皇明詩選》卷一：舒章曰：如新箏乍調。

《却東西行》 《皇明詩選》卷一：轅文曰：音節自古。

《塞上曲》 《明三十家詩選》：奇氣勃勃。

《尚書樂》 《明三十家詩選》：此詩刺趙文華也。

《欽鴈行》 《明詩別裁》卷八：應指分宜言。鈐山讀書時，天下以姚宋目之，故有「千秋不一見，見者國祚昌」之語。《明三十家詩選》：此詩刺嚴嵩也。

《將軍行》 《明詩別裁》卷八：此詩爲仇鸞作。鋪叙豐腴，中帶古勁，最近漢人。又有《袁江流》一章，紀嚴氏父子事，倣焦仲卿妻詩，緣摹倣有痕，不錄。

《江陵伎》 《皇明詩選》卷一：舒章曰：此咏遼王事也。雖出新調，亦有古風。轅文曰：章法從謠詞得來。

《酹孫太初墓》 《明詩別裁》卷八：離奇突兀，弔太白山人，自應爾爾。

《白蓮花》 《明三十家詩選》：此詩哀沈忠愍公鍊也。公爲嚴黨所陷，竄名白蓮教，戮於邊。

《卽事偶書》 《明詩歸》卷三：譚云：寫南北亂離，錯落有致。

《讀曲歌》 《明詩歸》卷三：鍾云：若此詩，只寥寥數語，而古雋風雅，使人詠誦之而神情俱爲之動。

《鉅鹿公主歌》 《皇明詩選》卷一：轅文曰：風致自合古人。

《子夜春歌》 《皇明詩選》卷一：卧子曰：意甚新佻，亦子夜之別調。又曰：元美樂府不必盡合古人，甚見才思。轅文曰：余與卧子錄元美樂府近十四五首，盡爲舒章所汰，今僅存九章。元美才情所至，不能自檢，故多累篇，舒章汰去是也。

《繁主簿欽詠蕙》 《皇明詩選》卷四：轅文曰：秀。

《盧郎中諶感交》 《皇明詩選》卷四：轅文曰：使事處皆合古。卧子曰：慷慨酬報，殊有氣分。

《袁太尉淑從駕》《皇明詩選》卷四：舒章曰：敦麗，能追昔賢。

《高常侍適詠途》《皇明詩選》卷四：舒章曰：秀於常侍矣。轅文曰：似得太白之氣。

《將以伏闕北首晨發，卽事有作》《明三十家詩選》：此嚴嵩敗後，鳳洲赴闕白父冤時作。

《雜感》《皇明詩選》卷四：舒章曰：婉摯。

《發自義興由東九抵湖汊一首》《皇明詩選》卷四：轅文曰：清風和之致。

《早入廬山首路作》《皇明詩選》卷四：卧子曰：在康樂、玄暉之間。

《送舍弟敬美北上》（嘉運開駿招）《皇明詩選》卷四：轅文曰：清風和節，上盼思王，下睨士衡。

《助甫遠駕見訪遂成》《皇明詩選》卷四：轅文曰：不愧古辭。

《貽梁公實》《皇明詩選》卷四：舒章曰：別詩有姿度。

《過維揚有懷子相》《皇明詩選》卷四：舒章曰：沉鬱婉孌。《明人詩鈔正集》卷九：分結，作不了語，絕有味。《明三十家詩選》：朱笠亭云：「分結作不了語，絕有味。」

《古意再貽于鱗》《皇明詩選》卷四：卧子曰：起四句新切，全首遒逸。

《答俞氏》《皇明詩選》卷四：卧子曰：音調近《十九首》。

《寶刀歌》《皇明詩選》卷六：轅文曰：元美小時筆墨如此，宜其自許。《明三十家詩選》：卧子曰：壯慨可誦。轅文曰：許。《明人詩鈔正集》卷九：舒章曰：轉便游意，如吳兒刺舟。

《觀李于鱗射歌》《皇明詩選》卷六：舒章曰：若無一結，全篇俱不見警筆。卧子曰：微繁於子美。

《金吾行贈戴錦衣》《皇明詩選》卷六：卧子曰：中間別有所刺。

《懷柔六槐歌》《皇明詩選》卷六：舒章曰：亦寓言也，意似在分宜。轅文曰：亦是風人之遺。《明人詩鈔正集》卷九：不必實有所指，鋪叙自見作家。舒章曰：追述一段，更是神旺。《明人詩鈔正集》卷九：追叙學射時事，卽寓感慨，意態雄傑。

《贈梁公實謝病歸》《皇明詩選》卷六：舒章曰：轉便游意，如吳兒刺舟。

《昌平侯鐵券歌》《皇明詩選》卷六：舒章曰：中間別有所刺。

《西山道中贈戴錦衣》《皇明詩選》卷六：卧子曰：流麗。

《懷柔六槐歌》《皇明詩選》卷六：舒章曰：結有大臣風度。《明人詩鈔正集》卷九：結語得體。

《寄答峻伯》《皇明詩選》卷九：卧子曰：三、四句寫景妍麗。

《送顧舍人使金陵還松江》《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眞得子美之深。

《寒食冶園道過大馮子》《皇明詩選》卷九：轅文曰：三四作情語，不覺其工而工。

《渡江卽事有感》《明人詩鈔正集》卷九：五六絕似工部。

《吳峻伯將至先以詩來答邀以此》《明詩選》卷六：亮節新聲。

《答于鱗立春日齋居對雪見懷》《皇明詩選》卷九：轅文曰：起調渾逸，景色亦佳。《明人詩鈔正集》卷九：前四句一氣轉落，「春未闌」作疑語，言方立春，春色未闌，何以見萬花殘也。寫對雪新警。

《陪段侍御登靈巖絕頂》《明詩別裁》卷八：蒼然二語，可匹空同泰山詩。《明三十家詩選》：三、四語千鈞筆力，可壓倒空同泰山詩。

《義士李國卿歸骨長山，哭以送之》《明三十家詩選》：句雄調響，不落開寶之下。

《遇史蘭谿姑丈》《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老逸。

《過定遠問功臣遺跡有感》《皇明詩選》卷九：卧子曰：渾樸之調，難其沉着，五六句亦老。

《過昌平擬上經略許中丞》《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英爽可誦。

《送方承天禹績》《皇明詩選》卷九：卧子曰：穩淨。

《故關》《明三十家詩選》：天下奇作。

《寄俞丈兵使汝成》《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結句使事變化。

《新樂端惠王輓詩》《皇明詩選》卷九：轅文曰：事律俱協。

《憶昔》《明詩別裁》卷八：張公子指錢寧一流。呂氏倡謂劉孃。《明三十家詩選》：歸愚謂鳳洲七律亦規大家，而鍛鍊未純，故華贍之餘，時露淺率，其說良是。

《富陽至桐廬道中》《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結意深渺。

《書庚戌秋事》（傳聞胡馬塞回中）《皇明詩選》卷一一：轅文曰：三四叙實事，却能渾雅。元美《書庚戌秋事》，略不及嚴嵩縱敵，仇鸞欺君，只寫「琱弓」、「玉几」等字，以爲盛唐。子美諸詩如是乎？《明詩別裁》卷八：三句言宣大兵入援，四句言上自西苑還大內也。

《送汝康柳州再徙澈江》《皇明詩選》卷一一：舒章曰：結句托寓殊古。

《賞石榴花有感》《明詩歸》卷三：鍾云：看其低回幽咽，若不勝情。是杜工部得意作，而人未之知也。

《送瞿師道太史使大梁周府》《皇明詩選》卷一一：轅文曰：高秀，不可多得。

《和合驛》《皇明詩選》卷一一：卧子曰：結浩蕩有深思。

《登金山》《詩最》：雄偉。

《遊徐氏莫愁湖古園》《詩最》：嫵媚。

《履善比部歸自嶺右賦此問之》《皇明詩選》卷一一：轅文曰：描寫風土，難其迴秀。舒章曰：履善詩好作僻語，故結云云。

《送子與祀康陵》《皇明詩選》卷一一：舒章曰：祀康陵而望獻陵，意自深隱。《明詩別裁》卷八：題祀康陵，結到望獻陵，遺澤在人，不忍忘也。

《寄贈楊仲芳武選》《皇明詩選》卷一一：卧子曰：時仲芳以論邊事謫。

《贈尹生》（入朝初着鵷鶵冠）《皇明詩選》卷一一：卧子曰：用事細帖，與點鬼不同。

《同省中諸君過徐丈》《皇明詩選》卷一一：轅文曰：清逸。《明三十家詩選》：澄懷云：「三四明秀，如出信陽。」

《秋熱》《明詩歸》卷三：鍾云：三律才情縱放，思致高遠，秀生于骨，清不在膚。極直率，却是極曲折；極俚俗，卻是極古雅。隨心立體，任意寓規。是弇州學杜最佳之作。惜人不深識，往往取其不痛不癢、麻麻木木冠冕語，以爲盛唐，以爲才子，豈知詩者？

《送張肖甫徵金嶺西道便道還蜀》《皇明詩選》卷一一：舒章曰：五六屬對生動。《明三十家詩選》：格律與茂秦送謝武選詩相類，而精采遜之。

《行部高陽遇河決不浸三板遂成》《皇明詩選》卷一一：卧子曰：五六句新，對亦極自然。

《立春前一日過尹汝漁副使飲》《皇明詩選》卷一一：轅文曰：三四流便，第五句健。舒章曰：結語新逸。

《寄家弟振美》《明詩別裁》卷八：應是家難後詩。

《春日閒居雜懷》《皇明詩選》卷一一：卧子曰：結句托寓殊古。

《博興止宿卽景》《明詩歸》卷三：鍾云：瘦健清硬。

《寄耿中丞子承》《皇明詩選》卷一一：卧子曰：起手雄，貴中聯屬對熨帖精勁，結有豪態，果爲傑作。

《艾教授嘗爲邑令遷王官歸楚作此送之》《詩最》：讀之也應失笑。

《貽王百穀》《皇明詩選》卷一一：轅文曰：風致深雅。卧子曰：時袁相卒，故有平津之句。

《戚大將軍入帥禁旅枉駕草堂賦此贈別》《皇明詩選》卷一一：轅文曰：穠麗。

《濟南道中》《明詩選》卷一〇：畫出村落晚景。

《寄濟寧朱公》《皇明詩選》卷一一：卧子曰：「天畔」一聯，詞雖琢而意渾。

《從軍行》（蹋臂歸來六博場）《皇明詩選》卷一三：卧子曰：意能出新。轅文曰：亦有江寧之風。《明人詩鈔正集》卷九：用意在「已是」二字，是加一倍法。

《甘泉歌》《皇明詩選》卷一三：轅文曰：叙事中卽寄諷意。

《贈梁伯龍》《明三十家詩選》：風華流麗，後惟卧子、梅村能之。

《西宮怨》《明三十家詩選》：澄懷云：「怨而不怒，可以怨矣。」

《止德宮詞》《皇明詩選》卷一三：舒章曰：氣高於王建。

《太保歌》《明三十家詩選》：此詩刺陸炳也。

《燕京四時樂》《皇明詩選》卷一三：卧子曰：俊快。

《袁江流鈐山岡》《靜志居詩話》卷一三：長篇不費翦裁，滔滔莽莽，洵有大海迴瀾之勢。

《謁表忠祠》《明三十家詩選》：論革除事，立言得體，足以慰忠魂而褫奸魄，才氣亦踔厲風發，自是不朽之作。

《聞子相歸不能待寄之》《皇明詩選》卷一三：轅文曰：逸處似太白。

《飲歐陽鎮朔卽事有贈》《皇明詩選》卷一三：卧子曰：健態生動。

《送表兄盧生南歸》《皇明詩選》卷一三：轅文曰：調入中晚，以絕句收之。

《柳枝》（十月寒輕葉未雕）《古今詞統》卷二：看他安頓「脚」、「頭」、「腰」三字。

《望江南・夢故鄉作》《古今詞統》卷一：（「碧攢」句）細俊。

《望江南・卽事》《古今詞統》卷一：「藕絲風」三字，奇。

《如夢令・秋思》《蘭皋明詞彙選》卷一：顧云：劉、楊、王，爲一代詞箋巨手。然新舊《草堂》所載過半，三公佳處，似反不盡出。余輩深愛古人，雅不願附聲逐響，正可爲知者道耳。胡云：影兒長伴，影却不孤矣，人究何如？

《浣溪紗・閨思》《古今詞統》卷四：凡弇州密致之詞，直與升庵爲類。

《菩薩蠻・太白酒樓》《蘭皋明詞彙選》卷二：顧云：弇州山人每自擬東坡，似此狂豪，又應爭座青蓮鄉。胡云：弇州不可一世，其意概可想。

《減字木蘭花・楊花》（三首）《古今詞統》卷五：兩首四個起句，須着眼。

《眼兒媚・春愁》《古今詞統》卷六：「一寸」春山中，有一江春水在。蘇公之「斷送秋」，元美之「塗抹秋」，一也。

《阮郎歸・遇舊》《古今詞統》卷六：喁喁切切，宛是深閨獨語。

《甘草子・春詞》《古今詞統》卷六：元美豈終日無一事，將精神時時於情豔上體察料理，以至參微入竅乃爾耶？

《甘草子・秋詞》《古今詞統》卷六：（「竊藥」二句）不願從羿，而願守空館，是奇女子，非短行也。

《甘草子・冬詞》《古今詞統》卷六：（「別館」二句）只因無使狨也吠，生此好想。

《瑤池燕・病後》《古今詞統》卷六：「貧」字奇。「難低」，畫出病骨。

《怨王孫・春病》《古今詞統》卷七：因輪聲想見「平蕪碎」，心隨車轉矣。

《怨王孫・寄思》《古今詞統》卷七：昭代如伯溫、純叔，圓厚樸老，元美、升庵，法無不盡，情無不出，儼然初、盛之分。

《玉樓春・春暮》《古今詞統》卷八：起句軒突，三、四句險幻，末二句詠歎淫液。

《虞美人・別思》《古今詞統》卷八：末句從唐人「錯教人恨五更風」衍出。

《南鄉子・怨歡》《古今詞統》卷八：元美嘗喜棹歌中「月子彎彎」二首，

蓋俚曲村謠，任性而合天，作家所不敢望，斯詞近之矣。

《漁家傲・有懷》《古今詞統》卷一〇：（「兩點」句）選字出之，鏗鏗乎有餘音。《蘭皋明詞彙選》卷四：李云：畫出天涯同病人，懨懨如見。

《蘇幕遮・病中夜坐，聞隔席歡笑有感》《古今詞統》卷一〇：（「身入」二句）情隨年減，故樂貴及時。

《一剪梅・登道場山望何山作》《古今詞統》卷一〇：倣山谷詠茶四「山」字而廣之。

《滿路花・春游卽事》《古今詞統》卷一一：（「穿芽」二句）此等起句，亦是古詩。

《滿江紅・題宋思陵賜岳忠武手敕》《古今詞統》卷一二：五嶽起方寸，隱然詎能平？

《桂枝香・先姑子懋賢兄同奔急難，俄爾告歸，黯然問別》《古今詞統》卷一三：以「渭城」影出「渭陽」，巧絕。「急難甥舅」句少一字，當作「仄仄仄平平」。

《滿庭芳・春夜不寐》《蘭皋明詞彙選》卷六：胡云：說夢易肖，說不寐難眞。蓋借景猶多恍惚，實情難以模糊。讀鳳洲作，有一字不眞否？

《滿江紅・和沈石田題宋高宗賜岳飛手敕》《蘭皋明詞彙選》卷六：胡云：此與待詔作，俱歸獄高宗意多，切責秦檜意少，非寬檜也，亦論古家爭上流法，老杜「射人先射馬」二句，于茲可悟。

《解語花・題美人捧茶》《古今詞統》卷一三：美人有婢，猶花有葉。孤枝禿蕊，雖姚魏不足觀。彼刻眉灼眼，手刃數婢者，獨不自爲地乎？《蘭皋明詞彙選》卷七：李云：昔人謂麟洲作，幾欲火攻伯仁，編讀此二闋，終是大巫耳。

《怨朱絃・和王明佐新聲》《蘭皋明詞彙選》卷八：顧云：作長調有三難：布局一也，點綴二也，琢練三也，無美不臻。弇山人信推作手。

《賀新郎・謝袁履善惠酒》《古今詞統》卷一六：莊生神以爲馬，尻以爲輪；元美荷以爲駕，酒以爲馭。理外意表。

《小諾皐・有感》《古今詞統》卷一六：（題下）元美自度曲。「諾皐」乃太陰之名，住山林中，咒曰：「諾皐太陰將軍。」段成式有《諾皐記》，又有《支諾皐》。大約似梅花道人題骷髏圖《沁園春》一調，彼稍村耳。人問靈巖覺公：「滿口道不得時如何？」曰：「話墮也。」元美話墮也。

《夢江南・都下思家》《蘭皋明詞彙選》卷一：顧云：此等佳境，都下人枉費思量。

《古今法書苑序》《明文霱》卷二：學《史》、《漢》述贊，而龍翔鳳翥鐵畫銀鈎之態畢具。

《戚將軍紀効新書序》《明文霱》卷二：尺幅內已具六花八陣，若必藉口陰符，恐誤却趙括一輩。

《重刻呂氏春秋序》《明文霱》卷二：抑揚頓挫，備磬控縱送之巧。

《胡元瑞綠蘿館詩集序》《明文霱》卷二：此爲導題，格得聲正，中可和君子之聽。

《尺牘淸裁序》《明文霱》卷二：謂此文逼六朝，非也，是唐貌而宋髓，貌不唐不工，髓不宋不快。

《宗子相集序》《明文霱》卷二：奇析疑義，奧闡玄風。

《檢齋遺稿序》《明文霱》卷二：體氣孤騫，而宕激處直可擷掖玄造，牢籠太虛。

《王明佐泰岱集序》《明文霱》卷二：序事雜沓，而翩翩逸雋，風藻可披。

《何大復集序》《明文霱》卷二：以自己筆寫他人手，曲折無不匠心。

《合刻管子韓非子序》《明文霱》卷三：直將二人比論一番，揲天探淵，擢筋洞髓，文人之鋒，老吏之案。

《山西鄉試錄後序》《古今文統》卷一六：張以忠曰：典實精鑿，閎深神駿，而格體局調卓練奇雄，大家手筆。

《送郭侍御子靜左遷永安令序》《明文霱》卷六：議論大，通篇俱工練無率語，故佳。

《送浙江右布政使華亭莫公予告序》《明文霱》卷六：機如轂轉，巧出神鏤，眞有運斤成風之妙。

《贈穆太公序》《明文霱》卷六：摹寫文熙父子慷慨急難高誼，筆力馳騁，態狀踴躍，幾於髯上披霜，腕中走電矣。

《爲孝廉顧道通追壽父母序》《明文霱》卷七：寫徬徨無已之情，怵然入肺。

《贈大都督玉江楊公五十序》《明文霱》卷七：曳影處匣中猶作龍吟，文之沉激亦復如是。

《壽李于鱗太夫人序》《明文霱》卷八：委宛篤至，態度翩躚。

《重建提督軍務行臺記》《明文霱》卷九：雄卓遒練之文，直可凌轢班馬。

《青州兵備道題名記》《古今文統》卷一六：張以忠曰：簡核莊雅，確然史筆。

《仲宣樓記》《明文霱》卷九：考博似宋景濂《荆塗記》，而筆手更老。

《錦衣衛經歷贈奉議大夫光祿寺少卿青霞沈公墓誌銘》《明文霱》卷一五：獵獵寒霜之筆，每讀一過，鬚髯怒張。

《明承直郎刑部山西司主事梁公實墓表》《明文霱》卷一五：風神雋秀，點化事實處如空中鳥跡水底魚鱗，絕無沾滯。

《祭黎惟敬少參文》《明文霱》卷一六：縷縷如訴。

《祭李于鱗文》《明文霱》卷一六：情言沁心，酸言浸骨，生死之涕盡於此矣。

《震川先生贊》《明文遠》：論震川者多矣，求其言簡意盡，莫有若斯贊之善也。婁子柔常謂司寇晚年識益高而心益下，讀此信然。

《移已故宗子相書》《明文遠》：款款言情，悲感交集，酷類司馬公《報任安書》。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世貞，字元美，太倉人。嘉靖丁未進士，除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爲青州兵備副使。元美在郎署，哭諫臣楊繼盛於東市，經紀其喪，已大失分宜意，而其父忤總督薊遼，虜大入濼州，殺傷過當，上大怒，下獄論死，元美解官奔赴，與其弟世懋叩闕請救，卒不免。穆廟初，詣闕訟冤，有詔追復，起家補大名兵備，遷浙江參政、山西按察使，入爲太僕卿，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遷南大理卿、應天府尹，以人言乞歸。起南刑、兵兩部侍郎，拜刑部尚書，乞歸，卒年六十有五。

《明史・文苑傳三・王世貞》（存目）

康熙《蘇州府志》卷六四　字元美，太倉人。忤長子，十五詠《寶刀詩》，師避席。弱冠，舉嘉靖丁未進士，與李攀龍諸子號七才子。爲刑部郎日，仍理牒所讞獄，度得情，手錄付吏趣書，三日畢。以事忤嚴嵩，吏部再推督學，不報。遷青州兵備副使，青俠盜探丸殺人，有司不能制，世貞集丁壯教射，飭保甲立三等捕格：盜發當時，上賞；未越境，次之；力拒次。盜起其地不覺察，經其地夜巡不傳捕，罰；縱盜逸，立斃。期年盜且散。會嵩殺其父忤，棄官奔喪，伏苫土幾十年。已辦父冤，得復官，臺省交章薦，堅不起，以人事應，詔不允。起官大名，一年遷浙江參政。湖州久雨，粟踴貴。世貞捐俸，倡募民入粟，抵冬報得粟三十萬石。又疏乞改折十五萬石，湖無飢。陞山東按察使，丁內艱，服除，補湖廣，遷廣西布政使，入爲太僕寺卿，拜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修軍政，核長吏治行。張居正婦甥王生譁辱縣令，世貞論如法。荆州地震，世貞引李固京房占，言臣道太盛，坤維不寧。居正聞其語，不能平。稍遷南京大理寺卿，改應天府尹，拂衣歸。後起南京刑部右侍郎，改兵部，尋遷刑部尚書，乞歸，卒年六十五。

又　世貞歷官四十年，條論封事，盡天下大計。所至吏事尤精絕。蒞青時，盜刼緹帥陸炳於都，不得賊，後濟南獲盜房四者，妄承之。世貞知其狡，因訊陸公狀，曰：「髯而肥。」世貞笑曰：「非是。」盜搏頰服。部民審齡以捕盜橫萊間，匿王尉家，世貞以計恐尉，尉驚，即出齡。世貞曰：「汝當死，第執所善某盜來，生矣。」命王尉偕，果得其盜，青州盜幾息。校捕七盜，逸二。盜首妄報逸者姓名，俄縛一人，足躡絲履，盜首數從後目之。世貞密呼一吏蒙縛者首同出，易履入，盜證履者，世貞曰：「乃以吾隸爲盜耶？」釋縛者。徐進道蓄亡命，捕不獲，勒兵且反，世貞召其友李卿，使報進道所在，遣二十騎，徐以一騎入營，黨立散。撫鄖時，驛報奸僧稱樂平王次子，奉高皇御容、金牒，祝髮行遊，敕郡侯供帳。世貞曰：「藩王守宗正條不得出，乃爾譸張。」偵得實，鞫之，則平凉民賀祿。諸法諸摘伏類此。陸炳匿校犯，世貞搜炳家得之，炳請脫，卒不許。高拱柄國，世貞引母疾，乞休。拱復不悅。世貞性自好，當路相引重，不肯應，故正位六卿，閒退日多，居喪三年，始膳腥處內。十年始具衣冠。預讌會，家無姬侍，臧獲百指，無一不曉音律。質庵義田千畝，拓加倍。好推于麟遜敬美。尤樂獎後進，衣食寒客，或附世

貞成名，名成而叛，叛而復附，終弗較。鄉利病，詣臺司請。終世貞日，蒞州者無苛政。其歿，民巷哭，罷市。葬日，紼以數萬，喪車幾不行。

康熙《青州府志》卷一一 嘉靖丁未進士，丙午任兵備副使。齊故多大姓，竊採山煮海以相雄長，其徒蟻附，往往恃衆捍上。公奉璽書觀察渠魁徐子由，三檄不至，計擒而置之法，黨與解散。嘗行部抵顏神鎮，覽形勢，謂此巖邑，昔賊屢倡亂，莫不據此爲奸，故生息蕩然，有司者戍焉，視猶暴之中野。乃城顏神，三月而就，民賴以安。

乾隆《下荆南道志》卷一五 萬曆甲戌，撫治鄖陽，披卷讀書，闢清美堂、牡丹亭，題春雪樓，出帑金購書於三吳、兩浙、秦楚間，得數百卷，貯於清美堂中，俾士人肄習，文風丕變。

嘉慶《鄖縣志》卷五、《同治鄖縣志》卷五 萬曆二年任，數條奏屯田、戍守、兵食事宜，咸切大計。

紀事

《詩話類編》卷二二 瑯琊王元美、王敬美，世號才子。元美有「花裏鳴絃千嶂色，月明飛瀉萬家春」。敬美則有「飛瀉夜懸天姥夢，栽花映月赤城標」；元美有「悲歌碣石虹高下，擊筑咸陽日動搖」，敬美則有「星近長安多聚散，雲深碣石易浮沉」，眞勍敵也。

又 王元美十五時，受《易》山陰駱行簡先生。一日，有鬻刀者，先生戲分韻教元美詩。元美得「漠」字，輒成句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漠。」先生大奇之，曰：「此子異日必以文鳴世也！」

《棗林雜俎》和集《叢贅·王世貞》 王元美先生，每夙興，燭下盥櫛，輒閱諸行狀，隨草一誌傳，又成一詩。出報謁，肩輿頗廠，旁列書供覽。所坐書室，設大缶四，隨事札記分投之，經月一理。夜客四人，嘗侍飲。有某別號「忸怩」，嘗投簪求題，云伎所贈者。先生卽曰：「鬱陶思君爾。」其捷趣類此。

《江陵伎》 《明詩紀事》己籤卷一：《江陵伎》詠遼王憲燉事也。憲燉遼簡王六世孫，沈湎荒淫，嫻於文墨，時時作豔曲以鳴得意。會永陵好道，亦假前以楊繼盛後以鄒應龍爲中心。相傳世貞父忤，以灤河失事，嚴嵩搆之，論死繫獄。世貞解官，與弟日匐匍嵩門求貸。又囚服踞道，遮諸貴人乞救，人皆畏嵩勢不敢言，忤竟棄西市。世貞恨嵩甚，因作《鳴鳳記》以寫嵩及趙文華奸狀。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鳴鳳記》 全劇四十一齣，演嚴嵩父子弄權橫暴事。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三 《古今法書苑》七十六卷、《王氏書苑》十卷、《書苑補》八卷。 又卷四：《綱鑑會纂》六十九卷。 又卷五：《弇山堂別集》一百卷、《觚不觚録》二十卷、《少陽叢談》二卷、《明野史彙》一百卷、《觚賸》一卷、《權幸録》□卷、《國朝叢記》六卷、《皇明異典述》五卷、《盛事述》三卷、《異事述》一卷。 又卷九：《國朝公卿年表》二十四卷、《名臣琬琰録》一百十冊、《嘉靖以來首輔傳》八卷、《名卿續紀》六卷。 又卷一〇：《弇州劄記》二卷、《短長》二卷、《宛委餘編》十九卷、《世説新語補》二十卷、《艷異編》三十五卷、《鳳洲筆記》三十二卷。 又卷一五：《畫苑》十卷、《畫苑補遺》二卷、《王氏類苑詳注》三十六卷。 又卷二三：《弇州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弇州續稿》二百零七卷、《弇州再續稿》十一卷。 又卷三〇：《增集尺牘清裁》二十八卷。 又卷三一：《天言彙録》□卷。 又卷三二：《鳳洲筆記》二十四卷續集四卷後集四卷、《嘉靖以來首輔傳》八卷、《名卿紀績》六卷。 又《藝文志三》：《明野史彙》一百卷、《公卿表》二十四卷、《嘉靖以來首輔傳》八卷、《名卿紀績》六卷。 又《藝文志四》：《弇州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續稿》二百十八卷，《劄記》二卷、《宛委餘編》十九卷、《畫苑》十卷、《補遺》二卷、《類苑詳注》三十六卷。 又《藝文志四》：《弇州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續稿》二百十八卷，《增集尺牘清裁》二十八卷。

《盛明百家詩・王副使集》 太倉王元美世貞，自號鳳洲子，少負奇氣，有文才，嘉靖丁未進士。今官山東按察副使，與余同鄉同官又同年子也，故所酬贈爲多。裒集止此，蓋特引其端爾。聞有全刻數種藏於家，覽者當並得之。

又《續王鳳洲集》 元美鳳洲王君，自是吳中俊才，余忝同官同鄉又同年子也。客歲嘗刻其詩一卷，李于鱗道過余舍，共以所刻不多爲嫌。今年春，江陰瞿山人來，忽得全集七冊，各體咸備，蓋盡其平生之所有，而余心亦始饜矣。喜爲裒入後編，題曰《續王鳳洲集》，通前共三卷。

王士騄《弇州山人讀書後跋》 先世父弇州公《讀書後》刊最晚，在《續稿》之外，又雜他詩文中，不甚行世。不肖騄初見之，如獲拱璧，已更讀史子諸書，彌覺其妙，日夕捧玩一再過，不忍釋手。第不勝豕魚之誤至連行累葉，窴不自揆固陋，姑盡知識所及者爲之竄正，其不及者虚焉以質諸眉公。蓋眉公亦嗜此書，甚謂宜公之天下，不肖實有待以付梓，顧良久不見報。今年夏，角里許仲謙氏忽遺我刻成簡冊，爛然爽朗快目，更補入四部舊刻，併兩藏微言，遂爲完書，廼知眉公深心妙用，業得其人而屬之矣。不肖與兒子國分校一通，所謂豕魚類，猶似有未盡除者，想經録一番，縱訛者定，而定者復訛，容亦有焉，因感校書之難。【略】從子士騄謹跋。

徐亮《弇州山人讀書後跋語》（存目）

崇禎《太倉州志》卷一〇 《弇州前後集》、《弇州堂別集》、《觚不觚録》、《琬琰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四・鳳洲筆記二十四卷續集四卷後集四卷》 是集乃隆慶己巳黄美中所編。前有美中序，稱世貞著作不能盡見，會從其姪孫少川子得此集，因編刻以公天下。蓋當時摘選之本也。然命詩文曰《筆記》，其稱名可謂不倫矣。

又《詩文評類存目・全唐詩説一卷詩評一卷》 舊本題明王世貞撰。是二書載曹溶《學海類編》中。實則割剥世貞《藝苑卮言》，鈔爲兩卷。世貞著作，初無此二名也。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鳴鳳記》 《今樂考證》著録。明萬曆間湯海若評本，明李卓吾評本，明末汲古閣原刊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本據汲古閣原刊本影印。《曲品》、《傳奇品》、《曲考》、《曲海目》、《曲録》並見著録。

藝文

李攀龍《送河南按察副使王公元美自大名之任浙江左參政序》 始河南之按察大名者，大名廣平二郡耳。自某之爲順德，猶往謁山西之按察眞定者於獲鹿，踰年，蓋茅公始得並按察順德凡三郡云。余後往謁茅公大名，習知大

名故重鎮，又並順德。順德西距太原諸鄙爲畿內地，設守障吏於境上。按察部之，秋三月臨敕順德以爲常矣。嘉靖丙辰，公既領治獄使者，渡滹沱，緣太行，乃從某三日而讞順德。又五日而讞廣平。又十日而讞大名。既告竣役，余乃從公大名，命盧楠攜謝榛交相勞也。曰：「不佞世貞視治獄三郡掌上耳。」明年公出按察青州，凡三年則城顏神而收大猾徐氏，令采金煮海，諸亡命不逞之徒由是解罷，先帝賜璽書焉。余既歸自關中，問公之所以按察青州者狀，曰：「不佞世貞視按察青州猶治獄三郡耳。」青州於濟南，雞犬相聞也，至今其民見以爲無不吹竽鼓瑟、鬬雞走犬、六博蹋鞠相樂也，然暴子弟亡賴少年爾。不采金於山，即煮鹽於海矣，輕扞厲禁，恣睢辟倪，往往內交亡命，紀載史乘，蹟用不朽。尋以家難，乃自劾去，屛居者且十年。今上大服，搜天下失職之士，乃南諫議諸君疏薦之，公遂與介弟敬美並起。岑君既領紹興，往謁余曰：「始某之成，爲疏薦者公與元美，計所爲主者榮施也。」蓋是時不佞已爲諫議諸君疏薦之，起補浙江，轉參政，部浙以西矣。實儀封張君所爲。至余往謁張君，張君又謂：「非不知元美，欲道南諸君榮施也。」公起補大名，讓不就者再，而不得請。之大名，又移，欲中罷者再，而不得請。凡按察大名四月，而余轉河南按察使，公遂代余爲今官云。明年公往謁余濟南，余又問所以按察大名者狀，曰：「不佞世貞視按察大名猶青州耳。」獨未知可以按察大名者治浙以西也，不可乎？余既轉參政，以皇太子冊立入賀，未之部，而殷君從省中攝之，即浙以西三郡如掌上。凡爲中丞臺御史臺疏薦之者三，而特疏薦之者二，以按察大名治浙以西，何不可也？余未之部而聞諸省中，浙以西三郡，郡多豪，俗怙而喜殖，故不悛以嘗試吏。顧其吏足以彈壓之，則無敢輒動者。元美在大名四月，而州縣之以墨去者三之一，其風裁慷慨，數爲按察益鮮。中丞臺御史臺疏薦之者三，而特疏薦之者二，語多與岑君合。至推其文學經術不置，而剖擊如是者，以信乎上深矣。治浙以西，何不可也？公弱冠以才雄搢紳間，所莅稱秉憲之臣，又蔚然爲辭宗。二十餘年於此，衆方見憚，乃起而輒信乎上，以無掣肘言行事，何不可也？余以入賀，未之部，無以道公者，然其間父老之談文學者蓋數輩，欲一相周旋未能也。獨今之嚮意元美，必舉不佞以爲藉，願公與周旋焉，使父老由元美知某。以此遺公矣。不佞所以徘徊順德者，既得於公而稱使河南，猶及附如貫之誼，卒假大名爲重，其代浙以西也，又將圖余所欲効而未逮者。使於父老有餘狀，斯又公所遺某者矣。

又《贈王元美按察青州諸郡序》 元美所爲守尚書郎九歲，當遷者再，輒報罷，則貴人側目矣。亡何稱治獄使者，北察燕趙諸郡，居十月而竣事，且入致命於天子，乃遷按察副使，奉璽書治青州部兵事焉。攀龍曰：青州故四塞國也。今其民豈猶無不吹竽鼓瑟、鬬雞走犬、六博蹋鞠者乎？臨淄之途，豈猶無不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幃、舉袂成幕者乎？有之，然利不在上也。管夷吾用齊而罷士無伍，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家。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斯禦戎翟、衛中夏、成九合一匡之功，而諸侯皆得以鞭箠使矣。今其民見以爲無不吹竽鼓瑟、鬬雞走犬、六博蹋鞠相樂也，然暴子弟亡賴少年爾。不采金於山，即煮鹽於海矣，輕扞厲禁，恣睢辟倪，往往內交亡命，傾身爲急，仇家不解，白刃以視，與其逮於法也，不如聽於豪，是大亂之形日具，而有司者所不知。即爲有司者所知，微欲持其陰事，吾恐其發在左右之後也。由是中猾以下猶姑逋逃，佯以示遜，殺有司之怒，而其大者，不挾衆負固，即自詣臺對，有司者不問矣。有司者問之，奈何卒能以其黨令自攻？今年一長吏，明年一長吏，又奈何卒能令有司者不問也？三尋之矛，唯敵是求。振臂一呼，超距十丈，引而更郤，如曳風雨。其搏秘如組，亦如掉蝟，其盤鋒如輪，亦如積環。堵牆而進，矢疾不得加，劍銛不得接，不竢尺符，捷於烽火。三尋之矛，若鄧林矣。然則今日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幃，舉袂成幕者，豪爲政也。縣官豈有賴與？王于興師，則占籍自偸，不著同袍之義。有司者一一治賦，即又狡憤而起，坐索輜重，裹糧於橐，人歲不饜百緡。高秋徵戍，攫市以行，漁陽之野，何多鼪韋之跗注君子也。三尋之矛，十五相構，傅以章幟，寢處其間，釋冰而游，爰喪其馬，不知獵狁受脤，天子之鐘鼓實式靈之，汝何多之有？柞浦之役，有君子六千人，島夷僞遁，委以禦貨，覆者三千人矣。有司者，初亦唯以汝爲功。又不佞以勤縣官而怯於公戰，即有豪，實應且憎以慚我有司，我有司豈願有問也？語曰：虧之若月，靡之若熱。元美若能使臨淄之民無不吹竽鼓瑟鬬雞走犬六博蹋鞠相樂也，而又無采金於山，煮鹽於海，是匹夫不善，可得而誅也，何辭之與有？若是采金於山，煮鹽於海也，尚將使其爲善乎鄉也，無以異爲善乎家，以爲罷士伍而輕扞厲禁，恣睢辟倪，豪大者其未可遽問也。元美其從堂視室，左右將自復，若曰：爲勞幾何，而歲且緼。食縣官而必置之，則是使暴子弟亡賴少年登瑯琊之邱，北嚮而歎也，其若徵戍以勤天子何？何以春秋高枕自媮快也？夾谷之會，魯行相事者誰哉？元美其才一日

可鞭箠使青州矣，何可使寇令也？不然，元美狙喜自用焉，某安能知之？某所以知者，元美有績以間執諸貴人，繫不食夫我者爾。

又《送元美》（二首）（存目）

又《拂衣行答元美》（存目）

又《送元美》（存目）

又《春日韋氏園亭同元美賦》（二首）（存目）

又《柬元美》（二首）（存目）

又《夜過元美》（二首）（存目）

又《寄元美》（二首）（存目）

又《寄元美》（四首）（存目）

又《懷元美》（存目）

又《將歸郡屬元美出使畿內作此爲別》（存目）

又《元美望海見寄》（存目）

又《秋日寄懷元美兼呈吳徐二使君》十載江湖白露寒，因君萬里憶長安。漢庭兩司馬，衣冠江左一瑯琊。學窮丘索三千載，氣奪曹劉幾萬家。欲放《大招》遙哭汝，白頭猶自采蘋花。八座崇班侍紫垣，菟裘秋冷弇州園。經緯石室芸編積，笛聽山陽竹樹存。簪履三朝心獨苦，荆榛千古道彌尊。傳家公比韋賢盛，世有玄成在相門。舊德誰如東海生，文章何但起西京。使求封禪千年草，才冠中原七子名。永夜楓杉摧岳邑，大江雷雨咽濤聲。可堪一代風流盡，第五新陪驃騎塋。書郵度嶺下梅關，問我朱明日駐顏。司寇忽辭玄武署，丈人終隱洞庭山。大鵬南徙將何去，兜率西歸不可還。世締未忘琴已絕，三號吾亦淚潺湲。

董份《王司寇元美赴南都奉贈長律一首》（存目）

余曰德《讀元美詩》事往青雲薄，詩來白雪寒。千秋誰大雅，四海幾登壇。日月爭名姓，風霜挾羽翰。三年懷袖裏，那得不曾看。

董復亨《祭鳳洲先生》（存目）

徐學謨《弇州公像贊》（有序）弇州公自少與余同舉於鄉，最稱莫逆。已而洊登仕版，結駟中朝，公方雄於詩酒，掉臂騷壇，一時俊異，率翩翩然炙附公以博名高，而余以怯於飲，復拙於修詞，遂不能追隨公後。而春明一別，萍泊東西，自是或出或處，或遠或近，與公承晤語之日少矣，見謂形跡稍疎，而人或疑余持議，若有貳於公者。於乎，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心之知矣，寧復於楮穎間較同異哉！當靖、曆之際，公嘗以悲憤觸隅，以高明罹垢，一

夫側目，萬口鑠金。方是之時，公之交游幾遍天下，而能爲公昭晰隱情，剖明大義，使公心事一旦皎然暴白於世，此何人哉？余既不能盡告於公，而公亦無由盡知之也。迨乎伏波之藁葬既收，而嵇侍中之官再起，始繼組郎中，已誤承引重，比懸車林下，更大展平生，信宿往來，綢繆繾綣，談禪論藝，妙契如函，則四十餘年兄弟之好，久而始信之也。於是有東林之約，有洛社之盟，爲時幾何，而公已捐賓客矣。瀕終解榻，相對悠悠，屬纊之言，凄然在耳，令後死者能無停杵之慟、絕絃之感哉？敬承遺命，勉綴蕪詞，用畢久要，宣諸冥漠云耳。贊曰：藹乎其容，溫而栗也，能含圭璧之章。洞乎其中，瑩以澈也，如呈日月之光。志行籍於魯人，疑以狂而爲狷，菁華掇於諸子，殆質老而文莊。世之望公者，類景星慶雲之難覯，而挹公者，似羣飲於江河而各足，奚翅千頃之汪汪。當其痛哭於孤臣奔命之時，已折姦雄於未死。迨哀號於天閽再闢之日，卒噓幽谷以向春陽。故不知公者，謂公第疲神於藝苑，樂志於醉鄉，若無關於末俗之名教。而知公者，謂公精忠擬於請劍，純孝薄乎飛霜，所以扶九法而植三綱者，豈雕蟲之徒、麴蘗之士，可以比翼而翱翔。若其纘述一空乎千古，碑版普照於遐荒，此猶哲人之細事，而曷足以窺公之大方。睹公遺像，珮玉冠裳，豈公本來之面目？而遡公之所以死而不亡者，眞常故在，其將逍遙於玉皇香案之旁。

瞿汝稷《祭僉州先生文》（存目）

江盈科《僉園吊王元美》（存目）

徐中行《懷王元美》（存目）

趙用賢《祭王元美先生文》（存目）

費元祿《國朝儒林贊·王世貞》（存目）

又《讀僉州四部稿懷王元美先生》（存目）

臧懋循《哭王元美》（存目）

王衡《祭僉州王公文》嗚呼！吾僉州伯父之逝也，當世失一大人，斯文失一作者，元氣斲矣，典刑墜矣。蓋天下人哭其私，余家君哭其私，區區衡又何言哉！顧伯父有知己之言於衡，衡未之忘也。衡亦有知己之心於伯父，伯父未之知也。以伯父之靈，必不泯泯草亡木瘁，謹瀝酒以告，幸垂聽焉。自衡少時，粗能句讀伯父文，則已心慕之，然亦竊懼其風厲而不可近也。既得見伯父，又漫羨而無所歸心也，稍習若見爲嬰兒而可狎也，益習則又似汪洋而不可測也，久之而如醉如飴，見則不忍去，去則自不得不思也。嗚呼！仁之爲德也，隱其歸實。吾如伯父者，衡始終無得而相焉，殆古仁人也歟？余既不能盡告於公，而公已見伯父落落莫莫，施不擇人，飲不擇客，劉盡町畦城府，以游於大同，殆頹然自放也。而持身則如白圭振鷺，不染一介，其胸函化工，筆挫萬物，眼底豈復有千古者？而鄉人後進有輸德菲善，寧浮與而劇譽之。酒酣氣振，談鋒橫生，嶽嶽若可畏，而須臾波恬雲靜，莫得尋其喜怒。間以朴忠爲人所欺，明明知之，而且與脫幘醉矣。甚者中以難忍之語，不可解之釁，而一語道破則終身忘之。又或濡首急難，弊舌救過不任德，顧任怨而至老不以爲悔。其孝友忠篤，崇尚風義，蓋天性然，其至也民無得而稱焉。蓋其連城寸璧，表而出之，惟恐人不知，而其貞心亮節，則非惟人不知，即伯父亦不自知。至於不知而仁乃見矣。若以世所豔說者稱伯父，極不過一才士耳，世卿耳。一才士世卿果足以盡伯父乎！伯父少以才大爲儕輩所挾，藉爲前茅，而繼乃自還也，則伯父老矣。其素所蘊抱奇，每刺口論世事，出其一二以爲嘗，則輒已得讒毀報罷。是人所云云，乃以其不足者爲足，而甚且以其不幸者爲幸也。衡以爲是於伯父直一毛也。迨夫奄忽彌留，而神識朗然，趺而說偈，以愷悌多情之君子，而一旦脫然至此，然後知伯父落春花，存秋實，不朽者其在斯歟？而仁乃益見矣。衡於伯父爲通家子，伯父不徒通家子衡也，而動以國士見許，夫衡則何敢當？第使高山在望，日夜提策所不及，庶幾隨短長自見。而今已矣，善誰與激揚？不善誰與針砭？吾其遂終爲鄉人乎！此衡所以不暇爲伯父惜，而深爲衡惜，又知天下惜衡之惜者，非獨衡一人也。敢叩心扶淚而自叙其區區如此。嗚呼哀哉，尚饗！

鄒迪光《婁東王元美》（存目）

雜録

王世懋《山園十二記跋》世懋兄弟皆好爲園居，離賓園最小則最先成，瞻圃晚搆而速就，獨弇山園中更數載，用力最勤而最有名。初稱小祇園，則伯父未之知也。以伯父之靈，必曰表如其裏，余每謂此言未可天下已耳其名，爭願游目矣。今世稱佳士，必曰余兄也。蓋元美爲人侈公而愼私，喜客而不好奉己，以故園有瑰瑋奇麗之

聲，而家無倉箱錡楮之積，客飽罇罍圖史之懽，而身乏閨房蠭蛾之奉。方其快意爲園，啓關撤障，奉石勺水，纖夭寸卉，無自享焉，於是游人之屨日集，而弇山之勝日聞，蓋卽其身日涉時，而已半爲客有矣。逮晚而獲遘上眞，團焦斗室，凡諸奇勝之好一切罷遣，而僅餘其成風之腕自隨，則斯園之不爲元美有，而更爲游人有，宜其置不復道，而猶縷縷焉以妍辭記之，縮萬象於筆端，實幻景於片楮，抑何若斯之麗也。於戲！其紀夢耶？其爲游人紀耶？若世戀之爲澹圃則不然。

李贄

論述

綜論

佘永寧《刻李卓吾先生遺書小序》 余素仰慕卓吾先生，渴欲一見顏色。人傳先生善罵人，又不與人接談，顧余慕先生甚，雖善罵人，不與人接談，願一見也。及與友人吳得常謁先生，先生顧獨喜余二人，且蒙倒屣，且蒙枉駕，娓娓談不置，余竊怪與所聞相謬盭。前後受益先生者宏且侈，載在《永慶答問》中。踰五年，先生沒，世爭傳先生書，不啻貴洛陽紙也。夫世人嚴畏先生，故不安先生，而廣行先生教言，此非其眞心不可磨滅者耶！壬子秋，余尋諸友舊盟，奉澹園焦先生教，語及先生，焦先生因出先生遺書示余，書皆未經傳布者。余得書甚喜，亟讀之，如飲蘭露，餐松液，兩腋風生，又如衝霜雪之途，獲透汗也，渾身融暢矣，是惡可以不傳？亟付陳大來氏壽之梓，梓成，余竊歎先生具千古之隻眼，覺一世之聵聵，嘻笑怒罵，無非佛事，樂說默然，無非法門。世人偷食視蔭，奄奄如泉下人，宜爲先生唾罵，有能負出世志，堅立腳跟，宜爲先生嘉與。執著語言，葛藤不斷，則先生可以嘿。若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則先生可以語。讀先生遺書者，請各自觀省於上四者奚若，便自志意悚然，將奭然得解於言語文字之外，是爲親見先生面顏，親聆先生謦欬者。時萬曆壬子季冬之吉，新安後學佘永寧書。

顧大韶《〈溫陵集〉序》 《藏書》百卷，止憑應德左編，恣加刪述，顚倒非是，縱橫去留，以出宋人之否則有餘，以析衆言之淆則未足。《世說》、《初潭》，義例蹐雜，《中庸》、《道古》，旨趣無奇，自此以還，益寥寥矣。若夫氣挾風霜，志光日月，擄聖賢之腎腸，寒僞學之心膽，其在《焚書》乎？子靜、伯安，未審優劣，求之近世，絕罕其儔，雖吾師之胸羅三教，目營千載，亦似不及也。《說書》數十篇，放於體而弱於辭，放於體而戾今，弱於辭而乖古，雖云理勝，未睹成章。老、莊二解，可謂清通已。采焦氏《易》，不復入集，《孫武》、《參同》，寡所發明。《易因》一編，率多傅會，甚至俗說、院本，概傳標評，悉屬贋書，無可寓目。茲之所撰，盡已削諸。集凡二十卷，本之《焚書》者十六，取之《藏書》及雜著者十四。宏父李姓，名載贄，福之晉江人，嘉靖中舉於鄉，仕至姚安太守。

張師繹《李溫陵外紀序》 嘗卽其眞者妄論之：其爲文也，不阡不陌，洸洋自喜，迎之無首，放之無尾，似不成一家言，是自成一家，此其所長也。至於研經味史，剖判異同，倒翻窠臼，剝膚見髓，皆刀劍上事；不特身當之者沾汗，旁觀之者心開，洒講猶瞀儒之耳目，而還昭曠之觀，雖欲勿傳，烏能禁其必傳哉？議論不苟合於聖人，而欺慊無慚於夫婦，行事或詆諆於富貴名宿之口，而不屑不潔，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蓋款啓如予，雅欲悉索先生之賦，仿弇州編纂眉山之例，發越其在天之精神而昭度之。【略】蘭陵張師繹。

又《集導辛》 夫所貴李氏諸書，非才也，非學也，貴其識耳，可以驚愚，可以抉聵，能開今古未開之眼，能開古今未開之口。而古者修辭立誠，不敢加之以輕心怠氣，借令一二登場演法之說，亦步亦趨，可乎？善乎能始之言，單刀直入，一棒打殺，不可入諸語言文字。如其入語言文字，既作和尚，又竄詞宗，古之人當先爲之。嗟乎，今天下之辭家不汩沒於李氏者，吾見亦罕矣。文教陸沈，是王夷甫諸人之過也。吾有隱憂焉，忽不知何以轉，何以漸摩蕩而成此習俗也。

張鼐《讀卓吾老子書述》 卓吾死而其書重。卓吾之書重而眞書、贋書並

傳於天下。天下人具眼者少，故眞書不能究其意；而贋書讀之，遂足以禍人。【略】夫一古人之書耳，有根本者下筆鑒定，則爲畫龍點睛；無根本者妄意標指，則爲刻舟記劍。嗟乎，我安得具眼之人讀卓吾氏之書哉！或謂卓吾老子削髮奇，畜髮奇，髡而髭鬚奇，誦經而葷血奇，爲不知死則又奇。余謂此非卓吾老子之精神面目也。卓吾既不髡，不葷，不刎死，奇固自在。然則卓吾之書益難讀矣。今贋而溷者，是學其髡，學其葷血而刀鋸以死也，豈不誤人甚哉！信矣，卓吾之眞書重也。眞書重而贋書可以無辨。汪鼎甫視我及，因出一編，蓋本李卓吾先生所輯《開卷一笑》，刪其陳腐，補其清新，凡《續焚書》及《說書》，而並求作《三教鈔》序。余謂鼎甫報卓吾恩，須訂定其眞書，而列之目，傳於海內。雖然，此其功且在萬世，與眞書不朽，寧止報一卓吾老子恩也！余不及見卓吾，而喜讀卓吾書，遂書其語而歸之。時萬曆戊午秋七月七夕後二日，書於廣陵舟中。

張榜《卓吾諸家集選序》（存目）

陳仁錫《〈藏書〉序》 吾慨學者沈錮於俗流，而迷沿於聞見，於人之言，非其所耳熟不以爲信。先生程量今古，獨出胸臆，無所規效，聞者或河漢其言，無足多怪。【略】總之，衆人之疑，不勝賢豪者之信，疑者之恍忽，不勝信者之堅決。余知先生之書當必傳。久之，學者復耳熟於先生之書，且以爲衡鑒，且以爲蓍龜，余又知後之學者當無疑。雖然，海內又以快意而歌呼讀之，天下嗜卓吾者，禍卓吾者，衆矣。故愛卓吾之文章，遂信卓吾之是非過，又或疑卓吾之是非，遂揜卓吾之文章亦過。予是以兩懸之。不然，弱侯讀書人也，與卓吾知己也，何必欲取知己之所是非而更非是之也哉？

又《〈續藏書〉序》 本朝德行政事，皆越百代之上，而至於今，言語文學似少遜之。又意者，言語患其多，文學患其襲，則政事且不可知，況德行乎？故有讀書知人之人出，則幹事之人出，不可以文學言語忽之也。《續藏書》太簡，《獻證錄》太濫，余莊閱國史《天下郡邑志》，旁搜野乘百種，遺文逸事，小有論著，始就卓吾所纂略爲詮次，以附李氏《藏書》之後。

鍾人傑《李卓吾合選陶王集序》 卓老選陶王集，縱深於詩者，苟莫得其意旨之所在，必以爲陶之詩力田自給，躭酒樂生，優游而卒歲，道人貞士之語也；若王則拈弄風花，翩翩俊公子之什也，於二公無不謂風馬牛者。不知於是卓老遂爲世所詬病。嗟乎！世豈足以詬卓老哉？或試丹評其文字何如？」余曰：「即在文字場中，亦當成佛作祖，一部《藏書》當全看，不可鈔取。至其書牘及雜著，稍稍涉獵，可三之一。當胸腔愊陶之爲詩，沖夷恬澹，靖節而後，無復有淵明；王之爲詩，清新瀟灑，輞川之後，無復有摩詰。各具一腸，各成一籟，皆奔逸絕塵，超世獨立，卓老之意緒荒蕪時，朗誦一過，如佳茗解湯，名酒破悶也。人生樂事無逾選彼，有取爾也。如必合轍而後選，是下里巴人，務諧里耳者耳，何以爲卓老？

聞啟祥《李卓吾合選陶王集引》 具眼如卓老，手爲點次而並傳之，所錄雖不多，兩公之頰上三毫，實隱隱具焉。微獨兩公，自卓老之書盛行，眞似雜出，面目幾不可辨，有此一刻，而卓老之三毫亦隱隱具矣。

三臺山人《山中一夕話序》 偶游句曲，遇笑笑先生於茅山之陽，班荆道及，因出一編，蓋本李卓吾先生所輯《開卷一笑》，刪其陳腐，補其清新，凡《山中一夕話》。予見宇宙間可喜可笑之事，齊諧游戲之文，無不備載，顏曰《山中一夕話》序。余謂鼎甫報卓吾恩，須訂定其眞書，而列之目，傳於海內。雖然，此其功且在萬世，與眞書不朽，寧止報一卓吾老子恩也！余不及見卓吾，而喜讀卓吾書，遂書其語而歸之。時萬曆戊午秋七月七夕後二日，書於廣陵舟中。

張榜《卓吾諸家集選序》（存目）

陳仁錫《〈藏書〉序》 吾慨學者沈錮於俗流，而迷沿於聞見，於人之言，非其所耳熟不以爲信。先生程量今古，獨出胸臆，無所規效，聞者或河漢其言，無足多怪。【略】總之，衆人之疑，不勝賢豪者之信，疑者之恍忽，不勝信者之堅決。余知先生之書當必傳。久之，學者復耳熟於先生之書，且以爲衡鑒，且以爲蓍龜，余又知後之學者當無疑。雖然，海內又以快意而歌呼讀之，天下嗜卓吾者，禍卓吾者也。故愛卓吾之文章，遂信卓吾之是非過，又或疑卓吾之是非，遂揜卓吾之文章亦過。予是以兩懸之。不然，弱侯讀書人也，與卓吾知己也，何必欲取知己之所是非而更非是之也哉？

又《〈續藏書〉序》 本朝德行政事，皆越百代之上，而至於今，言語文學似少遜之。又意者，言語患其多，文學患其襲，則政事且不可知，況德行乎？故有讀書知人之人出，則幹事之人出，不可以文學言語忽之也。《續藏書》太簡，《獻證錄》太濫，余莊閱國史《天下郡邑志》，旁搜野乘百種，遺文逸事，小有論著，始就卓吾所纂略爲詮次，以附李氏《藏書》之後。

盧世潅《李卓吾雜著》 卓吾先生書，人第知其直截痛快，而不知其紆迴層折之極。其人出世逃禪，使性負氣，似乎與物闊遠，乃最能體人情，切世務，絕不肯作一門面語。發爲文章，著之筆墨，光怪淋漓，終歸簡要，可以救時，可以傳世。善讀者六通四辟，心平氣和；不善讀者祗增其決裂而已。或曰：「子論卓老是矣，試丹評其文字何如？」余曰：「即在文字場中，亦當成佛作祖，一部《藏書》當全看，不可鈔取。至其書牘及雜著，稍稍涉獵，可三之一。當胸腔愊塞，意緒荒蕪時，朗誦一過，如佳茗解湯，名酒破悶也。人生樂事無逾

此者。」

《焦氏筆乘》卷二 宏甫爲人，一錢之入不妄，而或以千金與人，如棄草芥。一飯之恩亦報，而或與人千金，言謝則恥之。見一切可喜人，無有不當其心者，而不必合於己。己不能酒，而喜酒人；己不能詩，而喜詩人；己不能文，而喜文人；己不捷捷能言，而喜能言之人；己不便鞍馬，而喜馳騁；己不好弄，而喜徘徊古戰場；己不好殺，而喜商君、吳起、韓非之書；己不愛紛華，而喜郭汾陽窮奢極欲，以身繫國家之安危；己不欲以谿刻自處，而喜于陵仲子辭三公人灌園。獨不喜遜牀循牆，終日百拜傴僂以爲恭者，以故常不悅於世俗之人。俗之所愛，因而醜之；俗之所憎，因而求之；俗之所憎，因而親之；俗之所親，因而疎之。有時長貧，雖必不得已，已也；故終其身無一錢之積。平生未嘗召客，人召之酒則赴；平生不禮貴人，貴人饋之則受。以故雖不悅於人，而終不見害於人，以宏甫與世無爭故也。獨設三科度世，最得祖意。見上士則誇而肆之，冀其或我知也；見中士則櫝而藏之，以待其自知也；見下士則時發而後謹閉之，恐其不知而恣疑謗無益也。以此終其身，交游徧天下，無知宏甫者。知宏甫者，疑莫如侍御，故宏甫與我言，並出此相示云。噫嘻！若侍御知宏甫，則可以傳矣。

焦竑《追薦疏》（存目）

李元陽《姚安太守卓吾先生善政序》（存目）

《五雜俎》卷八 近時吾閩李贄，先仕宦至太守，而後削髮爲僧，又不居山寺，而遨遊四方以干權貴。人多畏其口，而善待之。擁傳出入，髡首坐肩輿，張黃蓋，前後呵殿。余時客山東，李方客司空劉公東星之門，意氣張甚，郡縣大夫莫敢與均茵伏。余甚惡之，不與通。無何，入京師，以罪下獄。此亦近乎人妖者矣。

孫鑛《與余君房論詩文書》 足下曾見李氏《藏書》否？其議論新奇處盡多，其書在金陵盛行。前小啓謂大作以辭勝，正是推重意。

《竹窗三筆・李卓吾》 或曰：李卓吾棄榮削髮，著述傳海內，子以爲何如人？答曰：卓吾超越之才，豪雄之氣，吾重之，然可重在此，可惜亦在此。夫人具如是才氣，而不以聖言爲量，常道爲憑，鎮之以厚德，持之以小心，則必好爲驚世矯俗之論以自愉快。試舉一二。卓吾以世界物俱肇始於陽陰，而以太極生陰陽爲妄語。蓋據《易傳》，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而以天陰地陽，男陰女陽爲最省之元本，更無先之者。不思《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同出夫子傳《易》之言，而一爲至論，一爲妄語，何也？乃至以秦皇之暴虐爲第一君，以馮道之失節爲大豪傑，以荆軻、聶政之殺身爲最得死所。而古稱賢人君子者，往往摘其瑕類，甚而排場戲劇之說，亦復以《琵琶》、《荆釵》守義持節爲勉強，而《西廂》、《拜月》爲順天性之常。噫！《大學》言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災必逮夫身，卓吾之謂也。惜哉！

顧憲成《當下繹》 李卓吾講心學於白門，全以當下，自然指點後學，說人都是見見成成的聖人，才學便多了。聞有忠節孝義之人，却云都是做出來的，大體原無此忠節孝義。學人喜其便利，趨之若狂，不知誤了多少人！後至春明門外，被人論了，纔去拿他，便手忙脚亂，沒奈何却一刀自刎。此是殺身成仁否？此是捨生取義否？此是甚的「自然」？甚的「當下」？甚的「見見成成聖人」？自家是如此，何況學人？故「當下」半是學人下手親切功夫，差認了却是陷入深坑，不可不猛省也。

馬經綸《與李麟野都諫轉上蕭司寇》 李卓吾先生，不省從遊頗久，深知其人，大不似人言所云。人言出麻城忌者之口，始以譌傳譌，既而譌遂爲眞，即有人臚列其眞以示之，亦復不信矣。始以一傳十，既而徧地皆傳。傳者自信爲輿論之公，而不知其大遠於情實。即有人詳揭其譌以解之，亦復不入矣。惟是流言止於智者，觀人決於素行。卓吾先生之素行何如也？宦遊二十餘年，一介不取，清標苦節，人所難堪，海內薦紳，誰不慕說。夫以如是人品，如是操履，而以逾閑蕩檢之事誣之，亦大不倫矣。至於著述，人各有見，豈能盡同，亦何必盡同。有同有異，正以見吾道之大，補前賢之缺，假使講學之家，一以盡同爲是，以不同爲非，則大舜無兩端之執，朱陸無同異之辨矣。先生有官棄官，有家棄家，有髮棄髮，蓋其天性孤峻，直行己志，老來任便，有何不可？世之人甘一官若飴，數日不近婦人若死，甚至塗抹鬚髮，外以求憐上官一日之容，內以取媚姬妾半刻之觀，習以成風，賢者不免。其視先生之素行，愧乎，不愧乎？而反以棄髮爲口實，何也？先生之寓通州，非先生意也。不佞冒雪走三千里，訪之黃蘗山中，隨攜而北，以避楚難云耳。今先生七十六歲，形容憔悴，動履艱澀，病困垂絕，預草遺言，不佞見今營葬潞水之西，此通國人士所共見也。先生業已無意於人世，又何意於都門。乃

過慮先生入都，而以勾引士女爲詞乎？無論勾引非所以論先生，都中士女果一七十六歲老醜病夫所能勾引否耶？先生聖人之徒也，三教聖人合一之旨，未嘗不精深之。然終日不膜拜，終夜不持咒，終年不念佛，終身不持齋，彼持齋念佛，若世所稱齋公然者，方以先生爲破戒律，視之若冤，而乃以爲誘之迷耶？吁，亦冤甚矣。《大明律》致仕官與見任官同，先生致仕知府，所謂從大夫之後者，亦云尊貴矣。乃在湖廣則逐之，在通州則拿之，雖云奉旨從事，然含糊奏請，聖明不知也。堂堂天朝，濟濟高賢在列，而令一衰病廉二千石，偏天下無容身之地，乃世之貪污吏滿載而歸，恣欲而行，彼不自以爲恥，人亦不以彼爲恥，甚至利其有而爲之納交，掩其醜而爲之延譽，或以境內人才薦，或以例應存問請，雖間爲有識者所鄙，有司者所駁，然踵而行之，恬以不爲怪也。豈貪者乃眞孔氏家法，宜親宜近，而廉吏若先生，乃爲惑世誣民，應逐應拿應擬罪耶？然則良吏安可爲也！海內傳先生刻書，若陝西刻《南詢錄》，長蘆刻《龍溪集》，徽州刻《三教品》，濟寧刻《道學鈔》，永平刻《道古錄》，山西刻《明燈錄》，此皆素與先生不相識面之士夫，喜其書而樂梓之，先生不知也。又況書坊覓利之人，見其刊之獲厚貲也，每竊得先生鈔稿，無有不板行者矣。總計先生平生著述，見刊傳四方者，不下數十百種。夫人之精神，豈有一生用之於著述至數十百種之多，而有淫縱不檢之行者乎？即無論先生高年，大凡少年有志讀書者，必不肯近婦人，少年喜近婦人者，必不肯讀書。既以著書爲先生罪，又以淫縱爲先生罪，既曰「晚年削髮」，又曰「勾引婦女」，不亦自相矛盾乎？此眞可笑之甚矣。大抵今日之事，惟仰賴二祖八宗之靈，天地神明之靈，賢人君子之保護，元老大臣之曲全，固國體國脈所繫，百世萬世所傳，確乎非一身一家之私義也。

又《與當道書》 吾友爲誰？李卓吾先生者是也。雖吾友，實吾師也。樂聖人之道，詮聖人之經，若世所梓行《易因》及《道古錄》諸書，眞上足以闡羲、文、孔、孟之心傳，下足以紹周、邵、陳、王之嫡統者也。弟不遠三千里就而問《易》，辨惑解縛，聞所未聞，四十日間，受益無量。弟不至此，眞虛過一生矣。當事者逐遊僧，燬淫寺，此間道維風之事，當事者之心亦弟之心也。顧卓吾儒老，其託蹟禪林，殆若古人之逃於酒，隱於釣；其寄居麻城，亦若李太白之流寓山東，邵堯夫、司馬君實之流寓洛陽。古人得遂其高於流寓，至令後人載之邑乘，以爲地重；繪之圖畫，以爲世榮。而卓吾不能安其身於麻城，聞檄被驅，狼狽以避。雖以黃堂四品大夫，《大明律》所謂以禮致仕與見任官同者，而地主獨不相容。雖以七十五歲風燭殘年，孔大聖人所謂「老者安之」，而顧燬其廬，逐其人，並撤其埋藏此一具老骨頭之塔，忍令死無葬所而不顧，此豈古今之勢異哉！緣麻城人以「異端惑世」目之，以「宣淫」誣之耳。夫使誠惑世而宣淫也，天道不容，國法不貸，即殺此七十五歲老翁以正一方之風化，此正豪傑非常作用，弟且爲聖門護法慶矣，又何疑於驅逐乎？然而七十五歲老翁，且暮且死，麻城人尚毫無憐老之心，攻之至再至三，曾不少置，此亦足以見此老之決不能惑世明矣。誠使足以惑世，而麻城之人果自有可取處。讀其書，每至辯窮，輒曰：「吾爲上上人說法。」嗚呼，上上人矣，更容說法耶？此法一說，何所不至？聖人原開一權字，而又不言所以。此際着不得一言，只好心悟，亦非聖人所敢言，所忍言。今日士風猖狂，實以爲何如？幸教之。

《湧幢小品》卷一六《李卓吾》 卓吾名贄，曾會之邳州舟中，精悍人也，

開於此。全不讀四書本經，而李氏《藏書》、《焚書》，人挾一冊，以爲奇貨。壞人心，傷風化，天下之禍，未知所終也。李氏諸書，有主意人看他，儘足相發，開心胸。沒主意人看他，定然流於小人，無忌憚。

顧憲成《柬高景逸》 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敗爲是非而已。學術到此，眞成塗炭，惟有仰屋竊嘆而已，如何如何？

《識小篇》內篇《李卓吾》 贊嘗言：「成佛證聖，惟在明心，本心若明，雖一日受千金不爲貪，一夜御十女不爲淫也。」士大夫樂其簡便，皆受其學。久之，巨室婦女亦多入庵聽講，至有攜衾枕而宿於庵者，醜聲大著，贊居之不疑也。贊又嘗著《藏書》，議論多奇詭，如以呂不韋爲智謀名臣，李斯爲才力名臣，卓文君爲奇女，馮道爲社稷臣，其他議論多類此者。萬曆壬寅，贊受御史馬經綸之請，至通州，禮科都給事中張問達奏其惑世誣民，乞加懲治。詔緹騎逮之至都，贊懼罪，不食而死。（講學至羅、李，直是一厄，今黃太冲輩藉此以圖衣食，掃地盡矣。）

蔣以化《紀李卓吾》 所著有《李氏藏書》三十卷，而書中所載者褒誅予奪，大肆猖狂，如以呂不韋爲智謀名臣，【略】此書一出，好異者多奇之，余素抱書癖，獨怪此刻爲拂經亂正，恐污架上，遂棄之不收。贊削髮棄家，爲天下頭陀釋子所景慕，所在追隨者，常不下百人。曾遊楚中，而楚黃有名家女新寡，削髮皈依之，以故男女蜂擁追隨，不下千計，造庵收納，若蟻附羶，爲楚臬馮應京所逐，轉遊晉中深避。時大老劉晉川篤信之，率若子若侄並棄本業，拜爲父師。劉起爲治河都官，而李亦並駕以往，久居濟上。會通州馬誠所來迎之，李遂舍劉以往。馬向於臺中有聲，雅信李君之教，遂棄妻子，離家室，一庵一榻，相與朝夕譚禪禮佛，無間寒暑晝夜。時科臣張問達懼邪說誣世，上章彈射之，上是其奏，擒贄入獄，詔火其書，禁天下勿由其教，時論快之。

方以智《名教》 每嘆李卓吾自負尖快小才，縱其偏見，欲一手抹天下，作第一人，而官不稱意，遂發憤嚼血，助以穿魔之杖，益顚倒其說以快意，一切不顧，以爲詭駴天下則得名更速，故專罵好名者，正自家好名之至耳。其稱則天、馮道之類，遂爲壞名教、亂天下之渠魁，得罪天地，故世以異端詆之，然豈知彼益得計乎？彼知如此毒辣破敗，既足以慰後進貪奇喜新人之情，又足惹天下謗我，則我名愈烈，逆知後世雖有正人斥我，終不勝尖快小

在官司盡搜燒燬，不許存留。如有徒黨曲庇私藏，該科道及各有司訪奏治罪。已而贄逮至，懼罪不食死。愚按：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於叛聖人者，莫甚於李贄。然雖奉嚴旨，而其書之行於人間自若也。（原注：謝在杭《五雜俎》言：李贄先仕，官至太守，而後削髮爲僧。又不居山寺，而遨遊四方以干權貴，人多畏其口，而善待之。擁傳出入，髡首坐肩輿，張黃蓋，前後呵殿，郡縣有司，莫敢與均茵伏。無何入京師，以罪下獄死。此亦近於人妖者矣。閩人持論之公如此。）天啓五年九月，四川道御史王雅量疏：奉旨，李贄諸書，怪誕不經，命巡視衙門焚毀，不許坊間發賣，仍通行禁止。而士大夫多喜其書，往往收藏，至今未滅。

《列朝詩集小傳》閏集 袁小修嘗語余曰：「卓老多病寡慾，妻莊夫人，生一女。莊歿後，不復近女色。其戒行老禪和不復是過也。平生痛惡僞學，每入書院講堂，峨冠大帶。執經請問，輒奮袖曰：『此時正不如攜歌姬舞女，淺斟低唱。』諸生有挾妓女者，見之，或破顏微笑曰：『也強似與道學先生作伴。』於是麻黃之間，登壇講學者，銜恨次骨，遂有宣淫敗俗之謗。蟾蜍擲糞，自其口出，豈足以污卓老哉！余兄中郎，以吳令謝病歸，再起儀部，卓老以謂理不當復出，爲詩曰：『王符已著《潛夫論》，爲問中郎到也無？』已而中郎將抵國門，乃改前句曰：『黃金臺上思千里，爲報中郎速進途。』其於進退出處，介介如此。人知卓老爲柳下之不恭，不知其爲伯夷之隘也。」卓老風骨稜稜，中燠外冷，參求理乘，剔膚見骨，迥絕理路，出語皆刀劍上事。獅子送乳，香象絕流，直可與紫柏老人相上下。遺山《中州集》有異人之目，吾以爲卓吾可以當之。錄其詩附於高僧之後，傳燈所載，旁出法嗣，卓吾或其儔與！

《龍性堂詩話續集》 李卓吾與公安二袁稱爲知交，小修贈李詩云：「座中鸚鵡人如在，樓上元龍氣不除」，想見禿翁鬚眉。黃東厓《過通州墓下》云：「窮年墨汁翻青簡，到老霜刀送白頭」，讀之令人下淚。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五・李溫陵集》 贄非聖無法，敢爲異論。雖以妖言逮治，懼而自剄，而焦竑等盛相推重，頗熒衆聽，遂使鄉塾陋儒，翕然尊信，至今爲人心風俗之害。故其人可誅，其書可燬。而仍存其目，以明正其爲名教之罪人，誣民之邪說。庶無識之士不至怵於虛名，而受其簧鼓，是亦彰癉之義也。

分論

傳記

袁中道《李溫陵傳》 李溫陵者，名載贄。少舉孝廉，以道遠不再上公車。爲校官，徘徊郎署間，後爲姚安太守。公爲人中燠外冷，丰骨稜稜。性甚卞急，好面折人過。士非參其神契者，不與言。強力任性，不強其意之所不欲。初未知學，有道學先生語之曰：「公怖死否？」公曰：「公既怖死，何不學道？學道所以免生死也。」公曰：「有是哉？」遂潛心道妙，久之自有所契，超於語言文字之表。諸執筌蹄者，了不能及。爲守，法令清簡，不言而治。每至伽藍，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賓名僧其間。簿書有隙，即與參論虛玄。人皆怪之，公亦不顧。祿俸之外，了無長物。久之厭圭組，遂入雞足山，閱《龍藏》不出。御史劉維奇其節，疏令致仕以歸。初與楚黃安耿子庸善，罷郡，遂不歸，曰：「我老矣，得一二勝友，終日晤言，以遣餘日，即爲至快，何必故鄉也！」遂攜妻女客黃安。中年得數男，皆不育。體素癯，澹於聲色；又癖潔，惡近婦人。故雖無子，不寘妾婢。後妻女欲歸，趣歸之。自稱「流寓客子」。既無家累，又斷俗緣，參求乘理，極其超悟。剔膚見骨，迥絕理路。出爲議論，皆爲劍刀上事。獅子送乳，香象絕流，發詠孤高，少有酬其機者。子庸死，子庸之兄天台公，惜其超脫，恐子姪效之，有遺棄之病，數致箴切。公遂至麻城龍潭湖上，與僧無念、周友山、丘坦之、楊定見聚。閉門下棲，日以讀書爲事。性愛掃地，數人縛帚不給。衿裙浣洗，極其鮮潔。拭面掃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不獲辭而至，但一揖，而焦竑等盛相推重，頗熒衆聽，遂使鄉塾陋儒，翕然尊信，至今爲人心風俗之害。故其人可誅，其書可燬。而仍存其目，以明正其爲名教之罪人，誣民之邪說。庶無識之士不至怵於虛名，而受其簧鼓，是亦彰癉之義也。

袁中道《李溫陵傳》 李溫陵者，名載贄。少舉孝廉，以道遠不再上公車。爲校官，徘徊郎署間，後爲姚安太守。公爲人中燠外冷，丰骨稜稜。性甚卞急，好面折人過。士非參其神契者，不與言。強力任性，不強其意之所不欲。初未知學，有道學先生語之曰：「公怖死否？」公曰：「公既怖死，何不學道？學道所以免生死也。」公曰：「有是哉？」遂潛心道妙，久之自有所契，超於語言文字之表。諸執筌蹄者，了不能及。爲守，法令清簡，不言而治。每至伽藍，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賓名僧其間。簿書有隙，即與參論虛玄。人皆怪之，公亦不顧。祿俸之外，了無長物。久之厭圭組，遂入雞足山，閱《龍藏》不出。御史劉維奇其節，疏令致仕以歸。初與楚黃安耿子庸善，罷郡，遂不歸，曰：「我老矣，得一二勝友，終日晤言，以遣餘日，即爲至快，何必故鄉也！」遂攜妻女客黃安。中年得數男，皆不育。體素癯，澹於聲色；又癖潔，惡近婦人。故雖無子，不寘妾婢。後妻女欲歸，趣歸之。自稱「流寓客子」。既無家累，又斷俗緣，參求乘理，極其超悟。剔膚見骨，迥絕理路。出爲議論，皆爲劍刀上事。獅子送乳，香象絕流，發詠孤高，少有酬其機者。子庸死，子庸之兄天台公，惜其超脫，恐子姪效之，有遺棄之病，數致箴切。公遂至麻城龍潭湖上，與僧無念、周友山、丘坦之、楊定見聚。閉門下棲，日以讀書爲事。性愛掃地，數人縛帚不給。衿裙浣洗，極其鮮潔。拭面掃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不獲辭而至，但一揖，而焦竑等盛相推重，頗熒衆聽，遂使鄉塾陋儒，翕然尊信，至今爲人心風俗之害。故其人可誅，其書可燬。而仍存其目，以明正其爲名教之罪人，誣民之邪說。庶無識之士不至怵於虛名，而受其簧鼓，是亦彰癉之義也。

《望魯臺禮謁二程祠》《明詩歸》卷六： 鍾云：先生崛強侮人，詩文語多嫚罵，惟此不失風雅之正，故錄之。

稗官小說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籐丹筆，逐字讎校。肌擘理分，時出新意。其爲文不阡不陌，抒其胸中之獨見，精光凜凜，不可迫視。詩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書，每研墨伸紙，則解衣大叫，作兔起鶻落之狀。其得意者，亦甚可愛，瘦勁險絕，鐵腕萬鈞，骨稜稜紙上。一日，惡頭癢，倦於梳櫛，遂去其髮，獨存鬢鬚。公氣既激昂，行復詭異。斥異端者，日益側目。與耿公往復辨論，每一札累累萬言，發道學之隱情，風雨江波，讀之者高其識，欽其才，畏其筆。始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逐之。於時左轄劉公東星，迎公武昌，舍蓋公之堂。自後屢歸屢遊。劉公迎之沁水，梅中丞迎之雲中，而焦公弱侯迎之秣陵。無何，復歸麻城。時又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又誤信而逐之，火其蘭若。而馬御史經綸遂躬迎之於北通州。又會當事者欲刊異端，以正文體，疏論之，遣金吾緹綺逮公。初，公病。病中復定所作《易因》，其名曰《九正易因》。常曰：「我得《九正易因》成，死快矣！」《易因》成，病轉甚。至是逮者至邸舍匆匆，公以問馬公。馬公曰：「衛士至。」公力疾起，行數步，大聲曰：「是爲我也！爲我取門片來！」遂臥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馬公願從。公曰：「逐臣不入城，制也。且君有老父在。」馬公曰：「朝廷以先生爲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則俱死耳，終不令先生往，而己獨留。」馬公卒同行。至通州城外，都門之牘尼馬公行者紛至。其僕數十人，奉其父命泣留之。馬公不聽，竟與公偕。明日，大金吾寘訊。侍者掖而入，卧於堦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書？」公曰：「罪人著書甚多，具在，於聖教有益無損。」大金吾笑其崛強，獄竟無所寘詞，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不下，公於獄舍中作詩讀書自如。一日，呼侍者薙髮。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氣不絕者兩日。侍者問：「和尚痛否？」以指書其手曰：「不痛。」又問曰：「和尚何自割？」書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絕。時馬公以事緩，歸覲其父。至是，聞而傷之曰：「吾護持不謹，以致於斯也，傷哉！」乃歸其骸於通，爲之大治冢墓，營佛剎云。公素不愛著書，初與耿公辨論之語，多爲掌記者所錄，遂哀之爲《焚書》。後以時義詮聖賢深旨爲《說書》；最後理其先所詮次之史，焦公等刻之於南京，是爲《藏書》。蓋公於誦讀之暇，尤愛讀史，於古人作用之妙，大有所窺。以爲世道安危治亂之機，捷於呼吸，微於縷黍。世之小人，既僥倖喪人之國；而世之君子，理障太多，名心太重，護惜太甚，爲格套局面所拘，不知古人清淨無爲，行所無事之旨，與藏身忍垢，委曲周旋之用，使君子不能以用小人，而小人得以制君子。故往往其爲文不阡不陌，抒其胸中之獨見，精光凜凜，不可迫視。詩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書，每研墨伸紙，則解衣大叫，作兔起鶻落之狀。其得意者，亦甚可愛，瘦勁險絕，鐵腕萬鈞，骨稜稜紙上。一日，惡頭癢，倦於梳櫛，遂去其髮，獨存鬢鬚。公氣既激昂，行復詭異。斥異端者，日益側目。與耿公往復辨論，每一札累累萬言，發道學之隱情，風雨江波，讀之者高其識，欽其才，畏其筆。始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逐之。於時左轄劉公東星，迎公武昌，舍蓋公之堂。自後屢歸屢遊。劉公迎之沁水，梅中丞迎之雲中，而焦公弱侯迎之秣陵。無何，復歸麻城。時又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又誤信而逐之，火其蘭若。而馬御史經綸遂躬迎之於北通州。又會當事者欲刊異端，以正文體，疏論之，遣金吾緹綺逮公。初，公病。病中復定所作《易因》，其名曰《九正易因》。常曰：「我得《九正易因》成，死快矣！」《易因》成，病轉甚。至是逮者至邸舍匆匆，公以問馬公。馬公曰：「衛士至。」公力疾起，行數步，大聲曰：「是爲我也！爲我取門片來！」遂臥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馬公願從。公曰：「逐臣不入城，制也。且君有老父在。」馬公曰：「朝廷以先生爲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則俱死耳，終不令先生往，而己獨留。」馬公卒同行。至通州城外，都門之牘尼馬公行者紛至。其僕數十人，奉其父命泣留之。馬公不聽，竟與公偕。明日，大金吾寘訊。侍者掖而入，卧於堦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書？」公曰：「罪人著書甚多，具在，於聖教有益無損。」大金吾笑其崛強，獄竟無所寘詞，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不下，公於獄舍中作詩讀書自如。一日，呼侍者薙髮。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氣不絕者兩日。侍者問：「和尚痛否？」以指書其手曰：「不痛。」又問曰：「和尚何自割？」書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絕。時馬公以事緩，歸覲其父。至是，聞而傷之曰：「吾護持不謹，以致於斯也，傷哉！」乃歸其骸於通，爲之大治冢墓，營佛剎云。公素不愛著書，初與耿公辨論之語，多爲掌記者所錄，遂哀之爲《焚書》；最後以時義詮聖賢深旨爲《說書》；最後理其先所詮次之史，焦公等刻之於南京，是爲《藏書》。蓋公於誦讀之暇，尤愛讀史，於古人作用之妙，大有所窺。以爲世道安危治亂之機，捷於呼吸，微於縷黍。世之小人，既僥倖喪人之國；而世之君子，理障太多，名心太重，護惜太甚，爲格套局面所拘，不知古人清淨無爲，行所無事之旨，與藏身忍垢，委曲周旋之用，使君子不能以用小人，而小人得以制君子。故往往其爲文不阡不陌，抒其胸中之獨見，精光凜凜，不可迫視。詩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書，每研墨伸紙，則解衣大叫，作兔起鶻落之狀。其得意者，亦甚可愛，瘦勁險絕，鐵腕萬鈞，骨稜稜紙上。一日，惡頭癢，倦於梳櫛，遂去其髮，獨存鬢鬚。公氣既激昂，行復詭異。斥異端者，日益側目。與耿公往復辨論，每一札累累萬言，發道學之隱情，風雨江波，讀之者高其識，欽其才，畏其筆。始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逐之。於時左轄劉公東星，迎公武昌，舍蓋公之堂。自後屢歸屢遊。劉公迎之沁水，梅中丞迎之雲中，而焦公弱侯迎之秣陵。無何，復歸麻城。時又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又誤信而逐之，火其蘭若。而馬御史經綸遂躬迎之於北通州。又會當事者欲刊異端，以正文體，疏論之，遣金吾緹綺逮公。初，公病。病中復定所作《易因》，其名曰《九正易因》。常曰：「我得《九正易因》成，死快矣！」《易因》成，病轉甚。至是逮者至邸舍匆匆，公以問馬公。馬公曰：「衛士至。」公力疾起，行數步，大聲曰：「是爲我也！爲我取門片來！」遂臥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馬公願從。公曰：「逐臣不入城，制也。且君有老父在。」馬公曰：「朝廷以先生爲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則俱死耳，終不令先生往，而己獨留。」馬公卒同行。至通州城外，都門之牘尼馬公行者紛至。其僕數十人，奉其父命泣留之。馬公不聽，竟與公偕。明日，大金吾寘訊。侍者掖而入，卧於堦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書？」公曰：「罪人著書甚多，具在，於聖教有益無損。」大金吾笑其崛強，獄竟無所寘詞，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不下，公於獄舍中作詩讀書自如。一日，呼侍者薙髮。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氣不絕者兩日。侍者問：「和尚痛否？」以指書其手曰：「不痛。」又問曰：「和尚何自割？」書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絕。時馬公以事緩，歸覲其父。至是，聞而傷之曰：「吾護持不謹，以致於斯也，傷哉！」乃歸其骸於通，爲之大治冢墓，營佛剎云。公素不愛著書，初與耿公辨論之語，多爲掌記者所錄，遂哀之爲《焚書》；最後以時義詮聖賢深旨爲《說書》；最後理其先所詮次之史，焦公等刻之於南京，是爲《藏書》。蓋公於誦讀之暇，尤愛讀史，於古人作用之妙，大有所窺。以爲世道安危治亂之機，捷於呼吸，微於縷黍。世之小人，既僥倖喪人之國；而世之君子，理障太多，名心太重，護惜太甚，爲格套局面所拘，不知古人清淨無爲，行所無事之旨，與藏

往而不伸。排揚勝己，跌宕王公。孔文舉調魏武若稚子，嵇叔夜視鍾會如奴隸。鳥巢可覆，不改其鳳咮；鸞翮可鍛，不馴其龍性。斯所由焚芝鋤蕙，銜刀若盧者也。嗟乎！才太高，氣太豪，不能埋照溷俗，卒就囹圄，慚柳下而愧孫登，可惜也夫！公晚年讀《易》，著書曰《九正易因》。意者公於《易》大有得，舍亢入謙，而公遂老矣，逝矣。公所表章之書，若《陽明先生年譜》及《龍谿語錄》，其類多不可悉記云。或問袁中道曰：「公之於溫陵也，學之否？」予曰，「雖好之，不學之也。其人不能學者有五，不願學者有三。公爲士居官，清節凜凜；而吾輩隨來輒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學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牀；而吾輩不斷情慾，未絕嬖寵，二不能學也。公深入至道，見其大者；而吾輩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學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讀書；而吾輩汩沒塵緣，不親韋編，四不能學也。公直氣勁節，不爲人屈；而吾輩怯弱，隨人俯仰，五不能學也。若好剛使氣，快意恩讎，意所不可，動筆之書，不願學者一矣。既已離仕而隱，即宜遁迹名山，而乃徘徊人世，禍逐名起，不願學者二矣。急乘緩戒，細行不修，任情適口，臠刀狼藉，不願學者三矣。夫其所不能學者，而其不願學者，斷斷乎其不學之也。故曰：雖好之，不學之也。若夫幻人之談，謂其既已髡髮，仍冠進賢；八十之年，不忘欲想者，有是哉？所謂蟾蜍擲糞，自其口出者也。」

汪可受《卓吾老子墓碑》　按卓吾老子者，其鄉里世族並宦蹟生理，皆老子所敝屣棄之，人第知其爲卓吾老子云。老子好讀書，多所著述，有《焚書》、《藏書》、《說書》之屬行於世。余性不喜涉獵，亦莫得而詳焉。惟是相見因緣，言猶在耳，姑傳而述之，可想見老子之爲人。歲己丑，余初見老子於龍湖，時麻城二三友人俱在。老子禿頭帶鬚而出，一舉手便就席。余曰：「今士習多任放，先生將廣教化於此，何不以戒律倡之？」老子曰：「何譬諸君之過也。放之一字，恐諸君子承當不得。」復以手箝形曰：「總跳不出。」余曰：「如先生者髮去鬚存，猶是剃落不盡。」老子曰：「吾甯有意剃落耶？去夏頭熱，吾手搔白髮，中蒸蒸出死人氣，穢不可當。偶見侍者方剃落，使試除之，除而快焉，遂以爲常。」復以手拂鬚曰：「此物不碍，故得存耳。」衆皆大笑而別。丙申歲，老子以劉司空之約至上黨，余亦以校士至，約相見於上黨之精舍。老子問余曰：「試士何題？」余曰：「誠意章。」老子曰：「毋欺之義，只『學』字，便悅樂不慍；說『大學』二字，便定靜安慮，今都未能，如何自負識

紀事

《焦氏筆乘》卷四　宏甫爲南比部郎，日聚友講學。寮友或謂之曰：「吾輩讀書，義理豈有不明，而事講乎？」宏甫曰：「君輩以高科登仕籍，豈不讀書，但苦未識字，須一講耳。」或怪問其故，宏甫曰：「《論語》、《大學》，豈非君所嘗讀耶？然《論語》開卷，便是一『學』字。《大學》開卷，便是『大學』二字。此三字，吾敢道諸君未識得，何也？此事須有證驗始可。如識《論語》中『學』字，便悅樂不慍；說『大學』二字，便定靜安慮，今都未能，如何自負識

得此字耶？」其人默然不能對。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九正易因》。　又《經籍二三》：《藏書》六十八卷，《續藏書》二十七卷。　又《經籍三八》：《初潭集》十二卷，《讀升庵》二十卷。　又《經籍五三》：《溫陵集》二十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　《九正易因》二卷。　又卷三：《李氏説書》九卷。　又卷一〇：《史閣萬年》，《續藏書》二十七卷。　又卷一二：《初談集》二十八卷，《姑妄編》七卷。　又卷一三：《孫子參同》三卷。　又卷一六：《心經提綱》一卷，《禪談》一卷，《文字禪》四卷，《古德機緣》三卷，《李氏因果録》三卷，《業報案》二卷，《莊子内篇解》二卷。　又卷三二：《坡仙集》十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九正易因》　無卷數，明李贄撰。【略】是書每卦先列經文，次以己意總論卦象，又附録諸儒之説於每卦之後。書止六十四卦，其《文言》、《繫辭》等傳皆未之及，經文移大象於小象之後，則贄臆改也。朱彝尊《經義考》載其原序，述馬經綸之言曰：「樂必九奏而後備，丹必九轉而後成，易必九正而後定。」故有是名。贄所著述，大抵皆非聖無法，惟此書尚不敢詆訾孔子，較他書爲謹守繩墨云。

又《別史類存目・藏書》　六十八卷。明李贄撰。【略】是編上起戰國，下迄於元，各採摭事蹟，編爲紀傳，紀傳之中又各立名目。前有自序曰：「前三代吾無論矣，後三代漢、唐、宋是也，中間千百餘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人無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固未嘗有是非耳。然則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又曰：「『藏書』者何？言此書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書》也。而無奈一二好事朋友，索覽不已，予又安能以已耶！但戒曰：覽則一任諸君覽，但無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賞罰也則善矣」云云。贄書皆狂悖乖謬，非聖無法，惟此書排擊孔子，別立褒貶，凡千古相傳之善惡，無不顛倒易位，尤爲罪不容誅。其書可燬，其名亦不足以污簡牘，特以贄大言欺世，同時若焦竑諸人，幾推之以爲聖人。至今鄉曲陋儒，震其虚名，猶有尊信不疑者，如置之不論，恐好異者轉矜創獲，貽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

又《雜家類存目八・初潭集》　十二卷。明李贄撰。【略】此乃所集説部，分類凡五，曰夫婦、曰父子、曰兄弟、曰君臣、曰朋友。每類之中又各有子目，皆雜採古人事蹟，加以評語。其名曰「初潭」者，言落髮龍潭時即纂此書，故以爲名。大抵主儒釋合一之説。狂誕謬戾，雖初識字義者皆知其妄，而明季乃盛行其書。當時人心風俗之敗壞，亦大概可睹矣。

又《讀升庵集》　二十卷。明李贄編。是編裒集楊慎諸書，分類編次。凡採録詩文三卷，節録十七卷，去取毫無義例。且贄爲狂縱之禪徒，慎則博洽之文士，道不相同，亦未必爲之編輯。序文淺陋，尤不類贄筆。殆萬曆間贄

藝文

焦竑《送李比部》（存目）

李元陽《卓吾李太守自姚安命駕見訪因贈》（存目）

楊起元《李卓吾先生》（存目）

釋眞可《憶卓吾》　昔年曾哭《焚書》者，今日談經一字空。死去不須論好惡，寂光三昧許相同。

汪本鈳《卓吾先師告文》　壬寅年五月廿六日，弟子汪本鈳接純夫莊先生

書，而知吾師烈烈死矣。師春間病通州，有遺言葬通州，到通州而病猶未愈。夫不肯病死，竟烈烈而死，此向者《五死篇》之所由作邪！鈌自三月十二日別師，師遽於三月十五日引決，到十六夜子時長往矣，曾幾何時也。不獲親聆遺教，鈌聞之痛恨欲死，如夢寐中過日，恨不即死，早見吾師也。但愧鈌實不知師，而又何可以死，又何以能得見師也。憶鈌甲午始見師於龍湖。鈌少慕仙術，意師爲神仙中人，及見師，乃知師非養生者。厥後師語鈌曰：「丈夫生於天地間，太上出世爲眞佛，其次不失爲功名之士。若令當世無功，萬世無名，養此狗命在世何益？不如死矣。」留鈌讀書龍湖三月，日課舉子業，夜談《易》一卦，此時鈌尙懵懵也。丁酉又尋師於北京極樂寺，師問鈌曰：「子不遠數千里而來，欲求何事？若只教爾舉子業，則我非舉業師也。」鈌茫然無以應。此時出世之志，默自凜凜振起一番。明年春，弱侯焦先生迎師抵白下，爲精舍以居師。時方伯雨師挈家往就學焉。師因與方師日夜讀《易》不倦。白下馬伯時先生日往請正，聽至夜分始散，鈌不過從旁作記載人，而《易因》梓矣。庚子冬，師又讀《易》於黃柏山中，改正《易因》。適馬誠所先生自北通州來訪山中。越春二月，師與馬先生同至通州。既至，又與馬先生讀《易》，每卦自讀千遍，又引坡公語鈌曰：「經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而《易因》改正成矣，名曰：《九正易因》。鈌計從師先後計九載，見師無一年不讀《易》，無一月不讀《易》，無一日無一時刻不讀《易》，至於忘食忘寢，必見三聖人之心而後已。鈌今思之，竟不知《易》爲何物，伴師讀《易》爲何事。夫既不知讀《易》，又安能希了出世之志乎？既不能了出世之志，又安能明師之《九正易因》乎？眞所謂覿面相失也。而今已矣。已□不復見吾師矣。鈌願終身讀《九正易因》以見吾師，師其在天之靈，憫念予誠而神將通之，俾鈌不得明易道於師之生前，庶幾窺易道於師之沒後，了此出世之志，而千萬劫皈依師於一堂上，得以見我師也夫，得以見我師也夫。

明文學部二・李　贄　張佳胤

張佳胤

論　述

綜　論

王世貞《張肖甫集序》　世宗朝而肖甫爲令滑，則從其旁大府守攀龍游。已由高第入郎戶部，則又從他曹郎中行、臣游，而不佞世貞亦與焉。是時攀龍輩迫言詩，而肖甫稍稍兼吏道，其令滑，循良爲天下最。非久輒散去。蓋二十年而不佞起家副憲，飭魏兵，則其後更一人，肖甫代。後稍遷長山西臬，而肖甫以御史中丞來撫吾吳矣，一再更一人，肖甫代。迨不佞廬居而肖甫以御史中丞來撫吾吳矣，一再則其後復更一人，肖甫代。後稍遷長山西臬，而肖甫以御史中丞來撫吾吳矣，一再然無以應。此時出世之志，默自凜凜振起一番。明年春，弱侯焦先生迎師抵白下，爲精舍以居師。時方伯雨師挈家往就學焉。師因與方師日夜讀《易》不倦。白下馬伯時先生日往請正，聽至夜分始散，鈌不過從旁作記載人，而《易因》梓矣。庚子冬，師又讀《易》於黃柏山中，改正《易因》。適馬誠所先生自北通州來訪山中。越春二月，師與馬先生同至通州。既至，又與馬先生讀《易》，每卦自讀千遍，又引坡公語鈌曰：「經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而《易因》改正成矣，名曰：《九正易因》。鈌計從師先後計九載，見師無一年不讀《易》，無一月不讀《易》，無一日無一時刻不讀《易》，至於忘食忘寢，必見三聖人之心而後已。鈌今思之，竟不知《易》爲何物，伴師讀《易》爲何事。夫既不知讀《易》，又安能希了出世之志乎？既不能了出世之志，又安能明師之《九正易因》乎？眞所謂覿面相失也。而今已矣。已□不復見吾師矣。鈌願終身讀《九正易因》以見吾師，師其在天之靈，憫念予誠而神將通之，俾鈌不得明易道於師之生前，庶幾窺易道於師之沒後，了此出世之志，而千萬劫皈依師於一堂上，得以見我師也夫，得以見我師也夫。

物情之表者耶？今搢紳大夫稱公卿之業則無如西京，而其於文章亦不能無推西京。肖甫甫盛未艾，所以益究二端之際，以不朽後世者，不佞固爲日待也。因稍爲論叙之云爾。

車大任《張居來先生集叙》 居來先生吾楚人也。舊徙居蜀，世有積德，感異夢而得先生。先生幼負大志，慨然慕趙武、周亞夫之爲人，識者占其社稷器云。自釋褐迄歸田，所著詩文四十餘卷，一梓於蜀，傳弗廣，今年春厥嗣墀信參軍留都，再梓以傳，謬屬余叙。余始而辭，既而思，余生也晚，不及從先生游，今獲以是役挂姓名文字中，幸也。則爲之叙。叙曰：【略】世謂文士無用於天下，吾不信矣。計先生戡禍定亂，要皆社稷之功，時人擬之裴晉公、韓魏公，知言哉！蓋天厚先生以文武才德，充之涵養學問，故譬諸干將出匣，輒用輒效，非偶然者。夫文士建立大功，未免高睨闊步，先生威望服人，在朝諸大臣胥以其進退爲輕重。先生忽念吾家子房辟穀，朽具矣。朝廷尚有易名之典，俾與古昔名臣相等埒，其斯爲厚報先生哉！抑又聞之，故其詩文，詞不奪理而理不掩詞，氣不傷格而格不靡氣。就蜀山川而論之，江左，總之得九人。九人稍有先後，而獨公識歷下、婁江於爲令時，餘子自新蔡、新安外，皆同舉庚戌進士，無所不遇合。【略】公故善詞賦，未就外傅，業已授經史。甫弱冠，及諸君子講業燕中，文法先秦兩漢，詩法漢魏六朝、初盛唐，用志不分，而假道甚捷。師友漸摩，日引月長，才與學兩得之。其一爲肖甫，即蜀張公也。諸君子名相次起，而新安、婁江晚並建旗鼓之，其盈，身兼數器，峨眉劍閣之秀，益部參並之祥，□盡集於先生一人邪！

李維楨《張居來先生集叙》 嘉靖間，郎署五子以文命代，而三甫者羽翼見於嶽麓道院雪庵禪師諸文，何其超超玄著也。古英雄提劍而起，仰抉浮雲，俯斲海水，功略茂矣，而或乏掞天之辭。風雅韻士，篇抒鳳藻，語菀虹梁，西京。肖甫甫盛未艾，所以益究二端之際，以不朽後世者，不佞固爲日待也。文心麗矣，而或缺經世之具。廊廟之俊，修其三事，鄂不暐曄乎？置之丘壑則枯。山澤之臞，驂麕覆而擊雲霧，標亦泠然矣，投之大事或窘。先生獨得

屠隆《居來先生集序》 先生西蜀異人，起家滑令，以神明聞，入佐秩宗，洊登大僚，揚歷中外餘三十年。大都廟堂開雲臺建鴻禮，則置先生交戟下，而朝夕咨其大猷；疆圉有非常緩急，則出先生風煙馬箠間，而倉卒倚其石畫。【略】而先生所至，則又主持風雅，弘奬人倫，推轂名士，暇日或引元戎小隊，觴咏山間水涯，流連日夕，儻矣忘歸。蓋結交盡天下之賢豪，而登覽盡天下之靈壤，即簿牘塡委，高韻蕭然，羽書交馳，意氣整暇，門列戎士，座盈詞人，出按營壘，入譚羽衲，口不絕於軍政，而手不輟乎篇翰，雖孟德鄴都之風，庾公武昌之雅，方斯蔑如。以故發爲詩文，往往天藻颺激，玄思神來，氣必摧堅，才必破的，束髮與瑯琊、歷下諸君子對壘，若晉楚治兵中原，卒難主客，馮軾而觀者每走下風。所題咏方輿佳山川，時踐九州，時摽五嶽，山靈海若，爭寶焉。至吐名理，散朗神澄，龍使深源掩口，支公卻步，

《玉笥詩談》卷上 張中丞（肖甫），銅梁人，名在七子中，又稱三甫。予在金陵時，見俞氏所選《盛明詩》，又得新安所刻張中丞詩，纔十之一耳。予爲渝州，公數以詩示予，幾百首，其所贈答予者無論也。嘗欲萃而刻之，以渝鮮能書，不足配新安本耳。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佳胤，字肖甫，銅梁人。嘉靖庚戌進士，除滑縣知縣，擢戶部主事，改兵部職方，累遷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再起巡撫宣府，召爲兵部右侍郎，出撫浙江，徵拜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尋總薊遼三邊，加太子少保，召入爲兵部尚書，乞致仕。肖甫爲諸生，光州劉繪爲太守，奇其才，召致門下，語其子黃裳曰：「今之乖崖也。」爲滑令，禽治近畿劇盜僞爲緹騎劫縣帑者，以此知名。在宣府，伏兵禽虜酋賴五，縛之市而縱

之，虜遂慴伏求款。浙有驕卒之變，江陵曰：「安得用張滑縣禽盜手，薙此小醜乎！」吏部聞之，乃推肖甫。肖甫往，則縱間謀設方略，用驕卒以討亂民，亂民殲焉，又計殺驕卒之首亂者，而解散其餘黨，浙用底定，世以此服江陵知人，一言而戡江浙之變，眞救時宰相也。肖甫爲郎時，與王元美諸人相酬和，七子中三甫之一也。七子仕宦皆不達，助甫一開府輒躓，元美平進至六卿，而肖甫鎭雄邊，定大變，入正樞席，以功名始終。節鎭之暇，輕裘緩帶，賓禮寒素，鼓吹風雅，文士之坎壈失職者，皆援以爲重。高才貴仕，兼而得之，近代所罕見也。肖甫詩三十餘卷，才氣縱橫，而乏深雅之致，其視助甫，亦魯衛之政也。

《皇明詩選》卷九　卧子曰：「銅梁莊雅，亦稱李王後勁。轅文曰：肖甫之於王李也，調合矣，象合矣，然如王朗之法華歎耳。舒章曰：肖甫之才，不弱於子相、公實，以其有年，更覺有成境。

《明詩綜》卷五二　穆敬甫云：肖甫詩閎博縱肆，凌駕前人。

《靜志居詩話》卷一三　肖甫以功業顯，其詩亦多慨忼奮厲之氣，與仰屋梁著書者不同。人皆稱其近體，不若五古，較勝十籌。《詠懷》云：「毒暑不辭鍛，嚴冬尙爲漁。裘葛有本性，生事因其居。伊予觸世網，轉與靑雲疎。一謫孟諸野，再遷首陽且，素位守明誡，窮途豈欷歔。貴者日以貴，寧得辭勞劬。賤者日以賤，庶幾遠禍樞。」

《明詩別裁集》卷九　少保詩時露警拔，陳卧子重其莊雅，稱爲李、王後勁。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五・居來山房集》　佳胤爲郎時，與王世貞諸人相酬和。七子仕宦多不達，而佳允鎭雄邊，定大變，以功名始終。論者謂其詩文才氣縱橫，而頗乏深致。蓋雄心大略，不耐研思於字句間也。

《明詩紀事》己籤卷三陳田按　崛峽入後五子，詩品在助甫之次。

分論

《赴雁門聞虜退去呈楊中丞》《明詩歸》卷三：鍾云：亦不能盡脫故套，然神骨瘦硬，氣宇坦夷，大與張皇肥癡者異矣。故存之。

明文學部二・張佳胤

傳記

劉黃裳《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居來張公行狀》（存目）

王世貞《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居來張公墓誌銘》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銅梁公之乞歸也，實在萬曆丁亥云。蓋三上而天子猶難之，最後不得已乃許馳驛以行。而一時公卿大臣，咸謂公甚壯武，卽縣官有緩急必召。公既歸，猶日徵公起居食飲狀，以爲國輕重。而至明年戊子，公卒得風疾不起，天子爲之震悼輟朝，下宗伯太宰司空議，贈公少保，予祭九壇，俾工部郎馬魯卿治葬，於是公卿大臣西嚮咨嗟歎息曰：「國棟摧矣！」公既易簀，謂其子曰：「葬我必以王元美誌銘。元美友兄弟也。而劉玄子爲兒時交，其必玄子狀之。」於是其子錦衣君叔琦等卜以庚寅夏四月葬公於鳳皇山之賜塋，而先期奉玄子之狀以請。予從金陵得公訃，卽爲位而哭，以些辭寓夏官之役於公里，卽不能下從公，而又何敢辭。公張姓，楚之孝感人。其先有天性者，避元季兵亂竄於蜀，深入於巉之銅梁，係籍焉。再傳而爲迥，配汪。又傳爲文錦，是曰南濠公，配沈。自南濠公而上遡迥，皆以公貴贈如公，而配皆一品夫人。公諱佳胤，字肖甫，初自號巉山，以其家在居來兩山間，更之曰居來山人。沈夫人感異夢而生公。公少穎敏秀俊，異凡兒。七歲侍南濠公舉古書傳語，卽能談質如素習者。日誦書千餘言，十七爲諸生義，試輒冠諸生。時重慶太守光州劉公出行部，得公文而大奇之，使與其子游，卽玄子也。劉公固以古文辭名，又好談兵，多奇文籍，盡以屬公。公間與玄子談英雄而歎曰：「夫英雄者，其吾家子房乎？當其動以無之用，當其

靜以有之用，卒遇之而若素，忽歛之而叵測，若文子之談笑於衷甲，周條侯之安卧於攻壘，斯其亞矣。」玄子異其志。而公又益習先秦西京言，下上於黄初大曆之間，多所厭咀矣。二十三舉於蜀，明年遂成進士，出補大名之滑令。滑故三輔巖邑也。公至，按宿牘讞決若神，而恆以情衷法而行之，兩造甫畢，各得意而去，吏民之嚴愛公若父母矣。時緹帥挾上寵張甚，其所遣詗事官校與詔旨並重。公一日晏坐，有弁而急裝者，一髯輔之，至邑門，門者戟之，叱曰：「我官校也。」遂入。公下與語，徑前曰：「縣官欲捕若邑耿氏豪，亦與若有連。」胥吏以下皆辟易，遂挾公入别室，出匕首交置於項。公心知所謂，曰：「若何欲？」曰：「予我萬金。」髯者曰：「某庫有萬金。」公復陽驚曰：「庫金誠有之，第上皆邑賦長名氏，若出十里外必敗。且今日予公庫金，法必死，不予亦死，死等耳，寧死國。」引其項曰：「匕首胡不下？」髯者曰：「我何忍下，第欲得金耳。」公徐謂曰：「邑郭中多富人，我出一紙授之，即不得萬金，可半致也。」呼一小吏前，命等書紙，應賦金者二十曹，曰：「緹帥責金甚急，可人賦致二百金來予之。」時丞簿跼蹐儀門外，尚謂果官校捕公。既得公所賦金主名，乃皆賊曹游徼驍武者也，始知爲刼賊，亟集此二十人者，人奉二十金而袖鐵椎前謁公，謂：「民貧，所賦金止此矣。」公陽怒曰：「賦汝人二百金，胡二十也？何以解二公橐？」復令一人前，忽躍而就之，髯者出不意，即自剄死。群縛弁者訊之，名任敬，髯者高章也。使游徼四跡郊外，有三四輕騎皆逸去。考問皆得其人，磔於市。公之見刼時，從容若無事者。刼既解，鼾卧達旦，人以是知公可大受矣。公居邑多暇，乃益爲歌詩，而李于鱗守順德，爲比壤。于鱗郎刑部時，與余及同舍郎徐子與、梁公實、宗子相及吳舍人明卿歌詩酬倡，頗傳於人人，公意豔之，乃謁于鱗，出其詩爲贄。于鱗大善之，與折節講鈞禮。然公益心儀于鱗矣。時歲大饑，而富民有故壅糴者，公請於臺，平價納諸倉爲粥，以食饑者，所全活數萬計。事聞，特賜金幣。公治理流聞，法當首垣省，以年未及格，擢戶部主事。命下，于鱗以書寄余：「盟壇中有一當齊秦賦者，張肖甫也，公實不死矣。」公既入，遂與余比部德甫同造我。而是時，諸君子藝文翩翩自肆，相砥礪爲高人之行，且飛觴染翰，卜夜無已。而公獨溫然其間，若巨源、濬冲而年又最少。宗、吳頗跆籍公卿，而恆呼公張少保云。其後公加至宮保，而汪司馬伯玉書戲余：「少保今驗矣。」足下得無亦沾沾乎？亡何出

權閩廣金帛，公洗手出入，毫髮無所私。道改兵部職方主事，蓋太宰建寧李公知之也。俄以南濠公喪歸，一切裁之古禮，而哀獨至。服除，至京師，時蜀當有吏部闕，而太宰嘉禾吳公難其人，聞公且至，曰：「此佳吏部郎也。」至則補故官。而少日以司勳郎請，時權相分宜子前已知之，風公賂而不得，乃遷公已與守備設筵平之矣，公乃具疏上其事，請一切正法。而留守中貴人意惑之，謂守實激之變以搖公，公不爲動。詔逮指揮等論死，而以錫付公行法焉，守卒得白。公出，履行諸郡縣，務持大體，不屑屑期會，務以民瘼吏弊爲急。時余強起大名，遷山西，皆得公代，不相及。余奉慈諱歸，而公來按部，相持而泣，懽甚。比余服甫除，公與郭御史之薦剡上矣。余起湖廣，入爲太僕卿，公猶在事，念太夫人老，欲奉之還蜀，上疏乞休，而太宰楊襄毅公故蒲人，熟公賢而固留之，所以褒揚甚至。然公間嘗語余：「必歸矣。吾之承乏茲土也，故相新鄭公實才我，而次相江陵公從臾之，吾以爲大臣一意爲國用

才而已，兩無所報謝，二公乃兩疑我，以爲必偏有所厚。新鄭去矣，而江陵公方柄國，是且甘心我。」而安慶倅王應桂者，故爲指揮孽守志隆者也。公極論其狀應戍，而南臺與之有連，曲庇之，得末減，因入其蜑語中公，江陵果信之，俾聽調用。公歸，而諸謂公冤不蔽白簡者、謂公賢可大用者籍籍。江陵公不自安，又察知公實無他厚，乃大悔曰：「吾幾失此人。」時江陵公雖忮，而尙能爲縣官急才，尋補南京鴻臚寺卿，公始獨身之任。未幾遷南光祿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眞保諸郡。甫發江口，而太夫人之訃至矣。公嗷號不欲生，括髮粥飲，晝夜馳歸，哀毀如失南滐公。強自力治葬，既襄事，推先人之產直千金者以予兄。服甫除而召撫陝西，未任，改宣府。公爲宣府之未幾，而虜別部長滿五擁鐵騎六百闌入獨石口剽掠，時久已通互市矣。公檄大帥麻錦伏兵邀之，生獲其副八賴。滿五使求之，辭甚哀，公計：「以縱之則見狎，僇之則見讐」，乃以屬大帥錦，俾建旗鼓縛八賴，將斬而馳赦之，八賴叩頭流血，曰：「微太師，身首異處矣。」公諭以威德，給之銀符，八賴自誓不敢復闌入邊。然八賴擾而滿五驕，明年挾益賞，公下令有浮予一餅一肉者斬。滿五乃媾段泰台吉、銀定倘不浪數千騎闌入邊，有所殺略。公移文順義王，罰段泰吉馬駝牛羊以償。然滿五、銀定倘不浪強，俺答不能制，於是廷議有稍益之賞以羈縻者。公上疏謂：「今日之勢與曩異。曩者權在虜，不得不中彼之欲，以全吾之體。今者權在我，顧乃屈我之體以伸彼之欲乎哉？卽欲可伸，漸不可長，彼苟叛而更大入，臣自悉一鎭之力制之，不效則治臣之罪，愼毋使虜輕我。」上曰：「善。」虜既聞公治兵，互相怨，乃更還所略人畜，獻馬百六十疋，牛羊橐駝稱之。求勿解互市。上謂公處分能慴虜，勞賜金帛過當。是歲公所減省繒錢以萬計，城七堡一城二堡，又城獨石半壁貓兒塔三城，脩南山邊牆萬六千九百四十赤，功倍而費省。復婁賜金帛，入爲兵部右侍郎。未幾而浙江有驕卒之警，督撫浙者吳中丞善言，故良吏也，而不習兵。嘗取中旨減卒月餉，卒訴之不聽，遂噪而縛吳公車中，冠履俱破，至演武場，羣詈吳公而數之，且甘心焉。會工部郎謙與二御史往，解譬百端，然猶責吳公狀，使復餉而以二千金謝過乃已。吳公遂出遜於吳興。當此之時，吳楚閩越之卒皆驕，而督撫臣悸，至有穴垣以防不測者。事聞，江陵公曰：「孰能制之？」既而謂：「吾得人矣。」遂請公兼右僉都御史，出撫浙，許以便宜行事。公馳至京口，約余出會，余方稱道民，謝不能出。公謂：「若何而可？」予謂：「不僇則廢法，多僇則生變，惟以時緩急，得其魁而已。」公頷之。時陸與繩以少司空里居，公過之，謀與余合。然公甫與吳公代，而市民之亂復起。始杭城中諸柵俱有役夫司干擲，諸土著者募游手充之，其後必取身役，其人惰，多借貴勢以免夫，數益以狹，役益迫，而游手無所得食。僑客丁仕卿假利便言之監司，弗聽，意忿忿曰：「謂我曹無爪距耶？寧營卒之不若？」謀之市猾，構詛爲亂。而會仕卿坐它法，郡囊三木以狥，市猾相與篡奪之，諸亡賴子益麇集，行焚貴勢家，謂庇其應役者，遂破兩臺使門，略其衣裝以出。使者逃，與三司俱匿跡佛廬以免。事聞，公謂其人曰：「營兵哨海者發乎？」曰：「發矣，而二營留。」問：「留者不與市民合耶？」曰：「未也。」公喜曰：「吾知所以處矣。速驅之。」從吏惴惴無人色，公飲食談笑自若。既抵鎭而民行剽愈甚，盡毀諸柵以快意，千餘人且抵臺門。公以輕輿出諭之，而從者材官劍客數十人，皆彀弓挾鳥銃以從。公直前臨橋而喻曰：「汝曹毋反，反則以天下兵孥僇汝矣。且汝必有所苦？」曰：「苦夜役耳。夫強有力之家，倚貴勢之家以免，而監司守令若弗聞也者。」公曰：「易耳，柰何以汝一憤易汝族？」卽下令除役，衆姑叩首退。既退而行剽巨室，竟夜火光亘天。公夜草檄，質明使一校馳喻之，衆裂其檄，公大怒曰：「上命我誅亂卒，今乃見亂民而靡耶？」召遊擊將軍徐景星，使呼二營之長入而慰勉之，曰：「亂民之惡極矣，雖然，非爾曹比，易剪也，何不自以爲功，贖曩罪乎？」咸踴躍聽命。公又呼黠卒之首倡亂者馬文英、劉廷用曰：「聞汝二人前自縛請死，壯士也。汝死法，胡不死義？且必不死。」二人亦踴躍聽命。公乃約束二營壯士，使景星帥而討亂民，凡四戰，大敗之，生獲百五十人至轅門，而丁仕卿與焉。公擇其豪得五十人，皆斬首梟轅門，餘悉下獄，其從亂者咸惕伏，或鳥獸散去，杭人若更生。公具疏以聞，且謂：「邇來有司奉行太過，裁削太甚，徒務虛名，不究實禍，以至遠近離心，乘機竊發。始而兵變，繼而民變，誠見人心不固，戎首易生，若非仰藉明威，申飭法度，其接踵挾持，不知所終。」蓋陰以風喻江陵公也。江陵雖忮，而爲之少寬言於上，優詔褒答。以公奮身犯難，定變俄頃，紀綱大振，忠績卓異，賜飛魚服，金二鎰、文綺四表裏。是歲以追錄宣府功，又以考三載績，後先錄一子補胄子。江陵公曰：「孰能制之？」既而謂：「吾得人矣。」遂請公兼右僉都御史，出撫浙，許以便宜行事。公馳至京口，約余出會，余方稱道民，謝不能出。公私念兵且戢矣，寬之則廢法，急之則生變，乃陽好謂二倡亂者馬文英、劉廷用曰：「罪可贖矣。」予之冠帶，二人意自得，洋洋羣卒間，且有所侵侮，

羣卒大怨恨，謂若倡我以亂，自爲功得官，而使我曹尚惴惴也。公度是二渠者與衆心左，無能爲矣，乃與兵使者顧君養謙謀，俾發諸營之卒哨於海，而密以名屬徐將軍，下令縛之至軍門，並文英、廷用，數而斬之，餘皆赦弗治。仍呼平亂者二營卒語之曰：「吾非不得若主名，以昔有微勛耳。且吾不欲食言。」羣卒咸股弁唯唯，既而曰：「吾曹始能食寢矣。」公復具疏。時江陵前死，而代執政者以公功請，上大悦，拜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俾還部理左侍郎事。當是時，余里居，頗悉其事，爲志之。且謂：「誅亂民利用速，誅亂卒利用緩。」不佞竊或知之。速而能當，緩而能密，則非所與知也。劉玄子聞之亦曰：「子房之籌與趙文子條侯之膽，少年時所自許，何若左券也。」公既得代，道拜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尋又改兼左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三鎮，兼理糧餉。公之在浙也，蓋不獨兩定大變而已。所規畫十議，革保甲間架差稅不便者，皆奏而行之，浙人至今奉以爲絜令，而相與謳思公，不忘其生祀者。公既至薊門，申約束，蒐卒乘，信賞必罰，大將偏裨以下，凜若負霜雪，又似得春陽而嚮之也。時遼左與大虜土蠻近，而開原故屬夷，逞家奴仰家奴與之通爲嚮導，數犯邊。遼左之大帥李成梁者，素負勇略，麾下有強兵，公虛心寄之，以二奴賊爲急。成梁率精騎搗其營，斬二奴及裨酋四十五級，甲首一千五百六十三級，鹵馬一千七十三匹，駝羊弓甲稱是，捷聞，告郊廟獻俘稱賀，加公太子少保，錄一子錦衣百戶，世襲，予誥命金幣。土蠻三萬騎入寇，寧遠伯拒之，大有斬獲，賜蟒錦衣，金一鎰，文綺四，百戶之應襲者爲副千戶。公戒寧遠伯：「虜不得志，出必更入，善防之。」寧遠伯設伏以待，而身自搗其營，獲酋長十三級，餘賊八百三十七級，優詔進公太子太保，百戶之進爲千戶者得世襲。當是時，山海關外之屬夷曰董狐狸，部曲頗衆，而桀黠多詐，貪功者以遼兵之彊也，謂薊兵夾而攻之，若振槁耳。公獨謂：「邊釁不可開，藩籬不可徹。」而他所陳備邊諸策，俱報可。公當虜出入要害，督工築之，爲墩者百七十七，爲牆者六萬五千七百赤，營舍千八百楹，訖然金湯矣。兵部尚書缺，廷推公，上遲徊久之乃決，入理部事。當廷試充讀卷官，歲決重辟，當廷審秉筆者，爲吏部，而上忽以屬公，蓋重公也。公爲人坦心大度，而性又愛客，有以藝文至者，無不延納，客氣益發舒，或自詭能得公意，有所關說，公雖不之許，亦不問。而中貴人驕，故以兵部爲外藏，公多執不之應，以是怨公。臺諫乘而有齕公者，賴上知之。公以盛滿自抑，恆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吾家子房非師哉！」三上書乞骸骨，辭益懇，始得俞旨。歸而買田巴嶽，玄天宮爲靖廬，延道士與共居，又謁潼川州雲臺觀玄帝像曰：「先太夫人意也。」爲文紀其勝，飄飄然有遺世志云。將盡刻其詩文集，走書金陵，謂：「王子爲我悉序之。」前是已叙公詩及奏議矣。書至金陵之日，而公卒。於乎，明興以來，稱文武才者獨王文成、楊文襄、王肅敏而已。肅敏小孫於武，而文襄疎於文，非公比也。

著録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佳胤《督撫奏議》七卷。

《千頃堂書目》卷五　張崌崋《定變録》一卷。（記張佳胤定浙西兵變及滑縣大盜事。）　又卷二三：《崌崋山房文集》六十五卷。《奏議》七卷。

《明史・藝文志四》　張佳胤奏議七卷，《崌崋文集》六十五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張佳允《居來山房集》六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五・居來山房集》　六十五卷。明張佳允撰。（案：居來一作崌崋，蓋字之別體。）嘉靖庚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總督薊遼。事蹟具《明史》本傳。【略】是集賦一卷，詩二十八卷，雜文三十五卷。末一卷附録行狀墓誌，後又載同時諸人所作序記等文十一篇。

許穀《送崌峿張中丞赴保定》（存目）

孫鑿《少司馬崌峿張公開府浙中四首》（存目）

屠隆《贈張肖甫司馬四首》（存目）

又《答張肖甫少司馬》明公間氣也，勳業彪炳，文章鉅麗，心胸湏洞，器局端凝，翕赫權奇，上薄雲天，下絕地紀，天下人無間於英雄婦孺，咸知明公神物異寶，垂三不朽，爲萬世規，獨立環視，足空人代。而明公自虛懷曠度，多所包容，折節白屋，弘奬寒畯，常有以自下者。此明公之志念深矣。天下士所爲提肝挈膽而歸明公以此。某海上鯫生，少事筆研，不自揆度，常思抵掌而交諸公，屬徼天幸，多辱諸君子盼睞，謬列同心。獨恨生平踪跡，出入常與明公左，未獲一奉卿雲之光。時與士大夫扼腕言之，卽欲修一赫蹏，奏其薄技以自通於門下。會某處疏賤，簿書勞人，而明公方在長安居重地，踟躕岐路，未敢輕溷尊嚴，每於清風朗月，私懷惘然。及明公以本兵開府全浙，密邇聲光，節鉞甫臨，恩信旋布，芟除大憝，銷折姦萌，不數月而底定南國，閭左晏然。登名山，覽滄海，雄章秀句，下照波臣，視昔羊叔子杜征南蔑如也。某以是益想仰大人龍德須眉若何，而胸中之奇廼爾。御李之思，至形夢寐矣。首夏行役，如婁東與瑯琊兄弟，譚及明公會旌千正辱臨海上，遂求瑯琊折柬爲通，將摳衣修謁，一慰生平。日夜行抵官奴城，而明公南行一日矣，悵怏可言！鄉士大夫爲某言：明公雅念小子，聞小子不日且東，爲隆停驂數日，相遲不至而後行。顧某何人，而鄭重長者用情若此。某益以感激嚮往彌誠，計在七月北征，不及雙星之夕，虎林肅候，晤對非遙，忽拜明貺華緘，神爽飛動，書辭悃欵，相念良殷，故知人言不虛，可勝欣躍。又蒙賜一官舫長年，業先三日來，敬佩德意，容相見時九頓首階除，先遣一介將其荒陋之辭偕使者陳謝，生平雕蟲小技爲友人謬辱劂工，敬獻之大雅門下，仰求教益，不宣。

梅鼎祚《大司馬蜀張公佳胤》張公撫江南，拔余秀才。及移南鴻臚光祿，時相與周旋，極爲謬許。

明文學部二・張佳胤　孫高亮

王世貞《祭張肖甫太保文》（存目）

姜寶《祭張崌峿（與陸五臺方采山李棠軒同）》（存目）

孫高亮

林從吾《旌功萃忠全傳叙》予族世居吳山下，與忠肅公同里。先府丞公爲公姊婿，得公居鄉立朝事甚核。居恆竊念公勳著天壤，忠塞宇宙，今勿論海內學士大夫，瞻斗杓而仰河嶽；卽田夫豎叟，粉黛笄褘，三尺童豎，語公事業則顏開，談公冤憤則色變。百世之後，過公之里，謁公之像，有不且悲且泣，欷歔感動，想見其人者乎！獨公生平事跡繁夥，未有完書。四方吊者，往往遺恨。里友孫懷石君，其先爲公石交，傳其事，與予所聞懸合。因哀採演輯，凡七歷寒暑，爲《旌功萃忠錄》。夫萃者，聚也。聚公之精神德業，種種叢備，與夫國事及它人之交涉於公者，首尾紀之，而後公之事跡無弗完也。其爲演義，蓋雅俗兼焉，庶田夫豎叟，粉黛笄褘，三尺童豎，一覽了了。悲泣感動，行且徧四方矣。初，孫君之將演是傳也，患疽病亟。有子繼高默禱於公，剞股進湯，始睡。睡中公見夢焉。峨冠盛服，如所像者。撫之曰：「吾與若祖故人，且念汝子虔孝，來祐汝。」君疽遂愈。儻公之精爽，預知孫君之意勤，而假靈以顯其事耶？四方噩夢，一徵之公若左券，不偶然也。夫史失之朝求之野，金匱石室之彥將有徵焉。孫君附公而名著，其子侄輩藉公之靈，爲諸生而翩翩藝文。孫君子獲報，寧有既乎？予嘉而叙諸首簡，爲翼忠致孝者勸。賜進士第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奉敕整飭金騰等處兵備、予告致仕進階贊治尹、錢塘後學林梓書。（林君嘉靖四十一年進士。）

于世燦《旌功萃忠全傳跋》燦垂髫時，隨先君子歸杭省墓。先君子示以先忠肅公遺像及生平事實，相爲訓誡。迨後稍知文藝，伏讀史冊、家乘，始知先公業炳日星，功侔天地，一旦變生不測，未嘗不痛恨於奸臣之陷良誤國也！宏惟我先公，忠烈常昭，名垂萬世，所謂生而榮，死而不朽者矣。燦不能繼先人烈，恆自省察，則凡往訓遺言，臚列座右，以示子孫。有石甫孫君所纂《萃忠錄》一集，皆載先公行事功蹟，宛存手澤之新，可溯遺行之實，不

特我子孫足以恪遵，即公諸斯世，亦可想見前型。因舊板已無，急謀重付剞劂，而燦老病頹然，命兒輩亟成之。謹擇數語，以志不忘。道光元年，歲在辛巳小春穀旦。十一世孫世燦謹志。

朱增惠《旌功萃忠全傳跋》 古未有具忠貞之志而奸臣不沮其謀者，亦未有處奸佞之世而志士不罹其毒者。然生而庸庸，不如死而赫赫。若前明于忠肅公，可謂與日月爭光者矣。公生而岐嶷，長更英偉，其受知於當路諸公也，襁褓甫脫，觀其動容舉止，即以名世自待。後出從王事，雪冤囚，免徭役，儲邊用，所在著有成績。未幾，也先入寇。公指揮叱咤，獨運其謀，故前後屢奏膚功。儻英宗不惑於中涓，一意任公，將見灑一腔之熱血，不難比隆於太祖，何至不旋踵而有延綏之寇哉！無如以共膽之千奴，撼擎天之一柱，使愁雲蔽野，毒霧漫空。公之死，雖剛正之不容，實英宗之庸懦有以致之也。其後疊聞邊警，君臣旰食。吳瑾曰：「使于某在，當不至此！」公而有知，當亦飲恨於地下矣。雖然，公亦何恨也哉！公歿後，上憐其忠，賜祠墓傍。至今杭州諸郡，廟貌如新，四時俎豆不絕。以視彼石亨輩口誅筆伐於萬世後者，其榮辱爲何如也！惠母氏係公十二世孫女，故惠束髮受書，即知公爲天地間有數人物。後從舅氏處祇謁公像，神明煥若，生氣儼然，令人想見侃侃不阿時氣象，爲之肅然改容者久之。癸巳，惠抱病，杜門讀禱罔效。因念公未遇時，曾於同仁里書名逐祟事，雖涉於小說，然以公之忠義，當時石亨輩見之，無不膽落，豈區區鬼魅，有不爲之惕息奔竄哉！因謹懸公像於廳事，未幾，病果愈。人咸以爲公英靈未沒云。公之事載入正史者，祇忠君愛國數大端，而始終出處，散見於家乘、稗史者，不可枚舉。懷石孫公景仰前賢，輯公軼事，得若干卷，彙爲一編，名曰《萃忠全傳》。公之十二世孫元圃舅氏，珍同不世出奇，重謀剞劂，梓成，惠受而讀之，悉公顯末，爰謹識數語於後。非敢導揚盛德，亦聊以志百世下興起之意云爾。道光十有五年歲次乙未子月，申江後學十三世外孫朱增惠百拜謹跋。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二 《于少保萃忠全傳十卷四十傳》（亦名旌功萃忠錄每卷四傳）存。明萬曆刊本。未見。道光十五年十二世孫士俊重刊本。半葉九行，行二十二字。首于忠肅像。寶翰樓本。務本堂本。雙璧堂本。明孫高亮撰。題「後學孫高亮懷石甫纂述」。道光十五年刊本有萬曆辛巳林從吾序，道光元年十一世孫燦跋，道光十有五年歲次乙未子月，十三世外孫朱增惠跋。

張鳳翼

論述

綜論

王世貞《處實堂集序》 張伯起者，吳人也，少於余一歲，【略】伯起才不能盡，發而《樂府新聲》，天下之愛伯起《新聲》甚於古文辭，伯起夷然不屑也。然僅用以得京兆薦，至公車輒其所應時制，自諸生升太學上舍，屢試輒甲。然僅報罷，則無不稱伯起之才而歎其屈，伯起復夷然不屑也。獨於古文辭有所構結則益工，諸岳牧令長上事徙罷，不得伯起言無以榮，父不得伯起言無以子，其後疊聞邊警，君臣旰食。吳瑾曰：「使于某在，當不至此！」公而有知，當亦飲恨於地下矣。雖然，公亦何恨也哉！公歿後，上憐其忠，賜祠墓傍。至今杭州諸郡，廟貌如新，四時俎豆不絕。以視彼石亨輩口誅筆伐於萬世後者，其榮辱爲何如也！惠母氏係公十二世孫女，故惠束髮受書，即知公爲天地間有數人物。後從舅氏處祇謁公像，神明煥若，生氣儼然，令人想見侃侃不阿時氣象，爲之肅然改容者久之。癸巳，惠抱病，杜門禳禱罔效。因念公未遇時，曾於同仁里書名逐祟事，雖涉於小說，然以公之忠義，當時石亨輩見之，無不膽落，豈區區鬼魅，有不爲之惕息奔竄哉！因謹懸公像於廳事，未幾，病果愈。人咸以爲公英靈未沒云。公之事載入正史者，祇忠君愛國數大端，而始終出處，散見於家乘、稗史者，不可枚舉。懷石孫公景仰前賢，輯公軼事，得若干卷，彙爲一編，名曰《萃忠全傳》。公之十二世孫元圃舅氏，珍同不世出奇，重謀剞劂，梓成，惠受而讀之，悉公顯末，爰謹識數語於後。非敢導揚盛德，亦聊以志百世下興起之意云爾。道光十有五年歲次乙未子月，申江後學十三世外孫朱增惠百拜謹跋。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二 《于少保萃忠全傳十卷四十傳》（亦名旌功萃忠錄每卷四傳）存。明萬曆刊本。未見。道光十五年十二世孫士俊重刊本。半葉九行，行二十二字。首于忠肅像。寶翰樓本。務本堂本。雙璧堂本。明孫高亮撰。題「後學孫高亮懷石甫纂述」。道光十五年刊本有萬曆辛巳林從吾序，道光元年十一世孫燦跋，道光十有五年歲次乙未子月，十三世外孫朱增惠跋。

胡應麟《跋張伯起詩卷》 癸未過吳門，訪伯起曲水園，出素卷索書得此，

乃洞山十絕句。書端縝溫厚，鋒穎內藏，詩亦穩妥清適，雅與書稱，當是伯起合作。此君四十卽輟試禮闈，鑿坯蓬蓽，眞古之遺隱。無奈翰墨爲累。又傳奇數本，俊語灼灼人口耳，視龔家老友，不覺輸一籌耳。漫書卷末，伯起當一笑喟然也。

薛雪《一瓢詩話》 少年輩酷愛情詞豔體，蓋未諳詩道故也。張伯起有詩云：「而今老去春情薄，漠漠寒江水自流。」亦是引人入道語。一少年索余畫，因題其上云：「悲歌回首舊同游，老大空餘兩鬢秋。酒語詩情和別恨，一時多向筆端收。」其少年漫不加省。

徐復祚《曲論》 伯起有《處實堂集》，著述甚富。詩宗老杜、王摩詰，然不求甚似。晚喜爲樂府新聲。天下之愛伯起新聲，甚於古文辭。樂府有《陽春堂六傳》，而世所最行者，則《唐李藥師紅拂記》也。甲子，以《易》薦京兆，試南宮，輒報罷。迨庚辰，以母老，不復應公車辟。然絕足不入公府，雖兩臺使者，若監司郡邑大夫，旌旄日及門，去，未嘗以一刺報也。吳人以此重之。

【略】伯起善度曲，自晨至夕，口嗚嗚不已。吳中舊曲師太倉魏良輔，伯起出而一變之，至今宗焉。常與仲郎演《琵琶記》，父爲中郎，子趙氏，觀者塡門，夷然不屑意也。

又 張伯起先生，余內子世父也，所作傳奇有《紅拂》、《竊符》、《虎符》、《扈扈》、《灌園》、《祝髮》諸種，而《紅拂》最先，本《虯髯客傳》而作，惜其增出徐德言合鏡一段，遂成兩家門，頭腦太多。佳曲甚多，骨肉勻稱，但用吳音，先天、簾纖隨口亂押，開閉罔辨，不復知有周韻矣。【略】近見方刻李卓吾批點《紅拂》，大要謂：「紅拂一婦人耳，而能物色英雄於塵埃中。」是贊《虯髯傳》中紅拂耳，亦未嘗贊張伯起紅拂也。知音之難如此。此外《灌園》亦俊潔，《竊符》亦豪邁，餘不甚行。

《顧曲雜言・張伯起傳奇》 張伯起少年作《紅拂記》，演習之者徧國中。後以丙戌上太夫人壽，作《祝髮記》，則母已八旬，而身亦耳順矣。其繼之者，則有《竊符》、《灌園》、《扈扈》、《虎符》，共刻函爲《陽春六集》，盛傳於世，可以止矣。暮年值播事奏功，大將楚人李應祥者，求作傳奇以侈其勳，潤筆稍溢，不免過於張大，似多此一段蛇足，其曲今亦不行。同時沈寧庵璟吏部，自號「詞隱生」，亦酷愛塡詞，至作三十餘種，其盛行者，惟《義俠》、《桃符》、《紅蕖》之屬。沈工韻譜，每製曲必遵《中原音韻》、《太和正音》諸書，欲與金、元名家爭長；張則以意用韻，便俗唱而已。

《曲品》卷上 靈墟烈腸慕俠，雅志采眞，汪洋挹叔度之波，軒爽驚孟公之座；稽古搜奇於洞壑，養親絕意於公車。

《雨村曲話》卷下 張伯起小有俊才，而無長料。頗有一二眞語，氣亦疏通；一嵌故實，便堆砌軿輳，亦是倣伯龍使然。自恐寂寥，有意塗飾，是其病處。

《衡曲麈譚・作家偶評》 伯起好古文辭，尤一時名宿，所爲《紅拂》傳奇，俊逸秀朗，雖論者有輕弱之嫌，孰知意態修美，如翔禽之羽毛，正自難得。

《劇說》卷二 伯起老於公車，好度爲新聲。所著《紅拂記》，梨園子弟皆歌之。《游宦餘談》云：「《虯髯客傳》，紀遇李衛公於靈右旅店，約往太原見州子，於汾陽橋候之。余入太原初過靈石縣，次汾陽橋，無所謂『靈右』者，意傳奇中所云者，乃抄錄相傳之誤，而張伯起《紅拂記》因之。」

王世貞《曲藻》 張伯起《紅拂記》一佳句云：「愛它風雪耐它寒」，不知爲朱希眞詞也。其起句云：「檢盡曆頭冬又殘，愛他風雪耐他寒。拖條竹杖家家酒，上個籃輿處處山。」亦自瀟灑。又張伯起《紅拂記》潔而俊，失在輕弱。

《焚書》卷四 《紅拂》，此記關目好，曲好，白好，事好。樂昌破鏡重合，紅拂智眼無雙，虯髯棄家入海，越公並遣雙妓，皆可師可法，可敬可羨。孰謂傳奇不可以興，不可以觀，不可以羣，不可以怨乎？飲食宴樂之間，起義動慨多矣。今之樂猶古之樂，幸無差別視之其可！

陳繼儒《〈紅拂記〉跋》 好結局，各從散漫中收做一團，妙妙。《西廂》風流，《琵琶》離憂，大概都作兒女子態耳。紅拂以立談而物色英雄，半局而坐定江山，奇腸落落，雄氣勃勃。翻傳奇之局，爲掀乾揭坤之猷，不有散文，何伸豪興？溉乎黃鐘大呂之奏，天地放膽文章也。

《曲品・新傳奇品》 《紅拂》，此伯起少年時筆也。俠氣辟易，作法撇脫，不粘滯。第私奔處未免激昂，吾友榭園生補北詞一套，遂無憾。樂昌一段，尙覺牽合。娘子軍亦奇，何不插入？

《雨村曲話》卷下 《紅拂記》，明張伯起所撰。王元美謂「潔而俊，失在輕弱」，亦未必然。如「春絲未許障紅樓，簾櫳淨掃窺星斗」，吐氣自不凡也。元

美賞其「愛他風雪」等句，則不但襲宋人朱希眞詞，亦本未見出色。

吳梅《〈紅拂記〉跋》 此記取張燕公《虯髯客傳》布局成詞，伯起少年筆也。初脫稿即傳誦一時，惜協韻時有通假處。沈景倩《顧曲雜言》，論《紅拂》云：「以意用韻，便俗唱而已，余每問之。若云：子見高則誠《琵琶記》否，余用此例，奈何訝之。」據此則韻律不協，伯起固自知之也。

《曲品・新傳奇品》 《祝髮》，伯起以之壽母，境趣凄楚逼眞。布置安插，段段恰好，柳城稱爲七傳之最。但事情非人所樂談耳。

蔣子徵《祝髮記序》 予卯歲交伯起，丁丑之役下第春官，以太夫人春秋高，不復赴公車。予輩惜其才，強之不獲。癸未秋，予讀《禮》之暇，時過伯起園居，見几間《梁書》有徐孝克事，相與嘆賞久之。予謂伯起：「樂府新聲，駕高軼王，當因此作一傳奇，有裨風化者不淺。」伯起笑而頷之。浹旬再過，則稿半具，越月而告成。且云：「以太夫人生辰將及，用以娛賓。」夫以孝義人吐孝義語，宜其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語近理勝，不務強澀，詞逸調諧，賢庸並通，雖詩人之感發懲創，史氏之是非勸沮，無以踰此。讀此記而不潸然泣下者，非孝子也；不慨然割情者，非烈士也；不毅然輕生者，非貞女也。且壯征討則推勤王，述逃禪則重名教，豈曰樂府而已哉？昔白樂天《長恨歌》諸作，爲時所重，上達禁中，下至爲娼妓所自誇大。然其自叙，乃以爲時之所重，僕之所輕。伯起少嘗作《紅拂記》，爲尊君稱壽，海内多以此艷慕伯起，不知伯起意之所托，更有《灌園》，復有《二符》，後有此記，賞音者誠能以引商刻羽視之，則不必優孟登場，秦青出口，而自當有擊節不暇者，此可與知者道也。

《曲品・新傳奇品》 《竊符》，前半眞，後半假，不得不爾。女俠如此，固當傳。

又《灌園》，有風致而不蔓，節俠具在。上虞趙氏作《溉園》，遠不逮矣。

又《平播》，伯起衰年倦筆，粗具事情，太覺單薄。似受債帥金錢，聊塞白云耳。

又《戾夏》，此伯起得意作。百里奚之母，蛇足耳。張太和亦有記，別一體裁，而多剿襲。

分論

《梨花》 《明詩歸補遺》：鍾云：咏梨花而思及微之，又思及雙文，可謂喻意之中又喻意也，風旨微甚。

《西苑志感》 《明詩評選》卷六：鎖回不亂。

《先師廟祀議》 《明文授讀》卷一一：先夫子曰：鳳翼字伯起，長洲人，以孝廉終。其文亦曲折，然多稗句，不免於過橋接櫌多也。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鳳翼，字伯起，長洲人。與其弟獻翼幼于、燕翼叔貽，並有才名。吳人語曰：「前有四皇，後有三張。」伯起、叔貽，皆舉鄉薦，幼于困國學，叔貽早死，而伯起老於公車，年八十餘乃終。伯起善書，晚年不事干請，鬻書以自給。好度曲，爲新聲，所著《紅拂記》，梨園子弟皆歌之。伯起與余從祖春池府君，同舉嘉靖甲子。余弱冠，與二三少年衝酒闌入其家讌，酒闌燭炮，伯起具賓主，身行酒炙，執手問訊，其言藹如，先進風流，至今猶可思也。

康熙《蘇州府志》卷四五《張鳳翼》 字伯起。準孫，生五齡猶不言。一日見大父掃除，遽謂姆：「汝當代掃。」聞者異之。嘉靖甲子舉於鄉，四上春官並報罷，嘆曰：「母老矣，尚僕僕三千里外，幸不可得名，而忘朝夕倚閭耶！」遂棄去。既歸，益杜門深居，讀書養母以終其身。家本素封，以不問生產，產日落，乃稍稍賣文以爲養，日得百十錢即封廉卻軌，恆自比於季主君平，冠蓋造門，多謝病不出。性至孝，童子時，父怒捽其髮，遽曰：「徐之，是中有簪，未銳，懼傷大人手。」父意遽解。母年九十餘卒，鳳翼年七十一，先是，髮黝然，至是一夕而白。少受《易》於丁少參，已從杜少參游，每過其門，雖暮夜必下車。初登賢書，展先墓，見有樗累累，亟捐坊金葬之，其至行如此。卒年八十七。所著有《處實堂前後集》、《文選纂注》。

紀事

作家逸事

《雪濤談叢・文選纂注》 吳中張伯起刻有《文選纂注》，持送一士夫，士夫覽其題目，乃曰：「既云《文選》，何故有詩？」伯起曰：「這是昭明太子做的，不干我事。」士夫曰：「昭明太子安在？」伯起曰：「已死了。」士夫曰：「既死，不必究他。」伯起曰：「便不死，也難究他。」士夫曰：「何故？」伯起答曰：「他讀得書多。」士夫默然。

沈瓚《近事叢殘・張靈墟》 張孝廉伯起，文學品格，獨邁時流，而耻以詩文字翰接交貴人，乃榜其門曰：「本宅缺乏紙筆，凡有以扇求楷書者，銀一錢；行書八句者，三分；特撰壽詩壽文，每軸各若干。」人爭求之。自庚辰至今，三十年不改。有不喜其字者，撰一說曰：張靈墟送客出門，見一人跪於門下，袖中皆扇，扶之起曰：「莫非要我寫乎？」其人跪告曰：「只怕你寫，只得下禮告饒。」人傳以爲笑。

作品本事

《紅拂記》《太平廣記》卷一九三《虯髯客》（出《虯髯傳》） （存目）

又《茶香室叢鈔・紅拂記》 （存目）

《祝髮記》《南史・徐摛傳》 （存目）

《灌園記》《史記・田完世家》 （存目）

《竊符記》《史記・魏公子列傳第一七》 （存目）

《庾彥記》《應劭・風俗通》 百里奚爲秦相，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撫絃而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別行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爲。」因尋問之，乃其妻。又百里奚妻《琴歌三首》：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扈扆，今日富貴忘我爲。

著録

《傳是樓書目・子部》 張鳳翼《夢占類考》十二卷。又集部：《處實堂集》十二卷，《樞政錄》十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二 張鳳翼《談輅》三卷。又卷一三：《夢占類考》十二卷。又卷二九：《處實堂集》十二卷、後集六卷。又卷三一：《文選纂註》十二卷。

《明史・藝文志三》 張鳳翼《夢占類考》十二卷。又《藝文志四》：《處實堂前後集》五十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五・處實堂集》 八卷。明張鳳翼撰。鳳翼有《夢占類考》，已著錄。是編詩四卷，文三卷，末一卷曰《談輅》，則其筆記也。鳳翼才氣亞於其弟獻翼，故不似獻翼之狂誕，而詞采亦復少遜。生平好填詞，集中多論傳奇之語。《千頃堂書目》載「鳳翼《處實堂前集》十二卷《後集》六卷」，與此本皆不符。未喻其故。

又《術數類存目二・夢占類考》 十二卷。明張鳳翼撰。【略】是編取六經子史及稗官野乘所言夢兆之事，排比成書。分爲三十四類。大抵摭集原文，略採後人之論，及以己見附之。然亦僅據其善惡已然之迹，而於所謂占事知來者，茫乎未得其術。則亦僅鈔撮故事之書，而不可據以候視吉凶，於占之名，頗無當也。

又《藝術類存目・海內名家工畫能事》 二卷。明張鳳翼撰。【略】是編採輯前人論畫緒言，然語多淺近，僅可以教俗工。中有戴逵、王維論畫之辭，尤出於依託，鳳翼不能辨也。

又《總集類存目一・文選纂註》 十二卷。明張鳳翼撰。【略】是書雜採諸家詮釋《文選》之說，故曰纂註。然所引多不著所出。夫詮釋義理，可以融會群言。至於考證舊文，豈可不明依據。

《孝慈堂書目・詩文集》 《處實堂文集》。張鳳翼伯起。八卷，徐顯卿、王世貞序，四冊，綿紙。

《八千卷樓書目・集部・總集類》 《文選纂註》十二卷，明張鳳翼撰，明

刊本，明盧之頤刊本。

徐燉《〈陽春堂五傳〉跋》 壬辰秋，余有故蘇之役，借居張幼于曲水園。而長公伯起先生常避客，不樂應酬，余以幼于故，始得見伯起者再。於所著作，亦時窺一斑。會吳友劉仲卿出此五傳見贈，一、《紅拂》，一、《窺符》，一、《灌園》，一、《虎符》，一、《祝髮》，藏之齋頭，六年。忽一披覽，伯起風流，宛然在目也。

《傳奇彙考標目》卷上 《紅拂》(胡懋禮亦有《紅拂》雜劇)，《祝髮》(其母八十，作此爲壽)，《窺符》、《虎符》、《灌園》、《屐屩》(又云端平川作)，《平播》(總兵李應祥厚禮求作，事頗不實)。

《笠閣批評舊戲目》 《紅拂記》(張伯起作)中下。又《灌園記》(張伯起作)上下。又《窺符記》(張伯起作)上上。

《重訂曲海總目・明人傳奇》 張鳳翼《紅拂記》(張太和所作同名)，《虎符記》、《窺符記》、《屐屩記》(端鏊所作名同)、《祝髮記》、《平播記》、《灌園記》。

又《國朝傳奇》 勝樂道人《長命縷》。

高奕《新傳奇品》附《古人傳奇總目》 《紅拂》，張靈墟作，李藥師事。

《曲目新編・明人傳奇》 《紅拂》、《虎符》、《窺符》、《屐屩》、《祝髮》、《平播》、《灌園》，右七種張鳳翼作。

《今樂考證・著錄六・明院本》 張鳳翼七種：《紅拂》、《虎符》、《窺符》、《屐屩》、(與端鏊作同目異詞。)《祝髮》、《灌園》、《平播》。

《明代傳奇全目》卷二《紅拂記》 (存目)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紅拂記》 (存目)

高奕《新傳奇品》附《古人傳奇總目》 《祝髮》，張靈墟作。

《曲海總目提要》卷七 明張鳳翼所編也。如姬窺符，本信陵君傳，併撮入趙括事。惟顏恩無其人。李同見平原君傳，而戰中以爲同請救於魏，係紐合。《明代傳奇全目》卷二：(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存目)。

《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二 作者未詳何人。(明張鳳翼撰，馮夢龍有改訂本，名《新灌園》。)記法章灌園實事。《明代傳奇全目》卷二：(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存目)。

《灌園記》 《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二：作者未詳何人。(明張鳳翼撰，馮夢龍有改訂本，名《新灌園》。)記法章灌園實事。《明代傳奇全目》卷二：(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存目)。

《屐屩記》 高奕《新傳奇品》附《古人傳奇總目》：《平播》，張靈墟作。《明代傳奇全目》卷二：(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存目)。

《平播記》 高奕《新傳奇品》附《古人傳奇總目》：(存目)。《明代傳奇全目》卷二：(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存目)。

《虎符記》 高奕《新傳奇品》附《古人傳奇總目》：《虎符》，張靈墟作，如姬事。《明代傳奇全目》卷二《虎符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虎符記》：(存目)。

《蘆衣記》 《明代傳奇全目》卷二：(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存目)。

《玉燕記》 《明代傳奇全目》卷二：(存目)。

黃姬水《題張伯起求志園二首》（存目）
又《送張伯起叔貽會試二首》（存目）
又《送張伯起入試》（存目）
又《題張伯起香雪廊》（存目）
沈懋學《登翠雲懷張伯起幼于兄弟》（存目）
又《次答張伯起見懷之作》（存目）
又《寄張伯起孝廉》（存目）
又《與張伯起孝廉》客歲足下過濟陰，聞不佞登第，今未及期，弟復過此，誦足下詩，神悠然嚮往矣。且憶甲戌春與足下之畏伯仲，登太白樓，狂歌問酒，今美人各天，叔貽之□，且化爲異物，死生聚散，眞等雲萍，瞻此隙駒，堪同丘□，向貽足下書，尙欲足下勉作經生語，曲此致身，不負經綸之具，乃今世道可憂，辟世金馬門者，且欲深逃，學吳門市卒，何敢復望足下混世也。
屠隆《寄張伯起》（存目）
湯顯祖《金陵歌送張幼于兼問伯起》（存目）
胡應麟《少室山房類稿·寄張伯起》（存目）
又《訪張伯起煖閣小集夜同過幼于園》（存目）
又《過張伯起幼于園中，二君各出小影索余題卽席賦二首·伯起》（存目）
又《少室山房類稿·張伯起幼于邀集別墅觀白公石戲贈》（存目）
又《伯起園池中鸂鶒數十頭甚馴擾戲贈二首》（存目）
江盈科《馴鴛篇贈張伯起》（存目）
又《張伯起》（存目）
又《訪張伯起留飲》（存目）
又《壽張伯起孝廉》（存目）
又《懷張伯起》（存目）
又《與張伯起》向讀《文選纂注》，剔蕪刪繁，令聚訟家併歸畫一。蓋於六臣爲南山老吏，於昭明爲忠臣，於詞源後學爲傳燈六祖，偉哉，制也！十餘年間，手其書，想見其人。乃今承乏茂苑，辱先生不鄙，儼然賁臨，望其眉宇，如三株黃鶴，知非樊籠中羽毛，其屣軒冕，塵爵祿，長往山林，曠乎不淬，豈偶然哉？視不佞以七尺軀易五斗，磬折道傍，與蒙莊所稱嗜腐鼠者何異？行當乞調，博一廣文氈，向萬卷中老餘生，立一家言，令後世知有此人，庶幾得從先生下風，其許我否？
又《馴鴛篇》從馬上得之，燈下書之，安能佳？聊以抒吾衷耳。若曰災石，未敢聞命。
又《簡張伯起》（存目）
袁宏道《錦帆集之一·張伯起》兩年稀面見，一字到官疎。白石連雲煮，青苓帶雨鋤。尊前《紅拂傳》，花下古釵書。兄弟多名理，何山故不如。
謝廷諒《酬張伯起》（存目）
張大復《梅花草堂集·夢張伯起》（存目）

戚繼光

王世貞《戚將軍〈紀效新書〉序》（存目）
又《止止堂集序》《止止堂集》者，少保左都督戚公元敬之所著也。集之部二：曰詩文，則《橫槊》一編旣之矣；曰著述，則《愚愚》一編旣之矣。不佞獲卒業焉，作而歎曰：「吾今而後，乃知文武之道也。」【略】元敬自束髮而從軍者踰三十年，南靖海，北備邊，橫草之功勒於五熟之釜，遂至師保，極人臣。三十年之間，未嘗一日不被堅執銳，與士卒共命於矢石之下，何暇握管談藝哉？以今睹其所著，存而彬彬者，師旅之什發揚蹈厲，燕閒之章清婉調暢，紀事之辭委曲摹寫，誓師之語立髮剔腑，然此猶其副墨耳。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繼光，字元敬，登州人。世襲登州衛千戶，以參將備倭浙東，練處紹義烏兵制鴛鴦陣，大破倭於台州，以副總兵鎮福建，大破倭於平海衛，復興化、鏖同安、殲漳浦，閩寇悉平，以都督同知，召理

戎政，出爲薊鎮總兵，築牆堡、立車營，增募南兵，東西虜不敢入犯。江陵歿，當國，遣右司馬行邊，大閱薊門，上功狀，進左都督，加秩少保。江陵歿，人言波及，移鎮南粵，踰二年，得請還登州，卒於家。萬曆末，賜謚武毅。少保少折節爲儒，通曉經術，軍中籌燈讀書，每至夜分。戎事少閒，登山臨海，緩帶賦詩。罷鎮歸，過吳門，角巾布袍，偕二三文士，攜手徒步，人莫知爲故將軍也。王夫人悍而無子，養子於別室，長子殤，夫人括其所畜，輦而歸諸王氏。少保病至不能庀醫藥，頤頷而卒。結髮從戎，間關百戰，綏靖閩澥，功在東南。掌京營日，建議更制練兵，長驅出塞，踵文皇三犁之績，收百世撻伐之利。出鎮之後，當事者掣其肘，不得行。在薊修築之功甫就，中道齟齬，卒以罪廢。生平方略，欲自見於西北者，十未展其一二，故其詩多感激用壯，抑塞償張之詞。君子讀而悲其志焉。少保詩文，有《止止堂集》，其在浙則有《紀效新書》，在薊則有《練兵實紀》，兵家奉爲金科玉條，可以垂之百世者也。連江陳第者，少保之部將也，少保既歿，扼腕疆事，作《塞外燒荒行》，其序曰：「薊自嘉靖庚戌，虜大舉入犯，至隆慶丁卯，一十八年，歲苦蹂躪，總兵凡十五易。自隆慶戊辰，南塘戚公實來鎮薊，時總督者二華譚公也。至萬曆壬午，一十五年，胡塵不聳，民享生全極矣。乃論戚者，謂不宜於北，竟徙嶺南。嗟夫！宜與不宜，豈難辨哉！作《燒荒行》以寄於悒。」詩多不具載。嗚呼！江陵枋國，譚戚在邊，邊防修舉，北虜帖服，此何時也？江陵歿，譚戚敗，邊防隳廢，日甚一日，而國勢亦從之魚爛瓦解，馴致今日，繼江陵而爲政者，豈能不任其責乎？第詩有云：「譚今已死戚復南，邊境危疑慮叵測。論者不引今昔觀，紛紛搜摘臣滋惑。」第徒愾歎於搜摘之多口，而未及循本於政地，殆亦知之而不敢言也。嗚呼悕矣！

《靜志居詩話》卷一四　少保平倭之功，戰勝攻克，撰有《紀效新書》。在薊日，與總制譚公綸，樽俎折衝，撰有《練兵實紀》。論者比之孫、吳、韓、白焉。軍中有暇，輒與文士接席賦詩，集名《止止》，稿曰《愚愚》，居曰夢夢，是亦好奇矣。《盤山絕頂》云：「霜角一聲草木哀，雲頭對起石門開。朔風鹵酒不成醉，落葉歸鴉無數來。但使雕戈銷殺氣，未妨白髮老邊才。勒名峰上吾誰與，故李將軍舞劍臺。」《度梅嶺》云：「溪流百折遶青山，短髮秋風夕照間。身入玉門猶是夢，復從天末出梅關。」

宋弼《山左明詩鈔》卷一九　朱中立云：公威名勳業，烜赫南北，而沈靜文雅，一如儒生。《橫槊集》既氣貫三軍，復調協金石。

《盤山絕頂》　《明詩評選》卷六：寄慨不激，南塘自非粗官。《明詩別裁》卷九：無意爲詩，自足生趣。郭定襄直於詩壇中位置之。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五・止止堂集》　五卷。明戚繼光撰。繼光有《練兵實紀》，已著錄。《千頃堂書目》載繼光《止止堂集》，無卷數。又《橫槊稿》三卷，《愚愚稿》一卷。今此本《橫槊稿》亦三卷，《愚愚稿》則多一卷，編首總題《止止堂集》。前有萬曆二年工部尚書郭朝賓序，而集中有萬曆庚辰紀年，在朝賓作序之後。蓋又嘗續有增益。知虞稷所見《愚愚稿》一卷，乃初刻之本，非著錄之誤也。繼光有平倭功，當時推爲良將。詩亦伉健近燕趙之音。而雜說中乃多及陰騭果報神怪之事，不免偏駁。考繼光有登盤山絕頂七律一首，格律頗壯。今石刻尚存，而兩集中皆不收。殆作於刻集之後歟？

《明史・戚繼光傳》（存目）

《明詩紀事》己籤卷一八陳田按　少保坐鎮薊門，邊陲晏然者十六年。雖訓練有方，而輔臣倚任擁護之力爲多。訖江陵既歿，當國者用給事中張鼎思言，不宜於北，遽改廣東，悒悒不得志以卒，而長城坐壞矣。部將連江陳第《送戚都護歸田》詩云：「轅門遺愛滿幽燕，不見胡塵十六年。誰把旌麾移嶺表，黃童白叟哭天邊。」

《忠愛亭》　《止止堂集》卷一：府署之後即高山焉，去署數十丈，更建一亭。大海東環，諸山拱秀，烟霞出沒，魚鳥潛飛。暇時與俊髦一登，儼然身在塵表。輞川詩「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正與景會，故亭名忠愛。「危亭懸百尺，結搆記茲年。陟險消多病，憑高却萬緣。雲邊燕闕近，樹杪越峰連。誰會勞人意，西風一惘然。」

《撫松亭》　《止止堂集・橫槊稿》上：忠愛亭之山，孤松獨秀，高約數尋，坐其下者，周覽纖微，窮極幽隱。漁舟倭艦，自海來者，此樹獨挺然在望。余迺名其亭曰「撫松」。固元亮盤桓故園之思，使島夷望而見之，或亦有大樹之畏乎。吁！忠不能立安攘之功，孝不能及祔鼎之養，此撫松之所由興也。「我愛將軍樹，誰同國士憂，滄波回遠寇，極島認歸舟。風墮鈞天樂，雲橫卧月虬，撫君頻極目，西北有神州。」

《紀事》　《止止堂集・橫槊稿》上：閩苦倭患且數，吾奉命赴援蕩平之。忽新倭勢復猖獗，時監司南明汪公憂之，期余請兵於浙，間關至吳。值時事

變更，公與余備嘗窘迫狀，既得兵南發，再平閩難。余叨恩已厚，而公獨以人言去。感而賦此，別有《閩海紀》詳其事云。「十年荼毒悲閩徼，壬戌揚旌邑下修文，不果。余代匱，義不得復辭。按公世系，爲夏擾龍劉累之裔，奕世水湄。劍倚秋風平劇壘，帆懸漲海聚新夷。翻思往日同盟地，何似中流擊楫賢豪長者，不可勝數。明興，以執金吾屬籍，徙家光州。高王父贈太僕丞忠，時。報國志酬民恨雪，難虞此意更誰知。」

《凱歌》《止止堂集・橫槊稿》上：清秋報夕，鼓角初嚴，余集吏士數百曾王父太僕丞贈少卿進，以孝子旌，王父廷珮有拔俗之標，父卽嵩陽先生繪，人於庭，摭其實，素口授《凱歌》一章，使衆士歌之，而節以鼓音，一唱三和，以省試第一人成進士，授行人，選給事中。彈劾不避權貴。出守重慶，重慶聲振林木，興逸起舞，上下同情，抵掌待旦，浩然南征，遂書壁以紀歲月。人生而祠之。娶胡恭人，生公。恭人之娠也，夢朱衣貴人自天下，驚而寤。「萬人一心兮，太山可撼，惟忠與義兮，氣衝斗牛。主將親我兮，勝如父母，公生一歲能言，手執書若誦。三歲誦書不忘。七歲學唐人詩，晉人書。十歲干犯軍法兮，身不自由。號令明兮賞罰信，赴水火兮敢遲留，上報天子兮下從父京師授書，日益進。賦《帝京篇》，都人士比於李百藥。嘗觀漢史，慕班救黔首，殺盡倭奴兮覓個封侯。」仲升、傅介子之爲人：「吾得時而駕，當如是矣。」相羊金臺易水間，操荆軻匕首，擊高漸離筑，慷慨悲歌，泣數行下，觀者莫測也。夜讀《王命論》，大嚇，恭人問何爲，對曰：「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如皆委之命，誰爲王臣者？」恭人奇之。已從父使韓，韓王禮爲上客，燕曾臺。臺挹空同，會大雪，

《盟忠樓》《止止堂集・橫槊稿》上：隆慶己巳，日躔鶉火，余閱邊至石門，時參將和州李信，遼東入衛，游擊崇明，劉澐引盃爲誓，不負朝廷。副總兵句容胡守仁，嘉其義而成之，各截其襟藏於幕府，余遂命其樓曰「盟忠」，復繫之以詩：「絕頂開高閣，雄規壯北門。側身見遼海，舉首接天閽。擊楫三年，從父入巴中，三峽九折之險絕，巫山峩眉之靈秀，濯錦浣花之妍麗，琴臺卓肆玄亭草堂之靚雅，夜郎青衣髳靈杜宇之詭幻，靡不探歷，沾沾自喜。前賢志，裁襟國士恩。叮嚀二三子，毋負此盟言。」

胡應麟《少保山東戚公繼光》（存目）

劉黃裳

李維楨《兵部郎中劉公墓誌銘》 隆慶丁卯，余從先大夫遊梁，則聞光州劉嵩陽先生，閎覽博物君子也。是年，先生仲子舉於鄉，先大夫美其有父風。或云：恨不見伯子，殆難爲弟矣。伯子者名黃裳，字玄子，人稱爲太景公者也。因急索公論著觀之，奧衍弘深，震駭耳目。先大夫詬曰：「吾兒不堪作劉君衙官，乃亦同上公車耶？」明年余幸登第而公不偶。又二十年爲丙戌，公始與余季弟成進士。又三年爲司寇尚書郎。余幸入芝蘭之室，締縞苧之交。又六年公歸，尋卒。又六年，余謫壽春，行部至潁，見公之子於其婦翁所，以志墓請。而余亦遭先夫人喪，扶服還，寄逕光州，不及酹宿草墓。其子介父友陳生九鼎輩，授以冢宰趙公良弼所爲公狀，俾考述焉。狀蓋冢宰草創，

腆，竹素塡委，墨瀋淋漓，捷者七步，富者萬言，嘯歌應對自如。王庶子胤昌曰：「古今三劉。」蓋謂穆之、炫與公也。王元美先生贈公詩：「作賦玄虛，談天鄒衍，又如祖龍摹七雄之宮，壯氣奇韻，今罕其儷」云。居恒言：一事不知，儒者之恥。旁究天文五行，曆數筭術，陰陽風角，九宮六壬，太乙遁甲，元辰三命，上筮覆射，宅經葬書，方脉藥物，吐納導引，服食鉛汞，科儀符籙，金匱玉韜諸家之言，抉秘造微。客以所長質公，虛而往，實而歸。食罷角射，以垂楊爲的，命中如樹。獵七山下得獸，舉柴以享客，數百十人。里人爲之語曰：覓鹿豕，從玄子。客亡命抵公，郡功曹捕之急，已知其爲公客也，舍之。又有客忤監司，坐城旦舂，公召監司胥與客並飲，胥以告監司，遽貰之。或師公藝，而遊大人成名，更詆諆公，公如弗聞也，遇之如初。客以此高公之誼，益附焉。歲旱發粟賑饑，全活萬人。周三黨四隣婚嫁棺殮之不給者稱是。久之，仲子卒，兩尊人繼之。公哀毀，杖而後起，自卜地以葬，爲冢舍可容萬戶，種松十萬株，鬱鬱葱葱，山氣日夕佳矣。御史某者，悍塞人也。讒人中公御史所甚力，人人危公，公與張令君把酒賦詩，不知於色。諸交遊貴人千里赴難，力白其妄。門下客摩厲以須：「吾刃將斬之。」公謝曰：「我郭解也與哉！」庚辰入試策，有「柄臣驕恣，大璫不法」語，主司讀之吐舌。少宰姚江孫公、奉常勾章余公、司成祁門余公聞而造門：「是眞男子，名更以不第重耳。」買山得社平，搆藏徵閣，松關竹川之屬，巖辟窈冥，類非人世。嘗語陳生：漆園吏有言，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不能自勝。而強不從，寧從神乎？陳生父故善養生，出其內篇示公，謂太虛中攝一靈光，鍊之符火，與禪定幾似，非若虛靜之極，秖安樂法也。公曰：二十年約，矢射江畔請降。公知其紿也。經略議稍左，公奮曰：「必獻王京而復王異人授我道如是，丈人得我，若聚沙而雨之矣。高邑趙夢白爲郡李，赤城王恒叔令朗陵，梁谿陳貞甫守光州，三人鮮所服下，獨折節公，爲布衣交。陳子乃可。不然者，人之稱斯師也謂何？」雨久餉不繼，公柑馬而秣之。使肥者公以疾去，公周旋累月而返柴門，絕賓，稍精舉子業，少宰趙汝師公錄之。居外，圍城必小示隙開道，倭乃宵遁。逐之逾釜山，入金海島以去，而命將蓋公十二上公車矣。客風公：「枯楊生華，何可久也？公不以此時效車丞相劉綏輩守鳥嶺熊川，扼其要害，無使東。經略報命，上旌功，遷公爲其司郎平津侯耶？」公艴然不悅：「吾惡夫日莫途遠倒行而逆施者。」就常除，得刑部中，賜白金文綺。而言者疑倭實未遁，碧蹄之敗，功罪不相掩。公因條上十主事而安之。縉紳所號爲西翰林也。王文成之封侯，孫忠烈之殉節，于鱗、事，以貽後人，而力謝病歸，逍遙丄玺中。日課季弟黃駿學。駿才亦公流亞元美、子與、公實輩之談藻，庶無忝矣。同舍郎同郡汝陽趙公、固陵馬公相也。故所善里人陳、賀、鄭、劉、崔、胡諸君，遞爲主賓，雅曲並奏，賦詩策事，擊鉢刻燭，翰動如飛，不別昏曉。雪夜登浮玉山，故葛玄煉藥處，振應以義理之文。而公練法比，詳請讞，司寇有大獄，輒畀公，片言而決。戚衣而呼：「夜光煌煌照我心矣。」自是益躭名理。而蔡太史弘甫，一見語合，晚權門，請謁不通。謹察囚疾苦而衣食之，無瘐死焉。奉使慮囚江北歸，辛金城湯池，輸攻墨守，四座莫不厭心。胡文學昆季爲公入室弟子，公一日語

之：「李獻吉飲其徒經旬，吾何爲不爾？」文學爲治具召公，以父見，爲談《楞嚴》、《法華》諸經，霏霏如木屑。漏且盡，客無少長，欠伸不可耐。公神愈王，小隱几，遽興，伸紙揮毫，口不輟吟，文不加點，乞者雜沓而至，如取如攜。凡三晝夜，而雪三晝夜，若競爽爭勝。公東征，遭久雨，水浸甲裳，海濱地濕，浸淫內傷不自覺。比日寒氣匽溥，俄不懌，趣駕還。詰朝，友人起居，自將錠成禮。已答問疾者書，多超世語。書訖，沐浴衣冠而瞑。狀言公天性孝友，刲股療大母疾，刃無縷血。遭父母喪，廬墓三年。事兩庶母如因母，撫異母弟妹如同生。愛舅氏如母，敬長者如父。家故饒，以結客周急，若經紀周比部、吳孝廉喪，耗過半。已佐軍興，遂毀家。少年厲強壯蜂氣，裘馬僕從，雍容甚都，有俠客之概，遊閒公子之賜與名。晚澤於仁義道德，不藏怒匿怨，闊達大度，故以書生將烏合素不習之卒數萬，皆樂爲死。居官無官，處事無事，比德昔賢矣。遺書如《元圖符》、《藏徵館》、《司馬》諸集，多見道之言，經世之略，匪直文章小技而已。汝潁多名士，待公而興。給事汪若霖、治中賀世晏、咸寧令劉文煥，其翹然者也。公生嘉靖己丑十有二月二十有七日，卒萬曆乙未正月二十有八日，年六十有七。元配崔教諭梓女，贈安人。繼室謝督府參謀廷烈女，封安人。公逾艾而娶謝安人，曰：合法相。人訝之。安人今有佳兒持門，類丈夫，人是以服公知人。子二，伯曰晟，謝出，聘李儒官學詩女。仲曰晸，媵季出，聘某某女。女一，媵郭出，字喻太學三象子芳弼。墓在某所，葬以某年某月某日。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黃裳，字玄子，光州人。萬曆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兵部員外郎。倭犯朝鮮，有興復屬國之師，以知兵見推擇，贊畫宋司馬軍事，遷郎中。兵罷，請告歸里而卒。玄子之父，重慶守繪也。玄子七歲能操觚，摹右軍書。十歲，寓長安，賦《京都》諸篇。父之友陳約之、唐應德皆摩其頂，以爲奇童子。重慶公守郡時，奇銅梁張肖甫之才，召致門下，令與玄子同學，謂：「肖甫他日當建牙授鉞，以功名爲天子馳驅，吾兒庶幾可挾轂乎？」嘉靖乙卯，魁兩河士，十上春官，始得第，年已六十矣。少從其父受天官軍旅之學，諳曉諸邊形勢，爲舉子淹久，公車往來燕趙吳越，交通輕俠，結納其豪傑，所至走馬擊劍，釃酒悲歌，以古豪傑豎立自負。肖甫起家縣令，再定兵亂，開府漁陽，以大司馬歸老，而玄子爲老書生自如，衰晚登第，東征之役，擊倭平壤城下，追奔貫陣，引大黃射金甲酋，逾釜山島而

張獻翼

皇甫汸《文起堂集序》　間嘗示余近體詩，若《紈綺集》，余訝曰：「何幸乃與四傑遊乎！」間示余古選，若百一諸篇，則又訝曰：「余殆與供奉遊乎！」間又示余以樂府長歌，若《南都諸稿》，則又訝曰：「余殆與中郎遊乎！」茲覽其賦頌碑銘，殆進而與潘陸遊矣；覽序記書論，殆進而與屈子遊矣。【略】集凡十卷，總得詩文若干首，至覽雜著卜夢，殆進而與屈子遊矣。【略】凡其短篇萬有千言，手自刪定，僅存十之三四耳。嘗自謂八十高年已踰其半，竊比元長，然則後之著作，寧可量乎？序所未概，以俟他日。吏部司勳大夫、敕僉憲使，皇甫汸撰。

徐緒《紈綺集序》　《紈綺集》，張子幼于題其綺歲之作也。【略】凡其短篇長句，率殊曲同工。故或淒婉以優柔，或直致以矯亢，或繁縟以昌辭，或跌蕩以振氣，兼總昔長，獨擅今美，洵藝苑之翹楚也。夫詩以窮工，情由遇激。張子恥混常科，置心獨往，以循誦習傳爲陋，肆志篇章；以拘文牽俗爲庸，寄言壙達。蓋欲效冥鴻之遐舉，而不屑於籠棲者也，覽者若但以藻思妍詞求

之，大戾作者之心矣。余愧玄晏之才，辱太沖之托，聊爲序焉。嘉靖丙寅孟陬三日，徐縣序。

又《文起堂集序》 吳文獻勢如將絕之旒，僅屬一線，張子又能脩綴而絳之，耀豔深華，猗歟美哉！今誦其詩賦，宛西京、天寶之風，讀其諸文，即中郎、潘、陸之筆，時步騷壇，間遊魏苑，優游暇豫，綽有餘閑。其氣昌以達，其材橫以肆，富似海涵，藻如春麗，勢若河瀉，怪類鯨鯷，華而不靡，壯而不厲，直而能溫，婉而有則。嗚呼！藝家之能事畢矣。余老且賤，幸獲附驥，豈非大願也哉！他有不述，已具司勳之文矣。林屋徐縣序。

《玉笥詩談》卷下 張太學（獻翼），字幼于，長洲人。文名藉藉，以貲入爲太學上舍，王公貴人，爭折節願與交，即司成亦禮重之，不弟子畜之也。其爲詩清新雅麗，類其爲人。近著《易說》，尤爲時所稱云。有寄吳明卿太守詩云：「曾於白雪見文章，不爲青山憶武昌。藝苑才名多七子，宦途心事半三湘。人前落筆看鸚鵡，郡內褰帷下鳳凰。見說漢庭思校獵，未容長孺薄淮陽。」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獻翼，字幼于，一名敉。年十六，以詩贄於文待詔，待詔語其徒陸子傳曰：「吾與子俱弗如也。」入貲爲國學生。姜祭酒寶客居於西城之樹下，捧其書而讀之，曰：余三十年前爲甲辰，寓宛丘，與張停車造門，歸而與皇甫子循暨黃姬水、徐緯，刻意爲歌詩，於是三張之名，季協交，季協自稱曰：《綠波詩集》，其乃祖助甫公所著也。命余賦詩以爲樓獨幼于籍甚。幼于好《易》，十年中箋注凡三易，倣《顏氏家訓》，教戒子弟，榮。後今甲子，楚撫軍徵余脩《通志》，以湖北八府名宦屬余文。於黃梅得張垂四萬言。好游大人，狎聲妓，以通隱自擬，築室石湖塢中，祀何點兄弟以公治蹟，爲之傳。後復以任事無其人，更命吉總志局，復於監司得公事爲最況焉。晚年與王百穀爭名，不能勝，頹然自放。與所厚善者張生孝資，相與詳。然不期老年更得過鯛陽，復讀公全集也。然公之文有王弇州爲之倡，公點檢故籍，刺取古人越禮任誕之事，排日分類，倣而行之。或紫衣挾伎，或之事有李大泌爲之傳，余笥中又得大泌山人傳稿，復從汝陽李根茂錄過庭訓徒跣行乞，邀遊於通邑大都，兩人自爲儔侶，或歌或哭，幼于贈之詩曰：《分省人物志》，而公蓋以不朽矣。文集燬於兵火，時雖諸選錄有遺詩，海內「中年分義深，相見心莫逆。還往不送迎，抗手不相揖。荷鍤隨吾行，操瓢並未盡窺其全豹。今呂令公更評其詩而刻之也。嗚乎！張公何幸，而得復彰於吾乞。中路餽吾漿，攜伎登吾席。蒿里聲漸高，薤露歌甫畢。子無我少雙，我無君罕匹。」每念故人及亡妓，輒爲位置酒，向空酬酢。孝資生日，乞生祭二百餘年之後也。夫張公之詩，令公既尋流溯源而求之□，無有綜其詩而爲於幼于，孝資爲尸，幼于率子弟衰麻環哭，上食設奠，孝資坐而饗之，翌日之說者。余不敏，老且耄，食驅爲人較文字，得遇此盛事，敢不爲公竭忱而行卒哭禮，設妓樂，哭罷痛飲，謂之收淚。自是率以爲常。萬曆甲辰，年七推，以襄其大業。謂明詩莫盛於弘正矣，乃再盛於嘉隆。世之稱者，皆曰：十餘，攜妓居荒圃中，盜踰垣殺之。幼于死之前三日，遺書文文起，以遺文北地信陽諸公稱前七子，歷下、太倉諸公稱後七子。前七子固以北地爲之首。爲屬，及其被殺也，人咸惡而諱之，故其集自「紈綺」諸編外，皆不傳於世。北地年最久，其氣老，其句雄，每自訂於晚年。信陽年最少，其氣清，其辭

《春閨病起》 《明詩歸》卷四：鍾云：只在影形疑似中摹寫景色，而香秀，而不得盡編於末路。後七子當以歷下爲之首。歷下爲諸公所甚推。太倉

張九一

論述

舒逢吉《綠波樓詩說》 新蔡呂令公刻《綠波樓詩集》成，逢吉自南陽來，

當歷下稱霸之時，又值諸公喪亡之後，以末受命而獨雄於詞壇，更能網羅天下之豪，時有三十幾子同一社，又有二十幾子同一社，又有吾社中有三甫之稱，其言載諸《弇州史料》，故新蔡助甫其一人也。厥後麟洲又登助甫之堂，題其額，而公亦曾造其廬，履其治，親炙而集論焉。故其詩所以至今不朽也。夫禪岱者必先濼沱，太史公傳申韓，索老莊於所授，蘇子瞻論李斯，究荀卿之爲師，先河而後海，窮流而溯源，不易之論矣。論詩者自《三百》而後楚騷，自漢魏而後六朝，自初盛而後，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強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此篤論也。子美不云乎：「楊王盧駱當時體」、「庾信文章老更成。」故北地《楊花》、《從軍》諸什，信陽《明月》諸篇，莫不有《長安》、《帝京》之意。而公詩於七言謹守少陵而流入北地，其管鑰何嚴哉！故其中如摹太白處，自不覺其才之縮也。于鱗又曰：太白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則五言獨不推輞川乎！七言獨不推龍標乎！吾讀公五、七言絕句，五言體製則步驟青蓮，七言風采亦力追歷下，究其所造，卽瞠視仲初、義山尚不能然，而敢以李自許乎！七言之中亦有合拍者，若秦時之明月，楚江之天門，髣髴庶幾，綠波樓亦可謂傑起矣。五言排律本自夫唐，而其原不自唐始也。謝康樂「池塘」「園林」之類，顏延之「陽陸」「陰谷」之章，各自有排偶矣。初唐自蘇、李、沈、宋以來，其體方盛，至杜甫而著作遂多，竹間藥竈花嶼書床，公無不揣摹於浮淺之中，而玉衣晨舉銕馬汗趨，則又將步驟得之。至若七言排律，卽杜甫亦未嘗多作也。在紅顏騎竹之中，亦不過三章耳，覺十隊紅粧，又晚唐句矣。隨後而以五十韻自衒，以百韻見長者。或曰：其才則高，其體則逸，公於此體莫不留心焉。而五、七言近體，此七子之能，亦公之言曰：沈宋高岑，王孟李杜，莫不以五言自著，而島瘦郊寒，亦莫不以五言自苦。或曰：某某者五言之長城也，某某者五言之國寶也，而皆於五言之內廢昏暮之寢興，犯清塵之軌道，終年竟月，累日踰時，纔得一聊，懽呼徹曉。而公亦自知苦難，希心暗合。其初也則融草堂於夔峽之中，其繼也則鑄全盛於疎林之下，其末也信手而拈泥，憑心而掇錦，天吳紫鳳，雜出襟懷，皓月寒霜，凜然筆嶂，然亦可謂難矣，奚必琴可升堂，才堪入室乎！而七言又七子之雄也。襄陽不過二章，嘉州始成數什，青蓮閣筆於崔顥，北海附冊於杜陵，至李頎而酸楚流離，世稱絕調，而王維彬彬乎多作矣。少陵連篇累帙，雖曰大成，不幾望洋李頎耶？于鱗公然踞有壇坫，自立旗鎗，登絕嶺以三麾，召七雄而獨霸，而公復委宛從容，相見於朱邸之間，會心於芬閣之內，荷戟前驅，追踪跨竈，雖其才堪入室乎！而七言又七子之雄也。襄陽不過二章，嘉州始成數什，青蓮閣筆於崔顥，北海附冊於杜陵，至李頎而酸楚流離，世稱絕調，而王維彬彬乎多作矣。少陵連篇累帙，雖曰大成，不幾望洋李頎耶？于鱗公然踞有壇坫，自立旗鎗，登絕嶺以三麾，召七雄而獨霸，而公復委宛從容，相見於朱邸之間，會心於芬閣之內，荷戟前驅，追踪跨竈，雖其才則高，其體則逸，公於此體莫不留心焉。而五、七言近體，此七子之能，亦公之言曰：沈宋高岑，王孟李杜，莫不以五言自著，而島瘦郊寒，亦莫不以五言自苦。或曰：某某者五言之長城也，某某者五言之國寶也，而皆於五言之內廢昏暮之寢興，犯清塵之軌道，終年竟月，累日踰時，纔得一聊，懽呼徹曉。而公亦自知苦難，希心暗合。其初也則融草堂於夔峽之中，其繼也則鑄全盛於疎林之下，其末也信手而拈泥，憑心而掇錦，天吳紫鳳，雜出襟懷，皓月寒霜，凜然筆嶂，然亦可謂難矣，奚必琴可升堂，

而目中原爲傖楚。北地從父宦大梁，遂爲梁人，而信陽並起。兩先生辭賦之業，於古爲中興，於今爲開先，晚乃有先生者鼎立而爲三。中原文獻甲於方內，其所啓佑羽翼，功豈小哉！

呂民服《綠波樓詩集序》 是集也，誤者正之，諱者易之，遺者補之，此余不敢刪削以存公原詩於天壤之間也。是者賞之，非者抹之，有原者從而指示之，誤用者稽古以證之，此余不敢自是以見校讐之疎，貽公詩於薄海之誚也。五、七言古若干首，五、七言律排律若干首，五、七言絕句若干首，各以其類分爲卷帙，此余以公有韻之聲公於寰宇之意也。至若奏疏若干篇，尺牘若干篇，序記祭誄若干篇，不敢即刻，此余以無韻之聲以待後來者，識公於古文之內也。然必載弇洲之言於其前者，此三甫之名所由始也。復錄大泌之序、李襲美之校以光於首者，正以見同之傳與庭訓之志、逢吉之說、大泌之序、李襲美之校以光於首者，正以見同好之情符於今古也。又必載錢虞山之選與李舒章之錄，更以見公詩之選不自今日也。至若與公同時之有名於汝寧者，爲浮光之喻時，劉黃裳之父子，確山陳太僕之著作，汝陽□京及公子震諸書，所忻慕而未之得者，更墮後之□採云。康熙三十年歲次壬申十二月初八日知新蔡縣事三韓後學呂民服信之氏題於鮦陽公署。

《明詩綜》卷五二 穆敬甫云：助甫詩振宕不羈，大有英雄之槩。

《靜志居詩話》卷一三 金谷之筵，不遺麥韭，瑤池之駿，圖及盜驪，物之所以貴善用生也。七子齊盟，一時風氣雷同，助甫稍能用生，政爾拔俗。《寄見甫弟》云：「歷盡巴山白髮新，西風何處不傷神。馬曹蹭蹬官難起，烏道艱危老更貧。九派長江春後雁，一年芳草夢中人。相思況是無消息，徙倚天涯涕淚頻。」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五・綠波樓詩集》 世貞詩亦謂吾黨有三甫。蓋余曰德字德甫，張佳允字肖甫，與九一字助甫爲三甫。（案：此與四甫之說不同，蓋作詩之時，魏裳猶未入社也。）論者謂其詩高華雄爽，振宕不羈。於七子齊盟，風氣雷同之時自稱拔俗。然今觀其集，實未能於七子之外別開門徑。蓋九一服膺王世貞，曾因世貞父忤故，觸忤嚴嵩，遭遷謫而不悔。即其生平規模可知矣。

《明詩紀事》己籤卷三陳田按 助甫之得交元美，以宗子相爲介紹，子相與元美書云：「上蔡張九一其人大奇，昨讀我《古劍》、《二華篇》，遂作數十奇語，令人留目。鄙人《湖上雜言》，張君乃能爲我和之，寄覽爲渠作贅。」助甫能作奇語，與子相略同，古體不及子相，近體秀拔流逸，乃復過之。

《蒲圻道中》 《皇明詩選》卷九：轅文曰：助甫元美所推，詩殊不稱。此章乃得合境。 舒章曰：溪壑自深。

傳記

過庭訓《張九一傳》 張九一字助甫，新蔡人，嘉靖癸丑進士，授黃梅令，以治最擢吏部驗封司主事。是時李于鱗、王元美、吳明卿諸君方結社談藝，九一遊處其間，睥睨一世。會元美父中丞公失分宜相驩，搆下詔獄，九一數過存問，坐是出爲南尚寶卿，再謫廣平丞，尋遷湖廣僉事，駐節岳陽。景王歸葬，所過巨璫要挾以千萬計，九一紿曰：「第行，後當自辦。」延至蘄黃，將出境，維舟以待，九一故令數百人舉火遠譟，璫駭懼，以爲盜也，夜解纜去。遷布政司參議，以憂歸，於淇河之濱搆綠波樓，積書萬卷，諷誦其中。凡十年，起補涼州，陞副使兵備甘州。適外王西牧，駐兵青海，謀且叵測，乃用奇計制外使北歸，視陳戶牖解白登□如出一轍。以功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孤懸河外，與外爲鄰，軍中數驚，乃斬賀蘭山赤木口諸隘，修興武營清水堡諸□，擊刁斗自衛，外不敢犯。數受白金文綺之賚。會言者治江陵事詿誤，坐調歸。歸而開大呂社，與羣少談詩，或呼朋嘯侶，泛舟南塘，雄飲豪吟，軒軒□舉。蓋吞雲夢者八九。王元美以爲吾黨有三甫，公其一也。卒年六十有六，上遣藩臣諭祭。所著有《綠波樓集》、《朔方奏議》若干卷。子體震，領萬曆戊子鄉薦，能以文學世其家。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二三　張九一《綠波樓集》十卷。

《明史・藝文志四》　張九一《綠波樓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五・綠波樓詩集》　十四卷。明張九一撰。

【略】九一官湖廣參議時，嘗構綠波樓，後遂以名其集。舊版已燬。此本國朝康熙中新蔡知縣呂民服所重鋟也。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張九一《綠波樓詩集》十四卷。

藝文

歐大任《懷張助甫》（存目）

屠隆《張觀察助甫》（存目）

胡應麟《五君咏・張中丞助父》

又《四知篇・汝南張中丞助父六十八韻》（存目）

方逢時

論述

艾穆《十二吟稿原序》大司馬樗野方公聲光薄海內數十年，小子穆自其孺少知慕公，願一奉舄履，無從也，則時時手公詩讀之，如挹朗神毅采焉。已而公荷天子親授鉞節制三大鎮，而穆頃以使事出上谷雲中，輒自忘其疏賤，介姓名上之轅門，不自意公長者之命，儼然辱而臨之，且惠我《十二吟稿》。【略】夫三大鎮，至重也，主上將西北之長城鎮鑰倚公，至危也，戎心至叵測也，邊務綢繆至劇也，而公獨振黃鐘大呂之奏於材官夷使中，此之爲抱，蓋可知矣。夫人惟中之所存萬物以爲適，則環天壤間觸於目者，皆吾助也，而軒乘非欣，巖棲非戚，杜門不爲恬，堆案不爲囂，而軼塵絕俗，泥而不滓也。是則公之所爲吟，與穆之所以窺公者也。當是時，穆別公，而公又出《卧遊》、《清趣》卷以示，卷蓋圖品題諸風景於冊，而綴之吟甚富。穆卒卒流覽，如聆響洞庭之野，覽奇羣玉之峰，神爽飛越，不自持也。彼湫隘其悰寄，而欲圖

寫高明以爲豪者，卽歲心濯腎以鈎元，何能達化境哉？故蹄涔之遊，非所以語於天地之運也；榆枋之適，非所以語於焦明之寥廓也；曲士之摹，非所以語於達人之大觀也。穆無能論公詩，而因述所以窺公者若此。萬曆五年中夏，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平江熙亭艾穆謹叙。

陳述齡《十二吟稿原序》《十二吟稿》者，今大司馬樗野方先生詩也。先生甫冠綰邑綬，且躓且騰垂四十年，由三大鎮晉本樞，所歷歷感輒吟，閒輒吟，酬酢而紀撰輒吟，係地若事，區得十二焉，里豎儒齡卒業而歎曰：【略】先生困郡邑，年盛而氣沮，詩宜憤，顧雝雝和鳴。退而山居，抑矣，乃其憂時戀至，言言杜陵也。後平粵寇，最後降虜雲中，名著鐘鼎，威覃徼塞，自盈者不沾沾誇詡耶？披其實，非歸功廟算，則戒在外寧，視淺中顓伐者淵霄矣。且其神情傅合，意象超融，諸含毫者用旬鍛月鍊，而先生得之倚輿橫槊間，非天相神授絕俗而震代者與？夫爲邑邑辦，去郡郡思，越而越平，胡而胡款，赫奕矣。迺其詞又春容纖密，焜燿古今也，西京諸文武吏有之乎？

梅守德《白冶集原序》《白冶集》者，【略】萬曆己卯孟春，承德郎禮部精膳清吏司主事沔陽陳述齡頓首書。

吾郡刺史樗野方公之所賦也。【略】公早悟性成，迥超流俗，益以博綜羣籍，經練世情，故少出緒餘，遂爾斐然追古作者，其盛如此。昔少陵遭時不穀，忠憤感慨，往往寄諸吟詠，以故今古重之。公際盛明之世，而憂時感事，忠君愛國之言惓惓不能已，是豈徒流連山川，嘲詠風月者耶？是集出，郡中士人爭相傳誦，邑侯右池楊君以儒術飾吏治者，爰付之梓，貽諸同好，用廣其傳，公顧弗預聞焉。嘉靖庚申孟冬望日，宛陵梅守德撰。

畢沅《大隱樓集序》公諱逢時，字行之，世爲楚之嘉魚人。【略】其發爲詩古文詞也，根柢旁魄於古今天人之變，國家治亂之原，生民休戚之本，千態萬狀，沈冥發舒，同時作者如弇州、滄溟諸子，掉鞅文壇，以立言爲己任者，未能或之先也。顧其質則敦固龐鴻，而其詞則又數變。方其始通籍也，由曹郎出爲太守，政務簡易，民懷吏畏。其所爲文亦皆疏通典則，有朱絃疏越、一唱三歎之致。比江西盜起，世廟以公有幹濟才，備兵廣東，移巡惠州。隆慶初復由宣府觀察巡撫遼東，周歷南北二極，山川助之，故其氣體亦雄渾瑰瑋，闔闢變化，不可方物焉。及移鎮大同，於時俺答犯邊，公定計走其軍，納辛愛款卒送把漢歸國，邊民乂安。萬曆初代王崇古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勤

勞著於王家，威信馳於大漠，所以作其發揚踔厲之勇，竭其彌綸輔翼之責，攄其獻替贊襄之誠，昭宣人文而鳳動四方，信哉！其功與言並立，而兩無闕憾者哉！公所著《大隱樓集》，原本十一卷，又《鈴閣清聲》二卷，世不多覯，裔孫郡丞承保購覓多年，獲之不翅拱璧。將付剞劂氏，問序於余。【略】乾隆丙申孟夏鎮洋後學畢沅述。

盧文弨《大隱樓集序》 公之詩實不在滄溟、弇州下，而論詩者或不及之，何哉？余觀楚人所選楚風，於公僅登七言近體數章，即小長蘆朱氏於勝國一代之詩，綜輯甚富，評榷甚詳，而所載公詩一章，亦七言近體也，將無以勳名掩其才華耶？抑當時公之著作流傳尚少，而世或未能見其全耶？乾隆丙辰，公之六世孫柏亭佐郡吾浙，始發家世所藏《大隱樓集》十六卷而授之梓，於是不惟詩之古今體粲然靡所不備，而凡夫書檄論議敘記諸雜文，皆公精神識力之所寓，以成其經國之遠猷，濟時之碩畫者，咸班班可考。

周樹模《大隱樓集序》 明嘉、隆間，王、李主盟壇坫，天下學子靡然嚮風。於時竟陵、公安二派未興，先生亦不能破王、李之藩而別有所樹，蓋篤於時然也。且其意不在名，故名亦弗及。先生之恃以經國不朽者，在於服俺答，奠北陲，爲國家除數十年之邊患。今集中所載書疏論議，關於邊計者十而八九，其區處條理，如大禹治水而脈絡分明，如雷雨作解而百果草木皆甲坼。適值江陵秉國，采用其謀，於以成內外交濟之功。【略】先生之歸也，哦詩問竹，嘯歌於槃澗以自娛，若不復知有門戶旌棨之事。築樓著書，署曰「大隱」，此其意豈可量耶？【略】歲在元黓閹茂七月既望，天門後學周樹模敘。

《明詩綜》卷四八 李時遠云：金湖古體擬曹、陸，近體上下常侍、隨州，且得之倚輿橫槊間，尤稱絕俗。穆敬甫云：方公詩氣勢雄豪，律法嚴整，如嫖姚出塞，萬馬橫嘶而部伍不亂。

《明詩紀事》戊籤卷二一引《甑甀洞續稿》 少保詩才情美，音節調，其氣豪宕不羈，純乎唐音。

又引《明詩統》 金湖隨地隨事皆有吟詠，隨詠輒工。古、《選》摹曹、陸，近體上下高常侍、劉隨州。

又陳田按 尚書早與吳明卿談詩，清婉動人，略無猛厲之音。

《賦贈》 《皇明詩選》卷一一：舒章曰：迎風拂袖，旌旆飛揚。轅文傳也。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公負氣節，饒經濟，海內以羅彝正目之。公亦曰：此是大將旗鼓，非偏裨跳蕩之師。臥子曰：司馬久於邊塞，宜其

著録

《國史經籍志》卷一 方逢時《平惠州事》一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 方逢時《周易外傳》一卷。又卷五：《平惠州事》一卷，《上谷議略》一卷。又卷二三：《大隱樓集》十五卷。又卷三〇：《督撫奏議》六卷。

《明史・藝文志二》 方逢時《平惠州事》一卷。又《上谷議略》一卷。

藝文

吳國倫《送方兆行兵備上谷》（兆行平南越有功未録，調今官）（存目）

張居正《送方金湖之甯津一首》（存目）

趙用賢

論述

鄒元標《松石齋集序》 公所爲詩與文，有排山倒海之勢，有吞天浴日之象，丁丑後年在牢騷悒鬱中度日，故多商音。然公傳者非文也，文者人之神情寄焉。人履幽憂愁苦中，則其神閟而不揚，不閟則不光，此公文所以傳也。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公負氣節，饒經濟，海內以羅彝正目之。公亦

激昂慷慨，不恤身爲黨魁。繼江陵執政者，畏而忌之，以故回翔南北，卒遭彈射，不得枋用，卒贈禮部尙書，謚文毅。公強學好問，老而彌篤，午夜攤書，夾巨燭，窗戶洞然，每至達旦。爲文章博達詳贍，少年頗訾謷奔州，晚而北面稱弟子，奔州亦盛相推揖，作續五子詩及之，而末五子居首焉。其四人則雲杜李維楨、南樂魏允中、四明屠隆、金華胡應麟也。

傳記

瞿汝稷《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定宇趙公行狀》

公諱某，字汝師，別號定宇。其先世爲宋宗室簡國公，諱仲談。簡國生朝請大夫諱士鵬，守江陰軍，因家焉。十傳而爲松雲公諱實，出贅於常熟錢氏，遂又家常熟。松雲生永違公諱玭，永違生益齋公諱某，舉嘉靖戊進士，累官至廣東布政司參議，娶蕭恭人，無出，公乃張恭人出也。公生而魁岸超朗，甫五齡就外傅，日輒記數百言。稍長益警穎，參議公嘗以考亭《綱目》命之讀，晨授而夕成誦者八十葉。從參議公入粵署，署多崇，公所止崇絕跡，於是始奇之。嘉靖庚戌補博士弟子，時年十六，而侃侃若老成，覃精六藝，獻獵百氏，凡今古名賢康濟之蹟，悉湛涵於胸臆，有澂清一世之志。戊午先文懿典應天試，實舉公。壬戌張恭人卒，戊辰參議公卒，居喪悉如禮。參議公素抗直，不能與時俯仰，里人有怨之者。比歿，乘公侍婢暴疾亡，遂巧設矰繳，欲中公危法蜚語，直指使及臬司頗爲眩，逮甚急，公晏然應之，卒胥盈庭，般礴而舐筆和墨，撰著不少變。會郡侯縉雲李公值得情，秖力爲白，事遂解。辛未舉進士，應館試，典衡者第之居六，穆皇帝拔置首。未幾蕭恭人卒，喪之如喪參議公、張恭人。甲戌服除，授翰林院檢討。丙子纂修會典。丁丑分典會試。是冬，江陵故相聞父訃不奔喪，臺省復會疏留，公太息曰：「子我欲短喪，宣尼不可，況不喪乎？是不獨當爲斯世綱常惜，亦當爲相國進退惜矣。」而是時彗出西南，長竟天，公遂上疏論曰：「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微矣，故人君欲求天心之格，必求諸人心之安。人心之所安，卽天理之所合。其機幽渺，而實捷於桴鼓，是不可不愼也。頃自天文示異，彗出西南，皇上競惕不遑，下敕臣工，同加省懼，一時言事者藉藉，或以糾察大臣，或以修舉庶務，固犁然具矣。然臣猶以爲詳於小而未睹其大者也。臣請不避斧鉞之誅，爲陛下一正言之。臣聞賤臣扣心而飛霜，庶女告天而風振，夫以一人一事之微，尙足感動天變，況事在君臣之交，而道屬倫理之重者乎！頃者輔臣張居正，以父憂請制，疏至再三，而陛下留之再四。臣每讀其疏，輸誠寫哀，情淚竭盡，無復可吐，未嘗不爲之歔欷飲泣，而猶不能少同陛下之聽者，陛下固以輔臣受先皇付寄之重，係社稷安危之機，有不可一日而失所倚者，是至公之心也。輔臣至以藉苫處塊銜哀茹痛，而不能不勉承陛下勤懇之命者，亦至公之心也。然臣以爲，喪必三年，自周公、孔子以來未之有改。世儒之所講說，民俗之所習安，千百年來亦未之有改，是非小節常禮之云也。自後世乃有以金革之事起其臣於衰絰之中，此特權一時之緩急，而有不得曲顧其臣之私者，非先王之法也。臣自數日以來，見輔臣瘠毀柴立，形神摧弊，臣私竊計輔臣之心，欲更有所請，則拂陛下挽留之意，欲遂聽陛下之留，而不一往，則父子乖離之久，有抱恨於終天，而不容頃刻安者。夫輔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而陛下不能使其父子之情少盡於一日，臣不知陛下何忍於此也。臣又按，楊溥、李賢在先朝時，亦嘗起復。然溥先以省母還家，賢亦已回籍而奪情，固未有不出都門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陛下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朝廷政令賴以參決，四海人心賴以觀法乎？今輔臣方負沉痛，其精神之恍惚，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且悉，而四海人心，賴以觀法者，又且以拘曲尋常之見疑之，亦何能如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勳望積之以數年，而陛下敗之於一日，臣又不知陛下何忍爲此也。臣以爲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伸，是爲干天和，而動星象之大者莫甚於此也。陛下若垂愍輔臣，則宜聽其所請，暫還守制，卽萬不得已，請如先朝故事，特敕禮官一員護送就道，仍爲責限赴闕。如是，則其父子音容之乖隔於十九年者，庶幾洩其痛於憑棺之一慟，輔臣之心既可以少安，則天下之人心亦可以安，而陛下所以處輔臣君臣父子之間，庶幾備道而無遺議矣。然臣因是而感夫士氣之日靡，國是之不明也。夫國家之設有臺諫，所以爲法紀之司，而任糾繩之寄者也，固非謂其阿意順旨，而將迎逢合之爲也。今輔臣之留，皇上主之，既有成命矣，烏用是嘵嘵者哉！逐影附聲，希寵要榮，背公誼而狥私情，蔑至性而倡異議，夫父子君臣均人道所最重，父死不奔喪，同聲附和爲是，脫不幸異日有不肖者乘勢而竊位，亦將循故事而爲此附和乎？臣誠不知其可也。臣以爲，人紀之所以

植，國是之所以定者，固不特一時治安之計，實萬世治安之計也。陛下不可不垂察於此。且陛下信輔臣之深而留之篤者，豈非以在廷之臣，未有稱陛下之任使如輔臣者乎？然堯舜不聞以五臣之共職而替其知人之哲，文武不聞以十亂之居列而隳其求賢之心，亦顧陛下擇而用之者何如耳。陛下誠於朝講之暇，悉心體采，自內閣講讀以至部院大臣，非時召對，考之行以驗其心術之端邪，委之事以稽其才之通塞，使人人得以所長自見，當必有如輔臣者出於其間，以稱陛下之任使。如是，則輔臣即去，猶之其留，顧不愈於以憂勞萃輔臣之一身，使其乖父子之性，傷天地之和哉！臣愚昧，莫測於天人之際，竊以爲當人心而合天心者，其事莫大於此，敢昧死以聞。」時翰林院編修吳公中行、刑部員外郎艾公穆、主事沈公思孝亦皆具疏論不奔喪非是。初，上在冲齡，江陵翊贊頗著聲望，而其人實忮刻，以智馭一世，席寵侈肆，其欲無涯，御史傅公應禎、劉公臺嘗窺其微，具章糾之，悉奉旨杖戍遐荒，劉竟爲所賊殺。巨璫馮保便給善數計，仁聖慈聖皆眷倚之。保自謂有阿保功，與江陵深相結納，兩人者蓋並目而視、合喙而鳴者也。朝廷政務運之掌上，雖無居攝之名而握其勢，人莫敢選視。保之養子徐爵、江陵家奴尤七，與紆組懸龜者見，皆分庭伉禮，奔走爵與七者蹄轂恆丙夜不絕，何論江陵。其聞父喪，陽雖疏請如制，而陰圖固位，中外羽翼之者林林也。四公疏上，同日詔杖於朝，公與編修杖六十，削藉，兩刑部杖八十戍。公杖肉糜至骨，提撲脅幾摺。當四公之杖也，進士鄒公元標號哭於旁，翼日即疏論江陵，且申救四公，旋奉旨杖百戍。蓋五公之名一日而爍炤寰宇，雖芻牧笄幃，靡不敬慕。公歸，江陵側目未解，直指蒞吳者受密諭，將興大獄，吳中洶洶甚。公聞，曰：「吾得從葢弘、子胥胞靡，不有餘幸哉！」惟冥搜經史，匡坐笑詠，澹若無聞。既而直指中悔，語吳薦紳曰：「若無奈此靈知何！」移病去。歲壬午，復有將承者代事，抵毘陵，業已張弧，會江陵死，其人以前殺劉御史事論逮，禍乃寢。是年臘，以言官累薦，起官。癸未夏六月陞右春坊右贊善。時凡江陵所排阨諸君子，備徵列，文石諸君子銳意反江陵故政，畢期一旦而湔滌之爲快。乃在上者雅尚優容，寧務爲長厚，不事峻絕，積見崖異，雖宿號同志，且日攜二。夫人各有志，父子兄弟有所不能奪，公直諸君子之一人耳。諸君子之彥當江陵之不奔喪，臺諫交章奏留，吳爲御史疏，應屬吳具而以疾辭，人頗以是稱之。故公因友人之要，遂約爲姻婭。而其人固利祿之士，未幾遂深結江陵，居恒悔與公婚，恐以此殺江陵之眷，爲彼仕進之纏牽，數言之所親，上疏乞歸，且極言：朋黨之禍，乃漢宋之季小人借以去君子而空人國者，非盛世所宜有，慮開讒邪之端，遏仁賢之路，助陰邪之勢，消正大之氣。引去甚決，不允。頃進經筵講官，分校會典。甲申冊封鄭府繁昌王，事竣至儀眞，聞司經局洗馬管國子監司業事之擢，引疾乞假，部寢其奏，促行。乙酉春赴闕。丙戌再分典會試，旋纂修《玉牒》，陞右春坊右庶子，掌坊事。公自削籍時，目擊東南民困，於徵輸流離歲甚力，稽於父老，稍稍知吳賦所以偏重，有不盡隸部額，豪胥伏蠹，有不可勝言者。至是聞檇李進士袁君黃習其隱曲，相與訂證者四十七晝夜，條陳十四事，一曰議田賦之數，二曰議混派之弊，三曰議征稅之則，四曰議蠲減之條，五曰議偏重之派，六曰議派剩之目，七曰議白糧之運，八曰議兵餉之實，九曰議折銀之例，十曰議存積之重，十一曰議荒田之核，十二曰議征斂之期，十三曰議徭役之累，十四曰議積穀之制。其議窮極根柢。疏上，部令進士至吳議之，進士格於衆咻，不敢有所復尋。會有言南人不當言南事者，遂寢。秋主武試。丁亥陞南京國子監祭酒，兼詹事府少詹事。大典成，賜白金鎰文綺二，贈父參議公朝議大夫，母蕭、張皆恭人。既蒞南廱，日夕惓惓以四維勵諸生，曰：「士不敦尋常，即有淵雲之墨妙，直如雕龍繪虎，無濟於實。」首裒舉海內高行鄧元錫、劉元卿等以鼓舞之。凡六館試事，必躬衡其殿最，第有寸長，靡不不採擢規繩，一以身先。士子黠驁者，范於嚴而不敢肆。進修者，樂其引翼而日興起。復條奏監事之當舉者，及廟宇之當新者，畢爲營修，蓋煥乎其易觀聽矣。諸史籍之剝蝕湮晦者，務求善刻，詳爲更正。故南少宗伯黃公觀死難靖國，其廟圮，公爲創忠節祠，樹表忠碑以風世。戊子冬，具疏乞歸。己丑春，復具疏乞歸，且言：「人臣事君，不可以身之將退而遂忘忠益之進，乞早定儲位，宥言官李沂，斥絕張鯨，毋令窺覦。」不允歸，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尋草疏同宗伯王公弘誨，請早教元子，不報。辛卯移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再引疾乞歸，不允。壬辰蒞任，教習庶吉士，聞有並封皇長子、皇次子議，即上書極陳其不可，疏寢不報。癸巳陞吏部左侍郎，會監生吳鎮以絕婚事訐奏，而戶部鄭某、楊某、御史陳某和之，公因三疏懇歸。初，婁人吳之彥當江陵之不奔喪，臺諫交章奏留，吳爲御史疏，應屬吳具而以疾辭，人頗以是稱之。故公因友人之要，遂約爲姻婭。而其人固利祿之士，未幾遂深結江陵，居恒悔與公婚，恐以此殺江陵之眷，爲彼仕進之纏牽，數言之所親，於是且多口而朋，以朋黨攻公，於是

凡事數避遠公。又其人貪殘里中，薦紳士無不厭苦之。其短之於公且告其悔者，曰不絕於公耳。公嘗過吳，吳坐鎮於其弟下，曰：「婢子也，不當與嫡齒。」及其按閩，公訊行日，欲祖於道，既示期，公操舟候之，且使語之候，吳佯託故，積旬不至。公知人言悉信，乃返而求允幣，爲書言：「不欲以罪錮餘身相累，願告絕。」吳受書與幣，快甚。事在辛巳，及是越十三年矣。是絕也，吳志也，使果欲爭則授書返幣時宜爭，藉謂束於王程，其父與公同在里，宜爭。及吳既歸，蔣氏始議婚，宜爭。議婚越五年而後嫁，吳微有言，則其素威人畏如虎，蔣敢嬰乎？嫁復歷五年，嘿無一言，不爭於未嫁之先，突爭於抱子之後，非其初志明矣。昔則直受公絕以固要津之寵，此復乘公之間扼吭而肆其毒，以公之一身，兩居爲寵世之奇貨，狡甚矣。公癸未乞歸之疏有云：「臣此時不去，則疑搆愈積，機穽愈深，即有曾史之行、夷齊之操，亦不免以讒見污。」至是而徵焉，悲夫！中外名賢，上疏爲公直者不下二十餘疏，不能盡志。志者爲御史大夫李公世達、少司農李公楨、少宗伯劉公元震、廷尉朱公廷益、給諫楊公廷蘭、侍御趙公標、鹿公久徵、甘公士价、李公堯民、吳公弘濟、柳公佐、銓司安公希范、儀司張公鼎思、刑曹孫公，繼有譚公一呂、武庫伍公袁萃、繕部樂公元聲、行人高公攀龍，章畫黑白，敷陳極嚴正，皆寢格，而御史大夫吳侍御銓司兩刑曹行人六公至掛冠云。遡公自壬午起官，至是乞休之疏凡十二上，其以禮義自砥礪，不少降志諧世，凜然可睹也。公既歸，橐中第餘百金。聞島內訌，公倡議修城，即捐以助役。杜關謝將迎，日惟是披閱。乙未春，某將赴黃過公，公語某，欲撰次《三吳文獻》，志國朝典章因革錄，畢此而後謝筆硯。然公已病痰，精爽衰甚。丙申三月，適奴輩有悖叛者，病遽作，遂不起，傷哉！公爲人剛直好議，凡事關君國，持議必依於正，意所不可，雖貴顯力諍無所避，至人頼頰疾視而不爲變，率以爲常。壬辰之春，余迂公於東郊，謂公此來，願少遜以遠機辟，公曰：「世之治亂，惟在國是之當否。人臣食君之祿，而第圖全軀保妻子，隨人短長，可謂忠乎？」其在親戚友朋亦然。聞有善，稱之惟恐不及，有不善，規之惟恐不力，絕不計其能從與否。故世之多公者以此，而訾公者亦以此。至於兵戎賦役、地利民瘼，聞有能周知其事者，虛己延問，務盡其所長，未嘗以己聞蓋之也。一遇水旱寇盜之患，無問異壤同域，諄諄與監司陳禦災捍暴之策，若身任其事，家罹其憂也。其於海內名賢，樂爲推轂，即未識面，如素

《罪惟錄》列傳一三《趙用賢》（存目）
《明書・趙用賢傳》（存目）
《明史・趙用賢傳》（存目）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二四　趙用賢《趙文毅公集》三十卷，《詩集》六卷。（一作《松石齋集》。）又卷三〇：《文懿奏議》一卷。

《明史・藝文志四》　趙用賢奏議一卷、文集三十卷、詩六卷。

《嘉業堂藏書志》卷四《松石齋文集》　三十卷（明萬曆刻本）。

藝文

屠隆《送趙汝師太史還吳二首》（存目）

瞿汝稷《祭趙汝師宗伯文》（存目）

又《祭趙汝師文》（存目）

胡應麟《五君咏・趙太史汝師》（存目）

湯顯祖《奉別趙汝師先生序》　宗伯吳趙公，以徵且行，一時卿大夫正人皆以正言有逢其怒，莫有逢其親。守道於今，能逆世而立者，必大人。」嗟夫，亦未既於趙公所以爲大人者矣。公嘗謂予曰：「吾見所謂人矣。其名也，偶以出一言正，見一節奇。已而起，則泯泯然而爲官。凡若此者，皆細人也。何以知趙公大人也？」曰：「江陵相，知公者也；今兩相，其里之密焉者也。在南者皆喜。有言於予者曰：「趙公，世所謂大人也，必爲政。」予曰：「子予所不爲。爲其事，不忍不爲其人。言之莫有聽從，雖不忘爲天下之心，而我無逆也。嗟夫，孔子亦大人矣，於季桓子而焉，以吾行可也。」是故自公起至於今，凡三數徙，未嘗不言其官，或言天下可，時也。其行於魯之事，亦無所信。然則孔子固未有行於魯也。曰「道之不利害不少厭。其無細人之心也。已而吉水鄒君三出南，趙公北。公又謂予行，已知之矣」，其不已何也？曰「吾五十而知天命」矣，則可以耳順而從心，曰：「吾之北，必且又然矣。益高吾名而重累前此亦未知天命也。有不然之音則逆其耳，有不可之形則立其心，以此爲不國，非吾意也。吾意不欲行。」予俛然歎曰，公言及此，大人之心，君臣之義惑，蓋人道也。既知天命，則天下之故皆有以然矣。曾何足以逆吾耳而立吾也。雖然，公其行矣。大人之行於天下也時。三代之法，諸侯士大夫世其國心。卽未有所行，其道固已行矣。如此則爲其官而名不益，行其身而國不傷，家，餘子得習其政，士無境外之志。至春秋時有之，所之不如而可以去。故天之道也，非大人不足以致也。嗟夫，以趙公之爲大人，而予又遊之久，最有異邦，有父母之邦。參相仕也。今一父母之邦而已，未有少不如意而得去知，然所以望之知命而已。天下事可盡言哉！

王穉登

論述

綜論

闕名《跋王百穀先生集》　嘗檢家儲藏，得李崆峒、何景明兩先生集，乃嘆曰：泰陵康陵間之都賞也，何不朽若是？秦漢諸君子唾咳，至今令人膾炙，有以夫。吳門王百穀先生，名藉藉者久矣，寓內瞻想儀羽，思欲上下議

論，得者喜倍龍門，余小子未離尊人膝，足武猶□里閈，既不能走吳會投刺謁門下，證耳於目，庶幾得其言而精神晤之。及先生《謀野集》行，余捧誦不置手，挹襟期於吟什，回夢寐於篇章，喜可知矣。且謂先生號一時作者，游跡滿天下，撰述當不止此，乃搜蘿之，得《燕市》、《晉陵》、《明月》、《竹箭》諸篇共若干卷，出以示同儕，儕人聞者什之一，訪之薦紳大夫家，藏者什之一。又購之裒肆，市者什之一。噫，何傳之狹耶？奈何嘉惠諸好者？於是付之剞劂氏公之，不揣闇弱，爰掇數言于末簡。

陳崇慶《晉陵集序》《晉陵集》者何？王君百穀所自著也。君吳產也，集何以晉陵名？遡其先世爲江陰金鳳里人，自常而徙於吳者也。君能不忘所自出，少卽補常郡博弟子員，翱翔於常學，用益茂，斯集之所由作也。君少負奇氣，性最警敏，自爲童子時，信口肆筆，力去陳言，不落凡套。稍長爲文字，語輒卓犖瓌瑰，迥爾不群，名籍籍起諸生中，識者韙之。又厭舉業排比束縛苦人，廼汎濫子史百家，研攻騷選歌賦，遂登班馬堂奥，而肩踵與岑孟相接頡。且對客揮毫，氣隘四座，卽太白所陳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不多讓也。予蹇拙，居山中，息游寡合，一日識君於吳幼元所，相與把臂銜杯，至誦君詩篇，令人驚絕却走，雅器重之，遂定交焉。昔人謂傾蓋如故者非邪？幼元以茲集示予，讀之終帙，矍然作曰：「良玉出璞，明珠起淵，此希世之珍，奚啻合璧照乘而已。卽使在常則常重，在吳則吳重，其爲晉陵之光多矣，盍壽諸梓？」幼元曰：「吾意也，願並諸簡端以襲厥美。」【略】嘉靖癸亥歲一陽既望，前進士按察僉事同里澄江陳崇慶書。

吳撝謙《采眞篇序》《采眞篇》上下凡二卷，蓋我王君之藻思玄言也。王君幼抱奇才，長卽有志四方游覽，故於遡荆溪，登句曲，隨勝必有詩文以紀之。其聲響遍初唐，體格追西漢，固斑斑乎有目者皆可睹也。然且棲志玄寂，超出塵寰，誠得至人之識趣，若此而命其篇曰「采眞」，亦當矣。【略】嘉靖甲子冬月吉，蘭陵三峰子吳撝謙頓首謹識。

毛文燁《青雀集序》余讀王子百穀《青雀集》，蓋歎今世之才者之阨於時云。【略】百穀思致翩翩，閑於文學，他著作不可殫已。卽今所集詩章簡牘，廉直慨慷，一壯夫擊楫之語也，其把臂而接懽慇懃者，固天子之三公九卿及貴近之士大夫耳，徒與百穀相勞問，曾無一人攷諸故實而推轂引重，竟使之寄情青雀，而宣鬱滯於洪河大江之濱，悲夫！悲夫！

沈堯俞《金昌集序》百穀買一廛市中，日閉門焚香讀書其間，余過吳門，時從訪之，百穀手自調鼎爲潔茗漿以進。揚搉古今，與余往返開闔，無不了了者。語嘗移日，戶外無雜履聲。出其詩讀之，篇篇秀麗，不出古人谿徑之外，而絺辭繪句，往往動人心目，見其人，誦其詩，吾意其爲賞於世也久矣，然而千里之內，知百穀者不過數人而止。至持其作以示人，比復不知有王生者。不知百穀之所作，果於難知耶？又不知知百穀者之數人，其好惡或與人異，未可知也。【略】揚子雲在當時官爵名譽不逾中人，而後世之好《法言》、《太玄》者，乃以爲《周易》、《論語》之亞，然則賢者不見知於當世者多有也，於百穀又何疑哉！

黃姬水《金昌集序》百穀才性警敏，志行修潔，閉影一室，讀書譚道，高情勝氣，風塵物表，其視世上齷齪若喔咿嚅睨輩，不少回面一目也，故發而爲詩，則挈霞成思，綴穀爲辭，盡滌氛埃，直遊玄邈，往往多人不道語。雖其達到未可涯測，而造述如是，斷可鳴世矣，非若人，安能爲若言哉？

朱察卿《燕市集序》燕市黃沙搏人面，厲風劌骨，青繩矢日，可積十石。市中揖讓之夫，率緣寒燠而高卑，大苦人，好游者何取於燕市？以士抱異才者無所售，必欲於燕市市耳。王先生腹不便，而儲偫古今書甚富，出爲文章，若鎔首山若耶之金而鑄大鼎雷尊陽劍，獨得其黃冶鑪錘變化之秘，流彩發艷，耀宗廟而照區宇，盲者皆知爲至寶。一時海內綴文之士輩，爲成都相如而許其節概過之，其才□售，故燕市有王先生跡也。當是時，諸相君與列侯□競辟天下士爲記室，而雕蟲斥鷃，羣然奔輳矣。王先生才固異，氣藐大人，僅見知於汶南袁公，袁公亦不能爲王先生輕重。及再遊燕市，而求似袁公者亦無矣。予常怪漢景、武間，周亞夫、衛綰、竇嬰諸人爲相頗立名稱，不能薦一相如，要知其所推轂者必附己士耳。今王先生走燕市無所遇，而遇者皆非王先生才，又何怪相如之久困成都也。嗟乎，袁公死矣，王先生又未嘗因袁公貴，乃今數數稱袁公門人，彼羣然奔輳而被引重者，不敢自名某氏客，昔何取於客哉！朱在明能詩而好爲奇節，故名其集而刻之，感王先生之無所遭也。予多在明感，因屬序而論次如是。惜予倦遊，不能從燕市尋酒人故地變聲歌王先生詩，發其慷慨不平氣於千載下也。

又《客越志敘》《客越志》二卷，王子百穀有事於故相袁公之喪，往返道里所作也。【略】故相袁公與百穀一語便合，不以公儀格之，禮爲重客，京師

名論所歸，震動遠近。及袁死，百穀爲之經紀其事，事多人所不知。今復持病，輕千里走塚次而臨其穴，百穀起翟公客哉！嗟乎，吳札酬徐君之知，尚矣，楊□事固，送喪還家，胡騰師武，殯歛行服，作史者義之。百穀砥礪節義，方駕諸賢，非徒以文章名世者矣。友人顧君汝所暴疾死，百穀亦來弔哭，余益重之，□爲之叙。

屠隆《竹箭編序》 竹箭者吾大越之美也，吾大越實以此駕勁吳。王君者吳人，吳人名編則曷不取彼菰蘆，而掩吾竹箭爲？王君蓋嘗遊越絕而遂掩之也。吾發蛇門，由禦兒港東渡錢唐，取道西陵，然後浮甬東，出海門，望三神山而歸。復遵會稽，立馬百帆秦望之上，慷慨弔范蠡計倪諸君，皆不在，而所謂竹箭者獨蓊鬱如昔，於是感而欲掩之也。

又 七言律，于鱗高調本出初、盛，然讀于鱗詩，遂欲廢初、盛；百穀俊調本出晚唐，然讀百穀詩，遂欲廢晚唐。然于鱗實不及初、盛，（說見于鱗詩中。）而百穀則實勝晚唐也。

又 百穀律詩，五言如「是泉皆作瀑，何草不爲蘭」，七言如「山上杜鵑花是鳥，墓前翁仲石爲人」等句，乃其最下乘。今少年指爲百穀之體而效之，其謬甚矣！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稚登，字伯穀，先世江陰人。移居吳門。十歲爲詩，長而駿發，雕香刻翠，名滿吳會間。嘉靖甲子，北游太學，汝南公方執政，閣試《瓶中紫牡丹》詩，伯穀有「色借相君袍上紫，香分太極殿中烟」之句，汝南賞歎擊節，呼詞館諸公，數之曰：「公等以詩文爲職業，能道得王秀才十四字耶？」引入爲記室，較書祕閣，將令以布衣領史事，不果而罷。汝南卒，無子，伯穀渡江往哭其墓。丁卯復游長安，華亭當國，頗修姚張之怨，客或戒伯穀毋自白袁公門人，伯穀謝曰：「馮驩、任安，彼何人哉！」刻《燕市》、《客越》二集，備書其事，所以志也。伯穀爲人，通明開美，妙於書及篆隸，好交游，善結納，譚論娓娓，移日分夜，聽者靡靡忘倦。吳門自文待詔歿後，風雅之道，未有所歸，伯穀振華啓秀，噓枯吹生，擅詞翰之席者三十餘年。閩粵之人，過吳門者，雖賈胡窮子，必蹐門求一見，乞其片縑尺素，然後去。申少師以元相里居，晚年頗交相推重，軒車造門，賓從塡咽，兩家巷陌，殊不相下。伯穀獎引寒素，敦篤故舊。王弇州歿，其仲子士驌，中蜚語連染繫獄，伯穀傾身援救，有古人風義，不但以文彩見重也。伯穀少子留，字亦房，有雋才，將刻其全集，會病卒不果。曹能始攜歸閩中，未知已刊行否。余年及壯，伯穀猶健飯，數相聞而不往謁。昔王弇州自言，少時與文待詔周旋，而意殊不滿，晚年爲作傳，可當一懺悔文。余當世而失伯穀，其悔有甚於弇州。錄其詩，徬徨太息，不勝中郎虎賁之感，又恨無弇州之筆，補此闕陷也。

又 百穀才力不逮長卿，而五言律則百穀爲優，有自出巧思而實爲中唐多。諸集則《荆溪》入錄爲多。

又 百穀七言律，《燕市》諸作尚有類七子者，乃是題偶相近耳。以下多晚唐俊調，極醒心目。嘗見公手書，此類甚多，蓋五十以後作。今稿中多不載，固知所遺甚多。因取陳疊山所抄並他所見，採錄補之。

又 七言律，于鱗高調本出初、盛，然讀于鱗詩，遂欲廢初、盛；百穀俊調本出晚唐，然讀百穀詩，遂欲廢晚唐。然于鱗實不及初、盛，（說見于鱗詩中。）而百穀則實勝晚唐也。

又 百穀七言律，《燕市》諸作尚有類七子者，乃是題偶相近耳。以下多晚唐俊調，極醒心目。嘗見公手書，此類甚多，蓋五十以後作。今稿中多不載，固知所遺甚多。因取陳疊山所抄並他所見，採錄補之。

又 七言律，于鱗高調本出初、盛，然讀于鱗詩，遂欲廢初、盛；百穀俊調本出晚唐，然讀百穀詩，遂欲廢晚唐。然于鱗實不及初、盛，（說見于鱗詩中。）而百穀則實勝晚唐也。

又 百穀律詩，五言如「是泉皆作瀑，何草不爲蘭」，七言如「山上杜鵑花是鳥，墓前翁仲石爲人」等句，乃其最下乘。今少年指爲百穀之體而效之，其謬甚矣！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稚登，字伯穀，先世江陰人。移居吳門。十歲爲詩，長而駿發，雕香刻翠，名滿吳會間。嘉靖甲子，北游太學，汝南公方執政，閣試《瓶中紫牡丹》詩，伯穀有「色借相君袍上紫，香分太極殿中烟」之句，汝南賞歎擊節，呼詞館諸公，數之曰：「公等以詩文爲職業，能道得王秀才十四字耶？」引入爲記室，較書祕閣，將令以布衣領史事，不果而罷。汝南卒，無子，伯穀渡江往哭其墓。丁卯復游長安，華亭當國，頗修姚張之怨，客或戒伯穀毋自白袁公門人，伯穀謝曰：「馮驩、任安，彼何人哉！」刻《燕市》、《客越》二集，備書其事，所以志也。伯穀爲人，通明開美，妙於書及篆隸，好交游，善結納，譚論娓娓，移日分夜，聽者靡靡忘倦。吳門自文待詔歿後，風雅之道，未有所歸，伯穀振華啓秀，噓枯吹生，擅詞翰之席者三十餘年。閩粵之人，過吳門者，雖賈胡窮子，必蹐門求一見，乞其片縑尺素，然後去。申少師以元相里居，晚年頗交相推重，軒車造門，賓從塡咽，兩家巷陌，殊不相下。伯穀獎引寒素，敦篤故舊。王弇州歿，其仲子士驌，中蜚語連染繫獄，伯穀傾身援救，有古人風義，不但以文彩見重也。伯穀少子留，字亦房，有雋才，將刻其全集，會病卒不果。曹能始攜歸閩中，未知已刊行否。余年及壯，伯穀猶健飯，數相聞而不往謁。昔王弇州自言，少時與文待詔周旋，而意殊不滿，晚年爲作傳，可當一懺悔文。余當世而失伯穀，其悔有甚於弇州。錄其詩，徬徨太息，不勝中郎虎賁之感，又恨無弇州之筆，補此闕陷也。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一 王百穀（名穉登）刻集二十一種餘，六種無詩。公年幾八十，今自《燕市》以後，五十年間僅十六年有詩，故知遺稿尚多也。

《明文授讀》卷五五　先夫子曰：王穉登，字伯穀，吳縣人。爲文小有致。　私記：伯穀游太學，閣試紫牡丹詩，伯穀有「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太極殿中烟」句，汝南公極稱之，引爲記室，較書祕閣，將以布衣領史事。吳門自文待詔後，伯穀繼之，主持風雅之盟。

《靜志居詩話》卷一四　伯穀詩亦華整，第嫌肉勝於骨。至袁文榮所賞「色借相公袍上紫」，「書生薄命原同妾」等句，媚竈之詞，近於卑田乞兒語矣。錢氏甄錄太繁，手刪其什九，而風骨始刻露。嘗鼎一臠，未爲不知味也。《邊警》云：「琵琶洲上香山澳，來往初通海上艘。漸習文書通漢語，別居城郭慕中華。餘甘却載西商舶，吉貝先歸市令家。島寇須防勾引漸，斧柯莫待剪萌芽。」《湖上梅花歌》云：「山烟山雨白氤氳，梅蕊梅花溼不分。渾似高樓吹笛罷，半隨流水半爲雲。」「虎山橋外水如烟，雨暗湖昏不繫船。此地人家無玉曆，梅花開日是新年。」

又　王穉登，字百穀，一字伯固，長洲人。國子監生。有《晉陵》、《金昌》、《燕市》、《客越》、《青雀》、《竹箭》、《梅花什》、《荆溪》、《松壇》諸集。

嘉慶《泰興縣志》五　字百穀，太原人。詩古文詞名海內。萬曆己亥，陳令繼聘修邑乘，刪繁補漏，著爲完書。暇卽寄情山水，邑中諸名勝皆有題詠。其草書亦卓絕。人得其隻字，莫不襲藏之。

道光《大清一統志·蘇州府四》　長洲人。六歲善擘窠大字，十歲能詩。長益駿發，有盛名。

《明詩紀事》己籤卷一六　穉登字百穀，武進人，（廣長庵主《生壙志》云：曾舉武進諸生。）移居吳門。有《晉陵》、《金昌》、《燕市》、《雨航》、《青雀》、《客越》、《竹箭》、《梅花》、《明月》、《采眞》、《清苕》、《越吟》、《荆溪》、《延令》、《苦言》等集。

又陳田按　百穀才情妙絕，弇州《四十子》詩云：「百穀命世才，興文自綺歲。」賞歎逾恒，顧不錄於五子之列，殊不可解。

鄒迪光《與王百穀》　家大人八十得拜先生大章，出機入機，得心得手，類遷史曰者，莊叟《庖丁》、屈大夫《漁父》、昌黎《毛穎》、柳柳州《梓人》，而型範不留，色象盡泯，都從神化中出。今海內文章以先生爲首，而先生之文又此篇爲首。天球河圖，世不易覯，不佞父子何脩而獲此也？次兒德基頗嗜

又《王百穀尺牘卷跋》　余與百穀交二十年。吳興距金昌不能一舍，赫蹏往還，無間朝暮，久而篋笥溢矣。乃蠹者十一，軼者十三，爲它人丐去者十二，堇堇得此，裒以成帙。每一展讀，交誼宛然。百穀天才絕世，而於尺一尤前無古人，所謂信手拈來，皆成名香。世有求先生片楮隻字不可得者，見予此卷，將詫爲抵鵲之玉耶？書之以發一笑。

釋慧秀《法因集序》　吾吳王百穀先生，天下才也。辯溢四筵，開言瀉水，理高玄覽，資充善應，無翼而飛，名稱蓋世，不謀而會，筐篚盈庭。天授旣奇，人爵斯賤，遂使蒲輪虛返，朱紱方來，絕漠幽巖，家藏片牘，學山詞藪，並借餘芬。由是鷹俊法師，出遙林而訊禮；鵬耆開士，航巨海以皈瞻。繡虎雕龍，轉爲護法。金霏玉屑，施作檀波。

王世懋《荆溪疏序》　凡遊覽名山大川及經行絕域土風旅況，總名之曰記，而疏無稱焉。自柳子厚永州諸記工爲形似瓌麗之語，以標澄潭窅徑，而世人皆慕好之，所由殆與漢晉間人就事紀實澹辭雅訓漸以離矣。浸淫迄宋，史筆化爲宗旨，實事去爲虛譚，名記耳，乃不知有記，夫安知有注與疏乎？文之失裁，莫斯爲甚。王子曰：余始讀張羽王氏西遷注，而手不忍釋，以爲大雅類遷史曰者，莊叟《庖丁》、屈大夫《漁父》、昌黎《毛穎》、柳柳州《梓人》，而型範不留，色象盡泯，謂明興復古，庶幾復作。及再得百穀子所爲《荆溪疏》而讀之，則益欣欣然，而思欲吐一言以紀其勝，恐以爲無當於作者而止。百穀子之才故長於模寫領會，又

雅善韻語，灑灑清新之句，其於烟景文章，業已不讓子厚，若乃據事分疏，與雅故實，高識遠韻，則盛弘之、酈道元之儔也。【略】萬曆甲申孟冬十月澹圃主人王世懋撰。

馮時可《謀野集序》 利城郁文叔雅善王先生百穀，遂梓其尺牘，命之曰《謀野集》，而問序不佞。先生所爲尺牘，濬發微中，要眇敷腴，吐風飆而飛雪霜，誠詞命之絕致矣，而何以稱「謀野」也？按《左傳》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有諸侯之事，則子產載裨諶以適野，與謀可否，而詞命之名，標風骨爲大雅之跡，百年以還，愈趨愈下。乃至竟陵尖陋俚劣之言，亦欲上參陶、謝。故近體不乏可採，古詩、樂府已成絕響，則歷下以效古者，戕賊古音，過實不可辭已。百穀斯篇，眞晨星之一見。

《悼亡》 《雪濤閣集》卷一三《答王百穀》：讀《悼亡》五篇，直是情到之語，乃其清凄沈痛，譬鮫人灑泣，一泪一珠。拙作從口吻中出，殊乏深思，貧家月，一樣元宵兩樣看。」旨味隽永，極可想見世情。

《元宵詞》 吳從先《小窗自紀・雜著》：王百穀《元宵詞》云：「侯家燈火晚風放艇。傲吏膝上肉薄如榆錢，到處長跪無已時。足下聞之，當向婁江一丹青志》，已著錄。是書專紀吳中里社之事。其神名五方賢聖，乃淫祀之尤者，而謂本於《搜神記》。殊屬附會不經。所列走會、捨會諸條，亦徵風俗之弊。末附顧文龍書，謂穉登是編有憫時之懷、先事之慮。然鋪張太過，不免諷一而勸百矣。

又《藝術類存目・吳郡丹青志》 一卷。明王穉登撰。【略】是編所載，神品一人，曰沈周，附三人，曰周之父恆、伯貞、恆之師杜瓊。妙品四人，曰宋克、唐寅、文徵明、張靈。附四人，曰徵明之子嘉、姪伯仁、曰朱生、周官。能品四人，曰夏昶、夏昺、周臣、仇英。逸品三人，曰劉珏、陳淳、陳栝。遺耆三人，曰黃公望、趙原、陳惟允。棲旅二人，曰徐賁、張羽。閨秀一人，曰仇氏。各爲傳贊，詞皆纖佻。至以仇氏善畫爲牝雞之晨，亦可謂不善數典矣。

又《弈史》 一卷。明王穉登撰。【略】是編歷述古來弈品，叙次頗爲簡潔。其末附辨論一則，駁諸書附會神奇之說，亦頗中理。

分論

《碧雲寺月出贈朱十六短歌》 《明詩評選》卷二：圓浹奕舉，不愧歌行。浩汗極矣，大有含情未吐。

《昔者行贈別姜祭酒先生》 《明詩評選》卷二：有闌句，有痕句，要不失爲青蓮法嗣，不入李頎惡道。

《古意》 《明詩評選》卷二：兩分詩極傷氣局，此又不然，前不吸，後不合，並立不形，低昻不顯，正以兩分，得渾唱歎餘音，足紹左、袁《詠史》，中宵朗誦，足令聞者心側。正、嘉以後，五言古體敗裂已盡。于鱗云：唐無五言古詩。不知彼黨中人更無一字，總由怒氣囂張，傲僻嗜絞，假建安爲護戕賊古音，過實不可辭已。百穀斯篇，眞晨星之一見。

《無題》(芙蓉江上露凄凄) 《明詩歸》卷四：鍾云：百穀先生詩，每以奇思巧語勝人。然奇巧不能渾厚，故傷尖傷薄者有之。奇巧不能皆然，故首尾平弱者有之。此作亦極奇極巧，却不傷尖傷薄，却首尾不平弱，大有中唐氣味。吾所醉心，不可一例看。

《無題》(昔日吹簫鳳下來) 《明詩評選》卷六：亭亭自振，不僅以積字學西崑。此是古今無題第一首詩。

《寄袁南寧》 《明詩評選》卷五：使事合情，弄丸之巧，高亮清新，嘉州以還，不多得也。

《送錢象先游楚》 《明詩評選》卷五：拈手即盛唐，非關臨拓。

《下第書懷呈納言姜公》 《明詩歸》卷四：譚云：俊秀之氣，從胎骨帶來，雖牢騷中亦不減。

《清明日書所見寄吳郎》 《明詩歸》卷四：鍾云：《紫牡丹》並此，俱百穀名作，然有瑜有瑕，不能相掩，宜分別觀之。

《無題》(芙蓉江上露凄凄) 《明詩歸》卷四：鍾云：百穀先生詩，每以奇思巧語勝人。然奇巧不能渾厚，故傷尖傷薄者有之。奇巧不能皆然，故首尾平弱者有之。此作亦極奇極巧，却不傷尖傷薄，却首尾不平弱，大有中唐氣味。吾所醉心，不可一例看。

《無題》(昔日吹簫鳳下來) 《明詩評選》卷六：亭亭自振，不僅以積字學西崑。此是古今無題第一首詩。

《贈翟丈》《明詩歸補遺》：鍾云：百穀詩，人知其七律、七絕，巧思雋句，橫絕一時，而不知五言古高秀清老又有如此者。因思名士得名，自有本末，而世眼淺薄，所流傳者，往往以末掩本，不深求之，則幾失之矣。

《紫牡丹》《巢林筆談》卷二：袁文榮極愛王百穀《紫牡丹》詩，「色借相君袍上紫，香分太極殿中烟」句。謂館閣諸公能道得王秀才十四字否？愚以此十四字，亦誰不能道？乃知士遇知己，正不必高山絕調也。

《天平道中看梅呈陸丈》《明詩評選》卷六：蒼涼甚，然終不似學杜人怪怒揮拳也。吾願欲蒼涼者，無寧學此。

《寄大司空應城李公》《明詩評選》卷六：巧心盡矣，過此則不可。重用山簡事，正不妨大家。並此簡點規避，疾入鬻應酬詩，下賤格矣。

《題梅客生中丞平朔方卷》《明詩評選》卷六：寄慨深。

《送吳中丞之金陵》《明詩評選》卷六：種種意合成一片。

《答寧夏黃中丞唯尚》《明詩評選》卷六：三、四句神流天動，第六句遞入，第七、八句假對眞連，非其人不解。百穀詩自徵仲來，而高於徵仲，爲仲醇所祖，而雅於仲醇，其識量大，涵泳深也。

《湖上梅花歌》《明詩評選》卷八：忽然得者，正自入微，此所謂吟魂也，恰與小詩相當。

《十六夜孤山看月歌》《明詩評選》卷八：四句似脫，要從「半江」、「千頃」看出，此種全不從有思路上寫，作家自別。

《都下寒食》《明詩評選》卷八：平寫。

《長安春雪曲》《明詩評選》卷八：二首典麗有體。

《黃浦夜泊》《明詩評選》卷八：三、四句之妙入化，當此情景，彼此相因，鈍人且從此悟去。

《送項仲融游金陵》《明詩評選》卷八：無限不顯，三百年來有數之作。一「看」字帶出賓主，自然。但第四句，俗筆必不肯如此休，恰似放心不下作家名，彼爲可憐愍。

《雜言》《明詩評選》卷八：看他亂點亂叙時，一絲直下，沛公眞有天授。但用「誰家」二字，點出有一旁觀人在。此謂於賓見主，似沙脫漆，全覺玲瓏。

《千佛閣疏》《雪濤閣集》卷一三《答王百穀》：足下見示《千佛閣疏》，不非先生品題不踊貴。筐篚包匭上交私覿陳庶侈者，非先生手筆不爲腆。故先

傳記

李維楨《徵君王百穀先生墓誌銘》 時申少師時行、王文肅錫爵、余文敏有丁初入翰林，文榮數舉先生文視之：「吾得王生與若輩同稱門下士，幸甚。」先生少通倪，善緣木黏竿、鬬雞走馬、撐蒲蹴踘諸戲，吐佳言如屑，四座屬耳忘疲。如京師，從劍客酒人過酒家胡，咸以得更衣侍爲光寵。賣文之金，緣手而盡。文榮謀實其橐，客有知者，持五千金爲壽，先生麾之：「吾立身有本末，豈與錢通？」人以故愈重先生。史館修《永樂大典》，簡諸生校讎，事成可除內史。衆讓先生，先生不屈爲書傭，染指而罷。試於京兆，文榮屬主者，必首王生以光賢書。會聞父卒，去試期才一日，文榮亟來慰藉：「可畢此而後成喪。」先生艴然不悅：「戚而有嘉容，罪通於天，何以功名富貴爲？」匐匍奔還，雞骨支床，類阿戎死孝矣。歲時伏臘，上冢攀松楸而號，猶以不親及含殮自訟也。父產累萬，伯氏主之，先生一無所問。五十年同居，不析箸。兄春秋高，無子，欲以先生仲子爲子。先生固請納側室，後生子承謨，割百金產贍之，得以貲補典客，贈父如其官。而先生悲喜交並，良難爲心矣。文榮貴時傲倪公卿，其卒也，門人故吏，掉臂不顧，先生千里往臨，部署喪事，上書請贈卹，政府修卻者引大義與爭。每歲省袁夫人於家，終其身不替。隆慶初載再入試京兆，而太學中式者已溢額，復不收。先生引鏡自笑：「若故非食肉相，無庸僕僕道路也。」姜宗伯寶、林文恪燫留之，不可：「吾有千載之業，寧在一第。」歸卜一畝宮，名庵半偈，名堂解嘲，讀書與著書日富。臺使郡國長吏四方之客，無貴賤賢愚，輻輳並進。學士欲行其詩若文者，非先生序不取徵。自王公下逮齊民，思顯親不朽者，非先生竹石金帛之篇不愜意。二氏欲興其教，新其宮，官私有事於關梁道路，若古勝蹟者，非先生疏不檀施。法書名畫，古鼎彝器，與技能工巧，青樓歌舞依倚就聲價者，非先生品題不踊貴。筐篚包匭上交私覿陳庶侈者，非先生手筆不爲腆。故先

生一日之內，臨文十四，而精神意氣，略無厭倦。人過吳中，或不見先生，則共嘲曰俗子。而閩粵間粵鄉之尤甚。販夫持先生八行尺幅歸，鄉人迫欲得之，酬善賈數倍。上晚年命中貴人四出采搉，爭致寶玉奇玩，曰固請，強爲一往，吳父老嘖嘖：「是德舉也，沈啓南、文徵仲鼎足矣。」先生孝順物，先生詞翰居其一焉。無論諸藩王，若元勳大帥，卽水西思明諸酋，貌癯善病，晚病瘠下幾殆，謝遣冠蓋客，與田叟野衲爲偶。藍輿舴艋，徜徉朝鮮安南諸國，若雞林購元白詩，新羅寫馮定碑矣。環先生而居者，借其名石湖、虎丘間。所遇□□□□讓不休。諸子諷：「老不宜用筋力爲禮。」笑以贋售，不至餬口四方。上初踐祚，詔舉軼才，林文恪以先生應詔，請比於吳諭德、陳檢討、文待詔。不報。李司空幼滋故守毗陵，識先生，與其姻江陵相推轂先生，許爲京朝郎，先生辭不往：「兩人知我，何如文榮？吾少也賤，硜硜不肯以內史相史，今老，顧掃丞相門耶？」侍御邢子愿侗按江南，擬薦先生於朝，外遷不果。趙文懿志皐議修國史，將盡徵文學士，而先生與子愿、屠祠部隆爲冠。先生計曰：「將置史館諸君子何地？是謗囮怨府也。」事竟差互。二公服先生遠識。後先政府數輩，內江、新鄭、興化、蒲州、南充、新建、兩山陰、兩四明、太倉、吳縣，或聲相慕，或交相昵，問遺或時至，或月至，先生素書相答，不縛紲體裁，而絕無所關說。生與申少師同物，吳中尊爲二老，望之若仙，飲累日夕，絕不談時事，不閱除目。官於吳者，造廬咨問，降心以相從也，雖不出戶而知天下。夏賊播酋倭夷並興，料敵致勝，若合符節。屠長卿謂上可方子房、孔明，下不失爲安石、景略以此。生平周人緩急，尤篤於故舊。陸生富而吝，某子甲中以大辟。先生傷之，夜不成寐，齋戒告於廟，謁陳明府，持之堅，先生辨數慷慨，明府語屈，事卒釋。生攜妻子詣謝，先生詭曰：「吾未與聞。」吳太僕子孝廉亦詿誤陷文網，亡抵先生所，先生內之，捕者遂坐先生，賴凌郡丞免。而孝廉轉徙荊襄，以天年終。買山十畝，王氏子姓族葬焉。所善黃清甫貧死，旣殮葬之，家祀先必呼而酹之。王元美先生甥曹子念死，無子，以外孫女爲託，卽納爲孫婦。同門錢叔寶子序窘甚，衣食之三十年，有惡聲加序，並及先生。他所爲德而以怨報，客諷絕交，先生不移意也。人有片善，吹噓剪拂不遺餘力，所獎拔後進，知名於時甚衆。里中趙宦光、錢希言其翹楚也。而剛腸疾惡，不憚面斥。余嘗與游於市，有兩童子踞閭門而述其文，先生叱曰：「若文寧堪入乃公耳，而傲若是？」童子踉蹌走。人或談涉俗情，輒隱几卧，鼾聲與其言相低昂也。年踰五十，買地支郎澗葬婦，旁搆團焦，奉大士名曰廣長，自署廣長庵主。種花植竹，枕流漱石，樂而忘返。語諸子：「吾歸骨此，與太上隣，豈必傍要離哉！」已得錦帆涇廢趾，闢園其中，而客益進，子女昏嫁益費，食指益繁，稍就窘，夷然不改其樂。郡邑賓先生於鄉者十數，率以病辭。後趙郡伯世祿固請，強爲一往，吳父老嘖嘖：「是德舉也，沈啓南、文徵仲鼎足矣。」先生貌癯善病，晚病瘠下幾殆，謝遣冠蓋客，與田叟野衲爲偶。藍輿舴艋，徜徉石湖、虎丘間。所遇□□□□讓不休。諸子諷：「老不宜用筋力爲禮。」笑曰：「我性不解慢人，習而安之。若嫌禮法拘攣，嵇阮放達，何不長生至今日？」病革，櫛沐焚香，不疾首蹙額。問立春何時。既瀰留，合掌頌佛號，從容笑語，口占詩授仲子錄之，更加竄定。童子掖而起，逝矣。是日也以立春，若前知者。異哉！人以其班哭於室，哭於堂，哭於戶外，十百爲羣，浹月乃已。其集行世者，《謀野》、《尊生齋》二集，雜撰數十種，藏於笥者尚百餘萬言。先生卒萬曆壬子十有二月十有六日，生嘉靖乙未七月二十有二日，年七十有八。娶陸碩人名士雲門公某女，早卒。子四人。伯無曲，國子生，娶龍門知縣殷某女。仲無回，邑諸生，先卒，娶徐文敏子通政司經歷某女，俱陸碩人出。叔無田，邑諸生，娶典客朱正初女。無留，邑諸生，娶參政某子布政司都事某女，俱貳室張令人出。女三。陸出者適文元善學正某子，卽待詔孫，貳室。鮑出者適蘭州同知張某子某，貳室，錢出者未字。孫八人。無曲子念甥。次組娶張某女。次纓娶浦之監女。次幼未名。無回出者三，綦娶邑諸生袁孟陽女，次素娶方某女，次纍未聘。孫女六。無曲出者二，一適諸生文震亨，同知某子，國博某孫。一適諸生蔣元基。無田出者一，幼未字。曾孫四，綦出者二，長仍，次適顧善禎。無回出者三。一適徐一鳳，一適諸生文震亨，同知某子，國博某孫。一適諸生蔣元基。無田出者一，幼未字。曾孫四，綦出者二，長仍，次偶。組纓出者各一，俱幼。先生子孫多賢，而田、留、綺年得先生筆，又鬻之。王元美先生甥曹子念死，旣殮葬之，家祀先必呼而酹其產與婦奩襄事。留狀先生五千言，大要爲家孝子弟弟，爲世大儒高隱俠士，寶子序窘甚，衣食之三十年，有惡聲加序，並及先生。他所爲德而以怨報，客諷絕交，先生不移意也。人有片善，吹噓剪拂不遺餘力，所獎拔後進，知名於時甚衆。里中趙宦光、錢希言其翹楚也。而剛腸疾惡，不憚面斥。余嘗與游於市，有兩童子踞閭門而述其文，先生叱曰：「若文寧堪入乃公耳，而傲若是？」童子踉蹌走。人或談涉俗情，輒隱几卧，鼾聲與其言相低昂也。年踰五十，買地支郎澗葬婦，旁搆團焦，奉大士名曰廣長，自署廣長庵主。種花植竹，枕流漱石，樂而忘返。語諸子：「吾歸骨此，與太上隣，豈必傍要

屠隆《王處士小傳》 曩余漁釣海曲，姑蘇王生稱登當東芻東走，哭故袁相國墓下，義甚高，蓋不減徐孺子風，而又雅富才情，藻思颺發。余時居大海絕島中，不聞王生，王生亦無從物色余者。比余出山爲濠梁之行，夜維舟

闔閭城下，舟人報王先生來，余方病，偃卧艎中，聞王先生來，矍然病良已，則起抵掌與語風雅之道，間及王霸大略，經營當世之具。其於時事多所不平，所得意懸河倒峽，庶幾安石、王猛之流，崔、蔡而下，卑之無論矣。而自是乃定交。比余又從濠濮抵吳會，則王生出其所爲尊人王翁若狀若銘若記若傳示余曰：「不腆先君布衣之行，且藉子以不朽。」余長跪受而卒業焉，廼歎曰：「余無以得王生，廼今而後得王生。」

謝肇淛《王百穀傳》　永昭二陵時，吳會文風弘傿，大雅雲興，先後執牛耳登壇，海內莫敢爭雄長。數十年來，相繼脩文地下，而獨身標赤幟，巋然爲魯靈光者，則亡逾百穀先生云。先生姓王名穉登，百穀其字也。其先爲烏氏，居毗陵，徙金閶，始姓王。三傳爲守愚公，先生父也。先生幼穎異，甚蹀躞不可羈，幾不爲父所知，若山簡、蘇頲也者。弱冠補弟子員，名漸譟里中矣。先生頎秀昂藏，博通六籍，工詩賦古文詞，泚筆千言立就。復工六書，駸駸山陰父子堂奥。譚吐風生，辯若懸河，聽者亹亹忘倦也。在里庠，受唐中丞順之、薛學憲應旂公知。入太學，受袁相國煒公知。時相國閣中紫牡丹盛開，一時賦咏者無慮數百篇，皆不可其意。最後先生獻詩，有「色借相君衣上紫，香分太極殿中烟」之語，始擊節大賞曰：「此眞吾家紫牡丹也。」遂廣爲延譽，一日之間，聲華溢於都下。未幾薦直史館，脩大典，欲以中祕處先生，先生不可。又未幾就京闈，以父訃不終試，衆留先生，先生又不可。於是歸，始棄博士家言，一意千秋業矣。明興，自北地信陽以風骨相尚，近於無病呻吟，而詩一變。迨歷下爲政，專爲雄聲，務氣格，而寡性情，而詩一變。比者江左諸君，遠學六朝，模擬鮑謝靡靡之音，不復凌競，而詩又一變。先生挺然獨立於三者之中，而默契正宗，不逐頹靡，以梁陳之綺艷出漢魏之清蒼，以中晚之才情合初盛之軌度，揆之古人，則神采似青蓮，秀色似輞川，高爽俊逸似劉隨州、錢吳興，即其酬答不經意語，亦不失似長慶。至於鴻裁巨筆，短疏寸箋，縱橫錯落，無不如意，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則又得法於龍門，得神於眉山者也。先生一措大耳，而名逾卿相。環堵之室，戶外杖屨如雲，研田筆耕，潤及九族。自王公貴人，章甫逢掖，以至於緇衣黃冠，倡優儓隸，無不願識其面。自枌榆里閈，州邑郡國，以至於畿甸山海，蠻夷荒服，無不願購其詞。自國家制作，藝林著述，以至於稗官小說，里語家乘，無不願得其片言品題，以爲定論。蓋明二百年來，以布衣操衮鉞之權，以管城司文章之命，以山澤癯然之身爲函夏盟主，未有加於先生者也。先生孝於親，友於兄弟，信於友執。親喪毀瘠骨立，與伯氏居，終身不析產。袁文榮捐館，千里執紼，經紀其喪，歲時朝其夫人，至老不輟。故人黃河水、曹昌先、錢穀等死而赤貧，一切後事衣食之費，無不自十指出者。親知有急難，傾身營護，往往出猱狖登衽席而不知所自。甚者厚往而薄來，恩施而怨報，先生若不聞也。先生未六十，自營葬地於支遁澗之西，自爲銘。年七十有八，焚香端坐，合掌誦一偈而瞑。生有自來，死有定向，此非天上之謫仙，必西方之佛子矣。

鄒迪光《王徵君傳》　公卒之前一月，余居讓里舊業，公操蘭橈見訪，濁酒枯魚，班荆藉草，相對甚樂。第察其鬲間有痰，作滑滑聲，余戒以勿勞，公頷之。越月而訃至。又越月而其子無田，無留以傳文請。夫傳者傳也，其人有可傳述而吾爲之文，俾其傳於後也。故非其人，即傳而不傳。即其人可傳矣，而爲之傳者，其爲文與其爲人不足傳，則亦不傳。今公生平能自爲傳矣，而何藉余以傳？余固非其人與無其文者也，而何能傳公以傳？雖然，公不謂此兒亦大寧馨。」未幾補武進庠博士弟子員，名噪甚。受吳舍然喜曰：「不謂此兒亦大寧馨。」未幾補武進庠博士弟子員，名噪甚。受吳太僕仲、唐司馬順之、薛學憲應旂公知，未幾北游燕都，入成均，名復噪，甚受趙文肅貞吉公知，所最知愛者則袁文榮公煒。袁故貴倨，所不可一世，而獨手公文，每嘖嘖嘆賞曰：「吾不及也。」遂薦直史館，校修《永樂大典》，

一時都人士咸推服公。公間走馬燕臺，醉胡姬酒樓，慷慨悲歌，揮黃金不問。一日牀頭金盡，有客探得其故，持五千金爲壽，曰：「願得一言於相國。」公笑不顧，客慚而退，一時都人士益盛推服公。而公以父憂歸矣。先是中秘有缺，文榮推公，主爵亦推公，公不受。憂信與試期僅距一日，人留公，文榮亦留公，公不聽，並日匍匐，鼻如懸河。既抵家，而骨且柴立，卽家，徒四壁，依其兄以居。而公絕不動意，惟是父骨不肉之哀號。亡何，文榮物故，左相修舊欵，門下士盡鳥獸竄，而公獨經紀其喪事，與力爭其卹典，人危之，曰：「士爲知己者死，遑恤其他？」終袁夫人身，起居慰問，歲不一缺。此可爲負義者愧矣。自文榮而後，有姜司成寶、林少宰燫、李司空幼滋，最後有邢直指侗，相率推轂，欲以文待詔例相待，而公卻之愈堅，曰：「吾生平志在豐草，奈何老受羈勒乎？」築半偈庵以居，奉古金仙與實古圖畫敦彝罇罍天祿辟邪其中。丹鉛之暇，日惟摩娑法物，及讀梵氏書。如是者垂四十年。以三寸雕管奔走人，若慶若弔若祖道若登高作賦，以至若郡邑之史，不得其一言不快。以一片熱心連屬人，若患難若鬬鬨若困阨，以至若官家大釁大故，不得其一語不解。以七尺鷄肋要約人，若赤紱若青衿若緇衣黃冠，以至若貂璫鶡冠之輩，不得其顏色不喜。人受公惠，而或報，或不報，或怨或德，或始德而終怨，或始怨而終德，而公不知也。或既以爲怨復求之，而復應之，而公亦不知也。或知其爲德，而佯爲怨以要挾公，公第應之，而公亦不知也。公一布衣耳，干祿者以爲趙孟，彈鋏者以爲田嘗，貧窶者以爲陶朱，急難者以爲魯仲連，操觚者以爲司馬子長，執經問字者以爲鄭玄、揚雄，而總之公不知也。至其敦手足睦宗姻善友朋，又自天性。與兄居三十年，未嘗析產，視其兄之子承謨不啻己出。買山十畝，爲義丘以待戚黨，故人之死無所者，黃河水死而貧，爲棺瘞之。歲時婁臘，以一杯澆其土。曹昌先無子，死以女托，聘之爲媳。錢穀之爲次子序者，貧不能衣食，則衣食之。吳孝廉幼安坐大辟出亡，效翁伯故事，匿之他所，身幾不免。里人陸生受訐，考掠詘服，爲闌入公庭白見冤狀。若此之類，未易更僕，終不遺餘力而爲德矣。然亦公自爲德耳，而人以爲德否，公又不知也。公未春秋六十，便營廣長庵作葬地，自著生壙銘，臨沒，合掌禮佛，口哦一詩成，遂瞑，可不謂明於死生之較者哉！死後所遺，自古圖籍敦彝罇罍而外，都無長物，又可以觀公矣。公生平著述有幾萬餘言，名山之藏，計須一大壑，今尚未授梓，異日必有任剞劂者。

鄒愚公曰：說者謂世界缺陷，人固難全。以王先生之賢而尚有虧欠者，蓋天下有達尊三，而先生所缺者爵；有不朽三，而所缺者功；得全全昌，蓋其難哉！噫，不然。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以公之衣被緩急人，功侈於旂鼎矣；彼其布衣而傾王侯，則何必丹朱其轂哉！且也公有三子俱賢，而無留更秀，大似其父。夫不發於身，發於後之人，其所貽榮，又寧有窮已時也？如公者全矣。

道光《蘇州府志》卷一〇八《人物・流寓下》（存目）

紀事

童珮《客越志序》《客越志》二卷，太原王子百穀撰。【略】去年夏大雨瀰月，百穀有事於故相國袁公家，道出西湖，渡錢塘，過會稽、句章，其間獸蹄鳥跡，盤紆弗鬱，蕩雲沃日，目之所觸，耳之所遇，咸發之以爲聲歌。初相國未薨前一歲，百穀在太學生徒中，一見以爲晚，凡有所疑難，輒召問之，間嘗親爲解經，於門人坐無王生，則尋爲罷去。宰相於諸生禮厚如此，蓋古之所無，於是京師人交相稱美，以爲盛事。後其薨而家復遠在吾越，門生故舊稍稍散去，獨百穀馳往哭於其家，素車白馬，蕭蕭千里，延陵之劍，隴西之編，爲之從行。當潢潦載道，衣屨未漬，人視之酸辛，而不以爲勞，於是人益難之。當是時，余方抱病逆旅，乃日夜望其歸，相與慰勞其行。無何，百穀還授予此書，門外雨沾沾猶不休，几上玉光靈氣，忽然自生，琅玕翡翠，不知也。至其敦手足睦宗姻善友朋，又自天性。與兄居三十年，未嘗析產，視其兄之子承謨不啻己出。買山十畝，爲義丘以待戚黨，故人之死無所者，黃河水死而貧，爲棺瘞之。歲時婁臘，以一杯澆其土。曹昌先無子，死以女托，聘之爲媳。錢穀之爲次子序者，貧不能衣食，則衣食之。吳孝廉幼安坐大辟出亡，效翁伯故事，匿之他所，身幾不免。里人陸生受訐，考掠詘服，爲闌入公庭白見冤狀。若此之類，未易更僕，終不遺餘力而爲德矣。然亦公自爲德耳，而人以爲德否，公又不知也。公未春秋六十，便營廣長庵作葬地，自著生壙銘，臨沒，合掌禮佛，口哦一詩成，遂瞑，可不謂明於死生之較者哉！死後所遺，自古圖籍敦彝罇罍而外，都無長物，又可以觀公矣。公生平著述有幾萬餘言，名山之藏，計須一大壑，今尚未授梓，異日必有任剞劂者。

光緒《武陽志餘》卷一〇　字百穀，自江陰利城徙毗陵，受業於陸聚岡。補武邑諸生，晚隱吳門。萬曆初，吳中行、趙用賢等疏論張居正奪情，被杖謫。稱登以詩送之，有云：「懷中諫草休焚卻，誦與忠臣孝子聽。」調刺入微，朝野傳誦。

吳履謙《晉陵集序》 往百穀居晉陵時，余獨交其人爲知己莫逆，日相過從，焚香閉門，蕭然暢適，所談及無非鉛墨觚槧玄白雌黃之務，與之讎勘往來，闔闢紛紜，蠭起以爭，冰釋以解，意欣欣有得，不復知日斜漏下，而余兩人者，庶幾椒蘭金石哉！比歲百穀去居金昌，余遂寥落無所事事，緬懷其人，不得朝夕見。而百穀雖在金昌，歲時一來晉陵，則以余故。余常思百穀不可見，即誦其居晉陵時所爲文章詩賦，每爲悵恨不能已已。今年春，百穀以射策北上，余益惜其遠別，請於家君太僕及廣西僉憲陳公，編次其言兩卷，刻爲《晉陵集》貽之。【略】嘉靖甲子重陽日。

王世懋《青雀集序》 始余客燕市，王先生百穀以其《燕市集》屬余序也。余業不敢任，則漫應之曰：請以是繼今而作者。居亡何，百穀試京兆不利歸，而會鴻臚丞朱君在明以使事乘傳順道取吳閶，百穀故厚朱君，則坐其青雀舫中，鼓吹其上，觴詠時作，哀所得集之，命以「青雀」，先書抵余曰：「曩不能以燕□子累者，爲有後命。今且徵斯言。」予惟士不得志，類仇軒冕而薄矜眩，發爲言不能多，即多道其抑鬱耳。而百穀乃不然。浮河涉江，不能兩閱月，所得詩若文，即操觚之士閉戶擁被，窮年而不能得者，抑何夥也。扣舷乘風，若津津於青雀，而榮之談者，謂王先生慢世，得無似之乎？夫士窮年而不能得，王先生得之於兩閱月之間，又工好若是，是其人才致縱橫，寧以一時小得失爲意者。

陸承憲《雨航紀序》 歲辛酉，江南大雨水，水潰堤，稽陸涉者，非航弗利。入秋雨益大，航益多，而紀雨航者，獨百穀王子。人謂王子爲毘陵十日遊耳，記且滿帙，即有萬里行，可勝記乎？余曰：不然。游無遠近，逍遙一也，而謂毘陵非萬里耶？王子爲十日遊能記，即他日紀萬里可知矣。

又《梅花什序》 去歲冬溫，梅花早繁，今年正月三日，余與王子即其繁處觀之，吳中諸彥寂無二人在，見梅之繁者特又早焉。【略】凡華有馨，梅擅其清。凡花有色，梅顓其白。吾將挹其清，攬其白，納之肺肝，貯之胸臆，發乎同心之言，播爲維芬之什，以是爲得，庶幾可耳。惜余思短才澀不能抽

從，焚香閉門，蕭然暢適，所談及無非鉛墨觚槧玄白雌黃之務，與之讎勘往來，闔闢紛紜，蠭起以爭，冰釋以解，意欣欣有得，不復知日斜漏下，而余兩人者，庶幾椒蘭金石哉！比歲百穀去居金昌，余遂寥落無所事事，緬懷其人，不得朝夕見。而百穀雖在金昌，歲時一來晉陵，則以余故。余常思百穀不可見，即誦其居晉陵時所爲文章詩賦，每爲悵恨不能已已。今年春，百穀以射策北上，余益惜其遠別，請於家君太僕及廣西僉憲陳公，編次其言兩卷，刻爲《晉陵集》貽之。【略】嘉靖甲子重陽日。

王世懋《青雀集序》 始余客燕市，王先生百穀以其《燕市集》屬余序也。余業不敢任，則漫應之曰：請以是繼今而作者。居亡何，百穀試京兆不利歸，而會鴻臚丞朱君在明以使事乘傳順道取吳閶，百穀故厚朱君，則坐其青雀舫中，鼓吹其上，觴詠時作，哀所得集之，命以「青雀」，先書抵余曰：「曩不能以燕□子累者，爲有後命。今且徵斯言。」予惟士不得志，類仇軒冕而薄矜眩，發爲言不能多，即多道其抑鬱耳。而百穀乃不然。浮河涉江，不能兩閱月，所得詩若文，即操觚之士閉戶擁被，窮年而不能得者，抑何夥也。扣舷乘風，若津津於青雀，而榮之談者，謂王先生慢世，得無似之乎？夫士窮年而不能得，王先生得之於兩閱月之間，又工好若是，是其人才致縱橫，寧以一時小得失爲意者。

陸承憲《雨航紀序》 歲辛酉，江南大雨水，水潰堤，稽陸涉者，非航弗利。入秋雨益大，航益多，而紀雨航者，獨百穀王子。人謂王子爲毘陵十日遊耳，記且滿帙，即有萬里行，可勝記乎？余曰：不然。游無遠近，逍遙一也，而謂毘陵非萬里耶？王子爲十日遊能記，即他日紀萬里可知矣。

又《梅花什序》 去歲冬溫，梅花早繁，今年正月三日，余與王子即其繁處觀之，吳中諸彥寂無二人在，見梅之繁者特又早焉。【略】凡華有馨，梅擅其清。凡花有色，梅顓其白。吾將挹其清，攬其白，納之肺肝，貯之胸臆，發乎同心之言，播爲維芬之什，以是爲得，庶幾可耳。惜余思短才澀不能抽

史兆斗《王百穀集》（存目）

《千頃堂書目》卷一二 王穉登《虎苑》一卷、《吳社編》一卷。 又卷一五：《吳郡丹青志》一卷、《長物編》一卷、《雨航記》一卷、《王百穀全集》（《延陵纂》二卷、《采眞篇》二卷、《梅花什》一卷、《燕市集》二卷、《金閶集》四卷、《青雀集》二卷、《晉陵集》二卷、《荊溪疏》二卷、《竹箭篇》二卷、《客越志》二卷、《廣長庵疏志》一卷、《苦言》一卷）。 又《藝文志四》：《王

《明史・藝文志三》 王穉登《吳郡丹青志》一卷。

稷登詩集》十二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一卷。　又《弈史》一卷。

《鄭堂讀書記》卷六五　《吳社編》一卷，明王稷登撰。【略】是編前有小引，稱里社之設，所以祈年穀、祓災祲、洽黨閭、樂太平而已，吳風淫靡，喜訛尚怪，每春夏之交，妄言神降。於是游手逐末，亡賴不逞之徒，張皇其事，百戲羅列，威儀雜遝，是社之流生禍也。又稱以不貲之財，充無益之費，神而有靈，吾誰欺？欺天乎？凡二目。編成，藏之齋中，以消煩暑。今觀其書，凡二十二則，備詳其會境、會首、助會、接會，以及雜劇、樂部、祭器、散妝諸事，欲使長民者知其爲民之害而嚴禁之也。《提要》所載浙江孫氏藏本，末附有顧文龍書；而此本及《說郛續》所收，則均無之矣。

道光《蘇州府志》卷一二七　《晉陵集》二卷、《金閶集》二卷、《燕市集》二卷、《青雀集》二卷、《客越志》二卷、《越吟》二卷、《荊溪疏》二卷、《延令纂》二卷、《梅花什》一卷、《明月篇》二卷、《雨航記》一卷、《青苔集》二卷、《竹箭集》二卷、《采眞篇》二卷、《法因集》四卷、《廣長庵疏志》一卷、《虎苑》二卷、《苦言》一卷、《謀野集》四卷、題跋一卷、《弈史》一卷。

又《與王百穀書》　夜郎蒙詔，幅員殆五千里，江生馬蹄，抵天盡頭，所至縉紳無不問王先生健否。夫足下蕭然布衣，名滿九夷八蠻，向者鷄林購白傅之詩，象郡播柳州之咏，寧勝此哉？不佞審讞兩省，解主上之網，死而生之者，凡三百人。然兩省元元，苦兵苦饑，苦貢金，苦鑿礦，苦抽稅，死者十三，徙者十四。譬諸黃冠代富翁設醮，放魚放鳥，名曰放生，以爲功德，而富翁屠戮羊豕以肥其口，誅求逋負以肥其室，較所生者於所殺者，纔萬一耳，奈何奈何？比事竣東歸，休憩敝里，里中斗米百文，陸賈之裝既罄，史雲之突莫黔，惟是玩泌樂饑，吟詩銷日，聊以自遣。俟秋風薦爽，乞米長安，爲糊口計。徵君動履，想復佳勝，便羽附寄，將以一芹，伏乞照察，無任縗結。

又《王百穀六十》（存目）

又《懷王百穀》（存目）

又《王百穀遺二紗索永定寺記却答》（存目）

又《百穀譽兒禹疏答謝》（存目）

又《王百穀訪余眞州次早遺書別去》（存目）

又《與王百穀》　乃者泛一葦入江陰，往來遇長風，破巨浪，行舟疾如鳥，江箏如椽，以佐惠山名仙乎快哉！涓人沿途買鮮，作供廚頭，江魚如雪，江筍如椽，以佐惠山名釀，飲可八斗，而醉二三。僕作吏凡七月，若倦馬困頓轅下，所見飼蒭亦不知，菽亦不知。乃今舟中閑適頗數日，而江南滋味稍知受享，然則人生閑忙之趣，誰甘誰苦，了了可辨。所惜舟行時，不得要王先生與俱，拍浮其中，款語移日，亦足千古，則缺典也。近日文生爲僕圖蓀蘿館一幅，僭求王先生題額。異日五斗主人歸柴桑，懸之桃花洞中，頓使青蘿、白馬盎然生色，即避秦者之子孫，世世珍之，徵惠無量。頃過南有軒，其傍一鶴，戛然長鳴，《毛詩》所稱在林者乎？捐俸一金，願王先生買罌粟飼之，爲祝鶴曰：「此廉吏粟，不見吐棄。」

又　辱杖履見枉，感甚。毛山人者蒼然古色，烟霞氣味，望而可知。趙上舍標格高奇，雅稱其才，當猶在公車乎？豈其挺特若是，竟乃蓬蒿中人？頃三旬不雨，農人筋力疲於桔槔，南畝卒業者十僅三四，不肖焦思，怒焉欲焚。乃兩日大雨如注，平地水湧作海勢，所稱雨玉雨珠者耶！茅蒲襏襫輩不必操豚蹄禳田祖，滿籌滿車，坐而俟耳。徵王先生寵靈，稍省催科之勞，輒

藝文

俞允文《王百穀半偈庵新成一首》（存目）

王士驌《六君篇・王先生諱稷登》　昔余瑯琊公，中原白日升。先生起太原，執矢稱代興。詞翰薄雲霄，無翼乃搴騰。新知滿天地，哀哀念友朋。痛此哲人逝，挽彼萬仞崩。解我長渴饑，爲我破罘罳。拊裏了不愧，捫舌安所懲。慚□徑寸璧，拂拭驅青蠅。噓味垂景光，風波若可陵。自惜交道徵，豈羨義聲弘。

屠隆《贈王百穀》（存目）

又《王太學百穀》（存目）

江盈科《壽王百穀》（存目）

又《雨中過王百穀留集曹以新繼至》（存目）

爾狂歌，舉酒自慶，敢妄詫於王先生志喜。

又　昨枉巾車，得聆屑譚，良慰。所諭水利衙批詞，偶忘其名，幸見示。高誼如徵君，方鑿坯逾垣，逃諸侯之聘，乃米鹽小吏，至命輿臺從事，是冥鴻野鶴，虞羅所不能加，而童子顧欲調鉛膠絲致之，良足絕倒。拙刻一種，才如敬美，豈世之所常有，而可區區臆論哉！別著有《澹思子》、《望崖》內外編、《經史臆解》、《閩部疏》、《三郡圖說》、《窺天外乘》、《二酉委談》、《學圃雜疏》諸書，業已行世。至其生平德誼、中外行能，則相國元馭公志之，不具附求政。又：讀徵君所爲壙記，如姬其不死乎？遂令虞姬、綠珠飲恨千古。拙作姑寫興可爾，足下乃效燕客寶石爲玉，書之卷中，愧汗與墨交濺。又：徵君田於硯耳，乃至具五鼎饗客，管城之稅幾何？玉杯象箸一宵而盡，客實其腹，主虛其橐，且感且愧。

又《柬王百穀》（存目）

梅鼎祚《支機篇爲王百穀悼亡》（存目）

鄒迪光《門爲作短歌送之兼寄訊王百穀》（存目）

又《吳門王百穀》（存目）

又《雨中集王百穀半偈齋一首》（存目）

茅元儀《先友七子詩·王百穀徵君穉登》（存目）

葛震甫《王百穀先生挽詞》（存目）

王世懋

論　述

綜　論

吳國倫《王奉常集序》　元美書來，謂天喪吾弟，吾無樂乎有生矣，傷哉！踰歲，元美詮次其遺稿，合古、近體詩及序、志、傳、記、贊、頌諸文，得五十餘卷，錄而傳之，走使遡大江入楚屬予序。【略】乃元美雖善張其弟而不爲哆語，詩多其涵咏漢、魏、晉、宋，而謂不從門入，以神詣之境勝；文則出入西京韓歐諸大家，間采《世說》，自以爲得其三昧。嗟乎！知

明文學部二・王穉登　王世懋

又《贈藩大夫敬美王公入賀萬壽序》（存目）

《詩藪續編・國朝下》　弘、正之後，繼以嘉、隆，風雅大備，殆於無可着手。而敬美王公，特拔新標，異於四家七子之外。古詩歌行，勁逸遒爽，宗、吳、李、謝，方之蔑如，以配哲昆，誠無愧色。五言律，氣骨雖自老杜，旨趣時屬右丞。至七言律，即右丞不能脫穠麗，而獨以清空簡遠出之，詞直而意婉，語淡而致濃，此格古未睹也。唐人稱樂天廣大教化主，李益清奇雅正主，二子不足當，謂兩瑯琊可耳。

《雨航雜錄》卷下　王次公之詩勝長公，而《關中集》尤佳。「稻花香裏流溫玉，水月空中出聖燈」，盛唐語也；「雲屯遠山白，氣入高原疏」，「關山掛新月，枕簟如秋天」，初唐語也；「腰間有組休論貴，馬首無山未是遊」，似晚唐而有致；「中原草根盡，少婦木衣穿，有女償官犢，無家問子錢」，近於風矣。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敬美弱冠稱詩，李于鱗呼之曰「小美」，貽書元美：「小美思火攻伯仁，奈何不善備之也？」敬美之詩名，自于鱗起，又嘗獻評於大美，以爲詩家集大成者，昔惟子美，今則吾兄。然其論詩，不規規名某氏，以不從門入者爲佳，論本朝之詩，獨推徐昌穀、高子業二家，以爲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廢興，徐、高必無絕響。其微詞諷寄，雅不欲奉歷下壇坫，則於其大美，亦可知也。敬美有孫曰瑞國，篤學好古，聞余弇州晚年之論，繙閱家集，扣擊源委，深以吾言爲然。

《詩源辯體》卷三五　王敬美《藝圃擷餘》，首論《十九首》及曹子建，次論孟浩然及國朝徐昌穀、高子業，俱有獨得之見。至論七言絕，言言中窾。其他多與乃昆相契。

《明詩綜》卷五二　穆敬甫云：「敬美逸氣縱橫，詞采豐蔚。」李舒章云：「奉常詩如烏衣羣少，粗有風格，不足對揚父兄。」

《董齋詩話》卷上　謝靈運一意回旋往復，以盡思理，吟之使人卞躁之意消。《小宛》抑不僅此，情相若，理尤居勝也。王敬美謂：「詩有妙悟，非關理也。」非理抑將何悟？

又卷下　曹子建之於子桓，有僊凡之隔，而人稱子建，不知有子桓，俗論兩漢難至，苦心摹倣，時隔一塵。即爲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爲三謝，不可雜入唐音。小詩欲作王韋，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用其體，不可虎頭蛇尾。此王敬美論五言古詩法。予向語同人，譬如衣服，錦則全體皆錦，布則全體皆布，無半錦半布之理，即敬美此意。又嘗論五言，感興宜阮陳，勢之所凌灼，亦且如之何哉？敬美論詩，元美如吳夫差倚豪氣以爭執牛耳，

論大抵如此。王敬美風神蘊藉，高出元美上者數等，而俗所歸依，獨在元美。

山水閒適宜王韋，亂離行役、鋪張叙述宜老杜，未可限以一格，亦與敬美旨同。

《養一齋詩話》卷九 王敬美曰：「作詩者初命一題，神情不屬，便有一種供給應付之語，畏難怯思，即以充役，故每不得佳。能破此一關，沈思忽至，種種眞相見矣。」此一段眞文章不二法門，不獨論詩宜爾。予每欲書之席端，以爲行文準的。又曰：「今世五尺之童，纔拈聲律，便能薄棄晚唐。然取法固當上宗，論詩亦勿輕道。詩必自運，而後可以辨體；詩必成家，而後可以言格。」又曰：「不惟情性之求，而但以新聲取異，安知今日不經人道語，不爲異日陳陳之粟乎？」此皆能爲末學膚受輩進苦口之藥石，針害身之膏肓也。徐昌穀《談藝錄》極求簡奧，其實膚庸，無此切中痼疾之言；作詩工於敬美，論詩遜之甚遠。漁洋極尊《談藝》，於《藝圃擷餘》則忽之，偏矣。

屠隆《關洛記游稿序》 天人貌天行，其敬美先生之遊乎！先生天才藻逸，少與伯氏並馳文譽，爲海內宗。逮其中歲聞道，業已厭薄雕龍，含華葆眞，登於太上，天下之物無一足驚其神者。然雅不廢遊，則以督學使者之敕，西入函谷，躡太華，涉軒轅之墟，討周漢之故，無何而飄然投劾，黃冠布袍，乘一舴艋下龍門三峽，經黃河長流百折，長年津吏莫知其督學使者。入洛遊嵩山少林，觀初祖面壁處，與高衲講經譚道，歸而掩關矣。諸所遊歷咸有紀。【略】今先生之《關洛記游》，其庶幾五千言之亞邪？從此掩關，將欲求先生之單辭隻語不可得，是斯文之鴻寶也！或謂先生耽煙霞之癖，而薄鐘鼎之聲，功業未竟，瞥焉抽身，以爲太早，是惡知賢達之致也？子房赤松，長源辟穀，季眞鑑湖，眞白華陽，標韻林壑，流照縉紳，傳諸後來，以爲盛事，豈可聖朝而無若而人乎？快哉茲遊！是乃先生之所以滅跡五嶽者也。余蓋爲文踈踈心動矣。

又《答王敬美道兄》 快讀七絕，深秀幽峭，使原倡無色。又讀關洛紀遊，閎麗險絕，直與嵩華二嶽標勝千古，卓哉！此道通神極玄，可以無憾。

王穉登《閩部疏序》 瑯琊次公，以督學之暇，疏閩部成裒一編，寄僕吳門曰：「往余不嘗序足下《荆溪疏》乎？蓋無言不讎，請受報於子。」【略】次公此疏，其模寫宛盡，叙致曲折，思若凌雲，言若霏雪。述山川如少文之繪壁，陳險要如伏波之聚米，論風土如弘之之纂荆州，陳詞賦綜名物又如稚川之雜記西京事。大要其旨簡以穆，其才博以邕，其文霏靡以葱蒨。使覽之者，圖其地境，而係說於圖後，既而以所說失實，屬世懋改定之，故以《圖說》爲名，而不具其圖云。

又《地理類存目六・閩部疏》 無卷數。明王世懋撰。【略】是書記閩中諸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五・王奉常集》 六十九卷。明王世懋撰。【略】是集賦、詩、詞十五卷，文五十四卷。第五十二卷曰《澹思子》，第五十三卷曰《藝圃擷餘》，第五十四卷曰《經子臆解》、《易爻解》，皆所作雜說、筆記、附編集內者也。世懋名亞於其兄世貞，而澹於聲氣，持論較世貞爲謹嚴。厥後《藝苑卮言》爲世口實，而《藝圃擷餘》論者乃無異議，高明、沈潛之別也。但天姿學力皆不及世貞，故所作未能相抗耳。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敬美才雖不逮哲昆，習氣猶未陷溺。」斯持平之論也。

又《關洛記游稿》 二卷。明王世懋撰。是集乃萬曆辛巳世懋官陝西提學副使，旋以曇陽子事爲臺諫所彈，乃移疾自洛陽東歸時作。上卷游記三篇，下卷詩七十七首。屠隆爲之序，亦全作二氏支離語。蓋一時士大夫習氣如斯也。

又《類書類存目一・古今類腴》 十八卷。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吳一鵬序云：「是王麟洲所作。」麟洲，王世懋別號也。【略】是書分十門，一百二十一子目，皆採掇成語以備舉業之用。殆坊刻陋本，必不出世懋之手。

又《譜錄類存目・學圃雜疏》 一卷。明王世懋撰。【略】茲編皆記其圃中所有暨聞見所及者，分花、果、蔬、瓜、豆、竹六類，各疏其品目及栽植之法。大致以花爲主，而草木之類則從略。書止一卷，《續說郛》以《花疏》、《果疏》各分爲卷者，非也。

又《地理類存目三・三郡圖說》 一卷。明王世懋撰。【略】是編乃其官分守九江道時所作。三郡者，一饒州，二南康，三九江，皆所隸也。凡地之衝僻，俗之澆淳，民之利病，皆撮舉其大端，而不以山川、古蹟、登臨題詠爲重。蓋猶有古輿圖之遺法。末有世懋自跋，稱直指使者東萊趙公命郡縣長吏構直指使者東萊趙公命郡縣長吏圖其地境，而係說於圖後，既而以所說失實，屬世懋改定之，故以《圖說》爲名，而不具其圖云。

又《地理類存目六・閩部疏》 無卷數。明王世懋撰。【略】是書記閩中諸

郡風土、歲時及山川、鳥獸、草木之屬，亦地志之支流。蓋世懋曾官福建提學副使，記其身所閱歷者也。

又《地理類存目七・名山游記》 一卷。明王世懋撰。【略】是編一曰《游匡廬山記》。一曰《游二口游山記》，分上、下二篇。一曰《游石竹山記》。一曰《游九鯉湖記》，而附以《游溧陽彭氏園記》。末有世懋跋一篇，蓋爲鼓山以下三記作。後合刻諸記，仍以綴於末也。

又《傳記類存目六・却金傳》 一卷。明王世懋撰。【略】是編乃其官福建提學副使時，值參政王懋德病革，同僚醵金贈之，懋德堅不受，及懋德卒，同官又括六百金遣使渡海致於家，其父良弼亦堅不受。世懋高其清節，爲叙始末作此傳。又以同時士大夫歌咏附之，蓋意以風示貪吏也。

又《雜家類存目二・經子臆解》 一卷。明王世懋撰。【略】是編凡解《易》二條，解《論語》二條，解《孟子》三條，解《老子》一條。大抵自以己意推衍，無所考證發明，不脫明人語錄之習。

又《望崖錄》 二卷。明王世懋撰。是書內篇一卷，皆談佛理。自稱「以三教歸一」，與林兆恩、屠隆所見相同。蓋明中葉以後士大夫之所見，大抵如斯。外篇一卷，記師事曇陽子事，尤爲怪謬。

又《澹思子》 一卷。明王世懋撰。是篇乃其講學之書，多浸淫於二氏。蓋萬曆以後，士大夫操此論者十之九也。至謂孟子所以不及孔子者，爲「性善」二字，則益橫矣。

又《雜家類存目三・讀史訂疑》 一卷。明王世懋撰。【略】是編乃其考證之文。雖以《讀史訂疑》爲名，而所言不必皆史事。如鴻臚澗毘山龍魚水，則糾《明一統志》疎漏，鍾離令嫁前令女事，則論《自警編》之失。至於「玉蘭花」一條，直農家圃史中語，與史益爲無關。蓋本筆記之流，而強立「讀史」之目，名實乖舛，職是故矣。

又《雜家類存目四・窺天外乘》 一卷。明王世懋撰。【略】是編述明代故事，而參以論斷。其體例頗近《龍川略志》，但《略志》記所閱歷，此則泛言一代事耳。其論建文當復年號，修實錄；景帝當稱宗；興獻帝不當祔廟；仁宗、宣宗不宜以興獻帝之故而早祧。又辨宣德非建文子，元順帝非合尊子；一出於建文故臣之口，一出於宋遺民之口，均未可信。持論皆正。其記佩袋、賜溫泉沐者。卷距今垂百年，每一展覽，覺風格若生，墨瀋猶溼，眞神品也。

分論

《宮詞》 《明詩歸》卷四：譚云：反說巧甚，却精渾不露，盛唐佳什。

《復出莆陽卽事因之有懷家兄》 《明詩評選》卷六：句意合璧。

《橫塘春泛》 《明詩評選》卷六：近而不淺。

麟洲論詩，夐出歷下、弇州上，其云妙悟別才，卽康樂所謂文人慧業也。「遣去河下傭」云云，似亦爲阿兄下一砭石，余評元美詩出納敏正，憾其爲河下傭耳。元美貪大成之譽，早成百雜碎，敬美自愛，不欲染指，是以敬美詩一往有關情處，阿兄不及也。關情是雅俗鴻溝，不關情者，貌雅必俗，然關情亦大不易。鍾、譚亦未嘗不以關情自賞，乃以措大攢眉、市井附耳之情爲情，則插入酸俗中，爲甚情。有非可關之情者，關焉而無當於關，又奚足貴哉！敬美云：然非讀書窮理者不能。此之謂也。

《題沈啓南春山欲雨圖》 《明詩紀事》己籤卷七引《弇州山人稿》：石田畫卷，無過《春山欲雨圖》，其源出巨然而加以秀潤，不作驚風怒霆，勃怒戰掣之狀，而元氣在含吐間。峰巒出沒，草樹溶鬱，頹然若玉環醉西涼葡萄後將

夏日九宜堂與沈山人嘉則、舍弟敬美、曹甥子念，相約爲此歌，雖咄咄賞新語，猶自後塵。

《解語花・題美人捧茶和元美韻》《古今詞統》卷一三：咄咄，火攻伯仁。　敬美又有《蘇幕遮》云：「竹牀凉，松影碎。【略】」與此詞相類。用《世說》諸葛女喚江彪事。

《蘇幕遮・夏景題茶》《蘭皋明詞彙選》卷四：胡云：《茶經》遜其清麗。

傳記

王世貞《亡弟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敬美行狀》亡弟諱世懋，字敬美，先大司馬公嘗命之曰：「吾聞東海有鳳麟洲，爾才庶幾埒而兄乎？」署其讀書之室曰麟洲。既甫宦而以家難歸，奉母郁太恭人隱居闔閶，中慕王君公之行，別署號曰牆東生。宦小達，思自挹損，更署曰損齋。然而天下故知弟號麟洲，其稱如故。吾王之先自卽邱子諱覽，諸孫文獻公諱導，傳其子諱某，世世貴顯，至五季而有諱仁鎬者，爲吳越王鎮海節度衙推，居嚴之分水，遂爲分水人。世孫宋左司諫諱縉，有名臣稱。（闕）傳至諱夢聲，薄元德不肯取賸仕，僅應行省辟，爲吾吳之崑山州學正幾四十年，遂爲崑山人。後割隸太倉州，徙爲太倉人。皇祖考諱倬，歷官至南都少司馬，以政術行誼爲弘治、正德間名臣，賜祭予葬。皇考諱（闕），至都察院右都御史，歷督撫薊遼諸軍更六大鎮，爲嘉靖名臣，以口語中權奸，歿，最後復故官，加贈大司馬，賜祭予葬。婦卽吾母郁太恭人，十九歸於大司馬公，明年丙戌舉不穀，又十年丙申舉吾弟。弟生而秀穎，異凡兒，眉目如畫。三歲卽善操切其下，家人重足而立，父母絕憐愛之。稍長益務爲寬厚，出就外傅讀書，輒成誦，應對機警鑾出。八歲而不穀舉於鄉，弟五鼓披衣起坐，大司馬公怪而問之，曰：「吾有憂耳。」「何憂？」曰：「憂他日之後吾兄舉也。」大司馬公大悅，每爲人說之。居四載，不穀守刑部郎燕中，而公由御史驟遷中丞，南北禦圉倭寇無寧月，弟皆從，其憂虞艱險百端，獨弟與太恭人共之。始弟甫十齡而病，損先天氣，幾成瘵，戢其身醫藥間。大司馬公憐之，甚不欲強以佔俾，任之而已。弟病小間，忽忽不自得，因取邇時程式經義誦而倣之，別成一篇置案頭。大司馬公見而心異焉。謂太恭人：「幾失此兒。」乃始教以屬文，而延鄉進士茂才先後授經塾中，非久輒辭去，曰：「某不任師也。是能見鞭影而馳。」中間嘗一歸就州試，卽冠諸弟子。大司馬公念而促使去，不竟試，以學籍進補國子諸生，祭酒郭公槃試而奇之，擢寘前列。乙卯當應順天試，其文已藉藉人耳，而會有忌大司馬公者，摘書題小誤，獨其文不入內棘。弟乃歸侍公使院。公故以經術擅諸生名，晚而益精其業，爲弟日切磋者三載。比再遊太學，試屢第一，尤爲祭酒敖公銑所稱賞。遂試順天，舉鄉書，然誦其程式文者，猶以爲屈。而大司馬公意尤惜之，欲伸之於南宮，課業益篤，弟所搆《易》義，亦益精明。年登己未會試，當射策公車，其文與書皆工，受卷者欲上之大相所。故事：首甲必大相分讀。而大相嚴時嫉大司馬公甚，相客時與彌封者知其指，掣去之，遂得三甲，肄事兵部。弟馳謁大司馬公於使院，汎瀾久之。蓋北兵方深入，公帥勵將士，逐走塞外，而大相方媒公以縱敵弗擊，雖坐僅鐫二秩，而諸將校皆捕繫論死。公謂弟曰：「吾禍止鐫秩耶？」弟叩首泣曰：「未敢必也。」公謂弟：「去從朝夕升散，吾得老田里，作編氓，足矣。」時方議拔進士爲庶吉士，人謂大司馬公：「以郎君才，諸進士中誰儷者？取之若承蜩耳。」公意爲動。弟獨曰：「柰何作此念？非獨慕止足也。人方魚肉公不免，而欲變化風雨耶？」謝弗往。俄而御史之白簡上矣。蓋是時御史受相嚴客鄢中丞指，中丞受相嚴指，以是上而得天子怒，逮下獄，以失守論。當是時，變出叵測，太恭人跳而之燕中邸，與弟抱首哭。亡何，不穀解青齊綬，亦至，欲與弟上書請代。而大司馬公間而曰：「上怒方熾，是沃之膏也。毋速我死。」而客亦摭相嚴意，更以危言脅之，不果上，第相與楚服奔走搏頰諸政地，塗炭委頓以間橐饘，或入而視疾，強顏以進，含辛而出，蓋無日不若形影偕矣。會事小挺，幾且得長繫，弟始從不穀操管爲詩，悲歌顚頷，大司馬公見之，爲泣數行下。已而破顏曰：「而乃得從而兄雁行，吾願奢矣，何必膏腴其門也。」蓋明年之庚申，而公竟不免。吾兄弟痛極，瀕死者數矣。步扶喪車下潞河，且哭且躓，乃以一蹇衛更代行。又虞太恭人之毀傷也，時時慰問。已得民舟，凡兩月而抵家，各不自意全。時方苦大水灾，鄉居盜四起，抵暮火光與噪聲應不絕，乃謀請太恭人偕婦子輩城居。而誅茅搆丙舍於藁葬之側，三時進食，哀號中夜，歎咤誓以蔬素輔粥。時余兄弟皆厄瘠，而弟以夙疾故，尤甚。每月朔入城起居太恭人，太恭人憐而憂之，手和肉羹以畀弟，泣弗忍

領也。凡二十七月而始茹葷，畢三載始除服，然猶被白帢單衣，不敢預宴會，聽聲樂，與人間慶吉禮，唯於詩酒，夙所嗜，不免時時濡首相與，暢怫鬱澆磊塊而已。不穀以久宦去太恭人膝下，而弟供養之日長，能得其意念。大司馬公有遺產，而世父之子四人，家漸挫，將大割以贍之，而宗黨有窶困者，時王父所置義田屬之，冢孫不治，亦謀有所更益。太恭人嚴，不敢以聞，而私謀之弟。弟曰：「此懋夙心也。」宛轉入白，太恭人許之，是以得稍稍全義舉，皆弟力也。弟之始爲詩，用不穀故，因習知不穀之友，故李于鱗、徐子與、宗子相、余德甫、張肖甫及今吳明卿、張助甫，而其所心服乃于鱗。大司馬公之喪過濟寧，于鱗單騎出弔，弟哭不能言，而且拜且睨，于鱗亦目屬之。弟既服除，請於太恭人，與不穀間過兪仲蔚及吳中周公瑕、黃淳父、袁魯望、張伯起兄弟，薄游名山水，有所酧倡，出一語必翕然歎服，而錄以叩于鱗，又爲書盛相推挹。于鱗大驚賞，呼之小美，至曰「小美眞才子也」，又謂不穀：「阿奴咄咄，火攻伯仁，不虞燎鬚耶？」不穀報之：「賴其邇來好米汁，得少寬耳，不然何所逃逼。」汪伯玉余同年兄也，其文辭與于鱗並擅名海內，自閩以書先余，余爲言敬美，且出其近詩數十章，伯玉亦大驚賞過望，書問遺不絕。當是時，子與宦不達，多卧霤中，於過從易。而明卿爲通家兄弟，詩郵往來，稍不落莫矣。弟既以大司馬公冤不白，與不穀皆絕意進取，治小圃，居第之左，余名之曰「離贅」，一軒曰「鸜適」，庋經史古文圖籍之類，充仞其中。蓋又無一朝夕而不形影偕也。其從兄曰世望，從甥曰曹昌、先昌，先尤有文，皆善排調，有淳于東方風。弟出其險奇語以相角，久而厭之，澹辭取適而已。蓋三載而相嵩父子敗，又六載而莊皇帝登極，爲隆慶丁卯，相國徐文貞公輔之，滌冤滯，旌直臣，拔遺佚，一切與天下更始，不穀苦瘍，幾死小間，與弟泣告太恭人，將伏闕下上疏辨雪。時弟甫舉一子，未彌月而殤，不顧也。疏既上，屬新鄭相有所不平於徐公，謂徐公多洗丹書，暴揚先帝過，其語外流，太宰楊襄毅公，甚冤大司馬公而離新鄭，事幾格。弟與不穀相對洒泣蕭寺中。會新鄭去國，而邊臣行勘者以功狀聞，蓋八閱月而始獲伸。弟居閒無事，益刻意於詩，詩益工。是時留都之臺垣，當有所論薦，而弟及不穀與焉，不穀謂弟：「汝當出，以慰我先公地下。吾留侍太恭人。」襄毅公固欲俱起之，而太恭人果欲趣弟謁吏部選，於法當得郡邑，弟行至河間道中，而報除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不之吏部選，而徑爲京朝官，皆異數也。

取古今子史益於經濟者，朝夕討論不倦，尋遷尚寶丞。蓋是時同年故人有蒞其上者，意不自安，而弟事之益恭，以是得謹厚聲。尚寶居閒無事，益以其間致力古文辭，而故人黎惟敬在東掖，李本寧在玉堂，歐楨伯在成均，丘齊之、沈純甫在郎署，李惟寅在環衛，劉子大、史元秉在緹帥，日相與徵逐詩酒之社，而弟時時握牛耳。又善書，所揮染篇翰流豔人目，總者緣飾，有「游閒公子」之稱。而是時傅御史上疏論時事，觸大相怒，下獄得戍，弟與石廷尉拱辰合而爲治裝。已劉御史自遼左論劾大相，就緹繫，事且叵測，拱辰上書大相，請寬之，疑其指出自弟。而弟又與拱辰偕詣相客李尚書所勸之，尚書唯唯，已睨視弟而私曰：「石君木強，殆王生文之。」而弟方奉上命弔祭秦藩，既至，行禮動止詳華，世子國臣靡不心敬之。其幣重，弟受飡返幣，還與撫公藩臬游攬長安諸勝蹟，浮大白，弄不律，而江西參議之命下矣，弟怡然不以爲意。時不穀方在郎，乃取藍田道，經商洛山中八百里而後及。相與禮玄嶽，下飲均城樓，汎瀾而別。弟之外選也，咸謂出大相意，而南垣遂緣以巇不穀。時不穀已改南大理卿矣，遂以聽別用歸里。弟惴惴恐不自免，乃精心訊牒，勤職業，而所治南康道務簡，無所自顯見，而御史張君簡行部其地，因獄與俱之九江、饒州。時分巡副使未至，一切讞審獄牘訊牒公移悉以付弟相知，戲曰：「是常習司空城旦書乎？」弟曰：「未也，且以仕學耳。」及其治之輒精，而於考覈官吏語，皆覈而文米稱是。張君以爲材而異之。時巡撫潘中丞時良者，弟故人也，所以慰藉保持甚至。尋入賀萬壽，抵都下，諸詩酒人與忌者皆在，弟平心其間，不爲町畦，唯小毖愼耳。既陛辭，間道具絮酒雞炙哭于鱗之墓，因游靈巖，陟泰山，觀日出，祇謁闕里孔林，皆有記及詩。還至玉山，引疾移文兩臺乞休，俱不許。蓋弟猶虞大相之深於忮也。既不獲已，之任所，治益精明。嘗從侍御趙君燿按部至饒州，而大相母迎養至京，中貴人導從，大相之弟都帥使使寄弟：「有年家分，能一出會乎？」弟謝以：「故事，不敢雜直指。」致庖廩而已。都帥忽忽不懌曰：「我故不足辱王參。」趙君雅伉直，心不附大相，以是益善弟。其滿也特薦弟堪學政，而潘中丞之薦辭尤嫩，尋遷其省按察副使。所任驛傳，時江右之驛傳最繁苦，不勝其供億，則多取之民，民又不勝其給，則爲議減削之，過當，乃至學官有徒步出入者。弟爲下諸郡議，衷其平上之臺，臺是之，著爲令。已兼綰司篆及署分巡道。分巡當省會，至繁猥，弟於吏事益習，有所譏駁，即老吏莫敢措手。嘗據案

「吾既已失先君子意，汝勿爲爾也。」蓋先君雖在厄，未嘗不戚戚以己故錮二子爲恨。至是弟始束裝就道。既之任，其所行約束，明暢藻雅，爲他省冠，諸生欣得師。試貢士畢，行部三原、耀州、延安未畢，而有兩京臺瑣白簡。前是，大相不欲持父喪，而魚肉抗議者，元馭爭之力，不應，遂請告歸省。大相心媿之，時時露辭色，而曇陽子既以化，元馭具其事屬世貞傳，而弟手書授之梓。給事某、御史某乃極論元馭與不穀譴張爲怪幻，而留省應之，至波及弟與故沈太史懋學，業已報聞，弗竟矣。而弟慨然謂：「學使者爲諸生師帥，卽弗竟而業已見指摘，何顏復教授諸生？」乃移文兩臺乞骸骨，而单車之境上，度臺疏發，卽買一舴艋徑歸。諸生有竭蹶而送者，猶爲之講說藝文不倦。時元馭之弟家馭亦自河南謝學政歸，天下聞而高此兩人，以比元馭，其賢於不穀遠。久之，大相死，太宰第諸道學使，此兩人俱上考，家馭侍其兄苫塊，弟起家提調浙江學政，上疏辭不赴，弟名益高，而惜之者謂縣官需材甚急，豈有材如弟，而竟老丘壑者。甲申春，不穀亦辭南京刑部侍郎，召就醫藥，而弟以冬復起家提調福建學政。閩浙俱天下文學地，其視關中，不啻倍蓰，余乃謂弟：「可以出矣。余處子又處，無乃偃蹇天子之命，而傷地下心？」於是弟意始決。以歲杪之任，而大試期迫矣。星馳至汀，而邵武，而建寧，以兩月畢事，遂馳至漳。漳故才藪，卽龍溪一邑，民間待試者八千餘人，諸生稱是。而守令皆弟同里人，薦紳先生展轉爲其子弟請屬，不可屈指數，強有力者至藉開府、中丞指以脅弟，弟一切謝絕之，而唯專其心神以從事諸卷，恆丙夜不寐。其所揚抶，毋論前列，卽當下中至擿斥者，丹鉛之外，繼以精評，蓋榜出而人人無異詞，至得睹所揚抶語，不啻歎伏矣。已試泉，其法如漳。試興化，前使之未竟者，其法如泉。還試福，其法如興化。以三月畢，而諸生及民間之見遺，而援故事求再試者，八郡悉集，且數萬人，弟一一收試之。而度期且迫，弟令人自署名卷角而自封之，不別爲號，於是頃刻就試，試畢而付卷胥吏，使公閱之。有挾父兄私書於卷者，有自署其父兄名卷中者，悉棄不收，收者僅十之七而加嚴閱焉。於是居間倩代之弊絕矣。弟後先所拔多名士，及試撤棘榜開，儼然可數。而解元李光縉者，困諸生久，弟睹其文而異之，俾餼學宮，遂冠閩士，翕然歸弟鑒裁，而弟尙以所試第一人少應格，意恨恨不樂。更三年，則第一人之彙征者無限，而弟已不及睹矣。弟所頒條約，在關中雅已著聲，而閩之士習寖而僥倖者衆，則其於規愈嚴而望之甚急，而其於諸生試義，分別考校，他好不能奪。至是益勤而性稍卞，

法益嚴。閩人敦行好古學，幾爲之一變。俄進其省左參政，分守福興道，時從侍御楊君按部。興化楊君性嚴察，於司道鮮所當意，獨雅重弟，事與之謀，弟多所寬解。入賀萬壽，冒暑行至吳門，以期遠暫憩里中，得遷今官報，猶以左參政秖役，抵都下竣事，而後拜命。時三相公鄉人太宰有通家契，皆下楊而請益，弟披吐無諱，於元馭尤切至。弟既之金陵，履太常任，金陵搢紳先生欣得一遘，以爲祥麟威鳳，戶屨恒滿。有所報詣，倒衣出迓恐後，筆研功未盡讐爲歉，禮部議賜公兩祭全葬，不穀再疏請，得贈如今稱，蓋身後之事略備矣。弟擬上書乞假歸，從不穀世貞奉裸將飾兆域，以鮮近例，逡巡不果，意殊邑邑。久之病日益深，乃移狀於卿沈，爲具疏請下尙書，吏部極稱弟賢，姑予急治病，病痊而有司奏起用，如六卿大臣例，報可。時不穀被命留京，輕行迓弟於奔牛。弟時形瘠而色多火，然神氣殊勁爽，相勞苦，案醫藥，與方舟而歸。不穀既不能出，又不忍於弟，業上書請一丘矣，弟謂：「嚮者兄不云乎，余處子又處，將偃蹇天子之命而傷地下心？且上之待我先公厚，此一時也，兄寧能恝然而已乎？」余無以答，第朝夕候伺弟消息，小益則爲寢食不遑，嘗避而飲泣者數矣。弟微知之，強自飾而見我，會不獲請，至明年戊子二月，密戚知友餞別兒子新居，弟尙乘小籃舁從澹圃縱觀優旃，舉一觴始去。又數日促余過別，步履趨，談論暢，余乃得自引，然日懸念無已。「嚮者兄不云乎，余處子又處，將偃蹇天子之命而傷地下心？且上之待我先公厚，此一時也，兄寧能恝然而已乎？」余無以答，第朝夕候伺弟消息，小益則爲寢食不遑，嘗避而飲泣者數矣。弟微知之，強自飾而見我，會不獲請，至明年戊子二月，密戚知友餞別兒子新居，弟尙乘小籃舁從澹圃縱觀優旃，舉一觴始去。又數日促余過別，步履趨，談論暢，余乃得自引，然日懸念無已。時至初夏，方晝寢，而家人來云：「弟病益甚，無起色。」爲之驚墮床。及閱其手書，則曰：「吾食雖不至脾，而神甚王，不死也。」然意者欲安我耳。有錄其分產遺戒，多理身齊家要語，所析雖草頭木屑，井井不遺漏，料理身後衣棺喪葬衷禮爲儉，令他人積日而計之，弗及也。且曰：「吾自今端坐以俟期而已。」其入與婦子訣，靡不頫首飲泣，不敢仰視。弟洋洋自如。明日一家人至，則報：「進粥無苦已。」又一人至，則進肉矣。然自是頗矻矻著述，有《澹思子》、《望崖內外編》、《經子臆解》。屬歲大侵，餓莩盈道，日有死者，弟乃倡諸大姓，出囷米煮粥以啖之，全活可萬計。死者用浮屠法，延名僧誦經禮懺七晝夜，瞻拜甚謹。沾沾喜曰：「吾胸中更無事矣。」然弟故課責子姓，望之甚急，而其於諸生試義，分別考校，他好不能奪。至是益勤而性稍卞，

善恚，忽欲葺離薋園一島，力不稱願，顧橐已匱於前施及法事矣。意時時不樂，子姓竊憂之。將百日，病復大發，二日而粒絕，又二日爲季夏閏望，前一日晨興，命移席中堂，強起坐飲少水，亭午呼楮墨，手書一紙與余訣，大概謂：種種惡證俱現，恐在旦夕。弟性敏有膽決，加以學力定力，遂能輕死破戀，六親既已無情，即見兄如不見也。末復謂：天下雖荐饑，聖主能蠲賑，事尚可爲。唯願廟堂勿固寵，勿近小人，勿聽人言搜求人過，諸君子勿偏見，勿立黨，勿思報復，即死無憾。既椷書未發，迫瞑目，力起使人掖而據胡床，盥水於足，既畢，兒輩問：「有言否？」曰：「四月書已盡之，復何言？」曰：「不昏散否？」曰：「無念，何所昏散？」翛然遂逝。不穀時外出，抵暮歸，而家人以書及訃至。小子駿時在邸，匿訃而以書授不穀，曰：「叔父亟矣。」讀其書，二百餘言，既有致，結法尤精美，無一筆誤，泣謂駿：「此當未大故也。」更三日人來，無復生理矣。駿度不穀心稍定，乃以訃告。嗚呼痛哉！弟以嘉靖丙申生，歿於萬曆之戊子，春秋僅五十三耳。不穀長於弟十年，齒髮盡墮，去死無幾，乃不死而令弟死也。弟至性幾曾閔，明悟埒子貢，博裁亞子產，敏練如賈生。其事大司馬公太恭人，以志爲養，欬盻若一。不穀意所屬，弟恒恐失之也。弟間有所請，不穀未嘗不心唯也。尤篤倫理，重名誼，其施予視不穀稍裁而能不失，宗黨戚執待而舉火者亡慮數十家，閭左歲時，咸有所周卹。居恒不輕爲公府居間，間有之，必宗戚之困阨橫賦及冤抑不伸者。若州里大利弊，與單赤恫苦，侃侃不憚詳矣。嗜義若渴，有所聞於晝，即終夕不寐，有所聞於夕，唯恐未曙，汲汲行之然。猶識長慮，悠然能見事後，雖三老更事者見之，恒自失。少亦微有耳目之好，觸一語立斷遣之，不少牽係世望，每自愧其濡首，且謂：「大兄非沈溺者，仁而少斷，以是不及弟耳。」居官好爲條教，煩不至瑣，尤能曲暢物情，因事爲功，屬吏之廉而有材者，必爲之達於上，即不至，贓濫未嘗不弘掩覆，以是多感弟浹肺腑。始以受大司馬公舉子業，遂精治四子及《周易》，獨會之趣，不專訓詁。晚視學政，傍通諸經，皆能蕞其大要。亦喜讀釋老氏言，初以資翰墨耳，既受曇陽師誨，且多從衲子游，於西來之教往往有所發明，獨於宗門似未得機軸。若乃致虛極，守靜篤，如老子所云者，亦行之而未能深詣也。既病久，稍見定力，去而恬然，殆有未易窺量者。顧弟不諱言二氏學，恒謂吾：於兩廡饗亡所貪，苟陰用其實，而陽詆其名，或假竊其似，而自文其陋者，俱恥之。以故躬書曇陽師傳，而所撰著《望崖編》等書，亦皆其中精至語，識者謂不下白香山、晁文元。於詩雖自濟南始，其所涵咏多漢魏晉宋以至盛唐諸大家，然不肯從門入，亦不規規名某氏業，而神詣之境爲勝，七言律尤其踔絕者。文出入西京韓歐諸大家，間采劉義慶《世說》，自以爲得彼三昧，而於游名山記，尤詳婉有力。善持論，往往以識勝。少即工臨池，行草蕭散，小隸疎行，得晉人遺意，晚而彌好之。病甚，已絕意吟咏，然猶爲陸司寇陰司馬作行楷，蓋絕筆也。性嗜佳山水，其登泰岱觀日出，憩靈岩，謁孔林，入關過華嶽，具行縢布屨，自青柯坪而上，西北臨大漠，稍南眺岷峨積雪，東俯中原，一昔而下，謂平生之觀，毋踰此矣。行部江右，窮匡廬表裏之勝，按閩縱浪九鯉湖諸山，爲幽絕觀。歸自關中，單騎走龍門砥柱、嵩山少林，神禹之所疏鑿，而菩提達磨之所紹統者，慨然若睹其人。至洞庭兩山、京口三島，固几案間物也。意與境會，輒爲文以紀之。詩亦稱是。獨其於華嶽，謂文不能勝于鱗，于鱗已悉之，我復何道。尤好栽花果，晚治一圃，悉搆閩嶺奇卉及牡丹芍藥蓮菊之異名者藝之，作《學圃雜疏》，謂兒輩：「吾他無所溷汝，異日日致一花，供我目足矣。」嗟乎！使弟不死，假以歲月，縱其所詣，其政術必爲成、弘良臣，學術必約而窺濂洛之藩，吟咏必肩二李，超何、薛，博綜廣識，庶幾宋金華、楊新都，書藝之名，亦必侵尋文、祝抗衡。而一旦併奪之，造物者之於弟，何其酷也。弟娶婦章氏，封安人，歸化令宗實女，以淑若著稱，弟亦莊之無間言。子四，士駰太學生，娶袁山東提學副使公尊尼女，士騄州學生，娶沈吏部員外郎公璟女，士駪聘史錦衣指揮同知公繼書女，章安人出也，士騋聘韓南京禮部右侍郎公世能女，側室汪出也。女四，適雲南按察副使楊公道亨子太學生繼英，次適兵部尚書凌公雲翼子玄泰，次適兵部員外郎楊公士元子庚穎，次字南京國子監祭酒趙公用賢子開美，適凌者側室魏氏出，餘俱章安人出也。孫女二人，字徐道隆，爲士駰出也。所著詩文，不穀爲裒而梓之，得五十五卷，餘所著《閩部疏》、《三郡圖說》、《窺天外乘》、《二酉委談》、《學圃雜疏》，前已行人間。嗚呼，馬曹慨亡於人琴，東亭悼衰於梁棟，不穀虛得名耳，實不如吾弟，今幸未死，尚能執管紀述其行事，而祈不朽於作者。至哀無文，宜其掛漏薾愞若此。唯憐而不拒之，豈唯亡者之感，將存者世世之感也。不勝望迫切之至。

趙用賢《太常王敬美傳》 語曰：文章之用與天地並。故文質之推移，繫

氣化之隆替，士以文稱，詎不重哉！然而兼總華實，淹該先後，卓然以所長冠一世者，未易數見也。明興，金華、海寧二先生摛屬穠蔚，文宗鬱起，蓋庶幾於大雅。其後稍萎薾，而北地起振之，自是學者識西京之遺，規上古之業。至濟南李于鱗抉其奧，元美王先生總其成，潤古雕今，洋洋極盛，斯一代之選也。若乃撮勝諸家，筆削擅奇，學藝並贍，則奉常之視王先生，非特雁行，抑亦有羽翼之功矣。奉常公諱世懋，字敬美，別號麟洲。其先出始興文獻公導，更亂累遷，著籍於吳太倉州，世爲士林盛族。祖諱倬，歷官廉勤多惠政，有名弘、正間，終南京兵部侍郎。父忭，嘉靖中爲名御史，更六大鎮至都察院右都御史，中權姦讒死。隆慶初追復故官，再贈兵部尚書賜祭葬。公尚書仲子，元美先生弟也。母郁太恭人。公生秀發神府，三歲機捷過人，能操切其童奴。稍長躭嗜文籍，一經誦輒不遺。十餘歲卽病羸累年，尚書公欲勿令業舉子，公病少間，私取程式義擬撰一篇置案上，尚書公見大驚，乃爲延茂才異等者授之經義。一歲中師數辭去，曰：「是奇警且絕倫，吾不任受若師。」弱冠游太學，祭酒郭公槃、敖公銑皆極賞公，謂異時當以文名天下。二十三舉順天戊午鄉試，明年成進士。未幾而尚書公難起，公哀號毀墨，終喪未嘗一見齒。既除猶籍稿純素，不聽音樂者幾十年。丁卯，莊皇帝登極，詔得雪先臣幽枉，而華亭徐文貞公當國，首舉尚書公冤狀爲言，公乃從元美伏闕下上疏申理，事下邊臣會覈，以功聞，冤乃得白。是時公學益富，文益工，交游日益附，于鱗至推公爲小美，以並王先生。汪司馬伯玉時督撫八閩，遺書願折行輩爲交。而海內所稱二三名家如吳明卿、徐子與、李本寧，皆屬目卑下，酬唱篇什，流傳人間，一時名稱大譟，臺垣交口譽薦，大司馬楊襄毅公猶極推挽。戊辰遂起公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公於甲次應得令長。故事：進士不謁選不與除目。公以才望久鬱，故超得之，然士人猶以留滯觖望。歲餘擢比部儀制員外郎，會郁太恭人疾，請急歸，歸而太恭人已歿，贏毀一如喪尚書公時。癸酉再起，補祠祭司，逾年遷尚寶丞。時江陵相方怙權，數以睚眦中人，御史傅公應楨首疏言三不足畏觸其忌，下獄遣戍定海，公與石廷尉星合爲治裝。已而劉御史臺極論其專恣諸陰事，逮繫緹騎獄。廷尉既上書江陵請代御史罪，而公復偕廷尉詣相所善客李尚書幼孜所，請得代爲居間，李輒睢盱向人曰：「若殆王生從臾耳。石君木強不及此。」頃之公奉詔往祭秦藩，廷尉先引去，亦擢公江西參議治九江道。又明年卽其省爲驛傳道副

使。己卯監其鄉秋試。直指邵君陛素服公才敏，棘以內事皆屬公，凡入公品第多知名士，發三策博雅冠諸省。俄改視陝西學政。數月給事中某御史某以疊仙立化事，言公不應附和驚愚俗，事雖幸寢，公遽移文臺使者，乞骸骨遂行。壬午江陵相死，詔公以原官仍浙江提學，辭疾不赴。甲申冬再起福建提學。先是王先生既辭南少司寇召，朝議僉謂縣官方急需材，此兩人不宜久置丘壑。公意猶遑延不欲就，王先生爲言國恩重，余既處，若其以服任建功爲孝，公乃行。而大比期既迫，僅以六月遍八郡生儒試，盡杜一切請托。是秋士入彀者多屬公所裁鑒，閩士風幾爲一變。已晉左參政分守興泉，其秋入賀萬壽，還次里中，改南京太常寺少卿，猶以參政畢賀。丁亥抵太常任，都人士欵門投謁，殆無虛晷。又四方以詞翰造請者，趾背相錯，公一一應之不廢，能應機決審，不詭時好，而其出入要必軌於正，當事幾糾雜，斧斷一歸於理。而其因事劑量，要以利民爲主。居官好爲條教，嚴而有禮，而扶善抑過，逾久不懈。其再董學政，敦行尚古，尤得師法。始爲南儀部，魏國有兩庶子，邦瑞弗愛，欲立其幼邦寧。邦寧母鄭夤緣得繼封矣，令甲勛胄應襲故封者須肄禮國學，魏謬以邦寧當嫡應。大司馬劉端簡公執不可。邦瑞已入學，而誠意伯及助教鄭如錦者規得魏厚遺，相與說姜大司成，爲返其牒，少宰林公燫時署宗伯，意頗不慊而無以難也。公立奮筆移文，明鄭以未封生邦寧，則均庶耳。庶均宜立長，有國制在。一言而邦瑞卒定爲嗣。都下至今稱公能抗法不撓。在江閩日更三御史，始張簡者貴倨，按部江饒，挾公與俱，所讞獄皆公手傳爰書，張大以爲才。已趙君耀亢厲守高，公嘗同與行部，適江陵相迎目卑下，酬唱篇什，流傳人間，一時名稱大譟，臺垣交口譽薦，大司馬楊襄毅公猶極推挽。戊辰遂起公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公於甲次應得令長。故事：進士不謁選不與除目。公以才望久鬱，故超得之，然士人猶以留滯觖望。歲餘擢比部儀制員外郎，會郁太恭人疾，請急歸，歸而太恭人已歿，贏毀一如喪尚書公時。癸酉再起，補祠祭司，逾年遷尚寶丞。時江陵相方怙權，數以睚眦中人，御史傅公應楨首疏言三不足畏觸其忌，下獄遣戍定海，公與石廷尉星合爲治裝。已而劉御史臺極論其專恣諸陰事，逮繫緹騎獄。廷尉既上書江陵請代御史罪，而公復偕廷尉詣相所善客李尚書幼孜所，請得代爲居間，李輒睢盱向人曰：「若殆王生從臾耳。石君木強不及此。」頃之公奉詔往祭秦藩，廷尉先引去，亦擢公江西參議治九江道。又明年卽其省爲驛傳道副

氣化之隆替，士以文稱，詎不重哉！然而兼總華實，淹該先後，卓然以所長冠一世者，未易數見也。明興，金華、海寧二先生摛屬穠蔚，文宗鬱起，蓋庶幾於大雅。其後稍萎薾，而北地起振之，自是學者識西京之遺，規上古之業。至濟南李于鱗抉其奧，元美王先生總其成，潤古雕今，洋洋極盛，斯一代之選也。若乃撮勝諸家，筆削擅奇，學藝並贍，則奉常之視王先生，非特雁行，抑亦有羽翼之功矣。奉常公諱世懋，字敬美，別號麟洲。其先出始興文獻公導，更亂累遷，著籍於吳太倉州，世爲士林盛族。祖諱倬，歷官廉勤多惠政，有名弘、正間，終南京兵部侍郎。父忭，嘉靖中爲名御史，更六大鎮至都察院右都御史，中權姦讒死。隆慶初追復故官，再贈兵部尚書賜祭葬。公尚書仲子，元美先生弟也。母郁太恭人。公生秀發神府，三歲機捷過人，能操切其童奴。稍長躭嗜文籍，一經誦輒不遺。十餘歲卽病羸累年，尚書公欲勿令業舉子，公病少間，私取程式義擬撰一篇置案上，尚書公見大驚，乃爲延茂才異等者授之經義。一歲中師數辭去，曰：「是奇警且絕倫，吾不任受若師。」弱冠游太學，祭酒郭公槃、敖公銑皆極賞公，謂異時當以文名天下。二十三舉順天戊午鄉試，明年成進士。未幾而尚書公難起，公哀號毀墨，終喪未嘗一見齒。既除猶籍稿純素，不聽音樂者幾十年。丁卯，莊皇帝登極，詔得雪先臣幽枉，而華亭徐文貞公當國，首舉尚書公冤狀爲言，公乃從元美伏闕下上疏申理，事下邊臣會覈，以功聞，冤乃得白。是時公學益富，文益工，交游日益附，于鱗至推公爲小美，以並王先生。汪司馬伯玉時督撫八閩，遺書願折行輩爲交。而海內所稱二三名家如吳明卿、徐子與、李本寧，皆屬目卑下，酬唱篇什，流傳人間，一時名稱大譟，臺垣交口譽薦，大司馬楊襄毅公猶極推挽。戊辰遂起公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公於甲次應得令長。故事：進士不謁選不與除目。公以才望久鬱，故超得之，然士人猶以留滯觖望。歲餘擢比部儀制員外郎，會郁太恭人疾，請急歸，歸而太恭人已歿，贏毀一如喪尚書公時。癸酉再起，補祠祭司，逾年遷尚寶丞。時江陵相方怙權，數以睚眦中人，御史傅公應楨首疏言三不足畏觸其忌，下獄遣戍定海，公與石廷尉星合爲治裝。已而劉御史臺極論其專恣諸陰事，逮繫緹騎獄。廷尉既上書江陵請代御史罪，而公復偕廷尉詣相所善客李尚書幼孜所，請得代爲居間，李輒睢盱向人曰：「若殆王生從臾耳。石君木強不及此。」頃之公奉詔往祭秦藩，廷尉先引去，亦擢公江西參議治九江道。又明年卽其省爲驛傳道副

舌以爲神。公雖雍雍守文墨，然其果辯儇絕剔刷蠹本，卽老吏亦讓其能。御下雖見謂風厲，然至機遘牽掣，亦逶迤從事，而不矜主已。論者謂本朝以文學兼精吏治，如公不多見也。公於子史無不窺覽，洎視學政，遂盡究五經大旨，旁採《世說新語》、《文心雕龍》，自謂得二書三昧。於文出入秦漢，而援證裁論，間法韓歐諸大家，務切情理。於詩取裁六代，取格盛唐，善傳景會意，以神詣獨到爲旨。七言律尤踔絕，幾與于鱗埒勝。少工書，中歲操習尤專，妍媚娟秀，不減趙吳興。公嘗言：「吾於書得自天巧，卽家兄且退幾舍。若詩庶幾偏師，亦足制勝。若文吾當北面，非吾力有及不及，則天授有至不至。」斯可謂確論矣。平生篤倫理，赴義如馳，歲所周宗黨及厚招游客，費嘗不貲，士亦趨之如市。大司馬公故有遺產，悉割以畀世父。又所置義田侵蝕弗治，公謀出橐貲益拓其畝，族人至今利賴。家居絕跡公府，遇閭閻疾苦，州里大利弊，輒奮詞侃侃，不憚詳覈。少時或微躭玩好，偶觸一語，立加斷遣，無少留繫。性獨嗜佳山水，吳中東極武林洞庭，西抵京口三山，暨白下諸名奧，具幽討不遺。南游窮匡廬武夷，北上泰岱觀日出，伏謁孔林，入關登華山絕頂，歷龍門砥柱，憩嵩少，徘徊不能去。所著詩歌游名山記累數百篇，讀者皆爲色飛神動。晚年一志澹泊，於釋氏典多所超詣，於黃老家恒操其說以御身接物，獨鏡希識，漸進玄鑒，天下士望之幾若朗出天外不可梯接矣。公詩文若干卷，元美先生所刪次，總曰《奉常集》。其《閩部疏》、《望崖錄》二卷、《澹思子》一卷。又《讀史訂疑》一卷。又《經子臆解》一卷。又《窺天外乘》一卷、《遠壬文》一卷。又《二酉委談》一卷。又《學圃雜疏》，皆刻行世。子四人，伯士駟，早卒。仲士騄，博學名能文。叔季皆秀朗世其業。史氏曰：奉常公挾龍矯虎變之資，擅懷瑾握瑜之業，衣冠咨挹，惟恐或後，亦云盛矣。乃其於爵祿雖有所應，汎然受，悠然辭，故終其身三十年而□□□□，卒能自保其素。卽以江陵之操予奪，其始非不慕嚮，而後乃卒棄之，況他瑣瑣者乎。及讀公臨歿遺書，戒固寵近小人立黨希報復，凜凜憂國之言，義烈秋霜矣。嗟乎，就不欲入，和不欲出，非好學深思，烏能窺其際哉！

《明史・文苑傳三・王世懋》（存目）

咸豐《壬癸志稿・列傳》（存目）

著録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世懋《奉常集》五十四卷。

《千頃堂書目》卷三　王世懋《經子臆解》一卷。又卷五：《讀史訂疑》一卷。又卷七：《饒南九三府圖說》一卷，《閩部疏》一卷。又卷八：《名山遊記》一卷，《關洛紀遊》一卷、《鯉湖攷略》二卷。又卷一二：《澹思子》一卷，《學圃雜疏》三卷。又卷一六：《望崖錄內外篇》二卷。又卷二三：《奉常集》五十四卷，《奉常詩集》十五卷。又卷三二：《藝圃擷餘》一卷。

《明史・藝文志一》　王世懋《易解》一卷，《經子臆解》一卷。又《藝文志三》：《學二》：《饒南九三郡輿地圖說》一卷，《閩部疏》一卷。又《三郡圖說》一卷。又《閩部疏》無卷數。又《名山遊記》一卷。又《經子臆解》一卷、《望崖錄》二卷、《澹思子》一卷。又《讀史訂疑》一卷。又《窺天外乘》一卷、《遠壬文》一卷。又《二酉委談》一卷。又《學圃雜疏》一卷。又《奉常集》五十四卷，詩十五卷。又《藝圃擷餘》一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王世懋《卻金傳》一卷。又《閩部疏》一卷。又《名山遊記》一卷。又《經子臆解》一卷、《望崖錄》二卷。又《讀史訂疑》一卷。又《窺天外乘》一卷、《遠壬文》一卷。又《二酉委談》一卷。又《學圃雜疏》一卷。又《奉常集》五十四卷，詩十五卷。又《藝圃擷餘》一卷。

《嘉業堂藏書志》卷四《白門稿略》一卷（明萬曆刻本）　明王世懋敬美撰。

又《王奉常集》賦詩詞部十五卷目錄二卷文部五十四卷目錄二卷（明刻本）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兄元美輯，萬曆間子閑仲等刊。詩集標賦、詩、詞等部，文集標文部。內卷五十二《澹思子》，卷五十三《藝圃擷餘》，卷五十四《經子臆解》、《讀史訂疑》，皆單行撰述，附輯於集內者。目錄冠集首，惟詩集不全。卷帙與黃氏《書目》、《明史・藝文志》同。《四庫存目》作五十九卷，詩文並計之也。先生生當後七子時，且與哲嗣駙聲壇坫，其《藝圃擷餘》云：李于鱗七言律俊潔響亮，余兄極推轂之，海內爲詩者爭事剽竊，紛紛刻鶩不成，至使人厭。又云：家兄讞獄三輔時，五言詩刻意老杜，深情老句，便自旗鼓中原。所未滿者，意多於境耳。則其持論固未爲七子所縛束，可知詩涵咏建安，以迄盛唐，不規規某氏而詣其神境。七律尤踔絕。文出入魏晉。詞

僅八闋，細膩輕艷，亦秦柳之遺也。所著《四庫》別收《卻金傳》，《詞林人物傳》尚有《閩部疏》、《三郡圖說》、《窺天外乘》、《二酉委譚》、《學圃雜疏》，統名曰《損齋雜著》。（董稿）

藝文

王世貞《瑯琊先德贊》 吾弟南京太常少卿敬美者，諱世懋，別號麟洲，又號損齋，或曰牆東生。二十四成進士，以家難歸卧者幾十年，召補南儀部主事，轉北儀部員外郎。歸守母喪，服除補祠部，改尚寶丞，出爲江西右參議，轉按察副使，改督陝西學事，移疾乞歸，起督浙江學，不應，再起督福建學，遷其省左參政，入爲今官。病復請告歸。卒年五十三。吾弟生而白皙，及長美風神，眉目如畫。性明穎，以經術稱諸生間。尋益讀先秦東西二京語，而專精古文辭，餘事乃及筆札。李于鱗睹而奇之，每貽書予：不憂阿奴火攻耶？蓋機雲二蘇之目所由矣。孝友天至，篤倫理，晚途尤惜名檢，庭闈之內肅如也。前後居官，必著聲實，爲上下所愛重。其於閩學標冰鑑矣，然竟以勞瘁棘中，感噎疾，遂不起。敬美志大雅，已得文章名，不欲居之，窮探六籍，傍及二氏，有所綜覈裁訂，彬彬成一家言。其於吏道尤精，識治體，工物情，使其不死，何可量哉！死之日，海內紳衿，靡不有蘭摧玉折之嘆。若不佞，則有慟而呼祝余而已。嗟呼，余長於敬美十年，齒髮禿落，尚不死，而使敬美前死也。余生平姓名，在人齒頰間，數起躓，以竽濫八坐。弟於中正之品、考功之令嫩矣，而不獲正九列，人耶天耶？余故不忍贊敬美像，又烏能不贊敬美像也。

屠隆《王觀察敬美》（存目）

又《贈王敬美》（存目）

顧簡《哭王敬美（二首）》（存目）

李維楨《祭王敬美》（存目）

趙用賢《祭王敬美太常文》 天於斯文，厥統有屬。會其精英，維天所篤。公之紹興，世方二陸。余不爲然，公居其難。斯文盟主，曰惟弇山。公爲之部左侍郎。侍郎揚歷中外，所至有聲跡，講求經濟實學，皆可施行。萬曆中，鄭貴妃方擅寵，撰《女誡》一書，以明德馬后爲首，侍郎序而刻之，坐此爲朝論所譁，不得大用，君子惜之。生平不求工聲律，新樂府數章，記載時事，頡頏其間。江涵海納，左馬毫端。中興七子，功恢復古。公握靈蛇，詞壇儷美。百氏紛挐，莫窺涯涘。惟公匠心，獨探秘旨。君卿唇舌，武庫琳瑯。子雲筆札，戶寶家藏。他人仡仡，一得擅長。公兼數者，沛乎徜徉。非天啓之，詞何獨昌。

胡應麟《八哀詩・太常東吳王公世懋》（存目）

鄒迪光《婁東王敬美》（存目）

又《哭王敬美太常（有序）》 敬美於戊子物故，屬余初病起，不能哭。越一年而始哭之，搦管爲詞，淚與俱下，誰謂陳根無復慟理。詩凡四首。（詩略）

俞安期《哭王敬美太常四十韻》（存目）

費元祿《國朝儒林贊・王世懋》（存目）

雜録

《太平清話》卷二 王敬美藏一玉觶，有把長三寸，皆卧蠶紋，純是青綠侵蝕，眞奇寶也，敬美自題其齋曰「寶觶」。

《履園叢話》卷一〇《收藏》 虞秘監書《汝南公主墓誌》，起草凡十八行。有李東陽、莫是龍、王世貞、毛澄、王鴻儒、陳繼儒、文嘉、嚴澂諸題，又錢穀、張鳳翼、獻翼觀款，相傳是王敬美奉常家故物也。敬美謂其蕭散虛和，風流姿態，種種有筆外意，高可以入《蘭亭》、《頭眩方》之室，卑亦在《枯樹賦》上，其稱重如此。

吕坤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坤，字叔簡，寧陵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刑

有古人諷諭之風。

趙尊嶽《惜陰堂彙刻明詞提要・去僞齋詞》 坤字叔簡【略】詩詞非其所長，亦不求工於聲律。詞僅五首，調《望江南》示兒者，類爲告誡，未足取也。

郭子章《呻吟語摘序》 近儒譚學者，標其赤志，曰主敬，曰致良知，曰隨處體認天理。《呻吟》未嘗不語敬，而曰執事敬，未嘗不語良知，而曰從親長致良知，未嘗不語天理，而曰人事上存天理。啜糟粕者，孰與醲醇之旨，而謂醲醇不釀於糟粕不可；肥膚革者，孰與神氣之王，而謂神氣不宅於膚革不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良知也，及其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聖而不可知之神也，而謂不可知不出於夫婦之與知不可；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良能也，及其至，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中庸》不可能也，而謂不可能不出於夫婦之與能不可。此《呻吟》之大都也。【略】萬曆二十年壬辰秋，後學郭子章頓首拜撰。

馮從吾《呻吟語序》 中州新吾呂先生，理學大儒也，其所著論學語，自題曰《呻吟語》，蓋亦堯舜猶病意耳，而或者以爲先生謙。余以爲惟其病病，是以不病。此正先生之所爲善學孔子也。【略】今觀是《語》，論道理曲盡人情，論人情曲盡道理；論本體不離工夫，論工夫不離本體。不惟同志者讀之欣然痛快，即素不信學者讀之，亦未有不翻然悔悟，勃然興起者矣。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六・去僞齋文集》 十卷。明呂坤撰。【略】是集爲其孫愼多等所刊。坤於明季講學諸儒中，最爲篤實。是集亦多有裨世道之文。而出於後人之編錄，一切俳諧筆墨，無不具載。夫韓愈雜說僅數條耳，其他寓言惟《毛穎傳》、《石鼎聯句》編入集中，《革華傳》、《嘲鼾睡》諸篇即不編入，李漢所以爲有識。惜編是集者昧此也。至於應俗之文，連牘不已，益爲眼中金屑矣。

又《儒家類存目二・呻吟語》 六卷。明呂坤撰。【略】此篇上三卷爲內篇，下三卷爲外篇，蓋萬曆壬辰刊本也。晚年又手自刪補爲《呻吟語摘》三卷，彌爲簡要。故此本附存其目焉。

又《儒家類存目三・呻吟語摘》 二卷。明呂坤撰。【略】《明史・藝文志》載《呻吟語》凡四卷，此止二卷。考卷末萬曆丙辰其子知畏跋，則此乃坤從四卷中手自刪削，並取知畏所續入者若干條，存十之二三。距萬曆壬辰郭子章作序之時，又二十四年。蓋坤晚年之定本也。其內篇分七門，曰性命，曰心，曰倫理，曰談道，曰修身，曰問學，曰應務。外篇分九門，曰世運，曰聖賢，曰品藻，曰治道，曰人情，曰物理，曰廣喻，曰詞章。大抵不侈語精微，而篤實以爲本。不虛談高遠，而踐履以爲程。在明代講學諸家，似乎粗淺。然尺尺寸寸，務求規矩，而又不違戾於情理。視陸學末派之猖狂，朱學末派之迂僻，其得失則有閒矣。

又《小學類存目二・交泰韻》 一卷。明呂坤撰。【略】是編乃所立切韻簡要之法。僅有序文、凡例、總目，而未及成書。然書之體要則已具括於是。其法於平聲之字各以陰陽相切。如同字舊用徒紅切，通字舊用他紅切。坤則以爲他紅二字仍切同字，不切通字，改通字爲他翁切。又上去二聲各以本聲爲母。如寵字用楚隴切，送字用素甕切之類。平入二聲則互相爲母，如空字用酷翁切，酷字用空屋切之類。其《交泰韻》之名，即以平入互爲終始之義也。蓋因古來合聲之法，更加以辨別。故不用字母攝法，而於字母攝法相輔而不相礙。其論「定首領」一條，謂東董凍篤何等明白。乃舊譜相沿，領韻則以東董送屋，領聲則以公孔貢穀，殊爲淆亂。其說亦極有理。惟其分部純用河南土音，併鹽於先，併侵於眞，併覃於山，支、微、齊、佳、灰五部俱割裂分隸，則太趨簡易。於無入之部強配入聲，復以強配之入聲轉而離合平聲之字，則太涉糾纏。未免變亂古法，不足立訓矣。

又《政書類一・明職》 一卷。明呂坤撰。【略】坤於萬曆壬辰以僉都御史巡撫山右，作此編以申飭屬吏。自弟子員之職至督撫之職，統十八篇。於省府州縣職官利弊得失，言之甚悉。

又《雜家類存目九・閨範》 四卷。明呂坤撰。【略】此編乃其爲山西按察使時所作。前一卷爲《嘉言》，皆採六經及女誡、女訓諸文爲之訓釋。後三卷爲《善行》，分女子、婦人、母道各一卷。叙其本事，而繪圖上方，並附以贊。文頗淺近，取易通俗也。當時嘗傳入禁中，神宗以賜鄭貴妃，妃重刻之。後妖書案起，遂以是書爲口實。朱國楨《湧幢小品》曰：「呂新吾司寇廉察山西，纂《閨範》一書。焦弱侯以使事至，呂索序刊行，弱侯亦取數部入京。鄭貴妃之姪國泰乞取添入「后妃」一門，而貴妃與焉。「衆大譁，謂鄭氏著書，弱侯交結爲序，將有他志」云云。所紀與史小異。然國楨與焦竑爲友，目睹刊本，所記似得其眞。此本無鄭貴妃序，當爲坤之原本也。

又《雜家類存目一一・呂公實政錄》 七卷。呂坤撰。【略】是書皆其歷官

條約之類。第一卷爲《明職》，第二至第四卷曰《民務》，第五卷曰《鄉甲約》，皆巡撫山西時所作。第六卷曰《獄政》，第七卷曰《憲約》，則爲山西按察使時所作。其門生趙文炳巡按湖廣時校刊之，總題此名。中《憲約》前有陳登雲重刊一序，題萬曆癸巳。而文炳序作於萬曆戊戌，反在其後。蓋諸書各有單行之本，文炳特彙而刻之，存其原序也。

又《禮類存目三・四禮疑》 五卷。明呂坤撰。【略】是書首載《通禮》一卷，冠、昏、喪、祭各一卷。意在酌通古今，自成一家之學。其大旨亦本於《書儀》、《家禮》，然好用臆說，未可據爲典要。如謂「爲庶母之有子者杖期，無子者當亦同制。長幼尊卑，未有不報者。嫡與妾不報服，猶云名分稱尊。諸子不尊於父妾，父妾爲之期，而諸子不報，非禮也。」今考《儀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期。」又《喪服記》曰：「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據此，則公子之妾自爲其子期，其子且不得爲妾母服，則諸子安得爲父妾報。又《喪服・緦麻章》曰：「士爲庶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馬融曰：「以有母名爲之服緦。」蓋妾之子於己爲同父兄弟，兄弟之生母於己亦得有母名。故《唐律》以「庶母」爲妾之有子者，蓋取《儀禮》之義。《唐會要》載長孫無忌之奏，謂：「己之庶昆弟爲其母不杖衰，而己與之無服。同氣之內，凶吉頓殊。求之禮情，深非至理。請依典故，爲服緦麻。」則爲庶母服緦麻，亦全從有子起義。妾若無子，則無爲人母之道。《傳》又安得云「以名服」乎？自《開元禮》、《政和禮》、《書儀》、《家禮》及《明集禮》皆本《唐律》。坤乃橫生異議，過矣。【略】坤不知古禮，遽議經文，其說亦乖。其餘攻經文者不一而足。如《戴記》庶子攝祭，不假不配不歸肉，宗子死，庶子代，有爵稱介，無爵稱子，祭必告於宗子之墓，三年之喪及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而冠，不改冠爲次於中門之外，三年之喪不弔哭諸條，坤皆謂非孔子之言。至《儀禮・士冠禮》一篇，則逐句詰難，幾無完膚。坤之講學在明代最爲篤實。獨此一編，輕於疑古。白璧之瑕，雖不作可矣。

又《四禮翼》 四卷。明呂坤撰。自序謂以民間日用常行淺近鄙俗可以家喻戶曉者，析爲條目。凡《冠禮翼》二：曰蒙養，曰成人。《婚禮翼》二：曰女子，曰婦人。《喪禮翼》二：曰侍疾，曰修墓。《祭禮翼》二：曰事生，曰睦族。

《豫國士》 《明詩歸》卷四：鍾云：似譽似譏，風旨幽冷，覺管仲、魏徵一流人俱在內。

《道邊穀》 《明詩歸》卷四：譚云：論明藏旨趣深永，非大學問人不能道。

《明史・呂坤傳》（存目）

《萬曆野獲編》卷二五《呂焦二書》 乙未丙申間，焦弱侯(竑)爲皇長子講官，撰《養正圖說》進之東朝，而同事者不及聞。時郭明龍爲講員之首，已不悅之極。既而徽州人所刻，梨棗既精工，其畫像又出新安名士丁南羽之手，更飛動如生，京師珍爲奇貨。大璫陳矩購得數部以呈上覽，於是物議鬨然，而張新建相公與郭江夏尤怒甚，謂焦且將由他途大用。丁酉，焦又不幸承乏典試，遂借闈事摭拾之，調外去。己亥，復中之，大計浮躁降調。後雖屢登薦章，再膺啓事，而議者終求多，至今未起也。同時則呂新吾(坤)初撫山西，著《閨範》一書。尋入爲協院副憲。其書偶爲戚畹鄭國泰所睹，進之翊坤宮。皇貴妃極喜其議論，因爲作序，刻之京師。尋兩黨搆爭，言官遂指呂懷二心，別有推戴。呂時已徙少司寇，亦因此乞身歸。其慰薦之疏，相繼滿公車，然尚未出山也。兩公俱當世羽儀，焦以博洽冠世，呂以理學著名，一則勇於獻替，一則過於樸誠，俱遭忌口，動以宮闈見指摘，因遲柄用。君子處末世，即著書立言，亦當慥慎，況其他乎？按焦書曾進呈，奉旨留覽。呂書僅行人間，鄭氏偶見而賞之耳。(按：「焦書」至「賞之耳」共二十四字，據寫本補。)

《池北偶談》卷二 侍講湯先生(斌)言：「初寧陵城小而卑，呂新吾先生以刑侍家居，謀大之。縣人難於改作，或生怨謗。公曰：『三十年後當知吾意。』至流賊之亂，適三十年矣，境內百姓攜家入保者以數萬計。縣人德之，爲立祠。」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 明呂叔簡云：「今之用人，每恨無去處，而不知其病根在來處。今之理財，每恨無來處，而不知其病根在去處。」二語可爲居官、居家者座右銘。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四禮翼》四卷，《四禮疑》五卷。 又《經籍二〇》：《交泰韻》一卷。 又《經籍三八》：《閨範》四卷，《呂公實錄》七卷。 又《經籍五四》：《去僞齋文集》十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 《四禮翼》四卷，《四禮疑》六卷。 又卷三：《交泰韻》□卷。 又卷七：《寧陵縣志》。 又卷一〇：《呂公實政錄》七卷，《安

民實務》。又卷一一：《呻吟語》四卷。又卷二五：《去僞齋集》十四卷。

《明史・藝文志三》 呂坤《呻吟語》四卷。

沈一貫

張邦紀《沈文恭公集序》 紀方髫，喜讀師戊辰南宮試牘，已出師之門而遊木天，喜讀師館閣諸課，以爲博洽典則，皆盛世之音，鑿鑿可施諸政。迨師沒十餘年，集始盡行，伏而誦之，驚怖其言，洵河漢而無極，而向之試牘館閣諸課，皆師井中天，何眇之乎窺師也。【略】憶昔立師門，時聞之師曰：國家之文凡三變，明興之樸雅，成弘以來之高華，慶曆間日求奇麗而日就浮靡，椎輪化爲大輅，大輅化爲雕車，古道略盡，不可爲法。今讀其文，乃知師力起文章之衰風，即如其力挽世運而反古，吾師伐在吾世，何可磨滅。宰相尊行其道，師之若不易行者，在政不在道，道行即政行，文者載道之器，固將歷萬世而師不朽，而何止行其道於今日之政。文章可以觀事業，故曰不同途而同軌。後之讀師文者，無徒作他人紙上空言觀，雖謂吾師操兩科而遊孔氏之門可，矧師立德又進乎文章政事而上之。門生張邦紀頓首拜譔。

歐大任《吳越游稿序》 鄞人沈嘉則、余君房、沈肩吾，海嶽之幽居者也。乙丑之秋，覽遊吳越，著爲歌詩。丙寅仲夏，余與肩吾邂逅江淮之間，出其草爲余誦之，篇篇奇絕，信可以寫攬勝之逸韻，攄懷古之幽情矣。卞長卿因遂刻焉，來問余序。

《明詩紀事》庚籤卷九陳田按 鄞縣相業不足言。少師事沈明臣，稱爲句章公。又與黎惟敬、歐楨伯輩往還，故詩筆頗擅麗藻。

《明文授讀》卷九 先夫子評《沈文恭集》：肩吾之文，無事鎚鍊而疎爽老辣。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二・吳越遊稿》 一卷。明沈明臣、沈一貫、余寅唱和之詩也。明臣有《通州志》，寅有《同姓名錄》，皆已著錄。是編乃嘉靖丙寅三人結伴於錢塘，北遊至揚州，積途中題咏得詩五十首，因合刻之。考一貫登隆慶戊辰進士，寅登萬曆庚辰進士，時皆未第，故與明臣同遊也。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少師爲嘉則之從子，其於詩學有所指授，風華詞藻，與嘉則略相似。戊辰史館大拜者七人，以詩章擅名者，東阿、鄞縣爲最，東阿之學殖，優於鄞縣，鄞縣之才筆，秀於東阿，若夫相業國是，具在國史，別論可也。

《罪惟錄》列傳卷一三《沈一貫》 沈一貫，字肩吾，號蛟門，浙江鄞縣人。隆慶二年進士，萬曆中歷禮部侍郎，改吏部，加太子賓客。艱歸，起尚書禮部。二十二年，晉東閣大學士。明年，朝鮮師潰，南原失守，一貫疏請嚴水

師天津登萊之間，謂天津畿輔門戶，以戰爲守，守固，便一。倭殘閑山，我尾其後，成夾攻之勢，便二。閩廣浙直之援，至有所屬，舟無汎駕，便三。且易於行餉，便四。舟師之仗義者可因勢而起，便五。儀眞、京口向有兩榷之遺，一貫請免京口一差。時羅織吳宗堯一案，至籍其家，一貫曰：「籍家，五刑之極條也，唯大不道施之。今以仇口所訐，迄無其實，陛下身不美之名，以借人抒不平，未善也。」不報。復爭寧波市舶之設，有云：「陛下早斷一日，一日省二萬有餘。臣計中使一員，其司房吏役，少亦二三十人，略計已百人矣。其餘分遣官員，豈下十人。十人各累百人，則千人矣。此千人，皆欲養其父母妻子僮僕，每家姑以十人爲率，則萬人不啻。人日給銀一錢，合之盈千，歲須四十餘萬。而所進纔數萬，況又斂百姓之怨乎！今所遣已二十餘所，歲當糜天下金錢八百萬。至於倚勢爲奸，橫徵強奪，又不可數，則規利者所不爲也。」不報。因經筵，及皇長子冠婚，亦止礦稅，報聞。上以大禮故，賚賞不貲，責戶部。一貫封還前旨。時播酋楊應龍方叛，上遣內臣張慶督貴州諸礦，慶曰：歲可得稅銀三萬五千，名馬四十匹。一貫曰：「卽有之，從跋扈中求之，可得乎？」並請免雲南稅使，上優答之。復疏釋罪臣曹學程，不報。因歷數災變，以祈寬大。會內侍陳奉入楚，武昌漢口以往，變經十起。一貫請大沛弘仁，以安楚民之心，不報。舊例各司本章率揭閣，一貫以內臣張忠所奏，旣關國計，合行關白，不報。二十九年，鹵歹青犯錦，請復李成梁遼東鎭守，上從之。時推補外官，屢疏不下。一貫言：「候代之官，必不如初任。暫攝之官，必不如久任。別導帶管之官，必不如專任。佐貳署印之官，必不如見任。」不報。上偶失豫，召一貫入，諭罷礦稅及起廢釋禁等事切。翊日稍安，悔之，索前諭，復傳照舊遵行。一貫旣力爭之，復曰：「今日有百金於此，鬻皇上之一旨，皇上且許之。有萬金於此，鬻皇上之一旨，皇上寧許之乎？今皇上之旨，人以虛言鬻之去矣。旨鬻於下而威福予奪隨之去，則不如鬻一官之猶制於上也。乃動曰權宜，權宜者，明知其不當爲與不可爲，布衣甲，善謔，夢皐調之：「昔之山人，山中人；今之山人，山外人。」布衣應聲：「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事。」頗示諷云。

《明史・沈一貫傳》（存目）

《千頃堂書目》卷一　沈一貫《易學》十二卷。

（一作《道德經解》）。　又卷二四：《喙鳴文集》二十一卷，《喙鳴詩集》十八

卷。　又卷三〇：《敬事草》十九卷。

《明史・藝文志一》　沈一貫《易學》十二卷。　又《詩經纂注》四卷。

《乾隆鄞縣志》卷二一《藝文上》　沈一貫《易學》十二卷，（《明史・藝文志》）顧起元序曰：　蛟門先生以《易》起家，歷官詞林，至踐綸扉，參大政，而讀《易》猶不休。蓋韋編鐵摘，未嘗去手者數十年。始以所得筆而爲書，及予告歸田且十年，所摩研編削，又不知凡幾，更乃板而行之，而先生遂厭人間世矣。仲子泰泳等，奉治命涵書，以序屬起元。起元未嘗學《易》也，安能贊先生之《易》學。雖然，請妄言之。《易》之爲道，有理有數，人亦求之理與數焉耳矣。理在天則不已之命，在人則未發之中，與發而中節之和，惠廸吉，否則凶，悔吝數則陰陽，奇耦之畫，時六位以乘之，因以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測夫吉凶悔吝者也。數本乎理，理主乎數，理實而數乃不虛也。學《易》者數學少，理學尤少，先生之爲《易》學也，求諸理之大通而正者，而不言所利，求諸理之可從不可從，可求不可求，可貞不可貞者，衡之以正，而大通於天下，非必諄諄語象占也，豈以理而紬數哉！參而伍之，擬而議之，《易》在是矣。故可以開物成務，可以斷疑定業，可以學問變氣質，可以人事回造化，此先生之學所以能建天地，質鬼神，繼聖人，與民同患之志也。陸元輔曰：《易學》十二卷，蓋進呈講義也。）《詩經纂注》四卷。

又　沈一貫《叙嘉靖間倭入東南事》一卷（《徵信叢錄》）、《彙編史編》（《兩浙名賢錄》）。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沈一貫《易學》十二卷。　又《敬事草》十九卷。　又《經世宏辭》十五卷。

《國史經籍志補》　明沈一貫《喙鳴集》（十七卷），《詩集》（十八卷）。

帥機論述

陳文燭《帥膳部詩序》　惟審帥君少有俊才，年十六舉於鄉，倚馬數千言立就，海內稱江表才士矣。自舉進士及罷太守歸也，日事吟詠。往官留曹，有尚書嚴束諸司，天甫明入部，惟審遘思未起，呼之不應。間訪同調，不問主人在否，其家或出酒酺，惟審獨酌，酒竟而詩成。其曠達若此。暇登雨花、燕磯、牛首、棲霞諸勝，花辰月夕，以爲極歡。每過言偃、陸機宅，徘徊留之不能去。此豈顧上官之期者哉！　思南古牂牁郡，山川險阻，在荒徼外，惟審擇可遊者遊之，遊而可賦者賦之，詩滿四境，又稱風流太守云。今其詩圓美如轉丸，清便若回雪，一句一字，鼓鑄三唐，而時出之，古詩尤爲合作。雖文通擬諸家，靈運擬鄴中詠，不是過也。歸田以後，益富而工，卧以薦寤，食以當飴，至其會心，樂而忘老。大都高適工暮年，杜陵細晚節，視一官長若敝屣海，謂曰：「千秋誰知定吾文者，可謂知言。余集，子其定之。」乃爲正定若干卷。君復閉戶精削，減前十二三。稿就而卒。卒後十年，桐城劉君燕及

實來。弦歌茲暇，欽企舊德。命刻以傳。因爲論之。

李時英《刻帥惟審詩引》 惟審以髫年舉孝廉，崛起大江之西，卽天祿石渠奧篇隱帙，往往成誦，及釋褐，味薄燕市，官我祠曹，剩日閉戶，讀未讀書，發爲詩章，沉着細密，冲澹閒雅，略毛髮而相精神，洗皮膚而尋骨髓。大抵古詩抉康樂之藩籬，律詩窺輞川之堂奧。昔人謂韋蘇州絕意高髻，故詩品軼青蓮而上之，千古神交，殆有深契者。【略】萬曆七年己卯歲二月既望，賜進士出身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錢塘李時英含之甫書。

費元祿《陽秋館集敘》 予覽先生之集，以爲盛美有三，惆悵者一。何者？班、張而後，左、庾之間，欲賦京都，談何容易？皇朝自余光結撰，遂蒙貝錦之凶，桑悅擿文，不聞粉飾之典。而先生哲製，英主爲知音之通人，郎吏作憙事之小史，耻《儲說》之沒齒，笑子虛之凌雲，其美一也。夫人名期沒世，論定百年。先生翳精靈於幽扃之下，蓄雲縠於鴻篇之上，名不損於身後，言既立於人間，其美二也。典刑既遠，誰問遺書，箕裘未墜，寡懷世業。而先生胤子，窮討翰墨，校練陶陰，欲使嘉言善論，與江漢而長流，精義妙道，其金石而悠久，其美三也。

劉胤昌《陽秋館集敘》 先生諸制作，洋洋洶洶乎！頌賦則漢，文晉，而詩三唐也。先生有作，曾王不亡矣。【略】不佞既想慕先生而表章文獻，登諸琬琰，敢云憺悰大業，青雲竊附，庶幾勒成一家，俾異時史局之求有全書云。桐城後學劉胤昌燕及氏謹敘。

李紱《帥惟審先生〈陽秋館集〉序》 有明嘉、隆之際，吾臨川帥惟審先生與湯若士先生齊名當時，爲之語曰：「帥博湯聰兩神童。」乃《玉茗堂集》至今風馳海內，而帥先生《陽秋館集》板壞不復鐫，豈學勝而文稍遜耶？湯先生稱帥先生五言古詩有入化者，屠長卿推爲豫章才人第一，張洪陽目以冰壺沆瀣，孫月峰謂抗心師古，陽春寡和，然則帥先生之文不必遜於學也。且博學高文未易優紲，高文可以虛騁，博學必徵實據。【略】今國家文教昌明，逸書競出，帥氏嫡族孫衛民、奉璋、襟南、玉峰等重刻遺集，來屬爲序。因述兩先生所以齊名者，蓋皆文昌精氣所鍾，海內好古之士未讀是集者，知湯先生則知帥先生矣。時乾隆三年重九後一日，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一級、前經筵講官、吏戶兵工四部侍郎、巡撫廣西總督直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同邑後學李紱拜撰。

《陽秋館集・附錄・名公評品帥臨川詩》

屠長卿評曰：學如武庫，裁如大匠，豫章多君子才人，則以先生爲第一。又曰：如入武庫，如探滄海，讀尊集，翻成一個飽學。又曰：材凌鮑謝，人是羲皇。又曰：佳集匠古師心，博收約取，富而且精，迴環九轉，足下古人，非今之操觚者浮剽速化流也。楚黃周少魯評曰：俊逸調同崔少府，清新格敵謝臨川。豫章張洪陽評曰：新詩名家大雅，冰壺沆瀣，清人心骨，一唱三歎，不覺炎歊之灑然也。武陵龍伯貞評曰：詞逼六朝還近古，調高三謝夐無前。姚江孫月峰評曰：雄篇抗心與貌古，絕不類其爲文，此又其所以勝也。入越來，爲余一夕而賦樓居滿二千言，言言有徵據，觀者賞其捷追倚馬，遲陋腐毫，余則謂其有倚馬之敏才而淺不類之，無腐毫之滯思而深復過之。若惟審者，不獨可謂全才，亦足爲全人矣。京山李本寧評曰：日來讀宏撰，聞所未聞，如窺冊府群玉，窮措大塞破屋子，何快如之，尙乞一副本以待紙弊墨渝之後也。鄴故辱品題，而足下獨自攄機軸，組鑄偉辭，近體古詩無不各臻閫奧。

屠隆《兩都賦序》 帥貢士廷鎭以其父比部郎機《兩都賦》見示，隆伏讀之，鉅麗哉！攷山川之雄大則氣壯神京，載明物之駢闐則辭先帝業，述建置之沿革則政存經畫，陳地形之要害則事關戰守，采仙靈之故蹟則沂源發祥，擷人文之麗藻則推本毓秀。其學淹而博，其才閎而肆，其詞瑰而奇，其格壯而雅，信詞人之極思，一代之鴻製也。【略】萬曆庚子秋八月，前進士儀部郎東海屠隆長卿氏頮沐拜撰。

謝廷讚《帥惟審先生〈兩都賦〉序》 誦南京之作，則鹹陳腦張洗元盪方，高皇帝之櫛沐足搆穫也；誦北京之篇，則幸學問寢大閱下風，成皇帝之宵旰足典刑也。而屏玉却宓，又何馳騖乎《長揚》；勸百諷一，不啻倍屣於《子虛》

矣。然則發許都之秘，將髣髴乎青龍；報江都之賜，行驂服乎良馬，期拱而竢之耳。【略】金谿謝廷讚曰可父譔。

胡亦堂《臨川文獻集序》 先生當明中盛之時，幸無屈子之遇，徒以學成網羅，不得以所能親幸於上，有所感慨，雖任外官，嘗繕《兩京賦》、《平夏頌》、《皇太子出閣講學頌》。（萬曆中奏進。）《平夏頌》以進。其文博大而謇諤，精銳而淵壑，有超越前人之概。設使其時如漢用長卿之故事處之，卽不必得大政，而雅列侍從，優游一官，殫其著作，可以無憾。然賦頌既上，宣付史館，一時文采所表見，亦不可謂不榮矣。乃其所著爲詩，取材宏而用物富，音律老健，皆可玩誦。擬古則逼《文選》，五言則在中唐，於其諸體尤復爲長。其作《元日》詩，自以君門日遠，雖身在江湖而心懸魏闕，忠愛之意油然，而宦游所至，楚沅貴竹天中於越之間，莫不寄其篇章，蕭瑟幽貞之氣敷於言下。後之人試置身而處，所謂流連景會，發舒憤懣，至今猶得髣髴其人，有所興起。士君子不得大遇於時，而徒托於詩以自傳，其自能已也夫。文林郎知臨川縣事慈谿後學胡亦堂二齋敬譔。

傳記

帥先愼《惟審先生履歷》 先生諱機，字惟審，謙齋其別號也。父諱時中，廩庠，母何氏。先生居次，兄諱樞，弟諱相，俱邑庠。先生以大明嘉靖丁酉歲五月戊寅巳時生於柘溪遊鶴巃之里，生而穎異，過目不再。九齡，石城許先生穀督學江右，奇之，卽以神童入弟子員，未幾食餼。十二齡，丁父艱，服闋領嘉靖壬子鄉薦，甫成童耳。公車五上，始登隆慶戊辰進士第，不拜縣長，除河南汝寧府教授，開大梁書院，掄秀講藝，文風斐然，作有《大梁書院序齒序》，遷太學正，主虞部事。庚午，欽差典福建鄉試，作《鄉試錄前序》復命。愛南都閒散，乞南膳部郎，滿歲，出守思南，陞河南全省學政，謫分巡於越，量移彰德府同知。時寧夏梟張，命將征討，獻馘班師，上《平西夏頌》，詔送史館，旌額曰葩詞獻藎，擢南比部郎。皇太子出閣，又獻《出閣講學頌》。家居又繕南、北《二京賦》以上，俱蒙既而引病自免歸，時萬曆甲午秋季也。生於情，情生於適。郡中人適予者，帥生無如矣。乃卽留酌，果取巾相易，不差分寸，旁客駭嘆。記之。

又《再寄帥思南》（存目）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二四 帥機《陽秋館集》四十卷，《陽秋館集選》十七卷。又卷三一：《南京賦》一卷，《北京賦》一卷。（萬曆中奏進。）《平西夏頌》、《皇太子出閣講學頌》。（萬曆中進。）

帥濱、帥光斗《陽秋館集跋》 公宦後家於郡城三元樓東，搆陽秋館於基左，凡有著作，因顏之曰《陽秋舘集》。詩古文辭積稿盈笥，其刊行海宇者前後約數百餘卷。【略】時乾隆四年己未桂秋，五世族孫邑庠光斗、六世族孫郡庠濱謹書於脩獻書院。

李廷友《重刻帥謙齋先生集引》 余昔雞牕挾筴，間睹遺編而甜吟，今來羊角烹鮮，冀得全書而縱閱。奈木仇於火，子尅母也，藏版半屬葭灰，幸道傳於人，孫繩武焉，遺書猶存石室。【略】乾隆四年歲在己未菊月既望，婁邨後學李廷友拜撰。

湯顯祖《懷帥惟審》 帥行山陰，有《萬壑千山賦》。

藝文

費元祿《讀帥惟審先生集寄從龍從升（帥之子也）》

湯顯祖《送帥機》（存目）

又《春酒篇寄帥思南》（存目）

又《赴帥生夢作（有序）》 丁亥十二月，予以太常上計過家。先一日，帥惟審夢予來，相喜慰曰：「帥生微瘦乎？」則止。予以冠帶就飲，帥生別取山巾着予，甚適予首。嘆曰：「人言我兩人同心，止各一頭。然也。」嗟乎！夢生於情，情生於適。郡中人適予者，帥生無如矣。乃卽留酌，果取巾相易，

吳稼澄

李維楨《吳翁晉詩序》 嘉靖中，吳中丞峻伯先生爲比部郎，與李于鱗、王元美兩先生同舍。兩先生嚴重先生。先生持論，折匠心法古之衷而用之。【略】翁晉詩受之中丞，猶漢韋玄成之於賢，翟超之於酺也。【略】翁晉以才運學，以法合調，劇琢藻繢，不傷風骨，沉着悲壯，不傷韻致，縱橫騰踔，不傷矩矱。古選律絕，衆體無所不備。正始大家，勝塲無所不合。而其爲翁晉自若。以方中丞，弓冶箕裘，不相沿襲，楂梨橘柚，各有其美也。才識如是，詩安得不佳乎？稱詩之士，所在而有，高自矜詡，前無古人，而工於形似，失其本眞，雖賢者不免焉。翁晉不役志紛華，不馳騖聲問，闇然自修，與古爲徒，虛憍之夫，望之色沮，具此三者，以詩知名，豈易得哉？余生也晚，不及北面中丞，何敢復失翁晉？強顏而評其詩，如病子夢聞鈞天之樂，心知其非，凡口不能置辭也。

《靜志居詩話》卷一七 吳稼澄，字翁晉，孝豐人，維嶽子，以例除南光祿典簿，累遷雲南通判。有《玄蓋副草》，又《北征》、《南諧》、《滇游》諸稿。

《明人詩鈔續集》卷八 翁晉七律學西崑，《秋懷》云：「燈下有情啼絡緯，機山無夢到鴛鴦。」「寶鏡欲開鸞自舞，玉釵初斷燕猶飛。」情思清婉，可稱好句。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七・玄蓋副草》 二十卷。明吳稼澄撰。【略】稼澄素與吳應暘、臧懋循游，故是集之序，應暘撰而懋循書之。其稱《元蓋副草》者，應暘序謂「元蓋，天目山別名。其藏書有在，姑謂之副」。蓋誇大之詞，謂尚非其名山之正本耳。稼澄少年，以詩見稱於王世貞。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亦稱其樂府如健兒騎駿馬，左右馳突，靡不如意。近體頗合西崑。然摹古終太有痕也。

《千頃堂書目》卷二六 吳稼澄《玄蓋副草》二十卷，《北征》、《南諧》、《滇游》諸稿。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吳稼澄《玄蓋副草》二十卷。

同治《湖州府志》卷五九《藝文略四》 吳稼澄（人物傳）《玄蓋副草》二十卷，《苕源存稿》、尊人中丞夢暘序略：翁晉詩稱名家，蓋三世云。其大父觀察公《苕源存稿》、尊人中丞公《天目歲編》並行於世。兩公立朝稱名宦，以直節偉績掩其詩，而詩固其餘也。翁晉以三禮世其家，卒難一第，其才不少概見，而一泄於詩，宜乎工矣。或謂翁晉名早起，所善咸當代方聞之士，詩殆於游而工者。余謂不然。曩者僉州、太涵兩公名海內，士人附之若趨市，然兩公所遇，如翁晉稱素交者，僅僂指數。蓋僉州舊爲中丞同舍郎，詩實推重中丞，嘗自謂峻伯進我於社。峻伯，中丞字也。及中丞沒，獲翁晉而喜曰：「吾師有子，不死矣。」於是兩公交贊翁晉不置口。會知名之士方視兩公月旦爲軒輊，莫不側目翁晉，唯恐名出其上。而翁晉則謂：「吾實殳執兩公而莊事之，豈屑屑爲名地哉！」兩公聞而誼之。時負才者競爲新聲，翁晉獨斤斤循前人矩矱不少變。詩凡三十卷，命之曰《玄蓋副草》。玄蓋爲天目別名，其藏書有在，姑稱副云。《四庫存目》：【略】《南諧集》、《滇游集》、《北征前後集》。（並湖錄）

俞安期《後八子詠・孝豐吳翁晉（稼澄）》（存目）

焦竑

論述

綜論

臧爾勸《焦澹園先生集敘》 當先生翱翔主上，姓名噪乎媼豎，蓬瀛伏其高騫，而又嫺於古而給於才，一時訓誥制敕之詞，勒金銘石之章，非經鉅裁

則無以耀鴻景，流盛美，抑何盛也。一朝以直道忤時，輟侍從而棲遲於家，邅延七八載，其視兩君子踪跡不必同，廢有久近，困有甚有不甚，要其無妄以取蹶一也。先生渾升沉，約情性，和平與幽渺相劑爲用，然自其巖居久，著述益富，文益工，而世若有羨先生之窮而揜其愉，今隸諸集者彬彬矣。其権故實，繙經典，若倒囊，若湧泉，若數一二足與兩君子爲敵國，意天之生是才也，將假以經國之鴻業，而不徒以科名岌嶪獨步當代，則必投之坎壈迍邅之鄉，使耀華呈實，益致其造而已耶？【略】萬曆丙午嘉平朔，整飭潁州兵備河南布政司右參政、兼僉事前奉敕提督學校、陝西按察司副使、禮部儀制司郎中、瑯琊門人臧爾勸撰。

許吳儒《〈焦氏澹園集〉卷首識語》 澹園先生所著多不自惜，頃直指黃雲蛟公欲刊布之，乃稍稍檢括，裁什二三耳。屬謝和州嵩總校入梓，而何州端台龍含山爲光王學博中啓參校督刻，皆有勞焉。先是有《焦氏類林》八卷，《老莊翼》十一卷，《陰符解》一卷，《焦氏筆乘》六卷，《續筆乘》八卷，《養正圖解》二卷，《經籍志》六卷，《遜國忠節錄》四卷，業行於時。《東宮講義》六卷，《獻徵錄》一百二十卷，《詞林歷官表》三卷，《詞林嘉話》六卷，《明世說》八卷，《筆乘別集》六卷，尚藏於家。餘刊行文字書籍，托名者衆，識者自能辨之。門人許吳儒識。

陳懿典《尊師澹園焦先生集序》 先生之學以知性爲要領，而不廢博綜，爲諸生以迨上公車，入詞林，無日不搜獵於古人之載籍間，有異本秘冊，必爲購寫。又日與海內名流討析微言，訂正謬誤，墳索遺義，朝家故實，無不如指掌。雖其精神所注，在大道與經世而不在於爲文，乃感觸酬應，發爲詩文，積久益多。小子典嘗請爲銓次以傳先生，未遽出也。小子典間請作者之旨，先生曰：「僕於此道蓋嗜古而無成，有其志而未暇也。憧十五六始得《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莊騷，讀而好之，摹擬爲文，儕輩姍笑，不爲衰止。顧以舉業縈懷，不得專力，迨晚歲入仕，閱歷日久，見古人之著作日益多，洞然悟爲文之法度，益信近世剽竊支離者之爲非，欲奮然大肆其力而年已後矣。又念大道難聞，餘生有限，不欲敝精於此。」先生直道云爾。典則謂先生惟功深好古，故妙契古人之作法。惟學先聞道，故盡洗文人之習氣。以明道、象山之見解，運昌黎、南豐之筆力，語無不透，說必有據，即使博如子政，奧如子雲，不能傲之以所不知。雖相如含毫，少陵苦吟，亦不敢謂此儒者不媚於詞，而獨遜此席也。蓋所謂學其大而細無不苞，先沃其根，以取蹟

代文獻足徵，而曩昔臨軒大對，醇乎其醇，視之洋洋漢廷者何如哉！【略】萬曆辛亥春王正月，翰林院檢討門生吳淞徐光啓撰。

金勵《焦氏澹園續集序》 夫先生則以知性立教者也，而不輟典學，故綜覽之富，考核之詳，當世之精博未有兩焉。而先生亦用此窮年，少而習之，晚而不厭。履其門如公超之成市，即其言如孔緒之吹枯，先生之於古今會而示予命之序。予讀而卒業，乃言曰：嗟乎！博哉美矣！以視劉氏所纂，雖人已化矣，而乃隨其興會，發爲文章，渾厚峻肆如洞岳滄海不可涯涘。即降至簡少似不逮，然絕無叛道不經之談，所稱引固多秘玩，然皆參伍有徵，非爲六朝唐宋語，無不窮工極變，才士刻楮而不逮者，先生弄丸而有餘，蓋自臆說，非耳標，尤爲可尊可信也。大都劉氏主在輔談，弱侯欲以爲訓，意自我明制科來，有其遇不必見乎性，見乎性不必優於才，求其道則合而體則兼各有攸存，是書若行，自可與之分路揚鑣，亦何須銖兩於上中下駟之間，而判其優劣也哉？或曰：弱侯生平以道自命，而此顧以聞見博人，何居？如先生者，尤未有兩焉。而今乃知先生之學，定悟參徹於所謂靈明圓瑩者，而人亦未易聽受。自信而得之，萬應不竭，奚詩若文之足多乎？【略】萬曆辛亥夏日，整飭徽寧等處兵備副使大梁後學金勵季孺甫撰。

《靜志居詩話》卷一六 修撰晚掇巍科，仕雖不達，公望歸之。亳州李文友仁卿詩云：「文章南國多門下，翰墨西園集上才。」蓋實錄也。詩特寄興。若儲書之富，幾勝中簿，多手自抄撮，惜近年俱散佚矣。

《明詩紀事》庚籤卷一六陳田按 弱侯爲東宮講官。是時太倉當國，謂元子沖齡典學，當引進圖史。弱侯輯古儲君事可爲法戒者繪圖衍義，名曰《養正圖解》，擬進之。同官郭美命輩惡其不相聞，目爲賈譽，賢者乃相阨如此。弱侯著述甚富，小詩亦有清放之致。

趙尊嶽《惜陰堂彙刻明詞提要・澹園詞》 竑字弱侯，【略】詞四十三首，附《澹園集》後，酬應之作爲多。言雅音遠，尚有矩矱，惜不能超拔而已。《江城子・贈別》上半闋云：「西風吹袂弄新晴，【略】」亦有佳致者也。

李登《刻焦氏類林引》 焦弱侯於書無所不讀，而鈎玄提要，動侔古人。每披書當賞會，與夫自有所見，欲以闡幽正詞者，輒手裂赫蹄，細書而貯之，紛紛總總，如禁臠在廚，碎錦在笥，未有秩叙。最後除自言者別爲《筆乘》，其第輯錄備覽觀者，特付愚詮次，命愚子弟錄之，乃取《世說》標目，稍稍裒益其間，成帙時以余同版一印，行之未廣也。茲王孟起氏，博雅嗜古，爰壽諸梓，以廣其傳，復徵引其端。《世說》一書，超超玄致，吾士林雅尚舊矣。是編搜百代之菁華，掇群書之芳潤，乃詳於倫紀而略於玼瑩，該及品匯而結局於仙釋，其於名理心宗，往往而在，指示歷然，此其於《世說》，又不知爲孰多。【略】萬曆丁亥冬孟，友人李登士龍甫識。

姚汝紹《焦氏類林序》 吾友焦弱侯氏，具絕世資，於書無所不讀，乃先得我心，披覽之餘，自羲軒以及勝國，凡言之可以企踵《新語》者，皆筆出之，積久而多，取《新語》篇目，稍爲增損更正，類以入焉。既成，題曰《類林》，示予命之序。予讀而卒業，乃言曰：嗟乎！博哉美矣！以視劉氏所纂，雖臆說，非耳標，尤爲可尊可信也。大都劉氏主在輔談，弱侯欲以爲訓，意自各有攸存，是書若行，自可與之分路揚鑣，亦何須銖兩於上中下駟之間，而判其優劣也哉？或曰：弱侯生平以道自命，而此顧以聞見博人，何居？如先生者，尤未有兩焉。而今乃知先生之學，定悟參徹於所謂靈明圓瑩者，而人亦未易聽受。自信而得之，萬應不竭，奚詩若文之足多乎？【略】萬曆辛亥夏日，整飭徽寧等處兵備副使大梁後學金勵季孺甫撰。

王元貞《焦氏類林序》 其編目則取於《新語》，而言自庖羲暨勝國，然書約言該，無庸考索，而百氏藝文，可一披閱間得之，古人嘉處，似無遺矣。夫弱侯賦穎異資，志聖賢學，茲詎侈誇浮而抑性道哉！第欲好修之士，廣聞見而師於心，可襲往哲芳規，無徒爲世俗汶汶淄也。藉令聞識閎博，顧挾以自廣，亦淺衷薄劣等耳，彼載籍奚而傳？弱侯奚而錄也？噫，援古而示訓，乃即恥獨爲君子者，其功偉矣，弱侯眞有道之士乎哉！余不佞，踵李士龍之剞劂而益鋟之，以廣其傳云。時萬曆丁亥歲孟冬日，秣陵王元貞謹識。

顧起元《玉堂叢語序》 《玉堂叢語》若干卷，太史澹園先生，以其腹笥所貯詞林往哲之行實，昉臨川《世說》而記之者也。其官則自閣部元僚，而下逮於待詔應奉之冗從。其人則自鼎甲館選，而旁及於徵辟薦舉之遺賢。其事則自德行、政事、文學、言語，而微摭於諧謔、排觝之卮言。其書則自金鏤石室、典冊高文，而博採於稗官野史之餘論。義例精而權量審，聞見博而取舍嚴。詞林一代得失之林，煌煌乎可攷鏡矣。起元蓋嘗攬前輩之爲衙門存掌故者，如《殿閣詞林記》、《館閣類錄》、《翰林記》諸書，視前代韋蘇之志，不啻其至明且備，然大都以垂典制、辨職掌、紀恩遇、詳事例云爾。至於人品之淑慝，注厝之得失，朝廷之論建，隱居之講求，顧有未之及者。【略】萬曆戊午秋日同里晚學顧起元書。

郭一鶚《玉堂叢語序》 《玉堂叢語》一書，成於秣陵太史焦先生。【略】夫國家二百年來，名臣碩老，強半出自玉堂精選。以故得其寸楮隻字、一事片

語者，信之若蓍蔡，珍之若夜光。箋箋世儒，安所得全帙一莊誦乎？焦先生腦庫茹納萬有，鄴架珍藏萬卷，能裒集，更能衷裁。抽精騎於什伍，揀粹腕於衆白。都內好事者，往往祈得而梓行之，俾千古後學，不致慨我明館閣無成書，因而補苴國史之弗備也。先生之功，於是爲大。【略】江右廬陵郭一鶚汝薦甫題。

伍崇曜《焦氏筆乘跋》 亳州李文友仁卿詩云：文章南國多門下，翰墨西園集上才。蓋實錄也。詩特寄興，故僅錄二首，然如周櫟園《書影》錄其《梅花》詩：「花開暮雪人歸後，香滿寒庭月上時。」亦羌無俗韻。又稱其嘗欲集古雜記中諸藥方爲一書，惜未成，只《筆乘》中載有數十條耳云云。今觀是書所錄醫方一卷及續錄，均註出典，而全書顧不如是。宜《提要》以多勦襲說部沒其所出，譏之矣。【略】書實淹博，似不讓楊用脩。朱鬱儀竹垞又稱其儲書之富幾勝中簿，多手自抄撮。諒不誣矣。道光庚戌立夏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中國小說史略》第七篇《〈世說新語〉及其前後》 至於《世說》一流，倣者尤衆，【略】焦竑《類林》及《玉堂叢話》，【略】等；然纂舊聞則別無穎異，述時事則傷於矯揉，而世人猶復爲之不已。

分論

《與友人論文書》 《明文授讀》卷二一：先夫子曰：焦竑字弱侯，南京人，翰林修撰。博極群書，其文皆有法度。

《點絳唇・壽徐松山七十》 《古今詞統》卷四：壽詞有此，可謂伐毛洗髓矣。稼軒以之。《蘭皋明詞彙選》卷一：胡云：上壽詞章，盡如斯首，作亦不妨。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竑，字弱侯，南京人。爲舉子二十餘年，博極羣書，束修講德，嶷然負通人之望。萬曆己丑，舉進士，廷試第一人，除翰林修撰。選擇爲東宮講官，講讀故事，旅進退，依經解義而已；弱侯講畢，拱揖而進曰：「臣等敷陳，或有未備，願殿下垂賜明問。」東宮稱善。自是每講，必從容扣擊，應答如響。是時睿齡才十三，聰明日啓，弱侯之功爲多。太倉謂元子冲齡，典學當引誘以圖史故事，弱侯遂采輯成書，繪圖演義，名曰《養正圖解》。同官相與側目，喧傳已私進禁中，乃具疏上之，上詳加省覽，於是爲大。【略】江右廬陵郭一鶚溫語批答。忌者益衆。丁酉北試，上度原推兩宮坊，別用弱侯。原推者愧恨，嫌新建合謀傾弱侯。言官遂用科場事，抉摘詆毀。弱侯陳辯甚力。新建從中主之。以文體調外任。自是屏居里中，專事著述，李卓吾、陳季立不遠數千里相就問學，淵博演迤，爲東南儒者之宗。年八十乃卒。嘗自言胸中有國家大事二十件，在翰林九年未行一事，林下講求留京事宜，行得六事，至今不知二十事爲國家何等事也。惜哉！天啓元年，以先帝舊學，優賜祭葬。南渡時，補謚曰文端。所著書二十餘種，皆行於世。

《罪惟錄》列傳卷一八《焦竑》 焦竑，字弱侯，南直江寧旗手衛人，以賢書講學崇正書院。萬曆己丑，廷對第一，授修撰。二十一年，大學士陳于陛請修國史，意屬竑，竑辭不可。因條七議，略曰：「建文、景泰二朝，向無專紀，即景帝位號已經題復，而實錄猶然附載，孫蒙祖號，弟襲兄年，名實相違，傳信何據？此專紀之當議一也。睿宗獻皇帝位終北面，猶人臣之稱，事屬追王，無編年之體，宜如德、懿、熙、仁四祖列載本紀之前，此附紀之當議二也。舊例，大臣三品以上乃得立傳，是高門在跖、蹻亦書，而寒族雖夷、鮐不錄，何以闡明公道，昭示來茲？則貴賤並列之當議三也。《吾學編》、《名臣錄》之類，多載懿行，而巨憝宵人倖逃斧鉞。史稱檮杌，義不甚然，則善惡並存之當議四也。累朝實錄，稟於總裁，苟非其人，牽於愛憎，尤多不根，則記載失實如謂方正學之乞哀，于肅愍爲迎立，以至野史小說，戈戈之當議五也。凡係史材，必由閣請，而星曆樂律，河渠鹽鐵等，若非專門，難於透曉，則採擇預員之當議六也。國初北平甫下，屬大將軍收秘書監圖書典籍，太常法服祭器儀衛，及天文儀象地里戶口版籍。尋從解縉之請，復購民間遺書。今中秘所藏，存者無幾，宜責成提學官，歲購故家軼本，一貯翰林院，一貯國子監，以備纂修之用，則考據必周之當議七也。」爲粗具凡例事蹟，名《獻徵錄》。會于陛歿，事已。直講東宮，太子偶仰視飛鳥，竑卽肅立輟講。及太子斂容以聽，始畢其說。冬日，偶因內豎罰裹太子出，驚問之，曰：「冒寒，無旨不敢輟也。」太子倣書，日進御覽，一日偶輟，上嚴責宮婢。

閣臣位驚疑，竑曰：「父子至情，無他。」上繼見書法頗進，喜曰：「前無是能爾。」以玉硯賜太子。嘗論東封平酋之非，榮昌公主坐受駙馬拜爲非禮，侍班官代檢對類失講筵體，冬至齋宮不得私傳免，仁聖太后上賓未成服之三日，皆在事久。又皆典會試，差以此勝。焦弱侯，率直認眞。元子初出閣，定講官六人，癸未則郭明龍，丙戌唐抑所、袁玉蟠、蕭玄圃、全玄洲，己丑則弱不應誤傳白衣冠入臨。作《養正圖解》，勸戒元子。上取覽，褒答之。閣臣位侯。太倉相公迎謂曰：「此重任。我輩先年少著精神，故到今扞格乃爾。諸等忌竑，主考順天，取士過奇，坐不如式，左遷福寧同知。家居二十年，卒。公看元子資向如何，擇其近而易曉者，勒一書進覽方佳。」無何，相公去國，泰昌中贈左春坊左諭德。竑性不肯詭隨，而推挽善類，疏理冤滯，每陰爲之諸公不復措意。惟弱侯三上、三多、三不惑，纂《養正圖說》一冊，郭聞之，地，不使人知。事母以孝聞。所著《養正圖解》以外，東宮講義、《易筌》、《禹不平曰：「當衆爲之，奈何獨出一手，眞謂我輩不學耶？且此書進後，儻發貢解》、《考功記解》、《老莊翼》、《陰符解》講，將遂與古書並講。抑出汝之手，令我輩代講，誰則甘之。」其說甚正，弱乘》、《焦氏類林》、《澹園集》、《續集》、《別集》、《經籍志》、《俗書刊誤》、侯亦寢不復理。後其子攜歸，刻於南中。送之寓所，正在案而璀陳矩適至，《遜國忠節錄》、《京學志》、《獻徵錄》、《詞林歷官表》、《玉堂叢語》行世，謚取去數部，達御覽。諸老大恚，謂由它塗進，圖大拜，事不可解矣。呂新吾文端。論曰：弱侯文望著朝野，修史七議，已徵大端。顧嘗師耿天臺、羅旴司寇廉察山西，纂《閨範》一書。弱侯以使事至，呂索序刊行，弱侯亦取數部江，而友李卓吾。此三人者，頗溺釋老，則使弱侯果專史事，或亦未能審得入京。皇貴妃鄭之姪曰國泰者，見之，乞取添入「后妃」一門，而貴妃與焉。其正矣。莊鑨曰：「《致身錄》一書，童子皆知其僞，而弱侯寶之。」且《獻徵衆大譁，謂鄭氏著書，弱侯交結爲序，將有他志。疑忌者又借此下手，至今錄》所載，多諛墓之言，此卽舜禹之口或不敢遽信。是故未詳大事記而任誌其說尚盛，不獨敗官，將欲啖肉，文之不可輕如此。弱侯以此謫官，絕無幾銘，遂有勝敗互影，是非易位，內外衡決，萬不能達者矣，況又惑齊東不微怨色，對客亦不復譚及。惟與余善，細問之，乃述此，且戒余曰：「惟認省歟！眞故及，切無然。」余曰：「不認眞，乃認假耶？」然《養正圖》，一人獨纂，不商之衆，畢竟自家有不是處。

《明史・文苑傳四・焦竑》（存目）

紀事

《湧幢小品》卷一〇《己丑館選》　是科，三鼎甲外選者二十二人，中間才士甚多，留者十二人。惟余最薄劣，俯仰三十年間，初十年聚京師，濟濟皆有公輔之望。自己亥年一散，便分陵谷，劉雲居曰寧，得少宰，已不及見。蔣恬庵孟育歿南少宰，莊冲虛天合，黃愼軒輝，得少詹，傅商盤新德得太常卿，署國子監，周礪齋如砥得祭酒，馮源明有經得庶子，區海目大相，以中允改南，王損之肯堂，檢討考察，今皆作古人。董思白其昌，外轉，浮沉閩楚藩臬。余與林兼字堯俞，皆祭酒被廢，三人僅得不死。授科道者，惟包大瀛見捷至少宰，馮少墟從吾、顧海陽際明，家居無恙，而鼎甲焦弱侯竑，一擯不復收，陶石簣望齡，亦止祭酒。吳曙谷道南雖大拜，有所阨，旋以憂去。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易筌》六卷，《附論》一卷。又《經籍二〇》：《俗書刊誤》十二卷。又《經籍二五》：《獻徵錄》一百二十卷，《名臣實節錄》二十七卷。又《經籍三二》：《國史經籍志》六卷。又《經籍三五》：《老子

翼》三卷，《莊子翼》八卷，《莊子闕誤》一卷，《附錄》一卷，《陰符經解》一卷。又《經籍三六》：《支談》三卷，《焦弱侯問答》一卷。又《經籍三七》：《焦氏類林》八卷。又《經籍三八》：《焦氏筆乘》八卷。又《經籍三九》：《玉堂叢語》八卷。又《經籍五七》：《中原文獻》二十四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 《易筌》六卷，《禹貢解》一卷。又卷二：《考工記解》一卷，《春秋左傳抄》十四卷。又卷三：《東宮講義》六卷，《俗書刊誤》十二卷。又卷五：《玉堂叢語》八卷。又卷六：《金陵舊事》十卷。又卷八：《詞林歷官表》三卷。又卷九：《關公祠志》九卷。又卷一〇：《明史獻徵錄》一百二十卷，《明朝史乘通錄宗室內閣》六十三冊，《明朝史乘科錄》一百十五卷，《國史經籍志》六卷，《糾繆》一卷，《焦氏筆乘》六卷，《續筆乘》八卷，《筆乘別集》六卷，《玉堂叢語》八卷，《明世說》八卷。又卷一五：《焦氏類林》八卷，《編次楊升庵外集》一百卷。又卷一六：《莊子翼》八卷，《南華眞經餘事雜錄》二卷，《陰符經解》一卷。又卷一七：《焦氏藏書目》二卷。又卷一二：《焦氏筆乘》六卷，《禹貢解》一卷，《考工記解》二卷，《俗書刊誤》十二卷。又《藝文志二》：《養正圖解》二卷，《詞林歷官表》三卷，《京學志》八卷，《國史獻徵錄》一百二十卷（《經籍志》作三百六十卷），《遜國忠節錄》八卷。又《藝文志三》：《筆乘》二十卷，《玉堂叢語》八卷，《明世說》八卷，《類林》八卷，《老子翼》二卷，《考異》一卷，《莊子翼》八卷，《南華經餘事雜錄》二卷，《拾遺》一卷。又《藝文志四》：《澹園集》四十九卷、《續集》三十五卷。

《明史・藝文志一》 焦竑《易筌》六卷，《禹貢解》一卷，《考工記解》二卷，《俗書刊誤》十二卷。又《藝文志二》：《養正圖解》二卷，《詞林歷官表》三卷，《京學志》八卷，《國史獻徵錄》一百二十卷（《經籍志》作三百六十卷），《遜國忠節錄》八卷。又《藝文志三》：《筆乘》二十卷，《玉堂叢語》八卷，《明世說》八卷，《類林》八卷，《老子翼》二卷，《考異》一卷，《莊子翼》八卷，《南華經餘事雜錄》二卷，《拾遺》一卷。又《藝文志四》：《澹園集》四十九卷、《續集》三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存目一・玉堂叢語》 八卷。明焦竑撰。【略】是編倣《世說》之體，採摭明初以來翰林諸臣遺言往行，分條臚載。凡五十有四類，而終以《讐隙》。案朱國楨《湧幢小品》曰：焦弱侯率直任眞。元子初出閣，定講官六人。癸未則郭明龍，丙戌唐抑所、袁玉蟠、蕭元圃、全元洲。己丑則弱侯。太倉相公謂宜擇其近而易曉者勒一書進覽。無何，太倉去國，故竑補修之。其書郭子興諸子之死，及書靖難諸臣之事，皆略無忌諱。又如諸公不復措意。惟弱侯纂《養正圖說》一冊。郭聞之不平，曰：「當衆爲之，奈何獨出一手？」後其子攜歸，刻於南中，送之寓所。正在案，璫陳矩適至，取去數部呈御覽。諸老大恚，謂由他途進，圖大拜。又載其序呂坤《閨範》，鄭國泰乞取，添入《后妃》一門。衆大譁，謂鄭氏著書，弱侯交結作序云云。

又《熙朝名臣實錄》 二十七卷。明焦竑撰。此書《明史・藝文志》不著錄。前有自序，謂明代諸帝有《實錄》，而諸臣之事不詳，因撰此書。自王侯、將相及士、庶人、方外緇黃、僮僕、妾伎無不備載，人各爲傳。蓋宋人《實錄》之體，凡書諸臣之卒，必附列本傳，以紀其始末。而明代《實錄》則廢此例，故竑補修之。其書郭子興諸子之死，及書靖難諸臣之事，皆略無忌諱。又如紀明初有通曉四書等科，皆《明史・選舉志》及《明會典》所未載。韓文劾劉瑾事，有太監徐智等數人爲之內應，亦史傳所未詳，頗足以資考證。然各傳中多引《寓圃雜記》及《瑣綴錄》諸書，皆稗官小說，未可徵信。又或自序事，或

僅列舊文，標其書目，於體裁亦乖。所附李贄評語，尤多妄誕，不足據爲定論也。

又《目錄類存目・國史經籍志》 六卷。明焦竑撰。【略】是書首列制書類，凡御制及中宮著作、記注時政、敕修諸書，皆附焉。餘分經、史、子、集四部，末附糾繆一卷，則駁正《漢書》、《隋書》、《唐書》、《宋史》諸《藝文志》及《四庫書目》、《崇文總目》、鄭樵《藝文略》、馬端臨《經籍考》、晁公武《讀書志》諸家分門之誤。蓋萬曆間陳于陛議修國史，引竑專領其事，書未成而罷，僅成此志，故仍以「國史」爲名。顧其書叢鈔舊目，無所考核，不論存亡，率爾濫載。古來目錄，惟是書最不足憑。世以竑負博物之名，莫之敢詰，往往貽誤後生，其譎詞炫世，又甚於楊慎之《丹鉛錄》矣。

又《雜家類存目二・支談》 三卷。明焦竑撰。【略】是書主於三教歸一，而併欲陰駕佛、老於孔子之上。此姚江末流之極弊，併其本旨失之者。雖亦講學之言，不復以儒理責之矣。

又《焦弱侯問答》 一卷。明焦竑撰，潘曾紘編。竑師耿定向而友李贄，於贄之習氣沾染尤深，二人相率而爲狂禪。贄至於詆孔子，而竑亦至尊崇楊、墨，與孟子爲難。雖天地之大無所不有，然不應妄誕至此也。曾紘乃綴拾刻之，以教新鄭之士子，可以見明季風氣矣。

又《雜家類存目五・焦氏筆乘》 八卷。明焦竑撰。【略】是書多考證舊聞，亦兼涉名理，然多勦襲說部，沒其所出。如「周易舉正」一條，乃晁公武《讀書志》語。「一錢」一條，乃師古僞《蘇軾杜詩註》語。「花信風」一條，乃王逵《蠡齋隨筆》語。「禿節」一條，乃宋祁《筆記》語。「開塞書」一條，乃晁公武《讀書志》語。「玉樹菁葱」一條，乃封演《聞見記》語。「何遜詩」一條，乃黃伯思《東觀餘論》語。「烏鬼」一條，乃沈括《夢溪筆談》語。「倉頡」一條，乃張華《博物志》語。「續史記」一條，乃無名氏《魯迺餘功》語。如斯之類，不可縷數。其中「周易舉正」條，末稱「此書世罕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蓋洪邁當南宋孝宗時，故其言云爾。至明代則郭京書有刊本，而晁公武書久佚，正與邁時相反。乃仍錄原文，斯非不去葛龔耶？竑在萬曆中，以博洽稱，而剽竊成書，至於如是，亦足見明之無人矣。其講學解經，尤喜雜引異說，參合附會。如以孔子所云「空空」及顏子之「屢空」爲虛無寂滅之類，皆乖迕正經，有傷聖教。蓋竑生平喜與李贄遊，故耳濡目染，流弊至於如此也。

又《雜家類存目九・焦氏類林》 八卷。明焦竑撰。【略】是編前有自序，謂「庚辰讀書有感葛稚川語，遇會心處輒以片紙記之。殘稿委於篋笥，李君士龍見之，乃手自整理，取《世說》篇目括之。其不盡者括以他目，譬之溝中之斷文以青黃，則士龍之爲也。」士龍爲上元李登字。然則竑特偶爲標出，而成此書者則登也。凡分五十有九類，皆非奇祕之文。

又《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二十卷。題曰翰林三狀元會選，前列焦竑、翁正春、朱之蕃三人名。其書雜錄諸子，毫無倫次。評語亦皆託名，謬陋不可言狀。蓋坊賈射利之本，不足以當指摘者也。

又《道家類・老子翼三卷老子考異一卷》 明焦竑撰。【略】是編輯韓非以下解《老子》者六十四家，而附以竑之《筆乘》，共成六十五家。各採其精語，附錄及考異共爲一卷。不聊貫其文，綴本章末句之下。上、下篇各爲一卷，則仿裴駰《史記集解》之例，列本章之後。其音義訓詁但取一字一句者，則仿張守節《史記正義》之例，各標舉姓名，以別之。其首尾完具，自成章段者，仿李鼎祚《周易集解

根柢矣。末附《莊子闕誤》一卷，乃全錄宋陳景元《南華經解》之文，亦足以資考證。又附刻一卷，列《史記·莊子列傳》，阮籍、王安石《莊子論》，蘇軾《莊子祠堂記》，潘佑《贈子祠堂記》，潘佑《贈別》，王雱《雜說》，李士表《莊子九論》。考南唐潘佑以直諫見殺，而此列蘇軾、王雱之間，未審即其人否。李士表自陳振孫《書錄解題》已不知爲何許人，《宋史·藝文志》載其《莊子十論》一卷，此惟存其九，亦未喻何故。又此《九論》，書中已採其《解牛》、《壺子》、《濠梁》三篇，而仍全錄之於末，亦爲例不純。殆隨手編纂，未及刪併之故歟？

又《陰符經解》 一卷。明焦竑撰。【略】考《戰國策》稱：蘇秦得太公《陰符》之謀。其書《漢志》、《隋志》皆不著錄，蓋已不傳。今世所行之本，出唐李筌，宋黃庭堅以爲即筌所託。註其書者自筌而後凡數十家，或以爲道家言，或以爲兵家言，或以爲神仙家言。竑此註雖引張永叔「眞土擒眞鉛、眞鉛制眞汞」之說，似乎神仙家言，而核其宗旨，實以佛理解之，與劉處元註相近。蓋竑與李贄友善，故氣類薰染，喜談禪悅。其作此註，仍然三教歸一之旨也。

又《總集類存目三·中原文獻》 二十四卷。舊本題明焦竑編。【略】是書分《經集》六卷，《史集》六卷，《子集》七卷，《文集》四卷，末附《通考》一卷。其自序云：「一切典故無當於制科者，概置弗錄。」識見已陋。至首列六經，妄爲刪改，以爲全書難窮，祇揭大要，其謬更甚。竑雖耽於禪學，敢爲異論，然在明人中尚屬賅博，何至顚舛如是，殆書賈所僞託也。

又《附錄·四庫未收書目提要·養正圖解》 全卷。明焦竑撰。【略】是編見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萬曆間，竑以修撰爲皇子講官，編此進之。書中備採前言往行可爲則傚者，繪之於圖，而詳爲之說。卷首有竑自序及祝世祿序，稱此書繪圖爲丁雲鵬，書解爲吳繼序，並一時知名之士也。

《嘉業堂藏書志》卷一《俗書刊誤》 十二卷(舊鈔本)。明焦竑撰。【略】其書卷一至四類分四聲，刊正訛字，卷五略記字義，卷六略記駢字，卷七略記字始，卷八音義同字異，卷九音同字義異，卷十字同音義異，卷十二論字易訛。語語切實，明人小學中之優者。《四庫》收入，當矣。（繆稿）

又卷三《焦氏筆乘》 六卷、續八卷(明刻本)。明焦竑撰。【略】弱侯藏書最富，朱竹垞稱其所儲勝於中秘，多手自鈔撮。是書考證舊聞，推演名理，博雅淹貫，亦不讓楊用修、朱鬱儀。《續金陵舊事》及表兩卷尤佳。《提要》不分正、續，僅云八卷，所見或不完也。（繆稿）

藝文

俞安期《焦弱侯太史誕辰賦詩八韻(有序)》 萬曆己酉十一月廿六爲弱侯太史揆覽之辰，適當長至之日。是日也，陽氣乍迴，融風聿至，三節正乎玄武，五緯集於牽牛。聯璧編珠，乾象成文，南極諧音調律，天人有事圜丘。登臺以書雲，樹表而測日。羲皇推初陽始動，而乃配乾之初；黃帝遘己酉臨朔，以爲得天之紀。令節有履長之賀，禮擬元正；太史上稱慶之觴，事同亞歲。陰剝已窮，既祓不祥之祲；陽生曰始，可卜無疆之年。莅此適然，咸稱希覯。九如天保，賦頌騰乎藝林；四達人文，賓客隘乎門巷。余既辱登座之末，能無上修爵之辭，大白酬於三浮，小技成乎八韻。

鄒元標《焦弱侯太史七十序》（存目）

又《焦弱侯太史還朝序》（存目）

屠隆

論述

綜論

王世貞《屠長卿詩後》 屠長卿手書五、七言古近體二十四章寄余，金陵長夏，讀之令人忘暑。其宏麗奔放，眞才子也。若陸平原之材多，張壯武之不實，小所不能免耳。詩語大半道情，而夸特甚，蕊珠宮所首禁者，此不過英雄欺人，第今後世視之如李青蓮，疑其仙去不死。余報以一章，欲其杜門壁觀者十年，玉京雲軿，長安蒲輪，總當駢集。長卿故不首肯余指，聊識其後以自儆。

沈明臣《由拳集序》 長卿文逖則古昔先王之訓，自六經、周秦、楚騷、兩京、六朝已還，無不總覽，而以時出之，不拘拘守一物；而詩則《三百篇》、漢魏及諸樂府鐃歌，以至大曆已還，亦無不總覽，而以時出之，不拘拘守一物。以故宏肆鉅麗，高華秀美，燁然動人心目，而溢出無長語，儉用無窘幅，才與情副，華實並茂，神變惚恍，而陰陽錯化，故本非舊訓，出其口便足千古，固雖緒論，入其筆輒爾神奇。【略】長卿年未四十，方在卑位，尚自冠絕如此，而更令後日，又何如哉！又長卿毫不待吮，而出語妙天下，既負枚叔之捷，兼收相如之雅，人復以馬長卿擬之，疇不謂當然哉？

彭汝讓《由拳集序》 《由拳集》者，東海屠長卿先生所著也。【略】其文漆園在前，御寇在後，先秦驅左，兩漢馭右，其詩諷深《三百》，韻標《十九》，沈宋良朋，李杜好友，其易則迸澀艱之指，其難則薄平淡之趣，其詭怪則目游神螭，其突蹶則肘搏巨蟒，其深長則遠人之入太興，其奔佚則造父之控生馬，思劇沈鬱，語亡襲仍，凡極天岸地，形越神超，卽小際嫻情，意新句繪，曾何心於夙搆，特掉觚於食時。嗟乎！先生所謂天地心生，心生言立，言立文明者耶！

徐益孫《由拳集叙》 先生生有兼材，弱齡操翰，研精雅道，企思靈樞，欲以探四游之鴻濛，綜萬品之茫昧，鑽五緯之玄微，獵二酉之巨麗，創一家之名言，旌千古之程軌，故其酣豢經笥，沉冥圖府，夢寐翱翔，靡有屆止。詞賦則該廣而魁奇，詩歌則濃郁而沉至，樂府則蒙古而深淳，傳記則穎出而周委，銘誄則凄楚而含情，述叙則駿爽而秀嫩，翰牘則嫻雅而多風，論說則博碩而揚厲。譬若班倕之運斤，后夔之考樂，靡不中於甘苦，協於宮商者與！先生之言曰：「近世之士，蟬蛻諸生而影響古人，務爲壯語以自標表。」達哉斯言，寔獲我心。大抵列錦繡繢者辭綺必靡，矯舌抗喉者調激必詭，捆句束字者氣溺必沉，刻肺鐫肝者意幽必瑣，徒摹儗之爲工，忘優笑之至恥，雖令執木鐸以自鳴，人猶將棄而勿省也。唯先生以古鑄今，以己鑄古，識足以緯其詞，才足以彪其旨，象之所會，境之所迎，機駛弩流，雲興泉逝，雖枚叔之敏思，孔璋之駿發，子建之茂材，正平之迅捷，方之蔑如矣。

丁應泰《白榆集序》 長卿兩爲令，善循良，以不能附會，僅得入爲郎，尋典客，忌者願得甘心中之，長卿罷矣。長卿矢從事無生之學，攝玄定，希太上，而既罷，夷然故吾，中無幾微動，僊僊乎采眞行游，蓋自落穆世外，菲蓼之言安所冒長卿也，不幾於盜首陽而嬲柳下者耶？

程涓《白榆集序》 先生既堅自罷，而居常修古卑今，屬辭不廢，寤寐三天子，由東海而訴新都，始至則講業太函，繼至則乞靈素岳，悉篋先後所就業，質成司馬而社白榆，是爲《白榆集》。泱泱乎視《由拳》則絜大，瑟瑟乎視《棲眞》則較精，犁然鼓吹衆氏，而錯出百家言。【略】長卿又銳於思而饒於材，寂寥數語，結搆自豪，頃刻萬言，淋漓自喜，以立取而立應，毋所躓於楮、腐於毫，非夫人傑之絕資、作者之極則乎哉！今其集具在，分部者二，分卷者二十，計言者餘億萬，騷賦似楊、枚，五言古凌三曹，出二謝，次治六朝，七言歌行出樂府，時時太白之致，近體五、七言律若排律，備具大曆諸子，詩餘詞餘絕類宋、元，序記疏啓表議策論碑銘贊傳哀誄之文出東西京，書牘出《左》、《國》而放於漢魏，靡所不該而有也。

章載道《娑羅館清言叙》 夫大道之旨，書不盡言，西方以來，教亦多術，然而諦文害義，則失魚何取忘筌，揮塵晤言，則一日便當千載。故知見斗生

悟，絕照由心，顧影興言，精思出要，用以化誘愚俗，何須萬論千經。若夫指點沈淪，只取單詞隻語，此緯眞先生《清言》所由作也。

鄒迪光《四明屠長卿》（存目）

江盈科《與屠赤水》不佞十年前聞東海有屠長卿先生者，其人不世才也，私心艷慕，積有歲時。丙戌之春，旅食京華，從書肆中得購《由拳集》，歸而就旅邸展讀，津津乎有味其言哉！《東門堤》、《鮑叔祠》諸記，高古斬截，即與龍門氏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諸尺牘多而千言，約而數語，如石家珊瑚，十尺固自連城，徑寸亦自珍玩，無不令人解頤醉心也者。詩七言絕、七言古，娟秀美好，丰度嫣然，翩翩青蓮之致；其他五、七言律，大抵不事椎鑿，天趣自流，方之古人，直是神情默合，與字襲句剿者不啻徑庭。嗟嗟，此長卿先生所爲獨步一時，而不佞江生越數千里艷慕欣羨其人，思一得當無恨者也。夫先生紅顏棄世，鏡湖千載，重逢賀監，歸來一咏一觴，陶然自樂。俯視人世營營蠅利，搰搰蝸鬬者，何啻仙官上眞下視餕丐爭得失於卮酒豆肉者歟？掉頭不住，入海隨烟，所自來矣。第今廟堂之上，開局纂修清朝巨典，名山鴻業，必需一代大筆握管秉裁，博碩如先生，豈得袖手旁觀，任斲者之血指汗顏而不爲一出耶？竊恐曉猿夜鶴，不久送主人出林壑矣。某也鄙，待罪長洲，會瞻紫氣東來，索先生爲著五千言去耳。偶緣敏治儒生許某來甬東，敬附短箋奉候，並將不腆，惟先生鑒存。德音來教，不勝延佇。

陸雲龍《屠赤水先生小品叙》赤水屠先生，東海肇靈，曙目廓腹，囊千秋而羅一世，珠璣逐唾，雲霞入思，富而怪，與海不殊，是以發爲文章，無論大者，如方壺圓嶠，壓鰲首而突兀，聚五城十二樓之輝煌，長鯨巨虬，鼓腥濤而奮騰，逞吞舟排嶽之狂橫，珊瑚林立，夜光沙積，綃杼重淵，貝生石壁，即出之爲卷石片嶼，有不係逸人之思、滯騷人之跡耶？【略】壬申長至日，錢塘陸雲龍雨侯甫題於翠娛閣中。

《御龍子集·吹劍草·與屠長卿》昨閱足下古文辭，不覺神揚揚飛動，欲揮斥八極而遊六合外也。無論色澤蒼潤，辭旨圓轉，即恍忽變幻，跌宕曲詰，往往有挾風霜而易海陸意，可登作者之壇而執牛耳盟矣。不意足下昔爲青衿之遊，而遽有此閎肆也。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　屠長卿（名隆）。三集多出於倉卒，即入錄者非竄易一二字不可。五言古《白榆》悉學青蓮。

又《由拳》歌行，出初唐者最工。《明月篇》，初讀仲默，覺甚工麗，及讀長卿，覺仲默稍爲雜亂，而工麗亦有弗如，蓋長卿才力實勝仲默耳。《棲眞》恣意傾倒，略無含蓄。《贈宋伯靈》、《贈盧子明》、《孫公子席上放歌》亦皆傑作。《贈宋伯靈》「囊無」二句雖佳，但前後相接，調實不穩，宜刪。又「孫生有言：天許作閒人，佛容爲弟子」，頗類任華，刪去四字無害。《贈盧子明》長句太多，刪去數字。《孫公子席上歌》前段有似樂天，易之爲妙。《白榆》豪邁悉似青蓮，極才人之致。中如《薊門行》、《太白酒樓》、《聽武生歌》、《畫洞庭》、《畫錢塘》頗稱奇偉。然《太白酒樓》宜刪二句，《聽武生歌》宜刪四句。不盡處轉之，此見錯綜之妙，非有力者不能。但以全集觀，恣意淋漓，字句既多未妥，而音調亦有不諧。（詳鮑照論及錢、劉論註中。）

又長卿古詩、歌行，才具瀾翻，傾倒過於季迪。又轉韻者多，於意不並論，然亦從七子之變也。知此，則可以觀百穀矣。

又長卿七言律，入錄者皆中、晚之調，中亦有晚唐俊調，不當與七子而字句穩妥。至其古律諸詩，則信手落筆，完善者亦及千言，體裁甚工，詩則任情自恣耳。何三畏作君傳，言「每見其伸紙揮毫，千萬言頃刻立就」，其得於倉卒可知。惟初唐歌行，稍稱完善者，初唐歌行非倉卒可辦也。

《明文授讀》卷二三　先夫子曰：【略】赤水之文，才情舒卷，忽而波瀾浩渺，有一段好處，但未經剪裁耳。而隨逐時尚，持論荒謬，幸其工夫未深，不□（失）本色。

《皇明詩選》卷一二　舒章曰：緯眞詩如新安江石子，斑斕溪溜間，置之几案，輒黯然無色，此詩是其有章度者。　卧子曰：緯眞詩如衝煩驛舍陳列壺觴，頃刻辦就，而少堪下箸。

《靜志居詩話》卷一四　屠隆，【略】有《由拳》、《白榆》、《采眞》、《南游》諸集。長卿才非不高，而縱情奔放，《記》云：「不知所以裁之者也。」【略】愚山云：長卿令青浦，延接吳越名士，青簾白舫，縱浪泖浦間，以仙令自許，在郎署益放詩酒。西寧宋小侯少年好聲詩，相得懽甚，兩家肆筵曲宴，男女雜坐，絕纓滅燭之語，喧傳都下，中白簡罷官。壯年不自聊，縱覽關塞，尋遨遊吳越七閩間，長篇短什，信心失口而出。所傳《由拳》、《白榆》、《采

眞》、《南游》諸集，皆未嘗起草之筆，自謂「采眞者十之三，乞食者十之七」，蓋實錄也。

乾隆《鄞縣志》卷二二《藝文下》　屠隆《棲眞館集》三十卷，《由拳集》三十三卷，《白榆集》二十卷。《明史・藝文志》　李鄴嗣曰：　先生異才天縱，橫視古今，里中父老傳其飲中下筆，杯影尙搖，歌聲初轉，一揮已滿，四座盡傾。莫問得傳千載，只言取快一朝，亦旣極詞人之豪矣。論詩謂杜陵自有高妙獨立處，今人徒尙其粗樸，豈謂知杜陵者？可稱篤論。生平北面沈嘉則先生，官，故託木西來以頌之，意猶感宋德。或曰：「盧相卽指吳縣相公，孟冢韋卽指糾之者。」才人喪檢，亦常事，何必有恚心耶？其詞華美充暢，說世情極醒，但律以傳奇局，則漫衍乏節奏耳。《修文》：　赤水晚修仙，爲黠者所弄，文人入魔，信以爲實。然以一家夫、婦、子、女，託名演之，以窮其幻妄之趣，其詞固足採也。《彩毫》：　此赤水自況也。詞采秀爽，較《曇花》爲簡潔。

《顧曲雜言・曇花記》　甲申歲，刑部主事俞識軒顯卿論劾禮部主事屠長卿隆。得旨，兩人俱革職爲民。俞，松江之上海人，爲孝廉時，適屠令青浦，以事干謁之，屠不聽，且加侮慢，俞心恨甚。至是，具疏指屠淫縱，且云「與西寧侯宋世恩夫人有私」，並及屠帷薄，至云「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又有「翠館侯門，青樓郎署」諸媟語。上覽之，大怒，遂並斥之。屠自邑令內召，甫年餘，俞第後授官，祇數月耳。睚眦之忿，兩人俱敗，終身不復振。人亦有惜屠之才，然終不以登啓事也。西寧夫人從簾箔見之，或勞以香茗，因頗以自炫，每劇場，輒闌入群優中作技。夫人有才色，工音律。屠亦能新聲，以外傳。至於通家往還，亦有之，何至如俞疏云云也！近年屠作《曇花記》，忽以木清爲主，嘗怪其無謂。一日遇屠於武林，命其家僮演此曲，指揮四顧，如辛幼安之歌「千古江山」，自鳴得意。余於席間私問馮開之祭酒云：「屠年伯此記，出何典故？」馮笑曰：「子不知耶？『木』字增一蓋成『宋』字，『清』字與『西』爲對，『泰』卽『寧』之義也。君房之學成，其文遂無一首可觀。緯眞自歉無深湛之思，學之未成，而緯眞之文，反以清眞見長。緯眞，隆字也。赤水文未除詞藻，而梨洲以爲清眞，亦猶《離騷》富豔，昭明以爲清聲；侯方嚮用，亦因以坐廢。此懺悔文也。」時虞德園吏部在坐，亦聞之，笑曰：「故不如余所作《曇花》序，云『此乃大雅《目連傳》，免涉閨閣葛藤』語，差爲得之。」余應曰：「此乃著色《西游記》，何必詰其眞僞？」今馮年伯歿矣。其言必有所本，恨不細叩之。

《衡曲麈譚・作家偶評》　越之屠赤水，爲辭古鬱，《曇花》一記，憤懣凄

爽，寓言立教，具見婆心。

《遠山堂曲品・艷品》《曇花》：先生闡仙、釋之宗，窮天罄地，出古入今。其中唾罵奸雄，直以消其塊壘。學問堆垛，當作一部類書觀，不必以音律節奏較也。

《雨村曲話》卷下　《綵毫記》，屠赤水隆作。其詞塗金繢碧，求一眞語、雋語、快語、本色語，終卷不可得。

分論

《長安明月篇》《明詩評選》卷二：勻淨，不入長慶。

《重過桃江別業》《明詩評選》卷二：生來自帶俠氣逸氣，以學青蓮即得，亦當看其細潤高簡處。景泰中有十狂人，自號才子，唯粗燥煩沓耳。正於此爭雅俗一大疆界。

《彭城渡黃河》《明詩評選》卷五：疎甚，亦密甚，淺人不知其密。

《泛澱山湖》《明詩評選》卷五：雄亮不入俗，唯其細貼故。

《傅侍御自海上戍所召還臺中賦贈》《皇明詩選》卷一二：轅文曰：結樸，有初唐意。

《北上彭城別姜仲文》《明詩評選》卷六：駿爽自赤水勝場，恨未純耳。此作獨純。

《無題》（千年露液何曾釀）《明詩評選》卷八：擎東不濫。

《綠水曲・西湖懷古》《蘭皋明詞彙選》卷五：李云：赤水賦西湖詞五調，聞西盡以寄予。去其二，猶有飲河之恨云。

《青江裂石・西湖》《蘭皋明詞彙選》卷八：李云：道民中身解綬，猶作半世閑人，此其面壁後語也。

《賀新郎・錦帳詞贈陳伯符奉詔歸娶》《蘭皋明詞彙選》卷八：胡云：人不婚宦，情欲失半。奉詔歸娶，則二者殆兼之。如此揚厲，眞消受得也。顧云：揚厲者獨屠公，消受者正不獨陳郎矣。

《江南竹枝》（廣陵城侵淮水多）《古今詞統》卷二：「隋煬」、「垂楊」，滑稽至此。

《永慢聲・西湖懷古》《蘭皋明詞彙選》卷八：胡云：公詞不甚富，而覺雲霧滃生。

《祭二陸先生文》《明文霘》卷一六：追聲琢采，燁然有光。

《祭杜夫人》《皇明十六名家小品》：語簡情脩，醞藉無限。

《祭王博士》《皇明十六名家小品》：痛快。窮魂斂恨，旅魄緘悲。

《先君丹溪公誄》《皇明十六名家小品》：鼻如廣風，音亮且洪。

《陸太史夫人哀辭》《皇明十六名家小品》：鼓盆之歌讓麗。《明文霘》卷一六：濃語如霧，冷語如霜。

《戲爲生祭周叔南文》《明文霘》卷一六：文致悽酸，才情熳爛。

《答王元馭先生》《皇明十六名家小品》：不爲諛詞以諂人，不作誕語以傲世，抒寫性靈，點染光景，亦何不可，若其強制，亦云多事。

《與張肖甫大司馬書》《明文霘》卷二〇：墨兵凌厲。

《答劉子威侍御書》《明文霱》卷二〇：中多歷落骫髊之言，當是龍性未馴。

《與陸君策》《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善言別趣，有文通賦中所未及。

《與顧益卿》《皇明十六名家小品》：筆端時露睥睨之致。

《歸田與友人》《皇明十六名家小品》：翠色娟娟煙滌竹，妖香奕奕露凝花。

傳記

王瑛《屠大尹小傳》侯名隆，字長卿，赤水其別號也，澥之鄞人。成萬曆丁丑進士，釋褐潁上令，以才能調青浦。侯善屬文，下車之日，諸父老喜爲邑得神君，諸文學喜爲文得騷客，一時詞賦之士，爭造侯堂上，武可接也。侯亦傾心下之，至結爲布衣交，人人意自得，以青浦爲臨邛矣。侯聞之，亦沾沾喜，移文監司，手自削牘，牘多古文詞語，監司咄咄，以爲漢長卿復生邪？水旱疾疫，輒以文禱，禱亡不應。古人有愈疾之檄，侯則有禦災之文云。邑事旁午，不廢咏歌，而事又辦。嘗創二陸先生祠，祠二陸，非第爲邑之人，亦以翰藻與侯異代足相友耳。政成，入給事大宗伯，屬有言者，遂免歸鄉里。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隆，字長卿，鄞縣人。萬曆丁丑進士，除潁上知縣，調青浦，陞禮部主客主事，歷儀制郎中。長卿令青浦，延接吳越間名士，沈嘉則、馮開之之流，泛舟置酒，青簾白舫，縱浪泖浦間，以仙令自許。在郎署，益放詩酒，西寧宋小侯少年好聲詩，相得驩甚，兩家肆筵曲宴，男女雜坐，絕纓滅燭之語，喧傳都下，中白簡罷官。壯年不自聊，縱遊關塞，思得一當，歸而談空覈玄，自詭出世。晚年一無所遇，爲大言以自慰而已。吳人孫榮祖，挾乩仙，稱慧虛子，長卿篤信之。病革，猶扶床凝望，幾慧虛颸輪迎我，悵怏而卒。長卿既不仕，遨遊吳越間，尋山訪道，嘯傲賦詩，晚年出盱江，登武夷，窮八閩之勝。阮堅之司理晉安，以癸卯中秋，大會詞人於烏石山之隣霄台，名士宴集者七十餘人，而長卿爲祭酒，梨園數部，觀者如堵。酒闌樂罷，長卿幅巾白衲，奮袖作「漁陽摻」，鼓聲一作，廣場無人，雲怒飛，海水起立。林茂之少年下坐，長卿起執其手曰：「子當爲撾鼓歌以贈屠生，快哉，此夕千古矣！」歸而游吳，涉江，留連虞山狼五間，判年始還，未幾而卒。長卿答友人書，自叙其所作，以爲姿敏而意疏，姿敏故多疾給，意疏故少精堅，束髮操觚，睥睨一世，長篇短什，信心矢口。嘗戲命兩人對案，分拈二題，各賦百韻，咄嗟之間，二章並就，又與人對弈，口誦詩文，我誦彼書，書不逮誦，非不欲求工厭物，而姿性使然，雖復苦心腐毫，閣筆不下，亦只如是。今所傳《由拳》、《白榆》、《采眞》、《南游》諸集，皆未曾起草之筆也。長卿雖爲吏，家無餘貲，好交游，蓄聲伎，不耐岑寂，不能給，意疏故少精堅，束髮操觚，睥睨一世，長篇短什，信心矢口。嘗戲命兩人對案，分拈二題，各賦百韻，咄嗟之間，二章並就，又與人對弈，口誦詩文，我誦彼書，書不逮誦，非不欲求工厭物，而姿性使然，雖復苦心腐毫，閣筆不下，亦只如是。今所傳《由拳》、《白榆》、《采眞》、《南游》諸集，皆未曾起草之筆也。長卿雖爲吏，家無餘貲，好交游，蓄聲伎，不耐岑寂，不能法不足而才有餘。萬曆五年成進士，授潁上知縣，調青浦，邑故庳下，值大水，諸堤且潰，隆徒行泥淖中，督吏民修治，而躬禱於神。是夕，大雷震，雨霽，水不爲災。【略】賊曹卒有得盜者，中兩人及婦稱冤。隆陳所獲衣，令婦人服之，斬斬如一。隆曰：「夫人出十指，修短不能齊，令盜他人衣，寧能悉中體耶？」脫桎梏，使人陰護之。賊曹卒利婦美，將殺兩人者，而竊妻逃矣。遂抵於法。隆折獄抉隱類此，而仁恕不苛。時上海知縣敖選好文致人於死。諸生陸明揚者，爲讐家所陷，具五毒引服。選拜御史去。明揚弟明允，籲辯於臺司，讐者懼。傳致明揚青浦。按御史請以選五年所決獄得覆，御史從之，反七十餘事，明揚亦得。隆後選禮部主事，中蜚語罷歸，以著述自娛者二十餘年。敖選在臺中數歲，引疾歸，過棧道，馬驚，墜崖死，敖氏絕。

乾隆《如皋縣志》卷三一、嘉慶《如皋縣志》卷一七　赤水，浙江鄞縣人。萬曆丁丑進士，以儀部被謫去官。嘗游邑中，館李新泰園亭。後進望風景附，詩酒流連，高譚傾坐。興酣落筆，如風雨驟集，劍戟爭鳴，見者皆爲辟易。

時有冒生愈昌，被誣去青衿籍，且十七載。隆憐其才，白於當路，還之廩餼，一時稱隆高誼。晚節益落拓，芒鞋竹杖，幾遍江南北，終不振以志，士林惜之。

乾隆《潁州府志》卷六　號赤水，浙江鄞縣進士。萬曆五年知潁上。甫下車，訊民疾苦，無如東門河決之患，乃建長堤以衛之。潔己愛民，興學造士。解任後復過潁上，父老子弟，傾城迎之。

道光《金華縣志》卷一二　按隆爲放誕風流之士，今存者有《白榆》、《由拳》二集。陳子龍謂其「如衝繁驛舍陳列壺觴，頃刻辦就而少堪下箸」。《提要》謂其「治王李之塗飾，兼三袁之纖佻者，則其人與詩文，皆不足重，即使其集尚存，亦流連光景之語，不足爲游寓光，況其已佚也」。傳今芟浙中諸舊志，皆載詩文於卷末。

道光《安徽通志》卷一〇八　字長卿。四明人，居宣城最久，常偕梅鼎祚泛舟城東，著緋衣，作《漁陽三撾》，哭於沈懋學墓，作長歌弔吳仕期，其意氣可以想見。

道光《寧波府志》卷二六　（存目）

道光《東陽縣志》卷一五　《金華詩錄》：「字長卿，又字緯眞，鄞人。萬曆五年登進士第，除潁上令。調靑浦，遷禮部主事，歷郎中。有《白拳》、《白榆》、《采眞》、《南遊》諸集。」有《入安文訪陳氏詩》，見《藝文》。

光緒《鄞縣志》卷三八　字長卿，一字緯眞，號赤水。濬之子。晚稱鴻苞居士。生有異才，於書靡所不究。學詩於沈明臣，落筆數千言立就。族人大山、里人張時徹方爲貴官，共相延譽，名大噪。舉萬曆五年進士，除潁上知縣，訊民疾苦，無如東門河決之患。隆多方區畫，盡出縣治之瓦石，以義倡百姓家借一石。又取敗石枯楊，與士人同操畚。百姓見其誠，人人勸，遂築堤五十丈。民築綠波亭於堤上以志功德。七年，調繫靑浦。甫至，大霖雨，諸堤且就潰。隆朝夕蔬食袒跣禱晴，而間行民間，使益土石於堤以捍之。手裹緡繩，勞其勤者，而囊粟以資匱者。又爲文責數神，且願以身代。是夕霽震，雨亦爲霽，而諸堤皆堅好。【略】又建二陸祠，招名士飲酒賦詩。游九峰三泖，以仙令自許。然於吏事不廢，士民皆愛戴之。以治行高等，陞禮部主事，歷郎中。在曹好客益甚，畜聲伎，不耐岑寂。貧無貲，或解帶酒家取供。西寧侯宋世恩兄事隆，宴游甚歡。刑部主事俞顯卿者，險人也。嘗爲隆所詆，心恨之，訐隆與世恩淫縱，詞連禮部尚書陳經邦。隆等上疏自理，並列顯卿挾仇誣陷狀。所司乃兩詘之，而停世恩俸半歲。隆歸道靑浦，父老爲斂田千畝，請徙居，隆不許。歡飲三日謝去，乃遨遊吳越間，嘯咏山川，自矜出世。尋溯盱江，登武夷，窮八閩之勝。阮堅之爲福州推官，以中秋大會詞客七十餘人於烏石山之鄰霄台。隆爲祭酒，梨園數部，觀者如堵，酒中樂止，隆幅巾白衲，奮袖作《漁陽摻》。鼓聲一作，廣場無人。山雲怒飛，海水起立。林茂之年少下坐，隆起，執其手曰：「子當作《撾鼓歌》贈我。快哉，此夕千古矣！」已稍倦遊，歸里，客益輻輳。與置酒，燃燭坐齋中，塡樂府十數闋，命善歌者三千長爲定點拍唱之。有御史行部，遣吏白：「旦日早臨。」家人請修具。然隆實無一錢，且偃卧榻上，家人不敢復請。日向昃，適西陵某公遣使者來購文，以白金具札爲壽，隆卽立撰文，並作報書，遣使出門。日景未竟，卽以金盡付家人，不展視。及晚年，家益貧，出游徂徠、金閶，作歌從李叔元乞米，自嘲自戲，讀者憐之。萬曆三十三年卒，年六十四。

光緒《開化縣志》卷九　（存目）

紀事

《太平淸話》卷一　屠長卿爲靑浦令，梁伯龍來謁，長卿命演《浣紗》，遇佳詞起爲壽，否則罰以兕觥。

《顧曲雜言·白練裙》　頃歲丁酉，馮開之年伯爲南祭酒，東南名士雲集金陵。時屠長卿年伯久廢，新奉恩詔復冠帶，亦寓此。公慕狹邪寇四兒名文華者，先以纏頭往。至日，具袍服、頭踏，呵殿而至，踞廳事，南面，呼嫗出拜，令寇姬傍侍行酒，更作才語相向。次日，六院喧傳，以爲談柄。有江右孝廉鄭豹先名之文者，素以才自命，遂作一傳奇，名曰「白練裙」，摹寫屠憨狀曲盡。

《曇花記》　《明史·屠隆傳》：（存目）。

《彩毫記》　《新唐書·列傳·文藝中》：（存目）。

《修文記》　《花朝生筆記》：李義山《李賀小傳》，長吉之事甚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

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它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每從小奚奴，騎駏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其所書多，輒曰：「時兒要當嘔出心肝乃已耳。」上鐙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辟歷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歔下榻叩頭，言阿孁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皆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嘗所居窗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亟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粟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宣室志》亦云，賀卒後，太夫人哀不自解，一夕，夢賀來如平生時，白夫人曰：「某雖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夫人訊其事，曰：「帝近遷都月圃，構新宮，名白瑤，以某雄於詞，命某與文士數輩，共爲《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某輩纂樂章，今爲神仙中人，甚樂，願夫人無以爲念。」既而告去，夫人寤，甚異其夢，自是哀少解。《唐書》本傳，以說近怪誕，不載。然學者率能道之，明屠隆長卿《修文記》，亦演此事。

著録

《鳴野山房書目》卷三　《鴻苞》四十八卷，東海屠隆著。　又卷四：《屠赤水捕取鉅文》十二卷，東海屠隆選；《七才子尺牘》八卷，東海屠隆輯；《滑耀編》四卷，東海屠隆著；《由拳集》二十三卷，東海屠隆著。

《明史・藝文志一》　《讀易便解》四卷。　又《藝文志二》：《義士傳》二卷。　又《藝文志三》：《漢魏叢書》六十卷，《冥寥子》二卷，《鴻苞》四十八卷。　又《藝文志四》：《由拳集》二十三卷，《白榆集》二十卷，《栖眞館集》三十三卷，《白榆集》二十卷，《栖眞館集詩》八卷，文十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八　《冥寥子遊》二卷。　又卷一〇：《義士傳》二卷。　又卷一二：《鴻苞》四十八卷，《考槃餘事》一卷，《長松茹退》二卷，《廣桑子游》一卷，《娑羅館清言》一卷。　又卷一五：《漢魏叢書》六十卷。　又卷一六：《發矇篇》一卷，《彌陀靈應錄》一卷。　又卷二五：《由拳集》三十三卷，《白榆集》二十卷，《栖眞館集》三十卷，《橫塘集》二卷，《南游集》二卷，《采眞集》二卷。　又卷三一：《鉅文》十二卷。

《傳是樓書目・子部》　《鴻苞》四十八卷，《屠氏劄記》十五種，《娑羅館清言》一卷，附仲醇讀記，《觀音考》一本。　又《集部》：屠隆赤水《白榆集》詩一卷、文一卷。二本。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六・白榆集》　二十卷。明屠隆撰。【略】是集詩八卷，文十二卷。

又《由拳集》　二十三卷。明屠隆撰。是集凡賦一卷，古今體詩十卷，雜文十二卷。時隆方知青浦縣，故以由拳爲名。

又《雜家類存目二・鴻苞》　四十卷。明屠隆撰。【略】《明史・文苑傳》附載《徐渭傳》中。此書乃隆晚年所著，其言放誕而駁雜。又併所爲雜文、案牘同編入之，體例尤爲餖飣。大旨耽於二氏之學，引而加於儒者之上。謂「周公、孔子大而化之之謂聖，老子、釋迦聖不可知之謂神。儒者言道之當然，佛氏言道之所以然。」蓋李贄之流亞也。

又《雜家類存目七・考槃餘事》　四卷。明屠隆撰。【略】是書雜論文房清玩之事：一卷言書版碑帖，二卷評書畫琴紙，三卷、四卷則筆硯爐瓶，以至一切器用服御之物皆詳載之，列目頗爲瑣碎。其論明一代書家，以祝允明爲第一，而文徵明次之。軒輊亦未盡平允。

又《游具雅編》　一卷。明屠隆撰。所載笠杖漁竿之屬，皆便於遊覽之具，故以爲名。卷末附圖四式：一曰太極樽，一曰葫蘆樽，一曰山遊提盒，一曰提爐。雖書中所已具，以其形製皆須圖乃明，故復附繪於末。

又《總集類存目三・鉅文》　十二卷。舊本題明屠隆撰。是集雜選經傳及古文詞，分宏放、悲壯、奇古、閒適、莊嚴、綺麗六門，僅八十篇。以《考工記》、《檀弓》諸聖賢經典之文與稗官小說如《柳毅傳》、《飛燕外傳》等雜然並選，殊爲謬誕。疑亦坊賈託名也。

又《翰墨選註》　十二卷。舊本題明屠隆撰。【略】是書皆歷代尺牘，謬妄不可殫述。如前載漢晁錯《與友人索詩編》尺牘一篇曰：「日外入芳圃，知騎氣南遊，抱恨而返，所謂『南山千萬峰，盡是相思情』也。吟編久客左右，偶欲檢點，敢請頒下，霜月更白，尚容瀆寒往見，話前人工拙」云云，則其他可知矣。隆雖縱誕之士，不以學問名，然其陋不應至是，必書肆僞託也。

又《小學類存目・篇海類編》二十卷。舊本題明宋濂撰，屠隆訂正。【略】其書取韓道昭《五音篇海》以部首之字分類編次，舛漏萬狀。無論宋濂本無此書，即以所引之書而論，如田汝耔、都俞、李登、湯顯祖、趙銘、章黼、楊時喬、劉孔當、趙宧光，皆明正德至萬曆時人，濂何從見之。至於以趙撝謙列林罕、李陽冰間，既有一鄭樵，註曰「著《六書略》」，又有一鄭漁，註曰「字仲明，夾漈人」。他如以《玉篇》爲陳新作，以《韻會箋》爲黃紹作，以高似孫爲高衍孫，以《洪武正韻》爲毛晃作，以《古文字號》爲馬融作、鄭元注，以《五聲韻》爲張有作，以《別字十三篇》爲孫強作，以《六書精蘊》爲孫愐作。殆於醉夢顛倒，病狂譫語。屠隆雖不甚讀書，亦不至此，殆謬妄坊賈所託名也。

又《類書類存目二・縹緗對類》二十卷。舊本題明屠隆撰。【略】是編採對偶字句，自一字至四字，各區門類，皆市井幛軸之詞。其首載習對歌之類，尤俚陋可資笑噱。隆雖佻蕩不檢，游談無根，然其謬尚不至此。殆坊賈所託名也。

《八千卷樓書目・集部・別集類》《白榆集》二十卷，明屠隆撰，明刊本。又《由拳集》二十三卷，明屠隆撰，明刊本。又《冥寥子遊》二卷，明屠隆撰，明刊本。

又《總集類》《鉅文》二十卷，明屠隆撰，刊本。

又《子部・雜家類》《鴻苞》四十八卷，明屠隆撰，明刊本。

又《考槃餘事》四卷。明屠隆撰，明刊本，《龍威秘書》本，《懺花庵》十卷本，廣百川本。又《游具雅編》一卷，明屠隆撰，《學海類編》本。

又《小說家類》《清言》二卷，《續清言》一卷，明屠隆撰，秘笈本，明刊本，廣百川本。又《冥寥子遊》二卷，明屠隆撰，秘笈本，廣百川本。

又《譜錄類》《茶說》一卷，明屠隆撰，秘笈本，廣百川本。

《嘉業堂藏書志》卷四《白榆集詩八卷文二十卷目錄各一卷》明刻本。東海屠隆緯眞著，太末龔堯惠梓行。丁應泰序。明萬曆間白榆社程元方等刊。《明史・藝文志》暨黃氏《書目》俱收《白榆集》二十卷。是本詩、文各析卷第，實增出八卷也。詩集末附《西湖懷古詞》四闋。有「慈谿畊餘樓藏」、「馮氏辨齋藏書」諸記。（董稿）

又《由拳集》二十三卷（明刻本）。東海屠隆長卿著。沈明臣序（萬曆八年歲庚辰五月），徐益孫序，彭汝讓後序。明萬曆間刊。凡詩十一卷、文十二

郎，借此傳合也。《明代傳奇全目》卷二：《修文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修文記》：（存目）。

《綵毫記》 高奕《新傳奇品》附《古人傳奇總目》：《綵毫》，屠赤水作，李白事。《明代傳奇全目》卷二《綵毫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綵毫記》：（存目）。

藝文

張鳳翼《讀長卿賦摹逸少帖有作》（存目）

又《屠長卿明府以詩見投走筆次韻附答》（存目）

沈一貫《屠長卿儀曹五十序》（存目）

沈懋學《與屠長卿》 頃得拜太夫人撫弄快婿，復聆肝鬲語，殊足賞心。足下處事師眞，力脩大道，百凡亦自恬淡和平，足徵精進。微聞冠蓋之間猶有後言，豈至誠終不能動物耶？抑足下功多爲己，不欲合時耶？【略】足下聰明絕世，而又以道爲皈，豈宜有此？顧弟休戚相關，爲足下慮，或者一意抱朴守眞，日厭眼前光景，將不覺與世相違耳。惟足下深思之，幸甚。

又《報屠長卿》（存目）

又《復屠長卿明府》（存目）

馮夢禎《與屠長卿》 足下慧業文人，卽不爲神仙，不害千古，幸不爲此輩所惑。足下比來生計何狀，能經年不出門，豈眞得點化術乎？一笑。聞將探禹穴，遂至天臺、雁蕩，有之乎？春寒，惟珍重。

又《與屠長卿》（別足下則三年）（存目）

梅鼎祚《冬日同屠長卿泛城東長卿於舟中緋袍作漁陽三撾》（二首）（存目）

江盈科《寄屠長卿四首》（存目）

又《屠長卿舟中小集四首》（存目）

陳薦夫《通屠緯眞啓》（存目）

湯顯祖《寄羅青浦有懷舊令長卿》

又《留屠長卿不得》（存目）

又《長卿初擬恣游浙東勝處，忽念太夫人返棹，悵焉有作》（存目）

又《秋雨九華館送屠長卿便入會城課滿》（存目）

又《平昌送屠長卿歸省》（存目）

又《答屠緯眞》 讀足下手筆，所未能忘懷，是山人口語一事。天下固有此人，初莫膂其鴟也，取之雛氂之中，生其羽毛，立其魂魄，乍能飛跳，便作愁胡。但我輩終當醉以桑椹，噤其饑嘯耳。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江海蕭條，大是羣鷗之致。

又《柬長卿》（存目）

胡應麟《屠緯眞訪睿父參知歷朝眞諸洞壑暫憩葛陂寄聲盛氏兄弟渴欲不佞一過從廼余自臨安歸緯眞發逾月矣賦此寄訊且期再至同入天臺雁宕爲汗漫之游》（存目）

費元祿《國朝儒林贊・屠隆》 緯眞靈氣，區騰芳譽。若木烏棲，朝陽鳳翥。文不輟流，詩何鑽慮。秉筆千言，江山匪助。吐弛侯門，避世郎署。射影中人，解冠歸去，襆被宵遊，梧桐暝據。三花齎糧，二龍翼馭。丹砂仙籍，甘棠黎庶。

董嗣成《贈別屠緯眞儀部四首》（存目）

王衡《寄答屠長卿》（存目）

袁宏道《屠長卿》（存目）

鄒迪光《哭屠長卿八首》（存目）

又《將有武林之行泊舟浦城因懷屠長卿屠會宰是邑有聲》（存目）

余寅《答屠長卿》（往僕抱獨自遠）（存目）

又《答屠長卿》 相闊何翅邈然，乃過辱勤問，必足下先斯又足詫已。【略】足下邇來聲望燁然，乃與者半，不與者半，卽與者亦抑者半揚者半，豈嘗有嗛於諸君邪？足下高朗，用直道相狗，無問升沉如何，顧吳耳及之，烏得不爲足下一朋。其不然邪？【略】誰謂長卿非策，寅者亦頗知足下矣。足下無他，蓋意氣過盛，彼益卿標格亦覺峻整，乃以皦日視其身，而以荆棘視斯人，故嘗不受污，亦不受役，然是時亦幾不免是途，眞可畏哉！足下勉旃，亦聽之而已，安問他云。

虞淳熙《祭屠緯眞先生文》 先生以代興之才，與瑯琊、新都鼎立，而修文於地下，謂雕龍繡虎不足藉，進而問白馬，迎青牛，使太函失其函，而曇

鸞弟子，不得獨私其曇氏，一何超也。宦遊既倦，爲採眞之遊，遊無所不際，而飛舄渡江，先集泉亭。其始集也，吾黨操觚翰，攜壺觴，而從之遊六橋，桃李朱粉增色，曰西泠唱酬之社。其繼集也，吾黨祝網羅，贖鱗羽，而從之遊兩湖，鯊鯉飛躍悅性，曰西泠放生之社。社必長先生，無敢爭長。而其後集也，往來通玄之館，永明之室，意若卑五岳，小六合，檄雷鞭霆，去吾黨遇佳詞，輒浮以大白。昔袁荆州籜庵（于令）自金陵過予廣陵，與諸名士泛舟紅橋，予首賦三闋，所謂「綠楊城郭是揚州」者，諸君皆和，袁獨製套曲，時而遊於鴻濛汗漫也者。於是先生之門，古強欒大之履，多於詞客。曇華彩毫之唱，浮於賡和。而吾黨亦懷然望先生之逸駕，以爲不可攀，一何廣也。最年八十矣。曲載《紅橋倡和》。昔張子野與東坡會飲垂虹亭，年亦八十。

方應選《懷屠儀部長卿》（存目）

豐越人《秋日端居有懷諸公·屠赤水》（存目）

《香祖筆記》卷一二　屠隆長卿令青浦，梁辰魚伯龍過之，爲演《浣紗記》，去後亦不復憶。

顧大典

論述

綜論

陳文燭《入閩游草序》　道行天才俊逸，遠寄冥搜，形諸篇咏，結搆師古，多冲曠之懷，澹泊之味。大都古體宗靈運，間似明遠。近體宗摩詰，間似應物。絕句宗龍標，間似隨州。歌行宗供奉，間似嘉州。至婉轉清便，點綴映媚，所謂流風回雪，落花依草，似之矣。夫武夷、石竹、鯉湖、玉華洞諸勝，皆神仙窟宅，道行詩有仙氣，豈眞得山川之助耶？【略】道行壯齡未艾，業足名世，若達夫工於暮年，子美細於晚節，余於道行有厚望焉，又安敢以茲編槩道行哉。

王驥德《曲律》卷四　顧道行先生，亦美風儀，登第甚早。曾一就教吾越。以閩中督學使者棄官歸田。工書、畫，侈姬侍，兼有顧曲之嗜。所畜家樂，皆自教之。所著有《青衫》、《葛衣》、《義乳》三記，略尚標韻，第傷文弱。余嘗一訪先生園亭，先生論詞，亦傾倒不輟。晚年無疾，爲人作一書與郡公，投筆而逝，亦一奇也。

徐復祚《曲論》　自此吳江顧大典有《義乳》、《青衫》、《葛衣》等記，皆起

流派，操吳音以亂押者；清峭拔處，各自有可觀，不必求其本色也。

《曲品》卷上 道行俊度獨起，逸才早貴，菁華綴元、白之豔，瀟灑挾蘇、黃之風。曲房姬侍如雲，清閣宮商和雪。

《劇說》卷四 《酒邊瓚語》云：「顧大典，字道行，吳江人，著《清音閣傳奇》四種：《青衫》、《葛衣》、《義乳》、《風教編》，而《葛衣》最傳。」

分論

《青衫》 《曲品・新傳奇品》：元、白好題目。點綴大概亦了了。彷彿庵似落套，然無可奈何。

《葛衣》 《曲品・新傳奇品》：此有爲而作，感慨交情，令人嗚咽。婦入《四節記》。

《義乳》 《曲品・新傳奇品》：李善事出《後漢書》，事眞，故奇。且以之諷人奴，自不可少。

《風教編》 《曲品・新傳奇品》：又一記分四段，倣《四節》體。趣味不長，然取其範世。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大典，字道行，吳江人。隆慶戊辰進士，授會稽教諭，遷處州推官，當內遷，乞爲南稽勳郎中，僉事山東，以副使提學福建，坐吏議罷歸。家有諧賞園、清音閣，亭池佳勝。妙解音律，自按紅牙度曲，今松陵多畜聲伎，其遺風也。

康熙《吳江縣志》三五《顧大典》 字道行。祖昺，字仲光，正德丁丑進士，授將樂知縣，入爲刑部主事。時朝廷議大禮，昺持論與楊(張)孚敬不合，疏上，奪俸歸。後官至汝寧知府。大典少孤，依母家周氏讀書，過目成誦，善古文詞。隆慶丁卯舉人，戊辰進士。年未及壯，豐神秀美，望之若仙。授紹興府教授，遷處州府推官。萬曆二年，擢刑部主事，改南京兵部。久之，轉吏部郎。在金陵，暇即呼同曹郎，載酒遊賞吟詠。工書，善繪事，遇佳山水

紀事

《青衫記》 白居易《琵琶行》：（存目）。

《葛衣記》 《南史・任昉傳》：（存目）。

《義乳記》 《後漢書・獨行傳》：（存目）。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二四 顧大典《清音閣集》十卷。

《明史・藝文志四》 顧大典《清音閣集》十卷。

《傳是樓書目・集部》 顧大典《清音閣集》七卷。二本。

《傳奇彙考標目》卷上 顧大典(字道行)，號衡宇。吳江人。所著傳奇，有《清音閣四種》。《青衫》、《葛衣》、《義乳》、《風教》四段。

《重訂曲海總目・明人傳奇》 顧大典：《葛衣記》、《義乳記》、《青衫記》、《風教編》。

《曲目新編・明人傳奇》 《葛衣》、《義乳》、《青衫》、《風聲(教)編》，右

四種顧大典作。

《今樂考證・著錄六・明院本》 顧大典(三種)：《葛衣》、《義乳》、《青衫》。徐釚云：「顧道行名大典，吳江人，字衡宇，家居擅園亭池館之勝；揮毫染翰，風華掞映；撰《青衫》、《葛衣》諸劇，梨園弟子多歌之。」案：《曲考》、《曲目》以大典作「大興」，誤。又有《風教編》一種，爲道行散套曲。《南詞新譜》嘗采之，而《曲考》諸書並列院本目中，且風教爲「風聲」，亦誤。

《青衫記》 高奕《新傳奇品》附《古人傳奇總目》：《青衫》，顧道行作，元稹、白居易事。《笠閣批評舊戲目》：《青衫記》，顧衡宇作。中中。《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三：《青衫記》，不知何人所作。(按：此劇爲明顧大典撰。)按白居易，字樂天，下邽人，貞元中擢進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歷遷左贊善大夫，盜殺武元衡，居易請急捕賊，刷朝廷恥，宰相嫌其出位，出爲州刺史，追貶江州司馬，後累官刑部尚書，致仕卒。居易自號醉吟先生，又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等讌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繪爲《九老圖》。初與元稹酬咏，故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居易集・琵琶行序》，【略】結語云：「就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此青衫所由名。《明代傳奇全目》：《青衫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青衫記》，《今樂考證》著錄。明萬曆間金陵鳳毛館刊本，明末汲古閣原刊本，《古本戲曲叢刊二集》本據汲古閣原刊本影印。呂天成《曲品》、《傳奇品》、《曲考》、《曲海目》、《曲錄》並見著錄。凡三十齣。其家門下場詩云：「金石交夢得、微之，鶯花侶小蠻、樊素；白樂天詞賦無雙，裴興奴琵琶獨步」，敷衍白居易《琵琶行》詩意，而本之元馬致遠《江州司馬青衫淚》雜劇。全劇情節，以青衫爲關目，質衫、贖衫、攜衫、贈衫，而以淚衫作結，但頗覺其牽強。今無演者。

《葛衣》 高奕《新傳奇品》附《古人傳奇總目》：《葛衣》，顧道行作。劉孝標事。《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三：《葛衣記》，明時舊本，不知誰作。(按：此劇爲明顧大典撰。)任昉子西華冬月葛衣，作者慨交道之薄，借此敷演，然到溉爲任昉奬拔，未嘗結姻，劇謂西華本溉壻，邂逅溉女，向前揖之，溉僕詬辱，西華訴溉不理，反逼休書，逐出門外。大雪飢凍，投蕭左丞、陸太常，皆拒不納。劉峻見而憫之，邀歸，教以兵書，賴沈約薦，授官討賊，得立軍功。溉女聞父逐壻，投江自盡，女尼救入庵內。西華得官，峻向溉嘲笑，溉

藝文

俞安期《七君詠・顧司勳(大典)》(存目)

張鳳翼《送顧憲副道行督學閩中》(存目)

又《答顧道行憲副書》(存目)

又《題顧學憲道行〈海岱吟〉》 嘗有感於莊舄越聲、鍾儀楚音，而知國風於詩可觀也已。茲編也，命曰《海岱》，紀所歷也。夫道行世愷之之伎，乃不卷舌齊語，是遵何道哉？道行不改故步，自臻邯鄲，其邁往不屑之韻，不獨之區別有以也。顧近代參名比譽，家北郡而戶濟南，不肯緩頰吳歈，而必欲於丹青圖勝，而於吟咏紀遊，且讀之洋洋，亦有無俟丹青，而令人若持杖屨從遊其間者。其視美西施而學顰眉、慕有道而折巾角者，奚啻百尺樓上下也。鄭德平，燕人也，能愛而登之梓，豈獨不詭隨時嗜哉，其猶國風之採也夫！

又《顧道行學憲以豆生蘭酒見寄賦謝並訂入城之約》(存目)

又《顧學憲攜嚴伎入城縱觀連日作》(存目)

又《答顧學憲道行書》(存目)

又《題顧學憲〈諧賞園圖冊〉》(存目)

又《獨酌懷顧道行期不至》(存目)

又《劉文學伯健惠佳菊對之飲顧學憲道行寄醇酒》（存目）

又《送顧司勳道行擢憲山東》（存目）

陳薦夫《輓顧道行學憲》（存目）

又《題顧學憲聞禽閣》（存目）

又《吳江訪顧道行學憲留宴雲蘿館》（存目）

江盈科《與顧道行》明公文章宗匠，人物權衡，顧用不究於時，位不滿其望，乞身強壯之歲，歸卧烟霞，固憐才者所共扼腕。然而松蘿泉石之間，逍遙吟咏，儒雅風流，頓與賀監鏡湖、白公香山千載同調，竹素之業，傳布海内。有目者讀其書，想見其人，若祥麟威鳳，可聞而不可即，蓋即海内之艷慕顧先生而來，兹可知已。夫目前之榮，譬諸朝菌；身後之名，垂諸天壤。遺其爲朝菌也者，收其在天壤也者，吾知顧先生之不以彼易此。不佞荒徼鄙儒，偶獲逢適，會有天幸，托於名賢鄰壤，乃綆短汲深，昕夕拮据，惟簿書期會爲急，無從執御李膺之門，問字揚雄之宅，乃明公不我遐棄，枉以手札，錫之珍貺，此之厚雅，夫豈涼德所能仰承？謹領佳集，什襲函之，比於淮南鴻寶，餘品完璧。肅此鳴謝，别諭聆悉，當爲曲處。第恐黔婁之稅無出，不得不問素封。此租吏惡道，不佞所耻爲，而不能不爲者也。

又　客歲辱明公手書，數拜佳貺，感戢無涯，改歲前五日，曾遣力賫年書節炭，少展寒溫。頃從張幼于所，知其未達。長洲去松陵一衣帶水，何物廝隸便敢作殷洪喬耶？良恨。不佞斗筲之才，謬忝巖邑三年，於兹一事無成，百謗叢積，攬鏡自照，徒悵安仁鬢邊雪，縱有春風，不肯消耳。竊慕明公乞身強壯，歸卧烟霞，林下水間，花邊竹裏，青娥皓齒，綠酒紅簫，一咏一觴，式歌且舞。昔香山居士號稱千古風流，方之明公，詎不殊世合軌？祗恐時事多艱，當軸推轂，不免捉鼻爲蒼生出耳。乃者廳事有鵲以避鴉來巢，好事諸公賦詩相頌，展卷讀之，明公妙筆在其上。夫以鵲之故，博得璠璵球琅，此亦何減含珠雀耶？專此鳴謝。

又《答顧道行》（存目）

謝肇淛《贈顧道行先生》（存目）

又《哭顧道行先生三首》（存目）

又《過顧道行先生居並柬長卿世卿》（存目）

鄧原岳《與顧道行學憲》（存目）

范守己《送顧道行觀察山東》（存目）

雜録

康熙《吳江縣志》卷一八　諧賞園，明提學僉事顧大典宅在城内。

光緒《震澤縣志》卷三六　顧大典《諧賞園記》：「清音閣在園之一隅，登樓遠眺，則粉堞雕甍，逶迤映帶，頫視則園景可得十之八九，竹樹交戛，不風而鳴，琮琮琤琤，天籟自發，因以名吾閣，蓋取左思《招隱》語也。」

《小說考證續編》卷三引《花朝生筆記》　白香山《琵琶行》序：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娼女，嘗學琵琶於曹穆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然，自叙少小時懽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今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爲長句歌以贈之。明顧大典《青衫記》傳奇，譜此故事。余未得見其詞，據吳瞿安先生《麈談》云：「《青衫》以白傳素眷此伎，中經喪亂，伎遂委身江西茶客，樂天送客潯陽遇之，卒復與此伎團圓云。」通本荒唐，都是夢話，雖承馬東籬《青衫淚》之謬，然亦不應舛誤至是。大典爲吳江人，博雅工詩，家有諧賞園，極亭臺之勝，何以作院本乃庸妄如是？斯眞不可知矣。

豐越人

張維機《豐正元先生詩叙》　豐基仲氏於余同門兄弟號稱莫逆，因得取正元太先生詩書讀之。余於是而有以知先生之志也。先生博物宏才，足以大用，而魁傑崛宕之氣，揉磨鏗革，常詘於不得信。其意調膽智，足以自高，而每齟齬忤觸，洩越其芒角。席清白之遺裔，囊無擔石，家徒四壁，而獨深沉寂寞，課書課子，棲遁嘯歌於烟雲水石蟲魚草木之間，以泄其志而樂其心。其歌行五、七言類李杜及盛唐諸公，而古作直追漢魏而上之，倏然而謠，勃然

而興，廓然嘲弄風月，捲舒雲霞，靈變生動，而莫窮其際。是所謂眞詩也。

錢受益《豐正元先生詩敘》 夫先生□遘奇乎，而陶杜自命，雅好吟詠，破窗壞壁皆滿，顧何以有林泉而無朝市，有懷吊而無頌祝，有流連而無褻慢，自非矯然世俗之表，毅然情性之正，烏能一洗詩人之陋哉！然則誦先生詩，可以徵品矣。詩劇而不寒，閎而不駁，其寄托也邇而遠，顯而微，婉而直。其高曠眞率出於自然，絕似淵明而少一《閑情賦》，竊謂過之。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越人，字正元，鄞縣人。有《天放野人集》。

豐建《豐正元先生詩跋》 （不肖建）世受屢朝知遇，止貽清白二字，而支葉單寒，至王父中衰，矛刃起於骨肉，先君甫弱冠，以一身支柱其間，日事解排，夜手一卷，每至五鼓乃釋。難稍平，年三十始娶先慈，舉不肖。不肖方五六歲，爲摩頂曰：「吾二十年從刀林火井中不忝俯仰，祗爲豐氏宗祊計。功名長物非吾志，得爾以笥中托之，吾偕陶杜兩先生尚羊終身止矣。」（不肖）亦知侍養唯謹，往往脩桐疏竹之下，一觴一篕，旁立受訓，而吉甫叔氏少先君十歲，先君爲授室授餐，不難割己所有佐之，而自處於賈，怡如也。每遣（不肖）邀過同飲，時時口授詩法，今《鳴皐集》其一班矣。經年杜門郊園，散髮長吟，偶一二親知過從，至無從覓巾襪。而尤不喜交輦上人，伸毫賡和，如同志張、范兩司馬，余文敏同麓及屠田叔、余僧杲、楊伯翼、沈嘉則、李賓父數先生外，指不多屈。居嘗興到，卽索筆直書，破窗頹垣皆滿。（不肖）兄弟竊抄記之。然風雨脉望，已去什之七矣。憶（不肖）己未下第歸，先君病且亟，呼至簀邊曰：「吾平生爲人無它，此去頗覺耆然。獨先祠爲豪有力所據，念終不灰。汝曹勉之。至於吾詩文行否，不足計也。」嗚呼，人生數奇，窮止矣。窮而遘骨肉之難，難而歷二十年之久，摧殘坎壈，神魄俱析，而先君凜然以名義自豎，以砥柱自荷，以行吟命酒自解，脫讀其詩，知其人，（不肖）亦何敢汶汶處此鹿鹿河曹差，不點清白而以其勺餘值之梓。嗚呼，先君生於世廟壬寅之王正朔日，半生從顚沛中出，故字與諱皆所自道也。又自號天放野人。履詳於狀。天啓丁卯秋初，（不肖男建）謹識。

《千頃堂書目》卷二六　豐越人《天放野人集》四卷。

乾隆《鄞縣志》卷二二《藝文下》 《豐越人豐正元詩》四卷（《浙江采集書錄》屠本畯選定者）。豐應元《鳴皐集》（《甬上耆舊傳》李鄴嗣曰：字吉甫，正元弟，與正元齊名，稱爲二豐）。

明文學部二・豐越人　周如塤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七・豐正元集》 四卷。明豐越人撰。越人字正元，鄞縣人。坊之孫也。嘗自號天放野人，故《千頃堂書目》作《天放野人集》，所載卷數與此本相合。蓋卽一書而異名也。後有其子建跋，稱其遭逢骨肉之難，故往往有悽咽之音云。

周如塤

謝肇淛《周所諧詩序》 己丑歲，余得周所諧詩讀之，業爲之序。已余北征釋褐，司李吳興，不相聞者二載。無何，其子千秋泥首持一緘來謁，曰：「先人名未成而委溝壑。惟是遺文沒而不稱，孤之罪也。子辱與千秋先人游，又辱賞其詩，敢以請。」余跪而卒業焉，失聲曰：「噫，所諧知余，余不可負所諧。」因命鋟而載序之。序曰：唐以後無詩，非詩亡也，操觚之士不得其情性，而跳號怒罵，又其下者。刻畫四聲之似，以剽掠時名，於是去之愈遠。國朝作者具在，廸功希蹤漢魏，北地摹刻少陵，鄭吏部超然遠詣，猶多質勝。降而中原七子，以夸詡爲宗，繪事爲工，雖然中興，實一厄矣。所諧貧且隱於詩，似不經意爲之，里中又無雞林諸同調互相印證，乃寸言落紙，便生雲煙，弱管漫濡，暗軌大道。其前後所爲詩，大率山中什九，應酬什一，詞典則而意和平，調玄著而聲洪喤，九淙鬬奇，荔支雙美，蓋得情性之趣於語言之外者。天假之年，其不攀鄭提李，拍七子之肩者，幾希矣！

又《周母太孺人林氏暨仲子山人所諧偕配孺人曾氏祔葬墓誌銘》（存目）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如塤，字所諧，莆隱士也。足跡不出戶庭，苦吟不輟，未嘗與顯者遊，人罕識其面。【略】如塤詩有：「風生極浦潮常白，霜冷空林草變衰。」「萬里寒山橫積雪，半汀衰草隱斜陽。」「百花潭上魚竿在，五柳門前鶴徑荒。」「因嫌城市非吾土，却傍漁家作比隣。」「牆壓花枝妨客過，泥深苔徑喚人扶。」【略】興公採入詩話中，皆可誦也。

《閩小記》卷四《周所諧》 周所諧，名如塤，莆處士也。足跡不出戶庭，苦吟弗輟，未嘗妄與顯者遊。里中鄉紳學士，罕識其面，故其爲詩，綽有林壑之致。自作田家吟云：「不識市朝車馬喧，殘蓑弱笠老田園。柴門去郭無

多路，野竹臨流自一村。春雨桑麻終歲足，清時雞犬數家存。兒孫牧畜南山下，爲道須防猛虎繁。」可以見其逸韻矣。他如「風生極浦潮常白，霜冷空林草變衰。」「萬里寒山橫積雪，半汀衰草隱斜陽。」「百花潭上漁竿在，五柳門前鶴徑荒。」「因嫌城市非吾土，却傍漁家作比隣。」「牆壓花枝妨客過，泥深苔徑喚人扶。」等句，全無烟火食氣。

蔡文範

《靜志居詩話》卷一五　青門近體，雄渾絶倫。《送庫部朱陽和備兵甘肅》云：「陰山雪墮紫貂裘，使者行邊大漠秋。陝右長城班定遠，胸中武庫杜荆州。風吹獵火通甌脱，簫奏梅花落隴頭。哈密至今無敢論，知君躍馬看吴鈎。」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文範，字伯華，新昌人。隆慶戊辰進士，除刑部主事。江陵相起復，同舍郎艾穆、沈思孝抗疏，杖闕下，慷慨護視，職内橐饘。星變考察，謫閩司運官，凡七年。江陵歿，起武庫郎中，出爲湖廣學使，升廣東參議，卒於家。有《甘露堂集》，門人晉江黄居中序而藏於家。詳其規度，剪刻穩密，殆亦沿襲七子之流風，而未極其窈越者與？

《明詩紀事》庚籤卷九　（存目）

《千頃堂書目》卷二四　蔡文範《青門先生文集》十八卷，《縉雲齋稿》，《甘露堂集》。

《明史・藝文志四》　《蔡文範文集》十八卷。

于慎行

論述

綜論

葉向高《穀城山館詩序》　先生不以樂府之芻狗爲樂府，故能爲樂府，不以晉魏之偏師爲五言古，故能爲五言古，不以江左之聲病爲律爲絶，故能爲律絶，不以屈宋唐景之殘膏賸馥爲詞賦，故能爲詞賦。其思靜以深，其神恬以穆，其所寄而游焉，冲融以簡遠，情景以相得，而宫商自宣。毋論舒徐容與，慷慨悲壯，深衷隱念，迅霆飄風，皆釀爲至和而發爲中聲，視葉葉而雕之者，大相逕庭。故余竊以爲先生之詩，雖不乏風人之致，而要以施之尊俎，播之郊廟，無焦殺繁促之音以雜其聲調，則自雅頌而後，此其繼響者也。夫以詩論詩，則蘇李不得爲魏丙，王揚不得爲房杜，燕許不得爲姚宋，而姚宋輩亦不得爲燕許諸人，彼情有所偏而才有所局。先生韜盛美於清華，養貞白于澗谷，龍吟鳳鳴，耆然成響，崇功盛德，誦而不忘規，華疏彩會，煥而不忘質，金戈鐵騎，勇而不忘警，流連嘯咏，樂而不忘返，贈答欵曲，婉而不忘直。蓋非但綺也，而經世之訏謨，格天之弘烈，往往可概見焉。

又《穀城山館全集序》　此于文定公集也。歲甲辰，余過穀城，公出其所梓詩命余序之。余謂公文何以不傳，公曰：「力不任梓太學生周時泰，時泰請任斯役，公乃裒其生平所著作，删定釐次，蓋又更兩歲而□□余，時丁未初夏也。未幾而余與公同被綸□□之命，同入都，而公有末疾卧邸中，不旬日逝矣。□之日，時泰適告成事，以公集來，並其詩合刻之，公猶反覆繙閱，刊訛摘謬，仍以一帙示余。余讀未數行，忽報公目已瞑也，異哉！【略】明興，著作之業至正、嘉、隆、萬之間郁乎盛矣。然挈

其大凡，率有偏詣而罕兼收，故理勝者辭或陋，格峻者力或衰，語遠者意或近，致深者光或胷。能爲唐宋則不能爲六朝，能爲六朝則不能爲秦漢，入之途殊則詣之域異，出之機別則索之致懸。此雖資有所岐，亦其才與學不能並到之失也。文定公以絕世之才，弱冠卽入史局，窮年矻矻，以讀書爲事，固已殫二酉之藏而窮宛委之秘矣。其謝宗伯歸卧穀城山中者十有七年，地當孔道，冠蓋行李往來者無不謁公，而公嘗稱病謝客，門羅不設，蒿逕稀除，蕭然一室，左右圖書，吾伊之聲嘗丙夜不絕。故其所網羅搜抉蘊諸胸中者，益閎深奧衍，不可涯涘，發爲文辭，皆舂容宏麗，深至委婉，於情事曲折，無所不盡，而於氣格詞理、意象色澤，無所不工。余嘗反覆讀而論之，以爲公之文，就一篇之中則沉雄規之秦漢，流暢出之宋唐，乃其取材於昭明之選爲多。若概其生平，則少年之作以宏富爲宗，故近六朝，中歲以後以骨力爲主，故參東西京，至於晚節，則陶洗鉛華，自生姿態，又若在昌黎、眉山之間，自非命世宗工，人巧天工合流駢出，何以有此，於乎休哉！信著作之大成，而熙朝之盛事也。

邢侗《穀城山館詩集序》 我明荷天隆運，氣化涵融，故其於詩，儲精有獨厚，表盛有閒才，愚得抒臆而談焉。李何崛然並挺，力振孤學，猶之產神景而跨開元，墾疆竭蹶以爲盛唐，而公鳩之眼，厥有微譏。江東歷下，據時全盛，流羨開元之座，卽人士不無岐舌。先生起於歷下之壯歲，而成於江東之末年，論其時代，若合開元、天寶、大曆之世，而屬之先生者，猗歟休哉！昌明之際，於斯爲盛矣。【略】今略辨晰其詩。清靜厭愜則孝子之處心乎？優柔溫厚則君子之厝躬乎？嶜崟秀特則太華之孤標乎？汪洋吐翕則重溟之巨觀乎？華粲敷與則矞瑞之卷舒乎？條流總統則箾籥之集成乎？從盛明而出先生之業，就盛唐而測先生，侗竊謂先生律絕歌行等取以擬盛唐，則先生與盛唐無兩負，若以樂府古詩而儕先生於盛唐，則盛唐猶似負先生者，此其故難言矣。究而論代，屈先生與李何角，則李宜遜姿，何宜遜骨。不寧惟是，假令江東以羽獵驞駍駖礛之勢，遇先生不能不左辟車攻之徒御，復起歷下而抵掌黃石之次，歷下能無爽然於東野，而推先生造父乎？【略】濟北臨邑門人邢侗沐手頓首謹書。

陸樹聲《穀城山館詩集文集序》 若夫審其聲以知其人，則其舂容正直之養，碩大莊嚴之象，先憂後樂之懷，長王國而保黎民者，亦將於是乎有考焉。諸詩古今體裁之變，公門人邢侍御子愿品之詳矣，予不具論。三賜存問歲給夫廩，華亭九十六翁通家侍生陸樹聲頓首譔。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愼行，字無垢，東阿人。隆慶戊辰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萬曆初，江陵起復，具疏請止，桂林阻之，不得上。江陵卒，有詔籍其家，詒書丘司寇橓，極言江陵母老，諸子覆巢遺卵，宜推明主帷蓋之恩，全大臣簪履之誼，舉朝義之。歷官坊局，拜禮部尚書，力請建儲，不報，自劾乞罷。久而上復思之。丁未六月，詔以原官入直東閣，甫拜命，以末疾卧邸中，不旬日而卒。年六十有三。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公在史館，窮年矻矻，以讀書爲事，每進講唐史，至成敗得失之際，反覆論說，上爲悚聽。講罷分題賦詠，不長於書，詩成倩人書之。上問之，具以實對。上大喜。讀書貫穿經史，通曉掌故，以求爲有用之學。凡所援據駁正，具有源委，皆可施行。謝部事，居穀城山中，十有七年，網羅搜抉，蘊籍益富，甫大用而遽卒，天下惜之。公於詩文，舂容弘麗，一時推大手筆。其論古樂府曰：「唐人不爲古樂府，是知古樂府也。辭聲相雜，既無從辨，音節未會，又難於歌，故不爲爾。然不效其體，而時假其名，以達所欲出，斯慕古而託焉者乎！近世一二名家，至乃逐句形模，以追遺響，則唐人所吐棄矣。余間爲《郊祀》、《鐃歌》，可數十首，已而視之，頗涉兒戲，亦復不自了然，遂焚棄之。取其音節稍近者，倣其一二，謂之本調，至近體歌行，如唐人所假者，不曰樂府，則詩之而已矣。夫唐人能爲而不爲，今人能爲而遂爲之，予奈何不能爲而爲也。」其論五言古詩曰：「魏晉之於五言，豈非神化，學之則迂矣。何者？意象空洞，樸而不敢琱，軌塗整嚴，制而不敢騁。少則難變，多則易窮。古所謂鸚鵡語，不過數聲爾。原本性靈，極命物態，洪纖明滅，畢究精蘊。唐果無五言古詩哉？余既知其解矣，而不能舍魏晉者，取其可以藏拙，且適所便，非能遂似之也。海內賞眞之士，有以吾言爲是者，君詩雖不觀可矣。」公生當慶曆之世，又爲歷下之鄉人，其所論著，皆箴歷下之膏肓，對病而發藥，夫惟大雅，卓爾不羣，其是之謂乎？近代館閣，莫盛於戊辰，公與雲杜李本寧，才名相並，以詩言之，則大泌瞠乎其後矣。

《靜志居詩話》卷一五 東阿格律和平，當正聲微茫之時，能爲是調，卽以詩高選，亦堪作相。隆慶己巳，太原丈夫化爲女子，歌以識之。

沈域《刻筆麈小引》 《筆麈》一書，東阿于文定公所著也。【略】是編也，

識力議論，傳古信今，鑿鑿不磨，故足潤色皇猷，砥礪世道，可秘而笥之，不廣其傳乎？余校先文端集既竣事，將梓以問世，因亞付之殺青，以志余夙昔向往之私，且以昭我文端公生平賞鑑爲知人云。歸德後學沈域題。

郭應寵《筆麈跋》 吾師文定于公有《穀城全集》及《讀史漫錄》行世，小子寵間嘗少效編次之役矣。第恨《史錄》坊刻，謬付傭書，罔識校讎，猶仍魚魯，出師所爲《筆麈》手稿視，寵潸然卒業，慨慕彌深。大都錯綜今昔，揮霍見聞，無論國故、典章，覼若懸象，即間雜《齊諧》，亦屬勸百。此其意旨所嚮，則略與《史錄》同。而牆籬載筆，有觸輒書，標置未遑，良亦有待也。寵竊寅緣緒言，紬繹條貫，敬釐爲卷者十有八，爲類者三十有五，實不能贊乎一詞，亦匪敢秘其鴻寶。編摩既竣，用歸其副於中翰君。蘭臺石室，不可無此一編，知非獨王、謝家物耳。萬曆癸丑秋七月既望，福唐門人郭應寵薰沐勒於黃石山堂。

馮琦《筆麈題辭》 余赴召，約先生晤別於岱，夜語良洽，因手《筆麈》稿以示余。余受而北征，軺焉，舟焉，而稿具焉。展之，則朝家之典章，人物之權衡，經籍、子史、禮樂、兵刑，以至財賦阨塞之區，耳目睹聞之概，纖悉具備，而又綜二氏之異同，考四裔之源委，運折衝於寸管，總經緯於毫端，信經國之大業，寧尾尾詹詹資清暇之談柄已乎？乃若《璅》、《夢》諸篇，托寄遠而切劘深，士大夫不可不置一通於座側者。余每恨曩侍先生日，猶未能少盡先生之奧，今幸於此而復睹一斑也。既卒業，爰綴其拳拳服膺者如此，以復於先生。且有請曰：蒲輪且至，執斗魁而不妨揮麈，惟先生饒爲之。余謹辟咡以俟。年家子北海馮琦書。

《霞外攟屑》卷六《讀史漫錄》 于文定公(愼行)《讀史漫錄》中可採者，如云邵陵、高貴、常道三公，當書帝芳、帝髦、帝奐。六朝以下倣此。唐之中興也，文臣爲天下所鄉慕者，惟魯公一人。武臣惟汾陽一人。使肅、代以後，內付魯公，外付汾陽，則英、衛、姚、宋，不足言矣。爲國之臣，以異見爲同心，而爲私之臣，以小卻誤大計。郭威以契丹寇至澶州兵變，宋祖以契丹遣列卿護葬事，蓋再踰年而始克葬。門人邢公子愿次公之生平爲年譜，而公子緯持以乞志銘於余。余在詞林，於公爲晚進，不敢以交遊禮事公，而當公之末年，所投分推轂惟余，方相期以匡濟之業，而公已矣。今者之役，其安而等其取，何如身與之，而子或得庶幾焉。

分論

《感懷》 《皇明詩選》卷四：卧子曰：豈有留侯四皓之思耶？

《大隄曲》 《皇明詩選》卷六：轅文曰：亦本太白，然已在張籍、王建境口。《明詩評選》卷一：轉換圓浹。

《邵伯湖夕泊》 《明詩評選》卷五：入情不躁，故終不竭。

《詠史》 《明詩評選》卷五：逐句直，通首深，猶當在崔顥、李嘉祐之間。

《紀賜鮮筍》 《明詩評選》卷六：貼事處自饒風韻。

《紀賜鮮藕》 《明詩評選》卷六：用巧用綴者，必至礙氣，此獨清通。公紀賜諸篇，與唐李公垂相頡頏，而時或過之，眞大手筆也。一結得沈、宋所未逮。

《金輿山房稿後序》 《明文遠》：議論瓌瑋，有渾渾噩噩之氣，而起伏照應，一筆不苟。

《賀中丞丘澤萬公征倭功成叙》 《明文遠》：立言有體，深得尊天王大一統之意，非苟作者。《明文授讀》卷四一：先夫子曰：于愼行，號穀峰，東阿人，相神宗。其文博贍經世，固是名家，時露方板處。先夫子曰：于愼行，字無垢，東阿人，大學士。詩文春容宏麗。

傳記

葉向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定于公墓誌銘》 穀山于公以大宗伯謝病里居者十七年，乃與余同拜綸扉之命，同趨朝，而公忽病，病遂不起。海內方喜公之柄用，冀其有所展設，聞公之訃無不愀然咨嗟，爲世道惜，天子亦深加憫悼，卹賻踰等，贈公太子太保，易名文定，遣列卿護葬事，蓋再踰年而始克葬。門人邢公子愿次公之生平爲年譜，而公子緯持以乞志銘於余。余在詞林，於公爲晚進，不敢以交遊禮事公，而當公之末年，所投分推轂惟余，方相期以匡濟之業，而公已矣。今者之役，其安

可辭？公諱某，字無垢，一字可遠，別號穀山，其先世出登州，卽史所稱高門之系。入明始徙東阿高，大父忠爲邑三老。忠生時，以高年賜爵，時生玭，爲平涼府同知，以節廉著，祀名宦鄉賢，公貴而高年公與平涼公皆贈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平涼公娶於劉，累贈淑人，生公。公生十一歲失劉，執喪如禮，嘗條淑人言行著於篇，讀者悲咽。十四試童子科，郡縣皆第一。學使者孝豐吳公異之，拔冠兗郡，隸學宮。州判某來攝邑，以側理險黠餉公，公不受。平涼公問故，曰：「此分宜客也，宜遠之。」藩伯萬安朱公招公與濟南于達眞同其子維京講業，以閩士鄭日休爲之師，磨礪切磋，學日益進，遂以辛酉舉省試第六人，倫解首矣，而主者以其文太奇，故稍抑之。髫而赴鹿鳴，諸大夫卽席欲爲冠，公以未奉父命辭，衆皆嗟重。再上春官不第。屬朱公開府濟上，公復從之遊。戊辰第，選庶吉士，師殷文莊、趙文肅二公。殷言詞章，趙言經濟，趣操不同，而皆深器公。庚午授翰林院編修，纂修肅皇帝實錄。甲戌同考禮闈。穆史成，以勞賜金幣，晉翰林院修撰，編纂六曹章奏，會典重修，公爲纂修官，隨以推擇充日講官。時上方勤政勵學，日御經幃，早出晏休，孜孜不倦，而公與同事諸公皆一時名流，所開陳裨益甚多。公主講唐史，每至成敗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論說，上輒爲竦聽。講罷，時出御府圖畫傳觀。或分命題咏，公不善臨池，詩成則倩人書之，具以質對，上又大書「責難陳善」字賜公，中外相傳詡爲盛事。丙子晉翰林院侍講。明年世史成，加俸一級。江陵相欲奪情，公與同官蘭谿趙公、新建張公輩七人共爲疏，力言其不可，而疏草則公與張公所創。其時毘陵吳公、姑蘇趙公以言奪情杖北闕下，公疏入，而桂林呂公從中止勿奏。江陵以講臣故，未敢顯斥，乃佯以他事致公喪次，字謂公：「子吾所厚，而欲從人爲此耶？」公正色曰：「以公厚我，故爲此相報耳。」江陵艴然。再踰年己卯，公遂引疾歸。里居且四年，召入日講如故。同講六人，多公同年，官高者至貳卿，下亦銀緋，而公猶守舊秩。久之乃晉左諭德。時江陵已謝世，言者振暴其罪，上震怒，命司寇丘公同內璫往籍其家。當江陵柄國日，旣大失士大夫心，及其敗也，咸推波助瀾，欲甚之以爲快，公獨貽書丘公，言：「江陵常有勞於國家，是非功過當爲別白。卽間有所受取，亦可指數，家之所藏，遠較分宜，近視馮璫，皆萬分不及。而必欲捕空捉虛，廣爲搜括，以稱上命，竊恐株連蔓引，全楚公私皆受其累，是江右之已事也。

近大臣、補言官、起廢棄爲請，呼所善門人孝廉唐公靖、郭應寵，使潤色數語，已伏枕長嘆曰：「吾終不能報國矣。」更數日遂逝。逝之日，適南都以所梓《穀城山館集》至，公猶反覆披閱，指點訛謬，亟馳一帙遺余。蓋此集乃余請以付梓者。嗟夫，寧知公遂以此訣耶？公生於嘉靖乙巳年九月二十九日，卒爲萬曆丁未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得年六十三。始劉淑人夢庵摩羅果綴實甚巨，遂生公，故公自兒童時已儼然大人器度。弱冠登第，入詞林，人即公輔期之。高文襄公以相臣握銓柄，與公尊人有通家誼，嘗向朱公問公，朱公謂公宜一往見，公卒不往也。御史劉臺上疏被逮，人以江陵故，率避匿，公獨往視。當江陵世，士大夫附麗稱功頌德者十人而九，死而被禍，所爲引大體調護營救者惟公，譚者不謂然，而以公嘗取忤江陵，無以難也。事定之後，始相與服公，所與司寇書，天下傳而誦之。其爲宗伯，固以直諫取忤，至於被搆而去，去而久不復召，說者謂公或別有所枘鑿，公終不自言。其最相知契者，無如歸德沈公，卒相繼爰立，世亦並重之。直講前後十四年，渥承恩顧，凡郊祀陵祭，幸天壽山，閱壽宮，無不扈從，錫賚精鏐寶楮企符文綺綵扇繡帶諸物無算。而敦倫好施，所得俸賜多分給羣從族屬，益置祠田，緩急交遊知故及其子弟，故橐中嘗無餘財。自宗伯謝政歸，始搆數椽，僅僅中人居耳。居恒愛片言如柳下惠仲由，而爲人排難急困，往往不吝，至鄉邑大利害，如條編徭役災眚諸事，抵掌論說，無所諱避。性尤好書，常夜分誦讀，至老不倦。於文早學六朝，弘麗綿密，晚年乃益近自然，有歐蘇之致。里居日久，四方慕其名，凡碑版志傳贈送誄祝之類，無不欲得公之一言，羔雁填門，公擇而應之，常有餘力。其詩則服膺李于鱗，骨力氣格大足相方。所著自梓集外，有《讀史漫抄》、《經筵講章》、《兗州志》、《筆麈》、《史摘》若干種，皆弘博精覈，成一家言，當次第傳於世。娶秦氏，累封淑人。子一，即緯官，生有文行，能繼公志，娶廷尉王公湘女，繼梁某女。女一，適方伯喬公學詩子儒士嗣啓。孫男某。葬以某年某月某日，賜塋在綦山。郡邑皆祀公學宮，兩臺使者復下檄專祠祀公。余既次公事爲志，而嘆曰：甚哉，天之於人靳也！夫以公之沈深挺勁，謇謇恢恢，不畛不町，爲世所倚信，多假之年則文路公，少假之亦庶幾司馬君實也，而奈何奪之速哉！然公嘗爲余言：「時事大難，如有不可，遠而蔡剛成，近而薛河東，皆吾師也。」由今觀之，吾又安知天之奪公者非所以成公乎？九原可作，尚當起公而質之。

《明史・于慎行傳》（存目）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讀史漫錄》十四卷。

《穀城山館文集》四十二卷，《詩集》二十卷。

《千頃堂書目》卷三《經筵講章》卷五：《穀山筆麈》十八卷，《讀史漫錄》十四卷。又卷六：《兗州府志》五十二卷。又卷一〇：《于氏家乘》二卷。又卷二四：《穀城山館文集》四十二卷，《詩集》二十卷。又卷三〇：《春曹奏議》。

《明史・藝文志二》于慎行《穀山筆麈》十八卷，《讀史漫錄》十四卷，《兗州府志》五十二卷。又《藝文志四》：《于慎行文集》四十二卷、詩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史評類存目二・讀史漫錄》【略】是書評論歷代史事，起伏羲氏，至遼、金、元。所論無甚乖舛，亦無所闡發。目錄後有門人郭應寵題識，稱是書先梓於閩，未經讎校，後其子君圖與《筆麈》同鋟以行，應寵又於慎行遺稿中搜得讀史五十通補入云。

又《雜家類存目二・筆麈》十八卷。明于慎行撰。【略】此編乃其退居穀城山中時所著。凡分三十五類，所記多明代故典，亦頗及雜記。

《嘉業堂藏書志》卷二《讀史漫錄》十四卷（明刻本），明于慎行撰。【略】是書評論歷代史事，起伏羲氏，至遼、金、元，大都爲明季政事立說，借古以懲今，頗有見解，爲人所不言者。《提要》謂其無所闡發，未深閱此書者也。後有門人郭應寵跋。（繆稿）

又卷三《穀山筆麈》十八卷（明刻本）（存目）。

又卷四《穀城山館詩集》二十卷、《文集》四十二卷（明刻本），東阿于慎行著，門人邢侗校，門人郭應寵編。【略】陸樹聲序。【略】明萬曆間刊。目冠各卷首，卷帙與黃氏《書目》、《明史・藝文志》、《四庫提要》（詩列《提要》，文列《存目》。）均同。江陵奪情，毘陵吳、姑蘇趙力爭廷杖，公亦繼疏，江陵以講臣，未敢顯斥，卒引疾歸。江陵謝世，言者振暴其罪，上命五司寇偕內瑞往籍其家，士大夫咸推波助瀾。公貽書司寇，言江陵嘗有勞，是非功過當

爲別，自間有可指，較分宜、馮璫萬分不及。且江陵母老在堂，諸孤少不更事，覆巢之下，顚沛可傷，宜謀之有司，請於明主，以聚廬之居，立錐之地，推帷蓋之恩，全簪履之誼。灑灑千餘言，傳誦一時。集中詩文春容宏麗，卓爾不羣，詩集於古樂府、五言古詩各綴以小序，皆爲規箴歷下而發。爾時館閣以戊辰稱盛，公復與李本寧同年，名亦相埒，以詩言之，非大泌所能望其肩項也。有「抱經樓」、「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書印」諸記。（董稿）

藝文

王衡《賀大宗伯穀峰于公六十序》（存目）

鄒迪光《垂綸篇贈穀城大宗伯于公》（存目）

陳與郊《祭閣老于穀峰文》（存目）

陳與郊

論述

綜論

李維楨《隅園集叙》 公生於東南宏麗之區，而根柢六經，吐吸百氏，以攜藻而膏文，有不東西京之序傳碑紀乎？有不建安六朝之表啓銘頌乎？有不董、賈、蕭、劉之封事論策乎？葩若六橋之映帶，而不暇應接也，矗若兩目二峰之嵯峨，而莫可攀摘也，洋洋乎若溟渤巨浸之灝漾，譎怪而莫可端倪也，此之以窮公乎哉！【略】公不以文顯，而螯公猶不休，藉令公之文早見於世，公之志時見於詩歌，則青蓮、眉山之禍中，公志豈其微哉？茲集也，

明文學部二・于慎行　陳與郊

分論

《詒癡符》 齊慤《〈詒癡符・櫻桃夢〉序》：昔顏黃門謂：「人士自號清華，流布醜拙者曰詒癡符。」漫卿之號若此，而流布若彼，何謂詒癡符？予知之暗無題識，孰察公閒適而引人之勝地也，惜予未能棄百事與漫卿游，飛觴擊節於其間，嗚呼，暢哉！萬曆甲辰春日，友人齊慤書於任誕軒。

《櫻桃夢》 夢夢生《〈詒癡符・櫻桃夢〉序》：醇儒云：自古詞場狡獪，偏要在眞人前弄假，卻能使人認假成眞；在癡人前說夢，卻能使人因夢得

覺。《櫻桃記》也，假也，眞也？夢也，覺也？然無眞不卽假，無覺不由夢。夢因假而覺亦假，假因夢而眞亦夢也。知此，可與讀《櫻桃記》也。《遠山堂曲品・逸品》：《櫻桃夢》。炎冷、合離，如浪翻波疊，不可摸捉，乃肖夢境。《邯鄲》之妙，亦正在此。先生此記，盡洩其慨世之語，而其才情宕逸，皆不可一世；乃其守律正音，則居然老宿也。記中櫻桃園之事，出《艷異編》，《李丹》已採入矣。

《鸚鵡洲》 削仙□《鸚鵡洲序》：傳奇，傳奇也。不過演奇事、暢奇情，而近世賢豪，乃欲洩己之蓄抑，亦鼓人之艷慕，至推墮混濺中，則太奇爾。《雲溪友議》載韋南康二室事情甚奇，《唐語林》紀薛濤亦奇。先生合而傳之，盡本事中人，人盡有致，更奇。傳奇哉，傳奇哉！《遠山堂曲品・逸品・鸚鵡洲》：此卽元《兩世姻緣》劇，但其傳玉簫處，從《雲溪友議》來，較劇更詳。傳玉環者，以此女爲妓，冤矣。此記逸藻翩翻，香色滿楮，襯以紅牙、檀板，則繞梁之音，正恐化彩雲飛去耳。禺陽自詡爲：「寫之無逸景，用之無硬事，鋪之無留情。」乃世之評者云：「局段甚雜，演之覺懈，是才人語，非詞人手。」是耶？非耶？

《靈寶刀》 逄明生《〈靈寶刀〉序》：自小說稗編興，而世遂多奇文、奇人、奇事，然其最毋踰於《水滸傳》。而《水滸》林冲一段，爲尤最。其婦奇，其婢奇，其夥類更奇，故表而出之以爲傳奇。不獨此也。傳中有府尹，有孫佛兒，不憚熏天炙手之權謀，而能昭雪無罪，又奇之奇者也。故李卓吾曰：「有國者自賢宰而下，不可一日不讀《水滸傳》。」

《麒麟罽》 陳繼儒《麒麟罽小引》：蓋聞人家發跡，必產曠達英豪，以乖昌熾於先；尤必鍾賢淑媛，以資贊助於內。夫丈夫之曠達，猶易也。至婦人之賢淑，實間世所稀。已爲一家瑞徵，韓蘄王龍韜豹略，超卓絕羣。幫源獨上，而方獵就擒；天戈一揮，而苗劉授首。伏火儀而虜酋敗北，扼金山而兀朮哀求。東南半壁錦乾坤，全賴撐持，豈不轟轟振世烈丈夫哉？夫人梁氏，空一潛踪，青樓寄跡，終完節操，冰霜比潔，麒麟毯上，因彪形而占英豪。遂以麒麟罽爰作同心結，而諧伉儷耳。雩州勸進，脫夫於逗撓；蟠朗一疏，既夫於萋菲。江上鼙鼓鼕鼕，貔貅競奮，爲兒贖罪，爲夫奏績。掾名凌烟閣上，何物裾釵，有許淵識高豐？蘄王晚年解兵柄，葛巾道服，盤桓西湖之上，口不言時事，而不嬰賊檜之鋒。夫人資助之益，端不誣也。故頌蘄王之卧轍，日暮時始獲出郭。民爲立去思碑。

傳記

《浙江通志》卷三一《陳與郊》 字隅陽，海寧人。本高氏裔，贅陳，因以爲氏。萬曆甲戌進士，授河南府推官。是時，江陵爲政，以法繩郡縣吏。諸言事者尙編戍籍，與郊獨濟以寬和，時有縱捨，徵拜吏科給事中。江陵敗，復當計吏，因申餽遺之禁。在諫垣八年，若裁織造、省營建、修實政、停助工諸疏，皆裨國體，擢太常寺少卿。丁母憂居家，竟以忌口罷免。

《海寧縣志》卷一一 字隅陽。【略】嘉靖間，文章家稱七才子，時相繼卽世，獨王元美在，最重其文，及李太史本寧與爲文章交。故居諫垣時，上書薦元美，迨郊之卒，本寧爲叙其集志墓焉。初理河間，徵拜吏科給事中。首疏請召諸諍臣趙用賢等，疏入，報聞，遷工科。是時，上營大峪壽宮，言者聚訟，累疏折衷，其割壽宮成，上臨視，賜緋冊。魯世子妃假道四省，遷吏科都給事中。居省八歲，所言裁織造、減營建、修實政及請陸文定、陳恭介、鄧文潔、邢司馬諸疏，剴惻有體。已擢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居母憂，尋免。益閉門著述，凡數萬言。性嗜學，自六籍外，留心太玄潛虛，好屈、宋、揚、馬、張、左諸家賦，考訂梓之。所爲文上下兩京、六朝，詩詠間作，其藻思之歌歈，被管絃以自娛。

《順德府志》卷一 字廣野，海寧人，進士。萬曆五年任，與人藹然可掬，而凜然難犯，剖決疑獄，人咸悅服。時監司委署郡邑二篆，新法積穀不敷者降罰，公毅然曰：「民已窮矣！我復割剝以應時求，非民父母也。」卒一無所積，當時號陳佛子云。擢吏科給事中，雖婦人、孺子皆泣送之，攀轅上，何物裾釵，有許淵識高豐？蘄王晚年解兵柄，葛巾道服，盤桓西湖之

紀事

《義犬記》《南史・袁粲傳》：（存目）。

《靈寶刀》施耐庵、罗貫中《水滸全傳》第一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楊志賣刀。第七四回：燕青智撲擎天柱，李逵壽張喬坐衙。第八一回：燕青月夜遇道君，戴宗定計出樂和。

《麒麟罽》《宋史》卷三六四《列傳第一二三・韓世忠》：（存目）。

《鸚鵡洲》《雲溪友議・韋皐》：（存目）。

《昭君出塞》《西京雜記》卷二：（存目）。

《文姬入塞》蔡琰《悲憤詩二首》：（存目）。

《櫻桃夢》《太平廣記》卷二八一《櫻桃青衣》（未注出處）：（存目）。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二　陳與郊《檀弓輯注》二卷。　又卷一五：《廣修辭指南》二十卷。　又卷二五：《隅園集》十八卷，《黃門集》三卷，《蘋川集》八卷。　又卷三一：《文選章句》二十八卷。

《明史・藝文志一》陳與郊《考工記輯注》二卷，《檀弓輯注》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禮類存目二・檀弓輯註》二卷。明陳與郊撰。【略】是書惟解《檀弓》上、下二篇。於鄭注全錄，於孔疏則刪繁存簡，謂之疏略。其陳澔諸家之說，則分行附書，各略以己意爲論斷。所論如《檀弓》名篇取首二字，不從正義非門徒而達禮之說。「孔子少孤」一條，釋其愼也卽如字，謂必誠必信曰愼，不從鄭氏改愼爲引之訓。皆有可取。然於喪禮異同，反無是正，未免舉小而遺大耳。

又《小學類存目一・方言類聚》四卷。明陳與郊撰。是編取揚雄原本，依《爾雅》篇目分爲釋詁、釋言等十六門，別爲編次，使以類相聚。

又《類書類存目二・廣修辭指南》二十卷。明陳與郊撰。【略】是書分二十部，每部或分子目，或不分子目。各列浦南金《修辭指南》原文於前，而增續於後。每類所補不過十數條，又不多著出典，殊無可取。

又《詔令奏議類存目・黃門集》三卷。明陳與郊撰。【略】是編爲其《奉常佚稿》之第二種，皆其爲給事中時奏疏。

又《別集類存目一・杜律註評》二卷。明陳與郊撰。【略】是編因元張性《杜律演義》，略施評點。每首皆有旁批，註文亦時有塗乙。大致皆劉辰翁之緒論也。

又《別集類存目六・隅園集十八卷蘋川集八卷》明陳與郊撰。【略】《隅園集》皆所作雜文及詞曲。其文摹倣漢、魏，似古色斑駁，而不出弇州《四部》之門徑。又以其子皐坐鹽徒事陷冤獄，上書武安王及縣城隍神，亦載集中。雖秦詛楚文，古有其事，編入文集，頗覺不倫。《蘋川集》皆其里居之時與人尺牘，益爲小品矣。與郊集總名《奉常佚稿》，凡分四種：首爲《隅園集》，次爲《黃門集》，次爲《蘋川集》，次爲《詅癡符》。「詅癡符」者，語出《顏氏家訓》，謂可笑之詩賦也。今《黃門集》別入奏議，《詅癡符》又有錄無書，故惟以此二編著錄集部焉。

又《總集類存目一・文選章句》二十八卷。明陳與郊編。此書以坊刻《文選》顛倒梵亂，每以李善所註竄入五臣註中。因重爲釐正，汰其重複，斥五臣而獨存善註。凡善所錄舊註，如《楚辭》之王逸，《兩京賦》之薛綜，《詠懷詩》之顏延之、沈約，皆仍存之，亦時時正其舛誤。較閔齊華、張鳳翼諸本差爲勝之。然點竄古人，增附己說，究不出明人積習，不如存其原本之愈也。

《嘉業堂藏書志》卷四《隅園集》十八卷（明刻本）。浙江陳與郊廣野著。【略】明啓、禎間孫之伸刻。前有目錄九帙，末卷爲詞曲，餘俱雜文，卷帙與黃氏《書目》、《四庫存目》俱同。二序皆題《陳奉常佚稿》，於鄭注全錄，於孔疏則刪繁存簡，謂之疏略。其而獨存善註。凡善所錄舊註，如《楚辭》之王逸，《兩京賦》之薛綜，《詠懷詩》之顏延之、沈約，皆仍存之，亦時時正其舛誤。較閔齊華、張鳳翼諸本差爲勝之。然點竄古人，增附己說，究不出明人積習，不如存其原本之愈也。

《嘉業堂藏書志》卷四《隅園集》十八卷（明刻本）。浙江陳與郊廣野著。【略】明啓、禎間孫之伸刻。前有目錄九帙，末卷爲詞曲，餘俱雜文，卷帙與黃氏《書目》、《四庫存目》俱同。二序皆題《陳奉常佚稿》，《佚稿》應合《黃門集》、《蘋川集》、《詅癡符》凡四種，此缺其三也。《黃門集》，公官給諫時之奏議，今盛氏愚齋圖書館藏有刻本。《蘋川》一作《蘩川》，黃目作《蘋川》，乃字形之訛。集中皆尺牘，憂懣之語，十之七八。《詅癡符》者，語出《顏氏家訓》，謂可笑之詩賦，向未見傳本。按沈德符《萬曆野獲編》，陳祖皋誤殺滿指揮事者，知爲都諫子羅織，擬大辟。都諫有《春秋》房門生二人，同在詞林顯重，並有相望，都諫哀懇其道地勿能得，因恚恨作雜劇《詅癡符》者，中有狄雲慶一段，以比二詞林而身擬袁燦。都諫沒後，祖皋事得白出獄，未幾病卒。今

集中卷十二有上武安王、縣城隍二書，即訟祖皋繫獄事也。（董稿）

《昭君出塞》《重訂曲海總目》：陳與郊（字隅陽），《昭君出塞》、《文姬入塞》、《詮癡符》。《曲目新編・明人雜劇》：《昭君出塞》、《文姬入塞》，右二種陳與郊作。《遠山堂劇品・雅品・王昭君》（南北一折）：明妃從來無南曲。此劇僅一齣，便覺無限低迴。內有一二語，取之元人《漢宮秋》劇。《明代雜劇全目・昭君出塞》：（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昭君出塞》：（存目）。

《中山狼》《遠山堂劇品・雅品・中山狼》（南北五折）：借中山狼唾罵世人，說得透快。當爲醒世一編，勿復作詞曲觀也。《明代雜劇全目・中山狼》：（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中山狼》：（存目）。

《蔡文姬》《遠山堂劇品・雅品・蔡文姬》（南一折）：略具小境。以此入塞，配昭君出塞耳。《胡笳十八拍》，何不一併演之？《明代雜劇全目》：《文姬入塞》：（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文姬入塞》：（存目）。

《義犬記》《遠山堂劇品・雅品・義犬記》：先生林居時，大不得意，作此以愧門牆之負心者。《葫蘆先生》一段，窮極世態，乃王辰玉所作，先生第引入之耳。《曲海總目提要》卷七：《義犬記》，明萬曆間太常少卿陳與郊撰也。與郊爲給事中，議論皆附時相。其時言路多攻訐宰相，張居正柄國，御史劉臺、傅應禎，翰林吳中行、趙用賢先後參劾，皆居正門生。久之，大學士王錫爵赴召，將入京，上密揭一封，痛詆言路。淮撫李三才探得之，御史段然等遂交攻錫爵，錫爵因卧不出，三才，錫爵門生也。與郊亦錫爵門生，作此記者，蓋詆臺及三才等，故以義犬韜門生標題。【略】劇中事蹟，全是《南史》本傳。然三才於錫爵事，時論互有是非，言三才未免險薄，而錫爵揭中以禽鳥之音指言路，雖隱爲解救，而語覺輕詆，有以致言官之怒。至劉臺等劾居正，則皆係國事，時論頗不直居正云。《明代雜劇全目》：《袁氏義犬》：（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袁氏義犬》：（存目）。

《淮陰侯》《遠山堂劇品・雅品・淮陰侯》（曲第四折）：已悉淮陰生平大概，可以補《千金》之未盡者矣。詞近自然，若無意爲詞，而詞愈佳。《明代雜劇全目》：《淮陰侯》：（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淮陰侯》：（存目）。

《今樂考證・著錄六・明院本》陳與郊四種：《櫻桃夢》、《靈寶刀》、《麒麟罽》、《鸚鵡洲》。以上四種，海昌陳與郊玉陽作。其所居曰任誕軒。今《曲考》、《曲目》諸書，以《櫻桃夢》、《靈寶刀》二種爲任誕先作，誤「軒」作「先」，似另爲一人。後復列《鸚鵡洲》一種爲陳與郊作。今據其所刻《詮癡符》四種本正之。《麒麟罽》，亦四種之一也，並爲補入。

《鸚鵡洲》《傳奇彙考標目》卷下：《鸚鵡洲》，陳與郊，字禺陽，海寧人。《重訂曲海總目・明人傳奇》：《鸚鵡洲》，陳與郊（海寧人）。《曲海總目提要》卷六：《鸚鵡洲》，明高漫卿撰，以玉簫禱鸚鵡洲爲主，而以薛濤併入，兼之博採諸書，錯綜點綴，玉簫詳《玉環》劇內。《曲目新編・明人雜劇》：《鸚鵡洲》，海寧陳與郊作。《明代傳奇全目》卷二：《鸚鵡洲》：（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鸚鵡洲》：（存目）。

《靈寶刀》《曲海總目提要》卷六：明高漫卿本李開先《寶劍記》而作，所叙林冲事，全據小說《水滸傳》。其開封府尹竹之有，及貞娘爲尼，錦兒代死情節，皆憑空撰出。按漫卿自題卷尾云：山東李伯華先生舊稿，重加刪潤。凡過曲引尾二百四支，內脩者七十四支，撰者一百三十支，今梨園所演夜奔梁山等齣，仍用李本，談樂府者亦止識《寶劍》，不知有《靈寶刀》也。第三十四齣燕青青樓乞赦，亦本《水滸傳》小說，李師師事，正史罕載。《明代傳奇全目》卷二：《靈寶刀》：（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靈寶刀》：（存目）。

《櫻桃夢》《曲海總目提要》卷六：明萬曆時人高漫卿所作。（高漫卿爲明陳與郊之別號，與郊字廣野，號玉陽仙史，浙江海寧人。所著除《詮癡符》四種外，尚有雜劇《昭君出塞》、《文姬入塞》、《義犬記》等數種。）漫卿有傳奇四種，總名《詮癡符》。友人齊慤爲之序，序略云：「近世士大夫，去位而巷處，多好度曲，高漫卿亦有《詮癡符》傳焉。予卒讀至盡三跋，曰：『噫，此可謂《詮癡符》耶？昔顏黃門謂人士自號清華，流布醜拙者，曰詮癡符。漫卿之號若此，而流布若彼，何謂詮癡符』云云。漫卿固搢紳而隱於詞者也。」華亭陳繼儒亦有序。符有四種，《櫻桃夢》其一也，全本《太平廣記》所載《櫻桃青衣》撰成。【略】劇中改盧子爲盧生，即以櫻桃爲青衣小名，與原文稍異，又憑空撰出黃里先生、寧陽子、崔閒、張怡雲等名目，及斬鬼遇仙諸事，雖極意經營，而頭緒紛雜，不成章法，且悁忿恣罵，無和平之音，視臨川之譜邯鄲，不逮遠矣。《明代傳奇全目》卷二：《櫻桃夢》：（存目）。《古典戲曲

存目彙考》卷九：（存目）。

《麒麟罽》《曲海總目提要》卷六：明高漫卿作。韓世忠卧麒麟毯遇梁夫人，故名，事本《雙烈》。結尾云：「韓王小傳原奇妙，奈譜曲梨園草草，因此上任誕軒中信口嘲。」任誕，漫卿軒名。其意似薄《雙烈記》而爲此者。按《宋史》方臘之亂，在徽宗宣和二年，又七、八年後，兀朮始見史冊。第十二齣云「方臘毒如金兀朮十倍」，又將方臘事叙在宋高宗南渡後，非是。又按孝宗生於高宗之建炎元年，六歲始選入宮，韓直六歲時，隨父世忠見高宗，高宗親解孝宗卯角之繻縛其首，則彦直必與孝宗年相若矣。韓世忠與兀朮黄天蕩之戰，在建炎四年。彼時彦直尚在襁褓，安能統兵。第二十四齣命子設伏之事，尤荒唐不可信。其用呂小小事，見《避亂錄》。但小小本也忠妓，後世忠攜之去，未嘗有出家之說也。《明代傳奇全目》卷二：《麒麟罽》：（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麒麟罽》：（存目）。

雜録

錢希言《獪園》《陳少卿與郊》（存目）。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陳與郊》（存目）

虞淳熙

論述

綜論

張師繹《虞德園先生文集序》予嘗得公之文，讀之液角治筋，規矩古法，明文學部二·陳與郊 虞淳熙

單思恭《讀虞德園文》（存目）

丁允和《虞德園先生小品叙》德園先生，紫庭丹洞人也。往築龍月玉文之館於西湖，草玄枕秘，迥然不可一世，有冠蓋者過其門，欲見其花香流舞，鶴影旋飛，不可得，一世望之，亦如月眉雪岱，清峙特立。顧博學宏材，僅與朝嵐夕煙相晤對，以故發爲文辭，幽奇奥渺，定爾石破天驚，了不可讀。

不知先生呼吸混元，吞吐萬象，非第取近人句字媚俗眸也，人間世界豈得用先生？先生又豈爲世用者乎？余幸卜司馬之鄰，未問子雲之字，執鞭之慕，嚮往久焉，大赤仲嗃，宏博繼武，庶伯起之，益有象賢，非復似世南業隨身盡也。塤篪互吹，其殆嗣響眉山乎？一時學者亦必競效虞氏爲文章，一二短篇固兩峰寸縷、三潭微光爾，智者尚問津於紫庭丹洞之下。壬申重九日，西湖奈士丁允和拜書。

《明詩紀事》庚籤卷一四陳田按　萬曆中葉以後，詩道歧出。長孺學仙學佛，既無升天之質，又無廣長之舌，二氏語言，一經運用，便成鈍根，斯又公安、竟陵所不爲者也。

分論

《解脫集序》《皇明十六名家小品》：直開闢未有之論，快絕一世。

《潘庚生詩集序》《皇明十六名家小品》：亦如瑤池之會，虎齒舒□(嘯)，鷹爪彈箏，奇音異響，不從人間來，燕之飛，環之舞，猶屬下里。

《賀黃貞父轉膳部郎序》《明文霱》卷七：奇情雅謔，風藻翩然。《皇明十六名家小品》：靈思慧緒，曲折不窮，長公拂拂，徒能令酒氣出耳。

《祝何太君八十壽序》《明文霱》卷八：表雪采以姿逸，洞銀華而色新。

《贈近野吳公七十壽序》《皇明十六名家小品》：躬三德，敦五符，乃丹元直指，非泛稱通套，詞理更窈深譎異。

《謝尤縣令啓》《皇明十六名家小品》：語必破套，矯勁異常。

《答朱大復》《皇明十六名家小品》：韻致疎冷。

《答陳建宇》《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寒溫中倍多欵曲。

《答金象瀛》《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屬望藹然，啓口自然韶令。

《復胡敬所》《皇明十六名家小品》：瀟灑亢直，何減子瞻《答李端叔書》。

《自說》《皇明十六名家小品》：靈文秘載，玄古道書。

《文昌贊》《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古峭。

《丁侍峰像贊》《皇明十六名家小品》：語該而有韻。

《慧理大師塔銘》《皇明十六名家小品》：靈異古崛，不數六朝。

《書直指堂化緣疏後》《皇明十六名家小品》：無限婉轉，洵屬交綵通華。

《原色》《古今小品》卷八：剝脫如蕉理，刻露如鏡光。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淳熙，字長孺，錢塘人。萬曆癸未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東西方用兵，所條上皆有條理。嘗護作昭陵，虜千餘騎踰昌平闌入紅門，守將皆失措，長孺命結方陣，半隱林中，鳴鉦駭之。虜遂遁去。遷主客員外。會稽勳郎呂胤昌，以孫冢宰甥引去，冢宰從物望，推長孺改補。癸巳內計，冢宰與趙考功盡黜宰執之私人，黨人力攻孫、趙，指摘長孺不當補呂闕，以撼冢宰。冢宰爭之，強朝士持清議者訟言臺諫議非是，並攻執政。上震怒，冢宰罷去，長孺與趙削籍，而諸言者皆得重譴，萬曆間之黨論，堅持不可拔，自此始也。歸田三十載，值天啓之初，羣公皆自謫籍起，而長孺卒於家，年六十有九。長孺生三歲，見室中蓮花寶樹，念佛不絕口。又夢至武夷，以杖擊空中，見龍沈海底，鶴鳴松間，口吟曰：「龍藏海底日，鶴鳴松下風。」父母知非常兒也。家貧無書，與其弟淳貞字僧孺者，搜奇獵祕，閉門鈔寫，方術陰符，靡不通曉。十七喪母，相依習天台止觀，夜則談神鬼變化狡獪之事，至漏盡不寐。長孺好仙，僧孺亦好仙。已而長孺好佛，僧孺亦好佛。兄弟偕隱南山回峰下，相與棲寂課玄，採蕈行藥，以終老焉。僧孺言其兄：「一生多仙靈冥感。己卯瑣闈，寐而腕書六義，醒以意足之。爲舉子，曇鸞降焉，以所挾行卷焚之，俄而完楮飛回，上有紫粉批絕細。爲郎時，以飄飄靈人之顏，挾鸞馭出入談笑，驚動長安人。吏部移疾歸，語貞曰：『我不悟道，決不補官，當爲陸法和，不亦爲王伯安上天目坐死關前。』累日夜倦就枕，忽覺高峰斬其左臂，豁然有省。自此埋照縛禪，不復拈弄光景矣。晚而皈依雲棲，復三潭放生池，賦詩讚佛，專修淨業。湖上鐘鼓花鳥，於焉一新。此吾兄未後一著也。」長孺少見知於李于鱗、王元美，賦才奇譎，搜抉奇字僻句，務不經人弋獲，以爲絕出。於時賢頗心折湯若士、屠長卿，自詭以寡兀勝之。雖未免牛鬼蛇神之誚，可謂經奇者也。嘗曰：「我文似古而不似

古者，皆我胸中語耳。」黃貞父評其詩文曰：「宏深微眇，應念而作，風生雨集，排古蕩今。」斯善譽長孺者矣。子宗瑤、宗玖，皆有文，刻《德園集》六十卷。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孝經集靈》一卷。　又《經籍五七》：《虞淳貞塤篪音》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大學繁露演》一卷。　又卷三：《孝經邇言》九卷，《孝經集靈》一卷。　又卷一六：《雲棲大師傳》一卷，《陰符經演》一卷。　又卷二五：《德園全集》六十卷，《嶧務山房集》四十五卷。

《明史・藝文志一》　虞淳熙《孝經邇言》九卷、《孝經集靈》一卷。　又《藝文志四》：《德園全集》六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三・塤篪音》　二卷。明虞淳熙、虞淳貞同撰。【略】淳貞字僧孺，淳熙弟也。是集凡賦《溪上落花詩》一百五十首，又次韻沈嘉則《雜咏》一百二十首。又倣杜甫《同谷七歌》，淳熙作者命曰《塤音》，淳貞作者命曰《篪音》。原序稱其溪上落花詩，伯仲皆一夜而就。大意欲夸多鬬捷耳。不知一題衍至百餘首，曹、劉、沈、謝亦不必工也。

又《小說家類存目二・孝經集靈》　一卷。明虞淳熙撰。【略】此書專輯《孝經》靈異之事，如赤虹化玉之類，故曰《集靈》。夫釋氏好講福田，尚非上乘，況於闡揚經義而純用神怪因果之說乎？其言既不詁經，未可附於經解。退居小說，庶肖其眞。至其採錄顛舛，如張角作亂，向詡上便宜，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則賊當自消滅一條，乃嗤鄙之事，古來傳以爲笑者，亦收爲靈蹟，殆信爲賊果消滅乎？

又《經義考》　虞淳熙有《孝經邇言》九卷，《今文孝經說》一卷，今皆未見。

《嘉業堂藏書志》卷四　《嶧嵎山館文集》二十五卷，《詩集》八卷，附目錄（明刻本），錢塘虞淳熙長孺氏著。

馮夢禎《題西湖放生圖祝虞長孺五十（壬寅作）》（存目）

李本固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存目一・汝南遺事》　二卷。明李本固撰。案神宗時有兩李本固。其一臨清人，萬曆壬辰進士。此李本固字叔茂，汝寧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大理寺卿，以言事罷歸。郡守黃鄴初屬修《汝南志》，其削草未經收錄者，復輯爲是書。蓋當時志乘裁斷，或不能盡出己意，故以此續之，以示不忍割棄之意。然多涉神怪仙鬼，不免爲小說家言。又《汝南遺事》乃元王鶚記金哀宗亡國之書，本固誤襲其名，亦未考也。

《鄭堂讀書記》卷六五　《汝南遺事》二卷，明李本固撰。（本固字叔茂，汝陽人，萬曆□□進士，官□□□□□。）《四庫全書》存目。叔茂修《汝南志》，既竣，檢笥中尚有遺草，棄之不無可惜。迺撰次成帙，以爲是編，大都從羣書中採輯，俱著其出處，所錄史傳事蹟居多。然而神仙鬼怪之談亦間出於其中，究不脫小說習氣。始知爲志所不收者，蓋有由也。前有萬曆己酉自序。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古易彙編》十七卷。　又《經籍三九》：《汝南逸事》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　《古易彙編》十七卷。　又卷三：《問奇集》。

蔣以化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存目一・西臺漫記》　六卷。明蔣以化撰。以化字仲學，常熟人，隆慶丁卯舉人，官至監察御史。是書雜記見聞，多及僻逸幽怪之事。其紀李贄之荒悖不經，卒以臺臣會訐下獄，前後端末頗詳，而不詳其所終。又誤以姚安府知府爲姚州知州。所紀王大臣事與史所言馮保之說迥異，殆不可解。全書議論，每過於叫囂求快，似乎多恩怨之詞，不盡實錄也。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西臺漫記》六卷。

《千頃堂書目》卷九《花編》六卷。又卷一二：《西臺漫記》六卷。

徐桂

王世貞《徐推官桂》 新詩有學，有才情，有字有句，必名家，必傳後無疑也，唯在乎熟之而已。李、杜、沈、宋、王、孟諸賢百年而後，豈以品山定名代次第耶！

李維楨《徐茂吾詩序》 徐茂吾先生吳人也，而徙家武林。舉進士，請急歸，三年奉大廷之對，除袁州李官，治行顯名，爲同人所嫉，深相非望，中以考功令黜。家本窮空，失官不食，無強近之親，旁無一言之佐，恥告求周憐，獨好學不輟，沈吟染翰，清詞秀句，殷殷流金石聲。而會屠長卿祠部、馮開之祭酒先後遭讒里居，三人故同榜同臭味，倡和往來。余時承乏領臬事，有才如三先生而遺佚莫能振也，喟然發嘆而已。別無何，三先生相次沒，而徐先生舍已轉鬻。其子茂才餬口四方，問先生橐中所遺，有詩八百餘篇，幸無佚散。屬友人差次之，古選歌行絕句十之二，而五、七言律最多；贈酬游覽十之四，而詠物最多。詠物詩倣於六朝，而體不稱律，音韻不諧，句字不偶，未足爲病。至唐人律有定句，句有定字，職成拘制，無容踰越，離則雙美，合則兩傷，其體愈嚴，結撰愈難。卽以律詩詠物而少，長律又不必限韻。今先生詠物詩多用律，或一物而十數篇，律且用強韻，或一韻而數百言，縟藻豔色，炫心奪目，有六朝之才與學，而得唐人之格與調，錯綜之變無窮，靡曼之態非一，意奇骨勁，神合氣完，不墮外道，不縛小乘，豈不斐然才士哉！生先生前爲唐李巨山，文章宿老，詠物五言律，事皆有出，語無不儷，酷不入情。當先生時爲王弇州，詠物七言律，自稱「老翁塗抹作兒子態，終不似」，而隸之近體之末，與所學白香山及江左變體爲類。徐先生調有偏成，才有獨至，內無乏思，外無遺物，令得應制昆明，付上官昭容品第，定以陡健鶱舉，見賞必不在宋延清後，而況鷓鴣白燕輩，僅以一語一篇取重者乎？夫《玉臺》、《香奩》、《瑤池》、《金筌》之爲集也，永明、元和、長慶、西崑之爲體也，文場、泉山、寡和、拾翠之爲句爲圖也，流布迄今。先生斯集，天下後世好而傳誦之，名聲不泯，身雖困厄，不躋上壽，可無憾於九京矣。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桂，字茂吳，吳人。徙家武林。萬曆丁丑進士，除袁州府推官。恃才自放，坐計吏斥免。四明屠長卿、秀水馮開之，與茂吳同榜，皆失官家居，扁舟白袷，往來吳越間。長卿負才敏捷，叉手擊鉢，時人皆遜避之。獨茂吳與之抗行，尤多詠物豔體之詩，留連唱酬，至數十百篇。茂吳爲人通敏好士，余爲書生，茂吳數從人問訊，有「李邕識面」之語。余至今念之不能置也。

《明詩綜》卷五八 馬仲良云：「自弇州歿，而禹航徐茂吳先生代興，詩靡所弗工，而詠物之章可稱名家。」

《靜志居詩話》卷一五 徐君詠物詩最繁富，正如盈擔魔合羅，僅供邨市癡兒騃女把翫而已。

光緒《浙江通志》卷一七八《文苑一》（徐桂《兩浙名賢錄》），字茂吳，餘杭人。目偏盲而性警敏，讀書一過目，輒上口。登隆慶辛未（當爲萬曆丁丑）進士，授袁州推官，堅正不阿，失上官，遂投劾歸。居杭城東隅，有亭池竹木之勝。亭中列圖史金石遺文與彝鼎諸法書名畫，日婆娑其中。興至發爲詩歌，競響漢魏六朝間。尤長咏物，鍛鍊句字，無不工。著詩文雜稿數十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五 《徐茂吾詩集》十三卷，《采蕘曲》一卷。

費元祿《輓徐茂吳先生》（存目）

屠隆《懷徐茂吳》（存目）

又《徐袁州茂吳》（存目）

鄒迪光《姑蘇徐茂吳》（存目）

又《哭徐茂吳十首》（存目）

湯顯祖《送前宜春理徐茂吳》（存目）

顧大猷

鄒迪光《湘南外史傳》 君名大猷，字所建，鎮遠侯顧成之後，九世而有

邗野公，官勳衛，甫一年棄去，鄉人謚爲貞白先生。年四十六始生所建。母王夫人夢須菩提與語：「汝勿食豕，不食則生子。」母如其言，果以豕年生所建。所建生而穎甚，十歲習舉子業，便與何南金輩爲友，舒泰興見之，以爲江夏黃童。十五習詩古文，帙成而朱宗伯元价序焉。武昌郭宗伯、烏程沈少詹見之，以爲子安、長吉。十八受室於揚，名士二百人賦《花燭詩》，題其篇曰《孔嘉集》。每行市上，如瑤林玉樹，人人羨之，以爲安仁、仲祖。尋入長安備勳衛。會以大工采木，當事者賢而任之，所建恥爲時相用，辭不行。會采金發鑛，當事者亦才而任之，所建曰：「奈何伐國問仁人？」亦辭不行。乃請於上而歸，謂：「吾父以一年罷，吾何可以踰年罷乎？」上爲給假乘傳，亦異數也。此時所得月俸，悉以助工，則有邡曼容辭秩之致。居家怕家人嘮嗥聲，每駕而出游。先白下謁□孝陵，問法雨花臺，醉孫楚酒樓，尋華林含章遺蹟，搜壽陽點額與簡文會心處。已游武林，折柳蘇堤，訪梅林逋祠，醵酒岳武穆于忠肅墓下，徘徊三竺，向西泠弔蘇小。已游徐沛，登項羽戲馬臺，問漢高故宮，之贊皇取周穆王吉日癸巳碑手摹焉。已入晉，登五臺履清涼石，想像文殊法身，六月雨雪，煩惱一掃，諸禹祠堯廟龍門中條，屐無所不往，最後於介休拜郭有道墓而行。已入秦，躡太華絕頂，如乘雲踏鶴，了無怖畏，笑昌黎公之不能濟勝，下山尋未央馺娑之瓦而不可得，悵恨移日。已還，自洛歷桃林、周南、首陽、莘城諸地，弔夷齊、子產、信陵、狄梁公、顏魯公諸祠墓，則有尚平五嶽之興。所建凡所至，人傾附。居鄉而王百穀、陸無從作忘年交，不敢呼爲小友；客；之留都而憲使曹能始相與結社，狎主齊盟，黃京兆叔相有國士之遇；之燕而陳文憲公元忠、沈御史大夫純父待以上之秦，左丞汪以虛、觀察劉惟衡、長安令楊脩齡皆一見若故，而開府于文若尤禮遇郅隆，醴酒加豆，願得假館而未果。至其所最善者劉敬甫憲副，所最相得而金蘭者李本寧太史。敬甫不可一世，而本寧爲時山斗，非所建嶽嶽，那得。作生平歡則有陳太丘之友道。所建雖煙霞意興乎，而能熟八門禽演魚鈐七略。當朝鮮中倭，宿師無功，則蹶然起曰：「誰謂白晳少年不可封狼居胥乎？彼郭定襄麓川騰衝之捷，豈異人事！願得一隊以往。」行九塞上，則考其阨塞形勝士馬，虜部落強弱與名將健士，悉籍記，置秘篋以備用，曰：「吾祖德具在，爲子孫者須以七尺備國家緩急，奈何鹿鹿甘豢養爲？」則有終軍請纓、陳思王上表望用之志。所爲詩在揚州曰《永言》、曰《懷故》，在楚曰《楚游》，在越曰《越游》，在秦、晉、中州曰《秦游》、《晉游》、《汴游》。大都古則建安，近則元曆，而運以己意，則庾鮑錢劉之屬也。所爲書有《選詩補遺》，有《顧氏世家外紀》，有《廣陵文獻記》百卷，率辭明事核，千載而上宛在目睫，則皇甫謐、虞卿之亞也。所建性至孝，當童年喪父，悉出諸媵爲良家婦，不責一緡，有願留事女君者，終其身母事之。事王太夫人凡二日夕，母坐子興斑服，未嘗少替。日過梁谿，見予樂部，假以奉太夫人，母坐子侍，言笑歡洽，旁不雜一人，此豈尋常養志者所能乎？茅容韓伯瑜而外，不多見矣。大都所建其人玉，其才琬琰，其度秋花春柳，其性煙霞，其氣虹蜺，其韜鈐山海，其質行布帛菽粟，曾得與世祿紈袴子同類而共道之也？曰湘潭外史者，以先世本自湘潭，故云。鄒愚公曰：夫以所建之玉山映帶於邗溝之上也，而人爭附焉，意其能襟領鶯花，主盟泉石耳，而孰知其乃武乃文？又孰知其履繩蹈矩內行外行合而整一乎？所建春秋正富，白日未晚，河清可俟，彼其爲名山之藏、燕然之勒、簡竹之所傳述，又安有究極也？國家三百餘年，教胄子之法陵壞已甚，其父兄長老莫爲之範，即於滔淫，而獨有所建。國家三百餘年優養世臣，深恩漸漬，醞奇釀粹之極，而乃始有所建。若所建者眞不獨維揚一俊人而已。

李維楨《南湘外史傳》　南湘外史者，鎮遠侯勳衛顧大猷也，字所建。所建稱最著。年二十餘爲勳衛，不一年歸，稱南湘外史，以其先世湘潭人云。其父亦勳衛，亦一年辭官歸，以卒，鄉人謚曰貞白。貞白元配何夫人，生子大德，殤。而王夫人生所建，父年四十六矣。初迫得子，王夫人夢須菩提語曰：「汝無食豕肉，當舉子。」寤，即受戒，至今不食，而生年果屬豕。十歲學舉子業，十三學詩，十五學古文詞。舒泰興見其舉子業，稱之，與諸生負儁聲者數輩爲友。高安敖宗伯、江夏郭宗伯、烏程沈詹事賞其文不容口。朱宗伯元介序其總卯詩，自是海內名流，道廣陵無不過訪內交者。十八受室於楊，諸名家凡二百許，倡和花燭詩五百餘篇，名之曰《孔嘉集》云。已爲《懷古》詩，吳門王百穀、四明屠田叔、同邑陸無從序之。而性喜遊。始游金陵，謁孝陵，以爲帝蹟肇基，猶水木之有本源，不可忘也。眉目疎秀，神采映發，烏巾紫綺，望之若神仙中人。所至人爭屬目，若潘岳、衛玠。父卒，從治命，悉嫁諸媵爲良家婦，有願留事女君者，母事之，終身不衰。已入京師嗣勳衛，蜀相陳文憲元忠、檇李沈御史大夫純父禮爲上客。方以大工采木，蜀文憲恐

爲蜀累，以御史大夫徐克聖與所建共事，而中人有尼之者，不成行。兩宮災，文武臣率輸奉助工，亦以其奉進。或嘲曰：「此捧土塞河也。」對曰：「精衛填海，姑盡心焉耳。」朝鮮中倭，師久無功，自以「世受國恩，食祿而避其難，可乎？正統間，郭定襄登嘗以勳衛從軍，奏麓川騰衝之捷，夫非盡人之子與？某雖不敏，請當一隊之任。」而當事者主封，議不果。是時中人四出，采蓄德者所必資也。舊史氏曰：漢永平中，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鑲榷稅，間以金吾。客有欲屬所建者，心恥之：「柰何以伐國問仁人？有父至本初八十年矣。詔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上名牒，以次賞進。未葬，正圖歸耳。」以勳衛趙世新因喪給假例請。仁聖皇太后崩，停封事一月而後報可，仍給傳行，蓋異數也。盛年才名藉甚，委而棄之如敝屣，麟鳳豈蓋能爲詩爲詩家，能爲禮爲禮家云。然未聞有褒然秀出於衆者。國家於封臣樊笯中物哉！屠緯眞游廣陵，主其家，選所爲詩而序之，凡二卷，曰《永言》，王季木孝廉尤賞心焉。劉憲副敬甫以昭明選詩爲未備，屬其補遺，徐職方鳴卿與余序之。余領穎節，敬甫領淮節，其人意不可一世，獨善所建，余與相知晚而相得深以此。無何，余遭繼母喪，所建入楚行弔，道出留都。憲使曹能始諸公結金陵社，賦臺城而行。是以有《楚游》詩。黃京兆叔相按部江北，遇以國士。已游武林，謁岳武穆、于忠肅墓，低徊久之不能去。已盡擊西湖之勝。是以有《越游》詩。尋北游過徐沛，討楚項故壘，有豎子成名之感。之贊皇，觀周穆王吉日癸巳碑，手搨之。由井陘入晉，登五臺山。六月雨雪，狂叫大奇。折而西，觀晉祠、堯廟，龍門、太霍、中條諸山，拜郭有道墓於介休。是以有《晉游記》。從蒲坂入關，至華陰謁西嶽廟，讀李衛公告神文。登太華絕頂，下至驪山，浴溫泉，涉灞滻涇渭，入咸陽，摩挲花萼樓遺礎，登慈恩寺塔，終南太乙青刺眼，問曲江昆明池，無涓滴矣。于文若方開府秦中，廄置既廩甚設，有過賓所不敢望。右丞汪少虛、觀察劉惟衡、長安令楊修齡傾蓋如平生歡。已入朔方皐蘭，考其阨塞形制，與我士馬虜部落強弱彼己情形，若攻守之策，將校之有膽智可備緩急，若武健士辱在泥途者，籍記之。據鞍而顧其髀肉，嘅然嘆曰：「昔吾祖從二帝征虜，出萬死一生，累戰功封侯，以貽後人。而徒持文墨論議，無乃若籍談之不識其祖乎？」會三歲部使者大閱邊，因憶唐王建《送裴令公》詩：邊鋪恐巡旂盡換，山城欲過館重修。今邊事以虛文上下相冒也類是矣。自秦入洛，歷桃林、函谷、周南、首陽、莘城、葵丘，弔夷齊、子產、信陵君、狄梁公、顏魯公諸祠墓。是以有《秦遊》、《汴游》記。歸而發所藏書，竹素金石之編，及諸公卿遺文章奏，四方之志，稗官小說，八行赤牘，捃摭不遺。已假館金陵，從焦太史弱侯校累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大猷，字所建，江都人，夏國公成之裔孫也。故事，侯家子弟，嫡長應襲，以次推一人爲勳衛，帶刀侍從。所建既補勳衛，旋謝病歸，讀書修韋布之行，折節置驛，延請四方賓客，一時聲稱藉甚，以爲四公子復出也。嘗游秦中，賦詩吊古，留連武功、鄠、杜間，訪問康王遺伎，召置坐中，青衫白髮，歌殘曲，道故事，風流慷慨，長安少年至今傳之。東事告急，用游御史士任薦，募江淮水師勤王。兵甫出，被讒下獄，謫戍，赦還。己巳之役，兵在城下，奮袂詣闕，請獨身赴闘而死。單車渡淮，聞解嚴乃返。居嘗恨母死身病，國勢日蹙，早夜呼憤，邑邑不得志而卒。余定其私謚曰孝譽先生。所建事母篤孝，撰《鎮遠先獻記》叙述先人勳績甚備，搜採國朝掌故，條列時政，著書數千卷，盈箱溢帙，祕不以示人。一旦溘逝，無子，遺書放失，靡有存者。世之知所建者，稱道其篤行博聞，咸以孝譽之謚爲無愧焉。

乾隆《江都縣志》卷二三《文學》（存目）

《千頃堂書目》卷一〇　《鎮遠先獻紀》二十四卷。　又卷二六：《總卯草》一卷。

俞安期《顧貞白先生誄（有序）》　鎮遠侯勳衛顧公，私謚貞白先生。歲在萬曆乙未二月二十九日，卒於登雲里之西第。又十八年癸未，余履廣陵之疆，習聞先生之義，痛前哲之云亡，嗟執鞭之不逮，采鄉曲之公評，與章縫之私誼，廼畧其德輝，申我哀志。

鄒迪光《贈顧小侯所建》（存目）

馮夢禎

論述

綜論

顧起元《具區先生快雪堂集序》 吾師具區先生以萬曆戊戌解大司成印鞅，歸築蒲園於西湖之上，日與友人嘯咏於其中，間命輕舠，載歌兒吹簫度曲，蕩漾六橋三竺間，人望之飄飄然若神仙也。如是者九年，而先生海山之館就矣。卒之日，集藏家笥，三子以貧不能壽諸梓。今年夏秋間，伯氏驥子、仲氏鵬雛先後來白下，乃舉《快雪堂集》屬吾友黃貞父儀部校而行之，因醵同志捐貲以就其事。既成，二子謂起元宜有言。余曩游成均，受知先生深，不敢辭也。憶先生丁丑舉南宮第一人，推擇入詞館，於時海內名能詩賦古文詞者，罔不以壇坫而奉瑯琊與新都。蓋觚翰之業，未有能外二氏自爲言者。先生雖亦以聲氣感弇州，而好獨行其意，沉鬱澹雅，簡遠沖夷，稱心而言，盡興而止，諷而詠之，有如清廟之瑟，朱弦疏越，一唱三歎，有餘音者。昔昌黎有言：惟古於文必己出。當風流相煽、絡繹奔會之時，卓然以瑜自見如先生者，豈不憂憂乎難哉！先生洞覽流略，手不釋卷，寸心千古，獨詣爲多。試觀集中所爲，程量人才之良楛，剖析政事之得失，掎摭文章之利害，皆別有具眼，別有遠識，別有微情，往往開古今人所未發之覆。而至其格外之韻，意表之致，如月之有光，花之有香，竹之有聲，茶之有味，皆微襲人於眼耳鼻舌之際，使可知而不可言，可攬而不可盡，此實先生之所爲孤芳自妍，不與衆伍者也。【略】萬曆丙辰夏日，江寧門人顧起元頓首書。

焦竑《快雪堂集序》 余讀之，大氏格不必摹倣，語不必鉤棘，伸紙行墨，惟筆機所至而天眞爛然，語不足而味有餘。甚矣，公之文有似其爲人也。唐韋左(司)、白香山之文，氣質閑妙，渾然天成，始若不經意，而人莫能及。然史稱左司性高簡，所居焚香掃地而坐，意必有超然自得者，香山嘗放浪湖山，聲伎自隨，而洞達禪理，知足而寡欲，此其言語之妙自有根荄，非偶然而已。公爲人大規與兩人同，而詞復近之。余特序之如左，令讀者知公之文爲胸懷本趣，非置木立塗、望洋而向若者比也。萬曆丙辰三月，瑯琊焦竑書。

李維楨《馮司成集序》 余嘗聞李嗣眞諭王右軍書，每不同，以變格難儔。《樂毅論》，《太史箴》，體皆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遙篇》，《孤鴈賦》，迹遠趣高，有拔俗抱素之象。《畫象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靜莊嚴肅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得意以獨妍。竊謂文當如是，而作者一而用之，多不相肖。公所論著，必似其人，切其事，喜怒哀樂之狀，讀之宛然在目。此一譬也。或問杜輔玄法性佛性寬狹，輔玄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定是寬，則不能爲狹。若定是狹，亦不能爲寬。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成雖異，能成恆一。」夫文之體裁，各有當然之則，而好尚偏定，至不相通。公大章短篇，法言巽語，清辭秀句，因應無方，率有妙悟精詣。此一譬也。二子微哂曰：「君於書於禪都不解，何以評先君子文？」則不有范、韓兩家之說乎？范蔚宗曰：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韓昌黎曰：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弘，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公文妙得兩家指趣矣。二子曰：「善。」錄之爲公集序。

朱鷺《快雪堂集別叙》 集中文一一先生性靈流露，而法典禪機，尤句句本色，非一切混俗差排□唁筆札可並觀也。先生嘗示予文章之道，一眞而已。眞極而文生，溢爲光怪，讀先生文，而不於其本色極眞處拈取，亦不善讀先生文矣。先生最喜蘇文忠，爲五百年獨知之契，然文忠超縱自在，而先生秀骨玄語，居勝場似微不同。至釋部則皆以心地慧發筆頭光，握珠同照，等切婆心，稱一堂兄弟，無疑耳。具法眼者，當自得之。門人東吳朱鷺頓首書，時在金陵客署。

朱之蕃《快雪堂集叙》 師晚年自命眞實居士，而名其堂以快雪。以蕃竊觀，師之行若文，無有一言之不眞、一事之不實、一念之不快，其神情朗徹，轍跡消融，降爲世瑞，功歸造物，非雪曷以擬之？總之，耻趨纖以逢世，勤

獎藉以誘人，高視遠覽以謝紛，嗜古安貧以忘遇，即一序記誌狀之作，無不歷歷述其所眞知灼見，不爲諛詞艷語示人以欺。至其紀叙游踪，恍映眉睫，□□禪法備中肯綮，則又筆端有舌，詞中有畫，雜之坡仙集中，無復能辨，豈其蘇公之後身，而以今之逍遙閒曠易昔之艱難險阻邪？是終不可謂天之無意於吾師，而吾儕亦可釋然於師之用不究材、年不配德爲已。蕃不敏，嘗服膺吾師眞實之訓，故叙師遺集，亦不敢侈爲游詞，而直述所見，以就正於宇内之知師知言者。萬曆乙卯歲孟冬朔日，金陵門生朱之蕃謹書。

黄汝亨《快雪堂集序》　開之記序碑志之文不必一一盡學古法，而簡素夷朗，無近世藻繢襞積之習，其小傳小記尺牘短韻之文，任筆所及，有致有裁，而所譚禪那之宗，游三昧而戲六通，澹宕微妙，尤宛然蘇白風流也。詩七言與長歌，或不能並驅古人，選詩及五言近體，得趣山水琴尊間，觸物賦詠，出入顔謝，今亦不多見也。别有日紀若干卷，隨事漫識，取適臨時，應手疾書，不避淺俗，而自有意表之辭、物宜之象，如點滴甘露、鋸屑寒玉，而上下於文人之間。噫嘻乎！先生有知，亦嘆曰文而已矣。武林寓生黄汝亨譔併書之白門之雲上軒。

丁元薦《快雪堂集序》　明興而以文章執牛耳，人人哆秦漢魏晉初盛中唐，幻者竺乾，詼奇者諸子，究乃不能宋，非才與力之弱，而神識不足也。神識本之情性，憶昔己卯，贊先生於潞河，望而知其爲道人也，無懷、葛天也。從先生游至白首，而先生之爲道人、無懷、葛天，三十年一日也。先生以宦途爲蘧廬，以塵世爲海鷗，以山水爲適軸，以浮生爲泡影，以文章爲遊戲，由通籍至儼然南面諸生，貴矣。再起再蹶，強半家食，登臨勝賞，四座雄風，景物陸離，才情横溢。或掀髯高咏，或兀坐冥契，或程量千古，或感憤世局，或與名流衲子微言妙解，片語隻字綽有餘韻。若廼達官長者豪子弟具章服、乞罷，官止翰林，悠然自足。夫古人重科名而輕爵位，重科名所以驗其學，輕爵位所以勵其守。開之居館中，遇江陵子無加禮，江陵抑之，欲使别署。張蒲州備致悃款，乃留史職。方明之盛時，天下固猶重翰林哉！　袁了凡（黄）曰：馮開之作文，深搆妙想，寂如老禪，常至嘔血，有兩三日方得一首，人詰其故，曰：不如此，場中不得力。又聞孫月峰與人會文，終日不成一字，曰：未得文機，姑置之，不可縱吾手。噫，二公之於文精矣，良工心苦，人誰知之。

分論

《雜詩》（蘭閨思已流）　《明詩歸》卷六：鍾云：蘊藉風流，參六朝之微，明詩雄渾香艷固自不乏，而求其秀細淵微纏綿婉轉若此詩者，何可多得。覺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夢禎，字開之，秀水人。萬曆丁丑會元，選庶吉士，除編修，與同年進士沈懋學、屠隆，以文章意氣相豪。時相不說，左官外謫，量移南京國子司業，歷右庶子，拜南國子祭酒，爲南曹郎劾免，遂不復出。築室孤山之麓，家藏《快雪時晴帖》，名其堂曰「快雪」。爲紫柏可公幅巾弟子，鉗錘評唱，究竟第一義。蒲團接席，漉囊倚戶，四方學者日進。身執經卷，朱黄甲乙，禪燈丈室，清歌洞房，海内望之以爲仙眞洞府。歸田九年而卒，年五十有八。余誌其墓，以謂位不大，齒不尊，而風流弘長，衣被海内，謝安石之攜伎采藥，房次律之鳴琴弈棋，天下以王佐歸之，固不以用不用爲軒輊也。有《眞實居士集》若干卷。爲詩文疏朗通脱，不以刻鏤求工。而佛乘之文憨大師極推之，以爲宋金華之後一人也。孫文昌博學好修，實請余誌公葬云。

《靜志居詩話》卷一五　馮公儒雅風流，名高三席，歸田之後，間娛情聲伎，箏歌酒讌，望者目爲神仙中人。詩亦不蹈時習，五古能盤硬語，尤見意刻爲工。而隨意所如，無復古人矩矱矣。

《制義叢話》卷五　俞桐川曰：馮開之（夢禎）會場前作文稿，凡五易，卒冠南宫。刻苦慎重以求必售也如是。既授庶常，旋請假歸，補職十年，又復（黄）曰：馮開之作文，深搆妙想，寂如老禪，常至嘔血，有兩三日方得一張蒲州備致悃款，乃留史職。方明之盛時，天下固猶重翰林哉！　袁了凡

《四庫全書總目・别集類存目六・快雪堂集》　所作皆喜於疏快，不以鏤

有精神感通，意想二字，不足盡之。

《無題》（爲憐飛絮趁游絲）《明詩歸》卷六：譚云：想見其心眼撩亂。

《曉泛山行歷龍井諸處還孤山湖物色加濃游情蔓衍不覺盡日》《明詩評選》卷四：靜善渾成，能不爲唐人五言古詩矣。請以舉似滄溟，謂當何似，若猶以爲未合，則是唐無五言古詩，宋翻有之也。

《賦得楊柳可藏烏》《明詩評選》卷五：有題目詩，不以帖括死講法做，自爾中邊有餘。

《憶姬人》《明詩評選》卷五：筆間常有拙意，畫家所謂士氣，不入匠作也。

《其爲人也孝弟》一章《欽定隆萬四書文》卷二：犯上作亂，是不仁之極，對下節爲仁看，原是一反一正之局。文從此得解，故脈絡周環，通篇止如一句。隆萬間作者，專主氣脈貫通，每用倒提總挈之法，於語氣究難脗合。如此篇理得氣順，清徹無翳，仍不失一直說下語氣，故爲難得。

《管仲之器小哉》一節《欽定隆萬四書文》卷二：雖不及商作之簡質，而於管仲則具見其表裏。故下語銖兩悉稱，觀此可悟名作在前別開門徑之法。

《我亦欲正人心》一節《欽定隆萬四書文》卷五：信筆直書，不加刻琢，而清明之氣，流溢行間。

傳記

李維楨《馮祭酒家傳》 祭酒馮公夢禎，字開之，秀水人也。高王父恭，曾王父經，王父艮，艮弟震。震以艮子第爲子，封翰林編脩，娶沈，贈孺人，則公父母也。上世自高郵徙，以匠隸司空，所治葺麻薄技耳，而富擬郅濁。然皆目不知書。公少警悟出人，父若王父謀曰：「是可以學乎？姑試之。」六歲遣詣塾，塾師大異之。公亦厲精無倦時。王父夜，王母夏引與同卧起，見公吟諷夜午不輟，王母笑曰：「吾曹治生，日入而息，孺子乃以夜繼日耶？」則公父母也。丹鉛翰墨遞作，或不覺旦。一朝之書默而沉思，數取衣衾障窻，寂然無聲。肆，見《左氏春秋》、司馬公《史記》，曰：「文不在茲乎？何相見之晚也！」文遂奇進。以奏其師，師不曉，所謂是子日損矣。公因謝其師去。已爲諸生，曾受室石孺人，益取其簪珥購古書，即一飽無時，不顧也。而所後王父母與其母卒，家多故，未嘗廢業。舉於鄉。偕計吏之京師，所覽觀都邑宮闕山河之勝，交游四方薦紳學士文物之美，胸府益開，詞條益暢。而婦卒。貧滋甚，爲武林沈氏贅婿。挾策坐小樓，間若無人。再上春官不第，盡棄故時所爲舉子業，而遨遊雲間。稠人廣坐中，時垂首不言。或獨居，如共人語笑，歌踊躍。里之大家禮爲子師。大家豪舉，衆賓阿邑取容，而公亢直自如。大家北上，騶從傳呼甚寵，公蹇驢蹩躠，尾其後，夷然不屑也。至都，嘉善袁坤儀負才名甚盛，獨招公居郊寺論文，一洗鉛華，歸之大雅。凡百日，言如石投水，饑則出袖中一二錢，市胡餅共啖而罷。遂爲會試第一人，廷試二甲第三人，選爲庶吉士。而江陵以不奔父喪，爲賢者所刺譏。其人多公意氣交，下詔獄，竄荒憬，無適援救，惟仰屋笑，或題詠寄慨。江陵故已旁猜，而公亦咯血病，乞長休告。羅近溪先生倡道盱江，亦江陵所銜也。公舍之室中一歲，考德問業，義在師友間。三年還朝，除編修。明年分校禮闈，得二十有四人，率名士。而有父喪，哀幾毀：奈何以一官失一日養？持其所選《得士錄》薦而修隙者目之浮躁，中以考功令，衆駭然莫知所坐，公顧自謝：「此兩言極中吾所受病，請事斯語以終身。」客從北來，云公分校時，當路私有所屬，不從故及。公艴然：「官家惟科舉一端爲最公，某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即以此得謫，榮於九遷矣。」家田不滿百畝，磽确汙萊，歲比不登，日食不得二餔，晏然不色慍，絕無尺素入長安。士及門者愈衆，以清談爲筐篚，機神爲幣帛而已。即之貌溫溫然，聽之言亹亹然，而磊砢正骨，不爲利回勢奪。有遭厄窮橫逆者，若痌瘝在躬，周給剪拂，不遺餘力。而人悉公所以失官不食狀，惋悵不已。凡十年，除判廣德州，展采錯事，不作遷客態。尋擢行人司副、尚寶司丞，逡巡不赴。已擢南雍少司成，未上而言者見爲騶遷，必有所馮藉。公不自明，惟稱疾乞退。銓臣疏留之，報可。至則進諸生於庭，督誨之：「高皇帝定天下，首善在茲，節誼文章，一時人才最盛。今直傳舍視之，如功令何？」辰入酉歸，手一編與諸生等。諸生橫經捧手，如牆而進，洪鐘應叩，津梁不疲。得片語寸長，口之不置。即有瑕不以掩瑜，務在奬成。李生憲可者，初閱其文，以爲亡如也。他日再閱之，驚曰：「人固不易識。」惆悵

累日，錄之高等。向後評閱去取益愼重。月試細事耳，或居間首列爲名高，必不可。所軒輊，衆初駭，久乃信服。期年文體一新，天下歙然宗之。經所評日，卒爲通人不可勝數。擢右諭德，署南京翰林院篆。所居蓬蒿沒人，惟許敬庵、鄧定宇、楊復所三公數過從，披襟解帶，留連不已，非意所愜，即強之不成歡。陸少宰嘗招遊牛首諸山，遲公不出，嘲之曰：「足下公事不過有曠世之度。卿自用卿法，我與我周旋。野王弄笛，仁祖起舞，萬里長江，湖春色，鄙坊肉聲，布帽代擲，金閶訖飲，莫測爲何如人。中年以率致爲達，拜土地，受當該揖而已，何濡遲耶？」已擢左庶子、副正史總裁。取道還家。無何拜南京國子監祭酒。公曰：「南士安我，我一往慰其意。」士聞公至，負笈恐後，一月累數百千人。疏請於朝，增解額，諸生愈奮勵，期不愧爲馮先生弟子。而有道遇比部許郎不辟者，生口吃，稱「郎郎」，許誤以爲吏也，撻之。衆大譁，將甘心比部，公曰：「吾知許郎非蹇傲者。然士不可辱。諸生無妄發，我宜以實聞，聽上所命。」詔奪比部俸，士氣伸而國體全。監多經史，歲久訛謬散佚，爲校讎補綴，而榜其齋曰「知非」：「吾入仕二十餘年，山林十七，今五十矣。如魚見波光，趨而就之，與吞餌何殊哉？」謝病不允。而比部郎歐陽君彈劾一督府，以公爲偶，公喜：「是善成吾志。」引咎請勘。諸生憤不平，有煩言，公拒之：「此甚吾罪耳。」不待命而歸。於是張榜、張素養、王名登、李嘉胤、薛德裕、宋貞、杜士碩、邢堅念、曹仲華、秦章等千餘人以七月之望集小教場，宣言：馮先生培士節，程士品，兩科元魁迭出，後來方雲蒸龍變，而先生受誣，何取弟子爲哉！具白六館師少司成，走大小九卿臺省言狀。張金礪、陳廷策等三百餘人作懿範堂，貌公象而事之。踰年勘事上，詔公在籍聽用。而公爲菟裘孤山之麓，名之曰慧業。松篁水石，軒堂田圃，圖史琴尊，嘯歌登眺，忻然樂之終身矣。嘗得寒疾，五日不交睫，忽大鼾卧，寤而汗如沐，曰：「方鼾時，夢出門，見遠山蔽天，身入空室中，如紗廚，外錯星霞，手拭之，石也。行里許，大海中萬山，色正如鬱藍，金碧相射，濤聲雷震，其澄徹處，蛟龍鬼神可數指也。仰視諸山，秀色可餐，忽已在足下。聳身而入，兩隸前導。啓朱門，中有偉丈夫數十人，以旌幢迎庭中。樹多異香，風吹作聲，如絲竹。階切峻整，宮宇弘麗，皆有封識。俄然洞開，其中物似光妙所成，無有形埒。又似家所常御。一人目予，後會何期。出門返顧其額，曰宛委之山云。」夢之九年，而公入秀水居拙園，手書與伯子，假歸，師事旿江羅近溪，講性命之學。居喪蔬素，專精竺墳，參求生死大事。紫柏可公以宗乘唱於東南，奉手摳衣，稱幅巾弟子，鉗錘評唱，不舍晝夜。辭旨燦然。晨起擬還武林，正嗽粥，箸墮地，不能拾，屈一臂以枕，呼之不應，咽喉霍然，如下一物，逝矣。四肢軟如兜羅綿。面有生氣，時作野薔薇花香。儻所謂妖夢是踐耶？非也，囊無一金，諸門人爭爲助，而後畢殮事。越多君子，每爲余言：公初以吉士歸，沈太史君典在告，而屠長卿令青浦。三人故同榜，豪爽有風概，文酒酬酢，傲睨一世，紙貴洛陽，扇重蕺山。鏡湖春色，鄙坊肉聲，布帽代擲，金閶訖飲，莫測爲何如人。中年以率致爲達，有曠世之度。卿自用卿法，我與我周旋。野王弄笛，仁祖起舞，萬里長江，千里一曲，何所不可。晚年方寸湛然，玄對山水，恩怨毀譽，一切都捐。無何拜南京國子監祭酒。公三人相亦無我相，有遠體亦有遠神，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其信然哉！公越多君子，每爲余言：公初以吉士歸，沈太史君典在告，而屠長卿令青浦。三人故同榜，豪爽有風概，文酒酬酢，傲睨一世，紙貴洛陽，扇重蕺山。鏡湖春色，鄙坊肉聲，布帽代擲，金閶訖飲，莫測爲何如人。中年以率致爲達，有曠世之度。卿自用卿法，我與我周旋。野王弄笛，仁祖起舞，萬里長江，千里一曲，何所不可。晚年方寸湛然，玄對山水，恩怨毀譽，一切都捐。無何拜南京國子監祭酒。公三人相亦無我相，有遠體亦有遠神，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其信然哉！公

錢謙益《南京國子監祭酒馮公墓誌銘》　公諱夢禎，字開之，姓馮氏，其先高郵人也。國初徙嘉興之秀水，以漚麻起富至鉅萬。祖、父皆不知書，憐子：伯驥子，仲鵬雛，叔去邪。驥子爲諸生，奕奕清舉。知子莫若父，善乎公之名子也。舊史氏曰：馮公少余一歲。余初識之武林，鬚如珂雪，虛懷泛愛，眞率徑盡，長者哉！跡其生平，爲文人，爲良史，爲豪士，爲直臣，爲清吏，爲逸民，爲禪宗，要不可以一節名矣。

公少惠，試遣就塾，暮歸吟諷不輟，王母惜膏火，呵止之，引被障窗疏，帷燈至旦，其專勤如此。隆慶庚午，舉於鄉，再試不第。王父母及母相繼卒，家漸圮。再喪婦，脫身游外家。其爲文穿穴解故，擺落畦逕，含咀菁華，匠心獨妙。嘗自詭規摹唐、瞿二家，得其衣鉢。萬曆丁丑，舉會試第一，選翰林院庶吉士。海內傳寫其文，果以爲唐、瞿再出也。與同年生宣城沈君典、鄞屠長卿以文章意氣相豪，縱酒悲歌，跌宕倜儻，聲華籍甚，亦以此負狂簡聲。鄒忠介公抗論江陵，拜杖遠戍，公獨送之郊外，執手慷慨。歸仰屋直視，面氣墳赤，太公流涕曰：「盍從我而歸乎？吾不忍見壯子流血死墀下也。」公嘿咽不能答，濺血數升，請急從太公南歸。三年赴闕，除翰林院編修。癸未，分考會試，丁父憂。又四年丁亥，京察以浮躁謫官。公在史館，人或戒之曰：「翰林官婉娩靚閒，如好弱女子，眉下於頤，尻高於頂，至公卿如傳遽耳。」公曰：「我則不能，如赤腳婢，弓足蹣跚，行數步便思解去。亦欲耐事，口噤生癭，肺腑槎牙，迸出齒頰，我亦無如也。」江陵歿，執政精求史館中觚角嶄出，能蘗牙異同者，及其未翼也而翦之。公坐是謫，終以不振。公庶常假歸，師事旿江羅近溪，講性命之學。居喪蔬素，專精竺墳，參求生死大事。紫柏可公以宗乘唱於東南，奉手摳衣，稱幅巾弟子，鉗錘評唱，不舍晝夜。辭旨燦然。晨起擬還武林，正嗽粥，箸墮地，不能拾，屈一臂以枕，呼之不應，咽喉霍然，如下一物，逝矣。四肢軟如兜羅綿。面有生氣，時作野薔薇

閒退士。四方學者日進身執經卷，朱黃甲乙，如《菟園》老塾師。蕭閒淡漠，身心安隱，超然無意於榮進矣。癸巳，補廣德州判官，量移行人司，副尚寶司丞，升南京國子監司業，遷右諭德，署南京翰林院，再遷右庶子，拜南京國子監祭酒。公文章譽望，學者以爲高人朗士，秀出天外，不可梯接。推誠導和，誘掖獎勸。諸生橫經挾筴，如牆而進，如聞鼓鐘，如聽誓命。自成均教衰，橫舍鞠爲園蔬，博士倚席不講，公至而方領雲集，夜誦盈耳。後先四年，文體士氣，歙然一變。端居造士，闊略酬對。南曹郎疾其慢己，飛章劾公。公笑曰：「此代西湖移文趣我也。」遂移病去官。太學生張榜舉幡小教場，諸生千餘人會幡下，奔走訟訴。榜獨上疏，願冠鐵冠，挾鋘斧，殺身以直公。有詔許留用，榜由是顯名天下，而公遂不復出矣。築庵於孤山之麓，名其堂曰快雪。山雲團戶，湖水浮堦。禪燈丈室，清歌洞房。海內望之以爲仙眞洞府。凡九年而卒。卒之日，晨嗽粥，俛拾箸於地，臂不能舉，屈一臂以支枕，熟睡至夜分，形神離矣。書生朱鷺作《放箸歌》十章，以謂公方寸湛然，人世間功名富貴，恩讎毀譽，撒手放下，不啻如一著云爾。公爲文章，疎朗通脫，不以刻鏤求工。惟佛乘之文，爲憨山諸老所推服。有《眞實居士集》若干卷。其子有俊才，不重督課，嘗曰：「古有神人生數子，各取箸一深窟中。與七日糧，踴身入青冥。數子各勇怖奮迅，忽到父所。過七日不出，死矣。我於汝曹亦如此。」其解脫世相，皆此類也。昔者元好問之論士，曰氣，曰量，曰品。品之所在，不風岸而峻，不表襮而著，不名位而重，不耆艾而尊。天地之美器，造化靳固之，不輕予人。閱千萬人之衆，歷數百年之久，乃一二見之。嗚呼！如馮公者，豈非其人與？不然，則何以其位不大，齒不尊，而風流弘長，衣被海內，迄於今未艾與？謝安石之採藥攜伎，房次律之彈琴弈棋，天下後世，胥以王佐歸之，豈以用不用爲軒輊與？公固已觀化而去，視身後之名，亦一箸耳。而余之所以論公者如此。公卒於萬曆乙巳十月廿二日，享年五十有八。子三人：驥子、鵬雛、去邪，葬公於西溪之梅塢，公所樂游欲攜家地也。

紀事

《湧幢小品》卷一〇《留館職》 萬曆丁丑，會元馮具區夢禎，以庶吉士告歸。既滿，入京。時浙中庶常凡四人，沈自邠、陸可教、楊德冬，皆已留館。故事，一省未有盡留者，馮當補別署。其座師蒲州張閣學鳳磐憂之。蓋張方恣睢，其子居二甲，馮遇之，初無加禮。張怒言於父曰：「彼恃會元，決留館故爾。」因盡留三人。將以抑馮，並示諸詞臣意旨也。蒲州計無所出，命馮且駐郊外，俟江陵有家慶，過拜，恭甚，而微作邑邑狀。江陵懽問故，且曰：「有心事所不足耶？」蒲州蹙額曰：「爲馮子館事。」江陵憐之曰：「是會元，還它編修。」蒲州悅，飲盡懽方出。次日，入朝補館職。此與于文定公《筆麈》所述，陸平泉先生留館，亦藉座主張龍湖之力，頗相似。要之，分宜雖貪，江陵雖愎，決不令會元既入館，復爲它官。彼視一編修，只是本等官。世蕃索松綾之說，亦未必眞。渠眼孔儘大，罕希窮措大一絲。龍湖具銀幣之說尤贅。林既留，安用此？且不用於先，而今乃作謝儀耶？

《因樹屋書影》卷二 相傳馮開之先生壁一艾妾，妾方新沐，時佛手柑初至都門，急懷一枚與之；妾接得，旋擲去。先生知其意已不屬，遂驅之出閣。予在秣陵，見佛手柑初至，一老年客市數枚，疾馳供李姬麗貞；姬頷之，命婢取去。少頃入李室，則宣盤中層疊數十，鮮妍碩大，愈客贈者十倍。客乃不勝消沮。座中言此姬之毒，更倍馮姬；予謂馮姬直捷痛快，大勝此姬也。

康熙《嘉興縣志》卷七（存目）

康熙《秀水縣志》卷六（存目）

張大復《快雪堂》 快雪堂故龕馮先生之像，紅罽修髯，結跏趺坐。顧道民云：「宛如當年靜默時也。」此來不見先生，古梅萬萼俱暈，微酣色，一花破萼而笑，微雪垂垂尼人。聞孟暘印持子將無敕遲我舟中，與子玄盡三蕉葉而別。

又《馮先生》 馮開之先生，喜飲茶，而好親其事。人或問之，答曰：「此事如美人，如彝鼎，如古法書名畫，豈宜落他人手。」聞者嘆美之。然先生

對客，談輒不止，童子滌壺以待，會盛談，未及着茶，時傾白水而進之。先生未嘗不欣然自謂得法，客亦不敢不稱善也。世號白水先生云。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八　馮夢禎《西湖竹枝詞》一卷。　又卷二五：《快雪堂集》六十四卷。

《明史・藝文志四》　馮夢禎《快雪堂集》六十四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馮夢禎《歷代貢舉志》一卷。　又《映雪堂漫録》一卷。　又《快雪堂集》六十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政書類存目一・歷代貢舉志》　一卷。明馮夢禎撰。【略】是書叙歷代貢舉之制。如叙周官，而於大司徒、鄉老、太宰、内史選士之法不詳。叙漢制，而誤以董仲舒之舉賢良在建元之初。魏晉以降，中正九品之法盛行，遼、金、元亦有進士科及薦舉制科，載於各史志者甚悉，夢禎一概略之，未免過簡，不足以資考證也。

又《小説家類存目二・快雪堂漫録》　一卷。明馮夢禎撰。【略】是編爲陸烜奇晉齋所刻，皆記見聞異事。語怪者十之三，語因果者十之六，記翰林舊例、大同米價、回回人、義僕、節婦、虞長孺、漢印、吴茂昭品龍井茶、李于鱗棄岩茶以及栽蘭、藏茶、炒茶、茉莉酒、造印色、鑄鏡、造糊、造色紙諸法，爲雜家言者十之一。故從其多者，入之小説家焉。

又《别集類存目六・快雪堂集》　六十四卷。明馮夢禎撰。【略】夢禎舊藏王羲之《快雪時晴帖》，故以名堂。後帖歸馮銓，堂名亦隨之而移，實則始自夢禎也。是編文六十二卷，詩止二卷。

《嘉業堂藏書志》卷四　《快雪堂集》六十四卷（明萬曆刻本），明馮夢禎撰。

《鄦堂讀書記》卷六六　（存目）

藝文

董份《贈馮太史開之》（存目）

鄒迪光《檇李馮開之》（存目）

又《古意傷馮開之祭酒》（存目）

屠隆《送馮開之太史北上二首》（存目）

又《馮吉士開之》（存目）

又《吁嗟行爲開之賦》（存目）

又《馮先生行》　先生少年好冶遊，酒邊挾瑟彈箜篌。春日空隄紫騮馬，城隅淥水木蘭舟。半百年來銷意氣，黑髮從人謝小吏。十洲三島列窗中，瑤草琪花映鬱背。知卿家住夘央湖，湖風日日吹雕胡。手拾冰桃及雪藕，自招王母與麻姑。王母麻姑降卿宅，二八青童奏龍笛。更有僊郎下赤墀，天上宮袍裁五色。月滿金屏天氣涼，疏簾銀漢□位昂。上客紛紛到珠履，佳人一一陳明璫。水拍霓裳落香霧，曲向木犀風□度。燈紅菡萏結明霞，酒淥葡萄釀甘露。朱門甲第近天家，願教且種東陵瓜，青山次第成丹砂，君顏安得如桃花。

王士驌《六君篇・馮司成夢禎》（存目）

臧懋循《寄贈馮開之》（存目）

費元禄《哀馮司成開之先生文（並序）》　萬曆乙巳某月某日，大司成馮開之先生以疾卒於錢唐。明年丙午春訃至鉛山，其門人費元禄爲位湖上，哭泣備禮，哀景範之幽玄，痛梁陰之頹毁，典刑曷寄，風雅斯衰。况在門牆，益爲慟惻。又某月始得遺僕裹椒絮而東，爲文授之，使告馮氏之喪。

又《國朝儒林贊・馮夢禎》（存目）

俞安期《紀哀詩・馮開之》（存目）

朱長春《大司成馮開之（夢禎）》（存目）

錢謙益《大司成開之馮先生畫像贊》（存目）

魏允中

論述

王世貞《魏仲子集序》《魏仲子集》者，故司封郎魏懋權所著也。其稱仲子者何？懋權兄弟凡三人，其仲懋權也。三人者次第仕於朝，以文學氣誼稱。懋權最有名，兩舉皆高第，而官又最顯。一旦以病夭，故伯子悲之而爲行其集也。序之者誰？吳郡王世貞也。【略】仲子於詩無所不工，五、七言律尤其至者，大較情眞而語遒，意高而調協，卽其才何所不有，而實不欲以江左之浮藻，掩河朔之風骨，蓋得少陵氏之髓，而略其膚者也。文尤典雅簡勁，直寫胸臆，譬之赤驥盜驪，以千里追風之勢，而就啣勒，毛嬙麗姬，汰人間之粉澤，而以其質顯。惜也酬應之請奪之，不獲悉發其蘊抱，以追儷千古，成不朽言，而今所見者，僅一斑耳。仲子於家，與伯子、叔子以三才子稱，其在朝，與同年顧憲成氏、劉庭蘭氏亦以三才子稱。伯子名允貞，今爲光祿少卿，叔子名允孚，今爲刑部郎中，劉生蓋先仲子夭云。嗟乎，令皆不遽夭，而與三君子並老，於朝不爲名臣，於詩若文不爲名家者，無所用吾言矣。

又《魏司勳懋權》向草《五子篇》，覺猶以文士名兄，宜兄之不我肯也。扇頭之作，其蓄旨太上乎？第結語鋒距太雋，或能使見者不懽。秦中諸篇，有意，有氣，有風，有骨，嵯峨蕭瑟，幸少以脂澤調之。不然，恐少年微作王允寧窺也。

又《魏懋權時義序》余治魏郡兵，識魏子允中於諸生中。魏子年尙少，所爲文義奇甚，然不能頫就格。而又善詩，先後奏余詩數章，往往有少陵氏風。余異之，贈以五言長韻，致代興意，今在集中。余旣已去魏，則數聞魏子小試輒居首，而獨不利於鄉。又有李化龍者晚出，而與之角，相甲乙，至癸酉秋，李子舉鄉之第二人。又三年爲丙子秋，而余解鄖節還，晤吾郡兵使而憲成與允貞，皆爲萬曆中名臣。

傳記

《明史・魏允中傳》（存目）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允中，字懋權，南樂人。萬曆庚辰進士，除太常博士，遷吏部稽勛主事，尋移考功，病卒，年四十二。懋權爲諸生，王元美以兵使行部，贈之詩曰：「還將代興意，對酒頌如潤。」丙子秋試，元美偕同官飲於使院，戒閽吏曰：「小錄至，非魏允中第一，無伐鼓以傳也。」抵暮，鼓發，相與讙叫絕倒，其賞異如此。懋權與其兄允貞、弟允孚，皆舉進士，稱三魏。與其同年顧憲成、劉應蘭皆鄉試第一，號庚辰三解元，咸相與鏃礪志節，以名世相期許。江陵專政，懋權與顧、劉皆不肯阿附；江陵敗，允貞爲御史，彈射新執政，時人側目，以懋權爲黨魁。懋權卒，允孚與廷蘭繼之，

《明詩紀事》庚籤卷一陳田按　懋權五律疏爽，七律調高，尙多浮響。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二五　魏允中《魏仲子集》八卷。

《明史・藝文志四》《魏允中文集》八卷。

藝文

屠隆《寄魏懋權太常》（存目）

張佳胤《祭魏懋權文選文》（存目）

董復亨《祭魏懋權考功》　懋權居約，與李于田、趙子充、王道午、席正甫暨余二三兄弟相往復，而我輩生，懋權死。懋權筮宦，與未蘄水、顧無錫、趙高邑、劉漳浦相倡和，而漳浦死，懋權又繼漳浦死。當江陵在時，薰天翳日，懋權爲小官，時時犯其鋒，而不能死吾懋權。及江陵敗後，風恬波靜，懋權居吏部，赫然稱貴重，將大有所建樹而廼死吾懋權。懋權之文，直步昌黎，接眉山，而不及竟文之才以死。懋權之詩，直窺彭澤，闖襄陽，而襲三唐者，而不及竟詩之才以死。嗟嗟！懋權比之文考、子安則有餘，比之李嶠、張說則不足，比之昌穀、子相則太加，比之獻吉、于鱗則太減，不諗誰令之生？誰令之死？誰令之享四十二年之名？豈彈丸黑子地，鍾一懋權而不終耶？雖然，有太公如仙，有兄如虎，有弟如玉，有諸子如麟鳳，有余二三兄弟如方春之卉，種種色色無已時，則所以慰既喪之魂而緒未成之業者尚有待也。懋權素稱達者，死而有知，將無聽然來臨而曰：「此非淺之乎知夫子也耶？」

顧憲成《哭魏懋權文》（存目）

又《再哭魏懋權文》（存目）

顧允成《哭魏懋權》　萬曆十三年六月十有八日，年家弟顧允成移書於已故天官懋權魏先生，曰：嗟乎，先生天下士也。跡其肝膽肺腸，無念不在於忠君愛國也，無念不在於憂時憫世也。嗟乎，有忠君愛國之心，而卒未及大展於朝廷，有憂時憫世之心，而卒未及大展於天下，此其際豈易窺哉？計自先生而外，知之眞者有余兄叔時而已。自余兄而外，或余不佞季時而已。嗟乎，宇宙甚大，人才實難，人才之生知己實難。不佞以叔時兄之知而知不佞，則更難之難也。嗟乎，先生縱外其身，奈何先知己而沒，余兄弟縱內其身，奈何後知己而存哉？蓋昔知己之勝，無逾於孔顏，子畏於匡，顏子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夫既以顏子之喪爲予之喪，則必以予之存爲顏子之存，此孔子！天喪予！」天喪予！」夫既以顏子之喪爲予之喪，則必以予之存爲顏子之存，此孔顏所以爲知己之勝也。先生之於余兄弟，皆以願學孔顏爲知己也。且自叔時兄交天下士，於北首得先生，余因得而識其面，於南首得劉國徵先生，余因得而想其人。劉先生則亦先生之知己也。今皆已矣！夫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後死者其安敢自棄於知己哉！嗟乎，一死一生，人道之常，其於先生如浮雲也，余故不屑爲先生言死生之常，而言其死生之際。計先生非與草木同朽腐者，九原之下當有知也。遙望仙鄉，聊致絮酒而告之。自茲以往，先生暨劉先生，其爲余兄弟任其所以死，而余兄弟勉爲兩先生任其所以生，則天下萬世，皆知余兄弟之與先生，果爲知己也，先生又何憾焉？

趙南星《祭魏懋權文》　嗚呼，人生如幻，豈不信哉！昔在長安，與懋權比隣，朝夕相見，以德業相切劘。逮余年春，余將告歸，懋權欲同歸，以有所待，不果。發都之日，送我毘盧之閣，徘徊竟日，抗手言別，不以爲悲，謂相望之局，而解攜之暫也。彼其時，吾二人者寧知遂永絕哉！向使余知懋權且死，胡不同歸死於家，一與老親別？向使余知懋權且死，胡不緩須臾無歸，爲懋權佐喪也？嗚呼哀哉！人多惜懋權之年四十而早夭，栖遲郎署，莫究其蘊，吾以爲年與位何盡之有？懋權剛氣烈心，得之性，有見善若賞疾惡若讐，一日而在，足使君子有所恃而爲善，小人有所畏而不敢爲惡，即敢爲惡而其心未始無畏。乃溘死，非其年，使小人以爲幸，而君子者若驂之無靳也。嗚呼哀哉！人之好諛，未有諛鬼者也，吾雖勉爲善，剛大之氣、高曠

之識不及懋權遠甚，每一見懋權，未嘗不爽然自失，已而暢然得意也。時與懋權俱，維我使直，庶以未死之年能有所進，懋權竟舍我逝矣，雖萬萬不敢負懋權，如孱弱何哉！昔懋權寓書汝南，稱閩人劉庭蘭、吳人顧憲成蹈節拔俗、死生以之者也，去年劉生死，今年懋權又死，蕭艾日加，叢蘭萎絕，豈不悲哉！嗚呼，懋權已矣！羣喙譸譸，世道日非矣，搏黍交爭，託之孔孟，不知所終矣，卽欲再見懋權，扼腕而洩其不平，亦不可得矣。俯仰六合，能無浩歎。嗚呼哀哉！

傅光宅

謝肇淛《傅伯俊詩序》 曩余束髮游吳，吳之人才傅君伯俊不置也。越十年任齊，始獲與伯俊交。詩筒酒觥，相往還無間。伯俊常覓余言，謂：「後世誰復相知定吾詩者？」余謝不敏。又六載，則殯宮之草宿矣。其子爾庚復奉遺言以請。【略】伯俊之詩，非必字禘晉而語宗唐也。然出於情性，而不出於豪舉；求之醞釀，而不求之纖穠。上軌曹劉，下沿元白，鑪錘百氏，自創一家。苞天眞以爲根，敷逸色以代藻，奇不軌正，肉不掩骨。求之近代，則季迪肖其才情，獻吉媲其渾峭。且也敝屣一官，耽心五總，韋編屢絕，鐵閾未踰，天假之年，其不騖弧以登，號召十二諸侯也幾希矣！伯俊恂恂篤行，與人若不及，交游滿天下，而口不操人短長。仕落落不得意，而不見喜慍之色。至其骯髒赴義，不輕爲然諾，又有古俠士風焉。方中使荼毒清源，當事者噤不敢發一語，伯俊獨颺言廷爭之。守重慶時，播寇猖獗甚，衆爲股栗，君慨然叱馭往調，筴兵食莫不中度，賊以就禽。山人墨客有敗君事者，衆尤之，輒夷然曰：「貴而易交者爲賤也。吾寧失官，終不令有易交名。」蓋其生平志行有大過人者，非獨僅以詩不朽也。造物見妬，齎志以沒，悲夫！謝肇淛曰：夫士有量容一世而世不能容其身，才蓋天下而天下莫能知其爲人，余始不信，乃今於伯俊見之。以伯俊之才行翩翩，卓爾大雅，而猶不免銷骨之口，世路於是爲不弘矣。余於吳興得董伯念，於東郡得伯俊，兩君子者，才品意氣，大抵相類，而數畸偃蹇亦同。乃天既奪吾伯念，復併吾伯俊而奪之也。

于愼行《明故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提學副使金沙傅公合葬墓誌銘》 東省故多才士，以予平生所友有五人焉，年皆差後於吾。長者歷下于子冲氏，少予二歲，髫則爲同舍生。次則聊城傅伯俊氏，與子冲同庚，自未第時相與，不甚狎而甚早。及甲戌分校南宮，得臨邑邢子愿氏，年又稍後。無何臨朐馮用韞氏以弱冠入詞林，同朝最久。而其故同舍生蒙陰公孝與氏，同用韞年相若，晚乃出其門下。此五君乃一時海岱之英，而吾皆得以世誼交之，惟子冲稱弟，他皆降禮相與，考德講藝，遊心竹素之林，可謂甚盛。而今棄予逝者過半矣。予以辛卯歸田，明年子冲爲陝西大參，沒又十餘年。用韞位至常伯，且拜爲相，而沒又二年。伯俊罷蜀中學使歸，歸月許沒也。今惟孝與在詞林，子愿以冏卿在告，與吾跂而相望，若三星耳。伯俊子爾庚奉王中丞先生狀求銘，則藉手次第之云。傅公諱光宅，伯俊其字也，別號金沙居士。上世山西洪洞人，遠祖居敬，國初徙聊城，六傳而及米脂令相，則大父也。米脂公三子，季曰學易，號肖岩。公舉嘉靖辛酉省試，不仕，而以公貴，累贈中憲大夫重慶府知府，更曰中憲公。中憲公娶汪公湛女，累贈恭人，卽公母也。一夕夢瑞光滿室，寤而生公，曰：「必耀吾宗。」遂以命名。公生四歲誦詩，十六經術通明，學使袁安節公識之。隆慶庚午舉省試高等，入遊太學，試冠大館。萬曆丁丑成進士，授靈寶知縣。出而聞中憲公訃也，徒跣奔號，哀毀踰禮。服除，補吳縣。吳稱江南首邑，財賦甲天下，蠹敝爲多。公所搜核釐革，析及秋毫，而用仁厚處官，一切拊循煦愈，恥言文法。以閒延進諸生，論難經藝，獎拔名流，後多顯貴。乙酉召拜河南道監察御史，首條便宜六事，皆見嘉納。按行二關，疏薦故薊帥戚繼光，衆論快之，廟堂意弗是也。有詔讓公，公方受命按晉，因請告歸。辛卯還臺，次當按浙，而御史寧晉王君以劾太宰左遷，公疏申救，語侵太宰。太宰浙人也，臺大夫因請改陝。公辨題差事例，又侵大夫，大夫益不能下。而公平生雅遊多所，厚招文士，一御史阿行有大過人者，非獨僅以詩不朽也。造物見妬，齎志以沒，悲夫！謝肇淛曰：「客不負吾，乃吾負客耳。」無何奉使岷藩道中，遷南京兵部郎中，而又不信，乃今於伯俊見之。以伯俊之才行翩翩，卓爾大雅，而猶不免銷骨之口，世路於是爲不弘矣。余於吳興得董伯念，於東郡得伯俊，兩君子者，才品意氣，大抵相類，而數畸偃蹇亦同。乃天既奪吾伯念，復併吾伯俊而奪之也。

其徒與市人鬬，射殺市人，市人因焚其署。守臣以民亂問公，曰：「此瑫所自致，發難不在民也。」疏白堂激變狀，因請誅其記史鄭惟明。惟明者，大猾而竄籍戚里，翼瑫爲虐，故公劾之。疏入不報，而附瑫者謬謂公爲侵官，側目視之矣。已亥播酋作亂，詔發兵誅，少司空重慶趙公言於朝曰：「誠舉傅郎爲郡，當賢於十萬師。」吏部請以公往，至則諸道士馬大集境土。公爲治粟，轉輸出納均平，民皆安堵，師無後爨。制府長垣李公倚之，軍中謀畫多所贊決。寇平，請釋脇從及他枉繫，全活以萬計。若文吏有功見詘，皆爲請錄。已出藏餘金錢，繕治城池學官，並敷陳聖諭，月旦讀法，渝人大洽。辛丑滿考，察能奏調成都，而值故播改郡，計非素重臣無以填之，乃進按察司副使，分巡遵義，所部皆新邑也。兵後境多暴骨，祭而瘞之。遺俘畏誅小反，督兵擊定，播境遂平。而安氏故與播搆，嘗侵其裔土，舉以入黔。公謂國家一統，在黔猶在蜀也，顧播方以逆命見瀦，而安民據其故土，國紀謂何？制府新城王公，因請按輿圖歸蜀，持衡未決，而以望改督學政。其時大比期迫，星馳八郡，不數月而竣。省闈入彀，皆所甄拔也。甲辰大計，前所側目者，則乘間中公，至傅白簡。公笑而拂衣曰：「無傷也。吾固已日夜治裝歸矣。」抵舍而病，以其年五月二十九日終於正寢，距生嘉靖丁未四月二十日，得壽五十八歲。公爲人才氣倜儻，風神閒曠，修然物表姿也。孝友樂易，情誼周洽，於人無所不親。少從從兄受經，貴而師事終身，不敢與均茵席。先世田廬，推以予弟，不取其分。群從子侄，量材授貲，使修生業，而集其傷少，肄之家塾，朝夕親督課之。又嘗置腴田五百以奉兩庠膏楮，內外戚屬，待之舉火者亦無慮數千指矣。博聞彊志，貫串百家，落筆千言，詞采流麗。詩在盛中之間，瑩潔傷逸。書模黃豫章體，蒼鬱有致，海內珍之。所著有《巽曲》、《吳門》、《燕市》、《蠶叢》諸草，半行於世。夙慕方外之遊，於內典玄宗，無不深詣。談說名理，指畫世故，揮麈懸河，風生四座。而切近事情，不爲玄虛之論，聽者爲之醉心。平生傾身爲士，無識不識，裹糧而赴者，所至如雨，無不人人滿志。即嘗受其施後負之者，意亦不爲衰也。其才博大通敏，無所不宜，居恆慨慕勳名，銳然有志當世。而以任眞毀跡，卒爲修郤者所中，談者惜之。嗟夫！名迹之間，果足定士品乎哉！元配耿氏，儒官濂女，貞靜婉順，早歷艱辛，及公計偕而卒，累贈恭人。繼呂氏，指揮在桐女，甫廟見卒，私得稱恭人也。又繼常氏，堂邑諸生億春女，都諫常公序孫，累封恭人。恭

《吳縣志》卷三九《宦蹟》 傅光宅字伯俊，聊城人，進士，萬曆八年，以靈寶知縣復除任。慷慨識大體，而又精心吏事，案無留牘。時有丈量之令，而安民據其故土，國紀謂何？制府新城王公，因請按輿圖歸蜀，持衡未決，而以望改督學政。其時大比期迫，星馳八郡，不數月而竣。省闈入彀，皆所甄拔也。甲辰大計，前所側目者，則乘間中公，至傅白簡。公笑而拂衣曰：「無傷也。吾固已日夜治裝歸矣。」抵舍而病，以其年五月二十九日終於正寢，距生嘉靖丁未四月二十日，得壽五十八歲。公爲人才氣倜儻，風神閒曠，修然物表姿也。孝友樂易，情誼周洽，於人無所不親。少從從兄受經，貴而師事終身，不敢與均茵席。先世田廬，推以予弟，不取其分。群從子侄，量材授貲，使修生業，而集其傷少，肄之家塾，朝夕親督課之。又嘗置腴田五百以奉兩庠膏楮，內外戚屬，待之舉火者亦無慮數千指矣。博聞彊志，貫串百家，落筆千言，詞采流麗。詩在盛中之間，瑩潔傷逸。書模黃豫章體，蒼鬱有致，海內珍之。所著有《巽曲》、《吳門》、《燕市》、《蠶叢》諸草，半行於世。夙慕方外之遊，於內典玄宗，無不深詣。談說名理，指畫世故，揮麈懸河，風生四座。而切近事情，不爲玄虛之論，聽者爲之醉心。平生傾身爲士，無識不識，裹糧而赴者，所至如雨，無不人人滿志。即嘗受其施後負之者，意亦不爲衰也。其才博大通敏，無所不宜，居恆慨慕勳名，銳然有志當世。而以任眞毀跡，卒爲修郤者所中，談者惜之。嗟夫！名迹之間，果足定士品乎哉！元配耿氏，儒官濂女，貞靜婉順，早歷艱辛，及公計偕而卒，累贈恭人。繼呂氏，指揮在桐女，甫廟見卒，私得稱恭人也。又繼常氏，堂邑諸生億春女，都諫常公序孫，累封恭人。恭縣知縣，召拜御史，轉副使。負意氣，通禪理，爲通人所稱。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光宅，字伯俊，聊城人。萬曆丁丑進士，除吳

馮夢禎《傅伯俊卧病靖海寺詩以問之》（存目）

李維楨

論述

綜論

王世貞《四游集序》 京山李本寧氏，弱冠而成進士，讀中秘書，晉領太史者幾十年，間以出入燕趙地，縱觀西山八陵及禪林蓮勺之勝，則其集宴餞紀事標志之篇十而二。其編曰《北游》。而竟以失絳灌意出參關中紫微省，遷副其臬，專督學事，往來於三輔秦隴間，得以窮終南二華昆明太液之蹟。蓋官中之篇與輞軒所采，十各得五。其編曰《西游》。乃至移省中州，以方伯公憂，服除不仕，買輕舠而東，弔鸚鵡，歌黃鶴，陟匡廬，汜彭蠡，轉入徂洪中晤汪伯玉，遂宿黃山白嶽，下錢唐，徜徉於三竺六橋者兩月餘，翩然而訪我東海，則眺覽之篇十而六，期集贈別十而四，而官中不與焉。其編曰《東游》。本寧之訪我，盡出其三編而曰：「別子且汜太湖，登縹緲莫釐之顛，而觀日月出沒。因轉之陽羨，探張公善權玉女之幽奇，退而受簡以足東游之所未備，然後歸。歸則循洞庭，升衡嶺，度大庾而謀宿羅浮，且竟嶺右之名山水，著之篇什者，當曰《南游編》。合之爲《四游集》。是集也，序當以屬子。而聞子行有筆札戒，以子令序則恐不能四，以待子異日則恐不及子，奈何？」余竟得卒業焉。見其《北游》之篇，宏俊爽暢，若《子虛》之新奏。《西游》之編，鉅麗沈雄，與《上林》爭勝。而至《東游》，則神逸而志凝，盡祛朝市之翳，而納以山川之靈，幾於化矣。因作而歎曰：「昔嚴夫子有云，信陽、歷下、新安、下雉，望之走矣。太原雖重鎮，實鮮人文，詞壇鞞鐸，稱早貴，人以爲宰輔可望，而未幾出矣。其出而視學，人以爲內召可望，而未幾參藩矣。其參藩掌臬，人以爲牧伯常伯可望，而未幾被劾矣。劾且歸矣，歸而起，起而再劾再罷矣。此其乍顯乍晦，時塞時通，早發中謝，若天故厄之使不得一日秉鈞執軸於廟廊之上，而非故厄之，實成之也。民社之日少而林皋之日多，走轂奔蹄之日少而枕流漱石之日多，先生因得以其餘日而賈餘氣，搜墳典，獵丘索，咀秦嚼漢，饜飫六朝，旁餐諸史百家之爲書，出入上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當時不知其所記志者何許，所咏歌者何許，第《史記》之文成，而儒林先生若以爲得遊助。其後李白自翰林供奉出，而浪跡於太行之東，遂下金陵，棲匡廬，航牛渚，武昌之南，夜郎之北，無所不寄暢，而其詩遂神於唐，又焉知非得游助也？本寧，今之太史公也，而又李姓，自供奉出，其跡亦相似，吾不暇辯其詩若文視二君子何若，意者殆兼之矣。《南游》之不知，然觀日勝，思日益奇，以此爲二君子，夫又何難哉！本寧年未四十而至上大夫，官貴於二君子甚，吾欲以誇本寧，本寧當不受也。

張惟任《太史公李本寧先生全集序》 公於汪、王兩公稍後一輩，而兩公齊推轂之，以爲將來定踞吾二人上。蓋公弱冠高第，選讀中秘書，中忌者，筆多退冢，著作之富，出督吾關中學，陸沉於藩臬者三十餘年。手不停披，第於弇山，余窺一斑，可知全豹。竊謂文章至空同而始正，至歷山而始高，至弇山而始大，至黃山而始精，公則卓卓乎正矣，巍巍乎高矣，恢恢乎大矣，鑿鑿乎精矣，有具體集成之功，而非微非小，不允矣四宗之後，而獨稱京山之一宗乎？余不敏，竊以爲至公而始全矣。無論無前二者之弊，固以立隆爲極，統於一尊，區區矯枉吊詭之士，譬如日逐夜郎，始則倔強不賓，終於流離自竄而已，安足爲有無哉。余又論之，空同之時有大復，歷山之時有弇山，弇山之時有黃山，晉楚更霸，狎主齊盟，而公則於今海內無兩矣，不尤爲甚盛哉。集凡若干卷，若干言，而諸校者附名集中，茲不具述。萬曆歲在辛亥，律中黃鐘月吉旦，關中門生張惟任頓首譔。

鄒迪光《與李本寧》 我明三百年來，北地、弇州庶幾可與明公比肩，餘信陽、歷下、新安、下雉，望之走矣。太原雖重鎮，實鮮人文，詞壇鞞鐸，不堪振響。

又《壽李本寧太史先生七十序》 楚李本寧先生十九成進士，選入翰苑，

下左、韋、班、馬、董、賈、屈、宋、韓、柳、歐、蘇之爲文，模寫擬議曹、劉、阮、謝、江、鮑、陰、何、沈、宋、李、杜之爲有韻之文，而實自秉一機軸，自□一門戶，自立一宗派，不信陽，不成都，不大梁，不華州，不歷下，不毘陵，不晉江，又不北地、弇州，又不退之、子瞻，而渾金純璧，瀉然粹然，其詩與文出而穢者稟潔，拙者就巧，樸者師妍，蔪者取勁，譎者規正，疏者効密，殺者企整，人人宗如泰岱，奉如斗杓，信如蓍蔡，重如鼎呂，即近歲有某氏者出，倡爲非古自師之說，以簧鼓後進，後進之士翕然狂走，而先生白旄一揮，狼狽頓息，小有蠱惑，流毒未甚。如世尊說法叨利，而波旬外道之屬相與退避十舍，亡論斯世，一褒而往哲生榮，一貶而地下奪魄，決數千載未決之議論，定數千載未定之人品，操觚之輩遂不得恣胸臆以肆雌黃。是先生之功誠大矣，先生之功誠大矣。

茅元儀《先友七子詩・李本寧尚書維楨》 弇州既不作，新都猶閏位。大雅曦嗣統，雲杜實震器。翬翔翔六十年，四海無異議。吁嗟豈中絕，中心恥且畏。從遊十二年，半夜傳衣誓。（存目）

何白《寄李本寧先生》 （存目）

陸雲龍《李本寧先生小品敘》 京山本寧太史富於學，而善用其所著述，爲卷百許，皆出經入史，鎔古鑄今，自記敘論說及銘誌贊跋，種不一篇，篇不一格，即寸瀾尺涔，其論議點染莫不羅今古、極奇奧，在才可奪五花簟者亦輸其博。至集莊、集老、集經、集騷，更有指揮如意，無驚不用命者，則散錢得索，子自繩貫絲聯，今而知學不懼博矣。試就所選讀之，當亦有會。錢塘陸雲龍題。

《靜志居詩話》卷一四 本寧如官廚宿饌，粗鹿肥麋，雖腲膇具陳，鱻薨雜進，無當於味。

《明詩紀事》己籤卷六陳田按 本寧詩，選詞徵典，不善持擇，多陳因之出脫。文字醇深雅健，一筆不苟。

《溫州府儒學記》 《明文授讀》卷二五：先夫子曰：李維楨，字本寧，京山人，南京禮部尚書。大泌之文，以堆積爲工，以多爲貴，然不染做作扭捏之習，百一之中亦有佳文，惜爲多所掩耳。

《趙城縣儒學記》 《明文遠》：確是趙城學記，一字移動不得，典則可傳。

《巫山縣題名記》 《明文遠》：沉着透快，一字一針，然惟當日之守令可

分論

《贈顧生》 《明詩歸》卷五：鍾云：作盛唐詩，不獨貴聲調渾融，而渾融中要有可思處。可思處要愈淡愈深，味之不盡。本寧太史詩，聲調逼入盛

以此言進耳，若今日則駔儈滿街，並題名亦不作矣，可奈何！

《陝西乙卯同年錄序》《皇明十六名家小品》：突起兩端，要之中道，後以箴砭收之，使人不敢不及情，亦不敢過情。

《重修大觀樓記》《明文霱》卷九：嵩嶽其體，江海其氣，洵稱大觀。

《雁塔題名記》《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就名字立言，委婉以引之趨避，詳到中亦復嚴毅。

《魏信陵君祠碑》《明文霱》卷一四：馳辨如噴濤，極於躊躇滿志而止。

《遼輔國將軍朱楚棠公神道碑》《明文霱》卷一四：擊玉敲金，兼貫珠之纍纍。

《楚西徼治道碑》《明文霱》卷一四：疏列形勢，瞭如指掌，而議論規畫，具見體裁。

《晉陵玄言顧仲子之丘碑銘》《明文霱》：長袖而舞，多錢而賈，公文兼此二善。

《儒士黃次公墓誌銘》《皇明十六名家小品》：脫胎《醉翁亭》而輸其自然，然亦可見文無定式，唯文人之善用。

《西市愚人小傳》《皇明十六名家小品》：描寫處筆舌皆工。

《丘節孝家傳》《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叙致節孝，言簡而思深，節孝疑猶在也。

《祭費太公》《皇明十六名家小品》：掀翻人情，創以偉論，遂令太公獨高千古。

《三先生祠義解》《明文霱》卷一八：萬族之態，五倫之理，二氣之情狀，俱羅列而爲文章，非惠施五車茂先三十成熟胸中，何能貫串縱横若是。

《緯文經武箴》《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原來數年硬用經語，卻是先生作新進少年所可幾及。昔馬融三入東觀，張華再典史官，並取博聞，咸資舊德。誠令得專領史局，早蔵厥事，於國史有光焉。當國者格其議不果行。久之，起南京太常寺卿，稍遷南京禮部右侍郎，陞尚書，名曰錄用，實不令與史事。而公遂以年至移疾致仕。天啓六年閏六月，卒於家，春秋八十，公卒之五年，而神廟《實錄》始告成事。嗟乎！蕉園之削稿，久閟人間；芸閣之署名，未知誰某？羣公之金紫已陳，作者之墓木將拱。顧欲執鉛墨以相稽，撫汗青而流涕，豈不迂哉！此吾於李公之葬，爲之徬徨三歎而不能自已也。公諱維楨，字本寧，其先豫章人。高祖九淵，徙楚之京山，九淵生珏，珏生景瑞，

《妙啓齋銘》《皇明十六名家小品》：要言不煩，義無不括。

《陳司空象贊》《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微言冷語，揚詡至矣。

《胡汝濟象贊》《皇明十六名家小品》：體格亦韻。

《題嶽雲草》《明文霱》卷一〇：玄圃華茵，迷離亂目。

《題劉翁壽詩》《皇明十六名家小品》：艷而有骨，絕勝庾、鮑。

《張髯詩草題辭》《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前則髯圖，後爲鬼簿，眞博洽君子。

《漁父辭引》《皇明十六名家小品》：疏野有致。

《有布縷之征・緩其二》《欽定隆萬四書文》卷六：詞語雖尚琢鍊，而氣體自與俗殊，以言外尚有書卷之味也。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維楨，字本寧，京山人。隆慶戊辰進士，選翰林庶吉士，除編修，進修譔，出爲陝西參議。浮湛外僚，幾三十年。稍遷南太常，拜南京禮部侍郎，陞尚書，致仕。卒年八十。本寧在史館，博聞強記，與新安許文穆齊名，同館爲之語曰：「記不得，問老許。做不得，問小李。」自詞林左遷，海內謁文者如市，洪裁豔詞，援筆揮灑，又能骫骳曲隨，以屬厭求者之意。其詩文聲價騰涌，而品格漸下。余誌其墓云：「公之文章固已崇重於當代矣，後世當有知而論之者。」亦微詞也。爲人樂易闊達，交游猥雜，有背負者窮而來歸，遇之反益厚。其左遷在江陵時，江陵敗，人謂當抗疏自列，本寧慨然曰：「江陵遇我厚，左官非江陵意也。奈何利其死，以贊於時世乎？」其爲長者如此。

錢謙益《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李公墓誌銘》　天啓初，纂修《神宗顯皇帝實錄》，朝議歙然，以謂舊史官京山李公，起家隆慶中，早入史館，四十餘年，朝常國故，皆能貯之篋笥，編諸譜牒。且又老於文學，諳識吏事，誠非新進少年所可幾及。昔馬融三入東觀，張華再典史官，並取博聞，咸資舊德。誠令得專領史局，早蔵厥事，於國史有光焉。當國者格其議不果行。久之，起南京太常寺卿，稍遷南京禮部右侍郎，陞尚書，名曰錄用，實不令與史事。而公遂以年至移疾致仕。天啓六年閏六月，卒於家，春秋八十，公卒之五年，而神廟《實錄》始告成事。嗟乎！蕉園之削稿，久閟人間；芸閣之署名，未知誰某？羣公之金紫已陳，作者之墓木將拱。顧欲執鉛墨以相稽，撫汗青而流涕，豈不迂哉！此吾於李公之葬，爲之徬徨三歎而不能自已也。公諱維楨，字本寧，其先豫章人。高祖九淵，徙楚之京山，九淵生珏，珏生景瑞，

景瑞生淑，舉進士，官至福建左布政，公之父也。公生而夙惠，讀書能記他生之所習。年十八，舉於鄉。二十一，上進士第，選翰林院庶吉士，除編修。穆廟《實錄》成，陞修撰。在史館，與新安許文穆公齊名，同館爲之語曰：記不得，問老許。做不得，問小李。仁聖皇太后修胡良巨馬橋，詞臣撰碑進御，江陵公獨取公文，同館皆側目焉。乙亥內計，遂出爲陝西參議，遷提學副使。自是浮湛外僚，凡三十年，始稍遷至南太常。其間居艱者再，左遷量移者再。同時故人，多在臺閣。公流滯自如，終不一通慇懃，願蒙子公力得入帝城也。凡自翰林出爲外吏者，多鄙夷其官，不肯習吏事。公官於秦、晉、梁、蜀、江、淮，歷參議、副使、參政、按察使以至右布政使。討虜於鄜、衍，征番於洮、岷，行河於潁，平妖於浙，採木於蜀，精彊治理，不敢以詞垣宿素，少自暇豫。文人才子，不得志於仕宦，則往往耆聲色，縱飲博，以耗雄心而遣暇日。公自讀書而外，泊然無所嗜好，簾閣據几，焚膏秉燭，捃摭舊聞，鑽穴故紙，古所謂老而好學者，無以逾公也。公初在館閣有重名，碑版之文，取其所奉金錢，而籍記其目以請。公栖毫閣筆，次第應之，一無倦色也。其生平俶儻好士，輕財重氣，坐客常滿。干謁請求，貧者以爲橐，而黠者以爲市。其或假竿牘，竊名姓，恣爲奸利者，窮而來歸，遇之反益厚。交游猥雜，咎譽錯互，頗以此受人誣染，終不以介意也。天性孝友，遇其諸弟，患難緩急，異面而一身。其傲弟不見德，反輳轢之。家居懼禍，衰晚避地，屬有急難，未嘗不手援也。公之自翰林出也，劉御史臺論江陵罪狀，數其忌公而逐之。江陵敗，人或謂公當抗論自白。公曰：「江陵惜我才，欲以吏事練我。彼未嘗阨我，我忍利其死以爲贅乎？」楊忠烈唱移宮之議，權倖交嫉，嘖有煩言。奮筆爲《庚申記事》，人或咻之。公曰：「吾老矣，舊待罪末史，不惜以餘年爲國家別白此事。聖朝不以文字罪人，非所患也。」人知公樂易博達，修長者之行，不知其所期待持擇如此。今上四年辛未，其孤國子生營易詣闕請卹於朝，贈太子少保，賜祭葬如令甲。十二月，葬公於游山之原。公娶王氏。子三人：營易、營室、營國。孫若干人。營易既葬公，持所撰行述及周吏部士顯之狀謁余而請曰：「願有述也。」余以史館後進，受知於公。公乞休時，余在右坊，寓書相告曰：「能援我以進，又能相我以退者，必子也。」余是以

紀事

《詩源辯體》卷三五　李本寧論詩，散見其集諸序中，其持論多出於正。萬曆壬子，予《詩源》稍成，新安吳伯乾爲予索本寧序。時本寧僑居秣陵，賓客旁午，而予又未有重名，公意忽之，（其序云：「三十年中，余兩度澄江，不聞有許伯清。隱而好學，未及從遊。」）故其文多不相關，且以文中子劉迅編詩況予，則道途迥別。（與凡例第一條參看。）後湖海諸公多道及予，公始竟覽予書，悔之，然其集已行，無從更定，要亦不足爲公累也。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郭孔延史通評釋》十二卷。　又《經籍三七》：《黃帝祠額解》一卷。　又《經籍五三》：《大泌山房集》一百三十四卷。

《千頃堂書目》卷五　《庚申紀錄事》一卷，《韓范經略西夏始末記》一卷。　又卷九：《明朝進士列卿表》二卷。　又卷一〇：《鎮遠侯世家》一卷。　又卷二五：《四遊集》二十二卷，《大泌山人全集》一百三十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六・大泌山房集》　一百三十四卷。明李維楨撰。【略】是集詩六卷，雜文一百二十八卷，而一百二十八卷之中，世家、傳誌、碑表、行狀、金石之文獨居六十卷，記載之富，無逾於是。然牽率之作過多，不特文格卑冗，並事實亦未可徵信。《明史・文苑傳》稱「維楨爲人樂易闊達，賓客雜進。其文章宏肆有才氣，海內請求者無虛日，能屈曲以副所望。碑版之文，照耀四裔。門下士招富人大賈，受取金錢，代爲請乞，亦應之無倦。然文多率意應酬，品格不能高也。」朱彝尊《明詩綜》亦謂：「本寧著

作如官廚宿饌，粗鹿肥麋，雖腥臊具陳，麤薧雜進，無當於味。」今核是集，知非故爲詆毀矣。

又《史評類存目一・史通評釋》 二十卷。明李維楨評，郭孔延附評併釋。【略】《史通》舊刻，傳世者稀。故《永樂大典》網羅繁富，而獨遺是書。其後有蜀本、吳本，文句脫略，互有異同。萬曆中復有張氏刻本，增七百三十餘字，删六十餘字，復於《曲筆》、《因習》二篇，補其殘闕，遂爲完書。不知其所增益果據何本。然自是以後，皆以張本爲祖矣。維楨因張氏之本，略爲評論。孔延因續爲評釋，雜引諸書以證之。凡每編之末標「評曰」字者，皆維楨語，標「附評」字者，則孔延所補也。維楨所評，不出明人游談之習，無足置論。孔延所釋，較有引據，而所徵故事，率不著其出典，亦頗有舛漏。故王維儉以下註《史通》者數家，皆嫌其未愜，多所糾正焉。

又《雜家類存目五・黃帝祠額解》 一卷。明李維楨撰。【略】是書乃其奉詔謁黃帝陵，見舊祠取鼎湖之事，額曰龍髯。乃作是書以辨其不經，謂「騎龍即乘六龍之義」。其實《子華子》已有是說，無庸復贅。又舉百家所言黃帝神靈諸事，一一駁詰，詞極辨博，實亦司馬遷《五帝本紀》「文不雅馴，薦紳難言」之緒論也。

藝文

費元祿《讀李本寧先生詩率爾奉懷》（存目）

鄧原岳《贈李本寧太史》（存目）

鄒迪光《寄懷李本寧太史白下二首》（存目）

邢侗《寄李本寧》（存目）

陳與郊《李本寧太史》（存目）

明文學部二・李維楨　王同軌

王同軌

李維楨《耳談序》 吾友王行父，博學宏詞，坎壈一第，而以資爲上林丞，需次都門，久不奏除。四方學士大夫慕行父名相過從，締紵縞之交者日衆。上下論議，日聞所未聞，行父手筆其可喜可愕可勸可誡之事，累之若干卷，而名之曰《耳談》。蓋昔人言仲尼作《春秋》，辭有三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而又有三諱：爲賢者諱，爲親者諱，爲尊者諱。行父所談自本朝以來傳聞之世而止，然《春秋》以褒貶代天子衮鉞，微文隱義，使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行父之談出於稗官，其指非在褒貶。厭常喜新者讀之欣然，膾炙適口，而無所虞罪。故事不必盡核，理不必盡合，而文亦不必盡諱。荀卿有言：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四寸耳，何足以美七尺之軀？是行父稱名意也。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舍德與功又何足言者！世有能言之士，上不得坐而論道，謀王斷國；下不得總覽人物，囊括古今，修辭賦之業，而第猥雜街談巷語，以資杯酒諧謔之用，其言可謂不遇矣。蘇長公直道不容於朝，小人摘其文字附致其罪，竄逐禁錮，備嘗險阻。於是使座客爲悠謬之談，鼓掌捧腹以耗磨雄心，而延永日。今所傳《艾子》是已。長公謫黃久，流風遺韻猶有存者。行父，黃人也。是編其有所昉乎！此文士不遇之一徵已。雖然，仲尼嘗云，托諸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以言爲行事，卒與空言等耳！蘇長公之有《艾子》，行父之有《耳談》，又何怪焉！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存目二・耳談》 十五卷。明王同軌撰。同軌字行父，黃岡人，由貢生官江寧縣知縣。其書皆纂集異聞，亦洪邁《夷堅志》之流。每條必詳所說之人，以示徵信，則用蘇鶚《杜陽雜編》之例。前有陶冶序，稱其事不必盡核，理不必盡合，文不必盡諱，亦小說家之定評也。然其中推重方士陶仲文，稱漫加削奪，時論大乖，則其他曲筆諒多矣。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同軌，字行父，黃岡人。稚欽之從孫也。以貢生爲江寧令。嘗從吳明卿出遊，與王弇州、李雲杜善。作詩不多，自有風格，

不欲寄諸公籬下。撰前後《耳談》，纂集異聞，亦洪氏《夷堅》之流也。

俞安期

論述

郭正域《翏翏閣全集序》 羨長藻思橫溢，禪觀亦深。與余言禪，既不負墮，企最上乘，既言語亦不勦襲，亦最上乘。有前後《遊楚詩》若干卷，合梓之。羨長自言：生平於楚地不能無情，於楚人不能無言。夫大道去情而詩緣情生，衆生著境而詩觸境發，然則妙思盡屬綺語，佳什盡爲口業。既墮有情之境，寧爲得意之言，詩乃叛道之物，禪豈修辭之具乎？夫因心而發，語語三昧，觸象而生，處處六通，詩不礙禪，禪可言詩。羨長又言：取材於《選》，取刪於杜。蓋嘗浪言之：顏、謝麗於體物，而少獨匠以寫性靈，則色澤爲累，能爲實而不能爲虛，是墮有也；陶韋工於獨致，而罕象貌，施之廊廟則寒儉已甚，能爲虛而不能爲實，是墮無也。子美有雅頌之才，而時多苦態，譬之由教入宗，不無粘著。李白有風人之致，而不顧靮，譬之以宗爲印，不無馳騁棒喝。宋元而下不見佛日，國初諸公各張一的，未盡射鵰，是人天小果有漏之音。晚季諸子凌厲前輩，氣格傲睨，似墮阿修羅，而語或帶嗔。羨長以爲然否？夫不著執境，不掃情境，爲上上禪。不學古人，不墮今人，爲禪中詩。羨長步《選》而無其黯氣，學杜而振其靡風，發前人之未有，挽今人之既波，入楚諸作，未既厥美，總其生平，肖形萬象，不見鑪錘，凌架虛空，不淪象罔，神與境合，不即不離者也。羨長何時不墮有情，何時不立文字？然則此帙爲楚歌爲南宗乎？江夏友人郭正域撰。

汪道昆《翏翏集叙》 山人既輯《詩紀》，由陶唐以迄盛唐，寓目百家，周歷唐室，衍爲各體，亦猶吹萬而咸悅之，僅屬和者若而人，疆立自若。先是涉丹陽，藏都市，入楚蜀，赴豫章，悉發篋中，區別爲集。歷十年所，復入新都，不佞授館魁父之丘，就而卒業，獵纓而起，是足爲宇內雄，秉羽先登，則專壹之效也。有專攻，故客王謝，旅秦淮，其辭鉅麗；有專致，故攝艅艎，周斥堠，其力閎深；有專主，故鄂渚、豫章、新都之致意爲惓；有專成，故古風、近體、排律、長歌之就業爲兼長，爲獨至。要之，積斯厚，厚斯培，渢渢乎其音也，蓬蓬乎其行也，翏翏乎其與天籟鳴也。語師古則無成心，語師心則有成法，其斯爲楚之遺，漢之逸，杜陵之王父尸乎？於是載其籍曰「翏翏」，登山林而上之矣。

吳國倫《翏翏集序》 俞羨長與予交最晚，而予知之則最先。頃自陽羨犯溽暑遡大江來，訪予甔甀洞中，與之言詩者踰月，益復深相結而過信之，大較趣舍同而意氣不相狃也。已盡出其紀遊詩二帙視予，願受彈射而請序焉。予閱其詩，有孫之逸趣而巽密過之，有謝之苦思而宏麗過之，庶幾一時布衣之雄乎？而予所交王行父、王承父、黃孔昭、葉茂長、方仲美、胡茂承，則先後雁行之矣。予因詰羨長所受詩從來，謂自弱冠厭經生業，而好從大人長者遊，乃得習爲韻語，取材漢魏初盛唐，而心師當代諸名公，日恐不得其似，且聞先生嘗有一言之譽，竊有請焉。予既知羨長詩別有心匠，而無抵掌效顰之跡，廼其志廣而辭遜若此，豈必附青雲之士以傳者乎？因稍稍爲精求，得十之七以復之，羨長遂不復有所疑，而授之剞劂。嗟乎！以羨長視諸少年，奚啻蠛蠓蜾蠃哉！然羨長又非徒以詩雄也。年未強而修長者之行，心尤高之。蓋羨長故龍君揚客，而君揚遇以國士，比聞君揚之謫也，則入楚慰之，及其戍也，又入豫章送之，今觀詩中憂喜相關、急難相呼號，眞有古國士之風焉。夫君揚以高才被重譴，天下人惜之而不以爲冤，而羨長獨冤之，蓋必有以察其微，非爲私恩蔽也，不然，以一布衣力，不足以叫帝閽而脫故人於法，而徒齗齗然爲是奮臂鼓舌何爲？嗟嗟！此孟舒、田仁所以稱長者至於今也。讀羨長詩者，其知羨長哉！甔甀洞叟吳國倫撰。

李維楨《俞羨長集序》 羨長弱年即以善詩名，弇州、太函兩先生奇其才，以爲江南獨步，序而傳之。羨長益潛思博覽，自古初迄唐一代詩，若馮氏之紀，張氏之苑，自唐歐虞杜白、宋李昉諸家類書，若四六之文，悉爲集其大成，訂其訛誤，補其闕佚。已搜二氏之編罕傳者版行之，所游覽兩京、兩河、齊魯、燕趙、三秦、三晉、三楚、三吳、七閩、百粵，西北九塞，山川人物，風俗政治，探討籌度，談兵說劍，恢然有用世大略。所至王公大人折節下交。少年場鬬雞走馬，浮白呼盧，徵歌選伎，窮生人之樂。抵掌評隲，四座皆傾。

若所謂語寒風則翠柯零葉，談芳節則槁木舒華者，人有造詣交歡，或累千金帽，憑而爲義，棄之若芥。晚節歸依西方，持齋誦經，放生度鬼，鉢笠蕭寂，不殊老衲。獨於書，校讎丹鉛，無一日釋手。一洗晚近世山人詩人之習。令偉長而在，豈不悔其失相天下士耶？羨長庀材日富，搆思日深，撰語日工，年且七十，總輯其平生所著以示余曰：「弇州、太函，惜不見吾。今日子及見矣，年長我數歲，事復不可知，盍爲我叙之？」余惟今作者苦不學，故初則境易窮，末則氣易索。羨長博學，孳孳如不及，取之無盡，用之有餘，情之所蓄，無不可吐出，景之所觸，無不可寫入。五七言長篇，累百韻外，句字妥適。年雖耆，酒酣耳熱，揮翰千言。律晚入細，兵多益善。賦與他文，體裁興致，各撮其勝。

又《昭凉詞序》 嗟乎！佳人如昭凉，得羨長詩以不朽，而無救于既往之淪落。詩人如羨長，抱志四方無所遇，而僅一得於昭凉，名之爲崇，從可知已。柱下漆園，著書首稱無名，有味哉其言之也。

《明詩綜》卷六八 朱雲子云：羨長語多雄壯，如《望海潮》云：「星臨東極無分野，山入南荒有沃焦」，《廬山絕頂》云：「爭趨大海千江定，纔入中峰兩郡分」，《寄臨洮監司》云：「桃花東道來天馬，木葉西山見玉狼」，《寄建昌兵備》云：「笮馬全教歸漠北，竹王那許擅南中」，皆名貴可傳。

《靜志居詩話》卷一八 羨長之名，由元美、明卿、伯玉而成，詩亦兼綜三家。原本李獻吉，長於獺祭，賦景有餘，言情不足。如入隋苑觀翦綵花，青紅碧綠，非不爛然奪目，即而視之，與根株總不相附。

劉紹恤《昭凉詞序》 吾友俞羨長遊楚，乃賦江妃，其人則鄭交甫，其事則解佩，其取材則宋大夫、陳思王之間。余讀其賦，以謂羨長弔詭，爲交甫補亡爾。比誦所爲《昭凉詞》，則知質有其人，又生當江之汜。羨長賦不足，而又繼之以詞，詞以累百，不言而意甚得可知。余比而觀之，賦以叙事，故法勝，法而不詭於情。詞以宣心，故情勝，情而不詭於法。總之羨長優於才，故才勝，才而不詭於法與情。辟諸運斤承蜩然，儻所謂專一自然之符，非與？【略】李本寧謂羨長戹於時，而昭凉托非其所，若將曰造物忌多取，心切切憐之。余曰：唯唯否否。造物所以生成人亦多術矣。藉第令羨長以其才資適逢世，必將斤斤奉軒冕，不啻桁楊椄槢也，何暇議於繩墨之外？昭凉生閨閤爲貴家子，所適一非其遇，終身鬱悒，名不踰閫內，即天下後世奚稱焉？由斯而譚，則兩人之相得益章者，可盡謂造物忌之乎？本寧又曰：漆園柱下必首無名。余不覺其爽然自失也。因味言之以規羨長，乃羨長所爲詞若賦具在，嫺於詞賦者，有同好焉，無所俟余言矣。

于若瀛《俞羨長河賦序》 羨長三吳偉人也，於書無所不讀。其爲詩超中晚而上，嘗取唐率更等編著書類爲函，海內修辭之士靡不願識羨長，既識羨長，即潛使人化，如入芝蘭之室。顧厄於數奇，不及爲世庸，而稍稍露其才於詞鋒，以付爲世庸者采，則不庸之庸也。生平好遊，五嶽幾徧。一日囊圖書西出關，渡盟津，遵砥柱以及金城積石，忽陸忽河，尋八年之偉烈，考宣防之故蹟，察趨海之廢派，慨委流之氾潰，著爲賦，誦河之德，陰以佐河之議，纚纚三千餘言。其錯繡結綺，爛焉奪目，如河之濤。其鑄古鎔今，雕瓊屑玉，如河之生殖，無物不有。其奔騰澎湃，一瀉千里之勢，如河之流沫下龍門。其委宛溲淢，轉換轉工，如河之九曲。其意態橫生，變幻莫可捉摸，如河之決。其洸洋浩渺，雄渾博大，如河之放海。富矣麗矣，窮河之變矣。至於咎泥古者拘舊跡，鄙守經者安小利，鱗不拔之訏謨，非河伯之爲祟，則又萬古不易之論，匪獨以其字爲麗、句爲工也。所謂稍稍露其才於詞鋒，以付爲世庸者采乎，羨長之用意深遠矣。

《明人詩鈔續集》卷八 俞安期《送顧道行副憲之山東》：三四正大得體。又《登祝融峰》云：「雨挾蒼龍奔下嶺，星懸朱鳥定南方。」《廬山絕頂》云：「爭趨大海千江定，纔入中峰兩郡分。」《寄臨洮監司》云：「桃花東道乘天馬，大葉西山見玉狼。」皆極典碩雄麗。

《吳孚可長公招飲湖上草堂留贈》 王伯固云：字字珠。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安期，字羨長，吳江人。徙陽羨，老於金陵。羨長巨目曷鼻，魁顏長身，狀貌如河北傖父。與之談，盱衡抵掌，意氣勃如也。少客於龍君楊，受國士之遇。君楊被譴，入楚慰之。遣戍永安，又入豫章送之。與楚人丁元甫爲意氣之交。元甫歿，厚遇其子，海內歸義焉。羨長嘗以長律一百五十韻投贈王元美，元美爲之傾倒。已而訪汪伯玉於新安，訪

吳明卿於下雉，皆與結社，後門韋布，頗依諸公以起名。才氣鬱涌，晚亦知厭薄其窠臼，而聲調時時闌出，不能自禁。蘇子瞻所謂如浙人語，終老帶吳者也。子南史，爲諸生，亦好學能詩。

乾隆《吳江縣志》卷三二《文學》 俞安期字羨長，少厭薄舉子業，嗜古學，寓目輒上口，遂專攻詞賦。徙居宜興。又徙金陵。以布衣遊歷海內公卿間，巨目高鼻，魁顏長身，抵掌議論，豪氣勃發，見者以爲非常人也。又嘗周覽五嶽，所至觴酌流行，絲肉並奏，酒酣坐歡，俯仰長嘯，聽者嘆有鸞龍之音。與龍宗武、丁應泰爲意氣交。宗武遣戍永安，不遠千里送之。應泰沒，厚遇其子，有古烈士風。詩名與王叔承相埒。叔承歌行豪宕，安期律切精深。所撰《明朝鐃歌》以今題代古曲，爲文士所稱。時京山李維楨、侯官曹學佺爲文壇雄伯，皆折節下之。安期博學宏覽，譔述甚富。所著有《謬謬集》數十卷，所輯有《唐類函》、《詩啓雋類函》數百卷，盛行於代。其釋藏道藏二函，未成。子二，長棄家爲高僧，次南史，字無殊，亦工詩，和雅冲澹，類其爲人。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唐類函》二百卷，《詩雋類函》一百五十卷，《類苑瓊英》十卷。又《經籍五三》：《謬謬集》四十卷。又《經籍五八》：《啓雋類函》一百零九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五 《唐類函》二百卷。又卷二六：《謬謬集》二十八卷。又卷三一：《啓雋彙函》一百卷，《詩雋類函》一百五十卷。

《明史・藝文志三》 俞安期《唐類函》二百卷。又《藝文志四》：《謬謬集》二十八卷，《啓雋類函》一百卷，《詩雋類函》一百五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存目二・唐類函》 二百卷。明俞安期編。【略】此書取唐人類書，刪除重復，彙爲一函，分四十三部。每部皆列《藝文類聚》於前，而《初學記》、《北堂書鈔》、《六帖》次之。取材不濫，於諸類書中爲近古。惟時令兼取韓鄂《歲華紀麗》，未免非前四書之倫。又事關政典者既剟取杜佑《通典》補之，又寥寥數條，掛一漏萬，體例皆爲未善。且顛倒補綴，訛舛亦多。同時吳允兆亦有是編，但無《六帖》。議者謂兩書並出，殊爲無謂。允兆遂舉以讓安期。其中體例，亦有兼採允兆書者，安期凡例嘗言之，不自諱也。又朱國禎《湧幢小品》曰：「俞羨長山人刻《類函》二百卷，盛行於時。然世廟時原有此書，乃鄭虛舟山人奉趙康王命纂之。累年書成，而鄭卒於淸源，其子獻之得厚賞，不知視今何如」云云。然鄭若庸書與此書體例迥異。國禎殆未見其本，以臆揣之歟？

又《類苑瓊英》 十卷。明俞安期編。分別事類，纂輯故實，每條止撮舉二字，而以原文細註其下。其體例前後頗無倫次。又「天文」一類，書皆闕如，疑爲未成之書也。

又《詩雋類函》 一百五十卷。明俞安期撰。是書取皇古以迄唐代之詩，彙爲一編。自盛唐以前刪去者少，中、晚以後則多所刊削。凡分三十六部，七百七十餘類。其凡例言，以材具爲主，以掇拾爲用。故但分門摭錄，間附以詩話小說。又稱焦竑之語，以爲《藝文類聚》、《初學記》諸書所採不載全文，因於長篇大什皆加刪削。蓋類書之體，非總集之例也。

又《總集類存目三・啓雋類函》 一百九卷。明俞安期編。首《職官考》五卷，次載牋疏表啟，分古體二卷，近體一百二卷，近體又分二十九部。上自諸王、宰相，下逮丞簿、教職，終以婚書及募緣疏引，大旨皆爲應俗設也。安期自作凡例云：「江陵秉政，凡牋啟中得一二警語，立躋顯要。」可知當時所尚矣。

又《別集類存目五・謬謬集》 四十卷。明俞安期撰。【略】是集騷一卷、賦二卷、詩三十七卷、雜文一卷。安期之名本由依附七子而成，故詩亦不出其流派。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其「賦景有餘，言情不足。如觀翦綵花，青紅碧綠，非不爛然。即而視之，總與根株不相符。」可謂定評矣。

《嘉業堂藏書志》卷四 《謬謬集》四十卷(明刻本)，東吳俞安期羨長著。

藝文

鄒迪光《俞羨長像贊》（存目）

李維楨《俞羨長像贊》（存目）

謝肇淛《俞羨長像贊》（存目）

《湧幢小品》卷一八　俞羨長山人，刻《類函》百卷，其書盛行。然世廟時原有此書，乃鄭虛舟山人奉趙康王命纂之。累年書成，而鄭卒於清源，其子獻之得厚賞。不知視今書何如？豈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耶？俞，吳江人。鄭，太倉人。

伍袁萃

《萬曆野獲編》卷二五《林居漫錄》　伍寧方(袁萃)憲使，吳中人，素名剛勁嫉惡，任粵東憲，以目眚自免。家居無聊，著一書名《林居漫錄》，有前集、後集、別集多集，皆談時事，其間偏執處亦間有之。李修吾正撫淮時名獨重，伍獨議其短。謂才足以籠罩一世，術足以交結時賢，多取而人不以爲貪，嗜殺而人不以爲酷，掠名雖高，徐觀其後可也。不數年而李被彈，白簡四起，多祖其說，因有稱其先見者。至論乙巳京察留用一事，極誹沈四明之非。有識皆以爲正論，而歸咎吾鄉賀吏部燦然《清平》一疏，謂爲迎合時相。賀，好名人也。見之不勝憤懣，乃作一書名《漫錄評正》，盡擯其說，箋注於旁，謂無一語得實。而於己《清平》之疏則直誇爲公正，能動上聽，始下察疏得完大典，有功於國。伍憤其飾非，又作《駁漫錄評正》以糾之。其詞轉峻，賀不能堪。又作《駁駁漫錄評正》，則語愈支蔓，且訐伍過端近於巷口。伍爲吳下人望，輔之者衆，共爲切齒，復作書名《漫錄三評駁正》，援引指證，詳明深刻，讀者或謂快心，或謂已甚。賀已老多病，見此恚哭嘔血，不復能措一詞，未幾下世。其後憎伍者中之，南部有給事黃元蓋(建中)特疏劾之，專指《漫錄》，則賀不及見矣。黃後又坐京察去。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存目一・林居漫錄》　《林居漫錄》前集六卷、畸集五卷，明伍袁萃撰。袁萃字聖起，吳縣人。萬曆庚辰進士，官至廣東海北道按察司副使，事蹟附見《明史・徐貞明傳》。史稱所撰《林居漫錄》、《彈園雜志》，多貶斥當世公卿大夫，而於李三才、于玉立尤甚。今觀是書，所載多朝野故實，往往引明初之事以證明季弊政。而詞氣過激，嫌於已甚。又因力排良知之說，與王守仁爲難，遂併其事功而沒之，不免矯枉過正。至臚載閭巷瑣事，多參以因果之說，尤失於龐雜矣。

瞿汝稷

論　述

高攀龍《瞿冏卿集序》　往歲壬辰，吾識先生於留京。當是時，先生方浮沉閒局，間嘗抵掌時事，屈指才品，若別黑白，吾於是窺先生之學。及其守黃州、守邵武、守辰州、使鹺司，遂卓卓炳烺宇內，吾又益信向所窺於先生者之不虛。至於詩文乃其餘緒，然亦見其圓神妙運，本深末茂矣。故曰先生之學，經世之學也。夫學以當於理而止，苟其協諸天理而協，其學可知也；才以當於世而止，苟其施諸一世而宜，其學益可知也。嗟乎！先生身不踰五尺，而胸包六合，年不滿七十，而行足千秋，豈非豪傑士哉？眉山張公鴻岐，先生所鑒也，果爲名御史，其不爽於是非類此。公刻先生集而徵序攀龍，故爲之明其學，以見人心無所倚，好禪而不受其敝也。萬曆辛亥冬日，梁谿友人高攀龍撰文。

張養正《瞿冏卿集叙》　本朝王弇州、楊成都具以博聞雄視一世，而世儒之論次者必左陽明，豈非文章之權不在字畫口舌間哉！冏卿瞿先生嗣大宗伯爲冢器，其於困衡之事，無所不經。夫以宗伯之子，而經困衡之故，則其動心忍性之端，必有大異於常人，而聲色貨利之交，不入其患難之衷，使公得畢其當世之務，而竟其經綸之願。頃者以公領辰州，僕吏沅陵，其所以旦暮交酬者，大都皆聖賢相與警戒之意，至褒嘉奏績之時，有「王道不外襟帶」之語，僕每流涕感激含愧，深知凡稽其一歌一詠之間，無不與世道人心有所俾

益。惜天下盡知有陽明，而不盡知有公，以爲是非公之事，而門下士之恥。然少陵詩才伯仲青蓮，青蓮享大名於當世，而少陵之盛，乃在其身後。嗚呼！此豈有門生故吏爲之表章而發明之哉？動於情之自然，而符於運之必至，然則爲公表章而發明之者，寧獨余之事而非天下人之事哉？萬曆辛亥季冬吉旦，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舊屬下生張養正頓首拜手書。

曹學佺《瞿冏卿文集序》（存目）

嚴澂《跋瞿冏卿集後》 賢哉元立，予之師也。是集足以盡元立乎哉？以其文概其人，十之三耳，以斯僅存之文概其文，又十之三耳，是足以盡元立乎哉？予與元立垂髫至白首，相期不投世好，規失儆惰，即杯酒山水間不爲浪擲，以故人亦目予兩人爲莫逆。予惟知其人，因以得其文，其介石之操，百折不撓，故其文廉以潔。其溫恭之度，終始不渝，故其文冲以和。其覃精傳，是爲文懿公，世稱昆湖先生，娶李夫人，四十始舉公。在母腹時，醫妄以爲瘕，欲去之，百藥不效，生而徧體皆青，羸甚。嘗患疔毒，醫言不可治，百氏而掇英茹華，故其文宏以肆。其秉心寧厚不爲薄，故其文忠以愛。其禔躬寧約不爲奢，故其文整以飭。蓋予自人而之文也，是爲從源達流，不知者忽有異人授以方，立愈，人遂以公爲遇仙。是後公識解日進，涉獵淹通，宿自文而之人也，是爲由影索眞。此其難易淺深，不啻判矣。嘗憶丙午歲，予與元立相爲唱和，當其時若卹若失，若喪其一，今其偈具在有槩於大慧語，與元立垂髫至白首，相期不投世好，規失儆惰，即杯酒山水間不爲浪擲，以故人亦目予兩人爲莫逆。予惟知其人，因以得其文，其介石之操，百折不撓，故其文廉以潔。其溫恭之度，終始不渝，故其文冲以和。其覃精集中，能讀之而復睹當時眞境乎？矧以十之三而概其全文，又以十之三而概其全人乎？噫，姑舍其全，請循其略。夫人而廉介溫恭也，覃精百氏也，秉心厚而禔躬約也，亦無愧爲人矣。賢哉元立，予之師也。若其洞玄齊化，文與人外別具通霄一路，非所論於此。友弟嚴澂頓首拜書。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博學無所不窺，尤邃於內典，一時推爲多聞，總持萬曆間，任子有聞，元立與四明屠田叔。元立能作賦，而田叔尤以聲律稱云。

《明文授讀》卷四四 元立精於禪理，其所著《指月錄》，釋子奉之猶紫陽之集註也。爲文亦多禪門習氣，如白樂天詩，凡直言禪者，便無意味，非此則皆有可觀，自是名家作手。

《明詩綜》卷六七 曹能始云：冏卿詩沿《選》體，律、絕步趨唐人，斐然成章。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七・瞿冏卿集》 十四卷。明瞿汝稷撰。

【略】前有葉向高所作《墓誌銘》，稱汝稷「最不喜溫陵李贄，以爲得罪名教。」其識實出明季士大夫上。其詩文則未能凌跨流輩也。

傳記

葉向高《明長蘆轉運使加太僕寺少卿致仕瞿公墓誌銘》 瞿公雖以任子起家，而海內稱其行品清高，文學贍富，歷官所至，建豎卓然，共期以鴻鉅之業，固有巍科甲第之士所不敢望者。余私心甚頌慕之，而公之弟今楚學使者星卿爲余所舉士，公歿而星卿以墓中之文屬余，余喜於爲公後也，乃又愀然悲曰：天乎，柰何遽奪公哉！公宗伯文懿公之伯子，諱汝稷，字元立，別號洞觀。其先自宋季有義不仕元者，始居虞山五渠里，五傳至宗大。宗大四傳，是爲文懿公，世稱昆湖先生，娶李夫人，四十始舉公。在母腹時，醫妄以爲瘕，欲去之，百藥不效，生而徧體皆青，羸甚。嘗患疔毒，醫言不可治，百氏而掇英茹華，故其文宏以肆。其秉心寧厚不爲薄，故其文忠以愛。其禔躬寧約不爲奢，故其文整以飭。蓋予自人而之文也，是爲從源達流，不知者忽有異人授以方，立愈，人遂以公爲遇仙。是後公識解日進，涉獵淹通，宿自文而之人也，是爲由影索眞。此其難易淺深，不啻判矣。嘗憶丙午歲，予與元立垂髫至白首，相期不投世好，規失儆惰，即杯酒山水間不爲浪擲，以故人亦目予兩人爲莫逆。予惟知其人，因以得其文，其介石之操，百折不撓，故其文廉以潔。其溫恭之度，終始不渝，故其文冲以和。其覃精傳，是爲文懿公，世稱昆湖先生，娶李夫人，四十始舉公。在母腹時，醫妄以爲瘕，欲去之，百藥不效，生而徧體皆青，羸甚。嘗患疔毒，醫言不可治，百氏而掇英茹華，故其文宏以肆。其秉心寧厚不爲薄，故其文忠以愛。其禔躬寧約不爲奢，故其文整以飭。蓋予自人而之文也，是爲從源達流，不知者忽有異人授以方，立愈，人遂以公爲遇仙。是後公識解日進，涉獵淹通，宿自文而之人也，是爲由影索眞。此其難易淺深，不啻判矣。嘗憶丙午歲，予與元立相爲唱和，當其時若卹若失，若喪其一，今其偈具在集中，能讀之而復睹當時眞境乎？矧以十之三而概其全文，又以十之三而概其全人乎？噫，姑舍其全，請循其略。夫人而廉介溫恭也，覃精百氏也，秉心厚而禔躬約也，亦無愧爲人矣。賢哉元立，予之師也。若其洞玄齊化，文與人外別具通霄一路，非所論於此。友弟嚴澂頓首拜書。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博學無所不窺，尤邃於內典，一時推爲多聞，總持萬曆間，任子有聞，元立與四明屠田叔。元立能作賦，而田叔尤以聲律稱云。

《明文授讀》卷四四 元立精於禪理，其所著《指月錄》，釋子奉之猶紫陽之集註也。爲文亦多禪門習氣，如白樂天詩，凡直言禪者，便無意味，非此則皆有可觀，自是名家作手。

《明詩綜》卷六七 曹能始云：冏卿詩沿《選》體，律、絕步趨唐人，斐然成章。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七・瞿冏卿集》 十四卷。明瞿汝稷撰。

【略】前有葉向高所作《墓誌銘》，稱汝稷「最不喜溫陵李贄，以爲得罪名教。」其識實出明季士大夫上。其詩文則未能凌跨流輩也。

書，所麗法皆明告訟者，不移晷立辨(辦)，郡庭肅清，居間皆絕。採木詔下，他郡率用富民充役，多破產，公獨給官緡，擇衛弁董其事，民以晏如。趙直指文炳微行至黃，得公治狀，甚嗟服，以爲襲黃召杜再見也。而以爭麻城令事糺公，移邵武，甫下車，稅璫檄列郡欲有所求取，詞又倨，公爭之臺使，不得，遂授牒徑歸。主爵者雅重公。起守辰州，其地民夷錯居，易以生釁。公寬平鎮靜，莫不安之。保靖土司彭養正有嫡長子象乾，弗愛，愛庶子象坤，而象乾者酉陽土司冉御龍甥也，御龍故與永順土司彭元錦有隙，養正死，元錦遂聚兵逐象乾立坤，兵拿不解，當道議征之。公謂楚民方困，用兵非計，乃檄喻元錦，謂：「立後以長，國有成法，誰敢紊之？撓法以取禍，智者不爲。且爾不見哮拜與楊應龍乎？播州之役，爾實在行間，前車不遠，而柰何蹈之？」元錦得檄，涕泣自陳謝，象乾率得立，而象坤自其父在日已竄名征播叙疏中，至是遂夤緣得給宣慰劄。公念如此必再爭，難未已也，亟白兵使者，取其劄立燬之，奸謀乃息。時復有大將議剿苗黔中，議割辰四衛一邑屬黔，皆以公言格，辰人大悅。擢長蘆運使，榷璫欲加商稅，公力爭乃止。又勸其蠲挨單稅，璫不可，公請於監使者，疏罷之。潞藩例有食鹽，中涓射利，至用舟千艘藏匿私販，射殺扞掫，公爲極言利害，且將論奏，中涓懼，減至六十舟，後遂遵之。洪水爲災，當道議賑卹，公謂賑無益也，令所部悉覈地利當興，與貧民能勝畚鍤者，計工授食，浚利國濠六十里，興國河八里，橋梁陂池道路悉行繕治，民賴以無荼。未幾失其配王淑人。淑人賢能，以勤儉佐公，沒而公悲甚。又竭力官守，尺寸必親，即鹽使者每事皆倚辦，公坐是愈瘁。屬當入計，事竣，遂以病乞休。銓部方用異等薦公，不聽。後知公病篤，乃爲請，以太僕少卿致仕。命下而公沒矣。公至性過人，事父母極其色養，以太夫人卒於家難，摧痛尤至，人聞其哭聲，無不隕涕。事庶母殷安人如母，教誨星卿，自齠年至成立，諄諄道義，絕不及生計。分產諸弟，輒推佳者，而自取磽确。歷守三郡，長鼕司，皆脂膏地，未嘗取一錢。在黃日有武弁得巨蟹於江，以獻公，笑留之，仍投之江。自早歲即精禪理，參入微奧，嘗著有《指月錄》。而最不喜溫陵人李贄，以爲得罪名教。居恒好講學，至當官則絕口，曰：「毋樹幟以啓倖也。」所著詩文二十餘卷，絕似漢魏間言。其牢騷侘傺傑之感，多托之於賦，凡十餘篇。卒之日爲萬曆庚戌三月十三日，距生嘉靖戊申四月初三日，得年六十三。自家難後，娶贈淑人韋氏，繼卽王淑人。

明文學部二・瞿汝稷

訟者叩頭服罪，傳相敕厲，詞訟衰止。嘗爲詩曰：「訟庭橫高霞，質成澹無事。」蓋其治狀若此。麻城令不善事上官，御史欲彈治之。公爭之強，遂並鐫責公。無何，徙治邵武，中貴人括稅者，移檄八郡，用監臨體。公爭之不得，遂移病歸。卽家拜辰州太守。湖南土官永順彭元錦最強，與酉陽冉御龍相讎殺。而保靖彭象乾者，御龍之出也。象乾失愛於其父，欲立其弟象坤。元錦助象坤聚兵逐之，事久不解。公移檄諭元錦曰：「竊聞宣慰悅禮樂而敦《詩》《書》，數奏膚公，不自矜伐，苟循是道，先允林世麟之賢聲，可跂而及也。乃以挾立彭象坤一事，嘖有煩言。夫立後自有成法，撫、按、司、道諸臣，孰肯從宣慰而紊國家之法耶？宣慰世受爵封，耳目綦聲色，口體綦甘適，指揮進退，罔不如意。三州六司之人，豈盡勇力才諝不逮宣慰，而俛首聽服哉！亦恃國家之法耳。終身覆幬國家之法，而不知法之覆幬我，是猶魚之在水，而不知水之生我也。魚不知水之生我，蕩而失水，則雖有鱣鯨之力，且制於螻蟻矣。人不知法之覆幬我，縱而敗法，則雖負富強之盛，且罹於僇辱矣。宣慰自恃富強，謂朝廷莫如我何。宣慰自計，熟與寧夏之哱與播之楊氏哉？哱拜以降胡數立戰功，歷位總戎，遂有驕色。既而鄭經略行邊，以其子承恩隨軍。承恩視邊城諸軍，皆出其下，歸益驕。先是歲一日，有雀集拜之左肩，旋而右繞者匝匝，凌雲而翔，拜喜語人曰：『煙霄遐舉，此其徵乎？』及寧夏兵亂，衆欲推拜父子，則先歲雀翔之日也。於是乃逐亂軍爲變。寧夏城與虜僅隔一後衛，守後衛者爲蕭如薰，楊司空之婿也。狀貌如婦人女子，拜遣驍將哱雲往攻之，楊司空女力贊其夫，誓以死國。如薰鼓勇而前，以一矢斃雲，拜爲奪氣。拜父子卒就屠滅，雀集之祥，可知已矣。以拜之強，倚北胡之援，而一茬弱少年，與一翠帷砥室之女子，竟能當先而挫其銳，天下事何可易量乎？宣慰之強，不過哱拜，敵國之援，不如強胡，職司楚地者，又豈乏一弱將一女子哉！竊爲宣慰危之也。哱拜事尚在北隅，播州之役，宣慰嘗馳兵而與之角矣。往者萬人，喪者八千，蓋十不存二。其強豈後宣慰？播地之險且廣，又孰與永順也？安疆臣九域土司之冠也。以女女應龍子，豈不念其親姻，而從大軍共滅應龍？且與應龍同禍，故忍情決愛，以圖自保也。今宣慰釁端尚淺，翻然知悔，白圭可全。若不良圖，而逡巡護前，噬臍無及，竊爲宣慰惜之。且宣慰所以甘心象乾，不利其立者，以象乾酉陽所自出，慮其合而厄我也。宣慰一出師而象乾僅以身免，酉陽疆土亦日蹙，其無奈宣慰何，亦已明矣。重虞易與之鄰國，而忽視不可干之國典，不亦異乎？昔尉佗決計於陸賈，而彭寵失聽於朱浮，豈賈、浮之言有善不善哉？兩人之聽異也。宣慰誠能聽本府之言，尊國家之法，保靖立後，一從漢法，請力任其無咎。不然，宣慰所樹碑家廟，以播事垂戒子孫，後事之師，豈遽忘之也？」元錦捧檄泣曰：「太守生我矣。」遂解兵去，不敢逐象乾。而元錦所題詩句，流傳巫、黔間，語頗不孫，又匿彭勉忠數人不聽出。當事者欲窮治之。公謂元錦用命不用命，關係國體，詩句有無不足問。彼旣用命，又欲窮治其用事之人，恐威損而法不行。管仲相齊，下令於流水之源，令下而不察下之所未必從，非行令之術也。後先奏記數千言，保靖、永順、酉陽三司事乃大定。亡何，勦紅苗之議起。公上議兩臺曰：「苗地接楚、蜀、黔三省，當楚、蜀者，晏然無事，寇盜竊發，卒歲不過一二。舉黔視楚、蜀，多苗警，邇年頗寧息。今茲之釁，實起於黔總戎陳璘。蓋黔有食糧熟苗，龍惠，大種苗也，居小橋，頗爲部落所歸。中國羈縻之，假以指揮服色。總戎初至，遽革其糧，苗警日起。總戎以爲皆惠也。二月，總戎使健步王仁續至惠寨，仁續淫苗婦，惠並苗婦殺之，白狀於總戎。總戎誘惠殺之，盡滅其家。五月，復殺其弟富。夫漢法，民姦人婦女者，並殺其婦則勿問。惠故奉漢法也。又以白總戎，何至殺惠而滅其家乎？釁起如是，曲在我矣。奉詞討之，不亦難乎？據沈洋之疏，謂其地徑不過百三十里，則自方四計之五百二十里，圓三計之亦三百九十里。況其地勢與南越同，眞有如劉安所稱山川要塞，相去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者，未可以幅員程計者乎？四五百里之內，其人奚止數十萬。上下山險若飛，履茨棘嶄嵁，跳躍如猿猱。方跳躍時，以一足蹶張，背手傳矢，往往命中。掉鎗以衛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度險能整，退必設伏，此苗之長技也。而其性好獨居扼守，不能遠攻。今若盡殲其類，則彼將聚而救死，酋長無樂生之心，部落有必死之志。以數十萬之衆，據四五百里不可測識之山川，我未可以速得志也。我國家征苗之師，宣德六年，興師至十二萬，而都督蕭授最稱勇略，授馳師池河，入苗心腹之地，屯田藝圃，以示久留。諸苗震悚，授受降設堡而退。正德之師二萬三千，嘉靖中興師如正德之數，旣復益萬餘，而殺傷亦略相當。國家之不盡殲苗也，亦愛苗而不攻乎？抑亦窟穴遐僻，道路阨塞，未易窮討乎？二祖創業垂統，凡夷漢雜居之郡縣，必名之羈縻。蓋取漢虞詡之言，欲臣子顧名思義，知懷

柔撫綏之道也。今乃橫席中國強大，興無名之師，括杼軸皆空之財，供組練不貲之費，勞瘡痍未復之衆，攻往古不臣之夷，苗之所結怨一人，我之所騷動三省，背二祖之訓，貽兆姓之憂，失策甚矣。爲今之策，惟令各哨堡傳諭苗長，其不願助龍氏爲亂者，人自首，與之劄諭，以攜其黨，而誅其不用命者。苗自縛渠魁以獻，餘悉赦勿問。卽使一偏裨，提千若百人往，足辦矣。不然，黷武興戎，兵連禍結，國家之患，吾恐其自勦苗始也。」議上，事得寢。

溪峒蠻夷，難擾易亂，不當以漢法治之。流官治夷，又不能一切循漢法，生蠻夷心，而卒以糜弊國家。永順、紅苗兩役，微公，其不爲播事者幾希？公以一郡守，削赤一牘，再弭疆圉大故，曲突徙薪之功，世故罕有能明之者也。貴陽按臣，欲以四衛屬黔，及復設沅州總督、川、湖、貴都御史。公條上其不可狀。公守辰，猶能抗國家大議，以郡守譏駭御史，去今才十年餘耳。長蘆鹽政日弊，公以都轉運使往治，風清弊絕，汰潞藩食鹽之艘，蠲商人落地之稅，皆與中涓文移往復，力陳利害，乃著爲令。歲大祲，議興工作，浚利國濠六十里，興國河八里，事舉而民不害。是歲上計京師，舉清廉異等。庚戌春，病甚，上疏乞骸骨，卒於滄州之官舍。福清葉公聞之，亟言於銓部，留心於人才政術，自分宜、江陵以來，覆請加少卿致仕。公熟習國朝掌故，若數一二。居恆謂代無全人，人無全是。朝著變更，黨論錯互，抵掌而談，廣陵詩人，前輩有盛名，推陸無從，沿染七子流風，不克自拔。陳父名不及黨人無補於漢世，而宋賢有辜於新法。其所與游，多當世名士，以道學氣節街市，低頭沈吟，悠悠忽忽，觸人肩面，不自覺也。嘗語人，作一律詩，必還魂數十番，方得意愜。其矜愼如此。無子，以其壻葬。有《柳陳父詩》四卷。相題目者，然公之持論若此。於書無所不闚，考訂同異，箴砭踳駮，援據搜討，不窮極源流不已。博綜釋典，酷嗜宗門諸書，手撮其玄要者爲《指月錄》，之，篇什亦寡，興會清發，剪刻常言，自可使無從却步。此論實自余發之，自言每一點筆，如一瓶一鉢，從諸耆宿於深山古木之間，其樂無以逾也。痛而白下談詩者無異議焉。

疾狂禪，於顏山農、李卓吾之徒，昌言擊排，不少假易。中吳管登之先生講三教合一之學，公納履稱弟子，晚而與先生論學，則曰：「無問學儒學佛學道，苟得其眞，不妨喚作一家貨，否則爲三脚猫，終無用處。」先生表章石經《大學》，公考覈爲僞書，作質疑以正之，曰：「不直則道不見，弟子事師，當如此也。」公少好辭賦，遘難時，作《松聲賦》以自廣。邵武歸，作《武夷》、《雲鶴》二賦，爲時所稱。五言選體及佛乘碑版之作尤富。有集十四卷。

《明史・瞿景淳傳》（存目）

《柳南隨筆》卷五《瞿汝稷》（存目）

明文學部二・瞿汝稷　柳應芳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一三　瞿汝稷《兵略纂聞》十二卷。又卷一六：《水月齋指月錄》三十二卷。又卷二六：《冏卿集》十四卷。

《明史・藝文志三》　瞿汝稷《兵略纂聞》十二卷，《指月錄》三十二卷。又《藝文志四》：《冏卿集》十四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瞿汝稷《冏卿集》十四卷。

柳應芳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應芳，字陳父，海門人。僑居金陵，住城南之杏花村，近瓦官寺，舊京最僻地也。爲人和雅，美鬚髯，修容止，衡門兩版，非力不食。往還惟曹能始、林茂之三四人，他無所詣。作詩不輕出語，每行街市，低頭沈吟，悠悠忽忽，觸人肩面，不自覺也。嘗語人，作一律詩，必還魂數十番，方得意愜。其矜愼如此。無子，以其壻葬。有《柳陳父詩》四卷。廣陵詩人，前輩有盛名，推陸無從，沿染七子流風，不克自拔。陳父名不及之，篇什亦寡，興會清發，剪刻常言，自可使無從却步。此論實自余發之，而白下談詩者無異議焉。

《明詩綜》卷六八　姚園客云：柳陳父詩，如田舍翁暴作封君，舉止觸人肩面不自覺。語所知曰：「作一詩，必離魂數番，乃得稱意。」昔人所云「撚斷數莖髭」、「用破一生心」，不是過矣。其詩頗選高格，第去七子仍未遠。生澀。

《靜志居詩話》卷一七　陳父僑居金陵之杏花邨，每出行吟，俛首沈思，《春閨》云：「黃鶯不隻啼，紫燕還雙棲。棲在妾梁上，啼向妾窻西。」

又　有《柳陳父集》。

《明詩紀事》庚籤卷二六陳田按　陳父詩細膩清切。牧齋稱其矜愼，有

以也。

《古意酬劉明府》《明詩歸》卷五：鍾云：感恩圖報，言外之寓意自深，雖未免有干求意，而干求中尚自有品。

《金陵竹枝詞》(御前隊子小梨園)《明詩歸》卷五：鍾云：明神宗時，金陵曲中佳麗，種種秘密，非老於遊冶人，不惟不見，並不聞也。存陳父一詩，存曲中一佳麗也。

又(舊宅後門春草新)《明詩歸》卷五：補(鍾)云：歌舞蕭條，在陳父時，已有此嘆。至於今日，又何如哉！讀一過，不啻金陵佳麗中之《黍離》矣。《詩》云乎哉？竹枝云乎哉？

《長安送馬參軍之金陵》《明詩評選》卷二：清光縈繞。

《長干里看迎臘月春》《明詩評選》卷六：眞唐人最上風味，不爲李頎以下魔輪所轉。

《聞倭警》《明詩評選》卷六：養神養體，大有消息。第六句暗渡下。

《因樹屋書影》卷六　柳陳父，名應芳，海門人，僑居金陵，住城南之杏花村，近瓦官寺。爲人和睦，美髯鬚，修容止，衡門兩版，非力不食。【略】無子，一女適程君愼先。于歸日，以所刻詩板爲奩具；時謂愈於昔人繫羊牽犬也。陳父死，愼先爲之葬。愼先之女爲予嫂，予幼時尚從程氏印其詩。愼先死，家中落，近詢其副墨，久佐爨中薪矣。虞山先生選《列朝詩》，予以舊藏陳父詩四卷歸之。先生曰：廣陵詩人，前輩有盛名，推陸無從，沿染七子流風，不克自拔；陳父名不及之，篇什亦寡，興會清發，剪刻常言，自可使無從却步。自先生此論出，陳父之名益重於時。白下談詩者，亦皆以先生之言爲公允云。

俞安期《紀哀詩・柳陳父》　名應芳，南通州人。布衣，移家金陵，無子，年六十六卒。甲寅。(存目)

屠本畯

論　述

陳與郊《屠田叔》　覽《楚騷協韻》及《讀騷大旨》諸篇，深契靈均千古之心，匪特苑其鴻裁，獵其艷辭而已。原悲國人莫之知，而千載之下，知原者復得田叔，孰謂古人有不同心哉！世人但知讀騷而不知協韻。夫協韻者，古今人文自然節奏，至於騷雅，尤不可無，故讀之使人動魂出涕之感創焉者，正以此也。田叔獨知之。然知田叔者，唯陳生乎？承委序，恐不可著糞佛頭耳。

《靜志居詩話》卷一七　田叔好詼諧，詩多不拘格律，晚節歸田，愛客益甚，鹽豉蒜果，觴客必盡歡。守辰州日，禁民殺牛，有唐生牒言：「家貧，畜一牛，不幸死，請鬻其肉。」田叔度其僞也，判以俸錢買牛葬之，牽至，乃生牛，因命小吏飯之。及解官，衣深衣騎馬出門，州父老泣相送，牽牛隨其後。時人爲作《辰陽留犢圖》。年既老，好學不倦。或曰：「先生老矣，奚自苦爲？」答曰：「吾於書，飢以當食，渴以當飲，欠伸以當枕席，愁寂以當鼓吹，未嘗苦也。」因自稱「憨先生」，亦曰「圖叟」。起生壙於甬上，撰狀及表，年八十餘乃卒。至今甬東，言風流儒雅，輒首及之。

《明詩紀事》庚籤卷二八引《甬上耆舊集》　田叔官太常典簿，因撰《太常典錄》，記國家郊祀大典。時比諸唐王涇《郊祀錄》、宋文彥博《大饗明堂記》。

周裔先《閩中海錯疏原序》　四明屠田叔來參鼇政，司榷之暇，博采周詢，於凡鱗介之登俎者，彙爲一疏，而授剞劂，屬不佞序之。不佞愧非茂先博物，焉辨龍鮓鵬毛，獨喜茲疏草損益質文，雋永有味，一披閱而陸海之珍藏、龍宮之怪異，悉具掌中。奚必從淵客問波臣，而後識大海之所化生蠕動者乎？雖然，田叔博雅名家，著述甚富，他不具論，若《夏小正》、《太常典錄》，皆關國家大要，而定古今得失。不佞因叙此編而併及之，庶好事者知田叔不獨《海錯》一疏而已也。萬曆丙申仲春朔，南海周裔先書於三山之正誼堂。

《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存目三・閩中海錯疏》 三卷。明屠本畯撰。【略】是書詳誌閩海水族，凡鱗部二卷，共一百六十七種，介部一卷，共九十種，又附非閩產而閩所常有者海粉、燕窩二種。後有自跋，稱「將入閩時，太常少卿余公君房曰：『狀海錯來。』吾徽閩、越而通之，因疎以復」云云。君房者，余寅之字，與本畯同里，爲前輩。書中本畯所附案語，多引四明土產以爲證，蓋卽「徽閩、越而通之」之意。中間又有註「補疏」二字者，則徐燉所續也。其書頗與黃衷《海語》相近，而叙述較備，文亦簡核。惟其詞過略，故徵引不能博贍，舛漏亦所未免。如「鯊魚」一條，《海語》謂鯊有二種，而此書列至十二種，固可稱賅具。然《海語》所謂海鯊、虎頭鯊，常以春晦陟於海山，旬日化而爲虎者，此書反遺之。又「海鰌」一條，《海語》謂其魚長百里，牡蠣聚族其背，曠歲之積，崇十許丈，鰌負以遊，峰屼水面如山。其形容最爲曲盡，而此但以「移若山嶽」一語概之，殊未明晰。然其辨別名類，一覽了然，頗有益於多識，要亦考地產者所不廢也。

又《譜錄類存目・茗笈》 二卷。明屠本畯撰。【略】是編雜論茗事。上卷分溯源、得地、乘時、揆制、藏茗、品泉、候火、定湯八章。下卷分點瀹、辨器、申忌、防濫、戒淆、相宜、衡鑒、元賞八章。每章多引諸書論茶之語，而前引以贊，後係以評。又取陸羽《茶經》分冠各篇，頂格書之，其他諸書，皆亞一格書之。然割裂餖飣，已非《茶經》之全文。《點瀹》二章，併無《茶經》可引，則竟闕之。核其體例，似疏解《茶經》，又不似疏解《茶經》，似增刪《茶經》，又不似增刪《茶經》。紛紜錯亂，殊不解其何意也。

又《雜家類存目二・韋弦佩》 無卷數。明屠本畯撰。【略】是書凡四篇：一曰處方，二曰艾觀，三曰藥鏡，四曰郤病。大旨以情性嗜慾之偏爲疾病，以清淨忍耐之法爲醫藥。後《視履》一篇，亦謹身寡過之意。然語多近鄙。

又《楚辭類存目・離騷草木疏補》 四卷。明屠本畯撰。【略】是書以宋吳仁傑《離騷草木疏》多有未備，特於「香草類」增入麻、黍、薇、藻、稻、粢、麥、粱八種，於「嘉木類」增入楓、梧二種。其餘於仁傑疏多所刪汰。自謂明簡過之，而實則反失之疎略。又每類冠以《離騷》本文及王逸註，擬於《詩》之小序，亦無關宏旨，徒事更張。至仁傑謂「宿莽非卷施」，斥王逸註及郭璞《爾雅》註之誤，本畯是書，引羅願《爾雅翼》以明之。不知其引《南越志》「寧鄉草名卷施，江淮間謂之宿莽者」，正主郭之說。不免自相刺謬，尤失於考證矣。

又《楚騷協韻》 十卷，附《讀騷大旨》一卷。明屠本畯撰。此本惟題曰屠本畯，蓋未改名以前刻也。本畯以朱子《楚辭集註》韻爲未備，故廣爲此書，然所增實未盡當。古無韻書，各以方音取讀，方音南北互殊，不免大同而小異。如《離騷》「朕皇考曰伯庸，維庚寅吾以降」，「降」讀戶工切。又「重之以修能，紛秋蘭以爲佩」，「能」讀奴來切。皆古音也。至「肇錫予以嘉名，字余曰靈均」，則方音矣。江以南眞、庚互叶，今世尙然。本畯必讀「名」彌延反，「均」居員反，殊爲牽合。本畯又好取《說文》字體，改爲今楷法，以爲楚騷文字在小篆未變之前，寫《楚辭》宜用小篆分草。今刊本雖用隸書，然宜以六書善本正其差譌。夫隸體與分草之興，初不相遠，且意取簡易，與篆固殊。若盡依《說文》改變形體，以爲能守六書之義，轉爲煩重。則但作篆可耳，奚以隸爲，是亦好奇之過也。

又《總集類存目三・情采編》 三十六卷。明屠本畯撰。【略】是編選漢、魏至唐之詩，既踳駁不倫，又參以杜撰。如古詩之名，《文選》所有也，古絕句之名，亦《玉臺新咏》所有也。此外則王融、沈約以下，文用宮商，當時謂之永明體，唐人謂之齊梁體而已。至律詩之名，始於沈佺期、宋之問，《唐書》列傳可考。排律之名，始於楊士宏《唐音》，亦可考也。本畯乃於古詩、律詩之間，別立一名，謂之聲詩，以齊梁體當之，已爲妄作。乃復以齊邱巨源等四十人之詩列爲五言律詩，以梁元帝等十三人之詩列爲五言排律，則創見罕聞。殆因楊愼《五言律祖》之說而彌失彌遠者矣。其他如古詩四十餘首，昭明所錄，偶然得其十九，非有定數可拘，乃雜摭諸篇，爲「後十九」以配之。是何異郡縣志書地必有景，景必有八，題必四字，詩必七律者乎？至唐上官昭容之《綵毫怨》，誤題梁范靖妻沈滿願；梁劉孝標之《淇上戲蕩子婦》，誤題王筠；唐崔融之《寶劍篇》，誤題北魏崔鴻；甚至以宋周密《癸辛雜識》所載女仙之詩「柳條金嫩不勝鴉」一首，題爲小秦王，竄入唐人詩者，更指不勝屈也。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本畯，字田叔，鄞縣人。大司馬大山之子。以

文任官太常典簿，官至運使。

《靜志居詩話》卷一七　屠本畯，字田叔，鄞人。尚書大山子，承廕，官太常寺典簿，歷南禮部郎中，出爲兩淮運司同知，移福建運使。有《屠田叔詩草》。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一　屠本畯《卦玩》二卷，《尚書別録》六卷，《毛詩鄭箋》二十卷。又卷八：《遊舟山籍》二卷。又卷九：《太常典録》六卷，《茗笈》三卷，《閩中荔枝譜》八卷，《閩中海錯疏》三卷。又卷一〇：《傳潔典記》二卷，《憨士列傳》二卷。又卷一二：《燕閒類纂》一卷，《山林友議》二卷，《山林經濟籍》二十四卷，《演讀書十六觀》一卷，《憨子雜俎》一卷，《艾子外語》一卷，《聾觀》一卷，《五子諧策》五卷。又卷一五：《兼三圖》一卷。又卷二六：《屠田叔詩草》六卷，《老言》一卷。又卷三一：《情采編》二十六卷。又卷三二：《詩言五至》五卷，《笑詞》一卷。

《明史・藝文志一》　屠本畯《尚書別録》六卷。又《藝文志二》：《太常典録》六卷。又《藝文志四》：《山林經濟籍》二十四卷，《屠本畯詩草》六卷。

乾隆《鄞縣志》卷二一《藝文》（存目）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屠本畯《韋弦佩》無卷數。又《茗笈》二卷、《閩中海錯疏》三卷。又《離騷草木疏補》四卷、《楚騷協韻》十卷、附《讀騷大旨》一卷。又《情采編》三十六卷。

藝文

俞安期《寄懷屠田叔》（田叔時年八十餘步履甚健）。（存目）。

屠隆《懷田叔六首》（存目）

陳薦夫《送屠田叔啓》　不佞巖阿下士，海澨布衣，辱明公盼睞，拔之埃壒之中，升之壇坫之上，且復借譽於當途，推轂於郡邑，含恩飫澤，三載於茲。竊意明公行當剖竹於閩中，或得分符於旁郡，長使沙鱗轍鮒，永矢依憑，引蓋飛觴，更相追逐。不謂九重簡在，不恤我私，萬里旌旄，翩然西指，熊蹲畫軾，訪銅柱於五溪，鹿夾朱輪，輓瑤編於二酉。一借之情，永結雙轅之軌，難□□戀，高蹤終成陳迹。回思曩日，已似他生。新知之樂未諼，生離之酷已甚。而又羈孤異郡，坎壈空城，泣祖帳之無從，帳幰帷之日遠。交情兩淚，難沾行客之衣，遙夜孤魂，徒結居人之夢。所願璽書嘉賚，公奏最於漢庭，挾策遨遊，僕行歌於燕市。倘會逢之倏忽，知悲喜之如何？遠望陳言，可勝於邑。秋風搖落，行矣自珍。

梅鼎祚

論述

李維楨《梅禹金先生全集序》　禹金腹笥既充，手筆更工，獨秉玄覽，取舍嚴明，英飛秀結，膏餘馥溢，葛洪摘翡翠之藻羽，脱犀象之牙角，柳宗元、劉禹錫巧麗淵博，屬詞比事，一代宏才，是詞人所不恆有也。信而好古，述者相效，所從來久，劉子玄論貌同心異，等於蒼梧之讓兄妻。若夫奏書葛龔，詩盜東陽，互爲任昉、沈約之賊，何足汙人唇吻哉！禹金陶冶鍛鍊成一家言，雖在規矩準繩之中，實出驪黄牝牡之外。建安七子於學無所遺，於詞無所假，謝鎮西道敬仁文學簇簇，無能不新，是詞人所不恆有也。劉峻作《山栖志》序，以黄初平爲雨師。洪景盧謂蘇端明事多誤用。禹金著書數種，審諦援據，參核名實，掇拾遺逸，抉摘幽隱，釐正疑誤，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子建天人，見推邯鄲，干寶搜神，鬼之董狐，是詞人所不恆有也。永、嘉以來，玄風既扇，辭多平淡，文寡風力，唐末宋元，愈趨愈下。嘉、隆、萬曆間古道大振，自頃宿素衰落，而好老婢聲爲老嫗可解語者，自詭執正印，樹赤幟，天下靡然從之。禹金追正始，歸大雅，秦漢、六朝，開元、大曆，無非夜光。胡母彦國吐佳言如屑，

後進領袖。韓昌黎砥障末流，唐文一變，是詞人所不恆有也。令得時而駕，歌詠帝載，潤色王猷，洵可平揖古賢，氣吞時輩，而竟以逢掖終，惜哉。

【略】天啓歲癸亥孟冬望日，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甫撰。

吳伯與《梅禹金先生全集序》 今海內知禹金以文，余知禹金亦以文。然試以禹金之文，察禹金之人，知非禹金之人，必不能爲禹金之文也。禹金生詩書名家，兒時卽能讀太中公藏書，彊年貢學宮，卽謝去，手萬卷矻矻不休，凡經史子集，天苞地符，禹穴汲冢，金匱石室及蟲魚蝌斗，梵夾道籙，九調四聲，曲譜腔證，無一非鼻口所納。嘗發揮於文也，萬緒供吾指掌，而靈明獨裁，鑪錘自遠，可規可摹，可水可縣，可量可權，如刀以割塗，如搏以行石。如削之合亦成規，新而無窮，敝而無惡。如弓之三均九合，引之無環，釋之無失體。又如化人乘虛觸實，神遊也，不以形動。蓋禹金之爲人也，岸潔清靈，顧矩其陰陽，積理而堅，疏理而柔，雖混處囂勢，能使鄙吝望廬而消，月旦待衡而定，至人不知耳目之宣，游於精神之和也。禹金病將革，其詩歌陶然宋然，殆有駭形而無損心，心氣兩至，非得道孰能之。嗟乎，惟學可以鑄文，惟學可以鑄人。夫道一而已矣，侈拚於文者，鷙蝎其行，得名爲人也？文於何有？明興，衣大布登詞壇者，往無曼衍，茂秦、次楩、青藤、句章，後先更霸，非其尤負俗爲名高者所然，不譽者猶有煩言焉。爲布衣建鳴鼓，其雲間之眉公乎？澄心玄詣，禹金政堪嗢噱遂遂，眉公聲合氣求，余百歲承模之未艾也。禹金音去徽在，追想三十年，相盡非一事，其睨爲求踐所許者非一日，曾序余諸雜記，李本寧先生亟稱知人知言。禹金逝，余爲短歌十章，末云：「所悲文喪矣，誰與定吾文。」今《鹿裘集》成，余欲更端揚抗之，輒復硬塞語廢，季札從聲音筋節之微，審知國之大細，若與予也各有眞人也，索眞人於眞文，庸詎知以文重耶，以人重耶？坡公讀蒙莊而想其人，又曰大哉人哉，妙意在以人傳人，信矣。余願令子無瑕無猶，要知子不能喻父，不能受輪人所謂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終焉焉作何生氣，揭紙呵活欲喜也。天啓四年甲子中夏，友弟吳伯與書於嚴灘舟次。

高維岳《梅禹金全集序》 禹金爲文爲詩多獨創，每曰：擬議以成其變化。予非師心者，何緣與禹金生同里，學同方，志同調而名相亞也。予又何誤，憤發於投筆之一出，遂役我於劇亂之三，方平瓊海、平火虜、平僞漢巨盜，義敢顧身命乎？奏績滿公車，而操局無特達，始信衆生有夙因，轉悔玄

中夏，友弟湯賓尹書。

王寅《游白嶽詩引》 宣城梅禹金，抱性洞靈，篤嗜山水，翛然吟詠，門

斷俗賓。以余識尊人參知公久，因獲締忘年交云。即往遊余郡中，每主余潭上園，不獨多郡中山水吟咏交，凡若精技談兵者，蓋且多識之。是歲春始侍參知公遊白嶽，倡和諸人得詩近五十首，君典愛而命梓之，寄余潭上。余讀既大賞曰：「選律具才，風格恪守，奇宕時作，乖僻不生。可謂一意正宗，善鑒其權度者也。」噫，我明作者疊起，至今殆一小變焉。即秉羽登壇，取材宏博，眞味實鮮，雅道蕩如。海內後學之士，又相率景從，獨立則懼，禹金有序述，而季豹爲獨詳。季豹於禹金爲先太中行，亦以諸生稱詩並著。予嘗輒有概於中，惟彼悠悠者是恥。其鄉以余狂言無當乎，得禹金而余之過有所分，幸矣幸矣。

沈懋學《游白嶽詩引》 梅叔子天材駿發，學討鴻淵，塵網未羈，雲逵立致。讀其詩如子晉偶來緱嶺，清吹泠然，淮陰初登將壇，神氣煥若。方其年當棄繻，故已名堪樹幟，蓋吾郡闢土來所未能一覯者也。【略】萬曆乙亥夏日，友弟沈懋學君典志。

田藝蘅《黃白紀游叙》 梅禹金之過新安也，告余爲白嶽游，乃余先已兩入齊雲矣，即不得偕往。及禹金之返新安也，又告余爲黃山游，則余又與軒轅氏訂期素秋矣，即又不及偕往。奇觀兩左，勝耦難羣，目斷鴻蜚，蹟憐驥絆，抵今悵悵，良用悔心。越月，禹金尺牘自敬亭遙來，且曰：乙亥之游，以侍家大夫亟還，不暇至石橋巖，黃山爲闕事，今且償之矣。得詩可五十篇，題其端《黃白遊紀》云。【略】嗟嗟，即禹金詩既已富美於初游也已，乃余曾何足媲休君典。惟禹金友君典暱，惟子藝亦友禹金。禹金夢符吞鳥，世禪雕龍，早悟三玄，頓超上乘，奚古不習，哲匠可凌，何今弗該，通儒是許。雄文兼資乎左史，雅釋特邁於開天。思抗煙霞，性耽山水，美如冠玉，縕子眞之儔風，聲必擲金，匪聖俞之窮日。飛白雪於長夏，殊泣鬼神，躡青雲於壯年，無論籧戚。丹青之圖再煥，黃白之秘並成，藏副籍於兩山，延寶鼎之千祚，信乎，吾未卜其所終爾，當因之不朽者也。【略】萬曆丁丑皐月，錢塘田藝蘅子藝具草歙學之見龍精舍。

劉紹恤《與玄草序》 禹金讀先太中書，脩業而食其息，六籍之外，益賈其餘勇，多所博外家言。先是，舞象之年輒嘐嘐好古，以請於先太中。先太中大奇之，不奪其志。禹金退而發憤，畢力極思，以無愧於雄之文，視彼童烏，眇小豎子爾。是以有《與玄草》。迨先太中棄賓客，得予寧如漢博士弟子。禹金既蹔謝博士籍，杜門讀禮，間以悲悼痛毀之志，發而爲詩，言固少殊，要不失《蓼莪》之響。是以有《予寧草》。庚辛之際益多。故禹金不堪其憂，且閔時悼俗，關切國家大計，亦因以抒其孤憤之衷。詩往往具是，而壹稟於從頌，若沈君典所亟稱，斯爲得性情之正。乃禹金自謂則曰：「歲在龍蛇，賢人菑，不於其身，而及其所親，傷之至也。」是以有《庚辛草》。三草諸君子各有序述，而季豹爲獨詳。季豹於禹金爲先太中行，亦以諸生稱詩並著。予嘗語季豹：「君家禹金才自高，然其法必軌於正，廼逸調秀句，直若天授之奇，海內譚藝家莫不推轂禹金，何但以諸生稱詩之故。大都禹金所爲近體，自開元、大曆而後無論，晚益肆力於五言古，手漢魏一篇，擬之無不得其似，洋洋乎有風之義焉。」予惟禹金年僅三十，後所就業孰與今多，無論立致其身於青雲，俾斯文轂之而名益顯，即不必顓意遇合如輓近世士，而概所爲詩，必可信今傳後。禹金自有不朽者。人咸稱梅氏多才，余所深習者獨禹金、季豹。晚乃識泰符，皆斌斌異等，要之待禹金而興。萬曆歲癸未冬十月朔日，安陸友人劉紹恤撰。

朱孟震《與玄草序》 禹金宛陵人，父參知公以直節清風著聲海內，二伯氏才而短折。禹金尚稚，參知公猶憐愛之，初誨之舉子業，禹金即工爲舉子業，然心厭棄之，而獨好爲古文辭。參知公又絕憐愛之，和而歌相樂也。其草名《與玄》者以此。初，參知公喜延接方外士，陳山人鶴、王山人寅皆以詩鳴江湖間，來輒留數月，禹金皆從之游。陳山人來游時，禹金方舞象，二山人顧心服禹金爲忘年交。在宛陵所交而最暱者，則沈太史君典一二輩爾。隆慶壬申秋來游金陵，左顧右盼，馮軾抽毫，有《遵南》之賦，一時紙價爲之頓高。余時守西曹，與禹金相過從，揮麈劇譚，四座風動，膚玉色朗朗照人。無何別去。癸酉復來，已又下第去。余去金陵，禹金詩道日進。已從黃白山遊，作《黃白游稿》，槭書示余渝州，書歲三四至。余入汴，禹金簡余詩四，有云：「逢人馬首中原入，憶汝嵩山畫戟前。」又云：「抱關小吏勞君問，亦有夷門任俠人。」噫，余顧何人，禹金獨殷殷繫念之也。其全篇具後草。禹金齡最幼，筆最老，才雖最高，然心最下。以彼其負，視青紫不啻拾芥取之，而屢試屢躓。然遇屢塞，而業愈益進。其於人，交愈久愈益親，即遠數千里外，情若在目睫。其詩出入盛唐，上薄騷選，格力雄渾不露，翩翩逸思，誦之如見其爲人云。朱子曰：宛陵之先有梅都官者，在宋詩名最著。廬陵歐陽公一代文宗，獨稱說都官不置。禹金其後人耶？然禹金詩格在古人中，所爲

賦班、蔡、潘、陸之流，且將軼都官上之。世有歐陽，當必以余爲知言矣。

萬曆己卯夏五月朔，友人新淦朱孟震撰。

沈懋學《庚辛草序》 夫予好譚天下大計矣，業徼一第，卒亦無所建明。予爲古文詞矣，下里之音，卒不能以當一哄。而禹金其於古作者旦暮遇之，何論今世。其志與才卽詘於遇也，固施於有政矣。而況禹金齡三十，藉令世直多故而亟，禹金必當處之從頌，若一無故者，猶庭內矣。故予睹禹金之全而益以中愧也。是秋禹金當副貢，學使者頗有意舉之，會其太夫人病，爲詩力辭去，獲如所請。而予比侍中，將圖微言以存大義，然竟閼抑不得發，則予所爲愧禹金者非獨是。萬曆辛巳臘月望日，友弟沈懋學君典撰。

梅守箕《校次與玄草題辭》 禹金以太中公嘉靖中爲給事中產燕中，故其悲歌慷慨，有燕趙士之風。數齡而登會稽，探禹穴，浮於淮泗，服軾於齊魯之鄉，觀於鄉射鄒嶧，頗類龍門。其淵渟鴻贍，超識玄覽，固由人力，殆亦有天造矣。萬曆戊寅春三月望日，從叔守箕季豹撰。

又《校次庚辛草題詞》 禹金年二十稱詩，卽能爲工語，其氣揚而色華，討論多而以修詞，無亦能狹小古人主近世耶？藉令由此以往，如入郢而北轅，道滋遠耳。禹金駿美博聞，其德適及以自反，故於戊巳之際，一舉而更張之，琢雕爲璞，緯事以情，有興則必窮，無思而不入。顧其廉隅有矜，守篳門以終其事，而於是也有餘間。又其才抑鬱泯歿而無以自見，其思廓落蟬蜎而無所之，則所以劘切而操持之也有餘地。此猶未語於窮之益人也。語云：木窮見柢，人窮見志。余讀禹金詩，其丁丑以前豈不鴻鬯高偉，有鏗然之節乎？其氣颺溢，其志駘蕩，其境靡靡，其詞以麗勝。至於服苦而後，抑何沈沈按節而不發也，神漠焉冲而徐盈者耶？蓋其初侍其先大人，委蛇於詩酒泉石內外，一切不得關白，顧景自愛，美哉其適于和也。而逮於茲變，則哀定而思爲靡靡之樂，以貞勝之，日從諸少年雜飲，有味乎淳于子之說，故爲豫章若諸游覽詩。入秋，部使者校博士藝，禹金雖不爲博士家言，亦且工，然竟以故溷諸生，益用自廢而習爲隱。是以有《感騷》諸篇。已而有不成殤之女，其內人有所患苦，則與俱越國就醫，是以有《蕪陰詩》。明年有內外之喪，縞素往赴，又且部少年給喪事，爲之祭酒，以此思哀，而爲《悲悼詩》。居無何，其先恭人病矣，於是郡中將貢士屬禹金往，彼以將母之不遑，敢因而爲利。固不往，爲《陳情詩》。以至凡蒿目而及當世爲《雜懷詩》，其詞憤而多怨，而有隱微之意乎？其它爲紀事詩，要非無因而作，莫不有風在者也。夫禹金，其少故能力爲工，又暇爲工，而若無當於風之旨。及是不暇爲工矣，又不欲爲工，而得於風也者。興而言，意而言，猶猶然而言，則亦莫不工。索玄珠以象罔，可以知風之自矣。予從禹金起，日盡三篋，忘書而不進，禹金進我以風而愈或焉。乃今執篋以游，稍廢其故業，於是庶幾有見乎。語曰：知而不知，不知而知。瓦注者巧，金注者殙。事固有如此者夫。萬曆癸未中秋月哉生明，從叔守箕季豹父撰。

又《校次予寧草題辭》 此爲《予寧草》，蓋禹金之二草云。屬余校次爲八卷。是草之名也，漢法：博士弟子有親喪予寧三年。今制因之。禹金年十六入博士籍，是時太中公方健匕箸，後十數年爲歲丁丑，而太中不作矣。明年春而始爲寫哀詩。其於虞祭諱日、大小祥及歲時改燧之候，而或孤雛哀鳥、白華蓼莪之屬與情會，輒亦傅之詩歌。若太中所稱門人故吏，禹金所稱暱友，入博士籍，是時太中公方健匕箸，後十數年爲歲丁丑，而太中不作矣。明年比及二三兄弟，用片言相慰存者，禹金少爲和答，凡此以宣其無聊而寄其罔極，以庶幾無毀性焉爾。然禹金過於情深，又多慷慨，而人情貴生賤死，益有感於翟公之言，大都諷沫之，驟焉若奔，徐焉若矜，充充焉若有求，蘇蘇焉若無所容，始若卽，亂若遺，儼然若存，而邈焉莫卽也。題曰：自太史公稱非窮愁不能著書，而後世少傅其說，謂夫窮者無所征繕以嬰其心，得從頌簫門以終其事，而於是也有餘間。又其才抑鬱泯歿而無以自見，其思廓落蟬蜎而無所之，則所以劘切而操持之也有餘地。此猶未語於窮之益人也。語云：木窮見柢，人窮見志。余讀禹金詩，其丁丑以前豈不鴻鬯高偉，有鏗然之節乎？其氣颺溢，其志駘蕩，其境靡靡，其詞以麗勝。至於服苦而後，抑何沈沈按節而不發也，神漠焉冲而徐盈者耶？蓋其初侍其先大人，委蛇於詩酒泉石內外，一切不得關白，顧景自愛，美哉其適于和也。而逮於茲變，則哀定而思爲靡靡之樂，以貞勝之，日從諸少年雜飲，有味乎淳于子之說，故爲豫章若諸游覽詩。入秋，部使者校博士藝，禹金雖不爲博士家言，亦且工，然竟以故溷諸生，益用自廢而習爲隱。是以有《感騷》諸篇。已而有不成殤之女，其內人有所患苦，則與俱越國就醫，是以有《蕪陰詩》。明年有內外之喪，縞素往赴，又且部少年給喪事，爲之祭酒，以此思哀，而爲《悲悼詩》。居無何，其先恭人病矣，於是郡中將貢士屬禹金往，彼以將母之不遑，敢因而爲利。固不往，爲《陳情詩》。以至凡蒿目而及當世爲《雜懷詩》，其詞憤而多怨，而有隱微之意乎？其它爲紀事詩，要非無因而作，莫不有風在者也。夫禹金，其少故能力爲工，而若無當於風之旨。及是不暇爲工矣，又不欲爲工，而得於風也者。興而言，意而言，猶猶然而言，則亦莫不工。索玄珠以象罔，可以知風之自矣。予從禹金起，日盡三篋，忘書而不進，禹金進我以風而愈或焉。乃今執篋以游，稍廢其故業，於是庶幾有見乎。語曰：知而不知，不知而知。瓦注者巧，金注者殙。事固有如此者夫。萬曆癸未中秋月哉生明，從叔守箕季豹父撰。

歐大任《予寧草序》 詩多所刻，而斯集則博士弟子予寧日所著賦。予知其本楚人纂組成文矣。予觀五言古出入漢魏六朝，蒼然而骨立。七言歌馳驟樂府，時極少陵之致。近體其氣完，其聲鏗以平，其思麗以雅，蓋彬彬中宮商也。今而人操觚榛莽，其高奇而氣益以澌薄，如啖爛蠡大胾，一過無餘味耳矣。惜嘈嘈衆哉，奚庸是。禹金所求結撰肆力千古，亦自可當吾世而不失海內名公朗人，指歸其大業矣。【略】萬曆癸未秋八月朔，友人嶺南歐大任譔。

周光鎬《南遊集叙》 夫詩之稱於今，豈不嘈嘈衆哉！大率尸祝濟南，呴嘯瑯琊，亡論上循漢魏，稍及永徽、貞元之際，且口嗡而不張。於其所用，亦以納贅衒名借涂徑。嗟乎，士之詭也，道之弊也，奚庸乎是爲哉！叔子於是輩，蓋皆其所掃迹者，故自立幢，一時希驥上乘，以是稱詩，操趣睹矣。故知叔子以此。

陳與郊《梅禹金》 得先生二詩並白岳諸作，竹下誦之，鏗然與琅玕相戛。又如子晉吹笙，從緱嵩下也。僕竊謂宣城自玄暉、太白後，始有先生，其滔滔自運，不露風骨，五言古則獨執前茅，以窺漢魏，七言歌行近體直以偏師馳開元、大曆諸子，將兵將將，所向無前，玄暉似遜其全美矣。東海綿力之人，更敢治旗鼓於敬亭左乎？況僕又素未學詩也。困暑憊甚，聞有便翔，率爾勒報。

《靜志居詩話》卷一七 禹金周見洽聞，著書甚富，《詩乘》、《文紀》之外，旁及書記小說，兼精傳奇，所塡《韓君平玉合記》爲詞家所賞，有云：「風中絮，陌上塵，歎韶光，何曾戀人。」亡友王介人，極稱之。

《明人詩鈔續集》卷一〇 宣城梅氏一門，羣從咸負時名，禹金爲最。嘗後先過王元美，元美贈之詩云：「從誇荆地人人玉，不及梅家樹樹花。」禹金詩宗法李何，有句云：「秋減葉聲中。」時推擅場。王仲山詩：「秋盡葉聲中。」錢牧齋云：減字盡字俱妙。

《明詩紀事》庚籤卷八陳田按 禹金五言長於近體，七言長於絕句，名列弇州四十子之一。

王驥德《曲律》卷四 問體孰近，曰：「於文辭一家得一人，曰宣城梅禹金，摛華掞藻，斐亹有致。」

徐復祚《曲論》 梅禹金，宣城人，作爲《玉合記》，士林爭購之，紙爲之貴。曾寄余，余讀之，不解也。傳奇之體，要在使田畯紅女聞之而趯然喜，悚然懼；若徒逞其博洽，使聞者不解爲何語，何異對驢而彈琴乎？昔翟資政巽喜作才語，雖對使令亦然。有庖者藝頗精，翟每向同官稱之。後稍懈，衆以嘲翟，翟呼使數之曰：「汝以刀匕微能，數見稱賞，而敢疏嫚若此，使衆人以責膳夫之罪，還責汝主，於汝安乎？」左右皆匿笑，而庖者竟不解作何語。余謂：若歌《玉合》於筵前臺畔，無論田畯紅女，即學士大夫，能解作何語者幾人哉！【略】文章且不可澀，況樂府出於優伶之口，入於當筵之耳，不遑使反，何暇思維，而可澀乎哉！濫觴於虛舟，決堤於禹金，至近日之《箜篌》而滔滔極矣。禹金旋亦自悔，作《長命縷》，自謂：「調歸宮矣，韻諧音矣，意不必使老媪都解，而亦不必傲士大夫以所不知。」余尤以爲未盡然也。《玉合記・榴花泣》第二闕內有句云：「離腸棖觸斷無些。」自音云：「棖，音橙。」不知所出，亦不能解。一日觀山谷詩云：「莫若囂囂號驚四鄰，推床破面張觸人。」然後知棖當作「張」，從手，不從木，音撐。張觸，見《涅盤經》，山谷用之詩，已自僻澀，禹金乃用之作曲。然則三藐、三菩提，盡曲料耶？此體最易驚俗眼，亦最壞曲體，必不可學。

《曲品》卷上 禹金名家雋胄，樂苑鴻裁。貢金同賈誼之入秦，作客似陸機之遊洛。著述不遺鬼、妓，交游幾遍公、卿。

徐渭《題〈崑崙奴〉雜劇後》 此本於詞家可占立一腳矣，殊爲難得。但散白太整，未免秀才家文字語，及引傳中語，都覺未入家常自然。至於曲中引用成句，白中集古句，俱切當，可謂拏風搶雨手段。處著老僧棒喝。得梅叔此本，欲折磨成一菩薩。倘梅叔聞之，不知許我作一渡彼岸梢公否？王方平有云：「吾鞭不可妄得也。」一笑，一笑。梅叔《崑崙劇》已到鵲竿尖頭，直是弄把戲一好漢，尚可攛掇者，直撒手一着耳。語入要緊處，不可着一毫脂粉，越俗、越家常，越警醒，此才是好水碓，不雜一毫糠衣，眞本色。若於此一恧縮打扮，便涉分該婆婆，猶作新婦少年哄趨，所在正不入老眼也。至散白與整白不同，尤宜俗宜眞，不以着一文字，與扭捏一典故事，及截多補少、促作整句。錦糊燈籠，玉鑲刀口，非不好看，討一毫明快，不知落在何處矣！此皆本色不足，仗此小做作以媚人，而不知誤入野狐，作嬌冶也。凡語入緊要處，略着文采，自謂動人，不知減却多少悲歡，此是本色不足者，乃有此病。乃如梅叔造詣，不宜隨衆趨逐也。點鐵

成金者，越俗，越雅；越淡薄，越滋味；越不扭捏動人，越自動人。務濃鬱者，如臠雜牲而炙以蔗漿，非不甘旨，却頭頭不切當，不痛快，便須報一食單。散白尤忌文字、文句及扭捏使句整齊，以爲脫舊套，此因小失大也。令人不知痛癢，如麻痺然。且妨照應□韻險處語，尤要天然。牛僧孺《幽怪錄》有《張老傳》。張老，仙人也，有僕曰「崑崙奴」。梅君述崑崙奴爲仙矣，何不用此以證，云在張老時已爲僕幾時矣，今復謫此，則益爲有據。雖皆是說謊，中都有來歷，況張老說是梁天監中人。

《遠山堂劇品·妙品》《崑崙奴》。閱梅叔諸曲，便覺有一種嫵媚之致。雖此劇經文長刪潤，十分灑脫，終是女郎之唱曉風殘月耳。

李贄《焚書》卷四《玉合》。此記亦有許多曲折，但當要緊處卻緩慢，卻泛散，是以未盡其美，然亦不可不謂之不知趣矣。韓君平之遇柳姬，其事甚奇，設使不遇兩奇人，雖曰奇，亦徒然耳。此昔人所以歎恨於無緣也。方君平之未得柳姬也，乃不費一毫力氣而遂得之，則李王孫之奇，千載無其匹也。迨君平之既失柳姬也，乃不費一時力氣而遂復得之，則許中丞之奇，唯有崑崙奴千載可相伯仲也。嗚呼！世之遭遇奇事如君平者，亦豈少哉！唯不遇奇人，卒致兩地含冤，抱恨以死，悲矣！然君平者唯得之太易，故失之亦易，非許俊奇傑，安得復哉！此許中丞所以更奇也。

屠隆《〈玉合記〉叙》夫機有妙，物有宜，非妙非宜，工無當也。雖有艷婢，以充夫人則羞；雖有莊姬，以習冶態則丑。故里謳不入於郊廟，古樂不列於新聲。傳奇者，古樂府之遺，唐以後有之，而獨元人臻其妙者何？元中原豪傑，不樂仕元，而弢其雄心，洸洋自恣於草澤間，載酒征歌，彈弦度曲，以其雄俊鶻爽之氣，發而爲纏綿婉麗之音。故泛賞則盡境，描寫則盡態，體物則盡形，發響則盡節，騁麗則盡藻，諧俗則盡情。故余斷以爲元人傳奇，無論才致，即其語之當家，斯亦千秋之絕技乎！其後椎鄙小人，好作里音穢語，止以通俗取妍，閭巷悅之，雅士聞而欲嘔。而後海內學士大夫則又剔取周秦、漢魏文賦中莊語，悉韻而爲詞，譜而爲曲，謂之雅音。雅則雅矣，顧其語多癡笨，調非婉揚，靡中管弦，不諧宮羽，當筵發響，使人悶然索然，則安取雅？令豐碩頎長之媼施粉黛，被裲襠，而揚蛾轉喉，勉爲妖麗；夷光在側，能無咍乎！故曰：非妙非宜，工無當也。傳奇之妙，在雅俗並陳，意調雙美，有聲有色，有情有態，歡則艷骨，悲則銷魂，揚則色飛，怖則神奪。極才致則賞激名流，通俗情則娛快婦豎。斯其至乎！二百年來，此技蓋吾得之宣城梅生云。梅生禹金，吾友沈典君總丱交，生平所爲歌若詩，洋洋大雅，流播震旦，詩壇上將，繁弱先登矣。以其餘力爲《章臺柳》新聲，其詞麗而婉，其調響而俊，既不悖於雅音，復不離其本色。洄洑頓挫，凄沈淹抑，叩宮宮應，叩羽羽應，每至情語出於人口，入於人耳，人快欲狂，人悲欲絕，則至矣，無遺憾矣。故余謂傳奇一小技，不足以蓋才士，而非才士不辦，非通才不妙。梅生得之，故足賞也。

湯顯祖《〈玉合記〉題詞》余往春客宛陵，殊闕如邛之遇。猶憶水西官柳，蘇蘇可人。時送我者姜令、沈君典、梅生禹金賓從十數人。去今十年矣。八月太常齋出，宛然梅生造焉。爲問故所遊，長者俱銷亡，在者亦多流泊。余泫然久之。爲問水西官柳，生曰，所謂「縱使君來不堪折」也。因出其所爲《章臺柳記》若干章示余。曰：「人生若朝暮，聚散喧悲，常雜其半。奈何忘鼓缶之驩，闕遇旬之宴乎？」予觀其詞，視予所爲《霍小玉傳》，並其沉麗之思，減其穠長之累。且予曲中乃有譏托，爲部長吏抑止不行。多半《韓蘄王傳》中矣。梅生傳事而止，足傳於時。第予昔時一曲纔就，輒爲玉雲生夜舞朝歌而去。生故修窈，其音若絲，遼徹青雲，莫不言好。觀者萬人。乃至九紫君之酬對悍捷，靈昌子之供頓清饒，各極一時之致也。梅生工曲，獨不獲此二三君相爲賞度，增其華暢耳。九紫玉雲先嘗題書問梅生，梅生因問三君者一來遊江東乎？予曰：「自我來斯，風流頓盡，玉雲生容華亦長矣。」嗟夫，事如章臺柳者，可勝道哉！爲之倚風增歎。

《顧曲雜言·塡詞名手》梅禹金《玉合記》最爲時所尚，然賓白盡用駢語，餖飣太繁，其曲半使故事及成語，正如設色骷髏、粉捏化生，欲博人寵愛，難矣！

吳梅《〈玉合記〉跋》（存目）

《劇說》卷五江東勝樂道人作《長命縷》傳奇，演單符郎與邢春娘重逢故事，本宋王明清《摭青雜說》；但春娘已落倡家作妓，而傳奇則有《懷貞》等齣，此亦勸善維持風俗之一端，固不必其事之實耳。按《雨村詩話》：江夏崔拙圃應階客東京時，亦本此事作《烟花債》傳奇，盛行於時。

梅膺祚《青泥蓮花記序》（存目）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存目二·青泥蓮花記》十三卷。明梅鼎祚撰。

是編記倡女之可取者，分七門：一曰記禪，二曰記元，三曰記忠，四曰記義，五曰記孝，六曰記節，七曰記從。又附外編五門：一曰記藻，二曰記用，三曰記豪，四曰記遇，五曰記戒。自謂寓維風於諧末，奏大雅於曲終。然狹斜之遊，人情易溺，懲戒尚不可挽回，鼎祚乃捃摭瑣聞，謂冶蕩之中亦有節行，使倚門者得以藉口，狎邪者彌爲傾心，雖意主善善從長，實則勸百而諷一矣。

又《才鬼記》 十六卷。明梅鼎祚撰。鼎祚字禹金，宣城人。嘗作《三才靈記》，一爲《才神記》，一爲《才幻記》，一卽此書。所載上自周，下至明代。末二卷，則箕仙之語。皆從諸小說採出。然如《左傳》所載渾良夫夢譟之詞，偶成韻語，目以才鬼，似乎未然。又如《搜神記》之段孝直，《水經注》之鮮于冀，但有辨枉之詞，亦不得以才論。至《搜神記》之劉伯文寄一家書，卽謂之才，尤爲非理。小說家語怪之書，汗牛充棟。鼎祚捃拾殘賸，以成是編，本無所取義，而體例龐雜又如是，眞可謂作爲無益矣。

《雜感》（龍角睎已旦） 《明詩評選》卷四：當其首亦不知其尾，自然順得，禹金匪僅李、何門下客也。微言深動。

《雜感》（長虹貫白日） 《明詩評選》卷四：只就中拈一段說，公共與千秋同感。漢、魏人正法眼也，不期於衰晚見之。

《秋夕過盛仲交》 《明詩評選》卷五：由景入情，亦無溝分之段落。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鼎祚，字禹金，宣城人。雲南參政守德之子。禹金舞象時，陳鳴埜、王仲房皆其父客，故禹金少卽稱詩。長而與沈君典齊名。君典取上第，禹金遂棄舉子業，肆力詩文，撰述甚富。萬曆末，年六十七，賦詩說偈而逝。有《鹿裘集》六十五卷。禹金於學，博而不精。其爲詩，宗法李、何，雖游獵漢魏三唐，終不出近代風調。七言今體，步趨李于鱗，又其靡也。「秋減葉聲中」，五字擅場，雖千章萬句，亦何以加。禹金好聚書，嘗與焦弱侯、馮開之暨虞山趙玄度訂約搜訪，期三年一會於金陵，各書其所得異書逸典，互相讎寫。事雖未就，其志尚可以千古矣。

紀事

《玉合記》 許堯佐《章臺柳傳》：（存目）。

又《本事詩・情感第一》「韓翃」條 （存目）

《崑崙奴》 《太平廣記》卷一九四《崑崙奴》（出《傳奇》）：（存目）。

《長命縷》 本事同《古今小說》卷一七：（存目）。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才鬼記》十六卷，《青泥蓮花記》十三卷。 又《經籍五六》：《禹金集》二十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 《古樂苑》五十二卷，《衍錄》四卷，《唐樂苑》三十卷。 又卷六：《宣乘翼》。 又卷一二：《才鬼記》十五卷，《才神記》□□卷，《才妖記》□□卷，《青泥蓮花記》十三卷。 又卷二六：《石室鹿裘全集》六十五卷。 又卷三一：《皇霸文紀》十三卷，《西漢文紀》二十卷，《東漢文紀》二十卷，《宋文紀》十八卷，《齊文紀》□□卷，《梁文紀》□□卷，《陳文紀》四卷，《後魏文紀》□□卷，《北齊後周文紀》□□卷，《隋文紀》□□卷，《釋文紀》十五卷，《書記洞詮》一百二十卷，《漢魏詩乘》二十卷，《六朝詩乘》四十七卷。《宛雅》八卷。

《明史・藝文志一》 梅鼎祚《古樂苑》五十二卷、《衍錄》四卷、《唐樂苑》三十卷。 又《藝文志四》：《書記洞詮》一百三十卷、目錄六卷（明刻本）。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嘉業堂藏書志》卷四 《鹿裘石室集》五十二卷、《衍錄》四卷、《唐樂苑》二十卷。明梅鼎祚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七・梅禹金集》 二十卷。明梅鼎祚撰。

【略】是集乃其詩，凡分《庚辛草》四卷、《與玄草》八卷、《予寧草》八卷。鼎祚輯《八代詩乘》，又輯《古樂苑》，於詩家正變源流，不爲不審。而所作止此，則囿於風氣，委曲諧俗之過也。

又《總集類存目三・漢魏詩乘》 二十卷。明梅鼎祚編。【略】其所輯漢魏六朝之詩，名《八代詩乘》，六朝詩多所刪削，而漢魏詩則全載。又其書先出，故刊本或亦別行。孫皓、韋昭諸作，別題曰吳詩，亦以時代類附焉。此書作於馮惟訥《詩紀》之後，頗欲補其軼闕。然眞僞雜糅，不能考正。如蘇武妻詩之類，至今爲藝林口實也。

又《書記洞詮》 一百十六卷。明梅鼎祚編。先是，楊愼編《赤牘清裁》一書，自左氏至六朝，僅八卷。王世貞益之，訖於明代，爲六十卷。是書仍楊愼之舊，起周、秦，迄陳、隋，凡長篇短幅，採錄靡遺，卷帙幾十倍於楊，而眞贋並收，殊少甄別。

又《宛雅》十卷、《續宛雅》八卷、《宛雅三編》二十四卷 《宛雅》十卷。明梅鼎祚編，所載皆自唐至明宣城之詩，凡九十二家。

又《總集類四・古樂苑》 五十二卷。明梅鼎祚撰。【略】是編因郭茂倩《樂府詩集》而增輯之，郭本止於唐末，此本止於南北朝，則用左克明《古樂府》例也。【略】然其捃拾遺佚，頗足補郭氏之闕，其解題亦頗有所增益。雖有絲麻，無棄菅蒯，存之亦可資考證也。其《衍錄》四卷，記作者爵里及諸家評論，蓋剽剟馮惟訥《詩紀別集》而稍爲附益，多採楊愼等之說，今亦並錄之，備參訂焉。

《皖志稿・集部考》卷一〇 （存目）

《玉合記》 高奕《新傳奇品》附《古人傳奇總目・玉合》，梅禹金作，許俊事。《傳奇彙考標目》卷上：《玉合》。梅鼎祚，字禹金，宣城人。《重訂曲海總目・明人傳奇》：《玉合記》。《曲目新編・明人傳奇》：梅鼎祚《玉合記》。《曲目新石》，梅鼎祚作。《今樂考證・著錄六・明院本》：梅鼎祚（一種）：《玉合》。按：《曲考》、《曲目》俱誤《玉合》爲「玉石」。《明代傳奇全目》：《玉合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玉合記》：（存目）。

《崑崙奴》 《重訂曲海總目》：《崑崙奴》，梅鼎祚作。《今樂考證・著錄三・明雜劇》：編・明人雜劇》：《崑崙奴》，梅鼎祚作。梅禹金一種，《崑崙奴》。案：此劇與伯龍《紅綃妓》同一故事，刻入《盛明雜劇》中，或爲另一種耶？抑相傳而誤者？《明代雜劇全目》、《崑崙奴劍俠成仙》：（存目）。

《長命縷》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長命縷》：（存目）。

《玉簪記》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玉簪記》：（存目）。

康熙《寧國府志》卷三一 《宣乘翼》、《宛雅》、《古樂苑》、《八代詩乘》、《漢魏詩乘》、《李杜詩鈔》、《文紀》、《鹿裘石室集》。

《安徽通志藝文考稿・集部三〇》 《古樂苑》五十二卷，附《衍錄》四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 《古樂苑》五十二卷，附衍錄四卷，明刊本，西吳梅鼎祚補正。是編本據郭茂倩《樂府詩集》補其闕佚，正其譌舛，其始自黃虞，訖於隋代，則倣左氏。克明舊有《樂苑》，其名近雅，因名之《古樂苑》。第一卷首別標前卷，若卿雲、龡山、商歌、獲麟等篇，郭本混入歌謠，悉爲釐正。末附《衍錄》四卷，則記名賢論著品藻及作者名氏行履，略具始末，有新都汪道昆序。鈐有聽鍾樓藏、韓崇曾觀二印。

《陶廬雜錄》卷三 《宛雅初編》，梅鼎祚輯。二編施閏章、蔡蓁春續輯。三編張汝霖、施念曾補輯。而刻於乾隆十七年。劉方蔼、梅鼎祚、施閏章、蔡蓁春、李士琪、陸壽名原序於前。初編詩十卷，六百四十六首，唐二人，宋九人，元五十九人，明洪武至正德二十一人。二編詩八卷，四百五十一首，明嘉靖十二人，隆萬四十三人，天崇十八人。三編詩二十卷，一千四百一首，唐三人，五代一人，宋三人，元五人，明三十人，國朝二百十五人。閨閣四人。方外十七人。伎女一人。聯句逸句一卷。詩話三卷。

藝文

《玉笥詩談》卷下 梅禹金，名鼎祚，一字彥和，宣城人。父參知公宛溪先生名守德，以直節聞。二伯氏才而早卒，禹金年尚幼，參知公尤愛憐之。禹金少攻舉子業，後稍厭棄之，而工爲古文詞。時王山人寅、陳山人鶴，俱從參知公遊最久，禹金因友二山人。又最暱沈太史君典。予在白下，禹金來訪，已別去，癸酉復來，已下第去，然數以詩往來問訊不輟。予守渝，禹金

獨從數千里來訊。其白下寄余詩云：「雄才原自豫章聞，列署風流盡屬君。珠自驪龍千北斗，錦從飛雁破南雲。天低二水回青影，日落諸陵散紫氛。即有金莖慰消渴，漢庭今重子虛文。延眺高林宿雨開，輝輝初日照樓臺。千峰寒影雲邊落，百道泉聲樹杪來。紫氣中原遙入望，鴻書南國若爲裁。翩然一嘯眞何意，江漢風情濁酒杯。對酒酣歌倒著冠，中宵星斗共憑闌。三山只隔雙溪水，不盡寒雲醉裏看。別來事事轉堪憐，風葉霜花媚晚天。不分白雲西署裏，長隨仙客馬蹄旋。仙才吏隱大江濱，談劍飛觴坐夕曛。卻羨黃金能結客，何郎名振鳳凰城。愁邊側望槭鸞藻，夢裏頻疑度鴈羣。」渝州詩云：「巴江楊柳幾回新，憶爾行春五馬停。舊日諸郎推起草，同遊詞客感飄萍。漢家良牧南陽頌，蜀道雄文劍閣銘。西望迢迢無一舍，暮蟬淒斷不堪聽。隔年萬里一書還，當代人才岳牧閒。矯首青雲懸蜀道，銷魂夜雨夢巴山。星疏朋舊驚華髮，歲暮空山戀苦顏。妒殺渝江江上月，憑君熊軾入燕關。」「故人五馬在，遠道一鴻稀。巫峽秋偏壯，蛾眉月自輝。邱中縱偃蹇，講上憶翻飛。不敢操流水，知音有是非。」余入汴，禹金又訊余詩云：「雙鯉巴江一札傳，西風木落又經年。逢人馬首中原入，憶爾嵩山畫戟前。」「十年開府未爲遲，回首青溪結社時。玉樹歌聲俱散盡，桓家一笛向君吹。」「一片飛雲入大梁，黃河北望正茫茫。從知幕府多詞客，日向平臺醉幾場。」「虛左當年意氣眞，信陵千載尚如新。抱關小吏勞君問，亦有夷門任俠人。」禹金之於交道厚矣。禹金詩甚富，有《遊白岳詩》、《黃白遊藁》，已刻之宛陵。其所自校而未刻者，余爲之序。

張鳳翼《寄答梅禹金》（存目）

又《與梅禹金書》（存目）

俞安期《後八子詠・宣城梅禹金鼎祚》（存目）

沈懋學《寄訊梅禹金病》（存目）

又《客新都懷禹金伯挹萬仲昆玉》（存目）

又《次懷梅禹金》（存目）

又《朝回得禹金書》（存目）

又《得禹金論文書時讀書中秘》（存目）

又《七夕懷梅禹金》（存目）

又《訊梅禹金李文仲山中》（存目）

又《送禹金游白門》（存目）

又《次答禹金》（存目）

又《寄訊梅禹金病》（存目）

又《次禹金俠少行》（存目）

又《和禹金》（存目）

又《過宛溪先生舊館柬禹金》（存目）

又《寄梅禹金》　昨鄉人來，聞老伯訃，南嚮悲號，五內焚烈，嗟嗟，分在若翁，情同猶子，滄洲叙勝，載酒問奇，蓋未嘗數日隔也。別幾何時，竟成永訣耶？【略】足下庭趨忽罷，塊枕多愁，月冷陵陽，雲迷宛水，遙想孝思懇至，苦楚萬端。弟乃羈此浮蹤，弗克向寢門一哭，與足下執手同悲，夙誼謂何，痛心欲死，新阡藏玉，卜吉何方。

又　嗟嗟，足下抱感數月矣，宛陵落日，苫塊增愁，乃不佞弟無由一唁足下，徒望高山雪涕，託短賦伸悲也。腸日九迴，臨風氣結。

吳稼證《貽梅禹金》（存目）

又《秦淮歌寄梅禹金》（存目）

又《別梅禹金》（存目）

又《梅禹金貽書云貂色敝兎穎頹吳先生作山長自如可以觀世矣感誦之餘聊以奉答》（存目）

又《得梅季豹禹金書却寄一首》（存目）

又《答梅禹金見寄》（存目）

湯顯祖《寄梅禹金》（存目）

又《吹笙歌送梅禹金》（存目）

又《招梅生篇》（存目）

又《戲贈梅禹金》（存目）

鄒迪光《寄贈宣城梅禹金》（存目）

又《與梅禹金》　追數雨花浮白已二十七寒暑矣，人壽幾何，而契闊若此，不佞老且憊，一切事不掛胸臆，亦不復馳騁少年場。二六時間，惟與瞿曇對面，尋繹三大藏作生活耳。聞足下年踰不佞，而意挺神王，搜二酉，探三墳，親鬘鬍，不廢絲竹，令人羨殺。傳者又謂足下尚丰儀秀整，翩翩都雅，如衛洗馬、王長史，其然乎否？果爾，更令人羨殺。承明周君後來之秀，三吳中

藝林月旦，以此君爲第一，宛陵之游，意在梅先生，非獨爲敬亭山桃花潭也。於其行，敬勒八行起居，便附拙稿拙扇，用博噴飯，《文紀》刷青，想已竟業數載，校讎亦勞止矣，翹首可勝注企。

謝廷諒《梅禹金書》 僕與足下千里隔也，千里不相及，安有介紹之勤如此者乎？【略】蓋禹金之神相授，業相聞矣，倘所謂才情勝所聞者，或不能得之齒頰，而得之眉睫間。桂樹婆娑，風期曠逖，能無觸望於懷，且聞之海南弦浦數公，於吏部堂上，爭臨川爲有關繫人。且言其高尚已久，爭之愈力。主者援筆落其籍云：「竟成此君之高。」鄒南皐聞而歎曰：「茫茫海宇，遂不能容一若士耶？」自是家居二十年，杜門清嘯，日以文墨自娛。達官貴人，輒干之不置，公亦不以屑意也。然佳篇韻語，流布人間，固已動中外而滿江湖矣。李鄴初謂其「簪笏名除大雅留」，豈虛語哉！莊子云：「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若公者，天固不得而損之，人亦無從而益之矣。損益兩局，於通人何與乎？獨怪世之慕公者，類皆賞其清詞麗句，僅在騷人墨客間，無乃望遠者見其貌而不見其神，聽遠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乎？公之學以明體達用爲每欲別成一書，以明道旨。奈先儒剔抉已盡，上之不得秉朝家經制彝常之盛，歸，非錚錚細響自鳴而已。直以抑塞流放，卜故拓落文詞，寫其精洞弘麗之致，而寄其哀怨騷激之情。至其精論詞曲，則云：「上自葛天，下至蒙古，皆是歌曲。駘蕩淫逸，轉在筆墨之外。」殆與邵子聲音律數，冥符造化矣。豈僅花庵玉林爭能節拍哉！

阮峴、阮嵩《玉茗堂全集序》 先生乃峴兄弟外王父行也。峴恨生不同時，弗獲瞻有道風儀，而學術虧疎，又不能窺先生之底蘊。然幼喜讀《玉茗集》，不忍釋手。知其組織經史，原本關閩。故其發爲文章，奧衍宏深。是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唐有昌黎，明有先生，其揆一也。乃先生雖學究天人，而剛直蹇諤之操，爲當事所忌，竟投閒置散，至今令人惋惜。顧當世能忌先生，而先生千秋之名，原不因是而有增損也。況不以組解爲戚，不以謗興爲憂，而獨抒其厚識遠神於大小著述之間，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而世僅企其才名，歎爲古今文人所莫及，猶淺之乎視先生也已。

陳洪謨《玉茗堂選集序》 先生於諸史百家蔑不沉酣漁獵，而能達其幽深玄微，化其陳腐聲格。意匠經營，初無慘澹；形制畢舉，非關斤鋏。有荒荒油雲，寥寥長風者，賦之凌《鸚鵡》也；有采采流水，蓬蓬遠春者，詩之譜鴛鴦也；有栽栽太行，宛宛羊腸者，文之譬龍虎也；有娟娟羣松，泠泠獨鶴於下里。觀其史玄並作，雅變不拘，貫珠編貝以扶光，觸石隨山而注委，砰磕羽獵之盛，顧盼馺娑之雄，斯亦擲地爲鏘，雕章成虛矣。

湯秀琦《玉茗堂全集序》 公少時學道於盱江羅明德先生，有得於性命之旨。壯年成進士，銳然有志當世。爲南祠部郎，抗疏論列時相，謫尉海南。既而量移平昌，即自投劾而歸。時年僅四十有七（九）。少宰李本寧暨郭希老南弦浦數公，於吏部堂上，爭臨川爲有關繫人。且言其高尚已久，爭之愈力。主者援筆落其籍云：「竟成此君之高。」鄒南皐聞而歎曰：「茫茫海宇，遂不能容一若士耶？」自是家居二十年，杜門清嘯，日以文墨自娛。達官貴人，輒干之不置，公亦不以屑意也。然佳篇韻語，流布人間，固已動中外而滿江湖矣。李鄴初謂其「簪笏名除大雅留」，豈虛語哉！莊子云：「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若公者，天固不得而損之，人亦無從而益之矣。損益兩局，於通人何與乎？獨怪世之慕公者，類皆賞其清詞麗句，僅在騷人墨客間，無乃望遠者見其貌而不見其神，聽遠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乎？公之學以明體達用爲每欲別成一書，以明道旨。奈先儒剔抉已盡，上之不得秉朝家經制彝常之盛，歸，非錚錚細響自鳴而已。直以抑塞流放，卜故拓落文詞，寫其精洞弘麗之致，而寄其哀怨騷激之情。至其精論詞曲，則云：「上自葛天，下至蒙古，皆是歌曲。駘蕩淫逸，轉在筆墨之外。」殆與邵子聲音律數，冥符造化矣。豈僅花庵玉林爭能節拍哉！

阮峴、阮嵩《玉茗堂全集序》 先生乃峴兄弟外王父行也。峴恨生不同時，弗獲瞻有道風儀，而學術虧疎，又不能窺先生之底蘊。然幼喜讀《玉茗集》，不忍釋手。知其組織經史，原本關閩。故其發爲文章，奧衍宏深。是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唐有昌黎，明有先生，其揆一也。乃先生雖學究天人，而剛直蹇諤之操，爲當事所忌，竟投閒置散，至今令人惋惜。顧當世能忌先生，而先生千秋之名，原不因是而有增損也。況不以組解爲戚，不以謗興爲憂，而獨抒其厚識遠神於大小著述之間，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而世僅企其才名，歎爲古今文人所莫及，猶淺之乎視先生也已。

陳洪謨《玉茗堂選集序》 先生於諸史百家蔑不沉酣漁獵，而能達其幽深玄微，化其陳腐聲格。意匠經營，初無慘澹；形制畢舉，非關斤鋏。有荒荒油雲，寥寥長風者，賦之凌《鸚鵡》也；有采采流水，蓬蓬遠春者，詩之譜鴛鴦也；有栽栽太行，宛宛羊腸者，文之譬龍虎也；有娟娟羣松，泠泠獨鶴於下里。觀其史玄並作，雅變不拘，貫珠編貝以扶光，觸石隨山而注委，砰磕

湯顯祖

論　述

綜　論

韓敬《玉茗堂全集序》 臨川先生，生應廬岳之霄鈐，骨濯紅泉之靈瀨。遐清高厲，少振發乎純英；醍醴玄齊，總味滋於氣母。極命草木，掀採苞符。鮑參軍鶴翥文場，尤資健翮；陸平原龍驚學海，不假崩雲。既體會夫風騷，自妙諧夫鍾律。《三都》誠麗，猶徵夏熟於上林；《九辨》已閎，肯溷春歌

者，啓牘之挾風霜也；有悠悠花香，蕭蕭落葉者，樂府之戛金石也。而行神如空，行氣如虹。時脫巾獨步，登彼扶桑；時拂劍絕行，汜此浩劫；時隈紅自嘯，輸我煙蘿。豈遊目以騁懷，忽憂心而如擣。蓋丹石其難奪，抑重基之可擬。惟是陳詞忠厚，懷君父之思；寄言勸勉，無怨懟之意。先生之集有兼能也哉！

沈際飛《玉茗堂詩集題詞》 臨川詩集獨富。自謂鄉舉後乃工韻語，詩賦外無追琢功。於中萬有一當，能不朽如漢魏六朝李唐名家。其教人則云：學律詩必從古體始，從律始，終爲山人律詩耳。學古詩必從漢魏來，學唐人古詩終爲山人古詩耳。似臨川於詩復有獨詣，乃反覆詳攬，有不然者。全詩贈送酬答居多。惟贈送酬答，不能無揚詡慰恤，而揚詡慰恤不能切着，於是有沈稱休文、揚稱子雲之類。稱名不足，則借夫樓顏榭額以爲確然。而有時率意率筆以示確然，未能神來情來，亦非鄙體野體，徒見魔劣。蓋靖節多俚，少陵多不成語，而未可以此少之者，其聲律風骨氣味，厚薄眞僞不同故也。長律落敷衍聯偶，猶是作賦伎倆。絕句佻易，便似下場小詩。律則河下輿隸矣。全詩非無風藻整栗，沉雄深遠，高逸圓暢者，而疵累既繁，聲價頗減。豈退之所云「時時應事作俗語，下筆令人慚。及以示人，大慚以爲大好，小慚以爲小好。」姑妄爲之耶？夫山人慮山林氣，宰官慮紗帽氣，知山人之不可爲詩，而不知宰官之不可爲詩，五十步之笑百步耳。況夫聲律風骨氣味，無可湊泊，偶然得之，不能自已。振筆追之，意盡而止。好詩原不得多，多詩自不盡佳。昔人有寧割愛不貪多之說，而予因是汰其什五。敢云操戈，殆竊附於割愛之意云爾。臨川又曰：「得詩賦三四十首行爲已足。」若此又奚存乎見少。而王司寇爲臨川云：「湯生標塗吾文，他日有塗湯生文者。」其言則驗，予又免於後之人哉！

岳元聲《玉茗堂詩集原序》 余初知臨川於雲龍之放鶴亭。讀《雍藻》，知臨川詩，見其微矣。「臣心似江水，長遶孝陵雲。」由奉常遷南祠部謁孝陵吟也。「不能趨舞蹈，聊自展衣冠。」由祠部左遷嶺南江上吟也。「比似陶家栽五柳，便無槐棘也春風。」由平昌中考功法辛丑吟也。此臨川君國行役之微也。癡絕不作白鶴（岳）之夢，笑歌不入黃扉之閣。豈臨川傲也？稻粱而作江海之心，煙柳而恣河岳之態。豈臨川俠也？觀燈縱貫索而夷猶，剪冰對紗窗而拋却。豈臨川韻也？此臨川情性丰采之微也。臨川涉世之似，微者可解，不可解之心。余之似臨川，微者能言，不能言之口。又何趙孟之徒，必欲抹殺辛丑一段公案，使臨川不可解與？余不可言之微，托之繭翁以自乾也。臨川所吟「含笑侍堂房，班衰拂螻蟻」，余知臨川無復遺憾於君親之交矣。

丘兆麟《玉茗堂詩集原序》 先生才既殊絕，而意復清虛。自平昌赤乎（手）歸，橐不留一錢。一二（賣賦）鬻文，日爲四方門人客子取酒用，餘金幾何弗問。終日枯坐，如蒲團上人。乃始得以其靜心閒閱世人之鬧，以其癡情冥砭世人之黠。時論稱先生制文、傳奇、詩賦昭代三異。曷異爾？他人擬機滅沒，一無所學，要以自得其爲先生。此先生所以過人，而天下人厭王、李者思袁、徐，厭袁、徐者思先生。故先生詩可以刻也。全書未行，姑先此以慰天下之思耳。

《香祖筆記》卷一二 予最愛湯義仍先生絕句：「清遠樓中一覺眠，雨鳩風燕乍晴天；年來愛作團欒語，不得中男在眼前。」昔丁卯、戊辰間，予家居，而第三男啓汸官文登廣文，嘗寫此詩寄之，以代家書，眞不減子由彭城逍遙堂絕句也。興觀羣怨，學詩者當於此等求之。

《古今詞話》詞評下卷《湯顯祖玉茗堂詞》 沈雄曰：義仍精思異彩，見於傳奇。出其餘緒以爲填詞。後人猶咏其迴文，必指爲義仍傑作也。

沈際飛《玉茗堂賦集題詞》 玉茗堂賦有二體：一祖《騷》，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多僻字險句。一祖漢晉，感物造端，材智深美，洋洋灑灑，而浮曼淺俚處，亦不乏。大抵鋪張揚厲，長於序述。於風比興雅頌之義，未之有獲焉。蓋善爲賦者，情形於辭，故麗而可觀；辭合於理，故則而可法。有情有辭，有辭有理。故以樂而賦，讀者躍然喜；以愁而賦，讀者愀然吁；以怒而賦，令人欲按劍而起；以哀而賦，令人欲掩袂而泣。動盪乎天機，感發乎人心，然後得賦之神而合古之製。若士筆力豪贍，體亦多變。但遠於性情，如后山所謂進士賦體，林艾軒所謂只塡得腔子滿。嗟乎，人各有能有不能，能塡詞或不能騷賦，而文章落官腔，則又未免多一進士爲之崇矣。

《因樹屋書影》卷三　徐文長知湯義仍先生特深。然評其《感士不遇賦》，既以四裔語譯字生譏之，又云此不過以古字易今字，以奇譎語易今語。如論道理，却不過只有些子。其推之雖力，其詬之也亦甚不少矣。義仍先生諸賦尚是平易，古字施於賦中猶可。若今人竟用之序記中，十得六七，使人讀不得句，句不得解。文長見之，更不知如何毒詈矣。

帥機《玉茗堂文集序》　予同邑友人湯義仍，束髮嗜古好奇，探玄史之奧賾，淬宇宙之清剛。弱思不入於心胸，露語不形於楮穎。詞賦既成，名滿天下，乃始登一第。登第以後，翳跡仕途，播遷海濱。益沈精務內，一官一集。其所爲《羅浮山青雪樓賦》，編星濯錦，當令《天台》汗顏。其他古近諸詩，聚寶鎔金，可使少陵焚硯。蓋瞥視之，則字句挾風霜，若從天降；潛玩之，則精光射霄漢，皆由內溢。譬諸瑤池之宴，無腥腐之混品；珠履之門，靡布褐之蕪雜。誠余目中所希覯，明興以來所僅見者矣。世俗之人，讀其書而未解，求其故而不可得，則或訾湯生爲刻削，疑湯生爲杜撰，不知湯生於世俗之書，非未嘗讀之也。彼固已熟而厭之，有所不屑也。蓋博故能精，淵故恣挹。於塵無不有，乃能吐陳宿而爲鮮新；於物無不備，乃能汰混濁而透清泠。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胡人不信蟲能吐絲成錦。無惑乎其訾且疑也。不佞嘐嘐少可，磊磊魁奇。然每讀君集，常覺學有不足。方諸古人，可謂內無遺思。嗟夫，末學牛毛，淺術黿測，燕石之賤，輒擬和璞隋珠；覆瓿之物，自謂鏤金刻版。如湯義(仍)集最多，而所選極精嚴。可謂六朝之學術，四傑之儔亞，卓然一代之不朽者矣。湯生與余唱和賞音，爲生平莫逆交，故因其請而序之焉。

屠隆《玉茗堂文集序》　義仍意始不可一世，歷下、琅邪而下，多所睥睨。余頗不謂然。乃近者義仍《玉茗堂集》出，余一見心折。世果無若人，無若詩，多所睥睨，非過也。義仍才高學博，氣猛思沉。材無所不搜，法無所不比。遠播於寥廓，精入於毫芒。極才情之滔蕩，而稟於鴻裁；收古今之精英，而鎔以獨至。其格有似凡而實奇，調有甚新而不詭。語有老蒼而不乏於恣(姿)，態有纖穠而不傷其骨。爲漢魏則漢魏，爲《騷》、《選》則《騷》、《選》，爲六朝則六朝，爲三唐則三唐。天綱頓物，大冶鑄金。左右縱橫，無不如意。當其揮霍，如法和按劍，僧辯濟師，川嶽共命，風雲從指。當其秀爽，如仙人神鼎，帝女天漿，入口冷(泠)然，凡骨立蛻。義仍足於此道，大矣化矣。詎惟獨步方今，且將陵轢往古。此其時寧復有當義仍者耶！余詩才氣骨力，遠不逮義仍。一讀近草，若鄒忌見徐君，自嘆以爲弗如；尹氏見邢夫人，掩面而泣也。世寧復有當義仍者耶！

沈際飛《玉茗堂文集題詞》　若士積精焦志於韻語，而竟不自知其古文之到家。穠纖修短，都有矩矱。機以神行，法隨力滿。言一事，極一事之意趣；言一人，極一人之意趣神色而止；言一人，極一人之意趣神色而止。何必漢宋，亦何必不漢宋。若士自云，漢宋文字各極其致是也。又云，國初文字宋龍門開山，方遜志已弱，李夢陽以下，骨力強弱巨細不同，等贋文耳。若士不肯爲其贋者，故寧少無多。又云，古文賦秦、西漢而下率以不足病，唐四傑、子美而外，亦無有餘，從其不足而足焉，斯已幾矣。臨川無所不足，故一篇之中寫理入微，援情窮變，涕泗歌舞，有並時而集，異時而擅者，眞也，有餘也，非漢宋字句之謂也。後生學人優孟於漢宋字句，而是漢非宋，或易宋難漢，且不知有宋龍門，亦何知臨川之所以臨川哉！知臨川眞與有餘之解，可以言文，可以言臨川之文。

陸雲龍《翠娛閣評選湯若士先生文集弁首》　垂髫讀制舉義，知先生已奪瞿唐之席；已讀《四夢》，則又扼高、王、關、鄭之吭而結其舌。蕩乎才，誠海若哉！然使先生不以其才與廬陵、臨川、永豐維列而四，知先生未已也。因取先生集丹黃之。其思玄，其學富，其才宏。似欲翻高深峻潔之窠臼，另以博大瑰麗名。彭蠡之濤，風雷奮而天地浮；匡廬之瀑，珠璣噴而瑤玫落。句饒藻豔，字帶蘭芬。不又舍歐陽、曾、王別樹一幟哉！予謂歐陽轉卑弱之氣，開雅醇之先，爲春；曾、王掣(摯)斂氣多，爲秋，爲冬；而先生則爲夏。當遞王而爲君，不與學士騷人爭旦夕聲也。抑能夏則大，而獨取其小，將無不盡其才歟？予曰：芥子須彌，予正欲小中見大。

朱廷誨《玉茗堂文集序》　先生長行文字，如解《陰符》，論五賊禽制之法；序《春秋輯略》，發仁孝動天之旨；記小辨，明復小乾大之一致；闢相圍，極天地四方之皆我。慨人之罔生者衆也，揭貴生以覺其幽；憫人之認才者誣也，剖秀才以作其氣。言歷歷有徵，道昭昭如在。雖聖人復起，百世不能易也。至其尚論千古，顯微闡幽，則《吳越史纂》有序，《岳王祠志》有序，《求友》可以觀情，於《五燈會元序》、《復永安寺田記》，又可以觀誘釋歸道之孫驛丞生祠有記，而他記序碑銘，可按法而會其神。於《滅虎》可以觀誠，於

深心焉。惟《清源戲神》一記，實抉二《夢》之原因。世不可與莊語也，託之戲以轉移風俗，維持道術。直令死者活而醉者醒，非特爲沉湎之資，謔浪之藉而已。可以興觀怨羣，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故曰：觀於君子之言，而五經之教可知也。

又《玉茗堂尺牘序》 師謝世二載，諸當道索之亟，叔寧簡尺牘壽之梓。誨捧讀之，嘆曰：非所謂問訊寒暄，達情修好者乎？師牘每愛人以德，而自寫其眞。其妙且麗，諸名公叙不啻詳矣。誨不能已於言者，爲世人多以講學爲迂，故師亦不以講學爲的。措之於行，則德行也。發之於言，則德言也。一符於明德羅先生之教。其善繼善述者耶？若夫金玉其音，蹻跖其衷者，曷可令君子觀也。師閎中肆外，先行後從。誦其言者，於以體驗身心性情之間，庶有爲者亦若是。

沈際飛《玉茗堂尺牘題詞》 爲詩磨韻調聲，爲賦繁類掞藻，爲文鎔經鑄史，爲詞曲工顰妍笑：皆有意立言，久而後成。至於裁書敘心，春容千言，寂寥數字，揮毫輒就，開函如譚，自非內足於理，外足於辯，學無餘瀋，品無留僞者，其書不工；雖工，而不可與千萬人共見也。湯臨川才無不可，尺牘數卷尤壓倒流輩。蓋其隨人酬答，獨攄素心，而頌不忘規，辭文旨遠。於國家利病處纚纚詳言，使人讀未卒篇，輒憬然於忠孝廉節。不則惝怳泬漻，泊然於白衣蒼狗之故，而形神欲換也。又若雋泠欲絕，方駕晉魏，然無其簡率。而六朝以還議論滋多，不復明短長之致，則又非臨川氏之所與也。嗚呼，不以臨川之牘射聊城，而徒供寒暄登答，爛熳雲煙，亦何足以竟其用哉！選成爲之三嘆。

沈演《玉茗堂尺牘序》 尺牘之體，舂容乎大篇，則以窮極奥衍，洄漩往復爲奇。泬漻乎小言，則以澹語遠神，餘韻幽揚爲美。茲刻多落落穆穆，有江右餘風。率意之中，乃見名語。淒琴獨奏，闃然以止。一往之音，乃在空谷。使人思之不可詣，見而如不盡，蓋又尺牘之一法耳。必傳之語，故自不乏。權貴膏肓，媚子箴砭。謇諤之氣，形乎似謔。則有舒司寇、張龍峰諸書。通塞之故，轉關在微。肺腑旋幹(斡)，激不如宛。則有王趙諸書。聞流言不信，生死靡他。古處之心，於野之同。則有惟審庚陽諸書。依永和聲，惟風悟通。古曲今絲，獨窺前識。則有論曲論樂諸書。守恬處約，靜一流競。我生君子，志未可平。一二正人，治忽攸係。則有免北留鄒別沈諸書。至於論人論文，皆以眞僞有餘不足，千古具眼。夫生死，此眞僞之別名也。則有論以轉移風俗，維持道術。直令死者活而醉者醒，非特爲沉湎之資，謔浪之藉而已。可以興觀怨羣，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故曰：觀於君子之言，而五經之教可知也。

帥廷鉌《玉茗堂尺牘序》 文至尺牘，斯稱小道。然草創潤色，必更四賢。誨捧讀之，嘆曰：非所謂問訊寒暄，達情修好者乎？師牘每愛人以德，而自寫其眞。其妙且麗，諸名公叙不啻詳矣。誨不能已於言者，爲世人多以講學爲迂，故師亦不以講學爲的。措之於行，則德行也。發之於言，則德言也。一符於明德羅先生之教。其善繼善述者耶？若夫金玉其音，蹻跖其衷者，曷可令君子觀也。師閎中肆外，先行後從。誦其言者，於以體驗身心性情之間，庶有爲者亦若是。

湯開遠《玉茗堂尺牘序》 歲在龍蛇，六月既望，家嚴祠部公遂棄藐諸孤去矣。一時索遺文者踵相接也。不肖思祠部公之生也，不欲以身累人，豈其沒也而欲以名累人乎？故趦趄而未有以應也。今春雨露之感，發故篋，得祠部公尺牘凡若干首。或微語而見天心，或極言而盡人事，或仁賢之進退於是乎關，或文章之眞僞於是乎辨，或闡幽而流雲霞日月之光，或持平而奪雷風水火之射。至其與朝言朝，與野言野，則又周行之示，而正直之好也。故有所委蛇言之而非謔，有所指切言之而非懟，有所粥粥然言之若謂其子弟然，而初非有所求。得是書而讀之者，其亦可以消急仕之忮心，破膚學之滿志，而因以油然於忠愛也，有不容已者矣。

《制義叢話》卷五 俞桐川曰：湯義仍玉茗堂制義，擇理精醇，而出之以名雋。以六朝之佳麗，寫五子之邃奥，足以自名一家。登第以後，有所忤而出吏，忽黜忽陟，不竟其用，然而世高其節。獨其塡詞之作，近於纖濃，取悦市人，貽譏識者，是可惜也。

王驥德《曲律》卷三 九上云：戲劇之道，出之貴實，而用之貴虚。《明

珠》、《浣紗》、《紅拂》、《玉合》，以實而用實者也。《還魂》、二《夢》，以虛而用實者也。以實而用實也易，以虛而用實也難。

又卷四 《還魂》、二《夢》如新出小旦，妖冶風流，令人魂消腸斷。第未免有誤字、錯步。

徐復祚《曲論》 玉茗堂四傳，臨川湯若士先生作也。其《南柯》、《邯鄲》二傳，本若士臧晉叔先生所作元人彈詞來。晉叔既以彈詞造其端，復爲改正四傳以訂其譌，若士忠臣哉！

呂天成《蕉帕記序》 清遠翻抽於元劇，故遣調俊。

阮大鋮《春燈謎自序》 余詞不敢較玉茗，而差勝之二。玉茗不能度曲，予薄能之。

王思任《春燈謎序》 臨川清遠道人，自泥天竈，取日膏月汁，烘燒五色之霞，絕不肯俛齊州掄烟片點，於是「四夢」熟而膾炙四天之下，四天之下，遂競與傳其薪，而乞其火，遞相夢夢，凌夷至今。

凌濛初《譚曲雜劄》 近世作家如湯義仍，頗能模倣元人，運以俏思，儘有酷肖處，而尾聲尤佳。惜其使才自造，句脚、韻脚所限，便爾隨心胡湊，尚乖大雅。至於塡調不諧，用韻龐雜，而又忽用鄉音，如「子」與「宰」叶之類，則乃拘於方土，不足深論，止作文字觀，猶勝依樣畫葫蘆而類書塡滿者也。義仍自云：「駘蕩淫夷，轉在筆墨之外。佳處在此，病處亦在此。」彼未嘗不自知。祇以才足逞而律實未諳，不耐檢核，悍然爲之，未免護前。況江西弋陽土曲，句調長短，聲音高下，可以隨心入腔，故總不必合調，而終不悟矣。而一時改手，又未免有斲小巨木、規圓方竹之意，宜乎不足以服其心也。如「留一道畫不□耳的愁眉待張敞」，改爲「留着雙眉待敞」之類。

沈寵綏《弦索辨訛序》 臨川胸羅二酉，筆組七襄，「玉茗四種」，膾炙詞壇，特如龍脯不易入口，宜珍覽，未宜登歌，以聲律未諧也。

范文若《夢花酣序》 臨川多宜黃土音，板腔絕不分辨，襯字襯句，凑插乖舛，未免拗折人嗓子。

張琦《衡曲麈譚・作家偶評》 臨川學士，旗鼓詞壇。今玉茗堂諸曲，爭膾人口。其最著，《杜麗娘》一劇，上薄《風》《騷》，下奪屈宋，可與實甫《西廂》交勝。獨其宮商半拗，得再調協一番。辭調兩到，詎非盛事歟？

《曲品・新傳奇》 《紫簫》：琢調鮮美，鍊白駢麗。向傳先生作酒色財氣四犯，有所諷刺，是非頓起，作此以掩之。僅成半本而罷。覺太曼衍，留此清唱可耳。《紫釵》：仍《紫簫》者不多，然猶帶靡縟。描寫閨婦怨夫之情，備極嬌苦，眞堪下淚。絕技也。《還魂》：杜麗娘事甚奇。而著意發揮懷春慕色之情，驚心動魄，且巧妙疊出，無境不新，眞堪千古矣。《南柯夢》：酒色武夫，迺從夢境證佛，此先生妙旨也。眼闊手高，字句超秀。方諸生（王驥德）極賞其登城北詞，不減王、鄭，良然，良然！《邯鄲夢》：窮士得意，興盡可仙。先生提醒普天下措大，功德不淺。即夢中苦樂之致，猶令觀者神搖，莫能自主。

《娜嬛文集》卷三《答袁籜庵》 湯海若初作《紫釵》，尚多痕跡。及作《還魂》，靈奇高妙，已到極處。《蟻夢》、《邯鄲》，比之前劇，更能蛻化一番，學問較更近，而詞學反爲較前削色。蓋《紫釵》則不及，而「二夢」則太過；過猶不及，故總於《還魂》遜美也。

臧懋循《元曲選序》 湯義仍《紫釵》四記，中間北曲，駸駸乎涉其藩矣。獨音韻少諧，不無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之病。南曲絕無才情，若出兩手，何也？

又《玉茗堂傳奇引》 臨川湯義仍爲《牡丹亭》四記。論者曰：「此案頭之書，非筵上之曲。」夫既謂之曲矣，而不可奏於筵上，則又安取彼哉！且以臨川之才何必減元人，而猶有不足於曲者，何也？當元時，所工北劇耳。獨施君美《幽閨》、高則誠《琵琶》二記，聲調近南，後人遂奉爲渠矱。而不知《幽閨》半雜贋本，已失眞多矣。即「天不念」、「拜新月」等曲，吳人以供清唱，而調亦不純。其餘曲名，莫可考正。故魏良輔止點《琵琶》板而不及《幽閨》，有以也。《琵琶》諸曲頗爲合調，而鋪叙無當。如登程折、賜宴折，用末、淨、丑諸色，皆涉無謂。陳留洛陽相距不三舍，而動稱萬里關山；中郎寄書高堂，直爲拐兒紿誤：何繆戾之甚也。至曲每失韻，白多冗詞，又其細矣。今臨川生不踏吳門，學未窺音律，豔往哲之聲名，逞汗漫之詞藻，局故鄉之聞見，按亡節之弦歌，幾何不爲元人所笑乎？予病後，一切圖史悉已謝棄，閒取四《記》，爲之反覆刪訂。事必麗情，音必諧曲，使聞者快心，而觀者忘倦。即與王實甫《西廂》諸劇並傳樂府可矣。雖然，南曲之盛，無如今日，而訛以訟（沿）訛，舛以襲舛，無論作者，第求一賞音人不可得。此伯牙所以輟弦於子期，而匠石廢斤於郢人也。刻既成，撫之三嘆。

《閒情偶寄》卷二　「依樣畫葫蘆」一語竟似爲塡詞而發。妙在依樣之中，別出好歹。稍有一線之出入，則葫蘆體樣不圓，非近於方則類乎匾矣，葫蘆豈易畫者哉！明朝三百年，善畫葫蘆者，止有湯臨川一人，而猶有病其聲韻偶乖、字句多寡之不合者，甚矣，畫葫蘆之難，而一定之成樣不可擅改也。

又卷三　傳奇，天下之書，豈僅爲吳、越而設？至於他處方言，雖云入曲者少，亦視塡詞者所生之地。如湯若士生於江右，即當規避江右之方言；桑花主人吳石渠生於陽羨，即當規避陽羨之方言。蓋生此一方，未免爲一方所囿，有明是方言，而我不知其爲方言，及入他境，對人言之而人不解，始知其爲方言者，諸如此類，易地皆然。

又卷四　湯若士之《牡丹亭》、《邯鄲夢》得以盛傳於世，吳石渠之《綠牡丹》、《畫中人》得以偶登於場者，皆才人徼倖之事，非文至必傳之常理也。

黃周星《製曲枝語》　若近代傳奇，余惟取湯臨川四夢，而四夢之中，《邯鄲》第一，《南柯》次之，《牡丹亭》又次之，《紫釵》則強弩之末耳。

楊恩壽《詞餘叢話》　程雨蒼孝廉節嘗館余家。談及玉茗《四夢》，頗有微辭。謂先生得意者乃《牡丹亭》，而《驚夢》一齣疵類尤多。余與辨論，遂逐句指斥。至「沉魚落雁鳥驚喧，羞花閉月花愁顫」，雨蒼以魚雁下單提鳥字，花字，語落邊際。「閒凝眄，生生燕語明如剪，嚦嚦鶯聲溜的圓」，月下單提花字，語落邊際。「閒凝眄，生生燕語明如剪，嚦嚦鶯聲溜的圓」，以下二句主聽，說與上三字不貫。此二條余亦不能爲先生附會也。

姚華《菉猗室曲話》　子野《一叢花詞》云：「傷高懷遠幾時窮，無物似情濃。」徐云：「《還魂記》妙語皆出於子野。」

又　張子野《一斛珠》詠佳人吹笛詞云：「生香眞色人難學。」徐云：「人羨湯若士，『丹青女易描，眞色人難學』之句，不知爲子野所創。」

陳棟《北涇草堂曲論》　明人曲自當以臨川、山陰爲上乘，玉茗《還魂》，較實甫而又過之，特溟涬已穿，頗類未除，《南柯》、《邯鄲》二種，斂才就範，風格遒上，實足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臨川塡詞，多不協律。

張德瀛《詞徵》　湯義仍詞情文俱美，大致不出曲家科臼。若《阮郎歸》之「斷腸春色在眉彎，倩誰臨遠山」；「蜀妝晴雨畫來難，高唐雲影間」。舞身如環，綽有風度，斯足稱矣。

昭槤《嘯亭雜錄》　湯若士《四夢》，其詞雋秀典雅，久已膾炙人口矣。

《蟫廬曲談》卷二　玉茗《四夢》，其文藻爲有明傳奇之冠，而失宮犯調，流逸，讀之甘口，稍加轉換，便已爽然。雪中芭蕉，政自不容割綴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直爲抑臧作過矯語。今唱臨川諸劇，豈皆嗓折耶！而世之短湯者，遂謂其不了解音律。又有劣手，鋪詞全乖譜法，借湯自解，擬托後塵。瞽里之形，政資一噱。又如使事造語，不求盡解，托寄諧諢，故作迂癡，皆神化所至，匪夷之思。乃有苦駁開棺，謂是明制律例，入宋不合者。此類頗多。抑又從駿人談夢，不足道矣。

李調元《劇話》卷下　明湯若士以世多熟夢邯鄲，復演盧生，付伶人歌舞之。

又《雨村曲話》卷下　「玉茗四種」：《還魂記》、《南柯記》、《邯鄲夢》、《紫釵記》，以《還魂》爲第一部，俗呼《牡丹亭》，句如「雨絲風片，烟波畫船」，皆酷肖元人。惜其使才，於韻脚所限，多出以鄉音，如「子」與「宰」叶之類，則以老生卽盧生爲主。作者苟能自出心裁，獨搆奇境，正不必拘守古人之成法也。

又　玉茗《四夢》，排場俱欠斟酌。《邯鄲》、《南柯》稍善，而《紫釵》排場最不妥洽。蓋《紫釵》爲《紫簫》之改本，若士祇顧存其曲文，遂至雜糅重疊，曲多而劇情反不得要領。今日《紫釵》中祇有《折柳陽關》一折（本係一折，今人

析爲二折)登之劇場，其餘均無人唱演，蓋實不能演也。明人臧晉叔於《四夢》均有改本，但臧之意，在整本演唱，故於各曲芟削太多，不無矯枉過正之嫌。茲譜就《紫釵》中選十四折，加以節改。如《議婚》折，原本鮑四娘先見小玉，小玉始允婚事，後乃見淨持，淨持更喚小玉共議姻事；茲改爲鮑四娘先見淨持，後喚小玉出見四娘，共議姻事，似乎比原本情節得婚姻之正。《就婚》折，原本有鮑與小玉同登鳳簫樓望十郎一段。試思閨閣處女於將嫁時，方嬌羞匆急之不暇，豈有肯與媒人登高遠望新郎之理？茲亦刪去之。不惟情節較合，於搬演亦較便利。《邊愁》折，原本首列《一江風》四支，其第二、三、四支即分述沙如雪、月如霜與征人望鄉情事，而其後《三仙橋》之第二、三支，亦復如是，未免疊床架屋。茲將《一江風》四支併作一支，則前者係總舉，後者係分叙，庶幾蹊徑稍異。且《一江風》、《三仙橋》均係慢曲，節去三支，歌者方可勝任也。又《釵圓》一折，原本共有引子四支、過曲十六支、不是路四支、尾聲及《哭相思》三支。如此長劇，南曲中實所罕覯。雖非一人所唱，而其中慢曲居多，安得此銅喉鐵舌以歌之。茲將前半悉刪去，僅留商調一套，而前半劇情另填《二郎神慢》二支以包括之。方合套數之格式，歌者亦可勝任矣。此非輕議古人，好爲妄作，實於搬演之道不得不如此耳。《紫釵》尚有一病，則屢屢用賺是也。賺者，各宮皆有之，亦名不是路，用之排場改變移宮換羽之際，最爲相宜。惟全部傳奇中用賺者以一折爲宜，一折中用賺亦不宜過二支。《紫釵》則全部用賺者四折，而《托媒》、《議婚》二折相連，皆用賺，《釵圓》折用賺至四支之多。皆於曲律排場欠考究也。

又　國初傳奇，名作如林。若吳石渠、蔣心餘，皆學玉茗者。石渠諸作以《療妒羹》爲最勝。其《題曲》一折，筆墨酷似《牡丹亭》。

又　玉茗《四夢》往往於平上去韻之間，參雜入聲韻一二字，則其入聲字必依北曲之歌法歌之，方可叶韻，殊不足以爲法也。

《明詞綜》卷四　《柳塘詞話》：義仍精思異彩，見於傳奇。出其餘緒，以爲填詞。後人詠其迴文，必指爲義仍傑作也。

分論

《牡丹亭》　袁宏道《評〈玉茗堂傳奇〉》：《還魂》，筆無不展之鋒，文無不酣之興，眞是文入妙來無過熟也。

《亘史·雜篇》卷二　余既讀湯義仍《牡丹亭還魂記》，尤賞其序。夫結情於夢，猶可回死生，結良緣，而況其搆而離，離而合以神者乎！自《牡丹亭》傳奇出，而無情者隔世可通。此一竇也，義仍開之，而天下始有以無情死者矣。自幻影閣心應之意乎！而情搆者千金必合此一竇也。

潘之恒《鸞嘯小品》　余友臨川湯若士，嘗作《牡丹亭還魂記》。是能生死死生，而別通一竇於靈明之境，以游戲於翰墨之場。【略】既感杜、柳情深，復服湯公爲良吏。夫情之所之，不知其所始，不知其所終，不知其所離，不知其所合，在若有若無若遠若近若存若亡之間，其斯爲情之所必至，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而後情有所不可盡，而死生生死之無足怪也，故能癡者，而後能情，能情者，而後能寫其情。杜之情癡而幻，柳之情癡而蕩，一以夢爲眞，一以生爲眞，惟其情眞，而幻、蕩何所不至矣。臨川筆端，眞欲戲弄造化，水田豪舉，且將凌轢塵寰，足以鼓吹大雅，品藻藝林矣。不慧抱恙一冬，五觀《牡丹亭記》，覺有起色。信觀濤之不余欺，而夢鹿之足以覺世也。推本所自，《琵琶》之爲思也，《拜月》之爲錯也，《荆釵》之爲亡也，《西廂》之爲夢也，皆生於情，而未致也。杜麗娘情窮於幻，湯臨川曲極於變，而登場爲劇，或未致其技於眞，則謂之何善乎？

王思任《批點玉茗堂牡丹亭叙》　若士時文既絕，古文詞、詩歌、尺牘，元貴浩鮮，妙處夥頤。然稟胎江右，開乳六朝，赬糟粉肉，響屧板袍之意，時或有之。至其傳奇靈洞，散活尖酸，史因子用，元以古行，筆筆風來，層層空到。卽若士自謂一生《四夢》，得意處惟在《牡丹》。情深一叙，讀未三行，人已魂銷肌粟。而安頓齣字，亦自確妙不易。其款置數人，笑者眞笑，笑卽有聲；啼者眞啼，啼卽有淚；歎者眞歎，歎卽有氣。杜麗娘之妖也，柳夢梅之癡也，老夫人之輭也，杜安撫之古執也，陳最良之霧也，春香之賊牢也：無不從筋節竅髓，以探其七情生動之微也。杜麗娘雋過言鳥，觸似羚羊。月可沈，天可瘦，泉臺可瞑，獠牙判髮可狎而處，而「梅」、「柳」二字，一靈咬住，必不肯使劫灰燒失。柳生見鬼見神，痛叫頑紙，滿心滿意，只要插花。老夫人智是血描，腸鄰斷草，拾得珠還，蔗不陪檗。杜安撫搖頭山屹，強笑河清，一味做官，半言難入。陳教授滿口塾書，一身襵氣，小要便益，大經險怪。春香眨眼卽知，錐心必盡，亦文亦史，亦敗亦成。如此等人，皆

若士元空中增減朽塑，而以毫風吹氣生活之者也。然此猶若士之形似也。而其立言神指：《邯鄲》，仙也；《南柯》，佛也；《紫釵》，俠也；《牡丹亭》，情也。若士以爲情不可以論理，死不足以盡情。百千情事，一死而止，則情莫有深於阿麗者矣。況其感應相與，得《易》之咸；從一而終，得《易》之恆。則不第情之深，而又爲情之至正者。今有形一接而卽殉夫以死，骨香名永，用表千秋，安在其無知之性不本於一時之情也。則杜麗娘之情，正所同也，而深所獨也，宜乎若士有取爾也！至其文治丹融，詞珠露合，古今雅俗，泚筆皆佳。沛公殆天授，非人力乎！若夫綽影布橋，食肉帶刺，冷哨打世，邊鼓撾人，不疼不癢處，皆文人空四海、墳五嶽，習氣所在，不足爲若士病也。

馮夢龍《風流夢總評》 兩夢不約而符，所以爲奇。原本生出場，便道破因夢改名，至三、四折後旦始入夢，二夢懸截，索然無味。今以改名，緊隨旦夢之後，方見情緣之感，合夢一折，全部結穴於此。

又《風流夢小引》 若士先生千古逸才，所著四夢，《牡丹亭》最勝。【略】獨其塡詞不用韻，不按律。卽若士亦云：「吾不顧捩盡天下人嗓子。」夫曲以悅性達情，其抑揚清濁，音律本於自然。若士亦豈眞以捩嗓爲奇，蓋求其所以不捩嗓者而未遑討，強半爲才情所役耳。識者以爲此案頭之書，非當場之譜。欲付當場敷演，卽欲不稍加竄改而不可得也。【略】余雖不佞甚，然於此道竊聞其略，僭刪改以便當場。卽不敢云若士之功臣，或不墮音律中之金剛禪云爾。

臧懋循改本《牡丹亭》批語 予觀《琵琶記》四十四折，令善謳者一一奏之，須兩晝夜乃徹。今改《牡丹亭》三十五折，已幾《琵琶》十之八矣，常恐梨園諸人未知悉力搬演。而玉茗原本有五十五折，故予每嘲臨川不曾到吳中看戲。

《牡丹亭》第二齣臧懋循批語 凡戲，落場詩宜用成語，爲諧俚耳也。臨川往往集唐句，殊乏趣。

又第五五齣批語 傳奇至底板，其間情意已竭盡無餘矣，獨此折夫妻父子俱不識認，又做一翻公案，當是千古絕調。

徐日曦碩園本《牡丹亭》 玉茗先生初以言事出爲平昌令，風流佚宕，人共傳說，足供胡盧者亦復不少。余幼知景慕，曾獲其《紫簫》半劇，日夕把玩，不啻吉光之羽。迨「四夢」成，而先生之奇，傾儲以出，道妙宗風，祇自抒其所得，匪與世人爭妍月露，比叶宮商也。《牡丹亭記》，膾炙人口，傳情寫照，

頭子模樣，其排雲掩月，搴虎縛龍之智，雖班、劉、司馬，當推左席，豈韓非、揚雄輩所比勢哉？已而必竟不認，水月鏡花，復得陳師父作一大乾證，不然，幾活屈殺生魂，道作死鬼。昔麗娘若不讀書，今日亦無陳師父可見。女郎曾讀書，到死後終是受益，此雖謔語，亦有莊處。然而麗娘既生，厥父尚疑其爲鬼，先生造意，豈徒以杜寶爲眞迂呆之人哉？非也。總以死作主，生反作賓耳。

李漁《刻才子〈牡丹亭〉序》 嘗見有妄男子將玉茗《四夢》盡行刪改，以便演唱，齣齣批注其上，覺原本頗多贅言，且於調有出入，又精繡其板，以悅衆目，遂使普天下耳食庸人只知刪本，而不復問原本。豈知爾與《四夢》一字不解其意，故敢如此！爾果小有聰明，何不另自成書，而必妄改故人耶？夫《四夢》，才子之文，非優師作也。才子，則豈以曲調之小誤論也？吾於書攤得此破碎抄本，既代古人轉恨爲快，安敢以吝阿堵故不急刻之？即如聖嘆之筆，得自《西廂》，亦有刪改，其《慟哭》二篇者，以爲語多重疊，汝知聖嘆之筆，得自《華嚴》，其妙正在重疊乎？亦是精板廣印以誤庸人，致令原本漸就湮滅。閻浮世間可惱之事，寧復有過於此者？不止如升庵之跋新刻《水經》與《世說》矣。故並著之，聖嘆所批，已屬共賞，孰知金批之外，又有此等批法，不但於才色之事入微，復用芥子納須彌法，特寓大言於小言之中，使偶觀經史，欠伸思睡者，即俳諧而詣勝地，挾曲一部，腹已果然，用作詩文，總非凡料，又奚翅《夷堅志》中，飲食藥餌，恣口所需而已。識者賞之，亦可以知世間妙人妙事，妙理妙文，眞不可測度，無有窮盡也。湯卿謀（某）夜坐，閱《牡丹亭》，因憶比來所傳：世上演《牡丹亭》一本，若士在地下受苦一日，頗爲不平，其婦丁從旁語曰：「當是遇着陳杜輩作判耳，使見此批，又不知云何。」

又《閒情偶寄・詞曲部》 湯若士明之才人也。詩文尺牘儘有可觀。而其膾炙人口者，不在尺牘詩文，而在《還魂》一劇。使若士不草《還魂》，則當日之若士已雖有而若無，況後代乎！是若士之傳，《還魂》傳之也。

又 凡讀傳奇，而有令人費解，或初閱不見其佳，深思而後得其意之所在者，便非絕妙好詞。不問而知爲今曲，非元曲也。元人非不讀書，而所製之曲，絕無一毫書本氣。以其有書而不用，非當用而無書也。後人之曲，則滿紙皆書矣。元人非不深心，而所塡之詞，皆覺過於淺近。以其深而出之以淺，非借淺以文其不深也。後人之詞，則心口皆深矣。無論其他，即湯若士《還魂》一劇，世以配饗元人，宜也。問其精華所在，則以《驚夢》、《尋夢》二折對。予謂二折雖佳，猶是今曲，非元曲也。《驚夢》首句云：「裊晴絲吹來閒庭院，搖漾春如線。」以遊絲一縷，逗起情絲。發端一語，即費如許深心。可謂慘澹經營矣。然聽歌《牡丹亭》者，百人之中有一二人解出此意否？若謂講者性，僕所言者情也。」世或相傳云刺曇陽子而作。然太倉相君實先令家樂演之。且云：「吾老年人近頗爲此曲惆悵。」假令人言可信，相君雖盛德有容，必不反演之於家也。當日婁江女子俞二孃酷嗜其詞，斷腸而死。故義仍作詩哀之云：「畫燭搖金閣，眞珠泣繡窗。如何傷此曲，偏只在婁江。」又《七夕答友》詩云：「玉茗堂開春翠屏，新詞傳唱《牡丹亭》。傷心拍遍無人會，自掐檀痕教小伶。」其後又續成《紫簫》殘本，身後爲仲子開遠焚棄。詩終牽率，非其所長。

洪之則《〈牡丹亭〉跋》 予又聞論《牡丹亭》時，大人(昇)云：肯綮在死生之際。記中《驚夢》、《尋夢》、《診祟》、《寫眞》、《悼殤》五折，自生而之死；《魂遊》、《幽媾》、《歡撓》、《冥誓》、《回生》五折，自死而之生。其中搜抉靈根，掀翻情窟，能使赫蹄爲大塊，險糜爲造化，不律爲眞宰，撰精魂而通變之。語未畢，四叔(吳人)大叫嘆絕。

吳人《三婦評〈牡丹亭〉雜記》 或問曰：有明一代之曲，有工於《牡丹亭》者乎？曰：明之工南曲，猶元之工北曲也。元曲傳者無不工，而獨推《西廂記》爲第一；明曲有工，有不工，《牡丹亭》自在無雙之目矣。或曰：子論《牡丹亭》之工，可得聞乎？吳山曰：爲曲者有四類：深入情思，文質互見，《琵琶》、《拜月》其尚也；審音協律，雅尚本色，《荆釵》、《牧羊》其次也；吞剝坊言讕語，《白兔》、《殺狗》之流也；專事雕章逸辭，《曇花》、《玉合》之亞也。案頭場上，交相爲譏。下此無足觀矣。《牡丹亭》之工，不可以是四者名之。其妙在神情之際。試觀記中佳句，非唐詩即宋詞，非宋詞即元曲，不魂奇愕眙者亦不傳。而斯記有焉。夢而死也，能雪有情之涕；死而生也，事不奇幻不傳，辭不奇艷不傳。其間情之所在，自有而無，自無而有，然皆若若士之自造，不得指之爲唐、爲宋、爲元也。宋人作詞，以運化唐詩爲難；元人作曲亦然。商女《後庭》，出自牧之；「曉風殘月」，本於柳七。故凡爲文者，有佳句可指，皆非工於文者也。或曰：賓白何如？曰：嬉笑怒罵，皆有雅致。宛轉關生，在一二字間。明劇本中故無此白。其冗處，亦似元人；佳處，雖元人弗逮也。或問：若士復羅念庵云，師言性，弟子言情。而《還魂記》用顧況「世間只有情難說」之句，其說可得聞乎？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性也。性發爲情，而或過焉，則爲欲。《書》曰「生民有欲」是也。流連放蕩，人所易溺。宛丘之詩，以歌舞爲有情，情也而欲矣。故傳曰：「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至浮屠氏以知識愛戀爲有情，晉人所云「未免有情」，類乎斯旨。而後之言情者，大率以男女愛戀當之矣。夫孔聖嘗以好色比德，詩道性情，《國風》好色，兒女情長之說，未可非也。若士言情，以爲情見於人倫，倫始於夫婦；麗娘一夢所感，而矢以爲夫，之死靡忒，則亦情之正也。若其所謂因緣死生之故，則從乎浮屠者也。王季重論玉茗《四夢》：《紫釵》，俠也；《邯鄲》，仙也；《南柯》，佛也；《牡丹亭》，情也。其知若士言情之旨矣。

又 《還魂記》賓白，間有集唐詩，其落場詩，則無不集唐者。原本不注詩人姓氏，至詩句中，多有更易字者，如「莫遣兒童觸瓊粉」作觸紅粉；「武陵何處訪仙鄉」，作訪仙郎。

又 記中雜用哎喲、哎也、哎呀、咳呀、咳也、咳咽諸字，字雖異而義略同。然呼之有疾徐輕重之殊，則義亦稍異。凡重呼之，爲厭辭，爲惡辭，爲不然之辭。輕呼之，爲幸辭，爲嬌羞之辭，爲籌畫之辭。疾呼之，爲惜辭，爲驚訝辭。徐呼之，爲怯辭，爲不能自支之辭。以此類推，神理畢見矣。

《今樂考證・著錄六》 《明院本》引馮家楨云：「湯若士善南，徐青藤善北。」

又 引徐釚云：「湯若士詞曲小令擅絕一世。所撰《牡丹亭記》、《西廂》並傳。」

茅暎《題〈牡丹亭記〉》 南音北調，不啻充棟，而獨有取於《牡丹亭》者，事不奇幻不傳，辭不奇艷不傳。其間情之所在，自有而無，自無而有，往哲已具論。第曰傳奇合》之亞也。案頭場上，交相爲譏。下此無足觀矣。《牡丹亭》之工，不可以是四者名之。其妙在神情之際。試觀記中佳句，非唐詩即宋詞，非宋詞即元曲，然皆若若士之自造，不得指之爲唐、爲宋、爲元也。宋人作詞，以運化唐詩爲難；元人作曲亦然。商女《後庭》，出自牧之；「曉風殘月」，本於柳七。故凡爲文者，有佳句可指，皆非工於文者也。或曰：賓白何如？曰：嬉笑怒罵，皆有雅致。宛轉關生，在一二字間。明劇本中故無此白。其冗處，亦似元人；佳處，雖元人弗逮也。或問：若士復羅念庵云，師言性，弟子言情。而《還魂記》用顧況「世間只有情難說」之句，其說可得聞乎？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性也。性發爲情，而或過焉，則爲欲。《書》曰「生民有欲」是也。流連放蕩，人所易溺。宛丘之詩，以歌舞爲有情，情也而欲矣。故傳曰：「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至浮屠氏以知識愛戀爲有情，晉人所云「未免有情」，類乎斯旨。而後之言情者，大率以男女愛戀當之矣。夫孔聖嘗以好色比德，詩道性情，《國風》好色，兒女情長之說，未可非也。若士言情，以爲情見於人倫，倫始於夫婦；麗娘一夢所感，而矢以爲夫，之死靡忒，則亦情之正也。若其所謂因緣死生之故，則從乎浮屠者也。王季重論玉茗《四夢》：《紫釵》，俠也；《邯鄲》，仙也；《南柯》，佛也；《牡丹亭》，情也。其知若士言情之旨矣。

又 《還魂記》賓白，間有集唐詩，其落場詩，則無不集唐者。原本不注詩人姓氏，至詩句中，多有更易字者，如「莫遣兒童觸瓊粉」作觸紅粉；「武陵何處訪仙鄉」，作訪仙郎。

又 記中雜用哎喲、哎也、哎呀、咳呀、咳也、咳咽諸字，字雖異而義略同。然呼之有疾徐輕重之殊，則義亦稍異。凡重呼之，爲厭辭，爲惡辭，爲不然之辭。輕呼之，爲幸辭，爲嬌羞之辭，爲籌畫之辭。疾呼之，爲惜辭，爲驚訝辭。徐呼之，爲怯辭，爲不能自支之辭。以此類推，神理畢見矣。

《今樂考證・著錄六》 《明院本》引馮家楨云：「湯若士善南，徐青藤善北。」

又 引徐釚云：「湯若士詞曲小令擅絕一世。所撰《牡丹亭記》、《西廂》並傳。」

茅暎《題〈牡丹亭記〉》 南音北調，不啻充棟，而獨有取於《牡丹亭》者，事不奇幻不傳，辭不奇艷不傳。其間情之所在，自有而無，自無而有，往哲已具論。第曰傳奇合》之亞也。案頭場上，交相爲譏。下此無足觀矣。《牡丹亭》之工，不可以是四者名之。其妙在神情之際。試觀記中佳句，非唐詩即宋詞，非宋詞即元曲，然皆若若士之自造，不得指之爲唐、爲宋、爲元也。宋人作詞，以運化唐詩爲難；元人作曲亦然。商女《後庭》，出自牧之；「曉風殘月」，本於柳七。故凡爲文者，有佳句可指，皆非工於文者也。或曰：賓白何如？曰：嬉笑怒罵，皆有雅致。宛轉關生，在一二字間。明劇本中故無此白。其冗處，亦似元人；佳處，雖元人弗逮也。或問：若士復羅念庵云，師言性，弟子言情。而《還魂記》用顧況「世間只有情難說」之句，其說可得聞乎？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性也。性發爲情，而或過焉，則爲欲。《書》曰「生民有欲」是也。流連放蕩，人所易溺。宛丘之詩，以歌舞爲有情，情也而欲矣。故傳曰：「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至浮屠氏以知識愛戀爲有情，晉人所云「未免有情」，類乎斯旨。而後之言情者，大率以男女愛戀當之矣。夫孔聖嘗以好色比德，詩道性情，《國風》好色，兒女情長之說，未可非也。若士言情，以爲情見於人倫，倫始於夫婦；麗娘一夢所感，而矢以爲夫，之死靡忒，則亦情之正也。若其所謂因緣死生之故，則從乎浮屠者也。王季重論玉茗《四夢》：《紫釵》，俠也；《邯鄲》，仙也；《南柯》，佛也；《牡丹亭》，情也。其知若士言情之旨矣。

阿傍《批才子〈牡丹亭〉序》 湯撫州序其所批《西廂記》云：「【略】嗟乎，事之所無，安知非情之所有？」其作《還魂記》，有「自掐擅痕教小姝，通仙鐵笛海雲孤。假饒改就時人意，不是王維舊雪圖」，「畫閣搖金燭，珍珠泣繡窗。如何傷此曲，偏只在婁江？」「何自爲情死，悲傷必有神。一時文字業，天下有心人」句。自言王相國書來云：「吾一老人，近頗爲此曲惆悵。」又俞二娘者酷嗜之，蠅頭細字批註其側，幽思苦韻，有過於本詞者，年十七死。族先輩吳越石家伶，妖麗極吳越之選。其演此劇，獨先以名士訓義，次以名工正韻，後以名優協律。武封夫子觀其訓，始知玉茗筆端，直欲戲弄造化，往往向余

道諸故老所談說，余喜其雋妙，輒柔毫，亦南梁王筠少好觀書，雖遇見謦欬，皆卽疏記，後重省覽，歡興彌深。陳眉公意親則登，不拘代次，迹同斯筆，罔問雅俗，意旣爲搜僻之助，又作痴種子歸依率夜。一折分五色書之，不止昔人滿卷胭脂字也，燈昏據案，神悴欲眠則已。卽多拾瀋攘遺，要由暗解神悟，方知窮情寫物，自有幽思顯詞，雖爲玉茗才人取諸國土，莊嚴此土，信筆所至，可成自書，正不必盡與作者膚貌相屬。

錢宜《〈牡丹亭〉跋》 甲戌冬暮，刻《牡丹亭還魂記》成，兒子校讎譌字，獻歲畢業。元夜月上，置淨几於庭，裝褫一冊，供之上方，設杜小姐位，折紅梅一枝，貯膽瓶中，然燈，陳酒果爲奠。夫子听然笑曰：「無乃大癡！觀若士《自題》，則麗娘其假託之名也，且無其人，奚以奠爲？」予曰：「雖然，大塊之氣寄於靈者，一石也，物或憑之；一木也，神或依之。屈歌湘君，宋賦巫女，其初未必非假託也，後成叢祠。麗娘之有無，吾與子又安能定乎？」夫子曰：「汝言是也，吾過矣。」夜分就寢，未幾夫子聞予嘆息聲，披衣起，肘予曰：「醒醒！適夢與爾同至一園，彷彿如所謂紅梅觀者，亭前牡丹盛開，五色間錯，無非異種。俄而一美人從亭後出，豔色眩人，花光盡爲之奪。意中私揣：是得非杜麗娘乎？汝叩其名氏居處，皆不應。迴身摘青梅一丸撚之。爾又問：若果杜麗娘乎？亦不應，銜笑而已。須臾，大風起，吹牡丹花滿空飛攪，餘無所見，汝浩歎不已，予遂驚寤。」所述夢，蓋與予夢同，因共詫爲奇異。夫子曰：「昔阮瞻論無鬼而鬼見。然則麗娘之果有其人也，應汝言矣。聽麗譙紈如打五鼓，向壁停燈未滅。予亦起，呼小婢簇火瀹茗，梳掃訖，亟索楮筆紀其事。時燈影微紅，朝曦已射東牖。夫子曰：「與汝同夢，是非無因。麗娘故見此貌，得無欲流傳人世邪？汝從李小姑學，尤求白描法，盍想像圖之？」予謂：「恐不神似，奈何？」夫子乃強促握管。寫成，並次記中韻繫以詩，詩云：「甄遇天姿豈偶然？濡毫摹寫當留仙。從今解識春風面，腸斷羅浮曉夢邊。」以示夫子，夫子曰：「似矣。」遂和詩云：「白描眞色亦天然，欲問飛來何處仙？閒弄青梅無一語，惱人殘夢落花邊。」將屬同志者咸和焉。

梁廷枏《曲話》卷二 《牡丹亭》對宋人說《大明律》，《春蕪記》楚國王二竟有「不怕府縣三司作」之句，作者故爲此不通語，駭人聞聽；然插科打諢，正自有趣，可以令人捧腹，不妨略一見之。

又 如《還魂記》之「烟波畫船」，何嘗不是絕妙好詞，何嘗不平仄諧叶，較《春蕪》之「心愁意慵」等語，豈止上下床，直是天淵之隔矣。

《劇說》卷五 吾友談星符，名泰。江寧人，乾隆丙午舉人。深於音律之學。生平愛《牡丹亭》，詳爲注釋。嘗語余曰：《冥判》一齣用胡判官，蓋釋典中八月判官姓胡。杜小姐八月死，故用此也。

《審音鑒古錄》批語 最難於排演者，如《尋夢》、《玩眞》，內含情境，外露春生。

郭麐《靈芬館詩話》 近見凌仲子論詞云：【略】玉茗詞壇飛將，然能合元人者，惟《牡丹亭·圓駕》一折。近人如洪昉思《長生殿》，乃能直近元人，其氣韻迥與諸人不類。其文累數百，余不能盡觀，且於此道無深解，不敢強爲之說，然總覺玉茗之才，非餘子可及。至謂樊榭勝竹垞，鄙意大不謂然。

趙惠甫《能靜居筆記》 若《牡丹亭》則何爲哉？陡然一夢，而卽情移意奪，隨之以死，是則懷春蕩婦之行檢，安有清淨閨閣如是者，其情易感，則亦易消，入之不深，則去之亦速，拈題結意，先已淺薄，如此雖使徐、庾操筆，豈能作一好語。

觀劇道人《極樂世界序》 二簧陋矣，而吾謂非二簧之陋，作者之陋也，使執筆者得《西廂記》之王實甫，《還魂記》之湯若士，《長生殿》之洪昉思，吾知天下才子，必有拍案叫絕者，戶戶銀箏，家家檀板，安有遜南北九宮哉？

《關隴輿中偶憶篇》 清王昶嘗論曰：「（予）舉業得力於《牡丹亭》。凡遇皓首窮經者，必勸以讀《牡丹亭》自可命中。」

錢靜方《小說叢考》 「四夢」者，《邯鄲夢》、《南柯夢》、《紫釵記》、《還魂記》。三書均有所本，獨《還魂記》匠心別造，情致具足，反較三書爲勝。

石林居士《牡丹亭序》 我輩情深，何必有，何必無哉！聊借筆花以寫若士胸中情語耳。而腐儒不解，且以爲迂。嗟乎，叩盤而求日之聲，捫籥而索日之形。癡人說夢，大率類此。

王文治《冰絲館重刻〈還魂記〉敘》 世有見玉茗堂《還魂記》而不歎其佳者乎？然欲眞知其佳，且盡知其佳，亦不易言矣。風雲月露，天之才也；山川花柳，地之才也；詩詞雜文，人之才也。此三才者，亘古至今而不易，推遷變化而弗窮。《還魂記》一傳奇耳，乃薈天地之才爲一書，合古今之才爲一手。以爲禪，則禪宗之妙悟靡不入也；以爲《莊》、《列》，則《莊》、《列》之詼

誕靡不臻也；以爲《騷》、《選》，則《騷》、《選》之幽渺靡不探也；以爲史，則史家之筆削靡不備也；以爲詩，則詩人之縟麗靡不抒也；以爲曲，則度曲家之清濁高下、宮商節族，靡不極其微妙、中其窾卻也。噫！觀止矣。予童子時愛讀此記，讀之數十年，自恨於其佳處尚有未能悉者。冰絲館居士與余同好，取清暉閣原本編較重刊，務存玉茗舊觀，不敢增刪隻字。至於愜目賞心，莫能自割，輒於原評之外，略綴數言，另署冰絲館、快雨堂之名以別之。冀與讀《還魂記》者少作周旋焉。顧《還魂記》博奧淵微，評跋豈能盡闡？仍待讀之者自爲領取而已。

沈際飛《題南柯夢》 臨川有慨於不及情之人，而樂說乎至微至細之蟻；又有慨於溺情之人，而托喻乎醉醒醒醉之淳于生。淳于未醒，無情也。惟情至，可以造立世界；惟情盡，可以不壞虛空。而要非情至之人，未堪語乎情盡也。世人覺中假，故不情；淳于夢中眞，故鍾情。既覺而猶戀戀因緣，依依眷屬，一往信心，了無退轉，此立雪斷臂上根，決不教眼光落地。即槐國爲之，遂日趨日短，有至二十餘折者矣。況中間情節，非迫促而乏悠長之思，即牽率而多迂緩之事，殊可厭人。予故取玉茗堂本細加刪訂，在竭俳優之力，以悅當筵之耳。

梁廷枏《曲話》卷三 《紫釵記》最得手處，在觀燈時即出黃衫客。下文《劍合》自不覺唐突。而中《借馬》折避却不出，便有草蛇灰線之妙。稍可譏者，有《門楣絮別》矣，接下《折柳陽關》，便多重疊，且墮惡套。而《款檄》折兩使臣皆不上場，亦屬草率。

沈際飛《題邯鄲夢》 嗟乎，盧生蔗蘗八十年，蹐躅數千里，不離趙州寸步。又烏知夫諸仙衆非即我眷屬跳弄，而蓬萊島猶是香水堂、曲江池、翠華樓之變現乎？凡亦夢，仙亦夢，凡覺亦夢，仙夢亦覺。微乎，微乎，臨川教我矣。

馮夢龍《〈邯鄲夢〉總評》 玉茗堂諸作，《紫釵》、《牡丹亭》以情，《南柯》以幻，獨此因情入道，即幻悟眞。閱之，令凡夫濁子俱有厭薄塵埃之想，四夢中當推第一。世俗以「黃粱夢」爲不祥語，遇吉事不敢演。夫夢則爲宰相，稱禹金《玉合》，並其沈麗之思，減其穠長之累。然則此曲有曼衍處，先生亦自知之矣。向傳先生作酒、色、財、氣四劇，有所譏刺。是非頓起，作此以掩之。又爲部長吏抑止，僅成半帙而罷。然已得四十三齣。十郎塞上初歸，會於牛女之夕，亦可作結體。正不忍見小玉憔悴一段耳。願知音者亟附紅牙。（《紫釵》）先生手筆超異。即元人後塵，亦不屑步。會景切事之詞，往往悠然獨至。然傳情處太覺刻露，終是文字脫落不盡耳。故題之以豔字。

沈際飛《題〈紫釵記〉》 《紫釵》之能，在筆不在舌，在實不在虛，在渾成不在變化。以筆爲舌，以實爲虛，以渾成爲變化，非臨川之不欲與於斯也，而《紫釵》則否。小玉愚，李郎怯，薛家姬勤，黃衫人敢，盧太尉莽，崔、韋二子忠，筆筆實，筆筆渾成，難言其乖於大雅也。惟詠物評花，傷景譽色，穠縟曼衍，皆《花間》、《蘭畹》之餘，碧簫紅牙之拍。自古閱今，不必癡於小玉，才於李郎，婉於薛姬，而皆可有其端委，有其托喻。此《紫釵記》所以止有筆有實有渾成耳也。臨川自題曰：「案頭之書，非臺上之曲。」案頭書與臺上曲果二（以下缺半頁）。

臧懋循《元曲選序》 湯義仍《紫釵》四記，中間北曲，駸駸乎涉其藩矣，獨音韻少諧，不無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之病，南曲絕無才情，若出兩手，何也。

又《紫釵記》總批 自吳中張伯起《紅拂記》等作，只用三十折，優人皆喜爲之，遂日趨日短，有至二十餘折者矣。況中間情節，非迫促而乏悠長之思，即牽率而多迂緩之事，殊可厭人。予故取玉茗堂本細加刪訂，在竭俳優之力，以悅當筵之耳。

梁廷枏《曲話》卷三 《紫釵記》最得手處，在觀燈時即出黃衫客。下文《劍合》自不覺唐突。而中《借馬》折避却不出，便有草蛇灰線之妙。稍可譏者，有《門楣絮別》矣，接下《折柳陽關》，便多重疊，且墮惡套。而《款檄》折兩使臣皆不上場，亦屬草率。

沈際飛《題邯鄲夢》 嗟乎，盧生蔗蘗八十年，蹐躅數千里，不離趙州寸步。又烏知夫諸仙衆非即我眷屬跳弄，而蓬萊島猶是香水堂、曲江池、翠華樓之變現乎？凡亦夢，仙亦夢，凡覺亦夢，仙夢亦覺。微乎，微乎，臨川教我矣。

馮夢龍《〈邯鄲夢〉總評》 玉茗堂諸作，《紫釵》、《牡丹亭》以情，《南柯》以幻，獨此因情入道，即幻悟眞。閱之，令凡夫濁子俱有厭薄塵埃之想，四夢中當推第一。世俗以「黃粱夢」爲不祥語，遇吉事不敢演。夫夢則爲宰相，稱禹金《玉合》，並其沈麗之思，減其穠長之累。然則此曲有曼衍處，先生亦自知之矣。向傳先生作酒、色、財、氣四劇，有所譏刺。是非頓起，作此以掩之。又爲部長吏抑止，僅成半帙而罷。然已得四十三齣。十郎塞上初歸，會於牛女之夕，亦可作結體。正不忍見小玉憔悴一段耳。願知音者亟附紅牙。（《紫釵》）先生手筆超異。即元人後塵，亦不屑步。會景切事之詞，往往悠然獨至。然傳情處太覺刻露，終是文字脫落不盡耳。故題之以豔字。

者，累卓掛彩以象龍舟，唐皇與群臣登之，采女周行掉歌，略如《吳王採蓮》折扮法，甚可觀。近見優童，殊草草。

閔光瑜《〈邯鄲夢〉小引》 刻是傳者，地在晟溪里，其室曰隆恩堂。主人夢迷生曰：「昔人有言：詩變爲詞，詞變爲曲。曲之意，詩之遺也。則看曲者，正當與《三百篇》等觀，未可以雕蟲小視也。元曲勿論，明則玉茗四種，紙貴三都。若《邯鄲》，若《南柯》，托僊托佛，等世界於一夢。從名利熱場一再展讀，如滾油鍋中一滴清凉露。廼知臨川許大慈悲，許大功德，比作《大乘》、《貝葉》可，比作《六一金丹》可，即與《風》《雅》驂乘亦可，豈獨尋宮數調，學新聲、鬬麗句已哉！雖然，臨川說夢，夢也。余贅之繪像、批評、音釋，可謂夢中尋夢，迷之甚矣，因自號曰：夢迷生。夢迷者誰？吳興閔光瑜韞孺氏。時天啓元年立夏日謹識。

劉志禪《〈邯鄲夢〉題辭》 丙辰秋夕，夜氣初清，有客某坐既久，余爲客言：「道家以酒、色、財、氣爲四賊，然非此四者，亦別無道。所謂從地蹶還從地起，舍是則必爲旁門、爲剪徑矣。臨川早識此者，將四條正路布於《邯鄲》一部中，指引蹬入，悟時自度，詎謂渠爲戲劇？」時許彥卿同坐之，嗤然笑曰：「《邯鄲》本以說夢，先生反以言眞，何也？」余曰：「一夢六十年，便是實實耳，何必死死認定！」

梁廷枏《曲話》卷二 湯若士《邯鄲夢》末折《合仙》，稱呼爲《八仙度盧》，乃爾迴翔動淡，如風在空，不有孤悍之力，而力莫大焉。雲行天運，了無步武，即所行運者以爲次舍，此直駕康樂而上，古今殆無儔匹，三百年來李何、王李、二袁、鍾譚，人立一宗，皆教師槍法，有花樣可髣，故走死天下如騖，至於先生無問津者，亦初無津之可問也。

《黃岡西望寄王子聲》 《明詩評選》卷四：伏思審度，不知者但謂之六代試，叩之倣六代者，何嘗有此。棲棲王子情，亦是出題，看他化骨爲筋，化筋爲液之妙，序事如不序，謂千五百年來一人，余自信非誣，要令子美、韓退之魔兵窘地耳。

《相如》 《明詩評選》卷四：詠古詩不更與紀序，又不下論斷，但問今人且從何處下筆也。王季重訕公詩胎乳六代，但此詩從季重索一六代語，得否？既不六代，亦不唐宋，非漢人五言而何？特不以夯骨粗毛妄託建安耳。

《宿浴日亭因出小浪望海》 《明詩評選》卷四：長行屢轉，既不放惰，又無痕跡，不知是何心情，能如此密攝也。「只小浪亦莞爾」二句，拙筆經營，終日不能了了，俗目臨海，不知眩奪浮歕，作幾許大言鬼想，雖曰海也，關人處亦丹穴，亦不炎，好風常相虛而已。太白於廬山亦無固情，況昌黎之華

《遙和諸郎夜過桃葉渡》 《明詩評選》卷二：夾叙夾點，回旋處用康樂五言新法入歌行，如以古錦製半臂，既不惜用，詎有不相宜者。

《聽說迎春歌》 《明詩評選》卷二：不知是姹女，是嬰兒，是河車，但一片明窗塵耳。臨川此種，直是絕人蹄扳。

吳梅《〈邯鄲夢〉跋》（存目）

岳，安保其不腓筋轉向前邪？

《答姜仲文》《明詩評選》卷四：中藏三四摺，序次歷歷，學杜人於此當層折，神氣畢出。其文情閒逸，顧盼作態，固作者所擅場。

《我未見好仁者》一章　《欽定隆萬四書文》卷二：無事鈎章棘句，而題之作何鐵襯擺，硬轉長搖，看他正如無縫衣相似，的從「青青河畔草」、「上山采蘼蕪」來。「白日不可常」，五字千金。

《父爲大夫》八句　《欽定隆萬四書文》卷四：盡用孫百川原文，獨補出諸侯庶人二義，遂據百川之上矣。可知絕好文意，只在本章白文中也。（原評）

《麗水風雨下船棘口有懷》《明詩評選》卷四：天致自舒，作者閱者俱不知神魂何所矣。「宿霧」下六句，只兩句，如雲起膚寸閒，蜿蜒遂大，漢人固以此爲絕境，不但康樂云然。

《阮郎歸》（不經人事意相關）　陳廷焯《閑情集》卷二：寄怨無端。

《添字昭君怨》（昔日千金小姐）　《古今詞統》卷五：鬼趣宛然。

《菩薩蠻》（赤欄橋盡香街直）　《古今詞統》卷五：出臨川口，一字一句，令人斷腸。

《菩薩蠻・織錦回文》（梅題遠色春歸得）　《古今詞統》卷五：兩作瑕瑜不相掩。

《好事近》（簾外雨絲絲）　《古今詞統》卷五：前半改吳文英，殊不若。

《好事近・秋怨》　《蘭皋明詞彙選》卷二：李云：冷而豔。

《南歌子・題南柯夢》　《古今詞統》卷七：（「爲問」句）善化楊時可「待倩東風、吹夢過江城」句意。

《蝶戀花》（秋到空庭槐一樹）　《古今詞統》卷九：消魂景物，落魄情懷。

《哭外翁吳公序》　《古今小品》卷四：游戲成文，無刀尺之跡。

《郡賢贊序》　《古今小品》卷四：嵚崎歷落，以罵世，以持世。

《吳越史纂序》　《古今小品》卷四：沈際飛云：才思富健，故斷論明通而疾力。

《臨川縣古永安寺復寺田記》　《明文授讀》卷二六：先夫子曰：顯祖字義仍，臨川人，終遂昌知縣。海若之文，精悍而有識力，中間每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處。然當其放溢時，每有雜筆闌入，未經淘汰耳。

《別沈太僕》　《古今小品》卷三：沈際飛云：道德家言。

《與李道甫》　《古今小品》卷三：沈際飛云：勝讀一則子書。

《答袁滄孺邑侯啓》　《古今小品》卷二：清機妙緒，一塵不染。

《答吳徹如》　《古今小品》卷二：逸藻翩翩，靈氣奕奕。

《我未見好仁者》一章　《欽定隆萬四書文》卷二：無事鈎章棘句，而題之作何鐵襯擺，硬轉長搖，看他正如無縫衣相似，的從「青青河畔草」、「上山采蘼蕪」來。「白日不可常」，五字千金。

《父爲大夫》八句　《欽定隆萬四書文》卷四：盡用孫百川原文，獨補出諸侯庶人二義，遂據百川之上矣。可知絕好文意，只在本章白文中也。（原評）

《麗水風雨下船棘口有懷》　《明詩評選》卷四：天致自舒，作者閱者俱不知神魂何所矣。「宿霧」下六句，只兩句，如雲起膚寸閒，蜿蜒遂大，漢人固以此爲絕境，不但康樂云然。

《阮郎歸》（不經人事意相關）　陳廷焯《閑情集》卷二：寄怨無端。

《添字昭君怨》（昔日千金小姐）　《古今詞統》卷五：鬼趣宛然。

《菩薩蠻》（赤欄橋盡香街直）　《古今詞統》卷五：出臨川口，一字一句，令人斷腸。

《菩薩蠻・織錦回文》（梅題遠色春歸得）　《古今詞統》卷五：兩作瑕瑜不相掩。

《好事近》（簾外雨絲絲）　《古今詞統》卷五：前半改吳文英，殊不若。

《好事近・秋怨》　《蘭皋明詞彙選》卷二：李云：冷而豔。

《南歌子・題南柯夢》　《古今詞統》卷七：（「爲問」句）善化楊時可「待倩東風、吹夢過江城」句意。

《蝶戀花》（秋到空庭槐一樹）　《古今詞統》卷九：消魂景物，落魄情懷。

《昔者大王居邠，去之岐山之下居焉》　《欽定隆萬四書文》卷五：一丘一壑，自涵幽趣，令人徘徊而不能去。其鎔冶經籍，運以雋思，使三句題情上字字精確，無一字無來歷，而氣又足以運之。以藻麗爲工者，宜用此爲標準。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　《欽定隆萬四書文》卷五：句句是左右，句句是左右分上之未可。用意深穩，而局陣層層變換，如神龍在空，噓氣成雲，後來奇縱之作，皆爲籠罩。（原評）

《故太王事獯鬻》二句　《欽定隆萬四書文》卷五：此先輩極風華文字，然題之精蘊已該，非時手所能企及，亦當駕孫作而上之。

《其君子實玄黃於匪》四句　《欽定隆萬四書文》卷五：局勢通博，一句一字，窮極工巧，感慨反覆，意味悠然。或疑相迎已見上文，本題語勢直趨下渾成一片，尤極經營苦心。

《民之歸仁也》二節　《欽定隆萬四書文》卷六：雖用巧法，然大雅天成，而不傷於纖佻，由其書卷味深，而筆姿天授也。

《不有祝鮀之佞》　《制義叢話》卷五：徐存庵曰：湯臨川《不有祝鮀之佞》文後段云：在朝廷而不佞，難以終寵，即儕黨之間，不佞不足以全其末二句，只當凌空複衍。此作微似犯實，然篇中句句皆發商人望救之情，未嘗侵下救民正位也。（原評）

身；處怨敵而不佞，難以巧全，卽骨肉之際，不佞不足以全其愛。此數語，發揮末流情弊，痛快極矣，然以代聖言，恐失之過也。

傳記

鄒迪光《臨川湯先生傳》 先生名顯祖，字義仍，別號若士。豫章之臨川人。生而穎異不羣。體玉立，眉目朗秀。見者嘖嘖曰：「湯氏寧馨兒。」五歲能屬對。試之卽應，又試之又應，立課數對無難色。十三歲，就督學公試，舉書案爲破。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督學奇之。補邑弟子員。每試必雄其曹偶。彼其時，於帖括而外，已能爲古文詞；五經而外，讀諸史百家汲冢《連山》諸書矣。庚午舉於鄉，年猶弱冠耳。見者益復嘖嘖曰：「此兒汗血，可致千里，非僅僅蹀躞康莊也者。」彼其時，於古文詞而外，能精樂府歌行五、七言詩，諸史百家而外，通天官地理醫藥卜筮河渠墨兵神經怪牒諸書矣。公雖一孝廉乎，而名蔽天壤，海內人以得見湯義仍爲幸。丁丑會試，江陵公屬其私人啖以巍甲而不應。庚辰，江陵子懋修與其鄉之人王篆來結納，復啖以巍甲而亦不應。曰：「吾不敢從處女子失身也。」公雖一老孝廉乎，而名益鵲起，海內之人益以得望見湯先生爲幸。至癸未舉進士，而江陵物故矣。諸所爲席寵靈、附薰炙者，駸且澌沒矣。公乃自嘆曰：「假令予以依附起，不以依附敗乎？」而時相蒲州、蘇州兩公，其子皆中進士，皆公同門友也。意欲要之入幕，酬以館選，而公率不應，亦如其所以拒江陵時者。以樂留都山川，乞得南太常博士。至則閉門距躍，絕不懷半刺津上。擲書萬卷，作蠹魚其中。每至丙夜，聲琅琅不輟。家人笑之，老博士何以書爲？曰：「吾讀吾書，不問博士與不博士也。」閒策蹇驢，探雨花木末，烏榜燕磯，莫愁秦淮，平陂長干之勝，而舒之毫楮。都人士展相傳誦，至令紙貴。時典選某者，起家臨川令。公其所取士也。以書相貽曰：「第一通政府，而吾爲之慫恿，則北銓省可望。」而公亦不應，亦如其所以拒館選時者。尋以博士轉南祠部郎。部雖無所事事，而公奉職恡慎，不以閒局故稍自隤弛。謂兩政府進私人而塞言者路，抗疏論之，謫粵之徐聞尉。徐聞吞吐大海，白日不朗，紅霧四障，猩猩狒狒，短狐暴鱷，啼煙嘯雨，跳波弄漲。人盡危公，而公夷然不屑。曰：「吾生平夢浮丘羅浮，擊雷大蓬，葛洪丹井，馬伏波銅柱而不可得，得假一尉，了此夙願，何必減陸賈使南粵哉！」居久之，轉遂昌令。遂昌在萬山中，土風淳美。其民亡羯夷之習，彫劋流穴之患。不煩衡決，勞擿伏。相與去鉗剭，罷桁楊，減科條，省期會，一意拊摩噢咻，乳哺而翼覆之。用得民和。日進青衿子秀揚搉論議，質義斧藻切劘之，爲競競。一時醇吏聲爲兩浙冠。而公以倜儻夷易，不能希韝鞠膾，睨長吏色而得其便。又以礦稅事多所踈豁，計偕之日，便向吏部堂告歸。雖主爵留之，典選留之，御史大夫留之，而公浩然長往，神武之冠竟不可挽矣。已抵家，浙開府以復任招，不赴。浙直指以京學薦，不出。已無意仕路，而忌者不察，懼捉鼻之不免而爲後憂，遂於辛丑大計，褫奪其官。比有從旁解之者曰：「遂昌久無小草意，何必乃爾？」當事者曰：「此君高尚，吾正欲成其遠志耳。」居家，於所居之側，小結菟裘，延青引翠，英巨靈谷之勝，發牖而得。中丞惠文，郡國守令以下，干旄往往充斥巷左，而多不延接。亡論居閒謝絕，卽有時事，非公憤不及齒頰。人勸之請托，曰：「吾不能以面皮口舌博錢刀，爲所不知後人計。」指床上書示之：「有此不貧矣。」朝夕與古人居。評某氏某氏，誰可誰否，雌黃上下，不遺餘力。千載如對。與鄉人居，則于于迫迫，屏城府，去匡略，點形骸，而一飲之以醇。與家人居，嗃嗃熙熙，相劑而出，笑顰不假，而光霽自若。與其兩尊人居，則柔氣愉色，逆所欲惡而先意爲之。小不諧懌，慄慄憂虞，若負重辜。然其與五兄弟俱，解衣分餐，弼其逮(違)而補其缺失，務令得兩尊人懽。以一人而兼兄弟五人以事其親，故兩尊人老而致足樂。公又喜任達，急人之難甚於己。人有困鬬，昏夜叩門戶而請。卽有弗逮，必旁宛助之，不以貧無力解。人謂公迂。公曰：「施濟不係富有力，必富有力，

公有其學矣。又言學士無才，故士安、康成之不爲機、雲。而公有其才矣。又言文人學士，無用亦無行。而公爲邑吏有聲，志操完潔，洗濯束縛，有用與行矣。公蓋其全哉！世以耳食枕衾之不愜，而飾貌修態，自塗塗人，人執外而信其裏。公與予約遊具區、靈巖、虎丘諸山川，而不能辦三月糧，逡巡中輒(輟)。然不自言貧，人亦不盡知公貧。公非自信其心者耶？予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罪惟錄》卷一八《湯顯祖傳》（存目）

《明史・湯顯祖傳》（存目）

同治《臨川縣志》卷四二下《人物・儒林》（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臨川縣志》卷三一　蔣士銓曰：「臨川一生大節，不邇權貴，遞爲執政所抑，一官潦倒，里居二十年，白首事親，哀毀而卒，是忠孝完人也。觀其星變一疏，使爲臺諫，則朱雲、陽城矣。徐聞之講學明道，遂昌之滅虎縱囚，爲經師，爲循吏。又文翁、韓延壽、劉平、趙瑤、鍾離意、呂元膺、唐臨之流也。然則何以作《四夢》也？其視古今四海，一枕窾蟻穴耳，在夢言夢，他何計焉。」

《劇說》卷五　相傳臨川作《還魂記》，運思獨苦。一日，家人求之不可得，遍索，乃卧庭中薪上，掩袂痛哭，驚問之，曰：「填詞至『賞春香還是舊羅裙』句也。」

陳瑚《確庵遺稿》　嘗憶故老爲予言臨川遺事云：江陵欲貴其子，求天下名流以厭羣望，有以鬱輪袍故事動臨川者，臨川不受。既過一友家，某亦名士，臨川言之，某色動。臨川曰：「欲之耶？」某曰：「如後日何？」臨川曰：「果爾，公則有疏，私則有書，可以報相公也。」其人果得元，遂以書力諫而去。若臨川者，亦可爲狂流之一柱也。其作《邯鄲》也，義形於外，情發於中，冀欲改末俗之頹風，消斯人之鄙吝，一歌之中，三致意焉。烏乎，臨川意念遠矣。

作品本事

《牡丹亭》　《太平廣記》卷二七六《馮孝將》(出《幽明錄》)：（存目）。又卷二八六《畫工》(出《聞奇錄》)：（存目）。又卷三一六《談生》(出《列異傳》)：（存目）。又《睽車志》卷四「有士人寓跡三衢佛寺」：（存目）。

《小說考證》卷四　《見山樓叢錄》云：（湯顯祖）所作傳奇，往往託時事以刺貴要。《牡丹亭》曲，相傳憑空結撰，羌亡故實者。予考之，亦未必然。隆慶時，總督王崇古招俺答來降。封爲順義王，其妻三娘子封忠順夫人。由是邊督之缺，爲時所慕。自方逢時、吳兌而後，其權愈重，稱曰經略，俗所謂七省經略者也。侍郎鄭洛字範溪，保定安肅人。心欲之。文選郎中廣西蔣遵箴者，聞鄭女甚美，使人謂曰：「與我女，經略可得也。」鄭以女嫁之，果得經略。而其女遠別，洛妻痛哭詬洛，洛亦流涕。女不久卒。張江陵聞之，笑曰：「範溪涕出而女於吳。」杜安撫者，蓋指洛爲經略也。洛家近畿，而杜陵最近長安，曰「去天尺五」，故以爲比。嶺南柳夢梅者，遵箴廣西人，故云柳，又曰嶺南也。夢梅譏杜寶云「你祇哄得楊媽媽退兵」者，洛等前後爲經略，皆結納三娘子，以鉗制俺答，又能約束蒙古，故以平得「李半」譏之。陳最良語李全妻云：「欲討金子，皆來宋朝取用。」蓋歷任經略，無一不以金帛結三娘子歡。吳兌嘗貽以百鳳裙等衣飾甚衆，故云然。柳夢梅姓名中「木」字凡兩，蓋丁丑狀元沈懋學，庚辰狀元張懋修，癸未榜眼李廷機，皆有二「木」字。丁丑、庚辰顯祖下第，癸未又不得翰林，懷才不遇，不能無芥蒂於胸中。柳夢梅之命名，豈無意乎！苗舜賓爲識寶使臣者，黃洪憲爲戊子北闈主試官，取中七人被劾。內鄭材爲鄭洛子，蘇人李鴻又申時行壻，屠大壯則有富名，巢士弘則有美名，時謂巢嬌。物論沸騰，雖壓榜者爲王衡、董其昌，而不能杜多口。洪憲由是回籍，不復補官。黃字去數筆爲苗，唇紅齒白明指巢嬌，李鴻宰相婿，又以夢梅影射也。苗舜賓問戰守和三策。柳夢梅答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和，此固宋人舊語。然其影借者，萬曆間日本平秀吉攻陷高麗，神宗命劉綎、李如松等援之。沈惟敬往來日本，爲秀吉請封，令其入貢。兵

部侍郎李頤上疏進戰守封三策，言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封也。《索元一折借用彭時事。正統十三年戊辰，狀元彭時傳臚不到。有旨命錦衣衛拿，尚書胡濙奏改爲尋，正與此合。記中李全及妻楊氏，實有其人。楊善梨花鎗。全敗死，楊謂鄭衍德曰：「二十年梨花鎗，天下無敵手。今時勢已去，我欲歸漣水，汝等請降可乎？」翌日，楊氏絕淮而去。全所據州縣悉平。詳見《宋史》。但楊氏實未降耳。

《南柯記》 李公佐《南柯太守傳》：（存目）。

《紫釵記》 蔣防《霍小玉傳》：（存目）。

《邯鄲夢》 沈既濟《枕中記》：（存目）。

著録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一〇 湯顯祖《玉茗堂集》。

《鳴野山房書目》卷四 《玉茗堂全集》共四十六卷，臨川湯顯祖著，《玉茗堂尺牘》六卷，臨川湯顯祖著。

《八千卷樓書目・集部・別集類》 《玉茗堂集》二十九卷，明湯顯祖撰，明刊本。 又《玉茗堂全集》三十八卷，明湯顯祖撰，康熙刻本。 又《紅泉逸草》一卷，明湯顯祖撰，明刊本。

《千頃堂書目》卷一二 《續虞初志》八卷。 又卷二五：《玉茗堂詩》十八卷，又文十卷、尺牘八卷。

《明史・藝文志三》 《續虞初志》八卷。 又《藝文志四》：《玉茗堂文集》十五卷、詩十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六・玉茗堂集》 二十九卷。明湯顯祖撰。【略】是集凡詩十三卷，文十卷，尺牘六卷，前有南豐朱廷誨序，稱其解陰符五賊禽制之法，序《春秋輯略》，發仁孝動天下之旨，記小辨明復小乾大之一致，非無根據之學者，然終非有光匹也。

又《小學類存目一・五侯鯖字海》 二十卷。不著撰人名氏，題曰湯海若訂正。考湯顯祖號曰若士，亦曰海若，臨川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至禮部主事，終於遂昌縣知縣，《明史》有傳。則當爲顯祖所作矣。前有陳繼儒序云：此外，各家批評，擇其精者，採列於眉，著明某某；行邊批注，皆照錄入。凡與各本不同處，均加按語標出簡端，復取鈕少雅《格正詞調》附刻於後，藉作校記。其曲牌、曲律，恐讀者未必案頭盡人置譜一編，以之比勘，有據鈕譜、叶譜改正，都爲標注。集曲並詳載牌名，悉心讎校，校過付寫，寫後復

校，校過付刻，刻後復校，校非一次，時逾三年，始克成此完本。自信可免「割蕉加梅」之譏，一無拗嗓聱牙之弊，臨川有知，九京下當亦深許，直駕乎快雨冰絲而上，其毋緡刻，笑人以賈人俗子事，爲清暉大足痛恨者也。然余之傳《四夢》，首列臨川二傳，傳其史冊彈文，使咸知是孝子、是忠臣、是堅貞名節之士，能僅以曲仙稱之耶！從來傳奇家多傳生旦，臨川獨於傳外有己在焉。前人祇知《四夢》，本酒、色、財、氣四犯：《南柯》，酒也；《還魂》，色也；《邯鄲》，財也；《紫釵》，氣也。不知《南柯》之契玄，《還魂》之老判，《邯鄲》之純陽子，《紫釵》之黃衣豪客，皆臨川自謂也。現身說法，固已別具一格，而其醒世苦心，則亦見道之文，豈可以痴人說夢，等閒觀之乎哉！

又《鈕少雅格正本〈牡丹亭〉跋》 丙午丁未間，與揭陽曾剛庵參議習經同官部處。剛庵見余校刻《還魂記》，亟以《格正還魂記詞調》一本相貽，鈔寫極工。翻讀一過，題作「按對大元九宮詞譜格正全本《牡丹亭還魂記》詞調」，無作者姓氏，惟自第二折《言懷》起，疑有訛奪；第十折《虜諜》並未照進呈本刪去，却改「虜」字爲「邊」字，是在冰絲館刻《還魂記》之前本也。歲在癸丑十一月十六日，恭值崇陵奉安，先斯與剛庵同宿梁格莊，剛庵造余，近在廠肆又得一刻本。禮成返都門，過剛庵潮州舘，攜歸上海楚園一校，前本果非完書。此本極精緻，標題亦不相同，第一行題「鈕少雅格正《牡丹亭》」，上第二行小字雙行題「九宮詞譜非詞隱先生之本也」，第三行題「自娛主人藏本」，白口下有「谷園」二字。前有胡介祉序。其缺之《家門》第一折具在，惜刻本尾殘半葉，而鈔本獨完，按語小注，間與鈔本不同，鈔本又有勝此刻本處。鈔本《鬧殤》折注，冰本「鬧」作「悼」；《僕眞》折注，冰本「貞」作「偵」，是以冰本校鈔於原本，復稍有改易。以兩本互爲勘訂，從其善者，則今所刊，更有過於原書矣。按少雅，長洲人，早歲得聞金白嶼、梁少白緒論，於曲律有神悟。憤當時《牡丹亭》詞語割裂太甚，乃爲之格正，於原本不增減一字，獨存廬山面目，允爲後學津梁。吳門李玄玉編訂《北詞廣正譜》，少雅爲之參酌。吳江沈伯英《南宮曲譜》，於「不收宮調諸曲」加三十腔之類，皆未敢點板。少雅斟酌勘讐，也有《南九宮正譜》之輯，與張心其《南曲譜》並稱，世號鈕張。其後，楊震英曾同莊恪親王編《九宮大成譜》，頗取裁焉。胡介祉序言：「得之虎邱市肆中，康熙甲戌刊成。」介祉，字循齋，號茨村，又號自娛主人，山陰人，大興籍，官至河南按察使。其陳臬山左時，楊震英亦佐幕中，著有《廣陵仙傳奇》，並輯《隨園曲譜》十二卷，書成未刊。楊緒序《南詞定律》，述之甚詳，是循齋與少雅有同嗜焉，宜其精鐫。此本冰絲館刻《還魂記》，並據此本校律，著於眉上，而亦未全依此譜。余刻《還魂記》，取此譜與葉懷庭譜合校，今並以此本刊附於後，藉以作校記云。

胡介祉《鈕少雅格正本〈牡丹亭〉序》 湯臨川先生所著傳奇，文情兼美，其膾炙人口者，以《牡丹亭》爲最。祇以不便於歌，遂受呂玉繩改竄，大非先生本意。蓋先生以如海才，拈生花筆，興之所發，任意所之，有浩瀚千里之勢，未嘗不知有軼於格調之外者，第惜其詞而不之顧也。茲本則金閶逸士鈕少雅勘正定本，余得之於虎邱市肆中，披閱之次，驚喜無已，買之而歸，細讀一過，心目豁然。始知古人學問精密，攷訂詳明，一開未有生面，用作後進律梁，其功誠偉矣哉！少雅負雋才，放浪詩壇酒社間，而於聲調之學，老而靡篤，終始不衰，平日所著審音辨律之書頗多，但以世無知己，且非人不傳，成後輒自焚之，故世之耳逸士之名者甚少，其書之失傳者亦多也。余之得此本也幸甚，然不敢秘爲家珍，用以公諸宇內，遂加校核付刊，臨川、少雅，其無憾矣。

吳舒鳧《〈牡丹亭〉序》 吳人初聘黃山陳氏女同，將昏而沒，感於夢寐，凡三夕，得倡和詩十八篇。人作《靈妃賦》，頗泄其事，夢遂絕。有邵媼者，傳，成後輒自焚之，故世之耳逸士之名者甚少，其書之失傳者亦多也。余之得此本也幸甚，然不敢秘爲家珍，用以公諸宇內，遂加校核付刊，臨川、少雅，其無憾矣。

徐丈見之，謂果人評也，作序詒人。於時遠近聞者，轉相傳訪，皆云吳吳山評《牡丹亭》也。則又沒十餘年，人繼取古蕩錢氏女宜。初僅識《毛詩》字，不大曉文義，人令從崑山李氏妹學。妹教以《文選》、《古樂苑》、《漢魏六朝詩乘》、《唐詩品彙》、《草堂詩餘》諸書，三年而卒業。啓篋，得同、則評本，怡然解會，如則見同本時。夜分燈炮，嘗欹枕把讀。一日，忽忽不懌，請於人曰：「宜昔聞小青者，有《牡丹亭》評跋，後人不得見，見『冷雨幽窗』詩，凄其欲絕。今陳阿姊評，已逸其半，談阿姊續之，以夫子故，揜其名久矣。苟不表而傳之，夜臺有知，得無秋水燕泥之感？宜願賣金鉶爲鍥板資。」意甚切也，人不能拂，因序其事。

林以寧《吳吳山三婦合評本〈牡丹亭〉序》 嗟乎！自有天地以來，不知幾千萬年，而乃有玉茗之《還魂》，《還魂》之後，又百年餘，而乃有三夫人之評本。自古才媛不世出，而三夫人以傑出之姿、間鍾之英萃於一門，相繼成此不朽之大業，自今以往，宇宙雖遠，其爲文人學士，欲參會禪理，講求文訣者，竟無以易乎閨閣之三人，何其異哉！予家與吳氏世戚，先後睹評本最早，既爲驚絕，復欣然序之。蓋杜麗娘之事，憑空結撰，非有所誣，而托於不字之貞，不礙承筐之實，又得三夫人合評表彰之，名教無傷，風雅斯在，或尚有格而不能通者，是眞夏蟲不可與語冰，井蛙不可與語天，癡人前安可與之喃喃說夢也哉！

顧姒《〈牡丹亭〉跋》 《牡丹亭》一書，經諸家改竄，以就聲律，遂致元文剝落，一不幸也。又經陋人批點，全失作者情致，二不幸也。百餘年來，誦此書者如俞娘小青，閨閣中多有解人。又有賦「害殺婁東俞二娘」者，惜其評論皆不傳於世。今得吳氏三夫人合評，使書中文情畢出，無纖毫遺憾。引而伸之，轉在行墨之外，豈非是書之大幸耶！文章有神，其足以垂後者，自有後人與之神會。設或陳夫人評本殘闕，無談夫人續之，續矣，而秘之篋笥，無錢夫人參評，又廢手飾以梓行之，則世之人能誦而不能解，雖再閱百餘年，此書猶在塵霧中也。今觀刻成而麗娘見形於夢，我故疑是作者化身矣。

陳同《〈牡丹亭〉序》 坊刻《牡丹亭還魂記》，標「玉茗堂元本」者，予初見四冊，皆有譌字，及曲白互異之句，而評語率多俚陋可笑。又見刪本三冊，唯山陰王本有序，頗雋永，而無評語。又呂、臧、沈、馮改本四冊，則臨川所譏「割蕉加梅，冬則冬矣，非王摩詰冬景也」。後從嫂氏趙家得一本，無評

意常鞅鞅，故借盧生事以抒其不平，指其時之得狀元者，藉黃金，通權貴，故云：「開元天子重賢才，開元通寶是錢財。若道文章空使得，狀元曾值幾文來。」其指閱卷之宰相，則云：「眼內無珠作總裁。」譏之如此。按嘉靖壬戌科鼎甲三人：申時行、王錫爵、余有丁皆入閣。而曲本盧生、蕭嵩、裴光庭，皆以同年鼎甲入相，作者亦有寓意也。《明代傳奇全目》：《邯鄲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邯鄲記》：（存目）。

藝文

羅汝芳《玉泠泉上別湯義仍》（存目）

又《湯義仍讀書從姑賦贈》（存目）

紫柏可眞《留題湯臨川謠》（存目）

又《還度赤津嶺懷湯義仍》（存目）

徐渭《與湯義仍》　渭於客所讀《問棘堂集》，自謂平生所未嘗見，便作詩一首以道此懷，藏此久矣。頃值客有道出尊鄉者，遂托以塵，兼呈鄙刻二種，用替傾蓋之譚。《問棘》之外別構必多，遇便倘能寄教耶？湘管四枝，將需灑藻。

又　《讀問棘堂集詩》云：蘭苕翡翠逐時鳴，誰解鈞天響洞庭？鼓瑟定應遭客罵，執鞭今始慰生平。即收《呂覽》千金市，直換咸陽許座城。無限龍門蠶室淚，難偕書札報任卿。

又　《問棘堂集總評》云：「眞奇才也，生平不多見。」又云：「五言詩大約三謝二陸作也。」又云：「其用典故多不知，卻自覺其奇，古妙而又渾融，又音調暢足。」

沈懋學《京中訪湯義仍就宿》（存目）

又《同湯義仍夜坐次韻》（存目）

屠隆《贈湯義仍進士》（存目）

又《與湯義仍奉常書》（存目）

胡應麟《湯義少過訪賦贈》（存目）

又《湯義仍過余適余命工櫛髮欲起義仍亟止　余對談竟櫛　因相顧大笑出竹林風致　何必晉人　俄余鼓枻南歸興會想思　輒有此寄》（存目）

梅鼎祚《答湯義仍》（存目）

又　宜伶來。三戶之邑，三家之村，無可愛助。然吳越樂部往至者，未有如若曹之盛行，要以《牡丹》、《邯鄲》傳重耳。

袁宏道《湯義仍》（存目）

袁中道《答王天根》　義仍先生健耶？承書問藹然，軫念兩先兄，讀之幾欲墮淚。記乙未春，義仍與王子聲及不肖兄弟三人聚首都門，無夜不共譙笑。未幾子聲逝矣，又未幾伯脩、中郎逝矣。弟近復多病，存亡不可知。推義仍年愈長而飲啖愈健，豈惟有異才，實有異福。來劄云：「義仍推服楚才，以爲不可當。」然耶？楚中後輩，復有數人，詩文清遠絕塵，義仍或未及聞也。讀《玉茗堂集》，沉著多於痛快，近調稍入元白，亦其識高才大，直寫胸臆，不拘盛唐三尺，不覺其有類元白，非學之也。

鄒迪光《與湯義仍兩則》（存目）

又《寄贈臨川湯義仍二首》（存目）

又《與湯義仍》　我明作者林立，【略】惟我義仍能方能圓，不離不即，時而沉潛，時而沉鬱，時而蕭散，時而商憯，時而勁直，時而婉嫕，時而晶熒璀璨，時而平渝稚澹。《玉茗》一集實兼北地、信陽六七君子而有之，至讀羅浮諸賦，則又未始不整襟下拜頓足舞也。【略】世有義仍，則餘可廢。【略】義仍既肆力於文，又以其緒餘爲傳奇，丹青栩栩，備有生態，高出勝國人上。所爲《紫簫》、《還魂》諸本，不佞率令童子習之，亦因是以見神情、想丰度，諸童搬演曲折，洗去格套，羌亦不俗，義仍有意乎？

又　湯先生文高華貴簡，如鼯采垂棘，世所希□。至序《調象稿》，益復絕塵離衆，惝怳神奇，是甄叔迦帝青寶不從大塊生出，不肖喜極發狂，大叫三日夜不止，尋焚梅檀，薦之家廟而後付劂氏。棗板一出，海內人士，率謂羔裘狐領，大是不類，又謂魚目借光夜月，不爲夜月損，而魚目且長價，士附不朽，寧有既乎？張生往往爲不肖言義仍居家，門庭羅雀，足不踏公府，邑中刁丙之屬絕不與把臂締交，繩床糲飯，擁萬卷自樂。近欲問道吳會，而貧不能具三月糧，此其衷已盡汰泥滓，獨存妙明，發爲烟霞，口角自不得尋常較量。大都義仍文章，是先秦兩漢加以六朝，藻繢其人，東西京而猶多晉代風流，不肖能知之能慕之，而不能以一語相頌，何者？凡夫不可以論

聖也。

曾維綸《寄贈湯海若丈》（存目）　臨川義仍，深情不朽。拙宦南都，山川爲友。出尉徐聞，羅浮襟袖。晚得一城，其大如斗，而猶不免於上官之掣肘。乃盟青山，棄彼墨綬，藻筆在左，歌喉在右，王茗新詞，萬靈奔走。讀其《牡丹亭》者，眞覺啼笑聞聲，妖魂宛覿，何物粗人，妄加點竄，曰：「不便於吳儂之口。」吾不罪彼忌才之胸，而深笑彼塗皴之手，王維雪圖，汝揚得否。

單思恭《續文士贊・湯顯祖》　李傳熊《玉茗堂》（存目）

李來泰《玉茗堂兩則》（存目）

丁宏誨《玉茗堂》（存目）

秦瀛《過遂昌懷湯若士先生》（存目）

吳嵩梁《湯若士先生玉茗堂》（存目）

王士禎《漁洋詩話》「落花如夢草如茵」：（存目）。

雜録

劉應秋《徐聞縣貴生書院記》　徐聞之人士，知海以內有義仍才名久。至則躡衣冠而請謁者，趾相錯也。一聆謦欬，輒競傳以爲聞所未聞。乃又知義仍所由重海內，不獨以才，於是學宮諸弟子爭先北面承學焉。義仍爲之抉理譚修，開發款啓，日津津不厭。諸弟子執經問難靡虛日，戶屨常滿，至廨舍隘不能容。

臧懋循《寄謝在杭書》　還從麻城，於錦衣劉延伯家得抄本雜劇三百餘種。而出，如生不可死，死不可生，皆非情之至。斯眞達意之作矣。』飽研丹砂，密圈旁注。往往自寫所見，出人意表。如《感夢》一齣，注曰：『吾每喜睡，睡必有夢，夢則耳目未經涉者皆能及之。杜女故先我著鞭耳。』俞娘有妹落風塵中，一時稱『仙子』。」《靜志居詩話》云：「婁江女子俞二娘，酷嗜《牡丹亭》曲，斷腸而死，故義仍作詩哀之，云：『畫燭搖金閣，眞珠泣繡窗。如何傷此曲，偏只在婁江？』此三說，蓋一事而傳聞異詞也。又相傳：張江陵欲以鼎甲畀其子，羅海內名士以張之，令諸郎因其叔延致湯、沈兩生，湯臨川獨不往，而宣城沈君典遂與江陵子懋脩偕及第。《邯鄲夢》中宇文，即指江陵也。《帶經堂詩話・記載門八・韻事類下》引《居易錄》　湯若士先生玉茗堂，兩夢中《吊打》、《欽定》諸劇，皆極詆訕，至云「狀元能值幾文來」，憤悵極矣。

明文學部二・湯顯祖

又卷三　相傳湯若士之《紫簫》，亦指當時秉國首揆，纔成其半，即爲人所議，因改爲《紫釵》。

又卷六　《硃房蛾術堂閒筆》云：「杭有女伶商小玲者，以色藝稱，於《還魂記》尤擅場。嘗有所屬意，而勢不得通，遂鬱鬱成疾。每作杜麗娘《尋夢》、《鬧殤》諸劇，眞若身其事者，纏綿淒婉，淚痕盈目。一日演《尋夢》，唱至『待打併香魂一片，陰雨梅天，守得個梅根相見』，盈盈界面，隨聲倚地。春香上視之，已氣絕矣。臨川寓言，乃有小玲實其事耶？」陸次雲輅通判撫州，半載掛冠，重建玉茗堂於故址，落成，大宴郡僚，出吳兒演《牡丹亭》雜劇二日，解纜去。四方名士，爲賦詩紀之。

楊恩壽《詞餘叢話》　凡詞曲皆非浪填。胸中情不可說、眼前景不可見者，則借詞曲以詠之。若叙事，非賓白不能醒目也。【略】即如《牡丹亭》寫杜麗娘遊園之時，便道：「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也！」緊接「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若不用賓白呼起，則「原來」二字不見精神。此下叙亭館之勝，於陸則「朝飛暮捲，雲霞翠軒」，於水則「雨絲風片，烟波畫船」，而此調尚有三字兩句。若再寫園景，便嫌蛇足。故插賓白云：「好景致，老奶奶怎不提起也！」結便以「錦屏人忒看韶光賤」反詰之筆足之。即景抒情，不見呆相。究竟此支詞曲之妙，皆由賓白之妙也。

同治《臨川縣志》　湯若士故居，在縣學後，中有攬秀樓、毓靄池、金柅閣諸景。

趙南星

論述

綜論

姚希孟《趙儕鶴先生稿序》　當壬辰、癸巳間，余不肖，年方舞勺，有傳示趙先生文者，讀之喜極而狂，竊殘脂，篝火丙夜，吾吾不休，至棄其故武而步趨之，雖長老糾督弗聽也。瑯琊王逸季氏知余得秘稿，亟從枕中搜去，刻入《小題宦稿》諸集中，而先生之文衣被天下，然大江以南讀先生文者，自余昉也。是時余頫首章句，應童子科，不知吏部是何官，所主持何事，但聞里中褫一大墨，皆扑手稱快。又一時平津客如趙師睿、梁成大之徒，鐫削行盡。長老又教余曰：「是趙先生爲政，若喜讀其文者也。」余以是心儀先生，不獨文矣。嗣是十餘年，而余所交海內豪雋稍廣，聞先生事益習。又嘗從山陰王生見先生詩數百篇，其於少陵得收魂奪髓之法，酒闌拍案，歌之輒覺明月依懷，黃雲不飛，益嚮慕先生不已。既預計偕，思迂轡訪先生於高邑，苦馬瘠僕瘁，又見布衣往來公卿間，所談說亡當，至於書生，不鞬戶讀而倚附門下士，哀次先生新舊稿鋟於吳門，屬余詮次，業忻然許之矣。亡何病作，越十旬乃瘳，而剞工已告竣，余乃諗於姜君曰：先生文固無煩品題，且有伍、吳兩先生顏其端，孟也可無贅。獨余有緒論，謂先生文晰理則董相，曙事則賈傅，從橫變化則史遷，沈痛剴激則陸敬輿，文章之妙備矣。是文也，非徒文也，經世之用與救世之苦心隱躍於其間，即先生實錄也。當其佐統均，澄汰百寮，提衡在手，如南樂奏中所臚列而指迷者，此又非先生極奇極快極得意之文章乎！人與文每可參觀，而世有眞人，必有眞文，高山大川，醞結

而爲一代鉅公，則凡嵐光水黛烟雲出沒之致，自與日星相暎發，先生之文是已。余以終前諾，聊綴數語於後，如正平半刺，自投龍門，祇以早讀先生文，聊識其執鞭之志，非敢自負知先生，使先生亦知菰蘆中有此生也。

周鳳翔《趙忠毅公文集序》 先生身行之者，以言紀之，身不能行者，以言昌之，其文可以媲經墳，其詩歌足以昭信史，若止以《離騷》、《天問》、少陵、太白誦其詩，以兩司馬、班、范讀其文，猶之乎買櫝而還珠矣。丹陽姜抱宏以大司馬范公之命，發其師門之藏，盡以付之劂氏，先生之靈藉以不朽。不佞翔承命序之，爰告同志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卽以爲孟子復出，非私於所好矣。崇禎戊寅秋七月，南京國子監司業，山陰周鳳翔書。

王心一《趙忠毅公文集序》 忠毅公精忠大節，不以文重，乃余讀公是集，而深惜世之不能用公，非公之不善用世也。公秉道嫉邪，自其天性，一生誠悃，惟在護持善類，屏斥宵壬，以定國是而收救寧，以爲治世御俗，不過欲與人爲善，與人爲善，不啻公若己有之，與海內正人自爲聲氣，而公實未嘗私一人。從來君子喜必小人忌，如公領袖正人，尤所側目，以是終公之身，在朝無幾而中禍最酷。疑者謂公固不能容物，而不知公不然也。余嘗反覆公立朝諸疏，其間棄瑕錄功，引恬疏滯，小善不遺，所不能容者獨有貪污險躁之一輩耳。公惟謂此輩用事，小民之膏血不走爲苞苴，卽聚爲私囊，而士風一壞，吏治隨之，民生日瘠，夷狄盜賊伺釁而起，蓋早已鰓鰓慮之，今無不如券焉。然公骯髒之性，似不可一世，而實未嘗薄待天下士也。方且提以良心，歆以功名，不寧願與共名教，抑更願與共慶譽，何其忠厚之至與？夫使公志盡行，幬暢其與人爲善之心，則忠義廉潔，何人不可自勉？俾朝廷清明，政事脩舉，寧有外虜內寇日尋干戈糜爛愁苦，雖以聖明宵旰，若猶不足，如今日者哉！余故惜世之不能用公，非公之不能用世也。當神廟深居玄黃時，有互持是非，隨乎衆口，公以侃侃忤時，猶賴上操太阿，世有清議。公在林間，如潛麟隱鳳，天下無不以爲瑞。公志得從家食優游，寄情副墨，公所得意，尤在詩，往往悲壯憤激，率其本性，總出於忠君愛國，而不失爲小雅之不亂。至泰昌、天啓間，正人起用，公亦自謂千載一時，蹇蹇諤諤，不難任怨，欲盡發海內忠直之氣，與之共佐昇平。無何而莒陸未夬，密雲在郊，羣邪合謀以張璫燄，若所謂忠義廉潔皆殺身之物，而

近體軼不可見。文尤長于碑版，如吏部尚書孫清簡公(鑨)、山西布政使王公(述古)、兵部職方郎中張公(主敬)諸誌銘，翰林侍讀學士吳公(中行)傳，少之音。

《明詩紀事》庚籤卷一一陳田按 忠毅三歷銓曹，一爲太宰，激濁揚清，凜不可犯。可謂薑桂之性，老而愈辣。詩亦風骨聳峻。

《明文授讀》卷一一 先夫子曰：公字夢白，號僊鶴，高邑人。【略】其爲文是是非非，無所隱避，雖不事華采，而部伍整肅。

王士禛《趙南星集》 高邑趙忠毅公(南星)、高陽孫文正公(承宗)，皆北方之偉人，天下望之如泰山、北斗。二公集皆吳橋范文貞公(景文)刻於金陵。予兒啓汸官畿南，屬購二集，僅得忠毅公集十四卷，已軼其半，有公之子清衡印記，蓋其家藏本也。公詩長於古選，頗有法度，而又能自見其才思，惜

傅兵部尚書李公(化龍)、兵部侍郎魏公(允貞)、光祿少卿顧公(憲成)諸碑，於國是之是非、人才之枉直，痛切言之，可裨信史。牧齋錢公稱其文滔滔莽莽，輸寫塊壘而起伏頓挫，不能稟合古法，要其雄健磊落，奔軼絕塵，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予謂讀其文，居然有壁立萬仞之概。

《制義叢話》卷五 徐存庵曰：趙公南星《非其鬼而祭之二句》題後大結云：藉靈寵於有位，既以諂鬼者而諂人，求憑依於無形，又以諂人者而諂鬼，吾不意世道之競諂，一至於此。陳百史以爲中有所感，激爲此論者是也。

又 又曰：趙高邑(南星)賦性剛介，不能容物，悲時憫俗，惡佞嫉邪之旨，盡發之於文。其漠視江陵，急攻呈秀，不以權貴易守，不以奄寺骫法，丹心再剖，聽如充耳，削官未已，加以謫戍，著書明道，至死不回，入山二十八年，出見士習卑諂，慨然太息，申屠嘉之折辱鄧通，汲長孺之面責張湯，未足以擬其直也。當先生登第時，主司夢大鶴飛下，乃得公卷，故號儕鶴。今觀其文行，可不謂鷄羣鶴立者歟？朱梅崖曰：趙南星《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文，最得聖人言表之意，或以爲爲江陵元輔病時，朝士並走羣望而作，亦非無因。中間四比云：世之可以富人、可以貴人者，亦已尊而奉之矣，而富貴之未至，意者其乏冥助耶？祭以祈之，而逢迎之態，何所不備。世之可以困人、可以苦人者，亦既柔而下之矣，而困苦之未祛，意者其有陰禍耶？祭以禳之，而顛蹶之請，豈所忍聞。自下而干上，是之謂僭，僭之所不敢避，乃足以効其誠。有廢而私舉，是之謂亂，亂之所不敢辭，乃足以明其敬。如此勘諂字，可謂入神之筆，淋漓噴薄，極文字之豪矣。

嘉慶《高邑縣志》卷六 南星素精舉業，爲諸生時，每一藝出，爭傳誦。其它詩古文詞亦然。著有文集若干卷。

又卷一〇 所著甚多，而《史韻》其絕筆也。其行於世者，一飯必報，有宿修武，津津善談。有《還金記》，有《救善記》，又有《拳喻》、《自訟如何說》等篇，然紀興廢，辨貞邪，爲萬古金鏡，則《史韻》爲最。

分論

《大言詩》 《明詩歸》卷五：鍾云：作《大言詩》者，多近荒唐，多入戲謔，而此詩言之大至矣。然字字實理，不近荒唐，不入戲謔，可見正人筆墨，雖荒唐戲謔，亦不猶人。

《落花》(人間最是無花好) 《明詩歸》卷五：鍾云：詠物詩，形容不如寫意。此詩不拈字句，只寫大意，能使人讀之感傷不已。集中《落花》詩凡三四首，當推此第一。

《絕句》(郎道紅荷花) 《明詩歸》卷五：譚云：氣味亦古。

《秋胡行》其一(大愚乃精) 《明詩評選》卷一：「美而無當」一轉，作何關合，不妨疑殺百世以下人。立言撰度，一似從曹孟德來。眞豪傑人，以忠以奸，俱是刻骨鑽心，不許淺人夢遇。雖然，其別自顯。

其二(上古無酒) 《明詩評選》卷一：無但賞其精拔，雖云創獲，要自有淵渟之度，方令詠嘆者警心。漢、魏人邈不可及者，此爾。唐、宋作精拔語，即一往向盡矣。樂府中有復句疊序者，正自各有思理，不容不爾。讀至複疊處，居然若初見。李于鱗以聲腔倣《鐃歌》，唯未涉此境界，遂覺無故截鶴補鳧。比見有學《焦仲卿詩》疊序兩三番者，癡鄙徒增人笑。先生於此，亦倣古人聲腔，乃令減去一句，得否？有耳有吻者，當自知之。

《獨漉篇》 《明詩評選》卷一：涵英爽於文弱，出奇譎以清穆，得魏晉之髓，無問膚也。萬曆以來，借古題寫時事，搜奇自賞者盛行，乃以帖括氣重，不知脫形寫影。太宰獨於此道，得魚筌外，倪鴻寶、王季重俱未望其津涘，況餘子乎？

《短歌行》 《明詩評選》卷一：全不刻畫，所以隨順隨逆，一平一突，無所不可，一有刻畫痕，則凡今之人皆能爲之矣。「維山有阿」一轉，是何端來去，吟魂吟理，正在空微中。

《灌園》 《明詩評選》卷四：居平不喜人輕言倣陶，以非其人，則疾入於褊率也。太宰得陶之韻，何妨神擬。「衣食生君臣，忠孝復何有」，使納之《詩歸》中，必爲鍾、譚所推獎。然鍾、譚實不知此種語有風雅者、有酸餡者，作何分別，一以靈快賞之。走死措大於荆榛，何嗟及矣。

《水龍吟・詠楊花和韻》 《蘭皋明詞彙選》卷七：胡云：詞家詠物，較難於詩。體認稍眞，則拘而不暢。摹寫差遠，則晦而不明。若忠毅作，張玉田見之，應推邦卿、白石之上。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欽定隆萬四書文》卷二：周道衰微，【略】此文驟觀之，似於題外別生枝節，然實是聖人意中語，不可不知。

《齊景公有馬千駟》一節　《欽定隆萬四書文》卷三：乍視之怪怪奇奇，反復諷誦，其立局措語無一非題中神理。歐陽《五代史》論贊，深得史遷神髓，斯文其接武者歟？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一章　《欽定隆萬四書文》卷三：春秋以前，【略】作者生有明之季，撫心蒿目，故言之如是。其深痛也。

《脅肩諂笑》二句　《欽定隆萬四書文》卷五：猥瑣之情，以峻厲之氣摘發之，足令人愧恥之心勃然而生。

傳記

姚希孟《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趙忠毅公墓誌銘》　《周禮》六官先太宰，帥其屬掌邦治八柄，詔王曰予曰奪。予奪既行，賢奸攸辨，即小宰六廉弊羣吏，可以障溯湃橫流之運而挽之平，可以持銕炭低昂之情而收之一，權斯尊已。前此以天官郎洊陟冢卿，克稱厥任者，平湖陸莊簡公爲最。陸公機敏，而用圓以濟其捖搏之用，雖嘗以典選被譴，暨正統均，高朗令終。近而高邑趙公以直方行之，甚快人意也，如溽暑蘊隆，涼風驟雨颯然而至。其迅捷也，如萬石之弩猝逢其機，崇墉崩裂，鬼神避路。故始以謠諑去位，晚年流離戍死，骨肉參夷，大臣被禍之烈者，如公罕覯矣。公以萬曆甲戌成進士，授汝寧推官，稱廉平，爲要人所齕，僅得戶部。江陵相卧病，朝士徧走羣望，公與顧公憲成、姜公士昌輩戒勿往，仍爲紀事詩曰：「二豎能憂國，千官爲祝年。」傳播人口。江陵歿，以輿望入銓司。某太宰挾私意，欲糾丁侍御此呂，公洩之於王給事士性，爲太宰所嗛，引疾歸。後起家主選司事，太宰陳恭介公一日問公曰：「不敏多過，何以教之？」公曰：「人惟清靜，安得有過？」太宰曰：「是謂我不任事也。」即用海公瑞、何公以尚，因以謝公。丁內艱，服闋除稽勳副郎，遷文選，有「剖露良心，直陳時務」疏。所抨擊數人，皆月旦所弗許，一給事起而救之，朝論多助公，而公復引疾歸。後陸莊簡將去國，特起公田間，貽手書招之。公爲之命駕，因覆疏關職掌，與新建相公相左。神廟二十一年，廷臣當大計，孫淸簡公任冢宰，公司考功。先是政府三公各有所庇，太倉庇一館職，蘭溪、新建各庇一臺臣，後俱不免。蘭溪之介弟亦在察中。閣銓相水火，省臺之長預計事者，公揣其非同志，恐撓成事，不盡使之知，惟總憲李敏肅公及僉院王恭介公時相諮諏。榜出，諸失職喪朋者，思搆釁而動，而省臺恥不預聞也，首糾虞稽勳淳熙以辱吏部。又公所惜其才而寬之者，爲職方楊于庭，東征贊畫袁黃，三政府故擬旨留用，待某給事疏上，而冢卿奪俸，公外謫矣。聞公主計時，靜坐籌燈，精心參酌，有蟲巢于耳，繭成而不自覺，援筆註考，嚴於要津，而寬於散秩，遇一權勢姓名，奮腕乙之，輒浮一大白，自賞曰：「非趙某孰敢去此人？」是時所黜吳人頗多，而吳人皆以爲愜。子衿中稍有識者，亦喜相告。朝士惜公去，交章留公。比皆拱手縮舌，而忮者未已。小臣相繼放逐，大寮亦多引疾去，善類一空。後二十八年，先帝登極，即家擢太常少卿左通政，尋晉太常卿，未赴，明年工部侍郎闕，太宰涇陽張公欲授金沙某署選，周公順昌留以待公。又福淸、蒲州、吉水、芮城諸公，貽書勸駕，公勉爲一出。旋總西臺。又明年癸亥，狎主京察事，去癸巳閱五察矣。太宰多遲迴瞻顧，公作《四凶議》以堅其意，所鋤去略與癸巳等，整起臺綱。遇撫按報命，自屬吏而鄉紳，有濫薦牘者，糾彈若而人，人多震悚。考功郎徐大相以覆薛君采卹典事，鐫級出之外，公力救之。亡何，代涇陽爲冢宰，奮力仔肩，以澄淸爲己任，謂：「長安交際殷煩，士大夫朝氣皆疲于應酬。亭午入署，惾惾不支矣。請以全力盡職業。」率子部大夫昧爽入署，以爲常。又欲廉巡撫之賢者與郡邑循吏，皆久任銓司，如考功文選，亦不得皇皇弛擔。官評報部，多循故事，以卑冗及椎魯寡援者一二人塞白，使貪暴漏網，嘉與天下，浣濯此習。往時八品官移封父母有例，請下迨九品，疏滌選法，幕官以下，皆區畫鼓舞，以盡其用。約束森列，人頗樂從。至再剖良心疏與三十年前一疏自相喁答，謂：「簠簋濫則彈壓輕，戒上官毋入守令貢獻。」又知從來典選者，竿牘盈箱，臺省至雄貴，遇銓郎多望塵磬折，刺刺耳語。嚴飭諸司毋狗一切請托，有挾而求者，白其事。一給事啖重賄，代貲郎求鬭司，即以貲郎置朱邸，出給事外藩，人始脊脊稱厲。又因推陞一司李移郡丞，一令得諸侯相，庚駭詫矣。其用人也，御史大夫孫公歿，用門人梁谿高公，以少司寇代之，不以門牆引嫌。佐憲者必楊應山、

左皖城，領諫垣臺班者必魏嘉善、袁武定，攫而弗得者，或悵悵積薪，或以爲取諸其懷中而與之，謗讀繁滋，前後司屬極一時之選。故事：銓曹重行輩，序若魚貫，若以副郎入躐主政上，輒費周旋。公從人望用鄒新昌，由兵部郎調，而江右一銓部尚在事，一省兩銓，尤爲創格。又不與江右臺省謀，獨二三同志決之，江右之臺省聚而譁，嚮所謂取諸懷中者，借它事相搆，參一僉院，一吏垣，而難端作矣。又有旁起佐鬬者。公出疏駁之，應山二十四罪之疏適以是時上。先是，逆閹知公爲海內第一流，傾意皈往，公總憲時，聞於上前，亟稱其任事。一日囑其甥應星介同事某中翰贊於公，公麾去。又嘗同坐弘政門選通參，公正語曰：「主上冲年，內外臣子各努力爲善。」瑨默然，怒形於色。應山疏入，不行，公遂杜門乞歸。南樂相者，其父允貞曾爲公曰考功事，與公同好也，公素以通家子畜故相，無少假。相以同姓嚴事閹，倖致揆席，公畜之愈峻。或納賄肆關說，執不可。一日踵門請見，門者曰：「休矣，將脫幘而寢。」相怒曰：「擯我耶？人可擯，相公尊，未可擯也。」積恨入骨，與閹比而謀嗾公。御史大夫高公發崔呈秀狼籍狀，公議戍之，呈秀蒼黃走閹所，叩頭請命，言：「不去某某，我兩人未知死所。」適晉撫缺，公以清譽推安福謝公，它垂涎者不與。南樂嗾其私人上疏，謂謝以吏垣師，故得之。於是署選夏副郎，與吏垣同鐫逐，公亦乞骸行矣。繼逐者，御史大夫高公以公門人去，首揆蒲州公以救公去，一時名賢辭春明者，蹇衛相望，日必數人，踰年而國遂空。諸小人乃取公素所顯斥及諸君子抨擊者分布要地，作逆閹爪牙。首用某御史言，興詔獄，周內鉗網，以賊誣公，行撫按鞫訊。當事者方藉事效首功，辱公訟庭。子清衡、外孫王鍾龐皆遭痛捶，桁楊於市，觀者潸潸如雨。幸錢太史士升貽書察守官治，得護持力。坐賊一萬四千金，追呼甚急，六世之業終朝如洗，僅充十之一，非親知故人醵金爲助，清衡且敲朴死矣。讞上，公以耄年得收贖，中旨弗許，謫戍代州。清衡得莊浪、鍾龐永昌，累累並發，坐短轅，攜殘書，一篋自隨，執鍾龐手仰天祝曰：「汝兩人往戍所，宜閉門讀書，彼蒼不終憒憒也。」至代僦居一小樓，顏曰「吉祥」，又埽除土室，顏曰「味檗齋」，日夕開卷，或弄筆爲適，即有跫然之音，墐扉不敢應。晉藩遣使存之，未敢聞命。年餘，今皇帝嗣位，肆赦，撫臣故留滯不聽歸，踰三月，終殞戍所，固小人流毒，然不如是，則楊、左諸君子魂遊北寺者，公不得翱翔其間，負生前領袖矣。公之勳望始終在銓部，其得禍顛末盡於此。公生平循舊德，急窮交，白見寃抑，引掖後進，酬贈爲之傾橐，噓拂爲之焦唇，此猶細者。若斷脰戡胸，有益同志，雀躍從之，至有捷捷翩翩，顛倒白黑，思剷夷忠正而陰斲國家之元氣，又有負心人始藉卵翼，畔而以豁其幽憤，或以爲公之禍廼從此胎，其然豈其然乎？讀其文，知其人。一飯必報有《宿修武記》。談人善津津不置，里閈間事尤亟爲表章，有《李元張景星還金記》。崇獎節孝，有《贈俞叟序》。脫梁善於獄中，有《救善記》。此皆仁氣所結，可以敦末俗，救人心。其拳喻自訟，如《何說》等篇，抒寫磊塊，汪汪千頃激爲怒濤，亦足明公之無醞毒矣。素精舉業，始則組練峻潔，繼乃滔滔滂滂，暢所欲言，皆堪爲經生鵠。卽家開塾，所鑄就多嶽嶽偉人。己丑預春場，得人爲盛。能以文相人，高公其最也。古文詞源本馬遷，而取裁於韓、蘇，雄奇之中，刁斗鍔于秩如也。詩則步武少陵，淋漓沉痛語，使人欲泣欲嘯，欲縮地而談，欲排闥而愬，易水擊筑之音，於今載見。癸巳放歸，闢數弓爲芳茹園，有石有沼有蘭有雜花蒔竹，獨多以素節泠韻相友也。奉兩尊人嬉遊其中，遭喪，猶爲孺子慕。忠孝大節，公兩無負已。說者謂唐之李贊皇才略冠世，卒有朱崖之慘，以恩怨太明耳。公微類是。嗚呼，是豈獨不知公，並不知贊皇。贊皇幹濟材也，悃忱微遜焉。奇章媚而姱，所與遊者猶有樂天諸君子。今之與公爲難者，何如哉！豈能挫銳合汚，示海天襟度也？況其生有青蜺之對，死留碧血之藏，近日鈎黨以固喬爲俊廚冠者，非公而誰？公諱南星，字夢白，世爲眞定之高邑人。庚午鄉闈，顓房者井陘令鍾遐齡，夢一大鶴翼蔽天，次日得公卷，公遂自號僊鶴。自曾祖存禮以上，世有潛德。祖澤民，考汝弼，皆明經，一令武功，一令館陶，皆浹歲賦歸來，風期可想。公生於嘉靖庚戌四月三日，歿於天啓丁卯十二月十七日，得年七十有八。配馮氏，贈夫人。公生於嘉靖庚戌四月三日，歿於天啓丁卯十二月十七日，得年七十有八。配馮氏，累封夫人，柏鄉明經馮時化女也。爰媲清白，儉勤自將，艱於舉子，廼爲公置篋三。置而得李氏，京師人也，明於衾裯之禮，事小君甚謹，宗郤兩賢之。比難作，舉室不欲生，馮夫人以清衡之收繫也，李氏則以父子之同日就戍也，皆痛噎而死。骨肉之慘，無踰公者。馮夫人生於嘉靖丙辰八月十一日，歿於天啓乙丑十二月十三日，得年七十有一。李氏生於隆慶丁卯十一月二十四日，歿於天啓丙寅十一月初三日，得年六十。子二人，俱李出。長卽清衡，以廩生入胄監，還戍所，復

稱任子，伉爽有父風，娶路氏，栢鄉路少參一麟女。次清垣，邑庠生，早卒，娶郭氏。女三人，俱馮夫人出，一適王兆寧，眞定王方伯藻子，一適參將張應辰，栢鄉張職方主敬子，一適守備郭之樞，同邑郭廷尉實子。孫一人，悅書，清垣出，亦承祖蔭，聘呂氏，栢鄉呂郡丞應熊女。清衡嘗有子，七齡矣，以家難怖死。孫女一人，未字，清衡出。今皇帝之二年，兪後先廷臣請復公官，贈太子太保，謚忠毅，予祭葬如例。於是清衡卜以是年某月某日葬於臨城縣東瀆村之新塋，奉馮夫人合葬、李氏升祔焉。偕其甥中翰鍾龐持鹿奉常狀乞銘于希孟。希孟少而讀公文，嘗摹而敷之，已從姜仲文諸公遊，習知公立朝便槩。公有《正心堂稿》，懸於吳市，希孟弁其首。公又嘗爲余節母立傳，赫蹏相屬，雖未嘗識公，乃公實知余，余敢言不知公。廼係之銘。

鄒維璉《明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毅高邑儕鶴趙公傳》　儕鶴先生之逝，勳卿鹿公善繼錄其行，太史姚公希孟誌其墓，椽筆一揮，生面頓開。先生嗣君屬璉立傳，璉最寡昧，其何能勝。雖然，先生人品，國有史，野有記，賢士大夫之推揚固實錄，即權奸邪黨之嫚罵皆贈章，無煩搜求，臚列不盡。璉即曾受先生千載特達之知，何敢阿好，而又何必阿好爲乎哉！遂敢僭草以質信史。公諱南星，字夢白，因鄉試舉主得公卷，夜夢大鶴翼蔽天，因號儕鶴，世家眞定之高邑，自始祖至公八世，皆以經術起家，仕學博或邑僚，而祖澤民、父汝弼則爲令長。公生九歲能文，稱神童，見道有殍死而兒呱呱泣者，公爲流涕，拾而養之，父老知爲非常人矣。及舉鄉選，遊太學，好爲古文詞，因以受知諸名公。萬曆甲戌成進士，司理汝寧，廉明有聲，陞戶部主事。時貴疆相江陵病，朝士爭爲禱祀，公與顧公憲成、姜公士昌獨不往，且爲詩以誌嘆曰：「二豎能憂國，千官爲祝年。」海內傳頌。江陵沒，改調吏部考功主事。御史丁此呂糾劾三相子科場事，冢宰海豐楊革疏謀劾侍御，尚未發，怒公洩語於朝臣，公謝病歸。甲申起公文選，冢宰陳公有年問過於公，公曰：「釋老貴清淨，日復一日，安得過乎！」陳大笑曰：「命之矣！是謂我不事事也。」遂抗議起海公瑞、何公以尚以謝公。旋丁內艱，戊子服除，補稽勳，調文選，乃上剖露良心直陳救時要務疏。疏中抨擊總憲僉院翰林科道多人，甚忼直，吏科給事李春開疏駁公，公復引病歸。而一時省中王繼光、旋推總憲。癸亥主京察，當神廟之倦勤也，諫臣祈詩教、趙與邦、官應震、萬自約、史孟麟及刑部主事吳正志皆參春開，既去而公所擊者俱敗，而平湖吳亮嗣手執朝權，人莫誰何，至是冢宰張公問達尚瞻顧，公作《四凶議》，以定案鋤去，與癸巳等，人心又愈大快。公以撫按舉劾之當否關係世道之治亂，陸公光祖爲冢宰，起公爲考功郎，招以手書，公入朝。是時新建相欲損銓權，

乃上申明憲職疏曰：「臣衰頹無識，蒙皇上拔置西臺，爲諸御史之長。臣無職也，以諸御史爲職。諸御史皆稱職，往臣之稱職。彼出而巡方者，如使百城循理，萬民樂業，則爲天下太平。所以致此者非有他術，惟在舉劾得當也。舉劾之所以不當者，人務於市恩而莫肯任怨也。往者御史之巡方事竣，覆命薦舉皆拘舊額，固已不當，其後俸深升任者皆在提薦，提薦之外又有揭薦。昔西漢號多循吏，史止載六人，今聖世雖曰多賢，然亦不能如此之多也。如此之多，則宜有治理之效，何小民之窮苦憂愁，愚弱者爲鬼，桀驁者爲盜也？以臣所聞見，天下豈無循良？而貪墨成風，征收口重，有一兩加二三錢者。貧民糧少則倍之，買物者給半值，名曰官價，或分毫不給。參謁上司，鎮撫司獄。由此而談，爲臣如蕙可不謂之忠臣耶？若大相寢而不行，何以見則令行戶隨行置辦下程，餅師酒保皆受其累。又有喜於作威者，不問事之大小，一怒卽折人之肢體，傷人之性命。此輩亦得薦舉，非上官不之知也，又非眞知而故昧心也，不過曰：此我之同鄉故舊，不能恝也；曰：此權要之所托也，是能報復不可劾也。不劾則須舉之，又從而過譽之。貪者廉於伯夷，而酷者和於下惠，凡今之人，誰無相知？求人請託，誰不能者？以此譽人，誰不可舉？其所劾者皆貪酷而孤拙者耳，而又卒多從寬。故曰：舉劾之不當者，人務於市恩而莫肯任怨也。臣請以後按臣差滿，通將其所舉劾令河南道發單，各道一一細加咨訪，如考察之例類送。堂上官必舉劾允當而後爲稱職，不則卽以不稱職論。夫臣之欲保祿位非與人殊，何樂乎任怨若此哉？誠以不如是則民不安，民不安則社稷不安，臣望陛下渙發德音，使顧民之吏知貪酷之必不可爲，巡方之臣知貪酷之必不可薦，提薦揭薦必不可行，所薦者必不可爲溢美之言，所劾貪酷之吏必不可僅擬降調，從此惕然猛省，赫然愧汗，翕然回心而嚮道，共圖百姓之安。使臣無怨之可任，而諸臣功名日高，祿位從之，名實甚粹美，光輝及子孫，豈非仕人大願哉！如以臣言爲迂闊不可行，臣不敢愛一官以負陛下高厚之恩。」旨下，俱依議，載入憲綱。已又條陳三欵，重河南道題差事權，訪察同臺；二、巡方薦舉悞者許自簡舉；三、按臣兩差滿始議陞轉。惟雲貴用兵之地及摧折賜環者一差卽轉。提學御史必俟歲考鄉試事竣始得咨陞。因糾濫薦御史張素養等若而人，臺綱大振。公念國本建言礦稅詿誤諸臣久湮沉，則揭部題恤百有十人。是時逆閹魏忠賢怙寵干政，心忌考功徐大相曾參盧璫，則借題覆先朝薛蕙恤典事，中旨降外。公上疏曰：「臣南星不肖，乃陛下之老臣也。古之爲臣不易，而爲老臣尤不易。一言輕出，則舉國譏笑之曰：此不類老成人語。況敢輕言於陛下之前乎？自非萬不得已，必不敢以形之章疏。夫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有臣，則莫不欲其有臣而不忠，則居官食祿者皆無用有害之人，不如無有。故得一爲忠臣也。有臣而不忠者，必用其言而顯其人，卽異代之忠臣，亦必追崇而褒揚之。是以爲臣者競勸於忠，奉公則忘其家，直諫則忘其身，天下所以乂安，國脈所以悠久，舍此更無別術。而不意徐大相以薛蕙之事得罪也。夫薛蕙正德間進士也，任刑部主事，與兵部郎中黃鞏輩諫止武廟南巡，罰跪午門外五日，廷杖三十，死者十有一人，蕙幸不死，遂告病歸，歷陞考功郎中。嘉靖初又以議禮逮繫競勸於忠，奉公則忘其家，直諫則忘其身，天下所以乂安，國脈所以悠久，舍此更無別術。而不意徐大相以薛蕙之事得罪也。夫薛蕙正德間進士也，任刑部主事，與兵部郎中黃鞏輩諫止武廟南巡，罰跪午門外五日，廷杖三十，死者十有一人，蕙幸不死，遂告病歸，歷陞考功郎中。嘉靖初又以議禮逮繫

傾服者，未敢薦一人，亦未敢爲人求，臣之所以保全其良心者甚苦矣。今陛下之小民皆在水火之中，而居官者皆欲得爲京堂，薦賢者皆欲其爲京堂，甫爲京堂卽欲爲巡撫爲卿貳，若絕無救民之意。夫可以救民者莫過於巡撫，而此官甚不易作，必德望威稜貪污絕無者而後可耳。其次則知府最急。知府賢則縣官不敢害民。二者官有大小，皆宜選擇，破格而用之，久任而優擢之者也。近聞多從人討而得之，何怪乎謁選者以討缺爲常也。天下之最可患者，莫甚於民之作亂，而邊遠次之。今幸而稍定，何可不爲之防乎？臣以爲防之自知州知縣始，然莫急於懲貪。今有司之貪已成風，而長安之書帕，自十二金而至一百金，有至二百封者。此皆何從而來？安得不貪？貪則多酷，旣酷且貪，安得不亂？如是而但論罷之，如行商而得素封，有歌舞而爲耳。謂宜追贓正法，以抵兵餉，而減加派。至於掣籤之法，上古以至我朝所未有。自皇祖年間始用之，已不盡善。其初卽不能行，遂有造籤之法，討缺無不如意。苟卿曰：探籌投鉤，所以爲公。上好曲私，則百吏乘是而得偏，此假議以見行法之在人也，而不意天下果有此事矣。似宜變之以復祖宗之舊例。」疏上，請謁始絕，懲貪始嚴，巡撫太守始久任。公推鄒公元標爲南冢宰，未下，復疏請曰：「以皇上知人之明，同於日月，豈猶有疑於元標之未宜推乎？夫元標釋褐之始，卽捐軀以爲國家，其忠孝宜推也；俸祿之外囊無一錢，其廉潔宜推也；可仕若挾其山林，可止卽忘其軒冕，其恬退宜推也。夫此皆今人之所不能也，以元標之賢而皇上猶不卽用，則是捐軀報國者不足信也。廷推而不卽用，則是舉朝皆不足信也，無乃非堯舜疇咨急賢之意乎？」公又以司官多缺，銓弊日滋，因疏銓政變通之宜，以漸復祖制，曰：「夫千金之家必有紀綱之僕，令之招選羣僕以分辦護之任，而後家政克修，羣僕不備則必有所缺。若有其人而呼之不應，畏火伴而不畏家長，則紀綱亦虛設耳，其家鮮有不敗者。臣等不肖，蒙皇上以爲吏部，此周之所謂冢宰也。每誦《周官》之言曰：統百官，均四海，不待循省。而汗涊然浹背矣。蓋誠自知闇劣不勝任，況外察伊邇，當此危難之時，用人更急，欲得衆賢爲屬以助之，而四司官額設十五人，今僅有八人，惟稽勳有見郎中而三司俱無，員外惟主事不缺，皆新進而令之代庖，遷轉太驟，事多廢弛，臣等雖有盡忠之志，而不能行。昔時司官每省直恆二三人在署，欲請告則預招在籍者來，不待起補，彼入則此出，是以恆無缺人。文選考功郎中事任尤重，不可暫缺，

敢隨人穿鼻也。」疏上，璉與羽文俱着供職，不許引避。是時御史張訥爲兄張樸求撫登萊不得，忿甚，因借事以論公。給事傅櫆謀攻僉院左光斗、吏科魏大中，而思巧徼內援以勝之，乃疏中書汪文言父事故閹王安，而指光斗、大中昵文言。王安者，逆閹忠賢之仇敵而矯旨慘殺於南海子者。忠賢果逮文言，廷杖削籍。公復疏曰：「今之士人以官爵爲性命，以鑽刺爲風俗，以賄賂爲交際，以囑托爲當然，以狥情爲盛德，以請教爲謙厚，臣乃皇上之大臣，又老臣也，今以阻抑用賢之故，纔一分別是非，惡聲便至。至司官彼視之猶雞肋也，曾不當其一指之彈，而望不畏強禦，良亦難矣。臣嘗論萬曆年間近於以強陵弱，此時之人近於以衆暴寡，力可弄權，人人可爲吏部，財可買爵，處處俱是傍門，面皮書帕，長安載道，士風如此，公道業已滅絕，苟非天骨清挺之士，鮮不困窮而作亂，此劉宗周所以恥之厭之恨之而不肯一日留也。」疏上，杜門乞身益力，上慰留。公睹邪氛日熾，注意人才，思以誅閹，既拔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於要地，而張光前、夏嘉遇、程國祥、劉廷諫以及維璉多踰常格用之銓曹，御史王允成有直聲，以南調北，即貲郎中書庇熊廷弼，逮獄掠死，公坐鬻官贓一萬五千，與璉等十五人旨下各省撫按提黃正賓建言國本廷杖，亦得遷尚寶少卿，至後推高公攀龍爲總憲，則其門人。又以公所疏參之郭尚友御史例轉之，馬逢皐撫按公卿鍛鍊之，鄉人投牒其劣轉奸貪亦破格，如科臣李春燁奉深已擬京堂，竟以受賄說一鼇使處年例，百官，指公元兇，善類盡空，大獄隨興，而較癸巳黨禍爲烈矣。御史張納、知縣石三畏、李際明皆甲科，竟以墨轉藩王相。其他卑官銓敘亦破格，令甲則皆身受拷掠，負桁楊暴烈日中。幸太史錢公士升貽書蔡守，默護得不死。八品官，遇覃恩止封本身，或止移封於其父。公疏：「父母一也，且何靳於公家世清白，沒產不當贓十一，鄉人醵金助內，有貧而瞽者典鬻以助。公年九品？請八九品官皆得移封父母，父官高者得晉階，不必陳乞，著爲令。」又老，法得收贖，閹不許，於是率其子若甥同日赴謫。夫人宋已先慟卒，清衡見近時事例開而實歷三考滯，乞恩行則援納與實歷並滯，窀年行而收卯出序生母側室李亦以牽衣哭別卒。清衡、鍾龐臨岐請教，公曰：「爾二人至戍所，者亦滯，乃奏革乞恩窀年例。又以佐領幕職見上官長跪叩頭若奴隸，乃疏爲閉門讀書，彼蒼自有分曉。」聞者皆流涕。公至代州，則賃居一小樓，顏曰「吉明經定稱謂改儀節以鼓士氣。又以監生代歷非法，乃題革清弊，一歲可省縣祥」，又掃一土室，題曰「味蘗齋」，杜棣哦吟，即晉王遺使來唁亦謝卻。著有官萬餘金，太倉米數千石。是時外察屆期，宵人鑒公癸巳癸亥兩察，業惴恐，《史論》七首，又爲韻語以約漢以下事。崇禎天子登極，肆赦，公以大臣謫，伺隙逐公。偶高總憲疏參御史崔呈秀按淮穢狀，公從維璉草疏題覆，戍之，必得歸牒乃可行，而撫臣牟志夔，公所察處者，仍護璫局，故留滯，公竟卒呈秀急，則走逆閹忠賢門，叩頭哭泣云：「不去不去，我兩人未知死所。」逆於戍所，年七十八，逆旅蕭然，至無以殮。幸餉部主事黃元功爲之殯，輿櫬閹謀之閣臣魏廣微。而是時適有會推晉撫之事爲難端。初晉撫缺出，布政郭還鄉。崇禎元年，清衡、鍾龐皆赦歸，清衡詣闕上疏訟冤，詔復官蔭，既又尚友以賄求，公薄之，而以清恬推謝應祥。先是公爲總憲時，逆閹知爲海內加太子太保，加蔭一子，予祭葬，賜謚忠毅。公剛直天縱，識悟過人，生稟第一流，亟稱於上，託人求草詩扇，公弗許，曰：「端人可爲閹者草扇乎？」燕趙之俠氣，長探鄒魯之眞脈，言動必謹，白首好學，專以保合良心爲主，一日閹囑其甥傅應星介一中翰贊於公，公又麾去。適楊漣劾閹疏出，公在弘胸中皎皎如日月。故自筮仕至統鈞，動剖良心上陳，扶陽抑陰，以天下爲己政門選通參，遇閹，正色語曰：「主上冲年，內外臣子各宜努力爲善。」閹默任，激烈慷慨，夷險一節，前後立朝不數載，而家食恬修三十年。人有一善，

亟爲表章，雖耕農菜傭，闡幽及之。郡邑絕竿牘，至大利害，不惜正色昌言。如節烈董寡婦、青衿董騰蛟、邑人梁喜順輩，公皆爲之雪冤獄。平生重然諾，急窮交，受謗傾橐，亦所不顧。鄉人繪像以祀。文章大類韓昌黎，奇氣逼人。詩雄傑而有沉痛之致。尤精公車業，年老猶戲爲之，海内奉爲宗匠。善以文相人，如識拔高總憲及造就高邑李相以下，多爲名流。公勳業始終在銓部，考功第一，冢宰亦第一，與鄒公元標、顧公憲成齊名，時論比之俊厨之冠，爲漢三君。文集行世。

吴應箕《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忠毅趙公傳》（存目）

《明史·趙南星傳》（存目）

紀事

姚希孟《名臣論議·趙南星》（直隸高邑人，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成進士爲汝寧推官，以官評忤要人，次遷戶部主事。江陵卧病，不預祈禱者兩三人，南星其一也。江陵歿，改吏部，尋移疾歸。其再出也，見信於陳恭介、陸莊簡、孫清簡三太宰，所擢用必一時傑望。而癸巳内計，芟夷掃門客殆盡，南星亦自逐其姻婭，太宰逐渭陽以酬之，而秉軸者怒未已。是時省臺主計，非同心多秘不獲聞，因糾拾相左，遂削藉去。林居三十年，推轂無虚日，至辛酉歷以卿寺召，未赴，最後以工部侍郎出山，即長西臺，主癸亥京察，所澄汰略與癸巳等。以吏治責巡方使者，而考覈隨其後，臺綱肅清。既正統均，首懲貪墨，及關説者三兩人，簪紳中爭自簡飭。逆璫採衆望，曲意交驩，乃絕之甚峻。因選通參同坐弘正門，正言規之，璫愈切齒矣。又遇時相以父執自處，倨不爲禮。内外合而伺其卻，乃南星所拔置名賢，多不狃常格，江左用兩銓，衆譁於朝而小人遂乘之。璫固疑南星爲黨魁，因推山西巡撫事逐之去。大禍既作，以八十冢臣戍死代州，天下傷焉。　擬謚忠毅。（推賢盡誠，強而能斷。）又擬貞肅，（憂國忘死，執心決斷。）得旨謚忠毅。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　余幼時曾見有人持一硯來，上鐫趙忠毅公款識，有銘云：「東方未明，太白睒睒，雞三號，更五點，此時拜疏揭大閽，事成銘汝功，不成同汝貶。」當時草劾璫疏，蓋用此硯也。

明文學部二・趙南星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二五　趙南星《趙忠毅公集》二十四卷。又《史韻》二卷。《離騷經訂詁》一卷。

《明史·藝文志四》《趙南星文集》二十四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趙南星《學庸正說》三卷。明趙南星撰。【略】是編

《四庫全書總目·四書類二·學庸正說》　三卷。明趙南星撰。【略】是編凡《大學》一卷，《中庸》二卷，每節衍爲口義，逐句闡發，而又以不盡之意附載於後。雖體例近乎講章，然詞旨醇正，詮釋詳明。其説《大學》，不從姚江之知本，而仍從朱子之格物，併補傳一章亦爲訓解。其説《中庸》，不以無聲無臭虚論性天，而始終歸本於慎獨，皆確然守先儒之舊。蓋南星爲一代名臣，端方勁直，其立朝不以人情恩怨爲趨避，故其説經亦不以流俗好尚爲是非。雖平生不以講學名，而所見篤實，過於講學者多矣，未可以其平近而忽之也。

又《史評類存目二·史韻》　二卷。明趙南星撰。【略】是編摘録史事，儷以四言韻語，凡西漢、東漢、三國、兩晉、南北朝、唐、五代、宋、元各爲一首，詞簡而該。蓋其謫戍代州以後，借以遣日之筆。後人重其忠義，因録而傳之。順治丁亥，高邑李士邵刊於杭州，版旋散佚，乙未又刊於淮海道署。

《嘉業堂藏書志》卷四　《趙忠毅公集》二十四卷（明崇禎刻本）。明趙南星拱極撰。

藝文

鄒維璉《祭冢宰趙儕鶴諱南星先生》（存目）

茅元儀《趙太宰南星》（存目）

鄒迪光

論述

綜論

王世貞《鄒彥吉玄嶽游稿序》 余昔癸酉之夏，由京口抵武昌臬，以一青雀受江山之勝，頗寓之詩，且有紀行一序。又二載而爲乙亥春，叨郎襄節，用間涉玄嶽，禮北門貴神，則有一賦四記，它古近體若而篇。余賦頗時時落人口，餘蔑稱也。竊意自有宇宙來，操觚之士，江行者當以億計，陟玄嶽者以萬計，寧無有二三臭味之同，收之奚囊，以洩其奇而托不朽？乃遠則獨一宋陸太中務觀，有《江行雜錄》，則自武昌而上走江陵道，入峽而後止，其述視余更詳。而玄嶽之遊，近則有汪司馬伯玉、徐宗伯子言，然皆有記而無賦，是三君子之詩，余未能盡睹之，當亦稱是。蓋癸酉之去丙戌，改歲者十有三矣，而余之戚執鄒學憲彥吉始繼焉。彥吉江行有記，玄嶽有賦，又俱有詩，約略視余等，而其宏麗軼蕩，備良史之規，兼風雅之致，非余所敢望也。且彥吉之踰勝余者有四：彥吉之游，業三十餘，濟勝之具充然，而余其時犬馬之齒長，幾三之一，老矣，才且盡矣，一也。彥吉一不中忌者意，輒去不復顧，葛巾野服，作道人裝，而余不能不見束於纓升，二也。彥吉過齊安，往往爲父老所物色羶慕，而追趣之恐後，其於余，見而悚然，去而漠然而已，三也。彥吉偕一道人行，若支、許之相遘詣，往往發爲意表語，而余則無之，四也。夫豈獨余，務觀之不能得玄嶽游，而子言、伯玉之不能得江行，彥吉固超余而兼三君子之長者。有彥吉，余及三君子故可廢也。余既欲自廢余言，彥吉何自而迫欲序之？以余能彥吉知，又能知江與玄嶽故也。

又《鄒彥吉〈羼提齋稿〉序》 彥吉之守黃州也，次黃以前之詩，而名之曰《鷓鴣稿》，屬余序之。客歲溯長江，禮玄嶽，以其所著紀游，編得賦與詩如干首，而名之曰《玄嶽游稿》，又屬余序之。今者偶余於高座寺，盡出其所著近詩，爲卷六，爲章不能二百，而諸體約略備矣，名之曰《羼提齋稿》，又屬余叙之。至是凡三屬。客有詣余者曰：「語不已贅乎哉？」余謝曰：「不然，響者之序《鷓鴣》也，序其進也，以有待也，其季子之聞爾而謂始基之者乎？其序《玄嶽游》也，美其適也，以有寓也，其季子之聞爾而曰：蕩乎樂而不淫，周公之東者乎？今者之序《羼提》也，則成矣，季子之聞頌，而所謂五聲自得，要有出乎其表，而不受繩束者。夫定格而後俟感以禦卑，精思而後出辭以禦易，積學而後脩藻以禦陋，觸機而後成句以禦鑿，四者不備，非詩也。」彥吉爲人孤潔自信，愼許可，寡游道，其自閩解學政歸，而杜門尚徉於六藝之圃，故獲自致其詣，於四者深造自得，久而逢源，烏能難彥吉哉！余非不知之，顧少而忽焉，老而見役於人，以筆研爲徽纆，其何足以當彥吉也。集以齋，齋以羼提，梵語忍辱也，於世法爲利。雖然，吾懼世之叢起而役彥吉也。

湯顯祖《調象庵集序》 東吳鄒公彥吉著《調象庵集》數十卷，以余所好，急取其詩而諷之，已異焉。當其興屬而起，瀕洞合沓，勃聿琛璨，可使霆發電睒，魚跳鳥瀾，猝不可得而當也。逮其法至而行，則復倚儷澹淡，切迭稽詣，若晴雲穆雨，堅車良駟，逝不可得而厭也。文則皆名岳廣川之環其前，而通人選賓之駢其後，彪炳渙汗，要於足傳，而大致有動於余衷者。蓋公才具高偉於世，故亹亹之業，開濟有餘，而心目太明，神骨太峻，於貴倨無所可下，於夷伍無所可偕，用此率意而酬，殆非頻頻所了。蓋自是公之進退無恆而天山有筮矣。嗟夫，有高才而鮮貴仕，其與能靖者與？折節抵巇，非公所習，則其鬱觸噴迸而雜出於詩歌文記之間，雖談世十一，譚趣十九，而終焉英英沄沄，有所不能忘者，蓋其情也。至於今四海人士鮮不引重公者，然猶大其才而高其氣，則當時之嶽嶽一世何如矣！雖然，世人爲其不可傳者，而公爲其可傳者。噫而風飛，怒而河奔，世能阨之於彼，而不能不縱之於此。然公復自號愚公，而謂余曰：「平生此道恆以酒廢病廢游廢，頃更以事佛

廢。」此殆不然。公文字言酒言病言游言佛者纍纍而是，公之廢，無乃其所爲興者與？聲音出乎虛，意象生於神，固有迫之而不能親，遠之而不能去者。聞元成、本寧二公當過公所，其亦以是諗之。友弟臨川湯顯祖拜撰。

李維楨《調象庵稿序》 兩戒河山，靈秀委輸東南，醞藉不知若干年，而勾吳始與盟會，秦漢始爲郡縣。典午以後，始爲甸服。然偏安之代，規模終遜全盛。自高帝起江左，有天下，建天邑於茲，身兼創守三十餘年，至今兩都並峙，聲教翔洽，四周甲子，而儒林文苑遂與古方駕。某楚傖無所知，於吳竊服膺王弇州先生，爲西京以上人也。今已矣。接武嗣響，雲蒸霧涌，而鄒彥吉先生實爲冠首。先生有異質，經目千言輒覆誦，是以閎覽強記，自六經諸子史，稗官小說，梵夾道籙，荒忽詭變，奇詞奧旨，無不披尋紬繹，其學博矣。腹笥有餘者，手筆或不足；庀蓄好廣者，裁制或無度。先生采英華，味雋永，紀事必提其要，纂言必鉤其玄，崇雅黜浮，微顯闡幽，宇宙萬有無不爲吾用，而臭腐悉化神奇，又不使吾爲彼用。而形象皆出陶冶，其識高矣。動無滯思，筆無停綴，簿領山積，賓客輻輳，周旋酬酢，夜以繼日，皆通。夫佛，日也，日則妙。明，心也，形形色色弗遺也，而歸冥冥也。彥長篇短詠，刻燭擊鉢而成，其才敏矣。三者不可得兼，惟先生具有之。讀其「鬱儀」者何，黃庭所稱日仙也。彥吉托宿薄迦氏，而藉名玉晨君，所謂法法集，如清廟明堂，參侔闔闔，陳王會展，國容儀矩，肅然不可慢易。如赤羽玄甲，熊羆虎豹，前無衡陣，而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之意自在。如彝鼎敦壘，圭璧璋瓚，雕鏤種種精絕，而雅質天然，古色蒼然。如長松脩竹，白石清泉，寥泬天高，命駕獨遊，彈琴動操，衆山答響，文之大成，集於是矣。令先生入金馬，踐文石，當成一代典謨雅頌。直道不容，甫四十卽還初服。弇州雖登八座，中間遭讒謗殊不少。先生位不逮王，其神明意用則什伯之。一家之言，千古之業，日新月盛，未知所底止也，豈以一尚書虎爪板爲貴哉！先生集行於世者十數種，體無所不備，境無所不詣，變無所不窮。某不佞，沾丐殘膏賸馥，爲日已久。茲集以《調象庵》名。佛氏言：龍象載重，最爲強有力，而調之馴習，磬控縱送，唯其所欲，非大雄上乘，其孰能之？某安所容思議？第本原先生，鍾美扶輿清淑之氣與國家隆昌之運，而讚嘆其文之形似大略如此。弇州而在，將無焚君苗筆研乎！

馮時可《鄒彥吉先生鬱儀樓集序》 今天下文章，所患在襲。高者襲古，卑者襲今，而以冠雙屨，以絲綜麻，襲而失其襲矣。既以襲沿襲，又以襲攻襲，陰采人馥，陽摘其瑕，猶蠹生木而賊木，灰出火而賊火，此所以黨益孤

分論

《善卷大水洞》《明詩平論二集》卷一：慶曆以來，五古墮通套體面雲霧中，遊山卽一山，觀水卽一水，可厭甚矣。先生此作刻畫清奇，方見山水頭面，大是一快。

《大龍湫行》《明詩平論二集》卷五：先生詩氣豪才贍，但鋪叙處頗多常料，不甚鍛煉耳。此篇矯矯，亦集中所少，大約先生之作，與屠長卿可稱敵手。

《瘞古誌石文》《明文霱》卷一七：澹宕之音。

傳記

《靜志居詩話》卷一五 鄒迪光，字彥吉，無錫人。萬曆甲戌進士，除工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知黃州府，陞福建提學副使，左遷浙江僉事，調湖廣提學僉事。有《鬱儀樓》、《調象庵》、《始青閣》諸集。

光緒《無錫金匱縣志》卷二二《文苑》 鄒迪光，字彥吉，萬曆二年進士，授工部主事，累官湖廣提學副使。擅衡鑒，楚士服而歸之。以吏議罷，送者數千人，生祀之濂溪書院。迪光既罷，治園亭於惠麓，與當世名公卿文士，遊宴其中，極聲伎觴詠之樂垂三十年。有集數種，合三百餘卷。一時聲氣奔輳，幾與婁水、弇園後先狎主文壇。子德基，字公履，負不羈之才，工詩文書畫。嘗上疏願以家財三十萬助邊，不報。好爲驚絕之行，爲盜所殺。

乾隆《江南通志》卷第一六六《人物志・文苑》（存目）

紀事

《詩源辯體》卷三五 鄒彥吉惠山園初成，予因遊二泉，觀之，見其牆屋欄楯，事事皆異，正猶謝靈運衣物多改舊形制也。予《詩源》稍成，顧南宇欲爲乞彥吉序，予心知不合，但言予《詩源》未成，成時當藉君乞序。南宇竟乞序歸，果不合予意。後見彥吉作《沈淵淵詩序》及《蕉雪林詩序》，持論又正，推其意以爲「六朝、晚唐咸出古人，無一語可貶損，而靈運尤不宜貶也」，宜其與《詩源》不合耳。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鬱儀樓集》五十四卷，《石語齋集》二十六卷，《調象庵稿》四十卷。又《經籍五七》：《文府滑稽》十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五 《調象庵稿》四十卷，《鬱儀樓集》五十四卷，《鷓鴣集》六卷，《羼提齋稿》八卷，《青黎館集》四卷，《始青閣稿》二十四卷，《二酉園稿》八卷，《石語齋集》二十八卷，《愚公谷乘》八卷。又卷三一：《文府滑稽》十二卷。

《嘉業堂藏書志》卷四 《鬱儀樓集》三十卷、目錄一卷(明刻本)。梁溪鄒迪光彥吉甫著。

又 《天倪齋詩集》十卷、目錄一卷(明刻本)。梁溪鄒迪光彥吉甫著。

又 《石語齋集》二十六卷、目錄一卷(明刻本)。梁溪鄒迪光彥吉甫著。

茅元儀《先友七子詩・鄒彥吉副使迪光》（存目）

藝文

鍾惺《鄒彥吉先生七十序》　歲辛卯，惺年十八，出就郡國童子試。吾師無錫鄒彥吉先生，督學楚中，時年四十三，玉貌鐵骨，淵鏡肅然。其於士之文之人，當於意與不當於意者，一裁於胸中、眼中、手中，臨期使士自得之，無後言而已，初無幾微見於詞色之間，威儀齊整，器鉢無聲。惺何知，敢定先生之人？然私計古之所謂靜者，意卽其人也。明年先生遂中忌者歸，歸而楚士之先後起家中外爲名碩者，十九出先生之門。惺亦以庚戌舉進士通籍。戊午，請假寓南都，則先生七十矣。計先生家食凡二十有八年，惺默觀此二十八年中，世變人情，動定倚伏，先生所以處之之道，非古之所謂靜者，眞不能與於此也。何者？靜之爲言，在庸人易，在賢者難；在市朝易，在山澤難。名爲小人者，招之不來易；名爲君子者，引之不入難也。年來起廢之典格不行，士大夫一經家食，便同永錮。望賜環束帛，如日卻河清。其人無慮皆世所號爲賢者，其勢決不能蔬食沒齒、無故而老山澤之下明矣。打手抱膝，思一有所通之而無其術。相與別創一標目，開一途徑，以爲從吾說者旣得高官大位之實，而又不失端人修士之名。使天下羣失本來面目。今天下布衣之士，樂衡門，賦考槃，簞瓢捽茹，事主寂寞恬澹，驅而納諸其中。先生居是邦也，有高才重名，引而入之，可以爲重。先生以而必粉飾鋪張，侈靡其詞，使人見以爲軒冕，以爲狹邪，以爲紈袴子，則本爲苟非吾心之所安，與道之所可久，雖加我以高官大位，題我以端人修士，而吾有所不敢受。二十八年中，安身立命於山水、賓客、詩文、書畫、園池、歌舞間者如一日。向所云標目、途徑，思以易天下者，其效何如哉！論定事明，技窮興盡，名與實兩無所歸，而先生獨自如。無寧使人謂山澤中作用無一可信，而猶有眞文雅、眞風韻，固先生以靜留之也。惺乃謂先生所以壽者，其道不出於此。今夫山，至壽也。於人事，則有館宇之成毀；於物態，則有草樹之榮落；於天時，則有風日之陰霽；而卒無改於山。故山者，閱人事、物態、天時者也，不爲人事、物態、天時閱者也，靜故也。惺年十八，而見先生四十有三，今先生且見惺四十有五。數十年中，其爲成毀、榮落、陰霽也多矣！閱世而不爲世所閱，是謂至靜，靜則壽，山之象也。

錢謙益《鄒彥吉七十序》（存目）

婁堅《寄贈彥吉先生開八秩》（存目）

錢希言

論述

鄒迪光《錢簡栖松樞十九山序》　夫人之爲言，不可離其初也，離其初則失本來面目。今天下布衣之士，樂衡門，賦考槃，簞瓢捽茹，事主寂寞恬澹，而必粉飾鋪張，侈靡其詞，使人見以爲軒冕，以爲狹邪，以爲紈袴子，則本來面目何在？自昔孟浩然、秦系、張祜、方干及我明孫一元、俞允文、黃姬水之屬，彼何嘗縟繡繁絃，掀雷掣電，如椽不律之爲沾沾哉！是不離其初者也。顧本來不可離而體質貴化，以一布衣當壇坫之上，如夏蟲醢鷄，局蹐盆盎，是烏能探藝府而發天地之全？故吾以爲浩然、秦系、一元諸人，又不離其初而未化者也。夫離其初不可與言善士，不離其初而未化，不可與言文士。不耐伺人眉睫，復屏去機智，不以善士爲文士，惟吾簡栖矣。簡栖性故傲，不能鷗鳥公卿，偶藜杖揖貴人，小所觸忤，便拂衣走曰：「吾束吾書歸耳！」與他人之窮年彈鋏望朱門投刺者異。幼攻帖括，久而棄去，習古文詩歌，諸墳典丘索子史稗官以及星曆卜筮岐黃家言，無所不咀嚼厭飫饗爲常餐，與他人之目不識孔孟，寒膚嗛腹者異。故其爲詩文，多逐緇衣，覓黃冠，討芝問術，荒原弔古，把酒黃公壚，一切閒冶事，而要於孝子義士闡親篤友，百叩首而徵詞也。岳牧郡伯有所建豎，而思垂不刊，歎吾廬而請也，諸王侯貴倨祝篝祝慶，輕千里而以筐篚至也，則無不應也。其詩文之妙，水清清而石齒齒，朝霞纖新，澤蘭旎旖，宛然本色，而蠶叢鳥道，凌景灝之爲峻極也；未央層城，馺娑朽詣，栖金爵而列猛簴之爲瑋麗也；而卒無改於山。故山者，閱人事、測，江妃洛神，明璫羅襪，遙裔水雲間而姿態百出也；都盧尋橦，衡狹燕躍，跳丸劍之爲巧妙也；少府時力距來，離楊葉百步而發，發無不中，而倏忽奮迅也，則無不備也。諸所譔遊紀勝，元元本本，悉山川風土之自，不啻漁郎從桃源出。古今人物，一經月旦，宛在眉宇，如周昉之貌人，栩栩有生

態。舉三寸管，滑稽詼諧，而齊諧、夷堅之不敵也，則無不擅也。蓋木石其身而龍虎其章，煙霞其骨而錦繡其口，與他人之剽掠勦襲拾人膏馥以作羔雁者，又異。夫非不離其初而善化者耶？故按其文，而簡栖品不在浩然、一元諸君下，按其詩文，而浩然、一元諸君不能出簡栖上。當百穀既化之後，雅道淪亡，而簡栖以一布衣居詞壇，忌之者不勝其好之者之口，則簡栖所自爲力大矣。先子與簡栖交，見其舌本木強，所抵掌人事多不了了。與人荒荒涼涼，人近彼遠，人遠彼近，都無況味。酒不二升，便爾頹唐。其爲酒也，不必鶯花風月，細語清歌，因謂名下士多不克副。及與久要，而愈轉爲慧，無味轉有味，乃知簡栖之爲人實。實故符采並茂，質文彬彬，如此集名「十九山」，倣小山連山伐山之意，冠以「松樞」，明所爲操管處也。昔摩詰詩云：「閉戶著書多歲月，種松皆作老龍鱗」，簡栖以之。

又《與錢簡栖》 今布衣稱詩者，大率以襲不以創，以皮面不以肺腑。至於文則脈理乖錯，骨節解散，茫然不知徑路，蓋詩取成句而止，文取滿幅而止，其恒也。足下文倣六朝，詩在中盛間，間步開成會昌，亦於沙中探摩尼，非降心下就者。乃其人一團眞意，自性自運，始落落穆穆，而愈久愈有意味，更與近時習氣迥別。世有許子將，當以吾爲知言耳。荒圃三日，勉就序語，專人馳上，自謂有當於公，而不知眞有當於公否？

崇禎《吳縣志》卷五一《人物》 錢希言，字象先，一字簡栖，常熟人。好古博學，詩文華贍，氣淩作者。嘗爲汗漫遊，王侯卿相莫不倒屣。臨川湯顯祖雅重之。僑居月駕園，日事吟咏。所著有《織里》、《二蕭》、《樟亭》、《荆南》等集行世。後以貧而乏嗣，他稿盡散佚。（祁承㸁序略）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存目二・獪園》 十六卷。明錢希言撰。【略】是書成於萬曆癸丑，皆記當時神怪之事：一仙幻，二釋異，三影響，四報緣，五冥蹟，六靈祇，七淫祀，八奇鬼，九妖孽，十瓌聞。其以「獪園」名書者，獪者狡獪之意，狡獪者戲弄之意也。其中記陳祖皐陷冤獄，出金資營救，反爲人所紿事：「影響」類中作其姻家錢日省，因其從子朗生，誘祖皐妻錢三百緡，及金鳳釵諸物，爲沈儒宗所脅致敗，祖皐妻死而爲厲。「靈祇」類中作指揮采成文構成其獄，因其同里沈瑞徵誘祖皐母錢六百緡，後瑞徵獨匿其賂，成文無所得，因陷祖皐大辟，祖皐父與郊爲厲。兩卷之中，姓名事跡自相矛盾。記所見如是，記所聞者可知矣。

又《雜家類存目三・戲瑕》 三卷。明錢希言撰。【略】是書皆考證之文。然此語出《文心雕龍・正緯》篇，「戲」字頗無義理。故朱謀㙔等校本，皆以爲「詆」字之誤，其說不爲無見。希言以其新異，採以名書，亦好奇而不顧其安矣。書中頗以博識自負，而所言茫昧無徵。如「婦女纏足」一條，不知《祕辛》爲楊愼僞撰，已爲失考，復云「余見一書，稱纏足始於帝辛妲己，妲己狐妖，故纏其足。此說最古，要引淩初成核劄，謂沈括《夢溪筆談》無此說，而不知實出姚寬《西溪叢語》。「古人姓名」一條，謂馮驩一稱馮煖，韓憑一稱韓朋，荀卿一稱孫卿，匡俗一稱康俗。不知卿姓因漢宣帝而改，俗姓以宋太祖諱而改，非其本字。「洗濯」一條，謂：「唐人仲子陵賦用『泉魚』二字出《吳志》。」而不知本老子「淵魚」二字，避唐高祖而改。「古人墓文」一條，謂孔子季札碑古法帖中止「嗚呼有吳君子」六字，則誤記淳化閣帖矣。至於因粉奩名多羅，而解顧甄遠詩「多羅少年」爲「粉月燕」，尤爲穿鑿附會。惟引陸龜蒙詩證宋玉眞有《微咏賦》，引柳宗元、劉禹錫集證薑芽帖，辨褚遂良所作司馬遷妾隨清娛墓碑可疑，引《梁書》證梁皇懺郗后化蟒之妄，引陳鴻《長恨歌傳》證《說郛・飛燕外傳》之贋託，以及記《瑯嬛記》出《桑懌集》、柳志《女紅餘志》皆出好事僞託，葉晝僞造李贄諸書，顧氏《詩史》本唐汝詢作諸條，差可資參考耳。

又《譜錄類存目・劍筴》 二十七卷。明錢希言撰。【略】是編所載，皆歷代劍事，亦陶宏景《刀劍錄》之流，而採摭繁蕪，分類亦嫌冗瑣。

《鄭堂讀書記》卷六六 （存目）

《客思》等四首 《明詩歸》卷九：鍾云：以下四詩，俱於風流清雋中時露巧思，當與王百穀遞相雄長。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希言，字簡栖，余之從高祖叔父也。少遇家難，避地之吳門，博覽好學，刻意爲聲詩。王百穀見其詩曰：「後來第一流也。」力爲延譽，遂有聲諸公間。薄遊浙東、荆南、豫章，屠長卿、湯若士諸公皆稱之，自以爲秦川貴公子，不屑持行卷飾竿牘，追風望塵，僕僕于貴人之門，而又不能無所干謁，稍不當意，矢口嫚罵，甚或形之筆牘，多所詆諆，人爭苦而避之。以是游道益困，卒以窮死。予爲買地，並先世數柩，葬之于烏目山。所著書曰《松樞十九山》，才情爛熳，近時韋布，罕見其比。又徵古今劍事，撰《劍筴》；通記本朝遼事始末，作《遼志》，摭採詳博，卷帙甚富，蓋棺之後，其書未削稿者盈箱溢帙，今皆散佚不存矣。惜哉！梁溪鄒彥吉序其集曰：「予初與簡栖交，見其舌本木強，好抵掌人事，殊不了了。與人荒荒忽忽，人近彼遠，人遠彼近，都無況味。酒不二升輒醉。其爲酒也，不必鶯花風月，細舞清歌，因謂名下士多不克副。及讀其所著書，而與之交，土木其身，而龍虎其文，憨轉爲慧，無味轉爲有味，自百穀云亡，雅道淪喪，簡栖以一布衣居詞壇，忌之者終不勝好之者之口，良有以也。」彥吉與人，斤斤少可，獨傾倒於簡栖，描寫頗得其實，余故詳著之。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五　錢希言《遼邸紀聞》。　又卷九：《劍筴》。　又卷一二：《桐薪》三卷，《戲假（別本作「瑕」）》三卷，《獪園》十六卷，《聽濫志》四卷。　又卷二六：《賦湘樓集》、《小輞川集》、《西浮籍》、《荆南詩》、《樟亭集》、《二蕭篇》、《桃葉編》、《織星（原注：別本「星」作「里」）草》、《討桂編》。（總名《松樞十九山》。）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錢希言《戲瑕》三卷。　又《獪園》十六卷。　又《劍筴》二十七卷。

明文學部二·錢希言　朱睦㮮

藝文

江盈科《錢象先之金陵》（四首）（存目）
又《懷錢象先時寓寧波》（存目）
又《清明錢象先邀同曹以新王百穀游虎丘》（六首）（存目）

朱睦㮮

《列朝詩集小傳》閏集　鎮國中尉睦㮮，字灌甫，自號西亭，高皇帝七世孫，周定王之裔也。父奉國將軍安河，以孝行聞。灌甫被服儒素，覃精經學，從河洛間宿儒游。奉手摳衣執經函丈，受禮於睢陽許先。章分句釋，辨析疑義。達旦不寐，三月而盡其學。年二十遂通五經，尤邃於《易》、《春秋》。家故饒貲財，僮奴數百人，皆逐羸車屑麥，執業自給，逐什一之利，其家益大起。訪購圖籍，請絕賓客。傾身游貴顯間，通懷好士，內行修潔，築室東陂之上，延招學徒，與分研席，用是名聲籍甚。萬曆初，舉文行卓異，爲周藩宗正十餘年。國中大製作，皆出其手。修《河南通志》，撰《中州人物志》，中州之文獻徵焉。謂本朝經學，一稟宋儒，古人經解殘闕放失，訪求諸海內通儒，繕寫藏弆，若李鼎祚《易解》、張洽《春秋傳》，皆叙而傳之。丁丑領宗學，約宗生以三、六、九日午前講《易》、《詩》、《書》，午後講《春秋》、《禮記》，雖盛寒暑不輟。命諸生刺舉同異，撰《五經稽疑》若干卷、《授經圖》及傳四卷。觀陶九成《輟耕錄》載前元《十九帝統系》，作《大明帝系世表》一卷、《周國世系表》一卷。感建文革除，記錄失實，作《遜國記》、《褒忠錄》五卷。考《史記》以來謚法，作《較定謚法》一卷。合沈約、吳棫韻，舉正誤繆，撰《韻譜》五卷。其詩文有《陂上集》二十卷。文尤典雅可誦。有明之宗室，憲圜比肩閒平，而灌甫嫓美子政，洵昭代之盛事，唐宋所希覯也。海內藏書之富，近代推江都葛氏、章丘李氏，灌甫傾貲購之，竭四十年之力，倣唐人四部法，用各色牙

籤識別，凡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卷。起萬卷堂，諷誦其中，圈點讎勘，丹鉛歷然。其子勤羹，號竹居，亦嗜書，收藏益富。余從中牟張民表，鈔得其書目；武林卓爾康爲學官於汴，借鈔得數十帙，未竟而罷。汴亡之後，陂上之充棟插架者，漂蕩於洪流怒濤，未幾年而祕館內府之書，劫火洞然，與之俱燼。嗚呼，可勝歎哉！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存目二・異林》　十六卷。明朱睦㮮撰。睦㮮有《易學識遺》，已著錄。此乃摘百家雜史中所載異事，分爲四十二目，頗爲雜糅。如防風、僬僥之類，世所習聞，不足稱異，而他書稍僻者仍不無掛漏。惟詳註所出書名，在明末說家中體例差善耳。

許潮

論述

傳記

《曲品》卷上　許潮（時泉，靖州人）。時泉組織儘工。

康熙《靖州志》卷五　許潮，嘉靖甲午科舉人，任河南新安知縣。著有《易解》、《史學續貂》。

乾隆《靖州志》卷一二、乾隆《新安縣志》卷四、光緒《靖州直隸州志》卷一八、光緒《靖州鄉土志》卷一　許潮，嘉靖甲午舉人，字時泉。出忠烈宋以方門下，風流灑落，博洽多聞，言根經史。當任河南新安知縣時，猶手不釋卷。著有《易解》、《史學續貂》等集，又作《太和元氣記》諸詞曲，至今猶艷稱之。

紀事

《公孫丑東郭息忿爭》　《孟子・離婁篇下》（齊人有一妻一妾）：（存目）。

《蘭亭會》　《晉書・列傳第五〇》：（存目）。

《劉蘇州席上寫風情》　《雲谿友議・中山誨》：（存目）。

《東方朔割肉遺細君》　《漢書・東方朔傳》：（存目）。

《張季鷹因風憶故鄉》　劉義慶《世說新語・識鑒》：（存目）。

《赤壁游》　蘇軾《前赤壁賦》：（存目）。

《晉庾亮月夜登南樓》　《世說新語》卷五《容止》：（存目）。

《陶處士栗里致交遊》　蕭統《陶淵明傳》：（存目）。

《桓元帥龍山會僚友》　《陶淵明集》卷六《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存目）。

《謝東山雪朝試兒女》　《世說新語》卷一《言語》：（存目）。

《武陵春》　陶潛《桃花源記》：（存目）。

著錄

《泰和記》　《傳奇彙考標目》卷上：許潮（字時泉，靖州人），《泰和》。《重訂曲海總目・明人傳奇》：《泰和》，靖州許潮作。《今樂考證・著錄六・明院本》：許潮（一種）：《泰和》，潮，靖州人。

《武陵春》等　《曲目新編・明人雜劇》：《武陵春》、《南樓月》、《赤壁游》、《同甲會》、《寫風情》，右七種許潮作。《今樂考證・著錄三・明雜劇》：許潮七種：《武陵春》、《南樓月》、《赤壁遊》、《同甲會》、《寫風情》。案：《盛明雜劇》本，許潮字時泉，楚黃人。又案：或云右劇俱楊用修作，托名許時泉者，故沈士俊評《武陵春》云：「弇州誚升庵『多川調，不甚諧南北本腔』，說者謂此論似出於妬。

今特遴數劇，以商之知音者。」黃嘉惠云：「《寫風情》，原本多穢語，特刪正之。《午日吟》賓白純用詩句，閱之一過，勝讀少陵集矣。《四節記》亦有《赤壁》一折，恰不如此劇感慨淋漓，墨酣筆飽。」朱孟山煒云：「雨中讀《南樓月》劇，忽如明月朗朗入懷，悶中差爲一快。」《重訂曲海總目》：許潮，字時泉。《武陵春》，《龍山宴》，《午日吟》，《南樓月》，《赤壁游》（國朝無名氏作同名），《同甲會》。《寫風情》，《蘭亭會》（或誤刊楊慎作）。

《公孫丑東郭息忿爭》《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蘭亭會》《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寫風情》《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東方朔割肉遺細君》《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張季鷹因風憶故鄉》《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赤壁遊》《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南樓月》《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隱栗里》《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龍山宴》《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試兒女》《明代雜劇全目》：（存目）。

《武陵春》《曲海總目提要》卷七：《武陵春》，明許潮撰。潮字時泉，湖廣黃州人，所著雜劇數種。此劇或以爲楊慎作，事本陶潛《桃花源記》。中間云：「西南一條路，與武陵溪只隔十里，惟賴石關隔絕，當時在崆峒山，與廣成子求得封洞靈符，置於洞口石室，故兩山連合，不能通路，若仰起靈符，則石峽依然兩開。」此段非記所有，蓋憑空撰撰，以爲後來迷路張本，天臺仙女寄書劉、阮，亦借以點染生色，非實事也。《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同甲會》《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午日吟》《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唐時升

論述

綜論

王衡《唐叔達詩序》嘉定唐叔達，少以異才名，未三十輟去舉子業。人問子今何好，曰：「好讀書。」讀書何事？曰：「無所事也。」浮沉里閈中，舌不能戰，筆不能耕，人多以爲迂。惟同里二三博雅君子，盛相推服，以爲叔達當今無輩，余時頗有亦黨之疑。癸巳余從家君至京邸，叔達偕焉。爾時士氣猶發舒，投甌言利病者紛然，叔達爲私議某得某失，具言其始終沿革之故，情形不可測，叔達獨逆斷：「此當是某喜事，某害成，或兵失將意，或兩將不相得。」已而果然。余怪問：「子何以知之？」叔達曰：「吾觀古人某時某事類此，吾竊意之耳。」居常笑張空拳、開橫口者如木騧泥龍，不適於川，酒酣氣振，往往捋鬚大言曰：「使吾而得志，其爲李文饒乎？」余默不應，他人則啞然笑而已。其與人交，未再面輒欲吐肝膽與之，倘遇紛難，陰爲控解甚力，而面揭其短，使痛自懲，人多不堪，至有覆見怨者。家薊田百畝，與孤姪寡妹共。又好貸，與居京邸兩年，盡修脯濟貧交，遂洗手歸鋤舍後數畦地，剪韭種菘，苟自給而已。余嘗

規之：「君子爲人爲己，當亦有緩急，交淺言深，取約與泰，皆非其宜。」叔達默然，然終不能改也。叔達作世俗酬應文，耻爲諛詞，每不能當人意。乃其論利害，寫情景，名言繽紛，老法澹宕，今人不能及也。間以方寸覆瓿紙寫雜體詩如墨鴉，余見而擊節，多以他語亂之，不竟讀，迨再索觀，則已薦几上塵矣。頃余友王冏伯拉與北來，搜其遺詩刻成帙，余始得而讀之。五言古高閑遠澹，以方儲、韋，不啻過之。七言古步驟老杜，乃專肖其神情。五、七言律出入王右丞、劉隨州間。其才情橫溢，無如《落花》詩，雖不束縛格律，要之無粉澤酸餡氣。嗟乎！今天下詞壇書棟，百倍往昔，大能市勢，小亦逐貧，頗有清眞絕俗彷彿此隻語者不？吾乃知今天下文章氣節，未必遂無古人，要以古人生今時，必不能挑取世名，亦必不肯自爲名。卽以此相天下士，皆如此矣。部成，余謂叔達：「子誠落落。雖然，名譽不彰，朋友之過也。」爲之叙述梗概於卷尾。

程嘉燧《唐叔達咏物詩序》 壬子冬，叔達戲爲《雁字詩》二十餘篇，一時皆歎以爲絕倫。未幾又成《和韻落花》三十篇，凡經數押而語益豪。叔達爲人，志大而論高，平居意思豁然，獨好古人奇節偉行與夫古今謀臣策士之略。當其持論成敗興亡之故，神氣揚揚若身在其間，至於詞人綺靡之作，讀未終篇輒掩卷棄去，蓋其意不欲以詩人自名者也。頃歲，嘗寓書武昌，聞余好讀荀卿之書，遙相謂曰：「吾與君皆老矣，無所用於世，不若味莊周、列禦寇之微言以養生，以全其天年。」及歸，見君容髮鬱然，時閉門止酒，東城南陌，足跡罕至，蓋貿貿然一野人矣。雖相見竟日，而偃仰靜嘿，蕭然萬物無以攖其慮。至於偶然遊戲之作，一何其健而富、率而工也。詩皆放筆而成，語不加點，故風神跌宕，思致飆涌，勢不可禦。乃其體物多變，用事無跡，窈眇浩汗，雖苦吟腐毫之士，終其世有不逮，此詎非雄俊奇崛之氣，老無所用而偶溢爲詼奇，譬之金玉之伏藏、蛟龍之深潛，而山海光怪靈氣時一洩露，有不可測者歟！君自少所爲詩文，皆氣骨高妙，似其爲人，然無意傳於時，獨前後詠物七言近體詩，幾於俳諧滑稽之作，爲好事所傳寫，刻成總一百有四篇，斯亦可謂盛矣。余姑叙其大略，俾後之覽者知其無意爲文，非特詞人之雄也。萬曆歲癸丑月日。

王錫爵《三易集序》 唐叔達，高閒之士也，才思贍逸，文學淹雅，往瑯琊王元美極賞識之，引以講析疑義，往往會心出人意表，謂君胸中有排解慧

捷處，世人襲香沾膏者不能窮也。及余父子得交於君，君廉重自好，間於騷雅之外，旁論古今成敗得失事，有非章句之士所能喻者。君生平不欲以詩人自名，顧其中深解，偶溢而爲嘯歌詠言，則淡不失眞，巧不落格，變化滅沒，出奇無窮，如《落花》諸篇及諸古詩是也。昔唐球詩思清淺，游歷不出二百里外。今叔達時有千里游，又間以萬卷書，其意將包絡今古成一代著作，以傳後世，欲傳之，乃付之梓人曰：「姑以代唐居士詩瓢，可乎？」余喜爲弁以數語。太原王錫爵元馭序。

謝三賓《三易集序》 夫文章之士所以不可用於天下者，謂其習於古，不通於今，守一先王之言，得其一說，而不得其又一說也。諺云：「以書御馬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御今者，不達事之變。」當世之人，徒以其能誦法古人，輒崇信其言有如金石，而不知其施之事變，若枘鑿之不能相入也，亦已多矣。有如唐先生之深通時務，雖動輒引古，豈與畫龍塵飯不可施用者等哉！孔子有言：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他日子賤宰單父，天以魯多君子，厚爲之幸。余譾劣無似，屬以備員邑長，遂得從唐先生游，結襪納履之餘，竊聞緒論，犁然有當，不自覺心之折。然則文行若先生，豈獨與婁、程諸君子並爲練川文獻之光，蓋亦宰是邑者之厚幸哉！四明謝三賓撰。

侯峒曾《三易集小序》 文章之變，作者代起，其於秦、漢、晉、魏、六朝、唐、宋，入主出奴，紛如聚訟，近更欲抉去町畦，颺煜電發，而深心好古不尚雕飾之士，謂吾吳古學一派，獨在祁川，蓋以四先生云。四先生之詩文，向僅傳寫於吳越，好事莫窺全豹，四明謝明府始彙而梓之，以廣其傳。四先生中，唐先生齒最高，其於詩文最無意於爲而爲之。唐氏在嘉定三百年來，率以孝友詩書、方聞高行推挹於當世賢豪間，而先生父博士公尤著。先生源本家學，厭薄陳腐，未壯，便謝舉子業，獨以其全力妙思六經，涵咀百氏，所交皆先輩大儒，相與揚搉古今治亂成敗得失之所以然，與夫作者之源流旨趣，務極玄要，而不屑於剽枝葉以諛口耳。意亦不欲以詩文自名，鬱積既深，稍溢出之，性懶筆墨，成輒棄稿。又丙辰遊京師，偷兒胠篋去，丁卯弗戒於火，數椽之廬，一夕而燼，今所存皆其季子君辨博搜而精較之，先生往往會心出人意表，謂君胸中有排解慧

亦不以措意也。先生既眼高手闊，尙論千載，尤研究當世之務，其蒿目抵掌，斷斷乎必欲如五穀療飢、藥石治病，最不喜爲非今泥古、闊疎無當之言，每它人葛藤柴柵處，瞬目一二語已了。居平意思簡豁，蓬戶朱門爭欲有先生之跡，而娛嬉蕭散，獨翛然遺世以遊，宜其天者全，筆墨舒卷，如絳雲在霄，不自知所以然也。先生於立言之旨，鮮所舉示，間嘗語余：「世之棘喉鉤吻，節去語助，務險澀不可句，以爲學秦漢之跡，而耑肖其神。」斯言也，固與子柔、孟陽、長蘅三先生白大家不襲秦漢之跡，而耑肖其神。」斯言也，固與子柔、孟陽、長蘅三先生白首相商、水乳投契者，先生直以此爲金針之度，而亦可以稍得三先生之概矣。昔坡翁序皎繹先生集，稱引庭訓，感慨風會，謂後數十年當無復有爲斯文者。余竊以此意盱衡流輩，豈但如先生之結撰不可得，卽環堵之宮，讀書談道，眞能上下今古以自見其胸懷者，復可一二數耶？會先生不鄙，命余輒以素所微窺者叙之，因以告學者，當及先生之世，相與爲模範之放、靈光之瞻，毋第珍吉光片羽而已也。通家後學侯峒曾謹撰。

金之俊《讀唐叔達先生〈三易集〉序》　《三易集》者，嘉定唐叔達先生名時升者，所著爲詩文也。按嘉定有四先生之稱，爲程孟陽嘉燧、婁子柔堅、李長蘅流芳，而先生蓋居其一云。先生年未及壯，遂謝章句，肆力古學，一時二三博雅君子，如瑯琊王元美，暨王文肅父子，皆盛相推服。然在吳頗著而海內蔑聞，在當時則稱，而後學罕道，豈先生學不近名，而名亦不之歸歟？抑自歸太僕震川先生以後，古學一派，獨在祁川，其淵源爲有所自，而未可概期之天下後世之人歟？則甚矣世俗之重名位而輕文章也！余從吾友百史所睹(睹)先生集，其嘯歌咏言不具論，讀其論序碑記諸作，想見先生涵肆六經，氾濫百氏，而又深明當世之務。凡兵農錢穀，始終沿革之故，及古今治命庶物，原本篆籀，衍造化之生機，抉文人之靈府，未有如近日《雁字》之盛忽成敗得失之所以然，一一如身履目擊，而犁然指諸其掌。至其相與酬答贈遺，一軌於道德義理，無諛言，無溢詞，有若嚴師之垂訓於其上，而執友之忠告於其旁。所謂才高乎當世，行出乎古人者，先生有焉。嗚呼，使先生得志於時，而備位宰相、諫官、文學侍從之間，其所樹立必有炳然可觀，安在稍遜於瑯琊諸公？而世俗之膾炙其文章者，又豈顧問哉？惜也僅以韋布終。先生之所以鮮聞於海內，而後學多莫能舉其姓氏者，職此故也。雖然，文章豈終藉名位哉！我吳古學一派，當俗尙波靡後，幸衍如綫之緒於未斷，而迄今文章家，猶知有響慕歸太僕爲先民法程者，不可謂非先生力也。余是以讀而序之，質之有志古學者。

《靜志居詩話》卷一八　「嘉定四先生」詩文，要當推叔達第一，長蘅、子柔且遜席，矧孟陽乎？錢氏謂其「放筆而成」，繹其辭，乃追而出者。由其欲伸孟陽，故有意抑之爾。

乾隆《江南通志》卷第一六六《人物志・文苑》　詩古文縱橫踔厲，尤爲通人所稱。

《明詩紀事》庚籤卷四陳田按　叔達五古擬陶，時有佳境。近體絕句，軒豁中微少涵蓄。牧齋所謂放筆而成，蓋親見之。竹垞疑其有意軒輊，非篤論也。

《菉楚齋續筆》卷五　唐時升字叔達，嘉定人。師事歸熙甫太僕有光，得古文正傳。詩才頗雅健，文則含咀經史。盱衡時局，不爲疎闊無當之言，應俗文恥爲諛詞，每不當人意，深得立言之旨。撰有《三易集》二十卷，刊入《嘉定四先生集》中。三易者，取梁沈約語，謂易見事、易識字、易誦讀三者。雖唐宋八家宗旨，亦以文從字順爲主，無以艱深文淺陋者。唐氏取「三易」以名集，誠能示天下以古文準則也。

錢謙益《題項君禹雁字詩》　《雁字》詩，唱於楚人龍君御、袁中郎、小修，海內屬和者，溢囊盈帙。其在吾吳，則嘉定唐叔達爲最工。叔達之詩，不拘拘於模擬，比物連類，縱橫絡繹，標舉於意象之外，而求工者反失焉。余嘗語程孟陽：叔達之詩，亦詩中之鴈字也。孟陽以爲知言。檇李項君禹亦爲《雁字》詩，意象開拓，約略如叔達，而薈蕞百家，穿穴瑣碎，殆有加焉。詩家之稱詠物者，如鄭谷之《鷓鴣》，袁凱之《白燕》，皆七言五韻而止。若夫極命庶物，原本篆籀，衍造化之生機，抉文人之靈府，未有如近日《雁字》之盛者也。君禹詩固當孤行於世，盍亦悉索同調，都爲一集，爲《雁字》之瑤林玉海乎？君禹笑曰：「吾與秋潭老人於折脚鐺邊拈《雁字》詩，作沒意味話，雁過長空，影留寒水，無作延津刻舟人，爲老人所笑也。」

分論

《贈丘子成先生》　《明詩評選》卷四：自惜自鍊，知者希矣。

《和陶飲酒二首》　（黃鵠奮六翮）《明詩評選》卷四：命意命局，俱不失

雅。（鳩能知天雨）《明詩評選》卷四：出甚迫，其迫處正其緩處，陶此種無不自漢、魏來，不向潘安仁一流掛角。得其妙者，和之有餘，蘇子瞻未嘗望見也。妙在「天道」句別有深旨。

《和陶雜詩》《明詩評選》卷四：樸重開通，正不必肖陶。或墮褊佻。

《太原公東園》《明詩評選》卷五：勁潤兩不相妨。

《再過東園》《明詩評選》卷五：純。

《漁陽》《明詩評選》卷五：居有度，出有操握，山人氣至叔達，乃淨盡無餘。

《王辰玉紀遊詩序》《明文授讀》卷三六：先夫子評叔達文：亦子柔之亞。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時升，字叔達，嘉定人。少有異才，未三十謝去舉子業，讀書汲古。通達世務，居恆笑張空拳、開橫口者，如木騮泥龍，不適於用。酒酣耳熱，往往捋鬚大言曰：「當世有用我者，決勝千里之外，吾其爲李文饒乎！」太原公執政，叔達偕其子辰玉讀書邸中。天下漸多事，上言利病者紛如。叔達私議，某得某失，兵農錢穀，具言其始終沿革，若數一二。東西搆兵萬里外，羽書旁午，獨逆斷其情形虛實，將帥成敗，已而果然。辰玉問：「子何以知之？」叔達曰：「吾觀古人事，固有類此者，竊意之耳。」先帝卽位，余以詹事召還，叔達爲文贈余，備陳有生以來所見聞兵革之事，謂今日聚四方之武勇，轉九州之稅斂，與一縣之衆角，已十年而不得其要領。國初所以收羣策羣力定亂略致太平，公之所詳也，其可爲明主盡言乎？或謂廣厦細旃，非論兵之地，則漢之賈誼，唐之李泌、陸贄、李絳，獨何人哉？」余未幾罪廢，不克副其望，而叔達之窮老憂國爲何如也。叔達爲人，志大而論高，平居意思豁然，獨好古人奇節偉行，與夫古今謀臣策士之略。討論成敗興亡之故，神氣揚揚，若身在其間。家貧好施予，鋤舍後兩畦地，剪韭種菘。晚年時，閉門止酒，味莊、列之微言，以養生盡年。語及國事，盱衡抵掌，所謂精悍之色猶著見於眉間也。詩皆放筆而成，語不加點，用方寸紙雜寫如塗鴉，旋卽棄去。遇其得意，才情飆發，雖苦吟腐毫之士，無以加也。

邢侗

論述

李維楨《邢子愿小集序》　東晉後，文獻徙江左，而中原以五胡雲擾，遂若荒服。明興，則江左帝基肇跡，故南方之學得精華者，校西北殊衆。《北史》稱邢子才文章典麗，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南人曾問賓司，邢故應是北間第一才士。今代有臨邑子愿氏，與子才同姓，又北間第一才士也。客有傳子愿詩文十許篇示余，將授梓，使爲序。余按子才文不傳，度不能超六朝而上。子愿文體沿六朝，而精鑿整潔，新奇充滿，出入秦漢，無六朝人強造不根、誇多傷煩之病。詩自建安以至大曆，撮諸名家勝場，非子才比也。余所見子愿詩文不止此，以兩邢相挈，子才之同於子愿者有三，子愿之賢於子才者有三。子才爲州有善政，桴鼓不鳴，姦伏及守令短長無不知之。不營生產，羅粟就食。及代，吏人父老媼嫗攀追號泣不絕，立生祠，勒碑誦德。子愿爲令，所日用若酬往交際，悉取家橐，縣以大治。爲御史出按秦晉，爲楚參藩，察吏如衡鑑不爽。所與除利患，悉當衆心，金矢之罰，錙銖不染。以資黽厄，

所在尸祝不衰。一也。子才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兄弟親姻之間，稱爲雍睦。子愿御諸弟一體無二，推之群從支屬，有無相共，緩急相爲，鰥寡孤獨，各得其所。田所出木綿，利差饒，什九在人，什一在己。一也。子才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脫略簡易，不脩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子愿世家，席父貲鉅萬，而見素抱樸，與閭閈浮沉，衣褐寬博，脫粟飯，蕪菁俎，款段下澤，不識金紫貴人。一也。子才不能閑獨，公事歸休，恆須賓客，爾時南北分據，人故有數。子愿之門，四方賢愚貴賤，輻湊纚屬，和顏接引，殷勤勞問。末年析箸，產日減，客日進，婦之簪珥常在質庫。一也。子才繕脩觀宇，爲之名題，有清風觀、明月樓，不擾公私，唯使兵力，然非當官所宜。子愿領職，不妄興作，家有來禽館，在古犂丘上，粗具木石，又與衆共之，外戶不閉。一也。子才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遍遠近。彼北朝無豪，易高耳。子愿當一統全盛之朝，學士雲蒸霧涌，以同郡則于麟之後爲李邢，以座主則東阿之後爲于邢，以雁行則益都同時爲邢馮，視子才之初稱溫邢，再稱邢魏尤難。且其臨池染翰，宛然晉唐宋人手筆，上自宮禁，遠及四夷君長，購得隻字，寶爲九鼎。子才世不能，屬之冒伯麟、喻叔虞、茅止生參伍討論，而後繕寫，可以剞劂。因述如子愿，豈不難哉！余嘗以邢子才比子愿，特取其同姓耳。子才六朝人，在息大寶，有文情，大德、大道，略不識字。子愿諸子，都得父所長，家幹戴北易爲雄長，令與江左諸君並驅，或亦韓陵片石之類耳。山東有子愿，而南居平所評鑒如此。象白髦殘，鵠酸螭膺，世所希御之珍，不盡悅口，惟識者知其味。地下脩文郎，庶幾快然若雌霓之讀矣。

史高先《來禽館集存小引》《來禽館集》，余外舅氏、世稱邢子愿先生所著也。先生少而慧，長益博雅，弱冠登路爲循良吏，爲名御史，偶罣浮議遷林一枝，崑山片玉耳。余第取子才相方，子愿當不受也。

又《邢子愿全集序》今所在文章之士，皆高談兩京，薄視六朝，而不知六朝故不易爲也。名家之論六朝者曰：藻豔之中有抑揚頓挫，語雖合璧，意若貫珠，非書窮五車，筆含萬化，未足語此。又曰：文考靈光，簡棲頭陀，令韓柳授觚，必至奪色。某有六朝之才而無其學，某有六朝之學而無其才。才學具而後爲六朝，非脩習日久，實見得是，寧知其然。國家文治休明，幾與三代等埒，自二三作者淪喪，壇坫虛無人，邢子愿崛起山東，而海內傾鄉之，如岱宗之長五嶽，如東海之表大風。其文出周秦漢晉諸家，殊非六朝所能盡。雖然，即目子愿爲六朝，亦吾丘壽王所謂天下少雙，海內寡二者也。六朝人論文，莫如《文心雕龍》，雖有作者，莫之能易。試取子愿詩文，參以彥和之論，統其凡而言之，則神思、體性、風骨、通變、定勢、情采、鎔裁、聲律、麗辭、練字，有至境矣。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有具美矣。分其品而按之，宗經則情深而不詭，風清而不雜，事信而不誕，義直而不回，體約而不蕪，文麗而不淫。明詩則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情極貌以寫物，辭窮力而追新。或析分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姸，有曲當矣。就其人而擬之，則賈生俊發，子雲沉寂，子政簡易，孟堅雅懿，平子淹通，嗣宗倜儻，叔夜儁俠，士衡矜重，心手相應，表裏相符，有全德矣。天授之才，人益之學，囊括千古，驅役百氏，建杓藝苑，傳播夷裔，名下故無虛士。頃日後進，廣先輩之說，謂：爲僞兩京易，爲眞六朝難。眞能爲六朝難。余嘗以邢子才比子愿，特取其同姓耳。子才六朝人，在北易爲雄長，令與江左諸君並驅，或亦韓陵片石之類耳。山東有子愿，而南北士林推遜率服，不謀同辭，豈不難哉！子愿每有撰著，注想沉吟，良工不示人以朴，故其遺集視弇州、太函、馮元敏、鄒彥吉諸公，僅可十一。又精六書，多古文奇字，常手校讎，付家梓人。仲子與堉史民部畀余審定，余謝不能，屬之冒伯麟、喻叔虞、茅止生參伍討論，而後繕寫，可以剞劂。因述如子愿，豈不難哉！

褚、趙，規模肖像，咄咄逼人，而其最會心慊意，尤在晉王，的是右軍後身，居然有龍跳虎卧之致，試取臨池妙墨錯雜諸名帖中，不辨誰古。輓歲作蠅頭眞楷，遒媚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它擘窠大書，體勢洞精，奕奕生動，雄強如劍拔弩張，奇絕如危峰阻日，孤松單枝而一種秀活，又如揚州王謝人共語，語便態出也。偶作意寫卷石、莎草、長松、脩竹，遊戲點綴，羅羅見其清疎，大抵昉叔明、元章筆意，素縑方麵，略騰數墨，上及宮禁，遠逮裔夷，爭傳快睹，即朱提赤仄數流十千，不與易矣。先生能文、能詩、能書、能畫，蕞會諸長，擅絕兼品，褒褒懊懊，鬱爲鉅儒，海內雞壇牛耳，微先生屬誰？雄峙狎執也歟哉！乃年政六十有二，鬚髮鬢黑，風神健王，一疾遽歿。歿之日，余方官白下，竟未及訣袂一慟，訃聞，亟趣錄貯先生遺稿，藐諸四人，幸長君饒才藻，有父風，綜緝笥中櫝，凡若干卷，寄余。余破涕謀諸李本寧、馮元成兩先生，飜閱再過，則付之冒伯麐、喻叔虞，徧購殺青氏。蹉跎匝再歲攜歸，復謀諸王涵仲兄，涵仲謀諸牟鳳區公祖。時牟公以鼇臺按東秦，慨然括鍰羨，擬壽梓矣，會余有襄陽之役，薄俸可佐不給，矧也牟公首倡風雅，涵仲從中慫恿，余雖蒙愚，寧忍舍旃，且在今日，非余之任而誰任焉。於是更番攷訂，集中用古最深，屬司李洪聲希、襄陽令王士完、南漳令李玉巒、穀城令張玉筍，參伍質證，期於義協文通，仍有一二闕疑若三數魯魚亥豕之訛。是集也，散佚什之三，刪削什之一，俟異日搜羅續補可耳。若乃字櫛句比，校讎編次，始終厥事，則棗陽諭陸敬叔，此君大雅，又緗橐世緒，不負鑒裁，致足嘉也。余蟣蠓者也，不知文翰，焉敢妄評文翰，然得自疇曩口授頗眞，故稱述其梗概如此。以爲謬悠亡當大方，余甘姍笑，如以爲阿私所好也，則世自不乏具隻眼者在。萬曆戊午九月九日，同郡樂陵子婿史高先頓首書於襄陽之凝清堂。

史以明《重訂來禽館集跋》（存目）

鄒迪光《跋邢子愿與范穆其書牘十幅後》（存目）

《靜志居詩話》卷一五　子愿雖有詩名，爲書法所掩。其言曰：「詩盛於嘉、隆七子，以爲盡詞人之變矣。然效趨者高趾，促柱者急張，往往不病而呻吟，匪樂而強笑，江河日下，七子之盛，七子之衰也。」蓋深中時流之弊，特其自撰，不見脫穎耳。

《山左明詩鈔》卷二三　《來禽館集》，詩五卷，去其應酬之作，大抵氣體

傳記

李維楨《陝西行太僕寺少卿邢公墓誌銘》　臨邑邢氏，十世以上，譜系莫傳。或曰：周公後，封於邢，子孫因以爲氏。而顥子昂著河間，其遠祖云：家臨邑者伯通，自許商來遷，子仲玉善形家言，得吉地以葬。生子鑑，鑑三子，政以鄉舉知岢嵐州，邑志鄉賢。政子詩明經，爲博野諭。以伯子如默，贈吏科都給事中。季子如約累善，人稱佛子，沒謚之莊惠。娶於萬，以伯子子愿封御史，封孺人。子愿名侗，士大夫率字之。晳而清揚，左眉有黑子，相者以爲文星。既長，聲如鐘，目如電，髮鬚如雲，鬚髯如戟。給事公沒，父當戶。督租吏誶不休，子愿發憤：「丈夫不致身青雲，乃辱其親耶？」學日勤，十四爲諸生，十七，督學使安福鄒公首錄之：異日當文名天下。召讀書濟南司衡堂，鄒公親行冠禮，東方傳爲盛事。隆慶戊辰，詔簡諸生高等，入太學，毋論年資。子愿應詔，同輩招游狹邪，不往，屏居下鍵，誦聲達旦。庚午舉京兆，甲戌成進士，授南宮令。請於父：「若何爲政？」父曰：「吾家故溫，不需若養。祓除其心，以和惠民。」子愿敬諾。之官，一切供億，率取諸家。削邑市貨者籍，不復用問遺。訓咨故實，不干不犯。民有訟，悉其聰明盡之，兩造俛首無言。或摘其隱如神，他邑人爭來質成。上官崇信，子愿所上爰書，皆報可。有當死而薦賄者，聲其罪，坐如率。豪奪小民，捕而正法，直指以貴人關說，欲出之，不可。獄囚凍餒，予糜予纊，無瘐死者。銓度丁口衆寡，定庸調，無或不均。土備墾，紀農協功。冏寺馬直侵半多端，上書主者，盡言無諱。金矢之罰以市粟，歲當二千石數，縱舍不如額，太公

充以家廩。月試邑，校諸生，寒畯則給餐錢，得韓郭兩參知周郡守若干人，孝廉若任給事李侍御閻博士，經承爲文，褒然高第。繕學宮，創文星閣，闢玉帶街，翼以兩坊，規制增勝。士通籍者相踵。月朔集父老子弟講禮讀法，申以高皇帝六條，摩厲之於義，雖窮里，躬行化誨，而奬其善者。月朝鄉長，復事孝子弟弟順孫貞婦，閭史累書矣，盜賊不入界，夜戶不閉。南宮今特以廉令祠。徵拜山西道御史，按河東鹽法，所部河南、山西、陝西，延袤數千里。故事：游徼捕私鹽，不滿品有罰，不得其人則繆爲私販名具獄，而諸卒代之贖。主者懲其妄，獄上必繫詣臺，赭衣彌道，十無一生。子愿罷無逮，活數千人。既得代，羨課贖鍰累萬，一無所取。蓋余後二十年入晉，晉人猶誦說不置。所舉方面有司數十百人，往往受謝，子愿不內一牘。已按三吳雲間，大盜張邦陵以海爲穴，衝行二十年，磔而尸之市，而檄散其餘黨。有三重囚當行戮，抗章乞宥，駁者謂市恩，奪奉三月。子愿喜：「吾以三月奉全三人命，所得多矣。」歲荒，便宜開賑而後上聞，民無轉徙，所過焚香祝之。遷湖廣參議，行笥財十金，吳綾二匹耳。在湖廣攝藩篆，職督儲，不急催科，而杜諸輸賦利竇殆盡。漕艘之行也，敕材官勿苛諸卒。有以冰簟獻者，斥之。兩渡淮，已於事則歸覲兩尊人，不攜楚方物。二年，擢陝西行太僕少卿。而念兩尊人老，遂移病自免，三上得請，時年方三十餘也。朝莫視寢膳，如嬰孺不離側，而市五方之珍雜進之。父病，藥必親嘗，夜擗心呼天：「作人如父，守固不偷，節度不攜，德足以昭馨香，惠足以同民人，天顧降割耶？」坐醫其傍，而身立侍，唇燥則舌潤之，息微則鼻通之，大小遺則手受之，忘食忘寐，疲極或仆地。母視而驚：「兩老人即死，有若在。若奈何先自斃？」對曰：「兒殊不覺至此。迫欲安父，且安母耳。」六戚問疾者見其狀，嘖嘖孝子。父瘳，母憶大女在齊河，命子愿省之，而母忽病。子愿聞耗，天已暝，策馬馳，從者請須，見星弗顧，昏夜呼邑門而入，長跽母前，謝死罪，反首搶地，禱於天，徵名醫五六曹診療，百物唯其可者，無弗趨也。卒不起。自恨，頭觸壁，啼無聲，水不下咽，三日幾死，父亦弗善也。稍稍啜粥，杖而起。其後父耄耋，子愿大會父老，率群從子姓上書，歌舞選具，通國人若四達賓客，分日展慶，盡月而罷。比卒，子愿五十，始衰，哭泣過哀，經歲不處內。里俗：隣有喪，惟弔與送。至是相議葬者，佛子也。葬佛子者，孝子也。禮宜加等，助之纁披帷荒楮紐翣綏之屬，采飾顯明，文章比象，蓋建邑以來未有。屆期，環齊魯境傾舍來觀，累數萬人。始見諸下里物，駭嘆歡笑。已見子愿骨立墨面泣血，則皆惻然，淚淫淫濡其厠足處。前母趙葬且六十年，舁以衲，而更美棺，奉六珈禂翟以殉，廬墓期年，封樹悉經其手，華表蹕域，弘壯無二。歲時之奠，哀如初喪。邑博士弟子稱其孝，白上官，子愿謝之：「人子用親取名，罪也。」事乃已。子愿兩弟，童年相好無尤，仕宦或遺衣若諸器爲縻，衆咸嗟異。而爲碑，手書之，號二絕。其於友，若棗強南令，同榜稔交也。南卒，督學使方按南宮校士，子愿請急爲治後事。學使曰：「君行古人高誼，吾當下拜。」至棗強南子居，益甫齔，篋僅三十金，陽付老蒼頭去，以杜窺伺，而捐累月奉爲費。後李于鱗先生者踣弊不振，言諸孫中丞，購故白雪樓以居，置田贍之。德平太史葛公卒，屬禹城楊公以女，女其孤。海寧陳給事亦同榜相善，晚節敗名，而作惡者以殊死誣其子，力與之雪。其於教後

進，因體能質而利之成名者衆，方伯李徽猷其尤也。爰有邢太師之號。李昌期、劉弘光兩生才，俾與子同筆研書，而賻其親喪。張心傳、李懷、徐方、羅錦、呂大丁、馬君來、夏祥、張鉉、李惠、李愫、朱西，或爲之殯母，若妻若身，或爲之憖庇，或爲之辦裝，或爲之先游延譽，不可勝數。鄉有相者劉浮光，死而葬之，題其墓，寒食必酹酒焉。有置孩溺贊者，拾爲家幹徐三從子，而月賦之粟。歲饑，傾困簏以賑，上書蠲租。邑長吏懼負課，督如故，正色極諫，寧失其歡。已苦旱蝗，走白中丞黃公，調穀振貸。邑爲他邑代養二馬，奏記當路，罷其征。西第南北兩門中爲弄，販夫販婦，知邢氏父子不摧直，肩摩求售。所爲來禽館者，與衆共之，不加筦籥。郭外緗花園亦然。丐者接跡，與金與粟，皆饜所欲。田舍翁引上坐，同案食。途遇少年無賴，避不見，揖與言。或嫌太縉紳，指其腹曰：「是空洞猶江海爲百谷王，何所不容？」之隣國，帷裳垢敝，老稚爭趨擁，願識邢大人何狀，下與立談。所經逆旅主人，瓦盆草具，對之不厭。邑賈氏女，未行，以死從夫，亟臨其喪，上臺司旌門。凡人一言一行之善，稱不去口。童僕有過，厲聲色訶詰，不輕箠楚。須臾霽矣。寄逕宋，或竊其冠以逃，邏者大索，戒勿推，宋太宰服其量。知隸人門志路之竊金而不言也。門尋病，使人問之，左右掩口：「盜固當病，何問爲？」子愿愀然：「是事我久，柰何令受穢名以沒？」隸農得盜粟者，束詣吏趣貰之。楚有童子，試而挾書，三木囊頭，子愿語部使者：「壹赦幼弱。」脫其械。人有中薶之言，不答，無已則叱去：「胡不畏釋氏犁舌獄。」泰山行宮之毀也，邑子端松募繕，介而詣邑令藥公，通力合作，而表松門爲善士，死則會葬，爲傳其事。廟祀關壯穆邑西偏，有靈應，邑人廩廩，釋回增美焉。子愿服食器用，質而雅，儉而易求，絕不爲奇，曰：「奇生怪，怪生無常，是產禍也。」文法兩漢六朝，間及周秦。詩具諸體，不名一家，劇字琢句，務極新藻。籌燈擁衾，沉吟不輟，覺所未安，起而更之。草凡十數易，有集行世。臨邑南宮志事核而文，無曲筆，人以比康武功、顏隨州、童沔陽、郭江夏。倭事起，畫便宜十許條，萬開府、許給事嘆曰：「先軫有謀，胥臣多聞，子愿兼之矣。」語具集中。書法鍾王虞褚顛米禿素，而深得右軍神體，觀者造次殆不辨。畫則入黃趙董馬堂奧。家有澄清堂、黃庭、蘭亭諸帖，雲中君、王右軍、杜子美象，子瞻枯木，子昂墨竹，所最瑩精，故舉筆往往類之，極爲海內所珍。辛亥春，上語內豎，以邢某字扇進覽，偶得之某黃門上欣賞，命女史學其書。邢司馬平倭至高勾麗，有李狀元妻，託致書子期，劉弘光兩生才，俾與子同筆研書，而賻其親喪。張心傳、李懷、徐方、羅錦、呂大丁、馬君來、夏祥、張鉉、李惠、李愫、朱西，或爲之殯母，若妻若身，或爲之辦裝，或爲之先游延譽，不可勝數。鄉有相者劉浮光，死而葬之，題其墓，寒食必酹酒焉。有置孩溺贊者，拾爲家幹徐三從子，而月賦之粟。歲饑，傾困簏以賑，上書蠲租。邑長吏懼負課，督如故，正色極諫，寧失其歡。已苦旱蝗，走白中丞黃公，調穀振貸。邑爲他邑代養二馬，奏記當路，罷其征。西第南北兩門中爲弄，販夫販婦，知邢氏父子不摧直，肩摩求售。所爲來禽館者，與衆共之，不加筦籥。郭外緗花園亦然。丐者接跡，與金與粟，皆饜所欲。田舍翁引上坐，同案食。途遇少年無賴，避不見，揖與言。或嫌太縉紳，指其腹曰：「是空洞猶江海爲百谷王，何所不容？」之隣國，帷裳垢敝，老稚爭趨擁，願識邢大人何狀，下與立談。所經逆旅主人，瓦盆草具，對之不厭。邑賈氏女，未行，以死從夫，亟臨其喪，上臺司旌門。凡人一言一行之善，稱不去口。童僕有過，厲聲色訶詰，不輕箠楚。須臾霽矣。寄逕宋，或竊其冠以逃，邏者大索，戒勿推，宋太宰服其量。知隸人門志路之竊金而不言也。門尋病，使人問之，左右掩口：「盜固當病，何問爲？」子愿愀然：「是事我久，柰何令受穢名以沒？」隸農得盜粟者，束詣吏趣貰之。楚有童子，試而挾書，三木囊頭，子愿語部使者：「壹赦幼弱。」脫其械。人有中薶之言，不答，無已則叱去：「胡不畏釋氏犁舌獄。」泰山行宮之毀也，邑子端松募繕，介而詣邑令藥公，通力合作，而表松門爲善士，死則會葬，爲傳其事。廟祀關壯穆邑西偏，有靈應，邑人廩廩，釋回增美焉。子愿服食器用，質而雅，儉而易求，絕不爲奇，曰：「奇生怪，怪生無常，是產禍也。」文法兩漢六朝，間及周秦。詩具諸體，不名一家，劇字琢句，務極新藻。籌燈擁衾，沉吟不輟，覺所未安，起而更之。草凡十數易，有集行世。臨邑南宮志事核而文，無曲筆，人以比康武功、顏隨州、童沔陽、郭江夏。倭事起，畫便宜十許條，萬開府、許給事嘆曰：「先軫有謀，胥臣多聞，子愿兼之矣。」語具集中。書法鍾王虞褚顛米禿素，而深得右軍神體，觀者造次殆不辨。畫則入黃趙董馬堂奧。家有澄清堂、黃庭、蘭亭諸帖，雲中君、王右軍、杜子美象，子瞻枯木，子昂墨竹，所最瑩精，故舉筆往往類之，極爲海內所珍。辛亥春，上語內豎，以邢某字扇進覽，偶得之某黃門序其集，儗諸北齊邢子才云。

《明史・文苑傳四・邢侗》（存目）

紀事

《池北偶談》卷七　吾鄉太僕邢公子愿(侗)，以書法文章名神宗朝，然其行誼甚高。初知南宮縣，同年渭南南公(憲仲，工書，居益之父。)爲棗強令，會御史按眞定，皆在郡候察，而南公病歿，後事一無所備。先生直入白御史曰：「南棗強死，無爲經紀後事者，某願請旬日之假，馳往治喪，畢事後，赴郡聽察。幸甚！」御史素重公名，許之，竟爲停察事，聽往治喪。至今南氏子孫感公高誼不忘。御史亦賢者，惜逸其姓字。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六　邢侗《南宮縣志》，《臨邑縣志》六卷，《武定州志》十五卷。　又卷八：《漢書朝鮮傳疏》一卷。　又卷二五：《來禽館集》二十八卷。

《明史・藝文志二》　邢侗《武定州志》十五卷。　又《藝文志四》：《來禽館集》二十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六・來禽館集》　二十九卷。明邢侗撰。【略】是集凡文二十四卷、詩僅五卷。侗以善書得名，當時有「北邢南董」之目。其序于愼行詩集，謂「李、何學唐，爲化鳩之眼」；而於太倉、歷下並有微詞。蓋能不依七子門戶者。故所作大抵和平雅秀，王士禎《論詩絶句》亦有「來禽夫子本神清」之語。特骨幹未堅，不能自成一隊。文體則更近於澀矣。

《嘉業堂藏書志》卷四　《來禽館集》二十八卷、目錄一卷(明刻本)。濟南臨邑邢侗子愿著。

藝文

李維楨《祭邢子愿》（存目）

胡應麟

論述

綜論

王世貞《胡元瑞緑蘿館詩集序》　自余結髮而好言詩，所與海内豪儁游，亡不以詩進者。犬馬齒日益，稍見所論著，則諸豪儁自喜行其詩，少不以序請者。余之不能工爲佞，不能使人人極意，以爲艱而思謝去之，幾且焚筆研，而最後乃爲胡元瑞序《緑蘿館詩》。元瑞之爲言曰：「子所可必者一，所大可恨者與我所不子負者各二，子甚幸哉！而我薦其敝帚以希一言之華衮，則可必。子許我而卽寵施我，卽子一旦不可知，大可恨。我雖晚，猶幸及子，而不終子之惠，使後世疑其異時不相當，大可恨。卽子過許我，而我竭蹙步武以求踐子之許，不子負，有所彈射而我惕焉，以子爲鑢鍚，不子負，子以爲奚若？」余乃謂元瑞：「毋刺促，請息焉，而爲若叙。」余之得元瑞於余仲者半歲所，而元瑞進其詩。余睹之，未嘗不三擊節歎也。天不靳人以材，而人顧取其凡者。氣之流行亡所擇，而取其濁者與弱偎者。古人不秘格於後人，而取其下中者。天又不秘其聲色以供吾詩，而聲取其鼃哇者，色取其黝黮者。象日吾接，吾汰其精而英者。情自吾發，吾不衷其肺腑者。以是而治詩，以是而號於人，曰：吾善詩，吾善詩者，何也？元瑞材高而氣充，象必意副，

情必法暢，歌之而聲中宮商而徹金石，攬之而色薄星漢而攄雲霞，以比於開元、大曆之格，亡弗合也。余嘗語余仲：「諸前我而作者，涵洪併纖與亭毒並，吾故推獻吉，然不能諱其滓。絕塵行空，卿雲爛兮，吾故推昌穀，然不能諱其輕。鳴鸞珮瓊，萬象咳唾，吾故推仲默，然不能諱其孱。刻羽雕葉，舍陳而新，吾故推子業，然不能諱其促。鞭風馭霆，以險爲絕，吾故推子相，然不能諱其疎。融而超之，于鱗庶幾哉，然猶時時見孤詣焉。後我而作者，其在此子矣夫！其在此子矣夫！」以今證之，抑何左契不爽也。亡已而有子規者在。昔鞠傅之稱田光曰：智深而勇沉。不深不玄，不沉不堅，入之沉深，出之自然，完之粹然，如大鈞雕物而不見工，如良玉夜輝而泯其痕，斯《三百篇》、西京、建安之懿乎！是集也，其始基之矣，而猶未也。子之邦君有喻子者，其問梓焉，而以不佞言質之。

屠隆《少室山房稿序》 夫詩難言哉！標拔藝苑，掩罩人羣，蓋搦管者率多雄心。然定精而索之，必有所不探，畢力而趨，必有所不至，覽觀古今學士大夫之作，事勝則傷致，情勝則傷裁，理勝則傷韻，氣勝則傷格，浮豔則傷骨，緊迫則傷神，是詩家之魔事也。世有小才，獵得一體輒自斐然，驟之鼓吹而徐之音死，擥之春華而味之嚼蠟，翳豈不力，天則刑之。夫夜郎王惡知漢大哉！余友胡元瑞束髮治詩，駸駸高步闊視，比於蒲稍躡浮雲而上，其氣盛，其才豐也。《十九首》如洞庭雲門，千秋寥寥，用其語則襲，不用其語則遠，作者爲短氣罷爾，元瑞獨奮而嗣響，不襲不遠，庶幾古人典刑。曹氏父子以下，取法而裁，匠心而運，詣妙境矣。而尤長於五、七言近體，無音不亮，無思不沉，無體不厚，無骨不勁，無韻不飄，無法不比，其雄大而峭峨眉劍閣之秀，其縱橫而整昆陽鉅鹿之師，人曰于鱗不死，固誠知言。然其離合變化，則不盡出於于鱗也。弇州兄弟汎愛兼容，爲世溟渤，一至此道，便持不下，而獨盛推元瑞，海魚龍鮓，非司空疇賞哉！余與元瑞同舉於鄉，兄弟之義甚好，知元瑞詩，自兩王公外宜無如余者，雖令元瑞自言之，大都若此矣。

汪道昆《少室山房續稿序》 元瑞籍詩三百篇，則元美序矣。概以當世二三作者，瑜不掩瑕，由前則推于鱗，由後則推元瑞，申之耳目無兩，要以代興。元美自信平生之言，於人無譽。及其脩元瑞也，務入沈深，出自然，期於質有其文，追風雅而薄漢魏。元瑞唯唯，遂輟經藝，罷計偕，時而卧遊，攬百家，獵千古，稱詩視故筴等，抵孤序之。初，學士盟葵丘而主于鱗，即元美爭自下。孤獨高于鱗而大元美，心竊竊未敢言。于鱗集既行，元美屬孤爲之序。孤時竢論定，卒謝未遑。頃之，弇州《四部稿》成，孤始吐私臆，不敢終隱。元瑞起屨而從歷下，放於瑯琊，卒尸元美而祝之，以于鱗配。且言大成之尊柱下，亦猶元美之右于鱗，瀛海稽天吞岱宗者，不啻三五，不茹而吐，其斯爲有容。夫以於越少年，直將排泰山，躪梁父，何嘐嘐也。齊吳更霸，魯幸與盟，元瑞業已求多，於一匡魯於何有。且也元美藉藉元瑞，孤無庸贊一辭。其進元瑞者兩端，其言具在。元瑞挾筴固請，善言必三。竊惟言志爲詩，言心聲也。吾道卓爾，惟潛心者得之。元瑞直以稽古而廢明經，尸居而絕戶屨，坐忘而冥合，官止而神行。其心潛矣，潛則沈深，自然之所由出也，元瑞益矣。其曰刓鋒藏巧，露其質木，此於元瑞何難？揆之天時，必時至而後可。蓋天有至教，各以時行，不春不華，不秋不實。時有必至，天且不違。元瑞早歲之業，則春也！吾見其鉅麗，吾見其日新。及其壯也，春而夏矣，吾見其蕃滋，吾見其峻茂。過此以往，於時而秋，秋實告成，堅矣碩矣，改柯易葉，無用芬華，歲功畢矣。藉令如馳且盡，惡可凌節乎哉！元瑞待之，無所容爾力矣。

又《詩藪序》 夫詩心聲也，無古今一也。顧禮由代異，材以人殊，世有推遷，道有升降，說者以意逆志，乃爲得之耳。視則凡目，巧則詭抑，或取諸口給而無所概於心，其無當均也。元美雅多元瑞，來者此其先鳴。余既傾其橐於婁江，則信嫺於詩矣。乘舟接席，相與揚搉古今，覈本支，程殿最，旦暮千古，以神遇之。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斯人之謂也。聞者或睨元瑞：「若殆干盟主邪？」吾兩人置弗聞也者，而心附之，姑俟論定。奄及五載，胥會嚴陵，元瑞出《詩藪》三編，凡若干卷，蓋將軼《談藝》，衍《卮言》，廓虛心，操獨見，凡諸耄倪妍醜，無不鏡諸靈臺。其世則自商周漢魏六代三唐以迄於今，其體則自四詩五言七言雜言樂府歌行以迄律絕，其人則自李陵、枚叔、曹、劉、李杜以迄元美、獻吉、于鱗，發其櫝藏，瑕瑜不掩。即晚唐弱宋胡元之籍，吾不欲觀，雖在穅秕，不遺餘粒。其持衡如漢三尺，其握筭如周九章，其中肯綮如庖丁解牛，其求之色相之外如九方皐相馬，未也。嚴羽卿、高廷禮，篤於時者也，其所品選，亟稱其大有功。先是誦法于鱗，未嘗釋手；推尊元美，兼總條貫，《三百篇》、《十九首》而下一人。乃今抗論醇疵，

時有出入，要以同乎己者正之也，即羽卿、廷禮不耐不同。以異乎己者正之也，即元美、于鱗不耐不異。無偏聽，無成心。公而生明，則自盡心始，盡心之極，幾於無心。彼徒求之耳目心思，僅得一隅耳。吾將以是質元美，無論聞者然疑之。

盧化鰲《少室山房類稿序》 少室山人者，瀙水胡元瑞先生也。先生天資穎異，目靡所不窺，嘗賈其餘勇著書，有《詩藪》、《筆叢》行於世。而其屬詩，自樂府歌行以至五、七言近體絕句，約八十卷；其屬文，自序記傳狀誄銘尺牘，約四十卷，噫嘻盛矣！【略】讀其詩若文，若讀先秦兩漢兩司馬家言，六朝初盛之風裁罔不具體，其卷帙之富、篇什之麗，可謂遊五都之市，觸目琳琅，聽宮商之奏，取韻鈞天者乎？大都天實生材不盡，序巖廊之上，則爲皋夔，置丘壑之中，則爲箕潁。藉令先生起制科，翱翔木天，高文典冊，一鳴國家之盛，何憂不致身融顯？而一舉孝廉，絕意纓紳，破產購書，幾五萬餘卷，其撰述稱是，有足多者。所知交盡海內諸賢豪，而婁江、新都最著。婁江之言曰：推乎吾前，則有歷下，輓乎吾後，則有瀙水。新都之言曰：成都博矣而不精，弇山精矣而未核，博而核，核而精，則惟元瑞，嗟嗟！其論定矣。【略】萬曆戊午冬朔旦，清漳盧化鰲書于樂胥堂中。

陳文燭《胡元瑞詩集敘》 嘉、隆間，余官大理評事，海內談藝之士，自薦紳以及韋布，莫不與交。而婺州胡觀察在禮部，其子元瑞幼敏有雋才，蓋年十六即操染雄一時。余未見元瑞，見元瑞詩宛致有法，嘆曰：「終軍十八草《西征》，人以爲山東英妙。楊收十三善屬文，乞言者至壓其藩。子美思語不驚人，至死不休，自言詠鳳凰財七齡耳。脫略時輩，結交老蒼，蓋天成云。」即元瑞弱冠所交，非大人行則海內知名之士，此其穎異，豈在古人下耶？今上十年，余以參政候補闕下，元瑞舉於鄉，偕計吏而北，詩名嶽嶽重海內矣。相見驩甚，手《少室山房詩》請余序焉，且曰：「王先生業有言，弇州而外，舍公誰爲麟子期耶？」元美愛元瑞調高聲秀，李于鱗不死矣。時張助甫在都門，目元瑞奇之：「此嘉隆間人也。假令五子並驅中原，安知孰先孰後乎？」二先生才華蓋代，重元瑞如此。乃余尤愛《巖棲》一編。周旋於芙蓉紫薇之間，挾白龍而驂赤豹，飯青精而拾瑤草，語帶烟霞，一洗塵俗，斯大奇可言觔骨也。又元人律詩，亦多出於中、晚正派，今言「元人專務華而離實」云云，或未見諸家全集，姑以理勢斷之耳。俟諸公全集出，更爲定論。

又　胡元瑞云：「宋人近體勝歌行，歌行勝古詩，至風、雅、樂、謠，

《巖棲草》耳。」或謂：「元美稱于鱗，助甫稱五子。元瑞方壯，駸駸作者，果如二先生言，則□人豈無出於于鱗五子之上，可爲標的者耶？」余無以應。是在元瑞懋之而已。元瑞名應麟，別號少室山人。

傅光宅《甲乙剩言敘》 昔胡元瑞南過聊城，以一帙示余：「此吾甲乙已後剩言也，君盍爲我題之。」余讀一過，則鉅麗者足以觀國是，微瑣者足以資談諧，即不越稗官，亦雜家之鼓吹也。因篋以自隨，不翅日對元瑞須眉。今年秋，俄得元瑞訃音，言在人亡，不勝感悼。嗟乎！造物以元瑞有言而剩元瑞，元瑞又不能常剩其身而剩其言。言剩元瑞乎？元瑞剩言乎？吾不得而知也。則余此題也，亦與此言交剩之矣。聊城傅光宅敘。

鄧渼《留夷館集自序》 胡元瑞者，名應麟，早歲爲二王賞識，許以詞賦代興，所著《詩藪》，上下數千年，評騭精當。其自運則專瑯琊調，蓋亦以識鑑勝云。

《詩源辯體》卷三五 胡元瑞《詩藪》，自《三百篇》、騷賦、漢、魏、六朝以至唐、宋、昭代之詩，靡不詳論，最爲宏博，然冗雜寡緒。《內編》，十得其七，《外編》、《雜編》，誇多衒博，可存其半。其論漢、魏、六朝五言，得其盛衰；論唐人歌行、絕句，言言破的，惟於唐律化境，往往失之。至盛譽諸先達，則有私意存耳。大抵晚唐、宋、元諸人論詩，多失之不及，而國朝昌穀、元美，時失之過，惟元瑞庶爲得中。

又《後集纂要》卷一 胡元瑞云：「詩之觔骨，猶木之根幹也。肌肉，猶枝葉也。色澤、神韻，猶花蕊也。觔骨立於中，肌肉、色澤榮於外，神韻充溢其間，而後詩之美善備。猶木之根幹蒼然，枝葉蔚然，花蕊爛然，而後木之生意完。斯義也，盛唐諸子庶幾近之。宋人專用意而廢詞，若枯枿槁梧，雖根幹屈盤，而絕無暢茂之象。元人專務華而離實，若落花墜蕊，雖紅紫嫣熳，而大都衰謝之風。」又云：「宋人調甚駁，而才具縱橫浩瀚，過於元；元人調頗純，而才具局促卑陬，劣於宋。然宋之遠於詩者材累之，元之近於詩亦材使之也。故蹈元之轍，不失爲小乘；入宋之門，多流於外道矣。」愚按：元瑞此論妙甚，但言宋人「用意」，當言宋人尚格爲妥。宋人雖用意，而意不可言觔骨也。又元人律詩，亦多出於中、晚正派，今言「元人專務華而離實」云云，或未見諸家全集，姑以理勢斷之耳。俟諸公全集出，更爲定論。

又　胡元瑞云：「宋人近體勝歌行，歌行勝古詩，至風、雅、樂、謠，

幾於中絕。」又云：「律詩猶有如杜。」愚按：謂「風、雅、樂、謠，幾於中絕」，甚當。謂「近體勝歌行，歌行勝古詩」，則謬甚矣！宋人古詩、歌行，多出於退之、樂天，體雖大變，而功力恆有過之。律詩雖多出子美，然得其粗而遺其精，明於變而昧於正，故非枯槁拙澀，則鄙樸淺稚，如杜之沉雄含蓄、渾厚悲壯者，有一語乎？徒原其所自出，而不究其所從歸，則岑樓寸木河，斯世亦成灰劫。文章關乎氣運，不亦信乎，不亦悲乎！余錄先後五子之詩，以元瑞終焉，非以元瑞爲足錄也，亦庸以諭世云爾。

又 胡元瑞云：「宋黃、陳首倡杜學，然黃律詩徒得杜聲調之偏者，至古選、歌行，絕與杜不類，晦澀枯槁，刻意爲奇而不能奇，而一代尊之無上。」又云：「宋諸子以險瘦生澀爲杜，此一代認題差處。」予欲改「險瘦」二字爲「艱深」，更爲妥帖。

又卷二 胡元瑞云：「高太史，昭代初雅堪禘禴，而弘、正諸賢，揚搉殊不及之，至兩瑯琊(元美、敬美)，咸極表章，衆論遂定。」愚按：弘、正諸賢，揚搉不及，則以元習未去故，樂府、律詩是也；兩瑯琊咸極表章，則以才具瀾翻故，五、七言古是也。

《皇明詩選》卷九 卧子曰：元瑞如中賈張肆，不皆珍異，卻無物不有；又如老樂工，清濁輕重，都傳弟子。舒章曰：元瑞如酒肆行廚，咄嗟而辦，雖水陸錯陳，不饜貴人之口。元美賞之，以饒便，更相近耳。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應麟，字元瑞，蘭谿人。少從其父宦燕中，從諸名士稱詩，歸而領鄉薦，數上公車不第。築室山中，購書四萬餘卷，手自編次，亦多所漁獵撰著。攜詩謁王元美，盛相推挹，元美喜而激賞之，登其名於末五子之列。歸益自負，語人曰：「弇州許我狎主齊盟，自今海内文士，當捧盤盂而從我矣。」衆皆目笑之，自若也。著《詩藪》二十卷，自邃古迄昭代，下上揚抗，大抵奉元美《厄言》爲律令，而敷衍其說，《厄言》所入則主之，所出則奴之。其大指謂千古之詩，莫盛於有明李、何、李、王四家，四家之中，撈籠千古，總萃百家，則又莫盛於弇州。詩家之有弇州，證果位之如來也，集大成之尼父也。又從弇州而下，推及於敬美、明卿、伯玉之倫，以爲人升堂而家入室，殆聖體貳之才，未可以更僕悉數也。元美初喜其貢諛也，姑爲獎借，以媒引海内之附己者，晚年乃大悔悟，語及《詩藪》，輒掩耳不欲聞，而流傳譌繆，則已不可回矣。嗟乎！建安、元嘉，雄輔有人，九品九略，流

《分甘餘話・胡應麟評詩之弊》 胡應麟病蘇黃古詩不爲《十九首》、建安體，是欲紲天馬之足作轅下駒也。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二・評駁類》引《分甘餘話》 元瑞歷舉《中州》諸人，特標出劉迎、李汾，亦是具眼，然劉不稱其歌行，李不舉「煙波蒼蒼孟津戍」一聯，謬矣。

又 胡元瑞論歌行，自李、杜、高、岑、王、李而下，頗知留眼宋人，然於蘇黃妙處，尚未窺見堂奥。在嘉隆後，可稱具眼。

《詩辯坻》卷三 胡應麟《詩藪》舉文皇《帝京》、允濟《廬岳》、子昂《感遇》等篇，凡二十餘家，謂是「六朝之妙詣，兩漢之餘波」。予謂當是三唐之傑構，六朝之餘波。

《明詩紀事》己籤卷六陳田按 元瑞嗜書，購四萬餘卷，築室貯之。黎惟敬大書其楣曰二酉山房，屬王元美爲記。元瑞著《詩藪》附和《厄言》，元美大獎借，以媒引海内之附己者，晚年乃大悔悟，語及《詩藪》，輒掩耳不欲聞，而流傳譌繆，則已不可回矣。詩品在末五子中，可與屠長卿伯仲。

分論

《寄戚總戎》《皇明詩選》卷九：轅文曰：膚格亦勁。

《金陵雜詩》《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是金陵景色。

《寄懷大中丞萬公時公將有遼左之行》《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華實。卧子曰：「舉天」一聯，亦是軒舉，對復流動。

《送人入蜀》《皇明詩選》卷一二：轅文曰：五六華爽可愛，結用薛濤，鄙甚，余爲易之，遂成章。

《送徐明府之瓊州》《皇明詩選》卷一二：卧子曰：清立不泛。

傳記

王世貞《石羊生傳》 胡元瑞者名應麟，一字明瑞，嘗自號少室山人，已慕其鄉人皇初平叱石成羊事，更號曰石羊生，人亦曰元瑞殆非人間人也，仙而謫者也，遂呼之石羊生。元瑞父曰按察公僖，母宋宜人。按察公爲行絕類萬石君，而文藻過之，所至好行陰德，名位不甚稱，以雲南按察副使歸，今尚壯，無恙。元瑞爲兒時，肌體玉雪，眉目郎秀，五歲，按察公口授之書，輒成誦。見客，客使屬對，輒工。九齡，從里社師曰佔僤，習經生業，而心厭之。俄悉肸按察公篋，得《古文尚書》、《周易》、國風雅頌、《檀弓》、《左氏》、莊、列、屈原、兩司馬、杜甫諸家言讀之。按察公奇其意，弗禁也。稍長遂能爲歌詩，藉藉傳里中，而於經生業亦不廢。十五補博士弟子員，非其好也。會按察公拜尚書禮部郎，挾與俱渡錢塘，過吳閶，汎楊子，北歷齊魯趙魏之墟，至燕市而止。所經由吊古即事，往往於詩歌發之。而是時南海黎惟敬、歐楨伯、吳郡周公瑕、吳興徐子與、嘉禾戚希仲、沈純父、永嘉康裕卿，先後抵燕，發元瑞藏詩覽之，咸嘖嘖折行請交。至於琳宮梵宇，高會雅集，元瑞以齒坐末坐，片語一出，無不恍然披靡自失也，曰：「使用昔賢隸事奪席例，吾曹無坐所矣。」臨淮小侯李惟寅慕元瑞甚，使客篡而致之爲上賓，旬日不聽出。惟寅用是亦以詩名。而周宗正灌甫，雅自負風雅，有人倫之鑒，屬伯玉、元敬游西湖，故遍詈坐客爲鬨端，元瑞夷然弗屑也。及在弇，仲淹貽元瑞三十韻，首以北地、信陽相屬，元瑞益自信。尋以按察公外除，元瑞歸，從母里中。母患頭風甚劇，元瑞委身醫藥間，日夜扶侍不休。母頭風良愈，而身過勞得清羸疾矣，因跳匿金華山中。而會大司空萬安朱公衡還過蘭谿，朱公故從燕見元瑞詩而驚賞者，至是發使山中，蹤跡得元瑞，以書要之，而泊舟待三日。元瑞感其意，爲長歌七百言以贈朱公。公袖示督學使者滕君伯輪，曰：「天下奇才也。」滕君輒超格檄受餼學宮，且趣入試，兩御史再試，再爲諸生千人冠。已薦鄉書上公車報罷。元瑞意殊不在一第，其所游從，皆天下賢豪長者。然所當心，獨余兄弟與李觀察于鱗、汪司馬伯玉、吳參政明卿。會于鱗死，餘皆散處不相及，久之意邑邑不自得，而余弟敬美與觀察公同年，過蘭谿謂觀察：「吾欲就阿戎談，當勝卿。」遂即元瑞劇語二夕，皆申旦臨別，眷眷不忍釋，曰：「吾於詩獨畏于鱗耳已矣。今庶幾得足下。」又曰：「幸與家中丞同世，胡不一及門？」即卒然抱于鱗恨，若何？」時余方謝客曇陽觀，聞元瑞來，喜不自勝，力疾啓關，與爲十日飲。間出所著《少室山房詩》，余得而序焉，所以屬元瑞甚重，而用是頗有斷斷者，余二人俱弗顧。元瑞乃高卧山中，不復就公車。而蘭谿令喻邦相豪於詩，與元瑞意合，忌形爾汝，嘗偕過趙學士山房，倡和連日夕。元瑞之卧山中凡六載，而始上公車，至都下遇張觀察助甫。助甫，余兄弟友也。讀元瑞詩，擊節曰：「二十年亡此調矣。」元瑞亦奇助父詩，契密無間，且各自悵相遇晚。試復罷歸，時大司馬張公肖甫靖浙難，過元瑞里，元瑞避弗見。張公謂按察公：「公兒佳甚，故知之，今難我，得非以使者惠文嶽嶽耶？爲我致之錢塘，請得具賓主禮。」元瑞乃強爲錢塘謁張公，果以上客客之。會伯玉來湖上，大將軍戚元敬系至，伯玉數與元瑞相聞問，把臂劇驩，出元敬七絕句，詫之曰：「大將軍健兒也，乃能作文語，不下沈太尉、曹竟陵。生亦能賦贈我乎？」元瑞援筆，千餘言立就，奇思滾滾。既大將軍集，相向嘆賞不置，伯玉因曰：「我欲之海上訪王元美兄弟，生復能從我乎？」元瑞曰：「吾心也。」遂同過弇州園，伯玉道爲《少室山房集序》，其重不下余。時偕元瑞至者伯玉弟仲淹、仲嘉，而張大司馬亦以內召跡伯玉而來，尋先別去。余兄弟與伯玉、元瑞諸君，積日游弇中，集，元瑞以齒坐末坐，片語一出，無不恍然披靡自失也，曰：「使用昔賢隸事奪席例，吾曹無坐所矣。」臨淮小侯李惟寅慕元瑞甚，使客篡而致之爲上賓，持論侃然，尤愼於許可。有莫生者，躁而貪，以品不登上中，側目元瑞甚。及在弇，仲淹

被酒，狎元瑞，元瑞拒弗受。客謂元瑞：「曩湖上之役，胡以異茲？」元瑞徐曰：「莫生者庸，詎足校也。仲淹司馬公介弟，吾儕當愛之以德，獨奈何成人過耶？」客乃服元瑞。自髫鬌厭薄榮利，餘子女玉帛聲色狗馬服玩諸好一切泊然，而獨其嗜書籍自天性。身先後所購經史子集四萬餘卷，手鈔集錄，幾十之三，分別部類，大都如劉氏《七略》而加詳密。築室三楹貯之，黎惟敬大書其楣曰「二酉山房」，而屬予爲記。且夕坐卧其間，意翛如也。恆自笑蠹魚去人意不遠。又謂：「我故識古人，恨古人乃不識我。」其托尚如此。好稱說前輩風節，嘗怪其郡若梁劉孝標之介，唐駱賓王之忠，而世僅僅以文士目之，當由作史者盲於心故。且史第知有狄梁公、宋廣平賢，皆頫首而從周祼將，以視賓王，何徑庭也。上之采風使者蘇君禹。君禹雅敬信元瑞，趣下其事，賓王得以鄉賢祀郡城，而孝標亦暴顯。元瑞所著詩有《寓燕》、《還越》、《計偕》、《巖棲》、《卧游》、《抱膝》、《三洞》、《兩都》、《蘭陰》、《畸園》等集二十餘卷，《詩藪》內編外編十二卷。他撰述未行世者有《六經疑義》二卷，《諸子折衷》四卷，《皇明詩統》三十卷，《皇明律範》十二卷，《古樂府》二卷，《古韻考》一卷，《二酉山房書目》六卷，《交游紀略》二卷，《兜玄國志》十卷，《酉陽續俎》十卷，《隆萬新聞》二卷，《隆萬雜聞》四卷，《駱侍御忠孝辨》一卷，《補劉氏山棲志》十卷，《方外遐音》十卷，《考槃集》十卷，《談劍編》二卷，《采眞游》二卷，《會心語》二卷。類萃諸書有《經籍會通》四十卷，《圖書博攷》十二卷，《諸子彙編》六十卷，《虞初統集》五百卷，蓋生平於筆硯未嘗斯須廢去。元瑞壯未有子，邇始舉二子，戊子冬復以按察公命赴公車，至瓜洲而病，病積久不愈，慨然曰：「吾其殆乎！」謂余：「知應麟者唯子。幸及吾之身而傳我，使我有後世，後世有我也。」王子曰：「元瑞年三十有八耳，神清而意甚舒，即偶犯霜露，何恙不已，而慮至此也。夫以元瑞之生，僅三十年而著作充斥乃爾，過此以往，所就當又何如耶？元瑞於他文無所不工，績學稱是，顧不以自多，而所沾沾獨詩，彼固有所深造也。元瑞才高而氣雄，其詩鴻偉瓌麗，迥絕無前，稍假以年，將與日而化矣。至勒成一家之言，若所謂《詩藪》者，則不啻遷史之上下千載，而周密無漏勝之。其刻精則董狐氏、韓非子也。吾長於元瑞二紀餘，姑爲傳以慰之，且謂元瑞：子後當竟傳我。」

胡應麟《石羊生小傳》（存目）

《罪惟錄》列傳卷一八《胡應麟》（存目）

《明史・文苑傳三・胡應麟》（存目）

光緒《浙江通志》卷一八一《文苑四》（存目）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六・辯析類》引《居易錄》胡元瑞應麟作《丹鉛新錄》、《藝林學山》，以駁升庵之誤，然其所記誤者正復不少，如《二酉綴遺》所載「百疊漪漪水皺」六言，又「步武所臨，雲蒸霞起」四言，乃東坡夢中所作《紅靴銘》及《太眞妃裙帶詞》。而胡不知，何云博洽耶！　又引《香祖筆記》：胡應麟作《丹鉛新錄》、《藝林學山》，以駁升庵，自負博辯，然舛譌復不自覺，如引《三國志》關某傳注，謂羽欲娶布妻，啓曹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按此乃秦宜祿妻，與布何涉？元瑞豈未一檢陳書耶？又唐人「長安女兒踏春陽」一絕，見沈亞之集《異夢錄》，胡止據《博異志》，似未睹沈集者；田汝成《西湖志餘》又傅會以爲宋人西湖事，謂爲水仙與鳳俱沉湖中，則剿襲司馬才仲遇蘇小事而爲之，尤可笑。

紀事

光緒《甘泉縣志》卷二一《藝文》　胡應麟舟過廣陵，訪陸無從，夜集，託以買宅橋東，因寄贈此作：橋上相攜不厭頻，鈿車油壁半香塵。貧將玉樹誇詞客，老向瓊花作主人。邗浦月華秋似練，曲江濤色夜如銀。青樓肯著狂夫卧，傳與吹簫爲卜鄰。（《少室山房集》）

著録

江湛然《少室山房集序》　夫當明瑞罷公車，脫塵鞅，高卧蓉山靈洞之間，目視雲漢，非其人即貴倨弗友，傲然以千古自命。莊生有云：談二子於載晉人之前，猶一哄也。豈不然哉！昔喻君邦相尹蘭江，慕交明瑞，相從於山顛水涯，唱詠連日夕，余心實向往之。適視璩茲土，而明瑞已騎雲煙去我而游廖廓。□購其遺文讀之，而板復漫漫紛錯，因以公事之餘稍爲銓次，又得蘭

溪令君盧爾騰以襄其役，鴻臚趙君文鎮以董其成，孝廉徐伯陽、章無逸輩以校其似，皆閎覽博物君子也，卷計爲詩八十，文半之，臚分部列，犁然可觀矣。余嘗讀弇山《石羊生傳》，時明瑞年纔三十有八耳，而所著詩已二十卷，他所撰述計二十四種，共爲卷二百三十有三，制作之富，逾於古人。後其年復不少也，計所論著當有所散軼伏匿而不出者，購成全書，將在來喆。嗟乎，蘭陰之間，瀙水之上，高門華閥，上第元僚，指不勝僂矣。其間道德功業昭垂於日月者，殊不乏人，而明瑞裹敝幘，弄三寸柔翰，直與爭不朽於穹壤。天嗇之於彼而昌之此，於世正得失半也。乃世或爲明瑞扼腕一第。夫唐以詩賦取士，猶失之李杜，況夫俳偶帖括之習，又烏足籠吾明瑞哉！史氏傳文苑，要當置是子婁江、新都間耳。萬曆戊午中秋日，新安江湛然書於金華通判歙縣江湛然所刊，乃其合編之本也。

又《別集類存目六・少室山房續稿》 十五卷。明胡應麟撰。【略】是編凡《兩都集》一卷，《蘭陰集》一卷，《華陽集》十卷，《養疴集》二卷，《青霞稿》一卷，僅止五種。蓋《類稿》未出以前，隨作隨刊之本也。

又《雜家類存目七・少室山房筆叢》 正集三十二卷、續集十六卷。明胡應麟撰。應麟字元瑞，蘭谿人。萬曆丙子舉人，以依附王世貞得名，故《明史・文苑傳》附載王世貞傳中。此其生平考據雜說也。分正、續二集，爲書十六種。曰《經籍會通》四卷，皆論古來藏書存亡聚散之跡。曰《史書佔畢》六卷，皆論史事。曰《九流緒論》三卷，皆論子部諸家得失。曰《四部正譌》三卷，皆論子部考證古來僞書。曰《三墳補遺》二卷，專論《竹書紀年》、《逸周書》、《穆天子傳》三種，以補三墳之闕。曰《二酉綴遺》三卷，皆採摭小說家言。曰《華陽博議》二卷，皆雜述古來博聞強記之事。曰《莊嶽委譚》二卷，皆正俗說之附會。曰《玉壺遐覽》四卷，皆論道書。曰《雙樹幻鈔》三卷，皆論內典。曰《丹鉛新錄》八卷，曰《藝林學山》八卷，則專駁楊慎而作。其中徵引典籍，極爲宏富，頗以辨駁自矜。而舛譌處多不能免。如沈德符《敝帚軒剩語》摘其以戟帽爲佛經金剛山之非，辨婦人弓足之前後兩岐。王士禎《香祖筆記》摘其誤以秦宜祿妻爲呂布妻。唐人「長安女兒踏春陽」一絕止據《博異志》，而不引沈亞之爲疎漏。近時張文檒《螺江日記》以爲《竹書》實出於晉太康年，而應麟以爲咸寧，反糾楊慎爲非是。今核其所說，如《經籍會通》謂「《崇文總目》但經史有所論列，子集闕如。蓋據《六一集》所載。」然《六一集》中亦尚存子部之半，非竟闕也。又謂：「《廣州書跋》惟以說經爲主，自餘諸家僅存卷數。蓋據《書錄解題》。」然《書錄解題》所言乃《廣川藏書志》，非《廣川書跋》也。又謂：「《孟子》中、趙用賢稱「末五子」。所作《詩藪》，類皆附合世貞《藝苑卮言》。後之詆七子者，遂並應麟而斥之。【略】應麟雖仰承餘派，沿襲頹波，而記誦淹通，實在隆、萬諸家上，故所作蕪雜之內，尚具菁華。錄此一家，亦足以爲讀書者勸也。是編前有王世貞所撰《石羊生傳》，稱應麟有《寓燕》、《還越》、《計偕》、《巖棲》、《臥游》、《抱膝》、《三洞》、《兩都》、《蘭陰》、《畸園》諸集，凡二十餘卷。朱彝尊《明詩綜》所載，別有《邯鄲》、《華陽》、《養疴》、《婁江》、《白榆》、《湖上》、《青霞》等集，而無《三洞》、《畸園》之名。蓋應麟在日，諸集皆隨作隨刻，別本單行。世貞、彝尊各據所見，故名有異同。此集爲萬曆戊午前也？又謂：「《漢志》兵家《兒子》一篇，書名奇怪。」然「兒」古「倪」字，故「倪寬」史亦作「兒寬」。《倪子》名書亦猶《孫子》、《吳子》，何奇怪之有也？又云「刊版當始於隋」，引開皇十三年敕廢像遺經悉令雕版爲證。然史文乃「廢像遺經悉令雕造」，非「雕版」也。《史書佔畢》大抵掉弄筆端，無所考證。至云：

「世知項橐八歲而師孔，不知蒲衣八歲而師舜。甘羅十二上卿少矣，而伯益五歲掌火尤少。」以小說委談入之史論，殊爲可怪。至以曹沫劫盟爲葵丘之會，以《素問》之雷公爲黃帝弟子，更不知出何典記也。《九流緒論》謂「史佚爲墨家之祖」，不知《呂氏春秋》有「史角」之明文。謂「《隋志》不載《孔叢》」，不知《隋志》、《孔叢》七卷在「論語類」中，不在「儒家類」中。謂「孔傳《續六帖》，鄭樵《通志》所無」，不知傳與樵俱建炎、紹興間人，同時之書，樵安能著錄？《四部正譌》爲憚於自名者魏泰《筆錄》，然《東軒筆錄》實泰自署名，其託名梅堯臣者乃《碧雲騢》。謂：「衛元嵩《元命包》襲《春秋》、《孝經緯》之名。」然元嵩書名《元包》，不名「元命包」。且《春秋》有《元命苞》，「苞」字從草，《孝經》並無「元命包」也。至謂「《子華子》之程本卽僞撰者之姓名」，益無稽矣。姑約舉其一二，尚不止沈德符等之所糾。蓋捃摭既博，又復不自檢點，牴牾橫生，勢固有所不免。然明自萬曆以後，心學橫流，儒風大壞，不復以稽古爲事。應麟獨研索舊文，參校疑義，以成是編。雖利鈍互陳，而可資考證者亦不少。朱彝尊稱其「不失讀書種子」，誠公論也。楊愼、陳耀文、焦竑諸家之後，錄此一書，猶所謂差強人意者矣。

又《詩文評類存目・詩藪》 十八卷。明胡應麟撰。【略】是書凡內編六卷，分古、今體各三卷。外編六卷，自周至元，以時代爲次。雜編六卷，分遺逸、閏餘各三卷。皆其評論之語。《明史・文苑傳》曰：「胡應麟幼能詩，萬曆四年舉於鄉，久不第，築室山中。購書四萬餘卷，手自編次，多所撰著。攜詩謁王世貞，世貞喜而激賞之，歸益自負。所著《詩藪》十八卷，大抵奉世貞《厄言》爲律令，而敷衍其說。謂詩家之有世貞，集大成之尼父也。其貢諛如此。」云云。是應麟著此書時，世貞固尚在。乃內編又自紀其作《哭王長公詩》以外足於象內足於理爲愉快，元瑞豈不意且旨也！元瑞業進於道已，則何事於不佞言。不佞因所托而筆之，叙曰：不佞述而遂重雒陽紙，而紫氣燭天乎？異日者當問諸天目名山也。

王世貞《二酉山房記》（存目）

鄧原岳《胡元瑞孝廉過訪二首》（存目）

鄒迪光《蘭谿胡元瑞》（存目）

又《寄懷胡元瑞三首》（存目）

又《哭胡元瑞十二首》（存目）

又《與胡元瑞》（存目）

俞安期《紀哀詩・胡元瑞》（名應麟，蘭谿人。孝廉，爲鄉賢胡公直子，以博洽聞。所著評隲古今者甚富。年五十五卒，甲辰。）（存目）。

顧簡《懷胡元瑞》（存目）

藝　文

歐大任《卧游集序》《卧游集》者，婺州胡元瑞所爲詩也。元瑞嶽峙一方，

林章

論述

李維楨《林初文集序》 余嘗讀林初文孝廉舉子業，以爲經生高等耳。已讀其《答情》、《斷腸》、《玉麟》諸序，《秋征》、《傷春》諸賦，古律絕諸詩，《觀燈》、《青虬》諸傳奇，以爲是風人文士游閒公子之流耳。已讀其《破倭》、《練兵》諸疏，《海防》、《任將》諸議，對關白寧夏諸策，上政府司馬諸書，乃知其倜儻瓌瑋，有當世之具，奇男子也。所建白諸疏，多得俞旨，最後一疏，謹正鹽策，以助大工，請罷礦稅，欲於揚子眞州間屯宿重兵，扼吳楚之會，以拱護留京，即江海有警，可坐而制勝。其籌畫良有忠義，而同事者言諱謾觸時宰，遂速之獄以死。向後播酋亂蜀，奴酋亂遼，徵兵四方，驛騷靡寧，始思初文言，與曲突徙薪同功也。比有侍御于公永清疏其冤，竟不獲報。其子茂之兄弟，恨結於心，稍搜葺遺文，剞劂以傳。余不勝嘆息焉。古來才士狂生，膺難毒酷，無如禰正平。正平遭亂世，不思以默容，而譏訕敖慢，視一時人無如，禍生有胎，寧盡非辜。所爲《鸚鵡》，而諸體無所不具，上擬漢魏六朝，聞畫一計可裨實用。初文賦並驅《鸚鵡》，而諸體無所不具，上擬漢魏六朝，下擬三唐，迄趙宋諸名家，亦擷英華，傾瀝液，而收之椽管綵毫，非什伯人之才，能如是乎？其氣雖慷慨激昂，其言則溫厚和平，引繩墨，中窾綮，東漢黨錮諸人，共相標榜，品覈公卿，亂之生也，言語爲階。初文當不諱之朝，發謀出慮，效其悃誠，竟陷文罔，使人心悴。幸今董玄宰宗伯採其奏疏，編入青史，又有子以其著述垂諸不朽，是正平身後所無，初文可以不死矣，復何憾焉？方內多故，余竊謂當事者念埋玉樹土中，廣聽納，攬英豪，自是救時急務也。

曹學佺《林孝廉集序》 士之有才，猶夫女之有色，必其修之於身，藏之於家者，非一日矣，而後爲玉帛之所致，媒氏之所營也。苟其上乏明王之夢，而下鮮君子之求，則甘於枯槁無用，不敢自表見。不然士有才而必用，女有色而必售，則知己不足重，而入宮不見妒矣，得乎哉！吾閩有林初文孝廉者，才士也。其在公車也，不欲以庸孝廉自處，好爲人排難解紛，乃以無心獲罪，於獄中作文若干首。司寇謝公大奇之，而察非其罪也，出之於縲紲之中。君雖得復其故物，又不欲乞恩從仕，遇有遼海之役，累上書進奇策皆報，又以時事詘於兵食，願以其身列戎行，鍊甲兵，固根本之地，爲一旦備緩急，竟爲疾者所繩，觸憲而死。噫，亦足悲矣。今天下本無事也，即有事矣，未嘗乏人也。一事之起，千百人之功名也，乞之者衆，而持之者有矜色，肯授一不相知之人乎？我以計畫干之，彼亦必謬爲顚倒，而目曰才士才士者，不用之扃鐍也。間得一二策善，且襲爲己有，唯恐我之在傍見之，尙欲求用乎？予大悲乎君之不早見也。予不獲與君游，而後乃與君之子游，因足以悲君。君獄中之文，予少時見之。其爲文也多所自況，蓋亦灼灼於事理矣，其不免命也。君之詩《蛾眉篇》最著。《秋征賦》，司寇以之自比。《海月賦》者，予交其子廼得讀之。竊歎司寇爲知言。他所作多且奇，君之子裒輯藏之梁溪，尤君時純選一帙，以序問予。予復拈其數語，如：「客情似春草，無處不堪生。」「春風與柳樹，年年是故人。」「無家逢寺好，多病見僧親。」「曉烟常帶雨，夜月忽啼禽。」「春好年年晚，月寒夜夜秋。」「行人遙指點，道是古幽州。」「野水上道路，涼風吹衣裳。」「獨憐山寺月，相送海門秋。」「千山風雨裏，一任子規啼。」皆絕酸楚寥落，可詠可傳，益想像其有才不偶之狀，而汲汲知己於世也。是或曰：初文之詩所見稱者，謝得其大而子得其細，尤得其全而子得其偏。是子前愧司寇，而後愧時純矣。時純者亦與君之子游者也。

鍾惺《拜林初文先生墓》 先生諱章，閩之福清人。詩文有異骨，不爲嘉、隆人聲習，讀之知爲豪傑。亦恥作文士，好倜儻之畫策，竟以奇爲異己者所中，齎憤而沒，葬金陵牛首山之高村。有子二人：曰楸、曰古度，皆以詩世其業。楸卽子丘，古度卽茂之。蓋先生沒十年，而惺獲交其子。又十年，爲萬曆戊午三月十一日，乃拜其墓，贈以詩。今墓道稱林初文孝廉者，以先生曾舉萬曆癸酉鄉試也。

《明詩綜》卷五七 謝在杭云：「孝廉桀驁不羈，才情楚楚，信自可人。」

《不下帶編》卷四 林初文章《送人詩》：「不趁東風不待潮，渡江千里九

停橈。不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揚州第幾橋？」予美之，誦不能忘。有謂埴云「此詩乖地理」者。不知詩人止取興會超妙，筆意所之，便成佳句。若必拘於地理，亦即「鼈廝踢」已。

《明詩紀事》庚籤卷一〇陳田按　初文詩才情俊爽，聲調凄涼，有賈生年少之風，受正平傷生之累，可惜也。

《賭棋山莊詞話》卷一《林章詞》　福清林初文(章)，萬曆元年孝廉，詩詞有盛名，然遺集不傳，述庵《明詞綜》祇錄《孤鸞》一首。余讀《蓮子居詞話》，又得《長相思》云：「江南頭。江北頭。水滿花灣花滿洲，花間是妾樓。　郎東頭。妾西頭。妾處春波郎處流，勸郎休蕩舟。」初文負大志，嘗獻書闕下，不報，歸而卜居華林園側，亭樹池館之勝，金陵無出其右。子君遷、古度皆能詩。古度，字茂之，號那子，尤傑出，嘗以《過鼓行》見賞屠隆。兒時佩一萬曆錢，至老不去身。又有「江東父老」小印。

《秋思》(不知秋何如)　《明詩歸》卷九：譚云：寫景艷宕刺人，故讀之目驚心蕩。

《寄情》　《詩慰初集》卷五：眼前語說出甚新。

《蛾眉篇》　《詩慰初集》卷五：可當一部《離騷》，篇法師古而才情逸出，自是必傳之作。

《少年行》　《詩慰初集》卷五：唐人未道出。

《長安晚望》　《詩慰初集》卷五：沈宋遺風。

《舟中別張仲豫》　《詩慰初集》卷五：厚。

《天津城樓》　《詩慰初集》卷五：大家。「暗」字妙。

《丑奴兒令・詠劍》　《古今詞統》卷四：先生壯心不已。《蘭皋明詞彙選》卷一：胡云：光芒萬丈。

《更漏子・詠啼》　《古今詞統》卷六：立題新。

《攤破浣溪紗・春恨》　《古今詞統》卷六：坡公云「重尋幽夢，應在亂鶯聲裏」，林子詞、杜娘曲，都從此來。

《南歌子・詠妝》　《古今詞統》卷七：(「卻問」句)正是自譽之極。

《河滿子・詠夢》　《古今詞統》卷一一：(「春日」二句)竟是牡丹亭上鬼語。

《八六子・望鍾山》　《古今詞統》卷一一：漸近歌曲矣，可不慎其餘乎？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章，字初文，福清人。七歲能詩，塾師試題羣像云：「獨立藍關雪，回看秦嶺雲。非干馬不進，步步戀明君。」塾師歎曰：「此子他日必忠而苦節者也。」世宗末，倭寇犯閩，年十三，上書督府，求自試行間。萬曆元年，以《春秋》舉於鄉，累上不第。嘗走塞上，從戚大將軍游，座上作《灤陽宴別序》，酒未三巡，詩序並就，將軍持千金爲壽，緣手散去，挈家僑寓金陵。性好公正發憤，南曹曲法斷梗陽之獄，奮臂直之，坐繫金陵獄，三年出獄，旅燕京十年。關白之亂，兩上書請出海上，用奇兵勦賊，報聞而已。戊戌、己亥間，礦稅四出，逮繫相望，初文謂大工軍興，縣官仰屋，不當以空言聒譟，徒激明主之禍，抗疏請止礦稅，兼陳立兵行鹽之策。上感動，下內閣票擬舉行，四明相承中人指閣其事，密揭請逮治，望闕長歎，憤懣撫膺，即日下獄，暴病而死，天下惜之。初文爲人，經奇寡儿，抗志經濟，謂天下事數着可了，而功名富貴可以擊戾，致骯髒忤俗，動與禍會，約略似南宋陳同甫。葉適有言，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亦爲狼疾人而已矣，豈不然哉！初文二子，君遷、古度，皆能詩。古度與余好，居金陵市中，家徒四壁，架上多謝皐羽、鄭所南殘書，婆娑撫玩，流涕漬濕，亦初文之遺忠也。古度屬鄉人徐興公爲初文立傳，而曹能始叙其詩，皆傳於世。能始拈初文佳句，如：「客情似春草，無處不堪生。」「春風與柳樹，年年是故人。」「無家逢寺好，多病見僧親。」「春好年年晚，月寒夜夜秋。」皆酸楚寥落，可詠可傳。吾謂閩中詩派，宗子羽而禰善夫，以摹倣蹈襲爲能事。初文才情跌宕，於唐人格律，時欲跳而去之。要能不爲閩派所羈紲，可謂傑出者也。其詩《蛾眉篇》最著，在《晉安風雅》中，不具錄。

紀事

《閩小記》卷三《林初文》 福唐林春元，七歲能詩，師召試之。適有牧羊者，指爲題，即應聲曰：「三百羣中步獨先，有時高叫白雲天。曾從北海風霜裏，伴過蘇卿十九年。」又試以對，曰：「風翻白浪舟難進。」即答曰：「雪擁藍關馬不前。」後舉於鄉，更名章，字初文，有集行世。子古度，有詩名。

【略】 林初文嘗在揚子江中青山口覆舟，坐皮箱上，見有持紅燈二從前過，隨木商救之。又嘗夢人贈之以扇，上題「茂陵風雨千秋夢，揚子波濤一夜悲」之句。林書得禍，作《蛾眉篇》，因有「茂陵風雨」四字，自以爲不佳。後以上初文才情凄婉，其詩如：「客情如春草，無處不堪生。春風與楊柳，年年是故人。」「無家逢寺好，多病見僧親。」「春好年年晚，月寒夜夜秋。」「野水上道路，涼風吹衣裳。」「獨憐山寺月，相送海門秋。」曹能始云：「初文之詩，酸楚若星斗之下翻，近世詞家何可易及。」既明遊倦，別二子歸，是集隨還去。間遇海內名流耳先生名者，率以未見其著述爲恨，明始悔不錄置奚囊，泉之上，寥落，可詠可傳。」林初文《渡江詞》云：「不趁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橈。不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揚州第幾橋？」《別妓》詩云：「畫槳彝猶錦纜迴，美人東上鳳凰臺。朝朝梳洗臨秋水，一路芙蓉不敢開。」《春日》詩云：「春城柳色入東華，莫惜驊騮過酒家。記得去年江上別，風吹二十四橋花。」才情楚楚，信自可人。

《漁洋詩話》卷上 閩清林初文（章）孝廉，古度之父也。嘗有送人詩云：「不待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橈。不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揚州第幾橋？」以示梅禹金（鼎祚），禹金激賞之。宣城有老儒丘華林，嘗以詩質禹金，但爲分句讀而已。見之大恚曰：「林詩二十八字，正得二十八圈；吾詩字數不啻倍之，乃不得一圈耶？」聞者笑之。

《詞苑萃編》卷一六《紀事·林章孤鸞》 林章溺情一伎，適伎以他事繫獄，林日徘徊於外，計欲出之。爲賦《孤鸞》一闋云：「爲誰拋撇。似海燕初分，林鶯乍別。回首天涯，滿目雲山愁絕。東風不憐春色，把一枝、楊花吹折。直恁黏雲帶雨，更盈盈似雪。　奈夢兒相隔恨難說。想昨夜孤衾，今日雙頰。比這青衫上，有幾重啼血。一聲晚鐘動了，又送人、腸斷時節。莫把琵琶亂撥，正春江潮咽。」尋爲當事所釋，欲委身於林，林竟度爲女冠，人皆賢之。（《樂府紀事》）

著録

尤盛明《林初文孝廉集選序》 盛明客遊金陵，棲古華林園，與林子丘茂之兄弟比舍。二子奉母孝友有聞，明爲定杵臼交，間及其家世，二子泣下曰：「余先閩人也。先君子嘗薦於鄉，後以上書諫止礦稅，獲忌於時相，爲其所陷，死於詔獄，冤痛至今。今母子飄零，家徒四壁，唯遺稿一帙、先人之骨，可與不朽者，賴有此耳。」明聞其言，乃愀然斂容，取其稿而讀之，嘆曰：「是何天之賦其才而奪其遇也。明生也晚，恨不及見先生，幸讀此，知先生爲忠義豪傑人，故其一片沉雄悲壯之氣凜然猶生，全副精神浮於奏疏，其詩賦則命意深，寄興遠，工不鑱格，奇不剔韻，淋漓若風雲之橫驚，錯落若星斗之下翻，近世詞家何可易及。」既明遊倦，別二子歸，是集隨還去。間遇海內名流耳先生名者，率以未見其著述爲恨，明始悔不錄置奚囊，泉之上，松之下，山涯水湄，與知者共賞。今夏與吳無畏重入金陵，尋二子握手道故，仍請先生遺集，歷覽諸體，先錄詩賦若干首，題曰《林孝廉集選》，急付諸梓，請曹能始民部序而傳之通邑大都，以爲嚆矢。其奏疏文字，卷帙頗繁，力未能及。蓋先生之才如馬、班，氣如董、賈，文學經濟實兼有之，非詞人墨客自了生平者比。其眞忠精誠流貫天地，自然不泯，千百世而下定有知己者在。明不敢任爲盡知先生也，聊爲書其始末如此。萬曆丁未夏日，勾吳後學尤盛明時純甫譔。　林古度附識：先子自有集也，此特友人尤時純選其百之一二耳。然已行之有年，及今始克梓其全。人子之心可以少慰矣。但全行頗難，不如選易。此無他故，傷哉貧也。時純既沒，板久磨滅，故爲重梓之，或使孤行，以選導全，全不廢選，願大方君子賜覽之餘，哀其非得已之心，而索其全，則先子可以眞不朽矣。崇禎元年秋仲男古度識。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初文詩選》一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五《林初文全集》十五集。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六·林初文詩選》 一卷。明林章撰。【略】是集前有曹學佺序曰：「初文才士，爲嫉者所中。所作多散佚，其子裒輯爲

一帙，梁溪尤時純付梓。」則是集本有刊版，而此乃寫本，蓋傳錄於版佚之後也。凡賦二首，詩八十二首。學佺序稱其《海月賦》，而此本無之，蓋鈔胥又有所漏矣。

朱長春

虞淳熙《朱太復文集序》　**謝兆申《與朱太復先生書》**　往下走湖上之遊，得讀海牢慅，蓋千秋而遘一屈宋哉！已得所爲詩讀之，則子美前徽，先生後韶，卽獻吉諸君子竭臨摹之巧，耄可放悲其聲骨耳，詎若先生具有其神色，以迭響異代耶？世之爲聲詩者，無不擬之以爲化，兼之以爲大，而大之不至也則病兼，化之不成也則病擬。況古人各極其才，以各致其情，不必相師於貌，相程以包，而壹惟自變其所習，以自窮其所底，乃其神於兼也，而擬無不化者乎？竊以此測子美之神境，而曰效之者拙影耳。下走則拙而甚焉者，噤不敢言詩。然讀子美諸什，則所謂照燭三才，暉麗萬有，無久而不新者矣。若先生之爲子美，則又汰子美之拙，而全收其非。爾力之巧，蓋猶仲尼之有丘明，伯陽之有子休，靈運之有王籍，將終古爲麗也者，而非拾死鬼之陳，於以送不朽之懷也。濶焉七歲諷詠大篇，如承德音，第恨卿較所局山川之間，不能執管而趨先生後耳。間者聞先生體服九鼎，通德三元，拔陷區而出溺塗，將以居七瑛之房而出九宮之上矣，斯豈非金格之籍夙所署哉？何待服隱芝而後不落大山之籙乎！然闈編以逍遙進寓，都水以眞誥洞靈，東華以坐忘安心，吾師瞻子以九首者曰評，多論作文之法。在篇中者曰通，則隨文訓解其義。在篇末者曰演，演契符，意先生其亦有大霄隱書之秘乎！屈子有言：一氣孔神，於中夜存。虛以待之，無爲之先。是先生所爲洞三洞而契大乘者邪？又何風騷之命世云爾也？倘先生垂愍惠而教下走焉，不勝大願。

《明文授讀》卷三六　先夫子曰：朱長春，字大復，湖州人，萬曆癸未進士。饒有深湛之思，微染習氣，不堪爲害，亦一作家。

《靜志居詩話》卷一五　太復頗類孫太初，其宰陽信，狀海濱風土，如「海暗雲連舍，春寒雨近城」，「沙田惟種黍，鹵井不通泉」，「過雨如霑雪，無風落沙」，「白沙風裏下，黃日霧中生」，「薄祿供囊藥，齋廚費水錢」，頗盡其致。他如「折藕露華白，采菱秋水香」，「悠然西湖曲，坐對南屏山」，「高樹晨光動，空山衆響聞」，「麥花來社燕，小雨破春泥」，「落日餘高柳，空江起暮鐘」，「酒船清盡出，賽鼓暝猶聞」，「纜外春沙沒，燈前獨樹斜」，「蒼藤緣戶結，翠鳥落階飛」，「驛火依沙出，春星傍浦懸」，「孤飛江上鳥，半滅雨中山」，皆秀句也。晚學修眞鍊形，蓋不得志而有託。蒙叟訕其「登梯累十重，登學狒舉，而墮地幾殞」，殆未必然。

《採藥冬至上峴山》　《明詩評選》卷五：稍近錢、劉，而不芟風韻，萬曆以降，能爲錢、劉者亦鮮矣。「漁人出晚晴」才是景語。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長春，字大復，烏程人。萬曆癸未進士，知尉城、常熟、陽信三縣。癸巳歲，陞刑部主事，削籍爲民。大復與虞長孺、屠長卿，皆有文名，好仙學佛。大復罷官里居，修眞煉形，以爲登眞度世，可立致也。累几案數十重，梯而登其上，反手跋足，如鳥之學飛，以求狒舉，墮地重傷，懂而不死。苕上人爭揶揄之。有集十餘卷，虞長孺爲之序。

《千頃堂書目》卷一二　朱長春《管子榷》二十四卷。　又卷二五：《朱太復甲集》五十二卷、《乙集》三十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法家類存目・管子榷》　二十四卷。明朱長春撰。【略】是書卽趙用賢本而增釋之，故凡例文評，俱仍其舊，惟每篇各加叙釋。在篇首者曰評，多論作文之法。在篇中者曰通，則隨文訓解其義。在篇末者曰演，演契符，意先生其亦有大霄隱書之秘乎！屈子有言：一氣孔神，於中夜存。虛以待之，無爲之先。是先生所爲洞三洞而契大乘者邪？又何風騷之命世云爾也？倘先生垂愍惠而教下走焉，不勝大願。

《明文授讀》卷三六　先夫子曰：朱長春，字大復，湖州人，萬曆癸未進士。饒有深湛之思，微染習氣，不堪爲害，亦一作家。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太復頗類孫太初，其宰陽信，狀海濱風土，如「海暗雲連舍，春寒雨近城」，「沙田惟種黍，鹵井不通泉」，「過雨如霑雪，無風

李三才

《皇明詩選》卷九　卧子曰：修吾雄豪自喜，領袖羣倫，又能詩耶？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三才，字道甫，臨潼人。萬曆甲戌進士，少負

志節，與南樂魏允貞、長垣李化龍，以名世相期許。允貞爲郎，抗論時相不當以甲第私其子，蹈江陵覆轍，切責左官，道甫以戶部郎論救，亦譴外，自此聲稱籍甚。屢遷爲提學卿寺，以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加戶部尚書。萬曆中，中人出筦礦稅，橫行恣睢，陳奉在淮，尤無狀，道甫悉心力與之搘拄，家在幾南，不乏奧援，道甫牢籠駕馭，權譎縱橫，神廟用其言，撤奉，東南胥得安枕。功高望重，頗見汰色，時論以外僚直內閣，如祖宗故事，意在推戴道甫，黨人乘其間，交章論劾，道甫盛氣陳辯，不自引去。顧憲成自林居貽書閣部，力爲洗雪，於是言者又乘間並攻東林，物議糾纏，大獄旁午，飛章鉤黨，傾動朝野。從此南北黨論，不可復解，而門戶之禍，移之國家矣。東事亟，經略乏人，中朝復思其才，以戶部尚書起用，未上而卒。道甫所與同志者，憲成爲東林黨魁，稱爲名臣。允貞撫晉有聲，其子廣微，以附奄隤其家聲。化龍用治河平播功，晉至宮保，以功名終。化龍，字于田，有詩集行世，詩名在道甫之上。醲厚肥腯，沿襲嘉靖流波。七言今體，深爲胡應麟所重。而余采詩，特取道甫，登道甫所以微于田也。

《明詩紀事》庚籤卷一一陳田按 道甫縱橫之才，揮霍自喜，廷推閣臣。遼陽失陷，兩次鄉用，而議不決，僅以淮撫老此邊才。誦道甫「金繒歲月翻挑虜，宵旰朝廷已論兵」之句，爲之拔劍起舞。

《秋夜宿直》 《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淺而老。轅文曰：氣自雄爽。

《歷陳國勢病由疏》 《明文遠》卷二一：至情激切之言，一字一淚。當時人怨天怒，雜然並作，識者已知爲亡國之徵，故言之沉痛至此。

《明史·李三才傳》（存目）

《罪惟錄》列傳卷一三下《李三才》（存目）

《幸存錄》卷上（存目）

《千頃堂書目》卷二五 《雙鶴軒詩集》，《鷦鷯軒集》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詔令奏議類存目·二李先生奏議》 二卷。明徐宗夔所編李夢陽、李三才二人奏議也。夢陽以風節振一世。三才結納東林，亦負當代之望，而智數用事，不及夢陽之伉直，其爲人不甚相類。宗夔以二人俱產關中，故合刻之。末各附詩數首，於體例亦爲不倫。宗夔字傚虞，蘇州人。

阮自華

王世貞《阮生詩集序》 余晚之金陵，金陵故賢薦紳游客布衣之藪，而至戊子，屬大比，士諸能操觚爲古文辭者亦集，而以余之猥先之也。車門闢則罷禮蟹附，揮汗而出袖中詩卷，至不能徧讀。而忽有少年子，白皙豐下，禮恭而宇溫，已見其刺，則鄉進士阮子自華也；已叩其家世，則嘉靖間函峰中丞子也；已發其篋，則爲詩若干卷，曰：「公幸一抨隲我，使我受而考焉。」予時忽忽漫應之，蓋旬日而阮子已去之彭城，累書數百千言，申前請曰：「公不爲我序，我且穀於彭城，不復之公車矣。」亦會予事小間，獲展卷，則若從伏日中雷電雨雹交下，快其爽而攝其橫；又若游太鹵而值十萬之衆，車馳卒奔，颺奪轟擊，悠悠旆旌之意，雖不易尋，亦足以雄矣。然是十萬之衆，其堪戰者幾，不堪者幾；而所謂雷電雨雹，其快者與攝者孰勝也？子之語出於臆而發於機，當於子之賞而不必盡程於古，神有合而亦有離，合則超乎人之表，而離則左乎人之轍。子且姑俟之。今夫宛之駒，左膊有孔，而汗血者必千里，時其秣，縱其騁，及壯而後銜勒焉。使其步驟協而抑控工，誰曰不千里？不然吾懼其蹶也。玉之猶爲璞也，卞和氏故寶之矣，鑑盪砂石之工未至，而遽獻之秦庭，吾懼其猶故朴也。子且姑俟之。阮子之友陸景成曰：「生非以子而重也，欲以子而規，得所以重也。且公之所序人詩夥矣！不必皆名士，亦不必皆名語，而子應之易，何以難阮生也？」余笑曰：「子以爲易者愛而眞乎？難者愛而眞乎？若以愛余規，則可矣。爲我語阮子：篋余序，後十年而余不死，必能式新息之銅而刻子名於苕華之璧。」

《靜志居詩話》卷一六 詩不求工，君子誦詩論世，寧舍《詠懷堂》，而取《霧靈集》也。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自華，字堅之，懷寧人。萬曆戊戌進士，除福州府推官。大計坐謫，累遷至戶部郎，出知慶陽府。再調補邵武。崇禎三年罷歸，未幾卒。父鶚，事永陵總督，征倭失事，下獄死。堅之起孤生，覆巢完卵，感慨力學。少爲歌詩，多疾讒畏禍、魁壘用壯之思。爲人跌宕疎放，

好從學佛者游。嗜酒，爲長夜之飲。爲理官時，直指行部，扶醉入謁，甫下拜，咯嘔狼藉，噴污直指衫袖，遂致露章。晚爲郡守，不視吏事，賓客滿堂，分簡賦詩，遨遊山水間，稱風流太守。嘗大會詞客於凌霄臺，推屠長卿爲祭酒，絲竹殷地，列炬熏天，宴集之盛，傳播海内。復爲直指所糾而罷。堅之記誦奥博，捃摭富有，漢魏樂府至枚李古詩，無不摹擬。自謂超于鱗而上之，其實無以相遠也。七言古今詩，襞積綦組，乏抑揚頓挫之致。覽燕中都邑之勝，自三殿迄虎圈豹房，作七言今體詩百篇。君子尚其志焉。童丱稱詩，以曰補遺。顛倒瞀亂，茫無體例。且古詩之名本對近體而起，故沈、宋變律以後，編唐、宋詩者二體迥分。若陳、隋以前，無非古體，乃亦稱曰幾言古詩，故人稚子得見於王元美諸公，傑然介立，不屑爲附庸。諸公亦無稱焉。故其詩名不著。居恆語其從孫集之：「詩豈時流貴人、時文名士所能爲？以子之才，不思單出獨樹，自致千古，日與某某相唱酬，波流汩沒，吾悲其詩之日下也！」言已輒涕泗汍瀾，不能自止，蓋其苦心持擇，厚自期待若此。

乾隆《江南通志》卷一六七《人物志・文苑》　阮自華字堅之，懷寧籍桐城濫。故後來常熟馮舒有《匡謬》一書，頗中其病。懋循不能有所考訂，而掇拾餖飣，以博相誇。又不分眞僞，裨販雜書以增之。甚至庾信諸賦，以句雜七言，亦復收入，尤爲冗雜矣。

又《唐詩所》　四十七卷。明臧懋循編。凡十有四門，曰古樂府，曰樂府系，曰三言四言古詩，曰五言古詩，曰七言古詩，曰雜體古詩，曰風體騷體古詩，曰五言律詩，曰七言律詩，曰五言排律，曰七言絶句，曰七言絶句，曰闕文。每門之内又各以題目類從。餖飣割裂，亦張之象《唐詩類苑》之流也。每卷之首皆註前集二字，則當有後集，今未之見，然大槩可睹矣。

《明詩紀事》庚籤卷一三陳田按　晉叔官南都時，入曹石倉詩社，詩雖綺靡，亦有清致。

《人日送范東生還吳澹然之燕》　《明詩評選》卷五：興會成章，即以佳好。向後竟陵、山陰，刻畫眩目，視此如銀漢之不可即矣。

光緒《浙江通志》卷一七九《文苑二》　臧懋循（長興縣志）字晉叔，長興人。萬曆庚辰進士，授荆州府教授，擢南國子監博士。懋循博聞強識，畋漁百氏。官南中時，與名人覽六朝遺跡，命題分賦，或至丙夜。忌者遂以沈湎中之。歸輯《古詩所》、《唐詩所》，並爲騷壇大觀。工書法。所著有《負苞堂集》行世。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古詩所》五十六卷，《唐詩所》四十七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五　臧懋循編。【略】初，臨朐馮惟訥輯上古至三代諸詩爲《風雅廣逸》，後又益以漢、魏迄於陳、隋諸詩，總名曰《古詩紀》。懋循是編，實據惟訥之書爲稿本。惟訥書以詩隸人，以人隸代，源流本末，開卷燦然。懋循無所見長，遂取其書而割裂之，分二十有三門。

臧懋循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懋循，字晉叔，長興人。萬曆庚辰進士，風流任誕，官南國子博士，每出必以棋局、蹴毬繫於車後。又與所歡小史衣紅衣，並馬出鳳台門，中白簡罷官。時南海唐伯元上書議文廟從祀，恭進石經大學，與晉叔偕貶，同日出關。湯若士爲詩云：「却笑唐生同日貶，一時臧穀竟何云？」藝林至今以爲美談。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六・負苞堂稿》　九卷。明臧懋循撰。【略】詩多綺羅脂粉語，未免近靡靡之響。懋循善顧曲，元明雜劇皆所梓行。故詞曲序引，屢見集中，亦其結習之所在也。

又《總集類存目三・詩所》　五十六卷。明臧懋循編。【略】初，臨朐馮惟訥輯上古至三代諸詩爲《風雅廣逸》，後又益以漢、魏迄於陳、隋諸詩，總名曰《古詩紀》。懋循是編，實據惟訥之書爲稿本。惟訥書以詩隸人，以人隸代，源流本末，開卷燦然。懋循無所見長，遂取其書而割裂之，分二十有三門。

光緒《安徽通志》卷二二二《人物志・文苑》（存目）

集》十卷，《詩選》五卷，《文選》四卷。　又卷三一：《古詩所》五十二卷，《唐詩所》四十七卷。　又卷三二：《元曲選》一百卷。

《明史・藝文志三》　臧懋循《六博碎金》八卷。　又《藝文志四》：《古詩所》五十二卷，《唐詩所》四十七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臧懋循《負苞堂稿》九卷。　又《古詩所》五十六卷，《唐詩所》四十七卷。

《國史經籍志補》　明臧懋循《古詩所》（五十六卷、十一冊），《唐詩所》（四十七卷、十一冊）。

《嘉業堂藏書志》卷三　《兵垣》四編四卷（明閔刻朱墨本）。明臧懋循晉叔編。閔襄子刻之，朱墨套板。「四編」者，《黃帝陰符經》、《黃石公素書》、《孫子》十三篇、《吳子》六篇。附編許恭襄《九邊圖》並論、胡宗憲《海防圖》並論。是時遼左兵交，齊魯川黔盜起，亟亟不可終日，故取四編刻之，亦紙上談兵耳。有徐亮、閔（映）張跋。（繆稿）

又卷四　《唐詩所》四十七卷（明萬曆刻本）。明臧懋循晉叔編。凡十有四門，曰古樂府，曰樂府系，曰三言、四言古詩，曰五言古詩，曰七言古詩，曰雜體古詩，曰風體、騷體古詩，曰五言律詩，曰七言律詩，曰五言排律，曰七言絕句，曰闕文。每門之內，又各以題目類從，餖飣割裂，亦張之象《唐詩類苑》之流也。每卷之首，皆注「前集」二字，則當有「後集」，今未之見，然大概可睹矣。（繆稿）

又　《元曲選》百種（明萬曆刻本）。明臧懋循晉叔輯。晉叔吳興人。元人工曲，以雜劇著名者甚多，而流傳頗少，晉叔此選，實是大觀，而亦喜改易，非盡元人之眞本。初印繪圖精妙，此本印不在先，而劣賈實裒亂訂，尤爲可惡，非重裝不可。（繆稿）

顧允成

高攀龍《顧季時行狀》　季時諱允成，別號涇凡，卽世所知涇陽先生母弟也。季時少敏慧，頗好弄。年十四從師少弦張公習舉子業，弗善也，以語季

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爲皇上之好惡用，而爲羣小之好惡用，欲其信且必，未可也。德澤之壅，法令之尼，有由也。臣愚以爲，欲効忠於皇上，當自今日始，欲効忠於今日，當自兩者始。」時讀卷官大理何心泉者，諗於衆曰：「此生作何語耶？眞堪鎖榜矣。」大學士婁江王公取閱之，稍易置二百十三名。季時退自傷，以爲不幸不達皇上，卽達，死不恨矣。適南京右都御史剛峰海公屢爲房御史所詆，季時憤曰：「臣下皆自處於私，奈何望皇上無私也。」於是與彭公旦陽、諸公景陽合疏言之，數其欺妄之罪凡七，且曰：「人固有食穢自肥而幸人之不我攻者矣，未有執己之貪而不畏人攻，反欲攻人之廉且昌言於君父之前者。夫欲天下人爲寰甚易，爲瑞甚難，寰身享貪饕之利而反得笑瑞之迂拙，臣等之所痛心也。昔司馬光言小人傾君子，其禦之之術有三：曰好名，曰好勝，曰彰君過而已。今觀寰之詆瑞千有餘言，概不出此：曰欺世盜名，非所謂禦之以好名者乎？曰居己獨清，非所謂禦之以好勝者乎？曰貶奪主威，損辱國體，非所謂禦之以彰君過者乎？以寰之詆瑞，吹毛求癥，宜無不至，而所據者不過如此，適足以明瑞之無他瑕玷，而寰之陰險窺覘亦無所用其狡也。陛下方重瑞、惜瑞，借其人以風天下，而寰乃欲逆銷天下之氣節，抑慷慨之士，令無容足之地，是陛下之所褒，寰之所必斥也，士君子之所師，寰之所必擯也，以此仇正無恥之人，晏然居師表之位，驅天下之士而入於諂詐，臣等有裂冠冕而去耳，不與之並立於朝也。臣等新進小生，發天下之清議，雖寰有奸如山，不可動搖，然公論旣明，人心自快，寰雖頑鈍無恥，亦何面目一日立於東南諸士之上乎？臣等何仇於寰？何私於瑞？但恐是非之公，鬱而不宣，一瑞尚不足惜，如瑞者相繼而指爲邪，則君子之道日消矣；一寰尚不足畏，如寰者相繼而傾賢能，則小人之道日長矣。剝復否泰之機，於是乎在，不可不爲之深慮也。」疏奏，得削籍歸。會南太僕繼山沈公、南臺警亭陳公、直指厚齋荆公先後奏薦，戊子奉旨起江西南康府教授。季時念其母錢太安人老，又善病，不忍去左右，遂致仕。無何，丁太安人憂，服闋再起保定府教授，累遷禮部儀制司主事。有詔並封三王，於是又與張公文石等合疏言之。已而考功郎趙公儕鶴司內計，盡公不撓，盡黜當路私人，當路銜而計去之，於是又抗疏言之，謫光州判官。季時無論立朝，卽伏處田野乎，其憂國憂時，無一念不於君父傾注，無一事不思於世路隄防。先是己丑，薛元臺因南都耿總憲定向以不送揭帖參御史王公藩臣，疏劾其阻塞言路，

場毫無弊竇，則桂等不言；倘耿右都定向不逢迎當事而以先發後聞參王御史藩臣，則敷教不言。何得詬建言者不啓蟄而雷鳴，不嚮晨而雞號也？其云今日時異勢殊，既無嚴嵩、張居正之威福，又無鄢、趙、曾、王諸人之阿比，何得有楊繼盛、艾穆、鄒元標之慷慨？夫以堯舜之世，克艱不輟誨，慢游不輟規，贊襄不輟勸，損益不輟警，其亦何嘗不慷慨也？豈如彼狃於陳三謨、曾士楚之從容，便以慷慨爲奇，而謂堯舜之世無得有是乎？且彼乞墦丐子，反復趨附，以苟饜足，自其常態，宰執大臣，富貴已極，豈有未饜？何苦爲彼曹所弄，徒以益人之富貴而損己之名實哉？」又見童儒試於有司，奔競成風，孤寒往往擯於府試，致書邊南亭郡伯言之。豐城李見羅先生，坐雲南報功事被逮，麗於大辟，輿論冤之，廣東布衣翟從先欲詣闕申救，不遠三千里，特過涇上商於季時。季時喜曰：「甚善。」布衣又欲進澄海唐曙臺所輯《禮經》於朝，季時卽復喜曰：「甚善。」並爲代具疏草。平生所深惡者鄉愿道學，謂此一種人占盡世間便宜，直將弒父弒君種子暗佈人心。一日喟然發嘆，涇陽先生曰：「弟何嘆也？」曰：「吾嘆夫今人之講學者。」先生曰：「何也？」曰：「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快活過日。」先生曰：「然則所講何事？」曰：「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先生爲俛其首。又一日讀《朱子集》，有曰：「海內學術之弊，只有兩端，江西頓悟，永康事功。」季時曰：「此弊於今尤甚。」因取集中《無極辨》、《王伯辨》與凡論及兩端者，輯爲一編，名曰《朱子二大辨》，涇陽先生爲序而行之。又摘其論及治道者，輯爲《惟此四字編》，而自爲之序。居恆吶吶，如不能出諸口，及遇可否紛紜，刀斬斧截，大旨一依於正，不喜爲通融和會之說。有疑其拘者，語之曰：「若大本大原見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於此糊塗，便要通融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塹，喪失性命？吾輩愼勿草草開此一路，誤天下蒼生。」聞者咸悚。其論人或反世之所褒譏，每於一言一動間斷其生平，毫髮不爽。其籌事或違衆之所成敗，徐而按之，若合符節。錢啓新先生嘗言：「吾黨不乏有心人，至推有眼者，須首季時也。」性孝友事兩尊人懇惻深至，有以曲當其心。涇陽先生舉丙子，而南野公遂棄養，兄弟間語及，輒相對欷歔，且相勗曰：「吾父居恆好稱范文正公之爲人，此是萬物一體胚胎。念庭周師分俸佐讀，命無受，此是鳳凰翔於千仞風格。吾兄弟當無失此意。」其奉錢太安人，依依膝下，無異嬰孺。癸未舉南宮，不卽廷對者，以太安人也。不赴南康命者，以太安人也。性甚介，取予纖毫不苟。壬辰謫別駕光州，差歸，中丞景默曾公檄所司致俸薪，謝不受。越十四年，繼撫中州者復修景默故事，季時屬涇陽先生固辭之，曰：「吾不可以欺曾公也。」計後先所積可千金。季時歿，而州守璩公又以二百四十金爲賻，兩孤以季時志告於几筵而返焉。性慷慨好行義，邑大侵，餓莩載道，季時廩粟僅盈百，輒捐其半以賑。其業師尤公、張公歿，並爲經紀其喪。門人孫申鄉以遺孤托，悉力維持，不恤恩怨。性好靜，每日兀坐一室，好整，案頭惟攤書一帙，卒業而後易之。諸一切文具及觴碌之屬，位置有常。好樸，衣不求華，食不求精，非我有；爲子孫計，一人各有一乾坤，吾無與也。」其超然於死生之際如此。久之竟愈。又十一年而卒，得年五十有四。或有問於涇陽先生曰：「昔明道、象山兩先生，皆得年五十四，季時與之同壽，其到處可得言乎？」先生默然久之，乃曰：「弟庶幾能見大意矣。」往者與弟燕坐，予問曰：「近日做何工夫？」弟曰：「上不從玄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畢竟如何是恰好處？」予曰：「須要認得自家。」弟曰：「弟默默自忖，性頗近狷，情又頗近狂，如之何？」予曰：「試舉看。」弟曰：「居恆妄意欲作天下第一等人，不近狂乎？反而按其實，尙未能跳出磴磴窠巢也，不近狷乎？竊恐兩頭不着也。」予曰：「此甚難言。今世所謂中行，大率孔子所謂鄉愿也。弟何敢效？且弟檢點病痛，是一箇粗字，去中行彌遠。」予曰：「此却是好消息，惟粗，定不走入鄉愿路矣，乃所以與中行近也。粗是眞色，練粗入細，細亦眞矣。狂狷原是粗中行，中行只是細狂狷，不出一眞。若不論眞與否，只論粗細，鄉愿且有細於中行處，非特狂狷不如也。」弟曰：「粗之爲害亦正不小，猶幸自覺得耳。今但去密密磨洗。」予曰：「尙有說在。弟謂性近狷，還是習性，情近狂，還是習情。若論眞性情，兩者何有於此？參取明白，方認得自家。既認得自家，一切病痛都是村魔野祟，不敢現形於白日之下矣。」弟曰：「此性善之旨也。弟亦曾煞用工夫來，及臨境，這病依舊，又發熟處難忘，可奈何？」予莞爾而笑，弟懷疑而去。越日侵晨，遽過予齋，謂曰：「弟今豁然。昨多却一疑。且如人欲適京，水則具舟

楫，陸則具車騎，徑向前去，無不到者。其間倘遇艱阻，只須耐心料理，若因此便生懊惱，甚者且以爲舟楫車騎之罪，欲思退轉，別尋方便，誤矣。」余曰：「如是如是。」弟復曰：「原來孔子拈出中字，正要喚醒狂狷。自是精神歸一，心體漸平，天假之年，夫孰測其所至哉！」夫先生所謂認得自家，其旨甚微。季時自見本色，蕩平正直，爲之即是，更不必添入較量。非其平時賓主之分素明，決見不至此。此可以識季時之大矣。而攀龍則追惟曩昔，季時謂余曰：「世態易陷人，學術易誤人，子其愼諸。」余曰：「學亦有誤乎？」季時曰：「噫，難言也。」余因歷舉諸家，季時曰：「姑舍是。」余曰：「子之意何居？」曰：「繹孔孟微言，守程朱家法，廉其少差乎？」余於是始知所向。先生又曰：「予之於弟，相勸相規，忘爾忘汝，其怡怡也。既爲道義中天親其切切偲偲也，又爲天親中道義，此其相與爲何如耶？」豈惟先生，即余三四同志，親而愛之，敬而畏之，實異姓之天親，同儕之師保也。嗚呼已矣！所著有《小辨齋偶存》。小辨齋者，季時讀書處也。大程化，次程大，兩顧先生頗近之，叔大而季方也。然叔不自居大而居於眞，季不自居方而居於粗，學者心事如此。讀至「有眼者必首季公」，更令人起不得大用之恨。

《涇皐藏稿》卷一二《先弟季時述》：（存目）。

《千頃堂書目》卷一一《季時二大辨》三卷（一名《朱子二大辨》）。　又卷二五：《小辯齋集》四卷，《小辯齋偶存》八卷。

沈　璟

論　述

綜　論

王驥德《曲律》卷三　南戲曲，從來每人各唱一隻。自《拜月》以兩三人合唱，而詞隱諸戲遂多用此格。畢竟是變體，偶一爲之可耳。

又卷四　吳江諸傳如老教師登場，板眼場步，略無破綻，然不能使人喝采。

又　曲以婉麗俏俊爲上。詞隱譜曲，於平仄合調處，曰「某句去上妙甚」。是取其聲，而不論其義可耳。

又　詞隱所著散曲《情癡寱語》及《詞隱新詞》各一卷，大都法勝於詞。《曲海青冰》二卷，易北爲南，用工良苦。前二種，呂勤之已爲刻行；後一種，勤之既逝，不知流落何處，惜哉！

又　詞隱生平，爲挽回曲調計，可謂苦心。嘗賦《二郎神》一套，又雪夜賦《鶯啼序》一套，皆極論作詞之法。中《黃鶯兒》調，有：「自心傷蕭蕭，白首誰與共雌黃！」《尾聲》：「吾言料沒知音賞，這《流水》、《高山》逸響，直待後世鍾期也不妨。」二詞見勤之刻中。至今讀之，猶爲悵然。蘇長公有言：「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吾於詞隱亦云。

毛以遂《曲律跋》　吾邑詞隱先生，爲詞壇盟主，持法之嚴，鮮所當意，獨服膺先生，謂有冥契；諸所著撰，往來商榷。

《顧曲雜言・填詞名手》　年來俚儒之稍通音律者，伶人之稍習文墨者，動輒編一傳奇，自謂得沈吏部九宮正音之秘；然悠謬粗淺，登場聞之，穢溢廣坐，亦傳奇之一厄也。沈寧庵自號「詞隱生」。按：北宋万俟雅言在徽宗朝直大晟府，亦自稱「詞隱」，豈偶合耶？抑慕而效之也？

又《張伯起傳奇》　沈寧庵吏部，自號「詞隱生」，亦酷愛填詞，至作三十餘種，其盛行者，惟《義俠》、《桃符》、《紅蕖》之屬。沈工韻譜，每製曲必遵被》、《義俠》、《紅蕖》等十數種，無不當行。【略】自是詞家宗匠，不可輕議。至其所著《南曲全譜》、《唱曲當知》，訂世人沿襲之非，劑俗師扭捏之腔，令《中原音韻》、《太和正音》諸書，欲與金、元名家爭長；張則以意用韻，便俗作曲者知其所嚮往，皎然詞林指南車也，我輩循之以爲式，庶幾可不失隊耳。唱而已。余每問之，答云：「子見高則誠《琵琶記》否？余用此例，奈何訝之！」

徐復祚《曲論》　沈光祿（璟）著作極富，有《雙魚》、《埋劍》、《金錢》、《鴛

《衡曲麈譚・作家偶評》　至沈寧庵則究心精微，羽翼譜法，後學之南車也。

《曲品》卷上　沈光祿金、張世裔，王、謝家風，生長三吳歌舞之鄉，沈酣勝國管弦之籍。妙解音律，花月總堪主盟，雅好詞章，僧妓時招佐酒。束髮入朝而忠鯁，壯年解組而孤高。卜業郊居，遯名詞隱。嗟曲流之泛濫，表音韻以立防；痛詞法之蓁蕪，訂全譜以闢路。紅牙館內，謄套數者百十章；屬玉堂中，演傳奇者十七種。顧盼而烟雲滿座，咳唾而珠玉在豪。運斤成風，樂府之匠石；游刃餘地，詞壇之庖丁。此道賴以中興，吾黨甘爲北面。

顧曲散人《太霞曲語》　詞隱先生爲詞家開山祖師，伯明其猶子，其諸弟則平、君善、君庸，俱以詞擅場。

又　《南呂・繡帶兒・題情》，「驀忽地雙眉暗鎖」一套，刻《情癡寱語》，乃詞隱先生自製新體也。【略】詞隱於尾聲多不着意，亦是一病。

又　墨憨齋主人評沈伯英《鶯啼序・麗情》，「盈盈十五才過」一套云：《鶯啼序》首句，據伯英詞譜仍七字，而此曲乃用六字起，蓋倣陳大聲「孤幃一點殘燈」句法也。

《梨園原・論鼓板樂式》　又有松陵詞隱先生，姓沈，名璟，萬曆進士，撰《九宮曲譜》，辨陰陽，爲世所傳。此乃曲詞之始。

《靜志居詩話》卷一六　子勺兄璟，妙解音律，撰《南曲譜》，鄉里目爲詞隱先生，居家未嘗廢絲竹。有子恆失學，子勺去官，身爲塾師，教其兄子。一門之內，一選伎徵聲，一尋章索句，論者比之顧東橋兄弟云。

又卷二二　沈氏多才，自詞隱生璟訂正《九宮譜》，爲審音者所宗，而君庸亦善塡詞。

《顧曲麈談・談曲》　萬曆間曲家，與玉茗同時者，以吳江沈璟爲最著。【略】先生於音律一道，獨有神悟，審銖黍而辨芒杪，一字不肯苟下，著有《南曲譜》二十卷，風行一時。【略】寧庵以畢生之力，研精曲律，所作特多。余所知者，已有二十一種，此外余所未知者，尙不知更有若干種。今世所傳唱者，僅《義俠記》、《翠屏山》、《望湖亭》三種中數齣而已。顧其散曲，流傳特多，各家選本，無不載之，其美有不勝收者。其《題情》一套，爲集中之冠，良歎爲知言，故《曲律》尤推崇之，稱公「斤斤反古，力障狂瀾，中興之功，良不可沒」，皆定評也。此曲世所罕見，天生謂其寫書生坎坷之狀，令人慘動，用錄之以見伯英之才也。「〔四季花〕秋雨過空墀。正人初靜更初轉，漸覺凄咱才睡時，覺相將投夢思。若伊無意誰其。人兒，多應傍着珊枕底。剛剛等咱去教夢迷，多情又恐相見稀。抵死恨着伊，恰又添縈係。更憐你笑你，愁你想你寃你。〔貓兒墜〕浮萍心性，祇得強禁持。任你風波千丈起，到頭心性沒那移。猜疑。又怕潑水難收，弦斷難醫。〔尾〕過犯多，權休罪，且幸得回嗔作喜。把今夜盟香要燒到底。」

分論

《紅蕖記》　王驥德《曲律》卷四：《紅蕖》蔚多藻語，《雙魚》而後，專尙本色。【略】詞隱傳奇，要當以《紅蕖》稱首。《曲品・新傳奇品》：《紅蕖》著意著詞，曲白工美。鄭德璘事固奇，無端巧合，結撰更宜。先生自謂：字雕句鏤，正供案頭耳。此後一變矣。《遠山堂曲品・艷品》：《紅蕖》，此詞隱先生初筆也。記中有十巧合，而情致淋漓，不啻百轉。字字有敲金戛玉之韻，句句有移宮換羽之工；至於以藥名、曲名、五行、八音，及聯韻、疊句入調，而雕鏤極矣。先生此後一變爲本色，正惟能極艷者方能極淡；今之假本色於俚俗，豈知曲哉！　徐復祚《曲論》：《紅蕖》詞極贍，才極富，然於本色，不能不讓他作；蓋先生嚴於法，《紅蕖》時時爲法所拘，遂不復條暢。《南詞新譜》：《紅蕖記》托名施如宋，非也。觀其末曲，用離合體寓「吳江沈璟伯英」六字可見。　吳梅《紅蕖記跋》：（存目）。

《埋劍記》　呂天成《曲品・新傳奇品》：《埋劍》，郭飛卿事，奇。描寫交情，悲歌慷慨。此事鄭虛舟採入《大節記》矣。《大節記》以吳永固爲生。《遠山堂曲品・雅品殘稿》：《埋劍》，郭飛卿陷身蠻中，吳永固以不識面之交，百計贖出，可謂不負生友。飛卿千里赴奠，移恤永固之子，可謂不負死友。世有生死交如此，洵足傳也。

《雙魚記》　王立承《雙魚記跋》：《雙魚記》二卷，明吳江沈璟撰。璟字寧庵，【略】遂於音律，釐定《南曲全譜》，抉奧探微，條分目晰，卓然爲曲家不祧之宗。所著《屬玉堂傳奇》廿一種（見《曲品・新傳奇品》），一時詞壇奉爲榘矱。呂氏《曲品》以上上屬之。公與玉茗，以爲「臨川近狂，吳江近狷」，王伯良歎爲知言，故《曲律》尤推崇之，稱公「斤斤反古，力障狂瀾，中興之功，良不可沒」，皆定評也。此曲世所罕見，天生謂其寫書生坎坷之狀，令人慘動，《薦福碑》中北調尤佳。伯良則謂公作當以《紅蕖》稱首，《雙魚》而後專尙本色。今觀是曲，於本色之中並饒詞致，所塡〔端正好〕、〔滾繡球〕諸北曲，聲調激

楚，不減金元，足與王、呂之說相證明，其爲詞隱原本無疑。屬玉堂曲，傳世者僅《義俠》一記，刻於汲古六十種中，如《紅蕖》、《十孝》、《鑿井》諸曲，不過散見於《九宮譜定》、《欽定曲譜》，各書亦僅零章片句而已，求一全帙，了不可得。是此本雖出重刻，已爲人間鴻寶矣。頃得諸廠肆，喜而識之。

《曲品・新傳奇品》：《雙魚》，書生坎坷之狀，令人慘動。雜取符節事，《薦福碑》劇中北調，尤佳。《遠山堂曲品・雅品殘稿》：《雙魚》，取「全州佳偶」事，雜之《薦福碑》劇中，寫書生淪落之狀，全(?)令人神魂慘淡。

《義俠記》 呂天成《義俠記序》：始先生聞梓《義俠》，貽書於予，曰：「此非盛世事，亟止勿傳。」既而曰：「卽梓矣，必盡校其訛，而後可行。」今予任校訛之役，愧不能精閱，而世聞是曲已久，方欣欣想見之，又何所忌諱，而欲強秘也。且武松一萑苻之雄耳，而閭里少年靡不侈談膾炙。今度曲登場，使奸夫淫婦，強徒暴吏，種種之情形意態，宛然畢陳。而熱心烈膽之夫，必且號呼流涕，搔首瞋目，思得一當以自逞，卽肝腦塗地而弗顧者。以之風世，豈不溥哉！彼世之簪珮章縫，柔腸弱骨，見義而不能展其俠，慕俠而未必出於義，愧武松多矣。然讀此，不亦興起而有立志乎？昔李老子序《水滸》，謂嘯聚諸人，皆大力大賢、有忠有義之儔，足爲國家干城、腹心之選。其持論抑何快也。嗟乎，草莽江海之間，不乏武松；第致武松之爲武松者，伊誰責也。若有武松，而終收武松之用者，則柄國者宜圖之矣。半埜主人博古好奇，羅布劖劂氏於廡下，日出秘籍行於四方。而於曲部首梓《義俠》，誠有感於老子之快論，而識先生風世之意遠也。先生諸傳奇，命意皆主風世。曷盡梓行，以啖蔗境，何如？ 呂天成《曲品・新傳奇品》：《義俠》，激烈悲壯，具英雄氣色。但武松有妻，似贅。葉子盈添出，無緊要。西門慶鬥殺。先生屢貽書於余，云：「此非盛世事，秘勿傳。」乃半埜商君得本，已梓，吳下競演之矣。《遠山堂曲品・雅品殘稿》：《義俠》，此記於武松俠烈之概、潘金蓮淫奔之狀，宛轉寫出。 陳棟《北涇草堂曲論》：《義俠》之古樸【略】，《紅蕖》之流利，一邱一壑，亦足名家。

《桃符記》 呂天成《曲品・新傳奇品》：《桃符》，卽《後庭花》劇而敷衍之者。宛有情致，時所盛傳。聞舊亦有南戲，今不存。《遠山堂曲品・雅品殘稿》：《桃符》，演《後庭花》劇爲南曲。曲第二十八折，已覺有無限波瀾矣。聞舊有《劉天義》傳奇，今不存。

《四異記》 呂天成《曲品・新傳奇品》：《四異》，舊傳吳下有嫂奸事，今演之，快然。丑、淨用蘇人鄉語，亦足笑也。《遠山堂曲品・逸品》：《四異》，巫、賈二姓，各假男女以相賺，賈兒竟得巫女。吳中曾有此事，惟談本虛初聘於巫，後娶於賈，係是增出，以多其關目耳。詞之穩協，不減他作；至於脫化，乃更過之。淨、丑白用蘇人鄉語，諧笑雜出，口角逼肖。

《分錢記》 《曲品・新傳奇品》：《分錢》，全效《琵琶》，神色逼似。第一廣文不能有其妾，事情近酸，然苦境亦可玩。《遠山堂曲品・雅品殘稿》：《分錢》，楊廣文之《雁魚錦》，賈氏之《四朝元》，楊長文之《八破》、《出破》，皆先生倣《琵琶》處，蓋欲人審韻諧音，極力返於當行本色耳。

《合衫記》 《曲品・新傳奇品》：《合衫》，苦處境界，大約雜摹古傳奇。此乃元劇《公孫合汗衫》事，曲極簡質，先生最得意作也，第不新人耳目耳。余特爲先生梓行於世。《遠山堂曲品・雅品殘稿》：《合衫》，取元人《公孫合衫》劇參錯而成，極意摹古，一以淡而眞者，寫出怨楚之況。

《鴛衾記》 《曲品・新傳奇品》：《鴛衾》，聞有是事。局境頗新，妻之掠於忭也，章臺柳也，含譏無所不可。吾友桐柏生有《鳳》、《釵》二劇，亦取之。《遠山堂曲品・雅品殘稿》：《鴛衾》，富(?)翹之事，聞吳中實有之。桐柏生《團花鳳》、《碧玉釵》二劇，皆取於此。

《分柑記》 《曲品・新傳奇品》：《分柑》，男色爲佳曲。此本謔態疊出，可喜。第情境尚未激暢，不若譜董賢，更善也。《遠山堂曲品・雅品殘稿》：《分柑》，男寵只方諸生《男皇后》一劇，自來無全本。拈毫搬弄，備極謔浪之態。但爲樂未久，而輒爲董(?)據(?)負心，受諸凄冷，覺歡場太短

耳。雖狀(?)雌雄雙飛，竟奪人國。原此以此破家，又何足責哉！

《鑿井記》《曲品・新傳奇品》：《鑿井》，事奇，湊拍更好。通本曲腔名，俱用古戲名串合者，此先生長技處也。《遠山堂曲品・雅品殘稿》：《鑿井》，「鑿井得銅，買奴得翁」，原是古語。今人以「求友得婦，依主得兄」一股，遂成佳傳。

《奇節記》《曲品・新傳奇品》：《奇節》，正史中忠孝事，宜傳。一帙分兩卷，此變體也。《遠山堂曲品・雅品殘稿》：《奇節》，一本分作二事：權皐以計避祿山而竟得生，賈直言飲藥□有父命而卒不死，眞可謂節之奇者矣。二事皆出正史，傳之者情與景合，無境不肖。

《珠串記》《曲品・新傳奇品》：崔郊狎一青衣，賦「侯門如海」詩，事足傳。寫出有情景。第其妻磨折處，不脫套耳。《遠山堂曲品・雅品殘稿》：《珠串》，崔孺都狎一青衣，賦「侯門如海」之句，自是詩中佳話。今得于節鎭者作其合，大可快心。崔妻磨折於伯母，雖未脫套，而描寫婦人反唇之狀，非先生妙筆不能。

《結髮記》《曲品・新傳奇品》：《結髮》，是余所作傳，致先生而譜之者。情景曲折，便覺一新。《遠山堂曲品・雅品殘稿》：《結髮》，此鬱藍生作傳，先生譜之者。中間狀白叟之負義、鶯娘之守盟、蕭生之異遇，一轉一折，神情俱現。

《十孝記》《曲品・新傳奇品》：《十孝》，有關風化，每事以三齣，似劇體，此自先生創之。末段徐庶返漢、曹操被擒，大快人意。《遠山堂曲品・雅品殘稿》：《十孝》，沈□□闡發古孝子事，每事三折，令人於(?)親(?)猛然驚醒。先生不特有功於行孝也已。

《博笑記》凌義渠《刻〈博笑記〉題詞》：每見傳奇家演至驚心動魄處，或令人泣下霑襟，或令髮上指冠，此亦足以明其感人之深，有出聲律外者。其欲歡場快聚，義取忘憂乎？資蠲忿而必務出於悲涼激烈，似亦不免傷懷損氣。矧斥古賢之名，貌正人之爲，其事愈眞，其語愈莊，而其爲褻侮也乃愈甚。豈若事事獻嘲，語語排調之爲善謔乎？此詞隱先生《博笑記》所由作也。先生性資忠孝，學業精博。其所傳於家者，有疏草及詩文稿各若干卷。而所先盛行於世者，乃在傳奇數種。蓋先生既擅白傅諭妓之風流，又負周郎顧曲之神解。當其早賦歸田，嘯歌永日，加以天才驚逸，韻學探微，矢口卽中宮商，提筆動成拍調。今世塡詞度曲者，業無不奉先生所製爲律令。若此記則又特創新體，多採異聞，每一事爲幾齣，合數事爲一記。既不若雜劇之拘於四折，又不若傳奇之強爲穿插。能使觀者靡不仰面絕纓，掀髯撫掌，而似譏似諷、可嘆可悲之意，又未始不悉寓其間。當吾世而有欲寄愁天上埋憂地下者乎？則是篇其忘憂蠲忿之善物也。請付殺青，助供浮白。《曲品・新傳奇品》：《博笑》，體與《十孝》類。雜取《耳談》中事譜之，輒令人絕倒。先生游戲，至此神化極矣。《遠山堂曲品・逸品》：《博笑》，詞隱先生游戲詞壇，雜取《耳談》中可喜、可怪之事，每事演三四折，俱可絕倒。鄭振鐸《博笑記跋》：《博笑》所載故事十則，頗多諷勸，不僅意在解頤而已。其中「惡少年誤鬻妻室」一則，夢覺道人曾演爲平話，見其所著《幻影》中。「起復官遘難身全」一則，叙僧人陷官吏爲活佛事。「安處善臨危禍免」一則，叙船人謀財害命爲虎所殺事。並見於明人小說中。其他諸作，殆皆詞隱寓言也。

《萃雅》《太霞新奏跋》：此套刻《情癡寶語》，乃詞隱先生自製新體也。《萃雅》借作錢鶴灘，《三籟》因之列諸上乘。《三籟》於詞中不甚推轂伯英，而織，舊曲亦有「書生負心」一套，只鋪叙舊傳奇故事，全無意味，猶花名曲之獨以冒名見賞，何此詞之有幸，而伯英之不幸也，噫！

《八聲甘州》《太霞曲語》：沈伯英《八聲甘州》套，集雜劇名，較易組

《正吳編》《度曲須知・宗韻商疑》：詞隱《正吳編》載廝役、廝養、小廝之類，當叶思；廝守、廝見、廝打、廝纏之類，當叶齋。則平聲之外，仍有應唱入聲者，在詞隱必有所本，但從來詞曲，止祖《洪武》、《中州》兩韻，而他書不與焉。且《正吳》一編，明謂謹照《洪武》叶切，而以遵制爲名，今相悖如此，其故云何？姑存其疑，以俟釐訂之者。又考《洪武韻》閒暇之閒，何艱切，叶閑；中間之閒，居顏切，叶奸，俱從月不從日，俗作間，非，寫法則同，字音各別，乃《正吳編》卽以中間之閒作何艱切，則將「畫屛閒」，與「朋友中閒爭是非」，並作閑音唱可乎？又簪，本尋侵字眼，《正吳編》兼列眞文韻，與尊字同音，是閉口字混入開口韻矣。珊，本寒山字眼，《正吳編》謂「闌珊」之珊則叶三，是開口字反混入閉口韻矣。

傳記

王驥德《曲律》卷四　松陵詞隱沈寧庵先生，諱璟。其於曲學、法律甚精，汎瀾極博。斤斤返古，力障狂瀾，中興之功，良不可沒。先生能詩，工行、草書。弱冠魁南宮，風標白晳如畫。仕由吏部郎轉丞光祿，值有忌者，遂屏迹郊居，放情詞曲，精心考索者垂三十年。雅善歌，與同里顧學憲道行先生，並畜聲伎，爲香山、洛社之游。所著詞曲甚富，有《紅蕖》、《分錢》、《埋劍》、《義慷慨，謫散秩小官，有洛陽少年風，九牧之士多慕稱之。沈公恆用骯髒自快，長者爲行，殊不使人疑，乃不幸爲柄文者累，人亦竟疑沈公，沈公能無快快齎志長逝哉！「誇者死權」，沈公自信平生，夷然不屑；「烈士狥名」，沈公竟不免。悲夫！婁江王冏伯，與公先後同署，直道君子也。居恆以予言爲然。予頃晤公仲子孝廉君自銓於公里第。公可謂有賢子。語及公生平，因得令，以抗稅使罷。於是人往往有諒公者矣。公里居，絕無當世志，第以其感慨牢騷之氣發抒於詩歌及古文辭。然鬱鬱不自得，竟卒。姜生曰：沈公高志節、恬進取人也。既被推擇居銓衡地，遭遇天子明聖，偕諸君子發抒其忠《十孝》、《雙魚》、《合衫》、《義俠》、《分柑》、《珠串》、《奇節》、《鑿井》、《四異》、《結髮》、《墜釵》、《博笑》等十七記。散曲曰《情癡寶語》、曰《詞隱新詞》二卷；取元人詞，易爲南調，曰《曲海青冰》二卷。《紅蕖》蔚多藻語。《雙魚》而後，專尚本色，蓋詞林之哲匠，後學之師模也。又嘗增定《南曲全譜》二十一卷，別輯《南詞韻選》十九卷。又有《論詞六則》、《唱曲當知》、《正吳編》及《考定琵琶記》等書，半已盛行於世；未刻者，存吾友鬱藍生處。生平故有詞癖，每客至，談及聲律，輒娓娓剖析，終日不置。嘗一命余序《南九宮譜》，既就梓，誤以均爲韻。余請改正，先生復札，巽辭爲謝。比札至，而先生已捐館舍矣。先是數年，道行先生亦卒。自兩先生歿，而吳中遂無復有繼其跡者，悲夫！

姜士昌《明故光祿寺丞沈公伯英傳》　沈公諱璟者，吳江人也。字伯英。年二十一舉於鄉。明年成進士第三人，授兵部職方司主事。以祖母喪乞差移疾歸。癸卯，補禮部儀制司主事，陞員外郎。辛巳，改吏部考功司員外郎。以封公憂歸。服除，補驗封司員外郎。丙戌春，上方以風霾求直言。戶科給事中姜應麟，言恭妃誕育元子，獨不得拜皇貴妃封，非制也；且言儲事。奉旨降邊方雜職，得山西廣昌縣典史。公與刑部主事孫如法各疏爭之力。於是奉旨降行人司正，孫降廣東潮陽縣典史。吏部雄司也，公所憂者國本至計，又謂言官不當以言被譴，不惜一官爭之，蓋一日名重天下矣。予於是時與兵部主事劉復初、刑部主事李懋檜先後各上疏爭，疏留中。亡何，公同考順天鄉試。於是柄文者偶舉執政子婿，致羣譁，公殊不自意以同考被疑，然公不置一語辯也。公陞光祿寺丞，謁告歸，所謂執政子婿者，竟舉於南宮，謁選與行者武松贊云：汝優婆塞，五戒在身，酒色財氣，更要殺人。　武松養病

紀事

《紅蕖記》　《太平廣記》卷一五二《鄭德璘》（出《德璘傳》）：（存目）。

《埋劍記》　本事同《古今小說》卷八。

《雙魚記》　本事同《古今小說》卷一七。

《義俠記》　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全傳》第二二回：閻婆大鬧鄆城縣　朱仝義釋宋公明。　第二三回：橫海郡柴進留賓　景陽岡武松打虎。　第二四回：王婆貪賄說風情　鄆哥不忿鬧茶肆。　第二五回：王婆計啜西門慶淫婦藥鴆武大郎。　第二六回：偷骨殖何九叔送喪　供人頭武二郎設祭。第二七回：母夜叉孟州道賣人肉　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第二八回：武松威鎮安平寨　施恩義奪快活林。　第二九回：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蔣門神。　第三〇回：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鬧飛雲浦。

《劇說》卷五　《義俠》、《水滸》二傳，本施耐庵《水滸》小說，而施耐庵則本《宣和遺事》。

《曲海總目提要》卷五　《義俠記》，明萬曆時吳江人沈璟撰。以武松義而俠，故名。【略】劇中所演武松事，景陽斃虎，陽穀遇兄，殺西門慶，伏蔣門神，十字坡認義，飛雲浦報仇，全本《水滸衍義》。惟松妻賈氏，係作者撰出。今優壇所演，則又與此微異。蓋後人又爲之潤色，而大段原相同也。　龔聖與行者武松贊云：汝優婆塞，五戒在身，酒色財氣，更要殺人。　武松養病

於柴進家，始與宋江相識，此上梁山之根也。蜈蚣嶺、十字坡、景陽岡、快活林、鴛鴦樓、飛雲浦、二龍山，未入水滸時，其事蹟最熱鬧。作者略據以敷演，已足聳人觀聽，而打虎一折，尤衆所共賞。至叙其與兄友愛而不幸處變，西門慶之奸黠，潘金蓮之淫蕩，王婆之刁詭，武大之愚懦，亦皆曲盡。爲兄報仇，殺三人以洩怨，亦頗有義俠之氣。同類則柴進、孔亮、張青、孫二娘、施恩、魯智深等，旁襯則陽穀令、士兵、鄆哥、何九、蔣門神、張都監等，皆據傳中點入。上梁山以後則事蹟更多，不暇載矣。

又卷一三　《桃符記》作者不知何人。（按：此劇爲明沈璟撰。）其所本乃元鄭廷玉《包龍圖智勘後庭花》雜劇也。劉天儀，字攸宜，洛陽人也。遊學汴京，寄寓黃公店中。資斧俱罄，乃書春帖子賣字以償賃費。嘗書長命富貴、宜入新年二句於桃符，店家即以釘於門首。有裴氏青鸞者，洛陽小家女也。父裴公，母曾氏。因歲荒旱，挈女投汴京故人，無所遇，而裴公病死。樞密傅忠買青鸞爲妾，其妻雲氏妬甚，令堂候官王慶立引出，且令殺之。軍牢賈順者，其妻酆氏，王慶之所歡也。慶欲令順殺青鸞，酆氏爲慶畫策，以己意商之於順，縱青鸞母女，取其釵飾，而誑慶云已殺青鸞。使慶詰其情狀，酆氏爲證，言實未殺而縱之。慶遂逼順作休書，以酆嫁慶。順知慶與妻之合計也，出怨言，欲告慶於開封尹，慶與酆乃殺順以滅口，投後園枯井中。順有子幼即喑啞，雖痛父不能言也。天儀訪友，道遠不能還寓，遂宿友家。而曾氏母女倉卒逃遁，昏黑中相失。青鸞獨至黃公店叩門求寄，店小二即以天儀之寓留宿焉。半夜，欲與奸，青鸞不從。小二持斧怖之，立死。小二遂用天儀所書桃符板長命富貴一片，插於青鸞鬢上以鎮壓之，而埋於後園空地。天儀歸寓，張燈讀書。青鸞魂見，詭稱鄰女。天儀贈以《後庭花》詞云：「雲鬢堆綠鴉，羅裙簇絳紗。巧鎖眉顰柳，輕勻臉襯霞。小粧札，凌波羅襪，洞天一枯井，揭去石板，攄得一麻布袋，其中有屍，則男子也。有啞兒隨之哭泣。何處家。」題曰劉天儀作。青鸞和云：「無心度歲華，夢魂常到家，不見天邊帶入府詢之，不能言，作手勢。令千往捉其母。母未至，而慶以青鸞事庭讞。雁，相親井底蛙。碧桃花，鬢邊斜插，伴人樵悴殺。」題曰裴青鸞作。唱和之啞兒忽語云：「殺吾父者，即此人也。」慶乃辭服。酆氏至亦不能詆讕。於是次，青鸞母曾氏是晚亦投黃店中，聞女聲，排闥而入，則女倏不見。曾氏謂王慶、酆氏及店小二俱正法。用神丹活青鸞。拯薦天儀授官，忠以青鸞爲女，天儀匿女，訴之開封府。傅忠索青鸞母女不得，以問王慶。慶言發與賈順，順脫逃不知所至。忠怒，亦訴於開封尹。開封尹者，包龍圖拯也。同日接二訴，深疑其事，而又有鬼魂訴冤。拯讞天儀，閱所作詞，知青鸞已死，令張千隨天儀至寓。俟青鸞至，索取其信物。青鸞果至，以鬢邊碧桃花贈之，明見其未出，座上鼾睡。頃之主人至，見客睡不忍驚，對座亦睡。俄而丞醒，

見主人熟睡，則又睡。主人醒，見客尚睡，則又睡。及丞再醒，暮矣。主人竟未覺。丞潛出。主人醒，不見客，亦入戶。張東海作《睡丞記》。

《博笑記・賣臉客擒妖得婦》 本事同《初刻拍案驚奇》卷一二。

著録

呂天成《義俠記序》 世所梓行者惟《紅蕖》、《十孝》、《分錢》、《埋劍》、《雙魚》凡五記及《考訂琵琶》、《南曲全譜》、《南詞韻選》，予所梓行者惟《合衫》，半埜主人所梓行者惟《論詞六則》、《唱曲當知》及宋人之《樂府指迷》。乃予嘗從先生屬玉堂乞得稿本如《義俠》、《分柑》、《桃符》、《鑿井》、《鴛衾》、《珠串》、《結髮》、《四異》、《奇節》凡九記，手授副墨，藏諸櫝中。

《鳴野山房書目・樂府家一・評譜》 《南曲譜》二十一卷，吳江沈璟著。

又《樂府家四・散詞》 《北詞韻選》四本，吳江沈璟著。

《古人傳奇總目》 《桃符》，沈寧庵作。包拯事。又《義俠》，沈寧庵作，武松事。又《埋劍》，沈寧庵作，郭飛卿事。又《雙魚》，沈寧庵作，符郎事。又《博笑》，沈寧庵作（與《十笑》類）。又《十孝》，沈寧庵作（每事三折）。又《四異》，沈寧庵作。元劇《公孫合汗衫》事。又《鑿井》，沈寧庵作。又《合衫》，沈寧庵作。聞有是事。又《鴛衾》，沈寧庵作。聞有是事。又《紅蕖》，沈寧庵作。又《奇節》，沈寧庵作。鄭德璘事。又《分書》，沈寧庵作。又《珠串》，沈寧庵作。崔郊事。又《結髮》，沈寧庵作。

《重訂曲海總目》 沈璟（吳江人）。

《桃符記》，《義俠記》，《埋劍記》，《分柑記》，《十孝記》，《分錢記》，《結髮記》，《珠串記》，《雙魚記》，《博笑記》，《四異記》，《墜釵記》，《合衫記》，《紅蕖記》，《耆英會》，《翠屏山》，《奇節記》，《鴛衾記》，《鑿井記》，《望湖亭》，《一種情》。

《傳奇彙考標目》卷上 沈璟（字伯英），【略】所著有《屬玉堂傳奇》十七種行於時。《紅蕖》（鄭德璘事），《埋劍》（郭非卿事），《十孝》，《雙魚》（符郎事），《義俠》，《合衫》，《桃符》，《鴛衾》，《四異》，《分柑》，《珠串》，《鑿

右二十一種，明沈璟撰。

凌敬言《詞隱先生年譜及其著述》（存目）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存目）

董其昌

論述

綜論

陳繼儒《董宗伯容臺集序》《容臺集》者，思白董公之所譔也。大宗伯典三禮，敕九卿，觀禮樂之容，故稱容臺。古禮部尚書兼學士，惟蘇東坡、周平園領之，儒臣艷爲極榮。吾朝南秩宗差冷，自京山本寧李公與吾鄉思白董公接席而來，皆不久引年，特賜馳傳歸，士大夫高之，亦二百年容臺未始有也。往王長公主盟藝壇，李本寧與之氣誼聲調甚合，董公方諸生，嶽嶽不肯下，曰：「神仙自能拔宅，何事傍人門戶間。」獨好參曹洞禪，批閱《永明宗鏡錄》一百卷，大有奇悟。己丑讀中秘書，日與陶周望、袁伯修遊戲禪悅，視一切功名文字，直黃鵠之笑壤蟲而已，時貴側目。出補外藩，視學楚中，旋反初服，高卧十八餘年，而名日益重，四方徵文者日益多。自上衮列卿、臺察郡邑吏干旌詣門，則公請。贈遠謁貴，非公文不賻，則公請。浮屠老子之官，則公請。子孫稱地上觴，文地下石，則公請。藩王戚畹，以及三韓六詔百蠻之長，懸購著作，如雞林新羅故事，則公請。三家之村，五都之市，朝懷贋蹟，而暮獵金錢，依倚生活不勝記，則公請。夫海內文人亦多矣，身當吾世，而目見斷楮殘煤，至聲價百倍者，無論京山，即弇州曾若是之烜赫乎？度公所遭，即思王八斗，穆之百函，分身應之，猶恐不給，而公搖筆萬言，緣手散去，侍兒書記竟不知轉落誰何手也。余與公爲老友，凡有奇文，輒出示欣賞，其他散見於劈箋題扇卷軸屏障之外者甚夥，賴冢孫庭克意料理，懸金募之，稍稍不脛而集，呈公省視，乃始笑爲己作，不然等身書幾化爲太山無字碑耳。公七十有五餘，至今手不釋卷，燈下能讀蠅頭書，寫蠅頭字，間遇二

三名流巨集，抽覽即推去，曰：「就中無甚秘密藏，不必遊目也。」他人皆五金八石，而公之手，別具一刀圭。他人皆八陣六花，而公之筆，別帶一匕首。凡詩文家客氣、市氣、縱橫氣、草野氣、錦衣玉食氣，皆鉏治抖擻，不令微細流注於胸次，而發現於毫端。故其高文大冊、雋韻名章，溫厚中有精靈，蕭灑中有肅括。推之使高，如九萬里垂天之雲。澄之愈清，如十五夜吞江之月。漸老漸熟，漸熟漸離，漸離漸近於平淡自然，而浮華刊落矣，恣態橫生矣，堂堂大人相獨露矣。豈惟臺閣體具存，即漢唐宋以來相傳正始之血脈，尚留十一於千百者，非公砥柱之力哉！往公修神光兩朝實錄，署副總裁，當事擬以少宰，辭。擬北詹，又辭。既而請南乞休，逆魏盜權於府中，東夷弄兵於輦下，士大夫震讋雷霆之威，局脊救過不暇，而後歎服公之先幾遠引，坦坦如無事道人，非生平名心淡識力高，何以有此。宋禮部尚書倪思云：「與其爲有瑕執政，寧爲無瑕從臣。」其公之謂矣。以此而發之心聲心畫，雖欲不傳，得乎？若《留中奏議纂要》如干卷，曾經宣付史館，尚未流布人間，確然元老晚年之定論，神祖大事記之權輿也。實錄竣期，敢忘嚆矢。爾庭□之，請俟異日焉。

又《重刻董宗伯制義序》往思翁爲諸生時，嶽嶽自負不少下。陸文定公廷之授經伯達，而中江莫方伯則時時引與談藝，誦法毘陵唐先生不休。思翁以此熟聞舉業家正脈，絳灌輩未之信也。其後笑古文詞淡薄，更進而求之古先生竺乾之書。手批《永明宗鏡錄》一百卷，首尾俱竟，自此悟入懸解。撰作文訣數十字，如華嚴字母，如五家宗派，如黃石公三略，孫武十三篇，雖有能言高才生，跳不出斗，走不出□矣。范爾孚助之貲斧，游北雍。大司成潁陽許公，一見其試作，拔爲冠軍。王文肅方爲亞相，貽書弇州公曰：「董玄宰，貌定其爲本房第一卷矣。」已而兩魁榜，對大廷，如取諸寄。海內傳賞其文，皆謂唐毘陵文印，今在雲間。蓋指思翁也。邇來舉子業變爲荒蕪，滿目而目見斷楮殘煤，至聲價百倍者，無論京山，即弇州曾若是之烜赫乎？度公所遭，即思王八斗，穆之百函，分身應之，猶恐不給，而公搖筆萬言，緣手散去，侍兒書記竟不知轉落誰何手也。余與公爲老友，凡有奇文，輒出示欣賞，其他散見於劈箋題扇卷軸屏障之外者甚夥，賴冢孫庭克意料理，懸金募之，稍稍不脛而集，呈公省視，乃始笑爲己作，不然等身書幾化爲太山無字碑耳。公七十有五餘，至今手不釋卷，燈下能讀蠅頭書，寫蠅頭字，間遇二

錢謙益《董文敏公遺集序》故宮保禮部尚書華亭董文敏公，其詩文有《容臺集》行世。冢子祖和屬其友人沈生友聖重爲校讎，標舉其的然可傳者，以示

無止，而請予爲其叙。余惟公以光岳間世之姿，生昭代休明之運，出入承明，回翔館閣。其文章資地，在乎《河圖》、《琬琰》、《金鍾》、《石衡》之間，搖筆散翰，散華落藻，如龍之一鱗，如鳳之片羽。海内爭相藏弆，唯恐不克。今欲舉其金石高文溢囊盈帙者，簸之揚之，鈎其玄而纂其要，是豈易爲力者乎？余嘗謂相古人之文若相人然。善相人者，每闊略於褒衣大帶，端步肅拜之會，而旁求乎不衫不履、粗服亂頭之時，其神情有在有不在故也。公以經國大手，擅昭明雲漢之文章，出其緒餘，兼綜書畫，如王右丞所謂「夙世詞客，前身畫師」者。故其題識賞鑒之文，區明雅俗，别裁眞僞，東觀輸其博，南宮遜其精，三百年來書品畫繼奉爲金科玉條，未有能出入者也。本朝理學大儒，往往假禪附儒，移頭易面。公於儒師楊慈湖，於禪師楊大年，親承紫柏大師，受其磶錐，染神刻骨。故其微詞緒言發皇宗教，殆欲披衣得珠，吸水擇乳，視今之開堂付拂持瓠子相印者，迢然如楹之與筵也。公之文，此二種爲最妙。若其生平救時憂國、抑塞苦心，則於江右程士之策見其一班。士子臚傳雒誦，徒以爲帖括之資而已，則可歎也。公著作在廊廟，碑版照四裔，贈送記序，富有日新，大率以高文典冊爲體要，以鋪陳蓮比爲詞章，筆騰墨飛，花駢葉儷，此則吾所謂摳衣雅步，矜愼持擇，而或非其神情之所存也。世有爲公之子雲者，其必有取於余言也乎？公之聲名，震薄耳目，如唐人之望退之，以爲高人朗士，秀出天外，不可梯接者，虚和善下，人人得至其前，噓枯吹生，藹如也。顧其束脩厲行，老而益堅，先帝既以耆碩待公，中人貴戚得其尺蹏片紙，交相薦揚。烏程方柄國，屬公爲稱壽之文，公曰：「吾老矣，猶曲筆媚權貴，何以見魯衛之士乎？」烏程遂以此銜公，已而謝病，得宮銜馳驛以歸，則先帝特旨也。余序公斯集，特表而出之，使天下後世知公之所以爲文者如此。

《靜志居詩話》卷一六　趙承旨謚文敏，尚書亦謚文敏，兩公書畫，差足相當。董詩差不如趙，鷗波之亭，戲鴻之堂，風流宏長，一也。

《詩辯坻》卷三　詩自萬曆末，爭欲決李、王之藩。董宗伯其昌頗自矯峙，然風格亦微跌宕矣。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六・容臺文集》　九卷。詩集四卷，別集四卷，明董其昌撰。【略】其昌以書畫擅名，論者比之趙孟頫。然其詩文多率爾而成，不暇研鍊。詞章之學，蓋不及孟頫多矣。

《明詩紀事》庚籤卷七陳田按　文敏書畫集大成，完明一代已殘之局，開國朝之先聲。四王、吳、惲首推煙客，即文敏指授者也。國初書家，無不學董者。集中小詩題畫，亦楚楚有致。

王衡《董玄宰文題辭》　文者文也，譬之於木，無論大小曲直，咸含有文理，從其文而琢之，則加工焉，磨之則加采焉，要如其文止矣。自雕鏤者之傷其根也，爲之說曰：「而必平而鱗，鏟而角，毋盤坳而腹，毋擁腫而肢。」而末學治其說者，遂一切相膚遺理，遇木無擇斤，以雕縷則遜巧矣。雖然，體碎心裂，殆有甚焉。溝中之斷，庸愈於青黃之災乎哉！其究也，文梓以盤坳棄，貞松以擁腫棄，而僅得苦蒿流草之用，其於樹人之義何如也？衡與董子交臂談藝，每每扼腕於此。故董子之爲文也屢變，而無遷就於其文。其使筆也如刀，然勿傷；其執題也如組，然勿佚；其鋸理也如屑，然勿雜。使識者讀之若繅繭絲，繁而約，約而愈長，於以彰施於五色，黼黻絺繡，乃稱國章，文乎何傷哉！世之奇董子文者，每執科第爲券。余謂待券而後徵，則董子名貴而文賤矣，故不具論，論其苦心云爾。

陸雲龍《董思白先生小品叙》　明興多才，唯雲間董太史其名，則自宮掖衿紳，下及販夫游子，無不珍之重之，爲今之長公，而才藝又不相掩。讀其文，類不作釵腳溜浪、麻皮劈皴，寓奇於平，化拙爲巧，融板爲逸，飄然如雲中鶴，澹然如林著煙，艷冶美人，容與林間，蕭騷逸士，婆娑泉石，誰謂短幅殘縑不與拱璧爭價哉？壓右軍之遺墨，殘縑剩幅，一字一金；薄右丞之點染，小磧寒沙，一景一絕；即與長公小品共讀之，爲一爲兩，當亦無從辨者。壬申冬，翠娛閣主人陸雲龍題。

《制義叢話》卷六　董華亭所論諸字訣皆足爲後學津梁，惟離字不甚允。張侗初有云：題本如此，文卻如彼，離而不出乎宗，所謂意與題相生，不與題相迫，解此方知離字妙用。萬曆庚辰科會試，次題《素隱行怪全章》場中卷，講至末節，卻似君子依乎中庸，對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雖一串做，總有痕跡。惟劉廷蘭文云：故君子之依乎中庸也，擇之也精，而依之以爲知者，不惑於似是之非；守之也一，而依之以爲行者，不淆於他歧之惑。由是而遯於世焉，吾安之而已，由是而不見知於人焉，吾弗悔而已。乃深得離字之趣也。

分論

《登翠微亭》《明詩歸》卷六：鍾云：玄宰先生詩，爲當代所稱，予獨取此者，澹逸渾融，出當代所稱外耳。

《贈蕭象林比部》《皇明詩選》卷九：卧子曰：典茂。

《答夏鶴田黃門時夏自琉球奉使歸》《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五六遜其思乏其骨。嚴重。

《高梁卽事》《皇明詩選》卷九：轅文曰：頗近初唐。

《送喬裕吾黃門》《皇明詩選》卷一二：卧子曰：使事亦切。舒章曰：清秋白鷺，濯影波中。刺目。

《題王霽宇繡佛齋圖》（翦得吳淞水半江）《分甘餘話》卷一：東坡廬山詩云：「溪聲卽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萬曆中，董思白（其昌）宗伯寄先大司馬太師府君詩云：「鐃歌卽是廣長舌，大纛豈非精進幢。」全襲坡語，稍變其意耳。時府君以兵部尚書視師行邊，故云。

《槜舘詩選序》《皇明十六名家小品》：議論橫生，既抗才婦於才人之上，而更能抗草衣於才婦之上，眞文人口腕。

《何士抑居廬集序》《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委曲出脫，筆巧而艷。

《重刻王文莊公集序》《皇明十六名家小品》：浮靡不淪虛誕，誠可不辱此序矣。

《壽汪母八十初度序》《皇明十六名家小品》：轉筆夷猶，塡詞的皪，至其比勘，蓋云確矣。

《壽陳徵君元配衛孺人六十叙》《皇明十六名家小品》：文有度有色，尋常中拈出相夫教子二事，亦儘是可儀。

《彭城放鶴亭記》《明文霱》卷一〇：堅義英挺，關合處巧力俱全。

《湖州福山仁壽院長生田記》《皇明十六名家小品》：於桑下宿之旨何如，然疏自奇幻。

《太傅許文穆公祠記》《皇明十六名家小品》：瓊礎瑤梁，蓮楹藻棁，結搆既整，采飾更鮮。

《吳長卿飽菜軒題詞》《皇明十六名家小品》：葵藿之忠不伸，有飽菜而已。淡然中卻有新色。

《讀衛霍李廣傳》《皇明十六名家小品》：推勘處頗沉入而暢達。

《八林引》《皇明十六名家小品》：是王、駱短行，尙覺王、駱有其艷而遜其思乏其骨。

《畸墅問水詩引》《皇明十六名家小品》：筆底之花，不必夢生，故熳爛刺目。

《毛司理詩冊引》《皇明十六名家小品》：用成語絕有化工。

《林衷齋五十詩冊引》《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子午臺銖兩必稱，天孫錦絲縷皆奇。綺思雲興，駢句霞炳。

《重修積慶寺募緣疏》《皇明十六名家小品》：莊嚴明淨，巍然七寶臺。

《周公美像贊》《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前四段隱躍以深其想，後則疊疊之蒙。

《程柳汀隱居墓誌銘》《皇明十六名家小品》：殊致悼惜之意，一銘尤甚。

《子使漆雕開仕》一節《欽定隆萬四書文》卷二：切近的實，發此題未發之蘊。

《知者樂水》一節《欽定隆萬四書文》卷二：委曲出脫，筆巧而艷。

《由孔子而來》一節《欽定隆萬四書文》卷六：提起見知斡入時地，題前數語極有精采，中後循次頓折，亦興往而情來。

《聖人之行不同也》合下節《欽定隆萬四書文》卷六：綰結自然起伏，迴應融化無跡，惟入手處不及元作之渾成耳。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其昌，字玄宰，華亭人。萬曆己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出爲湖廣提學副使，以太常卿召入，歷遷禮部尚書，得請而卒。玄宰天姿高秀，書畫妙天下，和易近人，不爲崖岸。庸夫俗子，皆

得至其前。臨池染翰，揮灑移日。最矜慎其畫，貴人巨公，鄭重請乞者，多倩他人應之；或點染已就，僮奴以贋筆相易，亦欣然爲題署，都不計也。家多姬侍，各具絹素索畫，稍有倦色，則謠諑繼之。購其眞蹟者，得之閨房者爲多。精賞鑒，通禪理，蕭閒吐納，終日無一俗語。米元章、趙子昂一流人也。弘光補謚，以風流文物繼跡，承旨得謚文敏。是時卹典雜亂無章，獨議玄宰之謚，庶幾無虛美云。

《罪惟錄》列傳卷一八《董其昌》 董其昌，字玄宰，號思白，南直華亭人。性清敏，好汲引。家藏古圖籍甚備。以萬曆己丑進士，選庶常，補編修。丁酉主考江西，出封楚藩，歷督學湖廣，拾遺，奉旨留用，補福建副使，四十五日抨歸。福清向高當國，起太常少卿，旋管國子監司業事。奉命纂修《泰昌實錄》，其昌取河南道所藏故牘，摘其未奉旨者，裝成三百本，以備史官取材。外存四十八年留中之疏，凡關國本、藩封、人材、風俗、河渠、食貨、吏治、邊防，議論精鑿可爲後事師者，倣史贊之例，每歲係以筆斷，共四十卷，別表進呈。歷禮部侍郎，請告，特拜尚書，掌詹事府事，致仕歸。嘗議鹽鐵，有云：「桑孔之術，聖賢所不道，然以救時，不可廢。而文學概以井田什一太古久遠之法狙擊之，所爲從旁議者，與當局異憂也。但藥石以代病，是書叙歷代立學之制，兼叙孔廟封贈配享之始，而貢舉之志兼及焉。如叙太公廟起於唐，而宋以後不載。叙明經起於漢，而唐、宋明經之選亦不載。殿試親策祇載漢、唐及宋，而遼、金、元悉不載。殊爲疎略。此與馮夢禎《歷代貢舉志》俱載於《學海類編》中，疑亦鈔撮割裂而成也。

又《雜家類六・畫禪室隨筆》 四卷。明董其昌撰。【略】是編第一卷論書，第二卷論畫，中多微理。由其昌於斯事積畢生之力爲之，所解悟深也。第三卷分《紀遊》、《記事》、《評詩》、《評文》四子部。中如記楊成以「蔡經」爲「蔡京」之類，頗涉輕薄。以陸龜蒙《白蓮詩》爲皮日休之類，亦未免小誤。其《評文》一門，多談制藝。蓋其昌應舉之文與陶望齡齊名，當時傳誦，故不能忘其結習也。四卷亦分子部四，一曰《雜言》上，一曰《雜言》下，皆小品閒文，然多可採。一曰《楚中隨筆》，其冊封楚王時所作。一曰《禪悅大旨》，乃以李贄爲宗。明季士大夫所見，往往如是，不足深詰，視爲蜩螗之過耳可矣。

又《雜家類存目七・筠軒清祕錄》 三卷。舊本題董其昌撰。【略】是書凡列目二十有九，皆論玉、石、銅、磁諸古器及法書、名畫之類。前有陳繼儒序，謂可與項元汴《蕅林清課》並稱。今考其書，即張應文所撰《清祕藏》，但析二卷爲三卷。蓋應文之書，近日始有鮑氏知不足齋刊版，附其子丑《眞跡日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三 董其昌《戲鴻堂法帖》十六卷。又卷五：《萬曆事實纂要》三百卷，《留中奏議筆斷》四十卷。又卷九：《南京翰林院志》十二卷。（天啓乙丑序）又卷一二：《畫禪室隨筆》四卷。又卷二五：《容臺集》十四卷，《別集》六卷。

《明史・藝文志二》 董其昌《萬曆事實纂要》三百卷，《南京翰林志》十二卷。又《藝文志三》：《畫禪室隨筆》二卷。又《藝文志四》：《容臺集》十四卷、《別集》六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董其昌《學科考略》一卷。又《畫禪室隨筆》四卷。又《容臺文集》九卷，《詩集》四卷，《別集》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政書類存目一・學科考略》 一卷。明董其昌撰。【略】

錄》後。從前鈔本，流傳不甚顯著。書賈以其昌名重，故僞造繼儒之序以炫俗射利耳。

雜録

陳繼儒《眉公雜著》　董玄宰買龔氏江貫道《江山不盡圖》，法董巨，是絹素。其卷約有二三丈，後有周密、林希逸跋。貫道負茶癖，葉少蘊常薦之，故周跋云：「恨不乞石林見也。」

又　董玄宰持節楚藩歸，謂余云：「曾晚泊祭風臺，即周郎赤壁，在嘉魚縣南七十里。雨過輒有箭鏃於沙渚間出，里人拾鏃視予，請以試之火，能傷人。是當時毒藥所造耳。子瞻賦赤壁在黄州，非古赤壁也。」因圖一冊見贈。

又　董玄宰云：余性好書而懶矜莊，鮮寫至成篇者。雖無日不執筆，皆縱横斷續，無倫次語耳。偶以冊置案頭，遂時爲作各體，且多錄古人雅致語，覺向來肆意塗抹，殊非程氏所謂用敬之道也。然予不好書名，故書中稍有淡意，此亦自知之。若前人作書不苟且，亦不免爲名使耳。

程嘉燧《題子柔雜懷詩卷後》　余昨在廣陵，客有傳子柔《暨陽雜興》詩數篇，其詩云：「豈謂平生意，纔消一領衫。道心長自照，世昧總無饞。」又云：「世已無如假，余猶頗識眞。最憐惟稚子，難使學時人。」又云：「青袍甯再誤，綠酒尚無情。」時固已慨然與世違矣。近又爲《雜懷》詩三十篇，詩皆五言近體，其中多指切時事，識深而慮遠，蓋其心若惻然有所不得已，而形於詠歎，猶且虞其多忤，緘秘而不出也。余謂：自古感遇諷刺之作多矣，至以律詩含諷諭，剴切忠厚，則未有若子柔諸詩也。子柔爲人和順詳雅，而至於持論是非，獨侃侃無少狥。平生恬於榮利，惡衣菲食，而好求當世之務，晚既逃於寂矣，其憂天憫人之意，老而逾至。余貧懶廢學，尤不樂聞時事，獨時聆子柔之論，相與扼腕，意未嘗不同。故子柔於近詩不多示人，顧私謂余當志之。嗟乎！夫子柔之詩，豈獨其言之工，而余亦豈徒歎服子柔之詩者耶？使當世之君子有若古之采風者，能聽其言，則此詩猶庶幾爲中流之壺也哉！丙辰孟夏墊巾樓書。

又《送婁兄子柔赴京兆試三十二韻》（存目）

《靜志居詩話》卷一八　「練川三老」，子柔古風獨勝。

婁堅

錢謙益《跋董玄宰與馮開之尺牘》（存目）

又《跋董玄宰書少陵詩卷》（存目）

《霞外攟屑》卷五《董文敏公》　《東皋雜著》（卷一）：華亭宗伯思白公臨終時，忽索鏡自叱，作美人相。聞之先人云。（庸）按：《池北偶談》（卷二十三）：高念東宗伯書來云：昔聞宋直方中丞說，董思白宗伯臨終時，忽索鏡自詫，作美人相。東亭先人所云，殆即據《偶談》所載。詫誤爲叱，遂覺不辭。《說文》：叱，訶也。《玉篇》：詫，誇也。二字義不同。

光緒《華亭縣志》卷二〇《藝文》（存目）

《柳南隨筆》卷六　婁子柔堅，嘉定四先生之一也。詩文外尤精鍾、王書法，晚乃變而學東坡，一洗柔媚之習。時華亭董尚書方以工書重海內，而秀整有餘，蒼勁不足，先生視之蔑如也。後吾邑馮氏書學，講貫最善，實得先生之傳云。

《明詩紀事》庚籤卷四陳田按　子柔傳震川之學，薄元美輩爲庸妄鉅子。雖與元美之子冏伯遊，不能諱其失也。《吳歈小草》長於古體，刊落浮囂，語多造微。近體絕句，時流淺易。蓋其所心摹力追者白樂天一流，而才不足以濟之；有真率而無興趣，質勝則野，其弊然也。

《六憶詩》（憶飲時玉面紅來遲）　《明詩歸》卷九：鍾云：寫微醺情態，又艷又媚。

《緱山先生集序》　《明文授讀》卷三三：先夫子曰：婁堅，字子柔，嘉定人。傳震川之規矩，而才不能逮。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堅，字子柔，嘉定人。經明行修，學者推爲大師。五十貢于春官，不仕而歸。其師友皆出震川之門，傳道其流風遺書，以教授學者，師承議論，在元和、慶曆之間，箴砭俗學，抉謫蹖駁，從容更僕，具有條理。衣冠修然，容止整暇，書法妙天下。風日晴美，筆墨精良，方欣然染翰，不受促迫。與唐叔達、程孟陽爲練川三老，暇日整巾，拂撰杖屨，連袂笑談，風流弘長，與之游處者，咸以爲先民故老，不知其爲今人也。晚而學佛，長齋持戒，間與余輩當歌命酒，亦留連不忍去。子復聞，生於暮年，教以古學，叮嚀告戒，勿染指時流。子柔歿，漸有聞矣。亂後死於兵，遂無嗣，傷哉！

《明史・文苑傳四・婁堅》（存目）

張大復《子柔》　子柔櫛而揖予，予知子柔休夏不櫛也，見所知，何櫛焉。子柔曰：「不櫛非例也，取適而已矣。子來我不能爲主，然必有主者。子在我必爲客，且勿問主矣，今日不解櫛矣。」已而仲和主予，果以休夏不及子柔，而子柔至。於是衆客大喜。江生援擪而歌，其聲泠泠然，輕重疾徐，無不均節。座客凡六人，叔達、實甫、公路、吉父、子柔暨予。

又《婁子柔》　婁子柔既齋素不飲酒，晨夕嗽糜飯，不過六器。稍飢，輒用餳糕少許，不食餅餌。子柔曰：「餅餌難化，糕猶有滓也。吾欲取糯米之於李獻吉，或以鄂渚之編可兩黃鶴之作。是皆品騭其韻府，未嘗盡見其縹囊。

鄧原岳

論述

翁正春《鄧汝高先生西樓全集序》　迨夫世靡俗剽，文隨波逝，六經素文，既變於莊列荀墨，再變於左國班馬；三百五篇，既變於漢魏六朝，再變於開元、天寶；易葦籥而陽春，庚陶匏而瑚璉，古法雖亡，新貫亦至。第能文者不聞諧律之聲，善詩者未睹襲六之筆，孔璋元瑜，詩不稱文，劉楨王粲，文不逮詩，韓杜宜續以鳳髓，子固同恨於海棠，斯則人巧雖極，天工未縱。是宋人精於玉楮，不能復作金蓮，公超幻於霧市，不能復造月宮，寧若六宗畢昭於圓昊，品彙森煥於蒼靈者哉！吾友汝高鄧先生，生際嘉、隆，氣鍾光嶽，麟產黃囿，鳳止堯庭，應運發祥，弼中彪外，玩乎衆妙，抒於修能，濬奧府於宋元之崩流，振清響於何李之末奏。文則叙事精簡而精采流動，刺理淵微而骨氣跌宕。詩則意與法融，辭由境繪，寓古健於儁爽，曜藻艷於深沈。摛文賦詩，各臻極則，長篇短什，皆絕凡流。葉進卿謂其氣深語沈，屠緯眞稱其天成物助，鄒彥吉評其畜富才雄，王百穀贊其辭逸思麗，李本寧則以逢嘉、隆之盛際，收山川之靈異。或以爲文采不屑於駱賓王，或以爲逸氣接武

【略】余既獲誦先生之全錦，因嘉慶宋之爲裘，敬譔斯文，用章世美。慶宋，余之壻也，學識金根，才燿囊穎，於汝高則子駿，於余則鮑宣云。萬曆辛亥秋日，翁正春撰。

鄒迪光《北征篇序》 汝高先生年少成進士高等，名聲公卿間，籍甚矣，而意不自可。其所結好獨在詩，所好詩匪輓近白台傳予惠心柔口之態，而獨神於黃初、建安、開元、大曆、元和上下千百載間。其所纂著，非劉陸、阮謝、李杜、沈宋、高岑、王孟諸人，而外弗效也。以故詩出，人無不膾炙之如一口，而汝高獨有所不慊，曰：「吾安得窮一日而千里也？」矢不貫不徹，金不鎔不成，學不極不止，染指而食，望塵而遁，非吾志也。其深嗜篤好若此。今年春奉使過梁谿，與予論詩城西壕上，予謂之曰：「詩能窮人，其於仕益能使宦不達，故惟窮愁工詩，惟仕而弗達者工詩。汝歷金門而叩玉堂，煜煜貴游人也，不譚申韓管晏，不語召杜蕭曹，而嘐嘐揚搉曹劉以下諸人，豈其能起六七君子於輩上，爲汝推轂而加膝哉！夫操瑟不可立齊門，章甫不可適於越，詩之爲物，仕人之瑟，持衡者之章甫也。捨所好，投所忌，無論驥足鴻翮不可攀附，將索汝於枯魚之肆矣。夫事有機，行有會，蹈機履會則從，忤時捍禁則凶，今海以內，南徼島夷，北徼突厥，澤中之豪，望風攘臂，彼其瞋目語難，運籌借箸，矢口孫吳穰苴者，胥操觚染槧翩翩修詞之士，遭時慷慨投筆而起者也。汝獨柰何以毛穎氏爲生活耶？而又奚沾沾於韻語爲？」汝高曰：「誠哉所言。雖然，有盡者物也，不朽者文也。故左丘失明，爰著國史垂之今。曩屈原沉湘，《離騷》乃興，遂祖詞賦。故齊都之千駟，不如孔壁之一經，季子之百鎰，不如虞卿之數語。且也有譚道而窮，有稽古而榮，有揣摩捭闔而塞，有下帷發藻而得，有斤斤而敗，有觸諱而泰，必詩乃窮，必窮而後詩，固哉夏蟲之不可語冰也。子休矣！吾務吾不朽之業，不極不止矣。」亡何別去。別越月，錄自七閩抵薊門所著詩若干首，題曰《北征篇》而走一价問序於予，曰：「某不佞，敢不惟子之命。惟是初衷不欲以一時而易千百世之業，故扣舷而歌，憑軾以哦，靡非是物也者。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子幸有以督我。」予惟汝高詩才最雄，畜最富。才無所不盡而一準之法，畜無所不吐而約之情，思淵以渺，語嫕以徐，調魁以越，編中如《車遙遙》、《白頭吟》，鮑照、何承天也；《銅爵妓》、《明妃怨》，王勃、盧照隣也；《滕陽嘆》、《黃金臺》、《吳門看花行》，杜甫《哀江頭》、李白《扶風豪士》、王維《桃源行》也；《古戰場》、《寄朗公》，李遠《叢臺》、劉長卿《送靈徹》也。庶幾哉！矢徹而金鎔，無遺憾矣。乃汝高才鉅而不有，意廣而不居，德厚信矼而達人之氣，無門無毒無町畦而一飲人以和。其於仕宦也，能不以方枘入圓鑿，安知非康樂、延年、張道濟、蘇廷碩之流乎？榮名與詞賦並茂也，詩胡足以窮汝高？詩胡足以窮汝高？

屠隆《帝京篇序》 夫物有待，才有助，其不然哉！道濟遷鄂岳，其詩凄惋，子美入夔州，其調悲壯，古命世之才猶爾。夫屈首蓬藋下，目無錙覽廓落之觀，胸無寥廓宏達之致，氣不昌而才不極，小有撰結，不離措大口吻。一旦釋草屨登朝，觀帝王宮闕之盛，覽山川邊塞之雄，與海內豪儁結駟連鑣，和歌響答，觀遊壯則耳目廣，耳目廣則胸懷鉅，斯汝高先生《帝京篇》之所爲擅場也。汝高心靈骨峻，才雄思超，其官在水衡錢穀之間，而其意致乃抗山澤煙霞之表。所至購異書，訪奇人，雖簿領紛如，雅咏不輟，頗多篇什，而獨《帝京篇》最勝。今觀其鋪張黃圖，則徵材未央；角巧凌雲，極皇王之瑰壯；描寫宮闈，則托諷昭陽；含悽長信，悉才人之麗情。游南皮，祖東門，驥足鴻翮不可攀附，將索汝於枯魚之肆矣。歷邊塞，餉戎旅，則楊柳雨雪，急管悲笳，凄風因而蕭颯。吊古諸作，萎草殘陽，畊夫牧豎，能使行人聞而掩涕。贈友諸篇，託興薦蕪，寄情芍藥，能使良朋見而銷魂。汝高之于此道深矣。匪獨才大，亦由思沈，匪獨天成，良得物助哉！不佞嘗著論：華轂朱輪，層裀疊席，受饗亦樂，資譚柄則俗；破屋版扉，敗簑殘衲，身處良苦，有終身唾去而不肯黏手，亦有沈湎濡首，即窮悴坎壈，死生以之，而不能捨離，豈非有至味乎？其中胡然哉？汝高天才俊邁，而又摻深心，用全力，以此嘯咤藝壇，陵轢前後，誰能當之？以汝高才，取公卿大物自其餘事，而又兼收雅道，流清譽，若燕許、曲江、廣平諸公，又何弗都且美耶？不然，而若所謂止堪受饗，不可資譚柄入圖畫，雖珥貂擁笏柰何？以斯知汝高之計未左也。閩饒佳山水，人物朗秀，霞蔚雲興，此時爲烈。前有千古，後有萬期，惟汝高其力諸。不佞耄矣，旗靡而鼓音衰矣，無虞不佞。

鄒觀光《帝京後篇序》 唐義烏氏蓋有《帝京篇》云，第稱引山河城闕之盛，與平臺戚里之雄而已。李安平《帝京篇》，文皇賞之，謂其身老而才壯，齒宿而意新，然其什寥寥焉。汝高茲集，自京師于役越，自越泝江淮，道齊魯燕

趙之墟，游覽贈酬畢在，固不祇爲帝都賦。若其詞藻之嫩，則齒不待老而才壯意新者也。夫自論詩者以臺閣與山林途岐而不能相兼，而又謂詩能窮人，詩待窮而後工，彼其以牢騷悒鬱易爲造微，至於劇思竭才，讐眞宰而忌人群，是固有之，然而不盡然也。明良喜起，薰風卿雲，炳蔚千古；《鹿鳴》、《皇華》，《卷阿》、《天保》，夫孰非廟廊之什？試使與所謂「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者，以絜人工而較天巧，不亦猶霄淵哉！詩何嘗能窮人，又何嘗待窮而後工也？汝高成進士，郎民部，去偕計僅五六歲所。典文衡，視學政，於仕爲達。少好爲漢魏盛唐家言，有聲公車。自公豐暇，其業彌進，今觀其詩，考詞若未央建章之閎鉅，徵材若昆明太液之紛綸，賦情若長信昭陽之綺靚，練氣若期門虎賁之雄慓，選雅若金馬石渠之容與，搜奇若珊瑚翡翠之華燭，束律若關石和鈞之嚴整，調聲若九功六律之鏗鏘，即汝高所自名篇，以揚隲汝高之詩，彬彬哉質有其文矣。古有之：岳牧用詞人；登高能賦，可爲大夫。汝高今以大夫佐方岳治行，褒然高第，既不以詩掩政，而所眺覽於山川風物，發其奇藻而益其造日益廣，亦不以政掩其詩，以視唐兩《帝京篇》，文采不屑爲駱，功名有能爲李，而有不爲李者。汝高之集行，而世知詩之不必窮人，且不待窮而後工，汝高其左驗與？抑余聞之：蘇子由嘗謂，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決然求天下奇聞壯觀，則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奔流，至京師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市苑囿之富且大，已又見歐陽公，聆其議論文藻，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汝高以「帝京」名篇，其於高深鉅麗之觀，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第不審誰爲歐陽其人？則不佞願與聞之。汝高幸以語我。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六・西樓集》 十八卷。明鄧原岳撰。【略】是集詩十卷，文八卷。卷首謝肇淛所作小傳，謂原岳爲詩，初學鄭善夫，已又學七子，既而一意摹古，要以唐人爲宗，末年益復宏肆。今閱其詩，功候頗爲不淺，惟未免有摹擬之痕也。

《明詩紀事》庚籤卷一七陳田按 汝高詩音節俊爽，長於七律。與謝在杭、徐惟和輩結社。在杭推爲嘉、隆後閩人之冠，假借云爾。余衡其才品，當在二人之次。

傳記

葉向高《中順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翠屏鄧公墓誌銘》 吾郡在國初，林子羽、王孟敭輩以詩名，號稱十子，翩翩然有大雅之音矣。其後則有鄭吏部少谷。自吏部沒而稱詩者遂少。年來才士蔚起，復修明其業，而觀察翠屏鄧公爲之于喁鼓舞于其間，雅道大振，海內之求詞人於三山，幾若縣圃之玉，鄧林之材，乃公尤其連城合抱者也。公又不獨爲藝林雄長，其歷官所至，皆強直治辦，甚有聲稱，使天不靳年，其樹立寧可量乎？始公以進士隸事戶曹，大司徒蒲坂楊公甚器公，語銓郎必以鄧進士予我，公遂郎戶曹。楊公使監黃土草場，草場清，又使監崇文門稅，稅溢而未嘗濫括商一錢，且多所蠲貰。故事：監稅以季代。楊公欲公毋代，而公辭之堅，楊公不能強，猶命與代者同視事五日。已乃使公監浙兌，所部杭嘉湖三大郡糧獨多。其縉紳如林，恃權力多，夤緣竄改，公一無所狗，漕事大辦。還朝督下糧廳，主勳戚中璫緹弁諸歲祿，衡量出入，不爽分毫。隨奉命典粵東試，譏防嚴密，所取多名士，錄文爾雅，士林傳誦之。已又督通州庾，出納如流，人人稱便，所節縮餘羨甚多。故事：督庾以三年代。銓部知公賢，不欲久以米鹽溷公，遂擢公按察僉事，督滇學。公至滇，日以文學行誼課諸生，聽者亹亹忘倦。行部考校，雖遐郡僻邑，前使者所未到，無不躬歷名山勝跡，題詠幾徧，滇士望風感奮，忘其固陋矣。其甲乙諸生，一衡於文藝，王方伯以婦弟請，朱中丞、包給事、俱御史以子請，皆不聽也。時中丞方伯方蒞閩，人尤難之。稅璫虐燄甚張，無敢抗者。其爪牙虎而冠，至笞辱諸生父，公捕治，囊以三木，璫遜謝乃解，以參籌策，賜帑金，隨晉湖廣參議，治屯田鹽筴水利，興廢起墜，凡百一新，至兼攝數道，皆有治績。如減陵工之費，伸嫠婦之枉，抑京山李進士之橫，治罷吏胡以建之罪，皆其著者。嘗一署臬憲與藩司，於刑獄錢穀斤斤如也，賦予宗祿必如期，諸子侯甚德之。歲癸卯有事棘闈，江夏賀逢聖已黜落矣，賴公而收，逢聖謁謝，公不納。以督餉抵淮，道中得疾，竣事過里，旬餘日遂卒。時公已擢湖廣按察副使，朝命至，而公不及聞矣。公爲人巖巖嶽嶽，

持論不少下，驟見之或疑其亢，然久與之處，反溫夷豈懌，油然可親。其交遊多海內名士，終始無間。余與公同里閈，同官都門，尤最暱善。公深好余文，余亦慕公詩，更相譽也，而亦更相謔。每文酒過從，必極歡乃罷。公沒，而無復有如公者。莊生有言：自若人之亡，吾無與爲質矣。余每誦斯言，而輒於公有餘恫焉。公所著有《搔首》、《北征》、《帝京》、《于役》、《碧雜》、《鄂渚》、《浮淮》、《田園雜興》諸編，皆成一家言，行於世。往公之友陳振狂過白下，攜公伯子慶宣乞余墓中之文，余心許之而未及爲。今歲公季子慶宗復使人來，言公且葬，余乃叙公之大都爲志，而係以銘，俾納之壙中。時余方卧病惙惙，舉筆如椎，故寂寥乃爾。九原有知，幸毋嘲我。志曰：公名原岳，字汝高，別號翠屏，閩縣人。世居東關之竹林。曾祖處士珩。祖賀縣教諭忠。父嘉興通判遷，遷以公爲湖廣參議，贈如公官，娶葉貳王，王實生公。公娶林太守公春澤女，有三子，慶宣、慶宗、慶寵。三女，壻陳汝存、陳士寵、高起霖。公以乙酉舉於鄉，魁其經，成壬辰進士。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山。

（存目）

道光《福建通志》卷一九六《明列傳》

紀事

王穉登《北征篇序》《北征篇》者，鄧計部汝高謁選入都門，征途所作詩也。自閩走燕，爲程踰七千里，爲日踰兩晦朔，易星躔，更分野，所歷通都鉅邑、名山大川不知凡幾，豈不道之云遠哉！它選人坐舲艙間，修竿牘，具羔鴈，東謁諸侯，西干令長，望門而借游揚，及階而乞咻噢，大者詭得華要，小者腰纏不乏而已，何暇譚風雅之遺，討《三百》之略，舍軒舉，就攢眉，薄纓紳，事鉛槧，鏤心雕腑，與詞人騷客角長技乎？計部君自爲經生時，十三習程書，十七習詞賦，不害其並善也。既成進士，而所謂程書，一切罷不觀，專意詞賦，所至登高弔古，採風問俗，托物感事，或封題寄遠，或分袂自厓，或搔首歸鴻，或支頤朝爽，莫不於詩乎寓。比其入京師，覲雙闕，官畫省，誦，膾炙人口，稱風雅正宗，詞壇的派，後學賴爲法程。不意道協家報近至，含雞舌，徘徊馳道之下，委蛇帝座之側，未嘗一日不事吟咏。出其行李中詩，俾小史錄之，且盈帙矣。君所爲詩，非字鍛句鍊，篇繢什組，而清音秀色，又不勝爲其幸喜。惜則惜其既刻而重損資力，喜則喜其早刻而得收稿本，益

林古度《重刻西樓全集序》予既爲鄧道協序其所纂《家乘外集》，得因以奉揚其先觀察汝高先生之文名才品，羨慕其所刻先生西樓存稿，方爲海內傳

著録

謝肇淛《重鋟碧雞集序》吾友鄧女高以度支郎出督滇學，百濮六詔之間，子衿蒸蒸丕變，上逼鄒魯，迄今鵲起名世者，什九其桃李也。女高雅善聲詩，耽丘壑，橫經之暇，搴帷問俗，載酒攬勝，兩迤名山大川，無不受杖屨者。酒後耳熱，嗚嗚微吟，作不經人道語，居二載餘，錦囊之草滿矣。此《碧雞集》所以傳也。夫碧雞神山，越在荒服，自元封五鳳始被中國聲教，然長卿若水授經，所從學者盛覽張叔之外，不少概見。而子淵萬里奉使，寥寥數語，隣於詼譎語怪，固顓蒙之初開，亦人地之有限也。女高生逢聖世，用夏變夷，宜與昆海爭瀾，蒼山競翠。文章事業，上視漢臣，不大有逕庭哉！女高沒十五年，而余始入滇，恆而其所爲詩，一以氣格爲主，才情輔之，奇思秀色，所取士也，一日語及，潸然攜是集以當卧遊。適永昌丞陳君孺脩，女高粵南所取士也，一日語及，潸然淚下，亟請而重授之梓。嗟夫，女高白楊已拱，玄草猶存，悲過隙之難留，托名山而不朽。孺脩義激雲霄，情深衣鉢，慟西州之華屋，寶古壁之遺文，國士之知，可謂兩無負矣。語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不佞於女高，既叨壇坫之末，復抱人琴之痛，感嘆卒業，輒弁數語。蓋嘉孺脩在三之義，不以存亡易心，且亦慶女高之遭，蓋子淵、長卿所未始有也。

林古度《重刻西樓全集序》予既爲鄧道協序其所纂《家乘外集》，得因以奉揚其先觀察汝高先生之文名才品，羨慕其所刻先生西樓存稿，方爲海內傳誦，膾炙人口，稱風雅正宗，詞壇的派，後學賴爲法程。不意道協家報近至，其樓居書板盡歸回祿，予聞之不勝爲其慨惜。道協急取曩惠予本重刻於此，又不勝爲其幸喜。惜則惜其既刻而重損資力，喜則喜其早刻而得收稿本，益

以見先生之精神不隨煨燼以並滅，道協之孝感得從梨棗而更彰也。嗟夫！世之名公文人，豈少著述？而其後昆孫子豈少富貴？著述足傳人世，富貴暇刻父書，良亦難事。近見寧化亡友伍惟極之子舜有，特攜父詩走金陵，屬予序刻，新安汪仲嘉之伯子力病刻父集，皆足起敬。獨予不肖，先孝廉遺稿塵閣有年，近藉友朋之力始獲成書，不若道協之勇於爲而滋予愧也。先生集有諸名公新舊序在，予不文，不復具述，特書道協所以初刻重刻，刻閩刻南肩鉅艱辛之由如此。謂非作者之精靈與述者之孝感有所交致，不可也。天啓七年四月八日，里中後學林古度頓首書。

鄧慶宷《西樓全集識語》 先觀察公之詩，其成進士也，有《搔首集》；謁選人有《北征篇》；郎民部，有《帝京篇》；使浙漕有《于役稿》；使還而北，自北而督學日南，而參知荆楚也，於是復有《帝京後篇》、《碧雞》、《鄂渚》、《浮淮》諸集。至於雜著諸文，則什三家藏，什七散逸。嗚呼！人子於親，思其居處，思其所樂，矧先公遺稿，生平之精神寓焉者乎！於是乃搜輯成帙，合諸詩集彙刻之，命曰《西樓全集》。蓋先公讀書西樓，自幼而壯，即千秋後魂魄亦所憑依，舉以名集，識永思乎！若諸名公序言，則總弁之首簡云。萬曆辛亥夏日，男慶宷謹識。

又《重刻西樓全集跋》 先大人自經生帖括軍國政事而外，唯詩文著述不朽大業之爲兢兢也。從先世以來，至曾大父、大父，皆用貢舉服官，世學淵源，家聲丕振，代有作者。從祖與大父實有《耕隱集》，有《別駕集》。此《西樓存稿》，先大人之所作也，自奏疏錄序諸篇以及詩之古近體，一莫弗備。大人見棄，宷學無成，時讀父書，未嘗不掩卷流涕，而對家人兄弟曰：「吾今日得以食息起居者，莫非父有，徒知溫飽而不知大人生平苦心，焉用人子？」是以勉壽梨棗，以板藏於家，而書行於世。及就卑秩於鼇幕，量移參軍，戔戔下吏，得載父書以爲羔雁，海内宗工，多荷傳誦，擊節嘆賞，私謂作述之意可以無憾矣。然閩嶺間關，重載脩阻，未能廣傳，往往爲恨。近復於官邸纂成家乘，乞韓宗伯公序之，拮据竭力，獲繼先志，喜與全集並行。不意西樓近燬，藏書一空，而《耕隱》、《別駕》與先集皆化煨燼。家報至，如重喪祖考，可勝痛悼。昔吳顧子通少有至性，每攬父書，展布席端，灑掃捧讀，閱畢入函，服膺不失。宷雖不敏，性竊慕通，官俸雖微，父書爲大，敬以三集，勉力拮据，盡付剞劂。且此通都大國，流行爲易，勝我窮鄉僻壤，度水越山，載舟車，百不什一，天或有意於先世，俾宷承乏此地，得以重梓。而經始之名公文人，豈少著述？而其後昆孫子豈少富貴？著述足傳人世，富貴暇刻父書，良亦難事。近見寧化亡友伍惟極之子舜有，特攜父詩走金陵，屬予序刻，新安汪仲嘉之伯子力病刻父集，皆足起敬。獨予不肖，先孝廉遺稿塵閣有年，近藉友朋之力始獲成書，不若道協之勇於爲而滋予愧也。先生集有諸名公新舊序在，予不文，不復具述，特書道協所以初刻重刻，刻閩刻南肩鉅艱辛之由如此。謂非作者之精靈與述者之孝感有所交致，不可也。天啓七年四月八日，里中後學林古度頓首書。

鄧慶宷《西樓全集識語》 先觀察公之詩，其成進士也，有《搔首集》；謁選人有《北征篇》；郎民部，有《帝京篇》；使浙漕有《于役稿》；使還而北，自北而督學日南，而參知荆楚也，於是復有《帝京後篇》、《碧雞》、《鄂渚》、《浮淮》諸集。至於雜著諸文，則什三家藏，什七散逸。嗚呼！人子於親，思其居處，思其所樂，矧先公遺稿，生平之精神寓焉者乎！於是乃搜輯成帙，合諸詩集彙刻之，命曰《西樓全集》。蓋先公讀書西樓，自幼而壯，即千秋後魂魄亦所憑依，舉以名集，識永思乎！若諸名公序言，則總弁之首簡云。萬曆辛亥夏日，男慶宷謹識。

又《重刻西樓全集跋》 先大人自經生帖括軍國政事而外，唯詩文著述不朽大業之爲兢兢也。從先世以來，至曾大父、大父，皆用貢舉服官，世學淵源，家聲丕振，代有作者。從祖與大父實有《耕隱集》，有《別駕集》。此《西樓存稿》，先大人之所作也，自奏疏錄序諸篇以及詩之古近體，一莫弗備。大人見棄，宷學無成，時讀父書，未嘗不掩卷流涕，而對家人兄弟曰：「吾今日得以食息起居者，莫非父有，徒知溫飽而不知大人生平苦心，焉用人子？」是以勉壽梨棗，以板藏於家，而書行於世。及就卑秩於鼇幕，量移參軍，戔戔下吏，得載父書以爲羔雁，海内宗工，多荷傳誦，擊節嘆賞，私謂作述之意可以無憾矣。然閩嶺間關，重載脩阻，未能廣傳，往往爲恨。近復於官邸纂成家乘，乞韓宗伯公序之，拮据竭力，獲繼先志，喜與全集並行。不意西樓近燬，藏書一空，而《耕隱》、《別駕》與先集皆化煨燼。家報至，如重喪祖考，可勝痛悼。昔吳顧子通少有至性，每攬父書，展布席端，灑掃捧讀，閱畢入函，服膺不失。宷雖不敏，性竊慕通，官俸雖微，父書爲大，敬以三集，勉力拮据，盡付剞劂。且此通都大國，流行爲易，勝我窮鄉僻壤，度水越山，

藝文

鄒迪光《送鄧汝高參藩督餉過淮便歸閩中》（存目）

李維楨《鄧汝高像贊》（存目）

雜録

竇子偁《鄂渚編序》 汝高入楚而有《鄂渚篇》。鄂之勝最著黄鶴樓，漢樹洲，獨題千載，則何以具是不朽哉！一望蒼江，多景而寡和，豈難作者，固有至不至耳。至則片言，千萬言不敵也。説者謂《鳳凰臺》詩，謫仙陰妬而易地以爭名，移調以競烈，品隲者卒亦未許駕之，則信乎其至也。人代其居處，思其所樂，矧先公遺稿，生平之精神寓焉者乎！於是乃搜輯成帙，合諸詩集彙刻之，命曰《西樓全集》。蓋先公讀書西樓，自幼而壯，即千秋後魂魄亦所憑依，舉以名集，識永思乎！若諸名公序言，則總弁之首簡云。萬曆辛亥夏日，男慶宷謹識。

又《重刻西樓全集跋》 先大人自經生帖括軍國政事而外，唯詩文著述不朽大業之爲兢兢也。從先世以來，至曾大父、大父，皆用貢舉服官，世學淵源，家聲丕振，代有作者。從祖與大父實有《耕隱集》，有《別駕集》。此《西樓存稿》，先大人之所作也，自奏疏錄序諸篇以及詩之古近體，一莫弗備。大人見棄，宷學無成，時讀父書，未嘗不掩卷流涕，而對家人兄弟曰：「吾今日得以食息起居者，莫非父有，徒知溫飽而不知大人生平苦心，焉用人子？」是以勉壽梨棗，以板藏於家，而書行於世。及就卑秩於鼇幕，量移參軍，戔戔下吏，得載父書以爲羔雁，海内宗工，多荷傳誦，擊節嘆賞，私謂作述之意可以無憾矣。然閩嶺間關，重載脩阻，未能廣傳，往往爲恨。近復於官邸纂成家乘，乞韓宗伯公序之，拮据竭力，獲繼先志，喜與全集並行。不意西樓近燬，藏書一空，而《耕隱》、《別駕》與先集皆化煨燼。家報至，如重喪祖考，可勝痛悼。昔吳顧子通少有至性，每攬父書，展布席端，灑掃捧讀，閱畢入函，服膺不失。宷雖不敏，性竊慕通，官俸雖微，父書爲大，敬以三集，勉力拮据，盡付剞劂。且此通都大國，流行爲易，勝我窮鄉僻壤，度水越山，

竇子偁《鄂渚編序》 汝高入楚而有《鄂渚篇》。鄂之勝最著黄鶴樓，漢樹洲，獨題千載，則何以具是不朽哉！一望蒼江，多景而寡和，豈難作者，固有至不至耳。至則片言，千萬言不敵也。説者謂《鳳凰臺》詩，謫仙陰妬而易地以爭名，移調以競烈，品隲者卒亦未許駕之，則信乎其至也。人代

照盛事，至其文章飾治，經濟敷猷，汝高所際，唐二公未有，則豈盡人力哉！是又賡歌之風，於斯爲盛者矣。

葉向高《鄧汝高觀察崇祀鄉賢序》（存目）

江盈科

論述

《鸞嘯小品》卷一《四小書》 曩得《小說》二卷於《雪濤集》中，業爲梓行。而《四小書》則從坊間列諸稗史者。余曰：「此安石碎金。」亟收而披之，語語如奉進之面譚，或抵掌，或捧腹，惟恐其語之竟也。斯亦人人喜爲誦述者。已陳之李太史本寧先生，屬友人吳公勵氏校梓，而不慧稍芟蕪澄滌，出之若新，間舉似一二佐之。里士鮑無雄宗弟仲翔遂促卒業，益徵此書之有公好矣。夫鄒衍譚天碣石，蘇秦游說六國，所至皆傾動人主，咈口自恣，取卿相於反掌。而進之之談說，猥拾鄙俗咳唾餘瀝，安於卑論淺見，村豎皆爲解頤，而士君子或微哂焉。然進之所尚，未易窺也。彼其扶搖九萬，托始於蘋末；震動六種，隱伏於毫端。進之其出世資，而姑爲玩世之言，如方朔詼諧乎金馬門，坡仙放浪於西湖泉石之間，衆人固且易而駭之矣。子輿氏有言：「言近而旨遠者，善言也。」生乎今之世，即有談天合縱之說，又烏所用之？進之固曰：「茲編也，大都所談所聞與所評謔，皆瑣穢之流爾。聊以佐酒代弈，則可破寂寥。如必求之名理，律以中行，雖或投袂而去之，豈眞解事人哉？」嗟夫，自非衍、秦復生，不足以解此義，此可與識者道也。

《靜志居詩話》卷一六 進之與袁中郎同官吳下，其詩頗近公安派，詩論亦以七子爲非，特變而不成方者。中郎謂其矯枉之過，所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文人通病，大抵然矣。又云：徐秀才善敬可一日語予曰：「周公瑾小人哉？張魏公，朱子所父事，何可毀也？」予曰：公瑾三代直道之遺也。宋之南渡，將帥有人，可以戰，可以守。自寄閫外之權於浚，喪師辱耳。

《重刻〈唐文粹〉引》 《明文授讀》卷三二：先夫子曰：盈科字□□，楚之桃源人，萬曆某年進士，爲長洲令，入爲大理評事，與袁石公同官。其《雪濤閣》，一宗石公，而才不及，然疎爽可觀。

冰華居士《諧史引》 善乎，李君實先生之言曰：「孔父大聖，不廢莞爾；武公抑畏，猶資善謔。」仁義素張，何妨一弛？郁陶不開，非以滌性。唯達者坐空萬象，恣玩太虛，深不隱機，淺不觸的。猶夫竹林森峙，外直中通，清風忽來，枝葉披亞，有無窮之笑焉，豈復有禁哉？余故於雪濤氏有取

傳記

袁中道《江進之傳》 江進之，名盈科，楚之桃源人也。公生於農家，稍長，知刻苦讀書，有異才。天性孝友，肫誠無忮害。自爲諸生，名已隆隆起。乙酉，舉於鄉。壬辰舉於南宮，爲長洲令。長洲固劇邑，公專以恩信治之，不爲掊擊。初若無奇，久之皆不忍欺。其與民語，若父子然，溫溫惟恐傷之。諸縉紳居間牘如山，度其不甚撓法者從之，不盡格也。或不從，拂其意，以疾聲厲色加公，公亦不怒，好言謝之。公雖居貧，然視財如糞土，士大夫過者如歸，皆歡然以去。其於寒士，尤加噓植，曰：「我嘗寒士之苦久矣！」所薦山人游客，公不爲峻拒；甚至分俸以遺。公固貧，其有才者，曲禮下之，甚至分俸以遺。公固貧，爲令久，益貧。是時予中兄中郎，爲吳縣令。中郎治吳嚴明，令行禁止，擿發如神，獄訟到手即判，吳中呼爲「升米公事」，縣前酒家皆他徙，徵租不督而至。亦不自發封，私牘沒塵土內數寸不啓。無事閉門讀書，往來無翕翕熱。公直以純眞爲治，積蠹亦不盡除，租訟或少需，黎明而起，以火從事。然兩縣皆大治。公與中郎游，若兄弟。行則並輿，食則比豆。迎謁行役，以清言消之，都忘其憊，若江文通、袁淑明云。上官至，有小酬應，不必中郎知，公皆代爲之。即具獄當事者，當事者付吳令平反；即吳令有所平反，公不爲嫌，曰：「吾向者訊果誤。」或當事者向公才吳令，公聞之，若甘露灑而清風拂也。公好作詩，政事之暇，與中郎大有唱和。中郎所作《錦帆》、《解脫》諸集，皆公爲叙，文如披錦，爲一時名人所嘆。中郎以病去吳，公如失左右手。久之，公補銓曹，不能具裝。然好施，行時往嘉禾一相知者，貸得數百金，分饋知友寒士，一日都盡。後有人中傷之者，遂改廷尉正。人爲公惜。公曰：「自吾爲諸生時，望不及此。及爲吏，治煩劇，處耳目紛拏，心思營怦，頭鬚爲白。幸不遭褫逐，承乏廷尉。廷尉事省，吾素有述作之志未竟，今可如願，吾志畢矣。」以故公益閉門讀書，暇則爲詩文。詩多信心爲之，或傷率意，至其佳處，清新絕倫。文尤圓妙。予伯兄、仲兄及予，皆居京師，與一時名人於崇國寺葡萄林內，結社論學，公與焉。公住一古寺中，每出拜客，騎款段馬，革帶閣馬髂上，摟雲入霞，兩目直視，以手畫鸜鵒上，觀者異之。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十六種小傳》一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〇 《明朝小傳》十六卷。 又卷一二：《雪濤閣四小書》（《談叢》二卷、《諧史》二卷、《聞紀》無卷數、《詩評》無卷數）。

《明史・藝文志二》 江盈科《明臣小傳》十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傳記類存目四・明十六種小傳》 四卷。明江盈科撰。

【略】是書采輯明代軼事，分四綱十六目。一曰四維，分忠孝廉節四目；二曰四常，分慈寬明愼四目；三曰四奇，分隱怪機俠四目；四曰四凶，分奸諂貪酷四目。大抵委巷之談。自序曰：「因閱國乘，摘出二百餘年新異事者。」妄也。如方孝孺之滅族，由殺蛇之報，國史安有是事哉？其分配諸目如薛瑄入節類、于謙入廉類、姚廣孝姊入隱類，亦往往無義例也。

藝文

論述

毛以燧《男王后序》 余侍先君子山陰署中，獲同王伯良先生研席。先生於談藝之□，每及詞曲，津津乎有味其言之。吾邑詞隱先生爲騷壇盟主，持法之嚴，鮮所當意，獨服膺先生，謂有冥契；諸所著撰，往來商榷。有《方諸館樂府》二卷，悉散套與小令，家繕部兄方爲劂之金陵。

《遠山堂劇品·雅品·男王后》（北四折） 取境亦奇。詞甚工美，有大雅韻度。但此等曲，玩之不厭，過眼亦不令人思。以此配《女狀元》，未免有天巧人工之別。

又《棄官救友》（南北四折） 石中郎以忠致其君，穆考功以義全其友，鄭夫人以節報其夫：此等事，在眼前已邈焉若千古矣。方諸爲穆內史慷慨歌之，原不欲以詞藻見奇，固自灑灑可觀。南曲向無四出作劇體者，自方諸與一二同志創之，今則已數十百種矣。

又《倩女離魂》（南四折） 方諸生精於曲律，其於宮韻平仄，不錯一黍。若是而復能作本色之詞，遂使鄭德輝《離魂》北劇，不能專美於前矣。白香山作詩，必令老嫗能解，此方諸之所以不欲曲爲案頭書也。

又《兩旦雙環》（南四折） 天然情景，不假安排，而別離會合，事事巧湊。然其詞備別離之苦，即會合終是不快，奈何！

又《金屋招魂》（南北四折） 方諸生遵詞隱功令，嚴於法者也，而曲猶婉麗如許，蓋其詞筆天成，豈盡由推敲中得耶？此劇雖不足寫李夫人之生面，而「姍姍」一歌，幾於滿紙是淚矣。

屠隆《〈題紅記〉敘》 夫生者，情也。有生則有情，有情則有結。條桑陌上，皇娥因之而援琴；杲日水濱，漢女由斯以解珮。重泉相許，興哀紫玉之歌；猶興感於懷春；宛洛亡魂，不

忘情於思舊。何況深宮怨女，送白日於上陽；稱齒佳人，棄紅顏於淑景。奏笙歌於別院，望玉輦之不來；照鐙火於西宮，愁金鑰之又合。對月有懷，寂寂衣間禁步；看花不語，泠泠臂上守宮。雨滴梧桐，擁錦衾於永夜；霜飄楊柳，聽禁漏於長門。以此言悲，悲可知已。又況水魄雲魂，大饒風格，錦心繡口，夙富才情。玉樹階庭，埒咏絮之謝媛；彩毫閨閫，壓迴文之蕙孃。而以其纏綿婉麗之藻，寫彼淒楚幽怨之情。宜其聞之者傷心，感之者隕涕也。會稽王生伯良，江南竹箭，早負才子之名，海外木難，兼有風人之致。苞武庫之學，驅今古於詞鋒；因樂府之餘，叶宮商於法曲。恨風鬟而慘綠，擷遺事於宮娥；託霜葉以題紅，綴麗情於韓女。情傳天上，新詩兼新恨並深；水到人間，波痕與淚痕俱濕。亦聊寄慇懃於一片，含情欲托何人？迺竟諧伉儷於百年，作合適符冥數。事固奇矣，詞亦斐然。子不云乎：爲之猶賢乎已。

馮夢龍《曲律序》 凡物，以少整，以多亂，故橫議繁而一炬至，卷弓雜而五厄乘，人事濫則天概之，必然之勢也。近代之最濫者，詩文是已。性不必近，學未有窺，犬吠驢鳴，貽笑寒山之石；病譫夢囈，爭投苦海之箱。獨詞曲一途，竄足者少，豈非以道疑小而不爭，竅未鑿而幸免乎？數十年來，此風忽熾，人翻窠臼，家畫葫蘆，傳奇不奇，散套成套。訛非關舊，誣日從先；格喜創新，不思乖體。餖飣自矜其設色，齊東妄附於當行。乃若配調安腔，選聲酌韻，或略焉而弗論，或涉焉而未通。令上帝下清問於周郎，則今日之聲歌，其先詩文而受概也必矣。余早歲曾以《雙雄》戲筆，售知於詞隱先生。先生丹頭秘訣，傾懷指授，而更諄諄爲余言王君伯良也。先生所修《南九宮譜》，一意津梁後學；而伯良《曲律》一書，近鐫於毛允遂氏，法尤密，論尤苛，釐韻則德清蒙譏，評辭則東嘉領罰。字櫛句比，則盈床無合作；敲今擊古，則積世少全才。雖有奇穎宿學之士，三復斯編，亦將咋舌而不敢輕談，韜筆而不敢漫試，洵矣攻詞之針砭，幾於按曲之申、韓。然自此律設，而天下始知度曲之難；天下知度曲之難，而後之蕪詞可以勿製，前之哇奏可以勿傳。懸完譜以俟當代之眞才，庶有興者。不然，夫安知世俗之不藉口於譜，而濫乃滋甚？且夫濫，一也。世亂則明概於天，世治則陰概於人。濫於曲而譜概之，濫於藉口譜之曲而律概之，其揆一也。而或者謂：「詞閾未開，賴譜爲接引；詞瀾既倒，仗律爲隄坊。」是猶未知兩先生相須之深者矣。抑人有言：「指石喻山，破竹杪而識應節之皆虛也。」可以概曲，不可以概詩文乎哉？吾更願得工詩、文者補二律以備三章，則請以謀之允遂氏。

毛以遂《曲律跋》 余不諳詞法，而酷好詞致。猶憶弱冠之年，侍先君子山陰署中，獲同王伯良先生研席。先生於譚藝之暇，每及詞曲，津津乎有味其言之。余間舉古傳奇若雜劇中瑕瑜處相質，先生輒頤解首肯，謂可與言曲。先生於此道，故本夙悟，加以精探逖攬，自宮調以至韻之平仄，聲之陰陽，窮其元始，究厥指歸，靡不析入三昧。吾邑詞隱先生，爲詞壇盟主，持法之嚴，鮮所當意，獨服膺先生，謂有冥契；諸所著撰，往來商榷。先生嘗欲進余堂廡，指授衣鉢，余謝未皇。歲癸亥，先生病，入秋忽馳數行，緘一帙來，曰：「吾生平論曲，爲子所賞，顧喙也，非筆也。寖久法不傳，功令斯湮，正始永絕，吾用大懼。今病且不起。平日所積成是書，曲家三尺具是矣，子其爲我行之吳中。」余啓讀之，則《曲律》也。方在校刻，而訃音隨至，茲函蓋絕筆耳。先生淹通藻發，其所爲詩若古文辭，卓然成一家言，有《方諸館集》久行於世。遺草多未入梓，獨忍死以是編相付。先生嘗謂：「吾姑從世界缺陷處一脩補之。」此意殊可念。先生舊嘗校注古本《西廂》、《琵琶》二傳，一洗沉謔，特擅精博，並徵余言弁首，猶是屬意衣鉢狂狷之極思。余卒逡巡未能一領其秘，亦不意其遂爲古人，竟以此負先生矣！先生作有《題紅記》，及《男后》、《離魂》、《救友》、《雙環》、《招魂》諸劇，膾炙一時；乃最所得意則有《方諸館樂府》二卷，悉散套與小令，家繕部兒方爲劂之金陵。蓋先生一生，鍾有情癖，故但涉情瀾，留連宛轉，盡態極妍，令人色飛腸斷，尤稱擅場，洵是千古絕技。今二書並行，庶不爲千古絕學，藉以不終負先生嘉惠之意，其在斯乎！余原不諳曲法，故律中微密不置論，亦不須復論，聊綴數語簡後，用紀顛末，以志輟絃之痛。

錢熙祚《曲律校勘緣起》 王伯良《曲律》，傳本甚鮮，諸著錄家亦未之及，惟吳江沈君徵《度曲須知》嘗引其論韻一條。伯良在明季與詞隱齊名，所著《題紅記》，及《男后》、《離魂》、《救友》、《雙環》、《招魂》諸劇，今不盡存；《方諸館校注西廂》、《琵琶》二記，亦不傳。此本爲青浦陳東橋先生家舊藏，張君嘯山得以眎余。觀其辨別體格，研究聲韻，持論甚嚴，固不愧「律」之一字。其雜論下篇，載文淵閣藏本《樂府大全》，又名《樂府渾成》，中有字譜，核與白石道人歌曲、張叔夏《詞源》所列，大同小異。按《齊東野語》：「《混成集》，

修內司所刊，巨帙百餘，古今歌詞之譜，靡不備具；只大曲一類，凡數百解。」而伯良所見《渾成》，止林鍾商一調中所載詞至二百餘闋云。以樂律推之，其書尚多，當得數十本，然則《樂府渾成》，卽《混成集》也。伯良又云：「所列凡目有《卜算子》、《浪淘沙》、《鵲橋仙》、《西江月》等，皆長調，又與詩餘不同；有《嬌木笪》，則元人曲所謂《喬木查》，蓋沿其名而誤其字。」按：《卜算子》等四詞，宋人本有令，有慢。柳耆卿《樂章集》，《卜算子》、《浪淘沙》、《鵲橋仙》三長調下，皆注歇指調，正與《渾成》所云林鍾商、隋呼歇指調者相合。伯良嫻於曲，而未考於詞，故以爲異耳。《齊東野語》又言：「太皇最知音，極喜歌。木笪人者，以歌《杏花天木笪》，遂補教坊都管。」亦可與此相證。惜《渾成》全書久佚；明閣本止存林鍾商一類，今亦佚去；而載於《曲律》者，僅「娟聲譜」及「小品譜」三段，又不全舉其目：宋人歌詞之法，遂不可復考，余重校刻伯良書，爲度曲家圭臬，亦爲論詞者發深長思也。

陳與郊《古雜劇》序　後《三百篇》而有楚之騷也，後騷而有漢之五言也，後五言而有唐之律也，後律而有宋之詞也，後詞而有元之曲也。代擅其至也，六代相降也，至曲而降斯極矣。然《三百篇》之有尼父也，騷之有紫陽也，五言之有《選》也，律之有高棟氏諸家也，詞之有《草堂》也，非恃傳者，恃傳之者也。而獨元之曲類多散逸，而世不盡見。國以初猶及以北曲名家者，而百年來率尙南之傳奇，業已視爲芻狗，卽有其傳之者，而浸假廢閣，終無傳也。夫元之曲以摹繪神理，殫極才情，足抉宇壤之秘。三閭而上無論，卽令蘇、李、沈、宋、秦、黃諸君子而在，與之按節度曲，角技勝場，未知孰爲左袒。千載而後，語樂於俳諧者，誰能廢之也。嗟夫！新聲代變，古樂幾亡。今傳奇之家無兼充棟，然率多猥鄙，古法掃地，每令見者掩口。是編也，卽未竟大全，顧典刑具在，庶幾吾孔氏存餼羊意耳。

傳記

《度曲須知·詞學先賢姓氏》　王伯良，諱驥德，山陰人。文學。別號方諸生。

明文學部二·王驥德

紀事

《金屋招魂》　班固《漢武故事》：（存目）。

《李夫人》　干寶《搜神記》卷二：（存目）。

《倩女離魂》　陳玄祐《離魂記》：（存目）。

《題紅記》　張實《流紅記》：（存目）。

《雙鬟記》　《木蘭詩》：（存目）。

著録

《男王后》　《今樂考證·著錄三·明雜劇》：王伯良五種：《男王后》、《救友》、《雙鬟》、《招魂》、《離魂》，其自序云：「予昔譜《男后》劇，曲用北調，而白不純用北體，爲南人設也。已爲《離魂》，並用南調。鬱藍生謂：『自爾作祖，當一變劇體。』既遂有相繼以南詞作劇者。後爲穆考功作《救友》，又於燕中作《雙鬟》及《招魂》二劇，悉用南體，知北劇之不復行於今日也。」毛以燧云：「余侍先君子山陰署中，獲同王伯良先生研席。先生於談藝之口，每及詞曲，津津乎有味其言之。吾邑詞隱先生爲騷壇盟主，持法之嚴，鮮所當意，獨服膺先生，謂有冥契；諸所著撰，往來商榷。有《方諸館樂府》二卷，悉散套與小令，家繕部兒方爲厥之金陵。」（案：《盛明雜劇》刻本署《男王后》爲秦樓外史作。）《重訂曲海總目》：秦樓外史：《男王后》。《曲目新編·明人雜劇》：《男王后》，秦樓外史。《明代雜劇全目·男王后》：（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男王后》：（存目）。

《金屋招魂》　《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棄官救友》　《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兩旦雙鬟》　《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

（存目）。

《倩女離魂》《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明代傳奇全目》：王驥德，傳奇作品，現傳於世者一種，僅存散齣者一種，存疑待考者四種。

《題紅記》《明代傳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存目）。

《雙環記》《明代傳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存目）。

《天福記》《明代傳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存目）。

《題曲記》《明代傳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存目）。

《百合記》《明代傳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存目）。

《裙釵婿》《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二：《裙釵壻》（雜劇），明中葉時人作，自稱秦臺外史，未詳姓名。（按：此爲王驥德撰，驥德字伯良，又字伯驥，號方諸生。秦樓外史，浙江會稽人，作有雜劇《裙釵壻》、《棄官救友》、《倩女離魂》、《兩旦雙鬟》、《金屋招魂》等五種。傳奇《題紅記》一種，秦臺或爲秦樓之誤。）所本者陳子高傳。據傳司空之女，不諧婚配，劇作與子高伉儷，子高婚夕，尚是女粧，故曰裙釵壻也。（一名《男王后》。）李翊《陳子高傳》，子高，會稽山陰人，世微賤，織履爲生。侯景亂，子高從父寓都下，時年十六，尚總角，容貌豔麗纖妍，潔白如美婦人，蠆首膏髮，自然蛾眉，亂卒揮白刃，縱橫間噤不忍下，更引而出之數矣。陳司空霸先平景亂，其從子蒨以將軍出鎮吳興，子高於淮渚附部伍寄載求還鄉。蒨見而大驚，問曰：「若不欲富貴乎？盍從我。」子高本名蠻子，蒨嫌其俗，改名之。既幸，愈憐愛之。子高膚理色澤，柔靡都曼，而猿臂善射，上下若風，性恭謹，恒執佩身刀，侍酒炙。蒨性急，有所恚，目若虓虎，燄燄欲啖人，見子高則立解。子高亦曲意傅會，得其歡。蒨常爲詩贈之曰：「昔聞周小史，今歌明下童。玉麈手不別，羊車市若空。誰愁兩雄並，金貂應讓儂。」且曰：「人言吾有帝王相，審爾，當冊汝爲后。」子高叩頭曰：「古有女主，當亦有男后。」（劇遂以虛語作實事。）蒨夢騎馬登山，路危欲墮，子高推捧而昇，乃配以寶刀，備心腹。（自此以上，劇並依傳悉載。）王大司馬僧辨下京師，功爲天下第一，陳司空次之。僧辨留守石頭城，命司空守京口，爲第三子頠約娶司空女。頠有才貌，司空女窗隙窺之，謂侍婢曰：「世寧有勝王郎子者乎？」婢曰：「吳興東閤日直陳某，且數倍王郎子。」時蒨解郡，佐司空在鎮，女果見而悅之，遂私焉。（王頠情節，劇中不載。）書一詩白團扇，畫比翼鳥其上，以遺子高曰：「人道團扇如圓月，儂道圓月不長圓。願得炎州無霜色，出入歡袖百千年。」（劇載相合。）事漸洩，所不知者，司空而已。子高恃寵凌其侶，其侶因竊團扇與頠，且告之故。（劇改作婢穠桃取團扇告之於蒨，與此異。）僧辨用他事停司空女婚，司空遂襲僧辨，並其子綰殺之。蒨率子高實爲軍鋒焉，自是子高引避不敢入，蒨知之，仍領子高之鎮，女以念極結氣死。（此段劇皆不載。）蒨後嗣統，子高爲右衛將軍散騎常侍，廢帝時坐誣謀反誅。《明代傳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存目）。

《鳴野山房書目》卷三《曲律》四卷，會稽王驥德選。

藝文

鄒迪光《王伯良像贊》（存目）

毛以燧《哭王伯良先生詩十三首》（存目）

潘之恒

論述

綜論

王世貞《潘景升詩稿序》 歙故未有詩，有之則汪司馬伯玉始。自司馬之而上，而天寶而景龍而建安而西京，皆筌蹄也。我且爲琴碎矣。不然，歸以爲詩，而仲氏篪之諸少俊相焉，不可指數，而潘景升其最褒然者。自司馬之進。而至歲之戊子秋，謁余於金陵右司馬邸。是時，景升方與其儕偶相逐爲詩，好言濟南、江左，屬濟南已先厭人世，則諸少俊之趣江左，不可指數，而角鴻都門之業，尋久不利，亟去。余時卒卒未暇叩。景升今年二月復游金而景升又最其褒然者。江左爲誰？不佞世貞也。當景升之薦始，其稿曰《蒹陵，則益梓其近詩若干首，曰《東游篇》。蓋景升家黃山白嶽間，而又好游，葭館》，已又薦其稿曰《白榆社》，已又薦其稿曰《東遊》，不佞覽之，韡韡如若金陵、胥臺、虎林，山水固其比席間物。至是遂渡錢塘，棲四明。四明襟也，誦之復鏘然中宮商，乃掩卷謂曰：子之詩，質文劑矣，情實諧矣，抑揚海而孕山，東湖，其中古剎名蹟處處皆是。景升與二三君子窮舟車杖履之勝，頓挫足矣，可以雄矣。子年今何許？曰：「三十矣。」然則子之所未備者體，發而歌詩，往往清遠蘊藉，如《金閶》、《鑾江》諸曲，能以宋齊樂府之調而出所小不竟者變，而子之所不乏者年，而又何不佞之問？曹生從傍請曰：「固入建安之門，近體要亦不下大曆。雖山水之勝有以啟景升，而景升之深會獨也。景升業已游建康、錢唐，將北走都會，擊聲名軌物之嫩與諸賢豪藝文之詣，其靈承者自不淺淺也。間與其鄉袞方司徒及之，方公欣然意合，獨謂景輳，敢藉先生一言之弁以重。」不佞笑謂景升曰：「子以我重子乎？將子重我升恂恂太學諸生，步武尺寸不失，而詩多燕姬越女謔浪挑寄之辭，是不累異乎？坐，吾語子。夫子之詩，不藉我而重，抑我之言亦不能使子重，何以明日縉紳間聲耶？余報公，將以景升眞有之乎？古之才人墨士，志有所不遂，其然也？昔者陳拾遺之造都下也，以一寶琴而聚諸賢豪之目，既聚而出其詩則必借以發舒其抑鬱，才有所不盡，則復借以騁騖其藻麗，此齊梁之所以輝百卷，卽椎寶琴而碎之，而價踊貴，何者？以琴之寶不若文之寶眞也。今子映一時，而青蓮、少陵氏之所不能廢也。令景升而改玉甚易，雖然，何以稱之詩，拾遺詩也，而我之言，琴也，何所藉我重也？吾有友歐楨伯者，一大之哉？司徒無以難也。因志於簡端。

謝陛《續東遊詩序》 景升東游續草成，手以觀予，首《鑾江曲》，卒以《禽老欲用之兩制，索其所搆撰，得《浮淮集》，而袖之三日不復報，已而謂所親言》，中多情語。適二客在坐，一謂景升青衿之士，乃作微辭，兒女情多，名曰：不必讀其詩，其爲序乃一怪妄人耳。謂不佞也。然則楨伯之重，以不佞知景升，且不知詩！夫詩本性情，風在里巷，男女之情最俚而近，興觀群輕也，而何能子之重也？」景升不懌曰：「曹生之請誤，宜先生之訑訑拒也。怨，此爲最先。由是而事父事君，雅頌備矣，故詩先風，以近情也。士必才夫我以求益者也，非爲名高者也。」「然則不佞已言之，子之所不乏者年。子發也則有情，古今才士如白太傅、元微之、杜樊川、李供奉，以至六朝諸子，於機而中於則，充實而光輝，大而化之，是在子而已矣。毋論江左，卽濟南與生家安仁，姑且勿論，獨不觀諸國風乎？采葛、褰裳、投桃、贈芍之篇，豈盡出婦人之手？無亦才士代而爲之，或藉以咏朋友之交、君臣之際，未可

不。文生於情，亦才士事，寄也而非溺也，否則其託耳，夫亦國風之鼓吹也歟哉！清音亮節，似淺而深，似近而遠，似淡而腴，似不盡態而有餘妍，才既具矣。朝廷燕饗，宗廟登歌，以雅以頌，蓋優爲之。當世搢紳先生之詩，吾不敢言，其在吾黨，則如吳興吳翁晉、宣城梅季豹、姑蘇陸成叔，皆翩翩富有才情，景升流也。故其稱詩，率多同調。獨不佞才在下中，未能忘情，聊復云爾。」景升起而揖曰：「先生知言哉！」謹謝客。萬曆己丑上巳，豐干友人謝陛譔。

又《蒹葭館詩序》 始予與諸子稱詩豐干，則景升已從予游矣。胠篋讀書，自昭明而上，無所不窺，相與解頤，於心莫逆。獨於詩第肄業及之爾。予謂景升勿亟，異日者將動子天機，而不知所以然。蓋自去予索居，一旦而出其所爲詩若干首，動於機而中於則，絕塵而奔，予且瞠乎其後。【略】乙酉夏五，豐干友人謝陛譔。

方沆《白榆社詩序》 始不佞入周南，則豐干社程子虛、吳虎臣、汪仲淹、仲嘉、謝少廉後先過予譚詩，甚適也。最後潘景升至，出其所爲詩，調雅馴而風氣自上，譬如渥洼之駒，業已識其一息千里。比不佞謫居，再至周南，景升再出其所爲詩，曰《蒹葭館草》、曰《白榆社草》、曰《東游草》，抑何其愈出而愈工耶！蓋白榆社詩則汪司馬爲政，龍司理君善洎二三子執鞭弭以從，選勝揮毫，左提右挈，景升益以發舒其深沉之思，而取裁於情景之變，故即之若披綺繡，而叩之往往中宮商。無論二三子若不佞辟易下風，司馬故時爲景升擊節稱善也。乃王司寇序之曰：所未盡備者體，所小不竟者變。其大致在於充實而光輝、大而化之而已矣，又何以稱焉。【略】景升通於相馬，而益工於稱詩，緣景以傳情，具體而適變，沿新安、江左而直登之天寶、建安之上，豈惟詞林赤幟，有如致士請自隗始，舍景升其孰先鞭哉？蓋不佞若司馬日望之矣。丙戌莫春，友人莆中方沆譔。

周弘禴《白榆社草序》 景升他詩別有刻，是刻刻其《白榆草》。詩不數十章，而諸體欲備，情合於景，景湊於神，丰調朗朗，聽之心悅，露葵風柳，雪竹厓松，即先鋒而可卜其全師，信李陵之士皆材，而田橫之客皆義也。以不足衍。其建安哉而麗以美矣，其晉宋哉而氣尚之，其齊梁哉而整以栗也，一景升能重白榆，況有數君子在。且景升之詩，不盡於是刻，而景升之才，亦不盡於詩。余今邂逅景升，而知景升之奇多矣，故讀其詩而遂爲之序。萬曆己丑夏至，楚西陵周弘禴撰。

張應登《黍谷詩題辭》 潘庚生詩律根之天兒而罔之聲調，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遲速、高下，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得鄒子之律。夫鄒子吹律，而燕谷溫且黍，順氣成象，其神哉！谷今不啻溫，而樹藝萬寶，胡言乎黍？蓋聖明都燕而苞六合，太和元氣烽涌無垠，金玉之聲，雍雍濟濟，萬籟泠泠，直鄒之一吹邪？然則神鄒律而黍谷，庚生之詩也；就騶律而黍谷，庚生之詩也。不佞下里，方取嶰竹，截十二筒，應鳳聲而吹之，得律與不，尚不自辨，何有於黍谷？內江張應登玉車甫題於百花堂。吳郡顧願書。

梅守箕《潘景升詩集序》 景升初治經蒹葭館，年未二十，則已博該羣籍，以其餘力爲詩，即一言出而傾其坐人，其先有名文章家咸心折景升，疑神而奪像也者，有《蒹葭館詩》。於是汪司馬與其二仲結社里中，則景升爲稱首，龍君御司理董其事，若李本寧、丁元父、佘宗漢、屠長卿輩，遞賓之，不敢與齒。景升益自翔異，進而求之古人，自風雅漢魏樂府以至盛唐，無不近在京國，其間名山川以十數，杖屨必至，至必紀之歌詠。凡所交接與邂逅之遇，或贈以言，寓情述景，月無虛日，有《東游詩》。繼東游者有《冶城詩》，而《西湖詩》即東游中次爲集者也。蓋景升於舊京、虎林、金閶，時時往來，故冶城、東游，各有續草云。景升之北也，在己丑、庚寅之際，淹留再歲，其以壯心落落，客計無因，雖不作和歌擊筑，傍若無人之態，顧意念深矣，景升擊節稱善也。無論二三子若不佞辟易下風，司馬故時爲有《黍谷詩》。景升自北還，息肩白門，方日就沈淫之思，間理其舊所梓，命余合序之。夫序景升詩者，若王司寇、周尚寶、吳水部、虞職方、何刑曹、方學憲、張給舍、吳廣文、謝文學之屬，言人人殊，皆一時大雅君子，而又況景升所取於我？抑余嘗序景升《東游詩》矣，其評騭品藻，十不得一，又況景升之全詩，得無爽然自失乎？而景升曖好余，謂知言難，知人尤難也。知景升者，誠莫如余矣，又何讓焉！【略】其爲詩，溫厚深至，怨而不怒，所寓者境而詞不足泥，所之者志而格不足徇，所寄者聲而材不足藉，所運者神而像不足衍。其建安哉而麗以美矣，其晉宋哉而氣尚之，其齊梁哉而整以栗也，其貞觀哉而澹焉，其開元、大曆哉，其思何淵以渾乎！古之人得其一，猶足以旌於世，景升會而通之，神而明之，不徒沿其體格，而其風有獨存者，然則景升之於風，其周漢之孑遺哉！世人不知，則以爲猶夫人耳，不則爲名高

者耳，胡其輒以重貲徇然諾耶？不者其江左名士耳，其最則謂一代文人耳，其不知景升一也。蓋景升才氣過人，寧忘己事而急人之困，其心遠逸在世外，即誤言不及田舍，又嘗挾邯鄲倡徵樂召客，似豪舉之游，故其跡易知，而亦難知矣！然世無不知景升詩者，悲夫！習染之相漸濡，而無能知景升詩者，而安知大曆以前風調耶？則又何惑乎其不知人。景徒知以事類相屬爲詩也，而安知大曆以前風調耶？則又何惑乎其不知人。景升盟余於牛首瓦官寺，期程仲權、何无咎與俱，將謝此雕虫小技，爲立言不朽之計，藏之名山，以俟後世，不知，亦何病焉？先爲序其副通都者。萬曆辛卯十二月朔，宣城友弟梅守箕撰。

又《東游詩序》 蓋壬午之歲，余得交於景升，遂爲莫逆，相與說詩，心醉焉。既出其所爲詩，讀之鏗然，一則乎古昔，足以雄一世矣，而景升猶退讓不居，曰：「子徒見我之外者也，我猶未盡我之材，未造物之境，未達變之情，吾其託諸遊乎！吾以畢情於境而達材於變者，必此役也。」於是爲遊，自東方始。【略】夫詩之爲道本乎風，交適於性情而止乎禮義，可以言論者其粗也，可以意致者其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可察，致不期精粗焉。景升故所爲詩，擬之而後言，一成規，一成矩，洋洋乎其有以振我也，得無疾視而盛氣乎？及其於遊，無所事工，乃神全而氣不設，緣虛而葆眞，此會之適也，可以傳矣。凡景升居湖上詩百二十餘篇，水部君謀梓之署中，景升固弗與，有側目景升而陽與好言者，卒持其草去。先是，閔君麟見景升詩而悅之，錄其半置笥中，茲所傳者是已。使世不盡見景升之全詩，而幸及其半，若以神求景升乎？固可無憾矣。梅守箕曰：風始乎閨壺，於情近也，故《溱洧》不廢。當景升東遊，有所目成焉，是以多情至之語。長卿既私文君，而以爲諱，作《美人賦》自刺也，若有揜，然則景升爲賢矣。夫潘氏以詩著者莫如安仁，其材沈抑篤至，景升駿美整縟，直當凌之。且安仁以弱冠應辟，多憂生之感，景升年將逮其二毛，雖復不偶，而情適逸豫，則其得全于天者，又可知矣。乙酉冬十月朔日，宣城梅守箕書於寶林庵。

又《涉江詩序》 吾友潘景升者，本詩人宿因，生而能詩，其意度情識然也，能任物而不著於物，能使其才而不爲才使，能立身揚名，而不受有名；多情因而寡情累，有普濟心而無普濟跡，有身事而不涉身患，日游於世而離於世故，此其獨全於天者與？此所謂詩人也。得其意與志而文與詞傳焉，練之以沉思，廣之以多學，泳之以游覽，淬之以諸艱，唯阨苦仳離鬱邑侘傺之恒工，最著者爲《涉江詩》。余快讀之，取骨漢魏，取藻六朝，取韻三唐，其雄以渾者如七澤興波、三湘鼓浪。其奇以峭者如大別臨水、祝融刺天。其秀以靚者如江花媚人、澤蘭被坂。其妙以麗者如漢女明妝、湘妃挾瑟。詩道至此，盛矣嫩矣，蔑以加矣。雖景升才高乎，然自窮愁以來，目亡他營，精亡他用，

屠隆《涉江集序》 唐以前詩在士大夫，唐以後詩在布衣。何以故？唐以前士大夫巖居穴處，玩心千古，游目百家，其爲詩文也，仰而摹其古法，返而運其心靈，軌則極於兼收，而神采期於獨照。閉門研精，或一二十年而後出以示人，足飛衛紀渻之技也，擅場名家，良非偶耳。今之士大夫則不然。當其屈首授書，所凝神專精止於帖括，置詩賦絕不講，一朝得志青紫，孳孳而程簿書功令，偶一念及，曰：吾都不習吾伊，人將傖父我，我其稍染指哉！于是略漁獵前人韻語一二，輒奮筆稱詩，輒託之殺青，詫之都市，驚者却步，讚者爭前，烏知薰蕕黑白耶？而布衣韋帶士，進不得志於珪組，退而無所於棲泊，乃始刳心畢力而從事此道。既無好景豔其前，又鮮他事分其念。爲諱，作《美人賦》自刺也，若有揜，然則景升爲賢矣。夫潘氏以詩著者莫如安仁，其材沈抑篤至，景升駿美整縟，直當凌之。且安仁以弱冠應辟，多憂生之感，景升年將逮其二毛，雖復不偶，而情適逸豫，則其得全于天者，又可知矣。乙酉冬十月朔日，宣城梅守箕書於寶林庵。

又《涉江詩序》 吾友潘景升者，本詩人宿因，生而能詩，其意度情識然也，能任物而不著於物，能使其才而不爲才使，能立身揚名，而不受有名；多情因而寡情累，有普濟心而無普濟跡，有身事而不涉身患，日游於世而離於世故，此其獨全於天者與？此所謂詩人也。得其意與志而文與詞傳焉，練之以沉思，廣之以多學，泳之以游覽，淬之以諸艱，唯阨苦仳離鬱邑侘傺之恒

屠隆《涉江集序》 唐以前詩在士大夫，唐以後詩在布衣。何以故？唐以前士大夫巖居穴處，玩心千古，游目百家，其爲詩文也，仰而摹其古法，返而運其心靈，軌則極於兼收，而神采期於獨照。閉門研精，或一二十年而後出以示人，足飛衛紀渻之技也，擅場名家，良非偶耳。今之士大夫則不然。當其屈首授書，所凝神專精止於帖括，置詩賦絕不講，一朝得志青紫，孳孳而程簿書功令，偶一念及，曰：吾都不習吾伊，人將傖父我，我其稍染指哉！于是略漁獵前人韻語一二，輒奮筆稱詩，輒託之殺青，詫之都市，驚者却步，讚者爭前，烏知薰蕕黑白耶？而布衣韋帶士，進不得志於珪組，退而無所於棲泊，乃始刳心畢力而從事此道。既無好景豔其前，又鮮他事分其念。用志也專，爲力也倍，雖才具不同，要必有所就而可觀也者，故曰在布衣。余友新安潘景升氏，高才銳氣，累困澤宮，結客少年，黃金都盡，可謂窮矣。乃悉其全力爲詩，詩名大起。其後經兩都，走吳越，尋南泛洞庭，浮湘澧，覽荊王故都，尋屈原、宋玉遺蹟，先後與吳明卿、李本寧諸君游，而詩益大工，最著者爲《涉江詩》。余快讀之，取骨漢魏，取藻六朝，取韻三唐，其雄以渾者如七澤興波、三湘鼓浪。其奇以峭者如大別臨水、祝融刺天。其秀以靚者如江花媚人、澤蘭被坂。其妙以麗者如漢女明妝、湘妃挾瑟。詩道至此，盛矣嫩矣，蔑以加矣。雖景升才高乎，然自窮愁以來，目亡他營，精亡他用，

以此致力，何境弗詣？何美弗臻？斯鬼所由哭，帝所由畏也。彼於騎東方百城南面者，又烏得與景升分曹角技哉！若余進而與士大夫伍，則進賢羞其塵飪。退而與景升埒，則名士輕其覆瓿。余何足叙景升詩，而景升故昌歜暱余也，則何居？

袁宏道《涉江詩序》 潘景升與汪司馬同里同社，又曾遊元美先生門，而所爲詩，顧獨清新超脱，不入近代蹊徑，可謂奇極。往予與東南士談詩，高者駭，下者笑，惟景升一聞，以爲决不可易。計交游中與余論合者，寥寥數人而已矣，聽者且難，况能爲詩者哉！《涉江詩》舊二十卷，予精選得十之四。倘有刻意爲詩，無瀏舊習者，請以《涉江》爲篙橹焉。戊戌元夕，石公袁宏道叙。

王穉登《涉江篇序》 今歲戊戌春暮，景升自維揚來，客吳門凡三月，將歸新都，余亦有明州之役。蓋余不見景升幾十五寒暑。景升神情益朗，風度益高，才品益峻，長者之行亦益修。睹其《涉江篇》，神來意愜，捋君于思，浮以大白，呼潘郎可兒也。君曰：「子爲我序之。是篇盈箱，存者十二，袁中郎披沙，江進之爲鍥木矣。二令君者，非與子同心乎？子何惜一言！」余既重君詩，且重拂其請。舟抵武林，暑知灼，取景升一篇讀之，都忘襏襫，於是知詩如清風矣。見異色者目流，談異味者指動，景升詩非異色異味乎？好豈獨在余，人人艷且慕之矣。

虞淳熙《涉江詩跋》 袁二挾方子公來，稱是潘郎弟子，問潘郎何得便交袁二、袁三？子公爲出《涉江詩》，大有新客，亦復慕好李公大德，乃李忽先有所投，何也？一片憐花心，翻爲此曹輪轉，競來擲小果哉！卷中吟贈著壞色衣人二十三輩，是何物人，嫵媚得如林姬范月卿否？命兩娥纖手繡之，便自有百千種色耶？涉江採芙蓉，偏得勝蓮，故當不惡。若一日千偈，從袁二、袁三，肇林社熱，白榆社寒，如舊盟何！幸好一曲薤露，送明卿修文地下，地上詞林，政爾盡屬潘家。然七才子，才鬼矣，將無藉向人懺摩綺語？卽潘郎受謫僊，決不免驚心捫舌哉！半盎半逍遙，纔可自娛。空望六馬仰秣，未似百歲後邀命，命涉德水，唱和雅音，西方美人，那得不更嫵媚？萬曆戊戌夏日，西泠友弟虞淳熙書。

張敉《涉江集跋》 大都諸集不貴於旨綴綺靡，而貴於興寄才情，故不襲古調而頓超時格，每出新意而悉去陳言，最爲快矣。予友顧靖甫稱景升好義乃爲子，恐子不能以其全奉我，而我反執子之袂，子且固矣！」不佞聞之，憬

然有悟，謂此足以解景升。抑不佞有不能自解者：不佞令長洲六年，貧如諸生，而風雅肺腸，見蝕簿書，不勝繡澀；富貴文章，都無所據，豈其猶多肘間五兩銅耶！撇卻肘間銅邏，而與景升爭衡文苑，鹿死誰手，必有分矣。司命其無余祈，余將終執爾袂不相放也。景升聞余言，不覺失笑。君鄉人程君光祿迓孟國學鉉仲，慕誼嗜文詞，相屬爲君助梓是編，輒援筆題數語，爲之序。

譚元春《潘景升戊己新集序》 新安潘景升年六十餘，其文與詩，足以自固於六十之年，其名足以自固於文與詩，而才多意深，復以向來之文與詩，取而質於六十之年，以向來之名，取而質於文與詩，若不足以自滿其望，自盡其才，自對於後世之人者，於戊己間復潔其體，深其思，振其衰，神明其用，是爲《漪游》、《青溪》二集，而屬予言其故。予嘗諒天下之人，其虛衷而從事於變移之途者，非盡虛衷也。才足以變，不必止於其所也。其拾取於先輩，莊守其故物，而不思一變，且以變爲非者，非盡自滿也，中實有所愧恨，但才不能變。以爲吾既不能變，而示人以欲變之意不可，多人以善變之能又不可，不得已而安其舊，以笑天下之變者也。嘗憶楚先達有言曰：「吾不復作詩。」聞者愕然。先達曰：「吾頃在世務中，日不暇給，何敢言日新？夫新者不得入，即舊者復將出。」予常竦然念其言以自勉。而景升六十有餘之年，好學深思不倦，皇皇終日，若有所營者，能變故也。景升六十年中，初與瑯邪雲杜游，歡然同志也。已而與袁氏交復歡。弇州諸先生力追乎古以爲古，石公游於古之外以追乎古，今二三有志之士，以爲無所爲古內古外，而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即古人之用意，下筆俱在是，而景升復婆娑翱翔於其間。其年能待，其才能不衰，景升得乎天；前後之交如一時一士，景升得乎人。而予皆歸其功於變。夫不變不化，則又安有景升矣。景陵社弟譚元春撰。

鄒迪光《金昌詩序》 景升不言貧，好游特甚。游必有詩，游四明有《東游詩》，游楚有《涉江詩》，游白下有《冶城詩》，今游吳閶則有《金昌詩》。一日景升櫂木蘭而過予，裘服車騎甚都。予飲之酒，酒半出一編示予曰：「此不佞《金昌詩》也。幸爲我序之。」夫金昌自古一大都會，靈巖虎阜，金庭鄧尉，峭而摩天，具區之濤，吞飲日月，值林爲苑，遇藪作囿，瓊英琪柯，歊蒸滻浡，彼都士女，靚妝冶容，冰縠從風，朝鵞笙而夕鳳管，酒如池，肉如陂，車如流水，景升睹而樂焉。而又當鄧君者爲其令，素重景升，日往朝之。景升遂乃淹留卒歲，徘徊山水間，發爲篇什，動盈箱簏矣。夫景升所爲詩，出於曲房之下，酒壚之畔，男女嬲而雜坐之頃，擊筑鼓缶，呼盧博塞，傳籌之隙耳，而類能吐肝噦膽，刳心剔腸，句琢字磨，窮致極變。彼其芊眠繁縟，蔚然蒼然之爲茂苑長洲也。縱橫錯互，衯衯裶裶之爲鷄陂鶴市也。窈而眇，赫而閒，敞之爲館娃響屧也。逶迤峉嶙，洒淼砰磕，汩乎肆出之爲吳山諸山笠澤諸水也。直與夷光鬬妍，梅尉比潔，伍大夫爭濤，慶忌專諸較魚腹。而說犀渠諸人士，腐毫禿管，窮餘年所不得者，而景升從謔浪笑傲得之，此豈與以詩爲贄匄膏馥望噢咻者等乎！

程可中《潘景升金昌詩序》 夫詩由感生，情以聲鬯，其叱咤驩呼喟歎呻吟哭泣皆是，第諧韻而後稱詩耳。景升由舞象年下帷發筴，蘊蓄非凡，隘天下一切爲不足爲，而司命阨之，進無以試其奇，退無以宣其奧，兩無以副其志，傺侘牢騷，憑懣莫洩，故絕登徒之好而柔曼雜陳，鮮劉伶之嗜而尊罍常滿，千金急人，擲快於拾，其所感深矣。即飛霜震雷，崩城化石，無不可喻，寧能於聲律間以言索之哉！予七年不見景升，小有結撰，微若意得，及會景升於金昌，惘然若盡失之，退而又微覺有得焉。其得者，得之於盡失之者也。憶昔與景升盟无咎於摩訶庵，既而與景升盟季豹於瓦官寺，操版以白世尊前曰：毋違性情，毋叛風雅，毋貌取漢魏六朝初盛唐，內自欺而時好是狥。毋要譽，毋避訾，毋中離間之言。景升實申約束，奉以周旋，若季豹之序景升，無愧辭矣。予將招无咎而尋其舊要，以不役古而能合之，政吾嚮者失之於景升而後能得之者。今海內諸名家善舉漢魏六朝初盛唐自豪者不乏，景升咸在納交，以神會取益，尚何容置毀譽於其間。若謂毗景升而阿好之也，將誰欺乎？

李維楨《潘景升如江集序》 潘景升才名垂五十年，與余交垂四十年。其所爲詩，行於世十數種。自弇州而下，海內文學之士，序之凡數十人。即余嘗爲序《鸞嘯》、《嵾上》兩集，微第稱其詩，雖景升爲人可以概見。猶未愜於志，而以晚年《涉江》、《金閶》兩集貽余，曰：「子老矣，事有不可知，更爲我序。」余於詩無所解，而好景升詩，日置座右三復，竊有所窺，則諸君子序發舒殆盡，無復可置詞。【略】若吾景升，能於排偶中不失古，於穠冶深沉中能淨能淺，故自勝耳。

又《鸞嘯軒詩序》 友人潘景升，弱冠善舉子業，厭之，爲古詩有《蒹葭館

草》。已而里中汪司馬先生解組歸，首執贄問奇，因與其諸弟若四方詞人遊新安者爲社，有《白楡社草》。已遊吳越，遊燕，久客白下，有《東游草》、《黍谷草》、《冶城草》。武林虞澹然名之曰「鸞嘯」，景升遂以名其軒，諸草皆彙而隸之，而豫章鬱儀王孫取五草第爲五卷，未竟，下雉吳明卿先生與義興俞羨長成之，於是諸草廢而《鸞嘯》獨行。【略】景升名家子，而貧無結客之貲。游道雖廣，逢掖緇衲居半，薦紳之士，非能言者不屑就。詩得之，故方整而清遠，所如不必合。而性溫克，即之如飲醇。美鬚髯，翩然而多姿。詩得之，故夷粹而溫厚，纏綿而篤至。落魄不拘小節，俛仰今古，感槩激昂，尤篤友誼，不侵然諾。詩得之，故發揚蹈厲，奔詣而秀出。所流覽自六籍諸子史外，濬源蘇李，揚波鄴下，衍□潘陸，掇葩顏謝，貞觀、大曆之間，時奉盤匜奔走。故比物連類，博而有委，麗而有則。窮理極境，句鍊字琢，不欲以一類損連城。相如腐毫，子雲湛思，故婉而深，近而工。爲雅頌則冠冕佩玉之度，朱絃疏越之響。爲樂府則擊筑易水之哀，橫槊臨江之雄。爲雜選絕律則右丞鮮潔，左司簡澹，工部沉着，青蓮豪爽之致。爲齊梁小調則迴風豔雪，玉樹金荃之態。古人所長，靡不具體，是其所爲《鸞嘯》也與哉！

李若訥《潘景升青溪社草序》 詩者樂之譽節而律之宮商也，最爲韻事，詎徒誇其華警以向人？即六朝詞家極其雕鋟，而休文、玄暉時時以纖麗合自見美，終以不能致感。勸耶？諷耶？妙不容言。

《江南曲》（采采江之湄） 《明詩歸》卷六：鍾云：詩意貴有感通，此詩然，浮聲切響，疊景殊意，何遂無法？詩誠如是，文更可知。景升得之，以後時之感，通之婚姻可，通之學問亦可，即通之求友求賢，俱無不可也，祭酒於青溪社中耶？景升亦自不肯，抹殺金陵佳麗，其詩附以諸姬之句，其故妙。

《烏棲曲》 《詩慰初集》卷二四：如此費解便高。

《襄陽樂》 《明詩歸》卷六：鍾云：意氣不眞，而強附同心，讀此知其顏厚。

《潛父宗侯偕楊山人載酒天寧寺言別》 《詩慰初集》卷二四：可謂典雅。

《訪月江界空二上人乘月造如如庵觀梅》 《詩慰初集》卷二四：比近人自覺味厚。

《贈游太初參知》（三首） 《詩慰初集》卷二四：三作俱渾厚無痕跡。

《陽邏旅館》 《詩慰初集》卷二四：驚人語，自深情出之。

《喜熊鳴卿至》（二首） 《詩慰初集》卷二四：二首清勻可愛。

《答內兄吳伯任兼贈婦》 《詩慰初集》卷二四：此題如此典雅。

分論

《吳女工爲徐氏姬賦》（吳女工機杼） 《明詩歸》卷六：鍾云：始以不能見美，終以不能致感。勸耶？諷耶？妙不容言。

《江南曲》（采采江之湄） 《明詩歸》卷六：鍾云：詩意貴有感通，此詩後時之感，通之婚姻可，通之學問亦可，即通之求友求賢，俱無不可也，故妙。

《烏棲曲》 《詩慰初集》卷二四：如此費解便高。

《襄陽樂》 《明詩歸》卷六：鍾云：意氣不眞，而強附同心，讀此知其顏厚。

《潛父宗侯偕楊山人載酒天寧寺言別》 《詩慰初集》卷二四：可謂典雅。

《訪月江界空二上人乘月造如如庵觀梅》 《詩慰初集》卷二四：比近人自覺味厚。

《贈游太初參知》（三首） 《詩慰初集》卷二四：三作俱渾厚無痕跡。

《陽邏旅館》 《詩慰初集》卷二四：驚人語，自深情出之。

《喜熊鳴卿至》（二首） 《詩慰初集》卷二四：二首清勻可愛。

《答內兄吳伯任兼贈婦》 《詩慰初集》卷二四：此題如此典雅。

朱長春《觀潘景升貝箋留跋》（並遙寄張林宗孝廉公子） 道民未交景升，知景升詩。及交景升而盡知景升詩，信知景升翩翩豪士哉！其詩爲齊梁，而都麗風華，源出於漢長卿也。已許別序之，弗論。獨怪以彼其才，而倦游慢世，無所用其略於四方之務，而傲岸豪舉，所到挾青樓翠袖自放，亦其臨邛茂陵遺韻耶？景升曰：咨，吾寄耶！吾所寄其有未寄耶！一經不售，二毛晚矣，行且入道從子空同之下，寄且必歸，且爲久客而後知反舍之樂也。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之恆，字景升，歙人。須髯如戟，甚口，好結客，能急難，以倜儻奇偉自負。晚而倦游，家益落，僑寓金陵，留連曲中，徵歌度曲，縱酒乞食，陽狂落魄以死。景升少而稱詩，才敏而詞贍，從其鄉汪司馬結白楡社，又師事王弇州。其稱詩弇州、太函也。久之，交袁中郎兄弟，上下其議論，其論詩又公安也。中郎嘗序其《涉江詩》，以爲出汪、王之門，能漸其舊習。然景升既傾心公安，其詩故服習汪、王，終不能有所解駁，中郎徒以論合，懂而收之耳。晚年訪余津逮軒，酒間唱酬，率意塗抹，無復持擇。人謂老而才盡，未幾逝矣。景升詩集，前後合數千篇。余悲鬚老於詞場，篇帙繁多，終就湮沒，錄其《金昌草》數首。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五・涉江詩選》 之恆初以文詞受知於汪道昆、王世貞。既而赴公車，不得志，渡江歷潯陽、武昌，從公安袁宏道兄弟游。宏道稱其出汪、王之門而能不入其蹊徑。然當時論者又謂之恆依傍汪、王，終不能有所解駁，宏道徒以其論與己合而收之。迹其生平，蓋始終隨人作計者也。

《聽歌》《詩慰初集》卷二四：此等形容，公之長技。

傳記

同治《徽州府志》卷一二之六《人物志・隱逸》 潘之恆，字景升，歙縣人。同里汪司馬道昆舉白榆社，之恆以少雋與焉，由是知名。入太學，再試不遇，遂棄去，專精古文詞，工詩歌，恣情山水，海內名流，無不交歡。著有《鸞嘯集》。所遊行山水，隨得隨錄記之，而《新安》、《越中》、《三吳》、《江上》諸山水志成焉。末年尤屬意黃山，輯成一書，曰《黃海》，總其凡曰《亘史》，未竟而沒於金陵。

紀事

汪道昆《贈潘景升北游序》（存目）

虞淳熙《鸞嘯集引》（存目）

虞淳貞《庚生冶城鸞嘯集跋》 庚生好鸞，見九山詩及贈別吳、梅兩生詩中。吾生不識鸞，紫煙白雲間或有之。庚生從左千障子乞鸞，尚曰求之明鏡乎？吾兄長孺謂庚生無侶，至與鸚鴿對語，悲夫！安得能言之鳥，踰濟巢於薊樓，當是屬舞鏡中耳。乘鏡鸞，乘幻影也，而俗士詆庚生爲好色，無所發吾雷嘆，憑巖一嘯，雙鸞下來，便與庚生乘之而去。彼腰纏千流，累揚州鶴，庚生不顧矣。鸞上人虞淳貞書。

程可中《讀潘景升白嶽壁間題句》（存目）

何喬遠《冶城詩草序》（存目）

鍾惺《題潘景升募刻吳越雜志冊子》 友人潘景升，著書甚多，所輯《三吳越中雜志》，事辭深雅，心力精博，蓋地史之董狐也。募刻於好事者，而多不能給。予謂此雅事也。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六 潘景升《三吳雜志》。　又卷八：《黃海紀遊》，《新安山水志》十卷。　又卷一二：《亘史鈔》九十一卷。　又卷二六：《蒹葭館集》，《冶城集》，《黍谷集》，《涉江集》，《東游集》，《金昌集》（以上總名《鸞嘯集》）。

《明史・藝文志二》 潘之恆《新安山水志》十卷，《藝文志三》：《亘史鈔》九十一卷。　又《黃海》二十九卷。　又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五・涉江詩選》 七卷。明潘之恆撰。之恆有《黃海》，已著錄。【略】集本二十卷，宏道刪定爲此本。凡甲、乙集各三卷，丙集一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潘之恆《黃海》六十卷。　又《亘史鈔》無卷數。　又《涉江詩選》七卷。

陳汝修

《感懷》（龜不挾風雨）《明詩歸》卷九：譚云：達無他，只是富貴危疑，貧賤安適，看得透耳。此詩看透，故覺造化無極。

《感懷》（杖策東郭門）《明詩歸》卷九：鍾云：天地所不能平，千古所不能解，拈出以補老莊不足。然出之歎息哀憐，與老莊嬉笑嫚罵者大不相同，細味則知其置筆之痛心也。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汝修，字長吉，閩人。

米雲卿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雲卿，字君夢，楚人。少有才名，薄遊南北，落落不遇。徙家金華，僑居吳興而卒。有山居詩，極幽人之致。《秋柳詩》十二首，金陵人多傳寫之。其《撥悶》詩云：「十年湖上社，雙屐泖東山。有子癡難教，無家老不還。」亦可見其老懷也。或云雲卿汴人。

《靜志居詩話》卷一八　米雲卿，字君夢，湖廣人，或云汴人，徙家蘭溪，後徙居歸安之埭山。

又　君夢晚寓吳興，往來無定跡。其《撥悶》詩云：「十年湖上社，雙屐泖東山。有子癡難教，無家老不還。」後卒於埭山之枯木庵。

《櫜李詩繫》卷一六　雲卿，字君夢，自號槜林居士，金華人。萬曆中，游京師，妖書禍起，朝臣以定儲爲念者，禍皆不測。雲卿叩閽極言其事，始得晏然，由是名重公卿間。流寓我郡二十餘載，營生壙於海鹽，終老吳興山中。著有《山居草》二刻。其《秋柳》、《落花》諸律，尤膾炙人口。

《秋柳詩》（離亭當日唱離歌）　《明詩歸》卷五：鍾云：咏物而語語挽入人情，故悲有爲悲，痛有爲痛，而讀之低回不盡。

又（一葉西風耐更凋）　《明詩歸》卷五：譚云：不着脂粉，一味白描，情景凄絕。

《撥悶》　《明詩歸》卷五：譚云：寫情眞至。

《明詩紀事》庚籤卷二六陳田按　孫太初秦人。或云蜀人。米君夢楚人。或云汴人。選家莫得其詳也。據黃居中《增筆精》云「君夢在南中贈其二律」，是嘗身與唱酬者。居中云君夢生於汴，徙於婺，卒於苕，當可據。君夢有詩云：「歸心長路阻黃河。」亦可爲汴人之證。

鄭明選

朱國禎《鄭侯升先生全集序》　自余入鄉校，即知郡有鄭孝廣先生，能詩及古文詞，而未之察。久之同舉南宮，見其貌癯然，脈脈類有道者，蓋信其能詩及古文詞，兼工制義，而亦竟未之察。既外艱歸，得讀所作《晚酌》詩，平平耳。爲古六首敵之，謬有聞聞見見之感，稍間，從中自汰冗者，合於先生所結構點綴者，始爽然失。凡前之累累多言，不如四十字苞菡掩映而無其迹也。蓋又十餘年，余習懶自棄，而先生以攀廢，凡二年竟卒。其嗣以全集至，益讀益感慨，謂先生著作如此，且余契誼不薄，垂沒而猶未悉其底蘊也，何論疏遠哉！道之衰喪久矣，自夔而蚿而風而蕩，靡有既也。自牧而卓變於雅宜而詳，腴而不詭，至其磈礧不平之氣，深潛獨詣之識，冥搜玄覽，而曲，蓋鼓吹而妄，靡有既也。先生詩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即景即事，時誦時歌，宛然逼眞，澹然來趣，更不作少婦脂粉、巧工雕鏤態度。而文字一剖疑抉錮之奇，見之賦與論，《秕言》種種諸作，殆未可胸測臆斷，擅爲比量也。擬古而失當，不若援今而中倫。博則用修，文體簡質，劉子威確然具美，無容擬議矣。其於詩也何居？蓋國寶代興，中間宏偉踔厲，變幻鏗鏘，如某某者，固以橫絕前後，而質之先生，猶若有間，何者？鎔鑄古始，濬發巧心，得其神而遺其皮與肉，以至於入解合眞，通靈見夢，則先生之詩，而非人力所易至也。吾丘云：寶鼎在周爲周寶，在漢爲漢寶。夫詩在鄭爲鄭詩耳，豈借影子美諸人哉！學者貴耳賤目，驚名鮮實，蓋有要譽大人先生，甚至不識面而相字以爲重，是以見笑於大方。先生集中所唱和若而人，所往還不過鄉曲、豫章、金陵僚友二三輩，百里內生同時者，若未嘗習天目鹿門兩先生，固無論北于鱗、東元美、西伯玉爲也。以先生才地，得此非難，即四五公一見先生，必折節引重，而頹然闇然，修其自有，少而窮，壯而仕，老而病，畢一生精力於斯，不復知戶外尺寸事，是眞用心於內，尚友古人而蓋棺論定者也。知道者文身以致遠，知文者學道以物身，先生爲令則賢，爲諫丞則直，爲詩文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以與作者並。筆如其口，口如其人，

神明一貫，進乎道矣。楨也鄙，終不足以盡先生。蓋朱大復者，所與唱和人也，而得仙，數數推先生，其試以此問之。萬曆癸卯仲春，同郡朱國禎撰。

鄭文震《鄭侯升集後跋》 士有三不朽，立言居一焉。蓋必壞者形，不毀者神，言者神之寄也。言足以垂世，雖千萬載而下，誦其詩，讀其書，儻儻乎若睹其人焉。古青雲士不少，始蓋棺名卽泯泯，而班、馬、應、劉諸君子，其人不至今存乎？故生而死之，彭年猶殤子也。死而生之，千古亦旦暮也。顧文士亦不概見，若所譏沒字碑者毋論，晉傅迪廣讀書，不解其義，唐李德裕所收絕少。竹垞《明詩綜》錄至四十六首，極推重之。當時沿七子之派，西吳淹貫古今，不能屬詞，束於資也。先君子性頴異，甫齠齔能爲詩文，早歲詩如徐子與、吳峻伯號守其矩矱，侯升洵特立之士矣。所爲詩五言近體最勝，以不合古人法，悉置棄。文多應酬，一脫稿卽爲友生輩持去，存者僅十之半。句如「寒雲常滿郭，春雪不□山」，「故人江上至，涼氣雨中來」，「舊交如雨復嗜書，笙簧五典，珠玉三墳，以逮稗官小史，罔不游目，故於不盡信時尤散，春水滿城流」，皆自然合度。然洮洮易盡。七言近體專以拗仄取致，亦僅多辨析。使假以數年，其著述寧有既乎？乃一夕易簀以瞑，人間世若更無不多，天下之寶，要當與天下共之也。了事。嗟嗟，先君能以其才發之聲歌，而不能徼彼蒼多一籌之算。天能賦先君以聰慧之質，而不能與先君以耄耋之年。詎造化小兒，豐於此獨嗇於彼乎？抑酈、王不登大年，顏子、卜商祇爲地下修文郎，文士不壽，自古其然。蓋多思則傷神，神傷則年損，言存則神存，神存之謂身存，文士之壽，皆考證之文，而弇陋特甚。如辨西王母但引《山海經》，是併《玉臺新詠》未考也。辨其享於生前也短，享於身後也長乎？《傳》曰：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罪也。彼童而習之，至壯不怠，朝而習之，至夕不怠，亦庶幾徼不朽以寄其必朽者，乃爲之後者不能擷其芳，揚其美，俾與草木同朽腐，是親固不死，吾死之也。厥彥翼其肯曰：予有後乎？不肖用是懼，敬以遺帙公爲四十卷，付之剞劂氏。嗟嗟，先君之神或藉是以不毀乎？倘曰：「其人安在？是直糟粕耳。」則不肖滋戚矣。萬曆歲癸卯孟夏望日，不肖孤文震謹跋。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明選，字□□(侯升)，歸安人。萬曆己丑進士，知安仁縣，陞南刑科給事中。移疾歸，卒。鄭君不以詩名，得數章於《吳興藝文補》，殊有俊氣，采而錄之。

《明詩綜》卷六一 朱平涵云：「先生詩不施鉛粉，不事雕鐫，一稟於雅，澹然成趣。」

《靜志居詩話》卷一六 先生五言近體，全學高達夫，七言近體，全學杜子美，語不求工，而句鎚字鍊，卓然名家。是時汪伯玉、劉子威、馮元成、屠緯眞輩，類守其螯殼，而遺其神明。其在西吳，徐子與、吳俊伯皆然。先生之詩，遂無人賞激者，以致錢氏《列朝詩集》僅錄數首。予故取先生之作特

林堯俞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堯俞，字咨伯，莆田人。萬曆己丑進士，由庶吉士官至禮部尚書。好學束修，雅負物望。有詩集二十卷。

《明詩綜》卷六〇 何穉孝云：「先生歷官大宗伯，牴牾權閹，不能久安其位，歸一歲而遂卒。其詩溫潤典則，瀏麗輕颺，見若甚易，而不知其磨錯之難，卑不可抑，高不可亢，淺而有章，深而不窮，斯太和之元音也。」

《靜志居詩話》卷一六 陳文定善書，嘗以南祭酒奏績之京，王振致酒幣，

請書程子《四箴》，文定書與之而卻其幣，論者韙之。亡友莆田林嘉璣字衡者，述其從祖文簡公亦善書法，魏忠賢敦請不與，忠賢矯詔命公題扁，公大書「畏天堂」三字，題曰：「禮部尚書某奉旨書。」時忠賢出餅啗公云：「出手製。」公以南人不慣食麪辭。忠賢方衙之。公遽請歸里，陛見，德陵謂曰：「長尚書乃欲歸邪？」賜之蟒玉。以公儀表頎而長也。若兩公者，明哲保身，淵然不可犯，士大夫當以爲師。林子又言：「公五言律，原出右丞。」誦《谿堂集》，信衡者不我迂也。

《明詩紀事》庚籤卷一六引《蘭陔詩話》 文簡忤魏璫，不止書扁一事。德陵欲增閣額，文簡力爭。及會同選閣日，忠賢欲據中坐，文簡正色曰：「公等原由本部選進，安可一旦輒相躋躐。」命移席分置兩柱間。忠賢大慍。又嘗作《詠炭詩》云：「正是高寒欲雪天，聊爲置汝鐵鑪前。應知倏忽陽和候，變作寒灰火不燃。」爲人所傳誦，忠賢益銜之。文簡見幾遠引。其《門有車馬客》一詩，蓋自道也。

道光《福建通志》卷二《明列傳》 林堯俞，字咨伯。父焯章，字繼照。萬曆癸酉舉人。歷永平同知，有撫定南兵功，遷刑部員外郎，出爲湖廣按察司僉事。播州土酋作亂，飭兵轉饟，復以功蒙賞賚。堯俞第萬曆己丑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在翰林潛心大業，十年始遷贊善。尋丁母憂，家居八年。起補原官。明年轉諭德，兼侍講，遷南京國子監祭酒。尋乞歸。熹宗初，特起禮部左侍郎，管祭酒事，疏辭不允。三年五月，擢禮部尚書。朝鮮廢其主琿，而立其姪倧，堯俞言：「朝鮮廢立之事，內外諸臣，有謂宜聲罪致討者；有謂勿遽討，且受方貢、覈顛末者；或謂當責以大義、察輿情之向背者；或謂當令倧討敵自洗者。衆論或有可採。其謂琿實悖德、倧討叛臣以赤心奉朝廷者，惟毛文龍一人耳。陛下奉天討逆，扶植綱常，此正法也。毋亦念彼素恭順，迥異諸夷，則更遣貞士信臣，會同文龍，再四詢訪，勘辨既明，乃請聖斷。」報可，尋加太子少保。時選閣增額踰制，堯俞力爭，引祖制疏言：「願垂履霜之戒，毋啓旁落之端。便嬖惟供乎使令，繼述允成乎大孝。」輦瑞並嗛之。初，魏忠賢治第，求堯俞書扁，弗應，忠賢遂矯詔命書，堯俞大書「畏天堂」三字，題曰「禮部尚書某奉旨書」。及奉旨會同選閣，忠賢欲沿故事上坐，堯俞預戒胥吏席兩柱間，虛其中，忠賢至，色慍，堯俞徐曰：「公等原由本部選進，安可一旦躋躐。」忠賢氣沮，乃均席罷去。懷沖太子之誕，忠賢與客氏謀詭秘，幾危母后。堯俞呼中涓，曉以古今順逆報應，中宮始安。忠賢矯詔議封李選侍，堯俞疏爭不聽，竟封選侍爲康妃。既而黨禍漸起。五年，屢疏乞休，帝曰：「長尚書乃欲歸耶？」以堯俞頎而長也。賜之蟒玉，加太子太保致仕。踰年卒，贈少保，謚文簡。堯俞習昭代典章，凡郊祀、幸學殿、陵寢、冊號、選婚、實錄、貢舉及宗藩四夷封貢諸大典，繹舊創新，皆出其手，釐然明備。常從郊天，熹宗步甚迅，堯俞行遲，不能及，帝屢回顧，命輦瑞讓路。其眷遇如此。子銘鼎，萬曆庚戌進士。官湖廣左布政，遷廣西蒼梧參政，擢南京光祿寺少卿，終戶部右侍郎。初授高郵知州，時父堯俞誡之詩云：「始終慎一節，佩服比韋弦。」銘鼎歷官所至，一遵父訓。孫濬芳，字公哲，以祖廕歷官梧州知府。

《千頃堂書目》卷二五 林堯俞《溪堂詩集》四卷，又文集二卷。

黃輝

王德完《黃太史怡春堂逸稿序》 吾蜀樹幟詞壇者代不乏人，當宋之季，惟子瞻氏最著。其爲文度越千古，識者推爲文中之仙。垂今五百餘祀，復有吾友平倩，山川效靈，信不誣也。【略】昔鍾期逝而伯牙悲，惠子歿而莊生泣，良有以夫！平倩載筆之言，具在國史，而家藏詩文，諸體甚富，其與子瞻並傳無疑。茲特全豹一斑、九鼎一臠耳。不佞聊贅數語以導珠玉，若曰錦心繡口必如周生寫照，則俟之宗工哲匠。不佞固陋，何足窺其藩。萬曆甲寅季春望日，友弟王德完撰。

江盈科《黃太史平倩》（存目）

姚希孟《名臣論議・黃輝》（四川南充人，少詹事。）八歲隨其父子元令楚，時直指按部，有疑獄，檄子元讞之，輝燃燈讀律，有合者一一拈出，宛若老吏。轉聞臺使者，劍負而見，即以錢穀冊授之，一覽成誦矣。稍長博極內外典，以進士讀書中秘，遇閣試，屢弁其偶。一日試《黃鐘律度論》，衆皆閣筆，輝抽其腹笥，一一分致之。與同館徵事爲樂，十得八九。焦竑以閎雅名世，自愧不如也。充講官，啓沃良多。時青宮未定，中外憂疑，忽有傳孝

端后不得其所者，輝與同鄉一給事謀之，代爲具疏。疏入，給事受杖，而椒塗獲安，人以爲有社稷功。惜未竟厥施。其詞翰流傳於世，人爭購之。究心出世之旨，早歲抽簪，翛然玄遠，與陶文簡相伯仲云。擬謚文簡。（敏而好學，一德不懈。）又擬文慤。（敏而好學，行見中外。）

《明詩紀事》庚籤卷一六陳田按　平倩詩爽雋絕倫，惜爲公安習氣所染。余擇其近雅者存之，不愧當時才子。

《巫夔道中雜歌》《明詩歸》卷五：鍾云：詩人有本領者，每至形勝之地，覽其風土之有異，不能忘情，往往作詩歌以紀之，使未至其地者，覽詩而知其風土之有異，羨慕願遊，方不愧君子歷覽觀風之意。若泛舉山水通套，以炫遊草，則不如勿作。此爲巫夔道中作歌，吾亦不知巫夔道中風土之何以異。覽此四詩，而險遠危陟，宛若巫夔道中風土之異，不必身至其地，已歷歷吾心目中矣。謂之觀風之作，無愧也。朝廷若軒輶而采，吾當以此獻之矣。

《入峽書懷》《明詩評選》卷八：新拔不露骨。猶有榘矱，僅於絕句見之。

《陽臺》《明詩評選》卷八：眞韻不損。平倩詩除卻入中郎隊之作，傑作。

《李霖寰遼東奏議序》《明文霑》卷三：筆手勁摯，可闢蠶叢。

《靜志居詩話》卷一六　黃輝，字昭素，一字平倩，南充人。萬曆己丑進士，改庶吉士，除編修，歷中允、諭德、庶子、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有《怡春堂集》。

《石鼓歌》《明詩紀事》庚籤卷一六：明人詠石鼓詩，大復而外，此爲攻字琢爲季豹忠臣者，則有其宗人台祚在。

歐大任《梅季豹集序》　宣城梅氏文獻家也，族且貴盛，獨季豹厭薄經生語，去而工古文詞，鬱然名起大江之南。壬午秋訪余青谿，見其集二卷。諸賦善爲左徒語，而得兩司馬之致，視班氏父子，欲凌其上。樂府比於音律，若合若離，曼調繁聲，皆莽蒼古色矣。古詩命格最高，取材亦博。歌行則極閎麗之觀。五、七言律絕則詞苑之鴻鉅也。

《靜志居詩話》卷一七　梅氏一門羣從，禹金最負時名，嘗後先過王元美，元美贈之詩云：「從誇荊地人人玉，不及梅家樹樹花。」季豹爲禹金從父，譽雖稍遜禹金，然《詠懷》諸作，恐小阮亦當避席也。

《明詩紀事》庚籤卷二九陳田按　季豹古詩氣駿而聲亮，視贋古者有上下床之別。

梅守箕

王世貞《梅季豹居諸集序》　今年冬則出一編所謂《居諸集》者見示，則皆騷賦四五言古詩。余乃以暇卒業焉。大歎詫曰：世故有人哉！若季豹之爲騷賦，於左徒、文園時時取財，而別具悲慨婉冶之態，五言於漢魏時離時合，而其合者並其氣度色澤得之，惟四言不能窺風雅藩，要之梁陳而後絕影矣。使季豹襲古衣冠而不爲金陵市客而訪我於弇中，吾且以爲千載人焉，敢以季豹目之？故慨然爲序其集。集曰《居諸》者，蓋猶有待也，季豹志也。若其篇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守箕，字季豹，宣城人。禹金之叔也。秀才不第，潦倒自放，與歌姬妮好，伺其登場，徬徨侍立，移日分夜，必尾其後而歸。流寓十年，貧不能餬口，死於白下。詩不爲今體。

乾隆《江南通志》卷第一六七《人物志・文苑》　梅守箕，字季豹，宣城人。豪宕善屬文，援筆立就。湯賓尹贈詩云：「坐上若無梅季豹，也容他輩得猖狂。」家貧，能緩急人，人皆異之。著有《居諸集》。子元祚，從子蕃祚、台祚，皆善詩文，喜任俠。王世貞贈詩云：「從誇荆地人人玉，不及梅家樹樹花。」蓋謂諸梅競秀也。

《千頃堂書目》卷二六　《居諸集》四卷。

俞安期《後八子詠・宣城梅季豹（守箕）》（存目）

吳稼澄《哭季豹四首》（存目）

馮琦

論述

綜論

于慎行《馮宗伯詩叙》　今天下名能詩家，學士北海馮公爲最。公之詩以神情會者也。【略】公之爲古體，淵源漢魏而軼出於唐，其爲近體，沈浸盛唐而致極於杜。兼備衆美，而出以一竅，細而不底，神在象先，而輔之以氣，情懸物外，而運之以辭，此所以勝爾。嗟夫，物未有不得其眞而勝者也。彼以境而合人，以人而傳事，不怒而髮上指，無悲而涕橫流，於神情何所符焉？而欲以高駝藝圃，凌駕詞壇，不其左與？余遊公二十餘年，相與極論久之，欲一涉其樊而不可得。今老矣，秉燭之光，其與幾何？望洋而嘆而已矣。吾大夫瀛海張君出公門下，以詩豪燕趙，日求海内名家而位置之，如恐或失。偶出公草一帙視之，大夫捧而醉心曰：「吾師乎！吾師乎！一代作者，其在茲與？小子何莫學焉。」亟付梓以浮音亢節自喜。

又陳田按　用韞早達，留心經濟。時講筵久輟，與同官余繼登共進《通鑑講義》，傅以時政；尤究心當代掌故，於祖宗典謨，先臣條奏，能舉其要。

謂魏相條上漢故事可爲師法。駸駸嚮用，登揆席，爲沈一貫密揭而止。文章爾雅，詩兼長各體。論者謂與東阿于文定，並爲海表人望云。

于愼行《宗伯馮先生文集叙》 故夫眉山之後，化秦漢而爲虛者，吾獨以馮公之幾之也。蓋頃者先正諸公，亟稱擬議以成其變化，豈非名言？然擬之議之爲欲成其變化也。無所變而之化，而姑以擬議當之，所成謂何？夫酒醴成於麴蘗，而麴蘗非酒也。湯液成於藥石，而藥石非湯也。有如以酒醴爲澈澹而醊其醴醨，以湯液爲清泠而咀其渣滓，文而肖是乎哉！無論秦漢立言之家視爲何若，政使趙宋諸賢誰不捧腹，何言蘇氏？故吾謂：馮公之文可以不朽者，謂其幾於化也。所未盡者，蘇公如走盤之珠，肆而不得流，而馮公如出匣之鋩，抑而不可遏。此則時未從心，年不待力者矣。噫乎，天之喪斯文乎！概世道者，爲一代惜九鼎之材，而商藝文者，爲千古揭天球之寶，均也掩袂太息，不知涕之無從矣。侍御能傳其著述，爲揚氏之君山，而行也無殊遜前茅矣。癸卯長至前一日，賜進士、中大夫、南京太僕侍卿、前翰林院庶吉士、禮部都給事中，侍經筵官，雲間林景暘書於玉恩堂。

林有麟《北海集跋》 宗伯馮用韞先生，少侍金華，早歸玉局，雄文鴻譽，能發其流別，爲左氏之玄晏，則甚愧而不得辭也。至若有韻之文，則古出建安，而下逮於唐，近出高王，而旁薄於杜，又當世所不幾者。嘗別爲之叙，故不重詮。萬曆乙巳季秋上浣之吉，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予告前經筵日講、國史副總裁官知起居注，友人穀城居士于愼行頓首拜撰。

李維楨《馮宗伯集序》 侍御康公，與公有莊惠蕭朱之好，公沒而亟行其集，屬鄉先生于可遠宗伯爲序，復以屬不佞。楚儈少文，人與言萬不足爲公重，而辱公生平知己，義不得辭。已讀于宗伯序，盛推許公，以方周莊休、漢賈生、司馬子長、唐韓退之、陸敬輿、宋蘇子瞻、本朝王元美，與者無曲筆，受者無愧辭，不佞又何加焉。竊惟公所以名世，不出於集之外，不盡於集之中，而第以文章爲一世雄伯，起公九京而問之，知非所安，因推明文肅、司空兩先生指，以質于宗伯，兩先生言于宗伯所共聞也。

馮夢禎《故大宗伯臨朐馮公經濟類編序》 是編出於公弟民部郎瑗，蓋主於經濟，而雜採秦漢已下鴻儒著作名臣奏對，旁及百家，雜猥爲類，二十有三目，儷之凡三百餘條，蓋大宗伯東阿于公嘗參其畫，民部所云割截羣書手自演綴者。因憶在館時闔扉靜哦，是編實托始矣，公眞有心人也。然此編主於議論，文彩採摭或有未盡，條件亦有重複，以備帳中之藏，未協不刊之典，公與否，所不可知，其不勝世道之憂而見於論列者，又當何如也。某昔薦於

南省，實出公門下，今方爲吏東吳，得公遺集，較而刻之。獨惜公之早達，侍講宮坊時，或議開五臺礦可助邊，則移書守臣：「此千數金幾何，而令他受知人主實深，顧不獲盡見於行事，而猶託於文字以傳也。若夫序公之詩若文者，則有宗伯于公之言在。

分論

《題閻氏畫像》《皇明詩選》卷六：轅文曰：此爲忠順夫人而作。《明人詩鈔續集》卷九：哱拜一降人耳，憑藉未厚，倉卒「燕支山色點平蕪，染出春愁上畫圖。一曲胡笳明月夜，邊聲又度小單于。」亦佳，但不甚切忠順。東阿與臨朐齊名，在詞館中推爲大手筆。

《題三娘子畫像》《明詩評選》卷八：聊爾亦雅。

《聞寧夏邊報》《明人詩鈔續集》卷九：哱拜一降人耳，憑藉未厚，倉卒起事，邊鄙騷然，當日之爲鎮臣者可知矣。故興思□□。

《雙林寺歌》《明詩紀事》庚籤卷一二：（陳）田按：玄明宮，劉瑾所構；雙林寺，馮保所構。李空同、何大復有《玄明宮行》，余並錄之。于無垢、馮用韞有《雙林寺歌》，予亦並錄之。當時若王子衡、公孝與亦有作，俱嫌不稱。

《如夢令・題梅雪雙棲圖》《蘭皋明詞彙選》卷一：顧云：玄寂。

《永遇樂・書懷》《蘭皋明詞彙選》卷七：李云：格奇。

《答太倉王相公》《明文遠》：議論斐亹，波湧雲蒸，要其赤心忠告，實從盱衡時事、甘苦朝局中得之。歷練老成，可以經世。

傳記

沈一貫《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冢庵馮公神道碑》

贈太子少保馮公琦字用韞，青之臨朐人。萬曆丁丑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授編脩，歷禮部尚書兼學士。歲癸卯卒於位，壽四十有六，海內士人識不識，恨不大拜究厥施。而上亦云：「是前輔錫爵所嘗薦者。」爲憮然云。公天質奇瑋，氣朗朗絕塵，學無所不闚，期於致用。入史局，益究心我列帝典謨，洎先臣條畫。供奉日講十餘年，所陳說治本亂萌，比古諷諫，積有若干卷。爲侍講宮坊時，或議開五臺礦可助邊，則移書守臣：「此千數金幾何，而令他日有聞而膻使者，孰利多寡也？」東朝未建，下詔並封三王，則立奏記太倉公：「有祖訓在。」太倉公亟引爭，直謂左庶子馮某語臣如此。爲少詹事禮部右侍郎時，倭在朝鮮，封議興，則言：「倭跳梁海外，方張甚，安所急吾封？」先是寧夏卒據城畔，公策之，謂宜用間，無急攻而輕決河灌城，微獨多殺傷士，且恐水壅猝難自反，卽以雄鎮百萬命易數賊首，未稱得計矣。罹外大司馬濟師，公力贊之：「今日如唐蔡功斷乃成耳。」倭旣遯，異議猶不休，公謂諸臣：「久異域轉戰數千里，藩屬復完，不可謂非功。卽有所亡失，詎可謂罪？」此其前後料敵無不踰度懸中者。其在吏部，入則佐太宰澄流品，出則廣延見，周咨詢，隨人地資望而劑酌所宜。疏定銓格，每月旦書其需次之奉而揭諸屏次，銓之旣月，復如之，幾幸者乃無容私。而故事：計外吏有疵者，悉署不及。公謂：「京考有浮躁之目。浮躁者過之，非不及也。必正其稱乃服人心。」疏而增之。蓋少宰二年而草建儲、停礦稅疏甚多，皆剴切曲盡，善以通言微語作轉旋。上諭及君臣一體，則爲群臣引咎以微動之。楚璫陳奉寵還，則請釋其所誣逮者。郎以推敕降官被詰，則言今選曹不易爲，宜容其以落階供事。嘗譴職方空其署，則請免其比舍不預事者，而因備列數年中所連坐者，咸宜甄叙。其因事納忠多此類也。上或用或不用，顧察公悃誠，而時爲霽威。將舉三慶典，特簡公秩宗。三日而具儀。俄司設璫稱詘，欲改期，公瞿然曰：「中外眼穿，此舉今已晚，何所得若言？」適戶曹郎輦遼餉四萬金出都，遽以便宜止之，而畀司設，禮遂成。因言上以大禮成歸功聖母，親朝長信宮加徽號，事親至孝。願持此事天，躬郊祀之禮。上勞之云：其須三殿成。壬寅之反汗也，公抗言：「聖體危而復安，何可令聖德光而復晦，播二三之令，失億兆心？後有緩急，人誰信之？亦思瀕危時有金如山何所用哉！」復以災沴三疏論中使，皆報聞。其得稍禁抑者，若晉璫孫朝訐魏中丞允貞，而言貞清操無兩，臣願以百口保，得不問。張忠者掊一令，宜調。高寀

者輓一藩使，可巡撫。公言此輩何知，安可令侵黜陟權。饒倅既墨敗，緣稅事希復留，公削其籍。粵璫李鳳爲其翼豎營貲官，公謂大司徒，何可令此事自今始。俱得寢。所遣璫乞關防至再，公固毋與，上廼以牙章代之。而佐銓時，痛故大司馬張公經讒死，白其冤，與卹典。麻方伯溶卒貧，請特贈太僕卿。典禮時疏覆故相高公拱有欵虜功，卹贈賜謚。通政使沈公子木請復建文君祀，議廟之於懿文側，若申定宗制，則議罷秦庶長子封，奪崇繼妃封。皆據法持公，凜凜必行，無虞中格與旁撓也。秩宗二年，疏復十數上。易簀時猶刪其嘗所草牘而奏之，比於尸諫。遲明度疏入乃瞑。嗚呼，可謂致身盡瘁矣。弱冠登朝二十七年，自以世受國恩，念所爲報主承先者晷刻在慮，大旨欲引當道，顧先務自捐成心，厚集君子之朋，乘宜量分而精圖之。恆言：「今朝士自相猜，何由信於上。不信則不任，不任且旁啟竇必也。至誠至公，息爭絕嫌，庶有濟乎。」又曰：「吾儕當以體國奉公爲先，別白是非爲後。誠意感通爲先，犯顏觸忌爲後。寬一分有一分之益，成一事有一事之功。毋爲艱鉅輒諉。」噫，此眞救時要術，古大臣詎有易哉！斯人之早世也，大命也。

《罪惟錄》列傳卷一三下《馮琦》（存目）

《明史・馮琦傳》（存目）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三　馮琦《經筵講義》一卷。　又卷四：《兩朝大政紀》、《宋史紀事本末》二十八卷，《通鑑分解》。　又卷一五：《經濟類編》一百卷。　又卷二五：《北海集》四十六卷，《宗伯集》八十一卷。　又卷三〇：《唐策》十卷，《明策》三卷，《正士風文體疏》一卷。　又卷三一：《唐詩類韻》。

《明史・藝文志二》　馮琦《宋史紀事本末》二十八卷。　又《藝文志三》：《經濟類編》一百卷。　又《藝文志四》：《宗伯集》八十一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馮琦《經濟類編》一百卷。

《國史經籍志補》　馮琦《宋史紀事本末》二十八卷，十冊，張天如本百九卷，十六冊。

明文學部二・馮　琦

藝文

余繼登《送馮用韞學士奉詔歸省序》　萬曆癸巳秋，馮君用韞晉宮詹學士，視翰篆，寖寖嚮用矣。會其尊人仰芹先生以河南大參入賀萬壽，還移疾乞致仕，用韞聞之，卽具疏請歸省視。天子嘉其意，予五月休沐，加賜金幣，俾乘傳以歸。

王衡《酬馮琢庵先生》（存目）

又《送馮宮詹用韞給假歸省序（代父）》（存目）

溫純《祭大宗伯馮用韞公文》（存目）

董復亨《祭馮大宗伯》（存目）

于慎行《故大宗伯琢吾馮公誄有敘》　維萬曆三十一年，歲在癸卯三月三日，故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北海馮公告終於位。越某月某日葬於青郊祖兆，禮也。

鄧原岳《祭大宗伯馮公琢庵文》（存目）

陳繼儒

論述

綜論

方岳貢《陳眉公先生全集序》 先生早年詩文如波斯寶船，寸寸瑤異，蓬壺花草，葉葉奇鮮；晚歲酷加烹鍊，一字一句改竄殆盡，中夜燃膏，嘗從枕上定稿；老而好學，手不停披，其於禽遁、星緯、邊屯、鼓鑄、五廚、三略、霞笈、梵籤，無一不淹通，無一不撮薈，而秘諸胸笥，掞之筆采，咳唾珠玉，攬指雲煙，內而紫禁丹宮，外而雞林百濟，得其片紙隻字如獲百朋。而先生蕭然日與野僧高士穿花洗竹，自尋茅檐曝背之樂，卽仰面看屋梁，亦非其意所屑也。

章台鼎《白石樵眞稿敘》 自婁江《四部》、新都《太函》後，無典章經制之學，獨眉公先生名重一時，代兼異代，所著卷帙幾與身等，將藏諸名山奧壁中。廼大邑通都及四裔之內，無不讀先生書，誦先生詩，寶先生之翰墨，其文章可得而聞也。先生故從經史子集、山經地志、術伎稗官與二氏家言，淵源藪澤，究性命之微，通天下之故。爲文率有關係，凡典禮建置、吏治風俗、錢賦河渠、興革利弊，時形諸論著，於忠孝貞烈、廉耻節義之事，頌誄、序記、誌乘尤致意焉。故金石碑版，大冊高文，四方徵請，殆無虛日。時游艋爲小草，競相鈔傳，碎金屑玉，流落人手，文非詭撰，盡屬雅言，茂先景純，自足名世。【略】崇禎丙子秋仲，章台鼎撰。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仲醇通明俊邁，短章小詞，皆有風致，智如炙輠，用之不窮。交游顯貴，接引窮約，茹吐軒輊，具有條理。以仲醇之才器，早自摧息，時命折除，聲華浮動，享高名，食清福，古稱通隱，庶幾近之。

趙尊嶽《惜陰堂彙刻明詞提要・陳眉公詩餘》 眉公自號糜道人，又號無名釣徒，華亭諸生。年廿九卽焚衣冠以隱，見《明史・隱逸傳》。而同時多詆損之者，謂其作僞，且「裝點山林架子」也。詞多見道之言，澹泊之致，然論律論格，要非高手。凡五十首，附見集中。

《歷代詞話》卷一〇《陳繼儒攤破浣溪沙》 四時之景，無如初夏。余嘗夜歸作《攤破浣溪沙》云：「梓樹花香月半明。棹歌歸去蟪蛄鳴。曲曲柳塘茅屋矮，挂漁罾。　笑指吾廬何處是，一池荷葉小橋橫。燈火紙窗修竹裏，讀書聲。」（《巖棲幽事》）

《片玉山房詞話・陳眉公詞》 眉公詞：「背水臨山，門在松蔭裏。茅屋數間而已。土泥牆，窗糊紙。曲牀木几，四面攤書史。若問主人誰姓，灌園者，陳仲子。　不衫不履。短髮垂雙耳。攜得釣竿筐筥。九寸鱸，一尺鯉。菱香美酒，醉倒芙蓉底。旁有兒童大笑，喚先生，看月起。」筆致瀟灑，想見先生高趣。

王思任《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叙》　每見眉老著作，覺筆畫之外，必有雲氣飛行，又如白瓊淡月，非塵土胃腸可以領略。或曰：「此老目有綠筋，名高琳札，謫來度世者也。」予曰：「眉老用世而度世者也。」天固忌之，不以白□□〔衣牽〕帝座，而使之山中宰相以老，弱其雄心，縮其妙手，以寫靈標韻於水山僧鳥之際。就如太白召見金鑾，諷《清平調》三章，不悟放去，乃汎想金堂玉室，若或迷鬼物而逅眞人，讀其言怳怳不樂，俱夢游醉遇，不可以世得者，志良足悼矣。眉老生平裁雪凜割，功行利濟，水躁心痛，坐客朝盈，笑言啞啞。其爲文字曰快、曰透、曰歡喜，大都詔人不貪、不癡、不瞋而已矣。玉倩湯半李拾其玄屑，集爲小品，以先饑渴，至其崇論閎議，則整鬚褒服，皆師法相公、學士、天下古今人等者，吾不能叙之也。山陰友弟王思任題。

陶珽《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序》　先生咳唾落處，絕不從人牙後慧，直以少許勝人多多許，蓋靈心淵識，吾不知何以來自九天，抑復不知何以匯自九地，眞三代法物也！鴻章大製，既以黻藻皇猷，綱維泰道，卽隻字劇談，擲地皆作宮商，得之者夙腸盡滌，耳目一變，器界與之頓新。蓋家家奉爲靈蛇尺璧，唯慮不得一當，斯固已雄跨海濱，奔走天下士，曰陳曰董，有自來矣。尤異者，既已遺榮一世，世運偏自關情；既已塵垢市朝，休明密爲鼓吹；既已碩儒舊德，標榜來學，所汲引後進，日如弗克，其他山水勝情、金石叶奏，直逢場作戲耳，安足概其大都，盡其底裏耶？

陸雲龍《陳眉公先生小品叙》　雲間眉公先生，經綸宗匠，藻繪名流，補天有手，不強售於荆山，揆月多才，乃弢奇于淞水，笑隱居之多事，每魏闕而馳心，悲康齋之何因，幾權門而失足，肩風月不肩朱紫，染雲煙不染風塵，業謝皋夔之援，並去朱程之縛，離緣神淨，外局心虛，市朝莊語，賈生之痛哭非媒干進之身；丘壑放言，謝傅之宴遊豈作枕流之癖？松釵揮而玄屑飛，言言墜玉；花管拈而清聲發，句句摛金。嘻笑皆文，亂頭亦韻，搜佳人於燕趙，入目無可割之妍；拾良璧於藍田，觸手盡難捐之寶，得固良玩，失豈常珍？泗濱之磬，以質清而獨浮；囊裏之錐，以穎銛而首露耳。壬申冬日，武林陸雲龍雨侯題於翠娛閣。

張炳元《讀書鏡小引》　先生今之人也，開卷而知其非今之人也。先生曰提不律，吐花弄舌，烟霞珠玉，供我指揮，而走我腕下。名山千秋，輝暎兩曜，先生文章大矣。乃又小貶其言而近之，曰《讀書鏡》。先生藻鏡洞開，遇形觸物，無不朗然。故讀其書者，若攬其鏡。鏡國事，鏡家事，鏡世事，鏡世外事。隨在瀏覽，各得意去，則豈非人倫之鑒，而邯鄲之梁肉哉？

范應官《讀書鏡序》　語有之：鏡成於金，而明於金，瑩使然也。予爰是知仲醇胸若武庫，筆無纖翳，以我轉書而不爲書轉。故縱橫捭闔，又奚疲於屢照焉。余友沈仲貞氏，夙受知仲醇，欲懸是鏡以範世之讀書者，與七松隱人嚴校而重梓之，且命予贅一詞。余私謂《讀書鏡》之行世也，曾序十竹齋鏤板，尋易他氏矣，豈仲貞更欲草菅余言哉？隱人曰：昔楚人三抵而後售，咎在司鑒者，而益我貴。倘逢按劍乎？則仲貞自爲前驅矣。余幸心無睫。庚子嘉平月顧佩書於漱石齋中。

范明泰《讀書鏡小序》　今讀《讀書鏡》，其所詮次位置，豈盡枕中鴻寶，秘然而成是書。非仲醇不能，則才備而識邵也。是書初成，名《人鏡錄》，更今名亦是仲醇云。秀州范明泰撰。

沈師昌《讀書鏡序》　今世文藝之士，不乏掞天繡雲，雕繢滿目，如小兒泥羹塵飯，不當飢飽，雖多奚爲。陳眉公先生抽其腹笥，作《讀書鏡》十卷，爲世資鑒。天下事本末消息，各有其漸，智者之所卜，愚者之所忽也。古之耕莘築岩釣渭者，非必事事經歷，閉門造車，出門合軌，其取諸模索者豫矣。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知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其在是書乎？眉公謝落塵雜，衣帶之間，挾有薜蘿，而論次俱當世關切之語。符子曰：「心善知人者，看如明鏡。」老氏曰：「不出戶而闚天下，以此哉！」余兄弟暨友人元弢，雅有同好，故刻而公之。庚子冬杪沈師昌識。

黃廷鳳《虎薈跋》　仲醇道兄昨歲值瘧病，君子客有貽之《虎苑》，止數十則。曰：佩之可當玉辟邪也。仲醇益廣爲數百則，畋搜靡遺。一時於菟李耳，欲免繁弱不能。未幾霍然起，可謂草檄愈頭風矣。范文穆之談虎軒，意有所寓也，仲醇以鳳德談虎，無含意不吐者，取游戲三昧耳。【略】戊戌七夕，閱《虎薈》偶跋。黃廷鳳益威甫。

分論

《山中作》《明詩歸》卷六：譚云：眉公屢徵不起，可謂隱矣。而復有此不知之歎何爲？豈徵之一道有難言者耶？詩言志，於此見眉公之志矣。

《田園》《明詩歸》卷六：作詩必有點睛結穴之處，逗露精神。若泛泛出上下。讀此一闋，令選勝者添一良辰也。

《浪淘沙・立秋》《蘭皋明詞彙選》卷三：胡云：現前樂景，都被此公占卻。顧云：即現前佳句，未嘗不妒此老佔先。

《清平樂・閑居書付兒輩》《古今詞統》卷五：林下一人。

《臨江仙・讀書台作》《蘭皋明詞彙選》卷四：顧云：眉公最善用詩中字法，如窈窕藏花木、婉孌山等。將形喻女子者，移之山水花木間，正自極新極當。胡云：此公得趣處，全在不經意寫出。

《臨江仙・小崑山作》《蘭皋明詞彙選》卷四：李云：「得」字寫出好奇心性。胡云：山家清供，讀之爽心，眞所謂不履不杖，煙巖在袖矣。

《一斛珠・贈葛實甫見訪》《古今詞統》卷八：無一點塵，有十分韻。

《風中柳・苕帚庵作》《古今詞統》卷一〇：擬劉靜修作，形神俱似。

《憎蚊賦》《皇明十六名家小品》：文勝老拳，應可折其雄喙。斷制處可云法家，詼謔處可入諧史。

《小崑山重建浮屠疏》《皇明十六名家小品》：援地脈比方隅，善爲導師。

《國策膾叙》《皇明十六名家小品》：文情文勢，曲曲生奇，《戰國》當亦讓其奇宕。

《玉鴛閣詩集序》《媚幽閣文娛》卷四：繡艷風騷，堪與《玉臺新咏序》並絕。

《倪雲林集序》《皇明十六名家小品》：提一「緊」字作主，而筆能曲達。

《漱六齋文集叙》《皇明十六名家小品》：要終原始，筆華璀璨，芰荷出露。

《芙蓉莊詩叙》《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大都一仕籍」，評今詩稿確矣。

《點絳唇・題金石齋》《蘭皋明詞彙選》卷一：顧云：本言林深跡斷耳，卻從牀頭樹色寫出。一層意，兩層景矣。

《點絳唇・洞庭作》《古今詞統》卷四：（「盃底」句）忉利天宮人語。

《唐道徵文叙》《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忽奇忽正，忽大忽小，筆想如神龍之無端。

《鄒公履稿叙》《皇明十六名家小品》：一「奪」字，掉弄如宜僚丸。

《點絳唇・過泖橋澄鑒寺》《蘭皋明詞彙選》卷一：顧云：詞至眉公，於秦、蘇、辛、柳之外，別開一徑。蕭疎雅豔，使人流連。備登之，以見明詞一變云。

《楊去奢制義叙》《皇明十六名家小品》：解慰中卻多不朽名言。
《閩游草叙》《皇明十六名家小品》：辨難交發而文成，新絶、韻絶。
《王鴛閣詩集序》《明文霱》卷四：香艷欲飛。
《卧游清福編叙》《明文霱》卷四：箒市陌之紅塵，樹蘭畹之秀本，幽香四匝。
《王季重游喚序》《明文霱》卷四：晉人清言。
《奇女子傳序》《明文霱》卷四：如月中天，光彩盈宕。
《王節婦完節編叙》《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工麗何減徐、庾。蓋四六工詞非難，達意爲難，此則青泉白石，委宛曲通。
《壽瑯琊王閑仲先生六十序》《明文霱》卷七：風流逸宕。
《觀濠堂記》《皇明十六名家小品》：駢麗中論議風生，不特饒綵，亦且饒理。
《虎丘三泉亭記》《明文霱》卷一〇：文情駘蕩，如行春少年。
《范牧之外傳》《明文霱》卷一二：傳多情情種，非此雋筆不足發其幽光。
《祭餓死張烈婦文》《明文霱》卷一六：震盪聳豁，如聞霹靂聲。
《西湖二章》《古今小品》卷一：無限駘蕩風景，以率語寫出。
《祭三高士文》《古今小品》卷六：文情已在叙事數句上，文亦清絶。
《雪詩》《古今小品》卷一：讀一遍心魂如刷。
《花史跋》《皇明十六名家小品》：高超奇拔，芥子中能作須彌想。
《汪次公傳跋》《皇明十六名家小品》：自是正論。
《題顧仲芳詞》《明文霱》卷一〇：筆歌墨舞。
《柬馮大參》《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可令人破涕作笑，解憤爲恬。
《答馮次牧書》《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先生以文章宿老，抒寫生平，冷松楸。」余留信宿而別。明年書來，歉不曾過弔云：「豈無田僮一束芻，彼磨鏡者何人哉？」許爲先忠端公作傳，寄於宋氏。

冷徽徽，彫章縟彩，政使長篇如帶，而幽冷之致，鼓吹筆端，眞是別有鑪錘，別有天地。

傳記

《明季北略》卷一五《陳繼儒卒》　陳繼儒，字仲醇，號眉公，南直華亭人。少英異，好讀書。長，長於詩歌、文辭，頃刻萬言。弱冠補諸生，年二十八，裂其冠，投呈郡長，有云：「住世出世，喧靜各別；祿養色養，潛見則同。揣摩一世，直如對鏡空花；收拾半生，皆作出山小草。」一郡驚其言。當事勉留，卒不聽。退而躬奉菽水，結茅小崑山之陽，修竹白雲，焚香宴坐，豁如也。父歿，哀毀欲死，負土爲壘。弟之子、姊之孤，賴之得存。時顧端文、

高忠憲招繼儒入講社，繼儒曰：「願士大夫有此行，不必有此名。」所知交遍天下，四方求文者，履日滿戶外。然絕妄漁，愧干請，嘗云：「王公布衣之交，僅存一綫於天壤，寧使訝其不來，毋使厭其不去。」又云：「躑躅公庭，必爲雙鶴所笑。」郡守李三式其廬，謝不見。既，李以事去，繼儒送之千里，勞藉如平生歡。而方岳貢尤神交二十年。一時撫按交章奏薦，請照吳與弼例，特行徵聘。屢奉俞旨，固辭不就，惟與山水爲緣。每當春秋佳日，月夕花晨，非操舸龍潭，卽卜築曠野，一時名姝騷客，輻湊而至。或匿蒹葭蘋藻間，長歌短笛，鷗鷺驚翔，累日經旬，興盡方止。己卯，病卒，得年八十有二。藏無餅金，惟留遺編數卷。未歿前，召子孫賓朋曰：「汝曹逮死而祭我，不若生前醉我一杯酒。」於是羣從雁行洗爵，次第而獻，如俎豆狀，繼儒仰天大嚼，叱曰：「何不爲哭泣之哀？」左右皆大慟，或爲《薤歌》以佐觴，歌愈悲，酒愈進，繼儒喜而起舞，簪帽以花，婆娑佻達，盡醉乃罷。將瞑目，又暢言無鬼之旨，鼓掌大笑而逝。所著有《秘笈品外文集》幾百卷行世。當啓、禎間，婦人豎子，無不知有眉公者，至飲食器皿，悉以眉公名，比於東坡學士矣。其與董思白交最厚，在前喆中，又比沈石田之於王文恪公云。先是，王徵君穉登文章翰墨妙天下，交游在公卿間，差似眉公，而蒲輪不就，爲巖穴光，眉公加人一等矣。

《明史・隱逸傳・陳繼儒》（存目）　康熙《青浦縣志》卷七（存目）　乾隆《江南通志》卷一六六《人物志・文苑》（存目）　乾隆《婁縣志》卷三三（存目）　道光《蘇州府志》卷一〇八《人物・流寓下》（存目）　光緒《吳縣志》卷七六上《列傳・流寓一》（存目）　光緒《華亭縣志》卷一五（存目）　陳夢蓮《眉公府君年譜》（存目）

紀事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陳眉公》　陳眉公在王荊石家，遇一宦問荊石曰：「此位何人？」曰：「山人。」宦曰：「既是山人，何不到山裏去？」蓋譏其在貴人門下也。俄就席，宦出令曰：「首要鳥名，中要《四書》二句，末要曲一句合意。」宦首舉云：「十姊妹嫁了八哥兒，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只是二女將誰靠？」眉公曰：「畫眉兒嫁了白頭公，吾老矣，不能用也，辜負了青春年少。」合座稱賞，宦遂訂交焉。鉛山蔣苕生太史《臨川夢》院本內有《隱奸》一齣，刻意詆毀眉公，出場詩云：「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終南捷徑無心走，處士虛聲儘力誇。獺祭詩書充著作，蠅營鐘鼎潤烟霞。翩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亦謔而虐矣。

著録

陳夢蓮《陳眉公全集序》　府君有云：文有能言、立言二種。能言者，詩詞歌賦，此草花之文章也；立言者，性命道德，有關於世教人心，此救世之文章也。發今人之所未發，是爲能言，能言必貴；發古人之所未發，是謂立言，立言必傳。試思鸚鵡猩猩，憬然有悟矣。此府君欲以藏稿分爲二集意也。不肖何敢妄定甲乙。吳長卿、許令則，府君入室弟子也，因與商略參訂，分爲四刻，先以第一刻六十卷梓行，度費約而力勉漸支，第二刻二十卷詮次遴寫，續卽授棗，第三刻二十餘卷尚欲搜討遺失，以成全書，庶幾無憾。蓋以府君少年行文，隨手而應，亦間有爲先達代斲者，故存稿十無一二。卽今一刻中新舊間雜，亦從友人處抄錄幸存者，插入以備博覽。至四刻則名別集，約二十卷，此又片臠野錯，非能言、立言可同日語也。若尺牘及偶然題咏，卽三刻中掛一漏萬，以俟四方見教增補，故每卷各目正有待也。先有《晚香堂小品》十種藏書，皆係坊中賡本掇拾補湊，如前人詩句俚語僞詞頗多篡入，不無蘭薪之誚，此在大方自能辨之，無俟不肖嘵舌也。不肖男夢蓮謹識。

《千頃堂書目》卷五　陳繼儒《建文史待》，《古今人物論》三十六卷。　又卷一〇：《邵康節外紀》四卷，《逸民史》二十二卷。　又卷一二：《太平清話》四卷，《讀書鏡》十卷，《安得長者言》一卷，《狂夫之言》並續五卷，《見聞錄》八卷，《珍珠船》四卷，《偃曝餘談》二卷，《羣碎錄》一卷，《巖棲幽事》一

卷，《枕譚》一卷，《書蕉》二卷，《筆記》二卷，《寶顏堂虎薈》六卷，《銷夏錄》四卷，《辟寒錄》四卷。　又卷一五：《書畫史》一卷，《書畫金湯》一卷，《妮古錄》四卷，《寶顏堂祕笈》二十卷，《續祕笈》五十卷，《廣祕笈》五十卷，《普祕笈》四十六卷，《彙祕笈》四十一卷。　又卷一六：《香案牘》一卷。　又卷二八：《陳眉公全集》□□卷，《晚香堂小品》二十四卷。　又卷三一：《古文品外錄》二十四卷，《古論大觀》四十卷。

《明史・藝文志二》　陳繼儒《建文史待》無卷數。　又《邵康節外紀》四卷，《逸民史》二十二卷，《松江府志》九十四卷。　又《藝文志三》：《祕笈》一百三十卷。　又《藝文志四》：《晚香堂集》三十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陳繼儒《建文史待》無卷數。　又《邵康節外紀》四卷。　又《逸民史》二十二卷。　又《續狂夫之言》二卷、《安得長者言》一卷。　又《書蕉》二卷、《枕談》一卷、《偃曝談餘》二卷。　又《妮古錄》四卷、《巖棲幽事》一卷。　又《筆記》二卷、《讀書十六觀》一卷、《羣碎錄》一卷、《珍珠船》四卷、《古今韻史》十二卷、《福壽全書》無卷數。　又《眉公十集》四卷。　又《虎薈》六卷。　又《香案牘》一卷。　又《文奇豹斑》十二卷。　又《書畫史》一卷。　又《古文品外錄》十二卷、《秦漢文膾》五卷、《古論大觀》四十卷。　又《佘山詩話》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雜史類存目三・建文史待》　無卷數。明陳繼儒撰。【略】是書乃所輯建文事蹟。前列引用書凡一百二十六種。首爲遜國編年，次報國列傳，次有官職而姓名無考者四人，次有姓名而官職無考者七人，次隱遁十五人，次宮闈十五人。末附以建文傳疑，則遜國出亡之說也。

又《傳記類存目二・邵康節外紀》　四卷。明陳繼儒編。【略】是編取邵伯溫《聞見錄》所載邵子事蹟，略爲詮次始末。並其自稱伯溫，及稱康節先公諸字，亦未刊削，殆不免葛龔作奏之誚。又附載伯溫《易學辨惑》與查顏散《先天方圓圖說》、余孟宣《經世要旨》及《家傳》、《心易數序》三篇，而終以邵子及伯溫本傳。繼儒號爲隱君，其作此書，殆以自寓。然伯溫之錄具在，何必復述其文也。

又《傳記類存目四・逸民史》　二十二卷。明陳繼儒編。【略】是書雜採自周至元史傳、郡志隱逸之士爲二十卷。其末二卷以《元史・隱逸》不詳，搜取

了之類，人所習見者，俱泛載之，徒費簡牘。又如「泥孩兒」一條，出陸游《老學庵筆記》，而沒其書名，亦爲攘美。至以闞止爲宰予，渾瑊爲渾瑊，陳正敏爲陳所敏，尤失考矣。

又《枕談》 一卷。明陳繼儒撰。僅寥寥數條。自跋謂：「讀古人書，往往承襲訛謬，因取目前常用之語而考據之。」然亦各有所本，非心得也。

又《偃曝談餘》 二卷。明陳繼儒撰。取其平日與客談者鈔撮成書，無他考證。所紀「歷代年號」一則，遺漏尤多。前有自跋云：「入冬喜負暄讀書，故以偃曝名之」云。

又《雜家類存目七・妮古錄》 四卷。明陳繼儒撰。【略】是書多評論字畫古玩，蓋倣趙希鵠《洞天清錄》、周密《雲煙過眼錄》而作。然議論殊爲淺陋。

又《巖棲幽事》 一卷。明陳繼儒撰。所載皆山居瑣事，如接花、藝木以及於焚香，點茶之類。詞意佻纖，不出明季山人之習。自跋稱陳仲子爲「家於陵」，尤可嗤鄙。此沿楊修「家子雲」之誤也。

又《雜家類存目九・筆記》 二卷。明陳繼儒撰。【略】此書取雜事碎語，鈔錄成帙，略無倫次。惟所載陸完《跋顏書朱巨川告身》一篇，爲《鐵網珊瑚》、《清河書畫舫》諸書所未收，亦可以備參考。然已載所著《見聞錄》中，此亦復出也。

又《讀書十六觀》 一卷。明陳繼儒撰。採古人成語，自「呂獻可」以下凡十六條，聯綴成編，以爲讀書之法。命名之義，蓋擬浮屠氏之《十六觀經》也。後有跋云：「寫前觀畢，夢有老人自稱斲輪翁」云云。雖本寓言，究涉荒渺。此編嘗刻入《祕笈》中，與《書畫史》誤合爲一。今析出別著於錄焉。

又《羣碎錄》 一卷。明陳繼儒撰。其書隨筆紀錄，不暇考辨，故以「羣碎」爲名。前有自跋，謂「讀書者一字一語不忍棄之」。然不應瑣雜如是也。

又《珍珠船》 四卷。明陳繼儒撰。是書雜採小說家言，湊集成編，而不著所出。既病冗蕪，亦有譌舛。蓋明人好勦襲前人之書而割裂之，以掩其面目，萬曆以後，往往皆然，繼儒其尤著者也。

又《銷夏》 四卷。明陳繼儒撰。其書雜錄清勝之事，取其可以鎖夏。如冰荷玉帳見於諸小說家者，靡不採錄。纖仄瑣碎，亦可謂徒費心力矣。

又《辟寒》 四卷。明陳繼儒撰。繼儒既作《銷夏》四卷，又成此書，義例與《銷夏》相類。如狻座、蹲鴟之類，皆泛載之，尤爲拉雜。

又《古今韻史》 十二卷。明陳繼儒撰。是書摭拾諸書雋語，分類編次。凡韻人二卷，韻事二卷，韻語三卷，韻詩二卷，韻詞二卷，韻物一卷。皆以古事與明人事參錄，亦《世說新語》之支流，而纖佻彌甚。

又《福壽全書》 無卷數。明陳繼儒撰。皆錄前賢格言遺事，自「惜福」以至「好還」，凡分二十類。多以因果爲說，蓋意在懲惡勸善。而徵引糅雜，遂近於小說家言。

又《雜家類存目一一・眉公十集》 四卷。明陳繼儒撰。【略】是書名爲十集，實十一種：曰《讀書鏡》、曰《狂夫之言》、曰《續狂夫之言》、曰《羣碎錄》、曰《書畫金湯》、曰《讀書十六觀》、曰《讀書十六觀》一種爲《祕笈》所未收。簡端各綴以評。其評每卷分屬一人，而相其詞氣，實出一手。刊板亦粗惡無比。蓋繼儒名盛一時，坊賈於《祕笈》中摘出翻刻，又妄加批點也。

又《類書類存目二・文奇豹斑》 十二卷。明陳繼儒撰。【略】是編分天文、地理、人物、文史、花木、鳥獸、器用、人事、釋教、字學十類。皆剽竊餖飣之文。末一卷分韻編古字，尤多舛謬。

又《小說家類存目一・見聞錄》 八卷。明陳繼儒撰。【略】此書排次明代朝士事實，間及典章制度。如蔣瑤之悟武宗，李充嗣之禦宸濠，其事皆史所未詳。然敘次叢雜，先後無緒，仍不出其生平著述潦草成編之習也。

又《太平清話》 四卷。明陳繼儒撰。是書雜記古今瑣事，徵引舛錯，不可枚舉。當時稱繼儒能識古今書畫，然如所載耐辱居士墨竹筆銘，證以《唐書・司空圖傳》，乖舛顯然。殊不能知其僞也。

又《道家類存目・香案牘》 一卷。明陳繼儒撰。【略】是書述神仙故事，自軒轅以下凡七十二人，皆自《列仙傳》、《集仙傳》諸書中鈔撮成編，了無義例。末有王衡跋，稱乙未正月繼儒以此書寄衡云云。蓋衡嘗以書抵繼儒，約爲楊許碧落之遊，故繼儒以此相報也。然繼儒聲氣通天下，與棲神山澤，吐納清虛者，其趣固不同矣。

又《養生膚語》 一卷。明陳繼儒撰。以寡慾保神及起居調攝諸法爲養生之要。雜採史傳說部及前人諸論，大抵習見語也。

又《總集類存目三・古文品外錄》 十二卷。明陳繼儒編。【略】是書選自

秦、漢迄宋、元之文。大抵沿公安、竟陵之波，務求詭雋，故以「品外」爲名，然實皆習見之文也。去取亦多乖刺，如《楚詞》僅取《天問》一篇，是何別裁乎？

又《古論大觀》 四十卷。明陳繼儒編。前有自序，稱「往者坊刻論膾，皆門生輩裒集成之。就中某一論爲士大夫訾議，余不知也。茲古論多至四十餘卷，純駁錯出，安知無此類雜於其間」云云。繼儒之意，蓋自知去取未精，故先作斯言，以預杜攻詰之口。今觀是書，不但漫無持擇，亦且體例龐雜，罅漏百出。雖以「古論」爲名，而實多非論體，往往雜掇諸書，妄更名目。如《史記》、《漢書》諸傳之序，以及《史通》、《文心雕龍》、《新論》、《亢倉子》，其篇題本無論名，乃悉強增一「論」字，已自無稽。杜佑《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文獻通考》，不過於徵引典故之後，附以案語。荀悅、袁宏前、後《漢紀》、司馬光《資治通鑑》，不過於紀載事實之下，附以評斷，亦加以論名，並各爲造作題目，尤爲杜撰。甚至魏文帝《典論・論文》，增一字曰「典論論文論」。馮衍《自叙》，改其名曰「自論」。索靖《草書勢》，改其名曰「草書論」。韓愈《送高閑上人序》，亦改其名曰「草書論」。任情點竄，不可究詰。循其例而推之，將古今之書，無不可改題爲論，萬卷可得，何止四十卷乎。

又《秦漢文膾》 五卷。明陳繼儒編。是編雜選秦、漢之文，如《戰國策》、《史記》、《漢書》之類，皆不標本書之名。又如留侯致四皓定太子，霍光廢昌邑，李陵降敵始末，蘇武出使始末，更杜撰篇目，不用原書標題。改《管晏列傳》爲「管仲傳」，改《屈原賈生列傳》爲「屈原傳」，改《滑稽列傳》爲「淳于髡傳」，尤多所竄亂。至於魏文帝《典論・論文》、曹植《求自試表》、鍾會《檄蜀文》，列之秦、漢，更無理矣。

又《詩文評類存目・佘山詩話》 三卷。舊本題明陳繼儒撰。【略】此書別無傳本，惟《學海類編》載之。然其文皆摭拾繼儒他說部而成，殆非其本書。其中如以展子虔爲大李將軍之師。大李將軍爲唐開元中李思訓，展子虔爲北齊人也。疎謬如是，卽眞出繼儒手，正亦無足取耳。

《嘉業堂藏書志》卷四 《陳眉公集》十七卷(明萬曆刻本)。明陳繼儒仲醇撰。【略】此集友人史辰伯所輯，計詩詞四卷，雜文十三卷，共十七卷。首有萬曆乙卯自序。(繆稿)

又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二十四卷、目錄一卷(明刻本)。雲間陳繼儒著。

明文學部二・陳繼儒

藝文

王世貞《陳仲醇》(存目)

董其昌《白石樵眞稿叙》 余與眉公少同學，公小余三歲，性敏心通，多聞而博識，余师畏公，不敢稱兄弟行也。余稍長，干祿於時，浮湛五十年，始獲請老。公閉意榮進，買山卜築，比於盧鴻草堂。著書教孫，彌有年載，鈔帙日繁，得觀者如丘典墳索之書，望東佘又如委宛禹穴。干旄所至，魚鳥皆驚，公謝弗獲，第陳卿里小民疾苦狀而已。四方使日走公，東西京與南北驛越嶺嶠而至者，不遠萬里徵公文。公文出卽傳四方，所題縑素，或贈寄和較覈異同，類鄭漁仲、馬端臨之有志攷，則傳於通人閎士。辟諸方經論初分自龍宮，雖非大部，得流行人間，爲人緐誦。今數種書，公不能自秘，而懸

購搜彙者轉相秘惜爲寶笈靈文，愈傳愈廣。鐘鼎之業乃在山林，孰謂皐夔果賢於箕潁哉！余老矣，□能重公，當再爲公序，以謝玄晏。丙子暮春禊日，友弟董其昌書。

范景文《白石樵眞稿序》　昔先生謂穀城鹿門之隱，皆先有所託以自見，然後名遂而身退，若文肅父子，若玄宰，亦當世人傑也，而不難以其身下先生，其所心折於先生者，端有在焉，豈獨以文哉？然余觀先生嘗取吾家少伯及魯連，及留、鄴兩侯係之贊，而贊予像，亦復及之，一似有詮次逸民，而以身附焉之意。然仲連，倘矣，彼三君子者，皆所謂四之多懼，而終以括囊自晦者也，若先生之與仲連，乃所謂潛德也。是爲序。吳橋范景文書於南樞之靜遠堂。

李日華《陳眉公先生秘笈序》（存目）

又《陳眉公先生續秘笈序》（存目）

沈德先《鐫眉公秘笈序》（存目）

張晌《陳眉公太平清話叙》（存目）

王衡《懷陳仲醇》（存目）

吳中行《祭陳眉公先生文》（存目）

鍾惺《與陳眉公》（存目）

費元祿《讀陳眉公先生巖棲集》（存目）

錢謙益《陳眉公挽詞》（存目）

單思恭《與客談陳眉公先生》　生平喜述幽人式，於陵仲子猶溪刻。處士都無處士名，千百年來此君特。幽人況復兼文人，屈宋巢由共一身。客來娓娓話風格，並令牙室無纖塵。余也時時帖括裏，久無高人拭眸子。每挹斯賢情倍深，欲往從游隔煙水。

雜録

《詩辯坻》卷四　陳仲醇《品外録》載唐鄭府君夫人崔氏合祔墓誌銘，秦貫之所撰也。陳因據此辨《會眞》之誣，洗雙文之辱，用意可謂長者。後余見此揚，楷書微兼隸體，筆意遒古，而辭亦質雅，第誌稱府君諱遇不諱恒。而眉昌同負盛名，以致論薦盈廷，屢次徵用。雖名過其實，學問文章，誠無足取，然其塵視軒冕，放浪山湖，復工書畫，亦未嘗無雅人深致。臨川湯□□□□顯祖《臨川四夢》中，極詞醜詆，殊爲過當。茂才原與文敏齊名，文敏以書畫

《菉楚齋五筆》卷三　明末華亭陳仲醇茂才繼儒，當時與同邑董文敏公其侯即亭長可乎？目不識丁，而好著書以欺天下，多見其不知量也！

又卷三　陳眉公自少繫籍學宮，年二十九即志在山林，欲棄儒服。其《告衣巾呈》云「例請衣巾，以安愚分事：竊惟住世出世，喧寂各別；祿養志養，潛見則同。老親年望七旬，能甘晚節；而某齒將三十，已厭塵氛。生序如流，功名何物？揣摩一世，眞拈對鏡之空花；收拾半生，肯作出山之小草。乃稟命於父母，敢告言於師尊，長笑鷄羣，永拋蝸角，讀書談道，願附古人。」予按《周禮》小宰之職，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能。註云：能謂才能，足以辦事者。今眉公云云，是《周禮》且未見矣。又云：「雲長初爲漢壽亭侯，亭侯，卽亭長也。」予按秦法十里一亭，亭侯乃侯封之最下者。《漢楚春秋》高祖封許負爲鳴雌亭侯，《漢桓帝紀》封尹勳等七人爲亭侯是也。若亭長不過主亭之吏，猶今之里長耳。《漢書》高祖爲亭長一段註甚明悉，而云亭

又卷四　偶閱陳眉公《秘笈》，有最誤者二處，聊一辨之。《秘笈》云：「漢人取吏曰廉平。不苛，則能在其中矣。廉能者，後世不熟經術之論也！」

名天下後世，學問文章，實亦相伯仲，□□無一言詆毀，何歟？

葉向高

論述

綜論

郭正域《蒼霞草序》 吾友葉進卿起自海天，所爲舉子業，神奇變幻，膾炙人口，以爲神運鬼工，進卿亦沾沾自喜。余心奇而首弗肯，意其未大。亡何，兩人各以憂去，又十餘年，會於京邸。進卿名日益高，文章流布宇內，余心讋而氣弗降，意其未化。間從一二友人窺見一斑，大矣化矣，悚然自失矣。夜半與語，把臂莫逆，傾囊讀之，愧向者知進卿淺也。孔子有言才難，不其然乎！夫文章家亦才難耳，調可聲氣求也，格可字句練也，色可絲縷織也，若乃因物賦象，隨地班形，風雲雷雨，應筆而至，出有入無，信心而成，大小方圓，青黃赤白，從口而說，冠冕佩玉，戈矛劍戟，隨照而寫，是才也，非人力也。蓋不佞上下數百載，文則西京，詩則大曆，非不代有其人，而才則未敢輕許，今已屬進卿矣。

林堯俞《蒼霞草詩叙》 夫才亦一耳，能縱焉以極文之變，而又能約焉以殫詩之精，屈伸闔闢，無不並臻其妙，斯之謂天下之兼才，而臺山先生其人也。先生之文，郭宗伯爲叙，而刻之留都。讀之者以爲黃鍾大呂之音，又以爲若化工之肖物，無雕鏤刻削之跡，而生意橫流，神彩勃發，然則讀先生之文而其所爲詩者亦可知已。先生之詩，凡長篇短什流布人間，人咸寶之，不啻寸璣尺璧，而獨未睹其大全。南署固以爲請，先生又度不能終秘之也，則彙其二三而授不肖，不肖得盡讀焉。其調冷如也，其詞斐如也，上下僚友之間，懷舊感遇之作，忠愛惻怛，道義勸勉，藹如也。蓋四始六義，先生由茲共遵皇路，以追古初，道之合符，意可知也，謂爲天授，豈虛乎哉！

曹學佺《蒼霞草序》 我少宰先生之文根本六經，而上下古今得失之林，取材則博，稱譬則近，是曰是，非曰非，不相假借也。今人則今人，古人則古人，不強文致也。其以嘉謀嘉猷而入告者，即以忠厚告人者也。其畫九邊四夷，利害強弱不可更僕數者，即在乎區蓋之間者也。庶幾哉免於四弊者焉，可以謂之達矣。【略】萬曆丙午歲秋日，眷晚生曹學佺頓首撰。

陳邦瞻《蒼霞草序》 夫文章之道與造物通，非可智爭而力得也，其中蓋有神理存焉。古之君子惟學焉，而得其神理於心，神理無窮，而發而爲文，亦新新化化，萬變而未有極。是故讀孟荀者，如未嘗有六經也，讀《史》、《漢》者，如未嘗有孟、荀也，讀唐宋以來諸子，如未嘗有《史》、《漢》也，今而讀先生之文，如未嘗有唐宋諸子也。蓋近代模擬勦說之陋，至先生始一洗，而文章之變亦盡，所謂於學無所遺，於詞無所假，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世必有因愚言而窺先生者，遂書諸末簡。萬曆丙午秋中，屬下吏、稽勳清吏司郎中，高安陳邦瞻頓首書。

謝肇淛《小草篇序》 《小草篇》者，元輔葉先生被召出山都中作也。【略】余常貽書先生，謂不必不去，而亦不必恝然去。以道事君，惟力是視，飛天潛淵，惟遇所適，則古大臣事耳。若先生之詩，華而秀，正而逸，和而有則，怨而不怒，足繼《三百篇》之響，固非詩人所敢望也，而亦無煩余贊也。

何喬遠《蒼霞續草序》 維我進卿先生，無文而無所不文，其明白暢快，足恢人之耳目，其典刑規矩，足範我之馳驅，意加婉焉，不失其正，詞加蔚焉，不掩其質。蓋遠曩歲讀先生所爲《蒼霞草》，而大有當於心，謂先生之文眞可起八代之衰，而非徒以今日之位望爲此諛言。而先生近示《蒼霞續集》，則若古柏高松，稀枝直榦，而鬱蒼之氣掩映霞區，蓋益易簡平淡而益不可及矣。先生向歲過泉，遠以此頌先生，而先生挹然若不足者，曰：「令我軋茁爲之，我實不能，非斥不屑也。」先生居恆自言爲人平平耳，夫使先生以平自歉，則何以《大學》、《中庸》以平天下爲極也！先生當撰輔主，則平其政；處於士大夫，則平其心志、平其議論，而今復爲此平文，遠徒見夫先生之文以文章互相推許，皆有集行世。公詩文信筆輸寫，長於獻酬流俗，而美命滔滔，自運，敢於評量古人，截長補短，則亦魯衛之政也，莽不得其精神所在。

《明文授讀》卷三六 先夫子評《蒼霞草》：臺山學歐梗概，而學力不及，廟特眷，當宮府睽隔黨論紛呶之日，以調停劑和爲能事。啓請藩封，調護國本，應機圓而見事捷，不動聲色，使人主信而從之。再起則椓人爲政，羣小關通，能以智免，善其進退。公去而國事益不可爲矣。公與江夏郭美命同館，以文章互相推許，皆有集行世。公詩文信筆輸寫，長於獻酬流俗，而美命滔海內服其公忠。歸田之日，蘊藉風流，銜左相之窪尊，賭東山之棊墅。詩品

《靜志居詩話》卷一五 東林諸子，奉福清爲倫魁，沙汰江河，和調水火，先生之文推明其意，此先生之所以無以加也。溫陵何喬遠書。

梅之煥《續綸扉奏草序》 憶在掖垣，每諄諄以正疏體爲言。嘗有疏云：露章補牘非僅傳之朝報，原以入告君父，浮蔓則難竟，故體尚簡；沉晦則難

在山林、臺閣之間，諸體皆具。《送林客部南歸》云：「幾年共逐帝京塵，此日那堪別恨新。畫省風流傳諫草，黃扉事業愧絲綸。故園載酒宜清晝，客路聽鶯屬暮春。君到里門應北望，長安猶有未歸人。」

《明詩紀事》庚籤卷一四引姚希孟《松癭集》 李長沙相業，人多疵之，乃其處事圓敏，又有憐才之心，於逆瑾時，多保全善類。近日福清公頗近之。福清詩文，亦庶幾步武長沙，但長沙能推敲以就模範，而福清多出之率易。則後先人之不相及也。

又引《東南嶠外詩話》 文忠有《次許中丞澄瀾閣覽勝》韻云：「澄瀾高閣枉嚴旌，爲愛波光四面平。桑柘幾家湖上社，芙蓉十里水邊城。龍臺煙鎖餘荒壘，鯨海秋高罷戍兵。尊俎折衝多賸暇，登樓又見賦先成。」近黃莘田先生取此詩三四句，書爲楹帖，懸之開化寺宛在堂前，十四字遂膾炙人口。

又陳田按 萬曆中葉以後，主荒於上，政淆於下，雖有善者，無如之何。文忠委曲效忠，力窮補救。時有舉江陵勳績，爲當時對症藥者。文忠曰：「令江陵在，凜凜救過不暇，何勳績之有？」然萬曆末年，樞輔實無江陵才，不得以此謝責。及再入閣，闍人專柄，得免於禍，斯爲智矣。文忠詩，和雅有節，可與東阿于文定抗行。

分論

《和題方正學先生祠》 《明詩平論二集》卷一三：莊嚴警切。如此等作，不得不推先輩風度。

《重修醉翁豐樂亭記》 《明文遠》：歐陽一記，永擅千秋，繼之者難爲後矣。有景有情，有議論，有感慨，雅足增醉翁之勝，正不必嫌崔顥題詩也。

《重脩大龍興寺碑》 《明文霱》卷一四：鏤心芥子之中，織詞貝葉之上，純是天工，非關人巧。

傳記

《明史·葉向高傳》（存目）

明文學部二·葉向高　石　沆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四 《玉堂綱鑑》七十二卷。　又卷八：《四夷考》八卷，《福廬山志》三卷。　又卷一二：《說類》六十二卷(或作林茂槐)。　又卷二五：《蒼霞草》二十卷，《詩草》八卷，《續草》二十二卷，《餘草》十四卷，《小草篇》一卷，《賜歸篇》一卷，《紀游篇》一卷。　又卷三〇：《綸扉奏草》三十卷。

《明史·藝文志四》 葉向高《綸扉奏草》三十卷，文集二十卷，詩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存目九·說類》 六十二卷。明葉向高編，林茂槐增删。【略】是書摘唐宋說部之文，分類編次。每類之下各分子目，每條下悉註原書。然皆習見之典，別無新異。其上細書評語，體例尤爲近俗。

《罪惟錄》列傳卷一三下《葉向高》（存目）

石　沆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沆，字瀣仲，如皋人。有《白雲居士集》二卷。瀣仲歿後，萬曆庚戌歲，其友人殷之澤所定也。余采詩於白下，從黃仲子得瀣仲詩，讀而異之，不知爲何許人。訪之金陵人，金陵人亦莫知瀣仲爲何人也。其爲詩，陶冶性情，蕭閒疎放，雅以寒山、擊壤自命。而吾則以爲古之香山，今之江門也。讀其詩，窺見其志意，糠粃世故，尋仙學佛，超然自遠，不可羈紲者也。自叙其江門詩曰：「余素苦作詩，不能即就，或日一就者，有之；或月一就者，有之。壬辰前孟春之月，擬香山詩，依平叶爲聲，一晝夜得近體三十絕句。」因知其非儷花鬬葉，以聲律爲能事者也。大江南北，僅一衣帶，去瀣仲不及三十年，其流風遺書寥寥若此，而余乃旦暮遇之，如見優曇鉢花，得未曾有，豈不快哉！明廣陵詩，載其詩數首，殊不足觀瀣仲面目，幾爲所掩，以此知識眞者之寡，而求子雲於後世良未可幾也。余取瀣仲

詩，冠於近代名士之首。鍾記室品陶徵士爲隱逸詩人之宗，余於近代，願以推瀣仲，與知者共定之。

《無題》《明詩評選》卷五：結一點卽活，愈知兩分情景者之求活得死也。

《客有姑蘇約奉柬》《明詩評選》卷八：雖矜雄客，亦不能不爲之幽賞。

乾隆《江南通志》卷第一六六《人物志・文苑》（存目）

《千頃堂書目》卷二六　石沆《白雲居士集》。（沒後，萬曆庚戌友人殷之澤定。）

丁元薦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存目一・西山日記》二卷。明丁元薦撰。元薦字長孺，長興人。萬曆丙戌進士，官至尚寶司少卿，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雜錄自洪武迄萬曆朝野事跡，分英斷、相業、延攬、才略、深心、名將、循良、法吏、節烈、忠義、直節、德量、器識、神識、正學十六類，爲上卷；古道、友誼、義俠、格言、正論、清議、文學、師模、庭訓、母範、孝友、篤行、方術、高隱、恬退、持正、賢媛、耆壽、家訓、日錄二十類，爲下卷。西山者，其所隱居處也。末附《避亂五箴》，「蓋已刻於《拙存堂集》中者，以其切裨身世，故復入於是編」云。

《明史・丁元薦傳》（存目）

《浚毛廣文之雲中》《明詩評選》卷五：中晚佳構，去宋人劖削，自高百尺。一結雅。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鳴世，字太古，中都人。本富家，入貲爲國子生，能詩攻苦，不苟作。善弈棋，如唐人所謂居第二品。出游人間，福清相公雅與相善，亦喜其善弈而已。而太古雅自重其詩，借方畧以玩世，不屑以詩名混時流也。居福清邸中，福清將引爲中翰，不果，歸游金陵，卒於家。有《谷中集》三卷，不甚傳於世。同時爲詩者，皆未之稱也。新安閔生輯明布衣詩，多載其五言今體，余觀其剪刻鮮淨，措置清穩，盡削常調，實爲一時之儁。如「烏啼白門夜，月上一樓霜。」錢郎復生，何以過此？又「就石分泉冷，和鐘杵藥勻」，今人冥搜極索，未易有此佳句也。余初得太古詩，再欲置之燈下繙閱，見「月上一樓霜」之句，如有光芒側出行間，三復始大異之。林余。余讀之，冷冷然善也，自嘆識君晚。嗣後余官南都，太古常過余官舍，余有吟咏，太古輒爲點竄，悉當余心，余自視固不及太古甚也。歲甲辰，余以報滿北上，晤太古於濠梁，時已患腹脹，不能屈伸，余爲悲傷太息，意其且暮人耳。乃太古病復愈，又過余於留都，余應召而北，又迎余於淮，送之至濟，別後又數貽余書。念余在此困苦，進退兩難，蓋宛然有安危休戚之誼焉。亡何而太古亡矣。余聞之爲絮泣，念其生平所撰著，恐至遺失，亟寄聲其弟茂才世臣好收之。今歲茂才抱其遺草至都，余甚喜，以爲太古藉此可以不亡也。太古詩清新秀拔，不作近世諸名家叫號張皇語，亦不作近世山人餖飣儷語，蓋眞有襄陽、輞川之致，能成一家言者，其足傳於後無疑。中都爲高帝龍興地，謀臣猛將以武功顯者霧變雲蒸，軼於豐沛，乃文學之士不無少遜。太古崛起其間，振藻揚芬，紹明風雅，卽臨池之技亦追晉人，固帝鄉之盛事也。其人又超出塵壒，不受羈紲，家雖壁立，而於生平知交貴人無所求請，孝友之行，人無間言，寧獨以詩篇重哉！知太古者無如余與孫公，孫公先太古沒，余故題此於太古篇端以授茂才，使天下後世共知有太古。

《靜志居詩話》卷一八　太古五言圓潤貼妥，其源出於郎士元。《贈隱者》云：「只在高霞外，無人識去蹤。伴猿棲一室，放鶴下孤峰。丹竈雲中火，青天夜半鐘。平生長往意，相望不相從。」《七月八日潞河舟中別長安諸子》云：「天漢龍初返，星橋鵲乍分。隔河收片雨，宿浦有殘雲。復作孤舟別，兼悲一葉聞。相看此時恨，不獨在離羣。」

《浚毛廣文之雲中》《明詩評選》卷五：中晚佳構，去宋人劖削，自高百尺。一結雅。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鳴世，字太古，中都人。本富家，入貲爲國子生，能詩攻苦，不苟作。善弈棋，如唐人所謂居第二品。出游人間，福清相公雅與相善，亦喜其善弈而已。而太古雅自重其詩，借方畧以玩世，不屑以詩名混時流也。居福清邸中，福清將引爲中翰，不果，歸游金陵，卒於家。有《谷中集》三卷，不甚傳於世。同時爲詩者，皆未之稱也。新安閔生輯明布衣詩，多載其五言今體，余觀其剪刻鮮淨，措置清穩，盡削常調，實爲一時之儁。如「烏啼白門夜，月上一樓霜。」錢郎復生，何以過此？又「就石分泉冷，和鐘杵藥勻」，今人冥搜極索，未易有此佳句也。余初得太古詩，再欲置之燈下繙閱，見「月上一樓霜」之句，如有光芒側出行間，三復始大異之。林

盛鳴世

葉向高《盛太古詩序》　太古事余於成均，余未之識也。少宰梁溪孫公語余：「若門下有佳士，知之否？」余愧謝無以應。孫公乃言太古，出其詩示

茂之歎曰：「世無知盛太古者矣！」豈非其精華不死，浮動於楮墨之上，迎而相告與？

乾隆《江南通志》卷一六九《人物志・隱逸》（存目）

《千頃堂書目》卷二六　盛鳴世《谷中集》三卷。

鄧原岳《別盛太古》（存目）

袁宗道

論　述

袁中道《白蘇齋記》　伯修賦性整潔，所之必葺一室，掃地焚香宴坐；而所居之室，必以「白蘇」名。去年買一宅長安，堦上竹柏森疎，香藤怪石，大有幽意。乃於抱甕亭後，潔治靜室。室雖易，而其名不改，其尚友樂天、子瞻之意，固有不能一刻忘者。《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予謂惟其似之，是以好之也。夫不能似之而好之，則其好之也爲浮。蓋予少而侍伯修山中，長而依於宦邸，歷求其生平，與兩公眞有大同焉者。吾觀樂天、子瞻爲人，大約皆眞實淳篤，不立城府。而伯修亦溫良重厚，胸中無半毫鱗甲，是其心同也。樂天典大郡，所攜不過天齋石、華亭鶴、折腰菱；晚年買履道里宅，至鬻駝馬。子瞻雖處顚沛，不輕受人絲毫，無田可歸，竟至流落。而伯修賦性梗介，泊然自守，雖居官十餘年，無異寒士，終不以隻字干人，是其操同也。若夫醉墨淋漓於湖山，閒情寄託於花月，借聲歌以寫心，取文酒以自適，則樂天、子瞻蕭然皆塵外人。而伯修少有逸興，愛念光景，躭情水石；塵鞅之暇，招攜二三雋人，或高齋聽雨，或射堂看月；城內外剎庵，遠自西山，以至上方、小西天諸處，鼓舞同侶，遍往登臨，是其趣同也。樂天、子瞻，其文詞皆爲一代宗匠；而伯修少時，操筆便有新意。予遊天下多矣，若詩律之脫而當，文字之簡而有致，亦未能有勝伯修者。過此以往，又焉可量，是其才同也。樂天、子瞻，雖現宰官之身，皆契無生之理；而伯修參訪既久，偸心久絕，是其學同也。其不同者，兩公矯矯諫諍，覺風節外見耳。然是時樂天身爲諫官，子瞻起家制間，恐亦不大寂寞也。而乃違性乖質，以戰於功名之途，卒爲世所忌，幾至於死。彼黃州之行已矣，元祐初既得放歸陽羨，當此時，富貴功名之味，亦既嘗之矣；世路風波之苦，亦既歷之矣；己之爲人，足以招尤而取忌，亦大可見矣，肱已九折矣。或招子由至常，或移家至許，或相攜而歸，使不得遂其樂於中年者，庶幾得遂於晚歲，亦奚不可。胡爲乎招卽來，麾卽去，八年榮華，所得幾何？而飄零桄榔之下，寂寞蜒島之中，瀕海相逢，遂不得與子由再見，此吾之所不曉於子瞻者也。夫人貴自照，陶潛之可仕而不物，以其性剛耳。子瞻度海以後，乃欲學陶，夫不學之於少，而學之於老，是賊去而彎弓也。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伯修在詞垣，當王李詞章盛行之日，獨與同館黃昭素厭薄俗學，力排假借盜竊之失，於唐好香山，於宋好眉山，名其齋曰白蘇，所以自別於時流。其才或不逮二仲，而公安一派，實自伯修發之。

《靜志居詩話》卷一六　伯修服習香山、眉山之結撰，首以白蘇名齋，既導其源，中郎、小修繼之，益揚其波，由是公安流派盛行。然白蘇各有神采，顧乃頹波自放，舍其高潔，專尚鄙俚；鍾譚從而再變，梟音駃舌，風雅蕩然，泗鼎將沈，魑魅齊見。言作俑者，孰謂非伯修也耶！

《明詩紀事》庚籤卷五陳田按　伯修深入禪理，興趣蕭遠，詩特奇耳。其同人《讀唐詩有感》云：「數卷陳言逐字新，眼前君是賞音人。家家櫝玉誰知贋，處處描龍總忌眞。再捨肉黵居易句，重捐金鑄浪仙身。一從馬糞厄言出，難洗詩家入骨塵。」意在翻王李窠臼，中郎、小修從而煽之，遂令天下靡然從風，亦伯修所不及料。

傳　記

袁中道《石浦先生傳》　先生名宗道，字伯修，楚之公安人也。其上世世爲武弁，自蘄、黃徙荆，屯田於邑之長安里。至曾祖處士公，負氣，以武勇聞。正德中，天下亂，羣盜起湖湘間，公以兵法勒里中子弟自衛，盜賊不敢至。長令壯之，署以賊曹，所擒捕甚夥。後賊盜報讐者數百人突至，公逐之

於雙田，盡殲之，水爲之赤。子左溪公，改其先行，斌斌爲退讓君子；性慷慨，周人之急，每得糶直，擇其贋金擲之，秤金於人，昂則喜。嘉靖中，邑大饑，公出母粟二千石，金千兩，以饑盡焚其券，家遂落。明年，予大人七澤公生。有老奴竊歎曰：「活寶出矣！」後娶方伯公女，實爲吾母龔孺人，生先生。初，先生降生之夜，祖母余夢一美人頭自天飛來，若今所畫天人菩薩之飾，寶絡交垂，以襟承之。甫覺，而先生生，實嘉靖庚申二月十六日也。先生生而慧甚，十歲能詩，十二列校。見鄉先達祠，曰：「吾終當俎豆其間。」二十舉於鄉。不第歸，益喜讀先秦、兩漢之書。是時，濟南、瑯琊之集盛行，先生一閱，悉能熟誦。甫一操觚，即肖其語。弱冠已有集，自謂此生當以文章名世矣。性躭賞適，文酒之會，夜以繼日。踰年抱奇病，病幾死。有道人教以數息靜坐之法有效，始閉門鼻觀，棄去文字障，遍閱養生家言。是時海內有譚沖舉之事者，先生欣然信之，謂神仙可坐而得也。移家長安里中，栽花薙藥，不問世事。癸未，大人強之赴試，行至黃河而返。還至荊門，舍於逆旅，夜半夢有神人語之曰：「公速起！」如是者三，先生醒，復寐。神人又語之曰：「公何不起？吾老人爲公特來，何得不見念也？」微以杖敲其足，足隱隱痛，擁被大呼而出。甫出屋崩，牀碎爲塵。人以此識先生非常人。然先生亦翻然若有所悟，曰：「吾其以幾死之身，修不死之道也！」歸而妻死，不復娶。大人強之娶，則娶田家女，曰：「吾求可與偕隱者耳。」先生習靜久，體氣愈充。大人謂之曰：「昔淨名依於忠孝，自古之沖舉者，豈盡枯槁耶！」先生曰：「諾。」時復拈筆爲制舉義，窮工極變。丙戌遂舉會試第一，年甫二十七耳。先生官翰院，求道愈切。時同年汪儀部可受，同館王公圖、蕭公雲舉、吳公用賓，皆有志於養生之學，得三教林君艮背行庭之旨，先生勤而行焉。己丑，焦公竑首制科，瞿公汝稷官京師，先生就之問學，共引以頓悟之旨。而僧深有爲龍潭高足，數以見性之說啓先生，乃遍閱大慧、中峰諸錄，得參求之訣。久之，稍有所豁。先生於是研精性命，不復談長生事矣。是年，先生以冊封歸里。仲兄與予皆知向學，先生語以心性之說，亦各有省，互相商證。先生精勤之甚，或終夕不寐。逾年，偶於張子韶與大慧論格物處有所入，急呼仲兄與語。甫擬開口，仲兄即躍然曰：「不必言！」相與大笑而罷。至是始復讀孔孟諸書，乃知至寶原在家內，何必向外尋求。吾試以禪詮儒，使知兩家合一之旨。遂著《海蠡篇》。既報命，旋即乞歸。七八年間，先生屢悟屢疑。癸巳，走黃州龍潭問學，歸而復自研求。戊戌，再入燕。先生

未得盡抒其用世之略，惜哉！先生書法遒媚，畫山水人物有遠致；作小詞樂府，依稀辛稼軒、柳七郎風味。舊有傳奇二種，置之笥中，爲鼠子嚙壞，鳳毛龍甲，竟不存於世，可爲永歎！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宗道，字伯修，公安人。萬曆丙戌會元，選庶吉士，授編修，歷官春坊中允，至右庶子。年四十有二，以光廟東宮舊學，贈禮部侍郎。有二弟，曰稽勳宏道、儀部中道。所謂公安三袁者也。【略】伯修論本朝詩云：「弇州才却大，第不奈頭領牽掣，不容不入他行市，然自家本色時時露出，畢竟非歷下一流人。晚年全效坡公，然亦終不似也。」余近來拈出弇州晚年定論，恰是如此，伯修可謂具眼矣。

《明史·文苑傳四·袁宗道》（存目）

《袁氏族譜·宗道公傳》　公本姓元，諱宗道，字伯修，別號玉蟠，一號石浦，士瑜公長子也。生而穎敏，嘗嬉戲入學宮曰：「吾終當俎豆此間。」年十二，應童子試，督學金公一見奇之，曰：「子當大魁天下，但姓同勝國號，恐不利首榜，吾爲子更之。」遂易「元」爲「袁」。萬曆己卯舉鄉試第八人，時年十九。明年，上公車，以曹太安人病回里。未就春官試，與弟宏道、中道肄業於荷葉山房，取歷科元墨方幅而齒遇之，戛戛然以第一人自命。丙戌，遂冠南宮爲舉首，殿策已擬一甲。時方羣吠江陵故相，疑公鄉人，改二甲首。

同治《公安縣志》卷六《袁宗道傳》　袁宗道，字伯修，號石浦。曾祖瑛以任俠聞。祖大化彬彬爲退讓君子，性慷慨，周人之急，每得糶直，擇其贋金擲之，秤金於人，昂則喜。嘉靖中，邑中大饑，公出母粟二千石、金千兩以貸，盡焚其券，家遂落。明年，封公士瑜生，娶龔方伯女，生伯修、中郎、小修三先生。

光緒《荊州府志·文苑·袁宗道傳》（存目）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二五　《白蘇齋類稿》二十二卷。

《明史·藝文志一》　袁宗道《尚書纂注》四卷。　又《藝文志四》：《白蘇齋類稿》二十四卷。

明文學部二·袁宗道

藝文

《四庫採進書目》　《白蘇齋集》二十二卷，明袁宗道。〔禁燬書〕　又《白蘇齋集》二十二卷（刊本），明右庶子公安袁宗道撰。

《清代禁燬書目》　《白蘇齋集》五本，明袁宗道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　《白蘇齋類稿》二十四卷。明刊《白蘇齋類集》二十卷，全集四十卷，十集十六卷。日本元祿九年洛陽書林茨木多左衛門刊本。明刊本。題《瀟碧堂集》四十卷。

《清代禁書知見錄》　《白蘇齋集》二十二卷。明公安袁宗道撰，萬曆間刊，光緒七年公安繼善堂重刊。又一部作十八卷。

湯顯祖《先寒食一日同張了心哭王太湖袁翰林四首》（存目）

袁宏道《花朝日呈伯修》（存目）

又《伯修齋中》（存目）

又《花朝日白蘇齋看梅》（存目）

又《花朝日伯修初度》（存目）

又《途中懷大兄詩》（存目）

又《無念同余迎先伯修，賦此爲別》（存目）

又《將抵家園作，伯修柩方歸》（存目）

又《德山聞長嫂去世，慟念伯修，感而有作》（存目）

袁中道《河南道中題壁寄伯修兄》（存目）

又《燕中別大兄》（存目）

又《寄伯修》（存目）

又《春日坐伯修齋中聽室內禪誦精勤感賦》（存目）

又《入都迎伯修櫬，得詩十首，效白十首》（存目）

又《扶伯修櫬以水涸候水止東昌官舍，呈司理謝在杭》（存目）

又《遊西直門柳堤上，時伯修已逝》（存目）

又《過伯修墓》（存目）

又《告伯修文》　萬曆庚子十一月初一日，弟中道謹修治齋茗，撫膺大叫，

告於亡兄伯修先生之靈曰：伯修，伯修！兄如何便長逝耶！自失母之後，兄弟姊妹四人，伶仃孤苦。我時年最小，視兄如父也。里舍書房中，三人相聚講業，夜窗風雨，未常一日不共也。門戶凋零，幸而兄致身青雲，數十年以內，家門昌熾，無一髮一毛非兄賜也。蕞爾之邑，不知有所謂聖學禪學，自兄從事於官，有志於生死之道，而後我兄弟始仰青天而見白日矣。嗟乎！實聞此言！其或非男子，當隨嫂氏之意，諸兄弟中取一子之賢者繼嗣。天自兄少年取科第，人皆爲兄榮，不知兄心之獨苦也。十二而入鄉校，人皆爲兄榮，然不數年而慈母亡矣。十九而薦鄉書，人皆爲兄榮，然不數年而身嬰大病，萬死一生；連年牀蓐，一鬼不化；稍得平復，嫂氏捐棄；兩兒一女，煢煢然若黃口之雛，啾唧於危巢矣。二十七而中會試第一人，入讀中秘書，人皆爲兄榮，然不數年而曾姪、登姪相繼而亡；以至情篤厚之父，撫如蘭如玉之子，一旦化爲異物矣。三十六而致位宮坊，夷猶銀牓之間，人皆爲兄榮，然嗣續窅如，僅有一女，復嬰慘毒，至於早世，自此身畔無一脈矣。外之所謂榮者，浮名也；兄之所自受者，實憂也。浮名顯而實憂暗，故人皆謂兄之處亨，而不知其不盡然也。功德天，黑暗女，半步肯相離哉！然兄雖有獨苦，而猶幸有弟兄聚首，同氣同心。故前年二兄與弟至京師，朝夕晤言，商榷學問，泯解修行。兄亦欲斷世緣，歸田自適。而官累相迫，踟躕未定。遭皇長子憂危之際，講官乏人，雞唱而起，風霜嚴厲，外勞其形，內勞其心。即二兄與我，亦竊爲兄憂之，然未常遽憂及性命也。不意我與二兄歸未二月，而聞兄病不起矣。又未數日，而聞兄病不起矣。哀哉，痛哉！吾兄之賢，而竟客死三千里外耶！窅無嗣續耶！寡婦三人，孤燈弔影，流寓京華耶！哀哉，痛哉！嚴親在堂，大姑在室，何以死也？著書未成，何以死也？學道未了，何以死也？雖然，兄之爲人，清白好修，砥礪名行。事可與天知，語可對人言，無一念不眞實，無一行不穩當。小心翼翼，周詳縝密，自入仕途十五年，未見以一字千人。不欺暗室，不愧衾枕。身死之日，一貧如洗，棲身一室，尚未能具。守官守道，有如處女。少年清心遠性，風晨月夕，興致軒舉。兒女態少，煙霞趣多。自公之暇，玩弄水石，所之栽花種竹。兄之品，仙品也。學道已入信位，已窮解路。雖不能如張無盡、楊大年之徹底乾淨，而比之白樂天、蘇子瞻，決不出其下，明矣。何虞沉墜哉！浦西房瀕近大江，依兄在京之約，二兄已拆去，立於斗上。二兄浦東房，謹愼堪住，其正房內甚整，以安家眷甚便。浦中雖有水患，差無盜賊之憂；斗上無水，而有盜賊之憂，孀居浦中爲宜。斗上於二兄對門地上，弟已將兄正房立於其上，伯修！兄如何便長逝耶！自失母之後，兄弟姊妹四人，伶仃孤苦。我時年最小，視兄如父也。里舍書房中，三人相聚講業，夜窗風雨，未常一日不共也。門戶凋零，幸而兄致身青雲，數十年以內，家門昌熾，無一髮一毛非兄賜也。蕞爾之邑，不知有所謂聖學禪學，自兄從事於官，有志於生死之道，而後我兄弟始仰青天而見白日矣。嗟乎！實聞此言！其或非男子，當隨嫂氏之意，諸兄弟中取一子之賢者繼嗣。天自兄少年取科第，人皆爲兄榮，不知兄心之獨苦也。十二而入鄉校，人皆爲兄榮，然不數年而慈母亡矣。十九而薦鄉書，人皆爲兄榮，然不數年而身嬰大病，萬死一生；連年牀蓐，一鬼不化；稍得平復，嫂氏捐棄；兩兒一女，煢煢然若黃口之雛，啾唧於危巢矣。二十七而中會試第一人，入讀中秘書，人皆爲兄榮，然不數年而曾姪、登姪相繼而亡；以至情篤厚之父，撫如蘭如玉之子，一旦化爲異物矣。三十六而致位宮坊，夷猶銀牓之間，人皆爲兄榮，然嗣續窅如，僅有一千石穀子，可以無憂饑寒。每年差役，二兄與弟輪管。若二兄往京師，外之所謂榮者，浮名也；兄之所自受者，實憂也。浮名顯而實憂暗，故人皆謂兄之處亨，而不知其不盡然也。功德天，黑暗女，半步肯相離哉！然兄雖有獨苦，而猶幸有弟兄聚首，同氣同心。故前年二兄與弟至京師，朝夕晤言，商榷學問，泯解修行。兄亦欲斷世緣，歸田自適。而官累相迫，踟躕未定。遭皇長子憂危之際，講官乏人，雞唱而起，風霜嚴厲，外勞其形，內勞其心。即二兄與我，亦竊爲兄憂之，然未常遽憂及性命也。不意我與二兄歸未二月，而聞兄病不起矣。又未數日，而聞兄病不起矣。哀哉，痛哉！吾兄之賢，而竟客死三千里外耶！窅無嗣續耶！寡婦三人，孤燈弔影，流寓京華耶！哀哉，痛哉！嚴親在堂，大姑在室，何以死也？著書未成，何以死也？學道未了，何以死也？雖然，兄之爲人，清白好修，砥礪名行。事可與天知，語可對人言，無一念不眞實，無一行不穩當。小心翼翼，周詳縝密，自入仕途十五年，未見以一字千人。不欺暗室，不愧衾枕。身死之日，一貧如洗，棲身一室，尚未能具。守官守道，有如處女。少年清心遠性，風晨月夕，興致軒舉。兒女態少，煙霞趣多。自公之暇，玩弄水石，所之栽花種竹。兄之品，仙品也。學道已入信位，已窮解路。雖不能如張無盡、楊大年之徹底乾淨，而比之白樂天、蘇子瞻，決不出其下，明矣。何虞沉墜哉！浦西房瀕近大江，依兄在京之約，二兄已拆去，立於斗上。二兄浦東房，謹愼堪住，其正房內甚整，以安家眷甚便。浦中雖有水患，差無盜賊之憂；斗上無水，而有

雜録

袁宏道《識伯修遺墨後》 伯修酷愛白、蘇二公，而嗜長公尤甚。每下直，輒焚香靜坐，命小奴伸紙，書二公閒適詩，或小文，或詩餘一二幅，倦則手一編而卧，皆山林會心語，近懶近放者也。余每過抱甕亭，即笑之曰：「兄與長公，眞是一種氣味。」伯修曰：「何故？」余曰：「長公能言，吾兄能嗜，其不能行一也。」伯修大笑，且然長公垂老玉局，吾兄直東華，事業方始，其不能行一也。」伯修大笑，且曰：「吾年止是東坡守高密時，已約寅年入山，彼時纔得四十三歲，去坡翁玉局尚二十餘年，未可謂不能行也。昔樂天七十致仕，尚自以爲達，故其詩云：『達哉達哉白樂天』，此猶白頭老寡婦，以貞驕人，吾不學也。」因相與大笑。未幾而伯修下世。嗟乎！坡公坎軻嶺外，猶得老歸陽羨；樂天七十罷分司，優游履道尚十餘年。使吾兄幸而躋上壽，長林之下，兄倡弟和，豈二

江盈科《飲袁太史伯修齋中》（存目）

王衡《題白蘇齋爲袁太史作》（存目）

公所得比哉？弟自壬辰得第，宦轍已十三年，然計居官之日，僅得五年，山林花鳥，大約倍之。視兄去世之年，僅餘四載。夫兄以二老爲例，故以四十不求諧世。世人競欲殺之，不爲動。然則能盡其才，所從來矣。

歸田爲早，若弟以兄爲例，雖即今不出，猶恨其遲也。世間第一等便宜事，眞無過閒適者。白、蘇言之，兄嗜之，弟行之，皆奇人也。甲辰閏九月九日，弟宏道書於梔子樓。

又《抱甕亭記》 伯修寓近西長安門，有小亭曰抱甕，伯修所自名也。亭外多花木，正西有大柏六株，五六月時，涼蔭滿堦，暑氣不得入。每夕陽佳月，透光如水，風枝搖曳，有若浪紋，衣裳床几之類皆動。梨花二株甚繁盛，開時香雪滿一庭。隙地皆種蔬，瓜棚藤架，菘路韮畦，宛似村莊。小奴青泉負甕，白石注水，日夜澆灌不休，面貌若鐵。稍暇，則相與宴息樹下，觀其意，殊樂之，無所苦。凡客之至斯亭者，睹夫枝葉之蓊鬱，乳雀之哺子，野蛾之變化，胥蝶之遺粉，未嘗不以爲眞老圃也。

光緒《荆州府志·地理志·古蹟》 荷葉山房在長安村，袁太史宗道讀書處。澗曰松風，臺曰清蔭，中有室曰白蘇齋，後有土阜可眺遠，名曰幕翠嶺。阜旁爲廊，曰斜月廊，自阜而下，地勢平坦，修竹萬竿，搆草堂曰淨綠堂。後有澗，水常涸。少時與諸弟騎羊於此，曰騎羊坡。渡澗而北爲荷葉山，山中古松千本，翠蓋如雲，一老栗中空而前竅，可容定僧，名之曰栎庵。山前有池，曰荷葉池。

又 袁太史宗道墓在長安村荷葉山房旁。

徐復祚

論述

張大復《徐陽初》 虞才多弘偉而少靈異。其靈異者，往往力就弘偉，未盡其才，而求助於學，卒見弘偉，不見靈異。此非學之故也。余所交者，無非眞正靈異之人，而乃失之徐陽初。甚矣余之不靈不異也。舟中閱《宵光》、《題橋》、《紅梨花》、《一文錢》諸傳，自愧十年游虞，書此。徐陽初杜門嘔血，不求諧世。世人競欲殺之，不爲動。然則能盡其才，所從來矣。

錢謙益《題徐陽初小令》 里中徐生陽初，屬其族子于王以所著小令示余。余方攤書病卧，客有善謳者，使之按節而歌，歌竟，病霍然良已。蓋余方有幽憂之疾，欷歔煩醒，而陽初詞多嗚咽感盪，如雄風之襲虛牝，宜其能愈我疾也。陽初博學能詩，妙解宮商，工於填詞度曲，所製《紅梨花》院本，窮日落月，身自教演。高則誠作《琵琶記》，歌詠則口吐涎沫不絕，按節拍則脚點樓板皆穿，陽初庶幾似之。詞曲雖小道，求其清新華豔，負歌山曲海之名，亦豈易言哉！昔人言關漢卿雜劇可繼《離騷》。漢卿仕元爲太醫院尹，一散吏耳，馬致遠爲江浙行省屬，張小山以路吏轉首領官，鄭德輝杭州小吏，宮大用釣臺山長。元時中外雄要之職，皆其國人爲之。中州人每每沈抑簿書，老於布素，窮困不得志，其詞曲獨絕於後世。陽初秦川貴公子，連蹇坎軻，故能以詞曲顯。于王亦恨人也，與陽初獨深，吾益以此知陽初矣。

玉蟾道人《題〈紅梨花傳奇〉》 自博陵遇合，而佳人才子，遂隻千古。正以世無尤物，清史巫山雲雨，長夜漫漫耳。巧矣哉，紅梨花之遇合也。女中素秋，男中伯疇，先炙人口，後合豐城，則及趙，風流嫵崔張而兩之矣。然余不多素秋、伯疇，而多孟博。其人也，始終至之，婉轉就之，令其乍喜而乍戚，乍合而乍離，疑眞疑假，驚信驚誤；所謂天下有心人，非孟博之謂乎！琴川逸士，艷《紅梨》之奇，副以《桃葉》之歌，詢(洵)足傳矣。然聽之則爲《桃葉》，觀之則爲《金蘭》。故知《紅梨傳》之傳也，非傳姻譜也，傳交箴也。第其徵聲度曲，蓋以元劇中《詩酒紅梨》而演之者。於是晟溪朗庵子爲之尋宮摘調，指事諧聲，練其漆，朱丹其轂，一振南音之雅，而綴以北音之劇，令南北不分曹而奏。若曰音之有南北，自元始也，今仍元之舊已耳。余笑曰：然乎！昔塗山女候禹始作南音，有娀氏候帝始作北音，則音之有南北，如斯，獨元也乎哉？若素秋之迓伯疇也，伺伯疇也，遇伯疇也，作塗山之音可也，作有娀之音亦可也。雖然，度曲者汗牛，而賞音者寥寥矣。蜀之用修、吳之元美、雲間之元朗、松陵之伯英，以暨吾湖故鄅之晉叔亦邈矣。是傳也，可同義仍之《四夢》，日置案頭，倘矮子觀場，遂人故慮以俳優視之，余又願爲吳琴之碎也已矣，奚暇置喙南北之異乎否？

佚名《〈紅梨花〉雜劇跋》 沒照應、沒關合，擘頭說起，驀地結煞，似不

宜於時目也。然一種隽永之味，如太羹玄酒，如布帛菽粟，令人於冲淡中，愈咀嚼愈覺有味，則非元人伎倆不能。

朗庵子《素秋遺照引》 昔唐子畏適明洲，晚泊一煙渚，攬衣而登，步至一邨落，薜蘿遶逕，流水一灣，花木參差，競秀函韻，殆非人間。曰：「此何異苧蘿村？獨不得一浣紗人貯之耳。」夜有一美人見夢，妖艷絕世，容光照耀人。曰：「恨生不與子同時，遂致凡陋之姿，銷沈千載，不得與上陽、博陵諸美，並留遺照於人間。」吁嗟不已。因詢其姓氏，逡巡答曰：「雖譜綴於東山，而才慚於咏雪。」恍惚若凌波而去。子畏亦驚寤。其明日，欲踪跡其所夢，而杳無所得。訪之土人，間有一二知者云：宋有謝素秋，曾避兵燹於此。嘆曰：「洵哉！洛川巫岫，殆非謬也。」古來尤物，必不甘自堙沒，其顯靈著異類如此。因繪所夢，直追其所見，而豈第彷彿其形似而已乎？予今歲梓《紅梨》，聞之友人顧茂安者，珍此像爲世寶，購名筆往摹之，神情意態，無不一一逼肖。固不知於素秋何如，而於子畏，則自謂無遜矣。

吳梅《〈紅梨記〉跋》（存目）

傳記

雍正《昭文縣志》卷七一、乾隆《常昭合志》卷八 徐復祚，字陽初，大司空栻之孫。爲諸生，博學能詩，尤工詞曲。傳奇若《紅梨》、《投梭》、《祝髮》、《宵光劍》、《一文錢》、《梧桐雨》諸本，傳誦梨園。又嘗倣陶九成《輟耕錄》作《村老委談》三十卷。

紀事

《鬧中牟》 《新五代史・伶官傳第二五》：（存目）。

《投梭記》 《晉書・列傳第一九・謝鯤》：（存目）。

《紅梨記》 張壽卿《謝金蓮詩酒紅梨花》：（存目）。

《宵光劍》 《漢書・衛青傳》：（存目）。

著録

光緒《蘇州府志》卷七六 《村老委談》三十卷。

《曲目新編・國朝雜劇》 《梧桐雨》、《一文錢》，右二種徐復祚作。

《今樂考證・著錄七・明院本》 徐復祚（三種）：《紅梨》、《梧桐雨》、《宵光劍》。案：《紅梨》刻本署陽初子，卽復祚，亦號破慳道人，《一文錢》劇中署名也。《宵光劍》本，《曲考》入無名氏。葉堂云：「《紅梨》詞旨亦極爾雅，嫌其筆力稍弱，每一二曲後卽有捉衿露肘之態。」

《一文錢》 《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二：雜劇，明萬曆間人作，自標曰破慳道人。（徐復祚撰，復祚原名篤儒，字陽初，後字訥川，又字謇竹，號陽初子、三家村老、忍辱頭陀、洛誦生、破慳道人、慳吝道人、休休生，江蘇常熟人。所撰雜劇一種《一文錢》，存，傳奇六種，《紅梨記》、《宵光劍》、《投梭記》，存；《祝髮記》、《梧桐雨》、《題橋記》，佚。）《兩生天》下半截，卽採此劇爲藍本，而中間亦有各異處，彼以盧至爲西安人，此以爲舍衛城人，此乃據實，彼乃翻改。至事本出內典，籍係西方，非內地人也。彼所記謂是元旦時事，此言二月中阿蘭會節。《重訂曲海總目》：徐復祚（字陽初，此僅一折，後復演爲傳奇）。《今樂考證・著錄三・明雜劇》：徐陽初（一種），栩庵居士云：「此劇足爲錢虜針砭，宗門棒喝。」案：陽初卽徐復祚，陽初其號也。此種刻入《盛明雜劇》，署曰「破慳道人作」。《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梧桐雨》 《重訂曲海總目・國朝傳奇》：徐復祚（卽陽初子）。《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鬧中牟》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存目）。

《投梭記》 《明代傳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存目）。

《紅梨記》 《明代傳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存目）。

《題橋記》 《明代傳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

（存目）。

《祝髮記》《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存目）。

《宵光記》《明代傳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存目）。

《雪樵記》《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存目）。

《題塔記》《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存目）。

雜録

《柳南隨筆》卷一　徐復祚，字陽初，號蕃竹，大司空栻之孫。博學能文，尤工詞曲。某宗伯題其小令，以高則誠爲比。傳奇若《紅梨》、《投梭》、《祝髮》、《宵光劍》、《一文錢》、《梧桐雨》諸本，至今流傳於世，然不知其爲陽初作也。又嘗倣陶九成《輟耕録》作《邨老委談》，原本三十六卷，今所存者六卷而已。余悲陽初有如許著作，而身歿之後，遺書散佚，名字翳然。

姚士粦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士粦，字叔祥，海鹽人。與里人胡震亨孝轅同學，以奧博相尚，搜討秦漢以來遺文秘簡，撰《秘冊彙函》若干卷，跋尾各爲考據，具有原委。馮開之爲南祭酒，較刻南北諸史，多出叔祥之手。孝轅舉鄉書，官州守，而叔祥以書生窮老。晚歲數過余，年將九十矣。劇談至分夜，不寐。兵興後，窮餓以死。叔祥有詩集四卷，孝轅論之，以爲其於唐詩，能以變爲復，不隨人腳跟生活。而其自叙則曰：「念樂寫境，才不副音，口憤趁聲，句必杜撰。」蓋亦有意振奇，不屑爲時調者也。

《檇李詩繫》卷一六《蒙吉老翁姚士粦》（存目）

《因樹屋書影》卷八　姚叔祥自云：「余十三而孤，年二十猶目不識丁；有此書，惜未見之，殊不知其無可取也。士粦又嘗爲《西魏春秋》若干卷，蓋以寫照自給，寓居德清學博姜孩日先生家。姜謂予曰：『男子何可不知書！』亦以補魏收《書》之闕，今佚不傳。

又《載記類存目・後梁春秋》　二卷。明姚士粦撰。【略】是書以後梁主蕭詧爲武帝家孫，宜嗣梁祚。武帝奪嫡而立簡文，卒致覆滅，而詧附魏立國，凡歷三主三十三年乃亡，能保其祀。《北史》及周、隋二史記載頗略，故作此書，欲以詧續梁正統。用編年之法，採取史傳，傍摭文集，因時表事，因事附入，排比具詳。其間如詧通魏後即用北魏紀年，而不書太清之號，以絶元帝於梁。又於陳諸帝皆直書其名，以示黜貶之意。然詧爲昭明第三子，原非必應得國之人，其立也又非受國於武帝。值是時弟兄搆釁，同氣相屠，借魏朝兵力，獲奉宗祧，僅區區守江陵三百里之地。身爲附庸，北面事人，其事實無可稱。士粦此書，與以南唐爲正統者同一偏僻。王士禎《居易録》稱士粦

又《易類一・陸氏易解》 一卷。明姚士粦所輯吳陸績《周易註》也。《吳志》載績所著有《易註》，不言卷數。《隋書・經籍志》有陸績《周易註》十五卷。《經典釋文・序錄》作陸績《周易述》十三卷，《會通》一卷。新、舊《唐書志》所載卷數與《釋文》同。原本久佚，未詳其孰是。此本爲《鹽邑志林》所載，凡一百五十條。朱彝尊《經義考》以爲鈔撮陸氏《釋文》、李氏《集解》二書爲之。然此本採京氏《易傳註》爲多，而彝尊未之及。又稱其經文異諸家者：「履帝位而不疚」，「疚」作「疾」。「明辨晳也」，「晳」作「逝」。「納約自牖」，「牖」作「誘」。「三年克之憊也」，「憊」作「備」。此本又皆無之，豈所見別一本歟？然彝尊明言《鹽邑志林》，其故則不可詳矣。彝尊又言：「曹溶曾見有三卷者。」然諸家著錄，並無三卷之本，殆京氏《易傳》三卷，舊本題曰「陸績註」，溶偶觀之未審，因誤記誤說也。昔宋王應麟輯鄭氏《易註》，爲學者所重。士粦此本，雖不及應麟搜討之勤博，而掇拾殘剩，存什一於千百，亦可以見陸氏《易註》之大略矣。績字公紀，吳郡人，官至鬱林太守，加偏將軍，事蹟具《吳志》。士粦字叔祥，海鹽人。十三而孤，年二十猶目不識丁，寓居德清姜氏家，姜始授以句讀，晚乃卓然自立，蓋亦奇士云。

又《總集類存目二・梅塢貽瓊》 四卷。明周履靖編，姚士粦刪定。【略】履靖在隆、萬年間號爲隱士，而聲氣頗廣，凡有著作，必請勝流爲之題詠序跋。積久漸多，因集爲此帙，並往來書牘附之。凡十一體，一百六十餘篇。蓋明季山人例以標榜相尚也。

又《地理類存目七・田畿訪勝錄》 二卷。明姚士粦撰。【略】此錄乃萬曆甲午士粦遊京師時，尋訪都城內外諸勝，因彙輯成編。然所載古蹟，實皆鈔撮孫國牧《燕都游覽志》、蔣一葵《長安客話》諸書，別無異聞，不足資證據也。

錢謙益《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句十六首》之一 （存目）

歷文學博士，纔得戶部郎，即謝病歸，終日扃門謝客，嘗一至烏石山看予，聞客聲即走。聞佳山水心輒動，畏客輒不往。予嘗嘲元凱：「世皆如子，直須以環堵爲天地，即日月山川皆爲空談矣。」元凱大笑，指庭間花石瓦水盆：「此非吾之五岳江湖耶？」其爲趣如此。元凱多材善畫，妙有詞翰，雖不出戶，日揩揩筆研間，有以自遣。其拈筆造次必擇言，不爲近語。其字與畫皆精妙，人寶貴之，讀其詩如入清溪棹曉月，兩山倒影，蕩漾於舲楫之下，而空明激射，如近如遠。其清言瑩骨，雅步纔趨，不失尺寸，酌於古今之間，動中倫慮，亦似其爲人。予私評元凱：盛年獨居似王右丞，終日焚香默坐，寄懷清遠，似韋蘇州。然右丞有輞川，差足樂。元凱貧無林亭可適，卒而後有紹興之命，視之蘇州猶爲不遭。然其出處語默，蕭然韻致，則二子莫之先。習之弊也，佻達之俗興，各師心自恣，放於繩墨，滑不知其所止，蓋識者憂之，如吾元凱，豈不誠可貴哉！今督學使者岳公，纔下車即敕郡邑俎豆元凱於學宮，以示風趨，可謂盛舉。其集則其友人某梓之以傳，因名之曰《元凱集》，亦從其可貴者也。

呂純如《刻陳元凱集序》 三山陳元凱，予同年友也。予所善三山士大夫，名氏俱在穎豪間，然方予宦閩，諸公俱官四(方)不相值，其以休沐里居，稗予得時時式廬請者，獨董崇相及元凱耳。崇相面冷腸熱，於桑梓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即忌者從旁揶揄之不爲沮。元凱則枯坐一室，謝絕冠蓋，除茗香楮穎而外，毫不與世作緣，眞所謂其名可得聞，其人不可得見者。雖以予之相善，非排闥不得入，雖竟日造膝，終不得其片語隻字，發吾藏也。二公清苦淡泊，並無所瀆於世。二公身爲苦行頭陀，而崇相見其大，燃香發願，便有不渡盡衆生，誓不成佛道之想。元凱則精心戒律，扃關禪誦，直欲以堅忍二字身證如來而已。然而二公造品雖別，其相得乃益深，歲時伏臘，文酒相從，崇相非元凱不歡，元凱非崇相不適也。予從吏事之暇，周旋二公之間，則每每並存其是而兼收其益。昔者杜密、劉勝並以致政歸其鄉，杜謂守令多所陳托，而劉則杜門掃軌無所干及，一日太守王昱語杜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譽之。杜曰：季陵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僞情惜己，身同空禪，此辜人乎？令志義力行之矣，而密達之，違遵去節之士，而密科之，使明□賞亦得中，令聞休揚，不亦善乎？於是太守漸歡。由今觀之，太守從世俗起見，固爲失言，而杜之立論，亦未免身執其□。若予

陳勳

董應舉《陳元凱集序》 物之可近者不貴，可貴者不近，其大凡耳。吾友元凱，今世所謂濯濯者。其持身如處子，壯年失妻，終不復娶。雖魁兩榜，

與崇相則不作此見解也，此亦可以窺吾三人相與之樂矣。元凱詩若文，崇相氏已評之，剞劂已就，懸之國門，必有賞而識之者，無所假予評。獨憶予昔年挽元凱詩，有「踪跡世間疏，文章身後貴」之句，是亦所以評也。天啓二年夏至日松陵年弟呂純如題於石湖之接山樓。

《湧幢小品》卷二（存目）

《明詩紀事》庚籤卷二〇陳田按　元凱詩語蘊藉，似其爲人。

葉向高《明紹興府知府景雲陳公偕配詹安人合葬墓誌銘》　吾友陳君元凱，官不過曹郎，年不過中壽，其所設施建立，不過筆札詞章、米鹽錢穀。通籍幾二十年，強半家居，乃清眞恬素之操，肥遯勇退之節，則海內無不稱慕，幾若黃徵君、徐孺子、元紫芝之流，此亦近世之所希覯也。君休沐既久，家日益貧，人咸勸之出山，君獨否否。今歲之秋，被命起守紹興，而君已先逝矣。始君年十六即補弟子員，三十四舉選士入成均，四十一舉畿闈第二，明年舉南宮第十一。自爲諸生即有名，以文行見推。其在太學，聲譽傾長安。既登第，人皆以爲必擢鼎甲，不則讀中秘書，翱翔詞苑，即當事亦欲物色之，而竟不能。大宗伯馮公曾知公於銓曹，首拔以應試，乃勸君使就學職，曰：「以子之才，且遊神著述，需大用，毋困簿書期會間也。」君遂謁除得南京武學教授，最稱冷曹，而君勤於其職，葺文廟，築衙舍，補樂器，核饌糧，日引材官子弟較藝課文，不責其脩贄，人心競勸，翕然向方矣。隨遷南國子助教，橋門之士，望見君咸喜曰：「吾師也。」爭持絹素求書，君一一應之，而筐篚無所受。祭酒南昌劉公愛重公，異於他屬，隨遷南戶部主事。榷廣陵關，疎節潤目，不爲苛細，所蠲豁甚多。晨起坐堂皇，手一編吟誦，有獲漏稅者，君輒笑遣之。或謂如此不虞課耶？君曰：「課自不乏，必嚴爲譏防，徒以潤橐耳，吾不爲也。」往司榷者多方誅求，課入猶殿，君錙銖無所取，即常例亦盡卻，而反溢額至二千金，主計者大驚，曰：「人言陳君兩袖清風，不虛哉。」代還，商民皆泣送，已又有水充之差。繼筦浦口倉。在水充多所爬搔，弊竇悉絕。浦口則以所積掃盤羨米代倉攢，賠償耗損，而又精稽其入，使他日不虞耗，倉攢大甦，至設像以祀。及瓜轉郎中，遂以疾告歸。尚書鄭公素知君，留之不得。時主爵方擬君督江右學，聞其歸乃已。君歸杜門掃軌，即姻戚罕見其面。干旄及門，概從謝絕，至同年相知者來爲監司，排闥直入，始不得已見之。自是稍稍延接，然迎送不出門，亦不報謁。郡志之役，當道授簡於君，力辭不應。所居僅環堵，終日焚香靜坐，弄柔翰自娛，恢然如廣廈。間亦有山水之興，而以畏客故，終不出戶。年未三十喪偶，矢不再娶，亦不置媵。或問其故，但微笑而已。在廣陵日，有欲飾一姝以進，君峻拒之。稅璫魯保嘗以鹽引若干前爲壽，君大駭，促其人持去：「毋污我。」有同年爲御史掣鹽浦口，知君貧，欲有所濡潤。及見君，終不敢發。其超然於聲色貨利，有口不言而令人意消者。天性尤篤孝，大理公宦遊，君事祖母於家，備極色養。大理公偕配張孺人相繼沒京邸，君哀毀骨立，扶二櫬南還，至黃河中流失舟，攀號痛哭，居人朱姓者聞於而哀之，亟率衆來援，棺方出而舟沈矣。途遇險隘，皆徒行擁掖，足盡疢。初婚即割奩具以嫁妹，登第後盡推先世薄產以予弟，而弟終苦貧。君既辭官，力不能援，相對太息而已。仲弟亡，無以爲殮，君檢篋中只餘所束帶，遂以爲資。幼時塾師陳生未葬，詹氏姑喪未祼，君鬻產得二十金，分給之。其貧而能急人如此。於書無所不讀，文章典雅，詩句清新，書畫皆精絕，求者屨滿戶外，得之若重寶。有《元凱集》四十卷行於世。《堅卧齋雜著》二十卷，《評選古詩文》六十卷藏於家。君名勳，元凱其字，別號景雲。先世在宋時有成紀令者，家臺江。入明有壽□□□□□□□□□□□□□□□□□□□□□□□□□□□□□□□□進士官，僅太倉□□□□□□□□□□□□□□□爲吏部郎鄭公善夫女，生大理司務公樂，君父也。母即張孺人。其生爲嘉靖庚申七月十二日，沒於萬曆丁巳年三月十五日，得年五十八。娶贈安人詹氏，爲余同年孝廉洪相女，甚婉嬺有操行，能成君志。以嘉靖壬戌年八月初九日生，萬曆己丑年正月二十二日沒，年僅二十八。孤維城、維垣，俱邑庠生。以萬曆丁巳年十二月某日葬君與安人於某山，來乞志銘於余。余觀世之士大夫，言淸言恬者不少，乃綜其實多未必然，如君乃眞恬眞淸者也。而君尤具經濟才，所至咸有功，實非徒一節博名高者。君嘗事余於成均，周旋留曹，情好甚篤。然余在政地無能推轂君，及既退，人情日異，君終守舊意無所親疎，於是乃知君之爲古人也。君沒未幾，而學使者岳公檄祀於學宮，人以爲允。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勳，字元凱，閩縣人。萬曆辛丑進士，授南武學教授，轉國子助教，南工戶二部。出知紹興府。元凱夙標雅望，能詩善畫，末艾投簪，杜門著述，時人以陶元亮擬之。

《千頃堂書目》卷二六　陳勳《陳元凱集》五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陳勳《元凱集》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六・元凱集》　五卷。明陳勳撰。勳字元凱，閩縣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至戶部郎中。《福建通志》載《元凱集》四十卷。此本僅文三卷、詩二卷，然首尾完足，初非有闕。集爲其同年呂純如所刻，或經純如選定耶？勳爲鄭善夫外曾孫，其瓣香有自，故雖無傑構，而尚有典型。

葛一龍《哭陳元凱先生》（存目）

于嘉

鄒迪光《于惠生冶城草序》　惠生經生耳，而志在千秋，所爲詩必字倣義山，句模長吉，窮極狀態，而通其神情，非義山、長吉，而出之不以屑也。居恆謂：「唐有三李，義山濃深，長吉奇麗，造微拔異，橫絕一時，青蓮僅翩翩者耳。兩人吾衣珠在焉，襲而珍之，不落人手。」故惠生詩出而人人喜好，曰：此義山，此長吉也。卽惠生亦自喜好之甚，曰：吾義山，吾長吉也。惠生歲必一再過余，班荊坐石，揮麈送難，盡所謂國風雅頌先秦兩漢六朝三唐上下千百年而揚搉之，至於窮日落月而後已。甚則小詞豔曲，里巷歌謠，乃至鞮鞻鞮鞻，可皮絃可鍊摘者，靡不縱橫辨論，而獨不一及舉子業。初意謂惠生才人耳，篤千秋之業，抽黃對白，何暇下帷發憤哉！一日又過余，以舉子業示，則詩主奇麗，時藝不主奇麗，而不奇之奇，奇麗自在。詩主濃深，時藝不主濃深，而不深之深，濃深自在。詩主義山、長吉氏，而時藝不主某氏某氏，凡氏皆可法，凡氏皆不必法，而不法之法，其法自在。盡《冶城草》讀之，本之鑪錘而和以天倪，有前輩典刑，無新時習氣，無韻與有韻之文可並走海內矣。一時，千秋，眞在惠生乎，眞在惠生乎！

又《與于惠生》（存目）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嘉，字惠生，一字褒甫，金壇人。家世仕宦，以高才困於鎖院，遂棄去，肆力爲詩。苦愛溫李皮陸諸家，字摭句搜，忘失寢食。妙解聲樂，畜妓曰弱雲，色藝俱絕，晚而棄去，忽忽不樂。詩句留連，每有楊枝別樂天之歎。卒時年七十二。惠生晚交於余，嘗以長箋見投，極論本朝詩文，遠慕弇州，近師臨川。余有書，再三往復。惠生報曰：「願以餘年摳衣函丈，究明此事。」其通懷擇善如此。喪亂之後，兩家書尺皆付煨燼，錄其詩爲三歎焉。

錢謙益《次韻答金壇于惠生二首》（存目）

王彥泓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彥泓，字次回，金壇人。恭簡公樵之諸孫也。以歲貢爲華亭訓導，卒於官，博學好古，與其叔叔聞爲同志。詩多豔體，格調似韓致光，他作無聞焉。

《靜志居詩話》卷一九　風懷之作，段柯古《紅樓集》，不可得見矣。存者，玉溪生最擅場，韓冬郎次之，由其緘情不露，用事豔逸，造語新柔，令讀之者喚奈何，所以擅絕也。後之爲豔體者，言之惟恐不盡，詩焉得工，故必琴瑟琵鐘鼓之樂少，而寤寐反側之情多，然後可以追韓軼李。金沙王次回，結撰深得唐人遺意。起句如：「雨下春泥月下霜，幾年辛苦是蕭郎。」「一層芳樹一層樓，只隔歡娛不隔愁。」「月到西南倍可憐，照人雙笑影娟娟。」中聯如：「燒燈院落更衣影，聽曲簾櫳點屐聲。」「當初語笑渾閒事，向後思量盡可憐。」「畫舫簾衣憑雪藕，玉箏絃索見春葱。」「明明可愛人如月，漠漠難尋路隔烟。」「臨水偶來同倚檻，隔花何路可登樓。」「封來淚點紅猶溼，翦後香絲綠未齊。」「繡佛像前同下拜，泥金經尾獨僉名。」「含毫愛學簪花格，展畫慙看出浴圖。」「花下小樓堆燭淚，柳邊低舫載茶烟。」「翻成繡譜傳人畫，會得琴心允客挑。」「窗下有時思夢笑，燈前長不卸頭眠。」結句如：「水國不生紅豆子，贈君何物助相思。」「殘陽欲度梅梢盡，纔向紅牕拂鏡奩。」「蠟照漸微香灺冷，珮聲纔達畫堂東。」「闌干一曲無多地，才著思量便渺然。」「仙家合住烟霞外，金屋藏渠也不堪。」「今日席間誰認得，舊時家令沈休文。」「分明蠟燭身相似，纔上歡筵淚已零。」「一生長羨金泥蝶，顫向釵邊與鏡邊。」皆饒風韻，誦之感心嫮目。迴腸蕩氣。無題三律云：「花繞迴廊曲繞梁，暗中偏認杜蘭香。登樓未定銀翹顫，避燭難禁鳳屧狂。怕見月痕催月姊，恰宜秋色對秋孃。持裙半刻留仙住，纔

隔紅簾便渺茫。」「夜飲朝歌晝未眠，輕狂全是倚孃憐。妮他細語挑鍼綫，替我悲愁肄管絃。夜月不移歡枕畔，春山長坐酒壚□。何當黃玉親磨墨，立到琉璃硯匣邊。」「怯上蘭舟細步來，笑看波影按金釵。陳王着眼先羅襪，溫尉關心到錦鞋。把酒熨衣容旋學，摘花烹茗任頻差。船孃爲近窗紗泊，免踏前門月露街。」

《明人詩鈔續集》卷一〇 無題之詩，玉溪生最爲擅場。顧其自言：「不登變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蓋以才高不偶，乃借閒情攄其幽素。《梓州吟》云：「楚雨含情俱有託」，非自誣也。若元微之之《會眞》，韓冬郎之《香奩》，語涉淫靡，旨戾風雅，言雖可市，況愈下矣。次回《疑雨集》，竹垞謂：「誦之感心嫮目，回腸蕩氣。」使次回果能動人若是，則次回得罪名教大矣。不敢附和，鈔《城樓暝望》一首，而論之於此。

《隨園詩話》卷一 本朝《疑雨集》，香奩絕調；惜其只成此一家數耳。沈歸愚尚書選國朝詩，擯而不錄；何所見之狹也！嘗作書難之云：「《關雎》爲《國風》之首，即言男女之情。孔子刪詩，亦存《鄭》、《衛》；公何獨不選次回詩？」沈亦無以答也。唐李戡譏元、白詩：「纖艷不逞，爲名教罪人。」卒之千載而下，知有元、白，不知有李戡。或云：戡此言見於杜牧集中。牧祖佑，年老不致仕，香山有詩譏之：故牧假戡語以詆之耳。

又卷八 王次回有句云：「天台已入休嫌暫，尚有終身未到人。」生反其意，作《秋霞曲》云：「天台再許劉晨到，那惜千回度石梁。」寶意先回，團香縷雪手也，乃有此金針度人之語。不落窠臼，始能一超直入。若拖泥帶水，終是土氣息、泥滋味。

薛雪《一瓢詩話》 王次回《疑雨集》一卷，以淫靡之思，刻劃入骨，使人心流氣蕩，覺鐵崖徒炫其貌，惑人伎倆，猶有未盡致者，彥泓乃足爲妖中之妖耳。句如「含毫愛學簪花格，展畫慚看出浴圖」，「翻成繡譜傳人畫，會得琴心允客挑」，「窗下有時思夢笑，燈前長不卸頭眠」，「陳王著眼先羅襪，溫尉關心到錦鞋」，「體自生香防姊覺，眉能爲語任郎參」，「素質乍看疑是月，清歡何暇想爲雲」，能以佻冶不堪之事，寫到通微入玄處，此卽朱竹垞《靜志居琴趣》所本。然在詞家，亦爲下乘，況以之玷污風雅哉！古之燕女溺志，恐亦未臻此境也。竹垞斥劉欽謨、瞿宗吉、楊君謙、張君玉之豔詩如膩污人，

《養一齋詩話》卷六 王彥泓《疑雨》一集，以淫靡之思，刻劃入骨，使人心流氣蕩，覺鐵崖徒炫其貌，惑人伎倆，猶有未盡致者，彥泓乃足爲妖中之妖耳。句如「含毫愛學簪花格，展畫慚看出浴圖」，「翻成繡譜傳人畫，會得琴心允客挑」，「窗下有時思夢笑，燈前長不卸頭眠」，「陳王著眼先羅襪，溫尉關心到錦鞋」，「體自生香防姊覺，眉能爲語任郎參」，「素質乍看疑是月，清歡何暇想爲雲」，能以佻冶不堪之事，寫到通微入玄處，此卽朱竹垞《靜志居琴趣》所本。然在詞家，亦爲下乘，況以之玷污風雅哉！古之燕女溺志，恐亦未臻此境也。竹垞斥劉欽謨、瞿宗吉、楊君謙、張君玉之豔詩如膩污人，詩幾散軼矣。而故交弢仲子君藏之中笥，屢欲售之剞劂，後因循未果，

嚴繩孫《疑雨集序》 今《疑雨集》之名籍甚，江左少年傳寫，家藏一帙，溉其餘瀋，便欲名家。而本集顧未有鋟板以傳者。侯子蔚離讀而賞之，爰加校定，付之剞劂，由是先生之詩顯然共之天下矣。嗟乎！金沙當承平之日，甲第相望，一時裙屐子弟，席華膴，擅才情，平居以聲色相徵逐，拂袖掛釵留髡送客之事，習爲故常。至於擘牋刻燭，才亦足以副之，故當日能詩之士蓋多其人，而風尚所歸，並同一轍，雖其酣嬉蕩軼不可謂爲正音，然由後以觀盛衰之端，感慨係之矣。余既喜蔚離之能刻是詩，而因徵論其世，以俟後之覽者定焉。無錫嚴繩孫題。

侯文燦《疑雨集序》 明萬曆中，金沙王次回先生以博學好古名聞於時，其爲詩多艷體，向嘗於《列朝詩集》中窺見其一二，意殊未竟也。歲庚午，余選詞於亦園，既輟簡，客有謂余者曰：「次回先生詩沉博絕麗，無語不香，有愁必媚，玉臺、西崑而後不易多得，惜其遺稿未刻也，盍付之梓？」余曰：「諾。」因出其所藏《疑雨集》以示余。余讀而愛之，爲之弁其首曰：「凡物之精神嘗萃於是者，其光怪陸離必有不可遏抑之處。次回先生窮年力學，屢困場屋，斷瑤琴，折蘭玉，其坎坷潦倒，實有屈子之哀、江淹之恨、步兵之失路無聊與杜少陵無家垂老之憂傷憔悴，而特托之於兒女丁寧閨門婉孌，以寫其胸中之幽怨，不得概以紅粉青樓裁雲鏤月之句目之也。先生既歿，其遺孤尚幼，詩幾散軼矣。而故交弢仲子君藏之中笥，屢欲售之剞劂，後因循未果，

蠹蝕塵侵，又幾散軼，而今尚有錄而存之者。嗟乎！物之出也有候，其藏也有待。先生之去今百有餘年矣，而先生之精神有嘗萃於是者。余之爲是刻也，余非知先生者也，夫亦先生之詩所爲光怪陸離久而欲出者，自不可遏制焉爾。梁谿後學侯文燦書於野草堂。

《萇楚齋五筆》卷五　明金壇王次回廣文彥泓，撰《疑雨集》四卷，余於十餘歲時，即見有此書，但當時坊刻通行，皆袖珍小字本。至光緒□□□□□湘潭葉煥彬吏部德輝觀古堂重刊大字本，差便觀覽。宣統戊申孟冬，常熟丁秉衡□□國鈞復有集註本。余於掃葉山房書肆，得見石印袖珍本，初疑書賈作僞，購歸細校註文，知係出於文士之手，然仍有未盡者，後人可作補註。又有勾漏後裔註本，光緒□□□□□上海排印本，體例不及□□註本，疑書賈集合俗士所爲。廣文以此詩負盛名，雖驚才絕豔，固爲恆人所難，然其中佳詩，亦不過數十首，餘則實多意爲詞累，且有雜湊牽強及惡劣粗俗語入詩。大抵其詩係一二語陸續強湊成詩，枝枝節節爲之，並非一氣呵成，篇篇皆善，宜爲通人所詬病，決非唐韓致堯侍郎偓《香奩集》可比。即喜爲豔體詩，亦宜愼取之，不必一概盲從。長洲沈文慤公德潛，編《明詩別裁集》□□卷，不收廣文詩，錢塘袁簡齋明府枚貽書諍之，見於《小倉山房尺牘》。撰述各有體裁，焉能強人就我，況文慤書名《別裁》，此類詩自不能編入。明府不知顧名思義，妄爲牽引，實爲荒謬。譬如明府專喜放誕，強以宋儒語錄置其撰述之中，能乎不能？此理至明，不待智者而後知之。長洲吳澤均□□元潤，有《疑雨集選》四卷、《附錄》一卷，乾隆戊寅春仲，巢雲閣自刊寫字本。卷一選五言律陸首、七言律伍拾叁首，卷二七言律伍拾肆首，卷三七言律陸拾貳首，卷四五言排律肆首、七言排律貳首、七言絕句陸拾肆首，附錄爲序記詩話之類，傳本甚罕，未見他家著錄，余已錄入《寶鑑樓架上書目》中。《金壇縣志》云：「廣文所撰，有《泥蓮》、《疑雨》等稿，嘗手錄成帙。」云云。是尚有《泥蓮》一集，惜久已失傳。明宣城梅禹金□□鼎祚撰《青泥蓮花記》十三卷，萬曆庚子八月自刊本，所載皆妓女等事，「泥蓮」二字義必取此，詩亦必詠此。近世上海於□□□補拙齋石印《疑雲集》四卷，嫁名廣文，其爲依託，不待辨而自明矣。

《歷代詞話》卷一〇《王次回詞》　王次回喜作小豔詩，最多而工，《疑雨集》二卷，見者沁入肝脾，里俗爲之一變，幾於「小元白」云。詞不多作而善改昔人詞，殊有加毫頰上之致。如《秋千》改徐文長云：「多嬌最愛鞋兒淺，有時立在秋千板。板已窄稜稜，猶餘三四分。　一鈎渾玉削，紅繡幫兒雀。休去步香堤，游人量印泥。」起句已比舊作較穩，換頭「紅絨止半索，繡滿幫兒雀」，僅能刻畫其纖，改語則見其皙而直矣。且雀不可以紅絨繡，乃以絨繡雀於紅幫上耳，亦改語爲是。其《別意》改洪叔瓌云：「花露漲冥冥，欲雨還晴。薄羅衫子著來輕。解道明朝寒食近，且莫成行。　花下酒頻傾，纖手重增。十三絃畔訴離情。又得一宵相伴也，無限丁寧。」比洪作止存三句，詞意俱換，幾於虞允文用王權之卒，不止李太尉入北軍也。其《茉莉》改劉叔安云：「簾櫳午寂，正陰陰窺見，後堂芳樹。綠遍長叢花事杳，忽接瓊葩丰度。豔雪肌膚，蕊珠標格，銷盡人間暑。還憂風日，曲屏羅幕遮護。　長記歌酒闌珊，微聞暗麝，笑覓衣沾露。月沒闌干天似水，相伴謝孃窗戶。浴後輕鬟，涼生滑簟，總是牽情處。惹人幽夢，枕邊零亂如許。」起處簾中堂後，綠陰奄藹，說花時已覺有情。豔雪蕊珠狀花之色，暗麝狀花之香，鬢間、簟上、枕邊，舉護花者之張設，戴花者之神情，摹擬畢到，語復俊麗，可謂詞中聖手。所用劉語，不過四句，此可竟稱次回作也。（《詞筌》）

《皺水軒詞筌・王次回善改詞》（存目）

又《王彥泓改洪叔瓌詞》　王彥泓改洪叔瓌作云：「東風吹破藻池冰，雲穿天半晴。臘梅香老睡香清。粧成出畫屏。　花豔豔，玉英英。羅衣金縷明。舉護花者之張設，戴花者之神情，摹擬畢到，語復俊麗，可謂詞中聖手。所鬧蛾兒簇小蜻蜓，相呼看試燈。」次句舊作「晴光開五雲」，甚醜。下云：「綠情紅意兩逢迎，扶春來遠林。」甚妙。不妨並存。（《倚聲初集》卷六引《詞筌》）

又《王彥泓改馮偉壽詞》　王彥泓改馮偉壽作云：「自嘲雙黛能啼鴉，簾外翠烟斜。社前風雨重來，燕子未入人家。鞋兒試著無人問，莫是略寬些。有人斜倚小屏山，蹙損眉彎。　合是一釵雙燕，卻成兩鏡孤鸞。翠綃封寒。想他樓上，悶拈簫管，憔悴菱花。」舊作已歸燕子，略作忒，菱花作鴛花。雖字問平安，寄與啼斑。」舊作「暮雲修竹淚留殘，翠袖凝斑」，雖是即景傷情，止易數字，精神若增。尤妙於以菱花易鴛花也。（同上）

又《王彥泓春思詞》　王彥泓《春思》云：「東風吹雨破花慳，客氈曉夢生何如封字並淚痕寄之意爲緊切。（同前）

《滿江紅》（眼角眉端）　陳廷焯《閑情集》卷二：次回《疑雨集》鈎魂攝魄，極於香奩能事，眞詩中之妖也。詞附見集中，如此篇亦可謂淒麗矣。

《千頃堂書目》卷二七　王彥泓《疑雨集》六卷。

潘一桂

鄒迪光《潘無隱集序》　潘君無隱一經生耳，能爲詩，又能爲古詩，又能爲騷爲賦。其於文能爲記序傳誌，又能爲讚爲誄爲頌爲疏。詩自漢魏，文自東西京而下，無隱不以屑意。亡論不屑意，即一霏屭咽喉間，必遽收之而後已。故其集有古色，銅槃石鼓，鷓鴣斑駁，緗綠飛青，置暗室發光。有古調，咸池蓀英，依韋折節，八音克諧，不相奪倫。有古意，太始積雪，深壑斷松，混淪樸遫，蛾眉不飾，試一掩卷而按其姓氏，孟堅耶？子雲耶？長卿、太冲耶？束晳、應瑒耶？何所不酷肖，誰得指而曰：今之人也？人或誶無隱不好奇服高視，而卑之乎常衣常趨，嘐嘐然古之人，古之人，非一種腐氣，是一種尸氣。無隱笑弗顧矣。嗟乎，狂飇載道，有鬼盈車，金剛神力，卒不得便，安得無隱數十輩相與建旗鼓而攻之，擲之香水大海外而後朝食。

鍾惺《潘無隱集序》　潘無隱，吳中少年才士也。好學深思，業已友天下長者，有重名，自京口持仲醇書見予。予讀其詩賦，蓋博取而厚出之。然無隱若不自得，而有所更請於予。予亦若有數言而數止者。兩人相視，莫知其故。適案上有譚友夏《寒河集》，無隱取而誦之，遂袖以歸，讀之累日夜，乃爲詩投友夏及予，各二章，與其集中所存，似有別開一境者。且曰：「從此以往，願更心易慮。」予不勝驚喜，恍然悟：「更心易慮」四字，即無隱之不自得而更請於予，予之數欲言而數止者，皆是物也。然使予千萬言而得之無隱，孰若從無隱自發之哉！

姚希孟《潘無隱集序》　余固陋，罕讀古人書，其於詩賦之道漸遠。至讀吾友潘無隱之賦，未嘗不擊節起舞也。無隱之庀材也富，其鈎思也玄，其托旨也遠，迴互連娩，如輕雲之度峽，而不失之沈殢。含吐輸納，如哀梨入口，而不以螫牙詰屈荆棘窒奧爲工。今夫古今文章之病，惟恐其迹而不化，悶而不靈，使人讀之，頭岑岑欲墜。然而膚清骨癯，有同寒乞，與夫家常菽帛語，令白家老婢一讀一賞者，皆不可以爲文，況於言賦？無隱秀不劖刻，沉不煩響，塵坌稠濁，有識者起而矯之，體倣陶孟，未得其樸近於野，未得其澹失之弱，此道殆同河漢矣。苕水吳處士允兆蘊藉玄遠，與臧晉叔、曹能始、鄧

吳夢暘

林時對《射堂詩選題詞》　余少時學詩，最愛唐人樂府：「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此風人《卷耳》遺意也。川脩言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言理，去《三百篇》乃遠矣。有旨哉！今人徵事屬辭，腐喉窒響，塵坌稠濁，有識者起而矯之，體倣陶孟，未得其樸近於野，未得其澹失之弱，此道殆同河漢矣。苕水吳處士允兆蘊藉玄遠，與臧晉叔、曹能始、鄧

遠遊諸先輩于喁唱和，佶然以生，癯然以清，蓋深得風人性情之正，而不徒攀志牽因，誇聲理之窘勃也。昔雍門子鼓琴，孟嘗君泣下霑衿，晞噓而不能已。伯牙獨立空山，海水激蕩，羣木亂鳴，悄然以悲，凜乎其不可復留。斯非其移情之極致耶？允兆幽繚旁魄，沁入心脾，感均頑豔，幾幾乎近之。詩凡十四卷，伯璣爲選其移情者若干首付之梓，洵煩囂中希聲逸響云。丁酉暮春，四明山樵林時對殿颺父題。

《靜志居詩話》卷一八　虞山錢氏，諡嘉定程孟陽曰「松圓詩老」，謂「能照見古人心髓，若親炙古人，而得其指授」，歎爲古未有。新安閔景賢輯明布衣詩，推歸安吳允兆爲中興布衣之冠。是皆阿其所好，不顧千秋之公是公非。以余觀二子之作，以政則魯、衞，以風則曹、檜，陳詩者不廢，斯幸矣。

《明人詩鈔續集》卷一〇　新安閔景賢輯明布衣詩，以允兆爲冠，公論未允。竹垞謂允兆、孟陽，政則魯、衞，風則曹、檜，然程非吳比。

《明詩紀事》庚籤卷二六陳田按　允兆詩誠如竹垞所譏。孟陽清俊之作，集中不知凡幾，竹垞與允兆同譏，斯所謂良驥與駑駘同皁，公是公非安在也？

《擬陶田居四首》（如昔阡陌）《詩慰初集》卷四：純樸。

《和陶飲酒二十首》（緬昔躡岱宗）《詩慰初集》卷四：透徹而蘊藉。

《郡大夫子寰張公招集城南》（二首）《詩慰初集》卷四：應酬詩如此風雅。

《上巳集孝若芙蓉舸同李白甫王曰常范東生僧擇公修禊作》《詩慰初集》卷四：潘景升乏此潔，程孟陽乏此樸。

《代曹再生贈包大彥平》《詩慰初集》卷四：斷續處高絕。

《燕中偕吳越諸友壽顧朗哉六十歌》《詩慰初集》卷四：寫得出。有奇氣，無俗韻。

《答孫以德書》（從與公卿絕）《詩慰初集》卷四：亦豪亦感。

《過范東生》（二首）《詩慰初集》卷四：胸中有千古，淺淺語自深，詞場可與論此者，亦佳也。

《抵法華寺》《詩慰初集》卷四：似六朝。

《病中翁晉見枉》（二首）《詩慰初集》卷四：亦自少陵出，吾鄉朱幼晉老來諸作頗得此旨。

何　白

李維楨《汲古堂集序》　詩文大指有四端：言事、言理、言情、言景，盡之矣。六代而前，三唐而後，同此宇宙，寧能外事、理、情、景而立言？惟理與情有強造，事與景有附會，誇多鬬妍於字句間，而纖靡俳偶之病生焉。

四君子於六代得其蘊蓄，采其精華，詩去纖靡，文去俳偶，撥亂反正之功與開物成務者相似。文章詩宗李、杜，文宗韓、柳，其所損益因革，擇之精，守之不變，故四君子超六代，而无咎踵武四君子以此。夫李、杜不足於文，韓、柳不足於詩，无咎兼之，又善用四君子者也。

又《何无咎像贊(有序)》 （存目）

陳繼儒《汲古堂集序》 惟无咎早年悟道，故晚歲得遂沉冥，燕語鶯啼，無非談道，蠕言蠉動，即是教兒，傳家積等身之書，垂世有副山之草，日與孝廉君父子相師，文行相砥，皆王謝後不死人也。予終日垂幍讀《易》，身如繭蛾，無復飛動意。今寘《汲古集》一卷於案頭，裹以異錦，薰以名香，覺大羅太玉與望衡對宇相似，豈必紲野客青鞋，從无咎爲台蕩碧落之遊哉？友弟陳繼儒頓首撰。

又《汲古堂集附》 往甲午過訪，終日娓娓，皆吉德長者□言詩文，固蒂深根，又具有力大人之相，不必問姑布子卿，望而知其身名俱泰，非浮遊猥薄兒所能夢見也。恨老矣，無能往掃先生之門，忽勤手教，反覆讀之，宛然王微、蕭大圜牘也，《飲酒》十首，宛然陶處士、白居士詩也。坐客見之，抄寫讚揚，幾於穎禿。弟即裝爲一長卷，從長松修竹間朗讀一過，病以之代藥石，寂莫以之代鼓吹，北窓高枕時，以之代顏氏瓢、曾點瑟，子孫寶之，以代紀之龜、鄭之瓚，無施而非先生之鬚眉面目也。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二 何无咎(名白)寄予《汲古堂集》，時年六十有九。云「十五年前因拙草散逸過多，遂爾災木」，蓋五十五已前作也。李本寧序謂「兼吳人王承父、葉茂長、曹子念、方仲美、俞羨長五子所長」，信然。然析而論之：古律則古爲勝；古則七言爲勝；五、七言古中多元和、宋人體，殊不爲工。

又 无咎五言古入錄者，漢、魏以下與靈運爲勝，惟唐古爲劣。但平韻者上句第五字多用仄，即沈休文「上尾」之說；仄韻者上句第五字多用平，出於薩天錫諸公。用修熟於齊、梁，故有此病，無咎不宜踵此。

又 无咎七言歌行，才情小讓長卿，而完善多。予嘗評其歌行在獻吉之下、季迪之上，然皆極意馳騁。其所以不及獻吉者，正在馳騁也。但仄韻上句第七字多用平，自是大病。

又 无咎五言律入錄者，氣格不薄，如「飛鳥動曉光」、「盈盈曲房下」、「春風動簾額」，雖出齊、梁，而純美勝之。其他多初唐句，蓋其氣淳厚，出語自類，非有意爲之也。七言律入錄者，氣格亦類初、盛，但化機不足耳。

《靜志居詩話》卷一八 无咎起於側微，事容有之。第考萬曆庚辰履歷，龍君御初授徽州府推官，鐫級改溫州府學教授，入爲國子博士，未嘗任溫州司李也。錢氏殆亦道聽之說。《汲古堂集》原亦出於七子，頗與俞羨長根近。

《明詩紀事》庚籤卷二六引《畫史會要》 无咎詞賦擅名，山水得方方壺筆意，清老可尚。竹石亦最煙潤。

《與王伯度書》 《明文授讀》卷二〇：先夫子曰：何白，字无咎，溫州人。其《汲古堂集》，文甚靈秀，山人中絕少。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白，字无咎，永嘉人。幼時爲郡小吏，龍君御爲郡司理，異其才，爲加冠，集諸名士賦詩以醮之，爲延譽於海內，遂有盛名。西遊酒泉，南窮湘沅，歸隱於梅嶼山中。崇禎初年，以老壽終。无咎能書善畫，有《汲古閣集》行世。

徐沁《明畫錄》卷四 何白字无咎，號丹丘，永嘉人，工詩文書法，著有《汲古堂集》。嘉、隆間以布衣負雅望，所畫山水，用筆疎散而有法度。

光緒《永嘉縣志》卷之一八《人物·寓賢》 何白字无咎，樂清丹霞山人，自號丹邱生，又號鶴溪老漁。性孝友，淹通羣籍，工詩古文辭，雄視一世。善書畫，山水得方壺筆意，清老可尚，竹石亦最秀潤。客游金陵，吳明卿集諸詞客賦詩，白分韻得八齊，分體得七言排律，即席立成百韻，四座傾服，由是得重名，與王元美、陳仲醇迭主牛耳。鄭崑巖開府三邊，延爲幕賓，經歲歸，卜築珠浦，結山雨閣涼月灣，唱和皆一時名流，邵建章、劉思祖、項季興輩，諸鉅卿干旌賁門，不得一瞻風範。已而南窮湘沅，遍游諸勝，類有詩記。所著《山雨閣詩》、《榆中草》。其《汲古堂集》二十八卷，乃手定本也。卒年八十一。子永年，辛酉鄉薦。(《樂清志》、《畫史會要》、《康熙府志》)按白自叙家世，國初從永嘉徙樂成，世居丹霞山麓金溪，稱金溪何氏。九傳至白，甫齠隨父導移居郡城。是白占籍樂清已久。其子永年亦見樂清選舉舊省府志。以爲永嘉人，蓋失考。

《千頃堂書目》卷三一 《鄞詩嫡派》四卷。

《嘉業堂藏書志》卷四 《汲古堂全集》二十八卷(明萬曆刻本)。明何白撰。

程可中

俞安期《排語代序程仲權詩》（存目）

董復亨《程中權詩序》 程中權者，新安之詩人也。其爲詩近三十年，余嘗取其詩與一寓目，求之唐弗似矣，求之六朝弗似矣，求之漢魏弗似矣，卽進而求之《三百篇》弗似矣。惟肖題已耳，不牽旁門物料。寫情已耳。不旁古人生活。沈著而不必爲俊亮之響，辨博而不必爲高古之調，綿密而不必爲枯寂之思，的確而不必爲形似之語。以行役詩者，則中權行役之詩也。以贈別詩者，則中權贈別之詩也。以寺觀詩者，則中權寺觀之詩也。以狹邪詩者，則中權狹邪之詩也。可莊可狎可淡可濃可近可遠可大可小，而不可令似古人一語，卽古人亦欲似中權一語不可。余謂此中權之詩，中權之眞精神血脈也。世之爲詩者，猶其面目皮膚也。夫面目皮膚，又何足言詩？非不足言詩，不足言詩之眞也。余友顧太史嘗與余論史，謂太史公列傳每於人紕漏處，刻畫不肯休，蓋紕漏處卽本人之眞精神，所以別於諸人也。余嘆謂知言。噫！知史則知詩，知太史公之所以爲史，則知中權之所以爲詩。

《詩慰初集》卷一八 陳允衡跋語：熟玩仲權諸作，落筆可無卑弱之病。

《贈徐氏有序》 《詩慰初集》卷一八：小序如畫，君亦古文手也。

《送章元禮吏部左遷羅定》 《詩慰初集》卷一八：沉著之至。

《志感》 《詩慰初集》卷一八：存以見君之留心世務。

《上谷秋日雜書九首》 《詩慰初集》卷一八：如此才略，駸駸出百穀、景升之上，更勝《春興八首》。

趙尊嶽《惜陰堂彙刻明詞提要・程仲權詞》 可中有《議上集》，四庫著錄，謂七子末派。詞六十二首，輕清駘蕩，蓋詠槐蔭園二十二景者。【略】要均名貴可誦也。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可中，字仲權，休寧人。家貧，爲童子師。從人借古書，篝燈夜讀，遂博洽能爲詩文。初入汪司馬白榆社，繼與梅季豹、何无咎、潘景升同盟於長安。短小精悍，裹糧襆被，徧遊南北名山水。遇貴人，多偃蹇不爲下。狹斜飲博，留連匝月，人不知其所之。入蜀，遊吳，將卜築雨花臺下，未果而卒。仲權嘗語余：「李本寧以詩文雄霸，人莫敢置一辭。余得其贈詩，直規之曰：『公才不遜古人，亦落弇州、太函窠臼耶！』本寧拱手歎服，以此知其眞長者也。」本寧作仲權傳亦云。蓋仲權之持論若此，以其詩絜之，无咎、景升，亦季孟之間耳。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七・程仲權詩集》 十卷，文集十二卷。明程可中撰。【略】是集每體爲一卷，每卷不過數頁。其六言律、七言排律及賦、頌諸體，至以一首爲一卷。編次殊爲繁碎。其詩亦七子末派也。

王衡

論述

綜論

高出《王緱山太史集序》 竊謂文章消息與世運相禪，猶之治亂然，有大力者載之，然且驅之，有無倪者負之，然且轉之。文以徵會而窮於孅，則聲情之淫靡也；文以徵俗而窮於浮，則膚理之般散也。文以徵情而窮於詭，則霸儒之誕虛也。日月浸假已甚焉，公其有憂乎？欲挽江河而上之，戛戛務其雜者，其信詣自得，卽同輩名公，或未之窺也。今集具在，精研而冥搜，湛朗而滅沒，景追響獲，奏刀懸解，赴節蹈會而已，若無所與也。其詩清新潔淨，踔越激楚，而韻和情芳，卒歸諸雅。其文鎔鑄今古，含吐變化，要不汎汎置一詞。大者通達國體，發揮性命，小者窮物態，辨事理，迫機遇神，沓移條臻，包舉百代，掩映六籍，可與星辰並麗，雖與元運不磨可也。使公而假年通爵，必當亦以相業顯，不令漢韋平專美。公而早世，其用不究。然而文之用無盡也，其能移易末世，光闡休明，以其力經乎百世之上下，雖謂公

不死可也。揚子雲以壯夫所羞爲雕蟲之技，乃其病亦惟以艱深文淺易，故比於繡鞶之無用，雖《玄經》同時有桓譚，而後人知之者卒少。公文擬於《玄經》則紕醇較然矣。後世豈以余之知公爲譚之知子雲乎？解人實難。當公在時，意若有慊焉於標榜狎盟爲名者也。嗚呼！世孰能知之？余從尙論窺焉。公如有知，得無頷之？其頷之，雖謂起而同堂可也，余猶內嗛於生後。昔人云：恨古人不見我。余終恨我不見古人耳。得讀其詩書，又遊其子，足乎哉！丁巳元夜，蘇松備兵使者東海高出譔於閶門舟中。

唐時升《緱山先生詩序》 辰玉爲人不欲虛費時日，早作晚息，常在群書間，乃其志欲通古今學，將以忠孝大節自見於世，故平居討論，皆國家安危治亂大計，沿革得失所以然。蓋孳孳窮日夜之力，而于制義不十一也，於詩不百一也。今其所作，多在行旅登眺之間，及寄遠送別，與人酬答往復者，若其志意所託，懽愉慘悴之懷所寄，蓋不數數然。然讀其詩亦足以想見其人，超然埃壒之表，雲車颺輪，呼吸元氣，與天際眞人逍遙八極，而世所謂芬華穠豔不得入其中也。

婁堅《緱山先生集序》 凡人之傑然者，其識高，其自得者深，雖卒然而吐，其中所欲言必有異於流俗，斯以爲可傳而已。如陸宣公，其文詞豈有異時之人哉？而至今稱其奏議與賈生埒，何歟？以公之所言皆切於匡主濟時，鑿然有所不可易耳。故曰：「文章經世之大業也。」而區區焉以世之先後詞之難易論者，一何陋歟？君慨然歎曰：「今之世，其誰復可告以斯言者乎？」故余叙君之文，獨惜其志在當世，而不及於施用，其詞或鬱紆悲憤，或慷慨激昂，蓋直取以寄焉，進未能矯中世士大夫之習而砭其膏肓，退不獲抉古聖賢人之奥以爲時耳目，徒負其才，抗其志，而泯泯以歿，使人咨嗟歎息而不一端律。其應制對策之文，矜稱莊重，如褒裳鳴珮，拱揖生姿，吐納揮灑，經綸幹濟，轉旋在手，眞無忝綸緋之巨筆。其登眺遊覽之作，則逸倫異調，汝師獨雅拜文肅，而盛服辰玉有卓絕千古之識，有駕馭八荒之才，識高故不囿陳言，而自我立古，才大故不局小道，而自我開今。信哉！然其文不可以鼓吹山水，又有解衣緩帶，蕭散入林，幽人逸民之致。蓋其漁搜所及，山海怪模，蟲魚細玩，黃衣赤車所載，鄉嬛大函所珍，莫不咀其芳蘜、伐彼鱗甲，而要皆祖之六經，本之仁義。故其詩文，梭織自恣，神官不傷，上掩五緯之寒芒，下濯四溟之濤采，不當以常格常韻視矣。嗟乎！辰玉所不足者年耳。使天假之年，必且舉忠孝大物爲國家樹萬年之業。即令終長五湖，其所著述必掩四部，成一家言。而今已矣，悲夫！余是以因尙璽君遜之之請爲序其前。遜之湛靜自好，手不釋書，其詩清新有致，余嘗見於皇華亭及金昌吳山人所錄、我友眉公所稱說。君何幸有佳子哉！即早賦玉樓，其何憾！丙辰

陳繼儒《王太史辰玉集叙》 初，江陵奪情，文肅公爭喪次，救吳趙兩太史，禍叵測，辰玉和《歸去來辭》以招之，文肅公持以謂人曰：「吾不歸，將無爲孺子所笑。」辰玉方十四，名動京師。已當弇州公主盟，四方客輻輳門下，點額曝腮，辰玉獨崛強以通家子見，不以北面見，曰：「大丈夫豈肯寄人籬

除夕，眷生馮時可撰於生生軒。

焦竑《王辰玉太史哀辭(並序)》（存目）

《雪濤詩評・當行》 近日王緱山論文，謂時文中只宜入時文調；用古文，雖極好，亦非當行。譬如法家，只用行移字，縱有秦漢文筆，用於行移，與律例招情，不相干涉，亦有何補？余謂論詩亦然。詩自有詩料，着個文章字不得。試看唐人詩句，何一句一字非詩？近時文人用文筆爲詩，敷暢曼衍，譬如縉紳先生剽竊雅致，綸巾深衣，打扮高士裝束，終有軒冕意思在。深於詩者，自能辨之。曾記嘉靖中選司考試省祭，所命之題，乃《出票催鼓匠挽鼓》。一省祭擬二語云：「其鼓務要緊綳密釘，晴雨同鳴。」大爲選司賞鑒。若此等語，眞乃移易不得，故是法吏老手。推而論詩論文，皆若此，乃稱當行。

《明詩綜》卷六四 高孩之云：辰五詩，清新踔越，卒歸諸雅。

《明詩紀事》庚籤卷二〇陳田按 江陵以鼎甲私其子，辰玉自有才，非懋修等倫也。辰玉萬曆戊子領順天鄉試解，出黃葵陽之門。時太倉居政府，言者攻之，亦牽連以走。太倉與趙汝師齟齬，汝師氣節蓋世，佇登揆席，太倉尼之，葵陽附和太倉，幾幸以進，兩敗俱傷，可歎也。辰玉越十年始登第，有詩云：「彩雲重擁玉階前，朱繭雙懸御墨鮮。偶爾功名三語合，如聞姓字六宮傳。價從駿骨枯中貴，色借娥眉怨裏妍。顚倒十年京國夢，一時回首杏花韉。」未能忘情於十年不字也。辰玉才品在當時可與屠長卿伯仲。

趙尊嶽《惜陰堂彙刻明詞提要・緱山詞》 王衡字辰玉，萬曆進士，官翰林院編修。著《緱山集》二十七卷。詞五首，曲五首，合爲一卷。詞不必求工，而怡淡自適。《點絳唇》下半闋云：「最怕登高，醉面秋風灑。紅堪把，茱萸看罷，半刻重陽假。」《南鄉子》上半闋云：「午日暈紅椒，流白天絲任意飄，酒幕香車東去了。聊蕭，燕子銜花坐淺巢。」均極流美，且間得一拙字之訣，爲可欣賞也。

《顧曲雜言・雜劇》 近年獨王辰玉太史衡所作《眞傀儡》、《沒奈何》諸劇，大得金、元本色，可稱一時獨步。然此劇但四折，用四人各唱一折，或一人共唱四折，故作者得逞其長，歌者亦盡其技；王初作《鬱輪袍》，乃多至七折，其《眞傀儡》諸劇，又只以一大折了之，似尚隔一塵。

《遠山堂劇品・妙品》 《鬱輪袍》或云：「王辰玉既奪解，忌之者議論紛

分論

《北上呂城阻壩別親》 《明詩歸》卷五：鍾云：語淡而情親。

《寓極樂寺》 《明詩評選》卷六：緱山、眉公，皆苦涯量未大，然此等亦無纖滯之病。

《東門觀桃花記》 《明文霱》卷一〇：吹葉嚼蕊，別有紅甜。

《香案牘跋》 《古今小品》卷七：靜語細語，警語醒語，靈氣奕奕。

《禹吾無間然矣》一節 《欽定隆萬四書文》卷二：豐約中度，不以雕琢傷氣，不以秀潤掩骨。作者一字訣曰「緊」，此尤其造極之作。

《如夢令・蘆雁》 《蘭皋明詞彙選》卷一：李云：工於狀物。

《南鄉子・詠牆外春》 《古今詞統》卷八：一「坐」字生色。《蘭皋明詞彙選》卷三：李云：可作打櫻桃歌。

《折柳枝》(記得初從春社歸) 《古今詞統》卷二：便有攀枝執條，泫然流淚之意。

《點絳唇・送陳仲醇》 《蘭皋明詞彙選》卷一：顧云：送得陳仲醇。

《點絳唇・閶門夜泊敘懷》 《蘭皋明詞彙選》卷一：顧云：別後情事，彼此不知，故知「朦朧別」三字最確。胡云：此調諸選未經見者，予心酷賞，宋梅登之集中，諒有同好者矣。

傳記

婁堅《緱山子傳》 緱山子者，王太史辰玉之別號也。君天資警敏，又少而勤學，甫習經義，即已趨高朗駿發，度越尋常矣。未幾，試於有司，三冠其儔，而意乃夷然。凡所目擊耳聞，莫不歎羨以爲遠器。娶於嘉定金氏，文

肅公鄉薦之同年友也。婦兄兆登字子魚，自是數求友於邑，始與張君定安同硯席，仲慧其字也。又因張而交唐時升字叔達，及予婁堅子柔。既而讀書支硎山房，則與華亭陳仲醇俱，皆其弱齡也。君於受經之暇，出入內閣，見其女兄獨居小樓，修默存之道，往往羣仙宵降，天樂空來，甘露飄灑，蓋屢睹光景而不覺心動焉。久之道成，請於父母，同往徐氏墓田，以白晝化去，遠近來觀。耆年宿德，咸共咨嗟瞻仰。若君之目睹而神往，積以歲月，又何如也？第方誦法周孔，醰思經史，未遑耳。君之別自爲號，聊以志也。當是時，文肅公、琅邪弇州公相與歎日月之如流，而貴盛難久居也，遂築觀於城西南，中堂以供龕，東西二个各處一焉，而署之曰恬澹，殆欲躡揚許之蹤，窺性命之奧。而未幾文肅公迫於內召，弇州亦起贊留樞，雖裴裒蕭遠之運命，已企羨淵明之歸來矣。居久之，爲歲戊子，君之秋試程文極爲主司所賞，擢爲第一，衆皆歎服。顧以文肅公之在事也，清介已絕人，而剛方又忤俗，如君之才敏文贍，猶未免於覆試。迨乎忌才者無瑕可蹈，傍觀者公論益彰，然君且因是更澹於世味矣。遂留侍公，朝夕圖史之暇，偕其友策蹇入山，每慨焉興歎，思浮游塵埃之外，蟬蛻汙濁之中，而未能也。既而奉侍吳太夫人東還。自後文肅公嘗一乞假歸省，纔半歲，連三使召還，遂陟首揆。是時也，人皆稱公以清峻絕干謁爲忠，而君以恭謹防隙瑕爲孝云。比歲甲午，公累疏懇乞謝事，歸侍母夫人昕夕，得睹其壽終焉。自公宅憂，君內奉二親，外應賓客，暇而修其文章，如是者又數年，而中禮部試。洎對大廷，皆第二人。臚傳之日，天顏有喜，顧謂侍臣曰：「王先生有子。」一時爭傳之以爲榮。乃君猶不能無憾者，母夫人之前逝也。未幾，以升儲大典奉詔馳諭東南四郡而還，比歸覲，文肅公喜而迎慰之，第對曰：「兒今日以後，有長依膝前而已。」遂乞終養云。自公家居，蒙恩特敕行人存問，俄又召還者皆至再，遠近皆所欣慕，而君獨竊歎曰：「此殆吾父子畢命之期乎？」已而君病，病以鬱且瘁，遂不復能起。嗚呼！君於學問文章，自少及強不怠，益勤經史，而外泛覽於諸子百家，殆無隙晷，且丹鉛其傍以識焉。誠欲有所用之，非徒以炫博而已。顧自早歲知名，迄乎登第，精力方強，曾未及施用，而身已疲於過客矣，豈不可惜哉？初，予過州城，讀書琅邪蘿賓園，密邇君第，每一過從，往往淹留，及於文字之飲以爲樂。其後又久縻賁園，相去差遠，不暇數相求，而異時把酒論文之樂，時復如昨。君每文成，輒以相示，間有求全，卽時改

紀事

《鬱輪袍》《集異記・王維》：（存目）。

《再生緣》　于寶《搜神記》卷三《李夫人》：（存目）。

崇禎《太倉州志》卷一三、康熙《蘇州府志》卷四五、民國《太倉州志》卷二五《王衡》（存目）

《明史稿・王錫爵傳》（存目）

《**眞傀儡**》《舊唐書・列傳第九七・杜佑》：（存目）。

韋絢《**劉賓客嘉話錄**》「大司徒杜公在維揚也」：（存目）。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二** 王衡《春秋纂注》四卷。又卷二六：《緱山文集》二十七卷。

《**明史・藝文志一**》王衡《春秋纂注》四卷。又《藝文志四》：《緱山集》二十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六・緱山集**》二十七卷。明王衡撰。衡有《紀游稿》，已著錄。【略】與王世貞雖同里閈，而不蹈其蹊徑。然頗染陳繼儒之俗格。《明史・隱逸傳》稱錫爵招繼儒與衡讀書支硎山，其所由來者漸矣。

又《**地理類存目七・紀游稿**》一卷。明王衡撰。【略】是編乃所作游記，凡泰山一首、香山三首、盤山一首、西山一首、馬鞍潭柘一首、雜記三首。蓋隨時摭拾付梓者。前有陳繼儒序，詞亦佻巧。

《**重訂曲海總目**》王衡（字辰玉，又號綠野堂主人。）《鬱輪袍》（國朝石牧所作名同。）、《哭倒長安街》、《眞傀儡》、《沒奈何》。

《**曲目新編・明人雜劇**》《鬱輪袍》、《哭倒長安街》、《眞傀儡》、《沒奈何》，右四種王衡作。

《**鬱輪袍**》《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沒奈何哭倒長安街**》《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再生緣**》《重訂曲海總目》：蘅蕪室主人《再生緣》。《今樂考證・著錄三・明雜劇》：蘅蕪室（一種），《再生緣》。《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裴湛和合**》《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藝文

董嗣成《**送王辰玉入都二首**》（存目）

費元祿《**讀王辰玉先生紀遊**》（存目）

屠隆《**和王辰玉辛巳秋日直塘拜大師新觀感懷之作**》

又《**送王辰玉徐孟孺薄遊金陵二首**》（存目）

又《**懷王辰玉道兄**》（存目）

又《**和辰玉悼亡之作六首**》（存目）

又《**留別辰玉道兄四首**》（存目）

許獬《**答王辰玉**》讀來翰，心惘然，不勝離索之感，然此自是人間至樂，雖重念兄，抑亦羨兄，且愧兄也。弟無似，仕則不能，隱又不得，中間委瑣，蓋未易道，亦不敢爲兄道也。【略】異日抵兄園中，當爲問兄隱以何道，出以何時，曰：辰玉不出，我何必仕，辰玉出，我又何必仕。餘惟臺炤不備。

又《**與王辰玉**》去年春貽書所知，曰此行不喜一第，喜識一王辰玉。今辰玉去矣，去又不果來，迴而思之，向所謂企慕十餘年不得見，今又未知幾何年而復得叙促膝之歡，人生離易合難，如此撫今追昔，能不累欷。【略】而後退與辰玉遊弇州園，搜奇剔怪，盡東南之美，庶幾少償夙願，而今似未能也。則所謂離合不常者非獨辰玉，即在吾許子遜，亦未能自必。【略】念辰玉不見，欲再見一王辰玉，亦不可得，嗟嗟，辰玉，何太絕人。外有候老年伯書一紙，乞爲上之。餘惟炤亮不宣。

唐文獻《與王辰玉編修》（存目）

吳稼竳《贈王辰玉》（存目）

董其昌《緱山王太史像贊》（存目）

瞿汝稷《祭王緱山文》（存目）

程嘉燧《祭王辰玉》（存目）

趙用賢《祭王編修文》（存目）

婁堅《翰林院編修王君辰玉挽詞》頗悉生平矣。故今茲遷殯，但導之以逍遙，極之於遊仙，而終之以無生，庶幾君臨歿之意。

又《哭辰玉編修十首》（存目）

又《祭王編修辰玉文》（存目）

雜録

陳繼儒《眉公雜著》王辰玉《香山記》云：大約西山之勝，彷彿武林之西湖，逶迤不如而蒨潤或過之。因與二三子作妄想：若斬荻蘆，開陂隰，以盡田荷花，至山膝而止，使十五小兒，錦衣畫舸，唱江南採蓮詞，出沒于白鷗碧浪之間，所在室廬，必竹門版扉，與金碧相間出。而後結遠道人爲香山社主，乞青蓮居士爲玉泉酒家翁，吾老此可矣。

《巢林筆談》卷一　婁東王氏自嘉靖以後，瑯琊、太原，名賢迭起，而予私心嚮慕者，則以緱山先生爲最。先生以元輔子而取名元，登上第，皆以文章。居平孝於親，信於友，與世甚淡，與物無競，殆富貴中高逸，道學內神仙乎？先生沒，文肅公哭之，有「國士無雙，人倫罕二」之語，豈家庭之私好哉！先生少時歲試，雜一梵語，學使震其名，不敢遽第下等，而令覆試，題出「今茅塞子之心」句，先生誤聽爲作「金毛獅子賦」一篇，詞甚藻麗，時年十四耳，天才也。

《劇說》卷三　王辰玉《鬱輪袍》劇，考官故拆摩詰詩曰：「香烟豈有情思？萬國定何名目？」維歎曰：「詩豈如是論者！」毛大可譏東坡「鴨先知」之句，正不啻試官語。

明文學部二・王　衡　丁起濬

《見山樓叢録・鬱輪袍》明王緱山衡，有《鬱輪袍雜劇》，後有署西湖居士者，擴爲全本，錯舉王維事實，而仍以《鬱輪袍》爲名，頗多綴飾。

《茶香室續鈔・鬱輪袍》張爾岐《蒿庵閒話》云：「王摩詰與魏居士書云：近有陶潛，不肯把版屈腰見督郵，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敲門拙言詞」，是屢乞而多慚也。嘗見一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摩詰見解乃爾，據此而推，《鬱輪袍》非誣也。

丁起濬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起濬，字哲初，晉江人。萬曆壬辰進士，歷吏部郎，南京太常少卿，刑部侍郎。歸田以病終。爲人沈默有幹局。崇禎初，余有閣訟，烏程藉上寵勢張甚，鞫治澠闈事，御史郎署莫敢作爰書。侍郎奮筆起草，抉謫其原奏，凜如秋霜，烏程雖咆哮，無以難也。及其入相，謝病歸，遂不復起。哲初初不以詩名，林茂之曰：「亦知哲初有『古驛一燈深』之句乎？」相與徘徊吟咀，求得其全什，附於崇相之後。「楓落吳江冷」，古人以五字傳不朽，余錄此詩，亦可以酬哲初於九京矣。

《明詩紀事》庚籤卷一七引《東南嶠外詩話》哲初不以詩名。林茂之曰：「亦知哲初有『古驛一燈深』之句乎？」牧齋求得全什，錄入《列朝詩集》。哲初官司寇時，治魏閹黨蘇州織造李實嘗誣周起元、周順昌獄。刑部會鞫，擬大辟。懷宗意欲縱之，哲初執愈堅。懷宗大怒詰責。對曰：「好生者陛下大德，執法者臣子職分。」乃解。其立朝風概如此。

俞安期《西湖行送丁哲初北上》（存目）

陶望齡

黃汝亨《陶文簡公集序》 陶子於文，有史漢，有騷雅，而長於序記，其譚道詮性，略物綜事，炯如也。子詩爲陶，爲柳，間爲長吉，而品置泉石，筆爲詠，矢口成吟，無不游於神妙。如善畫者有色無色，筆筆化工；如善兵者奇奇正正，靡不操勝。然則一經義烏足盡先生之大哉！當其大魁海內，一時共推爲天下士矣，抑知其肆力著述，上下千古，爲百世士乎！【略】麻陽後學胡承謨頓首拜譔。

喬時敏《陶老師文集序》 蓋嘗俯仰近代之季，朝鮮完璧之人，有如浮沈金馬，必突梯致誚，即或抗脩蕝軸，亦釣詭蒙譏。而老師身既躋於清華，名不掛於軒輊，如日之升，用特兼乎冬夏，有情之衆，各不得而親疎。蓋品爲一代之完人，宜文作千秋之鉅寶也。所可惜者，家食累年，調梅未展，溪毛輟饌，嗟二豎之躔妖，麟種尚虛，恨弓裘之未衍，而老師已奄然先霜露逝矣。無論勳名未表於時，即所垂祀者，其文詞亦僅僅止此，造物者何以老師爲拘拘也耶？時敏昔在癸卯秋闈，雅蒙特達之賞，山陽未奠，宿艸先青，仰景行以興思，睇遺篇而增慨。蓋老師雅無意於立功，功成而朝爲羽儀。不得已而立言，言出而世稱威鳳。爰捐俸餘，授之梓人。茲集也出，老師雖未得以身傳，而猶以書傳也，則老師於九京或莞爾爾。賜進士同出身知仁和縣事門生上海喬時敏謹譔。

王應遴《歇庵集叙》 我明邁綜，爰有鉅儒，曰故國子祭酒會稽歇庵先生，介不離羣，通不詭世，出處本末，吾無間然。至於肆筆成書，特其餘事，而匠心獨形，體備昔賢，窮其深，則汲塚魯壁之籍靡不窺，探其賾，則旁行四句之書靡不讀，碑板綸誥之作，矩矱凜然，流連叙述之篇，風致橫逸，而大指傳諸道德，駸乎鄒魯之堂，夷惠無得而名，蘇韓莫適爲指，其亦聖域具體而先生一身兼總條貫，奔流峻峙，雲物爛焉，求諸古今，實鮮其儷，雖欲閎之士、文苑大雅之流與？嗚呼！惟人與文罕或具美，分將標譽，合固擅奇，幅，間存歇庵，學者爭購以傳，即斷簡單詞，珍若檀旃。愚方逼吏事，不暇手錄，從君爽乞得，屬王生應遴傳寫，奉入春明，冀與師門高足訂其譌謬，用詔來茲。而王生亟付剞劂，頓令長安紙貴。且謂愚不可無一言。愚僭記其緣起若此，至闡發淵源，爲子瞻之序六一，則有嘉賓諸公在。萬曆辛亥上巳日，門人新安余懋孳敬題。

胡承謨《石簣先生文集序》 會稽先生以經義冠南宮，余見雞林片紙，珍若拱璧，常私評曰：前無瞿唐，後無湯許，洗浮靡而崇典雅，今之韓昌黎、歐陽文忠也。頃承乏瑞陽，於郡伯公處獲讀先生遺稿，其蒼勁似左、國，雄放似子長，憑虛凌空似漆園吏，短詠長篇似王摩詰、孟襄陽，經濟才猷似董江都、賈長沙，剴切痛快似蘇眉山、李溫陵。悟足而識老，才富而神完，落浸，致令必達，五言古詩，有時陶柳之概，駸乎其必洎者也，而刻之者爲俗山陰王應遴謹識。

陸夢龍《歇庵先生集選序》 歇庵之文，意俊而語獨，能發其解，迤邐澹詮次對儷，分爲十卷，厥工乃竣。敬題數語末柬，識歲月焉。萬曆辛亥冬仲，

士，概舉旁及鱗鬣之餘，暨所厭倦而代以人者，亦支格其間，殊累歇庵。文固有率而工、苦而窳者，率而工，出其意之所發，意至語至，意盡語盡。若逼迫於酬酢，矜莊於顧忌，周旋於顏面，甚思彌曲，其詞彌巧，而文彌以不工。當其牽於人求而人應，勢實使之，而不虞其示於人而傳於後。居今之世，爲人應之文而能免於數患者，鮮矣。即歇庵不免也，而豈其質哉！公餘多暇，爲極遴擇諸如所云，即中擇必鍥句鏤語，以成全瑜。少時喜高季迪詩語秀粹，徧索全集讀之，無足觀，返令索者無味甚矣，選季迪者之愛季迪也。歇庵選所餘散金沙中，割愛去盡，令讀者味腴而憶之，追逸雋無竟，不猶愈歟！萬曆己未五月望後，陸夢龍君啓書於粵署。

張大復《陶周望與弟書》 陶周望與弟君奭書：「今人不曉作文，動言有奇平二轍。言奇言平，詿誤後生。吾論文亦有二種，但以內外分好惡，不作奇平論也。凡是胸膈中陶寫出者，是奇是平爲好。從外剽賊沿襲者，非奇非平是爲劣。骨相奇者以面目，波濤奇者以江河，風恬波息，天水澄碧，人曰此奇景也。西子雙目兩耳，人曰此奇麗也，豈有二哉。」此古今跌撲不破之語。其意非造於陶，至陶始暢，眞令人讀之可盡而味無窮也。末又云：「弟曾見我終日翻講章否？做五篇七篇，一歲至數百篇否？喜看古書，亦有幾段成誦否？」此又一味妙悟，惟周望能爲之，惟君奭能聽之，以語中下根人則不可。王文肅公常言：「做人做到閣老，乃妥。作文到閣老，乃佳。」如是方爲識癢痛之語，周望猶未免資質用事也。良工苦心，此事難說。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望齡，字周望，會稽人。禮部尚書承學之子。萬曆己丑會試第一人，廷試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歷中允諭德，起國子祭酒。以母老乞終養，母喪遘疾而卒。謚文簡。周望年九歲，即匡坐，終日與其兄問答，皆世外語。在詞垣，與同官焦竑、袁宗道、黃輝，講性命之學，精研內典。悅慈湖、陽明、龍溪、近溪之書，曰：「慈湖師陸文成之所自出，餘子文成之裔也。」閱歷清華，多引身家食，游覽吳越名勝，一登洞庭，兩遊白嶽。楚人袁宏道謝吳令，偕遊東中，陟天目，窮五泄，詩記爲時所傳。周望於詩，好其鄉人徐渭。作《洞庭山遊記》，規摹柳州，近效蔡羽。萬曆中年，汰除王、李結習，以清新自持者，館閣中平倩、周望爲眉目云。有《歇庵集》行世。

《制義叢話》卷六 梁省吾(葆慶)曰：陶石簣評湯霍林文云：「世之評文者，類言好醜而莫言內外，予獨以內外分好醜。可謂發千古未發之秘。蓋外膏內枯，文之下也，外枯內膏，文之上也。昔坡老好淵明之詩，以爲質而實綺，臞而實腴，且曰佛言食蜜中邊皆甜。人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文之內外，其能辨之者寡矣。湯君之文，所謂外枯而內膏，似淡而實美者。」嗚呼，此不但評霍林文，直石簣先生自述其文矣。王已山曰：「自萬曆己丑，石簣以奇矯得元，而壬辰踵之，遂以凌駕之習，首咎因之。其實文章之變，隨人心而日開，於順題成局，相沿已久之後，變而低昂其勢，疾徐其節，亦何而勢寬氣沛，故爲難及。

《鴆鳩：拙鳥也而鳩無驗，俗云，晴鳥叫晴雨鳥叫雨》 《明詩歸》卷三：譚云：以俚語弄風雅。人知經書之爲風雅，而不知俚語之風雅更甚於經書。

《平播州碑記》 《明文遠》：義正辭嚴，色古氣厚，李義山所謂「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者也。此種文，自當與韓碑柳雅並壽天地。

《昌平州義莊記》 《明文遠》：凄涼酸楚，感人心脾，至今日則更甚矣，使石簣先生見之，當如何也？

《重修長洲縣儒學碑記》 《明文遠》：以三吳文字之盛，正爲文字之衰，慨世之言，有補聖教。文字亦溫潤密栗，繩尺緊嚴。

《白華堂記》 《明文霧》卷九：至情相感，惻惻心動，紙幅外覺有無限迴翔。

《孟獻子曰》一節 《欽定隆萬四書文》卷一：獻子言與引獻子言，俱重戒聚斂臣耳。文會意合，發打成一片，沉渾嚴緊，力引千鈞。若叙過引言，另起此謂，局便散矣。要知爭關奪隘俱在前半，後只收束完密。

《子問公叔文子》一章 《欽定隆萬四書文》卷三：點化題面，手法靈絕，更有峭勁之氣遊盪行間。

《君子無衆寡》一段 《欽定隆萬四書文》卷三：抉題之堅，理精詞卓，其中有物，故簡而彌足。

《告子曰不得於言無暴其氣》 《欽定隆萬四書文》卷五：夫志六句，止辯勿求於氣之失，至勿求於心，不待言矣。理解既徹，故就題成文，方圓自合。

《民事不可緩也》三節 《欽定隆萬四書文》卷五：打疊一片，處處緊密，

《聖人之行不同也》合下節　《欽定隆萬四書文》卷六：　鍊局甚緊，運題甚活，全於入脈處、過渡處、結束處著精神。

《明史・唐文獻傳》附　（存目）

道光《嵊縣志》卷九《寓賢》　（存目）

《千頃堂書目》卷一六　陶望齡《宗鏡廣刪》十卷，《陶周望老子解》二卷，《陶周望莊解》五卷。　又卷二五：《水天閣集》十三卷，《歇庵集》十六卷。

《明史・藝文志三》　陶望齡《老子解》二卷、《莊子解》五卷。　又《藝文志四》：《歇庵集》十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道家類存目・解莊》　十二卷。明陶望齡撰。【略】是編僅寥寥數則，歸安茅兆河取與郭正域所評合刻之，均無所發明。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陶望齡《解莊》十二卷。

高攀龍

論述

綜論

吳中行《高子遺書序》　蒙嘗爲之說曰：　宋儒周元公以後，爲禪學者無極與太極分，而程朱合之。明儒薛文清以後，爲心學者致知與格物分，而高子合之。分合之間，性學一大明晦也。或曰：　然則先生之與程朱奚似？　蒙謂程朱同一窮理，亦各有入門，淳公從戒愼恐懼入，文公從學問思辨入，先生兼之，而得力於居敬居多。坐如泥塑人，接入渾是一團和氣，有之似之矣。

姚希孟《名臣論議・高攀龍》　（直隸無錫人，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兵部尚書。）初任行人，每慷慨建白，嘗有惜才遠佞疏，語侵閣臣。旨下部院究問，降雜職，得揭陽典史，以遷客赴任，不廢政事。歸與顧憲成諸賢覃精理學，攀龍獨從主靜入，行之數十年無間輟。授命時若蟬蛻然，學力也。天啓改元，起光祿丞，陟本寺太常大理少卿，所條奏皆鑿鑿可試。而其苦心憂國，在逐鄭養性，幾以此賈罪，未幾有申講學之禁者。又孫宗伯愼行以紅丸事攻舊相，攀龍亦有討賊之議，羣小側目甚矣。以太僕卿還里，即家起刑部侍郎，超拜左都御史，與座師趙南星對掌銓憲，銳意太平，謂激揚吏治，當自巡方始。首糾大墨崔呈秀。呈秀向逆璫搏顙求哀，羣奸合謀，首逐南星，次攀龍，而大亂作矣。明歲聞逮治命，謂大臣義不辱國，草遺表從容赴池水死。蓋其生而純實無弊勝於王，至乎修持之潔，踐履之方，則一而已矣。於此不一，不成儒者，況成聖賢？　潔且方而未聞道，則誠有之，聞道而淄其躬，毀其方者，未之有也。然道脈自朱陸以來，終莫能合，薛非不悟也，而修居多，王非無力也，而巧偏重。一修悟，一巧力，一朱陸，惟吾先生其人。遺言自自訂數種而外，多散漫無次。恐其久而愈紛，敬彙爲十二卷，凡於不欲垂不必垂者，胥已之，寧簡毋繁，爲後世也，所以體先生之志也。　崇禎辛未九月壬申，門人嘉善陳龍正謹序。

陳龍正《高子遺書序》　蓋本朝大儒，無過文清、文成，高子微妙踰於薛，而純實無弊勝於王，至乎修持之潔，踐履之方，則一而已矣。於此不一，不成儒者，況成聖賢？　潔且方而未聞道，則誠有之，聞道而淄其躬，毀其方者，未之有也。然道脈自朱陸以來，終莫能合，薛非不悟也，而修居多，王非無力也，而巧偏重。一修悟，一巧力，一朱陸，惟吾先生其人。遺言自自訂數種而外，多散漫無次。恐其久而愈紛，敬彙爲十二卷，凡於不欲垂不必垂者，胥已之，寧簡毋繁，爲後世也，所以體先生之志也。　崇禎辛未九月壬申，門人嘉善陳龍正謹序。

《啓禎遺詩》卷一《高忠憲公》　先生諱攀龍，字存之，號景逸，常州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授行人，以抗疏語侵時相，謫揭陽典史。天啓初，始起廢籍爲光祿丞，歷陟京卿刑部侍郎，至都察院左都御史。會逆奄用事，羣邪附之，興鉤黨之獄，目先生爲魁，罷歸削籍，尋被逮，先生遂赴水死。烈皇登極，逆奄伏誅，乃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事載國史，不具論，論其學術。先生之學，以性善爲宗，以居敬格物爲要，以躬行實踐爲主，以綱常名教爲本。少卽從事於聖賢之學，其爲行人時，有妄人上章詆毀程朱，先生心印，遂與諸曹謀梓之，而僭引其端。

生有崇正學闢異說一疏，力排斥之。其謫揭陽也，自謂猶不能不動心，遂大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眞負此生矣。」在途拜周元公、李延平祠，覽朱文公、蔡九峰遺蹟，慨然有繼往哲之志。所至與儒者許敬庵、李見羅、蕭自麓諸公往復辨論。在官舍編集《朱子要語》，先生自謂此行學凡三進。會同邑顧端文公倡道東南，錫山故有龜山先生東林書院，先生歸，遂與顧公修復遺址，講學其中。毘陵錢啓新先生亦時來會講，先文莊從錢遊，嘗得侍先生。海內清流之士，羣相應和，一時以爲絕盛，由是東林之名大著。爲太常少卿時，上疏陳聖明務學之要，謂《大學》一書既講於經筵，宜反覆玩味。眞德秀《大學衍義》、丘濬《大學衍義補》不可不觀，帝王心法、治法具備於此。爲太僕卿時，有邪黨請禁講學，於是憲臣長安馮公、吉水鄒公皆去位。先生疏謂：講學何事，頓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發自聖明之世？言極切直，蓋欲以學術救世，至以身殉道而不顧及。臨難從容，具遺表，不辱國，不忘君。別友人書曰：一生學問，到此亦少得力。嗚呼難哉！先生凡在林下二十餘年，博覽諸儒，別其淺深同異，旁及二氏之書，亦反復詳究而得其病之所由。嘗言姚江誤看紫陽窮理，立論偏重，遂使學者謂讀書是狗外，空疎杜撰，一無實學。又曰：陽明以朱子之致知爲聞見之知，故其爲宗旨曰良知。吾則以謂《大學》致知，本非不良之知也。又曰：無善無惡之說，以之明心性者十之一，以之滅行簡者十之九。蓋先生祖孔孟，宗程朱，而折衷羣儒之言，心悟而力行之，故旨約而該，言辯而核，通智愚以爲教而無弊。蓋朱子集宋諸儒之大成，先生於本朝諸儒亦可謂集其大成者矣。先生學兼體用，正人君子咸以王佐期之，厄於百六，未展其蘊，今遺書行於世者十四卷，詩居其一。詩無意求工，大約抒寫自得之致，錄之以見理學家之詩章異於騷人者如此。

《靜志居詩話》卷一六 先生天下規矩，援世翼教，不以聲律自繩。然與歸待詔訂金石契，宜同心之言，自成蘭臭也。

《明詩別裁集》卷九 忠憲詩無心學陶，天趣自會，羽翼名教，人不以「擊壤」一派爲高，益信定山、甘泉非風雅之宗也。

分論

《和程孟陽艷詩》《明詩歸》卷七：

鍾云：寫美人情態，俱從至妍至媚自設想，故字字香字字艷。

《同善會序》《明文遠》：布帛菽粟之言，寫得沁心徹骨，非忠憲公不能有此胸次。

《困學記》《明文遠》：忠憲一生學術，盡於此矣。其得手處頗落機鋒，然自是聖賢嫡子。

《王侯祠兩廡記》《明文遠》：「惟正氣不可磨滅」，千古名言。議論磊磊落落，足以鼓天下忠臣烈士之氣。

《汧陽縣三賢祠記》《明文遠》：極平實，亦極精微，當與聖門求仁之旨參看。

傳記

吳中行《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高公神道碑銘》 萬曆之季，朝士以東林爲詬厲。東林者，梁谿諸君子講學之所，而景逸高先生其導師也。先生自被謫，林居數十年，晚起田間，登九列，昌言正色，率屬澄清而風節著，大道莫容，蒙難正志，遇今上褒恤，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議易名，復奉有孤忠邃學秉節正終之明旨，而忠義顯。顧先生之風節之忠義皆學也，窮理則好惡自誠，見性則殀壽不貳，退藏於密而顯仁於造次顚沛。嗚呼，此所以爲先生與？先生諱攀龍，字存之，別號景逸，始祖曰孟永公，三傳至雪樓公，代有隱德。雪樓公生靜成公材，是爲先生王父，舉於鄉，爲黃巖令，有異政。生繼成公德徵，配陸夫人，貳邵夫人，實生先生。靜成公有弟靜逸公較，逾壯無子，請以先生爲嗣，靜成公許之，後皆以先生貴，贈太僕卿。先生蒙卹典，胄子世儒詣闕謝恩，邀三代誥贈，自雪樓公以下，皆如先生贈官。先生年十九補邑諸生，又二年壬午領鄉薦。二十有五，從顧涇陽先生講學，讀《大學或問》，知入道之要莫如敬，遂以肅恭爲主，持心方寸間。久之，悟所謂腔子者，覺心不專在方寸，渾身是心。蓋志學時卽以程朱爲的矣。己丑成進士，隨丁靜逸公艱，廬中讀《禮》讀《易》。壬辰謁選，授行人。適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請改易傳註，頒行所自爲書於天下。先生奮然曰：「小人而無忌憚至此哉！」遂上崇正學闢異說一

疏，娓娓數千言。嘗謂讀書意思不進者，尊德性工夫少也。率半日靜坐，半晝，駸駸欲與瑫合，而外廷諸臣以事權相齮，機漸惡，先生默爲聯絡，備極日讀書。偶坐僧房自覓本體，忽思閑邪存誠，覺當下無邪，更不須覓誠，快然如脫纏縛。已奉使歸。時太倉當國，閣銓相牴牾，小人有附閣攻部者。先苦心。會總憲缺，廷推首先生。時儕鶴趙公爲太宰，先生以門牆爲嫌，力辭生復命入都，甫三日，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一疏，語侵閣臣，下部院會議，之。太宰心動，而臺省急先生甚，以天下事不得引嫌廢至公，議遂決。命下，條旨上，而先生降雜職矣。甲午赴揭陽尉，自省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先生控辭不允。既入臺，激揚風采，發御史崔呈秀按淮揚時賕賂鉅萬，竟褫於舟中，嚴立規程，取先儒靜坐法門一一參求，覺心氣澄清，時有塞乎天地職遣戍，天下快之。呈秀既得重譴，則潛伏輦轂，急走魏璫以圖洩憤。而南氣象。過汀州，憩旅舍小樓，悟明道先生萬變在人、實無一事之語，一念纏樂又以偃蹇被糺，益恚恨，遂計不反顧，與內合謀，而所欲急驅者，部院則綿，瞥焉斬絕。自謂出門至此，學力凡三轉手勢，詳《三時記》中。乙未假差借晉撫事以發端，首垣選郎逐而先生與太宰俱罷歸矣。乙丑春，詔獄起，追歸。戊戌搆水居於蠡湖，閉關趺坐，作復七規程。甲辰東林書院成。東林故贓一案將連及先生，賴吳錦衣力持得免，及游鳳翔疏上，而先生削奪矣。已有道南祠，爲楊龜山先生講學遺址。先生與顧涇陽先生請復之，搆精舍，與請毀東林書院矣。先生屏跡河干，杜門絕交者逾年，而有丙寅三月十七日事。同志講習其中。每會拈出宗旨，洗發提撕，遠近負牆者人人得意，而先生以當繆、周二公之逮也，先生自度不免，先一日肅衣冠謁道南祠，有《別聖文》，端居靜定，尤不可少。蓋學人神短氣浮，浸染世俗，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歸而得吳門信頗異，微笑曰：「其然乎？」及晚家聚，酌如常，止云：「鬻田洽，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乃可耳。自言丙午以後，方實信孟子性善之旨，可得千金完緹騎費。」蕭然就道矣。就寢至夜半，復傳日中信，先生聞之，整程子鳶飛魚躍必有事焉之旨，已及《大學》知本與《中庸》之旨，具《困學記》中。衣起，從容入書齋，謂諸子曰：「吾稍欲料理爲出門計，可急覓舟，東身就蓋先生自癸巳去國，至是凡三十年，學益進，道益尊，而望亦益重。光廟登繫，無恐怖家人也。」作字二紙鎖篋中，復之內寢，與夫人款語半晌，出取所極，詔起建言廢棄諸臣。天啓元年，先生起光祿寺丞，明年晉少卿署寺事，封置几上，指示兩孫：「明日以此付官旗，勿先發。」命且暫退。移時聲息寂綜理微密，耗蠹畢清。既而廣寧失陷，京師震驚，先生請逐鄭養性、誅李如然，諸子推戶入，見燈火熒熒，杳無踪跡，發所封乃遺表也，云：「臣雖削楨、崔文昇以銷隱禍。孫宗伯疏論紅丸，先生曰：「此一部《春秋》也。」會議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謂舊相交結鄭戚，不知有君，義甚峻。未幾轉太常寺少卿，有務學疏，略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問，至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言：「明理以明心，明心以出治，不然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孝，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復有別友人書云：「僕得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疏上，傳旨重處，以福清力持，僅得罰何幻質之足戀乎？」諸子惶駭，急從旁扉奔池畔，則先生已赴水矣。諦視平立俸。已轉大理寺少卿，又晉太僕寺卿。而講學之禁起，鄒、馮兩公皆請告歸，水面，衣履整齊，淤泥不沾身，滴水不入腹，數日成殮，面色如生。嗚呼，先生於辭疏及之，有「講學何罪，頓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欲行聖明之仲也結纓，曾也易簀，先生其同而異，異而同耶？先生嘗謂：「少年不學，世？」力請移疾，不允。明年春，乞差出都，貽書王給事志道，論兩朝事，大老無受用。事多苦，拂意苦，疾病苦，老死之苦，益不可言。靜而見道，此等苦皆無之。」先生末路風騷，受用得手矣。先生書無不窺，尤深於《易》，所要言：「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脫罪，爲君父種禍。著有《周易孔義》、《乾坤姤復》諸說，其論心性理義，如繭絲牛毛，而學脈流夫皇祖威福任手，妙於調停，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派，參訂最精。謂學微有心性之分，孔孟已見朕兆，朱陸遂成異同，至文成、皇考身上事。皇上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皇上身上事。若夫嚴萬古綱常，文清便是兩路。兩者遞傳，必有所弊，畢竟實病易消，虛病難補。今虛證見守三尺法紀，君讎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而奈何諱之，加以誣謗也。」至哉斯言，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居無何，起刑部右侍郎，疏辭不允。矣，當相與稽弊而反之於實。又曰：「釋氏之學，其精微吾儒具有之，總不值皇子覃恩，予三代誥命。先生曰：「君恩渥矣，其何以報？」而同志亦以大出無極二字。其弊病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佛氏最忌分別是非如何。

紀綱世界，聖人因物之是非而是非之，吾不與也，所以開物成務。」此其息邪閑聖，功豈在距楊墨下哉！生於嘉靖壬戌七月十三日，距其歿得年六十有五。配今誥封王夫人。生三子四女，長世儒，以諸生廕入太學。次世學，以附例承廕。次世寧，諸生。孫男七人，女七人，詳志狀。世儒以庚午年己丑月壬申日丁未時葬先生於嶧峒之諭塋，而以墓隧之詞相屬。升五十無聞，何能窺先生於萬一？顧自爲諸生時，從涇陽先生於東林，因親炙先生。及先生起勳署，得侍同朝，數過從受教，至於今盡讀先生之遺文，恨覿面失之，不獲如醫閭之事白沙也。竊儀圖之，先生光風霽月似茂叔，太和元氣似明道，整齊嚴肅似伊川，讀書窮理立朝嶽嶽似晦翁，若新會之灑落，餘干之主敬，河津之實踐，姚江之超悟，先生兼有之而無其弊。蓋國朝理學名臣，溯洊洛淵源以上接洙泗者，先生一人而已。他嫩行不具載，第識其大而係之以詞。

宋有大儒，厥惟程朱。居敬窮理，孔矩同符。微言既遠，正學榛蕪。無善無惡，乃墮野狐。先生之學，泝流閩洛。力闢禪宗，導以聖鐸。境有動靜，功兼約博。致其精微，棄彼糟粕。講道林泉，垂三十年。晚起廢籍，諸賢比肩。扶植天常，侃侃便便。激揚風紀，顧邵後先。羸豕漸孚，亢龍有血。義不辱國，從容明決。晝夜可通，泡影忽滅。入水不濡，汩羅非埒。帝鑒忠精，褒恤九京。將作營葬，太常易名。惟忠惟憲，二法合並。德有餘美，名非苟成。新宮如堂，穹碑如齯。精神行天，歷百千紀。先生有言，本無生死。廓然太虛，何終何始。

錢謙益《資德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高公神道碑銘》（存目）

紀事

《明季北略》卷二（存目）

吳應箕《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忠憲高公傳》（存目）

《罪惟錄》列傳卷一〇《高攀龍》（存目）

《明書·高攀龍傳》（存目）

《明史·高攀龍傳》（存目）

《明人詩鈔正集》卷一一（存目）

《明詩紀事》庚籤卷一六陳田按 先生再起侍郎時，魏閹勢方張。福清當國，先生曰：「外廷法用正直，內閣法用和緩。內閣當借用外廷，不可以正直而疑其激；外廷當責成內閣，不可以和緩而疑其媚。」苦心調劑，至福清棄象數，離絕事物，遁於恍惚窅冥，以爲不傳之秘也。是固不得謂以心言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高攀龍《周易易簡說》三卷。又《經籍三四》：《二程節錄》四卷，《文集鈔》一卷，《春秋孔義》十二卷。又《經籍五四》：《高子遺書》十二卷，附錄一卷，《附錄》一卷。又《經籍五四》：《古本大學》一卷，《春秋孔義》十二卷。又卷二五：《高子遺書》十二卷，《未刻稿》六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 《易簡說》三卷。又卷二：《周易孔義》一卷。

《明史·藝文志一》 高攀龍《大易易簡說》三卷、《明高攀龍撰。【略】是書

《四庫全書總目·易類五·周易易簡說》 三卷。明高攀龍撰。【略】是書詮解《易》義，每條不過數言。自序云：「其知易知，其能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又曰：「五經注於後儒，《易》注於夫子，說《易》者明夫子之言而《易》明矣。」是其著書大旨也。攀龍之學，出入朱陸之間，故以心言《易》。然其說曰「天下有非《易》之心，而無非心之《易》，是故貴於學也。學也者，知非《易》則非心，非心則非《易》；易則吉，非易則凶悔吝」云云。則其說主於學《易》以檢心，非如楊簡、王宗傳等引心學以歸禪學，務屏

《易》，爲攀龍之失矣。

又《春秋類三・春秋孔義》 十二卷。明高攀龍撰。【略】是書斟酌於左氏、公羊、穀梁、胡安國四家之傳，無所考證，亦無所穿鑿。意主於以經解經，凡經無傳有者不敢信，傳無經有者不敢疑。故名曰孔義，明爲孔子之義而非諸儒之臆說，雖持論稍拘，較之破碎繳繞，橫生異議，猶說經之謹嚴者矣。朱彝尊《經義考》：「此書之外別有李攀龍《春秋孔義》十二卷」，注曰：「未見。」今案書名卷數並同，攀龍之名又相同，不應如是之巧合。考李攀龍惟以詩名，不以經術見，其墓誌本傳亦不云嘗有是書，豈諸家書目或有以攀龍之名同，因而誤高爲李者，彝尊未及考核，誤分爲二歟！

又《儒家類存目一・正蒙釋》 四卷。舊本題明高攀龍集注，徐心達發明。【略】葉向高序，稱「《正蒙》精深浩渺，朱子訓釋未盡，錫山高雲從緣其指廣爲集注。橋李徐德夫篤好此書，嘗條其所見，謂之發明，以質雲從之說，同者去之，異者存之，異而此失彼得者去之，短長互見者存之」云云。則此書爲必達所自定，非攀龍之本矣。

又《二程節錄》 四卷，文集鈔一卷，附錄一卷。明高攀龍編。取二程語錄，擇其精粹，先辨性，次論學，次治事，次釋經，每類各爲一卷，末載文集鈔及附錄各一卷。前有康熙癸未陸楣序，稱「攀龍官行人時爲是書。其手鈔本藏同邑秦松齡家，顧鏊欲刻之，未果。鏊子棟高，乃踵其父志刊行」云。

又《別集類二五・高子遺書》 十二卷，附錄一卷。【略】攀龍出趙南星之門，淵源有自。其學以格物爲先，兼取朱、陸兩家之長，操履篤實，粹然一出於正。初自輯其語錄文章爲《就正錄》，後其門人嘉善陳龍正編爲此集，凡分十二類。一曰語，二曰劄記，三曰經說辨贊，四曰備儀，五曰語錄，六曰詩，七曰疏揭問，八曰書，九曰序，十曰碑傳記譜訓，十一曰誌表狀祭文，十二曰題跋雜書。附錄誌狀年譜一卷。其講學之語，類多切近篤實，闡發周密，詩意冲澹，文格清遒，亦均無明末纖詭之習。蓋攀龍雖亦聚徒講學，不免漸染於風尚。然嚴氣正性，卓然自立，實非標榜門戶之流。故立朝大節，不愧古人。發爲文章，亦不事詞藻，而品格自高，此眞之所以異於僞歟。

錢謙益《跋高存之邨居詩卷》 存之丈家食幾三十年，閉門學道，時方鈎黨，風濤喧豗，優游自得，有終焉之志。讀《邨居》詩，可想見矣。今方官御史大夫，踞獨坐，雙籐倚戶外，羣僚奉手屏氣。不知存之居太微執法之署，視菰蘆中老屋數間，又何如也？廣陵舟中，爲密緯題此卷，入長安見存之，當以語之。天啓甲子八月。

王士騏

李維楨《王吏部詩選序》 余竊惟詩始《三百篇》，雖風雅頌賦比興分爲六義，要之觸情而出，即事而作，五方風氣，不相沿襲，四時景物，不相假貸，田野閭閻之詠，宗廟朝廷之製，本於性靈，歸於自然，無二致也。迨後人說詩，有品有調，有法有體，有宗門有流派，高其目以爲聲，樹其鵠以爲招，而天下心慕之，力趨之，諸大家名家篇什，爲後進蹈襲捃摭，遂成詩道一厄，其弊不可勝原矣。冏伯少私寡欲，滌除玄覽，大盈若冲，大巧若拙，故其詩有專至之境，有無方之用，有不盡之味，有長勝之勢，視司寇奉常，自爲一家，而於唐大家名家，不即不離若是也。古聖賢論學，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論孝，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余聞司寇教冏伯：有長至之境，有無方之用，有不盡之味，有長勝之勢，視司寇奉常，自爲一家，而於唐大家名家，不即不離若是也。古聖賢論學，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論孝，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余聞司寇教冏伯：若輩詩當別具鑪鉗，無更向乃公求之。譬之蝦蟆跳，終不出斗。司寇善教，冏伯善繼，人不敢以司寇奉常輕視冏伯，又不敢以冏伯輕視司寇奉常，此之爲學，此之爲孝。冏伯所以得是詩而稱之，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余以書報眉公曰：惟苦心無洗發，標格無摹寫，乃見冏伯耳。兩君子當爲揖口。是於詩本無所解，第以儒生常談置辭，即二美先生，尚亦揶揄我哉！

《靜志居詩話》卷一六 冏伯《醉花庵》詩，不拾過庭片語。《贈別》云：「東風吹柳柳成絲，細雨釀花花滿枝。可惜春光正駘蕩，相逢恰是別離時。」

屠隆《王冏伯制義稿序》 冏伯士之駿也。我以爲駿，人以爲駑，至於一且以文冠其南國，南國遂帖然從而駿之。嗟嗟，此冏伯也，今一何駿，始一何駑乎！昔人之謂王藍田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其家猶爾，矧他人哉！玉之在石也，和氏以刖，及其剖也，秦人奪之，趙人爭之，玉非有改也。冏伯剖矣。吳故多名士，以予所見，其爲冏伯而未剖者，吳猶不乏，在事者惡得不注念也。弗念則皆駑也，駑而駿之，爲日不晚乎！以冏伯之才之文，一冠南國而南國帖然，則呼順風也，雖才且文，抑或以其弇州先生之子

邪？以冏伯爲弇州子，則呼順風。弇州而有子若冏伯者，則風水之積厚也。雖然，余終虞造物之妬子矣。陸士衡明知道家所忌，而猶冒而爲之，難以語智。周魯靈長大都以忠厚謙冲之道勝也。冏伯祖父以精誠寬大承家，數世之後乃有冏伯，冏伯遵而行之，後未艾也。而其道在損。老子曰：「吾之所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冏伯之用物弘矣，弘而不已必有後憂，故冏伯之爲駿也玉也冠南國也，是皆所當損者也，究之卽冏伯亦損也。損則虛，虛則亡不游矣，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貫金石而無碍，步日月而無影，則虛之極也。冏伯誠思之，今則駿，始則駑，剖則玉，不剖則石，駿也駑也玉也石也何常之有？知其無常而猶屑屑然有之，是夢者之抱天珠惟恐墜也。嗟嗟，冏伯之寤也久矣。

又《送冏伯孝廉北上公車》（存目）

《四庫全書總目・雜史類存目三・馭倭錄》 九卷。明王士騏撰。【略】是編乃其爲兵部主事時，採明一代倭寇事蹟，起洪武元年，訖萬曆二十四年。凡當時所奉詔旨及諸臣章奏，並中外戰守方略，案年編紀，本末頗具。自序以爲薛浚《考略》、王文光《補遺》、鄭若曾《籌海圖編》，多取野史爲證，往往失眞。故所錄皆就國史中拈出，然當時奏報，亦多演敗爲功，欺蔽蒙飾。國史所載，正未必盡爲實錄也。

又《傳記類存目二・武侯全書》 二十卷。明王士騏撰。【略】是編述諸葛亮始末。首《三國志》本傳。次張栻補傳。次鼎立、繼統、連吳、南征、北伐、遺命、調御、法簡八篇，以補張傳。次心書。次新書。次陣圖。次篇翰。次世系。次《朱子綱目》。又附錄後人評論、詩賦、雜文三卷終焉。按陳壽《進諸葛氏集表》云：「刪除重複，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具列其目於傳後。」今其書久不可見。是書搜羅完備，而心書、新書之類，眞僞蕪雜，未能刪汰。諸篇分隸，亦或未當。後楊士偉因士騏此本，別改定爲《諸葛書》，較爲精核。以創始者爲士騏，故仍存其目焉。

又《傳記類存目四・四侯傳》 四卷。明王士騏撰。是編摭文成侯張良、忠武侯諸葛亮、武侯王猛、鄴侯李泌四人行事，以正史及稗官野乘相參而成。蓋隱寓冏友之意。

《閨怨》、《贈別》《明詩歸》卷七：鍾云：二絕俱風趣可誦。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士騏，字冏伯，元美之長子。萬曆己丑進士，

明文學部二・王士騏　王一鳴

王一鳴

湯顯祖《王生借山齋詩帙序》（存目）

又《聞王子聲令太湖，是明德先師舊蒞》（存目）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一鳴，字子聲，一字伯固，黃岡人。萬曆丙戌進士，授太湖知縣，調臨漳。負才自放，不爲吏道所拘。左官，不得志，飲酒近婦人而死。伯固爲稚欽之從孫，其族有同軌者，繼稚欽稱詩，識伯固於兒童，時以稚欽衣鉢期之。伯固之得名，自此始。尉氏阮漢聞序其詩曰：

「伯固再令臨漳之歲，淹長安邸三月。酒酣大叫，黃金白雪，流毒千載。授予自訂稿一帙，爲人攜去，無何歿於官。戊戌過涇陽驛，見題蘚壁一章，今但記『孤臣長糞土，萬事隔雲霄』兩句耳。伯固師法少陵，每一讀，輒批評而封識之，其專勤如此。所與稱詩者阮及、秦京，其同調也。」

《五月末旬皖中作》《明詩評選》卷五：兩分喜不折合。

《明詩紀事》庚籤卷一五陳田按　子聲稚欽從孫。湯義仍贈詩云：「爲憶先朝王夢澤，烏衣殊不羨江東。」子聲負才，不得志卒。義仍有《先寒食一日同張了心哭王太湖》詩云：「張衡愁處起離情，不見黃州王子聲。絮酒隻雞千載事，楚天明日是清明。」

《千頃堂書目》卷二五　王一鳴《自訂稿》一卷。

鄒迪光《齊安王子聲》（存目）

歸子慕

論述

綜論

陳龍正《陶庵集序》（存目）

吳熙祖《陶庵集後序》或曰：子之私淑歸子似也，肖其人足矣，必行其文，歸子豈願以文傳者耶？熙曰：不然，家夫子有言，歸子如鶴韻鳳威，其音吐文采者，其情性修持也，吾讀之而仰止，安可使千秋百世不得同此意耶？吾舅氏理學良深，足以契歸子，得其筆墨，爲之表微，譬諸陟山有級，而航海有楫，前人之光，後人之幸矣。歸子不必以撰著傳，傳之者豈第以撰著耶？梓成，述以附簡末。時崇禎辛未六月朔日，後學吳熙祖頓首述並書。

又陳田按　季思人品高潔，抒寫性情，與柴桑風趣不遠。所謂「惟其有是以似之」也。古今擬陶者多矣，東坡尚苦不似，況其他乎？

《靜志居詩話》卷一六　季思善病，再試南宮，歸而屏跡田里。所居陶庵，插槿爲牆，縛茅爲屋，小如蝸殼瓠子，養疴其中。迭相往還講學者，無錫高攀龍存之、嘉善吳志遠子往，主客從容，晏坐默識，凝然不語。一有所得，輒怡悅相告。存之稱其「有絕人之慧，絕人之識，絕人之趣」。又言：「季思去諸口者，不漫作無味語，筆諸書者，不漫作無味辭，措諸躬者，不漫作無味事。即其眉宇顰笑，足以洗濯一世塵垢。」傾倒可云至矣。季思雖病，猶授生徒。友人勸其輟講，報之書云：「生徒固無累於我。豈惟無累，且以爲樂。清晝飯餘，滄江日落，或童或冠，油油與偕，共坐槐陰，間譚啜茗，臨江藉草，以觀雲物，風帆往來於目，農歌不輟於耳，亦可謂至樂矣。」君子謂其樂天知命焉。季思卒時年四十有四，崇禎下詔，特贈翰林待詔。其詩學陶而得其神髓，韋蘇州後，鮮有其倫，誦之令人增陋巷簞瓢之樂。（沈山子云：「古今效陶而肖者，王、韋之外，不得不推季思。」）

《明詩別裁集》卷九　待詔詩雅淡清眞，簞瓢童冠，無非樂趣。生平與高居蕭寂之趣，與淵明《田園》詩首章絕類，不禁神往。乙巳十月，過崑山，訪忠憲公敦道義交，詩品亦略相似，所云「同心之言」也。

《明詩紀事》庚籤卷一引安希范《天全堂集》　余雅聞高存之言，歸季思隱之西岡村。衡門流水，短牆及肩，榜曰：「衡門翳翳，泌流洋洋。」蒼頭迎門，衣履樸野，云：「主人不在，當即至矣。」一入門，槿籬蕭疏，畦圃縱橫，矮屋五六間，聯曰：「草木欣相得，江山閒自如。」中闢二扉。室可方丈，壁俱蘆竹夾成，飾以泥，柱聯曰：「農圃聊相偶，琴樽且自陶。」庭前左右兩舍，舍前縛竹成架，枸杞蔓之。下種甘菊。舍中聯云：「對榻草蔬田舍話，一林風月主人心。」周行籬落，徘徊庭戶，默誦淵明詩，眞無一語不合。久之，季思至，丰神蕭爽，別有一種孤雲野鶴氣味。促膝而談，小童供甘菊湯。良久，季思欲止余餐，余欲乘潮歸，季思送至舟，且訂後期。篷窗中望季思入林，意更依依惜別。人生不過數十年，終日碌碌，沈酣苦趣，今見季思所有，令人爽然自失。

分論

《江村》《明詩歸》卷四：鍾云：詩學陶不必言也，妙在學陶而宛然陶也，尤妙在不獨詩宛然陶，而性情亦宛然陶也。蓋詩從性情中流出，惟性情去陶不遠，故所爲詩與陶相近也。今之學陶者，不知性情爲何如，動以澹逸字句求陶，烏可得乎？

《西窗》《明詩評選》卷四：古今擬陶人，皆於死處寫，幾令陶爲褊率之俑。此亦不知有陶，正令陶公呵之即舞。《明人詩鈔正集》卷一一：純用比體，語意於結句微微點逗。

《雜詩》（三首）《明詩歸補遺》：鍾云：淡淡寫出王道，勝賈生痛哭，誰謂詩不足道政事也。

《丙申六月過吳子往荻秋庵》《明人詩鈔正集》卷一一：待詔詩不作理語，無非理趣。俯仰自得，眞意盎然，乃能爲此。此眞道學，談詩不必《擊壤》，猶之講經不必擁皋比也。

《辛丑夏日閑居》《明詩評選》卷四：「江南寒信遲」一脫，妙。元來知其所事也。然歸子病相尋不已，遂屏跡陶庵。陶庵者，縛茅爲屋，插槿爲牆，屋後樹梅，庭藝菊杞，室中琴一張，書數百卷，一爐一藥囊一瓶粟，他無長物。歸子鼓琴讀書，晏坐默識，窮天地之無垠，察品物之有自，陶然不知身之病也。時復行吟溪畔，覽物從容，作小詩自娛。客至，煮蔬沽醑而已。不詣府縣，不受當路問其《陶庵儀》載集中。歸子自居陶庵，不與衣冠之會，不詣府縣，不受當路問餽，不爲宗黨爭訟伸白，不爲子姪應試干請。雖甚貧，養其子之孤者，養其弟娠之寡者。雖甚病，於人倫事未嘗偷惰。少孤，事諸兄友愛特至。平居無疾言遽色，農夫牧豎，相與依依如儕伍，周念童僕如子弟。其病愈久，其學其所發明，皆人情物理之極，而爲他人所不能道。此文佳處，須以是觀之。

《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欽定隆萬四書文》卷二：公西華非備嘗甘苦，不能爲此言。作者體認眞切，故語淡而意深，如脫於古賢之口。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二句《欽定隆萬四書文》卷二：情眞語切，足令人怠心昏氣悚然而振。

《直道而事人》四句《欽定隆萬四書文》卷三：股法極變化，情詞極婉轉。後來佳作，皆不能出其右。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欽定隆萬四書文》卷六：上溯周官之法制，下極漢唐之末流。窮盡事理，恰與題之窾卻相入，兼成化至嘉靖作者之能事而有之。

傳記

高攀龍《陶庵先生傳》陶庵先生者，歸子季思也，蘇之崑山人。名子慕，字季思。其父故太僕震川先生，諱有光。歸子兒時卽有至趣，嘗掛酒衣帶間，見一卉一石佳者，輒引酒自賞，其餘童孺所弄，一切睨視，無所屑。及長，苦心爲文詞，有境必詣其奧，有致必極其微，醲味沉情，而出之以輕聲遠度，飄飄乎如祓濯於醴泉甘露，而蕩以清風、被以鮮霞者。辛卯舉南畿。乙未從京邸交於嘉善吳子志遠。過錫山，交於高子攀龍。三人相得歡甚。時高子築室於蠡湖之上，曰水居。吳子築室於祥蕩之上，曰荻秋。歸子旣三對公車不第，又兩喪婦，得羸疾，築室於崑之西村，曰陶庵。三子者，遞相過從，几席湖山，衣被風月，飲食圖史，見者以三人相對一室，終日默然自怡，而不知其所事也。然歸子病相尋不已，遂屏跡陶庵。陶庵者，縛茅爲屋，插槿爲牆，屋後樹梅，庭藝菊杞，室中琴一張，書數百卷，一爐一藥囊一瓶粟，他無長物。歸子鼓琴讀書，晏坐默識，窮天地之無垠，察品物之有自，陶然不知身之病也。時復行吟溪畔，覽物從容，作小詩自娛。客至，煮蔬沽醑而已。不詣府縣，不受當路問餽，不爲宗黨爭訟伸白，不爲子姪應試干請。雖甚貧，養其子之孤者，養其弟娠之寡者。雖甚病，於人倫事未嘗偷惰。少孤，事諸兄友愛特至。平居無疾言遽色，農夫牧豎，相與依依如儕伍，周念童僕如子弟。其病愈久，其學愈進，讀劄記，足見其行己之概矣。客有至陶庵者，登其堂，未見其人，不知塵念之從何去也。見其人，未聞其語，不知和氣之從何來也。飲食焉，笑語焉，退而慨然以歎，油然以思，人人覺其形穢，不知心腹腎腸之胥易矣。此所以爲陶庵也。或問高子曰：「歸子何以願學陶也？」高子曰：「嗟乎，使歸子而得志，所謂斷斷休休者，其人與？而以病廢，所自饜足者，東籬南山之味而已。此誠天下高士也。而使歸子以高士名，則世不幸也。」崑山令王公時熙，嘗造歸子，屏騶從，載酒殽而往，歸子欣然納之。清言彌日，時以爲白衣之致。及卒，學者稱爲陶庵先生，而以傳屬高子。高子謂吳子曰：「惟

子□能傳歸子矣。」吳子曰：「子第傳之。凡人之美人懼溢，歸子不懼溢，天下之美備是矣。」高子曰：「予懼予之得其郛廓而遺其神理也。」吳子曰：「不然。歸如冰壺，內外瑩徹，其郛廓者，其神理也。」高子曰：「善夫，吳子之傳歸子也。」歸子有一子，名奉世。歸子遺言敕奉世曰：「人能親近賢者，雖有下才，不至墮落。吾無以貽汝，貽以此言。」予讀季思時藝，何其簡切高秀，栗然不苟。及讀其《陶庵儀》，乃知胸次虛徐，不染塵俗一點，此有德之言也。宜貴不貴，宜壽不壽，吾於文何卜焉。

《啓禎遺詩》卷八《歸待詔》（存目）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子慕，【略】其室如蝸殼壺子，圭篳不完。簷溜之外，因樸簌編籬爲圃，布衣蔬食，泊如也。與梁溪高存之、嘉善吳子佳講性命之學，過從習靜，端坐不語，終日凝然。三人者，有所自得，听然相語，有吟風咏月之思，他人莫之知也。先帝崇禎初，有詔搜訪遺逸，廣勵風節。御史祁彪佳以故孝廉子慕應詔，詔追贈翰院待詔。季思清眞靜好，五言詩澹雅，似其爲人。兄之子昌世，字文休，風神散朗，有林下風氣，善畫墨竹，能草書，與李長蘅交好。晚作和陶詩，爲程孟陽所稱。

《明史・文苑傳三・歸子慕》（存目）

乾隆《江南通志》卷一六三《人物志・儒林》（存目）

乾隆《崑山新陽合志》卷二三《人物儒林》（存目）

道光《蘇州府志》卷九五《人物志・儒林》（存目）

《梅花草堂集》卷七　歸季思一見姚孟長，覺胸中悶塞，頗有開省。而孟長之念季思，彌久益敦，可稱存歿之誼。昨出季思贈貽詩三首，購文休書之。予披讀至再，覺言該經史，字蓄箴規，世道人心賴以維繫。文搜兩漢之腴，詩探四唐之奧，至其對策、陳疏、講經、制詔，以及銘誌序牘之屬，莫不以某錄其詩於此。白民見文休作字，極稱其有法。於竹則否。人各愛其鼎，故是爾爾。然白民之竹，殆未易相比也。道同不用結，氣同不用求。神在未有先，彼此詺相投。感君嘐嘐志，高廣無匹疇。慨慨燈前言，奚止情綢繆。致君澤民爲先，匡扶補救爲任。予不禁掩卷流連，竊有感於先生之爲人矣。男子患無志，有志良難酬。懷居易隨俗，安樂生煩憂。可憐早春色，風雨維揚舟。不知何所牽，行止不自由。殷勤孟秋約，期屆無淹留。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二五　《陶庵集》四卷。

《明史・藝文志四》　歸子慕《陶庵集》四卷。

藝文

高攀龍《祭歸季思》（存目）

孫承宗

論述

楊璧《孫文正公全集序》　夫士君子束身名教，志法聖賢，非徒以文章畢乃事也，然又未嘗不以文章見其眞。蓋文章卽忠孝之端倪，而忠孝乃文章之實效，二者若爲兩途，而實歸於一致。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所以垂不朽之三，以炳耀乎天下後世者，名臣賢相由此其選也。予束髮時，輒耳熟愷陽先生之名。丙寅歲筮仕高陽，亟取邑志讀之，見其勳名事業，行表言坊，談笑從戎，慷慨赴義，百世之下，凜然尚有生氣。然猶以未讀先生全集爲憾。丁卯春，其裔孫茂才克錄至誠國學生瀾捧家藏全集，以作序請。予披讀至再，覺言該經史，字蓄箴規，世道人心賴以維繫。文搜兩漢之腴，詩探四唐之奧，至其對策、陳疏、講經、制詔，以及銘誌序牘之屬，莫不以致君澤民爲先，匡扶補救爲任。予不禁掩卷流連，竊有感於先生之爲人矣。先生生當末季，力挽傾頹，縱虎穴之能探，奈蚊雷之聚處，卒能鞠躬盡瘁，

百折不回，求仁得仁，以身殉道。迄今讀其遺編，仰其英烈，始知文章流於血性，忠孝發乎天眞，又豈沾沾章句者所可同日語哉！嘻，不朽之三，非先生其誰與歸？先生事功，顚末已詳志乘，予固不贅，聊抒所見以跋其卷尾。嘉慶十二年歲次丁卯□月上澣八日，知高陽縣事光山後學楊璧謹撰。

周亮工《孫高陽先生全集序》（存目）

佟國器《高陽集序》 稚繩孫公運理庭倫，興謳邦佐，五章煥發，聿啓榮光之圖；六律咸和，共覿奏金之字。位忠顯孝，鳴盛美於神熹，炳旅常於朝廓，洋洋乎如慶善之在耳。先大夫與嗣君同桂譜茲蘭蓀，接武三山，編次公《高陽詩集》十卷，余爰得誦歌之。志感絲篁，氣變金石，情必盡致以寫物，辭必窮工以追新。平子之雅，茂先之清，景陽之麗，洵有兼長。應制則莊嚴典贍，讌遊則雋逸瀟疏，別離則感歎低回，邊塞則悲壯悽惋。觸情移韻，恰中其宜。如「池間飛燕子，砌古長宜男」，五言之李翰林也。「白髮縱橫下，丹心慷慨生」，五言之杜工部也。「襟披海色黏天碧，旆拔山客插地青」，排律之王右丞也。「老臣奏捷連三月，聖主興平第四年」，七言之儲光羲也。「廿載騎雲弄月，萬年綠拊青山，把酒任花開落，披襟看鳥飛還。」六言之李頎、常建也。不必沾沾王、楊、盧、駱，而自弗光怪酸寒，六朝而上，公爲折衷，是豈非情之所生乎？公行篤于家乘，勳著於疆場，十疏歸里，註位如林，茲集特情韻之不匱者耳。敬爲之序。時順治乙未春王正月上元之吉，巡撫福建等處都御史、前巡撫福建襄平年家晚生佟國器頓首撰。

又《高陽孫太傅文集序》 余髫年侍先大夫宦遊瀛海，卽耳轟高陽孫先生盛名。維時先生政給札內廷，典試京國，翕然稱斯文匠石，宇內操觚之家，莫不視爲準則。迨後來金匱石室之藏益富，而旂常鼎呂之業爛然，或口代天言，或經筵啓廸，讜言議禮，橫筆談兵，山川人物之紀載，開治論道之訏謨，皆一時碩畫。坐言起行，有此偉才，旋用旋罷，國欲不亡，不可得矣！

趙尊嶽《惜陰堂彙刻明詞提要·孫文忠公詞》 文忠行誼，具見國史。方其捨綸閣之重，慨請行邊，詞臣賦詩以贈，一時傳爲盛事，竊比於范希文、樂羊之篋已滿，見危授命，無愧全人。集中三十五忠詩，蓋有感於璫禍而作。

《靜志居詩話》卷二〇 先生自任天下之重，盡瘁師中，司馬之檄方馳，辛稼軒也。詞凡四十七首，附集以傳。清雄挺秀，落落有致。其尤似辛者，《水龍吟》（「平章三十年來」），【略】其澹宕處若《浣溪沙》（「誰寫南溟玉一灣」），【略】夫以心事而與風駘蕩、雨潺湲同其閒適，則亦非秋士幽人不能道其情緒，詞心所寄，可以知之。獨惜明運不綱，忠貞如孫高陽者，猶不能獲其大效，以至於甲申之變，思宗殉國，而末由挽救，斯眞可爲痛悼者矣。

《明詩紀事》辛籤卷二陳田按 公近體絕句，摹倣唐人，特有風調。奏疏《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公生長北方，游學都下，鍾崆峒戴斗之氣，負燕趙悲歌之節，作爲文章，伸紙屬筆，蛟龍屈蟠，江河競注，奏疏書檄，搖筆數千言，灝漾演延，幕下書記，多鴻生魁士，莫得而窺其涯涘也。爲詩不問聲病，不事粉澤，卓犖沈塞，元氣鬱盤，說者以爲高陽之詩，信矣。公文集一百卷，兵火之後，苕上茅元儀往吊，得之頹垣敗屋中，南司馬范景文刻之金陵。劄劘甫竟，以乙酉之兵燬焉。謙益之舉南宮也，公爲考官，門牆之特情韻之不匱者耳。敬爲之序。時順治乙未春王正月上元之吉，巡撫福建等處都御史、前巡撫福建襄平年家晚生佟國器頓首撰。

《靜志居詩話》卷二〇 先生自任天下之重，盡瘁師中，司馬之檄方馳，辛稼軒也。詞凡四十七首，附集以傳。清雄挺秀，落落有致。其尤似辛者，《水龍吟》（「平章三十年來」），【略】其澹宕處若《浣溪沙》（「誰寫南溟玉一灣」），【略】夫以心事而與風駘蕩、雨潺湲同其閒適，則亦非秋士幽人不能道其情緒，詞心所寄，可以知之。獨惜明運不綱，忠貞如孫高陽者，猶不能獲其大效，以至於甲申之變，思宗殉國，而末由挽救，斯眞可爲痛悼者矣。

傳記

錢謙益《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孫公行狀》（存目）

張岱《孫承宗賀逢聖呂維祺姜曰廣列傳》（存目）

《罪惟錄》列傳卷九《孫承宗（李承先、魯之甲、劉興祚子孫十八人）鹿繼善》（存目）

《明史・孫承宗傳》（存目）

《明季北略》卷一四（存目）

紀事

葉向高《愷陽孫公奏議序》　文武之分途久矣，以周之多才而禮樂屬之姬旦，韜鈐屬之姜望。漢興，首推子房，亦運籌帷幄耳。唐之房、杜、姚、宋，明之青田，皆不典兵。宋之張德遠典兵而敗，韓、范之膽寒西賊，皆虛名耳。其身兼將相，眞能用兵者，亘古今惟諸葛孔明一人，然亦偏安之業，非全盛之世也。今凱陽孫公躬逢聖主，入參帷幄，出典戎樞，而又不辭艱險，督師榆關。當邊庭多事之際，褫其魄而不敢進者，已三載於茲。非眞具文武才，無施不可，曷能勝茲任哉！余于公有一日之雅，自托於相知。然當是時，聞士大夫多推轂公，欲登之壇坫，心不無少訝。詞臣耳，何以得此名？其後余入都，見士大夫推轂公愈甚，上亦心注公。自講帷爰立，且領司馬事，公亦慷慨任之，略無難色。於是服公之識力抱負果有大過人者。其往榆關也，屬廣寧新破，中外縮朒無敢行，甚至已被命之經略抵死力辭，上怒褫其職而終不能鼓懦夫之氣。公之出督，非舉朝所敢望，使公不自請，誰迫公者？舍密勿論思之安，而就戎馬倥傯之苦，凡少顧身家知擇利害者，決不肯爲。而公冒然爲之，其忠肝義膽，急公忘私，自武卿而後，豈可多見。余每念之，不覺汗之浹踵也。從來當事難，議論易，非議論之易也，彼其議論之時，原未嘗從國家封疆起念，但取唇吻爲快耳。夫惟自爲之而自議之，議而不效則身受其責，安得不難？故以趙營平之自負，猶必至金城乃圖上方略。孔明出師，亦曰：「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趙括之母知括之必敗，亦不過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余觀自東西多事以來，談兵者如刺蜚，公車之疏無日不騰，聽其言若鑿鑿乎孫吳復生，韜鈐滿腹，試之于事，曾無一效，或反因以償。此皆括母之所謂易言者。假令因其言，即令任其事，且將縅口縮舌而不敢咄，而惜哉此法之不可行耳。公在榆關久，議者。亦稍有異同，然公持之甚堅，不爲人所搖奪。上信倚公，不啻塞下長城，所請事朝上朝報，夕上夕報，無頃刻留滯。賜予駢蕃，璽書屢下，若不能一日去公於榆關者。公屢疏請歸見上，面論機宜，余亦竭力爲公從臾，終不聽也。以社稷之福、主上之威靈與公之宏猷大略，可旦夕告成功，以報命於天子，豈非綸閣之光華，千古第一快心之事哉！余不佞，固拭目俟焉。公筦樞出督，奏疏共若干篇，將付梓而屬余序。余非知兵者，不足以窺公，然知公所條畫，皆自爲之而自議之，每上一章，輒費多少籌筭，字字自心膽流出，與取快於唇吻者不同。故爲發明其意，使公一片心不至於菀結而莫舒。後有慕公勳業者，於此亦可徵矣。賜進士第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兼支尚書俸、知經筵日講、制誥總裁國史、前予告存問奉詔召起、友人福唐葉向高頓首拜撰。

錢謙益《少師高陽公奏議序》　我國家中葉全盛，乃有奴酋之難，不可謂非孽亂兆衰之會。而保大定傾之人，若故少師高陽公者，豈非天之所篤生也與？蓋奴自撫順發難，勢如旋風熛火，不可嚮邇。廣寧陷，振武潰，寧前焚，舉四海之大，九廟之重，岌岌乎寄命于堵牆。公於斯時，以文學侍從之臣，自請當邊關廟社之寄。以謂保關外乃可以保關內，保關內乃可以保畿內。首闢八里舖畫地築城之議，而關門之規摹大定。經營四載，闢地四百餘里。奴棄廣寧，退守河東。此公之功在初鎮者也。己巳之役，五日而赴闕，一夕而出鎮，挽遼帥遼兵於狂走驚癇之時，決幾呼吸，轡勒在手，關門耆定，京師解嚴。遵、永四城，次第收復，以報天子。此公之功在再鎮者也。公前後出鎮方略，具在奏議中。使公之言得行於初鎮之日，則全遼可復，何有於寧、錦。使公之言得行于再鎮之日，則河西可闢，何止於四城。晉陽之讒梗於前，中山之謗間於後。奴之游魂尚在，而我之國耻未雪，此天爲之也。然自公再

鎮之後，奴雖一再入，卒不敢窺左足於關門，而神京晏然，安於覆盂。譬之治室家者焉，牆垣繕完，閉閎堅厚，扃鐍內設，嚴更外儆，雖有穿窬偷兒，昏夜竊發，而主人固高眠燕寢，無犬吠之警矣。天實生公，爲國家料理東事，東事定而公之能事畢矣。夫然後假手羯奴，畀公以完節。於是乎成仁取義之局始全，而忠臣志士敵愾除兇之氣志，益憤盈而不可解。人徒知天之生公所以制奴，而豈知天之死公乃所以殄奴也與？公奏議凡若干卷，南司馬范公請於公而刻之。刻甫竣，而殉難之訃至矣。以謙益白首門生，俾爲其序。公受知熹宗皇帝，臨軒授鉞，以謂漢則孔明，唐惟裴度。今天子平臺召見，日暮秉燭，親以東事付公。而朝右之權奸，封疆之憑吏，旁掣而交梶之。公不獲孤立行意，復祖宗之舊疆，以報二聖，故其奏對之文，讓功任罪，憂讒畏佞，茹荼銜堇，邑鬱孤憤者居多。人皆以公之死奴爲難事，而不知公之在邊，心口交枳，進退維谷，譬如炎帝之嘗草，一日而百死，其難其苦，殆不啻一死而已也。今天子赫然震怒，誓滅奴以朝食。使公之書得進於廣廈細旃，備乙夜之覽，其必將愾然太息，憐公之志，而盡用其言於身後。後之君子，論其世而考其行事，然後知公之才果有所未盡，其用亦果有所未竟，而天之所以生公與其愛我國家者，信非偶然也。若余也，衰遲退廢，老而不死，進無所與於國恤，而退無以效於師門，撫公之遺文，忍痛而書其後，掩卷慟哭，不自意其強顏，猶居此世而已矣！崇禎己卯九月十七日辛未，門生錢謙益謹敘。

方苞《書孫文正傳後》 當明之將亡，其事最偪者，莫若殺袁崇煥與置公閒地。然間諜之言，當其時，迹猶難辨也。莊烈愍帝嗣位之二年，公自家起，受命危難中，復已失之畿甸，定將傾之宗社；其才不世出，而憂國忘身，帝所親見也。及關門靖，寧前收，屯營立軍，民始有固志，而內蔽於姦僉，緩餉愆期，以掣公之手足；外則政權不一，分操割裂，以亂公之成謀。至大淩覆敗，按其末，則失律喪師者，丘禾嘉也；循其本，則敗謀速禍，乃撤班軍，改成命，主議之廷臣。不明徵罪之有無，乃以無識者追咎築城，而聽公引退，廢棄八年，不咨一語，卒使巷戰力屈，闔門就死。此天下所歎息痛恨，不能爲帝解者。蓋方是時周延儒、溫體仁已深結帝知而得事柄矣。二人皆忠賢餘黨也，自忠賢時，已誣公欲興晉陽之甲，而公之再用再罷，以至於死，實與二人之秉國相始終。延儒之獨對，體仁之密揭，所以構公於冥昧之中者，又《藝文志四》：《孫承宗奏議》三十卷，《文集》十八卷。

《國史經籍志補》 明孫承宗《高陽集》（二十卷，十二冊）。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五 孫承宗《督師事宜》十八卷，《東便門紀事》一卷，《督師全書》一百卷，《前督師紀略》十六卷，《後督師紀略》十卷，《撫裔志》十卷。又卷一三：《車營百八扣》一卷。又卷二六：《奏議》三十卷。又卷三〇：《太傅孫文正文集》十八卷，《續集》二卷（一作《高陽集》）。

《明史·藝文志二》 孫承宗《督師全書》一百卷，《車營百八扣》一卷。

《國史經籍志補》 明孫承宗《高陽集》（二十卷，十二冊）。

藝文

錢謙益《再祭高陽公文》（存目）

雷思霈

袁宏道《雷太史詩序》 何思與余同氣類，而各有所嗜。何思嗜仙，余嗜佛，兩者若分途而不相笑，然皆有詩癖。余癖而拙，何思癖而工。夫回道人、玉蟾子，彼家所稱才仙也，而詩沓拖無秀句，古宿偈頌，理掩其致，何關風雅？仙佛之不以詩名久矣。青蓮之嗜仙也，東坡之嗜佛也，世所知也。舉世皆信二公之爲詞人，而未有信二公之眞仙佛者，雖二公亦不自信也。豈非嗜者工，而眞者反不工耶？眞者不工，中郎之去佛誠不遠；工者不眞，何思之仙途將日遙矣。是可喜，亦可畏也。雖然，謂子瞻不佛，是誤佛也；謂太白不仙，是誤仙也。丹臺之班，必右青蓮；而龍華分座，子瞻當踞諸禪首席。理勢自然，無足怪者。獨二公不能自信其眞，而波波外騖，此則二公之過也。今道士之得仙者，木竅石心，無異龜鶴，何思涕唾之餘，皆彼所驚詫以爲神奇者。吾意天帝所急，在此不在彼。何思掉臂去之，尙恐不免，而況於求？不然，何思過矣。

鍾惺《先師雷何思太史集序》 先生有先生之人，不得以詩人、文人待之；選其詩文，不得不以詩人、文人待之也。先生沒，惺於先生詩文逸於集外者，心誠求之，不遺餘力。乃集中所存，反有毅然去之不謀於人者，蓋猶以詩人、文人待先生也。至其全出於志氣之中，而散處於筆墨之間者，則先生所嘗自云「不泥古學，不蹈前良，自然之性，一往奔詣」。其識力卓而突，能超世；其才力大而沈鷙，能維世；其膽力堅忍而神，能持世；其骨力重而不軟媚，能振世。其氣宇閒，而其肝腸熱。其心在眉睫，而其舌在肺腑。居然有一聖賢豪傑之神，悠悠忽忽，疎疎落落，然流於詩文者，一集有之，一篇是已，何物也？非詩文也，而其人也。

又《薦先師雷太史疏》（存目）

又《告雷何思先生文》 歲萬曆三十九年秋九月一日，夷陵雷太史何思先生家有持刺逆者，非先生刺也，疑焉駭焉，進使者問故，噤不能言，竣門，先生卒於里第。其門人鍾惺有使蜀之役，取道夷陵謁先生，則是月之三日也。其者已一日遭偵者於途，有傳先生訃音者，叱焉唾焉，以爲作是語者狂邪。入其辭，自意曰：「茲帷內帷外，堂上堂下，剪紙樹旐，籍籍紛紛者夢耶？」某心不敢信，而以爲似狂似悸似夢也；口不忍言，而直以爲眞狂眞悸眞夢也。使傑紙之氣，非書家比也。惺與先生分義如此，而生前自手札數通外，不得其半通。意以爲後此得先生書非難。辛亥，惺使蜀，將訪先生里第，且齎佳紙數況其他乎！此紙蓋庚戌六月，先生將出都，予爲林茂之乞書者也。書成，予同年中有極好先生書者，從茂之手攫得之。茂之窮，予爲賺而還焉。向使予以告先生之靈。非歌非哭，不能成聲。

又《跋先師雷何思太史書卷》 雷先生書從膽識出，其落筆停筆，具見豪翰林庶吉士，授簡討。庚戌分考會試，請告歸，卒於家。何思好學問，通禪理，講經世出世之法，其宗指在江陵、內江之間。己酉出典閩試，所撰程策，頗見大意，惜其未試而歿。庚戌闈中，高陽公得余五策，以示何思，首策訟江陵社稷之功，而詆諆紹述者。何思曰：「楚人不敢言也，非楚人不能知也。吳士有錢受之者，其人通博好持大議，得無是乎！」高陽撤棘告余，歎何能知人也。何思與袁氏兄弟善，當公安掃除俗學，沿襲其風流，信心放筆，刊落抹摋爲能事，而不知約之以禮。石首曾可前字退如，何思之同年也，詩亦彷彿何思。天啓壬戌，閩人鄭之玄亦入史館，聞楚人之風而悅之，其

趨愈下。小修所謂學語效顰、烏焉三寫者，正謂此也。何思集，其門生鍾惺所論次，余錄其詩附三袁之後，以見公安之末流如此，餘人則盡削不載。

《千頃堂書目》卷二六　《雷檢討文》一卷，《詩》一卷，《歲星堂集》四卷。

鄒迪光《夷陵雷何思》（存目）

唐之屏

《靜志居詩話》卷一六　唐之屏，字君公，松江華亭人。萬曆壬辰進士，除常山知縣。君公之官常山，鄉郤贈以僕馬，力却之曰：「常山斗大縣官，便自裝飾，苟至三槐九棘，更難踵事增華。」既而中讒罷歸，養親不復出。《登金山》一律云：「一柱東南表地靈，芙蓉萬古插清泠。江淮潮色無邊白，楚蜀山光不斷青。鯨嘯風雷波自撼，龍過樓殿雨猶腥。枕流無限滄洲意，極目何妨我獨醒。」

《鄭堂讀書記》卷六五　《五茸志餘》二卷，明唐之屏撰。之屏字君公，華亭人，萬曆壬辰進士，官常山縣知縣。是編雜錄松江一郡軼聞瑣事、格言諧語，間有類於詩話，亦聊以助談資，非爲談藝而設。求其有關輿地者，邈不可得。故雖以地名書，而入小說家焉。

王樂善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樂善，字存甫，霸州人。萬曆乙卯鄉舉。有《扣角集》，多自傷不遇之意。

趙尊嶽《惜陰堂彙刻明詞提要・鸜鵒軒詞》　樂善字存初，益津人，萬曆壬辰進士，除行人，遷吏部主事。遺集有《鸜鵒軒詩》及《扣角集》二種，幛詞二首附焉。《明詩綜》謂：「《扣角》多寫自傷不遇之意。」詞則酬酢獻祝而已，無足稱也。茲輯之以備明詞一家。

《春宮曲》（四首）　《明詩歸》卷四：鍾云：四詩饒有風趣。

《明詩紀事》庚籤卷一七　樂善字存初，霸州人。萬曆壬辰進士，除行人。

《千頃堂書目》卷二五　王樂善《鸜鵒軒詩稿》、《扣角集》。

王留

張愼言《王亦房詩序》　今日詩道亦可謂極廣矣，乃□者舍三唐七子之外，略無托寄。最可笑者，每手一編，輒不論人而論派。派向稍似與其人絕不相肖，不顧也。若讀其詩，想見其人，見人如見其所爲詩。與作者搆思脫稿之時，盡出其胸臆之所託寄，不自已而噴於口舌之間。倘興會不至，姑且置勿道。若人者恪氣法體一齊俱至，蓋嚮往久矣。今年夏始得見亦房。纔見亦房，與揖讓簡略，語操吳音，乃韶令□舉，便映滿坐。又得讀其詩。詩中之景味皆余眼曾經見，既而悔其錯過，興偶會，卒抑鬱，此中咄□而不能脫於腕。及見亦房詩，輒拍案躍起。故天之降才爾殊也。余嘗見世有可喜可愕之況，與若人稍不相涉者，何故？又有仰蜂行蟻落絮粘泥之境，若人聊不惜者，何故？興不寄也。興之所不寄者，情不曠也。興不寄情不曠者，諸累不盡也。諸累俱盡，興到趣遠，乃出於口，脫於腕，尚粘帶在筆墨之間，斯所不解。故世有不可強者，不自已者。不可強者，留在胸臆，姑作不了之局。若不自已者，盡出毛楮，否則如有物在喉，必吐而後快。斯又所不能解。亦房最深解此道，終不肯爲余言。姑書此爲異日再晤時之話柄，何不可也。

茅元儀《王亦房近詩序》　詩壇中自吾黨作，在吳門則有王亦房氏。當癸士大夫羣而咻之，以問茅子。茅子曰：【略】亦房未遊之詩爲閒居，爲曠致，申之際，士大夫聲合影附，會而趨吳，亦房獨自吳北走燕趙齊魯邢衛之墟，已遊之詩爲歷覽，爲遐契，爲擇交。唯如是則欣戚壯激爲亦房有也，亦房有之，以無負吾黨而已，其寧他長哉！不然，請質之吾黨之范子、費子、董子三子，曰：「微子言也，吾聞其歸，詩未行，士大夫已羣而企之。」

陳與義《王亦房詩序》　人之喜亦房者謂新，余第謂眞也。未交亦房者，讀其詩而亦房見，未讀亦房詩者，睹其貌而詩亦見，肝膽鬚眉盡在韻中，嘔吟□□□如寫自己之照，不曾益頰上一毛也。

馬之駿《王亦房廢詩草序》　吾友王亦房異才絕世，在百穀先生衆嗣中最號象賢，而所稱語又不必皆肖百穀先生。予採詩於吳，獨心於亦房，時以文質，既已卒業。其集復靈秀孤迥，不落人牙後一語，乃歎亦房之才具美兼通，不可以偏至寸長論也。夫濂洛之理，竺乾苦縣之理，皆理也，而以之入文，其詩刻種種，無一語及其父百穀者。詩文即不同調，何致自昧人倫若是？」今不能名何理。先秦兩漢六季三唐紀乘稗官之書，皆書也，而以之入文，不可名何書。亦房妙得此解，故即法馭情，即境繪色，而時時靈襟涉遊戲，不欲精湛廢其鮮妍。持是以往，當無衡壘矣。亦房以讀禮格秋試，將北遊齊魯燕趙消其邑邑，所覽擷益廣，將風氣益遒也。他日讀其詩，當知其文。

李若訥《送王亦房歸姑蘇序》　萬曆丙辰，友人王亦房自燕都歸姑蘇，而一時與交遊者引卮酒送之。亦房一成均韋布耳，又值文戰不利之後，世有相肥者，將橐燕金而趨，知駿肉疇知駿骨也，乃縉紳纓紱或竭以就之，而其內且多賢豪君子，若以亦房不必燕金重，自有重者。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留，字亦房，伯穀之少子也。年十五，游金陵，作《舊京篇》。父客皆歎異，以爲文考復出。伯穀歿後，不得意於文戰，肆力爲歌詩。曲周劉敬仲、南陽馬仲良最相矜重。仲良之持論，欲爲調人於李何袁鍾之間，以才情風調自樹赤幟，而獨深推亦房，以爲狎主齊盟，無兩子也。仲良、亦房相繼卒，年皆未四十。亦房之生也晚，未能傳習其家學，而又浸淫於時調，橫從跌宕，於先人之矩矱，遂將偭而去之。其詩有曰：「竹爲槐羽翼，衣作扇仇讎。」又曰：「暑令天不韻，酒作夜常規。」又曰：「樹將風太暱，烟與月何仇。」又曰：「溫退蟲多口，涼多鳥孑身。」則不獨謂之詩魔，且轉入惡道中矣。余錄其聲調之俊逸者，才得數首，使知者以爲伯穀之收子，而無使不知者以爲近時之渠帥也。

《因樹屋書影》卷二　王百穀以詩文名海內者三十年，至其哭袁相國之墓，白王仲子之冤，行誼有足多者。有父如此，亦無愧於其子矣。乃其少子留、字亦房者，略有才情，走入魔道，附予鄉馬仲良諸君，竊名於世。予在閩中，見其詩刻種種，無一語及其父；同時諸名彥爲留詩序者，體留意，亦未敢一字及其父。若百穀生前負大辱於世，留不屑爲其子，故推而遠之者。詩文即

《明詩紀事》庚籤卷三〇　有《匏葉》、《燕載》、《遺稿》等集。

又陳田按　周櫟園《書影》云：「亦房略有才情，走入魔道。余在閩中見其詩刻種種，無一語及其父百穀者。詩文即不同調，何致自昧人倫若是？」今錄亦房贈朱康侯詩云：「我父牛耳淩中原，君家二老相推尊。」可爲亦房一解此誣矣。

《長安秋草篇》　《明詩歸》卷九：鍾云：律詩四韻，尚難於全美，矧長篇數十韻乎？一語奇矣，夾雜一腐語，並奇者腐矣。一意創矣，前已見而後再發，並創者贅矣。片言可盡，而分作數語，則淡而無味；此事雖工，而對以他事，則浮而不切。故長篇漢魏以前絕少，至唐元、白始一爲之，逮我明，則往往以此逞才，然求其全美可觀，不獲一見。惟此不腐不贅，不淡不浮，逶迤曲折，有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引人深入不倦之勢，大可與元、白抗衡。故錄之，以備詩家之一體。　譚云：通篇不拈「草」字，只低回寫似，而韻致神情，無不曲見，亦美才也。

《金陵答李本寧先生貽詩贈行》　《詩慰初集》卷三：略無習氣。

《晤何玉長於維揚時歸自遼左》　《詩慰初集》卷三：此首甚健。

《送劉西佩予下第後尊人大司成師館穀署中與西佩同硯席》　《詩慰初集》卷三：純然唐人規模。

《送長洲令蔣侯暫歸吳興旋蒞敝邑十韻》　《詩慰初集》卷三：隨州丁卯一派，此極磨洗之作也。

《病起行園》　《詩慰初集》卷三：氣韻極靜。

《同商孟和夜集鍾伯敬金陵邸舍伯敬時補水部將定居南中》　《詩慰初集》卷三：全是習氣。

《贈朱康侯王孫》　《詩慰初集》卷三：此首獨老成。

董斯張《祭王亦房文》（存目）

葛一龍《哭王亦房》（存目）

陳邦瞻

論述

張應泰《荷華山房摘稿叙》 使君復爲德遠梓行其《荷華山房草》。德遠生平所著詩不止此，然余奉而卒業，啖一臠而全鼎見矣。於體靡所不具，而於調靡所不合。灝澹冲夷，肖形於栗里者什九。而杼心自運，戛玉敲金，乃卒洋洋歸於大雅，斯於分寧，疑有餘，亡不足焉。夫涓流不絕，積爲江河，以彼其汪洋浩瀚，而又孰能禦之！近時作者如射覆然，高之存金玉，卑之存瓦存石，甚則陰摹陽篡，遂令弇州、歷下亡完膚，而猶囂然自詫爲奇，以視德遠何如哉！余不能詩，然竊有志焉。疇昔捧檄而西也，嘗溯流由彭澤經廬山下，而趨西昌。夫彭澤有淵明遺轍在，而西昌則涪翁所嘗卧治地也。高山仰止，意其生必有自，故因德遠詩而推本言之，抑以見湖山之涵結，於此三君者爲獨厚也。誠不知其有當於德遠否？幾幸就使君而一質正焉。如猥云玄晏，寧不重太冲羞乎？則又胡以令紙貴長安也。萬曆壬寅秋八月上浣吉，涇上友人張應泰大來父。

張鶴鳴《荷華山房摘稿序》 吾友陳德遠，海蓄淵涵，包羅千古。爲詩氣渾而骨稜稜，全無襲蹈牽合之態；樂府則暑風清嘯，冷然中節；歌行則楚風漢髓，夐乎別調；諸體則穠華靚雅，各有典則，而尤長於七言律，全帙蓋得十之五焉。綿綿煙江，泠泠霽雪，繁則華清春浴，清則庾嶺寒葩，經緯宮商，鼓和悉協，纂組列繡，匪近匪遠。色不染鄴下，響不藉開元，裒然自爲一家，即少陵、青蓮當爲斂手，矧北地、歷下乎？德遠神凝氣閑，不離披閱，方日夜孳孳焉，涵精咀華之無已，比拓其質而盡屈宋，何難焉？噫！茲編也，盡德遠乎哉？虞部呂玉繩爲付之梓，屬予序其端。予不知詩，直攄其臆，以爲糠粃云。汝陰張鶴鳴撰。

闕名《荷華山房摘稿叙》 余與陳德遠氏並生大江之右，自青衿時名相望

傳記

鄒維璉《明兵部左侍郎贈兵部尚書高安陳公匡左傳》 公諱邦瞻，字德遠，號匡左，高安人。生而穎異，十歲能文，常隨父學博覺山先生訓虞城，有司以修誌屬覺山，公手裁定之，誌成有小蘇之稱。萬曆壬午以《禮經》魁鄉試，

戊戌以《尚書》成進士。初授南廷評，獄無冤民。尋陞工兵二曹，覈省歲餉萬餘金，改勳部，有人倫鑑，深爲太宰曾見臺公器重。及分守杭，嚴攝數篆，咄嗟立辦。錢塘故有湖盜鼇徒，爲民害，公廉其主名，置之法，地方以安。陞任閩臬，持正不阿。時中丞欲薦一私人，憚於公，噤不敢發。有郡丞分司榷回，以珍異諸餽來謁，公詫曰：「此非商民膏血耶？」立劾丞。晉右轄，以艱去。服闋，起補分巡河。比捐贖鍰數千，濬渠築堤開水田數千頃，復教以南方桔槔之法，爲百世利。又建滏陽書院，集士子講習，磁人建祠尸祝之。晉右轄，處置藩祿，嚴出納，禁羨耗，諸所興革甚衆。已而巡撫粵西，歲大祲，設奇救荒，民忘其饑。過總制，請討於朝，竟擒懋仁正罪。澳夷出沒海上，建屋青州，奸民時時勾引以來侵我疆，公整兵焚其巢，侵疆盡復。說者謂懋仁跳梁，不至尋先朝叛猛之燄，煩四省兵力；澳夷不至如宋素卿、汪五峰蹂躪內地，皆公摧虺之力。至審扼塞，料軍實，撫流移，設處邊餉，使民不知有加派，又其餘也。徵拜少司空。因東事孔棘，改樞貳。公聞命叱馭入朝，首疏四事，一立大志以尊安宗社，一明大責以興起事功，一伸大法以警惕人心，一定大計以徐圖恢復，語語皆石畫。中又極言婦寺之蠹，大略謂：上用宜節，以免加派，而猶未節，此必左右貂璫以必不可省之說蠱惑聖心，宜遠若輩勿聽。又謂：乳母客氏既出復入，宰相倘有杜祁公，便當封還詔書，奈何政府不爭，致上罪譴言官，再蹈拒諫之失。其詞蹇諤，於是上嚴旨切責公，公亦不爲懾也。已又條上安邊徵兵選將諸務。時四方多事，公總理三部，日夜憂勞，遘病卒，旅裝惟故衣二箱而已。公性宏厚，態度溫晬，而矩矱則截然不可犯，每論天下事，義形於色。先是，時詆東林而謂公爲東林之朋黨，久淹公藩臬，公竟不爲挫志，而人亦竟不能吹求公也。生平博極羣書，手不釋卷，深有會入。嘗謂：陽明良知之說不過使人速見其心體耳，乃排詆晦翁，又刻《朱子晚年定論》，學者遂謂探討眞可廢。不知聖賢之學，由博反約，今以寡昧希頓悟，欲逃俗學而反入禪，此游氏所謂立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者也。故宦閩時刊布《朱子語錄》、胡敬齋《居業錄》、羅整庵《困知記》以救陽明之偏，明程朱之脈。宦轍所至，表章先賢遺編甚多。詩敦厚有氣，得唐體。文章根本六經，有歐曾風。經濟未盡，滿朝惜之。所著有《荷華山房稿》、《皇王大紀》，晚修《宋史》，未竟而逝。鄒維璉贊曰：經術文章，儒者兩重。顧經術所以經世務，而文章所以飭吏治，儒者之效，則何寥寥。匡左先生宋學唐韻，爲世所宗。及秉方面而闡幽興教，導渠墾畝，剪奸驅凶，嘉績爛焉，其於世務吏治何精耶？入佐中樞，首刺權倖，則又屹然古大臣之風裁，而當時不可多得者也。曲突未驗，勤官先死，惜哉！豈天不使羅黃門之獄，而先畀以考終之福乎？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邦瞻，字德遠，高安人。萬曆戊戌進士，除南評事，轉兵吏二部，歷浙江、福建、河南參政、按布兩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以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入爲工部兵部侍郎，改吏部左侍郎。德遠留心問學，於經史之學，殊有原本。撰《宋元史紀事本末》，爲史家所稱。搜訪高楊張徐之集，刻而傳之，使淫哇靡曼之後，復聞正始之音，其風尚可思也。

《明督撫年表》卷五《廣西》（存目）

《明史・陳邦瞻傳》（存目）

著録

陳世葵《荷華山房摘稿小記》　王父大司馬公著作等身，最巨者如《皇王大紀》、《宋遼金三史》、《宋元紀事本末》、《中原音韻》、《潛虛集》諸書。已而宦遊中州，復以生平出入交遊、憂思愉快所自爲紀者甚備，僚屬諸君子則請詩稿刻焉，曰：《荷華山房》其舊寅又鋟《山房摘稿》，最約爲《白門剩草》，種種行世，如《紀事本末》詞格所由出；又如《荷華山房》，錢牧齋先生《列朝詩選》內編入數冊。孝廉朱君超敬每對葵言：「此金臺最要書也，令祖誠不朽矣。」未幾，壽昌劉令公健自浙中郵回，而省會筠陽書坊亦盛行。朱君之言豈欺我哉？先是，邑侯張公文旦雅好詩，葵以《山房全集》進。己未、庚申間，朝廷以修《明史》，下詔徵書，司馬公姓名首與焉。遍求親友購一《山房全集》，上之詹文宗。嗣後，撫憲宋公行移本府，專求祖詩，郡侯程公以折簡招致，乃多方購一全集，呈郡侯，以轉呈撫憲，向許覆行刊刻。無何，郡侯以外艱去任，未果。今夏，文宗又迫求祖詩，學師鮑公代購全集以應。綜前後名公鉅卿，徵求不一，如牧齋先生與金陵書坊之表章，豈緊無人？蓋嘗嘆相知之難，有同室不知，而

千里之遠知之者，亦有同時不知，而千百世之後知之者。必其人其文有可知者在，時地固不得而囿之也，是在吾祖也已。緣山房全板在城遘兵遭禍，散亡殆盡。《摘稿》板藏家，亦以禍患頻仍，不無遺失，然有存者，猶可搜輯。今侄行守邦，自清江宗人處攜原本歸，查其缺者補刻，以成一帙，故述其由來云。康熙甲戌年嘉平月吉旦，嫡孫世葵謹識。

《千頃堂書目》卷四 陳邦瞻《元史紀事本末》六卷。　又卷二五：《荷華山房摘稿》七卷。　又卷三〇：《粵西疏草》四卷。

《明史・藝文志二》 陳邦瞻《元史紀事本末》六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陳邦瞻《宋史記事本末》二十六卷、《元史記事本末》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紀事本末類・宋史紀事本末》 二十六卷。明陳邦瞻撰。

【略】初，禮部侍郎臨朐馮琦，欲倣《通鑑紀事本末》例，論次宋事，分類相比，以續袁樞之書。未就而沒，御史南昌劉曰梧得其遺稿，因屬邦瞻增訂成編。大抵本於琦者十之三，出於邦瞻者十之七。自「太祖代周」迄「文、謝之死」，凡分一百九目。於一代興廢治亂之跡，梗概略具。袁樞義例，最爲賅博，其鎔鑄貫串，亦極精密。邦瞻能墨守不變，故銓叙頗有條理。諸史之中，《宋史》最爲蕪穢，不似《資治通鑑》本有脈絡可尋。此書部例區分，使一一就緒。其書雖稍亞於樞，其尋繹之功，乃視樞爲倍矣。惟是書中紀事既兼及遼、金兩朝，當時南北分疆，未能統一，自當稱「宋遼金三史紀事」，方於體例無乖。乃專用「宋史」標名，殊涉偏見。至《元史紀事本末》，邦瞻已別有成書。此內如蒙古諸帝之立，蒙古立國之制諸篇，皆紀元初事實，即應析歸《元紀》之中，使其首尾相接。乃以臨安未破，一概列在宋編，尤失於限斷。此外因仍《宋史》之舊，舛訛疎漏，未及訂正者，亦所不免。然於紀載冗雜之內，實有披榛得路之功。讀《通鑑》者不可無袁樞之書，讀《宋史》者亦不可無此一編也。

又《元史紀事本末》 四卷。明陳邦瞻撰。凡列目二十有七，其「律令之定」一條下注一「補」字，則歸安臧懋修所增也。明修《元史》，僅八月而成書，潦草殊甚。後商輅等撰《續綱目》，不能旁徵博采，於元事亦多不詳。此書採掇不出二書之外，故未能及《宋史紀事》之賅博。又於元、明間事皆以爲應入明國史，遂於徐達破大都、順帝駐應昌諸事，皆略而不書。夫元初草創之跡，邦瞻既列於宋編，又以燕京不守、元帝北徂，爲當入《明史》。是一代興廢之大綱，皆沒而不著。揆以史例，未見其然。至至正二十六年，韓林兒之死，乃廖永忠沈之瓜步。洪武中，寧王權作《通鑑博論》，已明著其事。不過以太祖嘗奉其年號，嫌於項羽、義帝之事，歸其獄於永忠耳。邦瞻更諱之書卒，尤爲曲筆。庫庫特穆爾自順帝北遷之後，尚爲元盡力，屢用兵以圖興復。故太祖稱王保保爲眞男子，以爲勝常遇春。後秦王樉妃卽納其女。邦瞻乃以爲不知所終，亦不免於失實。特是元代推步之法，科舉學校之制，以及漕運河渠諸大政，措置極詳。邦瞻於此數端，紀載頗爲明晰。其他治亂之迹，亦尚能撮舉大概，攬其指要。固未嘗不可以資考鏡也。

雍正《江西通志》卷七一《人物》（存目）

《國史經籍志補》 陳邦瞻《元史紀事本末》六卷，二冊，張天如本二十七卷，四冊。

朱之蕃

《靜志居詩話》卷一六 朱之蕃，字元介，南京錦衣衛籍，茌平人。萬曆乙未賜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以右春坊，右諭德，掌院印。以右春坊右庶子，掌坊印。升少詹事，進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卒，贈禮部尚書。有《使朝鮮稿》、《南還》、《紀勝》諸集。元介文翰兼工，張旜東國，與館伴周旋，有倡必和，微嫌詩材慳熟，語不驚人。《和周吉甫春日移居》云：「牆短山齋出，庭空月易留。泉香浮茗盌，漁唱起蘋洲。終歲一無事，平生百不憂。奔忙渾未解，酒伴且相求。」

《秋柳》 《明詩歸》卷五：鍾云：寓意悲婉，便覺含吐俱有情景。讀之疑字句之外，別有意義，使人淒惻。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之蕃，字元价，金陵人。萬曆乙未狀元，官終吏部右侍郎。元价爲史官，出使朝鮮，盡却其贈賄，鮮人來乞書，以貂參爲贄，橐裝顧反厚，盡斥以買法書、名畫、古器，收藏遂甲於白下。詩篇冗長，頗不爲藝林所許。《和移居》二首，頗瘦勁，非其本色，喜而亟錄之。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奉使稿》（無卷數）。　又《經籍五八》：《明百家詩選》三十四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五　朱之蕃《使朝鮮稿》四卷，《紀勝詩》一卷，《南還雜著》一卷，《廷試策》一卷，《落花詩》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六・奉使稿》　無卷數。明朱之蕃撰。【略】之蕃以萬曆乙巳冬被命使朝鮮，丙午春仲出都，夏杪入關，與館伴周旋，有倡必和，錄爲二大冊。第一冊爲《奉使朝鮮稿》，前詩後雜著，之蕃作也。第二冊爲《東方和音》，朝鮮國議政府左贊成柳根等詩也。末有《乙未制策》一道，及東閣倡和詩數首，爲讀卷官沈演等作，蓋後人所附入。案《千頃堂書目》，載之蕃《使朝鮮稿》四卷，《紀勝詩》一卷，《南還雜著》一卷，《廷試策》一卷，《落花詩》一卷。與此大同小異，蓋所見者又一別本云。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朱之蕃《奉使稿》（無卷數）。　又《明百家詩選》三十四卷。

王惟儉

錢謙益《書王損仲詩文後》　祥符王惟儉，字損仲，多聞彊記。與人覆射經史，每弋獲，摩腹大笑曰：「名下定無虛士。」讀《古文品外錄》，抉摘其紕繆，軒渠向余：「兄每爲此君護前，今不當云悔讀《南華》第二篇乎？」晉江何穉孝修明史，題曰《名山藏》。損仲指而笑曰：「記則記，書則書，此何爲者？吳原博修《姑蘇志》成，楊君謙遙見其題，不開卷，擲而還之，豈爲過乎？」損仲家無餘貲，盡斥以買書畫彝鼎，風流儒雅，竟日譚笑，無一俗語，可謂名士矣。其詩婉弱有俊語，爲文簡質，以刻畫自喜。惜其少年崛起，無師友摩切之力，未免於無佛處稱尊也。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惟儉，字損仲，祥符人。萬曆乙未進士，除□□知縣，升兵部主事，削籍爲民。光宗卽位，起光祿寺丞。天啓初，三遷爲大理少卿，以僉都御史出撫山東；入爲工部右侍郎。罷歸卒。損仲敏而好學，通籍六載，御批罷官。終神宗之世，二十年不起，以其間盡讀經史百家之書，修辭汲古，於斯世泊如也。好古書畫器物，不惜典衣舉息，家藏饕餮周鼎、夔龍夏彝，皆一時名寶。客至，焚香瀹茗，商略經史，賞翫古物，竟日獻酬，無一凡俗語。爲人疏通軒豁，口多微詞，評騭藝文，排擊道學，機鋒側出，人不能堪。亦坐是爲仕路側目。與之游，易直無他腸，久而不替也。與余定交長安，過從甚數。一日時賢畢集，徵《漢書》某事，具悉本末，指其腹，軒渠笑曰：「名下寧有虛士乎！」【略】吳中徵士，著書流傳，傾動海內，損仲每指摘紕繆，以供談資。《古文品外錄》誤注王子淵《僮約》爲臨沂王

朱維藩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存目二・諧史集》　四卷。明朱維藩編。維藩，淮安人。是書成於萬曆乙未。取徐常吉《諧史》、賈三近《滑稽耀編》刪削補綴，共爲一集。凡明以前游戲之文，悉見採錄。而所錄明人諸作，尤爲猥雜。據其體例，當入總集；然非文章正軌，今退之小說類中，俾無溷大雅。據其自序，稱題於豫章官署，則非遊食山人流也。讀聖賢之書，受民社之寄，而敝精神於此種，明末官方士習，均可以睹矣。

袁時選

《明詩紀事》庚籤卷一八引《甬上耆舊集》　無擇少有才，工於詩，屠長卿

褒，損仲指而笑曰：「吳人笑楚人，指朱元晦爲東皋好友，此不當云悔讀《南華》第二篇乎？」余所交學士大夫，讀書通解，議論有根據者，損仲而外，不可多得也。損仲詩清婉，而近於弱，爲文求歸簡質，未脫谿徑，意不可一世，沾沾自喜。嘗以近詩數百篇示余，余爲繩削，存什之二三。損仲喜，持以告人曰：「知我者，虞山也。」留心宋後三史，苦《宋史》煩蕪，刪定成書。吳興潘昭度鈔得副本。損仲家圖籍盡沈於汴京之水，未知吳興鈔本云何也。

《因樹屋書影》卷一 吾邑王公半庵，名惟儉，字損仲，官至工部侍郎。性敏慧，嗜學，好收藏三代銅玉器。常(嘗)得漢玉觿，爲世所未有，因以「寶觿」名齋，日嘯咏其中。公每謂諸史中，無如《宋史》煩猥，欲刪潤之，以成一代之書。書成將半，而公謝世。汴水奔騰，並其未成之本胥失之矣。予生也晚，未及見公，僅得交令嗣雁澤。後在吳門市上，得公詩文各一卷，予爲序而鐫之，以歸雁澤。公詩文皆不苟作，矜慎自娛，故所存不多，然亦無不足傳者。公起家山左濰邑令，予初謁選之前一日，夢公揭簾顧我，自言我同邑王半庵也。次日余適得濰令。公治濰多威惠，其去也，濰人德之，立祠祀公。予至邑之明日，即往祀公，蓋公蒞濰時甫廿餘，邑中至今呼爲小王公云。雁澤名溫叟，邑庠生，有品行。

《靜志居詩話》卷一六 王維儉，字損仲，祥符人。萬曆乙未進士，除知濰縣，徵授兵部主事，尋削籍。起光祿寺丞，累遷大理少卿，以僉都御史，撫山東，入爲工部右侍郎，轉左侍郎。有《王損仲集》。損仲《宋史記》，予從吳興抄得之，未見出人意表。詩頗瀏亮。《送霍臨渠少府守河州》云：「不盡湟中路，秋風促宦程。佩刀辭佐郡，分虎已專城。積石攢雲起，兆河近郭明。羌戎亦赤子，休使塞烟驚。」

《四庫全書總目・史評類存目一・史通訓故》 二十卷。明王維儉撰。【略】是編因郭孔延所釋重爲釐正，又以華亭張之象藏本參校刊定。卷端有維儉題識，稱除增《因習》一篇，及更定《直書》、《曲筆》二篇外，共校正一千一百四十二字。然以二本相校，惟《曲筆》篇增入一百一十九字。其《因習》、《直書》二篇並與郭本相同，無增入之語。不知何以云然也。孔延註本，漏略實甚，維儉所補，引證較詳。然黃叔琳、浦起龍續註是書，尚多所駁正。蓋劉知幾博極史籍，於斯事爲專門。又唐以前書今不盡見，後人捃摭殘賸，比附推求，實非一二人之耳目所能徧考。輾轉相承，乃能賅備，固亦勢所必然耳。

《明史・文苑傳四・王惟儉》（存目）

《明督撫年表》卷四《山東》（存目）

《千頃堂書目》卷三 王惟儉《經鈔》六卷。又卷五：《古事鈔》五卷。又卷六：王惟儉、朱勤美《祥符縣志》四卷。又卷九：《古事鈔》五卷，《璽史》一卷。又卷二五：《王損仲集》二卷。

《池北偶談》卷一四 錢牧齋於萬曆後文士，獨許祥符王損仲(惟儉)爲博雅。王嘗刪定《宋史》，累年求之不得，唯見其詩文二卷，《古事抄》、《璽史》，《史通》、《文心雕龍》二訓故，凡若干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王維儉《史通訓故》六十卷。

《鄭堂讀書記》卷三二 《宋史記目錄》一卷，明王維儉撰。【略】損仲嘗苦《宋史》煩蕪，刪定成書，湖州潘昭度鈔得副本。朱竹垞《靜志居詩話》以爲未見出人意表。今全稿不得見，此其改修之目錄也。前有凡例四十八條，觀其編次，大都與柯氏《宋史新編》相出入，而遠不及《新編》之有條理。如此卷先本紀，次年表，次列傳，次志，而謂倣《後漢書》、《宋書》，不知《後漢》之志，爲劉昭取司馬氏《續漢書》以補之；《宋書》則先成紀、傳，後成志，故志在傳後，是皆不得援以爲例。又謂姦臣、叛臣二傳，俱不必別題一目，尤爲大謬，至於是、昺附紀，遼、金久傳，此又蹈《新編》之失，不可獨罪損仲也。今損仲《宋史記》存亡未可定，若如此例目而成書，即亡佚亦不足惜也。是本前有王阮亭跋、朱竹垞《書柯氏宋史新編後》，並有硃筆改定目錄，以爲俱照湯義仍本，未知是否。又凡例亦有批斥之處，未知出於何人。首葉有王西沚私印二，當屬其家藏本爾。

《嘉業堂藏書志》卷二 《宋史記》九十八卷(舊鈔殘本)，明王惟儉撰。

公鼐

李若訥《公太史孝與先生詩稿序》 蓋詩與文如魚鳥花卉，較然不同，而東言爲韻，不能入耳，則文焉足矣，何以詩爲？體用俱失，詩亡於□□情耶？明興，摹古諸家操其贋鼎以自貴，竊楯之口珠，而其神不肖，其光黯

然，近日矯之曰自爲眞耳。而纖或出於謔，俚或近於笑，野狐毒龍，競爲禪語，其伎倆乃終於此。蓋無復詩用，且無復詩體矣。詩亡於附會他人之性情，又亡於徑遂自己之性情耶？依永爲聲，成文爲音之指未副，廟朝市野，嘐而多端，詩變至此益下，乃關於世變，將穆然向太史問之，而深有概於公孝與先生爲詩也。先生沉浸此道四十餘年，當其舞象弱冠，琅琅拈韻，已標妙解。馮宗伯、于文定與之上下揚抗，鄉秀無匹，其流芬播馥，已自鄉國而海內。晚而雋南宮，遊鈴閣，冠冕東曹，黼藻甲觀，而一時靡不遜席，朱絃之賞，益暢元聲哉！於茲集出，自開山曠逸之篇，以至解薜春容之什，鮮不萃美焉。不肖受而讀之，諸詩咸備，諸體咸妙，不屑屑摹古，不沾沾足今，蓋涵泳其體，而抒寫之用得焉。即集中自序古樂府之體，謂李于鱗擬議以成變化，而益之以不成變化，固不足爲擬議。噫嘻，其衷古今之妙者，正在於是。且先生謂樂府原爲樂用，而風雅之後有樂府，唐詩之後有詞曲，變有必趨，長有必至，能窮古今，然後能衷古今乎？即此以自序諸體之妙，有何不犂然桑林性情暢浹哉！余□先生稱忘年交，時時從函文窺風雅一班，而因以其意引之。《三百》以後，世無完詩，人之性情不完耳。山澤之癯枯而不適，廊廟之腴、華而不恬，黧膏兩忤，窕瓠皆病。先生潛躍之致咸深，而卷舒之理獨抉，歷境屢變，抒詞亦屢變，要以極其風雅之用。而風又不離乎雅，如樂府由《朱鷺》以迄五七九謠備具，他詩可推也。有完性完情，故有完詩，詎徒世人剽爲者哉！瑚璉俎豆，先生之詩爲體爲用，翛然鳳儀矣。且隨先生而睹其變世，不直善於變詩也。況先生退少進多，得趣尤在晚年山居諸什，此不必樂府而得樂府意，余將浣性情而隨先生碧山以閱世，向之斤斤變世者，尤淺乎言之矣。

《池北偶談》卷一一　吾鄉公文介公(鼐)，萬曆中爲詞林宿望，詩文淹雅，絕句尤工。如《習家池》云：「峴首岩嵲漢水長，習池煙樹野亭荒。羊公流涕山公醉，並枕殘碑卧夕陽。」《西郊金主釣臺》云：「花石遺綱入戰圖，薊門衰草釣臺孤。不知艮岳宮前叟，得見南軍入蔡無？」《畿南問宋遼戰地》云：「戰勝河東下薊丘，高梁失御陳雲愁。六飛不入燕山府，直見鑾輿下廣州。」《明湖獨眺》云：「窄岸平橋萬柳斜，半城春水半人家。東風吹雨宵來急，一片鄉心到海涯。」《別邢子愿》云：「南浦分攜暮雨微，平林望斷送將歸。新詩一一題團扇，隴首秋雲片片飛。」《衍元白詩寄馮用韞》云：「千里襟期付此詞，郵筒珍重寄相思。將來莫遣玲瓏唱，淚盡夷陵緩棹時。」「平生有意皆成幻，死去憑誰得報君？燈影幢幢對疎雨，一聲哀雁入秋雲。」《濟南晤李季重》云：「一望并州雁影沉，三年幽夢皓湖陰。歷城四面寒泉水，堪照青陵臺下心。」《泉林寺》云：「百里天涯一夕分，月華中斷悵離羣。坐聞莊子城頭水，卻憶夷吾臺上雲。」《蘭谿望金華山水》云：「新安水色括蒼煙，煜煜金華婺女連。靈異果應仙路近，始知此是蔚藍天。」(杜子美梓州金華山詩「上有蔚藍天」，謂潼川之金華山，此乃借用。)「百折桐江繞釣臺，四明雲起接天台。半空突出冰輪湧，鏡中倒影數峰孤。林鶯送客巖花笑，曾見《銅鞮》歌舞無？」《南竺寺》云：「晚霞掛重塔，微月碧殿空。林壑松檜響，十里聞秋風。」皆不減唐人風致。而《列朝詩》取之甚少，不可解。蓋牧翁多抑西北人也。

《山左明詩鈔》卷二七　焦弱侯云：先生詩，發於情，鬯於旨，極變窮工，斟酌中和，率歸大雅。

《明詩紀事》庚籤卷八陳田按　漁洋稱文介七絕，誠爲玄賞。文介心折于鱗，而能鍼砭擬議之失，與齊人但知管、晏者殊科。惟才力頗弱，長篇殊鮮合作。善於持論，而短於自運，明人中若陳約之、王敬美輩皆然，不獨文介也。萬曆時三齊作家，吾斷以高孩之爲首選，文介諸人，皆在下風。

《釣魚臺金主游歷處》　《明詩評選》卷八：關心動骨。

《歸田雜詠》(遠遊得暫歸)　《明人詩鈔正集》卷一〇：刺花石也，而曰「艮嶽宮前叟」，風人之體。

又(西郊金主釣臺)　《明人詩鈔正集》卷一〇：淡而旨，有王、韋遺韻。

又(濟南晤李季重)　《明人詩鈔正集》卷一〇：此與上首(按：即《泉林寺》。)皆用對照說，而意趣不同，可參句法。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鼐，字孝與，蒙陰人。萬曆癸丑進士，選庶吉士，除編修，官止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孝與家世詞館，與臨朐馮文敏同學，在公車時已有宿名齊魯間，博學多聞，爲詩好徵引故實，如昔人所謂獺祭魚者。一時館閣之士，無以尚也。神廟中年，儲位未定，內寵耦嫡，羣

小因以植援媚奧，關通鈎黨。天啓之初，流蔓未已，議論紛呶。孝與以宮端入朝，曉暢舊事，抗疏別白，指陳其所以然。羣小惡其害己，盡力擊排，遂引疾以去，不得大用。然至今三十餘年，國論咸取衷焉。有集三十卷行世。

《明史・公鼐傳》（存目）

又《藝文志四》　公鼐《問次齋集》三十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六　《問次齋集》三十卷。

王衡《贈公孝與》（存目）

又《公孝與》（存目）

黃居中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居中，字明立，晉江人。中萬曆乙酉鄉試，與李解元光縉齊名，皆老於公車，海內惜之。明立專勤汲古，得異書，必手自繕寫。自上海教諭，遷南國子監丞，遂僑居金陵。年八十餘，猶篝燈誦讀，達旦不倦，古稱老而好學，斯無愧焉。子虞龍，字兪言，少負逸才，作《落花》、《水中雁字》詩，各數十首，長老歎異，未及艾而卒。嗜酒及書，作《書酒詩》云：「我自呼書傖，君當恕酒人。」「池上酌君酒，山中讀我書。」「蟹佐持螯酒，牛供挂角書。」「安得中山千日酒，載來惠子五車書。」「杯中有聖方中酒，天上無仙不讀書。」亦可想見其風致也。弟虞稷，能纘其家學，余采詩於白下，盡發其所藏，以資披擷，又汲汲表章父兄之遺文，其有志如此。

《靜志居詩話》卷一五　監丞銳意藏書，手自抄撮，仲子虞稷繼之，歲增月益，太倉之米五升，文館之燭一挺，曉夜孜孜，不廢讎勘，著錄凡八萬冊。墳土未乾，皆歸他人插架，深可惋惜也。

黃宗羲《思舊錄》　黃居中，字明立，居金陵之蘆蓧巷。庚午，何匪峨舉詩社，余與明立無會不與。辛巳，明立七旬，余以宗人黃坐一席。明立千頃齋藏書甚富，余至金陵，必借讀之。

《明詩紀事》庚籤卷一四陳田按　尤西堂入史局，撰《明藝文志》五卷。後六曰燕閒清賞牋，皆論賞鑒清玩之事，附以種花卉法。卷十七、十八曰靈秘丹藥牋，皆經驗方藥。卷十九曰塵外遐舉牋，則歷代隱逸一百人事蹟也。書中所載，專以供閒適消遣之用。標目編類，亦多涉纖仄，不出明季小品積習，

高　濂

《曲品》卷上　高濂：（瑞南，錢塘人。）高瑞南才譽騰於仕籍。

又《新傳奇品》　《玉簪》：詞多清俊。第以女貞觀而扮尼講經，紕繆甚矣。

又　《節孝》：陶潛之《歸去》，李密之《陳情》，事佳。分上、下帙，別是一體。詞隱之《奇節》亦然。

《遠山堂曲品・能品》　《玉簪》：幽歡在女貞觀中，境無足取。惟着意填詞，摘其字句，可以唾玉生香；而意不能貫詞，便如徐文長所云「錦糊燈籠，玉鑲刀口」，討一毫明快不得矣。

又　《節孝》：陶元亮之《歸去辭》，李令伯之《陳情表》，皆是千古至文，合之爲《節孝》，想見作者胸次。但於二公生平概矣，未現精神。且《賦歸》十六折，而陶凡十五出；《陳情》十六折，而李凡十三出：不識場上勞逸之節。

吳梅《〈玉簪記〉跋》（存目）

《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七・遵生八牋》　十九卷。明高濂撰。濂字深父，錢塘人。其書分爲八目：卷一、卷二曰清修妙論牋，皆養身格言，其宗旨多出於二氏。卷三至卷六曰四時調攝牋，皆按時修養之訣。卷七、卷八曰起居安樂牋，皆寶物器用可資頤養者。卷九、卷十曰延年卻病牋，皆服氣導引諸術。卷十一至十三曰飲饌服食牋，皆食品名目，附以服餌諸物。卷十四至十六曰燕閒清賞牋，皆論賞鑒清玩之事，附以種花卉法。卷十七、十八曰靈秘丹藥牋，皆經驗方藥。卷十九曰塵外遐舉牋，則歷代隱逸一百人事蹟也。書中所載，專以供閒適消遣之用。標目編類，亦多涉纖仄，不出明季小品積習，

遂爲陳繼儒、李漁等濫觴。又如張卽之，宋書家，而以爲元人。范式官廬江太守，而以爲隱逸。其訛誤亦復不少。特鈔撮旣富，亦時有助於檢核。其詳論古器，彙集單方，亦時有可採。以視勦襲清言，強作雅態者，固較勝焉。

《八千卷樓書目・雜家類》《遵生八牋》十九卷，明高濂撰，明刊本，嘉慶刊本。

又《譜錄類》《藝花譜》一卷，明高濂撰，廣百川本。

《傳奇彙考標目》卷上　高濂（字深甫，號瑞南。錢塘人。）《玉簪》，《節孝》。

《重訂曲海總目・明人傳奇》　高濂（錢唐人。）《節孝記》，《玉簪記》。

《今樂考證・著錄五・明院本》　高濂二種：《節孝》、《玉簪》。《古今女史》載：「宋女貞觀陳妙常尼年二十餘，姿色出群，詩文俊雅，工音律。張于湖授臨江令，宿女貞觀，見妙常，以詞調之，妙常亦以詞拒。詞載《名媛璣囊》。後與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情洽，潘密告于湖，以計斷爲夫婦。卽俗傳《玉簪記》是也。」濂，錢塘人。

高奕《新傳奇品》附《古人傳奇總目》《玉簪》，高瑞南作，潘必正事。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玉簪記》

又《節孝記》（存目）

《明代傳奇全目》卷二《節孝記》（存目）

茅維

馮夢禎《序茅孝若木雁居甲乙草》　孝若翩翩才少年，嗜古文辭若詩，不減飢渴飲食，業浸浸擅場名家，舉子業其緒餘土苴耳。師子筋爲弦，一揮則衆弦皆斷，彼操敏者誰不抑首避，何有干余？夫舉子業視千秋大業，豈不甚細？業勉爲之，就彼道中，金科玉條，故自不少，甘苦疾徐，微垂其則，雖才大氣盛，穠膚艷色，無當大雅。卽詩若古文辭亦然。晚近作者，雖復紛紛，而質有其文，稱日新富有者，鳳毛麟角，未足爲喻。噫，豈遂無其人耶？孝若英年，如日始東，極其才情而約之經術，將無所不到。讀是編者，見其汪洋綺麗，如河決而東，如春到而園林皆生氣，以爲此足知孝若，而不知其修途之初步也。孝若勉之，余且拭目待焉。

葉向高《閩遊集序》《閩遊集》者，茅孝若遊閩題詠唱和諸什也。世之遊者多以山水，而孝若茲行則懷人篤舊之思、憂時憤世之念與覽勝探奇之興並積於胸中，而時露於筆底，讀之者不惟可以見閩之山川，而亦可以見孝若之所以爲此遊者，不以采眞，不以汗漫，而別具一種神情，姑因遊以寄焉者也。吾閩名勝，武夷最著，他無聞焉。自余里居，剪荆棘，闢福廬靈巖，遂令海上彈丸地幾與宇內爭雄，而又得孝若鴻章麗藻，詠歌而發揚之，豈造物於混沌初開時，卽設茲山以待孝若，而又生奇人如孝若者，爲茲山重耶？余與孝若留連山中者旬日，別去久之，乃寄余茲集，余爲引其端如此。念孝若以諸生抵掌論天下事，大類賈長沙、杜牧、陳同父，而余曾承乏執政，乃頹落不自振，甘朽腐巖壑間，故讀茲集，旣爲山靈幸，又竊以自愧焉。

章光岳《還山三體詩敘》《還山三體詩》四卷，予友茅孝若氏比歲螫讒中法，及難解，還潔溪，所托吟嘯以自寄況焉者也。嗟夫！名家之裔，通人之才，學雅富於巾箱，名久雄於壇坫，上不能芥拾青紫、高步玉堂，下不能堅隱一丘、擁書萬卷，乃爲鄉里傭奴所嬲，驅納俊廚之目，幾以頸厲刃、血漬俎，歸來乎故樊，家徒四壁立矣。【略】今孝若窮矣，不一享門戶之利，而罹禍獨慘，讀其詩可知其人，不能爲繞指柔，亦非終濩落如五石瓠，世有三薰沐堂阜囚，舉燎而爵之廟，今其時矣，年力尚強，志業可券，予則願借潔溪一曲退老焉，以俟君之辭魯連封而還東海上，相勞苦曰：「子休矣！毋落吾事。」斯乃不負予兩人之稱莫逆交也。壬申秋孟，臨川友弟章光岳譔。

陳儀《茅孝若焦山稿序》　予素稔孝若，翩翩裘馬，出語橫絕。丁酉春探奇焦山，有《焦山行卷》，江山映發，坐使筆端增勝矣。顧余嘗謂：子長壯游，足跡遍天下，奇麗盪胸，故《史記》成千古絕調。焦山縱鼎峙江流，洪濤驚沫，出入日月，然僻在東南，猶培塿耳，盍進諸？乃今孝若遂棄諸生籍游一再望孝若，神綦王，氣綦冲，馬後奚囊，更陸離呈彩色。孝若故工詩，開成均，沿淮泗，泝河濟，歷魯齊燕趙故墟，擷精薈勝，不減子長壯游時。予元、大曆，轆轤舌根，有《菰園初集》。予不佞，幸釋鉛槧，雅意此道，近都試乍迫，未可以此溷君業，已命童子習刻燭擊鉢故事，遲孝若於木天之秘閣，孝若其許我乎！

朱長春《茅季子孝若北遊贈言序》 吾里有豪少年奇士，曰茅孝若。季子起世家，父兄貴盛有名，而脫落好節俠，方童而慷慨一世，居平奮然功名之會，博涉工文辭，篇章燁如也。廣游交，所結半江以南，半多稱才人，唱應延譽，猶然諸生，而吳越賢豪士大夫無弗識慕焉，號爲今終童。十五應里舉，三上不第，乃入貲北遊太學，故所遊客數十壯其氣，爲詩章贈其行。

黃汝亨《十賚堂甲集文部序》 予每論古文詞，六經爲奧窔，史漢爲堂皇，而唐宋數大家則門戶託焉，不由門戶而遽可躋堂以入於室者，惟鬼魅盜賊耳。【略】若吾門人茅孝若氏，可謂得其門者矣。孝若天挺異才，而世鹿門先生業，於唐宋大家書，既已咀英擷華，又浸淫三史，沿泝六經，故其爲文俊韻朗氣，湛識古姿，追攀往哲，凌跨一時。昔人有言：老夫須讓此人一頭地。予於孝若亦云。雖然，不獨文也，孝若經營幹濟之略，塡胸滿腹，好奇策，知大計，如三上許司馬書，及去春與予論聚米活流民事，慷慨奮發，語多要害，非書生也。嗟乎！使吾孝若簪筆立朝，以文章經世務，其建立可量也哉？丁巳夏五，黃汝亨書於寓林。

《明詩綜》卷七四 屠緯眞云：孝若天才絕高，於體靡所不合。陳仲醇云：孝若詩韶秀清華，絕無累句。梅季豹云：孝若陶鑄古人，篇琢句磨，情旨諧暢。

《明詩紀事》庚籤卷三〇陳田按 孝若古詩清眞，頗近宋人。

唐世濟《迂譚小引》 予從年友黃貞父學憲得交孝若，時方弱冠，已聲噪藝林，爲文踔厲風發，出入經史百子，率常屈其儕偶，視青紫唾手得之。顧偃蹇未售垂三十餘年，偶有非望之隙，困頓顚躓，人不堪其憂，孝若氣益豪、志益堅、文益進、筆益老。頃過白下，出一編相視，大都以鬼偉浩渺之才，發其感憤牢騷之意，汪洋恣肆，跌宕奔放，氣挾風霜，字嚴誅伐，意不可一世，幾欲戾北斗、夷泰山，而其議論颺起，精采勃發，足以拓舒吐露其胸中之奇，凌駕一時，有以也。才如孝若，假令得時而駕，舜門廣闢，漢幣交馳，高議雲臺，豈足多讓！乃豐城戢耀，駭電之輝未剖，沙丘柅足，躡雲之轡未馳，彼造物者，何豐其才而嗇其遇也！

宋獻《迂談引》 吾讀孝若先生《迂談》一帙，而深有愾慨矣。先生生平所著古文詞詩歌數百萬言，豔被海內者無論，論其年來所上封事，《兵食》諸議、《原盜》諸篇，頡頏於天人、治安之間，伯仲於敬輿、同父之列，寓目者孰不屬余序，已而語人曰：「虞山輕我！近舍湯臨川，而遠引關漢卿、馬東籬，是不欲以我代臨川也！」其寡尤如此。

《千頃堂書目》卷五 茅維《嘉靖大政記》二卷。又卷一五：《南隅書畫錄》一卷。又卷二六：《十賚堂甲集》十二卷、《乙集》□卷、《丙集》十四卷，

《佩觿草》三卷，《菰園初集》六卷，《閩游集》一卷，《迂談》二卷。　又卷三二：《策衡》二十二卷，《論衡》六卷，《表衡》六卷。（皆錄歷科程文。）

《明史・藝文志二》　茅維《嘉靖大政記》二卷。　又《藝文志三》：《論衡》六卷，《表衡》六卷，《策衡》二十二卷。

《嘉業堂藏書志》卷四　《十賚堂》甲集文部十二卷（明刻本）。吳興茅維孝若父著。【略】維字孝若，號僧曇，浙江歸安人，鹿門之季子。屢躓北闈，後中萬曆四十三年己卯科舉人，擬授翰林院孔目，協修國史，以瑨禍謝去。集羅山人，松谿人，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四庫全書》存目。蒼水官廣西提學道，時嘗作《西事珥》八卷，繫以干支紀年。卷帙與黃氏萬曆間刊。前有目錄。文分體編輯，各篇之下，敘述風土。倘有碎事及續聞者百餘種，因復理而存之，命曰《嶠南瑣記》。」考萬曆中閩人《書目》同。當時苕上以詩名者，臧懋循晉叔、吳稼澄翁晉、吳夢暘允兆，與魏濬嘗作《西事珥》八卷，述粵西風土，已別著錄。以題詞證之，此書蓋亦濬先生爲四子，才調斐然可觀。尤擅雜劇，著有《凌霞閣內外編》諸曲，牧齋嘗作矣。然《西事珥》乃地志之屬，此書多記雜事，則小說家流也。序之。先生嘗語人，近舍湯臨川而遠引關漢卿、□東籬，以爲輕己。事見顧固迥然不侔矣。其所記亦頗沓雜，不及《西事珥》之雅潔也。前有萬曆壬子簡所作雜劇序，亦寡兀不群之士也。撰述頗富，詳《湖州府志・藝文略》。（董自序。稿）

趙尊嶽《〈十賚堂詞〉校讀記》　孝若號僧曇，坤季子，能詩，與同郡臧懋循、吳稼澄、吳夢暘並稱四子。萬曆四十四年，北闈登乙榜。先是，見楊漣擊璫疏，遂發憤上葉福清相國奏記，福清不能用其書，而京師一時傳誦，謂爲曲突書。著《十賚堂》甲、乙、丙、丁四稿，詞在丙集卷十二，凡三十六闋。甲、乙稿中遍檢無他詞也。彊邨侍郎輯《湖州詞徵》，甄錄四首，均不見丙稿，當從選本所得，知茅詞之散落者多矣。吳興劉氏嘉業堂，旋得四稿，臨桂況蕙風先生嘗見之，馳書告尊嶽，後擬往錄副本，而北海書藏，已先寫寄，近始付刊。蕙風先生謂其筆近沈著，末墜先正典型，洵知言也。乙亥孟夏，尊嶽校讀記。距蕙風先生之歿，忽忽蓋且十年，發緘猶新，人琴之痛，曷其能已，因並志之。

費元祿《讀茅孝若詩是夕夢同孝若登廬山瀑布泉》（存目）

魏濬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存目一・嶠南瑣記》　二卷。不著撰人名氏。

吳從先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存目二・小窗自紀四卷艷紀十四卷清紀五卷別紀四卷》　明吳從先撰。從先爵里未詳。《自紀》皆俳諧雜說及游戲詩賦，詞多儇薄。《艷紀》採錄漢至明雜文，分體編錄，蹖駁殊甚。《清紀》摹仿《世說》，分清語、清事、清韻、清學四門。《別紀》兼涉志怪，總明季纖詭之習也。

《鄭堂讀書記》卷六七　《小窗自紀》四卷，《艷紀》十四卷，《清紀》五卷，《別紀》四卷，明吳從先撰。從先字寧野，號小窗，蘇州人。《四庫全書》存目。《自紀》皆所作駢偶雜著，以及詩賦頌贊、論序傳記之類，大都游戲之文。前有自序及焦(竑)、吳(逵)、俞(恩曄)、施(鳳來)、湯(賓尹)、沈(明龍)六序。《豔紀》止有自序，皆採輯漢魏以來以迄明代詩賦雜文，凡分十二部，俱取其詞之穠豔者。內有宋玉四賦，列在中山王、鄒陽、司馬相如之後，殊失次序。《清紀》分清語、清韻、清事、清學四門，皆捃摭羣書中雋語瑣聞成帙。前有自序及纂用書目，又有吳(逵)、王(宇)、何(偉然)三序。《別紀》皆纂錄古今逸史遺書、奇編怪帙爲之，而先之以《內經・調神》、《爾雅・釋天》、《曾子・天圖》三則，頗爲不倫。前有自序稱：「《別紀》者，《清》、《豔》外之賸物也。」

蓋當萬曆年間盛行纖詭之文，故《小窗》亦專務乎此，不過「猶賢於博弈」云耳。

王象晉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存目一・翦桐載筆》 一卷。明王象晉撰。【略】是書因奉使冊封途中所作，故取義於翦桐。所載皆嘉言善行，然多涉因果。其《四公厚德解》等篇，體近於戲。卷首列《賀登極》一表、《賀惠王陞位》一啓，尤不倫也。

《鄭堂讀書記》卷六五 《翦桐載筆》：（存目）。

《千頃堂書目》卷九 《二如亭群芳譜》二十八卷。 又卷一四：《簡便驗方》一卷。

《明史・藝文志三》 王象晉《羣芳譜》二十八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王象晉《清寤齋欣賞編》一卷。 又《剪桐載筆》一卷。 又《羣芳譜》三十卷。

沈泰鴻

虞淳熙《沈雲將閒止樓詩草序》 予遊諸沈，始今上御宇四十三年所矣。歲癸酉以業通箕仲，而嘉則投我以靈臺靈鷲之章。庚午會長孺薊丘，癸未之役，肩吾先生實採鑒瓚符二語，因乞就弟子列，不聽，與鈞禮，後竟以銓屬改事，而雲將侍先生南，遇江澨，髮纔被額也。已龍侯士安入社，先生罷相，亦經社門，稱予少微，予內愧此星，顧身隱閒止矣。乃雲將治命，徵序閒止樓詩，以彼才情妙麗，姿儀韶俊，分九河之潤，傳三玄之指，何事亦襲此稱乎？官莫閒於歸，人莫閒於大歸，歸止矣。駕冥鷲而不息者，其名耶？非耶？雲將、嘉則所稱高亮退讓者，知無意名，名在諸沈，比於玉府，其猶之梁雍之貢琨瑤球琳、咸旅庭實、五瑞六器，於是乎取之，第白虹之先起者，抑揚開闢，紆徐煩數，有自然之節，如金石相和，絲竹迭奏，必適於節而後

程嘉燧

論述

綜論

唐時升《程孟陽詩序》 余性懶，遇事不欲自力，閒居鮮作詩，詩成輒又散失，今所存者多爲人所強作應俗慶弔之語，或指物程形，枝詞蔓詠，所謂壯夫不爲者。其於陶寫性靈，留連光景，蓋亦少矣。而孟陽之詩皆言其所欲言，自少至於白首，懽愉慘悴，寥沈不平之思，讀其詩可盡見也。余以是愧之。然造次之間，杼軸於中，必矩矱於古人，則相與共之。夫意之所不能已者，洋溢而爲文。文之所不能宣者，咏嘆而爲詩。詩之工拙，才則爲之，而

可以成樂。不如是，雖鏗鍧奮揚，嚾然滿耳，適爲太師笑矣。孟陽之才力，其雄豪跌宕，沈鬱頓挫，足以追配作者，而哀樂所發，長句短章，必合於法度。此其涵泳古人而得之者深也。吳中好事頗傳寫其詩，而其鄉方君、方叔爲刻近詩於長治，且以寄余，余爲序之。

婁堅《書孟陽所刻詩後》 孟陽少喜爲詩，於古人之遺編無所不窺，而尤愛少陵之作，其在於今，嘗稱李獻吉，雖規規模擬，而才氣實非餘人所及也。甫冠即棄去經生之學，而一意讀古詩文，久之豁然，上自漢魏，下逮北宋諸作者，靡不窮其所詣，至蘇長公往往或數其體，或次其韻，若將與之並驅者。比壯且衰，其爲七言近體，以清切深穩爲主，蓋得之劉隨州爲多。若曰杜之雄渾逸宕，當令獨立千古，善學者正不當求肖於皮毛，至其神情所注，反或去之遠也。家本新安，少而遊吳，所交江以南知名之士，邂逅語合，不以別久近爲親疏。性又嗜古書畫，即非力所及，一經於目，能爲人具言其所以妙。顧以不善治生，數輕去其家，有能知其詩文兼重其爲人者，要與之俱，未嘗不從也。然足跡所至，僅北踰汴渡河至潞西，浮江至武昌而已。君平生不欲輕刻其詩以示於人，至人有欲得其詩，或爲手錄百千言，或取諸腹笥，頃刻誦數十篇，或多至百篇無倦色。當其在潞也，乃肯彙次其近作，刻以應人之求，兼遠寄其所知。予得而讀之，所師法不必同，同歸於自得而已。近世之論，非拘拘步趨求面目之相肖，即苟爲新異抉摘句字爲悟解，如是而已。

謝三賓《松圓浪淘集序》 先生書無不讀，讀無不精，片語隻字，皆供驅遣，如陶士行之竹頭木屑，都無廢棄，發爲詩歌，典雅風流，李長蘅常自歎弗若。又少負俠氣，不治生產，喜赴人急難，當其巧思所至，舉凡繪事書法、鑒別制造，一往超詣。今老矣，蕭然之韻不減少年，每與之譚，未嘗不如置身松風嶺雲之間也。嗟夫！予生平所見隱君子多矣，若夫胸有千卷書，足行萬里路，牀頭不留一錢，以濟人急，如先生者幾人哉！集有自叙及婁、唐諸公之言，敷揚頗□〔悉〕，予不敢贅，而粗述寓嘉本末，以備他日記載家之徵信云。四明謝三賓撰。庚午春日，莆陽宋穀書於墊巾樓中。

《靜志居詩話》卷一八 孟陽格調卑卑，才庸氣弱，近體多於古風，七律多於五律，如此伎倆，令三家邨夫子，誦百翻兔園冊，卽優爲之，奚必讀書破萬卷乎？蒙叟深懲何、李、王、李流派，乃於明三百年中，特尊之爲詩老。六朝人語云：「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得毋類是與？

黃昌衢《程松圓詩小序》 向東澗老人好議論，獨稱松圓爲人，端介特甚，生平未嘗一干謁時貴。載序其詩，謂爲精熟李杜二家，約而之隨州，放而之眉山，稱許尤不容口。嗟乎！余聞東澗之友松圓也，築耦耕堂以招之，必服其詩也，抑心愧其人哉！昔昌黎極稱東野，廬陵亦極稱宛陵，二子由此得盛名，然兩公本非詩宗，特自負名下爲美譚耳。故二子詩名後卒不振。若松圓可無是慮也，余爲推究本原，則曰，總之不離一潔近是。婺江黃昌衢識。

《明詩別裁集》卷一〇 孟陽詩亦娟秀少塵。自錢牧齋訾謷李、何、王、李諸人，推孟陽爲一代宗主，幾與高季迪、李賓之前後相埒矣。而陽羨邵子湘有心矯枉，摘其累句云：「爭倚畫橈衝妓席，獨橫朱袖占歌筵」，「亦知終去婚和嫁，且戀閑來弟勸兄」，「近逐歌喉須闖席，閑開笑靨待歌船」，「閑偎串迹圓留面，戲劇鞦痕曲印肩」，「年去貧來不自由，暗傷顏面向交游」等句，謂其穢褻俚俗，幾於身無完膚矣。予錄其氣清格整去風雅未遠者四章，見孟陽自有眞詩，勿因牧齋之過許，而毛舉其疵以掩之也。

《柳南隨筆》卷一 某宗伯詩法受之於程孟陽，而授之於馮定遠。兩家才氣頗小，筆亦未甚爽健，纖佻之處，亦間有之，未能如宗伯之雄厚博大也。然孟陽之神韻，定遠之細膩，宗伯亦有所不如。蓋兩家是詩人之詩，而宗伯是文人之詩。吾邑之詩有錢、馮兩派。余嘗序外弟許曰滉詩，謂：「魁傑之才，肆而好盡，此又學馮而失之；輕俊之徒，巧而近纖，此又學馮而失之。」長洲沈確士（德潛）深以爲知言。

又卷五 程松圓有「秣陵天遠不宜秋」之句，王新城極賞之。按此句本襲戴叔倫作，不過以「天遠」易「凋敝」二字，豈「落花芝蓋」、「落霞孤鶩」，子安固不妨與子山並傳與？

《明人詩鈔續集》卷九 嘉燧字孟陽，休寧人，僑居嘉定。工詩善書，兄事唐時升、婁堅，肩隨後行，不失跬步。常熟錢謙益與之交。崇禎中以侍郎罷歸，築耦耕堂，要與偕隱，游處十年，返休寧卒。謙益謚之爲松圓詩老。有《浪淘》、《耦耕堂》諸集。（孟陽在明末卓卓能成家，虞山稱其詩：七言近體約而之隨州，七言古詩放而之眉山。亦非過譽。乃自門戶之習深，排擊李何王李而欲以孟陽結束三百年詩運，上與青邱、西涯相接，稱非其實，以至後人排擊孟陽者幾於身無完膚。邵子湘摘其累句，以爲偎褻俚俗。竹垞比之

三家村夫子伎倆，以爲格調卑卑，才庸氣弱。皆虞山之推崇有以致之。孟陽何不幸而遇牧齋也。新城王尚書論明末七言律詩，孟陽與大樽並列。其言曰：大樽遠尊東川、右丞，近學大復。松圓學劉文房、韓君平，時時染指放翁，皆不愧古作者。併摘其警句以傳。近日歸愚宗伯稱其詩娟秀少塵，於《別裁》錄四章，謂氣清格整，去風雅未遠。見孟陽自有眞詩，千載而下，當以此二公之言爲定論云。）

《蕉軒隨錄》卷一一　朱竹垞先生謂程孟陽詩近體多於古體，七律多於五律，格調卑卑，才庸氣弱。就其集中稍成章者錄得八首，入《明詩綜》中。其實孟陽詩未可厚非也。《漁洋詩話》云：「明末七言律詩有兩派，一爲陳大樽，一爲程松圓。大樽遠宗李東川、王右丞，近學大復。松圓學劉文房、韓君平，又時染指陸務觀。此其大略也。松圓警句如：『瓜步江空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梅殘燭燼西窗雨，雪凍香濃小閣雲。』『古寺正如昏壁畫，層湖都作水田衣。』『夢裏楚江昏似墨，畫中湖雨白於絲。』『遠雁如塵飛水面，亂帆隨月下吳頭。』『迴峰凍雨皆成雪，出霧危巒半是雲。』『多年華髮絲相似，三月春愁水不如。』『碉飲斷虹明積翠，湖飛片雨亂斜陽。』『雨聲變後寒風急，虹影消來白日過。』『城上雪聲游子屐，縣南風色酒人家。』『嶽寺夜眠春磵雨，浦樓寒醉不宜秋。』『梅殘燭燼西窗雨，雪凍香濃小閣雲。』『古寺正如昏壁畫，層湖都作水田衣。』『夢裏楚江昏似墨，畫中湖雨白於絲。』『遠雁如塵飛水面，亂帆隨月下吳頭。』『迴峰凍雨皆成雪，出霧危巒半是雲。』『多年華髮絲相似，三月春愁水不如。』『碉飲斷虹明積翠，湖飛片雨亂斜陽。』『雨聲變後寒風急，虹影消來白日過。』『城上雪聲游子屐，縣南風色酒人家。』『嶽寺夜眠春磵雨，浦樓寒醉不宜秋。』『梅殘燭燼西窗雨，雪凍香濃小閣雲。』『古寺正如昏壁畫，層湖都作水田衣。』『夢裏楚江昏似墨，畫中湖雨白於絲。』『遠雁如塵飛水面，亂帆隨月下吳頭。』『迴峰凍雨皆成雪，出霧危巒半是雲。』『多年華髮絲相似，三月春愁水不如。』『碉飲斷虹明積翠，湖飛片雨亂斜陽。』『雨聲變後寒風急，虹影消來白日過。』『城上雪聲游子屐，縣南風色酒人家。』『嶽寺夜眠春磵雨，浦樓寒醉不宜秋。』『梅殘燭燼西窗雨，雪凍香濃小閣雲。』『古寺正如昏壁畫，層湖都作水田衣。』『夢裏楚江昏似墨，畫中湖雨白於絲。』『遠雁如塵飛水面，亂帆隨月下吳頭。』『迴峰凍雨皆成雪，出霧危巒半是雲。』『多年華髮絲相似，三月春愁水不如。』『碉飲斷虹明積翠，湖飛片雨亂斜陽。』『雨聲變後寒風急，虹影消來白日過。』『城上雪聲游子屐，縣南風色酒人家。』『嶽寺夜眠春磵雨，浦樓寒醉雪山風。』皆不愧古作者。」沈歸愚先生《別裁集》云：「孟陽詩亦娟秀少塵。自錢牧齋訾謷李、何、王、李諸人，推孟陽爲一代宗主，幾與高季迪、李賓之前後相埒矣。而陽羨邵子湘有心矯枉，摘其累句，謂其穢褻俚俗，幾於身無完膚。予錄其氣清格整，去風雅未遠者四章，見孟陽自有眞詩，勿因牧齋之過許，而毛舉其疵以掩之。」濬師按：竹垞於嘉定四君子詩，皆若有不滿之意。《明詩綜》爲一代傳書，未敢輕爲議論。然所收曾傳燦諸人，實皆食聖朝之粟，不得比於前代之遺民也。茲特記王、沈兩公之說，並擇錄孟陽古體詩四首於後，明眼人自能辨之，且以明區區非阿好鄉人焉。

《明詩紀事》庚籤卷四引《無聲詩史》　孟陽與李長蘅爲詩畫友，寫山水宗王叔明、倪雲林。

又引王士禛《蠶尾續文》　孟陽七言絕句，出入於夢得、牧之、義山之間，不名一家，時詣妙境。歌行刻畫東坡，如桓元子似劉越石，無所不憾。

又引《明三十家詩選》　虞山選明詩，伐異黨同，紕繆百出，惟推重孟陽一事，未可厚非。孟陽近體，秀逸瀏亮，宗範隨州、丁卯，不失爲名家。朱

分論

《望江南曲》　《明詩歸》卷六：鍾云：傷遊蕩子，不如務本之有意也，而風旨渾含不露。

《走筆答贈胡京孺》　《明詩評選》卷二：自與袁海叟聯鑣，必不寄時人籬下，其遠祖則張謂、劉禹錫也。孟陽詩或從元、白入，近體中如「穀雨茶」「清明酒」，一種死對，又投胎許渾，錢受之亦爾，似此者不多得也。

《天門山》　《詩慰初集》卷一一：筆健。

《嚴江道中》　《詩慰初集》卷一一：有別趣。

《詠古》（五首）　《詩慰初集》卷一一：氣味俱古。

《靈谷寺》（二首）　《詩慰初集》卷一一：二首造語近古，通篇似未

盡善。

《憶梅》《詩慰初集》卷一一：似唐以前詩。

《齋中雨卧》《詩慰初集》卷一一：平淡，乃不可及。

《己亥元日雨中春望》《詩慰初集》卷一一：七律每有得心應手之致。

《空齋行》《詩慰初集》卷一一：亦蘇亦杜。

《閶門訪舊作》《明詩歸》卷六：鍾云：調近中、晚，却楚楚可人。

《雨夜燕客》《詩慰初集》卷一一：此詩乃極學空同處。

《瓜洲渡頭風雪欲回南岸不得》《明詩評選》卷八：無多意，卻好。

《送徐師上南宮廷試》《詩慰初集》卷一一：全是盛唐風格。

《十六夜登瓜洲城看月懷舊寄所親》《明詩評選》卷六：聲律拘忌，擺脱殆盡，才是詩人舉止。「暮山欲盡離尊歇」，眞好景語，能化情爲景也。

《徐孺穀宅雪中東閣看梅》《詩慰初集》卷一一：無限興致，亦無限感歎。此等淺近頗覺難到。

《感秋將赴白下作》《詩慰初集》卷一一：秀處獨老。

《惠泉上見惟康聞士徵已過余客舍》《詩慰初集》卷一一：蕭蕭颯颯，幽人之致。

《過唐正叔僧房》《詩慰初集》卷一一：步驟極有法度。

《感道傍枯柳》《明詩歸》卷六：譚云：字字匠心，却妙在匠心中有別致。

《重過虞山塔院蘭公話舊》《明詩評選》卷六：每賞杜陵「花覆千官」之句，殆爲絶和，得此「半江塔影迎帆遠」，差謂文心尚在天壤間也。

《送春同子柔作》（二首）《詩慰初集》卷一一：二詩從劉隨州出。

《送方平仲歸兼寄康侯》《詩慰初集》卷一一：摹杜。

《放歌行送長蘅北上兼柬陸羽明》《詩慰初集》卷一一：步驟極有法度。

《流波館聽曲送客短歌分梁字》《詩慰初集》卷一一：字字豪蕩激昂。

《太保王文肅公挽詞四首》《詩慰初集》卷一一：四詩得大體，不可僅以山林目之。

《送侯豫瞻謁選》《詩慰初集》卷一二：典雅。

《拂水山房立秋夜同錢受之作》《詩慰初集》卷一一：平淺自喜，略無角勝之意。

《松寥詩引》《明文授讀》卷四四：極似蘇公小品。又書松圓《偈庵集》：

程嘉燧，字孟陽，徽州人。無大文字，畢竟山人手段。

《丁巳元日東林軒和子柔作》《詩慰初集》卷一一：寫出道人風味。

《冬至月下即事》《詩慰初集》卷一一：總似從放翁出，未免不甚渾厚。

《夜雨傷婁兄兼懷拂水山居》《詩慰初集》卷一二：視元白悽愴更深。

《示兒》《詩慰初集》卷一一：看其委曲盡致。

《和牧齋題沈石田奚川八景圖歌》《詩慰初集》卷一二：是大手筆，精熟老杜，出入坡公。

《聞等慈師在拂水賦寄七言小律》《池北偶談》卷一一：林君復詩：「陰沉晝軸林間寺，零亂棊枰葑上田。」寫景最工。近程孟陽（嘉燧）有句云：「古寺正如昏壁畫，層湖都作水田衣。」語意本林，而工又過之。

傳記

錢謙益《程嘉燧傳》 程嘉燧字孟陽，歙縣人，僑居嘉定。少學制科不成，去學擊劍，又不成。乃折節讀書，刻意爲歌詩，三十而詩大就。孟陽之學詩也，以謂學古人之詩，不當但學其詩，知古人之爲人而後其詩可得而學也。其志潔，其行芳，溫柔而敦厚，色不淫而怨不亂，此古人之所以爲詩也。知古人之所以爲詩，然後取古人之清詞麗句涵泳吟諷，深思而自得之，久之於意言音節之間，往往若與其人遇者，而後可以言詩。蓋孟陽之詩成，而其爲人已邈然追古人於千載之上矣。其爲詩主於陶冶性情，耗磨塊壘，每遇知己，口吟手揮，纚纚不少休。若應酬牽率，骫骳說衆之作，則薄而不爲。諳曉音律，分刊合度，老師歌叟，一曲動人，燈殘月落，必傳其點拍而後已。善畫山水，兼工寫生，酒闌歌罷，興酣落筆，尺蹏便面，筆墨飛動。或詒書致幣，鄭重請乞，摩娑縮瑟，經歲不能就一紙。嗜古書畫器物，一當意輒解衣傾橐。或以贋售，有相慕者，則持之益堅。有子驕稺，不事生產，經營拮据以供其求，左絃右壺，緣手散去。孟陽顧益喜，以爲好事好客，稱其家兒，坐是益重困。然而介特益甚，語及飾竿牘、學干謁，頭面發赤，掉臂而去。太倉王罔伯常謂孟陽：「世無嚴武，誰識少陵？當今能客孟陽者，海陽顧益卿耳。」爲治裝遣行，渡江寓古寺，與一二酒人酣飲三日，夜賦咏古

五章，不見益卿而返。在里中兄事唐叔達、婁子柔，肩隨後行，不失跬步。與人交婉孌曲折，臨分執手，口語剌剌。至其責備行誼，引經據古，死生患難，慷慨敦篤，古節士無以過也。萬曆戊午，故人方方叔令長治，要之入潞，居三年，從方叔入燕，諸公爭物色孟陽，皆避不與見。祥符王損仲博雅名士，時時過余邸舍就孟陽談，孟陽未嘗一往也。崇禎中余罷官里居，構耦耕堂於拂水，要與偕隱，晨夕游處，修鹿門南村之樂，後先十年。辛巳春，孟陽將歸新安，余先游黃山訪松圓故居，題詩屋壁，歸舟抵桐江，推篷夜語，泫然而別。又明年癸未十二月，孟陽卒於新安，年七十有九。卒之前一月爲余序《初學集》，蓋絕筆也。踰年而有甲申三月之事，銘旌大書曰明處士某，豈不幸哉！孟陽讀書不務博涉，精研簡練，採掇菁英，晚尤深老、莊、荀、列、楞嚴諸書，鉤纂穿穴，以爲能得其用。其詩以唐人爲宗，熟精李、杜二家，深悟剽賊比儗之繆。七言今體約而之隨州，七言古詩放而之眉山，此其大略也。晚年學益進，識益高，盡覽中州遺山、道園及國朝青田、海叟、西涯之詩，老眼無花，照見古人心髓，於汗青漫漶丹粉凋殘之後，爲之抉摘其所由來，發明其所以合轍古人而迥別於近代之俗學者。於是乎王李之雲霧盡掃，後生之心眼一開，其功於斯道甚大，而世或未之知也。孟陽好論古人之詩，疏通其微言，搜爬其妙義，深而不鑿，新而不巧，洗眉括目，鉤營致魂，若將親炙古人而面得其指授聽之者。心花怒生，背汗交浹，快矣哉，古未有也。二三朋儕各有諷詠，孟陽攬筆長吟，喜動顏色。一字未妥，一韻未穩，胸中鶻突如凸出紙上，橫目而捷得之。審諦推敲，必匠意而後止，如病人遇大醫師，洞見臟腑癥結，雖有堅悍之夫，不能不首服也。元裕之論溪南詩老云：「敬之業專而心通，敢以是非黑白自任。每讀諸人之詩，必爲之探源委，發凡例，解脈絡，審音節，辨清濁，權輕重，片善不掩，微纇必指，如老吏斷獄，文峻網密，絲毫不相貸，如衲僧得正法，徵詰開示，幾於截斷衆流。朋輩中有公鑒而無姑息者，必以敬之爲稱首。」敬之之所鑒者，今人之詩而已，而孟陽則能上鑒古人，斯又難矣。遺山題《中州集》後云：「愛殺溪南辛老子，相從何止十年遲。」世無裕之，又誰知余之論孟陽非阿私所好者哉！余故援《中州》之例，謚之曰松圓詩老，庶幾千百世而下，有知吾孟陽如裕之者。虞山錢謙益撰。

康熙《徽州府志》卷之一三《文苑》 程嘉燧，字孟陽，歙長翰山人，僑居

明文學部二・程嘉燧

紀事

婁堅《送程孟陽遊楚詩序》 孟陽以是歲冬首將爲楚遊，與之善者，咸謂孟陽性愛佳山水，遇所快意，嘗獨留經時。況自吳適楚，溯江而西，南浮洞庭，歷衡湘而返，數千里之遙，怪奇偉麗之觀，皆平生之所未遇也。又得賢主人焉，從之遊，豈復如兒女子眷眷焉戀不能別乎哉！於是咸賦詩以贈別，而屬予序之。

吳公鼐《浪淘集序》 乙酉冬，陳子伯璣攜家隱黃山，余與結南村之好。是時陳子雖微服，而手不釋卷，獨愛吾鄉程孟陽先生詩文，丹鉛撫玩，稿凡數易，當其得意會心，輒歎不獲從先生遊也。余爲述先生之爲人，出所往還尺牘及書畫觀之，日以爲課。又嘗取陳子所定《浪淘集》細讀之，則陳子之知先生深矣，即何啻從之遊耶？因相約時事稍寧，當圖鋟板行世，無負山中之約。更十年乙未仲秋，與陳子復聚首金陵，欲果前諾，而虞山錢公《列朝詩集》出，所以推孟陽先生者甚重。陳子曰：「我輩是舉不可以已乎？」余互相校勘，其同於虞山者半，同者固徵欣賞之契，而別出鑒裁者，愈以見先生之不可及也。是烏可已。海陽孫韞生與余皆師事先生者，遂共拮据付諸剞劂。陳子之苦心與先生之風雅，庶幾相得益彰耳。天都吳公鼐識。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八 程嘉燧《破山興福寺志》四卷。 又卷一六：《松圓浪淘集》十八卷，《偈庵集》二卷，《耦耕堂詩集》三卷，文集二卷。

《明史・藝文志四》 程嘉燧《松圓浪淘集》十八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程嘉燧《破山興福寺志》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存目六・破山興福寺志》 四卷。明程嘉燧撰。【略】常熟縣西北十里有破山，其麓有寺曰興福，乃齊、梁間所建。是書一卷二卷記山中古蹟，而詩文附焉。三卷志建置。四卷志禪宗。序次雅潔，爲山志中差善之本。

藝文

錢謙益《歲暮懷夢陽》（存目）

又《耦耕堂詩序》 崇禎癸未十二月，吾友孟陽卒於新安之長翰山。又十二年，歲在甲午，余所輯《列朝詩集》始出，孟陽詩居丁集中，實爲眉目，而余爲小傳以別其端，頗能推言孟陽之所以爲詩，與其論詩考古之指意，於時風人詞客希風托響者，咸相與欷歔歎，恨當吾世不得一見孟陽，又恨不得盡見孟陽之詩。於是嘉定二金子治文渭師，從其壻孫介繕寫《松圓集》以後詩文，曰《耦耕堂集》者，鏤板行世，而屬余序之。序曰：耦耕堂在虞山西麓下，余與孟陽讀書結隱之地也。天啓初，孟陽歸自澤潞，偕余棲拂水，磵泉活活循屋下，春水怒生，懸流噴激，孟陽樂之，爲亭以踞磵右，顏之曰「聞元龍之爲人也。束髮偕其世父浮海，處儻耳，度鬼門關，自謂卉服外臣。已歸閩。閩洞壑甲天下，武夷、九鯉、玉華、石竹之屬，亡慮百計，足爲之繭。廼復操鴟夷縱遊吳越，過桐江釣臺，擊築悲歌，招子陵先生，登飛來峰，嗒然長嘯，白雲止而不飛。其至苕也，日日從青雀，持螯浮白於峴弁道場間，遂泝吳門，觀姑蘇臺麋鹿狀，酹酒館娃宮，弔浣紗美人，而返於是，囊中草視陸生裝且倍。夫游之難，游而有所受焉之難也。靈閟足以會心，陳跡足以興感，流攬足以暢耳目，嘯咏足以俟千秋，伯孺於是爲不廉矣。然伯孺業已於是耦耕堂之名遂假孟陽以聞於四方。既而從形家言斥爲墓田，作明發堂於西偏，而徙耦耕堂於丙舍以招孟陽，廬居比屋，晨夕晤對，其游從爲最密。辛巳春約游黃山，首塗差池，歸舟值孟陽於桐江，籌燈夜談，質明分手，遂泫然爲長別矣。此集則自天啓迄崇禎拂水卜居松圓終老之作，總而名之曰耦耕者，孟陽之志也。余與孟陽相依於耦耕堂者前後十有餘載，孟陽歸新安，余遂彳亍里居，羽書旁午，師命促數，歲時展省，一再至山中，視所謂耦耕堂者已邈然如傳舍矣。孟陽歿而國變熠，餘生殘骸，求死不得，土梗偶泊，一至，僅於孟陽詩句彷彿見之耳。喪亂廢業，歸心空門，世間文字都不省憶，惟孟陽清詞麗句尚巡留藏識中，南冠越吟，嘲啁諷詠，因而迴思昔遊，一話言，一談笑，顯顯然猶在耳目。孟陽誦持《首楞嚴經》，聞雞警悟，於篇什中每有省發。由今觀之，吾兩人之遊跡，雪泥鴻爪，已茫然如往劫事，此經中六塵分別，交蘆中空佛言，如寤時人說夢中事，豈虛也哉！後之君子讀孟陽之詩，追尋吾兩人形跡，一切皆前塵影事，作□王恆河觀，作演若朝鏡觀，以孟陽之詩當伽陀祇夜，而不徒以聲病格律相比量也，則庶乎其可矣。余既衰且廢，孟陽墓已有宿草，不能往哭，又不能料理其遺文，而以累二金子，余則有餘愧矣。撰文懷人，摩娑青簡，藏山逝川，聖人亦未免有情，而況於余乎？嗟乎，此余所以叙耦耕堂之集，援筆清淚，輟簡而不能舍然者也。

陳价夫

謝肇淛《陳伯孺〈遊草〉序》 吾友伯孺，體脆不勝裘而意氣逸，津津乎慕元龍之爲人也。束髮偕其世父浮海，處儻耳，度鬼門關，自謂卉服外臣。已歸閩。閩洞壑甲天下，武夷、九鯉、玉華、石竹之屬，亡慮百計，足爲之繭。廼復操鴟夷縱遊吳越，過桐江釣臺，擊築悲歌，招子陵先生，登飛來峰，嗒然長嘯，白雲止而不飛。其至苕也，日日從青雀，持螯浮白於峴弁道場間，遂泝吳門，觀姑蘇臺麋鹿狀，酹酒館娃宮，弔浣紗美人，而返於是，囊中草視陸生裝且倍。夫游之難，游而有所受焉之難也。靈閟足以會心，陳跡足以興感，流攬足以暢耳目，嘯咏足以俟千秋，伯孺於是爲不廉矣。然伯孺業已隸籍學官，四聲之暇，不廢伊吾。彼尚欲得一當以自鑒，非徒浪跡爲豪舉已也。余不佞，耽奇大與伯孺類。顧伯孺益瓠落不偶，故直爲廣其意如此。乃

伯孺諸詩，悠淡清俊，酷得王孟之神。則世自有賞者，何俟予言。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价夫，字伯孺，薦夫，字幼孺。閩縣人。伯孺少爲諸生，踏省門不見收，遂隱居賦詩以自娛。其爲人長者，鄉里婦孺皆知其名。幼孺中萬曆庚子鄉榜，三上春官不第，病目雙瞽。兄弟自相倡酬，各有集行世。桐城阮自華贈伯孺詩云：「伯孺佳公子，簞瓢居陋巷。短衣纔及骭，吾視天夢夢。」贈幼孺詩云：「孝廉宿憤世，遁景棲深宮。親朋希得見，杯酒將誰同。」

《千頃堂書目》卷七　陳价夫《海南雜事》一卷。　又卷二六：《招隱樓集》二十卷，《吳越游草》。（名邦蕃，以字行，閩縣諸生。）

鄧原岳《贈陳伯孺》（存目）

陳薦夫《臨別再呈伯孺兄》（存目）

吳兆

李維楨《吳非熊詩序》　往余見吳非熊《鬬草篇》，藻豔豪宕，類盧照鄰《古意》、駱賓王《帝京》。而姿態綽約，意致委婉，又類張若虛《春江花月夜》、劉希夷《代悲白頭翁》。後十年，友人俞羨長出所評非熊詩相示，此今之陶彭澤、王右丞、韋蘇州也，與往作若出二手。【略】蘇子瞻有言：前身陶彭澤，後身韋蘇州。欲覓王右丞，還向五字求。又言：彭澤詩初若散緩，反覆不已，乃識奇趣。質而實綺，癯而實腴。兩端語極有會。彭澤時近體未興，而以古選爲平淡，用功差易。右丞追琢近體，合作爲難。才學如非熊，能爲《鬬草篇》，乃能爲陶、韋、摩詰耳。非熊復評余所稱四子，張劉殆勝盧駱。盧駱景物錯舉，故應雄贍高華。而張劉就目前一事，春容大篇，秀色可餐，骨力故勁。令移此賦《古意》、《帝京》，當更奇麗。端明談詩破的，於陶尤所服膺，而自爲詩殊不似。將無時尚使然？且以文名一代，不得兼美。其持論若是，其詩固宜名家。吳師利雅好非熊詩，殆與濯薔薇露薰玉蕤香等，而謂余言不謬，遂以書其簡端而授之梓。

曹學佺《吳非熊詩舊序》　余不佞，目能相士一過而不失也，故不佞客雖

燧孟陽，皆以布衣稱詩，有名萬曆、啓、禎間。吳五言學謝朓、何遜，程七言律最多名句，七言絕句尤佳。門人汪扶晨徵遠、汪于鼎洪度請余選定爲《新安二布衣詩》。二君之後，當以石湖邢昉爲第一，門人孫郎中謙請余定其全詩，因循未果，而江南已有刻本，然未經刊定，余至今以爲憾。

又引《蠶尾續文》 昔論明布衣詩推吳非熊、程孟陽，嘗反復二家之詩，吳五言源出謝宣城、何水部，意得處時時近之；程七言近體學劉文房、韓君平，清辭麗句，神韻獨絕，七言絕句出入於夢得、牧之、義山之間，不名一家，時詣妙境，歌行刻畫東坡，如桓元子似劉越石，無所不憾。大抵吳以五言擅場，七言自《秦淮鬬草》篇外，頗無可采；程以七言擅場，古體不逮今體，此其大略也。

《明詩紀事》庚籤卷二五引《筆精》 非熊能詩，而貧日甚。游江湖十年，落魄不能爲歸計。有詩云：「谷口鐘聲度嶺微，嶺頭嵐氣散朝暉。江山處處通鄉路，只是遊人不得歸。」可謂深於貧者矣。

又陳田按 非熊以《秦淮鬬草篇》得名。萬曆末，詩家長篇如徐興公《玉主行》、鄭翰卿《半生行》、林初文《蛾眉篇》、徐惟和《帝京篇》，俱有盛名，要不如非熊此篇爲最。牧齋推程孟陽與非熊爲明一朝布衣之冠，阮亭亦無異議。康熙中，汪洪度合二人詩刻之，爲《新安二布衣集》。余謂非熊尚非孟陽敵，若謂二人爲明布衣之冠，更當置孫太初、謝茂秦輩於何地？無怪乎啓後人之訾議也。

《潯陽張侍御宅咏伎》 《明詩歸》卷五：鍾云：寫得艷色滿前，銷魂蕩魄。讀一過，恍令人置身於淳于之座。

《宮人斜》 《明詩歸》卷五：譚云：曲折致思，同一悲哀，而悲哀若從香艷中流出。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兆，字非熊，休寧人。少警敏，喜爲傳奇詞曲，游少年場，推爲渠帥。萬曆中，游金陵，留連曲中，與新城鄭應尼作《白練裙》雜劇，譏嘲馬湘蘭，青樓人皆指目，有樊川輕薄之名。已而自悔，改弦爲歌詩，模倣初唐，作《秦淮鬬草篇》，新安詩派尸祝太函，肥穠相尚，不解爲何語。臧晉叔、曹能始見而擊節，遂流傳都下。而能始於非熊尤相得，偕游閩中諸山，及武夷、匡廬、九華，復還白下。其爲人率眞自放，好窮山林花鳥之致，捉鼻苦吟，貴游雜坐，竟日諷咏，不知有人，久之，別能始歸新安，忽悶然如玄眞之護鼎，忽嗒然如老衲之據蒲，天鈞既休，天倪時動，即曩所作《東歸詩》。已而復出游，訪故人於嶺南，客死新會。從弟元以其喪歸。非熊詩，評者謂有二種：早年穠華婉至，中歲清眞瀟灑。大要沈酣於六朝、唐人，而傅之以性情，斡之以風調，工力並深，興象兼會。雖與能始同調，剪刻鎔鑄，意新理愜，能始似有間焉。能始序其詩，以爲古詩學靈運，沿及盧、駱；近體學岑嘉州，字句少實。固宜其知之而未盡也。新安閔景賢采輯皇朝布衣詩，推茗上吳允兆爲中興布衣之冠。以予論之，親炙則孟陽，逖聽則非熊，庶無愧於此評。要當與千古共定之爾。

光緒《安徽通志》卷二二四《人物志・文苑》（存目）

《千頃堂書目》卷二六 吳兆《吳非熊詩集》八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吳兆《非熊集》八卷。

李日華 嘉興人

論述

曹勳《恬致堂集序》 勳總髮以制義贄吾師李九疑先生，先生輒謂孺子可語，闢館授餐，與嗣君會嘉共晨昏研席之肆。然勳性懶惚自放，所讀古今書到手輒棄去，間與會嘉商茗射謎品略小詞以爲喜樂，每見先生手一編點墨研朱，殆無暇晷，雖博士家之治經，勤矻不是過也。憶初謁先生時，甫逾強仕，即以侍太公養絕意捧檄，遲迴子舍，晉陟清曹，夷然弗屑也。間一赴召，旋返初服。蓋勳之事先生三十年，統計先生立朝之日不能及十之一。清風恬節，上鑒帝心，拾級崇巍在旦暮，而先生一以浮雲度外之。居恆揮灑翰墨，嘗行《雜著》與《六研齋隨筆》，斯亦泉石之清供，雲霞之餘綺耳。茲嗣君彙梓全集，洋洋乎季子陳十五國之風，六代之樂美矣大矣觀止矣。蓋其初年含漱左屈，驅馳韓柳，迨其暮年根極愈邃，神韻愈生，直據席虎觀，方駕龍門矣。雖然，是先生之人也，非先生之天也。每見先生讀書之暇，倚松聽風，和梅嚼雪，忽悶然如玄眞之護鼎，忽嗒然如老衲之據蒲，天鈞既休，天倪時動，即曩所謂手一編者已不覺飛雪點爐，春冰入水，自非躬侍杖屨承謦咳莫得而知之。因嘗私論昭代文章之盛，人壇戶鐸，而大要不出曆下、毘陵兩端。歷下如危峰側嶺，可以淬礪才鋒，當其崎嶇，幾於窘步。毘陵如洪流巨川，可以滋溉學植，當其泛濫，亦能潰隄。蓋有融結自不能無方隅，有方隅自不能無習尚，

有習尙自不能無衰敝。既敝矣，思所以救之，勢不得不趨於畸重，而終不可爲典要。故惟超然方隅習尙之外，而後所爲天者出焉，而後所爲人者成焉。何也？地有不同，天則無所不同。障漆園之瀾，夷玄亭之徑，奏茂陵之雅，一一杼軸於是，以發其自然之光華，非若五方語言，必待乞靈於古人而始得互通其意旨。夫是之謂同文。勳幸以制舉義早受先生之知，今髮種種，懵惚如故，妄謂天下事以無心應之則自平，天下心以無事處之則自正，故讀書於難字不求甚解，於綺語不求甚工，冉冉光陰，脩詞之業無所成就，愧負先生。然猶喜胸中原無所貯，故時得於天光雲影白晃晃中間一領先生之妙，而終不敢尋曆下之蹊，挹毘陵之潤，妄擬哲人之高深。先生有知，得無逌然仍許之曰「孺子可與語」否？武水門人曹勳拜書。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君實和易安雅，恬於仕進，後先家食二十餘年。能書畫，善賞鑒。一時士大夫風流儒雅、好古博物者，祥符王損仲、雲間董玄宰爲最。君實書畫亞於玄宰，博雅亞於損仲，而微兼二公之長，落落穆穆，韻度頹然，可謂名士矣。君實嘗自題其《畫媵》曰：「白石翁詩，沉卓雄快，直闖杜陵營壘間，奪其兵符，俯視一時作者，不堪偏裨位置。乃其詩多於所作墨戲，林巒樹石、花鳥蟲魚間見之，片語挑焰，生動躍然。石翁澹於取名，無意傳其詩，而詩與畫皆盛傳，是翁之詩以畫壽，非以畫掩也。」此君實托寄之語，然其論白石翁之詩，亦可謂之具眼矣。

《因樹屋書影》卷一　元人作劇，專尙規格，長短既有定數，牌名亦有次第。今人任意增加，前後互換；多則連篇，少惟數闋，古法蕩然矣。惟予門人邗江王漢恭名光魯，所作《想當然》，猶有元人體裁。其曲分視之則小令，合視之則大套，指入賓白則成劇，離賓白亦成雅曲。不似今人全賴賓白爲敷演也。又常見檇李李君實所爲《禮白岳記》，分視之各爲一則，合視之共爲一記；而詩卽連綴於中，分視之則詩，合視之詩亦記也。詩文照映，使山水神情，無所遁避其間，眞是合作。今人爲遊記者，意在謀篇，終難逐境；章法固自貫串，境地終未分明。且記自記，詩自詩，使讀者因記以憶詩，持詩以尋記，筆墨間隔，神情不屬，不數行欠伸欲卧矣。故予以爲王生之劇、李公之記，皆可爲。

《蘭皋明詞彙選》卷六　顧云：余訪友禪關，詩僧案頭，得《恬致堂集》，質聲袖以歸，詞不甚精，頗稱秀隱，亦足以志同岑矣。

明文學部二・李日華嘉興人

趙尊嶽《恬致堂詩餘跋》　日華字君實，號竹嬾，又號九疑，萬曆間進士，官至太僕少卿。爲人恬澹和易，與物無忤，工書畫，精鑑賞，兼事考據家言。維時稱博雅君子者，王惟儉與董其昌相並，而日華亞之。著《恬致堂集》、《官制備考》、《姓氏譜纂》、《檇李叢談》、《書畫想像錄》、《竹嬾畫媵》、《紫桃軒雜綴》、《六研齋筆記》諸書，筆記雜綴，爲世傳誦，而《恬致堂集》頗不多見。此則自集中第十卷別錄以行者也。乙亥孟夏叔雍校訖並記。

傳記

譚貞默《明中議大夫太僕寺少卿李九疑先生行狀》　嗚呼，先生狀何容易。先生以篤孝成品詣，以品詣行文章，以文章學術命天下。跡先生出處風概，固所稱博碩涵澹君子鉅人也。狀何容易。狀韓公者，門人李翺也，而碑誌有皇甫湜，序有李漢。三子錯質而生事略著，匪一手筆能緬縷。茲小子默竟得當吾世而狀先生矣，靜思低徊，自束髮偕嗣君肇亭同學，以父執事先生，奉教制舉業者十年許。既歷落不偶，滅裂帖括，則奉教子史百家古文辭學者十年許。既通籍進賢，始委贄北面，嚴事先生，爰識誠服，因奉教世出世間義無義語，以至盪流碎乘法書名染者更十年許。迄默螳臂糜轍之年，散髮入山，亡何而走哭先生矣。嗚呼，先生狀何容易。默也疏，本嗣君所述行略，參諸疇昔步趨睹記髣髴百一詮次，信管以備異日碑碣史乘之采錄。翺狀韓公，默狀先生，無敢多讓焉。　李九疑先生諱日華，字君實，號九疑，別號竹懶。九疑者，擬漢武所見九疑山采蒲仙人以托志也。上世寶藏先朝敕一通曆，傳知爲宋承務郎浮之後。淳忠愍公侍郎若水次子也。初貫洛州，隨蹕來吳，其派居檇李者顯庸奕葉，不具譜。譜自雙溪里小宗公始。小宗公傳世傑。世傑傳子春。子春四子，季爲景芳公。景芳公贅白苧鄉沈氏，傳葵軒公衍，以讀律推擇得官，登仕郎司廉州巡篆，有最績，傳天錫公惠。天錫公傳懷莊公應筠。公生時，天錫公夢竹穿屋，以瑞名。惇性質行，託計然策致貲，樂施，里稱有道長者。以子貴累贈中憲大夫太僕少卿，則先生父也。先生母吳恭人腹先生七月而生，生無囚地聲，既彌月，仰席卧，適器水滴面，驚乃呱，人咤爲異。稍長有至性，章句如夙習，經目輒覆不忘，援筆能文，尤喜閱《史》

《漢》大節目事不去手。神廟初，彗星見，求直言。先生甫十歲，擬作應詔疏指斥時相十罪，大義犖如，惜塾師亟火之。十四歲遊子衿，二十二歲食餼。時治經生言者輒誡旁涉，先生獨矢意學問，有敦古薄今之懷。多搆隱文奇牒，寢食研摩。或忤時轂，弗恤也。而先達有識者，並以鍾鼎竹帛期先生，得前席頡頏爲幸。先生質經則師具區馮司成，攷藝則師眉公、陳徵君。先生不謬執弟子禮，兩公亦不謬以弟子行蓄先生也。萬曆十九年辛卯，先生年二十七，舉於浙，出自郝公楚望之門。初，闈牘以畸解幾置，郝公爭未得，得論表策，進乃售。所對律曆學，尤奧衍。典試者李公九我，擬必耆宿士矣，及見，乃更英少，顧曰：「幾何年而讀爾許書也。」遂以錄程屬濡削。後場各篇，強半出先生手。越春壬辰成進士。向者先生以嗜古掉奇爲儕輩目懾，迨連掇去，且膺名公矜賞，而一時墨守浸浸易步已。既授江州司理。江州舳艫旌節相尾，罷於逢迎，民纖窶而佶於訟，先生首嚴胥吏舞文之條，辦檄必刻期徵會，餘則拱立退聽若刻木。凡稽覈錢穀臧否有司之籍，澄肅如壺冰，小大之獄必以情，深耻擊斷勾摘，一本以平照而誠動之，靡不泥首謝。沉案不難抉綱出，而馮強援爲熒爚者必直也。一攝府篆，再攝邑篆，務以平易休息爲理，而洗刷無留行。力蘇郵符之困，至關役例設公罰，先生謂非法，且借胥史輩以名，亟議捐之，兩造既允，則諄敕去之，金矢勿追呼也。澤宮士樂得名師，胥就摩厲者，至走他郡如騖。江州多名跡，先生以公餘進賢士大夫理學藝文之彥，謀野弔古，談道考業，遇同官使客倜儻可語者，間與盤桓，清咏雅謔，或就廛端杯底了公事，大抵在官操削吏牘與籌燈讀古人書分半也。嘗攝瑞昌邑衙，退卽手杜集坐圃亭，得雪中一絕云：「雲來庭樹暗棲鴉，鈴索無聲吏放衙。獨立虛簷人不見，自團殘雪嚥梅花。」又潯陽郡西郭有琵琶亭，久圮葺成，先生爲文落之，艷藻累千餘言，極辨白司馬濕青衫事不當作實法會。文略云：「古者書成而相印可捐，史就則腐刑不恥，寧有介潔明志、忠鯁抒猷若白司馬，而得喪戚戚足動眉睫者。其倅江州也，恬眞養素，有陶公漉酒之巾；濟勝探奇，有謝氏登山之屐；月明千里，秋生庾亮之樓；白雪九還，春滿呂仙之鼎。矧一麾出守，韋郎凝燕寢餘香；三笑虎溪，遠釋留山中佳話。何至聆凡音而結想，並俗狀而涕零。如白所歌，不過劇情取妍，摶虛善幻云爾。」先生江州兩作，托興一斑，而官味泊然想見，卽平生胸次，亦行乎其間矣。至民生攸繫，則奮筆爭之力，如德化封郭洲與楚省黃梅隣，有帥家壩開泄封郭內水，可拯污萊甦逋負，而黃民以私臆撓窒，先生移黃守書，論節宣利害者再，移檄讓黃民譸張者再，無規勞怨也。五閱歲，登薦剡者十有七，錫封父母如其官。甫及最選，爲負議監司所媒忌，搆先生冀同敗，先生遂得左調。士民赴愬上官，乞留者數萬指。有悍男子孫廷秀橫於里，里人苦之，亡如何，先生痛按以法，乃馴。至是爲搶呼卧轍之首。又耆齒數十輩，艤舟鄱湖，將走中丞乞疏上白，值風雨夜暴，舟絕維，搖曳垂覆，劉姓者跪祝云：「吾儕所不爲廉吏觸讒祈雪者，願益疾風覆吾舟。」俄黝墨，中流火如籠燭者三，其一獨大集桅顛，宛人手綴，舟子得周視捩柁，抵岸無恙。時有作《神燈傳》以志異，先生曰：「無庸。陶令八十日，我司李五年，晚矣。」拂袖徑歸，憩白苧別業。益讀古人書，理吟釣清供諸務，城市人若不聞先生仕還者，先生意且賦遂初矣。時中憲公正善飯，趣之駕，乃赴補汝州葺，旋假休沐還。汝山川爲嵩少附庸，先生寓汝暫，獨應請作《望嵩樓》及《汝州甃城》二記，比於韓之《水門》、王之《竹樓》也。以辛丑歲升授西華令。西華隸開封，彈丸邑，三面據河，歲苦小黃河張善口浸稽，民岌岌幾魚。又風染宛丘游情，先生一切率作中窾肯，崇墉濬濠，繕庾儲穀，整黌序，葺郵舍，百務具舉。至治猾胥，而洗刷刁訟，一如江州時。旁邑滯獄，乞移讞西華神君者踵接也。亡何有王家口之《水門》、王之《竹樓》也。以辛丑歲升授西華令。西華隸開封，彈丸邑，三面據河，歲苦小黃河張善口浸稽，民岌岌幾魚。又風染宛丘游情，先生一切率作中窾肯，崇墉濬濠，繕庾儲穀，整黌序，葺郵舍，百務具舉。至治猾胥，而洗刷刁訟，一如江州時。旁邑滯獄，乞移讞西華神君者踵接也。亡何有王家口之役，曹大司空才先生，檄以往。先生往則部署千夫與糗糒，俱撫恤董屬如治軍，無敢翱翔河上者，刻期告竣，與千夫還。比還則暑疫大作，他邑夫減需事者，犯患物故無算，而華民竟安堵免矣。大司空上先生功，得旨紀叙。是歲癸卯，分棘試，拔士五人，首爲喬大參進璠，次李中丞精白，門侍御克新，王進士名世，心密無一爽鑑。尋跣奔吳恭人訃歸。先是，恭人蠱疾急，先生在江州禱減祿位以延母年，未幾落銓而恭人疾差。至是越紀乃厭世，生爲文落之，艷藻累千餘言，極辨白司馬濕青衫事不當作實法會。文略云：「古者書成而相印可捐，史就則腐刑不恥，寧有介潔明志、忠鯁抒猷若白司馬，而得喪戚戚足動眉睫者。其倅江州也，恬眞養素，有陶公漉酒之巾；濟勝探奇，有謝氏登山之屐；月明千里，秋生庾亮之樓；白雪九還，春滿呂仙之鼎。矧一麾出守，韋郎凝燕寢餘香；三笑虎溪，遠釋留山中佳話。何至聆凡音而結想，並俗狀而涕零。如白所歌，不過劇情取妍，摶虛善幻云爾。」先生江州兩作，托興一斑，而官味泊然想見，卽平生胸次，亦行乎其間矣。至民生攸繫，則奮筆爭之力，如德化封郭洲與楚省黃梅隣，有帥家壩開泄封郭內水，可拯污萊甦逋負，而黃民以私臆撓窒，先生移黃守書，論節宣利害者再，移檄讓黃民譸張者再，無規勞怨也。五閱歲，登薦剡者十有七，錫封父母如其官。甫及最選，爲負議監司所媒忌，搆先生冀同敗，先生遂得左調。士民赴愬上官，乞留者數萬指。有悍男子孫廷秀橫於里，里人苦之，亡如何，先生痛按以法，乃馴。至是爲搶呼卧轍之首。又耆齒數十輩，艤舟鄱湖，將走中丞乞疏上白，值風雨夜暴，舟絕維，搖曳垂覆，劉姓者跪祝云：「吾儕所不爲廉吏觸讒祈雪者，願益疾風覆吾舟。」俄黝墨，中流火如籠燭者三，其一獨大集桅顛，宛人手綴，舟子得周視捩柁，抵岸無恙。時有作《神燈傳》以志異，先生曰：「無庸。陶令八十日，我司李五年，晚矣。」拂袖徑歸，憩白苧別業。益讀古人書，理吟釣清供諸務，城市人若不聞先生仕還者，先生意且賦遂初矣。時中憲公正善飯，趣之駕，乃赴補汝州葺，旋假休沐還。汝山川爲嵩少附庸，先生寓汝暫，獨應請作《望嵩樓》及《汝州甃城》二記，比於韓之《水門》、王之《竹樓》也。以辛丑歲升授西華令。西華隸開封，彈丸邑，三面據河，歲苦小黃河張善口浸稽，民岌岌幾魚。又風染宛丘游情，先生一切率作中窾肯，崇墉濬濠，繕庾儲穀，整黌序，葺郵舍，百務具舉。至治猾胥，而洗刷刁訟，一如江州時。旁邑滯獄，乞移讞西華神君者踵接也。亡何有王家口之役，曹大司空才先生，檄以往。先生往則部署千夫與糗糒，俱撫恤董屬如治軍，無敢翱翔河上者，刻期告竣，與千夫還。比還則暑疫大作，他邑夫減需事者，犯患物故無算，而華民竟安堵免矣。大司空上先生功，得旨紀叙。是歲癸卯，分棘試，拔士五人，首爲喬大參進璠，次李中丞精白，門侍御克新，王進士名世，心密無一爽鑑。尋跣奔吳恭人訃歸。先是，恭人蠱疾急，先生在江州禱減祿位以延母年，未幾落銓而恭人疾差。至是越紀乃厭世，

憩嶽一宿，狗羽流乞書，旋取嚴灘道信流還。計九月八之日治行，月廿四之日抵舍矣，僅奚童襆被，不雜一談客，不臨一疇昔豪貴交，豪貴交亦無從物色先生。俄倒屣者負笈者競物色先生，而先生已在清溪天際矣。奚囊夾帶，惟松風霞氣間得清吟冷話，滿載篷篼歸，而出《禮白嶽記》一編，辭無愧飾，人謂先生遠於塵情，識者謂先生一片光明孝思，令人自遠也。自予告迄茲又更七載矣。歲丙辰，廷推起擢南儀司主事，以故令從田間特召，異數也。中憲公尚善飯，謂君命無俟，亟趣先生駕。先生踟躕久之，卒依戀不行，具疏再請，疏語懇痛，讀者謂前有令伯後有先生，仍得俞旨終養。是時功令紆舒，無避忌，人熱仕進，目林居者鈍置無色，而先生愛日棲遲，同孺子慕，不知其他也。有題《自作小景》云：「雲氣堆中結屋，樹陰薄處攤書。廿載養成懶骨，閉門不拜新除。」蓋實錄云。越歲丁巳，中憲公年八十有七，寢疾，先生必躬進粥糜，浣廁牖，一夕數起，遂嬰血疢恙。中憲公逝去，先生扶病支骨爲孺子泣，幾滅性。己未服闋，低徊廬墓，不即行。既而靜坐一室，數息納氣，繙讀道書，不窺戶者二載。惟天啓御極，一赴府堂皇舞蹈如禮而已。至四年甲子，衆正盈朝，鄒公南皐、高公景逸、趙公儕鶴並雅重先生，夏六月，起擢北膳司，主事部曹，不赴補，而再召，又異數也。先生擬應命治行，與知交書云：「蟠溪夢裏之山，終是此身窟宅，不擬久噉侏儒米也。」踟躕未赴者久之。冬十二月，尋起擢璽丞，先生乃於乙丑春二月趨朝，有《璽召錄》，日筆北征道中景物情事，並雅則語。從此日入春明門，遡予告依親之日，蓋二十有四載矣。部曹再召未行，更復以璽丞召，不減一歲九遷，又異數也。受事五閱月，瑞焰日熾，先生曰：「嘻，清流之禍自此烈矣。將無褒裳濡足乎！」亟乞沐黔國葬，差出都，因埽軌春波里，益綜羣書之詼英精異、片瓊碎璣，爲抉摘掊刷而出之，成《雜綴》、《筆記》等編，以方昔賢《志林》、《待訪》、《餘論》諸小品，識者謂新甓過之，於寰中性中事悉大裨益，而鑑古辨物，尤藉爲指南。里中饒於古者，姚叔祥士粦、王季延起隆，誦歎各爲序，而默亦與。時狗郡守請纂修《神廟實錄》七邑事宜，又狗邑侯請創葺《嘉興縣志》，凡典章文物山川靈蹟，炳然悉獻者，半出先生手筆。越三載戊辰，遇今上龍飛，大慝盡殲，王路斯廓，先生曰：「時清目明，可出矣。」乃之留都，將黔國葬事畢。邂逅項孔彰，喜，因偕北上。先生及交項公墨林，縱觀書繪名蹟彝鼎法物，而孔彰翰染有祖風，旅次追話舊藏，稱快侶。既報命，闕下偕賜環諸著作之餘，遂意道笈，得太和孟雲鶴之傳，佩上清金籙，又從齊雲張邋遢、華陽閻逢頭得納炁眞訣，據片席輒與出入息爲緣，將抱養嬰姹於層霄朗碧中，間取《參同》悟眞義印入《陰符經》，依紫清注道經例提挈要旨以傳。晚歲益精書繪，意適則恣揮灑，任散落覓去，迫索不可得也。喜寫雲山蕩空，泉石迴

冽。尤喜寫梅寫松，發箕踞傲兀之態，寄宗少文澄懷觀道意焉。嘗題畫後云：「余美蔭齋日在花香鳥語中，每飯罷摩腹，戲問兒輩，此樂從何得來？六朝劉任間。其閒曠游戲之作，直借蘇黃寸管，標抹晉人風尚也。選古宗建曰：大人自輸却中書堂押字，博此活計。先生曰：不然。我只步步退後，安皇初，歌行神接杜陵酣恣，律絕高亮，在隨州、左司間。至儷語工鮮，上雖識字只如不識字，雖略解事只如不解事，雖策名賢科只如未遇老措大。且追駱義烏。騷壇具有明眼在。嗣君既抆淚，哀行略簡嚴靡飾詞，不欲如鄴侯汝曹事付汝曹，斷不營營學子叔疑欲子弟爲卿。花鳥自來相就，蓋以澹之一字博之。」先生不肯須臾留，邸迨報命不載出，世蔭擲之如遺，觀此語，則先生之天久定矣。居恆對沈恭人，白首相莊，有梁孟風。不置一姬侍，恭人服中來，廉隅卓犖，濟之委蛇，中將以道，外開以顏，從學問見性命，眞有不以一朝換萬世之想。先太僕嘗語默云：「早歲偕先生里社，得知中憲公詢先生所欲異書，輒多方贏值購之。先生處斗室無他物，堆垞擁卧皆書，故終老所嗜，惟青編綠字，卒以糠粃俗塵，丹青世道，蓋天性然也。」默躬聞之先生云：「歲戊子爲諸生時，習靜一小樓，日光射牖，忽爾觸着有省，快不可言，但不可舉示。自此讀書行文，應物酬務，覺豁豁地。」此大悟境，自是先生一生親切受用處，可爲知者道耳。又先生晚歲證質茆君疏云：「每清旦行炁，飛神籲眞，雖趨朝馬背不替。曾夢鍾離正陽以小金瓶瀉金液大丹入口，比覺腹如貯火。適次邯鄲道上，復夢臨誘諄亹。又夢抱祖師腹吮乳極飽。」云云。先生力行孝悌，明王之道宜感石函地符鍾師現眞，似奇特實平實事也。末疾示痰尸解，自不一格，先生臨化，能爲沈壯絕麗之詩，神氣與日月爭光，乘五色烟歸侍玉宸，豈區區翰墨散仙哉！先生所著小品，生前行世者《紫桃軒雜綴》、《又綴》共八卷，《六研齋筆記》、《二筆》、《三筆》十二卷，《禮白嶽記》、《璽召錄》、《薊旋錄》、《畫媵》、《續畫媵》、《墨君題語》共八卷，《雅笑錄》十卷，《倭變志》一卷。成帙未行世者，《味水軒日記》二十卷，《書畫想像錄》四十卷，《掛角編》四卷，《檇李叢談》四卷。所著高篇大什，未皇就帙，嗣君殫力彙次，成《恬致堂集》四十卷，行世，歸然名山之副矣。堂顏「恬致」，先生以識帝寵，示子孫毋忘。嗣君因以表集，述先生志也。得文五百三十首有奇，詩一千一百七十首有奇，簡牘銘贊偈頌題跋等作二百七十首有奇，而【略】先生一話一履無不從讀書中來，廉隅卓犖，濟之委蛇，中將以道，外開以顏，從學問見性命，眞有不以一朝換萬世之想。先太僕嘗語默云：「早歲偕先生里社，得知中憲公詢先生所欲異書，輒多方贏值購之。先生處斗室無他物，堆垞擁卧皆書，故終老所嗜，惟青編綠字，卒以糠粃俗塵，丹青世道，蓋天性然也。」默躬聞之先生云：「歲戊子爲諸生時，習靜一小樓，日光射牖，忽爾觸着有省，快不可言，但不可舉示。自此讀書行文，應物酬務，覺豁豁地。」此大悟境，自是先生一生親切受用處，可爲知者道耳。又先生晚歲證質茆君疏云：「每清旦行炁，飛神籲眞，雖趨朝馬背不替。曾夢鍾離正陽以小金瓶瀉金液大丹入口，比覺腹如貯火。適次邯鄲道上，復夢臨誘諄亹。又夢抱祖師腹吮乳極飽。」云云。先生力行孝悌，明王之道宜感石函地符鍾師現眞，似奇特實平實事也。末疾示痰尸解，自不一格，先生臨化，能爲沈壯絕麗之詩，神氣與日月爭光，乘五色烟歸侍玉宸，豈區區翰墨散仙哉！先生所著小品，生前行世者《紫桃軒雜綴》、《又綴》共八卷，《六研齋筆記》、《二筆》、《三筆》十二卷，《禮白嶽記》、《璽召錄》、《薊旋錄》、《畫媵》、《續畫媵》、《墨君題語》共八卷，《雅笑錄》十卷，《倭變志》一卷。成帙未行世者，《味水軒日記》二十卷，《書畫想像錄》四十卷，《掛角編》四卷，《檇李叢談》四卷。所著高篇大什，未皇就帙，嗣君殫力彙次，成《恬致堂集》四十卷，行世，歸然名山之副矣。堂顏「恬致」，先生以識帝寵，示子孫毋忘。嗣君因以表集，述先生志也。得文五百三十首有奇，詩一千一百七十首有奇，簡牘銘贊偈頌題跋等作二百七十首有奇，而

《明史・李日華傳》（存目）

著録

李肇亨《刻恬致堂先集述略》 先大夫砥行清修，辭榮孝養，出處大節嶷然不淄，直已孚徹宸旒，足昭垂史乘矣。至若躭精著述，則自縫衣時即肆力古文詩歌之業，以閎博奧衍特聞。鄉會棘闈掄牘論表策，爲海內誦傳，至今未已。乞身子舍三十餘年，居官立朝無幾何時，生平澹泊性成，杜門却軌，羔雁不飾，炫鬻無心，晨硃夕墨，惟沉酣典籍，弘奬人倫，品第烟霞，主盟泉石，充然積美而已。曾應郡聘爲總裁，纂述《神宗皇帝實錄》條件。又嘉邑素無誌書，創纂以傳，有功國史，文獻甚巨。生前小品行世，僅《筆記》、《雜著》數種。高文雅什爲侍史錄存者，一未有出。不孝每以請先大夫，輒愀然止曰：「叨國恩當有建明以報，何必有此。」言猶在耳，遽罹捐背，傷哉！苫塊餘生，懼錄存者之有散佚，則不孝罪滋大。爰抆淚纂輯，得文五百三十餘首，詩一千一百七十餘首，簡牘銘贊頌偈題跋等作二百七十餘首，而雜說及制科卷附焉。輯成，釐爲四十卷，敬付殺青，總名《恬致堂集》。兩字從今上溫旨諭留，先大夫歸以名堂，囑世世子孫無忘聖澤者也。我禾從洪、永以來，縉紳先生立言自命、卓爾成家者不少，而先大夫蹶興，有集哀然若是，即未能大遂建明之思，而以筆墨表章盛治，鼓吹休明，其砥礪臣節，扶翼聖教，亦足信今傳後，不下維桑諸先哲也。先大夫學不純師，性愛我家青蓮暨香山、玉局二老，故品行氣味時時近之。其詩文流軼人間，亦此集未能盡，俟搜續梓耳。文章人品，海內賢豪當有定評，何煩後人妄贅一語。獨不孝出隨杖履，入侍几硯，所聆緒論不敢斁忘，敬因結集爲述略如此。不孝男肇亨拜述。

《千頃堂書目》卷五 《倭變志》一卷。　又卷九：《大明官制備考》二卷。　又卷一〇：《姓氏補纂》七卷。　又卷一二：《禮白岳記》一卷，《璽召錄》一卷，《薊旋錄》一卷，《雅笑錄》十卷，《味水軒日記》二十卷，《掛角編》四卷，《六硯齋筆記》十二卷，《六硯齋二筆》四卷，《六硯齋三筆》四卷，《紫桃軒雜綴》四卷，《紫桃軒又綴》四卷。　又卷一五：《畫媵》一卷，《續畫媵》一卷，《書畫想像錄》四十卷。《墨君題語》三卷。　又卷二五：《恬致堂集》四十卷。

《明史·藝文志二》 李日華《倭變志》一卷，《官制備考》二卷，《檇李叢談》四卷，《姓氏譜纂》七卷。　又《藝文志三》：《六研齋筆記》十二卷，《日記》二十卷，《畫媵》二卷，《書畫想像錄》四十卷。　又《藝文志四》：《恬致堂集》四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存目·恬志堂詩話》 三卷。明李日華撰。【略】此編載曹溶《學海類編》中，乃摘其諸雜著中論詩之語，湊合成編。如武伯英「燭剪」一聯，其文甚繁。今刪其上文，但云「燭剪句，余改曰『吐殘月魄蟇頤動，蹴落春紅燕尾忙』。」此改字竟從何來，是直不通書賈所摘矣。至日華堂名「恬致」，其集卽名《恬致堂集》，而改曰「恬志」，尤耳食之誤也。

又《傳記類存目二·梅墟先生別錄》 二卷。明李日華、鄭琬同撰。【略】上卷爲李日華所撰，載其生平甚悉。下卷爲琬所撰，亦略具事實，而錄其詩中摘句尤多。

又《傳記類存目六·禮白岳記》 一卷。明李日華撰。【略】是書自紀其萬曆庚戌禮神白岳之事。卷末又題曰《篷櫳夜話》，殆是書有二名耶？《因樹屋書影》曰：「嘗見檇李李君實所爲《禮白岳記》。分視之各爲一則，合視之共爲一記，而詩卽連綴於中。分視之則詩，合視之詩亦記也。詩文照映，使山水神情無所遁於其間，眞是合作。今人爲遊記者，意在謀篇，終難逐境。章法固自貫串，境地終未分明。且記自記，詩自詩，使讀者因記以憶詩，持詩以尋記，筆墨間隔，神情不屬，不數行欠伸欲卧矣。故予以爲李公之記，可爲今人法也。」云云。其推挹甚至。然終不出萬曆後纖巧之格，所謂才士之文，非作者之文也。

又《璽召錄》 一卷。明李日華撰。自記其天啟乙丑召爲尚寶司司丞赴京途中所經。始二月二十四日，終四月十五日。略倣《吳船錄》、《入蜀記》之例，而寥寥無所記載。

又《職官類存目·官制備考》 二卷。舊本題明李日華撰。【略】是書因明代官制，而上溯歷代之沿革，大抵取備書啟之用。舛漏頗多，不足以備考證。末附文武爵秩數條，並著京外官之稱呼，尤未免於弇陋。疑日華未必至此，殆坊賈託名也。

又《藝術類存目·竹懶畫媵一卷續畫媵一卷》 明李日華撰。【略】是書皆裒錄其題畫之作。謂之「媵」者，作畫而附以詩文，如送女而媵以娣姪也。所

載諸詩有云：「霜落蒹葭水國寒，浪花雲影上漁竿。畫成未擬人將去，茶熟香溫且自看。」又云：「夢壓春寒睡起遲，一林疎雨褪臙脂。詩翁艇子無人見，只有飛來白鷺鷥。」又云：「江鄉風物正秋初，山影沈沈樹影疎。野老慣遊渾不覺，有人天上憶鱸魚。」又云：「樹影苔痕濕不分，栗留聲隔幾重雲。沙彌詩夢渾無定，又在滄江野水濱。」如此之類，雖風骨未高，而亦瀟洒有韻。惟數首以外，語意略同。七律尤頹唐傷格。且有以偶題五字，亦登梨棗，如「晚山無限好」句，恐未足當「楓落吳江冷」矣。

又《雜家類六・六研齋筆記四卷二筆四卷三筆四卷》 明李日華撰。【略】

日華工於書畫，故是編所記論書畫者十之八。詞旨清雋，其體皆類題跋。蓋錦贈玉軸，流覽既久，意趣之化，故出筆輒肖之也。其他所記雜事，亦楚楚有致。而每一眞跡，必備錄其題詠跋語、年月姓名，尤足以資考證。王士禎《居易錄》嘗譏其以韓愈《山石》詩爲白居易、陸游作，以唐莊宗《如夢令》詞爲李白作，以韋應物《西澗》詩爲杜牧作，以林逋爲與文同、李公麟同時，以趙秉文爲元人。皆誠爲舛謬。其他如以蘇若蘭與渤海高氏並列於能書婦人中，不知何據。又文徵明詩「竹符調水沙泉活」句，乃用蘇軾詩語，今見《東坡集》中，而以爲吳中諸公遺力往寶雲取泉，先以竹作籌子，付山僧爲質，其事未經人用，亦屬疎漏。大抵工於賞鑒，而疎於考證。人各有能有不能，取其所長可矣。是書分三集，集各四卷。《明史・藝文志》作十二卷，蓋總而言之，其實即此三集也。

又《雜家類存目五・紫桃軒雜綴三卷又綴三卷》 明李日華撰。【略】是書《明史・藝文志》不載。書中惟論書畫，用其所長，餘多剽取古人說部而隱所自來，殊無足取。不及其《六研齋筆記》遠矣。

又《類書類存目二・姓氏譜纂》 七卷。舊本題明李日華撰。【略】是書所列姓氏，一依《百家新箋》。《新箋》者，湘潭黃周星所編，以「朱王萬壽」爲首句者也。然周星爲崇禎庚辰進士。《新箋》後有自跋，稱成於崇禎丁丑。日華爲萬曆壬辰進士，沒於崇禎初。其作是書，不應反用周星之《新箋》，殆出僞託。其書不詳譜牒世系，而廣引人物，非濫即漏。雖日華以書畫擅名，不長於考證，亦不應謬陋至此也。

又《時物典彙》 二卷。舊本題明李日華撰。是書僅一百三十九頁，雜剽類書故實，餖飣成帙，舛謬百出。卷首題魯重民補訂，錢蔚起校正，或即二人所託名歟？

雜録

沈季友《李太僕先生日華》 日華字君實，號九疑，嘉興人，萬曆壬辰進士，累官太僕少卿，告歸，通籍凡四十四載，休沐者前後十載，其難進易退如此。性冲淡，嗜古弘博，風力絶塵，有《李太僕集》。尤好輯録神異之事、雋永之言，如《紫桃軒雜綴》、《六硯齋筆記》是也。一時士大夫風流儒雅好古博物者，祥符王損仲、雲間董玄宰。君實書畫亞於玄宰，博雅亞於損仲，而微兼二公之長，落落穆穆，韻度頹然，可謂名士矣。其自記天啓癸亥十二月廿五夜，夢與道者遇，談三生事，謂：「予過去七生乃唐天寶中詞臣也，憶上與玉眞妃御浮香閣，宣喚李白，白不至，因令長孫錫代之，長孫錫者，予也。因作上巳觀禊詩曰：「曉岸曈曈日，春山藹藹嵐。初逢雕輦出，漸覺綺羅團。花影鳥飛散，絮毬魚觸殘。水濱三日宴，惟簡麗人看。」上與妃皆笑曰：「不忝作圭兒輩師也。」其事甚異，並附誌之。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六・校勘類》引《居易錄》 李君實日華鑒別法書名畫最精，然引古人詩文往往紕繆，如云：子昂行書詩一幅，不知子昂自作，或書古人作，語氣似白樂天、陸放翁，因錄之云：「山石犖确行逕微」云云。不知乃韓退之詩也。又云：白樂天孫龜年住嵩山，遇李白曰：近過潼關有一詞，曰「曾宴桃源深洞」云云。乃後唐莊宗作也。又云：杜樊川詩「獨憐幽草澗邊生」云云，有甲秀堂刻牧之行草眞蹟。此韋蘇州詩。與前韓詩，載本集中，皆人人耳而目之者，而舛午至此，陋矣。又一條云：林君復極富畫情，見與可、伯時終日琢琢狗人，遂不爲。和靖乃大中祥符間人，文、李後出，安得此不根語？又云：元有兩閒閒，一爲禮部尚書趙秉文，或云今（疑作金。）人。蓋未目《金史》及《中州集》耳。意此公留意書畫，而於詩文考證全疎。然劉原父、黃伯思輩，考證何嘗不精確耶！

《蠖齋詩話・杜注》 注杜詩者，謂杜語必有出處。然添卻故事，減卻詩好處。【略】杜七歌之四：「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爲我啼清晝。」《李日華》謂：「林猿本作竹林，鳥名也，同州有之，色正青如雀，善啼，後注者妄改

耳。」以余觀之，卽有鳥名竹林，亦未必勝林猿悲切感人也。

李日華 吳縣人

《曲品》卷上 李日華（實甫。吳縣人。）上品：李實甫斗胆翻詞。

《遠山堂曲品・西廂》 觀其中不涉實甫處，亦儘自堪造撰，何必割裂北詞，致受生吞活剝之誚耶？然此實崔時佩筆，李第較增之。人知李之竊王，不知李之竊崔也。

吳梅《顧曲麈談》 《南西廂》條：（存目）。

徐復祚《曲論》 李日華改《西廂》爲南，不佳，然其《四景記》亦可觀。

李漁《閒情偶寄》 作《南西廂》者，意在補此缺陷，遂割裂其詞，增添其白，易北爲南，撰成此劇，亦可謂善用古人、喜傳佳事者矣。然自予論之，此人之於作者，可謂功之首而罪之魁矣。所謂功之首者，非得此人，則俗優競演，雅調無聞，作者苦心，雖傳實沒。所謂罪之魁者，千金狐腋，剪作鴻毛，一片精金，點成頑鐵，若是者，何以其有用古之心而無其具也。今之觀演此劇者，但知關目動人，詞曲悅耳，亦曾細嘗其味，深繹其詞乎？使讀書作古之人，取《西廂》南本一閱，句櫛字比，未有不廢卷掩鼻而怪穢氣薰人者也。若曰詞曲情文不洽，以其就北本增刪，割彼湊此，自難貼合，雖有才力無所施也，然則賓白之文，皆由己作，並未依傍原本，何以有才不用，有力不施，而爲俗口鄙惡之談以穢聽者之耳乎？且曲文之中，儘有不就原本增刪，或自塡一折以補原本之缺略，自撰一曲以作諸曲之過文者，此則束縛無人，操縱由我，何以有才不用，有力不施，亦作勉強支吾之句以混觀者之目乎？使王實甫復生，看演此劇，非狂叫怒罵，索改本而付之祝融，卽痛哭流涕，對原本而悲其不幸矣！嘻，續《西廂》者之才，去作《西廂》者止爭一間，觀者羣加非議，謂：《驚夢》以後諸曲，有如狗尾續貂。以彼之才，較之作《南西廂》者，豈特奴婢之於郎主，直帝王之視乞丐。乃今之觀者，彼施責備，而此獨包容，已不可解；且令家戶祝，居然配饗《琵琶》，非特實甫呼冤，且使則誠號屈矣。予生平最惡弋陽、四平等劇，見則趨而避之，但聞其搬演《西廂》，則樂觀恐後。何也？以其腔調雖惡，而曲文未改，仍是完全不破之《西廂》，非改頭、換面、折手、跛足之《西廂》也。南本則聾瞽、喑啞、馱背、折腰諸惡狀，無一不備於身矣。此但責其文詞，未究音律。從來詞曲之旨，首嚴宮調，次及聲音，次及字格。九宮十三調，南曲之門戶也。小齣可以不拘其成套，大曲則分門別戶，各有依歸，非但彼此不可通融，次第亦難紊亂。此劇只因改北成南，遂變盡詞場格局。或因前曲與前曲字句相同，後曲與後曲體段不合，遂向別宮別調，隨取一曲以聯絡之，此宮調之不能盡合也。或以彼曲與此曲牌名巧湊，其中但有一二句字數不符，如其可增可減，卽增減就此字格之不能盡符也。至於平仄、陰陽，與逐句所叶之韻，較此二者，其難十倍，誅之將不勝誅，此聲音之不能盡叶也。詞家所重在此三者，而三者之弊，未嘗缺一，能使天下相傳，久而不廢，豈非咄咄怪事乎！更可異者，近日詞人因其熟於梨園之口，習於觀者之目，謂此曲第一當行，可以取法，用作曲譜。所塡之詞，凡有不合成律者，他人執而訊之，則曰：「我用《南西廂》某折作對子，如何得錯！」噫！珏《西廂》名目者，此人；誤天下後世之蒼生者，亦此人也。此等情弊，予不急爲拈出，則《南西廂》之流毒，皆至何年何代而已乎？

閔遇五《〈南西廂記〉跋》 梁伯龍謂：此崔時佩筆，日華特校增耳，間有換韻幾調，疑李增也。崔割王腴，李攘崔有，俱堪齒冷。閔遇五識。

《詩辯坻》卷四 《西廂傳奇》凡四種，王、關稱最，而詞多出董解元記。董詞稍質於王，風趣不及，沉刻過之。李日華、陸天池俱稚兒號嗄耳。

《小說考證續編》卷三引《曲欄閑話》 改北調爲南曲者，有李日華《西廂》。增損字句以就腔，已覺截鶴續鳧。如秀才們聞道請，下增先生二字等是也。更有不能改字，亂其腔以就字句。如來回顧影，文魔秀士欠酸丁是也。本風欠，刪去風字，復成何語？蓋《西廂》爲詞宗，欲歌南音，不得不取李本，亦無可奈何矣。

《今樂考證・著錄三・李日華二種》 《園林午夢》，《皮匠參禪》。

夢鳳《〈南西廂記〉跋》 此本汲古閣曾刊入《六十種曲》。今依閔遇五《會眞六幻》本付刻，然兩本曲牌，皆多訛誤，又有脫字，不合律調處，並爲一一正訂，直可駕毛、閔兩刻而上矣。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南調西廂記》（存目）
又《四景記》（存目）

葉憲祖

論述

王驥德《曲律》卷四　姚江有葉美度進士者，工雋摹古，撰《玉麟》、《雙卿》、《鸞鎞》、《四豔》、《金鎖》，以及諸雜劇，共十餘種。

又　今之詞曲，卽古之樂府也。吾友桐柏生嘗取古樂府中所列百餘題，其婉刺處有更甚於快罵者。此槲園得意筆也。第四折前後兩調，各出一宮，大是佳事，勤之已爲刻行。盡易今調，爲各譜一曲。其詞亦雅麗可喜，可分爲二折。第三折止可作楔子耳。

佚名《〈雙修記〉序》　居士精詞曲，其所作《玉麟》、《四艷》諸記，皆爲世膾炙。精究佛理，篤信淨土。暇日取《劉香女小卷》，被之聲歌，名《雙修記》。脫穎。掀髯共推咳唾，折齒不廢嘯歌。

《曲品》卷上　桐柏南宮妙選，東海英流。曼倩倜儻而陸沈，季子揣摩而事敗身死，猶足爲千古快事。桐柏於死者生之，敗者成之，荆卿今日得知己矣。

《曲品》卷下　葉桐柏（所著傳奇五本。）《玉麟》：三蘇事，舊有《麟鳳記》，鐫琢處漸近自然，則選和練妙，別有大冶矣。夢中得物極奇，王伯彭已演爲《異夢記》。極輕倩。美度初爲之刪定，遂盡易其舊。詞致秀爽，尤宜喜筵。《雙卿》：詞調俊逸，姿態橫生。密約幽情，宛宛如見，卻令老顛本傳雖俗，而事奇，予極賞之，貽書美度度以新聲，浹日而成。景趣新逸，何多幸也！《四豔》：選勝地，按節氣，賞名花，取珍物，而分扮麗人，尼賺衫一節事耳，未盡者以次劇繼之。元人原有此體，如《西廂》之分爲五劇是也。桐柏邇來之詞，信手拈出，俱證無礙維摩矣。

又《碧玉釵》（南四折）　爲《團花鳳》翻一重境界。後之歡遇也，與彼劇絕不相肖，而繁簡短長，各有佳處。

又《玳瑁梳》（南八折）　鬱藍生何所見，而謂嫡之妒妾也可解，妾之妒妾也不可解？乃摭爲傳，寄槲園度以清歌。纖纖團扇之怨，固自取之，卽薛華亦終覺不快。惟靜妹以後進奪寵，大解人意。

又《鴛鴦寺冥勘陳玄禮》（南北四折）　馬嵬埋玉，此是千秋幽恨。槲園欲爲千古洩恨耶？然古慚生之腐亦自不可少。北詞一折，幾於行雲流水，盡是文章矣。

又《芙蓉屏》（南四折）　今已有譜爲全記者矣，乃槲園以四折盡之，不覺情景之局促，則由其宛轉融暢，詞意具足耳。

又《三義成姻》（南北四折）　詞律嚴整。再得詞情紆宛，則兼善矣。豈弄丸之手不以繪琢爲工乎？近黃履之已演爲《雙燕記》，王伯彭已演爲《題燕記》。

又《琴心雅調》（南八折）　玩其局段，是全記體，非劇體，故必八折，而合律之曲，正以不露才情爲妙。

長卿之事，乃陳其概。

又《龍華夢》（南北四折）　白娟娟之夢，至獨孤生於龍華寺目擊之；及獨孤歸，而娟娟之夢未已也。異哉！《南柯》、《邯鄲》之外，又闢一境界矣。

又《桃花源》（南北四折）　傳之飄灑有致。桃源一逕，宛在目前。覺許時泉之一折，不免淺促。

又《賀季眞》（北一折）　同一超世者也，不遇時，則爲淵明之三逕、五柳；遇時，則爲季眞之一曲鑑湖。故傳季眞之詞，有閒適意而絕無感慨。

又《死生緣》（北四折）　此卽小說中《金明池吳倩逢愛愛》也。頭緒甚繁，約之於一劇而不覺其促，乃其情語婉轉，言盡而能有餘。

又《巧配閻越娘》（南北二劇共八折）　郭、史爲五代間霸主能臣，槲園主人傳以新聲，滿紙是英雄俠烈之概。八折分二劇，如《會香衫》式，而此更雜以南曲一折。

又《逸品・耍梅香》（南北四折）　淫奔之狀，摹擬入神，當令《西廂》拜下風。作者必有所刺。

又《西樓夜話》（南四折）　越中舊有《郭鎭撫》一記，惜無善本。桐栢第記其淫縱一段耳，可以插入原記，非劇體也。

傳記

《明詩綜》卷六一　憲祖，字美度，餘姚人，萬曆己未進士，除新會知縣，考選左遷大理評事，轉工部主事，坐建魏璫祠，不肯督工削籍。崇禎初起南京刑部郎中，出爲湖廣按察副使，歷官廣西按察使。

康熙《紹興府志》卷五〇　葉憲祖，字美度，餘姚人。萬曆己未進士，授新會令，考選入京。時黃遵素劾逆璫，憲祖以尊素姻家，左遷大理評事，轉工部主事。【略】崇禎改元，起爲南刑部郎，出守順慶。流寇道梗，入覲者失期。冢宰問憲祖，從容爲小吏申理，冢宰默然。陞湖廣副使，備兵辰沅，五谿苗入犯，憲祖累獲，總督朱燮元叙之。轉四川參政，請告，陞廣西按察司，皆未任。憲祖與同邑孫鑛以古文辭相期許，其塡詞直追元人，與之上下，有明辭家率推玉茗、太乙，憲祖以爲濃豔勦襲，失古淡本色，此難爲不知者道也。癸卯與同邑沈應文、楊文煥、邵圭同修邑府志。

康熙《浙江通志》卷三七　字美度，餘姚人。萬曆己未進士，入爲工部主事。逆閹建祠長安街，憲祖笑謂同官曰：「此天子走辟雍道也。土偶豈能起乎？」逆閹聞之大怒：「吾乃爲郎所諧！」削籍。崇禎間，累官至廣西按察使。與孫鑛讀書，鑛文師法王槐野；憲祖師法弇州，兩人各自爲家，而議論則水乳。憲祖長於塡詞，古淡本色，街談巷語亦化爲神奇。吳炳、袁令昭詞名手，皆從其指授爲弟子。

康熙《廣東通志》卷一三、《道光新會縣志》卷五　餘姚人，進士。萬曆四

紀事

《金鎖記》　關漢卿《感天動地竇娥冤》：（存目）。

《灌將軍使酒罵座記》　《史記・竇嬰田蚡灌夫列傳》：（存目）。

《壯荆卿易水離情》　《史記・刺客列傳》：（存目）。

《金翠寒衣記》　本事同《二刻拍案驚奇》卷六：（存目）。

《琴心雅調》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存目）。

《三義成姻》　本事同《醒世恆言》卷一〇：（存目）。

《渭塘夢》　瞿佑《剪燈新話・渭塘奇遇記》：（存目）。

《賀季眞》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列傳・隱逸》：（存目）。

《死生緣》　本事同《警世通言》卷三〇：（存目）。

《龍華夢》　本事同《醒世恆言》卷二五：（存目）。

《會香衫》　本事同《古今小說》卷一：（存目）。

《巧配閻越娘》　本事同《古今小說》卷一五：（存目）。

《鴛鴦寺冥勘陳玄禮》　陳鴻《長恨傳》：（存目）。

《桃花源》　陶潛《桃花源記》：（存目）。

著録

《明史・藝文志一》 葉憲祖《大易玉匙》六卷。

《傳奇彙考標目》卷上 葉憲祖，字相攸，號桐柏，餘姚人。《玉麟》(三蘇事)，《雙卿》，《鸞鎞》，《四艷》，《金鎖》(一云袁于令作，或云桐柏初稿，袁于令又改定之)。

《重訂曲海總目・明人傳奇》 葉憲祖：《金鎖記》，《玉麟記》(國朝張世漳所作名同)，《四艷記》，《雙卿記》，《鸞鎞記》。

《曲目新編・明人傳奇》 《金鎖》、《玉麟》、《四豔》、《雙卿》、《鸞鎞》，右五種葉憲祖作。

《今樂考證・著錄六・明院本》 葉憲祖(五種)：《金鎖》、《玉麟》、《四艷》、《雙卿》、《鸞鎞》。信州鄭仲夔冑師氏《冷賞》云：「余《雋區》中品傳奇者詳矣。近始獲睹《鸞鎞》本，其傳事巧，遣詞俊。至春闈分韻、替人作妾，與考試之以馬命題，尤爲篇中奇絕。斯亦張伯起之流亞也。」案：沈氏《南詞新譜》以《金鎖》爲袁令照作，當誤。或另是一種。

《明代傳奇全目》 葉憲祖，傳奇作品，流傳於世者二種，僅存名目者四種，名目待考者一種，又雜劇合集一種。

《鸞鎞記》 《曲海總目提要》卷二三：溫庭筠與魚玄機分鎞合鎞事，無所出，中云他們通是崑山腔板，覺得冷靜，則係明季人作無疑矣。(按：此劇爲明葉憲祖撰。)按《唐詩紀事》，杜羔不第，其妻趙氏先寄一詩云：「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來時傍晚來。」羔得詩，即不回家。及登第，又寄一詩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葱葱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略】今傳奇所載合鎞圓成事，屬附會也。杜羔登貞元進士第，終工部尚書，贈右僕射。按羔在貞元中登第，而庭筠至宣宗大中時，尚試有司，相去三四十年，二人不得爲好友。魚玄機乃補闕李億之妾，億字子安，玄機有《寄子安》詩可證。雖與庭筠相識，未必屬意庭筠，無所爲嫁庭筠事也。劇中以鸞鎞作關目，分鎞合鎞，以玄機配合庭筠，蓋作者之意，以庭筠有才而淪落，玄機有才色而飄零，以爲二人相偶，庶幾無憾耳。杜羔有妻寄詩事，引作合傳，不暇攷時代也。《明代傳奇全目》：(存目)。《新傳奇品》附《古人傳奇總目》：《鸞鎞》，葉桐柏作，杜羔事。

《金鎖記》 《明代傳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存目)。

《玉麟記》 《明代傳奇全目》：(存目)。《古曲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存目)。《新傳奇品》附《古人傳奇總目》：《玉麟》，葉桐柏作，三蘇事。

《雙卿記》 《明代傳奇全目》：(存目)。《新傳奇品》附《古人傳奇總目》：《雙卿》，葉桐柏作。

《雙修記》 《曲海總目提要》卷八：刊本標奉佛紫金道人編著。其序則云榭園居士，託言紫金也。(葉憲祖撰，紫金道人、榭園居士均爲葉之別號。)而榭園居士姓名亦不傳，其記年則萬曆癸丑。序又云：「居士精詞曲，其所作《玉麟》、《四艷》諸記皆爲世膾炙，精究佛理，篤信淨土，暇日取劉香女小卷，被之聲歌，名《雙修記》。」按：此是萬曆間詞客而宗梵行者所作。近代詞曲中談佛法者，屠隆《曇花記》爲博極內典。觀此劇序及其開場數語，則似嫌其仙佛並提、禪淨互舉，故作此矯之。專言淨土一門，以唱導淨緣，至其事則出小說，本文亦云借此勸修行，不必論其有無也。《明代傳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雙修記》：(存目)。

《寶鈴記》 《明代傳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存目)。

《四艷記》 《新傳奇品》附《古人傳奇總目》：《四艷》，葉桐柏作，分春、夏、秋、冬四事。《明代傳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重訂曲海總目》 葉憲祖(字六桐，又號榭園居士。)《碧蓮繡符》，《丹桂鈿盒》，《天桃紈扇》，《素梅玉蟾》，《北邙說法》，《團花鳳》，《易水寒》。

《曲目新編・明人雜劇》 《碧蓮繡符》，《丹桂鈿盒》，《北邙說法》，《團花鳳》，《天桃紈扇》，《素梅玉蟾》，右七種葉憲祖作。

《今樂考證・著錄三・明雜劇》 葉六桐九種：《灌將軍使酒罵座記》、《金翠寒衣記》、《北邙說法》、《俏佳人巧合團花鳳》、《壯荆卿易水離情》、《天桃紈扇》、《碧蓮繡符》、《丹桂鈿合》、《素梅玉蟾》。

《灌將軍使酒罵座記》《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易水寒》《曲海總目提要》卷八：明餘姚葉憲祖所撰。憲祖，字美度，別號六桐，塡詞別號曰槲園，萬曆己未進士，官至廣西按察使。善塡詞，街談巷語，亦化神奇，得元人之髓，花晨月夕，徵歌按拍，一詞脫稿，卽令伶人習之。此劇演荆軻事，悉本《史記》，末云「荆軻劫秦功成，逢王子晉點化仙去」，係撮撰附會。《明代雜劇全目・壯荆卿易水離情》：（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壯荆卿易水離情》：（存目）。

《金翠寒衣記》《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琴心雅調》《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北邙說法》《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俏佳人巧合團花鳳》《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天桃紈扇》《明代雜劇全目》：（存目）。

《碧蓮繡符》《明代雜劇全目》：（存目）。

《丹桂鈿合》《明代雜劇全目》：（存目）。

《素梅玉蟾》《明代雜劇全目》：（存目）。

《三義成姻》《明代雜劇全目》：（存目）。

《渭塘夢》《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芙蓉屏》《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賀季眞》《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死生緣》《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龍華夢》《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會香衫》《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巧配閻越娘》《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碧玉釵》《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玳瑁梳》《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鴛鴦寺冥勘陳玄禮》《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西樓夜話》《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桃花源》《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耍梅香》《明代雜劇全目》：（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存目）。

馮有經

楊守勤《奉議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馮孝子源明先生行狀》　源明馮先生，出入石渠天祿凡二十餘載，以久侍講讀，爲皇太子所敬禮。蓋《卷阿》之頌，引翼必先孝德，而東萊氏謂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士處，所以興起善心、培養德性，有不在言語之間者。先生固篤孝君子，其見重有以也。自春宮輟講，而後先生亦引疾侍太夫人養，承懽貞壽，備極深摯，益隱然係朝野之望。乃太夫人棄梧槚甫閱期，而先生以哀毀殞矣，悲夫！至是次君爾攸將丐名公志其墓，而持行略泣請余狀。余與先生姻，且屬後進，稔先生孝行最

悉，卽不文，烏敢辭。按：先生諱有經，字正子，因母孕時夢一老授以童孩，口稱此正人，爲節婦子，蓋爲公貴徵，而又爲封太宜人冰蘗兆矣。系出四明，故號源明云。馮爲明慈鉅宗，纓紱如織，永樂間唐禮部尚書叔和之後，給事公吉亨者，徙居顏浒，四傳至時桂，克彰世德，嘗賓鄉飲。生東明公讚，中嘉靖甲子順天榜，累贈至諭德，是爲先生父。先是，東明公之京求錦衣籍，得廩都庠，銳意追先進之軌。時吾慈顏侍御冲宇公方爲大行，從之講明性道。初贅沈氏，早世，今贈宜人繼劉，累贈太宜人，實生先生。生甫週，贈公偶展《易》，輒能指《易》作咿唔狀，公卽以《易》占之，吉。上林劉君稱公內兄，喜談星曆，時言甥當賢且貴，慮其早孤，五歲果失怙。先生環尸晝夜悲號，見太宜人痛絕仆地，疾呼外大母救甦，然後敢哭。若是數四。一藐孤克從苴墨，弔者異之。明年就傅，卽上林君，以舅爲師，稍寬檢柙，然未嘗嬉戲，開卷篤好。一日忽似有物玩弄袖中者，上林以爲戲，索之則私創制義也。三年上林避席去，且使贅葉師，與少宰韓敬堂公子共事。韓見公應對敏捷，顧其子曰：「此非而友，而師也。」每有上賜，嘗啖公，公受而不食，必以餉太宜人。其穎考叔之孝乎？癸酉，商學使燕洋公大爲賞識，采芹順天，庠師奇先生，特試以「幼而無父」題，公得題，念其先人，蘇蘇隕泣。文成，庠師歎美之，贈以貲鎡。太宜人性方嚴，無纖鉅一以規範操之，若虞衡勒之泛。是以先生師事太宜人，羹牆見之矣。於時前輩葵陽黃公、養醇朱公、今輔臣中涵方公數先生，俱後先成忘年交。其與諸友訂會文之約，各爲饋饘。先生獨念太宜人徹午夜以佐讀，寸管尺幅，動出針鋒，不忍以具膳煩母慈，攜盂粥以給永日，不言餒。人稱先生念能丸，並忘食斷齏矣。甫冠，抗顏爲人師，多士景附。適有尊人當路者，願爲啓居間之竇以代三釜，先生正色拒之。館穀入，悉奉爲養，至購書無貲，假得善本，必焚膏手錄，以是日新富有，名益起。雖同學少年，並聯第入詞林，而獨困逢掖乎，初無慍色，徐曰：「父業未竟，母節未彰，孤之咎也。」李翁守槐雅器之，因以女女焉。李宜人善事姑，得其驩，故公得一志理業。應余某公聘至霸上，作焚舟計。乙酉中順天式，同榜詩暨浙榜婞元，學皆同宗，而公獨少。人艷其家學云。己丑成進士，出南充陳某公之門，讀中秘書，卽師韓少宰，良遘也。辛卯授編脩，教內書堂。往中貴有以精鏐輪奐之美爲餌者，先生長慮，屏遠之。記注□起居，同修國史實錄，一軌於信，曰：「是烏可以欺天下萬世也。天下萬世不可欺，欺吾心乎？」癸巳得請，奉母歸慈，上曾王父墓。至丹陽，李宜人逝，先生哭之哀。又念太宜人失侍，徬徨累月。媒妁以蓼莪至情，欲爲締姻四明大老，閉目謝去，竟續陸文學懷渠君女。性閑靜潔淅灑，且能均愛勞，太宜人色喜。甲午還都，尋以編脩初考，取次封陸孺人。乙未分校春闈，得雋張其廉輩二十五人。丁酉主湖廣試，戀戀膝下，強之而後可。廼身發而心縈之，夢爲呻囈。入棘，多方矢公簡士，得解首熊公廷弼於遺卷中。楚材旣呈，請楊太宜人節，詔建棹楔，表厥宅里之東，創祠坊，內聯有「式昭親節，思報皇恩」之句，觀者知其忠孝矣。戊戌轉右春坊右中允，庚子充東宮講讀。舊制：講官進拜，皇太子爲起。一日偶不爲禮，公直奏之，皇太子納焉。每值講期，問馮先生。及給假南旋，又詢異至期。銓部因檄使就道。時葬事方竣，哀瘠甚，沿途具疏，請畢三年喪，上不允。壬寅就列。初先生之給假扶櫬也，贈公歿已三十餘年，朽不勝紼，於是更木新衣，起視公如生，額猶汗液也。先生一慟而仆，血漬其面。及至慈，衰絰治葬，號躃如初喪，酸風動梓里。太宜人每歎贈公無肖像，先生入仕，輒覓善工一圖，而清姿儼然，親炙顏面於柩檻之間，果與像類，眞哀慕之感哉！昔初假喪李宜人，已再假又喪陸孺人於彭城，因聘劉宜人爲繼室，定省中饋，猶忘其爲亡李與陸也。癸卯陞諭德，乙巳轉左，掌司經局事。丙午七月，主試應天，副欲擇吉，先生曰：「王事也。」兼程而進，疽發於背，力疾抵龍江，忍楚入闈，矢公如丁酉，而知名之士倍之。至今兩榜士臚傳建禮，大物鼎來，皆公所造也。丁未轉左庶子兼侍讀。是秋率子婦上太宜人六十壽，羅膝舞斑，懽然樂也，第隱隱欷歔，爲不及贈公。爾時先生需次，當典武試，力辭之。戊申推國子祭酒，又擬禮部侍郎，皆不得中旨。會有煩言波及，公乃請告。疏凡三十上，旨未得俞，於是幡然掛冠矣。顧先生逡巡坊局十有三年，歷右而左，又右而後左，拾級以望庭署，此實吾明大老避嫌並脩卻故，而先生處之怡然，等功名於泡影，橫逆聽之，至謂處世可有可無，毋爲營塹，此有契於道者。嘗笑指仲君曰：「吾以效職成母之榮，今得竟養食君之賜，此足以當三公，不與易矣。」時太宜人尙無恙，春明景淑，奉板輿之郊外，觀山水園林之勝，策蹇以從下車，而徒必前後扶掖之。良朋高會，必請命然後赴筵。有奇卉時菜，必百方歸之，持奏坐前。會不遺一人，語不隱一字。常自歎昔爲諸生，則官守羈身，出告反面，爲時幾何，茲喜專侍慈顏，視膳寢無逸咎矣。不問

不對，不命不退。暇則談說今昔，時一解頤。色稍變，長跪而請，漸溫乃起。太宜人稍有不安，卽嘗藥進糜，帶不能解，貌爲瘁焉。旣復常乃復常。幼而艾，無改也。所愛愛之，所敬敬之，三屬之養者送者居且行者，施與悉以太宜人爲隆殺，以是親疏無失所。至於存孤如張無隅之善後，恤寡如五老媼之有終，容人如乘變取物之不追，解謗如橫璫誣譖之不行，皆用德不報者。常分甘旨之貳遺上林公，爲畢婚嫁，隆棟宇，營宅兆，以推母愛於贈公知厚，欵遇有差。至不忍伐一木殘一蟻，藹藹視執塗不異胞與，絕不作傖父面，徵孝愛之推也。性不好翹人過，亦不層爲人隱。干以非義者，不難直斥之，鄉人視爲月旦。庚戌旣感疾，辛亥長子死焉。壬子介婦又死焉。甲寅春，太宜人亦見背矣。公哽咽不出聲，辰巳欲絕，亭午始甦。扶病號哭，拜起如禮，水漿三日不入口。至小祥，孺慕之悲猶昔也。昧爽，躬奉食飲，事之如存。已而劉宜人以哀苦積勞並憂先生病劇，遽先朝露。先生以太宜人柩猶在堂，乃奉宜人櫬權厝郊園，事未及竣，而先生逝矣。時乙卯九月十四日之午也。余以前一日過問，猶見督家詳密，至誦「棻根滋味，清白久長」語及太宜人，淚下不輟。逝之晨，猶思理南裝爲太宜人合壙。蓋居恆道太公五世返葬於周爲不忘本，此治命也。不移時，遂爾易簀。嗚呼，先生自適楚歸慈，及之留都，瀕危者屢矣，皆以憶太宜人故，而茲竟以痛慕相從九泉也。蓋生死窮達，有懷二人，至五十而慕而思斯永矣，可不謂之篤孝君子乎？昔吳虞翻稱董孝子盡心色養，喪致其哀，都人謂先生足以當之。余獨有感於黃子之傳曰：以慈名溪，以溪名邑，惟是叔達之故。倘異日有定論，不以先生增重四明乎？

先生生嘉靖丙寅閏十月十六日，享年五十。配李繼陸贈封前載矣。再繼者卽太宜人弟次字公女劉，爲吾慈甲第，詳贈公誌。子三，長爾僩，側室王氏出，李宜人愛而乳之，充順天府庠生，娶封給事中養冲呂公女，繼工部員外在川周公女。次爾攸，李出，太宜人謂李有子，此乳僩之報。幼名曰賢，順天府庠增廣生，娶大名知府巍岡羅公女，繼庠生懷一陳公女。爾條劉出，尙幼。女五，長巽，適不佞。長子一，琦，邑庠生。次晉，適成都知府夢韓張公孫景辰，太學生。次兌，適雲南布政使文海袁公子弘杰，邑庠生。次泰、次復，俱幼，未字。孫女壽，偃出，亦未字。守勤曰：古人有言，長篴詘於短馭。豈不悲哉！以公之材，旣以乘風雲之會，際日月之光矣，展所宏施，社稷是庇，而竟不得爰立之命。且今聖天子特俞禮臣之請，復啓承華之幄，愼簡一時孝德之士，俾司輔導。余以眇聞寡道術，濫竽斯選，方仰先生爲型模，而不對，不命不退。暇則談說今昔，時一解頤。色稍變，長跪而請，漸溫乃起。太宜人稍有不安，卽嘗藥進糜，帶不能解，貌爲瘁焉。旣復常乃復常。幼而艾，無改也。所愛愛之，所敬敬之，三屬之養者送者居且行者，施與悉以太宜人爲隆殺，以是親疏無失所。至於存孤如張無隅之善後，恤寡如五老媼之有終，容人如乘變取物之不追，解謗如橫璫誣譖之不行，皆用德不報者。常分甘旨之貳遺上林公，爲畢婚嫁，隆棟宇，營宅兆，以推母愛於贈公知厚，欵遇有差。至不忍伐一木殘一蟻，藹藹視執塗不異胞與，絕不作傖父面，徵孝愛之推也。性不好翹人過，亦不層爲人隱。干以非義者，不難直斥之，鄉人視爲月旦。庚戌旣感疾，辛亥長子死焉。壬子介婦又死焉。甲寅春，太宜人亦見背矣。公哽咽不出聲，辰巳欲絕，亭午始甦。扶病號哭，拜起如禮，水漿三日不入口。至小祥，孺慕之悲猶昔也。昧爽，躬奉食飲，事之如存。已而劉宜人以哀苦積勞並憂先生病劇，遽先朝露。先生以太宜人柩猶在堂，乃奉宜人櫬權厝郊園，事未及竣，而先生逝矣。時乙卯九月十四日之午也。余以前一日過問，猶見督家詳密，至誦「棻根滋味，清白久長」語及太宜人，淚下不輟。逝之晨，猶思理南裝爲太宜人合壙。蓋居恆道太公五世返葬於周爲不忘本，此治命也。不移時，遂爾易簀。嗚呼，先生自適楚歸慈，及之留都，瀕危者屢矣，皆以憶太宜人故，而茲竟以痛慕相從九泉也。蓋生死窮達，有懷二人，至五十而慕而思斯永矣，可不謂之篤孝君子乎？昔吳虞翻稱董孝子盡心色養，喪致其哀，都人謂先生足以當之。余獨有感於黃子之傳曰：以慈名溪，以溪名邑，惟是叔達之故。倘異日有定論，不以先生增重四明乎？

先生生嘉靖丙寅閏十月十六日，享年五十。配李繼陸贈封前載矣。再繼者卽太宜人弟次字公女劉，爲吾慈甲第，詳贈公誌。子三，長爾僩，側室王氏出，李宜人愛而乳之，充順天府庠生，娶封給事中養冲呂公女，繼工部員外在川周公女。次爾攸，李出，太宜人謂李有子，此乳僩之報。幼名曰賢，順天府庠增廣生，娶大名知府巍岡羅公女，繼庠生懷一陳公女。爾條劉出，尙幼。女五，長巽，適不佞。長子一，琦，邑庠生。次晉，適成都知府夢韓張公孫景辰，太學生。次兌，適雲南布政使文海袁公子弘杰，邑庠生。次泰、次復，俱幼，未字。孫女壽，偃出，亦未字。守勤曰：古人有言，長篴詘於短馭。豈不悲哉！以公之材，旣以乘風雲之會，際日月之光矣，展所宏施，社稷是庇，而竟不得爰立之命。且今聖天子特俞禮臣之請，復啓承華之幄，愼簡一

錢謙益《慈溪馮氏先塋節孝碑》 天啓元年，有詔追錄光宗皇帝東宮舊學，贈故左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馮公爲禮部右侍郎，予祭葬，蔭一子。越九年，永樂中爲給事中。吉亨四傳爲淳。淳生時桂。時桂生四子，其叔爲孝廉府君，諱讚，卽公之考也。府君初娶於其門生錢謙益乃爲論世考德，銘諸麗牲之碑。謹按：慈谿馮氏叔和，往五代之際，仕吳越爲尙書。叔和二十世吉亨，

生還否。吏部勒限趣就道，乃還職。公在坊局九年，由踰德、洗馬歷庶子，皆不輟講讀。霜天雪夜，太宜人未嘗不夙興曙戒。公每進講，念母師之訓，靜共齋慄，著見於進止之間。皇太子恆目屬之，曰：「馮先生，孝子也。」公念太宜人老，不樂仕進。時方鈎四明之黨，多所連染，遂抗章移病，疏十上，乃得請。閒居奉母，修《白華》之養者七年，而太宜人考終。公哀慟致毀，誓不欲生，踰小祥而滋甚。劉宜人病脾，絕而復蘇，髣髴見太宜人爲護持。公拊心哭曰：「死者果得相依於地下乎？吾死不復返矣！」奄然無聲，痛入黃泉，竟以不勝喪而卒，乙卯十月十四日也。年五十。妻李氏，繼妻陸氏、劉氏，皆先卒。子三人：爾偃、爾發、爾達，皆諸生，爾偃早夭，爾發承蔭，後公十年卒。謙益以天啓初哭公於近郊之殯宮，退而謂爾發曰：「日月有時，方隅未靜，返葬則未遑，慢葬則不可，子將謂何？」爾發曰：「先人居恆謂太公三世反葬於周，爲不忘本。易簀之夕，口喃喃扶櫬南下，爾發所不以兩世歸葬，棄先人之墜言者，他日亦無以見吾子矣。」甲子試鎖院，不中，塡塞呼憤，一昔而卒。爾達以一孤僮繼父兄之志，柩車累累，舳艫相銜，跋涉水陸，誓戒徒旅，間關四千里，克襄大事。嗚呼艱哉！恭惟太宜人之節，綽楔巋然，與觚棱相望。而楊宮庶守勤譔公行狀，於歷官之下，繫之曰孝子。本朝館閣大臣以孝子特聞者，吾未之見也。然則公之爵位不能傳遽至於公卿，固可以無憾。而馮氏之先塋，視世之周閣高門，象祈連而署京兆者，其崇庳何如哉？謙益敢竊取史氏之義，大書特書，刻其碑曰慈谿馮氏節孝之阡。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有經，字正子。萬曆己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除編修，歷中允，至庶子。光宗皇帝在東朝，充講官。公五歲喪父，事太宜人，以孝稱。每進講，光宗恆目屬之曰：「馮先生，孝子也。」喪母，不勝喪而卒。天啓元年，追錄舊學，贈禮部右侍郎。

康彥登

謝肇淛《康元龍詩序》　元龍與余居同閈，生同歲，業又同塾，相善也。其人磊砢不能事一室，束髮習佔僤，即游心四聲，曰：士所藉不朽耳，豈徒爲羔雉也者，而以博金紫乎？然數奇，困公車且十載，家四壁立。甲午之秋，復爲祝融所侵，其所庇風雨與糊饘粥，且悉爲烏有。於是益發憤仗劍出遊，走齊楚燕趙之墟，鳴雞函谷，秣馬榆林，凡崇嶺幽谷，古蹟靈境，足以寄目賞心者，足跡殆遍，而其囊中草亦累累滿矣。已抵寧夏謁中丞周先生。先生雅知元龍，倒屣賓之。元龍業爲大中丞揖客，顧其議論風生，有古俠士風，遠近諸邊，聞中丞禮重，士咸願一當謦欬而甘心焉。於是元龍名藉甚公卿間。乙未冬過余苕水之滸，抵掌談九邊要害，虜情軍需，歷歷在目，令人聞之壯，髮上指，有封狼居胥之想也。已又出所爲詩讀之，則又渾雄悲壯，傑態橫逸，如越石清嘯，朝雲吹篪，令人變容迴遑，泪沾沾下也。夫今之經生，頫首事章句，老死甕牖間，此直褌中蟣蝨耳，安能復知有天地？其有慕爲名高，走四方而干人者，又不過東馳西騖，爲謀糈計，安能妄意千古，爲不朽之大業哉？元龍年甚富，其意氣勃勃未肯休。他日入策萬言，出建大纛，使葱嶺塵清，黑山霧靖，則今日壯遊，固不徒載之空言。至其鈐閣之暇，焚香坐嘯，登臨懷古，其聲響弘麗，又豈僅僅若此耶？元龍勉之矣！元龍曰：「走不敏，敢不從事以副此言也。願令梨人上之木。」

陳勳《送康元龍南歸序》　元龍豪於詩，及是游益豪，其塞上諸作皆古《鐃歌》、《鼓吹》之遺聲，風高月明，據胡床劍舞而奏之，如聽代馬之夜嘶，朔管之秋引也。蓋其游嘗出豫章，浮湘漢，幽探遐歷，而塞上爲獨雄。游所至皆有歌咏，錯落可喜，而塞上詩尤悲慨用壯。予故具論之。今南歸里中，里中之豪則馬季聲、鄭承武、孫子長、袁無競諸君皆善詩，喜方略，元龍爲談其籌，畫，出其詩，質以予之言，以爲何如也？

又《送康元龍南還》（存目）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彥登，字元龍，又字孟擔，閩縣諸生。爲人慷慨負氣，一言不合，輒拂袖去。嘗游歷邊塞，無所遇。有《朔方游稿》。年三十六，貧困以死。賦詩好自改竄，不成篇輒棄去。萬曆間稱福州七才子，彥登其一也。

陳薦夫《康元龍像贊》　經之笥，書之櫥，於戲通儒。南走粵，西走胡，於戲壯夫。康濟有術，任俠不拘，法究臨池，腕善操觚。詞之風爲西都，騷之風爲左徒，其粹然蒼然者，又爲大曆爲黃初。胡然握瑜，胡然懷珠，胡然天其軀，嗚呼！

謝肇淛

論述

綜論

屠隆《謝在杭詩序》 黃白仲與余抵掌海內詞人，遂及閩士，而指屈在杭：「謝君才橫絕一世，早歲登壇，所稱詩峭蒨秀偉，卓然名家。爲人軒軒霞舉，亭亭物表，趾高視卑，冲襟可挹。且薄收效於三事，而厚殫力於千秋。異日者與子東面而爭牛耳之盟，必夫夫也。」不佞逡巡避席曰：「主臣，余雅知在杭。夫閩山水秀甲齊州，靈爽之氣，蜿蟺磅魄，盡發此時。方來之俊，雲蒸泉涌，先後通名字不佞者，無慮數十家，削牘有至萬餘言者。洞目駴心，觀聽於是爲巨，要以閩中白眉，則首推在杭。亦猶海錯之推西施乳，荔支之推陳紫、江綠，而山川之推武夷、九濱也。不佞向慕謝君，往年嘗賦詩四章，將訊之吳興，尋如金閶，藁爲雲間人篡去，不得達。又一歲而晤在杭虎林，酒鐺茶鼎，不律如意，相得甚驩。不佞酒中戲語在杭：『五霸桓文爲盛，降而秦穆楚莊，漸以萎薾，再降而卑之乎吳子，欲承一時之乏，妄規此物，踉蹌黃池之上，卒爲天下笑。不佞與弇州、新都交臂接軫，則亦惟是邾莒滕薛之奉齊楚秦晉爾。』自兩公卽世，此物漫無所屬，而海內操觚者如雲，亡弗張目揎拏，起而爭之。世有虞於不佞者，極口而訾，極力而擠，若惟恐不佞之一旦螫弧以登，如目之有翳，必去而後快。不佞軒渠：我其鵂雛耶？腐鼠此物久，而鴟尚嚇我。且桓文既沒，余豈不度而爲吳子哉！余且跳而託於團焦淨業矣。以故遇世之嗜古而操深心者，急名而鼓盛氣者，才望既久而勢可幾者，人地未至而力可副者，余必長跽奉此物進之。力副而勢幾，則在杭其人。所爲峭蒨秀偉，軒軒亭亭，斯登壇之器，白仲之人倫鑒不爽也。」在杭別後，使使以詩序見屬。余業撰一首詒之，使者乃爲殷豫章，浮沉又不達。而故艸又尋逸去。在杭數以詩責逋，會余奉大諱毀甚，不能搦管。居一歲而始爲句當，則不能舉舊作一語，遂更著成篇。工拙不可知，大都視舊作加詳焉。兩纂著而兩不達，豈亦有數耶？不佞近論詩，如瑯琊、歷下，有才力而寡性情，務聲調而乏自得，由兩公爲政，士爭趨之成風，風人之旨殆盡，必也。取三謝之清蒼，救六朝之浮靡，采王、孟之簡澹，濟李、杜之沉雄，令天眞與奇藻並爛，名言與勁氣相宣，斯其極則妙境哉！在杭辨此審矣。不佞性疏而輕名根，應世詩文，無論多至洋洋纚纚千萬言，寡至寂寥數語，往往援筆矢口，布之通都，工拙惟命。近以學道戒綺妄，疏筆研，人購之未嘗不應，應愈援筆矢口，了不經意，其以夫夫才盡而舍旃，幸甚。蓋不能峻龍門拒人，又不能苦心竭力而與海內爭此物，則亦惟名根輕，故爲語操觚諸君子，無復以腐鼠嚇我哉！余之銜璧輿櫬久矣。

陸無從《鑾江集序》 往甲午武陵龍君御赴倅臨洮，蹔息眞州結社，余以犬馬齒推爲祭酒，得次其詩曰《橫山社集》。是時君御有客，欲附其詩與姓名，余不敢假借，遂未竟殺青。又五年所，而爲今戊戌。吳興司李閩中謝在杭坐論當徙治，需次眞州，時故吳縣令袁中郎、長洲令江進之皆楚人，皆先後以論徙客眞州。在杭與之游，甚驩。其於登覽曲讌，所得詩若干首，彙而帙之，題曰《鑾江集》，將授築人，寓書廣陵，謬以玄晏屬余。余嚮慕在杭蓋廿年，未得一交臂而語，至所傳《下菰》諸集，業已瀾翻在舌矣。而是編得之叙遷羈旅之時，其調尤冲融婉至，略無憂讒閔困之狀。大抵發之情而約之性者也。風人之旨具矣。夫唐稱工於詩，所稱文房、夢得、樂天、子厚諸君子。諸君子之詩，所得於隋播忠柳之間者，不能無憂讒閔困忳邑無聊之詞，恆悽惋而不可讀。詩卽工，奚益於性情矣。在杭以弱冠成進士，出守司理，其才橫絕一代，當用不次居交戟之內，而顧以讒徙其治，久而不調。而在杭率恬然遇之。故其爲詩，冲融婉至，無少憂讒閔困之詞。非深於性情者能然乎？且也鑾江處廣陵西鄙，春秋稱楚地。昔者伍大夫員去楚適是，遭漁丈人蘆中，慷慨投劍而別，以故遷人羈士，過其地者往往低回不忍去，其操感慨同也。又訓故家謂鬱伊愴怏憯懟悽惋營營而荒忽者曰楚。在音律爲些爲激爲變爲徵羽聲，皆是物也，然非金石之正響矣。在杭是編，雖以鑾江名，而所謂冲融婉至者，弗稍變於所遭。余故謂得諸性情者深也。它若君御、中郎、進之諸君，才高

而拙於宦，與在杭同。至所爲詩又皆冲融婉至，壹發之情，而灼乎性，其臭味又同。遇合抑何奇矣！眞州故稱金穴鹽井泉布之區，一旦而倦得四君子，非千載一時乎！而余所僅僅得奉牛耳以從者，一君御耳。雖然，眞州而有四君子，地重葵丘踐土矣，卑之乎滕薛邾莒何有焉？

葉向高《小草齋集序》 詩與文從來罕有兼至。諸能詩者，多以爲詩難於文。余以爲詩自歌行長篇外，寥寥數語耳。又有前人成句可供餖飣，資掇拾，雖難工而易成。若文則連章累牘，多至數千言，少亦數百言，如凌雲之臺，非材木素具，何以結構？即材木具矣，而非工師之手，亦不能運量。故其難工與詩同，而成亦不易。歷觀前代，自騷選而下，以至我明，以詩名家者殊多，文則可屈指數。若合詩與文而俱工，則雖班、馬、李、杜、崆峒、大復諸名家，皆不能也。吾郡在國初，十子即以詩名。其後如少谷先生輩，皆詘於文。邇來才士彬彬，頗以兼至自負，而竟其所就，長短得失亦自可見，不容掩也。今讀方伯謝公《小草齋集》，則庶幾矣。公詩體裁聲調酷似唐人，凡爲唐詩者無能過公，已有別梓，茲集二十八卷皆文，序記之雄深，碑傳之博奧，論贊之精嚴，尺牘之朗暢，銘誄雜著之爾雅，皆斐然質有其文，足與其詩相伯仲。蓋公資性絕異，十歲即能聲律，又酷好讀書，凡經史子集以及裨官家言無不探討。余在綸扉，公方郎水部，日從余借秘書抄錄，錄竟即讀，讀竟復借，不浹歲而幾盡吾木天之儲。昔人所謂書淫，公殆似之。計其胸中所蓄，不啻萬卷。而又賦才敏妙，筆端驅役無不如意。殆天之所授，人復成之，固宜寒儉苦澀之士，望公絕塵，瞠乎其後耳。公歷官所至，皆有治蹟，其在粵西最著。時黔蜀苦亂，粵西爲密邇，當事者責以纓冠之誼，而壤瘠民貧無以應。公爲調劑其兵食，駕馭其土司，酌量其緩急，事事中窾會。故師行而民不困，黔圍解，粵亦晏如。余常語主爵：當俾公開府其地，而主爵不應。亡何，余歸，公亦沒矣。每思公之兼才，不獨文與詩，使天假之年，廟廊能用公，其所樹立尚未可量，而僅以方伯止哉！世所傳公著述，自茲集外，尚有數十種。其評隲紀載排纘諧調，無一不亹亹悅人心目，即晉人《新語》、唐宋諸小說之善標識者，不能及也。余喜讀公雜著，甚於其文，每一開卷，常惟恐盡。然則公之所可傳，亦不獨其文與詩，茲第論其文耳。方余出山，亦有《小草篇》，蓋竊取公家太傅之意，公爲之序，盛稱余歷事三朝之苦心，而勉其毋恝然求去。余雖不能從，而心感公知我，今序公文，重有慨也。嗟乎，安得公存而與之論出處之際哉！

李維楨《謝工部詩集序》 本朝詩人與李唐等埒。閩則林子羽正始，鄭善夫中興，其在於今，項背相望，就余所見，若葉學士進卿、曹憲長能始、鄧汝高參議、謝在杭工部，皆高廷禮所謂名家大家也。葉醇雅典則，以相業掩。鄧秀朗閎深，以中道夭。曹簡練冲澹，而遭迴仕路，與謝略同。二十年前讀在杭詩，以爲閩士無輩，頃始卒業其全集云。賦則旁引廣譬，窮態極思，馳驅不失，興寄殊遠，平子、文考、安仁、士衡之流也。樂府則豐約文質，適得其中，《房中》、《鐃歌》之流也。五言古贍而不俳，華而不靡，或樸茂渾成，或清虛曠逸，鮑謝陶韋之流也。七言古音節鮮明，氣勢沉鬱，抑揚闔闢，變幻超忽，高、岑、王、李之流也。五、七言律與長律，比耦精嚴，骨力勁挺，刻畫不過巧，瑰麗不近誇，盛唐諸子之流也。統而論之，商彝周鼎爲古質，而薛談秦青爲聲調，干將莫邪爲銳穎，自可見，不容掩也。今讀方伯謝公《小草齋集》，則庶幾矣。公詩體裁聲調酷似唐人，凡爲唐詩者無能過公，已有別梓，茲集二十八卷皆文，序記之雄深，碑傳之博奧，論贊之精嚴，尺牘之朗暢，銘誄雜著之爾雅，皆斐然質有其文，足與其詩相伯仲。蓋公資性絕異，十歲即能聲律，又酷好讀書，凡經史子集以及裨官家言無不探討。余在綸扉，公方郎水部，日從余借秘書抄錄，錄竟即讀，讀竟復借，不浹歲而幾盡吾木天之儲。昔人所謂書淫，公殆似之。計其胸中所蓄，不啻萬卷。而又賦才敏妙，筆端驅役無不如意。殆天之所授，人復成之，固宜寒儉苦澀之士，望公絕塵，瞠乎其後耳。公歷官所至，皆有治蹟，其在粵西最著。時黔蜀苦亂，粵西爲密邇，當事者責以纓冠之誼，而壤瘠民貧無以應。公爲調劑其兵食，駕馭其土司，酌量其緩急，事事中窾會。故師行而民不困，黔圍解，粵亦晏如。余常語主爵：當俾公開府其地，而主爵不應。亡何，余歸，公亦沒矣。每思公之兼才，不獨文與詩，使天假之年，廟廊能用公，其所樹立尚未可量，而僅以方伯止哉！世所傳公著述，自茲集外，尚有數十種。其評隲紀載排纘諧調，無一不亹亹悅人心目，即晉人《新語》、唐宋諸小說之善標識者，不能及也。余喜讀公雜著，甚於其文，每一開卷，常惟恐盡。然則公之所可傳，亦不獨其文與詩，茲第論其文耳。方余出山，亦有《小草篇》，蓋竊取公家太傅之意，公爲之序，盛稱余歷事三朝之苦心，而勉其毋恝然求去。余雖不能從，而心感公知我，今序公文，重有慨也。

陳宏己《遊燕集序》 己丑夏，陳子結靷將入燕，馬首幾北矣。會友人謝在杭氏自燕山下第，落落策一騶，挾一蒼頭奴，手一囊過陳子江塢，投之曰：「走之遊燕久，上書不報，橐中金盡矣，所餘物止此。顧自謂游不薄，視陸生裝腆甚，今享於吾子，吾子其千金之。」陳子受唯唯。時方疥足，枕一琴，從花陰中讀之，便脫然若已過劍津，佩水中蒼龍，度霞關，棄繻去，射錢塘潮頭，看姑蘇臺上麋鹿游狀。由齊經魯，徘徊闕里，飯鉅鹿，登太行，直抵薊門，酹酒燕昭王臺下，以馬箠掀蓬中駿骨而俎之。

日搘頤西山，爽氣在眉睫間也。蓋在杭年少矣，顧才甚雄，所爲詩鋟然古色，遇境卽際，卽被放猶然神王若此。假後計而對公車，策數萬言，後天子命給蓄里感乎次卿，任城憶太白之舊，阿曲尋陳思之跡，雪宮留墟乎齊境，蜃市示幻於海澨。不其之書帶傞存，成山之琅文垂滅，觸時撫景，其能舍旃？抑蘭臺札，應制賦《帝京》、《上林》、《塞上》諸篇，其描寫壯遊氣象，又當何如？故不以不文讓。遂倚馬首題之，內篋中。期至燕與酒人游，日令荆高輩或訟庭讞慮，積有餘閒，寮佐周旋，間成曲讌，山郵攬空館之蕊，鬼廡借青燐之炬。字勞編絕而欣以會心，膚粟手創而悽然寄嘅。凡於此際，文筆廼遒。

劉勅《謝在杭詩序》 在杭齒不滿二十，輒牛耳詞壇，意耽耽不可一世。江以南多辟易驚皇走，願對壘者什一，願執橐鞬者什九。余駭然曰：「何物少年，能令人不敢抗三寸湘斑也？」無何，李法東郡按部如歷，遂得把在杭臂。余見之大噱，曰：「氣岸嶽嶽，毋乃英雄欺人者乎！」比讀其詩，則舌吐而不能收矣。請執筆研爲奚奴。在杭固遜，謂：「大江之北，僅得劉生。吾兩人者，豈張茂先所稱豐城之劍，延津遇合，其亦有數耶？」兩襟歡結若平生交。余以瓦缶扣珠玉，在杭亦以咸池酬北里。詩筒往來者六閱歲，若詩若賦若古文詞，種種從岱雲飛來。且玉藻縱橫，金戔洒落，每一發械，如獲明珠幾萬斛，乃擊節嘆曰：異哉！在杭才如李供奉，詩如劉隨州，賦如左太冲，古文詞如司馬子長，字如韋郇公，草聖如張伯英，行書如王右軍，蠅頭小錦如蔡中郎。烏乎！古人得其偏，在杭得其全。古人得其粗，在杭得其精。洵前無千古也者，奚有於江南北哉！是豈七閩之秀，苞孕數百年，故生在杭爾爾，所由在杭早歲釋褐，宦情泊如，常謂丈夫志在千秋，奈何手板支頤，日深深鼻孔向人。兩爲司李，朱輪停時，卽攜一編高坐匡牀，命侍姬焚龍涎，吸清茗半盞，臨蘭亭一過。其懷抱閒適如此，摛詞振藻，烏得不超越尋常萬萬乎！今拜南都司寇尚書郎。若曹固閒署，流覽之剩，飽習故業，益日新而富有之。由今觀，固在杭不如某某，由後觀，恐某某不如在杭矣。世之操觚家，卽執橐鞬受約束壇下，魂奪口噤，誰敢提偏師攻之？其辟易驚皇走也，無怪矣！無怪矣！

邢侗《居東集序》 今夫海內，雞壇錯峙則掩甸充郊，牛耳狎執則連韝接幕，麗璞溷夫臘鼠，齊芘亂乎人蔭。是以葉公之龍，非應蟠之物，木寓之驥，鮮騏驎之材，匪夫極研窮討，益以申晰，則朱紫恆至易處，眞贋卒之兩殽。以余所得，閩在杭謝君則未易言也。在杭冕黼冠族，緗橐世緒，幼而清令，寢長英特。書乃誦可等身，人謂公是卿座。早成進士，頗厭時學。屈首司李，談雅頌二南之旨哉！謝君在杭，年少有異質，風神俊邁，高視遐舉，若黃鵠遜業董帷，遂乃抉微靈祖，淹函雅故，裒裒懊懊，爲世鉅儁。爰自吳興量移東郡，依類託寓，一意著書。發軔射書之闉，駐車歷山之麓，厭次吊乎方朔，雪宮留墟乎齊境，蜃市示幻於海澨。不其之書帶傞存，成山之琅文垂滅，觸時撫景，其能舍旃？抑或訟庭讞慮，積有餘閒，寮佐周旋，間成曲讌，山郵攬空館之蕊，鬼廡借青燐之炬。字勞編絕而欣以會心，膚粟手創而悽然寄嘅。凡於此際，文筆廼遒。君喜爲詩，詩分科品，靡不蹐宅風騷，枕藉魏晉，祖初禰盛，沿及厥中。蕞會諸長，極之融液，富滋明秀則曲渚之芙蓉，適怨清和則無端之錦瑟。至於出言天拔，絕玄人匠，森然骨部，眉嫵下拜。視夫躭躭飾其孩嗄，歟歟矜其齲楚，良以逕庭矣。若夫文章大業，君更破的。長篇鴻製，步履左班，法度章裁，出諸愜素。平大祛重舌之譯，雄成免碎金之誚。時乎登高授簡，則君家希逸之蹤也。時乎遊戲泚筆，則休文甘蕉之致也。時乎雜俎會粹，則義慶《新語》之嗣也。時乎方言貯錄，則子雲油素之例也。竊又窺夫餘勇所賈，代斲更僕，英氣露於捉刀，靈襟標乎答版，致能洽華簪於上座，聯風政於遠陬，總之質稟軼羣，才情開敏，投之所向，無不中倫。以斯較條流於吾黨，論眞贋之所別，求之中壤，在杭其神龍天馬與哉！在杭一官落拓，茹荼飯粗，虎犢殊其所如，傖奴絕於常隸，報友輸一端之疏縞，娛內足四種之好香，寫論將付諸官奴，營壁竊比于宗氏，風期美矣，官何負乎！在杭爲余言：「一昨之日，保旅蠻濤。耳溢者廣陵之簫，目盡者蒜山之雪，曾何計乎身之在遠，官之復踦也！今來篋羽太守後，飛轡直指前，廿年老明經，三日新子婦耳。何日解腰下綬，還頭上冠，婆娑安昌之野，追逐蚩走之侶，大蒼出櫳，黃棘下兔，芼以乾葵，壓之濁酒，眞足以樂而忘死矣。」余曰：「在杭在杭，曠志如許，是能自作文字田，僧超結撰，那得不佳？」在杭大噱。集署《居東》，記地也，亦有風人之托也夫！

王穉登《遊燕二集序》 燕山自文皇定鼎，踰二百年，衣冠玉帛之會，莫盛於今日，不珪爵也者榮，則錢刀也者貨。市上車如魚鱗，馬如雁行，滾滾黃塵中，疇非朱門甲第，與銅山金埒之夫哉！求昔日賣漿擊筑、慷慨悲歌之風，澌滅無遺。操觚牘，執鉛槧，長裾鬼幘，號詞人而吟諷者，不過望塵乞潘之流，假此爲雉鶩，東西奔走，借交於公卿貴人，爲謀糈計耳。是烏足與談雅頌二南之旨哉！謝君在杭，年少有異質，風神俊邁，高視遐舉，若黃鵠遜業董帷，遂乃抉微靈祖，淹函雅故，裒裒懊懊，爲世鉅儁。爰自吳興量移東郡，依類託寓，一意著書。發軔射書之闉，駐車歷山之麓，厭次吊乎方朔，雪宮留墟乎齊境，蜃市示幻於海澨。不其之書帶傞存，成山之琅文垂滅，觸時撫景，其能舍旃？抑或訟庭讞慮，積有餘閒，寮佐周旋，間成曲讌，山郵攬空館之蕊，鬼廡借青燐之炬。字勞編絕而欣以會心，膚粟手創而悽然寄嘅。凡於此際，文筆廼遒。君喜爲詩，詩分科品，靡不蹐宅風騷，枕藉魏晉，祖初禰盛，沿及厥中。蕞會諸長，極之融液，富滋明秀則曲渚之芙蓉，適怨清和則無端之錦瑟。至於出言天拔，絕玄人匠，森然骨部，眉嫵下拜。視夫躭躭飾其孩嗄，歟歟矜其齲楚，良以逕庭矣。若夫文章大業，君更破的。長篇鴻製，步履左班，法度章裁，出諸愜素。平大祛重舌之譯，雄成免碎金之誚。時乎登高授簡，則君家希逸之蹤也。時乎遊戲泚筆，則休文甘蕉之致也。時乎雜俎會粹，則義慶《新語》之嗣也。時乎方言貯錄，則子雲油素之例也。竊又窺夫餘勇所賈，代斲更僕，英氣露於捉刀，靈襟標乎答版，致能洽華簪於上座，聯風政於遠陬，總之質稟軼羣，才情開敏，投之所向，無不中倫。以斯較條流於吾黨，論眞贋之所別，求之中壤，在杭其神龍天馬與哉！在杭一官落拓，茹荼飯粗，虎犢殊其所如，傖奴絕於常隸，報友輸一端之疏縞，娛內足四種之好香，寫論將付諸官奴，營壁竊比于宗氏，風期美矣，官何負乎！在杭爲余言：「一昨之日，保旅蠻濤。耳溢者廣陵之簫，目盡者蒜山之雪，曾何計乎身之在遠，官之復踦也！今來篋羽太守後，飛轡直指前，廿年老明經，三日新子婦耳。何日解腰下綬，還頭上冠，婆娑安昌之野，追逐蚩走之侶，大蒼出櫳，黃棘下兔，芼以乾葵，壓之濁酒，眞足以樂而忘死矣。」余曰：「在杭在杭，曠志如許，是能自作文字田，僧超結撰，那得不佳？」在杭大噱。集署《居東》，記地也，亦有風人之托也夫！

於是有《游燕二集》也。始釋褐拜吳興司理，司理雖官獄市乎，然吳興山水佳麗，苕霅二溪交於郡樓之前，道場蒼弁諸山，列岫參差，或紫或黛，浮沈粉堞間。又多仙釋之宮，金銀丹碧，與波光巒彩相間。顧渚之旗槍，烏程之麴蘗，可以供拍浮，滌胃腑。桑女漁郎，攜筐集網，往來於翠柏烟湖之中，不減武陵桃源。君爰書之暇，耽好篇什，凝香坐嘯，攬轡行吟，瓶中之草幾盈矣。邦之二三大夫，爭乞授鋟，君曰：「吾爲陛下佐郡奉三尺，寧當以風雅博名高乎？無已，姑鋟《游燕二集》。」二集者，卽君前後上公車往來經歷所著詩也。夫公車之士，方其失志，則牢愁孤憤，書空咄咄。及其得志，卽又氣驕意滿，軒軒豪舉。一得一失之頃，詩道亦因之盈縮矣。讀君之詩，寄興微而綴詞雅，取調古而命意新，秀若可餐，沃其堪挹，朝霞敷而嶺絢，夕月印而潭空。由前而觀，無感士不遇之嗟。由後而觀，亦無春風得意之味。非夫所謂穆如溫如以雅以南者耶？君理吳之詩，當更勝於游燕時。蓋得諸山川之助，而所養益粹也。養粹則見博，見博則造深，造深則神王，神王則道高，道高而遇之，顯微榮辱舉不能攖其懷，何至如昔人撲滿之戒乎？以此卜君，三立之業皆未艾，殺青僅自茲集始耳。詩凡若干篇，並前集共二卷。讀者恨其不多，然鴞羹黿炙，指一染而足，奚必果腹然後稱美。

《明詩綜》卷六二 張幼于云：「在杭蓄藻於建安，騰聲於慶曆，希躅於少陵，泛駕於長慶，兼綜潘、陸，妙契陶、韋。其辭宛以麗，其氣雄以健，其攄思優以雋，其援事典以則，其振響和以平，既美才情，尤深寄興。

《香祖筆記》卷二 謝在杭肇淛《小草齋詩話》，殊多憒憒，啓發人意處絕少。如云：「詩境貴虛，故仙語勝釋，釋語勝儒。」夫仙語如《步虛辭》等最易厭，釋語入詩最近雅，今乃反之，豈非強作解事者。惟所云：「王右丞律選歌行絕句種種臻妙，圖繪音律獨步一時，尤精禪理。晚居輞川，窮極山水園林之樂，唐三百年詩人僅見此耳。」如云：「明詩遠過於宋。」又云：「本朝僅數名家力追上古，然刻畫摹擬已不勝其費力矣。其他作者，雖復如林，上乘雋語，人不數篇，要其究竟，尚不及宋。宋人有實學，而本朝多剽竊故也。」右二條自相矛盾，當以後論爲允。又云：「國初詩，林鴻、高啓尚矣。鴻一意盛唐，而啓雜出元、白、長吉。」夫鴻之爲盛唐，贋鼎耳，安得與啓並稱？而且語有軒輊，此眞齊人之知有管、晏而已。又云：「李西涯樂府野狐外道，可乎？約略駁正數端，以例其餘。至外篇、雜篇以下多載晚唐、五代、宋、元詩，無可采者，正與劉後村《詩話》同耳。

《明詩紀事》庚籤卷一引杭世駿《道古堂集》 謝在杭、曹能始、徐惟和兄弟，標聲闡義，鼓吹海隅，猶未能登述作之堂。

又引《明三十家詩選》 在杭詩，清圓俊朗，遠勝王伯穀。而虞山深詆閩派庸熟蹈襲，如出一手。又謂在杭風調諧合，得之伯穀爲多。其月旦顛倒如此。絳雲一炬，豈非天哉！

又陳田按 在杭近體，與徐惟和兄弟相抗。古體爽健，在晉安詩派中，特高一格。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五《謝肇淛詞》 先方伯公在杭，著述極富，載家譜者二十餘種。《滇略》、《北河紀》等悉登《四庫》，《五雜俎》一書，作家尤多徵引。近滬上重刻《文海披沙》，則來自海舶，云倭人最所欽重。其《小草齋集》詩後，附錄塡詞四十餘闋，王述庵《明詞綜》不錄，殆未見公集耳。《憶秦娥・別意》云：「花簇簇。惱人一點春山蹙。春山蹙。灞陵金縷，瀟湘寒玉。　馬蹄芳草年年綠。流螢空照黃金屋。黃金屋。獨行獨坐，獨言獨宿。」《謁金門・溪上》云：「溪水碧。倒浸一天秋色。隔岸芙蓉香欲滴。半醉嬌無力。　人倚闌干嘆息。驚起一雙鸂鶒。望斷彩雲愁脈脈。橫塘霜月白。」《蘇幕遮・秋暮》云：「朔雲高，芳草盡。纔過重陽，陣陣西風緊。鴻雁銜來青女信。最是無情，先上愁人鬢。　炭煙銷，香篆燼。月墜江波，宿鳥寒無影。玳瑁梁空羅帳冷。翠被銀牀，孤負鴛鴦錦。」《御街行・惜春》云：「落紅滿地春無主。看嫩柳，爭飛絮。輕寒猶未捲重簾，最怕五更風雨。十分春色，九分過了，只一分枝頭住。　雙雙紫燕簾前語。人不見，天將暮。晝長睡起篆煙殘，別是一番情緒。香肌暗損，此時此恨，脈脈堪誰訴。」荔枝閩最勝，三十年前，興化太守王君於府治門外懸楹帖云：「荔子甲天下，梅妃是部民。」其句盛傳於時。明徐興公聚友品之，名曰紅雲會。有會約，載近人所刻《說鈴》。《小草齋詩餘》有訂興公汝翔餐荔枝《臨江仙》云：「憶昔紅雲花下宴，玉顏嬌映波羅。如今又是五年過。枝頭風雨少，林外露華多。　一騎紅塵飛得到，天香已自銷磨。鳳凰江上水微波。扁舟乘興去，勝會莫蹉跎。」當時曹（石倉）徐謝齊名，並多藏書。文酒過從，卽草木亦增光采。噫，可感也。又長樂有荔名勝畫，絕佳。集中《浪淘沙》兩闋詠之，所謂異品出吳航者，然今日亦

難得矣。至國初高雲客(兆)繼舉此會，著《荔社紀事》一卷，張超然(遠)爲之序，深闢朱竹垞、曹秋岳閩荔不如粵荔之說。謂二君食不以時，故不見佳。後以語竹垞，竹垞亦爲爽然。序末云：「一物之微，耳名矣而不知，知矣而不盡，非深歷而詳察之，鮮有不失者。」嗟乎，是可謂言近旨遠矣。

李維楨《五雜組序》　《五雜組》詩三言，蓋詩之一體耳，而水部謝在杭著書取名之。何以稱雜？《易》有雜卦，物相雜故曰文，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說類也。何以稱五？其說分部，曰天、曰地、曰人、曰物、曰事，則說之旨也。天數五，地數五，河圖洛書，五爲中數，宇宙至大，陰陽相摩，品物流形，變化無方，要不出五者。五行雜而成時，五色雜而成章，五聲雜而成樂，五味雜而成食。【略】在杭產東海，多文爲富，故雜而係之組也。【略】在杭此編，總九流而出之，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即目之雜家可矣。龍門六家，儒次陰陽，殊失本末。蘭臺首儒，議者猶以並列藝文爲非。語曰：通天、地、人曰儒。在杭此編，兼三才而用之，即目之儒家可矣。余嘗見書有名《五色線》者，小言詹詹耳，世且傳誦，孰與在杭廣大悉備，發人蒙覆，益人意智哉！不敢秘諸帳中，亟授剞劂，與天下世寶焉。

佚名《北河紀序》　謝君在杭夙負通才，華實兼茂，閱歷既深，成績可紀。分曹北河，幸平成之多暇，訪古河渠溝洫之志，而更充拓之，釐爲八紀。信而可徵，詳而有體，繩繩乎有用之文也。嗣斯職者，展卷而周防蓄之術，禁圉調集之規，方程稍食之叅，局以內思過半哉！神而明之，即漕河全局猶是矣。或曰：古今無同局，奈何曰治水尤治歷也。天官者流，雖有定度，必時而測之；禹躬胼胝，豈無父書。程於舊章而周爰荒度以勤於其官，又余所佇望時賢而共期玄圭之錫者。

潘膺祉《刻五雜組小跋》　去秋，余塌翅南都，歸卧天都山下，山館岑寂，晝聞猿嘯，忽叩戶聲甚急，則雲杜李右丞公以都水謝公此書見貽，且屬繡梓。余躍起藤影下，讀之，見其囊括包舉，六合內，六合外，靡不存且論也。夫穆滿執化人袪，出雲雨上下，視宮闕便若壘塊積蘇；夏仲御飛鷁首，掇獸尾，初歌河女章，後作小海唱，風雲爲之響集，雷電爲之晝冥，至今人思慕最顯。其後遷東越上虞之莆興村百花巷。至宋理宗朝，十五世矣。有諱星者，官福清，任滿不歸，遂占籍焉。無何，避亂徙海壇山之東嵐，傳八代，戶口日繁。值太祖高皇帝定天下，虞海島孤懸，黔首受倭夷之摽掠，下令三丁拔一，爲軍徙內地，於是星之八世孫諱鍾者，渡海而西至長樂，相土卜宅，七思慕健羨而可得也，斯爲無負右丞、都水兩公耳。若此書命名之義，載道之

分論

《題吳興海天閣》　《明詩評選》卷五：或取之大，大不誕，或取之細，細不纖。萬曆季年，魔詩交戰，於在杭猶存古道。

《賦得新柳送別》　《明詩評選》卷五：勻美。

《送人之咸陽》　《明詩評選》卷五：意不爭新，正以神采謝宿氣，解此者方可言詩。

傳記

徐燉《中奉大夫廣西左布政使武林謝公行狀》　粵西左方伯在杭謝君，以天啓甲子冬入覲，行至萍鄉，卒於官舍。乙丑正月十七日，櫬返三山。厥孤(棨)等衰絰造予曰：「先大夫生諸孤也晚，不幸奄然棄諸孤而逝，含斂不及視，遺言不及聞。而大夫筮仕三十餘年，其生平懿行，與夫揚歷之忠勤，半屬諸孤未生前事，未嘗耳而目之，烏能殫述？惟是長者與大夫骨血聯屬，幼同學，長同社，老而情誼彌篤，非長者孰能核大夫之眞而狀大夫之詳也。」予而測之；禹躬胼胝，豈無父書。程於舊章而周爰荒度以勤於其官，又余所佇望時賢而共期玄圭之錫者。

遷而得江田里定居。鍾生琬，琬生德圭。德圭能詩，與國初十才子王恭、高廷禮輩相倡和，亦博雅君子也。德圭生砥，砥生文禮，舉成化乙酉鄉薦，官處州教授十餘年，三秉文衡。先是族人士元官副都御史，文著廷瑞俱官郡太守，廷柱官停僉憲，一時金紫輝映，稱鼎族矣。文禮生廷統，廷統生浩，爲邑諸生，以君貴贈中大夫雲南左參政。浩生汝韶，字其盛，號天池，舉嘉靖戊午鄉薦，官吉府左長史，以君貴進階奉政大夫，再贈中大夫雲南左參政。天池先生元配高，以君參政恩贈淑人，未有出。始長教錢塘時，納君生母趙淑人爲副室，以隆慶丁卯年七月二十九日生君。天池先生以母浙產也，命其名曰肇淛，字在杭，別號武林云。君生而警敏非常，數齡卽解占對，誦詩書一目輒能記憶。九歲屬文，落筆纚纚如貫珠，能破累紙，出人意表。天池先生自督課，不假師傅。族祖宮保繹梅公見而異之，以爲謝氏鳳毛。先生兩爲令，一爲郡丞，再遷吉藩左輔，而君年才十三，就楚試，督學使者奇其文，數而發，則木料物料以百計矣，內柴外柴以千計矣，婚禮府第以萬計矣，陵拔高等，入庠序。再試，復高等，食廩餼。旋以天池先生掛冠歸楚，學使移疏勸上修省，因及內帑。其略云：臣自筦庫以來，僅及一季，按牘而署，按檄抵閩，例得青衿。閩學使楚產也，不知奇君，竟格不許。君曰：「吾文患不售而藉蔭他邦乎！」萬曆乙酉，太倉王公世懋來督閩學，品其文曰：「將來必爲名士。」拔置第一，補侯官弟子員，入試。閱歲，吳江顧公大典試士，君仍首列，廩於學宮。戊子以《詩經》舉於鄉，實嶺南太史楊公起元所取士也。己丑上春官不第，歸讀書羅山，呫嗶之暇，喜爲聲詩，結社賦詠無虛日，而詩名從此大譟矣。壬辰再上南宮，成進士，出粵西太史蕭公雲舉之門。是冬拜湖州司理。吳興劇郡也，刑獄孔繁，多所平反。時值大宗伯董公份、大司成范公應期皆擁雄貲，家僮千指，齮齕鄉里，因而聚訟。巡按御史彭公某欲甘心於司成，諭意於君，謂司理可持三尺無撓也。君抗聲辭不任責，御史怒，轉諭意於烏程令張君應望。張承風旨窮治之，司成懼，雉經死。范夫人吳氏詣闕擊登聞訟冤，神宗皇帝念司成曾爲講官，震怒，逮御史，褫其職，而下烏程令獄，竟戍邊。吳興縉紳士庶，莫不相與嘖嘖：「君中流砥柱，不殺人以媚人也。」秩滿，進天池先生階爲奉政大夫。然以不曲事長官，拂郡守意，戊戌大計吏，遂爲所中，調東昌司理。君涖東昌，又六年庚子，入棘闈爲同考試官，所拔多名士，而獄訟平反，較吳興時又加飭。君素以冰蘗自持，方署郡符，例受棗稅二千餘金，君讓稅於僚友，不一染指。東郡人至今誦說之。乙巳擢南京刑部山西司主事，尋從祖繹梅公爲少司寇時故事而行之。君既兩左參政兼僉事，分巡金滄道，轄大理、蒙化、鶴慶、麗江、永寧五郡，及五

井鹽課提舉司，幅員周遭二千餘里。州有十四衛，有五所，有三長官司，有七宣撫司，有三建牙櫟楡，一切夷漢之機宜，文武將吏之殿最，巨盜大駔之獲擒，七較水犀之行陳，在在留心，擘畫得其要領。雖遐荒蠻服，莫不憚其威而煦其澤。庚申賫捧入賀萬壽聖節抵京，值顯皇晏駕，光宗御極，君受覃恩，膺三世貤贈。復由劍門抵滇。辛酉擢廣西按察使。癸亥晉本省右布政使，尋晉左布政使。君在粵三閱寒暑，值黔中告急，粵有震鄰之恐。君蒿目時艱，悉心經畫，召土兵整器械，發官帑犒軍伍以援。而右江一帶，控制土司，迫近苗寇，內地無兵，何以安定。乃議增土兵以備緩急。懷遠當楚黔之界，安酋煽亂，聲言由此窺粵。又議置關增戍，指點要害，咸得其當。兩臺使者皆可其議而行之。始黔中徵兵，編餉召募，而驕悍之徒，嘯聚轅門，竟日不解。君在粵久，兵士歸心，親至轅門諭以威德，兵各散去。否則釀及大變，粵其危矣。粵人尤德之。至於增部引以招鹽商；給宗祿以安紈袴；立南丹土酋，不使其懷二心；讋服猺獞，不使其時竊發；抵派加餉，鑄錢征商，種種善政，難以縷指。甲子提調省試，事事精辦，井然有條。君自廉憲歷左右二方伯，無一事不手自裁奪，無一議不心自計策，無一利而不興，無一弊而不剔。坐是勞瘁彌甚，鬚髮改白，肌膚減瘦。而病已入膏肓，君猶惓惓以地方爲念。今歲當大計吏，君任藩長，例宜赴闕，猶力疾書郡邑下吏賢否，不少假借。客秋之杪發桂林，途次病劇，猶檢點應朝諸重務，付之藩幕，作書與僚友楊方伯鵬遙、曹憲副能始永訣，且以竟未竟之志。十月二十三日，至萍鄉，遂卒於官邸。如君者可謂勞於王事而不顧身者也。距其生，享年五十有八。君豐頤廣額，坦衷廓度，與物無忤。天性孝友，事天池先生，冠履不莊不敢見。理吳興日，迎養於官舍。日出坐堂皇，有所鞫訊，夜必告之嚴君。所入俸資，悉以婚嫁弟妹。早失嫡母高、生母趙，遇諱晨則絮泣孺慕，而恤其舅氏，至老不衰。繼嫡太淑人徐，即予姊也。君自齠齔以至腰犀，無一日不色養。疾革，於後事無所囑，惟謂不能與老母訣，別淚簌簌下。撫二庶弟肇湘、肇樹，無離裏之隔，延師訓迪，不遺餘力，今皆青其衿。天池先生產薄，而君推田讓宅無吝情。季父早喪乏嗣，但遺女弟三人，皆爲治奩嫁名族，通其有無，不異同生二女弟也者。內行純備，眞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矣。先是，天池先生宦歸而貧，大中丞錢塘金公來撫閩，實先生門下士，乃以福安黛凝寺田數百畝爲贈。君在宦邸，不聞也。及先生歿，君秉家政，始知所從來，嘆曰：「可令如來香燈冷落，釋子盂飯之不充哉！」親朋無不相勸曰：「世人垂涎寺田，惟恐攘之而不得，君既得而復失，所行與世人異矣。況當道所遺，獨不可以均之二弟乎？」君不聽，竟召寺僧還之，而自捐腴田償二弟。邑令毛君萬彙嘉君盛舉，令僧祀君於寺以報明德。越數載，予信宿斯寺，則見僧徒雲集，香燈燦然。龍象不至頹廢，君之德也。方其在吳興時，所識拔士有溫宗伯體仁、閔都憲洪學、費方伯兆元、胡憲副爾慥、華比部士尊、王比部德坤、沈憲副朝燁、勞太守永嘉、駱侍御駸曾十數公，爲諸生時皆受君特知，先後宦閩，執弟子禮甚恭。居常喜博覽，自六經子史以至象胥稗虞方言地志農圃醫卜之書，無所不蓄，亦無所不漱其芳潤，淹通融貫，隨叩隨應，更無所疑難。故發爲詩文，宏暢豐贍，一瀉千里。奉使過里門，郡大夫喻公政修郡乘，延先正林大司空與今林大納言爲總裁，屬君纂修，君揚扢討論，粲然徵實。又善行草書，得格於二王，種種臻妙，片楮隻字，人爭寶之。所著有《小草齋詩》二十卷，《文》三十卷。理吳興日，採風問俗，著《西吳支乘》二卷。理東昌日，搜括異聞，著《居東雜纂》四卷。治北河日，相度水勢，著《北河紀》十卷。參雲南日，援古證今，著《滇略》十卷。轄粵西日，翻閱掌故，著《風土記》二卷。調劑庶務，著《粵藩末議》二卷。至於過家暇豫，時時尋山問水，著《鼓山志》八卷，《支提山志》四卷，《太姥山志》二卷，《方廣巖志》二卷，《長溪瑣語》二卷。讀古今諸史，作《史測》二卷，《史考》七卷，《史觿》十七卷。聽街談巷說，著《麈餘》四卷，《續麈餘》二卷。與友人論詩，著《詩話》六卷。讀書有所發明，著《五雜組》二十卷，《文海披沙》八卷，《筆儁》十卷。憫古禮漸失，著《今用禮考》十卷。俱已成書。總之一百八十餘卷，可以傳矣。君娶廣東參議鄭公逑女，早卒，贈淑人。繼娶處士黃公公藩女，封淑人。男子五人。長棨，聘四川參政陳公儀孫女，側室林出。次槃，邑庠生，聘都御史薛公夢雷男官生瑞清女，側室陳出。次彙，聘袁州太守鄭公惇典男太學生正傳女，側室陳出。次㮚，聘兩淮運同葉公時敏女。次杲尚幼，俱側室高出。女三人。長琰，適廣西副使曹公學佺男廩生孟嘉，高出，次琬，適南京通政林公材男太學生弘澍，淑人黃出。次瓏，適戶部員外郎林公世吉孫太學生翥，高出。居常語親朋曰：「吾家世清白，先世爲吏者，宦歸無不貧。安有既叨爵位，而復享富厚哉！挹彼注茲，天道也。若徼天幸，子孫不至凍餒，足矣。」今君位至方岳，不爲不貴。而歷宦三十餘年，產亦僅僅，不愧視先之清白，足覘生平之

所守矣。嗟夫，言猶在耳，而華屋山丘之嘆隨之，能不悲哉！榮□□以天啓□年□月□日奉君靈柩葬於□□□□鄉□□山，襄事有日，欲乞墓中之銘於當代名公，敬爲之論次如此。至於片善足稱，微言可紀，尤種種難具陳云。東海徐燉撰。

曹學佺《明通奉大夫廣西左方伯武林謝公墓誌銘》 我隆、萬間，三山稱博雅而攻詩文者，無過徐、謝二家。大令相坡先生，於右相天池先生爲翁婿行。曰燫曰燉，相坡公之子也。方伯君肇澍，天池公之長子也。三君子者，皆能讀其父書，相爲友善。燫舉孝廉而夭，燉淪落於布衣，方伯君雖早致身青雲，晚歲宦始達，而有所表見於世，不顓以觚牘稱。方君之爲方伯也，予適起家西粵，參議君之政事。時粵西事極重大者，莫如援黔加派，其次則宗祿之不支，與荒疫之洊至。君悉心調度，俾天潢之祿入以時，而百姓常賦之外，率逭於軍興，歲雖災，其不爲害也固矣。鄰警告急，提兵入援，羽書趣督，日來三四，而君故處之以鎮靜。用土用漢，群議多譁，君蓋有成筭於胸中，人莫測其所以。惟是與幕府預籌之，布置已定，一旦下令，曰用漢，便漢兵集矣。征於何路，監者何官，糗於何所，輸者誰役，不過稟承於功令，如指行之而已。時土司中如田如泗之最爲雄桀者，日耽耽伺我之動定，稍有舛着，輒思攘臂而起。君置之若不屑，然一切欲加秩拓地，有所陳請，君盡抑之，曰：「彼挾吾之重以施於讐怨，吾何爲彼加翼？」二酋知計無所行，而奸謀亦寢。未幾黔圍解，用漢之局旋結，民間不知有兵革之苦矣。君毫不以居功，而日坐堂皇，料理判約如尋常。適其時藩臬俱空，君繫六七印綬於肘，左畫方而右畫圓，神閒力裕，了無匆遽之色。良久，予始到視事，代君之半。遇有疑難，亟取故牘視之，君已標識處分定矣。予乃咋舌，謂君未易才也。君爲政好持大體，不務凌誶，條理尤自精密，使人游於轂之中，而其意也消。以故聞望日隆於朝，謂需君以計吏，到將大有用之，而君竟爲積勞遘疾，棄世於中途。訃聞之日，公私痛悼，皇皇涕泣。君固齊壽夭而等彭殤，其若天步艱難，喪茲國寶何矣。予讀興公之狀，如君參滇藩、治北河、料水衡錢、司李齊吳間，俱有經畫而舉其職，且抗疏數千言，大略云：不忍以閭閻有限之膏脂爲泥沙流水，付諸閹豎駔儈之手。語甚剴切，神祖頗優容之。蓋君之與哉惟玄，壤藏以固，紹厥業，永無斁。百世後之君子，過其下者，輒徘徊文，取於達意，又與事理相敷，不好爲鉤蔓。故雖以九閽之隔，而衡之尺幅間，短長之數，瞭然如見，忠愛之忱，溢於詞表。竊臆維時神聖淵衷，未嘗察司副使、兼右參議眷友弟曹學佺頓首拜撰。

《明史・謝肇淛傳》（存目）

道光《福建通志》卷一九八《明列傳》（存目）

紀事

《閩小記》卷四　萬曆己丑，謝在杭與徐惟和下第，過杭州六和塔，愛其幽靜，各賦一詩，欲題壁間。而寺僧號呼：「奈何浪疥吾壁？吾且取水滌之。」在杭笑不復題。越三載，在杭拜吳興司理，行部至杭，詢之，則寺僧懼罪逸去久矣。在杭大笑，因復題云：「雙旌五馬遶江城，驚起山僧合掌迎。三載重來渾似夢，終軍原是棄繻生。」

《池北偶談》卷二二（存目）

著録

佚名《北河紀序》　《北河紀》者，謝大夫在杭治北河所著也。其稱北河者，國家轉漕之路，自維揚至天津晝而爲三，而此直其北也。三河皆治以部使者，而北河所轄千餘里，於賜履最廣。【略】大夫自爲諸生，即工古文辭，所爲聲詩，靚深婉麗，近世罕見其倫。居官所至，惟好讀書，頃在都門，日從余借秘閣書本抄錄讎校，窮日夜不休。此其人宜置石渠天祿間，乃通籍二十餘年，更兩郡，歷兩都，皆舉其職而尚淹郎曹。杜陵以工部稱，何遜以水部著，造物者，殆以此官重。大夫著述甚多，皆必傳於世，在河言河，亦掌故家所不能廢者。屬余謝事，道安平，大夫出以相示，使效一言。余不習河事，何以復大夫。然嘗往來河上，有槩於衷，故臆而論之如此，亦談河渠者之一快也。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滇略》十卷，《北河紀》八卷，《紀餘》四卷。又《經籍三一》：《方廣巖志》四卷，《長溪瑣語》一卷。又《經籍三七》：《文海披沙》八卷。又《經籍五六》：《游燕集》二卷，《小草齋稿》一卷。

《千頃堂書目》卷五　《史鐫》二十一卷，《史測》二卷。又卷七：《西吳支乘》二卷，《晉安藝文志》三卷，《百粵風土記》一卷，《滇略》八卷。又卷八：《北河紀》八卷，《鼓山志》十二卷，《支提山志》七卷，《紀餘》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六·游燕集二卷小草齋稿一卷》　明謝肇淛撰。【略】《游燕集》二卷，爲萬曆己丑肇淛公車北上時所作。《小草齋稿》一卷，則己丑還山後至辛卯復上公車時所作。案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肇淛有《小草齋詩集》三十卷，《文集》二十八卷，又《續集》二卷。此二集乃集中之二種，非完帙也。

又《雜家類存目五·文海披沙》　八卷。明謝肇淛撰。【略】是編皆其筆記之文。偶拈古書，借以發議。亦有但錄古語一兩句，不置一詞，如黃香《責髯奴文》之類者。大抵詞意輕儇，不出當時小品之習。較所作《五雜俎》稍爲簡約，而疏舛時復相似。如「烏老」一條，謂「近來村學究作」。不知此唐人所錄，見《太平廣記》，其人非出近代也。「曹娥碑」一條，據《三國演義》爲說。不知傳奇非史也。「婦人能文」一條，謂「劉琬丫頭無典也。「詩讖」一條，謂「『冰鏡不安臺』爲梁武帝字出劉禹錫詩，劉琬丫頭能熟《魯靈光賦》」。「花面丫頭」謂「鮑照問惠休己與靈運優詩」。不知《梁書》作元帝也。「不妄稱人」一條，謂「虞摯不知曲水爲不學無劣」。不知《詩品》所載乃顏延年也。「人曰」一條，謂「虞摯《文章流別論》者也。「纏術」。不知《東晳傳》所載乃摯虞，即字仲治(洽)、作足」一條，引《雜事秘辛》。亦不知爲楊愼依託。蓋一時興至輒書，不暇檢閱耳。

又《地理類一·滇略》　十卷。明謝肇淛撰。【略】此書乃其官雲南時所作。分爲十門。一曰版略，志疆域也。二曰勝略，志山川也。三曰產略，志物產也。四曰俗略，志民風也。五曰績略，志名宦也。六曰獻略，志鄉賢也。七曰事略，志故實也。八曰文略，志藝文也。九曰夷略，志苗種也。十曰雜略，志瑣聞也。雖大抵本圖經舊文，稍附益以新事。然肇淛本屬文士，記誦

亦頗博洽。故是書引據有徵，叙述有法，較諸家地志，體例特爲雅潔。薛承矩序，稱其「上以搜楊終、常璩之所未及，下以補辛顯怡、李京、楊愼、田汝成諸紀載之漏遺」。杭世駿《道古堂集》有是書跋，亦謂其「詳遠略近，博觀而約取，蒼山、洱水之墟，稱善史焉」。均非溢詞也。

又《地理類二・北河紀八卷紀餘四卷》 明謝肇淛撰。【略】此書乃其以工部郎中視河張秋時所作。《明史・藝文志》著錄，卷數亦同。首列河道諸圖，次分河程、河源、河工、河防、河臣、河政、河議、河靈八記，詳疏北河原委及歷代治河利病。搜採頗備，條畫亦頗詳明。至山川古蹟及古今題詠之屬，則別爲四卷附後，名曰《紀餘》。蓋河道之書，以河爲主，與州郡輿圖體例各不侔也。國朝順治中，管河主事閻廷謨益以新制，作《北河續紀》四卷。雖形勢變遷，小有同異。要其大致，仍皆以是書爲藍本。蓋其發凡起例，具有條理，故續修者莫能易焉。肇淛著作甚夥，而《明史》於《文苑傳》中獨載此書。稱其具載河流原委，及歷代治河利病，其必有以取之矣。

又《地理類存目六・長溪瑣語》 一卷。明謝肇淛撰。【略】長溪，今之福寧府。是書雜載山川名勝及人物故事，間及神怪。蓋亦志乘之支流也。

又《方廣巖志》 四卷。明謝肇淛撰。【略】方廣巖在永福縣東。宋給事中黃非熊嘗讀書山中，作十咏以紀其勝。肇淛時爲工部郎，奉使過家，遊於是巖，因輯此志。前爲義例一條。作《本紀》以志方廣。作《外紀》以志旁近巖壑。作《別紀》以志方外。作《文紀》、《詩紀》以輯前人之作。然「本紀」之名，史家以載帝王事跡，用之山水，殊乖體例。《別紀》「信志寧之託生三元」、「德涵之麗刑地獄」，佛氏之說，儒者所不道。《詩紀》末有國朝人所作，則雍正中江績重修是書所附入也。

又《史鈔類存目・史觿》 十七卷。明謝肇淛撰。【略】是書摘十七史中隱僻字句，標列成編。凡一史爲一卷。謂之觿者，自序以爲「解結之義，人之有疑甚於結，故求其解而筆之也」。然於《史》、《漢》、《三國》諸書，原有舊註者，所載尚爲明晰。於《晉書》以下原本無註者，亦僅錄舊文，絕無考證，仍不足以釋學者之疑。則所云「求其解」者，亦徒虛語矣。

《嘉業堂藏書志》卷二 《福建運司志》十六卷(明刻本)。明謝肇淛編。主修爲福建都轉運鹽使司轉運使江大鯤，同知支如璋、副使王允升。分目曰區域，曰建置，曰秩司，曰官政，曰憲令，曰經制，曰徵輸，曰課程，曰軌物，曰供億，曰刑恤，曰名宦，曰奏議，曰規書，曰文翰，曰古蹟，十六門，在杭本屬學人，編次極有條理。萬曆十九年林烃序。(繆稿)

藝文

臧懋循《送謝在杭左遷之廣陵》（存目）

江盈科《別謝在杭》（存目）

又《懷謝在杭》（存目）

又《謝在杭聞調發自吳興將之維揚奉簡》（存目）

又《與謝在杭》（存目）

鍾惺《謝在杭像贊》（存目）

鄧原岳《寄懷謝在杭二首》（存目）

董應舉

論述

葉向高《董見龍先生集叙》 吾讀廷尉見龍公之文，其辭沈雄奥雅，備極鑪錘，可謂脩矣。然而在庠言庠，在曹言曹，在銓言銓，大之而國故朝常，士風吏弊，小之而米鹽簿書，竹頭木屑，無不備列。語語由衷，言言實際。至於闡發幽微，抽揚小善，曲折周詳，千載而下，猶爲動色。即家人父子，交游知故，尺牘單辭，必依於道義，藹如洞如，肝膽若披，面目如對也。其撫景觸事，發爲詩歌，尤本於性情，絕無近世詞人依倣剿襲之態。蓋公之韻言在陶、謝之間，其議論之文似得昌黎、眉山之勝。若紀載叙事，則出入《五代史》，而浸淫馬遷。所最不可及者，眞境眞情眞事眞語，機軸結撰，皆出自胸中，不寄人籬下。古之所謂成一家言者，殆於公見之。吾閩近代以作者鳴，

無如遵巖、少谷二先生，公復繼起，而皆官吏部，故是奇事。鄭詩取法少陵，王文原本歐、曾，當並垂不朽。要以指事達情，本之身而不謬，措之天下國家而可行者，其孰能勝公哉！在《易》，坤爲女，二之光，三之章，五之黃裳，其文至矣。然二曰不習，三曰舍，皆有闇然之意，至於五，則直曰在中。夫惟在中，而後爲天下之至文。公生平操脩建樹，一出於眞誠，不欲表暴，文在中矣。有眞心術，眞作用，是以有眞文章。此黃裳之吉，逸詩之所謂素而極天下之至絢者也。公自名其詩曰「存素」，意蓋可見。余不能文，而與公論文頗合，因公集成而題其端若此。雖不足知公，抑亦庶幾於所謂眞矣。

呂純如《崇相集序》　今上龍飛四十七年，余既以將母還山，晨昏之暇，得友人《崇相集》而讀之，因爲刪十之一，而壽諸梓。一時同志如惺麓尹公、鳳林孫公、崇相門人胡君符，各出貲助劂人費。既竣役矣，有客遇而問曰：「子之行是集也，將以其文乎？」余曰：「否否！夫日月之麗於天也，江河之行於地也，鳥鳴獸走，果實草花之燦然於天地間也，夫人而知之也。」「然則以其人乎？」余曰：「否！夫玉之必不爲石也，涇之必不爲渭也，經霜彌茂之松栢，必不儕於望秋先零之蒲柳也，亦夫人而知之也。」「然則子之意何居？」余曰：「吾將以愧夫文然而人不必然者。夫羊質虎皮，言夷行跖者之不可以行世也，而言行相顧之君子貴。雖然，猶未也。吾又將以進夫人，然而文必求其然者。夫刻舟求劍、膠柱鼓瑟者之不可以濟世也，而舍己從人之君子尤貴。□以明其然也？蓋余與崇相遊十年往矣。平生宦履，惟教授五羊時未習其事，然而攷禮正樂，興廢舉墜，五羊人人能道之。既轉南雍，則議禮一揭，守繩墨於跬步之間，以一廣文抗諸貴人不爲屈，比時崇相胸中已無進賢冠矣。六年不調，坐席欲穿，此亦倔強之效。而一移計曹，則糠秕之役，復力肩勞怨以任之。嘗讀其《待罪錄》，稔良工之苦心焉。假令司庾者盡若而人，南國之儲即歲羨數萬石可也。霜雪厚而梅花香，草木枯而山根出，人鏡天曹，庶幾任配其望，而忌者亦自此側目矣。猶記庚戌之春，余以報滿入春明，見其破籬撤棘，即閽禁不設。而人與終日言，不敢一及名利事。至拔幽舉滯，則又惟力是視，惟國家是念，絕不作畛域觀也。再起廷尉，雖席未及溫，而諸所平反，比於于定國，不以身之將隱，詘三尺以狥人。登籍二十餘年，海上污邪，不給飤粥，容膝之地，半寄於蛇宮虎穴之間，而歷年俸入，盡以充保障鄉里、敬宗收族之用。宦轍所經，遇河諮河，遇漕諮漕，處局外如處局內。

無如遵巖、少谷二先生，公復繼起，而皆官吏部，故是奇事。鄭詩取法少陵，王文原本歐、曾，當並垂不朽。要以指事達情，本之身而不謬，措之天下國家而可行者，其孰能勝公哉！在《易》，坤爲女，二之光，三之章，五之黃裳，其文至矣。然二曰不習，三曰舍，皆有闇然之意，至於五，則直曰在中。夫惟在中，而後爲天下之至文。公生平操脩建樹，一出於眞誠，不欲表暴，文在中矣。有眞心術，眞作用，是以有眞文章。此黃裳之吉，逸詩之所謂素而極天下之至絢者也。公自名其詩曰「存素」，意蓋可見。余不能文，而與公論文頗合，因公集成而題其端若此。雖不足知公，抑亦庶幾於所謂眞矣。

呂純如《崇相集序》　今上龍飛四十七年，余既以將母還山，晨昏之暇，得友人《崇相集》而讀之，因爲刪十之一，而壽諸梓。一時同志如惺麓尹公、鳳林孫公、崇相門人胡君符，各出貲助劂人費。既竣役矣，有客遇而問曰：「子之行是集也，將以其文乎？」余曰：「否否！夫日月之麗於天也，江河之行於地也，鳥鳴獸走，果實草花之燦然於天地間也，夫人而知之也。」「然則以其人乎？」余曰：「否！夫玉之必不爲石也，涇之必不爲渭也，經霜彌茂之松栢，必不儕於望秋先零之蒲柳也，亦夫人而知之也。」「然則子之意何居？」余曰：「吾將以愧夫文然而人不必然者。夫羊質虎皮，言夷行跖者之不可以行世也，而言行相顧之君子貴。雖然，猶未也。吾又將以進夫人，然而文必求其然者。夫刻舟求劍、膠柱鼓瑟者之不可以濟世也，而舍己從人之君子尤貴。□以明其然也？蓋余與崇相遊十年往矣。平生宦履，惟教授五羊時未習其事，然而攷禮正樂，興廢舉墜，五羊人人能道之。既轉南雍，則議禮一揭，守繩墨於跬步之間，以一廣文抗諸貴人不爲屈，比時崇相胸中已無進賢冠矣。六年不調，坐席欲穿，此亦倔強之效。而一移計曹，則糠秕之役，復力肩勞怨以任之。嘗讀其《待罪錄》，稔良工之苦心焉。假令司庾者盡若而人，南國之儲即歲羨數萬石可也。霜雪厚而梅花香，草木枯而山根出，人鏡天曹，庶幾任配其望，而忌者亦自此側目矣。猶記庚戌之春，余以報滿入春明，見其破籬撤棘，即閽禁不設。而人與終日言，不敢一及名利事。至拔幽舉滯，則又惟力是視，惟國家是念，絕不作畛域觀也。再起廷尉，雖席未及溫，而諸所平反，比於于定國，不以身之將隱，詘三尺以狥人。登籍二十餘年，海上污邪，不給飤粥，容膝之地，半寄於蛇宮虎穴之間，而歷年俸入，盡以充保障鄉里、敬宗收族之用。宦轍所經，遇河諮河，遇漕諮漕，處局外如處局內。

董可威《崇相集序》　曩崇相兄集成未鋟，命予校而序之，予逡巡未敢承，不阿其所私。」遂並余言付諸梓。庚申春月，友弟呂純如書於石湖草堂。

曰：「予何人斯，敢叙兄文。且不有少傅公序在乎？」已而予歸里中，遭家難六七年，崇相兄又緘書以呂益軒所鋟《崇相集》寄予，且督叙。予讀呂公序，

詳確曲盡，無以復加矣。予雖未知文，而能知崇相之爲人。以崇相之人徵崇相之文，蓋綽有合者。夫文者氣之鼓也。氣之剛柔大小舒肅婉直衰王長短緩急，而文亦隨之，如風之觸物，刁刁蕭蕭，騷騷切切，其聲亦隨以變，非可蓋也。若吾崇相，蓋得其氣之浩然者乎？其爲人廉直勁挺，倜儻磊落，視世若無足攖其心者。而信理必往，事有不可於意，斧鑕易之。其於人無論良憸生熟，立吐肝鬲，不盡不止。於賢者亦無面譽，而陰薦甚力，有過必痛斥使改，已復欣然。雖素不相能者，有一事可稱，欣贊如獲己寶。故知崇相者以爲至寬，其不知者以爲難犯。故雖登朝而席不得煖，里居者半矣。歸卽閉門讀書，討論千古得失及當世所急，纖悉鉤纂，不屑爲浮綺。而幽鬱頓挫、玄遠淡泊、霜落崖祜之旨，亦時時寫之於詩。其爲文雄深奧雅，飄飄乎若崖谷逶蛇，煙嵐霏疊，忽而雷電交作，忽而波濤澎湃起立，忽而天清日霽，泬寥空廓，莫測其所以。卽不知崇相者，讀崇相之文，亦莫不鼓舞駭服。蓋其浩氣所鼓，非有意於爲文，而自無不文也。【略】天啓癸亥秋日，友弟益都董可威撰。

陳勳《送董崇相博士考績小序》 崇相工古之文而志於其道。余嘗問於崇相曰：「文宜何法？」曰：「必古之法。」「古之爲文者衆矣，一一仰而摹之與？」曰：「取其精而變化之，不變不足以盡法。」吾讀崇相文，不泥不襲而能盡操古人之勝者，工於變也。雖然，崇相法古之道，不如其文之法之工也。其文也以不法法之，其於道也兢兢又乎成法，惟古之循，餘波流之也，竊竊然惑之。其門人蓋翕如也，曰：「吾師眞能道古者，群而暱就焉，依之而不能去也。」夫衆而持論堅且公者士也，余無以難之。

鍾惺《董崇相詩序》 閩有董崇相先生者，其人樸心而慧識，古貌而深情。所爲詩似其爲人，非惟不使人知，而若不敢以作詩自處者。庚戌，予始讀而選之，見其力之至，巧之中。蓋獨勝者過於同能，而兼長者遜其專詣。公亦知予不妄，而詩始有集。丙辰，始徵予序，而猶不欲使有聞於世。蓋其深心純氣，如偏師探穴、啣枚宵征，業已過之，猶自以爲不及，獨往不已。寧使詩至而名不能我追，勿使名至而詩追之者也。

《明詩紀事》庚籤卷一九引《東南嶠外詩話》 侍郎遊棲霞句云：「石骨欲上天，半爲佛所據。」初讀之，但詫爲奇語耳。後余官江南，乃知爲實景，惟此十字寫得出耳。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 應舉，字崇相，閩人。萬曆戊戌進士，除南京國子博士，擢吏部文選郎中，陞南京大理寺丞，歷太常少卿、太僕卿，以工部右侍郎乞歸。年八十餘，卒於家。萬曆間，天下全盛，遼左無恙，崇相居冗散，數移疾屏居，每逢邊人，訪問遼事，嗟咨太息，若不終日。福清當國，崇相遺書，極論遼事，謂遼左之禍，不出四五年。金人兩道伐宋，以四月舉汴，今之災異，不下宣、政，今之邊鎮，只恃一遼，一旦有事，內虛外弱，何恃而不恐？金再舉而宋虜者，以不聽李綱散遣勤王將帥之故，今可泄泄不早爲之所乎？又因日中黑氣相盪，抗疏極論，以爲目前切要之事，無如夷虜，人皆知而不言，以甘結勒碑，養成貔虎，使之搏噬，今日徵兵索餉，繹騷天下，而前後敗事之人，亦無嚴罰，萬一城門晝閉，更有何策。廟堂諱言遼事，福清得書唯唯。疏上，亦報聞而已。天啓元年，遼陽陷沒，要袁自如過余邸舍，夜闌酒盡，拍案擊節，殘釭吐燄，朔風獵獵射窗紙，當是時，崇相七十餘矣，耳聾目眵，龍鍾卿寺間，談遼事，則目張齒擊，劃然心開，精彊少年弗如也。以太僕卿治畿南水田，升工部侍郎，總督錢務，兼董兩淮鹽課，轉輸鼓鑄。臺臣害其權重，嗾言官奏罷之。崇相去而國事益不可爲矣。崇相歸田後，以所著文集示余，引丁敬禮對陳思王之語，俾余刪定其文，余感其意，不忍辭。朱黃甫竣而崇相歿矣。崇相詩不多作，余姑錄其什一，而叙其平生大略如此，亦以見余與崇相之相期許，不在文墨之間，而余之衰老殘廢，負良友於冥冥爲可愧也。

（存目）

《明史・董應舉傳》

道光《福建通志》卷一九六《明列傳・董應舉》

（存目）

《西山來青軒對月》 《明詩評選》卷五：冷雋自裕，亦不屑入賈島籬下。友夏若能蕩滌心志，尚可爲此，愈趨愈促，是以不能。

《李皡如重修黃樓記》 《明文遠》：磊磊落落，議論之奇。鬱鬱葱葱，烘染之秀。

紀事

錢謙益《跋董侍郎文集》 閩中董侍郎崇相，以所著文集示余，引丁敬禮對陳思王之語，俾余刪定其文。余感其意不忍辭。朱黃甫竣，而崇相沒矣。萬曆間，崇相爲吏部郎，遼左全盛，建州夷方戒車入貢。崇相獨策其必叛，每逢邊人，輒問遼事，嗟咨太息，若不終日。福清當國，崇相遺書，極論遼事，謂建夷之禍，不出四五年。奴酋有子歹商，德明之元昊也。又謂金人兩道伐宋，以四月舉汴，今之邊鎮，只恃一遼。一旦有事，內虛外弱，首尾牽制，何恃而不恐？金再舉而宋虜者，以不聽李綱散遣勤王諸將之故。今可泄泄不早爲之所乎？承平日久，頗以崇相言爲不祥，亦不重怒，愍置之而已。六七年而奴酋難發，崇相之言若左券。崇相老矣，天下相天下者，在成弘以前，其盛可甲吳中。自頃則西人獨用儒雅稱，而四耳聾目眵，龍鍾班行中，與談遼事，則目張齒擊，劃然心開，精彊少年弗如也。飛章削牘，大聲疾呼，指畫安危，激勸忠義，風擊泉湧，筆有舌而腕有口也。余所取崇相之文，胥以此類求之。其它沿襲應酬者，多所塗乙焉，亦崇相之志也。天啓元年，奴陷遼陽，袁自如以邵武令入計，匹馬走山海，周視形勢，七日夜而返。崇相要過余邸舍，共策遼事。夜闌燈灺，僮僕僵卧，崇相拍案擊節，殘釭吐燄，朔風獵獵射窗紙。迄今更二十三年，狡奴益橫，自如磔，崇相死，而吾衰已甚，約略如崇相往年。摩娑遺集，掩卷三歎，爲書其後如此。癸未三月晦日記。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二　董應舉《學庸略》二卷。　又卷二五：《董崇相集》十六卷。

明文學部二・董應舉　吳鼎芳

藝文

陳勳《送董崇相赴闕四首》（存目）

又《送董崇相之京考績六首》（存目）

錢謙益《夜泊澉墅關却寄董太僕崇相四首》（存目）

吳鼎芳

李維楨《吳凝父稿序》 太湖兩洞庭，所產人物略相當。明興，東人有魁天下相天下者，在成弘以前，其盛可甲吳中。自頃則西人獨用儒雅稱，而四方游歷至東者亦鮮矣。余嘗遊兩山，頗有軒輊之論，以爲山川靈秀翕聚發散乘除衰益，固有時也。又三十年，見吳凝父詩不類吳人，奇之。已知爲東洞庭人，益奇之。蓋凝父之先有爲《洞庭清氣》者，兩山文獻具在，毅然欲振中不廢質，取態濃淡之間，而見巧虛實之際，視夫吳人詩襲取剽攘形合神離者，猶紫色亂聲之與漢官威儀也。要之清氣二言足以蔽之。

茅元儀《吳凝甫青溪什序》（存目）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鼎芳，字凝父，吳人。世居西洞庭，爲詩蕭閑簡遠，有出塵之致。與范東生刻意宗唐，刊落凡近，有《披襟唱和集》行世。與葛震甫稱詩於兩洞庭，皆能祓除俗調，自豎眉目。震甫晚自信不篤，頗折入於鍾、譚，而凝父亭亭落落，迥然塵壒之外，震甫自負才大，以爲入佛入魔，無所不可，竟不免墮修羅藕絲中。凝父修聲聞辟支果，雖復根器小劣，後五百年終不落野狐外道也。

《明詩綜》卷七〇　韓子蘧云：東生茗產而僑寓吳門，凝父吳人而栖禪苕上。東生好浮大白，高談雄辯，凝父豐神蘊藉，恬淡寡言。其蹤跡雖殊，而論詩相若。

道光《蘇州府志》卷一〇三《人物・隱逸上》　吳鼎芳，字凝父，吳人。世居西洞庭。爲詩蕭閒簡遠，有出塵之致。與范東生刻意宗唐，刊落凡近。有《披襟唱和集》行世。後爲高僧以終。（舊志）

《古今詞話・詞評》卷下《吳鼎芳唵囈集》　《柳塘詞話》曰：傳稱吳凝父好游，每在莫釐、縹緲兩峰間，數十日僅得一二絕句。先輩風流，應不似時人浪費筆墨也。詞止小令三十首，極濃豔而又刻入，載《唵囈集》。江尚質曰：「雨餘芳草綠新齊。亭榭無人絲幕低。忽慢好風傳語笑，流鶯飛過杏花西。」則詩亦詞也。

《前溪》　《明詩歸》卷七：鍾云：詩之妙入性情者，必其從性情中流出者也。此詩字字澹逸之至，非性情澹逸人，不能辨隻字。觀凝父二詩，可想見凝父之性情矣。

《春游曲》　《明詞綜》卷五：《梅墩詞話》：吳凝父有《春游曲》云：「雨餘芳草綠新齊，亭榭無人絲幕低。忽慢好風傳語笑，流鶯飛過杏花西。」則詩亦詞也。

《搗練子》（挨雨夕）　《古今詞統》卷一：風前拾得吹來句。

《南鄉子》（待月回廊）　《古今詞統》卷一：升庵詞云：「有心來惱我，莫應他。」似末句。

《如夢令》（欹枕巫山路便）　《古今詞統》卷三：末句可比湯若士「印透春痕一縫」。

《菩薩蠻》（將伊丟下虧伊耐）　《古今詞統》卷五：意謂瑞香花皆並頭耶？

《惜分飛》（紅界枕痕微褪玉）　《古今詞統》卷六：（「紅界」句）何減周美成「枕痕一綫紅生玉」。

《迎春樂》（沒來由）　《古今詞統》卷七：小兒女嬉游光景，一墮情坑，不復可得。

《一斛珠》（金鈴風動）　《古今詞統》卷八：（「舊恨」二句）「湘雲」應變美人虹。

《臨江仙》（啼鳥盡情催睡起）　《古今詞統》卷九：「只」字慘。

《錦纏道》（露瑩煙輕）　《古今詞統》卷一〇：「多謝」二字妙。趙宜之有「謝西山、青眼依然」之句。

《解佩令・蟋蟀》　《古今詞統》卷一〇：似欲攔宋人詞入元人曲。

《蘭陵王》（重門靜）　《古今詞統》卷一六：讀《花間》小令，時厭其多；今反反復復，絮絮叨叨，乃嫌其少。

《薄命女・題情》　《蘭皋明詞彙選》卷一：胡云：「就影」二字，極寫出伶俐。

《千頃堂書目》卷二六　吳鼎芳《披襟倡和集》。

沈　野

謝肇淛《沈從先詩序》　余與從先故不相識。往歲從陳履吉游，常爲余言從先才且窮狀。古今詞人窮者不乏，然不過家無二頃，腰少萬纏，藝汨沒而無所之則已矣。從先併日而食，計黍而炊，正蓬纓絕，捉襟肘見，至有王孫後塵之嘆，求莒女淮媼其人而不可得者。嘻，天之窮從先甚矣！今歲徐惟和自姑蘇來，手從先所著詩讀之，則大不然。其詩從容委宛，而色澤不枯，軼才王思，橫生筆外，如踽躚獨鶴，而非山澤之癯。即有時捧心坐嘯，擁膝兀吟，以寫其離憂孤憤、不自聊賴之情，而卒亦煉心定性，歸之大雅，無復昔人咄咄書空之態。蓋從先之窮，徒皴其皮骨，不能槁其肺腸。從先固無如窮何，窮亦將如從先何？惟和又言：從先且病痺，足不能至地。余笑謂：貧病皆詩人佳境，而從先兼得之，信不廉矣。左氏失明，茂陵消渴，皆有所托以不朽於千秋。噫嘻，從先任爾窮且病，不佞且握尺一塵尾，起其榮色而鍼其膏盲，政使腰消瘦甚，亦應不失作君家休文。千載而下，寧無知從先者哉！惟和以爲然否？

謝兆申《沈從先詩選序》　從先詩先後梨四集云。予始不識其狀，已乃識諸陳參軍幕中，神相視也。從先故鮮與游狎者，知交可數人耳。數人狎從先，豈繄稱詩喻志，則其介立婞直不爲烏集集也。夫初驩後咄，陰迕陽羣，予甚苦此屬，而從先至閉戶相謝。漏不蔽雨，墐不蔽風，衣不蔽膝，筆不蔽耕，

而弗爲病也。狂來則乞隣僧酒，耳熱遂頹然放矣，從先豈市詩幟伯也與哉？

不市詩幟伯，而澹乎自詠，窮愁之所薄，鬱結之所竅，以啼以歎，以叫以号，以刁以調，以謠以諷，漢風風之，魏製製之，唐音音之，之其所型，範之於古，而樂古矣，之其所變，窮之於近，而律近矣。予與從先論詩，而漢魏固六代俑也，而六代則工於象，不盡漢魏臺臣也。詩而六代，又李唐俑也，而李唐則諧於聲，不盡六代臺臣也。至明興而仍之若憲，憲之爲臺爲隸，甚而爲優不恥，而恥非臺隸優，則俑之於後，將無後之乎哉！從先曰：野之薄從先視予大笈益應，卒語予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夫不獨拍，豈患無聲也？」予曰：「咄，若無聲，聲傳烏嚮矣。尙愼詩哉！」於是從先有詩選焉，故稱《從先詩選》。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野，字從先，吳人。爲人孤癖寡合，不能治生，傲廡吳市傍，教授里中，下簾賣藥，雖甚飢寒，人不可得而衣食之也。曹能始見其詩，激賞之，延致石倉園，題其所居之室曰「吳客軒」。好飲，每夜半大呼索酒。矜重其詩，徘徊吟賞，自能始、徐興公兄弟外，不輕示一人。能始常嘲之曰：「半夜號咷常索酒，一生氈氍自圈詩。」亦可想其風致也。有《卧雪》、《閉戶》、《燃枝》、《榕城》諸集。王伯穀、徐惟和及能始爲叙。

《靜志居詩話》卷一八　沈野，字從先，吳縣人，有《卧雪》、《閉戶》、《燃枝》、《榕城》諸集。從先賣藥吳門，曹能始賞其詩，延致石倉園，題所居之室曰「吳客軒」。《寒食絕句》云：「驚心芳草上河橋，雨後推窗見柳條。廚下從來煙火少，不知寒食是今朝。」最爲詩人傳誦。按孟雲卿云：「貧居往往無煙火，不獨明朝爲子推。」伍唐珪云：「慙愧四鄰教斷火，不知廚裏久無煙。」則前人久已道之矣。其樂府能盤硬語，頗饒古意。

《寒食》　《明詩紀事》庚籤卷二六引《露書》：姑蘇沈野作《寒食》詩，徐熥賞其語，往訪之。及近閶門，重門已閉，進退不得。因於簷下坐一夜。沈因是得名。

《千頃堂書目》卷二六　沈野《詩集》六卷。

明文學部二・沈　野　葛一龍

葛一龍

論　述

李維楨《葛震父詩序》　余所見葛震父詩凡數種，按之約所謂興會標舉，體裁明密，浮聲切響，輕重悉異，以情緯物，以文被質，清辭麗曲，時發乎篇，非震父孰當此者乎？

孫昌裔《新詩序》　友人郭聖僕從洞庭過苕，爲予劇談巖壑烟波之勝，搜奚囊得詩一帙，則山中葛震父所著也。游洞庭者，以不交震父不成游，震父之名，幾與兩峰並。私怪何以得此聲？人人讀其詩良然，不作楓落吳江之恨。予每歎盛唐諸家，最爲人所描畫者，無若王孟。摩詰禪誦輞水，浩然棲隱鹿門，彼皆烟霞其韻，冰雪其心，故所爲詩清冷曠絕，有天際眞人想。如徒就音調字句求之，所謂王之學華，桓之似劉，卽事事逼眞，去之所以更遠。震父所居，當湖山最奇處，而聞其名風清氣疏，神情散朗，飄飄然有高霞孤映、明月獨舉之標。此編寥寥，雖不足盡震父，而亦時見一斑兩斑，政如葉脫波澄，山骨盡露，風鬟霧髻，自然蛾眉。震父雅未嘗顓顓王孟，乃世之效顰學走者，顧未必如震父之得其神、闖其室也。

沈瓚《尺木齋序》　詩不從《三百篇》、《十九首》來者，終不可言詩，爲其遠於情而弱於格也。葛震甫少時卽沉酣學古，其詩汪洋超忽，橫心之所欲之，橫口之所欲言，靡匪金石其韻，而雲霞其綵者。近復刊落雕繢，窅然覃思，神理所至，幾象帝之先，顧不知視陰、何、沈、謝何如，而置之開元諸名家中，或難甲乙矣。雖然，予何人斯，而評隲震甫詩哉，於震甫詩則心誠向往之矣。今年秋，始交臂得其近什若干首，讀之一一祖《三百》而祧《十九》，誠清廟之朱絃玄酒也。震甫方與海內名家建旗鼓於中原，不佞視之，無異諸侯屏兵從壁上觀鉅鹿戰矣。

葛逢夏《葛震甫詩集序》　家震甫洞庭畸人也。自幼工詩，有十六集行世，

則其友本寧、眉公、季重、鍾、譚諸公爲之叙述。余髮未燥即讀其刻本，亦竊有志，迺以時方務舉子業，勿遑旁涉。及廷對後，有館選之役，遂就學焉，亦未有所弋獲。一行作吏，鞅掌於車轍馬跡焉。然與家震甫相隨甚久，古云：「敎學半。」故當焚香夜告之餘，或杯斝唱和，少借風騷略消俗韻，間嘗分題鐫燭，捉鼻成聲，初覺滿志淋漓，迨家震甫句出，頓慙形穢。詩有別才，匪虛語也。

范景文《葛震父詩序》 余嘗笑文人多事，壇坫相高，其意莫不欲盡易昔人所爲，獨推千古，不知矯枉有過，指摘適滋。往者代生數人，相繼以起，其議如波，如吳下之正用脩，近代之鼈王李，後必非先，沿爲故事，今則各立戶庭，同時並角，其議如訟。擬古造新，入途非一，尊吳右楚，我法堅持，彼此紛囂，莫辯誰是。余觀震甫，論詩入微，顧其口中，從不聞臧否一人以自位置，而一時名能詩者，指及震甫，無不內自屈服。然則震甫非唯才勝，卽其識度去人何止萬里。譬之高會羣賢，辨難迭送，中有眞人，安坐無言，靜氣所攝，衆義皆墮，請問此一坐人，孰爲優矣。今之耆宿並稱陳葛。或謂震甫輸眉公尙在出山一着，雖然，詩以窮工，亦以遊壯，震甫家昔不貧，索米長安，故業乃盡，而車蹄間關，動輒萬里，九州奇險，足目幾遍，向使堅卧故山，此味何曾得歷。今其詩老而益勝，安知不從此進。造物與人千秋，何可恆情測也。震甫既老於此，得失寸心，不言自喻，於余是語宜有莫逆之笑。而余序其詩，不特詩是品，第存今昔驩聚因緣與稱詩之概於篇者。蓋知震甫詩其傳可必，無俟余言，且欲後世知余兩人相知獨深有如此也。

于奕正《滇遊草序》 震甫先生詩稱海內四十餘年，晚乃哀滇遊往返之作，問序於余。余袖與卧起，回環讀之者數日，乃作而嘆曰：余何敢序先生詩也。余識字十年始知讀書，讀書十年始知學詩。今又十年，未嘗過秦漢之故都，歷吳楚之雄籓，仰嵩華，顧河海，以自壯筆墨，余何敢序先生詩也。唯友夏走碧雲，窮水源，泉濺衣裾，各踞石而坐，聽爽籟，恨客未偕，選一石，取酒卮列其上，歌歗語默，若客在焉。遊侶雖四人，類五人也。客所著成帙，行於世者甚多，新所著有《旅聲》，近數百首刪就，約如雪經解，雖消未損。無不發爲詩歌，以自達其中所有得。人或以爲先生之詩在此，而余獨以爲，如絲經練，雖小未減。大率不屑與時賢之浮燄相敵，不屑與汗牛充棟者相頡頏，獨往獨來，自出手眼，所謂眞龍一滴之水，與溝澮谿澗者不同。予何人也，乃獲與客作延津之合，此亦北來第一因緣矣。客姓葛，名一龍，字震甫，姑蘇人。

汪明際《弄閒草序》 詩之詞句詩之粕也，詩之意味詩之漿也。取粕而登

之於床，漉之而得漿焉，粕則旋棄矣。此辭與意之況也。今夫取米而嗽之，腹果然則有之矣，以言乎人之熏騰，而若有物憑焉，蔑有也。或者遂欲取其粕而宛轉戀之，世必以爲愚而可笑矣。凡詩文之爲道皆然，詩爲尤甚。詩之字句不多，非若文之可以鋪張也，故貴有一唱三嘆之旨焉。苟取若人之詩而讀之，一或咀味而泊然無有，此如既過之粕，不可以再陳，其能徘徊於喉吻之間而不能去耶？今天下之名能登壇者不知其幾，有才有學者不知其幾，至於較趣味之久近，咀嚼之多寡，則吾友震父而外，指不多屈焉。震父之爲詩也，腴食夫之腹則不足，芬道人之口則有餘，然此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試進橄欖于不知味之前，甫到口而卽棄之於地矣，其能姑忍耐之以須其回味乎？噫，此震父之詩所以爲妙也。

楊繩武《鷓鴣集序》　姑蘇震甫葛先生，豎吟壇赤幟三十有年，吳楚燕越之集，已與今古名家並驅中原，猶謂不窮天際目，未盡大觀，爰以蕭然一命作黔滇萬里遊，耳目所記，感觸所形，一里一程，吐奇咄咄，題其集曰《鷓鴣》。噫，是集也，豈徒紀漫遊哉！有《山月歌》而裁眉生色，有《草堂》諸什而濯錦留春，有先生行稿而後碧鷄、金馬、太華、點蒼、滇池、洱水諸靈秀方得撥破混沌也。豈曰詩之能窮人也。獨惜先生以大雅之音，不作梧岡鳴鳳而響鷓鴣，知己者不無餘憾。然厥籟清，厥聲遠，叢林幽草間翔集自如，則鷓鴣儘饒詩趣，寧直寫恨長途也哉！有探春者問春何在，應之曰：春在杜鵑聲裏。有覓先生之詩者問詩何在，應之曰：詩在鷓鴣聲裏。鷓鴣多韻，當謂不佞武可與言詩。

胡演《蒸雲集序》　往歲己巳，別震甫先生於都門，蓋先生已改官滇南云。今年冬，燮明明府宰固陵，先生與俱，余猶謂先生在滇南也。燈下晤言，都如夢寐，舉杯相屬，驩焉平生，因徵先生近日詩。隨出一編示余曰：「此拜官後寓牛首山中作也。」余讀既卒業，避席而謝，斂容而前曰：「昔之奉教於先生者詩也，今而後奉教於先生者非詩也，皆性靈語也。夫披羅抉剔者之巧於思，組織刻畫者之妙於物，靡不家隋珠而戶趙璧。然竭其思而攻之則思弗勝彼也，假其物而造之則物弗勝窮也，何也？凡取於外者恆不足，取於內者無之而不足也，性靈得失之辨也。茲先生自道性靈，何與人事？余中心好之，是余之好之也，非悅先生，悅自性也。人人自具性靈而不能道，先生道之，令人性靈勃勃動。先生之有功於斯道匪細也。」明府聞余言而韙之曰：「有是哉！曷存其說以質天下後世之具有性靈者。」

張民表《獨往篇序》（存目）

譚元春《築語序》　予友葛震父，在都下日苦吟。不意都下有此苦吟人也。題曰《築語》，而誦其詩則有曰：「悲歌今已矣，歡笑且從容。」其意似不欲爲筑。嗚乎，震父之意厚矣。天涯久住，觸物悲思，忠孝不暢，心有斷續，震父之所爲筑也。然震父幽緒古懷，埋照於乞米典衣之中，長安日月有光，鄉人消息不斷，都中人士，但覺其往來市上，馬頭塵厚，卽僮僕亦以爲吾主人翁有所營於此。而予與震父交最深，能知其不然也。有營者所以度日，久住者所以忘情，偶入山中，嬾至州郡，與偶過都門，嬾歸湖山，皆詩人之息機任運，似趨實舍，而苦吟終日，以爲一快者也。予故曰：意似不欲爲筑。使其意欲爲筑也，鈍如予亦得而和歌之矣。

《明詩平論二集》卷九　五律尙奇則傷格，尙平則失秀，惟震父能入奇句於平調之中，此間消息，非有三十年苦吟之功不足語此也。震父五律，心甫擬之襄陽東野，似矣，然吾謂其得力於嘉州，緣其骨調孤峭，神情澹遠，自成一種風格，不令人望而知爲嘉州，所以佳也。一時效爲之者，亦不下數家，或至膚清可厭，不知此等詩全在本領氣蘊上着力，奈何欲以淺近虛疎之學而幾頓造哉！凡律多是得句起，覓得好句，方足上下如鑄鼎安腳，終竟有痕。震父諸律，方是得意起，一氣直下，不假補湊，此眞高岑、王孟嫡派。若意本淺澹，學作清態，以爲格高調遠，反無可取，又不如從琢句煉字入門耳。

《靜志居詩話》卷一九　包山林麓之勝，甲於三吳，而詩人產斯土者，前有蔡孔目，後有葛理問，一時均有盛名，讀其全集，未免有楓落吳江之憾。震父諸律，方是得意起，一氣直下，不假補湊，此眞高岑、王孟嫡派。若意本淺澹，學作清態，以爲格高調遠，反無可取，又不如從琢句煉字入門耳。

《因樹屋書影》卷八　洞庭葛震甫有《題村廟》云：「古木陰中冷廟荒，鄰雞飛過矮茅牆；銖衣半濕桃花雨，蠨蛸絲絲網夕陽。」《文姬歸漢》云：「馱金辛苦向黃沙，贖得文姬到漢家；多少遺書付王粲，獨傳哀怨拍霜笳。」《客中立春》云：「四日新年一日春，新春還是舊年人；山中有屋何曾住，逢著梅港絕潢，時逢佳境。

花便結隣。」《山帶樓》云：「一帶青山一帶溪，溪光山色互招攜，春風醉我高樓上，聽盡林梢百舌啼。」後官閩藩幕，宅艱奔歸，《水次聞猿》：「急歸難與逆流爭，一日郵籤五日行；腸結淚枯無夢斷，冷猿何必許多聲。」震甫詩多奇警，此其一斑云。

《秋陰》《明詩歸》卷六：鍾云：摹寫秋陰至矣，却妙在不雕鑿。

《秋懷》《明詩歸》卷六：鍾云：聲響思致，俱直逼盛唐，如此詩，何可多得。

《白日掩荆扉爲鄒滿字賦》《明詩歸》卷六：補云：滿字此題，一時詩人，莫不有作，而佳篇絕少。初得此，亦不知深賞，及今二十年，震甫、滿字俱已作古，而復於集中再誦，始驚歎其疎疎落落，有意無意，如杜工部和賈舍人大明宮之作，別一局法，而妙不猶人，乃愧悔少年之識詩淺也。

《舟中九日》《明詩平論二集》卷一：格健氣清，一結堪畫。

《史滄如攜琴過訪》《明詩平論二集》卷五：似王季友。

《寒》《明詩歸》卷六：譚云：詩有感托，便耐讀。

《客至》《明詩歸》卷六：鍾云：風趣殊勝。

《憶王孫・草》《古今詞統》卷三：何處有林君復。《別調集》卷三：鳴鶴和，或訂雞黍之盟，或捫虱溪之雪，具區厓谷成蹊，猿鹿日面，面與人狎矣。紀事紀遊，歲時有刻皆詩，莫不膾炙人口。然千鷄一瞥耳。嘗聞葛燮「不如他」三字妙。宋人咏草名作多矣，此詞獨有別致。

《得潘昭度新蔡書答訊》《明詩平論二集》卷一：有意無意處搖曳多姿。

《飯石峰》《明詩歸》卷六：鍾云：骨立無枝蔓，而氣自完厚。

《細字詩贈鄧君彰甫》《明詩平論二集》卷五：語簡，形容得盡。

《送林仲長之任溫陵》《明詩平論二集》卷九：聲調妙，起結妙，通首吟諷之自見，五律不於此等詩體會，終身無入門處。神品入逸。

《送實父弟歸便往嘉定因寄徐女廉龔仲和》《明詩平論二集》卷九：簡澹有骨韻。

《范穆其雨中渡湖見訪》《明詩平論二集》卷九：雕琢已謝，漸近自然，一氣渾成，無從尋其筆墨之逕。

《雨夜舟中懷實父弟》《明詩平論二集》卷九：淺甚近甚，然調已和，氣已足，決非老手不辦。愈諷愈妙。

《韓孟郁熊羽人夜飲寓齋賦別》《明詩平論二集》卷一三：起止磊落，矯矯若無意，而氣韻特老。

傳記

蔣應仔《葛子傳》 葛子者，葛天氏之遺也。生於震澤。生而靈異，甫就口食，輒矢口成韻。幼讀書，見卽了解。及長益肆力於古，丘索墳典以暨瑯嬛閟笈之文，蔑勿窺厥奧突。然志不在章句訓詁，謂制舉業僅一時名，弗學，日惟匡坐一室苦吟，病心嘔血不已。時攜茶具至高山頂，或大樹下，盤桓終日。又或探奇索幽，不避險峻，投止野人家，興盡乃返。故不多見人，人亦不多得見。惟同調者至，則靸接綢繆，亶亶不知倦，下榻聯床，積日累月，雖袍衲相錯，而座無雜賓，日傾北海之樽。亦嘗有所問贈，一揮立盡。且慷慨好施，睦姻任恤，故譽日隆，隆而突或不黔，葛子栩然也。篋中惟圖書詩文稿本，久之累累，日汗漫襞疊。葛子嘗自謂避秦，眉公笑曰：「桃花流出，何怪漁郎？」葛子同郭聖僕相視解頤。故人間世撚着片瓣，便馥馥作優曇香味，傳寫流布，聞者若頻伽音，名滿天下。於是海內第一流人聲氣相求，嚶鳴鶴和，或訂雞黍之盟，或捫虱溪之雪，具區厓谷成蹊，猿鹿日面，面與人狎矣。紀事紀遊，歲時有刻皆詩，莫不膾炙人口。然千鷄一瞥耳。嘗聞葛燮明言：「家震甫詩以萬計，所存什伯之一。然從未見若斯之專且篤者。毋論食息游衍，卽夢中喃喃，莫匪此事。」又述其自言：三十年而後可以成詩。又十年完得一古字。又十年完得一厚字。今六十年，老矣，而後可不愧於詩。信斯言也，葛子之爲詩，豈易易哉！不特詩也，余竊謂其詩字盡可擅三絕，海內巨眼或不以吾爲溢美。噫，若葛子者，誠得蠹之上九矣。顧有老母在，雖洗腆不缺，彼捧檄而喜動顏色者何人歟？且葛子之所寓目，大江吳越齊魯燕豫間，每以閔粵滇黔窴渺天際勿克濟具爲恨。値所善范質公銓次人羣，葛子遂鼓篋觀光，謁選得閩籓司李，職如古供奉奉禮也。未幾丁內艱讀禮，起復滇南，於是以宦遊，以吏隱，躋衡廬，氾崑明，攬金馬碧雞之勝，搜牂牁夜郎之奇，而其爲詩益遒樸高澹、閎通博大，勿可方物矣。齎捧至都，會范質公以司馬中丞填撫潞東，禮敦就教，誼勿獲辭，當事者議更置薇垣，議借翊籓輔。葛子嚬然俱不赴。其侄燮明公成進士，往就焉，相與周旋者最久。燮明亦任俠磊砢，所至聲望蔚起，咸藉英英濟美，御李識韓，應接不暇，燮

明弗厭苦，不爲疲也。後以時事孔艱，北山移文，秋風蓴鱠各分飛。葛子歸老於吳，在蒹葭空谷間。或言其化去者，或言其未死者。見燬明，知正命終於牖下。蓋嘗讀《周禮》職方：揚州之域有大浸焉，規旋五百餘里，發原崑岷，經涪黔出峽，瀦洞庭，匯彭蠡三江，入吳藪澤，合而稽天，是爲震澤。太史公曰：登姑蘇望五湖，蓋巨區云。《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葛子之生，豈偶然也哉！古貌健骨冰玉姿，望之若僊。四子二文學。葛子爲誰？名一龍，所稱震甫者是也。震甫爲誰？所稱震澤主人者是也。惟震澤能生震甫，惟震甫能有震澤。鑑湖槀史蔣應仔傳。

道光《蘇州府志》卷九九《人物志・文苑四》 葛一龍，字震甫，洞庭人。山中多富室，習爲行賈，而一龍以讀書好古破其屋，入貲爲郎，冀得一命以慰其母。入次選人，困無資地。范景文典選事，識其名，異而問之，曰：「得非吳下詩人葛震甫，人呼爲葛髯者邪？」乃得就選。除雲南布政司理問，居無何，謝病歸，卒。初，洞庭蔡羽爲清綺之詞，自異於文、祝諸人，以爲獨絕。一龍悅之，刊落翦刻，欲追配之於百年之上。已而年漸長，筆漸放，楚人譚元春之流，相與尊奉之，浸淫徵逐，時時降爲楚調云。（《舊志》）

乾隆《江南通志》卷一六五《人物志・文苑》（存目）

《柳南續筆》卷一 席啓紘，字文表，吳庠生。葛震甫遠官滇南，其母年已八旬矣，文表作《藥名詩》諷之，有「知母年高獨恬淡，當歸奚事向天南」之句。葛得詩心動，即掛冠歸里，登文表之堂，再拜曰：「先生教一龍以孝。一龍母子受賜多矣！」世稱震甫之虛懷，亦多文表之古誼云。

又卷五 葛一龍，字震甫，本洞庭山富室。性好結客，揮金如糞土。晚年金盡，而好客自如。嘗遇二三故人於滁陽道上，見其行裝蕭然，思有以贈之。顧震甫囊中亦蕭然也，乃一一書借券付之。約曰：「俟稍贏餘當一一奉償，但希免子錢耳。」聞者笑之。然其義甚高，志亦可哀也。

著録

趙尊嶽《豔雪篇跋》 一龍字震甫，吳縣人。崇禎間，由貢生選授雲南布政司理問。有《尺木齋》、《豔雪篇》諸集。竹垞謂：「讀之未免有楓落吳江之憾。」蓋微詞也。此從明刊集本中迻寫，題鑑湖蔣埏(埴之)校，前有吳江周永年序，兹併存之。乙亥四月下澣叔雍書。

《千頃堂書目》卷二八 《尺木齋》等集。

藝文

俞安期《葛震父小像贊》（存目）

蕭士瑋《葛震甫贊》（存目）

尹伸

《明詩平論二集》卷二 先生五古刻削奥折，無一字近人，然刻而能亮，奥而能渾，一片清淳古澹之氣流貫其中，非古非今，不襲不濫，可稱獨絕矣。七古堅響鍊色，別成一家。近體仄秀，脱盡庸熟，於此道開蠶叢之險，良是間代清律。

《溪邊》 《明詩平論二集》卷二：如鐵石如虬龍，古勁中姿態横出。

《病後田園雜詠》(山居帶迴溪) 《明詩平論二集》卷二：得杜之神，自不必襲杜之貌，從來學杜皆王之於華耳。

《憎詩》 《明詩平論二集》卷二：以雅詞紀俚事，瑣而不俗，雜而不厭，此等詩詎容他人着手。

《荆州別內》 《明詩歸》卷五：譚云：《古詩十九首》無此悲慘。

《盤江橋爲朱大參作》 《明詩平論二集》卷二：莊實，題有此動宕縹緲，而又不落佻巧一字，大手筆無施不宜。

《荆門別內》 《明詩平論二集》卷二：婉轉支離，情事可想，都在説不出處。

《感秋》(猛虎厭人) 《明詩平論二集》卷八：意調俱古崛。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伸，字子求，宜賓人。萬曆戊戌進士，授承天

府推官，以南兵部郎出知西安府，以副使提學陝西，以參政備兵蘇松。公廉彊直，不阿權貴，凡三任，皆投劾去。再起貴州威清道。是時水西寇猖獗，一日，與論先生詩，彝生搖手曰：『浪得名耳。』出此集，則塗抹幾徧，士人貴陽之圍方解，黔撫王三善輕兵深入。子求力勸以持重，弗聽。三善中伏死，遂乞取以歸。而予略爲論次刻之。」樊字子景，老儒也。子求止有一孫，名憃，子求突圍得出。及傅宗龍按黔，輕銳自用，不信子求言，殺歸正人陳其愚等，字若魯，亦樊云。

黔事幾大壞。子求在行間三年，身經十餘戰，有功不叙，竟鐫秩以去。以才望起河南左布政，蒞任甫三月，以失禦流賊，解官。崇禎甲戌，買舟下瞿塘，抵金陵，游吳中、浙西，與余輩飲酒賦詩，留連不忍去。將別，執酒言曰：

《明詩紀事》辛籤卷二陳田按　子求以邊才起貴州參政。其《得黔報寄示兩子》云：「仕宦通黔籍，時比於放流。頃者因戎馬，反名才見收。衰年履瘴鄉，病軀親戈矛。中子不樂聞，況使老妻憂。」其《出黔城途次漫興》云：「舊著《歸田賦》，今成不職歸。」蓋子求分守威清道，貴陽圍解，巡撫王三善將深入，子求頗贊之，監軍西征。三善敗沒，子求突圍歸，坐奪官，戴罪辦賊。後頗有功，猶貶一秩視事，旋罷去。所謂「今成不職歸」也。張獻忠陷叙州，則云獻賊破叙，執子求至成都，欲官之，嚼齒大罵，被殺。嗚呼，子求之死，信矣！子求忠於君，信於友，才兼數器，談黔蜀疆事，歷歷如指掌。性直如絃，有觸必發。所至與長吏迕，以孤峭見擯，與人交有終始，分張訣別，死生收卹，婉篤周詳，皆出人意表。劉太僕時俊同年契合，以監軍坐通賊，被急徵，獄急不知所爲。子求家居投甌，抗疏明其必不然，時俊得免死。慷慨持大義，皆此類也。讀書汲古，精於鑒賞，日課楷書五百字，寒暑不輟。其老而好學如此。子長庚，字西有，卓犖有文（當作父）風，以徵辟爲縣令。左官，起補，客死廣陵。長庚有經世才，視天下事數著可了。其亡也，天下皆惜之。

《小腆紀傳》卷五一　尹伸，字子求，宜賓人。萬曆戊戌進士，工詩善書，由推官累遷兵部郎中，西安知府，陝西提學副使，蘇、松兵備副使，投劾去。天啓中，起分守貴州威清道，贊巡撫王三善軍。三善沒，坐奪官，尋以普安三岔河之捷免罪，貶一秩視事。崇禎五年，以河南右布政使罷歸。伸強直不阿，所至與長吏忤，然待人有始終，篤分義。甲申，獻賊陷叙州，避之山中，被獲，大罵求死。賊重其名，欲生致之，舁至井研，罵益厲，賊不堪，乃殺之。南都起太常卿，伸已先死。我朝賜通謚曰忠節。

《明史・尹伸傳》（存目）

《崇禎忠節錄》卷二八（存目）

《池北偶談》卷一一　虞山詩：「揮毫對客曹能始，簾閣焚香尹子求。」子求，名伸，蜀宜賓人。予過叙州，詢其後人，無有。得其遺詩及《泝峽記略》一卷於其門人樊星煒。樊云：「蜀亂，尹先生死之。有胡生約之者，攜此集紙價騰湧於都門，簫譜浸淫於禁掖，雕章綺合，藻思羅開，行且上書鳳鳴，

徐燉

論述

張獻翼《幔亭集序》　予友徐惟和氏，永寧令名父之子也。授玄肖諸童烏，屬草方之文考，少卽抵掌而談秦漢，奮力以挽風騷，非晉魏之音絕口不談，非六籍之書屏目不視。蓋病乎世之決裂以爲體，館飣以爲詞，故音非朱絃，詞非黃絹，寧棄去，不屑就也。弱冠嘗循例計偕，登臺展驥，都人欽遲，朝列虛左。詩歌本之古選，興寄備乎開元，彬彬然名家矣。每停橈見過，輒下榻信宿。凡三視予詩，初見之，已無杜德機矣。再見之，其善者機耶？別去三易寒暑，乃出《幔亭集》二帙，予執簡嘆曰：「其衡氣機矣。」夫當其興寄於山川，發憤於歲月，周爰於驅馳，宣情於羈旅，由樂府而逮五、七言古，由近體而至五、七言絕，調匪偏長，體必兼善，力追古則，盡滌時趨，可謂頭頭是道、重重發光矣。又一字之工，聞奇而傾耳，片言之巧，睹縛而躍心。藻思羅開，行且上書鳳鳴，

解褐鴻漸，探其襟抱，將扶搖宇內，豈區區搶榆所可控而笑哉？閩中一時諸子昆弟，咸追述大雅，取裁風人，作者響臻，同好景附，眞足馳騁海內，而惟和則獨步當時矣。

謝肇淛《徐惟和詩卷跋》 吾友中工七言律者，推惟和爲白眉。今觀此卷所書，雖僅僅十餘首，而才情婉至，風骨遒整，絕世之技，亦已見一斑矣。憶自壬辰迄今二十有五載，生前風流文采，邈若山河，而遺墨殘編，宛然如咋，則故人死友，寶持愛護之力也。惟和於是爲不亡矣。

鄧原岳《祭徐孝廉唯和文》 嗚呼！三山秀結，作者雲蒸。十子既往，吏部代興。隆萬之間，舍人振響。建安以降，大曆而上。南風不競，瓦缶雷鳴。舉世嘈嘈，誰知正聲。東海徐生，超超玄著。早歲登壇，千言立吐。雅言丈夫，不朽爲期。尙論古人，如親見之。翩翩吾黨，匪朝伊夕。立挽頹波，牛耳遞執。乃馳赤幟，以令四方。前矛所至，吾軍益張。子之談鋒，前無堅陣。子之風流，領袖後進。長篇短牘，古體新詞。矯若龍虎，怪如蛟螭。口爲雌黃，筆代斧鉞。凌厲詞場，勃窣理窟。

《明詩綜》卷六〇 謝在杭云：「惟和才情藻麗，爲晉安巨擘。其弟興公《古意新聲》十首，以宋錦裁新衣，彩色奪目，當與並驅。

《靜志居詩話》卷一六 惟和力以唐人爲圭臬，七絕原本王江寧，聲諧調暢，情至之語，誦之蕩氣迴腸。《送友人遊吳楚》云：「津亭烟柳綠垂絲，萬里歸期看乳燕，一春心事付流鶯。柳枝猶記當年曲，豈蔻難消此夜情。搗盡玄霜三萬杵，夢中還見舊雲里關山匹馬遲。去國正當春盡後，登樓多在日斜時。楚江草長悲鸚鵡，吳苑花深走鹿麋。話別何須共惆悵，秋風搖落是歸期。」

《明詩別裁集》卷九 惟和近體宗法唐人，在詩道冗雜時遇之，如沙礫中得簡珠也。七言絕尤能作情至語，在李庶子、鄭都官之間。

《明詩紀事》庚籤卷三引杭世駿《榕城詩話》 有明選輯閩詩者，閩縣鄧汝高原岳撰《閩詩正聲》；懷安陳仲聲元珂撰《三山詩選》；閩縣徐惟和烱撰《晉安風雅》十二卷，自洪、永迄萬曆，總二百六十餘人，序謂：「不論窮通顯晦，皆因詩采拾。至於野狐外道，格律稍畔者，雖有梁、竇之權，不敢濫廁片語，爲雅道蟊賊。」

又引《明三十家詩選》 惟和七律安雅合節，無七子浮響。

又陳田按 惟和才思婉麗，五言近體取法唐人。工於發端，婉轉關生，

紀事

《閩小記》卷四 月仙者，武林名妓也。戊子冬，閩縣徐惟和北上，過而眷之。越數夕余至，妓詢徐孝廉不去口。翊歲下第復過，竟諧繾綣。徐作詩云：「匆匆相見未分明，別後逢人便寄聲。萬里歸期看乳燕，一春心事付流鶯。柳枝猶記當年曲，豈蔻難消此夜情。搗盡玄霜三萬杵，夢中還見舊雲英。」越三年上計，復過其地，詢之則月仙死矣。（謝在杭記）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二五 徐烱《幔亭集》二十卷。　又卷三一：《晉安風雅》十二卷。

《明史・藝文志四》 徐烱《幔亭集》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三・晉安風雅》 十二卷。明徐烱編。【略】

是編輯福州一府之詩。其曰晉安者，福州在晉時爲晉安郡也。所錄起洪武，迄萬曆，得二百六十四人。詩以體分，姓氏下各載其里居出處及所著作，並以右某朝若干人列數於左。其例多仿高棅《品彙》，惟「閨秀」一類，另立妓女以別薰蕕，爲小異云。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徐熥《幔亭詩集》十五卷。　又《晉安風雅》十二卷。

藝文

鄧原岳《冬日過徐惟和孝廉綠玉齋》

又《贈徐惟和》（存目）

陳勳《將北行留別徐惟和》（存目）

謝肇淛《徐惟和卷跋》（存目）

冒愈昌

李維楨《冒伯麐詩序》　友人冒伯麐，海陵才士，知名三十年。其序王先民詩，盛有所稱引。先民當之無愧，而伯麐不靳游揚力，若欲吹噓上天。至談海內大方家及後來之彥，片言隻字合作，擊節賞之，津津不啻口出。余嘗深味其言，以爲有先進長者風。比見伯麐詩，故自不凡。乃知古人虛其心，實其腹，若江海爲百谷王，以其善下。夫才天下之寶也，當與天下共之。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人實有心，亦實有口，豈一人相傾之言，能塗天下萬世耳目。好詆訶人，徒自居薄耳。伯麐能詩，是以知詩。能服人詩，是以能爲勝人詩。竹林話評約詩：閶闔疏鐘，建章清漏，不棘不舒，有節有度。此可評伯麐詩矣。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斯之謂乎？

臧懋循《冒伯麟詩引》　此廣陵冒伯麟詩也。伯麟束髮希古即能詩，詩不盡於此，要之舉一臠而全鼎可知也。予既輯《古詩所》，將舉全唐附之。時客

《明詩紀事》庚籤卷七下陳田按　伯麐《懷王元美》詩云：「避仇來吳中，始識弇州面。華屋滿詞人，涼風張廣讌。一爲《白蓮》詩，擊節三致羨。殷勤念別離，情見齊紈扇。」《懷吳明卿》詩云：「吳公千載人，謂我賈生繼。婁水蓋初傾，邗關舟一繫。郡守不好士，載決金陵計。昭雪雖未成，感激常流涕。」蓋感恩知己之言。集中五、七言近體，清圓流動，不盡襲七子派也。

《千頃堂書目》卷二六　冒愈(愈)昌《冒伯齡(麟)集》。

王人鑑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人鑑，字德操，吳郡人。少學詩於居士貞，居吳門彩雲橋。堂供古佛，一燈熒然，庭前雙檜，可二百年物。凝塵滿席，堦下幽花小草，手自灌刈。數世不食葷血，面削而形癯，見者知爲枯禪逸叟也。深爲草衣道人所賞，每得其詩箋，籠置袖中，喜色浮動眉宇，人望而知之。有《知希齋集》二卷，孟陽、雲子評定，余爲之序。

錢謙益《王德操墓誌銘》　吳有隱君子曰王君德操，諱人鑑。先世隱淪，持齋奉佛，德操與其父生不茹葷血，俗人謂之胎素。德操疎眉削頤，面色窈黃，振衣彈袖，風骨稜稜然，望之知非腥腐酒肉人也。年十七學詩，從居節士貞游。士貞得句法於王伯穀，德操經其指授，遂以名家。其稱詩和平婉約，似其爲人，朱絃清汜，不務嘈囋，清氣宿心，發于妙指，非以學而能也。家居綵雲橋下，老屋席門，蠨蛸網戶，客至樵蘇不爨，清談移日，已而垂簾閉肆，佛火青熒，膜拜趺坐，居然退院老僧矣。吳閶詩酒之社，德操未嘗不往，軒蓋雜遝，笑語喧豗，遊塵飛埃，坌集筵几，德操頹然其中，如入禪觀，已事而竣，猶無與也。輕舠短屐，薄遊吳越間，與名公高人，沿討風雅，眺覽名勝，意有所之，襆被便去。曹能始歎曰：「此道人，可以彈鋏客目之邪？」少授《金剛》於耶溪法師，中年走曹溪禮大鑒肉身，承事憨山和尚歸，授記雲棲，命名廣寶，法筵清衆，投跡如歸，名僧老衲，半爲伴侶，與草衣道人爲塵外交，紅牋小字，頻數問遺齋廬，瓶拂每雜著懷袖間。余題其小像曰：「猶有閒情難忘却，虎丘明月馬塍花。」德操微笑而已。德操年六十九始舉一子，小字曰四郎，辟三姊也。崇禎甲戌秋，余與李孟芳、毛子晉偕過德操，酌酒布席，命四郎出拜，孟芳曰：「德操意鄭重付囑，將以穉子累子晉，而以墓中之石累牧翁也。」越庚辰年十月德操卒，其孤潙依子晉以長，娶魚開封侃之孫女，黽勉持家，亦既抱子。而德操葬於澄關外竹青塘白石山，未有刻文，潙謀於子晉，奉德操遺言，拜而有請。嗚呼，余忍不銘。潙字僧祐，所謂四郎者也。潙與其子亦胎素，如其父祖。

梅鼎祚《知希齋詩爲王德操》（存目）

鄒迪光《酒間贈王德操》（存目）

又《知希齋詩爲王德操賦》（存目）

又《王德操像贊》（存目）

錢謙益《戲題王德操小像四首》（存目）

俞安期《知希齋爲王德操題》（存目）

《明詩綜》卷七〇　吳凝父云：東生苦吟，收視反聽，馳情結思，不傍古，不緣今，一字未安，寸心幾嘔。蓋神於法者。　姚園客云：范東生詩如楊柳當風，嫋嫋有態。　韓子蘧云：東生論詩，不可一世，意所不協，張髭怒目，諵諵詬誶，及其苦吟，收視反聽，思極窅冥，多清微簡遠之句。

《靜志居詩話》卷一八　東生詩才嫺雅，如靈犀結佩，可以辟塵，方之孟陽、允兆諸君，覺尤騰拔。

《明人詩鈔續集》卷一〇　東生與吳人吳凝父鼎交，爲詩皆斤斤守唐人法，有《披襟唱和集》。凝父後爲僧，名大香，詩亦佳。如「落日在流水，遠山青不齊」，「曉色散爲水，秋聲聚作林」，居然清新拔俗。

《明詩紀事》庚籤卷二五陳田按　東生詩琢句鍊字，無浮音，無佻態，於七子末習，袁、鍾流派，均無所染。

《板橋曲》《明詩歸》卷七：譚云：寫荒涼，妙在終有艷情在內。

《望江怨》（蘭房曉）《古今詞統》卷三：惜桐陰，憐棲鳥，善悉柔情。

《醉公子》（酒香吹狹路）《古今詞統》卷三：喜則「羅幌有雙笑」，悲則「寒燈照一身」。

光緒《吳縣志》卷七六上《列傳・流寓》　范汭，字東生，烏程人。徙居吳門，鑿池種竹，攻苦讀書，沈酣唐人之詩，諷詠其清詞麗句，苦吟精思，寢食盡廢。引洞庭吳鼎芳爲同調，務盡刊甘濃肥厚、獻酬傭僱之詞，視餘子蔑如也。家貧落魄，出游閩滇，搜剔名勝，垂橐而歸。萬曆之季，操黨議者多出苞霄間，汭與之相抵拄。一時詞客，不爲汭許可者，希貴人旨，羣噪汭，以此重困，憤懣不得志。輯《全唐詩》千餘卷，胝手瘃足，迄無寧夕，咯血數升以卒，年四十四。鼎芳定其詩四卷，而序之，以爲不傍古，不緣今，不拘律，不適耦，簡練純粹，蓋神於法者。（節馮府志引《列朝詩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六　范汭《范東生詩》四卷。　又卷三一：范汭、吳鼎芳《披襟倡和集》。

同治《湖州府志》卷五九《藝文略四》　范汭（人物傳）《湛園集》四卷。茅元儀序略：東生之言詩，每不可一世，即千百世亦希所可當其意。所不協即喃喃詬誶，張髭厲掌，若槌楗之始快者，人每以爲狂矣。

葛一龍《送范東生之滇南》（存目）

陳薦夫

曹學佺《水明樓詩序》　水明樓者，取杜少陵「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句也。少陵棲止夔峽，無人晤語，中夜懷歸，展轉不寐。嘗曰：「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忽然而現此境，成此句，不知其所以然。似鬼似仙，又有似於禪，在人遇之耳。東坡曰：精氣爲魄，魄爲鬼。志氣爲魂，魂爲神。衆人之志，不出於飲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張，其資約者其氣微，故氣勝志而爲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雖祿之以天下，窮至於匹夫，無所損益也。故志勝氣而爲魂。試論子美當日之受用，其爲飲食男女乎？其養生之資厚且約乎？其所以祿之窮之者有損益乎？四更吐月、殘夜水明之句，似抑怨爲鬼乎？亦清揚爲仙乎？至今千百世而下，信體魄之凝滯於物乎？亦吟魂之虛明無寄乎？故余亦曰：子美之詩，非有異於人。其所以爲志者異也。然子美自言：入夔之後，於律轉細。子美平生雖不譚禪，而詩不窮不工，禪不窮不精，詩不涉議論則細，禪不着見聞則圓，其關捩殆有合焉。人之一身，志與氣恒相勝，魂與魄若遞換。而以達者論之，一身而有二物，無是理也。故人不深乎禪理者，未有知詩者也。予友陳幼孺，少孤而貧，三十始爲諸生，領鄉書，應試南宮，不第而歸，貧益甚，至喪厥明，末年病嘔而死。其所爲養生之資，飲食男女之欲，約而且廢矣。獨於詩之道，負俊才而專一志，質癯而腹腴，語險而法中，雖目不涉詩書，跡不交山水者十有餘載，然下帷之夫駭其博雅，好遊之士推其韻致矣，倘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者耶？幼孺臨終時謂王粹夫曰：「若能始者，吾死後魂魄猶依此君也。」噫，吾友之魂魄，豈能舍是詩。予今爲之序如此，亦足以復幼孺矣。萬曆乙卯夏月，友人曹學佺能始譔。

《明詩紀事》庚籤卷八陳田按　伯孺、幼孺兄弟，稱詩品略相似。徐惟和《晉安風雅》有幼孺序云：「非性靈不談，脫飣餖如屣。」知其風旨所在矣。

《竹枝詞》（荷葉田田柳葉垂）《明詩歸》卷六：鍾云：一段悄心，自私情急迫中逗出，因知情急智生，兒女偏巧。

《宮詞》《明詩歸》卷六：鍾云：寫怨恨而以平情出之，欲銷怨恨也。而耿耿惻惻，怨恨愈深，詩之反出側見有如此，可不深味乎？

《古意》《明詩歸》卷六：鍾云：巧矣，却蘊藉。

《明詩綜》卷六二　薦夫名邦藻，以字行，更字幼孺，閩縣人，萬曆甲午舉於鄉，有《水明樓集》。

《閩小記》卷四　閩縣陳幼孺孝廉，偶之延平謁陸太守志孝，其伯父憲副同年也，拒不許見。適有楚孝廉李某，挾憲臺書來謁，陸倉皇張宴，禮甚恭。幼孺上以詩云：「莫作青衫老腐儒，黃堂那許拜階除。投來名刺留中久，死後年情到底疎。失路鮈生歸去夜，同袍嘉客宴回初。始知天府聯名籍，不及霜臺薦士書。」陸大慚。時楊叔向爲大參，駐節延津，聞其詩，厚款之，結爲莫逆。

《千頃堂書目》卷一六　陳薦夫《廣放生論》一卷。　又卷二五：《水明樓集》十四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陳薦夫《水明樓集》十四卷。明陳薦夫撰。薦夫名藻，以字行，更字幼儒，閩縣人。萬曆甲午舉人。朱彝尊《明詩綜》作「名邦藻」。以集中《行狀》考之，《明詩綜》誤衍一「邦」字也。是集詩九卷，詩餘一卷，賦及雜文四卷。考徐熥《晉安風雅》，自薦夫之曾祖煃、祖達、父輔之與其兄价夫，皆以詩名。其家學淵源，固有所自。曹學佺爲之序，稱其「質癯而腹腴，語險而法中。雖目不涉詩書，跡不交山水，能使下帷之夫駭其博雅，好遊之士推其韻致」。則過其實矣。

胡震亨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三・題識類》引《居易錄》 海鹽胡孝轅(震亨)《唐詩統籤》戊集二百一卷，皆晚唐、五代人詩。孝轅撰《統籤》，起甲訖癸，凡千餘卷，未盡刻梓，此其什一也。

又引《分甘餘話》 海鹽胡孝轅輯《唐詩統籤》，自甲迄癸，凡千餘卷，卷帙浩汗，久未版行，余僅見其《癸籤》一部耳。康熙四十四年，上命購其全書，令織造府兼理鹽課通政使曹寅鳩工刻於廣陵，胡氏遺書，幸不湮沒，然版藏內府，人間亦無從而見之也。

又宗柟附識 吾鄉前輩在明神廟時，推孝轅先生爲博雅第一。儲藏古籍，與鄭端簡公埒。遺編流轉，印記宛然，愚少時尚及睹其一二，今盡散入《靈煙過眼錄》中矣。先生集名《赤城山人稿》，墓在平駕橋西北，距余居甚近，嘗偕羣季裴徊邱壠間，唯餘宰木蕭疎，溪流瀠繞，不勝風騷歇絕之感云。

《明人詩鈔續集》卷九 震亨字孝轅，海鹽人，萬曆二十五年舉於鄉，官固城教諭，改合肥知縣，遷德州知州，謝病不赴，用薦起定州知州，以城守功擢兵部職方司員外郎，乞歸。有《赤城山人稿》。（職方博通典籍，日讀書數寸，撰述甚當。海虛毛氏書都出職方手編定。吾邑在前朝推博雅者，當以職方爲冠，搜採唐人詩分十籤錄之，【略】本朝康熙四十六年，以內中全唐詩合之職方十籤，去章咒偈頌，得詩四萬八千九百餘，凡二千二百餘人，刊行之，大備，眞屬巨觀。又有《秘冊彙函》、《海鹽圖經》、《續文選》、《文獻通考纂》、《靖康盜鑒錄》，今海虞毛氏書，皆所編定者也。震亨才識奧博，家多藏書，舉震亨邊才監援遼兵，不果，陞德州知州。州吏持牘來迎，震亨以詩題牘尾曰：「自愛小窻吟好句，不隨五馬渡江來」，遂不赴。崇禎末，流寇擾中原，詔羣臣舉用才能。侍郎朱大啓舉震亨可任知府，補定州。南北師行供億有法，以城守功擢職方員外。時陳新甲在中樞，震亨與不協，乞歸。嘗裒輯唐人詩集，旁抄《法苑》、《雲笈》及名山之志，而臚列之爲《唐音統籤》一千卷。搜羅方爲冠，搜採唐人詩分十籤錄之，【略】本朝康熙四十六年，以內中全唐詩合之職方十籤，去章咒偈頌，得詩四萬八千九百餘，凡二千二百餘人，刊行之，大備，眞屬巨觀。又有《秘冊彙函》、《海鹽圖經》、《續文選》、《文獻通考纂》、《靖康盜鑒錄》，今海虞毛氏書，皆所編定者也。震亨才識奧博，家多藏書，舉三百年來，吾郡學者屈一指云。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胡震亨《海鹽縣圖經》十六卷。　又《經籍三七》：《讀書雜記》二卷。　又《經籍五八》：《唐音癸籤》三十三卷。

《千頃堂書目》卷五 《靖康盜鑒錄》一卷。　又卷一二：《讀詩雜錄》二卷。　又卷一五：《秘冊彙函》二十卷(與姚士粦合著)。　又卷二五：《赤城山人稿》。　又卷三一：《續文選》十四卷，《吳家遺文》，《鹽邑藝文志前集》、《後集》，《唐音統籤》。　又卷三二：《李杜詩通》四十卷。

《蓀楚齋隨筆》卷五 明胡震亨撰《讀書雜記》二卷，中如云「嫦娥、纖阿兩雄(雌)，與吳剛共處月中」，則調笑及於明神。又謂「生天生地，乃生盤古，應稱三郎」，則嘲弄及於古帝。信如《四庫提要》所痛斥。予獨不解，當時何以敢有此思想，又敢形諸筆墨，刊以問世。其狂悖悍謬，不如禽獸，當時人心風俗之敗壞，至於極端。明季流寇，蓋承其餘波，以亂天下也。

光緒《浙江通志》卷一七九《文苑二》 胡震亨(嘉興府志)字孝轅，海鹽人。才識通敏，爲諸生，即以經濟自負。萬曆丁酉舉於鄉。數上公車不遇，知合肥縣，吏治之餘，留意韜鈐。嘗與劉綎論兵，老將心折。時議舉震亨邊才不果。崇禎季年，薦補定州知州，以城守功擢兵部職方司員外郎，乞歸。藏書萬卷，日夕搜討，凡秘冊僻本，舊典佚事，遺誤魚魯，漫漶不可句讀者，無不補綴揚榷，稱博物君子。所著《唐詩統籤》、《海鹽圖經》、《續文選》、《靖康咨鑒錄》，凡海虞毛氏書，多震亨所編定也。

《檇李詩繫》卷一六 震亨字孝轅，別號赤城山人，海鹽人。爲諸生時，黃洪憲、馮夢禎即以經濟推之，中萬曆丁酉浙副榜，名著海內。時遼瀋徵發肥縣，吏治之餘，留意韜鈐。嘗與劉綎論兵，老將心折。時議舉震亨邊才監援遼兵，不果，陞德州知州。州吏持牘來迎，震亨以詩題牘尾曰：「自愛小窻吟好句，不隨五馬渡江來」，遂不赴。崇禎末，流寇擾中原，詔羣臣舉用才能。侍郎朱大啓舉震亨可任知府，補定州。南北師行供億有法，以城守功擢職方員外。時陳新甲在中樞，震亨與不協，乞歸。嘗裒輯唐人詩集，旁抄《法苑》、《雲笈》及名山之志，而臚列之爲《唐音統籤》一千卷。搜羅方爲冠，搜採唐人詩分十籤錄之，【略】本朝康熙四十六年，以內中全唐詩合之職方十籤，去章咒偈頌，得詩四萬八千九百餘，凡二千二百餘人，刊行之，大備，眞屬巨觀。又有《秘冊彙函》、《海鹽圖經》、《續文選》、《文獻通考纂》、《靖康盜鑒錄》，今海虞毛氏書，皆所編定者也。震亨才識奧博，家多藏書，舉三百年來，吾郡學者屈一指云。

《明史・藝文志二》　胡震亨《靖康盜鑒錄》一卷。　又《藝文志三》：《讀書雜錄》三卷，《祕冊彙函》二十卷。　又《藝文志四》：《續文選》十四卷，《唐音統籤》一千二十四卷。（甲籤，帝王詩七卷；乙籤，初唐詩七十九卷；丙籤，盛唐詩一百二十五卷；丁籤，中唐詩三百四十一卷；戊籤，晚唐詩二百一卷；又餘閏六十四卷；己籤，五唐雜詩四十六卷；庚籤，僧詩三十八卷，道士詩六卷，宮閨詩九卷，外國詩一卷；辛籤，樂章十卷，雜曲五卷，填詞十卷，歌一卷，謠一卷，諧謔四卷，諺一卷，語一卷，酒令一卷，題語判語一卷，讖記一卷，占辭一卷，蒙求一卷，章咒一卷，偈頌二十四卷；壬籤，仙詩三卷，神詩一卷，鬼詩二卷，夢詩一卷，物怪詩一卷；癸籤，體凡，發微，評彙，樂通，詁箋，談叢，集錄，凡三十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存目三・海鹽縣圖經》　十六卷。明胡震亨撰。【略】是書凡七篇。首方域，次食貨，次戍海，次隄海，次官師，次人物，次雜識。蓋與姚士粦參修而成，然不署士粦之名，僅見卷首樊維城序中。其不曰「志」而曰「圖經」者，用北宋州縣圖經例也。

又《雜家類存目五・讀書雜記》　二卷。明胡震亨撰。【略】是編乃其讀書筆記。如引元稹《白集序》，證刊版始唐長慶中。引顏師古《匡謬正俗》，證柏梁詩傳寫之謬。引劉孝標《世說註》，證《蜀都賦》有改本。引杜牧詩，證木蘭爲黃陂人。引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證爆仗字。引朱子、陸游詩，證豆腐緣起。引曾慥《類說》，證李賀《容州槎語》。引王象之《碑目》，證顧況《仙遊記》。皆語有根據。他如辨孔子防墓，辨周稱京師，亦俱明確。以及「元鄉試錄條格」、「贊寧譯經論」、「道藏源流」諸條，亦足以資考據。惟其生於明末，漸染李贄、屠隆之習，掉弄筆舌，多傷佻薄，憤嫉世俗，每乖忠厚。如謂「嫦娥、纖阿兩雌與吳剛共處月中」，則調笑及於明神。謂「生天，生地，乃生盤古，應稱三郎」，則嘲弄及於古帝。以至明末時事，動輒狂詈，牽及唐之進士，併詆爲賊。其偏亦未免已甚也。

《嘉業堂藏書志》卷四　《續文選》十四卷（明萬曆刻本），明胡震亨編。從梁訖隋，均采《文選》之文，體例一準《文選》，習詞章者不可不家置一編。（繆稿）

鄧漢

李維楨《南中集序》　鄧遠游爲檇李令，與余共事，曾見其詩數章，奇之，因索近作得百篇，無所不佳，與其治行相等埒。別十餘年，以高第徵拜侍御史。天下誦其封事，望其風采，而詩益工，傳益遠。劉叔夏視余《南中集》，是按滇時所爲詩也。【略】遠游按滇，值滇中夷亂後，文武大吏坐法，民罹兵燹，苦征調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爲之扶微興壞，墾菑除害，掃霧霽而耀光明，觀民省方，日有餘暇，作爲是詩。博大豐贍，則滇池葉榆，皆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衆數萬人，西部寶貨居官，富可十世也。嚴整精練，則青羌勍卒，號爲飛軍，五部都尉，百世遑耶，明月之社，耆老之經，奉令承教，秩秩如也。峭拔幽玄，則盤羊烏檴，氣與天通，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也。神采煜燁，則碧鷄雲披，金馬電發，珠穴火井，騰光弄色也。組織工麗，則桐華蘭千罽，旄帛疊百濮，所以奉獻令也。瓌琦綺異，則鬼彈鐵雨，破竹爲王，觸木產男也。清淨昭曠，則雞足九曲，禪伯所栖，玲瓏纖巧，則點蒼怪石，圖畫天然也。隴川之役，遠游密贊帷幄，籌我師收其全勝，蓋已兼兩司馬功，而以三尺六條彈壓百司，囊衣篋書，清風載路。彼長卿因使受金，子長沾沾貨殖，又奚責焉。

馮時可《南中集序》　《南中集》者，直指豫章鄧公巡六詔時所著譔也。【略】公稟宇宙之殊靈，羅古今之藻思，骨力沉雄，氣韻生動。一指顧而縱橫萬籟之墟，一咳唾而射決千古之的。當夫情境互勝，心目交會，倅焉而感，勃焉而訛，山川風月，相狎相資。他人所爲嘔腸擢髓，挾策擁被，窮歲月而成者，公得之頃刻間。叙事則史，寫景則畫。長韻如溟渤匯衆流，而滔滔自運；短篇如纖河逗曲池，而英英獨照。蓋自靈均以下，開元以上，無所不詣，亦無所不越。其於近代，則包王孕李，用脩其姑舍是！夫古稱皇華使者爲今侍御。毛傳釋皇皇爲煌煌，言忠臣奉使，能光君命如之，自公至滇，風披霜滌，既已闢其草昧，泄其勃鬱，而又操椽筆以丹青其巖，藻繡其壑，其煌煌何如！公自此入侍螭頭，矢音涑詩，與朱絃玉磬並響清廟，皇皇乎，照

映萬宇，橐鑰千秋，又何卑卑數近賢。公所著文、賦、奏議，皆前無古人。茲不悉，特承公命，而論其詩如此。吳郡馮時可撰。

《靜志居詩話》卷一六 鄧渼，字遠游，建昌新城人。萬曆戊戌進士，除浦江知縣，調秀水，再調內黃，徵授河南道御史，巡按雲南，升山東副使，轉浙江右參政，山東按察使，擢右僉都御史，撫順天。有《留夷館》、《南中》、《紅泉》諸集。遠游詩，敦琢而出，頗近俞羨長、何无咎二山人，微嫌鬱轖耳。然勝楚人之咻多矣。

《明督撫年表》卷一《順天》（存目）

雍正《江西通志》卷八四《人物》 鄧渼，字遠遊，新城人。萬曆進士，由內黃知縣擢河南道御史，累陞巡撫，順天薊昌，肩背神京，於邊最稱劇，魏忠賢以其私人及司道某等囑渼，訊論參降不少貸。連疏星變、地震、水災，皆竣切指斥。會御史林汝翥巡城，被閹家人拳擊，渼代疏有「寧死金堦，不死奴婢」等語，忠賢益怒，織入楊、左十五人中，逮訊遠戍。戊辰召還，卒。所著有《芙蓉樓大旭山房集》、《薊門奏牘》、《灤水集》、《廣農書》行於世。按：孫承宗所稱三十五忠，鄧其一也。生平著作甚多，尚有《留夷館》及《南中》、《紅泉》諸集。

《明詩紀事》庚籤卷一九引師範《滇繫》 鄧渼明萬曆中巡按雲南詩云：「地控雙關金碧，雲開兩迤東西。盈尺海波瀰瀰，四時草色淒淒。」「峰頭半起雲彩，江曲初生月牙。蘆岸荻洲相向，碧雞山下人家。」「細雨斜拖白練，春風自翦紅羅。感此驚心濺淚，故園歸去如何？」「沙木和邊月白，花橋關下雞鳴。風遞一聲畫曉，星殘幾點松明。」注云：「滇俗瀦水處皆稱海子，呼雲爲雲彩，初生月曰月牙，畫角爲畫曉，松炬爲松明。拖白練，鳥名。翦紅羅，花名。沙木和、花橋關皆地名。」

又陳田按 遠遊長篇叙事，惻惻動人，有次山、香山遺意。高陽孫文忠公《三十五忠詩》，有《詠鄧中丞》云：「按薊能修守，能名戚繼光。中丞來訓練，我武頓維揚。揮羽習鵝鸛，投鞭驅虎狼。如君凋落盡，誰復問封疆。」其爲名流痛惜如此。

《武定變》《明詩紀事》庚籤卷一九：王崧《樂山集·土司志》：萬曆三十五年，武定土酋鳳阿克之亂。有鄭舉者，阿克之馬頭也。阿克馬頭四十八人，惟舉富於財。武定知府陳典，墨吏也。假廉訪收禁舉，舉置金魚腹饋典萍壯士引千鍾。」君竟以忤璫戍貴竹界，赦歸，不及用死矣。

袁宏道

論述

綜論

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 中郎先生，少具慧業，弱冠成進士，即有集行世。其《敝篋集》，爲諸生、孝廉及初登第時作也。《錦帆集》，令吳門時作也。《解脫集》，以病改吳令遊吳越諸山水時作也。《廣陵集》，去吳客眞州時作也。《瓶花集》，爲京兆授爲太學博士補儀曹時作也。《瀟碧堂集》，請告歸卧柳浪湖上六年作也。《破硯集》，再補儀曹出使時作也。《華嵩遊集》，官銓部典試秦中往返作也。蓋自秦中歸，移病還山，不數月而先生逝矣。其存者，仍爲《續集》二卷。先生詩文如《錦帆》、《解脫》，意在破人之執縛，故時有遊戲語；亦其才高膽大，無心於世之毀譽，聊以抒其意所欲言耳。黄魯直曰：「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有一事横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暇計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稱其工，舞罷又蕭然矣。」此眞先生言前意也。然先生立言，雖不逐世之顰笑，而逸趣仙才，自非世匠所及。即少年所作，或快爽之極，浮而不沉，情景大眞，近而不遠，而出自靈竅，吐於慧舌，寫於銛穎。蕭蕭冷冷，皆足以蕩滌塵情，消除熱惱。況學以年變，筆隨歲老，故自破硯以後，無一字無來歷，無一語不生動，無一篇不警策。健若沒石之羽，秀若出水之花。其中有摩詰，有杜陵，有昌黎，有長吉，有元白，而又自有中郎。意有所喜，筆與之會。合衆樂以成元音，控八河而無異味。眞天授，非人力也。天假以年，不知爲後人拓多少心胸，豁多少眼目！恐亦造化妬人，不肯發洩太盡耳。甫四十餘而即化去，傷哉！先是家有刻不精，吳刻精而不備。近時刻者愈多，雜以《狂言》等贋書，唐突可恨。予校新安，始取家集，字櫛句比，稍去其少年未定之語，按年分體，都爲一集。嗟乎！自宋元以來，詩文蕪爛，鄙俚雜沓。本朝諸君子，出而矯之，文準秦漢，詩則盛唐，人始知有古法。及其後也，剽竊雷同，如贋鼎僞觚，徒取形似，無關神骨。先生出而振之，甫乃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應酬格套之習，而詩文之精光始出。如名卉爲寒氛所勒，索然枯槁，而杲日一照，競皆鮮敷。如流泉壅閉，日歸腐敗，而一加疏瀹，波瀾掀舞，淋漓秀潤。至於今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後人人有一段眞面目溢露於楮墨之間。即方圓黑白相反，純疵錯出，而皆各有所長，以垂之不朽，則先生之功於斯爲大矣。諸文人學子泥舊習者，或毛舉先生少年時二三遊戲之語，執爲定案，遂謂蔑法自先生始。彼未全讀其書，又爲贋書所熒，無足怪耳。今全集具在，請胸中先拈却「袁中郎」三字，止作前人未出詩文，偶見於世，從首至尾，亶目力而諦觀之，即未深入，亦可淺嘗。有法無法，歷然自辨。何乃成心不化，甫見標題，即搖頭閉目不觀，而妄肆譏彈爲也！至於一二學語者流，粗知趨向，又取先生少時偶爾率易之語，效顰學步。其究爲俚俗，爲纖巧，爲莽蕩，譬之百花開，而棘刺之花亦開；泉水流，而糞壤之水亦流。烏焉三寫，必至之弊耳，豈先生之本旨哉！總之，先生天縱異才，與世人有仙凡之隔。而學問自參悟中來，出其緒餘爲文字，實眞龍一滴之雨，不得其源，而強學之，宜其不似也。要以衆目自虚，衆心自靈。不美不能強之愛，不愛不能強之傳。今美而愛，愛而傳者，已大可見矣，亦無俟後來之子雲也。

畢懋康《袁中郎先生全集序》 曩中郎先生行卷有《敝篋》，有《錦帆》，有《廣陵》、《瓶花》等若干編，懸日月而走南北，則人人知當世有中郎矣。茲其全集也，其弟小修先生屬余序之。余知中郎，又安能更作一語出於海内之共稱中郎者？毋以《三都》之借皇甫序重文也；君山之評《法言》，語遂與其書不刊，將無以文重序乎？今海内之騷騷雅者，人自謂握隨蛇，家自謂抱荆璧，而後生小子操觚登壇，每學爲「大材迮飛，古人不見我」之說，意製相詭，□能爲下。迺中郎之曩集出，則嘖嘖欣賞，至有閉門索句，欲效之以妙天下

者。天實生才，習可巧乎，而和之衆也？王元美論文，而曰惡在能倡，不輕借以一字，蓋難之也。若中郎者其庶於倡乎？蓋詩託於材，而委於源。駿拙驅辭，如饗者無以與於玄黃之華，非其材也。乃有嫫者無以與於珍鼎之盛，嫫者無以與於玄黃之華，非其材也。乃有窮膚極胹，而芳不必聞；被文服纖，而麗不必奇者，則沾薄之不效於牙調，而澤脂之不嫻夫妲飾，有其材矣，弗委於所輸之源而師之也。故隨其成心而師之者，悅心而研，擬成以變，慕而肖之，師以一家；羅縷殊門，沉酣衆妙，合而鎔之，師以百氏。雖其工拙不能盡方先軌，而一二匠心之哲，得之神明，遂足以琬琰人間，而驕文林之價。至於中郎何師乎？家所藏帙不下三十乘，山經地象，《酉陽》、《宛委》，款識未滅，有字而可摹之書，讀而足用於數百萬言，而廢於長袖之舞，多錢之賈。抽腸擢慧，咄嗟滿紙。意舒於人莫能思，而語鳴於人未經見。如響傳風之籟，如瑩飲月之波。即以師古慕業之人，撚斷吟安，亦未易以翩一字之奇，而矜千金之享者。細柳之令行按轡，孰與李將軍之不擊刁斗，而中郎之爲詩可知已。【略】萬曆己未四月哉生明，新都畢懋康孟侯譔。

湯汝楫《新刻袁中郎全集序》　說得破，道得出，自有宋坡老以後，惟中郎有焉。景陵鍾伯敬博雅嗜古，豈遠搜百代，近舍名公？度其必有手閱，特苦咨問無從。而同楚譚友夏先生，爲海內主持風雅者，適來武林，亟往候焉。而先獲我心，已矜得鹿。出奚囊示予，命附剞劂，何異象罔玄珠哉！於是偕二三友人，搜羅諸刻，互相參訂，誠全帙善本矣。讀古者鑒之。

譚元春《袁中郎先生續集序》　公安袁述之，行其先中郎續集，而屬予序。其言曰：「先子不可學，學先子者，辱先子者也。子不爲先子者，實是先子知己，惟子可以叙先子。」予愛述之，而敬其言，受稿於裝，歷辰、湘、湖、岳殆遍。目察公之用心，其議不待人發，而其才不難自變；其識已看定天下所必趨之壑，而其力已暗割從來所自快之情。予因思古今眞文人何處不自信，亦何嘗不自悔。當衆波同瀉，萬家一習之時，而我獨有所見，雖雄裁辨口，搖之不能奪其所信。至於衆爲我轉，我更覺進。舉世方競寫喧傳，而眞文人靈機自檢，已遁之悔中矣。此不可與鈍根浮器人言也。往公之哭江進之也，有「悔其詩文妙理，生前未商」語，後寄黃平倩札，有「悔其《瓶花》詩文，俱有痕迹」語。夫公之妙於悔，何待公言哉！細心讀《破硯集》，又似悔《瀟碧》《破硯》《解脫》、《瓶花》、《瀟碧》諸集，似於古今四部鼎臠之餘，別得內家烹矣；細心讀《嵩華遊稿》，又似悔《破硯》矣。今察公續稿，其文章中卓大而堅實者，又似爲古今人俱下一悔腳也。揚子悔少作，其意甚美，而觀其晚作，又似不知悔不必悔者。予益以此歎公之根器識力有大過乎人者焉。續集出，嫫者無以與於玄黃之華，非其材也。乃有卓大堅實之文，出自痛快俊穎之手，吾願學公者從是悟文章之道。若舍其大者不言，而於所爲翰墨遊戲易於觸目者，則賞之不去口，傳之不崇朝，而法之不遺力也，又未免令述之纍息欷歔，而獨以予爲知己矣。

姚士粦《袁中郎十集叙》　袁石公吏部既以筆味大鮮中人舌本，所稱《錦帆》、《解脫》、《瓶花》、《瀟碧》諸集，似於古今四部鼎臠之餘，別得內家烹點，爲一世韻人之所爭嗜。然得其嗜者，每慮其所嗜之窮，人莫不謂尚有俎上蒸豚、盤中荔枝在也。於是周九眞太學以書癖募書，遺編響應。從洪慶之《北歸詩稾》得《破研齋集》，從郁伯承架上得《廣陵》、《桃源》、《瓶史》諸刻；又搜得《敝篋》、《華嵩》、《廣莊》、《觴政》及兩《狂言》，合爲十種。遂乞慶之手校，倒囊授梓，以慰嗜者未見之思。夫曰未見，必有見所未見者，如能見石公之所以鐫剔心髓，所以咳唾游戲，所以思人所不及，言人所不至，則於一切吐棄。是以嗜石公者，望人人石公而後可也。不知石公但可有一，使人人石公，則天下食指不必爲石公動矣。又當知陳必自新，因有所授，纖穠醇澹，各自安排，惟應於披陳揀新之間，手抽一卷，爲常餐飽飫之哀家梨、岕山茶、中泠水，以消送几案，庶幾其不負石公，不負慶之、九眞矣乎？海鹽姚士粦叔祥譔。

熊士鵬《重刻梨雲館本序》　予嘗聞中郎先生哭江進之，悔生前未商詩文妙理。寄黃平倩札，悔《瓶花》詩文俱有痕迹。自古眞讀書人莫妙於悔，悔則一切自足自滿之心俱化。吾知先生視《破硯集》未必不悔《瀟碧》也，視《嵩華遊稿》亦未必不悔《破硯》也。然則當世於先生所爲翰墨遊戲最易觸目賞心者，而傳之法之不遺餘力，夫豈先生之本意哉！嗚呼，人果知此，則先生之眞詩文始出矣。誥授奉直大夫賜進士出身國子監博士竟陵後學熊士鵬頓首拜撰。

陸炯《重刻梨雲館本叙》　幼讀翠娛閣所錄古文，有袁中郎先生嵩華紀遊諸作，筆端刻畫，如雨過寒松，蒼翠欲滴。心遊目想，垂二十餘年。壬午散館後，銓選公安，模山範水，春夢無痕矣。偶訪是邦文獻，則有爲余道袁氏鼎立，言未既而余躍然起，客不知其何故也。束裝就道，松露濕裾，山光染袖，詞客有靈，若於煙巒雲壑中時時遇之。既下車課士，其後裔菘圃明經工

舉子業，詩律亦出入盛唐。及來見，英姿卓犖，綽有家風。急索楹書，竟讀先生全集焉。吳門理琴，秦中量尺，春明供職，沙市築樓，升沈顯晦，一一寓之於詩文。疏瀹性靈，發皇耳目，字字從華嚴界中來，如何之樹隨刀改味，覺向之所爲傾倒欲絕者，特遠山一角耳。【略】賜進士出身欽點翰林院庶吉士知公安縣事當湖後學陸炯頓首拜譔。

袁銑《重刻梨雲館本叙》 昔中郎公之論文若詩也，必曰眞，故讀公之文若詩者，亦皆曰眞。夫眞可襲乎？曰不可。公之眞文眞詩，實本其眞性眞情眞才眞識而出之。惟其一無所襲也，故無一不眞。觀其宰吳也，無苛徵，無滯獄，猾吏無所欺，當路無所屈，是眞能爲天子守土也。其攝選也，舉數百年積弊，一立談之頃而除之，是眞能爲天子守官也。其典秦試也，所取之士大半於落卷中搜出，是眞能爲天子得人而守不假器也。至其志不行，而時託於遊，於飲，於禪，不得已而託於文與詩，而其眞要無乎不在茲。試取其集中文詩讀之，如《逋賦謠》之憫民窮也，《猛虎行》之嫉鑛毒也，非即其爲宰官之心乎？《送京兆諸公序》則深咎西曹骫法，非即其爲部曹之心乎？《與陳正甫提學書》則論士習薄惡而諷以公而服人之難，非即其典秦試之心乎？是知公之性情才識，初不因公之或遊或飲或禪而稍有所變也。夫乃能一一任其天眞，而悉著之於文若詩，善乎子與氏之言尚友也，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世有眞知公之性情才識爲何如人者，庶乎讀公之文若詩，而公之眞出矣，而讀者亦可以眞自悟矣，更有何襲之足云。賜進士出身誥授中憲大夫禮科掌印給事中翰林院編修麻城宗後學銑頓首拜撰。

楊兆杏《道光重刻梨雲館本跋》 余少讀中郎先生《徐文長傳》，以奇筆傳奇人，其人如見，先生亦如見，心嚮往之，思得讀其全集非一日矣。壬午鄉試，奉調赴鄂，闈中分校，得一卷蓬蓬勃勃，如釜上氣，通校三場，光芒四溢。亟呈主司擬中。數日旋屈於額。揭曉來謁，知爲菘圃明經。菘圃英姿卓犖，人如其文。詢其家世，知即先生後昆。余私幸菘圃之淵源有自，而余之薦拔尚不謬也。己丑秋，余辦公鄂垣，菘圃出所重鋟先生全集相示，余受而讀之，數十年嚮往之忱，獲遂於一旦，何快如之！以先生高才碩學，胸襟洒落，下筆秀削天成，飄飄乎欲仙。或謂文出秦、漢，詩學老杜，又或謂其肖長吉與蘇玉局。在先生詞必己出，又何常規規於古，以求其似也哉！又或以不壽爲先生惜，不知身壽不過百年，而立言不朽，傳之歷千百世，何可以修短論也。且夫遇合有數，顯晦有時，先生是集以卷帙缺佚，不獲遍傳海內，幾如豐城寶劍，埋沒久矣，得菘圃重鋟，人手其編，家購其集，則其傳益顯且廣也。抑余於菘圃有厚望焉，其益仰承家學，以紹前徽，則不惟傳公之詩文，而更能傳公之志，菘圃勉乎哉！敕授文林郎知湖北通山縣事充壬午乙酉同考官黔陽後學楊兆杏頓首拜跋。

《越縵堂讀書記》 閱《袁中郎全集》，係明季浙中所刻，合詩文共爲四十卷，不分《錦帆》、《解脫》等集名目。公安之派，笑齒已冷，皆謂輕佻纖俗之習，創自石公。今觀其全詩，俚惡者固不免，如唐人「小婢偷紅紙，嬌兒弄白髯」之類，遷流愈下，幾同諧謔，然佳處亦自不乏，靜紬之思，幽雋之語，觸目皆是。中郎一門風雅，出處可觀，其得盛名，良非無故。後人固不可專學此種，而論詩宜平心審定，公是公非，自有千古，不可執其瑕類，因噎廢食，遂至埋沒古人。今爲略采其佳句於此，棄短從長，芟蕪擢秀，可以泯門戶之見矣。孤塔衝人立，寒雲並馬蹄。（《良鄉道中憶弟》）侍兒偎火語，黠鼠背鐙行。（《宿涿州》）縱心搜樂事，信口釋羣書。（《任意吟》）好花營地種，熟鳥認枝栖。（《和江進之寒山詩》）檀烟熏睡犬，松子食雞雛。（《初夏同江進之坐池臺》）白石連雲煮，青苓帶雨鋤。（《張伯起》）近花安酒臼，避雨約牀書。（《曹以新》）菜香齊吐甲，樹椄欲蒸花。（《嘉興道中》）畫壁屯雲族，紅欄蝕水衣。（《過龍井》）花風香水氣，梅雨潤苔錢。（《得錢字》）茶煙和霧出，鐙影入流青。（《宿落石臺山房》）樹分菱藻月，灘響鷺鷥風。（《飲南池》）愁聽傳事板，懶答問安書。（《病起》）夜蟲親火語，窗鼠觸明迴。（《夜起》）池容通國水，柳散一城風。（《柳浪館月中泛舟》）角杯窮酒事，分帖記花時。（《除夕觀諸公飲》）坐依藤架月，行傍藉塘風。（《月下偶成》）野客團茶社，山僧訪芋田。（《夏五雨不止》）水含蒼蘚色，窗滿碧疇風。（《柳浪雜詠》）曉風棉子落，村院瓦松香。（《和散木韻》）夜雨沈丹竈，秋花蔽井牀。（《再和散木韻》）迎風收栗子，過雨翦花頭。（同上）花紋粘草地，人影散花池。（《九月二日集二聖寺仍用散木韻》）窗啣半嶺日，院鎖一池風。（同上）小榜依蠻市，枯楊卧水祠。（《村居雜題》）坐久衣粘石，人歸雪滿窗。（《和僧韻》）柳繁風絮亂，波淺水芽香。老學耕田法，貧添省事方。（《清明》）酒香知社近，村靜識年豐。（《暑中舟行入村舍》）暮煙慈竹嶺，秋水菊花渠。（《過龍君超新置山莊》）漁樵分氏族，花果認干支。（同上）霞光紅漲壁，水氣綠浮山。（同上）高雲排鶴路，怒沫響魚梁。

(同上)塞泉鳴廢圃，鄰月影高幢。(《夜話清梵閣》)風傳初稻信，雨應熱海潮。(《夏日泛舟便河》)山連內史宅，水到賀公門。(《送周觀國還會稽》)沙平晴獻雪，樹老夜屯風。(《江上》)白波吹日上，粉堞映江開。(《郊外小集》)一漚涼石底，萬戶枕泉聲。(《過荆門觀蒙惠泉》)獵蹄晴捲雪，高隼怒盤風。(《鄴城道》)山烟隨澗出，松火隔林香。(《雪中投宿棲隱寺》)暮風欹鳥翮，春水玩魚竟可焚棄。朱氏《明詩綜》亦謂其才情爛漫，無復持擇，頗錄取其佳者，而所紋。(《游赤壁》)鑿曲添魚舍，芟枝減鶴棲。(《柳浪館雜詠》)橘皮消酒氣，栗登太狹，遺落甚多。後人有讀予是編者，可以想其閒靜高淡之概，亦煩俗中尾亂書牀。(《小集吳嗣仙齋頭》)夢寒孤渚雪，茶響一鑪風。(《揚州舟中晨一服清涼散也。咸豐辛酉九月初七日。

起》)方言從事譯，山景隸人知。廨舍巢鸚母，鄉田貢荔枝。(《送洪子崖之歸

化縣》)廢楊穿竹嶼，小舫載茶烟。(《登蘇門山泛舟百泉》)馬顧橫橋水，僧歸

別路松。(《書所見》)故宮秋草裏，小邑水聲間。(《過華清宮》)異沙千種色，

密雨一湖泉。(《再泛百泉》)菊殘將入枕，棉老漸裝衣。(《九月登高二聖寺》)

鹿皮充卧具，鵲尾薦經牀。(《張幼于》)問方醫病竹，郵水泛春茶。(《雙林寺

逢本上人》)譜石增新樣，和香覓舊方。(《雨中過王官谷香光林》)樹頭懸笠子，

經背寫花方。(《瀟湘舟中別某禪人》)負暄梳敗髮，發篋理殘篇。(《病起偶

題》)飢鳥共分香積米，落花常足道人薪。(《遊虎跑泉》)山水情多長愛畫，旃

蘭氣少亦清人。(《齋中偶題》)破嬾始知經有味，送眠微覺酒多情。(同上)研

酒和來香泛帖，瓶花吹落濕沾書。(《戊戌初度》)買鐙聊復觀兒女，弄筆粗能

遣歲時。(《十六夜和三弟》)公亭客過開生釀，石室僧來判種花。(《送夾山舅

令太原》)花前屢泛擯愁酒，架上聊存引睡書。(《和江進之雜咏》)坐客始聞烹

水法，高人時有乞花書。(《雨中坐方平弟旃檀館即事》)幾回寺裏尋花去，獨

自江頭看水還。(《初正偶題》)柳態美如新櫛髮，山容親似遠歸人。(《久雪忽

晴喜而有作》)風信暖寒觀樹色，藥苗深淺記竿痕。(《花朝和坡公韻》)松下壓

槽經月醉，花間彈局一杯香。(《和萃芳館主人魯印齋韻》)盡日竹烟消酒去，

有時鶯語入簾長。春塘雨過波紋亂，花塢風回蝶翅香。(同上)桐葉煙中遮去

艇，麥苗風裏散行人。(《雨中集龔名世平遠樓》)蓮葉漏中傾研汁，木查花底

讀方書。叢筠傍屋多藏鳥，小市通江易得魚。(《四弟旃檀館即事》)細雨小添

澆藥水，落花時逐渡溪風。(《謝于楚陶孝若見訪柳浪》)全栽芝菊爲疆界，畫

寫雲嵐入券書。(《託龍君超爲覓仙源隱居》)桐陰恰好當窗覆，柳色終宜近水

看。(《郊外水亭小集》)拾翠女來虛檻外，分蔬人立小畦中。(同上)近日彈章

中貴少，一時謫籍楚人多。(《贈人》)幾年夜雨慈恩寺，十度春風奈子花。

袁中道《解脫集序》 兄中郎，長予兩歲，少相友愛。兒時同讀書村之杜家莊上，講誦之暇，私相商榷，至今思之，頗多異語。稍長，移居城中，修治城南別業，偕余與四五友人，遊息是處。語言奇詭，興致高逸。每至月明之夜，相對清言，間及生死，泫然欲涕，慷慨欷歔，坐而達旦。終不欲無所就，乃刻意藝文，計如俗所云不朽者。上自漢魏，下及三唐，隨體模擬，無不立肖。自謂非其至者，不深好焉。公車之後，乃學神仙。偶有異人傳示要領，勤行未久，尋亦罷去。及我大兄休沐南歸，心情甚適。山川之奇，已相發後，研精道妙，目無邪視，耳無亂聽，夢醒相禪，不離參求。每於稠人之中，如顛如狂，如愚如癡。五六年間，大有所契，得廣長舌，縱橫無礙。偶然執筆，如水東注。既解官吳會，於時塵境乍離，心情甚適。山川之奇，已相發揮；朋友之緣，亦既湊和。游覽多暇，一以文字爲佛事。山情水性，花容石貌，微言玄旨，嘻語謔辭，口能如心，筆又如口。行間既久，遂以成書。余以濩落，依之眞州，相見頃刻，出所吟咏，捧讀未竟，大叫欲舞，作而笑曰：高者我不能言，其次我所欲言，格外之論我不敢言。與兄相別未久，胡遽至此！彼文人彫刻剪鏤，寧不爛熳，豈知造物天然，色色皆新，春風吹而今昔，但精光不磨，自可垂百草生，陽和至而萬卉芳哉！夫文章之道，本無今昔，但精光不磨，自可垂後。唐宋於今，代有宗匠。隆(當作降)及弘嘉之間，有縉紳先生倡言復古，用以救近代固陋繁蕪之習，未爲不可。而剿襲格套，遂成弊端。後有朝官，遞爲標榜，不求意味，惟倣字句，執議甚狹，立論多矜。後生寡識，互相效尤。如人身懷重寶，有借觀者，代之以塊。黃茅白葦，遂遍天下。中郎力矯敝習，大格頹風。昔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亦非謂八代以內，都無才人，但以辭多意寡，雷同已極。昌黎去膚存骨，蕩然一洗，號謂功多。今之整刷，何以異此。中郎位卑名輕，人心不虛，未必能信。昔鍾士季年少時，常作一紙

書與人，云是阮步兵，便字字生意；既知是鍾，謂不足道。又虞訥素輕張率之詩，隨作隨詆；託言沈約，便相嗟稱。耳貴目賤，今古一揆。今篇籍俱在，試虛心讀之，非獨文苑之梯徑，儻亦入道之津梁焉。

江盈科《解脫集引》 中郎以病解官，官解而病亦解，於是浪跡兩浙、新安諸山間，凡數月。還過姑蘇，余晤君江上，奚囊所貯詩凡若干首，自題曰《解脫集》，余愛之不忍去目，因爲序而傳之。序曰：夫人受才不同，故形諸題咏，亦各自別。譬彼蠶絲，黃白抽於腹而繭象焉。若乃會稽野繭，從《江淹集》壁魚化出，繅而爲絲，輒成異錦，此造化偶然靈幻所致，豈出自蠶婦者可概論乎？余觀古工詩之士，其較有三：有正，有奇，有奇之奇。唐杜工部詩宏博精鍊，如石季倫觴客，俎饌餚核，不離世品，而麟脯鳳炙，間出天下所未嘗之味，此夫正而能奇者也。李青蓮使事不必如杜之核，用書不必如杜之富，而超脫妙絕，飄飄欲仙，泠然如列子御風而行，此夫以奇爲奇者也。至於長吉，事不必宇宙有，語不必世人解，信口矢音，突兀怪特，如海天蜃市，瓊樓玉宇，人物飛走之狀，若有若無，若滅若沒，此夫不名爲正，不名爲奇，直奇之奇者乎！蓋有唐三百年一人而已。中郎爲詩，最耻模擬。其於長吉，非必有心學之，第余觀其突兀怪特之處，不可謂非今之長吉，蓋亦明二百餘年所僅見。吁，異才哉！故觀會稽之繭不從桑婦來，而知人有異才，猶蠶有異絲，若中郎是已。世人習於詩套，或不盡厭君作，以爲非古。嗚呼，牛鬼蛇神，長吉不免後世之口，何況君焉！然而長吉終不失爲一代異才。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此論詩之概也。

又《解脫集二序》 中郎還自武林，示余《解脫集》凡二卷，皆諸體詩也。余爲序而傳之。無何，君渡江僑寓眞州，郵致後二卷示余，則其浪游時所撰山水記，與夫朋儕往復諸尺牘云。余每讀一章，未嘗不欣然頤解，甚或跳躍叫嘯不自持。噫，甚矣，中郎言語妙天下也！夫近代文人紀游之作，無慮千數，大抵叙述山川雲水亭榭草木古蹟而已，若志乘然。中郎所叙佳山水，並其喜怒動靜之性，無不描畫如生。譬之寫照，他人貌皮膚，君貌神情。若夫尺牘，一言一字，皆心所欲言，信筆直書，種種入妙。余觀李陵答蘇武一書，悲憤激烈，千載而下，讀之尚爲扼腕。嵇中散《絶交書》，寫出懶慢箕倨之態，至今如親見其人。蓋其情眞而境實，揭肺肝示人，人之見之，無不感動。中郎諸牘，多者數百言，總之自眞情實境流出，與嵇、李下筆，其行也，友人方子公稍稍裒次，付諸梓，問題於君，君自標曰《錦帆集》。蓋

不佞嘗詣吳署謁君，君指此水驕余曰：「是錦帆涇也，吳王霸業之餘，我乃得撫而有之，不亦快哉！」而其實，君鞅掌簿書，飡沐幾廢，勞與余等。余因嘆曰：同一錦帆涇耳，當吳王之時，滿船簫鼓，及吳令之身，兩部鞭箠；吳王用之，紅妝綠娥，左歌右弦；吳令御之，疲民瘵黎，朝拊暮煦。昔何以樂，今何以苦？丈夫七尺相肖，胡所遭之苦樂頓異乃爾！雖然，人生有涯，苦樂有窮，惟山水爲無盡。操有窮之具，游無盡之間，而能與之俱不朽者，其惟文章乎？君詩詞暨雜著載在茲編者，大端機自己出，思從底抽，摭景眼前，運精象外，取而讀之，言言字字，無不欲飛，眞令人手舞足蹈而不覺者。嗟嗟！後霸業而盡者此水乎！與此水而俱無盡者茲集乎！夫君齒最少，異日名山之業，未可涯涘，乃錦帆獨托茲集以傳，倘亦吳王有知，乞靈中郎之筆，不靳西施爲君捧硯，而令掞藻見奇有如是耶？余所莅治百花洲在其前，而余日沾沾刑名簿書，不能有所題咏撰著，俾此洲託以傳也，則百花洲之遭不逮茲涇遠矣。假使西施有靈，問江郎夢中筆安在，不佞無辭置對矣。

虞淳熙《解脫集題詞》（存目）

錢希言《錦帆集序》（存目）

曾可前《瓶花齋集序》 石公《瓶史》，以諧謔爲文章，余讀而好之，謂不復有張功甫矣。頃又示余《瓶花齋集》。瓶可以史，復可以文，可以詩，瓶何物事，乃能發石公奧心如許耶？石公深於禪，故能悟文若詩之指於教外。予不能參石公禪，而猥欲安其文，陋也，然而於石公有窺也。石公居嘗語友人：「文必摹秦、漢，詩必襲杜陵，此自世儒大病。夫人自有眞面目，謂學文者必四乳，學孔者必河目隆顙，無學久矣。彼古之人，又何所沿而成耶？」斯言出，疑信參半，其信者遂亦謂石公自爲文若詩焉耳。余獨謂石公之文從秦、漢出，石公之詩善學老杜者。昔人稱遷史文，極其酒肆帳簿無不可點化；而眉山長公，嘻笑怒罵，無非文章。石公妙得此解，隨所耳目，俱可書誦。今讀其文，無一字不肖長公，無一字勦長公，亦猶長公之於秦、漢。譬諸醍醐酥酪，而食者不覺醍醐之即酥酪也。故謂石公法秦、漢可也。其於詩，復自出機軸，上不爲李、杜，中不爲中晚，下不爲近世王、李諸家，然余味石公詩，而賀奇、仝僻、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殆無不有。夫奇僻寒瘦輕俗數者，亦杜有也，俗儒直取其高聲壯語，以爲眞杜，愈近愈遠，徒令識者嘔噦。而石公以有激力矯之，寧以病病，不欲以不病病，故知石公深於學杜者，乃所爲眞杜也。或者曰，間道取勝，恐勝大家。不知少陵初出，取其升於亭下，出《桃源詠》四十餘章視余，其詩語翩翩欲僊，大脫楚歌猛厲氣習，

沈淮《桃源詠引》（存目）

曹蕃《桃源詠跋》 往中郎居長安時，每向余誇楚州之澧，宛如桃花源上，儘堪避世。余遂從中郎譚寓內勝境，如石投水也，竟日忘倦。客間常從中郎譚詩，中郎之爲詩，瑜者十居八九，而瑕者亦不能無一二。詞家爭賞其瑜，而中郎顧自負其瑕。余愛中郎之瑕，甚於中郎之自愛其瑕也。暨中郎請休沐歸楚，余亦還吳，絕無音耗。第傳中郎據柳浪以自適也，心殊妬之，遂築垂露亭於斷橋之堤，將藉緋桃綠柳洗濯塵心，冀與中郎稱勍敵。適遇新安潘景

令愁者讀之而快，憤者讀之而舒，泣途窮、悲路歧者讀之，如履康莊而就平陸，寧止癒頭痛已邪！與千年前《離騷》氏、《孤憤》語各占一奇，毋容觭重。余嘗欲遡江、漢而作楚游，恐遇上官、子蘭輩，益增憂讒畏譏之感。今幸有柳浪主人在，則披一蓑，戴一笠，首向漁郎問津者，必曹生矣。綠蘿已萎，詞壇寂寞，恐中郎避地轉深，不容桃花瓣從谿水中流出，如何如何！萬曆乙巳九月下浣，華亭介人曹蕃題。

聞啓祥《華嵩遊草引》　夏六月，家弟彥國自凌巨先所得袁中郎先生《華嵩遊草》一帙，歸時夜將半，躍起呼燈讀之，見記中所述山川險削之形，攀躡顛危之狀，歷歷如現目前，恍然攝我羣峰絶頂，與諸公性命同在呼吸間，魂悸股栗，寒颸襲人，不自知此身猶在喧埃三伏中也。噫，文之能移情也，蓋至此乎！蘇長公云：「吾生平無快意事，惟作文章任筆曲折，無不盡意。世間樂事無踰於此。」若先生者，眞足以當之矣。客曰：「較《解脱》等集何如？」予曰：「差不同。譬之於畫，西湖、天目、虎丘諸記，略加點綴，風趣盎然，是徐熙寫生筆。至盤山、桃源及華嵩諸記，則鏤心劃骨，肖貌肖神，儼然吳道子畫地獄變相手矣。致雖不同，其爲可傳一也。」

湯顯祖《答袁中郎銓部》（存目）

又《與朱朱陵》（存目）

袁中道《書雪照存中郎花源詩草冊後》　甲辰夏，中郎偕雪照、冷雲、寒灰諸衲及予，避暑山村，凡兩月餘，松林荷池，聚首話言，爲生平第一快事。入秋，中郎偕諸衲走德山、桃源，予走黄山。初冬復聚柳浪，發篋見其遊程詩記，傅冶秀媚之極，不惟讀之有聲，覽之有色，而且嗅之有香，較前諸作更進一格。蓋花源以前，詩傷俚質，此後神理粉澤合併而出，文詞亦然。今底稿具存，數數改易，非信筆便成者，良工苦心，未易可測。追思當日舊侶，目前惟雪師與予在耳，展玩一過，不覺腸痛。若夫字類松枝，媚氣盡絶，亦甚可喜，置之金粟社中，永與貝葉共垂不朽，尤此冊之幸也。

又《蔡不瑕詩序》　昔吾先兄中郎，其詩得唐人之神，新奇似中唐，谿刻處似晚唐，而盛唐之渾含尚未也。自嵩華歸來，始云吾近日稍知作詩。天假以年，蓋浸浸乎未有涯也。今人好中郎之詩者忘其疵，而疵中郎之詩者揜其美，皆過矣。

又《吳表海先生詩序》　先兄中郎之詩若文，不取程於世匠，而獨抒新意。其實得唐人之神，非另創也。然學之者，往往失之。蓋中郎別有靈源，故出之無大無小，皆具冷然之致。近時惟成安吳表海先生，初學歷下諸公之詩，一語不肖者。久而厭之，偶見中郎詩，嘆曰：「此實先獲我心！」遂棄去舊習，盡抒其意之所欲言，采中郎之意，而變化之。夫抒其意之所欲言，亦已近之。盛唐之合者不數人，人不數首，而況中晚乎？才人致士，情有所必宣，景有所必寫，倒困而出之，若決河放溜，猶恨口窄腕遲，而不能盡吾意也。而彳亍，而囁嚅，以效先人之顰步，而博目前庸流之譽，果何爲者？予觀表海先生郢中詩，及近日捶鈎諸作，是眞能抒其意所欲言者。顧情境有所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者，即《三百篇》不多得也，漢魏《十九首》庶幾必達，亦有所必汰，如江發岷山，萬派千流以赴峽；而峽山常束而堤之，使無旁溢。故先生之詩，雖不盡受法於三唐，而亦不濫觴於宋元，所謂採中郎之意，而變化之者此也。嗟乎，先生與中郎之同者，豈獨詩哉！中郎神情超卓，不受世之纏糾。而先生亦頡頏於世，獨往獨來，不與俗爲俯仰。此其骨同也。中郎去吳時皆貸而後裝，而先生自居官以來，守其素業，其去郢也，蕭然無異寒士。此其操同也。中郎少有陵霞之致，雖圭組中，亦戀蒼壁清泉。而先生所至，登山臨水，飛蓋躡屐，醉墨淋漓。此其趣同也。有此三者，其發源處，已如水乳之合矣，豈獨詩哉！天奪中郎，不予之下壽，使之登峰造極；而先生來祉方新。古人云：「人不可以無年。」則先予辱先生國士之知，讀近作欣然有會於心，故僭爲之引。

又《報伯修兄》（存目）

又《遊居柿錄》卷九　袁無涯作別，覓予詩文入梓。予曰：「方抱病，未能料理。」惟以中郎未刻諸書付之，且囑其訂正，如書坊中《狂言》等，俱係譌書，見之欲嘔，而今皆收集中，殊可恨。總之中郎所著書，始有《敝篋集》，乃作諸生、孝廉及初登第時作也；繼有《錦帆集》，令吳門作也；繼有《解脱集》，吳門解官，與陶石簣諸公遊吳、越諸山作也；繼有《廣陵集》，棄吳令改教，暫攜妻子寓儀眞作也；繼有《瓶花集》，則爲京兆，授爲太學，補儀曹時作也；繼有《瀟碧堂集》，則六年高卧柳浪湖作也；繼有《破硯齋集》，則再補儀曹時作也；繼有《華嵩遊草》，則官吏部，典試秦中往返作也。蓋自秦

中歸，爲明年庚戌，而先生逝矣。其存稿可一冊，中有奏疏數首，因裒集付無涯。其他選校之書，若《宗鏡錄》，若刪定《六祖壇經》，若韓、歐、蘇三大家詩文，《西方合論》，或已刻，或尚留於家，此外無餘矣。先生詩文，如《錦帆》、《解脫》，意在破人之縛執，故時有遊戲語，蓋其才高膽大，無心於世之毀譽，聊以舒其意之所欲言耳，然其後亦漸趨謹嚴。其論政論學，雜出於山容水態之中，皆剔膚見骨。至《華嵩》諸作，布格造語，巧奪造化，眞非人力也。若尚留在世三十年，不知爲宇宙開拓多少心胸，闢多少乾坤，開多少眼目，點綴多少烟波。恐亦造化妬人，不肯發洩太盡耳。世之大人先生，好古而卑今，賤耳而貴目，不虛心盡讀其書，而毛舉一二謔笑之語，便以爲病。此輩見人一善，如箭攢心，又何足道。顧世間自有一種慧人，愛而傳之。猪揩金山，轉益其明，非虛語也。付無涯以中郎遺籍後，不覺娓娓若此，亦有所感矣。

又 無涯曰：「聞中郎先生尚有譚性命之書五十餘卷，不知何在？」予曰：「未有見。中郎先生片紙隻字，皆有一段精光，惟恐不存，豈有書至五十餘卷，而聽其散佚者乎？我與中郎形影不離，設有之，豈不經予眼及諸開士與其兒子眼耶？中間與人書牘，信筆寫去，一時不存稿者有之；或前後意見不存，自覺不相照應，而刪去者有之。遂據以爲有遺書，未可也。」無涯曰：「然。先生若有此書，豈不以相授，而作帳中之祕耶？」遂別去。

鐘惺《跋袁中郎書》 詩文取法古人，凡古人詩文流傳於鈔寫刻印者，皆古人精神所寄也。至於書欲法古，則非墨蹟舊搨，古人精神不在焉。今墨蹟舊搨存者有幾？因思高趣人往往以意作書，不復法古，以無古可法耳。無古可法，故不若直寫高趣人之意，猶愈於法古之僞者。余請以袁中郎之書實之。夫世間技藝不一，從器具出者有巧拙，從筆墨出者有雅俗。巧拙可強，雅俗不可強也。中郎沒才十餘年，其書又不工，今展卷深思，若千百年古物乍見於世，是何故？請與書家參之。

單思恭《續文士贊・袁宏道》 中郎俊人，舌鋒莫當。俊語辨博，痛罵李王。人取我棄，別有酌量。而一二淺人，輒欲分袁氏之末光。狂言沾沾，強冒中郎，曰：嘻，此妄語耳，誰謂其狂。且其曷不觀中郎之《華嵩游記》，與夫《瓶史》、《廣莊》？

《詩源辯體》卷三五 袁中郎論詩，於《雪濤閣》、《涉江詩》、《小修詩》、《同適稿》諸敘洎諸尺牘，其說爲多。其論騷、雅之變，至於歐、蘇，無甚乖謬。至論國朝諸公，惡其法古。於汪、王論詩，謂爲「雜毒入人」。故一入正格，即爲詆斥，稍就偏奇，無不稱賞。於吳中極貶昌穀、元美，而進吳文定、王文恪、沈石田、唐伯虎諸人，以是壓服千古，難矣。予嘗謂：漢、魏、唐人，自創立則長，倣古人則短；國朝人，倣古人則長，自創立則短。論者謂「漢、魏不能爲《三百》，唐人不能爲漢、魏，李、杜諸公無古樂府」，既不識通變之道；謂「國朝人多法古人，不能自創自立」，此又論高而見淺，志遠而識疎耳。胡元瑞云：「詩至於唐而格備，至於絕而體窮。故宋人不得不變而之詞，元人不得不變而之曲。明不致工於作，而致工於述；不求多於專門，而求多於具體。」此論千古不易。

又 袁中郎論詩，其最背戾者，如叙梅子馬詩，云：「子馬謂：『往余爲詩，一時騷士爭推轂，今則皆戟手詈余矣。』余曰：『是公詩進。』」叙小修詩，云：「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然余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爲恨。」《與張幼于書》云：「公謂僕詩亦似唐人。」「然幼于之所取者，皆僕似唐之詩，非僕得意詩也。」「近日湖上諸作，尤覺穢雜，去唐愈遠，然愈自得意。」《與友人論時文》云：「公所謂古文者，至今日而敝極矣。不詩矣。獨博士家言，猶有可取。優於漢謂之文，不文矣；奴於唐謂之詩，不其體無沿襲，其詞必極才之所至，其調年變而月不同，手眼各出，機軸亦異。以彼較此，孰傳而孰不可傳也？」此言一出，遂使狂妄不識痛癢之人，咸欲匠心自得，惡同喜異，於是鹵莽、淺稚、怪僻、奇邪，靡不競進，而雅道喪矣。又凡於今人體製、聲調類古者，謂非眞詩，而鹵莽、奇邪者，反以爲眞；若是，則凡以古人自繩者，皆非君子，而縱情所欲、放僻邪侈者，反爲君子也。又言「平生最不喜面熟人」，則父母兄弟妻子皆所當棄，而惟魑魅是與耳。至言：「老子欲死聖人，莊生譏毀孔子，然至今其書不廢。荀卿言性惡，亦得與《孟子》同傳。」彼既甘以老、莊、荀卿自喻，則亦自知非正論矣，又何辯焉！黃錫余謂「中郎癡癖似李卓吾」，得之。（與前鄒彥吉《蕉雪林詩序》一則參看。）

又 詩至韓、白、歐、蘇，可稱大變。然其論則無不正者，蓋四子識見、學力實皆凌跨百代，但以其才大不能束縛，故不得不然。袁中郎詩，奇詭者勿論，即成家者，不足爲四子臣僕，乃敢立論爾爾，詩道罪人，當以中郎

爲首。

《因樹屋書影》卷一　袁石公典試秦中後，頗自悔其少作，詩文皆粹然一出於正。死時年僅四十有四。防風茅止生爲刻其遺稿於秣陵，此稿實勝於公舊刻。止生一序，亦極確當，略無諱於石公。予舊藏一冊，沒於大梁，今再覓之，既不可得，而止生原序，《石民集》中又不載，不知何故。近見石公全集，間有收入者，然終不能備，亦不如單行之爲愈。

袁照《袁石公遺事錄》（存目）

《靜志居詩話》卷一六　予於中郎，盡汰其鄙俚之作，存其稍用意者，對之可以刮目矣。

《龍性堂詩話初集》　袁中郎詩集幾千首，矯枉初盛，終落元白後塵。

又續集　袁小修云：「作詩不外情景，情雖無所不寫，而亦有不必寫之情；景雖無所不收，而亦有不必收之景。中郎矯歷下之拘，多抒其意中之所欲言，而刊去套語，間入俚易。」誠哉是言！使中郎而在，當爲稽首。

又　袁小修評中郎《錦帆》、《解脫》二集：「間有率易遊戲語，快爽之極，浮而不沉；情景太眞，近而不遠。」此語直抉出香山逗漏處，何況中郎耶？

《柳亭詩話》卷三　《竹枝》爲巴渝之曲，劉賓客特擅其長，以俚詞而入雅調，別有一種風格。自唐以來，未易枚舉。元則鐵崖，明則中郎，駸駸乎有積薪之嘆矣。《柳枝》亦《竹枝》之類，但《竹枝》，人多作拗體。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七九　《藕居士詩話》曰：袁中郎力糾明詩，藝林咸允，《十集》出，幾於紙貴。務去陳言，力驅剽竊，殊爲有功詩道。其謂不襲前人一字一意，恐未盡然。略舉一二，如「庖人供薄餅，稚子獻香梨」，襄陽有「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倦來看洗馬」，老杜有「晚涼看洗馬」。「感郎千金顧」，古詩有「感郎千金意」。「去日翟公猶有客，到來潘岳已無花」，鐵女有「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珠簾欲度聞仙語」，佺期有「經聲欲度聞天語」。「古屋畫龍蛇」。「東風吹綻紅亭草」、「東風吹暖婁江樹」，唐人有「東風吹綠瀛洲草」。「文雅王元美，清夷孫太初」，即老杜之「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也。「六朝舊事殘鐘外」，即楊載之「六朝舊恨斜陽外」也。大約此等偶襲古，亦不避。《三百篇》亦有之，不足爲病。劉玉受云：初讀袁集，酷愛之。徐覺其玩世語多，老婆心少。此是大根權機，政不必作婆子氣。旨哉！

又　吳旦生曰：當循聲溯影之時，堆垛成風，中郎起而闢之，灑灑蕩蕩，眼膜頓洗，正不可少此打猛諢出也。其自謂不襲，與必欲指其襲，皆是習氣未除。要之詩人工拙，全不在此，亦觀其大段若何耳。余最愛中郎《別百穀》一律云：「河上清霜雁字斜，西風匹馬又天涯。錦帆涇繞郎官舍，冠子橋通處士家。好事每供梅月水，清齋長試穀前茶。東鄰不是無姝子，眼底何人解浣紗。」清疏絕俗，無半點煙火，中郎與百穀身分俱出。

《明詩紀事》庚籤卷五陳田按　中郎才調殊絕，《錦帆》、《解脫》不離綺語，《瀟碧》、《破研》自矜擺脫塵囂，獨臻妙境。譬之么絃側調，可以適獨坐，不可以登清廟明堂。至《狂言》等作，幾於下里之曲矣。

陸雲龍《敘袁中郎先生小品》　中郎敘《會心集》，大有取於趣。小修稱中郎詩文云率眞。率眞則性靈現，性靈現則趣生。即其不受一官束縛，正不蔽其趣，不抑其性靈處。夫士梏棬其己以比時，祇博一官，至不受官制，必解脫後快，更何事得轉移哉！衝口信手，具寫其中郎，中郎遂自成一中郎矣。然趣近於諧，諧則韻欲其遠，致欲其逸，意欲其妍，語不欲其沓拖，故予更有取於小品。壬申日南至，錢塘陸雲龍雨侯甫題。

費元祿《讀袁石公先生瓶史》　斷柿瓶花洽野襟，蕭然朝市亦山林。但將韻士佳人賞，不受寒風暑雨侵。竹榻孤燈枝俏俏，桂窗斜月影沉沉。齋中卧雪無人到，一卷新書對石琴。

李日華《袁中郎廣莊序》　莊生拯世，非忘世。其爲書求入世，非求出世也。觀夫投發硎之刃，意在游虛；運斲鼻之斤，必先存質；大瓠濩落，則泛江湖；壽木不材，因資休蔭；鶯鵬俱奮，並得其翔；羊蟻偶遭，兩釋其意。儻所謂物物自賦，休於天鈞者非耶？若其敷撝宏衍，撰結詭麗，譏笑狎出，詼劇恣行，提弄古皇，姍戲聖哲，則生固已自言之，世湛濁而不可與莊語，故以奇文曲說中人之心，亦良苦矣。讀《莊》者每持狹劣之見，震眩自喪於閃譎無涯之波辨，故瞶者瞠目，拘者掉臂，浮者泛醍，沉者醉粕，又孰知夫逍遙理解齊物天籟，要於德符帝應，以仍其世於人間，固禮樂詩書之神杼，而端冕委佩者之一噓一欠也。楚袁中郎之《廣莊》，非廣《莊》也，廣讀《莊》者之狹劣不能自濟於閃譎無涯之波辨者也。涉江湖者，濤頭白則五采無主，客爲陳說滄瀛溟澥沃天濺日之勢，而後稍定，此以廣濟廣之說也。吾輩膠黏糾纏於文墨議論，幾喪其故，安可無是泰神之書，以自拯而拯世，則漆園一杯，

願與中郎共之。

分論

《古荆篇》《皇明詩選》卷六：卧子曰：石公才情，本自流麗，此篇似刺江陵公作。舒章曰：中郎淺俗，有元白之風。此詩彷彿初唐，鍾、譚猶未望見。轅文曰：筆意妍美。

《青樓曲》《明詩歸》卷五：鍾云：青樓、無題等詩，容易墮入中、晚，然不中、晚，而風趣不透露，故傷尖、傷巧、傷薄者有之。此詩風趣透露，雖亦近乎中、晚，却無尖、巧、薄之態，自是六朝品格，細玩自知。

《紫騮馬》《明詩評選》卷一：一意不亂，亦不窮盡。東坡、放翁庫中，初無此寶刀。

《道傍柳》《明詩歸》卷五：譚云：不濃不淡，不淺不深，可稱當家。

《門有車馬客行》《明詩評選》卷一：石公自謂不失作者之意，洵然。非獨意不失，體亦不失也。石公工遣句，而不謀篇，此抑以謀篇居勝。

《登華》《明詩評選》卷六：眞劉播州，白尚不能，勿論蘇矣。

《虎丘》《明詩評選》卷七：中郎詩以鄭重爲佳，不患其沉滯也。

《坐王章甫水明樓》《明詩評選》卷六：放不逸，別不掉。

《乙巳元日》《明詩評選》卷六：「東風緺緺澹微溫」，非初唐人不能，世人漫云公安，知此爲何等心情否？

《送陶孝若諭祁門》《柳亭詩話》卷六：「小史髭皆皓，隣齋耳未聰。」「山鳥呼閒客，奇峰禮上公。」苜蓿寒氈，描摹絕倒。

《送龍君超還武陵》《明詩評選》卷六：看他人詩，於率處觀豐神，石公不然，正當於琢者觀之。

《擬官詞二首》一《明詩評選》卷八：靜中麗景，自然不是春閨詞。四句從何處得，一片用意甚密。曾退如、雷何思以疎放學中郎，何怪失之，況江進之之粗糲。

又二《明詩評選》卷八：較王仲初「桃花結子」之作更爲深遠。

《梨花初月夜》《明詩評選》卷八：深熨，必非白、蘇所及，故知中郎不從白、蘇入也。

《桃花流水引》《明詩評選》卷八：遊仙詩無俯仰意，即道士鈴鼓中物耳。此正得景純三昧。

《宿朱仙鎮》《明詩評選》卷八：意亦但此，乃爾傷心刺骨，誰謂不以言哉！

《文漪堂記》《明文遠》：風行水上，自然成文，勘出至理，不煩斧鑿，然自有驚濤澎湃之奇。《明文霱》卷一〇：將今古文章盡作水觀，洄伏瀺灂，使我不勝望洋之嘆。

《遊麗山記》《明文遠》：節短而聲甚長，勝致遙情，俯仰千古。

《遊蘇門山百泉記》《明文霱》卷一〇：快然于心手之間，喉吻如琉璃。

《徐文長傳》《明文霱》卷一二：牢騷憤激，不勝拊膺擊筑之悲。

《與湯義仍》《古今小品》卷三：高着眼，寬着肚皮，畢竟耐不得。

《與王孟晉》《古今小品》卷三：實理實事，實情實話。

《與陳志寰書》《古今小品》卷三：正說倒說縱橫自在，實從苦參得來。

《竹枝》（東街晴雪未消泥）《古今詞統》卷二：（「乍時」句）妙過「笑啼俱不敢」。

又（船上女兒畫春蛾）《古今詞統》卷二：（「雲冠」句）「戴矸光帽，舞山香一曲」，不過如此。

《竹枝詞》（一溪才順一溪灣）《明詩評選》卷八：大有包括。

《仙家竹枝》（掃斷紅霞陌上塵）《古今詞統》卷二：插身淨丑場，演作天魔戲，是中郎本色。

又（澆盡銀灣水作田）《古今詞統》卷二：正恐罰守天廁耳。

《柳枝》（江南柳絮已紛飛）《古今詞統》卷二：北遲南早，梅柳不嫌同辭。《明詩評選》卷八：謂之有託，佳。謂之無託，尤佳。無託者正可令人不然，正當於琢者觀之。

《和宏萃芳館主人魯印山韻》《明詩評選》卷六：中郎詩以己才學白、蘇，非從白、蘇入也。李、何、王、李，俱有從入，舍其從入，即無自位。鍾、譚無自位，亦無從入，暗靠元、白、孟、賈、陳無已、黃魯直作骨子，而顯則相叛，故三變之中，鍾、譚爲尤劣，心之不臧，其殆婢者之竊也。中郎若不夭，伯敬終不敢自矜，看破底裏，只資其一噱而已。三百年來以詩登壇者，皆不能作句。中郎之病，病不能謀篇，至於作句，固其所長，灑落出

卸，如白鷗浴水，才一振羽，即絲毫不掛。李、何、王、李、鍾、譚皆所不能也。謀篇天人合用，作句以用天爲主，天既嗇之，言擬議則熟爛不堪，言性靈則拙澀無狀。即在中郎派中，如陶石簣、黃平倩，皆墮此兩種惡道，而陰竊陽叛之竟陵，又可知也。中郎舍王李而歸白蘇，亦其興會之偶然，不與開帳登壇爭名聞利養者志同趣合。弇州以詩求名，友夏以詩求利，受天雖豐，且或奪之，而況其本嗇乎？王李籠罩天下，無一好手敢於立異，中郎以天姿迥出，不受其彈壓，一時俗目駭所未見，遂推爲廓清之主，實則中郎初非創獲，往往得佳句，正與袁海客、李懷麓、王百穀相出入耳。鍾、譚全不知中郎落處，亦謂中郎爲創，遂曰彼可創我亦可創，創而爲腐、爲尖、爲鈍、爲賤，亦皆創也，而竟陵成矣。觀中郎詩者知此：既不容驚以爲異而辟之，亦無可推以爲奇而宗之，舍其歸於白蘇者，而取其與袁海客、李懷麓、王百穀相出入者，則中郎之自位見，而亦烏可不許之詩人哉！詩莫不賤於用字，自漢魏至宋元，以及成弘，雖惡劣之尤，亦不屑此。王李出而後用字之事興，用字不可謂魔，只是亡賴偏方下邑劣措大賴歲考捷徑耳。王李則有萬里、千山、雄風、浩氣、中原、白雪、黃金、紫氣等字，鍾、譚則有歸、懷，遇、覺、肅、欽、澹、靜、之、乎、其、以、孤、光、太古等字，舍此則王、李、鍾、譚更無可言詩矣。鍾、譚以其數十字之學，而誚王、李數十字之非，此婢妾爭針綫鹽米之智，中郎不屑也。中郎深詆王、李，詆其用字，非詆其所用之字。竟陵不知，但用字之即可詆，而避中郎之所斥，竊師王、李用字之法而別用之，中郎不夭，視此等劣措大作何面孔邪？王、李用字，是王、李劣處；王、李猶不全恃用字以立宗，全恃用字者，王、李門下重儓也。鍾、譚全恃用字，即自標以爲宗，則鍾、譚者，亦王、李之重儓，而不足爲中郎之長鬣，審矣。無回者以公安、竟陵相承而言，公安即以輕俊獲不令之報，亦不宜如此之酷也。

傳記

袁中道《吏部驗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狀》 萬曆庚戌九月初六日，中郎先生卒於家，得年僅四十三。親戚鄉黨如失所怙，中外寒士哭失聲者數十人。

大壑。能爲心師，不師於心；能轉古人，不爲古轉。發爲語言，一一從胸襟流出，蓋天蓋地，如象截急流，雷開蟄戶，浸浸乎其未有涯也。壬辰，舉進士，不仕，復與伯修還故里，家居石浦之上。偕外祖春所龔公，及舅惟學、惟長輩，終日以論學爲樂。當是時，伯修與先生雖於千古不傳之秘，符同水乳，而於應世之跡，微有不同。伯修則謂居人間，當斂其鋒鍔，與世抑揚，萬石周愼，爲安親保身之道。而先生則謂鳳凰不與凡鳥共巢，麒麟不共凡馬同櫪，大丈夫當獨往獨來，自舒其逸耳，豈可逐世啼笑，聽人穿鼻絡首！意見各不同如此。已復同伯修與中道遊楚中諸勝。再至龍湖，晤李子。李子語人，謂伯也穩實，仲也英特，皆天下名士也。然至於入微一路，則諄諄望之先生，蓋謂其識力膽力，皆迥絕於世，眞英靈男子，可以擔荷此一事耳。乙未，謁選，爲吳縣令，先生始以其學試之政。人皆謂吳門繁劇，而先生超脫，或足以困先生。乃先生灑然澹然，不言而物自綜，事自集。吳賦甲於天下，猾胥朱紫其籍，莫可致詰，飛灑民間，溢於額。而不知先生一目了然，摘其隱射之條若干，呼猾胥曰：「此何爲者？」胥不敢欺，皆俯首曰弊。凡十餘詰，皆不敢隱，皆俯首曰弊。先生俱置之法，而清額外之征凡巨萬，吳民大悅。又不拆征收之封，惟苛兌者，許民告白之，而以其所贏代輸者爲傾瀉費。上官聞而便之，以其例下諸邑，悉如吳縣。先生機神朗徹，遇一切物態，如鏡取影，即巧幻莫如吳門，而終不得遁。故遁詞恆片語而折，咄嗟獄具，吳人謂之「升米公事」。自非重情，無所罰贖，杖之示懲而已。以故署門酒家蕭條，皆移去。縣胥隸之類，或三四爲曹，共一役，不食縣官，惟借公事漁獵里閭。先生揀其宜用者食之，無所差遣，終日兀坐，不能餬口，皆逃去歸農。有屢投匿名牘者，先生出見縣前占星人，覺黠甚，念必此人也。呼來占星一紙，視手跡與匿名牘無二，訊之立伏。其妙於得情皆此類。先生爲令清次骨，才敏捷甚，一縣大治。宰相申公聞而嘆曰：「二百年來，無此令矣！」居常不發私書，塵覆函數寸。待過客無所闕乏，然亦不甚豐腆。日中蕭然無事，與客酒弈爲歡。曾以勘災出，徧遊洞庭兩山，虎丘、上方，率十餘日一過。期年而政已成。會吳中有天池山之訟，先生意見與當路相左，鬱鬱不樂，遂閉門有拂衣之志。值先生偶病瘧，又家中有書來云詹姑病危。初先生幼失母，育於庶祖母詹姑，戀慕之甚。先生聞此，去志愈決，凡七具牘解官。而當事者才之，不聽。吳民聞其去，駭叫狂走，凡有神佛處，皆懸幡點燈建醮，乞

年，自覺入眞入俗，綽有餘力，而大人亦冀其一出，以結世局。丙午，乃偕

中道入都，補儀曹主事。曹務清簡，蕭然無事，偕諸客文酒賞適。丁未秋，李安人卒於邸，乃以存問蒲圻謝公之便，送柩潞河。歸至中途，得銓部報。先生歸覲封公。以戊申春暮入都，補驗封主事，攝選曹事。猾吏多舞文，屬當急選之期，故事，掣籤時，凡瑣屑事皆曹郎躬爲之，吏無敢近者。一老吏忽排闥而入，曰：「每次大選，例與都吏一二美缺，今有某驛缺已予都吏百金矣，幸以見與。」先生目攝之，叱之出，私念曰：「銓事一至此乎？」時攝銓者，爲少宰楊公時喬，方病卧旅中。先生往問病，私語以猾吏某把持銓政，主事誓爲國家除此大蠹。楊公曰：「吾輩身爲大臣，受制胥吏，切齒久矣。但此輩内結中官，外恃姻黨，設有不測，爲累不淺。愼之愼之！」會猾吏私一姻戚，已罷官，而仍留之，刻報中。先生廉得其故，大憤曰：「如此則銓柄盡歸此輩矣！」時主者擬以疏聞，而後逮治之。先生曰：「此胥吏也，但置之於法，以一知會疏上，則疾雷不及掩耳，雖有奥援，將安用之！」遂如言具疏，而猾吏未知也，入署傲然自如。先生令兩隸持之，曰：「去！送汝入刑部，汝不得活矣！」即時繩之以往。猾吏錯愕不知所爲。已而疏下，竟以欺罔坐重辟。蓋吏部事權，久已旁落吏胥，此輩率長子孫其中，引繩披根，憑藉狐鼠，傳舍堂屬，陰爲把持。稍不可，則興謠造謗，麾之出如振槁，率卑下之以爲常。其主案老吏，司屬少有以疾言厲色加者，至是稍惴惴云。先生始立年終考察書吏之法，疏云：「外官三歲一察，京官六歲一察，又有不時之糾，此輩獨否，則尊崇反在京秩上矣，彼何所畏而不爲惡！故歲終有考察之法，可者留之，不可去之。」疏上，報可，命有司如議行，更立刑具，同於諸曹，不法者，不時撲責。楊公居牀第，聞先生處此猾吏事，蹶起而嘆曰：「此吾所切齒腐心者也，今能如是，吾死瞑目矣！」公病亟，招先生謂之曰：「此中陰氣逼人，借公陽明，來此少壓邪氛耳。」又曰：「吾佐銓四年，未見一實心任事君子，每竊嘆曰：『朝廷之上，如斯而已乎！』今得公矣，國家之福也，惟自愛。」遂逝。其後太宰孫公不必揚，繼主銓政，未熟近日銓規。偶推升教職，有南北中三籤，以便選人，太宰見之，謂郎中薛公芳曰：「銓法惟公，安得分別遠近，隨意規避？今後不必揀地方爲南北爲中，但掣出即是。」薛郎中曰：「此法已上疏，久行多年，實爲穩便。」孫公老，耳微重聽，依稀聞上疏字，曰：「汝與我抗疏爭論乎？我歷事累朝，但知奉行故事而已。今屬官曲意狥情，壞朝廷法，反使堂上官一搖手不得，何其横也！」推案而起。司官皆錯愕不知置對，先生從旁高聲曰：「郎中謂明公大臣，不當親細事，芳爲明公代勞，非有他意也。」孫公色微霽，口誦「不親細事」四字，怒遂解，已謂蕭少宰雲舉曰：「適言不親細事者何人？何沉雅也？」蕭公曰：「此公安袁宏道，名士也。」蓋此後孫公知先生爲大用器，甚重之，部中一切事，稍稍可密用轉移之法矣。己酉，先生主試秦中，試官以避嫌，不過搜求。先生曰：「豈可以一己之功名，忽多士之進取！」故通場皆閱，所取士大半得之落卷中。及出榜，多名士，其錄爲天下第一。先生典試後，與左轄汪公可受，密以道相證，遍遊秦中諸勝，歷中嶽嵩山，登華山絶頂而還。所著遊記及詩，渾厚蘊藉，極一唱三嘆之致，較前諸作，又一格矣。庚戌，中外官例應取者，留京暫受部銜，以候選取。時候行取者七十餘人，以久在邸次，求太宰早題。孫公云：「原疏無『行取』等字，何乃不安其官，遽欲逼迫本部，躐取清華耶！」急命該司取原疏來。疏已失，止得疏稿，上果無「行取」字，止有「聽候選取」四字而已。孫公怒甚，曰：「是以我爲耄也！老夫即具疏治此諸人欺罔之罪！」諸司官力解不得。先生適在火房卧，夢太宰披襤褸衣，匆忙走出，且大招紛紜，甚不宜。」急草一札至孫公處曰：「暫受部銜，乃近日權宜之計，以上久惡言官，得旨甚難，故姑諱行取，以選取代之。今天下事已如轉石拔山，若不委曲通融，事何由濟，惟明公念之！」太宰得札，意始解。先生之善調停，多此類也。先生攝考功事，一時清流，多見拔擢。居吏曹凡二年，偶曹務稍暇，攜二三賓客，出遊城西，以水聲林影相娱。少宰蕭公聞而嘆曰：「他人作吏部，閉門惟恐見客，袁吏部不拒客，客亦不能爲累。此等風流韻致。眞當於古人求之耳。」會考功事竣，遂給假南歸。孫公別時咨嘆，幾欲泣下，念年已老，後不及與共事也。途次，偕中道遊百泉，及遍覽襄中之勝。時公安已爲水嚙，不適有居，先生乃定居江陵沙市。傾囊及市去公安宅，易得一居，欲修葺之，迎養封公其中。治一樓，名曰硯北，取段成式「杯瀝之餘，常居硯北」意也。樓之前作一小樓，凡三層，可望江，名曰捲雪。先生宦況漸冷，有意棲遲，遂定卧遊之計。其學亦日趨平淡。常語中道曰：「吾覺向來精神，未免潑散。近日一意收斂，樓成，每日坐三炷香，收息靜坐。」又曰：「四十以後，置粉黛，縱情慾，便非好消息也。」語多如此，不悉記。然大約悟達以後，不欲廢息業養神事也。至八月中秋後，微動火。九月初五日

晚，尙與姪祈年譚時藝。至初六日早，以血下注不起矣。去若坐化者。哀哉！先生識見爽豁，機用圓妙。有知之者，謂其識如王文成，膽如張江陵，假之以年，天下事終將賴之，而不逮下壽以歿，天下惜之。生平事封公甚孝。兩異母弟安道、寧道，爲封公所愛者，先生居宦時，極力厚之。念母氏少歿，止有一姊一弟，皆有無相共。尤重友誼，憫孤寒，如丘坦買武功爵不給，立解腰中銀帶助之。寒士有覓理天者，卽爲推挽。爲吳令，不取一錢，貸而後裝。居官十九年，不置升合田。生平不見人過，有過輒爲掩蓋。門客有負之者，卒亦善遇之。好山水，喜譚謔。不能酒，最愛人飲酒。意興無日不暢適，未見其一刻皺眉蒿目。居柳浪六年，睡或高歌而醒。好修治小室，排當極有方略。所著詩文：始有《敝篋集》，乃作諸生、孝廉及初登第時作也；繼有《解脫集》，吳門解官，與陶石簣諸公遊吳、越諸山作也；繼有《廣陵集》，棄吳令就教，暫攜妻子寓儀眞作也；繼有《瓶花齋集》，則爲京兆授爲太學助教，及補儀曹時作也；繼有《瀟碧堂集》，則六年高卧柳浪湖作也；繼有《破硯齋集》，則再補儀曹作也；繼有《華嵩游草》，九月初六日，享年僅四十有三。則官吏部、典試秦中往返作也。蓋自秦中歸，爲明年庚戌，而先生逝矣。其存者仍爲二卷外，有批點韓、柳、歐、蘇四大家集、《宗鏡攝錄》、《西方論》、《壇經刪》，皆行於世。先生生于隆慶戊辰之十二月初六日，卒於萬曆庚戌之先生卒。子二：長彭年，嫡出，聘蘇氏，卽蘇御史雲浦惟霖女，蓋中郎逝後，念遺孤而許字之者也。女二：長許聘雲浦第二子，次許聘雲浦弟生員惟霑長子。以萬曆壬子十一月□□日，與李安人合葬於刀環村法華寺之原。弟中道哀傷中直述其事，百不既一，伏惟大君子採而誌之，幸甚！

崇禎《吳縣志》卷三九《宦蹟》

康熙《公安縣志》卷一一《袁宏道傳》（存目）

次弟。萬曆戊子舉鄉試，又四年壬辰成進士。授吳縣知縣，陞禮部主事，改官吏部。己酉，典秦中試。進驗封司郎中。庚戌，請假歸里，卽以是年九月卒，年僅四十有二。公少負才敏，每以長蘇自命，創意爲文，援筆立就，縱送恣宕，致趣天媚，一洗詰曲餖飣之習。爲吳縣日，倡爲觴咏，遍排名流，歷詆往哲，舉當世所奉盤幌而插騷壇者，悉掊而仆之，雖衆怒弗忌也。在陝

明文學部二・袁宏道

闈中，手合諸卷而甲乙之，方分授各房司較丹鉛焉。是科秦中獲雋爲多。所著有《錦帆》、《解脫集》及《敝篋》、《瓶史》、《廣莊》諸集行世。公舊有《公安志》，燬於火，人咸惜之。曾長石云：「中郎爲子瞻後身。廼子瞻不能作三國史，而中郎爲一邑志，豈隔世精靈有增，益其所未備耶？」艾千子謂：「以文爲戲，坡公不免作俑，而袁中郎爲甚。」語雖有間，而中郎之爲子瞻無疑矣。獨異其寄趣聲色，冥心宗典，豈彼法中所謂慧業文人應生天上耶？竟陵鍾子曰：「當天下步趨于鱗時，而中郎力排之，非惡于鱗也，惡其人人而爲于鱗也。人人而爲于鱗，反使于鱗精神面目不顯於天下。李氏功臣，誰有如中郎者哉！」是可以解語中郎之好爲難首者。公有子彭年，崇禎甲戌進士，官禮科給事中。公舊祀吳中名宦，明季祀公安鄉賢，國朝仍存祀典。

《明史・文苑傳四・袁宏道》（存目）

《江南通志・吳縣名宦》（存目）

同治《公安縣志》卷六《袁宏道傳》（存目）

光緒《荊州府志・文苑》（存目）

紀事

袁中道《遊荷葉山居記》（存目）

又《荷葉山房銷夏記》（存目）

又《聽雨堂記》（存目）

又《江進之傳》（存目）

又《捲雪樓記》（存目）

又《硯北樓記》（存目）

又《王天根文序》（存目）

又《書雪照存中郎花源詩草冊後》（存目）

《萬曆野獲編・袁中郎論詩》 邸中偶與袁中郎談詩，其攻王、李頗甚口，而詈于鱗尤苦。予偶舉李《華山》詩，袁卽曰：「『北極風烟還郡國，中原日月自樓臺。』如此胡說，當令兵馬司決臀十下！」余曰：「上句『黃河忽墮三峰下』一句自好，但對稍未稱耳。」袁微頷，亦以爲然。偶案上乃其新詩稿，持問余

曰：「此僕近作，何語爲佳？」予拈其《聞蟬》二語云：「『琴裏高山調，詩中瘦島吟』最工。」並其《鄴中懷古》一聯云：「『殘粉迎新帝，妖魂逐小郎』，用事鎔化，前人未有。但結聯『曹家兄弟好，無乃太淫荒』，忽講道理，近於呆腐。」袁笑謂知音。但渠所最推尊，爲吾浙徐文長，似譽之太過。抽架上徐集指一律詩云「三五沉魚陪冶俠，清明石馬卧王侯」，謂予曰：「如此奇怪語，弇州一生所無。」予甚不然之，曰：「此等語有何佳處，且想頭亦欠超異，似非文長得意語。」袁苦爭以爲妙絶，則予不得其解。

又《金瓶梅》（存目）

著録

陳繼儒《題袁石公瓶史後》 花寄瓶中，與吾曹相對，既不見摧於老雨甚風，又不受侮於鈍漢粗婢，可以駐顔色，保令終，豈古之瓶隱者耶？郁伯承曰：「如此，則羅虬《花九錫》亦覺非禮之禮，不如石公之愛花以德也。請梓之。」

《遊居杮録》之一〇 得中郎《十集》，内有《狂言》及《續狂言》等書，不知是何傖父刻畫無鹽、唐突西子，眞可恨也！

錢希言《戲瑕・贋籍》 頃又有贋袁中郎書，以趨時好。如《狂言》，杭人金生譔。而一時貴耳賤目之徒，無復辨其是非，相率傾重貲以購，秘諸帳中，等爲楚璧，良可嗤哉！

朱一馮《破研齋集叙》 此袁中郎先生《瓶花》以後未刻稿也。己酉秋，友人曹遠生請刻於秦中，而邀余作序。余以使事之餘，欲暫歸廣陵，無須臾暇，乃於郵亭寄言於遠生曰：人多謂中郎之詩，俊逸似太白，而下筆無一點塵似袁」之稱。迄後公子彭年公述之、姪祈年公田祖，奇節遺行，分見國史邑乘，在當時無不頌公之貽謀爲甚善也。嘗考公譜系，兄伯修公萬曆丙戌會元，歷任宮詹學士，輔導東宮，啓沃講筵，年四十卒於京邸。光宗即位，念侍講讀有勞，贈禮部侍郎，賜祭葬廕恤，崇祀鄉賢。著有《白蘇齋文集》二十卷行世。子瞻，庶幾篤論。欲別爲引擬，終未有若兩言之肖者。遠生其即以此弁之。世有具通眼者，自當不昧茲言也。

《千頃堂書目》卷二五 袁宏道《錦帆集》四卷，《解脱集》四卷，《瀟碧堂集》二十卷，《瓶花齋集》十卷，《華嵩游草》二卷，《桃源詠》一卷，《廣陵集》一卷，《敝篋集》二卷，《破研齋集》二卷，《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全集》二十四卷。有《珂雪齋集》數十卷行世。公子彭年公，甲戌進士，遺策。丙辰成進士，由儀曹轉吏部文選司郎中，卒年五十餘。崇祀鄉賢。著對，面陳請於大河以南建立藩鎮，使自爲守。併疏宜興相罪狀及其黨二十餘

《明史・藝文志三》 袁宏道《宗鏡攝録》十二卷。 又《藝文志四》：《袁宏道詩文集》五十卷。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袁宏道《瓶花齋雜録》一卷，《觴政》一卷，《袁中郎集》四十卷。

《鄭堂讀書記》卷五〇 《觴政》一卷（《續説郛》本），明袁宏道撰。（宏道，字無學，號石山，又號荷葉山樵。公安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吏部稽勳郎中。）《四庫全書》存目。石公以社中近饒飲徒，而觴容不習，大覺鹵莽，因采古科之簡正者，附以新條，名曰《觴政》，凡十六則：一之吏，二之徒，三之容，四之宜，五之遇，六之候，七之戰，八之祭，九之典刑，十之掌故，十一之刑書，十二之品第，十三之杯杓，十四之飲儲，十五之飲飾，十六之歡具，皆醉鄉之甲令也。前有小引，後有丘坦跋。跋稱戊申長至，當屬萬曆三十六年云。此本附瑯琊周野王（京）補撰十七之贖刑一則，前後亦俱有引跋。

《四庫採進書目》 《袁中郎集》二十四卷（刊本），明吏部稽勳司郎中公安袁宏道撰（原題《梨雲館類定袁中郎集》）。

《清代抽燬書目》 《袁中郎集》十一本：查《袁中郎集》，係明袁宏道撰，其卷十九《答臺督撫啓》、卷二十六《宋六陵》詩，均有偏謬語，應請抽燬。再此本原缺卷十四至十八，應令各督撫再將全本查送辦理。

《禁書總目》 《瀟碧堂集》（袁宏道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 《袁石公集》五十卷，明袁宏道撰，入存目。（附録）《袁中郎先生集》十五卷，袁宏道撰，海鹽姚士粦輯。（懿榮）

袁憲健《重刻先大夫中郎公詩文全集序略》 健先世前明由江西豐城出仕楚北蘄水，移家公安長安里，今四百餘年矣。五世叔祖宏道公，字中郎，號石公，與兄宗道公伯修，中道公小修，以文章起家，海内宗仰，有「公安三袁」之稱。迄後公子彭年公述之、姪祈年公田祖，奇節遺行，分見國史邑乘，在當時無不頌公之貽謀爲甚善也。嘗考公譜系，兄伯修公萬曆丙戌會元，歷任宮詹學士，輔導東宮，啓沃講筵，年四十卒於京邸。光宗即位，念侍講讀有勞，贈禮部侍郎，賜祭葬廕恤，崇祀鄉賢。著有《白蘇齋文集》二十卷行世。公弟小修公，幼負奇氣，蹇太保督師疆場，迎參帷謀，指畫山川時事，籌無遺策。丙辰成進士，由儀曹轉吏部文選司郎中，卒年五十餘。崇祀鄉賢。著有《珂雪齋集》數十卷行世。公子彭年公，甲戌進士，洊陞禮科給事。懷宗召

人。旋奉命催漕江北。北都陷，南都馬士英、阮大鋮變亂朝政，公據祖制駁之。官掌憲，疏陳三案始末，分別邪正，逆折士英奸謀。然念時難未夷，每祖衣露頂坐風露中，冀速死，竟齎志以沒。著有《史屑》、《土風堂遺稿》、《省垣奏議》、《掌憲奏議》、《詩宦細語》、《草閒詩》若干卷行世。公姪祈年公，小修公子，出嗣伯修公，以廕入監，中天啓甲子順天鄉魁。奉親隱居，不樂仕進。卒後鄉人士私謚文孝先生，請祀鄉賢祠。著有《梅花奧集》、《南遊草》、《二冬草》、《篤蓂草》、《續花源草》數十卷行世。若公之行實，自通籍以至給假家居，詳載本集傳中，健不復贅。跡其生平著作，有《敝篋集》、《錦帆集》、《解脫集》、《廣陵》、《瓶花齋》、《瀟碧堂》、《破硯齋》、《華嵩遊草》若干卷行世。茲《梨雲館全集》係選揀諸集類定者也。健五世祖宗舜公，與公爲從兄弟。先君潤公，字南金，登嘉慶戊午賢書，情殷祖典，欲俾後學。篋中僅存斯集，慮其散軼失傳，謀付剞劂，未果而卒。健早痛失怙，手澤空存，爰出篋重登梨棗，以公世好，藉成先君未竟之志，亦以慰中郎祖在天之靈云耳。此外各先人集，卷帙浩繁，重刊願俟異日。九世姪孫憲健菘圃盥沐書。

袁照《同治重刻梨雲館本跋》

詩文傳於當世者凡十餘種。有曰《錦帆集》者，令吳時所作也；有曰《敝篋集》者，作諸生、孝廉及初登第時所作也；有曰《解脫集》者，吳門解官後與陶石簣諸公徧遊越中山水時所作也；有曰《廣陵集》者，遊越後僑居揚州時所作也；有曰《觴政》、曰《廣莊》、曰《瓶史》、曰《瓶花齋集》者，入都就選京兆校官時所作也；有曰《桃花詠》、曰《暑譚》、曰《瀟碧堂集》，則轉部曹後退居柳浪，歷遊匡廬、太和、桃源諸山水時所作也；有曰《破研齋集》，則官儀曹時所作；曰《華嵩遊草》，則典試秦中時所作。諸集或公自叙以傳，或諸名人爲之叙以傳。外有遺集二卷，則公卒後其弟小修公爲之哀次續刻者也。當時袁無涯嘗刻《錦帆》、《解脫》諸集於吳下，周九眞復刻《敝篋》、《廣陵》諸集於浙中，編次悉仍公舊，無所更訂。至萬曆丁巳，仁和何欲仙始更以類編次，都爲一集，刻於梨雲館，是則《中郎全集》之名所由起也。迨天啓年間，竟陵譚友夏復爲裒刻於漢陽旅次，較何刻稍廣，而流俗所傳《狂言》諸贋作，概不羼入，足稱善本。自明季兵燹，二板悉燬，而世猶別有傳本。本朝隆、嘉年間，主持騷壇者專以提唱盛唐爲宗旨，一時文人翕然從之，於是公集漸晦。訖道光時，先伯父菘圃公追念前人手澤，恐其久而失傳也，爰取先祖南金公手授

《霞外攟屑》卷六　嘉樂堂選評注《三蘇文範》十七卷，云袁中郎增輯參閱。卷首《三蘇考實》一篇云：洵字源明，號老泉。軾字子瞻，小字同文，洵長子。轍字子由，小字同叔，洵次子。按明允《極樂院造六菩薩記》云：丁母夫人之憂，蓋年二十有四矣。其後五年而喪兄希白，又一年而長子死。考明允年二十四，爲明道元年壬申，又五年爲景祐四年丁丑，又一年爲寶元元年戊

寅，而景先卒。歐陽文忠撰明允誌銘曰：生三子，曰景先，早卒。《欒城集・次韻子瞻詩》云：兄弟本三人，懷抱喪其一。文忠行九二，故一字和仲，非長。文定行九三，非次。源明，唐人，非明允字。老泉乃文忠號，非明允。此皆誤甚。至云文定所制有《古文》五十餘卷，及《詩傳》、《春秋傳》、《古文樂城集》行於世，文乃史之譌，樂乃欒之譌。然古文欒城集五字亦不辭。蓋明末坊賈不讀書者所爲，決不出中郎手也。

《清代禁書知見錄》《袁中郎全集》四十卷，明公安袁宏道撰。崇禎二年刊，道光九年袁憲健刊。其卷十九《答蹇督撫啓》、卷二十六《宋六陵》詩，均有偏謬，應請抽燬。再此本原缺卷十四至十八，應令各督撫再將全本查送辦理。《瀟碧堂集》二十卷，明公安袁宏道撰。萬曆戊申勾吳袁氏書種堂精刊。又一部有續書十卷，內有應行敬避字樣，應請敬避。《監司周公實政錄序》、《新修錢公隄碑記》語有偏駁，應請抽燬。《瓶花齋集》十卷，明公安袁宏道撰。萬曆三十六年戊申勾吳袁氏書種堂精刊。《解脫集》四卷，明公安袁宏道撰。無刻書年月，約萬曆間刊。附《去吳七牘》。《袁石公十集》十六卷，明公安袁宏道撰。無刻書年月，約萬曆乙巳刊（《廣莊》一卷、《敝篋集》二卷、《桃源詠》一卷、《華嵩游草》二卷、《瓶史》一卷、《觴政》一卷、《破研齋集》三卷、《廣陵集》一卷、《狂言》二卷、《狂言》別集二卷）。《狂言》二卷、《別集》一卷，明公安袁宏道撰。無刻書年月，約天啓間繡水夏祚熙校刊，與其他刻本不同。

藝文

湯顯祖《乙未計逡，二月六日同吳令袁中郎出關，懷王衷白石浦董思白》（存目）

又《寄袁中郎》（存目）

又《讀錦帆集懷卓老》（存目）

又《送王孔憲越遊懷中郎二首》（存目）

又《懷袁中郎曹能始二美二首》（存目）

又《雲聲歌寄宜興張文石，並懷能始中郎三首》（存目）

袁宗道《中郎弟進士》（存目）

陸懋龍《行部公安袁進士中郎過訪》（存目）

江盈科《袁中郎移病南歸》七首（存目）

又《袁中郎邀集劉宮監水軒大雨適至》五首（存目）

又《九前二日袁中郎昆仲登上方山》（存目）

又《袁中郎（時官國學）》（存目）

又《重九前二日袁中郎席上》（存目）

又《答袁中郎》（存目）

袁中道《雨中坐中郎齋頭，時中郎往弔田棟野，並聞張瞽者吹笛》（存目）

又《秋夜寄中郎》（存目）

又《得中郎書》（存目）

又《長歌送中郎之吳門，兼呈江長洲》（存目）

又《別中郎》（存目）

又《偶於丹陽逢江進之、中郎，進之尋古寺治酒相邀，並有村童佐酒，席上作》（存目）

又《初逢中郎眞州》（存目）

又《遊棲霞，同中郎及景升、長孺、中夫》（存目）

又《讀子瞻集，書呈中郎》（存目）

又《閑遊同中郎，時在廣陵渡口》（存目）

又《送中郎入都中》（存目）

又《同中郎登尊經閣》（存目）

又《人日中郎齋中戲作》（存目）

又《中郎廣陵姬卒於都，至雙寺禮懺，時顧湛庵、李湘洲二太史俱在》（存目）

又《癸卯元日步中郎湖上韻》（存目）

又《入村步中郎韻》（存目）

又《又步中郎韻》（存目）

又《晚酌中郎限韻》（存目）

又《壽中郎兄》（存目）
又《又和中郎兄韻》（存目）
又《乙巳元日試筆呈中郎》（存目）
又《中郎有鄭州憶伯修詩，感賦呈中郎，并示方平》（存目）
又《送方子公附中郎舟南歸》（存目）
又《懷中郎》（存目）
又《中郎邸中除夕》（存目）
又《隆中分得從字，同于野、于林、中郎兄賦》（存目）
又《飲于野王孫謝公巖，同于林、中郎兄賦》（存目）
又《除夕傷亡仲兄，示度門》（存目）
又《山行懷中郎》（存目）
又《九日登中郎沙市宅上三層樓》（存目）
又《書周子冊，中有中郎手蹟》（存目）
又《襄中懷先兄中郎》（存目）
又《途中懷先兄中郎》（存目）
又《告中郎兄文》萬曆壬子五月初一日，弟中道敬以葵蔬之具，致祭於六休兄之靈曰：哀哉吾兄！去世之期，已歷三紀，而弟尚無一言哭吾兄也。弟非不言也，自兄庚戌九月初六日下世，弟於初九日得血疾，幾至不起。醫者云鬱極所至，一哭必大嘔不止，有性命憂。弟以兄爲命，相隨地下快矣，何更求生？而又有不得不求生者，則以堂上有大人也。大人年已七十，初喪伯修，既喪吾兄。弟又溘先朝露，令老人何以爲懷？弟是以勉強排遣，藥餌不效，則走之玉泉山中，看山聽泉，期日久日忘，以消此苦懷，庶宿疾不發。凡一年餘，弟始有生望，而大人以哭子斷腸逝矣。痛哉，痛哉！大人既逝，弟料理後事，及營功德完，始念子職粗盡，乃敢爲一言以哭吾兄。哭吾兄而觸舊病而死，隨大人與兄於地下，猶羽化也。嗚呼！吾兄三不朽事業已成，而浸浸乎其未有涯也，乃遽逝耶？以出世，則得千古不傳之髓，而盡離蓋纏；以用世，則圖不見不聞之功，而盡泯朕跡；以垂世，則傳古人修詞之神，而盡去勦襲。此弟所深知，而兄所自負者也。學問兼悟修矣，而或疑其道不勝習；營綜兼明贍矣，而或疑其懶不耐事；詩文極清新矣，而或疑其以才軼法。此亦弟所深知，而兄所不自白者也。自己酉冬、庚戌春秋半載，時時聚首。論學，則常云須以敬持，以澹守。論用世，則常云須耐煩生事厭事等病。論詩文，則常云我近日始稍進，覺往時大披露，少蘊藉。此則弟獨知之，而兄所爲日新而不已者也。不息者道，無盡者生。經歷諸位，磨鍊習氣。天上人間，隨意寄託，何憾，何憾！世間父子兄弟，寧有異情；但兄於弟，知己感恩，更自不同。追思種種譬弟之語，或以溺愛溢美，弟不敢遽信，而亦不敢不勉。顧資學俱劣，百分不及兄；而懶不耐事之跡，則肖之。近日家難，體復多病，雙眼以出淚過多，不能看細字；略思慮，心中怔忡不寧，如人捕狀。雙膝常苦寒。夜則恃鼠子爲伴。每應酬少勞，則火從兩頰起，宛如向所見李大將軍青綠山水，視吳越諸山，便如妖姬之視老嫗。鹿裂霞，宛如向所見李大將軍青綠山水，視吳越諸山，便如妖姬之視老嫗。鹿苑尤奇，有七渡流水至寺，即陸法和舊邸，因山爲牆，前後有山穴爲門戶。使得兄寓目，賚以妙墨，不知山川作何等暎發，惜不令兄見之！彭年詩文，大有驚人語，雖微有冶習，無損英特。第二男已作虎子跳地矣。家計粗安，無可慮者，今束裝入山，玉泉舊傳爲諸仙翔集之處，幽明雖隔，兄必來止，弟尚不寂寞也。嗚呼哀哉！

袁祈年《夢與中郎先叔談，覺來只記秋亭二字》（存目）
又《右述袁石公代青溪道士見招》（存目）
孫錫蕃《泛舟柳浪湖》（存目）
侯家璋《題袁中郎先生集後》（存目）

雜録

孫錫蕃《康熙公安縣志序》公安邑乘，自明萬曆甲辰重修於袁中郎先生，聞其編年紀事，一倣太史公體式。迺才如中郎，輯舊志而釐新之，尚自甲徂丙，三易寒暑而告竣，可知其周詳而克單行於世矣。惜乎萑苻肆燄，夜火銷沈，今屬君灘之藏，豈可得哉！

蘭陵笑笑生

論述

綜論

謝肇淛《金瓶梅跋》《金瓶梅》一書，不著作者名代。相傳永陵中有金吾戚里，憑怙奢汰，淫縱無度，而其門客病之，採摭日逐行事，彙以成編，而托之西門慶也。書凡數百萬言，爲卷二十，始末不過數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務，官私之晉接，閨闥之媟語，市里之猥談，與夫勢交利合之態，心輸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語，駔儈之機械意智，粉黛之自媚爭妍，狎客之從臾逢迎，奴僮之稽唇淬語，窮極境象，駴意快心，譬之範工摶泥，妍媸老少，人鬼萬殊，不徒肖其貌，且並其神傳之，信稗官之上乘，鑪錘之妙手也。其不及《水滸傳》者，以其猥瑣淫媟，無關名理，而或以爲過之者，彼猶機軸相放，而此之面目各別，聚有自來，散有自去，讀者意想不到，唯恐易盡，此豈可與褒儒俗士見哉！此書向無鏤板，鈔寫流傳，參差散失，唯弇州家藏者最爲完好。余於袁中郎得其十三，於丘諸城得其十五，稍爲釐正，而闕所未備，以俟他日。有嗤余誨淫者，余不敢知，然《漆洧》之音，聖人不刪，則亦中郎帳中必不可無之物也。倣此者有《玉嬌麗》，然而乖舛敗度，君子無取焉。

袁宏道《董思白》《金瓶梅》從何得來？伏枕略觀，雲霞滿紙，勝於枚生《七發》多矣。後段在何處？抄竟當於何處倒換？幸一的示。

《萬曆野獲編》卷二五《金瓶梅》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嬌李》者，亦出此名士手，與前書各設報應因果。武大後世化爲淫夫，上烝下報；潘金蓮亦作河間婦，終以極刑；西門慶則一騃憨男子，坐視妻妾外遇，以見輪迴不

范明徵《康熙公安縣志跋》公安之有志也，自教諭房公(陵)始也。房公當明初盛時，教諭公安，而爲之志，志成而房公以內召去，於是房公之志傳於公安。公安之續有志也，自袁氏中郎始也。中郎卽房公之志而增編之，稍易其位置焉。當時中郎之文行甚廣，才名甚熾，於是中郎之志傳，而房公之志若存若亡矣。迨城邑三徙，驪山一炬，版籍無存，中郎之遺編迄不可見，況房氏之渺焉者乎？【略】嗟乎，以兵火流離之餘，而繼房、袁成平之業，窮搜遐摭，十不得一，豈非文獻不足，而論徵之無從也乎！

乾隆《荆州府志・第宅冢墓》捲雪樓在沙市，袁稽勳宏道別業，層樓聳翠，俛瞰江流，風起濤湧，恍如捲雪。

道光《徽州府志・休寧山》落石臺在縣西南三里，舊名斷石山。自臺陟雲梯而上，多琳宮梵刹，隔溪望城郭，恍如圖畫，爲近城最勝景。臺前夾溪匯流，明袁中郎詩所謂「雙溪分燕尾」是也。

同治《公安縣志・地輿・古蹟》袁中郎故里碑在斗堤古城隍廟側。

《武陵縣志・古蹟》青蓮社在德山佛廬左，郡人龍膺嘗攜酒飲袁中郎於此。

又《流寓》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扁舟入武陵訪龍膺兄弟。其過龍君超翠微山莊，又托龍君超爲覓仙源隱居，皆有詩。又有秋宿德山玩月詩。復溯流而上，遍覽桃川、漁仙、仙掌、水心、彝望之奇，所至有記。

光緒《荆州府志・地理志・古蹟》袁稽勳宏道別業在柳浪湖。

又袁稽勳宏道墓在白鶴山旁。

褚人穫《堅瓠壬集》卷二《雷震譙樓》萬曆乙未三月廿九日，雷震闔門譙樓西南螭首，劈碎柱石。適是日，吳邑侯袁中郎宏道上任。先是，民間謠曰：「吳縣知縣到，霹靂震得暴。分付閽門人，家家有響報。」豈郎官上應列宿，天戒以示警與？然在任二年，寄情詩酒，吳中名勝題詠殆遍。改任順天府學教授，陞吏部郎中。

爽。」中郎亦耳剽，未之見也。去年抵輦下，從邱工部六區（志充）得寓目焉，僅首卷耳，而穢黷百端，背倫滅理，幾不忍讀。其帝則稱完顏大定，而貴溪、分宜相搆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諸公，則直書姓名，尤可駭怪，因棄置不復再展。然筆鋒恣橫酣暢，似尤勝《金瓶梅》。邱旋出守去，此書不知落何所。

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 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人有七情，憂郁爲甚。上智之士，與化俱生，霧散而冰裂，是故不必言矣。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爲累。惟下焉者，既不出了於心胸，又無詩書道腴可以撥遣。然則不致於坐病者幾希！吾友笑笑生爲此，爰罄平日所蘊者，著所傳，凡一百回，其中語句新奇，膾炙人口，無非明人倫，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惡，知盛衰消長之機，取報應輪迴之事，如在目前。始終如脈絡貫通，如萬系迎風而不亂也，使觀者庶幾可以一哂而忘憂也。其中未免語涉俚俗，氣含脂粉。余則曰：不然。《關雎》之作，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富與貴，人之所慕也，鮮有不至於傷者。吾嘗觀前代騷人，如盧景暉之《剪燈新話》、元徽（微）之之《鶯鶯傳》、趙君弼之《效顰集》、羅貫中之《水滸傳》、丘瓊山之《鍾情麗集》、盧梅湖之《懷春雅集》、周靜軒之《秉燭清談》，其後《如意傳》、《于湖記》，其間語句文確，讀者往往不能暢懷，不至終篇而掩棄之矣。此一傳者，雖市井之常談，閨房之碎語，使三尺童子聞之，如飫天漿而拔鯨牙，洞洞然易曉。雖不比古之集，理趣文墨，綽有可觀。其他關繫世道風化，懲戒善惡，滌慮洗心，無不小補。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惡之。人非堯舜聖賢，鮮不爲所眛。富貴善良，是以搖動人心，蕩其素志。觀其高堂大廈，雲窗霧閣，何深沉也；金屏繡褥，何美麗也；鬢雲斜鬟，香酥滿胸，何嬋娟也；雄鳳雌凰迭舞，何殷勤也；錦衣玉食，何侈費也；佳人才子，嘲風咏月，何綢繆也；鷄舌含香，唾圓流玉，何溢度也；一雙玉腕綰復綰，兩只金蓮顛倒顛，何猛浪也。既其樂矣，然樂極必悲生。如離別之機將興，憔悴之容必見者，所不能免也。折梅逢驛使，尺素寄魚書，所不能無也。患難迫切之中，顛沛流離之頃，所不能脫也。陷命於刀劍，所不能逃也。陽有王法，幽有鬼神，所不能逭也。至於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禍因惡積，福緣善慶，種種皆不出循環之機。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歡離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時者，遠則子孫正莫正於此。以漆園之幻想，闡乾竺之眞宗，本曼倩之詼諧，爲談天之

東吳弄珠客《金瓶梅序》 《金瓶梅》，穢書也。袁石公亟稱之，亦自寄其不必言矣。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爲累。惟下焉者，既不出了於心胸，又無詩書道腴可以撥遣。然則不致於坐病者幾希！吾友笑笑生爲此，爰罄平日所蘊者，著所傳，凡一百回，其中語句新奇，膾炙人口，無非明人倫，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惡，知盛衰消長之機，取報應輪迴之事，如在目前。始終如脈絡貫通，如萬系迎風而不亂也，使觀者庶幾可以一哂而忘憂也。其中未免語涉俚俗，氣含脂粉。余則曰：不然。《關雎》之作，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富與貴，人之所慕也，鮮有不至於淫者。哀與怨，人之所惡也，鮮有不至於傷者。吾嘗觀前代騷人，如盧景暉之《剪燈新話》、元徽（微）之之《鶯鶯傳》、趙君弼之《效顰集》、羅貫中之《水滸傳》、丘瓊山之《鍾情麗集》、盧梅湖之《懷春雅集》、周靜軒之《秉燭清談》，其後《如意傳》、《于湖記》，其間語句文確，讀者往往不能暢懷，不至終篇而掩棄之矣。此一傳者，雖市井之常談，閨房之碎語，使三尺童子聞之，如飫天漿而拔鯨牙，洞洞然易曉。雖不比古之集，理趣文墨，綽有可觀。其他關繫世道風化，懲戒善惡，滌慮洗心，無不小補。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惡之。人非堯舜聖賢，鮮不爲所眛。富貴善良，是以搖動人心，蕩其素志。觀其高堂大廈，雲窗霧閣，何深沉也；金屏繡褥，何美麗也；鬢雲斜鬟，香酥滿胸，何嬋娟也；雄鳳雌凰迭舞，何殷勤也；錦衣玉食，何侈費也；佳人才子，嘲風咏月，何綢繆也；鷄舌含香，唾圓流玉，何溢度也；一雙玉腕綰復綰，兩只金蓮顛倒顛，何猛浪也。既其樂矣，然樂極必悲生。如離別之機將興，憔悴之容必見者，所不能免也。折梅逢驛使，尺素寄魚書，所不能無也。患難迫切之中，顛沛流離之頃，所不能脫也。陷命於刀劍，所不能逃也。陽有王法，幽有鬼神，所不能逭也。至於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禍因惡積，福緣善慶，種種皆不出循環之機。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歡離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時者，遠則子孫正莫正於此。以漆園之幻想，闡乾竺之眞宗，本曼倩之詼諧，爲談天之

廿公《金瓶梅跋》 《金瓶梅傳》，爲世廟時一鉅公寓言。蓋有所刺也。然曲盡人間醜態，其亦先師不刪鄭衛之旨乎？中間處處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後流行此書，功德無量矣。不知者竟目爲淫書，不惟不知作者之旨，併亦寃却流行者之心矣。特爲白之。

張无咎《批點北宋三遂新平妖傳敘》 《玉嬌麗》、《金瓶梅》，如慧婢作夫人，衹會記日用賬簿，全不曾學得處分家政，效《水滸》而窮者也。

又 《玉嬌梨》、《金瓶梅》，另辟幽蹊，曲終奏雅，然一方之言，一家之政，可謂奇書，無當鉅覽，其《水滸》之亞乎？

荑隱道人《續金瓶梅序》 荑隱道人曰：《續金瓶梅》，古今未有之奇書也，正書也，大書也。大海蜃樓，空中梵閣，畫影無形，繫風無跡，《齊諧》志怪，《莊》、《列》論理，借海棗之談而作菩提之語，奇莫奇於此。唐人紀事則藻綺風雲，元人說海則借談神鬼，雖快塵談，無裨風化。此則假飲食男女，講陰陽之報復；因鄙夫邪婦，推世運之生化；滌淫穢而入蓮界，拔貪慾以返清涼；不墮狐禪，不落理障；褒賢鞭佞，崇節誅淫；上翊天道，下闡王章；正莫正於此。以漆園之幻想，闡乾竺之眞宗，本曼倩之詼諧，爲談天之

炙轂，齊煙九點，須彌一芥，元會恣其筆底，鬼神沒於毫端，大莫大於此矣。作者曰：予生平詩文，襲彩炫世，未有可以見閻羅老子者，吾將借小說作《感應篇》注，執贅於菩提王焉。知我者其惟《春秋》乎！道人笑曰：然。煙霞洞黃隱題於定香橋。

愛日老人《續金瓶梅叙》 不善讀《金瓶梅》者，戒癡導癡，戒淫導淫。吳說佛祖西來意，頻呼小玉，少年一段風流，克勤便爲上首。紫陽道人以十善菩薩心，別三界苦輪海，隱實施權，遮惡持善，從乳出酥，以楔出梢，正復不減讀《大智度論》，何曾是小說家言也。《阿含經》云：人癡故有生死，本從癡中來。今生爲人復癡，不念世間苦，不知犁泥中拷治劇。《續編》六十四章，忽驚忽疑，如罵如謔，讀之可以瞿然而悲，粲然而笑矣。《法華方便品論》云：儒詩六義，以思無邪爲指歸；釋教五時，聞佛知見是究竟。天台智師，則巉刻之迹盡去，惟氣格體法尚矣；晚年家居，濫受羔雁諛墓祝觴之言，二何果何因？善讀是書，檀郎只要聞聲。不善讀是書，反怪豐子饒舌爾。共識文字性眞，不妨同德山疏抄一時焚却。是乃《續金瓶梅》六十四章竟。南海愛日老人題。

《續金瓶梅》第一回 這《金瓶梅》一部小說，原是替世人說法，畫出那貪色圖財、縱慾喪身、宣淫現報的一幅行樂圖。說這人生機巧心術，只爲貪圖財色，猛上心來，就毒殺平人，姦娶他的美婦，暗得他的家私，好不利害。白手起家，倚財仗勢，得官生子；食的是珍饈，穿的是錦繡；門客逢迎，婢妾歌舞；攀高接貴，交結權門；花園田宅，極盡一時之盛也。不過一場春夢，化作烈火燒身，不免促壽夭己，受盡輪迴之苦。淫人妻妾，依舊妻妾淫人；富貴繁華，眞是風燈石火。細想起來，金銀財物、妻妾田宅是帶不去的，若是西門慶做個田舍翁，安分的良民，享着幾畝良田，守着一個老妻，隨分度日，活到古稀，善病而終，省了多少心機，享了多少安樂。只因衆生妄想結成，世界生下一點色身，就是蠅子見血，衆蟻逐膻，見了「財色」二字，拚命亡身，活佛也勸不回頭。依舊生於此門，死於此戶，無一個好漢跳得出閻羅之網，倒把這西門慶像拜成師父一般。看到翡翠軒、葡萄架一折就要動火，看到加官生子、煙火樓臺、花攢錦簇、歌舞淫奢，也就不顧那髑髏賢烈、油盡燈枯之病，反說是及時行樂。把那寡婦哭新墳、春梅遊故館一段冷落炎涼光景，看做平常，救不回那貪淫的色膽、縱慾的狂心。眼見得這部書反做了導慾宣淫話本，少年文人家家要買一部，還有傳之閨房、念到淫聲邪語，助起興來，只恨那胡僧藥不得到手，照樣做起，把這做書的一片苦心變成拔舌大獄，眞是一番罪案。

《稗說》卷三《王弇洲著作》 世知《四部稿》爲弇洲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書，亦先生中年筆也。即有知之，又惑於傳聞，謂其門客所爲書。門客詎能才力若是耶？弇洲痛父爲嚴相嵩父子所排陷，中間錦衣衛陸炳陰媒蘗之，置於法。弇洲憤懣愧廢，乃成此書。陸居雲間郡之西門，所謂西門慶者，指陸也。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諸狎昵比相嵩羽翼。陸當日蓄羣妾，多不檢，故書中借諸婦一一刺之。所事與人皆寄托山左，其聲容舉止，飲食服用，以至雜俳戲媟之細，無一非京師人語。書雖極意通俗，而其才開合排蕩，變化神奇，於平常日用，機巧百出，晚代第一種文字也。按弇洲《四部稿》有三變：當四曹至青州，機鋒括利，立意遷□，尚近刻畫；迨秉鄖節，性善兼明性惡。六祖七祖，善惡都莫思量。相待義門，強名因果，證窮念絕，斯誠門客所爲也。若夫《金瓶梅》全出一手，始終無懈氣浪筆與牽強補湊之跡，行所當行，止所當止，奇巧幻變，嬋妍、善惡、邪正、炎涼情態，至矣！盡矣！殆《四部稿》中最化最神文字，前乎此與後乎此誰耶？謂之一代才子，洵然！世但目爲穢書，豈穢書比乎？亦楚《檮杌》類歟！聞弇洲尚有《玉(嬌)麗》一書，與《金瓶梅》埒，係抄本，書之多寡亦同。王氏後人鬻於松江某氏，今某氏家存其半，不全。友人爲余道其一二，大略與《金瓶梅》相頡頏(頏)，惜無厚力致以公世，然亦烏知後日之不傳哉？

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凡例》 一、此書非有意刊行，偶因一時文興，借此一試目力。且成於十數天內，又非十年精思。故內中其大段結束精神，悉照作者，至於瑣碎處，未暇請教，當世幸暫量之。 一、《水滸傳》聖嘆批處，大抵皆腹中小批居多。予書刊數十回後，或以此爲言。予笑曰：《水滸傳》是現成大段畢具的文字，如一百八人各有一傳，雖有穿插，實次第分明，故聖嘆止批其字句也。若《金瓶》乃隱大段精采於瑣碎之中，止分別字句，細心者皆可爲，而反失其大段精采也。然我後數十回內，亦隨手補入小批。是故欲知文字綱領者，看上半部；欲隨目成趣知文字細密者，看下半

部，亦何不可！　一、此書卷數浩繁，偶爾批成，適有工便，隨刊呈世。其內或圈點不齊，或一二訛字，目力不到者，尙容細政，祈讀時量之。　一、《金瓶》行世已久，予喜其文之整密，偶爲當世同筆墨者閑中解頤。作《金瓶》者或有所指，予則並無寓諷。設有此心，天地君親其共�之。

又《雜錄小引》　凡看一書，必看其立架處，如《金瓶梅》內，房屋花園以及使用人等，皆其立架處也。何則？既要寫他六房妻小，不得不派他六房居住。然全分開，既難使諸人連合；全合攏，又難使各人的事實入來，且何以見西門豪富？看他妙在將月、樓寫在一處，嬌兒在隱現之間，後文說挪廂房與大姐住，前又說大妗子見西門慶揭簾子進來，慌的往嬌兒那邊跑不迭，然則嬌兒雖居廂房，却又緊連上房東間，或有門可通者也。雪娥在後院，近廚房。特特將金、瓶、梅三人，放在前邊花園內，見得三人雖爲侍妾，却似外室，名分不正，贅居其家，反不若李嬌兒以娼家娶來，猶爲名正言順。則殺夫奪妻之事，斷斷非千金買妾之目。而金、瓶合，又分出瓶兒爲一院。分者理勢必然，必緊隣一牆者，爲妬寵相爭地步。而大姐住前廂，花園在儀門外，又爲敬濟偷情地步。見得西門慶一味自滿託大，意謂惟我可以調弄人家婦女，誰敢狎我家春色？全不想這樣妖淫之物，乃令其居於二門之外，牆頭紅杏，關且關不住，而況於不關也哉！金蓮固是冶容誨淫，而西門慶實自慢藏誨盜；然則固不必罪陳敬濟也。故云寫其房屋，是其間架處。猶欲耍獅子，先立一場，而唱戲先設一臺。恐看官混混看過，故爲之明白開出，使看官如身入其中，然後好看書內有名人數進進出出，穿穿走走，做這些故事也。他如西門慶的家人婦女，皆書內聽用者，亦錄出之，令看者先已了了，俟後遇某人做某事，分外眼醒。而西門慶淫過婦人名數開之，足令看者傷心慘目，爲之不忍也。若夫金蓮，不異夏姬，故於其淫過者亦錄出之，令人知懼。

又〔西門慶家人名數〕　來保（子僧保兒，小舅子劉倉）　來旺　玳安　來興　平安　來安　書童　琴童　又琴童（天福兒改者）　棋童　來友　王顯　春鴻　春燕　王經（係家丁）　來昭（暨鐵棍兒）〔後生〕　榮海〔司茶〕　鄭紀〔燒火〕　劉包〔小郎〕　胡秀〔外甥小郎〕　崔本〔看墳〕　張安〔西門慶家人媳婦〕　來旺媳婦（二，其一則宋蕙蓮）　來昭媳婦（一丈青）　來保媳婦（惠祥）　來爵媳婦（惠元）　來興媳婦（惠秀）〔丫鬟〕　玉簫　小玉　蘭香　小鸞　夏花　元宵兒　迎春　繡春　春梅　秋菊　中秋兒　翠兒　奶子如意兒〔西門慶淫過婦女〕　李嬌兒　卓丟兒　孟玉樓　潘金蓮　李瓶兒　孫雪娥　春梅　迎春　繡春　蘭香　宋蕙蓮　來爵媳婦惠元　王六兒　賁四嫂　如意兒　林太太　李桂姐　吳銀兒　鄭月兒〔意中人〕　何千戶娘子藍氏　王三官娘子黃氏　楚雲〔外寵〕　書童　王經　潘金蓮　王六兒〔潘金蓮淫過人目〕　張大戶　西門慶　琴童　陳敬濟　王潮兒〔意中人〕　武二郎〔外寵〕　西門慶〔惡姻緣〕　武植　藏春芙蓉鏡　鄆哥口、和尙耳、春梅秋波、貓兒眼中、鐵棍舌釁、秋菊夢內。〔附〕潘金蓮品的簫〔對〕

又《竹坡閒話》　《金瓶梅》，何爲而有此書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於時，上不能問諸天，下不能告諸人，悲憤嗚唈，而作穢言以去住者，瓶兒帶來，後開絨線鋪。又獅子街即打李外傳處也。　內儀門外，門面傍，開大門也。　對門，乃要的喬親家房子也。　獅子街，乃子虛遷涌道傍，乃羣房，朱（宋）蕙蓮等住者也。

又《竹坡閒話》　《金瓶梅》，何爲而有此書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於時，上不能問諸天，下不能告諸人，悲憤嗚唈，而作穢言以泄其憤也。雖然，上既不可問諸天，下亦不能告諸人，雖作穢言以醜其仇，而吾所謂悲憤嗚唈者，未嘗便慊然於心，解頤而自快也。夫終不能一暢吾志，是其言愈毒，而心愈悲，所謂含酸抱阮以此，固知玉樓一人，作者之自喻也。然其言既不能以泄吾憤，而終於「含酸抱阮」，作者何以又必有言哉？曰：作者固仁人也，志士也，孝子悌弟也。欲無言，而吾親之仇也，吾何如以處之？且也爲仇於吾天下萬世也，吾又何如以公論之？是吾既不能上告天子，以申其隱，又不能下告士師，以求其平，且不能得急切應手之荊、聶，以濟乃事，則吾將止於無可如何而已哉。止於無可如何而已，亦大傷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之心矣。展轉以思，惟此不律可以少泄吾憤，是用借西門氏以發之。雖然，我何以知作者必仁人志

士、孝子悌弟哉？我見作者之以孝哥結也。「磨鏡」一回，皆《蓼莪》遺意，啾啾之聲，刺人心窩，此其所以爲孝子也。至其以十兄弟對峙一親哥哥，末復以二搗鬼爲緩急相需之人，甚矣，《殺狗記》無此親切也。閒嘗論之，天下最眞者莫若倫常，最假者莫若財色。然而倫常之中，如君臣、朋友、夫婦，可合而成，若夫父子兄弟，如水同源，如木同本，流分枝引，莫不天成。乃竟有假父、假子、假兄弟之輩，噫，此而可假，孰不可假？將富貴而假者可眞，貧賤而眞者亦假。富貴，熱也，熱則無不眞。貧賤，冷也，冷則無不假。不謂「冷熱」二字，顚倒眞假一至於此！然而冷熱亦無定矣，今日冷而明日熱，則今日眞者假，而明日假者眞矣；今日熱而明日冷，則今日之眞者，悉爲明日之假者矣。悲夫！本以嗜慾故，遂迷財色；因財色故，遂成冷熱；因冷熱故，遂亂眞假。因彼之假者，欲肆其趨承，使我之眞者，皆遭其荼毒，所以此書獨罪財色也。嗟嗟，假者一人死而百人來，眞者一或傷而百難贖。世卽有假聚爲樂者，亦何必生死人之眞骨肉以爲樂也哉！作者不幸，身遭其難，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號無益，借此以自泄，其志可悲，其心可憫矣。故其開卷，卽以「冷熱」爲言，煞末又以「眞假」爲言。其中假父子矣，無何而有假母女；假兄弟矣，無何而有假弟妹；假夫妻矣，無何而有假外室；假親戚矣，無何而有假孝子；滿前役役營營，無非於假景中提傀儡。噫，識其假，則可任其冷熱；守其眞，則可樂吾孝弟。然而吾之親父子已荼毒矣，則奈何？吾之親手足已飄零矣，則奈何？上誤吾之君，下辱吾之友，且殃及吾之同類，則奈何？是使吾欲孝而已爲不孝之人，欲弟而已爲不弟之人，欲忠欲信而已放逐讒間於吾君、吾友之側。日夜咄咄，仰天太息，吾何辜而遭此也哉？曰：以彼之假相聚故也。噫嘻，彼亦知彼之所以爲假者，亦冷熱中事乎！假子之子於假父也，以熱故也。假弟、假女、假友，皆以熱故也。彼熱者，蓋亦不知浮雲之有聚散也，未幾而冰山頹矣，未幾而閥閱朽矣。當世驅己之假以殘人之眞者，不瞬息而已之眞者，亦飄泊無依，所爲假者安在哉？彼於此時，應悔向日爲假所誤。然而人之眞者，已黃土百年，彼留假傀儡，人則有眞怨恨。怨恨深而不能吐，日釀一日，蒼蒼高天，茫茫碧海，吾何日而能忘也哉！眼淚洗面，椎心泣血，卽百割此仇，何益於事。是此等酸法，一時一刻，釀成千百萬年，死而有知，皆不能壞。此所以玉樓彈阮來，愛姐抱阮去，千秋萬歲，此恨綿綿無絕期矣。故用普淨以解冤偈結之。夫冤至於不可解之時，轉而求其解，則此一刻之酸，當何如含

瓶》因之者無論。然則何以有瓶、梅哉？瓶因慶生也。蓋云貪慾嗜惡，百骸枯盡，瓶之罄矣。特特撰出瓶兒，直令千古風流人，同聲一哭。因瓶生情，則花瓶而子虛姓花，銀瓶而銀姐名銀。瓶與屏通，窺春必於隙底。屏號芙蓉，「玩賞芙蓉亭」蓋爲瓶兒插筍。而「私窺」一回，卷首詞內，必云「繡面芙蓉一笑開」。後「玩燈」一回《燈賦》內「荷花燈、芙蓉燈」。蓋金、瓶合傳，是因瓶假屏，又因屏假芙蓉，浸淫以入於幻也。「屏風」三字相連，則馮媽媽必隨瓶兒，而當大理屏風，又點睛妙筆矣。芙蓉栽以正月，冶艷於中秋，搖落於九月，故瓶兒必生於正月十五，嫁以八月廿五，後病必於重陽，死以十月，總是芙蓉譜內時候。牆頭物去，親事杳然，瓶兒終非所據，必致逐散，故又號竹山。總是瓶兒心事中，生出此一人。如意爲瓶兒後身，故爲熊氏姓張。熊之所貴者，膽也。是如意乃瓶膽一張耳。故瓶兒好倒插花，如意「莖露獨嘗」，皆瓶與瓶膽之本色情景。官哥幻其名意，亦皆官窯哥窯，故以雪賊死之。瓶遇貓擊，焉能不碎？銀瓶墜井，千古傷心。故解衣而瓶兒死，託夢必於何家。銀瓶失水矣，竹籃打水，成何益哉？故用何家藍氏作意中人，以送西門之死，亦瓶之餘意也。至於梅，又因瓶而生。何則？瓶裏梅花，春光無幾，則瓶罄喻骨髓暗枯，瓶梅又喻衰朽在即。梅雪不相下，故春梅寵而雪娥辱，春梅正位而雪娥愈辱。月爲梅花主人，故永福相逢，必云故主。而吳典恩之事，必用春梅襄事，冬梅爲奇寒所迫，至春吐氣，故「不垂別淚」，乃作者一腔炎涼痛恨發於筆端。至周、舟同音，春梅歸之，爲載花舟。秀、臭同音，春梅遺臭，載花舟且作糞舟。而周義乃野渡無人，中流蕩漾，故永福寺裏，普淨座前，必用周義轉世爲高留住兒，言須一篙留住，方登彼岸。然則金蓮，豈盡無寓意哉？蓮與芰類也。陳，舊也，敗也；敬、莖同音。敗莖芰荷，言蓮之下場頭，故金蓮以敬濟而敗。「倖僥得金蓮」，芰莖之罪，西門乃打鐵棍。鐵棍，芰莖影也，捨根而罪影，所謂糊塗。敗莖不耐風霜，故至嚴州，而鐵指甲一折即下。幸徐嵕相救。風少勁，即吹去矣。次後過街鼠尋風是眞朔風，風利如刀，刀利如風，殘枝敗葉，安得不摧哉？其父陳洪，已爲「露冷蓮房墜粉紅」。其舅張團練搬去，又「荷盡已無擎雨蓋」，留此敗莖，支持風雪，總寫蓮之不堪處。益知夏龍溪爲金蓮勝時寫也，溫秀才積至水秀才，再至倪秀才，再至王潮兒，總言水枯蓮謝，惟餘數莖敗葉，潦倒污泥，所爲風流不堪回首，無非爲金蓮污辱下賤寫照，大家將散場也。《金瓶》之大概寓言如此，其他剩意，不能殫述。推此觀

之，筆筆皆然。至其寫玉樓一人，則又作者經濟學問，色色自喻皆到，試細細言之。玉樓簪上，鐫「玉樓人醉杏花天」，來自楊家，後嫁李家，遇薛嫂而受屈，遇陶媽媽而吐氣，分明爲杏無疑。杏者，幸也。身毀名污，幸此殘軀留於人世，而住居臭水巷，蓋言無妄之來，遭此荼毒，污辱難忍，故著書以泄憤。嫁於李衙內，而李貴隨之，李安往依之，以理爲貴，以理爲安。歸於眞定棗強，眞定言吾心淡定，棗強言黽勉工夫，所爲勿助勿忘，此是作者學問。王杏庵送貧兒於晏公廟任道士爲徒。晏，安也，任與人通，又與仁通，言我若得志，必以仁道濟天下，使天下匹夫匹婦，皆在晏安之內，以養其生，皆入於人倫之中，以復其性，此作者之經濟也。不謂有金道士淫之，又有陳三引之，言爲今人聲色貨利，浸淫已久，我方竭力養之教之，而今道又使其舊性復散，不可救援，相率而至於永福寺內，共作孤魂而後已，是可悲哉！夫永福寺，湧於腹下。此何物也？其內僧人，一曰胡僧，再曰道堅，一肖其形，一美其號。永福寺眞生我之門死我戶，故皆於死後同歸於此，見色之利害。而萬迴長老，其迴腸也哉！他如黃龍寺，脾也。相國寺，相火也。拜相國長老，歸路避風黃龍，明言相火動而脾風發，故西門死氣如牛吼，已先於東京言之矣。是玉皇廟，心也。二重殿後，一重側門，其心尚可問哉？故有吳道士主持結拜，心既無道，結拜何益？所以將玉皇廟始，而永福寺結者，以此。更有因一事而生數人者，則數名公同一義。如車(扯)淡、管世(事)寬、游守(手)、郝(好)賢(閑)四人，共一寓意也。又如李智(枝)、黃四，梅李盡黃，春光已暮，二人共一寓意也。又如「帶水戰」一回，前云聶(捏)兩湖，尚(上)小塘，汪北彥(沿)，三人共一寓意也。又如安沈(枕)、宋(送)喬年，喻色慾傷生，二人共一寓意也。又有因一人而生數名者：應伯(白)爵(嚼)，字光侯(喉)，謝希(攜)大(帶)，字子(紫)純(唇)，祝(住)實(十)念(年)，孫天化(話)，字伯(不)修(羞)，常峙(時)節(借)，卜(不)志(知)道，吳(無)典恩，雲裏守(手)，字非(飛)去，白賴光，字光湯，賁(背)第(地)傳，傅(負)自新(心)，甘(乾)出身，韓道(搗)國(鬼)，因西門慶不肖生出數名也。又有卽物爲名者：如吳神仙，乃鏡也；名無奭，冰鑑照人無失也。黃眞人，土也；瓶墜簪折，黃土傷心。末用楚雲一人遙影，正是彩雲易散。潘道士，拚也；死孽已成，拚着一做也。又有隨手調笑，如西門慶父，名達，蓋明捏土音，言西門之達，卽金蓮所呼達達之達。設問其母何氏？當必云娘氏矣。桂姐接丁二官，打丁之人也。李(里)外傳，取其傳話之意。侯林兒，言樹倒猢猻散，此皆掉手成趣處。他如張好問，白汝晃(謊)之類，不可枚舉，隨時會意，皆見作者狡猾之才。若夫玉樓彈阮，愛姐繼其後，抱阮以往湖州何官人家，依二搗鬼以終，是作者窮途有淚無可灑處，乃於愛河中搗此一篇鬼話，明亦無可如何之中，作書以自遣也。至其以孝哥結入一百回，用普淨幻化，言惟孝可以消除萬惡，惟孝可以永錫爾類。今使我不能全孝，抑曾反思爾之於爾親，却是如何？千秋萬歲，此恨綿綿，悠悠蒼天，曷有其極？悲哉，悲哉！

又《苦孝說》 夫人之有身，吾親與之也。則吾之身，視親之身，爲生死矣。若夫親之血氣衰老，歸於大造，孝子有痛於中，是凡爲人子者所同，而非一人獨具之奇冤也。至於生也不幸，其親爲仇所箠，則此時此際，以至千百萬年，不忍一注目，不敢一存想，一息有知，一息之痛爲無已。嗚呼痛哉！痛之不已，釀成奇酸，海枯石爛，其味深長。是故含此酸者，不敢獨立默坐。苟獨立默坐，則不知吾之身，吾之心，吾之骨肉，何以慄慄焉如刀斯割，如蟲斯噬也。悲夫，天下尚有一境焉，能使斯人悅耳、娛心志，一安其身也哉？蒼蒼高天，茫茫厚地，無可一安其身，必死乃庶幾矣。然吾聞死而有有知之說，則奇痛尚在，是死亦無益於酸也。然則必何如而可哉？必何如而可，意者生而無我，死而亦無我。夫生而無我，死而亦無我，幻化之謂也。推幻化之謂，旣不願爲人，又不願爲鬼，並不願爲水石，蓋爲水爲石，猶必流石人之淚矣。嗚呼，蒼蒼高天，茫茫厚地，何故而有我一人，致令幻化之難也。故作《金瓶梅》者，一曰「含酸」，再曰「抱阮」，結曰「幻化」，且必曰幻化孝哥兒，作者之心有其餘痛乎！則《金瓶梅》當名之曰《奇酸誌》、《苦孝說》。嗚呼，孝子孝子，有苦如是。

又《第一奇書非淫書論》 《詩》云：「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此非瓶兒等輩乎！又云：「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此非金、梅等輩乎！「狂且狡童」，此非西門、敬濟等輩乎！乃先師手訂，文公細註，豈不曰此淫風也哉？所以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註云「《詩》有善有惡，善者起發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逆志」。聖賢著書立言之意，固昭然於千古也。今夫《金瓶》一書，作者亦是將《褒嘗》、《風雨》、《簫兮》、《子衿》諸詩細爲摹倣耳。夫微言之，而文人知儆；顯言之，而流俗知懼。不意世之看者，不以爲懲勸之韋絃，反以爲行樂之符節，所以目爲淫書，不知淫者自是其爲淫耳。但目

今舊板，現在金陵印刷，原本四處流行買賣。予小子憫作者之苦心，新同志之耳目，批此一書。其《寓意說》內，將其一部奸夫淫婦，悉批作草木幻影；一部淫情艷語，悉批作起伏奇文。至於以「弟」字起，「孝」字結，一片天命民彝，殷然慨惻，又以玉樓杏庵，照出作者學問經綸，使人一覽，無復有前此之《金瓶》矣。但恐不學風影等輩，借端恐詬，意在騙詐。夫現今通行發賣，原未禁止。小子窮愁著書，亦書生常事，又非借此沽名。本因家無寸土，欲覓蠅頭以養生耳。即云奉行禁止，小子非套翻原板，固云我自作我的《金瓶梅》。我的《金瓶梅》上洗淫亂而存孝弟，變賬簿以作文章，直使《金瓶》一書冰消瓦解，則箄小子劈《金瓶梅》原板亦何不可。夫邪說當辟，而辟邪說者必就邪說而辟之，其說方息。今我辟邪說而人非之，是非之者必邪說也。若不預先辨明，恐當世君子爲其所惑。況小子年始二十有六，素與人全無恩怨，本非借不律以泄憤懣，又非囊有餘錢，借梨棗以博虛名，不過爲糊口計。蘭不當門，不鋤何害？鋤之何益？是用抒誠以告，仁人君子共其量之。

又《第一奇書金瓶梅趣談》

提傀儡兒上場，還少一口氣兒哩。兩只腳還趕不上一張嘴哩。婆兒燒香，當的老子念佛。老鼠尾巴生瘡兒，有膿也不多。着緊處鎚，把兒也不動。馬蹄刀木杓裏切菜，水也不漏。山核桃，差着一隔兒。賣粉團的撞見敲板兒蠻子叫冤屈，麻飯肮膽帳離城四十里，見蜜蜂兒揀屎，出門交癩象絆了一交，原來覷遠不覷近。禿子包網巾，饒這一抿子也罷了。馬回子拜節，來到就是。臘鴨子煮在鍋裏，身子爛化了，嘴兒還硬。打三個恭，唱兩個喏，誰見來。養蝦蟇，得水蠱兒病。屬扭瓜兒糖的，你扭扭兒也是錢，不扭也是錢。鄉裏媽媽拜千佛，磕頭磕勾了。羊角葱靠南牆，越發老辣。毬子心腸，滾上滾下。蓋個廟兒，立起個旗桿來，就是謊神爺。老媽媽睡着喫臘肉，是恁一絲一絲的。投充了新軍，又掇起石頭來了。踩小板凳兒糊險道神，還差着一帽頭子哩。失迷了家鄉，那裏尋犢兒去。夾道賣門神，看出來的好畫兒。不說這一聲，不當啞狗賣。玉黃李子，掐了一塊兒去了。好合的，劉九兒。鬼酉上車兒，推醜。東瓜花兒，醜的沒時了。曹州兵備，管的事兒寬。屁股大，吊了心。什麼三只腿金剛，兩個觭角的象。太山游到，領的衣服。屬麵觔的，倒且是有觔道。老兒不發恨，婆兒沒布裙。坐家的女兒偷皮匠，逢着的就上。賈瞎子傳操，乾起了個五更。隔牆掠肝腸，死心塌地。兜肚斷了帶子，沒的絆了。吹殺燈，擠眼兒，後來的事看不見。隔牆掠鬼臉兒，可不把我諕殺。愛奴兒掇着獸頭往城外掠，好個丟醜的孩兒。銅盆撞了鐵刷箒。燈草拐杖，做不得主。唐胖子吊在醋缸裏，把你撅酸了。賣瓜子兒開廂子，打哨噴，瑣碎一大堆。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椿凳折了靠背兒，沒的椅了。你大拳打了人，這回拿手來摸挲。王十九，只吃酒。小爐匠跟着行香的走，鎖碎一浪湯。王婆子賣了磨，沒的推了。出籠的鵪鶉，也是個快鬥的。豆芽菜，有甚綑兒。黨太尉喫匾食，照樣兒。豬八戒坐在冷鋪中，醜的沒對兒。鷄兒不撒尿，各自有去處。驢糞毬兒面前光，不知裏面受悽惶。灑土迷迷後人眼。妻兒趙迎春，各自尋頭奔。醃韮菜入不得蹊兒。臘月蘿蔔動了心。拔了蘿蔔地皮寬。六月連陰，想他好情兒。

又《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

劈空撰出金、瓶、梅三個人來，看其如何收攏一塊，如何發放開去。看其前半部止做金、瓶，後半部止做春梅。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計弄來，後半自己的梅花，却輕輕的被人奪去。（一）起以玉皇廟，終以永福寺，而一回中已一齊說出，是大關鍵處。（二）先是吳神仙，總覽其盛；後是黃眞人，少扶其衰；末是普淨師，一洗其業；是此書大照應處。（三）「冰鑑定終身」，是一番結束，然獨遺陳敬濟。「嘻笑卜龜兒」，又遺潘金蓮。然金蓮卽從其自己口中補出。是故亦不遺金蓮，當獨遺西門慶與春梅耳。兩番瓶兒托夢，蓋又單補西門。而葉頭陀相面，纔爲敬濟一番結束也。（四）未出金蓮，先出瓶兒；既娶金蓮，方出春梅；未娶金蓮，却先娶玉樓；未娶瓶兒，又先出敬濟。文字穿插之妙，不可名言。若夫夾寫蕙蓮、王六兒、賁四嫂、如意兒諸人，又極盡天工之巧矣。（五）會看《金瓶》者，看下半部；亦惟會看者，單看上半部。如「生子加官」後數十回大章法。（七）《金瓶》有板定大章法。如金蓮有事生氣，必用玉樓在傍，百遍皆然，一絲不易，是其章法老處。他如西門至人家飲酒，臨出門時，必用一人，或一官來拜，留坐，此又是「生子加官」後數十回大章法。（七）《金瓶》一百回到底俱是兩對章法。合其目，爲二百件事。然有一回，前後兩事，中用一語過節。又有前後兩事，暗中一笋過下，如第一回，用元壇的虎是也。又有兩事兩段寫者，寫了前一事半段，卽寫後一事半段，再完前半段，再完後半段者。有二事而

參伍錯綜寫者，有夾入他事寫者，總之以目中二事爲條幹，逐回細玩即知。

（八）《金瓶》一回，兩事作對固矣，却又有兩回作遙對者：如金蓮琵琶、瓶兒象棋作一對；偷壺、偷金作一對等，又不可枚舉。（九）前半冷，當在寫最熱處，玩之即知。人不耐看。後半處處熱，而人又看不出。前半處處熱，而人又看不出。後半熱，看孟玉樓上墳，放筆描清明春色便知。（十）內中有最沒正經、沒要緊的一人，却是最有結果的人，如韓愛姐是也。一部中，諸婦人何可勝數，乃獨以愛姐守志結，何哉？作者蓋有深意存於其間矣。言愛姐之母爲娼，而愛姐自東京歸，亦曾迎人獻笑，乃一留心敬濟，之死靡他，以視瓶兒之於子虛，春梅之於守備，二人固當愧死。若金蓮之遇西門，亦可如愛姐之逢敬濟。乃一之於琴童，再之於敬濟，且下及王潮兒，何其比回心之娼妓亦不若哉！此所以將愛姐作結，以愧諸婦。且言愛姐以娼女回頭，還堪守節，奈之何身居金屋，而不改過悔非，一竟喪廉寡恥，於死路而不返哉？（十一）讀《金瓶》，須看其大間架處。其大間架處，則分金、梅在一處，分瓶兒在一處。又必合金、瓶、梅在前院一處。金、梅合而瓶兒孤，前院近而金、瓶妬，月娘遠而敬濟得以下手也。（十二）讀《金瓶》，須看其入筍處。如玉皇廟講笑話，插入打虎。請子虛，即插入後院緊隣。六回金蓮纔熱，即借嘲罵處，插入玉樓。借問伯爵連日那裏，即插出桂姐。借蓋捲棚，即插入敬濟。借翟管家，插入王六兒。借翡翠軒，插入瓶兒生子。借梵僧藥，插入瓶兒受病。借碧霞宮，插入普淨。借上墳，插入李衙內。借拿皮襖，插入玳安、小玉。諸如此類，不可勝數。蓋其用筆不露痕跡處也。其所以不露痕跡處，總之，善用曲筆、逆筆，不肯另起頭緒，用直筆、順筆也。夫此書頭緒何限？若一一起之，是必不能之數也。我執筆時，亦必想用曲筆、逆筆，但不能如他曲得無跡、逆得不覺耳！此所以妙也。（十三）《金瓶》有節節露破綻處。如窗內淫聲，和尚偏聽見。私琴童，雪娥偏知道。而裙帶葫蘆，更屬險事，牆頭密約，金蓮偏看見。蕙蓮偷期，金蓮偏撞着。翡翠軒，自謂打聽瓶兒，葡萄架，早已照入鐵棍。纔受賕，即動大巡之怒。纔乞恩，便有平安之讒。調婿後，西門偏就摸着。燒陰戶，胡秀偏就看見。諸如此類，又不可勝數。總之，用險筆以寫人情之可畏，而尤妙在既已露破，乃一語即解，絕不費力累贅，此所以爲化筆也。（十四）《金瓶》有特特起一事，生一人，而來既無端，去亦無謂，如書童是也。不知作者，蓋幾許經營，而始有書童之一人也。其描寫西門淫蕩，並及外寵，不必說矣。不知作者，蓋因一人之出門，而方寫此書童也。何以言之？瓶兒與月娘，始疎而終親，金蓮與月娘，始親而終疎。雖故因逐來昭、解來旺起釁，而未必至撒潑一番之甚也。夫竟至撒潑一番者，有玉簫不惜將月娘底裏之言罄盡告之也。玉簫何以告之？曰：有「三章約」在也。「三章」何以肯受？有書童一節故也。夫玉簫、書童，不便突起爐灶，故寫「藏壺構釁」於前也。然則遙遙寫來，必欲其撒潑，何爲也哉？必得如此，方於出門時，月娘毫無憐惜，一棄不顧，而金蓮乃一敗塗地也。誰謂《金瓶》內，有一無謂之筆墨也哉！（十五）《金瓶》內正經寫六個婦人，而其實止寫得四個：月娘、玉樓、金蓮、瓶兒是也。然月娘則以大綱故寫之。玉樓雖寫，則全以高才被屈，滿肚牢騷，故又另出一機軸寫之。然則以不得不寫寫月娘，以不肯一樣寫寫玉樓，是全非正寫也。其正寫者，惟瓶兒、金蓮。然而寫瓶兒，又每以不言寫之。夫以不言寫之，是以不寫處寫之，是其寫處單在金蓮也。單寫金蓮，宜乎金蓮之惡，冠於衆人也。吁！文人之筆，可懼哉！（十六）《金瓶》內，有兩個人爲特特用意寫之，其結果亦皆可觀：如春梅與玳安兒是也。於同作丫鬟時，必用幾遍筆墨，描寫春梅心高志大，氣象不同。於衆小廝內，必用層層筆墨，描寫玳安色色可人。後文見得一部炎涼書中翻案春梅作夫人，玳安作員外，作者必欲其如此，何哉？見得一部炎涼書中翻案故也。何則？止知眼前作婢，不知即他日之夫人；止知眼前作僕，不知即他年之員外。不特他人轉眼奉承，即月娘且轉而以上賓待之，末路倚之。然則人之眼邊前炎涼，成何益哉！此是作者特特爲人下碪砭也。因要他於污泥中爲後文翻案，故不得不先爲之抬高身份也。（十七）李嬌兒、孫雪娥，要此二人何哉？寫一李嬌兒，見其未遇金蓮、瓶兒時，早已嘲風弄月，迎奸賣俏，許多不肖事，種種可殺。是寫金蓮、瓶兒，乃實寫西門之惡。寫李嬌兒，又虛寫西門之惡。寫出來的，既已如此，其未寫出來的，時又不知何許惡端不可問之事於從前也。作者何其深惡西門之如是。至孫雪娥，出身微賤，分不過通房，何其必勞一番筆墨寫之哉？此又作者菩薩心也。夫以西門之惡，不寫其妻作娼，何以報惡人。然既立意另一花樣寫月娘，斷斷不忍寫月娘至於此也。玉樓本是無辜受毒，何忍更令其頂缸受報。李嬌兒本是娼家。瓶兒更欲用之孽報於西門生前。而金蓮更自有冤家債主在，且即使之爲娼，於西門何損？於金蓮似甚有益，樂此不苦，又何以言報也？故用寫雪娥以至於

爲娼，以總張西門之報，且暗結宋蕙蓮一段公案。至於張勝、敬濟後事，則又情因文生，隨手收拾。不然，雪娥爲娼，何以結果哉？（十八）又嬌兒色中之財，看其在家管庫，臨去拐財可見。王六兒財中之色，看其與西門交合時，必云做買賣，騙丫頭房子，說合苗青，總是借色起端也。（十九）書內必寫蕙蓮，所以深潘金蓮之惡於無盡也；所以爲後文妬瓶兒時，小試行道之端也。何則？蕙蓮才蒙愛，偏是他先知，亦如迎春喚貓，金蓮睃見也。使春梅送火山洞，何異教西門早娶瓶兒，願權在一塊住也。蕙蓮跪求，便爾舒心。且許多牢寵關鎖，何異瓶兒來時，乘醉說一跳板走的話也。兩舌雪娥，使激蕙蓮，何異對月娘說瓶兒是非之處也。卒之來旺幾死而未死，蕙蓮可以不死而竟死，皆金蓮爲之也。作者特特於瓶兒進門，加此一段，所以危瓶兒也。而瓶兒不悟，且親密之，宜乎其禍不旋踵，後車終覆也。此深著金蓮之惡。吾故曰：其小試行道之端，蓋作者爲不知遠害者寫一樣子。若只隨手看去，便說西門慶又刮上一家人媳婦子矣。夫西門慶，殺夫奪妻，取其財，庇殺主之奴，賣朝廷之法，豈必於此，特特撰此一事，以增其罪案哉？然則看官每爲作者瞞過了也。（二十）後又寫如意兒，何故哉？又作者明白奈何金蓮，見其死蕙蓮、死瓶兒之均屬無益也。何則？蕙蓮纔死，金蓮可一快，然而官哥生，瓶兒寵矣。及官哥死，瓶兒亦死，金蓮又一大快，然而如意口脂，又從靈座生香。去掉一個，又來一個，金蓮雖善固寵，巧於制人，於此能不技窮袖手，其奈之何？故作者寫如意兒，全爲金蓮寫，亦全爲蕙蓮、瓶兒憤也。（二十一）然則寫桂姐、銀兒、月兒諸妓何哉？此則總寫西門無厭，又見其爲浮薄立品，市井爲習。而於中寫桂姐，特犯金蓮。寫銀姐，特犯瓶兒。又見金、瓶二人，其氣味聲息，已全通娼家。雖未身爲倚門之人，而淫心亂行，實臭味相投，彼娼婦猶步後塵矣。其寫月兒，則另用香溫玉軟之筆，見西門一味粗鄙，雖章台春色，猶不能細心領略，故寫月兒，又反襯西門也。（二十二）寫王六兒、賁四嫂以及林太太何哉？曰：王六兒、賁四嫂、林太太三人是三樣寫法，三種意思。寫王六兒者，專爲財能致色一着做出來。你看西門在日，王六兒何等趨承，乃一旦拐財遠遁。故知西門於六兒，借財圖色，而王六兒亦借色求財。故西門死，必自王六兒家來，究竟財色兩空。王六兒遇何官人，究竟借色求財。甚矣，色可以動人，尤未知財之通行無阻，人人皆愛也。然則寫六兒，又似單講財，故竟結入一百回內。至於賁四嫂，却爲玳安寫。蓋言西門止知貪濫無厭，不知其左右親隨，且上行下效，已浸淫乎欺主之風，而「竊玉成婚」，已伏綫於此矣。若云陪寫王六兒，猶是淺着。再至林太太，吾不知作者之心，有何千萬憤懣，而於潘金蓮發之。不但殺之割之，而並其出身之處、教習之人，皆欲致之死地而方暢也。何則？王招宣府內，固金蓮舊時賣入學歌學舞之處也。今看其一腔機詐，喪廉寡恥，若云本自天生，則良心爲不可必，而性善爲不可據也。吾知其自二、三歲時，未必便如此淫蕩也。使當日王招宣家，男敦禮義，女尚貞廉，淫聲不出於口，淫色不見於目，金蓮雖淫蕩，亦必化而爲貞女。奈何堂堂招宣，不爲天子招服遠人，宣揚威德，而一裁縫家九歲女孩至其家，即費許多閒情，教其描眉畫眼，弄粉塗朱，且教其做張做致，喬模喬樣。其待小使女如此，則其儀刑府內，固可知矣。宜乎三官之不肖荒淫，林氏之蕩閑踰矩也。招宣實教之，夫復何尤。然則招宣教一金蓮以遺害無窮，身受其害者，前有武大，後有西門，而林氏爲招宣還報，固其宜也。吾故曰：作者蓋深惡金蓮，而並惡及其出身之處，故寫林太太也。然則張大戶，亦成金蓮之惡者，何以不寫？曰：張二官頂補西門千戶之缺，而伯爵走動說娶嬌兒，儼然又一西門，其受報亦必又有不可盡言者，則其不着筆處，又有無限煙波，直欲又藏一部大書於無筆處也。此所謂筆不到而意到者。（二十三）《金瓶》寫月娘，人人謂西門氏虧之處，故寫林太太也。然則張大戶，亦成金蓮之惡者，何以不寫？曰：張二官頂補西門千戶之缺，而伯爵走動說娶嬌兒，儼然又一西門，其受報亦必又有不可盡言者，則其不着筆處，又有無限煙波，直欲又藏一部大書於無筆處也。此所謂筆不到而意到者。（二十三）《金瓶》寫月娘，人人謂西門氏虧此一人內助。不知作者寫月娘之罪，純以隱筆，而人不知也。何則？良人者，妻之所仰望而終身者也。若其夫千金買妾，爲宗嗣計，而月娘百依百順，此誠《關雎》之雅，千古賢婦人也。若西門慶殺人之夫，劫人之妻，此眞盜賊之行也。其夫爲盜賊之行，而其妻不涕泣而告之，乃依違其間，視爲路人，休戚不相關，而且自以好好先生爲賢，其爲心尙可問哉？至其於陳敬濟，則又見金、瓶二人，其氣味聲息，已全通娼家。雖未身爲倚門之人，而淫心亂行，實臭味相投，彼娼婦猶步後塵矣。其寫月兒，則另用香溫玉軟之筆，見作者已大書特書。月娘引賊入室之罪，可勝言哉！至後識破奸情，不知所爲分處之計，乃白日關門，便爲處此已畢。後之逐敬濟，送大姐，請春梅，皆隨風弄柁，毫無成見。而聽尼宣卷，胡亂燒香，全非婦人所宜。而後知「不堪讀書」四字，誤盡西門一生，且誤盡月娘一生也。何則？使西門守禮，便能以禮刑其妻。今止爲西門不讀書，所以月娘雖有爲善之資，而亦流於不知大禮，卽其家常舉動，全無舉案之風，而徒多眉眼之處。蓋寫月娘，爲一知學好而不知禮之婦人也。夫知學好矣，而不知禮，猶足遺害無窮。使敬濟之惡，歸罪於己，況不學好者乎！然則敬濟之罪，月娘成之。月娘之罪，西門慶刑

于之過也。（二十四）文章有加一倍寫法。此書則善於加倍寫也。如寫西門之熱，更寫六黃太尉，更寫蔡太師，更寫朝房，此加一倍熱也。如寫西門之冷，則更寫一敬濟在冷鋪中，更寫蔡太師充軍，更寫徽欽北狩，眞是加一倍冷。要之，加一倍熱，更欲寫如西門之熱者何限，而西門獨倚財肆惡。加一倍冷者，正欲寫如西門之冷者何窮，而西門乃不早見幾也。（二十五）寫月娘，必寫其好佛者，人抑知作者之意乎？作者開講，早已勸人六根清淨，吾知其必以「空」結此「財色」二字也。夫「空」字作結，必爲僧乃可。夫西門不死，必不回頭。而西門既死，又誰爲僧？使月娘於西門一死，不顧家業，即削髮入山，亦何與於西門說法？今必仍令西門自己受持方可。夫西門已死，則奈何？作者幾許踟躕，乃以孝哥兒生於西門死之一刻，卒欲令其回頭，受我度脫。總以聖賢心發菩薩願，欲天下無終諱過之人，人無不改之過也。夫人之既死，猶望其改過於來生。然則作者之待西門，何其忠厚慨惻，而勸勉於天下後世之人，何其殷殷不已也。是故既有此段大結束在胸中，若突然於後文，生出一普淨師，幻化了去，無頭無緒，一者落尋常窠臼，二者筆墨則脫落痕跡矣。故必先寫月娘好佛，一路屍屍閃閃，如草蛇灰線，後又特筆出碧霞宮，方轉到雪澗，而又只一影普師，遲至十年，方纔復收到永福寺。且於幻影中，將一部中有名人物，花開豆爆出來的，復一一煙消火滅了去。蓋生離死別，各人傳中，皆自有結，此方是一總大結束。作者直欲使一部千針萬線，又盡幻化了還之於太虛也。然則寫月娘好佛，豈泛泛然爲吃齋村婦，閒寫家常哉？此部書總妙在千里伏脈，不肯作易安之筆，沒筍之物也，是故妙絕羣書。（二十六）又月娘好佛，內便隱三個姑子，許多隱謀詭計，教唆他燒夜香、吃藥安胎，無所不爲。則寫好佛又寫月娘之隱惡也，不可不知。（二十七）內中獨寫玉樓有結果，何也？蓋勸瓶兒、金蓮二婦也。言不幸所天不壽，自己雖不能守，亦且靜處金閨，令媒妁說合事成。雖不免扇墳之誚，然猶是孀婦常情。及嫁而納扇多悲，亦須寬心忍耐，安於數命，此玉樓俏心腸，高諸婦一着。春梅一味托大，玉樓一味膽小，故後日成就，春梅必竟有失身受嗜欲之危，而玉樓則一勞而永逸也。（二十八）陳敬濟嚴州一事，豈不蛇足哉？不知作者一筆而三用也。一者爲敬濟墮落入冷鋪作因，二者爲大姐一死伏線，三者欲結玉樓實實遇李公子，爲百年知己，可償在西門家三、四年之恨也。何以見之？玉樓不爲敬濟所動，固是心焉李氏，而李公子寧死不捨。天下有寧死不捨之情，非知己之情也哉！可必其無《白頭吟》也。觀玉樓之風韻嫣然，實是第一個美人，而西門乃獨於一濫觴之金蓮厚。故寫一玉樓，明明說西門爲市井之徒，知好淫而且不知好色也。（二十九）玉樓來西門家，合婚過禮，以視「偷娶」「迎奸赴會」，何啻天壤。其吉凶氣象，已自不同。其嫁李衙內，則依然合婚，行茶過禮，月娘送親，以視老鴉爭論，夜隨來旺，王婆領出，不垂別淚，其明晦氣象，又自不同。故知作者特特寫此一位眞正美人，爲西門不知風雅定案也。（三十）金蓮與瓶兒，是不得叫做人。而伯爵、希大輩，皆是沒良心的人。兼之蔡太師、蔡狀元、宋御史，皆是枉爲人也。（三十一）獅子街，乃武松報仇之地，西門幾死其在胸中，若突然於後文，生出一普淨師，幻化了去，無頭無緒，一者落尋常處。曾不數日，而子虛又受其害，西門徜徉來往。後王六兒偏又爲之移居此地。賞燈，偏令金蓮兩遍身歷其處。寫小人托大忘患，嗜惡不悔，一筆都盡。（三十二）《金瓶梅》是一部《史記》。然而《史記》有獨傳、有合傳，却是分開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傳，而千百人總合一傳，內却又斷斷續續，各人自有一傳。固知作《金瓶》者，必能作《史記》也。何則？既已爲其難，又何難爲其易。（三十四）每見批此書者，必貶他書，以褒此書。不知文章乃公共之物，此文妙，何妨彼文亦妙。我偶就此文之妙者而評之，而彼文之妙，固不掩此文之妙者也。即我自作一文，亦不得謂我之文出，而天下之文皆不妙，且不得謂天下更無妙文妙於此者。奈之何批此人之文，即若據爲己有，而必使凡天下之文皆不如之。此其用心，偏私狹隘，決做不出好文。夫做不出好文，又何能批人之好文哉？吾所謂《史記》易於《金瓶》，蓋謂《史記》分做，而《金瓶》合做，即使龍門復生，亦必不謂予左袒《金瓶》，而予亦並非謂《史記》反不妙於《金瓶》。然而《金瓶》却全得《史記》之妙也。文章得失，惟有心者知之。我止賞其文之妙，何暇論其人之爲古人、爲後古之人，而代彼爭論、代彼謙讓也哉？（三十五）作小說者，概不留名，以其各有寓意，或暗指某人而作。夫作者既用隱惡揚善之筆，不存其人之姓名，並不露自己之姓名，乃後人必欲爲之尋端竟委，說出名姓何哉？何其刻薄爲懷也。且傳聞之

說，大都穿鑿不可深信。總之，作者無感慨，亦必不著書，一言盡之矣。其所欲說之人，即現在其書內。彼有感慨者，反不忍明言，我沒感慨者，反必欲指出，眞沒搭撒、沒要緊也。故「別號東樓」、「小名慶兒」之說，概置不問。即作書之人，亦止以「作者」稱之。彼既不著名於書，予何多贅哉？近見「七才子書」，滿紙王四，雖批者各自有意，而予則謂何不留此閒工，多曲折於其文之起盡也哉？偶記於此，以白當世。（三十六）《史記》中有年表，《金瓶》中亦有時日也。開口云西門慶二十七歲，吳神仙相面則二十九，至臨死則三十三歲。而官哥則生於政和四年丙申，卒於政和五年丁酉。夫西門慶二十九歲生子，則丙申年，至三十三歲，該云庚子。而西門乃卒於戊戌。夫李瓶兒亦該云卒於政和五年，乃云七年。此皆作者故爲參差之處。何則？此書獨與他小說不同。看其三四年間，却是一日一時推着數去，無論春秋冷熱，即某人生日，某人某日來請酒，某月某日請某人，某日是某節令，齊齊整整捱去。若再將三五年間，甲子次序排得一絲不亂，是眞個與西門計賬簿，有如世之無目者所云者也。故特特錯亂其年譜，大約三五年間，其繁華如此。則內云某日某節，皆歷歷生動，不是死板一串鈴，可以排頭數去，而偏又能使看者五色瞇目，眞有如捱着一日日過去也。此爲神妙之筆。嘻，技至此，亦化矣哉！眞千古至文，吾不敢以小說目之也。（三十七）一百回是一回，必須放開眼光作一回讀，乃知其起盡處。（三十八）一百回不是一日做出，却是一日一刻創成。人想其創造之時，何以至於創成，便知其內許多起盡，費許多經營，許多穿插裁剪也。（三十九）看《金瓶》，把他當事實看，便被他瞞過。必須把他當文章看，方不被他瞞過也。看《金瓶》，將來當他的文章看，猶須被他瞞過；必把他當自己的文章讀，方不被他瞞過。（四十）將他當自己的文章讀，是矣。然又不如將他當自己纔去經營的文章。我先將心與之曲折籌出，夫而後謂之不能瞞我，方是不能瞞我也。（四十二）做文章不過是「情理」二字。今做此一篇百回長文，亦只是「情理」二字。於一個人心中，討出一個人的情理，則一個人的傳得傳得矣。雖前後夾雜衆人的話，而此一人開口，是此一人的情理。非其開口便得情理，由於討出這一人的情理，方開口耳。是故寫十百千人，皆如寫一人，而遂洋洋乎有此一百回大書也。（四十三）《金瓶》每於極忙時，偏夾叙他事入內。如正未娶金蓮，先插娶孟玉樓；娶玉樓時，即夾叙嫁大姐。生子時，即夾叙吳典恩借債。官哥臨危時，乃有請六黃太尉等事。皆於百忙中，故作消閒之筆，非才富一石者何以能之？外如武松問傅夥計、西門慶的話，百忙裏說出「二兩一月」等文，則又臨時用輕筆討神理，不在此等章法內筭也。（四十四）《金瓶梅》妙在善於用犯筆而不犯也。如寫一伯爵，更寫一希大，然畢竟伯爵是伯爵，希大是希大，各人的身份，各人的談吐，一絲不紊。寫一金蓮，更寫一瓶兒，可謂犯矣，然又始終聚散，其言語舉動，又各各不亂一絲。寫一王六兒，偏又寫一賁四嫂；寫一李桂姐，偏又寫一吳銀姐、鄭月兒；寫一王婆，偏又寫一薛媒婆、一馮媽媽、一文嫂兒、一陶媒婆；寫一薛姑子，偏又寫一王姑子、劉姑子。諸如此類，皆妙在特特犯手，却又各各一款，絕不相同也。（四十五）《金瓶梅》於西門慶不作一文筆，於月娘不作一顯筆，於玉樓則純用俏筆，於金蓮不作一鈍筆，於瓶兒不作一深筆，於春梅純用傲筆，於敬濟不作一韻筆，於大姐不作一秀筆，於伯爵不作一呆筆，於玳安兒不着一蠢筆。此所以各各皆到也。（四十六）《金瓶梅》起頭放過一男一女，結末又放去一男一女。如卜志道、卓丟兒，是起頭放過者；錦雲與李安，是結末放去者。夫起頭放過去，乃云卜志道，是花子虛的署缺者，不肯直出子虛，又不肯明於十個中止寫九個，單留一個缺，去尋故卜志道雖爲子虛署缺，又爲瓶兒做楔子也。既云做楔子，又何有顧忌命名之義，而又必用一名？則只云「不知道」可耳，故云「卜志道」。至於丟兒，則又玉樓之署缺者。夫未娶玉樓，先娶此人，既娶玉樓，即丟開此人。豈如李瓶兒今日守靈，明朝燒紙，丫鬟、奶子相伴空房，且一番兩番托夢也？是誠丟開腦後之人，故云「丟兒」也。是其起頭放過者，皆意在放過那人去、放入這人來也。至其結末放去者，曰楚雲者，蓋爲西門家中，彩雲易散，作一影理」二字。又見得美色無窮，人生有限，死到頭來，雖有西子、王嬙，於我何涉？則又與韓愛姐同意，而又爲作者特特爲起講數語作證也。至於李安，則又作中流砥柱也。何則？一部書十二分滿許之筆，寫一孝子正人義士，以作中上自蔡太師，下至侯林兒等輩，何止百有餘人，並無一個好人，非迎奸賣俏之人，即附勢趨炎之輩。使無李安一孝子，不幾使良心種子滅絕乎？看其寫李安母子相依，其一篇話頭，眞見得守身如玉，不敢毀傷髮膚之孝子，

以視西門、敬濟輩，眞豬狗不如之人也。然則末節放過去的兩人，又放不過衆人，故特特放過此二人以深省後人也。（四十七）寫花子虛，卽於開首十人中。何以不便出瓶兒哉？夫作者於提筆時，固先有一瓶兒在其意中也。先有一瓶兒在其意中，其後如何偷期，如何迎奸，如何另嫁竹山，如何轉嫁西門，其着數俱已筭就，然後想到其夫，當令何名？夫不過令其應名而已，則將來雖有如無，故名之曰「子虛」。瓶本爲花而有，故卽姓花。忽然於出筆時，乃想叙西門氏正傳也，於叙西門傳中不出瓶兒，何以入此公案？特叙瓶兒，則叙西門起頭時，何以說隔壁一家，姓花名某，其妻姓李名某也？此無頭緒之筆，必不能入也。然則俟金蓮進門，再叙何如？夫他小說，便有一件件叙去，另起頭緒於中。惟《金瓶梅》純是太史公筆法。夫龍門文字中，豈有於一篇特特着意寫之人，且十分有八分寫此人之人，而於開卷第一回中，不總出樞紐，如衣之領，如花之蕾，而謂之太史公之文哉？近人作一本傳奇，於起頭數折，亦必將有名人數點到，況《金瓶梅》爲海內奇書哉！然則，作者又不能自己另出頭緒說，勢必借結弟兄時，入花子虛也。夫使無伯爵一班人，先與西門打熱，則弟兄又何由而結？使寫子虛亦在十人數內，終朝相見，則於第一回中，西門與伯爵會時，子虛係你知我見之人，何以開口便提起「他家二嫂」？卽提起二嫂，何以忽說「與咱院子止隔一牆」，而二嫂又何如好也哉？故用寫子虛爲會外之人，今日拉其入會，而因其隣牆，乃用西門數語，則瓶兒已出，隣牆已明，不言之表，子虛一家，皆躍然紙上。因又筭到，不用卜志道之死，又何因想起拉子虛入會？作者純以神工鬼斧之筆行文，故曲曲折折，止令看者瞇目，而不令其窺彼金針之一度。吾故曰，純是龍門文字。每於此等文字，使我悉心其中，曲曲折折，爲之出入其起盡，何異入五岳三島，盡覽奇勝？我心樂此，不爲疲也。（四十八）《金瓶》內，卽一笑談、一小曲，皆因時致宜：或直出本回之意，或足前回，或透下回。當於其下，另自分注也。（四十九）《金瓶梅》一書，於作文之法，無所不備，一時亦難細說，當各於本回前著明之。（五十）《金瓶梅》說淫話，止是金蓮與王六兒處多，其次則瓶兒，他如月娘、玉樓止一見，而春梅則惟於點染處描寫之。何也？寫月娘，惟「掃雪」前一夜，所以醜西門也。寫玉樓，惟於「含酸」一夜，所以表玉樓之屈，而亦以醜西門也。是皆非寫其淫蕩之本意也。至於春梅，欲留之爲炎涼翻案，故不得不留其身份，而止用影寫也。至於百般無恥，

堪爲何如？此作者深罪西門，見得如此狗彘，乃偏喜之，眞不是人也。故王六兒、潘金蓮有日一齊動手，西門死矣。此作者之深意也。至於瓶兒，雖能忍耐，乃自討苦吃，不關人事。而氣死子虛，迎奸轉嫁，亦去金蓮不遠，故不妨爲之馳張醜態。但瓶兒弱而金蓮狠，故寫瓶兒之淫，略較金蓮可些，而亦早自喪其命於試藥之時，甚言女人貪色，不害人卽自害也。吁，可畏哉！若蕙蓮、如意輩，有何品行，故不妨唐突。而王招宣府內林太太者，我固云爲金蓮波及，則欲報應之人，又何妨唐突哉！（五十一）《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便止看其淫處也。故必盡數日之間，一氣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層次，貫通氣脈，爲一線穿下來也。（五十二）凡人謂《金瓶》是淫書者，想必伊止知看其淫處也。若我看此書，純是一部史公文字。（五十三）做《金瓶梅》之人，若令其做忠臣孝子之文，彼必能又出手眼，摹神肖影，追魂取魄，另做出一篇忠孝文字也。我何以知之？我於其摹寫奸夫淫婦知之。（五十四）今有和尚讀《金瓶》，人必叱之。彼和尚亦必避人偷看。不知眞正和尚，方許他讀《金瓶梅》。（五十五）今有讀書者看《金瓶》者，無論其父母、師傅，禁止之。卽其自己，亦不敢對人讀。不知眞正讀書者，方能看《金瓶梅》。（五十六）作《金瓶》者，乃善才化身，故能其避人讀者，乃眞正看淫書也。百千解脫，色色皆到，不然，正難夢見。（五十七）作《金瓶》者，必能轉身證菩薩果。蓋其立言處，純是麟角鳳嘴文字故也。（五十八）作《金瓶梅》者，必曾於患難窮愁，人情世故，一一經歷過。入世最深，方能爲衆腳色摹神也。（五十九）作《金瓶梅》，若果必待色色歷遍，才有此書，則《金瓶梅》又必做不成也。何則？卽如諸淫婦偷漢，種種不同，若必待身親歷而後知之，將何以經歷哉？故知才子無所不通，專在一心也。一心所通，實又眞個現身一番，方說得一番。然則其寫諸淫婦，眞乃各現淫婦人身，爲人說法者也。（六十）其書凡有描寫，莫不各盡人情。然則眞千百化身，現各色人等，爲之說法者也。（六十一）其各盡人情，莫不各得天道。卽千古筭來，天之禍淫福善，顚倒權奸處，確乎如此。讀之，似有一人親曾執筆，在清河縣前，西門家裏，大大小小，前前後後，碟兒碗兒，一一記之，似眞有其事，不敢謂爲操筆伸紙做出來的。吾故曰：得天道也。（六十二）讀《金瓶》，當看其白描處。子弟能看其白描處，必能自做出異樣省力巧妙文字也。（六十三）讀《金

瓶》，當看其脫卸處。子弟看其脫卸處，必能自出手眼，作過節文字也。（六十四）讀《金瓶》，當知其避難處。子弟看其避難就易處，必能放重筆，拿輕筆，異樣使乖脫滑也。（六十五）讀《金瓶》，當看其手閒事忙處。子弟會得，便許作繁衍文字也。（六十六）讀《金瓶》，當看其穿插處。子弟會得，便許他作花團錦簇、五色瞇人的文字也。（六十七）讀《金瓶》，當看其結穴發脈、關鎖照應處。子弟會得，才許他讀《左》、《國》、《莊》、《騷》、史、子也。（六十八）讀《金瓶》，當知其用意處。夫會得其處處所以用意處，方許他讀《金瓶梅》，方許他自言讀文字也。（六十九）幼時在館中讀文，見窗友爲先生夏楚，云：「我教你字字想來，不曾教你囫圇吞。」予時尚幼，旁聽此言，即深自儆省，於念文時，即一字一字作崑腔曲，拖長聲，調轉數四念之，而心中必將此一字，念到是我用出的一字方罷。猶記念的是「好古敏以求之」一句的文字。如此不三日，先生出會課題乃「君子矜而不爭」。予自覺做時，不甚怯力。而文成，先生大驚，以爲抄寫他人，不然，何進益之速？予亦不能白。後先生留心驗予動靜，見予念文，以頭伏桌，一手指文，一字一字唱之，乃大喜曰：「子不我欺。」且回顧同窗輩曰：「爾輩不若也。」今本不通，然思讀書之法，斷不可成片念過去。豈但讀文，即如讀《金瓶梅》小說，若連片念去，便味如嚼蠟，止見滿篇老婆舌頭而已，安能知其爲妙文也哉？夫不看其妙文，然則止要看其妙事乎？是可一大揶揄。（七十）讀《金瓶》，必須靜坐三月方可。否則，眼光模糊，不能激射得到。（七十一）才不高，由於心粗。心粗由於氣浮。心粗則氣浮，氣愈浮，則心愈粗，豈但做不出好文，並亦看不出好文。遇此等人，切不可將《金瓶梅》與他讀。（七十二）未讀《金瓶梅》，而文字如是；既讀《金瓶梅》，而文字猶如是。此人直須焚其筆硯，扶犁耕田，爲大快活，不必再來弄筆硯自討苦吃也。（七十三）做書者是誠才子矣，然到底是菩薩學問，不是聖賢學問，蓋其專教人空也。若再進一步，到不空的所在，其書便不是這樣做也。（七十四）《金瓶》以空結，看來亦不是空到地的，看他以孝哥結便知。然則所云「幻化」，乃是以孝化百惡耳。（七十五）《金瓶梅》到底有一種憤懣的氣象。然則《金瓶梅》斷斷是龍門再世。（七十六）《金瓶梅》是部改過的書。觀其以愛姐結便知。蓋欲以三年之艾，治七年之病也。（七十七）《金瓶梅》究竟是大徹悟的人做的，故其中將僧尼之不肖處，一一寫出。此方是眞正菩薩，眞正徹悟。（七十八）《金瓶梅》，倘他當日發心，不做此一篇市井的文字，他必能另出韻筆作花嬌月媚，如《西廂》等文字也。（七十九）《金瓶》必不可使不會做文的人讀。夫不會做文字人讀，則眞有如俗云：「讀了《金瓶梅》也。」會做文字的人讀《金瓶》，純是讀《史記》。（八十）《金瓶梅》切不可令婦女看見。世有銷金帳底，淺斟低唱之下，念一回於妻妾聽者，多多矣。不知男子中尚少知勸戒觀感之人，彼女子中能觀感者幾人哉？少有效法，奈何奈何！至於其文法筆法，又非女子中所能學，亦不必學。即有精通書史者，則當以《左》、《國》、風雅、經史與之讀也。然則《金瓶梅》是不可看之書也，我又何以批之以誤世哉？不知我正以《金瓶》爲不可不看之妙文，特爲婦人必不可看之書，恐人自不知戒，而反以是咎《金瓶梅》，故先言之，不肯使《金瓶》受過也。然則男子中少知看書者，誰不看《金瓶梅》？看之而喜者，則《金瓶梅》懼焉。懼其不知所以喜之，而第喜其淫逸也。如是，則《金瓶》誤人矣。究之，非《金瓶》誤之，人自誤之耳。看之而怪者，則人誤《金瓶》矣。究之，非人誤之，亦非《金瓶》誤之，乃西門慶誤之耳。何爲《金瓶》誤人？不善讀書人，粗心浮氣，與之經史，不能下嚥，偏喜讀《金瓶梅》，且最不喜讀下半本《金瓶梅》，是誤人者《金瓶梅》也。何爲人自誤之？夫對人說賊，原以示戒，乃聽者反因學做賊之術，是非說賊者之過也。彼聽說賊者，本自爲賊耳。故《金瓶梅》不任受過。何以謂人誤《金瓶》？《金瓶梅》寫奸夫淫婦、貪官惡僕、幫閑娼妓，皆其通身力量，通身解脫，通身智慧，嘔心嘔血，寫出異樣妙文也。今止因自己目無雙珠，遂悉令世間將此妙文目爲淫書，置之高閣，使前人嘔心嘔血，做這妙文，雖本自娛，實亦欲娛千百世之錦繡才子者，乃爲俗人所掩，盡付流水。是謂人誤《金瓶》。何以謂西門慶誤《金瓶》？使看官不作西門的事讀，全以我此日文心，逆取他當日的妙筆，則勝如讀一部《史記》。乃無如開卷便止知看西門慶如何如何，全不知作者行文的一片苦心，是故謂之西門慶誤《金瓶梅》。然則，仍依舊看官誤看了西門慶的《金瓶梅》，不知爲作者的《金瓶》也。常見一人批《金瓶梅》曰：「此西門之大賬簿。」其兩眼無珠，可發一笑。夫伊於甚年月日，見作者僱工於西門慶家寫賬簿哉？更有讀至敬濟「弄一得雙」，乃爲西門其雙珠。」不知先生又錯看了也。金蓮原非西門所固有，而作者特寫一春梅，亦非欲爲西門慶所能常有之人而寫之也。此自是作者妙筆妙撰，以行此妙文，

何勞先生爲之傍生瞎氣哉？故讀《金瓶》者多，不善讀《金瓶》者亦多。予因不揣，乃急欲批以請教。雖不敢謂能探作者之底裏，然正因作者叫屈不歇，故不擇狂瞽，代爲爭之。且欲使有志作文者，同醒一醒長日睡魔，少補文家之法律也，誰曰不宜？（八十一）《金瓶》是兩半截書。上半截熱，下半截冷。上半熱中有冷，下半冷中有熱。（八十二）《金瓶梅》因西門慶一份人家，寫好幾份人家。如武大一家，花子虛一家，喬大戶一家，陳洪一家，吳大舅一家，張大戶一家，王招宣一家，應伯爵一家，周守備一家，何千戶一家，夏提刑一家。他如翟雲峰在東京不算，夥計家，以及女眷不往來者不算。凡這幾家，大約清河縣官員大戶屈指已遍。而因一人寫及一縣，吁，一元惡大惇(憝)矣。且無論此回，有幾家全傾其手，深遭荼毒也。可恨可恨。（八十三）《金瓶梅》寫西門慶無一親人，上無父母，下無子孫，中無兄弟。幸而月娘猶不以繼室自居。設也月娘因金蓮，終不通言對面，吾不知西門慶何樂乎爲人也。乃於此不自改過自修，且肆惡無忌，宜乎就死不悔也。（八十四）書內《金瓶》以「空」字起結，我亦批其以「空」字起結而已。到底不敢以「空」字誣我聖賢也。（百一）《金瓶》處處體貼人情天理，此是其眞能悟徹了，此是其不空處也。（百二）《金瓶梅》是大手筆，却是極細的心思做出來者。（百三）《金瓶梅》是部懲人的書，故謂之戒律亦可。雖然，又云《金瓶梅》是部入世的書，然謂之出世的書，亦無不可。（百四）「金」、「瓶」、「梅」三字連貫者，是作者自喻。此書內雖包藏許多春色，却一朵一瓣，費盡春工，當注之金瓶，流香芝室，爲千古錦繡才子，作案頭佳玩，斷不可使村夫俗子，作枕頭物也。噫，夫金瓶梅花，全憑人力以補天工，則又如此書，處處以文章奪化工之巧也夫。（百五）此書爲繼《殺狗記》而作。看他隨處影寫兄弟，如何九之弟何十，楊大郎之弟楊二郎，周秀之弟周宣，韓道國之弟韓二搗鬼。惟西門慶、陳敬濟無兄弟可想。（百六）以玉樓彈阮起，愛姐抱阮結，乃是作者滿肚皮猖狂之淚，沒處灑落，故以《金瓶梅》爲大哭地也。（百七）

謝頤《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敘》《金瓶》一書，傳爲鳳洲門人之作也，或云卽鳳洲手。然纚纚洋洋一百回內，其細針密線，每令觀者望洋而嘆。今經張子竹坡一批，不特照出作者金針之細，兼使其粉膩香濃，皆如狐窮秦鏡，怪窘溫犀，無不洞鑒原形，的是渾《艷異》舊手而出之者，信乎爲鳳洲作無疑也。然後知《艷異》亦淫，以其異而不顯其艷；《金瓶》亦艷，以其不異則止覺雖豈無貞烈者，然而失守者易，且又在各人家教。觀於此可以稟型于之懼矣，齊家者，可不愼哉！（八十九）《金瓶梅》內，却有兩個眞人，一尊活佛，然而總不能救一個妖僧之流毒。妖僧爲誰？施春藥者也。（九十）武大毒藥，既出之西門慶家，則西門毒藥，固有人現身而來。神仙、眞人、活佛，亦安能逆天而救之也哉！（九十一）讀《金瓶》，不可呆看，一呆看便錯了。（九十二）讀《金瓶》，必須置唾壺於側，庶便於擊。（九十三）讀《金瓶》，必須列寶劍於右，或可劃空泄憤。（九十四）讀《金瓶》，必須懸明鏡於前，庶能圓滿照見。（九十五）讀《金瓶》，必置大白於左，庶可痛飲，以消此世情之惡。（九十六）讀《金瓶》，必置名香於几，庶可遙謝前人，感其作妙文，曲曲折折以娛我。（九十七）讀《金瓶》，必須置香茗於案，以奠作者苦心。（九十八）《金瓶》純是禪門圓通後做法。我批《金瓶》，亦批其圓通處也。（九十九）《金瓶》亦並不曉得有甚圓通，我亦正批其不曉有甚圓通處也。（一百）

其淫。故懸鑑燃犀，遂使雪月風花、瓶罌篦梳、陳莖落葉諸精靈等物，妝嬌逞態，以欺世於數百年間，一旦潛形無地，蜂蝶留名，杏梅爭色，竹坡其碧眼胡乎！向弄珠客教人生憐憫畏懼心，今後看官睹西門慶等各色幻物，弄影行間，能不憐憫，能不畏懼乎！其視金蓮，當作敝屣觀矣。不特作者解頤而謝，覺今天下失一《金瓶梅》(乾隆丁卯本「失」字作「知」)，添一《艷異編》，豈不大奇！時康熙歲次乙亥清明中浣，秦中覺天者謝頤題於皋鶴堂。

四橋居士《隔簾花影序》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從古以來，福善禍淫之理，天固不爽毫釐，即或有作善之人，未嘗獲慶；作惡之人，未見遭殃，其皆不無可疑。然天道無私，不報於其時，必報於其後；不報於其身，必報於其子孫。從未有善人永不獲福，惡人世享豪華者！報應之機，遲速不同，人特未之深觀而默察耳。《金瓶梅》一書，雖係空言，但觀西門平生所爲，淫蕩無節，蠻橫已極，宜乎及身即受慘變，乃享厚福以終；至其報復，亦不過妻散財亡，家門零落而止。似乎天道悠遠，所報不足以蔽其辜，此《隔簾花影》四十八卷所以繼正、續兩編而作也。至於西門易爲南宮，月娘易爲雲娘，孝哥易爲慧哥，其餘一切人等，名目俱更，俾閱者驚其筆端變幻，波瀾綺麗，幾曾識其所自始。其實作者本意，不過借影指點，去前編有相爲表裏之妙。故南宮吉生前好色貪財等事，於首卷輕輕點過，以後將人情之惡薄、感應之分明，極力描寫，以見無人不報，無事不報，直至妻子歷盡苦辛，終歸於爲善以續前愆而後已。揆之福善禍淫之理，彰明較著，則是書也，不獨深合於《六經》之旨，且有益於世道人心者不小！後之覽者，幸勿以空言而忽之也可！　四橋居士謹題。

佚名《滿文本〈金瓶梅序〉》　歷觀編撰古詞者，或勸善懲惡，以歸禍福；或快志逞才，以著詩文；或明理言性，以喻他物；或好正惡邪，以辨忠奸。其書雖稗官古詞，而莫不各有一善。如《三國演義》、《水滸》、《西游記》、《金瓶梅》四種，固小說中之四大奇書也，而《金瓶梅》於此爲尤奇焉。凡百回中以爲百戒，每回無過結交朋黨、鑽營勾串、流連會飲、淫黷通奸、貪婪索取、強橫欺凌、巧計誆騙、忿怒行兇、作樂無休、訛賴誣害、挑唆離間而已，其於修身齊家、裨益於國之事一無所有。至西門慶以計藥殺武大，猶爲武大之妻潘金蓮服以春藥而死，潘金蓮以藥毒二夫，又被武松白刃碎屍。如西門慶通奸於各人之妻，其婦婢於伊在時即被其婿與家僮玷污。吳月娘背其夫，寵其婿，使入內室，姦淫西門慶之婢，不特爲亂於內室。吳月娘並無婦人精細之態，竟至殷天錫彊欲逼奸，來保有意調戲。至蔡京之徒，有負君王信任，圖行自私，二十年間，身譴子誅，朋黨皆罹於罪。西門慶慮遂謀中，逞一時之巧，其勢及至省垣，而死後屍未及寒，竊者竊，離者離，亡者亡，詐者詐，出者出，無不如燈消火滅之燼也。其附炎趨勢之徒，亦皆陸續無不如花殘木落之敗也。其報應輕重之稱，猶戥秤毫無高低之差池焉。且西門慶之爲樂，不過五六年耳。其餘攛掇諂媚、乞討鑽營、行彊兇亂之徒，亦揭示於二十年之內。將陋習編爲萬世之戒，自常人之夫婦，以及僧道尼番、醫巫星相、卜術樂人、歌妓雜耍之徒，自買賣以及水陸諸物，自服用器皿以及謔浪笑談，於僻隅瑣屑毫無遺漏，其周詳備全，如親身眼前熟視歷經之彰也。誠可謂是書於四奇書之尤奇者矣。或曰：是書乃明時逸儒盧楠所作，以譏刺嚴嵩、嚴世蕃父子者，不識然否？因其立意爲戒昭明，是以令其譯之，余於幾暇參訂焉。觀是書者，將此百回以爲百戒，夔然慄，慤然思，知反諸己而恐有如是者，斯可謂不負是書之意也。倘於情濃處銷然動意，不堪者略爲效法，大則至於身亡家敗，小則亦不免搆疾而見惡於人也。可不愼歟，可不愼歟！至若厭其污穢而不觀，乃以觀是書爲釋悶，無識之人者，何足道哉！是爲序。康熙四十七年五月穀旦序。

小和山樵《紅樓復夢凡例》　一、卷中無淫褻不經之語，非若《金瓶》等書以色身說法，使閨閣中不堪寓目。

分論

《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　第一回至第一百回回前總評。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此書單重財色，故卷首一詩，上解悲財，下解悲色。　一部炎涼書，乃開首一詩並無熱氣。信乎作者注意在下半部，而看官益當知看下半部也。　「二八佳人」，一絕色也。借色說人，則色的利害，比財更甚。下文「一朝馬死」二句，財也；「三杯茶作合」二句，酒也；「三寸氣在」二句，氣也。然而酒氣俱串入財色內講，故詩亦串入。小小一詩句，亦章法井井如此，其文章爲何如？　開講處幾句話

頭，乃一百回的主意。一部書總不出此幾句，然却是一起四大股、四小結股。臨了一結，齊齊整整。一篇文字斷落皆詳批本文下。　上文一律、一絕、三成語，末復煞四句成語，是得癡人不悟，作孽於酒色財氣中，而天自處高聽卑，報應不爽也。是作者蓋深明天道以立言歟？《金剛經》四句，又一部結果的主意也。　嘗看西門死後，其敗落氣象，恰如的的確確的事，亦是天道不深不淺，恰恰好好該這樣報應的。每疑作者非神非鬼，何以操筆如此？近知作者騙了我也。蓋他本是向人情中討出來的天理，故眞是天理。然則，不在人情中討出來的天理，又何以爲之天理哉？子弟作文，固當平心靜氣，向人情中討結煞，則自然成就我的妙文也。　一部一百回，乃於第一回中，如一縷頭髮，千絲萬絲，要在頭上一根繩兒扎住；又如一噴壺水，要在一提起來，即一線一線同時噴出來。今看作者，惟西門慶一人是直說；他如出應伯爵等九人，是帶出；月娘三房是直叙；別的如桂姐、玳安、玉簫、子虛、瓶兒、吳道官、天福、應寶、吳銀兒、武松、武植、金蓮、迎兒、敬濟、來興、來保、王婆諸色人等，一齊皆出，如噴壺傾水。然却是說話做事，一路有意無意，東拉西扯，便皆叙出，並非另起鍋灶，重新下米，眞正龍門能事。若夫叙一人而數人於不言中躍躍欲動，則又神工鬼斧，非人力之所能爲者矣！何以見之？如教「大丫頭」玉簫拿蒸酥是也。夫丫頭則丫頭已耳，何以必言「大丫頭」哉？春梅固原在月娘房中做小丫頭也，一言而春梅躍然矣，眞正化工文字。　此回內本寫金蓮，却先寫瓶兒，妙絕。　寫春梅用影寫法，寫瓶兒用遙寫法，寫金蓮用實寫法。然一部《金瓶》，春梅至「不垂別淚」時，總用影寫，金蓮總用實寫也。　寫春梅，何不於首卷內直出其名哉？不知此作者特特爲春梅留身份故也。既爲丫鬟，不便單拈出，勢必如玉簫借拿東西、或傳話時出之，如此，則春梅掃地矣。然則俟金蓮進門，或云用銀自外邊買來亦可。不知一部大書，全是這三個人，乃第一回時如何不點出也？看他於此等難處，偏能不費絲毫氣力，一筆勾出，且于不用一筆處勾出。不知其文心，是天仙，是鬼怪，看者不知，只說是拿東西賞天福，豈不大差！

未出月娘，乃先插大姐，帶出敬濟，是何等筆力。　出敬濟，止云「陳洪子」可耳，乃必云「東京八十萬禁軍楊提督」者，見蔡太師、翟雲峰門路皆從此一線出來。然則又於無筆墨處，將翟雲峰、蔡太師等一齊點出矣。後文來保賄相府時，必云「見楊府幹辦從府內出來」；進見蔡攸，必云「同楊幹辦一齊來」，則此句出蔡京、翟雲峰等益信矣。文章能事，至《金瓶梅》，眞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七通八達，八面玲瓏，批之不盡也。　《金瓶》內，每以一筆作千萬筆用。如此回玉皇廟，謂是結弟兄，謂是對永福寺作雙峙起結，謂是出武松，謂是出金蓮，謂是籠罩官哥寄名、瓶兒薦亡等事也。總之，一筆千萬用，如神龍天際、變化不測的文字。　一回冷熱相對兩截文字，然却用一筍即串攏，痕迹俱無。所謂「筍」者，乃在玉皇廟玄壇座下一個虎，豈不奇絕。　一回兩股大文字，「熱結」、「冷遇」也。然「熱結」中七段文字，「冷遇」中兩段文字，兩兩相對，却在參差合筍處作對鎖章法。如正講西門慶處，忽插入伯爵等人，至「滿縣都懼怕他」，下忽接他排行第一，眞與「覆姓西門、單名一個慶字」，合筍無一線縫處。正講武松遇哥哥，忽插入武大別了兄弟，如何如何許多話來，下忽云「不想今日撞着自己嫡親兄弟」，直與「自從兄弟分別之後」，合筍無一縫處。此上、下兩篇文字對峙處也。　無心撞着，却是嫡親兄弟，有心結識，反不好叙齒。掩映處最難過，最難堪。　「熱結」處何以有七段文字？自「大宋徽宗」至「無不通曉」是一段。自「結識的」至「都懼怕他」是二段。自「排行第一」至「又去調弄婦人」是三段。自「西門慶在家閑坐」至「只等應二來與他說」是四段。自「正說着」至「伯爵舉手和希大一路去了」是五段。自「十月初一」至「過了初二」是六段。自「次日初三」至「和子虛一同來家」是七段。此是「熱結」的文字已畢，下文則「冷遇」的文字了。切勿認「應伯爵來邀看虎」猶是西門慶邊的文字。　「冷遇」兩段，則一段是武大的文字，一段是金蓮的文字。伯爵兩人看去，固是引子，即武松打虎見官諸事，亦是信藥也。　看他寫「熱結」處，却用漸漸逼出。如與月娘閑話，是一頓。伯爵、希大來相約而去，是一頓。初一日收分資，是一頓。初二日知會道士，是一頓。初三日喫早飯，又是一頓。至廟中調笑，又是一頓。才說吳道士請燒紙，而伯爵謙讓，又作數層刷洗，方入本題。若「冷遇」却是一撞撞着，乃是嫡親兄弟，便見得一假一眞，有安排不待安排處。　描寫伯爵處，純是白描追魂攝影之筆，如向希大說：「何如？我說」又如「伸着舌頭道：　爺」儼然紙上活跳出來，如聞其聲，如見其形。　《水滸》上打虎，是講武松如何踢打、虎如何剪撲。《金瓶梅》却用伯爵口中幾個「怎的怎的」、一個「就像是」、一個「又像」，便使《水滸》中費如許力量方寫出來者，他却一毫不費力便了也，是何等靈滑手腕！況打虎時，是何等時候，乃一拳一脚都能計算清白？即使武松自己，恐用力

後亦不能向人如何細說也，豈如在伯爵口中描寫爲妙？　篇內出月娘，乃云「夫主面上百依百順」，看者止知說月娘賢德，爲後文能容衆妾地步也。不知作者更有深意：月娘可以向上之人也。夫可以向上之人，使隨一讀書守禮之夫主，則刑于之化，月娘便自能化俗爲雅，謹守閨範，防微杜漸，舉案齊眉，便成全人矣。乃無如月娘止知依順爲道，而西門之使其依順者，皆非其道。月娘終日聞夫之言，是勢利市井之言，見夫之行，是姦險苟且之行，不知規諫，而乃一味依順之，故雖有好資質，未免習俗漸染。後文引敬濟入室，放來旺進門，皆其不聞婦道，以致不能防閑也；送人直出大門，妖尼晝夜宣卷，又其不聞婦道，以致無所法守也。然則開卷寫月娘之百依百順，又是寫西門慶先坑了月娘也。泛泛讀之，何以知作者苦心。　作者做月娘，既另出筆墨，使眞欲做出一個賢婦人，後文就不該大書特書引敬濟入室等罪。既欲隱隱做他個不好的人，又不該處處形其老實。然則寫月娘，信如上所云，「一個可以學好向上的人」，西門慶不能刑于，遂致不知大禮。如俗所云：「好人到他家也不好了也。」故「百依百順」是罪西門，非贊月娘。　寫月娘何以必云是繼室哉？　見得西門慶孤身獨自，即月娘妻子，向是個繼室，非結髮者也，故其一生動作，皆是假景中提傀儡。　寫月娘惡處又全在繼室也。從來繼室，多是好好先生。何則？　因彼已有妻過，一旦死別，乃續一個入來，則不但她自己心上怕丈夫疑她是塡房；或有兒女，怕丈夫疑她偏心；當家，怕丈夫疑她不如先頭的。即那丈夫心中，亦未嘗不有此幾着疑忌在心中。故做繼室者，欲管不好，不管不好，往往多休戚不關，以好好先生爲賢也。今月娘雖說沒甚奸險，然其舉動處，大半不離繼室常套。故「百依百順」，在結髮則可，在繼室又當別論，不是說依順便是賢也。是四字，又月娘定案，又繼室定案。　寫西門對子虛，却句句是瓶兒；寫子虛來入會，却又處處是瓶兒。西門心照那邊，瓶兒心照這邊，已將兩人十分異樣親密處，寫得花團錦簇，好看殺人。眞有筆不到而意到之妙。　凡人用筆曲處，一曲兩曲足矣，乃未有如《金瓶》之曲也。何則？　如本意欲出金蓮，却不肯如尋常小說云「按下此處不言，再表一個人，姓甚名誰」的惡套。乃何如(如何)下筆？　因思從兄弟冷遇處，寫出金蓮。然則如何出此兩兄弟？　則用先出武二。如何出武二？　則用打虎。如何出打虎？　是依舊要先出武二矣。不則依舊要按下此處，再講清河縣出示拿虎矣。夫費如許曲折，乃依舊要按下另講，文章之夯亦夯不至此。

字又如穿花蝴蝶，一遠一近，煞是好看殺人。「熱結」文字，却以花二娘起、花二娘結，而月娘作引、卓二姐作餘波。人只謂下文是瓶兒先講起，不知一渡即是金蓮文字，作者之筆，其如龍乎！看他每不肯爲人先算着。西門慶「沉吟一會」，乃說出花子虛來。試想其沉吟是何意思？直與九回中武二沉吟一會相照。西門一沉吟，子虛死矣；武二一沉吟，李外傳、王婆、金蓮俱死矣，而西門慶亦死矣。然武二沉吟是殺人，西門沉吟是自殺。寫金蓮，云「不知這婦人是個使女出身」，後文瓶兒出身，又是「梁中書侍妾」，春梅不必說矣。然則三人大抵皆同，作者蓋深惡此等人，亦見婢妾中邪淫者多也。冷遇哥嫂文中，乃一云「嫡親兄弟」，再云「是我一母同胞兄弟」，再云「親兄弟難比別人」，句句是武二文字，却句句是敲擊十兄弟文字也。篇內金蓮凡十二聲「叔叔」，於十一聲下，作者却自入一句，將上文十一聲「叔叔」一總，下又拖一句「叔叔」，便見金蓮心頭、眼底、口中，一時便有無數「叔叔」也。益悟文章生動處，不在用筆寫到之處。開卷一部大書，乃用一律、一絕、三成語、一諺語盡之，而又入四句偈作證，則可云「金瓶梅」已告完矣。《水滸》本意在武松，故寫金蓮是賓，武松是主。《金瓶梅》本寫金蓮，故寫金蓮是主，寫武松是賓。文章有賓主之法，故立言本自不同，切莫一例看去，所以打虎一節，亦只得在伯爵口中說出。里仁爲美，況近鄰哉！今子虛不善擇鄰，而與西門爲鄰，卒受其禍。武大與王婆爲鄰，亦卒受其禍。殆後瓶兒與金蓮鄰牆，又卒受其禍。甚矣，卜鄰當愼也。

第二回　俏潘娘簾下勾情　老王婆茶坊說技　此回前一段，是金蓮文字；知縣差出以後一段，是武大、武二文字；挑簾以後是西門慶與王婆文字；然則金蓮文字中又有武二文字也。

第三回　定挨光王婆受賄　設圈套浪子私挑　上一回結因，下一回成果，此回乃將因做果之時之事也。然而却是兩段文字，一段定挨光，一段做挨光。寫十分光，却先寫五件事，後又寫一件事，才寫十分光。而寫十分光內，却又寫九個「此事便休了」，分明板板寫出，却又生活不凡。且見後文，金蓮如於三分四分光時便走，王婆所云，「我不能拉住她」，總之到九分光時，如若不肯，王婆亦止云「來搭救」西門，「此事便休」，「再也難成」。然則挨光雖王婆定下，而光之能成，到底是金蓮自定也。寫婦人之淫若此。　後半寫挨光，便是前面所定之挨光也。看他偏是照前說出者一樣說去，偏令看者不覺一毫重複，止見異樣生動，自是化工手筆。　看他於五分光成時，止用「王婆將一手往臉一摸」，便使上下十分光皆出，眞是異樣妙筆。

第四回　赴巫山潘氏幽歡　鬧茶坊鄆哥義憤　此回却是兩個半截文字，前半篇是挨光的下半截，後半篇是捉奸的上半截。

第五回　捉奸情鄆哥定計　飲酖藥武大遭殃　此回文字，妙在上半捉奸，句句是武大，却句句是鄆哥。下半用藥，句句是金蓮，却句句是王婆。

第六回　何九受賄瞞天　王婆幫閑遇雨　此回是何九周旋武大了當的文字。自那日却和西門慶做一處，是寫西門慶、金蓮開手一番罪案已完，則《金瓶梅》二「金」字的出身來歷已完。不特西門慶又要暫丟開去娶孟玉樓，即作者亦要暫放此處，更爲「瓶」、「梅」作傳。今看他下半回依舊還是金蓮、王婆文字，不知作者自是借鍋下米，做玉樓、做薛嫂、做春梅，人自不知也。

第七回　薛媒婆說娶孟三兒　楊姑娘氣罵張四舅　上文自看打虎至六回終，皆是爲一金蓮，不惜費筆費墨，寫此數回大書，作者至此當亦少歇。乃於前文王婆遇雨半回，層層脫卸下來，至此又重新用通身氣力、通身智慧，又寫此一篇花團錦簇之文，特特與第一回作對，其力量相等。人謂其精神不懈，何其不歇一歇？不知他於上文「遇雨」文內，即已一路歇來，至此乃歇後復振之文。讀者要便被他瞞過去也。知此回文字精警，則益信前「遇雨」文字爲層層脫卸此回文字也。　夫以《金瓶梅》爲名，是金蓮、瓶兒、春梅爲作者特特用意欲寫之人。乃前文開講，便出瓶兒，恰似等不得寫金蓮便要寫瓶兒者。乃今既寫金蓮，偏不寫瓶兒，偏又寫一玉樓。夫必寫一玉樓，且毋論其文章穿插，欲急故緩，不肯使人便見瓶兒之妙。第問其必寫玉樓一人何故？作者命名之意，非深思不能得也。玉樓之名非小名、非別號，又非在楊家時即有此號。乃進西門家，排行第三，號曰玉樓，是西門慶號之也。「號」之云者，作妾之別說也：即此「玉樓」二字，已使孟三姐眼淚洗面、欲生欲死也。然則「玉樓」二字，固是作者爲之起也，非眞個有一西門慶爲之起此名也。作者意固奈何？　語有云，「玉樓人醉杏花天」，然則「玉樓」者，又「杏花」之別說

也。必杏花又奈何？言其日邊仙種，本該倚雲栽之，忽因雪早，幾致零落。見其一種春風，別具嫣然，不似蓮出污泥、瓶梅爲無根之卉也。觀其命名，則作者待玉樓，自是特特用異樣筆墨，寫一絕世美人，高衆妾一等。見得如此等美人，亦遭荼毒。然既已荼毒之，却又常屈之於冷淡之地，使之含酸抱屈，本不肯學奸，久不能知趣，而世之如玉樓者，正復不少。則作者殆亦不寓意於玉樓乎？況夫金瓶梅花，已占早春，而玉樓春杏，必不與之爭一日之先，然至其時日，亦各自有一番爛熳，到那結果時，梅酸杏甜，則一命名之間，而後文結果皆見。要知玉樓在西門慶家，則亦雖有如無之人，而西門慶必欲有之者，本意利其財而已。觀楊姑娘一爭、張四舅一鬧，則總是爲玉樓有錢作襯。而玉樓有錢，見西門慶既貪不義之色，且貪無耻之財，總之良心喪絕，爲作者罵盡世人地也。夫本意爲西門貪財處寫出一玉樓來，則本意原不爲色，故雖有美如此，而亦淡然置之，見得財的利害比色更利害些，是此書本意也。

第八回　盼情郎佳人占鬼卦　燒夫靈和尚聽淫聲　上回寫娶玉樓，却只算才娶來家。才來家第一夜，此回便序金蓮矣。然則費如許力量寫一玉樓，而止拉到家中便罷休，何以謂之情理文字哉？然而接寫玉樓來家，如何宴爾，如何會月娘衆人，勢必又是一篇文字。既累筆難寫，又冷落金蓮矣。今看他竟不寫玉樓而止寫金蓮，然寫金蓮時却句句是玉樓文字，何巧滑也。何則？金蓮處冷落，玉樓處親熱，觀西門慶之慚疏金蓮處更可知也。端午別金蓮，到六月初二，將近一月也。此將近一月中做的事，皆是相看玉樓，收拾下禮。然將近一月中忙此一事，豈無一刻閑工到六姐處哉？今既絕無消息，是未娶之前已心焉玉樓矣。六月二日既娶玉樓，六月十二即嫁大姐，夫此十天之內，既忙不得工夫走動，十二至二十八，半月以內，又無一刻閑工夫哉？夫無閑何以至院裏哉？

第九回　西門慶偷娶潘金蓮　武都頭誤打李皂隸　此回金蓮歸花園內矣。須記清三間樓，一個院，一個獨角門，且是無人跡到之處。記清方許他往後讀。此回偷娶金蓮，却是順出春梅。而出春梅時，必云月娘房裏兩個丫頭：一個春梅，一個玉簫。明是作者恐人冤他第一回內不曾在「大丫頭」三字中出春梅也，又恐無目者猶然不知。下又云：「另買一個小丫頭」云云，明明說先有一個小丫頭，陪此大丫頭三字者，爲春梅也。予言豈不益信？亦如玉瓶兒欲來，月娘忽以許多正言不許其來。然則西門利其色，月娘則乘機利其財矣。月娘之罪，又何可逭？倘不知兩人偷期之事，則花家婦人私房欲寄於

第一〇回　義士充配孟州道　妻妾玩賞芙蓉亭　此回收拾武松，是一段過接文字。妻妾玩賞，固是將上文諸事諸人一鎖，然却又早過到瓶兒處也。觀其命名，寫一絕世美人，高衆妾一等。見得如此等美人，亦遭荼毒。然既已荼毒之，却又常屈之於冷淡之地，使之含酸抱屈，本不肯學奸，久不能知趣，而世之如玉樓者，正復不少。則作者殆亦不寓意於玉樓乎？況夫金瓶梅花，已占早春，而玉樓春杏，必不與之爭一日之先，然至其時日，亦各自有一番爛熳，到那結果時，梅酸杏甜，則一命名之間，而後文結果皆見。要知玉樓在西門慶家，則亦雖有如無之人，而西門慶必欲有之者，本意利其財而已。觀楊姑娘一爭、張四舅一鬧，則總是爲玉樓有錢作襯。而玉樓有錢，見西門慶既貪不義之色，且貪無耻之財，總之良心喪絕，爲作者罵盡世人地也。夫本意爲西門貪財處寫出一玉樓來，則本意原不爲色，故雖有美如此，而亦淡然置之，見得財的利害比色更利害些，是此書本意也。

第一一回　潘金蓮激打孫雪娥　西門慶梳籠李桂姐　此回文字，上半明是寫金蓮得寵，却明是寫春梅得寵。蓋前文寫西門之於金蓮，已不啻如花如火矣。過此十三回內，又是瓶兒的事，是寫其如花如火者，又皆瓶兒之如花如火者也。然則必出春梅於瓶兒之前，見得其與金蓮同功一體、生死共之，不得不先寫春梅也。夫先寫春梅，止云收用而已，畢將春梅較蕙蓮、來爵媳婦之不若，何以爲之《金瓶梅》哉？固知此與雪娥生波起浪，皆是作者特寫春梅地步。見得此日春梅，已迥非昔日之春梅，而雪娥夢夢，自不知之，宜乎說先有一個小丫頭，陪此大丫頭三字者，爲春梅也。予言豈不益信？亦如玉

第一二回　潘金蓮私僕受辱　劉理星魘勝求財　此回寫桂姐在院中，純是寫西門：見得才遇金蓮，便娶玉樓，才有春梅，又迷桂姐，紛紛浪蝶，無非寫春梅全帶三分傲氣，方與後文作照。

第一三回　李瓶姐牆頭密約　迎春兒隙底私窺　此下單講瓶兒矣。撞見瓶兒，必寫子虛請來，自己引賊入室，見交匪類之報，又見托人之失。描瓶兒勾情處，純以憨勝，特與金蓮相反，以便另起花樣，不致犯手也。若王六兒，又特犯金蓮而弄不犯之巧者也。此書可謂無法不備。

第一四回　花子虛因氣喪身　李瓶兒迎姦赴會　此回上半寫子虛之死是正文，寫瓶兒、西門之惡，又是正文。不知其寫月娘之惡，又於旁文中帶一正文也。何則？寫西門留瓶兒所寄之銀時，必先商之月娘。使賢婦相夫，正在此時，將邪正是非、天理人心，明白敷陳，西門或動念改過，其惡或不至於是也。乃食盒裝銀，牆頭遞物，主謀盡是月娘，又明言都送到月娘房裡去了，則月娘爲人，乃《金瓶梅》中第一綿裡裹針柔奸之人。作者却用隱隱之筆寫出來，令人不覺也。何則？夫月娘倘知瓶兒、西門偷期之事，而今又收其寄物，是幫西門一伙做賊也。夫既一伙做賊，乃後子虛既死，瓶兒欲來，月娘忽以許多正言不許其來。然則西門利其色，月娘則乘機利其財矣。月娘之罪，又何可逭？倘不知兩人偷期之事，則花家婦人私房欲寄於

西門氏家，此何故也？乃月娘主謀，動手騙入房中。倘子虛尚未死，瓶兒安必其來？主意不賴其寄物，後日必還，則月娘與瓶兒何親何故、何恩何德，乃爲之擔一把干係，收藏其私房哉？使有心俟瓶兒之來，則其心愈不可問矣。況後文阻娶瓶兒，乃云「與她丈夫相與」，然則月娘此時之意，蓋明安一白騙之心，後直不欲瓶兒再題一字，再見瓶兒一面，故瓶兒進門，月娘含憤，以及竹山受氣之時，西門慶與月娘雖有間意，而並未一言，乃寫月娘直至不與西門交言，是月娘固自有心事，恐寄物見主也。利其財，且卽不肯買其房。總之，欲得此一宗白財，再不許題原主一字，月娘之惡，寫得令人髮指。固知後敬濟、吳典恩之報，眞絲毫不爽，乃其應得者耳。

第一五回　佳人笑賞玩燈樓　狎客幫嫖麗春院　此回與下十六回，皆瓶兒傳中過文也。然此回純是順筆，描寫頓挫中花樣，故全是春雲初吐、層層次次生法出來的文字也。

第一六回　西門慶擇吉佳期　應伯爵追歡喜慶　此回內總是照下文，故作滿心滿意之筆，十分圓滿，以與下文走滾作照也。

第一七回　宇給事劾倒楊提督　李瓶兒許嫁蔣竹山　此回瓶兒云「你就如醫奴的藥」一語，後文「情感」回中一字不易，遙遙對照，是作者針線處。正寫金蓮，忽插入玉樓，奇矣。今又正寫瓶兒，忽插敬濟，絕妙章法。然此露敬濟之來，下回遇金蓮，方寫敬濟之事，則又對照中故爲參差處。

第一八回　賂相府西門脫禍　見嬌娘敬濟銷魂　此回上半乃收拾東京之事也。夫東京一波，作者因瓶兒嫁來，嫌其太促，恐使文情不生動，故又生出一波作間，因卽欲以敬濟作間，庶可合此一筍。蓋東京一波，爲敬濟而生；敬濟一筍，借瓶兒而入；今竹山一事，又借東京一事而起。然竹山已贅，敬濟已來，則東京一波，若不及早收拾，將何底止？故此回首卽收拾也。

第一九回　草裏蛇邏打蔣竹山　李瓶兒情感西門慶　上文自十四回至此，總是瓶兒文字。內穿插他人如敬濟等，皆是趁窩和泥。此回乃是正經寫瓶兒歸西門氏也。乃先於卷首，將花園等項題明蓋完，此猶娶瓶兒傳內事，却接敘金蓮、敬濟一事，妙絕！《金瓶》文字，其穿插處篇篇如是，後生家學之，便會自做太史公也。　看他花園內，又寫月娘教敬濟來，其罪月娘可知。

第二〇回　傻幫閑趨奉鬧華筵　癡子弟爭鋒毀花院　上文金、瓶、梅出身已完。此回只該寫「冰鑑定終身」可矣，不知作者固欲曲曲折折，作一書以自娛也。若急急忙忙寫去，忽忽忽收煞，則不如勿作之爲愈也。故必至二十九回，方以「冰鑑」總鎖住。而二十五回一小小樞紐，先煞一煞也。此回與下回，因上文瓶兒傳中波折太多，一斷(段)文字結不住，故接連又用兩回結之也。

第二一回　吳月娘掃雪烹茶　應伯爵簪花邀酒　此回文方使娶瓶兒事收拾乾淨也。然則又是將六人一一插寫一番。而二十五回「春晝鞦韆」，猶是第二筆，則此回早已收束二十回，以趕文勢，至二十九回內，一齊結煞也。甚矣，作文固難，看文猶難也。看他用王姑子閑中一笑話，將六人俱提出，便知此回文字之主意也。

第二二回　蕙蓮兒偷期蒙愛　春梅姐正色閑邪　此回方寫蕙蓮。夫寫一金蓮，已令觀者髮指，乃偏又寫一似金蓮，特特犯手，却無一相犯。而寫此一金蓮，必受制於彼金蓮者，見金蓮之惡，已小試於蕙蓮一人，而金蓮恃寵爲惡之膽，又漸起於治蕙蓮之時。其後遂至陷死瓶兒母子，勾串敬濟，藥死西門，一縱而幾不可治者，皆小試於蕙蓮之日。西門入其套中，不能以禮治之，以明察之，惟有縱其爲惡之性耳。吾故曰：爲金蓮寫肆惡之由，寫一武大死；爲金蓮寫爭寵之由，乃寫一蕙蓮死也。

第二三回　賭棋杯瓶兒輸鈔　覷藏春潘氏潛踪　此回單叙蕙蓮之怙寵也。夫主意單寫蕙蓮，而用筆亦單寫蕙蓮，便成呆筆。上文金蓮、玉樓、瓶兒、春梅俱未呆寫，後文若千人亦俱未呆筆，此文又何肯呆寫？則知「賭棋杯」又不得不然之生法穿插也。然而玉樓、金蓮、瓶兒相聚一處，其消閑永晝，逐出一波作間，因卽欲以敬濟作間，庶可合此一筍。蓋東京一波，爲敬濟而隊成團，一堂春色，又不得不加一番描寫，不必待「鞦韆」一回方始總描之也，生；敬濟一筍，借瓶兒而入；今竹山一事，又借東京一事而起。然竹山已贅，敬濟已來，則東京一波，若不及早收拾，將何底止？故此回首卽收拾也。

第二四回　敬濟元夜戲嬌姿　惠祥怒罵來旺婦　此回總寫西門慶治家愚闇之失也。上半寫西門不能守禮，防邪氣於未然；中段寫月娘付理亂於不聞，一任婦女遙街行走，而西門亦止醉夢，一線不知，成何家範？下半寫西門偏愛蕙蓮，便不能統服衆下。卽蕙(惠)祥失誤點茶，固亦職分中事，使西門不與蕙蓮勾搭，雖百鞭蕙(惠)祥，有何閑說？乃止因一事下替，遂起凌夷之漸。作者蓋深爲處家者棒喝也，凡有家者識之。

上賞燈作對。如言「疑爲公侯人家」一語，遙照燈樓下一語，一字不差。蕙蓮幾個「一回」，與金蓮登樓幾個「一回」，又遙遙作對。蓋寫蕙蓮，原欲將其結果，爲瓶兒作履霜之戒，故又寫一元夜，又到獅子街燈樓上，而蕙蓮又作者欲再作一金蓮之後塵，故又用幾個「一回」字，特特遙照也。

第二五回　吳月娘春晝鞦韆　來旺兒醉中謗訕　此回又是一小關鎖也。夫上文烹茶傳末，已於酒令中各寫身份，可謂一小鎖，而此文又鎖何哉？不知上文芙蓉亭，以及掃雪烹茶，俱不能入春梅在坐，大是費手。故又生一鞦韆，則春梅、蕙蓮皆可與金、瓶、月娘諸人齊肩併立，共佔春風，毫無乘車戴笠之異也。此係作者千秋苦心，今日始爲道出，以告天下後世錦繡才子也。

第二六回　來旺兒遞解徐州　宋蕙蓮含羞自縊　此回收拾蕙蓮，令其風馳電捲而去也。夫費如許筆墨，花開豆爆出來，却又令其風馳電捲而去，則不如不寫之爲愈也。不知有寫此一人，意在此人者，則肯輕寫之，亦不肯便結之。蓋我本意所欲寫者在此，則一部書之終始即在此。此人出而書始有，此人死而書亦終矣，如西門、月娘、金、瓶、梅、敬濟等人是也。有寫此一人，本意不在此人者，如宋蕙蓮等是也。本意止謂要寫金蓮之妬瓶兒，却恐筆勢迫促，便間架不寬廠，文法不盡致，不能成此一部大書。故於此先寫一宋蕙蓮，爲金蓮預彰其惡，少試其道，以爲瓶兒前車也。然則蕙蓮不死，不足以見金蓮也，寫蕙蓮之死，不在一聞來旺之信而即死，却在雪娥上氣之後而死，是蕙蓮之死，金蓮死之，非蕙蓮之自死也。金蓮死之，固爲爭寵，而蕙蓮之死於金蓮，亦是爭妍。殆爭之不勝，至再至三，而終不勝，故憤恨以死。故一云含羞，又云受氣不過。然則與來旺何與哉？

第二七回　李瓶兒私語翡翠軒　潘金蓮醉鬧葡萄架　此回是金蓮、玉樓、瓶兒、春梅四人相聚後，同時加一番描寫也。玉樓爲作者特地矜許之人，故寫其冷，而不寫其淫。春梅又爲作者特地留爲後半部之主腦，故寫其寵，而不寫其淫。至於瓶兒、金蓮，固爲同類，又分深淺，故翡翠軒尚有溫柔濃艷之雅，而葡萄架則極妖淫污辱之態。甚矣，金蓮之見惡於作者也。

第二八回　陳敬濟徼倖得金蓮　西門慶糊塗打鐵棍　人知此回爲寫金蓮之惡，不知是作者完一事之結尾、渡一事之過文也。蓋特地寫一蕙蓮，忽令其煙消火滅而去，不幾嫌筆墨直截，故又寫一遺鞋，使上文死去蕙蓮，從新在看官眼中一照，是結尾也。因金蓮之脫鞋，遂使敬濟得花關之金鑰，此文章之渡法也。然而一遺鞋，則金蓮之狂淫已不言而盡出；一收鞋，則蕙蓮之遺想又不言而盡出矣。

第二九回　吳神仙冰鑒定終身　潘金蓮蘭湯邀午戰　此回乃一部大關鍵也。上文二十八回一一寫出來之人，至此回方一一爲之遙斷結果。蓋作者恐後文順手寫去，或致錯亂，故一一定其規模，下文皆照此結果此數人也。此數人之結果完，而書亦完矣，直謂此書至此結亦可。

第三〇回　蔡太師覃恩錫爵　西門慶生子加官　因潘金蓮生一宋金蓮，又因潘金蓮之遺失「金蓮」，引出宋金蓮之遺下「金蓮」。潘金蓮遺失「金蓮」，入陳敬濟手；宋金蓮遺下「金蓮」，爲西門慶收。則西門慶解潘金蓮之「金蓮」，以與敬濟，而敬濟乃得金蓮；宋金蓮自解其「金蓮」以與西門慶，而乃留爲潘金蓮快志之地，遂致失一金蓮而又得一金蓮。且因既失復還之「金蓮」，引出新做之「金蓮」，因金蓮新做一「金蓮」，遂使玉樓亦做一「金蓮」，瓶兒亦做一「金蓮」，今此回春梅亦做一「金蓮」，見得數人呼吸相通，一鼻孔中出氣，不謂一「金蓮」之鞋，生出兩回無窮文字。

第三一回　琴童兒藏壺構釁　西門慶開宴爲歡　此回已伏瓶兒母子俱死之機也。何則？官哥生而書童始來，瓶兒死而書童即去。中間妬瓶兒兼妬書童。且內室乞恩，書童實附瓶兒。而「三章約」，金蓮實走書童。然則寫書童乃又寫瓶兒受妬之時，外更有一以色進身，入宮見妬之男寵以襯之，見金蓮一妬而無所不用其妬。而藏壺一事，實爲後「三章約法」之根，有如前《讀法》內所云者也。

第三二回　李桂姐趨炎認女　潘金蓮懷嫉驚兒　此回上半幅之妙，妙在先令桂姐、銀兒家去，將諸妓一影，後用桂姐先來，銀姐、愛香、金釧三人後來。三人先出去，桂姐獨後出來。一路情節，遂花團錦簇之妙。夫必又寫四妓何哉？蓋於西門做官之後，其勢利豪華，於別處描寫，更覺費手，看他算到必不止於一遭開宴，開宴正所以熱鬧。而開宴之熱鬧，止用諸妓樂工一襯，便有寒谷生春、花添錦上之致。文字固有襯疊法也。

第三三回　陳敬濟失鑰罰唱　韓道國縱婦爭風　韓道國，一百回內結果之人也，其結果乃在何官人家。夫韓道國妻王六兒，於「財」、「色」二字不堪而沉溺者也；愛姐於「財」、「色」二字，不堪而回頭者也。不堪，所以有此書；不堪而欲其回頭，又所以有此書。故結以何官人，爲凡世之不拘何姓人

等作官人者勸也。故仍以何官人結，而此處於未出韓道國，先出何官人，因買何官人貨，方尋韓伙計。然則「財」、「色」二字，人自不能忘情，相引而迷於其中耳。故何官人之貨，必云絨線。

第三四回　獻芳樽內室乞恩　受私賄後庭說事　提刑所，朝廷設此以平天下之不平，所以重民命也。看他朝廷以之爲人事送太師，太師又以之爲人事送百千奔走之市井小人；而百千市井小人之中，有一市井小人之西門慶，實太師特以一提刑送之者也。今看到任以來，未行一事，先以伯爵一幫閑之情、道國一伙計之份，將直作曲，妄入人罪，後卽於我所欲入之人，又因一龍陽之情，混入內室之面，隨出人罪。是西門慶又以所提之刑爲幫閑、淫婦、幸童之人事。天下事至此，尙忍言哉？作者提筆著此回時，必放聲大哭也。

第三五回　西門慶爲男寵報仇　書童兒作女妝媚客　此回單爲書童出色描寫也。故上半篇用金蓮怒罵中襯出，下半篇用伯爵笑話中點醒也。伯爵者，乃作者點睛之筆也。看他於此回內描寫書童，一篇曲曲折折文字，只用伯爵一笑話明白說出，使通身皆現。諸如後文「山洞戲春嬌」、西門惱桂姐心事，用伯爵數句話點明。如此等類，不可勝數。故云伯爵，作者點睛之妙筆，遂成伯爵之妙舌也。

第三六回　翟管家寄書尋女子　蔡狀元留飲借盤纏　此回乃作者放筆一寫仕途之醜、勢利之可畏也。夫西門市井小人，逢迎翟雲峰，不惜出妻獻子，何足深怪。乃蔡一泉巍巍榜首，甘心作權奸假子，且而矢口以雲峰爲榮，止因十數金之利，屈節於市井小人之家，豈不可耻。吾不知作者有何深惡之一人，而借此以醜之也。

第三七回　馮媽媽說嫁韓愛姐　西門慶包占王六兒　此回乃一百回作結之因也。夫愛姐不上東京，道國何由遠遁？道國不遠遁，又何由於大碼頭遇守備府之陳敬濟？愛姐不遇敬濟，何由改過而守節哉？然則趨奉翟謙，猶是易解之意。

第三八回　王六兒棒槌打搗鬼　潘金蓮雪夜弄琵琶　此回入李智、黃三，總爲西門死後冷處作襯，故先爲熱處多下趨附之人也。

第三九回　寄法名官哥穿道服　散生日敬濟拜冤家　此回專爲佞佛邀福者下一針砭。

第四〇回　抱孩童瓶兒希寵　粧丫鬟金蓮市愛　此回小文，爲下回憤深作引也。蓋金蓮之憤，何止此日起。然金蓮生日，西門乃在玉皇廟。宿玉皇廟，却是爲瓶兒生子，則金蓮此夕已二十分不快。乃抱孩兒時，月娘之言、西門之愛，俱如針刺眼。爭之不得，爲無聊之極思，乃粧丫鬟以邀之也。雖暫分一夕之愛，而憤已深矣，宜乎後文再奈不得也。文字無非情理，情理便生出章法，豈是信手寫去者。

第四一回　兩孩兒聯姻共笑嬉　二佳人憤深同氣苦　上文生子後，至此方使金蓮醋甕開破泥頭，瓶兒氣包找開線口。蓋金蓮之刻薄尖酸也，如上文如許情節，自翡翠軒發源，一滴一點以至於今，使瓶兒之心深懼、瓶兒之膽暗攝，方深深鬱鬱悶悶，守口如瓶而不輕發一言以與之爭。雖瓶兒天性溫厚，亦積威於漸以致之也。

第四二回　逞豪華門前放煙火　賞元宵樓上醉花燈　此回侈言西門之盛也。四架煙火，旣云門前逞放，看官眼底誰不謂好向西門慶門前看煙火也。看他偏藏過一架在獅子街，偏使門前三架毫無色相，止用棋童口中一點。而獅子街的一架，乃極力描寫，遂使門前三架不言俱出。此文字旁敲側擊之法。

第四三回　爭寵愛金蓮惹氣　賣富貴吳月攀親　夫西門前得玉樓、瓶兒之財，雖爲得財，却是色中之財，必用李智、黃四來一番描寫動頭，後文接入生涯，方是眞正財來。故用伯爵，一如「十分光」中之王婆也。看其後一回，叫李智、黃四買禮作爲，便知彷彿。

第四四回　避馬房侍女偷金　下象棋佳人消夜　夫藏壺與偷金作遙對章法，下象棋與彈琵琶又作遙對章法。自生子後，至此欲將生子加官後諸事一總，以便下二回卜龜兒用第二番結束也。章法之整暇如此。

第四五回　應伯爵勸當銅鑼　李瓶兒解衣銀姐　自黃四等還金後，至此文送桌面時，已隔無限文字，却倒序伯爵與黃、李二人趕到相會之說，似屬脫節上文。看他止用「正值西門在前廳打發桌面」一語接入，便使一枝筆如兩邊一齊寫來，無一邊少停一筆不寫。文章雙寫之能，純史公得意之法，被他學熟偷來也。

第四六回　元夜游行遇雪雨　妻妾戲笑卜龜兒　此回自吳神仙後，又是一番結果也。二十九回以上，雖講「財」，却單講「色」。四十六回以上至三十回以下，雖亦講「色」，却單講「財」。故王六兒「財」中之「色」也。　上半部凡言六月內事，接連兩個人都在六月，如玉樓以六月娶，瓶兒亦以六月密約，

應分明處却不分明的妙。此處言正月內事，接連自初九日寫至十六日，一日有一日的事，却令人捱看，不覺其板重，不必分明處却甚分明。

第四七回　苗青貪財害主　西門枉法受贓　以上四十七回，俱是接連而下。至此截住上文，另起頭緒。寫一苗員外與西門大官人作對，見苗員外以一刁氏而喪其身。況西門以如許妖孽隨其左右，雖欲不亡，其可得乎？其不死於來旺、來爵之手者，有幸有不幸耳。

第四八回　弄私情戲贈一枝桃　走捷徑探歸七件事　平插曾公一人，特爲後文宋巡按對照。且見西門之惡，純是太師之惡也。夫太師之下，何止百千萬西門，而一西門之惡已如此，其一太師之惡爲何如也！

第四九回　請巡按屈體求榮　遇梵僧現身施藥　此回叙二巡按之榮，却都是求榮者之地步也。總爲西門生色。閑中點綴董嬌兒，又爲桂兒、銀兒等一襯也。

第五〇回　琴童潛聽燕鶯歡　玳安嬉游蝴蝶巷　文字至五十回已一半矣。看他於四十九回內，卽安一梵僧施藥，蓋爲死瓶兒、西門之根。而必於諸人中先死二人者，見瓶之磬矣，凡百骸四肢，其能免乎？故前五十回，漸漸熱出來。此後五十回，又漸漸冷將去。而於上四十九回插入，却於此回特爲玳安一描生面，特特爲一百回對照也。不然，作者有此閑筆，爲玳安叙家常乎？　此回特寫王六兒與瓶兒試藥起，蓋爲瓶兒伏病死之由，亦爲西門伏死於王六兒之由也。恐再着金蓮，一回中難寫，故接手又寫下一回品玉之金蓮也。文字用意之處，井井如此，而人不看，奈何奈何！

第五一回　打貓兒金蓮品玉　鬥葉子敬濟輸金　此回總寫金蓮之妬、之淫、之邪，乃夾一李桂姐、王三官之事，又夾一王姑子、薛姑子之事，便使一片邪淫世界，十分滿足。又見金蓮之行，實伯仲桂姐，而二尼之淫，又深罪月娘也。　此回章法，全是相映。如品玉之先，金蓮起身，爲月娘所譏；後文鬥葉之先，金蓮起身，又爲月娘所譏是也。品玉時以春梅代脫衣始，以春梅代穿衣結；鬥葉子以瓶兒同出儀門始，以同瓶兒回房結，又是兩兩相映。黃、安二主事來拜是實，宋御史送禮是虛，又兩兩相映也。　此書至五十回以後，便一節節冷了去。今看到此回，先把後五十回冷局的大頭緒一一題清：如開首金蓮兩舌，伏後文官哥、瓶兒之死；李三、黃四諄諄借帳，伏後文賴帳之由；李桂姐伏王三官；林太太、來保、王六兒飲酒一段，伏後文二人結親、拐財、背主之故；郁大姐伏申二姐；品玉伏西門之死；而鬥葉子伏敬濟之飄零；二尼講經伏孝哥之幻化。蓋此一回，又後五十回之樞紐也。

第五二回　應伯爵山洞戲春嬌　潘金蓮花園調愛婿　篇首又找金蓮後庭花一事，特特與王六兒一扭同心，見二人同惡共濟，以結此梵僧藥之案，爲後文同時死西門之地也。

第五三回　潘金蓮驚散幽歡　吳月娘拜求子息　至此回方寫金蓮、敬濟二人得手，而得手却在捲棚內，且驚散之後，又用西門摸着，總寫西門之疏略，而又描金蓮之驚魂也。

第五四回　應伯爵隔花戲金釧　任醫官垂帳診瓶兒　此回俱是下文引子。蓋伯爵戲金釧，明言遺簪墮珥，俱是相思，隔花金串，行當入他人之手，是瓶兒未死，已先爲春梅散去一影。然瓶兒一死，亦未嘗不有隔花人遠天涯近意。是此一回，既影瓶兒死，復遙影蓮摧梅謝。若任醫官，又爲官哥作襯，見官哥不死，瓶兒尙可醫，官哥死，而瓶兒必死。子虛之靈不爽也。

第五五回　西門慶兩番慶壽旦　苗員外一諾送歌童　此回方正寫太師之惡與趨奉之恥，爲世人一哭也。寫桂姐假女之事方定，而西門假子之事乃出，遞映醜絕。吾不知作者有何深惡於太師之假子，而作此以醜其人，下同娼妓之流也。文筆亦太刻矣。

第五六回　西門慶捐金助朋友　常峙節得鈔傲妻兒　此回是「財」字一篇小結束。蓋梵僧藥以後，乃極力寫「色」的利害，此又寫「財」的利害，爲「酒肉朋友、柴米夫妻」八字，同聲一哭也。

第五七回　聞緣簿千金喜捨　戲雕欄一笑回嗔　此回單爲永福寺作地。不寫爲守備香火，則金蓮亦不能葬此，春梅亦不來此。使止寫守備香火，而西門無因，不幾無因而果，顧客失何則？永福寺，金、瓶、梅歸根之所。主乎？故用千金喜捨，總爲後文衆人俱歸於此也。

第五八回　潘金蓮打狗傷人　孟玉樓周貧磨鏡　此回將雪娥一點者，何也？蓋永福寺已修整，衆人將去而羣芳未彫，必寒信先至，故雪娥一夜西風，而蓮李杏梅皆有寒色矣。

第五九回　西門慶露陽驚愛月　李瓶兒睹物哭官哥　夫官哥死，而瓶兒死，而西門亦死，故訪愛月，見西門之歲月有限也。月娘生於八月十五日，

過十五則缺矣，今愛月姓鄭，猶云正愛好月，又早過十五日也。豪華易老，日月如流，歌舞場中，不堪回首，奈何奈何。　上文一路寫官哥小膽，寫貓，至此方一筆結出官哥之死，固是十二分精細。乃於官哥臨死時，寫夢子虛云「你如何盜我財物與西門慶？我如今告你去也」二句，明是子虛轉化官哥，以爲瓶兒孽死之由，以與西門索債之地。二句道盡，遂使推喚貓上牆，打狗關門，早爲今日打狗傷人、貓驚官哥之因，一絲不差。甚矣，作者之筆，眞有疏而不漏之至，理存乎其中，殆奪天工之巧者乎？然後知其以前瓶兒打狗喚貓，金蓮打狗養貓，特特照應，使看者知官哥卽子虛之化身也。

第六〇回　李瓶兒病纏死孽　西門慶官作生涯　此回小小一篇文字，見色慾有悲傷之時，錢財無止足之處，爲世人涕淚相告也。

第六一回　西門慶乘醉燒陰戶　李瓶兒帶病宴重陽　夫下一回瓶兒方死，此回宴重陽，乃不起之信也。然先陪寫一燒陰戶，且夾寫一金蓮之淫，是未寫瓶兒之死機，先已寫西門之死機也。何則？西門死時，自王六兒家來，以及潘六兒繼之方死。今自王六兒家來，潘六兒繼之，已明明前後對照，豈非死機已伏？故於伏西門死機之時，卽夾寫春梅發動之機。蓋春梅別茂，而西門已冷落於夕陽衰草矣。何以見春梅發動之機？曰以申二姐見之。蓋春梅，固龐二姐也。二姐者，二爲少陰，六爲老陰，明對六兒而名之也。然郁二姐者，郁結其氣於蓮開之時也，今西門冷落已來，瓶罄花殘，其久郁之二姐，已將伸其志矣。故用入申二姐，後文罵之，正所以一吐從前之郁。夫至春梅之氣盡吐，將又別換一番韶華，而去日之春光，能不盡付東流乎？故西門亦隨之而死，蓮杏亦因之而散也。然插此意於瓶兒未死之先，眞是龍門再世。

第六二回　潘道士法遣黃巾士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　此回文字最是難寫。題雖兩句，却是一串的事，故此回乃是一筆寫去。內却前前後後，穿針遞線，一絲不苟。眞是龍門一手出來，不敢曰又一龍門也。

第六三回　韓畫士傳眞作遺愛　西門慶觀戲動深悲　這篇文字，特特爲醜西門無恥與一班無恥逐臭者，然却又是一篇一氣承上起下的文字。　傳眞、觀戲，特特相對，蓋爲一百回地也。夫人死而曰眞，假中之眞，何以謂之眞，乃必傳之？瓶兒之生何莫非戲，乃於戲中動悲，其癡情纏綿，卽至再世，猶必沉淪慾海，故必幻化，方可了此一段淫邪公案也。

第六四回　玉簫跪受三章約　書童私掛一帆風　人知春梅爲四女樂中第一人，不知作者已先極力描寫一玉簫也。蓋瓶者，養花之物；而簫者，歌舞之器，悲歡皆可寄情於中。故生子加官，必寫玉簫失壺，而私書童於此起，蓋藏淫泆之調於簫中，歡也。瓶兒一死，卽使姦情敗露，書童遠去，是藏離別之調於簫中，悲也。此是作者特以簫聲之悲歡離合，寫銀瓶之存亡，爲一部大關目處也。

第六五回　願同穴一時喪禮盛　守孤靈半夜口脂香　瓶兒死於九月十七，西門死於正月廿一，屈指才三月，子虛亦靈矣。後文看其明明一日日叙去，便又有如許文字，而又止是三月中的事，一絲不紊。

第六六回　翟管家寄書致賻　黃眞人發牒薦亡　此回寫瓶兒一夢也，乃胡知府、周守備、荆都監以下武官，李知縣以下文官，又宋御史、黃主事、安郎中、翟管家，色色皆來，特與西門一死相映。夫瓶兒與西門之死，不閱三月而冷暖如此，寫得世情活現。

第六七回　西門慶書房賞雪　李瓶兒夢訴幽情　月娘掃雪，至此又寫賞雪。夫前雪爲春前之雪，一層層熱了來；此回爲臘底之雪，一層層冷了去也。因寫諸花，固用雪爲起結。　瓶兒初來，月娘掃雪；瓶兒一死，西門賞雪；特特相映。忽插愛月，又爲「踏雪訪」相映也。夫愛月必踏雪訪，蓋言冷將至也。雪月下，無他花，惟待春梅矣。

第六八回　應伯爵戲啣玉臂　玳安兒密訪蜂媒　此回特寫愛月，却特與桂姐相映，見此時有月無花，一片寒冷天氣也。始鄭鴇出迎，何異李鴇，愛香出迎，何異李桂卿。伯爵幫襯，不減昔日李家之伯爵，此日之架兒，猶是昔日之踢行頭者。蓋寫一月姐，又特特與桂姐相犯也。

第六九回　招宣府初調林太太　麗春院驚走王三官　此回特與金蓮出身處說報應，則西門之因果，不問可知矣。　夫李桂兒，西門之婊子也，乃王三官私之，其氣固不必言。今忽得一人指引，卽無林氏，已有差人拿訪之勢，況乎林氏囑之，爲一舉而二得乎？此西門一生快意事也。夫快意至此，其爲願已足，宜乎死期迫之矣。

第七〇回　老太監引酌朝房　二提刑庭參太尉　甚矣，夫作書者必大不得於時勢，方作寓言以垂世。今止言一家，不及天下國家，何以見怨之深而不能忘哉？故此回歷叙運艮峰之賞無謂，諸奸臣之貪位慕祿，以一發胸中之恨也。

第七一回　李瓶兒何家託夢　提刑官引奏朝儀　此回託夢，方結住瓶兒。下回雖時復照應瓶兒，乃是點染，非眞結也。此回瓶兒已結，看其寫袁指揮家便見。　篇末寫風。夫前酒令內寫風花雪月。但上半部寫花、寫月、寫雪，並未寫風。今一寫風而故園零落矣，故特特寫風，非尋常泛寫也。然而此書亦絕無一筆泛寫之筆。

第七二回　潘金蓮摳打如意兒　王三官義拜西門慶　夫金蓮之妬瓶兒，以其有子也。今摳打如意，亦是恐其有子，又爲瓶兒之續。是作者特爲瓶兒餘波，亦如山洞內蕙蓮之鞋也。

第七三回　潘金蓮不憤憶吹簫　西門慶新試白綾帶　夫吹簫之憶，直追至內室乞恩時，故金蓮不憤也。　玉樓生日，自掃雪後一寫，至此又一寫。蓋言去年花開顏色改，今年花開復誰在也。又是前後章法。　「新試白綾帶」，已爲後文一死作地。而「不憤憶吹簫」之後，金蓮復來，蓋又爲「撒潑」一回作引。總之，自瓶兒死後，至此後「撒潑」，總寫金蓮之肆志得意以取辱也。

第七四回　潘金蓮香腮偎玉　薛姑子佛口談經　此回「品玉」，乃寫下回「撒潑」之由，然實起於一皮襖。夫皮襖乃瓶兒之衣也。金蓮淘氣，終由瓶兒之衣，然則瓶兒雖死，作者猶寫已死之瓶兒爲金蓮作對也。

第七五回　因抱恙玉姐含酸　爲護短金蓮潑醋　此回寫金蓮淘氣，乃先寫如意，總爲金蓮淘氣之根也。

第七六回　春梅姐嬌撒西門慶　畫童兒哭躲溫葵軒　上文七十二回內，安郎中送來一盆紅梅、一盆白梅、一盆茉莉、一盆辛夷，看着亦謂閑閑一禮而已。六十回內，紅梅花對白梅花，亦不過閑閑一令而已。不知作者一路隱隱顯顯，草蛇灰線寫來，蓋爲春梅洗發。言蓮杏月桂，俱已飄零，蓋瓶斷簪折、琴書俱冷，一段春光，端的總在梅花也。此回乃特筆爲春梅一寫。夫金蓮與月娘淘氣，而春梅撒嬌，雖禍起春梅，而不爲金蓮寫，特爲春梅寫。亦花各有時，金蓮乃一謝時之芰荷，故不如當春之梅萼，是故寫春梅而不寫金蓮也。但寫春梅，亦有兩樣筆墨，爲其將有出頭之日，爲春梅計，則守備府中，固春梅揚眉吐氣之處。是此處寫其撒嬌，蓋爲春梅攄身份也。若云爲西門慶計，則金屋梅花，深注金瓶，一旦瓶墜金井，而梅花亦狼藉東風，眼見爲敬濟所揉擰，是此處一寫，又爲梅花傷心，且爲西門傷心也。故玉簫調裏吹徹江城，瓶已沉矣，而水豈復能溫乎？是用接寫溫秀才之去也。

第七七回　西門慶踏雪訪愛月　賁四嫂帶水戰情郎　此回接寫尙小塘、聶兩湖，爲溫秀才作餘波，不知已爲賁四嫂作流紅地也。夫殘花成葉，片片隨波，轉眼成灰。會心者上小塘徘徊獨步，蓮已成空，當尋貝葉之風，以悟眼前實地，而無如眼底湖光，猶作流芳之感，是以情牽不斷，又爲殘葉惹相思也。惟小塘通兩湖，故葉葉浮來，可作水中之戰。

第七八回　林太太鴛幃再戰　如意兒莖露獨嚐　宋御史送一百本曆日來，亦平平一事，不知皆作者如椽之筆寫之也。蓋言一百回文字，至下一回將寫其喫緊以示人處也。「財」、「色」二字，至下一回討結果也。況一百本曆日，言百年有限，人且斷送於酒色財氣之內也，故用宋喬年送來。又瓶兒一百日後，是西門死期，言瓶之罄矣，不能苟延也。　篇內窗梅表月，簷雪滾風，蓋一總後文春梅、月娘、雪娥等事也，豈泛泛寫景？

第七九回　西門慶貪欲喪命　吳月娘喪偶生兒　此回乃一部大書之眼也。看他自上文重和元年正月初一寫至此，一日一日，寫至初十，今又寫至看燈。夫看燈夜樓上嘻笑，固金蓮、瓶兒皆在獅子街也。今必仍寫至此時此地，見報應之一絲不爽。　此回總結「財」、「色」二字利害，故「二八佳人」一詩放於西門泄精之時，而「積財積善」之言，放於西門一死之時。西門臨死囑敬濟之言，寫盡癡人，而許多賬本，總示人以財不中用，死了帶不去也。

第八〇回　潘金蓮售色赴東牀　李嬌兒盜財歸麗院　看官着眼看他大手筆處，看他一絲不亂處在於何處。看他止用二人發放一部大題目，一曰「售色」，一曰「盜財」，是其一絲不亂處，是其大筆如椽處。

第八一回　韓道國拐財遠遁　湯來保欺主背恩　夫西門喫藥而死，完武大公案也。李嬌兒盜財歸院，完瓶兒、子虛公案也。此回道國財，完苗青公案也。來保欺主，完蕙蓮、來旺公案也。一部剝剝雜雜大書，看他勾消賬簿，却清清白白，一絲不苟。

第八二回　陳敬濟弄一得雙　潘金蓮熱心冷面　此回人云金蓮文字，不知乃過下一十八回文字之脈也。使不弄一得雙，何有春梅下文許多文字？使不有熱心冷面，何有下文玉樓嚴州許多文字？是此回乃春梅別放之由，而玉樓結果之機也，與金蓮全不相干。下文乃正經金蓮收煞文字。

第八三回　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寄柬諧佳會　秋菊與金蓮何仇？但類各不同，互相怨恨耳。然而夏去秋來，池蓮褪粉，籬菊綻金，自是不得不然

之時勢。又一屋中，蓮、梅、菊備三時，而添一陳敬濟之敗荷，則秋深時候，故應暫讓秋菊說話。此回方是結果金蓮之楔子，却用一縱一擒、又一縱又一擒作章法。

第八四回　吳月娘大鬧碧霞宮　普靜師化緣雪澗洞　此回乃大書月娘之罪，以爲一百回結文之定案也，以爲以前凡寫月娘之罪案結穴也。夫凡寫月娘偏寵金蓮，利瓶兒牆頭之財，夜香之權詐，掃雪之趨承，處處引誘敬濟，全不防閑金蓮，置花園中金、瓶、梅於度外，一若別室之人，隨處奸險，引娼妓爲女，而冷落大姐，賣富貴而攀親，宣卷念經，喫符藥而求子，瓶兒一死，即掠其財，金蓮合氣，挾制其夫，種種罪惡，不可勝數，而總不如此回之罪爲深切注(著)明，又駕出於諸婦人之上者也。何則？夫寡婦遠行燒香之罪，已屬萬死無辭，乃以孝哥兒交與如意看養。夫西門氏無一人矣，此三尺之孤，乃西門家裏祖宗源遠流長，傳之於今日者也。西門在日，且當珍之保養之，不可一日離其側，況其死後乎？況有金蓮在側，官哥之前車可鑑，瓶兒之言不猶在耳乎？乃一旦遠行燒香。夫燒香，非必不可辭之事，且爲必不可行之事，以致太歲起釁，伯才招災，苟有人心，當不爲此。況夫敬濟現在家中，即無秋菊之言，猶當早計及此。矧秋菊言之屢屢，己又親移大姐進儀門內，而又令玳安、平安等監其取藥與當物。今忽遠行，乃反去其監守以隨己。夫大姐在儀門裏住，則敬濟同在內廂房。以論嬌兒、玉樓等婦人，則混雜不便。使其在舖上宿，則花園內之金鎖鑰誰收乎？以論金蓮、春梅，則又不便。況乎玳安、來安皆隨去，其餘俱在，貯許多金粉於園庭，列無數孀居於後院，一旦遠行燒香，且自己又爲未亡之人，乃遠奔走於數百里之外。以禮論之，即有夫之婦，往鄰左之尼庵僧舍，亦非婦人所宜，乃岳廟燒香！噫！月娘之罪，至此極矣。此書中之惡婦人，無過金蓮。乃金蓮不過自棄其身，以及其婢耳。未有如月娘之上使其祖宗絕祀，下及其子，使之列於異端，入於空門，兼及其身，幾乎不保，以遺其夫羞；且誨盜誨淫於諸妾。而雪洞一言，以其千百年之宗祀，爲一夕之喜捨布施，尤爲百割不足以贖其罪也。況夫玉簫私人而不知，小玉私人而不知，以及後來旺被逐之奴而復引入室，以致有雪娥之走；因竊玉之婚，以致平安之逃，吳典恩之醜。一百回中，無一可恕之事，故作者特用寫後文春梅數折以醜之也。其醜之之處，眞勝於殺之割之也。故曰此書中月娘爲第一惡人、罪人，予生世世不願見此等男女也。然而其惡處，總是一個不知禮。夫不知禮，則其志氣日趨於奸險陰毒矣，則其行爲必不能防微杜漸、循規蹈矩矣。然則不知禮，豈婦人之罪也哉？西門慶不能齊家之罪也。總之，寫金蓮之惡，蓋彰西門之惡；寫月娘之無禮，蓋罪西門之不讀書也。純是陽秋之筆。

第八五回　吳月娘識破奸情　春梅姐不垂別淚　西門慶倒，而金蓮曰「虧其扶住」；殷天錫辱，而月娘云「虧其正經」，乃作者特寫一樣筆墨以醜月娘也。有一笑談云：一人夏日戴毡笠走而熱極，乃取其笠以作扇，而向人曰：「不是戴了他來，豈不熱死？」與此兩回文字，一一樣成趣。

第八六回　雪娥唆打陳敬濟　金蓮解渴王潮兒　寫敬濟無知小子，不經世事，強作解人如畫，喚醒多少浮浪子弟。　打陳敬濟必用雪娥，蓋殘芰敗莖，必用雪壓之而倒也。然後知入手金蓮激打雪娥文字之妙。　張團練，喻荷蓋之猶張也。今雪壓陳莖之芰，宜乎團蓋不能復張，故下文張團練即與敬濟分矣。　夫水秀才不來，溫秀才已去，瓶兒已磬，梅子不酸，則蓮花之渴何如？是能少延旦夕殘喘，不過於污泥中取其潮濕耳。然則金蓮之不堪田地又何如？

第八七回　王婆子貪財忘禍　武都頭殺嫂祭兄　此回方結「冷遇親哥嫂」之人，至一百回乃又結「冷遇」之文，方知一百回如一百顆胡珠，一線穿串却也。　寫一伯爵，方寫一武二，又是第一回特特相照，非泛泛寫伯爵之冷暖也。

第八八回　陳敬濟感舊祭金蓮　龐大姐埋尸托張勝　一路寫敬濟不孝處，不能竟此篇，而令人有拔劍逐之之憤。是作者特特寫其不孝處，以與金蓮待其母相對，見一對萬惡禽獸也。

第八九回　清明節寡婦上新墳　永福寺夫人逢故主　此回乃散雪娥之由而嫁玉樓之機，所以出落春梅也。人言此回乃最冷的文字，不知乃是作者最熱的文字，如寫佳人才子到中狀元時也。何則？上文如許鬧熱，却是西門鬧熱。夫西門，乃是作者最不得意之人也，故其愈鬧熱，却愈不是作者意思。今看他於出嫁玉樓之先，將春光極力一描，不啻使之如錦如火，蓋云前此你在鬧熱中，我却寒冷之甚，今日我到好時，你却又不堪了。然而此回却是寫春梅，未便寫玉樓。夫玉樓乃作者自喻，而春梅則非自喻之人，蓋云：且令他自家人去，反轉炎涼他一番，使他一向驕人之念，市井短見之習，自家愧

恥一番。我却不與他一般見識，我還要自家愈加儆策，不可如他得時便驕縱。故下文方寫玉樓，而接筆即寫玉簪之橫，見得我雖乾乾終日，尙有小人萋菲於下，設稍不謹，則又亡秦之續。故以接寫「嚴州李衙內受辱」，見憂心悄悄，惟恐如斯，時以患難自儆，羞辱自惕。此我之所以處得意者必如此也。設也稍自放逸，求棗強縣夫妻相守讀書，豈可得哉？此作者直是第一等人品、第一等身份、第一等學問，寫出來以示人處富貴之方。然而作者寫西門熱鬧，則筆愈放，寫春梅得志，則筆蓄鋒芒而不露，至後文寫玉樓，則筆愈斂而文愈危，是大聖賢、大豪傑作用。是故玉簪乃玉樓鐫名之物，而卽以之爲抑玉樓之人，見我到富貴，雖呼己名而求下於人，猶恐不盡然也。至於嚴州，敬濟固以色迷，而玉樓實以名累。李衙內以利局人，卽所以害己。玉樓以計騙人，幾不保其身。吁！名利場中，酒色局內，觸處生危。十二分斂抑，猶恐不免。君子乾乾終日，蓋以此哉？是故我云《金瓶》一書，體天道以立言者也。

第九〇回　來旺盜拐孫雪娥　雪娥受辱守備府　此文發脫雪娥到守備府也。一篇文字，總是在打牆板兒，兩閑話結語上結穴。蓋爲春梅發洩寒徹骨之鬱結也。而月娘使被逐之奴復歸，且全不防閑門戶，是又在作者陽秋之內矣。作者何恨月娘至此。而蕙蓮公案至此又結。

第九一回　孟玉樓愛嫁李衙內　李衙內怒打玉簪兒　至此回諸妾已散盡矣，然李公子來求親，却云玉樓愛嫁，誅心之論。

第九二回　陳敬濟被陷嚴州府　吳月娘大鬧授官廳　敬濟已爲雪娥唆打，固云芰荷憔悴矣。乃猶可支持殘莖，至此則又入嚴州。夫嚴州者，嚴霜也。今此一入，雪上加霜，不全根披剝，將安往哉？幸有徐尉救命。夫尉者，風也。徐風者，言雖有雪上之霜，幸而風威不急，猶可踉蹌支吾於徐風之下。有一日張勝巡風，則風利如刀，刀利如風，方是入骨之朔風，吾不知敗荷葉之殘莖爛蓋，吹向何方去也。

第九三回　王杏庵義恤貧兒　金道士孌淫少弟　此回寫敬濟浮浪之報，不必言矣。然而作者之意不在敬濟，猶在玉樓也。夫此回文字，乃在玉樓，誰其信之哉？然而非予好爲奇論也。請看「王杏庵」三字何居？夫上回頓住玉樓，接寫大姐死等情，總言敬濟之敗。此回又接寫：我若得志，固不與炎涼市井較量，亦不敢以富貴驕人，亦不敢以名心爲累，然而尤不肯作自了漢，貪位慕祿，不做好事，見義不爲也。故又寫杏庵義恤一回，又自恐爲義不終，故必至送敬濟作任道士徒弟而止。蓋言我恤人，必當使之復全人道，以揚其祖宗之美而後已也。故又名敬濟爲宗美也。此作者一片大經綸。眞是看天地倫物，皆吾一體，不肯使一夫一婦不得其所，不化於道者也。是故晏者，安也。入晏公廟，則欲安其身；爲任道士徒，則欲收其心。我之所以爲古道者如此。而無如今之爲道則不然，一味貪淫好色，我費多少心力，安插其身，收束其心，不彀他一夜酒杯，遂使金蓮之「三章約」，復出於殘莖芰荷之口。甚矣，今道之移人如是也。今道者，卽所謂金道士也。蓋後二十回內，總是作者寓己之學問經濟以立言，又不特文章之妙絕今古也。

第九四回　大酒樓劉二撒潑　酒家店雪娥爲娼　夫止知爲今道，不肯爲人道，則禍患又來。坐地有虎，眼前盡危幾(機)矣。

第九五回　玳安兒竊玉成婚　吳典恩負心被辱　此回理應接敬濟到守備府矣，止因本意要寫熱結之弟兄爲正意，今因貪寫假夫婦，遂致假兄弟之文不暢，亦未結。如上文雖言伯爵背恩等情，却未結言如何報應結煞，而亦未暢言其何以背恩，爲世之假兄弟勸也。故此回且按下敬濟，再講月娘處。

第九六回　春梅姐游舊家池館　楊光彥作當面豺狼　此回乃一部翻案之筆，點睛處也。向日寫瓶兒、寫金蓮等人，今皆一一散去。使不寫春梅一尋舊游，則如流水去而無瀠迴之致，雪飄落而無迴風之花，何以謂之文筆也哉？今看他亦且不寫敬濟到府，先又插入春梅一重遊，便使千古傷心，一朝得意，俱迴然言表，是好稱手文字，是好結局。不致一味敗壞，又見此成彼敗，興亡靡定，眞是哭殺人、嘆殺人。此回作者極寫人生聚難而散易，偶有散而復聚，聚而復散，無限悲傷興感之意。故特寫春梅既去，復尋舊遊，適然相遇，固千古奇逢，亦千古之春梅念舊主人，而掛錢請酒之出於自然而然也。

第九七回　假弟妹暗續鸞膠　眞夫婦明諧花燭　夫一回「熱結」之假、「冷遇」之眞，直貫至一百回內。而假父子則已處處點明。桂姐之於月娘，銀姐之於瓶兒，三官之於西門，西門之於蔡京是也。眞父子則磨鏡之老人，李安之老母等類。至於假夫婦，滿部皆是，並未有一眞者。自己之妻而爲人所奪，且其妻莫不情願隨人，是雖眞而實假也；有他人之妻而己佔之，是以假爲眞，乃假中之愈假者也。故此處一寫假弟妹，結上文如許之假夫妻；一寫眞夫妻，結上文如許之假弟妹。總之爲假夫妻結穴，見「色」字之空，淫欲之假，

覺「東門」之什，無此慨惻也。

第九八回　陳敬濟臨清逢舊識　韓愛姐翠館遇情郎　上文已大結束，此回以下復蛇足愛姐何？蓋作者又爲世之不改過者勸也。言如敬濟，經歷雪霜，備嚐甘苦，已當知改過，乃依然照舊行徑，貪財好色，故愛姐來而金道復來看敬濟，言其飲酒宿娼，絕不改過也，雖有數年之艾在前，其如不肯灸何？故愛姐者，艾也，生於五月五日可知也。

第九九回　劉二醉鬧王六兒　張勝竊聽陳敬濟　此回乃完陳敬濟一人之案。其取禍被殺，總是不肯改過，故用以艾灸之，則愛姐乃所以守節也。且欲一部內之各色人等皆改過，故又以愛姐結於此，且下及於一百回。總之，作者著此一書，以爲好色貪財之病，下一大大火艾也。

第一〇〇回　韓愛姐路遇二搗鬼　普淨師幻度孝哥兒　此回爲萬壑歸源之海也。看他偏有閑筆，將王六兒安放湖州，然後接一李安。噫！何以寫李安哉？蓋作者雙結春梅、玉樓。見春梅雖風光佔盡，却不如玉樓之淡漠，於眞定之中而依理爲安也。看他以飛天夜叉李貴，隨李衙內之傍，而李安拿張勝，自云李貴是其叔，而今乃避春梅以往投之，凡三用筆而可知也。夫幸而處亂世之中，不爲市井所污，一旦明心見理，得安於眞定之天，以遠此趨炎之誚，則惟於理爲依，是我之所安也。故玉樓爲杏之名，家於眞定，不趨嚴州，而李安又往投之也。一篇淫欲之書，不知却句句是性理之談，眞正道書也。世人自見爲淫欲耳，今經予批後再看，便不是眞正道學，不喜看之也。淫書云乎哉？

文龍《金瓶梅》回評　（存目）

紀事

《味水軒日記》卷七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五日，伯遠攜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說來，大抵市諢之極穢者，而鋒鋩遠遜《水滸傳》。袁中郎極口贊之，亦好奇之過。

《游居柿錄》卷九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說諸小說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說，名《金瓶梅》，極佳。」予私識之。後從中郎眞州，見此書之半，大約模寫兒女情態俱備，乃從《水滸傳》潘金蓮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卽金蓮也；瓶者，李瓶兒也。梅者，春梅婢也。舊時京師，有一西門千戶，延一紹興老儒於家。老儒無事，逐日記其家淫蕩風月之事，以西門慶影其主人，以餘影其諸姬。瑣碎中有無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追憶思白言及此書曰：「決當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聽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之者，非人之力所能消除。但《水滸》崇之則誨盜；此書誨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務爲新奇以驚愚而蠹俗乎？

《春雨草堂別集》卷七《續庭聞州世說》　《金瓶梅》相傳爲薛方山先生筆，蓋爲楚學政時以此維風俗，正人心。又云：趙儕鶴公所爲，陸錦衣炳住京師西華門，豪奢素著，故以西門爲姓。後有《續金瓶梅》，乃山東丁大令野鶴撰，隨奉嚴禁，故其書不傳。

顧公燮《銷夏閑記》卷上　太倉王忬家藏《清明上河圖》，化工之筆也。嚴世蕃強索之；忬不忍舍，乃覓名手摹贋者以獻。先是，忬巡撫兩浙，遇裱工湯姓，流落不偶，攜之歸，裝潢書畫，旋薦於世蕃。嘗獻畫時，湯在側，謂世蕃曰：「此圖某所目睹，是卷非眞者，試觀麻雀，小腳而踏二瓦角，卽此便知其僞矣。」世蕃恚甚，而亦鄙湯之爲人，不復重用。會俺答入寇大同，忬方總督薊遼，鄢懋卿嗾御史方輅劾忬御邊無術，遂見殺。後范長白公（允臨）作《一捧雪》傳奇，改名莫懷古，蓋戒人勿懷古董也。忬子鳳洲（世貞）痛父冤死，圖報無由。一日偶謁世蕃，世蕃問：「坊間有好看小說否？」答曰：「有。」又問：「何名？」倉卒之間，鳳洲見金瓶中供梅，遂以「金瓶梅」答之。「但字跡漫滅，容鈔正送覽。」退而構思數日，借《水滸傳》西門慶故事爲藍本，緣世蕃居西門，乳名慶，暗譏其閨門淫放。而世蕃不知，觀之大悅，把玩不置。相傳世蕃最喜修腳，鳳洲重賂修工，乘世蕃專心閱書，故意微傷腳跡，陰搽爛藥，後漸潰腐，不能入值。獨其父嵩在閣，年衰遲鈍，票本擬批，不稱上旨。上寢厭之，寵日以衰。御史鄒應龍等乘機劾奏，以至於敗。噫！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又　國朝王士禎《香祖筆記》云：兗州陽穀縣西北有冢，俗呼西門冢，有大族潘、吳二氏，自言是西門嫡室吳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會演劇，吳之族使演《水滸記》，潘族謂辱其姑，互控於縣。按明人小說多有所指。《顧曲雜言》又云尚有《玉嬌李》，亦出此名士手，與前書各設報應因果，其帝則稱完顏

大定，而貴溪、分宜相搆，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諸公，則直書姓名，尤可駭怪。夫嘉靖庶常諸公尚可直書姓名，則所謂西門慶及吳氏、潘氏，安知不實有其人乎？陽穀縣有此三姓，恐眞係其子孫也。

佚名《寒花盦隨筆》 世傳《金瓶梅》一書，爲王弇州先生手筆，用以譏嚴世蕃者。書中西門慶，即世蕃之化身。世蕃小名慶，西門亦名慶。世蕃號東樓，此書即以西門對之。或又謂此書爲一孝子所作，用以復其父仇者。蓋孝子所識一巨公，實殺孝子父，圖報累累，皆不濟。後忽偵知巨公觀書時，必以指染沫，翻其書葉。孝子乃以三年之力經營此書，書成，黏毒藥於紙角。覬巨公出時，使人持書叫賣於市曰：「天下第一奇書！」巨公於車中聞之，即索觀。車行及其第，書已觀訖，嘖嘖歎賞，呼賣者問其值。賣者竟不見。巨公頓悟爲人所算，急自營救，已不及，毒發遂死。今按二說皆是。孝子即鳳洲也，巨公爲唐荊川。鳳洲之父忤，死於嚴氏，實荊川譖之也。姚平仲《綱鑑挈要》載殺巡撫王忬事。注謂：「忬有古畫，嚴嵩索之，忬不與，易以摹本。下則汝陽王《甘露經》、《酒譜》、王績《酒經》、劉炫《酒孝經》、《貞元飲略》、有識畫者，爲辨其贋。嵩怒，誣以失誤軍機，殺之。」但未記識畫人姓名。有竇子野《酒譜》、朱翼中《酒經》、李保績《北山酒經》、胡氏《醉鄉小略》、皇甫知其事者，謂識畫人即荊川。古畫者，《清明上河圖》也。鳳洲既抱終天之恨，坐無思白兄耳。《金瓶梅》從何得來？伏枕略觀，雲霞滿紙，勝於枚生《七發》誓有以報荊川，數遣人往刺之，荊川防護甚備。一夜，讀書靜室，有客自後握其髮，將加刃，荊川曰：「余不逃死，然須留遺書囑家人。」其人立以竣。荊川書數行，筆頭脫落，以管就燭，佯爲治筆。管即毒弩，火熱機發，鏃貫刺客喉而斃。鳳洲大失望。後遇於朝房，荊川曰：「不見鳳洲久，必有所著。」答以《金瓶梅》。其實鳳洲無所撰，姑以誑語應爾。荊川索之切。鳳洲歸，廣召梓工，旋譔旋刊，以毒水濡墨刷印，奉之荊川。荊川閱書甚急，墨濃紙黏，卒不可揭，乃屢以指潤口津揭書。書盡，毒發而死。或傳此書爲毒死東樓者，不知東樓自正法，毒死者實荊川也。彼謂「以三年之力成書」，及「巨公索觀於車中」云云，又傳聞異詞者爾。不解荊川以一代巨儒，何渠甘爲嚴氏助虐，而卒至身食其報也。

著録

薛岡《天爵堂筆餘》卷二 往在都門，友人關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見示，余略覽數回，謂吉士曰：此雖有爲之作，天地間豈容有此一種穢書！當急投秦火。後二十年，友人包巖叟以刻本全書寄敝齋，予得盡覽。初頗鄙嫉，及見荒淫之人皆不得其死，而獨吳月娘以善終，頗得勸懲之法。但西門慶當受顯戮，不應使之病死。簡端序語有云：「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生畏懼心者，君子也，生歡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獸耳。」序隱姓名，不知何人所作，蓋確論也。所宜焚者，不獨《金瓶梅》，《四書笑》、《浪史》當與同作坑灰。李氏諸書存而不論。

袁宏道《董思白》 一月前，石簣見過，劇譚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觀七十二峰絕勝處，遊竟復返衙齋，摩霄極地，無所不談，病魔爲之少卻，獨恨多矣。後段在何處，抄竟當於何處倒換？幸一的示。

又《觴政·十之掌故》 凡《六經》、《語》、《孟》所言飲式，皆酒經也。其下則汝陽王《甘露經》、《酒譜》、王績《酒經》、劉炫《酒孝經》、《貞元飲略》、竇子野《酒譜》、朱翼中《酒經》、李保績《北山酒經》、胡氏《醉鄉小略》、皇甫崧《醉鄉日月》、侯白《酒律》諸飲流所著記傳賦誦等爲內典。《蒙莊》、《離騷》、《史》、《漢》、《南北史》、《古今逸史》、《世說》、《顏氏家訓》，陶靖節、李、杜、白香山、蘇玉局、陸放翁諸集爲外典。詩餘則柳舍人、辛稼軒等，樂府則董解元、王實甫、馬東籬、高則誠等，傳奇則《水滸傳》、《金瓶梅》等爲逸典。不熟此典者，保面甕腸，非飲徒也。

又《與謝在杭》 今春謝胖來，念仁兄不置。胖落莫甚，而酒肉量不減。持數刺謁貴人，皆不納，此時想已南。仁兄近況何似？《金瓶梅》料已成誦，何久不見還也？弟山中差樂，今不得已，亦當出，不知佳晤何時？葡萄社光景，便已八年，歡場數人如雲逐海風，倏爾天末，亦有化爲異物者，可感也！

《萬曆野獲編》卷二五《金瓶梅》 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爲外典，予恨未得見。丙午遇中郎京邸，問：「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數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劉延白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借抄挈歸。吳友馮猶龍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馬仲良時榷吳關，亦勸予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饑。予曰：「此等書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他日閻羅究詰虐，而卒至身食其報也。

始禍，何辭置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犂哉！」仲良大以爲然，遂固篋之。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然原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覓不得，有陋儒補以入刻，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即前後血脈，亦絕不貫串，一見知其贋作矣。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勔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云。

屠本畯《山林經濟籍》　屠本畯曰：不審古今名飲者，曾見石公所稱「逸典」否？按《金瓶梅》流傳海內甚少，書帙與《水滸傳》相埒。相傳爲嘉靖時，有人爲陸都督炳誣奏，朝庭籍其家。其人沉冤，託之《金瓶梅》。王大司寇鳳洲先生家藏全書，今已失散。往年予過金壇，王太史宇泰出此，云以重貲遘(當作購)抄本二帙。予讀之，語句宛似羅貫中筆。復從王徵君百穀家又見抄本二帙，恨不得睹其全。如石公而存是書，不爲托之空言也。否則，石公未免保面甕腸。

《陶庵夢憶》卷四　甲戌十月，攜楚生住不繫園看紅葉，至定香橋，客不期而至者八人：南京曾波臣，東陽趙純卿，金壇彭天錫，諸暨陳章侯，杭州楊與民、陸九、羅三，女伶陳素芝。余留飲。章侯攜縑素爲純卿畫古佛，波臣爲純卿寫照，楊與民彈三弦子，羅三唱曲，陸九吹簫。與民復出寸許界尺，門慶買囑何九　王婆打酒遇大雨　二、何九受賄瞞天　王婆幫閑遇雨　三、捉奸　飲鴆　四、裁壽衣金蓮入套　賣雪梨鄆哥遭殃〔第六回〕一、西門慶茶房戲金蓮　二、定挨光虔婆受賄　設圈套浪子挑私　三、受賄計　西門慶熱結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三、熱結　冷遇(「悌」字起。)　四、西門慶熱結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新哥嫂〔第二回〕一、西門慶簾下遇金蓮　王婆子貪賄說風情　二、俏潘娘簾下勾情　老王婆茶坊說技　四、永福寺高僧詳夢　大和樓義弟贈言〔第三回〕一、王婆定十件挨光計　西門慶茶房戲金蓮　二、定挨光虔婆受賄　設圈套浪子挑私　三、受賄　私挑　四、花子虛大鬧李院子　應伯爵暗訪王茶坊〔第四回〕一、淫婦背有人爲陸都督炳誣奏，朝庭籍其家。其人沉冤，託之《金瓶梅》。王大司寇鳳洲先生家藏全書，今已失散。往年予過金壇，王太史宇泰出此，云以重貲遘(當作購)抄本二帙。予讀之，語句宛似羅貫中筆。復從王徵君百穀家又見抄本二帙，恨不得睹其全。如石公而存是書，不爲托之空言也。否則，石公未免保面甕腸。

《陶庵夢憶》卷四　甲戌十月，攜楚生住不繫園看紅葉，至定香橋，客不期而至者八人：南京曾波臣，東陽趙純卿，金壇彭天錫，諸暨陳章侯，杭州楊與民、陸九、羅三，女伶陳素芝。余留飲。章侯攜縑素爲純卿畫古佛，波臣爲純卿寫照，楊與民彈三弦子，羅三唱曲，陸九吹簫。與民復出寸許界尺，據小梧，用北調說《金瓶梅》一劇，使人絕倒。是夜彭天錫與羅三、與民串本腔戲，妙絕；與楚生、素芝串調腔戲，又復妙絕。章侯唱村落小歌，余取琴和之，牙牙如語。純卿笑曰：「恨弟無一長以侑兄輩酒。」余曰：「唐裴將軍晏居喪，請吳道子畫天宮壁度亡母。道子曰：『將軍爲我舞劍一迴，庶因猛厲，以通幽冥。』晏脫縗衣纏結，上馬馳驟，揮劍入雲，高十數丈，若電光下射，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驚慄。道子奮袂如風，畫壁立就。章侯爲純卿畫佛，而純卿舞劍，正今日事也。」純卿跳身起，取其竹節鞭，重三十斤，作胡旋舞數纏，大噱而去。

袁照《袁石公遺事錄》　《金瓶梅》一書，久已失傳。後世坊間有一書襲取此名，其書鄙穢百端，不堪入目，非石公取作「外典」之書也。觀此記，謂原書借名蔡京、朱勔諸人，爲指斥時事而作，與坊間所傳書旨迥別，可證。

《金瓶梅》回目　(此爲《金瓶梅》四種不同版本的回目對照，所據各本情況如下：一、《金瓶梅詞話》目錄，據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二、《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目錄，據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間刊本。三、《第一奇書》目錄〔簡

迎奸赴會　三、種孽　迎奸　四、李瓶兒牆頭密約　迎春兒隙底私窺　〔第十五回〕一、佳人笑賞玩月樓　狎客幫嫖麗春院　二、佳人笑賞玩燈樓　狎客幫嫖麗春院　三、賞燈　幫閑　四、花子虛因氣喪身　李瓶兒迎奸赴會　〔第十六回〕一、西門慶謀財娶婦　應伯爵慶喜追歡　二、西門慶擇吉佳期　應伯爵追歡喜慶　三、擇吉　追歡　四、佳人笑賞玩燈樓　狎客幫嫖麗春院　〔第十七回〕一、宇給事劾倒楊提督　李瓶兒招贅蔣竹山　二、宇給事劾倒楊提督　李瓶兒許嫁蔣竹山　三、劾奸　許嫁　四、贈沉香湊蓋新房　借解粽商議親事　〔第十八回〕一、來保上東京幹事　陳經濟花園管工　二、賄相府西門脫禍　見嬌娘敬濟魂消　三、脫禍　消魂　四、宇給事劾倒楊提督　蔣太醫入贅花二娘　〔第十九回〕一、草裏蛇邏打蔣竹山　李瓶兒情感西門慶　二、草裏蛇邏打蔣竹山　李瓶兒情感西門慶　三、邏打　情感　四、賄相府嫁禍賈廉　游花園栽情敬濟　〔第二十回〕一、孟玉樓義勸吳月娘　西門慶大鬧麗春院　二、傻幫閑趨奉鬧華筵　癡子弟爭鋒毀花院　三、趨奉　爭風　四、討假債唆使草裏蛇　戀舊情吃着馬鞭子　〔第二十一回〕一、吳月娘掃雪烹茶　應伯爵替花勾使　二、吳月娘掃雪烹茶　應伯爵簪花邀酒　三、掃雪　簪花（金瓶梅三人至此暢聚。）　四、傻幫閑趨奉鬧華筵　癡子弟爭風毀花院　〔第二十二回〕一、西門慶私淫來旺婦　春梅正色罵李銘　二、蕙蓮兒偸期蒙愛　春梅姊正色閑邪　三、偸期　正色　四、吳月娘掃雪烹茶　應伯爵替花邀酒　〔第二十三回〕一、玉簫觀風賽月房　金蓮竊聽藏春塢　二、賭棋枰瓶兒輸鈔　覷藏春潘氏潛踪　三、輸鈔　潛踪　四、蕙蓮兒背夫感病　春梅姐正色閑邪　〔第二十四回〕一、經濟元夜戲嬌姿　惠祥怒罵來旺婦　二、敬濟元夜戲嬌姿　惠祥怒罵來旺婦　三、戲嬌　怒詈　四、賭棋枰瓶兒輸鈔　行酒令潘氏含羞　〔第二十五回〕一、雪娥透露蝶蜂情　來旺醉謗西門慶　二、吳月娘春晝秋千　來旺兒醉中謗訕　三、秋千　醉謗　四、敬濟元夜戲嬌姿　惠祥怒罵來旺婦　〔第二十六回〕一、來旺兒遞解徐州　宋惠蓮含羞自縊　二、來旺遞解徐州　蕙蓮含羞自縊　三、遞解　含羞　四、吳月娘春晝秋千　來旺兒醉中謗訕　〔第二十七回〕一、李瓶兒私語翡翠軒　潘金蓮醉鬧葡萄架　二、李瓶兒私語翡翠軒　潘金蓮醉鬧葡萄架　三、私語　醉鬧　四、來旺兒遞解徐州　宋蕙蓮含羞自縊　〔第二十八回〕一、陳經濟因鞋戲金蓮　西門慶怒打鐵棍兒　二、陳敬濟僥倖得金蓮　西門慶糊塗打鐵棍　三、僥倖　糊塗　四、李瓶兒私語翡翠軒　潘金蓮醉鬧葡萄架　〔第二十九回〕一、吳神仙貴賤相人　潘金蓮蘭湯午戰　二、吳神仙冰鑒定終身　潘金蓮蘭湯邀午戰　三、冰鑒　蘭湯（全部結果。）　四、陳敬濟僥倖得繡鞋　西門慶糊塗打鐵棍　〔第三十回〕一、來保押送生辰擔　西門慶生子喜加官　二、蔡太師擅恩錫爵　西門慶生子加官　三、覃恩　雙喜　四、吳神仙細推冰鑒　潘金蓮同浴蘭湯　〔第三十一回〕一、琴童藏壺覷玉簫　西門慶開宴吃喜酒　二、琴童藏壺搆釁　西門開宴爲歡　三、搆釁　爲歡　四、蔡太師覃恩錫爵　西門慶生子加官　〔第三十二回〕一、李桂姐拜娘認女　應伯爵打諢趨時　二、李桂姐趨炎認女　潘金蓮懷嫉驚兒　三、認女　驚兒　四、琴童兒藏壺搆釁　西門慶開宴爲歡　〔第三十三回〕一、陳經濟失鑰罰唱　韓道國縱婦爭鋒　二、陳經濟失鑰罰唱　韓道國縱婦爭風　三、罰唱　爭風　四、李桂姐趨炎認女　潘金蓮懷疾驚兒　〔第三十四回〕一、書童兒因寵攬事　平安兒含憤戳舌　二、獻芳樽內室乞恩　受私賄後庭說事　三、乞恩　說事　四、陳經濟失鑰罰唱　韓道國縱婦偸奸　〔第三十五回〕一、西門慶挾恨責平安　書童兒妝旦勸狎客　二、西門慶爲男寵報仇　書童兒作女妝媚客　三、報仇　媚客　四、獻芳樽內室乞恩　受私賄後庭說事　〔第三十六回〕一、翟謙寄書尋女子　西門慶結交蔡狀元　二、翟管家寄書尋女子　蔡狀元留飲借盤纏　三、寄書　留飲　四、西門慶爲男寵報仇　書童兒作女妝媚客　〔第三十七回〕一、馮媽媽說嫁韓氏女　西門慶包占王六兒　二、馮媽媽說嫁韓愛姐　西門慶包占王六兒　三、說媒　包占　四、翟管家寄書尋女子　蔡狀元留飲借盤纏　〔第三十八回〕一、西門慶夾打二搗鬼　潘金蓮雪夜弄琵琶　二、王六兒棒槌打搗鬼　潘金蓮雪夜弄琵琶　三、棒槌　琵琶　四、馮媽媽說嫁韓愛姐　西門慶包占王六兒　〔第三十九回〕一、西門慶玉皇廟打醮　吳月娘聽尼僧說經　二、寄法名官哥穿道服　散生日敬濟拜冤家　三、寄名　拜壽　四、王六兒棒槌打搗鬼　潘金蓮雪夜弄琵琶　〔第四十回〕一、抱孩兒瓶兒希寵　粧丫鬟金蓮市愛　二、抱孩童瓶兒希寵　裝丫鬟金蓮市愛　三、希寵　市愛　四、寄法名官哥穿道服　散生日敬濟拜冤家　〔第四十一回〕一、西門慶與喬大戶結親　潘金蓮共李瓶兒鬥氣　二、兩孩兒聯姻共笑嬉　二佳人憤深同氣苦　三、聯姻同憤　四、抱孩童瓶兒希寵　粧丫鬟金蓮市愛　〔第四十二回〕一、豪家攔門玩烟火　貴客高樓醉賞燈　二、逞豪華門前放烟火　賞元宵樓上醉花燈

三、烟火　花燈　四、兩孩兒聯姻共笑嬉　二佳人憤深同氣苦　〔第四十三回〕一、爲失金西門慶罵金蓮　因結親月娘會喬太太　二、爭寵愛金蓮鬥氣　賣富貴吳月攀親　三、爭寵　賣富　四、逞豪華門前放烟火　賞元宵樓上醉花燈　〔第四十四回〕一、吳月娘留宿李桂姐　西門慶醉拶夏花兒　二、避馬房侍女偸金　下象棋佳人消夜　三、偸金　消夜　四、爭寵愛金蓮惹氣　賣富貴月娘攀親　〔第四十五回〕一、桂姐央留夏花兒　月娘含怒罵玳安　二、應伯爵勸當銅鑼　李瓶兒解衣銀姐　三、勸當　解衣　四、避馬房侍女偸金　下象棋佳人消夜　〔第四十六回〕一、元夜游行遇雪雨　妻妾笑卜龜兒卦　二、元夜游行遇雨雪　妻妾戲笑卜龜兒　三、走雨　卜龜(兩番結果。)　四、應伯爵勸當銅鑼　李瓶兒解衣銀姐　〔第四十七回〕一、王六兒說事圖財　西門慶受贓枉法　二、苗青謀財害主　西門枉法受贓　三、害主　枉法　四、元夜游行遇雪雨　妻妾戲笑卜龜兒　〔第四十八回〕一、曾御史參劾提刑官　蔡太師奏行七件事　二、弄私情戲贈一枝桃　走捷徑探歸七件事　三、私情　捷徑　四、苗青謀財害主　西門枉法受贓　〔第四十九回〕一、西門慶迎請宋巡按　永福寺餞行遇胡僧　二、請巡按屈體求榮　遇胡僧現身施藥　三、屈體　現身　四、一枝桃嚇壞小孩兒　五百銀壓倒巡按使　〔第五十回〕一、琴童潛聽燕鶯歡　玳安嬉游蝴蝶巷　二、琴童潛聽燕鶯歡　玳安嬉游蝴蝶巷　三、偸覷　嬉游　四、請巡按屈體求榮　遇梵僧現身施藥　〔第五十一回〕一、月娘聽演金剛科　桂姐躲在西門宅　二、打貓兒金蓮品玉　鬥葉子敬濟輸金　三、品玉　輸金　四、琴童潛聽芙蓉窗　玳安嬉游蝴蝶巷　〔第五十二回〕一、應伯爵山洞戲春嬌　潘金蓮花園看蘑菇　二、應伯爵山洞戲春嬌　潘金蓮花園調愛婿　三、山洞　花園　四、打貓兒金蓮品茗　鬥葉子敬濟輸金　〔第五十三回〕一、吳月娘承歡求子媳　李瓶兒酬願保兒童　二、潘金蓮驚散幽歡　吳月娘拜求子息　三、驚歡　求子　四、應伯爵塢內誑春嬌　潘金蓮園中遇愛婿　〔第五十四回〕一、應伯爵郊園會諸友　任醫官豪家看病症　二、應伯爵隔花戲金釧　任醫官垂帳診瓶兒　三、戲釧　診瓶　四、潘金蓮推開婿兒　吳月娘拜求子息　〔第五十五回〕一、西門慶東京慶壽誕　苗員外揚州送歌童　二、西門慶兩番慶壽旦　苗員外一諾贈歌童　三、兩慶　一諾　四、應伯爵隔花戲金釧　任醫官垂帳診瓶兒　〔第五十六回〕一、西門慶賙濟常時節　應伯爵舉薦水秀才　二、西門慶捐金助朋友　常時節得鈔傲妻兒　三、助友　傲妻　四、西門慶兩番慶壽旦　苗員外一諾送歌童　〔第五十七回〕一、道長老募修永福寺　薛姑子勸捨陀羅經　二、開緣簿千金喜捨　戲雕欄一笑回嗔　三、千金　一笑　四、西門慶捐金助朋友　常峙節得鈔傲妻兒　〔第五十八回〕一、懷妒忌金蓮打秋菊　乞臘肉磨鏡叟訴冤　二、潘金蓮打狗傷人　孟玉樓周貧磨鏡　三、打狗　磨鏡(孝子著書之意在此，教人以孝之意亦在此。此回以一個孝字照應一百回孝哥的孝字。)　四、開緣簿千金喜捨　戲雕欄一笑回嗔　〔第五十九回〕一、西門慶摔死雪獅子　李瓶兒痛哭官哥兒　二、西門慶露陽驚愛月　李瓶兒睹物哭官哥　三、露陽　睹物　四、潘金蓮打狗傷人　孟玉樓周貧磨鏡　〔第六十回〕一、李瓶兒因暗氣惹病　西門慶立段鋪開張　二、李瓶兒病纏死孽　西門慶官作生涯　三、死孽　生涯　四、西門慶贈巾訪愛月　李瓶兒睹物哭官哥　〔第六十一回〕一、韓道國筵請西門慶　李瓶兒苦痛宴重陽　二、西門慶乘醉燒陰戶　李瓶兒帶病宴重陽　三、醉燒　病宴　四、李瓶兒病纏死孽　西門慶官作生涯　〔第六十二回〕一、潘道士解禳祭燈法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　二、潘道士法遣黃巾士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　三、法遣　大哭　四、西門慶乘醉誇豪富　李瓶兒帶病宴重陽　〔第六十三回〕一、親朋祭奠開筵宴　西門慶觀戲感李瓶　二、韓畫士傳眞作遺愛　西門慶觀戲動深悲　三、傳眞　觀戲　四、潘道士法遣黃巾士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　〔第六十四回〕一、玉簫跪央潘金蓮　合衛官祭富室娘　二、玉簫跪受三章約　書童私掛一帆風　三、三章　一帆　四、韓畫士傳眞作遺愛　西門慶觀戲動深悲　〔第六十五回〕一、吳道官迎殯頌眞容　宋御史結豪請六黃　二、願同穴一時喪禮盛　守孤靈半夜口脂香　三、同穴　守靈　四、玉簫跪受三章約　書童私掛一帆風　〔第六十六回〕一、翟管家寄書致賻　黃眞人煉度薦亡　二、翟管家寄書致賻　黃眞人發牒薦亡　三、致賻　薦亡　四、願同穴一時喪禮盛　守孤靈半夜繡床寒　〔第六十七回〕一、西門慶書房賞雪　李瓶兒夢訴幽情　二、西門慶書房賞雪　李瓶兒夢訴幽情　三、嘗雪　入夢　四、翟管家寄書致賻　黃眞人發牒薦亡　〔第六十八回〕一、鄭月兒賣俏透密意　玳安殷勤尋文嫂　二、應伯爵戲銜玉臂　玳安兒密訪蜂媒　三、戲銜　密訪　四、西門慶書房賞雪　李瓶兒夢訴幽情　〔第六十九回〕一、文嫂通情林太太　王三官中詐求奸　二、招宣府初調林太太　麗春院驚走王三官　三、初調　驚走　四、應伯爵戲銜玉臂　玳安兒密訪蜂蝶　〔第七十回〕

一、西門慶工完昇級　羣僚廷參朱太尉　二、老太監朝房邀酌　兩提刑樞府庭參　三、朝房　庭參　四、招宣府初調林太太　麗春院驚走王三官〔第七十一回〕一、李瓶兒何千戶家托夢　提刑官引奏朝儀　二、李瓶兒何家托夢朱太尉引奏朝儀　三、再夢　引奏　四、老太監引酌朝房　二提刑庭參太尉〔第七十二回〕一、王三官拜西門慶爲義父　應伯爵替李銘釋冤　二、潘金蓮摳打如意兒　王三官義拜西門慶　三、摳打　義拜　四、李瓶兒何家托夢提刑官引奏朝儀〔第七十三回〕一、潘金蓮不憤憶吹簫　西門慶新試白綾帶　三、吹簫　試帶　四、潘金蓮摳打如意兒　王三官義拜西門慶〔第七十四回〕一、宋御史索求八仙壽吳月娘聽宣黃氏卷　二、潘金蓮香腮偎玉　薛姑子佛口談經　三、偎玉談經　四、縫錦囊薛姑子贈藥　掬翠袖秋菊兒偷柑〔第七十五回〕一、春梅毀罵申二姐　玉簫憩言潘金蓮　二、因抱恙玉姊含酸　爲護短金蓮潑醋　三、含酸　撒潑（是作者一腔憤恨無可發泄處。）　四、宋御史聽曲春鴻邀賞　薛姑子宣卷古佛投胎〔第七十六回〕一、孟玉樓解慍吳月娘　西門慶斥逐溫葵軒　二、春梅嬌撒西門慶　畫童哭躲溫葵軒　三、嬌撒　哭躲　四、因抱恙玉姐含酸　爲護短金蓮潑醋〔第七十七回〕一、西門慶踏雪訪愛月　賁四嫂帶水戰情郎　三、雪訪　水戰牖盼佳期　二、西門慶踏雪訪愛月　賁四嫂帶水戰情郎　三、雪訪　水戰四、春梅姐嬌撒西門慶　畫童兒哭躲溫葵軒〔第七十八回〕一、西門慶兩戰林太太　吳月娘玩燈請藍氏　二、林太太鴛幃再戰　如意兒莖露獨嘗　三、再戰　獨嘗　四、西門慶踏雪訪愛月　宋喬年題本保吳郎〔第七十九回〕一、西門慶貪欲得病　吳月娘墓生產子　二、西門慶貪欲喪命　吳月娘失偶生兒三、喪命　生兒　四、送瓜子賁四嫂用計　討轎錢潘姥姥傷心〔第八十回〕一、陳經濟竊玉偷香　李嬌兒盜財歸院　二、潘金蓮售色赴東牀　李嬌兒盜財歸麗院　三、售色　盜財　四、西門慶因傷喪命　吳月娘着急生兒〔第八十一回〕一、韓道國拐財倚勢　湯來保欺主背恩　二、韓道國拐財遠遁　湯來保欺主背恩　三、拐財　欺主　四、應伯爵祝文致祭　蔡御史還債唁喪〔第八十二回〕一、潘金蓮月夜偷期　陳經濟畫樓雙美　二、陳經濟弄一得雙　潘金蓮熱心冷面　三、得雙　冷面　四、韓道國拐財遠遁　湯來保欺主背恩〔第八十三回〕一、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寄柬諧佳會　二、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寄柬諧佳會　三、含恨　寄柬　四、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問訊鸞膠　眞夫婦明諧花燭　三、假續　眞偕（一部眞假總結，照轉冷熱二字。）

四、假姊弟暗續鸞膠　眞夫婦明諧花燭　〔第九十八回〕一、陳經濟臨清開大店　韓愛姐翠館遇情郎　二、陳經濟臨清逢舊識　韓愛姐翠館遇情郎　三、舊識　情遇　四、陳經濟臨清逢舊識　韓愛姐翠館遇情郎　〔第九十九回〕一、劉二醉打王六兒　張勝竊聽陳經濟　二、劉二醉罵王六兒　張勝忿殺陳經濟　三、醉罵　竊聽　四、劉二醉罵王六兒　張勝竊聽陳經濟　〔第一百回〕一、韓愛姐湖州尋父　普靜師薦拔羣寃　二、韓愛姐路遇二搗鬼　普靜師幻度孝哥兒　三、路遇　幻化(孝字結。)　四、韓愛姐路遇二搗鬼　普靜師幻度孝哥兒

藝文

畫舫中人《〈奇酸記〉傳奇目錄》　楔子　〔第一齣〕靈藥現身　〔第二齣〕西門賈毒　〔第三齣〕子虛餞配　〔第四齣〕玉樓酸賞　〔第五齣〕賣奸買毒　〔第六齣〕降神修藥　〔第二折〕內相呈身啓祕圖　〔第三齣〕門客投酸　〔第四齣〕僥倖鞦韆　〔第五齣〕計捉情縊　〔第六齣〕一十八滾　〔第三折〕邪尼種子授奇方　〔第一齣〕神符結體　〔第二齣〕邊防旗讖　〔第三齣〕斷情噩夢　〔第四齣〕花魔勾孽　〔第五齣〕一覩亡身　〔第六齣〕忍酸傷逝　〔第四折〕禪師下山超孽業　〔第一齣〕普靜尋徒　〔第二齣〕琵琶變調　〔第三齣〕孟舟感故　〔第四齣〕祭金殺敬　〔第五齣〕爹兒雙變　〔第六齣〕孝成酸釋

又(李斗)《〈奇酸記〉傳奇楔子》　〔末引生旦淨丑上〕〔集句〕：傷心不忍讀迴文，心裏原來別有仁。地獄新添食毒鬼，斷腸人送斷腸人。自家乃《奇酸記》中一個開場的副末便是。這因前明總制王忬之子世貞，用口語失歡嚴世蕃。楊繼盛死，又經紀其喪。有個嚴氏客，以他家事，構於嚴嵩。會灤河兵變，害死王忬。那世貞就把那《琵琶記》裏的傷風，化作《金瓶梅》中的毒藥。後來張竹坡做出一篇《苦孝說》的文字，教我們演出《奇酸記》的戲文。正是當宴象板撒紅牙，遍體舞裙鋪錦繡。消遣壺中閑日月，遨遊身外醉乾坤。班中子弟都齊了麽？〔衆云〕齊了。〔末云〕我想這本《奇酸記》呵。〔唱〕〔仙呂賞花時〕沒奈何裝個引隊兒，將他廝籠撮。他提個傀儡兒和咱來攛掇。鹽也是這般鹹，怎能個塡完這業罐，含不得醋，也是這般酸。〔生上〕堪嘆西門不識羞，〔旦上〕相思常自看衾裯；〔淨上〕世間一命還一命，〔丑上〕一種相思兩樣愁。

鄭小白《〈金瓶梅〉傳奇目錄》　上卷：〔第壹齣〕禪師現宗　〔第貳齣〕十友結拜　〔第叁齣〕妻妾閨戒　〔第肆齣〕東昌將略　〔第伍齣〕田虎倡兵　〔第陸齣〕誇虎相逢　〔第柒齣〕仇申聞訃　〔第捌齣〕途遭逆言　〔第玖齣〕烈婦盡節　〔第拾齣〕妬疑收女　〔拾壹齣〕金蓮誘叔　〔拾貳齣〕水迫鬬兵　〔拾叁齣〕奇覿受計　〔拾肆齣〕兵圍急報　〔拾伍齣〕搬非捉奸　〔拾陸齣〕飛石敵人　下卷：〔第壹齣〕姻緣註籍　〔第貳齣〕西門謀娶　〔第叁齣〕風興鬧靈　〔第肆齣〕武魂夢訴　〔第伍齣〕尸形變石　〔第陸齣〕賢婦閨賀　〔第柒齣〕替兄明寃　〔第捌齣〕雪仇誤打　〔第玖齣〕仇氏悲憶　〔第拾齣〕義明邀會　〔拾壹齣〕私約面心　〔拾貳齣〕梁山賀宴　〔拾叁齣〕西門赴約　〔拾肆齣〕子虛巧禍　〔拾伍齣〕就機私贈　〔拾陸齣〕爲友潛信　〔拾柒齣〕子虛命枉　〔拾捌齣〕東京寇劫

桂巖嘯客(邊汝元)《〈傲妻兒〉雜劇》　(存目)

《百本張子弟書目錄》　《葡萄架》：春。一回。五佰。《得鈔傲妻》：連《緒(續)鈔借銀》。四回。一吊六。《遣春梅》：《永福寺》：李瓶上墳遇春梅。《遣梅》以後，《舊池館》以前。四回。一吊八。《舊院池館》：四回。一吊六。《滿漢兼陞官圖》：西門金蓮。春。一回。五佰。《挑簾定計》：王婆說妓(計)。一回。四佰。《哭官哥爾》：苦。四回。一吊六。

《別墅堂子弟書目錄》　《葡萄架》：四佰。《得鈔傲妻》：二回。七佰二。《舊院池館》：一吊四佰四。《陞官圖》。《挑簾定計》：《金瓶梅》。一回。五佰。

韓小窗《得鈔傲妻》(子弟書)二回　(存目)

又《哭官哥》(子弟書)四回　(存目)

又《春梅游舊家池館》(子弟書)三回　(存目)

又《續鈔借銀》(子弟書)二回　(存目)

無名氏《永福寺》(子弟書)四回　(存目)

又《不垂別淚》(子弟書)一回　(存目)

佚名《雅調秘本南詞繡像金瓶梅傳》(彈詞)十五卷　(存目)

又《挑簾定計》(子弟書)一回　(存目)

紫陽道人(丁耀亢)《續金瓶梅》凡例　一、茲刻以因果爲正論，借《金瓶梅》爲戲談，恐正論而不入，就淫說則樂觀，故於每回起首，先將《感應篇》鋪叙評說，方入本傳。客多主少，別是一格。　一、小說以《水滸》、《西遊》、《金瓶梅》三大奇書爲宗，概不宜用之乎者也等字句。近觀時作，半用書柬活套，似失演義正體，故一切不用。間有採用四六等句法，倣唐人小說者，亦即時改入白話，不敢粉飾寒酸。　一、此刻原欲戒淫，中有游戲等品，不免復犯淫語，恐法語之言，與前集不合，故借潘金蓮、春梅後身說法，每回中略爲敷演，旋以正論收結，使人動心而生悔懼。　一、小說類有詩詞，前集名爲《詞話》，多用舊曲，今因題附以新詞，參入正論，較之他作，頗多佳句，不至有套腐鄙俚之病。　一、前集中年月故事或有不對者，如應伯爵已死，今言復生，「曾誤傳其死」一句點過。前言孝哥年已十歲，今言七歲，離散出家，無非言幼小孤孀，存其意，不顧小失也。客中並無前集，迫於時日，故或錯譌，觀者略之。　一、坊間禁刻淫書，近作仍多濫穢。茲刻一遵今上頒行《太上感應篇》，又附以佛經、道籙，方知作書之旨，無非贊助聖訓，不係邪說導淫。　一、前集止於西門一家婦女酒色、飲食言笑之事，有蔡京、楊提督上本一二段，至末年金兵方入，殺周守備而山東亂矣。此書直接大亂，爲南北宋之始，附以朝廷君臣忠佞貞淫大案，如尺水興波，寸山起霧，勸世苦心，正在題外。　一、茲刻首列《感應篇》，並列萬歲龍碑者，因奉旨頒行勸善等書，借以敷演，他日流傳宮禁，不爲妄作。

《續金瓶梅》第一回　我今爲衆生說法，因這佛經上說的因果輪迴，遵着當今聖上頒行的《勸善錄》、《感應篇》，都是戒人爲惡，勸人爲善，就着這部《金瓶梅》講出陰曹報應，現世輪迴。緊接這一百回編起，使這看書的人知道，陽有王法，陰有鬼神，這西門大官人不是好學的。殺一命，還一命；淫一色，報一色；騙一債，還一債，受用不多，苦惱悔恨，幾世的日子寃報不了。又說些陰陽治亂，俱是衆生造來大劫，忠臣義士、財色不迷的好人，天曹降福，使人好學。借此引人獻出良心，把那淫膽貪謀，一場冰冷，使他如雪入洪爐，不點自化。豈不是講道學的機鋒，說佛法的喝棒，講《感應篇》的註解？今把做書的大意說明閣起，且講正傳。

又第二回　詩曰：禍福無門人自招，隨形寫影詎能逃？心頑似鐵爐難化，慾熾如油火易燒。何待陰曹煩紀錄，本來明鏡察秋毫。兒孫不是悠悠者，只得如此引導：寫得淫穢，叫人肉麻，才露出病根，又叫人冰冷。

又第三回　今講《金瓶梅》報應，全爲戒淫。因何又說入淫詞，粧出穢態？也只爲這淫根不淨，流轉了第二世，還有習氣宿根，因此從他淫處，纔說到報處。那文殊度善財五十有三參，親嘴咂舌，內藏禪棒。今與俗人說話，只得如此引導：寫得淫穢，叫人肉麻，才露出病根，又叫人冰冷。

又第三四回　做《金瓶梅》因果，只好在閨房中言語，提醒那淫邪的男女，如何說到縉紳君子上去？不知天下的風俗，有這貞女義夫，畢竟是朝廷的紀綱，用那端人正士。有了紀綱，才有了風俗；有了道義，才有了紀綱；有

了風俗，才有了治亂。一層層說到根本上去，叫看書的人知道，這淫風惡俗，從士大夫一點陰邪妬忌中生來，造這個不陰不陽的劫運，自然把「禮義廉恥」四個字，一齊抹倒。沒有廉恥，又說甚麼金、瓶、梅三個婦女？即知西門慶不過一個光棍，幾個娼婦，有何關係風俗？看到蔡太師受賄推陞，白白的做了提刑千戶，又有那蔡狀元、宋御史因財納交，全無官體，自然要紀綱凌夷，國家喪滅，以至金人內犯，二帝北遷。善讀《金瓶梅》的，要看到天下士大夫都有了學西門大官人的心，天下婦人都要學金、瓶、梅的樣，人心那得不壞，天下那得不亡？所以講道學的要看聖人著經的主意。因此前二回講了淫女醜狀，今只得說正論一番，使正人君子知我做書的不是邪說。

又第四三回　單表這男女爲人生大慾，生出百種恩情，也添上千般寃業。雖是各人恩怨不齊，原來情有情根，寃有寃種，俱從前世修因，不在今生的遭際，所以古書上說，那藍田種玉，赤繩繫足，俱是月老檢書，冰人作伐。那陰曹地主，有一個綑縛司，冥官專主此事，即是說綑縛化生的大道。或是該偕老的，百年舉案齊眉；或是該拆散的，中年斷絃反目；還有先恩後怨，空有子女，看如陌路仇人；義斷恩絕，縱有才色，視作眼中釘刺一般，總不與容貌相干。內中投合，多不可解。從那古來帝王卿相受寵專房的妃妾，庶人百姓離合先死的因緣，細細看來，只有夫婦一倫變故極多。可見「情慾」二字，原是難滿的。造出許多寃業，世世償還，眞是愛河自溺，慾火自煎。一部《續金瓶梅》說了個「色」字，一部《金瓶梅》說了個「空」字。從色還空，即空是色，乃因果報轉入佛法，是做書的本意不妨再三提醒。

又第四五回　伯爵來坐在一條櫈子上，彈起弦子來，圍了一街的人。先說道：〔西江月〕天道平如流水，人心巧比圍棋。聰明切莫占便宜，自有陰曹暗記。落地一生命定，舉頭三尺天知。如今速報有陰司，看取眼前現世。(白)今日不說古人，難言往事。這一套詞單表山東清河縣出一個富豪，名西門大官人，單諱個慶字，綽號四泉。他爲人從破落戶起家，貪財好色，結貴拌着子虛進勾欄。門慶私回進了院，通了姦夫把夫嫌。越牆貼盡財和寶，花扳豪，家財有十萬之富，後房有五美之色，一個名號金蓮，一個名號瓶兒，又有使女春梅，各有專房之寵。後來因西門慶縱慾身亡，三婦俱喪身非命。編成《金瓶梅》小曲，奉勸來人。〔山坡羊前〕(唱)：清河縣出了一個好漢，姓西門來名慶，他是個破落戶出身，好管閑事，包攬衙門。開了個生藥鋪在縣前，十分的好勝。他喜的撞巢窩，尋表子，鑽狗洞，結幫閑，拜交的狐朋狗友。他家裏白的銀、黃的金、紬緞店、典當鋪，人人欽敬。吳月娘做正房，他生得賢慧聰明，又娶了孟玉樓、李嬌兒，何等的受用。有一日走到紫石街茶坊裏，勾搭上武大郎的妻子。他生得五短身材，白淨面皮，杏核子眼兒，柳葉眉兒，三寸金蓮把名兒叫定。〔擣喇〕金蓮本是野狐精，嫌他丈夫三不過一個光棍，幾個娼婦，有何關係風俗？看到蔡太師受賄推陞，白白的做了提刑千戶，又有那蔡狀元、宋御史因財納交，全無官體，自然要紀綱凌夷，國家喪滅，以至金人內犯，二帝北遷。善讀《金瓶梅》的，要看到天下士大夫都有了學西門大官人的心，天下婦人都要學金、瓶、梅的樣，人心那得不壞，天下那得不亡？所以講道學的要看聖人著經的主意。因此前二回講了淫女醜狀，今只得說正論一番，使正人君子知我做書的不是邪說。

又第四三回　單表這男女爲人生大慾，生出百種恩情，也添上千般寃業。雖是各人恩怨不齊，原來情有情根，寃有寃種，俱從前世修因，不在今生的遭際，所以古書上說，那藍田種玉，赤繩繫足，俱是月老檢書，冰人作伐。那陰曹地主，有一個綑縛司，冥官專主此事，即是說綑縛化生的大道。或是該偕老的，百年舉案齊眉；或是該拆散的，中年斷絃反目；還有先恩後怨，空有子女，看如陌路仇人；義斷恩絕，縱有才色，視作眼中釘刺一般，總不與容貌相干。內中投合，多不可解。從那古來帝王卿相受寵專房的妃妾，庶人百姓離合先死的因緣，細細看來，只有夫婦一倫變故極多。可見「情慾」二字，原是難滿的。造出許多寃業，世世償還，眞是愛河自溺，慾火自煎。一部《續金瓶梅》說了個「色」字，一部《金瓶梅》說了個「空」字。從色還空，即空是色，乃因果報轉入佛法，是做書的本意不妨再三提醒。

又第四五回　伯爵來坐在一條櫈子上，彈起弦子來，圍了一街的人。先說道：〔西江月〕天道平如流水，人心巧比圍棋。聰明切莫占便宜，自有陰曹暗記。落地一生命定，舉頭三尺天知。如今速報有陰司，看取眼前現世。(白)今日不說古人，難言往事。這一套詞單表山東清河縣出一個富豪，名西門大官人，單諱個慶字，綽號四泉。他爲人從破落戶起家，貪財好色，結貴拌着子虛進勾欄。門慶私回進了院，通了姦夫把夫嫌。越牆貼盡財和寶，花扳豪，家財有十萬之富，後房有五美之色，一個名號金蓮，一個名號瓶兒，又有使女春梅，各有專房之寵。後來因西門慶縱慾身亡，三婦俱喪身非命。編成《金瓶梅》小曲，奉勸來人。〔山坡羊前〕(唱)：清河縣出了一個好漢，姓西門來名慶，他是個破落戶出身，好管閑事，包攬衙門。開了個生藥鋪在縣前，十分的好勝。他喜的撞巢窩，尋表子，鑽狗洞，結幫閑，拜交的狐朋狗

九泉。〔山坡羊後〕(唱)：隔東牆，喚貓兒，上了梯，進了房，飲酒排巡，百般的照樣兒頑耍。弄得個花子虛清門淨戶，當的是不要錢的忘八，接的是倒賠錢的孤老，氣了個陰症傷寒，茶不來，水不去，下不得牀來，才知道貼盡了姦夫，一口氣絕了來也。這淫婦看了日子，大包着金銀，甘心去做第六房的下道。蹊蹺。既然弄得迷了，因何把個窮醫生見了就招？精臊！怪不得生了個兒子，半路無成，病遇天災，把你命兒，天也不饒。〔山坡羊前〕(唱)：有春梅原是個使女下賤，他生得有些人材，在潘金蓮房裏撒嬌撒慣，擁撮着西門慶收了，和金蓮狐朋狗黨，你替我做牽頭，我替你做架兒，好一路養漢，架着個漢子，到處裏出尖，一家子大大小小，誰敢把他遮攔。〔擣喇〕春梅原是一丫鬟，生得模樣花朵鮮，粉面嬌容櫻桃口，伶俐聰明慣巧言，雙陸骨牌般般會，滾手琵琶和三絃，捧茶送酒多利便，疊被薰香久刁鑽，白日和金蓮手扯手，夜裏和門慶顛倒顛，三個人同在一牀睡，口裏噙着甚稀罕。兩股金釵斜籠鬢，髻插鑲金碧玉簪，蠻腰上下綾羅裹，小腳紅鞋似月彎，勾搭家人和女婿，兩人一路把主瞞，攪登的大小望影怕，弄得西門入了九泉。路養漢，架着個漢子，到處裏出尖，一家子大大小小，誰敢把他遮攔。〔擣喇〕春梅原是一丫鬟，生得模樣花朵鮮，粉面嬌容櫻桃口，伶俐聰明慣巧言，雙陸骨牌般般會，滾手琵琶和三絃，捧茶送酒多利便，疊被薰香久刁鑽，白日和金蓮手扯手，夜裏和門慶顛倒顛，三個人同在一牀睡，口裏噙着甚稀罕。兩股金釵斜籠鬢，髻插鑲金碧玉簪，蠻腰上下綾羅裹，小腳紅鞋似月彎，勾搭家人和女婿，兩人一路把主瞞，攪登的大小望影怕，弄得西門入了九泉。傳情引進陳經濟，三人同榻晝夜歡，弄得腹中有了孕，秋菊悄悄把事翻。大娘懷恨趕出去，守備府裏又賣姦，生了兒子得了寵，買了雪娥私報冤，賣到仇人煙花巷，自縊得冤魂實可憐。暗認經濟成兄妹，背着守備晝夜眠，張勝拿姦殺了經濟，又看上家人一小官，常抱着小官懷裏睡，縱慾貪淫骨髓乾，一陣昏迷歸陰路，浸下稍的奴才臭萬年。〔山坡羊後〕(唱)：他是個九尾狐狸，粉面油頭，曾喫人的腦髓，賣俏迎姦，拿班做勢，五國裏販馬的牢頭久慣。西門慶死了，寄柬傳情，和陳經濟三人輪流姦宿來也。賣在周守備府裏，害了雪娥，又把他的家門來淫亂。可憐可憐！和陳經濟認了兄弟，續上姦情，殺死在書房，才完了姻緣。可憐！他害的是溜骨髓的病兒，塌了瓤的西瓜，把一命才填還。〔擣喇〕三個淫婦不消說，當時有個應伯爵。沙糖舌頭彎彎嘴，到處有他插上腳。巢裏幫閑說他能，幫虎喫食人不覺。損人利己慣奉承，傷天害理由他作，舌尖口快愚弄人，背後挑唆把人說。外名綽號應花子，光棍行裏是個擰。一生喫的西門慶，大事小事把他托。恩人身死變了心，老婆家人往外撥，哄着寡婦賣莊宅，留下銀子立文約，一千文錢賣孝哥，不念前情把臉抹。忘恩負義黑心賊，天理難容那裏着。妻兒老小死個盡，瞎眼叫化把書說。三日不得一頓飯，眼黃地黑死在泊。一筐骨頭喂了狗，狗也不喫嫌他惡，我今編唱勸世人，休學光棍應伯爵。

又第六四回　白公請問佛法。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略】我今講一部《續金瓶梅》，也外不過此八個字，以憑世人聽解，才了得今上聖明，倒賠錢的孤老，氣了個陰症傷寒，茶不來，水不去，下不得牀來，才知道貼盡了姦夫，一口氣絕了來也。這淫婦看了日子，大包着金銀，甘心去做第六房的下道。蹊蹺。既然弄得迷了，因何把個窮醫生見了就招？精臊！怪不得生了個兒子，半路無成，病遇天災，把你命兒，天也不饒。〔山坡羊前〕(唱)：有春梅原是個使女下賤，他生得有些人材，在潘金蓮房裏撒嬌撒慣，擁撮着西門慶收了，和金蓮狐朋狗黨，你替我做牽頭，我替你做架兒，好一路養漢，架着個漢子，到處裏出尖，一家子大大小小，誰敢把他遮攔。〔擣喇〕春梅原是一丫鬟，生得模樣花朵鮮，粉面嬌容櫻桃口，伶俐聰明慣巧言，雙陸骨牌般般會，滾手琵琶和三絃，捧茶送酒多利便，疊被薰香久刁鑽，白日和金蓮手扯手，夜裏和門慶顛倒顛，三個人同在一牀睡，口裏噙着甚稀罕。兩股金釵斜籠鬢，髻插鑲金碧玉簪，蠻腰上下綾羅裹，小腳紅鞋似月彎，勾搭家人和女婿，兩人一路把主瞞，攪登的大小望影怕，弄得西門入了九泉。傳情引進陳經濟，三人同榻晝夜歡，弄得腹中有了孕，秋菊悄悄把事翻。大娘懷恨趕出去，守備府裏又賣姦，生了兒子得了寵，買了雪娥私報冤，賣到仇人煙花巷，自縊得冤魂實可憐。暗認經濟成兄妹，背着守備晝夜眠，張勝拿姦殺了經濟，又看上家人一小官，常抱着小官懷裏睡，縱慾貪淫骨髓乾，一陣昏迷歸陰路，浸下稍的奴才臭萬年。〔山坡羊後〕(唱)：他是個九尾狐狸，粉面油頭，曾喫人的腦髓，賣俏迎姦，拿班做勢，五國裏販馬的牢頭久慣。西門慶死了，寄柬傳情，和陳經濟三人輪流姦宿來也。賣在周守備府裏，害了雪娥，又把他的家門來淫亂。可憐可憐！和陳經濟認了兄弟，續上姦情，殺死在書房，才完了姻緣。可憐！他害的是溜骨髓的病兒，塌了瓤的西瓜，把一命才填還。〔擣喇〕三個淫婦不消說，當時有個應伯爵。沙糖舌頭彎彎嘴，到處有他插上腳。巢裏幫閑說他能，幫虎喫食人不覺。損人利己慣奉承，傷天害理由他作，舌尖口快愚弄人，背後挑唆把人說。外名綽號應花子，光棍行裏是個擰。一生喫的西門慶，大事小事把他托。恩人身死變了心，老婆家人往外撥，哄着寡婦賣莊宅，留下銀子立文約，一千文錢賣孝哥，不念前情把臉抹。忘恩負義黑心賊，天理難容那裏着。妻兒老小死個盡，瞎眼叫化把書說。三日不得一頓飯，眼黃地黑死在泊。一筐骨頭喂了狗，狗也不喫嫌他惡，我今編唱勸世人，休學光棍應伯爵。

夢筆生《〈金屋夢〉凡例》　一、是編緊接《金瓶梅》一百回編起。本陰陽鬼神以爲經，取聲色貨利以爲緯。大而君臣家國，細而閨壺婢僕，兵火之離合，桑海之變遷，生死起滅，幻入風雲，果因禪宗，寓言褻暱，而其旨一歸之勸世。一、唐人紀事，則藻綺風雲；元人說海，則借談神鬼；雖快塵談，無裨風化。是編則假飲食男女，講陰陽之報復；因鄙夫邪婦，推世運之變遷；滌淫穢而入蓮界，拔貪慾以返清涼，不墮狐禪，不落俚障。一、是編以漆園之幻想，闡乾竺之眞宗，本曼倩之詼諧，爲談天之炙轂，齊煙九點，須彌一芥，元會恣其筆底，鬼神沒於毫端，大海蜃樓，空中梵閣，爲古今未有之奇書。可作語怪小說讀，可作言情小說讀，可作宗教小說讀，可作歷史小說讀，可作哲理小說讀，可作滑稽小說讀，可作政治小說讀。一、小說以《水滸》、《西遊》、《金瓶梅》三大奇書爲宗，概不宜用之乎者也等句。近觀時作，半有書柬活套，似失演義正體。是編一切不用，間有採用四六等句法，倣唐人小說者，亦即時改入白話，不敢粉飾寒酸。一、小說類有詩詞，《金瓶梅》名爲詞話，多用舊曲，今因題附以新詞，較之他作，頗多佳句，不至有腐俗鄙俚之病。一、從來小說往往託興才子佳人，纏綿煩絮，刺刺不休，耳目間久已塵腐。是編獨構異樣樓閣，別見玲瓏，脫盡窠臼。一、是編悲歡離合，皆從世情上寫來，件件逼眞。間有一二點綴處，亦不過借爲金針之度。字義庸淺，期於雅俗同喻，不敢以深文自飾，得罪大雅。一、《金瓶梅》中年月故事，或有不對者，如應伯爵已死，今言復生，「曾誤傳其死」一句點過。前言孝哥已十歲，今言七歲，離散出家，無非言幼小孤孀，存其意，不無小失也。客中並無前集，迫於時日，故或有小錯，觀者略之。一、《金瓶梅》止於西門慶一家婦女酒色飲食言笑之事。是編附以朝廷君臣、忠佞貞淫、大姦大惡，如尺水興波，寸山起霧，客多主少，別是一格。

《霞外攟屑》卷九《小棲霞說稗・續奇書》　署名紫陽道人撰。借因果以論報應，蔓引佛經、《感應篇》，可一噱也。自弇州撰前書以毒荊川，冀雪戴天

仇憤，而風行刊佈，流禍百年。其續書名《玉嬌李》者，今已不傳。坊肆有之，一名「第三才子書」者《玉嬌梨》，叙白太素女、蘇友白事。閱者頗疑其依托，不知白、蘇事不可知，太素則實有其人。《曝書亭集》(卷三六)曰：「蘭谷《天籟集序》云：『仁甫名朴，又字太素，爲樞判寓齋之子。』於明初由姑熟徙六安。」《秋夜梧桐雨》院本亦白作，竹垞謂出關、程(鄭)之上。寧獻王權譜元人曲，作者凡一百八十有七人，仁甫居第三，次東籬、小山之下。乃依托，不足觀。梅村祭酒別續之，署名《隔簾花影》。相傳爲隔一字讀之成文，意在刺新朝而洩《黍離》之恨。其門下士恐有明眼人識破，爲子孫禍，顛倒刪改之，遂不可讀，但成一小說耳。不知紫陽道人有何殺父之仇、亡國之恨而爲此貂尾也？徒爲罪孽，自墮泥犁而已矣！

雜録

《堅瓠餘集》卷三《狼筋》 嘗見小說載：一富人內室亡金，詰羣婢不承，欲買狼筋治之，一婢驚懼欲逃，遂獲。(編者按：故事見《金瓶梅》第四十四回。)皆不知狼筋何物，且何以能察盜？後偶閱《續博物志》載：唐武宗四年宮市，郎中有疑爲狼筋者。有老僧云，貧道昔曾以一千於賈胡市得三枚，狀如巨蛹，兩頭光帶黄色。涇帥段祐宅失銀器十餘，集奴婢環庭，炙之，蟲慄動，一女奴臉唇瞤動，訊之，乃竊器者。按：《續博物志》稱爲晉李石撰，但中有南唐元宗事及開寶年號，豈晉人而至宋尚存？抑書或成於宋代歟？

《得一録》卷一一 京江誠意堂戒演淫戲說：甲午年，本郡嶽廟戲臺樓屋一進，突於十一月廿一日，焚燬淨盡，人咸駭然，覺神廟不應如是。及推原其故，乃前一日鞋店演戲酬神，曾點《挑簾》、《裁衣》、《賣胭脂》等淫戲，故廿一日晚即有此異。核並無人，只貯戲箱數只，竟不識火所自來。且臺後木香亭，地至切近，而花籐絲毫無損，惟獨燬斯臺，足見淫褻之上干神怒也。要知在廟酬神，惟宜演忠孝節義諸戲，庶昭激勸。若好演淫邪，圖悦耳目，則年少狡童，觀之意蕩，無知婦女，見之情移，喪節失身，皆由於此。抑思見人好淫，尚宜勸阻。今乃告之以淫事，悦之以淫辭，惑之以淫態，若惟恐人不好淫，而必欲誨之以淫者，有是理乎？即稍知禮義人，尚目不忍視，豈奉敕也。

蔣瑞藻《金瓶梅考證》 瑞藻按：《金瓶梅》之出王弇州手，不疑也。景倩距弇州時代不遠，當知其詳，乃以「名士」二字了之，豈以其誨淫故，爲賢者諱與？實則《金瓶梅》乃懲淫之書，淫者見之謂之淫耳。金沙灘上馬郎婦，豈見金夫不有躬者哉！又案：《玉嬌李》書，僕外舅何乃普先生家有之。曲園謂世不復有，殊非。然僕亦嘗披覽一過，用意用筆，都不甚佳，事實亦與沈氏所紀不類，豈好事者僞撰，襲其名以行耶？

錢靜方《金瓶梅演義考》 《金瓶梅》一書，淫褻鄙陋，其描摹小人口吻，

無不逼眞。云係前明王鳳洲先生所作，或云鳳洲門人所作。相傳嘉靖中葉，嚴氏擅政，東樓之惡，尤過介溪，有人皆欲殺之勢。作者探知東樓多內寵，喜閱淫書，每閱一紙，必以食指蘸唾，拈其紙角，因作此書，不惜污其筆墨，以迎合其意。書成，於紙角均以鴆毒濺之，因東樓近侍以獻，不意濺毒尙輕，而東樓性極聰明，閱書過捷，竟得無恙。此係傳聞之言，不知確否。此書所載，大都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介溪、東樓；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勔則指陸炳；其他諸人，亦各有所屬。

又　書從《水滸》武松一回衍出，意必海市蜃樓，空中結撰，初不料其姓氏亦有依據。《香祖筆記》載：兗州陽穀縣西北有西門冢。大姓潘、吳二氏，自言是西門妻吳氏、妾潘氏族。則小說所載，或亦風影其辭歟？

又　《金瓶梅》之後，又有《玉嬌李》一書，與前著出自一手。各設報應因果，謂武大後世化爲淫夫，上烝下報。潘金蓮亦作河間婦，終以極刑。西門慶則一騃憨男子，坐視妻妾外遇，以見輪迴不爽。其朝代爲金，其帝則稱完顏大定，而貴溪、分宜相構事，亦隱寓焉。至嘉靖時人，或竟直書姓名，殊可駭怪。然筆鋒恣橫酣暢，似尤勝於《金瓶梅》也。說見明沈德符《顧曲雜言》。今此書易名《隔簾花影》，坊間有購之者，余嘗見之。

甄偉

袁宏道《〈東西漢通俗演義〉序》　漢家四百餘年天下，其間主之聖愚，臣之賢奸，載在正史及雜見於稗官小說者詳矣。茲《演義》一書，胡爲而刻？又胡爲而評？中郎氏曰：「是未明於通俗之義者也。」里中有好讀書者，緘嘿十年，忽一日拍案狂叫曰：「異哉！卓吾老子吾師乎！」客驚問其故，曰：「人言《水滸傳》奇，果奇。予每檢十三經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卽忽忽欲睡去，未若《水滸》之明白曉暢，語語家常，使我捧玩不能釋手者也。」若無卓老揭出一段精神，則作者與讀者千古俱成夢境。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婦，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談及劉季起豐沛，項羽不渡烏江，王莽簒位，光武中興等事，無不能悉數顚末，詳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徹旦，幾忘食忘寢，聚訟言之不倦。及舉《漢書》、《漢史》示人，毋論不能解，卽解亦多不能竟，幾使聽者垂頭，見者卻步。噫！今古茫茫，大率爾爾，眞可怪也，可痛也。則《兩漢演義》之所以繼《水滸》而刻也。文不能通，而俗可通，則又通俗演義之所由名也。雖然，吾安得起龍湖老子於九原，借彼舌根，通人慧性，假彼手腕，開人心胸，使天下共以信卓老者信演義，愛卓老者愛演義也。不得已，聊爲拈出，以供天下之好讀書。公安袁宏道題。

甄偉《西漢通俗演義序》　西漢有馬遷史，辭簡義古，爲千載良史，天下古今誦之，予又何以通俗爲耶？俗不可通，則義不必演矣。義不必演，則此書亦不必作矣。又何以楚漢二十年事敷演數萬言以爲書耶？蓋遷史誠不可易也。予爲通俗演義者，非敢傳遠示後：補史所未盡也。不過因閑居無聊，偶閱西漢卷，見其間多牽強附會，支離鄙俚，未足以發明楚漢故事，遂因略以致詳，考史以廣義；越歲，編次成書。言雖俗而不失其正，義雖淺而不乖於理；詔表辭賦，模倣漢作；詩文論斷，隨題取義。使劉項之強弱，楚漢之興亡，一展卷而悉在目中：此通俗演義所由作也。然好事者或取予書而讀之，始而愛樂以遣興，既而緣史以求義，終而博物以通志，則資讀適意，較之稗官小說，此書未必無小補也。若謂字字句句與史盡合，則此書又不必作矣。書成，識者爭相傳錄，不便觀覽，先輩乃命工鋟梓，以與四方好事者共之。請予小敘以冠卷首，遂援筆書此，欲人知余編次之初意云耳。萬曆壬子歲春月之吉鍾山甄偉撰。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三《明清部二・東西漢》　《東西漢》在吾國亦未見明本。日常所見者，唯通行之劍嘯閣評本，冠以僞撰之袁宏道序者，俱不題撰人。因袁序中有「茲演義一書，胡爲而刻？又胡爲而評？」之語，望文生義者遂以撰者爲胡氏名爲而，殊堪捧腹。此書在明時亦不只一本。以余所知，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庫有萬曆十六年書林余文臺刊之熊鍾谷編本《京本通俗演義全漢志傳》各六卷，合爲十二卷。又萬曆乙巳（三十三年）書林詹秀閣刊之黃化宇校本《京板全像按鑑音釋兩漢開國中興傳誌》，西漢四卷，東漢二卷，合爲六卷。此二書余未得閱。以其開首均以文王夢兆飛熊起，初疑爲一本。據長澤規矩也氏言，二書內容亦詳略不同。余此次在東京所見，有萬曆四十年壬子大業堂刊之甄偉編本《重刻西漢通俗演義》及同書坊發行之陳眉公評謝詔編之《重刻京本增評東漢十二帝通俗演義志傳》。俱宮內省圖書寮物。二書

行款形式不同。然同屬一家發行。內閣文庫藏之《東西漢通俗演義》，卽從此出。其書始削去撰人姓名，冠以袁宏道序，題「劍嘯閣評」，卽今通行之劍嘯閣《東西漢》原本，然與甄偉、謝詔所編者實爲一書。又大連滿鐵圖書館藏之拔茅居本《東西漢》係清初本，較通行者爲精，雖卷有歸併，亦與通行之劍嘯閣本同。此等書在小說史上本無地位，雖迭經書賈重編翻印，要皆一丘之貉，不足一顧。然在今日亦通行，且不知其撰人。余因閱宮內省圖書寮藏本而知二書之作者，及其板刻源流，亦自覺欣幸。今以宮內省圖書寮及內閣文庫所藏，記於後。其大連圖書館藏本，宜另作記，今不之及。

又《重刻西漢通俗演義》八卷一百零一則（宮內省圖書寮） 明萬曆壬子金陵周氏大業堂刊本。綿紙。寫刻。正文半葉十四行，行三十字。有句讀旁勒。無評語，亦無圖。係德川家故物。署「鍾山居士建業甄偉演義」、「繡谷後學敬弦周世用訂訛」、「金陵書林敬素周希旦校」。首甄偉自序。甄偉之名，僅見此書。緣是而知其作者，則亦彌足珍貴矣。

又（重刻京本增評）《東漢十二帝通俗演義》十卷一百四十六則（宮內省圖書寮） 亦大業堂發行本。封面欄外橫書「陳眉公增評」，兼有「大業堂重校梓」字樣，與上書同。字爲扁體。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八字。有句讀旁勒。復有小字旁評及註釋。與上書非一時所刻。署「金川西湖謝詔編集」，「金陵周氏大業堂評訂」。署名亦僅見此書。首陳繼儒序，馳騁史論，頗無謂。末云：「有好事者爲之演義，名曰《東漢志傳》。頗爲世賞鑒。奈歲久字湮，不便覽閱。唐貞予復梓而新之，且屬不佞稍增評釋。其中有稱謂不協及字句之訛舛者，亦悉爲之改竄焉。或可無亥豕帝虎之誤，而覽者亦庶免於攢眉贅（疑是聱字）齒之苦云」。後署「雲間眉公陳繼儒書於白石樵」。不記年月。疑亦依託耳。

又（劍嘯閣批評）《東西漢通俗演義》（內閣文庫） 甄偉「西漢」，謝詔「東漢」，如上所述，蓋先後單行。茲本乃合刻爲叢書，總名《東西漢通俗演義》。西漢曰《西漢演義評》。東漢曰《東漢演義評》。（目錄及正文板心上題如此。）亦曰《新刻劍嘯閣批評西漢演義傳》、《新刻劍嘯閣批評東漢演義傳》。（每卷題如此。）冠以袁宏道《東西漢通俗演義序》，亦泛而無當。以無題記，其刻書時代不明，然當在明季。圖《西漢》十九葉三十八面，《東漢》十一葉二十二面，頗精細，爲晚明風。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字加圈點。每回後有總評，眉端有評。其文字與甄、謝書比勘，分記如次：

（新刻劍嘯閣批評）《西漢演義傳》八卷一百則　此分卷與甄偉書同。唯第八卷十二則，比大業堂本少一則。

（新刻劍嘯閣批評）《東漢演義傳》十卷一百二十五則　此卷數亦與謝詔本同，但少二十一則。如二卷二十二則，謝書二十四則；三卷十六則，謝書二十六則；四卷十五則，謝書十六則；六卷十一則，謝書十二則；七卷五則，謝書六則；十卷四則，謝書六則。餘同。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九附錄二《清同文堂本・東西漢演義》 通行大字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六字。繡像甚粗。此本所收《西漢》八卷一百回，卽甄偉書。《東漢》八卷三十二回，爲清遠道人重編者。

吳元泰

余象斗《八仙傳引》 不俗斗自刊《華光》等傳，皆出予心胸之編集，其勞鞅掌矣！其費弘鉅矣！乃多爲射利者刊，甚諸傳照本堂樣式，踐人轍跡而逐人塵後也。今本坊亦有自立者，固多，而亦有逐利之無恥，與異方之浪棍，遷徙之逃奴，專欲翻人已成之刻者。襲人唾餘，得無垂首而汗顏，無恥之甚乎？故說。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言。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五（新刊八仙出處）《東遊記》二卷 存。明書林余文台刊本。上圖下文。半葉十行，行十七字。不標回數。（日本內閣文庫）道光十年《四遊全傳》本題「致和堂梓」。上卷二十九回，下卷二十七則。小蓬萊仙館《四遊合傳》本，四十五回。　明吳元泰撰。題「蘭江吳元泰著」，「社友凌雲龍校」，首余象斗序。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四《明清部三・新刊八仙出處東遊記》二卷（內閣文庫） 明余文台刊本，中型。封面題《全像東遊記上洞八仙傳》，分兩行大書，中題「書林余文台梓」。上圖下文，今坊間通行之粗劣本子，正從此出。題「蘭江吳元泰著」、「社友凌雲龍校」。（二卷作書林余氏梓。）上、下二卷各二十八則，（下卷附補遺事。）又降戰詩文聯一卷附於後。卷首有余象斗引。文理至拙，然實書賈本色。姑爲錄出，以見當時書賈之編書情狀有如是也。

玄真子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三《明清部二・新刻全像音注征播奏捷傳通俗演義》六卷一百回（尊經閣）　明萬曆刊本。大型，插圖，正文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六字，正文低一格。板心題《征播奏捷傳》。封面書名分二行大書之。中間小字題「萬曆癸卯秋佳麗書林謹按原本重鐫」。欄外橫題「巫峽望僊巖藏板」。曰按原本重刊，似前此尚有舊本。然所載九一居主人序及作者名衢逸狂自記，均題癸卯。則實爲原本。不知何故。其卷第下署題多至四人，曰「清虛居吉瞻僊客考」、「巫峽岩道聽野史紀略」、「棲眞齋名道狂客演」、「凌雲閣鎮宇儒生音詮」。首九一居主人萬曆癸卯刻「征播奏捷引」。略云「玄眞子性敏強學。偶自出庚子征播酋楊應龍事跡始末，輯成一帙，額曰《征播奏捷傳》。屬余序。余公餘游閱，觀其言事論略，皆有根由實跡，悉同之蜀院發刊《平播事略》並秋淵路人《平西凱歌》、道聽山人《平播集》書中來，又非抵虛架空者埒。吁，是集也洵足以昭宣國憲，顯揚威靈，絕反萌，褫賊魄，振士氣也」云云。後署「時萬曆昭陽閼單，（按：當作單閼。）重光作噩，哉生明，九一居主人題」。卷末有玄眞子自叙詩一首，頗俚拙；又有李昌胤《川蜀用兵議》，及棲眞齋玄眞子後叙。並有木記，云：「西蜀省院刊有《平播事略》備載敕奏文表，風示天下。道聽子紀其耳聆目矚之顯末，積成一帙，梓行坊中。不佞因合二書之所叙事蹟敷演其義，而以通俗命名，令人之易曉也。即未必言中窾，事事協眞；大抵皆彰善殫惡，非假設一種孟浪議論以惑世誣民」云云。後署「癸卯冬名衢逸狂白」。諸凡卷第下所題之棲眞齋名道狂客，九一居主人序中之玄眞子，作後序之棲眞齋玄眞子，與木記署名之名衢逸狂，當即一人。然亦不知何人。書六卷，以禮樂射御書數爲目。自第一回「朱太祖定鼎金陵」起，至九十八回「普天下共樂昇平」止。其九十九之逸狂贊頌平播詩，及一百之翰林「川貴用兵議」，俱附九十八回，正文並無標題。雖目爲百回，而每回文甚短，實勉強湊成此數者。所謂蜀院刊本《平播事略》，疑即李化龍撰之《平播全書》。至道聽山人即道聽子之《平播集》，則書未見傳本，不知其內容如何？按化龍平楊應龍在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其《平播全書》成於二十九年辛丑；而此小說之刊即在三十一年癸卯；去應龍之死僅五年，距化龍著書亦僅三年，不可謂不近矣。明貴州巡撫郭子章又有《平播始末》，「四庫提要」於雜史類存其目，謂子章晚年退休家居，聞一二武弁造作平話，左袒化龍，飾張功績，多乖事實，乃爲此書以辨之。所謂平話，雖不知何名目，殆即此《征播奏捷傳》一類之書，或作者即爲一武弁，亦未可知。此書在吾國自來未見傳本。

朱星祚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四《明清部三・新刻全像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六卷（內閣文庫）　明萬曆刊本，中型。上圖下文。正文半葉十行，行十七字。封面署云：「萬曆乙巳年夏書林聚奎堂梓」。而第一卷題「書林清白堂梓」。六卷後木記題云：「萬曆甲辰冬書林楊氏梓」。按閩楊氏刻書甚有名。乙巳爲三十二年，明年即乙巳，豈一年之間，書肆即轉移耶？其第三卷題「撫臨朱星祚編」。所述半文半白，殆不足以爲小說，僅淺短之記述而已。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五《明清小說部乙・新刻全像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六卷（不標回數）　存。明萬曆甲辰（三十二年）書林楊氏清白堂刊本。上圖下文，正文半葉十行，行十七字。〔日本內閣文庫〕明朱星祚撰。題「撫臨朱星祚編」。似爲江西撫州府臨川縣人。

朱名世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四《明清部三・新刻全像牛郎織女傳》四卷（文堂田中慶太郎）　萬曆刊本。上圖，下文。半葉十行，行十七字。題「儒林儀朱名世編」、「書林仙源余成章梓」。

羅懋登

羅懋登《叙西洋記通俗演義》 恭惟我皇明，重新宇宙，海外諸番，獲睹天日，莫不梯山航海而重譯來朝。文皇帝嘉其忠誠，敕命太監鄭公和、大司馬王公景弘泛靈槎，奉使南印度錫蘭山國，溯流窮源，直抵西印度忽魯謨斯及阿丹、天方諸國，極天之西，窮海之湄，此外則非人世矣。歷國大小三十余，番王酋長，匍匐羅拜之爲兢兢罔敢後；中間鋤強扶弱，海道一清。歸獻大廷珠玉、錦罽、珍果、異香，併獅、象、駝鼠、猛獰、火鷄之屬，礧砢然充後宮，實外囿，貢琛之盛，前此未聞。《書》云猾夏，《詩》曰讐邦，夷且爲中國梗，矧匍匐羅拜之罔敢後？周先王甚盛德，肅愼氏止間一入貢，周且頒其賂物，誥語後人。矧舉海外大小三十餘國，盡匍匐羅拜之罔敢後，自非聖德際天蟠地，昭揭日月，而胡極天所覆，極地所載，極日月所入，文命誕敷，帖爾效順，致令二百年餘，借著請纓之士，卷舌不談；擁旄授鉞之臣，韜戈不試。于都休哉！即碎南山之竹，捐西山之兎，曷足爲聖明揄揚萬一。稗官野史謂何？此《西洋記》所由作；布帛菽粟謂何？此《西洋記》所由通俗演義。贅厐云乎哉？耳食云乎哉？說者又謂：王者不治荒夷，九重一怒，勢必溝血枕尸。皆旅獒明教，不幾污殺青。余曰：是不然。開闢之主，貴在宣威；守成之君，戒於好大。二者殊科。今日東事倥傯，何如西戎即序，不得比西戎即序，何可令王、鄭二公見，當事者尚興撫髀之思乎！說者唯唯。是爲序。萬曆丁酉歲菊秋之吉二南里人羅懋登叙。

張无咎《批評北宋三遂新平妖傳叙》 《西洋記》如王巷金家神說謊乞布施，效《西游》而愚者也。

《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八篇《明之神魔小說（下）》（存目）

《七修類稿》卷一二 永樂丁亥，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三人往東南諸國賞賜宣諭。今人以爲三保太監下西洋，不知鄭和舊名三保，皆靖難內臣有功者；若王彥舊名狗兒等，後俱擢爲邊藩鎮守督陣以報之。鎮守自此始耳。

《堅瓠七集》卷一 《七修類稿》：「永樂丁亥，命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三人，往東南諸國，賞賜宣諭。鄭和舊名三保，故云三保太監下西洋。」《碧石剩談》云：「三寶太監者，雲南人也。相傳下海時，一人忽癩，乃棄於岸側。其人夜見大蛇下岸飲水，恐爲所傷，削竹置所經處。蛇腹裂死。因飢，斲樹爲柴，烹蛇而食。其柴每烟起則九鷺飛翔，遂藏之不焚，癩亦因食蛇而愈。蛇潰得珠數斛，中有夜明珠。後太監回，其人呼與共載，乃獻夜明珠、九鷺香，並太監所得一寶，共爲三寶云。」

《浪跡叢談》卷六 前明三保太監下西洋，至今濱海之區，熟在人口，不知何以當日能長駕遠馭，陸讐水慄如是。按《明史・鄭和傳》載：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永樂三年，命鄭和及其儕王景宏等通使西洋，治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有二，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徧歷諸番國，宣天子詔，賚金帛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臨之。和經事三朝，先後凡七奉使，星槎所歷，往往錫蘭山，截破其城，禽其王，九年六月獻俘於朝。赦不誅，釋歸國。第二次在永樂六年九月，再使國使者隨和朝見，獻所俘三佛齊酋長，戮之。第三次在永樂十年十一月，再使往蘇門答剌。禽其僞王，並俘其妻子，以十三年七月還。第四次在永樂十四年，滿剌加、古里等十九國咸遣使朝貢，因命和等往賜其君長，十七年七月還。第五次在永樂十九年春，和等復往，二十年八月還。第六次在永樂二十二年正月，舊港（即三佛齊）酋長請襲宣慰使職，又使和賚敕印賜之。冬還，成祖已晏駕。第七次在宣德五年六月，又使和等歷往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還。前後所得珍奇貢物，如眞臘國（即今之柬埔寨）貢金縷衣，象五十九；阿丹國貢麒麟；蘇祿國貢大珠，重七兩有奇；忽魯謨斯國貢麒麟，又貢獅子；麻林國貢麒麟、天馬、神鹿之類，不能悉數，而中國之耗費亦不貲矣。自宣德以還，遠方時有至者，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誇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爲明初盛事云。

《春在堂隨筆》卷七 世間有《牙牌數》一書，言近而指遠，占之亦時有巧合之。余聞許子社言：杭人有爲之箋注者，惟其中有「五鬼鬧判」一語，不知所出。以問余，亦無以應也。今乃知出於《西洋記》。第九十回云：「靈曜府

五鬼鬧判」，即其事也。開卷有益，信夫！

又《明史・宦官傳》：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永樂三年，命和及其儕王景宏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賫金幣，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遍歷諸番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先後七奉使，所歷凡三十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費亦不貲。自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誇外藩，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爲明盛事云。是鄭和之事，在明代固赫然在人耳目間。光緒辛巳歲，老友吳平齋假余《西洋記》一書，即敷衍此事。作者爲羅懋登，乃萬曆間人。其書視太公封神，元奘取經，尤爲荒誕。而筆意恣肆，則似過之。乃彼皆盛行，而此顧不甚著，何也？文章之傳不傳，若有數存，雖平話亦然歟？平齋曰，此必明季人所爲，以媚權奄者。余謂不然。讀其序云：今者東事倥傯，何如西戎即叙，當事者尚興撫髀之思乎？然則此書之作，蓋以嘉靖以後，倭患方殷，故作此書，寓思古傷今之意，抒憂時感事之忱，三復其文，可爲長太息矣。書中卻有一二異聞，如術家有金水木火土五行遁法。見於諸書者，字皆作遁，此獨作囤，未詳其義。又世俗所傳八仙，此書則無張果、何仙姑，而別有風僧壽、元壺子，不知何許人，豈明代有此異說歟？《圖畫見聞錄》：孟蜀張素卿，畫八仙眞形，有曰長壽仙者，或即此風僧壽乎？書雖淺陋，而歷年數百，便有可備攷證者，未可草草讀過也。

《茶香室叢鈔》卷一四　明人有《西洋記》一書，載三保太監下西洋事。中有八仙：一漢鍾離，二呂洞賓，三李鐵拐，四風僧壽，五藍采和，六元壺子，七曹國舅，八韓湘子，無張果(老)、何仙姑，而別有風僧壽、元壺子，亦異聞也。

《茶香室續鈔》卷一七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太祖建都南京，和尚金碧峰啓之，見《客座新聞》。按明代坊間有《西洋記》一書，叙三保太監事，書中有金碧峰和尚。

紀振倫

論　述

秦淮墨客《楊家通俗演義序》　嘗讀將傳，三代尚矣。秦漢來，其間負百之勇，以驅戎馬於疆場，請長纓於闕下者，蓋如雲如雨。第全軀者，爲身爲君；保妻子者，爲家不爲國；求忠肝義膽，爭光日月，而震動乾坤，啻麟角鳳毛也。蓋非勇之難，忠而勇者實難。宋起鼎沸之後，一時韜鈐介之士，師師濟濟，忠勇如楊令公者，蓋舉世不一見云。令公投矢降太宗，而忘私，業以許國。狼牙一戰，憤不顧身，英風勁氣，眞足寒其心而褫之。使其將相調和，中外合應，豈不足樹威華夏？奈何三捷未效，而掣肘於人之中制，竟使生還玉關之身，徒爲死報陛下之血，良可惜哉！良可惜！雖然，公亦足自慰也：丈夫泯泯而生，不若烈烈而死，故不憂其身之不全，而憂其後之無人。自令公以忠勇傳家，嗣是而子繼子，孫繼孫，如六郎之死戰，不啻麟角鳳毛，而亦傷宋之不能凝凝生氣榮施公之勇，以驅戎馬於疆場，請長纓於闕下者，蓋如雲如雨。第全軀者，爲身爲君；保妻子者，爲家不爲國；求忠肝義膽，爭光日月，而震動乾坤，啻麟角鳳毛也。蓋非勇之難，忠而勇者實難。宋起鼎沸之後，一時韜鈐介之士，師師濟濟，忠勇如楊令公者，蓋舉世不一見云。令公投矢降太宗，而忘私，業以許國。狼牙一戰，憤不顧身，英風勁氣，眞足寒其心而褫之。使其將相調和，中外合應，豈不足樹威華夏？奈何三捷未效，而掣肘於人之中制，竟使生還玉關之身，徒爲死報陛下之血，良可惜哉！良可惜！雖然，公亦足自慰也：丈夫泯泯而生，不若烈烈而死，故不憂其身之不全，而憂其後之無人。自令公以忠勇傳家，嗣是而子繼子，孫繼孫，如六郎之死戰，不啻麟角鳳毛，而亦傷宋之不能凝凝生氣榮施公之勇，以驅戎馬於疆場，請長纓於闕下者，蓋如雲如雨。第全軀者，爲身爲君；保妻子者，爲家不爲國；求忠肝義膽，爭光日月，而震動乾坤，啻麟角鳳毛也。蓋非勇之難，忠而勇者實難。宋起鼎沸之後，一時韜鈐介之士，師師濟濟，忠勇如楊令公者，蓋舉世不一見云。令公投矢降太宗，而忘私，業以許國。狼牙一戰，憤不顧身，英風勁氣，眞足寒其心而褫之。使其將相調和，中外合應，豈不足樹威華夏？奈何三捷未效，而掣肘於人之中制，竟使生還玉關之身，徒爲死報陛下之血，良可惜哉！良可惜！雖然，公亦足自慰也：丈夫泯泯而生，不若烈烈而死，故不憂其身之不全，而憂其後之無人。自令公以忠勇傳家，嗣是而子繼子，孫繼孫，如六郎之死戰，不啻麟角鳳毛，而亦傷宋之不能凝凝生氣榮施

玉茗主人《北宋志傳序》　北宋太祖既沒，神武遂微，志傳所言，則盡楊氏之事，史鑒俱不載，豈其無關政紀近於稗官曲說乎？【略】然博雅君子每藉以稽攷，而王元美先生近攷小史、外傳，往往出於伶官，楊氏尤悉，蓋亦爲史以此書一證。元美該博玄覽，寧盡臆說，彼豈以其稗野之言遺之矣！然宋地顯著楊業偉績，至標以「無敵」之名，當時亦豈曲說？獨是其一家兄弟妻妹

之事，存而弗論，作傳者特於此暢言之。則知書有言也，言有志也，志有所寄，言有所托，故天柱地維，托寄君臣，斷鼇煉石，記寄四五，不端其本而繆謫其實，我以爲妙道之言，而夫子以爲孟浪之語，志斯晦耳。彼呼孟之賊也，五郎之髡也，佘蕭之婦也，宗保之兒也，彼直以爲丈夫者詬詈也。丈夫不賊不髡，冠履曰夫而二三其德，則賊也，髡也，兒女子也，又不若焉，故以是爲詈此書之志乎？書志如此，而猶言之求，余也天門不開矣，余也天門不開矣。刻成遂爲言之。時萬曆戊午中秋日玉茗主人題。

《劇說》卷二 潘美，宋之功臣也。《宋史・楊業傳》云：【略】是役也，王佐爭功，以致業敗，美之罪在不能制佐耳。元人朱凱作《孟良盜骨殖》，則云業與北番交戰，被圍虎口交牙谷，命第七兒楊延嗣乞師於潘，潘攢箭射死，業因不能脫。夫同沒者延玉，此名延嗣；果以乞師而潘射之，則潘之惡甚矣。至今婦人、孺子，無不唾罵張士貴、潘美爲奸者，而史之所書則如此。若近來所演，則爲業報恨者，正爲王佐，尤與正史相反矣。然則殺業父子者，果佐不用命也？抑美殺之而移禍於佐耶？張士貴、潘美皆一代勳臣，史官爲之粉飾，未必不有之，則傳奇之事，故老相傳，或轉有如洛中隱士趙逸者耶？

焦循《花部農譚》 陳家谷口之敗，楊無敵與子延玉並死於難，其端由於王佐忌功不救。時督師者潘美。業本欲待時而動，美不能用其謀；及佐遁，美不能禁，美亦沿河而去。業力戰谷口，見無人，乃大呼：「奸臣誤我！」還戰遂死。則美之陷業可知，不盡關乎佐也。美，良將也，豈一王佐不能制？自此敗之後，國威大損。宋之弱，實由於美矣。後太宗以足創甚，召寇準於麾下，遂使罵名千載。至謂楊氏諸郎，均爲所害，此則小說家所附會，未足信也。楊業諸子，見於史者，曰延玉、延朗、延浦、延訓、延環、延貴、延彬。延玉與業同死，延朗後改名延昭，最知名，演義謂業尚有一女，則無可考。史稱延昭智勇善戰；所得俸賜，悉以犒軍，未嘗問家事。出入騎從如小校，號令嚴明，與士卒同甘苦，遇敵必身先行陣，克敵則推功於下，故人樂爲之用。在邊防二十餘年，契丹憚之，稱爲楊六郎。演義因之，遂有楊氏諸郎之稱。延昭子文廣，以討賊張海功授殿直，范文正公仲淹宣撫陝西，招置麾下，後從狄青南征有功，爲定州路副都總管，遷步軍都虞候。演義謂楊延昭子名忠保，楊忠保子爲文廣，於其中多增一代，亦無謂之甚矣。演義稱楊業妻老令婆曰佘太君，不知何本。按畢秋帆尚書《關中金石記》云：楊業妻乃折德扆之女，世以爲折太君。今雜劇有《佘塘關》一齣，謂係楊業結婚時事，無中生有，非事實也。

紀事

歐陽修《供備庫副使楊君墓誌銘》 君諱琪，字寶臣，姓楊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胡，以戰射爲俗，而楊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略】君之伯祖繼業，太宗時爲雲州觀察使，與契丹戰歿，贈太師中書令。繼業有子延昭，眞宗時爲莫州防御使，父子皆爲名將，其智勇號稱無敵，至今天下之士，至於里兒野豎，皆能道之。

《合璧事類》後集 眞宗時，楊畋字延昭，爲防御使，屢有邊功，天下稱爲楊無敵，夷虜皆畫其像而事之。

《水東日記》卷二一 今書坊相傳，射利之徒僞爲小說雜事，南人喜談如漢小王、蔡伯喈、楊六使，北人喜談如繼母大賢甚多，農工商販，鈔寫繪畫，家蓄而人有之。

《燼餘錄》 興國五年，太宗莫州之敗，賴楊業護駕得脫險難。業，太原人，世稱楊令公，任北漢建雄軍節度使，隨劉繼元降，授右衛大將軍、代州刺使。先是，帝出長垣關，敗契丹於關南，旋移軍大名，進戰莫州，遂爲契丹所困。楊業及諸子奮死救駕，始得脫歸大名，密封褒諭，賜齎駢番。七年，業敗契丹於雁門、豐州，獲其節度蕭太。八年，收降契丹三千餘帳，遷雲州觀察，兼判鄭州、代州。諸將大忌之。雍熙三年，業副潘美北伐，破寰、朔、應、雲四州。會蕭太后領衆十萬犯寰，業請潘美會軍出雁門，不應。業分〔奮〕死出戰，士卒盡喪，慨然曰：「不幸爲權奸所陷。」遂死之。贈太尉節度使。長子淵平隨殉。次子延浦、三子延訓官供奉。四子延環(初名延朗)、五子延貴並官殿直。六子延昭從征朔州，功加保州刺史，眞宗時與七子延彬初名延嗣者屢有功，並授團練使。延昭子宗保，官同州觀察。世稱楊家將。

《宋史・楊業傳》（存目）

又《楊延昭傳》（存目）

又《楊文廣傳》（存目）

著録

《宋傳・宋傳續集》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二：存。明建陽余氏三台館刊本。書名《全像按鑑演義南北兩宋志傳》。南北宋分叙。合爲二十卷。《南宋》題「陳繼儒編次」；《北宋》不題撰人。上圖，下文。扁字。正文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首三台館主人序。〔日本内閣文庫〕明唐氏世德堂刊，陳氏尺蠖齋評釋本。不知其全書總名。南北宋各十卷五十回。書題「姑孰陳氏尺蠖齋評釋」，「繡谷唐氏世德堂校訂」。插圖。記畫工曰「王少淮」。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南宋序後署「時癸巳長至泛雪齋叙」。《北宋》序署「時癸巳長至日叙」。序文與三台館本不同。此爲金陵刊本。〔日本内閣文庫〕明葉崐池刊玉茗堂批點本。書名《新刻玉茗堂批點繡像南北宋傳》。題「研石山樵訂正」，「織里畸人校閲」。南北宋各十卷，五十回。圖南北宋各十六葉，記刊工曰「李翠峰」。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南宋》序署「織里畸人書於玉茗堂」。《北宋》序署「萬曆戊午玉茗主人題」。然序文與世德堂本全同。此爲蘇州刊本。今通行本皆從此本出。〔日本宮内省圖書寮〕鄭因伯藏明刊本。書名《新刻全像按鑑演義南北宋傳題評》。上圖下文，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殘存卷四至卷七。内容與通行本異。明熊大木撰。

《楊家通俗演義》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二：八卷五十八則(別題《新編全像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存。明萬曆丙午(三十四年)精刊本。圖嵌正文中。左右各半葉爲一幅。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寫刻。明無名氏撰。題「秦淮墨客校閲」，「烟波釣叟參訂」。首萬曆丙午秦淮客序。據章，秦淮墨客爲：紀振倫，字春華。

《天門陣演義十二寡婦征西》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二：十九回，存。坊刊小本。清無名氏撰。無署題。析《楊家府》後半爲之。

《北宋金鎗全傳》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二：十卷五十回，存。清道光癸未博古堂刊本。題「江寧研石山樵訂正」，「鴛湖廢閑主人校閲」。首道光壬午鴛湖廢閑主人序，即萬曆戊午《北宋志傳》玉茗主人序。此與玉茗堂批點本《北宋志傳》實爲一書。

雜録

《秦轅日記》 直隸安肅縣北河店，即河陽渡，國初大破李自成于此。河之下流曰白溝，有六郎隄，宋楊延昭守益津關所築也。今新城北有孟良營，雄縣有焦贊墓，稗官非盡杜撰，惜史無可考耳。近人詩云：「巨馬河邊古戰場，土花埋沒綠沈槍；至今邨鼓盲詞里，威鎮三關說六郎。」「亞古城荒焦贊墓，桑乾河近孟良營；行人多少興亡感，落日秋烟畫角聲。」

《廖居聞見錄》 潘美本宋初名將，以功名令終。近世小說所謂《楊家將》者，獨醜詆之，不遺餘力。或以爲楊業之死，潘與有責焉。按：李廣之死，責在衛青，後世不聞詆青以伸廣者。潘美乃無端蒙惡名，誠所謂有幸有不幸哉！按：潘美性最平易近人，有功益謹慎，能保令名以終者，非無故也。王鞏《隨手雜錄》紀其遺事云：太祖皇帝初入宮，見宮嬪抱一小兒，問之。曰：「世宗子也。」時美與范質、趙普皆侍側，太祖顧問普等。普等曰：「去之。」潘美與一帥在後不語。太祖召問之，美不敢答。太祖曰：「卽人之位，殺人之子，朕不忍爲也。」美曰：「臣與陛下北面事世宗，勸陛下殺之，卽負世宗；勸陛下不殺，則陛下必致疑。」太祖曰：「與爾爲姪。」美遂持歸。後太祖亦不問，美亦不復言。以善詞全人之後，良足多者。美同時諸節度皆解兵柄，獨美不解，每赴鎮，留妻子，止攜數妾往，或有子，卽遣其妾與子歸宗，仍具奏乞陛下特照管云，是與王翦多請田宅，汾陽不分內外之意相等。處功高震主之地而能謹愼，宜乎保令名以終也。

《新義錄》 《小浮梅閑話》：演義家所稱名將，在唐曰薛家，皆薛仁貴子孫也。在宋曰楊家，皆楊業子孫也。考《宋史》，業六子，曰延朗、延浦、延訓、延環、延貴、延琳爲殿直。延朗后改名延昭，眞宗嘉其用兵有父風。在邊防二十餘年，官至保州防禦使。契丹憚之，目爲楊六郎。按史，延昭當爲長子，而目爲六郎，六似非行次矣。業凡七子，延玉先沒契丹，或總其見在之兄弟六人歟？

王　醇

李維楨《王先民詩序》 王先民在淮海間詩名甚著。嘗觀其近體歌行絕句，比耦精嚴，風華逸宕，格調壯麗，音節諧和。至四、五言尤多合作。則詩人所謙讓未遑也。或言先民詩兒女情多，似乖大雅。是不然。列國之風，半出巾幗語，不與雅頌同列於經乎？荀子曰：國風之好色也，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王介甫道李太白十篇九篇婦人酒耳，而光燄萬丈，唐人莫及。天之不輕予人者，在男爲才，在女爲色。所遭恆流落不偶，故才士每每以聲伎自遣，而假怨女棄婦發舒其軫結之隱。巫山女何

繫襄王？洛浦妃無關甄后。直寄焉耳。第就色論，有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者，有傾國傾城者，有貌足當人主者，有良家合法相者，有林下風氣者，有閨房之秀者，各擅所長，與詩品略同。古人以色品詩，韓退之如靜女；柳子厚如名姝；閻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許景先如豐肌膩體，穠華可愛，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梁簡文答新渝侯和詩，雙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爲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奇，而又有嫦娥奔月，天仙授佩，蓮女遺簪，曉粧呵鏡，寶髻插花，諸格豈無取義而然？古人詩以色重，色以詩重。女子誦白香山《長恨》篇，索價甚高，伶人購李益作，供奉天子。高適、王之渙、王昌齡以妓歌詩相決賭。穆宗嬪御多誦元稹詞，宮中號「才子」。青蓮宮妃捧硯，王珪珠花盈袖，榮遇斯極。先民所游長干里，桃葉渡，十四樓，三十六籬門，七十二鴛鴦，吳之館娃，齊之女閭，燕之暖玉，趙之跕屣，鏡湖之春，河間之數錢中山，北里之名倡，孑夜前溪，青琴絳樹，鼎娥竈妾，酒胡琴姬，魂與目成，骨騰肉飛，秘戲更衣，橫陳編席，惑陽城，迷下蔡，窺牆東，要淇上，其經涉廣矣，其鑒別審矣，其寓興深矣。情有偏嗜，才有觭勝，發而爲詩，富而豔，婉孌而多姿，有所託之，亦有所助之也。和凝平生著述，分《演論》、《游藝》、《孝弟》、《疑獄》、《香奩》、《籯金》六集，而嫁《香奩》於韓偓。其自爲《游藝集序》云：予有《香奩》、《籯金》二集，不行於世。嫌曲子相公，故諱之。復欲使後人知之，故見於序中。先民布衣無可諱，詩與香奩並傳，何傷乎？以彼才而貧，無孔融絳帳之樂，齊奴百琲之珠，魚弘蹙栢之床，楊俊七寶之羃羅，李昌夔之千騎隊，卽尋常伉儷，缺然未有，而其詩有賞適，鮮憤怨，溫柔敦厚，當於風人之指，洵可傳也。

《明詩紀事》庚籤卷二六陳田按　先民五律頗近鍾、譚，古詩時能穎出。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醇，字先民，揚州人。生而早慧，讀書如夙識。弱冠善辭賦，陸無從、李本寧交相引重，意不屑也。從季父遊長安，日醉市樓，挾妓走馬，人求識面，不可得。會麻大將軍大閱將士，先民輕裘快馬，馳突演武場，引弓破的，矢矢相屬。掣雙劍飛舞，霎忽如崩雪。大將軍降堦執手，欲舉以冠一軍，先民笑謝：「家本書生，聊用遊戲耳。」父母命之室，以羸病辭。爲兩弟納室，徧遊吳越佳山水。參二楞雨法師，受優婆塞戒，歸廣陵之慈雲庵。顏其焚修之室曰「寶蕊棲」。自知時至，結跏匡坐，諸僧環誦萬卷，手自點定。喜飲及草書。飲少許，卽頹然揮灑放筆，謂有神助。好施

張民表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民表，字林宗，中牟人。宮保孟男之子也。萬曆辛卯舉於鄉，十上不第，年七十有三，死於水。林宗性嗜古文詞，藏書數

予，喜結客，家遂中落。有廬舍在夷門內，五十一年不一葺，朋賓滿座，意豁如也。早歲歸心竺乾，爲普門弟子。中年與嵩山、無言、心月諸堂頭相扣擊，雖涉婚嫁，燕處超然。其任俠好客，則老而彌甚。時時往中牟，蕩舟於郭外之南陂，客至即拉與俱，無日無客不醉。頂高冠，飄二帶，帶上繡東坡「半升僅漉淵明酒，三寸纔容子夏冠」之句。乘敗車，無項幔，一老牸牽之，朗吟車中，每日醉陂頭老杏下，門人子弟扶掖而歸。兀傲自放，世莫測其淺深也。崇禎壬午，寇圍大梁，林宗勸當事密檄左寧南，趨大梁，背北城而陳，通黃河一線，以爲餉道。又當令陳永福兵列城外，勿聽入，入則城中餉竭，勢且民與兵俱盡。皆不聽。寇暫卻，或諷之曰：「死則死耳，奈何去以爲民望乎？」圍城五閱月，日夜乘石，拮据行間，汴人倚之，皆守死不去。水灌城背，負其先人神主，抱詩文稿三尺許，登木筏。鄰並求登筏者益衆，林宗不忍卻，移筏就之，筏且沈，乃移筏登屋，屋上人垂綆相接。林宗耄且乏食，數上下者久之，水大至而沒。次子允隼，及門生文大士、葬之柳園。林宗與祥符王損仲、尉氏阮太沖、汝南秦京相友善。余之交於林宗，以損仲也。宗尉、西亭多藏書，余屬林宗購其書目。天啓中，余以奄禍里居，客從大梁來，林宗繕寫，間關寓余，酒間片語，皎如信誓，林宗之生平爲可知矣。元亮刻林宗遺集，附著其行事，余撮而錄之。

《靜志居詩話》卷一六 張民表，字林宗，一字武仲，中牟人。萬曆辛卯舉人。有《原圃》、《塞庵》詩集。寇圍大梁，汴人死守不降，有獻策高巡撫名衡者，曰：「賊營附大堤，決河灌之，盡爲魚鼈矣。」周王募民壘羊馬城，高厚如岸，援兵掘朱家砦口，賊黨覺之，移營高岸，多儲大航巨筏，反決馬家口以灌城。河驟決，聲震百里，排城北門入，穿東門出，流入渦水，渦急高二丈，士民溺死數十萬。林宗負其先祠木主登筏，鄰並求登者衆，林宗不忍，移筏就之，筏且沉，乃移筏登屋，水大至而沒。久之，門人周侍郎元亮爲刊其遺集，僅存百二爾。存者悉非其稱意之作，可惜也夫！

《明詩紀事》庚籤卷一六陳田按 林宗爲太保孟男子。崇禎壬午汴城陷，沒於水。大梁周亮工，林宗弟子也。國變後，屬趙雪江圖林宗像授其子子顧，

徐 煒

論 述

綜 論

南居益《鼇峰集序》 徐興公名煒，初字惟起，後乃更字興公，故壇苑人之稱徐興公獨著。然余聞君貧無兼日之糧，而性喜蓄書，常聚書至數萬卷。每見異本，典衣購之。或道旁小肆，蠹簡半殘，觸目輒緡檢鬻去。就中有一二名篇在焉，排沙揀金，容獲瑰寶，世不知其自來也。所居鼇峰下，客從竹間入，環堵蕭然，而牙籤四圍，恍遊羣玉。興公雖祭酒布衣乎，縹緗之富，

侯卿不能敵矣。君壯而好遊，輒與其高壇酬酢。晚乃簡出，日手一編，問奇之履，恆滿里中。事無大小，人人願得君一言爲榮，君亦多與少拒，故生平之撰述獨多。胸中既已富有，考據精覈，故自爲題識亦侈。詩自樂府、歌行迨古近體，文自序記碑銘頌贊論說題跋談叢，無所不備，非止小才者之僅一長焉。余仗鉞茲土，籌海小暇，邀君集署中者再，見君如冥鴻獨舉，浣水流沙，雁鶩自有他稻粱，而君不屑也。君《鼇峰集》凡若干卷，未及梓行，余爲授之副墨氏。因歎徐氏之先有二人焉，孺子南州高士，陳仲舉爲特設一榻，去則懸之。今試爲興公特設一榻，其懸也不既多乎？偉長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著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於後。興公是編，行可與偉長並稱，彬彬君子矣。

《明文授讀》卷六〇　先夫子曰：徐燉，字興公，閩縣人。博學工文。私記：興公又字惟起，與兄惟和燀並擅才名。萬曆間，興公與曹能始共主閩中詞盟，家多藏書。

《閩小記》卷三　徐惟和才情藻麗，爲晉安巨擘。其弟興公，古意新聲十首，以宋錦裁新衣，彩色奪目，當與並驅。詩云：「白頭吟罷重淒淒，不分身如濁水泥。玉筯啼妝黃鵠怨，青絲銜鐙紫騮嘶。春明醉挾倡家女，日暮行逢秦氏妻。夢裏綿綿思遠道，枕前無賴汝南雞。」(一)「爲郎顛倒破瓜時，腹裏車輪轉憶誰。江上鯉魚書斷絕，林中雌兔眼迷離。莫愁歌罷石城樂，有恨吟成團扇詞。記得當壚年十五，酒家調笑羽林兒。」(二)「佳人傾國更誰如，綵扇團圞月滿初。四海孤鳳中夜起，東方千騎上頭居。蒲梢天馬來無數，落葉哀蟬怨有餘。狹路相逢年少子，誰云道隘不容車。」(三)「莫笑羅敷自有夫，耳邊留得大秦珠。陵前忍對青青柏，天上驚看歷歷榆。涉洧已歡投芍藥，上山休怨采蘼蕪。鴛鴦七十方羅列，愁殺秦家樹上烏。」(四)「白頭誰道不相離，挾瑟高堂少婦悲。行樂每懷將進酒，憶歸空念遠如期。腸迴絃上箜篌引，淚濕盤中錦字詩。卻被城東桃李笑，春風誰折路傍枝。」(五)「山上那知復有山，襄陽估客不思還。門前柏樹烏頭白，隴首苞桑雉子斑。嫋嫋竹竿孀婦咏，盈盈蒲鍛女兒環。感郎自有千金意，貴德從來不敢攀。」(六)「明月盈盈鑒薄帷，羅裾窈窕整容儀。機無經緯難求匹，蠶爲纏綿故結絲。黃蘗向春心獨苦，枯桐生井子何遲。牽牛織女遙相望，芳樹空看連理枝。」(七)「合歡繡被夜薰香，明月流輝燭我牀。夫壻上頭徒遣吏，小姑獨處本無郎。楊花飄蕩歌連臂，

分論

《送林宗吾之金陵》《明詩歸》卷九：譚云：點染金陵，頗有色澤。

《送人臨邊》《詩慰初集》卷一〇：純是法度。

《惠安宵行至楓亭驛》《詩慰初集》卷一〇：亦是傍古人處，好。

《題安盡卿聞鍾館》《詩慰初集》卷一〇：苦無題外意。

《送人罷官歸四明》《詩慰初集》卷一〇：又太襲隨州。

《古行宮》《詩慰初集》卷一〇：興公之詩，似爲法所縛，兼爲題所縛，

然視彼不知詩律不做詩題者，又霄壤也。

《虞美人草》《詩慰初集》卷一〇：可謂盡致。

《後金陵懷古》（六首）《詩慰初集》卷一〇：感慨淋漓，極才人之致，而軌範自存，不溢出一語，皆應有之感慨也，此其所以成家。

《宿鼓山寺方丈》《詩慰初集》卷一〇：意味清冷。

《別在杭次韻》《詩慰初集》卷一〇：頗覺高過茂秦。

《曉渡彭蠡》《詩慰初集》卷一〇：只是穩妥難到。

《宮人斜》《詩慰初集》卷一〇：千古絕唱。《明人詩鈔正集》卷一一：沉痛之至，妙作慰語。

《送康元龍之靈武》《明人詩鈔正集》卷一一：宏麗圓亮，是七律正軌。又《蘆花》詩云：「半夜鴈群清避影，數聲漁笛澹吹香」，亦清敬拔俗。

傳記

《明史・文苑傳二・鄭善夫附》（存目）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七　徐燉《客惠紀聞》一卷。又卷八：《巴陵遊譜》一卷，《榕城三山志》十二卷，《雪峰志》八卷，《鼓山續志》八卷。又卷九：《茗笈》三十卷，《荔枝通譜》十六卷（鄧慶宋補），《蜂經疏》二卷。又卷一〇：《蔡端明別紀》十卷，《徐氏家藏書目》七卷。又卷一二：《徐氏筆精》八卷，《客窗紀聞》一卷，《諧史續》二卷。又卷一三：《堪輿辨惑》一卷。又卷二六：《鼇峰集》二十六卷。

《明史・藝文志二》　徐燉《蔡端明別紀》十卷。又《藝文志三》：《徐氏筆精》八卷，《堪輿辨惑》一卷，《閩畫記》一卷。又《藝文志四》：《鼇峰集》二十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傳記類存目四・榕陰新檢》　八卷。明徐燉撰。燉字惟起，更字興公，閩縣人。聚書數萬卷，並手自丹黃。以博洽名一時，竟終於布衣。《明史・文苑傳》附見《鄭善夫傳》中。茲編採摭古事，分孝行、忠義、貞烈、仁厚、高隱、方技、名儒、神仙八門。所載多閩中事，大旨表章其鄉人也。

又《雜家類三・筆精》　八卷。明徐燉撰。【略】是編分易通、經臆、詩談、文字、雜記五門。其曰《筆精》，取江淹《別賦》語也。燉以博洽名一時。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謂見其遺書，大半施鉛點墨，題端跋尾。然是書蹖駁之處乃復不少。如以乾象陽在下爲《老子》之猶龍。以《坤》卦黃中，《艮》卦行其庭，爲皆指道家之黃庭。以《繫辭》「遊魂爲變」，爲釋氏之四六道。皆不免好爲異說，援儒入墨。從王柏之說，謂「野有死麕」爲淫詩。從焦竑之說，謂「洛書出佛經」。從陳元齡之說，謂「周實建寅」。皆失詳考。他若以鐵裲襠爲馬鞍之飾，不知裲襠爲袹腹，《廣雅》本有明文。以漢《郊祀歌》「甯」字當增入庚青韻，不知齊、梁以前本無四聲。謂「杜詩鄜筒本李商隱」，不知商隱在杜甫後。謂「《冬青引》唐珏、林景熙二集並載」，不知景熙有集，珏無集。謂「溶溶爲水貌，晏殊詩不應借以詠月，當改爲雨」，不知「月穆穆以金波」，以水比月，漢《郊祀歌》已然。謂「一東二冬爲沈約所分」，不知約之詩賦二韻實皆同用，據李涪《刊誤》分用者，乃陸法言。謂「《蒙齋筆談》爲鄭景望作」，沿商濬之誤，不知乃葉夢得書。謂「李清照爲趙抃子婦」，不知趙明誠乃挺之之子。謂「琵琶故事皆婦人，而男子無聞」，不知賀懷智、康崑崙、羅黑黑、紀孩孩皆著名唐代，亦多涉疎舛。至謂「杜牧語多猥瀉，羅隱詩極淺俗」，而稱高啓《梅》詩「詩隨十里尋春路，愁在三更掛月村」之句，爲在林逋「疎影暗香」一聯之上，尤爲鹵莽。甚至謂「孟子不深於《易》理，周公之作《金縢》爲不能以命自安」，尤明人恣縱之習。特其採摭既富，可資考證者頗多，亦不可盡廢。衡其品第，蓋張萱《疑耀》之流亞也。

又《總集類存目三・閩南唐雅》　十二卷。明徐燉編，費道用、楊德周等補之。德周序言之甚明，而卷首題名乃稱道用輯，德周訂，而燉校之。殆燉爲閩人，而道用、德周皆閩令，故讓善於二人也。所錄皆閩中有唐一代之詩，自薛令之以下得四十人。是時胡震亨《唐音統籤》已出，鈔合較易，故所載頗詳。然秦系、周樸、韓偓，其人既一時流寓，其詩又不關於閩地，一槩錄之，未免借材之誚也。燉有《榕陰新檢》，德周有《澹圃芋紀》，皆已著錄。道用字

闇如，石阡人，官福清縣知縣。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徐勃《榕陰新檢》八卷。　又《筆精》八卷。　又《閩南唐雅》十二卷。

《嘉業堂藏書志》卷四　《鼇峰集》二十八卷(明崇禎刻本)，明徐勃撰。勃字惟起，又字興公，閩縣人，熥之弟。惟起能文好聚書，多所撰述，博學君子也。此書首有天啓乙丑南居益序，又曹學佺六十壽序、朱謀㙔五十壽序、張燮六十一序。(繆稿)　勃字惟起，又字興公，閩縣布衣，於《明史・文苑》鄭善夫傳附見崖略。集天啓時刻。序後次壽序三篇，次總目。全集皆詩，分體編輯，較黃氏《書目》、《明史・藝文志》所收增出二卷，蓋足本也。興公博聞多識，與曹能始狎，主閩中詞盟，後進稱興公詩派。性嗜藏書，凡古來篇目世不經見，饒收之。攜舊書求鬻者，即甚乏，必典衣以償。俱點墨施鉛，或題其端，或跋其尾，勤劬實鮮其倫。闢鼇峰書舍，積至數萬卷，齋名「綠玉」，並書所居云：「不讀數千卷，不得入此室。」曹亦同癖，嘗約牧齋暇日互搜所藏書詩，求放失，復尤遂初、葉與中兩家之舊。未幾，徐、曹謝世，而絳雲亦罹浩劫矣。詩典雅流麗，圭臬唐人，與兄熥號稱二難。《四庫提要》謂勃以博學稱，亦復工文；熥以詞采著，亦未嘗無學，二人未易優劣。似亦見此集者，乃錄彼遺此，誠不可解也。有「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書印」記。(董稿)

曹臣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臣，字野臣，歙人。崇禎戊寅，余識之於長安，角巾布袍，落落有逸氣。知余有書癖，數爲余訪求古書。後歿於白下。野臣詩，冥搜苦索，不由康莊，轉入僻徑，自定其集曰《鬼訂》，以爲非時人所知也。《哭友》二章，哀怨悽惻，善爲苦語。

《千頃堂書目》卷二八　曹臣《舌華錄》九卷。明曹臣撰。【略】是書《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存目九・舌華錄》　《鬼訂集》。(字野臣，歙人。)

取前人問答雋語，分類編輯，凡十八門，《世說新語》之餘波也。所錄皆取面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爲野狐外道。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談，凡筆札之詞不載，故曰「舌華」，取佛經「舌本蓮華」之意。上起漢魏，下

明文學部二・徐　勃　曹　臣　袁中道

袁中道

論　述

綜　論

袁宏道《叙小修詩》　弟小修詩，散逸者多矣，存者僅此耳。余懼其復逸也，故刻之。弟少也慧，十歲餘即著《黃山》、《雪》二賦，幾五千餘言，雖不大佳，然刻畫飣餖，傅以相如、太沖之法，視今之文士矜重以垂不朽者，無以異也。然弟自厭薄之，棄去。顧獨喜讀老子、莊周、列禦寇諸家言，皆自作註疏，多言外趣，旁及西方之書，教外之語，備極研究。既長，膽量愈廓，識見愈朗，的然以豪傑自命，而欲與一世之豪傑爲友。其視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與羣而不相屬也；其視鄉里小兒，如牛馬之尾行而不可與一日居也。泛舟西陵，走馬塞上，窮覽燕、趙、齊、魯、吳、越之地，足跡所至，幾半天下，而詩文亦因之以日進。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有時情與境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魄。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予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爲恨，以爲未能盡脫近代文人氣習故也。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於秦、漢，詩則必欲準於盛唐，剿襲模擬，

不可以優劣論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眞人所作，故多眞聲，不效顰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尙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是可喜也。蓋弟既不得志於時，多感慨；又性喜豪華，不安貧窘；愛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頃刻都盡，故嘗貧；而沈湎嬉戲，不知樽節，故嘗病；貧復不任貧，病復不任病，故多愁。愁極則吟，故嘗以貧病無聊之苦，發之於詩，每每若哭若罵，不勝其哀生失路之感。予讀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語，自能感人，是謂眞詩，可傳也。而或者猶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隨境變，字逐情生，但恐不達，何露之有？且《離騷》一經，忿懟之極，黨人偸樂，衆女謠諑，不揆中情，信讒齎怒，皆明示唾罵，安在所謂怨而不傷者乎？窮愁之時，痛哭流涕，顚倒反覆，不暇擇音，怨矣，寧有不傷者？且燥濕異地，剛柔異性，若夫勁質而多慤，峭急而多露，是之謂楚風，又何疑焉！

陸雲龍《袁小修先生小品弁詞》 塤篪奇韻，宋有眉山，明興，爲弇州昆季，文章稱三難，近則有公安袁氏。篔簹谷里，和鶺鴒之好音，金粟堂頭，輝棠棣之花萼，風流蘊藉，豈令白眉獨良？故不獨中郎振玉磻之墜緒，小修亦嗣中郎之徽音，居平角勝於火攻，矜才於絮起，揮麈運毫，輒欲後來居上。然其間爽皚之氣，飄逸之韻，新穎之思，尖利之舌，固猶然兄弟也。既選中郎小品，復取小修《珂雪齋集》選之，璐聯璧綴，賁有奇光，瓊貫瑤繩，瑩生異色，惠連春草之夢，直與靈運寤寐通矣。想亦天地間氣既鍾於蜀，復生於吳，又必鍾於楚，居中以呼吸兩地乎？八士無文，兩曹豆燃，知不足奇也。壬申冬至日，武林陸雲龍題。

《靜志居詩話》卷一七 小修才遜中郎而過於伯氏。

《龍性堂詩話續集》 袁小修七言今體，清音古調，高出中郎之上，讀其佳句，無一凡筆。【略】余尤愛其《長安道上醉歸》一律云：「天街十里霧濛濛，醉後依稀似夢中。栖樹寒鴉一背月，戀槽歸馬四蹄風。棕櫚暗暗藏禪寺，鈴柝沉沉護漢宮。訊罷騶人無一事，流星如火耀晴空。」誦之宛然如東華馬上酩酊夜歸時也。

分論

《鄴城懷古》 《明詩歸》卷五：鍾云：以憐才作諷刺，與竟陵作同一意，而渾融勝之。近之馬、阮，何嘗不墮此障。

《西遊》 《明詩評選》卷五：一氣純好，中郎不欲爲此，亦正其所未至。三四相承不必相承，正似荷上水珠。

《感懷》 《明詩評選》卷四：貴重，不入蹊徑。小修自命，正以千古爲期，不但標宗與王、李爲敵也。

《美人臨境》 《明詩評選》卷五：不浮。

《別顧太史開雍時冊封周藩取道回吳》 《明詩評選》卷五：通首高、岑。

《閒步》 《明詩評選》卷五：馴。

《阻風登晴川閣》 《明詩評選》卷六：尖新之習，芟除已竟，但用本色勝人。五六歷下欲至而不得。

《繡林阻風遠望》 《明詩評選》卷六：入句亦刻，而養局自裕。小修之於中郎，猶敬美之於元美，正以有約束意居勝，淺者或謂其才不逮。

《西陵別黃愼軒還蜀》 《明詩評選》卷六：一句一意，看他攝合點綴。

《舟中雜詠》 《明詩評選》卷七：纖累之氣俱盡，無此亦何以爲公安。

《暮春長安郊遊》 《明詩評選》卷八：弄丸之妙，不減阿兄，或時不似者，不欲似耳。

《壽大姊五十序》 《明文授讀》卷四三：一團眞氣，唯震川有此。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中道，字小修，中郎之弟也。少於中郎兩歲。十歲餘，著《黃山》、《雪》二賦，五千餘言。長而通輕俠，遊於酒人，以豪傑自命，視妻子如鹿豕之相聚，視鄉里小兒如牛馬之尾行，而不可與一日居也。泛舟西陵，走馬塞上，窮覽燕、趙、齊、魯、吳、越之地，足跡幾半天下，而詩文亦因以日進。歸而學於李龍湖，有志出世。操觚應舉，懷利刃切泥之

歎。久之，數困鎖院，而兩兄皆膴仕，流離世故，有憂生之嗟。萬曆丙辰，始舉進士，授徽州府教授，選國子博士，乞南，得禮部儀制，歷官郎中，旋復乞休，以疾卒，年五十有四。小修嘗自叙《珂雪齋集》，謂其詩文不及古人者有五，欲付之一炬，而名根未忘，不忍棄擲。又謂出世則以超悟讓人，退而修香光之業；用世則以經濟讓人，退而居仕隱之間；修詞則以經國垂世讓人，姑存其緒言，以當過雁之一唳。皆實語也。余嘗語小修：「子之詩文，有才多之患，若游覽諸記，放筆芟薙，去其強半，便可追配古人。」小修曰：「善哉，子能之，我不能也。吾嘗自患決河放溜，發揮有餘，淘鍊無功。子能爲我芟薙，序而傳之，無使有後世誰定吾文之感，不亦可乎？」小修之通懷樂善若此，而余逡巡未果，實自愧其言。小修又嘗告余：「杜之《秋興》，白之《長恨歌》，元之《連昌宮詞》，皆千古絶調，文章之元氣也。楚人何知，妄加評竄，吾與子當昌言擊排，點出手眼，無令後生墮彼雲霧。」蓋小修兄弟間，師承議論如此；而今之持論者，夷公安於竟陵，等而排之，不亦過乎。小修子祈年，字未央，余改字曰田祖，出爲後於伯修，舉鄉書，詩筆有家風，秀而不實，余深痛之。

《明史・文苑傳四・袁中道》（存目）

同治《公安縣志・袁中道傳》（存目）

光緒《荆州府志・文苑》 袁中道，字小修，與兄宗道、宏道俱負才名，以文章起家，時稱三袁。十歲著《黃山》、《雪》二賦五千餘言，長而通經。初，從兄宗道讀，結社城南，兩兄成進士，攜遊楚中名勝，東謁李龍湖，一見，許爲國士，旋從入都，獲交黃平倩、陶石簣、潘去華諸君，羣相推服。雲中梅客生中丞急欲一識，以書抵宗道所召之，不往。答曰：「明公廐馬百匹，不以一騎相逆，而欲坐召國士，何倨也？」乃束裝走塞上，入雲中，梅聞中道至，出候於大寺，相見甚懽，留四越月始別去，窮覽燕、齊、吴、越之勝，足迹幾半天下，而詩文日益富。宗道既歿，無意仕進。悦《宗鏡》、《傳燈》諸書，有出世之志，嘗客漁陽謇太保所，日取陽明《近溪語録》參究之，忽大省悟，作《心律》一篇以自鑑。萬曆丙辰始成進士，選新安教授，遷國子博士，乞南，得禮部郎中，遷吏部郎中，告歸，僑居金陵，屏絶世念。一日晨起，焚香靜坐，踰時而逝，鼻垂玉筯，人以爲得道云。所著有《珂雪齋集》二十卷、《遊居柿録》二十卷、《虚齋剩語》四卷、《素史》二冊、《禪宗正統》一卷、《導莊》七篇，並《助道品傳心編》、《日記》、《珂雪齋外集》諸書若干卷。子祈年，又《珂雪齋近集》十卷，明袁中道輯〔禁燬書〕。

又《珂雪齋近集》十卷附詩一卷（刊本），明南京吏部郎中公安袁中道撰，祈年撰〔附〕。

《四庫採進書目》《珂雪齋集》二十四卷，明袁中道〔禁燬書〕。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珂雪齋集》二十四卷，明袁中道撰。（續録）

《清代禁燬書目》《珂雪齋集》十二本，明袁中道撰。

又《珂雪齋近集》四本，查《珂雪齋近集》，係明袁中道撰，卷九與錢謙益書三札，卷十與錢謙益書一札，連目録共八處，均應請抽燬。

《清代禁書知見録》《珂雪齋外集》十一卷，明公安袁中道撰，萬曆間刊。

又《珂雪齋前集》八卷，明公安袁中道撰，萬曆間刊。

又《珂雪齋集選》二十四卷，明公安袁中道撰，天啓間王惟修刊，書内卷九與錢謙益書三札、卷十與錢謙益書一札、連目録共八處應抽燬。

著録

《明史・藝文志三》 袁中道《禪宗正統》一卷。又《藝文志四》：《珂雪齋集》二十四卷。

藝文

袁宗道《小修弟文學》（存目）

袁宏道《三弟回志喜》（存目）

又《北行道中示弟》（存目）
又《憶弟》（存目）
又《良鄉道中憶弟》（存目）
又《喜小修至》（存目）
又《別小修》（存目）
又《廣陵別景升小修》（存目）
又《坐小修齋中》（存目）
又《十六夜和三弟》（存目）
又《九月初五日得三弟京闈第三報志喜，仍用散木韻，踐前約也》（存目）
又《寄小修》（存目）
又《喜小修至自燕》（存目）
又《小修久住沙市，蘇潛夫遲之十餘日矣，雨中集劉繩之高齋，小修忽至，賦得十灰》（存目）
又《春分忽大雪，同小修賦》（存目）
又《潞河舟中和小修別詩次韻》（存目）
江盈科《袁小修過吳門》　少年詞賦滿天涯，偶泊金昌問酒家。笑倚青樓調妓女，新裁麗曲度琵琶。姓名不向傍人道，踪跡從教俗客嘩。我亦疏狂湖海士，逢君便欲訪烟霞。　其二：芙蓉爲服芰爲裳，愛向人間學道裝。發興有時歌白石，遣愁聊一擁紅妝。尊前作賦卑鸚鵡，客裏呼杯典鸛鶇。吳越山川品題盡，風流誰不羨袁郎？
錢謙益《新嘉驛壁和袁三小修題會稽女子詩》（存目）
袁祈年《同家大人宴》（存目）

雜録

乾隆《荆州府志・第宅冢墓》　金粟園在觀音寺側，袁儀部中道所置，傍有金粟庵，遶屋皆巖桂。園舊有楮亭、瓶隱齋、珂雪齋、西蓮亭諸蹟。
同治《公安縣志》卷八《雜記補遺》　袁儀部中道十歲著《黄山》、《雪》二賦，語。至前聞紀異一百條，全録舊文，取充卷帙，尤爲無取矣。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　起元，字太初，南京人。萬曆戊戌探花，官止吏部侍郎。詩文集累百卷。

顧起元

《四庫全書總目・小説家類存目一・客座贅語》　十卷。明顧起元撰。【略】是書所記皆南京故實及諸雜事，其不涉南京者不載，蓋亦金陵瑣事之流。特不分門目，仍爲説部體例耳。雖頗足補志乘之闕，而亦多神怪瑣屑之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說略》三十卷。　又《經籍五四》：《蟄庵日錄》四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　《中庸外傳》三卷。　又卷六：《客座贅語》十卷。又卷一〇：《顧氏小史》十卷，《金陵古金石考目》一卷。　又卷一六：《遯居士批莊子內篇》一卷。

陳衍

徐熥《序陳衍大江集》　吾郡陳氏，自民部公與參知光祿，以至長吉、太沖兄弟，皆有文學。磐生爲長吉之子，箕裘大業，聲稱最著。曹能始選其五世之詩，爲梓以行。夫五世貴顯者，海內恆有之。若五世工詩，並著明德，則甚難矣！然余先大令與參知爲執友，於是陳徐筆研之交亦歷五世，則又難矣！今讀磐生所集，深有感也。君少美才具，兼抱濟時之略，性匪婞阿，徒增負俗之致。世吞火矣，競競飲冰；時附羶也，凜凜茹淡。每帶緑以行吟，恆披裘而散髮。簪弁之流，目之曰傲；紈綺之子，嗤之爲狂。君但闇爾自修，怡然弗顧。應時之業，屢屈於有司；乃垂世之交，見推於名宿。博綜羣籍，無忝書淫；結撰多年，何慚傳癖。以彼其才，淪落未遇，是皇猷潤乏於掞藻，國典不寄於洽聞也。聿觀集中，樂府逼眞漢人，詩詞媲美唐代。傳記必本於遷、固；論說咸出於機、康。碑銘長言，等燕然、香吾之勒；題贊小品，邁坡老、涪翁之製。至於烈士畸人，遺行必表；高蹤逸軌，懿嫩咸章。以視他人應酬諸作，雖多奚爲？若夫自己代筆之詞，縱美不錄。且也歷覽中朝故實，憂時動賈傅之交頤，廣收先代名書，格古睠茂先之法眼。況內行淳至，氣義激烈，讀其文，足覘其□，喜其品，尚論其世。劉彥和所謂情采悉備，風骨俱峻；氣合風雨之潤，筆吐星漢之華，豈非詞苑之俊流，藝林之喆匠乎！允宜海內名輩，樂與締交，闔闔鄙人，所當側目者矣！集名「大江」者，尚含湓淼之思，時切煙雲之想。元龍湖海，卧客子於牀下；仲舉蓬蒿，安掃除乎一室。以今況古，途轍攸同，業富藏山，尤深賞譽云爾。崇禎戊寅花朝，社弟徐熥書。

明文學部二・顧起元　陳　衍　陳鳴鶴

陳鳴鶴

謝肇淛《陳汝翔詩序》　自鄭吏部爲政以來，吾郡詩率尚風骨而謝鉛華，然其濫觴也，溫柔委宛之旨，幾於掃地。洎吾二三兄弟相從操觚，本才情以叶宮商，一意蒂漢而宗唐，於是正始之音，稍稍大備。就中耽心最久，長距而先諸子鳴者，則陳生女翔云。女翔始俛首就諸生受博士業，已舍去，習爲古文詞，已又舍去，習爲詩。吾嘗論女翔詩：樂府歌行如嚴軍鼓角，激揚悲壯而音律調適；七言律如上國武庫，波斯寶林，粗細利鈍，枕藉並陳，皆足驚目駴心；又如千里黃河，渾涵無地；五言近體及諸絕句，如繁絃急管，時整時雜，各極其致；又如女郎連袂踏歌，秀色可餐，而無綺靡邪嫚之態。上即不能頡頏蘇、李，下亦足以馳騁錢、劉，是足以傳矣。女翔既困公車，浪跡吳越，攜其詩至苕溪投余。余爲之謀殺青，女翔弗屑也。無何以讒去，不果，竟三載不相聞，則已爲張君叔弢鋟而布之矣。噫，叔弢乃知女翔，其以余食言爲非夫哉！謝子曰：余束髮從二三子遊，得女大、惟和及女翔者最早，意氣神情，相往還無間，酒人市上，少年場中，無不俱也。二十年來，風塵反側，今女大、惟和既相繼謝世，顧余及女翔亦髮且種種矣。俛仰陳迹，河清幾時，而妄意此不可知之業也。掩卷臨風，不勝太息。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鳴鶴，字汝翔，閩人。棄去舉子業，與徐惟和兄弟、謝在杭，共攻聲律，凡三十餘年。有詩數百篇，興公爲選擇行世。

《明詩紀事》庚籤卷三〇引《東南嶠外詩話》　汝翔萬曆中諸生，棄舉子業，與謝在杭及徐興公兄弟，共攻聲律凡三十年。有《東越文苑》六卷、《閩中考》一卷，著錄《四庫》。其詩名《泡庵集》，卽興公所選定也。七絕最佳。

《千頃堂書目》卷七　陳鳴鶴《閩中考》一卷。　又卷一〇：《東越文苑傳》六卷。　又卷一二：《田家月令》一卷。

又卷二六：《泡庵詩選》八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陳鳴鶴《東越文苑》六卷。　又《閩中考》一卷。

鄒迪光《贈閩士陳汝翔一首》（存目）

鄧原岳《寄答陳女大女翔二秀才》（存目）

張可大

《啟禎遺詩》卷二　公諱可大，字觀甫，號扶輿，其先德安孝感人，世襲南京羽林左衛千戶。公中萬曆二十九年武進士。【略】公長於詩文，所述有《錦衣衛志》等書。

《罪惟錄》列傳卷一二《張可大（陳良謨、盛雄、姚士良、謝璉、朱萬年、張瑤）》　張可大，字觀甫，號扶輿。其先孝感人，世襲千戶，調南京羽林左衛。以萬曆中武進士，守備建昌，歷守瓜儀。貢舶被劫於帆山，擒賊魁徐少山，斬獲盡。陞游擊將軍，從征黎，平之。城舟山，條上八議。擊倭，破之於五罩湖，於茶山，於潭頭，加副總兵。天啓中，陞南京錦衣衛掌堂，以勤恪聞，撰《南京錦衣衛志》二十卷。崇禎元年，陞鎮守山東登萊等處，兼防海總兵。自三方布置議起，而登萊亦爲神京門戶，可大定經制井井。會裁登萊撫鎮，可大暫管登萊協守，開府如故。廷議謂恢遼必先四衛，復四衛必先旅順，或議扼南關嶺，或議築長城島。乃可大必扼鹽場口，以便首尾呼吸。設銃城於黃金山之最高頂，固金州。時朝鮮貢道改從登萊，可大言四害：「麗浮海東歸，半道爲周文郁所敗。三將後爲東開國臣，蒙上爵。可大，弘光中

追謚莊節，祠旌忠。可大弟可士，字文峙，改字紫淀，既爲諸生，通曉掌故，幕范文正景文南京，次《南樞志》一百七十卷，編《國朝布衣詩》一百卷。論曰：主撫大非，處全盛而束手一登哉！孔與耿尚皆旋斗異才，果倚以爲用，請假歸，將從其鄉李太史入秦，登太華三峰，尋玉井蓮，摩娑仙人掌而去。卽不用而不他用。天爲驅之，人得適齊魯妖賊起，部議須儒生有謀略者往覘賊勢，而孟郁慨然有請纓之志，而爲人而東。余聞而壯之。方東夷肆逆，遼左沉淪，孟郁慨然願行，遂辭太史所尼，雄心未已，殆於此行試之矣。粵東多才，以余所知，孝廉中有劉伯栩、陳來獻，皆績學嗜古，而孟郁尤宏博，然皆久困公車，豈此道於舉業能爲崇耶？抑造物忌之耶？今天下文武二途皆困敝不振，孟郁文士而談兵，差強人意。吾知孟郁以其文耳，若他日孟郁所樹立當有不徒在毫素穎楮間者，吾姑書此俟焉。

蕭雲舉《韓孟郁蘧廬稿序》　《蘧廬稿》者，羊城孟郁韓子所爲詩也。孟郁屢上公車，遊太學，於余有維桑誼。間訪余成均，手一編見授曰：「小子童牙時輒任誕嗜古，嘐嘐自鳴，每厭薄家人生計而竟其適，於詩幽討冥搜，不遺餘力，亦有年矣。久之習而成癖，日月忘焉，計所存什之二三，覺呰窳亡當，未諗可與言詩否？」余讀之，曰：「可。」「未諗可藉先生而傳否？」余讀之至再，曰：「亦足傳矣。」則請受雌黃焉。已而索余言弁諸首。【略】茲藉具在，類非開元、大曆以後語，計識者能鑒定之耳。孟郁深味乎南華旨，持論大觀，有詠必高，無言不偉，竟所至，當屬嶺海奇琛，顧余秉能弗長，又味道殊淺，讀《蘧廬賦》，甚慚於孟郁。萬曆甲辰季秋，西粵友人蕭雲舉譔。

薛岡《蘧廬稿後序》　余聞之蘧廬者，可一宿而不可久處，旅館宦舍是也。莊生以仁義爲蘧廬，其言頗謬於聖人，而韓孟郁取以名其篇，是豈無意？夫仁義兩者，誠不可斯須去，乃有能蘧廬一切，始深於仁義者？余讀孟郁《蘧廬稿》，以無極爲原野，以太極爲臺基，以宇宙爲棟宇，以日月星辰爲戶牖，以五岳四瀆爲垣藩，以雲霞煙靄電霧霜霰之屬爲藻繢，以寒暑晦明爲關楗鎖鑰，其言如此，天下幾莫能載焉。萬古且一宿矣，安得而不蘧廬之？故讀孟郁之詩若文，知其胸中所包涵，無方無所，無有邊隅，不可執著。跡其生平，儲經天緯地之才，不肯以金門一第與時必爭，而以其身浮沉于國子先生之間，其人翛然，其容穆然，其觀超然，其志趣泊然冲然，其吐而泄之燁燁然，榮名蘧廬也，高位蘧廬也，偉功峻伐無之而弗蘧廬也。彼所謂蝸角蠅頭，彼所謂雞口牛後，是又韓先生吐棄而不屑道者。乙未之役，家

韓上桂

區大相《蘧廬稿序》　古今才士多，志士少。世不乏才，彼其師心逞臆，千言立就，奔逸橫出，不受羈鞚，偶拾唾餘，便謂前無古人。其無志者往往謂運代遞降，古今不相及，卑卑道俗，望古人而却足焉。惟有志之士，恥不爲古人，故事非古弗用，而語非古弗道，精心獨詣，不古不已，詞壇所以代興，大雅所以不羣，非斯人之徒歟？余觀韓子，其才可以古，其志又必欲爲古，故有所撰造，無不取法乎古。賦、頌、箴、贊法漢魏六朝，五言古法江、鮑、李太白，七言歌行法太白，時旁及少陵，雜文近體雖不專法一家，然皆不卑卑近調。韓子嘗自謂：賦、頌、古詩歌，於古得十之四五。獨近體難乎爲工。余固未能定其必然，然要能不爲今人者也。夫以韓子之才之志，竟其所造，約之古誼，湛沈以達思，淵微以蓄旨，溫厚以發其氣，蒼練以遣其詞，擬議以一其格，參伍以綜其變，自余所交天下士，可與進而之古，一人而已。往歲韓子與吾兒懷瑞結社西園，凡所撰述，兩人者共斟酌焉，然弗自信也。此余過里，又與余共斟酌焉，猶弗自信也。茲且斟酌乎海內士，因以斟酌乎古人，若是韓子之志愈大矣。

葉向高《題韓孟郁稿》　憶昔歲在濟上逢韓孟郁也，出其所著作示余。孟郁方爲孝廉，而所就已若此矣。去之若干年，余再入中書，孟郁爲孝廉如故，而又不第，來謁余，又出其詩文數種，詞愈工而牢騷感憤之意亦時以露，才士不遇，故宜有此。然孟郁故有逸尙，好遊佳山水，業已領靑氈，不樂，乃請假歸，將從其鄉李太史入秦，登太華三峰，尋玉井蓮，摩娑仙人掌而去。

恭敏公分挍士，得先生試牘，以和璧薦，主者爲楚王之玉工，竟不售。顧於恭敏公知我之德，終其身佩之。夫棘闈受一宿知，直蘧廬之遇，而孟郁遂作久要不忘觀，狥知感遇，銘之肺腸，乃知孟郁固深於仁義，不第詩文見奇也。余足歷九州之半，所過咸蘧廬，顧此蘧廬中所見，如前所稱韓先生不屑受者，皆是物，使盡收而入孟郁道眼中，豈不足爲悲歌刺諷之一助？彼其之子，至以世守家物目蘧廬，與孟郁大刺謬，不思鐘將鳴，逆旅主人且驅之去矣，豈不同弱喪者之不知歸哉！試取孟郁之稿讀之，其不恍然自失者幾希。天啓丁卯夏日，甬東友弟薛岡千仞父譔。

黃宗羲《思舊錄》 韓上桂，字孟郁，番禺人，而南京國子監丞，左遷照磨。庚午，余奉祖母太夫人在經歷官舍，與之爲鄰。有梧桐一株，蓋一畝。余讀書梧桐之東，孟郁讀書梧桐之西，但隔一牆耳。孟郁始授余詩法，遂引入社。孟郁尋移居，集南中詩人，賦《新秋七夕詩》。余得「秋」字，詩成，爲改數字。孟郁贈余詩極多，失去可惜。孟郁豪爽不羈，其在五羊，伶人習其填詞，會名士呈技，珠釵翠鈿，掛滿臺端，觀者一贊，則伶人摘之而去。在舊院所作《相如記》，女優傅靈修爲《文君取酒》一折，便賚百金。好談兵略，鬱鬱無所試而卒。

《明詩紀事》辛籤卷六引《嶺表詩傳》 錢受之推孟郁爲萬曆間嶺南第一才子，其實氣格遠不逮海目，蘊藉遠不逮人倩。而筆墨馳驟，亦足動人。

又陳田按 孟郁才筆揮霍，長篇動輒千言，今錄其稍有節制者。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上桂，字孟郁，南海人。少攻騷賦，驚才風逸。天官、兵法、壬遁之書，無不通曉。風儀蕭散，悠悠忽忽，如山麋野鹿，與之遊處，敦篤友誼，聚首摩腹，藹如也。萬曆甲午舉於鄉，倭人躪朝鮮，詣闕上書，請以奇兵出海道，繫關白之頸。數舉不第。天啓初，以學官上公車。蓮賊方熾，朝議欲得儒生知兵者，往覘形勢。孟郁奮袂請行。福清在政地，頗壯之，而不能用也。稍遷南京國子監博士，扼腕東事，憤盈無所試，而年亦稍長矣。留都舊京，賓朋翕集，戶履塡咽，詩酒淋漓，所得俸錢盡付取酒；不給，則典衣匄貸，以相娛樂。酒間慷慨歌老驥伏櫪之詩，至於涕下，蓋其中有不自得者，而坐客莫能知也，亦竟用是以死。孟郁爲詩賦，多倚待余老矣，來日無多，乞幼清九籥刀圭，庶幾少益意知乎？幼清之友范漫翁獻笑曰：數究於九而非九也，道有橐籥而非籥也。故嬰兒姹女，龍虎鉛汞，皆急就，方與人縱談大噱，呼號飲博，探題次韻，紙上颯颯然如蠶之食葉，俄而筆騰墨飽，裴然可觀。顧不能爲深沉之思，爛熳放筆，不自顧惜，稿成隨一切託喻。而迂怪者以熒惑人。鼎中黃白，房中秘戲，煉養服食，符籙科教，

宋懋澄

論　述

李維楨《九籥集序》 雲間宋幼清集其所爲詩若文，名之曰《九籥》，取鮑玄暉《昇天行》語耳。蓋玄暉所言丹經也。丹經始自道家，道家以元始天尊爲祖，開劫度人，所說經亦稟元氣自然而有，非所造爲劫運當開。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具言之。天書字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乃命天皇眞人，改轉天音而辯析之。此其說，儒者所駭疑，然而於詩文之指有吻合焉。必稟氣自然，不可模擬蹈襲，若有意若無意，若可解若不可解，不見作爲之迹，一合也。得心應手，興霞蔚，璧暉山而珠媚澤，光燄萬丈，一合也。音調諧適如風生萬籟，而五聲六律具焉，一合也。幼清少慕神仙，多奇遇，往往徵於夢寐。而其爲詩文亦似之。昔人評詩文者，或曰讀書萬卷，下筆有神；或曰靈氣怳惚而來，不思而至；或曰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或曰平生十萬之遊處，敦篤友誼，聚首摩腹，藹如也。萬曆甲午舉於鄉，倭人躪朝鮮，詣闕上書，請以奇兵出海道，繫關白之頸。數舉不第。天啓初，以學官上公車。金蘤垂琳瑯，仙官敕六丁，雷霆下取將；或曰金莖百尺，仙掌銅盤，流蓮賊方熾，朝議欲得儒生知兵者，往覘形勢。孟郁奮袂請行。福清在政地，瀣中天，清寒獨嬌。幼清所□□足當此評矣。陶貞白謂頑仙不若才鬼，《眞誥》載文章之士往往得仙官，南華沖虛而下，不可勝舉，而仙道已成，句漏句頗壯之，而不能用也。稍遷南京國子監博士，扼腕東事，憤盈無所試，而年亦稍長矣。留都舊京，賓朋翕集，戶履塡咽，詩酒淋漓，所得俸錢盡付取酒；不給，則典衣匄貸，以相娛樂。酒間慷慨歌老驥伏櫪之詩，至於涕下，蓋其中有不自得者，而坐客莫能知也，亦竟用是以死。孟郁爲詩賦，多倚待余老矣，來日無多，乞幼清九籥刀圭，庶幾少益意知乎？幼清之友范漫翁獻笑曰：數究於九而非九也，道有橐籥而非籥也。故嬰兒姹女，龍虎鉛汞，皆急就，方與人縱談大噱，呼號飲博，探題次韻，紙上颯颯然如蠶之食葉，俄而筆騰墨飽，裴然可觀。顧不能爲深沉之思，爛熳放筆，不自顧惜，稿成隨一切託喻。而迂怪者以熒惑人。鼎中黃白，房中秘戲，煉養服食，符籙科教，

諸方術紛然殽亂，第供羽流覓糈探囊之資。子言亦愚甚矣，夫九籥寧易啓也哉！姑以世法論，孟浪脫容刀，濫劣飲墨汁，幼清於子，或可免二罰耳。

謝廷諒《九籥集序》 余得《九籥集》，而把翫不忍去几案也，彼其步驟班張，含咀徐庾，固近代佳手哉！恨不使先輩見之。先輩中如王元美氏，牢籠群彥，不惜齒牙波及天下士，士皆擔簦負篋造其門。余方蕩精舉於霞外，訪玄扈而問白雲，然好事者傳致余所結撰，未嘗不爽然自失也。【略】萬曆壬子孟秋望日，九紫龍會山人謝廷諒友可甫撰。

錢希言《九籥集敘》 二十年來，吾黨之才而奇者，莫若宋君幼清。幼清故字叔意，世擅雕龍，名父之子，沐浴於家學既久，及長而亡賾弗探，年未勝冠，多所淹博，名鵲起六館生徒中。自《師春》、《白霓》諸草一出，海內群公雜然謂章華大夫、北門學士再見云。今戊申春，幼清自燕都還，訪余月駕園，與之譚論，因出篋中《九籥集》一編相定，則君旅食都門時，及跋涉津梁間，所著詩若文也。余讀未卒業，蓋不勝驚歎焉。知其學日益邃，識日益廣，譚理日益妙，才品日益高，著述日益富，聲譽日益燥，先君之業亦日益修，所觖望者，公車之姓名未掛耳。余謂幼清千秋矣，安用咄咄歎黑貂蒙茸？豫章七年，其材已具，顧寧無待於霜霰而售耶？君春秋方盛，屢蹶於有司，則造物者霜霰之，爲棟爲梁未晚也。少於詩好西京樂府、建安父子，文綜十三經、漢晉六朝諸史，迨客燕中，則靡籍不窺，而復博探二氏之學。故其爲詩若文也，務超詣而恥祖襲，喜鮮腴而厭枯澹，尚瑰異而薄凡庸，大要出以清越之音，振以悠揚之調，含以瑰古之質，命以高華之藻，泳以冲醇之味，暢以芬芳之旨，鍊以陸離之辭，御以曠逸之氣，寫以纖縟之思致，而又發以蕤靁蘼之才情。其清越者，浮鍾沉磬；其悠揚者，激吹哀絲；其瑰古者，蝕鼎斷琴；其高華者，空青水碧；其冲醇者，霞漿露液；其芬芳者，石葉荃蕪。飲月承影，不足爲其陸離也；翻羽奔霄，不足爲其曠逸也；冰蠶火浣，不足爲其纖縟也；玉草金苔，不足爲其蕤蕤而靁靡也。斯蓋奇奇正正，罔言而非入玄；溳溳泠泠，靡曲而弗寡和矣。豈峰泖之靈秀不盡洩於人者，若有待焉而鍾之君之身耶！以彼其才，假令生於漢唐之季，不在石室蘭臺，則備屬車豹尾；不移龍舟之饌，則奪獸錦之袍；親被寵異於人主前，豈非盛事，寧羨區區一第哉？嗟乎！我國家以帖括之學束濕士子，使人白首浸淫糟粕中，而片言不合，則棄之格外，與弁髦等，彼老生狂豎，甘心與蠹魚俱槁者亡論矣，至令魁壘英奇之士，幾無以伸尺寸天壤間，故不得不假竹素以自見。乃今之時何時也？賢愚相穉，財貨上流，中涓不薦鄉人，左右莫呼萬歲；綴雕龍者絓罣罥，歌落燕者中矛鋋；間一下逐客之令於朝，則錄竄至，士以不格吏議爲幸，安問推轂事乎？由是賓館虛爲馬廄，蓬萊變成銅山，拖墨紆青布在殿禁者，罔非羊肆之子與牛醫之兒，而文人士子淪落道途，極於俚賴，亡所之則退而仰屋纂言，杜門覓句，思以其業託之不可知之千秋，良足悲矣！宋君有感於時事之非若此，故往來長安數載，不借交，不請謁，不望塵下拜，不持行卷傍貴人門。僦一宅於春明門右，鍵關縱讀古今書，暇則與二三酒人博徒、潦倒書生輩之燕臺、易水，弔高漸離、荊卿、宋意、田光先生諸君，發其烏烏之聲，寄餘慨於寒煙夕照而已。君雖負才滋嫉，不能取譽於庸俗乎，而素以行誼聲海內，視之落落難合、輕世肆志然者，徐而察之，肝腸口吻，悉先秦以上人也。兒時居茸城之陋巷，莫有知者，因署所居之門曰：「窮巷不聞長者轍，短衣猶在少年場。」復題其座中曰：「一樽自小能留客，七尺於今未許人。」其敦倫矜誼如此，又常慨慕趙虞卿之高義，乃卽家建祠，爲文以俎豆之，其孤憤可概見已。余素聞奇節，一日邂逅吳趨市傍，把臂驩相得，轉盼之間，歷十二年如一日也。若猥云文字交，則以我上駟不堪當君下駟，焉敢執鞭弭左辟周旋？甄胄錢希言簡栖氏譔。

《皇明詩選》卷四 舒章曰：幼清先生，余父執也，河海之士，豪氣不除，負奇才而不用，故其詩激烈，聲多商羽，似孤城嚴角，夜臨秋風。

《遊子吟》 《皇明詩選》卷四：卧子曰：風調本之《十九首》，而時出新緒以寫幽思。

《月中寄洪二》 《皇明詩選》卷九：舒章曰：似高達夫。

《送叔父出塞》 《皇明詩選》卷一三：舒章曰：壯烈可懷。

《紀陶眞人事》 《明文授讀》卷二四：先夫子曰：宋楸澄，字幼清，華亭人。其《九籥集》曲折波瀾之中加以脂粉，亦多異聞小說，然恐道聽，未必皆實。

傳記

陳子龍《宋幼清先生傳》 宋幼清先生名懋澄，其先爲宋宗室，汴人也，從國南遷，家於杭，宋亡，因以國氏。入明，遷松江爲大族。自先生以前數世，或仕或不仕，然率多負奇節，兼以貲雄。而先生之父鄉進士方林公，尤倜儻好奇計，與江陵張文忠公爲布衣之交，會江陵起復，上書力爭之，江陵愕然，曰：「不敢負知己也。」然率不聽。公因憤懣自傷，卒於京師，天下賢士聞而悼焉。先生其仲子也。先生幼孤，年十三年而能文章，喜交游，稍習經生家言，即棄去，顧爲俠，慕戰國烈士之風，祠趙相虞卿於家，所以見志也。私習古兵法，散家結客，欲以建不世功；而會是時，海內承平，無所自見，則於酒人任誕，嘗與客飲中野，取髑髏行酒，已則相與刺臂血，瀝而埋之，對泣也，復歌呼而還，禮俗之士，疾之如仇，欲中以危法，適有天幸，又多用智數自衛，莫能害；然亦益自遠引，不輕入城市。年三十餘，始折節爲儒，北游京師，爲太學生，所交皆海內賢豪士。時光廟與福王同出閣講學，禮數無所差等，時多爭之者；而先生亦上書大宗伯羅公，大略以皇長子皇次子出閣，臣庶之所觀瞻，若等威不早定，必啟天下之疑，而奸人乘間以分枯菀，將貽社稷禍。夫羣疑起於民志，民志定於尊卑，尊卑辨於隆殺，是故古之人貴禮，所以別嫌疑，正名分，絕覬覦，消禍亂也。執事幸留意。娓娓凡數百言，書上，宗伯大驚。然時多忌之者，先生遂歸，屏居歲餘，復北上，聞母張太夫人訃，奔還，居喪一遵古禮。服除，又將北游，親故多止之，先生泫然流涕曰：「我安忍親在而出，親沒而處乎？」卒復客燕者五年，以久無所遇，歸而就試於江南。時大司馬熊公廷弼爲督學，已不錄，復同諸生求試，熊公性嚴急，有一生請謁，震惕語失次，熊公怒，欲鞭之，先生直前徐道諸生所以不足罪，熊公顧謂：「若亦諸生耶？而敢代爲諸生言！」先生自言：「本太學生來求試，哀諸生無口，不覺爲言。」熊公曰：「奇士也。若何名？」卽釋諸生，而送先生與京兆試。世皆服先生才辯，而嘆熊公大度能知人也。是年舉於鄉，益溫溫下人，欲有所就，外似椎方，而其爲俠實益甚。嘗三試宗伯，竟不第。先是先生與晉陵白進士正蒙善，白有異術，能先知亡期，嘗謂先生曰：「我與若皆以某年月卒。」及期，白果卒，先生知不免，爲訓子書萬餘言，如期竟死，年五十一。先生性沉毅，激昂輕財，人有急，夜半叩門求千金，無不立應者，卽未瞻，必假貸與之。然或顯人有所求，非其意，一介不與。己亦生平無有所干謁，嘗客吳門，有達官求米數百石，先生怒不與，而呼市人散米如其數，示無恪惜。客或曰：「此子羽投璧意也。」先生曰：「丈夫當率其胸懷，我雖不學，何至與古人相同。」卽具米送達官如指。平生好游，凡秦、楚、燕、齊、汴、宋、吳、越之區無不至，至輒交其豪傑，顯僚大帥，罔不郊迎，置之客右，資其籌策。恒出橐中裝自給，終未嘗有所私請。薊門劉中丞與最善，一日，微謂先生曰：「某帥將以千金求公居間，公其有意乎？」公拂衣起，中丞曰：「聊試公耳。」先生意始解。明日，致書中丞曰：「昨者雖相試，亦可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矣。」其負氣不屈類如此。爲人多感槩，急人之難，不問識與不識。貴人某者，貪暴人也，嘗遣其奴駕大艑，縛鄉里小民以歸，先生偶見之，卽集其客，奪所縛人，焚其舟，鞭其奴數百。某貴人無所不排陷，獨畏先生多權變，非其敵，不敢較。其後貴人卒以附逆敗。計偕京師，有同郡潘君、沈君，俱以公車前後卒，不成喪，此兩君與先生無素，慨然爲經紀甚至，且護其喪南還，

下漸多事矣，士大夫顧浮緩養名，無一人慷慨俠烈以奇節自許者，先生詎有其人乎？」先生慨然曰：「吾同年生宋幼清俠烈士也。」因談幼清生平甚悉。先生善持論，愼許與，與人言，音吐如洪鐘。其談幼清，尤磊落可喜，倜儻非常，聽者毛髮盡悚，起舞擊節。嗟乎！獨不與此君同游哉！先生又泫然流涕曰：「幼清亡矣！余哭之，見其孤藐然也，甫四歲，聞能傳父業，近有聞來。」於是聽者又變色興歎，以賢者之不竟所志，而後必大也。公諱懋澄，字幼清，先世汴人，趙氏之苗裔，南渡入杭，宋亡，以國爲姓，遷吳爲鉅族。高祖諱論，成化中鄉進士。曾祖諱公望。祖諱坤，太學生。父諱堯俞，嘉靖中鄉進士，上書張文忠諫奪情，不得第，著《薊門集》以卒。公其仲子也。雲間好濡緩，而公獨以俠聞，志行果決，跅弛不羈，嘗以丈夫生世，與其隱囊麈尾以送窮年，不如犬馬陸博，可糜壯志。乃益跌蕩於酒以自豪。有顧君、于君者爲異常之交，痛飲竟日夜，行歌呼道中，客或諫之，輒曰：「身自大呼，何與他人事。」不爲止。公雖放於酒人乎，內行修潔，事親孝，持身廉，振人之急，家無餘貲。刻趙虞卿之像，就其家設祠堂事之，曰：「虞卿烈士，棄萬乘之相，而狥一人之窮，眞吾友也。」久之，鬱鬱不得志，走京師。會光廟及福藩出閣講學，議者謂宜有等殺，廷爭之，勿能得。公奮然曰：「上以親愛待太子諸王，固非羣公所能言，言則謂其冀後福，固有所輕重也。我以布衣上書，摩切天子，又處朝家骨肉之間，而公卿不以爲非，當寧不以爲罪；今罔浸密矣，姚先生帷幄近臣，用言事故，爲讒者所中，且斥逐放廢以終。公而處此，其將上有陳東之禍，而次不免劇孟之疑，不如速營糟邱以自老也，是宜爲銘。銘曰：仕俠則剛，不踊不芒。今之篤行，迺古之狂。厥施未究，始謀永藏。湯湯湖水，玄石幽房。

嘉慶《松江府志》卷五五《古今人傳七》（存目）

紀事

《池北偶談》卷二二 雲間宋孝廉幼清（懋澄），副都御史直方（徵輿）父也。精數學。直方生時，預書一紙，緘付夫人曰：「是子中進士後，乃啓視之。」至順治四年丁亥，捷南宮，開前緘，有一行字云：「此兒三十年後，當仕新朝，官至三品，壽止五十。」後果於康熙丙午，以宗人府丞遷副都御史，至三品。明年丁未，卒官，年正五十也。又嘗與淮南白孝廉同年友善，白亦精數學。一日晨起，謂夫人曰：「今年九月某日，白兄當死。渠無子，我當渡江取別，爲治後事。」遂買舟渡江。比至，白已候門，迎笑曰：「我固知兄今日必來相送。」遂閉門，相對痛飲數日。至期，白無病而逝，先生爲治後事畢，乃歸。歸謂夫人曰：「白兄事已完，吾明年三月，亦當逝矣！」如期而卒。宋有《九籥集》，如稗官家《劉東山》、《杜十娘》等事，皆集中所載也。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二六　宋懋澄《九籥集》二十四卷、《別集》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七・竹嶼山房雜部》　三十二卷。是書凡養生部六卷、燕閒部二卷、樹畜部四卷，皆明華亭宋詡撰。種植部十卷、尊生部十卷，詡子公望撰，公望之子懋澄合而編之。詡字久夫，公望字天民。皆見於書中，其始末則未詳焉。考《千頃堂書目》載是書凡二十七卷，前集樹畜部四卷、養生部六卷、家要二卷、宗儀二卷、家規四卷。後集種植一卷、尊生一卷。此本蓋不完之書。然此書以農圃之言，兼玩好之具，與家要、家規、宗儀同爲一帙，實屬不倫，疑其後析而別行。而此五部以類相聚，自爲一編，則亦不可謂非全帙也。至種植、養生二部實各十卷，與二十七卷之數又自不相合，則黃氏所云，亦不足據以定此書之完闕矣。其書於田居雜事最爲詳悉，而亦間附考證。【略】所解甚確，猶讀書考古者之所爲，非僅山人墨客語也。

《嘉業堂藏書志》卷四　《九籥前集》詩六卷、文十一卷，《後集》詩四卷、文十卷（明刻本），華亭宋楙澄幼清甫著。楙澄字幼清，一字幼度，南直隸華亭人，萬曆四十年壬子科舉人。集萬曆間刊，校者有陳繼儒、高承祚、楊忠裕、沈時來、楊繼禮、景萬齡、張京元、陸肇修、顧承學、袁保德，猶子之孫、蘭孫，趙廷玉、郁承彬，猶子存楷、趙佐、薛宣、俞安期、吳國珍、王增、范迂、周叔宗、吳運嘉、錢希言、陸胤泰、譚元春、王懋錕、張輦、施季先、姚用晦等名目，分冠各卷首。平素好養生家言，故取鮑參軍「升天行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三義以名其集。黃氏《千頃堂書目》作二十四卷，當時刻本不一也。詩風華掩映，不受七子之束縛。後集詩之第四卷，並附詞曲數闋。文俊永奇恣，兼而有之。尤長小說記事，緣博極羣書，公車久困，藉詩文以發洩鬱勃之氣也。有「碧浪氏」記。（董稿）

尹嘉賓

鍾惺《答同年尹孔昭》　兄怪我文字大有機鋒，謂盡之一字，有道者所不居，眞是當頭一棒。然讀兄書，終篇機鋒，二字兄自反何如？我輩文字到極無烟火處便是機鋒，自知之而無可奈何，亦是一業。何時與兄參之！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嘉賓，字孔昭，江陰人。萬曆己酉解元。庚戌舉進士，除中書舍人，歷兵部郎中，陞湖廣提學副使，卒於官。孔昭少起孤生，編蓬土室，糟糠不厭，縱酒長嘯，意豁如也。既貴，落拓自如，山巔水曲，班荊藉草，歌筵酒席，呼盧縱博，開寫心曲，伸訴契闊，諧噱歡暢，談笑絕倒，雖小夫市兒，咸可以狎而親之。至於談國事，論交誼，激昂蹈厲，蘊義生風，舉世之負名節矜圭角者，遇之皆退然自廢也。東事亟，以兵部募兵海上，登蓬萊閣，望醫閭酹酒高歌，慨然有登白山度黑水之思。出爲學使，非其好也，卒勤其官以死。生平不多讀書，如昔人所謂不甚求解者。文不經思，潦草捉筆，短章斷行，皆有新意。字畫瘦勁，晚更雜篆隸出之。又好爲

藝文

吳之甲《祭宋幼清》　幼清奇博出以奧渾，文章載以道器，孤韻介節，俠骨剛腸，參御以游世，識者謂詞人烈士合爲一身，可奴僕命騷，亦可糠垢鑄世，而如是焉已乎？

雜録

光緒《重修華亭縣志》卷二一《名蹟》　孝廉宋懋澄有二宅在淨土、米市二橋間，子敬輿、徵輿分居之。前爲友恭堂，後爲佩月堂。

新說解字，酒後以指畫肚，輒撰說某字云何；或就而詰之，坦腹一笑而已。病革，命其子自道取詩稿悉焚之。余爲揀選，手錄數十篇，自道謀刻之，未果而死。問之其家，不可復得矣。錄余所臆記者數首。

《前湖詞》《明詩評選》卷二：四句中紀事、論贊皆備。生平憎吳原博、沈啓南作此種詩，如盲人所唱《何文秀詞》。特存先生作，爲一滴甘露水灑之。

《江上雜詠》《明詩評選》卷八：清唱微吟，亦無儔匹。

錢謙益《尹孔昭墓誌銘》萬曆中余應鄉會科舉，取友二人焉，曰嘉定李流芳長蘅、江陰尹嘉賓孔昭。其人皆聰明特達，樂易淡蕩，恬於營進而急於君親，疏於勢利而篤於朋友，淺於世故而深於文字禪悅，辱與余交，古人所謂兄弟也，但各姓耳。長蘅晚謝公車，孔昭仕僅至監司，啓禎之交，相繼溘逝，余睠晚無徒，老而不死，今復捫淚而誌孔昭之墓，悲夫！孔昭祖淮，父延壽，家世爲善人。孔昭奮跡爲儒，落筆染翰，溟涬研削小生。己酉中鄉試解元，庚戌舉進士，名字驚爆海內，褐衣敝巾，與故人酒徒縱飲阡陌間，意自如也。讀書不穿穴章句，伸紙爲古文短篇，疎行簇簇有新意，老於文學者弗如。酒酣興發，輒爲歌詩，商歌曼聲，淋漓自喜，作《江上竹枝詞》云：「河豚雪後春猶淺，刀鱭風來水已波。攜酒江邊吹笛坐，那山今日出雲多。」長蘅吟賞不置，謂老鐵諸人無此風味。孔昭不自以爲能事，吟罷輒削稿，或過而忘之矣。孔昭魁顏皤腹，腰有傲骨，官中書舍人，如眉着面，無所與於世，憂時謀國，攢眉擣心，不以冗長爲解。奉使過清流關，穿井幹而出，平沙千里，腰刀怒馬，箭鏃摩戛，慨然賦詩曰：「莫道時清關失險，勇夫重自閉春秋。」余拂廟壁讀之，駐車歎息而去。晉兵部職方司員外，募兵山東，登蓬萊閣，望醫無閭，慨有勒白山弓黑水之思。久次，出爲僉事，提學湖廣，意忽忽不懌，辛勤其官以死，天啓壬戌某月某日也，年五十有一。孔昭於禪家自詭有得，能拄禪人於句下。一夕醉酒，破雲棲尸羅戒，截髮剪爪，然燈懺險，不肯自假易也。里居過從促數，解衣脫帽，卧瓶覆杯，語無町崖，雜以諧劇。晚好擘偏旁解字，時時以指畫肚，自誇新樣，嘗有詩答余嘲云：「三點成伊君識否，好來墨海問狂夫。」閒有妨難，都盧一笑而已。酒酣以往，把盞顧余，高歌白樂天「待君贊彌綸」之章，戟手長嘯，一似重有屬者，而余踧踖未敢應也。己未春送長蘅落第詩云：「海畔逢錢大，叮嚀莫作癡。」長蘅持扇示余曰：「此孔昭三千里一言也。」余方在酒所，潸然泣下，所謂兄弟而各姓者，以存朗仲，亦使讀其詩者知朗仲之所存如是，爲可惜也。

光緒《江陰縣志》卷一七《人物・文苑》（存目）

徐篤

《山左明詩鈔》卷三五　篤字行之，號墨莊，曹州諸生。有《墨莊詩草》。

《詩選》傳云：徐秀才以詩鳴曹南，與王士龍齊名。

《明詩紀事》辛籤卷三一　篤字行之，曹州人。諸生。有《墨莊詩草》。

顧雲鴻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雲鴻，字朗仲，常熟人。起家孤貧，讀書修行，以忠孝名節爲己任。篤於交友，責備行誼，慷慨急難，以古人相期許。中萬曆庚子鄉試，退而卜築虞山之藤溪。嘗謂余曰：「天下多事，丈夫當出而死國。及此介居，留連煙雲泉石間，聊借以瑩心神養氣骨耳。埽除一室，豈吾黨之所有事乎！」丁未鎖院對策，語及於朝政敝竇，天災民隱，淚簌簌下，沾漬畢牘，不能收。下第歸，發病卒。易簀之夕，雒誦易象，聲琅琅出席蓐間。朗仲博學深思，研精六籍，一句一義，少有牴牾。穿穴古今訓故，疏通證明而後已。好爲古文辭，筆力雄健，欲與古人馳驅於千載之上。而生當萬曆間，俗學師承，以李、王爲質的，雖其強學好問，苦心鏃鑱，亦域於其中而不能出也。朗仲歿十餘年，余始與一二遺老討論唐宋六家之書，漸而求進於古學，而朗仲不可作矣。今朗仲不死，其所就詣止於是。余錄其詩僅四首，非藉是以存朗仲，亦使讀其詩者知朗仲之所存如是，爲可惜也。

乾隆《江南通志》卷一六五《人物志・文苑四》顧雲鴻，字朗仲，常熟人。道光《蘇州府志》卷九九《人物志・文苑四》（存目）

中萬曆庚子鄉試，年甫強仕而卒。雲鴻少喪父，拊心漚血，終身抱怔仲之疾。事後母至孝。雲鴻病，後母籲天請代，後雲鴻死旬月，以哀卒。後母之殉其子，古未有也。讀書虞山之藤溪，博學深思，研精六籍，句字少有牴牾，穿穴古今訓故，證明而後已。生平耿介絕俗，而急公赴義，不顧頭目，以忠孝名節爲己任。丁未鎖院對策，至天災民窮，淚簌簌下，沾漬楮筆。嘗語所知：「大丈夫殺身取義，當轟轟烈烈，如疾雷閃電，公等睒姝自好，他日縱遇難死節，不過作文文山、謝疊山耳。」江陰繆昌期、長洲文震孟皆嚴事之，曰：「朗仲吾師也。」學者私謚孝毅先生。（舊志）

《明詩紀事》庚籤卷一九引馮舒《懷舊集》朗仲爲人清介特立，少而讀書，以四几周其身，堆書及棟，埋頭其中，累月不出戶。憶予童子時就家塾，君過先府君，話竟日。見予讀《左氏傳》，指首簡爲言「先經起義，後經終事」之說甚詳。是時君鬚鬢已白，形骸蕭然出物外，如在目矣。

倪鉅

黃子雲《野鴻詩的》偉長用虛字作骨，彌覺峭勁，七子中另自成一格。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鉅，字偉長，常熟人。以句讀爲童子師，時時依人遠遊，足跡幾遍天下。萬曆丁未，客滇南，遇阿克之亂，間關萬里，獨身得歸。著《滇南紀亂錄》。老而益貧，衣冠藍縷，彳亍行里中，足不知避坎窞，終不肯屈折下人。今年過余，余止之飯，放箸而歎曰：「此中飽糠覈久矣，今日驟享肉味，殆過分也。」病痢數日而卒。勤苦好學，所著有《補韻府羣玉》、《廣蒙》、《求經鉏堂結繩蟲仁》等書數百卷，以貧故，輒爲人取去。

光緒《常昭合志稿》卷三〇《人物九・文學》（存目）

《千頃堂書目》卷五　《滇南紀亂錄》一卷。

鄭胤驥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胤驥，字閑孟，嘉定人，與李長蘅偕爲博士弟子，少長於長蘅。博聞強記，爲長蘅所推，而閑孟心服長蘅之才與其爲人，隨肩接席，若形影不相舍，因長蘅以交於余，亦猶是也。性嗜酒，好長夜之飲，每飲輒湎面濡髮，酩酊無所知。試於有司，扶殘醉以往，咯嘔委頓，已面砥筆伸紙，據几疾書，文彩爛然，不自知宿酲之去體也。數踏省門，不見收，益縱酒自放。久之得酒病，不復能沾唇，注視杯斝，嗚咂而已。竟以此不起。閑孟爲文章，雄健好譚經濟，詩不屑今體，喜爲五言古詩。兀奡排蕩，不規摹韓、蘇，而意象近之。德州盧世淮德水，督漕嘉定，訪得其遺文，屬有司刻之，不果，德水至今歎之。嘉定多讀書汲古之士，余所知者徐允祿，字汝廉，以經學爲大師，奮髯扼腕，好談天下大計。東事急，余在左坊，三千里寓書，當唱大議，亟勸主上南遷。己巳之役，徐元玉爲忠言至計，而於猶然段少卿《雜俎》遺意。又有湧幢說，謂拆木爲亭，亭有角，角之而六，而有窗四，銳之若削，覆之若束，墊之若盤，擇便而張，如地斯湧，因以爲號，

朱國禎 朱國楨

《鄭堂讀書記》卷五七　《湧幢小品》三十二卷，明朱國楨撰。國楨字文寧，號虬庵，烏程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肅。《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小說家類》亦載之。是書前有自序稱：淺近之說，入目便記，記輒錄出，仰視《容齋》，欣然有竊附之意。題曰「希洪」，而又念洪亦未易可希，將使人有優孟之誚。會所創湧幢初成，遂以名篇。其曰「小品」，猶然段少卿《雜俎》遺意。又有湧幢說，謂拆木爲亭，亭有角，角之而六，而有窗四，銳之若削，覆之若束，墊之若盤，擇便而張，如地斯湧，因以爲號，

蓋與今之穹廬相似也。其書皆好談掌故，品題人物，不爲深刻之論，凡經、稗、海諸書所載行於世者，都不重錄。虬庵本熟於明代之事，故所記多質實可信。惜其炫博貪多，有得輒錄，往往傷於蕪雜。而援引古書多有差誤，錢竹汀《養新錄》(四十)已詳之矣。然至體製，固不類《容齋隨筆》，而與《酉陽雜俎》所記多荒怪不經者，更爲不類。不知虬庵何以有「希洪」「希段」之說也。書成於天啓辛酉，明年刊竣，並自跋其後。

《明史・朱國楨傳》（存目）

王野

李維楨《王太古詩序》 余僦舍廣陵，則王太古所假館。兩人相視而笑，不相揖而別。明日太古去，余遷其中，甫知爲太古也。深自愧訟，不知人，移書謝過。已太古從金陵來過訪，復爲大噱，握手如平生歡。因得其詩盡讀之。樂府古選，太工若樸，太盈若沖。歌行沈鬱頓挫，縱橫詄蕩。律絕諸體，時韶秀，時嚴整，時簡潔，時宏肆，時幽靚，時宕逸，時藻蔚，時質直。經緯宮商，絡繹輻輳。蓋無一不從古法出，而深思遠致，脫然筌蹄之外。詩如是，可以獨步江東，並驅中原矣。今世談詩人不乏，彼附影響，拾宿腐，不足論，即其上者，豔語浮薄，急調高張，無當大雅。萬一諦觀其人，或借名以餂取，或挾勢以關說，或簡倨以示重，或押闔以相傾，或嫚罵醜詆以邀求，或唯阿奔走以乞憐，人之無良，又何足論詩乎？余習太古爲人，不言而四時之氣備，似褚季野。不一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似司馬德操。情雖高邈，跡無亢矯，似張長公。日玩羣書，顧影寡儔，似周妙珪。可得同不可得而雜，似夏侯泰初。餘子碌碌，喬巖之視培塿，白玉之在塵沙，相越遠矣。以此人爲此詩，固自不凡，而復博綜百家，研精刻意，風骨蒼健，情喻淵深，有諸賢尋味之所不得，豈皮相目論之夫所易測哉！吳明卿先生謂：太古嘗錄詩數十篇請質，不二年削其草殆盡。鄒彥吉先生謂：太古不求人知，求千百世之知。用心於內若是，余之不能驟知太古，抑何責焉？陸士衡有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眙於拙目。司空表聖有云：知非詩詩，未爲奇奇。太古之詩以之。袁陽源有云：文情鴻麗，學解深拔，韜光潛實，物莫之窺。江文通有云：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太古之人以之。世自有知者，其以余藉爲解嘲，抑何辭焉。

鄒迪光《王太古詩集序》 王生爲詩三年而成，三年而大膾炙人口，又二年而《吹劍集》出。余既爲序其詳，業不至阿所好矣。又逾二年而有某某集者，屬元美先生序之。更合二集而問序於余。【略】生文弱，楚楚不勝衣，而又善病，病則吳牛見月而喘耳。而其好爲詩特甚。五言古之於顏謝也，律之於王孟錢劉也，長歌之於高岑少陵氏也，如戶之有樞而車之有輗軏，不合不止也。非是而爲之，如田之莠而木之蠹，不去不止也。其必爲此而不爲彼也，則烏獲之舉千鈞，而韓盧之逐狡兔，逐之不獲而舉之不勝，不止也。故生而試與之杯酒然諾談說遊嬉，則飲不如劉伶，俠不如魯朱家，長鋏不如馮驩，滑稽不如方朔，琴心不如司馬相如，肝膽不如平原君，遨遊五岳不如尚禽。試一按其詩而讀之，如與康樂、延之、摩詰、長卿、少陵氏諸人一時對面，靡不儼然肖者。是生之詩，蓋自至至之也。【略】夫詩至昌穀，亦可以已矣，而猶有未至者。君才逸絕，獨不可破昌穀而上乎！夫既大且化，亦至之至者也，奈何已之？生曰：「有是哉，不可以已乎！請更三年，而與子上玄丘，躡崑崙之顛，旁日月，挾雷霆，俯視六合內外，塊若積蘇也，又何論洛陽道上矣！」

又《別王太古兄十年矣今來梁溪喜不自勝太古漸深名理余亦小通禪觀爲賦此詩》（存目）

《送梅主簿子馬之長沙》《明詩評選》卷五：清吟不犯。

《明詩綜》卷七〇　野字太古，歙人，有《覺非齋詩》、《爨餘稿》。

光緒《無錫金匱縣志》卷二九《流寓》 王野字太古，歙人。從祖仲房，以詩名。野少習爲詩，長從其兄賈江淮間，因僑居邑鴻山下。詩益有名。嘗遊金陵，有貴人慕其名，訪之，野蹇驢報謁，稱「布衣王野」，投刺竟去。

《千頃堂書目》卷二六　王野《吹劍稿》二卷，《覺非齋詩》、《爨餘稿》。

周朝俊

論述

王稺登《敘〈紅梅記〉》 四明周生者，余初未嘗識。己酉秋，余復有西湖之遊，宿昭慶上人房。偶於壁上見所題詩句，清宛復有生氣，余嘆賞之。上人云：「此生仰王先生非一日矣，今亦寓僧舍，先生倘有意乎弗靳一面，以慰生夙志可乎？」余曰：「所作如此，其人可知。」遂屬上人，邀之同席。觀其舉動言笑，大抵以文弱自愛。而一種曠越之情，超然塵外。余次過其寓中，見几上一帙，展視之，乃生所製《紅梅記》也。循環讀之，其詞眞，其調俊，其情宛而暢，其布格新奇，而毫不落於時套。削盡繁華，獨存本色。嘻！周郎可爲善顧曲焉。余友緯眞向製《曇花記》，李青蓮詩大行於世。緯眞逝後，四明絕響。今復有周生，則緯眞不能擅美於江南矣。

湯顯祖《紅梅紀總評》 裴郎雖屬多情，卻有一種落魄不羈氣象。即此可以想見作者胸襟矣。境界紆迴宛轉，絕處逢生，極盡劇場之變。大都曲中光景，依稀《西廂》、《牡丹亭》之季孟間。而所嫌者，略於細筍鬬接處。如撞入盧家，及一進相府，更不提起盧氏婚姻，便就西席，何先生之自輕乃爾！此等皆作者所略而不置問也。上卷末折《拷伎》，平章諸妾跪立滿前，而鬼旦出場，一人獨唱長曲，使合場皆冷。及似道與衆妾直到後來纔知是慧娘陰魂，苦無意味！畢竟依新改一折名《鬼辯》者方是。演者皆從之矣。下卷如曹悅種種波瀾，悉妙於點綴，詞壇若此者亦不可多得。

吳梅《〈紅梅記〉跋》 此記爲玉茗堂批本，久已散逸，余從冷攤得之，心殊得意，因選錄數齣。記中情節，頗有緊湊處，叙述如下：錢唐裴禹，寓昭慶寺讀書。社友郭謹、李子春，邀禹湖上看花。過斷橋，適賈似道擁伎坐畫船至。伎有李慧娘者，見裴年少，私云：「美哉少年。」賈怒其屬意於裴也，歸即手刃之。時總兵盧氏夫人崔，孀居湖上。一女曰昭容，頗具才貌。婢朝霞亦聰慧。春梅盛放，登樓閒眺。裴偶過牆外，見紅梅可愛，因攀花踣地。婢以告女，女即以梅贈之。遂詢知盧氏家世。會似道詗知女美，欲謀爲妾，盧母欲拒之而苦無良策。裴適至，見盧母獻策云：「賈氏人至，可紿云女已字人，吾即權充若壻，禍可免也。」母用其策，賈亦無奈。繼偵知爲裴生計，銜之次骨。假以禮聘裴，授餐適館，極道欽慕之意，而陰使人告盧氏：謂裴感平章知遇，已贅府中，以絕盧女之望。盧知其僞，知故里不可居，挈家往揚州，依託姨母曹氏，及賈使人強娶盧女，女已遠避矣。時裴居平章第後園。園故慧娘所居地。慧雖死，而屬意於裴，未少減也。乃裴至，遂與幽媾，積半年。賈恨裴生，沮其美事，急欲殺之。慧娘大懼，轉告裴生，勸其宵遁。裴既出府，即訪郭謹，謹慫恿應試。場事甫畢，遇揚州盧氏使，云女將字曹姨子矣，裴急往揚州。則曹姨子訐告江都縣，謂裴奪其妻。時江都縣爲李子春，即裴之舊識。知曹氏子誑告，因潛送盧氏母女回杭，爲裴執柯。是時似道已貶死漳州，裴亦擢探花第矣。通本情節如此。余按元人稗史，有《綠衣人傳》，與此記中李慧娘事絕類。略云：天水趙源，延祐間遊學杭州，居西湖葛嶺，其旁即賈秋壑舊宅也。日晚，輒徙倚門外，見一女子從東來，綠衣雙鬟，後日日來此，源試挑之，女遂留。問其姓氏，初不肯言。後細叩之，女曰：「兒與君舊相識也。兒爲賈平章侍女，君前世爲其蒼頭，少年美貌，兒頗慕之，爲同輩所讒賜死。」源曰：「如此，則吾與卿再世緣矣。」因常留源舍，每說秋壑舊事。一日，秋壑倚樓閒望，諸姬皆侍。見湖隄二人，烏巾素服，乘小舟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秋壑曰：「願事之耶？當令納聘。」姬笑而無言。逾時令人捧一盒，呼諸姬至前曰：「適爲某姬納聘，可啓視之。」則姬之首也，諸姬戰慄而退（記中慧娘死事即本此）。大抵此記事實，皆本此傳也。明萬曆時袁宏道有刪改本，清乾隆三十五年有重刻本，余皆未見。意乾隆本爲伊齡阿設局揚州修改詞曲時所刊也。《殺妾》折〔繡帶兒〕曲，按格少末二句，與《玉簪記》之「難提起」，《紫釵記》之「金杯小」，同犯一病。蓋明中葉詞人，皆以〔繡帶兒〕爲〔素帶兒〕，沿《南西廂・酬韻》折之譌也。此記傳唱絕少。五十年前，有《鬼辨》、《算命》等折，偶現歌場。余生也晚，已不及見。近亂彈腔有《紅梅閣》一劇，即檃括此記而成，實是點金成鐵，余故多錄數折，並詳述本末，爲並世學者告焉。

傳記

光緒《鄞縣志》卷三八　周朝俊，字夷玉，諸生。少有才，爲詩學李長吉，填詞亦擅名。

紀事

《紅梅記》《綠窗新話・金彥游春遇會娘》：（存目）。《剪燈新話・綠衣人傳》：（存目）。

《李丹記》《續玄怪錄・裴諶》：（存目）。

著録

《紅梅記》《傳奇彙考標目》卷上：周朝俊（字稊玉，吳縣人。）《紅梅》。（袁中郎有刪本。）《曲海總目提要》卷七：《紅梅記》：係明隆萬前舊本。（周朝俊撰。朝俊字夷玉，一作儀玉或稊玉，浙江鄞縣人。所作《紅梅記》外，尚有《畫舫記》一種。又《萬錦清音》選此劇「慧娘鬼辯」一折，題周公美撰，公美或亦其別字。）袁宏道刪潤，裴禹、盧昭容以紅梅作合，故名。《明代傳奇全目》：《紅梅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紅梅記》：（存目）。

《香玉人》《明代傳奇全目》：《香玉人》：（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香玉人》：（存目）。

《李丹記》《明代傳奇全目》：《李丹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李丹記》：（存目）。

《畫舫記》《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存目）。

明文學部二・周朝俊　李春芳

李春芳

李春芳《新刻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傳序》　海剛峰先生，直諫人也。當肅皇帝末年，齋居靜攝，惟時方士陶仲文等導以齋醮引年之術，群臣將順，莫有言其非者。剛峰先生時爲比部郎，無言責之任，乃奮然起曰：「是尚可以緘默爲乎！」乃抗疏反覆累千言，大指欲反其昔日之誤，置其身於堯、舜、禹、湯之上，肅皇帝大爲感悟，日取讀數過，惜未及施行，不幸賓天。穆皇帝甫繼大寶，即首出先生於獄，擢爲大理寺丞，蓋承先皇帝之志，知先生爲最深也。先生益自感憤，其理冤獄，拔幽滯，諸所稱臠肉乾胏者，悉以先生爲歸，人稱爲神明。昔人云：「關節不通，有閻羅包老。」先生之風大類是。累功歷官至都御史。雖其所行，寧便於民，而不便於縉紳，諸言事者，摘其過端上之，穆皇帝素知先生之爲人，未嘗一加罪焉。先生歷事三朝，其直聲在朝廷，其實惠在黎庶，其清風在宇內，其公論在人心，先生蓋鍾扶輿之淑氣而爲熙朝之名臣矣乎？先生生於瀕海之外，前有邱瓊山先生以文章著海內，後有海剛峰先生以直聲震朝野，後先繼美，非聖朝人作弘化，詎能於瀕海外得人亦若斯盛乎？且所稱諫者：不貴從而貴改，不貴說而貴繹。先生之於肅皇帝，蓋不從改而繹者。穆皇帝首擢召用，俾得見諸實事，馴至今上，猶能大爲擢拔，使得二三臣如先生者，佈列中外，何患天下之不治平哉？然而決獄惟明，口碑載道，人莫不喜譚之，時有好事者，以耳目所睹記，即其歷官所案，爲之傳其顛末。余偶過金陵，虛舟生爲予道其事若此，欲付諸梓，而乞言於予。余亦建言得罪者，忽有感於中，因喜爲之序。萬曆丙午歲夏月之吉，晉人義齋李春芳書於萬卷樓中。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三《明清小說部甲》（新刻全像）《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傳》四卷七十一回，存。明萬曆丙午萬卷樓刊本。圖嵌正文中。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三字。（北京圖書館）清文錦堂覆明本。明李春芳撰。題「晉人義齋李春芳編次」。

孫鐘齡

《遠山堂曲品・逸品》《東郭》：掀翻一部《孟子》，轉轉入趣。能以快語叶險韻，於庸腐出神奇，詞盡而意尚悠然。邇來作者如林，此君直憑虛而上矣。

又《睡鄉》：孫君聊出戲筆，以廣《齊諧》。設爲烏有生、無是公一輩人，啼笑紙上，字字解頤。詞極爽，而守韻亦嚴。

吳梅《〈東郭記〉跋》（存目）

又《〈醉鄉記〉跋》（存目）

鄭振鐸《〈東郭記〉跋》（存目）

王克家《刻〈醉鄉記〉序》蘇子瞻遇不逞志，托《睡醉鄉記》以寄牢騷；吾友孫仁孺才未逢知，更譜《醉鄉傳》以寫情事。其所載銅臭多金而先售，歐陽蒙目而誤收，窮鬼情魔從中磨折，自有天地，便有此等，何足爲怪？顧一經描寫，勘盡世情，眞與《西遊》、《水滸》盡其變，《道德》、《南華》並其幽，《法華》、《楞嚴》同其妙。從今以往，卓家幼女，郗氏老翁，任他各從所好；銅相公、白才子，任他先我着鞭，而酒癖詩魔，愁花悶月，果有烏有生其人，恐終勤魁宿之駕，而辱婿娥之盼也。謝安石四十不仕，子弟朱紫滿門。每從簾下過，婦以爲言，謝捉鼻答曰：「但恐不免耳。」想爾時東山絲竹，亦復何在？則當銅臭睡鄉得意時，烏生雖感憤無益也。仁孺兄卽未能斷綺語，業而忘情，大爲慧業文人解嘲而說法。予刻而傳之。讀其文，海內當想見仁孺之人已。此劇將《醉鄉》、《睡鄉》二記作主，而緯以《送窮》、《乞巧》及唐人小說，遂成出色文章。作者於此，牢騷不少。夫夢中富貴，何必非眞？銅白登科與烏有得第，亦復何別？吾卻笑仁孺之拘拙也。前《東郭記》爲瑨禍而作，此則爲科塲而發。崇禎初元，有「釐正文體」一詔，傳中月老持斧，魁星舞筆，當鞫問時，但哀求不已，我自有處。」臨刑，民果哀呼不已，吏在旁喝道：「快領罪去，不得在此叫號。」包公惡其侵權，竟與以輕罪而去。夫以包公之情魔、五窮同時敗北，卽此意也。今科舉停止三十年，後生見此劇，有格格不相入者矣。

《東郭記》《明代傳奇全目》：《東郭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東郭記》：（存目）。《重訂曲海總目・國朝傳奇》：（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東郭記》：（存目）。

《醉鄉記》《明代傳奇全目》：《醉鄉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醉鄉記》：（存目）。白雪道人《醉鄉記》。

無名氏《龍圖公案》作者

陶烺元《龍圖公案序》眼底臭銅，畢竟萬年遺臭；面前香火，怎如半夜焚香。如此數語，眞進賢冠公案，而又何有於龍圖。夫龍圖非有四手四目也，乃今世遇無頭沒影事，必曰：「待包龍圖來。」童稚婦女，亦知其名；不知龍圖之爲官也，亦不知龍圖之爲諱與號也，僉曰：「龍圖、龍圖。」甚之列以閻羅，比以天師，萬世而下，其謂龍圖爲人乎？爲神乎？及閱《宋史》所載，謂其峭直剛毅，與人不苟合，無一毫妄取。平生無私書，故人親黨干謁，一切謝絕之。惟其無妄取，故一段靈慧之性，不爲錢神迷昏；惟其無私書，故一生正直之氣，不爲分上壓倒。宜當時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以其笑比黃河清焉。當事者，須略着些精神纔好。若一味作馬頭上公堂帳了事，胸中旣滿者也之乎，眼里祇有七黃八白，階前三尺從事，案上片紙是憑。吾屋角之雀鼠興，而田中之虞芮頑也。抑吾夫子嘗以片言折獄贊仲由氏。予謂兩造具陳，煩言迭起，不得其情，雖萬言亦覺少。苟得其情，雖片言亦爲多。《康誥》曰：「服念五六日，至於旬。」《呂刑》曰：「察辭於差，非從惟從。」曾子之告陽膚，又曰：「如得其情，則哀矜勿喜。」夫子又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當思如何是得情，如何是不得。盡此處關頭，莫要草草看過。儻處心未必青天白日，遇事漫云行雲流水，吾不知於龍圖，以爲何如？雖然，堂上堂下，遠於萬里。左右蔽之耳。滑吏舞文，積書弄法，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昔包公嘗惡吏擅權，民有得重罪者，求救於吏，吏曰：「汝當鞫問時，但哀求不已，我自有處。」臨刑，民果哀呼不已，吏在旁喝道：「快領罪去，不得在此叫號。」包公惡其侵權，竟與以輕罪而去。夫以包公之明，不免爲衙蠹侵權如此。乃今之擬招，多是衙人用事，吾不知弊將安極也。

又況操刀而割者，未必龍圖乎！願爲民父母者，請焚香讀《龍圖公案》一過。

龍圖，其眞龍也，其眞神人也，具知在生爲龍圖，在陰爲閻羅，自是實話，非誕非誕。江左陶烺元乃斌父題於虎丘之悟石軒。

李西橋《龍圖公案叙》 明鏡當空，物無不照，片言可折獄也。然理雖一致，事有萬變，聽訟者於情僞百出之際，而欲明察秋毫，難矣。《龍圖公案》，世傳爲包公所斷之案，嘗閱一過，靈思妙想，往往有鬼神所不及，覺而信手拈來，奇幻莫測，人人畏服。所以然者，包公非有異術，不過明與公而已矣。《宋史》所載：包公性峭直，寡色笑，平生無私書，不妄取，不苟合，千古而下，聞風敬畏。遇無頭沒影之案，即云非包爺不能決，其見重於世也如是。說者曰：「包公爲閻羅主。」乃因當時京師有語云：「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以其剛毅無私，遂以神明況之。若以爲果任陰司，有是理乎？夫人能如包公之公，則亦必能如包公之明，儻不存一毫正直之氣節，左瞻右顧，私意在胸中，明安在哉？故此書不特教人之明，而併教人之公，蓋虛僞百出，一斷不差，究非理在事外，總由中無執泥，惟求眞耳。故視奇異之案，亦屬平常之斷，一如明鏡當空，物自無遁形焉。初非勉強之爲，亦非鬼神之說，存是意也，可以讀是書。時嘉慶十四年戊辰春月，孝岡李西橋題。

俞樾《小浮梅閑話》 因論宋人之最著者，曰包龍圖，幾於婦豎皆知。所傳事實，有徵乎？余曰：包孝肅之爲人，《宋史》本傳稱其「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則與世所傳亦小異矣。惟史載其「知天長縣時，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則亦頗有鉤距之術。世所演爲《龍圖公案》者，或即由此也。至《元人百種曲》，有斷立太后事，此乃借李宸妃事爲之。考《宋史》：「李宸妃，杭州人。初入宮爲章獻太后侍兒，眞宗以爲司寢，已而生仁宗，章獻以爲己子。仁宗即位，妃默處先朝嬪御中，終太后世，仁宗不自知爲妃所出。明道元年，疾革，進位宸妃，薨年四十六。後章獻太后崩，燕王爲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仁宗號慟，尊爲皇太后。」是李宸妃本末如是，安有如俗所傳者哉！直以爲章獻所抑，當時本有死於非命之說，故傳至後世，猶有此紛紜之論耳。按王銍《默記》載：「有王氏女，自言得幸神宗，生子冷青，以繡抱肚爲驗。趙概、包拯，鞫得其奸詐狀，併處死。」則與世所傳適相反也。而《默記》又載：「張茂實太尉章聖之子，尚宮朱氏所生。章聖畏懼劉后，凡後宮生皇子、公主，俱不留，以與內侍張景宗，令養視，遂冒姓張。」又云：「厚陵爲皇太子。茂實入朝，至東華門外。居民樊用者，迎馬首連呼曰：『虧你太尉！』茂實惶恐，執詣有司，以爲狂人而黥之。」是當時此等異說甚多，宜流傳至今，以爲口實也。

《茶香室三鈔》卷二三 明鄭仲夔《耳新》云：周季侯令仁和，有神君之稱。嘗出行，忽怪風起，吹所張蓋，捲落紗帽翅。執蓋人請罪曰：「小人因張清風，遂至冒觸。」周沈思良久，屬能幹捕差二人，令往拘張清風。兩人商曰：「捕風捉影，安有此理？」乃相與登酒樓。樓上有談某疾篤，諸醫無效，一人曰：「若請張青峰去，必有生理。」二差因問張青峰狀，潛往其家，值張遠出，拘其妻至縣。周訊之，婦曰：「渠本非吾夫。吾夫病，請渠調治，渠見妾姿容，投毒致夫死，復謀娶妾。一日，渠酒後自吐眞情，妾即欲尋死，因念無人伸冤，偷生至此。今遇天臺，冤伸有日。但渠爲某氏延去，須就其處拘之。」周命前差往拘，至，一訊果服。按今小說家演包孝肅事，有捕落帽風一事，不知其本此也。

《中國小說史料·龍圖公案》引《東山譚苑》 雜劇有《案中案》，考《益都耆舊傳》：「嚴遵爲揚州刺史，行部，有蠅數頭遮於前，驅之不去，乃隨以行，聞道旁女子哭而不哀，問之，曰：『夫遭焚死。』遵飭吏輿尸驗之，得鐵錐貫頂。考問女子，乃供以淫殺夫，坐大辟。」小說《龍圖公案》，附會其事，屬之包希仁，以青蠅遮道爲一布商越貨殺人；鐵錐貫頂殺夫爲又一案，一事也而故二之，此蓋雜劇所本。（明余懷）

又引《荀學齋日記》 《宋史包拯傳》，言其權知開封府時，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憚之。人以拯笑比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此乃借李宸妃事爲之。考《宋史》：「惡吏苛刻，務敦厚，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然又曰：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是孝肅非任威刑者。其折獄，史惟載其知天長縣察盜割牛舌一事，然此事《穆衍傳》亦載之。又以爲衍宰華池時事。至孝肅因連劾罷三司使張方平、宋祁，遂權使職，歐陽文忠至比之奪蹊田之牛，尊其詞甚厲。而《胡宿傳》云：「涇州卒以析支不時給，出惡言，且欲相扇爲亂。京師爲之語曰：『涇卒固悖慢，然當既置於法，乃命劾三司吏。三司使包拯護弗遣。宿曰：給之物，越八十五日而不與，計吏安得爲無罪？拯不知自省，公拒制命，紀綱益廢。』拯懼，立遣吏。」則希仁亦非眞關節不到者矣。（清李慈銘）

又引《通俗編》據《宋史》，包拯嘗除龍圖閣直學士。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凡訟訴徑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按：今童婦輩，凡言平反冤獄，輒稱包龍圖或稱包待制。且言死作閻羅。因包老一言也。（清翟灝）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三《龍圖公案》十卷　（存目）

吳越草莽臣

吳越草莽臣《魏忠賢小說斥奸書自叙》　予少負勁骨，稜稜不受折抑，更有腸若火，一鬱勃，殊不可以水沃。故每覽古今事，遇忠孝因於讒，輒淫淫淚落，有隻字片語，必誌之以存其人；至奸雄得志，又不禁短髮支鬚立也。甲子，偶閱邸報，見楊大洪先生劾忠賢疏，曰：嗟乎！蟻漏至於岸坼矣，乃思塞之乎！猶恨佐之無愚公，使楊公徒作精衛。不意虞部且以杖斃，撫寧亦以直言奪精，曰：奸亦神矣。未幾，楊公入羅網，而當日佐鬥諸君，亦復駢首徇之。而復奸於植黨，虎彪柔骨而就鞭箠；奸於鉗制，臺省俛首而受驅逐。置乳媪爲耳目之奸，招忠勇爲肘腋之奸，增鎮守爲拊背之奸，差河儲爲扼吭之奸，貴乾子爲喉舌之奸。太阿倒持，元首虛擁，徒扼腕於奸之成，而國事幾莫可爲。乃天福我國家，潛奪奸人之魂，龍飛九五，若禹鼎成而妖魑形現，雷霆一震，蕩然若粉齏，而當日之奸皆爲虛設。越在草莽，不勝欣快，終以在草莽，不獲出一言暴其奸，良有隱恨。然使大奸既拔，又何必斥之自我。唯次其奸狀，傳之海隅，以易稱功頌德者之口；更次其奸之府辜，以著我聖天子之英明，神於除奸，諸臣工之忠鯁，勇於擊奸，俾奸諛之徒縮舌，知奸之不可爲，則猶之持一疏而叩闕下也。是則予立言之意。崇禎元年午月午日吳越草莽臣題於丹陽道中。

崢霄主人《〈斥奸書〉凡例》　一、是書紀自忠賢生長之時，而終於忠賢結案之日，其間紀各有序，事各有倫，宜詳者詳，宜略者略，蓋將以信一代之耳目，非炫一時之聽聞。　一、是書不敢言君德，爲君諱也；不敢及鬼神，杜誕妄也；不敢言帷薄，戒褻昵也；不敢濫及，存厚道也。　一、是書自

吳沛泉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三《新刻名公神斷明鏡公案》七卷　（存目）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六《明清部五》《新刻名公神斷明鏡公案》七卷殘存四卷（內閣文庫）　明刊本。題「葛天民吳沛泉彙編，三槐堂王崑源梓行」。上圖下文。寫刻，半葉十行，行十六字或十七字不等。與鄧氏刊《許旌陽眞君傳》同一形式，似是初刻。存第一卷至第四卷。五卷以下缺。唯目錄完全。諸條分類，亦略同《廉明公案》。所載多明事，亦有取之《疑獄集》諸書者。盜賊類中，與《廉明公案》重複者尤多。書中或一事而立二目，或二事前後從同。略異其文字，亦與《龍圖公案》同。蓋書賈掇拾，強湊成書。其第三卷盜賊類「陳風憲判謀布客」條，載陳語云：「閒閱《包龍圖公案》，曾有蠅蚋迎馬之事」，則其書尚在《龍圖公案》之後。又載鄒元標事，蓋昌啓時書耳。

又《新鐫國朝名公神斷□□詳情公案》殘存三卷（內閣文庫）　覆本。書已殘，但存第二卷至第四卷三卷，亦不知全書卷數。上圖下文，半葉十行，行十七字。每條注「無懷子曰」云云。每卷及板心上所題書名，多剜去二三字。其每類先後次第亦不與吳沛泉書同。人命門中，與吳書同者五條。索騙門中見存者一條，亦與吳書重。長澤規矩也氏云：曾見掬香氏有六卷足本，封面

題「存仁堂陳懷軒刻」，書題「陳眉公編」。要之，書肆俗書，輾轉抄襲，似法家書非法家書，似小說亦非小說，殊不足一顧耳。按：以上四書，搜輯古今刑獄事。其俚拙無文，皆與《龍圖公案》同。以云通俗小說，則未具小說規模，又不得與《疑獄集》、《折獄龜鑑》諸書比。然分類編集，亦竊取法家書體例。唯意在搜集異聞，供一般人消遣，則亦丙部小說之末流而已。

馮夢龍

論述

《太霞新奏》卷一〇 子猶諸曲，絕無文彩，然有一字過人，曰眞。

高奕《新傳奇品》 馮猶龍，吳縣人，墨憨齋。芙蓉映水，意態幽閒。所著墨憨齋傳奇三本：《萬事足》、《風流夢》、《新灌園》。又《上下品》：《雙雄》。聞姑蘇有是事。此記似爲人洩憤耳。事雖卑瑣，而能恪守詞隱先生功令，亦持教之杰也。

《遠山堂明曲品・能品》 【略】《衡庫》一出，而通《春秋》之三難、益《春秋》之三快，猶龍氏自言：有此書可無觀他書，誠確論也。《春秋》稱孤經，得此翼之，可無患孤，麟經大明之會，再增一大快哉！

周應華《跋春秋衡庫》 吾師猶龍氏才高殖學，所著多爲世珍，而《麟經》尤擅專門。《指月》既行，嗣有《衡庫》。蓋其說本於齊仲父，衡喻精審，庫喻廣儲，儲之廣，審之精，神而明之，在君一心，故以天子之禮當之。而春秋，天子之事也，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衡之庫之，於是乎在。然則讀《春秋》者，何可以不知衡庫？知衡不知庫，跛而盡也；知庫不知衡，盲而波也。吾師茲輯，主以經文，實以《左》、《國》，合以《公》、《穀》，參以子史，證以他經，斷以胡氏，輔以羣儒，刪繁取精，針芒不失，可謂衡矣；采實兼華，字句不漏，可謂庫矣。衡而且庫，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前源後委，聯如貫珠；甲是乙非，炳如列燭，可謂善讀《春秋》矣。吾師嘗有言曰：「凡讀書須知不但爲自己讀，爲天下人讀：即爲自己，亦不但爲一身讀，爲子孫讀；不但爲一世讀，爲生生世世讀。作如是觀，方鏟盡苟簡之意，胸次才寬，趣味才永。」所以屢遭按劍，載被含沙，而口咿筆掃，日夜不輟。故其著述可示於子孫，可惠於天下，而其精誠直可貫於生生世世，非虛語也。舉《春秋》之例，則人間無俠客。才而不能俠，則曲士鄙儒，俠而不能才，則悍夫老革（或爲「走卒」之誤）。兩者兼之，如雲霞之緹繡河漢，雷霆之鏗訇乾坤，使一切聞且見者，掃除愁風苦雨之凄涼，解脫埋雲罨霧之迷塞。此天上不常有，而人間不可無也。世人與之莊語，輒垂首欲睡。間雜以嘲弄諧謔，曼歌長謠，不覺全副精神，轉入聲聞。酒知見香中，東方生用之大隱，端師子政黃牛用之說法，蘇長公用之行文，而徐文長用之演《四聲猿》，湯臨川用之演《四夢》，皆古今才子俠客之大總持也，而又何疑於白賓氏！

李長庚《春秋衡庫序》 余邑《春秋》其世業也，習是經者十人而九，余離諸生業三十餘年，見譚者恍隔世事，獨於《春秋》有見獵心，常夢中讀《春秋》，有與胡氏相發明者，有愈於胡氏者，其他蕪雜，可少刪芟，而諸書有與《春秋》相關者，合增刻爲一書。猶龍氏近復以《衡庫》出矣。猶龍氏才十倍於余，是二書出，爲習《春秋》者百世之利也。余嘗謂習《春秋》有三難，亦有三快【略】《衡庫》一出，而通《春秋》之三難、益《春秋》之三快，猶龍氏自言：有此書可無觀他書，誠確論也。《春秋》稱孤經，得此翼之，可無患孤，麟經大明之會，再增一大快哉！

秋》一書而衡庫具在，若吾師之才，於天地古今無不衡矣，無不庫矣，又特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而已哉！

梅之熉《敘譚概》 猶龍《譚概》成，梅子讀未終卷，嘆曰：「士君子得志則見諸行事，不得志則托諸空言，老氏云：譚言微中，可以解紛。然則譚何容易？不有學也不足譚，不有識也不能譚，不有膽也不敢譚，不有牢騷鬱積於中而無路發攄也亦不欲譚。夫羅古今於掌上，寄《春秋》於舌端，美可以代興人之誦，而刺亦不違鄉校之公，此誠士君子不得志於時者之快事也。」猶龍曰：「不然。子不見夫鸚鵡乎？學語不成，亦足自娛；吾無學無識，且膽銷而志冷矣，世何可深譚？譚其一二無害者是謂概。」梅子曰：「有是哉！吾將以子之譚，概子之所未譚。」猶龍曰：「若是，是旌余罪也。」梅子笑曰：「何傷乎！君子不以言舉人，聖朝寧以言罪人？知我罪我，吾直爲子任之。」於是乎此書遂行於世。古亭社弟梅之熉惠連述。

韻社第五人《題古今笑》 韻社諸兄弟抑鬱無聊，不堪復讀《離騷》，計惟一笑足以自娛，於是爭以笑尚，推社長子猶爲笑宗焉。子猶固博物者，至稗編叢說，流覽無不遍。凡揮麈而譚，雜以近聞，諸兄弟輒放聲狂笑，粲風起而鬱雲開，夕鳥驚而寒鱗躍，山花爲之遍放，林葉爲之振落。日夕相聚，撫掌掀髯，不復知有南面王樂矣。一日，野步既倦，散憩籬薄間，無可語，復縱譚笑。村塾中忽出腐儒，貿貿而前，聞笑聲也，揖而丐所以笑者。子猶無已，爲舉顯淺一端，儒亦恍悟，划然長噱。余私於子猶曰：笑能療腐耶！子猶曰：固也。夫雷霆不能奪我之笑局，混沌不能息我之笑機。眼孔小者，吾將笑之使大；心孔塞者，吾將笑之使達。方且破煩蠲忿，夷難解惑，豈特療腐而已哉！諸兄弟前曰：吾兄無以笑爲社中私，請輯一部鼓吹，以開當世之眉宇。子猶曰可。乃授簡小青衣，無問林餘茶罷，有暇，輒疏所睹記，錯綜成帙，顏曰《古今笑》。不分古今，笑同也；分部三十六，笑不同也。笑同而一笑足滿古今，笑不同而古今不足滿一笑。儻天不摧、地不塌，方今方古，笑亦無窮，即以子猶爲千秋笑宗，胡不可？世有三年不開口如楊子者，請先以一編爲之療腐。韻社第五人題於蕭林之碧泓。

張明弼《智囊敘》 天地黝黑，誰爲照之？日月火也。人事黝黑，誰爲照之？智也。天地之智曰日月火，人心之日月火曰智。道德家之言曰：智者人心之干莫，能殺人，亦能自殺，晁家令其已事也。故古之至人，畏智如畏此神明之用，淡然者君之，乃知淵積之地，汪然平靜，寂然清冷，從茲發慧，

雖頓挫險怪，離合縱橫，莫不行乎冥冥，偶乎深深。苟離其所，縱熠煜之光輝燭四海，而純白不備，迷生於俏，神生大驚，昧然而成機械譎詐之用，此其辨不既微矣乎？風過河也有損，日過河也有損，而河以爲未始攖者，何也？恃源而往者也。善夫！猶龍之爲是書，殆非謀報渾沌之德者也。什詹何之察，與五尺童子同功。智愚合體，明暗一源，其含結者厚，故可以動，可以靜，可以出入而取捨。晁大夫離其囊而構鬥焉，以至於兵，致譽咎並集，豈知乾之淵、坤之囊，皆陰陽妙用耶？囊之入於無疵，括之深於不測，命編者其有憂患乎？吾將與竟老易之旨矣！荅恕天奏名曰大谷居士沈几題。

可觀道人《新列國志叙》　小說多瑣事，故其節短。自羅貫中氏《三國志》一書以國史演爲通俗，汪洋百餘回，爲世所尚。嗣是效顰日衆，因而有《夏書》、《商書》、《列》、《兩漢》、《唐書》、《殘唐》、《南北宋》諸刻，其浩瀚幾與正史分籩並架。然悉出村學究杜撰，儳儷碻磔，識者欲嘔。姑舉《列國志》言之：如秦哀公臨潼鬬寶一事，久已爲閭閻恆譚，而其紕繆乃更甚。按秦當景公之世，南附於楚，比於齊之附晉，故交見之役，屈建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哀之初年，楚靈方橫，及平繼之，而晉益不競，不得已通吳制楚，於是有入郢之師，而包胥卒藉秦力以復楚，是始終附楚者，秦也。延至三晉田齊之際，猶然遇秦以夷，不通中華會盟。孝公於是發憤修政，任商鞅變法而秦始大。然則哀公之世，秦方式微，豈能號召十七國之君並駕而赴臨潼邪？夫以桓文之盛，名爲尊攘，而威力所及，載書猶寥寥可數，況鬬寶何名，哀公何時，乃能令南之楚、北之晉、東之吳，數千里君侯刻日麇至，有是理乎？至伍員爲明輔，尤屬鄙俚。此等囈語，但可坐三家村田塍上指手畫腳，醒鋤犁瞌睡，未可爲稍通文理者道也。顧此猶摘其一席話成片斷者言之。緒井如，聯絡成章，觀者無憾。其他鋪叙之疏漏，人物之顛倒，制度之失考，詞句之惡劣，有不可勝言者矣。而不考其世。如尉繚子爲始皇謀臣，去孫臏百有餘年，而謂繚爲鬼谷弟子，墨憨氏重加輯演，爲一百八回，始乎東遷，迄於秦帝。東遷者，列國所以始；秦帝者，列國所以終。本諸《左》、《史》，旁及諸書，考核甚詳，搜羅極富。雖敷演不無增添，形容不無潤色，而大要不敢盡違其實。凡國家之廢興存亡，行事之是非成毀，人品之好醜貞淫，一一臚列，如指諸掌。是故鑒於褒姒、驪姬，而知嬖不可以篡嫡；鑒於子頹、陽生，而知庶不可以奸長；鑒於無極、宰嚭，而知佞不可以參賢；鑒於囊瓦、郭開，而知貪夫之不可與共國；鑒於楚平、屠岸賈、魏顆、豫讓，而知德怨之必反；鑒於秦野人、楚唐狡、晉里僇須，而知襟量之不可以隘；鑒於二姜、崔、慶，而知淫風之足以亡身而覆國；鑒於王僚、熊比，而知非據之不可幸處；鑒於二安君，而知慘刻好殺之還以自中；鑒於晉厲、楚靈、欒黶、智伯，而知驕盈之無不覆；鑒於秦武王、南宮萬、養叔、慶忌，而知勇藝之全無持；鑒於燭武、甘羅，而知老幼之未可量；鑒於越勾踐、燕昭、孟明、蘇季子，而知困衡之玉汝於成；鑒於宋閔公、蕭同叔子，而知凡戲之無益；鑒於秦野人、茅焦，而知死生之不關於趨避。至於西門豹、尹鐸之吏治，鄭莊、先軫、二孫、二起、田單、信陵君、尉繚子之將略，孔父、仇牧、荀息、王蠋、肥義、屈原之忠義，專諸、要離、聶政、夷門侯生之勇俠，介之推、魯仲連之高尚，管夷吾、公孫僑之博洽，共姜、叔姬、杞梁妻、昭王夫人之志節，往跡種種，開卷瞭然，披而覽之，能令村夫俗子與縉紳學問相參。若引爲法誡，其利益亦與六經諸史相埒，寧惟區區稗官野史資人口吻而已哉？墨憨氏補輯《新平妖傳》，奇奇怪怪，邈若河漢，海內驚爲異書。茲編更有功於學者。浸假兩漢以下，以次成編，與《三國志》匯成一家言，稱歷代之全書，爲雅俗之鉅覽，即與「二十一史」並列鄴架，亦復何愧？余且日夜從臾其成，拭目俟之矣。吳門可觀道人小雅氏撰。

《新列國志凡例》　一、舊志事多疏漏，全不貫串，兼以率意杜撰，不顧是非。如臨潼鬥寶等事，尤可噴飯。茲編以《左》、《國》、《史記》爲主，參以《孔子家語》、《公羊》、《穀梁》、晉乘、楚檮杌、《管子》、《晏子》、《韓非子》、《孫武子》、《燕丹子》、《越絕書》、《吳越春秋》、《呂氏春秋》、《韓詩外傳》、劉向《說苑》、賈太傅《新書》等書，凡列國大故，一一備載。令始終成敗，頭緒井如，聯絡成章，觀者無憾。一、舊志姓名，率多自造，即偶入古人，而不考其世。如尉繚子爲始皇謀臣，去孫臏百有餘年，而謂繚爲鬼谷弟子，載臏入齊，何不稽之甚也？茲編凡有名史冊者，俱考訂詳愼，不敢以張冒李。一、舊志叙事，或前後顛倒，不可勝舉。或詳略失宜。如趙良諫商君，李斯諫逐客，古文俱全錄不遺；至秦滅六國，反草草數語而盡。他若五霸之存亡，行事之是非成毀，人品之好醜貞淫，一一臚列，如指諸掌。是故鑒於褒姒、驪姬，而知嬖不可以篡嫡；鑒於子頹、陽生，而知庶不可以奸長；鑒於無極、宰嚭，而知佞不可以參賢；鑒於囊瓦、郭開，而知貪夫之不可與共國；鑒於楚平、屠岸賈、魏顆、豫讓，而知德怨之必反；鑒於秦野人、楚唐狡、晉里僇須，而知襟量之不可以隘；鑒於二姜、崔、慶，而知淫風之足以亡身而覆國；鑒於王僚、熊比，而知非據之不可幸處；鑒於二安君，而知慘刻好殺之還以自中；鑒於晉厲、楚靈、欒黶、智伯，而知驕盈之無不覆；鑒於秦武王、南宮萬、養叔、慶忌，而知勇藝之全無持；鑒於燭武、甘羅，而知老幼之未可量；鑒於越勾踐、燕昭、孟明、蘇季子，而知困衡之玉汝於成；鑒於宋閔公、蕭同叔子，而知凡戲之無益；鑒於秦野人、茅焦，而知死生之不關於趨避。至於西門豹、尹鐸之吏治，鄭莊、先軫、二孫、二起、田單、信陵君、尉繚子之將略，孔父、仇牧、荀息、王蠋、肥義、屈原之忠義，專諸、要離、聶政、夷門侯生之勇俠，介之推、魯仲連之高尚，管夷吾、公孫僑之博洽，共姜、叔姬、杞梁妻、昭王夫人之志節，往跡種種，開卷瞭然，披而覽之，能令村夫俗子與縉紳學問相參。若引爲法誡，其利益亦與六經諸史相埒，寧惟區區稗官野史資人口吻而已哉？墨憨氏補輯《新平妖傳》，奇奇怪怪，邈若河漢，海內驚爲異書。茲編更有功於學者。浸假兩漢以下，以次成編，與《三國志》匯成一家言，稱歷代之全書，爲雅俗之鉅覽，即與「二十一史」並列鄴架，亦復何愧？余且日夜從臾其成，拭目俟之矣。吳門可觀道人小雅氏撰。

《新列國志凡例》　一、舊志事多疏漏，全不貫串，兼以率意杜撰，不顧是非。如臨潼鬥寶等事，尤可噴飯。茲編以《左》、《國》、《史記》爲主，參以《孔子家語》、《公羊》、《穀梁》、晉乘、楚檮杌、《管子》、《晏子》、《韓非子》、《孫武子》、《燕丹子》、《越絕書》、《吳越春秋》、《呂氏春秋》、《韓詩外傳》、劉向《說苑》、賈太傅《新書》等書，凡列國大故，一一備載。令始終成敗，頭緒井如，聯絡成章，觀者無憾。一、舊志姓名，率多自造，即偶入古人，而不考其世。如尉繚子爲始皇謀臣，去孫臏百有餘年，而謂繚爲鬼谷弟子，載臏入齊，何不稽之甚也？茲編凡有名史冊者，俱考訂詳愼，不敢以張冒李。一、舊志叙事，或前後顛倒，不可勝舉。或詳略失宜。如趙良諫商君，李斯諫逐客，古文俱全錄不遺；至秦滅六國，反草草數語而盡。他若五霸之存亡，行事之是非成毀，人品之好醜貞淫，一一臚列，如指諸掌。是故鑒於褒姒、驪姬，而知嬖不可以篡嫡；鑒於子頹、陽生，而知庶不可以奸長；鑒於無極、宰嚭，而知佞不可以參賢；鑒於囊瓦、郭開，而知貪夫之不可與共國；鑒於楚平、屠岸賈、魏顆、豫讓，而知德怨之必反；鑒於秦野人、楚唐狡、晉里僇須，而知襟量之不可以隘；鑒於二姜、崔、慶，而知淫風之足以亡身而覆國；鑒於王僚、熊比，而知非據之不可幸處；鑒於二安君，而知慘刻好殺之還以自中；鑒於晉厲、楚靈、欒黶、智伯，而知驕盈之無不覆；鑒於秦武王、南宮萬、養叔、慶忌，而知勇藝之全無持；鑒於燭武、甘羅，而知老幼之未可量；鑒於越勾踐、燕昭、孟明、蘇季子，而知困衡之玉汝於成；鑒於宋閔公、蕭同叔子，而知凡戲之無益；鑒於秦野人、茅焦，而知死生之不關於趨避。至於西門豹、尹鐸之吏治，鄭莊、先軫、二孫、二起、田單、信陵君、尉繚子之將略，孔父、仇牧、荀息、王蠋、肥義、屈原之忠義，專諸、要離、聶政、夷門侯生之勇俠，介之推、魯仲連之高尚，管夷吾、公孫僑之博洽，共姜、叔姬、杞梁妻、昭王夫人之志節，往跡種種，開卷瞭然，披而覽之，能令村夫俗子與縉紳學問相參。若引爲法誡，其利益亦與六經諸史相埒，寧惟區區稗官野史資人口吻而已哉？墨憨氏補輯《新平妖傳》，奇奇怪怪，邈若河漢，海內驚爲異書。茲編更有功於學者。浸假兩漢以下，以次成編，與《三國志》匯成一家言，稱歷代之全書，爲雅俗之鉅覽，即與「二十一史」並列鄴架，亦復何愧？余且日夜從臾其成，拭目俟之矣。吳門可觀道人小雅氏撰。

胡服騎射，始用騎戰。舊志但襲《三國志》活套，一概用騎，失其實矣。又都督、經略及公主等號，皆後世所設，列國時未有也。豈得任意撰入？茲編悉按古制，一洗舊套。一、宣王至周亡，計年五百餘歲。始而東遷，繼而五霸，又繼而十二國、七國，中間興喪事迹，累牘不盡。一百八回，所纂有限，但取血脈聯貫，難保搜錄無遺。即如高漸離結末，事在始皇中間，應入前漢志內，觀者勿以有漏見謫。一、小說詩詞，雖不求工，亦嫌過俚。茲編盡出新裁；舊志胡說，一筆抹盡。一、古今地名不同，今悉依《一統志》查明分注，以便觀覽。

《新列國志引首》 平王雖嗣統，東遷於洛，從此威奮下移，諸侯專恣，堂堂一統，漸漸變爲列國世界。【略】那五百餘年，雖紀在周朝歷數之內，全然是列國爲政了。故志列國者，斷自東遷始。

張无咎《批評北宋三遂新平妖傳叙》 小說家以眞爲正，以幻爲奇。然語有之：「畫鬼易，畫人難。」《西游》幻極矣，鬼而不人，第可資齒牙，不可動肝肺。《三國志》人矣，描寫亦工，所不足者幻耳；然勢不得幻，非才不能幻，其季孟之間乎？嘗譬諸傳奇：《水滸》，《西廂》也；《三國志》，《琵琶記》也；《西游》，則近日《牡丹亭》之類矣。他如《玉嬌梨》、《金瓶梅》，另辟幽蹊，曲終奏雅，然一方之言，一家之政，可謂奇書，無當鉅覽，其《水滸》之亞乎？他如《七國》、《兩漢》、《兩唐宋》，如弋陽劣戲，一味鑼鼓了事，效《三國志》而卑者也；《西洋記》如王巷金家神說謊乞布施，效《西游》而愚者也；至於《續三國志》、《封神演義》等，如病人囈語，一味胡談；《浪史》、《野史》等，如老淫土娼，見之欲嘔，又出諸雜刻之下。王峻山先生每稱羅貫中《三遂平妖傳》堪與《水滸》頡頏。余昔見武林舊刻本止二十回，開卷即胡員外逢畫，突如其來，聖姑姑不知何物，而張鸞、彈子和尚、胡永兒及任、吳、張等後來全無施設。方諸《水滸》，未免強弩之末。茲刻回數倍前，蓋吾友龍子猶所補也。始終結構，有原有委，備人鬼之態，兼眞幻之長。余尤愛其以僞天書之誣，兆眞天書之亂，「妖由人興」，此等語大有關係。即質諸羅公，亦云青出於藍矣。使猴山獲睹之，其嘆賞又當何如耶？書已傳於泰昌改元之年，子猶宦游，板毀於火，余重訂舊序而刻之。子猶著作滿人間，小說其一斑，而茲刻又特其小說中之一斑云。楚黃張无咎述。

傳記

《靜志居詩話》卷二〇 馮夢龍，字猶龍，長洲人，由貢生選授壽寧知縣，有《七樂齋稿》。明府善爲啓顏之辭，間入打油之調，雖不得爲詩家，然亦文苑之滑稽也。

康熙《蘇州府志》卷七二 （馮夢龍）吳縣人，貢生，壽寧知縣。

康熙《壽寧縣志》卷四 江南吳縣人。由歲貢崇禎七年知縣事，政簡刑清，□尚文學。遇民以恩，待士有禮。所著有《四書指月》、《春秋指月》、《智囊補》等書，爲世膾炙。

乾隆《江南通志》卷一六五《人物志・文苑》 （存目）

嘉慶《梨里志》卷首 （存目）

紀事

《酒家傭》 《後漢書・李杜列傳第五三》：（存目）。

《平妖傳》 《茶香室叢鈔》卷一七：「《齊東野語》云：『近世江西有善醫，號嚴三點，以三指點間，知六脈之受病，世以爲奇。』」按：小說中有嚴三點已詳予《居易錄》。事，未始無本。然其人似是南宋時人，非北宋時也。

《香祖筆記》卷一〇 《平妖傳》多目神借用呂文靖事。指使馬遂，乃北寺留守賈魏公所遣，借作潞公耳。鄭毅夫有《馬遂傳》。嚴三點已詳予《居易錄》。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二 馮夢龍《春秋衡庫》三十卷，前後《附錄》二卷。又卷一二：馮夢龍《智囊》二十□卷，《古今談概》三十四卷，《情史》二十四卷，又卷二八：馮夢龍《七樂齋稿》。

《明史・藝文志一》　馮夢龍《春秋衡庫》二十卷。

《鳴野山房書目》卷一　《春秋衡庫》三十卷，長洲馮夢龍輯；《春秋指月》十二卷，長洲馮夢龍輯。　又卷三：《情史》二十四卷，吳縣馮夢龍輯；《古今談概》三十六卷，吳縣馮夢龍輯；《古今笑》共六卷，吳縣馮夢龍輯；《太霞新奏》十四卷，長洲馮夢龍選。

《八千卷樓書目・雜家類》　《智囊》二十八卷，明馮夢龍撰，明刊本。

董康《書舶庸譚》　《笑府》十三卷，（墨憨齋，清本。）　又《情史類略》二十四卷。　又《談概》三十六卷。　又《墨憨齋，清本。　又《新列國志》一百八回。　又《春秋衡庫》三十卷，附錄二卷，備錄一卷。　又《春秋定旨參新》三十卷。　又《中興實錄》二卷。　又《王陽明出身靖亂錄》三卷。　又《善惡圖》。《量江記》，詳定余聿文作，題曰「池陽聿雲氏元編」。《萬事足》，新創稿，同邑袁幔亭樂句。《夢磊記》，詳定史叔考本。《風流夢》。《警世通言》八本。聞倉石新由鄉回，於午後一時偕小林往訪於上雲院，院在黑谷境內。【略】其所藏說部數種內，明板《警世通言》爲內閣文庫所無。序係天啓甲子臘月豫章無礙居士題。有圖甚精，卷目有缺佚塗改，前後易置處，而書實完足。

《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類存目一・春秋衡庫》　三十卷。明馮夢龍撰。【略】其書爲科舉而作，故惟以胡傳爲主，雜引諸說發明之，所列春秋前事後事，欲於經所未書、傳所未盡者，原其始末，亦殊沓雜。

又《別本春秋大全》　三十卷。明馮夢龍撰。是書雖以「春秋大全」爲名，而非永樂中官修之原本。其體例，惟胡安國傳全錄，亦間附《左傳》事蹟，以備時文捃摭之用。諸家之說，則僅略存數條。其凡例有云：《大全》中諸儒議論，儘有勝胡氏者，然業已宗胡，自難並收以亂耳目。是不亦明知其謬而爲之歟？

又《雜家類存目九・智囊》　二十八卷。明馮夢龍編。【略】是編取古人智術計謀之事，分爲十部，亦間係以評語，佻薄殊甚。

又《智囊補》　二十八卷。明馮夢龍撰。夢龍先於天啓丙寅成《智囊》一書，以其未備，復輯此編，其初刻補遺一卷，亦散入各類。

又《譚概》　三十六卷。明馮夢龍撰。是編分類彙輯古事，以供談資，然體近俳諧，無關大雅。

《古人傳奇總目》　《鞫釵》、《雙雄》，馮耳猶作。

《傳奇彙考標目》卷上　馮夢龍，字子猶，吳郡人。有《墨憨齋傳奇》行於世。

明文學部二・馮夢龍

卷一〇：《新灌園》：（存目）。

《楚江情》《曲海總目提要》卷九：馮夢龍所改袁蘊玉《西樓記》也。增刪情蹟之意，悉見自序。原劇，胥長公之妾名輕紅，今作袁寶兒，寶兒後爲池同之妾。又原劇，池與趙不將俱爲胥長公所殺，今以翻案。【略】第二十一折係全改，原劇標名曰俠概，爲胥長公自叙，今作歌筵買駿。《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楚江情》：（存目）。

《萬事足》《曲海總目提要》卷九：明馮夢龍撰。【略】按劇中云：陳循、高穀共學於周禮。循一日偶見土地神，戲書數字貶之。土地求解於其師，得免。妻梅賢淑，以循無子，爲之娶妾。循不從，乃乘循醉進之。後與高穀同年及第。穀就試時，道中夜宿古廟，聞女子哭聲，問之，乃父母鬻之以賽神者，穀救出之。會神至，穀挺劍與之鬬，中之，神啼而走。女不願歸，穀因留之爲妾，而其妻妬甚。妾寄居道觀，後爲勢豪逼娶結訟。適穀同年顧愈爲推官，乃責勢豪而釋妾。時已生子，顧爲挈妾入京師，歸於穀焉。按陳循責高穀夫人係實事，其餘關目，係假借點綴。古廟救女，借用郭元振事。醉後進妾，借用西畢氏事。貶土地借用劉崇之事。《菽園雜記》云：明高文義公穀無子，置一妾。夫人素妬悍，每間之不得近。一日，陳學士循過焉，留酌聚話及此。夫人於屏後聞之，即出詬罵。陳公掀案作怒而起，以一棒撲夫人仆地，至不能興。高力勸乃止，且數之曰：「汝無子，法當去。今不去汝而置妾，汝復間之，是欲絕其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朝廷，置汝於法，不貸也。」自是妬少衰。生中書舍人峘，陳公一怒之力也。陳循，字德遵，江西泰和縣人。永樂乙未廷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賜第萬寶坊。仁廟時進侍講，宣德初又賜第玉河橋，陞侍講學士。駕每巡幸，循必扈從。正統九年，以翰林院學士入文淵閣典機務，累官至華蓋殿大學士少保戶部尚書。高穀，字世用，高郵興化人。永樂乙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由編修遷侍講學士，累官至少保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按《湧幢小品》云：李九我閣學爲南吏部侍郎，年踰五十，尚未有子。丁改亭起南大理丞，切切勸納妾，其夫人立屏後聽之，甚慍。改亭知狀，再三至，大言喚一老媪出見我，我自有說。既出，語之曰：「說與奶奶知道，你老爺會元及第，官至少宰，無後，他日官生卻被姪兒受用。你老爺精神尚王，急急納寵，必定生子，既生子，於奶奶只隔一胎，卻是老爺親骨血，撫養成人，就是奶奶親生一般。若是姪兒，先與老爺也隔一重，何況奶奶。」其言切至，老媪聞之亦下淚。夫人悟，納妾生二子。後孫月峯尚書以參贊至，改亭亦依此法言之。孫不應，後漸厭拒。蓋孫方續娶，應接不暇。按二人同是萬曆間事，與夢龍尤近，此劇蓋因此而作。《湧幢小品》又云：劉崇之兒時，書齋文籍爲鼠嚙。戲判土地云：爾不職，杖一百，押出齋門。是夜其師夢老人曰：某實不職。煩一言於侍郎，免斷。次日以告崇之，遂毀其判。又馮夢龍《情史》云：西畢氏中歲無子，甚憂，然與妻恩愛，不忍置妾。醉後其妻陰以侍婢與睡，即有娠。畢疑之。既產子，欲斃之，其妻以實告。乃納其婢試之，明年復產一子，遂釋然。按蘇軾《子由生子詩》曰：「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後人遂以生子爲萬事足，題意本此。《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萬事足》：（存目）。

《鳳雙飛》《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存目）。

《雙雄記》《曲海總目提要》卷九：明馮夢龍改本也，其始不知何人所撰。【略】夢龍，崇禎間人，去丹三木事未遠。而原作者又在夢龍之先，當是目擊時事而爲此記者。其事今無可考據。劇中所云丹生，名信，字重之，吳之東山人。與友劉雙幼相契善。其叔丹三木者，本兇徒也。妻每勸其分析家貲，三木不從。其妻因而病卒。三木憤妻之爲信而死，又慮終欲分析其產，必欲置信於死地，遂鳴於官，並其友劉雙者，亦鍛鍊入焉。後倭寇起，許罪人可疑者立功贖罪。信與雙素諳兵略，從征擒賊，以功授正千戶，官至征東將軍。按劇中留姓者，想亦有其人。禦倭係實事。惟龍神授劍，及救丹信之妻，度劉雙之叔等事，應是撰出關目。二女男裝，亦屬點綴。至劉雙所娶妓黃素娘，亦無所據。其曰雙雄者，丹信、劉雙俱以武功顯也。《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雙雄記》：（存目）。

《精忠旗》《曲海總目提要》卷九：演岳飛事。杭州李梅實草創，蘇州馮夢龍改定。【略】編中長舌私情，及森羅殿勘問事，微有粧點。然夫婦同席，及東窗事發等事，史傳與別紀俱有可據，非杜撰不根者比。方之舊本，不逕庭乎？第二折家中一女五男，性俱忠孝，即銀瓶女與雲、雷、霖、震、霆也。《宋史》本傳云：飛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爲國用，其殉國死義乎？今見第二折。史言飛背有「精忠報國」四大字，此劇云飛令張憲所涅。第三折引李若水、張叔夜點綴，因兩人皆宋忠臣也。第四折送檜南歸，叙兀术與檜妻羈狎，頗覺過當。然宋

人小說中曾有同席語。而檜傳云檜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航海歸行在，自言殺監己者奪舟而來。朝士多疑之，惟宰相范宗尹力薦其忠，則非盡無因也。檜傳云：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姓名，必欲殺之而後已。今見第六折中。或告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檜尤惡之。又知處州薛弼言木內有文曰天下太平，詔付史館，自此祥瑞之奏日聞。今亦見第六折。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筆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今見六折檜自白中。飛傳云：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遣之。飛卻不受，玠大敬服。今見第七折。飛傳云：飛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今見第九折。此記名《精忠旗》，蓋因此也。第十三折檜妻云：奴家王氏，王次山之女。按檜妻王珪女孫，今所云次山，乃王次翁字。慶曾非珪子也。慶曾在政府與檜極厚，其子孫作王次翁家傳云：檜奪張俊、韓世忠、岳飛三大帥兵權，皆次翁爲參政府，與檜密謀所致。故此劇以檜妻爲次翁女以辱之也。張憲傳云：檜與張俊謀殺飛，密誘飛部曲以能告飛事者，寵以優賞，卒無人應。聞飛嘗欲斬王貴，又杖之，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爲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爲怨，將不勝其怨。檜、俊不能屈，俊劫貴以私事，貴懼而從。時又有王俊者，善告訐，號鶻兒，以姦貪屢爲憲所裁，檜使人諭之。俊輒從檜、俊謀，以憲、貴、俊皆飛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及飛父子，庶主上不疑。俊自爲狀付王俊，妄言憲謀還，飛兵令告王貴，使貴執憲。憲未至，張俊預爲獄以待之。屬吏王應求白張俊，以爲密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鞫煉，使憲自誣謂得雲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全膚，竟不服。飛責王貴，今見第七折。張俊誘王貴，見第十七折。推勘張憲，見第十八折。飛傳云：李若樸言飛無罪，爲檜劾去。故十九折形容若樸甚激烈。何鑄亦明其無罪，故並載之。飛傳云：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謂金兵攻淮西，飛至舒蘄而不進。今作万俟卨詰問飛語。飛傳云：卨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跡。又云：嘉定間岳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辨驗出師應援之先後。第二十折飛云：不救淮西，當日裏御札君王命。卨云：拿御札來看。飛云：「你收回御札，使我無踪影。」蓋指此也。左編獄詞坐飛自語己與太祖俱三十歲入掖庭之事。此係作者稍加改易，其本中弓洎即張洎，存其姓之偏旁耳。陳摶字圖南，賜號希夷先生，載《宋史・隱逸傳》。除節度使，爲指斥乘輿，敵至淮西前後受親札十三次不即策應，爲擁兵逗遛。今見第二十二折世忠詰奸，言老母親屬在江南，恐爲李煜所害，願迎至跨驢游西湖，自稱清涼居士。此劇言世忠詰問莫須有語，因此遂解冠帶而去，是點綴生情。第二十四折東窗畫柑故實，詳《精忠記》。《精忠記》云：寫一紙書藏黃柑內，是緣飾語。此云送一封帖子，是據實。二十五折、二十六折獄卒隗順候飛死、負其骸埋於九曲叢祠事，載《西湖志》，已詳《精忠記》內。飛傳云：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今見第二十七折，但云允升自撞死，與史稍異。第二十九折銀瓶墜井事，已詳《精忠記》，飛妻無投井事，係點綴。岳珂，飛第三子霖之子，後來作《籲天辨冤錄》者，亦隨筆點入。第三十折云：飛子雷、霖、震、靄，皆徙嶺南。震、靄年幼，死於中途，此與史不合。震後爲修武郎，寔後爲修武郎，亦不名靄。施全刺檜事，已見《精忠記》。《西湖志》檜游西湖，舟中得疾，見一人披髮厲聲曰：「汝誤國害民，吾已訴天得請矣。」檜歸無何而死。今見第三十二折。志又云：王氏設醮，方士伏章見熹荷鐵枷，問太師何在。熹曰：「在酆都。」方士如其言而往，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備受諸苦。今見第三十三折。志云方士，此云押衙何立，稍異。何立入山修道，今有廟在蘇州。飛傳云：紹興末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冤，詔飛家自便。今見第三十七折。而以岳珂辨冤合爲一齣。褒忠建祠，事蹟俱詳載《精忠記》。

《量江記》《曲海總目提要》卷九：佘聿雲原編，馮夢龍更定。記樊若水量江事。按《宋史・南唐世家》：宋將有事江表，江南進士樊若水詣闕獻策，請造浮梁以濟師。太祖命荊湖造黃黑龍舡數千艘。及曹彬出師，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不失尺寸。三日而成，渡江若履平地。李煜初聞朝廷作浮梁，語其臣張洎，洎對以長江無爲梁之事。煜乃委兵柄於皇甫繼勳，委機事於洎。每軍書告急，二人多不時通。煜一日登城，見旌旗滿野，始大懼，遂殺繼勳。又按《樊知古傳》：知古本名若水，字叔清，因召見，上命改名知古。初在南唐，舉進士不第，遂謀北歸。乃漁釣采石江上數月，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遂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解褐授舒州軍事推官，嘗啓於上，言老母親屬在江南，恐爲李煜所害，願迎至治所。即詔煜令遣之，煜厚給齎裝，護送至境上。是南唐未嘗有若水母妻沒入掖庭之事。此係作者稍加改易，其本中弓洎即張洎，存其姓之偏旁耳。陳摶字圖南，賜號希夷先生，載《宋史・隱逸傳》。

《夢磊記》《曲海總目提要》卷九：會稽人史槃撰，吳縣人馮夢龍重訂。演文景昭夢神仙示以磊字云。婚姻富貴，皆由於此，因名夢磊。劉逵、蔡京、

蔡薿、宋用臣雖係同時，其情蹟非實也。《黨人碑》云：逵婿謝瓊仙。此云文景昭，並無所據。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四《明清部三・平妖傳》 羅貫中編《平妖傳》二十回，今唯吾國馬隅卿先生藏有錢塘王愼修刊本，卽張无咎序馮夢龍本所謂「昔見武林舊刻本只二十回者」。明季馮夢龍增其書爲四十回。日本內閣文庫藏之泰昌元年刻本有張无咎序者，爲馮書初刻原本。崇禎間，板燬於火，張無咎復重訂舊序而刻之。內閣文庫藏之金閶嘉會堂本卽此本，是爲馮書重刻原本。今之坊本四十回《平妖傳》，皆自嘉會堂本出。王愼修所刊，圖古樸蒼秀，馮書泰昌初刻本及嘉會堂重刻本附圖，亦遒麗細密，墨光爛然。余於國內，既見武林刻之羅氏舊本，於日本又見馮書之初二刻原本，於坊間諸本，直將塵垢視之。自幸酸子眼福不淺也。　馮書初二刻本吾國所無。今分記於後：《天許齋批點北宋三遂平妖傳》四十回(內閣文庫)目錄引首，書名均如此題。此爲泰昌元年刻本。引首葉上題：「宋東原羅貫中編」、「明隴西張无咎校」。首泰昌元年張譽无咎序謂「昔見武林舊刻本止二十回，疑非全書，兼疑非羅公眞筆」。「此書傳自京都，一勳臣家抄本。卽未必果羅公筆，亦當出自高手」。云云。由此知馮氏《平妖傳》初出，猶冒羅氏之名，而張无咎序亦恍惚迷離如此，設非板燬重刻，則此翁狡猾，將騙盡天下人；而世所謂秘本舊本，傳自某府，纂於某人者，其可信程度，亦猶龍子之《平妖傳》而已。正文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插圖七葉，精絕。每葉前後二面，寫一回事，板心中題「第×回」。以此言之，則本全圖四十葉，此本不幸失之，僅存此數，爲可惜也。正文第一回前尚有引首一篇，爲今通行本所無。　叙【略】　《墨憨齋批點北宋三遂平妖傳》四十回(內閣文庫)：明金閶嘉會堂刊本。封面題《墨憨齋手校〈新平妖傳〉》。有識語云：「舊刻羅貫中《三遂平妖傳》二十卷，原起不明，非全書也。墨憨齋主人曾於『長安』復購得數回，殘缺難讀。乃手自編纂，共四十卷，首尾成文，始稱完璧。題曰《新平妖傳》，以別於舊。本坊繡梓，爲世共珍。」末署「金閶嘉會堂梓行」。又有二章，右下曰「穎川陳氏」。左上曰「勗吾發兌」。蓋書坊主人也。目錄葉題「墨憨齋批點北宋三遂平妖傳」。引首葉亦題「天許齋批點北宋三遂平妖傳」。撰人題名，一變初刻之舊，題「宋東原羅貫中編」、「明東吳龍子猶補」。首張无咎序，不記年月，序文及署名。均與今通行本同。所以題「龍子猶」之故，蓋重訂序中已明言子猶補作及重刻之故，故撰人題名亦從其實，不復爲猶龍子隱也。正文半葉亦九行，行二十一字。圖十葉，亦精。蓋二刻圖省工力，僅有十圖。第一回亦有引首，與初刻同。坊本皆從此本出，獨刪此引首，其愚妄尤不可解也。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二明清講史部《皇明大儒王陽明先生出身靖難錄》上、中、下三卷 存。日本刊本。明馮夢龍撰。夢龍字里見前。書題「墨憨齋新編」。此書所記皆實錄。

鄧之誠《骨董瑣記》 龍子猷著《馬吊譜》稿本一卷，首十三論曰：論品，論弔，論發，論捉，論門，論滅，論留，論隱，論忍，論還，論意，論損益，論勝負。次十二規條。又次十四例：曰罰例，曰散例，曰不斗色樣賀例，曰斗上色賀例，曰冲出色樣賀例，曰冲例，曰椿家賠例，曰閑家賠例，曰縱椿漏春賠例，曰急捉賠例。曰錯出賠例，曰錯留賠例，曰斗十賠例，曰告百賠例。每例皆有四語爲《贊》，筆墨奇詭。譜中各目，不盡可曉。龍子猷爲馮猶龍託名，猶龍好葉子戲，一時從之風靡。又編《挂枝兒》諸淫曲，至遭名捕。時熊襄愍方提學江西，急走依之，得其力以解。今《馬吊》失傳已久，觀此譜亦足存一時風尚。聞繆藝風丈藏有宋馬吊紙牌一副，惜未之見。

藝文

沈自晉《和子猶辭世原韻二律》（存目）

錢謙益《馮二丈猶龍七十壽詩》（存目）

王挺《挽馮猶龍》（存目）

雜録

《太霞新奏》卷七　靜嘯齋評：「子猶自失慧卿，遂絕青樓之好，有《怨離詩》三十首，同社和者甚多，總名曰《鬱陶集》。」

《堅瓠九集》卷四　馮猶龍先生，偶與諸少年會飲。少年自恃英俊，傲氣凌人。猶龍覺之，擲色，每人請量。俱云不飲，猶龍飲大觥曰：「取全色。」

連飲數觥，曰：「全色難得，改取五子一色。」又飲數觥，曰：「諸兄俱不飲，學生已醉，請用飯而別。」諸少年銜恨，策曰，做就險令二聯，俟某作東，猶龍居第三位，出以難之。令要花名人名回文，曰：「十姊妹，十姊妹，二八佳人多姊妹，多姊妹，十姊妹。」過盆曰，「行不出，罰三大觥。」次位曰，「佛見笑，佛見笑，二八佳人開口笑，開口笑，佛見笑。」過猶龍，猶龍曰：「月月紅，月月紅，二八佳人經水通，經水通，月月紅。」諸少年爲法自斃，俱三大觥。收令亦無。猶龍曰：「學生代收之。」曰：「並頭蓮，並頭蓮，二八佳人共枕眠，共枕眠，並頭蓮。」諸少年佩服。

《詞餘叢話》卷三　馮猶龍《小青傳》，宛轉如生，低徊欲絕，不必紅氍毹上，始見亭亭倩女魂也。向見《療妒羹》傳奇，大士以慧劍誅妒婦，小青正位偕老，已嫌鵲突；近有《西湖雪》，小青改適才子，開府杭州，逮誅妒婦。

《浪跡續談》六《脫靴》　今劇場演高力士爲李白脫靴，論者多以爲荒誕，而不知事本正史。《舊唐書·李白傳》云：「日與酒徒醉於酒肆。玄宗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卧酒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嘗沈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

《觚賸續編》卷二　熊公廷弼當督學江南時，試卷皆親自批閱。閱則連長幾於中堂，鱗攡諸卷於上，左右置酒一罇，劍一口，手操不律，一目數行。每得佳篇，輒浮大白，用誌賞心之快；遇荒謬者，則舞劍一迴，以抒其鬱。凡有雋才宿學，甄拔無遺。吾吳馮夢龍，亦其門下士也。夢龍文多游戲，《掛枝兒》小曲與《葉子新鬬譜》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傾動，至有覆家破產者。其父兄群起訐之，事不可解。適熊公在告，夢龍泛舟西江，求解於熊。相見之頃，熊忽問曰：「海內盛傳馮生《掛枝兒》曲，曾攜一二冊以惠老夫乎？」馮跼蹐不敢置對，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熊曰：「此事易，毋足慮也。我且飯子，徐爲子籌之。」須臾，供枯魚、焦腐二簋，粟飯一盂。馮下箸有難色。熊曰：「晨選嘉肴，夕謀精粲，吳下書生，大抵皆然，似此草具，當非所以待子。然丈夫處世，不應於飲食求工，能飽餐粗糲者，眞英雄耳。」熊遂大恣咀啖，馮啜飯匕餘而已。熊起入內，良久始出，曰：「我有書一緘，便道可致我故人，毋忘也。」求援之事，並無所答，而手挾一冬瓜爲贈。瓜重數十斤，馮傴僂祗受，然意甚怏怏，且力不能勝，未及舟，即委瓜於地，鼓棹而去。行數日，泊一鉅鎮，熊故人之居在焉。書投未幾，主人即躬謁馮，席罷，主人揖馮曰：「先生文及果，勸人作善，開清淨方便法門，能使頑夫倀子，積迷頓悟，此與高僧悟石何異？而或謂石者無知之物，言於晉，立於漢，移於宋，是皆有物焉憑之。生公游戲神通，特假此一段靈異，以聳動世人信法之心，豈石眞能點頭哉？噫！是不然。人有知，則用其知，故聞法而悟。頭不點於人，而點於石，固其宜矣。且夫天生萬物，賦質

天然癡叟

龍子猶《石點頭敘》　《石點頭》者，生公在虎丘說法故事也。小說家推因

雖判，受氣無別。凝則爲石，融則爲泉；清則爲人，濁則爲物。人與石兄弟耳。盲人不知視，聾人不知聽，粗人不知文，是人亦無知也。月林有光明石，能照人疾，則石而知醫。陽州北峽中有文石，人物溪橋山林樓閣畢具，則石而知畫。晉平海邊有越王石，郡守清廉則見，否則隱，則石而知吏事，是石亦有知也。望夫江郎，登山而化，人未始不爲石。金陵三古石，爲三舉子，嚮吳太守仲度乞免煨燼，石亦未始不爲人，丈人丈人之云，安在石之不如人乎？浪僊氏撰小說十四種，以此名編。若曰生公不可作，吾代爲說法。所不點頭會意，翻然皈依清淨方便法門者，是石之不如者也。古吳龍子猶撰。

《石點頭》《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三：十四卷。存。【略】明無名氏撰，題「天然癡叟著」，「墨憨主人評」。首龍子猶（即馮夢龍）序。每卷演一故事。

齊東野人

野史主人《艷史序》　阿摩特亡國俘耳，二郎一舉，五體墮地。吊古者謂開皇仁壽間，僭貽大業之憾。詎五子同母，幼無姬媵，輒足亘那羅延不拔之統。或有罪摩以土木者，咎摩以窮黷者，譴摩以善屬文辭者。君子曰：「不然。土木莫過嬴秦，窮黷孰逾炎漢。而天語琳琅，地擲金玉，智主聖明，維臣莫及，亦自古記之，又空以彰其罪惡爲！將毋太原留守一詔，失策於舅哉，何遲之後歟！」曰：「非也，此天意也。曷地震青宮，風颶南郊，識者已有杞憂，而叔德襲爵，日角龍跡占王氣者，預卜長安天子。獨怪夫令孤行達，擲無愁天子而甘心焉。而三十有九之引鏡，外人圖儂，遽成四十回之公案，傳示哉茲矣。雖然，獨孤一悞，爰短楊祚。藉令弭銳抑奢，悔厥前愆，取彼裴矩，投畀豺虎，豈遂無以廣爲口實，而漫無慚德云。同心一結，宣華縱力能拒之，而旦出之衣雖更，小金之筒疇啓，手書數牒，謬廁文考之庭，述巖片紙，空遺出閣之繫，乃至盡遣後宮，出就別室。矯詔辦勇，而不置一嗣，慘刻至死，罪惡滔天。外此而種種淫肆，正所謂不戢自焚，多行速斃耳。今者災八百木，以億萬迷樓之現身，固將令天下串一牟尼珠，盡抵掌百口，阿摩以垂一大果報也。」史告成，客有譙呵之者曰：「此污衊傳也，不可爲經。」解之者曰：「此述也，不可云作。春秋二百四十餘年，亡國七十二，弒君三十六，宣尼父亦何忍颺其醜哉！知我罪我，其姑聽之。」崇禎辛未歲清和月，野史主人漫書於虛白堂。

委蛇居士《艷史題辭》　小傳之來尚矣，易世而其風滋盛，果取振勵世俗之故歟？抑主娛悅耳目而然歟？識者多謂拿空捉影，吹波助瀾，奇其事以獵觀，巧其名以漁利。嗟乎！曾是一傳出，費幾許推求，用幾許結撰，區區作此種生涯，不亦悲夫！余友東方裔也，素饒俠烈，復富才藝，托姓借字，構《艷史》一編，蓋卽隋代煬帝事而詳譜之云。其間描寫情態，布置景物，不能無靡麗慆淫蕩心佚志之處，而要知極張阿摩之侈政，以暗傷隋祀之絕；暗傷隋祀之絕，還以明彰世人之鑒見。樂不可極，用不可縱，言不可盈，父子兄弟之倫，尤不可滅裂如斯也。則固非野史詖經之捏造訛傳，亦豈情案春詞之長欲導淫乎？有關世俗，大裨風教，余竟不揣，亟謀剞劂，願有目者共賞焉。時崇禎辛未朱明既望，欒李友人委蛇居士識於陶陶館中。

笑癡子《隋煬帝艷史叙》　古君天下以艷稱者，無如漢武、唐玄。一以傷悼之賦，一以長恨之歌，至今令人神往，固也。雖然，君天下者，何求弗得，而沾沾於協律之弟，楊氏之兒哉！倘少君方士之術不靈，有若新垣平者，則欷歔鬱抑，兩君必將憔悴以死，曾五石粟田舍翁之不若，而烏乎稱艷？是知問艷於四時，要不在於溽暑嚴寒也；徵艷於卉草，要不在於蒼松頸柏也；乞艷於姿華，要不在於籧篨戚施也。故有驚而稱艷，喜而稱艷，異而稱艷，猶有妒而稱艷者。夫事所共快，事共快，每恨先我而爲之，則有妒。雖志不合於古，先爲淫爲荒，然不妨於我身而偶一爲之，則有異。種種媚人，種種合趣，種種創萬祀之奇，種種無道學氣，無措大氣，亦無兒女子氣者，則孰非可驚可喜，而稱艷者乎？訪（試）問古今來孰有如隋之煬帝者？試問煬帝之何以艷稱？請君試讀煬帝之艷史。笑癡子書於咄咄居。

《艷史凡例》　一、稗編小說，蓋欲演正史之文，而家喻戶曉之。近之野史諸書，乃捕風捉影，以眩市井耳目。孰知杜撰無稽，反亂人觀聽。今《艷史》一書，雖云小說，然引用故實，悉遵正史，並不巧借一事，妄設一語，以滋世人之惑。故有源有委，可徵可據，不獨膾炙一時，允足傳信千古。　一、著書立言，無論大小，必有關於人心世道者爲貴。《艷史》雖窮極荒淫奢侈之

事，而其中微言冷語，與夫詩詞之類，皆寓譏諷規諫之意。使讀者一覽，知酒色所以喪身，土木所以亡國，則茲編之爲殷鑒，有裨於風化者豈鮮哉！方之宣淫等書，不啻天壤。一、歷代明君賢相，與夫昏主佞臣，皆有小史。或揚其芳，或播其穢，以勸懲後世。如《列國》、《三國》、《東西晉》、《水滸》、《西游》諸書，與二十一史並傳不朽，可謂備矣。獨隋煬帝繁華一生，所行皆可驚可喜之事，反未有傳述，殊爲缺典。故爰集其詳，匯成是帙，庶使吊古者得快覩其全云。一、隋朝事跡甚多，今單錄煬帝奇艷之事。故始於煬帝生，而終於煬帝死。其餘文帝國政，一概不載。一、煬帝爲千古風流天子，其一舉一動，無非娛耳悦目，爲人艷羨之事，故名其篇曰《艷史》。一、煬帝繁華佳麗之事甚多，然必有幽情雅韻者方採入。如三幸遼東、避暑汾陽等事，平平無奇，故略而不載。一、風流小説，最忌淫褻等語以傷風雅，然平鋪直叙，又失當時親昵情景。茲編無一字淫哇，而意中妙境盡婉轉逗出，作者苦心，臨編自見。一、坊間繡像，不過略似人形，止供兒童把玩。茲編特懇名筆妙手，傳神阿堵，曲盡其妙。一展卷，而奇情艷態，勃勃如生，不啻顧虎頭、吳道子之對面，豈非詞家韻事、案頭珍賞哉！一、繡像每幅，皆選集古人佳句與事符合者，以爲題咏證左，妙在個中，趣在言外，誠海内諸書所未有也。一、詩句皆製錦爲欄，如薛濤烏絲等式，以見精工鄭重之意。一、錦欄之式，其製皆與繡像關合。如調戲宣華則用藤纏，賜同心則用連環，剪彩則用剪春羅，會花蔭則用交枝，自縊則用落花，唱歌則用行雲，獻開河謀則用狐媚，盜小兒則用人參果，選殿腳女則用蛾眉，斬佞則用三尺，玩月則用蟾蜍，照艷則用疏影，引諫則用葵心，對鏡則用菱花，死節則用竹節，宇文謀君則用荆棘，貴兒罵賊則用傲霜枝，弒煬帝則用冰裂，無一不各得其宜。雖云小史，取義實深。一、詩句書寫，皆海内名公鉅筆。雖不輕標姓字，識者當自辨焉。一、卷分爲八，回列四十。所謂未能免俗，聊復爾爾。

八卷總評　兩京雖被盜賊，煬帝若肯依李桐客之奏，因將士思歸，擁兵而還，則天子威令所至，人心自怯，天下事尚未可知。奈何竟置之度外，唯催治丹陽宮，以爲避兵之計，亦何愚也。繁華富貴日，樣樣攝得，及至衰敗時，便難爲情。如雙果搖散，宮人歌聲，楊梅枯死，鯉魚化龍飛去，吳公臺後主獻詩，袁充奏天文太惡，頭光景相逼而來。任煬帝荒淫成性，到此田地，亦殊苦矣。故往往悲歌不止，好頭項一語，不覺見乎辭矣。　隋家臣子

明文學部二・齊東野人　鄧志謨

鄧志謨

佚名《呂祖飛劍記引》　純陽呂祖，唐貞元時魁梧儒也。三舉進士，皆落於孫山。既而第，則歲周甲矣。寓長安邸中，邂逅明師，指以玄學，遂淡然世味，芥功名，塵軒冕，並非翩翩濁世之佳丈夫哉！究且飲沆瀣，咀日精月華，烹鉛煮汞，飄然而僊，是呂祖顛末事也。由唐迄今，八百餘歲，古今殊其時矣。而呂祖每游行寰宇，化度林總代著彼僊蹟，此已欲立立人，己欲達達人，甚盛心也。顧呂祖之爲人雖切，而人之自爲或疏。矧僊凡異軌，不以精神貫浹之，奚祖之見也。是集，拓祖之遺事，而其中詩句，皆祖之口吻吐之。吾以爲詩在即呂祖在也。昔司馬子微自謂讀《天隱子》三年而天隱子出焉，授以秘訣，篤於求道者之驗，章章可考。世之慕道者允如司馬眞人乎？安知呂祖不出而點化之？然慕呂祖以幻想，未若慕呂祖以故實，玩呂祖之事，哦呂祖之詩，則如見呂祖也。故此集不可不披閱之也。夫集以「飛劍」名。

汪逢堯《眞君全傳序》　大凡傳者傳也，傳其事之所有，非傳其理之所無。今《眞君》一書，搜宇内奇觀，彙古來軼事，三教之源流如昨，五常之義理昭然。傳觀之下，玄妙可通；遐稽之餘，人綱可識。其間如斬蛟斬龍諸事，似怪非怪，似誕非誕，以其法超群而專意於崇正黜邪也。豈凡爲詭異者所可比

歟？蓋一十六回之內，大而忠孝節義，細而日用行常，息深深而達疊疊，有原有本，灑灑洋洋。觀此者可以消白晝，可以娛暇日。嗣是而眞君之精氣奇勛，將垂諸奕祀而不朽也。可是爲序。嘉慶十八年癸酉元月下浣日，海上蘭溪居士汪逢堯誌。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四《明清部三・呂仙飛劍記》上下二卷十三回（內閣文庫） 明萃慶堂刊本，圖嵌文中。題「安邑竹溪散人鄧氏編」（按卽鄧志謨）「閩書林萃慶堂余氏梓」。卷首有引。記呂洞賓事，多採宋元人記載，雜以俗說。五卷斬黃龍事，與戲白牡丹事揑合爲一，大異「恆言」二十二卷所記。文亦流利，而叙次不免張皇。目錄第一回：諸仙朝玉皇大帝　慧童投呂家出世　第二回：呂純陽遇鍾離師　鍾離子五試洞賓　第三回：秘授純陽子丹訣　呂純陽發大誓願　第四回：洞賓得遁天劍法　飛仙劍斬蛟殺虎　第五回：呂純陽宿白牡丹　純陽飛劍斬黃龍　第六回：純陽子賣梳貨墨　純陽踏石並化錢　第七回：純陽遊大庾謁齋　純陽招將收妖精　第八回：純陽子醉死復生　純陽子羅浮畫山　第九回：獻美人畫並泛管　活已死魚並吹笛　第十回：呂純陽杭州賣藥　呂純陽三醉岳陽（以下四回目缺，據正文補。）第十一回：純陽遊廣陵妓館　純陽遊寺訪書齋　第十二回：純陽子擲劍化女　純陽招將收妖精　第八回：純陽子見火龍君　第十三回：呂純陽度何仙姑　呂純陽升入仙班

又《明清部三・薩眞人呪棗記》上、下二卷十四回（內閣文庫） 明刊本，與《飛劍記》形式全同。作者亦鄧志謨氏。首萬曆癸卯（三十一年）引，署「竹溪散人」。所記亦多里巷之談。目錄上卷：第一回：總叙天地間人品　薩眞人前身修緣　第二回：薩君入衙門爲吏　薩君爲醫誤投藥　第三回：薩君秉誠心修道　三神仙傳授法術　第四回：薩君沿途試妙法　薩君收伏惡顯鬼　第五回：至上清見張天師　參符籙奏名眞人　第六回：王惡收攝猴馬精　眞人滅祭童男女　下卷：第七回：眞人火燒廣福廟　城隍命王惡察過第八回：王惡察眞人過失　眞人還客高明珠　第九回：李瓊瓊不守女節薩眞人憐老惜幼　用雷火騙治疫鬼　第十回：薩眞人遠絕女色　第十一回：薩眞人往酆都國　眞人遍遊地府中　第十二回：陰司立賞善行台　眞人遊賞善分司　第十三回：薩眞人遊遍地獄　關眞君引回眞人　第十四回：眞人建河西大供　虛靖保眞人上升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五《明清小說部乙》 《新鐫晉代許旌陽得道擒蛟鐵

陳鴻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鴻，字叔度，一字軒伯，侯官人。起於寒微，自幼能詩，無有物色之者。曹能始招入社集，聽泉閣有「一山在水次，終日有泉聲」之句，大加歎賞，由是名大著。名其詩曰《秋室篇》，取李長吉詩「秋室之中無俗聲」也。卒年七十三，貧不能葬，同社醵金，與莆田布衣趙十五合葬於福郡小西湖之側。

《因樹屋書影》卷四 侯官陳鴻，字叔度，家貧，無人物色之。能始石倉園在洪塘中，有淼閣，集諸同人爲詩。叔度有「一山在水次，終日有泉聲」句。能始嘆賞，爲之延譽。因卽以石倉爲居停，名其詩曰《秋室篇》，取李長吉「秋室之中無俗聲」也。丙戌之變，能始殉節；叔度年七十二，不能自存，以貧

病死。無子，不能葬。戊子余入閩時，客以其詩來，予悲其蒿露，謂客曰：「余任其葬，子任其詩。」因助以金，浼諸生徐存永董其事。先是莆田布衣趙十五，名璧，亦工詩，善作畫，所爲枯木竹石類，閩人珍之。然性孤僻，不多爲人作；惟山房寺壁，則淋漓潑墨。與叔度先後死，亦不能葬。存永因舉十五之棺，與叔度合墓於小西湖之側。余爲書碑曰：「明詩人陳叔度、趙十五合墓。」客刻《叔度集》，予爲之序，板式精好，傳之南中，莫不知閩有陳叔度矣。十五不多爲詩，無傳者。

《明詩紀事》辛籤卷三二引《十五國風高言集》　田艻淵曰：「叔度詩神理既清，丰神復秀，記貞心於妍貌，隱摯念於雋言。」董蒼水曰：「叔度詩清思泉湧，麗句綺合，風調流利，蘊藉有餘。」

《千頃堂書目》卷二八　陳鴻《秋室篇》八卷，《隱鵠集》二卷。

《霞外攟屑》卷五《秋室》（存目）

阮漢聞

周亮工《阮太冲集序》　太冲阮先生，涐人。家於京師。積學嗜奇，留心當世之務。發爲詩文，鬱鬱卓爍，博奧亡儔，而誼高品峻，世莫能京。挾策歷燕臺，抵薊北，爲主麾者指陳機要，使以堅攻瑕，名轟遠塞，長安公卿，慕一交臂，繹絡謁迎，冠蓋相望。太冲氣澹韻孤，意嗛嗛，惡與脂滑者同，而顯貴又多面諛腹否，知終難行其志，浩然返洛下。卜山買鄰，有終焉之志。挈荔載耜，授徒於尉，以尉固阮舊土也，遂家焉。暇購秘索幽，歌聲類金石，方彥先之博物，軼玄晏之書淫，曠然樂也。雖數下明詔徵，卒不起，益怡暢墳素，務興古業，天中之士，相與嗡然師之，載酒問玄，闐沓戶。或恣游山川間，羣弟子爭肩籃輿以從，輒數百里罔倦。四方賢者，依太冲逾元禮太丘。凡至洛，競交拜唯謹。太冲親剪韭以供客，卽橐甑屢泊，而贈紵解驂，絕匪富人況，用是名益噪。與吾師張林宗先生，及汝南秦京號爲天中三君子。廼太冲更意切匡危，長林豐草，不忘兵謀，因上自蚩尤，下及鳥卜，無不備綜。著有《尉繚子解》、《詰戎》、《踐墨》諸集，皆握機至秘也。每發之詩章，多流連三致意焉。今其帙多散失，惟存其概。昔以詩訏籌國步者，稱杜少陵，然少陵以詩作史，太冲以詩作經，上之當事，刈寇千計。太冲料寇形勢，川谷扼塞，圖其略，上之當事，必欲生致太冲。諸弟子請亟去。已無及，遂罵賊死。太冲誼不忍舍，屈寇猝至，諸弟子強輿負太冲走，其所著述，半皆王孫梓行之。太冲爲文，一脫稿，甫晉獨抱此集泣，卒幸無恙。乙卯，余在秣陵，索而梓之。甫晉終始於太冲者如是，亦足以傳矣夫。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漢聞，字太冲，浙人。家於京師。積學嗜奇，留心當世之務，落落無所遇。與西亭王孫交好，遂倚西亭居汴。西亭歿，以尉氏阮舊土也，遂徙家焉。太冲博覽墳素，篤志古業，天中之士，翕然師之，四方造門者，戶屨恆滿。家貧，親剪韭以供客。間出游山水，門弟子爭肩籃輿以從，賦詩論道，斷斷如也。上有詔徵遺逸，卒不起。太冲習兵家之學，上窮握機，下通鳥卜，著《尉繚子解》、《詰戎》、《踐墨》諸集。萬曆甲午，我師敗績於碧蹄，太冲年二十餘，跗注渡遼，北弔黃龍，東馳鴨綠，從退弁老卒牧圉堠人，訪問全遼利病，倭虜情狀，慨然有請纓鳴劍之志。會東事解嚴，挾筴而返。崇禎末，流寇躪鞏雒，太冲料賊形勢，川谷阨塞，圖其略上當事，刈寇以千計。病卧牀，猶畫地指陳方略。寇掠尉氏，必欲生致太冲。太冲誼不忍舍城去，寇猝至，諸弟子強輿負太冲走，爲賊所得，大罵而死，年七十餘。門人張昌祚抱其遺集，避寇南下，盜發其篋，昌祚涕泣固請，乃得免。浚儀周亮爲之叙，刻於廣陵。

《因樹屋書影》卷六　賊寇盤據吾豫十餘年，阮太冲憤兵驕將懦，作《女雲臺》二卷以譏之。記中雜取古女子婦人建義旗、滅盜賊諸事，多至數十百人，一時傳之。先生詩余既爲刻之維揚；《詰戎》、《踐墨》、《談兵事》，竹居王孫爲之鐫行，世尚有傳者。獨林宗先生詩文皆沒於水中，予所鐫詩，百分之一耳。然太冲古文甚多，亦焚於賊。惜哉！

曹學佺

論述

綜論

葉向高《曹大理集叙》 大理髫年已負俊穎聲，公車之業出，儕輩異而譁之。余雖賞其神駿，而不能無疑於馳驅，蓋久之而後知大理之公車業，眞有所自得而非若弔詭者之爲。其後大理好稱詩，詩格益高，而其辭益出於獨創，衆復譁之。余素不能詩，亦不知大理之詩與譁者孰爲得失，即與大理談亦罕及詩。徂歲壯行，大理寄一帙於途，余讀之而喜，乃遂至於盡卷。每當風塵撲面，旅懷作惡，伏枕郵亭，時輒取大理詩讀之，未嘗不爲之解頤也。然猶以爲大理詩人耳，其所長在此。今歲在南中，復得其所爲古文辭數十篇，亦大稱其詩，其中有一二篇，如叙季漢書，叙嵇氏譜，則余皆有作，皆出大理下，始嘆吾向於大理自謂勝之，今不及也。大理詩刻意《三百篇》，取材漢魏，下乃及王右丞、韋蘇州。其文則如韓昌黎，所謂鑿鑿乎惟陳言之是去者。故其旨沉以深，其節紆以婉，其辭清泠而曠絕。其初之不合於世以此，久而爲世所稱服亦以此。余交大理十餘年，有里閈葭莩之好，乃至今日而始深知大理之詩文，自愧其不及也，知人豈不難哉！明興，文章沿前代之流，病於率易。其後矯之以慕古，轉相剽獵，其爲率易愈甚，世稍稍厭之，而未有能反之者。歐陽永叔有云：人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夫慕其難工可喜之名，而蹈於易悦自足之失，此其所以愈趨而愈下也。大理工其所難，而不足其所易，日新月盛，過此以往，莫之或窮，吾又安敢以今日之見爲足盡大理乎？三立之事言爲最下，以大理之超塵拔俗，方由太上而兼其次。世有知大理者，又將笑余之淺矣。吾郡名士能文章，自大理外有董崇相、謝在杭、陳元愷，皆在南中。士大夫相詫謂：三山多才。獨余陋劣，愧從諸君子後。

茅元儀《曹能始先生六十壽序》 萬曆間詩格一變，而實自曹能始先生始。先生派衍亦猶萬曆之初，而時出新裁，以聳衆壓世，後之言詩者雖愈幻愈變，而不言詩言文者亦曹惡之，然不言詩文者衆矣。於是先生恭而逆之曰「簡」，先生幹而逆之曰「逸」，即明知其不簡不逸，以爲不坐以此不足以去其官，使之速離我傍，而我得掩不言詩言文之醜。於是先生遂旋起旋蹶，不復安於位，去國之七年而始六十也。嗟乎，古之爲史者，於能文之士每以其藻雋而掩其獨至，況於今之人乎？□□如曹先生者，今天下多事，當置之廟堂，其逆料成敗，擘畫形勝，調劑兵食，當綽然有餘，即不竟其用，而後之爲史者，當追論其所能，以表著於後世，無徒曰詩人也文人也而已。苟以其詩其文，則詩與文具在也，而能詩能文者自知之矣，又何待於史官之標榜哉！余從事於詩與文久矣，渺乎無畔岸，而丁天下多故，即出其所能者，何足濟萬一，而妄得經世之目。然世已如此，而安罪守分、坐食偷息如故，又何枉其詩與文之外者乎？然先生六十而精神如少年，猶欲與先生共論之。

徐燉《叙曹能始石倉集》 昔鍾嶸論詩，例分三品。蓋詩之爲義，動天地，感鬼神，而性情之所以發也。劉勰彈文，篇侔《易》數。蓋文之爲用，本乎道，理之詩文，自愧其不及也，知人豈不難哉！明興，文章沿前代之流，病於率易。其後矯之以慕古，轉相剽獵，其爲率易愈甚，世稍稍厭之，而未有能反之者。歐陽永叔有云：人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夫慕其難工可喜之名，而蹈於易悦自足之失，此其所以愈趨而愈下也。大理工其所難，而不足其所易，日新月盛，過此以往，莫之或窮，吾又安敢以今日之見爲足盡大理乎？三立之事言爲最下，以大理之超塵拔俗，方由太上而兼其次。世有知大理者，又將笑余之淺矣。吾郡名士能文章，自大理外有董崇相、謝在杭、騶敏，逢人解題酪之義，莫不謂干莫有立斷之鋒，騏驥有立至之足。髫年得雋，

忽播芳名，綺歲登朝，遂膺華譽。文章乃其夙業，詞翰爲其本來。積歲稍深，好學彌篤。丹鉛黑槧，終日隨身。緗帙縹囊，無時去手。植之八斗，曾之書倉。方之爾祖，殆無過焉！其計部長安也，則有薊門之什；其廷尉陪京也，則有金陵之集。其乞甯親之假也，則有芝社之詠；其參紫微之省也，則有入蜀之篇。詞氣舂容，自然中律；才情雅贍，蔚爾名家。至於山水蕩其性靈，邱壑鼓其幽致，每形賦詠，輒記練箋。山則岱岳匡廬，峨眉雁宕；水則太湖彭蠡，灩澦西湖。寄興殊深，託懷愈遠；篇章日富，記撰尤繁。騷客至則如歸，標雅壇之赤幟，緇流從之若赴，固佛國之金湯，故交遊盡海內之名流，多，都無持擇，失其少年面目。及觀能始詩云：「予選明詩嘉靖中，匏庵唱和石田翁。論晴較雨當家話，食葉成文道者風。」則能始之所持可知矣。大抵名士耄年，不耐應接，不暇雕刻，精神有限，率爾泛應，故香山、放翁動爲老人藉口，即獻吉、元美諸公，桑榆類然，予固不能獨爲能始解嘲。然細玩少陵夔府、秦州諸詩，皆非少年之作，而凌雲掣海，擲地金聲，略無一毫頹放習氣。其自道云：「晚節漸於詩律細」，「語不驚人死不休」；稱人云：「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詩賦動江關」，洵千古宗匠也。

又　閩曹能始先生云：「作詩如書者、畫者、弈者、謳者、擊劍者，必藉師承指教，而後當家。若自作聰明，雖極奇別，終是外道。」旨哉言乎！予請畢其說於左方。

《明詩紀事》辛籤卷一引《東南嶠外詩話》　忠節五、七律，佳句美不勝收。如《過木瀆》云：「夕陽湖正滿，春草岸俱遙。」《遊楊氏園》云：「積翠沈波底，斜陽到岸西。」《泊大湘》云：「遠峰銜月淺，隔水度螢孤。」《別喻宣仲》云：「明月看時別，清霜夢後知。」《集南樓》云：「秋老幾人猶白社，月明無主自青山。」《別吳子修》云：「回首故山俱惜別，出門新月便相思。」《上巳城樓卽事》云：「三月風光臨上巳，兩條消息隔中華。」皆當時膾炙人口者。

又引《明三十家詩選》　忠節詩秀骨清聲，霞標玉映。其辭麗以則，其思深以遠。才氣少讓陳忠裕，而溫婉過之。

又陳田按　忠節詩，不矜才氣，音在絃外。其興到之作，有羚羊掛角、香象渡河之妙。

分論

《丘生稿序》《皇明十六家小品》：言外殊有春秋，知無枉筆。無阿心，亦一作文躲閃法也。

《洪崖游稿序》《皇明十六家小品》：不直令川巖生色，又且令枯朽生光。

《王生秋吟八哀序》《皇明十六家小品》：雋爽之氣，更肅於秋。

《送呂參知分守河內詩序》《皇明十六家小品》：博而不膠，艷而不俳，有裴馬五陵之態。

《萬縣西山太白祠堂碑》《皇明十六家小品》：若使西山不必有太白，【略】記中殊有依稀惚恍之態，筆想極其玲瓏。

《寧化溫泉丘君墓誌銘》《皇明十六家小品》：不虛不實，不即不離，欲指以諛墓而不得。

《先妣曾安人墓誌銘》《皇明十六家小品》：拈一「歸」字，宛轉成誌，不土木而成梁。每恨作誌者，語剌剌不休，今多以議論成文，且簡潔可喜。

《祭徐惟和文》《皇明十六家小品》：哀甚楚些，而明爽過之。

《祭梅子馬文》《皇明十六家小品》：滿楮悲憤，語激而奇。

《生日復武職啓》《皇明十六家小品》：新警。

《生日復同寮啓》《皇明十六家小品》：能化腐而爲新。

《答畢見素書》《皇明十六家小品》：利害明晰，與《國策》顏率語同。

《冬至復同寮啓》《皇明十六家小品》：詞鮮思雋。

《秋初望夜陳振往（當作枉）過宿蓬廊話別》《明詩歸》卷六：補云：竟陵與石倉論詩，每兩不相下，石倉鄙竟陵尖薄，竟陵哂石倉庸熟。若石倉此等作，曾有一毫庸熟否？竟陵若見，自當心服。

《馬市歌爲陳道源作》《明詩平論二集》卷五：正調不庸。

《遊凝雲亭》《龍性堂詩話續集》：予於友人處，見曹能始前輩書絹素《遊凝雲亭》一詩云：「亭敞遙天盡，鐘聲隱隱聞。松杉巢曉日，香火燒秋雲。吾意獨憐才」，非情語，「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尤非情語。倨傑訟理，唐人不免，況何大復一流，衝喉直撞，如里役應縣令者哉！先生尤工於言情，縈紆曲盡，《谷風》、《蟋蟀》之後，不愧古人矣。花雨落氤氳。」此詩子陸似之。蓋子陸草書好規摹能始，故詩句亦彷彿也。

《送西安太守》《龍性堂詩話續集》：曹能始《送西安太守》詩云：「長安相似。古今人能作景語者，百不一二，景語難，情語尤難也。「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非情語，「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尤非情語。倨傑訟理，唐人不免，況何大復一流，衝喉直撞，如里役應縣令者哉！先生尤工於言情，縈紆曲盡，《谷風》、《蟋蟀》之後，不愧古人矣。

《隴頭水》《明詩評選》卷二：似此可云風骨。自是歌行，末入樂府。

《晦日》《明詩評選》卷四：結束平淨，此不肯爲唐人五言古詩者。李于鱗空有其言，示之以此，亦未知賞。

《喜茂之至有述》《明詩評選》卷四：幽細狷潔，或疑石倉詩頗爲竟陵嚆矢者，在此。乃其端重有局度，自然君子之章，竟陵不得而借也。石倉氣幽，竟陵情幽，情幽者曖昧而已。竟陵外矜孤孑，中實俗溷，鄙夫之患，往往不能自禁，其見地凡下，又以師宣城而友貴陽，益入腐奸女謁之黨，搖尾聲情，竟陵不期而發。石倉忠孝炳日星，與彼舊有薰蕕之別，不得屈老、莊以齊申、韓，知者自別，有目在也。

《城南古意》《明詩評選》卷五：純以樂府作律。知石倉者，知有此耒？

《夜泊彭山江口》《明詩評選》卷五：石倉妙筆，在一出即留。此尤高妙，盡放去卻仍留也。

《再送宣仲》《明詩評選》卷五：起落來回，通身是神力所舉，故曰閩詩唯公不弱。

《宿范東生池上》《明詩評選》卷五：閩人詩多清弱。似此清亦不弱，高棟、王偁、鄭善夫之所畏也。

《十六夜步月》《明詩評選》卷五：全無正寫，亦匪旁寫，但用吟魂罩定，一時風物情理，自爲取捨，古今人所以有詩者，藉此而已。「林壑欲相亂，江風來甚微」，饒伊鐵石爲心，不忍置之。

《署中對月》《明詩評選》卷五：不更入情，無非情者。

《沙溪別東生》《明詩評選》卷五：此不可喝作晚唐。看他入手大，遠局高，賈長江終身未逮。石倉不從晚唐入，石公不從白、蘇入，若士不從三謝入，是以掐得古人生魂。北地、信陽、歷下、瑯琊、竟陵、山陰皆傍門漢，不已，且學光孟祖迫從狗竇。

《寄錢受之》《明詩評選》卷五：亦不知有高達夫，但吟成後一笑，何乃相似。古今人能作景語者，百不一二，景語難，情語尤難也。「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非情語，「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尤非情語。倨傑訟理，唐人不免，況何大復一流，衝喉直撞，如里役應縣令者哉！先生尤工於言情，縈紆曲盡，《谷風》、《蟋蟀》之後，不愧古人矣。

《送西安太守》《龍性堂詩話續集》：曹能始《送西安太守》詩云：「長安

西望路漫漫，太華峰陰日色寒。長樂故宮秦輦絕，未央前殿漢鐘殘。月明渭水浮三輔，花滿驪山繡七盤。京兆風流誰不羨，時從閨閣畫眉看。」謝在杭稱其大曆以來，罕見斯語，信然。予謂此詩中用地名十見，而不覺其重疊者，起結妍媚也。卽兩聯工整，亦不許抄襲《廣輿記》者效顰。

《黃龍洞看太湖歌》《明詩紀事》辛籤卷一：忠節此詩，騷情古意，合太白、東坡爲一手。選家從未見錄。余讀《石倉全集》，獲此一奇，爲之一快。

《得家信》《隨園詩話》卷三：《西河詩話》載：先生《得家信》詩：「驟驚函半損，幸露語平安。」以爲佳句。一客謂：「『露』字不如『賸』字之當。大抵『平安』註函外，損餘曰『賸』，若內露，不必巧值此字矣。」人以爲敏。余獨謂不然。「賸」字與「半」字不相呼應，函不過半損，則剩者正多，不止「平安」二字。「幸露語平安」，正是偶然觸露，所以羈旅之情，爲之驚喜耳。若曰不必巧值，則又何以知其必不巧值耶？

《攜具西園候夏彝仲令君因談時事有感》《明詩評選》卷六：劉文房之上駟。

《癸未上巳李子素直社城樓卽事》中自挾風雨之勢。

《木龍洞》《明詩平論二集》卷九：景物宛爾，不費一絲力氣，律中神品。

《咏一人泉》《明詩平論二集》卷九：澹逸欲仙。

《金陵雜詩》《明詩評選》卷七：全似無謂，乃視祖咏「出門何所見」高殆十尋。

《皖口阻風》《明詩評選》卷八：於情中寫景。

《留別金陵》《明詩評選》卷八：正令不堪對此。

《壬午除夕》《明詩評選》卷八：宕，不戇。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學佺，字能始，侯官人。萬曆乙未進士，除戶部主事，量移南大理寺正。凡七年，兩考轉南戶部郎。前後十二年，參議於蜀，參政按察使於浙；左遷，又參議副使於廣西。天啓中，除名爲民。崇禎初，復起廣西，疏辭不赴，家居二十餘年，殉節而死，年七十有四。能始美秀而文，安雅有志節，新建相爲座師，以館選待能始。能始弗往。新建罷相，門人故吏莫敢往視，能始爲部郎，追送舟次，爲庀車馬糧糗。言官惡之，故有南評之謫。光宗在東朝，有梃擊之案，能始有所選述，直書其顚末。逆奄用事，羣小立三案鉤黨，指能始所撰爲謗書，除名爲民，詔燬其鏤板。當是時，能始在粵西，大吏爭希奄指，羈留以待命。知奄無意殺之而止。能始具勝情，愛名山水，卜築匡山之下，將攜家往居，不果。家有石倉園，水木佳勝，賓友翕集，聲伎雜進，享詩酒談讌之樂，近世所罕有也。著述頗富，如《海內名勝志》、《十二代詩選》，皆盛行於世。嘗謂二氏有藏，吾儒無藏，欲修儒藏與之鼎立。採摭四庫之書，十有餘年，而未能卒業也。

《崇禎忠節錄》卷一六（存目）

《南疆逸史》卷一七　曹學佺，字能始，侯官人。萬曆乙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南京大理寺丞、戶部郎中、四川參政，陞按察使。蜀王宮殿火，計修建費至六七十萬，學佺以宗藩條例格之，蜀民不擾。天啓初，左遷廣西參議，轉陝西副使。學佺好學有文名，博綜今古。自以宿學巨儒，不得官京朝，歷外數十年，仕又偃蹇，因以著書自娛。光宗在東宮，有張差梃擊之事，學佺所撰述，直書無隱避。逆奄用事，羣小立三案鉤黨，指學佺所撰爲謗書，除名爲民。時學佺在粵西，大吏希奄旨羈留待命，知奄無意殺之，乃止。閩中立國，起爲太常寺卿。上言今幅員褊小，稅額無幾，宜專供守戰之用。而遺鄭鴻逵疾抵關度防守，毋久逗留。諸逃兵肆掠，責令其將收歸營伍。及朝見，上指謂諸臣曰：「此海內宿儒也。我在藩邸聞其名久矣。」時倉卒建號，一切典禮，皆學佺裁定。尋陞禮部右侍郎，署翰林院事。時敕纂修《武宗實錄》，國史總裁，設蘭臺館以處之。丙戌四月，上在延津，學佺又言四事：一濬延河隄防，一汰隨征冗役，一通福京米船，一捐助餉銀，許以生鐵准價。皆從之。已而知將士離心，事不可爲，慨然曰：「吾老矣。天若祚明，尙可竭股肱之力，否則，老臣報國，有死而已。」朝議欲以奇兵浮海，直指金陵，而艱於聚餉，學佺傾家以萬金濟之。未幾關破，上去延津，學佺入湧泉寺避之。大兵將至，貢生齊巽、中書張份、僧不空等起兵殺傳檄使者，迎學佺爲主。學佺曰：「無益也，何苦徒荼戮生民爲哉！」三人強之，學佺曰：「然則

吾歸死於城可也。」三日而大兵入城。九月十九日，自縊於西峰草堂。生平著述數千卷，不盡行世云。

《東南紀事》卷四《曹學佺》（存目）

《明人詩鈔正集》卷一二《曹學佺》（存目）

《明史・曹學佺傳》（存目）

道光《福建通志》卷一九七《明列傳》（存目）

《閩小記》卷三　石倉送人作縣詩：「初仕宜爲令，於民最易親。」送之滇詩：「有水皆稱海，無花不作林。」得家信詩：「驟驚函半損，幸露語平安。」又遊山水詩：「嶂猿聲外雨，野鶴夢中秋。」「野亭漁並席，官渡馬同船。」黃東崖曰：「寫情寫景，無不入微。」游武彝詩：「金函骨冷埋青蘚，鋌笛聲寒入白雲。」「仙橘堂空碁撤局，御茶園廢竈沉煙。」「雲邊玉女臨妝鏡，溪上漁郎隱釣磯。」「九曲漫移青雀舫，半空遙駕紫鸞車。」「巖頭人去空摹鶴，洞裏仙居忽聽雞。」黃東崖曰：「字字典實，永爲山中香火，以視公金陵諸作，業有間矣。」游九鯉湖：「魚龍壑冷魂難寐，鳥雀山秋語易哀。」「雞聲雲外河清淺，鶴夢松間月有無。」黃東崖曰：「此仙都也，非公仙骨不稱。」入蜀詩錄其五言律之佳者：「麥青纔過雉，蕨長自啼猿。」「水田開四野，松石閉孤僧。」「城荒惟有跡，山遠始爲容。」「薄寒成翠色，疎雨點黃昏。」「漢味流蒟醬，秦形刻石犀。」「甘露黃龍瑞，清風白虎仁。」「橘官依北府，塗后始南音。」「丹臺秦婦築，刁斗漢軍書。」「五月行舟忌，千夫破浪雄。」昔有冰壺濯魄之喻，信夫。謝在杭云：曹能始詩，以淺淡情至爲工，不甚學盛唐，然其《送西安太守》云：「長安西望路漫漫，泰華峰陰日色寒。長樂宮中秦輦絕，未央前殿漢鐘殘。月明渭水浮三輔，花滿驪山繡七盤。京兆風流誰不羨，時從閨閣畫眉看。」大曆以來，罕見斯語。予謂此詩尚非石倉極境，在杭學七子者，故獨髓心於此耳。

著録

陳治滋《重刻曹石倉先生詩集序》　吾鄉先輩曹石倉先生，文章風節冠絕前代，其生平出處大節詳於明史傳中。至若學問淵源，風雅勝槩，則葉臺山

《千頃堂書目》卷一　曹學佺《周易可說》七卷，《周易通論》六卷，《書傳會衷》十卷，《詩經質疑》六卷。　又卷二：《禮記明訓》二十七卷，《春秋闡義》十二卷，《春秋義略》三卷，《春秋傳刪》十卷。　又卷三：《五經可說》，《西峰字說》。　又卷六：《一統名勝志》一百九十八卷。　又卷七：《廣西名勝志》十卷，《蜀中名勝記》三十卷，《蜀漢地理補》二卷，《蜀郡縣古今通釋》四卷，《蜀中風土記》四卷，《蜀中方物記》十二卷。　又卷八：《蜀中宦遊記》一卷，《蜀中宦遊記》四卷。　又卷一〇：《蜀中人物記》六卷，《蜀中著作記》十卷。　又卷一五：《蜀中畫苑》四卷（一作《蜀中名畫記》）。　又卷一六：《蜀中高僧記》十卷，《蜀中神仙記》十卷。　又卷二五：《石倉全集》。　又卷三

一：《石倉十二代詩選》。（《古詩選》十三卷，《唐詩選》一百十卷，《宋詩選》一百七卷，《元詩選》五十卷，《明詩選一集》八十六卷、《二集》一百四十卷、《三集》一百卷、《四集》一百三十二卷、《五集》五十卷、《六集》一百卷。）又卷三二：《蜀中詩話》四卷。

《明史・藝文志一》 曹學佺《周易可說》七卷，《書傳會衷》十卷，《詩經質疑》六卷，《春秋闡義》十二卷，《春秋義略》三卷。又《藝文志二》：《蜀中人物記》六卷，《一統名勝志》二卷，《蜀郡縣古今通釋》四卷，《蜀中風土記》四卷，《方物記》十二卷。又《藝文志三》：《蜀畫苑》四卷，《蜀中神仙記》十卷，《蜀中高僧記》十卷。又《藝文志四》：《石倉詩文集》一百卷，《石倉十二代詩選》八百八十八卷。（古詩十三卷，唐詩一百十卷，宋詩一百七卷，元詩五十卷，明詩一集八十六卷、二集一百四十卷、三集一百卷、四集一百三十二卷、五集五十卷、六集一百卷。）《蜀中詩話》四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曹學佺《周易可說》七卷、《易經通論》十二卷。又《書傳會衷》十卷。又《春秋闡義》十二卷。又《蜀中廣記》一百八卷。又《西峰九十三卷。又《蜀中名勝記》三十卷。又《輿地名勝志》一百字說》三十三卷。又《蜀中名勝記》三十卷。又《石倉歷代詩選》五百六卷、《鳳山鄭氏詩選》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存目二・易經通論》 十二卷。明曹學佺撰。【略】是書專釋各卦《彖》詞、六爻融會一卦之意。其釋「鳴鶴在陰」、「藉用白茅」諸句，頗有前人所未發之義。惟於河圖、洛書推求不已，則以家在閩中，習聞漳浦之學也。然漳浦之學本別傳於《易》外，學佺拾其緒論，愈衍愈支，既不及其術數之精，而又無當於經義，是進退無據矣。朱彝尊距學佺最近，而《經義考》注曰「未見」，殆當時已不甚行歟？

又《周易可說》 七卷。明曹學佺撰。是書以象占爲主，於前人中多采來知德《易注》，而深疑朱子《本義》。如謂「凡辭皆象也，《本義》一辭而分爲象、占，如『潛龍勿用』本一句，而以『潛龍』爲象，『勿用』爲占者非」，其說頗允。又謂「陰變爲陽，陽變爲陰，只是剛柔相推，而變化在中，非眞陰變爲陽，陽變爲陰，譬如男子有時行陰柔的事，卽可變作婦人否，婦人有時行剛方的事，卽可變作男子否」云云，則殊膠固。不知變論其德，不論其人也。又謂「如《小畜》之下三爻，《本義》云『以君子畜止剛暴之小人』。《遯》之『二陰浸長，則陽遯矣』，爻之初六、六二則云『君子之遯在後，與夫固守必遯』者，一卦之中乍賢乍佞，何可以訓」云云。不知《易》之理變動不拘，隨爻聚象，不可以一格繩也，亦自爲一家之說而已矣。

又《書類存目二・書傳會衷》 十卷。明曹學佺撰。【略】是書自一卷《堯典》至六卷《召誥》題曰《書傳會衷》，七卷《洛誥》以下則題曰《書傳折衷》。篇帙相連而兩名互見，莫喻其故。今姑從其前名，以歸畫一。其說多沿襲舊文，閒自立議，則又舛誤。如「四岳」舊說皆以爲四人，學佺則以爲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不知下文「僉曰」爲衆應之辭也。其以「三江」爲松江、婁江、東江，九江爲洞庭，則皆取舊說之不可信者。《洪範》之「六三德」，不取鄭康成臣道之說，而用孔傳，亦爲寡識也。

又《春秋類存目一・春秋闡議》 十二卷。明曹學佺撰。【略】是書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蓋不甚傳。大抵捃摭舊文，無所闡發。

又《地理類三・蜀中廣記》 一百八卷。明曹學佺撰。【略】學佺嘗官四川右參政，遷按察使，是書蓋成於其時。目凡十二，曰名勝，曰邊防，曰通釋，曰人物，曰方物，曰仙，曰釋，曰游宦，曰風俗，曰著作，曰詩話，曰畫苑。搜採宏富，頗不愧廣記之名。其中如敘州府之高州，《明史・地理志》云：「洪武五年由州改縣，正德十三年復爲州，珙及筠、連二縣隸焉。」此書仍稱高州爲縣，二縣亦不爲之屬。又成都府之資陽縣，《明史・地理志》屬簡州。此書不繫簡州，而別列於仁壽、井研二縣後。皆未免編次偶疎。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曰：「《丹鉛錄》載東坡贈青神楊棟詞云：『允文事業從客了，要岷峨人物，後先相照。見說君王曾有問，似此人才多少。』而引小說高宗問馬騏蜀中人才如允文者有幾云云。案允文采石之功在南渡後，東坡之沒久矣，安得先有此詞。而曹能始《蜀中十志》亦載之，略無駁正。」又曰：「《蜀中十志》以《物類相感志》十八卷爲東坡撰，謬甚。」則譌舛牴牾，亦時時間出。蓋援據既博，則精粗畢括，同異兼陳，亦事勢之所必至。要之不害其大體。談蜀中掌故者，終以《全蜀藝文志》及是書爲取材之淵藪也。

又《地理類存目一・輿地名勝志》 一百九十三卷。明曹學佺撰。【略】學佺以博洽聞，著述甚富。是書則由雜採而成，頗無倫次，時亦舛譌，又多不著出典，未爲善本。

又《地理類存目五・蜀中名勝記》 三十卷。明曹學佺撰。【略】案學佺所著，本無此書之名。此本乃萬曆戊午福清林茂之摘其《蜀中廣記》內名勝一門，刻之南京，而鍾惺爲之序，不知其何所取也。

又《雜家類存目五・西峰字說》 三十三卷。明曹學佺撰。【略】是書分天、地、人三大部，而天部止三卷，人部止三卷，地部乃居二十七卷。其中或引《說文》小篆之解，或又僅就楷字發義。如解「春」字以爲三畫象三陽，雖與《說文》不合，而義尚可通。若解「冬」字以爲反文之反，即陰變陽之義，不知反文云者，所據何典。且合計通部之中，解字者十之一二，不解字者十之七八。若天官占驗、地理郡國排次成卷，皆與字說無與，亦莫解其故。《明史・藝文志》載此書而不載卷數。殆學佺沒後，後人重之秣陵。徵引繁博，兼及金石，偶徇地志之雜說，終不減其爲佳書。首有景陵鍾惺序。（繆稿）

《明詩紀事》辛籤卷一 有《金陵集》、《掛劍篇》、《海色篇》、《遊房山稿》、《藤山看梅詩》、《續遊藤山詩》、《玉華篇》、《苕上篇》、《錢塘看春詩》、《遊太湖詩》、《芝社集》、《天柱篇》、《春別篇》、《豫章稿》、《武林草》、《巴草》、《蜀草》、《雪桂軒草》、《湘西紀行》、《江上篇》、《潞河集》、《聽泉閣稿》、《夜光堂稿》、《淼軒詩》、《浮山堂稿》、《福廬遊稿》、《賜環篇》、《西峰集》、《西峰六四草》等集。

又《總集類四・石倉歷代詩選》 五百六卷。明曹學佺編。【略】是編所選歷代之詩，上起古初，下迄於明。凡古詩十三卷，唐詩一百卷，拾遺十卷，宋詩一百七卷，金元詩五十卷，明詩初集八十六卷，次集一百四十卷。舊一名《十二代詩選》。然漢、魏、晉、宋、南齊、梁、陳、魏、北齊、周、隋實十一代。既錄古逸，乃綴於八代之末，又併五代於唐，併金於元，於體例名目，皆乖剌不合。故從其版心所題，稱《歷代詩選》，於義爲諧。所選雖卷帙浩博，不免傷於糅雜。然上下二千年間，作者皆略存梗概。又學佺本自工詩，故所去取，亦大都不乖風雅之旨，固猶勝貪多務得、細大不捐者。惟金代僅錄元好問一人，頗爲疎漏。意其時毛晉所刊《中州集》，河汾諸老詩猶未盛行，故學佺未見歟？其冠於元詩之首，亦以一代祗一人，不能成集故也。據《千頃堂書目》，學佺所錄明詩尚有三集一百卷、四集一百三十二卷、五集五十二卷、六集一百卷，今皆未見，殆已散佚。然自萬曆以後，繁音側調，愈變愈遠於古，論者等諸自鄶無譏。是本止於嘉隆，正明詩之極盛，其三集以下之不存，正亦不足惜矣。

又《總集類存目三・鳳山鄭氏詩選》 二卷。明曹學佺編。【略】是集乃所選鄭孔道、鄭大亨之詩也。孔道號一所，閩縣人，官至雲南兵備副使，所著有《一齋集》。大亨字慕塘，孔道從子，所著有《書種堂集》。學佺撰《八代詩選》，皆採錄之，其元孫光裔，因即《八代詩選》所錄，別刊此本。然卷首有崇禎己卯徐燉序，稱孔道之孫惟嘉，命序簡端。則刊版者光裔，編次者實惟嘉也。閩縣有鳳凰山，鄭氏聚族於是。題曰鳳山，蓋從所居也。

《嘉業堂藏書志》卷二《蜀中名勝記》 三十卷(明萬曆刻本)。明曹學佺撰。【略】此書本《蜀中廣記》之一種，乃萬曆戊午福清林茂之摘其「名勝」一門，刻之南京。徵引繁博，兼及金石，偶徇地志之雜說，終不減其爲佳書。首有景

藝文

費元祿《爲曹能始先生悼亡》（存目）

鄧原岳《廣陵別曹能始》（存目）

又《送曹能始調留都二首》（存目）

李日華《壽曹石倉侍御》（存目）

葛一龍《十懷詩・曹能始先生》（存目）

《南忠記・參議曹公》（存目）

鍾惺

論述

綜論

李維楨《玄對齋集序》 余與鍾伯敬孝廉，上世皆自江右徙其地，曰皂角市。市當四邑介，可數千家，農十之三，賈十之七。自先通奉始以儒成進士，玉導可乎？蓋自先生之以詩若文名世也，後進多有學爲鍾先生語者，大江以南更甚。然而得其形貌，遺其神情。以寂寥言精鍊，以寡約言清遠，以俚淺言沖澹，以生澀言新裁。篇章字句之間，每多重複；稍下一二助語，輒以號於人曰：「吾詩空靈已極！」余以爲空則有之，靈則未也。使嘉、隆之作者，不幸而裙襦獲全，含珠無恙；而使今日之作者，不幸而刻畫眉目，摩肖冠帶，則何不取《隱秀軒集》而讀之也？其中片語隻字，有不本之經，參之子，輔之史、集，根理道、源性情者乎？有不暢之以氣，琢之以辭，約之以格，無促絃，無窘幅，人情物理，事在耳目之前，而想不窮天地之幻者乎？人累篇不能了者，而一二語能了之；人累語所不能摹者，而一二字能摹之。披文相質，眞所稱日新富有，變化無方者也。故不聽鈞天之奏，不知擊缶之爲細響也；不視銖衣之彩，不知被褐之爲粗陋也。唐齊己好慕韋蘇州，效其語以贊，一再讀輒棄去不省覽。後乃徐出其故草以進，大加賞識曰：「子奈何舍故吾而學我！」人之針芥相投，臭味相合，大抵在風神清濁，志氣通塞，必不在章句聲韻間。今世之爲齊己者，政復不少，先生其何以待之？余之梓是集而序之也，非序先生之集，而序世之學爲先生集者也。先生爲人，落落穆穆，涉世自深，出世自遠，後世之意不可一世，而獨屈節好余。即其好余也，其爲落落穆穆如故也。如先生者，微獨其詩若文，即其人亦眞能爲空靈者也。昔有人精持內典，常以手指畫空中，書寫文字，人去而經書處自然嚴淨，雨不能濕，古德猶惜其中滿字化爲半字。嘻，斯可謂空靈之極矣！知此義者，乃可以序《隱秀軒集》也哉！

許豸《先師鍾退庵文集序》 先生詩不摹晉、唐，亦不摹漢、魏；文不摹唐、宋，亦不摹兩漢；傳不摹班、馬，記不摹河東，銘贊書牘不摹昌黎、玉局。以爲雲雷風雨，亦復閒庭宴然；以爲千條萬緒，亦復與海朝宗；以爲羽化飛仙，亦復人間遺矗。時而隔月經年不輕落筆，時而杯酒枕席咄嗟立成。廊廟山水，皆成高妙；嘻笑唾涕，無不神奇。昔人稱永叔非孟子、韓愈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余謂先生卓然自成一家，亦鍾子之文也。先生著書極富，凡故紙陳言，塵埋土掩，一經點綴，便覺鬚眉欲活。如《史懷》、《詩歸》、《三注抄》諸書流傳海內。即鷄林毳窟，稍習筆研，無不購先生書者。最後研精《楞嚴》，著《如說》十卷，即已明生死之大關，登菩提之覺路，眞可謂辨才無

碍者矣。至其天性忠孝，惟務讀書，以求實用。於朋友一道眞視爲性命。遇文人片言有當於懷，終日尋味，無不逢人說項者。惜厄於大用，未盡有所表見。先生之人之文，俱一時未能拍肩若此。余寤寐先生，反覆其班先生者不可得，良以外饒刻劃，則叔敖之衣冠也；胸鮮低昂，則周媒之兩與也：俱無當焉。太史公稱長卿《上林》、《子虛賦》得諷諫之體。柳州得退之所寄詩，先以薔薇露盥手，董玉蕤香，然後發，曰：「讀大雅之文，正當如是。」永叔讀子瞻文，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惟其愛服不窮，故伯仲相等。有能與先生班者，余奉以爲師。崇禎丙子歲冬仲至前五日，閩中門人許豸頓首謹書於明州官舍。

陸雲龍《鍾伯敬先生合集序》 楚鍾伯敬先生向有《隱秀軒集》，所謂刪損之餘，所刻已盡，去序似無可附者，幾幾乎精金粹玉哉！後有《遺稿》，所謂不要緊處偏有深致，後死者不可不爲旁搜者也。予向已梓其小品，今復合而梓之，評之，序之。【略】試就其集論之：疎爽氣多，渾穆氣少；雋永味多，醇醲味少；秀穎句多，古拙句少。予不敢高而抗之兩漢，即先生亦不自失其己，故作邯鄲步也。乃讀其諸論，不嘗發左氏、班、馬之未竟，鉤其隱深而出之乎？冷眼穎心，直具史之才識。至諸序，迴環應照，格局皆超，不經意語中，俱伏深情奧旨。讀竟令人恍然。合其誌、傳觀之，肯刺幾多作諛語歟？此其品又託文以見者也。他若尺牘寫情晰事，笑語宛然；銘贊刻象繪形，鐫鏤酷至。粗服散頭，靡不皆好，豈直照映一代耶！爰及詩集，無源襲唐，無一語不甲唐。羅其象體，不狃一家；融會諸長，獨成一是。三湖七澤，洪洞中不乏澹遠之致；九嶷三峽，瑰奧中儘饒森秀之體。爲靈爲厚，恐誰能另出手眼，一拳打碎疑團，獨開心面，一腳趯翻理障。自有《史懷》，俾無以加。一披閱未有不破愁作觀（歡），起醉成醒，斗酒爲盡，唾壺殘缺也！且今之以文人之自命者，大都爲花鳥之流連，儕偶之酬答，迂理學而薄經濟。先生雖亦以山水友朋爲性命，其眞經濟束不一見，然未始不隱躍於格墨間，此更不可以一文人盡之也。予方有皇明大家之選，固不敢登先生於中以阿所私，而要之自闢天地，不落勦腐諸習，珠聯璧合，玄怪逼天，有目當具神覺耳！集爲文幾十一卷、詩五卷，皆併遺稿合之而成。全文自足珍，固不俟予之評而顯也。聊爲之序，以誌予所獨契，更以望世所共契。時崇禎丙子春季，錢唐陸雲龍雨侯甫題於翠娛閣中。

又《鍾伯敬先生小品叙》 間嘗讀先生所評《史記》、《史懷》、《詩歸》諸書，

丘兆麟《秦漢文懷叙》 昔者吾年友鍾伯敬，史家之巨擘，詩苑之宗工也。自《詩歸》一出，儼然入風雅之林，而標千秋之勝，噫！有伯敬而盛唐諸公猷或敢沾沾地下者，吾不也。至古文，自《左》、《國》而下，非不戶習而家傳，誰能另出手眼，一拳打碎疑團，獨開心面，一腳趯翻理障。自有《史懷》，俾賢哲之精神無微不揭，奸雄之面孔有隱必呈。至於先秦兩漢，又別爲一編，其所褒譏評斷，更爲精確，此非實有經世之手與經世之見，何以能窺古人經世之旨於千百載上乎？第《史懷》久已行世，而《秦漢文懷》尚貯篋中，因出而梓之，以公同好。蓋不特伯敬一片苦心不容埋沒，而秦漢諸先輩有荷伯敬之誰能另出手眼，一拳打碎疑團，獨開心面，一腳趯翻理障。自有《史懷》，俾賢哲之精神無微不揭，奸雄之面孔有隱必呈。至於先秦兩漢，又別爲一編，其所褒譏評斷，更爲精確，此非實有經世之手與經世之見，何以能窺古人經世之旨於千百載上乎？第《史懷》久已行世，而《秦漢文懷》尚貯篋中，因出而梓之，以公同好。蓋不特伯敬一片苦心不容埋沒，而秦漢諸先輩有荷伯敬之九錫，而被伯敬之三褫者，亦胡可不令昭然耳目也！所可恨者，隋唐有書，宋元有史，其間事體紛紜，意義錯列，得伯敬流覽遍觀，或拈一語於無言語之中，或豎一義於有意義之處，如此不知又添幾許微言妙解在天壤內矣！其如天不假年，早注修文之籙，而秦漢二書，遂爲伯敬絕筆也，惜哉！

徐波《鍾伯敬先生遺稿序》 先生全集歲癸亥刻於白下。是春丁艱還楚，三載詩文，人間未見。蓋晚年頗留心內典，加以罷官後莫往莫來，故篇章稀少。乙丑六月捐館舍，歲暮來赴。即與五郎索遺稿，約覓便相寄。而素車白馬，亦復寥寥。適友人劉石君心感知遇，發憤附舟沿江而上，登其室而拊其棺，與友夏、居易周旋月許，悉持遺稿而還。余甚愧之，即付剞劂，釐爲四卷。【略】《玄經》奇字，無取聱牙；白傅新詩，貴能上口。蓋斧鑿久而漸近

自然，波瀾闊而乍如平澹。陶淵明稱隱逸之宗，顏延年以雕繢爲病。昧者中邊皆枯，菁華已竭，號爲「鍾體」，不亦厚誣！《文心》趨向萬殊，《詩品》源流各別。同株異溉，猶開紫白之花；二水雜投，尙辨淄澠之味。況乎披林聽鳥，聲貴相求；入海探龍，珠擊一手。鍾則經營慘澹，譚則佻達顚狂。鍾如寒蟬抱葉，玄夜獨吟；譚如怒鶻解條，橫空盤硬。二子同調，其義何居？贊歎不情，同於污衊之謂矣！嘗謂文章一息，共愛其流傳，水火三災，默爲之聚斂。藏舟於壑，或有變遷，當風揚灰，記令速滅。囑累已屬世情，排斥亦成底事。吾輩及其人而讀其書者，正爲作數年之計。傳之久暫有物司之。天啓末年大寒節後一日，門下士徐波謹述。劉屺書於浪齋。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惺，字伯敬，竟陵人。萬曆庚戌進士，授行人，遷南京禮部祠祭主事，歷儀制郎中，以僉事提學福建，丁憂歸，卒於家。伯敬少負才藻，有聲公車間。擢第之後，思別出手眼，另立深幽孤峭之宗，以驅駕古人之上。而同里有譚生元春，爲之應和，海內稱詩者靡然從之，謂之鍾譚體。譬之春秋之世，天下無王，桓文不作，宋襄徐偃德涼力薄，起而執會盟之柄，天下莫敢以爲非霸也。數年之後，所撰《古今詩歸》盛行於世，承學之士，家置一編，奉之如尼丘之刪定。而寡陋無稽，錯繆疊出，稍知古學者咸能挾策以攻其短。《詩歸》出，而鍾、譚之底蘊畢露，溝澮之盈於是乎涸然無餘地矣。當其創獲之初，亦嘗覃思苦心，尋味古人之微言奧旨，少有一知半見，掠影希光，以求絕出於時俗。久之，見日益僻，膽日益粗，舉古人之高文大篇鋪陳排比者，以爲繁蕪熟爛，胥欲掃而刊之，而惟其僻見之是師，其所謂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獨君之冥語，如夢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國，浸淫三十餘年，風移俗易，滔滔不返。余嘗論近代之詩，抉擿洗削，以凄聲寒魄爲致，此鬼趣也。尖新割剝，以嘵音促節爲能，此兵象也。鬼氣幽，兵氣殺，著見於文章，而國運從之，以一二輇才寡學之士，衡操斯文之柄，而徵兆國家之盛衰，可勝歎悼哉！鍾之才，固優於譚。《江行俳體》，其赴公車之作，入蜀諸詩，其初第之作，習氣未深，聲調猶在，余得采而錄之。唐天寶之樂章，曲終繁聲，名爲入破；鍾、譚之類，豈亦《五行志》所謂詩妖者乎！余豈忍以蚓竅之音，爲《關雎》之亂哉！

錢謙益《戲題徐元歎所藏鍾伯敬茶訊詩卷》（存目）

《明文授讀》卷三七　先夫子曰：鍾惺，字伯敬，楚之竟陵人，萬曆庚戌進士，仕至提學道。其文好爲清轉，以糾結見長，而無經術本領，求新求異，反墮時文蹊徑。

《詩辯坻》卷四　伯敬因讀右丞詩而厭劉琨、陸機，非但不知古，併不知唐。

又　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此古詩與唐古詩別處。伯敬此處正瞶，乃恨于鱗妄語，非口舌可爭。今人酷喜二子家言，亦政愛其近情耳。

又　伯敬欲使學陶詩者從王昌齡、儲光羲入，是教以逆流舉櫂。徐昌穀亦有「魏詩門戶，漢詩堂奧，入戶升堂」語，皆吾所不知也。

王士禛《師友詩傳續錄》　問：「高、岑似微不同，或高優於岑乎？」答：「唐人齊名如沈、宋，王、孟，錢、劉，元、白，皮、陸，皆約略相似，唯李、杜，高、岑迥別。高悲壯而厚，岑奇逸而峭。鍾伯敬謂高、岑詩如出一手，大謬矣。」

《古夫于亭雜錄》卷四　竟陵鍾伯敬集中《早朝》詩一聯云：「殘雪在簾如落月，輕煙半樹信柔風。」閱之不覺失笑。如此措大寒乞相，乃欲周旋金華殿中，將易千門萬戶爲茅茨土階邪？

又卷五　史斷自胡致堂《管見》而後，以東阿于文定公《讀史漫錄》爲最。竟陵鍾退谷《史懷》多獨得之見，其評左氏，亦多可喜。《詩歸》議論尤多造微，正嫌其細碎耳，至表章陳昂、陳治安兩人詩，尤有特識。而耳食者一概吠聲，可歎。

賀貽孫《詩筏》　鍾伯敬云：「常建詩清微靈洞，似『厚』之一字，不必爲此公設。」此語甚當。但常建詩亦自有常建之厚，古人所謂溫厚者，常建之詩是也。其「清微靈洞」，俱從溫厚中出，所以內外俱徹，如琉璃映月耳。

又　伯敬評杜雖未盡確，然不可謂非別眼。若其評太白，則未悉所長。

又　伯敬云：「王建《宮詞》，非宮怨也。惟『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一首，頗有怨意。」余謂怨之深者必渾，無論宮詞宮怨，俱以深渾爲妙，且宮詞亦何妨帶怨。如王建云：「私縫黃帔捨釵梳，欲得金仙觀內居。近被君王知識字，收來案上檢文書。」此非宮詞中宮怨乎？然急讀不覺其怨，惟詠諷數過，方從言外得之。此眞深於怨者，不獨「樹頭樹底」一首也。

《載酒園詩話》卷一　鍾氏《詩歸》失不掩得，得亦不掩失。得者如五丁開

蜀道，失者則鐘鼓之享鷄鶃。大率以深心而成僻見，僻見而涉支離，誤認淺陋爲高深，讀之使人怏怏耳。然其持論亦偏，曰：「詩以靜好柔厚爲教者也，豪則喧，俊則薄，喧不如靜，薄不如厚。」愚意遠喧而取靜可也，避豪而得悶不可也；戒薄而求厚可也，舍俊而獎純不可也。何必豪與俊獨無詩，夏葛冬裘，曲房曠閣，固不可舉一耳。

又　伯敬尤推劉眘虛，其言曰：「妙在止十四首，一字去不得，其用意狠處，全在不肯多。」然觀殷璠所稱「歸夢如春水，悠悠遶故鄉」，又「駐馬渡江處，望鄉得歸舟」，皆在十四首外，則劉詩遺失多矣。人生後世，不宜據所聞見，懸斷古人。鍾嘗云：「李賀投溷詩無復佳者。」即此種論頭也。僻不足怪，笑其辯而堅耳。

《說詩晬語》卷下　鍾伯敬云：「但欲洗去故常語，然別開一徑，康馗有弗踐者焉。故器不尚象，淫巧雜陳，聲不和律，艷詄競響。」此持論極善，且似自砭其失處。蓋詩當求新於理，不假雜色點綴而自然如實不靈，此又似靈分太多，請智者參之。

《歸州峽》《明詩平論二集》卷二：手眼清透，不古遊覽之篇，猶有佳作；近體力矯王、李之弊，舍崇曠而入莽榛，薄亮音而畫，所謂百鍊，正在此。

《飛雲巖》《明詩平論二集》卷二：諸遊山水詩，又刻畫又渾成，覺季重臨摹老杜，差下一格矣。讀此等詩，不得不服其心靈手妙，效顰之流從何着腳？

《無字碑》《明詩歸》卷五：譚云：渾而古絕，無挑剔破碎小家病痛。

《鄴中歌》《明詩歸》卷五：譚云：寫得老瞞英雄自英雄，奸滑自奸滑，情癡自情癡，一一皆其至性，絕不以此掩彼。弔古詩，必須有如此心胸，方足令古人九原首肯。補云：議論精鑿，筆墨縱橫，自是詩壇大將。微不滿伯敬詩如此者，亦難多得。

《觀日歌》《明詩平論二集》卷五：形容處未免太苦，頗見刻畫之痕，但則無異也。補云：伯敬先生詩，其自得意者，在靈在慧。不知靈慧，不傷巧則傷薄。吾獨愛其拙者、朴者，蓋拙朴則溫厚，溫厚則悠永，其去巧薄，不慨也。

《覲齋詩談》卷八　鍾惺云：「《三百篇》後，四言之法有二：韋孟《諷諫》，其氣和，去《三百篇》近，而有近之離；魏武《短歌》，其調高，去《三百篇》遠，而有遠之合。」予謂近而離者貌也，遠而合者神也。

《養一齋詩話》卷一　鍾伯敬云：「孟襄陽詩易爲淺薄者藏拙。」此語令人懷然。其實淺薄者，萬萬不能爲孟襄陽詩也。爲人所欺，仍觀者之淺薄耳。

分論

《經觀音巖》《明詩平論二集》卷二：曲折玲瓏，有幽必到，山水詩恨蹠

《歸州峽》《明詩平論二集》卷二：手眼清透，不

《飛雲巖》《明詩平論二集》卷二：諸遊山水詩，又

《無字碑》《明詩歸》卷五：譚云：渾而古絕，無

《鄴中歌》《明詩歸》卷五：譚云：寫得老瞞英

《觀日歌》《明詩平論二集》卷五：形容處未

《歲暮送姪昭夏還家示弟恮等》《明詩歸》卷五：譚云：叨叨絮絮，如見慘傷，如聞歎息，可與昌黎《祭十二郎文》同讀，雖生死有異，而眞至之情，

《南歸柬別劉貞一侍御獄中》《明詩平論二集》卷二：並是深一層語，爲好名人下砭。

《磁州雨》《明詩平論二集》卷一〇：柔厚最入風雅，諷之有益性情，氣味亦絕似劉隨州。此等詩人亦忽之，何也？

《降自孔子崖循黃花洞止焉》《明詩歸》卷五：譚云：寫得山水有心有性，有情有景，有來有去，有動有靜，令人卧遊其間，應接不暇，詩也直兼畫矣。譚云：心眼在山水形勢之外，故指陳歷歷。

《冬日登虎丘》《明詩歸》卷五：范文光曰：作虎丘詩如是，使人歌舞之懷都盡。虎丘久爲笙歌脂粉埋沒，得此方表其清虛幽秀之眞面目。伯敬心眼過人，此□(其)一斑。

《月下新桐喜徐元歎至》《明人詩鈔續集》卷一〇：三四亦雅潔。又七言云：「村過數日無紅葉，江近雙峰似白雲。」不愧清新。

《送謝吉甫入都兼寄彥甫》《明詩平論二集》卷一〇：雅厚高老，不減達夫。

《秦淮竹枝》(覆舟春半望鷄籠)《古今詞統》卷二：宋時西湖亦在城中，豈讓舊京之有淮哉？

《燈花賦》《皇明十六名家小品》：「搖搖弄焰飛奇采，的的舒紅吐異光。」寫物着則癡，離則遠，似此可云奇肖。《媚幽閣文娛》卷一：嫋嫋濯濯，鮮秀欲滴。

《鵲巢賦》《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向有《燕巢賦》，已極形容，後來難踞其巔，此却另出一意，爭伯一方。

《秦淮燈船賦》《皇明十六名家小品》：燈船，金陵一奇也，此賦摹索亦無語不奇。觀者領之，觀者不能言之，讀此覺笙歌燈燭交呈於耳目。

《善權和尚詩序》《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奕奕有清氣，竹聲梅韻，拂拂撩人。

《問山亭詩序》《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嶄然怪石出泥，稜稜觸目。

《章晦叔詩序》《皇明十六名家小品》：超然脫塵埃。

《先師雷何思太史集序》《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叙致不唯可傳何思詩文于不朽，並傳其人於不朽。

《喜鄒彥吉先生至白門惺以八月十五夜同諸詞人集俞園序》《皇明十六名家小品》：風流瀟散，何減太白詩序。《古今小品》卷五：駢語極難幽光，此以幽勝。

《方母八十序》《明文霱》卷八：清明強立之文，如老梅寒雪，雖俗眼相看，亦復依徊，不能已已。

《仲弟婦王氏五十序》《皇明十六名家小品》：陡起高論，下曲寫其不得已之心，亦其無所勉強之心，末以王侍御比勘，覺貞臣貞婦並立千古。

《脩覺山記》《皇明十六名家小品》：是一幅徵仲山水，指畫極細而雅。

《浣花谿記》《皇明十六名家小品》：聲色清冷幽悄，似與浣花谿爭勝。

《燕太子丹》《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就他無意中語言作我印證，便死語皆活，癡心亦靈。

《杜欽谷永》《古今議論參》卷一四：此等眼目，直踞高岡。

《荀彧》《古今議論參》卷一四：似文若之類者，皆不必。

《與徐惟得憲長》《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尺幅中多少轉折，熱挑冷撥，極是動人。

《與譚友夏》(輕詆今人詩)《皇明十六名家小品》：靈巧。可杜妄語兒舌端。

《與譚素臣兄弟》《皇明十六名家小品》：憤激中具奇幻想。

《與弟恮》《皇明十六名家小品》：淡遠。可想超然胸次。

《與郭篤卿》《皇明十六名家小品》：每讀先生文，有一波未竟，一波又興，一峰方轉，一峰又出，令人不暇應接，而尺牘猶甚。

《圓通庵募緣疏》《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妍雅中巧於誘掖。

《與井陘道朱無易兵備》《皇明十六名家小品》：亦抑亦揚，其排調何啻鬍蘇。

《與林少嚴座主》《皇明十六名家小品》：轉展伸出自己主意，眞獨行其道者。

《代薦遼東陣亡將士》《古今小品》卷六：中一段可令死者目瞑，文情淡古，哀而不傷。

《祭同年彭用九文》《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字字肺腸，言言肝膈，泉下也應心慰。

《白門告先靈文》《皇明十六名家小品》：不情者讀之，一片鬼語；多情者讀之，一片深心。

《堂祭本生父奉政二府君文》《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嗷嗷峽猿之聲。

《自題詩後》《皇明十六名家小品》：鸞翔鳳翥，迴旋多姿。

《五看雪詩引》《古今小品》卷四：深秀之極，秀可言秀，而深妙不可言。

《題潘景升募刻吳越雜志冊子》《皇明十六名家小品》：疎宕靈轉，一珠九曲。

《自題小像》《古今小品》卷七：澹遠之神，蕭然自得。

傳記

鍾惺《家傳》（存目）

李明睿《鍾譚合傳》（存目）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五　鍾惺《史懷》二十卷。　又卷一六：《楞嚴如說》十卷。（同賀中男輯。）　又卷二六：《隱秀堂全集》八卷，《遺稿》四卷，《鍾伯敬文》十六卷，又詩二十二卷。　又卷三一：鍾惺、譚元春古、唐《詩歸》四十七卷。（古十五，唐三十二。）

《明史・藝文志三》　鍾惺《楞嚴如說》十卷。　又《藝文志四》：《隱秀堂集》八卷，《古唐詩歸》四十七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鍾惺《詩經圖史合考》二十卷、《毛詩解》無卷數。　又《五經纂註》五卷，舊題竟陵鍾惺纂註。　又《史懷》二十卷。　又《合刻五家言》無卷數。　又《周文歸》二十卷、《宋文歸》二十卷、《名媛詩歸》三十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詩類存目一・詩經圖史合考》　二十卷。明鍾惺撰。【略】是書雜考詩之名物典故，亦間繪圖，故稱圖史合考。然名雖釋經，實則隸事。如《周南・桃夭》篇首引《本草綱目》載「桃仁去淤血，桃梟療中惡腹痛」一條，次引《家語》「六果桃爲下」一條，次引《管子》「五沃之土宜桃」一條，次引《鹽鐵論》「桃實多則歲穰」一條，次引江淹《桃頌》一條，次引「唐明皇目桃爲消恨花」一條，次引《酉陽雜俎》「王母桃」一條，次引《列仙傳・綏山桃》一條，其文遂畢，於經義一字無關。全書所載，皆類於此，不知其何所取也。

又《五經總義類存目・五經纂註》　五卷。舊本題竟陵鍾惺纂註。有惺自序，而書前又有舒文鼎所爲凡例，云「今本朱、蔡、陳、胡之統訓，一就伯敬先生爲取衷」。則其書非惺所爲矣。其書皆刪節經文，《易》則一卦內刪數爻，《詩》則一篇中刪數章，《書》則一篇中刪數段，《春秋》、《禮記》刪節猶甚。惺似不謬陋至此，或亦書賈所託名歟！

又《史評類存目二・史懷》　十七卷。明鍾惺撰。【略】是書上自《左傳》、《國語》，下及《三國志》，隨事摘錄，斷以己見。《明史・文苑傳》稱「惺官南都，傚秦淮水閣讀史，恆至丙夜。有所見，即筆之，名曰《史懷》。」即是編也。其說雖間有創獲，而偏駁者多。蓋評史者精核義理之事，非掉弄聰明之事也。

又《雜家類存目一一・合刻五家言》　無卷數。明鍾惺編。【略】是書一曰《道言》，凡十二卷，即《文子》也。二曰《德言》，分上、下二卷，即劉晝《新論》也。三曰《術言》，即《鬼谷子》也。四曰《辨言》，即《公孫龍子》也。五曰《文心雕龍》，凡十卷。各書俱有專行之本，不可強合而別立標題。務爲詭異，可謂杜撰無稽矣。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三《明清部二》　《按鑑演義帝王御世盤古至唐虞傳》二卷十四則（內閣文庫）。明書林余季岳刊本。題「景陵鍾惺景伯父編輯」、「古吳馮夢龍猶龍父鑒定」。末卷廣告署「書林余季岳識」。上圖（圓圖）下文，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封面中題「盤古誌傳」，右上題「鍾伯敬先生演」，左下題「金陵原梓」。首景陵鍾惺序。書僅寥寥十四則，雖遠古事跡，難於稽考，亦可見其文之易窮也。余在國內所見有崇禎八年刊本周游仰止編之《開闢演義》六卷八十四回，較此書多數倍，似當在此書之後。

又（按鑑演義帝王御世）《有夏誌傳》四卷十九則（內閣文庫）　明刊本，上圖下文。亦題「景陵鍾惺敬伯父編輯」、「古吳馮夢龍猶龍父鑒定」，行款形式，

與余季岳刊《盤古至唐虞傳》全同，即一人所刻書。首鍾惺序極空洞冗長。今坊間《夏商合傳》本《有夏誌傳》，即是此本，但改四卷爲六卷耳。

藝文

譚元春《答鍾伯敬書》（存目）

又《騷唁詞》 鍾子試閩士纔三郡，而本生封君奉政大夫終於家，棄紱歸。其友譚元春深悲之，而申《騷唁》之詞。

又《告亡友文》 鍾子伯敬死之前三日，告於佛受五戒，發願來生，甚爲寂遠。友人譚元春不敢用人間庶羞重違其志，延僧衆誦經。是日設花果香燈供佛，因以及鍾子而告之。

陳繼儒《鍾伯敬先生像贊》（存目）

單思恭《讀鍾伯敬集》（存目）

雜録

《日知錄》卷一八 鍾惺字伯敬，景陵人，萬曆庚戌進士。天啓初，任福建提學副使，大通關節。丁父憂去職，尚挾姬妾游武夷山，而後即路。巡撫南居益疏劾有云：百度踰閑，五經掃地，化子衿爲錢樹，桃李堪羞，登駔儈於皁比，門牆成市。公然棄名教而不顧，甚至承親諱而治游。疑爲病狂喪心，詎止文人無行。（原注：辛酉福建提學僉事癸亥丁憂，甲子京察。）坐是沈廢於家。乃選歷代之詩，名曰《詩歸》。其書盛行於世。已而評《左傳》，評《史記》，評毛詩，好行小慧，自立新說，天下之士，靡然從之。而論者遂忘其不孝貪污之罪，且列之爲文人矣。（原注：錢氏謂：古人之於經傳，敬之如神明，尊之如師保，誰敢僭而加之評隲？評隲之多，自近代始，而莫甚於越之孫氏，楚之鍾氏。孫之評書也，於《大禹謨》則譏其文之排偶，其評詩也，於《車攻》則譏其選徒囂囂，非有聞無聲之義，尼父之刪述，彼將操金椎以控之。又何怪乎孟堅之史，昭明之選，詆訶如蒙童，而揮斥如徒隸乎？鍾之評《左傳》也，它不具論，以「克段」一傳言之，「公入而賦，姜出而賦」句也，「大隧之中」凡四句，其所賦之詩也。鍾悞以「大隧之中」爲句，斷而以融融洩洩爲序事之語，遂抹之曰：俗筆。句讀之不析，文理之不通，儼然丹黃甲乙，衡加于經傳，是之謂非聖者無法，是之謂侮聖人之言。而世方奉爲金科玉條，遞相師述，學術日頗，而人心日壞，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孫氏名鑛，今世所傳孫月峰者是也。）余聞閩人言：學臣之鬻諸生，自伯敬始。當時之學臣，其於伯敬固當如茶肆之陸鴻漸，奉爲利市之神。又何怪讀其所選之詩，以爲風騷再作者耶？其罪雖不及李贄，然亦敗壞天下之一人。舉業至於抄佛書，講學至於會男女，考試至於鬻生員，此皆一代之大變，不在王莽、安祿山、劉豫之下。故書其事於五經諸書之後。嗚呼，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已先言之矣。

費經虞《雅倫》 鍾伯敬在金陵生日，一客畫長江萬里圖祝之，樓臺、花樹、雲煙、水石，皆有殊致。伯敬展玩甚喜。到後落欵處，便欺曰：「可惜不能傳。」衆賓問故，伯敬曰：「止宜用『爲伯敬先生作，某處某人畫』便是。」（費經虞曰：『伯翁老先生』，又稱『某處晚生』，俱不雅。今『老先生』，仕宦之通稱。古尊道德君子，止稱先生。如東坡先生、伊川先生、陽明先生，方不鄙俗。異日此畫不知伯翁何人，非伯敬物，便不寶藏。若知是伯敬物，後世詞客，其以伯敬爲何如人耶？他日購良紙，請再爲我作之。」一座欽其高雅。（費經虞曰：王元美《觚不觚錄》云：正德中，稱謂尤簡，至嘉靖，始有稱翁者。然止施於三品九卿耳。其後四、五品、京堂、翰林、憲長皆稱翁矣。今則外至丞倅、司理，亦稱翁。京師稱極尊者曰「老先生」，自內閣至大、小九卿皆如之。門生稱座主亦不過曰「老先生」。分宜嚴相當國，諛者稱「老翁」，厚之甚者稱「夫子」。此後門生稱座主俱曰「老師」。余自丙辰再入朝，則三品以上官，庶僚多稱之爲「老翁」。）

李流芳

論述

綜論

謝三賓《檀園集序》 予爲嘉定之三年，始謀刻四家文集。於時長蘅已病卧檀園，予躬致藥餌，登牀握手，長蘅爲強起，盡出所著作，手自芟纂，得詩六卷，序記雜文四卷，畫冊題跋二卷，合十二卷，題曰《檀園集》，授其姪宜之，以應予之請，遂刻，自《檀園集》始。明年正月，長蘅沒，予哭其家，爲經紀其喪，欷歔不能去。已而刻成，因爲之序。長蘅累世簪纓，科名廿載，文章書畫，絢爛海内。其徒盜竊名姓及模勒衒售者，猶足以奉父母，活妻子，而長蘅身沒之日，園亭水石、圖書彝鼎之外，籯無一金，廩無釜粟，高賢靜士之風流，其大略亦可睹已。爲人慷慨，遇不平事，無問朝野，輒義形於色。然慈惠樂易，其素性也。喜接後輩，周貧交，尤喜成人之美，未嘗有所怨忌。時或發詞偏宕，或詩文感憤，類於罵譏嘲謔者有之，然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正所謂深於風者矣。惜其窮老不遇，徒放浪於吳山越水，盱衡奮袂，以自鳴其不平，故僅存茲集以傳世。使得待詔金馬，延登玉堂，拜稽揚厲，以上繼皐陶史克之作，令鄙人小夫，帖耳咋舌於文章之有用，從此不敢侮易文墨士，不亦偉歟？而竟優游林壑以沒，此予之歎息痛閔於長蘅也。【略】崇禎二年秋七月，友人謝三賓序。

李宜之《檀園集後序》 孟陽先生論詩，以七言八句爲難工，而絕愛叔父近作，嘗言長蘅之澄澹精緻，受之之綿密彪炳，皆七言之長城也。至於五言古詩，如《南歸》諸什，則孟陽先生直口諷手抄，比於淵明、摩詰之詩，非僅徒鮑謝輩元白而已。叔父身病而心壯，病愈之日，若不逃之空寂，焚棄筆硯，則詩文之斐灼，方將與歲月俱無窮。《檀園》一集殆非叔父之大全也。宜之尚欲砥礪舉業，睎覘科第，未能根蒂前古，承叔父通經之訓，以究先太史未竟之業。文章之□〔道〕，茫然望涯，縱復覃精竭慮，亦何能繪畫日月之萬一。雖然，此叔父意也，其何敢辭？秉筆觀縷，亦聊以伸叔父之意云爾。崇禎二年歲己巳元夕後五日，猶子宜之謹序。

程嘉燧《李長蘅檀園近詩序》 余與長蘅皆好以詩畫自娛，長蘅虛己泛愛，才力敏給，往往不自貴重，余皆力篤志，類於矜慎，而中不能無意於名。頃，長蘅屢躓而智益恬，貌益腴，若能囂然遺世以游，故不自知其所得日以臻妙。嘗造雲棲，留連湖上，其繪畫爲好事所藏去，動皆盈箱累篋。余偶見於他所，如觀古名畫，心若不能得之。至於詩歌，率然而成，尤不能盡見。如《夜遊皋亭龍居》詩已刻石山中，始一傳諷，雖同時老成，皆以爲不逮也。【略】甲寅孟夏，將遊廣陵，宿長蘅家，因夜論詩，約爲黄山之遊，且令余序其近詩。

《明詩平論二集》卷一 長蘅五古溫厚深婉，爲體中獨絶，律詩乃率爾身。或問：子於五古頗去平調，而長蘅不尚奇險，何收之多也？予謂嘉、隆間五古，正恨其通套無痛癢，如一副應酬贊禮，牙笏繡補，璀璨滿前，自可假借，不必己出，人亦不堪領受。又如楚蜀舊俗，以木魚漆鴨宴客，不若菘韭之適口，惡其僞也，惡其襲也，豈恨其平哉！詩到眞處必平，平到極處即奇。長蘅之平，正使好奇者無從入手，此正奇之至也，何得謂平。

徐秉義《重刻檀園集序》 先生所著《檀園集》十二卷，崇禎二年己巳，邑侯謝公彙刻四家集行世，四家者，唐叔達、婁子柔、程孟陽及長蘅也。兵燹後，《檀園集》板已毀廢，今康熙二十八年己巳，陸生扶照重遵原本刻之。夫天道人事之盈縮，大抵六十年而一變，今距謝公初刻時，甲子恰一週，豈非先生風雅之傳，由剝而復之會乎？刻既竣，扶照載菊數十本扁舟而來，以是集問序於余。余方棲息耘圃，於時對名花，讀佳篇，覺霜林花氣與先生之清風逸韻飄颺於疎窗簾幙之間，不知其孰爲東籬之花，孰爲檀園之文，併忘其身之在耘圃也，咏歎之餘，移我情矣。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長蘅書法規模東坡，畫出入元人，尤好吳仲圭。其於詩，信筆輸寫，天眞爛然，其持擇在斜川、香山之間，而所心師者，孟陽一人而已。居恆語余：「精舍輕舟，晴窗淨几，看孟陽吟詩作畫，此吾生平第一快事。」余笑曰：「吾却有二快：兼看兄與孟陽耳。」晚尤遜志古人，草

書杜、白、劉、蘇諸家詩，至數十巨冊，故於詩律益細。孟陽亦歎其《皋亭》、《南歸》諸篇，以爲非今人可及也。長蘅兄諸生元芳，字茂初，能爲七言長句；次兄庶吉士名芳，字茂才，有詩集，孟陽爲序。有才子曰杭之，字僧筏，畫筆酷似其父。乙酉歲，死於亂兵，遺孤藐然，今育於從兄宜之家。長蘅風流儒雅，海內知名者垂三十年。其歿也，識與不識，皆聞而悲之。然長蘅之生平，孝於親，友于兄弟，澹蕩於榮利，而篤摯於君臣朋友，則世未必盡知之也。長蘅少有高世之志，才氣宏放，不可紲羈。自其兄翰林君早世，始撫心下氣，求工應舉之業，以慰其父母。更十餘年，與予偕舉南京。當是時，長蘅之年漸長，而又以爲不逮其父，雖橋褐趨時，其中固已不能無厭薄之矣。再上公車不第，又再自免歸，皆賦詩以見志。自是絕意進取，誓畢其餘年暇日以讀書養母，謂人世不可把玩，將刳心息影，精研其所學於雲棲者，以求正定之法。未久而病作，猶焚香洮頮，手書《華嚴》不輟。又以其間寫唐、宋大家詩至數十帙，皆未就而卒。嗚呼！其可悲也！長蘅事母，色養甚備。敬其長兄，撫其弟妹若姪，絕甘分少，皆人所難能者。顧不修事飭邊幅，以孝謹取名。與人交，落落穆穆，不以握手出肺肝爲信。磨切過失，周旋患難，傾身瀝腎，一無所鯁避。平居不入公府，譚居間竿牘之事，輒頭面發赤。家貧，資修脯以奉母。稍贏，則以分窮交寒士，卒未嘗立崖岸之行，以潔廉自表襮也。性好佳山水，中歲於西湖尤數。所至詩酒塡咽，筆墨錯互，揮灑獻酬，無不滿意。山僧榜人，皆相與款曲軟語，間持絹素請乞，忻然應之。其爲人和樂易直，外通而中介，少怪而寡可。其於君臣朋友之間，大節確然，不可得而犯干也。歲壬戌，廣寧陷，都城震驚。遂喟然束裝南歸，其意以爲母老身未仕，猶可以無死也。以可以無死而死焉必也。以可以無死而歸，則其不可以無死而死焉必也。假令世不幸而有有唐天寶之事，苟受一命如王維、鄭虔之爲，我知其必不忍也。丑、寅之交，每竊歎曰：「事不可爲矣！」往往縱酒無聊，至於泣下。遂病咯血不能止。病且革，聞余被放，撫枕歎詫。亡何，遂不起，崇禎二年之正月也。享年僅五十有五。嗚呼！其尤可悲也！長蘅交知滿天下，其少所與游處曰鄭胤驥閑孟、王志堅弱生，故其子娶閑孟之女，而其女歸弱生之子。其尤敬愛者曰程嘉燧孟陽。孟陽謂長蘅書法規模東坡，畫出入元人，尤似吳

分論

《虎山踏月示同遊鄒孟陽張魯生》《明詩歸》卷五：鍾云：遊山水人，要自具一副遊山水心眼，方能領略山水眞趣。不然，雖日與山水爲緣，漠如也。觀此詩，見長蘅心眼幽深處，直與山水性情鎔成一片，故興極高，而感極深，非淺人所能強作也。又云：有聲有色，有今有昔，有悲有歡，有癡有達，情興淋漓悲壯，不減《蘭亭》一叙、《赤壁》二賦。

《南歸詩・登雲龍山》（兹山表徐方）《明詩平論二集》卷一：別將河湖宕開作結，勢極健遠。

《徐廷葵〈燕中草〉序》《明文授讀》卷三八：先夫子書《檀園集》：流芳字長蘅，嘉定人。長蘅無他大文，其題畫冊蕭灑數言，便使讀之者如身出其□，眞是文中有畫也。

傳記

錢謙益《李長蘅墓誌銘》　長蘅姓李氏，諱流芳，其先徽州歙縣人也。其祖贈奉訓大夫諱文邦，始徙嘉定。文邦之子諱汝筠，繼室以陳氏生長蘅。長蘅風流儒雅，海內知名者垂三十年。其歿也，識與不識，皆聞而悲之。然長蘅之生平，孝於親，友于兄弟，澹蕩於榮利，而篤摯於君臣朋友，則世未必盡知之也。長蘅少有高世之志，才氣宏放，不可紲羈。自其兄翰林君早世，始撫心下氣，求工應舉之業，以慰其父母。更十餘年，與予偕舉南京。當是時，長蘅之年漸長，而又以爲不逮其父，雖橋褐趨時，其中固已不能無厭薄之矣。再上公車不第，又再自免歸，皆賦詩以見志。自是絕意進取，誓畢其餘年暇日以讀書養母，謂人世不可把玩，將刳心息影，精研其所學於雲棲者，以求正定之法。未久而病作，猶焚香洮頮，手書《華嚴》不輟。又以其間寫唐、宋大家詩至數十帙，皆未就而卒。嗚呼！其可悲也！長蘅事母，色養甚備。敬其長兄，撫其弟妹若姪，絕甘分少，皆人所難能者。顧不修事飭邊幅，以孝謹取名。與人交，落落穆穆，不以握手出肺肝爲信。磨切過失，周旋患難，傾身瀝腎，一無所鯁避。平居不入公府，譚居間竿牘之事，輒頭面發赤。家貧，資修脯以奉母。稍贏，則以分窮交寒士，卒未嘗立崖岸之行，以潔廉自表襮也。性好佳山水，中歲於西湖尤數。所至詩酒塡咽，筆墨錯互，揮灑獻酬，無不滿意。山僧榜人，皆相與款曲軟語，間持絹素請乞，忻然應之。其爲人和樂易直，外通而中介，少怪而寡可。其於君臣朋友之間，大節確然，不可得而犯干也。歲壬戌，廣寧陷，都城震驚。遂喟然束裝南歸，其意以爲母老身未仕，猶可以無死也。以可以無死而死焉必也。以可以無死而歸，則其不可以無死而死焉必也。假令世不幸而有有唐天寶之事，苟受一命如王維、鄭虔之爲，我知其必不忍也。丑、寅之交，每竊歎曰：「事不可爲矣！」往往縱酒無聊，至於泣下。遂病咯血不能止。病且革，聞余被放，撫枕歎詫。亡何，遂不起，崇禎二年之正月也。享年僅五十有五。嗚呼！其尤可悲也！長蘅交知滿天下，其少所與游處曰鄭胤驥閑孟、王志堅弱生，故其子娶閑孟之女，而其女歸弱生之子。其尤敬愛者曰程嘉燧孟陽。孟陽謂長蘅書法規模東坡，畫出入元人，尤似吳

仲圭，詩仿佛斜川、香山，晚於格律更細，尤歎賞《皐亭》、《南歸》諸篇，以爲非今人可及也。長蘅既亡三年，以今年二月某日葬南翔之祖塋。其子杭之泣而言曰：「宜銘吾先人者誰乎？有先人之友程與錢在。」孟陽曰：「吾老矣，過時而悲，不能文也。銘莫如錢氏宜。」於是杭之纍然喪服來徵銘，孟陽助之請尤力。嗟乎！長蘅精勤學佛，既了然於去來之際矣，余銘之不勝其悲，其以余爲怛化已夫。

《明史・文苑傳四・李流芳》（存目）

紀事

錢謙益《題長蘅畫》（存目）

又《題李長蘅書劉賓客詩冊》（存目）

《漁洋詩話》卷中　「穀城山好青如黛，滕縣花開白似銀。」嘉定李長蘅詩也。余最喜之。甲子使東粵，往返兩過滕縣，不見一花，賦詩云：「薛北滕南屢問津，遠看山色黛痕新。惟餘一事堪惆悵，不見花開白似銀。」長蘅畫學雲林，亦是逸品。門人陸生廷燦扶照近補刻《嘉定四君子集》，余爲之序。大抵程孟陽之詩，婁子柔之文，長蘅之畫，足稱三絕。

《蠖齋詩話・蓴菜》　余過西湖，始嘗蓴羹，作歌云：「質柔膚滑不留手，白汁盈盈如水晶。」見者以爲絕肖。後閱袁中郎《湖上雜叙》，稱其葉微類初出水荷錢，枝如珊瑚而細，又如鹿角菜，其凍如冰，如白膠附枝葉間，清液泠泠欲滴，其味香脆滑柔，略似魚髓、蟹脂，而輕清遠勝。可謂形容都盡。其不足信者，謂蓴採自西湖，浸湘湖一宿然後佳，若浸他湖，便無味。此語終耳食。按：湘湖產蓴甚多，不採之西湖；湖蓴用湖水浸之頗佳，亦不聞遠浸湘湖；且生摘作羹，有新香，不必皆浸也。李長蘅有《煮蓴歌》，亦可稱蓴之小紀矣。歌曰：「怪我生長居江東，不識江東蓴菜美。今年四月來西湖，西湖蓴生滿湖水。朝朝莫莫來採蓴，西湖城中無一人。西湖蓴菜蕭山賣，千擔萬擔湘湖濱。吾友數人偏好事，時呼輕舠致此味。柔花嫩葉出水新，小摘輕醃雜生氣。微施薑桂猶清眞，未下鹽豉已高貴。吾家平頭解烹煮，間出新意殊可喜。一朝能作千里羹，頓使吾徒搖食指。琉璃盌盛碧玉光，五味紛錯晚秀矣。謝三賓刻《嘉定四先生集》時，流芳尚存。三賓詣視其疾，索所作，中一段佳話也。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檀園集》十二卷。

《明史・藝文志四》　李流芳《檀園集》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檀園集》　十二卷。明李流芳撰。【略】是編凡古今體詩六卷，雜文四卷，題畫跋二卷。雖才地稍弱，不能與其鄉歸有光等抗衡，而當天啓、崇禎之時，竟陵之盛氣方新，歷下之餘波未絕，流芳擩其間，獨恪守先正之典型，步步趨趨，詞歸雅潔。二百餘年之中，斯亦容與

因盡出平生詩文，手自芟纂，以成斯集。

藝文

婁堅《贈別李長蘅》（存目）

錢謙益《萬曆己未李三長蘅下第南歸尹二孔昭爲詩送之有云海畔逢錢大叮嚀莫作癡念故人贈處之義每爲涕洟今年春長蘅又下世矣泫然有作書示兩家子弟》（存目）

又《客塗有懷吳中故人六首・李先輩長蘅》（存目）

葛一龍《蒸雲集・四唁詩・李長蘅》（存目）

又《佛客齋集・四孝廉詩・李長蘅》（存目）

王志堅《寄長蘅》（存目）

洪應明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存目二・仙佛奇蹤》　四卷。明洪應明撰。應明字自誠，號還初道人。其里貫未詳。是編成於萬曆壬寅。前二卷記仙事，後二卷記佛事。首載老子至張三丰六十三人，名曰「消搖墟」。末附「長生詮」一卷。次載西竺佛祖自釋迦牟尼至般若多羅十九人，中華佛祖自菩提達摩至船子和尚四十二人，曰「寂光境」。末附「無生訣」一卷。仙佛皆有繪像，殆如兒戲。考釋道自古分門，其著錄之書亦各分部。此編兼採二氏，不可偏屬。以多荒怪之談，姑附之小說家焉。

顧大武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大武，字武仲，常熟人。從父兄大章，字伯欽；大韶，字仲恭；俱有名場屋。而仲子權奇俶儻，以古豪傑自命，讀書邑之東塔寺，每射輒中相輪。泅於君山之鵝鼻嘴，絕江流往返，如涉洲渚，觀者駭汗，以爲眞沒人也。酒間奮袂叉手，譚王霸大略，每大言曰：「世有用我，其爲姚元之乎！」金將軍相者，東征有功，不得敘；仇家上變，告其陰事，將亡命，而難其妻子。余謀之仲子，仲子報書曰：「藏亡匿叛，眞吾事也。」舍其孥於道北，踰年而後反。相歸，不往謝，仲子終不知相爲何人也。天啓中，伯欽坐奄禍，被急徵，廠衛邏卒如織，仲子傾身入長安，職內橐饘周旋，艱險無所避。一夕垣中白氣亘北斗，仲子故諳曉星象，指而泣曰：「諸君子其皆不免乎！」已而，楊、左六公並命。仲子護伯欽喪以歸，益自放於酒，謂：「天下將亂，吾衰矣，無以自見，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崇禎戊寅，余坐黨禍繫獄，仲子病甚，執其友駱生之手而問曰：「虞山之獄解乎？」曰：「解矣。」「同坐者偕免乎？」曰：「免矣。」忻然一笑釋手，未幾而歿。仲子歿後十年，而長樂馮舒得其所著《飛將軍賦》，錄而傳之，讀者皆拊膺太息，恨其人之不可作也。其詞曰：「聞東兵之入薊者，爲白鳥所翳，踉蹌出塞，畏之異甚，雖李都尉不過也。余聞而嘆曰：國家養士三百年，功乃出么麼蟲蝝下！因號曰：飛將軍，濡穎而爲之賦曰：龍集庚午，律屆林鍾。常儀晃耀，金精爛空。非非子方散髮坐露，披襟當風。吟梁父而搖膝，撫金徽而送鴻。忽若有客，遊戲庭中。入不由戶，踰吾高墉。提攜巢睫之侶，嘯呼卵翼之蟲。方驚顧而未已，創已及於微躬。始引嘴而錐刺，俄扼吭而戈舂。忽上下，自西自東；桓桓攘攘，隆隆洶洶；手不停拊，掌爲殷紅。乃命童子呼燭龍，方欲熏之燎之，俾無逼處我宮。客乃振羽曲腳，哆口張瞳，向余而嘻曰：我以子爲可語也，始率屬而相從，豈賓主之不具，而下策是庸？爾亦知黃龍之北，有蘇鶡遺封乎？當神皇之末季，羣遺孽而內訌；爰徵兵而命帥，亦束甲而礪鋒。莫不口呿腳縮，車販馬慵。豈邯鄲之一蝨，俄魯國之

冬螽！血滔莽兮野赭，尸撑拄兮山崇。孤寡瞠兮聲鼎沸，野鬼嘯兮隱豐窿。淹延四葉，披猖十冬。懷金紆紫之貴客，紲玉佩符之上公，莫不崩角乞命，獻妻求容。余實憤焉，爰奮吾臂，糾吾宗。後焦螟，前蠥蠓，左鷶母，右秋蚚；白鳥後殿，豹腳先鋒。昏兮成市，晝兮伏蹤。墮不顧雲臺之高，負不怯太山之穹。或擷其腹，或揕其胸。長刺短吸，左突右冲。浴鐵兮莫禦，揮刃兮何從？藉藉兮筋露，踆踆兮足蛩。目彷彿兮不能顧，手卷蝸兮不及縈。乃齒舌而歎曰：此冥冥蒙蒙，翾翾蘧蘧者，漢家之飛將車也。中國長技如是，又何必取履孺子，刻璜釣翁，而後衽席拔百丈之旗，樽俎折千里之衝乎？於是土崩瓦解，鳥散魚喁，望遼雲而狂走，指黑水而潛蹤。千里之足蝟縮，萬人之帳煙空。天子於是告清廟，奏車攻。文則加官蔭子，武則裂土定封。此皆吾黨蓋代之武略，而薄伐之奇庸也。今子乃欲加我焚如之酷，忘我逿彼之功，又何怪高人之得志於丘首，而烈士之致恨於藏弓也耶？非非子於是岸幘而起，斂衽致恭：吾徒知子之不食天駒爲有道，挫精空中爲有德，烏知將軍之力、之勇、之功、之洪如此也乎！亟開紫綃，坦卧通中，效舍人之卻扇，與展禽而共傭。捐我體兮療子饑，而後與子同返於崆峒。」

光緒《常昭合志稿》卷二五《人物之四・耆舊》（存目）

徐　于

鄒迪光《夢雨庵集序》　徐君于王具俊才，又席其先閥閱之遺，足豪舉明得意，而獨澹泊是嗜，白氈楚楚類高坐道人。與之語，玉屑斐亹有致；及與之徵歌命舞，而眉稜間隱隱，勝情生動。已而與之論詩，出所爲《夢雨庵集》示余，讀之言言空花水月，從伊蒲腸中出也。而亦時詠蘼蕪，賦芍藥，作香奩間情語，篇章不多，大都玄言之用七，而綺語之用三，令人塵土盡而磈礧消矣。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于，字于王，常熟之甲族。其宗人以田廬衣馬相豪，身又爲貴公子，不問家人生產，食貧如寒素。花晨月夕，詩壇酒社，賓朋談讌，聲伎翕集，典衣鬻珥，供張治具，惟恐繁華富人或得而先之也。

徐良彥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良彥，字季良，新建人。萬曆戊戌進士，知婺源、溧水二縣，徵拜御史，以年例出，參議福建，副使山東，入爲尚寶少卿，大理寺丞，以僉都御史巡撫宣府，以奄黨崔呈秀論劾罷官，遣戍五溪。崇禎初赦還，召拜南大理卿，升南工部侍郎，請告，卒於家。萬曆丙午，公以溧水令分考南闈，余爲舉子，相臨爲師弟子，而契分則僑札如也。神廟末，黨論紛起，公與余並有黨魁之目，邅迴仕路者久之。逆奄之難，俱被譴逐，已而俱召起。余以閣訟罷免，公回翔南曹以卒，皆不獲枋用，略相似焉。公爲人公忠明敏，志節如秋霜皎日，饒膽智，善鐫決，所至斧劈理解，具有聲跡。語及於軍國大計，國論人材，條分目列，胸中井如也。高陽少師秤量朝士，少所許可，獨心折於公，曰：「近代人才，此爲眉目矣。」公少讀經世之書，不事聲律，戊五溪日，信筆口占，伸寫志意，遂有詩數百篇，風骨冷然，警句獨絕，詩人或未之逮也。叔子世溥，字巨源，以詞賦起豫章，海內皆稱之。

《靜志居詩話》卷一六　徐良彥，字季良，新建人。萬曆戊戌進士，知婺源、溧水二縣，擢河南道御史，外轉福建參議，轉山東按察副使，入爲尚寶司少卿，歷大理寺丞，右通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回籍。起南大理

謝兆申《徐于王問影堂詩》（存目）

錢謙益《徐于王挽詞二首》（存目）

卿，升南工部右侍郎。

又　侍郎語多獨造。其《塞上曲》云：「長城陳死人，有力皆如虎。」亦警策也。《落葉》云：「落葉不上枝，因風亦復起。清風本無私，何因有彼此。一葉隨飄蕩，一葉沾泥滓。寄語風前葉，莫墮東流水。」《千頃堂書目》卷一二《清浪雜錄》一卷，《隨風錄》一卷。又卷一五：《續抄》二卷。

王思任

論　述

綜　論

陳繼儒《王季重擬存稿序》　吾於山陰得王季重使君，嘗讀其游記，心怖焉。已讀其《觀海》、《靈谷》諸詩，骨幹風姿，出之俱異想，咀之俱異趣。異人也哉！東坡謂：俠士智勇辨力，皆天民之秀傑者，三代出於學，漢以後出於郡縣吏。今季重經術吏治，業已有聞於時，而數起數躓，乍沉乍浮，凡生平怪怪奇奇、磊磊落落之精魄神審，百未得一舒。而並其所謂天民秀傑者，強半出於詩。弄丸舞劍，擊築扛鼎，其筆力耶？堅白同異，炙輠譚天，其嘲謔耶？五百義士，六千君子，其驅策使令耶？去陳言如仇故郤，嗤邪解如反惡聲，滿腦肥腸，穴胸洞腹，海內二三同志外，誰敢與之耦敵衡視者。彼然筆墨之外。猶記其評天台云：「孤月洞庭，正爾寂然，忽有天山萬里，一夜飛來。」又云：「恍忽幽玄，不記何代，片時坐對，人化爲碧。」觀此數語，則季重之畫不遠矣。

又陳田按　季重詩揚竟陵之餘波，如入幻國，詭變莫窮，如遊深山，魑魅出現，眞亡國之音也。閱竟《避園擬存》，惟《于忠肅墓》「社稷留還我，頭顱擲與君」二語，差堪把玩耳。《廬遊》詩稍近人。錄三首。

湯顯祖《王季重小題文字序》　時文字能於筆墨之外言所欲言者，三人而已。歸太僕之長句，諸君燮之緒言，胡天一之奇想。各有其病，天下莫敢望焉。以今觀王季重文字，殆其四之。而季重以能爲古文詞詩歌，故多風人之致。光色猶若可異焉。

陸雲龍《王季重先生小品叙》　湯若士叙先生小題，謂天若異之者三，夫制舉小技寧足盡先生哉！先生更有不朽之業可金石鑱之、梨棗壽之者，其膽匏如心髮、如筆舌，轆轤如奴風僕雅，何嘗盡廢老生常談？而類能破腐爲新，粧點處頓湔塵色。而其借靈山川者，又非山川開其性靈，先生直以片字

鏤其神、闢其奧、抉其幽、鑿其險，秀色瑰奇，踞其巔矣。若夫弱冠策名人，每易爲驕心浮氣所乘，而先生又何如異哉！吾則謂人巧自可以天工奪，又寧受天異也？執鞭之心雖切，識荆之願未酬，不獲盡羅其箴銘贊跋莊誦之，聊以此飽飲河之腹云爾。壬申臘月，錢塘陸雲龍雨侯父題。

《萇楚齋隨筆》卷四　明王思任撰《弈律》一卷，以明代律文列前，而以弈者所犯附會比照之。分笞、杖、徒三等，納贖有差，凡四十二條。《四庫提要》謂：「夫弈以消閒遣興，而限以苛例，使拘苦萬狀，動輒得咎，斯亦不韻之極矣，無論其所定當否也。」云云。閱之令人失笑。國朝□□□撰《妒律》一卷，刊入《昭代檀几叢書》中。雖屬游戲之筆，與王思任之《弈律》正同，雖本不能謂之撰述，亦不善於游戲者。此種人知識學問極陋，不能成他書，其心思才力，只能成此種不值識者一笑之無用書，然又何必敝精勞神於泥塗中哉！

分論

《盤花》《明詩平論二集》卷一：用才與才之自處，時之適然皆有之，寓意遠。

《吸墨閣近稿序》《皇明十六名家小品》：談文處直是熟知斯文痛癢人。

《蒦園近艸序》《皇明十六名家小品》：直是天人，色想俱超人世。

《萍吟草序》《皇明十六名家小品》：超超着韻自遠。

《閑居百詠序》《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冷然有孤致。

《惹雲小草》《皇明十六名家小品》：是竹之雅俗苦樂譜，《瓶花》諸譜輸其簡。

《屠田叔答詞序》《皇明十六名家小品》：題與文爭奇。

《卯辰合轍叙》《皇明十六名家小品》：拈一「怪」字播弄，亦如吞刀吐火之可悅。

《游嶧山記》《明文霝》卷一〇：變態百出，可稱文妖。

《游北固山記》《明文霝》卷一〇：季重先生諸記尖悍遒媚，無不靈奇獨闢，今僅錄其一二短幅者，猶詩家含唐律而遊宋音，喜其以議論破聲響耳。

《游敬亭山記》《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叙致琢句，直分宣城、青蓮之席。

《媚樵亭記》《皇明十六名家小品》：輕揚妍麗，晚風沓來，紅紫冉冉而結綺。

《游小洋紀》《皇明十六名家小品》：開染局與蜃門麗，天工也；逞枯管與天寫色，人巧也。人巧足配天工。

《游華蓋紀》《皇明十六名家小品》：想若幽嚴，接之殊驚靈快。

《游東山記》《皇明十六名家小品》：議論橫生，亂山萬疊。

《小洋青田記》《明文霝》卷一〇：夭淫怪艷。

《仙巖》（瑞安）《皇明十六名家小品》：記如寫生，直似山情水態，人之舉動畢具於吾前。爲山水作語，奇甚。

《屠節婦傳》《皇明十六名家小品》：以如髮之微思，運如錐之利管，刻老人之酸語，鐫節婦之苦心，可泣可傷，可欣可慕。

《茵花館詩序》《皇明十六名家小品》：綺思雋舌，每一披讀，輒神欽崇期。

《雪香庵詩集序》《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合《惹雲草》讀，覺花竹扶蘇、橫胸刺眼，文與可之「成竹」非奇，謝道蘊（韞）之「咏雪」非麗。

《苧蘿山稿序》《皇明十六名家小品》：泠然韻短，令人思長。

傳記

張岱《王謔庵先生傳》 山陰王謔庵先生，名思任，字季重。年十三，即從漏衡嶽先生館於槜李黃葵陽宮庶家。先生落筆靈異，葵陽公喜而斧藻之，學業日進。萬曆甲午，以弱冠舉於鄉，乙未成進士。房書出，一時紙貴洛陽。士林學究，以至村塾頑童，無不出口誦先生之文，及幼小題，直與錢鶴灘、湯海若爭坐位焉。先生初縣令，意輕五斗，兒視督郵，傴僂宦塗，三仕三黜。自二十一釋褐，七十二考終，通籍五十年，三爲縣令，一爲司李，一爲教授，兩爲臬幕，三爲主政，一爲備兵使者。直至監國，始簡宮詹，晉秩少宗伯，而國事又不可問矣。五十年內，強半林居，迺遂沈湎曲蘗，放浪山水，且以暇日閉戶讀書。自庚戌遊天臺、雁宕，另出手眼，迺作《遊喚》。見者謂其筆悍而膽怒，眼俊而舌尖，恣意描摩，盡情刻畫，文譽鵲起。蓋先生聰明絕世，出言靈巧，與人諧謔，矢口放言，略無忌憚。川黔總督蔡公敬夫，先生同年友也。以先生閒住在家，思以帷幄屈先生，檄先生至。至之日，宴先生於滕王閣。時日落霞生，先生謂公曰：「王勃《滕王閣序》，不意今日乃復應之。」公問故，先生笑曰：「『落霞與孤鶩齊飛』，今日正當『落霞』：而年兄眇一目，『孤鶩齊飛』，殆爲年兄道也。」公面赭及頸。先生知其意，襆被即行。人有咎先生謔者，其客陸德先嘆曰：「公毋咎先生謔。先生之莅官行政，摘伏發奸以及論文賦詩，無不以謔用事。昔在當塗，以一言而解兩郡之厄者，不可謂不得謔之力也。」中書程守訓奏請開礦，與大璫邢隆同出京，意欲開採，從當塗起，難先生。守訓逗留瓜洲，而賺璫先至，且勒地方官行屬吏禮，一邑騷動。先生曰：「無患。」馳至池黃，以緋袍投刺稱眷生。璫怒訶，謂縣官不素服。先生曰：「非也。俗禮弔則服素，公此來慶也，故不服素而服緋。」璫意稍解，復詰曰：「令刺稱眷何也？」先生曰：「我固安陽狀元婿也，與公有瓜葛。」璫大笑，亦起更緋，揖先生坐上座，設飲極歡。因言及橫山，先生曰：「橫山爲高皇帝鼎湖龍首，樵蘇且不敢，敢問開採乎？必須題請下部議方可。」璫曰：「如此利害，我竟入徽矣。」先生耳語曰：「公無輕言入徽也。徽人大無狀，思甘心於公左右者甚衆。我爲公多備勁卒，以護公行。」璫大驚曰：「吾原不肯來，皆守訓賺我。」先生曰：「徽人恨守訓切骨，思磔其肉，而以骨飼狗。渠是以觀望瓜洲，而賺公先入虎穴也。」璫曰：「公言是，我即回京，以公言復命矣。」當塗、徽州得以安堵如故，皆先生一謔之力也。先生於癸丑、己未，兩計兩黜，一受創於李三才，再受創於彭瑞吾。人方眈眈虎視，將下石先生，而先生對之調笑狎侮，謔浪如常，不肯少自貶損也。晚迺改號謔庵，刻《悔謔》以志己過，而逢人仍肆口詼諧，虐毒益甚。甲申之變，弘光蒙塵，馬士英稱皇太后制，逃奔至浙。先生以書詆之曰：「閣下文采風流，吾所景羨。當國破衆散之際，擁立新君，閣下輒驕氣滿腹。政本自由，兵權在握，從不講戰守之事；而但以酒色逢君，門戶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措，強敵來則縮頸先逃，致令乘輿遷播，社稷邱墟。觀此茫茫，誰任其咎？職爲閣下計，無如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之士，尚爾相原。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柄，授之守正大臣，呼天搶地，以召豪傑。今乃逍遙湖上，潦倒煙霞，效賈似道之故轍，人笑褚淵，齒已冷矣。且欲求奔吾越，夫越乃報讎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地也。職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此書出，觸怒閣下，禍且不測，職願引領以待鉏麑。」書傳，人大快之。北使渡江，人具牛酒。有邀先生出者，先生閉其門，大書曰：「不降。」監國至越，請備顧問，仍以一席笑談，遂致大位。江上兵撤，屏跡山居。貝勒駐蹕城中，先生誓不朝見，不薙髮，不入城。偶感微疴，遂絕飲食僵卧。時常擲身起，怒目握拳，涕洟鯁咽。臨瞑連呼高皇帝者三，聞者比之宗澤瀕死三呼過河焉。論曰：謔庵先生既貴，其兄弟子侄，宗族姻婭，待以舉火者數十餘家。取給宦囊，大費供億，人目以貪，所由來也。故外方人言：王先生賺錢用似不好，而其所用錢極好。故世之月旦先生者，無不稱以「孝友文章」。蓋此四字，惟先生當之，則有道碑銘，庶無愧色。若欲移署他人，尋遍越州，有乎？無有也。

《罪惟錄》列傳卷一八《王思任》 王思任，字季重，號遂東。其先大名莘人，南渡始居越。思任方娠，其母唐，夢金星斗大入懷。既誕，目光巖電，肌膚若冰雪。五歲就外塾，一過能誦。時從父維新恤刑古獄地，讀書夜分，有鬼物，絳衣象簡者出。思任不驚，從容叱去之。十餘歲，洞《易》義，通《性理綱目》、《史》、《漢》、《左》、《國》諸書，借籍補順天弟子員，爲代館課天馬行，文名籍甚。常憩靈福寺，有松龍蟠，夢騎之而天飛，文益進。萬曆乙未，

年二十有一，成進士，賜歸娶。令興平，貧不能治扉屨，單騎渡河至，始知爲新令尹也。有異政，鄉民爭失馬，令馬自識其主。梁、李二人訟不決，思任夢同年關廷來訪，旦入漢壽亭祠，壁有「梁小冤」字，悟曰：「得之矣。」果有是人，冤死。調劇富平，艱歸，補當塗。大璫邢監礦稅濫及，思任長揖放言：「橫山距孝陵三百里而近，能無顧地脈？」璫止橫山。又曰：「從人將共食中翰某之肉矣。」時中翰某傾監耳，欲礦徽，璫懼，亦止徽。政聲最。有良家子，頗窩盜，謬與歡，窩令其子就教，所執贄贓露，質被盜者庭對，決之。分癸卯南闈，得解元王納諫等知名，僅遷南刑部主事。思任性疎爽，意不殊喜，則詼諧嘗巧絕。又以不附東林，物論輕之，降山西按察知事，復補青浦。浦善政，均役爲最，竟以漕事與使者爭民命，拂袖歸。縱遊名山川，無停屨。文益險峻，與王積薪弈孤山，作《弈律》。補山東照磨，不赴，見察。復縱遊，改教授松江，陞國子助教，以南京工部榷蕪關，轉屯田，江州備兵。初不事事，月餘，旌旗壁壘爲更觀。柯、陳遺孽且累萬，藏亡逋脫，請多其子衿以文之。流寇逼黃梅，或以隔屬可無動，曰：「朝廷封疆，何分彼此？」礮賊首闖天星，縱間恐賊，賊棄井亭去。諜者曰：「柯、陳且發難矣。」衆驚。思任曰：「子衿不足亂也。」果迎賽，不戒自攻。而前所獎諸生，已競相誡就帖。賊破潛山，黃梅復恐，思任解歸，江州爲罷市，哭聲裂匡山之谷。林居，乞手蹟者趾相錯。著作盈篋，題曰《文飯》。乙酉，北師入武林，文學王毓蓍、潘集、周卜年相繼沉水，思任爲贊以見意。其跋毓蓍致命篇後，署「天翻道者任思王」云。倒其名，志不忘一人也。監國中，授翰林院提督四彝館太常寺少卿。首陳四正：亟正事，持正氣，用正人，聽正言。繼陳五亂：一、官亂；二、兵亂；三、餉亂；四、士亂；五、民亂，皆救時急務。而嚴敕藩鎮一疏，尤稱痛激。七疏乞休，不許。越事敗，憤鬱成病，遂不食，負榻書「忠孝文章」四字，令顏之中堂，三呼高皇帝而絕。思任書法從米家，畫倣倪迂，縑箑紛遝，時攢額苦求假，則又樂之不疲也。往往以口舌得罪，晚改號謔庵以自懺。喜陰隲人，至有僞爲有子之喪乞舉火者。書《易》示其子：乾初勿用，故能用九；大衍虛一，故能用萬，有乙千二百四十。常書同年商周祚山房柱聯，有「好色想西施」之句，蓋無不謔也。得年七十有二。論曰：薛諧孟曰：謔庵悔謔，莫悔於南司空郎時，築宅青溪，率衆童子歌舞，已週一甲子，望之猶花藥夫人所供挾彈仙也。即其自嘲，魔母魔男，彌天作戲，何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八　王思任《遊喚》一卷，《盧遊記》一卷。　又卷二五：《弈律》一卷。　又卷二五：《避園擬存》一卷，《雜文序》一卷，《詩文序》一卷，《歷遊記》一卷，《游喚》一卷，《盧遊記》一卷，《盧山詠》一卷，《律陶》一卷，《謔庵文飯》一卷。

《明史・藝文志四》　《王思任文集》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藝術類存目・弈律》　一卷。明王思任撰。【略】是編定弈棋禁令，各以明代律文列前，而以弈者所犯附會比照之。分笞、杖、徒三等，納贖，有差，凡四十二條。夫弈以消閒遣興，而限以苛例，使拘苦萬狀，動輒得咎，斯亦不韻之極矣，無論其所定當否也。

又《總集類存目三・百家論鈔》　十二卷。明王思任編。【略】是書所取皆有明一代議論之文，前有思任自序曰：「宋不如唐，唐不如漢，漢不如三代，此文談舊唾也。吾以爲文章至明而始妙。」是何言歟？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王思任《弈律》一卷。　又《百家論鈔》十二卷。

王志堅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志堅，字淑士，初字弱生，崑山人。萬曆庚戌

進士，授南京兵部車駕主事，歷郎中，陞僉事，提學貴州，不赴；再起提學湖廣，卒於官。淑士少與李長蘅同研席，爲詩文已知法唐宋名家，而深鄙慶曆間之俗學。通籍以後，多謝病家食，卜居吳門古南園曠遠之地，杜門卻掃，仍還經義五題之舊，使其一日之力，無憂於不給，而考文章者必先於論策之肆志讀書。而其讀書最爲有法：先經而後史，先史而後子、集。其讀經，先文觀其識，四六之文觀其學，而經義則但以理爲權衡，不必子繡其聲悅也。箋疏而後辯論；讀史，先證據而後發明；讀子，則謂唐以後無子，當取說家之有裨經史者，以補子之不足；讀集，則定秦漢以後古文爲五篇，尤用意於唐宋諸家碑誌，援據史傳，摭採小說，以參覈其事之同異，文之純駁。讀佛書，研相而窮性，闡教而閱宗，手寫華嚴至再。著《太上感應篇續傳》，以輔翼因果之書。其大指在於箴俗學，杜狂禪，欲以實際勝之，而不蘄以辨博樹幟也。淑士有懷長蘅詩曰：「一編餘故篋，字畫麻姑細，彷彿共丹鉛，深夜重門閉。」蓋兩人讀書況味如是，而其人之安和靜好，亦可以想而知矣。淑士篇章甚富，自定詩才七十餘首，本其矜愼之意，不多錄焉。弟志長，字平仲；志慶，字與游；皆舉鄉薦，讀書好古。而平仲貫穿經學，尤深於三禮。孫某，亦能詩。

《明人詩鈔續集》卷九　神宗朝士夫皆以博覽爲務，京山郝仲輿敬解九經，得漢唐人家法，讀《春秋》詩云：「匹夫爲素王，何以懲賊子？」能破千古之疑。長洲陳明卿仁錫，丹鉛縱橫，校勘典冊甚多，《中秋》詩云：「丹華冷於霜，水白已成路。宿鳥靜不鳴，羽毛紛可數。」頗得幽趣。上元焦弱侯竑儲藏甚富，每得異本，手自抄撮，詩不甚求工，然如「數載欲歸歸未得，看君先上木蘭舟。」有風人之致。祥符王損仲惟儉刪定《宋史》，又嘗作《文心雕龍》、《史通》二書訓故，爲二劉之功臣。詩亦瀏亮，《送崔少府守河州》云：「羌戎亦赤子，休使塞煙驚。」得贈言之體矣。諸公皆讀書種子，筆墨所至，自然造極，未能偏載，附疏於此。

婁堅《讀史商語序》　崑山王駕部淑士自南都還，示予《讀史商語》，俾一畢其愚。蓋君在郎署時，曹務頗簡，意不欲以江山之勝、博弈讌遊之歡而虛耗其心力也，於是日偕其同志以讀史爲事。至秦、漢而下，訖於五代之季，必先求之正史，而參以司馬氏之《資治通鑑》，錯綜其說而折衷之，日有記，月有編。其考據詳而核，其持論確而平，其剖析簡而辨。予既受而卒業，竊喜學術久壞之日，猶及見士大夫能留意經世之學，爲世鍼砭，而稍起珥刻無用、剽竊無根之沈痼，豈非衰晚之厚幸歟？乃爲敘之曰：【略】《商語》之編也，獨出其所而注於海」之義。蓋以八家爲正派，餘爲支流。故所選歷代之文，別名《瀾編》云。

《送陳獻甫之雲棲》　《明詩評選》卷八：尋常念佛語，寫得別。

錢謙益《王淑士墓誌銘》 余爲諸生時，與嘉定李流芳長蘅、崑山王志堅同舉於鄉，萬曆庚戌與淑士同舉進士。三人者，器資不同，其嗜讀書，好禪悅，標置於流俗勢利之外則一也。長蘅沒，余哭而銘之。今又哭吾淑士，而其子又以銘爲屬。嗟乎！余衰遲無用，久居此世，天其憖遺之以銘吾友乎？其可哀也已！淑士初任戴冠，其字曰弱生，與長蘅同研席，爲詩文已知法唐、宋名家，而深鄙嘉、隆之剽賊塗堅者，以爲俗學。窮經辨志，有古先儒者之風。及官南駕部，雅不欲以游閒談讌，把玩日月。而又謂隨俗詩文，徒以勞神譁世，非有志者所爲。乃要諸同舍郎爲讀史社，九日誦讀，一日講貫。移日分夜，矻矻如諸生時。少閒，借金陵焦氏藏書，繕寫勘讎，盈箱堆几。嘗爲詩懷長蘅曰：「一編餘故篋，字畫麻姑細。彷彿共丹鉛，深夜重門閉。」亦自狀其居官況味如此也。通籍二十餘年，服官僅七載。後先家居，薄榮進，寡交游，壹意讀書。而其讀書，最爲有法。先經而後史，先史而後子、集。其讀經，先箋疏而後辨論；讀史，先證據而後發明；讀子，則謂唐以後無子，當取說家之有裨經史者以補子之不足；讀集，則刪定秦、漢以後古文爲五編，尤用意於唐、宋諸家碑誌，援據史傳，摭採小說，以參覈其事之同異，文之純駁。蓋淑士深痛嘉、隆來俗學之敝，與近代士子苟簡迷謬之習，而又恥於插齒牙，樹壇墠，以明與之爭，務以編摩繩削爲易世之質的。其自任最重。讀佛書，研相而窮性，闡教而閎宗，手寫《華嚴》至再，著《太上感應篇續傳》，以輔翼因果之書，闇以楹柱世之盲禪，而不輕與之辨駁，亦此志也。南駕部秩滿，陞僉事，提學貴州，辭疾不赴。用言者薦，起浙江，以母憂歸。再起，提學湖廣，卒於官。淑士恂恂，體若不勝衣。居官執法，屹然如山。南駕部典司勘合，不以片紙假人。所至守律令，謝請託，理冤抑，問疾苦。手削爰書，雖老於文法者無以過。其在浙也，議鹽法者欲行溫州票鹽以佐餉，議水利者欲盡隳諸壩，客艘直達會城，皆名美而實不便，力陳其不可而止。其奉職循理，不欲爲好名生事，皆此類也。督楚學，惇行崇禮，好古教化，楚士聞其公而喜，睹其明而服，習其反覆教誨，出於至誠，莫不洗心回面，誓不忍負。方奉旨紀錄，爲海內學政第一，而竟以勤其官死。嗚呼！其斯以爲文學政事，彬彬文質之君子歟！往長蘅語余：「子才高意廣近於通，淑士小心精潔近於固。我通不及子，固不及淑士，然居二子之間者必我也。」今長蘅之風流儒雅，與淑士之束修好古，皆足以傳於後世，而余獨棲遲連蹇，老而無成，執筆而志其葬，其能無愧色已乎？王氏出琅邪，十六世祖某，爲崑山州學正，始家於崑。曾祖諱三錫，知河南光州。祖重鼎，贈奉直大夫。父諱臨亨，知杭州府。母張氏，生三子，淑士其長也，仲志長，季志慶，皆舉於鄉，以文行有聞。妻朱氏，封安人。子四人：偲、偕、傚皆有聲膠序，而衍尚幼。一女嫁顧錫眉。淑士卒於崇禎六年八月八日，年五十有八。次年十二月，葬吳縣西山之眞珠塢。

又《客塗有懷吳中故人六首・王僉事淑士》（存目）

《明史・文苑傳・王志堅》（存目）

咸豐《壬癸志稿・列傳》（存目）

《千頃堂書目》卷五 王志堅《讀史商語》四卷。 又卷一二：《名句文身表異錄》二十卷，《硯北瑣言》一卷。 又卷一六：《感應篇續傳》二卷。 又卷二六：《香巖詩草》。 又卷三一：《古文瀾編》二十卷，《古文瀆編》三十卷，《四六法海》十二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王志堅《讀史商語》四卷。 又《古文續編》二十三卷、《四六法海》十二卷。

《國史經籍志補》 明王志堅《四六法海》。（十二卷，十二冊。）

《冷廬雜識》卷四 明崑山王僉事志堅，窮經辨志，有古儒者風。官南駕部時，雅不欲以游閒談讌把玩日月，而又謂隨俗詩文，徒以勞神譁世，非有志者所爲。乃要諸同舍郎爲讀史社，九日誦讀，一日講貫，移日分夜，矻矻如諸生時。少間，借金陵焦氏藏書繕寫勘讎，盈箱堆几。嘗賦《懷李長蘅》詩曰：「一編餘故篋，字畫麻姑細。彷彿共丹鉛，深夜重門閉。」誦之，可想見其居官況味。凡爲閒曹者，當以僉事爲法，庶幾術業不分，而身名俱泰也。

《巢林筆談》卷三 杭守王公，諱臨亨，萬曆進士，生三子：長志堅，登進士，仕至僉憲。次志長、志慶，皆舉人。世號一鳳三雛。志長之孫編修喆生，亦生三子，科第一如前人。徐司寇兄弟三人，皆鼎甲，五子俱登第。皆我崑盛事也。後以約花溪兩公繼沒，王編修於廣座中嘆曰：「五子登科，二顆已殂。」蓋編修已喪二子，故云。

宋珏

譚元春《秋閨夢戍詩序》 古今勞臣思婦，感而生歎。夫歎之於詩，亦不遠矣。何難卽形而爲詩乎？嘗有一言數語，眞篤淒婉，如猿之必嘯而後已者，非盡係乎才也，歎所至也。然役或不盡於戍，時或不及於秋，情或不生於夢，體或不限於七言律，數或不至於百篇，一歎而已矣。閩友宋比玉，好奇人也。偶過荒坰堉垣，心動，忽於架上得《秋閨夢戍七言律百首》，爲虎關馬氏女作。見其中有「芳草無言路不明」之句，驚怪而卒讀之。凡秋來風物水月、枕簟衣裳、砧杵鍾梵，其淸響苦語，一一搖人，而至於英雄之心曲、舊家之喬木、部曲之凍餒、兒女之瓢粒，有悲天憫人、勤王恤私之意焉。其夢中聲情步履，不可爲狀，一若去來於孤燈瘦影間，漁陽之道路夜經，寸腸之車輪朝轉，豈止「鸛鳴於垤，婦歎於室」而已乎？歎者不足以盡其才者也，才者不足以盡其魂者也。誰爲題之曰《香魂集》？吾謂如此女郎，而以婉孌待之，但恐不受耳。或傷其太苦，予曰不然。《伯兮》之詩曰：「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彼皆願在愁苦疾痛中求爲一快耳。若並禁其愁苦疾痛而不使之有夢，夢餘不使之爲詩，此婦人乃眞太苦矣。嗟乎！豈獨婦人也哉？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珏，字比玉，莆田人。家世仕宦，不屑從鄉里衣冠浮湛徵逐。年三十，負笈入太學，游金陵，走吳越，徧交其賢士大夫。初從人扇頭見程孟陽《荔枝酒歌》，行求七載，始識孟陽，遂以兄事之。因孟陽以交余。長身玉立，神情軒舉，開顏談笑，不立崖岸，其胸中涇渭井如也。善八分書，規模《夏承碑》，蒼老雄健，骨格斬然。畫出入二米、仲圭、子久，不名一家。而又泛愛施易，不自以爲能事。酒酣歌罷，筆騰墨飛，或卽席賦詩，或當筵染翰，書窗浼壁，淋漓戲劇。或醒而求之，不自以爲能事。不受促迫，或卽席賦詩，或當筵染翰，或誰作也。人以是多易而親之。滯淫旅人，默默不自得，客死吳門。其卒也，孟陽撫之，乃瞑而受含。余與孟陽欲留葬虞山，不果。返葬後十餘年，金陵顧夢游入閩哭其墓，乞余爲文，伐石以表之。比玉爲詩，才情爛熳，信腕疾書，不加持擇。詩成，亦不留藁。余取其《畫荔枝辭》一首，以爲近古人諷諭

比玉一老書生，歿無三尺之息，一抔之土，沈埋於陳根墮樵之中，乃有如與治者訪求其墓，乞文以表之。董相之陵，下馬之名猶存；白傅之墳，漬酒之土嘗濘。以今視昔，豈不然哉？百世而後，風人志士，義與治之爲，必有過比玉之墓，回翔而不忍去者，其益以此知比玉已矣。與治往謀於少文，伐石而志之，曰：是惟莆陽宋比玉之墓。虞山錢謙益爲之表。崇禎十五年三月。

道光《蘇州府志》卷一〇八《人物・流寓下》（存目）

秦鎬

綜論

陸雲龍《文太青先生文集叙》 子書之藏發於子丑，然望紫氣而出干將，庚戌諸策，太青先生早已開之先矣。故其文多奇崛艱奥，一字須作些時，解人詫爲揚、董復生。太華嶔崎突兀之靈，龍門湖湃横溢之氣，至是一洩哉！或者病其塹軋不易讀，則殷盤周誥，不列於《書》，漢字秦鐫，不應珍於世矣。理勝者或不琢於詞，才奇者或不束於格，西北沉厚之氣，機之自不與東南同。世有桓譚，寧令草玄之亭竹迷三徑乎？况先生問奇之履日滿，又不託此選名天下也。然一方風氣，一代人文，要可於此得之。時崇禎壬申臈日，武林陸雲龍題於翠娱閣。

畢懋康《皇極篇序》 公嘗有言：三代以下無王，而孔明之治幾王，三代以下無聖，而堯夫之孝幾聖，蓋於魏晉以後，聞所未云，雖復據梧有辨，將無失其常鳴，攝衣而登，亦何易爲折角乎？又曰：三日不譚文欲病，三日不談道欲死。夫天有無窮之日，乾有與時之行，公深惟夏后桑陰之悋，每佩魏君尺形之立，故雖仕路載馳，允冀石渠之觀，蘭言相悦，寧弛大澤之授，昔憤發之忘爲者，不知朝聞之夕聖云，或可學垂百世之師，麗滋三益之友，執此以往，未之或知矣。著若干言，編若干卷，豪貴濡墨，競索平淮之桃，梓人操刀，乃度雒山之梓，世務識奇，人亦因貴，故知繫諸國門，長存咸陽之金，傳諸好事，將盈河朔之柱矣。萬曆己未壯月吉日維戊，新都畢懋康孟侯撰。

黄國琦《南極篇題辭》 余聞西極夫子之文章，而知玄昊庫笥實寄籤軸，

論述

鄒迪光《送秦京還中州侍父南陔艸堂》（存目）

《千頃堂書目》卷二六 秦鎬《頭責齋詩》八卷，《鬘園銷夏錄》四卷。（字京，汝南人，爲諸生，以詩名。）

《靜志居詩話》卷一八 袁小修序《頭責齋詩》，有云：「今人字皆兩字，而京字獨一字，自東漢以下無之矣。」然自漢以降，如顔之推字介，李曇字雲，劉乾字天，羅靖字禮，房（玄）齡字喬，顔思古字籀，張巡字巡，孫晟字鳳，李倏、徐倫字堅，毛欽字傑，正難悉數也。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鎬，字京，汝南人。爲諸生，家貧，讀古人書，力耕以養父母。久之，棄制科之業，刻意爲詩，奚囊布袍，歷覽名勝。嘗訪余於虞山，曰：「吾游不獨好山水，以求友也。吾於天中友王損仲、張林宗、阮太沖，今訪子於吳，訪袁小修於楚，訪曹能始於閩，歸而息影南陔，終身不復出矣。」南陔者，京顧養卜築之地也。有《頭責齋詩》，小修爲序。小修曰：「今人皆兩字字，而京獨一字。自東漢以下無之矣，亦一異也。」

聖神壇玷不越弗櫺，僊佛廡橑還棲版幅，其生氣札射古人，如萬石烏號立墮九日，況當世作者疎晨星於既曙，有不應手而下之，精驂神服，龜龍相御，而天人以藝遊焉。西極夫子之無可極也，猶天之不可捫而登，其無可極，柰何曰氣奪之也！豫章門人黃國琦題於月蕊榜中。

闕名《太青集序》《太青集》若干卷，其篇則有《東極》、《皇極》、《南極》，其類則有詩、文、子、史，各以年爲先後。惡其雜也，肆彙其綱目於簡端而別輯焉。詩自爲詩，海雲、伊川、太紫、鳳臺、星槎入焉。文自爲文，日門、汝海、天津、江門，一星入焉。子自爲子，講錄談、于邁、于役、象索、靈囊、五六入焉。索囊易家言也，縱橫乎百家以配易，則僭以儷林，若虛若玄，固肩隨也。子之宜也。講語比於程朱之肆，人矣而子之，卑子也。史自爲史，孔邇、泰微、日錄入焉，伊洛令爾，曷史？史案牘，辱史也，不存焉可也。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翔鳳，字天瑞，三水人。萬曆庚戌進士，除萊陽知縣，調伊縣，遷南京吏部主事，以副使提學山西，入爲光祿少卿，不赴，卒於家。天瑞父在兹，舉萬曆甲戌進士，以程文奇異，爲禮官所糾，遂不復仕，作梅花詩至萬五千言，講德摛詞，以奧古爲宗。天瑞纘承家學，彌益演迤。庚戌硃卷，房考雷簡討思霈，鉤稽段落，以青筆乙其處，始就句讀。其論學以事天爲極則，力排西來之教，著太微以翼易，謂太玄潛虛，未窺其藩。余將行，攜其稿過邸舍，再拜付余，語人曰：「太微南矣。」余愧不能爲桓譚也。以辭賦爲專門絕學，覃思腐毫，必欲追配古人。嘗稱曰：「屈宋枚馬，生知之聖也，神至於不可知。楊學，知之聖也，大而化矣。班張左大賢也，充實有光輝，而未果化。潘陸以後，充實而美矣，光輝乎何居？余欲建子雲以爲師，友太沖與之爲朋，而未之逮也。」作金陵六賦，以當京都，蓋其大志如此。其爲詩離奇鼻兀，不經繩削，馳騁其才力，可與唐之劉叉、馬異角奇鬬險。晚作《嘉蓮詩》，七言今體至四百餘首，亦古未有也。天瑞白皙長身，秀眉飄髯，風神標格，如世所圖畫文昌者。其爲人忠孝誠敬，開明豈弟，迥然非世之君子也。初第時，與余辨論佛學，數日夜不寢食，曰：「子姑無困我。」庚申冬，以國喪會闕門，極論近代詩文俗學，祈其改而從古。天瑞告王季木曰：「虞山兄再困我矣。」天瑞與余不爲苟同如此。然而如天瑞之文賦，牢籠負涵，波譎雲詭，其學問淵博千古，眞如貫珠。其筆力雄健，一言可以扛鼎。世之人或驚怖如河漢，或引繩爲批格，要不能不謂之異人，不能不謂我。

又《術數類存目一・太微經》　二十卷。明文翔鳳撰。【略】其作此書，蓋以擬《易》。凡四經、十二贊、十六圖、六十四緯、四表，爲一百篇。其卦畫以白黑代連斷，每卦分上、中、下。始於四象，重之爲十六罣，參之爲六十四傒，三百八十四斯。又參其畫爲十、爲×、爲丄、爲丅，凡策數二萬四千五百六十。以參兩之法乘《河圖》之數推之，爲日數十八萬兆。以太微之變爻交太元之變爻推之，爲月數一萬億兆。四經者，一曰《昱經》，以律天道。二曰《靡經》，以律王道。三曰《堯經》，以律聖道。四曰《顥經》，以律神道。以四經會八卦，列之贊圖，合以緯表，爲二十卷。大旨以周子《太極圖說》言無極爲未安，故據《虞書》「道心惟微」語命此名。又以揚雄《太玄》與歷數合，而易理未協，司馬光《潛虛》則參差不倫，邵子開物閉物之數止推至八萬餘年，猶有所極。因旁通交闡，積二十六年而其書始成。其用力亦云勤至。然《易象》之精微，六十四卦俱闡之矣。所應發揮者，《十翼》已發揮之矣。外此皆聖人所不言也。聖人所不言，而術數家必強言之，其支離轇轕也固宜。如翔鳳者，所謂誤用其心者歟？

分論

《陶比部野紘閣初集序》《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句推字琢，披讀之，令人作坐卧三日想，眞得西極山川間氣，怪而邃，微而橫。

《王秋澄先生文集序》《明文霝》卷四：惟負聲之有力，故振采而能鮮。

《五經臆說序》《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其行文每有高視一世之態，不欲世人識彼一字之想。

《遊莫愁湖序》《明文霝》卷四：設色璘雅。

《遊青泥澗吉祥寺雜記》《皇明十六名家小品》：興致不下狂點，卻恨狂生無此手筆，令舞雩沂水寂寂。

《遊城南雜記》《明文霝》卷一〇：質韻清古。

《張岐東方伯祭文》《皇明十六名家小品》：摐金戛玉，琳瑯其聲。

《隱客小像贊》《皇明十六名家小品》：聲艷俱佳。

《華品贊》《明文霝》卷一六：品以生華之筆，能使華態如生。

《聖賢贊》十四首《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就各言與事撮合，俱令之鬚眉如生。

《簡董定所先生》《皇明十六名家小品》：語殊新異。

《報來星海戶部》《皇明十六名家小品》：落落高岸，直是關西夫子，不尤韻。

《簡徐念暘祠部》《皇明十六名家小品》：筆欲攫空，誼可薄漢。

《徐司理中秋宴啓》《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富麗。雲霞萬疊，掩映太空。

《報蕭少府啓》《皇明十六名家小品》：驅海袖雲，如其雄麗。

《鹽臺萬公迓啓》《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善於使事，不獨以散錢勝者。

傳記

《靜志居詩話》卷一七　文翔鳳，字天瑞，西安三水人。萬曆庚戌進士，除萊陽知縣，調伊陽，再調洛陽，遷南禮部主事，調吏部，升山西提學副使，入爲光祿少卿。有《伊川》、《海日》、《雲門》諸集。

《池北偶談》卷一一　文光祿太青(翔鳳)戲作口吃詩云：「黠子向客共哆口，漆栗筆蜜手柳酒。」本《墨客揮犀》：「鳳州有三出：手、柳、酒。宣州有四出：漆、栗、筆、蜜也。」予使蜀，過鳳縣，彈丸小邑，在棧道中。所謂伎手纖白，固無從見之。驛酒殊薄劣。柳自入棧，亦頗稀少。予近和海鹽門人陳子文(奕禧)咏《鳳縣金絲柳詩》云：「鳳州三絕無纖手，又少旗亭酒共傾。惟有金絲幾株柳，臨江映驛拂人行。」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二六　文翔鳳《南極篇》五十卷。　又卷三一：《南都新賦六篇》一卷。

《明史・藝文志一》　文翔鳳《邵窩易詁》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七・文太青文集》　二卷。明文翔鳳撰。此本爲七代孫三捷所手鈔。上卷爲講章，下卷爲詩賦雜作，乃偶然選錄之本，非完帙也。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文翔鳳《太微經》二十卷。　又《東極篇》無卷數、《太青文集》二卷。

《嘉業堂藏書志》卷四《東極篇》四卷《皇極篇》二十七卷《南極篇》二十一卷《附目錄(明刻本)》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王鏳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鏳，字叔聞，金壇人。恭簡公樵之諸孫也。數踏省門，不得舉，閉門下鍵，讀書尚志，欲期古人於千載之上。流俗無知之者。中年薄遊荆湘，又依其叔有。三之長安，國事日非，東西交訌，登臨弔古，憂時歎世，胸中塊壘，發之於詩，往往牢愁結轖，不能盡其百一。歸里，益不自聊，屏居郭外，游於酒人，日沈飲自放而已。亂後，每摳衣循髮，以不即死爲恥。悲歌流涕，有沈淵立槁之志。一日從里人飲，大醉，病卧三日，

遂不起。丙戌之十月也，年已七十矣。叔聞送人下第詩，有「一夕殘秋帶客還」之句，吾友于中甫見而激賞之，命其二子從之游。中甫二子之能詩，多自叔聞發之。余游于氏父子間最久，而不知叔聞。丁亥冬，過金壇，得其詩於御君，籌燈疾讀，俯仰太息，當吾世有叔聞，而不能知，且叔聞或知余，而余不知叔聞，余之陋則已甚矣！然世之習叔聞，而不能知，讀其詩而不能識，又心薄之者，不少也。昔人有言，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又況以其爾雅之詞，深婉之致，進於攘遺拾瀋東塗西抹者之前，能不嗑然而笑乎！然則叔聞生而不見知於人，死而吾黨思之，爲之徬徨追賞，亦未爲不遇也。若夫叔聞之晚節，又當與謝皐羽、鄭所南齊名於千載之後，後之君子頌其詩，論其世，將有如吳立夫、程克勤者，采而錄之，余又淺之乎知叔聞矣。《病餘存草》自叙曰：「癸酉秋七月望日，日中忽嘔血二升，眩瞀仆地，肢骸靡渙，獨此心炯然。念身世無可戀，唯平生吟咏，是胸懷所寓，而悉委墮不收，不能無念。既而不死，從此自矢，隻字不遺，每有所得，輒塞一小竹筒中。匝歲幾滿，然皆在爛刺尾，廢牘背。又醒時所作，非醉不書，點畫欹傾，壓疊久之，幾不自別。雖曰不亡，猶不存也。去年八月，向疾復作，幸不至劇，旬日便癒，念幸不可以屢徼，因倒笥出之，淨寫一本，幾及百首。適被牽迫，浪遊衡湘，攜在笈中。而是時流賊猖獗，犯陵寢，屠邑聚，道路梗塞，歸棹無期，在祈陽僧舍作詩云：『風波盜賊五千里，況是衰羸近死身，悔帶病餘詩一卷，不將淨本傳同人。』蓋恐其與此身俱沒也。嗚呼，平生自暴棄不收拾者，莫過於余，然每至疾病流離生死之際，未嘗不拳拳焉。固知翠毛象齒，不惜其身，而惜其所惜，有不知其所以然也。因題笈中所攜，爲《病餘存草》上卷，而彙楚遊之作爲下卷。倘得歸偃園林，徜徉歲月，或便增卷帙，而移甲乙，未可知也。時崇禎乙亥八月朔日，酒後書於衡陽客舍。」（此節《列朝詩集小傳》本闕，據《列朝詩集》本錄。）

乾隆《江南通志》卷一六八《人物志・隱逸》（存目）

《落花》《明詩歸》卷七：譚云：悲感特甚。

沈德符

論　述

《明詩綜》卷六六　陸叔度云：先生詩，發端必密，疊韻不匱，不踐王、李之跡，亦不操王、李之戈。前無津筏之求，後無瑕玷之慮，蓋風人之流與。朱雲子云：虎臣大家，然有流宕之句。詩雖不必拘拘漢魏、盛唐，而醞藉之與淺俗，渾雅之與粗鄙，不可不辨也。

《靜志居詩話》卷一七　孝廉生稟異質，日讀一寸書，所撰《萬曆野獲編》，事有佐證，論無偏黨，明代野史，未有過焉者。其詩寧取公安、竟陵，欲盡反歷下、瑯琊之弊，故多豔字側辭，雪颯星碎，未免病於才多也。

《櫆李詩繫》卷一八　德符字虎臣，晚字景倩，自邠子，萬曆戊午舉人，有《清權堂集》。其詩尚雕刻，好徵事，規模晚唐，間入宋調。評者謂：自博覽，其於兩宋以來史乘別集、故家舊事，往往能敷陳其本末，疏通其端緒。王、李之學盛行吳越間，學者拾其殘瀋，相戒不讀唐以後書，而景倩獨近搜家世仕宦，習聞國家故事，且及見嘉靖以來名人獻老，講求掌故，網羅放失，將勒成一家言以上史館，惜其有志而未逮也。

馬之駿《沈景倩集唐小引》　吾友沈景倩所搆《悼亡集唐人詩》，詩盈五十首，首皆七言律，分之璋判，合則珠圓，鬥天巧於鍼芒，極人工於楮葉，如右軍之書綴爲聖教，汾陽之壘色變臨淮，此非杼之以綃機，驅之以秦策，鞴之以神鼎，沃之以黍丹，固不能動魄驚心、奇麗杳冥如斯也。昔人云：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而予竊以有才者未必有情。左州右蔡，肉陣色漁，縱令繪香粉而譜笑啼，大抵多興寓之言耳。景倩於閨幅，生平無尾生之譽，乃茲集獨纏綿悽咽，絕才絕情，幾使死者可生，生者可死，樹幟古今，當無異論矣。

《四庫全書總目・詞曲類二・顧曲雜言》　一卷。明沈德符撰。【略】此書專論雜劇、南曲、北曲之別。其論元人未滅南宋以前，以雜劇試士。核以《元

史・選舉志》，絕無影響，乃委巷之鄙談。其論《遼史・樂志》有《大食調》，曲譜譌作「大石」，因有《小石調》配之，其意以大食爲國名，如龜茲之類，不知自宋已有此名。故王珪詩號「至寶丹」，秦觀詩號「小石調」，不由曲譜之訛。其論五、六、工、尺、上、四、合、凡、一，爲出於宋《樂書》，亦未免附會。考南曲無「凡」、「一」、「上」字有高下之分。宋時樂歌，未必分南北曲也。如此之類，雖間有小疵，然如論北曲以弦索爲主，板有定制，南曲笙笛，不妨長短其聲以就板。立說頗爲精確。其推原諸劇牌名，自金、元以至明代，縷晰條分，徵引亦爲賅洽。詞曲雖伎藝之流，然亦樂中之末派。故唐人樂府、雜錄之類，至今尚傳。存此一編，以考南北曲之崖略，未始非博物之一端也。

又《政書類存目一・秦璽始末》 一卷。明沈德符撰。【略】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有獻傳國璽者，御史兗州楊桓考辨，定爲秦物，見於《輟耕錄》。德符以爲不確，因歷引宋李心傳之說，及《五代會要》並《晉史》、《通鑑》等書，以證元所得之非秦璽。然傳國一璽，歷代傳聞，紛如聚訟。恭讀我皇上御制《國朝傳寶記》，折衷定論，大哉王言，允足垂訓億祀。若德符之斷斷爭辨，猶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耳。

又《雜家類存目七・飛鳧語略》 三卷。《補遺》一卷，明沈德符撰。【略】此書論字墨法帖及古器眞贋之別，皆舉生平所聞見者。凡十八條，其中多與所著《敝帚軒剩語》相同，疑即從《剩語》中鈔出者。曹溶《學海類編》乃兩收之，未免失於詳檢也。

又《小說家類存目二・敝帚軒剩語》 三卷。明沈德符撰。【略】是書雜記神怪俳諧，事多猥鄙。至記林潤劾嚴世蕃論死，世蕃爲厲鬼以報潤，則又顚倒是非之甚矣。

《鄭堂讀書記》卷六五 （存目）

《冬日家園》（四首其三） 《明詩平論二集》卷一三：集中和至百十三首，此首較平而氣不纖碎，故錄之。

《送李元白都運之揚州》 《明人詩鈔續集》卷一〇：虎臣欲盡反歷下、瑯琊之習，其詩寧取公安、竟陵，故多別調。此篇猶是七子格律。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德符，字景倩，嘉興人，故太史自邠之子也。自王、李之學盛行，吳越間學者拾其殘瀋，相戒不讀唐以後書，而景倩獨近搜博覽，其於兩宋以來史乘別集故家舊事，往往能敷陳其本末，疏通其端緒。家世仕宦，習聞國家故事，且及見嘉靖以來名人獻老，講求掌故，網羅放失，將勒成一家之言，以上史館，惜其有志而未逮也。其論詩宗尚皮、陸，及陸放翁，與同時鍾、譚之流，聲氣歙合，而格調迥別，不爲苟同。年四十，始上春官，累舉不得第而死。

康熙《嘉興府志》一四、乾隆《浙江通志》一七九 （存目）

著録

沈振《萬曆野獲編補遺序》 先高祖孝廉公，撰《萬曆野獲編》二十卷，又續編十二卷。精核該博，凡朝常國典，山川人物，鉅細畢舉。惜未及梓。至崇禎末，長溪爲萑苻之藪，流離播遷，累世琬琰，具已澌滅，是編所存，僅猶幸天假之緣，原目俱在，得以知其殘缺，藉以搜訂。辛卯壬辰開館禾城，旁徵博詢，所見不下數十餘冊，無如傳鈔互異，訖無全編。惟桐川錢氏所藏，得自梅里朱氏，較多於他本，而質之原目，亦止十之六七耳。爾載先生更爲列門分部，事以類序，惟次第非復本來。然頗便於展覽，因以錢本爲主，而彙集諸家所藏，視錢本之所缺者而抄附之，又共得二百三十餘條，作爲八卷。覆校原目，一無所遺。振竊大幸是書之得全，不敢謂小子搜緝之力。而豐城劍合，先高祖之靈，實憑式之也。康熙癸巳閏五月五世孫振謹識。（據康熙寫本補）

又《萬曆野獲編補遺跋》 錢牧齋云：自王李之學盛行，吳越間學者拾其殘瀋，相戒不讀唐以後書，而景倩獨近搜博覽，其於兩宋以來史乘別集，故

家舊事，往往能敷陳其本末，疏通其端緒。家世仕宦，習聞國家故事，且及見嘉靖以來名人獻老，講求掌故，網羅放失，勒成一家之言，以上史館。惜其有志而未逮也。朱竹垞《詩綜》，亦全錄此文，但於勒成一家之言下，節去「以上史館」四字，並易下句爲「惜其未就也」。謹按牧齋先生「有志未逮」之語，謂上史館也。今《詩綜》所易，則直視此編爲未就之書矣。恨振生也晚，哲人已逝，不獲以此全帙奉正，而受之先生之言不我欺也。（據康熙寫本補）

錢枋《〈野獲編〉分類凡例》 秀水沈景倩先生，以萬曆戊午舉於北畿。祖父皆以進士起家。景倩初隨寓京師，該洽好古，日讀書一寸。所交卿士大夫，及故家遺老，中官戚里，習聞前朝掌故，沿革折衷，攷之往昔，驗之將來，其是非予奪，一出於公，而不爲門戶偏黨。此史家必當取材者。但隨時紀錄，缺失甚多，即其自叙，云僅得往日百之一，後復合成續編，而遺目及編中所載之錄於前書者，往往不可得見。朱竹垞檢討，向日抄傳未全，歸田之後，多方搜輯，略已具備。余得借觀，苦其事多猥雜，難以查考，因割裂排纘，都爲三十卷，分四十八門，庶便因類檢尋云。凡分類之書，皆先立篇目，後集其事詞以相從。今此編止就所有者各爲標出，或以官，或以人，或以事，條章粗列，各以類聚。取明白易曉，非敢好立異同。編中次第，多因篇首之年月，其後有追叙以前與傍及者，概不暇細爲分析。昔人云，君子言欲純事，書欲純理，詳於誌常，而略於誌異。今此編，上自宗廟百官，禮文度數，人才用舍，治亂得失，下及經史子集，山川風物，釋老方技，神仙夢幻，閭閉瑣語，齊諧小說，無不博求本末，收其是而芟其僞，常者固加詳，而異者不加略也。六朝唐宋以來，說家概然，有識之士，知無譏焉。康熙庚辰八月，桐鄉錢枋識。

《千頃堂書目》卷五 沈德符《野獲編》八卷。 又卷二六：《清權堂集》。

《明史·藝文志二》 沈德符《野獲編》八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沈德符《秦璽始末》一卷。 又《飛鳧語略》一卷。 又《敝帚軒賸語》三卷、《補遺》一卷。 又《顧曲雜音》一卷。

《嘉業堂藏書志》卷二 《萬曆野獲編》三十卷、《續編》六卷（舊鈔本），明沈德符撰。【略】此書撰於萬曆三十四年，所記皆當時朝事及前輩典型，事有佐證，論無偏黨。明代野史，未有過焉者。首有自序云：予以退耕而談朝市，非僭則迂，然謀野則獲，古人已言之，因以署錄。編中強半述近事，故

郭子章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蠙衣生易解》十四卷。 又《經籍二三》：《平播始末》二卷。 又《經籍二五》：《聖門人物志》十二卷，《豫章書》一百二十二卷。 又《經籍四〇》：《六語》三十卷。 又《經籍四一》：《蠙衣生劍記》一卷，《蠙衣生馬記》一卷。 又《經籍四七》：《黔類》十八卷。 又《經籍五四》：《粵草》十卷，《蜀草》七卷，《晉草》九卷，《楚草》十二卷，《家草》七卷，《黔草》二十一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 《蠙衣生易解》十五卷，《詩傳書例》四帙。 又卷三：《聖門人物志》十二卷。 又卷五：《聖旨日記》五卷，《黔中止榷記》一卷，《西南三征記》一卷，《黔中平播始末》十五卷。 又卷六：《郡縣釋名》十六卷，《古今郡國名類》三卷。 又卷七：《豫章大記》一百六十卷，《注古今豫章記》一卷，《豫章新記》八卷，《廣豫章災祥記》六卷，《吉安志補》二卷。 又卷八：《黔記》六十卷，《阿育王山志》十卷。 又卷九：《劍記》一卷，《錢史》十二卷，《錢通》，《錢法八規》一冊。 又卷一〇：《撫黔公移》四卷。 又卷一二：《諺語》七卷，《謠語》七卷，《讖語》六卷，《譏語》二卷，《諧語》七卷，《讕語》二卷，《讖語》四卷，《疾慧編》二卷。 又卷一三：《校定天玉經》七注》八卷。 又卷二五：《閩草》十六卷，《留草》十卷，《蜀草》十四卷，《浙草》十六卷，《晉草》十卷，《楚草》十三卷，《閩藩草》九卷，《家草》八卷，《黔草》三十七卷，《養草》七卷，《苦草》六卷，《傳草》二十四卷。 又卷三〇：《郭中丞撫黔奏疏》十六卷。 又卷三二：《豫章詩話》六卷，《續豫章詩話》十二卷。

《明史·藝文志一》 郭子章《易解》十五卷，《詩傳書例》四卷。 又《藝文志二》：《黔中止榷記》一卷，《西南三征記》一卷，《黔中平播始末》三卷，《官釋》十卷，《註豫章古今記》一卷，《豫章雜記》八卷，《廣豫章災祥記》六卷，

《郡縣釋名》十六卷，《古今郡國名類》三卷，《吉志補》二十卷，《潮中雜記》十二卷，《黔記》六十卷，《黔小記》一卷。又《藝文志三》：《枝幹釋》五卷，《校定天玉經七註》七卷，《黔類》十八卷。又《藝文志四》：《粵草》、《蜀草》、《楚草》、《閩草》、《浙草》、《晉草》、《留草》共五十五卷，《豫章新話》六卷，續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存目二・六語》 三十卷。明郭子章編。【略】是編凡《謠語》七卷，《諺語》七卷，《讒語》二卷，《讖語》一卷，《諧語》七卷，皆雜採諸書爲之，頗足以資談柄。而所錄明代近事，往往猥雜。蓋嗜博之過，失於翦裁也。

王象春

文翔鳳《季木辛亥詩序》 季木嘗造余說詩，無昏曉，手市頭風，蓬蓬穿耳，僕大苦不耐。申旦馬亂行，纔徬徨釋袪去，且揖且語者且復且也。大指可獻吉而微憾於申國、弇園。余嘗談鮑岳諸君子晚不可請國門之關，季木卽我，他寺中共被極論，舌撟而輒下者夜復夜也。余謂季木：「使子陟八座九列而弗李杜，子甘之乎？」季木皆溢曰：「子知我肯以許易祊者乎？」「使子謁孔氏，不坐於兩廡之間，揖配聖之座，拊其背而弗李杜，子甘之乎？」季木太息曰：「我豈甘中，計子言作聖者難竟也，詩可屐之孤壁，可查之獨津與？李何我可代而取。」【略】萬古一生，終身一計。志公卿，百年而公卿，公卿百年矣！志李杜，百年而李杜，李杜百年矣。志孔顏，百年而孔顏，孔顏百年矣。咸此歲月，不假再蛻，各專一家，靡專弗遂。干將鏌邪之於劒，吳鴻扈稽之於鈞，並身殉冶金而見榮星文之上，流燭今昔之餘。余卽不能詩，又安知子不終志道乎？子固曰：我於天經將顏氏子矣！辛亥十月十四日文翔鳳言蓋在至自登之逆旅簟上。

李若訥《王季木皙居詩序》 余不敏之服膺吾季木也，猶曩者七子中子與美訾謷子雲之語，蓋亦自余發之。季木退而深惟，未嘗不是吾言也。季木尤以詩自負，才氣奔軼，時有齊氣，抑揚墜抗，未中聲律。余嘗戲論之：天瑞如魔波旬，具諸天相，能與帝釋戰鬬，遇佛出世，不免愁宮殿震壞。季木則如西域波羅門教邪師外道，自有門庭，終難皈依正法。季木《問山亭詩》，不白雪樓故址，依明湖潺湲之泮，皚橋風月，批抹斯人，而其秀句從湖心滌出，命曰「皚居」，手以示余。再四讀竟，彌新彌工彌妙勿論。子與自菰蘆和雪，卽于鱗華注雪色乎？恐撒鹽起絮，韻亦差殊矣。請爲之喻。【略】余又惟濟上盈盈，宋之子由子固，元之子昂，嘗以其風韻淘洗之，詎減唐子美嘯咏鵲湖也者。更數百年而于鱗居皚，季木移居皚，而季木且以宋元之韻韻唐。夫以宋爲唐，彼其世代咫尺，化腐而新，斤削猶易。以元爲唐，相距七朝，化諧而雅，礲之鈒之，非易也。索季木之解，且若自得於能化元人者。唐人化陳隋，宋人化五代，其始皆以近而遠，旣乃得遠而忘其爲近。季木非善化乎？此實向來未洩之竅，而季木幻心出之，非絳雪丹不能也。季木曰：「子之說近眞矣。」余又惟季木自爲元，自爲宋，且自爲唐，佛定中不知爲水，觀者認爲水。余猶以礫擲定水者焉。李生妄和季木，徐公虛祝于鱗耳。季木與余相視而無言。於是爲《皚居詩》序。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象春，字季木，新城人。萬曆庚戌，舉進士第二人，與苕上韓求仲名相次也。季木每歎詫：「奈何復有人壓我！」其語頗爲時所傳。而求仲科場議大起，遂以季木爲訐己，黨人用壬子北試，移師攻季木，牽連謫外。稍遷南吏部考功郎。季木雅負性氣，剛腸疾惡，扼腕抵掌，抗論士大夫邪正，黨論異同，雖在郎署，咸指目之，以爲能人黨魁也。卒用是敗。歸田久之，遂不起。季木於詩文，傲睨輩流，無所推遜，獨心折於文天瑞。兩人學問皆以近代爲宗。天瑞贈詩曰：「元美吾兼愛，空同爾獨師。」其大略也。歲庚申，以哭臨集西闕門下，相與抵掌論文，余爲極論近代詩文之流弊，因切規之曰：「二兄讀古人之書，而學今人之學，胸中安身立命，畢竟以今人爲本根，以古人爲枝葉，窠臼一成，藏識日固，並所讀古人之書胥化爲今人之俗學而已矣。譬之堪輿家，尋龍捉穴，必有發脈處。二兄之論詩文，從古人何者發脈乎？」季木撟然不應。天瑞曰：「善哉斯言，姑舍是，吾不能遽脫履以從也。」厥後論賦，頗辨駁元美訾謷子雲之語，蓋亦自余發之。季木退而深惟，未嘗不是吾言也。季木尤以詩自負，才氣奔軼，時有齊氣，抑揚墜抗，未中聲律。余嘗戲論之：天瑞如魔波旬，具諸天相，能與帝釋戰鬬，遇佛出世，不免愁宮殿震壞。季木則如西域波羅門教邪師外道，自有門庭，終難皈依正法。季木《問山亭詩》，不下數千篇，而余錄之斤斤者，誠不忍以千古之事，累亡友於無窮也。

《靜志居詩話》卷一七 萬曆中年，詩派雜出，季木自闢門庭，不循時習，雖引關中文天瑞爲同調，然天瑞太支離，未免邪徑害田矣，未若季木之無戾羣雅也。《題項王廟壁》一篇云：「三章既沛秦川雨，入關又縱阿房炬，漢王眞龍項王虎。玉玦三提王不語，鼎上杯羹棄翁姥，項王眞龍漢王鼠。垓下美人泣楚歌，定陶美人泣楚舞，眞龍亦鼠虎亦鼠。」比於謝參軍《鴻門》作，更覺遒鍊。亡友潁川劉考功公戩亟賞之，幾於唾壺擊缺。此非邪師外道之傳也。

《漁洋詩話》卷上 十七叔祖考功季木（象春，原名象巽。）天才排奡，目空一世。使秦，游曲江，有詩云：「韋曲杜陵文物盡，眼中多少可兒墳。」《題項王廟壁》云：「三章既沛秦川雨，入關更肆阿房炬，漢王眞龍項王虎。玉玦三提王不語，鼎上桮羹棄翁姆，項王眞龍漢王鼠。垓下美人泣楚歌，定陶美人泣楚舞，眞龍亦鼠虎亦鼠。」古今判劉、項，無此雄快。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四·家學類》引《居易錄》 十七從叔祖季木，仕南考功郎中，以詩名萬曆間，與文光祿天瑞翔鳳齊名。牧齋論之曰：天瑞如魔波旬，具諸天相，能與帝釋戰鬬，遇佛出世，不免愁宮殿震壞；季木如西域婆羅門教，邪師外道，自有門庭，終難皈依正法。此雖戲論，其言自確。然今所傳《問山亭前後集》，汰其蕪雜，擷其菁英，可傳者尚可得什之二三也。少時詩，如「故人江漢絕，疏雨戶庭過」之句，不減大復、蘇門。

《池北偶談》卷一六 從叔祖季木考功象春，跌宕使氣，常引鏡自照曰：「此人不爲名士，必當作賊。」嘗奉使長安，飲於曲江，賦詩云：「韋曲杜陵文物盡，眼中多少可兒墳。」其傲兀如此。有題項王廟樂府一篇云：【略】此詩劉公戩絕愛之。公與文光祿太青友善，詩亦齊名。錢牧齋尚書云：「文天瑞如魔波旬，具諸天相，能與帝釋戰鬬，遇佛出世，不免愁宮殿震壞。王季木如西域婆羅門，邪師外道，自有門庭，終難皈依正法，然其警策處，要自不可磨滅。」《列朝詩》中僅錄三首，又非佳作。

《射鷹樓詩話》卷一〇 作西楚霸王詩，難於擺脫凡俗，前明濟南進士王季木象春《書項王廟壁》詩，（季木，明萬曆時進士。）爲潁川劉考功公戩所賞，朱錫鬯謂季木詩比於謝參軍《鴻門作》，更覺遒鍊。其詩云：「三章既沛秦川雨，入關又縱阿房炬，漢王眞龍項王虎。玉玦三提王不語，鼎上杯羹棄翁姥，項王眞龍漢王鼠。垓下美人泣楚歌，定陶美人泣楚舞，眞龍亦鼠虎亦鼠。」此詩出於天籟，非人力所能至也。

《明人詩鈔續集》卷一〇 季木談詩引文天瑞爲同調，天瑞贈詩云：「元美吾兼愛，空同爾獨師。」然二人實各立門庭，亦未嘗與元美，空同相似。天瑞離奇太甚，季木猶不戾於古。牧齋因空同獨師之語，謂其詩近代爲宗，且斥之爲邪師外道，未免太甚。余鈔神宗朝詩，此卷首以季木，蓋謂變而不戾於正者，其庶幾也。季木飲曲江有句云：「韋曲杜陵文物盡，眼中多少可兒墳。」兀傲可喜。漁洋山人乃其族孫，曾合季木、思止、用晦弟兄詩撰《瑯琊三公集》，今鈔思止、用晦詩附於後。

《不落夾》 《明詩紀事》庚籤卷二二引劉若愚《酌中志略》：四月初八日，進不落夾，用葦葉方包糯米，長可三四寸，闊一寸，味與粽同也。又引《古夫于亭雜錄》：明故事，四月八浴佛日，賜百官不落夾。案萬曆中，慈聖李太后宮中祀九蓮菩薩，四月供不落夾。先從祖季木考功詩云云。蓋故事，供佛後即賜百官，不始萬曆也。

《白雪樓》 《明詩紀事》庚籤卷二二引《居易錄》：李滄溟先生身後最爲寥落，其寵姬蔡，萬曆癸卯年七十餘矣，在濟南西郊賣胡餅自給。叔祖季木考功見之，爲賦詩云云。滄溟清節可知矣。

錢謙益《王季木墓表》 昔有宋慶曆之時，國家休明，老成登用，而雄駿彊直之土，如石守道、尹師魯、蘇子美之徒，比肩而出。方其信眉搤腕，橫騖而離立，蓋所謂千人而亦見，百年而一遇者也。然其不幸而爲世所指名，奸邪小人相與出力擠之，惟恐其不困，而天之於斯人也，恒使之齟齬連蹇，邑邑不得志以死。天之意殆勇於阨君子而巧於助小人也？嗚呼！吾友季木，抑亦其流也歟？季木姓王氏，諱象春，濟南之新城人也。嘉靖以來，其門第最盛。祖、父、諸兄，皆爲顯官。而季木少負逸才，其所爲文，出輒驚人。自其爲舉子，已隱然名動天下矣。萬曆庚戌舉進士第二，季木每歎詫：奈何復有人壓我？諸推轂季木者亦云。而科場之議適起，壬子分考順天，言者亦用科場事抨季木。季木所取士，才而貧，且無雅故，所司具獄上，竟不能有所傅致，然卒坐降級以歸。居五年，補上林苑典簿。又五年，陞南京大理寺評事，遷寺正。久之，陞南京工部營繕司員外郎，歷兵部車駕、職方二司，轉吏部考功司郎中。當是時，黨論已成，凡南北部魁，海內所指目爲東林者，季木皆與聲氣應和，侃侃然以裁量賢佞別白是非爲己任。其在南曹，當大計京朝官，慷慨爲主者言之。或移主者之怨於季木，弗顧也。逆奄用事，季木

坐東林削奪。奄敗，諸隸廢籍者皆起，或起而旋逐，獨季木一斥不復，而無何遂病且死矣。奄禍之方殷也，小人謀死季木，死之易耳，而不死。及奄之敗也，小人謀錮季木，即錮之亦良難矣，而竟錮，錮且竟死。嗚呼！死季木者亦小人耶？所謂勇於阨君子而巧於助小人者，然乎否耶？季木奇偉有大志，時發憤悶於歌詩，似蘇子美。遇事無難易，勇於敢爲，似尹師魯。指切當世，賢愚善惡，無所諱忌，似石守道。若其科場之攬拾，則監院之一綱也。奄禍之牽連，則饒州之俱貶也。謗議喧然，死而未息，則發棺之詩禍也。三子者之禍，以一身兼之，奮乎百世之下，可不謂豪傑之士哉！世之惜季木者，以謂意氣太盛，肺腸太熱，善善惡惡，或溢而爲加膝墜淵，以貽小人口實。嗚呼！此其所以爲季木也。士生斯世，遇而爲韓、范、富、歐，不遇而爲石、尹。令韓、范諸公終老顧頷，亦所謂一班鬼怪耳。人徒見石、尹之窮死也，挾奴婢小人之論，妄相訾謷，豈足道哉！季木卒以崇禎五年十二月，年五十有五。子與仁，生十二年矣，走使於吳門，屬張子異度爲行狀，而請余表其墓。異度名世偉，季木壬子所舉士也。余曰：「歐陽子之哭守道不云乎，待彼謗焰息也。」異度曰：「雖然，安知吾師之謗焰，不待子而息乎？」余曰：「諾。」遂書之。

《千頃堂書目》卷二六　王象春《問山亭詩》五卷、《入濟南百詠》一卷。又卷三二：《李杜詩評》二卷。

《國史經籍志補》　明王象春《濟南百詠》。（一卷）

張慎言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金銘爲人有別趣，詩亦有別調。懷負志節，敦篤友誼。家居時，流賊猖披，造三層樓，臨泊水上，樓櫓渠答，火礮悉備，一鄉人保其上。賊屢攻不克，所全活數萬人。有才如此，而置之冗散，不得爲國家當一臂，由今思之，尤可爲痛惜也。金銘有《泊水園集》，林茂之舉其佳者，爲錄而傳之。

陳廷敬《泊水齋文鈔序》　吾於藐山張公有慨焉。向所謂文學之科，公其遂爲要職，而慎言以宿德重望居之，因命專理部事。慎言上《中興八議》。一曰議節鎮。淮安、鳳、廬、荊、襄，爲鎖鑰重地，自寇盜充斥，城郭荒殘，宜申命鎮撫大臣，分戍增堡，扼守險要，東西開閫，首尾相援，添戰艦於江淮之間，沿北羣縣，各積穀萬石，爲倉卒轉運之資。二曰議僑藩。諸王流離南竄，不可不思所以處之，擇浙江江右山郡及閩粵間居焉。其府第護衛官屬，

暫從節省。三曰議開屯。江北地曠民流，今爲畿輔，若於其間招聚流離，開立屯田，擇其邑之豪，以百夫屯爲百夫長，千夫屯爲千夫長，連其什伍，教之兵陣，就使守禦，富強一策也。四曰議招徠。河北淪陷，郡縣設立僞官，有能誅擒者賞。諸臣陷賊，事非得已，家屬在南，企望歸正，不宜以風聞苛議，堅其從賊之心。至若自拔來歸，尤宜矜嘉，隨才錄用，不當概以死論。六曰議褒卹。忠烈之臣，如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等，傳聞確者，立宜贈卹以慰幽魂，其餘次第詳核，勿有所遺。七曰議銓叙。起廢之條，是非龐雜，不可不愼，若逆案諸人，無容更議，其在戍籍廢居者，一付清論，不撓毀譽。八曰議漕卒。北漕萬有餘旗，柁工挽夫，實繁有徒，募自外江，衣食於官，今漕登近地，此十餘萬人無室無鄉，游食不已，爲患非細，安輯宜亟也。俱嘉納之。未幾大起廢籍，愼言薦吳甡、鄭三俊，命召甡陛見。甡者，故大學士，先帝時命之督師，以逗遛遣戍者也。時阮大鋮方謀起用，而詔款有逆案不得輕議之文，愼言秉銓持正，度不可進言。誠意伯劉孔昭故與大鋮善，因置酒約諸勳臣，欲廷訐愼言以起釁。次日朝罷，羣詬於廷，指愼言及甡爲奸邪，叱咤聲徹殿陛。愼言立班不辨，高弘圖解之不退，孔昭遂拔刀聲言殺此老奸。愼言於人叢中展轉相避，衆皆失色，班行大亂。司禮太監韓贊周從殿上大聲叱曰：「從古無此朝儀。」孔昭始納刀伏地痛哭，謂愼言曰：「文武官各宜和衷，何得偏競？」乃出。復具疏舉用文臣，不及武臣。上曰：「文武官各宜和衷，何得偏競？」乃出。復具疏言之，且謂愼言迎立時懷二心，愼言因引疾乞休。史可法聞之，上言愼言之薦，未爲不當，即諸臣以爲不可，亦當平心入告，何乃痛哭喧呼，使驕將悍卒聞之，不益輕朝廷長禍亂耶？昔主辱而臣死，今主亡而臣生，凡在臣工，誰能無罪，文臣豈盡矢忠？若各執成心，文武水火，國家朋黨之禍自此開，人才向用之途自此塞。臣不願諸臣存此見也。給事中羅萬象、御史王孫蕃各具疏爲愼言辨，劾孔昭不敬。上仁柔置不問，但慰留弘圖、愼言而已。甡既不受召，愼言亦四疏乞罷，乃得致仕。賚銀幣，給應得誥命恩蔭，愼言力辭，其表有云：「先帝山陵未卜，而臣之祖父先受絲綸，青宮皇子何在，而臣之子孫妄叨恩蔭？況風塵不定，進虎驅狼，回首長陵而下，松楸黍稷，諸臣何以爲心？而猶侈曰論功乎？」七月，加太子太保。自愼言罷，繼之者徐石麒，亦不久去位。大鋮乃起其黨張捷爲之。捷惟奉行馬、阮指揮，賄賂公行，諸麗名逆案者盡登用，銓政大壞矣。時山西盡陷於賊，愼言無家可歸，流寓蕪湖、宣城間。國亡後疽發於背，戒勿藥卒，年六十九。愼言少孤，鞠於祖母，爲御史日，祖母亡，乞歸執喪三年。子履旋，壬午舉人。賊陷陽城，義不受辱，投巖死。事聞，贈御史。

《小腆紀年附考》卷六《清世祖順治元年五月》（存目）

《明史・張愼言傳》（存目）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泊水齋文鈔》三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六《泊水齋集》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七・泊水齋文鈔》三卷。明張愼言撰。愼言字金銘，號藐山。《千頃堂書目》作「號藐姑」，疑其自號藐姑山人，而稱者各省其文也。陽城人，萬曆庚戌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尚書。事蹟具《明史》本傳。初愼言官御史時，以論三案謫戍肅州，撰《悔草》。後官刑部侍郎時，讞獄失旨，罷官家居，著《泊水詩文集》。皆已散落。此集僅存奏疏三首，餘皆序記及雜著。卷首有康熙庚辰陳廷敬序，謂愼言在其鄉有興起文學之功云。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張愼言《泊水齋文鈔》三卷。

《明詩紀事》庚籤卷二二引白胤昌《容安齋蘇談》藐山之園曰「泊水」。余一日同沁湄、賁聞二楊公在藐山座，請「泊」義。藐山曰：「未閱《水經》乎？」余曰：「正以《水經》爲疑耳。《水經》沁水一名泊水，公園倚沁濱，以泊命名，恐誤。」藐山曰：「吾止知爲泊，不知泊也。」因顧二公，二公皆以泊爲是。余疑二公所讀同出一本，詢之果皆彰德趙邸本，非南本。余曰：「泊取及意，又潤也。泊則水之止而不動者，三公皆誤矣。」呼取南本正之，皆作泊。後賁聞更其里爲泊，而藐山迄不能改。長公坦之序其詩，又曲爲之辭，何若易以「泊」字爲典。

又陳田按　沁水源出涅縣，今考戴、越羣校《水經注》：沁水即涅水也。不從「泊」與「泊」，較爲有據。

呂天成

論述

王驥德《曲律自序》 同舍有呂公子勤之，曰鬱藍生者，從髫年便解摛掞，如聲律之度。

又《曲律》卷四 同舍有呂公子勤之，曰鬱藍生者，從髫年便解摛掞，如《神女》、《金合》、《戒珠》、《神鏡》、《三星》、《雙閣》、《雙閣》、《四相》、《四元》、《二婬》、《神劍》，以迨小劇，共二三十種。惜玉樹早摧，齎志未竟。

又 鬱藍生呂姓，諱天成，字勤之，別號棘津，亦餘姚人，太傅文安公曾孫，吏部姜山公子；而吏部太夫人孫，則大司馬公姊氏，於比部稱表伯父，其於詞學，故有淵源。勤之童年便有聲律之嗜。既爲諸生，有名，兼工古文詞。與余稱文字交垂二十年，每抵掌談詞，日昃不休。孫太夫人好儲書，於古今劇戲，靡不購存，故勤之汜濫極博。所著傳奇，始工綺麗，才藻燁然；後最服膺詞隱，改轍從之，稍流質易，然宮調、字句、平仄，兢兢惌脊，不少假借。詞隱生平著述，悉授勤之，並爲刻播，可謂尊信之極，不負相知耳。勤之制作甚富。至摹寫麗情褻語，尤稱絕技。世所傳《繡榻野史》、《閒情別傳》，皆其少年游戲之筆。余所恃爲詞學麗澤者四人，謂詞隱先生、孫大司馬、比部俟居及勤之，而勤之尤密邇旦夕，方以千秋交勗。人咸謂勤之風貌玉立，才名籍甚，青雲在襟袖間，而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一夕溘先，風流頓盡，悲夫！余頃賦《四君咏》，別刻《方諸館集》中。《曲律》故勤之及比部促成，嘗爲余序，嗇有餘悵，遂並比部梗槩，識之後簡。

又 勤之《曲品》所載，搜羅頗博，而門戶太多。舊曲列品有四：曰神，曰妙，曰能，曰具。而神品以屬《琵琶》、《拜月》。夫曰神品，必法與詞兩擅其極，惟實甫《西廂》可當之耳。《琵琶》尚多拗字類句，可列妙品；《拜月》稍見俊語，原非大家，可列能品：不得言神。《荆釵》、《牧羊》、《孤兒》、《金印》，可列具品，不得言妙。新曲列爲九品。以上之上屬沈、湯二君，而以沈先湯，蓋以法論；然二君既屬偏長，不能合一，則上之上尚當虛左。至後八品，亦似多可商略。復於諸人，概飾四六美辭，如鄉會舉主批評舉子卷牘，人人珠玉，略無甄別。蓋勤之雅欲獎飾此道，誇炫一時，故多和光之論。余謂品中止宜取傳奇之佳者，次及詞曲略工、搬演可觀者，總以上中下三等第之，不必多立名目。

《遠山堂曲品・逸品》 《二婬》：不知者謂呂君作此，實以導淫，非也。暴二嫋之私，乃以使人恥，恥則思懲矣。構局攢簇，一部左史，供其謔浪，而以淺近之白，雅質之詞度之。此鬱藍遊戲之筆。

又《艷品》 《三星》：煙鬟閣主人，色天散聖也。此記以自寫其壯懷，備極嫵婉歡笑之境；而赤虹紫電，噴薄紙上，自是詞場大觀。

又 《戒珠》：勤之每下筆，藻采颺發，傾倒胸中二酉。如此記傳王、謝風流，收羅一部晉史。語以駢偶見工，局以熱艷取勝。

又 《藍橋》：於離合悲歡、插科打諢之外，一以綺麗見奇。字字皆翠琬金鏤，丹文綠牒，洵爲吉光片羽，支機七襄也。直堪對壘《曇花》，且能壓倒《玉玦》。

又 《金合》：盧子良薄神仙而欲作人間宰相，卒不免風雪長安。以此爲張無頗遊仙對證，名根安得不淡！「水晶宮」一段，光景奇幻，閱之令人目眩。

又 《神女》：此勤之未解音律時之作。沈詞隱評之，謂：「東隣客舍，曲有情境，而音律尚墮時趨。」乃其才情富麗，每一詞如萬繡齊張，亦堪配《騷》，亦堪佐《史》。

又《雅品殘稿》 《李丹》：劉慈水閱擲李事，寄之，屬鬱藍生作記，二十日而成。鬱藍尚自遜遏握管未疾也。

《遠山堂劇品・雅品・秀才送妾》（南八折） 《輟耕錄》載：「維揚秀士爲部主事致一妾，自邗關達於燕邸。時天漸暄，多蟲蚋，乃納之帳中。部主事初疑之，既而謝曰：『君眞長者也！』相與痛飲盡歡而散。」劇中水仙作合，以配於焉支公主，則勤之增之。以爲柳下、叔子之輩，必獲美報若斯耳。

又《兒女債》（南北四折） 向見有傳子平二折，第碌碌完兒女債耳，閱之殊悶。勤之盡易前二折之詞，而於禽子夏北調，大闡玄機，有眼空一世之想。

末折變幻，尤足令癡人警醒。乃知向所見，非全劇也。

又《勝山大會》(南北四折) 此必實有其事。鬱藍以險韻譜之，意想無出人頭地；若詞之瑩潤，則非作家不能。

又《夫人大》(南北四折) 此勤之初筆也。塡實梁冀、孫壽事，及友通期冥訴，而冀、壽卒無恙，何耶？詞惟濃整而已。

又《逸品・耍風情》(南北四折) 傳婢僕之私，取境未甚佳，而描寫已逼肖矣。披襟讀之，良爲一快。

又《纏夜帳》(南四折) 以俊僕狎小鬟，生出許多情致。寫至刻露之極，無乃傷雅？然境不刻不現，詞不刻不爽，難與俗筆道也。

又《海濱樂》即《齊東絕倒》(南北四折) 傳虞舜竊負瞽瞍，爲桃應實謊，爲咸丘蒙附會，錯綜唐、虞時人物事蹟，盡供文人玩弄，大奇！大奇！

又《姻緣帳》(南北四折) 瑤鬟仙何預人事，而喋喋爲閨閣饒舌？疎者令之親，懼者動以怒；畢竟疎者不終疎，懼者乃終懼，兒女之情，固如是耳。瑤鬟仙何事而饒舌哉？

憨憨子《繡榻野史序》 余自少讀書成癖，余非書若無以消永日，而書非予亦若無以得知己。嘗於家乘野史尤注意焉。蓋以正史所載，或以避權貴，當時不敢刺譏；孰知草莽不識忌諱，得抒實錄，斯余尚友意也。奚僮不知，偶市《綉榻野史》進余。始謂當出古之脫簪珥永巷，有裨聲教者類，可以娛目，不意其爲謬戾。亦既屏置之矣。逾年，間通(當作過)書肆中，見冠冕人物與夫學士少年行，往往諏咨不絕。余慨然歸，取而評品批抹之，間亦斷其略。客有過我者曰：「先生不幾誨淫乎？」余曰：「非也，余爲世慮深遠也。」曰：「云何？」曰：「余將止天下之淫，而天下已趨矣，人必不受。余以誨之者止之，因其勢而利導焉，人不必不變也。孔子刪詩，不必皆《關雎》、《鵲巢》、《小星》、《樛木》也，雖『鶉奔』鵲疆、『鄭風』株林，靡不臚列。大抵亦百篇皆爲思無邪而作，俾學士大夫王公鉅卿(下闕)」。

《夫人大》《後漢書・梁冀傳》：(存目)。

《兒女債》《高士傳・向長》：(存目)。

《神鏡記》《太平廣記》卷一九四引裴鉶《聶隱娘》：(存目)。

《藍橋記》《太平廣記》卷五〇引裴鉶《裴航》：(存目)。

《碎琴記》《列子》卷五《湯問篇》「伯牙善鼓琴」：(存目)。

著録

《齋東絕倒》《重訂曲海總目》：竹癡居士，《齊東絕倒》。《曲目新編・明人雜劇》：《齊東絕倒》，竹癡居士作。《今樂考證・著錄三・明雜劇》：竹癡居士一種，《齊東絕倒》。居士秣陵人。《明代雜劇全目・齊東絕倒》：(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齊東絕倒》：(存目)。

《秀才送妾》《明代雜劇全目・秀才送妾》：(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秀才送妾》：(存目)。

《勝山大會》《明代雜劇全目・勝山大會》：(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勝山大會》：(存目)。

《夫人大》《明代雜劇全目・夫人大》：(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夫人大》：(存目)。

《兒女債》《明代雜劇全目・兒女債》：(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兒女債》：(存目)。

《耍風情》《明代雜劇全目・耍風情》：(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耍風情》：(存目)。

《纏夜帳》《明代雜劇全目・纏夜帳》：(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纏夜帳》：(存目)。

《姻緣帳》《明代雜劇全目・姻緣帳》：(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姻緣帳》：(存目)。

《今樂考證・著錄六・明院本》呂天成(十種)：《神女》、《金合》、《戒珠》、《神鏡》、《三星》、《雙棲》、《四相》、《四元》、《三姪》、《神劍》。案：《曲考》、《曲目》載鬱藍生作，祇《神鏡》一種，均誤天成爲「大成」。

《**明代傳奇全目**》呂天成，所製戲曲總題《烟鬟閣傳奇》，未見流傳者十三種，存疑待考者三種。

《**神鏡記**》高奕《新傳奇品》附《古人傳奇總目》：《神鏡》，呂天成作。《傳奇彙考標目》卷上：呂文（字天成，金華人。）《神鏡》。《重訂曲海總目・明人傳奇》：呂天成《神鏡》，呂天成作。《曲目新編・明人傳奇》：《神鏡》，呂天成《曲目新編・明人傳奇》：《神鏡》，呂天成作。《明代傳奇全目・神鏡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神鏡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雙閣記》：（存目）。

《**玉符記**》《明代傳奇全目・玉符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玉符記》：（存目）。

《**碎琴記**》《明代傳奇全目・碎琴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碎琴記》：（存目）。

《**金谷記**》《明代傳奇全目・金谷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金谷記》：（存目）。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四《**明清部三・（李卓吾先生批評）繡榻野史**》四卷（**文求堂田中慶太郎**）明萬曆刊本。九行，行十七字。眉欄有評。板心下署「醉眠閣藏板」。正文概低一格。書題「卓吾李贄批評」，「醉眠閣憨憨子校閱」。不標回數。卷首序末有缺文。當即憨憨子所叙者。雖不免玩物喪志之譏，而頗有警語，在小說序跋中固亦不多得。按此書在明朝爲有名穢書，張無咎《平妖傳序》，清劉廷璣《在園雜誌》二均引。馬隅卿先生據《曲律》四，考爲呂天成作，則出名士之手，而文殊不稱。雖有意舖張穢褻事，而文甚短淺，勉分節段。以視《金瓶梅》之汪洋恣肆，實乃天壤之別。此等書籍，最易散亡，而原本今猶存於天壤間，殊爲異數。抑自小說板刻上言之，亦可謂異書矣。

《**金合記**》《明代傳奇全目》：《傳奇彙考標目》著錄有《金谷記》，疑即此劇；「谷」，殆「合」字之誤。此劇不見流傳之本。《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金合記》：（存目）。

《**神女記**》《明代傳奇全目・神女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神女記》：（存目）。

《**李丹記**》《明代傳奇全目・李丹記》：（存目）。

《**雙棲記**》《明代傳奇全目・雙棲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雙棲記》：（存目）。

《**三星記**》《明代傳奇全目・三星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三星記》：（存目）。

《**戒珠記**》《明代傳奇全目・戒珠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戒珠記》：（存目）。

《**藍橋記**》《明代傳奇全目・藍橋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藍橋記》：（存目）。

《**神劍記**》《明代傳奇全目・神劍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神劍記》：（存目）。

《**二婬記**》《明代傳奇全目・二婬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二婬記》：（存目）。

《**四元記**》《明代傳奇全目・四元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四元記》：（存目）。

《**四相記**》《明代傳奇全目・四相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四相記》：（存目）。

《**雙閣記**》《明代傳奇全目・雙閣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

凌濛初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詩類存目一・聖門傳詩嫡冢**》十六卷，附錄一卷。明凌濛初撰。【略】是書輯詩序及毛傳鄭箋，又以豐坊《詩傳》冠各篇之首，而互考其異同。以《詩序》舊稱出子夏，《詩傳》亦稱子貢，故以「聖門傳詩嫡冢」爲名。其末附錄一卷，則豐坊所作《申培詩說》也。

又《**言詩翼**》六卷。明凌濛初撰。此編仍列《詩傳》、《詩序》於每篇之前，又以《詩傳》、《詩序》次序不同，復篆書《詩傳》冠於篇端，而雜採徐光啓、陸

化熙、魏浣初、沈守正、鍾惺、唐汝諤六家之評，直以選詞遣調造語鍊字諸法論《三百篇》。每篇又從鍾惺之本，加以圈點。明人經解，眞可謂無所不有矣。

又《詩逆》 四卷。明凌濛初撰。卷首有《七月表》一篇，以其中獨闕三月，乃摘「春日載陽」至「公子同歸」，「蠶月條桑」至「猗彼女桑」諸事，佈於二月、四月之間，標爲蠶月，殊屬穿鑿。又《詩考》一篇，獨載一《御車圖》，尤爲掛漏，其所詮釋，亦罕逢奧義。

又《別集類存目一・東坡禪喜集》 十四卷。明凌濛初編。濛初有《聖門傳詩嫡冢》，已著錄。先是徐長孺嘗取蘇軾談禪之文，彙集成編，唐文獻序而刊之。濛初以其未備，更爲增訂。萬曆癸卯，濛初與馮夢楨游吳閶，攜是書舟中，各加評語於上方。至天啓辛酉，與《山谷禪喜集》並付之梓。濛初喜取前人小品，以套版刻之。剞劂頗工，而無裨藝苑，此亦其一種也。

卽空觀主人《拍案驚奇序》 語有之：「少所見，多所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爲奇，而不知耳目之內日用起居，其爲譎詭幻怪，非可以常理測者固多也。昔華人至異域，異域咤以牛糞金。隨詰華之異者，則曰：「有蟲蠕蠕，而吐爲彩繒錦綺，衣被天下。」彼舌撟而不信。乃華人未之或奇也。則所謂必嚮耳目之外索譎詭幻怪以爲奇，贅矣。宋元時有小說家一種，多採閭巷新事爲宮闈承應談資，語多俚近，意存勸諷。雖非博雅之派，要亦小道可觀。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輕薄惡少，初學拈筆，便思污衊世界，廣摭誣造，非荒誕不足信，則褻穢不忍聞，得罪名教，種業來生，莫此爲甚！而且紙爲之貴，無翼飛，不脛走，有識者爲世道憂之，以功令厲禁，宜其然也。獨龍子猶氏所輯《喻世》等諸言，頗存雅道，時著良規，一破今時陋習；而宋元舊種，亦被搜括殆盡。肆中人見其行世頗捷，意余當別有秘本，圖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遺著，皆其溝中之斷蕪，略不足陳已。因取古今來雜碎事可新聽睹、佐談諧者，演而暢之，得若干卷。其事之眞與飾，名之實與贋，各參半。文不足徵，意殊有屬，凡耳目前怪怪奇奇，當亦無所不有，總以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則可謂云爾已矣。若謂此非今小史家所奇，則是舍吐絲蠶而問糞金牛，吾惡乎從罔象索之？卽空觀主人題於浮樽。

又《拍案驚奇凡例》（計五則） 一、每回有題。舊小說造句皆妙，故元人

曰：「文自《南華》、《沖虛》，已多寓言，下至非有先生、馮虛公子，安所得其眞者而尋之？」不知此以文勝，非以事勝也。至演義一家，幻易而眞難，固不可相衡而論矣。卽如《西遊》一記，怪誕不經，讀者皆知其謬；然據其所載，師弟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動止，試摘取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摹索，亦知其出自何人，則正是幻中有眞，乃爲傳神阿堵，而已有不如《水滸》之譏。豈非眞不眞之關，固奇不奇之大較也哉！卽空觀主人者，其人奇，其文奇，其遇亦奇。因取其抑塞磊落之才，出緒餘以爲傳奇，又降而爲演義，此《拍案驚奇》之所以兩刻也。其所捃摭，大都眞切可據。卽間及神天鬼怪，故如史遷紀事，摹寫逼眞，而龍之踞腹，蛇之當道，鬼神之理，遠而非無，不妨點綴域外之觀，以破俗儒之隅見耳。若夫妖艷風流一種，集中亦所必存，唯污衊世界之談，則戛戛乎其務去。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爲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爲《梅花賦》則清便艷發，得南朝徐、庾體。由此觀之，凡托於椎陋以眩世，殆有不足信者夫。主人之言固曰：「使世有能得吾說者，以爲忠臣孝子無難；而不能者，不至爲宣淫而已矣。」此作者之苦心，又出於平平奇奇之外者也。時劄劂告成，而主人薄游未返，肆中急欲行世，徵言於余。余未知搦管，毋乃「刻畫無鹽，唐突西子」哉！亦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云爾。壬申冬日睡鄉居士題並書。

《中國小說史略》第二一篇《明之擬宋市人小說及後來選本》（存目）

傳記

紀事

作家逸事

同治《湖州府志》七八、光緒《烏程縣志》一六 字元房，號初成。烏程人。迪知子，案舊志誤作稚隆子。崇禎中以副貢選授上海丞，署海防事，清鹽場積弊，擢徐州判。居房村治時，會何騰蛟備兵淮、徐禦流寇，慕其才名，徵入幕，獻勦寇十策，竟單騎詣賊營，諭以禍福，賊率衆來降。騰蛟曰：「此凌別駕之功也。」上其功於朝，授楚中監軍僉事，不赴，仍留房村。甲申正月，李自成薄徐境，誓與百姓死守。曰：「生不能得保障，死當爲厲殺。」言與血俱，大呼「無傷百姓」者三而卒。衆皆慟哭，自死以殉者十餘人。房村建祠祀之。

又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償錢　十一娘雲崗縱譚俠》《太平廣記》卷一九五引《甘澤謠》：（存目）。《太平廣記》卷一九四引《傳奇》：（存目）。《女紅餘志》卷上《香丸婦人》：（存目）。《太平廣記》卷一九六引《原化記》：（存目）。《女紅餘志》卷上《俠嫗》：（存目）。《太平廣記》卷一九六引《集異記》：（存目）。《夷堅志補》卷一四《解洵娶婦》：（存目）。《太平廣記》引《劇談錄》：（存目）。《投轄錄·百寶念珠》：（存目）。《太平廣記》卷一九三引《原化記》：（存目）。《刪補文苑楂橘·韋十一娘》：（存目）。

又卷五《感神媒張德容遇虎　湊吉日裴越客乘龍》《太平廣記》卷四二八引《集異記》：唐乾元初，吏部尚書張鎬貶辰州司戶。先是，鎬之在京，以次女德容與僕射裴冕第三子前藍田尉越客結婚焉。已尅迎日，而鎬左遷，遂改期來歲之春季。其年，越客則速裝南邁，以畢嘉禮。春仲，拒辰百里。鎬知其將至矣。張斥在遠，方抱憂惕，深嘉越客遵約而至，因命家族宴於花園，而德容亦隨姑姨妹游焉。山郡蕭條，竹樹交密。日暮，衆將歸，或後或先，紛紜笑語。忽有猛虎出自竹間，遂擒德容，跳入翳薈。衆皆驚駭，奔告張。夜色已昏，計力俱盡。舉家號哭，莫知所爲。及曉，則大發人徒，求骸骨於山野間。週迴遠近，曾無蹤跡。由是夕之前夜，越客行舟，去郡三二十里，尚未知其妻之爲虎暴。乃召僕夫十數輩，登岸徐行，其船亦隨焉。不二三里，遇水次板屋。屋內有榻，因掃拂，卽之憩焉。僕從羅列於前後。俄聞有物來自林木之間，衆乃靜伺。微月之下，忽見猛虎負一物至。衆皆惶撓，則共闞喝之，仍大擊板屋並物。其虎徐行，尋俯於板屋側，留下所負物，遂入山間。共窺看云：「是人，尚有餘喘。」越客卽令舁之登舟，因促使解纜。然後船中烈燭熟視，乃是十六七美女也。容貌衣服，固非村間之所有。越客深異之。則遣羣婢看胗之，雖髻被散，衣破服裂，而身膚無少損。羣婢漸以湯飲灌之，卽能微微入口。久之，神氣安集。俄復開目。與之言語，莫肯應。夜久，卽有自郡至者，皆云：「張尚書次女昨夜遊園，爲暴虎所食，至今求其殘骸未獲。」聞者遂以告之於越客，卽遣羣婢具以此詢德容，因號啼不止。越客旣登岸，遂以其事列於鎬。鎬凌晨躍馬而至，旣悲且喜，遂與同歸。而婚媾果諧其期。自是黔峽往往建立虎媒之祠焉，今尚有存者。

又卷七《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禪鬪異法》《宣室志》卷八：開元二十三年秋，玄宗皇帝狩於近郊。駕至咸陽原，有大鹿興於前，鬙然其軀，頗異於常者。上命弓射之，引發一中。及駕還，乃敕廚吏炙其脞以進，而尚食具熟俎獻。時張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於前，以其肉賜之。果謝而食。旣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爲何如？」上曰：「此一獸耳，何遂言如？」果曰：「此鹿年且千歲矣，陛下幸聞之。」上笑曰：「吾只知其鹿也，亦安知其千歲耶？」果曰：「昔漢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獵於上林，其從臣有生獲此鹿而獻者，帝以示。臣奏曰：『此仙鹿也，壽將千歲。今旣生獲，不如活之。』會武帝尚神仙，由是納臣之奏。」上曰：「先生誤矣。且漢元狩五年，及今八百歲，其鹿長壽，豈歷八百歲而亦爲畋所獲乎？況苑圃內麋鹿亦多，今所獲何妨爲他鹿耶？」果曰：「曩時武帝旣獲此鹿，將捨之去，但命東方朔以鍊銅爲牌，刻成文字，以誌其年，係於左角下。願得驗之，庶表臣之不誣也。」上卽命致鹿首如前，詔內臣力士具驗之。凡食頃，絕無所見。上笑曰：「先生果誤矣。左角之下，銅牌安在？」果曰：「臣請自索之。」顧左右，命鐵鉗，令出一小牌，實銅製者，可二寸許。蓋以年月悠久，爲毛革蒙敝，殆不可見。且持以進。上命磨拭視之，其文字蕪弊，殆不可識矣。上於是驗果之言不謬。又問果曰：「漢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編何事？吾將徵諸記傳，先生第爲我言之。」果曰：「是歲歲次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用習水戰，因蒐狩以順禮焉。迨今甲戌歲，八百四十五年。」上卽命按《漢史》，其昆明池果遇水次板屋。屋內有榻，因掃拂，卽之憩焉。僕從羅列於前後。俄聞有物來自林木之間，衆乃靜伺。微月之下，忽見猛虎負一物至。衆皆惶撓，則共闞喝之，仍大擊板屋並物。其虎徐行，尋俯於板屋側，留下所負物，遂入山間。共窺看云：「是人，尚有餘喘。」越客卽令舁之登舟，因促使解纜。然後船中烈燭熟視，乃是十六七美女也。容貌衣服，固非村間之所有。越客深異之。則遣羣婢看胗之，雖髻被散，衣破服裂，而身膚無少損。羣婢漸以湯飲灌之，卽能微微入口。久之，神氣安集。俄復開目。與之言語，莫肯應。夜久，卽有自郡至者，皆云：「張尚書次女昨夜遊園，爲暴虎所食，至今求其殘骸未獲。」聞者遂以告之於越客，卽遣羣婢具以此詢德容，因號啼不止。越客旣登岸，遂以其事列於鎬。鎬凌晨躍馬而至，旣悲且喜，遂與同歸。而婚媾果諧其期。自是黔峽往往建立虎媒之祠焉，今尚有存者。

又卷八《烏將軍一飯必酬　陳大郎三人重會》《菽園雜記》卷八：「蘇城商人蔡某」：（存目）。

又卷九《宣徽院仕女鞦韆會　清安寺夫婦笑啼緣》《剪燈餘話》卷四《秋千會記》：（存目）。

又卷一〇《韓秀才乘亂聘嬌妻　吳太守憐才主姻簿》《輟耕錄》卷九《謠言》：（存目）。《古今譚概》謬誤部第五《訛言》：（存目）。

又卷一一《惡船家計賺假屍銀　狠僕人誤投眞命狀》《夷堅志補》卷五《湖州蘆客》：（存目）。

又卷一二《陶家翁大雨留賓　蔣震卿片言得婦》《九朝野記》卷四「蔣霆」條：（存目）。

又卷一三《趙六老舐犢喪殘生　張知縣誅梟成鐵案》《增廣智囊補》卷七《明智部・張晉》：（存目）。

又卷一四《酒謀財於郊肆惡鬼　對案楊化借屍》《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第四六卷《雜鬼神部・紀事》六：（存目）。

又卷一五《衛朝奉狠心盤貴產　陳秀才巧計賺原房》《古今譚概》儇弄部第二二《石韃子》：（存目）。《增廣智囊補》卷二七《雜志部・文科》：（存目）。

又卷一七《西山觀設籙度亡魂　開封府備棺追活命》《朝野僉載》卷五：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子，謂寡婦曰：「汝寡居唯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審如此，不順母，寧復惜乎？」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屍。」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而棺至。傑尚冀有悔，再三喻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伏：「某與寡婦私，嘗苦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放其子，杖殺道士及寡婦，便同棺盛之。《隋唐嘉話》下「李傑」條：（存目）。《綠窗新話》卷上《王尹判道士犯姦》：（存目）。

又卷一八《丹客半黍九還　富翁千金一笑》《堅瓠十集》卷三《丹成兩剖》：（存目）。《古今譚概》譎知部第二二《丹客》：（存目）。

又卷一九《李公佐巧解夢中言　謝小娥智擒船上盜》李公佐《謝小娥傳》：（存目）。《太平廣記》卷一二八引《續玄怪錄》：（存目）。《新唐書》卷二五《列女列傳》第一三〇：（存目）。《類說》卷一一《幽怪錄・申蘭申春》：（存目）。《類說》卷二八《異聞集・謝小娥傳》：（存目）。《棗林雜俎》和集《幽冥・顧曠》：（存目）。《眞珠船》卷六《謝小娥》：（存目）。

又卷二〇《李克讓竟達空函　劉元普雙生貴子》《太平廣記》卷一一七引《陰德傳》：（存目）。

又卷二一《袁尚寶相術動名卿　鄭舍人陰功叨世爵》《雙槐歲鈔》卷三《柳莊相術》：（存目）。《七修類稿》卷三六詩文類《袁柳莊》：（存目）。《鄭端簡公今言類編》卷六《人物門・異術》：（存目）。《庚巳編》卷三《還金童子》：（存目）。《堅瓠廣集》卷五《丐兒還金》：（存目）。

又卷二二《錢多處白丁橫帶　運退時刺史當艄》《太平廣記》卷四九九引《南楚新聞》：（存目）。

又卷二三《大姐魂遊完宿願　小妹病起續前緣》《太平廣記》卷三五八引《離魂記》：（存目）。《剪燈新話》卷上《金鳳釵記》：（存目）。

又卷二五《趙司戶千里遺音　蘇小娟一詩證果》《青泥蓮花記》卷八《記從》二《蘇小娟》：（存目）。《詞苑叢談》卷一二《外編》：（存目）。《剪燈餘話》卷四《芙蓉屏記》：（存目）。《詞苑叢談》卷一二《外編》：（存目）。

又卷二七《顧阿秀喜捨檀那物　崔俊臣巧會芙蓉屏》《太平廣記》卷四八引《逸史》：（存目）。《續幽怪錄》卷一《薛中丞存誠》：（存目）。《孫公談圃》卷中：馮大參京嘗患傷寒，已死，家中哭之。已而忽甦，云：「適往五臺山，見昔爲僧時，室中之物皆在。有言我俗緣未盡，故遣歸。」因作文記之，屬其子，他日勿載墓誌中。《鶴林玉露》乙編卷四《馮三元》：（存目）。《新編醉翁談錄》卷六《禪林叢錄・馮相坐禪》：（存目）。

又卷二九《通閨闈堅心燈火　鬧囹圄捷報旗鈴》《情史》卷三《張幼謙》：（存目）。

又卷三〇《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參軍冤報生前》《堅瓠十集》卷三《丹成兩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間。少有膂力，恃氣好俠，不拘細行，常集輕薄少年二十餘輩爲樂。厥後省過，折節讀書，以詩名稱之。累爲河朔官，改深州錄事參軍。生美風儀，善談笑，曲曉吏事，廉謹明幹。至於擊鞠飲酒，兼能之。雅爲太守所重。時王武俊帥成都，恃功負衆，不顧法度，支郡守畏之側目。嘗遣其子士貞巡屬郡，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所居備聲樂，宴士貞。太守畏武俊，而奉士貞之禮甚謹。又慮有以酒忤士貞者，以是僚吏賓客，一不敢召。士貞大喜，以爲他郡莫能及。歡飲入夜，士貞乃曰：「幸使君見待之厚，欲盡樂於今夕，豈無嘉賓韻士？願爲我召而見之！」太守致敬前白曰：「偏

郡無名人，其僚屬庸猥，恐其辭令不謹，禮度失當，少有愆責，吾之任也。」士貞強之。太守曰：「錄事參軍李某，願以侍談笑。」士貞曰：「但命之。」於是召李生。生入趨拜。士貞見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貞甚不悅，瞪視攘腕，無向時之歡矣。太守懼，莫知所謂。顧視生，靦然而汗，不能持盃。一座皆愕。少頃，士貞叱左右縛李某繫獄。左右即牽李袂疾去，械獄中。已而士貞歡飲如初。迨曉，宴罷，太守且驚且懼，乃潛使人於獄中訊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嘗言，固非忤於王君，甯自知取怒之意否？」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嘗聞釋氏有現世之報，吾知之矣。某少貧窘，無以自資，由是好與俠客遊，往往掠奪里人財帛。常馳馬腰弓，往還太行道，日百餘里。一旦遇一年少，鞭駿騾，負二巨囊。吾利其資，顧左右皆崖巖萬仞，而日漸曛黑，遂力排之，墮於崖下。即疾驅其騾逆旅氏，解其囊，得繒綺百餘段。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門讀書，遂仕至此。而及今二十七年。昨夕君侯命與王公之宴，既入而視王公之貌，乃吾曩所殺少年也。一拜之中，心懷慄惕，自知死於旦夕。今將延頸待刃，又何言哉！爲我謝君侯，幸深知我，敢以身後爲託。」有頃，士貞醉寤，急召左右往獄取李某首來。左右即於獄中斬其首，以送士貞。士貞熟視而笑。既而又與太守大飲於郡齋。酒酣，太守因歡甚，乃曰：「某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弊政，寬不加罪，爲恩厚矣。昨夕副大使命某召他客，屬郡僻小無客，不足奉歡宴者，切以李某善飲酒，故爲召之。而李某愚劣不習禮法，有忤於明公，實余之罪也。今明公既已誅之，宜矣。切有所未曉，敢問李某之罪何爲者？願得明公教之，且用誡於將來也！」士貞笑曰：「李生亦無罪，但一見之，即忿然激吾怒，便有戕戮之意。今既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無再言！」及宴罷，太守密訪其年，曰：「二十七矣。」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貞生於王氏也。太守嘆異久之。因以家財厚葬李生。

又卷三一《何道士因術成奸　周經歷因奸破賊》　《萬曆野獲編》卷二九《叛賊・妖婦人》：（存目）。《九朝野記》卷二「唐賽兒」條：（存目）。

又卷三二《喬兌換胡子宣淫　顯報施臥師入定》　《覓燈因話》卷二《卧法師入定錄》：（存目）。

又卷三三《張員外義撫螟蛉子　包龍圖智賺合同文》　《儒林公議》卷上：張詠守餘杭，時方歉凶，饑民多犯禁鹽。詠無問多少，皆笞而遣之。由是犯《逸史》：（存目）。《太平廣記》卷三四八引《會昌解頤錄》：（存目）。

又卷三四《二刻拍案驚奇》卷一《進香客莽看金剛經　出獄僧巧完法會分》　《古今圖書集成・明文學部二・凌濛初惟謙》引《劇談錄》：（存目）。

又卷三五《訴窮漢暫掌別人錢　看財奴刁買冤家主》　《搜神記》卷一〇：周擧嘖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困，息卧，夢天公過而哀之，敕外有以給與。司命按錄籍，云：「此人相貧，限不過此。惟有張車子，應賜錢千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天公曰：「善。」曙覺，言之。於是夫婦戮力，晝夜治生，所爲輒得，貲至千萬。先時有張嫗者，嘗往周家傭賃。野合，有身，月滿，當孕，便遣出外，駐車屋下，產得兒。主人往視，哀其孤寒，作粥糜食之。問：「當名汝兒作何？」嫗曰：「今在車屋下而生，夢天告之，名爲車子。」周乃悟曰：「吾昔夢從天換錢，外白以張車子錢貸我，必是子也。財當歸之矣。」自是居日衰減。車子長大，富於周家。

又卷三六《東廊僧怠招魔　黑衣盜奸生殺》　《太平廣記》卷三六五引《集異記》：（存目）。《涑水紀聞》卷七：「向相在西京」：（存目）。《龍圖公案》卷三《殺假僧》：（存目）。

又卷三七《屈突仲任酷殺衆生　鄆州司馬冥全內姪》　《太平廣記》卷一〇〇引《紀聞》：（存目）。

又卷三八《占家財狠婿妬姪　延親脈孝女藏兒》　《曲海總目提要》卷二《老生兒》：（存目）。

又卷三九《喬勢天師禳旱魃　秉誠縣令召甘霖》　《太平廣記》卷三九六《狄惟謙》引《劇談錄》：（存目）。

又卷四〇《華陰道獨逢異客　江陵郡三拆仙書》　《太平廣記》卷一五七引《逸史》：（存目）。《太平廣記》卷三四八引《會昌解頤錄》：（存目）。

《二刻拍案驚奇》卷一《進香客莽看金剛經　出獄僧巧完法會分》　《古今圖

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第一〇六卷《佛經部・紀事》四：明嘉靖四十三年，東南郡縣大荒。蘇州洞庭山某寺，有唐白樂天所書《金剛》全卷，爲鎮寺至寶。是年，寺衆饑，主僧不得已，取此經質山塘王宦米五十石爲食。越歲，王宦呼主僧至家，願施前米作齋僧用，以經還寺。僧歸，過湖，對衆稱揚王宦大德。舟衆共求一看。纔展開時，風大作，竟揭經前數幅，飄空入雲而去。僧懊悔不已。三年後，忽有一上官聞此經名，陷主僧以他事，禁獄逼獻。經至，以非全卷不愜意，釋僧罪，仍以經還之。僧過湖，風又大作，昏黑，艤舟入一深村避風。登岸，索火，詣一老漁戶家。壁間粘前所失經數幅，毫無傷損。漁戶姓姚，詢之，但云：「前三年有火光一道墮田中，驚視之，是字紙，因粘於壁。」僧向經悲泣，頂禮呼「護法韋馱」不休，曰：「非兩番神風顯異，此經必入權門，不得完璧鎮寺矣！」因備述顛末。漁戶驚感，遂改業務農，又出重貲裝裹，每歲遇得經還經之日，必往寺展禮。壽八十二，無疾終。

又卷二《小道人一着饒天下　女棋童兩局注終身》《青泥蓮花記》卷七《記從》一《謝天香》：（存目）。《夷堅志補》卷一九《蔡州小道人》：（存目）。

又卷五《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歲朝天》《桯史》卷一《南陔脫帽》：（存目）。《夷堅志補》卷八《眞珠族姬》：（存目）。

又卷六《李將軍錯認舅　劉氏女詭從夫》《剪燈新話》卷下《翠翠傳》：（存目）。

又卷七《呂使君情嬌宦家妻　吳太守義配儒門女》《歸潛志》卷八：先翰林嘗談：國初宇文太學叔通主文盟時，吳深州彥高視宇文爲後進，宇文止呼爲小吳。因會飲酒間，有一婦人，宋宗室子流落，諸公感嘆，皆作樂章一闋。宇文作《念奴嬌》，有「宗室家姬，陳王幼女，曾嫁欽慈族。干戈浩蕩，事隨天地翻覆」之語。次及彥高，作《人月圓》詞云：「南朝千古傷心事，猶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偶然相見，仙肌勝雪，雲鬢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濕，同是天涯！」宇文覽之，大驚。自是人乞詞，輒曰：「當詣彥高也。」彥高詞集篇數雖不多，皆精微盡善，雖多用前人詩句，其翦裁點綴若天成，眞奇作也。先人嘗云：詩不宜用前人語，若夫樂章，則翦截古人語亦無害，但要能使用爾。如彥高《人月圓》，半是古人句，其思致含蓄甚遠，不露圭角，不尤勝於宇文自作者哉！《竊憤續錄》：（存目）。《夷堅支戊》卷九《董漢州孫女》：（存目）。

又卷八《沈將仕三千買笑錢　王朝議一夜迷魂陣》《夷堅志補》卷八《王朝議》：（存目）。

又卷一〇《趙五虎合計挑家釁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夷堅志補》卷六《葉司法妻》：（存目）。《齊東野語》卷二〇《莫氏別室子》：（存目）。

又卷一一《滿少卿飢附飽颺　焦文姬生仇死報》《夷堅志補》卷二一《滿少卿》：（存目）。

又卷一二《硬勘案大儒爭閒氣　甘受刑俠女著芳名》《夷堅支庚》卷一〇《嚴蕊》：（存目）。《齊東野語》卷一七《朱唐交奏本末》：（存目）。又卷二〇「台妓嚴蕊」：（存目）。《說郛》卷五七《雪舟脞語》：（存目）。《四朝聞見錄》乙集《洛學》：（存目）。

又卷一三《鹿胎庵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舊鬼借新屍》《夷堅志補》卷一六《嶓縣山庵》：（存目）。《夷堅支丁》卷六《證果寺習業》：（存目）。

又卷一四《趙縣君喬送黃柑　吳宣教乾償白鏹》《夷堅志補》卷八《李將仕》：（存目）。又《吳約知縣》：（存目）。

又卷一五《韓侍郎婢作夫人　顧提控掾居郎署》《說聽》卷下「太倉州吏顧某」：（存目）。

又卷一六《同窗友認假作眞　女秀才移花接木》《剪燈餘話》卷二《田洙遇薛濤聯句記》：（存目）。

又卷一七《遲取券毛烈賴原錢　失還魂牙儈索剩命》《夷堅甲志》卷一九《毛烈陰獄》：（存目）。

又卷二〇《賈廉訪贋行府牒　商功父陰攝江巡》《夷堅志補》卷二四《賈廉訪》：（存目）。

又卷二二《癡公子狠使噪皮錢　賢丈人巧賺回頭婿》《覓燈因話》卷一《姚公子傳》：（存目）。

又卷二四《庵內看惡鬼善神　井中談前因後果》《剪燈新話》卷上《三山福地志》：（存目）。

又卷二五《徐茶酒乘鬧劫新人　鄭蕊珠鳴冤完舊案》《九朝野記》卷四：嘉定有少年曰徐達，巧黠而亡賴。聞一家將嫁女，借持櫛具去爲女開面，即復謀爲婚筵茶酒。嘉會日，達相事未終轍，不辭而去，約二惡少共竊女。昏

時，二少避後墉外，達復入供事。至入更，女獨在室，突入，急負之，奔至後垣，開門授二少。復閉門入，公出前門而去。乃趨同挾女，去如飛。女羞怕，遽不能呼喚。俄而其家失婦，訝惑。一黠奴謂家長：「茶酒素亡賴，數睥睨新人，殊似有姦態，兩度不辭而去，可疑也。」女父母亦言開面事。二家奴僕咸曰：「渠非本技業人，直造姦耳。」因俱入後巷追之。巷甚永而無旁歧。二少見勢迫，棄女而逸。達獨持之行，無計脫去，適道旁有井，遂擠女其中。衆既追返達，就執訊之，不伏。待旦上官，始吐實。與往檢覓，果得屍，然而男子也。達亦自怪。逮二少，對同達。舅姑或謂事由父母，又逮之。及媒人兩家鄰交訊，皆無可言。官不能決，榜召屍屬，亦終無認者。乃獨繫達，少數拷掠，竟無狀。居歲餘，官方引問達，適開封某縣解至二囚，一男一女。達回首見之。大駭，號叫：「久昧女所在，此眞是也？鬼耶？」官召前問之，始得其實。方女入井，聳，不死，大呼求救。而追人得達，喧嘩擁回，不聞井中聲也。將曙，纔有二男子井傍過，即開封人，同賈於松而歸。聞聲趨視，因以甲下井，肩女，一以布接出。既出，乙視女，忽聞甲貲厚，因而戕之，則誰知者？顧獨得美婦，兼其貨，非計耶？遂下之石，甲斃焉，即所疑屍也。已問女，得故，曰：「若當從我逝矣。我開封富家，若幸爲我妾，而勿道實於我家人。不然，若爲人女婦而外逸，尚可返復女婦乎？」女懼，從之。至乙家，甲家來問乙甲耗。乙言分手於蘇州，女如乙戒。而乙婦極悍，毒女百端，女絕不能當。一日，乙出，女謀諸鄰媼。媼言：「若固無罪，特從誘脅來，何苦忍如是？」導之奔訴於官。於是逮乙與女，解來審驗之耳。令聞之，大駭異。因請正乙誅，而論達少如法，還婦於先夫焉。

又卷二七《僞漢裔奪妾山中　假將軍還妹江上》《堅瓠首集》卷三《汪太公歸婢》：（存目）。

又卷二八《程朝奉單遇無頭婦　王通判雙雪不明冤》《增廣智囊補》卷一〇《察智部・徽商獄》：（存目）。

又卷二九《贈芝蘇識破假形　擷草藥巧諧眞偶》《情史》卷一二《大別狐》：（存目）。

又卷三〇《瘞遺骸王玉英配夫　償聘金韓秀才贖子》《棗林雜俎》義集《幽冥・王秋英》：（存目）。《情史》卷一六《王玉英》：（存目）。

又卷三一《行孝子到底不簡屍　殉節婦留待雙出柩》《明書》卷一三六《列傳》五《孝義傳》：（存目）。《明史》卷二九七《列傳》第一八五《孝義》二《王世名》：（存目）。《寄園寄所寄》卷上《鏡中寄・孝》：（存目）。

又卷三二《張福娘一心貞守　朱天錫萬里符名》《夷堅志補》卷一〇《朱天錫》：（存目）。

又卷三三《楊抽馬甘請杖　富家郎浪受驚》《蘇談・姚廣孝雅量》：（存目）。《夷堅丙志》卷三《楊抽馬》：（存目）。

又卷三四《任君用恣樂深閨　楊太尉戲宮館客》《夷堅支乙》卷五《楊戩館客》：（存目）。

又卷三五《錯調情賈母詈女　誤告狀孫郎得妻》《情史》卷一〇《吳淞孫生》：（存目）。

又卷三六《王漁翁捨鏡崇三寶　白水僧盜物喪雙生》《夷堅志補》卷七《豐樂樓》：（存目）。《夷堅支戊》卷九《嘉州江中鏡》：（存目）。

又卷三七《疊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顯靈》　蔡羽《遼陽海神傳》：（存目）。

又卷四〇《宋公明鬧元宵雜劇》《貴耳集》卷一：「道君幸李師師家」（存目）。《詞品・拾遺・李師師》：（存目）。《水滸全傳》第七十二回《柴進簪花入禁院　李逵元夜鬧東京》：（存目）。

著録

乾隆《烏程縣志》卷一六　《聖門傳詩嫡冢》十六卷、《言詩翼》六卷、《詩逆》四卷、《詩經人物考》、《左傳合鯖》、《倪思史溪異同補評》、《贏滕剖》、《蕩櫛後錄》、《國門集》一卷、《國門乙集》一卷、《鴻講齋詩文》、《乙編蠡涎》、《燕筑謳》、《南音三籟》、《東坡禪喜集》三卷、《合評選詩》七卷、《選賦》□卷。

乾隆《湖州府志》卷四五　《禪喜集評》、《硃批選詩》七卷、《選賦》□卷。

光緒《烏程縣志》卷三一　《後漢書纂評》、《刪定宋史補遺》、《剿寇十策》。

《中國小說史略》第二一篇《明之擬宋市人小說及後來選本》（存目）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二《明清部一・二刻拍案驚奇》三十九卷三十九篇附《宋公明鬧元宵雜劇》一卷（內閣文庫）　明精刊本。圖三十葉，中無鬧

元宵雜劇圖。第一葉圖記繪工，曰「劉崟摹」，第六葉記刻工，曰「劉君裕刻」。第十八葉曰「君裕刻」。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板心下題「尚友堂」。

雜録

《初刻拍案驚奇》卷一《轉運漢遇巧洞庭紅　波斯胡指破鼉龍殼》《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八《快活三》：小說有《蔣震青片言得婦》一段，即此事也。劇又牽及《轉運漢販洞庭紅，波斯胡買鼉龍殼》一事，蓋小說本另一人。言其人甚貧，隨衆漂洋入海，所攜惟洞庭紅橘數簍，倭人爭以銀錢買之，已獲千金。其人偶乘空入一山中游玩，見大龜殼，負之而還。後與衆客回至嶺南，賈人波斯置酒邀客，尊貨多者居首坐。波斯入舟見殼，即尊販橘者爲首。衆客方共訝。波斯問值，販橘者甚惶恐。波斯以五萬金酬之，告衆客曰：「此鼉龍殼也。每脊有明月珠一顆，顆值萬金。」其人遂爲富室。劇以此作霆事。既富且貴，又作神仙，故曰「快活三」也。

又卷七《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禪鬬異法》《堅瓠廣集》卷五《游月宮》：唐明皇游月宮事，所出數處，記載不一。《異聞錄》云：「開元中，明皇與申天師洪都客夜游月中，見所謂廣寒清虛之府，下視王城嵯峨，若萬頃琉璃田，翠色冷光，相射炫目。素娥十餘，舞於廣庭。音樂清麗。遂歸，製《霓裳羽衣》之曲。」《唐逸史》則以爲羅公遠，而有擲杖成橋之事。《集異記》則以爲葉法善，而有潞州城奏玉笛、投金錢之事。《幽怪錄》則以爲游廣陵。要之，皆荒唐之說，不足問也。

又卷一一《惡船家計賺假屍銀　狠僕人誤投眞命狀》《曲海總目提要》卷四《賺青衫》：《賺青衫》，不知何人作。言舟人賺王生所贈呂醫青衫，訛詐人命，故曰《賺青衫》。本之小說，而改換事跡。其關目緊簇，頗中情理，可爲讞獄之助。淮安諸生王人杰，字文豪，遠館宿遷李學士宅。其妻劉氏，以稚兒患病，使家僮胡虎兒至館，趣令回家。道遇涿州人任英者，因遭兵火，同妻張氏流落宿遷。有地棍李二毆賣雜貨老人，傾其貨物於河。英性粗直，路見不平，突毆李二，力重致斃。地方擒送於官，斷悞傷贖徒。無錢以贖，遂斷其妻官賣。夫婦號哭甚慘。人杰惻然，以館穀三十金俾贖罪完官。任英未及問姓名，而人杰已去。其妻但記爲淮安秀才而已。人杰抵家，劉氏問其館金，言予任英，劉頗詬誶。鄰居強中巧者爲之勸解，拉人杰至家，小酌排悶。人杰遣虎兒迎醫，而己輒赴飲。杭醫呂慕陽，久僑淮郡，虎兒請至投劑。兒病已篤，服藥旋斃。虎兒與慕陽語次，嘗露背主之意。慕陽以正義相責，虎兒恨之。人杰歸，見婦哭子。虎兒謂爲醫所殺。人杰乘醉揮拳毆之。劉氏亟語夫云：「兒已垂危，何與醫事？」命留慕陽宿於書館。人杰曉起慚謝，且以青衫贈之。慕陽持衫，負藥箱而去。念此事必敗聲名，有同業之友居寶應，予舟金不受，索得其藥箱，言有弟行醫可用。乃回故處，載浮尸，夜抵人杰家，出衫箱以示，嚇以殺醫。人杰夫婦大恐，急與簪珥等約三十金，令虎兒將至涿州，侵曉相遇荒僻地，先殺解差，次欲殺人杰。任英獵回，見之，以棍擊虎兒。虎兒遁走，人杰怖絕而蘇。救己者乃英也。挈歸其家，令妻出見，與結兄弟，改姓名爲任杰，藏身於涿。虎兒歸，告中巧以實。中巧云：「解差既殺，人杰當以殺解差得罪，既不啻殺人杰也。」使其妻朱氏往告劉氏，言解差久不回，府官行文往查，知解差及犯人皆中途被殺。劉氏大號慟，而心疑其詐。久之，查無消耗，以其信爲的矣。清明之日，素服往祖墳拜哭，擬於是晚自盡。巴陵監生勞鐸者，尚書之子，揚州覓妾，不稱意。適抵淮安，見劉於郊外，方欲調戲。中巧見之，詢知爲貴家子，即紿云：「此我外甥女，心不願嫁，我當力主之。予我多金，乘夜至其家，見戴素髻者，挾之而去可也。」鐸從其計。中巧持金歸，付其妻朱，即令朱往王宅賺出劉氏。劉氏方懸

梁，人杰父魂潛至，語劉云：「汝夫應客死，因救任英夫婦，壽延五紀，祿食千鍾，今未死，現居涿州任英家。強中巧逼汝改節，汝速逃去，前路有恩人相救也。」朱氏入覓劉氏，見其懸梁，爲解而救之，墜髻於地，急拾戴之，則已誤戴劉氏孝髻矣。勞鐸家人蜂擁而入，見朱髻，即挾而去。朱本貴家婢，見勞富貴，甘心爲之妾，認作人杰妻。鐸喜其色美，亦不復問也。中巧伺之久，不見妻歸，至王宅，獨劉氏在。問其若何，云不知名姓多人，搶若妻去矣。中巧急覓勞公子之舟，則已遠去。而所得聘物黃金數十金，歸與朱氏，元溥，晚生一子，爲微異耳。事不見於載籍，然意在勸善，曲文尤極本色。朱未及藏篋，尚在懷中，仍爲所挈。徒手無所得，空失其妻，忿恨之至。歸，欲與劉大鬨，強佔爲妻。而劉氏知其必至，且聞翁告以夫在涿州，遂急竄於路。徐抵山東，倦坐亭上。人杰念妻遠離，不敢回家相探，任英慨然願爲杰取妻至涿，而勸杰用己涿籍，入京取功名。人杰付以青衫，俾用爲證。英至山東，亦憩亭畔，懸衫樹上，乘涼片時。劉氏見衫，疑爲夫物，與相問訊。始知夫使迎己，乃隨往涿州。人杰入闈就試，第三場與勞鐸同號。鐸因憶妾，第一折《油葫蘆天下樂》二曲，道典肆盤剝貧民之罪惡，用白描筆墨，將該業寮草欲出。人杰試詰之，則言己之愛妾，乃在淮安所買，已故生員王人杰之妻，強中巧爲媒。人杰聞妻改適，亦草草交卷而出，奔還涿州。則任英已偕劉氏來涿。夫婦相晤，大喜過望。報捷者至，獲中房魁。入京殿試三甲，擢《尺素書》，一名《空柬記》，小說中《劉元普雙生貴子》，即其事也。雖無確證，事當有之，足以勸世勵俗，裨助風教，蓋佳話也。宋眞宗時，洛陽劉弘敬，字元普，官至青州刺史。年甫六旬，告歸林居，與繼室王氏相得。富而好義，揮金如土，四方聞其名。但以無子爲憂，家事一切委妻姪王文用。時有李遜者，字克讓，本粵西人，寓居京師，成進士，授錢塘縣令。抵任未一月，病垂危，念無可託妻子者，惟洛陽劉元普名聞天下，而素未相識，不可以自通。既而心計，非此人不可。乃作空函，緘封甚固，書函面曰：「辱弟李遜書呈洛陽恩兄劉元普親拆。」呼妻張氏、子彥青，付之曰：「此吾八拜交也，可往投之，必能濟汝母子。」遜沒，權厝浮丘寺中。彥青母子執書往投弘敬。弘敬默計遊好中無所謂李克讓者，函面語甚曖，而展函則無一字，茫然不能解。已而悟曰：「我知之矣。」乃呼妻王氏出見之曰：「此吾故交妻若子也。」舍之南樓，飲食家具悉備。張氏性溫淑，有遺腹數月。彥青字春郎，英敏老成。弘敬視同骨肉，且遣使迎遜柩於錢塘。弘敬愛彥青，每自傷無後。王氏曰：「當亟娶妾，不可遲也。」姪文用往汴京，卽以屬之。襄陽刺史裴習，字安卿，劇作淮安守石萬程；阿虎、周四俱斃杖下，劇云虎兒大辟，周四充軍：此其異同處。其任英、強中巧夫婦情節，俱係添出；虎兒中途殺人，亦係添出。

又卷二〇《李克讓竟達空函　劉元普雙生貴子》《孤本元明雜劇提要》三：《劉弘嫁婢》，原標《施仁義劉弘嫁婢》，明抄本，元人撰，姓名未詳。按《劉弘嫁婢》事見之史籍者，有陳規及鍾離君，見《宋史·陳規傳》，及魏泰《東軒筆記》，非劉弘事也。此本所述情節，與《今古奇觀》小說所記《劉元普雙生貴子》一回大致符合。惟《今古奇觀》劉名弘敬，字元普，晚生二子，此作名弘，字

飲水，因念獄囚拘禁之慘，命獄吏散禁諸囚，日給涼水。獄囚竟乘懈脫逃，盡殺獄卒及府佐貳。事聞，逮繫法司，家產沒官。蘭孫借清眞觀棲息。習痩死獄中。蘭孫不能殯，乃插標號慟，賣身葬父。媒氏薛媼，引王文用視之，顯結束。蒲團愧責，復得錦簇花攢，故曰《錦蒲團》。諺云：「敗子回頭金不換」，故曰《金不換》也。略云：富紳姚指揮者，晚失偶，家甚饒裕，惟一買歸謁其姑。姑大喜，勸弘敬納爲側室。弘敬察其體態不似民女，而愁恨之色，若有大冤者。細詰之，盡得其實。憮然曰：「此賢使君女也，安可辱爲小星？」乃令別居內室，而遣使迎習柩於襄陽。會兩柩俱至，即爲買兩地，擇吉俱葬焉。王氏猶勸弘敬納蘭孫。弘敬乃認爲女，以絕其念。且選吉日，以已出殊恩，淑女承祧，尤爲望外。吾兩人合表上奏天庭，官加一品，壽益三旬，子生雙貴。遜有遺腹小女鳳鳴，明早出世，以奉長郎君箕箒。公與我媳，我亦與公媳，略盡報効之私。」弘敬夢覺，而張氏、彥青、蘭孫得夢皆相同。翼日，張果生女。未幾，弘敬妻王氏果生一子。弘敬以夢中示兆，取名天祐，字曰夢禎，是時年已七旬，洛陽人皆以爲陰隲之報。周晬之後，乳母偕天祐遊戲。侍婢朝雲抱天祐，失手墮地。乳母大詬之，朝雲不能堪，曰：「七十生子，事多可疑。一跌耳，何足詬也？」弘敬聞其言，夜呼朝雲侍寢。明歲，亦生一子，取名天錫，字曰夢符。蘭孫之舅氏鄭某，故西川節度使，召擢樞密副使，以書抵蘭孫，令入京相見。彥青母子遂偕入京。彥青就試，擢大魁。歸探弘敬，以妹字天祐，又以鄭女素娟字天錫，三姓爲至戚。而鄭與彥青，前後奏聞弘敬陰功盛德，天子爲進爵加秩，果至一品。弘敬乃集賓親，語及空函認義之事，其初並未令王氏知也。厥後兩子皆登第，而年果至百歲。（小說中言彥青、天祐皆爲狀元；彥青登第十年便至禮部尚書等語，皆誇張不合，反令人不信眞有此事。作劇者粧點好看，則無不可。）按：明正德初，同安林瀚，爲南京兵部尚書，年已七十。建造房屋，匠斲巨梁未上。一婢偶出，橫騎此梁。衆共叱之。婢怒而罵曰：「公卿將相，豈不自此出。騎一梁何詬也？」瀚聞異之，呼侍寢，生子名曰庭機。時南京兵部銜曰參贊機務也。至嘉靖中，庭機亦爲南京兵部尚書。此頗與朝雲事相類。

《二刻拍案驚奇》卷二二《癡公子狠使噪皮錢　賢丈人智賺回頭婿》《曲海總目提要》卷三九《錦蒲團》：《錦蒲團》，一名《金不換》，係近時人作。本之張孝基事，而又據所撰小說情節，更易姓名，牽引明胡宗憲征倭，以軍功貴逮繫法司，家產沒官。蘭孫借清眞觀棲息。習痩死獄中。蘭孫不能殯，乃插標號慟，賣身葬父。媒氏薛媼，引王文用視之，顯結束。蒲團愧責，復得錦簇花攢，故曰《錦蒲團》。諺云：「敗子回頭金不換」，故曰《金不換》也。略云：富紳姚指揮者，晚失偶，家甚饒裕，惟一色，若有大冤者。細詰之，盡得其實。憮然曰：「此賢使君女也，安可辱爲小星？」乃令別居內室，而遣使迎習柩於襄陽。會兩柩俱至，即爲買兩地，擇吉俱葬焉。王氏猶勸弘敬納蘭孫。弘敬乃認爲女，以絕其念。且選吉日，以已出殊恩，淑女承祧，尤爲望外。吾兩人合表上奏天庭，官加一品，壽益三旬，子生雙貴。遜有遺腹小女鳳鳴，明早出世，以奉長郎君箕箒。公與我媳，我亦與公媳，略盡報効之私。」弘敬夢覺，而張氏、彥青、蘭孫得夢皆相同。翼日，張果生女。未幾，弘敬妻王氏果生一子。弘敬以夢中示兆，取名天祐，字曰夢禎，是時年已七旬，洛陽人皆以爲陰隲之報。周晬之後，乳母偕天祐遊戲。侍婢朝雲抱天祐，失手墮地。乳母大詬之，朝雲不能堪，曰：「七十生子，事多可疑。一跌耳，何足詬也？」弘敬聞其言，夜呼朝雲侍寢。明歲，亦生一子，取名天錫，字曰夢符。蘭孫之舅氏鄭某，故西川節度使，召擢樞密副使，以書抵蘭孫，令入京相見。彥青母子遂偕入京。彥青就試，擢大魁。歸探弘敬，以妹字天祐，又以鄭女素娟字天錫，三姓爲至戚。而鄭與彥青，前後奏聞弘敬陰功盛德，天子爲進爵加秩，果至一品。弘敬乃集賓親，語及空函認義之事，其初並未令王氏知也。厥後兩子皆登第，而年果至百歲。（小說中言彥青、天祐皆爲狀元；彥青登第十年便至禮部尚書等語，皆誇張不合，反令人不信眞有此事。作劇者粧點好看，則無不可。）按：明正德初，同安林瀚，爲南京兵部尚書，年已七十。建造房屋，匠斲巨梁未上。一婢偶出，橫騎此梁。衆共叱之。婢怒而罵曰：「公卿將相，豈不自此出。騎一梁何詬也？」瀚聞異之，呼侍寢，生子名曰庭機。時南京兵部銜曰參贊機務也。至嘉靖中，庭機亦爲南京兵部尚書。此頗與朝雲事相類。

覘。上官具禮迎入。英責其不相贍給，且令女改嫁。上官言其實。英殊不以爲然。乃令壻出。英見之，即查女也。向所賣田宅皆在。於是妻妾共諧伉儷，而感上官之德終其身。《厚德錄》：【略】（小說因此曲折摹寫，淋漓盡致，此劇皆本之。小說名過遷，此名姚英，小說係郎舅，此作翁壻，小說無查女爲妾一節，其互異也。）

又卷三〇《瘞遺骸王玉英配夫　償聘金韓秀才贖子》《曲海總目提要》卷四《鴛鴦被》：《鴛鴦被》，元人所作。李府尹之女名玉英。考小說有王玉英者，父爲閩守，將兵禦亂，戰死，玉英守節不辱，死嶺下。福清韓生慶雲爲之埋瘞，夜有人剝啄叩戶，啓視，見一女子，甚端麗，自言姓名家世，感掩覆恩，來相報，遂與成歡。無何生子，恐爲人見，棄之河旁。有黃公拾去，命名曰鶴齡，後復與雲相見。此所稱府尹女，名雖同而關目事蹟殊不合，作者或因此名，幻出空中樓閣耳。玉英有贈慶雲詩曰：「莫訝鴛鴦會有緣，桃花結子已千年。塵心不釋藍橋路，信是蓬萊有謫仙。」今取《鴛鴦被》爲名，恐因此也。略云：府尹李彥實，居官清正，爲左司誣劾，逮京勘問。（按：李彥實名，元曲中屢見，大約皆隨手捏造，猶張千、李萬也。不注鄉貫，亦不言何處府尹，其爲揑造無疑。）乏行資，浼玉清庵劉道姑，向富戶劉彥明借銀十錠。彥明欲親屬書名債券。彥實惟一女玉英，即令書券借銀，留玉英於別館而去。踰年，彥明聞玉英美，圖佔爲妻，向道姑索銀，囑爲媒，不從，則將以姑及英付官追拷，姑懼，勸玉英從之。玉英恐累姑，以所繡鴛鴦被付姑，令約彥明於庵中私會。彥明赴約夜行，爲邏卒縛去。姑蘇張瑞卿者，赴京應試，道經此庵，日暮欲投宿，小姑誤以爲彥明，引入室。玉英繼至，亦以爲彥明，遂與成歡。天欲明，將別，瑞卿始以實告。玉英遂以鴛鴦被贈卿而別。明日，彥明至庵，憤甚，逼勒至家，說誘威逼百端。玉英寧死，卒不從，乃置酒店中，令當壚以辱之。會瑞卿得第授官，微行訪玉英踪跡。至店，已不相識，而覺當壚者有異。試問其姓氏里居，則玉英也。瑞卿乃誑爲府尹長子，向出外游學，呼彥明與語；而攜玉英歸寓，紿彥明三日後以禮來迎。玉英至卿寓，卿出被示之，知即瑞卿。越三日，彥明來，方與瑞卿爭。適彥實復官而回，詢得其詳，笞彥明而以玉英配瑞卿云。

卜世臣

王驥德《曲律》卷四　大荒逋客嘗一爲《冬青記》，然亦擬舊聞。

《曲品》卷上　大荒博雅名儒，端醇吉士。張衡之精巧絕世，荀爽之俊美無雙。躭奇蘊爲國珍，按律蔚爲詞匠。

又卷下《冬青》　悲憤激烈，誰誚腐儒酸也？音律精工，情景眞切。吾友張望侯曰：「檇李屠憲副於中秋夕帥家優於虎邱千人石上演此，觀者萬人，多泣下者。」方諸生曰：「大爲義士吐氣。但當時瘞骸事，實吾邑王監簿名英孫號修竹者爲之。若唐玉潛、林景曦及謝皋羽、鄭樸翁諸人，皆王門下館客耳。蓋王係國戚，又世家也，挺身欲前，慮事洩罹禍，遂捐重資，募里中人，挾唐、林二士經紀其事。王固自諱，人遂譌傳。」今已漸白。雜見王家乘及元孔希魯子常趙所跋謝皋羽《冬青樹引》，入季長洲《辨義錄》。近張太定修《會稽新志》中，載唐、林四絕句詩，乃王修竹倡之而諸君屬和者。王詩極慷慨悽淋漓，可爲墮淚。王亦才士，有《修竹集》，林有《霽山集》，其中倡和諸篇，皆大略可見。不然，林一羈客，唐一窮學究，非有力者爲執太阿，安所得措其手於逆髭烈焰之中，而保冬青卒無恙耶？惜不徵惠卜君一洗發之也。

又《乞麾》　發揮小杜之狂，恣情酒色，令人頓作冶遊想。吾友方諸生曰：「其詞駢藻鍊琢，摹方應圓，終卷無上去疊聲，眞是竿頭撒手，苦心哉！」小杜風流楚楚，其鍾情鬟女，注目紫雲，固豪士本色。每讀「兩行紅粉」及「綠葉成蔭」之句，輒柔腸欲絕。今記中乃兩全之，良是快事。第牧之入試吳武陵，袖《阿房宮賦》謁主試，崔鄲薦至第五，不得，勃然取其賦去，竟得異等，此大可爲世之薦士者風，何不譜作實錄，而他有所摭？又牛奇章鎮維揚，每夕令街卒衛杜書記夜游，報帖盈篋，其憐才繾綣，可令千古英雄雪涕，令橫罹粉墨，毋乃冤乎？宴分司御史者是李聰，記作李聽，恐是刻本之誤，更須查定耳。

康熙《嘉興府志》卷一四、光緒《嘉興府志》卷五三　字藍水，磊落不諧俗，日扃戶著書。有《掛頰言》、《玉樹清商》、《多識編》、《樂府指南》、《厄言》及

《山水合譜》。孫體有傳。

《傳奇彙考標目》卷上　卜大匡，字居無考。《冬青》、《乞麾》。

《重訂曲海總目・明人傳奇》　卜世臣：《乞麾記》、《冬青記》。

《曲目新編・明人傳奇》　《乞麾》、《冬青》，右二種卜世臣作。

《今樂考證・著錄六・明院本》　卜世臣(二種)：《乞麾》、《冬青》。案：世臣字藍水。

《冬青記》　高奕《新傳奇品》附《古人傳奇總目》：《冬青》，卜大荒作，唐玉潛、林景曦事。《笠閣批評舊戲目》：《冬青記》(卜藍水作)上上。《曲海總目提要》卷七《冬青記》：嘉興人撰，自稱檇李大荒逋客。(大荒逋客爲卜世臣之別號，世臣字大匡，一字藍水，江蘇秀水人，所撰除《冬青記》外，尚有《乞麾記》、《四劫記》兩種。)與沈璟同時，殆萬曆末年人也，所記唐珏、林德陽實事。【略】珏與德陽，本未識面，記中作兩人相遇，以作關目。《明代傳奇全目・冬青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冬青記》：(存目)。

《乞麾記》　高奕《新傳奇品》附《古人傳奇總目》：《乞麾》，卜大荒作，杜牧之事。《明代傳奇全目・乞麾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乞麾記》：(存目)。

《雙串記》　《明代傳奇全目・雙串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雙串記》：(存目)。

《四劫記》　《明代傳奇全目・四劫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四劫記》：(存目)。

《焚香記》　《括異志》卷三《王廷評》：(存目)。

《釵釧記》　《雙槐歲鈔》卷四《陳御史斷獄》：(存目)。

《焚香記》　高奕《新傳奇品》附《古人傳奇總目》：《焚香》，王玉峰作。《焚香記》。《曲海總目提要》卷一四：《焚香記》，明初舊本，未知誰作。(按：此劇爲明王玉峰撰，玉峰字同谷，別號月榭主人，江蘇松江人，所作傳奇四種：《焚香記》、《釵釧記》，今存。《羊觡記》、《三生記》佚。)王魁、桂英事。《重訂曲海總目・明人傳奇》：王玉峰，《焚香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焚香記》：(存目)。

王玉峰

《曲品・新傳奇品・焚香》　王魁負桂英，做來甚懇楚。別有《三生記》，則合《雙卿》而成者。《茶船》事則載雙卿事，詞不及此。

袁于令《〈焚香記〉序》　樂府之淫濫，無如今日矣。所稱江南勝部，自王實夫、高則誠而下，王弇州首推《拜月亭》。猶曰「所嫌者，曲終不能使人泪滿忘所以，留與懽寢，天明已斃，此陰告之報也。元周廷章誑王嬌鸞，既而

負約，王將自盡，取其交好姻盟本末，緘入官封，致與邑宰，捕廷章，杖殺之，此陽告之報也。（其他如此類者甚衆，不能盡述。）《曲目新編・明人傳奇》：《樊香》，王玉峰作。《今樂考證・著錄七・明院本》：王玉峰（一種）：《焚香》。梁子章云：「《焚香記》：《寄書》、《拆書》，關目與《荆釵記》大段雷同。金員外潛隨來東，孫汝權亦下第留京，一同也；賣登科人寄書，承局亦寄書，二同也；同歸寓所寫書，同調開肆中飲酒，同私開書包，同改寫休書，無不之同，當是有意勦襲而爲之。」又云：「曲有抄襲上文，仍襲用前曲，如《西廂》之《鎖南枝》、《焚香》之《玉交枝》，皆不復增減一字。」《明代傳奇全目・焚香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焚香記》：（存目）。

《釵釧記》《傳奇彙考標目》卷上：王玉峰（逸其名，松江人。）《焚香》。又月榭主人：《釵釧》。《曲海總目提要》卷一四：《釵釧記》，係明時舊本，不知誰作。（按：此劇爲明王玉峰撰。）皇甫吟、史碧桃爲韓時忠誑取釵釧，致生無限波瀾，其事蹟則有數條相近者，或見正書，或見稗史，作者將數事串合，翻換成編，未必實有皇、史其人也。《重訂曲海總目・明人傳奇》：月榭主人：《釵釧記》。《曲目新編・明人傳奇》：《釵釧》，月榭主人作。《今樂考證・著錄六・明院本》：月榭主人（一種）：《釵釧》。《明代傳奇全目・釵釧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釵釧記》：（存目）。

《羊觜記》《明代傳奇全目・羊觜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羊觜記》：（存目）。

汪廷訥

論　述

朱賡《坐隱先生集序》　夫坐隱不易當，故不易名，能當之者，必其名實相符，意者彼有所寄乎？客有持新安昌朝汪鼇使《坐隱集》來，余拭目繙閱，纍纍數萬言，凡十二卷，詩文各體無不畢具。【略】鼇使早工古文詞，兼精公車業，其著述林林，爲寓內艷賞，經濟之才，奇瑰逼人。

朱之蕃《坐隱先生集叙》　汪昌朝氏博雅嗜古，謝去塵梵，闢園居以領湖山之勝，輯文壇列俎，以搜古今之奇。時與人較弈，彙選舊譜而品訂之，訂譜成，而贈以言者盈帙，昌朝氏復即各體以抒藻，思出入於經傳老釋之間，備極夫風雅顯微之變，而昔人所稱坐隱者僅在一局中，今且流溢於簡篇內矣。【略】握其一者，以爲隱，則無乎不隱，奚辨於坐不坐乎？操其無者，以爲一，則無乎不一，又奚待坐而後隱、隱而竟有事於坐乎？吾還以叩之昌朝氏，因爲奕而始有文耶？抑因爲文而始有弈耶？當弈之時，豈暇及於文思？而捉筆吮墨時，豈能兼爲弈耶？即弈與文可時相無，而不可並相有也，可互相有，而未始不可兩相無也。無弈無文無隱無坐者，昌朝氏之所以不能不有，而終不可自認爲己有者乎？

又《坐隱先生贊（有序）》　無如子發憤下帷，潛心大業，偶以燕坐，對客譚碁，豁然悟道。客漫取王中郎故事，號爲坐隱先生。而先生亦既應明時排金門隱之義，疑於可解不可解之間。第先生實大隱，大隱者，渾隱顯，善弈者，超道器。昔人謂牆壁瓦礫，皆說無上妙義，矧茲枯碁三百，頭頭顯露。班孟堅氏旨在無爲默識，淨泊自守，知言哉！故爲叙坐隱之因而係之以贊。先生諱廷訥，馮大司成字之曰昌朝，楊少宗伯授別號曰無無居士。贊曰：脩博士之業，擅高士之聲，跡寓對碁，大雅不爭，于黑白神怡六藝一枰，何見于虧成，攄槁梧，謝塵梦，人得詫之爲坐隱。闢名園，弄煙月，世孰解之爲天行。豪吟而百篇迭奏，醉舞而長劍雙鳴。掩闃立言，探酉陽而偉麗。臨池揮字，迫魏晉而崢嶸。孝允孚於宗黨，惠先逮於惸煢，誼比隆於節俠，心益暴於忠誠，以故聞其風者願歸朋於耐久，而徵諸夢者亦授記於神明。全一觀空，契金言於三昧，栖玄玩世，拾瑤草於九莖。通籍儒紳，而不減山林之趣，依光魏闕，而堪作廊廟之楨。余將爲公拍碎金面碁局，令東方曼倩復起，亦呼公爲坐隱先生。

曹學佺《坐隱先生集序》　昌朝富於春秋，通籍鼇使，足不踐市塵，身不偶冠蓋，有園一區，有湖數頃，偃仰其間，而逃名處晦，惟以局戲自娛，昌朝可謂避世金馬門矣。其所爲傳奇種種，引商刻羽，排調詼諧，言言有致。

他如《無如子贅言》、《人鏡陽秋》、《文壇列俎》、《環翠堂集》諸書，亦浸浸乎駕軼作者之林也。至訂譜成，而有《坐隱集》，【略】鱗次臚列，如入金谷而數月旦，取舍寄衰鉞，蓋皆以靈心妙韞而發爲讜論名言者，卓哉其不可尚也！而《坐隱集》者不過發揮弈之理耳，其間爲文若干篇而類殊，爲詩若干首而體奇葩，排武庫而檢寶玉，反覆玩味，調雅而體備也，言近而指遠也，辭微而道大也，可以窮方外之大觀，探達人之曠致，涼濁世之熱中，引逸士之玄想。是集之奇固不足以盡昌朝，而昌朝之奇亦於此集而露其倪也矣。夫昌朝與曼倩皆當清朝爲大夫，而放浪形骸，其隱同也；一言出而趣致有餘，令人三復之、歎賞之不已，其言同也；況共有仙風飄飄乎雲昇霞舉之間，余故曰昌朝之似曼倩。

梅友竹《坐隱全集序》 無如隱則隱，其豈無心哉？大都以出世心行世間法，一切憤世嫉俗之意、牢騷沈痼之思、牽纏洪涊之念，都不入於臟腑，而衣帶薜蘿，胸襟風露，故其言琢六藝之精、鋤百家之穢，閒閒灑灑乎！肅肅蕭蕭乎！其挫弄似諧謔，而非工媚也；其敷陳似經術，而非腐議也；其旁引似博文強記，而非誇鬥也；其清言似逃名玩世，而非枯槁也；總之如漫漫松篁，風來則響，嚶嚶林鳥，喜至則喧，又如威鳳自儀，朝陽則鳴，出猿據胡牀而陳棐几，捲油幕而縣緹幬，乃玄言之既然，陳楸枰而對弈，惟心戰自訐，夜深或嘯，夫孰禁之，藏以制敵。紛紜建鼓於方與，而又孰使之哉？令人展卷如披惠風，如飲甘之孔堅，故手談以無斁。彼技癢而浪挑我鋒，蕭參差列寨於尺局，稍稍斜飛者遠交而近攻，翩翩旅進者東馳而西擊，漸見其露，即措大見之未有不擊節解頤者，集行而人搆之如驟頷魚腸，頓使江南紙侵邊擊腹以合圖，無奈其守角單關而獨立。分途遮殺急復徐，張甄置間疎仍貴，蓋隱其身而不隱其言，正世之善隱者哉？倘不無如文以無如隱，乃或無如文以不必無如隱，此所常遠見不知無如之圓通者也。

蕭和中《坐隱先生集序》 先生之全書一出，遵白法者取其見解，嗜玄學者味其參同，志賅博者賢其考核，工詞賦者尚其風雅，司世教者採其經濟，窮理學者探其性宗，如經要津，隨人所適，如入海藏，任人所取，而先生之最後成者，曰《坐隱集》，其發微剖蘊，諸名公之題跋備矣，無容贅矣，獨先生曾有《環翠堂集》三十卷行於世，茲集中多雷同於《環翠》者，倘讀《環翠》而復讀《坐隱》，人必以爲重出，讀《坐隱》而不讀《環翠》，人必以爲浮泛。不知先生彙集《坐隱》，而摘取《環翠》，凡詩賦樂府集句之類，語關弈旨，而意屬名園者，皆竄入於《坐隱集》中。分閱之，不過威鳳之一羽、大烹之一臠，而合之，將窺全鳳而見全牛，正在是矣。以其集而見先生之概，故曰先生人而龍也。沈晴峰先生稱之，謂霄壤間不可無此人，則不可無此書，其知先生哉！

王之機《坐隱先生集跋》 汪無如先生之著作，炳朗宇宙者夥矣。如《無如子贅言》、《人鏡陽秋》、《文壇列俎》諸書，選鄧林之材，糾武庫之藏，次第寓欲揚。頓忘金馬之貴，而憩林壑之鄉。蕭然一局，何心廟堂，悠然數着，何意珪璋。大雅可貌，氣味難重，眞爲坐隱，山高水長。

《曲品》卷上 汪艭使家習惠仁，生多智慧。向平遊嶽而遺累，郭璞餐瀣而懷仙。涌源之鬻沸多奇，別墅之逍遙獨勝。

湯有光《坐隱銘（有序）》 汪使君昌朝，余聞其名於縉紳中久矣。一見而翩翩文彩，照映於松風水竹之間，磊磊襟期，恬夷於幽谷重巖之下。以禪理淘瀉其凡情，以玄風磨盪其世慮。【略】爲之銘曰：維子之宮，竹樹裘裘；維子之水，昌湖瀰瀰。維子之度，器宇沖沖；維子之貌，道氣雍雍。俠而不露，介而有容。才華盡斂，情識盡空。滌除玄覽，冥會宗風。青雲孤鶴，深淵卧龍。靜中動機，惟局可通。閒中至理，惟弈無窮。以黑韞白，以雌攝雄，亦以自適，亦與人同。逍遙石室，游戲橘中。別有天地，歷於春冬。身攖冠冕，心脱樊籠。卓卓古道，翩翩儻蹤。

凌登名《坐隱先生論》 世有沈冥枯寂之士，腐穢軒冕，枕席丘壑，入山林而不返，不可不謂之眞隱。而意着於隱，但謂之小隱。及好奇釣名者，出而又以隱爲顯，則雲水瓢笠皆媒榮之餌也，於是乎隱之道難言矣。汪無如氏，蓋爲其《訂譜》成而蒙以中郎之故事也。夫弈海內聲稱藉藉，人以坐隱名之，委二千石吳公之閨秀？而閨秀又小數耳，卽無如能擅國乎？庸詎足以盡無如哉？然觀人於弈，人不足憑，觀弈於人，可挹其概。無如之學，學而不有，有而不執，跡其生平，節烈凜凜，談無避忌，千金一諾，義薄雲天，人以爲俠，而才蘊而不露，氣斂而不張，則俠不足以盡之也。該博五車，旁搜二酉，彝倫是範，名檢自防，人以爲儒，而空諸所有，遊方之外，則儒不足以盡之也。【略】無如不以弈爲弈而直以河圖茹了之，則守而非守，攻而非攻，侵掠而非侵掠，犄角而非犄角，遮殺而非遮殺，陶情而非繫情，遊心而非溺心，長驅直入，指點揮霍。非怪也。化梭化杖之二者，古不大明鏡哉？既知梭杖之化而鬚化者，奇矣。無如一一模寫，令人且愕且喜，恍若睹鬚龍之妙用。故曰：無如人龍也。若夫新聲雅調，儷幽蘭而偶白雪，爲昭代詞人之雄，則操史筆者，自有無如定評，不佞復何贅？

張鳳翼《題汪無如〈投桃記〉序》 余雅有聲律之癖，願得與博古通今者上下其議論。新都無如汪先生，學業宏肆，著作繽紛，賈其餘勇，窮通於聲律，與余交驩有年。其所撰刻，悉以示余，余數數爲之叙。近作《投桃記》，記成，不遠數百里而教之。及開卷翻閱，則宋潘用中與黄姬故事。此事播於都下，傳於紫庭，至理宗皇帝亦且嘉揚而完聚之。第以命不由父母，言不通媒妁，婚媾大禮，男女爲政，然非所以正其所謂宜，儒者噤口不道，無如曷爲取而偏歌之？毋亦其腹笥便便，無所宣洩，乃風流玩弄，而揮其才情之一斑乎？蓋自太極分則有陰陽，有信物則有交搆，恢恢宇宙，安能人繩以禮法，家束以廉隅？而私合之事，何在無之？夫人藏其心，至不可測。惟深閨韶稚，涉世淺而天眞，完心誠意，當毫無虛假，雖值勢範威惕，竟不能奪其志，是以君子猶有取焉。況嘲風弄月，本達人之常事，行吟浩歌，雖眞者所不廢。鋪叙一番，其打局是全記體。

又 《廣陵月》（卽《聞歌納妓》），南北七折）：張永新隔簾以小豆記曲，能正李龜年音韻之譌，此在天寶間確爲可傳之快事，但其後離合情境，無足驚喜耳。

又 《太平樂事》（北一折）：於燈市中搬演貨物，亦足點綴太平。曲多恰合之句，但無深趣耳。

夏尚忠《〈彩舟記〉叙》 天下有奇品，而後有奇見聞。卽見聞之奇而寓於言，斯足以駭人耳目，傳今古爲不磨。海陽汪無如君，閎粹冲襟，琳琅武庫，纚纚焉，炯炯焉，一世人龍也。以其人龍也，在丘壑則龍潛，居金馬門則龍見。時潛時見，無如總付之無心，用至妙矣。不佞與無如交最久，每聽其麈譚，酷若曼倩。頃囑予爲《彩舟記》叙，記後先悉鬚龍事甚奇，予撫掌大噱曰：「唯。」人龍而後知龍，鬚龍而人焉，其幻化矣，幻化而度賈人子爲玉堂青瑣之客，龍之德無量哉！夫江生何幸，遘此眞龍，鬚龍而人焉，其幻化矣，幻化而度賈人子爲玉堂眼能識豪傑之可掀揭爲托根，訂緣畫舫，永偕伉儷。然其梗概，始而合，中而分，終而功名轟烈。一生悲歡隱顯，大抵皆出鬚龍之妙用。事若不經，實非怪也。化梭化杖之二者，古不大明鏡哉？既知梭杖之化而鬚化者，奇矣。無如一一模寫，令人且愕且喜，恍若睹鬚龍之妙用。故曰：無如人龍也。若夫新聲雅調，儷幽蘭而偶白雪，爲昭代詞人之雄，則操史筆者，自有無如定

古來騷人詞客，遊戲傳奇，散軼篇章者，詎可以數計？如元之王實甫、鮮于伯機、霍伯生，國朝之楊太史、夏少保、祝京兆、汪司馬，此特其表表者也。近而臨川湯太常、東海屠祠部，不稱兩博洽君子乎？其所編次，如《玉合》、《彩毫》等記，且家傳而戶誦之，並無有訾其失者，大都以我使彼，非以彼使我，借脂粉以抒翰墨，托聲歌以發性靈。則何嫌其爲情慾，而不自見其所長哉？昔尼聖刪詩而不廢《鄭》、《衛》，此其意以爲人必有所懲創，而後有所感發。故《桑間》、《濮上》之吟，與《關雎》、《麟趾》並垂不朽，此乃尼聖之微旨。故余嘗謂載籍極博，只爲君子之長聖言者設，非爲小人之侮聖言者爲宣淫導欲之資也。無如是編之刻，其願天下人知所懲創，而開示以自省之門乎哉？觀黃姬末路，守志斷髮，從一而終，持義凜若秋霜，矢志皎如烈日，則惡可以前之瑕掩後之瑜，以昨之短棄今之長，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黃姬則有之矣。紅粉叢中，何可多得？俾千祀而下觀場者，靡不感發興起。無如之意，夫豈獨使人懲創已也？且曲調擅美，步武金元。試取而紬繹之，意旨委蛇，則豁胸洞心之嶽壑也；音韻鏗鏘，則鳴金戛玉之武庫也，雅僞並陳，則啓聲起聵之藥石也；情思眞切，則去僞存誠之鎮鉀也。時曲濫觴已極。今得此編，洵可黜靡而振雅，韻學何患無指南哉？余坐處實堂中作老蠹魚，恨不能攜杖藜、登白岳，晤無如以談千秋大事。惟閱其近作，叙其簡端，使環海內外，知吾兩人（原缺半頁）。

薛應和《義烈記序》 東漢黨錮之事，張山陽亡命，而孔氏爭死於一門，高義薄雲天，偉烈貫金石。余友無如君檃括其概，編爲傳奇。戲劇中有係名教，非偶然已也。劇中皆紀實，多本《漢書》列傳。

馬翼如《威鳳記序》 坐隱先生以豪爽之才，憤時嫉俗之抱，莫由宣洩，往往觸發於新聲。以故樂府之夥，直入高王閫奥。茲觀《威鳳》一記，不尤可喜可愕，而大係風教者乎？韓氏紫荆之賞，因訓若子俾遵家範，詎意胎鬻兄閱牆之禍，動豺友下石之謀，甚至甘棄親而不養。向非仗義如馮生，道行母子，必且爲冤鬼矣，奚待遼東私賂，而後知其計之慘哉！卒之帝鑒不爽於毫芒，孑窮棲身於靈宇，伯氏之禍仲者乃自禍，僅幸免其溝壑焉耳，猗歟！儀鳳文章，鼎名紫閣，造化斡旋於仲，豈可誣哉！夫貪淫殘暴，示懲也。孝友仁賢，昭勸也。非記不足以發其隱，無亦得《三百》之遺旨而寄之音律者耶。

徐渭《同昇記序》 海內梵刹，間設三教之堂，龕三師於上。有儒者進曰：「吾孔氏之尊，豈居二氏之下？」奉而中移。嗣道者進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而位師上耶？」又奉而中移。主僧更復其故位。嗣是更屢屢更移，而像旋壞。三師因相謂曰：「吾三人本相忘，乃各爲劣徒搬壞。」嗚呼！達三聖相忘之旨者，幾何人哉！達者閔之，思借人間之戲劇，以寓省悟之微機，此雖循人間讌樂之習，而究其不得已之心，則良苦矣。如余之傳柳翠，亦遇悟禪師三數人，初遇各持門戶，若相矛盾，而卒乃相忘於無言。於是東海一衲，與無無居士、赤肚子、了賞音。第余專明佛乘，未及三教。茲有東海一衲，與無無居士、赤肚子、了記內有潘太史，則東海一衲所自寓也。

《曲品・新傳奇品》 《同昇》：此似頌一友者，而已附入之。詞采甚都，但事情不奇耳。

又 《三祝》：范文正父子事，可以訓俗。此記摭事甚侈，而詞亦富贍；若演行，猶須一刪。

陳照遠《叙三祝記》 新安無如汪鰲使，天縱慧悟性，潛藏五車，蘊藉《三百》，才情窮海內外，誰不想慕其人？而復世好行德，扶困濟厄，父子相承無替，而今且以大夫起家。天之報施善人，良不爽矣。復欲勸化顓蒙，偕與爲善，以濁世不可莊語也，著《三祝》之傳奇，取其還金贈麥二事，足以風天下之行俠仗義者，是爲寓言寄意云。至於詞曲之佳，則鰲使之餘技，旨趣委婉，丰韻美秀。恢諧絕類曼倩，麗藻豈讓相如？其間叙朝廷竄謫之危，則忠藎之誼著；摹閨闈肅雍之象，則慈孝之德昭；錄邊疆感附之深，則誠信之化洽。若夫義田周於一族，賑濟及於萬民，此尤其彰明較著焉者。而又描寫之工，善惡兼呈，美刺具備，直使文正公家之幽行隱德，奕世如見。其有裨於風化者，豈鮮小哉？嗟乎！世道日變，誰不哆談因果？甚至甘棄親而不養。向非仗義如馮生，道行母子，必且爲冤鬼矣，奚待遼東私賂，而後知其計之慘哉！卒之帝鑒不爽於毫芒，孑窮棲身於靈宇，伯氏之禍仲者乃自禍，僅幸免其溝壑焉耳，猗歟！儀鳳文章，鼎名紫閣，造化斡旋於仲，豈可誣哉！夫貪淫殘暴，示懲也。孝友仁賢，昭勸也。非記不足以發其隱，無亦得《三百》之遺旨而寄之音律者耶。

吳梅《三祝記跋》（存目）

姚華《三祝記題詞》 高曾規矩看將盡，冠冕文章尚此存。崑亂已來凡幾變，曲中心事更誰論？鎔裁經史作波瀾，語語翻空下筆難。學步幾人曾爨弄？一回撏撦一回看。

清嘯居士《序〈種玉記〉》 黑甜國裏，變態叢叢。上而侯王，下焉乞丐，俱從此國遨遊一過，但夢良夢舛，所遭不齊。良者昌榮奮達，舛者苦悴驚搖。甚之良良舛舛，翻覆之中，更多翻覆，人世幻境耳，何煩營逐哉？余山棲無事，喜向竹床，自在覺來，謀所以解幽寂者。攤所枕諸書，得《種玉記》，披讀之，而知霍休文之遇合如此也。休文緣三星贈玉，受封將相，非終身之良夢乎？其間夢之紛出者，如始而起於縣椽，卑役侯門，舛矣。忽與麗姝私遘綢繆，鳳樹梧石爲媒，何其良也？忽因旁謀陰間，鸚驚鴛散，人各西東，又何舛也？及返平陽，舛復成良。有凰求鳳，再結執拂之新歡。奈錯認和番，良復成舛，赴邊訣別，橫被雁門之拘係。至其伯子冠軍，仲子公輔，二媛重諧，錫大齡，寵殊封，則贈玉之局，於是乎結矣。詎非永無其舛，永有其良也哉？雖然，天下事醒時都假，夢安得眞？記此者以手爲夢，閱此者以眼爲夢，聊借休文入蝴蝶羣中，互相栩栩點綴一番耳。噫嘻！「一場春夢」四字，括盡千古婆子，不獨爲蘇長公言也。長公做得夢成，看不夢破，婆子看得夢破，說得夢出。余將函寶籙數章，奉春夢婆爲黑甜國主，隨寫《種玉》一冊，進供清覽。

《曲品・新傳奇品》《種玉》：吾越金叟撰《摘星記》，即霍仲儒事。此記略具幽情，兼揚將相之業，勝《摘星》多矣。

吳梅《種玉記跋》（存目）

《曲品》卷下 汪昌期（所著傳奇九本。按《曲錄》作「昌朝」。）《高士》：此初試筆也，音律雖草草，似有所刺。內用海閣黎一段，可疑。《天書》：汪奉孫、龐有元劇，此記亦斐然。雖見弋陽腔演之，亦頗激切。《長生》：汪奉先遂爲純陽一闡發，甚暢。第雜以《曇花》。《獅吼》：懼內從無南戲。汪初製一劇，以諷枌榆。旋演爲全本，備極醜態，總堪捧腹。末段悔悟，可以風竿幃中矣。《投桃》：潘用中事見小說，予初欲譜之。今汪此記，甚有情趣，且知守韻律，尤爲可喜。《二閣》：予曾爲《雙閣畫善記》，即此朱生事也，不意汪亦爲之。

《遠山堂曲品・具品》《高士》：此記本以讚無無居士者，乃借發於水、光、馮、閎諸生。僅能敷衍，殊無曲折之趣。中以海閣黎一段，引爲武教事，必有所感而發者。張靈墟序稱：「好事作以媚昌期，非昌期筆也。」

又《逸品》《獅吼》：初止一劇，繼乃雜引妬婦諸傳，證以內典，而且曲譜之外者，執此可以言道矣。汪君愀然謂余曰：「弈之爲道，用以遣情，正

以忘情。此書之成，亦自分可以幾道，乃不知者以爲廢時失事，知者以爲玩侮世情，總之愚與忌之說也，柰何？小子不爲，不知我慮，而爲不知道慮也。悲哉！」余曰：「是庸何傷？太冲《三都賦》就而舉世訕議，子雲《太玄》著而千秋後知，作者之意不輕，令人知此，正知稀我貴之說也。余於汪君有厚望焉。蓋談道者，鑿鑿名理，不用之身上，謂之數他人寶貝，不能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見圓明透脫，終是二乘見解。汪君默然靜處，不事口吻，而一言一動，皆性眞發見，其表表立綱植節處，皆天下學人所不到者，不徒在口耳間者也。訂譜，小技耳，其間變化不測，可喻至理，可引大道，此非小中現大乎？此世人之所耳未聞、目未見者。以世之碌碌庸庸而與之，以耳未聞、目未見，不駭則笑，此老氏之所謂不笑不足以爲道也。一遇大善知識、具隻眼者，則作家相見，自然相視而笑，莫逆於心矣。如顏子直接聖脈，六祖獨領衣鉢，羣弟子尚坐不知，而良馬已隨鞭影去也。君之實修實證，端在是乎？是譜也，正謂之芥子納須彌也。

傳記

顧起元《坐隱先生傳》 先生汪姓，名廷訥，字昌朝，別號無如，休寧之汪村里人也。家世好行德。母孕時夢笙籟羽幢擁入其室而生。先生生而警敏特甚，垂髫慕古，過目輒誦於口、了於心，父篤愛之。長益博學，多所覽覽，自《七略》九流諸書，以逮神經怪牒丹篆竺典，靡不敦悅而研味焉。嘗偃息山廬，□心古文辭。客間有操弈以進者，先生輒與之角，角又輒勝，客乃瞿然壺中之歲月。【略】坐隱從乎自好，其知者以爲托物寄興，不徒游藝之精，不知者以爲即事窮理，欲擅博綜之譽。總之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之見也，何足以知坐隱哉？乃先生者，一於道，得於心，忘乎遇，宛若神龍，大之而乘風雲，撼江海，霖而萬方，小之而盂盅之中，游泳自怡，不自知也。此正先聖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也。

梅鼎祚《書坐隱先生傳後》 汪先生頗好弈而善之，其於九道十勢，規繕決蕩，爲之揆方，爲之參變，具在《訂譜》者，良可寓目傳言。先生嘗從祝李講性命之學，從纂峰受記禪剳，又從呂祖賚全一之號。一旨，先生皆游衍其端、調劑其用，以環應於無方，即坐隱直□焉爾。【略】是三大聖人之教

《靜志居詩話》卷一八 汪廷訥，字無如，休寧人，有《環翠堂集》。無如耽情詩賦，兼愛塡詞，結環翠亭，酒讌琴歌，與湯義仍、王伯穀諸人游，興姬，先生莊事之若母，比其歿，自數百里外返櫬祔父，兆人相謂曰：孰有不欺死父而□所愛如先生者哉？於是先生遂秉家政矣。【略】蓋嘗躡屐鳩茲，放舸西湖，歷覽名勝，所至或與蕘夫漁子相暱，人亡有識其爲先生者。而先生舊嘗遊武當，遇了悟禪師談佛乘，歸來趺坐全一龕，閱數寒暑，隱隱有趺了悟至，示以心法，病乃霍然起。自是所得益邃，人幾莫窺其際焉。予往從友人陳□卿氏習先生之素，心嚮往之，後得論行締交。先生居恆謂予：公幸知我者，試一撰其生平，俾予藉以券其所至。予唯唯，因掇行事之大者論次之。然先生業拜大夫爵於朝，世急先生才，且進用公，度其蹟非終隱者，其名位德業固未有□。世之名先生者屢更而逾進，今稱坐隱，蓋因寄所託以見志云。【略】無如子以弈悟法，融道伎而一之，至爲僊靈之所憑依，固非僅僅戒鴻鵠之坐馳者。

林世言《題坐隱先生傳後》 無如汪先生髫時警穎，博洽群書。長有才鑒，性不偶□。近且通籍於朝，從大夫之後也。時里居自適，靜脩禪觀，默照大千於蒲團；大契玄宗，卧覽十淵於半榻；水月松風，暫結人間之淨土；□冠鶴氅，習成方外之閑身；興雲致雨，且淹□表之烟霞；浴日補天，漫引壺中之歲月。【略】坐隱從乎自好，其知者以爲托物寄興，不徒游藝之精，不知者以爲即事窮理，欲擅博綜之譽。總之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之見也，何足以知坐隱哉？乃先生者，一於道，得於心，忘乎遇，宛若神龍，大之而乘風雲，撼江海，霖而萬方，小之而盂盅之中，游泳自怡，不自知也。此正先聖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也。

紀事

《廣陵月重會姻緣》　段安節《樂府雜錄・歌》：（存目）。
《詭男爲客》　本事同《古今小說》卷二八。
《捐奩嫁婢》　本事同《醒世恆言》卷一。
《獅吼記》　《容齋三筆》卷三《陳季常》：（存目）。
《三祝記》　《宋史・列傳第七三范仲淹傳》：（存目）。
《種玉記》　《漢書・衛青霍去病傳第二五》：（存目）。
《義烈記》　《後漢書》卷七〇：（存目）。
《長生記》　《鶴林玉露・呂洞賓》：（存目）。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九　汪廷訥《人鏡陽秋》。　又卷一五：《坐隱先生訂棋譜》八卷。　又卷二六：《環翠堂集》。　又卷三一：汪昌朝《文壇列俎》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七・環翠堂坐隱集選》　四卷。明汪廷訥撰。是集古今體詩一卷，詞一卷，南北曲一卷，隨錄一卷。蕭和中序稱廷訥本有《環翠堂集》三十卷，與此本多重見。蓋坐隱乃其園名，故別自摘選爲此集，而仍以環翠堂冠之。集中酬唱，皆陳繼儒、方于魯、李贄諸人。又與李贄贈答，至稱其「著書皆了義，評古善誅心」。旨趣如此，其漸於當時氣習者深矣。

又《總集類存目三・文壇列俎》　十卷。明汪廷訥編。廷訥字昌期，號無我，新都人。其書分十類：一曰經翼，二曰治資，三曰鑒林，四曰史摘，五曰清尚，六曰掇藻，七曰博趣，八曰別教，九曰賦則，十曰詩概。所錄上及周秦，下迄明代。如無名氏之《雕傳》，佛家之《心經》，俱載入之，特爲冗雜。其《詩概部》序曰：「六朝以上去四言，無四言也；於唐去五言古，無五言古也。」知爲依附太倉、歷下者矣。

《皖志稿・集部考》卷一〇　《環翠堂坐隱集選》四卷，明汪廷訥撰。【略】

明文學部二・汪廷訥

（范文正事。）《種玉》，《七國》。

《重訂曲海總目・明人傳奇》 汪廷訥：《種玉記》，《獅吼記》，《天書記》，《長生記》，《同昇記》，《三祝記》，《高士記》，《二閣記》，《投桃記》。

《曲目新編・明人傳奇》 《種玉》，《獅吼》，《天書》，《長生》，《同昇》，《三祝》，《高士》，《二閣》，《投桃》，右九種汪廷訥作。

《今樂考證・著錄六・明院本》 汪廷訥（十種）：《種玉》，《獅吼》，《天書》，《長生》，《同昇》，《三祝》，《高士》，《二閣》，《投桃》，《青梅》。

《明代傳奇全目》卷二 汪廷訥，傳奇作品，現存於世者六種，僅見散齣者三種，未見流傳者四種，改訂他人者一種，存疑待考者二種。

《獅吼記》 高奕《新傳奇品》附《古人傳奇總目》：《獅吼》，汪昌期作，陳慥事。《明代傳奇全目・獅吼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獅吼記》：（存目）。

《投桃》 高奕《新傳奇品》附《古人傳奇總目》：《投桃》，汪昌期作，潘用中事。《明代傳奇全目・投桃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投桃記》：（存目）。

《三祝記》 高奕《新傳奇品》附《古人傳奇總目》：《三祝》，汪昌期作，范文正父子事。《曲海總目提要》卷八：《三祝記》，汪廷訥記范仲淹事，言福壽男子兼全，故名《三祝》，全據實蹟敷演。《明代傳奇全目・三祝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三祝記》：（存目）。

《種玉》 高奕《新傳奇品》附《古人傳奇總目》：《種玉》，汪昌期作，何仲孺事。《明代傳奇全目・種玉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種玉記》：（存目）。

《彩舟記》 《明代傳奇全目・彩舟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彩舟記》：（存目）。

《義烈記》 《曲海總目提要》卷八：《義烈記》，亦汪廷訥所作也。薛應和等齣，亦本稗官小說，非盡屬無稽。蓋作者考實敷陳，未嘗憑虛撮撰也。按《列仙傳》：「呂巖，字洞賓，唐蒲州永樂縣人。祖渭，禮部侍郎，父讓，海州刺史。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時生，因號純陽子。【略】」又按耿定向《權子》云：「昔呂純陽受學於雲房鍾子，鍾子故爲諸幻景歷試之，初以榮貴綏色則以覽爲參矣。又按董卓在桓、靈時，尚在外爲將軍、爲刺史，至少帝時，始入朝。其拜郎中，乃從張奐擊破漢陽叛羌時也，烏得有爲侯參母壽事乎？且卓傳中載卓助袁術等誅宦官，及上書追理陳蕃、竇武諸黨人。而劇中乃言其附侯覽、捕張儉、收孔褒，皆非實事。蓋以卓之所爲，與曹節、王甫等相類，即其追理諸黨人，亦徒好名而非本心，故即借此事紐入爲點綴也。又按曹節、王甫之矯詔誅竇武，在建寧元年，至光和二年，陽球始奏誅王甫，曹節則光和四年乃卒，而蔡邕之爲議郎，在建寧之三年，未嘗有劾曹節等事。又邕附董卓者，而劇中則以爲並劾董卓。蓋因邕嘗對問於金商門，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諭旨，邕切言極對，譏刺豎宦，宦官遂造作飛條，致邕刑罪，頗類劾曹節者。又以附董卓事爲邕身名之玷，故反入爲點染也。《明代傳奇全目・義烈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義烈記》：（存目）。

《二閣記》 高奕《新傳奇品》附《古人傳奇總目》：《二閣》，汪昌期作，朱生事。《明代傳奇全目・二閣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二閣記》：（存目）。

《長生記》 高奕《新傳奇品》附《古人傳奇總目》：《長生》，汪昌期作，呂純陽事。《曲海總目提要》卷八：明汪廷訥所撰。汪廷訥，字昌朝，一字無如，自號坐隱先生、無無居士，安徽休寧人。所作雜劇六種，今存《廣陵月》一種。傳奇有十八種，總名《環翠堂樂府》，惟周暉《續金陵瑣事》稱《長生記》等八種，爲陳所聞所撰，汪廷訥刻爲己作者。陳弘世序云：「新安友人汪昌朝者，尊信導引之術，爲閣事呂祖甚謹，通籍拜鼇大夫，志益修潔，別號坐隱先生。一日夢感純陽之異，若以元解授記而報之誕子者，公覺而搜羅仙籍，摭純陽證果之始末，演爲傳奇，標曰《長生記》。」【略】按此劇，蓋昌朝借以自道者，第三十六齣昌湖遇仙，所謂無無居士，號全一道人，即昌朝也。【略】劇中事實，多據列仙傳，如戲狎牡丹、劍斬黃龍、召將除妖、岳陽度柳」【略】又按耿定向《權

雲房子猶未卽授也。一日，呂子涕泣請曰：弟子從先生游，三紀於茲，諸難備嘗矣，乃師竟秘不授，將某非其人也。鍾子曰：余視子履，似亦可語，顧子功行未累也。呂曰：何修而功行乃累？鍾子曰：須金百萬，博濟於世始得。呂曰：弟子窶人，何從辦此？鍾子曰：余有丹藥，可化銅鐵爲金，子第懷此博施，愼勿泄也。呂子請曰：其金卒當變否？鍾子曰：須三千歲後還本質也。呂子愀然跪曰：如此則悞三千歲後人矣，功行之謂何？鍾子悅曰：善哉，卽此一念，長生久視，道在是也。呂子豁然悟，囧然懌，已蹶然起曰：師道易易若是，吾將廣師旨，普度世迷，可乎？雲房子曰：汝試爲之。於是呂子悉以所得旨授人，計所度者無慮數千人，乃復化身爲極貧苦狀，行乞於諸所度者之門，是數千人者十去二三。又化身爲橫遭仇誣械繫俘囚，而過諸所度者之門，則數千人者十去六七已。又化身爲重罹疾病累累骨立，而過諸所度者之門，則數千人者一旦去之盡已。呂子失意，悵然而歸，偃息河濱樹下。雲房子化身一叟，過而訊之，呂子語以故。叟曰：吾非若算比，時老且衰，百念俱灰，自失可身相許矣，願依子終身可乎？呂喜晚得叟，卽許諾，負之渡河以歸，至河中，始悟其爲師，驚訝曰：嘻，師唯度我，我惟度師耶。」《明代傳奇全目・長生記》：（存目）。《長生記》：（存目）。

《高士記》 高奕《新傳奇品》附《古人傳奇總目》：《高士》，汪昌期作。《明代傳奇全目・高士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高士記》：（存目）。

《同昇記》 高奕《新傳奇品》附《古人傳奇總目》：《同昇》，汪昌期作。《明代傳奇全目・同昇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同昇記》：（存目）。

《青梅記》 笠閣漁翁《笠閣批評舊戲目》：《青梅記》（汪昌朝作）中上。《明代傳奇全目・青梅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青梅記》：（存目）。

《威鳳記》 《曲海總目提要》卷八：《威鳳記》亦汪廷訥撰。馬翼如序云：「坐隱先生以豪爽之才，憤時嫉俗之抱，莫由宣洩，往往觸發於新聲，以故樂府之夥，直入高王閫奧。茲觀《威鳳》一記，不尤可喜可愕，而大係風教者乎？韓氏紫荊之賞，因訓若子，俾遵家範，詎意胎鷃兄鬩牆之禍，動豺友下爲作《闡言》。夫闡者揚也，闡揚庶美意也。昌朝得爲坐隱之玄，予胡得不爲

藝文

樊良樞《坐隱闡言》 茲復有昌朝氏之坐隱者，迺於玉局中得名，人悉以爲伎倆、爲博戲。昌朝則戲人之所不能戲，悟人之所不能悟，言人之所不能言，寓盈虛於佩金紆紫之間，審安危於鴈行馬目之下，識聚散於星分對壘之餘，借物了道，卽道惺世，不必樵隱之爛柯，橘隱之藏身。【略】昌朝明見性之學，佳山水名物，而忠孝文章、節概編藉，並傳寓內。予飲芳聲已夙，故

之闡。

趙士禎《坐隱頌》 坐隱先生則不然，文章炫赫，才略經邦，盛世人龍，朝陽鳴鳳，名園秀麗，坐隱於斯，假花鳥以怡情，托登高而寄傲，穿雲策杖，邀月長歌，知僊人之好棲居，事仙傑閣，知大士之樂淨土，小築庵廬，浮家而虛舟，不□尚友。【略】先生眞有范蠡五湖之高而不遨游，有東山恢廣之度而不折屐，立言不朽，聖賢事業，名齊山斗。□仰休風，固可傳而實可誦也。吾且誦之曰：之子翩翩，此其好樂兮；金門玉陛，此其大隱兮；名園憩息，得雲卧兮；石室戲局，入大道兮；僊人跨鶴，來授丹經兮；先生之秘旨，千秋相忘於無誦兮。

方弘靜《春日尋坐隱園》（存目）

王穉登《題坐隱爲昌朝先生賦》（存目）

又《坐隱超悟》（存目）

屠隆《寄題坐隱園》（存目）

于慎行《寄題坐隱二十韻》（存目）

沈鳳翔《坐隱詩奉寄無如詞丈》（存目）

湯顯祖《坐隱乩筆記》 予嘗聞海陽之地，松蘿奇秀，不讓匡廬、九嶷、巫峽，心竊慕之。戊申秋，偕陳子伯書，裹粻履杖其間。海陽里舊門牆之士，復彬彬在側。果飛障蒨葱，列巘迴合。入其里，曰「高士里」；望其廬，曰坐隱先生宅也。門人皆知先生者，交口而述先生。先生詩文之外，好爲樂府。傳奇種種，爲余賞鑒，正與余同調者。余亟欲闡揚之。先生有園一區，堂曰「環翠」，樓曰「百鶴」，湖曰「昌湖」。其中芝房、菌閣、露榭、風亭，傳記大備，諸名賢之詩歌辭賦不可指數。先生灌花澆園之暇，參釋味玄，雅好靜坐。間爲局戲，黑白相對，每有僊着。近成《訂譜》行於世，人號「坐隱先生」。蓋先生屏卻世氛，獨證妙道，有日月在手，造化生心之意。其精神常與純陽通，提醒假寐，仍見於乩僊語。瀝瀝緣字丹書，獨於先生泄其秘義，稱爲「全一眞人」者，信不誣也。先生行無轍跡，言無假譎。夫豈自見自矜，亦豈炫奇駭世哉！蓋不必覿霞標，接玄麈，雅知其爲通籍於八公，藏名於三島者也。予奇其事而愛慕之不已，故爲先生記。

楊道賓《題汪大夫昌朝坐隱詩》（存目）

顧起元《昌朝詞丈賦詩見詔兼示坐隱訂譜次韻答寄》（存目）

楊芳《坐隱四言銘》（存目）

曹尚賓《坐隱四言銘》（存目）

薛應和《坐隱說》（存目）

李應裕《贈齮使汪坐隱先生文》（存目）

曹學佺《聞汪大夫昌朝先生訂譜成作此寄之》（存目）

朱謀㙔《題坐隱寄贈無無居士》（存目）

金邦達《贈坐隱汪先生》（存目）

洪養蒙《春日坐隱園泛湖》（存目）

俞鴻《寄贈坐隱先生》（存目）

胡仁廣《題汪榷使坐隱》（存目）

王文燿《汪昌朝先生以文章雄三都，世家海陽松蘿之麓，構園名曰坐隱，自爲賦，甚鉅麗，予繫以詩，識山川毓秀云》（存目）

吳從貞《古樂府楊白花奉寄坐隱先生》（存目）

沈朝陽《題坐隱寄無如先生》（存目）

王之芳《春日坐隱園奉贈汪大夫昌朝先生》（存目）

葉應元《贈坐隱先生回文律詩》（存目）

崔一鳳《題坐隱》（存目）

王經天《雪夜閱〈訂譜〉寄贈坐隱先生》（存目）

史槃《題坐隱贈昌朝詞盟》（存目）

又《贈坐隱先生》（存目）

皮光淳《坐隱園贈無如高士》（存目）

李登《坐隱偈（有引）》（存目）

何宇度《坐隱先生銘》（存目）

張維新《坐隱全眞素問》（存目）

李之皞《坐隱園落成碑》（存目）

梅守箕《坐隱三言銘》（存目）

張世忠《坐隱四言銘》（存目）

嚴澈《坐隱偈（有引）》（存目）

《嘉慶休寧碎事》卷一一　汪廷訥建百鶴樓，繕呂眞人像。一夕月明，果有鶴旋繞頡頏，棲於樓頭，張羽而舞，久之飛去。

又卷一二　無無居士汪廷訥，鑿昌湖源七尺許，得二尺若靡若斷，乃蘇長公書《醉翁亭記》，即揚二本。書法殊絕，將欲珍藏，石隨剝落。

商家梅

馬之駿《商孟和詩序》　癸丑夏，予自燕之吳，得孟和爲朝夕，屏汰他慮，一意課詩。孟和嘗謂予曰：「凡海內所稱大詞人，縱橫壇壝，負數十年名，交與徧垓埏，而既其殺青之業不能寸許，即未交臂，吾心下之。若夫行盛贄人，啓櫝而作騷賦，白雲黃澤郊廟鐃歌等次第，則吾不覺已伸腰睒目矣。此不足畏也。」予用其法，驗之良然。夫詩要歸於可傳耳。草木昆蟲，精神湛滿，可以動天地，變日星，矧人以三寸管入玄洞冥？苟意至才竭，寧弗有千古如見者，乃自匿其精神笑貌，取他人已傳之迹而尺尺寸寸之，即今毫髮無遺肖，顧其人亦自傳矣，而安所容我？此近世詩文之陋習也。孟和初爲，詩取穠縟彫繪，少年負藝林盛名，已折節鍾伯敬淡遠古質之致，名稍稍去之。而比在吳中，刻意賦詩，詩成，衆輒譁然以爲未當。孟和私心獨喜曰：「今庶幾爲商生之詩哉！」予曰：「奈羣咻何？」孟和曰：「否！否！不知己而毀，寧惟不受，不知己而譽，尤非所甘也。吾旁睨四方，於閩有曹能始，於楚有伯敬、譚友夏，於中原有吾子，吾所得實多，不則於閉門得小友焉。」嗟乎，大哉言！獨以予配諸君子則未安。其云「小友」者，孟和所納廣陵姬人也，偕隱秦淮上，日扃戶弄筆研作墨蘭，拂拂欲舞，此其致已足傳矣。

謝兆申《刻商孟和黍珠樓詩稿序》　予既識孟和也以詩，及讀其《寤眞記》也則以仙，乃今朝夕橫論也則又以人。【略】其詩則以柔澹爲宗，而不與世市

途遠，富有日新，使天下知之有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家梅，字孟和，閩縣人。萬曆末年，游金陵，與鍾伯敬交好。伯敬舉進士，從之入燕。馬仲良權關澁墅，偕仲良之吳門。其交於余也，以鍾、馬，而其游吳中也，最數且久。居閩之日，與游吳相半，則以余故也。孟和少爲詩，饒有才調，已而從伯敬遊，一變爲幽閒蕭寂，不

多讀書，亦不事汲古。鐵心役腎，取給腹笥，低眉俯躬，目笑手語，坐而書空，睡而夢噩，呻吟咳唾，無往非詩，殆古之詩人所謂苦吟者也。崇禎丙子，戴老廣文紗帽，他時何面目復對此鏡乎！」欷歔慨歎，發病而卒。同舍生王夢鼎爲視含殮，扶其柩以歸，營吉壤以葬焉。叔子垂髫自能詩，長肆力於時文，自閩入吳，馮爾賡備兵太倉，好其詩而刻之。明年，余被急徵，孟和力不能從，而又不忍余之鋃鐺以行也，幽憂發病，死婁江之逆旅。爾賡庀喪事，返葬焉。余嘗與孟和論詩，舉歐陽子論梅聖俞之言，以爲：「聖俞之詩，辭非一體，不若唐諸子爲詩人者僻固而狹隘也。夫僻固而狹隘，是可以爲詩人乎？雖然，惟僻固，則心思不亂營，神志專一，而可以屏營魂之外游；惟狹隘，則見聞不奢，取聰明陶汰，而可以屬意象之旁誘。今之人，不安於僻固狹隘，而哆然自驚，窮大而失其居，博采而不領其要。今之所以不及唐人者，豈非懲歐陽之云，而反失之乎？」孟和俯而深思，喟然而長歎曰：「善哉，子之教我也！我今而知所以自處矣。我寧規規封己爲僻固狹隘之唐人，不願爲不僻固不狹隘之今人也。子幸以斯言敍我詩，百世而下有指而目之者曰：此有明之世一僻固狹隘之詩人也。視歐陽子之稱聖俞者，不尤有餘榮矣乎！」余既諾孟和之請，而未及爲。今錄其遺詩，追憶平時往復之語，聊舉其緒言，以慰孟和於地下，並以諗於世之知詩者。

《明詩紀事》庚籤卷二六陳田按　閩人之傾心鍾、譚者，前有蔡敬夫，後有商孟和。孟和詩較有情致。

《千頃堂書目》卷二六　商家梅《那庵詩選》二十卷，《種雪園詩》十卷。

湯顯祖《送商孟和梅二首》（存目）

魏　冲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冲，字叔子，與余同研席，少相友也。生而丰姿玉立，嘗攬鏡自笑曰：「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爲舉子業，與其兄浣初、仲雪齊名，叔子尤爲雄駿。仲雪舉進士，負時名，叔子尚試童子科。從江上繆西溪游。西溪以爲當出我上，使其子結姻好焉。年三十餘，始舉於鄉，再上公車，貧不能治裝，遇盜奪釜鬲，於途從一二貧交乞貸以往，迄不使其兄知也。藐視里中兒，以爲糞土狗馬，惟不得踐而踏之。早夜呼憤，思射策羽翼也。有功經學，夫豈淺鮮哉！余不敏，濫膺民社，未逮弦歌之美治。而

程生奉是編講求弗懈，欲以一經傳其後，將駸駸乎家誦而戶習之，則微言要義之存，其來自吾虞者，未必不遍於黃峰白練間也。讀未見書如得良友，余寧無意乎？遂欣然援筆而爲之序。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知休寧縣事加一級虞山丁斌書於縣署之撿雲齋。　明魏冲撰。冲字叔子，東安人，館於虞山，毛氏奏叔及弟斧季從其習舉子業。此書分《國風》、《大雅》、《小雅》、《頌》，各爲一冊，即塾中之課本，頗類高頭講章，不足以言撰述。有「清白傳家」、「子孫保之」、「毛奏叔讀書記」、「毛晉字子晉一名鳳苞字子九」、「毛表小字阿苓」、「毛辰印信」、「別號省庵」、「丁斌之印」、「隸山」諸記。

錢謙益《哭魏三叔子（冲）二首》（存目）

吳拭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拭，字去塵，居新安之上山。宗族多富人，去塵獨好讀書鼓琴，布衣芒鞋，寥然自異，輕財結客，好遊名山水。從曹能始自楚之黔，覽勝搜奇，歸攜一編，以誇示里人。里人爭目笑之。倣易水法製墨，遇通人文士，倒囊相贈。富家翁厚價購之，輒大笑曰：「勿以孔方兄辱吾客卿也！」坐此益大困，耳聾頭眩，爲悍婦所逐，落魄遊吳門，遇亂，死虞山舟中。毛子晉爲收葬之。去塵有不寐詩云：「莫怪故人消息斷，誰教金盡見床頭。」視張謂「黃金不多」之句，尤爲淒切也。

《明詩綜》卷七四　徐武子云：去塵慷慨重然諾，中年以結客傾其家，晚栖吳市，尋避兵虞山，困戹死。其詩自出機杼，決難泯沒。　朱子蓉云：去塵夙饒於貲，破產結客，贈予手製麋丸，不啻沈珪對膠也。客金陵，遍題十寺廊壁，七言如「花雨已過寒食後，風箏又傍社壇斜」，「蠻鄉有夢三千里，閩海無書二十年」，「半偈歲深香積飯，一番春老木綿衣」，「移家轉近寒山寺，探篋惟餘秋水篇」，「衣上露涼飄柏葉，鬢邊霜重壓蘆花」，誦之神采溢目。

《明詩平論二集》卷一五　徐武子示所抄去塵詩一卷，殊多佳句，如「花雨已過寒食後，風箏又傍社壇斜」，「苦欲斷腸湘竹淚，嬌難續命海棠絲」，「江程雨沸蓴香細，村路烟深荻影微」，「結桐人去山雞啞，垂釣臺荒石鼠啼」，皆可誦也。

乾隆《江南通志》卷一六九《人物志・隱逸》（存目）

同治《徽州府志》卷一二之六《人物志・隱逸》　吳拭字去塵，別號逋道人，休寧商山人。性豪縱，有潔癖。嘗持千金，一日都盡。終歲衣白布袍，不染纖垢。爲詩清古澹雋，工書畫，又精琴理，有《訂正秋鴻》諸譜。嘗自入山擇木爲琴材，故相傳有去塵琴云。生平製墨及漆器精妙，人爭寶之，其墨值視白金三倍。以上俱見康熙《府志》。

《明詩紀事》庚籤卷三〇引藍圃《山響閣讀畫錄》　逋道人翰墨各極精妙。畫師米顛而同有潔癖。臙水殘山，今如《廣陵散》矣。

周永年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永年，字安期，吳江人。故太宰恭肅公之後。少負才名，制義詩文，倚待立就。才器通敏，風流弘長。禪宮講席，西園北里，參承錯互，詩酒淋漓，莫不分身肆應，獻酬曲中，海內咸以通人目之。晚而扼腕時事，講求掌故，思以桑榆自奮。遭亂坎軻，卜居吳中西山，未幾而歿。所著詩累萬首，信筆匠心，不以推敲刻鍼爲能事。余嘗有詩云：「安期下筆無停手，元歎撚毫正苦心。」人以爲實錄。今錄其詩，得八首，元歎所手定也。

《明詞綜》卷七　《柳塘詞話》：安期以博洽著名，冢宰白川之孫，固世其家學者。虞山錢氏撰《列朝詩選》，從中補輯，與有力焉。著《詞規》，未竟而歿。《懷響齋詞》如「宿雨揩磨新月色，晚風擡舉好花枝」，新豔如是。

《古今詞話・詞評》卷下《懷響齋詞》（存目）

《觀陸文定公丙舍》　《明詩平論二集》卷一五：　檃括老到，非小家可辦，便不須更讀年譜。

錢謙益《周安期墓誌銘》　故太宰吳江周恭肅公有曾孫二人，曰永年，字安期，宗建，字季侯。與余俱壬午生，以書生定交。余與季侯同舉萬曆丙午，相繼中甲科。季侯入西臺，忤奄拷死，賜謚忠毅。而安期爲老生自如。季侯

歿，安期視余兄弟之好益親，故予知安期爲詳。余初交安期，才名驚爆，不自矜重，攢頭摩腹，輸寫情愫，久與共居，而不能捨以去，其待後門下士亦然。諸公貴人，聲跡擊戛，爭羅致安期，安期披襟升座，軒豁談笑，不爲町厓，卒亦無所附麗。邦君大夫，虛左延佇，箋表撰述必以請，材官小胥，錯跡道路，間值諸旗亭酒樓，捉敗管捨寸幅，落筆聲簇簇然，緣手付去，終不因是有所陳請。以是知其人樂易通脫，超然俊人勝流也。爲詩文多不起草，賓朋唱酬，離筵贈處，絲肉喧闐，驪駒促數，筆酣墨飽，倚待數千百言，旁人愕眙驚倒，安期亦都盧一笑。以是歎其敏捷，而惜其不能深思，徒與時人相騁逐也。父季華府君篤老，安期扶侍如嬰兒，與二弟踐更侍寢，以終其身。其哭季侯也，過時而悲。二弟善小詞，工書，出以示余，喜見顏面，不啻身爲之也。家世奉佛，王母、薛夫人禪定坐脫，安期稟承父叔，刻藏飯僧，誓終紫柏付囑，窮老盡氣，若營其私，蓋能以儒脩梵行，稱其家風者也。晚年撰《吳都法乘》餘百卷，蠹簡鱟翰，搜羅旁睨，其大意歸宗紫柏一燈，標此土之眼目，又以其間排纘掌故，訪求時務，庶幾所謂用我以往者。弘光南渡，詒余書數萬言，條列東南戰守中興建置事宜，鑿鑿可施用，余將疏薦而未遑也。亂後移家西山，與余執手噓唏，酒半脫帽，垂頂童然，顧影長歎，以謂老可賤而死可貴也。丁亥八月，發病不汗，卒無子，以季弟之子人收爲後。生四女，皆適士人。與其妻沈氏合葬吳縣之藤箐山。既葬，弟永言、永肩泣而言曰：「吾兄已矣！其生不獲以功名顯，有志於文章禪悅，皆有緒言而未竟也。夫子其何以表之，使其無憾於土中乎？」余曰：「安期學道人也。功名之與文章，其能立與否，皆有命焉。我知其無餘憾也。安期植善根深矣，佛言食少金剛，終當穿骨，安期之食金剛不爲少矣，雖未臨終正定所有善根，不唐捐，不淪墜，佛有要言，可無疑也，而吾與子何足以知之？」姑略次其生平以志於墓，又長言以爲之詞，庶幾並寫予之所以哀安期者。

又《周安期畫像贊》（存目）

又《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句十六首》之十四（存目）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吳都法乘》十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六《吳都法乘》，《中吳志餘》，《松陵別乘》。又卷八：《虎丘山靈巖寺合志》。

《四庫全書總目・釋家類存目・吳都法乘》十二卷。明周永年撰。【略】是書皆輯吳中釋氏典故，分十二篇。

又《地理類存目六・鄧尉聖恩寺志》十八卷。明周永年撰。【略】鄧尉故有沈津志，茲編乃踵而增之，凡梵宇、名釋、序記、語錄，無不備載。大約於寺之建置本末，尤爲詳悉，故以《聖恩寺志》爲名。書成於崇禎十五年，而中有康熙中碑刻及宋犖、徐秉義詩文，蓋後人所續入也。

艾南英

論述

綜論

陳際泰《艾千子先生全稿序》天下文品不一，然度其最尊與夫抉奇者之途未嘗到，力未易到者，則宜無如以仁義之質，標古雅之神。予以此道推求天下之士，海內不七八人，吾黨不四三人，而艾生實其一焉，是外則皆俊脫精純以自名者而已。夫根本六經，而會聖賢之精神；博極群書，而叩英雄之行事，藏其幹以存古，而命於法以從王，以布衣而有易世之思，以卑格而有不朽之志，以小技而有經世傳心之意，是亦足矣，無弗獲也！弗獲命也。夫艾生有焉。或疑生者謂：存古太甚耳。夫誠有之，然甚與不甚分於觀者淺深之目，未知其果安在也？且甚足以難艾生乎哉？區區之業誠無當於事，而國家藉以取材。柔脆者，材乎？心術不精，事理不究者，材乎？在彼在此，宜有以辨之。夫業一藝者，積其能疑鬼疑神，丈夫鬚髯如戟，作昧心之語，不遂出其下，即來揚州作貴人面顏，終自惡耳。艾生所爲憤然矣，不甚，不足爲艾生；不甚，不足爲七八人、四三人也。臨川友人陳際泰書。

又《艾千子歷試卷序》千子才學文業爲世所推，其言滿天下，天下得其一字如獲天球河圖。顧常斂前後歷試卷以行而自爲序，幾三千言，往返曲折，

述秀才小試之苦，妙盡形容，天下愛其痛快，每先試義而傳誦之。甲子既售，秀才之苦謝矣，予固謂之曰：「此宜有所置。」千子曰：「不也，此子之啓之所以來也。且吾黨所爲，不屑近事而遠於時物，今幸而得當，足以間執讒慝之口。然天下得毋有疑予更其故步而合也乎？」予竊有蔥焉。故闈中之牘，無弗如行卷，泝而上之，以觀其三十年歷試者，又無弗如闈中。然則試卷之不廢，非獨志其知己之感於曩賢與稔其積苦之意于來情，蓋亦以明其守之恆，亦以著其道之未嘗不是也。闈中牘何如歷試卷之多且久與？爲其間執讒慝也，不既賒乎？予無以奪其言。雖然，願置其所自冠之序。夫處憂蹙之遇者宜爲憂蹙之言，則處罔遂之遇者亦宜爲罔遂之言。子今地異矣。千子唯唯，因復行其試卷而更其序。

佚名《艾千子先生全稿序》 艾先生文初亦以纂組古博爲奇，已而漸趨平淡，後於平淡中復發憤刊落，爲朴鈍硬瘦之業，其品益高矣，論者不知，則以爲江郎才盡也。先生極恨嘆，每形之書尺，蓋文品愈高，則人愈難曉，固無足怪。然在先生亦有一間之未達者，但於氣體景象之間，講究極精，而指歸所以然之處，多所疎略，故微見其外強而中乾，質清而味薄。使於此更上一層，豈諸子敢望其項背哉？即至今無一人嘆賞，其足以陵鑠古今者可自信也。甲戌闈中，文湛持先生得首卷，決爲陳大士，請作元，隣房項煜亦指一卷，爲楊維斗，爭不肯下。文先生曰：「但願眼明耳。果維斗作會元，大士即第二，豈不極盛耶？」遂讓之。及拆號，項卷乃李青也，唱次名，果陳際泰。滿堂鬨然，頌文先生法眼。項已極慙，榜後艾公領遺卷，適亦落項房，首篇止逗四行而罷。艾遂序刻其七藝大意，謂士子三年之困，不遠數千里走京師，而房官止點四行，棄置不顧，此豈有人心者乎？刊本四出，京師又爲之鬨然，項聲譽頓減，至不得與會推之列，遂大恚恨。至癸未，項資階已深，不應分房，而強謀入簾，陰授名士關節薦榜首，以雪甲戌之恥。是年艾不與試。未幾而國變，項與其門人節敗身辱，流離道路，相繼受戮，而艾公以一老孝廉，授命成仁，星寒岳震。嗚呼！人顧自立耳，名位得喪之間，豈足以沮抑大君子哉？

易學實《天傭子集序》 蓋先生之文博大謹嚴，兼永叔、子固之美，人所易知。至其究極精微而發爲中正之論，以權衡今古，進退百王，推其志，直欲追駕考亭。故長篇大幅，每如江河瀉地，即約略數行，亦五嶽峙荒，碣石橫流，而未嘗無透迤參差之致，使永叔、子固二公起今日，亦當服其氣體，而遜其思理者也。予嘗欲取王子充、宋景濂、王伯安、唐荆川、茅鹿門、歸震川六先生古文彙成大家，而附以先生之文，俾後世知有明古文之可與於大家者有若而人，紛紛餘子不足數也。聞先生家藏散逸，不克就業，《天傭子》一集，先生古文之一斑耳。嗚呼！先生逝矣！往者先生以書生身任文章世道之責，一時忌者、謗者、搆侮者交起，以病先生，而先生剛方之氣不少抑。遭時變更，處一隅之地，士大夫垂首喪氣，門生勳衛，先生獨立正色，抗疏廷爭，以振一時之國體士風。惜其累牘連章，慷慨世務之言不獲傳矣。嗚呼！若先生者，豈但文章千古而已哉！太史公曰：「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予序先生文至此，又不能不深長太息矣。

艾斯騜《天傭子集序》 先伯父天傭公，人但知爲一代之文人，不知公不止以文著也。公生而穎異，目數行俱下，凡天文地理山經水誌文韜兵謀之書，無不探其源而總其流，故發爲文章，頃刻數萬言，如不經意者。明熹宗時，魏璫秉政，氣炎熏灼，公甲子鄉闈對策，直言不諱，且歷引漢鉤黨唐白馬之禍爲戒，主司奇之，拔置五魁中。已而禮部磨勘罰科，公處之泰然，不撓不屈，曰：「我道蓋如是也。」生平議論慷慨，常若抱君父之憤者。嗚呼！觀公之言，知公之心矣。晚年尤以正文體自任，自以不在其位，爲朝廷作草野中禮部禮科，故有《明文定待》之選，一褒一譏，雖先輩王、薛、瞿、唐諸大家，不少假借，而他又無論已。故選評出而學士大夫奉爲準繩，其功於世道人心又如此。故曰：公之言，立德立功之言也。惜著述多散佚。公之長孫爲珖苦心鉤索，購求闕遺，彙成此編，是亦公之靈爽冥冥默護之所致也。【略】時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八月朔旦，功服姪斯騜頓首謹撰。

楊以儼《重訂天傭子集序》 《天傭子集》，凡一百八十四篇，古臨千子艾先生所撰也。舊本紀年無目錄，篇帙參差而未讎校，苦難繙讀。自余第之爲十二卷，且點定焉，其書始若列眉可觀，於是卒事。【略】千子先生文章衰弊之日，天下之號爲古文辭者，不歸王則歸李，天下之業制科者，心惛然不知程、朱先生，感慨憤發，謂杞人之憂將在今日，間於書序等作，言之痛、詞之切，聲禁厲誅，如刳斯人之肺肝而持以示人。世無善人，盡言必不能受，一時門戶黨同，波蕩而瀾助之，遂並起而犄角先生矣。而先生持議，牢不可破，則憤忿不受者，至欲按劍操戈殺先生而後快，然先生氣不少挫。蓋先生

之爲憂也深，而慮患也遠，不以爲文章之得失，而以爲生人之治亂繫焉。推其意，非得已而不已也，則向之紛紛籍籍，相與出力，必擠之死者，其亦可以寤矣。然而卒不之寤。其在於今，先生逝矣，仇先生者，其人之骨皆已朽矣，其有一二與先生唱和者，亦皆寥落無存者矣。而先生之遺言緒論，所謂憂深而思遠者，方且炳炳烺烺，如揭日月而行中天，雖庸人下士，猶如棄闇而就明者，其故何哉？蓋世已變，則其是非定，言既驗，則其功罪明也。吾嘗觀於戰國之世，縱人橫人之說興，而周之不得不爲秦，其機如此，則先王之志，以小拔而有經世傳心之意。（陳際泰大士，見《大乙山房集》。）千子之文，帝宇王宮，上立如山，逢隅生角。又如洪鐘獨響、雷鼓專鳴。（章世純大力，見《柳州集》。）千子以矜氣負直道。（吳應箕次尾，已下見《樓山堂遺文》。）千子氣決敢任，不回挽於禍福，不惑易於毀譽。世之過求千子者，豈好辯哉？是蓋君子所不得已者也。先生之闢邪放淫，蓋自擬孟子也。

艾舟輯《總論》 千子爲人魁傑忠信，耳目之際無淫艷之私以虧疎其正氣。（羅萬藻文止，見《此觀堂集》。）艾生以布衣而有易世之思，以卑格而有不朽之志，以小拔而有經世傳心之意。（陳際泰大士，見《大乙山房集》。）千子之文，帝宇王宮，上立如山，逢隅生角。又如洪鐘獨響、雷鼓專鳴。（章世純大力，見《柳州集》。）千子以矜氣負直道。（吳應箕次尾，已下見《樓山堂遺文》。）千子氣決敢任，不回挽於禍福，不惑易於毀譽。世之過求千子者，謂其多權術，負氣勢，觀其才識明決，志在用世，又心在口間，非天下之深人也。三十年來，古文一道半歸豫章，豫章之文必以千子爲袖領。千子立教，在神氣而不在字句，八家復起，不易斯言。（陳焯默公，見《賴古堂尺牘》。）文自萬曆之季至天啓而亂斯爲極，號爲經生者，不復省章句傳註爲何語，諸子百家二氏皆可爲宗，幾不知孔孟曾思爲何人，此其復有文字哉？東鄉艾千子起而大聲疾呼，而後天下瞿然復知有儒者古文之學。然千子猶時出己意，改易程朱之說，其不悖於章句傳註者，十得六七耳。（沈受祺憲吉，見《錢吉士稿》。）千子當禪無日盛之□，爲大呼救溺，尊六經，崇傳註，海內回心向道。雖擇焉不求，語焉不詳，未能盡去陽儒陰釋之病，然賴其言而隕霜之餘尚留碩果，燒薙之後尚剩芳蘭，其功爲不可忘矣。（朱彝聲始，見《行恕堂序》。）東鄉守廉隅，謹法度，久之雷鼓怒發，霜鐘獨鳴，又如應龍神驥，驤首騰騫，自不失其容與翱翔抑送控縱之妙，而後天下之淫哇雜響紛然退聽，莫敢與爭。（劉玉瓚黃中，見《橫秋閣選》。）東鄉眞儒，實詣自信，絕不回惑。（孫琮執升，見《山曉閣明文選》。）《天傭子集》發源六經，根據歐史，醇於理而密於法與氣，其所以衛正道闢邪說者，是非眞僞之間，毫釐千里之謬，知之明而言之盡。即偶然贈答，必歸本於此，有不俟勉強而然者。當世道榛蕪、人心晦闇之時，正學統系所關，薪盡火傳，不絕如綫，先生之功安可沒與？（范方令則，《天傭子集序》。）

《明文授讀》卷七 先夫子曰：艾南英字千子，東鄉人。其傳者當在論文諸書，他文摹倣歐陽，其生吞活剝，亦猶之摹倣《史》、《漢》之習氣也。其於理學，未嘗有深湛之思，而墨守時文見解，批駁先儒，引後生小子不學而狂妄，其罪大矣。百家私記：東鄉於隆武官御史，延平爲行在，卒於城北之興福寺。《天傭子集》外，多有未刻詩文，散在將樂、永福二縣。今吾友范國雯爲郡守，家嘗托其搜訪。相傳云提刀陷陣而歿者，非也。

《因樹屋書影》卷四 艾千子自言：戊午以後，於古人深處，頗有所窺。爲文漸有「潦水盡而寒潭清」之意。而時流不察，反以江淹才盡。

《昭昧詹言》卷一一 艾千子論文曰：「道理正，魄力大，氣味醇，色澤古。」此亦可通之於詩。今欲勝人，全要在此數字中講究。非苦心深思，不能領略古人之妙也。

蔡上翔《天傭子像贊》 有明八股之業，一代之精華聚焉，及窮而欲變，變則不可無人以救之。於是千子艾先生崛起末流，獨以古學倡天下，殫力嬋妍，比之孟氏闢楊墨，不爲過矣。自先生歿而眞知卒希，故後之起而姍者，非必盡作於意氣忮嫌之私，亦學術鄙淺師友淵源講貫無聞也。先生四世孫曰義友，嘗以《合作摘謬》舊本屬檢校重刊，又示以繪像，屬爲贊之。維上翔好讀先生書有年矣，悼鴻文鬱滯，絕學靡究，以時近居迹之若斯，而弗獲整齊緒言以昭來者，於像曷有焉。時乾隆壬午三月，爲之贊曰：六朝六喪，昌黎還醇，楊劉俗體，廬陵清眞。維明之季世，古學塗榛，乃芟乃闢，孰導宏垠？煌煌乎厥功，與韓歐倫，曰三百年先生一人。疇讀其書，庸袖是親，毋爲貌求，而謦焉以狥。金谿後學蔡上翔題。

《制義叢話》卷六 艾千子有《推惡惡之心》題文，是入縣學試作也。自記云：是年予入縣學，與府學同題，予置第二，而評語珍賞似勝於首卷。府學首名則吾友羅文止，次陳大士，次章大力，次易白樓（應昌），從來學使得人之盛，未有如駱台晉先生也。王巳山曰：天啓甲子科，艾東鄉先生誠中流一砥柱也，而鄉墨多不滿人意。其首藝《君子坦蕩蕩一句》題文，於注中循理故常舒泰之旨，尚欠切實研尋，而清剛之氣，游行自在，在萬曆末造，實有救纖醫俗之功，不可沒也。又起中疊用「而此心固已」句，調犯複，或矮屋中

不暇自檢，而論者必從爲之辭，則好奇之過矣。其三藝《欲有謀焉則就之》墨，評家謂其只演得一齣《雪夜訪普》，與孟子當日語意全不合，然英傑之概，自不可廢也。《明史·文苑傳》云：艾南英字千子，東鄉人，好學無所不窺。萬曆末，場屋文腐爛，南英深嫉之，與同郡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以興起斯文爲任，乃刻四人所作行之世，世人翕然歸之，稱爲章、羅、陳、艾。俞桐川曰：艾東鄉少負異才，倡其同志爲《四大家稿》，名動海內，而樸質堅辣，三家皆莫及之。蓋精嚴如錢吉士，猶遜一籌，而況霍林求仲之倫乎？遭時喪亂，跋履間關，同時名士，狼籍載路，而公獨視死如歸，游說萬端，終莫之屈，不愧爲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矣。林暢園師曰：艾東鄉嘗言，近日作文，以《關雎樂而不淫》首爲第一。文後自跋云：此依毛傳作也。所謂淑女，指三夫人九嬪以下，后妃思賢求佐，而發爲詞氣，又如此和平，可謂得性情之正。當時文王刑于之化可知。時文牽來扯去，只是后妃得則許多宗廟社稷治平等語，以爲如此方是樂而不淫，不知文王何故專靠后妃做聖賢也。按經解不必盡然，而文則簡老端凝，不得不推爲作者。李雨村曰：崇禎甲子榜後，艾千子領遺卷，知落項水心房，首篇止句讀四行而罷。艾遂序刻其七藝，大意謂：士子三年之困，不遠數千里走京師，而房官止點四行，棄置不顧，此豈有人心者乎？刊本四出，項聲譽頓損，大恚恨。至癸未，項資階已深，不應分房，而強謀入簾，以雪甲戌之恥，因陰授名士關節，薦之榜首。是年艾不與試。未幾國變，項與其門人周介生（鍾）節敗身辱，流離道路，相繼受戮，而艾以一老孝廉受命成仁焉。

同治《東鄉縣志》卷末《志餘》　俞桐川曰：幾社名士首推陳臥子，天才迅發，好上下古今，切合時務。而敷以藻艷，國風好色，小雅怨誹，可謂兼之。艾東鄉至雲間，抗顏南面，惟臥子少年與之爭。東鄉主理學，臥子主議論。已深，不應分房，而強謀入簾，以雪甲戌之恥，因陰授名士關節，薦之榜首。是年艾不與試。未幾國變，項與其門人周介生（鍾）節敗身辱，流離道路，相繼受戮，而艾以一老孝廉受命成仁焉。

分論

《郭蝶公五先稿序》《媚幽閣文娛》卷四：千子文力摹韓歐，於此具見一斑。忽離忽合，七縱七橫，頗得太史公之神，蓋韓歐子長之的派也。

《子張問十世》一章《欽定啓禎四書文》卷二：老幹無枝，亭亭直上，他人滿紙瀾翻，能道得筋脈上一兩句否？

《其愚不可及也》《欽定啓禎四書文》卷三：清眞明快，題無不盡之義。

《天地之大也》二句《欽定啓禎四書文》卷六：江西五家，每遇一題，必思其所以然之理，胸中實有所見，然後以文達之。故有醇有駁，而必有以異於衆人。觀此等文，尤顯然可得其思路所入。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一章《欽定啓禎四書文》卷七：仲子非不能廉，今日論定，似宜爲賢者隱護也，足下文集中可刪此一則否？（《壯悔堂文集》）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　夜閱艾忠節文集，其文多談制藝，雖不免有支離處，然佳者殊近廬陵。先生累試不得志，集中多詆斥主司進士，讀之可爲累欷。其《募修文昌帝君閣疏》，尤令人失笑。予嘗謂今人遇窮達事，輒標一字曰命，此固天地古今不易之理。然思天卽人心，好善惡惡，人之情也，何至科第命祿，而顚倒妍媸，無所不至？是上帝直一冥頑不靈之物，不然則造化二字乃全是戾氣惡氣所爲，故專收庸穢惡劣之人，而苦志力學者，至使無地自立。每求此理，深不可解。讀千子此文，可破涕已。千子偏袒江右，訾譽如陳大士、羅文止輩，靡然從風，獨艾千子出其書相詆。後同人畢會於弇州山園，陳臥子年十九，詩文已傾一世，艾睨之曰：若年少何所知？復使酒罵座，臥子不能忍，直前毆之，乃嘿遁去。嗣後鐫刻時文，盛與吳中爲難，實非千子本意云云。是則千子此書，當在山園大會之後，毋怪其肆口憤詈也。卒之一殉義於魯監國，一捐軀於益藩，忠裕忠節，並荷贈謚，生爲參商，死同箕尾，雖兩集各行，成言具在，而丹心朗節，均炳汗青，嗚呼，此可見君子之不同矣！

其所操之類必不能充也。此孟子折之之本指。故拈蚓而後可一句以貫通章，便能節節流通。其文清明爽朗，在稿中難得此等疎暢之作。

《心之官則思》二句 《欽定啓禎四書文》卷九：上「思」字指其職守，下「思」字乃其盡職處。分肌擘理，清思銳入，題障盡開。

《民爲貴》一章 《欽定啓禎四書文》卷九：步步爲營，其中賓主輕重，次第曲折，起伏回旋，古文義法無一不備。五家中人皆謂艾之天分有限，然此種清古之文，風味猶勝於黃、陳，則讀書多、用功深之效。

《口之於味也》一章 《欽定啓禎四書文》卷九：理精氣老，文律亦變化合度。就此題文較之，已肩隨於章而與陳並席矣。觀自記可知古人爲文，不悅而自足如此。

《智之於賢者也》 《欽定啓禎四書文》卷九：包羅富有，發揮警切。「之於」二字雖五句所同，不爲梳櫛則實義不能顯透，文亦處處醒露。

《今文定序篇上》 張良御：初看只似以質爲文之盛，按之卻是以質有其文爲文之盛，莫認兩可。「謂非盛歟」爲坐實句。蔡元鳳：先生於製藝一道，闡揚經義，楷模來學，莫大於《定》、《待》二書，誠有明三百年之功臣也。此文立言高偉，若幾與一代之制作損益盛衰於其間。

《戊辰房書刪定序》 張良御：文陣無四家序許多詭譎，要是一團蒼莽生闊之氣，讀之愈熟，但覺古韻磅礴於吾喉間耳。

《八科房選序》 張良御：一片神行，有液金爲氣本領。

《甲戌房選序上》 吳次尾：明直潔勁，眞古文手。

《甲戌房選序下》 張良御：不繁枝葉，只直據其中之所見，而爲文自然可睹。

《丁丰千二十四藝序》 張良御：論必相題，筆亦簡貴。

《雷能彌近藝序》 張良御：從士風豎議，排場布置純得之醉翁。

《四科盛業序》 張良御：有裁鑒之精而不爲時格，東鄉隱然自負矣。

《東鄉邑侯石雲王公卓政碑記》 張良御：分肌擘理，綱舉目張，莫小視此伎倆，執筆爲之，大難到也。

《賀石雲王父母榮考序》 張良御：辭氣廉悍，彷彿《平淮西碑》，而六一風神自在。

《賀潘昭度公祖榮晉左轄序》 蔡元鳳：用極細密之筆以寫防賊之功，而細密中鬆結自如，筆力在《吾學編》之上。

《陳大士近稿序》 劉唐德：此文落筆縱橫靈異，似大士爲制藝手腕，於此見先生文心之變。

《楊郁門近藝序》 張良御：文字直是簡朗，無枝葉。

《朱咸一近藝序》 張良御：文境極敷腴極駘宕，似六一先生文字。

《河漢居新藝序》 張良御：氣象遹皇，有先輩高帽深衣之槩。

《續刻周伯譽遺稿序》 張良御：熟於埋伏照應之法，一往輪囷鬱勃，觸緒悲涼，眞韓歐之遺也。用筆亦如遊絲之裊於晴空。

《青來閣二集序》 蔡元鳳：但覺文章意氣，淋漓紙上，斯眞包孕元氣之文。

《陳興公湖上草序》 張良御：東鄉論文，提唱出一氣字，是秦漢大家相傳法乳。

《韓丹水先生詩文集序》 張良御：此等文眞與震川《玉巖集序》頡頏，蓋其神氣純從歐曾大家醞釀而出，合之史公序贊，無絲毫之隔。

《二嚴合刻序》 張良御：起處雄剛，後幅圓逸，其雄剛得之子長，其圓逸得之永叔。

《四家合作摘謬序》 張良御：《西京》雄渾之氣鬱於毫端，有俯視二川之意，唐宋以來自南豐而外，吾見亦罕矣。此文氣魄極大，局陣極變化，驟看且是界畫他不定。

《王承周制藝序》 張良御：其勢一往直下，而詞句復淳健簡直，如讀龍門太史公書。

《段康侯近藝序》 劉唐德：密緻。

《張龍生近刻詩集序》 劉唐德：雍容昌博之體，而細針密縷，絲毫

《賀顧母張太夫人六十壽序》 張良御：此等文震川集中所無。蓋震川指語平和，無此凌厲氣象，雖同致瓣香於龍，要未免於韓歐之別也。

《代潘虔臺賀少文李公祖壽序》 張良御：文字必誇家世，太倉、京山之陋也。東鄉化腐臭爲神奇，看他用《史記》排場，節節縮歸實地，筆力亦如秋隼之將擊。

《南京工部右侍郎贈南京戶部尚書景渠李公墓誌銘》 張良御：誌文段落極分明，銘尤古甚。

《故茂才剛慧楊君汝基墓表》 張良御：有荆公之高削，而無六一之風神，學者取其長可也。

《中議大夫撫治鄖陽後察院右副都御史懸溝梁公墓誌銘》 張良御：烟波江西巡按周燦援恩詔疏請復其舉人。乙酉入閩，至杉關，守兵阻之，叱曰：「天下有不知艾千子者乎？」乃聽入。隆武授廣東道御史，進其所刊文集，優詔答之。廣東布政使湯來賀解粵餉十萬由海道至，上嘉其功，擢兵部右侍郎，令督師江西。南英爭曰：「解餉，微勞也。且指揮僚佐可任，何足爲大功，遽擢高爵？」不聽。閩中兵敗，南英死之。

《明史・文苑傳四・艾南英》（存目）

雍正《江西通志》卷八二《人物》（存目）

同治《東鄉縣志》（存目）

《天傭子年譜》（存目）

紀事

同治《東鄉縣志》卷末《志餘》（存目）

著録

何民蘇《天傭子集序》 江右六奇出，先生有聲海內者久之。方是時予問業易曦侯先生之門，聞其名，讀其文，憾未能親先生其人。天啟甲子，先生遊楚，過西陵，從臨皋而西，是歲督學周試生童，予得偕師曦侯面先生於旅

《南疆逸史》卷一八 艾南英，字千子，東鄉人。天啓甲子舉人。與陳際泰、羅萬藻、章世純俱以時文知名，稱豫章四子，南英尤博辨。喜古文。當是時，吳中盛文雅，其知名之士張溥、陳子龍、周鍾等，各樹壇坫，與南英相牴牾，爭論不相下，往復書數萬言，而學者多右南英。南英高自標置，往往以盛氣凌人，人亦無以難也。有僕坐法，南英爲怨家所訐，被黜。弘光時，江西巡按周燦援恩詔疏請復其舉人。乙酉入閩，至杉關，守兵阻之，叱曰：「天下有不知艾千子者乎？」乃聽入。隆武授廣東道御史，進其所刊文集，優詔答之。廣東布政使湯來賀解粵餉十萬由海道至，上嘉其功，擢兵部右侍郎，令督師江西。南英爭曰：「解餉，微勞也。且指揮僚佐可任，何足爲大功，遽擢高爵？」不聽。閩中兵敗，南英死之。

《明史・文苑傳四・艾南英》（存目）

雍正《江西通志》卷八二《人物》（存目）

同治《東鄉縣志》（存目）

《天傭子年譜》（存目）

紀事

同治《東鄉縣志》卷末《志餘》（存目）

著録

何民蘇《天傭子集序》 江右六奇出，先生有聲海內者久之。方是時予問業易曦侯先生之門，聞其名，讀其文，憾未能親先生其人。天啟甲子，先生遊楚，過西陵，從臨皋而西，是歲督學周試生童，予得偕師曦侯面先生於旅

邸間，執弟子儀。先生以文章交天下士，覺與予輩親且愛焉。徐請先生著述以爲儀表，先生出時藝一帙、古文一集，讀未終卷，羣推曰：當吾書而何幸復見韓柳歐蘇其文，堯舜禹湯文武其心。得文百餘首，甫三晝夜，托稿存之，先生旋數夕而別。是時先生困諸生，後得時時讀其社刻併往來書叙，二十年間，先生之道德文章帝制而千古者，初終未易。及《天傭子集》出，師曦侯札先生曰：疇昔聚首臨皋，狂呼赤壁，爲吾黨所奇賞者一篇不載，何也？先生復書云：向所懷而珍者，苦於水，半字無存，兄若諸友倘有存者，乞異日得片字遺我，吾子駒當師事之。先生書寄於乙亥之前一年，見先生之書於乙亥之後二年。【略】予存先生古文一帙，得文若干首，乃臨皋之所手授，始於甲子，至於癸酉，易稿數次。【略】崇禎癸未，楚黄浠川何民蘇可宗石逸氏書於家塾之東軒。

張符驤《天傭子集序》　《天傭子集》初刻即不多，至重刻三倍於舊，又不分卷目，惟以編年爲次，均之爲闕略不完之書。雜搜之得八篇，以類附焉，錄分二十卷，此亦足以傳東鄉矣。按東鄉文本於腐史之雄剛，而濟以醉翁之韻折，讀之愈熟，其味愈出，心可得而了，口不可得而名也。要於先求指歸，次第菁藻，則勒截之間微寓苦心，凡前輩點勘唐宋大家文字皆準此，不自驤一人之俑也。惟是塵事經心，天分有限，潦草涉筆，未免爬搔不着，有負作家，然得之趨庭指授者爲多，知東鄉有靈，不以驤爲無忌之運斤也。先祖雖舊遊復社諸公之間，而與東鄉最托神交，故所蓄艾選頗富。易代後藏書盡爲烏有，後家君子止購《定待》舊本，又從如皋老友范令則許得此集初刻，驤不自意能復購重刻。比年數與范老上下其論，范故爲口祝東鄉者，殺青行世，亦多出其慫恿。海内不乏收拾東鄉遺文者，切望郵付，續成全集，此固長逝者所增感於地下也。時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陽止朔日，海陵張符驤良御書。

艾舟《天傭子集重刻述略》　先叔太高祖《天傭子集》舊凡四鐫板，一爲公陸續自刻，一爲王仁甫刻，惟泰州張良御先生之刻於康熙三十四年，叔曾祖伯玉之刻於康熙三十八年者較前爲備，而家刻較張刻多二十九篇，張刻較多二篇，家刻無評點，而張刻有評點，家刻各篇下俱注年月，張刻削之而別爲年譜。兹刻分卷，先後次第悉仍家刻原本，而卷首增入酆愧庵先生序一篇，張良御先生序一篇，總論十二條，像贊年譜各一，而年譜較加詳焉，卷六增入《與鄭超宗書》一篇，卷八增入《方城陳公墓誌》一篇，卷末增附蔡衍鏞先生

藝文

陳孝逸《祭艾千子先生文》（存目）

徐景輝《東汝竹枝詞》（存目）

雜録

同治《東鄉縣志》卷末《志餘》　乾隆戊寅正月初四日，在廣南與太史周公

同治《東鄉縣志》卷末《志餘》（存目）

論有明一代古文。公以吾鄉艾千子先生爲首推，因語皋曰：「吾向者設教端溪，與道台徐公相善。徐公同郡有進士陳生，負才傲物，其學宗王李，左袒人中，見《天傭集》，撻之無餘字，且詈之。一日陳生忽大風晝暝，有一老生入齋，道貌岸然，坐而閱其書。陳生歸見之，不敢入。老生呼其名曰：「何故不入？」陳生趨進，問老生名氏。老生曰：「吾乃東鄉艾南英千子也。汝平日痛斥吾書，且復加以惡詈，來問所以。」陳生惶恐謝罪，三問三謝，不能答。老生乃笑曰：「孔子作《春秋》，尚有罪我之人，非孔子所能禁也，況不及孔子者乎？文章公物，是非棄取，本由讀者心眼，但惡詈則太甚耳。」陳生面無人色，不能吐一言，惟頓首乞恕而已。老生復問曰：「生治何經？」陳生曰：「《春秋》。」老生曰：「《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汝知之乎？」陳生又不能答。老生爲述其始末不少遺，因教陳仰面，舉案上硃筆塗之，陳生即患面瘡死。聞之者皆以爲神也。記此爲妄庸者鑒。（夏皋《谷堂集》）

傅汝舟 萬曆時人

論述

茅元儀《哭傅遠度次遠度與黎無求韻》（存目）

又《傅遠度四部文序》 天地之間皆文章也，陽則爲朝庭，爲軍陳，爲人倫，爲山，爲川，爲風，爲雲，爲弊。遠度俛而聽之，而其詩價亦遂騰上。海內嘗墨瀋斗以上俱無異言，匪能爲墾，爲雨，爲雪，爲星，爲日，陰則爲佛，爲仙，爲鬼，爲神，爲穴，爲辰，亦唯人之所取而已。取其近于陽者，則高冠大帶矣，小之則舞女豪賓，皆治世之文也。近於陰者，則古笻野鶴矣，小之則幽花奇草，皆弄世之文也。六經俱治世之文。《詩》亡而《騷》作，漸近於陰陽之變化，自質而縛，自簡而繁，自勁而和。而其弊也，氣日漓，骨日摧，神日弊，於是陰者有以勝之，如月之勝夕陽，星之勝暝色也。陰之變化，色愈剝則愈新，思愈入則愈幻，調愈轉則愈聳。而其弊也，奇爲詭，曠爲放，高爲怪。而陰之窮復思陽，如夜之思旦，翳之思暘，不啻飢食而渴飲也，而無不以夜爲徑，奈何文而徑癖之，但世遂目陰爲癖爲徑。夫夏不以冬爲癖，晝不陋，如惡貌惡而避於奧也，其可得當論其所至耳。至不及而欲借陰以飾陽之陋，如惡貌惡而避於奧也，其可得乎？吾友傅遠度，學根於六經，才放於百代，而好爲意外之言、格外之勢以行其文，人遂以狂目之。如奇峰迴淵，皆聞知其高深，固不敢狎而逼，亦不能敬且愛。然意外何調哉？格外何勢哉？近宥於古人之籬，而遠載於天地之內，遠度即善爲言，時出其鋒與古甲乙耳，豈能外乎天地哉？而世不知晝夜，又烏能論遠度之文乎？夫伸於知己而絀於不知己，若遠度之文，其不知者以爲狂也可也，知者以爲癖以爲徑，嗚呼，遠度直詘於知己矣！且末貴而遐舉，未老而早韜，文未盡遠度，而所存《四部》者亦略盡遠度之文，遠度蓋手訂之。而余既哭其墓，自其家受讀焉，嘆曰，是可留於天地矣。故序之。

又《傅遠度魚藍集序》 遠度之詩如奔龍逸驥，不諱其乖與蹶也。人以乖蹶目之，而忘其爲龍爲驥。余嘗爲刪詩三百篇，如奪掌內之珍，如割帷中之嬖。遠度俛而聽之，而其詩價亦遂騰上。海內嘗墨瀋斗以上俱無異言，匪能弗忍也。夫名葩異藥，不礙爲膽瓶之俣、鴝鬢之插者，以其續者無涯也。蒼松老檜，巍然千百年之尊，則不忍攀折矣。不忍者，不忍其不再也。此遠度今日之詩之謂也。然亦唯遠度刪後之詩，爲松爲檜，能蒼能老而後可。不然則嫣花媚花，先其肉而餒矣，豈能待愛我者之惜耶？雖然，遠度所刻詩亦稍稍益於三百篇，蓋徑寸之珠，而實者無妨爲魚目，西陵有誓，而當者不礙爲無鹽，亦在其意而已。異日當孤行余所定而稍益以《魚藍》者，以之爲傅子之詩可也，即以爲茅子之詩亦可也，神龍良驥，必萬古歸我友而始無憾焉耳。

李維楨《七幅庵叙》 昔趙岐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居賓位，自居主位，皆爲讚頌，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遠度異才，其爲此無可異者，恒人視之則異耳。張伯高深於書，歌舞戰鬬皆成書；蘇子瞻深於文，嬉笑怒罵皆成文，遠度之文，寧可以尋常蹊徑求耶？余聞遠度將種，少失怙恃，備嘗險阻艱難亦略似臺卿。臺卿生於京華，耳聞故老之言，目見衣冠之儁，心識賢愚之列，嘗夢黃髮士玄明者與言善否，無所依違，所著《三輔決錄》，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斯以定；遠度陪京人，耳目心知高明宏遠，

意不滿一世，而膠膠古作者七人，與臺卿同，其父夢箕星入懷舉遠度，遠度亦夢偕王喬空同麻姑宓妃游，作《藏樓記》，與臺卿同。漆園歎當世不可莊語，龍門一家言藏之名山，謂後世必有子雲，知人實難，人實難知，居今之世，思古人、俟後人，誠傷夫知己者鮮，而寄其無聊之思也。遠度別有歷代詩選曰《桃都集》，文選曰《香案集》，有古先生大英雄三異人五豪人諸傳、烏衣燕子諸小集累萬卷，述作之富較臺卿過之。臺卿年九十餘而後竟其業，遠度甫過弱冠，一日千里，孰能程其稅駕之所，居恆言七子如徐吳有氣體無神骨，近日袁中郎輩反是，婁江、歷下互有短長，持論如此，安得不索之七幅中人乎？其友人顧太初、張夢澤皆名下士，評目遠度，置諸青雲之上，而余第舉絲肉間奏，令人樂而忘疲。余曾被酒卧其側，見美婦人數輩，與君盤旋謔笑，臺卿年九十餘而後竟其業，遠度甫不知何校焉。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譔。

楊名遠《七幅庵跋》 君於書固靡所不讀，其於竺乾梵典更多悟入，曾下帷山寺，邂逅禪那，受弘明了義之旨，心地靈通，若霜降水落、秋宇澄徹，曒然不滓，自負奇骨，兼生有異徵，挾策題橋，世念未了，就讀書處易其庵名七幅，搆善繪者貌七客於中，其飄然高寄者巢父也，癯然奋酋者殷相也，解衣揚桴、傲然具不屑之韻者正平也，滌器當壚、頹然多自放之致者長卿也，卧狗朱生幾於自苦，然丈夫不發憤，安能爲天下雄？故雖蕭然窶人未貧也。吐吞造物，捫弄虛空，如鬼如神，茫然不可方物者，陽羨書生也。羣囂中危然獨坐，豎一指頭點悟衆生者天龍和尚也。斯七人頡頏一室，君以客禮禮之，自命爲七幅主人，余嘆謂：大塊中何者是主？何者是客？若以七人爲客，君非客乎？君自以爲主人，眞主人公在何處？七人即君本來面目，煩三寸管一點破耳。騎箕尾入高宗夢，是君前身，賦鸚鵡，著犢鼻褌，是狂奴故態，卧狗彷彿其苦心，居巢克肖其高蹈，一付作怪肚腸，露出許多伎倆，此六君子總在老禿翁手掌中過活，自我說破，遠度不覺連翻幾箇觔斗，即七人是君，主人可君，即七人主人亦可，余因命君爲七幅庵主人，云君甫弱冠而結庵，命名如是，已足千古矣，況其後乎！萬曆癸丑元日，姻弟楊名遠譔。

又 傅君遠度非常人也。父大將軍荆山翁暨母太夫人劉禱於神謀，以箕宿在天之夕，夢巨星入懷，驚而誕君。犀角岐嶷，有大人志，長則修幹白皙，目光曄曄，若巖下電，不可一世，人獨坐百尺樓上，讀古人書，且破萬卷，即大地等之漚泡，何物青紫足芥其胸次。自失怙，益刻勵自苦，幾於茹蘗飲冰。甫受室，絕不齷齪效兒女子剌剌閨中語，嘗云：「世無絕代佳人，如司馬相如伉儷秀色可餐者，庶幾旦暮遇之。」蓋托物以陶情，非昵情於物也。讀書日富，尚友日多，眼界日空闊無際，同游有驟貴顯者，人爭趨之，君略不爲禮，每醉後披髮狂跣，仰天長嘯，直欲飛去，曾夢與王喬、空同、麻姑、宓妃游藏樓，作《藏樓記》示余。藏樓者神樓也，爲丹山赤水五城十二樓之一，游後所見異物、奇祕、珍怪時時出口中，落筆數萬言，若寓目龍宮海藏，見木難、火齊、明珠、大貝，璀璨射人，又若名姝仙子環珮翩珊，清歌妙舞，絲肉間奏，令人樂而忘疲。余曾被酒卧其側，見美婦人數輩，與君盤旋謔笑，醒而化爲烏有。

顧起元《唾心集叙》 遠度傅君金陵之博通才士也，清雄超曠之韻不可一世，從談笑揮斥間發而爲詩，動皆古今人所未道者，於傍日月見其高，於小溟渤見其博，於泣鬼神見其奇，而君以夢徵志之曰，此吾唾心所得者也。讀之者咤其爲珠之玄、華之豔，而君以是爲心之唾餘，且曰吾欲並唾吾夢，嗟乎！心何寐覺出入之有？唾者心也，夢唾者心也，欲唾夢唾者亦心也，人常有一無位眞人往來於赤肉團上，弄之而爲黍珠，戲之而爲空華，遠度得之，夫且倏爲仙人、倏爲美人，離合變幻，不知端倪，塵世齷齪，誰爲承其唾哉！余曩亦嘗夢坐大盤石上，口唾五藏，歷歷手自搏之，撥去其滓，尋復吞之，醒而咽痛者彌日，自是覺名利之念頓盡，然余所唾，政自心所結之粗相耳，以視遠度唾而爲文章，相去何若？余不敢謂我夢非君夢、君唾如我唾矣。時萬曆丙辰秋日，友人顧起元譔。

又《拔劍集序》 自宋儒以理學之名易士習，而古來君王將相之業多以不聞道見格矣。遠度眼空千古，志隘四海，毅然以天下爲己任，而挾才未售，

艾天啟《步天集跋》 傅子家雖貧，而留客竟夜，好急人之難，雖著書窮愁乎，而高笑青樓，神采飛上，紅粉辭人靡不傾倒，每賦一詩，昔嘆未有，然雅不止以詩任，是才術之博也。傅子連吳越齊楚燕趙之士，萬里如響，肝腸火燥，相慕時輒有北風南枝之意，皆金石雅盟、千古雲合，傅子主之，以故發爲詩，以艾子讀之，壯者五弧之弓，堅者五屬之甲，犀者九鋏之劍，奇者海國雲樓，古者大筥九鼎，怪者木難火齊，空者遠山低翠，而豔者芙蓉朝霞，至其悲婉之語可結而冰，哭世之言可炊而熱。蓋予昔嘗以漢魏樂府古難天下，傅子灑毫而篤之，至此爽然自失也，使其才遇靈均、太白、相如，必且搦手相勞，是將爲淮陰之兵、武侯之陣、長沙之書、維摩之詰、蒙莊之誕，何但先驅獻吉之馬項而後辭文長之轍也哉！嗟乎！傅子今天下托詩鉢以致飲食，與無其人而非其辭者，是亦乞人不能道英雄之語，墨士不能破豪傑之心，又相笑乎？蓋揚雄昔規古耳，人已不識，何況傅子創古而恥學揚雄者！則必傳於人不及見之日耳，至如予言，是子雲祿位容貌亦何必足以動人也。盟弟梁父山人艾天啟題。

張可仕《英雄失路集叙》 我未見者古達人偉士，雖有尼父不能攬姬公之袂於夢醒。昔阮嗣宗觀於垓下，輒橫顧而笑孺子，似乎借漢楚之刀鋒，以怖鶴唳風聲者，是何如孔將軍左、費將軍右而睨洗足時兩女子狀乎？余讀而嘆之，以戈鐵之雄端可譬文章耳，於是語遠度，我當吾世見子，又何說古而妬孺子，古文章如丘索久藏在天上，今帝人間者是《六經》，夫《六經》聲鼓鐘者首風雅，方且僕楚而隸漢魏，何唐宋改步足云乎？乃後世豎儒莫識所謂穆如清風者，覺天地滅韻，千代無歡聲，則我每欲起古才人輩，各捧其笙瑟篪斧，爲詩三百篇，既成而叙之。

李維楨《七幅庵叙》 傅遠度有圖七幅，搆庵奉之以爲客，而自爲主，故曰七幅庵主人，圖各爲之詠，名《七幅庵草》。云七客者何？巢由洗耳，絕世異客也；傅說應夢，治世正客也；禰衡撾鼓，震世烈客也；司馬滌器，脫世俊客也；朱詹抱犬，待世苦客也；許彥負簏，戲世怪客也；天龍豎指，了世解客也；七客潛見殊時，奇正殊迹，而合千古於一室之內，又以其身爲一奏鈞天破之，天乎！何幸盡畀我傅子書而讀之也。余始讀《七幅》，謂是杖鉢者曾藏龍虎，至《唾心》，其雲中之玉隨風乎？天步艱難，慨有經濟四方之志，則檄我輩賡於步天而未也，於是作英雄失路之歌。張子曰，使傅子扶日月之轂，爲明天子興禮樂，可來鳳凰雒於西山，今夕何夕，想帝已賚星辰於天牀乎？豈其版築欲釋手猶不廢嘯歌也。雖然，南山飯牛之曲，不愁苦凄金石哉？【略】時丁巳十月，盟弟張可仕文寺書於紫薇庵裏。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汝舟，字遠度，江寧人。家世穎國之後，隸籍京衛。幼孤，負至性，奇崛好古，讀書能知大意，矢口辨駁，多有別解。好譚經濟大略，矯尾厲角，人無以難也。天啓三年，河西之役，守將羅一桂、監軍高廷佐暨高之僕夫永皆死之。生與平湖馬文治、武康茅元儀，爲位於清溪黃侍中祠內，各爲祭文，奠而哭之，酹酒哀慟，感慟路人。其忠義抑塞如此。爲詩皆牛鬼蛇神，旁見側出，有《唾心集》若干卷。余惜其倜儻大雅，未可以傳後也，姑從文寺所論次，錄其三首。

著録

茅元儀《傅遠度詩選序》 傅子汝舟年二十九，交茅子元儀。次年有《七幅庵集》，未幾有《步天》，有《唾心》，有《英雄失路》，有《拔劍》，有《箜篌》，有《藏樓》，有《鴛鴦迴文》，是爲傅子八集，而是時傅子已年三十八矣。又六年，天啓丙寅火，火其篋中之詩，而板行八集則自行於世。又次年，乃屬茅子選而傳焉。茅子曰：噫，余足以言詩也歟？雖然，非予孰言子詩。乃鑱刻峻斧，爲詩三百篇，既成而叙之。

李維楨《七幅庵叙》 傅遠度有圖七幅，搆庵奉之以爲客，而自爲主，故曰七幅庵主人，圖各爲之詠，名《七幅庵草》。云七客者何？巢由洗耳，絕世異客也；傅說應夢，治世正客也；禰衡撾鼓，震世烈客也；司馬滌器，脫世俊客也；朱詹抱犬，待世苦客也；許彥負簏，戲世怪客也；天龍豎指，了世解客也；七客潛見殊時，奇正殊迹，而合千古於一室之內，又以其身爲一奏鈞天破之，天乎！何幸盡畀我傅子書而讀之也。余始讀《七幅》，謂是杖鉢者曾藏龍虎，至《唾心》，其雲中之玉隨風乎？天步艱難，慨有經濟四方之志，則檄我輩賡於步天而未也，於是作英雄失路之歌。張子曰，使傅子扶日月之轂，爲明天子興禮樂，可來鳳凰雒於西山，今夕何夕，想帝已賚星辰於天牀乎？豈其版築欲釋手猶不廢嘯歌也。雖然，南山飯牛之曲，不愁苦凄金石哉？【略】時丁巳十月，盟弟張可仕文寺書於紫薇庵裏。

又《步天集叙》 余嘗爲傅遠度敘《燕子集》、《七幅庵稿》，以彼才情前無衡敵，乃遇乖刺，讀書山中蘭若，有臺高峙，去天若尺五，日坐其上吟諷，名臺曰步天，而集所得詩，亦以臺名名之，蓋天步艱難之說昉自《上雅》，臣

子失意於君父而作。

《千頃堂書目》卷二六　傅汝舟《七幅庵》一卷，《唾心集》一卷，《步天集》一卷，《英雄失路集》一卷，《拔劍集》一卷，《篴篌集》一卷，《藏樓集》一卷。　又卷二七：《傅遠度集》七卷。

沈自晉

乾隆《吳江縣志》卷三三《沈自晉》　字伯明，別自號鞠通生，太常漢元孫。明諸生。爲人謙和孝謹，工詩詞，通音律。乙酉後隱居吳山，年八十三卒。所著有《廣輯詞隱先生南九宮十三調詞譜》二十六卷，較原本益精詳，至今詞曲家通行之。

《一種情》　本事同《初刻拍案驚奇》卷二三。

《望湖亭》　本事同《醒世恒言》卷七。

《翠屏山》　《水滸傳》第四五回：楊雄醉罵潘巧雲　石秀智殺裴如海

《望湖亭》　《曲海總目提要》卷五《望湖亭》：蘇人沈伯明作也。萬曆初，吳江富人顏生，聞洞庭西山高翁女美，遣媒請婚。高必欲覿面，而顏貌甚寢，乃飾其表弟同窗錢生以往。及娶，高必欲親迎，顏復浼錢往。高大會賓客，酒半而狂風大作，高翁恐誤吉期，欲權就其家成禮，錢堅辭之。明日，大風雪，衆賓慫恿，錢不得已從焉。私語顏僕曰：「吾成汝主人之事，明神在上，誓不相負。」僕未之信也。禮畢送還，顏俟錢登岸，奮拳捶之。高翁詢得其實，訟之縣官。錢生訴三宵同卧，未嘗解衣。官令媪驗女，固處子也。顏大悔，願婚，高翁不可。官乃斷歸錢而責媒。劇因迎親之船未至，顏俊佇立望湖亭以俟之，故標曰望湖亭也。錢名選，字子青，蓋取青錢萬選之意。顏名俊，偶失此序跋，亦未可知。書二十卷，不標回數。自潼關鎮白起偷營，朱仙鎮其母乃錢之妗。因高女出遊相遇，是添出關目。相親之時，問以三高祠故事，亦是設想當然。作合者尤少梅，誤獻代相之策。顏俊貌陋，爲婢小正所譏謔。選往迎親，俊使僕小乙往偵之。成親之夕，選坐聽更點，不敢脱衣而臥，皆是懸揣。內中又設出文昌示現，以爲天定姻緣。又作登第結束，皆是情景所當有，不必皆實也。《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望湖亭》：（存目）。

吳門嘯客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二《新鐫全像孫龐鬥志演義》二十卷　存。明崇禎刊本。圖二十葉，記刊工曰「項南洲刻」。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日本內閣文庫〕清初刊六卷本。嘯花軒刊《前後七國志》本，書名《孫龐演義》，不題撰人，四卷，二十回。首康熙丙午（五年）梅士鼎公燮序，實即此書。《孫龐演義》又一刊本，題「澹園主人編次」，「清修居士參訂」。實亦此書。　明無名氏撰。題「吳門嘯客述」，首望古主人序，崇禎丙子（九年）戴氏主人書於挹珠山房序，又丙子錚城居士跋。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三《明清部二・新鐫全像孫龐鬥志演義》二十卷（內閣文庫）　明刊本。題「吳門嘯客述」。大型。圖三十葉極細，記刊工曰「項南洲刻」，與「醋葫蘆」圖之刻工爲一人，則明末所刊也。正文半葉九行，行二十字。首序，署「望古主人」。序有「當多事之秋，豈必無小補」之語，不記年代。日內閣文庫此書有二部，其一部望古主人序外，尚有崇禎丙子（九年）序，署「戴氏主人書於挹珠山房」。又同時錚城居士跋。則爲崇禎刊本。此戴氏主人序錚城居士跋本余未得見。然據內閣漢籍書目謂二書同板，或此本偶失此序跋，亦未可知。書二十卷，不標回數。自潼關鎮白起偷營，朱仙鎮孫龐結義起，至馬凌道分龐涓屍，孫子拂袖歸雲夢而止。其所構設事端，誠爲荒唐不經，文亦殊不完密。而市人之本色固在。如收袁達則元無名氏《燕孫臏用智捉袁達》劇即演其事，余邵魚亦收入《列國志》。（《水滸傳》所附四六中每言袁達，則此事元明人固盛傳。）孫子被刖後，隨卜子夏茶車如齊，則與元無名氏之《馬陵道射龐涓》雜劇亦全同。其謂孫臏父名孫操，與元至治本平話

《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亦同。按今元刊平話只存五種，《七國春秋》存「後集」，則必有「前集」可知。此書雖明刊本，其作風實與今存元刊諸平話爲近，與《春秋後集》亦沆瀣一氣，疑卽出於元人《七國春秋前集》。卽以一書視之，亦不至大謬。自此而後，則有康熙丙午梅士鼎序本之《前七國志孫龐演義》二十回，而目與此本同，實是一書。乾隆間有楊景湣之《鬼谷四友志》，據《列國志》補蘇秦張儀事。同治間又有《鋒劍春秋》六十回，演孫臏事，與梆子秦腔所演從同，則又爲清季野語，非復元明人之舊矣。

無名氏《承運傳》作者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三《明清部二・承運傳》四卷（內閣文庫）　明坊刊本。上圖下文。正文寫刻，半葉十行，行十七字。與余光斗所刊《八仙傳》等書同一形式，疑同時同地所刻。書不標回數。所記以成祖靖難事爲主，至出關破敵得角端獸而止。開首詩辭云：「南都開基《英烈書》，北甸中興《承運傳》」，則書出當在《英烈傳》之後也。此書極陋，於本朝事尙不能知其梗概。至以黃子澄、練子甯、鐵鉉、景淸爲奸黨，貪賄賂，嗜酒亂政，則尤顚倒是非之甚者。按淸昭槤《嘯亭雜錄》云：「近有《承運傳》載朱棣篡逆事」，當卽是書。然書當爲萬曆刻本，不得云近。豈所見爲後來重刻本，故不知其爲明人書邪？

方汝浩

諸允修《奇俠禪眞逸史序》　禪家以人死而精神不滅，隨復受形，故貴修道以練精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得佛道。是修眞練性，卽是禪宗。而修練，又不是一味空寂。粗言五誡，則去殺、盜、淫、妄言、飲酒，而大有與儒家仁、義、禮、智、信同精。究根源，則唯以智慧刀割斷煩惱，用光明拳打破癡迷。節烈豪雄，便是禪眞正面目。但世人浮沉世諦，西絆東牽，恍如蛛網粘蠅，愈求脫而愈爲纏擾。俠之不有，何處得眞？眞之不修，從何得佛？此《佛地論》曰：「佛者，覺也。覺一切種智致能開，覺有情如夢惺，覺名佛道焉。若澹然者，正大剛直，卒至歸西。」杜、薛、張聞李世民興，共偕學道，是迷途頓覺，塵劫歸空，修練皆眞，精神不滅。禪家要旨寧有二耶？以奇俠而合以禪眞，卽所謂廣額屠兒與鳩肉長老，更不必說苦說空，而徒淪寂滅耳。禪之導迷開世，在在津梁，又何煩棒喝哉！此書行，禪眞之眞面目見矣。賜進士第通奉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前奉敕整飭行都司提督五衛學政建昌兵粮道仁和諸允修題於靜見堂。

徐良輔《題奇俠禪眞逸史》　六朝固多奇跡，而傳燈法未數見焉，豈逃禪者盡陋，不足錄歟！茲於南北史得奇俠禪眞帙，醇心俠骨，表表亭亭，謂禪可謂非禪，可幻而眞，殊異俗之落障魔而耽空寂者。於品總成其爲逸民，於書洵成其爲逸史。其間挽回主張，寓有微意，只當會於帙外，不可泥於辭中也。余署潤州，簿書之暇，大爲擊節，謹以數言弁首，作一指禪。奉政大夫、工部都水淸吏司郎中、提督通惠河道、古越徐良輔撰。

夏履先《禪眞逸史凡例（八條）》　一、是書雖逸史，而大異小說稗編。事有據，言有倫，主持風敎，範圍人心。兩朝隆替興亡，昭如指掌，而一代輿圖土宇，燦若列眉。乃史氏之董狐，允詞家之班馬。一、書稱通俗演義，非故諧謔以傷雅道。理奧則難解，辭葩則不眞，欲期警世，奚取艱深，舊本意晦詞古，不入里耳。茲演爲四十回，回分八卷，卷臚八卦，刊落陳詮，獨標新異。一、史中聖主賢臣，庸君媚子，義夫節婦，惡棍淫娼，淸廉婞直，貪鄙奸邪，蓋世英雄，幺麼小醜，眞機將略，詐力陰謀，釋道儒風，幽期密約，以至世運轉移，人情翻覆，天文地理之徵符，牛鬼蛇神之變幻，靡不畢具。而描寫精工，形容婉切，處處咸伏勸懲，在在都寓因果，實堪砭世，非止解頤。一、史中吟咏謳歌，笑譚科諢，頗頗嘲盡人情，摹窮世態。雖千頭百緒，出色爭奇，而針綫密縫，血脈流貫，首尾呼吸，聯絡尖巧，無纖毫遺漏，洵爲先朝名筆，非晚世效顰可到。縷析條分，總成就澹然三子禪眞一事。一、圖像似作兒態。然史中炎涼好醜，辭繪之，辭所不到，圖繪之。昔人云：詩中有畫。余亦云：畫中有詩。俾觀者展卷，而人情物理，城市山林，勝敗窮通，皇畿野店，無不一覽而盡。其間倣景必眞，傳神必肖，可稱

寫照妙手，奚徒鉛塹爲工。

一、此書舊本出自內府，多方重購始得，今編訂，當與《水滸傳》、《三國演義》並垂不朽。《西游》、《金瓶梅》等方之劣矣。故其剞劂也，取梨極精，染紙極潔，鐫刻必掄高手，讐勘必悉虎魚，誠海內之奇觀，國門之赤幟也。具眼當自識之，毋爲鴟鳴龍斷者所瞥。

一、爽閣主人素嗜奇，稍涉牙後輒棄去。清溪道人以此見示，讀之如嗽哀梨，自不能釋，遂相與編次評訂付梓。嗣有古文華札，麗曲新聲，膾炙人口者若干卷，未行於世，並欲災木，以公同好，先以此試一臠云。

一、史中圈點，豈曰飾觀，特爲闡奧。其關目照應，血脈聯絡，過接印證，典核要害之處，則用Ɒ。或清新俊逸，秀雅透露，菁華奇幻，摹寫有趣之處，則用O。或明醒警拔，恰適條妥，有致動人處則用 。至於品題揭旁通之妙，批評總月旦之精，乃理窟抽靈，非尋常剿襲。古杭爽閣主人履先甫識。

翠娛閣主人《禪眞後史序》 糜公有言，佛爲朝廷養濟院，有功於國，則亦取其眞實際，非必捐妻肉之累。飯藜茹藿，膜拜燃香，吟梵唱偈，作淨土津梁，乃俗子揚其波，儒流亦且導其瀾。祈悟門於貝葉琅函，不復問拯世乂民實事。翻閱參求間，一腔熱血已消矣。暨出寡建豎，投老林壑，又拾傳燈餘燼，與二三黃面髡相詰難，依皈拱衛，胥老稚投禮空王。噫！眞在是乎？不知大根器人，何嘗不從仙釋中轂轉，何嘗不嚮仙釋中歸根。其間一段眞功行，良善可庇，疲癃可起，奸逆可鋤，魑魅可掃。慈悲肝膽，俠烈心腸，具備不盡，慘然眉低，斷努目態也。則煦煦譚矜恤者僞，而柔剛互運者眞；拘拘明心性者僞，而晦蒙不蝕者眞；汲汲事焚修者僞，而踐履沉實者眞。卽如薛仙，身膺天籙，已入聖而脫凡，猶必再試之時艱，以補昔日罅漏，可識眞之旨矣。然不指迷眞之幻影，世且認賊作子，來金吾黨氏，俱可身上金臺。不指尋眞之竟究，世且喪志望洋，秋俠士耿郎，胡得立地成佛？揉叛盜於忠良，祛奸慝於禁近。《後史》皆所以補《逸史》未備，所爲繼之而起也。若夫清溪道人，試提醒於前茅，已作南車之指；猛鉗錘於後勁，允爲暗室之燈。衷以屢注而逾熱，識以久歷而逾沉，奇以彌觸而彌吐。禹鼎不足銘其怪，溟海不足方其瀾，時花不足鬥其艷，朝霞不足侔其鮮。人各具眼，應盡悸目撟舌相驚賞，毋饒不佞筆舌也。時崇禎己巳蘭盂日，翠娛閣主人題。

佚名《禪眞後史源流》 眞土眞鉛眞汞，元神元炁元精。三元合一藥方成，個是全眞上品。動靜虛靈不昧，混全實道圓明。形神俱妙樂無生，眞謁虛皇友。莫謂人道人倫不孚，試看善人獲福。至於編中，徵諸通載者一，矢談無

稽者九，總皆描寫人情，發明因果，以期砭世，勿謂設於牛鬼蛇神之誕，信爲勸善之一助云。己酉歲立夏前一日，世裕堂主人題。

佚名《閱東游記題詞》 不厭倫理正道，便是忠孝傳家。任其鋪叙錯綜，祇顧本來題目。莫云僧道玄言，實關綱常正理。雖說荒唐不經，却有禪家宗旨。尊者教本無言，暫藉師徒發奧。中間妖魔邪魅，不過裝飾鬧觀。總來直關風化，不避高明指摘。若能提警善心，便遂作記鄙意。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五《明清小說部乙・禪眞逸史》八集四十回 存。明刊原本，半葉九行，行二十二字。有插圖二十葉，記刻工姓名曰「素明刊」。（日本日光晃山慈眼堂） 清初刊本。封面題「白下翼聖齋藏板」。插圖精絕。行款與慈眼堂藏本同。疑同板。（北京大學圖書館） 覆本。明新堂刊小字本。劣。光緒丁酉（二十三年）上海書局石印本，改題《妙相寺全傳》。明方汝浩撰。題「清溪道人編次」，「心心僊侶評訂。」每集後有總評，署名不一。有仁和諸某序，古越徐良輔序，《凡例》，《禪眞源流》。慈眼堂藏本無《禪眞源流》，而卷首較他本多一序，後署「瀫水方汝浩清溪道人識」。據此知作者乃方汝浩，洛陽人。然慈眼堂藏明萬卷樓本《東度記》，又題「滎陽清溪道人著」，則又似鄭州人，不知何故。或一爲本貫，一爲家所在之地。至清溪道人之號，似因南京青溪而起。然則汝浩固寓南京者矣。

又《（批評出像通俗演義）禪眞後史》十集十卷（甲至癸）六十回 存。日本日光晃山慈眼堂藏明崢霄館刊本，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插圖三十葉，記刻工姓名曰「洪國良鐫」。舊刊本。封面題「錢塘金衙梓」。行款同前本。（北京市圖書館）（日本廣島淺野圖書館） 覆本。明方汝浩撰。題「清溪道人編次」，「冲和居士評校」。首崇禎己巳翠娛閣主人（陸雲龍）序，《禪眞後史源流》。

又《新編掃魅敦倫東度記》二十卷一百回 存。明萬卷樓刊本。【略】題「滎陽清溪道人著」，「華山九九老人述」。演達磨事。明末首《掃魅敦倫東度記序》（署「崇禎乙亥（八年）歲立夏前一日世裕堂主人題」）《東渡記引》（署「崇禎乙亥夏月華山九九老人撰」），《閱東度記八法》。通行本亦有序引，而序改署康熙己酉。作者方汝浩，見卷六《禪眞逸史》解題。

夢覺道人

夢覺道人《驚奇序》 余嘗讀未見書，遂拍案叫□□悟古今事跡，非奇即怪。□□□游天臺僊府，詣諸名勝，憑吊陳跡，愈覺山河變幻。今春卜室孤山之麓，時梅影橫瘦，竹陰展新，斜陽映水，峰際流雲。掩關無事，簡點廢帙，得一二野史，煩倦之頃，偶抽閱之，多忠孝俠烈之事。間有貪淫奸宄數條，觀□□□蒙耻，敗露情狀，亦足發人深醒。總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理道，宜認得眞；貴賤窮達酒色財氣之情景，須看得幻。當場熱鬧，瞬息成虛，止留一善善惡惡影子，爲世人所喧傳，好事者之敷演。後世或因芳躅而敬之，或因醜戾而憤之，驚驚愕愕，□乎不奇乎？今特撮其最奇者數條，非苦旱潦，即罹干戈，非無謂也。客有過而責余曰：「方今四海多故，何不畫一策以蘇溝壑，建一功以全覆軍？而徒嘵嘵於稗官野史，作不急之務耶？」予不覺歎曰：「子非特不知余，並不知天下事者也。天下之亂，皆從貪授梓，非無謂也。客有過而責余曰：「方今四海多故，非苦旱潦，即罹干戈，何不畫一策以蘇溝壑，建一功以全覆軍？而徒嘵嘵於稗官野史，作不急之務耶？」予不覺歎曰：「子非特不知余，並不知天下事者也。天下之亂，皆從貪生好利，背君親，負德義，所致變幻如此，焉有兵不訌於內，而刃不橫於外者乎？今人孰不以爲師旅當息，凶荒宜拯，究不得一濟焉。悲夫！既無所濟，又何煩余之饒舌也。余策在以此救之。使人睹之，可以理順，可以正情，可以悟眞；覺君父師友自有定分，富貴利達自有大義。今者叙說古人，雖屬影響，以之諭俗，實獲我心，孰謂無補於世哉？」時□□□未仲夏，孤山夢覺道人漫書。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三《幻影》八卷三十回（一名《型世奇觀》） 存明刊本。半葉九行，行二十字。鄭西諦藏此書殘存一至七回。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北京大學本題「夢覺道人編輯」），前載癸未年序，無年號，疑即崇禎十六年。夢覺道人不知何人。黃文暘《曲海總目》有《鴛鴦合》傳奇，撰者夢覺道人。明祁彪佳《遠山堂曲品》能品有《鴛鴦簪》，撰者王國柱。如是一本，則夢覺道人乃王國柱也。書名《三刻拍案驚奇》，實與凌書無關。此本傳本甚少，唯日本享

保十二年(吾國清雍正五年)《舶載書目》曾著錄此書。

楊爾曾

雉衡山人《東西兩晉演義序》 一代肇興，必有一代之史，而有信史有野史。好事者聚取而演之，以通俗諭人，名曰演義，蓋自羅貫中《水滸傳》、《三國傳》始也。羅氏生不逢時，才鬱而不得展，始作《水滸傳》以抒其不平之鳴，其間描寫人情世態、宦況閨思種種，度越人表，迨其子孫三世皆啞，人以爲口業之報。而後之作《金瓶梅》、《癡婆子》等傳者，天且未嘗報之，何羅氏之不幸至此極也？良亦尼父惡作俑意耳。今年仲夏，溽暑蒸人，窪居甚苦，偶過泰和堂主人。主人者貂蟬世胄，紈綺名家，秘窺二酉之藏，業擅五車之富，射雕獻技，倚馬呈奇，而尚義任俠，施予然諾，淄澠不爽。時以醇醪澆其胸中塊磊之氣，故其座常滿，其樽不空，誠翩翩佳公子也。是以白墮遲我，觥籌交錯，丙夜不休。迨醉眠，鷄鼓翼再鳴矣。主人語我曰：「某欲刻《東西兩晉傳》，而力有未逮，得君爲我商訂，庶乎有成。」余曰：「某非董狐也，子盍謀之外史氏乎？」主人曰：「昔弇州氏以高才碩抱，不得入史館秉史筆，故著述幾億萬言。今君顚毛種種，仕路猶賒，寧不疾歿世而名不稱乎？且是編也，嚴華裔之防，尊君臣之分，標統系之正閏，聲猾夏之罪愆，當與《三國演義》並傳。非若《水滸傳》之指摘朝綱，《金瓶梅》之借事含諷，《癡婆子》之癡裡撒奸也。君何辭焉！」余爰是標題甲乙，稍加鉛槧，迨秋仲而殺青斯竟。間有姓氏之錯謬，歲月之參差，郡邑之變更，官爵之詿誤，先後之倒置，章法之紊亂，皆非我意也，仍舊文而稍加潤色耳。知我者，幸毋以鶯鴆見哂。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二《明清講史部・別本東西晉演義》十二卷五十回 存。明無名氏撰。此書今所見者有二本：一爲三臺館刊本，書名《新鐫全像東西兩晉演義志傳》；一爲武林刊本，書名《新鐫東西晉演義》。並十二卷五十回。而異其署題。今分記如左：《新鐫東西晉演義十二卷五十回》，【略】明楊爾曾編。「武林夷白主人重修」，「泰和堂主人參訂」。爾曾字聖魯，號雉衡山人，浙江錢塘人。第一回前記年代起訖。東西晉不分叙，比大業堂本爲詳。北京大學藏武林刊本，序已失去。大業堂本之雉衡山人序，疑當屬之此本。《新鐫全像東西兩晉演義志傳十二卷五十回》【略】題「雙峰堂主人鑒定」，「三臺館余氏梓行」。序不署名，即雉衡山人序。此本與武林刊本同。實是一本。

烟霞外史《韓湘子叙》 方玄黃之剖也，混元一氣，醞釀開先。天地得之以貞觀；日月得之以貞明；星辰得之以貞朗；雷霆得之以發聲；霞雲電火得之以流光；草木得之以華實；鳥獸得之以爲聲音毛質；蟲魚得之以爲鱗介蠕動。或騫而飛，或委而行，或五色絢耀而八音鳴和，以至龜以善息，歷世長存；鶴以藻神，冲霄遐舉。非是氣孰能使之哉？然山以是而恆峙，水以是而恆流，而山水時有崩潰溢涸者，以氣時有滯鬱而不通也。人得是氣，並生兩間，有以御之，則玄都配極，絳節高居。若失其御，則如喪將之兵，朝霞之霧，委頓枯槁，薾而且死，欲望長生得乎？故曰共工不觸山，媧皇不補天。乃世有號爲神仙者，聰明得氣之先，玄微窮氣之妙。機含化化，渾萬象以冥觀；道極生生，控六龍而靈矯。覺廣劫之大夢，辟群愚之重昏。是以翱翔九有，苦海靜滔天之波；容與八埏，疑山息炎昆之火。乘翠鳳於丹日，蹤神奇而超世；馭斑麟於玄圃，跡希有而越人。朝游圓海，夕宴方諸。絕粒茹芝，後天不老。辟如峰巒嶺島，木聳翠而不凋；苑囿園林，草長榮而秀植也。爰稽赤牒，發《金記》於《五圖》；夷考紫文，泄《丹經》於《九籥》。有仙湘子，系出昌黎。際唐憲宗之盛時，爲韓文公之猶子。術解三眞，方明八石，外珍五耀，內守九精。雲裝解黻，馴登無上之仙梯；烟駕飛鳧，圓證一眞之道果。第名不載於家乘，事不列於傳紀。閱公之文集，有《祭十二郎文》，而無其人；參公之題咏，有「雲橫秦嶺」句，而虛其目。只以蒙師瞽叟，執簡高歌，道扮狂謳，一唱三嘆。悠悠然慊愚氓村嫗之心，洋洋乎入學究蒙童之耳。而章法龐雜舛錯，談詞詰屈聱牙，以之當榜客鼓枻之歌，雖聽者忘疲；以之登騷卿鑒賞之壇，則觀者閉目。今之傳湘子者，豈有得於神氣之奧，因駕長年之永轍，而托湘子以宣泄其梗概耶？抑果有是湘子而借其事以吐胸中之奇耶？倣模外史，引用方言，編輯成書，揚榷故實。閱歷疏窗，三載搜羅傳往跡；標分綺帙，如干目次佈新編。文章奇詭，筆縱意宏，識記博洽，鋒豪藻振。溯靈毓於雉衡山，源原有自；奪胎息於白鶴侶，化育無窮。脫輪迴而名高星相，強合巹而永證無生。灑金橋候城門，頭頭見道；砍芙蓉化美女，在

在傳神。眞火鹹妖魔，知丹烟之能守；牧童識神仙，見道情之動人。點化石獅，祈求瑞雪，顯神通之廣大；手招龍聖，足駕祥雲，昭變幻之周圓。善養元陽，雪地鼾眠非浪跡；逍遙地府，情緣擺脫是良因。迎佛骨於禁中，如來顯化；渡愛河於半路，美女醒迷。卜身世之吉凶，驅鰐魚之凶暴。苦修行而有益，歸故里以還眞。托夢求親，一枕黃粱猶未熟；假公抉怨，三人成虎竟罹災。幸主僕之重逢，木公引路；喜姑媳之交勗，金母調情。人熊皈心聽命，妖獐脫厄成神。析卓韋沐目之秘文，窮人天水陸之幻境，闡道德性命之奧旨，昭幽明神鬼之異聞。分合不相牴牾，首尾不爲矛盾。有《三國志》之森嚴、《水滸傳》之奇變，無《西游記》之謔虐、《金瓶梅》之褻淫。謂非龍門蘭臺之遺文不可也。工竟殺青，簡堪縹綠，國門懸賞，洛邑蜚聲。時天啓癸亥季夏朔日，烟霞外史題於泰和堂。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五《明清小說部乙・韓湘子全傳》三十回　存。明天啓三年癸亥金陵九如堂刊本。圖像十六葉。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武林人文聚刊本。圖十六葉。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日本宮內省圖書寮，內閣文庫〕〔北京大學圖書館〕明楊爾曾撰。題「錢塘雉衡山人編次」，「武林泰和仙客評閱」。卷首序，後署「天啓癸亥季夏朔日煙霞外史題於泰和堂」。爾曾字里見卷二。

風月軒又（入）玄子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四《明清小說部乙》　《浪史》四十回（一名《浪史奇觀》，一名《巧姻緣》），存。日本傳抄本。嘯風軒刊大字本。書名《巧姻緣》。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日本千葉掬香藏嘯風軒刊小本，書名《浪史奇觀》。清末京報房印活字本。書名《梅夢緣》。上海書局排印本。　明無名氏撰。題「風月軒入玄子著」。張無咎重刊《新平妖傳》序云：《浪史》、《野史》如老婬土娼，見之欲嘔，又出諸雜劇之下矣。《在園雜志》卷二引。亦見同治七年丁日昌禁書目。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四《明清部三・浪史》四十回　東京帝大研究明文學部二・楊爾曾　風月軒又（入）玄子　長安道人國清

長安道人國清

元九《警世陰陽夢醒言》　天地一夢境也，古今一戲局也，生人一幻泡也。榮枯得喪，生死吉凶，一影現也。慘爲凄風愁雨，舒爲景星慶雲。泰則小往大來，亢則陰疑陽戰。遍恆河沙界，歷千百億劫。其間昏昏濁濁，如癡如醉，總爲造化小兒所播弄。農夫野老，樵牧豎，山林長，無亢天之權。飽眠饑飯，問月尋花，忽然長嘯數聲，忽然痛哭一頓。任它匠心笑啼，盡自受用，此夢中恬適世界也。想無顚倒，神無馳逐，魂魄自有安頓去處。成仙作佛，證菩薩道，定在此等輩中，斷不受輪迴餓鬼諸惡趣。有一人焉，欲以燕雀而學鵬飛，遂致殺氣彌天，忠魂涂地，九原之鬼夜哭，六月之霜盡飛。漫漫蕩蕩宇宙，結成凄凄慘慘長夜不旦之乾坤。人鉗舌，路重足，有何生趣，此又夢中驚小兒止啼。五六年來，恍入幽冥道中，使人生幾不知有何生趣。不啻天半霹靂，震怖世界也。天心仁愛，明聖當陽，群險露消，英雄雷奮。以亂一時忠佞之局，起人睡夢。搔首碧翁，豈眞無意斯人哉！生百魏忠賢，以定千秋忠佞之案。烟銷焰滅，骨解肉飛，一轉瞬間，歷盡榮華寂寞、生殺煩惱，出爾反爾諸業報。嗟嗟！忠賢不足惜，彼似忠賢者，可復從夢中說夢哉！長安道人，知忠賢顚末，詳誌其可羞可鄙、可畏可恨、可痛可憐情事，演作陰陽二夢，並摹其圖像以發諸醜，使見者聞者人人惕勵其良心，則是刻不止爲忠賢點化，實野史之醒語也。今而後華胥子可蘧然高

枕矣。戊辰六月，硯山樵元九題於獨醒軒。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二《明清講史部・警世陰陽夢》十卷四十回　存。

明崇禎元年刊本。插圖。明無名氏撰。題「長安道人國清編次」。首崇禎戊辰（元年）硯山樵元九序。演忠賢事，而託之冥報，文尤簡拙

薛朝選

德江主人《外史誌異敘》　余友思貞子，幼聰慧，弱冠，日記數千言，尤愛讀稗官小說。前十五載，作《多識錄》，鳥獸草木，幾百二十卷。甲午冬，挾過膠州，問序於松聖匡君，舟泛寶應，西風大作，急登岸，而露腹之舟遂納於湖中。比夜，思貞子夢湖神謂曰：「子不宜說龍宮，值事茲已爲余所收，後勿復爲也。」思貞子覺而悟，歸遂盡其遺稿。及明冬，攜余南郊尋梅，因登燃藜庵語異，思貞子曰：「惜余有《多識錄》，爲寶應所收。余近有《外史》八卷，雖瀟然爲者，亦足異也。」翌日，余過思貞子齋頭索覽，信感思貞子之識之異也。余因謂曰：「余今爲子傳世，無復爲龍王所收。」余乃袖歸而付書林梓之，因以相晤數語弁其首，以識歲月云。時萬曆癸卯仲秋吉旦，翁德江主人書。

袁枚《外史誌異敘》　夫搜《爾雅》之蟲魚，狀《離騷》之草木。招珠記事，沿飾得奇，字櫛句梳，墳淆史核。傾書簏而卒業，蕭選斯行；索錦瑟之解人，鄭箋遞作。雌蜆之讀胥協，踆鴟之解不訛，此注釋家事也。至若記室談詩，曲標雅致；舍人序志，妙抉文心。秉犀照以洞幽，運鴛針而通結。利病必摭，崇替若衡。洪鐘在縣，牙曠審其槬窕；鄧林彌望，獿石別其條蒿。藉月旦之品題，闡風騷之旨格，此又評論家事也。爾乃艷集馬、班，潤漱潘、陸；刪宿莽而滋蕙，屏疥駝而獲麟；味辨淄澠，日羅青赤；數鷄次之瑣典，探鴻寶之秘林；莫不辟彼窔奧，析其源派。睇鳳樓之百尺，巧示匠心；衣鮫綃之六銖，朗瞻慧業。如思貞子《外史誌異》之概括者也。乃以流傳允遍，紙貴洛陽，亥豕相訛，字誤史乘。枚不揣魯愚，重加參訂，愧非淵林之才，辱加元晏之序，淺嘗蠡酌，謬附驥旄，循覽一過，主臣而已。乾隆癸酉泉唐袁枚序於虎林。

趙　崡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崡，字子函，一字屏國，盩厔人。萬曆己酉領鄉薦，不第。家有傲山樓，藏書萬卷，所居近周、秦、漢、唐故都，古金石名書多在焉。西安頖宮碑林爲最，時跨一蹇，挂偏提揭工，攜楮墨以從。每遇片石隻字，坐卧其下，親爲拭洗，椎搨裝潢，復爲疏記。其後援據考證，略倣歐陽公、趙明誠、洪丞相三家，名曰《石墨鐫華》，自謂窮三十年之力，多都玄敬、楊用修所未見也。遊終南九嶻城南，作訪古遊記三篇。三輔五陵，長楊下杜，遺文故事，歷歷如指掌。萬曆戊午，去今才三十年，關中再經兵燹，趙氏金石古文，皆蕩爲劫灰，而三記宛然敝篋中，每爲喟然太息。華州有郭宗昌胤伯，汲古多藏，與子函相上下，其爲人尤奇。

《靜志居詩話》卷一七　子函好古，撰《石墨鐫華》，關中金石，藉其題識。詩不見醜，尚存康、王遺格。

《四庫全書總目・目錄類二・石墨鐫華》　六卷，附錄二卷。明趙崡撰。崡字子函，盩厔人，萬曆乙酉舉人。崡家近漢、唐故都，多古石刻。性復好事，時挾楮墨訪搨，並乞於朋友之宦游四方者，積三十餘年，故所蓄舊碑頗夥。自序稱所收過於都穆、楊慎，而視歐陽修纔三之一，視趙明誠纔十之一，然宋元以上，多歐、趙所未收者。俗刊其全文，而力不足以供匠氏。故但刻其跋尾，凡二百五十三種。其曰《石墨鐫華》者，取劉勰《文心雕龍・誄碑》篇句，以所收有石無金故也。每碑目錄之下，倣陳思《寶刻叢編》之例，各註其地。金、元國書，世不多見，亦倣《集古錄》摹載鍾鼎之例，鉤勒其文，體例頗爲詳備。惟所跋詳於筆法，而略於考證，故岣嶁碑、比干墓銘之類，皆持兩端。而所論筆法，於柳公權、夢英、蘇軾、黃庭堅皆有不滿，亦僻於一家之言。然一時題識，語有出入，自《集古錄》以下皆有所不免，不能獨爲崡咎也。至所載古碑，頗多未備，則由崡本貧士，其力止於如斯。觀附錄二卷所載三記及詩，其求索之勞，亦云備至，不必以挂漏爲譏矣。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

史》二卷，明人趙子函(崡)《石墨鐫華》六卷二書，皆攷證精詳，足繼趙德甫《金石錄》而起，雖不及後來顧亭林《金石文字記》、錢竹汀《金石文跋尾》、吳山夫《金石存》之賅密，正可與曾宏父《石刻鋪叙》、王箬林《竹雲題跋》諸書，驂驩後先。《四庫書目》謂趙、郭皆隸籍關中，故多見古刻，良不誣也。《石墨鐫華》臚列三代迄元諸碑，共二百五十四通，多引史籍以正之，古來名帖巨碑，大略皆備。《漢郃陽令曹全碑》，至是書始見著錄。其辨《唐昭仁寺碑》爲虞永興書，非歐陽通書。余觀此碑筆法，亦不能確定爲永興，然子函據《舊唐書》貞觀三年之詔，論自有據；又據歐陽通本傳，校其年齒，不合書碑，尤確。《唐蘭陵公主碑》，公主太宗第十九女，名淑，字麗貞，下嫁慶州刺史竇懷悊，太穆皇后孫，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竇德素子也。史無德素名，而公主傳但言懷悊爲太穆皇后族子。《唐涼國公主碑》，公主先封仙源，嫁薛稷子伯陽，再嫁溫彥博曾孫曦，而史遺曦不書。《郭敬之家廟碑》陰，言汾陽兄弟九人，皆列大位，不止史所稱幼明一人。《西平忠武王李晟碑》，言公子十二人，而史云十五人，皆足以訂史傳之誤。其據郭李兩碑所載汾陽西平歷官次第，以校本傳異同之處，亦極詳密。《金石史》所收僅五十三碑，《四庫書目》謂其好持高論，故所錄僅此。然嗣伯識見實出子函之上，文筆亦較簡古。其據董氏《廣川書跋》，定石鼓爲周成王時物；辨《夏禹衡岳碑》之爲贋作；又謂《陳國公主碑》言公主名兔字華莊，史作花莊，直以字爲名，殆似未見其碑。(今鮑刻《石墨鐫華》作公主碑名花莊，史作華莊，殆傳寫之誤。然唐書公主傳明作字華莊，與碑本同。)又論《漢司隸校尉魯忠惠峻碑》，謂私謚當復古。《論漢泰山都尉孔宙碑》，謂孔融卒在建安十三年，年五十六，當依范《書》；宙卒在延熹六年，時融年十一，當依碑。《論吳天發碑》，謂直是牛腹書。三代彝器，其文非不奇古，然皆爾雅典則，何曾爲牛鬼蛇神？又謂所謂彝器者，如彝常之必不可紊，作如是器，必作如是款，絲髮罔踰，此古昔足尚也，尤爲篤論。蓋郭氏論古，皆能自出手眼，不似趙氏拘守王元美、都元敬兩家之言。又攷嗣伯明季未曾入仕，其卒在順治九年。至康熙二年，其友王無異(宏撰)始刻是書於金陵，《四庫書目》稱爲明人，似誤。同治癸亥十月二十九日。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趙崡《石墨鐫華》六卷、《附錄》二卷。

明文學部二・趙　崡　何允泓

何允泓

謝兆申《何季穆贈書及詩扇一太和正音譜一金薤琳瑯》(存目)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季穆爲詩，才力橫騖，馳騁李、何、王、李之間，欲與之上下。久而學殖日富，歷覽宋元名家之作，悵然知俗學之非，思進而求之古人，而年已不待矣。病革，語其友曰：「悉焚吾所爲詩無留也！」

《靜志居詩話》卷一八　孝穆詩頗嵚崟，不沿時習。

錢謙益《何季穆墓誌銘》　季穆何氏，名允泓，淮王府左長史諱鈁之子也。年十四五，則已厭薄程文熟爛之習，姑爲之以塞其父之意。窮日分夜，發篋中書誦讀之，爲詩歌古文，累數萬言。長史公沒，流離世故，有飄薄之歎，始欲以科目自奮，而其學問亦日以成就。蓋自唐、宋以來經世大典，如杜、鄭、馬、丘四氏之書，儒者多不能舉其凡例，而季穆攓摭解剝，窮極指要。久之涵肆貫通，儼然如專門名家。凡古今地理官制河漕錢穀，與夫立國之強弱，用兵之利害，上下千餘年，年經月緯，如數一二。間有所舉正辨駁，矯尾厲角，若質古人於窗戶之間而與之抗論也。好譚三吳水利，訪問三江故道，及夏周疏濬遺跡，窮鄉沮洳，扁舟往返。嘗遇盜奪襆被，忍凍以歸，家人咸竊笑之。遼亡之後，論失地喪師之故，每拍案呼憤。或靳之曰：「遼東西是君田舍耶？」相與一笑而止。生平落落穆穆，不飾容止，衣垢不澣，履決不紉。其遇人，意有不可，目直上視，不交一言。里人忌而惡之，聞履屐聲，率搖手避去。嘗引鏡自笑：「安得渠一昔死，令滿城人開口笑耶？」顛噫日久，憂生歎世，抑鬱不自聊，遂發病不汗以死，天啓五年之五月也，年四十

有一。崇禎某年，葬福山之祖塋。季穆少於余三歲，實兄事余。余官宮相，駸駸通顯，而季穆淹頓諸生，嘗語余曰：「王介甫得王逢原，以天民許之。逢原死嘉祐中，不及見介甫得政，是亦介甫之不幸也。」余應之曰：「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范希文猶目爲鬼怪。令逢原不死，安知不爲金陵之吉甫耶？」今季穆既窮死，而余亦晚晚放廢，追思壯年盛氣，朋友相規切之語，十餘年間，俛仰如異世矣。陳同甫、王道甫之歿也，葉正則立新例併志之，其言曰：同甫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乎？古之君子，悼賢人志士之抑沒，而惟恐其不得而信也，其用心至於如此。今吾季穆之抑沒，甚於道甫，而又無同甫可以併誌，則其可以傳而信者，將何恃乎？嗚呼！是余之罪也夫。

又《渡淮聞何三季穆之訃賦九百二十字哭之歸而酹酒焚諸殯宮以代哀誄》（存目）

乾隆《江南通志》卷一六五《人物志・文苑》（存目）

道光《蘇州府志》卷九九《人物・文苑四》（存目）

來復

畢懋康《來陽伯集敘》 余友來陽伯，枝裔慶昌，則高華之族，蟬紫輝襲，則世貴之門。太公以名進士歷仕職方，玄勳既序，聲與風翔，高藻奧文，言爲世訓，雖不永其年，而道未喪世，陽伯以苞彩之雛羽，食瓊珠之寶樹，江夏慧童，幼擅穿綜，山東英妙，長標洞涉，造庭相賞，元夏成國士之名，鑒品追徂，公業有不亡之譽。至若鍾衛之筆精、曹王之墨譔、甘蠅之彀伏、師曠之災占、緯候之部、鈐決之符，靡不體極藝能，鉤索隱賾，詎止桓君之伎賢，能述琴道，揚子之湛思，可以著書哉！萬曆丙辰成進士，英弘徽位，既疑蓯於瓊樓碧宇，而敲戛於複道飛甍也。又其異者，人天遞換，桑海乍更，倏若岸闊江空，晴現吳門之練，讀之心目一開，倏又若風號霆震，怒驚滄溟之虬，讀之毛骨俱悚也。種種光景，令人領略逼眞，復令人應接不暇，凡世界有聲有色、無聲之聲、無色之色，無不入其揮灑中，是何神異歟？蓋山河大地，一切所有，皆是神明結成法象，故不直精靈之物，形體求之勿肖也，即短艸細蟲，而蓑離蛰蠕，各有生動之意焉。先生於世界洪纖高下，無不契入秩於崇，政譽詔緒，可略而論，乃其志消一懷，用摛八極，仕優而學，猶有月課之經，詞發於情，不無靈如之句，縱橫於鴻裁之場，砥持於流制之波，性命之微，故任其拈取，胥曲肖其胸中化工，彼夫全編所參合，固先生之所曩窺照於一珠，辨冠城之列樹，既書之以恐盡之讀、不刊之懸矣。爾乃霜蠶不能自已，亦先生之不能自喻，非其能摸合之也。先生每與余遙論人論事，色燦，員嶠之美具披，玉膏味馨，舟水之光備耀，鎔裁著矣，意致淵然，會時覺危坐神往焉，已而暢譚其人與事，無不如面見者，則先生之著作可知也。子昂之圖仰卧馬也，以身偃仰床褥間，會其曲拳蹲躍之意，傍觀者逆見床間

有仰卧之馬，勢若騰起者，神之爲也。余於先生茲集亦云然。宣城友弟馮汝京撰。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復，字陽伯，三原人。萬曆丙辰進士，兵部郎儼然之子也。爲詩文敏捷如風。爲人重氣好客，泛交道廣，有聲薦紳間。起家戶部郎，歷官布政使，備兵揚州。歸田病卒。陽伯性通慧，詩文書畫之外，琴棋劍器，百工伎藝，無不通曉。惟未習女紅刺繡。至吳門，學之旬日，吳中女紅皆歎賞焉。同時華州郭宗昌，字胤伯，博聞多能，與陽伯略相似，皆三秦之異人。吳越間多秀才，未有其比。余於胤伯之奇，知其什五，恨未見陽伯也。陽伯有詩集十餘卷，能詩而不能工，亦多能累之也。

乾隆《江都縣志》卷一四《名宦》（存目）

《千頃堂書目》卷二六 《來陽伯詩集》。 又卷二八：《蒲庵集》十卷，《澹遊集》□卷。

李若訥《送來陽伯轉餉永平便道還三原序》 三原來陽伯於萬曆丙辰成進士，授戶部郎，奉詔轉永平餉，遂歸三原，展其先墓。祖軷之次，都人士競稱辭以華之。

徐弘祖

論述

錢謙益《囑徐仲昭刻遊記書》 世間聲名文句，都如塵沙劫事，不復料理。唯念霞客先生遊覽諸記，此世間眞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不當令泯滅不傳。仁兄當急爲編次，謀得好事者授梓。不惟霞客精神不磨，天壤間亦不可無此書也。聞其文字質直，不事雕飾，又多載米鹽瑣屑，如甲乙帳簿。此所以爲世間眞文字，萬萬不可改換竄易，失卻本來面目也。知先生自有卓識，並與子玉昆仲具眼者商之。老眼多花，尚思見此奇寶，作點眼空青也。信筆附謝，何時更得一握手，快所欲言，徒有搔首耳！至後一日某頓首。仲昭徵君仁兄有道。

史夏隆《徐霞客遊記序》 霞客徐子，畸人也。【略】今所存遊記四冊，同里曹生學遊購爲枕祕，余累索不得。至丙午而得之，方快披閱，而草塗蕪冗，殊難爲觀，須經抄訂，方可成書。即錄其四之一，偶爾閣筆，忽忽二十年，每一檢書，心爲怏悵。計圖完繕而眼愈昏，手愈懶，年愈邁。今且七十二矣！偶友人談及未見書，因出記以示。友人雅興，願代抄之。余心動展閱，終難託兩手，遂鼓腕拭目，日限一篇，凡九閱月而告竣。更念霞客一年心血，走筆成書，五十年後，予爲脫稿。人置之，則廢紙也；家存之，則世珍也。一片苦心，未完勝果。忽吳子天玉以善青囊術遊四方，歸而過我，問案頭何物？余示以書，且告書故。吳子躍然曰：「今日之來，正爲此書。霞客尚有適兒輩赴試澄江，命訪其子若孫而畀之，奈淪亡凋落，不可問。余方浩嘆，抄？余示以書，且告書故。吳子躍然曰：「今日之來，正爲此書。霞客尚有子也。幼遇亂出亡，冒李姓，有父風，素與相善。方遇江干，囑往曹室訪此書。曹已亡，曹家兒惘然不知所答。今過先生而得其書，是天假先生以成霞客之畸也。」遂於甲子年清和月，率其子拜授原書。傳其書，傳其事，以傳其人，而霞客眞畸人矣。滇濱七十三老人史夏隆題。

潘耒《徐霞客遊記序》 霞客之遊，在中州者，無大過人；其奇絕者，閩、粵、楚、蜀、滇、黔，百蠻荒徼之區，皆往返再四。其行不從官道，但有名勝，輒迂迴屈曲以尋之；先審視山脈如何去來，水脈如何分合，既得大勢，然後一丘一壑，支搜節討。登不必有徑，荒榛密箐，無不穿也；涉不必有津，衝湍惡瀧，無不絕也。峰極危者，必躍而踞其巔；洞極邃者，必猿掛蛇行，窮其旁出之竇。途窮不憂，行誤不悔。瞑則寢樹石之間，飢則啖草木之實。不避風雨，不憚虎狼，不計程期，不求伴侶。以性靈遊，以軀命遊。亘古以來，一人而已！往年錢牧齋奇霞客之爲人，特爲作傳，略悉其生平，然未見所撰《遊記》，傳中語頗有失實者。余求得其書，知出玉門關、上崑崙、窮星宿海諸事，皆無之，足跡至雞足山而止。其出入粵西、貴筑、滇南諸土司蠻部間，沿溯瀾滄、金沙，窮南、北盤江之源，實中土人創闢之事。讀其記而後知西南區域之廣，山川多奇，遠過中夏也。記文排日編次，直敘情景，未嘗刻畫爲文，而天趣旁流，自然奇警；山川條理，臚列目前；土俗人情，關梁阨塞，時時著見；向來山經地志之誤，釐正無遺；奇踪異聞，應接不暇。然未嘗有怪迂侈大之語，欺人以所不知。故吾於霞客之遊，不服其闊遠，

而服其精詳；於霞客之書，不多其博辨，而多其眞實。牧齋稱爲古今紀遊第一，誠然哉！或言：「張騫、甘英之歷西域，通屬國也；玄奘之遊竺國，求梵典也；都實之至吐蕃西鄙，窮河源也；霞客果何所爲？」夫惟無所爲而爲，故志專；志專，故行獨；行獨，故去來自如，無所不達意。造物者不欲使山川靈異，久祕不宣，故生斯人以揭露之耶？要之，宇宙間不可無此畸人，竹素中不可無此異書。惜吾衰老，不復能褰裳奮袂，躡其清塵，遂令斯人獨擅奇千古矣。

奚又溥《徐霞客遊記序》 霞客徐先生《記遊》十卷，蓋古今一大奇著作也。其筆意似子厚，其叙事類龍門，故其狀山也，巃嵸起伏，隱躍毫端；其狀水也，源流曲折，軒騰紙上；其記遐陬僻壤，則計里分疆，瞭如指掌；其記空谷窮巖，則奇蹤勝跡，燦若列星；凡在編者，無不搜奇抉怪，吐韻標新，自成一家言。人之讀之，雖越數千里之遠，而知夫山之所以高，川之所以大，與夫怪木奇材，瘴風暘暑之所侵蝕，淫霖狂颶之所摧濡，蛇虎盜賊之所脅伺，委，要爲道所親歷，不失質實詳密之體，而形容物態，摹繪情景，時復雅麗野泊郵羈傖父山鬼之所揶揄而激觸，凡自吳而楚、而兩越、而黔、而滇，一衝風雨、觸寒暑者垂三十餘年，其所記遊跡，計日按程，鑿鑿有稽，文詞繁切水陸中可驚可訝者，先生以身歷之，後人以心會之，無不豁然於耳目間也。自賞，足移人情，既可自怡悅，復堪供持贈者也。因手錄而存之，凡兩閱月不誠自古及今未有之奇書也哉！是非先生之人之奇，不能有此遊之奇，而非先生之遊之奇，亦不能成此書之奇也！夫司馬、柳州以遊爲文者也，然子厚而畢。曰：是殆負邁俗不羈之志，狂而不知取裁者與？觀其意趣所寄，往永州記遊諸作，不過借一邱一壑，以自寫其胸中塊壘奇倔之思，非遊之大觀往出入於釋老仙佛，亦性質之近使然；而其爲人之奇倔豪宕，於斯概見，未也。子長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遊亦壯矣；要以助可沒也！【略】康熙己丑八月癸卯，同邑後學楊名時序。

發其精神，鼓盪其奇氣，爲文章用，故《史記》一書，跌宕雄邁，獨絕千古，而記遊之文顧闕焉。先生之遊，過於子長，先生之才之氣，直與子長埒，而卽發之於記遊，則其得山川風雨之助者，固應與子長之《史記》並垂不朽，豈僅補桑《經》酈《註》之所未備也耶？惜先生歸未幾，卽捐館舍，是書未經謄寫。時有會明季翁者，設教先生家，見而奇之。恐原稿久而失傳，爲之分其卷次，訂其前後，手錄成帙，遂鬱然大觀。不意鼎革時，原稿遭兵燹，謄本又缺，幾有玉毀珠沉之慨。而先生妊妾李氏出嫁所生介立李翁，痛遺文缺殘，訪得於義興之故家，塗抹刪改，非復廬山面目，翁從日影中照出原本，一一錄之，雖其間不無少缺，然不啻已毀之玉，復出崑山，旣沉之珠，又還合浦，得以一顯其奇者，固亦不幸中之大幸矣。予生也晚，不獲追隨杖履，探奇歷險，然讀先生之書，庶幾竊擬宗少文之臥遊焉。壬午冬，從先生之曾孫覲霞

又《徐霞客遊記序二》 大抵霞客之記，皆據景直書，不憚委悉煩密，非有意於描摹點綴，託興抒懷，與古人遊記爭文章之工也。然其中所言名山巨浸弘博富麗者，皆高卑定位，動靜變化之常；下至一澗一阿，禽魚草木，亦賢人君子，偃仰棲遲，寤言寫心之境；正昔人所云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也。雖止詳其形體區域，而天地山川之性情，俟人之神會而意喻者，悉已寓之矣。其得之多寡，知之淺深，存乎人耳。夫造物之奇閟，恆有待而發，亦有待而傳。有是境而人不知，則此境爲虛矣。遊是境而默不言，則此遊爲虛寫。時有會明季翁者，設教先生家，見而奇之。恐原稿久而失傳，爲之分其卷次，訂其前後，手錄成帙，遂鬱然大觀。不意鼎革時，原稿遭兵燹，謄本又缺，幾有玉毀珠沉之慨。而先生妊妾李氏出嫁所生介立李翁，痛遺文缺殘，訪得於義興之故家，塗抹刪改，非復廬山面目，翁從日影中照出原本，一一錄之，雖其間不無少缺，然不啻已毀之玉，復出崑山，旣沉之珠，又還合浦，得以一顯其奇者，固亦不幸中之大幸矣。予生也晚，不獲追隨杖履，探奇歷險，然讀先生之書，庶幾竊擬宗少文之臥遊焉。壬午冬，從先生之曾孫覲霞

楊名時《徐霞客遊記序一》 己丑仲夏，將赴淮浦，舟中無事，展閱外舅南開先生所鈔《徐霞客遊記》。抵寓後，旣終卷，念其平生胼胝竭蹶歷數萬里，能保無鼠蟲狼藉而終歸散軼耶？世有同志，見而愛之，願弗以自私，壽之梨棗，非惟不沒季、李二翁搜訂苦心，而先生大奇之著作，亦如青萍結綠，一吐光芒，得與《史記》諸書相傳弗替。予將拭目望之。康熙癸未四月，同里後學奚又溥拜撰。

徐鎭《徐霞客遊記序》 族祖霞客公，生有游癖；凡屐齒所到，模範山水，積記成帙，積帙成書，昔人所稱爲千古奇書者此也；惜未脫稿而公卒。

賴季君會明爲之次其簡編；後旋燬於兵燹。又賴公子介立訪得義興史氏、曹氏錄本參校，而《游記》得復成書。於時名人巨公，莫不樂購其遺編，當卧游勝具。卒皆以謄本傳玩，而就中改換竄易者，更不一人。迄今百有四十餘年，雖得邑中楊凝齋先生手校於前，陳君體靜再訂於後，而傳寫益廣，訛落寖多，兼之俗下書傭，競於此作生活計，而任意刪節撞湊，一如彥和嘗夢索源之文，往往使讀者莫悉漏義，是可痛也！乙未夏，適得楊、陳兩先生訂定眞本，比對讎勘，將手錄一通，思有以信今而傳後。獨念兩先生當日細意搜討，謂可存其眞以永世，乃轉相傳寫，而訛落者已如彼，刪抹者又如此；予卽爲之考其缺失，訂其異同，又安保無沿別淮混魯虎者，或從而斷脛添足，無復有作者之眞面目存歟？夫是書之名世傳世，均非予小子之所敢知，要使作者之精神不澌滅於煨燼之餘，更不滅沒於妄庸之手，是則後人之責所萬不獲辭者也。爰急付梓，庶幾後世有功甫其人，或得以此比於華山槧本，則又私心之所冀幸也夫！時乾隆四十一年歲次丙申秋九月孩浦族孫鎭謹序。

葉廷甲《徐霞客游記序》 前人謂霞客西出石門關，至崑崙山，窮星宿海；今所刻之本，暨楊、陳二鈔本有六十卷。戊辰三月往郡訪之。莊後人云：「先世信有之，今已散失。」果爾，今之所刻，不過六分之一耳。然一展卷而浙、而閩、而江右；自豫而秦，而荆襄；又自燕而雁門，而雲中；又自楚而粵西，而貴筑，而滇南；其所經歷之山川，靡不辨其源委脈絡，而一一詳記之，至土風民俗物產，亦隨地附見焉。是豈獨爲山人逸士濟勝之資？凡以民物爲己任而有政教之責者，周覽是書，於裁成輔相左右宜民之道，不無少補焉。邑前輩文定楊公，久任滇、黔，利民之事，次第舉行，人第知其學術之深醇，庸詎知其於遊記一書，手錄二過，於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早已周知也哉？夾漈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霞客此書，固千古不易之書也！士人束髮受書，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大，無所不知，然後可以出而履天下之任。若僅以此書當卧遊勝具，豈廷甲補輯是書之志也耶？嘉慶十三年歲次戊辰四月，同邑後學葉廷甲識於水心齋。

趙翼《徐霞客遊記題辭》（存目）

《蓑楚齋隨筆》卷八 徐弘祖字霞客，江陰人，生平好游。自明萬曆丁未，

傳記

陳函輝《徐霞客墓誌銘》 墓誌者，誌墓中人事也。霞客先生，余石友，而其爲人也雅善遊。一生所涉歷，手攀星岳，足躡遐荒，而今則遊道山矣！所謂鳳凰已翔千仞之上，猶與言人間棲止乎？雖然，誌墓，古禮也。向先生作汗漫遊，同志者恆恐夸父逐日車，未必能返首坵而視城郭。今且奉身歸全，寄形先壟，是先生道骨仙才，仍以正教後世，則其生平孝友大節，俠烈古心，與文章品尚之表表在人，應與遊乘並傳海宇，皆不可不爲彰明以告之來者。顧先生平生至交，若眉公、明卿、西溪諸君子，都先書玉樓，黃石齋師，近繫非所，而先生之兄仲昭，因以志與銘下而命函輝執筆摛詞，此又鸞鳩賦希有鳥事矣。然輝與先生交最久，義不敢以不敏辭。謹按狀：先生名弘祖，字振之，霞客其別號也。石齋師爲更號霞逸，而薄海內外，以眉公所號之霞客行。其先代蓋南州高士之後，宋開封尹鋐者，扈蹕南渡，諸子姓散居荆溪、雲間、琴川。迨十一承事，始卜居澄江之梧塍里，子孫俱誓不仕元。入國朝，本中以人材徵使蜀，景南出粟助邊振饑；咸膺國命之榮，載在鉅公之乘。景南生一庵公頤，以六書拜中翰，與弟解元荆州守泰，並以才名耀仕籍。一庵生梓庭公元獻，梓庭生西塢公經，父子魁南榜。西塢生雲岐公洽，官鴻臚簿。雲岐生柴石公衍芳，贈光祿丞，此歷傳皆有家集垂世。而柴石生豫庵公有勉，則卽霞客之尊甫公矣。豫庵配王孺人，懷霞客彌月，以異夢誕生。生而修幹瑞眉，雙顴峰起，綠睛炯炯，十二時不瞑，見者已目爲餐霞中人。童時出就師塾，矢口卽成誦，搦管卽成章，而膝下孺慕依依，其天性也。又特好奇書，侈博覽，古今史籍及

輿地志、山海圖經以及一切沖舉高蹈之蹟，每私覆經書下潛玩，神栩栩動。特恐違兩尊人意，俯就鉛槧，應括帖藻芹之業，雅非其所好。嘗讀《陶水監傳》，輒笑曰：「爲是松風可聽耳。若睹青天而攀白日，夫何遠之有？」及觀嚴夫子「州有九、涉其八；岳有五，登其四」，又撫掌曰：「丈夫當朝碧海而暮蒼梧，乃以一隅自限耶？」人或怪其誕，夷然不屑。益搜古人逸事，與丹臺石室之藏，靡不旁覽。遇酒人詞客，輿親故過從，觴詠流連，動輒達旦。而又朝夕溫溫，小物克謹，所言皆準忠孝；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裘馬少年之習，秉心恥之；與童子鴻不因人熱，殆相彷彿。纔逾齠齔，豫庵遇盜，阨於別墅，跣足奔救，扶侍湯藥者逾年。至於大故，哀毀骨立。里人以稱孝稱。畢力喪葬後，外侮疊來，視之如白衣蒼狗，愈復厭棄塵俗。欲問奇於名山大川，自以有母在堂，戀戀菽水溫凊，不敢請。母王夫人勉之曰：「志在四方，男子事也。即《語》稱：『遊必有方』，不過稽遠近，計歲月，往返如期，豈令兒以藩中雉、轅下駒坐困爲？」遂爲製遠遊冠，以壯其行色。而霞客蹇衛芒鞋，探幽凌險，以四大付之八寰，自此遂無停轍矣。記在壬申秋，以三遊台、宕，偕仲昭過余小寒山中，燒燈夜話，粗叙其半生遊屐之概。自言：「萬曆丁未，始汎舟太湖，登眺東、西洞庭兩山，訪靈威丈人遺跡。自此歷齊、魯、燕、冀間，上泰岱，拜孔林，謁孟廟三遷故里，嶧山弔枯桐，皆在己酉。而余南渡大士落迦山，還過此中，陟華頂萬八千丈之巔，東看大、小龍湫，以及石門仙都，是在癸丑。惟甲乙之間，私念家在吳中，安得近舍四郡？秣陵爲六朝佳麗地，高皇帝所定鼎也。二十四橋明月，三十六曲濁河，豈可交臂失之！迨丙辰之履益復遠：春初，即爲黃山、白岳遊；夏入武彝九曲；秋還五泄、蘭亭，一觀禹陵窆石；繫纜西子湖，又將匝月。丁巳家居，亦入善權、張公諸洞。登九華而望五老，則戊午也。抵魚龍洞，試浙江潮，至江郎山、九鯉湖而返，則庚申也。以辛酉、壬戌兩歲，歷覽嵩、華、玄三岳，俯窺瀛、渤，下溯瀟、湘，齊州九點煙，尚隱隱如指掌間，憶所遇異人，如匡廬之慧燈禪師，終南之採藥野人，太華之休糧道者，了無風塵色相，至今猶隱隱在目中也。」予聽其言，猶河漢而無極。因問：「先生之遊倦乎？」曰：「未也。吾於皇輿所及，且未悉其涯涘；粵西、滇南，尚有待焉。即峨嵋一行，以奢酋發難，草草至秦隴而回，非我志也。自此當一問閬風、崑崙諸遐方矣！」仲昭因爲余言：「吾弟性至孝，每遊，輒攜琪花瑤草碧藕雪桃歸，爲阿母壽。又爲言各方風土之異，靈怪窟宅之渺，崖壑梯磴之所見聞，有令人舌撟汗駭者，母意反大愜。」霞客以母氏春秋高，願謹受不遠遊之戒，而母則曰：「向固與若言，吾尚善飯。今以身先之。」令霞客侍遊荊溪、句曲，趾每先霞客。咸笑謂勝具眞有種也。天啓甲子，母壽八十，眉公先生爲《壽序》，張苓石作《秋圃晨機圖》，李本寧宗伯《引》之。時三老皆在七十之上。名公題詠，幾遍海內；霞客悉以壽之貞珉，今所傳《晴山堂帖》是也。是年，霞客復出門。正遊華下青柯坪，忽心動，亟絆草履馳歸，而母已示疾。乙丑，自春徂秋，視湯藥床褥間，衣未嘗解帶。母不食，霞客亦不食，母爲強食之。迨以上壽終，霞客日夜作孺子啼，乞言於董宗伯、陳司成諸公，匍匐踉蹌，哀感行路。其病劇時，籲天願以身代，與遍索名參爲餌，篤孝種種，不可枚舉，幾貽譏於滅性矣。至服闋，慨然曰：「昔人以母在，此身未可許人也；今不可許之山水乎？」遂再拜辭兩尊人墓下，不計程，亦不計年，旅泊巖棲，遊行無礙。其言遊與人異：持數尺鐵作磴道，無險不披；能霜露下宿，能忍數日飢，能逢食即喫，能與山魈野魅夜話，能襆被單夾耐寒暑。尤異者，天與雙趼，不假輿騎；或叢箐懸崖，計程將百里，夜就破壁枯樹下，即然脂拾穗記之。偶逢一人，與言某州某地勝，掉臂便往。過數月，又尋其人，指點彼巔，罡風逼人，有麋鹿數百羣，夜繞予宿。予三宿而始下山。」其果敢直前如此。仲昭笑曰：「此咫尺地何難？記入燕，陳明卿與言崆峒廣成子所居，其上可窺塞外。霞客裹三日糗竟行，返即告明卿以所未有。不數日虜已抵薊門矣！自江上走閩，訪石齋於墓次；又爲賚手柬抵粵，登羅浮，攜山中梅樹歸。次年，追石齋及於雲陽道上。猶憶余在西陵，霞客從曹娥江獨走四明五日，赤足提朱蘭來，誇我以山心石窗之勝。吾弟之信心獨往，無所顧忌，而復不輕爲然諾，皆此類也。」詳諸先生叙贊中。霞客不喜讖緯術數家言。遊蹤既遍天下，於星辰經絡，地氣縈迴，咸得其分合淵源所自。云昔人志星官輿地，多以承襲附會；即江、河二經，山脈三條，自紀載來，俱囿於中國一方，未測浩衍，遂欲爲崑崙海外之遊。因述向子平語曰：「譬如吾已死，幸

無以家累相牽矣。」丙子九月，寄一行書別予江外，惟言：「問津西域，不知何時復返東土。如有奇肱之便，當以異境作報章也。」俟仲昭自閩回，執手一別，即大笑出門，一僧一僕偕焉。僧號靜聞，焚修破寺中，聞其言而悅之者，不知十駕之難及也。發軔兩浙、九江、三楚，多屬舊遊。至湘江遇盜，行笈一空。靜聞被創斃，霞客僅以身免。僉謂再生不如息趾，霞客謂：「吾荷一鍤來，何處不可埋吾骨耶？」從鄉人相識者貸數金，負靜聞遺骼，泛洞庭躋衡岳，窮七十二峰、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之靈奧。念前者峨遊既未暢，遂從蜀道登嵋，北抵岷山，極於松潘。又南過大渡河，至黎雅瓦屋、曬經諸山，復尋金沙江，極於犛牛徼外。由金沙而南汎瀾滄，由瀾滄而北尋盤江，大約多在西南諸彝境，而貴筑、滇南之觀亦幾盡。木麗江聞而出迎，禮甚恭。且先於所往，羅番執篷，蒙酋負弩，不減列子饋漿；霞客多脫屣去之，不以口腹累也。沐黔國亦隆以客禮。聞其攜奇樹虬根，請觀之，欲以鎰金易。霞客笑曰：「卽非趙璧，吾自適吾意耳，豈假十五城乎？」黔國益高之。憩點蒼、雞足，禮佛衣，遂窆靜聞骨於迦葉道場，閃太史中畏爲塔銘。由雞足而西出石門關數千里，至崑崙，窮星宿海。登半山，風吹衣欲墮，望見外方黃金寶塔，又數千里遙矣。遂發願復策杖西番，參大寶法王。鳴沙以外，咸稱火聚，如迷盧、阿耨諸名，由旬不能悉。據《西域志》：沙河阻遠，望人馬積骨爲標幟，魍魎熱風，無得免者。卽玄奘法師，受諸魔折，亦備載本傳。霞客何以如飛鳥行空，豈非有大因緣在耶？霞客西遊時，已幻泡此身；既在佛土，亦竟有委蛻意。偶簡遺籍，見有楊黼先生者，隱居五華，潛心理學。一日，思皈依法王，行道飢渴，見一人曰：「法王已南，衣某色女衣，着男履者是也。」言訖不見，遍覓卒無所遇，因歸家。其母聞剝啄聲急，拖父履而出，衣色復合，遂叩母作佛禮，仍以孔、孟教化其里人。霞客喟然曰：「三教終不外五倫耶？吾先壟在澄江，今其歸矣！」霞客於峨嵋山前，作一札寄予。其出外番分界地，又有書貽錢牧齋宗伯，併託致予。書中皆言所歷涉山川險僻諸瑰狀，併言江非始自岷山，河亦不由天上。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自崙崑之南。中國入河水爲省凡五，入江水爲省凡十一。其吐納江蓋倍於河矣。又辨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亦祇南向半支入中國，惟南龍磅礴半宇內；其脈咸發自崑崙，與金沙江相持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龍長則源脈亦長，江之所以大於

河也。爰著成《溯江紀源》一篇。余友李端木（名令晳，江陰令。）與余爲刻入江、靖二《志》中，以訂桑《經》、酈《註》之謬。霞客遊軌既畢，還至滇南。一月而《志》成。麗江木守爲飭輿從送歸。轉側笋輿者百五十日，至楚江困甚。黃岡侯大令爲具舟楫，六日而達江口，遂得生還。是庚辰夏間事也。既歸，不能肅客，惟置怪石於榻前，摩挲相對，不問家事。但語其伯子屺曰：「吾遊遍靈境，頗有所遇，已知生寄死歸，亦思乘化而遊，當更無所罣礙耳。顧以不得一見諸故交爲恨。」遂遣伯子視石齋師於圜扉。伯子歸述近狀，據牀長嘆曰：「修短數也！此缺陷界中，復何問迷陽卻曲？」其彌留數日前，猶命屺顧余馬渚，手作書謂「寒山無忘灶下」。其篤於交情，湛然不亂復如此。先生仙遊之三日，仲昭寄一札報予曰：「霞客竟作岱遊矣！臨終以誌乘託寒山，顧吾子有以不朽之。」予謂霞客不以遊重，而千古遊人，從此當以霞客重。其神仙狡獪，如東方攬轡芝田，歸牽阿母衣；其至孝誠格，如曾參感囓指而心痛；其萬里獨行，如巢父掉頭不肯住；其好奇耽癖，如李謫仙訪元丹夢遊天姥，杜拾遺經木皮嶺諸山佳半得之遊地者。性又好奇人，遇冠蓋必避，遇都市必趨；有相向慕者卽草履中，復何問迷陽卻曲？」其彌留數日前，猶命屺顧余馬渚，手作書謂「寒山無者居要；其急高義赴約，如卓契順帶惠州書，郭仲仁負坦安骨；而其介性所鍾，又往往在昔賢衿契之外。仲昭又言其遊有二奇：性酷好奇書，客中見未見書，卽囊無遺錢，亦解衣市之，自背負而歸；今充棟盈箱，幾比四庫，叩扉，袖中出半刺投之，一揖登堂，便相傾倒；若贈言則受，投貺卽辭，次日不告行矣。以余聞之江上諸友人所稱述霞客，非但重其遊也。生平事父母孝，見志傳及圖贊中；事兄如父，怡怡白首；庶弟受產鼎分，不以厚薄爲治命；追念所先，誠敬更篤，與仲昭勒遺文，梓遺集，復拭遺像裝潢之，時致禮；先代墓碑在風雨中，皆鬌而亭焉。辦祭田，倡族人享祀，曰：「母教也。」處三黨，見義必先，卹遺孤，撫弱女；遇歲祲，每出粟以濟翳桑，修葺津梁，興復古跡。偶從君山見祭張侯宗璉於瓦礫間，因掘得楊文貞碑，卽爲鳩材建宇，重勒碑石。郡邑大夫咸嘉其義。（《江陰志》：張侯廟在君山之西麓，宣德七年建，祠本府同知張宗璉。其功德詳少師楊士奇《廟碑記》。後圮廢。弘治十一年，知縣黃傅改天妃宮爲之，春秋致祭；久之復廢。天啓四年，邑人徐弘祖捐貲重造，乞宗伯董其昌書周文襄公所書楊少師碑刻於石。大學士周延儒爲之記。）諸若琴瑟再調無異情，子姓衣冠分列無異視，三子次

第成立，出異乳，無異育，與從旅舍分金還金諸奇節，皆霞客饒爲之，不暇縷縷數矣。霞客工詩，工古文詞，更長於遊記。文湛持、黃石齋兩師津津贊美，而霞客自怡笥篋，雅不欲以示人。今散帙遺稿，皆載六合內外事，豈長卿《封禪書》乎？有仲昭爲之較訂，此吾輩他日責也。霞客生於萬曆丙戌，卒於崇禎辛巳，年五十有六。以壬午春三月初九日，卜葬於馬灣之新阡，小寒山陳子爲之銘。

吳國華《壙誌銘》（存目）

錢謙益《徐霞客傳》 徐霞客者，名弘祖，江陰梧塍里人也。高祖經，與唐寅同舉除名。寅嘗以倪雲林畫卷償博進三千，手跡猶在其家。霞客生里社，奇情鬱然，玄對山水，力耕奉母，踐更繇役，蹙蹙如籠鳥之觸隅，每思颺去。年三十，母遣之出游。每歲三時出游，秋冬覲省，以爲常。東南佳山水，如東西洞庭、陽羨、京口、金陵、吳興、武林、浙西徑山、天目、浙東五泄、四明、天台、雁宕、南海落迦，皆几案衣帶間物耳。有再三至，有數至，無僅一至者。其行也，從一奴或一僧，一杖一襆被，不治裝，不裹糧，能忍饑數日，能遇食即飽，能徒步走數百里，凌絕壁，冒叢箐，扳援下上，懸度綆汲，捷如青猿，健如黃犢，以崟巖爲床席，以溪澗爲飲沐，以山魅木客王孫貜父爲伴侶，儽儽粥粥，口不能道詞，與之論山經，辨水脈，搜討形勝，則劃然心開。居平未嘗讎帙爲古文辭，行游約數百里，就破壁枯樹，燃松拾穗，走筆爲記，如甲乙之簿，如丹青之畫，雖才筆之士，無以加也。游台、宕還，過陳木叔小寒山，木叔問曾造雁山絕頂否？霞客唯唯。質明已失其所在，十日而返，曰：吾取間道捫蘿上龍湫，三十里有宕焉，鴈所家也，扳絕磴，上十數里，正德間白雲、雲外兩僧團瓢尚在。復上二十餘里，其顛罡風逼人，有麋鹿數百羣，圍繞而宿，三宿而始下。其與人爭奇逐勝，欲賭身命，皆此類也。已而游黃山、白嶽、九華、匡廬，入閩，登武夷，泛九鯉湖，入楚，謁玄嶽，北游齊、魯、燕、冀、嵩、雒，上華山，下青柯坪，心動趣歸，則其母正屬疾，囓指相望也。母喪服闋，益放志遠游。訪黃石齋於閩，窮閩山之勝，皆非閩人所知。登羅浮，謁曹溪，歸而追石齋於黃山，往復萬里，如步武耳。由終南背走峨嵋，從野人採藥，棲宿巖穴中，八日不火食。抵峨嵋，頂。歸二旬而玄沖至，取玉井蓮落葉數瓣，及池邊鐵缸寸許遺海，負笈而去。屬奢酋阻兵，乃返。隻身戴釜，訪恆山於塞外，盡歷九邊阨塞，歸過余山中，劇談四游四極，九州九府，經緯分合，歷歷如指掌。謂昔人志星官輿地，多承襲傅會，江河二經，山川兩戒，自紀載來，多囿於中國一隅，欲爲崑崙海外之游，窮流沙而後返。小舟如葉，大雨淋濕，要之登陸，不肯曰：「譬如澗泉暴注，撞擊肩背，良足快耳。」丙子九月，辭家西邁。僧靜聞願登雞足，禮迦葉，請從焉。遇盜於湘江，聞被創死，函其骨，負之以行。泛洞庭，上衡嶽，窮七十二峰。再登峨眉，北抵岷山，極於松潘。又南過大渡河，至黎雅，登瓦屋、曬經諸山。復尋金沙江，極於犛牛徼外。由金沙南汎瀾滄，由瀾滄北尋盤江，大約在西南諸夷境，而貴竹、滇南之觀，亦幾盡矣。過麗江，如述盧、阿耨諸名，由旬不能悉。《西域志》稱沙河阻遠，望人馬積骨爲標識，鬼魅熱風，無得免者。玄奘法師受諸魔折，具載本傳。霞客信宿往返，如適莽蒼。還至峨嵋山下，託估客，附所得奇樹虬根以歸，並以《溯江紀源》一篇寓余，言《禹貢》岷山導江，乃汎濫中國之始，非發源也。中國入河之水爲省五，入江之水爲省十一，計其吐納，江倍於河，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南江亦自崑崙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長也。又辨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祇南向，半支入中國，惟南龍磅薄半宇內，其脈亦發於崑崙，與金沙江相並，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龍長則源脈亦長，江之所以大於河也。其書數萬言，皆訂補桑經、酈注及漢、宋諸儒疏解《禹貢》所未及。余撮其大略如此。霞客還滇南，足不良行，修《雞足山志》，三月而畢。麗江木太守倚餱糧，具筍輿以歸。病甚，語問疾者曰：「張騫鑿空，未睹崑崙。唐玄奘、元耶律楚材，銜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笻雙屨，窮河沙，上崑崙，歷西域，題名絕國，與三人而爲四，死不恨矣。」余之識霞客也，因漳人劉履丁。履丁爲余言：霞客西歸，氣息支綴，聞石齋下詔獄，遣其長子間關往視，三月而反，具述石齋頌繫狀，據牀浩歎，不食而卒。其爲人若此。梧下先生曰：昔柳公權記三峰事，有王玄沖者，訪南坡僧義海，約登蓮花峰，某日屆山趾，計五千仞爲一旬之程，既上，燔煙爲信。海如期宿桃林，平曉，嶽色清明，佇立數息，有白煙一道，起三峰之頂。歸二旬而玄沖至，取玉井蓮落葉數瓣，及池邊鐵缸寸許遺海，負笈而去。玄沖初至，海謂之曰：「茲山削成，自非馭風馮雲，無有去理。」玄沖曰：

「賢人勿謂天不可登，但慮無其志爾。」霞客不欲以張騫諸人自命，以玄沖擬之，並爲三清之奇士，殆庶幾乎？霞客紀游之書，高可隱几。余屬其從兄仲昭讎勘而存之，當爲古今游記之最。霞客死時，年五十有六。西游歸，以庚辰六月卒，以辛巳正月葬江陰之馬灣。亦履丁云。

著録

陳泓《書手鈔霞客遊記後》 吾邑有三書，皆卓絶：王梧溪《詩集》、黄蘭溪《邑志》、徐霞客《遊記》是也。黄《志》余曾得家克艱校本，錄過，視他本稍佳，然猶間有訛字。梧溪《集》余止草錄一過，尚未謄眞。獨《遊記》校對數次，並經融郊師訂正完好。後有得者，當爲余寶之。後學陳泓識。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霞客遊記》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四·徐霞客遊記》 十二卷。明徐弘祖撰。弘祖，江陰人，霞客其號也。少負奇氣。年三十出遊，攜一襆被，遍歷東南佳山水；自吴、越之閩，之楚，北歷魯、燕、冀、嵩、雒，登華山而歸。旋復由閩之粤，又由終南背走峨嵋，訪恆山，又南過大渡河，至黎、雅，尋金沙江，從瀾滄北尋盤江，復出石門關數千里，窮星宿海而還。所至輒爲文以志遊蹟。没後手稿散逸。其友季夢良求得之，而中多闕失；宜興史氏亦有鈔本，而訛異尤甚。此則楊名時所重加編訂者也。第一卷自天台雁蕩以及五台、恆、華，各爲一篇；第二卷以下，皆《西南遊記》，凡二十五篇：首浙江、江西一篇，次湖廣一篇，次廣西六篇，次貴州一篇，次雲南十有六篇；所闕者，一篇而已。自古名山大澤，秩祀所先，但以表望封圻，未聞品題名勝；逮典午而後，遊迹始盛。六朝文士，無不託興登臨；史冊所載，若謝靈運《居名山志》、《遊名山志》之類，撰述日繁，然未有累牘連篇，都爲一集者。宏祖耽奇嗜僻，刻意遠遊；既銳於搜尋，尤工於摹寫；遊記之夥，遂莫過於斯編。雖足迹所經，排日紀載，未嘗有意於爲文，然以耳目所親，見聞較確；且黔滇荒遠，輿志多疏，此書於山川脈絡，剖析詳明，尤爲有資考證；是亦山經之別乘，輿記之外篇矣。存兹一體，於地理之學，未嘗無補也。

明文學部二·徐弘祖

藝文

謝德溥等《秋圃晨機爲徐孺人賦並贈霞客北遊》（存目）

李流芳《爲振之兄題晴山堂卷》（存目）

黄道周《七言古一首贈徐霞客》（存目）

又《和徐振之先生孤雲獨往還原韻五首》（存目）

又《分韻十六韻（有引）》（存目）

又《七言絶句十首（有引）》 前在雁宕，見陳木叔送振之詩，有云：「尋山如訪友，遠遊如致身。」甚愛之。今振之重自漳中歸，遂用此爲韻，得十絶請政，並以爲别。

又《獄中答霞客書》 霞客兄翱翔以來，俯視吾輩，眞鷄鶩之在庖俎矣！丙子歲，弟亦堅擬不出山。既而以虜薄都城，衆志悠忽，蛙螳癡心，欲搏空中廚，旋收急流之步，而事數乖馳，語出得咎，網羅四張，雲雷疊積；雖復縱壑三年，而加矰一日。是蘇門高士，所掩口而不談，漢陰丈人，所班荆而欲泣也。杖下餘生，不堪語道；感念墓草，惟有銷魂。子春下堂之悲，麟士剉簾之涕，興言發慟。今雖漸能轉側，而起立頹然；欲其共攜紫藤，陟峻嶺，登華、嵩，豈可得乎？賢郎遠來甚可念。中叔翁重惠寒裘，洽以道意，既不忍辭，何以謝之？兄幸瑤攝，吾尚能來，未爲别說。重貺轉上。道周頓首。

又《遣奠霞客寓長君書（壬午四月）》（存目）

又《輓徐霞客》（二首。失一首）（存目）

唐泰《大遊篇贈霞客徐先生》（存目）

又《贈先生》（存目）

又《送先生遊雞山》（存目）

又《自述呈先生》（存目）

又《答先生（崇禎戊寅冬十月）》（存目）

又《賦贈徐霞客》（存目）

又《懷徐霞客先生》（存目）

又《勗先生(五絕五首)》（存目）

又《柬先生》（存目）

又《別先生(崇禎戊寅冬十月)》（存目）

文震孟《寄徐霞客書》 隔歲多病，至秋尤劇，已絕北行之意，而都門知己，有相會者，謂功令方嚴，無五年高卧之使臣，乃扶病出山。臘月入京，又復大病，至今惙惙，殊悔此行之爲小草也。行年耳順，婚嫁都畢，即不能如仁兄五岳之遊，深山茅屋，怡神養性，儘可自老，何事馬背黄塵，逐逐不休？且半載之間，孟長病，明卿亡，彌使人心怵而神惕。無論富貴利達之想，不啻涕唾，即功名事業之念，亦直如泡幻矣！今歲杖履，遊行何地？從前涉歷，已大可觀。今又彙成《紀述》，以導後遊，以傳千秋；使百世而下，知人間世固有地行仙人，不亦韻乎？如向所稱廬山頂上異人，言之猶足清我神骨，每當熱惱時，一思此景，何啻百服清涼散也！（下缺）

譚元春

論述

綜論

鍾惺《報蔡敬夫大參》 吾邑譚元春字友夏者，異人也。比於某，眞所謂十倍曹丕。讀公之詩，知其人。今寄其《簡遠》、《虎井》二集，當自知之。譚生今年二十六，尚爲諸生。其時義可出入嘉賓、子遜，砥礪名行，老成簡練，他日有用之才也。有此異人，不可不使公知之。

又《譚友夏》 奇俊辨博，自是文之一種。以施之書牘題跋，語林說部，當是本色。至於鴻裁大篇，深重典雅，又當別論。正恐口頭筆端，機鋒圓熟，漸有千篇一律之意。如子瞻所稱「斥鹵之地，彌望皆黄茅白葦」，此患最不易療。又文字一篇中佳事佳語，必欲一一使盡，亦是文之一病，不爲大家。國朝工詩者自多，而文不過數家，且不無遺憾，以此知文之難於詩也。兄兼才大力，故不覺備責之而厚望之。

又《簡遠堂詩序》 《簡遠堂近詩》者，譚友夏近詩也。「簡遠」二字，則予近日札中所規語，而友夏取以自命其堂者也。友夏居心託意，本自孤迥，予友夏何如哉？近頗從事泛愛、兼容之旨，浮沉周旋，欲以居厚而免於忌，即其心跡並爲刻詩南都，而戒余勿乞名人一字爲序。此其意未嘗不遙。予乃欲其心未嘗不遙。詩，清物也。其體好逸，勞則否；其地喜淨，穢則否；其徑取幽，雜則否；其味宜澹，濃則否；其遊止貴曠，拘則否。之數者，獨其心乎哉！市，至囂也，而或云如水；朱門，至禮俗也，而或云如蓬戶。乃簡棲遙集之夫，必不於市，於朱門，而古稱名士風流，必曰門庭蕭寂，坐鮮雜賓，至以青蠅爲弔客，豈非貴心跡之並哉？夫日取不欲聞之語，不欲見之事，不欲與

雜録

錢謙益《囑毛子晉刻遊記書》 徐霞客千古奇人，《遊記》乃千古奇書，惜其殘缺，僅存數本。仲老攜來，思欲傳之不朽。幸爲鑒定流通，使此等奇人奇書，不沒於後世，則汲古之功偉矣。詩集序可付稿來，另寫登梓。未刻經目並《雲棲經》，直乞借一看。

陳仁錫《晴山堂記》（存目）

之人，而以孤衷峭性，勉強應酬，使耳目形骸，塵雜臭處，而欲其性情淵夷，神明恬寂，作比興風雅之言，不已遠乎？況乎性孑而習昵，則違心；意僻而貌就，則謾世；初偕而中疏，則變素；恆親而時乖，則示隙。友夏之欲泛愛，正恐其近薄而取忌。違心謾世，變素示隙，忌媒也。欲以明厚而反薄，欲免於忌而媒之，非計之得者也。索居自全，挫名用晦，虛心直躬，可以適己，可以行世，可以垂文，何必浮沉周旋而後無失哉？予又嘗謂古詩人，矜局無如杜審言，同時沈宋，本其勁敵，而故相輕侮，不肯下，想其平日持論，必有與其痛癢不相中者。友夏年少，才高識廣，勇於自信，人所指摘，苟不能中，雖其言出畏友，不能強以必聽，而片語隻字向予裁決，友夏亦何私於予？錦繡千尺，善作者不必善裁，善裁者不必善作，世固有不能詩而知詩者。予所持論，儻亦有以相中乎？

高世泰《譚友夏先生鄉賢檄》 爲崇祀鄉賢事。看得已故解元譚友夏先生至性絕材，清文篤行。孝友類元紫芝，而風流獨迥；介潔如孟東野，而澹宕不羣。觀其早孤抱多傷之感，報母銜咽極之悲。有觸必宣，無聲不咽。每披遺句，輒重泫然。本此深淳，散於筆墨。載心苦調，奇唱幽情。篇關師友，則鄭重流連；語涉弟昆，則纏綿悱惻。山水增其窈窕，絲竹遇而高閒。可謂風兼哀樂，豈徒體變齊梁。若乃制義追正始之音，古文寫空玄之影。《詩歸》一選，手闢蠶叢；《遇莊》數篇，神傳蝶夢。揖古人於煙霜冰雪之中，開後學以靈樸蒼寒之緒。微言可尋，伊誰之力！又復提躬肅括，鑒物淵夷。踪多閉戶，徐穉之榻空懸；屐止尋山，閔叔之肝無累。荷衣蕙帶，傴蹇玄纁。萬卷三冬，優游棣萼。連枝賴姜被之教以成名，同氣述田荊之愛而隕涕。歿後永思如此，當年隱德可知。宜申藻潔芹香之薦，用招蘭芳菊秀之魂。非惟瞽宗《雅》《頌》，從此有光；且使泮水蘋藻，羞稱不俗。侶季疵於一室，共酌素茗，慰伯敬於九原，同歸白首。仰府卽日涓吉置主，公送入鄉賢祠，仍行縣一體奉祀，各補看詳，以彰懿好，速速遵行。時崇禎辛巳季秋日。

李維楨《譚友夏詩序》 友夏詩無一不出於古，而讀之若古人所未道。夫《三百篇》未敢輕許人，其近者莫如漢魏。漢人詩傳流較《三百篇》更少，六朝《陵》、《退尋》、《客心》、《遊首》諸集，大半皆遊覽所作，而家刻止《簡遠》一種耳。余過寒河，問友夏讀書處，盡發其藏，得諸集前後詩刻之，題以《寒河》。序曰：夫詩道最爲情韻。情之所至，乃能日新而不可窮。然惟絕有情人，爲於音影之外，別具英變，以轉未墜之綫，故情不能至，詩亦不至焉。今夫詩士衡云：精瞳曨而彌鮮，物昭華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又曰：雖杼柚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友夏持

所謂「趣」，任彼法孤行可也。前余刻友夏《退尋草》於長安邸中，時有淺中郎者適見之，曰：「惜也，才但微近中郎耳。」余遽曰：「子試舉其近者。」其人無以應。夫世不能盡明中郎以薄，安識友夏？友夏至性遠情，其爲詩清微靜篤，一以傳古人之深意，而生之以變，讀之正如春光搖曳，忽徙人之魂氣以赴之，而又莫能問其消息之所在，蓋非常哀樂矣。夫山嶽密移，有力者覺，僅繫籍予鄉，不係知交之密者，亦必曰逢吾師鄉人。顧乃心獨喜。噫！何厚也。海内名士如雲，無問識不識，無不心折友夏者，每至通都大邑，人爭慕視友夏諸集於《寒河》，顧影懷新，已更有鍾處，況執前所云云，於友夏謂何也？友夏舉明詩追古者，首鍾伯敬，是稱知言。然友夏於伯敬，絕無阿格，李陽冰贊青蓮，有「王公趨風，列嶽繼軌，羣賢翕習，如鳥歸鳳」，庶爲近之。噫！其才之過人歟！其孝友篤摯，依戀所生，兄弟怡怡，築室寒河，暗中摹索幾遍，竟未有能得友夏者，則予之自附於友夏之鮑叔，又何疑？友夏嘗對予言：「元春自受知以來，益厚自磨勵，以報知己。時文即不售，亦無愧師門。」愛予兄弟及諸子，咸弟畜之。遇予知交於別所，必推愛讓席；或千里，而尚未一見其形狀也。」循覽及此，則愀然而悲至。張志和有言：「同在天地之間，未嘗少別。」又爽然自失矣。譚氏一門宿契最深，甲戌見服膺於吳興，今又得見遠韻於螺川。友夏、服膺雖沒，見遠韻豐神散朗，如見其兄弟焉，且悲且喜也。遠韻於友夏遺稿，不忍傳之，不忍不傳之。卒之其不忍逝，颺塵奄忽，已度生死之關矣。予聞之腸斷，痛不可忍。夫患難死生，皆君子修身俟命之學所由以見，予不忍於友夏，得無徵所養乎？是不然。孔子樂天知命人也，其於顏淵之死，乃歎曰：「吾非斯人之慟而誰慟！」若是，予何能已於友夏之痛乎？管仲生平知己，止一鮑叔，然使當時再有一識管仲者，則鮑子之名不著。友夏文名早盛，歷萬、泰、天、崇四朝，十履棘闈，

張澤《新刻譚友夏合集序》 坊客見有攜譚子《嶽歸堂新詩》及《鵠灣文草》至者，急賺一本相授，取而讀之，靈深之氣，響答高廣，質淡之云，風發峻遠，耳目哀集，了無分屬，神魂棲尋，初不一致，道永而靜，志堅而清，眞研磨之藥鏡，豈丹鉛之豢悅也乎？乃合向所去取譚子詩以刻焉，使海内奉譚子教者抽繹既盡，新故相接，各得其所自進，而後不敢妄以學譚子者誤譚子也。雖然，譚子之爲譚子，豈藉人以相明乎？澤妄庸人也，奉譚子之教，以覆己之所短者也，安敢不以自明也？癸酉初秋，古吳張澤題於旨齋。

李明睿《譚友夏遺集序》 今天下蓋知宗景陵哉！景陵詩行，風雅爲之一變。說者咸謂景陵思以易天下，予謂鍾譚二子何嘗有移易天下之想，亦其勢之所趨不得不然也。文士相輕，自昔而然，傅毅見小於班固，友夏獨能推服乎伯敬，其風範可欽。伯敬吾不得而見之矣，友夏以予一日之知，典論論文，相得甚歡，少予一歲而莊事予。丑卯二丁間，凡再如章門，一訪匡山，一聚首京師。其在匡山也，夜則連床，晝則接席，未嘗須臾暫舍。步屧三峽橋邊、九奇峰頂，往來天池、白樂天草堂、東西二林諸處。每至，白雲在天，清樽在手，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以分，可長共相保。何圖十年之交，一朝零落。丁丑春，予伏闕上章，寓京師。友夏上春官，行至長店，去京三十里，時夜半猶讀《左傳》，平明攝衣起，一晌逝，颺塵奄忽，已度生死之關矣。予聞之腸斷，痛不可忍。夫患難死生，皆君子修身俟命之學所由以見，予不忍於友夏，得無徵所養乎？是不然。孔子樂天知命人也，其於顏淵之死，乃歎曰：「吾非斯人之慟而誰慟！」若是，予何能已於友夏之痛乎？管仲生平知己，止一鮑叔，然使當時再有一識管仲者，則鮑子之名不著。友夏文名早盛，歷萬、泰、天、崇四朝，十履棘闈，

曾文饒《嶽歸堂遺集序》 予與友夏通聲氣者二十年，庚申先後至白下，望。嗚呼！鍾期既死，伯牙不復鼓琴；侯芭云亡，子雲無從問字。每一念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且索數言，弁而行之，以慰海内文士之有日，豈意交臂失之，遂成千古之恨。嗚呼！友夏吾不得而見之矣。大哉死不相值。壬申友夏偶來豫章，將歸楚，予乃知之，不及扁舟造訪，然期尋盟乎！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友夏何其息之早也！伊人之懷，曷其有極哉！往年友夏寓書有曰：「造物者往往收我所親愛，而如吾堯臣者，又隔數千里，而尚未一見其形狀也。」循覽及此，則愀然而悲至。張志和有言：「同在天地之間，未嘗少別。」又爽然自失矣。譚氏一門宿契最深，甲戌見服膺於吳興，今又得見遠韻於螺川。友夏、服膺雖沒，見遠韻豐神散朗，如見其兄弟焉，且悲且喜也。遠韻於友夏遺稿，不忍傳之，不忍不傳之。卒之其不忍逝，颺塵奄忽，已度生死之關矣。予聞之腸斷，痛不可忍。夫患難死生，皆君子修身俟命之學所由以見，予不忍於友夏，得無徵所養乎？是不然。孔子樂天知命人也，其於顏淵之死，乃歎曰：「吾非斯人之慟而誰慟！」若是，予何能已於友夏之痛乎？管仲生平知己，止一鮑叔，然使當時再有一識管仲者，則鮑子之名不著。友夏文名早盛，歷萬、泰、天、崇四朝，十履棘闈，

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頗有孤神獨逸耳。」此序若爲友夏言之。友夏詩文皆眞率，然工巧者不能至也。凡爲詩文，依傍則爲奴，不依傍則無主。爲奴不可，無主又不能，故爲詩文甚難。今之流聲後代矣。若夫友夏內行醇備，至性過人，風流蘊藉，蔚爲詞宗，此天下所共知，故不復具論也。己卯夏仲望後五日西昌盟弟曾文饒稽首拜題。

《明文授讀》卷三四　先夫子曰：元春字友夏，湖廣解元，未第卒於旅店。李元仲稱其如三十四舅及陳思野、陳巡檢諸墓誌、《寒溪寺留壁詩記》、與鍾伯敬、金正希書，皆一片性地流出，盡洗書本積木之氣，棲泊人心腑間，如吞香咽旨，雖歐蘇不能過也。（私記：友夏竟陵人，與鍾伯敬世所稱「鍾譚」也。錢牧齋極力詆之，而先夫子於二人亦各有取焉。）

《明詩評選》卷七　人自有幸不幸，如友夏者，心志才力所及，亦不過爲經生、爲浪子而已。偶然吟詠，或得慧句，大略於賈島、陳師道法中依附光影，初亦何敢以易天下。古今初學詩人如此者，亦車載斗量，不足爲功罪也。無端被一時經生、浪子，挾庸下之姿，妄篡風雅，喜其近己，翕然宗之，因昧其本志而執牛耳，正如更始稱尊，冠冕峨然，而心懷忸怩，諒之者亦不能爲之恕已。伯敬自是種性入魔，佛出世亦不能度，友夏爲其所攝，狂謬中尚露本色，得良友夾持之，幾可與陳仲醇、程孟陽並驅。其不能爾，且不至作「蛇虎夜深求懺度」、「估客孝廉佯不問」、「遙天峰沒卻如空」等語，而伯敬公然爲之，曾無愧恥。言鍾、譚者，不可不分涇中之渭也。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　《譚友夏合集序》，明譚元春撰。昨夕今晨，稍理清坐，因取《譚友夏合集》閱之，其集爲《嶽歸堂新詩》五卷，《鵠灣文草》九卷，《嶽歸》並已刻《詩選》八卷，諸稿自序附諸名家序一卷，共爲二十三卷。詩文皆分體編錄，中有評點。每卷首分標徐九一、張天如、楊維斗、錢吉士、顧麟士、楊子常、周勤卣、張受先、周介生、錢彥林、朱子若諸人姓名，而皆副以吳郡張澤艸臣，蓋皆出此人手也。竟陵之派，笑齒已冷，秀水朱氏，至比之泗鼎將沈，魅魁並出，爲明社將屋之徵。予幼時見坊本有選友夏游記數首者，竊賞其得山水之趣。及閱所評《水經注》，標新嘬奇，時有解悟。前年在京師，見所選《詩歸》，雖識墮小慧，而趣絕恆蹊，意想所營，頗多創得。因謂盛名之致，必非無因，纖鉅高卑，視所成造，要亦秉其夙悟，運以苦思，於晚年定論。友夏晚年，亦曾向余悔厥疇昔所選《詩歸》，別有批駁。歲異而月不同，余猶及手抄之，惜概爲播遷散失，不及傳耳。今得伯璣茲刻，則已執專門之矩規，樹並時之壁壘。而小道易泥，欹器懼盈，縱驚流俗之觀，益來識者之詬。根本不實，窪水卽乾，吹毛索瘢，遂無全體。衆棄之藪，莫擢其翹；千喙一談，竟從擯絕。今日閱其全集，總其大凡，詩則格囿卑寒，意鄰淺直，故爲不了之語，每涉鬼趣之言，而情性所媾，時有名理；山水所發，亦見清思。惟才小氣粗，體輕腹陋，俚俗之弊，流爲俳諧。故或片語可稱，全篇鮮取，披沙汰石，得不償勞，見斥藝林，蓋非無故。至其散文之病，差亦同詩，傳誌諸篇，立言無體，幾爲笑柄，多類稗官。而書牘序言，頗有意致；銘辭游記，尤可取裁。叙泉石之奇，能超形想；寫友朋之樂，足散人懷。銘或具體於東坡，記多得力於酈注。其以蔡清憲爲師，鍾退谷爲友，皆有古人之風，亮節直言，庶乎無愧，潔情遠韵，亦自足多，世人平心觀之可矣。

又《論譚友夏集（二）》　友夏集，予於乙丑之秋曾詳閱一過，最其詩文之佳者，並爲摘句圖著於《孟學齋日記·乙集》中，蓋其菁華大略已盡，而世之輕薄爲文哂未休者，亦可息矣。其文銘辭、游記爲工，書、序亦有意致。《三十四舅墓誌》中農暇一段，叙鄉里事極可味。（清黃宗羲輯《明文授讀》卷三四譚元春撰《自序》篇。）

《明詩紀事》庚籤卷五陳田按　友夏樂府，可謂刻畫無鹽。近體與鍾同趣，而不如鍾尚多雋句可採。

翁人龍《鵠灣集選序》　己未之春，友夏先生忘年友余，以余時方舞勺，制舉義同爲屺瞻葛師所賞，未嘗敢言詩也。及舟過寒河，屐來規首，晨夕追隨，每日聲其吟詠，欲得全集誦習之。友夏乃謂余言曰：「是何足法？要當上法古人耳。」夫友夏原自歉然不遽以古人自居，而今之毀竟陵者，輒以不肖古人之聲律相與引切繩墨不稍恕，又誰知衣冠優孟，政友夏所不屑也。辟一世之毀，貪衆人之譽，其自序已竦然喪其名根，而名之所歸，終不以毀譽增損，要使後世知子雲者譽而當其是，毀而中其非，則玉樓箕尾後且躍然如生也。吾社伯璣以皎日作眼，嚴霜作腸，初不爲其先人理郢時，曾與友夏交契唱酬，而阿厥所好，但觀其表章，彼毀者亦可以已矣。《詩慰》中所刻二集，業已標新領異，今又集《鵠灣》而評隲之，何勤敏若是耶？夫晦庵理學，乃深於詩歸》，別有批駁。歲異而月不同，余猶及手抄之，惜概爲播遷散失，不及傳耳。今得伯璣茲刻，則已

盡其靈朴盟心，篇句淺深之候，夫固無俟百年寂寂，結於不可知之人矣。古襄翁人龍書。

陳際泰《鵠灣集序》　余所受有限，無意古文辭，與天下角爲尊奢。乃獨好制舉家言，求其類而共攻之，丘氏、羅氏、章氏皆所稱合焉者，然於三子位。《越縵堂詩話》卷上：「潛與」以下四語奇崛如韓。

之言，不能無觀，才閱便作數日不快。家人習之，每見余神色有異，曰：令人不見其高異，但見其幽冷。幽冷如此，方有意味。

「是又見某某文，腹中作悶耶！」近日章氏復有著述，極愛之而極不欲觀，嫌其殃我平粹耳。其妒之誠深，其所以推之者亦已至矣。春仲入豫章，適譚友夏來，是余二十年知己也，出其自訂時文稿示余。既已不欲觀之矣，其中清不屈，自笑又自負，可謂善解嘲矣，不愧名士風流。

遠自得之美，得其一二語，餘人全部便可燒卻，此非世人所知。余經營此道二：以家常瑣屑尺牘委密語入詩而不傷風雅，柔厚近人，胸懷如見，此體亦三十年，以爲天下所不若者，獨是耳。一時同人，於友夏以物宗推之，而欲竟陵所獨。

遍觀其所著，曰：「吾不盡而藏不止。」余亦效人爲言，然實畏出其藏之盡也。友夏招余曰：「子來，吾有古文數百板，刻而未竟者，幸共商之。」余則大戚，然強噱而應之曰：「諾。」數日，陳、萬諸君過余。余私問之，意幸得余之可觀者，因而從事。諸君謂是眉山近上者，又或謂似劉蛻諸作。余接視，驚起：諸君大差。此固合《史》、《漢》以來諸體液而出之，而以己之性情精神行之者也。識量既超，體緒復實，而又益之以深功，往復百折，要成一體，不可分剖斷截，此其文之勢貌耳。乃若立義至深，無論長短偏全莊諧，一以其中之全者被之，所言皆肝膈至要，介然不欺，殆有道者也。本其有以自處者，而因而文之，以盡其數，使觀之者惻惻自動，如對古人，如讀古文，而卒莫能名其處。蓋所謂液諸體而出之，而以己之性情精神行之者，有以效其然爾。以上，而此詩却墮入晚唐。諺云：求上得中，誠然。曩固疑其有是，今果然。余之神色有異焉，而彌不快者，豈但如向時之所見已邪！

分論

《擬讀曲歌》《明詩歸》卷五：鍾云：凡樂府等歌，理要微而□（顯）出之，情要私而公言之，辭要明而隱喻之，又要在有意無意間逗露女子性情，使人讀之有所感悟，方極其妙。友夏諸作，深得此旨，故堪不朽。《明人詩鈔續集》卷一〇：友夏詩實無可採，聊與存此，尚不失本趣。開中文太青翔鳳、山陰王季重思任於鍾譚之外別立異派，出鬼入魔，其詩更不堪甄錄。

《滯歌》《明詩歸》卷五：鍾云：此詩殊無緊要，而無緊要處偏妙。

《玉華洞》《明詩平論二集》卷二：雕鏤鬼工，然不入怪，高於文長一位。《越縵堂詩話》卷上：「潛與」以下四語奇崛如韓。

《山月》《明詩歸》卷五：鍾云：立想之高異不必言，却妙在出之幽冷，令人不見其高異，但見其幽冷。幽冷如此，方有意味。

《大酉洞》《越縵堂詩話》卷上：「陰厓」十字險健似東野。

《天啓元年復出應試呈莆田周學使者》《明詩歸》卷五：補云：不傲亦不屈，自笑又自負，可謂善解嘲矣，不愧名士風流。《明詩平論二集》卷二：以家常瑣屑尺牘委密語入詩而不傷風雅，柔厚近人，胸懷如見，此體亦竟陵所獨。

《玉田洞》《越縵堂詩話》卷上：「輕舟」十字雋語可思。「微明」十字神似大謝，妙在截然而止，有不盡之意。

《麥枯鳥》《詩慰初集》卷六：此正絕妙樂府。

《菊圃》《詩慰初集》卷六：如此意趣，自是名士，自應得名。若以詩較三唐較漢魏，反似失之矣。

《十月二日元聲弟生子兩兒》《詩慰初集》卷六：至性語，不當以詩論，以上，而此詩却墮入晚唐。諺云：求上得中，誠然。

《忽憶》《明詩歸》卷五：鍾云：明愛其鍾情，而以拙名之，謙得深昵。

《舟聞》（二首）《明詩歸》卷五：鍾云：二詩大有巧思，却渾融不露，直逼盛唐。

《夜次陽邏同夏平尋山》《詩慰初集》卷六：有妙句，得常盱眙三昧。

《將移往幽處留示同志》《明詩歸》卷五：鍾云：友夏論詩，多取漢魏《越縵堂詩話》卷上：結處淡不可收，直到古人神境。

《掃除侯朱觀察將枉寒河居》《詩慰初集》卷六：格高。

《愛紫竹庵路徑因宿其中》《詩慰初集》卷六：從古人精髓出，非率筆也。

《自武陵往衡山答別楊文弱》《詩慰初集》卷六：似唐以前詩。

《山中有憶》《詩慰初集》卷七：靜境。

《鄴中歌追和鍾伯敬》《詩慰初集》卷八：不及鍾作，結句尤小氣。

《武陵待少司馬中丞師蔡公黔觀》五首　《詩慰初集》卷八：　此等詩亦非不學者所能到。

《園中》《越縵堂詩話》卷上：　結語騷雅，胎息六朝。

《南湖十一月二十四夜月》《越縵堂詩話》卷上：　江湖小集中當家之作。

《安慶》《明詩評選》卷七：　疎亮中有檃括，友夏尚能爲此，伯敬不能也。

《讀陶詩詩爲魯文恪手錄》《明詩平論二集》卷二：　心澄氣厚，澹澹無際。

《送耳伯》《詩慰初集》卷六：　眞率，自與膚淺不同。

《文天瑞見枉寺中作歌爲贈》《詩慰初集》卷六：　略無類書語。

《三月三日懋清招登雨花臺二首》（六朝眞可想）《詩慰初集》卷六：　後四句卑。

《晴夕宿華巖庵》《詩慰初集》卷六：　立意欲空欲別，自有佳致，而留訾議者正在此。

《劉濟甫持顏魯公浯溪碑見贈是其先人景垣文學遺物展觀之暇率有所感》《明詩平論二集》卷二：　此首詩與詞人凡九變，一篇言文章藝術之道，蘊含精切，本領最大，豈尋常才藻人可及，於此等詩過目不辨，而漫然隨世訾議竟陵，何弗思之甚也。

《沿月步蒙惠二泉見予與伯敬之詩在焉向遊可慕清感憑心》《明詩平論二集》卷五：　禪理化境，茗香琴靜，妙不容言。

《西山還馬仲良以詩見簡復寄數句》《越縵堂詩話》卷上：　芟去蕪枝，迥然孤秀，結韻神來。

《西山道中念馬仲良邀晤今日》《越縵堂詩話》卷上：　稍近空滑，而灑脫自喜，亦似香山。

《蔡敬夫先生賦寒河二詩見寄奉答二首》（杳杳吳越路）《越縵堂詩話》卷上：　饒有雋語，質直處亦自儲太祝一派來。

《從敬夫先生泛舟登塔至別日作》《越縵堂詩話》卷上：「長歎」十字自然秀逸，極似右丞。

《同康虞諸子遊靈谷寺》《詩慰初集》卷六：　三四幽微。

《敬夫又見示齋中桃信》《詩慰初集》卷六：　頗費揣摩而出，不同率筆。

《登白龍寺閣》《詩慰初集》卷六：　此首純乎唐人。

《九日與伯敬居易在玉泉》《詩慰初集》卷六：　似高僧詩。

《飲朱公西齋起步樹月下》《詩慰初集》卷六：　結語深情，全首不苟。

《漁仙寺》《詩慰初集》卷六：　此詩可當「簡遠」二字。

《寄九江陸君啓使君詩未達重有此寄》《詩慰初集》卷六：　忽似陸放翁。

《客雷何思太史故宅見伯敬理其後事感而弔之》《詩慰初集》卷六：　無一字浮泛，有以詩爲戲者，眞風雅之罪人也。

《得舍弟書自老母晨昏外惟報園中竹筍荷花喜賦二首》（數行親健外）《越縵堂詩話》卷上：　此以題目可愛存之，詩亦不俗。

《得無易先生楓香驛見題名錄感予被落詩入韻增之七韻兼呈李師》《詩慰初集》卷七：　不能如香山、義山之妙。

《送胡公占諭江夏》《詩慰初集》卷七：　落想不同他人，馬融、鄭玄都來矣。

《予將山居幽甚是宋人方圓庵遺址與李長蘅嚴無敕同過》《越縵堂詩話》卷上：　說理名雋處自有深造。以上所選五古，佳處顯顯，何減古人。其病在每篇時雜一二習氣語，又往往上下語不相應，如「籬邊菊疎放」下云「爲閣納青森」，此類是也。

《夢李朱實》（二首）《詩慰初集》卷七：　閱此二詩，頓覺蘇李爲陳言，即友夏未能再作。

《托卓爾訪黃美中山居》《詩慰初集》卷七：　畫境。

《出吳江城外同徐元歎遠韻弟登周安期小閣望太湖吳門諸山》《詩慰初集》卷七：「出」字唐人神骨，「三郡」二字淺夫下不得。

《經宣城金花灘從淘人論淘賦淘師》《古今小品》卷一：　寫碎事心細如髮，又有香有光。

《秋闈夢戍詩序》《媚幽閣文娛》卷四：　凄神寒骨，悄愴幽邃。

《遊九峰山詩引》《古今小品》卷四：　境既幽幻，意亦蒼深。

《且而與其從辟世之士也而誰與》《欽定啟禎四書文》卷五：作者論詩，惟取靈雋，雖異俗徑，而家數則小，其所爲文亦然。原評謂其不能持論，雖窮工極巧，往往入於僻陋，不由康莊，必入鼠穴，學之者不可不慎。其說最爲知要。

《道並行而不相悖》《欽定啟禎四書文》卷六：觀物察化，皆從心源瀹瀹而出，非徒乞靈於故紙者。

《曾皙嗜羊棗》一章《欽定啟禎四書文》卷九：將「不忍」二字看得闊深，故立身題外，而於題中眼目仍自不失。作文好翻案，原非正軌，但果有一段議論，發前人所未發，足使觀者感動奮興，亦不可以常說相拘執。

傳記

《啓禎野乘》一集卷七《譚解元傳》　公名元春，字友夏，湖廣竟陵人也。少喜言詩，頗規摹昭明選體，落筆輒肖。已復去之，學盛唐。後乃出心穎，取奇俊，翩翩多致。時同邑鍾伯敬禮部方以宿學列縉紳，才名鵲起，海內爭響慕之，不易許可，獨盛推服譚子，相引重爲莫逆交。會同安蔡公復一分憲楚中，伯敬爲言譚子，蔡公因從伯敬所得譚子詩歌、古文辭讀之，亟稱善，書幣下交，一再造語，遂如生平，至躬造譚子寒河，談宴終日，於是譚子聲名日益盛。既重傷風雅頹喪，始敗於浮夸，中傷於險僻俚俗，遂與伯敬爲《詩歸》一選，冥心放懷，期在澹永，海內稱「鍾譚」由此，且目之爲「竟陵體」矣。

李明睿《鍾譚合傳》　譚元春字友夏，亦竟陵人。少攻詩，能五言，選體盛唐皆弗好，以心穎靈光挺出其奇。與鍾伯敬惺善，惺不輕許可，獨推服元春。會蔡復一分憲楚中，惺爲言譚子，復一亟稱善，遂造寒河，譚宴終日。久困諸生。元春既傷風雅淪喪，與惺爲《詩歸》之選，冥心放懷，期在澹永。久困諸生。公侗、何公閎中輩諸篇爲口實，幾落學籍。譚子慨然長嘯，欲杜門入山著述，徐曰久、葛寅亮皆貴其文，至被疏劾，幾落學籍。元春慨然謝巾衫。學使者誓不復沾沾腐齒。會後督學者周公鉉夙慕譚子，敦勸出試。秋試後猶故譚子也。後值恩選，得貢禮部，入北闈試，不偶如故。是時譚子名遍天下矣，所著書流行國門，羣少年爭嗜之，稟爲師匠。而譚子性喜游，又遭遇坎坷，偃蹇不得志，不能俯頭角猥陋，從籬壁間呻吟，則愈縱其氣，於舟車所至，追尋佳山水，躡屐扶笻，窮極幽勝，著之篇詠。一時名流豪雋，爭嗜其文，相與把臂接塵，談論風生，其爭先快睹，有「南舫北蹇成何事，不見章門又四年」之句。游金陵，與伯敬相遇於淮河。

至姑蘇、苕霅，訪韓求仲。每旅邸賓客往來，綾文刺日，走五父衢，筆札錯落，冠裳雜遝。久而歸，歸卽復游。性孝友，傷其先人早逝，母日老，雖善游，時歸定省。有詩寄弟曰：「憶母身上衣，加減是其時。」兄弟五人，皆嫻筆墨，互爲師友。母兄弟妹，食必同席，薄暮取酒，相對談學業世事，母喜出聽，自置餅餌蔬醴，佐譚子兄弟飲啖問辨以爲樂。而譚子困頓久，性不柔耐，輕去易就，又憤世人勞役恥辱，博科名，至公卿，負心而稱善，以人之死而得安，嘗慨不暇忍，則抑其心，勉就灰冷，曰：「何必富貴爲？」然而感慨多矣，中懷橫集，屢起屢抑，始信據枯食槁而死不悔之難也。生平最深知如鍾、蔡，又相繼淪沒。顚毛蕩然，車牙豁去。天啓丁卯，譚子年且逾四十，始爲余典試楚中，拔而置之榜首。有詩投予曰：「良友旣盡，天惠我師。」讀其投予詩若書，未嘗不惘然自失也。隨丁母憂，憔悴草土中，一上春官不第，閒取莊生《南華》訂之，名《遇莊》，謂此書不可注而可遇。丁丑赴公車，抱病卒於長店，所攜篋中書散去。予時寓京師，吳駿公來言：「友夏死矣。」予哭之慟，曰：「天喪予！」督學高世泰祀之學宮。其文有「揖古人於煙霜冰雪之中，開後學以靈樸蒼寒之緒」，「可謂風兼哀樂，豈徒體變齊梁」，「慰伯敬於地下，共歸白首。」年與伯敬同，亦無子，以侄笈、籍嗣。論曰：鍾、譚並生於景陵，主一時文盟，蓋不偶云。其年並五十二而卒，俱無子，而交情彌篤，觀友夏《喪友詩》可見矣。內江趙文肅兄弟，生平篤於友恭。父母藏其小者，則大者不欲生，藏其大者，則小者不欲生。蓋由前因所致而然，不然，何相得甚歡之若此？卽蘇軾兄弟亦然。余故合鍾譚而論著之，使世知景陵之文，不在文而在交誼之厚，故一時文名噪甚，奪中原七子之幟而建之標，良有以也。

康熙《安陸府志》卷二〇《文學列傳・譚元春傳》（存目）

《明史・文苑傳四・譚元春》（存目）

著録

譚元聲《先兄未刻詩文小引》元聲兄弟六人，造物忍奪其半。回憶十年以往，仲氏早逝，已殘我枝上之飛鳴。何堪兩載之中，伯季雙亡，忽失我門

藝文

單思恭《讀譚友夏集》（存目）

黃道周《譚友夏詩集序》李賀顧況杳不化，琳宮銀管雕寂寞。雲間使君翻新聲，小語龍啼玄鶴驚。與君隔籬未得面，雷車扃邊閃赤電。燒煤破凍抄

君詩，不知右手如枯枝。九梁弄珠滄海奪，朽儒失精那得活。天青莽莽愁無才，此人何處橫飛來。刳麟屠鳳謝上帝，斯文幸未委平地。百鈞舉鼎千石弓，安能鼻頭爭斤風？

雜録

《漁洋詩話》卷中　徐波元嘆，晚居天池落木庵。虞山宗伯錢公寄詩云：「皇天老眼慰蹉跎，七十年華小劫過。天寶貞元詞客盡，江東留得一徐波。」自云：「喜登陟而筋力遽衰，未廢吟詩而發言莫賞。」又作《落木庵記》云：「崇禎癸酉，與竟陵譚友夏在其弟服膺署中。曉起盥漱，見余白髮盈梳。曰：『子從此別，計必住山，請擇嘉名，以名其居。』服膺出幅紙，請作擘窠大字，友夏爲書落木庵。」今三字揭諸庵門。松栝數株，撐風蔽日，元冬霜月，蕭蕭而下；雙童縛帚，掃除不給，齋廚爨煙，皆從此出，事之前定如此。亂後寄楚僧寒碧云：「楚鬼微吟《上峽謠》，中元法食可相招？憑師爲譬興亡恨，雨打秋墳骨亦銷。」此詩爲鍾、譚作也。

《巢林筆談》卷四　譚元春之母魏夫人，以詩書課其子，而於榮進甚淡。每於諸子下第，輒置酒勞之曰：「此自有定分，我亦不須汝曹有此也。」偶閱至此，於心有戚戚焉。少時試於學使者，已得復失，殊怏怏。先妣和顏慰之曰：「學求在我者耳，小挫乃爾介意耶？」正與魏語相類。事隔多年，忽忽若忘，有觸斯感，覺一時慰藉之言，都堪不朽。以是推之，吾母之懿訓，其可傳於後者，何可勝道哉！

董斯張

論述

綜論

朱長春《董遐周緒言詩叙》　今天下談詩推吳興云。二十年來，數子起五子之後而反其業，一稟古而結獨裁，先民與侯升友，允兆與翁晉晉叔友，伯念別起頡其外，晚出業，大較合，相結莫逆，蓋古道之範人如此哉！言衆折之聖，言今驗之古，世變言不可變，古式而今，今摛而古，三百九章以來，未之易也。侯升困公車久，仕不長，伯念數奇，夭，已得孝若，斐然弱冠起吾黨驂，上挹六代之流，而下酌四唐揚其波，所著燁然秀，冷然芳，可挹焉。曰《詩紀》行，天下之詩盡變爲六朝。六朝古近之交，功罪之首也。自古率而沿，以委，自近輓而泝，以源。古置無論，唐中之爲近，皆迷其源者也。謂海入於江而不知出於岷，江幾竭，海幾桑，然導岷而濫之，釀而分渠，又使天地間幾無望瀆矣。不成大方之觀，不合五祀之制，昔予嘗與侯升論其源。予仕矣，壯稍稍引津而上，侯升困暮，竟耑守墨於盛。然評者謂守盛固不得盛也。今之詞人，又且離盛亦不得盛，其華以攀宮體上下，而其幽細，落於晚。天下亦有知推吳興，卒無知吳興之所以爲吳興也。數人且老，予又習道，不得津於天下。遐周其茂哉！勉諸！方弱冠負此雋心孤氣以往，爲古古，爲近近，爲近古，爲古近，又氾濫古近裁其間，三國六代之英相揖而友也，三代之不已，乃成君子。少而讀書，如日之升，勉哉勉哉！循清芳澗沚之韻，益寥廓風雲之氣，天地四方，男子之事，一丘一壑，何足自許。道民老未頹，幸幾見子遠矣。夫天地四方，今古猶是，得其猶是，何所仰不戴楚漢，頫不衣

晉唐，翩翩斌斌，士之業與文俱盛，顧不偉與？吾行爲子偉其全，初聲一班，未敢盡子。遐周爲宗伯孫，予同歲給事子儒第六子，干予通家，而狎與允兆游，孝若之自出，伯念之弟。

韓曾駒《靜嘯齋詩序》　士苟靈蛇在握，荆璞在懷，而人嫉之，天妬之，則必托其磊砢慨慷之氣於詩，成一家言以自壽。故昌黎以爲不平之鳴，歐陽以爲窮而後工，將毋詩獨可以怨乎？此亦古人之目見也。【略】大抵先生詩與年力相長，讀《童牙》、《客閩》，如睹謝家子弟，衣冠磊落也。讀《末焚》、《留篋》，如入相如庭戶，車騎從容也。至讀《寒竽》諸什，雄深雅健，如對文章太史公也。其要歸乎性情，澹乎空靈，和以禪悅，繢以氛費，而丰神標致，則蘇門嶺半嘯然長嘯，步兵至此亦復興盡而還，豈與夫今日性情之蠹、吳喉楚舌同年而語哉？然則詩固不足以窮先生也。世人之窮而懷悒抑也，雖藉艸茵花輕肥豪舉，對之常若有淸淒顦顇之況，令人神傷，此天地之秋氣也，昌黎所謂不平之鳴，歐陽所謂窮而後工者也。夫不備四時之氣，不可以言詩，則讀先生詩者，愼毋以其窮也而但以秋心相向乎？崇禎己巳七夕後一日，韓曾駒拜手謹書。

《明詩綜》卷七〇　韓人穀云：先生泛覽百家，旁窮二氏，伐山網海，洵不世之才，詩與年力相長，不以風雨輟其音，難與吳喉楚舌同年而語。

《明人詩鈔續集》卷一〇　遐周洽聞周見，著有《廣博物志》四十卷。初學詩於趙廣業，入閩心折曹能始，歸與吳允兆、王亦房酬和，不染時習。

《明詩紀事》庚籤卷八陳田按　遐周《童牙》、《留篋》二稿，骨格尚未老蒼，《寒竽》一集，自謂一變，冥心苦構，心血欲嘔，頗參宋派。嘗自寫集三本，一置西禪寺，一庋笥中，一假好事傳觀，自負亦不淺矣。

劉承幹《靜歗齋遺文跋》　《靜歗齋遺文》四卷，明董斯張遐周撰。遐周有《吳興備志》三十二卷，已校刊行。吾鄉董氏在明時仍世貴顯，遐周祖份禮部尚書，父道醇南京工科給事中，兄嗣成禮部主客司郎中、贈光祿寺少卿。家固饒於資，後遇難中落。遐周雖生長華膴，獨能遺外聲利，耽情文史，晚年病足，棲心梵唄。觀其《答王亦房書》云，弟病且日深，於此五濁世界，畏之如酖，日夜想作一聾瞽僧，世間事無一相關，便是蓬閬之樂，獨「朋友性命」四字，至死不能去。又謂，世情愈淺則交情愈深。醴甘水淡，古人深契斯指。落落數語，可謂志潔行芳者矣。今讀其遺文，皆自道其性情所欲語。纏綿悱惻如湘累，俶詭幻怪如漆園，至其超然元悟，則又如靖節之琴、摩詰之詩，宜求之聲音文字之外。世有解人，當自領略得之。遐周雖逃於禪，然於書無所不讀，生平纂述甚富，又自號瘦居士，嘗著《夢曆》一書，而書其後曰：南陲之南，有古莽國。以覺之所爲者妄，夢之所爲者眞。且道覺與夢是同是別。遮裏明得去，方知瘦居士是。殆了然於死生一致而不以累心者，宜其文之不染俗氣也。甲子孟夏。

《古今詞話》詞評下卷引《柳塘詞話》　潯上董遐周，與周永年、茅維爲詞友。周有《懷響齋詞》，茅有《十賚堂詞》。而遐周詞並不隨人口吻，陳黃門大尊(樽)謂其風流調笑，情事如見者也。

分論

《明君詠》《明詩評選》卷八：亦從來未及。

《減字木蘭花・對鏡》《古今詞統》卷五：遐周所得六朝鏡銘，未及此詞妖麗。

《桃源憶故人・鬬草》《古今詞統》卷六：輕淸淡冶，不使一事，不煉一字，似施君美曲。

《海棠春・本意》(淸明做盡東風酷)《古今詞統》卷六：(「欲替」句)花能替人哭，人亦爲花愁。

《菩薩蠻・閨情》《蘭皋明詞彙選》卷二：胡云：遐周流豔工巧，是其所長。

《虞美人・禮佛》《古今詞統》卷八：(「願與」句)「願爲一滴楊枝水，灑作人間並蒂蓮」，小靑、遐周，同聲相應。

《虞美人・畫夢》《古今詞統》卷八：此必閨中實有此事，董卽代爲譜之。

《醉公子・除夜》《蘭皋明詞彙選》卷一：顧云：此君最工於字腳，須看其叶韻法。

《鵲橋僊・感悟》《古今詞統》卷八：善學辛幼安。

三：胡云：遐周以尖麗勝人，而此復帶曠致，固其變調。

《驀山溪・田家》《古今詞統》卷一一：景在眼前，想落天際。

《桂枝香・山居爲韓仲弓作》《古今詞統》卷一三：昔李爽有《山家閨怨》，此是山家閨樂。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斯張，字遐周，歸安人。故宗伯份之孫也。少負雋才，爲同里吳允兆所許。長與吳門王亦房賡唱，善病，藥盌不去口，喀喀嘔血，猶伏床枕書。年未四十而卒。撰《廣博物志》四十卷。

董樵等《遐周先生言行略》　先祖遐周先生之言曰：夫立身天地間，能轉移古今者，必具透古今之眼。人生三大事，一文章，一氣節，一性命之學。唐宋已來，儒衣冠譚性命自喜者，乃了不關孔孟大致，而曲避高深，自安淺域，殆非震旦國前古羣聖人之所以注望其後哲者也。性命之學正則事業正，事業正而後文章得正。遐周先生自叙《童牙稿》曰：往僕在強葆，伯氏方治詩，率共諸名士席間騁藻，每預下坐，欣然動顏。萬曆庚子僕十五，應童子試，從諸兄之錢唐爲湖上遊。客有稱詩者，戲效之得二語云：「遡湍一棹緩，縱眺秋山空。」同坐皆歎息，謬云僕具夙慧。先生詩文中每言家事日落，然往正，稍示眉公、允兆諸君，盡謂句中有眼。吳門王亦房尤神賞之。」遐周先生性高曠喜客，天下士爭集先生塵尾下，而益落其家事。日鬻良田買古法書金石鼎彝，懷古深思而落其家事。晚乃長捐晨夕，謀委身心事西方聖人而不慮盡落其家事。客或病先生實身落其家事，而嗟家事落者何也？先生笑曰：「吾不落家事，且落吾事。」先生述董氏家語，近始濤川。言始祖仁壽公自梅林遷濤上，里中呼爲三老董公。元末行中書省三辟之，公歎曰：「龍不隱鱗，達者深痛。」竟不應。遂鑿石爲船以見志曰：「此船可爛，吾其出矣。」遐周先生曰：北宋徽宗朝，吾梅林第一祖金紫光祿大夫貞元公與蔡京背馳者，苕中父老至今傳咏其詩，有「三槐九棘浮雲外，一樹寒梅寄我心」之句。故先生詩有「三十五年纔作父」之句。吾父讀《孟子》章句未竟，而先生即命讀《圓覺經》，親句授，遐周先生曰：「吾教子乃自得域外之方也。」先生與茗吾先世世有隱德，吾欲草創《石船志》，用昭示吾後人也。然《石船志》卒未就。伯祖伯念先生高文直節名天下，而伯念先生心獨許吾祖遐周先生。遐周先生年尚幼也，伯念先生謂人曰：「吾兄弟殆河圖北方之合數乎？吾一也，合吾者其六弟乎？」蓋先生行六。范長倩先生（允臨）書牘曰：「故人董如寤狂醉。」先生晚於苕中知舊閔先生康侯（元儁）、凌先生茗柯、沈先生蒼嶼（胤培）諸老尤厚。

里中朱文肅先生（國禎）爲庶曾祖母沈壽言曰：「遐周大宗伯之孫，黃門之子，儀部之弟，鹿門茅先生之外孫，而稱館甥於沈大司空泰垣先生。然遐周自拔足雲霄之表，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文心開闢，巨靈擘山，磊落有古節士風槩，使天下不敢以富貴目梅林氏者，吾遐周之力也。」遐周先生曰：「自周之衰，不可輕一俠字。孟軻氏儒宗之俠也，莊周之文道言之俠也。」或問文中子，先生曰：「夫文中子手提六經而續其已絕，非天下之至俠，孰能？」先生曰：「禪宗亦有俠也。夫達磨氏輕其身以永其道者，俠也。馬祖革舊轍而行其新者，俠也。」先生《朝元閣雜語》有曰：「四海人不肯了一身事，千古人不肯了一時事。明月之夜，遠望不細，書見大無顧小也。」又曰：「墨兵而誅讒賊，草莽有忠臣。書窟而對英賢，夢寐多知已。」又曰：「雞鳴登日觀望海中，層霞擁扶，光如車輪，覺洪崖羨門去人不遠。海涌天竺石島耳，我曹胸中不可一日無此景色。」又曰：「驅病問市醫必死，稽疑問肆卜必錯，破敵問邊將必怯，學詩問詞客必野。」又曰：「天下無不可爲時，但袖手。天下無一可爲時，方出手。聖賢作用，豪傑肝腸。」《靜嘯齋存草・自叙》曰：「吾少多奇抱，羲皇而下，非意所經。恨精短未能早津大道，降而爲文字之業，於百家少不探其微。」先生自題《寒竽草》曰：「自乙卯後，余詩蓋一變云。記乙巳自閩歸吳中，初晤曹能始，說詩之源委，篤好之。後能始宦南曹，及還閩，數有書以此道相勗。僕時亦以詩往正，稍示眉公、允兆諸君，盡謂句中有眼。吳門王亦房尤神賞之。」遐周先生曰：「自吾學道而詩得自遠耳。夫文生於情，情生於文，猶是阡陌解。無情之情，無文之文，荒古與棲，風塵日離，夫不知離之說者，乃不知詩。」先生之言曰：「吾少依雲棲宏和尚，後來見憨山大師、雪嶠湛然諸老，並承披霧。或問於余：今大江南北，舉文章氣節相推重，而公何暇飄搖方外乎？則正告之曰：君謂文章氣節非古豪傑之士事乎？雲棲、憨山、雪嶠、湛然所謂古豪傑之士者也。」吾父豐草先生生於萬曆庚申，遐周先生三十五歲矣。故先生詩有「三十五年纔作父」之句。吾父讀《孟子》章句未竟，而先生即命讀《圓覺經》，親句授，遐周先生曰：「吾教子乃自得域外之方也。」先生與茗柯凌先生（義渠）素結塵外之契，非名山水不言，非幽異不索，故作《湘烟錄・叙》曰：「有一境於此，危巖捍景，幽澗吹雪，林翳蕭映，徑委石仄，牛羊爲之蹂躪，樵獵者過弗睨，而烟霞之士遇之，如飫大烹，如耳大鏞，如拾久遺，如寤狂醉。」先生晚於苕中知舊閔先生康侯（元儁）、凌先生茗柯、沈先生蒼嶼（胤培）諸老尤厚。

里中朱文肅先生（國禎）爲庶曾祖母沈壽言曰：「遐周大宗伯之孫，黃門之子，儀部之弟，鹿門茅先生之外孫，而稱館甥於

世才，文章如獨鶴橫空，不受世間纖毫塵染。夫車輪之珠，吐光怪天風海濤之間，豈供禁臠后妃首飾哉！」文肅脫稿，馳寄先生，先生讀之，意不懌曰：「乃頌僕耳。」文肅聞之曰：「此吾所以頌沈母者也。」婁東西銘張先生（溥）之言曰：「遐翁土木形骸，神明遠放，閉戶而身繫名教之重。惜乎吾不及見。然著書在天壤，千年下有心者皆見之。」一先生晚病足，杜門著述，體清羸，自爲《瘦居士傳》行世。有《廣博物志》、《靜嘯齋存草》、《吹景集》、《吳興藝文補》諸書。輯《吳興備志》未竟。崇禎戊辰八月廿四日卒。卒前一日，猶兀兀點筆也。先生生於萬曆丙戌十二月廿七日，年僅四十有三。萬曆末年，士論伸而黨事起，實發端青官一案。吾伯祖伯念先生爲之倡首。啓禎已來，東南文社一昌君子之氣，而一時領袖羣賢幾人，皆當年就正遐周先生之門，比之蘇門諸君子者。然後天下謂遐周先生往日說文章氣節，非浪自鳴也。先祖太學遐周先生諱斯張，初字然明，自稱借庵居士。祖潯陽先生（份），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父龍山先生（道醇），工科給事中。長兄伯念先生（嗣成），禮部主客司郎中，贈光祿少卿。仲兄仲培先生（嗣昭），乙未進士。季兄季爽先生（嗣昕），第五兄幼函先生（嗣暐），並太學生。配沈太司空泰垣先生（儆炌）女。繼配屠太學庚朏先生（兌）女。側室施，生吾父豐草先生。【略】孫樵、耒等謹述。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七 董斯張、閔元衢《吳興備志》。 又卷一二：《吹景集》十四卷。 又卷一五：《廣博物志》五十卷。 又卷二六：《靜嘯齋存稿》十卷，《童牙稿》一卷，《客閩稿》一卷，《留篋稿》三卷，《雜文》三卷。 又卷三一：《吳興藝文補》七十卷。（與韓昌箕同輯。）

《明史·藝文志二》 董斯張《廣博物志》五十卷。 又《吳興藝文補》七十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董斯張《吳興備志》三十二卷。 又《廣博物志》五十卷。 又董斯張、閔元衢、韓千秋《吳興藝文補》四十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一·吳興備志》 三十二卷。明董斯張撰。【略】

明文學部二·董斯張

《嘉業堂藏書志》卷三《廣博物志》五十卷(明萬曆刻本)。明董斯張遐周撰。晉張華《博物志》，宋李石續之，仍其舊。遐周全改華之舊例，變爲分門隸事之書，凡分大目二十有二，子目一百六十七。所載始於三墳，迄於隋代，其徵引諸書，皆標列原名於每條之下，在明代類書，最爲近古。《四庫》著錄。首有朱國禎、韓敬序，板口有「高暉堂」三字。(繆稿)

又卷四《緒言》四卷(舊鈔本)。明董斯張撰。【略】其集有《靜歗齋存稿》十卷，《童牙稿》一卷，《客閩稿》一卷，《未焚稿》一卷，《留篋稿》三卷。此《緒言》四卷，亦其詩文也。首有太原王穉登序，又朱長春序。有「抱經樓」白文方印。(繆稿)

藝文

范景文

論述

孫承宗《讀范夢章詩稿序》 今夫馭豪傑之材於觚管，爲文爲詩，亦復如豪傑任天下，不入其中不親，不超其外不爽。然不超其外而中入者拙，不入其中而外超者巧。拙非豪傑之才，巧非豪傑之心，是唯眞豪傑，爽入其中，親超其外，亦復如爲詩爲文，渾合四氣，而風襟爽頤，獨標其致於秋。夫記言禮言德多言致，蓋致言所至之標邁也。四時各有致，而或菀或枯，獨秋之致，集四叙之實，而澹冷清虛，亦復如豪傑之眞，親而不爲拙，爽而不爲巧。昔歐陽子賦秋，以秋之聲之色之容之氣，而中固函秋之致。其烟霏雲斂，天高日晶，卽草變木脫，而概於過盛，揫於旣老，一遭於所適遭，又若寫秋之才之心，而遂以標其致。至云聞行聲，不聞號令，則直狀豪傑沉心爽手，不動聲色，予天下以春生秋殺之常而不覺。予向在周行，或以詩文閱豪傑之品。周善病，遂廢一足，乃高卧謝客，未及交臂而死矣。亦房深淺入時，游道頗適在中林，頗以豪傑閱詩文之品。蓋予友范孟章，其人、其詩文爲得之。頃遂，身後有不能舉其姓名者矣。遐周獨能念之不置，往往見於詩詞，此日相讀其詩，若爽襟袖，遂爽心脾，其佳勝往得之秋，初見「衣裁薜荔將終隱，手逢，當無愧色，文人下世，後死者例有哀辭，聊寫胸臆以附諸公後云。種蒹葭爲聽秋。」又云：「景欲並幽延月看，時當絕勝趁秋聽。」又云：「酒華浮玉腸生雪，茶韻吹蘭氣帶秋。」三偶覺清泠有骨象，宛如面對清標，若《於陵》、《聊城》、《金陵》、《蛇溝》及《漂母》、《陸丞相》、《方先生》諸作，頓不當以事羈，筒郵屢至。唐人謂「無日不相見，有時還寄書」，幾爲我兩人寫照矣。和者惟余一人。綠陰砌下，黃葉窗前，對榻同吟，歲無虛月，月無虛日。間在篇什間。後又逐簡秋聲，其中二聯五言，如：「明月人千里，秋風字一函。」「分題當贈柳，惜別正悲秋。」「時偏宜冷夜，人半是秋山。」「與秋同澹冷，對酒益清虛。」「露華臨夜白，天氣入秋清。」「傷晚憐秋老，貪清坐夜分。」七言一生吟咏事畢。吳門王亦房而

茅元儀《哭董遐周》(四首) (存目)

韓曾駒《輓董遐周先生詩(並序)》 才士死生，由蒼蒼耶？由冥冥耶？胡洩良夢而生，鬼神我欺耶？胡嬰奇疾而廢，鬼神我妒耶？胡豐厥才而嗇厥齡耶？胡不並嗇厥才耶？曷獨嗇厥齡而秀隕露晞，多人憐才念耶？天之憐才，顧不人若耶？抑憐之有以異耶？人愛欲其生，天愛速其死耶？抑人之君子，天之戮民耶？抑委其蛻者升其精耶？班於列星燦於雲霞耶？我目隔帷而若盲，耳隔垣而若聾，烏能覽鑒髮於層霄耶？聆謦咳於九天耶？歌以輓之，先生其聞也耶？

徐波《哀董遐周》 余以王亦房知有遐周。亦房歿十年，始以詩相質。遐周善病，遂廢一足，乃高卧謝客，未及交臂而死矣。亦房深淺入時，游道頗適在中林，頗以豪傑閱詩文之品。蓋予友范孟章，其人、其詩文爲得之。頃遂，身後有不能舉其姓名者矣。遐周獨能念之不置，往往見於詩詞，此日相逢，當無愧色，文人下世，後死者例有哀辭，聊寫胸臆以附諸公後云。

閔元衢《祭董遐周文》 (存目)

孫淳《哭董遐周社兄十二章(並序)》 遐周病廢十年，掩關謝客，往來唱和者惟余一人。綠陰砌下，黃葉窗前，對榻同吟，歲無虛月，月無虛日。間在篇什間。後又逐簡秋聲，其中二聯五言，如：「明月人千里，秋風字一函。」「分題當贈柳，惜別正悲秋。」「時偏宜冷夜，人半是秋山。」「與秋同澹冷，對酒益清虛。」「露華臨夜白，天氣入秋清。」「傷晚憐秋老，貪清坐夜分。」七言一生吟咏事畢。吳門王亦房而遐周嘗曰：「詩以性情爲主，識得性情二字，

如：「秋生一夜寒初逗，月照三人影未勞。」「秀色侵眉秋水湛，墨光觸手古香生。」「行色三更隨月冷，襟期六月帶秋涼。」「人貪攬勝難言別，月好逢秋不厭重。」「疊浪遠山描淺黛，媚人明月趁清秋。」「秋逢爽候隨開社，舫載名流便擬仙。」其發端結局，如：「憶山偶得句，多半是言秋。」「非貪明月好，不願值中秋。」「何事三春裏，泠然一片秋。」「雨餘宜對月，雖夏亦云秋。」「秋夜勞人處，愁多夢亦多。」「秋雖方過半，月却尚能纖。」「秋遊宜淨侶，忽漫却逢僧。」「作意看紅葉，遊時定趁秋。」「月固秋深好，逢秋色自奇。」「秋宵長自可，只是夢無端。」「遊子關情處，江空白露秋。」如：「蒹葭已自見秋容，何得舟橫淺水中。」「清宵何事偏陰雨，一歲中秋得歲廻。」「廣陵濤起漲秋間，一棹乘潮夜抵關。」「東籬分得幾叢花，映綴秋容爛若霞。」「愛殺中秋好月光，竹邊清切水邊涼。」「秋水蒹葭綠水敷，泠香亭外碧澄湖。」「風物何時最爽森，除將秋霽是春陰。」「不爲經秋瘦倍前，愁心難理緒紛然。」如：「颯然生遠樹，大半是秋聲。」「佳集無嫌數，中秋定可仍。」「歸家看亦好，剋日到中秋。」「秋遊那得此，好去傲朝房，拒門自經。閣吏拘持解之，入僧舍，草遺疏，賦絕命詩，赴演象所，仙坡。」「中秋輸此賞，荷露正娟娟。」如：「似帶高秋清冽意，誰誇穀雨剪新芽。」「嫩綠初黃憑看取，晚秋風物早春詩。」「窮殺城南耕瘠土，年年塚半哭秋風。」「當夏快來秋意爽，兼將涼雨快如何。」其古如：「照出淨明心，秋澄而月霽。」「西陵秋草外，高墳立突兀。」「秋意散人懷，復當芳月上。」「新秋亦已清，況是經雨後。」「出土精色寒，冷光洗秋雨。」如：「石馬夜嘶風悲怒，衰柳泣秋咽露寒。」至《秋望》云：「霜壓秋光碎，林容似不勝。近山空翠濕，低野遠烟憑。聲咽風中雁，影寒水際僧。攬雲樓上望，日在最高層。」及《秋禊》諸作，何得秋之深也。他詩雖復言春言夏言冬言豪華言悲苦，其致皆秋，如：「妙明佛性潭相印，禪定僧容鶴與同。」「花爲熙春猶戀草，樹當趁月尚棲禽。」「着眼雲容當夏異，撩人風物過江多。」「展卷吹波翻石浪，聽茶沸雪攪松濤。」「花下彈琴驚鳥睡，松陰落子助棋幽。」「來青乍映迎風竹，送日常焚入夜香。」「鳥遷樹影歸林亂，雲戀湖陰入岫遲。」又如：「仍攜餘夢去，□□卧湖間。」「半掩門何意，主人愛月明。」此等清虛，雖不言秋，殊有秋襟。《泉林》三詩，別具氣力。《謁岳》則情事藹然，明神爲在，蓋心有致，詩其一至也。而詩亦有致，如其心耳。篇中所云澹冷清虛，自是豪傑心致。蓋熱腸澹冷，實曲清虛，故詩得爲致，備四氣之和，而用秋，具冲溶滿志，具見四氣之和，而用秋處獨不沾帶，不掛牽，能英能雄，無小不大，無故不新，無濃不澹，無滯不靈，無不獨以義烈見重矣。

《明詩紀事》辛籤卷三陳田按　公以救石齋削籍，攷集中《讜論當存人材可》一疏可見。牧齋云：「武陵起復，夢章自南率九卿論劾。」竹垞云：「坐劾相除名」，非其實也。又集中有《論熊文燦撫賊未可輕信》一疏云：「皇上銳

意蕩平，以撻伐之柄屬於熊文燦；十二萬之兵，二百餘萬之餉，不惜竭海內民力、九邊兵力，供其指揮。原欲摧陷廓清，洗而空之，非令一撫豢彼苞孽，爲苟且計也。從來治盜之法，曰勦，曰撫，權可兼行，勢難偏廢。勦而後撫，求撫在我，而權在彼；不勦而撫，求撫在我，而權在彼。權在我，可操縱自如，權在彼，則叛服不常。且撫之不效，已非一日，此撫彼叛，朝撫暮叛，外撫中叛。今楚賊張獻忠，人不散隊，械不去身，分食於地，資貨於商，據陸而復問水，市馬而復造舟，此其逆萌叵測，伺隙狂逞。儻養癰一潰，破浪乘風；加以江北旱、蝗，流亡載道，飢寒之徒，易於響應，噬臍豈有及乎？」論勦撫之局，洞若觀火。《明史》本傳不載，故詳錄之。公論詩云：「余固非懷濡忍之志，萌計較之私者，所能竊附而爲之也。弘光詔贈太傅，謚文貞。

《崇禎忠節錄》卷一　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范景文，字夢章，號質公，北直吳橋人。萬曆癸丑進士。當逆璫煽燄時，景文請告林下，允。東林諸君子遭逆陷害，景文家去京師甚近，無不使人陰爲用全，或走書當事，力爲排解。如周順昌懸賞追比，景文變產資之，不足，則遍告同志以爲助。及爲執政，莊烈皇帝惡臣下各持門戶，言官多廷杖竄逐，景文從容救解，以此諸賢得不死者甚多。所薦皆東林賢士，柰同政者俱小人，多掣肘。居私室必浩歎長吁，憂簇於眉，無日開也。甲申二月，入閣，寇逼，召對平臺，景文對曰：「聯絡人心，堅守待援，此臣所知，他非敢議。」上曰：「君死社稷，朕志已定，卿言是也。」三月十八日，賊攻彰儀門，太監已謀內應迎賊矣。景文值宿內閣，十九日早，方詣中左門請見，而宮人倉皇出走，問之，曰：「王太監隨駕南行矣。」遂趨朝房，賊騎充斥，家人勸易服歸寓，瞷駕爲去就。」景文曰：「駕出不與聞，今將安歸？」頃之，出朝房，遂自經。家人復入而釋之，景文曰：「此非爲我也。」因至五顯廟草遺疏畢，旋賦絕命辭云：「孤臣空灑淚，天步遂如斯。妖蝕三光暗，心盟九廟知。翠華迷草露，淮水漲烟澌。故國千年恨，忠魂繞玉墀。」蓋誤信宮人言駕南行，以爲必尋金陵也。又賦一章，有「誰言信圖非男子，延息移時何所爲」之句。家人環泣，景文長歎曰：「今日之事，皆謀國者刻深剝削以致此。我爲輔臣四十餘日，不能匡救，惟一死以報君恩。傳之後世，知誤國者非我也。」呼一人隨至馴象所，望闕再拜，遙拜先隴，顧家人曰：「翌晨收我。」遂投雙塔寺旁龍象庵古井中死，

傳記

張岱《甲申死難列傳（有總論）》　范景文，號質公，河間吳橋人。萬曆癸丑進士，除東昌府推官，以清望擢吏部郎。天啓間，北人附逆閹專政，卽家起景文掌文選事。景文嘆曰：「彼欲礪劍血人，而以我爲鎮鄒乎？」未浹月卽移疾求去，天下高之。閹黨敗，起太常少卿，以僉都御史，巡撫河南。蒞事踰月，卽提兵入衛。四方勤王之兵，先抵城下者，以中州爲首。陞兵部侍郎，鎮昌平，進南京參贊尚書。時賊在英、廬，留都岌岌，景文定營制，治樓船，鍊火器，屹然保障，賊卒不敢渡江。會武陵奪情，國論騰沸，景文自南率九

年五十九。妻某氏，先縊死。福王立南都，贈太傅，謚文貞。我朝亦予贈謚。

陳濟生《范文貞公》（存目）

《明史・范景文傳》（存目）

同治《畿輔通志》卷二二〇《列傳》

王孫錫《范文忠公年譜》（存目）

紀事

錢謙益《范司馬參機奏疏序》 參機奏疏若干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吳橋范公所著也。侍御方君孩未爲芟其煩長，抉摘其指意，以傳於世，而屬余序之。余讀之，喟然而歎曰：嗟乎！良醫之治病，有標有本。治標者寒熱補瀉，七方十劑，可以診而知，知而言者也。至於本病癥結，深傳變隱，診之者難知，知之者難言。故曰：三折肱知爲良醫，上醫醫國。豈不信哉！頃者海內多事，奴訌於北，寇蔓於南。天子睠顧陪京，以留樞付公。公在事凡四年，廉辨以率僚屬，公嚴以杜干請，勤敏以蒐車實、詰戎備，誠信以撫將士、勵拳勇。南額兵八萬人，堪戰者不滿萬，荷戈則爲象物，脫巾則爲驕子。定營制，簡家丁，治樓船，練火器，將知兵，兵習將，部曲壁壘，煥然一新。於是乎有援池援滁援廬之師，江浦之役，賊烽夜照江水，不能以片羽飛渡，誰之力也？公之建置，以謂非戰無以爲守，非守江無以守陵守京，非守江北，無以守江南。此守江南之大局也。以池河衛關山，以關山衛滁、浦，此守江外之大局也。宿重兵於廬，游兵出英、六之間，東據鳳、泗，西應皖、楚，南控江，北扼淮，此守江北之大局也。寇自豫趨廬，自鳳趨池，又自和州府推官，後同入爲吏部郎。天啓甲子乙丑間，同以忤璫歸。崇禎中，又相趨浦，寇無所不窺，我無所不應。尅期於漏刻，決幾於呼吸。料無不當，而繼爲南京參贊兵部尚書。文忠撰《忠節太翁墓誌》，謂「予與介孺生平、行徑、應無不先。公之全局曉然，如畫圖聚米，寇無能出吾彀中也。雖然，此公之治標病者也，非所以治本也。天下之病，莫大乎縱方張之寇，豢必叛之賊，奉之以土地，資之以物力，假之以名號，寬之以歲月，使之休養生息，布置部署，爲其所願爲，而海內莫之敢指。此所謂診之而難知，知之而難言者也。公抗疏發其機牙，抉其苞孽，西賊膽寒，中樞心悸，公坐此去不旋踵矣。嗟乎！良醫之醫國也，其奏效豈不獨難，而用心豈不獨苦哉？唐末之於巢也，劉巨容欲留之以徼富貴，高駢欲縱之以聳朝廷。元末之於谷眞也，主撫者吞浮海之餌，主捕者膺羈管之禍。今之縱獻賊也何居？天祚聖明，玩寇者伏法矣，誤國者輿尸矣，游魂假息，飽颺而去者，行且懸首藁街。公之言於是乎炳丹青而信金石矣。公盡折肱之能，而國收瞑眩之效。唐、元之季世，豈足道哉！孩未之表而傳之也，固曰聖天子殷憂多難，將以公爲岐、摯、扁鵲。奏疏具在，標本之症，參伍於簡牘之間，其庶幾比於玉函金匱乎？然則孩未亦醫國者之指南也。崇禎辛巳正月序。

《弘光實錄鈔》卷二〇（存目）

黃宗羲《思舊錄》 范景文，號質公，吳橋人，東閣大學士。甲申之變，投龍泉巷古井。公儀觀甚偉，好自標致。在吏部考功時，逆奄以先忠端公八人姓名致公，公曰：「此八司馬故事也，某豈奸黨之鷹鸇乎？」投板而歸。其爲大司馬，頗留心於著述。劉振之之《識大編》，茅元儀之《武備志》，皆公所指授也。然其人皆非作手，猥雜不足觀，而公之虛懷下士，末世所僅見耳。余謁公，公出其書畫，賞玩終日，有宋刻《爭坐位帖》，神宗賜奄人以抵俸者，公欲鉤勒重刻。公有家樂，每飯則出以侑酒，風流文采，照映一時。由是知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五 范景文《昭代武功錄》十卷。（分二類：曰親征，曰勳績。自洪、永迄萬曆四十七年等事。）又卷九：《國朝大臣譜》十六卷。（自吳王元年至泰昌元年，編年，類次：內閣、六部、都察院，遷除卒官事實皆具。）《南樞志》一百七十卷。（張可仕同輯。）又卷一三：《師律》十六

卷。　又卷二八：《餐冰齋詩》。一卷。

《明史・藝文志二》　范景文《昭代武功錄》十卷。　又《大臣譜》十六卷。　又《南樞志》一百七十卷。　又《師律》十六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范景文《大臣譜》十二卷。　又《文忠集》十二卷。

《國史經籍志補》　范景文《國朝大臣譜》十六卷，十六冊，缺一冊。

《四庫全書總目・傳記類存目四・大臣譜》　十六卷。明范景文撰。【略】其書皆紀明代大臣。內閣、七卿各爲二卷。起自洪武，迄於泰昌，皆用編年之體而不分列傳。凡例稱「一憑實錄，不置褒貶。其銓除去就，國史有佚者，則採傳誌補之。或人非大臣，而章奏事與大臣相關者，亦附見焉。」此本世罕流傳，前後無序跋，而有景文二私印。中多墨筆添改之處，蓋即其家初印覆校之稿本也。

又《別集類二五・范文忠集》　十二卷。明范景文撰。【略】所著詩文有《味元堂疏稿》、《思仁堂存稿》、《玉靜閣存稿》、《且園存稿》、《瀾園存稿》、《餐冰齋詩稿》諸目。其子毓秀及其甥王孫錫等合編以爲此集。

阮大鋮

論述

葉燦《詠懷堂詩集序》　公少負磊落倜儻之才，饒經世大略，人人以公輔期之，居掖垣謇謇有聲，熱腸快口，不作寒蟬囁嚅態，逡巡卿列，行且柄用，一與時忤，便留情著述。家世簪纓，多藏書，徧發讀之，又性敏捷，目數行下，一過不忘，無論經史子集，神仙佛道，諸鴻章鉅簡，卽瑣談雜誌、方言小說、詞曲傳奇，無不薈蘩而掇拾之。聰明之所溢發，筆墨之所點染，無不各極其妙，學士家傳戶誦，而全副精力尤注射於五七字之間。抉摘刻削，吟或一字未安，卽經歷歲時，必改竄深穩乃已，眞有語不驚人死不休者。卽孟襄陽之眉毫盡落，王摩詰之走入醋甕，其攻苦殆無以遠過。以故其詩有莊麗者，有澹雅者，有曠逸者，有香豔者，至其窮微極渺、靈心慧舌，或古人之所已到，或古人之所未有，忽然出之，手與筆化，卽公亦不知其所以至而至焉。

鄺露《詠懷堂詩集序》　吾師石巢氏，鍾衡廬灊霾溢蠡之氣，而煥乎離，處神光禧廟今上不諱之朝，而丁乎蹇，尟登歌清廟，賡載肅邕，而啁哳乎江潭蕩瀁之濱，鞮鞻舌瞿，哭秦完宋，沮羸裘而顚連乎五噫之廡，明乎王政之因革，風俗之播遷，鬼神之悲悼，餔糟審矣，離騷牢矣。

《菉楚齋隨筆》卷三　阮大鋮誤國庸臣，人不足道，然卒殉南都之難，較之背主求榮者，猶爲有別。撰有《燕子箋》□種曲，風行宇內，幾於家置一編。其詩尤才華富麗，風骨高騫，洵能傾倒一時，實足與錢牧齋、吳梅村、龔芝麓江左三家相頡頏。徒以摧折太早，又列名閹籍，以致撰述湮沒不彰。所撰《詠懷堂詩集》四卷、《外集甲部》一卷、《乙部》一卷，爲崇禎乙亥冬月自刊本。詩前有眷弟葉燦序十九頁，推崇備至，又有門人鄺露序三頁，目錄廿七頁，後有大鋮自序五頁。卷端題「石巢阮大鋮集之著，南海鄺露公露校」。《外集》前有自序五頁，目錄十九頁。《甲》、《乙》部卷端均題云「衲子德浩、宗白校」。刊本亦甚工，確爲明末刊本。孔雀有毒，不掩文章，就詩論詩，亦明季一大家也。其刊本極爲罕見，故詳記之於此。

《菉楚齋三筆》卷一《阮大鋮工書法》（存目）　阮光祿大鋮，固是江令一輩人，所著《燕子箋》、《春燈謎》雜劇，梨園子弟爭唱之。嘗作《減字木蘭花》云：「春光漸老。流鶯不管人煩惱。細雨窗紗，深巷清晨賣杏花。　眉峰雙蹙。畫中有個人如玉。小立簾前，待燕歸來始下簾。」其溫麗不減和凝。予曾至皖江，作《雜感》一絕句云：「亂落楊花攪白緜。皖江江水綠於煙。南朝狎客無人見，腸斷聲聲燕子箋。」（《詞苑叢談》）

高奕《新傳奇品》　阮大鋮，金陵人，道學面君，步履不妨。所著傳奇五本。《雙金榜》、《春燈謎》、《牟尼合》、《忠孝環》、《燕子箋》。

《雨村曲話》卷下　阮大鋮，自號百子山樵，所撰《燕子箋》，名重一時。然其人心術既壞，惟覺淫詞可憎，所謂亡國之音也。

《小說考證拾遺》引《花朝生筆記》 阮圓海大鋮，依附客魏，廉恥喪盡，後與馬士英迎立福王，位至司馬。乙酉之變，又復投誠北庭，道死僊霞，其人其品，固不足論。然其所作諸曲，直可追步元人，君子不以人廢言，亦不可置諸不論也。阮所作共五種：曰《雙金榜》、曰《牟尼合》、曰《忠孝環》、曰《春燈謎》、曰《燕子箋》，五種中以《燕子箋》最勝。弘光時，曾以吳綾作朱絲闌，命王鐸楷書此曲，爲內廷供奉之具，而民間之演此劇者，歲無虛日，可謂盛矣。余於石巢諸曲，祇有《春燈謎》、《燕子箋》二種，他則未見。《春燈謎》以「十錯認」爲悔過之言，今讀其詞，殊不足取。除《遊街北曲》一套外，餘皆不堪評論，僅足供優孟之衣冠耳。唯《旅泊中一江風》一支，頗有玉茗風度也。【略】至於《燕子箋》，則美不勝收矣。【略】惜乎立品不端，爲士林所不齒，然則人可不爲善人哉！

吳梅《〈雙金榜〉跋》（存目）

佚名《〈燕子箋〉原叙》 天地者，文人之逆旅；歌詞者，才士之性靈。始於三唐，而其風遂流爲雜劇；盛於兩宋，而其製悉備乎九宮。施、高、湯、沈之餘，詎無雅唱？關、鄭、馬、白之外，間有名篇。求其辭屏淫哇、義符比興者，則惟《燕子箋》一書。以司馬之奇才，譜遏雲之逸響，洵足以緣情定性，考古證今也。鏗鏘協律於吳綾，冶豔流情於玳管。尋宮數羽，等顧曲之周郎；摘粉搓酥，擬塡詞於左譽。至其所稱茂陵華胄，藝苑名流，雕龍髫髻之年，繡虎綺紈之歲，當筵染翰，筆垂露而花生，入座驚人，賦凌雲而鳳舞。而且鸞交兩美，燕合雙姝；搴翠袖以相憐，惟存宛轉，戀紅衫而欲絕，但有纏緜。歸向扶風，較孟光而益麗，攜來蜀郡，擬卓氏而無慚。斯已暢文苑之勝情，極璇閨之雅事。況乃雁塔題名而後，曳履瑤墀，虎頭拜爵之餘，談兵玉帳。憶當日秦樓惜別，離愁誰慰於從軍？幸此時韋曲尋歡，良覿並欣於綰帶。宋玉指巫山爲雲雨，憑虛而大有鍾情，屈平借香草爲友朋，卽物而何妨託興？於是毫抽五色，覺銀箏檀板聊以爲娛，曲按五聲，俾巷婦衢童聞而知感。聽之將或歌而或泣，作者亦宜雅而宜風。此殆如南部詞流，發悲歌於玉樹，西崑才子，奪逸韻於金荃者也。攬厥始終，綜其本末，體製要由於樂府，興觀允助乎騷壇焉耳。

《懷遠堂批點燕子箋序》 余流覽傳奇，而嘆古人立言之妙，不以顯晦異也。儒生默識羣編，可立致通顯，不則亦章章稱名彥焉。優人揣今摹古，傳之聲容，既精且備，甚至儒生羨賞莫及，或亦章章稱名優人焉。然優人之技益工，其品益下；儒生之學日茂，其報日豐。於是高明博雅之家，競取工於儒生之文，而優人之文遂相誡勿復焉。以爲（下闕）

韋佩居士《燕子箋序》 此石巢先生所塡第六種傳奇矣。或曰：「澤畔行吟，與其江蘺杜若，從乎彭咸，毋寧桃花扇底，歌樂太平之爲善怨耶！」而不盡乎此也。或曰：「野史稗官，奇書軼事，新料瑰瑋，辟諸琪花瑤草，棄置可惜。塡詞以爲詩家之尾閭，收詞賦之甌脫，是亦才人弸肆之致也。」而不盡乎此也。或曰：「隱几含毫，登場觀劇，是屬兩事。頗有塡成玄圃玉積，及演出，若三家村學堂總角徒弟背賢文，唼唼平腔，久而不盡者。此詞能使霞衣花袖，按節逞態，濃纖閒鬧，推換停勻，鬼國天魔，海童怪馬，洞心駭目，以此壓倒響屧緋袍五倫四德耶！」似也，而不盡乎此也。然則誰居？韋佩居士曰：盍合詞之全幅而觀之？構局引絲，有伏有應，有詳有約，有案有斷，卽遊戲三昧，實御以左、國、龍門家法。而慧心盤腸，蜿紆屈曲，全在筋轉脈搖處，別有馬跡蛛絲、草蛇灰線之妙。介處、白處、有字處、無字處，皆有情有文、有聲有態，以至眉輪眼角、衣痕袖摺、茗椀香爐，無非神情，無非關鏁，此亦未易與不細心人道也。夫綦席枕藉，送客留髡，傷於荒矣；挑金贈藥，韓香溫鏡，誨之婬矣。釋此而必出於五倫四德，以賺配饗白豬肉，尤爲可嘔，孰如此因情作畫，因畫生情，非夢非眞，有意無意，始以懷春，終焉正範？藥（應爲「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溫柔敦厚，石巢先生始於性情矣。卽以續大小山，鼓吹風雅，且以爲女嬃、肆姐，託物流連，足代反《離騷》也。何爲而不可哉？何爲而不可哉？

《劇說》卷三 相傳阮圓海作《燕子箋》，是刺倪鴻寶。

董康《燕子箋跋》 阮圓海自撰曲本《燕子箋》、《春燈謎》，先出家伶奏伎，競詡新聲。當時清流諸子，且譽且笑詆之，寖成仇局，其名乃盛傳於世。予得詠懷堂原本，重爲校刊。觀其措意命辭，不必窮幽極妍，而脈絡貫穿，自然融洽，殆非凡手所能企及。特縱筆所至，曲家舊譜未暇一一檢覈，如《燕子箋》第六《寫像》一齣，〔天燈魚雁對芙蓉〕，原作〔山漁燈犯〕。案：〔山漁燈犯〕，乃〔山花子〕、〔漁家傲〕、〔剔銀燈〕三調合成，本屬犯調，不應更加「犯」字，茲依《九宮正始》更正。又原曲「承謝」下數語，與譜未諧，略爲更易數字，恐未免臧晉叔改竄玉茗《四夢》之譏也。

吳梅《燕子箋跋》（存目）

王思任《春燈謎叙》 臨川清遠道人，自泥天竈，取日膏月汁，烘燒五色之霞，絕不肯俯齊州，掄煙片點。於是《四夢》熟而膾炙四天之下，四天之下，皆在屏處南都之際。時方結納清流，力求湔雪，而清流諸君子持之故急，不遂競與傳其薪而乞其火，遞相夢夢，凌夷至今。胡柴白棍，竄塞眯哭，其中竟不以影質溺，則亦大可咍矣。道人去廿餘年，而皖有百子山樵出，早慧早髯復早貴。肺肝錦洞，靈識犀通，奧簡遍採，大書獨括。曾以文魁髮燥，表壓會場，奉使極旗亭郵道之踪，補衮益山龍穀藻之美。著作建明，別有顛尾，時命偶謬，丁遇人疴，觸忌招訾，渭涇倒置。遂放意歸田，白眼寄傲，只於桃花扇影之下，顧曲辯撾。一日拍案大叫，以爲天下事有何經？正萬車載鬼，悉黎丘耳。乃不譜舊聞，特舒臆見，劃雷睛裡，布架空中。甫閱月而《春燈謎記》就，亦不減擊鉢之敏矣。中有「十錯認」：自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至上下倫物，無不認也，無不錯也。文筍鬬縫，巧軸轉關，石破天來，峰窮境出。擬事既以贍貼，集唐若出前緣。爲予監優兩夕，千人萬人俱大歡喜。或癡其神，或悸其魄，或顛其首，或迸其淚。眞有此學官之兒，眞有此樞密之女，奪舍離魂，飛頭易面，亦可謂偃師般倕之最狡極獪者矣。然予斷之，兩言而止。天下無可認眞，而惟情可認眞；天下無有當錯，而惟文章不可不錯。情可認眞，此相如、孟光之所以一打而中也；文章不可不錯，則山樵花筆之所以參伍而綜也。作易者，其有憂心乎？山樵之鑄錯也，接道人之憨夢也。夢嚴出世，錯寬入世，至夢與錯交行於世，以爲世固當然，天下事豈可問哉！

《閑居雜綴》《春燈謎》，阮大鋮樂府之一也。音律諧美，不下《燕子箋》，而情事之離奇過之。孔雀雖有毒，不能廢文章，傳誦到今，夫豈偶然。

吳梅《春燈謎跋》 此記用筆最淡，四種中文字以此爲最平正，而情節離奇，尤四記中最詭異者。結穴在十錯認。《表錯》一折，將父子、兄弟、夫妻眷屬，一一顛倒錯亂，其結撰至苦。而〔清江引〕二支，一則云：「功名傀儡場。影弄嬰兒象。饒伊算清來，倒底是個糊塗賬。」一則云：「閒愁萬斛堆，白髮三千丈。認眞的把這部傳奇請仔細想。」是作者寓意，已明白言之。余故謂《雙金榜》爲文過之書，此記則悔過之作也。且圓海四記，皆作於閒廢金陵之日。觀《雙金榜・蜨引》云：「怎如青溪明月一漁翁，玉笛梅花三弄。」《牟尼合》雖避暑姑熟而作，第《叙締》折〔玉芙蓉〕云：「風光六代偏，煙樹三山遠。」亦不離金陵也。《燕子箋・家門》折云：「爛醉莫愁湖上。」此記《提唱》折又云：「百花深處詠懷堂。」「百花深處」者，即石巢園之一景。是可知四記之成，皆在屏處南都之際。時方結納清流，力求湔雪，而清流諸君子持之故急，不容自新。於是有異日鈎黨之禍。假令諸君子稍貶崖岸，容納放豚，正是有用之才，何至國事破裂若此。余讀其《詠懷堂詩》，一時縞紵投贈之多，幾、復兩社之彥，即牧齋、梅村，亦與酬唱，是圓海放廢之時，頗知怨艾，此又尚論者所宜平心衡之也。此記獺皮海，或云影射張獻忠，亦無確證，鄙意不必牽附。《轟謎》折〔北朝天子〕二支，一云：「千狀千狀」，一云：「非想非想」，較梁伯龍「擺開擺開」，穩愜多多，即遇屠長卿，亦無可吹求矣。〔芙蓉三疊錦〕、〔春絮一江飛〕二支，爲圓海自集之曲，聲律亦復平穩。一部傳奇，必須有耐唱曲幾支，方足饜度曲家之望。若力求簡單，少用慢板，可以娛目，無可悅耳，此則排場不合矣。余最愛《報溺》、《巧憶》、《泄箋》諸折，其詞如春鼯秋棠，不尚詞藻，別饒幽豔。此境惟圓海有之，他人不能也。惟北詞終有窮境出。擬事既以贍貼，集唐若出前緣。爲予監優兩夕，千人萬人俱大歡喜。或癡其神，或悸其魄，或顛其首，或迸其淚。眞有此學官之兒，眞有此樞密之女，奪舍離魂，飛頭易面，亦可謂偃師般倕之最狡極獪者矣。然予斷之，兩言而止。天下無可認眞，而惟情可認眞；天下無有當錯，而惟文章不可不錯。情可認眞，此相如、孟光之所以一打而中也；文章不可不錯，則山樵花筆之所以參伍而綜也。作易者，其有憂心乎？山樵之鑄錯也，接道人之憨夢也。夢嚴出世，錯寬入世，至夢與錯交行於世，以爲世固當然，天下事豈可問哉！

漳川吏行者《牟尼合題詞》 人以緣生，復以生生緣緣中變幻，遂成器世界，而爲一大戲場。三千大千，盡弄情鬼，往古來今，都爲識死。以悲懽離合，膠柱寃親，致生且淨丑，塗抹本來。試問當場燈火，從何生滅？傀儡線索，從何提掇？彼啼笑中人，自不能覺自，反借冷眼一點，諸趣立空。咄咄大夢，何所把持？獨有形山一寶，隨劫往來。恩愛不能染，兇燄不能催，水火不能焚溺，歷盡生老病苦，止落精精光光，團圓一顆。噫！亦奇矣。石巢老人，犀照赤水，鉢降驪龍，鄭重此物，願同彼岸。以爲此方教體，利於扮演聲歌。於是借機說法，遊戲三昧。拈出達摩舊案，廣宣牟尼新聞。使恆沙國土，皆知善果福報，不出個中。即梁武帝機緣未湊，當面錯過。然折蘆慈航，猶得及於子孫。保有寧馨，以圖家慶，回視兇魔，奈我佛珠何？倘人人知有家珍，生長愛護，不離寶母，永離危險，庶不負石巢一念婆心乎！不然擊鼓鳴鐘，上堂白槌，不能感發一切善男女。則棒喝葛藤，反不如板腔慈悲，石巢不更爲法王功臣云。

曹履山《牟尼合序》 漁山曰：「詩之新聲，已聞其槩。此曲之即新成故，

可得詳與？」百子曰：「凡曲既從新生，正當息慮于喁，以聽風之自轉。奈何抽黃對白，託爲牛鬼蛇神！此曲本近三百年來，惟《琵琶》、《西廂》。然《琵琶》不能無間，近代『兩夢』傳奇，足厭人意。往時梁谿、松陵兩先生，號能顧曲。然梁谿猶在近遠之間，至『兩夢』傳奇之外，復有他本。中多奧句，更多屋下架梁，令人憒憒不暇舉其凡。所以然者，景不從心，一切皆由外彀。悉類市寶，矇昧金針，究使一二君子登塲；鐘鼓元聲，不知誰爲獨有。至於牌名合拍，尚爾惛然莫知，於是倩彼伶人，徒取充韻。有強合宮調，或轉入商聲；元是越聲，或插入南調。諸如此類，襲沿強尋，一事檃合，各本同調。中間成事，悉做不知。夫盡力前詞，已非如各代。自號一家，況見種種祖襲謬傳。豈三調之正聲，非《韶》《夏》之鄭曲乎？」漁山曰：「論變既詳，無如請式。」於是撰《蕭思遠牟尼合》事，自唱自板，抵十五六日，迄用有成，語語由衷，半字不寄籬下。總若天風自來，悉成妙響。夫妻父子，與人間朋友，儁氣俠腸，接笋穿微，一絲不漏。惟是妙處，令人設身易地，痛癢自知。雖剝盡「四庫」靈文，不知何處下手。正恐到下手處，纖毫無用，於此獨見天心，正是百子顓門。海內始知大龍獨步，視向之黃鐘音首，到此別開洞天，而樂府之精微乃盡。擬於今秋八月，須邀何人賞聽？則天門之內，一座青山，呼起謝朓、青蓮，百子當歌，漁山爲之起舞。

吳梅《牟尼合跋》（存目）

王立承《牟尼合跋》 此曲阮大鋮筆，爲在南都時作。近董綬經先生有復刻，鐫校絕精，爲一時善本。惟佚漳川吏行者（康）、曹履兩序，僅存文啓美一序而已。卷下《伶詞》一齣，頗有異同。按劇中內官牛承恩、邢翰用慶賀舊內使裴寂生日，召搬猴戲，芮來承應，對牛、邢云：「好笑的儘有，只怕有拘。」牛云：「不妨。」因將麻叔謀喫娃娃事，直陳不諱。三人大憤，密奏，致麻於法。是時，南都久忘國恥，每躭戲劇。阮製諸曲，固以之自娛，亦兼以媚諸貂璫。初塡此曲，實以程咬金、秦叔寶二人慶尉遲敬德生辰。嗣以延諸閹玩賞，又改爲牛、邢、裴三宦，微示歌頌功德之意。當時卽刊有兩種曲本。故此本獨爲白皮紙精印，所以媚宦官者至矣。其程秦本，則以之宴請清流及諸士人，顯有不同。董祇見《伶詞》之程秦本，遂照刊焉。綬經刻書，至爲精審，自非擅有改易也。其實，牛、邢、裴何異於程、秦、敬德？同是科介，毫無關係。因思其改，蓋由此也。大鋮聞魏閹敗，卽急上疏劾之，若未聞也者。同時，並賫請開東林禁錮二疏，又密偵魏果敗否，更具稱明魏疏及重刻東林疏，蓋惟恐魏誅之不實，爲此首鼠兩端。其作僞心勞日拙，概可想見。然初不料，六百年後，有余以發其覆也。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大鋮，字集之，堅之之從孫也。萬曆丙辰進士，天啓間官吏科給事中。坐奄黨禁錮。弘光登極，召拜兵部尚書，督兵江上。亂後不知所終。

《明史稿·阮大鋮傳》 阮大鋮，懷寧人。曾祖鶚居桐城，萬曆中爲福建巡撫，事具胡宗憲傳。大鋮舉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行人。天啓元年擢戶科給事中，尋遷吏科左給事中，以憂歸。【略】大清兵已逼南京，大鋮遂偕士英出走，由太平趨浙東，投朱大典於金華。大典、萬舉，義留與共治軍，士民不可，檄逐之。大典乃送大鋮於總兵方國安軍。士英，國安同鄉也，先在其軍中。大鋮掀髯指掌，日談兵，國安甚喜。而士英以南渡之壞，半由大鋮，而己居惡名，頗與相矛盾。明年王師渡浙江，國安、士英走。大鋮偕謝三賓、宋之晉、蘇壯等赴江干乞降，從大兵攻仙霞關，僵仆石上死。〔缺〕

《明史·阮大鋮傳》（存目）

《小腆紀傳》卷六二《列傳·姦臣》 阮大鋮，字圓海，懷寧人。萬曆丙辰，與馬士英同年中會試。有才藻，機敏猾賊。初授行人。天啓元年，擢戶科給事中，遷吏科，以憂歸，居桐城。御史左光斗讜直有聲，大鋮以同里故，倚以自重。四年春，吏科都給事中缺，大鋮次當遷，光斗招之；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等謂察典近，大鋮輕躁不可用，欲用魏大中。大鋮至，使補工科，心憾之。陰結奄黨，寢推大中疏，吏部不得已更上大鋮名，卽得請。自是依附魏忠賢，與楊維垣、倪文煥、霍維華爲死友。造《百官圖》，因文煥以達忠賢。然畏東林攻己，不一月，遽告歸，大中遂掌吏科。大鋮憤甚，私語所親曰：「我猶善歸，未知左氏何如耳！」光斗旋削籍。逾年，汪文言獄起，漣、光斗、攀龍等先後被逮下獄死。大鋮以太常少卿召至都，奉忠賢惟謹，而默慮其禍，每入謁，輒厚賂閽者還其刺。居數月，復乞歸。崇禎改元，忠賢誅，

大鋮私擬二疏：其一專劾崔、魏。其一以七年合算，謂：「天啓四年後亂政者忠賢而翼以呈秀；四年前亂政者王安而濟之東林。」函其稿，馳示維垣，且言：「時局若大變，即上專劾疏；脫未定，可上合算疏。」時維垣方指東林、崔、魏併爲邪黨，與倪元璐相詆，得之大喜，爲投合算疏以自助，聞者切齒。元年，起光祿卿，御史毛羽健劾其黨邪，罷去。明年，欽定逆案，論徒，贖爲民。終思宗之世，廢棄十七年，鬱鬱不得志。皖中被寇，大鋮乃避居秦淮，傾資延納遊俠，選事之流，多附之，談兵說劍，坐客常滿。比邊警日急，希將以邊才召也。時金壇周鑣、無錫顧杲、長洲楊廷樞、貴池吳應箕、蕪湖沈士柱、餘姚黃宗羲、鄞縣萬泰等，皆復社中名宿，聚講南京，惡之甚，草《留都防亂公揭》逐之，列名者百四十人。大鋮懼，始閉門謝客，獨與戍籍馬士英爲莫逆交。周延儒再召，次揚州，大鋮輦金爲壽，求湔濯，延儒以己再召，爲東林所推，難之。無已，乃以士英屬，士英因得起用。既與守備太監韓贊周暱，北京陷，中貴人之南奔者，因得遍結驩。弘光帝之立也，初非諸大臣意，大鋮與羣奄私言東林當日之所以危貴妃、福王者，使備陳上前，以潛傾史可法等。羣奄復亟口譽其才，上固心識之。迨士英柄國，即以邊才薦，奏稱：「臣至浦口，與諸臣面商定策，大鋮從山中致書於臣及操江劉孔昭，戒以力掃邪謀，堅持倫序，臣甚韙之。」並白其鄙日附璫贊導無實跡，璫敗，按門籍治附者罪，而大鋮獨無名，可證也。遂命假予冠帶陛見。見即上守江策及三要、兩合、十四隙疏，其言娓娓可聽，並自白孤忠被陷狀，至痛哭極詆孫愼行、魏大中、左光斗爲大逆。於是大學士姜曰廣、侍郎呂大器、太僕少卿萬元吉、府丞郭維經、大理丞詹兆恆、給事中羅萬象、陳子龍、懷遠侯常延齡及諸御史部郎等，交章劾大鋮逆案巨魁，不可用。士英爲之力辨，翻攻曰廣等護持局面。遲迴月餘，竟取中旨起爲兵部添注右侍郎，都御史劉宗周、給事中熊汝霖固爭之，俱不聽。旋命兼右僉都御史，巡閱江防，未幾，轉左侍郎。明年二月，進本部尚書，賜蟒玉，仍兼御史防江。大鋮既得志，悉召逆案楊維垣及所善張孫振等數十人，臚置選曹言路，排擠善類。尋作正續《蝗蝻錄》、《蠅蚋錄》，蓋以東林爲「蝗」，復社爲「蝻」，諸和從者爲「蠅」爲「蚋」。比有狂僧大悲之獄，乃密與孫振謀，更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之目，統千餘人，冀以前主潞議及東林、復社諸賢一網畢之，引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爲首，海內人望搜羅幾盡，潛納僧袖中，將窮治其事，以興大獄。朝士皆自危，賴士英不欲驟發大難，僅坐僧妖言律斬而止。先是，金陵之刊布《防亂公揭》也，周鑣主之，大鋮銜恨次骨。及得志，則曰：「彼言者王安而濟之東林。」函其稿，馳示維垣，且言：「時局若大變，即上專劾疏；脫未定，可上合算疏。」以闖賊僞號順也。勸士英窮治鑣之從弟鍾從賊受職，逆案，吾立順案以對之。」以闖賊僞號順也。勸士英窮治鑣之從弟鍾從賊受職，崔、魏併爲邪黨，與倪元璐相詆，得之大喜，爲投合算疏以自助，聞者切齒。元年，起光祿卿，御史毛羽健劾其黨邪，罷去。明年，欽定逆案，論徒，贖爲民。終思宗之世，廢棄十七年，鬱鬱不得志。皖中被寇，大鋮乃避居秦淮，傾資延納遊俠，選事之流，多附之，談兵說劍，坐客常滿。比邊警日急，希將以邊才召也。時金壇周鑣、無錫顧杲、長洲楊廷樞、貴池吳應箕、蕪湖沈士柱、餘姚黃宗羲、鄞縣萬泰等，皆復社中名宿，聚講南京，惡之甚，草《留都防亂公揭》逐之，列名者百四十人。大鋮懼，始閉門謝客，獨與戍籍馬士英爲莫逆交。周延儒再召，次揚州，大鋮輦金爲壽，求湔濯，延儒以己再召，爲東林所推，難之。無已，乃以士英屬，士英因得起用。既與守備太監韓贊周暱，北京陷，中貴人之南奔者，因得遍結驩。弘光帝之立也，初非諸大臣意，大鋮與羣奄私言東林當日之所以危貴妃、福王者，使備陳上前，以潛傾史可法等。羣奄復亟口譽其才，上固心識之。迨士英柄國，即以邊才薦，奏稱：「臣至浦口，與諸臣面商定策，大鋮從山中致書於臣及操江劉孔昭，戒以力掃邪謀，堅持倫序，臣甚韙之。」並白其鄙日附璫贊導無實跡，璫敗，按門籍治附者罪，而大鋮獨無名，可證也。遂命假予冠帶陛見。見即上守江策及三要、兩合、十四隙疏，其言娓娓可聽，並自白孤忠被陷狀，至痛哭極詆孫愼行、魏大中、左光斗爲大逆。於是大學士姜曰廣、侍郎呂大器、太僕少卿萬元吉、府丞郭維經、大理丞詹兆恆、給事中羅萬象、陳子龍、懷遠侯常延齡及諸御史部郎等，交章劾大鋮逆案巨魁，不可用。士英爲之力辨，翻攻曰廣等護持局面。遲迴月餘，竟取中旨起爲兵部添注右侍郎，都御史劉宗周、給事中熊汝霖固爭之，俱不聽。旋命兼右僉都御史，巡閱江防，未幾，轉左侍郎。明年二月，進本部尚書，賜蟒玉，仍兼御史防江。大鋮既得志，悉召逆案楊維垣及所善張孫振等數十人，臚置選曹言路，排擠善類。尋作正續《蝗蝻錄》、《蠅蚋錄》，蓋以東林爲「蝗」，復社爲「蝻」，諸和從者爲「蠅」爲「蚋」。比有狂僧大悲之獄，乃密與孫振謀，更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之目，統千餘人，冀以前主潞議及東林、復社諸賢一網畢之，引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爲首，海內人望搜羅幾盡，潛納僧袖中，將窮治其事，以興

軍中頗壯之。既過五通嶺，則喘急，氣息不相屬，蹲一石上死。其僕購棺無所得，越數日，始舁板扉上，天暑，屍蟲四出，僅存腐骨而已。或云：方其自矜得意，士卒擠之墜巖死。

著録

《傳是樓書目・集部》 阮大鋮《詠懷堂詩》六卷。六本。　又《阮圓海奏疏》，一本。

《八千卷樓書目・集部・別集類》 《詠懷堂詩》二卷。明阮大鋮撰。刊本（殘）。　又《詠懷堂詩》八卷。明阮大鋮撰。刊本。

《傳奇彙考標目》卷下 阮大鋮（號圓海，懷寧人。所著有《詠懷堂傳奇》數種。而《燕子箋》最膾炙人口。）《雙金榜》、《燕子箋》、《春燈謎》（亦名《十錯認》）、《牟尼合》、《忠孝環》。

笠閣漁翁《笠閣批評舊戲目》 《獅子賺》（阮圓海作）下中。　《燕子箋》（阮圓海作）下中。

《重訂曲海總目・明人傳奇》 阮大鋮《春燈謎》、《燕子箋》、《雙金榜》、《牟尼合》、《忠孝環》。

《曲目新編・明人傳奇》 《雙金榜》、《牟尼合》、《忠孝環》、《春燈謎》、《燕子箋》，右五種阮大鋮作。

《今樂考證・著錄七・明院本》 阮大鋮（六種）：《雙金榜》、《牟尼合》（一名《馬郎俠》）、《忠孝環》、《春燈謎》（一名《十錯認》）、《燕子箋》、《獅子賺》。梁溪夢鶴居士云：「嘗怪百子山樵所作傳奇四種，其人率皆更名易姓，不欲以眞面目示人；而《春燈謎》一劇，尤致意於一錯、二錯，至十錯而未已。蓋心有所歉，辭輒因之，乃知此公未嘗不知其生平之謬誤，而欲改頭易面以示悔過也。」徐釚云：「秀水姚漪字北若，爲姚尚書思仁之孫，嘗載酒徵歌，大會復社同盟於秦淮河上，幾二千人。時阮大鋮集之填《燕子箋》傳奇，盛行於白門，是日勾隊無有演此者。」王士禛云：「宏光時，阮司馬以吳綾作朱絲闌，書《燕子箋》進宮中。」葉堂云：「阮圓海專以尖刻爲能。自謂學玉茗堂，其實全未窺見。笠翁惡札，從此濫觴矣。」楊復吉云：「《春燈謎》末折收句曰：『認眞的請把這部傳奇仔細想。』蓋言己之附逆，不過錯認耳。因作四絕句題其後云：『窮途心事付紅牙，鬼蜮偏工舌粲花。世事何堪經幾錯，金甌撞破自君家。』『就錯曾封合算章，犬籬貝錦媚貂璫。不知悔過眞耶假，贏得金陵又破亡。』『蒼生貽誤衙邊才，誰把《春燈》啞謎猜？傀儡燈場淆鹿馬，南朝狎客一於戲。』『舊事重提漫主臣，六州鑄鐵曲翻新。請公入甕《桃花扇》，粉墨還塗賣國人。』」梁子章云：「《燕子箋》一曲，鸞交兩美，燕合雙姝，設景生情，具徵巧思。《春燈謎》之十錯認，似有悔過之意，隱然露於楮墨之外；然其人既已得罪名教，即使《陽春白雪》，亦等諸彼哉之例，置而不論可矣，況其文章之未必能醉人心腑！」延陵姜紹書《韻石齋筆談》云：「崇禎末年，不惟文氣蕪弱，即新聲詞曲，亦皆靡靡亡國之音。阮圓海所度《春燈謎》、《雙金榜》、《牟尼合》、《燕子箋》諸樂府，音調旖旎，情文宛轉，而憑虛鑿空，半是無根之謊，殊鮮博大雄豪之致。」案：圓海諸種，自署爲「石巢傳奇」。《牟尼合》、《曲考》、《曲目》皆以「合」作「盒」。此「合」字於本傳作「分合」解，不能以「盒」字通也。

《雙金榜》 《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一《雙金榜》：阮大鋮撰。劇中皇甫敦、敦二子、詹孝標、皇甫孝緒及藍廷璋、汲嗣源、莫佽飛等，俱係憑空撰出。無賴所爲，與皇甫敦並無干涉，蓋欲卸罪於他人也。藍廷璋定盜珠之罪，苗帥府立通番之案，暗指當時議定逆案韓爌、劉鴻訓等諸人也。汲嗣源爲之爭執，掛冠而去。是時楊維垣與大鋮最厚，極力左袒大爌，應是指維垣也。白面以示悔過也。」徐釚云：「秀水姚漪字北若，爲姚尚書思仁之孫，嘗載酒徵歌，大會復社同盟於秦淮河上，幾二千人。時阮大鋮集之填《燕子箋》傳奇，盛行於白門，是日勾隊無有演此者。」王士禛云：「宏光時，阮司馬以吳綾作朱絲闌，書《燕子箋》進宮中。」葉堂云：「阮圓海專以尖刻爲能。自謂學玉茗堂，其實全未窺見。笠翁惡札，從此濫觴矣。」楊復吉云：「《春燈謎》末折收句曰：『認眞的請把這部傳奇仔細想。』蓋言己之附逆，不過錯認耳。因作四絕句題其後云：『窮途心事付紅牙，鬼蜮偏工舌粲花。世事何堪經幾錯，金甌撞破自君家。』『就錯曾封合算章，犬籬貝錦媚貂璫。不知悔過眞耶假，贏得金陵又破亡。』『蒼生貽誤衙邊才，誰把《春燈》啞謎猜？傀儡燈場淆鹿馬，南朝狎客一於戲。』『舊事重提漫主臣，六州鑄鐵曲翻新。請公入甕《桃花扇》，粉墨還塗賣國人。』」梁子章云：「《燕子箋》一曲，鸞交兩美，燕合雙姝，設景生情，具徵巧思。《春燈謎》之十錯認，似有悔過之意，隱然露於楮墨之外；然其人既已得罪名教，即使《陽春白雪》，亦等諸彼哉之例，置而不論可矣，況其文章之未必能醉人心腑！」延陵姜紹書《韻石齋筆談》云：「崇禎末年，不惟文氣蕪弱，即新聲詞曲，亦皆靡靡亡國之音。阮圓海所度《春燈謎》、《雙金榜》、《牟尼合》、《燕子箋》諸樂府，音調旖旎，情文宛轉，而憑虛鑿空，半是無根之謊，殊鮮博大雄豪之致。」案：圓海諸種，自署爲「石巢傳奇」。《牟尼合》、《曲考》、《曲目》皆以「合」作「盒」。此「合」字於本傳作「分合」解，不能以「盒」字通也。

《雙金榜》 《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一《雙金榜》：阮大鋮撰。劇中皇甫敦、敦二子、詹孝標、皇甫孝緒及藍廷璋、汲嗣源、莫佽飛等，俱係憑空撰出。無賴所爲，與皇甫敦並無干涉，蓋欲卸罪於他人也。藍廷璋定盜珠之罪，苗帥府立通番之案，暗指當時議定逆案韓爌、劉鴻訓等諸人也。汲嗣源爲之爭執，掛冠而去。是時楊維垣與大鋮最厚，極力左袒大爌，應是指維垣也。白面以示悔過也。」徐釚云：「秀水姚漪字北若，爲姚尚書思仁之孫，嘗載酒徵歌，大會復社同盟於秦淮河上，幾二千人。時阮大鋮集之填《燕子箋》傳奇，盛行於白門，是日勾隊無有演此者。」王士禛云：「宏光時，阮司馬以吳綾作朱絲闌，書《燕子箋》進宮中。」葉堂云：「阮圓海專以尖刻爲能。自謂學玉茗堂，其實全未窺見。笠翁惡札，從此濫觴矣。」楊復吉云：「《春燈謎》末折收句曰：『認眞的請把這部傳奇仔細想。』蓋言己之附逆，不過錯認耳。因作四絕句題其後云：『窮途心事付紅牙，鬼蜮偏工舌粲花。世事何堪經幾錯，金甌撞破自君家。』『就錯曾封合算章，犬籬貝錦媚貂璫。不知悔過眞耶假，贏得金陵又破亡。』『蒼生貽誤衙邊才，誰把《春燈》啞謎猜？傀儡燈場淆鹿馬，南朝狎客一於戲。』『舊事重提漫主臣，六州鑄鐵曲翻新。請公入甕《桃花扇》，粉墨還塗賣國人。』」梁子章云：「《燕子箋》一曲，鸞交兩美，燕合雙姝，設景生情，具徵巧思。《春燈謎》之十錯認，似有悔過之意，隱然露於楮墨之外；然其人既已得罪名教，即使《陽春白雪》，亦等諸彼哉之例，置而不論可矣，況其文章之未必能醉人心腑！」延陵姜紹書《韻石齋筆談》云：「崇禎末年，不惟文氣蕪弱，即新聲詞曲，亦皆靡靡亡國之音。阮圓海所度《春燈謎》、《雙金榜》、《牟尼合》、《燕子箋》諸樂府，音調旖旎，情文宛轉，而憑虛鑿空，半是無根之謊，殊鮮博大雄豪之致。」案：圓海諸種，自署爲「石巢傳奇」。《牟尼合》、《曲考》、《曲目》皆以「合」作「盒」。此「合」字於本傳作「分合」解，不能以「盒」字通也。

係鞫獄問罪之人，今云以女嫁孝緒，爲其子媳，亦因深恨定逆案者，作此以洩其忿也。莫侊飛爲皇甫敦辨冤，盜珠、通海兩節心事俱白。苦盡甘來，昭雪封贈，蓋冀有爲之抱白者，朝廷湔濯用之，得如其所願也。詹孝標、皇甫孝緒，同年互訐。按大鋮與魏大中，俱丙辰進士，因吏科都給事中缺，左光斗等必欲以此缺與大中，大鋮遂與大中訂讐。同年搆隙，寓此意也。中間情節變幻，而曲白皆極緊湊，與《燕子箋》、《春燈謎》，同一機杼，當時盛行於世，頗有名士風流。然初入逆案，已爲清議所擯。而晚年出山，大肆猖獗，衆稱馬、阮，詆其奸邪，雖有文筆，殆無足取。盜珠事，亦有影射。《佛國記》：僧尼羅國王，以金等身鑄佛像，髻裝珠寶。有盜者以梯取之，像漸高而不及，盜歎佛不救衆生，像俯首與之。後盜被擒，言其事，視像尚俯。王重贖其珠而更裝之。《廣異記》：則天時，西國獻青泥珠一枚，大如拇指，後以施西明寺僧，布金剛額中。有賈胡用十萬貫買之，納腿肉中。則天尋問，知爲至寶，復索得寶持之。又咸陽獄寺後，有周武帝冠，其上綴冠珠，大如瑞梅。天后時，有士人過寺，見珠，戲而取之。天大熱，至寺門易衣，以紙裹珠，放金剛脚下，因忘取之。後憩陳留旅邸，夜聞諸胡鬬寶，因說冠上綴珠。胡人驚駭，以五百千與士，令持珠還。定價五萬緡，合錢市之。邀士偕行東海上，以銀鐺煎醍醐。又以金瓶盛珠，於醍醐中重煎。甫七日，有二老人及徒黨數百，齎持珠寶來至，未幾山積。莫侊飛盜珠者，侊，刺也；飛，非也。言莫妄刺非其人也。侊飛衣敦之衣，又遺銀一定，僧遂執爲敦盜，言李戴張冠之意，瓜田李下之嫌也。藍廷璋入罪，汲嗣源欲出其罪者，藍、濫也；汲、急也，言濫入者須急出也。敦以子托商人，商人遺囑，令改姓歸宗。醫者代書，誤皇甫作黃父，遂使其子不能知。言改頭換面，全失本來也。竄徙嶺表，娶蠻女爲妻，又爲侊飛迎入海舶，言潦倒無賴，隨波逐流也。說侊飛招海外羣蠻，納款貢琛，言反邪歸正，補過无咎也。兩子互訐，兩事因以得白，言多年舊案，終獲平反也。始以侊飛受累，卒以侊飛辨冤，言始則刺之者陷於罪，繼則刺之者白其非也。詹孝標者，古有阮瞻，皇甫孝緒者，古有阮孝緒，暗藏己姓也。其寓意如此。《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雙金榜》：（存目）。

《燕子箋》《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一《燕子箋》：明末阮大鋮作。以燕子銜箋作關目，故名。【略】此記乃其廢棄時所作也。按劇中霍都梁，大鋮自寓也。先識妓女華行雲，行雲是門戶中人，以比呈秀。後娶酈飛雲，是貴家之女，以比東林。是時東林及呈秀之黨相攻，皆互詆爲門戶也。其云：朱門有女，與青樓一樣。暗詆東林也。其云：走兩路功名的是單身詞客。大鋮自比兩路兼走，未嘗偏着一黨也。生因塲期改夏，初欲回家去。店主人云：「功名大事，沒有打回頭的道理。」生因問及昔年相與華行雲，以見不得吏掌科，不得已乃投呈秀也。生云：丹青是我畫，詩箋是酈小姐眞筆。供說燕子啣來，就渾身是口，誰人肯信，定要受刑問罪。以燕子比維垣，言其代奏己疏，以致獲罪。生入節度使賈公幕，改名卞無忌。大鋮自比入士英之幕，便可無忌憚矣。鮮于佶假狀元奸遁事，指沈同和。同和中丙辰會元，房考給事中韓光祜，聞有物議，召而試之，文理不通，因自檢舉。同和斥革問罪。《開元天寶遺事》云：長安郭紹蘭，適巨商任宗，賈於浙中，數年不歸。紹蘭作詩一首，繫於燕足。宗時在荆州，忽見一燕飛鳴於頭上，訝視之，燕遂泊肩上。見有一小封書繫足間，解而視之，乃妻所寄之詩。宗感泣而歸，首出詩示蘭。以致獲罪。生入節度使賈公幕，改名卞無忌。大鋮自比入士英之幕，便可無忌憚矣。鮮于佶假狀元奸遁事，指沈同和。同和中丙辰會元，房考給事中韓光祜，聞有物議，召而試之，文理不通，因自檢舉。同和斥革問罪。《開元天寶遺事》云：長安郭紹蘭，適巨商任宗，賈於浙中，數年不歸。紹蘭作詩一首，繫於燕足。宗時在荆州，忽見一燕飛鳴於頭上，訝視之，燕遂泊肩上。見有一小封書繫足間，解而視之，乃妻所寄之詩。宗感泣而歸，首出詩示蘭。按劇中燕子啣箋，蓋用此事。大指言妓女華行雲，與酈學士之女飛雲，面貌相似。霍都梁與行雲舊交，入都應試，復主其家。援筆畫撲蝶聽鶯圖，寫己及行雲春容其上，標款於末，付禮部裝潢匠人趙酒鬼裱之。飛雲亦以己所畫水墨觀音，令老僕送趙裝裱，其後兩家各誤取其畫以去。飛雲見像，儼然與己無二。而有一男子在傍，心甚驚駭，題一詩箋，以誌其異。風吹脫手，颺入半空，爲燕子啣去，墮於華宅。都梁拾得，亦以爲異，即和其韻，欲覓人以大士像送還，而易己所畫撲蝶圖。兩人適各抱恙。醫者孟婆，出入酈、華兩家，偵飛雲之病，探得其觀畫之故。及偵都梁病，則見酈詩在焉。孟婆心中，謂兩人嘗因此相思致病矣。鮮于佶者，都梁之友，與黏吏謀割都梁闈試之作，以爲己卷。是時酈學士爲總裁，因安祿山亂，奉詔暫停放榜。佶恐獲雋之後，其文傳誦，必爲都梁所知。方欲以計相陷，適在華宅，知燕子啣箋之事，（按：崇禎初劾大鋮者，御史毛羽健也。故托之燕子箋云。）遂布流言以嚇都梁。云有指其以詩箋關通試官者，都梁果懼而遁，改名卞無忌，投古有阮孝緒，暗藏己姓也。其寓意如此。《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雙金榜》：（存目）。

《燕子箋》《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一《燕子箋》：明末阮大鋮作。以燕子銜箋作關目，故名。【略】此記乃其廢棄時所作也。按劇中霍都梁，大鋮自寓也。先識妓女華行雲，行雲是門戶中人，以比呈秀。後娶酈飛雲，是貴家之女，以比東林。是時東林及呈秀之黨相攻，皆互詆爲門戶也。其云：朱門有女，與青樓一樣。暗詆東林也。其云：走兩路功名的是單身詞客。大鋮自比兩路兼走，未嘗偏着一黨也。生因塲期改夏，初欲回家去。店主人云：「功名大事，沒有打回頭的道理。」生因問及昔年相與華行雲，以見不得吏掌科，不得已乃投呈秀也。生云：丹青是我畫，詩箋是酈小姐眞筆。供說燕子啣來，就渾身是口，誰人肯信，定要受刑問罪。以燕子比維垣，言其代奏己疏，以致獲罪。生入節度使賈公幕，改名卞無忌。大鋮自比入士英之幕，便可無忌憚矣。鮮于佶假狀元奸遁事，指沈同和。同和中丙辰會元，房考給事中韓光祜，聞有物議，召而試之，文理不通，因自檢舉。同和斥革問罪。《開元天寶遺事》云：長安郭紹蘭，適巨商任宗，賈於浙中，數年不歸。紹蘭作詩一首，繫於燕足。宗時在荆州，忽見一燕飛鳴於頭上，訝視之，燕遂泊肩上。見有一小封書繫足間，解而視之，乃妻所寄之詩。宗感泣而歸，首出詩示蘭。按劇中燕子啣箋，蓋用此事。大指言妓女華行雲，與酈學士之女飛雲，面貌相似。霍都梁與行雲舊交，入都應試，復主其家。援筆畫撲蝶聽鶯圖，寫己及行雲春容其上，標款於末，付禮部裝潢匠人趙酒鬼裱之。飛雲亦以己所畫水墨觀音，令老僕送趙裝裱，其後兩家各誤取其畫以去。飛雲見像，儼然與己無二。而有一男子在傍，心甚驚駭，題一詩箋，以誌其異。風吹脫手，颺入半空，爲燕子啣去，墮於華宅。都梁拾得，亦以爲異，即和其韻，欲覓人以大士像送還，而易己所畫撲蝶圖。兩人適各抱恙。醫者孟婆，出入酈、華兩家，偵飛雲之病，探得其觀畫之故。及偵都梁病，則見酈詩在焉。孟婆心中，謂兩人嘗因此相思致病矣。鮮于佶者，都梁之友，與黏吏謀割都梁闈試之作，以爲己卷。是時酈學士爲總裁，因安祿山亂，奉詔暫停放榜。佶恐獲雋之後，其文傳誦，必爲都梁所知。方欲以計相陷，適在華宅，知燕子啣箋之事，（按：崇禎初劾大鋮者，御史毛羽健也。故托之燕子箋云。）遂布流言以嚇都梁。云有指其以詩箋關通試官者，都梁果懼而遁，改名卞無忌，投西川節度使賈南仲幕中。南仲以爲參謀，共討祿山。時酈飛雲隨母避祿山難，中道相失，遇孟婆，即與偕行。賈節度軍士收得之，養爲己女。而華行雲於道反遇酈母，母疑爲女而挈之，及知其非，然已失親女，遂收爲女。既而亂定，闈榜亦放，鮮于竟得鼎元。賈以卞有軍功，以女妻之。孟婆見卞，乃指

以爲霍。而霍猶未知出酈之門，酈亦不覺鮮于之僞。行雲見佶卷，告於父曰：此予表兄霍都梁文也。酈召佶試之，竟日不成一字，至鑽狗竇而逃。酈乃奏黜鮮于，以狀元歸霍。霍趨謝，俾女見之，則係舊交，非表兄也。酈、賈本同年，具悉踪跡，適頒文武兩重誥命，乃以軍功品秩封酈女，以詞垣品秩封華女云。《奸遁》一折，流傳世俗，亦有所因。聞韓光祜以人言藉藉，招同和於私第試之，出《孟子》士憎茲多口句爲題，而同和不能記，語韓僕曰：若主人奈何以幽僻論題難我。於是韓決意檢舉。此狗竇之說所由來也。是科，總裁大學士吳道南，江西崇仁人，己丑榜眼也。先是庚戌春闈，吏侍蕭雲舉、禮侍王圖總裁，取韓敬爲會元。敬卷本在南企仲房內，庶子湯賓尹易在己房，又指使各房互換，共十八卷。道南以禮侍知貢舉，榜放時欲具疏糾之。有勸沮者曰：公與兩主司同官，若以此奏劾，人必謂爭內閣一席，齟齬兩公也。道南乃止，而簿載易卷之號甚詳。明年辛亥京察，御史孫振基劾湯賓尹、韓敬，首及闈中易卷事。禮部覆驗如其言，遂以察典勒賓尹閑住，敬降補行人司副。越兩科，道南主試，適有同和之事。朝官中頗有厚於賓尹、敬者，沸騰不止，其事遂上聞。然道南無私，不受其累。劇云：酈安道上本檢舉，奉旨安心供職，不必引咎求斥。蓋指此也。割卷之弊，明代時時有之。相傳文徵明繕卷太工，每科試卷皆被人割去，其文從未達於考官，亦一證也。

嘉靖壬戌，大學士袁煒教習翰林，每呼至書室內，鎖門試以難題，傍晚不令遽出。酈安道令門官鎖門，蓋引此也。據劇：酈所出題，其一恭慰大駕西狩表一道，其二安史平鼓吹詞一章，其三箋釋先世《水經注》序一首。則題本不易屬筆也。《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燕子箋》：（存目）。

《春燈謎》《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一《春燈謎》：又名《十錯認》，阮大鋮作也。福王時，大鋮起掌兵部。言官論之，中有云：恐《燕子箋》、《春燈謎》，非掌上之兵符，袖中之黃石也。按：大鋮當崇禎時作此記，其意欲東林持清議者，憐而恕之。言己是誤上人船，非有大罪。通本事事皆錯，凡有十件，以見當時錯認之事甚多，而己罪實誤入也。《沉誤》一齣，是大關目。搜出箋紙，遂綑縛批明罪犯，欲沉水中。宇文生哭訴：年少書生，不戒杯酒，乘醉誤入官舫。箋詩是客路良辰，偶遇新知，逢場消遣，總是風流罪過，何曾犯法，扭作賊情。韋節度不聽，竟沉於水。以見己與呈秀，不過書札往還，無別件事情也。宇韋於元宵打燈謎，生出無限波瀾，故標此三字曰「春燈謎」，

動，乃毅然收之。董綬經刊阮氏四種曲時，其底本亦是原刻者。原書經董氏刻成後，即還之文友堂；後爲吳瞿安先生所得。瞿安先生嘗告余云：「董本謬誤擅改處極多，他日必發其覆。」今瞿安先生往矣，此事竟不能實現！原本仍在川滇間。他日當必能有人繼其遺志者。余今得此本，如有力時，當先從事於《春燈》一劇之「發覆」也。憶瞿安先生藏本，插圖均奪去。獨此本插圖完整無闕，尤足珍也。余去歲售曲數十種於守和，「曲藏」爲之半空。今乃復動收「曲」之興，殊自詫收書之志，雖歷經挫折而仍未稍衰也！守和云：「君年力正富，不患不能償所『失』。」余深感其言。自信：若假以歲月，余之「曲藏」，誠不患其不復能充實豐盛也。《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牟尼合》：（存目）。

《牟尼合》《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一《牟尼合》：亦名《牟尼珠》，阮大鋮所撰，演蕭思遠被害。事屬撮撰，亦因己在逆案，故借思遠寓意，言定入逆案者乃冤情也。略言：蕭思遠，字德祖，梁武帝之孫。妻荀氏，生子佛珠。達摩付武帝牟尼珠一對，傳至思遠，生子時，放光滿室，故名佛珠。幼定王千牛倜之女。龍塘寺壁有張僧繇畫龍，四月八日都人共建濯龍會，思遠爲會首。是日有芮小二夫婦，走馬賣解，建康招討使封其部，欲得其馬，芮不肯與。鎖拏作賊，思遠爲解救，以語犯封，封大怒，會麻叔謀開河，封首思遠建濯龍會，圖謀不軌，檄捕思遠。思遠遁走，改名梁德祖，依芮居海州之廟灣。叔謀用陶榔兒蒸食小兒，封以佛珠開送，遣役捕取。荀氏題詩云：「裙布蕭然婦，深冤欲訴誰。有人收此子，相報佛頭珠。」以詩裹珠繫衣領，欲拋之僻處，痛哭暈絕，而佛珠已取去。叔謀用王倜爲副中軍，倜乘間竊一兒出，即佛珠也。被追急，棄之白衣庵。鹽商令狐頠，同妻岳氏，設齋求子，見供桌有小兒，大喜，攜歸以爲子，名曰佛賜。思遠作書令芮取其妻，妻未至而思遠爲海盜劫去，欲以爲盜魁。思遠不從，盜怒，殺死擲海邊，達摩以返魂香救活，留住海外香草叢林。居十年，達摩折蘆渡海，送思遠歸，館于令狐，教其子佛賜。芮往迎荀氏至海州，又避海賊之亂，偕至揚州。因女道士薦入王倜宅，教其女。佛賜登第，聘王倜女，思遠以珠爲賀，令狐用雙珠爲催妝禮。倜令荀氏綴之領巾。成婚之夕，荀氏送女至令狐宅，思遠與妻相遇，倜叙竊兒事，頓叙收兒事，始知佛賜即佛珠，倜女即幼時所定也。時已在唐武德初，裴寂奏麻、封二人之奸，皆誅死，召封思遠爲蘭陵郡公。　吳琯《開河記》：寧陵下馬村陶榔兒，家中巨富，兄弟皆兇悖，以祖父塋域傍河道二丈餘，慮其發掘。乃盜他人孩兒，年三四歲者，殺之，去頭足蒸熟，獻麻叔謀。叔謀咀嚼香美，迥異於羊羔，愛慕不已，召詰榔兒，榔兒乘醉泄其事，及醒，叔謀乃以金十兩與榔兒，又令役夫置一河曲以護其塋域。榔兒兄弟，自後每盜以獻，所獲甚厚。貧民有知者，競竊人家子以獻，求賜。襄邑寧陵睢陽界，所失孩兒數百，冤痛哀聲，旦夕不輟。虎賁郎將段達爲中門使，掌四方表奏事。叔謀令家奴黃金窟，將金一埒贈與，凡有上表及訟食子者，不訊其詞理，並令笞背四十，押出洛陽。道中死者，十有七八。時令狐達知之，潛令人收兒骨，未及數日，已盈車。於是城市村坊之民，有孩兒者，家置木櫃，鐵裹其縫，每夜，置子於櫃中鎖之。全家秉燭圍守，至明，開櫃，見子，即長幼皆賀。《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牟尼合》：（存目）。

《獅子賺》《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一《獅子賺》：刊本注百子山樵撰，不書姓名，蓋明末阮大鋮所作也。劇中關目皆空花幻影，與皈元、曇花、雙修諸劇，同借傳奇說法也。其曰《獅子賺》者，《大藏經》載菩薩作獅子吼，優婁頻羅經有獅子眼王菩薩，又佛座爲獅子座。故僧家有力能承佛法者，稱法門獅象。劇中以獅子作引，後以打破獅子現本來面目作歸結。所謂但有言說，都無實義，故曰賺也。　劇云：等輪王者，統攝幽明，總持三界，謂無始以來，陰陽撮合，晝夜平分。人有罪愆，鬼亦有公案，人死而爲鬼，歷諸地獄，鬼轉而爲人，亦受諸苦惱。輪王宅心平等，秉教圓通，無異同也。遂定等輪律三條，使獅頭僧傳諭酆都一切官吏軍民男婦諸鬼，使盡改前非，各安本分，有犯者必依律罰往陽世受罪。【略】劇內說白有鍾馗妹脫鞋爲鞋杯，與鬼判奉酒，此絕荒誕。然元末楊維楨好以妓鞋承酒，謂之鞋杯，不爲無因也。《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獅子賺》：（存目）。

《井中盟》《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井中盟》：此戲未見著錄。【略】《井中盟》不知是否即《醒世恒言》所載鄭信事。宋、元戲文有《鄭將軍紅白蜘蛛記》，清初張彝宣有《井中天》傳奇。　佚。

《老門生》《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老門生》：此戲未見著錄。　刺毛士龍之作，見《花朝生筆記》，謂辛酉考選，姚益城首圈之曰：「此公有才，可爲我輩用。」其後李希孔劾姚，毛在座。阮大鋮《老門生》傳奇，意在刺毛。人知有五種，鮮能舉《老門

生》名者。佚。

《忠孝環》《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忠孝環》：《今樂考證》著錄。《新傳奇品》、《曲考》、《曲海目》、《曲錄》並見著錄。本事未詳。佚。

《桃花笑》《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桃花笑》：此戲未見著錄。見上文《劇說》。按：《禁書總目》有《桃笑跡》一本，明宮撫辰撰。清唐宇昭有同目一本，疑同一題材。佚。

《翠鵬圖》《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翠鵬圖》：此戲未見著錄。《傳奇彙考標目》別本據李氏《海澄樓藏書目》補有此本。其他戲曲書簿未見記載，本事亦未詳。佚。

《賜恩環》《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賜恩環》：此戲未見著錄。《劇說》謂：周延儒被召，阮大鋮以家優來，演自所作《賜恩環》傳奇云。本事未詳。佚。

藝文

張岱《阮圓海祖堂留宿二首》（存目）

曹寅《棟亭詩鈔·念奴嬌·題贈曲師朱音仙、朱老乃前朝阮司馬進御梨園》（存目）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二《阮大鋮祭文》 明沈士柱祭阮大鋮文，極狡獪。文曰：某年月日，故降大司馬阮公之喪，至自浙東，沈某爲文以祭曰：古稱知己，重於感恩，以余觀之，豈獨恩爲知己哉？孔融博文強記，操非不知之；顏眞卿純忠大節，盧杞非不知之；惟知之深，故忌愈切，殺愈速。天下後世但知操、杞妒賢，而不知於兩公未始不稱相知也。余少賤，未識司馬，聞公掇巍科，登華膴，附中常侍勢，與士君子爲仇。說者遂詆公爲假子，導殺正人。余謂不然。逆璫嗣子滿天下，得公不加益，失公不加損，效吮癰舐痔之行，媚銜憲握爵之人，具翻江攪海之才，行墜石下井之事，何求不遂，何欲不行，而位不過光祿。雄狐九尾，不得與彪虎雁行，於以知公之迹巧而事拙也。烈皇手定逆案，閹公封事，入贊道列，終身不齒。說者謂公深仇先帝。余謂不然。使先帝悉公才智，復爲采錄，則恩怨親仇，與衆相忘久矣。公不吝以加之余，公不可謂不知我。自公降後，同人爲余動色相戒，所尊。公不吝以加之余，公不可謂不知我。自公降後，同人爲余動色相戒，

余笑曰：「公狡獪人也，其於余一發不效，有懈志矣。且自度向以搏象全力，兔尚得脫，今游魂餘燼，焉能鉤致周內，復陷人罪罟哉？余知公必不爲也。」余不可謂不知公。今有人綢繆款洽，而實泛常，公操利刃，設深阱，使我流離瑣尾，然猶竊附知己，魂如有靈，當臨風一笑也。（文甚長，節錄之。）此文嬉笑甚於怒罵，朽骨有知，能無汗泚。

雜録

《歸莊集》卷一〇 懷寧阮大鋮，初本清流；吳江周宗建，故非東林。會當大計，阮在垣中資既深，僉都御史左浮邱，其同鄉也，因欲其掌科，而高邑冢宰、無錫都憲疑其人，以爲不可；嘉善魏廓園初還朝，即轉吏科都給事中，阮謂資應屬己，而魏奪之，遂激而入邪人之黨。垣中金溪郭鞏，匪人之尤，高邑謂誰能劾去之者，其周季侯乎！其屬以語周，周因參郭，遂爲東林中之驍將。夫招來周爲我用，固爲得策；激成阮入彼黨，未始非失計。蓋阮實有可用之才，惜諸君子無使貪使詐之作用也。（《歸玄恭文續鈔》）

《先撥志始》卷上 給事中阮大鋮者，桐城人，與左公爲同里，甲子吏科都缺，序應屬劉宏化，其次大鋮，又次魏大中。大鋮素與東廠理刑繼傅教善，繼教及刑科傅櫆與逆賢之甥傅應星通譜，稱兄弟。大鋮計邀中旨，借上供事。劉宏化不得陞轉，朝論沸然，知大鋮自爲地也。高邑趙公擬如例轉，大鋮懼，又疑左公發其謀，適有熊、徐之隙，參左公及張鵬雲、魏大中，大鋮請告以歸。（按：《明史》光斗傳，吏科都缺應屬周士樸，大鋮勒士樸不遷，以爲己地，與此屬宏化者異。）

《弘光實錄鈔》卷二 （存目）

《鹿樵紀聞》卷上《馬阮始末》 阮大鋮字圓海，桐城人；少有才譽，未第時，嘗自題於室曰：「有官萬事足，無子一身輕。」其志向如是。萬曆丙辰，與貴陽馬士英同中會試榜。天啓初，由行人擢給事中。初在臺中，同年左光斗引爲同志，後因與魏大中爭掌科缺，始叛東林入閹黨，及左、魏諸公被禍，大鋮雖對客不言，而眉間栩栩有「伯仁由我」之意。尋召爲太常少卿。居數月，復乞歸。忠賢敗，大鋮函兩疏馳示楊維垣，令視時局，若大變，則上專攻崔魏疏；若未定，則上合算疏，合算者，謂四年以前亂政者王安，而翊以東林；以後亂政者忠賢，而翊以呈秀也。維垣方與東林爲難，爲投合算疏。崇禎元年，起陞光祿寺。蓋大鋮陰狡，雖附璫，心知不可久持；凡書幣往來，隨購其名刺出，故籍璫時無片紙可據。至大中子學濂上疏，稱大鋮實殺其父，始坐以陰行贊導，削奪配贖；欽定逆案，列名其中。大鋮聲氣既廣，雖罷廢，門庭勢燄，依然燻灼。久之流寇偪皖，避居白門。時馬士英亦在白門。大鋮素好延攬，及見四方多事，益談兵，招納游俠，冀以邊才起用。白門流寓多東林復社名士，出《留都防變公揭》逐之；大鋮懼，杜門謝客，客亦□復遂成莫逆，而偕誠意伯劉孔昭厚善。初，宜興相回籍，大鋮以髫年密友往候，延儒與約曰：「脫復相，必首薦君。」及宜興再召，大鋮使人奉金盃爲壽，且曰：「息壤在彼。」延儒舉盃爵者三，曰：「前言固宜踐；成案難遽翻。歸語爾主，有堪心腹託者，當先用爲督撫；俟彼以邊才薦，必得□以報。」使者反命，大鋮喜，士英即以爲請。不數月而士英奉特旨總督鳳陽矣。遇國變，士英內通孔昭，擁立福王，遂入政府；乘首相高公暫出，使孔昭特疏舉知兵之臣，士英擬旨，大鋮復冠帶來京陛見。不數月，大鋮亦大司馬，視兵江上。大鋮既得志，而與馬、劉朋比。士英日事納賄；大鋮專翻逆案，中外憤怒，南朝以覆。王師渡江，大鋮走金華，爲紳士所逐，轉投方國安。因杭州同知潘映婁先通降表，內院某豫薦爲軍前部院，留浙西爲間。士英當江寧之破，欲隨衆降，恐不免。乃飾其母爲太后，以所徵黔兵自衛，奔廣德，不納，攻又疑左公發其謀，適有熊、徐之隙，參左公及張鵬雲、魏大中，大鋮懼，屠之；迂道至吉安，浙撫備法駕迎僞太后至杭州。事漸露，杭人逐之，黔兵亦漸散，乃潛走渡江。後大鋮、士英同在方營，自念南朝之壞，多由於阮，而己居其惡，意甚不平，大鋮亦不復語以機密。順治三年，貝勒兵渡錢塘，大鋮偕謝三賓、宋之晉等率先歸順，國安衆潰，亦北。士英竄伏天台山寺中，其家丁縛之以獻，貝勒命剝其皮，實以草，械置道旁，用快公憤。時人爲之語曰：「周延儒，字玉繩，先賜玉，後賜繩；繩繫玉繩之頸，孰憐狐狗之軀？馬士英，字瑤草，生懷瑤，死懷草；草裝瑤草之皮，羣笑犬羊之靼。」大鋮初降，貝勒召潘映婁認識，潘揚言曰：「吾今入當啓云：『臣識其面，未識其心。』」大鋮窘甚，與誓之神，約得志必以二司相酬。映婁既入，貝勒始召大鋮，出薦者手書與之，令以部院從征，隨導王師屠金華，以報前怨。明

守臣朱大典闔門自焚。時兵荒之後，王師所過，隨征官往往無從取食；獨大鋮必羅列鮮肥，邀諸公暢其口腹，諸公訝之，曰：「此日用應酬耳！吾用兵不可測度，亦類此。」諸公故聞其有《春燈謎》、《燕子箋》諸劇本，問能自度曲否？即起執板，頓足而唱。諸公多北人，不省吳音，則改唱弋陽腔，諸公於是點頭稱善曰：「阮君眞才子。」有黑內院者，頗好文墨，學爲詩，纔得押韻，便爲擊節嘆賞。內院於是日爲唱和，曰：「阮君吾詩友。」每夜坐諸公帳中劇談，至聽者倦睡，聞鼻聲，始出。詰朝天未明，又入坐，聒而與之語；諸公苦其擾，勸之曰：「君精神誠異人；然鞍馬之餘，盍少休息。」則曰：「吾生平不知倦，六十年來如一日。」比諸公起，則又鼎烹雜陳，人人厭飫。一日面忽腫，諸公謂阮所親曰：「阮君恐有病，可相語，令暫住衢州；俟吾輩入閩，遣人相迓。」所親以告，大鋮駭曰：「我何病？我年雖六十，能挽強弓，騎劣馬，我何病？我視八閩在掌握中。幸語諸公，我仇人多，此必復社、東林諸奸徒有譖我者，願諸公勿聽。」所親以復諸公，諸公曰：「此老亦太多心，既如此，仍請同進。」抵仙霞，諸公皆按轡上嶺，大鋮欲實其無病，下馬步進，諸公以嶺路長，且騎，俟到險乃下。大鋮左牽馬，右指騎行者曰：「看我精力十倍此少年。」言訖，鼓勇而先。久之，諸公方至五通嶺，見大鋮馬拋路口，身坐石上，呼之不應；馬上以鞭挑其辮，亦不動；下視之，死矣。或曰：「大鋮與士英、國安先後降，及唐王走順昌，大兵至，搜龍江，得三人請王出關爲內應疏，遂駢斬士英、國安於延平城下。大鋮方遊山，聞之觸石而死，仍戮屍云。」

《小腆紀年附考》卷六《清世祖順治元年六月》（存目）

馬之駿

顧起元《妙遠堂全集序》 吾友新野馬仲良先生，當世詞人所稱爲八斗之才、九州之被者也。近代以來，詞流道謝，壇坫無規，衆喙爭鳴，分鑣競騖，仲良與其兄宗伯時良先生，纘成家學，崛起一時，同舉進士，並以詩賦古文辭擅名天下，海內之士垂纓戴縰而操觚翰者，無不延頸跂踵、景附而響應之，

明文學部二・阮大鋮　馬之駿

無涯之知，結爲大年，造化果讎我哉？抑私我哉？知其永無憾於人間世矣。天啟丁卯冬日，江寧顧起元撰。

李若訥《馬仲良妙遠堂詩序》 仲良爲詩，其才逾上，其鋒不可當。而取其詩咀之，則婉曲雋永，致勝也，不以才勝也。乃其致固刑才，此以向世之口津津爲詩舌者，且不解，即以向世之腹便便爲詩笥者，亦不解。蓋嘗妄論：不工於詩者，以一篇不抵一句。工於詩者，以一句可拓一篇。致與不致耳。古人言詩有別才別趣，趣即致乎？若才而曰別，正仲良之不直以才勝者。夫陳則塞矣，陳則椎矣，虛秀反是，六卷。目冠各卷首。卷帙與黃氏《千頃堂書目》符。明詩詩派屢變，自王、李狎主盟壇，四方景附，與之角者，則爲鍾、譚。仲良與吳門王亦房（名留，百穀子。）調停於其間，以才情風調，別樹赤幟。顧錢、朱各選，多不滿之。《書影》引張菉居之論，以不與鍾、譚遭世詆訶爲幸。《存目》且謂所作如花香草媚，不久自萎。竊爲人之撰述，與立身無異，與其阿附以圖存，莫若獨立以自適，幸之與否，非所計及也。有「查水莊氏蘭味軒收藏印」記。（董稿）

《嘉業堂藏書志》卷四《妙遠堂集》 四十卷。新野馬之駿仲良著。明天啓間刊。分卷依千文，自「天」字至「霜」字止。每卷列閱者姓氏，有汪逸、丘兆麟、夏儀、宋獻、張元佐、黃成象、秦鎬、閔景賢、劉榮嗣、楊嗣昌、汪遠、鄒嘉生、程標、魏濟衆、陳元素、張劍光、馬任遠、阮大鋮、侯昌胤、來復、吳阿衡、楊鶴、曹履吉、來斯行、李純元、潘曾紘、徐泊曾、岳駿聲、沈德符、張鳳翼、錢謙益、司迺疆、岳鍾秀、譚元春、蕭鳴甲、顧大猷、李春華、顧爾邁、韓敬、侄超宗等名。序後仍列訂閱姓氏兩葉。凡詩十四卷、文二十

范文若

《衡曲麈譚・作家偶評》 近之奇崛者，有范香令，結構玄暢，可追元人步武，惜乎不永，一時絕嘆。

《遠山堂曲品・逸品》 《花筵賺》：洗脫之極，意局皆凌虛而出，眞是「語不驚人死不休」。溫之癡，謝之顚，此記之空峭，當配之爲三。

鄭元勳《鴛鴦棒題詞》 香令先生遺書，以《夢花酣》、《鴛鴦棒》二劇屬予序。一爲情至者，一爲不及情者。或曰：「先生花骨繡胸，傳其情至者足矣，惡取夫不及情者而歌舞之。」曰：不觀夫詩之有美有刺乎？不知情之不及，惡知夫情至者之爲至也。嗟乎！人情百端俱假，閨房之愛獨眞。至此愛復移，無復有性情者矣。覽薛季衡、錢媚珠事，使人恨男子不如婦人，達官不如乞兒，文人不如武弁，其重有感也，夫吾安得乞其棒，打盡天下薄倖兒也？雖然，獬廌見不義者而觸，窮奇煦之，亦問夫人之性情何若耳。

《送司餉遼陽》 《明詩平論二集》卷一：語含諷刺，不盡而盡。

《戲題酒社移黃生文》 《媚幽閣文娛》卷二：視《北山移文》更趣。

《千頃堂書目》卷二六 馬之駿《妙遠堂全集》十二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馬之駿《妙遠堂集》四十卷。

康熙續修《汶上縣志》卷四、乾隆《兗州府志》卷二二《范文若》 江南上海人。崇禎時爲汶上令，豐神俊異，材智超羣。其治汶也，以禮自持，剪惡安良，吏胥守法。時白蓮教賊作亂，陷鄆城，過汶上，憚若威名，不敢近。任二年，調繫浙江秀水縣。

乾隆《上海縣志》卷一〇 字更生。初名景文。萬曆丙午舉於鄉，與常熟許士柔、孫朝肅、華亭馮明玠、崑山王煥如五人，爲拂水山房社，以奇文鳴一時。乙未成進士，除汶上知縣，以嚴察爲治，改知秀水，案牘之間不廢文翰。再調光化，意不自得，或兼旬不治事，扁舟往來江漢間，以釣簡、詩卷自娛，遷南京兵部主事，爲考功中傷，左遷，稍移南大理評事，以憂去官，卒年甫四十八。文若美姿容，工談笑，雅慕晉人風度，好爲樂府詞章，識者擬之湯臨川云。

光緒《光化縣志》卷五 上海進士，崇禎年間任知縣。字更生。上海進士。令光化，高才碩學，能賞識名彥，一時文風丕振。城遷草創，雉堞卑小，前令黃欲增廣之，會遷去，范力任，踰年告成，備禦攸賴焉。遷南京駕部主事。

《花筵賺》 《世說新語·假譎第二七》「溫公喪婦」：（存目）。

《鴛鴦棒》 本事同《古今小說》卷二七。

《生死夫妻》 本事同《醒世恆言》卷九。

《金明池》 本事同《警世通言》卷三〇。

《雌雄旦》 本事同《醒世恆言》卷一〇。

《金鳳釵》 本事同《初刻拍案驚奇》卷二三。

《綠衣人》 本事同周朝俊《紅梅記》。

高奕《新傳奇品》 范香令，松江人，博山堂。琪花瑤草，餘香襲人。所著傳奇五本。《花筵賺》、《鴛鴦棒》、《倩畫圖》、《勘皮靴》、《夢花酣》。

《傳奇彙考標目》卷下 范文若，字香令，號荀鴨，又自稱吳儂。松江人。《花筵賺》、《鴛鴦棒》、《倩畫烟》、《勘皮靴》、《夢花酣》、《花眉旦》、《金明池》、《雌雄旦》、《歡喜冤家》。

《重訂曲海總目·國朝傳奇》 范香令(松江人)《花筵賺》、《鴛鴦棒》、《倩畫姻》、《勘皮靴》、《夢花酣》。

《曲目新編·國朝傳奇》 《花筵賺》、《鴛鴦棒》、《倩畫眉》、《勘皮靴》、《夢花酣》，右松江范香令作。

《今樂考證·著錄八·國朝院本》 范香令(十種)：《花筵賺》、《鴛鴦棒》、《倩畫姻》、《勘皮靴》、《夢花酣》、《金明池》、《花眉旦》、《歡喜冤家》、《生死夫妻》。案：香令，松江人。余所見者，《花筵賺》、《鴛鴦棒》二種而已。自署其刻本曰「博山堂稿」，自署其名曰「吳儂荀鴨撰」，或署曰「荀鴨檀郎」。其托姓荀者，荀令香之意耶？其託名鴨者，博山鴨爐意耶？但《歡喜冤家》二種似雜劇題，未敢臆斷，姑附之。亦一奇已。上五種，焦氏《曲考》列其目。下五種，自沈氏《南詞譜》補入也。

《花筵賺》 《明代傳奇全目》卷四《花筵賺》：（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花筵賺》：（存目）。

《夢花酣》 《明代傳奇全目》卷四《夢花酣》：（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夢花酣》：（存目）。

《鴛鴦棒》 《明代傳奇全目》卷四《鴛鴦棒》：（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鴛鴦棒》：（存目）。

《生死夫妻》 《明代傳奇全目》卷四《生死夫妻》：（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生死夫妻》：（存目）。

《勘皮靴》 《明代傳奇全目》卷四《勘皮靴》：（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勘皮靴》：（存目）。

《金明池》 《明代傳奇全目》卷四《金明池》：（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金明池》：（存目）。

《花眉旦》 《明代傳奇全目》卷四《花眉旦》：（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花眉旦》：（存目）。

《雌雄旦》 《明代傳奇全目》卷四《雌雄旦》：（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雌雄旦》：（存目）。

《歡喜冤家》 《明代傳奇全目》卷四《歡喜冤家》：（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歡喜冤家》：（存目）。

《倩畫姻》 《明代傳奇全目》卷四《倩畫姻》：（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倩畫眉》：（存目）。

《金鳳釵》 《明代傳奇全目》卷四《金鳳釵》：（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金鳳釵》：（存目）。

《鬧樊樓》 《明代傳奇全目》卷四《鬧樊樓》：（存目）。《古典戲曲存目

彙考》卷一〇《鬧樊樓》：（存目）。

《晚香亭》《明代傳奇全目》卷四《晚香亭》：（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晚香亭》：（存目）。

《綠衣人》《明代傳奇全目》卷四《綠衣人》：（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綠衣人》：（存目）。

《千里駒》《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千里駒》：（存目）。

《斑衣歡》《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斑衣歡》：（存目）。

毛祥麟《范文若》（存目）

施紹莘

陳繼儒《秋水庵花影集叙》 子野好日出酣眠，而能讀書至夜半，未嘗作低迷欠伸態。好與人轟飲惡戰，而能數月持酒戒甚堅。好治經術，工古今文，而能旁通星緯輿地與二氏九流之書，掉弄而爲樂府詩餘，跌宕馳騁，凡古今當行家意崛彊未肯下。嘗謂余曰：子老矣，請時時過我，俯首拍掌而和之，暇則爲我題數行傳海内，海内故有天耳，人當爲施郎點頭耳。夫曲者，謂其曲盡人情也，詩人人可學，而詞曲非才子決不能。子野才太俊、情太癡、膽太大、手太辣、腸太柔、心太巧、舌太纖，抓搔痛癢，描寫笑啼，太逼眞、太曲折。當其志敝意得，搖筆如風雨，強半爲旁人掣去，或寫素屏紈扇，或題郵壁旗亭，或流播於紅綃麗人、黄衣豪客之口，而猶未睹子野之大全也。今《花影集》一出，上至王公名士，下至馬卒牛童，以及雞林象胥之屬，皆咄咄吁駭，想望子野何如人。購善本換新聲，擲餅金斛珠當不吝惜，豈特爲《三夢》、《四聲猿》之畏友而已乎？昔山谷遇秀鐵面道人，訶其筆墨勸淫，恐墮犁舌，故其叙《晏叔原集》云：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臞儒晚悟裙屐之樂，鼓之舞之，皆叔原罪也。子野學道，請以山谷爲戒。子野曰：吾樂府詩餘，非平章風月，則約束鶯花，艷語麗情，十不得一，況謔浪俱是文章，演唱亦是說法，秀道人見之，即使木人歌、石兒舞可也。雖然，此集既行，願將風流罪過向古佛發露懺悔一番，敢問眉先生新創苕帚庵，其義云何？余曰：有沙彌請法，佛教之誦苕帚二字，誦苕則失苕，誦至三忽然上口，遂爾大悟，子野能捨無始來才子習氣，作苕帚庵三年鈍人乎？便不落綺語債矣！子野稽首曰：懺悔。竟。眉公陳繼儒撰。

顧乃大《秋水庵花影集序》（存目）

顧胤光《秋水庵花影集序》 夫詞詩之餘也，前人謂工詩不必工詞，詩料不可入詞料，則詞固別有當行，而余嘗評覽宋元詞家，如蘇、如柳、如王、如董、關、馬諸君，各摛致標體，不傍門戶，濃澹啼笑，無相優劣，而後人醜争效顰，技同剪綵，摹形傷板，鏤情涉俚，偷字不掩其酸，塡艷祗拾其唾，難哉脱邯鄲而出步也！吾友子野弱冠好詞，即工詞積十餘年，而不靳公諸同調，以「花影」名集，則命意遠矣。蓋詞不難塡實而難使虚，而花之弄影，妙香色之俱空；詞不難琢巧而難寫生，而影之取花，妙即離之雙遣；詞不難繁音之噪耳，而難柔致之感物，而影暈花，花篩影，妙嫵之善隨。以子野詞拈作花觀，兩字歡愁，皆嫣紅而慘綠也，百態離合，疑笑晴而泣雨也；以子野詞拈作影觀，趣横景移，得意在精神之摹寫也，思微香寂，幽賞在澹漠之領會也；以子野詞拈作花影觀，脂氣淨掃，冷韻逼人，杳焉作羅浮僊子想，則横水之一枝也，嬌痴欲絶，如雨後煙初，眞堪一字一金度字，周郎微顧，彷彿藥欄烘日之爭含勝情。至如愁冷江皋，芙蓉池面，煙迷洛浦，水仙凌波，沉香微醉，調扶芳艷俱來，壽陽粧開，句並清揚共婉。暮雨梨魂，燈下題紈扇之無恩；日移春夢，紗窗譜高唐之有約。似此引類屬情，拈思取境，宛爾關合，不禁萬斛才情，從花影逗露少許耶！子野有種多，一切愁緣病緣，大半根花緣得，居平含宮嚼徵，引商刻羽，半生苦心此道，是能脱盡宋元來粉墨習氣，而獨自登壇作飛將軍者，雨閣雲窗，膽瓶曲几，寫烏絲付家樂部，興到命青衣添沉水，進小玉卮名酒，偕解人子夜徵歡，則「雲破月來」之句，不負自許張三影後身矣！顧胤光石萍子撰。

沈士麟《秋水庵花影集序》 予奔走長安街面土尺許，僅爭廣文一席，跋涉千里，悲哉予之愚也！乙丑之秋，又將掛孤篷渡浙水而西，荻花蕭條，霜月慘澹，四顧童僕，依棲無色。子野【略】閱予行卷，見予諸行卷，因曰：

吾亦有數首，欲乞子一言以行於世。開緘出之，則《花影集》也。艷句淋漓，藻色飛動，予捧讀良久，心花皆開，拍案歎曰：嗟乎！予所行世不過一時麈言，而子則千秋慧業，豈不仙凡霄壤，尚敢輕置一喙哉？雖然，惟子野知我，亦惟我知子野。子野詞章高妙，人人所知，然予以爲正非子野本色也。子野外服儒風，內宗梵行，其於世間色相一切放下。高棲山谷，睥睨今古，視富貴如浮雲，功名若苴土，即至山水煙霞，文章句字，亦如夢花泡影，過眼變滅。但其性靈穎慧，機鋒自然，不覺吐而爲詞，溢而爲曲，以故不雕琢而工，不磨滌而淨，不粉澤而艷，不穿鑿而奇，不拂拭而新，不揉摛而韻，蓋直出其緒餘，玩世弄物，彼其胸中寧有纖毫留滯者哉！即其命名「花影」，而其意固已遠矣。予之知子野者，殆得之文彩之外、章句之先，若區區語其藻艷而已，則名箋灑翰，路口成碑，俊舌歌鶯，青樓偷譜，誰不知之，而何取於問序於予？安見予之爲知子野也！予惟是速了熱業，轉受冷趣，他時分得子野草堂半榻，當以性靈爲師，梵唄爲課，賦咏著述，亦多休卻。子野此時靡詞綺語，亦請一切報罷，我正恐其機鋒四出，技不勝癢，指尖毛孔皆蒸蒸然不得太平也。沈士麟德生甫撰。

《四庫全書總目・詞曲類存目・花影集》　五卷。明施紹莘撰。紹莘字子野，華亭人，自號峰泖浪仙。是集前三卷爲樂府，後二卷爲詩餘，多作於崇禎中。大抵皆紅愁綠慘之詞，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

趙尊嶽《惜陰堂彙刻明詞提要・秋水庵花影詞》　紹莘字子野，自號峰泖浪人，青浦人，有《花影集》五卷，詞一卷。《明詞綜》謂《花影詞》四卷，殊未之見。王蘭泉《青浦詩傳》謂其少負雋才，作別業於泖上，又營精舍於西佘，極煙波花藥之美。而其時陳眉公居東佘，管弦書畫，兼以明僮妙伎，故亦自號浪仙。生平慕宋子野郎中所作樂府，遂以「花影」名之，蓋明季逸民之流也。詞疏俊有餘，工力未逮，凡一百九十一首。《點絳脣》（「輕雨如絲」）、《浣溪沙》（「愁卧寒冰六尺藤」）、《虞美人》（「一簾花影驚風碎」）上半闋、《綺羅香・賦雨》上半闋（詞略），均復俊爽，有師南宋處，庶闚見堂室之美備矣。

《謁金門》（春野玄）　《閑情集》卷二：情韻既深，筆力亦健，浪仙最高之作。

《如夢令・掃地》　《蘭皋明詞彙選》卷一：胡云：宋梅嘗與余言：詞以豔冶爲正則，寧作大雅罪人，弗學老成，帶出經生氣。詞至《花影》，旖旎極矣，吾輩獨痛刪之。所存皆定情一種者，良以詞之視曲，其道甚遠，詞之去曲，其界甚微，又不能不爲詞壇守壁耳。

《長相思・時字詞和暗生》　《蘭皋明詞彙選》卷一：李云：讀此，眞覺《唐棣》風之之淺。

《點絳唇・泖橋次眉公韻》　《蘭皋明詞彙選》卷一：胡云：兩君往還峰泖間，一時勝景樂事，筆墨間攬取殆盡。

《點絳唇・題雪圖》　《蘭皋明詞彙選》卷一：李云：此是雪圖，而非雪景。若作雪景，詞便寫不到此矣。胡云：因題者益想畫者妙處。畫以題傳如此。

《浣溪沙》（半是花聲半雨聲）　《閑情集》卷二：浪仙詞，格不高，然小令卻間有佳者，較之馬浩瀾之陳言穢語，固自有別。

《浣溪沙・月夜》　《閑情集》卷二：「要」字俗惡。結語纖麗。

《浣溪沙・艷詞》　《蘭皋明詞彙選》卷一：李云：閨房溫細語。

《桃源憶故人・曉妝》　《蘭皋明詞彙選》卷二：胡云：子野風情，不減柳七。其作艷詞，無不筆筆添毫，那管風魔了人也。

《西江月・憶舊》（又是花飛似雪）　《蘭皋明詞彙選》卷二：胡云：語語從眞情實境打出，故無一字落人於後。

《江城子・漁父》　《蘭皋明詞彙選》卷五：李云：今古高人，竟當於此輩中求之。

《滿江紅・旅況》　《蘭皋明詞彙選》卷六：顧云：浪仙雖長流豔，若此堅朗，正自不乏。披《花影》者，毋專以綺麗相推可耳。胡云：讀《花影》詞者，難以此相推也。讀余輩所選《花影》詞者，尤難以此相推也。

《雨淋鈴・風雨》　《蘭皋明詞彙選》卷七：顧云：如何高雅，如何秀逸。

《望海潮・早春卽事》　《蘭皋明詞彙選》卷八：李云：福人少慧，慧人少福。以予閱世，往往而同。讀子野詞，想見其風流。眞可謂福慧無雙入者矣。然而玉樓早赴，金屋空關，花月文章，徒作西佘一夢耳。予又烏能無爽然？

李紹文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存目一・明世說新語》 八卷。明李紹文撰。紹文有《藝林累百》，已著錄。是書全倣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其三十六門亦仍其舊。所載明一代佚事瑣語，迄於嘉、隆，蓋萬曆中作也。前有「釋名」一則，詳列書中諸人名字、謚號、爵里。陸從平序謂紹文近以文學受知於熊劍化，劍化復爲釐其謬誤。然今書「方正」門以文徵明論先人世誼語屬之對上相楊公；「品藻」門以王畿貪嗔癡救戒定慧語屬之對陸樹聲，皆與他說部不合。是傳聞異詞，未能盡確。又以楊士奇爲東楊，楊榮爲西楊，其釋名亦頗多舛互云。

《中國小說史略》第七篇《〈世說新語〉與其前後》 至於《世說》一流，倣者甚衆，【略】李紹文《明世說新語》，【略】等；然纂舊聞則別無穎異，述時事則傷於矯揉，而世人猶復爲之不已。

《鄭堂讀書記》卷六五 《雲間雜識》八卷，明李紹文撰。紹文字節之，松江人。《四庫全書》存目作《雲間雜記》三卷，舊本題明人撰，不著名氏。蓋據奇晉齋叢書本。此乃足本而有撰人名氏者也。《明史・藝文志》有紹文《明世說新語》八卷，疑即此書。此書專記松江一郡百年來瑣事異聞之有關世道者，隨得隨書，即事之前後亦所不論。以視同時唐君公《五茸志餘》之作，猶魯衛也，不過采擷之富倍於君公耳。然汰去其猥雜，正復相等。前有凡例及萬曆乙卯丙辰，先生有詩於是乎始，從前所作盡棄不留。甚矣先生之能割愛也。丙辰以來，富有日新，每變益工。至於今而先生六十餘矣。深造自得，有無俱遣，吐片語如陳大玉，置一字若繪宗彝，所謂陶謝不枝梧，風騷其推激也。世淮謹綸貫評唱而公諸海內，名曰《簡齋詩鈔》。先生詩流傳已久，世咸膾炙。

劉榮嗣

論述

張鏡心《劉簡齋詩序》 公雅工詩能書，游意翰墨，它如山水雲林，游戲點染，罔弗精妙。囊無陸賈之金，座有鄭莊之客，多蓄置古敦彝法書名畫以寄其上下千古之致，而獨不屑屑作塵中緣，世或以此高之，公弗許。公負用世略，高才宕氣，意有所至，輒不嫌創舉自與，而恥隨人軒輊也。德陵初忤權□家居，久之，思宗踐祚，起祿勳，歷司馬，以大司空建中丞節行河，爲國家奏宣房之績，功名赫然矣，卒用微文睥睨中之法。嗟夫，河齧漕甚，天子業重公事權，而又令謀奪於道築，乃其河在也，歲由以實太倉數百萬，不何以俾矢音有雝喈哉！蓋先帝聞後期，即又無侈費，而顧席其成而詆其後，何天臣胥下請室，不自公矣。公詩事綜覈，諸新進務毛舉以當上，前後行河諸大臣，溫厚深婉，怨而思，有風人之致，尤弘壯變幻於被徵以後，摧於遇而增於感。譬之水然，觸石則立，憑風則怒，澒洞湖湃，備天下之大觀，有以也。予嘗睹公孫孟孚所藏公錄石田《落花詩》卷末敘語，悼盛業之不逢，念景光其冉冉，有幽憂沉歎之寓焉。自石田爲《落花詩》，而其後屬而和之者即無慮數十家，而於田最，乃於田亦行河云。時略用齮齕，而卒乃大致於功名之會，蓋於田際神廟全盛，以視簡齋，所遭何懸殊也。嗟夫，霜霰零而蘭桂彫，予所憂乃在世道矣。

盧世淮《簡齋詩鈔雜撰》（凡十則） 簡齋劉先生固天縱之稱詩，蓋自早歲已能高唱，加以十年讀書，十年養氣，齒逾不惑，名與詩乃俱成。是爲萬曆丙辰，先生有詩於是乎始，從前所作盡棄不留。甚矣先生之能割愛也。丙辰以來，富有日新，每變益工。至於今而先生六十餘矣。深造自得，有無俱遣，吐片語如陳大玉，置一字若繪宗彝，所謂陶謝不枝梧，風騷其推激也。世淮謹綸貫評唱而公諸海內，名曰《簡齋詩鈔》。先生詩流傳已久，世咸膾炙。

其近體不減賓客、隨州，自明溯唐，三劉鼎立，要先生根柢波瀾，尤在古風。本諸性靈，建以骨髓，一切色澤步驟，若網在綱，有條不紊。詩中之天地，得此始覺清寧，而後日月發光，雲霞幻彩，山澤通氣，草木怒生。庖丁解牛，文同寫竹，均於此中妙得關捩。先生既已觀古人之象，遂爾抉詩人之髓，動刀甚微，潑墨更老，經營慘淡，和以天倪，揮霍既完，一張空紙，眞《三百篇》之孝子，《十九首》之良臣也。嗟乎，古詩一道，世俱視如瓦棺土篆，卽有作者，備數而已。其最號能手，僅馳騁於七言而止，一至五言，便如泥塑木雕，佯死假活，依樣葫蘆，全無生趣。或小黠大癡，跳匿諸理。夫既已陷身學究，烏足言詩？何哉？五言古之困人如此。獨先生此際寬然有餘，別其爐錘，自出手眼，掀翻間架，只說家常，氣骨蒼森，遠追漢魏，玄扃一開，不從門入。意之所投，在在靈應。大而洞庭鈞天，小而竹枝楊柳，高山鼓琴，沉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古體如是，今體如是，長句如是，斷句如是，徘徊婉轉，自成文章，淡寫空描，花明玉淨。世能名先生，而莫能名先生之所以，先生於是絕世獨立，人人自遠。然從此詩家知有本末源流祖宗孫子，是先生繼往開來，有功於藝林甚大也。學者必從此等處理會先生，斯足見先生之純識，先生之大體。國初有高季迪太史，其人詩人也，曾得其《缶鳴集》讀之，各體俱工，一手而擅衆妙，淵源甚遠，蘊藉更饒，乍覿之風流清潤，雜以江左初唐之致，最堪諷誦再三。入其玄中，冲淡簡遠，安穩妥帖，蓋眞能爲韋蘇州、柳柳州者。忽而光怪百出，凌亂縱橫，老氣橫秋，孤吹獨眺。又有青蓮，有少陵，有昌黎，兼有昌谷。有本者如是，是之謂卓爾不羣，是之謂獨得其正。竊意我明詩道，應以青丘爲大宗。越二百六十餘年，而有簡翁，覺季迪鐘鼓一新，音徽如旦，司空、太史，易地皆然。每見說明詩者斷自北地始，已而之濟南焉，已而之太倉焉，已而之公安焉，已而之景陵焉，攘臂而仍不遺餘力，惜哉其未嘗偕之大道也。蓋知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使捐去我見，善與人同，虛心平氣，靜坐細論，饜飫優游，自尋原始，非季迪吾誰與歸？袁海叟具體而微，馬仲良未見其止，若簡翁者，可謂兼之矣。　譬之弈然，他人皆凡著，先生則仙著也。他人皆人著，先生則天著也。先生原不欲多上人，而人自非敵手，先生亦聽之可矣。　先生詩有一種異香，非沉水，非迷迭，若有若無，不煙不火，或者太白所云「獨立天地間，清風灑蘭雪」乎？然則讀先生詩者，宜如何洗心澹慮，通徹鼻孔，以導迎香氣？又當作何香供以俎豆先生？　先生詩一味平實簡當，無他謬巧。　先生詩源于雅而劑以風，斂襟獨謠，隱然有□民之心。其旨遠，其詞文，可以勒銘，可以入告，可以作史，可以翼經，然體莊氣和，思苦韻潤，一日三復，具有蕭馬鳴、悠悠旆旌、楊柳依依、雨雪霏霏之意。　古云：詩者持也。最得詩人遺意。讀先生詩者，試尋味一持字而審參之。　先生舉止謦欬，無往非詩，清空瀟灑，一絲不掛，在在令人恍然。余間請於先生曰：「繪事後素，先生詩萬頃煙雲，盪胸溢目，然是已著色者。惟先生之人，則先生之詩之粉本之生綃。又方解衣盤礴筆間硯淨時也，人也詩也，合而言之，道也。」先生厲聲曰：「盧生饒舌。」　先生腸最熱而面若冷，言不多而意獨詳。凡朋友相見，帶有油花氣者，必正容以悟之，令其純灰滌淨，而後痛下鍼劄，從容密晤，愾然曰：「必作如是觀，始可以爲朋友，否則悠悠行路，予又何譏焉。」每當長筵廣席，客有談性命、談經濟、談意氣、談文章，議論蜂起，予聖自雄，先生都不相關，最後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余因思先生之所不可及者固自多，方一言以蔽之，曰：遠。人品遠則無依傍，詩品遠則不粘搭。陶詩之所以隻千古無兩者，只一遠耳。要柴桑之詩，亦柴桑之人爲之也。全帙陶詩，止完陶公一幅行樂。余鈔杜發凡，亦首及。此孟子曰：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所望讀先生詩者，設身處地，如親見先生，庶一部《簡齋詩鈔》始有著落。苟留心斯道者據吾說而穆然以思之，齋戒以將之，再取其詩熟讀而詳味之，此卽是親見先生。若猶未也，饒爾竟日周旋，何曾夢見。試觀今之趨謁先生絇履者，夫豈少哉！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弗克由聖。願我同志其勉焉。崇禎乙亥端午，學人盧世淮草於杜亭西枝。

杜溎《簡齋先生詩序》　盧德水序先生詩甚詳，其所揚搉蓋實錄也。先生心手別具，悉不依北地、濟南、弇州、公安、竟陵，四十以前詩皆削去不傳，斷自北地始，已而之濟南焉，已而之太倉焉，已而之公安焉，已而之景陵焉，已而德水所鈔，並皆其暮年所作，猶之書家所謂晚蹟是求者也。方先生晚年，攘臂而仍不遺餘力，惜哉其未嘗偕之大道也。蓋知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使捐去我見，善與人同，虛心平氣，靜坐細論，饜飫優游，自尋原始，意氣不甚得，故所作皆紆鬱憤懣，時見悲天憫人之意。昔駱賓王聞蟬詩，謂非季迪吾誰與歸？袁海叟具體而微，馬仲良未見其止，若簡翁者，可謂兼之矣。　譬之弈然，他人皆凡著，先生則仙著也。他人皆人著，先生則天著也。不知事不明於當時，名必昌於後世，故余以爲先生之詩卽荆卿之白虹，魏先生之太白也。精誠不渝，得明於時，人皆信其高潔而風響不沈，孰不爲幸焉。不知事不明於當時，名誰得而掩？　此古之人所以必不以彼易此也，豈不謂然哉！集中《佑孫》至《佑歸》二首尤爲沉痛。爾時雲麓年纔十八，卓然如成立人，故勉其開架書事孝

弟，不以通籍爲貴，沮溺爲耻，而憂無聞焉。雲麓爲是刻，使其先人表見於後，是不忘其祖者。因念余祖墓門石尚爾闕然，文稿亦且零落，未及摭拾，夫亦有所不幸焉耳。昔人所爲文，往往有遲之甚久，終不至於泯沒，而余有志未逮，故時以先生詩置左右，耳而目之，以誌不忘，余先人者賴於是乎在也。康熙元年季冬日，濟南後學杜漺於修來園拜序。

龔□《簡齋先生詩序》 生生當晚季，望重清流，値節甫之專恣，憫蕃武之就戮，而且疆圉日棘，桑土罕聞，故其爲詩曲而不靡，深而不細，壯涼頓激而不流於戇，其致歎瞻烏也，是俊顧之微情而非開黨錮之漸也。其深思制虎也，是元祐之偉算而非同聖德之詩也。至聞金鼓則感憤無衣，望烽煙沈憂漆室，雖當一觴一詠，折楊折柳，無不纏綿君父，繾綣蒼生。故讀其詩者一唱三歎，髣髴如見其行吟憔悴憂思忉怛之容。是先生之詩非尋常流連花月、寄托酒茗、贈送酬答之繁製也。乃巨憝雖殲，陰霾猶伏，秉鈞者方且讒肆青蠅，禍興白馬，先生雖身處請室而怨慕悱惻未嘗一刻去諸懷。其與□□諸先生琅琅和答詩，益高健蒼渾，神似少陵，議者以爲詩窮後工，而不知皆先生忠愛之悃所湓涌澎湃而出之者。是先生爲千古之第一詩人，而孰知先生爲千古之第一忠孝人哉！先生沒後，河朔之詩大振，滹沱、鉅鹿、燕山、瀛海、高陽、鄗城之間作者林立，顧推崇首烈必自先生。蓋先生好賢下士，而又力以風雅之道倡示來茲，故至今天下士無論識與不識，聞先生名，談先生佚事，讀先生詩，無不慷慨泣下，願爲執鞭。而購先生之集者，苦無成書，冢孫雲麓能世其家學，以循良高第擢刺海陵，復能以風雅之道廣教於吳楚之濱，爰彙諸編訂爲一集，使先生之神情笑貌長留於天地之間。是雲麓之刻是詩，又雲麓之忠孝也。《三百篇》之教不致榛蕪，賴有劉氏，吾安能無厚幸哉！是爲序。康熙改元季秋望後淮南年家後學拜題於燕邸之尊拙齋。

成克鞏《簡齋先生集序》 公沒之後，公之孫雲麓克纘前烈，歷官州邑皆有聲。乃從兵火煨燼之餘搜理殘簏，得公文若干篇以付諸梓。予受而讀之，而恍然見公之精神意氣，尚不泯於人間，而當年隨刊之績，則又與日星昭而江河流者。使公得更展其才猷，爲國家效半臂之力，太平之業未始不可望。而卒擠公以至於死，抑亦見天之將亡人國，而特生若輩以耗一時之人才。然諸僉小雖得志片時，而至今廝養牧監聞其名，無有不痛心切齒，而不願與並生天壤者。公雖鬱鬱以沒，而天下人士追遡風流，莫不稱引簡齋先生以爲重。而雲麓宦轍所至，咸相慶先生有孫，以弗墜家學，視彼讒人所得，孰與多哉？故公之人傳而公之文自傳也，而非雲麓則莫與傳公之所未傳也。公爲先文穆公所得士，故予不敢辭雲麓之請，而敬述數語於簡端。康熙二年癸卯孟秋，天雄通家眷世弟成克鞏拜譔。

盧世漼《劍吷總評》 張聖標云：適有問道於盲，□□□□，□□□顧而指之曰：此康衢也，此阢途也。問者以盲率由斯道，擬而行之，幸不錯誤，曰：盲其知道哉！弟勉拜摘瑕嚴命，或可或否，何以異是。仁兄其自造指南□，遺笑旁觀者，就中草草抑揚，濫附簡端，是耶否耶？盲何敢必。戊寅九月廿三日，病中聞邊警，無可排遣，取簡齋詩讀一過，庶幾敵深愁，消結悶，頓若無病無事時。信乎詩道廣大，不減金僊度世法藏也。瞿伯略云：敬仲詩大抵從五言古入，其靜深澹雅處似陶，沉鬱刻露處似杜。暢爲七言則奔逸痛快，變化莫測，用古少而獨創多矣。乃至近體亦以古詩氣脈爲之，五言以安和勝，時妙言外之思，七言以雄麗勝，每出驚人之語，絕句小詩亦在摩詰、昌齡之間，請室三年，爲詩如許，遂與少陵、秦州以後諸作同一閎放。此詩長留天地間，後來其有以知敬仲矣。盧德水云：先生無終食之間違詩，造次必□是，觀心園土，如坐深山，水流花間，忽來清嘯。讀□□□，因題數字以代晤言。此一冊詩，凡三乙而讀始竟。每乙輒遲旬日。緣入歲以來喪我叔父，又喪我伯兄，又送先慈大歸，凡遇痛絕，少焉甦，甦乃取先生詩讀之，而詩中又多楚調，觸緒關情，往往雪涕，所以竣事如此之遲，而着語如此之拙也。世漼啓事，戊寅仲夏。東坡海外詩文精深華妙，無一點衰憊氣。固云風濤挾助，放浪淋漓，亦其中之自得者深也。今觀簡翁詩尤信。簡翁近詩益老益熟，更鬆更俊。陸渭南八十以往，韋蘇州九十以上，正在風雅場中奪袍掣簟，吾儕學人惟有頂足禮拜。山谷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云：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違，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又自曰：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一事橫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歎其工，舞罷則又蕭然矣。世漼三復斯言。蓋聞道者讀簡齋先生詩而重有□焉，因筆錄之。戊寅九月杪燒燭記，時漏下三鼓。細味劉先生近詩，只是一個鬆字。詩至於鬆，而變化不可勝

言矣。本諸身，徵諸朋友，放乎四海，俟之百世，定以盧子爲知言。十月上浣燈下記。

唐世濟《秋水謠序》　《秋水謠》者，今司空簡齋劉公治河時所撰詩也。【略】公之詩灑如也，煇如也，水之湜湜而非擊也，秋之凄凄而非洌也，素□□□之質而非窶，淳熬炮將之旨而非秩也，獨不肯爲禮禓之搏，登極之號，槨翠鴞胖之薦，蓋君子之言而初盛之響也。夫謠於詩爲風，屬風有言矣。指我則勝我，□我亦勝我，公謠秋水，豈不聞此乎？毋與物爭，小不勝無害也。古司空得之，去裳示□，幹圮族之蠱，竅氣疏徵敬，復方命之踦，而帝稱之曰：汝唯不爭，此何與疏瀹事故。中流之螾蜒，劇於大篦之雷雨，非外其身，身不□矣。且夫水性至靜而莫躁於河，至清而莫濁於河，然而古司空勝之，今司空勝之，乃至指且□焉，無不勝之者，略與風等。彼所爲擅大勝也，故治水者師水也。公受凶事之益，吐吉人之詞，不激不懟，可羣可怨，若然者傍日月非倖，涉波濤非紲，漆室之悲非迂，濠上之樂非忝，易地一耳。顧乃自詭勞歌《三百篇》所載勞人思婦之語，不至今與典謨並傳哉！況公之心何媿古司空耶？公倡之，吾乃賡之。公行之，吾乃知之。吾知之秋水也。烏程友弟唐世濟頓首敬題。

瞿式耜《跋劍呟》　余與敬仲同出元城成先生之門。敬仲文章品望已巍然爲北方學者之宗，而余則吳下阿蒙，黃口乳臭也。顧敬仲不以余爲黯淺，於同門中獨睠余，謂臭味神情大略相似，每閒窗靜對，啜一茗，談一詩，論一畫，意中未嘗不相許也。仕路升沉，萍踪南北，兩人精氣默默往來。然二十年來，敬仲學日新，識日老，骨日堅，著作日富，而余之茫昧空疎，猶然二十年前黃口乳臭也。敬仲以大司空啣命治河，河工告成，而讒者中之，遂至歸司敗，下請室，凡三更歲籥矣。老臣憂國，苦心不能見諒於明主，而氣日和，心日恬，容日晬，絕無分毫憤懣不平見於詞色，觀其《劍呟》一編，一何婉雅春容、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沉鬱悲壯而不隣於激。置之少陵集中，幾不可辨。此非學識涵養已到二十分地位，能幾是哉！余嘗妄評敬仲之詩，幽芬異味，則芳蘭也，早梅也，修竹也，岑茗也，絕代佳人也。妙句詮字註，以爲獨絕，唐人之鑄賈島，宋人之宗涪州，無以過也。余在請室，與敬仲游處踰年，敬仲取往復次韻之作，都爲一集，名曰《錢劉唱和詩》，以詒德水，又屬余爲叙其全集。敬仲生長北方，而不習北食，嗅葱蒜之氣，輒不敢不自附於知詩，而不敢不自附於知敬仲。敬仲亦頗頷之。客歲，余與□□□同被誣，徵入圜扉，幸得與敬仲周旋一載，使廿年闊喀嘔不止。詩操南音，不類河北傖父，亦可異也。

傳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榮嗣，字敬仲，曲周人。萬曆丙辰進士，除戶部主事，改吏部，歷稽勳郎中，出爲山東參政，歷布政，入爲光祿寺卿，順天府尹，拜戶部右侍郎，以工部尚書總理河道。運道潰淤，起宿遷，至徐，別鑿新河，分黃水注其中，以通漕。三年績用弗成，下獄論死。崇禎戊寅，獄未解而卒。敬仲爲人淹雅，讀書好古，敦篤友誼，河渠之任，本非所長。門客游士，創挽黃之議，耗沒金錢，敬仲用是坐罪，父子俱斃，用違其才，良可痛也。敬仲爲詩，用意沖遠，自謂迥出時流。德州盧德水篤好而深解之，年來，敬仲學日新，識日老，骨日堅，著作日富，而余之茫昧空疎，猶然二十年前黃口乳臭也。敬仲以大司空啣命治河，河工告成，而讒者中之，遂至歸司敗，下請室，凡三更歲籥矣。老臣憂國，苦心不能見諒於明主，而氣日和，心日恬，容日晬，絕無分毫憤懣不平見於詞色，觀其《劍呟》一編，一何婉雅春容、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沉鬱悲壯而不隣於激。置之少陵集中，幾不可辨。此非學識涵養已到二十分地位，能幾是哉！余嘗妄評敬仲之詩，幽芬異味，則芳蘭也，早梅也，修竹也，岑茗也，絕代佳人也。妙句詮字註，以爲獨絕，唐人之鑄賈島，宋人之宗涪州，無以過也。余在請室，與敬仲游處踰年，敬仲取往復次韻之作，都爲一集，名曰《錢劉唱和詩》，以詒德水，又屬余爲叙其全集。敬仲生長北方，而不習北食，嗅葱蒜之氣，輒不敢不自附於知詩，而不敢不自附於知敬仲。敬仲亦頗頷之。客歲，余與□□□同被誣，徵入圜扉，幸得與敬仲周旋一載，使廿年闊喀嘔不止。詩操南音，不類河北傖父，亦可異也。

《古今詞話・詞評》卷下《劉榮嗣簡齋集》　沈雄曰：劉司空忠而被謗，三年請室，故生平多牢落侘傺語，有《簡齋集》。人謂其《中秋・踏莎行》，花明而月白者，如其人也。昔人謂陳簡齋無住詞，語意超絕，可摩坡仙之壘。吾於劉簡齋亦云然。

《明詩紀事》庚籤卷二三陳田按　尚書詩格不聳高，而憂時傷懷，有蕭瑟蘭成之感。

《怨詞》　《明詩評選》卷四：澂心緩韻，偏與漢、魏相近。

《坐王氏園亭作》　《明詩評選》卷六：清思中有遠韻。

《閨詞》　《明詩評選》卷八：俱脫胎寫。

紀事

《明督撫年表》卷六《河道》（存目）

《靜志居詩話》卷一七　尚書銜命治河，時駱馬湖潰，運道塡淤，乃創挽河之議。起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水注其中，以通漕運，計二百餘里，費金錢五十萬。邳州上下，悉河流故道，濬之尺許皆沙，掘之爲河，經宿沙落，河坎復平，迨引黃水入，波流迅急，衝沙而下，往往成淤。明年漕艘至，駱馬湖潰流適平，運丁惟願入泇，不願由新河，尚書雖躬督之，諭以軍法，間有入新河者，舟輒膠。於是南給事中曹景參上疏特糾，落職提問，下獄論辟，獄未解而卒。朝野之論，以尚書河渠之任，本非所長，皆誤信門客之說，用違其才，爲可痛惜。其後駱馬湖復潰，舟行新河，人頗稱便焉。至其詩格卑卑，未能遠與古人方駕。

著録

劉佑《簡齋先生集跋》　先司空詩刱刪已成，余小子復搜殘篋得奏疏若干首，起而歎曰：「此先司空得罪之所由，而生平勞績之所著也。」先司空起家郎署，旋參外藩，未爲補過拾遺之官，以故敷陳糾駁之疏絕少。奉命河上，履霜戴星，其間開濬之巔末，撓阻之情形，與夫羽檄風檣之交錯，具有章奏，備瀝苦衷。後之君子，讀其書如見其心焉，是烏可以不傳。更爲旁搜廣採，復得書、記、序、議、碑、銘、論、跋若干首。此皆二十年來焚林破巢、移家避地、從青燐黃蒿盲風瀝雨中所幾幾幸存而稍留萬分之一者。及此不刻，恐復凋零斷落，蕩爲灰塵，予小子安所逃罪哉！廼並付之梓人，以質當世。書成，因爲雪涕志數言於簡末，嗚隱痛焉。時康熙改元壬寅立春前二日，孫佑百拜敬書。

藝文

錢謙益《生日詩三首・劉司空（榮嗣）》（存目）

又《二哀詩二首・劉司空敬仲》（存目）

華淑

錢謙益《華聞修詩草序》　蘇子瞻《惠山泉》詩云：茲山定空中，乳水滿其腹。遇隙則發見，臭味實一族。余嘗持此以論詩，以謂古人之詩，奇正濃淡，萬有不齊，要其空中滿腹，遇隙而發見則一也。不然者，如行潦之水，不足以灌一畦，求其瓶罌走海內，豈可得乎？梁溪華聞修，讀書惠山之下，朝夕焚香煮茗，酌泉而賦詩。余語客曰：「子知聞修之詩乎？是子瞻之所以評惠泉者也。」客曰：「何以徵之？」余曰：「以秦少游之言徵之。少游之論泉曰：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岸湖之山，有所誘而不克以爲泉，岸江之山，有所脅而不暇以爲泉。今之爲詩者，聲利釣心，繁華鑠骨，壯氣攻其中，而償盈張其外，其爲誘且脅也亦多矣。聞修布衣疏食，蕭閒淡止，無所誘以越散其神，無所脅以虧疎其氣，山川之映發，友朋之伸寫，意行而卧游，酒悲而夢愕，皆用以資爲詩。如是而詩不大昌者，未之有也。且子之酌斯泉也，取其白泥赤印，供水符而走傳遽者乎？抑取其冰牙雪齒，鳴松風而潑石鼎者乎？誘與脅使之也。子欲知聞修之詩，取之於斯泉足矣，而他何徵焉？」客曰：「善哉！子之言詩。雖然，以此品泉，殆陸鴻漸、張又新之所未及也。」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淑，字聞修，無錫人。讀書惠山之下，肆力古學，取古人詩，與本朝作者下上揚抶。其詩以清新深婉爲宗，雖問津於時人，而能不墮其鬼趣。嘗自叙其詩曰：「吾不取一時之好，冀千百年後有一人知我。千百帙中存其一帙，千百篇中存其一篇，而吾二十餘年心血或藉此一帙

一篇以傳。」噫，聞修已矣！其所謂一帙一篇者，庶其在是乎！

光緒《無錫金匱縣志》卷二二《文苑》 華淑字聞修，讀書善病，有小築曰斷園，引客倡和其中。於詩苦心數十年，頗隨逐時好，而久自陶汰，亦別成杼軸。

《落葉》 《明詩歸》卷七：譚云：看其搆思設想，銷盡詩人陳腐之氣。

《關山》 《明詩平論二集》卷二：孤秀。

《偶然作》 《明詩平論二集》卷二：朴處可進儲、王，非字襞句續者可擬。

《渡河》 《明詩平論二集》卷二：古直悲涼。

《淮陰謠》 《明詩平論二集》卷二：機鋒尖快，而意調殊古。

《縹緲峰》 《明詩平論二集》卷二：心眼有全山水於一處，偶然拈出，不專在題中尋活，此由立意立局之高。

《呵那灘》 《明詩歸》卷七：譚云：就灘寫出意中古趣。

《蕉軒隨錄》續錄 華聞修《書紳要語》云：「謙，美德也，過謙者多詐。默，懿行也，過默者藏姦。」此二語，非眞有閱歷者不能道破。

葉紹袁

《明詞綜》卷五 《梅墩詞話》：葉天寥水部詞，偶見其《浣谿沙》云：「銀粉畫雲乾蝶夢，繡鍼拋雨溼鵑愁。」「冶笑博開雙臉白，春愁不上小眉青。」先輩遂有此新豔過人之句。其詞三十三首，名《遷聊集》。

《聽秋聲館詞話》卷九《明人小詞》 吳江葉仲韶水部(紹袁)，國變後披緇行遯。傳有《甲行日注》，內記乙酉九月初四日過石門，初五日至一華庵，初十日獨步廡間，見殘帙中一小詞，回想太平時序，兒女柔情，不覺銷凝久之。詞云：「韶光悄悄溶深處。半是落花與飛絮。人靜晝長，重門深閉，閒倚疏簾無語。　畫屏春夢正來時，上苑東風又歸去。燕子泥香，游絲日暖，一霎薔薇紅雨。」按調似〔夜行船〕，而前後段次句不作上三下四句法，後段起句亦不押韻，不知誰人所作。明人於詞調每每任意出入，姑錄之以俟世之審音者。

《歷代詞話》卷一〇《葉氏一門能詞》 吳江葉仲韶之配沈宜修，字宛君。一女名紈紈，字昭齊，有《愁言集》。一女名小鸞，字瓊章，有《返生香集》。細腰柔似柳飛綿。吹簫閒向畫屏前。　詩句半緣芳草斷，鳥啼多爲杏花殘。夜寒紅露濕秋千。」紈紈〔浣溪沙〕云：「幾日輕寒懶上樓。重簾低控小銀鉤。東風深鎖一窗幽。　晝永半消春寂寂，夢殘獨語思悠悠。近來長自只知愁。」小鸞〔南柯子〕云：「門掩瑤琴靜，窗消畫卷閒。半庭香霧繞闌干。一帶淡煙紅樹隔樓看。　雲散青天瘦，風來翠袖寒。嫦娥眉又小檀彎。照得滿階花影，只難攀。」〔虞美人〕云：「深深一點紅光小，薄縷微煙裊。錦屏斜背漢宮中，却照阿嬌金屋淚痕濃。　朦朧穗落輕煙散，顧影渾無伴。愴然午夜漫凝思，恰似去年秋夜雨窗時。」填詞甚富，盡稱令暉、道韞萃於一門，惜乎天靳之以年也。（《午夢堂集》）

《制義叢話》卷六 天啓乙丑科《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葉紹袁闈墨，通篇只還他餓字，並不說是餓死，極有斟酌。當時譚友夏(元春)論此題云：景公貴爲諸侯，而止曰有馬千駟，削其貴而存其富，若曰：此烏足貴也？是富人而已矣；夷齊餓死首陽，高其餓而諱其死，若曰：此何嘗死也，即餓夫何傷焉？讀書得間，與葉作正相發明。

乾隆《江南通志》卷一六五《人物志·文苑》（存目）

乾隆《吳江縣志》卷三一《節義》 葉紹袁字仲韶。高祖紳，見《名臣傳》。父重，第萬曆十四年進士，授玉田知縣。縣有大獄，重第心知其冤，業經歷讞，求生路不得。適巡按御史至，爲言冤狀，終得釋。出殊死者十七人，玉田人特祠祀之，號葉公祠。仕至貴州提學僉事。紹袁天啓五年進士。時首輔顧秉謙實座主，且同鄉里。或曰：「即謁之，庶常可得。」紹袁曰：「進身之始，豈可附閹黨走權門乎？即朝走謁而夕公卿，吾不爲也。」其人慚而退。例當得縣，以不習吏事，授南京武學教授，改北國子監助教，陞工部虞衡司，主督盔甲廠兼城工。已復兼城守督胖襖監開九門河，勞瘁甚至，析家產爲京邸費。念母在家年老，遂乞終養歸。屏跡汾湖濱，與妻沈宜修菽水邀親歡，閨門之內，歌詠唱酬以爲樂。巡撫都御史張國維、備兵副使馮元飈、凌義渠先後列薦章，堅卧不起。無何母與妻相繼沒，幽憂憔悴，杜門蕭然如枯衲。乙酉八月，一夕出門走餘杭之徑山荒刹，薙髮爲浮屠。已而依平湖母家馮氏村居，止焉。感愴鬱鬱成疾卒，年六十。貧不能殮，中表馮洪業賻百金周其

喪。紹袁生有奇慧，博覽羣書，兼通釋氏宗教之旨。生平口不言財利，手不持鏹，不識權衡。初，父重第遺田十餘頃，紹袁自登第而宦，宦而歸田，存不及十之二。子女十六人，不免飢寒，而紹袁惟日手一卷吟哦不輟。所著有《天寥集》、《櫚塵集》、《讀史碎金》、《緯學辨義》、《楞嚴集解》、《金剛經參同契註》等書，藏於家。（參獻集）

道光《蘇州府志》卷九九《人物・文苑四》（存目）

劉承幹《葉天寥年譜跋》《天寥道人自撰年譜》一卷，《續譜》一卷，《年譜別記》一卷，《甲行日注》八卷，明葉紹袁撰。紹袁字仲韶，吳江人，天啓乙丑進士，觀政兵部，改南京武學教授，轉國子助教，陞工部虞衡司主事，庚午乞養歸。在家十四年而明社屋，入山爲僧，改號天寥道人。《年譜》撰於四十九歲，《續譜》成於五十七歲，後事具《甲行日注》，止於戊子九月，正六十歲。天寥生於華國，早負才名，有衛洗馬、潘散騎之目。配沈宜修宛君，璚枝玉樹，交譽璧人，吳中艷稱佳話。生八子，曰世佺，曰世偁，曰世傛，曰世侗，曰世儋，曰世倌，曰世倕，曰世儴；四女，長昭齊，次蕙綢，次小鸞，次千瓔。和璧隋珠，人人有集，松陵之上，汾湖之濱，閨房樂事，彼倡此和，仕宦雖不達，清福莫與比焉。無何，小鸞先歿，昭齊繼之，宛君又繼之，偁、傛、儴、儋又繼之，死亡疊遇，腸斷淚枯，陽九重逢，天崩地坼，遂披僧服遠遯山椒。聞落葉而悲吟，聽胡笳而不寐，拊心暗泣，舉目皆非，地何愁而不埋，天胡爲而此醉，回憶故園松竹，老屋琴書，未卜何時重臻清境。人生罹亡國之慘者，類如是也。《午夢堂集》十種今亦罕見，《明詩綜》云有《遷聊集》，大約初稿也。初得舊鈔《年譜》、《續譜》二卷，又得《荆駝逸史》內《甲行日注》八卷，葉君奐彬自湘來，又得《年譜別(錄)〔記〕》，彙梓以永其傳。癸丑五月。

《嘉業堂藏書志》卷二《天寥道人自撰年譜一卷、續譜一卷(舊鈔本)》。明葉紹袁撰。【略】《年譜》撰於四十九歲，《續譜》成於五十七歲，甲申以後事俱載《甲行日注》。首有崇禎戊寅自序，後有後學楊揆嘉跋。著有《午夢堂集》十種，《年譜》二卷，《甲行日注》八卷。《年譜》、《別錄》，均刊入《嘉業堂叢書》。有「張嘉榮印」白文、「伯華」朱文兩小方印，「養和平室」白文方印。首有邑後學西灣漁隱松叟題簽。（繆稿）

瞿式耜

論述

《靜志居詩話》卷二一　瞿公生長華門，屏遊閒之習，自臨八桂，盡瘁行間。既繫獄中，與江陵張公同敞，悲歌酬和，互作草書，筆飛墨舞，聯爲行看子，往嘗見之於吳下，所謂「鼎鑊甘如飴」者。

劉康祉《瞿起田牕稿題》　溫粹醇和之氣，文章家之冲氣，造物之所靳固，而文人學子所不能數得之者也。故悲壯者激昂以取勍，夸麗者芬敷以入靡，要眇者谿刻以造幽，馳騖者廣肆以爲快，固往往不乏，亦各爛然自奇。然其奇竟以奇盡，而品之者亦正名之爲奇而止。惟夫得溫粹醇和之深而用之者，則無境不備，而無奇可名，斯其際深矣。自瞿文懿公首開此宗，七十餘年竟未有追而和之者，惟其子學憲公孫起田氏稱箕裘焉。起田甫踰冠耳，連以文章擢上第矣，而即之抑如也，無紈綺氣，亦復無才人矜炫揮霍之氣息深深也。披其文則尤湛澄淵箸，絕不爲嶄崖巉巇語，靈衷所向，夐然遠去，與聖賢之神理冥探邃搜，若未嘗以修詞爲意，而華茂斐亹，津津自傳，抉之塵劫之表，出之帶衽之間，眞無境不備而無奇可名者，其冲氣勝也。夫是造物之所靳，而文懿公饒得之，而竟若家珍私之，使學憲公父子代相禪也。故學憲公挾之以行於清峭精秀之中，起田氏挾之以行於宏深葱蒨之內，則瞿氏之文固經義之正朔，辨囿之大宗夫。

《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存目九・愧林漫錄》　十卷。明瞿式耜撰。【略】是編成於崇禎丙子，雜鈔諸儒之言，分爲學問、居心、規家、酬世、在位、積德、讀書、究竟、攝生、依隱十篇，儒墨兼陳，蓋林居時錄以自警。大旨歸於爲善而已，非辨別學術之書也。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瞿忠宣公集》，明瞿式耜撰。《瞿忠宣公集》十卷，道光乙未歲刻於常熟，武進李兆洛申耆所編。卷一卷二爲《掖垣疏草》，

卷三至卷六爲《留守封事》，卷七爲《畊石齋詩》，皆其贖徒家居時所作也。卷八爲《桂林詩》，其留守時作也。卷九爲《浩氣吟》及家書五首。《浩氣吟》者，其被執臨難時與江陵張忠烈所唱和，故附以《別山遺稿》也。卷十爲雜文。忠宣身任危疆，百折不悔，明詔褒諡，無容贅辭。其文侃直周詳，悉由忠愛，固不當以優劣論。詩頗淺率，未爲當家，而亦時有清新之作。嘗見魯可藻《嶺表紀年》，頗譏稼軒標榜五虎，不免勳鎮習氣，今觀是集，亦有不可解者。如《任人宜貴實效疏》中力薦王永光之秉銓，呂純如之任中樞；《直糾貪昧疏》，痛劾來宗道楊景辰，而謂施鳳來、張瑞圖各有本末；《黔事速賜處分疏》，痛劾張鶴鳴，而以楊鶴與傅宗龍、朱燮元並薦。夫永光乃力護逆案之人，純如則逆黨矣。今《明史》本傳但載其薦永光而不及其薦純如，蓋爲之諱。瑞圖之附會逆閹，豈與宗道輩有殊？而乃謂其各有本末，原不相掩，其不相掩者何在耶？鶴貽禍疆事，禍烈於張，乃與朱、傅並稱，奚止老、韓同傳乎？至其在桂林時，屢疏稱鄂國公馬進忠之功，而進忠終壞楚事，此皆當日監國無若永明王賢，且爲神宗嫡孫，應立。永明王諱由榔，桂王之子，初封衡州，以寇亂徙寓梧。桂王薨，永明猶在衰絰中也。於乙酉十月十四日監國，改元永曆，以肇慶府署爲行宮，置官僚，丁魁楚、呂大器、瞿式耜，俱爲大學士，而魁楚兼戎政，大器兼中樞，式耜兼銓政。永茂請終制，會唐舊相蘇觀生、何吾騶奔回廣東，與布政使顧元鏡，於十一月擁立隆武弟唐王聿鍵監國，年號紹武，以都司爲行宮，與永曆相角。贛州兵敗，司禮監太監王坤趣永曆走梧州。式耜謂今日之立，爲祖宗雪仇恥，正宜奮大勇以號遠近，梧州之不服靖江王而甘受逼辱者，非爲唐王，爲安仁王也。以是安仁母子兄弟，直視予爲患難交。計其時爲丁亥正月，永曆已正位數月，此亦似非臣子所宜言。其丙戌九月所寄書，則云命，絕物而已，經臣宜何居焉。（時爲天啓辛酉。）其於遼事，洞若觀火，而熊襄愍日後之禍，亦已燭照，且益見當日之不善用襄愍，所謂自壞長城。此其識豈葉文忠、鄒忠介、魏忠節等所可同日語哉！其與錢牧齋書，慰其丁丑之被逮，有曰：小人之欲借門下以殺君子者久矣，而門下每不知所以自全，一旦禍發而不可解，生死之際，寵辱之交，前人處此，已多榜樣，幸門下自愛。與黃石齋少詹書，唁其戊寅之得罪，有曰：語云：漢文不能用賈誼，誼與有故焉。當此之時，君負臣乎？臣負君乎？以徵近事，千古同慨。僕不意門下學古之道而僅以長沙擬也。其詞嚴義正，皆有泰山巖巖氣象。其上溫員嶠（體仁）相公書，（在丙子七月。）歷數其營私弄權，辭直而不絞，勝於廬陵之《上高司諫書》。其與章習侯（正宸）吏掌垣書（在丙寅八月十三日。）切責其曠官緘口，氣婉而益嚴，過於昌黎之《爭臣論》。至罷官時與祁世培（即忠惠公）、祝開美（淵）、惲仲升（日初）諸書，國變後與張考甫、祁世培、熊雨殷（汝霜）諸書，皆非有意爲文，而危切深警，精神迸溢，讀之令人振悚，此先生所以爲有明第一流人，亦道學中之第一流人歟？二月二十七日。

傳記

張岱《瞿式耜列傳》　瞿式耜，號稼軒，南直常熟人，萬曆丙辰進士。弘光乙酉，任廣西巡撫、都御史，會清兵入閩，福州失陷，式耜與廣總督丁魁楚，會議監國。適大學士呂大器自閩至，兵部尚書李永茂以守制並至，僉謂監國無若永明王賢，且爲神宗嫡孫，應立。永明王諱由榔，桂王之子，初封衡州，以寇亂徙寓梧。桂王薨，永明猶在衰絰中也。於乙酉十月十四日監國，改元永曆，以肇慶府署爲行宮，置官僚，丁魁楚、呂大器、瞿式耜，俱爲大學士，而魁楚兼戎政，大器兼中樞，式耜兼銓政。永茂請終制，會唐舊相蘇觀生、何吾騶奔回廣東，與布政使顧元鏡，於十一月擁立隆武弟唐王聿鍵監國，年號紹武，以都司爲行宮，與永曆相角。贛州兵敗，司禮監太監王坤趣永曆走梧州。式耜謂今日之立，爲祖宗雪仇恥，正宜奮大勇以號遠近，梧州之不服靖江王而甘受逼辱者，非爲唐王，爲安仁王也。以是安仁母子兄弟，直視予爲患難交。計其時爲丁亥正月，永曆已正位數月，此亦似非臣子所宜言。其丙戌九月所寄書，則云命，絕物而已，經臣宜何居焉。（時爲天啓辛酉。）其於遼事，洞若觀火，而熊襄愍日後之禍，亦已燭照，且益見當日之不善用襄愍，所謂自壞長城。此其識豈葉文忠、鄒忠介、魏忠節等所可同日語哉！其與錢牧齋書，慰其丁丑之被逮，有曰：小人之欲借門下以殺君子者久矣，而門下每不知所以自全，一旦禍發而不可解，生死之際，寵辱之交，前人處此，已多榜樣，幸門下自愛。與黃石齋少詹書，唁其戊寅之得罪，有曰：語云：漢文不能用賈誼，誼與有故焉。當此之時，君負臣乎？臣負君乎？以徵近事，千古同慨。僕不意門下學古之道而僅以長沙擬也。其詞嚴義正，皆有泰山巖巖氣象。其上溫員嶠（體仁）相公書，（在丙子七月。）歷數其營私弄權，辭直而不絞，勝於廬陵之《上高司諫書》。其與章習侯（正宸）吏掌垣書（在丙寅八月十三日。）切責其曠官緘口，氣婉而益嚴，過於昌黎之《爭臣論》。至罷官時與祁世培（即忠惠公）、祝開美（淵）、惲仲升（日初）諸書，國變後與張考甫、祁世培、熊雨殷（汝霜）諸書，皆非有意爲文，而危切深警，精神迸溢，讀之令人振悚，此先生所以爲有明第一流人，亦道學中之第一流人歟？二月二十七日。

前鋒數十人，以紅巾裹頭，扮作廣軍，直至城下，奪門而入，擒紹武，並周王、益王、遼王等，皆遇害。蘇觀生棄市，顧元鏡何吾騶投誠，百姓薙髮歸順。遂兵發往南韶，而規下肇慶。式耜請視師，督戰士，駐峽口。王坤復請永曆西避之，式耜爭之不聽，遂駕小艇上西峽。丁亥正月至梧州，時丁魁楚走岑溪，王化澄走潯州，隨行者止式耜一人。成棟克定肇慶，高、雷、廉三郡俱下。清兵薄梧州，永曆走桂林，式耜肅殿陛，敕守禦，誕告楚蜀各鎮。粵西居山川上游，桂誠可都，疏請防守道里之可達桂林者。時何騰蛟以閣部督師，而丁魁楚在岑溪，屯兵千餘，水陸設伏，大戰藤江，丁兵敗，魁楚中箭死，隰江平樂，相繼投順。王坤又趣永曆往楚，式耜上疏曰：駕不幸楚，楚師得以展布，自有出楚之期。茲半年之內，三四播遷，民心兵心，狐疑局促，如飛瓦，翻手散而覆手合。又曰：在粵而粵在，去粵而粵危。我進一步，則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則人來亦速一日。又曰：楚不可遽往，粵不可輕棄。今日勿遽往，則往也易，今日若輕棄，更入也難。又曰：海內幅員，止在一隅。以全盛視西粵，則一隅似小，而就粵恢中原，則一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其拱手送矣。擎跪涕泣不可挽，無已，請身留桂。乃命式耜留守桂林，各路悉秉節制。式耜仍疏請暫住全州，以扼楚粵之中。永曆走武岡，清兵薄桂林，式耜與桂守將焦璉嬰城死守，用西洋大砲，擊中馬騎，開門出戰，自辰抵午，不及餐，式耜括署中未蒸飯分哺之。士卒騰飽，奮擊，清兵敗去。以保桂功，晉太子太師，臨桂伯，式耜辭不拜，疏上不允，遂請返蹕全陽，不聽。八月又疏言粵西全定，請還桂林。時何騰蛟駐衡州，堵胤錫駐長沙，請遣三王至粵，平定長沙，而衡州相繼盡失。永曆入次柳州，又次象州，式耜與騰蛟、焦璉、總兵趙印選等，分路駐全。全州戰勝諸師，連營而軍，清兵因次楚。十一月，永曆自象州抵桂，式耜與嚴起恆並相。戊子六月，粵東李成棟反清向明，具疏迎駕。又江右金聲桓據南昌，藏表疏於佛經褙紙中，遣使賫奏亦至。兩粵俱稱全土。式耜疏請住桂，又請永曆勿遽東。永曆竟由梧入肇，先後諸疏俱不報。式耜聞，淚簌簌下，再疏謂前日粵東未復，宜住桂以觀楚，今日江廣反正，則宜住桂以圖出楚，事機所在，毫釐千里，請駕返桂。後李成棟亦具疏言：式耜擁戴元臣。粵西扼禦，應亟召還綸扉。永曆遣官三四召，式耜曰：前日在南寧，桂林危，桂林危，則天下去矣，其機在外，不在內也。今江廣悉定，何督師下長沙，朝臣且輻至，予不敢舍危而即安，且疏乞骸不允。己丑正月，清兵破湘潭，何騰蛟被執不屈，死之。二月，破信豐，李成棟歿於陣。三月，破南昌，王得仁伏誅，金聲桓赴水死。永曆驚懼，專命式耜留守督師，兼江楚各省兵馬。四月，楚制堵胤錫以楚敗達肇慶，滇營自永全還桂，與焦兵猜疑生隙，忠貞營自蜀轉戰，由楚至梧休息甲士。清朝遣使貽書招式耜，式耜不從。永州報失利，興寧侯胡一青兵還榕江，式耜復辦糧械，趨出兵，屯於全。民力窮竭，誅割無術，槁悴萬狀，永曆聞爲廢食；召廷臣議於慈寧宮，發東餉萬兩助之。庚寅正月，永曆，下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正發及侍郎劉湘客詔獄。式耜聞報，上疏申救，謂中興之初，宜保元氣，忽濫刑。再疏爭之，曰詔獄追贓，乃熹廟朝魏忠賢弄權，鍛鍊楊、左事，何可祖而行之。頒敕布四人罪狀，非永曆意，敕出忌者之手，式耜封還，謂法者，天下之至公也，不可以蜚語飲章，橫加考案，開天下之疑。且四人得罪，各有本末，臣在政府，若不言，恐失遠近人望，其何辭於後世。凡七疏始解。十一月，清兵大舉入嚴關，鎮兵四潰，城中大亂，式耜衣冠危坐署中。適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過式耜署曰：「事迫矣，公將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身將安往？」同敞曰：「公言是。君恩師義，敞當共之。」遂笑與式耜飲。家人泣請，堵胤錫駐長沙，請遣三王至粵，平定長沙，而衡州相繼盡失。永曆入次柳州，又次象州，式耜與騰蛟、焦璉、總兵趙印選等，分路駐全。全州戰勝諸師，連營而軍，清兵因次楚。十一月，永曆自象州抵桂，式耜與嚴起恆並相。戊子六月，粵東李成棟反清向明，具疏迎駕。又江右金聲桓據南昌，藏表疏於佛經褙紙中，遣使賫奏亦至。兩粵俱稱全土。式耜疏請住桂，又請永曆勿遽東。永曆竟由梧入肇，先後諸疏俱不報。式耜聞，淚簌簌下，再疏謂前日粵東未復，宜住桂以觀楚，今日江廣反正，則宜住桂以圖出楚，事機所在，毫釐千里，請駕返桂。後李成棟亦具疏言：式耜擁戴元臣。粵西扼禦，應亟召還綸扉。永曆遣官三四召，式耜曰：前日在南寧，桂林危，桂林危，則天下去矣，其機在外，不在內也。今江廣悉定，何督師下長沙，朝臣且輻至，予不敢舍危而即安，且疏乞骸不允。己丑正月，清兵破湘潭，何騰蛟被執不屈，死之。二月，破信豐，李成棟歿於陣。三月，破南昌，王得仁伏誅，金聲桓赴水死。永曆驚懼，專命式耜留守督師，兼江楚各省兵馬。四月，楚制堵胤錫以楚敗達肇慶，滇營自永全還桂，與焦兵猜疑生隙，忠貞營自蜀轉戰，由楚至梧休息甲士。清朝遣使貽書招式耜，式耜不從。永州報失利，興寧侯胡一青兵還榕江，式耜復辦糧械，趨出兵，屯於全。民力窮竭，誅割無術，槁悴萬狀，永曆聞爲廢食；召廷臣議於慈寧宮，發東餉萬兩助之。庚寅正月，永曆，下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正發及侍郎劉湘客詔獄。式耜聞報，上疏申救，謂中興之初，宜保元氣，忽濫刑。再疏爭之，曰詔獄追贓，乃熹廟朝魏忠賢弄權，鍛鍊楊、左事，何可祖而行之。頒敕布四人罪狀，非永曆意，敕出忌者之手，式耜封還，謂法者，天下之至公也，不可以蜚語飲章，橫加考案，開天下之疑。且四人得罪，各有本末，臣在政府，若不言，恐失遠近人望，其何辭於後世。凡七疏始解。十一月，清兵大舉入嚴關，鎮兵四潰，城中大亂，式耜衣冠危坐署中。適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過式耜署曰：「事迫矣，公將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身將安往？」同敞曰：「公言是。君恩師義，敞當共之。」遂笑與式耜飲。家人泣請，堵胤錫駐長沙，請遣三王至粵，平定長沙，而衡州相繼盡失。永曆入次柳州，又次象州，式耜與騰蛟、焦璉、總兵趙印選等，分路駐全。全州戰勝諸師，連營而軍，清兵因次楚。十一月，永曆自象州抵桂，式耜與嚴起恆並相。戊子六月，粵東李成棟反清向明，具疏迎駕。又江右金聲桓據南昌，藏表疏於佛經褙紙中，遣使賫奏亦至。兩粵俱稱全土。式耜疏請住桂，又請永曆勿遽東。永曆竟由梧入肇，先後諸疏俱不報。式耜聞，淚簌簌下，再疏謂前日粵東未復，宜住桂以觀楚，今日江廣反正，則宜住桂以圖出楚，事機所在，毫釐千里，請駕返桂。後李成棟亦具疏言：式耜擁戴元臣。粵西扼禦，應亟召還綸扉。永曆遣官三四召，式耜曰：前日在南寧，桂林危，桂林危，則天下去矣，其機在外，不在內也。今江廣悉定，何督師下長沙，朝臣且輻至，予

《永曆實錄》卷二《瞿嚴列傳》
《明史・瞿式耜傳》（存目）

紀事

錢謙益《送瞿起田令永豐序》《越絕書》云：虞山，巫咸所出也。明有天下二百有餘歲，俊乂挺生。在世廟時，則有嚴文靖、瞿文懿、陳莊靖三公。莊靖視二公輩行稍後，亦嘉靖中人才也。語有之：採珠於澤，攻玉於山。虞山雖小，其亦珠玉之淵海與？由嘉靖以來，六十餘載，登仕版者相望，自吏侍趙公而外，未有聞焉。豈澤有時枯，而山有時童與？抑運會使然與？余聞諸父老，文靖故兄事文懿，文懿登第時，文靖已稱詞林老宿，文懿弟畜文靖自如，責備行義，嚴重於布衣時。而莊靖以吏侍里居過從，未嘗不訪求天下大計，咨諏民瘼，盱衡太息，移日分夜以爲常。自余有識知以來，則異是矣。賓筵促席，語刺刺不休，每屈指計某田宅幾何？僮手指幾何？販穀及子貸金錢幾何？又或言某善事縣令丞尉，縣令丞尉顏色頗嚮某某，某善問遺居間請求，某善任桀黠奴及州里馬醫皂隸，咨嗟嘽呻，異口合喙，項輩視以高下，笑言視以少多，謗譽視以郵置。然則父老所稱述，數公固世之所迂也。謂迂爲善，則今舉若此。謂爲不善，則世所指名大人舊德，必前數公者之歸，豈有爽也。吾聞之，天道六十年一變，蓋日夜以幾於吾里之人焉。而瞿子起田，中萬曆丙辰進士，令吉之永豐。起田，文懿之諸孫也。永豐，陳莊靖起家爲令地也。倘所稱天道者信與？起田守文懿家法，與其父學憲之教訓。其游吾門，奉手摳衣，視僮子時，懍懍不改，可謂吉士矣。今爲令，何以長子？莊靖之令永豐也，折節事故羅文恭公。莊靖自言生平志節堅彊，皆賴文恭。吉故天下珠玉淵海也，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則求文恭於吉不遠矣。毋謂如吾里中無豪易高也。夫圓冠大裙，步孟而趨韓者，此世之所迂，而亦君子之所賤簡也。雖然，誠欲作而任大臣之事，則問學鏃礪之道，烏可苟焉而已乎？又烏可以時之迂而迂，以人之簡而簡乎？起田交同年進士，必選擇其賢者。公安袁小修、西安方孟旋，皆爲余亟稱起田。起田於鏃礪之道得矣，其於莊靖必有當也。吾故感嘆於吾里今昔之事，而申之以斯言，以明文學部二・瞿式耜

吳偉業《梅村詩話》瞿式耜字稼軒，常熟人。由進士爲兵給事中，好直諫，爲權相所訐，與其師錢宗伯同罷歸。築室於虞山之下，曰東皋，極遊觀之勝。酷嗜石田翁畫，購得數百卷，爲耕石軒藏之。未幾，里中兒飛文誣染，宗伯逮就獄。余時在京師，所謂《東皋草堂歌》者，贈稼軒於請室也。後數年，余再至東皋，則稼軒唱義粵西，其子伯升門戶是懼，故山別墅，皆荒蕪斥賣，無復向日之觀。余爲作《後東皋草堂歌》，蓋傷之也。又二年，知稼軒以相國留守桂林，城陷不屈，與張別山俱死。別山者，江陵人，故相文忠公曾孫，諱同敞，爲督師司馬。稼軒臨難遺表曰：庚寅十一月初五日聞警，開國公趙印選移營先去，衛國公胡一青、寧遠伯王永祚、綏寧伯蒲纓、武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盡室而行，惟督臣張同敞從江東泅水過江，相期共死。其赴義則閏十一月之十七日也。纍囚一月，兩人從容唱和，稼軒得詩八首，曰：「二祖江山人盡擲，四年精血我偏傷。」又曰：「願作須臾階下鬼，何妨慷慨殿中狂。」其末章曰：「年逾六十復奚求？多難頻經渾不愁。劫運千年彈指到，綱常萬古一身留。欲堅道力憑魔力，何事俘囚學楚囚？了却人間生死業，黃冠莫擬故鄉遊。」別山和章有曰：「稜稜瘦骨不成眠，祖德君恩四十年。腰膝尚存堪作鬼，死生有數肯呼天！」又曰：「白刃臨頭唯一笑，青天在上任人狂。」又曰：「亡家骨肉多冤鬼，多難師生共哭聲。」又曰：「此地骨原堪朽腐，他年魂不待招尋。」二公死，有舊給事中後出家號性因者收其骨，義士楊碩父藏其稿。稼軒孫昌文間關歸，以其詩與表刻之吳中爲《浩氣吟》云。別山死事最烈，其未死也，受考掠，兩臂俱折，目睛出，語不爲撓。稼軒有《初六日紀事》一詩曰：「文山當日猶長揖，堪笑狂生禮太疎。」別山和曰：「臂先頭恭。吉故天下珠玉淵海也，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則求文恭於吉不遠矣。毋謂如吾里中無豪易高也。夫圓冠大裙，步孟而趨韓者，此世之所迂，而亦君子之所賤簡也。雖然，誠欲作而任大臣之事，則問學鏃礪之道，烏可苟焉而已乎？又烏可以時之迂而迂，以人之簡而簡乎？起田交同年進士，中湘王也。若兩公者，眞可謂殺身成仁者矣。錢宗伯爲詩哭之，得百二十韻，又《自艾》曰：「七尺不隨城共殉，羞顏何以見中湘？」蓋指何公騰蛟以殉難封時事也。稼軒以義命自處，從容整暇，詩曰：「死豈求名地？吾當立命觀。」斷生堪賤，身爲城亡計豈疎。銜木焉知舌在否，傷睛自笑眼多餘。」此其被刑

如此。余亦爲詩哭稼軒曰：「萬里從王擁節旄，通侯青史姓名高。禁垣遺直半則難爲取舍。」余乃爲選之評之，欲使海內由一斑以窺全豹云爾。而更叙次看封事，絕徼孤忠誓佩刀。元祐黨碑藏北寺，辟疆山墅記東皋。歸來耕石堂其目，首卹忠，教天下之爲臣子也，斬首陷胸，而天日爲昭，斯制詞之所借前夢，書畫平生結聚勞。」其言通侯者，蓋稼軒用翼戴功，以留守大學士封臨光，故以爲冠也。次賜環，彰聖主風勵之大權也。人生顯晦，升沈有時，命桂伯也。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一二　瞿式耜《愧林漫錄》二卷。　又卷二六：《東日堂詩》一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瞿式耜《愧林漫錄》十卷。

雜録

《柳南續筆》卷一《自號愧林》　瞿稼軒先生嘗集古今大儒法言可爲正心修身之裨益者，彙成十卷，題曰《愧林漫錄》。「愧林」云者，公之自號，蓋取內典「慚愧林」之義也。其自叙識歲月爲崇禎丙子仲秋。越十五年而公留守桂林，以身死國，「愧」與「桂」同音，自號實爲之讖，亦奇矣哉！

倪元璐

論述

文震孟《倪文貞集序》　鴻寶靳然不出，其門人王炳藜諸君，堅請乃出之，既又曰：「全則繁，之於文章，其天性也。所爲制辭，無一靡語，無一濫語，蓋凜乎其王言焉。復無一塵語，無一勦語，無一凡語，又無一語不嚴且莊也。海內想聞而欲見其全，鴻寶斬然不出，其門人王炳藜諸君，堅請乃出之，既又曰：「全則繁，半則難爲取舍。」余乃爲選之評之，欲使海內由一斑以窺全豹云爾。而更叙次其目，首卹忠，教天下之爲臣子也，斬首陷胸，而天日爲昭，斯制詞之所借光，故以爲冠也。次賜環，彰聖主風勵之大權也。人生顯晦，升沈有時，命焉，不失其正，則君子之所自處也。次功叙，朝廷之所以昭勸醻也。次考績，國課也。隨其職能而各有勸勉，覽者亦於斯稽官守焉。斯國典也。次考績，國課也。隨其職能而各有勸勉，覽者亦於斯稽官守焉。斯鴻寶之制詞，匪絲綸是煥，且經緯攸賴，裁成輔相，亦窺一斑，何啻黼黻皇猷已哉！因余所叙列，而考其世，定其品，斯又當代人物之林矣。賜進士及第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長洲年友弟文震孟拜書。

黃道周《倪文貞集序》　修其文而不足以明天下，則不若蓬卷而處。修其質而不媲於天，則不如樵髻而春。皐傅之爲文以視天下，皆蓬卷而處，夷施之爲質以視天下，皆椎髻而春。信其言則涇舟之側無有譽髦，有噉之田無有媚婦；不信其言則貍斑與豹蔚爭坐，隴廉與娥孟同宮。是兩者說之無定者也。亦有定說：神農爲帝，不能使五穀貴於金玉，堯禹佐之，不能使疏冪尊於絺繡。五穀貴於金玉，疏冪尊於絺繡，則土塊掬飯，皆爲鼎烹，人脯鬼血，雜揉於道矣。故三家之子，不能爲金玉絺繡，則必寶其糠覈鍼錐，寶其糠覈鍼錐，以爲尊於金玉絺繡，此亦恆情，明主不誅。必以爲用其道可以治天下，可使鉛松不御，金玉齊價，是則大呰，明王之所惡也。故仁義者精微之產也，禮樂者奧博之致也，奧博精微著於心貌，而施於文章，在生者之身，猶是疏冪五穀也。而少見者多怪，多怪者重創，明主亦因之，以爲必屏圭璧、蕩金錫，而後可爲治於天下，則是燧皇卻竈，結繩復作也。三家之子，苟其才不至於作撰，智不至於窺盜，見人金玉絺繡，則斂手屏氣，正容卻立，退而視糠覈鍼錐，以爲尊於金玉絺繡，則斂手屏氣，正容卻立，退而視糠覈鍼錐，雖無艷志，亦有安色，是石戶之農，所引避於庭堅，涓成務光，所霣心於莘野。必使英娥挾刃以伺夷光，胥靡感圖以譟版築，則情慮不至，古今絕類。由斯而談，子見鴻寶則不復談文章，亦不復談易，豈爲慢乎？予之蓬卷而椎髻，固已久矣。崇禎壬午十一月，弟黃道周識於穀水舟中。

陳子龍《倪文貞集序》　吾師鴻寶先生，著述既富，復集其單篇雜辭，因人事酬對而爲文者，凡若干卷，名之曰《應本》。夫文之統系，俶哉五經。五經之中，惟《易》、《禮》、《春秋》道專體一，爲聖賢之著書，後世子史二部，凡成一家言者，皆源之。至於《詩》、《書》所載，則觸物而生譏頌，因事而成

治忽，篇非連類，義以情生，雖理致宏深，要亦應世之作也。若夫《易》之有序論，《禮》之存銘誄，《春秋》之記書檄讚傳，成書之內，時見散文，乃知六經之書無多，大半遇人事而作。後世文人，動皆有集，按以經義，未爲離畔。漢魏而降，操觚之家，著書日寡，散文日繁，蓋道簡而難言，事煩而遞起，勢使然也。然未有如近世之踳駮淫濫，言不顧行者，汗牛之文，同於槁薪，識者悼之。原其流弊，失有三端。一曰論人之失。夫元晏之序太沖，中郎之碑有道，苟非其人，文不虛立。近世綴文，不別流品，西蜀富人，陽翟賈客，元黃所至，緗素斐然。故使筆舌日輕，無徵弗信，其失一也。一曰記事之失。夫馬班作史，雖名公偉人，紀其生平，止書數事。近世取悅家乘，凡閭巷贅言，井臼鄙語，罔不飾彼蘧戚，等於娥陽，承祚伯起，未至斯極。其失二也。一曰辨體之失。夫序與論異旨，誌與傳殊科，或簡或繁，各歸典則。近世惟務紛葩，全無辨別，序述文章而泛稱德行，勒銘珉石而同於汗青，其失三也。此於古人矜好之意，牆宇已墮，何望其上應經旨，而仰窺聖域乎？先生以英朗天挺之才，宏遠多識之學，應期名世，作時君宗，修辭立誠，乃其餘緒。而奏對則轣轆董賈，掌制則追典謨，闡經則並游夏，執簡則儷南狐，洵乎經緯之鴻裁也。至於酬應之文，尤非經意，而辨雕所至，已絕攀躡。今觀集中所載，投贈之雅，莫非名德，褒美所及，不濫平流，使被辭者榮於山龍，銓品者信於金石。其論人也，不亦嚴而正乎？所書之事，或係典章，或切風教，苟非懿德，無取連篇，揚厲之中，仍存直筆。其記事也，不亦簡而覈乎？圓規方矩，因物異形，南越北燕，殊塗分軌，能使口無當擇之言，篇無可通之製。其辨體也，不亦整而明乎？蓋先生之性博大易良，推賢若不及，獎拔後進，不遺餘力，故辭章遍於宇內。然其爲文也，無溢美，無虛譽，所由與世之作者殊矣。今天子以樞府召先生，方將升之百揆，授以大政，自此以往，機務煩積，憂勤交贊，卽以暇日發爲文章，亦如皐謨《說命》，姬文之《七月》，召康之《卷阿》，颺言人主而已，恐交遊知舊，欲求先生之文而不易得。則凡有潢沸兵。異哉！文心大關風會，吾師洞視萬古，起而正之，筆柱墨濤莫不茲集所列，當先生一言之重者，顧不足幸，而子龍備吏於越，得侍先生左右，晨提夕命者且三載，又豈易遇哉？壬午至後一日，華亭門下士陳子龍題於語亭舟次。

倪會鼎《倪文貞集序》 先公官翰林，掌外制，日久及門楊機部、王二彌諸君，刻卷軸鴻篇，爲代言選，凡六卷，一時館閣，翕然宗之。及崇禎丙子，

甥徐子允時以太史指走杭，問序於予。予遜謝不敏。然讀其文，天才高灝，雲藻遐騫，眞足爲不朽盛事，殆與北地、瑯琊而擅代著稱者矣。徐子又言：太史所著凡十三種，更有待，本爲用世，有待未梓，蓋用則施諸人，舍則垂諸文，而爲後世法者。且聞太史夙負異稟，即其酬對殷紜，猶自嚼墨噴紙，況其爲目之所營、心之所鐫，而有不咳唾皆珠璣者乎？予蓋聽然而神歛，規規適適，無以測際其宏深也。太史載筆螭頭，爲侍從顧問之臣，今起而運籌幃幄，海內並懸頸企踵，以卜方叔之壯猷，其摧陷廓清有如此文者。文章爲經國之大業，行且以三不朽並垂千古，予不能盡測太史，而積厚流長，見端知委，即以不能盡測者測之矣。錢塘葛寅亮拜手題。

許士柔《講編序》 講官職司承弼，凡人主德業政事，三公坐論所不逮，諫臣廷諍所未得，則講官朝夕納誨，可具言而無隱。在昔伊川入直，必先齋戒，存誠靜正，迨其進講，盡心陳說，終日不懈，其一時宰執，如文潞公、呂申公，進而聽受，退而嘆服，以爲此眞侍講，蓋古儒臣自任之重，與其大臣服善之誠如此。我鴻寶之在講筵也，事堯舜之君，陳仁義之道，本正直忠厚之意，爲昌明剴切之言，約而該，微而顯，伊川之靜正陳說，存誠盡心，鴻寶備焉。用能使精誠上通，聖明虛受，穆然傾聽，而一時宰執聽受嘆服，爲潞公、申公者不少。間有不然，鴻寶則曰：「吾知對揚聖明，安知周旋宰執？」慷慨論列，無所顧避，極深研几，期在輔德成政，蓋有痛哭流涕所不盡言，而鴻寶言之。鴻寶其眞侍講也夫！踰年乃以國子祭酒辭講筵而出，爲刻《講編》十五篇。崇禎八年孟冬，年友弟許士柔拜手謹題。

王邵《代言選述引》 吾師每爲小子輩言：代言之體，華勿入豔，質無入俚，駢必六朝，散宜兩漢。即其所自爲者可知已。小子輩凡求之兩年，今夏始發示如干篇，又命小子輩選而汰之。小子輩惡乎敢？無已，乃以師命請之湛持、覺斯兩先生，兩先生曰：「有選必有評，有評必有標識。」吾師聞而亟止之曰：「詎有王言而可加評識其間者乎？」小子輩又以謀之兩先生，兩先生曰：「無傷也。今天子學凌百代，吐音灑翰，悉成六經，是爲天文，斷非臣子所能摹竊萬一者也。今之爲代言者，雖甚工美，不過成其爲人文者止耳，吾以人文求之評識，何不可？且子欲傳師說以示則也，示之則矣，而不爲之句讀字抉以明之，猶貿貿也。吾爲綸綍慮尤深，何惑焉？」小子輩唯唯，抑因是竊有感也。吁咈交咨尙矣，文莫備於周，彼其告我后者，不曰念祖，則云弼弼匪解，無語不爲匡救計，故其代之言也，誥康以無康誡，君，陳雲藻遐騫，眞足爲不朽盛事，殆與北地、瑯琊而擅代著稱者矣。徐子又言：太史所著凡十三種，更有待，本爲用世，有待未梓，蓋用則施諸人，舍則垂諸文，而爲後世法者。且聞太史夙負異稟，即其酬對殷紜，猶自嚼墨噴紙，況其爲目之所營、心之所鐫，而有不咳唾皆珠璣者乎？予蓋聽然而神歛，規規適適，無以測際其宏深也。太史載筆螭頭，爲侍從顧問之臣，今起而運籌幃幄，海內並懸頸企踵，以卜方叔之壯猷，其摧陷廓清有如此文者。文章爲經國之大業，行且以三不朽並垂千古，予不能盡測太史，而積厚流長，見端知委，即以不能盡測者測之矣。錢塘葛寅亮拜手題。門人王邵敬述。

《啓禎遺詩》卷三《倪文正公》 嗚呼！以公抱濟世之略，又受知主上，卒不能盡其用，僅以節義終，悲夫！公之詩文，率皆華雋英奇，務爲獨造，士夫得其片言，等於天球弘璧。文集有奏疏代言講章應本行世，詩則有《憶》諸種。沒後，嗣刻茲錄若干首。（據部務還講幄據黃石齋先生所撰墓誌）

《明詩紀事》辛籤卷三陳田按 公始釋褐，不輕造謁。首輔福清嘗曰：二年無片刺及吾門者，只一倪君也。」思陵登極，誅鋤閹寺，朝端水火未盡廓清，公每一疏出，如撞朝鐘，震廊序。駸駸嚮用，一扼於烏程，再扼於井研，偉抱碩畫，訖不得展，卒公戊辰三疏，雪東林，焚《要典》。石齋謂：「公每一疏出，如撞朝鐘，上抱負，鼎鼎大名，固已震耀寰宇，而草茅之士，不知公爲何如人也。

《白門出城登松風閣時爲清明前五日》 《明詩評選》卷六：公才本倜蕩，

亦爲時詩所困，此自拔而有不竭之巧。時詩猶言時文也，認題目、認景、認事，鑽研求肖，借客形主，以反跌正，皆科場文字手筆。竟陵以後體屢變，而要不出此，爲正其名曰時詩，明其非詩也。

《送徐水部新婚奉使荆關》《明詩評選》卷八：點染不纖。

《會試錄後序》《明文霱》卷五：府經庖藝，洗盡錄序格套，搜剔五遁情形，如秦鏡當懸，孽無匿影，又如越人神技，洞見五臟，直是千秋巨鑑，豈止鼓吹一時。

《祁止祥稿序》《明文霱》卷五：撐霆裂月，劼作者之肝脾。

《祁司李玉節傳奇序》《明文霱》卷五：合音律於法律，則知風雅場中未始不列咎繇一座。

《張茂仲新藝序》《明文霱》卷五：繁華驚奇，雞舌遜古，噢其一字，當令腐骨全消。

《西蜀尹西有卜築桃源圖卷跋》《明文霱》卷一〇：雕龍刻鳳，別有工巧。

《祭張睢陽文》《明文霱》卷一六：英風凜凜。

《方偶未化正氣未伸疏》、《劾楊維垣疏》、《毀要典疏》《明文授讀》卷四：三疏自是不朽之文。先夫子書《鴻寶應本》：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天啓壬戌進士，入詞林，官至戶部尚書，死烈皇之難，謚文正。文以珮刻幽僻爲主，於文章一道別開生面，在孫樵、劉蛻之間，固是黃石齋之亞也。

《王季重悔庵抄引》《古今小品》卷四：文亦好尖，此等實鴻寶奇創，前所未有。

傳記

張岱《倪元璐列傳》　倪元璐，字玉汝，號鴻寶，浙江上虞人。天啓壬戌進士，館選庶吉士。元璐初第時，權璫竊柄，羣奸肆行，元璐獨屹然孤立。丁卯典試江右，命題深刺時事，幾陷不測。先帝龍飛，陞翰林院侍講，有請毀《三朝要典》，及辨東林三疏，天下傳誦，紙貴洛陽。辛未，分校南宮，楊廷麟爲本房首拔士，大有聲譽，晉侍讀，充經筵日講官。元璐陳制實制虛十六策，上爲拈之屏間，出入顧視，每歎曰：「奇才奇才。」乙亥晉國子監祭酒，定齒胄禮，命諸子侯入學，所教士有法。嘗言吾痛君父之道不明，而華裔之防漸隳，於是進諸士，發明《春秋》，方大厲鐸鐘，而忮者嗾人以並封紊制劾去，遂家居者六年，朝夕承太夫人歡。壬午八月，北騎取八城，將攻關，河決開封，賊出河北，取覃懷彰衛。當事者謂元璐向負才名，請試盤錯，乃詔起兵部右侍郎。元璐以太夫人年踰八十，辭不就，有詔敦趣。適北騎大入，破河間臨清，循兗濟，諸城無不下者。元璐長跽告太夫人曰：「自瓊州公以來，再世祿食，今天子有急，奈何？」太夫人裂所衣襦，示之曰：「爲爾旃也，豈曰無衣？」元璐乃毀家召募，得數十人，及弟瓚，率諸家丁往，可數百，趣淮上，問淮撫覓鹽徒助之，無有應者。歎曰：「吾即不破賊，朝夕必達，不以邊事獨遺君父。」乃身率十騎，持滿夾趨，衝險出濟北，十餘日至京師。上聞之，甚喜，曰：「固知是吾倪講官也。」即日召見。元璐爲條奏制敵禦寇彼己情形，曰：「臣沿途遇兵將，輒稱北騎難殺，而難民皆云，北騎可圖。蓋兵將見形，難民見情也。北騎綿亘數十里，衝突颶忽，所向無前者，形也。女直人無多，遼人過半，歸營疎略，夜卽酣淫熟寐，又中怯畏死，失利則闔營慟哭，遼人每凌西裔，心志不咸，此其情也。難民入敵中，故得知之。夫攻形用力，攻情用謀。今行間諸臣，無爲掩伏偵間之事者，故零捷時有，而大獲無聞，防守者餘，而勦擊不足，非不用力，勢使然也。今北騎三股，分東西二路，東路皆東人，西路皆西人。及遼人從定州移方順橋稍西，度其必俟兩幟相望；西路從保定突衝良涿，轉掠過東，合營出口，臣愚謂宜乘其未合，盡集各路大兵，並攻東路。勿擊首尾，直搗中堅，輜重難民所在，猝擊衝之，必亂。東路旣潰，西路不敢復東，不得不趨固龍。二關罣於險隘，合山西、宣大、保定三路重兵遮追夾擊，庶成大創，去不復來。今賊分兵亦與分，恐賊合兵不得復合，彼並力奮死，孰復有誰何之者乎？」又言禦寇機宜，以九江爲中權，武昌爲前茅，淮揚爲後勁，先在遏之，使不得下，然後厚集兵餉，力滿氣充，非旦夕可計功也。上溫諭褒美之。時輔臣周延儒自請督師，而陳演謀攘首揆，以賄敵搆之，且慮上屬意元璐，乃告上曰：「天下不治，由兵農不合，今廷臣可任者，惟倪元璐、馮元飈耳。使元璐爲大司農，元飈爲大司馬，彼此參合，不日可治。」上心然之，卽日命元璐爲戶部尚書，馮元飈爲兵部尚書。元璐以浙人例不爲戶部，固辭，上召至中左門，諭以祖

宗成憲，固不敢變，今用人爲急，毋固遜，元璐乃勉受命，因曰：「必使臣者，臣有三做，一實做，與兵部合算，先準餉以權兵，因準兵以權餉，彼此相權，則數清而用足。一大做，求民間大利大害，一舉興除，勿以數小小生節報數。一正做，以仁義爲根本，禮樂爲權衡，苟政有厲民者，臣必爲民請命。」乃退與馮元飈商互稽之籍，先定簿正，次定簿差，請以餉部兼職方，得以察核諸將士。時郡邑殘破，蠲免多，外解不時至，元璐曉夜持籌，漏三下，遶床不少休。因酌道里以給兵食，馳書告督撫，使自生節以佐司農之不逮，日數百函，纖悉備至。故終元璐在部，士無譁者。乃當寧營營，若不富強，而礦砂楮幣之說，日聒於御，元璐數爭之未得也，柄臣又以是困之，元璐歎曰：「若使傅說化爲膠鬲，夷吾化爲孔桑，則吾寧就東海老耳。」西人湯若望挾伎巧，亦以開採進，元璐面折之，而大璫陰爲內主，乃上疏曰：「古稱鑄山埒於煑海，原其利害，實相逕庭。其說有六：海挹注而已，山須發鑿，勞費一也；民多山居，百年墳墓，千家閭井，或望其氣，钁鋤及之，二也；形勢所在，動傷地脈，三也；自萬曆中年，礦使爲禍，海內惋痛，今復驛騷，羣心易搖，四也；臣觀萬曆會計錄，據其所得，子母出入，常不償失，當時進奉，總屬民脂，非由地寶，五也；有礦卒必有礦賊，此輩一聚，不可復散，即與寇通，六也。」時遣中使，從浙直收買桑穰，元璐告輔臣蔣德璟曰：「此事吾不能獨力，願公分任之。」乃先疏曰：「凡民間自取桑穰，皆因剪落餘條，於桑無害。今欽限迫急，朝使威嚴，所司望風，勢必就桑取皮，先蠶毀葉，此何等時，復堪騷動。」上猶豫，德璟疏亦入，乃輟不行。而噂嗜者日益進，謂詞臣不任錢穀，勸上撤大司農，還講幄，上曰：「倪尚書好官，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迺當死賊猖狂之際，卒不能肯任事，但時勢甚艱，未能速效，即撤，誰代之者？」諸臣結舌。上一日品諸臣至計臣，笑曰：「計臣卻好，有心思做文字，且公忠體國，無如計臣者。」而諸臣排之不已，以楮幣鑛砂，爲太祖、神宗時盛事，鼓舞不倦，行之在人，捨此則計臣坐窮矣。上沉思久之，乃詔計臣元璐，着以原官照舊專任講職。元璐笑曰：「是吾志也。」甲申二月，上御經筵，元璐因陳生財大道，上疑諷己，輒詰曰：「今邊餉匱絀，生衆爲疾，作何理會？」元璐徐曰：「皇上聖明，不妨經權互用，臣儒生，止知因民之情，藏富於國耳。」上不懌，元璐不引謝。翌日上謂輔臣曰：「從來經筵，有問難而無詰責，昨日偶爾，是朕之過也。」元璐在經筵久，上方留意啓沃，每當元璐直講，必前席傾聽，常於講

紀事

黃宗羲《思舊錄》　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戶、禮兩部尚書。甲申之變，自磬而死，遺命大行殮後，方可收吾尸。初爲庶吉士，虞邑有二人，當出其一，其人欲攻先生出之。忠端公倡言倪之人望，非詞林不可，乃止。逆奄敗後，其黨楊維垣等反而攻奄，以爲捲土重來之計。先生分別邪正，手障

《罪惟錄》列傳卷九《倪元璐（弟元珙，族子舜屏、伯明）》（存目）

《明史・倪元璐傳》（存目）

狂瀾，維垣等爲之折角。又請毀《要典》，以爲魏氏之私書。孫之獬抱《要典》而哭於朝，不能奪也。未幾而許重熙之《五陵注略》出，其中有礙於誠意伯劉孔昭之祖父。時先生爲司成，孔昭囑毀其板，先生不聽，孔昭遂以出婦訐先生去位。癸未，始召用。先生頗事園亭，以方、程墨調硃砂塗墜牆壁門窗。門生魯元寵爲徽州推官，多藏墨，先生索之。間數日，又索，元寵曰：「先生染翰雖多，亦不應如是之速。」既而知之，以爲吾所奉先生者，皆名品，不亦可惜乎！先生導余登三層樓，正對秦望，其兩旁種竹數千竿，磨有聲。先生笑謂余曰：「竹，固水產也，今托根百尺之土，子以爲如何？」先生殉節以後，余再過之，其地已爲瓦礫矣。此亦通人之蔽也。

《靜志居詩話》卷二〇 歷日之頒，明太祖定於九月之朔，其後改十一月朔，繼又改十月朔，遂爲定制。是日帝御殿，比於大朝會，士民拜於庭者，例俱得賜，倪尚書天啓中，賦頒律詩，最爲典重，他詩過於新奇，不然也。尚書晚築室於紹興府城南隅，牕檻法式，皆手自繪畫，巧匠見之束手，既成，始歎其精工。時方患目疾，取程君房、方于魯所製墨塗壁，默坐其中。堂東，飛閣三層，扁曰「衣雲」，憑闌則萬壑千巖，皆在舄下。適石齋黃公至越，施以錦帷，張燈四照，黃公不怡，謂：「國步多艱，吾輩不宜宴樂。」尚書笑曰：「會與公訣爾。」既北行，遂殉寇難。閣，順治初尚存，曩嘗攜舍弟千里暇輒登焉。今已鞠爲荒草矣。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兒易內儀以》六卷，《兒易外儀》十五卷。又《經籍二八》：《國賦紀略》一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 《兒易外儀》十五卷。又卷一五：《百官鐸》一卷。

《明史·藝文志一》 倪元璐《兒易內儀》六卷、《外儀》十五卷。又《藝文志四》：《倪元璐奏牘》三卷、《詩文集》十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五·倪文貞集十七卷、續編三卷、奏疏十二卷、講編四卷、詩集四卷》 明倪元璐撰。元璐有《兒易內外儀》，已著錄。初，元璐官翰林時，掌外制之詞，文章典雅，爲館閣所宗。其門人爲刻《代言選》六卷，長洲文震孟序之。崇禎丙子，以國子監祭酒歸里，哀輯所作，名《鴻寶應本》，華亭陳子龍序之。壬午起官兵部侍郎，明年，擢戶部尚書。時事已亟，不復作應制文字。間取舊刻重爲刊定，付其子會鼎庋藏之。乾隆壬辰，其元孫安世復編次重刻，即此本也。元璐少師鄒元標，長從劉宗周、黃道周遊，均以古人相期許，而尤留心於經濟。故其擘畫設施，鉤考兵食，皆非經生空談浮議者可比。其詩文雖不脫北地、弇州之舊格，至其奏疏，則詳明剴切，多軍國大計、興亡治亂之所關，尤爲當世所推重。然可見諸施行，不必盡爲經義之所有。然當天、崇之時，君子小人，雜遝並進，元黃水火，恩怨相尋，大抵置君國而爭門戶。元璐獨持論侃侃，中立不阿，故齟齬不得大用。及壞亂已極，始見委任，而已無所措其手，僅以身殉國，以忠烈傳於世而已。此世所以重其人而又別爲小目以紀之，皆取彌重其文也。詩集頗多散佚。如《聞朝鮮墮一城》七言律詩一首，《同衆友范姬集白下避暑湖亭》七言古詩一首，又律句「黃花古戍春難到，枯樹嚴關雁不過」，「獰石魏公偏媕媚，輕煙呂相不糊塗」等句，皆載在施男《節竹杖》中，集中俱未收入，蓋偶未見男書歟？

又《總集類存目三·秦漢文尤》 十二卷。明倪元璐編。【略】元璐氣節文章，震耀一世，而是書龐雜特甚，殊不類其所編。其以屈原、宋玉列之秦人，既乖斷限，且名實舛迕。疑亦坊刻託名也。

又《易類五·兒易內儀以六卷、兒易外儀十五卷》 明倪元璐撰。【略】是書《內儀以》專以《大象》釋經，每卦列卦、爻辭，至《大象》而止。以六十四卦《大象》俱有「以」字，「以」之爲言用也，故以名書。《外儀》則有《原始》、《正言》、《能事》、《盡利》、《曲成》、《申命》六目，而又別爲小目以紀之，皆取《繫辭》中字義名篇，篇各有圖。朱彝尊《經義考》曰：「倪氏元璐《兒易內儀》六卷，《外儀》十五卷，《內儀》之下無『以』字。」然此編爲當時刊本，實有「以」字。則《經義考》誤脫也。其名「兒易」者，蔣雯階序謂：「公作《兒易》，『兒』者姓也。」攷《說文》：倪、兒本二字，惟《漢書·兒寬傳》「兒」與「倪」同。則是古字本可通用。然考元璐自序，實作「孩始」之意，其文甚明。則雯階不免於附會。萬曆中紫溪蘇濬已先有《兒易》，豈亦寓姓乎？元璐是書，作於明運阽危之日，故其說大抵憂時感世，借《易》以抒其意，不必盡爲經義之所有。然《易》興於中古，而作《易》者有憂患。其書不盡言，其言不盡意，而引申觸類，其理要無不包。《春秋繁露》其言不盡比附《春秋》，而儒者至今尊用之，爲其

大義，與《春秋》相發明也。元璐是書，可作是觀。蓋與黃道周《三易洞璣》等書同爲依經立訓者也。其人足並傳，其言亦足並傳。必以章句訓詁核其離合，則細矣。

又《政書類存目二・國賦紀略》一卷。舊本題明倪元璐撰。【略】是書載古來賦稅諸法，每類引故實一條，疎陋萬狀，必非元璐所爲。殆亦鈔撮類書策略數條，嫁名元璐耳。《學海類編》所收，大抵此類也。

《千頃堂書目》卷一《兒易外儀》十五卷，《內儀》六卷。又卷三：《講編》二卷。又卷五：《百官鐸》一卷。又卷二七：《鴻寶應本集》十七卷，《憶草》二卷。又卷三〇：《代言錄》五卷，《倪元璐奏牘》三卷。

《嘉業堂藏書志》卷四《鴻寶應本》十七卷(清初刻本)，明上虞倪元璐著，會稽唐九經補正。清初刊，皆文集，前有目錄。集名並卷帙與黃氏《書目》同。《四庫提要》作《倪文貞集》，蓋據是本而易以章皇帝所予謚。《明史・藝文志》並詩文作十七卷，疑有誤。是刻卷首應有陳忠裕序，今奪去。有「董蓉僊藏書印」、「子子孫孫守之勿替」諸記。(董稿)

又《倪文正公遺稿》二卷(清初刻本)。吳門後學顧予咸松交選，會稽門人唐九經豫公評，男會鼎會覃校，董期生瑞生訂(次卷有此一行)。唐九經序(順治八年歲在辛卯閏二月)，顧予咸序，董瑞生序，清順治間刊。前有目錄，仍稱「文正」，尚在易謚以前。評語除唐九經外，有董瑞生、董期生、陳洪綬、黃石齋、陸增燁、羅揚文、孟稱舜、陸曾熙、徐緘、王毓芝、錢琦、劉世鵑、魏沔、李廷堅。黃氏《書目》收文正《憶草》二卷，此本各卷題名之次，即標詩類，下注：原名《憶草》，知即《憶草》之舊。第《四庫提要》增作四卷，尚缺《聞朝鮮墮一城》七律一首、《同衆友范姬集白下避暑湖亭》七古一首，又律句「黃花古戍春難到，枯樹嚴關雁不過」，(初寒念守關將士詩閣試。)「獰石魏公偏嫉媚，輕煙呂相不糊塗」。(雨後行東阿道中。)今各詩俱在，似不知有此本也。詩設想恢奇，鑄詞峭厲，知其寢饋於青蓮、昌穀(谷)而能化其跡者。陳松山給諫斥爲公安一派，殊未諦切。(董稿)

又《代言選》五卷(舊鈔本)，明倪元璐撰。元璐字玉汝，號鴻寶，上虞人，天啓壬戌進士，官至戶部尚書兼禮部尚書、翰林學士。京師陷，自縊死，謚文貞。此其制詞，文文起震孟、王覺斯鐸二公選評，分卹忠、賜環、功叙、恩覃、考績五部，其門人楊廷麟、王邵等爲之授梓。首有王覺斯題詞，文文無一語不切。(原評)筆勢軒昂，鋒穎甚銳。原文稍有散緩處，此從舊本

劉侗

《明詩綜》卷七三侗字同人，麻城人，崇禎甲戌進士，除吳縣知縣，未任卒。曹潔躬云：同人以文體矜奇爲學使置下等，憤懣入太學，連舉鄉、會試，留都亭，日與于司直共輯《帝京景物略》，文筆詭異，蓋亦服習竟陵流派者。

《明詞綜》卷六王阮亭云：同人《帝京景物》一書，詮志奥軼，爲善長《水經註》之繼。塡詞是其餘技，亦非纖宕者可比。

《其愚不可及也》方苞《欽定啟禎四書文》卷三：武子之愚，【略】文獨謚文貞。此其制詞，文文起震孟、王覺斯鐸二公選評，分卹忠、賜環、功叙、恩覃、考績五部，其門人楊廷麟、王邵等爲之授梓。首有王覺斯題詞，文文

刪截。

《然則廢鬻鐘與》三句　方苞《欽定啟禎四書文》卷七：於題縫中發意，小中見大，思議宏闊，仍於題氣不失，故佳。

民國《麻城縣志前編》卷九《耆舊・文學》　劉侗字同人，號格庵，爲諸生而峻潔，性孝友。喪父，讓財於兄弟，獨居荒園，治舉子業；恥剿竊爲文章，其所交遊者，皆當世名人，以故多畏惡訕笑之者。奕正工爲詩歌，好遊名山，嘗言秋山嚴靜澹峙，如有道高人，每於霜清木老時，騎驢而往，窮巖絕岫，數百里間，無不周覽。遇斷碑，必披荆剔蘚以識之。或攀枯蘿，躡危石，踰其絕頂，慨然賦詩，有超世之概。與楚譚元春友夏、劉侗同人，尤稱友善。兩君來京師，必客其園，與同人著《帝京景物略》。崇禎乙亥，偕同人取道秣陵，徧歷名勝；將之楚，會友夏止之，遂歸。而疾作，殞於金陵旅舍。楊曰補、顧與治刻其遺詩數十章。所著《金石志》、《樸草詩》與《景物略》行於世。于生南行，將著《南京景物略》，竟以友夏不果，惜哉！子藻，能世其業，今爲廬陵令。顧夢游序其遺稿曰：司直生長京師，獨不類京師人，蕭然山澤癯也。其家世稱素封，多貴顯，尤不類矣。四方來京師者，聞其名，輒往司直，然所歡欣訂交者不數人，多主於家。環堵梧竹，吟諷高寄，忘其身在長安中。此數人者，名高天下，歸而口司直不置，天下益向往之。余神交司直十年，甲戌歲且除，突過我，問何以來，則九日出郊送劉子別，秋氣方佳，忽作遊想，同舟而下，未辭家也。自此過從至密。予坐客未識司直者，所駁正者，尤不一而足。其割裂藝元二字爲塑工姓名一條，殆足資笑噱。又侗本楚人，多染竟陵之習，其文皆幺弦側調，惟以纖詭相矜。至如《太學石鼓》一條，舍石鼓而頌太學，殊傷冗濫。又有善書院近在同時，泛叙講學，何關景物，於體例亦頗有乖。所附諸詩，尤爲猥雜。方今奉命重輯《日下舊聞》，考古證今，務求傳信。朱彝尊之所撰且爲大輅之椎輪，侗等弔詭之詞，益可所至傾動，而意不自展。返於白門，神色微異，孟夏十日，卒於同人客舍。爲覆瓿用矣。

又《類書類存目二・名物考》　十卷。明劉侗撰，侗有《帝京景物略》，已著錄。是書分二十三部，附《物理考》、《通微志》二篇，皆採集類書而成，卷帙無多，搜羅甚隘，不足以供考核也。

《明史・藝文志二》　劉侗《帝京景物略》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存目六・帝京景物略》　八卷。明劉侗、于奕正同撰。侗字同人，麻城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吳縣知縣。奕正字司直，宛平人，崇禎中諸生。是編詳載北京景物。奕正摭求事迹，而侗排纂成文，以京師東西南北各分城內、城外，而西山及畿輔併載焉。所列目凡一百二十有九，每篇之末，各繫以詩，採摭頗疎。王士禎《池北偶談》嘗譏其不考薩都拉集，失載安祿山、史思明所造雙塔事，考據亦多不精確。其爲朱彝尊《日下舊聞》所駁正者，尤不一而足。其割裂藝元二字爲塑工姓名一條，殆足資笑噱。又侗本楚人，多染竟陵之習，其文皆幺弦側調，惟以纖詭相矜。至如《太學石鼓》一條，舍石鼓而頌太學，殊傷冗濫。又有善書院近在同時，泛叙講學，何關景物，於體例亦頗有乖。所附諸詩，尤爲猥雜。方今奉命重輯《日下舊聞》，考古證今，務求傳信。朱彝尊之所撰且爲大輅之椎輪，侗等弔詭之詞，益可予與曰補楊子，助同人視含殮。予語同人，司直不朽，惟予與譚子是職。子曷先之！同人曰：司直奇人，予不可以草草。至京師，而後與譚子謀以復子。後一年，二子皆逝，未有述者。予知司直，又略於二子，恐後遂無知之者，乃與楊子謀刻其《笥遺詩》。嗟乎，此豈足以見司直哉！司直賦穎絕世，

于奕正

《因樹屋書影》卷五　王敬哉曰：于奕正，初名繼魯，字司直，宛平人，

又能廣異書異聞，以自盡其才。其爲謀甚奢，常從容謂予曰：今人寒腹短識，輒不自量造語，余恥之。余所披覽既偏，更得快遊以歸，閉戶涵詠而後出，子以爲有當乎？今雖間爲詩，吾胸中覺有格格未出者，是吾候未至也。嗟乎！司直詩止是，而言在吾耳，其尚忍言乎！司直生長四十年，未一日去其家，家昔不貧，隨取而給，且爲主於朋友也，無所不盡其驩。其意以爲身之四方，可以取給盡驩，一如其家耳。孰知語遊於今既有難言者，而司直又念大臣重廉恥，宜自裁。於是眉生初上疏，弗予封，再上疏，予封留弗報。伉爽實甚，顧不免於鬱鬱，斯亦朋友之過乎！然爲司直友者，豈知其遂至於此哉！司直至於此，而未有所述於後，朋友之事，終以缺焉！我知譚、劉至今有餘憾也。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天下金石志》（無卷數）。

《千頃堂書目》卷六　《帝京景物略》八卷（與劉侗合著）。　又卷一一：《天下金石志》十三卷。　又卷二八：《樸草》。

吳應箕

論　述

陳子龍《吳次尾己卯詩集》　予友吳次尾，博極羣書，通世務，善古文，獨慷慨負大略，此豈可以詩人目之？顧天下之善詩，未有如次尾者也。嘗與予酒酣細論，其言曰：宏、嘉諸君之失也，以拘體法，而詩在。今人之得也，以言性情，而詩亡。豈性情之言足以亡詩？飾其未嘗學問者以爲詩，人之妙不過如是。嗚呼，與其得也，則甯失而已矣。蓋次尾之言如此。予以爲後有善論者，不能易矣。次尾詩具載全集，此刻其己卯一歲者。要之，讀次尾詩，其學問可考而知也，即其性情亦不能外然，豈可與今之人同日語哉！故天下之善詩，未有如次尾者也。雲間陳子龍序。

周鑣《吳顧唱和集序》　予鄉自顧涇陽、高景逸兩先生倡道東南，論儒宗者，薛、胡、陳、王四君子後，輒僂指陝之馮、吉安鄒、梁溪顧高云。士不摩十數年，淹留而未就者，先生直以不慮得之，他人囁嚅躊躇，首鼠而不敢

盡者，或乃衝口出之，雖觸忌諱，犯勢家，而不辭也。其論古必援經傳，未嘗有憑臆之言。其叙事以傳後信今，未嘗有誣諛之說。其策議書牘，皆所爲審時勢，畫治安，正風俗，未嘗以捭闔短長廁其間。詩歌雜著則又自勒一家。於是好者習而尊之曰：吳子，今之韓歐也。正、嘉以還，道在斯矣。邇者天下多事，彊武之臣，明察之吏，亡補國家毫末，而魁閎骨骾，伸士氣於萬分一者，必出吾儕聲氣中，孰爲之倡？孰爲之和？文章之功，不可泯也。先生卽不爲韓歐，得乎？一日諸弟子旅進曰：先生以制藝矜式天下，士大夫之誦習剽竊，掇巍科高第者累累，獨古文辭尙多祕錄，又散弗聚也。昔元次山、皮襲美連不得志於有司，輯所撰曰《文篇》，曰《文藪》，以示知己者，書至今傳，先生二十年著述，已數十萬言，吾屬私識而布之，何爲不可？先生曰：然。然。予亦猶是贈答詠吟應酬之作也，奚足壽之金石？於是諸弟子從他所搜其散逸，刊樓山(缺)諫官，必能舉秕政，指佞臣，出而備疆土，必能北□□中禦寇，圖得當報天子。子建所不足者，次尾優爲之。如徒曰才士，則世期吳子，吳子自期，交失焉矣。金沙周鑣序。

又《樓山堂集原序》 明禮樂文章遠軼往代，而史獨廢缺，僅有實錄，此天子事，非一家一人事矣。其所錄必及臣民，而其名曰某帝實錄，猶臣民之有銘傳表誄也。人臣而銘傳表誄，其君可用刺乎？錄及臣民，可盡用褒乎？甚或載筆之人，間多曲佞，死難者謂其乞哀，戡亂者謂其助逆，清議所病，固非一端。獨如神宗朝四十八年，其大者始爭國本，晚爭三案，諸疏恆芟削不詳，他小人邪說傾翻，則連章累牘書之。其次者鄒南皐先生論張江陵奪情，江陵敗，先生除給事，既又以言事被謫，諸疏亦不盡載，諸小人之攻之者，則又連累書之。凡此皆其近且著者也，而紊倒反錯如此。嗟乎，豈非仁人君子所重痛，後世有識者所深識哉！江上吳子次尾有憂之，每抵掌時政，奮髯垂涕，悲憤交作，三年，以其所作詩文若干卷視周子，曰：「古之君子，得志則以其所行者紀載之，不得志則以其所見者著明之，此予是編所由成也。而予詩多感歎忤忌抵諱，罪尤大矣，可奈何？」周子受而卒業，曰：嗚呼，此非吳氏子之言，而史氏家言也。王仲淹曰：仲尼述史者三焉，《書》、《詩》、《春秋》是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不亡則《春秋》可無作，而史嵩求之《三百篇》止矣。古先王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列國大夫相聘問，稱詩諭志，季札使魯，觀六代之樂，

蘇桓《後東浮草序》 吳越天下佳麗之地也，無川陸險阻，所至可樂，故其士民多蒔花種樹，壘石穿沼，遊宴歌詠，以適歲時，非大故則不絕簫鼓之聲，亦其風俗致然矣。今年，吳次尾自秋歷冬皆游彼中，有所感發，輒形於詩。其篇雖不多，要皆有爲而作。余聞吳越之士多能詩，至考其賦詩之志，近於古昔則又無焉。其在正、嘉時，能於詩中寓憂世憫俗之旨者，惟孫太初一人。然太初故關中人而游於吳越，豈其地士民獨有天幸，外無寇盜之警，

內無衣食之虞，而又遭世太平，求所云良士瞿瞿者，蓋皆逐於安樂而共忘之邪？迺一二遊士，則反當其佳麗之勝，怵然心目，見於詩詠，如太初者流不乏，斯又何邪？次尾負用世之略，將旦夕有所發攄，與太初之終於遊者，不可同日語，而其憂則深以遠矣。其爲詩精於辨體，不襲古人，不趨時尚，眞朴澹老，惟自見其志，與有益於聞者而止，且又行起而任其所憂，故其詩尤不可及也。刻成，命曰《後東浮草》，蓋歲在辛未，次尾遊吳越，先有詩行於世云。崇禎七年十一月日，新建蘇桓序。

陳名夏《樓山堂集序》 予觀吳子次尾之制義也，摹符已久，放遠采辭，老儒俊少，談文事相娛樂，而次尾實居師友之間，交游文物，炤耀江左，可謂盛矣。及其縱橫論議，馳騁古學，龍驤虎視，劃然厲變，上規下逮，考擊隱陋，有所悱惻，傚擬時事，友朋識其言，如持輸萬貨立於四達之衢，未嘗有皇皇不給之憂，而後之驗之，百不失一。故次尾用卒自憤，明著於篇，予竊伏自惟，隱約著書，志有所思，或當不在作者之下，間有諷世之言，然一遇次尾，禁不敢發。予畏次尾何如哉！吾友劉伯宗，天下士也。會一時鄉邦鉅公知其賢，力薦之於朝，伯宗舉次尾自代，其書有云：不及者數。天下方望伯宗一出以爲瑞，乃伯宗猶善避次尾如此，況乎敵以下哉！雖然，次尾亦將出而仕矣。言者心之聲也。天下士同心也，士而仕者亦同心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憂之至也。王子淵曰：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竢秋吟，蜉蝣出以陰。言其有感必有應也。次尾徒以文詞勝人乎哉！瀨水陳名夏序。

侯方域《樓山堂集序》 《樓山堂遺集》者，亡友貴池吳子之所作也。其死時，文章散佚，而當路大臣又曾上露布，著以殷頑之目，以此見者皆以爲諱，甚至其片言隻字，毀滅之恐後。嗚呼，使其言而可毀，則《采薇》之歌，《狡童》之怨，必且不傳也久矣。有是理乎？余固知其必無也。壬辰來陽羨，陳子果出其所藏《樓山遺集》，完好如初。陳子謂余曰：「自經喪亂以來，陽羨之田，先少保公之賜鏹皆不可問，獨守此集以報亡友。即有同志欲假而觀之，亦不肯與。」嗚呼，彼成周盛時，殷頑在洛，今觀《多士》、《大誥》諸篇，爲徒衆矣。然曾無一人如陳子者，和《采薇》而哀《狡童》，吾又不知今古人果誰不相及也？抑豈樓山之文，或又已遠過於前人耶？余交吳子，歲在己卯，今已十五年。其文集皆前己卯作者，蓋三十年餘矣。當明神宗時，天下太平無事，文章散佚，而當路大臣又曾上露布，著以殷頑之目，以此見者皆以爲諱，甚至其片言隻字，毀滅之恐後。嗚呼，使其言而可毀，則《采薇》之歌，《狡童》之怨，必且不傳也久矣。有是理乎？余固知其必無也。壬辰來陽羨，陳子果出其所藏《樓山遺集》，完好如初。陳子謂余曰：「自經喪亂以來，陽羨之田，先少保公之賜鏹皆不可問，獨守此集以報亡友。即有同志欲假而觀之，亦不肯與。」嗚呼，彼成周盛時，殷頑在洛，今觀《多士》、《大誥》諸篇，爲徒衆矣。然曾無一人如陳子者，和《采薇》而哀《狡童》，吾又不知今古人果誰不相及也？抑豈樓山之文，或又已遠過於前人耶？余交吳子，歲在己卯，今已十

張自烈《樓山堂集序》 吳子傷世莫知，哀其詩古文版行於世，以書屬張子序。張子喟然曰：十五國稱吳子衆矣，譏亦有之。有能深知吳子者哉！知之而忘乎稱與譏，日相勉以幾於道，數人而已。張子其一也。張子少無交黨，恥競華名，與時落落，而交吳子甚暱，然不阿，以故知吳子益深。嗟乎，吳子何如人哉！吳子通儻饒智略，讀古人書，務適用，畫利害若指掌，遇事物感發，危言深論，往往屈其座人。其大指原本忠孝名節，聞者壯之。性不屑細謹，痛當世苟且拱默，時有所風刺。雖嘗以此見望，抗憤自若也。諸所撰著，不規規蹈古，率出入古法度，久而自衡稱其文，益自喜，或譽過其實，吳子弗答，左右顧。嘗質予，予不無去取軒輊，而吳子以爲知言。自詩歌書序傳記外，尤長於策論。策論自立一家，類足以整亂匡治。予讀而太息者數矣，蓋惜其不施諸行事，徒寓之文辭如此。吳子謂予曰：「彼房琯、樊英悞天下，豈朝夕哉！甄善疾非，面引廷諍，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我優爲之。」或曰：空言耳。予曰：非也，世曷嘗用吳子哉！藉世用吳子，吳子出爲世用，身任天下事，而吳子寡所著見，視鄙所自云爾刺謬甚，迺始詰之曰：果空言也。吳子捫舌退。奈何羈騏驥之足，坐曰此非能千里者，而謂騏驥過邪？以予觀吳氏之人之文，大都似昔陳同甫。其究也不幸膺患難，宜頡頏平原、睢陽間，非苟然者。然同甫上書孝宗，天下稱之，不可謂不遇。睢

陽、平原功不稱志，以忠節聞後世，挾持素裕如吳子，鬱抑不自遂，不早受知君相，徒詩文喻意，誠哉其足傷也已。雖然，今天下益蠹壞，患不能爲，不患不我用，吳子守貞處順，以素所交勉者盡其道，而尤智勇沈深，不概取憫時病俗之意，見之於詩文，世卽不能用吳子，吳子可無憾。又況吳子終當見用於世也哉！彼稱譏紛紛，惡知吳子哉！吳子字次尾，名應箕，方著書未艾云。崇禎十二年正月既望，芑山張自烈序。

《靜志居詩話》卷二〇 先生羅九經二十一史於胸中，洞悉古今興亡順逆之蹟。當崇禎中，預慮燕都之必不能守，聞者皆笑其迂，而先生持論侃侃不阿也。名雖不登朝籍，而人材之邪正，國事之得失，瞭如指掌。撰有《熹朝忠節傳》二卷，《兩朝剝復錄》十卷，《留都見聞錄》三卷，《東林本末》六卷，《續觚不觚錄》二卷，其書或傳或不傳，覽者可以當龜鑑矣。分宜張爾公稱「先生人文，似陳同甫」，是誠知言。聞先生授命處，血蹟至今猶存，洗之不去，蓑宏、嵇紹而後，不多得也。

乾隆《江南通志》卷一六七《人物志・文苑》（存目）

伍崇曜《樓山堂集跋》 右《樓山堂集》二十七卷，明吳應箕撰。【略】分宜張爾公嘗稱先生人文似陳龍川，詩旨類屈正則，可以飛繁霜泣鬼神。詩旨類正則，則先生之遇爲之；人文似龍川，竊謂有過之無不及也。憶幼時讀侯朝宗《壯悔堂集》，有是書序，【略】（陳）迦陵又稱：先生史論高文遠識，成一家言，有極筆之嘆。又稱：每讀集中論史諸作，時而悲歌起舞，旁若無人，時而作爲變徵聲，泣數行下，其感人固如是耶？又《壯悔堂集》祭先生文有云：【略】咸豐癸丑小寒日南海伍崇曜跋。

《明詩紀事》辛籤卷六陳田按 樓山詩，五言樸老，長於詠史。復社中殉節諸公，義魄鬼雄，如樓山、維斗、日生、存古、武公、公旦輩，難更僕數，可以雪結社亡國之恥矣。

《越縵堂讀書記・樓山堂集》 明吳應箕撰。夜閱吳次尾《樓山堂集》，《粵雅堂叢書》本也。凡文十九卷，賦一卷，詩十七卷，前有周仲馭、侯朝宗、陳臥子、陳名夏諸人序。次尾以氣節經濟震動一世，集中史論五十九篇，持議侃侃，多有特識，如宋之陳同甫一流。時務諸策，亦慷慨如其人。其《國朝紀事本末論》一卷，尤有裨於國故，詩則粗率枯梗，非其所長耳。同治乙丑七月二十二日。

明文學部二・吳應箕

傳記

劉城《吳次尾傳》 吳次尾者，名應箕，始字風之，其後更字，而名日益高，所點定經義，天下士子誦習之，故稱次尾先生甚著。次尾世貴池興孝鄉人，父某隱者，家故習儒。然鄉之人知舉子藝耳，次尾少卽獵治詩古文詞，時時曰李何、王李也。鄉之人視郡邑已闊遠，絕不達國事，次尾則喜遊通都，間鉤致京朝興罷朋黨始末具曉之。鄉人好曲謹拱揖，問答咸有尺寸，次尾獨輕脫率己意，人希韡曲膝，而或踞坐自若，或解襪繫爬搔也。又高言指斥，辭氣湧射屈一坐，人人指目狂生，率辟去。以是數者，聲日以起，亦用以敗。

當崇禎初元，三吳中創爲復社，財十餘人耳，不佞城與次尾實共之。十餘人（此下原闕三百九十六字）害。未至郡十餘里，有必欲殺之者。馳諭指，乃以卒來捽，次尾叱曰：「吾不死於卒手，爾官自持刃，且巾幘漢服也，吾不去此，不得無禮我。」兵官從其言，以頭入郭門，如生，歷三日色不變，人異之。次尾雖貢高慢世，顧善獎誘人才，一端之美，揚之過量，士嘗由以得名，族子皆其成就者。余遣子鑾師之，得其指授爲多。黑面紫髯，目光奕奕射人。性喜聲伎娛樂，不肯一日鬱鬱作窮悴狀云。子二，次尾死時，長孟堅十一歲，次穉圭十歲。所著《樓山堂集》若干卷行於世。論曰：今天下知有敝邑，則以次尾與予哉！予自顧勿敢當次尾也。方其矜己藐物，不謂非過，非舉事疎脫，亦嘗有所規。要其人材，求之今日，可再得哉？景毅沒齒於元禮，王成刻志於子堅，至痛在心，銜焉莫解，悲夫！

《明史・吳應箕傳》（存目）

《小腆紀傳》卷四六（存目）

著録

李時《樓山堂集跋》　《樓山集》原本續刻金陵，或離或合，多散見，乙酉以後鏤版不可復得矣。癸巳春，芑山張先生寓石埭，貽書峽川，屬劉得輿父泊吳山賓非重輯此集，以斛峰戴氏所借章謨本爲草稿，兩君各出所存逸文，共相編摩，更爲目次，郵張先生手訂之。已而吳子相遇，又采掇細碎入之，合成此書。張先生既命工繕寫，付之得輿父，以甲午冬與孔仲石先生，請諸同學醵資授梓，隨得隨鐫，至戊戌秋乃訖功。其間又不無且忌且疑，固難爲不知者道也。版既成，歸於孟堅，而貯之吳彥所。彥字幼美，先姑丈樓山先生從弟也。同里內姪李時跋。

《千頃堂書目》卷五　吳應箕《兩朝剝復錄》十卷，《東林紀事本末》。　又卷二八：《樓山堂全集》二十七卷。

《明史・藝文志四》　《吳應箕文集》二十八卷。

茅元儀

論述

傅汝舟《藩謀序》　語曰：厭粱肉者思藜藿。今天下食粱肉厭矣，安問藿

而謀之？茅子曷爲藿？未食肉也。曷爲藿謀？肉食者遺之也。茅子乎耳目之官，喜淡惡濃，藿則澹，澹則可謀也；股肱之官，貴運賤僵，藿則運，運則可謀也；元首之官，樂靜苦營，藿則靜，靜則可謀也；心思之官，尙虛厭濁，藿則虛，虛則可謀也。味薄則志聰，志聰則力厚，力厚則膽壯，膽壯則慮鴻。慮鴻則謀兵耶？謀募、謀練、謀火、謀車，不謀怯也，藿使不怯也。謀吏耶？謀功、謀品、謀實、謀技，不謀賄也。藿使不賄也。謀食耶？謀運、謀屯、謀折、謀省，不謀耗也，藿使不耗也。謀刑耶？謀逃、謀逆、謀律、謀斬，不謀蒙也，藿使不蒙也。不然謀學耶？謀姬、謀姜、謀伊、謀孔，不謀黨也，藿使不黨也。謀史耶？謀料、謀識、謀才、謀望，不謀陋也，藿使不陋也。不然謀隱耶？謀豫、謀需、謀節、謀損，不謀噬也，藿使不陋也。茅子乎謀焉則得藿矣，藿焉則得謀矣，藿之謀成，良之借箸也，藿之謀痤，亮之草廬也，藿之謀激，東之上書也，藿之謀藏，通之擬經也，藿之謀斫，太之擊柝也，藿之謀耦，耕之三年矣，出懷中君王將相仙佛五部書，而子爲我且謀之藿。時天啓壬戌仲冬，江東傅汝舟題於吳王鑄劍之故宮。

《靜志居詩話》卷一九 止生宣力戎行，富有撰述。其論詩云：「今人與古人，欲合當先離。」其言誠是，特下筆未能醇雅，蓋竟陵之派方盛，又與友夏衿契，宜其染素爲緇矣。

《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存目・藝活甲編》 五卷。明茅元儀撰。【略】此編皆評詩論文之語。當嘉靖中，元儀祖坤，與王世貞爭名相軋。坤作《史記鈔》，世貞未見其書，卽先斷其必不解。又世貞題《歸有光集》，詆坤《八家文鈔》右永叔而左昌黎。元僕修先世之憾，故此書大旨主於排斥世貞。然世貞摹擬之弊，雖可議者多，而元儀評論古人，又往往大言無當，所見實粗。其任意雌黃，亦皆不爲定論也。

又《小說家類存目一・西峰淡話》 四卷。明茅元儀撰。【略】是書多論明末時政。其論有明制度多本於元，尤平情之公議，非明人挾持私見，曲相排抑者可比。然其中憤激已甚之詞，亦不能免，仍當時詬爭之積習也。

又《雜史類存目三・平巢事蹟考》 一卷。明茅元儀撰。是編因明季流賊猖獗，官兵不能禦，元儀建策，欲用宣大降丁勦之。因謂唐黃巢發難時，沙陀五百卽能殲其衆，而唐人疑不肯用，迄至亡國。故叙錄其事，冀鑒其禍而夫婦皆遇害。

《因樹屋書影》卷二 萬曆戊申，江南大饑，時湖郡守陳筠塘，以義勸借

士大夫；茅止生十四歲，方舉秀才，慨然輸穀萬石。郡守訝之。對曰：「此先人遺意也。」罄家之藏，未敷其數，質湊三千以足之。義俠之名滿天下，而妒者之口亦以起。蓋止生尊人侍御二岑公，自辛卯歲即困穀以待饑，矢之曰：「自啖者如啖己肉。」止生名元儀，初入金陵，作午日秦淮大社，賦得《午日題詩弔汨羅》，盡兩岸之樓臺亭榭，及河中之巨艦扁舟，無不倩也；盡四方之詞人墨客，及曲中之歌妓舞女，無不集也；分朋結伴，遞相招邀，傾國出遊，無非赴止生之社者。止生之名，遂大噪，至今以爲美談。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五 《督師紀略》十三卷，《平巢事蹟攷》一卷。 又卷一二：《暇老齋雜記》三十二卷，《澄水帛》十三卷，《青光》十卷，《青油史漫》二卷，《戍樓閒話》四卷，《福唐寺貝餘》五卷，《六月談》十卷，《掌記》六卷，《西峰淡話》四卷，《野航史話》四卷。 又卷一三：《武備志》二百四十卷。（崇禎元年三月進呈。） 又卷二八：《茅石民集》六十四卷，《石民四十集》一百四十八卷。 又卷三二：《藝圃甲編》五卷。

《明史・藝文志三》 茅元儀《雜記》三十二卷。 又《武備志》二百四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雜史類存目一・平巢事蹟考》 一卷。舊本題曰宋人撰，不著名氏，曹溶收入《學海類編》。近時平湖陸烜又刊入《奇晉齋叢書》，後有烜跋，稱爲元人鈔本。今考其書，即明茅元儀之《平巢事蹟考》，但刪去元儀原序耳。蓋溶爲狡黠書賈所紿，烜又沿溶之誤也。

又《雜史類存目三・嘉靖大政類編》 二卷。明茅元儀撰。元儀字止生，歸安人，茅坤之孫，茅國縉之子也。崇禎初，以薦授翰林院待詔，尋參孫承宗軍務，改授副總兵官，守覺華島，旋以兵譁下獄，遣戍漳浦而卒。是編記嘉靖一朝大政，自大禮四郊以下，記十九類。鈔本多闕譌，末有萬曆己酉跋語，記茲編始事於癸巳，脱稿於丁酉。藏之篋笥，已侵蟫蠹，屢有目眚，弗能再加訂正。爰口占數語，付諸剞劂之後。然則當時蓋別有刻本也。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茅元儀《嘉靖大政類編》二卷，《平巢事蹟考》一卷。 又《青油史漫》二卷。 又《福堂寺貝餘》五卷。 又《西峰淡語》四

藝文

俞安期《吳門送茅止生歌》（存目）

又《西玄洞主歌爲茅止生悼亡作（並序）》 陶姬楚生之亡也，止生爲之立傳，幾二萬言。自古作傳者，《飛燕外傳》失其長，梅妃、楊妃失其豔。余習

聞止生遇楚生事甚奇，既讀其傳，鴻纖具備，叙事繪情，宛在目前，而又若券合。廼取傳中語，次第其韻，豈其悼止生之亡，亦欲紀老狂之異耳。余衰矣，江才既盡，神筆已還，何止不文，而言不過十一事，不能悉其十五云。

隴山東開大洞天，列以第四名西玄。擘天西接嶓冢下，佐嶽南與青城連。縱廣岧嶤二千里，眞君裴君向分理。楊柳天橫碧玉堤，芙蓉地溢黃金水，眷屬中逢女者仙，雲裾霞珮飛連翩。無乃眞君之愛子，下來欲畢浮世之塵緣。眞君衣羽衣，夢中特相委，匹與茅盈雲仍少孫子。孫子茅郎嗣得陶氏姬，楚生其字眞可兒。明姿豔質水雪肌，一如夢中所見仙客儀。陶姬生自維揚里，次第余歌紀終始。父爲胡翁教授里中兒，不識通都城與市。相女雖然有異姿，何能得遘賢豪士。父有姨兮母有姊，平康俊嫗陶爲氏。滿堂歌舞買如花，還往交游盡羅綺。偶來視妹却見姬，瞥然警眼稱大奇。有此名應甲天下，汝何咄咄日憂貧賤爲？妹云我女甘隨汝爲母，彼翁善相無相負，當爲詩禮貴人妻，豈堪饁餉農家婦？縱令暫挂章臺柳，得人或付才郎手。從此攜歸屬姓陶，顱方覆髮才且高。工技毋論善音律，翻書直自通詩騷。十三已及破瓜候，來車流水傾豪右。但覯才人試與偕，料非令偶終難就。相逢不博目前歡，乍交即作終身看。善避常令防突豕，暫依亦欲求翔鸞。雄貲有何貴人子，求匹曾遭屢輕鄙。恨舉單辭紿婦翁，故使僵桃代穠李。以茲避地辭維揚，香車油壁來錢塘。纔過十四臨十九，美名日日勞人口。觀者一國皆如狂，茫茫肝膽經四霜，明聖湖頭青翰舫，客讌茅郎雙蕩槳。青禽飛下忽傳音，覓郎欲剖中銜心。何處狂且忽遮道，拔却堤邊菤葹草。自此佳人作檻猿，問津已失桃花源。匹鳥雙棲限南北，靈犀一點通朝昏。汪家然明乃俠客，聚謀倚徧西陵柏。一見思酬女子知，多方不爲佳人得。是時深秋湖氣清，友人選色徵新聲。妖姬頗盡越國艷，酒徒悉集高陽生。湖波吹動襦衫影，周遭錦浪翻千頃。樂方遞出爭歡呼，茅郎一人終向隅。扁舟澄練光中出，中載鈿車漸相逼。一姬忽復臨瑤席，微波不動塵無跡。輕身一舉擁清冰，媚眼雙流□□碧。五方冠履孰不驚，四座花枝盡無色。嗟哉茅郎面未識，向來只作空相憶。不知人就虞候功，相看私有陽城惑。何知個是想中人，青天忽墮隨飈輪。豈謂亡珠返滄海，眞如合劍逢延津。詢之謀出然明也，佐以力士程生者。持刃爲人持不平，劫人聊塞癡有情。席前起壽人人遍，致辭有若論功宴。夜深同上船上樓，燕私不及泣不休。張燈自叙從前事，某氏席間郎不記。首未加冠意氣豪，曳衣剗襪踉蹌至。儂心奇郎陰詢郎，旁人譽郎語頗詳。文士云郎筆力強，龍雕虎繡苞鳳凰，劍士云郎俠骨香，兩丸赤白能善藏。策士云郎志四方，沈謀遠略雄心腸。酒客云郎託醉鄉，所嗜不在壺與觴。由此儂心印郎影，詣郎願有終身請。不謂輕塵但逐風，終是濁泥難離井。今日艱難虎穴開，豈求一見郎君廻。傾身付郎郎見拒，但令一死酬吾父。片心如此言紛紛，將來作計當何云。坐深已下西嶺月，語畢欲曙東方雲。茅郎聽罷潸出涕，男子胡嬰兒女計。薄緣何敢望因依，深心寧不酬知契。上策無如姑緩兵，歲云暮矣促使伊人行。四方佳偶爲汝擇，東之吳會西石城，遙遙天壤不可得，勉許佳期卜龜筴。中路俄遭鬼物言，爲道婚姻已通籍。娟娟伉儷諧何日，是在辛亥春正之十一。茅氏太君親擇吉，翟車遠赴監成匹。歸來遽抑深深淵，玄雲上蓋滄浪天。幸逢吷氣開屏翳，試期得賦遊燕篇。太君語姬我以兒付汝，長路艱辛愼居處。時時爲詢寒與飢，讀書爲伴毋相離。總爲成名望須早，兼以抱孫心恐遲。入燕超忽遂經歲，郎下書帷妾周衛。秋來焚舟一不濟，妾淚不乾郎下第。南還羞見鄉里間，僦居東近鍾阜山。久住知非遊子願，忽歸促覲慈親顏。爲言兒妾已復孕，未得隨郎佐溫凊。明珠倘奉掌上看，兒報太君初志竟。生離東下春既過，于時四月天清和。樂聲隱隱聞簫鼓，持幡青衣下仙府。羽衣者云被命來，促召西玄洞中主。姬知帝召不□違，從容起沐還更衣。致語郎君妾初意，佐君□立非常事。有懷志意兩不諧，人命何常朝露□。願郎好畢功名緣，見期相待第四天。久遊顧樂西湖邊，青山埋我湖之堧。期報太君莫忘前囑語，曾進燕吳五淑女。薊門不成趙與張，邵孃已去今留楊。我相榴房定多子，早令蘭夢生蘭房。語畢雙睛瞥然閉，氣剖頂門神已逝。雲壤花妝觀裏瓊，月宮樹倒輪中桂。痛哉郎君聞訃音。蒼黃欲飛天上尋。僮僕銜恩競流涕，太君斷食還椎心。郎君最恨不面訣，嘔血酸辛慟幾絕。痛定平將痛一思，情深無奈情多節。憶昨再登湖上船，善談酬客客駭然。超超名理下及經世術，言言中窾如流泉。偉論雄辭供下酒，世出世間無不有。一腔穎慧付黃壚，天乎忍掩機鋒口。除夕無人午夜時，白堤楊柳行相持。細剖私腸寸復寸，風吹縷縷還絲絲。十八年來兒命薄，五年齧蘖閒擔閣。今夜明朝歲已除，爲兒除却春光惡。何難一命畢君前，胡能再作他人緣。柔辭激語尚可數，銜哀帶怨深可憐。既而落却機入彀，日夕艱辛在中篝。策入劍客計莫施，籠內孤雛穽中獸。以姬自謀潛發覆，脫身得共燕臺走。中途有盜先已疑，宵分坐守私備之。驟然

警發身捍刃，幸姬得免倉卒危。入都無事不相賴，當余病劇幾遊岱。醫巫竭術不效靈，皇皇晝夜祈身代。悼姬豈盡兒女仁，爾恩我戴同一人。飛鰩半失相比目，迦陵中割共命身。那能不判生捐棄，九地九天何處寄。雲積玄旻決眥愁，水添滄海抽心淚。再世因緣未可知，重還魂魄眞無計。輕生非爲慈幃憂，忍悲何樂人間世。所恨夢中不情之羽衣，來胡爲兮遽使歸？何不令吹簫似秦女，雙雙煙霧千年飛！

錢謙益《茅止生挽詞十首》（存目）

龔士驤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士驤，字季良，義烏人。崇禎戊辰進士，知溧水縣，卒官。季良以辛酉舉於鄉，余閱其闈中牘，斑駁多奇氣，度衆取之，撤棘知爲奇士，恨相見晚也。季良膂力絕人，能挽百石弓，軀幹豐偉，輿夫爲喘息汗下。跳躍超距，輕蹻少年弗如也。家世烏傷，爲宗汝霖故里，習行陣束伍之法。余方急東事，爲縣官急才，入朝以告董大理崇相。崇相特疏薦之。季良方下第，策馬宵遁。既舉進士，有子領鄉舉被劾，悒悒不得志。之官，遂發病，縱酒狂呼，時時拔劍砍地。自負知醫，不肯服藥而死。

光緒《浙江省志》卷一八一《文苑四》　龔士驤（婺書）字季良，義烏人。慷慨有志節。十四補博士弟子。能爲古文詞，折節讀書，造請諸賢豪長者，不避風雨。凡星氣、握奇、博射暨形家、軒岐諸方伎，一見卽能習試。而絕出者莫如詩，遺編數卷，精苦沈細，在唐人諸家中不多見也。又作《續文賦》以明文章之源，與近士之陋。天啓辛酉舉於鄉。崇禎戊辰成進士，授溧水令，卒。

胡　梅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梅，字白叔，生於閩閩。少警悟能詩，白皙美鬚眉，口多微詞，翩翩自喜。晚而目眵，家貧無子，賣藥吳門市，以餘貲買石，建二幢於天池華山，以表歸心。然其於詩，結習愈甚。東萊姜如須爲疏募刻之。庚寅冬，病卒，撫其詩，屬友人曰：「爲我請於虞山，得數行爲序，死可瞑矣。」徐元歎憐其意，選其詩十餘首。余錄而存之。白叔嘗遊三山，寓曹能始石倉園。能始序其詩曰：「作詩先辨雅俗二字，黃魯直云：『子弟凡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然惟讀書可以勝之，此卽談藝之法也。余與白叔論詩，譬如書者、弈者、謳者，未有傳授，罕窺古法，而但本一己之聰明，則必趨於邪路，終其身不能精進。世人往往畏難，而樂其所易，勢不可挽，秖誤一世耳。白叔之爲詩，避俗套如湯火，驅使己意，如石工之砆礎岩，篙師之下灘瀨，所未免者，有斧鑿痕及喧豗聲耳。予故不爲字剖句析，輒用古人語調之，以爲寧舒遲毋急遽，亦古法也。白叔之詩，未能參預格律，而殊有詩意纖妍之語，多從草次輸寫中迸出，亦其性靈流逸，去俗遠而去詩近也。」武塘夏雪子曰：「知白叔者，遠有三山，近有虞山。」三山者，能始也。余故錄之，以存白叔，不獨見能始之知白叔，亦以見能始之知詩也。

《明詩綜》卷九七　梅字白叔，吳人，給事徐通政申宅，晚瞽，以醫自給，自號清壑道人。《詩話》：白叔幼而秀穎，以狐旦登場，四座叫絕。徐通政維嶽俾掌書史，嘗取通政友人赤牘畀之炎火，爲通政誦之，不遺一字。有納妾者，白叔賦催粧詩，其人擊節，於是詩名藉甚，而選錄其詩，目之曰：「山人予取以附雜流之末，蓋不敢沒其實」云。

《游九曲環珠洞》　《明詩平論二集》卷四：難狀景入手脫滑，甚佳。

《寶月堂歌》　《明詩平論二集》卷七：堂制奇，詩特清勁，無俗暈。

《千頃堂書目》卷二六　《玄岳草》一卷，《閩游草》三卷。

俞安期《送胡白叔之漳州》（存目）

張岱

王雨謙《瑯嬛文集序》　吾故於陶庵張子之文，而知天地之成之顯之者深且宏也。陽和公以文章大魁天下；雨若先生成進士，以理學推醇儒。陶庵尊人大滌公，抱命世才，雖烺烺仕籍，竟不克大展其學，乃舉累代清淑之氣，盡以鍾之陶庵。陶庵自束髮爲文，發藻儒林，以彼其才，使其立取一名，身都顯要，自當復命造物，爽爽不怍。而以才大莫器，有識者咸爲裂眦問天，而陶庵怡然聽之，遂潛名成《石匱》一書，上與左、史等鼎。甲申以後，屏棄浮雲，益肆力於文章，自其策論、辭賦、傳記、箋贊之類，旁及題額、柱銘，出其大力，爲能登之重淵，而名諸日月，題曰《瑯嬛文集》。蓋其爲文不至一家，而別以成其家，故既能醇乎其醇，亦復出奇靈變，所謂文中之烏獲，而後來之門杓也。余與陶庵以氣誼文章爲世外交，每一篇出，無不披華食實，如李才江之範金呼島佛，柳柳州之盥薰讀昌黎集也。茲者百家爭喙，俾斯集行之於世，則震風凌雨，應知夏屋之爲帡幪也。陶庵其先蜀產也，其近則越產也，其人其文，幾幾各爭有之。而不得見，所見者《石匱藏書》及《陶庵夢憶》兩種耳。咸豐丙辰十一月二十三日。之有也，張子天下才也。」曲轅王雨謙撰。

祁豸佳《瑯嬛文集序》　陶庵所作詩文，選題選意選句選字，少不愜意，不肯輕易下筆。凡有所作，皆其選而後作者也。其後彙所存稿，悉簡其代作應付諸篇什，盡付一炬，有所存貯，又皆其作而自選者也。今茲選刻稿尚盈笥，王白嶽又爲之痛芟讐校，在十去七。所定《瑯嬛》一集，譬之文豹留皮，但取其神光威沈；孔雀墮羽，只拾其翡翠金輝，淘汰簸揚，選擇最覈。以視前代，即放翁之劍南、渭南，鐵崖之樂府、史鉞，青藤之櫻桃，館閣編，何遂能過之也？蓋陶庵爲蜀產，後生會稽，以嵯峨泮涘之奇，席萬壑千巖之秀，其始脫胎結撰，自合磊砢韻秀，亮拔不羣，此其生質使然，豈可與之爭鋒角勝乎！昔李研齋見《石匱書》，力爭陶庵決非浙產，言及先世，始嘻然大笑，自謂知人。其藻鑒之確，信其以也。雪瓢祁豸佳撰。

無名氏《陶庵夢憶序》　陶庵老人著作等身，其自信者，尤在《石匱》一書。丙戌後屏居卧龍山之仙室，短簷頹壁，終日兀坐。輯有明一代紀傳，既成，名曰《石匱藏書》。豐潤谷應泰督學浙江。聞其名，禮聘之，不往，以五百金購其書，慨然曰：「是固當公之。谷君知文獻者，得其人矣。」岱衣冠揖讓，緒丁丑四月十八日。

《南疆逸史》卷四三　山陰張岱，字宗子。左諭德元忭曾孫也。長於史學。

猶見前輩風範。年八十八卒。

《小腆紀傳補遺》卷三 張岱，字宗子，山陰人。長於史學。丙戌後，屏居卧龍山之仙室，短簷頹壁，終日兀坐，輯有明一代紀傳爲《石匱藏書》。我軍持在戶，貝多濫几，捐衣削食，終其身芒芒如也。蓋世之好學者有矣，其學使谷應泰聞其名，禮聘之，不往。以五百金購其書，岱慨然曰：「是固當於内外二典世出世間之法，兼營並力如飢渴之求飲食，殆未有如子晉者也。公之，谷君知文獻者，得其人矣。」是時，明季稗史多體裁未備，惟岱書暨海余老歸空門，撥棄世間文字，每思以經史舊學朱黄油素之緒言，悉委付於子寧談遷所著《國榷》具有本末，應泰並採之，以成《紀事》。岱於君臣、朋友之晉。子晉晚思入道，觀余箋注《首楞》、《般若》，則又思刊落枝葉，迴向文字間，天性篤至。其著書也，徵實詳覈，不以作者自居。衣冠揖讓，猶見前輩因緣，以從事於余。而今皆不可得矣。悠悠人世，可爲興悲，豈但東阡北陌風範。年八十八卒。

《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存目五・西湖夢尋》 五卷。國朝張岱撰。【略】是編乃於杭州兵燹之後，追記舊遊。以北路、西路、南路、中路、外景五門，分記其勝。每景首爲小序，而雜採古今詩文列於其下。岱所自作尤夥，亦附著焉，其體例全倣劉侗《帝京景物略》。其詩文亦全沿公安、竟陵之派。

毛晉

錢謙益《隱湖毛君墓誌銘》 兵興以來，海内雄俊君子不與劫灰俱燼者，豫章蕭伯玉、徐巨源，德州盧德水，華州郭胤伯，浮囊片紙，異世相存，各以身在相慰藉。不及十年，寢門之外赴哭踵至，余乃喟然歎曰：古之老於鄉者，杖屨來往，不在東阡在北陌，今諸君子雖往矣，江鄉百里雞豚近局南村河渚之間，尚有人焉，吾猶不患乎無徒也。少年間黄子子羽、毛子子晉相繼捐館舍，咸請余坐榻前抗手訣別。嗟夫，陸平原年四十作《歎逝賦》，以塗暮意迮爲感。今余老耄殘軀，慣爲朋友送死，世咸指目以爲怪鳥惡物，而余亦不復敢以求友累人。所謂託末契於後生者，將安之乎？斯其可哀也已。子晉初名鳳苞，晚更名晉，世居虞山東湖。父清孝弟力田，爲鄉三老，而子晉奮起爲儒，通明好古，強記博覽，不屑儷花鬬葉，爭妍削間。壯從余游，益深知學問之指。意謂經術之學，原本漢唐儒者，遠祖新安，近考餘姚，不復知古人先河後海之義。代各有史，史各有事有文，雖東萊武進以鉅儒事鉤纂，要以岐枝割剝，使人不得見宇宙之大全。故於經史全書勘讎流布，務使學者登汲古之閣，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由子晉觀之，不啻河中之一沙，

又《毛子晉像贊》（存目）

又《毛子晉六十序》 唯毛子子晉契闊相存，不以老髦舍我，而子晉年已六十矣。憶子晉摳衣升堂，年方英妙，今已巋然爲鄉老。余西垂之歲，塊然獨處，其與子晉過從，視古之度阡陌而燕雞豚者，則有間矣。於其生辰爲壽，諷詠曹韓之詩，其亦不能無慨然也已。子晉有三才子，撰書幣過余，謀所以壽其親者。余觀介壽之辭，備矣。頌其文，則游夏；頌其行，則曾史；頌其藏書，則酉陽羽陵；頌其撰述，則珠林玉海。余雖善頌，何以加此。【略】日吾友蕭伯玉、范質公議藏大藏方冊，子晉誓願荷擔，續佛慧命，皮紙骨筆，不遑恤也。余晚探教海，思以螢光爝火，照四含而鏡之宗，子晉獨踴躍印讚，以爲希有，然則子晉之志願，固在乎威音已後，月光已前。世所謂名人魁士，

手中之一葉，宜其脩然視下，欿然而不自有也。【略】今吾與子晉委心法門，一鐙迢然，懸鏡相對，以多生文字結習，迴向般若，餘季末光，與斯人孰多，斯可以爲子晉壽也矣。往余六十初度，謝客湖南，子晉爲設南岳應眞像法筵，唄讚竟日，今將偕一二名僧遺民，往修故事，恐子晉之或避匿也。告夫三子，俾曙戒以待我，而先之以斯文，以道余所以往賀之意。

悔道人《汲古閣主人小傳》 毛晉原名鳳苞，字子晉，常熟縣人，世居迎春門外之七星橋。父清以孝弟力田起家，當楊忠愍公漣爲常熟令時，察知邑中有幹識者十人，遇有災荒工務，倚以集事，清其首也。晉少爲諸生，蕭太常伯玉特賞之，晚乃謝去。以字行，性嗜卷軸，榜於門曰：「有以宋槧本至者，門內主人計葉酬錢，每葉出二佰；有以舊抄本至者，每葉出四十，有以時下善本至者，別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佰。」於是湖州書舶雲集於七星橋毛氏之門矣。邑中爲之諺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書於毛氏。」前後積至八萬四千冊，搆汲古閣目耕樓以庋之。子晉患經、史、子、集率漫漶無善本，乃刻十三經、十七史、古今百家及二氏書，至今學者寶之。方汲古閣之炳峙於七星橋也，南去十里爲唐市，楊彝鳳基樓在焉，東去二十里爲白茆市，某公紅豆莊在焉。是時海內勝流至常熟者，無不以三處爲歸，江干車馬，時時不絕，而應接賓客如恐不及，汲古主人爲最。尤好行善，水道橋梁多獨力成之，歲饑則連舟載米分給附近貧家，雷司理贈詩云：「行野田夫皆謝賑，入門僮僕盡抄書。」蓋紀實也。子晉生前明萬曆二十七年己亥歲之正月五日，至本朝順治十六年己亥歲七月二十七日卒，享年六十有一，葬於戈莊之祖塋。生五子：襄、褒、衮、褒、表、展，展字斧季，精於小學，最知名。余嘗於友人處得陳君秉鑰所錄《汲古閣校刻書目》一卷，爲校正若干字，附《補遺》一卷、《刻板存亡考》於後，錄畢，因著《汲古閣主人小傳》一通，冠諸簡端。滎陽悔道人記。

乾隆《江南通志》卷一六五《人物志・文苑》（存目）

道光《蘇州府志》卷九九《人物・文苑四》（存目）

《千頃堂書目》卷二八 毛晉《野外詩》□卷。 又卷三二：《汲古閣六十家詞》六十卷。（俱宋人，每十家爲一集。）

《明史・藝文志三》 毛晉《津逮祕書》十五集。

《四庫全書總目・詩類一・毛詩陸疏廣要》 二卷。吳陸璣撰，明毛晉注。【略】家富圖籍，世所傳影宋精本，多所藏收。又喜傳刻古書，

卷、《永思錄》□卷、《宗譜》□卷、《先賢隱湖遺稿》□卷，共十四種，未刊。以汲古閣刊書之精且富，自撰之書，何難刊刻，其未刊者，仍有如此之多，猶見篤實之遺。以視後世鹵莽滅裂，以撰述刊行，自矜學問者，其用心之相去，有不可以道里計者矣。

《鄭堂讀書記補逸》《虞鄉雜記》三卷，明毛晉撰。【略】前有自序，稱余家隱湖之曲，搜訪古蹟，間有所得，或展一編。凡有涉於吾鄉者，隨書竹冊，時代先後，略無詮次云云。乃其簡閱羣書所載虞山事，爲邑志失編者，錄成一書，以補其闕，皆注明出處。其書雖未詮次，然隱然上卷地理，中卷人物，下卷詩文。考古者之著述，原自有體裁在也。

《明詩紀事》辛籤卷二八引吳偉業《梅村集》丁亥季秋，因訪楓林，扁舟過子晉齋頭，留宿汲古閣。牙籤萬軸，較勘精良，又多趙宋舊本，使人讀之如桃源衣冠，非復今製。顧麟士同在坐，相與嘆息，以爲子晉嗜古篤學，結習編纂，雖歐公之於金石刻，王舜卿之於書畫，不是過也。

又引馮班《鈍吟文稿》吾友毛君子晉，多聞而好事，藏書數萬卷。詩人之至虞邑者，以隱湖爲歸。詩筒緘寄，遠屆蠻徼，車馬過從，文酒之讌，未嘗曠旬虛日。座間擘箋，長篇險韻，四應不疲。

又引陳瑚《確庵集》子晉家隱湖之上，績學多聞。性好客，客至則翦韭烹葵，欣然命酌。出其藏書數萬，與客賞奇文，析疑義。倣古人月泉吟社、玉山草堂之遺風，酒酣耳熱，分韻賦詩。家有剞劂良匠，朝落紙而夕上版矣。

又陳田按子晉嘗輯《明詩紀事》，未見傳本。汲古閣刻書甚夥，此後如通志堂、士禮居、知不足齋、借月山房、守山閣、別下齋，皆聞風繼起者也。

董養河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養河，字叔會，漳洲人。以諸生受辟，召官戶部主事。丁丑歲，待詔長安，與黃孝翼、劉漁仲，偕游於吾門。閩人而吳學者，三子也。孝翼、漁仲，皆就官州邑，漁仲死於兵；叔會、孝翼皆未知其存否。錄叔會詩，爲之三歎。

道光《福建通志》卷一九六《明列傳》董養河，字叔會，延欽子也。少負殊質，博極羣書，而刻苦彌甚。歲裹糧入鼓山，扃戶討論。董應舉歎曰：「吾家復見一江都耶？」黃文煥自永福來，築室羅溪，傍養河居，相與切劘。崇禎十五年，以歲貢被旨，特賜進士，授工部司務。與黃道周、黃景昉、倪元璐、蔣德璟爲金石交，相與憂憤時事，揣摩軍國，過從無虛日。道周糾楊嗣昌奪情，忤旨勘問，詞連養河及編修黃文煥、吏部主事陳天定、中書舍人文震亨，並下獄。帝怒不測，將置極刑，養河處之泰然，日與道周唱和，爲《西曹秋思集》。十五年，道周起用，養河亦還職，進戶部主事。三疏請自効，語觸樞臣忌諱，留中不報。因密訪智勇俊傑可爲疆場前驅者，得六十七人，薦之朝廷，以備採擇，諭旨報可。其前列蔣一个竟以布衣授戶部主事。十六年，遷員外郎，兼兵科給事中，繼命監督九門，又命監蕪湖鈔關。命下而養河卒。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七・羅溪閣韻語》無卷數。明董養河撰。養河字叔會，閩縣人。崇禎中黃道周以鉤黨下獄，所波累並逮者，有黃文煥之等七人，養河其一也。集中在獄對簿諸詩，頗有氣格，而粗豪則所不免。又多狹斜贈答之作，蓋明季士大夫多以風流相尚，養河亦沿其習耳。養河名載《福建通志》。此本卷首題名董卷阿，殆傳寫之誤。至羅溪乃閩中地名，而《通志》乃作「羅漢」，則《志》誤也。中多闕落不可讀，亦未分卷。蓋殘稿僅存，未及校正編次，故錯亂如是矣。

又《總集類存目三・西曹秋思》又一卷。明黃道周、葉廷秀、董養河倡和詩也。道周有《易象正》，養河有《羅溪閣詩》，皆已著錄。廷秀字謙齋，濮州人，天啓乙丑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事蹟附見《明史・道周傳》。是編皆七言律詩，依上下平韻各爲三十首。養河子師吉隨侍獄中，合而編之。前有廷秀小引，後有師吉跋。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董養河《羅溪閣韻語》無卷數。　又董養河、黃道周、葉廷秀《西曹秋思》一卷。

周楷

鍾惺《周伯孔詩序》 伯孔今年才十九耳，有慧性儁才，奇情孤習。其於詩，不甚劌心唐以上，而於明詩則絕不掛於目與口。其爲詩，亦頗肖其性與才、與情、與習。獨時時稱說袁石公，卽不甚劌心，然亦駸駸乎入之矣。其游金陵，欲袖夷門博浪之椎，椎今名下士。予掩其口曰：「勿妄言。」然心實私異之。夫人之少年壯往，意不可一世者，苟其人眞有慧性俊才，奇情孤習，則於世必將有所可，而其中必有所以自見其可者也。世之輕其少者，旣不明其所長；而避其壯往之鋒者，又不敢直指其所短。以故倔強跳蕩之氣，一無所出；而時或發於夷門博浪之椎，其無足怪。世遂目爲狂躁僻錯而棄之、遠之，可歎也。伯孔爲《秦淮絕句》百首，不必論其所失處，而其情事合前人者已十之一二。已出其諸體，不必論其善處，而其口語墮近人者亦十或三四。蓋不自知其所至，要以自爲伯孔。而予間戲指一二語，曰：「此爲石公語。」則泚顙汗顏，曰：「噫，固宜有。小子不爲明詩，何以遂有是？」予曰：「然。此固所謂駸駸乎入之者，實子不劌心唐以上之所至也。子從此苦讀唐以上詩，精思妙悟，自無此失。」伯孔心開氣折，明日與予札，曰：「向聞子言甚善。子細檢吾詩，某處爲唐，某處爲近人。爲近人者抹殺之，某處乃爲伯孔。子序吾詩，序其爲伯孔者而已。」予益奇其言，壯其志。夫伯孔之欲自爲伯孔者，必有所以自見其可。而世莫能明，以故其氣欲一有所出之。其心折汗下於予者，所謂意不可一世，於世將必有所可者也。夫夷門博浪之椎，能奮於嚄唶之將，與鞭笞六王之主；而一貧抱關，與圯上老翁，命之以子弟臣隸之役而不辭者，其人必有以能明其所長與其所短也。伯孔年十九耳，盛氣壯往，輕詆高視，固應有之。多讀書，厚養氣，暇日以脩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文行君子，其未可量。吾友譚友夏雅負才性，意不可一世，而差心折於予。今其氣純格定，情深文明，將不愧古名士，所謂肥腸滿腦，長當不爾。伯孔許還楚訪我竟陵於我歸處，予將以折柬招譚郎，視予言何若？抑予又將有問也：伯孔意每欲自爲伯孔，觀此識力，已不肯爲明人；而口猶有袁石公，心猶有鍾子，世將無難子曰：「子誠楚人也。夫不爲明人，而爲楚人乎？子喜石公詩，用鍾子言，則可。爲石公、鍾子者，則不可。聞石公亦勸人勿學己作詩，有識者不異人意，願子廣之。」伯孔笑不答。

譚元春《題周氏遊宴詩後》 予再過潭中周伯孔帆園，尋十四年前竹樓草亭，已不可得。而伯孔已築一湖岳堂，居妻子僮婢其中矣。偶春雨益漲，湘水上岸，出室入舫，有若接廬。是時平畎化爲荇鄉，長堤飛作柳塢。伯孔慨然高想，買橄命酒，隨鼓吹而上下，循坡陀以周遊。弟侄咸集，士女爭歡。我行其間，愁心焉往。忽而望遠岫，登萬樓，曲折從波，濼洄到戶。然後一揖筵端，三爵不讓。清歌掠乎茗香，高燭照此吟諷。何曾記有深更，夫誰知我？伯孔意每欲自爲伯孔，觀此識力，已不肯爲郭外。旣各賦詩，伊予作記。非獨使朋友念茲相好，亦欲令山川知吾不衰耳。

又《寄周伯孔書》 今兄《白門詩》雖佳，而至使故人輩救過不暇，皆不欲細讀其詩，益悟天下事，未有不思所以行之者。所以行之者非軟熟也，躬自厚於深心之業，薄責人以援手之事，人不可親疏，性不可高下，乃敢大言曰：世不可咎譽耳。吾伯孔聰明有餘，幸一自反。豈有下筆清妙，而止以家計客裝不得滿志，遂迫而成一罵人之伯孔？伯孔不當自悔乎？如不自悔，雖詩到儲光羲、王昌齡，無益也。

茅元儀《周伯孔舟中草序》 周伯孔淮遊不得志，艤舟石頭城下，以殘帙授予曰：「吾有六義足以償此遊，然非子言無以償六義。」茅子受而不答，徐讀之而嘆曰：「吾知之矣，周子不忘其親，故首思『父母在，不遠遊』。因念物各有本，況於人乎？故思水哉水哉，親固不敢忘，而世運亦不可忘，人人殉其親，將此左衽何？故思以其時考之，則可矣。然周子之心無窮焉。其遠遊也，將以益吾學而效之世也，故思弗如也。然慨今之世終不可爲矣，故思乘桴浮於海。聖人之言浮海，猶不能已於言也，故思不語。夫子之不語怪力亂神，於今觀之，滔滔者孰非四者乎？故置筆而不復道矣。」周子微噱而不言，將無曰耳。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楷，字伯孔，湘潭人。爲童子，卽稱詩。鍾伯敬賞之。而才自清迥，時有佳句。爲人負氣嫚罵，所如不合，年五十死賊中。

孟稱舜

論　述

祁彪佳《孟子塞五種曲序》　會稽孟子塞先生之爲曲，則眞古之詩也。抑非僅古之詩，而卽古之樂也。先生前後有曲五種。《二胥》、《二喬》則所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道畢備：《二胥》則遭國之難，而艱難痛哭以全忠孝；《二喬》則逢世之亂，風流慷慨以立功名；《赤伏符》則言天命有定，奸邪不得妄干，大業世授，子孫不容輕棄；《鴛鴦塚》、《鸚鵡墓》則專言男女夫婦之情。《嬌紅》變而卒返於正；《貞文》正而克持其變。至其爲文也，一人盡一人之情狀，一事具一事之形容；雄壯則若銅將軍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之辭，嫵媚則如十七八小女娘唱「曉風殘月」之句。按拍塡詞，和聲協律，盡善盡美，無容或議。可興、可觀、可群、可怨，《詩》三百篇，莫能逾之。則以先生之曲爲古之詩與樂可；而且以先生之五曲作《五經》讀，亦無不可也。昔人謂梨園子弟有能唱孟家詞者，其價增重十倍，夫猶僅以其情、文之特絕言之耳。《嬌紅》、《二胥》久行於世，《二喬》、《赤伏符》俱後出，而斯記則攜至金陵，同志諸子爲之鋟而傳焉。

宋之繩《二胥記敘》　東越卧雲子，長才博洽，矩則一本先民，於時少可。既慨且慷，往往撫長劍、作浩歌，不復知唾壺口缺。所著二傳奇，《鴛鴦塚》婉麗入情，《二胥記》則有愾乎中，凜乎忠孝相感。所謂「長言之不足，從而咏歌之，又從而痛哭之者」，是邪，非邪？王實甫大小劇十有三，關漢卿六十有一，大約多遵路秉蔺之遺旨。而雲子獨莊語忠孝，近於迂。宋時宮伶，作「二勝環置腦後」一語，大干時宰怒，故雖市里恢笑，亦多轉喉觸忌之禁。而雲子正言不顧，近於戇。迂也，戇也？有知雲子者，而雲子亦可以無憾矣。

馬權奇《二胥記題詞》　余友卧雲子，方行紆視之士也。而所著《嬌紅記》，人與言固弱冠耳，然其心則蒼然。好讀《離騷》、《九歌》，諷咏若金石。余時治《韓嬰詩傳》，與之辯問往復，未嘗不歎謂三益也。蓋獨行不欺，論世不誣，余信之稔矣。嗣後，有《花間一笑》之劇，鄉人頗有訾之者。余每曰：「使挑人者必唐伯虎，受挑女郎必如知唐伯虎而後可。車來賄遷之事，久宜絕跡於世矣。」人以余爲強詞。今春余里居，子塞以《鴛鴦塚》詞擲余，曰：「子不解塡詞，姑以文字觀之可也。」余曰：「唯唯，否否。宇宙之有音律，子獨以爲塡詞設虖？《記》曰：『張而不弛，文武所不爲也；弛而不張，文武所不能也。』此罪雲子者，而雲子亦可以無憾矣。而雲子可以無憾；有雲英《韶濩》之由，願子無以文字畸之。所慮者，子偏以清徵清角譜之耳已。」

閱之，而果然春雨蕭疎，書臺迴寂。讀至「私悵」「詰崇」以後，未始不淚浪浪也。深于情者，世有之矣。能道深情委折微奧一一若身涉之，顧安得再一子塞虖？嗟虖，宋玉賦《高唐》，笑登徒子有淫行，靖節賦《閑情》，梁昭明以爲《國風》之愆。余所心賞在二者之外矣。或曰：「子塞自題云『節義』者何？」余曰：「此方行紆視之尤契，亦廣大教化之弘願也。」

王業浩《鴛鴦塚序》 予少時，偶讀《嬌紅傳》而悲之。然阿嬌誓死不二，申生以死繼之，各極其情之至，交得其心之安。示現鴛鴦，脫然存歿之外，又不勝擊節嘆賞也。夫古來佳人才子，每艱配偶，造化播弄，無可柰何。藉令天公作合，國秀國能輒雙雙兩兩，而子女成行，形影相守，即味如嚼蠟，何如巧阻魔分，俾各盡其孤行之致，獨擅千秋之可涕可歌乎？如嬌、申相逢在未嫁未昏之時，若舅妗不以中表辭，帥子不入憐憐語，遄完《玉鏡臺》故事，則兩人轉眼便是綠暗紅稀，春風桃李花開，秋雨梧桐葉落，情盡緣老，凄涼又皆以情而出於正者乎？此言是矣。予猶以爲未盡也。今有人焉，聚徒講學，莊言正論，禁民爲非，人無不笑且詆也。伶人獻俳，喜歎悲啼，使人之性情頓易，善者無不勸而不善者無不怒，是百道學先生之訓世，不若一伶人之力也。且若前此講學解理義者，不免行鳥獸之行，而申、嬌兩人能於兒女婉孌中立節義之標範，其過之不甚遠也哉！則子塞此辭所以言乎其性情之至也，而亦猶之乎體明天子廣勵教化之意而行之者也。若其鑄辭冶句，超凡入聖，而韻叶宮商，語含金石，較湯若士欲拗折天下人嗓子者又進一格，則猶以其詞言之耳，非子塞作此記之旨也。

《遠山堂劇品・雅品》 《死裏逃生》（南北四折）：子若作南曲，尚能鬆秀如此，橫行詞壇，當無敵手。閣黎面孔，已被此劇剝盡，是文之以怒罵當嘻笑者。

又 《殘唐再創》（即《英雄成敗》）：爲落第士子吐氣，篇中俱是憤語。作手輕倩，元人之韻，呼集筆端。

又 《眼兒媚》（北四折）：陳教授多情至此哉，可爲《牡丹亭》之陳教授解嘲矣。詞如鳥語花笑，韻致娟然。

又《逸品》 《花前一笑》（北五折）：唐子畏以傭書得沈素香，此正是才人無聊之極，故作有情癡。然非子若傳之，已與吳宮花草同烟銷矣。此劇結胎於《西廂》，得氣於《牡丹亭》，故觸目俱是俊語。

又 《桃花人面》（北五折）：作情語者，非寫得字字是血痕，終未極情之至。子塞具如許才，而於崔護一事，悠然獨往，吾知其所鍾者深矣。今而後，每嘆爲信然。今又得子塞《鴛鴦塚記》讀之，而知古今具有性情之至者，嬌與申生也；能言嬌與申生性情之至而使其形態活現精魂不死者，子塞也。子塞文儗蘇、韓，詩追二李，詞壓秦、黃。然其爲人則以道氣自持。鄉里小兒，有目之爲迂生爲腐儒者，而不知其深情一往高微窅渺之致。問諸當世之男子而不得，則以問之婦人女子；問諸當世之婦人女子而不得，則以問之天荒地老古今上下之人，而庶幾或有得焉。觀此記者，亦可以想其性情之至矣。昔時子塞有《古今名劇選》及「桃花」諸曲行於世。一老先生見而呵之，以爲不正之書。又一老先生以爲詩曲等也，夫子刪詩，不廢鄭、衛，況子塞所著所選又皆以情而出於正者乎？此言是矣。予猶以爲未盡也。今有人焉，聚徒講學，莊言正論，禁民爲非，人無不笑且詆也。伶人獻俳，喜歎悲啼，使人之性情頓易，善者無不勸而不善者無不怒，是百道學先生之訓世，不若一伶人之力也。且若前此講學解理義者，不免行鳥獸之行，而申、嬌兩人能於兒女婉孌中立節義之標範，其過之不甚遠也哉！則子塞此辭所以言乎其性情之至也，而亦猶之乎體明天子廣勵教化之意而行之者也。若其鑄辭冶句，超凡入聖，而韻叶宮商，語含金石，較湯若士欲拗折天下人嗓子者又進一格，則猶以其詞言之耳，非子塞作此記之旨也。

《遠山堂劇品・雅品》 《死裏逃生》（南北四折）：子若作南曲，尚能鬆秀如此，橫行詞壇，當無敵手。閣黎面孔，已被此劇剝盡，是文之以怒罵當嘻笑者。

又 《殘唐再創》（即《英雄成敗》）：爲落第士子吐氣，篇中俱是憤語。作手輕倩，元人之韻，呼集筆端。

又 《眼兒媚》（北四折）：陳教授多情至此哉，可爲《牡丹亭》之陳教授解嘲矣。詞如鳥語花笑，韻致娟然。

又《逸品》 《花前一笑》（北五折）：唐子畏以傭書得沈素香，此正是才人無聊之極，故作有情癡。然非子若傳之，已與吳宮花草同烟銷矣。此劇結胎於《西廂》，得氣於《牡丹亭》，故觸目俱是俊語。

又 《桃花人面》（北五折）：作情語者，非寫得字字是血痕，終未極情之至。子塞具如許才，而於崔護一事，悠然獨往，吾知其所鍾者深矣。今而後，每嘆爲信然。今又得子塞《鴛鴦塚記》讀之，而知古今具有性情之至者，嬌與申生也；

傳記

康熙《會稽縣志》卷一九　順治六年貢生，稱堯弟，有《史法》諸書及傳奇數種。

乾隆《松陽縣志》卷七、光緒《松陽縣志》卷七　孟稱舜，字子塞，會稽人，訓導。品方正孤介，不肯與俗伍，不肯以私阿，力以勵風俗、興教化爲己任。朔望升堂講道，闡明濂閩心學，課士嚴整，毋敢或譁。學富才敏，昕夕誦讀不絕，寒暑著述無休。適學宮頹廢，謀如家事，汲汲不休，廟廡俎豆有未備者，皆繕補之，尊經閣籍其落成，其有功聖門蓋不少云。

紀事

《桃花人面》　本事與《警世通言》卷三〇入話同。

《花前一笑》　本事同《警世通言》卷二六。

《二胥記》　本事出《史記》卷六六《伍子胥列傳第六》。

《嬌紅記》　元宋梅洞《嬌紅記》。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史評類存目二・孟叔子史發》　無卷數。明孟稱舜撰。【略】是書凡爲史論四十篇，其文皆曲折明皙，有蘇洵、蘇軾遺意，非明人以時文之筆論史者。惟其以屢舉不第，發憤著書，不免失之偏駁。

《重訂曲海總目》　孟稱舜（字子若）《桃花人面》、《英雄成敗》、《死裏逃生》、《紅顏年少》、《眼兒媚》、《花舫緣》（一刻作明卓珂月所著）。

《曲目新編・明人雜劇》　《桃花人面》、《英雄成敗》、《死裏逃生》、《花舫緣》、《紅顏年少》，右五種孟稱舜作。

《曲海總目提要》卷八　《桃花人面》雜劇，明孟稱舜作。孟稱舜，字子若，一字子塞，又作子適，浙江會稽人，所作雜劇有《桃花人面》、《英雄成敗》、《死裏逃生》、《眼兒媚》、《花前一笑》等存，《紅顏年少》佚。傳奇有《二胥記》、《赤伏符》、《嬌紅記》、《貞文記》等。按《唐人小說》：博陵崔護，資質甚美，舉進士第。清明日，獨遊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宮，而花木叢萃，寂若無人。【略】作者前後情節，都無改易，唯女郎本未傳姓字，今撰葉蓁兒以實之。似亦借桃夭之意，相爲映帶云。

《桃花人面》　《明代雜劇全目・桃花人面》：（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桃花人面》：（存目）。

《伽藍救》　《曲海總目提要拾遺》：《伽藍救》，明萬曆間山陰孟稱舜編。述浙東楊宗元字子虛，其父曾居臺鼎，以恩蔭官刑部郎中，與西山寺僧了緣結方外之交，因案牘煩冗，眼疾頓發，乞假到山靜養。了緣與其徒繼緣等誘民家孀婦李六娘及閨女張大姐藏密室中。宗元病稍痊，閒步入內，忽見二婦，詰知其情，方甚驚駭，而守門沙彌已飛報了緣，率僧衆攔截，不容出寺。宗元激切懇求，僧言騎虎之勢，不可復下，命酒痛飲，閉密室中，與刃帕兩物，首仰窺，見有空隙，遂緣伽藍神像以上，手撥腐椽，攀椽直至屋頂，聞牆外驢聲，乃跳牆而出。山中煤子晨行，宗元忽呼求救，告以官銜，衆煤子令去衣混入隊中同走。僧覺其逸，糾衆追之。未幾相及，問煤子曾見一官獨行否，令其自盡。時夜已深，衆僧引二婦去，惟遣一僧守門。護法伽藍潛運神力，使守僧酣睡，又使鼠穴屋瓦，通光室內，空中傳語，亟須穴屋而逃。宗元叩煤子紿歧其路，令往急追。俾乘驢尋大路而行，乃脫其難。入署乃遣役捕僧，衆僧多遁，惟擒了緣、繼緣，奏聞於朝，以情重立決，即俾宗元監斬，而釋張、李二婦寧家。劇所稱爲死裏逃生者也。浙東楊氏鄞縣楊守陳守陛兄弟，成弘、正德間並至卿貳，以蔭得官，當是其家子弟也。類此事者不少，作者指以爲戒，見僧房不可輕入，而奸僧不可結緣耳。宗元爲伽藍所救，乃是幸脫。《明代雜劇全目・死裏逃生》：（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死裏逃生》：（存目）。

《花前一笑》　《劇說》卷三：山陰孟稱舜，字子若。其《柳枝集》有《花前一笑》雜劇，即唐伯虎遇侍婢事。卓珂月本其事作《花舫緣》，改華爲沈，改秋香爲申慵來。《古夫于亭雜錄》又謂：係江陰吉道人，非伯虎；秋香乃上海

大家，非吳興華學士。《曲海總目提要》卷八：《花舫緣》，一名《花前一笑》，雜劇，明孟稱舜作。唐寅遇華學士婢事，見《涇林雜記》，作者本用此事而其中小有改竄，如華學士則云牀笫本在無錫，而此以爲虎丘，則參用小說所記也。小說亦云華學士婢，而以婢名爲秋香，又與陳元超事相混云。《明代雜劇全目・花前一笑》：（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花前一笑》：（存目）。

《鄭節度殘唐再創》《明代雜劇全目・鄭節度殘唐再創》：（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英雄成敗》：《酹江集》本卷首標曰《鄭節度殘唐再創》：（存目）。

《陳教授泣賦眼兒媚》《明代雜劇全目・陳教授泣賦眼兒媚》：（存目）。

《紅顏年少》《明代雜劇全目・紅顏年少》：（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六《紅顏年少》：（存目）。

《嬌紅記》《明代傳奇全目》卷四《嬌紅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嬌紅記》：（存目）。

《貞文記》《明代傳奇全目》卷四《貞文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貞文記》：（存目）。

《二胥記》《明代傳奇全目》卷四《二胥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二胥記》：（存目）。

《風雲會》《明代傳奇全目》卷四《風雲會》：（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風雲會》：（存目）。

《繡被記》《明代傳奇全目》卷四《繡被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繡被記》：（存目）。

無名氏《封神演義》作者

論述

張无咎《批評北宋三遂新平妖傳叙》　至於《續三國志》、《封神演義》等，如病人囈語，一味胡談。

李雲翔《鍾伯敬評封神演義序》　古今有可信者，經史《綱鑒》之書是也。有不可信者，《齊諧》、《虞初》、《山海》之書是也。若可信若不可信者，諸子、小說、陰陽、方技、術數之書是也。迨至結繩以後，倉頡成書，宇宙人始煥，斯文始鑿。極天蟠地，無竅不開，其中所以爲帝王帥相，人物臧否，如經史百家之書無不假此定其好醜。若所稱二帝曰「放勛」曰「重華」；禹曰「文命敷於四海」；湯曰「顧諟天之明命」；文曰謨、武曰烈；下至曰桀，曰紂，曰幽，曰厲，何在不非史臣親承之下揣摹則效之也？孟夫子尚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況三代以來，所謂曰文，曰武，曰孝，曰莊，曰敬，曰神，曰懿，曰德，種種美詞，不過皆史臣爲之粉過飾非，寫爲一代信史。其中可信不可信明甚。又何怪後儒曰：「三代之下無書。」嗟嗟！自《周禮》以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至周末德衰，不無紊亂。我夫子爲之憲章祖述，刪繁芟僞，不可不謂斯文之幸。孰意秦火一烈，尺籍無遺矣。雖歷漢魏晉於五代以至唐宋，不無除挾書之令求天下之遺書者；有建石室、蘭臺、東觀、仁壽、崇文秘閣，以藏其典籍者；甚至求錄於民間者：可謂盛矣！然而有遭喪亂而焚毀者，有遭遷徙而遺棄者，又有遭運而舟覆於砥柱，航海而盡喪於滄茫：可勝言哉！幸而天啓文明，我國家景運洪開，於斯文獨盛，眞駕軼千古，而內府民間可曰汗牛充棟矣。俗有姜子牙斬將封神之說，從未有繕本，不過傳聞於說詞者之口，可謂之信史哉？余友舒冲甫自楚中重資購有鍾伯敬先生批閱《封神》一冊，尚未竟其業，乃托余終其事。余不愧續貂，刪其荒謬，去其鄙俚，而於每回之後或正詞，或反說，或以嘲謔之語以寫其

忠貞俠烈之品，奸邪頑鈍之態，於世道人心不無喚醒耳。語云：「生爲大(上)柱國，死作閻羅王。」自古及今，何代無之？而至斬將封神之事，目之爲迂誕耶？書成，其可信不可信，又在閱者作如何觀，余何言哉？邗江李雲翔爲霖甫撰。

周之標《封神演義序》 古多陰謀，道家所忌。子牙陰謀之祖也。其佐武王，純用殺伐。糾糾乎，桓桓乎，豈不自懼哉！蓋當年本以兵事開國，厥用在金，運數所至，不得已鷹揚鼓厲，玄鳥之祚忽諸而既也。田和爲諸侯，姜氏之族，遂如僵禽，甚矣，天道惡陰謀也。乃後世談兵者，率祖子牙，子牙八十老翁，釣於磻溪，其胸中出奇運變，從何搜得？一竿自隱，萬樂同驅，周家八百年之祚，早於其掌中定之。夫寧無所得而能然歟？聞之先輩，子牙得力，全在五行生克之數。此生彼克，互生互克，其奇變無窮，不可識識。以蠡管之見，從此中探討，什不得六七也。蓋五行各有其事，而以土爲君，木爲觀，職在終孝。土居中央，而萬物以生。得其性，而文教揆，武衛奮，此盛王之治也。不得其性，而各以變鳴。陰或乘陽，陽或變陰。水侵木而木冰，木不直矣。火犯金而金飛，火不炎矣。金不從革而火亦燥。水不潤下而土而宅中。不得其中，何以立萬事？而水火金木亦安從運也？紂將滅，妲己寵後宮。或以爲坤先乎乾。水火交戰，而子牙以金應之。在夷、齊以爲生亂，在周、召則以爲止亂也。六韜九略，各有五行，生生克克，奇變存乎中，而莫之或動，何也？陰謀主藏，善藏則善。用糾糾桓桓之士，仍具保靜之氣。如山如谷，敵人登城瞷之，卒不可得。謀誠陰矣哉，是故天道惡之。後此者，有孫吳爲之胤子。婦人行兵，闔廬偶然生此怪想，卒借孫子以破強楚，威齊晉。所獲與愛姬孰多？孫臏學武子兵法，形格勢禁，因勢利導，刑徒之功名，震熠寰宇。能衛國不能衛身。天刑者其智全，人刑者其術深也。涓自以能不及臏，刖其兩足，謂終於刖徒已耳。孰意齊輜車中，竟有解亂救鬥之人乎！此又涓之陰謀反殺其身，以殺太子申者。《易》所云：「長子帥師，凶也。」乾不昇，離不繼，以自貽伊戚也。《封神》一帙，張大其武功，而揆厥禍始，亡商者，乃在妲己一婦人。嗟乎！一婦人豈能亡商哉？以陰兆陰，以陰報陰，亡商者子牙也，興周者妲己也。吾故曰子牙陰謀之祖也。長洲周之標君建甫題於一綫天小蘭若。

褚人穫《封神演義序》 孟子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何爲乎避紂哉？避紂之暴虐無道也。聞文王善養老，二老俱歸周。文王之遇太公，載以後車，尊以賓師。文王薨，武王事之亦然。太公與周公經理天下，周公以文，太公以武。商紂荒淫日甚，寵妲己亡國之妖，設炮烙以殺諫諍之士，開酒池、肉林以糜費物力，斂巨橋之粟，聚鹿臺之財，民不聊生，死亡略盡。太公由是佐武王伐紂，救民於水火之中。紂兵七十二萬，非不衆且強也。太公鷹揚燮伐，前徒倒戈，商紂自焚，斬妲己於旗下，其飛廉、惡來之屬，又與周公驅而誅之；太公之勳豈不赫奕矣乎！武王既定天下，分封一千八百國，首封太公於齊，周公於魯，析圭儋爵，位居五等之上。其伐紂也，爲堂堂正正之師，何嘗有陰謀詭秘之說，如《封神演義》一書所云者。且「怪、力、亂、神」四者，皆夫子所不語，而書中所載，如哪吒、雷震之流，其人既異；土行、楊戩七十二變之幻，其事更奇。怪誕不經，似當斥於仲尼之門者。或曰：「太公導武王伐紂，是以下殺上也。伯夷叩馬，直曰弒君。當時紂惡雖稔，周德雖著，而守關扼塞之臣，懷才挾術之士，群起而與太公抗。此見湯之明德尚未泯於人心，使商紂苟能痛革前非，勤修政事，況又有比干、聞仲諸賢以佐之，吾未見姜尚之必捷也。子何以右之若是？」余應之曰：「伯夷叩馬之時，左右欲兵之，太公扶而去之曰：『義士也。』伯夷之志，欲全萬世君臣之義；太公之志，欲誅一代殘賊之夫：志不同而道同也。且周公之治魯也，尊賢而親親；太公之治齊也，尊賢而尚功：治不同而道同也。太公之本末，彰彰如是。此書直與《水滸》、《西游》、《平妖》、《逸史》一般詭異，但覺新奇可喜，怪變不窮，以之消長夏、祛睡魔而已。又何必究其事之有無哉？又何必論其文之優劣哉？」康熙乙亥午月望後十日，長洲褚人穫學稼題於四雪草堂。

俞景《封神詮解序》 《封神》一書，傳是釋氏作。道家因邱祖西游雪山作《西游》，假佛教闡發丹經，以貽釋氏；釋氏亦假道教作《封神》還答邱祖。彼此機鋒暗對，心照不宣。然《西游》世知道家手筆，而《封神》名氏泯滅無聞。《西游》有悟一子詮解，而《封神》六百年來璞質渾然天地間，亦一缺陷事。予

究心玄教多年，如墮五里霧中。嘉慶甲丑游京師，晤龐睿谷，蒙彼指示《天僊正理》、《僊佛合宗》等書，始得斯道端倪。然金丹大道最秘者火候，《天僊正理》諸凡和盤托出，獨於火候，不敢違天禁例。集歷代僊□□□半語，彙集成篇，名曰《火經》，要人摭拾自悟，亦復傳而不傳。□□夏，蒙授以《火經》，印證《天僊正理》，一一符合。此眞莫大之恩也。予雖無室家之累，而親柩未葬，未便作出世想。庚午教讀□□，舘政之餘，假友人《封神傳》作消夏計，細閱之，神道設教之言，皆寓發金丹大道之旨，與《西游》實相表裏，其築基煉已，周天火候，採藥過關，服食養胎，移神遷鼎，煉神還虛，又與《天僊正理》一一符合。其寓意立局，有勝《西游》之處者，眞僊筆也。予既蒙天地賦以此身，又得親炙歷代僊師之書，況復年力未衰，曷敢偷惰。以予之所得印證於《西游》，士大夫不屑寓目。然《夷堅志》載程法師能持那吒火球咒，則那吒處詮解之，使作者六百年後得一知音，未必不點首虛空者也。然古本難得，坊刻者字多舛訛，其掛一漏十之處，尚望同志指示，幸甚。爰贅數言以爲序。

嘉慶乙亥除夕，仁和俞景序於京都如舟書屋。

鄒存淦《刪補封神演義詮解序》 演義不知起於何時，今所傳施耐庵《水滸傳》、羅貫中《三國志》似最古，蓋施、羅皆元人耳。自此以後，《列國志》、《西游記》、《三國》雖約略正史，疑以傳疑，每多杜撰。不知者據爲典故，誣古人而誤後學，流弊實不可勝言。至《金瓶梅》、《水滸傳》之誨盜誨淫，更不足論矣。《西游記》之取經西竺，當時實有其事。所不可知者，行者等耳。悟一子《眞詮》出，而人始恍然悟爲證道之什，然尚未能知《封神傳》之亦含玄理也。咸豐丙辰，客杭，寓陳君耀奎溶照家，偶得俞湖隱景《封神詮解》草稿，勾勒涂抹，幾難入目。時日長無事，因約略其句讀，輯錄一過，編爲十卷。是亦證道之一種。悟一子視之，定當把臂入林矣。今人心不古，江河日下，讀正史者，每不終卷；得小說讀之，則津津有味。豆棚瓜架之間，拍手縱談，自以爲博識者有之，然終不免爲通人所笑。何不以此爲談柄，庶不致厚誣古人，而轉知服食養胎之秘訣，其所得不已多乎！越三十許年，重理舊作，爲叙言於卷首。時光緒十年甲申大寒節，海寧三百三十有六甲子老人鄒存淦儷笙氏識於白蓮花寺前之勤藝堂。

《嘯亭續錄》卷五《封神演義》 鍾伯敬《封神演義》，荒誕幻渺，不可窮詰。然皆闡指明事，以神宗爲紂，鄭貴妃爲妲己，光宗常洛爲殷洪王，恭妃爲姜后。張維賢爲聞仲者，以其行居次也。朱希忠爲黃飛虎者，姓皆色也。西岐者，闇指播州楊應龍。以孫丕揚爲楊任，因其家居關西，而無甚知識，以手下爲耳目也。以朱廖爲尤渾，以其尤劣於四明也。三教道師闇指齊、浙、楚三黨，托塔天王暗指李三才也，鄧九公者，鄧芝龍也，申公豹者，申時行門下客也。至以鄒元標等江右人爲梅山七怪，尤爲誣善。夫食毛踐土之士，而謗毀其君爲辛紂，居然筆之於書，其人可誅，其板可斧矣！而尚流傳世間，亦可憐。

俞樾《封神詮解序》 邱長春《西游記》乃記西域地理者，故錢竹汀《補元史藝文志》入之地理類。世俗所傳《西游記衍義》非邱作也。乃有悟一子者，不知何人，爲作《西游眞詮》，而此書居然談道之書矣。《封神傳》荒誕不經，更甚於《西游》，士大夫不屑寓目。然《夷堅志》載程法師能持那吒火球咒，則那吒風火輪事，亦必有本。陶宏景眞語《眞誥》載《建冢埋圓石》文，云五方諸神趙公明等，余考之《左傳疏》，知即晉侯所夢大厲也，則趙公明亦實有其人。作此書者，殆亦博覽古書者歟？仁和有俞君者，名景，自號湖隱。倣悟一子評《西游記》之例，作《封神傳詮解》，其設想之奇，會意之巧，與悟一子異曲同工，而此書亦居然談道之書矣。夫道無所不在也。莊子不云乎？道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夫至屎溺猶可以見道，況此洋洋數十萬言之文字乎？推而言之，《西廂記》「臨去秋波」一語，可以悟禪；「上大人，孔乙己」，童子習書做本也，而白雲禪師以舉示郭功甫；「雲淡風輕近午天」，兒童所讀《千家詩》首篇也，而張界軒謂此詩備陰陽四時之氣。然則吾人苟於道有得，隨所見而皆有合焉，豈必《參同契》、《陰符經》而後可以談甲邊庚內之功，見虎存龍想之妙哉？俞君與余同姓，同爲浙人，而余不之知。鄒儷笙先生得此書於蟫蠹朽之中，而涂乙幾不可辨識，乃以數年之功，董而理之，手自繕寫，遂成定本。其哲嗣景叔大令，余門下士也，出以示余，余讀一過而歸之景叔，俾珍藏焉。方今卮言日出，東西洋新小說風行一時，而頗多離經背道之言，固不如讀先生此書，使人悠然而有會矣。德清俞樾。

《曲海總目提要》卷三九《順天時》 但封神事屬荒唐。而商周臣宰，內中半實半虛，大略扭合妝點，以伐紂爲題目，蔓引釋老，以封神作演義耳。商臣無鄧九公之名，《封神傳》：子牙卽九良星，鄧九公青龍星，鄧嬋玉六合星，土行孫土府星，黃天化卽炳靈公，俱屬子虛。元始天尊門人曰闡教，通

天教主門人曰截教，申公豹本闡教，因與姜子牙交惡，故徧糾截教以害子牙，且每誘闡教弟子往投截教云。

《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八篇《明之神魔小說(下)》（存目）

紀事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封神傳》　《封神演義》一書，可謂誕且妄矣，然亦有所本。《舊唐書・禮樂志》引《六韜》云：「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案五車二馬，乃四海之神祝融、句芒、顓頊、蓐收、河伯、風伯、雨師也。又《史記・封禪書》：「八神將太公以來作之。」則俗傳不盡誣矣。今凡人家門戶上，多貼「姜太公在此，諸神迴避」，亦由此也。

《茶香室續鈔》卷一九《趙公明》　梁陶弘景《眞誥・協昌期》篇載《建吉冢埋圓石文》云：「天帝告土下冢中直氣、五方諸神趙公明等：某國公位甲乙，年如干歲，生值淸眞之氣，死歸神宮，翳身冥鄉，潛寧沖虛，辟斥諸禁忌，不得妄爲害氣。」按趙公明不知何神，乃司土下冢中事邪？余於《兪樓雜纂》卷四〇引《太平廣記》所載云云，以爲趙公明之名，流傳有自，今乃知《眞誥》已有之矣。

又《東嶽神姓》　國朝施可齋《閩雜記》云：省城東嶽廟神，每年三月出巡城內外各一日，頭踏上書「東嶽泰山靑府天齊上帝歲」。歲，蓋神姓也。《五嶽眞形圖》，東嶽姓歲名崇，當由與「歲」字相近而誤。按閩人猶知東嶽姓歲，故誤爲「歲」字。若吾鄉則但執《封神演義》之說，且謂東嶽姓黃矣。

《浪跡續談》卷六《封神傳》　余於劇筵，頗喜演《封神傳》，謂尙是三代故事也。憶吾鄉林樾亭先生，嘗與余談《封神傳》一書，是前明一名宿所撰，意欲與《西遊記》、《水滸傳》鼎立而三，因偶讀《尙書武成篇》「惟爾有神，尙克相予」語，演成此傳，其封神事，則隱據《六韜》、（《舊唐書禮儀志》引。）《陰謀》、（《太平御覽》引。）《史記封禪書》、《唐書禮儀志》各書鋪張俶詭，非盡無本也。我少時嘗欲倣此書，演成黃帝戰蚩尤事，而以九天元女兵法經緯其間，繼欲演伯禹治水事，而以《山海經》所紀助其波瀾，又欲演周穆王八駿巡行事，而以《穆天子傳》所書作爲質幹，再各博採古書以附益之，亦可爲小說大觀，惜老而無及矣。

又卷七《風調雨順》　《唐書・禮儀志》：「武王伐紂，五方神來受事，各以其職命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王業《在閣新知錄》：「凡寺門金剛，各執一物，俗謂風調雨順。執劍者風也，執琵琶者調也，執傘者雨也，執蛇者順也。獨順字思之不得其解。」楊升庵《藝林伐山》云：「所執非蛇，乃蜃也。蜃形似蛇而大，字音如順。」然則《封神傳》之四大金剛，非無本矣。

俞樾《小浮梅閑話》　又論武王伐紂，壹戎衣天下大定。而世俗有《封神傳》一書，費如許戰爭，一切僊佛，皆來助戰。究竟何所本？余曰：東晉人僞作《武成篇》有云：「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便有此意。《周書・克殷篇》：「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魔」與「人」分別言之，不知所謂「魔」者何謂也？使易《封神傳》爲《馘魔傳》，不亦有典有則乎？至太公封神之說，相傳甚古。《史記・封禪書》：「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此卽太公封神之說所自來。《太公金匱》云：「武王伐紂，都洛邑，明年陰寒，雨雪十餘日。甲子平旦，五丈夫乘馬車，從兩騎，止王門外。尙父曰：『四海之神，與河伯、風伯、雨師耳。』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五神皆驚。武王曰：『天陰，乃遠來，何以教之？』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云云。此亦可附會爲太公封神之一證也。《漢書・藝文志》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是太公之書甚多，其間奇怪之事，當必不少。《封神傳》所稱太公射死趙公明事，考《太公金匱》云：「武王伐紂，丁侯不朝，尙父乃畫丁侯於策，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問卜者，占云：『崇在周。』丁侯恐懼，乃遣使者詣武王，請舉國爲臣虜。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己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丁侯病愈，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趙公明事，卽本此敷衍也。它如元始天尊，爲道教之祖，見《隋書・經籍志》；廣成子爲古僊人，見《莊子・在宥篇》；赤松子見《史記・留侯世家》；赤精子見《漢書・李尋傳》；九天玄女見《黃帝本紀正義》引《龍魚河圖》。《舊唐書・經籍志・兵書》有《黃帝問玄女法》三卷，云玄

女撰。《元史·輿服志》有東、南、西、北天王旗，並繪神人，右手執戟，左手奉塔。然則托塔天王亦有本也。哪吒事疑亦出於佛經，按《夷堅志·程法師》條云：「值黑物如鐘，從林間直出，知爲石精，遂持哪吒火球救，俄而見火球自身出，與黑塊相擊。」然則哪吒風火輪，亦必有本。妲己見《尚書·牧誓枚傳》、《史記·殷本紀》，固經史明文也。《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韋注曰：「有蘇，己姓之國；妲己，其女也。」《史記》索隱亦云：「妲，字；己，姓也。」是妲己姓己。而袁子才小說，乃妄云：「妲，婦官之號；己者，以十干爲次第。」眞無稽之言矣。《晉語》云：「黃帝之子青陽與夷鼓，同爲己姓。」然則妲己固實貴族之女矣。《代醉篇》引《古今事物考》謂：「商妲己，狐精也；或曰：雉精，猶未變足，以帛裹之，宮中效矣。」委巷之談，卽今演義家所本。考《竹書紀年》云：「帝辛九祀，伐有蘇，獲妲己以歸。」《通鑑前編》則在八祀。《初學記》引《帝王世紀》曰：「紂二年，納妲己。」未知其究在何年。至其死也，《藝文類聚》及《御覽》等書，引《帝王世紀》曰：「周公爲司徒，賜以黃鉞斬紂頭，懸於大白之旗；召公爲司空，又使以玄鉞斬妲己頭，懸於小白旗。」是殺妲己者，召公也。《古今注》云：「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爲戒；太公以玄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則殺妲己者，又太公也。《周書·克殷篇》云：「乃適二女之所，既縊，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孔晁注云：「二女妲己及嬖妾。」《史記》亦云：「已而至紂之二女，二女皆經自殺。」則妲己之外，尚有一人也。《帝王世紀》云：「紂自燔於宣室而死，二嬖妾與妲己亦自殺。」則妲己之外，更有二人也。此固不可考。《演義》謂「妲己有同類姊妹三人」，適與故事有合。又論伯邑考事，余曰：《史記·管蔡世家》但云：「伯邑考既已前卒矣。」不言其所以卒。而《殷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云：「紂既囚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爲紂御。紂烹以爲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是伯邑考見烹於紂，其事乃眞有之，非小說妄言也。然伯邑考事，亦自有異同。蓋《史記》謂之前卒，固先武王而死者，乃《禮記·檀弓篇》：「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鄭注曰：「權也。」《正義》曰：「文王在殷之世，殷禮，自得舍伯邑考而立武王。而言『權』者：殷禮，若適子死，得立弟。今伯邑考見在，而立武王，故云『權』也。」據此，又似文王之崩，伯邑考未死也。又論小說中多言驪山老母，實有其人，非烏有也。《史記·秦王本紀》：「申侯言於孝王曰：『昔我先驪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按上文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生大業，大業生大費，大費生二子：曰大廉，曰若木。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中衍之後，遂世有功，其玄孫曰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以是言之，戎胥軒爲中潏之父，則中衍之曾孫也。酈山女者，申國之女，故申侯曰：「我先酈山女。」申國姜姓，則此女姜氏也。謂之酈山女者，申國之君，娶於酈山，而生此女，故以母名女，謂之酈山女，亦猶《左傳》顏懿姬、鬷聲姬之例也。其後自蜚廉至造父五世，周穆王封之於趙城，春秋時趙氏其後也。自惡來至非子六世，周孝王封之秦，至始皇而遂有天下。酈山女之遺澤長矣。《漢書·律曆志》載張壽王言：「酈山女亦爲天子，在殷、周間。」考酈山女爲戎胥軒妻，正當商、周之間，意其爲人，必有非常才藝，爲諸侯所推服，故後世有傳聞爲天子之事。而唐、宋以後，遂以爲女仙，尊曰「老母」。《神仙感遇傳》載：「唐少室書生李筌，常游嵩山，得黃帝《陰符經》，遇驪山老母，指授秘要。」宋鄭所南有《驪山老母磨鐵杵欲作繡鍼圖詩》。小說所稱，非無自矣。又論太上老君，余曰太上老君有二說：《舊唐書·經籍志·丙部》有太上老君《玄元皇帝聖經》十卷，唐尊老子爲玄元皇帝，則太上老君卽老子也。《隋書·經籍志》曰：「有玄始天尊，生於太玄之先，稟自然之氣，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秘道，謂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億萬載。所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眞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授。」據此，則太上老君又非卽老子矣。

著録

阿英《小說枝談》 俗傳王弇州作《金瓶梅》，爲朝廷所知，令進呈御覽。弇州懼，一夜而成《封神演義》，以此代彼，因之頭白。此與云王實甫撰《西廂》，至「碧云天，黃花地」一曲，思竭而死，同一無稽。然《封神》一書，實類倉卒而就者。（缺名筆記）

《曲海總目提要》卷三九《順天時》《封神傳》係元時道士陸長庚（陸長庚，名西星，明代人。此云元時，誤。）所作，未知的否？觀傳內燃燈、慈航、接引、準提皆稱道人，文殊、普賢、懼留孫皆稱元始弟子，其崇尚道家，疑必道家之作。

《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八篇《明之神魔小說（下）》《封神傳》：（存目）。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四《明清部三》《新刻鍾伯敬先生批評封神演義》二十卷一百回（內閣文庫），明刊本。據封面識語則刻者爲金閶書坊舒冲甫。第二卷第一葉又署「金閶載陽舒文淵梓行」，或爲一人，或是一家，今難詳考。按泰昌庚申（四十七年）武林藏珠館刊本《唐傳演義》，封面署「舒載陽梓」，與此《封神演義》第二卷所題正同。則此亦萬曆末年所刊，或竟在昌、啓時，亦未可知。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字扁體，而端好悅目，開板亦闊。圖五十葉百面，尤精采如繪，寫刻俱出名手無疑。首李雲翔爲霖序。每回後，均有評語，一評之後，復有又評，似非出一人手，而語意筆墨，實亦無差別。按此書國內甚流行，然明刻舊本絕不可見。余所見明末清初刊之周之標序本及通行之四雪草堂訂正本，文字評語，實亦與此明本全同，毫無改易。唯刪原序及撰人名，致爲憾事。此本則序題儼然，書亦精好如是，自爲驚人秘笈。而觀封面所記書值乃爲紋銀二兩，尤致慨於明季至今相去不過三百餘年間，而得書難易之懸絕有如斯也。此書作者久晦，後世傳說，致多讕言。今睹此本，乃稍知其端緒。卷首李雲翔序云：「舒冲甫自楚中重資購有鍾伯敬先生批閱《封神》一冊，尚未竟其業，乃屬余終其事。余不愧續貂，刪其荒謬，去其鄙俚。而於每回之後，或正詞，或反說，或以嘲謔之語，以寫其忠貞俠烈之心，奸邪頑鈍之態。於世道人心，不無喚醒耳。」所謂鍾惺曾評者，自是依託。必云購自楚中，則以惺爲景陵人耳。似作者卽雲翔。然第二卷第一葉又題「鍾山逸叟許仲琳編輯」，所題如此，其人名決非僞撰。然他卷均無此題，不知何故？觀封面識語，謂「書久係傳說，苦無善本，事半荒唐。茲集乃某先生（名字削去）考訂批評家藏秘冊」云云，李雲翔序，亦謂俗有姜子牙斬將封神之說，從未有繕本，不過傳聞於說詞者之口。冲甫由楚中購得評本，而已爲刪定評論之。按：元有《武王伐紂書》三卷，卽演此事，乃云無繕本，豈其書在明時久已不存，秘本鍾評之說，或亦誇張。且語言恍惚，無從徵其事實。或編書時曾以舊本作底本稍潤色之，亦未可知。觀書中所演，實亦與元

鄭仲夔

《耳新自序》　國朝王元美，良史才也，而恨不居史職。以今讀《史料》一書，旣贍且核，一代之文獻在焉，埒於司馬子長、班孟堅，居然季孟之間

哉！范蔚宗遠不逮。已而顧以身非史職，退然自遜於稗官之列。夫元美之史而云料也，誰爲正史者哉！乃說者謂孟堅《漢書》多取之劉子駿《雜記》。蓋子駿博綜西漢典故，遐收精摭，儲其寶以有待，則子駿作之勞，而孟堅享之逸也。余少賤耽奇，南北東西之所經，同人法侶之所述，與夫星軺使者、商販老成之錯陳，非一耳涉之而成新，殊不忍其流遁而湮沒也，隨聞而隨筆之。書成，行世且久，而茲取詳加訂焉，以是爲可以質今而準後也。庶幾竊比於子駿之義，以待夫他日之爲孟堅、元美者，豈曰小說云乎哉！鄧泰素凡兩爲余序，而未明作者之旨，故漫自志其緣起，以告夫世之有耳者。崇禎甲戌秋日，信州鄭仲夔冑師父題。

《鄭堂讀書記》卷六六 《耳新》八卷，明鄭仲夔撰。仲夔字冑師，號龍如，信州人。《四庫全書》存目。是書成於崇禎甲戌，前有自序稱「余少賤耽奇，南北東西之所經，同人法侶之所述，與夫星軺使者，商販老成，錯陳非一。耳涉之而成新，殊不忍其流遁而湮沒也，隨聞而隨筆之。」今觀其書，自《令德》以迄《人瑞》，凡分三十四門，僅一百八十九則。分門殊嫌冗碎，所記皆當時瑣聞雜事，而涉於仙佛鬼神者居多，蓋亦《齊諧》志怪之流，無關學問耳。

金忠淳《耳新跋》 按《耳新》八卷，分類三十有四，陳言務去，入耳皆新，其命名亦卓爾不群矣。夫書之以耳名者，如王同軌《耳談》、李中馥《原李耳載》，咸推說部上乘，人知珍秘，獨茲編流傳未廣，惟《日下舊聞》續採書目中，曾一見之，庸耳未之聞也。余亟以授梓，俾人人快睹其新，勿至褻如充耳云。甌山金忠淳識。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存目二・耳新》 十卷。明鄭仲夔撰。仲夔有《蘭畹居清言》，已著錄。是書雜記瑣事，多及仙鬼因果，亦《輟耕錄》之流亞。中記魏忠賢事，蓋明末人也。

又《小說家類存目・蘭畹居清言》 十卷。明鄭仲夔撰。【略】其書採錄僻事雋語，自漢、魏以迄嘉、隆，分門別類，一如劉義慶《世說》之例。其已見劉孝標註及王世貞所補者，（案：《世說新語》補本何良俊《語林》之文，坊本託名於王世貞，此從原序之文，謹附識於此。）則不複載。又以一人編中錯見，名字、爵謚不一其稱者，別爲釋名，以附於前。亦仿汪藻校定《世說》之例。

《中國小說史略》第七篇〈世說新語〉及其前後》 至於《世說》一流，倣者甚衆，【略】鄭仲夔《清言》等；然纂舊聞則別無穎異，述時事則傷於矯揉，

余象斗

明軒主人《四游合傳序》 余肄業家塾，訓授諸生，適友人持一帙示余曰：「此吳元泰、余仰止諸先生所纂《四游記》也，敢乞公一序以傳。」余受而讀之，見書中所載《東游》係八仙事蹟，《西游》係三藏取經，《南游》乃五顯大帝出處，《北游》乃眞武祖師出身。雖其書離奇浩汗，亡慮數十萬言，而大要可以一言蔽之，曰不外一心而已。蓋人之成仙成佛，皆由此心，此心放，則爲妄心，妄心一起，則能作魔，其縱橫變化無所不至。此心收，則爲眞心，其縱橫變化亦無所不至。故學者但患放心之難收，不患正果之難就，此書之諄諄覺世，其大旨寧外是哉！況歷朝以來，屢加封號顯聖靈通，功參造化，直與天地同源，其有裨於世道，足以刊行，是以爲序。

時嘉慶十六年辛未孟冬月，明軒主人題於武學堂。

《五雜俎》卷一五 小說野俚諸書，稗官所不載者，雖極幻妄無當，然亦有至理存焉。【略】華光小說，則皆五行生尅之理，火之熾也，亦上天下地莫之撲滅，而眞武以水制之，始歸正道。

又 小說載華光天王之母，以喜食人入餓鬼獄。經數百年，其子得道，乃拔而出之。甫出獄門，即求人肉。其子泣諫，母怒曰：「不孝之子如此！若無人食，何用救吾出來？」世之爲惡者，往往如此矣。

《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六篇《明之神魔小說（上）》，《上洞八僊傳》亦名《八僊出處東游記傳》（存目）

又《五顯靈官華光天王傳》，即《南游記》（存目）

又《北方眞武玄天上帝出身志傳》，即《北游記》（存目）

又《西游記傳》（存目）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二《明清講史部》 《新刊校正演義全像三國志傳評林》二十卷，存。明萬曆間余象斗刊本。上圖，下文。每冊前有大型繡像一幅。半葉十五行，行二十五字。書缺六卷，存一百六十四則。〔日本早稻田大

學圖書館」題「晉平陽陳壽史傳」，「閩文台余象斗校梓」。

又卷三《明清小說部甲》《（全像類編）皇明諸司公案傳》六卷（封面題《全像續廉明公案傳》）存。明萬曆間三台館刊本。上圖下文。正文半葉十行，行十七字。（日本帝國圖書館）明余象斗撰。題「山人仰止余象斗編述」，「書林文台余氏梓行」。

又卷五《明清小說部一》《五顯靈官大帝華光天王傳》四卷（一名《南遊華光傳》），存。明本未見。道光十年《四遊全傳》本十七則。小蓬萊仙館《四遊合傳》本十八回。明余象斗撰。象斗字里見卷三。題「三台館山人仰止余象斗編」。

又《北方眞武玄天上帝出身志傳》四卷（一名《北遊記玄帝出身傳》）存。明本未見。清道光十年《四遊全傳》本。題「許灣書林中巷大經堂梓」。二十四則，不分回。小蓬萊仙館《四遊合傳》本，二十四回。啓文堂重刊單行本，無圖。明余象斗撰。題「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編」。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六《明清部五》《新刻皇明諸司公案傳》六卷（帝國圖書館），明萬曆間三台館刊本，上圖下文。正文半葉十行，行十七字。題「山人仰止余象斗編述，書林文台余氏梓行」。書分六類：曰人命（一卷）、姦情（二卷）、盜賊（三卷）、詐僞（四卷）、爭占（五卷）、雪冤（六卷）。目錄葉題《全像類編皇明諸司公案》。封面又題《全像續廉明公案傳》，似尚有初集也。

又《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傳》上下二卷（內閣文庫）覆本。不精。有朱筆批「他本有余象斗自序」云云，似他本有象斗序，而此失之。然以勘帝國圖書館藏余象斗編之《皇明諸司公案傳》，其分類亦不盡同。上卷第一葉題「建邑書林鄭（墨筆補此字）氏萃英堂刊」，然係剜改。姦情類中「海給事辨詐稱奸」條，目云海姓，而文中爲鄒元標，與目不相應，則於原書又有所削改矣。書上圖下文，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分十六類：曰人命，姦情，盜賊（上卷），爭占，騙害，威逼，拐帶，墳山，婚姻，債負，戶役，鬥毆，繼立，脫罪，執照，旌表（下卷）。所載各事，往往與《海公案》、《龍圖公案》同。《滕大尹鬼斷家私》事，見於此書下卷爭占類第三條。

周游

王鑿《開闢衍繹敘》《開闢衍繹》者，古未有是書。今刻行之以公宇內。名之開闢者何？譬喻云爾。如盤古氏者，首開闢也；天、地、人三皇，次開闢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又開闢也；夏禹繼五帝而王，又一開闢也；商湯放桀滅夏，又一開闢也。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克紂伐罪弔民，則有《列國志》，是又一開闢也。又有《三國志》、《兩晉傳》、《南北史》。隋楊堅混一南北，唐太宗平隋之亂，則有《隋唐傳》，是又一開闢也。其間又有《水滸傳》、《岳王傳》。我太祖一統華夏，則有《英烈傳》，是又一大開闢也。自古天生聖君，歷代帝王創業，而有一代開闢之君，必有一代開闢之臣。如伏羲之有蒼頡，黃帝之有風后，堯有舜佐，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禹、棄、契、皋陶、伯益，又有八元八愷，禹有治水之功而興夏，湯得伊尹以祚商，武丁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望，漢有三傑，蜀有孔明，晉有王、謝，唐有房、杜，宋有韓、范是也。至於篡逆亂臣賊子，忠貞賢明節孝，悉采載之傳中，今人得而觀之，豈無爽心而有浩然之氣者？誠美矣，然未有開天闢地，三皇五帝，夏、商、周諸代事蹟，因民附相訛傳，寥寥無實，惟看鑒士子，亦祗識其大略。更有不干正事者，未入鑒中，失錄甚多。今搜輯各書，若各傳式，按鑒參演，補入遺闕。但上古尚未有文法，故皆老成樸實言語。自盤古氏分天地起，至武王伐紂止，將天象日月、山川草木禽獸，及民用器物、婚配、飲食、藥石、禮法、聖主賢臣、孝子節婦，一一載得明白，知有出處，而識開闢至今有所考，使民不至於互相訛傳矣，故名曰《開闢衍繹》云。崇禎歲在旃蒙大淵獻春王正月人日，靖竹居士王鑿子承父書於柳浪軒。

俞樾《小浮梅閑話》嘗論天地開闢事，云有演義一書，書中詳言布置日月星辰事，鄙俚可笑。余曰：此本之佛經也。按《大集經》，殊致羅婆菩薩告諸龍言：「賢劫初，有一天子，名大三摩多，其夫人與驢交而生人，委棄廁中，有羅剎婦收養之，及至長成，身體端正，福德莊嚴，唯唇是驢，故號爲

佉盧蝨吒大仙，漢言驢唇也。驢唇仙人學於聖法，經六萬年，翹於一腳，日夜不下。天見大仙受如是苦，時諸梵衆及帝釋天，並餘上方欲色界等和合，悉來禮拜，問大仙聖人，欲求何等？驢唇言：『我念宿命過去劫時，見虛空中有諸列宿日月五星，晝夜運行，此賢劫初無如是事。汝等憐我，願說日月星辰法用，置立安施，如我所願。』諸天皆悉歡喜，於是二十八宿及日月大小星宿，皆次第安置。」據此則日月星辰，乃驢唇仙人爲之也。演義家敷衍此事，泰西人又屬之天主。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二《(**新刊按鑑編纂**)**開闢衍繹通俗志傳**》六卷八十回　存。明刊本，附圖，半葉九行，行十八字。麟瑞堂刊本。清道光十年刊本。明周游撰。題「五岳山人周游仰止集」，「靖竹居士王鑾子承繹」。封面題「鍾伯敬先生評」。卷首有崇禎乙亥(八年)王鑾序。所記自盤古氏開天闢地起，至周武王弔民伐罪止。

古吳金木散人

閉戶先生《**鼓掌絕塵題辭**》　方今一人當頭，萬民鼓掌，逆璫傳首，叛煥劃腸。樂哉化日光天，無事聽閑人說鬼；嗒矣北窻南面，有時嚮知己徵歌。歌何所云乎？世事短如春夢，人情薄似秋雲。淡哉斯言！無過嚮此滾滾紅塵中，嘆翻掌之狂緣，笑軒渠之變態耳。好事家因於酒酣耳熱之際，掀我之髯，按君之劍，弄筆墨而譜風流，寫宮商而翻情致。傳觴啜茗之餘，色飛流艷；傾耳醉目之下，魂動異情。無意撩人，有心嘲世。漫說三千粉黛，無過此一片騷酸；休言百二河山，總是他萬般癡蠢。奸內奸而盜內盜，詐內詐而僞內僞兮，臣實於今一中之；酒上酒而色上色，財上財而氣上氣乎，君特未知其趣耳。饞涎餓虎，油額花狐，嚼殘紅骨而呼(吸)盡白脂，癡心漢耽爲極樂國；南糞熏熏，北風潑潑，嗅乾尿袋而咬碎糟囊，知心哥躲在骷髏冢。錢神頂尖似繡花針，直鑽空三十三天；醋瓶口大比洞庭湖，眞浸透九十九地。日曉來，射牖簾通何處潔？雪斜梅整，光搖銀海炫生花；雪暮詩成，凍合玉樓寒起粟。寧知雪魂非另，嫁嚮孤山之疏影橫斜；定交雪友成雙，好伴逋僊之暗香浮動。爭春不已，紅英欺我樹槎牙；閣筆多時，綠萼讓他香撲鼻。雪兒故自可人，雪案且須開卷。是爲《鼓掌》雪集。閉戶先生題。

又《**鼓掌絕塵月集題辭**》　月明似晝，女郎結珮游僊；月滿如圍，俠客攜罇訪友。大地山河微影，共到清虛；九天風露無聲，坐來碧落。顧霓裳曲奏，羽衣翩翩；乃靈藥悔偷，姮娥夜夜。塵心未斷，佇看霧氣濕瑤臺；俗熱如火，艷似花，他愛我，我愛他，不覺汞走而鉛飛；喉似管，眼如箕，爾

又《**鼓掌絕塵雪集題辭**》　雪意催詩，清瘦橋邊驢子；雪情付酒，肥蒸帳底羔兒。林下美人徐來，暗香襲我；山中高士政卧，清氣逼人。顧黨家鑪畔，腹負將軍；而謝氏閨中，絮飛兒女。隨風夜半，到窻紙動數聲清；映日曉來，射牖簾通何處潔？雪斜梅整，光搖銀海炫生花；雪暮詩成，凍合玉樓寒起粟。寧知雪魂非另，嫁嚮孤山之疏影橫斜；定交雪友成雙，好伴逋僊之暗香浮動。爭春不已，紅英欺我樹槎牙；閣筆多時，綠萼讓他香撲鼻。雪兒故自可人，雪案且須開卷。是爲《鼓掌》雪集。閉戶先生題。

緣尙牽，且斂霞蹤臨洛浦。月滿盃中，今人不見古時月；盃空月落，今月曾經照古人。看取月光如水，照年年不了擣素流黃；何期月馭如飛，送人人無數鬢絲眉鎖。春復秋兮，爲問我此生此夜圓還缺也，那管他明月明年。月娥不惜金罇，月夜且終殘帙。是爲《鼓掌》月集。閉戶先生題。

臨海逸叟《鼓掌絕塵叙》 余主人龔君，延選經文詩畫，嗣後房稿行世，因海內共賞選叙，索《鼓掌絕塵》小引一篇。余素沉酣經史，咀嚼賢直，風流蕩宕，靡不愛焉。於花前月下之趣，擯而不錄久矣。歸鞭尙速，馬蹄厥疾，無暇覽焉。主人取將竣之帙於手中，一展卷皆天地間花柳也。花紅柳綠，飄與友康生同往，將棲止爲讀書之所。路遇韓相國船，有歌伎韓玉姿韓蕙姿俱拂牽游，卽老成端重之儒，無不快睹而欣焉。乃知老成端重，其貌尤假；風花雪月，其情最眞也。人心一天地。春夏秋冬，天地之時也則首春，非春不足以宰發育收藏之妙；喜怒哀樂，人心之情則鼎喜，非喜無以胚悲憤歡暢之根。天地和調，則萬物昭蘇；人心悅愷，則四體睟盎。風光艷麗，不獨千古同情，天地人心所不可死之性理也。夫小道可觀，職此故耳。況《秋波傳》、《詩媒記》、《紅梅》、《桃花》，梨園盛傳，幽香噴人，宇內融融，茲帙可媲而美焉者。倘謂淫邪賊正，視爲污蠹之物，桑間濮上，宣尼父何不一筆削去之，其中蓋有說焉。不惟淫欲熾而情態醜，足堤千秋之邪竇，卽合啓野而白髮貞，亦足愧萬古之負心。嗣有穴隙鑽而龍門躍，陽臺爲飛騰之基矣；逾牆從而六翮凌，超越成鵬摶之遙矣。或一念幽情，開箕裘冠冕；片時佳會，結絕代芳聲。捨此一途而不賞者誰？此余草書慕孫娘之舞，遐文欣蘇小之歌也耶？茲吳君纂其篇，開帙則滿幅香浮，掩卷而餘香鈎引，入手不能釋者什九，遂名之《鼓掌絕塵》云。雖然，經目者以之適情則可，以之留情則不可。赤城臨海逸叟題。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二《明清部一》 《鼓掌絕塵》四集（內閣文庫），明刊大字本。每集均題「古吳金木散人編」。其評者題名則各集不同。（風集題永興清心居士評，花集題錢塘百拙生評，雪集題錢塘猗猗主人閱，月集題錢塘百益居士校。）卷首序二。第一序署云「崇禎辛未歲之元旦閉戶先生書於咫園之烹天館」。第二序後署「赤城臨海逸叟」。章二，曰「王宇印章」、曰「斂華氏」。據臨海逸叟序「余主人龔君延選經文詩書，嗣後房稿行世，因海內共賞選叙，索鼓掌絕塵小引一編」。又云「茲吳君纂，其篇開帙則滿幅香浮，掩卷而餘香鈎引，入手不能釋者什九。遂名之曰鼓掌絕塵云」。則刻書者爲書林龔

西湖漁隱主人

西湖漁隱《歡喜冤家叙》 喜談天者放志乎乾坤之表，作小說者游心於風月之鄉。庚辰春王遇閏，瑞雪連朝，慷當以慨，感有餘情，遂起舞而言曰：「世俗俚詞，偏入名賢之目；有懷倩筆，能舒幽怨之心。記載極博，詎是浮聲，竹素游思，豈同捕影。演說二十四回，以紀一年節序，名曰《歡喜冤家》。」有客問曰：「既已歡喜，又稱冤家，何歟？」予笑而應之曰：「人情以一字適合，片語投機，誼成刎頸，盟結金蘭。一日三秋，恨相見之晚；倏時九轉，識愛戀之新。甚至契協情孚，形於寤寐，歡喜無量，復何說哉！一旦情溢意滿，猜忌旋生，和釁頓消，怨氣突起。棄擲前情，釀成積憤，逞凶烈性，遇煽而狂焰如飈；蓄毒虺心，恣意而冤成若霧，使受者不堪而報者更甚。況積憾一發，決若川流洶湧而不能遏也。張陳凶終，蕭先隙末，豈非冤乎！非歡喜不成冤家，非冤家不成歡喜。居今溯昔，大抵皆然。」其間嬉笑怒罵，離合悲歡，莊、列所不備，屈、宋所未傳。使慧者讀之，可資談柄；愚者讀之，可知世情；壯者讀之，可知變態。致趣無窮，足駕唐人雜說；詼諧有竅，不讓晉士清談。使蕙風發響，入松壑而彌清；流水成音，瀉盤石而轉韻。聖人不除鄭衛之風，太史亦採謠咏之奏。公之世人，喚醒大夢。重九日西湖漁隱題於山水鄰。

《堅瓠集》 金文通息齋云：「冤不簇，不成眷屬。」可見六親皆冤家聚會。今俗有《歡喜冤家》小說，始則兩情眷戀，終或至於仇殺，眞所謂「不是冤家不聚頭」也。疾讀一過，可當慾海晨鐘。

《毘梨耶室隨筆》 明說部嘗紀「王有道出妻」事，清初有人譜《廬夜雨傳奇》衍之。同時又有作《合雙歡》者，亦演此事，但改王有道爲宋珍，淑貞爲瑤姬耳。小說載月華詩句云：「拚赴陽臺了宿緣。」本有語病，作者亦知其誤，改曰：「芽屋相逢事偶然。」不知有道出妻，實以前句致疑，若如改句，愈覺其棄妻之不審矣。柳生之中式，小說只云鄉闈，此劇以爲會試，且云柳爲狀元，宋爲探花；湖州推官申高，劇以爲翰林學士。雖是傳奇中鋪張故套，然據小說，則眞有此事，據劇，反成子虛矣。蓋明代會試主考，無所謂申高；半葉八行，行十九字。〔日本內閣文庫、長澤規矩也〕　光緒三十二年上海中新書局排印本二卷，改題《魏忠賢軼事》。署「西湖野臣原著」，「河間趙雲書輯錄」，實卽此書。明樂舜日撰。題「西湖義士述」。卷首自序署西湖野臣樂舜日，卷首題。

樂舜日

樂舜日《皇明中興聖烈傳序》 宋文正言曰：「在國則憂其民，在野則憂其君。」野臣切在野之憂也久矣！憂君側之奸逆，憂災變之洊至，每思埋輪，分蹈越俎。乃聖天子在上，公道頓明。倏而豺狼剪除，倏而狐狸屏迹，倏而妖花月怪消形。讀邸報雀躍揚林，卽湖上烟景，頓增清明氣象矣。逆璫惡迹，以通世俗。使庸夫凡人亦能磬竹難盡。特從邸報中與一二舊聞，演成小傳，披閱而識其事，共暢快奸逆之殛，歌舞堯舜之天矣。西湖野臣樂舜日熏沐叩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二《皇明中興聖烈傳》 五卷，存。明刊本，插圖。半葉八行，行十九字。〔日本內閣文庫、長澤規矩也〕　光緒三十二年上海中新書局排印本二卷，改題《魏忠賢軼事》。署「西湖野臣原著」，「河間趙雲書輯錄」，實卽此書。明樂舜日撰。題「西湖義士述」。卷首自序署西湖野臣樂舜日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三《歡喜冤家》二十四回（一名《貪歡報》） 存。山水鄰原刊本，未見。賞心亭刊八卷本。圖分上下二欄。正文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六字。目錄與正文次序不盡同。嘉慶戊寅（十三年）刊八卷本，二十四回。北京圖書館藏本，不分卷。小字，不精。又俗本五卷十八回，刪去原書六回。北京圖書館藏本，缺七回。正文版心尙題《歡喜冤家》。圖同賞心亭本。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目錄與正文次序同。疑刊印稍早。明無名氏撰。題「西湖漁隱主人編」。序後署「重九日西湖漁隱題於山水鄰」。每回演一故事。

曰。演魏忠賢事，殊疏。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三《明清部二・皇明中興聖烈傳》　五卷，明刊本。板匡高營造尺七寸，闊四寸七分。圖五葉十面，頗精細。正文概低一格(涉朝庭則頂格)，半葉八行，行十九字。題「西湖義士述」。卷首有小言，謂「逆璫惡迹，罄竹難盡，特從邸抄中與一二舊聞演成小傳，以通世俗」。云云。署「西湖野臣樂舜日」，當卽作者。書半文半白，亦附詩與聯對，僅具小說形式。而文理殊拙，事亦半爲傳說，可資考證者殊少。蓋野老紀聞，所知不過里巷瑣語，託之稗官，兼多附會。至於朝政得失，名臣事蹟，耳目不接，固不能知其底蘊。且應時之作，意在牟利，亦不得與雜史野史等類齊觀也。　此明本插圖，取自《通言》者三面，頗爲趣事：如「械繫忠良入獄」圖，卽《通言》之「三現身包龍圖斷寃」圖之後半葉。「袁公錦寧破虜」圖，卽《通言》「趙太祖千里送京娘」圖之後半葉；「魏忠賢至阜城店」圖，卽《通言》「小夫人金錢贈年少」圖之後半葉，於原圖樹右方增刻二人。又坊間有光緒三十二年上海中新書局排印之《魏忠賢軼事》一書，分上、下二卷。題「西湖野臣原著」「河間趙雲書輯錄」。亦載樂舜日序，實卽此書。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二《明清講史部》　《近報叢譚平虜傳》二卷二十則，存。明崇禎間坊刊本。〔日本內閣文庫〕。明無名氏撰。題「吟嘯主人撰」。記崇禎初滿洲入犯事。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三《明清部二》　《近報叢譚平虜傳》二卷二十則(內閣文庫)，明崇禎刊本。中型。每卷十則，不分回，卷前均附圖。正文半葉八行，行二十字。涉朝庭皆頂格，餘皆低一格。首吟嘯主人序，卽作者。記崇禎初，清兵陷遵化、順義、固安，圍京城，袁崇煥入衛諸事，至思宗中反間，逮袁崇煥而止。抄綴邸報數事，雜以里巷瑣談。既不足語文學，於當時事亦無足徵。乃書賈雜湊臨時求售者。觀其序卽知之矣。

吟嘯主人

《平虜傳序》　余坐南都燕子磯上，閱邸報，奴囚越遼犯薊，連陷數城，抱杞憂甚矣。凡遇客自燕來者輒促膝問之，言與報同。第民間之義士烈女報人視爲細故不錄者，予聞之更實獲我心焉。忠孝節義兼之矣，而安得無錄。今奴賊已遁，海晏可俟，因記邸報中事之關係者，與海內共欣逢見上之仁明智勇。間就燕客叢譚，詳爲記錄，以見天下民間亦有此忠孝節義而已。傳成，或曰：風聞得眞假參半乎？予曰：苟有補於人心世道者，卽微訛何妨。有壞於人心民道者，雖眞亦置。所願者內有濟川之舟楫，外有細柳之旌旗；衣垂神甸，雲擁萬國冠裳，氣奪鬼方，風搖兩階干羽而已。茲集出，使閱者亦識虜酋之無能，可制梃以撻之也。因名曰《近報叢譚平虜傳》。近報者邸報，叢譚者傳聞語也。吟嘯主人書於燕子磯上。

酉陽野史

無名氏《新刻續編三國誌序》　粵自書契肇興，而紀動紀言，代不乏史。唐虞已前尚矣。若左聞(?)人之《內外傳》，戰國士之縱橫語，馬班之兩漢記，「趙太祖千里送京娘」圖之後半葉；「魏忠賢至阜城店」圖，卽《通言》「小夫人金錢贈年少」圖之後半葉，於原圖樹右方增刻二人。又坊間有光緒三十二年上海中新書局排印之《魏忠賢軼事》一書，分上、下二卷。題「西湖野臣原著」「河間趙雲書輯錄」。亦載樂舜日序，實卽此書。

酉陽野史

無名氏《新刻續編三國誌序》　粵自書契肇興，而紀動紀言，代不乏史。唐虞已前尚矣。若左聞(?)人之《內外傳》，戰國士之縱橫語，馬班之兩漢記，環瑋瑰麗，耀人心目，博士家業已沈酣浸灌其間。顧其古調奇辭，員機奧理，可以賞知音，不可以入俚耳。於是好事者往往敷衍其義，顯淺其詞，形容妝點，俾閭巷顓蒙皆得窺古人一斑；且與唫歌俗諺並著口實，亦牖民一機也。矧人才之盛，古稱三國。方黨錮之英盡燼，卯金之燄方熠；擁州邑者，人藏唐虞已前尚矣。若左聞(?)人之《內外傳》，戰國士之縱橫語，馬班之兩漢記，環瑋瑰麗，耀人心目，博士家業已沈酣浸灌其間。顧其古調奇辭，員機奧理，可以賞知音，不可以入俚耳。於是好事者往往敷衍其義，顯淺其詞，形容妝點，俾閭巷顓蒙皆得窺古人一斑；且與唫歌俗諺並著口實，亦牖民一機也。矧人才之盛，古稱三國。方黨錮之英盡燼，卯金之燄方熠；擁州邑者，人藏相與借箸揮戈，而成敗利鈍百千萬狀，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乃陳壽所志六十五篇，簡質遒勁，雖足步武前史，而正統未明，權衡未確，其間進退予奪不無謬戾。涑水編其年，而細微之事則略；新安挈其綱，而褒貶之義則微。所藉以誅奸雄，闡潛德，彰曖昧，誌奇幻，俾古人心跡燭若日星：卽庸夫俗或曰：風聞得眞假參半乎？予曰：苟有補於人心世道者，卽微訛何妨。有壞於人心民道者，雖眞亦置。所願者內有濟川之舟楫，外有細柳之旌旗；衣垂神甸，雲擁萬國冠裳，氣奪鬼方，風搖兩階干羽而已。茲集出，使閱者亦識虜酋之無能，可制梃以撻之也。因名曰《近報叢譚平虜傳》。近報者邸報，叢譚者傳聞語也。吟嘯主人書於燕子磯上。

回，焚香啜茗，轉卷垂青，未必非揮麈之一資也。較諸《世說》、《叢譚》等書，豈遽多讓云。時萬曆歲次己酉。（署名剜去）

無名氏《引新刻續編三國志》 夫小說者，乃坊間通俗之說，固非國史正綱，無過消遣於長夜永晝，或解悶於煩劇憂態，以豁一時之情懷耳。今世所刻通俗列傳並梓，《西遊》、《水滸》等書皆不過快一時之耳目。及觀《三國演義》至末卷，見漢劉衰弱，曹魏僭移，往往皆掩卷不懌者衆矣。又見關、張、葛、趙諸忠良反居一隅，不能恢復漢業，憤嘆扼腕，何止一人？及觀劉後主復爲司馬氏所併，而諸忠良之後杳滅無聞，誠爲千載之遺恨。及見劉淵義子因人心思漢乃崛起西北，叙檄歷漢之詔，遣使迎孝懷帝，而兵民景從雲集，遂改稱炎漢，建都立國，重奧繼絕。雖建國不永，亦快人心。今是書之編，無過欲洩憤一時，取快千載，以顯後關、趙諸位忠良也。其思欲顯耀奇忠，非借劉漢則不能以顯揚後世，以洩萬世蒼生之大憤。突會劉淵，亦借秦爲諭，以警後世奸雄，不過勸懲來世戒叱凶頑爾。其視《西遊》、《西洋》、《北遊》、《華光》等傳不根諸說遠矣。雖使曹魏扞力諸臣有知，亦難自免事僞助逆之咎矣。（自此以下有一百六十八字乃改定後棄去不用之文，今不重錄。）客或有言曰：書固可快一時，但事跡欠實，不無虛誕渺茫之議乎？予曰：世不見傳奇戲劇乎？人間日演而不厭，內百無一眞，何人悅而衆豔也？但不過取悅一時，結尾有成，終始有就爾。誠所謂烏有先生之烏有者哉！大抵觀是書者，宜作小說而覽，毋執正史而觀，雖不能比翼奇書，亦有感追踪前傳以解世間一時之通暢，併豁人世之感懷君子云。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三《明清部二》 《新刻續編三國志後傳》十卷（村口書店），萬曆刊本。題「晉平陽侯陳壽名餘雜紀」，「西蜀酉陽野史編次」。插圖，記刻工曰「金陵魏少峰刻像」，（按：周曰校刊《三國志》亦有此刻工名。）正文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七字。首萬曆己酉（十四年）某氏序。（姓名剜去。）序後又有引，不署名；其文至中間，忽有改定，但前文已刻，仍存之，另刻其改定之文於後，而引遂有兩截，一爲未了之文，一爲改定之後半。所記以劉曜事爲主，兼及東晉初數事，「自劉蜀降英雄避難」起，至「陶侃興兵討蘇峻」止。謂劉曜爲北地王諶幼子。劉淵實梁王劉理之子，本名璿，改名劉淵。張賓乃張苞妾所生子。關興子曰關防、關謹，趙雲孫曰趙概、趙染。並佐劉成功。實爲淆亂事實。據某氏引謂感於蜀漢衰微，轉以關、張、葛、趙

陸雲龍之弟

翠娛閣主人《遼海丹忠錄序》 所可痛者，賀蘭山下之俠骨，猶蒙詬詈之聲；錢塘江上之「鴟夷」，只快忌嫉之口，此忠臣飲恨九原，傍睹者亦爲之憤懣也。如渾河之殉爲違制，鎮武之殞爲浪戰，老謀籌國，竟以左排右擠先揚王而傳首九邊；至遼海所恃爲長城者，衊而殺之；至釀逆胡犯闕，不得竟奇戲劇乎？人間日演而不厭，內百無一眞，何人悅而衆豔也？但不過取悅一時，結尾有成，終始有就爾。誠所謂烏有先生之烏有者哉！大抵觀是書者，宜作小說而覽，毋執正史而觀，雖不能比翼奇書，亦有感追踪前傳以解世間一時之通暢，併豁人世之感懷君子云。（明劉晉充《小桃園》傳奇演劉淵事，謂淵爲先主曾孫，張賓爲張飛孫，蓋即本此小說爲之，亦文人不思之過也。）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三《明清部二》・（新鐫出像通俗演義）遼海丹忠錄》八卷四十回（內閣文庫） 明崇禎刊本。圖二十葉，甚細。正文半葉九行，

行十九字。題「平原孤憤生戲筆」，「鐵厓熱腸人偶評」。首翠娛閣主人序。記明季遼東之役，於毛文龍事獨詳，文亦詳贍細膩，不爲苟作。孤憤生雖不知何人，要爲當時之有心人，頗能留心時事，決非率爾操觚者比也。書中極稱毛文龍之孤忠，所記文龍在皮島施設，與毛稚黃所作《毛太保傳》同，而尤詳盡。謂文龍誘降李永芳、劉愛塔，使離間清諸王，使自相離貳，將規復遼東。值永芳病死，不果。並云文龍先以此謀商之袁督師，崇煥不欲文龍專其功，因與清謀而殺之。語近誣蔑。然《烈皇小識》亦有此說（卷二）。其事之有無不可知。緣崇煥專殺，當時論者多不滿，轉而袒毛。作者殆亦深同情於毛之人，故言之若是耳。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二《明清講史部・（新鐫出像通俗演義）遼海丹忠錄》八卷四十回 存。明崇禎刊本。圖二十葉。半葉九行，行十九字。〔日本內閣文庫〕明陸雲龍撰。題「平原孤憤生戲筆」，「鐵崖熱腸人偶評」。首翠娛閣主人序。雲龍，字雨侯，浙江錢塘人。記明季遼東之役，以毛文龍爲主。此書清乾隆間曾查禁，見歸安姚氏刊《禁書總目》。

薇園主人

薇園主人《清夜鐘自序》 世人夢夢，錮利囚名。撇不去貧賤，定要推開；涎不到榮華，硬圖捉著。美色他人強羨殺，偷香竊玉；意氣自己是祇知，踞勝爭雄。勇者凌人，怯者喪己，巧者碌碌，愚者攘攘。白日裏做盡蚊膻，黑夜裏不停魚睫。衣一身，食一口，着甚麼貪覓不休？近中壽，遠百齡，爲甚的奔求不了？正如癡漢，朝暮營營，神情不定，昏夜倒頭一覺，魂魄不清。亂騰騰上天下地，昏懵懵疑鬼疑神，宜到一杵清音，劃然俱去，其提醒大矣。余偶有撰著，蓋藉諧談說法，將以明忠孝之鐸，喚省奸回；振賢哲之鈴，驚迴頑薄。名之曰《清夜鐘》，著覺人意也。大衆洗耳，莫祇當春風之過，負却一片推敲苦心！薇園主人言。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三《明清小說部甲・清夜鐘》十六回 存。明刊本，插圖十六幅，記刻工曰黃子和。正文半葉九行，行十九字。〔鄭西諦〕明楊某所爲，倘以陳氏觀之，更不知作何語也。

芙蓉主人

芙蓉主人《癡婆子傳自序》 從來情者，性之動也。性發爲情，情由於性。而性實具於心者也。心不正則偏，偏則無拘無束，隨其心之所欲。發而爲情，未有不流於癡矣。矧閨門衽席間，尤爲易癡者乎！嘗觀多情女子，當其不過一念之偏，偶迨其繼也，遂至欲心之難遏；甚至情有獨鍾，不論親疏，不分長幼，不別尊卑，不問僧俗，惟知雲雨綢繆，罔顧綱常廉恥，豈非情之癡也乎哉！一旦色衰愛弛，回想當時之謬，未有不深自痛恨者！嗟嗟！與其悔悟於既後，孰若保守於從前？與其貪衆人之歡以玷名節，孰若成夫婦之樂以全家聲乎？是在爲少艾時光，有以制其心，而不使用情之偏，則心正而情不流於癡矣。何自來《癡婆子》自誚耶！時乾隆甲申歲流桃月，芙蓉主人書於自治書院。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四《明清小說部乙・癡婆子傳》上、下二卷 存。日本刊本。曾見馬隅卿舊藏抄本三十三則。題「芙蓉主人輯」，「情癡子批校」。此書以文言演述，而頗淺露。《在園雜志》卷二，三餘堂覆明本《東西晉演義》無名氏序均引此書。疑亦明人作。丁日昌禁書目著錄。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六《明清部五・癡婆子傳》上、下二卷 日本京都聖華房刊本。題「芙蓉主人輯，情癡子批校」。序署「乾隆甲申歲桃浪月書於自治書院」，則自中國乾隆本出。書爲文言傳奇體小說。託一老嫗自述夙昔蕩佚情事，文頗流利，雖刻露少蘊藉，而狀物繪聲，亦北里之雄。余曾見舊抄本二卷三十三則，以俚言演之，乃自此書出。按：清劉廷璣《在園雜志》卷二，及三餘堂覆明本《三國志序》均引《癡婆子傳》，則亦明人所作。當時士夫之風氣如此，至可唏嘆！昔陳振孫譏洪邁《夷堅志》，以爲謬用其心。若明人

陸人龍

《型世言》第一回《烈士不背君　貞女不辱父》回評　叙：食人之祿，忠人之事。忠何必殺身，亦何必不殺身！忠何必覆家，亦何必不覆家！唯以凜然不受磨滅之心，可以質天地，可以動鬼神，可以靖君父，可以對家庭！嗚乎已矣！死猶生矣！即今日之筆舌，尤足見當日之鬚眉。彼景隆之身亦死，家亦□，不天壤哉！留取丹心照汗青，鐵尚書丹心從今當更耿耿耳！翠娛閣主人撰。　雨侯曰：革除之際，方侍講經文而迂疏無當，齊尚書、黃少卿緯武而速衅寡謀，適足發成祖之蟄，高飛帝畿，齊、黃成祖之功臣、建文君之罪首也。若屢抗王師，殫謀報國，人不能勝天，卒以死殉，是爲公。而高賢寧之作《論》，又不食祿，見之史冊；鐵氏二女之詩，見之傳聞，固宜合紀之以爲世型也。至夫後之能全與否，事尚未可知。總之忠良有後，固亦人所快聞耳。　木強人曰：嘗讀《世說》，見孔北海之兒女，酸詞慘語，令人悲憤。然孔氏巢覆而卵不完，鐵氏猶有遺育者，聖主與奸雄自異也。

又第二回《千金不易父仇　一死曲伸國法》回評　叙：死忠死孝，皆得所之死也。丈夫亦何惜捐一生！然報仇之心歷久不移，復深沉不露，卒親仇殪而親嗣全。恐激烈者無此委婉，深籌者又難此勇斷也。知神而勇沉，仁至而義盡，千古寡儔，是宜書以金管耳。翠娛閣主人題。　雨侯曰：丈夫氣岸，豈受人憐？憐之深，死之所以愈速也。經而不權，不能無憾於二令。　草莽臣曰：利人之所驚，生人之所貪，乃能不奪於利、不吝於死，籌以從容，出以慷慨，微斯人，吾誰與歸？至摹繪之工，此篇可與張孝廉傳並傳。

又第三回《悍婦計去孀姑　孝子生還老母》回評　小引：枕上愛深，便弛堂前之慕；膝頭蹤遠，竟殊被底之情。唯割愛之難，遂背恩之易，孰是脫嬌娃疑敝屣，銘我恃如丘山？珠迴故邑，水覆當衢。運奇謀於獨創，何必襲迹古人？完天倫於委蛇，眞可樹型今世。可惜筆舌，以發隱幽。翠娛閣主人識。　雨侯曰：嘗聞姑蘇有二孝子，皆隱君子也。一隱於乞，一隱於市。狂歌娛母，可匹老萊。如此之宛轉處變，眞罕其比。　至性人曰：以婦賣姑，以妻易母，俱不經見之事。而鄰人之構逗，卒至使周母流離，掌珠負慝，亦可爲比匪之警。

又第四回《寸心遠格神明　片肝頓甦祖母》回評　耳提面命，未必作孝，而偶讀殘編剩簡，不覺凄然。此李令伯《陳情》一疏，識者謂是興孝之資，然而里耳弗偕也！唯夫刲肝割股，乃出十四歲之女流，吾知一人之孺慕，信足發人人之孺慕，不可知，可由也！何必低徊於「臣無祖母，無以有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哉？是猶在報復作想而未純也！翠娛閣主人識。　雨侯曰：杭有曹處女，四十不嫁以養母。及元末兵亂，閉戶不食而死，可以相埒。簪笄中何多丈夫也！　又曰：卓老道：「四字之匾，不如名士四句之詩。」但四句詩，如何描寫得一生曲盡？此篇叙其剛決明知，宛之如生，眞可廉頑起懦矣！若然，又何必旌表哉？嗚呼妙珍！千古不死。

又第五回《淫婦背夫遭誅　俠士蒙恩得宥》回評　小叙：丈夫與閹媚也，無寧鹵莽。蓋中無大學識，稍一沾戀，不免誤入他歧。使耿埴不斷，安知愛欲日深，身爲情使，刃淫之刃，不轉爲淫用乎？人且謂其不絕之，而必刃之，亦爲怯。噫！何其繩人無已，淫婦類然。安得耿埴者盡刃

見於梅月之下也！　雨侯曰：上行下效，相習而失身者多矣，不孝者更挾姑短以制姑。有憐而譽之者，身彰而姑污矣。孰若貴梅，巧爲兩全。

又第七回《胡總制巧用華棣卿　王翠翹死報徐明山》回評　題詞：自夷光奏治吳之功，祖其譖者爲和戎，委紅袖於腥膻，瘁玉顏於沙漠，曰吾以柔其悍也。吁嗟！非智術之姝，則雖盡中國之妖艷，祇作其伎樂耳，何濟於事？故必才如翠翹，方可云粉黛中干城。至其一死殉人，忠義彪炳一世。翠娛閣主人題。　雨侯曰：予嘗讀《唐書》，見時溥送黃巢姬妾至，帝臨軒責問。其爲首者對帝有云：「帝以不能死節責婦女，置公卿於何地乎？」帝命殺之市，臨刑無戚容。蓋薄命紅顏，如風飄殘蕚，那能自主？卒能以死酬恩，宜其光史冊也！

又第八回《矢智終成智　盟忠自得忠》回評　叙：嗟呼，補天無計，捧日猶有心乎？成敗論人，必謂從亡者能復重耳於十八年後，此不過依棲避人。噫嗟，知不可復，而猶依棲，依棲者四十年，此其心何如心歟？夫不能暴其心，盡顯其迹，聊少傳其事，以留其心。翹首金馬荒烟，巫山冷雨，猶見一片英雄肝膽，飛躍其上。翠娛閣主人識。　雨侯曰：國破君亡，更望誰憐其忠？靖難中一干死節行遁諸君子，眞忠臣也！然業爲君臣，聽其流離道路，每一念及，能無憮然乎？則程編修之間關衛主，固一忠之尤耳。

又第九回《避豪惡懦夫遠竄　感夢兆孝子逢親》回評　忱不動金石，忱不精；思不通鬼神，思不深。忱精思深，鬼神作吏，夢亦吾神迫爲破昧，無亦吾神自爲聯聚。不爾，一□下境，若山河者多矣，然□芬而食之，□下而獻之，若人何心！眞不堪與王君作奴，眞不得不藉此作爐□也。翠娛閣主人撰。　雨侯曰：忠必服伏官，孝則隨寓可盡。高堂有親而不能養，視此何如？讀之者愧死矣！　魯國男子曰：王原有傳，與此大同小異，而其中叙里胥之橫，失路之悲，可云曲至。

又第一〇回《烈婦忍死殉夫　賢媼割愛成女》回評　叙：昔有吊夏貴者云：「君年七十三，胡不六十九？嗚呼夏相公，千古名不朽！」蓋以爲失節之年，唯恨其多也。若夫殉夫自矢，怡然投繯，節婦不至今生，而世且謂紅顏有柔情而無俠骨，豈其然！然而一篇四六呈，一個貞烈匾，又不如君翼數語，能播烈婦於遐荒，垂烈婦於不朽矣！翠娛閣主人題。　雨侯曰：婦人最恨勇於妒而怯於守，勇於制夫而怯於歹（當作殉）夫。奇哉烈婦，一死鴻毛，不如得皮面交。若夫間關脫友人於囹圄，脫友人子女於淪落，眞今之晏笄而冠歟？至（以下殘缺。）

又第一一回《毀新詩少年矢志　訴舊恨淫女還鄉》回評　叙：自世以挑琴趣，折齒爲達，後生多相如、幼輿自負矣，抑知白頭有怨，其爲女子累固多。然有終，則偶此不廉之女；中棄，則有薄幸之譏，何以作一時堅忍哉？試一讀之，可作斬淫之干將、愈淫之參術。翠娛閣主人題。　雨侯曰：以魯男子通下惠之變，拒人私奔，類亦能之。所難者，謝館而終不露耳，是眞謂行善。

又第一二回《寶釵歸仁女　奇藥起忠臣》回評　小引：今之木天，養高之端也，不復問箴規矣；今之上庠，藪穢之上庠也，不復解分誼矣；今之武師，貪墊之緹師也，不復知軫恤矣！誰宣三高來於一時？誰謂三高不可再乎？雖然，無李公之忠忱，則不生；又是陸萬鐘一流也，何足污筆於一時？　雨侯曰：王指揮結於恩，而王生祇未肯作今之劉僑。翠娛閣主人題。

又第一三回《擊豪強徒報師恩　代成獄弟脫兄難》回評　序：鴒原至今日可概極矣！利濃而情淡，勢軋而心離，閨中有豺虎，而一室成參商，可勝戕哉！豆然同根，比比而是。若今之師生，更不如友朋，荒陸氏之灰，爲邊初吳中行、趙用賢，此後則寥寥矣。嚮非繆西溪，幾成絕響！

又第一四回《千秋盟友誼　雙璧返他鄉》回評　小引：此道今人棄如土，寧嚮淪落中問友人哉？然友不在淪落中見，於何處見？只在杯酒趨附中！故論友者當以此爲法。即如周蓼洲以托孤得禍，蘇郎中以急友得死，亦是宜然。不欲令王參軍獨有千古耳！彼勢在膠漆，勢去摶沙，既殺其身，尋覆其家，亦獨何心！　雨侯曰：友道之衰，與得反覆子，不如得皮面交。若夫間關脫友人於囹圄，脫友人子女於淪落，眞今之晏

平仲。而一種傲骨，更自可嘉！用雖未究，誼足千古。

又第一五回《靈臺山老僕守義　合溪縣敗子回頭》回評　題詞：人有貴賤，天之賦性無貴賤。家之老僕，國之耆臣，一也。第新進易親，老成易遠，遂有不能伸其志之時。若因志不伸，遂爾斂手，則亦非僕之負。夫以必忱必恪者矢心，以疑顓疑狂者正主，覺費禕正除黃皓，猶是失着也，誰謂奴隸中無人，不堪入人筆札？翠娛閣主人識。　雨侯曰：楚大夫鬻拳，因其主荒於酒色，劫之以兵，曰「兵諫」。兵諫也是諫，若拘拘主僕之分，雖可曰謹飭，却亦終是庸奴。

又第一六回《內江縣三節婦守貞　成都郡兩孤兒連捷》回評　題詞：昔張靖之無子，自省曰：「予有何咎？」群妾曰：「卽多置予輩，亦咎也。」靖之笑而遣之。獨二人不去，時正妙年，公殃，卽自守閣中，垂白方出。蓋其能守，卽不去時已定。誰謂妾媵中無人？若夫撫孤於窮，難矣，更撫正室之孤，不更難歟？卓哉三夫人，知不辱吾弟之筆。翠娛閣主人撰。　雨侯曰：嗟乎！妻妾之際，生死之間，非其度溟渤而能柔，操松筠而能剛，其將處之而不殊孟；截髮剚薦，不殊陶。乃蕭氏有記，而兩母泯泯也。讀之不勝泫然，咸宜乎！然而始終不爲讒間所奪，始不失歡，終不失守，畢竟得力在剛，決不得謂婦德專主柔也！　又曰：予生母身生予姊弟凡五人，而嫡母倪，悉視猶己出，各觀其成人。兩母又茹荼飲苦，稱未亡者二十餘年。三遷斷機，知草野而湮沒者益多矣！

又第一七回《逃陰山運智南還　破石城抒忠靖賊》回評　引：男兒不死成大功，非如俗言「大難後當有大福」。只是動心忍性，識透膽雄，置身生死之外故也。刃戈前而不驚，浮議撓而不動，豈若王昭遠孺子，以鐵如意指揮三軍，自比武侯，竟作亡虜哉！雖然，襄毅知獻，文瑋知人，不然一本眞撓之，一紈袴位之，其不□國事幾希矣！翠娛閣主人題。　雨侯曰：當日本兵之處固原，小題大做；天啓中本兵之處遼左，大題小做。然今日本兵曰戰，經撫亦曰戰，寧若襄毅之不肯順本兵益師，至彭文憲之內主，洞中機宜亦內閣所難也！

又第一八回《拔淪落才王君擇婿　破兒女態季蘭成夫》回評　題詞：世嘗爲婦人恨者，曰妒。妒直爲富貴人恨，窮酸止得一妻，朝夕相守，何妒之有？所可恨，直見小耳。此出《異紀》，君翼衍而成書。如不以出於富貴而有城池。若此者，當無爲巇嵫所笑。

又第二三回《白鏹動心交誼絕　雙猪入夢死冤明》回評　題辭：窮相親，

利見背，寧獨市井然哉！名之所在，不難殺同儕以邀之；勢之所宗，何惜傾知故以附之？吾恐章奏中之白刃更慘也。況乎占氣轉身，則又嫁禍之尤歟！吾誰欺乎？倘亦難逃冰鏡耳，是宜輯之以作今日之影。翠娛閣主人書。殷中軍曰：以利合者，以利而敗，豈不然哉！愷之見殺，以厚明也。故信其誘而不避，示其有而不疑。明也利有所重，愛有所輕，相與俱斃。悲夫！雨侯曰：推食未咽，遽成推刃。愷以比匪爲招，明以負心爲應，奇矣。乃明之巧，在思嫁禍，而孰知奸以此露哉？總之財不可橫得，人不可厚誣。至殷中軍之發伏，不愧青天之謠。

又第二四回《飛檄成功離唇齒　擲杯授首殪鯨鯢》回評　序：馬謖曰「攻心爲上」，沛公曰「吾寧鬥智不鬥力」，賀若弼品第隋諸將，曰：「戰將勇將，而非大將，大將固不於戈戟爭雄也。」善於用夷者，必如范老子之用□之羅，不倚人而倚天，良可醜也；不信己而信鬼，或承羞乎？且成筆底之花，笑用間者當如老种之間野利，何難滅夷而朝食？吾蓋於希儀深有取。翠娛閣主人題。雨侯曰：將不在力在智，而尤在於同心，儻當日馳檄歸德，而忌功破傍人之口。翠娛閣主人撰。雨侯曰：秀才不會自取功名，假錢神，藉權者曰通夷，曰貪功，生事奈何？故當日吾固美沈公之能用知，而猶幸其能行其知，則吾尤致望於文臣矣。

又第二五回《凶徒失妻失財　善士得婦得貨》回評　題詞：造物何嘗弄人，人自入其顛倒。巧則巧，一事百惠迪吉而從逆凶，滔滔汩汩之中，巧以其妻予之而不受，竟以酬拯溺之人耳！一拯人且然，益知歷年四百，天之酬神禹未爲厚也。翠娛閣主人題。雨侯曰：錢財有命，君子落得爲君子，小人落得爲小人，不必衡之得失之介。然藉此得失，可以醒庸人之心。

又第二六回《吳郎妄意院中花　奸棍巧施雲裡手》回評　小引：僕有嫌其妻醜者，主以金杯酌酒與之，從酌以磁杯，問以孰美？曰皆美。主曰：如是，不必嫌其妻矣。今之求麗色者，何見解竟出兩人下哉！聚妖麗以戕生者，楊誠齋謂以閻羅王未嘗出勾子，何自行投到？如此被愚者，予亦謂以世網自疏，人何密之！翠娛閣主人撰。　雨侯曰：告照必審兩鄰而後準，縣令亦精明矣，而卒售其欺。說者曰：惜不拘婦人一審。不知兩鄰可假，婦人亦何不可假之有？甚哉聽訟之難也。吳朝奉戀色亡財，却又散財免罪，黃金有用，竿牘有權，不其然乎！呵，呵。冷眼郎曰：騙吳朝奉，則曰告照，是從徽人怕事處打入。誑張二娘，則曰娶妾，是從女子妒忌處想出。妙處更在有意無意，令人自墮其術中。此等機械，眞是(當作足)顚倒一世。使籌邊悟主者而具此作用，又何患主威不霽，邊患不寧耶？

又第二七回《貪花郎累及慈親　利財奴禍貽至戚》回評　序：師之體尊矣，今日尋館固館。嗟乎，患得患失，何所不至哉！得此可醒貪夫之誤人子弟，瞎漢之自誤其子弟者，此型謂作愚蒙之教師也可。翠娛閣主人識。　雨侯曰：昔子瞻戲章子厚曰：「一肚皮謀反家事。」若胸中無經緯，也是一個迂儒；若不以機權御人，而以機詐欲窘人，吾恐鬼神忌之矣。

又第二八回《癡郎被困名繮　惡髡竟投利網》回評　小引：窮達會有時，英雄豈無淚。驂騏驥而服軛，宜爲昂首之鳴；息鯤鵬於水涯，終見凌風之舉。時習兮行見遄發，躁行者浸成蹶趨。何事蠅營，遽從狗竇，履危機而自快，入奇彀而不知。筆墨無靈，漫乞靈於鍾磬；文章無用，思見用於梵吟。

又第二九回《妙智淫色殺身　徐行貪財受報》回評　題詞：禹惡旨酒，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文王徽柔懿恭，此皆先四者絕之也。然聖人能絕之於先，庸人悔之於後，智者鑒之已往，愼之將來，使能三復於敗轍，吾知四者祗爲人用，不爲人禍已。此回大可令人警惕。　雨侯曰：此回一派奸人，轉轉死於四字之中。非四字之爲孽，奸人自作之孽也。就此事悟其非，則入於賢矣。觀者莫負提撕苦心。

又第三〇回《張繼良巧竊篆　會司訓計完璧》回評　序：士人屈首於二句子，曰一篇一股。俗情大似夏蟲於冰，況一頂進賢冠，便有花酒耗其精，簿書勞其神，奔競疲其體；奸在旁而不得知，即知而不果剔，愚侮玩弄，有必至矣。斯集，其鬼窟中之秦鏡，士大夫之指南乎！謂宜人誦一通於入政之初。翠娛閣主人題。　雨侯曰：虎敗於猾，官敗於門蠹，甚矣！剛之易柔，而藏剛狠於柔，正莫遏也。窒欲防微，敢爲當道借籌。

又第三一回《陰功吏位登二品　薄幸夫空有千金》回評　敘：富貴功名之借途，今且爲貪淫之資、驕奢惡薄之漸。仕籍才掛，輒求傾城、搜佳麗，便作鄙夷糟糠之思。未幾變起閨閫，爲憤爭、爲忌疾，一身宛轉其間。不得，便以身與官隨之，是亦仕途中胡相士也。薄幸何必賣妻？得報何必在一死？人自思之。翠娛閣主人識。　雨侯曰：暗室不欺，徐尚書何常責天之報？

糟糠不顧，胡相士豈計身之亡？造化自巧爲償，人宜善爲趨避。

又第三二回《三猾空作寄郵　一鼎終歸故主》回評　題詞：語云「在德不在鼎」。一鼎古而其經家之覆、國之亡，不知凡幾矣。猶且以爲奇物，畢智殫力以爲圖，得之逆，失之不愈速乎！子不磨墨，墨且磨子，智哉其言已。翠娛閣主人撰。　雨侯曰：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可爲積聚者長嘆。至於智術攘奪，轉生報復，吾尤不願人蘊此毒種也。

又第三三回《八兩銀殺二命　一聲雷誅七凶》回評　叙：人道邇，天道遠。不知人易私，天最公。公則無濡滯，無漏網，不令生死含怨也。奇矣哉，雷乎！一震之下，惡者輢首就戮，而冤者不至嘆覆盆，殆與六月之霜並奇矣。翠娛閣主人題。　雨侯曰：今之邑令，有威者多，稱明者少。故懾於威者，猶欲炫其明，安得神雷遍天下乎？吾知奸風少戢矣。

又第三四回《奇顛清俗累　仙術動朝廷》回評　叙：嘗讀《顛仙傳》，而不勝起敬也。不作丹鉛之外道，不爲吐納之自守，置身於李韓國、劉誠意之間，不待功成拂衣，不至有弓藏狗烹之嘆。噫！知興知機，勝郭璞輩多矣。其顛也同希夷之卧，兩人眞足並峙仙籍。翠娛閣主人識。　雨侯曰：聖主之興，不特謀臣雲、猛將雨，更有方外之士備帷幄。所謂神道設教，豈徒狐鳴魚書之僞乎？而僊以顛名，正以不顛。婚宦之障不絕，塵俗之染不清，此我太祖號之以僊，而復加之以顛，眞窺其微。顛於尘埃中識天子，太祖於尋常見而識至人，法眼蓋相同□。

又第三五回《前世怨徐文伏罪　兩生冤無垢復仇》回評　引：禪之足珍，以其悟也，以其再生能不失其眞也。故如眞西山、蘇子瞻、我朝王陽明諸大儒，悉根禪來，饒大解悟，不謂無垢一髡，歷再生而不亡如此。嗟嗟，度越覺閣黎遠矣。翠娛閣主人題。　雨侯曰：無□□雖有兩，其爲僧造經之心則一。此所□終於有成。若一紗帽，就作兩截人，當是此髡不若。

又第三六回《勘血指太守矜奇　賺金冠杜生雪屈》回評　序：聰明誤人，作吏者猶甚。一逞聰明，驅人就我，箠楚之下，何求不獲哉？聰明得誤，於是世反以模稜爲是，而不知亦爲失也。杜請托，破成見，沉心巽志，進兩造而審克之，百不一失矣。毋令無辜，吁我不得而吁天。翠娛閣主人題。　雨侯曰：竊鈇一疑，無之而非竊鈇。天下受枉，寧可勝紀乎？吾願世之恕存心而虛取衷，無爲作聰明，令人抱冤也。

又第三七回《西安府夫別妻　部陽縣男化女》回評　小引：噫！日有此變，而世悉變而女，妖淫陰晦之氣遍宇內矣。昔人謂三代之下皆魑魅，予則在鼎」。一鼎古而其經家之覆、國之亡，不知凡幾矣。猶且以爲奇物，畢智殫力以爲圖，得之逆，失之不愈速乎！又妾婦而鬚眉，變亦何必侍天！曰今日之朝野多妾婦，儻能清夜自耻乎！翠娛閣主人識。　雨侯曰：妖不遽興，必有其徵。今紅紫載道，丈夫而女子；其飾妖冶自好，丈夫而女子；其容至諧媚承順，則丈夫而女子。其心浸而士林，浸而仕路，浸而一雌奸乘政，群雌伏附之，陰妖遍天下矣，直一李良雨哉？奈良雨知羞，而朝野不知羞，反又良雨不若。使非聖明應河清鳳見麟游之期，一新朝寧，妖不勝書也。

又第三八回《妖狐巧合良緣　蔣郎終偕伉儷》回評　題詞：世有男狐，又有女狐，有眞狐，亦有僞狐。總之，一有狐氣，便能以媚爲魅。昂昂六尺軀，有半死狐穴中，蔣郎其最幸者矣。然識者終曰：倖不可邀。翠娛閣主人撰。　雨侯曰：此事殊不經，然而鴻書嘗載之。意六合中何事不有乎？然狐能自悔而贖過，猶是獸中之有人心者。

又第三九回《蚌珠巧乞護身符　妖蛟竟死誅邪檄》回評　序：禹使庚辰制淮渦神無支祈，至唐猶在，原非妄也，人自不相信耳。不然方術之士猶能以符咒制物之死命，而吾儒不能以精忱走瞬息之風雷，將吾儒不方術若歟？天地間奇事，亦天地間庸事，無詡然奇驅鰐之韓，殪蛟之夏。翠娛閣主人。　雨侯曰：神見豢於人，以其欲也。而曾知欲更足以殺神龍乎？忠靖能使老蚌歸心、妖蛟碎首，則其精忱自可與異類通。至於不欲以此事污史筆，其與虎北渡河，劉昆對以偶然耳大同，世莫詡詡爲《驅鰐頌》也。

又第四〇回《陳御史錯認仙姑　張眞人立辨猴詐》回評　叙：人謂弄猢孫者爲猢孫弄，不知猢孫弄人，終亦自弄。大巧若拙，大智若愚。矜巧逞知，則足以殺其軀，天下獨一河間猴哉！翠娛閣主人撰。　雨侯曰：爲惡不悛，巧思弄人，用計雖深，能惑明眼人哉？祇自取殺身之禍耳。予敢以告沐猴而冠者。

華陽散人

獨醒道人《鴛鴦針序》 醫王活國，先工針砭，後理湯劑。迨針砭失傳，湯劑始得自專爲功。然湯劑灌輸肺腑，針砭攻刺膏肓，世未有不知膏肓之愈於肺腑也。世人黑海狂瀾，滔天障日，總泛濫名利二關。智者盜名盜利，愚者死名死利。甚有盜之而死，甚有盜之而生。甚有盜之出生入死，甚有盜之轉死回生。搏挩空輪，撐持色界，窔奧於玄扃絳府，而曰「膏之下，肓之上」；是扁鵲之望而却走者也。古德拈一語云：「鴛鴦繡出縱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道人不惜和盤托出，痛下頂門毒棒。此針非彼針，其救度一也。使世之千針萬針，針針相投；一針兩針，針針見血；上拔梯緣，下焚數宅，二童子環而嚮泣，斯世其有瘳乎？獨醒道人漫識於蚓天齋。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三《明清小說部甲》 《鴛鴦針》四卷（附《一枕奇》二卷，《雙劍雪》二卷），存。廣東坊刊本。插圖不精。寫刻，半葉八行，行二十字。大連圖書館藏此本，僅存一卷。別有《一枕奇》二卷，實即《鴛鴦針》之一二兩卷；《雙劍雪》二卷，實即《鴛鴦針》之三四兩卷。乃書賈所析，別立名目，以炫世求售者。二書亦大連圖書館藏。按：日本天明間秋水園主人《小說字彙》所附引書目有《鴛鴦針》，又有《雙劍雪》。是離析此書，亦乾隆以前事矣。明無名氏撰。題「華陽散人編輯」。首自序，後署「獨醒道人漫識於蚓天齋」。

許自昌

論述

《遠山堂曲品・能品》 《橘浦》：余閱黃山人所撰《柳毅》傳奇，嫌其平衍，乃此又何多駢枝也！於傳書一事，情景反不徹。詞喜用古，而舌本艱滯，反爲累句。惟錢塘君數北調，有豪舉之致，故拔入能品。

又 《水滸》，記宋江事，暢所欲言，且得裁剪之法。曲雖多穠弱句，而賓白卻甚當行，其場上之善曲乎？

葉書《題橘浦記》 讀《橘浦記》罷，拍案大叫，曰：人耶，畜生；畜生耶，人；人，畜生耶，劣畜生；畜生，人耶，勝人；畜生勝人耶，畜生；人劣畜生耶，人。咳！

穢道比丘《橘浦傳奇敘》 異哉，涇陽傳書之事也，不知何人填入曲譜，協以宮商，而松江友人稍加更易，益便觀覽。莫不張目撟舌，驚心動魄，令人欲鼓湘江之瑟，扣喬口之橘，恍惚悅惘，莫能自按。何哉？蓋彼既托事以據情，此則因文而演義，咸能感人，兩不相妨者也。夫吳楚相去數千里，而吾郡中，有柳毅橋、柳毅祠，洞庭山有橘社，無非因楚之洞庭山，以訛傳訛，好事詫爲龍宮異蹟，神僊姻眷云耳。何必問其有無哉？且北調肇於燕京，南曲盛於永嘉；北調有中原自然之音，而南調饒悠揚靡曼之致。閨情密約，匪南詞不可，茲涇陽之事，描寫殆盡。中間黿蛇等，頗知感恩，一段眞心。奈人爲萬物之靈，反生忮害。作記者其感於近日人情物態乎？是可慨也，特爲拈出。

淳齋主人《題節俠記》 老媪，亘古之惡物也，妖物也，奇物也，傑物也，趣物也。腐措大往往極口罵之，不少恕，是烏足以孤其心。非他無暇論，即登極時，宋家諸鬚眉天子，能令可汗□朝乎？喜怒褒誅，能不漁佞倖左右乎？則此傳奇何能不作乎？就此傳奇之妙，不在於佃先之能諫，而在於老

媼之不殺，不在於劉生之死豢，而在於潤華之憑才。至若永嗣豢授之怙寵趨炎，傾邪側媚，描寫逼眞，如燈取影，可謂化工。

傳記

康熙《蘇州府志》卷六七《許自昌》 字玄祐，長洲之甫里人。父朝相以孝友樂善稱於鄉。自昌生而穎敏，少讀書卽好漁獵，記兩漢、四唐之業，飲食其中，不屑屑爲經生言。遊南雍，登覽江山，志意抒發。顧數奇，屢躓場屋，遂謁選，授文華殿中書。日以揚抎風雅爲事，輩下豪賢皆折輩行與交。而自昌悒悒不自得，亟請假歸里。葺圃娛親，依依膝下，又曲體親心。爲德益力，歲兇則減價平糴，飼飢絮寒，凡里中徭役最劇者，率身任之，不以煩桑梓。先後燔債券無算。末年產益落，然族屬故以緩急告者，未嘗不委曲應之也。後兩親相繼歿，毀幾滅性。因生母陸多病，親黨勸節，惟朝夕侍湯藥，刻不忍離。既見母病漸劇，預爲誡敕諸子，微及身後事。家人方訝其不祥，及承諱，神氣脩愬，已不可爲，猶匍匐成喪，以勞毀卒，年四十有六。自昌生平以讀異書、交異人爲快。所居與陸天隨故址近，爲剔灌構祠之，刻其唱和詩，弛如盛唐名家集行世者，多出其校讐。而內行淳備，寡嫂如事母，厚嫁姪女過於所生。屬纊云，猶以嫂節被旌，爲搏顙簣上，至感極流涕以死。所著有《秋水亭草》、《唾餘集》、《樗齋詩草》、《樗齋漫錄》若干卷。長子元溥、季子元任，孫虬別載。

紀事

《水滸記》《水滸傳》，明容與堂刻本：（存目）。

《橘浦記》李朝威《柳毅》：（存目）。

著録

《傳是樓書目・子部》 許自昌《樗齋漫錄》十二卷，二本。

《千頃堂書目》卷一二 許自昌《樗齋漫錄》十二卷，《捧腹編》十卷。

高奕《新傳奇品附古人傳奇總目》《水滸》，梅花墅作，梁山泊事。

《傳奇彙考標目》卷上 許自昌，字元祐，吳縣人。所著有《梅花墅傳奇》數種，已見上卷下。

又卷下 許自昌，字元祐，吳縣人，所著有《梅花墅傳奇》數種，已見上卷。《報主記》（趙子龍事），《靈犀佩》，《弄珠樓》。

《笠閣批評舊戲目》《水滸記》（假屠赤水名）。中、下。

《曲海總目提要》卷一四 《水滸記》，記內演宋江事，皆據羅貫中《水滸傳》，唯張三郎借茶，閻婆惜活捉，及張三郎調戲宋江正妻孟氏等齣，皆係脫空結撰，宋江事止於江州劫法場小聚會，便作團圓，避冗長也。詞曲甚婉麗。自署楳花墅編，不知何人所作。（按：此劇爲明許自昌撰，自昌字玄祐，別署梅花墅、梅花主人，江蘇吳縣人，所作傳奇今存《水滸記》、《橘浦記》及改訂之《節俠記》三種。）按《宋史》云：宋江起爲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七郡，官軍無敢攖其鋒。宋時畫手李嵩輩，傳寫其像，士大夫頗不見黜，過於所生。屬纊云，猶以嫂節被旌，爲搏顙簣上，至感極流涕以死。所著有襲聖與至爲作三十六贊，周公謹《癸辛雜識》，載之極詳，蓋實有其人，非他家傳奇子虛亡是者比也。記中劉唐醉酒一劇，近日梨園喜演之。第《水滸傳》劉唐綽號赤髮鬼。《癸辛雜識》則尺八腿，爲小異云。

《水滸記》《明代傳奇全目》卷二《水滸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水滸記》：（存目）。

《橘浦記》《明代傳奇全目》卷二《橘浦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橘浦記》：（存目）。

《靈犀佩》《明代傳奇全目》卷二《靈犀佩》：（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靈犀佩》：（存目）。

《弄珠樓》《明代傳奇全目》卷二《弄珠樓》：（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弄珠樓》：（存目）。

《臨潼會》《明代傳奇全目》卷二《臨潼會》：（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臨潼會》：（存目）。

《瑤池宴》《明代傳奇全目》卷二《瑤池宴》：（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瑤池宴》：（存目）。

《報主記》《明代傳奇全目》卷二《報主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報主記》：（存目）。

《節俠記》《明代傳奇全目》卷二《節俠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節俠記》：（存目）。

《種玉記》《明代傳奇全目》卷二《種玉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九《種玉記》：（存目）。

張溥

論述

綜論

周立勳《七錄齋集序》　今天下廓如，學無異指，所患者人安簡易，無斐然述作之意，而謂詞賦小道，儒者羞稱，抑何陋乎！夫歌頌功德，昔人所榮，文采不彰，有識歎愧，幸會明時，致身通顯，而撰次昭爍，離離當代，斯不亦盛美之事歟！天如張子者，今既貴，然予與交十年，既睹其行事，復觀其著書，蓋弘亮博達君子也。贈人以言，與臣忠也，與子孝也，網羅舊聞，考其得失，連綴當世之務而整齊之，班班如矣。予見夫世之爲學者，守其一經，不思遠覽，謂不在學官者不講也。一旦遭際遇，稱號名公卿，而自視詘然，亦復無所嗟恨，豈少哉？若乃循循古學，形之簡編，贊明大道，體達國政，天如者足以觀矣。嗟乎，人固不可不自見於後也。然或憂傷失志，語涉憔悴，上採前代，下觀近世，有所刺譏以寓意乎？則文詞深切又不可以概見也。歷觀古人多有然者，蓋感慨係之矣。天如意量和雅，非有不平之遇頹激其中，故其爲文條理粲備，體法詳淹，而又見用於聖明之世，所云治世之言者非耶？以視窮愁著書則何如哉！華亭社盟弟周立勳題。

陳子龍《七錄齋集序》　士顧不當自重乎？天下事固非一，而能言之家恆紲，有以也夫。方其屬辭比事，戛戛乎難之矣，而奮功之士則非之，是賢於博弈耳，何益？壯夫不爲也。儒者尤以甚辭傷樸破道，烏用是洋洋者，二者交譏，蓋其深哉，要之已甚，然亦作者之過也。夫七十子之倫，獨游夏爲文學，然皆篤實褒雅，不倍於大道，夫子稱之不衰。由此觀之，不可以一二論也。魯有左丘明，漢有司馬遷，唐有韓愈，三子者所謂能言之家非耶？然左氏所序論，必自號君子，遷書比《春秋》，愈曰我孟軻也，豈眞許之哉？要其志不苟矣。其它苦靡不振，或失名虧身，當塗之士，程其功實，儒者訾不純備，不爲求全之事也。然文辭亦略可概見，欲繩諸無倍要難。嗚呼，世無聖人，遂難折衷乎？予不敏，然有友數人，皆天下賢士，有張天如溥者，其一也。夫天如之文章，天下莫不知其能，予獨疑其所由者異觀。夫文貴不羈之體，而道符和平之旨，故文之工者，必振蕩咤嗟，挾其不平之心，而窮於所往，然必以爲違棄精神，觀其要妙憔悴，未嘗不謂離道也。及乎心安意弛，愷悌仁人之言，發而條直淡薄，難爲工美，修辭者所不道，是二體者立，故文士則騁其放軼，薦紳則樂其便近，文章日衰，而道亦以散。今觀天如之書，正不掩文，逸不踰道，彬彬乎釋爭午之論，取則當世，不其然乎？彼其命志，良不虛者，要亦乘時鼓運之事也。國家景命累葉，文且三盛，敬皇帝時，李獻吉起北地爲盛。肅皇帝時，王元美起吳又盛。今五六十年矣，有能繼大雅，修微言，紹明古緒，意在斯乎？天如勉乎哉！我聞獻吉陵厲近敖，元美博汎近通，然要皆賢者，天如處二者之間，以投世用，自爲過之，免於交譏。雖然，天如雖賢，得位而名益彰，夫士伏處下賤，修行不出於家，折枝之功，其道無由，如此欲爲名聲，而又不屑以文士自見，不可得也。世有奇偉之士，而僅號曰文士者，豈獨古之人不幸乎？雲間社盟弟陳子龍題於采山堂中。

支益《七錄齋詩文合集序》　夫子少負士安，書淫幕府，書櫥杜鎬，萬卷不是過，立身忠孝，敦廉養耻，言不違理，行不違則，道充身安，銖軒冕，

塵金玉，百城之表，無殊樂令。楊萬里一見張魏公，終身厲清直之操。從夫子遊，大約先修品地，次通經術，尤恥獨爲君子。講說經傳，可與侍中大春又心性然也。天如材質通敏，凡古今載紀，無不泛濫辭章，考厥故實，所爲紛綸奪席，敦尚友誼，堪同朱暉樓護養身，信心死生、貧富、貴賤間，往往文既師表一時，復刻志經濟，近倣眉山著史論，幾幾伯仲，要此非其所止。得夫子交道焉。至撰文賦詩，楮不加點，筆無停毫，江洪蕭文琰共叩銅鉢，余嘗謂昌黎韓子，振起衰敝，然道不甚行，門人張籍之徒，猶未盡帖服，貽響絕卽就，語語六通三明，登峰造極，起衰濟變，唐擬昌黎，行道救時，宋書規諷。歿四百年，得歐陽子而後推尊於人人。吾黨相期，雖不以韓歐爲歸，方永叔，或爲赤城雲霞，或爲塗山圭璧，或爲太羹玄酒，或爲鳳舞鸞翔，斟第以文詞論，則韓歐之後，能不以繼緒之事，任諸天如乎？雖然，天如爲此酌百氏，製成一家。夏侯湛溫閎，見孝弟之性；許景先豐美，得中和之氣。非易，丙夜篝燈，冬雪咿唔不休，孟堅以夜勤爲一月得四十五日，庶幾當之。吾夫子傳記忠孝節烈義俠諸篇，反復周詳，類數千言不盡，夫亦其性氣然也。又兩人讀書後，必相對反覆，至晚必計較一日所課，出其餘以及余，猶得兼史稱馬融所注有《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離騷》，所撰有賦、頌、碑、誄、書、奏之屬，凡二十一篇，後世多之。夫子年未強仕，著述刪正，周匝經史，生平不知棋局幾道，樗蒱齒名，賓燕之時，不輟書卷，周公旦朝讀書百篇，暮見七十士，庶幾近之。語云：蠶箸頭而黑，麝食柏而香。素絲之質，附近朱藍。益傭賃作食，竊聽戶壁，已幾十年，驅車入穴，擣鑿嗷杵，誠未夢見萬一，爲高業弟子，然式瞻儀度，親承音旨，醯鹹異味，屏去帖括，訪逸酉陽，映月人文，一時風尚，口談朝事，案置《漢書》，頭包露額之巾，足著踏跟之履，望星，然糠自照。捧夫子十年之筆，集成二十餘卷，先梓公寶校讐三五，不和歌《下里》，擁鼻東川。俄而哲人其萎，踐康成之妖夢；天子有詔，求司馬愧宋次道家書，或得效昇平里西堂藏書，經史子集各置三本，任昉家貧，聚之遺書。黨論日興，清流釀禍，周之夔彈之於始，阮大鋮厄之於終，而邦國書萬卷，益著是集，作萬卷家藏，護以竹漆，百年如新，當不異黑水碑商山記傳，入新羅諸國，宜若唐山人瓢中故紙，浮沉江漢間也？雖然，竟夫子之業而續行之，可充曹氏書倉。

張采《天如合稿序》 天如非名士，蓋賢士也。余習久，故知之深。然兩人相愛敬，不啻家兄弟者，非久之難，所以習之者難也。憶投分時，余二十許，天如尚未弱冠，時所稱說，猶僅文章。既延余讀書七錄齋。所謂七錄齋者，舊楹堊壁，非有完美，終歲黽勉其中，正言端行，則古昔稱先王，切切忠孝廉節，辨論既多，長短乃著。則惟覺天如心平，且性厚。夫人日事誦讀，身叛其義者，由天分薄劣，故矜已凌物，令人望而卻。況與久處，且弗求友聲，況於載籍，維心平而性厚，則五經六藝，如受師說，領家訓，通諸講習，因以畜德。故天如孳孳道古，使人忘其淹雅，樂其淵懿矣。且人倫之際，天如所處極難，乃事事反躬，上篤祖宗，近念父母，每語余云：「一手不仁，將累全體。」斯言至痛，其不聞者，則以爲雍雍默默已爾。若夫修明教術，推前引後。凡在門下，咸同憂喜。卽小善微長，欣賞累日，以故從遊遍天下，又心性然也。天如材質通敏，凡古今載紀，無不泛濫辭章，考厥故實，所爲紛綸奪席，敦尚友誼，堪同朱暉樓護養身，信心死生、貧富、貴賤間，往往得夫子交道焉。至撰文賦詩，楮不加點，筆無停毫，江洪蕭文琰共叩銅鉢，余嘗謂昌黎韓子，振起衰敝，然道不甚行，門人張籍之徒，猶未盡帖服，貽響絕卽就，語語六通三明，登峰造極，起衰濟變，唐擬昌黎，行道救時，宋書規諷。歿四百年，得歐陽子而後推尊於人人。吾黨相期，雖不以韓歐爲歸，方永叔，或爲赤城雲霞，或爲太羹玄酒，或爲鳳舞鸞翔，斟第以文詞論，則韓歐之後，能不以繼緒之事，任諸天如乎？雖然，天如爲此酌百氏，製成一家。夏侯湛溫閎，見孝弟之性；許景先豐美，得中和之氣。非易，丙夜篝燈，冬雪咿唔不休，孟堅以夜勤爲一月得四十五日，庶幾當之。吾夫子傳記忠孝節烈義俠諸篇，反復周詳，類數千言不盡，夫亦其性氣然也。又兩人讀書後，必相對反覆，至晚必計較一日所課，出其餘以及余，猶得兼史稱馬融所注有《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離騷》，所撰有賦、頌、碑、誄、書、奏之屬，凡二十一篇，後世多之。夫子年未強仕，著述刪正，周匝經史，生平不知棋局幾道，樗蒱齒名，賓燕之時，不輟書卷，周公旦朝讀書百篇，暮見七十士，庶幾近之。語云：蠶箸頭而黑，麝食柏而香。素絲之質，附近朱藍。益傭賃作食，竊聽戶壁，已幾十年，驅車入穴，擣鑿嗷杵，誠未夢見萬一，爲高業弟子，然式瞻儀度，親承音旨，醯鹹異味，屏去帖括，訪逸酉陽，映月人文，一時風尚，口談朝事，案置《漢書》，頭包露額之巾，足著踏跟之履，望星，然糠自照。捧夫子十年之筆，集成二十餘卷，先梓公寶校讐三五，不愧宋次道家書，或得效昇平里西堂藏書，經史子集各置三本，任昉家貧，聚書萬卷，益著是集，作萬卷家藏，護以竹漆，百年如新，當不異黑水碑商山記傳，入新羅諸國，宜若唐山人瓢中故紙，浮沉江漢間也？雖然，竟夫子之業而續行之，可充曹氏書倉。

《明詩紀事》辛籤卷二二引陳貞慧《山陽錄》 天如文豐蔚典贍，兼家丞、庶子之長。崇禎丁丑，余與仲馭、朗三詩酒婁上，見其賓客輻輳，幨帷如雲，口授吟謠，手校墳典，箏歌賞笑，五官並應，絕歎爲二劉更生。

又引鄒漪《啓禎野乘》 天如爲文融洽經史，詩皆三唐風格。

《蓼楚齋五筆》卷四 明末太倉張天如太史溥，於明末創立復社，主持其事，名聲震天下，初雖與同里張受先□□采齊名，後來遠出其上。余見太史所撰《春秋列國論》廿四卷，張采續成，無刊本年月，前有張采序並例詞，亦未見他家著錄。玩其書式，仍是國初時原刊圈點本。據張采例詞所云「不欲漫計工拙，殊觀生死云爾」云云，是此書之成，已在太史卒年之後。張采自稱爲「南郭張采」，亦當時風氣如此。其例詞云：「是書所闕，《列國論》尚有《雜國》一題，諸傳斷中闕文公，後闕襄公以下，其僖公間闕十餘年。《書法解》爲如所處極難，乃事事反躬，上篤祖宗，近念父母，每語余云：「一手不仁，將累全體。」斯言至痛，其不聞者，則以爲雍雍默默已爾。若夫修明教術，推

出正同志。其他所闕，亦小有條緒，隨容續布。嗟夫！朋友一倫，於今涼薄。兩人相期，二十餘年，頗著海內，未了後補，豈止文章，正不欲漫計工拙，殊觀生死云爾。」云云。張采自稱：「朋友一倫，於今涼薄。兩人相期，二十餘年，頗著海內，未了後補，豈止文章。」云云。其自負，正復不淺矣。

分論

《孟門行》《皇明詩選》卷一：卧子曰：天如忠愛，可見一斑，卒後而動聖主之思，有以也。舒章曰：得崔顥之神。

《兩直論》《古今議論參》卷四：筆底金湯。

《五人墓碑記》《古文觀止》卷一二：議論隨叙事而入，感慨淋漓，激昂盡致。當與史公伯夷、屈原二傳並垂不朽。

《春省耕而補不足》二句《欽定啓禎四書文》卷七：中有實義，故詞多膏潤而不同俗豔。

傳記

張采《庶嘗天如張公行狀》 公諱溥，初字乾度，改字天如，號西銘，遠近學者稱天如先生最顯，蘇之太倉州人。曾祖鯨，祖仲，以長子官，贈資政大夫工部尚書，仲娶於方，生三子，長輔之，官工部尚書，次天，又次翼之，號虛宇，是爲公父。娶陸，繼潘，後得副室金，實生公。虛宇公行善，多陰德，凡十子，公次居八，門房俱稱公十者，以連尚書二子云。公六七歲，奇慧，不逐童戲，兄弟中閒童戲，獨正目視亡預。晨佩管遞，從師受讀，日可受數千言，暮反，揖虛宇公所，或呼問今日何書，琅琅誦不休，虛宇公絕憐愛。數歲，見兄行習舉子業，卽私習舉子業，甚欲通古今文，苦不得買書錢。蓋虛宇公雖素封，子多弗及周，則金孺人繃蔴績衽佐。公日夜取成書，斷章手錄，其後同采讀書時，將所錄本篇篇投火，復日夜手錄。及十日或半月，同采高吟一過，又復投火。采問曷存斯，曰：「聊用彊記，奈何留滯心路？」余笑謂世間節錄本侈行，公如存者，充棟矣。用是右手握管處，大指及掌心咸成繭，五六日須割去，冬月且皸，日數沃盥。其勤學殆天性。方私習舉子業，且一年，已成章，當年師猶未知，用廢讀授夏楚，長而語采：「我自遇露生張師，始獲黃童譽。」師弟亦佩知己哉！十五歲喪父，同金母出居西郭，顏一陋室曰「七錄齋」，益讀經史諸書，亡厭。十九補博士弟子，聲聞籍甚，交一時名賢，志爲天儒。戊辰以覃恩選貢入太學。是年適余先成進士，公策款段之京師，托余邸。會所貢天下士暨公卿雅流，咸願獲交公，幸一望見，公則循牆謝不敏。而乃拜瞻宮殿，訪南北郊制，問辟雍石鼓文，上下齊魯，伏謁闕里，氣益優裕。兩人先後歸。冬季，采令臨川，公送抵錢塘江，執手欷歔曰：「出處庸有時？第舍我，踽踽獨學，行奈何？」泣數行別去。先是六年前，公延余讀書七錄齋，公晨出夜分入，兩人扃戶下帷，公上自皇古，下迄今茲，凡治亂興廢、賢愚是否，亡不殫厥理要。此如行舟，公自繫帆，置余作相風，舟行不干相風，輒時占顧。以故兩人深相得，不能頃步離，隔三日，卽信使相望。公既別錢塘歸，果踽踽頗不聊，又念友生若參昴，古學罔攸明，因集吳越間俊造，凡經明行修一輩，定規模要計程課。既集，公颺言於衆曰：「不殖將落，毋陷匪彝，毋讀非聖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厥長，毋以辯言亂政，毋干進喪乃身。嗣今往犯者，小用諫，大則擯勿與。世教衰，茲其復起，名社曰復，共勗諸。」衆咸曰：「諾。」於是復社之名振天下，由吳越以及四方，凡其地俊造，經明行修者，以不得與爲恥。采在臨川，聞之曰：「善哉張子，志則廣矣。難乎其後也。」屆庚午辛未，連舉成進士，廷推善文章，任翰林選者，無出公右，選翰林院庶吉士。公生平謂人：「丈夫貴有志，昔人稱三不朽，要各有類。如德則修身及家，均平天下，否者備顧問，奏對三雍，爲國家作述禮樂，昭宣教化。功則爲社稷臣，勒名旂常。否者表章六經，裁量子史，俾後學有所依倣，稽勳亦不在撻伐下。言則冠豸螭陛，屈軼指佞，言行道亦行。否者著成一家，藏諸名山，使千萬世知有其人，比於龍門扶風。」又每恨無鞅掌才，不任奔奏，以此讓人。同志知其托寄有在，及官翰林，思一有所表見，卽口語不能無予奪。又性淳古，所不可輒面赤不應，讒言遂孔張，執政要人耽耽視。公賦青蠅曰：「先人未淺土，苟不獲歸襄厥事，則願以身祭百蟲。」壬申請假歸，營卜宅兆，葬其父虛宇公，手自卒瘏，未嘗屑屑問諸兄弟。發所庋書不下數萬卷，丹黃白繹，無寒暑間，海內學者爭及門，屨滿戶。當是時，要人方伺間不得，與其黨謀曰：「若聚徒何

爲？是再指而蘗也。」欲發猶未有名，而往之恥不與復社者，心啣其事，獻謀曰：「故時若立復社，名甚著，今加婁東，指爲黨人，曰婁東復社，即可不必有踪跡，將一網盡。」丙子招里中猾條事及之，下提學御史，望風者謂公固時所忌，訐公可進身，遂縗服伏闕，云已去官白婁東，連疏詆復社，下巡撫都御史。提學御史倪公元珙言：「諸生誦法孔子，引徒旅誦習，實非黨，亡可罪者。且文章爲士精心，即國元氣，厲治士，不便。」執政恨御史庇士，鐫二官。巡撫都御史張公國維言：「疏詆者云官自有本末，與婁東絕不屬，年月可覆，難誣證。」有旨切責，必批根乃已，牽連六七年，而公怫怫死矣。公死後，復有攻公希跳獄者，再得嚴旨，責公及采各自陳。采謹齋沐具疏，備述復社端倪，中云：「誚復社是臣事，則出處年月不符。謂復社非臣事，則生同砥礪，死避羅弋，負義圖全，臣不出此。」末且云：「念溥日夜解經論史，矢心報稱，曾未一日服官，懷忠天地，即今嚴綸之下，並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既草疏，焚一爐香，向公木主呼曰：「天乎，公固亡罪，我杜門，我不敢逃死，已任天子聖明，可無他惜不與社事，痛公一生汲引，乃加罪，我本末》，隨事屬論，粲成大觀。又取《南北史》，用《魏齊周書》，較量同異。他者，赫然怒，相見黃泉矣。」疏上，上亦鑒書生文社無足究，旋得公素行，心憐之，有旨：「其勿問。以後文社課業，首要端飭身心，講求忠義，不得徒尚浮華，標榜延譽。提學臣嚴誠毋忽。」事白，於是御史劉公熙祚、給事中姜公埰，交章薦公砥行方聞，所纂修經史有功典學，請悉徵遺籍備乙覽。奉旨如御史給事言，書屬提學御史呈進，天下傳而頌之。倪公賢者，張公一代名卿，劉公按楚死國難，姜公直言受廷杖，四公不輕許人，即公事狀無待辨。公事親孝，既長，依母側如孺子。待兄弟友。兄弟十人不一母，又情性差別，凡諸兄弟嫁女娶婦，不辭頻復。交朋公未出西郊，顏所居曰蓼樓，既通籍，友有信。州諸生沈承，字君烈，負才而夭，妻薄少君相繼，遺孤僅生五月斷乳且斃，公抱歸，撫爲子，名張忱，余字以第三女。後余女死臨上，忱隨公死京師。公與君烈交不厚，第憐才自急義耳。蒙師劉振溪死，公撰文哭祭，迨次年五月一週，常禮稱期而小祥，公始柩前立嗣成服，則公不視者凡一年。約管子士琬卜地成葬，歲恤其妻若子。友人何孝廉南春、杜秋曹麟徵、曹憲遺腹舉女以後，采不能辭責矣。公生時，與采雖不同宗譜，家人第呼南門西門，以所居稱謂，實不分兩家。沒後處分，采固不避劇易，嗣定，即卜地西門外婁江西館南岸崑山之三十保，以崇禎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成葬。按公生孫樵、樊宗師，中返於醇，倣韓歐大家，既融洽經史，遂出西漢。詩率筆題咏，皆三唐風格。讀書日高起，漏下四鼓息，起坐書舍，呼侍史繕錄，口占手注，旁侍史六七輩不給。固切友聲，書生故人子挾冊問，無用剝啄，輒通

孫縶。所撫外家女，公許字采長男於臨。茲墓前石，托明公信史傳後。嗣子藐孤不勝文，采辱後死，敢次歷履。嗟夫，毀譽遇也，窮通時也，生死命也，蓋棺定論，恃此心爾。惟明公知亡友稔，請垂褊錄。謹狀。

《明史・文苑傳四・張溥》（存目）

紀事

黃宗羲《思舊錄》 張溥，字天如，太倉人。戊辰，相遇於京師。庚午，同試於南都，爲會於秦淮舟中，皆一時同年，楊維斗、陳卧子、彭燕，又吳駿公、萬年少、蔣楚珍、吳來之，其以下第與者，沈眉生、沈治先及余三人而已。余宿於天如之寓。甲戌，余與馮研祥同至太倉，值端午，天如宴於舟中，以觀競渡，遠方來執贄者紛然。天如好讀書，天姿明敏。聞某家有藏書，夜與余提燈而往觀之。其在翰苑，聲價日高，奉之者等於游、夏。門無益友，天如亦自恃其才，下筆豐豔，遂無苦功入細。嘗以泥金扇面信筆書稿，故所成就不能遠到，爲可惜也。

著録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詩經注疏大全合纂》三十四卷。　又《經籍四》：《春秋三書》三十二卷。　又《經籍二七》：《史論二編》十卷。　又《經籍五八》：《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一百八十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　《周易注疏大全》六十七卷，《詩經注疏大全合纂》三十四卷。　又卷二：《春秋三書》三十二卷。　又《經籍二七》：《史論二編》十卷。　又《經籍五八》：《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一百八十卷。　又卷二八：《七錄齋集》十二卷，《詩稿》三卷。　又卷三一：《古文五刪》五十二卷，《漢魏百三名家集》（西漢九人、東漢十一人、魏十二人、晉二十二人、宋八人、齊六人、梁十九人、陳五人、北魏二人、北齊二人、北周二人、隋五人）。

《明史・藝文志一》 張溥《詩經注疏大全合纂》三十四卷。《春秋三書》三十一卷。《四書纂注大全》三十七卷。　又《藝文志二》：《宋史紀事本末》一百九卷、《元史紀事本末》二十七卷。《史論二編》十卷。　又《藝文志四》：《七錄齋集》十二卷、詩三卷。《古文五刪》五十二卷、《漢魏百三名家集》。

《四庫全書總目・詩類存目一・詩經註疏大全合纂》 三十四卷。明張溥撰。【略】自宋儒說《詩》廢序，毛、鄭之學遂微。明永樂中修《五經大全》，詩則取鄱陽朱克升疏義，增損劉瑾之書，懸爲令甲，經學於是益荒。溥是書雜取註疏及《大全》合纂成書，差愈於科舉之士株守殘賸者。然亦鈔撮之學，無成就不能遠到，爲可惜也。

又《春秋類存目一・春秋三書》 三十二卷。明張溥撰。【略】是書第一編曰《列國論》，凡二十四卷。第二編曰《四傳斷》，凡七卷。第三編曰《書法解》。凡一卷。同時徐汧、張采爲之序。采又有例言，稱《列國論》中尚闕《雜國》一題；《四傳斷》中僖公闕十餘年，文公全闕，襄公以下亦全闕。采間爲補之。《書法解》爲目多端，僅成一則。溥與采倡立復社，聲氣交通，蔓延天下，爲明季部黨之魁。其學問則多由涉獵，未足專門。其所撰述，惟《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搜羅放佚，採摭繁富，頗於藝苑有功。然在當時，止與梅鼎祚《文紀》諸書齊驅並駕。較之楊慎、朱謀㙔考證，已爲少遜矣。至於經學，原非所擅長，此書爲未成之本，亦別無奧義。采等以交游之故，爲掇拾補綴而刊之，實不足以爲溥重也。

又《史評類存目二・歷代史論二編》 十卷。明張溥撰。【略】是書總論史事，起三家分晉，至周世宗征淮南。議論凡近，而筆力尤弱，殊爲不稱其名。題曰二編，蓋尚有前編，今未之見。

藝文

張采《祭張天如文》（存目）

祁彪佳

論述

姚希孟《祁虎子稿序》 每歲春榜下，必有一二英妙爲時所豔稱，其以汗血之足，騰驤千里，是必駒齒未脫，龍文早見，秉天授之奇，超耆宿而上之，造物者私其材，非私其過也。今年長安中，無問識不識，爭物色祁虎子，匹馬道上，觀者如堵牆。而余私自慰，則以知虎子最眞，又最早，無俟慈恩塔下觀探春年少郎，知有祁虎子也。猶憶壬子秋，余廁賢書，謁爾光先生於南邑中名賢著述，搜訪靡遺。獨惜忠敏祁公，當明季南遷之日，移疾歸休，以身殉國。其成仁大節，及歷歷中外之宏謨遠略，具載於《明史》本傳及《勝朝殉節諸臣錄》。而《寓山文集》值兵燹散佚之餘，世無傳本，不克與同里劉忠介、倪文貞諸集同登天祿，爲金匱石室之藏。及今徵文攷獻者，皆以爲越中闕典。因延訪故家，力爲摭拾。鴻文隻字，巨細畢該，釐爲九卷，而以史傳行狀遺事爲附錄一卷，又以公配商眉生夫人及二子理孫、班孫、長女德淵、第三女德瓊、季女德蒓、長子婦張德蕙、次子婦朱德蓉一家眷屬之詩若詞編於集末，都爲四冊，以永其傳。於公之生平大著作雖未能臚載無遺，而立朝行己之概，已無往不流露於寸珪尺璧之中。使後之學者讀奏議而想其忠謇，讀制義而挹其經腴，讀救荒、施藥及與郡縣守令議賑、弭盜諸書而知公之留心於時務，讀《寓山志》及《越中園亭記》而知公之適意於林泉，讀詩、詞、尺牘而知公之逸致，讀《錦囊集》而知公倡隨之雅，讀《紫芝軒逸稿》及《未焚集》而知公家學之富、遺澤之長，斯誠藝林之盛事，越乘之祕資也。【略】道光十五年乙未夏五，會稽吳傑撰。

《惜陰堂彙刻明詞提要・祁忠惠公詞》 山陰祁氏，世代簪纓，家傳風雅。宏吉尤崛起，致身匡國，行誼具詳國史本傳。小詞特多山林逸趣，有合於心遠地偏之風。其《水龍吟》（「閒話風月」），【略】其曰「憑誰細討」，其曰「盡幽人吟餘醉倒」，則特立孤行，衆人皆醉之意，已經流露於言外。而《蝶戀花》下闋云：「林畔晚煙平一派，穀口柴門，似聽樵歌賽。明月欲來松影外，寒鴉猶帶斜陽在。」則幾於朱希眞之樵歌，乾坤清氣，由以得來，恬適之趣，性情具見。明詞疲薾，豈其然乎！惜全集中僅詞五首，或尚不足以闚其全豹也。

傳記

祁熊佳《行實》 先生諱彪佳，字虎子，一字幼文，號世培，姓祁氏。晉大夫奚之後。父夷度公，諱承㸁，甲辰進士，仕至大參。所至有惠政，祀名宦者五。先生於萬曆壬寅年降生，有異徵，夷度公喜甚，知非常兒。先生十七歲舉浙江鄉試，二十一歲壬戌，同文震孟榜進士出身。次年謁選，得福建

興化府理刑。先生自幼奉夷度公持身養心之學，杜門讀書。及履任，僚屬士紳皆以先生貴介，且弱冠掇第，不悉民隱，而豪猾舞文，可隱而欺也。及視事數月，民風利弊，獄情錢穀，無不洞若觀火，迎刃立解，一時驚異嘆服。三載奏績，多異政。時海寇窺伺，撫軍授以符曰：「獲寇斬以徇。」先生以撫綏爲主，首捐俸築土堡，練鄉兵，所擒獲脅從及爲盜不久者，皆薄責釋之。惟數人爲久盜，猶不忍即決，令獄卒善慰諭之，陳酒食使陳海上情形。盜咸醉飽，不覺吐實，方以眞盜決。先生之愼刑務得情，大率如此。時米缺價湧，飢民遑遑，先生即嚴閉糴之禁，搜積囤。又嚴強糴之法，衛囤戶。米價既平，貧富咸利焉。從前直指權寄司李，故司李諸役，雖巨奸積蠹，無敢過而問者。先生曰：「直指以摘奸責司李，奈何爲藏姦藪。」遂倡議，凡訪衙蠹，先求司李，識者謂先生戢下役得自治治人之道。偶署郡邑篆，革耗清弊，曲體下情，等於慈父。至於禁豪右之私祝，定軍譁於頃刻，懲刁訟之囂風，絕苞苴之請託，勁骨清操，實心惠政，至今莆人咸尸祝焉。己巳，居父喪哀毀，廬墓化山，時歸奉養太夫人。服闋，考授御史，巡視皇城。先生欲破積玩，力爲澄肅，即上賞罰激勸一疏。又請召對遍及九卿臺省，以廣咨詢。又抗疏犯顏救宣撫沈公棨於獄。又疏：「邇來六卿之長，詰責時聞，引罪日見，恐漸至揣合免罪，卸責潔身。」又痛言京營操練，忽遣七臣參閫政，遂事借寶趨承，恐營政更玩，蒙蔽愈甚，言皆觸諱。又上合籌天下全局疏，言三大要、四大勢，皆百年至計。時上以修省宿文華殿，因條上民間大苦十四條，及帶徵預徵之害，較鄭俠《流民圖》更爲詳盡。上覽之惻然，亟命釐革，惜當事者泄泄如故也。三月，奉代巡蘇、松命。時宜興方有豪奴亂民之變，奉旨屢促受事涖任。入境，首以十革、十四申、九詢檄下郡邑。革者，舉漏規弊政而革去之也。申者，舉良法善政久失墮者申明而亟行之也。詢者，國計何法以抒絀，民生何法以甦悴，奸惡何法而靖，盜賊何法而息，令各郡邑出己意一一條對。不特地方釐革昭然，且以知有司之敏拙賢否也。先時，三吳宦僕凌小民，宜興爲甚。鄉紳陳一教，二子皆居翰林，勢赫奕。豪僕肆毒，激地方變，焚陳氏室廬，發其祖墓，奸黠者乘機竊掠，恃罪拒捕，幾成大亂。朝議咸推先生有定變才。先生即先巡歷，首正豪奴罪以平衆憤，次擒首亂以伸國憲，變遂定。又訪吳中罣惡累治不悛者，大會縉紳父老，遍詢之。咸曰：「可殺者四人。」一時斂戢。因講聖諭，賞良善，使民知所勸。又念奸猾久濫，密遣人取各屬監舖簿，令報其由。情輕者悉與保釋，有情重杖殺之，陳其屍。三吳惡棍，

例，臺省外轉，必由臺長掌道牒送，昌時以私意竟推六員。先生曰：「二百八十年職掌自予隳矣。」遇昌時於朝，面折之。因連疏明職掌，並言昌時奸邪。時舉朝方懾首輔，並懾昌時，多爲先生危者，先生不顧也。是後周輔、吳昌時俱以賄敗服辜，人始服先生定識。計典竣，例陞卿寺，先生遜辭。差刷南畿卷，臨行，疏上三大弊。抵家，疏乞休，不允。先自壬午冬冒險入都，又矢心竭力於計典，勞瘁疾作。及聞李賊逼京城，先生曰：「引病於此時，如君臣義何。」即力疾赴南畿，而先帝殉社稷凶問至矣，望闕號慟，幾不有生。時福王入南都，二三宵小欲速正位邀首功，獨先生昌言於衆，以監國爲正。時史公可法心服先生議而不敢主。適三吳大變將作，衆推先生按吳，威德猶在人心，遂奉命以原銜按蘇、松。先遣牌遍諭諸屬，專以揚清懲墨，殄暴撫良，除疾苦，舉人才爲務。人心懾服。士民聞先生至，如獲更生。六月，陞大理寺寺丞，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等處。不數月，又進階右副都御史，蔭一子入監讀書。先是騎兵寓京口者強攫民物，浙將見之不平，遂相激而鬬。浙將戰死，騎兵乘勢焚略。先生時履任方八日，聞報，晝夜兼進。騎兵聞先生移鎮，即乘舟遁，覆其數舟，斬級數十，變遂定。先生即單騎視焚劫地，勞問被難居民，計戶給金錢，民賴以安。時四鎮開藩江北，實眈眈江左，聞先生佈置周詳，軍聲大振，咸以玉帛來候。先生報書，感以大義血誠，至是不復以事擾三吳，亦無一卒敢私渡者。四鎮中高杰跋扈更甚，駐師瓜洲，先生訂期渡江，會於大觀樓。杰意先生文士，不敢輕離潤城，至期，風大作，謂先生艱於渡江。及遙見先生輕裘緩帶，惟隨老胥小吏數人，愈駭服，亦盡撤其部下將士。先生披肝膈，勉以共獎王室，杰唯唯曰：「杰閱人多矣，如公者，甘爲公死。公在吳一日，杰一日遵公約。」共案一飯而別。歸舟，風更急，屢瀕於殆。比登岸，已二鼓矣。於是設笥以廣受言，開館以禮賢士，優廩以儲將材，輕賦以定經制。而馬、阮奸黨，嫉正人如仇，欲逐劉念臺先生，並逐先生，遂嗾其私人張振孫疏糾先生矣。先生皆不屑與辯，引疾疏辭，回籍調理。蕭然行李，惟舊書敝衾。抵家不入門，直探兄季超先生於雲門山舍，日夕靜對，談心性之旨。時見朝政日亂，奸邪日進，先生自分一死，預爲櫬置之山中，意欲自決太翁墓前也。五月，南都不守，三吳瓦解。六月，黃石齋先生與少宰王東里疏起先生少司馬，總督蘇、松，且云：「自吳門來，士民萬口惜先生早解兵柄，願得一至吳爲士民主，則人心立振，十萬衆立集。」適師逼武林，兼以書幣聘，先生卽欲引訣。閏六月初四日，聞諸紳有渡江者，遂密語兄季超先生曰：「此其時矣。」初五日，攜子理孫出山，抵家，已絕粒三日，紿家人曰：「吾當至杭面辭。」遂飲啖，神色怡和，舉家咸不疑有殉節事。至寓山，顧謂子理孫曰：「昔文信國臨終，貽書其弟，囑以文山爲寺，吾亦欲捐此爲淨業地，汝其善承吾志。」晚，命具酌，紿其子暨坐中弟姪輩曰：「其就寢，爲夙興西渡地。」童僕皆散去，止留契交祝季遠款語。乃步廊下，星月微明，望南山笑曰：「山川人物，皆屬幻景。山川無改，而人生忽一世矣。」復謂季遠可歸卧。季遠倦且寢。少頃，季遠夢中聞啓戶聲。急執燭視案上，乃告別祖宗文也。季遠遂號慟曰：「先生今夕殉節矣。」時子理孫雖遵命假息，轉展不成寐，驚起躃踊。有頃，東方漸白，見梅花閣前水理孫露角巾寸許。亟就視，先生正襟跏趺而坐，水纔過額，衣冠儼然，面若有笑容。蓋絕筆中有「含笑入九原，浩氣留天地」句，先生乃預志之矣。理孫痛絕，漸甦，跪開遺書，詩文書囑共七通，皆書於是夕談笑中者也。後贈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謚忠敏，追贈曾祖、祖、父三代如其爵，蔭一子中書。子理孫奉窀窆於亭山之陽。子二人：理孫、班孫。孫二人：昌徵、曜徵。

嗟乎，先生遺命：「遭時大變，死有餘愧，勿立銘旌，勿求誌傳，勿受弔殮，勿用冠帶。」又命諸所遺言不得刻行，恐涉惡名。不肖熊佳夙承兄誨，敢不以先生之志爲志。惟得於家庭親所記聞，毋諛言，毋飾詞。謹誌其行實而狀之如此。

《罪惟錄》列傳卷一二下《祁彪佳》（存目）

毛奇齡《明少傅兵部尚書前巡撫蘇松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祁公傳》（存目）

《靜志居詩話》卷二〇 祁彪佳，字幼文，紹興山陰人，天啓壬戌進士，除興化府推官，選授福建道御史，巡按蘇松，改南京畿道，以大理寺丞轉巡撫應天都御史，謝病歸。乙酉閏月自投寓園池中死。祁公美風采，夫人商亦有令儀，閨門唱隨，鄉黨有金童玉女之目。其司理莆陽也，慮閩人語近侏離，預遣人潛往買二粗婢，詢其鄉音，及升廳事，胥吏多操土語侮公，公佯不知，於狹旬後，按籍遍召在官人至，一一聲其罪，衆驚，以爲神。【略】公嘗治別業於寓山，極林壑之勝，乙酉閏月六日坐園中，題其案曰：「圖功爲其難，潔身爲其易。吾爲其易者，聊存潔身志。含笑入九泉，浩然留天地。」又書曰：「已治棺寄葴山戒珠寺，可取以斂我。」是夜兄子鴻孫侍側，夜分不寐。公第

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逮鴻孫倦隱几，步至放生碣下投水，昧旦猶整巾帶立水中。子理孫、班孫葬之園旁，舍池館爲寺，塑公像於堂，至今存焉。

《明史・祁彪佳傳》（存目）

乾隆《福建通志》卷三〇（存目）

著録

《八千卷樓書目・集部・別集類》《祁忠惠集》十卷、補編一卷，明祁彪佳撰，刊本。

又《祁忠惠文集》八卷，明祁彪佳撰，《乾坤正氣集》本。

《全節記》《明代傳奇全目》卷四《全節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全節記》：（存目）。

《玉節記》《明代傳奇全目》卷四《玉節記》：（存目）。

藝文

黄宗羲《思舊錄》 祁彪佳，字虎子，山陰人。其爲蘇松巡按，悉取打行火囤之流杖殺之，列郡肅然。南渡，復巡撫蘇松。乙酉，大兵將渡，公出居寓園，夜半，自沈于水。余嘗與馮留仙鄴仙訪之於梅市，入公書室，硃紅小榻數十張，頓放書籍，每本皆有牙籤，風過鏗然。公知余好書，以爲佳否，余曰：「此等書皆閶門市肆所有，腰纏數百金，便可一時暴富。唯夷度先生所積，眞希世之寶也。」二馮别去，留余，夜深而散。

《隨園詩話補遺》卷五 前朝山陰祁忠憫公彪佳，少年美姿容，夫人亦有國色，一時稱爲金童玉女。後殉國難，赴池而死。余遊寓山，爲公讀書之地，遺像猶存。園中竹上或題詩云：「孤忠願逐水波清，聞說降幡豎石城。龍種已潛寧惜死，多冠端坐儼如生。一拳石聳含雲氣，四負堂開照月明。今日豐碑傍古岸，苔斑猶似舊縱横。」末書「嶽峰」二字，不知何人所作。旁又有無名氏在竹上刻三字云：「此人通」。

吴炳

論述

綜論

《曲話》卷三 石渠四種中，以《綠牡丹》爲最，《療妬羹》、《畫中人》次之。《療妬羹》《題曲》一折，逼眞《牡丹亭》。如云：「一任你拍斷紅牙，拍斷紅牙，吹酸碧管，可賺得淚紛沾袖，總不如《牡丹亭》一聲《河滿》便潸然。」「四壁如秋，半響好迷留，是那般憨愛，那些癆瘦。只見幾陣陰風涼到骨，想又是梅月下俏魂游。天那！若都許死後自尋佳耦，豈惜留薄命，活作羈囚！」此等曲情，置之《還魂記》中，幾無復可辨。

又《西園記》：亦石渠四種之一也。末《道場》一折，車遮韻，純用入聲，尖刻流利，允稱神技。

又 粲花三種，情致有餘，而豪宕不足。

吴梅《粲花五種總跋》（存目）

分論

《綠牡丹》 牡丹花史《〈綠牡丹〉跋》：佳人善詩，詞場舊例也。但他劇或情詞聯咏，或艷語流傳，雖則稱奇，殊爲傷雅。沈、車二姝，妙在暗中主盟，暗中締社，機關巧藏，風情不漏。蘊藉風流，於此乎最。 吴梅《〈綠牡丹〉跋》：兩衡堂刻此書，《情郵》尚未脱稿，故僅有四種。余聞昭文黄慕韓（振元）云：「《綠牡丹》爲烏程相國脩怨（詳見後跋）。經黎媿庵燬板後，金陵重刊者已石渠改本矣。」此説不知何據。余謂復社涇渭太嚴，標榜過甚，遂至人品

糅雜，亦清流君子操之過激也。石渠此作，雖傷忠厚，而文采蘊藉。不知者亦莫明所指。就文論文，固夐絕詞壇矣。

《畫中人》 吳梅《〈畫中人〉跋》：此記以唐小說眞事爲藍本，今俗劇《斗牛宮》卽從此演出。蓋因范文若《夢花酣》一記事實欠妥，別撰此本，意欲與臨川《還魂》爭勝。觀記中各下場詩，卽可知命意所在。十六齣後云：「不識爲情死，那識爲情生？」末齣後云：「河上三生留古寺，從今重說《牡丹亭》。」是卽臨川「生而可死，死而可生」之謂也。惟細繹詞意，有不僅摹效臨川者。《圖嬌》、《玩畫》、《呼畫》諸折，固是若士化身，可以無論。《拷僮》折絕似《西樓》之《庭譖》，《攝魂》折絕似《紅梅》之《鬼辨》，《再畫》折絕似《幽閨》之《走雨》，《魂遊》折又似《西樓》之《樓會》。余故謂此記爲集大成也。石渠諸作，局度雖狹小，而結構頗謹嚴。記中以華陽眞人爲一部主腦，而以幻術點綴其間。蓋因戲情冷淡，借此妝點熱鬧，此正深悉劇情甘苦處。明季作家，皆用此法。如《牟尼合》之賽馬，《秣陵春》之廟市，《愼鸞交》之花榜，皆冷熱調劑法也。至以塡詞之法，施諸南北曲，亦惟桑花爲工。明初作曲專尙本色，自《香囊》、《荊釵》、《玉玦》、《水滸》等曲，專尙塗澤，去元以妍雅爲宗。而中葉後，如《曇花》、《紅梅》之《鬼辨》，《再畫》折絕似《幽閨》之《走雨》，《魂遊》折又似《西樓》之《樓會》。余故謂此記爲集大成也。石渠諸作，局度雖狹小，而結構頗謹嚴。記中以華陽眞人爲一部主腦，而以幻術點綴其間。蓋因戲情冷淡，借此妝點熱鬧，此正深悉劇情甘苦處。明季作家，皆用此法。如《牟尼合》之賽馬，《秣陵春》之廟市，《愼鸞交》之花榜，皆冷熱調劑法也。至以塡詞之法，施諸南北曲，亦惟桑花爲工。明初作曲專尙本色，自《香囊》、《荊釵》、《玉玦》、《水滸》等曲，專尙塗澤，去元人愈遠。桑花則雅而不巧，腴而不艷，字字從性靈中發。遂能於研鍊中別開生面，此眞剝膚存液之境。余最愛《攝魂》一套，以爲不讓《南柯・圍釋》云。

《療妬羹》 《劇說》卷三：演小青故事爲傳奇者，有《療妬羹》、《風流院》兩種，當以徐野君《春波影》爲最。《妬羹》，朱价人京藩之《風流院》，易千秋爲馮致虛。以千秋之才，因小青而反沒，不亦冤哉！」劉世珩《〈療妬羹〉跋》：吾友況阮盦舍人《選巷叢談》載：小青，名玄玄，廣陵馮氏女，錢塘馮具區子雲將妾，載籍罕言其姓，爲同主人諱也。《西湖志餘》云：姓喬，容，屛之孤山。某夫人者，錢塘進士楊廷槐妻也，與馮有親。夫人頗知筆墨，故相憐愛，欲爲作脫身計，小青不可。夫人從官北去，小青貽書與訣，鬱鬱以終，蓋志節女子也。墓在孤山之麓。詩稿爲大婦所焚，僅存十餘篇。陸繁弨有《小青焚餘集序》。女弟名紫雲，會稽士人馬髦伯(文璧)姬，姿才絕世，既精書史，兼達禪宗，惜亦早卒，著有《妙山樓集》，見髦伯所譔《事略》，及吳道新《紫雲歌》。歌中有云：「西湖烟水西泠樹，小桃花繞斜陽暮。寒食東風哭杜鵑，雙鴛家傍蘇卿墓。」則亦葬孤山也。或云：小青弟，名紫雲，卽冒

辟疆歌童。則是附會之說。然小青《寄楊夫人書》云：「老母悌弟，天涯遠隔。」則固自有弟，但不知何名耳。參互諸家之說如此，或云：「小青本無其人，蓋折一情字耳。」無論其說與諸家蹖豁，試問：情字是否從小？寧非固陋之尤？云云。余刻吳忠節(炳)譔《石渠五種傳奇》中，有《療妬羹》一種，卽傳小青事。言小青姓喬，揚州人，初爲褚大郎買之作妾，大婦苗氏不容，幽閉孤山。楊夫人顏氏以計得脫，乃爲楊不器妾。後舉一子，竟成美滿姻緣。特與阮盦筆記小異耳。　吳梅《〈療妬羹〉跋》：此記之作，石渠以朱京藩《風流院記》微傷冗雜，因作此掩之，結構謹嚴，確較失作爲佳。第朱本亦有不可沒者。《稽籍》一齣，以湯顯祖爲風流院主，將西湖佳話襯託麗娘，隱作小青影子，如戴三娘、沈倩姬、楊六娘、俞二姑輩，一一付諸歌詠，文字又極瑰麗。此正荒唐可樂，較石渠似勝一籌矣。又《下第》折，以富貴湯米四人，說盡科場之弊；《絮影》折，插入盲詞一段，大破魏閹之奸，皆淋漓痛快之文。世人未見此記者多，遂以吳作爲佳，亦無足怪也。吳作佳處，以《梨夢》、《題曲》、《絮影》、《畫眞》、《哭柬》爲最。而以小青改嫁楊不器，與朱本改適舒潔郎同一無謂。此由文人作劇，須當場團圓，不得不借一文墨之士，作爲收煞，非無因也。小青事作傳者至多，以余所見，如徐野君之《春波影》，來集之之《挑燈》劇，皆是雜劇體格。《挑燈》劇中，〔十二紅〕一支，尤爲神品。至傳奇，實卽隱以自寓。唐人小說如《周秦行紀》，已開此端矣。小青《冷雨幽窗》一詩，則惟朱、吳兩本耳。至張子虞之《梅花夢》並吳作，亦未見過，放膽塡詞，實無可取處。而自負不淺，殊不可解。此記傳唱，止《題曲》、《澆墓》二折。惟可云勁敵。《得箋》一曲，摹寫狂奴故態，卻勝朱作十倍。吳鳳山出藍之譽，通行《澆墓曲》，又與此記《吊蘇》折不同，未知出自誰手。而文頗幽豔，爲備錄之，以俟博雅者考焉。

《西園記》 吳梅《〈西園記〉跋》：此記與《畫中人》故別蹊徑。《畫中人》摹寫離魂光景，自死之生，在一人上着想。此則玉眞、玉英，一生一死，就兩人上分寫，各極生動。又《畫中人》之胡圖，與此記之王伯寧，同一俗物。而寫胡圖處，語語絕倒，寫伯寧處，則語語爽快。《冥拒》一折，尤爲千古奇文。自有淨丑以來，無此妙人妙語。〔混江龍〕一支，痛詈紈綺子弟。〔寄生草〕曲，又調侃文人。此等詞，宜擊唾壺歌之，豈料出諸淨角口吻。余故謂五種內，

淨丑角以此記爲最也。且明人傳奇，凡淨丑諸色，皆不從身後着筆。此作直是創格，當與《綠牡丹・簾試》齣，同爲破天荒之作。劇曲中，能注重淨丑諸色，方稱名手矣。亡友黃摩西（振元）謂，此記影射葉小鸞事。余細讀之，殊無佐證。西堂《鈞天樂》，確爲小鸞而發，石渠恐未必然。余謂詞曲中有寄託最易賈禍，石渠《綠牡丹》一書，已幾興大獄。豈有作此記時，再不檢點乎？李笠翁《曲部・誓詞》云：「加生旦以美名，既非市恩於有託，抹淨丑以花面，亦屬調笑於無心。」凡作傳奇，宜佩斯語。《閒居雜綴》：《西園記》，明宜興吳炳五種曲之一也。世稱粲花詞可並玉茗，其佳妙蓋不待言。此記關目，極生動離奇，述之以資談吻，惟本事無可考。或其自喻，亦未可知。開卷《西江月》云：「買到蘭陵美酒，烹來陽羨新茶。」已逗出自己籍貫矣。

《情郵記》　無疾子《〈情郵記〉小引》：無情則死，有情則生。宇宙間，文人韻士，艷姬逸女，相求相望，倏聚倏散之緣，無情者都認作死煞底板，有情者從旁睨之，輒冷然曰：「此大塊之蘧廬，而人生之信宿也，則郵之說也。郵亭半宿，千古傳爲風流佳話。茲又曷爲乎傳爾？」曰：「傳，則傳其奇者而已矣。」凡見面成思，聞聲起慕，或倩魚覓耗，或假鳥尋蹤，皆出尋常情理之中，種種殊無奇處。此記，香閣中有兩能詩女子，一奇也。先後居停，一詩兩和，二奇也。郵亭何地？婚姻何事？咏於斯，夢於斯，證果於斯，三奇也。情深聯和，一而二，三而四，競秀爭妍，各極其至，四奇也。甚而樞府之金屋，不克藏娃，運使之鐵腸，不堪留息，婉轉作合，雙締良姻，五奇也。至其曲白關目，無不遠駕元人而上。昔若士譜《牡丹亭》，柬友人曰：「此案頭清供，非氍毹上生活也。」余以爲白香山作詩，必使老婢悉解。持此問若士，未免唐突。自此記出，而案頭畜之令人思，氍毹歌之令人艷。夫子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是之謂夫！　吳梅《〈情郵記〉跋》：此記就元劇《風光好》變化張大之。石渠《自題》詩云：「曾聞一曲風光好，學士而今夢已醒。別譜揚州四酬和，須知不是舊郵亭。」其意頗顯。通本載劉生遇王慧娘、賈紫簫事，俱在郵舍，故曰《情郵》。而其《自序》，又就郵字發揮，可云慧解。如云：「色以目郵，聲以耳郵，臭以鼻郵，言以口郵，手以書郵，足以走郵，人身皆郵也，而無一不本於情。」此等語，可知胸襟之闊大，非粉碎虛空不能有此妙諦也。呂藥庵讀此記，比諸武夷九曲，蓋就記中結構言之。余謂此劇用意，實似剝蕉抽繭，愈轉愈雋，不獨九曲而已。《賒許》、《夢因》二折，明人曲中罕有能及者。石渠他作，頭緒皆簡，獨此曲刻意經營。文心之細，絲絲入扣，有意與阮圓海爭勝也。兩衡堂刻《粲花齋曲》，僅存四種。此記最後出，故金陵各坊本皆無之。余嘗謂，此記爲石渠之冠，亦爲明代各傳奇之冠。全書具在，吾非阿好焉。至就文字論，則《閨恨》折之〔囀林鶯〕〔黃鶯兒〕，《題驛》折之〔金絡索〕，《卑冗》折之定場白，《補和》折之〔豆葉黃〕〔玉嬌枝〕，《見和》折之〔醉太師〕，《問婢》折之〔雁過聲〕〔傾杯序〕，《代聘》折之〔長短拍〕，《追寵》折之〔三字令〕，《賒許》折之〔降黃龍〕等曲，字字嘔心雕肝，達難達之意，言難言之情，使讀者莫知其用筆所在。自是君身有仙骨，非後人所能摹效矣。萬紅友爲石渠之甥，《風流棒》一劇，酷類此記。而出語雋永，尚不及舅氏，何論他人乎？曲中有石渠，吾嘆觀止矣。

傳記

康熙《廣東通志》卷一三　吳炳，宜興人，進士。崇禎十四年任副使。

《明史稿・吳炳傳》　吳炳，宜興人，萬曆末進士，授蒲圻知縣。崇禎中歷官江西提學副使，江西地盡失，流寓廣東。永明王擢爲兵部右侍郎，從至桂林。令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仍掌部事，又從至武岡。大兵至，王倉猝奔靖州，令炳扈王世子走城步，吏部主事侯偉時從之。既至城，已爲大兵所據，偉時亦死之。

同治《崇陽縣志》卷六（存目）

同治《蒲圻縣志》卷六　吳炳，字可先，直隸宜興人。萬曆己未進士，四十八年仕。氣度溫和，斷事明愼。善造口登耗，與張光前同稱撫按。屢循良第一，去，立有碑生祠，陞刑部主事，調工部，陞福州知府，官至江西提學。

紀事

《畫中人》　《太平廣記》卷二八六《畫工》：（存目）。

《療妬羹》　《虞初新志》卷一《小青傳》：（存目）。

著録

高奕《新傳奇品》 吳石渠，宜興人。道子寫生，鬚眉活現。所著粲花館主人傳奇五本。《畫中人》、《療妬羹》、《綠牡丹》。

《傳奇彙考標目》卷下 吳炳，號石渠，宜興人。所著有《粲花五種》：《綠牡丹》、《療妬羹》(小青事)、《畫中人》、《西園》、《情郵》。

《重訂曲海總目・國朝傳奇》 吳石渠(名粲花主人，宜興人。)《畫中人》、《療妬羹》、《綠牡丹》、《西園記》。

《曲目新編・國朝傳奇》 《畫中人》、《療妬羹》、《綠牡丹》、《西園》，右四種宜興吳石渠作。

《今樂考證・著錄八・國朝院本》 吳石渠(五種)：《畫中人》、《療妬羹》、《綠牡丹》、《情郵》。周亮工云：「近虞山云：『小青本無其人，其邑子譚生造傳及詩。曰小青者，離情字，正書心旁似小字也。』或言姓鍾，合『鍾情』二字。虎林徐野君譜爲《春波影》，荆溪吳石渠譜爲《療妬羹》，詞皆縟麗可觀。或語予云：『小青夫馮某，尚在虎林。』則實有其人矣。」梁子章云：「【略】石渠才情綺麗，撰曲四種，甚爲藝林所稱。笠翁引與玉茗並論，不爲察其非才士，乃語兄召柳親試，而己在簾內命題，復以綠牡丹，俾賦一首。無見。」又云：「石渠四種中，以《綠牡丹》爲最，《療妬羹》、《畫中人》次之。柳仍覓謝代作。而謝已覺其情，乃作一惡詩與之，以龜自比。柳不能辨，親《療妬羹・題曲》一折，逼眞《牡丹亭》，如云『一任拍斷紅牙，拍斷紅牙，吹酸碧管，可賺得淚紛沾袖，總不如《牡丹亭》，一聲《河滿》，便潸然四壁如秋。半晌好迷留，是那般憨愛，那般癆瘦。只見幾陣陰風涼到骨，想又是梅月下俏魂游。天那！若都許死後自尋佳耦，豈惜留薄命活作羈囚！』此等曲情，置之《還魂記》中，幾無復可辨。」又云：「《西園記》末《道場》一折，車遮韻，用入聲，尖刻流利，允稱神技。」烏程張鑑書《綠牡丹》院本後云：「此吾鄉溫氏啓釁於復社之原，近日讀而知其故者，鮮矣。書中以管色爲烏有、亡是之辭，其實柳五柳、車尚公、范思訶，據《復社紀略》，各有指斥。其於越人，疑亦王元趾、陳章侯一流。而吳興沈重者，以在朝則影黎愧庵、倪三蘭，在野則影張天如、楊子常、周介生輩。大致如《風箏誤》、《燕子箋》，亦明季文字風氣所趨；而語語譏切社長，極嬉笑怒罵之致，宜愧庵當日按試，械時相

《綠牡丹》 《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一《綠牡丹》：明吳炳所作。謝英、顧粲，率皆揑造。翰林學士沈重，亦無其人。白云，世居吳興，炳乃宜興人，這些人就順口兒叫凡四合」，亦此意也。前後俱以綠牡丹作眼目，故以爲劇名。顧生刻社稿，沈學士立社規，蓋因明季諸生多標榜文社，借此諷之。又沈學士邀諸秀士爲文會，倩代傳卷等弊，塲屋多有。劇中亦以譏笑時人也。蓋以自喻也。車靜芳、沈婉娥，閨閣能詩，亦屬點染情蹟。至柳五柳、車尚公，不過借音律字目游戲。第二十折云：「那兩個人，都叫他做六五六尺上工，分明一隻笛曲兒。」作者已自說明。後第二十四折，范虛云：「賤號思訶，密寓爲女擇婚之意。謝英館於柳五柳之家，每爲五柳捉刀。而車尚公之妹靜芳，善於詞章，亦代兄屬稿。沈以《綠牡丹》爲題，各賦一絕，遂取柳第一，車第二，而顧屈第三。車遂圖爲沈婿，而願以妹許柳。其妹靜芳窺柳面貌，於是謝娶沈，顧娶車。五柳尚公亦相趨奉，反爲作柯斧，以成其美云。《明代傳奇全目》卷四《綠牡丹》：(存目)。

○《綠牡丹》：(存目)。

《療妬羹》 《明代傳奇全目》卷四《療妬羹》：(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療妬羹》：(存目)。

《畫中人》 《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一《畫中人》：明萬曆己未進士宜興吳炳作也。雜采趙顏、張摶、葛棠等事，爲此記云。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可令生，某願納爲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眞眞，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必

應，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晝夜不止，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召妾，妾願事箕箒。」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遺顏劍。眞眞泣曰：「妾南岳地仙也，人畫妾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卻上軟障，嘔出先所飲百家綵灰酒。唯添一孩子，皆是畫焉。

中，暮宿旅店，於榻上得絹畫一幅，乃一美人寫眞，旁題「四娘」二字。擧注目不釋，援筆書曰：「捏土爲香，禱告四娘，四娘有靈，今夕同牀。」因挂於壁，沽酒獨酌。持杯接其吻曰：「能爲我飲否？」燈下恍惚，覺軸上應聲，莞爾微笑。醉而就枕，俄有女子卧其側，撼之使醒，曰：「我是卷中人，感爾多情，故來相伴。」於是撫接盡歡。將去告曰：「先詣前途以俟。」自是每來就宿以爲常。抵臨安，試畢西歸，將至玉山，慘然曰：「明當抵向來邂逅之地，吾當與子決別。」及期，擧執其手曰：「我未曾娶，願與汝同歸。」女曰：「我夙緣合伉儷，今則未也。君今舉失利，明年授室，爲別不久，他時當自知。」瞥然而去。擧果下第，尋約婚於崇仁吳氏，來春好合。妻之容貌，絶類卷中人，而排行亦第四。一日戲語妻曰：「方媒妁許議卿，吾私遣畫工圖爾貌。」妻未之信，開笥出示。吳門長幼見之，以爲無分毫不似者。明天順間，紹興上舍葛棠，築亭於圃，扁曰「風月平分」。壁間張一古畫，乃桃花仕女。棠戲曰：「誠得女捧觴，豈吝千金。」迨夜，一美姬進曰：「久識上舍詞章之工，日間又垂深念，特至此。」歌以侑觴。棠飲半酣，略不計眞僞，曰：「吾欲一杯一曲。」姬連歌百曲，棠沈醉而卧。翌曉視畫上，不見仕女，少焉復在。棠慮其致禍，乃投諸火。此數條雜見說部中，《情史》一並臚載，皆畫中之人也。劇云：庚長明與鄭瓊枝有緣，華陽眞人贈以美人圖，令之拜喚。瓊枝生魂，竟與長明交接。其眞身得病而亡，停柩寺中，長明啓而活之，遂成夫婦。則又借用《倩女離魂》，及拜住與速哥失里事。而其關目又彷彿《牡丹亭》。蓋吳炳《綵花五種》，皆力摹湯顯祖四夢云。按崔徽寫眞圖，自題其後曰：「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矣。《畫中人》，卽取卷中人之意。又曲中每云「畫兒裏愛寵」，此其標名之因也。胡圖取華陽之法，以呼美人，乃降一醜男子，驚悸成疾。人安肯自名胡圖者。宋時稗乘，有一人登場，自通曰公道，秉銓者云：「公道不用。」又一人登場，自通曰胡圖，秉銓者云：「胡圖儘去得。」作者本

《明代傳奇全目》卷四《畫中人》：（存目）。

一〇《畫中人》：（存目）。

《西園記》 高奕《新傳奇品》附《古人傳奇總目》：《西園》，吳石渠作，張繼華事。《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一《西園記》：明萬曆末年，宜興人吳炳撰。開卷《西江月》云：「買到蘭陵美酒，烹來陽羨新茶。」逗出自己籍貫。炳少年登第，有才名，撰曲五種，曰：《畫中人》、《療妒羹》、《綠牡丹》、《西園》、《情郵》，名爲五種曲，此其一也。五種皆寓才子佳人之意，事蹟多係假託，或其自喻，亦未可定。略云：武林趙禮，字子約，別號陶齋，嘗宦觀察使。年未五十，乞假林居，卜築西山僻處，名曰西園。夫人梁氏，子惟權，字于度。女玉英，許字王錦衣之子伯寧。禮友王孝廉號簡庵，遺女玉眞，託禮擇配，居在西園門首。英、眞二女，相愛不啻如姊妹。而伯寧與惟權同讀書，駑蠢無賴，朋寮斥爲白丁。玉英頗知之，悒悒多恙。時邀玉眞談笑，以遣悶懷，玉眞輒由西園入。襄陽張繼華，字繡林，名馳吳越間，惟權與相慕，武林名士夏玉，字韞卿，則繼華友也。繼華遊學杭州，與玉同居淨慈寺。一日，繼華閑遊至西園，抵紅樓下，倦卧花茵。玉眞在樓上，偶折梅花一枝，失手墜繼華頭，繼華驚醒。玉眞婢翠雲尋花至其處，繼華仰窺玉眞，遂以花還翠雲，欲其通姓名於玉眞。玉眞謂出男子手，不宜接受，仍使翠雲還之。翠雲則邀繼華揖己，曰：「此吾小姐所還贈也。」繼華大喜，立綴詩一絶云：「羞桃辟杏踞春開，親自佳人手折來。草短花深眠竹穩，暗香飛送夢驚回。」囑翠雲口誦於其主。頃之，玉英至樓上，見其下有人，欲捲簾遽止。繼華未見其面，以爲折梅者愛己而復來也，手擎花枝，朗誦所吟之句。玉英以爲風狂，徑去不顧。繼華歸寓，述於夏玉。玉曰：「園主趙觀察有女玉英，共傳其才美，所遇者必是。」明日，繼華復訪西園，適與禮遇，禮令子惟權出見，邀繼華館於家，與惟權、伯寧同研席。時玉英已病，延請師巫。繼華誤認爲折梅者，以爲緣己而病，心甚憂切。及見翠雲從外入，姑試詢之，則曰：「無病。」問其主是玉英乎？翠雲行急，遙應曰：「是玉眞也。」英、眞音近，繼華謂眞果病矣。無幾何，玉英竟死。繼華適訪玉，未之知。抵園中，又與玉眞遇，蓋玉眞欲唁趙母也。繼華謂玉英已愈，遮而欲與言。玉眞不能入，走出園外，還其家。繼華方訝之，問館童，云玉英已死。繼華入安，自通曰公道，秉銓者云：所見者鬼也。奔還淨慈，與夏玉謀，約惟權同赴京會試，三人並登第。惟權

旋里，復約繼華主其家。繼華畏鬼，不敢居園中，請居別院。而是時玉眞已過房爲趙女，惟權乃以玉眞之居，爲繼華舍館焉。玉英之亡也，王伯寧知趙撫玉眞，懇夏玉爲媒。惟權以爲不可，反囑玉與繼華議婚。繼華之來，知玉英亡，不知有玉眞在也。燈月之上，時時呼玉英，玉英感其意，爲幽媾。虞其畏己爲鬼，乃嫁名於玉眞，與訂婚約。及玉爲玉眞議婚，繼華堅拒不可。玉英知之，力勸繼華從趙命。婚夕，見玉眞，繼華驚駭，以爲有鬼，蓋猶誤認爲玉英也。玉眞與婢翠雲，歷叙前後踪跡，始知非鬼，猶不悟嫁名者爲何人。玉英知冥緣已盡，乃以實告繼華。於是白之禮夫婦，爲玉英延淨慈大智禪師，建水陸道場，拜梁皇大懺，結壇施燄，追薦玉英，得生天界云。【略】劇言玉眞過房爲趙氏女，此二字世俗相沿。然韓偓詩有云：多爲過房成後悔。則唐時已有此說矣。《明代傳奇全目》卷四《情郵記》：（存目）。《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一〇《情郵記》：（存目）。

《情郵記》 高奕《新傳奇品》附《古人傳奇總目》：《情郵》，吳石渠作，劉乾初事。《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一《情郵記》：吳炳撰。劉士元於郵亭賦詩，王女與婢，前後賡和，彼此情感，故以是名。略云：劉乾初，字士元，姑蘇人，與同學蕭長公契厚。蕭官青州守，以書邀劉。適樞密阿乃顏恃勢，囑有司買妾維揚，無出衆者。通判王仁慮禍，將婢紫簫充己女以獻。女與婢皆善詩賦。樞密得婢，喜不勝，與何金吾議，擢仁長蘆轉運使。初劉訪蕭，抵黃河東岸驛，見驛亭粉壁，題詩寄懷云：「年少飄零只一身，風波愁殺渡頭人。青衫穩稱騎羸馬，白面難教撲暗塵。但說荆山當有淚，自生空谷孰爲春。蕭旅館河流上，忽憶青州太守貧。」值仁之長蘆，過驛亭，驛丞趙德，其鄉人也，留款甚洽。仁女見壁上詩稱賞，援筆和云：「閨中弱質病中身，也向天涯作旅人。暗綠柳條全繫恨，淡黃衫子半蒙塵。」題未竟，母趣之行。適紫簫詣京，後至，覘所題，知爲閨秀語，遂續其半云：「眞娘墓上空題句，燕子樓中幾度春。十斛珍珠等閑看，不如荆布本來貧。」及劉至青州，蕭已轉盧龍觀察使，不遇而歸，復詣此驛，見所和詩，度必貧家女被迫爲妾者。詢諸驛中，謂樞密所娶，遂尾其車後，誦詩使聞之。紫揭帷視，從者叱劉避。劉不敢前。遂入京師，託爲紫中表，望門求訪，復受閽人笞辱。旅中大窘，適遇蕭使者，挈詣盧龍，留居署中。樞密妻性妬，拘紫別院，不令見夫，囑媒賣妾。蕭聞，以千金贖紫，與劉爲匹。劉詢紫和詩僅半，度前所題亦必才女。

雜録

《詞餘叢話》卷一一 小青詩云：「冷雨悽風不可聽，挑燈閒看《牡丹亭》。世人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療妬羹》就此詩意演成《題曲》一齣，包括《還魂記》大旨；處處替寫小青心事，確是小青題《牡丹亭》，不是吳江俞二姑題《牡丹亭》也。

《小說考證續編》卷二引《花朝生筆記》 明季文士，好作院本，此眞不愧爲名作。或謂小青實無其人，蓋好事者憑空譔出，《湖壖雜記》諸書，亦祖此說，此殊不然。【略】則小青眞有其人，決然無疑，矧詩詞書札，章章可攷，豈邪？至諸家紀載，未及其姓氏，亦自有故，小青本姓馮，因歸馮，故諱之。傳奇以爲喬姓，非是。

《小說考證》卷五引佚名筆記 覺阿開士有《書壯悔堂集》後四絕句曰：「少日閑情悔最難，傾城名士兩相懽。傳奇最愛《桃花扇》，誰唱溫家《綠牡丹》。」隸事頗新僻。或詢《綠牡丹》出處。余按婁東陸梓亭《復社紀略》曰：「當天如之裒集《國表》也，湖州孫孟樸淳，實司郵置，扁舟千里，往來傳送，寒暑無間，凡天如介孫游跡所及，淳每爲前導，一時有孫鋪司之目，兩越貴游弟子與素封家兒，因淳拜居張、周門下者無數，諸人執贄，亦名流自負，趾

高氣揚，目無前達。烏程溫育仁，首輔體仁介弟也，心醜之，著《綠牡丹傳奇》誚之，杭俗好異，一時爭相搬演。諸門生病之，飛書二張先生，求爲洗刷，西張親蒞浙，言之學臣黎元寬，元寬南張同籍，因禁書肆毀版本，桁楊書賈，求作傳主名，執育仁家人下之獄，而婁江、烏程，顯開大隙矣。」又張秋水《冬青館集・書〈綠牡丹〉傳奇》後云：「此吾鄉溫氏啓釁於復社之原，書中以管色爲烏有亡是之詞，其實柳五柳、車尚公、范思軻，據《復社紀略》，各有指斥，其於越人，疑亦王元趾、陳章侯一流，而吳興沈重者，以在朝則影黎愧庵，倪三蘭，在野則影張天如、楊子常、周介生輩，大致如《十錯認》、《燕子箋》，亦明季文字風氣所趨，而語語譏切社長，極嬉笑怒罵之致，宜愧庵當日厲禁之。要其詞藻，有不能沒者。」

黃淳耀

論述

綜論

歸莊《黃蘊生先生文集序》 嘉定黃蘊生先生殉難後九年，其門人陸元輔翼王爲刻其遺集，吳宮詹爲之序。余與先生交六七年，年在肩隨兄事之間，而實心師之。余爲詩古文，必質諸先生，每辱獎許誘掖；亦竊聞先生立言之指歸，則序先生文集，無如余宜。故不自量，亦爲題一言以貽之。文章之道難矣！世之爲詩古文者，多患才短；才贍矣，又患體雜；體醇矣，又患旨卑。立言之士，必有瓌異卓絕之才，得雅馴正大之體，而又議論關於名教，意旨合於聖賢，然後可以名世而傳後。若此者，固已難矣，然而文章之道未盡也，蓋有本原在焉。立德者，立言之本原也。苟但求工於文辭，而不思立德，考其行事，有與文辭不相似者，雖下筆語妙天下，不過文人而已，君子不貴也。先生忠孝出於天性，而溫醇沖粹，規模氣象，居然儒者。於書無所不讀，貫穿經史，浸淫百家，平日論文，必本六經，宗《史》、《漢》八家，而要於自得。詩愛潯陽而宗杜陵，必以人倫忠孝爲主。蘊積日久，本原深厚，於是發爲文章，一言片辭，皆由中出，肖其爲人。文如《擬管幼安書》，詩如《釋褐寄弟》，樂府如《許氏客》、《惠風歎》、《石頭城》諸作，皆自爲寫照，不獨辭之工也。嘗答余書，謂雅不發持梁齒肥之願，又深知文人之可恥，不欲濡首於文章，方期習靜空山，悟明性理，以庶幾於古人之因文見道者。其絕命辭有曰：「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蓋先生之意，惟恐其流於文人，始而夷然不屑，終而幡然自悔，猶懷望道未見之心；其實先生之詩文，往往皆見道之言，絕非文人之詩文比也。使先生得永年，必卓然爲碩儒大賢，守先王而待後學。不幸遭禍變，而僅以節義見，以文章傳。然今讀先生之詩古文，知先生之不盡於詩古文也；豈惟文章不足以盡先生，節義亦不足以盡之也。蓋德修於己，道積於躬，節義則以殉道，而非匹夫之小諒；文章則以載道，而異於區區雕蟲繡帨之爲。讀先生之詩古文而得其本原，立言之士，亦宜知所重矣！余與翼王，皆將以文字鳴者，於此可以交儆焉。（《歸玄恭遺著》、《歸高士遺集》。）

又《跋黃蘊生書卷》 崇禎末，海內文社絕盛，士多馳騖名場，各立門戶，文章節義之色，常見於面，徐而察之，往往名過其實。嘉定黃蘊生先生，雅負時譽，而沉深冲靜，穆然有道之容，與一時名流絕不類。余於知交中特愛敬之，故年僅在肩隨之例，而心實奉之爲師表。其試南宮也，余作序送之，以時方多難，期之以經世之業。先生答書，亦有恥爲文人之語。乙酉之秋，先生竟以節義死，於自許之言合矣。然以先生之才，俾僅以節見，豈余相期之初意哉！乙未歲，余館嘉定，過南門之僧院，見先生殉難之遺跡。其夜夢中哭先生，覺而有詩云：「故人宿草滿幽宮，何事魂交淚眼紅？忠義同心情特切，死生異路氣常通。愁瞻碧血荒庵裏，惜取遺文敝篋中。太息典型無復在，孔融何處想高風？」今又十年矣。黃公之墟，望之邈若；山陽之笛，入耳增悲。陸君永公，仰止前賢，收藏遺墨，屬余跋其後，有感而記之。至於書法，先生雖云臨東坡，然其骨力，實得魯公之遺，非拘拘問藍於徐季海者也。（《歸玄恭文續鈔》、《歸高士遺集》。）

吳偉業《陶庵全集序》 陶庵深沈好書，於學無所不闚，居常獨坐一室，

不交當世，遷固以下諸史，朱黃鉤貫，略皆上口。其於攷據得失，訓詁異同，在諸儒不能通其條要，陶庵頓五指而數之，首尾通涉，銖兩歷然，雖起古人面與之讐問，莫能難也。其爲人清剛簡貴，言規行矩，早有得於濂雒之傳。嘗謂人曰：「吾比來爲文，初無所長，然皆折衷大道，稱心而立言，質之於古，驗之於今，其不合於理者，亦已少矣。」此其一生讀書之大略也。當莊烈皇帝初年，海內方鄉古學，一二通人儒者，將以表章六經，修明先王之道爲務，廼曲學詭行，則又起而乘之，依光揚聲，互相題拂，剽取一切堅僻之辭，以欺當時而誤流俗。論者不察，乃比其始事者同類而訾之。噫，此亦不思之甚矣。世之降也，先王之教化既熄，法度既亡，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紕繆雜糅，蟠戾於天下，雖有高世之君子，欲整齊而分別之，其道無由。惟夫忠孝大節，皆出於醇正博洽之儒，其似是而非者，不一見焉，然後天下後世，瞭然知異學之當誅，而大雅之可尚。以觀我陶庵，非其人耶？陶庵爲諸生二十年，與其弟偉恭、其徒侯幾道雲俱、其友夏啓霖輩，晝夜講性命之學，晚而後遇，不肯就官，城破之日，師友兄弟，同日併命。今其書雖不全，使讀之者愾然想見其爲人，益足以徵於今而信於後，無疑矣。翼王以五年之力，掇輯散亡，其功於斯道不細，固不專爲陶庵已也。吾故表而出之，俾後之人知所習焉。己丑秋九月，太倉社弟吳偉業題於梅村舊學庵。

朱彝尊《陶庵全集序》 嘉定黃先生諱淳耀，字蘊生，別字陶庵，平居講聖賢之學，躬行而不倦。崇禎十六年秋，賜進士出身，未授官。歸越二年，殉難以死。同里門人陸元輔輯其詩若干卷，雕刻行之。又搜其遺文僅四十餘首，藏之笥。元輔請彝尊序，受而讀之，其言和以舒，其析理也審以辨，其援據經史博而不誣，所謂脩辭立其誠者，非與？於是先生之歿三十年矣。誦其文，恍若覿其容而聆其謦欬，信夫有道之言之入人深也。嗚呼，以先生大節如彼，其學業文章又如此，宜其於人少可而多怪。今觀集中論學書，絕去儒者黨同伐異之習，是尤恆人之所難能也。講學莫盛於宋，然汴京臨安之陷，道學諸臣以身殉國者不數見。至於明，死節義則有若方公孝孺，死閹禍則有若高公攀龍，而山陰劉公宗周、漳浦黃公道周與先生後先自靖，咸以道學兼忠節，即宋儒有未逮焉。而元輔以兵戈俶擾之餘，能集其師之遺文，俾無失墜，亦可謂篤信之君子已。秀水朱彝尊錫鬯譔。

陸隴其《陶庵全集序》 予自束髮受書，即讀陶庵先生之文，見其精深純粹，高者可以羽翼經傳，下者可以淩轢韓歐，心竊慕之，以爲是何如人，而其文之超軼絕倫如此。及聞先生從容就義，慨然太息，謂先生於死生之際，不苟如此，志與日月爭光，而行與天地同久，宜其發爲文章，精純超絕，協金石而中宮商也。既又思之，自變故以來，平日談忠孝講仁義之徒，臨利害而喪其所守者，何可勝數，而先生獨毅然不變，人之所隱忍徘徊而不能決者，先生視之若渴飲饑食之不容已，夏葛冬裘之一定，而不待擬議也。此豈可以強至而卒辦哉！蓋其所積者厚，而所養者深矣。及待罪先生之鄉，見其遺老，訪問先生之平生，則羣以爲先生平日孝友忠信，取與不苟，泊然於富貴，而發憤於正學，孜孜矻矻，惟以聖賢爲己任，而世俗之塵埃，不足以入之。嗚呼，此其所以能臨利害而不變也歟？自世教之衰，士不知以廉隅自飭，謂正學爲迂闊，謂功利爲不可已，遇小利害則攘臂而起，蠅聚蟻逐，無所復顧，平日之志氣如此，欲其臨大節而不可奪，豈不難哉？由是發爲文章，不入於卑陋則病於雜駁，雖欲彌縫潤色，自附前賢，如窶人之裝爲富貴，非其所有，張皇支吾，百病俱見，無怪也。故予以爲，先生之文本乎行，先生之行所以能卓犖於臨變者，本於平日之養。士苟能以先生之養爲養，自然險夷如一，履變則爲歲寒之松柏，處盛則爲高岡之鳴鳳，皆是物也，區區文章之焜耀，何足道耶？不然，雖文如先生，猶不足貴也，而況乎其必不能哉？因先生之門人裒集遺文以傳，而爲之推論其本，俾世之學先生者，知所取則焉。當湖陸隴其撰。

《南疆逸史凡例》 或謂：「黃陶庵學淳文高，《明史》置諸儒學。侯通政、沈總督、邱巡撫、揭、傅兩太史、曾吏部等，皆官位尊重。子乃與方都司、茹參將等武夫並列。義兵其間，更有布衣仗義者俱在焉，得毋不倫乎？」余歎曰：固哉子之見也。夫名位有貴賤，忠義無貴賤也。能忠義則匹夫貴矣，不能忠義則卿相賤矣。漢人所謂桀紂至貴，而下士羞與爲伍，夷齊至賤，而王公不敢與抗是也。豈在名位哉！哀十一年郎之戰，公叔務人與鄰童汪錡往，偕死焉。魯人欲弗殤童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弗殤也，不亦可乎？」夫童子也，而其名與國君之子並垂。魯人禮之，聖人贊之，千載下凜凜有生色，較之魯三卿更烈焉，非以其死義耶？而何不可並列之有？至如道學，正於舍生取義見之。陶庵以一書生枕干寢戈，與武夫並奮，此正見其實在道學也，與夫口談仁義而身怯國事者異矣。嗟乎，世衰

道微，學術不明，人惟聲利是趨，乃於綱常大義，亦先尚名位，豈不可嘆哉！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十五・陶庵全集》 二十二卷。明黃淳耀撰。

【略】淳耀湛深經術，刻意學古。所作科舉之文，精深純粹，一掃明季剽摹譎怪之習，而平日力敦古義，尤能以躬行實踐爲務，毅然不爲榮利所撓。如《吾惟陶庵可行，他人能言者未必能行，惟陶庵能行。癸未一科，名士如林，而皆出於浮飾，大節既墮，文亦鮮傳，惟陶庵發於至情，體於實踐，故身名並烈。昔人云：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若盡如陶庵先生者，則勵志莫如師》、《自監》諸錄，皆其早年所訂論學之語。趨向極其醇正，而平易可近，絕文，又何患乎？

又 王耘渠評黃陶庵文云：世之詬病時文者，謂其氣體之非古耳，若得無黨同伐異之風，足以見其所得之遠。文章和平溫厚，矩矱先民。詩亦渾雅天成，絕無懦響，於王、李、鍾、譚餘派，去之惟恐若浼，可謂矯然拔俗。卒之致命成仁，垂芳百世，卓然不愧其生平，可以知立言之有本矣。集爲其門人陸元輔所輯，見於《明史》者十五卷。此本爲文七卷，文補遺一卷，詩八卷，詩補遺一卷，《吾師錄》一卷，《自監錄》四卷，共二十二卷，乃後人續加增輯以行者也。

《隨園詩話》卷八 黃陶庵先生，性嚴重，館牧齋家，不肯和柳夫人詩。然其詩，極有風情。《竹枝歌》云：「東湖西湖蓮花開，一日搖船採一回。蓮葉田田無限好，只因曾見美人來。」「柳條不繫玉蹄騧，拗作長鞭去路斜。春色也隨郎馬去，妝樓飛盡別時花。」

錢謙益《黃蘊生經義序》 嘉定黃蘊生，金聲而玉色，規言而矩行。韓子之稱李翺，所謂有道而文者也。兒子孫愛，自家塾省余山中，奉其文三十篇以請曰：「幸一評定之。」余曰：「吾何以定而師之文乎哉？而師之學，韓子之學也；其文，韓子之文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必提其要，纂言必鉤其玄，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而師之爲學之勤也，不若是乎？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於文章，沉浸醲鬱，含英咀華，張皇幽眇，閎其中而肆其外。而師之爲詞之富也，不若是乎？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取於心而注於手，惟陳言之務去。而師之爲文之專也，不若是乎？偃仰一室，嘯歌古人，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也。而師之爲道之勇也，不若是乎？雖然，有本焉。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此而師之所以爲學爲文者也。」孫愛起而拜曰：「小子朝夕在函丈之間，服膺吾師，不知吾師即今之韓子也。請以斯言授簡，以爲吾師近藝序。」

分論

《和陶飲酒》 《明詩評選》卷四：承換不拘筋脈，故俊而不谿刻，視蘇子瞻之爲正矣。

《和東坡戒殺詩》 《明詩平論二集》卷四：落韻運意俱臻雅飭，不專以用禪家本色爲佳。

《野人》（野人歎息朝無人） 《明人詩鈔續集》卷一二：此倣梁鴻《五噫》、張衡《四愁》之意而更危苦，其詞以視子美《同谷七歌》，所感者大矣。

《所謂齊其家》一章 《欽定啓禎四書文》卷一：理確氣清，中二比可以覺悟昏迷，警發聾瞶。

《詩云節彼南山》二節 《欽定啓禎四書文》卷一：沉雄激宕，已造歐、蘇大家之堂而嚌其胾，及按其脈縷，則兩節上下照管之細密，亦無以加焉，特變現於古文局陣而使人不覺耳。

《秦誓曰》四節　《欽定啓禎四書文》卷一：四節成一片，多直道當時事，輝光明白，行墨間挾忠義貫日月之氣。《制義叢話》卷七：黃陶庵文，有指切時事最爲雄快，如《秦誓曰若有一個臣四節》文中云：今自中主以下，其心皆知有子孫之當安，與黎民之無罪者也，究其所爲，則一切不然。彼有以小察爲知人之明，以多疑爲御下之術，以悋惜誅賞爲善核名實，以雜用賢奸爲能立制防，其弊也，上下狐疑，枉直同貫，此不仁之一道也；則又有以忠蹇弼亮之人爲奸慝，以陰賊佞邪之人爲忠良，以公論爲必不可容，以衆智爲皆莫己若，其弊也，羣邪項領，方正戮沒，此不仁之又一道也。論者以爲神、光、熹、懷四朝實錄總序，其於邪正消長治亂倚伏之機，不啻燭照而數計矣。

《人而無信》一節　《欽定啓禎四書文》卷二：警痛之論，可使機變者拊心內慙，瞿然自失。時文中有此，亦有補於人心世教。

《見義不爲無勇也》　《欽定啓禎四書文》卷二：較金、陳、章、羅，氣質略粗，而指事類情，肝膽呈露，精神自不可磨滅。金、黃二家之文，言及世道人心，便能使讀者義理之心勃然而生，最是知言者心之聲，不可以爲僞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制義叢話》卷七：鄭蘇年師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文，陶庵作似在大士之上，在其本集中亦是高一格文字。後半幅云：魯誠無腆，然使日刲一羊而棄之，於事胡傷；國誠後亡，然使歲取一禮而廢之，於時何望。吾與賜爲人臣子、得無於此少躊躇乎哉！似此沉鬱清疎，讀之可歌可泣，豈得以帖括目之。

《曲肱而枕之》　《制義叢話》卷七：閻百詩曰：余初晤陸元輔翼王，語其師黃陶庵《曲肱而枕之》文，余曰：凡字有體有用，如枕，上聲體也實也，去聲用也虛也。此題集注云，枕去聲，奈何通篇俱作實物解乎？翼王曰：題雖去聲之枕，而文以上聲之枕伴說，似亦無礙。余曰：只緣承題云至曲肱以爲之枕，點題云稱此而爲枕，則枕必以曲肱矣，知其通篇俱錯認此字耳。朱蘭坡（珔）曰：閻百詩議陶庵以枕字即爲薦首之物，至謂其不識字。竊謂一字分兩音，一虛一實，乃後人所爲，豈孔子時已有周沈四聲之別耶？況實字原可作虛用，如《戴記》喪國之社屋之，《史記》伯夷傳左右欲兵之，揚子《法言》言子胥抉目東門曰眼之，正與此枕之文法相同，其餘經史中實字虛用者甚多，百詩通人，似不應爲此語也。

《以防求爲後於魯》一節　《制義叢話》卷七：黃陶庵《以防求爲後於魯》一節文，起講云：昔之臣有得罪以死，而仍爲之立後者，叔牙是也；有得罪以奔，而亦爲之立後者，臧紇是也。是兩者皆成於季氏，而武仲之事，則尤有可論焉。可謂能自斷案。然按公孫敖以淫奔而魯人立文伯，文伯者名穀，敖之長子也，猶可解曰，此成之於襄仲也。若叔孫僑如出奔，齊召叔孫豹於齊而立之，非季文子乎？臧昭伯從公伐季氏不克而出奔，乃立臧會，非季平子乎？只緣起講尺幅太狹，不容多說，如《春秋》之屬詞比事，可以歷歷陳之，故僅取上二事。又黃陶庵《郊社之禮二句》文中比云：郊之禮有二，正月行之爲祈穀，十一月行之爲報本。按仲夏之月大雩帝，非又一祈乎？季秋之月大饗帝，非又一報乎？不皆於郊行之乎？參以陳用之言古歲祭天者四，《詩序》云：夏祈穀於上帝。又曰：豐年秋冬報。春祈穀，《左傳》所謂啓蟄而郊是，夏祈穀，所謂龍見而雩是，秋報，《月令》所謂季秋大饗帝是，冬報，《周禮》所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邱是。凡此正祭也。二爲陶庵之所及，二爲余之所補。對比云：社之禮亦有二，后土之祭在北郊，社稷之祭在國中。按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爲王社。王社所在，先儒或謂在籍田，參以陳用之言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理。是社亦有四，二爲陶庵所遺。想當日陶庵博雅，豈反不記憶及此，祇緣中比尺幅有限，故只得各以二事立義，亦其體使之然也。善乎魏冰叔之言曰：八股之法，病在於排比有定式。夫一題之義理，有博衍數十端然後足以盡之者，有舉其一端扼要而無遺者，今必勒爲排比，則是多端者不可盡，而得其一說而畢者必將強爲一說以對之，又必摹其出比之語，斤斤然句櫛字比而不敢或亂，以之而譯聖經賢傳，其陋可知矣。

《齊一變》一節　《欽定啓禎四書文》卷三：於兩國源流本末洞悉無遺，而讀書論世之識，復能斟酌而得其平。故語皆鑿然可據。評家云：何以變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也。何以變魯？人存政舉是也。惜於此旨未能暢發。

《管仲非仁者與》一章　《欽定啓禎四書文》卷四：此章之義，先儒訖無定論。獨提一「時」字，上下古今，雄情卓識，自可不磨。

《射有似乎君子》一節　《欽定啓禎四書文》卷六：射者之反求，【略】文於射者、君子用心致力處見得分明，故語皆諦當，末幅尤寫得聖賢心事出。

《鬼神之爲德》一章　《欽定啓禎四書文》卷六：直捷了當，步步還他平實，而游行自如，若未嘗極意營搆者，由於理境極熟也。

《臣事君以忠》一節 《制義叢話》卷七：徐存庵曰：崇禎壬午南闈，《臣事君以忠》題文，純是商聲，自係氣運使然，所異者盧幼哲、陸集生詞稍和平便無意味，至采臣玉駟，竟多不祥語矣。惟陶庵此篇文，前幅光明古峻，全無臣道忠言格套，入後則直書所學，束句云：正本清源以養其學，致命遂志以盡其才，昊天上帝以矢其誠，日星河嶽以達其氣。更不殊文山之《正氣歌》矣。按文中有云：未有一日之報，而先以百年養之，未有手足之勞，而先以心膂待之。尤爲痛心之言，恐戚价人當望而卻步也。

《守望相助》一節 《制義叢話》卷七：黄陶庵《守望相助》文中二比云：凡守者聚而處，望者散而布，聚之則苦其多也，散之又苦其寡也。今即平日之什伍聯綴者，彎弧擊柝，而互生其形勢，此爲彼守，不必仰食於所守之家，故不厭多，彼爲此望，不必身踐其所望之處，故不嫌寡。是耰鋤棘矜之間，而儼然有旗鼓之節矣。凡守者來而距，望者往而伺，彼來則恐其力不敵也，我往則恐其情不得也，今即平日之耦俱無猜者，獻禽饁獸，而訓習於險阻，以八家爲一家守，而實則自爲守，故其力悉敵；以八家爲一家望，而實則自爲望，故其情悉得。是苧蒲襏襫之下，而森然有部勒之風矣。評者謂其指畫精詳，有實實經濟在，可以保甲，可以籌邊，器識如斯，惜乎未得展其用也。

《文王之囿》一章 《欽定啓禎四書文》卷七：縱筆馳驟，若自爲一則論辨，而與題之節會自相融貫。

《孟子謂戴不勝曰》一章 《欽定啓禎四書文》卷七：反復推勘，深切明著，可與漢唐名賢書疏並垂不朽，不僅爲制藝佳篇也。

《諸侯放恣》二句 《欽定啓禎四書文》卷七：精峭若三韓之師，綜覈如兩漢之吏，上下戰國百餘年間，盡在指掌矣。上溯原本，推極流弊，無不盡之意，無泛設之詞。

《子產聽鄭國之政》一章 《欽定啓禎四書文》卷八：讀書多則義理博而氣識閎，有觸而發，皆關係世教之言，不可專玩其音節之古、氣勢之昌。

《乃若其情》二節 《欽定啓禎四書文》卷八：樸直老當，無一字含糊。此處「才」字，孟子從性善一滾說下，只在理上論，未曾論到氣；程子之說從言外補入，最合，一夾發便失語氣。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全章 《制義叢話》卷七：楊芸士（文蓀）云：黄陶庵《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全章文，說者以爲刺某公而作。

傳記

《小腆紀傳》卷四六 黄醇耀，字蘊生。幼好學，性沖和湛靜，喜怒不形於色。登崇禎癸未進士，寄弟淵耀書曰：「吾廷試時，鼎甲上殿，嘖嘖稱羨。天地間自有爲數千年一人、數百年一人者，今人不肯爲數千百年之一人，而欲爲三年之一人，可怪也！」遂賦詩南歸。弘光時，不謁選。大兵圍城，佐侯峒曾調兵禦守。城破，與弟淵耀入草庵。僧無垢曰：「君未受職，可無死。」

醇耀曰：「忝名進士，宜爲國死，今託上人，死此清淨土足矣。」索筆書曰：「進士黃醇耀死此。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與淵耀分左右就縊，年四十一，暴屍七晝夜，神色不變。淵耀諸生，律己嚴恪，與兄相師友，至是偕死。我朝賜醇耀通謚曰忠節。

《明史・儒林傳一・黃淳耀》（存目）
《弘光實錄鈔》卷四（存目）
朱子素《嘉定屠城紀略》（存目）

著録

黃壘等《陶庵集跋》 門人張懿實曰：先生乙巳生，懿實少先生八歲，先生十七八時，先大父邀先生，命子瀕叔以下六七輩事之師友之間，懿實既就傅，先生輒教以學文之法。至辛未，先君迎之南城別墅，予始得專受業者二年。癸酉，先生館侯氏，予負笈從焉，又七年，侯文節公送之虞山錢宗伯所。壬午，還邑，立直言社，予與侯氏兄弟復從遊如初。是時翼王諸子並列門下，讒劣如予，瞠乎其後矣。時先生連掇巍科，益泊然功名之際，當其里居，社事彌勵，不二年而先生殉節，直言諸子同歸者半。予不忍沒先生之志，彷直言爲啓社，羣賢復聚，研德侯子實爲領袖。未幾，吳門愼交之會，諸子相率應之，予漸嬾酬酢，退耕虬江之野。是時翼王徧搜先生遺稿，次第剞劂，予與同志力贊之而未成也。其後或以先生殉節之故，並諱其文，或以先生文章因節義而增重，亟謀卒業，皆侯子記原持之至今。乙卯季秋，記原語予：兄之欲繼直言者爲傳先生，不以其文也，陸子求傳其文，而吾弗之急者，將有待也。今翼王遊京師五年不返，而吾年六十有二，兄又長二焉，直言之不可復續也，吾亦何待哉！盍姑就翼王所輯以卒其業，聊見吾三人所以事先生者各有其心，白首如一，勿留闕陷俟之不可知之人，其亦先生所許乎！予感其言，蠲產鳩工，三月竣事，酹酒以告先生曰：懿實不材，今日報先生者，如斯已乎！非輔也五年薈萃之勤，汔也九年維護之力不至此，自今以往，流傳是書，使讀者因以志先生之志，學先生之學，先生其如生矣乎！懿實雖老，奚敢辭責矣！　後學侯榮曰：先子十四歲從先生學，十年而聞道，先生嘗謂入室弟子莫之先也，故默庵夫子暨秬園世父，以非先子不克傳先生，屬作行狀，虞山公所謂文直事核，無愧良史者也。安亭張氏遽刻詩集中，先子請歸而藏之。茲較閱之役，世父感先子之不及見也，命榮撮其闡微之論曰：夫士之所以自立者四，曰文章、曰功名、曰節義、曰道德。所以用之者三，曰才、曰學、曰識。所以辨之者二，曰眞、曰僞。先生嘗稱曰：學者以識爲主，故斷然知文章功名節義，其眞必出於道德，自少至壯，志之純而守之確，雖風靡波蕩之餘，而元氣渾噩，猶立虞夏而指羲皇也。癸未中第後，研究益大音鏗鏘，無心於功名而臨難激發，無心於節義而從容成仁，四者之樹立，並出於眞。何也？其識定也。天下之知先生於文章節義功名者易，而知先生之道德難；知先生之學與才易，而知先生之識難；知先生之爲宿儒名德易，知先生之爲一代完人難也。　自先君遭乙酉之變，壘方四齡，家室飄搖，藉外翁眉聲先生一椽棲止，母子煢煢，蕭然四壁，稍長，知求父書，而散亡已盡。嗚呼痛矣！所賴翼王研德同力搜輯，得文八十有二篇、詩三百八十篇、《史記評》一卷、《吾師錄》一卷，於是同邑諸世執暨及門數君子，相與謀付剞劂，翼王遂悉爲編次以出，不謂人事牴牾，未能卒業，垂二十年。今得記原趣德符一舉而成之，顧念四子篤古誼於師門，續微言於既晦，壘也痛九泉之血碧，感手澤而如新，不忍以不識也，含毫欲下，心絕淚綆，又不能以盡識也，謹載名末簡，永世勿諼云爾。丙辰三月朔日，男壘百拜謹識。

劉承幹《黃忠節公甲申日記跋》 黃忠節公《陶庵集》，舊有溧水陶氏澹泉刻本，咸豐初燬於髮亂。光緒己卯嘉定童菽原氏重刻，迄辛巳告蔵，增入《繇己錄》二卷，都十三則。童氏謂，先生所著《繇己錄》，向藏邑中湯氏，原本二卷，乾隆時陳氏以誦撰年譜，錄入止四分之一，非足本。爰後無從得，乃姑就陳氏所錄分爲二卷，編入集中，異日得足本再補刊。是忠節此錄久佚，搜輯之艱，匪自今日。乃數年前，亡友太倉錢履樛太守以所鈔忠節公日記一冊見示，自崇禎甲申正月迄三月，而《繇己錄》之名肇自三月十五日，童氏所引陳譜中之十三則具在無遺，其所無者尚數百則。展誦之下，彌見先生滌慮之

嚴，徒義之勇，凡日用動靜，未嘗有絲毫放過，其得聖賢用功鈐鍵，斷非希風掠影與夫鑿空談玄之徒所能企倣於萬一也。自二月起，分身口意自檢，三月後則分早起、粥後、午後、燈下、夜夢，刻刻提撕，不令稍懈。距公正命之期尚十六閱月，而用力精專已若是，宜乎臨危不亂，整暇成仁，斂逾七日，鬚眉奮然，膚肉鮮潔，口血噴入磚石寸許，迄今不滅。其灝氣英靈，共乾坤而不毀，在他人震其殉國之烈，在公則只日用尋常自循其素位而已。觀其書壁數語，非平日功深養定，眞能盡心知性知天者，能若是耶？公所著《吾師》、《自監》諸錄皆少作，《提要》已稱其趨向醇正，無黨同伐異之風，足見所得之遠。茲編爲就義前一年所記，視以前諸錄尤可寶貴。惟鈔胥間有訛奪，一仍其舊，未敢臆改，亟爲付鋟，以餉後學。惜乎三月以後尚在闕如，倘有如履樛之勤搜見視者，禱祀求之矣。甲子仲冬。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黃淳耀《山左筆談》一卷。　又《經籍五四》：黃淳耀《陶庵全集》二十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　《詩劄》二卷。　又卷一一：《語錄》二卷。　又卷二七：《陶庵集》七卷。

《明史・藝文志三》　黃淳耀《吾師錄》一卷、《語錄》一卷、《劄記》二卷。　又《藝文志四》：《陶庵集》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存目六・山左筆談》　一卷。舊本題明黃淳耀撰。【略】是編所紀，皆山東風土、形勢、山川、古蹟及海運、備倭諸事宜。徵引拉雜，殊鮮倫理。案淳耀生平未嘗遊山東，所著《陶庵集》內亦無此書名。此本見曹溶《學海類編》中，疑亦出僞託也。

夏允彝

論　述

董其昌《夏彝仲文稿題詞》　書當快意讀易盡，昔人以爲一恨。余性嗜書，屬文。長洲楊廷樞、太倉張溥等結復社，允彝與同邑陳子龍、何剛、徐孚遠輩亦結幾社相應和，名重海內。崇禎丁丑，與子龍同成進士，授長樂知縣。善決事，他郡邑疑獄不能決者，上官多下長樂。居五年，邑大治。吏部尚書

傳　記

《小腆紀傳》卷一七　夏允彝，字彝仲，華亭人。弱冠舉於鄉，博學，工

鄭三俊薦天下廉能知縣七人，允彝爲首，大臣方岳貢等亦力稱之。將特擢，丁母憂歸。北都亡，走謁尚書史可法，謀興復。弘光帝立，乃還。是年五月，擢吏部考功司主事，疏請終制。馬、阮重其名，屢招之，不赴。服闋，猶不起。而御史徐復陽者，故逆案中人，希馬、阮意，劾允彝與其同官文德翼居喪授職，以兩人皆東林也，兩人實未之官，無可罪，吏部尚書張捷遽議貶秩調用，時論爲之不平。乙酉八月，我大清安撫官入郡，允彝投之書曰：「大清革命，萬物維新，故明廢臣，理應芟除，其何所逃死！顧有一言爲盛朝陳之：昔金人渡江，下三吳，抵溫、寧，還師以授宋高，卽中原之地，亦舉以授張邦昌、劉豫者，誠以南土庳溼多疫，海險江深，毒蛇匝地，聚蚊若雷，嘔吐霍亂，以時而發。凡同居中國，北人之吏於南者，猶以爲病，況自塞外來邪！昔蒙古之爲南吏者，以三月至，九月歸，一切吏治，惟中土人是問，其賦稅漕糧，盡由海運。未及八十年，而吳、浙劇寇，蝟毛以起，江南大亂，河北瓦解，是江南爲元累不爲元利矣。向使割江南以予宋，歲輦金繒以實北地，則元之疆場正未艾也。今爲盛朝計：明之支系綴若懸絲，莫若以淮河爲界，存其宗社，則可收千百世興滅繼絕之功；責其歲幣，亦可獲數萬里盟主睦鄰之利。於名甚隆，於利可久，惟執事裁之！」書入，不報。總兵吳志葵起兵吳淞，允彝入其軍，爲之飛書走檄，四方響應，然皆文士不知兵，迄無成。松江破，或說之入海趨閩，允彝曰：「我昔吏閩，閩中八郡咸德我。今往圖再舉，策固善，然舉事一不當，而遯以求生，何以示後世哉！不如死也。」嘉定侯峒曾遇害，允彝經紀其喪。歸聞徐石麒、黃醇耀、徐汧之死也，欲自經。其兄之旭諷投方外，允彝曰：「是多方求活耳！」乃作《絕命詞》，自沈松塘死。越三日，黃道周奉隆武命，以翰林侍讀兼給事中召，至則方殮矣，使者哭而去。贈左春坊左庶子，謚文忠。所著有《幸存錄》，爲絕筆。之旭，字元初，爲邑貢生有聲。丁亥四月，與於陳子龍之獄，官兵捕之，縊死文廟復聖顏子位旁。遺令云：「余自舍弟殉節，卽欲偕死，彼以孤寡見託，未忍也。然不向城市坐者，兩年於茲矣。今日吳鎮效忠，一時趨附，機事不密，變且中作。搜求餘黨，坐以叛名。嗟乎！新朝之所謂叛，乃故國之所謂忠也，夫何傷哉！余幼讀聖賢書，今死聖賢地，夫亦死於聖賢之教，非死於法也。」其詩云：「嗟予薄祜，少遭不造，皇路多虞，撫膺思報。攘攘國人，藩之垣之：惴惴縲紲，抗章白之。余一介儒，曾霽天顏，歲寒之義，至死勿遷。仲之投，當是淞江失守之後云云。今從正史係於九月，據紀年所訂正殉節月日，

《明史・夏允彝傳》（存目）

紀事

《弘光實錄鈔》卷四　允彝字彝仲，丁丑進士，自沉而死。絕命詞云：「少受父訓，長荷國恩。盡心報國，矢死忠貞。南都繼覆，猶望中興。中興望杳，何忍長存？卓哉吾友，虞求廣成。勿齋純如，子才蘊生。願言從之，握手九京。人孰無死，不泯此心。修身俟死，敬勵後人！」子完淳字存古，亦死。

《南忠紀・吏部主事夏公》　夏允彝，號彝仲。崇禎丁丑進士。居松江。聞北師至，出橐中裝，椎肥擊鮮，置酒高會。一時射鵰俠客，繡虎名流，西園歌舞之賓，少長咸集，歌笑淋漓，觥籌交錯。客方轟酒，乃起避席更衣。未幾，使者來報，投泖湖死矣。

著録

劍心《幸存錄跋》　右《幸存錄》二卷，夏允彝撰。允彝字彝仲，號瑗公，松江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授長樂知縣，宏光朝，推吏部考功主事，以母憂不赴。侯峒曾遇害，允彝經紀其喪。歸聞徐石麒、黃淳耀、徐汧之死也，乃作絕命詞，自沈松塘死。唐王贈左春坊，左庶子，謚文忠。《小腆紀年》稱所著有《幸存錄》，爲絕筆。附考云：「野史述夏公死在乙酉五月，而文集中有《練川五哀詩》，朱彝尊謂練川城潰，乃是年七月五日，瑗公尚存，則止水之投，當是淞江失守之後云云。今從正史係於九月，據紀年所訂正殉節月日，

實與是書卷首題乙酉九月朔述符合；而上卷國運衰盛之始，與下卷東彝大略下半篇複見，又國運盛衰之始篇題下附注云：『其論有極正有極偏者，不足盡信。』蓋是書已爲後人刪削錯亂，非復瑗公之舊矣。」全謝山《鮚埼亭集》外編跋是書云：「《幸存錄》有二本。其一稍詳，且志阮大鋮語曰：『此敝門生錢謙益也。』而一本無之。愚疑前一本乃足本，若芟之者，乃丙戌以後，東澗之客代爲洗雪而削去之耳。」則附注其論不足盡信云云，殆亦東澗之客所爲也。謝山又跋《汰存錄》云：「黃先生指《幸存錄》爲『不幸存錄』，以錄中於浙黨齊黨有恕詞。又梨洲最恨者馬士英，夏氏稍寬之也。」巢先生因而序以證之，謂是錄出於文忠身後，蓋冒託其名者。然慈溪鄭平子曰：「梨洲門戶之見太重，故其人一墮門戶，必不肯原之，此乃其生平習氣，未可信也。」予頗是之，則巢氏所疑後人冒託者，謝山亦不以爲然也。但不知謝山所見足本，儲藏家尚有流傳者否？附識於後，以俟好事者求索焉。劍心跋。

魏源《書明史稿》二 《幸存錄》處處以東林與攻東林者對勘，夫攻東林者何人？何以毫無稱謂？蓋去「攻東林者」四字，則必稱閹黨，將如何下筆？故爲此蒙頭蓋面掩耳盜鈴之計，不言何人，可謂心勞日拙，欲蓋彌彰矣。其先謂「馬士英是小人中君子，阮大鋮（鍼）是小人中小人」，其後又謂「某某等不如阮大鋮（鍼）尚有伉爽之氣，可與言大誼」，明出馬、阮餘黨。於國亡之後尚懷餘毒，含沙陰射，不得已嫁名於忠烈之夏允彝父子。嗚呼！麟爻而爲桀犬之吠乎！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禹貢合注》五卷。

《千頃堂書目》卷一 《禹貢古今合注》五卷。 又卷五：《幸存錄》一卷。 又卷七：《長樂志》十一卷。

《明史・藝文志一》 夏允彝《禹貢古今合注》五卷。 又《藝文志二》：《幸存錄》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存目二・禹貢合注》 五卷。明夏允彝撰。【略】是書多證合時務，指言得失。又雜取《水經注》及諸家小說，旁載山水形狀及諸奇異。似乎博贍，實於經義無關也。

《嘉業堂藏書志》卷二《幸存錄》三卷、《續錄》二卷（舊鈔本） 明夏允彝撰，《續錄》其子復撰，皆託名也。夏氏父子馳名當世，相繼殉國，士林欽其爲人。此書名尊東林，而深文巧詆，時斥閹黨而設法回護。黃氏梨洲以爲「不幸存錄」，而又作《汰存錄》以正之。李氏若農以爲李清僞作，與《三垣筆記》作證據，可謂至巧。然似，事亦互詳，以爲夏氏無人作此錄，爲《三垣筆記》作證據，可謂至巧。然二百年之後，仍爲人考出，則何益矣。惟此本忌諱語未盡刪除，猶從初稿鈔出者。卷末附吳三桂平定後一條，更非夏氏父子所及知矣。（繆稿）

藝文

徐石麒《書贈翁夏公方餘墓誌後》（存目）

陳子龍《報夏考功書》（存目）

陳子龍

論述

綜論

《明詩綜》卷七五 子龍，字人中，更字臥子，青浦人，崇禎丁丑進士，除惠州推官，丁憂，服除補紹興，舉廉卓天下第一，升吏部主事，改兵科給事中。有《白雲草》、《盧居湘眞閣》諸稿。朱雲子云：「臥子五古初尚漢魏，中學三謝，近相見輒諷太白諸篇，其才性故與相近。七古直兼高、岑、李頎之風軌，視《長安》、《帝京》更進一格。五律清婉；七律格清氣老，秀亮澹逸；絕句雄麗，由其才大，靡所不有，寬然有餘。」魏楚白云：「五古學漢魏者，大抵轉關必在大謝，唐之曲江，明之北地，皆是如此。黃門亦祖其說，能於質悶之中兼以俊秀，信是雅宗。七古，弘、正間皆倣浣花，唯青蓮學者絕少，黃門起而一振其風，昔人詩『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黃門近體佳

境，往往相視。」錢瞻百云：大樽當詩學榛蕪之餘，力闢正始，一時宗尚，遂使羣才蔚起，與弘、正比隆，摧廓振興之功，斯爲極矣。繆天自云：剝窮而反，否極而復，先徵於聲音之道。卧子當楚人衆咻之餘，力追正始，允矣人豪。

《圍爐詩話》卷六　卧子氣岸，其學詩也，纔知平仄，即齊肩於李、杜、高、岑，不須進第二步；其作詩也，凡題皆是《早朝》、《秋興》，更不曾有別題；其論詩也，一出語便接踵於西河、鍾嶸，更不慮他人有不奉行者，不意學問中有如是便易事也。

《香祖筆記》卷二　《梅村詩話》云：「嘗與陳卧子共宿，問其七言律詩何句最爲得意，卧子自舉『禁苑起山名萬歲，複宮新戲號千秋』一聯。」然予觀其七言，殊不止此，如「九龍移帳春無草，萬馬窺邊夜有霜」，「左徒舊宅猶蘭圃，中散荒園尚竹林」，「禹陵風雨思王會，越國山川出霸才」，「石顯上賓居柳市，竇嬰別業在藍田」，「七月星河人出塞，一城砧杵客登樓」，「四塞山河歸漢闕，二陵風雨送秦師」諸聯，沉雄瑰麗，近代作者，未見其比，殆冠古之才，一時瑜、亮，獨有梅村耳。

又卷九　詞家綺麗、豪放二派，往往分左右袒。予謂第當分正變，不當分優劣。四十年前在廣陵與鄒訏士(祇謨)同定《倚聲集》，予評陳卧子詞云：「如香車金犢，流連陌阡，反令人思草頭一點之樂。」

《龍性堂詩話初集》　黃梨洲詆卧子詩噓北地、歷下之寒火，故見詆於艾千子，爲學未成，天下不以名家許之。吾每讀至此處於其《南雷集》中，直掩卷不欲觀之。其實不知詩而強言詩，故人言兩失。

又續集　陳大樽評詩多有可採，獨於劉文成，謂其詞傷婉弱，令人思留侯之貌。今合《覆瓿》、《犂眉》二集觀之，出入諸體，崢嶸雅壯，亦詩人之傑者，烏得謂其婉弱哉！

黃昌衢《陳黃門詩小序》　明詩之頹靡莫振，在萬曆末爲尤甚，大樽一奮起江左，宇內曉然，羣奉黃門詩派，歷數十年，流風幸猶未墜也。余近爲定其集，前集已刻者得十之六，後集未刻者得十之四。嗟乎！大樽天地精英之氣，結轖鬱勃，以發爲聲律，光芒騰上，干星辰而沸江海，展讀一過，才情湧溢，前集至矣，而後集尤有必不可沉燬廢缺者。昔嵇中散嘆恨廣陵散之絕傳，歿後有人造鮑靚，入室聞琴聲，以叩之靚，靚曰，嵇中散固在此間也。今讀大樽未刻詩者，當如聞中散琴。謂余不敏，竊比於鮑靚，則安敢然哉！

婺江黃昌衢識。

《明人詩鈔正集》卷一二　黃門贈方密之詩云：「漢體昔年稱北地，楚風今日滿南州。」其宗法在弘正諸賢，學博才大，更多師以爲師，氣魄力量足以牢籠一切，不落方幅，自是大家。余鈔黃門詩以終明一代之運。劉、高開宗於前，西涯接武於繼，李何王李振興於中，黃門撐持於後，此明詩大槩也。其間師友淵源及同時卓卓能成家者，隨時附見，爲之羽翼。讀明詩者可以觀矣。

《說詩晬語》卷下　詩至鍾、譚諸人，衰極矣。陳大樽墾闢榛蕪，上窺正始，可云枇杷晚翠。

《明詩別裁集》卷一〇　詩教之衰，至於鍾、譚，剝極將復之候也。黃門力闢榛蕪，上追先哲，厥功甚偉。而責備無已者，謂仍不離七子面目。將蜩螗齊鳴，不必有鈞韶之響耶！

乾隆《江南通志》卷一六六《人物志·文苑》（存目）

《明詩紀事》辛籤卷一引《陳李倡和集》　夏允彝云：「陳子之詩，澹動溢麗，發言舒卷。有若明霞。」華，攄寫雄質。」徐孚遠云：「陳子之詩，澹動溢麗，發言舒卷。有若明霞。」宋存楠云：「卧子其源出於太白，文多超逸之風，若其涼壯明秀，則龍標、右丞之流亞也。」

又引《明三十家詩選》　李雯曰：「卧子論詩，以爲詩貴沈壯，又須神明。能沈壯而無神明者，如大將統軍，刁斗精嚴，及其鼓角既動，戰如風雨，而無旌旆悠揚之色；有神明而不沈壯者，如典午名士，握麈談道，望若神仙，而不可以涉山川、冒險難。此英雄之分。以樂府、古詩論之，曹孟德雄而不英，曹子桓英而不雄，而子建獨兼之。以唐詩論之，高達夫雄而不英，李東川英而不雄，王右丞則英中之雄，岑嘉州則雄中之英，而子美獨兼之。此卧子之才，縱橫間出，凡此諸家，命意獨合。而獨於二子深有宗尚也。」

又陳田按　忠裕雖續何、李、李、王之緒，自爲一格，有齊、梁之麗藻，兼盛唐之格調。早歲少過浮豔，中年骨幹老成，殿殘明一代詩，當首屈一指。

《花草蒙拾·陳大樽詩詞溫麗》　陳大樽詩首尾溫麗，《湘眞詞》亦然。然不善學者，鏤金雕瓊，正如土木被文繡耳。又或者斷斷格律，不失尺寸，都無生趣。譬若安車駟馬，流連陌阡，殊令人思草頭一點之樂。

《古今詞話・詞話》卷下《湘眞集妙麗》　《梅墩詞話》曰：明季詞家競起，妙麗惟《湘眞》一集。《江蘺檻》諸什，如詠斜陽，則云：「弄晴催薄暮。」咏黃昏則云：「青燈冷碧紗煙盡。半晌愁難定。」咏五更則云：「愁時如夢夢時愁。角聲吹到小紅樓。」咏杏花則云：「微寒着處不勝嬌。一番弄雨花梢。」咏落花則云：「玉輪碾平芳草，半面惱紅妝。」咏春閨則云：「幾度東風人意惱。深深院落芳心小。」咏豔情則云：「難去。門外尺深花雨。」皆黃門意到之句。

又《陳大樽湘眞集》　《蘭皐集》曰：有讚大樽文高兩漢，詩軼三唐，蒼勁之色，與節義相符者。乃《湘眞》一集，風流婉麗如此。傳稱河南亮節，作字不勝綺羅，廣平鐵心，梅賦偏工清豔，吾於大樽益信。

《越縵堂詩話》卷上　夜爲德夫點閱大樽七古。【略】大樽七古，取藻於六朝四傑，而出入青蓮、昌谷兩家。鋪叙華縟，動出一軌，惟氣魄頗好，又時雜以豪粗，故亦有可節取者。較之同時李舒章《蓼齋集》，伯仲之間，才力差勝。顧予性不耐煩，雅不喜評點古人詩文集。大樽此體，千篇一律，尤覺可厭。今爲德夫特破例爲之耳。（四冊六十五頁，同治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遠志齋詞衷・雲間詞長篇不足》　阮亭常爲予言，詞至雲間，《幽蘭》、《湘眞》諸集，言內意外，已無遺議。柴虎臣所謂華亭腸斷，宋玉魂消，稱諸妙合，謂欲耑詣。斯言論詩未允，論詞神到。所微短者，長篇不足耳。北宋諸家，大率如是。正如嘉州、右丞，不能爲工部之五七排體，自足名家。

《白雨齋詞話》卷一　明代無一工詞者，差強人意，不過一陳人中而已。

又卷三　陳卧子《山花子》云：「楊柳凄迷曉霧中，杏花零落五更鐘。寂寂景陽宮外月，照殘紅。　蝶化綵衣金縷盡，蟲銜畫粉玉樓空。惟有無情雙燕子，舞東風。」凄麗近南宮二主，詞意亦哀以思矣。又《江城子》後半闋云：「楚宮吳苑草茸茸，戀芳叢，繞游蜂。料得來年，相見畫屏中。人自傷心花自笑，憑燕子，罵東風。」亦綿邈悽惻。

《惜陰堂彙刻明詞提要・陳忠裕公詞》　詩高華雄渾。詞七十九首，亦漸近沉著。有取徑淮海者，《滿庭芳》（「紫燕翻風」）【略】其取徑竹山者，《驀山溪》下半闋：「去年此日，小苑重回首。暈薄酒闌時，擲春心，閣垂紅袖，韶光一樣，好夢已天涯，斜陽候。　黃昏又，人落東風後。」亦有取徑白石者，《點絳脣》（「滿眼韶華」）、【略】《柳梢青》下半闋云：「十年夢斷嬋娟，【略】」其有頓挫，李詩出以飄逸，故善爲縱橫。卧子兼而有之，其章法意境似杜，其

分論

色澤才氣似李。

《寄贈舒章》《明詩平論二集》卷三：卧子古詩初尚漢魏，中學三謝，近相見輒諷太白諸篇，此作風氣宛肖太白，其才性故與相近也。

《于忠肅祠》《明人詩鈔正集》卷一：上數詩論古有識，不落許渾、劉滄窠臼，此更雄健。

《登岱》《明人詩鈔正集》卷一：雄麗，兼寓規諷，登岱絕唱。

《偕熊令君伯甘游烏傷雲黃山》《明人詩鈔正集》卷一：摹謝康樂游覽詩，得其精神，不獨句字之肖。

《舟次七里灘》《明人詩鈔正集》卷一：謝詩而後，此更極情盡致。

《送吳巒穉司李桂林》《明人詩鈔正集》卷一：卧子七言律秀絕寰區，乃其天姿清妙，故落墨高華，非翡翠蘭苕可比。或謂雲間派本以艷入，失其本來矣。

《酬吳次尾》《明人詩鈔正集》卷一：入後意興勃發，感慨激昂。

《晚秋郊外雜詠》（天高迴野曠）《明詩平論二集》卷一一：清婉。又一調法，大手何所不有。

《馮留仙巡撫天津鄴仙拜少司馬一時命下賦寄》《明詩平論二集》卷一五：如此一題，即應酬安頓，已屬能事，況氣色雄整，筆力寬然有餘，非工夫純熟，用心老到，何易得此。以才子二字評卧子詩，猶之未嘗知有卧子耳。

《遼事雜詩》《明詩平論二集》卷一五：起結如此，又暢又不盡，眞令才人手絕。

《韓原泣》《明詩紀事》辛籤卷一：此詩爲薛國觀作也。其體倣弇州新樂府，才力略不相下。

《同祈世培侍御泛鏡湖》《明詩平論二集》卷一五：寫景清麗，能作雄闊詩者，往往不工此體，惟卧子有其兼長。

《浣溪沙》（半枕輕寒淚暗流）《別調集》卷三：凄婉是詞場本色。

《清平樂》（繡簾花散）《閑情集》卷二：低回□絕。

《憶秦娥·楊花》《大雅集》卷四：措語亦雅正。

《山花子》（楊柳凄迷曉霧中）《大雅集》卷四：凄麗迫南唐二主，詞意亦哀以思矣。

《浪淘沙·憶昔》《蘭皋明詞彙選》卷三：顧云：《湘眞詞》，皆申酉以後作。故令人如讀《長門》篇，幽房爲之掩涕。

《虞美人·桃杏》《蘭皋明詞彙選》卷三：李云：意在題外。

《虞美人》（枝頭殘雪餘寒透）《閑情集》卷二：情不自禁，寫來婉轉入妙，不流於邪，所謂麗而有則。

《小重山·憶舊》《蘭皋明詞彙選》卷三：胡云：先生詞悽惻徘徊，可方李後主感舊諸作。然以彼之流淚洗面，視先生之灑血埋魂，猶應顏赭。

《蝶戀花·春閨》《蘭皋明詞彙選》卷四：顧云：先生文高兩漢，詩軼三唐，蒼勁之氣，正與志節相符。乃其詞獨風流婉約，堪付十八歌喉。傳稱河南亮節，作字不勝綺羅；廣平鐵心，《梅賦》偏工柔豔。於先生益信。

《蝶戀花·春曉》《蘭皋明詞彙選》卷四：顧云：《湘眞詞》、《江籬檻》同爲大樽詞稿，而情事正自不同。

《天仙子》（古道棠梨寒惻惻）《別調集》卷三：感時之作，筆意凄警。

《江城子》（一簾病枕五更鍾）《大雅集》卷四：綿邈悽惻。

《千秋歲》（章臺西弄）《別調集》卷三：亦凄艷，亦蒼莽，自是作手。

《驀山溪·寒食》《蘭皋明詞彙選》卷五：胡云：只是淡到極處，而一種豔情反自此傳，其故實不可解。

《念奴嬌·春雪詠懷》《蘭皋明詞彙選》卷七：顧云：此大樽之香草美人懷也。讀《湘眞閣》詞，俱應作是想。胡云：滿腹蕭騷，只是不肯說出。

《特進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恒岳朱公傳》《明文遠》：老謀深算，爲國家計久遠，西漢之趙充國也。鋪叙整齊，頗似班孟堅、范蔚宗手筆。

《子語魯太師樂曰》一節《欽定啟禎四書文》卷二：夫子所言，【略】文情洋溢，具風人之致。

《孟公綽》一節《欽定啟禎四書文》卷四：從春秋大勢立義，雖似別生枝名。起手提出，在人在我，已透「疾」字根源。讀至「死而無聞」數語，鞭辟痛快，作者庶幾不負斯言。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一節《欽定啟禎四書文》卷五：感歎今昔，原其從來，極其流弊，以二者爲大事，雖非的義，而風骨超邁，紆餘卓犖，自非襟

抱過人、沉酣古籍者不能作。

《長幼之節》四句　《欽定啟禎四書文》卷五：意無殊絕，頓宕雍容，前後迴抱數虛字，神情俱出。

《不知命》一節　《欽定啟禎四書文》卷五：雲間江右，徑涂各別。而此篇明快刻著，頗類陳大士筆意。蓋理本無二，而浸潤於古籍亦同，故轍迹有時而合也。「命」字專指死生禍福，不夾入造命，較章作更有把握。

《齊明盛服》二句　《欽定啟禎四書文》卷六：丰姿超駿，鎔冶經史，而挹其菁英，與世俗所爲金華殿中語自隔霄壤。

《日省月試》三句　《欽定啟禎四書文》卷六：事列九經之一，應須此崇論閎議，亦何嘗略題面以爲博也。

《能盡人之性》二句　《欽定啟禎四書文》卷六：雜引而不病於複，中有浩氣行乎其間，故英詞奧理皆爲我馭。不獨浩氣足以行之，於聖人知明處當意，卻無一處不貫串也。此種在昔人本非上乘，聊使空疎者知不可無學耳。若不求理之足氣之充，而但競富有，未有不入於昏浮滯塞者。

《詩云雨我公田》一節　《欽定啟禎四書文》卷七：辨析公私原委，助徹同條共貫處，如指諸掌，循次按節，紆餘委蛇，稿中極周密之文。

《樹藝五穀》二句　《欽定啟禎四書文》卷七：精義沓出，確是平成肇造時物性民情。既服其奇博，尤須知其精純處也。

傳記

《石匱書後集》卷三四　陳子龍，字臥子，南直青浦人。少英敏，束髮籍譽東南。崇禎丁丑成進士，授惠州推官，艱去，補紹興。子龍博學，悉典故，精韜略，居常喜談兵。癸未金華諸生許都反，以朱之彪爲先鋒，陷東陽、義烏數縣。都能文，驚聲望，常執贄子龍之門。子龍曰：「彼負不赦，不復可悟。」子龍曰：「吾喋血生之，彼必信我。今海內多故，彼才不靜，令塞一要害可也。」都果來歸。之彪說都曰：「陳司李卽不賣若，保巡方必不賣司李乎？」都不聽，之彪脫去。都乃解散其衆，以三十餘人儒服渡錢唐。巡方詭受降，皆掩殺之。子龍大懊恨。尋以考最擢監察御史。越三月，燕京變。子龍曰：「吾欲善用都，乃爲廢然諾。使都在，其衆可呼也。」弘光中，改兵科給事中。多疏論封疆事，當事不能用。乙酉南都復陷，吳松總兵吳志葵，以兵恢復松江。子龍自爲監軍，推原任兵部侍郎沈猶龍爲盟主。已爲董庭所賣，淸兵猝至，縛志葵，吏部主事夏允彝投水死，子龍亡去。聞魯王監國紹興，距錢唐，擬東渡，未果。先是子龍司李紹興，諸生鄭遵謙有所嬖小妻金氏者，妬殺其婢。事發，子龍執法，擬棄市，未決。尋國變出，時遵謙已擁數萬衆，稱制將軍，開府小亹，詔封義興伯，喜怒岳動，氣凌浙西。而金姬爲胡服，玉勒珠韉，坐軍中，擅生殺，卽遵謙惟恐後。子龍乃令諸生夏之旭往釋前故，遵謙曰：「今日爲國雪恥，前事何足介懷。」子龍終以遵謙不能令金姬無怨，遲遲而淸兵五月渡江東矣。丁亥，淸松江鎭將吳聖兆與東海富平將軍張名振初相善，子龍令夏之旭通謀，議盡檄澤中諸負甲，須海師至，一日起。事不集，淸從海卒欽吳得一冊，掛子龍、錢旃等名。而子龍奴茅太者復告變，誅子龍亟，連徐爾穀、黃濤等，以爲常一坐，又獲謝堯文本稿，迹乙榜侯岐曾家，乃得子龍，並逮南都。子龍意不受辱，舟至跨塘，夜躍水死。淸以子龍首號西門，一日夜不見。或曰：有僧某私收殮之。妻張氏，亦自縊。妻兄賢書張寬以與謀連及被難。子龍有子甫四歲。石匱書曰：陳子龍司李紹興，其當事多任，其慮事多疎，不能殺鄭遵謙，則不當窘之以法；不能活許都，則不當誘之以降。此二人稍遲半年，皆堪爲子龍所用，而亦何至爲臨河之歎哉！至若吳聖兆之變，海師未至，則不當先殺府佐。既殺府佐，則自當取道航海。徒以酒席上禽人，而束手就縛，則亦何貴於通海也哉！是皆子龍之慮事多疎，一敗塗地，則又將誰尤耶？

《南疆逸史》卷一四　陳子龍，字臥子，一字人中，松江人。幼而穎異，以經世自任。喜縱橫之術，與郡人別樹壇坫，名曰幾社，海內多宗之。爲文法王、李，加以富麗。與江右艾南英爭名，相詆譏不肯下。登崇禎丁丑進士，授惠州推官，改紹興。折節下士，與諸生多叙盟社之交。先是東陽許都者，名家子，喜任俠，輕財好施，能得人。見天下將亂，陰以兵法部勒其所知。松江孝廉徐孚遠見而奇之，謂子龍曰：「許都國士。朝廷方破格求奇材，倘假以職，隱然干城也。」子龍在紹興，因與都游，數薦之，上官不能用。東陽令姚孫棐貪而虐，與都有違言。會都有母喪，送葬數千人，令疑有變，遂以反聞。都黨執令笞之，旬日間聚數萬人，下東陽、義烏、浦江三縣，浙東振

動。然都一無所殺掠，遣從者謝長吏而已。巡按左光先調兵行勦，民各保寨拒敵，官兵大敗。子龍單騎往諭之，都卽解散其衆，以二百人隨子龍來降。光先忌其功，卽論殺都，子龍救之不得，大恨。當是時，按臣專生殺，而光先尤庸懦。夫都以一書生能聚萬衆，其才必有大過人者。感知己一言，投戈就縛，此豈悖逆之人哉！激於貪令，無以自明，不得已走險耳。使貰其死，令率所撫衆渡江，逐賊自贖，當必有得當以報者。而顧使梟俊之士駢首同盡。子龍紀其事曰：「激變之虐令不誅，受降之功績不叙，官軍勦殺平民，株連無辜，賊平數月，猶騷不得寧。嗚呼，卽此一事，知明之所以亡矣。」以招撫功，擢兵科給事中。子龍深痛負都，不赴也。南渡起兵科。子龍言：「自古中興之主，如少康、周宣，皆躬親武事，以克仇邦。三代以後，漢之光武，唐之肅宗，莫不身先士卒，戎車數萬，故能光復舊物。未有深居法宮之中，優游處順，而可以勘定禍亂者。今者人情泄沓，不異昇平，從無有哭神州之陸沈，念中原之榛莽，臣瞻拜孝陵，依依北望，不知十二陵尙能無恙否？而先帝后之梓宮何在？興言及此，陛下當嘗膽臥薪，宵衣旰食，而羣工庶尹，亦宜砥礪鋒鍔，奮發志意，以報仇雪恥是務，庶中原可收，舊京可復。竊聞山東、河北，義旗雲集，咸拭目以望王師。朝廷晏然置之度外，何以收三齊技擊之雄，慰燕趙悲歌之士者乎？臣恐天下知朝廷不足恃，不折而歸賊，則豪傑皆有自主之心矣。伏望陛下速駕幸京營大閱之，復弭節江滸，大集舟師，分命輔臣，一至蕪湖，一至京口，以視險要，固根本，使天下曉然知陛下下詔親征，六師北發，歸重淮、泗，令一軍由歸、亳以入汝、雒，次潼關，一軍由襄、鄧以攻武關，出褒、漢。巴、蜀之甲，燕、晉之師，則用之爲奇兵，爲聲援。逆賊授首，可計日待矣。」又言防江之策，莫過水師，海舟之設，更不容緩。又言備邊三害。又請收復襄陽。皆當時至計，莫之能用也。甲申八月，請假歸里。馬士英深忌之，恐其或奉潞王以清君側，未嘗一日忘子龍也。南京不守，閏六月十日，松江起兵，子龍設太祖像誓衆，沈猶龍稱總督兵部尙書，子龍稱監軍左給事中，延致水師總兵黃蜚、吳淞副總兵吳志葵、故巡撫王家瑞、蘇松道李向中等，爲守城計。閩中授子龍兵部左侍郎左都御史，浙東授兵部尙書，節制七省漕務。八月三日，李成棟破松江，子龍逃匿，無何而有吳勝兆之事。勝兆提督松江，長洲諸生戴之僊客其所，教之反，陰遣人約舟山黃斌卿，以故所封伯印授勝兆，期於丁亥四月十五、十六兩日，水師至松江。而勝兆爲謀不密，國人皆知之。同知楊之易、推官方重朗告變於總督，總督殺勝兆部將之在金陵者畢光勝。勝兆知事洩，亦殺之易、重朗，下令入海，使其中軍詹世勛及高永義偵海師之至，而海師已於十四日夜爲颶風所沒。世勛、永義登東南城頭而望，烽烟寂然，兩人遂變志，以兵劫勝兆，執勝兆送總督究治。其獄詞連子龍，子龍亡命，與華亭夏之旭同奔嘉定，告急於侯岐曾，匿其僕劉馴家。已遷崑山顧天逵所，官迹捕至嘉定，執岐曾，而總兵巴山別遣兵圍天逵家，遂獲子龍，鎖於舟中，泊跨塘橋下，子龍乘守者不備，躍入水死，五月二十四日也。其以匿子龍死者，延安推官顧咸正、諸生侯岐曾、夏之旭、張寬。

《明史・陳子龍傳》（存目）
《小腆紀年附考》卷三（存目）
《陳子龍自述年譜》（存目）
《陳忠裕公年譜》（存目）

紀事

《圍爐詩話》卷六　丙申、丁酉，余在都中，與卧子高足張青珮相晨夕，熟聞此集中議論。積久難忍，因調之曰：「王文肅公之紀綱，有阿五、阿七。阿五之廝養曰：『我天下第四人也。』聞者驚叩其故。曰：『第一朝廷，第二老爺，第三我阿爹，第四豈容多讓？』」少陵第一，空同第二，卧子第三，第四更無他人也。又嘗語之曰：「君須進生大黃一斤，瀉去腹中陳卧子，始有語話分。」渠大不懌，而無以復也。青珮又云：「卧子爲紹興推官時，巡按某問以明朝文人孰爲大家？對曰：『弇州各體俱備。』又問以後爲誰？答曰：『某甲。』」余謂之曰：「《四部稿》如夏月大庖，穢氣逆鼻，艾千子之言最爲忠告，君何以不勉使深心細讀耶？」又不懌。雲間才藪，明眼猶在，必不盡如青珮作第四人也。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五 陳子龍《史論》一卷。 又卷一〇：《明同姓諸侯王年表》一卷。 又卷二八：《白雲草》、《盧居》、《湘眞閣》諸稿，《大樽遺稿》一卷。 又卷三一：《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八卷。

《明史・藝文志四》 陳子龍《明代經世文編》五百八卷。 又《明詩選》十三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陳子龍《詩問略》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詩類存目一・詩問略》 一卷。明陳子龍撰。子龍字人中，【略】乾隆四十一年賜謚忠裕。此編乃其讀詩劄記之文。曰「詩問」者，取問諸有道之意。又所解皆偶標己意，隨拈各條，非說全經，故謂之「略」。《明史・藝文志》不著錄，見於曹溶《學海類編》中。其說不主朱子集傳，亦不甚主毛詩鄭箋。大抵因小序而變其說，如「有女同車」，序以爲刺忽，子龍則以爲美忽，以「簫兮」、「狡童」爲刺祭仲，率以意爲解，不必有據。觀其自序，知其學從郝敬入也，宜其臆斷矣。

又《農家類存目・別本農政全書》 四十六卷。明徐光啟撰，陳子龍刪補。【略】初光啟作《農政全書》，凡六十卷，光啟沒後，子龍得本於其孫爾爵，與張國維、方岳貢共刊之。既而病其稍冗，乃重定此本。子龍所作凡例有曰：「文定所集，雜採衆家，兼出獨見，有得即書，非有條貫。故有略而未詳者，有重複而未及刪定者，中丞公屬子龍以潤飾之，友人謝廷正、張密皆博雅多識，使任旁搜覆校之役，而子龍總其大端，大約刪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其評點俱仍舊觀，恐有深意，不敢臆易」云云。所謂文定者，光啟之謚。所謂中丞公者，即國維也。今原書有刊版，而此本乃出傳鈔，併其評點失之。核其體例，較原書頗爲清整。然農圃之事，本爲瑣屑，不必遽厭其詳，而所資在於實用，亦不必以考核典故爲優劣。故今仍錄原書，而此本則附存其目焉。

雜録

《南忠記・給事陳公》 陳子龍，號臥子，崇禎丁丑進士。丁亥夏，與吳勝兆潛圖恢復，勝兆敗，被執。妾某氏，北將巴山欲辱之，大罵殺死。子龍以計寬差役，得投於跨塘橋下，縣令陳鑑爲文祭之。

《崇禎忠節錄》卷一〇（存目）

《龍性堂詩話續集》 陳臥子謂「聯句璧合難，珠聯尤難。至奇險處，如伐山鑿石，忽遇尖側，自是天然，不關人力」。故知造作者不可也，韓、孟未免賣弄古董耳。

光緒《重修華亭縣志》卷二一《名蹟》 平露堂在普照寺西，陳忠裕子龍居。

《庸閒齋筆記》卷七 少時讀明陳臥子先生制藝，心即儀其人。同治戊辰，攝宰青浦縣，縣境所轄之廣富林則公墓道在焉。粵寇之亂，祠堂被燬，宰木無存，余因捐俸集貲，重建祠宇，而以公同志夏考功父子配。祠既成，以公爲高宗所褒卹，曾賜忠裕特謚者，遂詳請以公墓列入邑之祀典，春秋遣官致祭。總督馬公、巡撫丁公會疏入奏，已巳之春，得旨報可。余因率同官親往致祭焉。考公一生文章、政事、風義，炳若日星。殉節後，子婦三世苦節，具見明德之遠。乃卒斬焉無後，不能不有疑於天道。然公大節大名，昭垂宇內，亦不在子孫之有無也。公初生時，母夫人夢若龍者降室之東壁，蜿蜒有光，故名子龍。後與陸子玄同祈夢于忠肅祠，公夢負一虎，謂必風雲會合之意。子玄則忠肅授以瀋陽地圖一卷，亦意其當官於此地也。嗣公起義殉國，雖赴水死，猶懸其首於虎頭牌上，宛然虎負之象。而子玄以丁酉科場竟流遼左，事皆奇徵。故余爲公詳請崇祀文內有曰：「生有自來，夙著蟠龍之瑞；死而後已，果符負虎之徵。」蓋指此二事也。夏考功彝仲謚忠節，曾舉天下清官第一。子舍人完淳，字存古，謚節愍，年十六遭國難，作《大哀賦》，論者謂不減庾信之《哀江南》。先後與公抗節死。公豹目蜷髮，又目上視，爲盼刀眼，與于忠肅同，居恒攬鏡曰：「此頭終當爲誰斫？」於順治丁亥，筮得《明夷》，五月遂遇難。《明史》於公傳書華亭人；而崇禎三年《南國賢書》所列解元楊廷樞吳縣人，而公則署青浦縣學生。青浦於嘉靖時割華亭、上海縣地所

置，史特仍其舊貫而書之耳。楊廷樞，字維斗，亦殉國難。

夏完淳

論述

方授《南冠草序》 壬辰冬，偶遊四明，與朱、陸諸子論甲、乙以後忠節，及松江諸公。余言：「夏瑗公死最先，其子完淳，字存古，以十七死，其人其文，古未有也。」諸子請其詳。余曰：「存古五歲知五經，九歲善詞賦古文，十六、十七與友人有事吳中。會江東有詔，謚瑗公師文忠，蔭一子中書。存古乃上表及疏，稱中書臣完淳死以進，報某虛實，約兵以某日航海，會某所。爲邏卒所獲，就鞫金陵。某某欲活之，曰：『汝年少，豈知兵？』存古曰：『吾年少，豈遂不知兵！』某曰：『汝口何不惜汝身？』曰：『倘死而復生，他日□□，必先文忠與我也。身何足惜！』因顧謂其婦翁曰：『男兒死耳，何能作求生狀！』遂就義於金陵之西市。」諸子曰：「有是哉！恨未見其人也。其疏及表在乎？」余曰：「微獨疏表在，向余過武林蔣氏兄弟，見存古有《大哀賦》，有獄中上太恭人書、寄錢孺人書，有示同事諸友書，有自訂詩近千首，此存古之文也。已又得其《南冠草》。」因出示諸子，諸子請歌之。余爲之歌《別雲間》，諸子曰：「壯哉！往而不返者也。何鶴唳之足悲乎！」爲之歌《辭恭人》，曰：「哀而不怨。太恭人有子，復何恨！」爲之歌《寄內》，曰：「嚴而婉，責其婦以程嬰乎？」余輟歌曰：「存古死而遺腹得一子一女，天之報施不爽哉！」爲之歌寄姊及甥，曰：「甚矣哉！大仇其可忘乎！」爲之歌《寄半邨》及《聞大鴻訃》，曰：「其皆死心乎！是知生而知死者也。」爲之歌《細林》，曰：「知大夏者，其孟公乎！非孟公，而《細林》之哭，誰能若是！」爲之歌遇九高及轅文，曰：「是眞可以告朋友乎！又何知友之明也！」爲之歌《入京》及被鞫諸什，曰：「至矣哉！烈而醇，苦而甘，怨而溫，直而不屈，勇而不懼，靜而不亂，思而不貳，求仁而仁，取義而義，惟故國之傷也，以忘其身與家，如存古者，忠孝兼之矣。而以十七傳，古今未嘗有也。《南冠草》者，可以名存古之人，可以名存古之文矣！」因手訂之，而命余爲序。桐城方授子留。

陸宇燝《南冠草序》 嗚呼！此夏子絕筆也。余讀而歎曰：忠孝也，經濟也，文章也，至夏子而觀止矣。乃其年更不可及也。國初沐黔寧、鄧衛公俱以十六七垂功名，而文采或不彰；解吉水年十八，上庖西封事萬言，乃不死，爲周紀善作傳，有遺議焉；王義烏使諭滇南，詈脫脫以死，至今生氣，然年過五十餘矣。若夏子不更奇哉！嗚呼！本朝非無事也。使夏子不生於今日，何必不與金華、當塗以文章開草昧！不然，何必不與北地、瑯琊以翰墨潤太平！即欲以盤錯顯，則何必不於己巳、己卯之間，附忠肅、文成以自見！即不幸而以死殉乎，則何不於靖難之後，與方、練諸公同碎首！而乃生於斯世也，不亦痛乎！（《夏節愍全集》注一作「哉」。）余用是悲其遇，慕其人，而不得見；將見其詩若文，全集又未遑得，則先梓此《南冠草》，是亦丹穴之片羽也。然亦可從斯以見夏子矣。明州陸宇燝明懷。

范兆之《南冠草序》 國家之故非一，要必有忠孝卓犖之士生之也，功不必其成也，故博浪之椎奮，而祖龍之氣奪；即身亦不必其生也，歌《平陵東》者不絕於耳，而後南陽之氣振。是世之升降如粉本，而人之生死成敗於其際如青黃焉，如丹臒焉，非然，則史冊亦幾乎寂寞矣。昭代自甲申後，有志者欲自振拔，其人益張，事益奇，爲史策生色益夥，夏子存古其一也。或曰：「惜也！人固不可無年，以夏子之才，而用諸老成，功名必有可觀。」或曰：「悲哉！夏子生不辰，漢文有言，子當高帝時，萬戶侯何足道！」或曰：「惟瑗公先生之文，爲談、爲彪；惟夏子之文，爲遷、爲固。藉玉步不改，著書石渠、天祿間，詎非一代光！悲哉！夏子辰安在！」或曰：「夏子之身死而功不就也。是欲忠孝卓犖之士，必生於功名之會也。乃夏子死而甲申以後藉以不寂寞，則死有時賢於生，而功何必不在天下哉！今其詩具在，使後死者知甲申之後猶有人，則天下方在夏子之青黃丹臒中，又何事爲惋惜也！　蛟川范兆芝香谷。

董劍鍔《南冠草跋》 陳、夏文章齊名海內，幾三十年矣。昔常一謁陳先生，先生神宇嶽嶽，望之心死，用是益神往於夏先生。甲、乙以來，兩先生

相繼死節，益爲華夷萬祀重，齊名又不僅以文章矣。及讀《南冠草》，斂容起曰：「兩先生亦厚幸哉！始同郡同學，同負物望，又同中春官，同盡節死，兩先生亦厚幸哉！不謂夏先生之後，復有存古中翰也！雖然，父子朋友之間，氣自相貫，有陳先生必有夏先生，有夏先生必有存古中翰，特未知陳先生有子得如存古否？余又因存古而益神往於陳先生之令嗣矣。我友范子香谷，陳先生門下士也，試爲我問之。」四明董劍鍔佩公。

蔡嗣光《南冠草跋》 余少時讀夏、陳兩先生制義，謂先生文人也。至其家京師，四方以書來者日數百函，先生應之無倦。竊意先生喜交遊人也，孰知秉浩然之氣，臨大節而不可奪如斯！孔文舉殞身曹瞞，二子俱幼，先後從容就義，彼存古者奚愧焉！歲寒知松柏，諒哉！武林蔡嗣光良木。

《明詩綜》卷七五 鍾廣漢云：陳大樽選明詩，存古年纔十餘爾。而宋轅文援其論詩以作序，此時已許其作後進領袖矣。迨十五從軍，十七授命，磨盾草檄，不異老生宿儒，信異稟也。

《靜志居詩話》卷二一 存古，南陽知二，江夏無雙，束髮從軍，死爲毅魄。其《大哀》一賦，足敵蘭成。昔終童未聞善賦，汪踦不見能文，方之古人，殆難其匹。

《明詩別裁集》卷一一 存古十五從軍，十七授命，生爲才人，死爲鬼雄，汪錡不足多也。詩格亦高古罕匹。

《明詩紀事》辛籤卷三陳田按 存古詩，趨步陳黃門，年僅十七，當其合作，與黃門並難高下。赴義之時，語氣縱橫淋漓，讀之令人悲歌起舞。

《飲冰室詩話》一六六條 晚明烈士夏存古先生完淳，文忠公彝仲子也。國變後，十六歲倡義，十七歲殉國。其時忠義如鯽，至如先生以妙年關係大局者，蓋千古罕有；以視孫伯符、唐太宗，雖成敗殊轍，而才略志節且過之矣。有遺集凡詩文數百篇，匿名讀之，莫不以爲耆宿之搆也。嗚呼！有此人才，乃亡國耶！爲之三歎。【略】先生五言古酷似陳思，七言古則風格猶在吳梅村之上，今不能具錄也。

《明詞綜》卷七 夏完淳，一名復，字存古，江南華亭人。【略】有《玉樊堂詞》一卷。《柳塘詞話》：夏存古《玉樊堂詞》，向得之曹顧庵五集中。見其詞致，慷慨淋漓，不須易水悲歌，一時悽感，聞者不能爲懷。留此數闋，以當《東京夢華錄》也。

《歷代詞語》卷一〇《夏完淳詞》 夏存古《燭影搖紅》云：「辜負天公，九重上有春如海。佳期一夢斷人腸，靜倚銀釭待。隔浦紅蓮堪采。上扁舟，傷心欵乃。梨花帶雨，柳絮迎風，一番愁債。　回首當年，綺樓畫閣生光彩。朝彈瑤瑟夜銀箏，歌舞人常在。一自變遷陵谷，黯消魂難再。金釵十二，珠履三千，淒涼千載。」遺珠零璧，諸選不收，偶列於此。（玉樊堂稿）

《蕙風詞話》卷五 明夏節愍完淳，年十七殉國難，詞人中未之有也。其《大哀》、《九哀》諸作，庶幾趾美《楚騷》。夫以靈均辭筆爲長短句，烏有不工者乎？謝枚如稱其所作如猿唳、如鵑嘵，略得其似。唯所舉《鵲踏枝》、《千秋歲》二闋及《一斛珠》、《憶王孫》斷句，則猶非其至者。《魚游春水・春暮》云：「離愁心上住。捲盡重簾推不去。簾前青草，又送一番愁句。鳳樓人遠　猶憶那回去路。暗浴蕭如夢，鴛枕詩成機不語。兩地相思，半林煙樹。」《大哀》云：「雙鷗催晚渡。天涯幾度書回，又逢春暮。流鶯已爲嘵鵑妒，蝴蝶更禁絲雨誤。十二時中，情懷無數。」《婆羅門引・春盡夜》云：「晚鴉飛去，一枝花影送黃昏。春歸不阻重門。辭卻江南三月，何處夢堪溫，更階前新綠，空鎖芳塵。」《靜志居詩話》卷二一　存古，南陽知二，江夏無雙，束髮從軍，死爲毅魄。其《大哀》一賦，足敵蘭成。昔終童未聞善賦，汪踦不見能文，方之古人，殆難其匹。」要之正氣所鍾，充塞天地，生有自來者，文章猶其餘事而已。武進趙尊嶽。

《明詩紀事》辛籤卷三陳田按 存古詩，趨步陳黃門，年僅十七，當其合作，與黃門並難高下。赴義之時，語氣縱橫淋漓，讀之令人悲歌起舞。

《飲冰室詩話》一六六條 晚明烈士夏存古先生完淳，文忠公彝仲子也。國變後，十六歲倡義，十七歲殉國。其時忠義如鯽，至如先生以妙年關係大局者，蓋千古罕有；以視孫伯符、唐太宗，雖成敗殊轍，而才略志節且過之矣。有遺集凡詩文數百篇，匿名讀之，莫不以爲耆宿之搆也。嗚呼！有此人才，乃亡國耶！爲之三歎。【略】先生五言古酷似陳思，七言古則風格猶在吳梅村之上，今不能具錄也。

趙尊嶽《夏內史詞跋》 玉樊行誼，具見《成仁錄》。乾隆間賜謚節愍。所傳《夏內史集》，一出吳氏《藝海珠塵》，一出蘭泉司寇輯本，視吳刻爲勝。詞意境俱足。《燭影搖紅》一闋，以視功甫何遽讓茲！《靜志居詩話》謂：「《大哀》一賦，足敵蘭成。昔終童未聞善賦，汪踦不見能文。方之古人，殆難其匹。」要之正氣所鍾，充塞天地，生有自來者，文章猶其餘事而已。武進趙尊嶽。

《惜陰堂彙刻明詞提要・夏內史詞》 完淳字存古，華亭人，【略】所傳集

本，一出吳氏《藝海珠塵》，一出蘭泉司寇輯本，視吳刻爲增益。其所爲詞，蕃豔凄麗，意境具足。余初得《珠塵》本，移寫待梓，旋又獲輯本，遂改用之，而以吳刻過校。所爲詩文揚溢哀怨。《大哀賦》萬餘言，媲美蘭成，朱竹垞亟稱賞之。詞四十一首，曲十三首，率以上墨。有絕幽茜者，《憶王孫》（「珠簾寢匿不出。吳本舊將，就降於北，頗懷舊，縱完淳去。完淳常私入太湖，受斜卷翠鬢垂」）【略】有絕豔冶者，如：「蝴蝶前身原夜合，楊花身後作浮萍。」有絕哀頑者，如：「郎未來，儂未去，獨倚雕闌無語。淚珠滴滴對銀釭，化作今宵雨。」有絕輕清者，《一剪梅》（「昨夜花開第幾枝」）【略】而《燭影搖紅》一闋，尤爲明季諸家之冠云：「孤負天工，【略】」其忠憤之懷，字裏行間，一一流露，可以入宋賢之室已。

《憶王孫·春曉》《蘭皋明詞彙選》卷一：胡云：從來東風月，偏爲人受怨。不解何故？

《虞美人·風情》《蘭皋明詞彙選》卷三：胡云：氣節人，自能作情語。李云：無深情者，必無至性。

《一剪梅·詠柳》《蘭皋明詞彙選》卷四：胡云：楊花心性，昔人以比蕩子。若存古託意，更自深長，又非徒作兒女子悲酸也。

《天仙子·春情》《蘭皋明詞彙選》卷五：顧云：譚友夏有言：「古來才人，雖極方正難犯，下筆作豔詞，自深於一切蕩子。」旨哉斯言。蓋蕩子浮淫，非有情人也，故輒傷薄律。才人欵曲，則至性人也，故倍覺纏綿。可於存古信，亦可於大樽、穎侯諸公信矣。

《桂枝香·西樓》《蘭皋明詞彙選》卷七：胡云：一把風情，十分雅淡。

傳記

《皇明四朝成仁錄》卷六《吳江起義傳》（存目）

《東山國語·國語補南·夏完淳》雲間有少年君子焉！夏完淳，字存古，吏部考功郎彝仲先生子也。垂髫時，一目數行，片言居要，幾社父執諸公咸奇之，稱爲小友。陳卧子與李舒章、宋轅文選明詩成集，獨書完淳於後，其採擇人物亦與焉。一時盛推之。年十三，將隨父之任長樂，道經魏里，因謁見婦翁錢彥林。時四方多故，兵食交困。完淳啟請曰：「處今日時勢，大

世誼最密。式穀被收，妻□氏赴水盡。式穀之死，與完淳同烈。論曰：「予初未識存古，竟識之夢中。曰：『吾夏存古也。』予感其義，設位爲詩以祭之。詩曰：『雲間夏存古，形殘魂不死。英姿年十七，秉節赴柴市。白刃剸其胸，抗聲厲其齒。悲憤託精靈，吁嗟云至止。』(一)『四月維初夏，起適歸東禪。崇禎文獻在，簡閱舊名篇。我夢一何奇，忠魂來我前。囑予愼評跋，大義千秋懸。』(二)『隨夢一殤子，翩躚懷玉琥。雲間奮奇節，灝氣離塵土。維子誠少年，乃敢與之伍。恰隨存古魂，飛渡南張浦。』(三)『云是高禦寇，先集溷飛蓬。竟須表章力，令人耳目聰。二子旋下拜，余心益忡忡。書成當再告，微情達八鴻。』(四)後之讀余詩者，既知存古於生前，復感存古於身後，愼勿以彝仲、卧子諸公附見爲嫌也。」

《明三十家詩選》二集卷八《夏完淳傳》（存目）

紀事

《南吳舊話録・忠義・夏存古》夏存古十餘歲，陳卧子適至，父使存古出拜。案頭有《世説》，卧子閱之，問存古曰：「諸葛靚逃於廁中，終不見晉世祖，而嵇紹竟死蕩陰之役，何以忠孝殊途？」存古拱手對曰：「此時當計出處，苟憶顧日影而彈琴，自當與諸葛爲侶。」卧子歎曰：「君言先得吾心者。」吳亡，靚入雒。以父誕爲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瑯琊王妃，靚之姊也。世祖後因靚在姊間往就見焉，靚逃於廁中。於是以至孝發名。

又《任誕・夏存古》崑山葛靖調挾一客龔姓者，至雲間，晤夏瑗公。瑗公偶出。存古方六歲，聞爲葛也，乃披衣出迎。時瑗公時藝半爲他人借刻，靖調戲曰：「尊公近日何以喜爲裁翦？」存古請故，靖調笑曰：「不然，窗稿多爲他人作嫁衣裳。」存古對曰：「幸有未去葛龔者，得稍遺一二耳。」靖調絕倒。

又《夙惠・夏存古》浙之平湖，與華亭接壤。有陸生者，每詆松無賢士。存古遇之王嵩渚家，陸侈談如故，存古笑曰：「兄不得爾，君家敬輿，與敝鄉有桑梓情，何必遽分仁鄙！」陸不解，存古曰：「唐錢起《送宣公擢第還鄉》詩曰：『鄉路歸何早，雲間早擅名。』又云：『華亭養仙羽，計日再飛鳴。』況平湖現今有華亭鄉，尤可證也。」陸有慚色。

又《賞譽・夏存古》陳黄門招存古飲時，涼秋木脱，爽氣襲人。賓主止五人。吳客某者請之黄門促坐談心。時存古方九歲，拱手曰：「《禮》：五人羣居，長者異席。童子固不敢濫與斯座。」黄門顧吳客云：「我非元龍，此君眞勝蔡充兒也。」

又　夏存古童年，好閱邸抄，便能悉其首尾，一時歎爲奇童。徐闇公來晤，瑗公頭暈，先使之出拜。闇公與談千餘言，存古酬對，多作常語，而自然抑揚可聽。闇公既出，其師某曰：「奈何不出入經史，略標才藻？」對曰：「昔管公見單子春，猶能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小子何敢作餖飣技倆，唐突先輩！」闇公聞之曰：「後生中有此人，我幾社旗幟所嚮，天下雖多才，亦未易竭其輸攻也。」

又《諧謔・夏存古》夏存古完淳六歲時，暑中，自於庭前薙草爲戲。父客韓友一范與嚴子猶龍偕來。嚴曰：「可謂病於夏畦。」夏拊掌顧韓曰：「爾不防嚴氏爲賊乎！」

又　夏存古至海寧晤朱近修、范文白，（原書注：朱，壬午舉人。范，弘光時貢生。）座有賈姓者，素善恢諧，謂存古曰：「觸熱而來，不幾病於夏畦？」存古應聲曰：「比之掘地得犬，差覺其易。」朱、范絕倒於座。

又　一學究某，字正之，頗以淹博自命。來謁夏考功，會大雨不止，因留宿東齋。就夜屢顧其被，謂存古曰：「自恨殘軀時遭被褥所困，內衣得存古製，（原書注：謂長一身有半也。）便足相須。」存古悟其以字見謔也，答曰：「寧使正之不足，豈其時歟！」衆大噱。考功知之，徐出書一「虐」字於案，搖首而去。

著録

陸元輔《續幸存録序》此余友雲間夏存古之遺筆也。存古爲吏部考功忠惠公之子，初諱完淳，復其亂後所更名。忠惠公以聖賢豪傑之才，爲東南君子之冠，於書無所不讀，於賢士大夫無所不交。故神廟以來，國家之興壞，賢奸之進退，虜寇之始末，兵食之源流，皆井井於胸，爲能指畫其所以然之

故。乙酉之變，義師既敗，將赴止水，懼後世傳者之失實也，著《幸存錄》一編，以授其子完淳。且曰：「余從殉難諸公九京遊矣。南都及舉義之事，汝雖幼，實親耳而目之，其續是書，以成余志。」存古承命，恐懼哀瘠之餘，不敢自廢，於是爲《續幸存錄》。書未成，而有丁酉吳勝兆之變，執二書以囑余曰：「先忠惠一生經濟，盡在此書。淳之所續，亦本過庭之訓。今大難殷流，死生未卜，苟得藉子而幸存焉，先忠惠之功，子之功也。」余受而謹藏之篋笥。無何，存古又殉節於南都矣。嗚呼！忠惠死忠，存古死孝，卽以死孝論，方之晉卞忠貞父子，不其然歟！存古天資英敏，承家學淵源。方八九歲時，爲彝子，諸生。唐王稱號，遙授中書舍人。存古草表謝恩，畀謝堯文上之。堯詩賦古文操紙筆立就，莫不奇麗可觀，一時目爲聖童。年及象勺，便志存社稷。凡朝野大故、忠孝大節，蓄諸心而措諸論者，咸晝然炳然。丙丁之際，僑寓吾疇之槎溪。余與之論列古今，感慨時事，未嘗不奮臂搤腕、嗚咽流涕也。死之日，揚揚談笑受刃，可謂從容赴義者矣。然年僅一十有八，伯道無兒，若敖餒而，老母乏資生之策，生妻有去帷之思，不亦悲乎！雖忠義英靈，日星河嶽，不因宗社之存亡爲顯晦，後之君子讀是編者，能毋致怨於誰生厲階，而重爲悲也哉！永曆四年庚寅孟夏，古疇友弟陸元輔拭淚謹述。

傅以禮《續幸存錄跋》 全謝山頗疑此書非夏節愍作，謂書中自稱「內史」，以越中嘗命爲中書舍人，似矣。至云「先人備位小宰」，則與考功官階不合。今檢此本，並無此兩言，而卷末題識有刪存非全錄語，不知何人所爲。余疑黃梨洲之輯《汰存錄》，乃合忠節、節愍前後兩錄均爲裁訂，或謝山所見乃夏氏原書，而此則黃氏汰存之本也。又梁玉繩《清白士集》云，夏完淳《南都雜志》，謂甲申之變，傳燕京立定王慈炯，紀元乾定。今此本並無此語，益信其非完帙也。

張鑑《幸存錄跋》 《幸存正、續錄》，共五卷，亡友王雪浦所遺。余以其手澤，就其館甥還之。既而退甫復以副本來歸，因檢李映碧先生所批鈔白本，俾附載其上。復校一過，則篇次字句幾於方枘圓鑿，知李所見尚是原本，此乃爲人所刪潤矣，如《門戶雜志》內，有「士英本無意於誤社稷」句，批曰「回護不得」，今是本無之。蓋雲間諸君，素與士英無隙，且卧子爲黃門時，深得龍友之助，故文字間尚爲之地，此興化所見本是也。後公論益不能容，後人或並此句削之，未可知也。其餘如「要其眞僞，總非臣下所能測」，又「銓政濁亂無章，至樞部爲尤甚」，皆有批注，而今本均改去。至批本或補注名，或補注

知尚存於世否耶？

《千頃堂書目》卷五　《續幸存錄》一卷。　卷二八：《玉樊集》，《南冠草》。

《明史・藝文志二》　夏完淳《續幸存錄》一卷。

翁同龢《大哀賦跋》　此夏存古先生所撰。先生名完淳，明末死節，著有《玉樊堂集》、《內史集》、《南冠草》，皆詩也。此賦不載，僅見鈔本，當時忌諱，故未刻耳。此本楮墨古雅，定是國初人手筆。惜無定本可校爲恨事也。庚子十月，翁同龢記。

雜録

《帶經堂詩話・衆妙門三・指數類下》引《古夫于亭雜錄》　近少年才人負奇夭折，有雲間夏完淳存古，故吏部瑗公允彝之子，十七歲著《大哀賦》，不減庾子山，世多傳之；豫章黎祖功耆爾，前浙江提學博庵元寬之子，詩甚奇崛，意不可一世，亦十七歲江行死於盜，先是賦《吁嗟行》一篇，不數日遂死，若讖然。其詩云：「山何不攢峰，爲刃以絕我脰；天何不降玉，爲棺以封我尸。區區姓氏人不知，面目塵土何所爲！魯連好倜儻，曹公無威儀，肯如小儒舉舉衣裳學仲尼。起齧我筆燔我詩，手中提攜三尺兒，誰博白兔兩丸泥。荒雞驚起夜亂啼，神鬼駔駔得志天地悲。」南城陳伯璣（允衡）取其遺集入《詩慰》，新建陳士業（宏緒）序之，序亦奇。

張于壘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　于壘，字凱甫，龍溪人。友人燮字紹和之子也。紹和舉鄉榜，以方聞受薦舉，號曰徵君。童子年七歲，賦詩有「明月小池平」之句。年十四，紹和攜之入閩，與徐興公諸賢卽席分韻，童子倚待立成，四坐閣筆。已復侍紹和徧游吳越、三楚，所至皆有詩。年二十二而歿。紹和以文章自命，所著詩文集凡數百卷。余驚怖其浩汗，不能錄也。錄童子詩一首，使人知紹和有子，如古之九齡與玄者，亦因是以存紹和云。

《盧山看雲》　《明詩評選》卷七：　卻解懸空結構。

《千頃堂書目》卷二六　《舒節編》五卷，《麟角初編》四卷。

徐　穎

《樆李詩繫》卷一九　穎字渭友，一字巢友，海鹽人。爲諸生，以詿誤逃於僧，自楚歸，入茅山爲道士。往來句曲道上，雙髻道服騎紫牛，導以孔翠，見幾枝。只因無箇事，不是樂危時。」夫紀君忽白忽緇，游道路諠譁，傳神仙來，兒女羅擁不得前，且以爲天上人攜將怪異物落人間矣。久之，復出游江南燕雒間。好談兵，以徐鴻客、姚榮靖自許。兵後入閩、粵，略、文中、明逸、龍門，其出處遇合，亦各異矣。能於千百載之下動紀君之

紀　青

茅元儀《紀青鐵船草序》　往者酒人楊若木曾爲予言，酒色者皆不得於時而爲之者也。予心感其言。今讀紀君《鐵船草》有詩曰：「病酒每兩日，尋花遊梁入剡，亦深於風

思，事著則奇流，奇流斯思屬，未可謂無所事者也。然亦何必齊得意於一軌哉。紀君知此之爲事，則卽忽白忽緇，遊梁入剡，而守其故轍，日病酒尋花焉。亦可流奇於後世，繫思於來哲也。夫飛帆不可以渡弱海，而鐵船可以浮蓮峰。唯不必以載爲事，故水不能沉，是在紀君進一步耳。

《帶經堂詩話·紀載門二·閨閣類》引《池北偶談》 金陵紀青，字竺遠，能詩，少爲諸生，棄去，入天台國淸寺爲僧，久之復捨去。其子映鍾伯紫，尤負詩名。女名映淮，字阿男，嘗有《秦淮竹枝》云：「栖鴉流水點秋光，愛此蕭疎樹幾行。不與行人綰離別，賦成謝女雪飛香。」及笄，嫁莒州杜氏，早寡，年五十餘以節終。予在儀制時，下有司旌表之。予昔在秦淮賦詩云：「十里淸淮水蔚藍，板橋斜日柳毵毵。栖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伯紫見之，殊不喜。後二十年，從子啓大官莒學正，訪得其遺詩數篇，其一云：「淸谿有桃葉，流水載佳人。名以王郎久，花猶古渡新。檝搖秦代月，枝帶晉時春。莫謂供憑攬，因之可結鄰。」又：「李花一孤邨，流水數間屋。夕陽不見人，牯牛麥中宿。」

張煌言

論述

徐孚遠《奇零草叙》 余於丁亥秋始與同年少司馬張公玄箸相見於南國，賦詩贈答，啣杯抵掌，無間晨夕，其時以爲中興大業指顧可定。既而玄箸與諸勳偕至南海，亦以爲旛竿北發，神州豪傑必有響應者。迨師之北入江，登金焦，耀火達高皇帝園陵，題詩蘭若中，此博浪沙之一擊矣。其屯於北海者有年。己亥之秋，延平王以舟師取瓜步，下京口而鎭之，玄箸自以所部義從數千人舍舟登陸，復姑熟、宣城、新安、銅陵諸郡邑，沿及江以北歷陽、皖口、橫江諸險要，大抵皆傳檄解綏無堅城矣。其會我師蹶於金陵城下，倉卒南還，而玄箸方經營北方未之知也。及乎大勢崩潰，聲援莫接，於是幅巾芒

賦詩贈答，啣杯抵掌，無間晨夕，其時以爲中興大業指顧可定。既而玄箸與諸勳偕至南海，亦以爲旛竿北發，神州豪傑必有響應者。迨師之北入江，登金焦，耀火達高皇帝園陵，題詩蘭若中，此博浪沙之一擊矣。其屯於北海者有年。己亥之秋，延平王以舟師取瓜步，下京口而鎭之，玄箸自以所部義從數千人舍舟登陸，復姑熟、宣城、新安、銅陵諸郡邑，沿及江以北歷陽、皖口、橫江諸險要，大抵皆傳檄解綏無堅城矣。其會我師蹶於金陵城下，倉卒南還，而玄箸方經營北方未之知也。及乎大勢崩潰，聲援莫接，於是幅巾芒

姜宸英《張蒼水集序》 予得此於定海，命謝子大周抄別本以歸，凡五七言近體若干首，今久失之矣。聊憶其大概，爲之序以藏之。嗚呼，天地晦冥，風霾晝塞，山河失序，而沈星隕氣於窮荒絕島之間，猶能自(四明叢書本作「時」。)出其光燄，以爲有目者之悲喜而幸睹，雖掩抑於一時，要以俟之百世，欲使之終晦焉，不可得也。客爲予言：公在行間，無日不讀書。所遺集近十餘種，爲邏卒取去，或有流落人間者。此集是其甲辰以後將解散部伍歸隱於落迦山所作也。公自督師，未嘗受強藩節制。及九江遁還，漸有掣肘，始悒悒不樂。而其歸隱於海南也，自製一椑，(四明叢書本「椑」下有「置寺中」三字。)實糧其中，誓糧盡而死。(四明叢書本作「俟糧且盡死」。)邏卒至門，忽有二猿跳躑哀鳴，牽裙尼之，公乃毅然出就執。(四明叢書本無「邏卒至就執」句。作「門有兩猿守之，有警必跳躍哀鳴，而間之至也。從後門入。」)既被羈會城，遠近人士，下及市井屠販賣餅之兒，無不持紙素至羈所，爭求翰墨。守卒利其金錢，喜爲求(四明叢書本作「請」。)乞，公隨手揮灑應之，皆《正氣

歌》也，讀之鮮不泣下者。獨士大夫家，或頗畏藏其書，以爲不祥。不知君臣、（四明叢書本無「君臣」二字。）父子之性，根於人心，而徵於事業，發於文章，雖歷變患，逾不可磨滅。歷觀前代，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武帝曰：「粲自是宋忠臣，何爲不可？」歐陽修不爲周韓通立傳，君子譏（四明叢書本作「惜」。）之。元聽湖南爲宋忠臣李芾建祠，明長陵不罪藏方孝孺書者，此帝王盛德事。爲人臣子處無諱之朝，宜思引君當道。臣各爲其主，凡一切勝國語言，不足避忌。余欲稍掇（四明叢書本作「綴」。）拾公遺事，成傳略一卷，以備惇史之求。（四明叢書本作「采」。）猶懼搜訪未徧，將日就放失也，悲夫！姜宸英序。（四明叢書本作「慈谿姜宸英西溟氏題」。）

全祖望《張蒼水集序》 尚書詩古文詞，皆自丁亥以後，才筆橫溢，藻采繽紛，大略出華亭一派。明人自公安、竟陵，狎主齊盟，（四明叢書本作「名」。）王、李之壇，幾於阨塞。華亭陳公人中出而振之。顧其於王、李之緒言，稍參以神韻，蓋以王、李失之廓落也。人中爲節推，於浙東行其教，尚書之薪傳出於此。及在海上，徐都御史闇公故與人中同主社事，而尚書壬午齊年也，是以尚書之詩古文詞無不與之合。雖然，尚書之集，日星河嶽所鍾，三百年元氣所萃也。而余以藝苑之卮言，屑屑考其源流之自，陋矣。嗚呼！古來亡國之大夫，其音必淒楚鬱結，以肖其身之所涉歷，蓋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者也。獨尚書之著述，噌吰博大，含鐘應呂，儼然承平廟堂巨手，一洗亡國之音。故闇公之序，欲以尚書所作，而卜崦嵫之可返。（四明叢書本作「復」。）此其故良有不可解者。豈天地間偉人，固不容以常例論耶？當是時，以蠣灘鼇背爲金湯，以鮫人蜑戶爲丁口，風帆浪楫，窮餓零丁，而司隸威儀，一綫未絕，遺臣故吏，相與唱和於其間。其遇雖窮，其氣自壯，斯其所以爲時地之所不能囿耶？嗚呼！尚書之集，翁洲鷺門之史事所徵也。吾聞尚書既被執，籍其居無所有，但得箋函二大篋，皆中原薦紳所與往來。送入帥府，薦紳輩懼，遣說客請帥焚之。帥府亦恐搖人心，如其請，投之一炬。火既息，有二殘冊耿耿不可爇，左右異而視之，則尚書之集也。說客因竊置懷而出，遂盛傳於人間。嗚呼！尚書之身可死，集不可泯。殺其身者，梁父亢父，所以成一代之純忠。存其集者，祝融吳回，所以呵護十九年之心氣。夫孰非天之所爲哉？乃爲詮次審定其奏疏書檄諸種，曰《冰槎集》。其古今體詩，曰《奇零草》、曰《采薇吟》。其己亥紀事，曰《北征錄》。共十二卷，附以《鄉薦經義》一卷。予又爲作詩話二卷，年譜一卷，以詳其集中贈答之人與其事云。全祖望序。

鄧實《張蒼水集跋》 蒼水公全集，余於丙午冬，鈔自杭州丁氏善本書室，事梵梵未遽刊。丁未春，余同學友黃晦聞來自粵中，與余同居藏書樓，謀刊古人遺書，迺舉此集以屬晦聞校勘編補，刊而行之。晦聞用力於是集甚，掇拾微茫，一字一句，必細心考訂。復從此本謝山年譜內，尋出詩話。詩話一種，後人即散附於年譜之內。於是而謝山所編十二卷原本，迺復其舊。搜補既竟，旋校旋刊，月成一編。未幾晦聞別余歸粵，攜其稿而南，一校竟，仍郵其稿至滬。中間或刊或輟，蓋自丁未春以訖己酉秋，全稿始畢，已歷三年矣。顧於己酉八月，晦聞方以其全稿寄滬，刊成，將發坊，而叩以蒼水集，迺出王棠齋（慈）所編本見視。於是取王編本校此本，凡此本所無者，增補遺一卷、題詠上下卷、姓氏考略一卷、傳略補一卷。更囑公鄉人，爲雇工拓取蒼水祠堂壁石刻各墨蹟，（墨蹟內詩有《羈限》二首、《梅花》第四首、《憶菊》一首。爲集內蒼水手札，並攝影蒼水之墓，所無。）及蒼水遺硯拓本。及甬上三忠墨蹟內蒼水之鏤銅石印，冠之卷首，由是而蒼水全集可稱完本矣。顧予獨怪蒼水殉節二百餘年間，士大夫皆知寶其遺著，家有鈔本，（王棠齋云：據所見有鄭本、有蛟川夏佩香本。而夏氏本采輯，復爲古董徐、董、諸陳本。）然亡有爲之鏤版以行世者。直至今，而杭章氏得鈔本於甬上張氏，始爲刊行，顧缺略尚多，至今而予友晦聞始編完善。天假之緣，集將刊成，而適遇公之鄉人得王氏本、墨蹟等，而後公遞大備。嗚呼！豈非公之精靈，歷久不泯，適於是時默爲呵護者哉！然公集雖晚出而愈顯，蓋可信矣。抑余猶有感者。二百年來，文網尚密，故時地之所不能囿耶？嗚呼！尚書之集，則尚書之身可死，集不可泯。殺其身者，梁父亢父，所既被執，籍其居無所有，但得箋函二大篋，皆中原薦紳所與往來。送入帥府，薦紳輩懼，遣說客請帥焚之。帥府亦恐搖人心，如其請，投之一炬。火既息，有二殘冊耿耿不可爇，左右異而視之，則尚書之集也。說客因竊置懷而出，遂盛傳於人間。嗚呼！尚書之身可死，集不可泯。殺其身者，梁父亢父，所以成一代之純忠。存其集者，祝融吳回，所以呵護十九年之心氣。夫孰非天之所爲哉？乃爲詮次審定其奏疏書檄諸種，曰《冰槎集》。其古今體詩，曰《奇零草》、曰《采薇吟》。其己亥紀事，曰《北征錄》。共十二卷，附以《鄉薦經義》一卷。予又爲作詩話二卷，年譜一卷，以詳其集中贈答之人與其事云。全祖望序。

鄧實《張蒼水集跋》 蒼水公全集，余於丙午冬，鈔自杭州丁氏善本書室，事梵梵未遽刊。丁未春，余同學友黃晦聞來自粵中，與余同居藏書樓，謀刊古人遺書，迺舉此集以屬晦聞校勘編補，刊而行之。晦聞用力於是集甚，掇拾微茫，一字一句，必細心考訂。復從此本謝山年譜內，尋出詩話。詩話一種，後人即散附於年譜之內。於是而謝山所編十二卷原本，迺復其舊。搜補既竟，旋校旋刊，月成一編。未幾晦聞別余歸粵，攜其稿而南，一校竟，仍郵其稿至滬。中間或刊或輟，蓋自丁未春以訖己酉秋，全稿始畢，已歷三年矣。顧於己酉八月，晦聞方以其全稿寄滬，刊成，將發坊，而叩以蒼水集，迺出王棠齋（慈）所編本見視。於是取王編本校此本，凡此本所無者，增補遺一卷、題詠上下卷、姓氏考略一卷、傳略補一卷。更囑公鄉人，爲雇工拓取蒼水祠堂壁石刻各墨蹟，（墨蹟內詩有《羈限》二首、《梅花》第四首、《憶菊》一首。爲集內蒼水手札，並攝影蒼水之墓，所無。）及蒼水遺硯拓本。及甬上三忠墨蹟內蒼水之鏤銅石印，冠之卷首，由是而蒼水全集可稱完本矣。顧予獨怪蒼水殉節二百餘年間，士大夫皆知寶其遺著，家有鈔本，（王棠齋云：據所見有鄭本、有蛟川夏佩香本。而夏氏本采輯，復爲古董徐、董、諸陳本。）然亡有爲之鏤版以行世者。直至今，而杭章氏得鈔本於甬上張氏，始爲刊行，顧缺略尚多，至今而予友晦聞始編完善。天假之緣，集將刊成，而適遇公之鄉人得王氏本、墨蹟等，而後公遞大備。嗚呼！豈非公之精靈，歷久不泯，適於是時默爲呵護者哉！然公集雖晚出而愈顯，蓋可信矣。抑余猶有感者。二百年來，文網尚密，故時地之所不能囿耶？嗚呼！尚書之集，翁洲鷺門之史事所徵也。吾聞尚書

心，所遭者逆，則行此心。蓋當明季流賊犯闕，神州陸沈，烈皇帝殉國，起義幟於江東，聚兵南海，以至流離困苦，齎志而卒於海嶠，若錢先生，眞可謂行不愧於言也。然吾鄉同時起義先輩，指不勝屈，其間抱孤貞而至死不變者，惟獨蒼水公哉！公自魯王監國，永曆繼統，跼蹐行在，無日不以戮力中原爲念。以故三入長江，不幸而同仇兵蚘，卒不能申中興之志。及天下事已全去，無可挽回，一腔熱血，猶崎嶇起蹶於萬死一生之間，卒至途窮南田，從容齒劍，以還天地之正氣。嗟乎，豈非所遭非其時乎？吾因有思夫海之爲海，誠忠義之藪耶？宋之季，則陸秀夫、張世傑諸君子，奉小朝廷於海嶠，卒至厓山颶起，遂亡宋祀。明之季，惟公一人，縱橫海島，留漢臘者二十年。向使宋無厓山諸君子，則宋季乾坤亦太落莫。明無公，則明季生氣遂至銷沈。公不幸而生明季，明季猶幸而生公，爲之震動於晚也。跡公之行事，惟宋之文山啻足相似。然信公猶有詩文垂世，即《正氣》一歌，已足彪炳日月。而公可無詩文傳世乎？雖公之忠不朽，不必以文，而文自不可朽。夫公凜然孤忠，皦如白日，故其文激憤而高亮，沈雅而痛快。其詩痛而不摧，鬱而愈壯，公之詩文自可垂於天壤也。余之藏茲集，非僅爲吾鄉存文獻也，蓋將使信公不獨有詩文而長煥，實爲有明一代存文字，與《正氣歌》共垂千古耳。第不識他日留傳，亦有如錢先生之叙《心史》如其人爲之叙否，時在□第二甲辰歲季春望前七日，卧雪齋書同里後學五峰沈光宁題。

章炳麟《張蒼水集序》　《張蒼水集》，得之鄞張美翌讓三，舊題《奇零草》，上卷雜文，下卷古今體詩。案公《奇零草》自叙，惟及吟詠，篇什筆札則勿與，不得以爲大名，因改題《張蒼水集》。昔者劉安著《鴻烈》，蒯徹纂《雋永》，至藝文志錄其凡目，則直曰《淮南》、《蒯通》而已。斲彫而爲樸，文質變用，道固然也。公自言思借聲詩以代年譜，其詩當以先後第錄。今校其年曆，多有越亂。雜文爲後人綴緝，愈益不次。觀沈光宁序，距公正命之歲才六十稔，是時故老猶在，捃摭討論，易得其裒次，而皆回沃無友紀，是編次者之咎也。讓三寫本故有校語，余復有所審訂，箋識其下。嗚呼！南田畫江之師，皆吾吳越遺老知保種者爲之，所以存禮樂，絕腥羶，非獨爲明氏之宗稷而已也。古者世丁大過，姦人竊命，抗旌相格，歿身以遏郵詬，與夫嘉遯海外，卉服而不返者，固已多矣。其盡瘁爲一王，其隕躬爲一姓，於黃農遺胄之興替無與焉。自宋明之季，犬羊俶擾，而作者皆以扞吾種族，與王林、堯君素之屬，導從。至城門，公令駐，下輿，北面稽首曰：「臣志畢矣。」復向城拜曰：

「某不肖，徒苦故鄉父老二十年，有辜屬望。」又再拜曰：「自此不復見張氏家廟矣。」道旁觀者數千人，無不流涕。至杭，總督趙廷臣不見，令盛設供帳，以禮待公。且令諸降弁曰：「爾輩舊主也，盍往見之。」於是爭以酒食饋公。公是以有《聞樂》、《放歌》諸詩。臨刑，口占絕命詞，令人書之。偶訛一字，不能改正，公笑曰：「他日自有知之者。」客羅子木、一童子，皆不屈死。時甲辰九月初七日也。公之被難始末如此。此《奇零草》，乃公所自定。而《采薇集》，則釋兵後作。公自注，起甲辰六月，而七月被執矣。讀斯二集，公之二十年行事始末，具可概見。時同往一卒爲余言：公帳下積書充棟，旁置一棺，棺中貯米數斗，牀頭利劍一。被執時遽起拔劍，而以帳蒙公，遂不及。公之志何如哉！嗚呼，公之功業，天下共知之矣。公之文章，天下未必盡見也。公之慷慨赴難，天下共見之矣。公之從容就義，天下未必盡知之也。茲於去年幸購得公草，而《采薇集》更幸爲公手稿。復於降弁得公之遺文。因彙錄成集，記其始末，以俟後人之采焉。高允權。（此篇末有「海濱遺老錄畢訖」七字。其題一作跋詞，一作託言。一本題下注「廢翁文稿」四字。諸本語亦略有異同。王慈識。）

平步青《采薇吟跋》　張忠烈公《北征錄》、《冰槎集》，潘文愼公刻入《乾坤正氣集》。其《采薇吟》，則散軍以後之作，而蒙難諸詩附焉。甬上有傳錄本，而蒙未之見。此手書殘稿十八紙，紙七行，行字不等。凡詩三十四，詞三。向爲陳柏堂孝廉所藏，歿後，其家人鬻諸市，蒙購得之。第九紙《孤竹餐周粟》一篇，失其題，不知以上亡若干紙。字多塗乙，紙微損，裝潢時，波磔闕蝕，幾不可辨，未敢肊補。《放歌》自注，時甲辰十月七日，按忠烈正命，在康熙三年九月七日。是年閏六月，時憲術與大統術置閏不同，故書十月。陳跋以爲筆誤，非也。忠烈被執辭故里詩，凡五篇。沈梅史纂公傳，載其一、其三，與《明季南略》、《三岡識略》字句微不同。計氏又載其二，曰：「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節慚松柏，此去清風笑蕨薇。雙鬢難容五岳住，一帆猶向十洲歸。疊山遲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其四曰：「揶揄一息尚圖存，吞炭吞氈可共論。復望臣靡興夏室，只憑帝眷答湯孫。衣冠猶帶風雲色，旌旆仍留日月痕。贏得孤臣同碩果，也留正氣在乾坤。」其五曰：「不堪百折播孤臣，一望蒼茫九死身。獨挽龍鬚空問鼎，姑留螳臂強當輪。謀同曹社非無鬼，哭向秦庭那有人。可是紅羊剛換劫，黃雲白草未曾春。」當在所亡數紙中。計氏失載其三，又以爲臨難絕命詩，爲微誤耳。徵君纂《王翊傳》，載公挽詩云：「憶君被褐草間來，慷慨論兵未易才。薄海誰堪師晝邑，下江應許畫雲臺。星沉漢壘貪狼耀，風競胡營戰馬哀。仗劍猶聞歌正氣，心懸陵母亦哀哉。」《明詩綜》錄《縱陽謠》云：「八尺風帆百丈牽，縱陽湖裏去如煙。江南米價秋來長，喜殺桐艚賣稻船。沿湖下網蕩湖船，網得纖鱗錦樣鮮。鐙火湖光兒女笑，魚秧種得不須田。」皆《奇零草》也。羅參軍字，諸家作子木，《柳亭詩話》作自牧，此作子慕，當以公手書爲定。侍者楊冠玉，柳亭作楊貫，或其名云。光緒丙子正月二十三日，山陰平步青跋尾。

《霞外攟屑》卷五《史雪汀跋張忠烈公采薇吟殘稿》　予於丙子四月二十八日，購得明張忠烈公《采薇吟殘稿》眞蹟。後有史雪汀跋一紙云：余與蒼水友善，居恆每相過從，坐必促膝，周旋必移晷。所究論必古今忠孝大節，未嘗及名利事。曩羈絆武林，見貽此稿，悲歌慷慨中，亦復溫柔敦厚，不失詩人之旨，足徵平時學力，吾道洵堪千古。撫今追昔，能無黯然。雪汀老人榮揮涕書此。（庸）按：《四庫全書》經部詩類存目有史榮《風雅遺音》四卷。《提要》云：榮自號雪汀老人，鄞縣人，不詳其生平。按雪汀尚有《同聲集》四十卷、《竹東集》、《李長吉詩注》三種，四庫未收。據《鮚埼亭集》（卷二十二。）《史雪汀墓版文》云：榮，一名闕文，字漢桓，忠宣公裔，春秋七十有九，亦不詳其年。以上文。及予自粵歸，而雪汀卒，乃志之。謝山自粵歸，在乾隆癸酉七月。以此上推七十九年，則生於康熙十四年乙卯，後忠烈就義十一年始生。則此跋不知何人贋作，否則謝山文有誤字也。全云：陷於非罪之縲紲者三，以此去其諸生。雖與跋云羈絆武林合，然謝山篹忠烈神道碑，明云公既愛防守卒史丙之義，遂日呼與語，因得藏公之集。有宜興人徐堯章者，從丙鈔以歸。今跋云見貽此稿，與碑不合，且防守卒史丙，亦非諸生也。或者以史跋之僞，並疑此稿乃傳錄本，非忠烈手書眞蹟，則又誤矣。

又《張忠烈公辭故里詩》　《柳亭詩話》（卷二十一）《晚節清風》條：張玄箸先生，遁跡海隅，爲寺僧所紿，殉節杭城。幕友羅自牧、侍童楊貫死之。所著詩文，散亡殆盡，間有一二留傳人世。有曰：何事孤臣竟息機，魯（計六奇《南略》作「暮」。誤。）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節傳（《行朝錄》作「慚」。是。）松柏，此去清風笑蕨薇。雙鬢難容（計作「堪」。誤。）五岳住，一帆仍（計作「猶」。誤。）向十洲歸。疊山遲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元人謂文山遇便即逃，

疊山有髮卽剃，先生落句，其寓意深矣。先生名煌言，寧波人。《全浙詩話》（卷三十六。）引之，易爲寺僧所紿爲十九年後，城爲州，刪散亡殆盡，清作介公依肅虜伯黃斌卿於翁洲。次年，我松江提督吳勝兆陰與吳中士紳定謀復歸春，末句易蓋寓意焉，無先生以下八字。計六奇《南略》，（卷十。）載忠烈臨難絕命詩四。第一載沈冰壺《勝國傳略・忠烈傳》，閩位作□統，（寒支作「國運」。）在於滇作屬于閩，釣作鼎，負作買，敢望他年作何必千秋。次卽何事一首，而失載。沈所錄之第三首，以辭故里爲臨難絕命，亦誤。《三岡識略》、（卷五。）《烈士殉節》條，僅載第一，而以義幟爲海甸，次句作孤臣心事竟茫然，第七句作魯戈莫挽將頹日。載於丁未，云至是就擒。亦傳聞之誤。《寒支二集》卷六，有《張玄箸傳》，作漳州諸生，已誤。云易名明振，更誤。作絕命詩書數紙付所部，擲筆投江而死。《海疆逸史》亦以爲索筆賦絕命詞數章。《行朝錄》載其一、二、三，而無四、五。

《惜陰堂彙刻明詞提要・張尙書詞》 張煌言，字玄箸，【略】遺集附六詞，風格騫舉，雅韻欲流。《柳梢青》（「錦樣江山」）【略】可以闚其一斑矣。《滿江紅》二首，忠憤孤懷，益見沉痛，殆海角行役中所作者乎？

《明詩紀事》辛籤卷八陳田按 明社之屋久矣，公猶以殘兵支撐於天涯海角之間訖二十年，艱阻崎嶇，百折而不悔，嗚呼烈矣！史不立傳，蓋有待也。至乾隆四十一年，得與獎忠之典，通謚忠烈，仁矣哉！

傳記

佚名《兵部左侍郎張公傳》（存目）

沈冰壺《張公蒼水傳》 張公煌言，字玄箸，號蒼水，浙之鄞縣人。宋相知白之裔也。父圭章，天啓甲子舉人，官至刑部郎。公生而頎岸，秀眉削面，吐音如洪鐘，目瞳炯炯有光，顧盼非常。輕財結客，喜陳法務，瑰瑋大節，不修邊幅細行，漁酒色，時時從博徒游，擲立盡，輒大噱稱快爲笑樂。數私斥賣其生產，刑部公恨之不能禁也。然風骨棱棱，不可一世，識者早以國士許之。年十六，補邑諸生。莊烈帝以天下亂，欲諸生習武備，著令試文後較射。一時諸生非素習，多倉卒應故事，觀者皆匿笑不止，公引滿三發，皆中，一時驚服。膺壬午鄉薦。申酉兩都之變，舊臣奉魯王監國於紹興，郡人錢忠介公肅樂舉兵應之。公與同事，授翰林院編修。丙戌，浙東師潰，魯王航海，公依肅虜伯黃斌卿於翁洲。次年，我松江提督吳勝兆陰與吳中士紳定謀復歸明，魯王命定西侯張公名振往援，公以侍講兵科給事中拜右僉都御史，持節監其軍。至崇明，遇颶覆舟，幾被獲，匿於房師故諸暨令錢公世貴所，得免，間道歸海上。戊子，移軍上虞之平岡山，與四明山王少司馬翊相犄角，焚上虞，破新昌，浙東列城，爲之晝閉。庚寅，魯王入居翁洲，公朝見。次年，翁洲破，扈王至閩海。時延平王鄭成功遙奉永明王朔，王居金門，爲寓公而已。癸巳冬，返浙，復監定西侯軍。北櫂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三軍皆慟哭失聲。定西侯題詩山寺，公屬和，一時軍聲大振。以上游師未至，左次崇明。甲午，復入長江，掠瓜、儀，抵燕子磯，金陵震動。終以孤軍無應，迄無成功，乃乘流東下，聯營浙海。戊戌，永明王自滇中遣使，授公爲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我總督郎廷佐寓書招降，公答書曰：「夫揣摹利鈍，指畫興衰，庸人聽之，或爲色變，而忠貞之士則不然。其所爭者天經地義，所圖者國恤家仇，所期者豪傑事功，聖賢學問，以故氈雪自甘，膽薪彌厲，而卒以成功，古今來不可勝計。如僕者將略原非所長，只以讀書知大義，痛次崇明。甲午，復入長江，掠瓜、儀，抵燕子磯，金陵震動。終以孤軍無應，迄無成功，乃乘流東下，聯營浙海。戊戌，永明王自滇中遣使，授公爲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我總督郎廷佐寓書招降，公答書曰：「夫揣摹利鈍，指畫興衰，庸人聽之，或爲色變，而忠貞之士則不然。其所爭者天經地義，所圖者國恤家仇，所期者豪傑事功，聖賢學問，以故氈雪自甘，膽薪彌厲，而卒以成功，古今來不可勝計。如僕者將略原非所長，只以讀書知大義，痛念胡氛，左袒一呼，甲盾山立，區區之心，以濟則賴君之靈，不濟則全臣之節，豈繁詞曲說，足以動其心哉？乃執事儼然以書通，似僕亦庸庸者流，可以利鈍興衰動者。譬之虎倀戒途，鴟奴伺夜，既受其役，竟忘其哀。在執事固無足怪，而僕聞之，髮且衝冠矣。且執事固我朝勳舊之裔，而遼左死事之孤也。念祖宗之厚澤，宜何如悲傷，痛父母之深仇，宜如何報雪。稍轉一關，不失中興人物。甚爲執事不取也。」云云。是年七月，從成功北伐，抵羊山，復遇颶覆舟，返櫂。踰年夏五月，成功以公練習江上形勢，令率所部數千人爲前驅，次崇明。公謂成功曰：「崇沙，江海門戶也，且懸洲可守，盍先定之，進退可以有據。」成功不聽。後卒爲守將梁化鳳所襲，始悔不用公策云。將取瓜步，時金、焦間鐵索橫江，夾岸置西洋大礮，公揚帆逆流而上，風急行遲，礮聲雷鎝，洪波爲沸，水軍傷者甚衆，且進且卻。公叱舟人冒險徑進，同艘繼之，時得入者僅十七舟，而十三舟皆公轄也。於是直薄瓜洲城下。次日，成功師始至。會戰，斬獲我滿漢兵無算，乘勝入其城。成功卽欲取金陵，公請先京口，成功曰：「奈金陵援師朝發夕至何？」公曰：「吾以偏師先擣觀音門，則金陵奪魄，將謀自救不暇，豈能分援他郡。」成功然之，且以直達蕪

湖爲約。未至，儀徵吏民，齎版圖迎降五十里外。公紀律甚嚴，瀕江小艇，載果蓏貿易如織，若不知有兵者。六月二十八日抵觀音門，而成功於二十四日下京口矣。七月朔，公哨卒僅七人，掠江浦取之。初五日，公所遣先往蕪湖別將以降書至，成功謂公曰：「蕪關居江楚下流，爲江介鎖鑰重地，倘金陵不旦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可虞也。非公遏之不可。」遂行，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皆歸附恐後，府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州則廣德、無爲、和，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巢、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江浦、溧水、溧陽、建平。旬日之間，凡得四府、三州、二十四縣。當是時，公所過，兵不血刃，吏民爭持牛酒以獻。深山窮谷中，遺老來見，日數輩，竟莫測所自來。公皆款顏慰勞，莫不歎息泣下。每入城，必先謁先聖廟，坐明倫堂，招諸生勉以忠孝大義，不宜忘三百年養士之報，莫不人人思奮。而江楚魯衛豪傑，亦詣軍門，願受約束爲嚮應。公亦自以爲功在旦夕，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州，以扼上流，一軍入閩海，上啓魯王，陳恢復大計，勸其親征，使天下曉然知報仇雪恥之寧國，以偪新安。無何而金陵之敗書聞矣。初，成功之既取京口也，公謂兵貴神速，若從水道進師，巨艦逆流，遲拙非策，使敵得爲備。而成功竟從水道進。及圍金陵，復上書成功，謂頓兵堅城，師老易生它變，宜激厲將士，一鼓下之，不能，則宜分遣諸帥，盡取畿輔旁郡。若城中出援，我師首尾邀擊，如其自守，我則堅壘以待。俟四面克復，乃以全力注之，蔑不濟矣。而成功狃於屢勝，士皆釋戈而戲。我師諜知之，出不意，發輕騎掩擊之，人不及甲，遂大敗。公方在寧國受新安降，報至，乃返蕪湖，時七月二十九日也。初意師即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遽揚帆，即揚帆，必且復守京口，故彈壓列城，無有變志。我帥郎廷佐、哈哈木、管效忠等以書相招，峻詞拒之。遣人至成功所，請立益百艘相助，天下事尚可圖也，而成功竟踉蹌歸海矣。北艘千餘，截於下流，歸路既梗，公計江楚敗問未至，姑引舟趨鄱陽，以爲後圖。八月七日，次銅陵，與楚師遇，兵潰。有言英霍山寨可投者，乃焚舟登陸，霍之陽山寨方就撫，拒不納。將之英之將軍寨。公精六壬占數，四應皆空，大驚。俄而追師突至，士卒皆竄去，公單騎脫走，止一僮一卒相隨，崎嶇山谷間，迷失道。厚賂土人，得導以出。變姓名易服，夜行曉伏，遇故人之友金生、徐生，陰左右之，始得全。方病瘧，力疾奔走，間道至安慶、之池、之徽、之嚴、之浦江、義烏、之婺、之天台、寧海，得達海壖，計程二千餘里。足指血殷，踵盡裂。當是時，索公急，有詣軍門自稱曰：「我明朝張司馬也，來就死。」談笑受戮，一時嘖嘖皆鬨傳爲公已死，而不知實陰爲公規脫死者也。公既歸，樹纛鳴角，散亡復集。庚子，駐師林門。辛丑，時成功方經營臺灣，與紅夷搆難，不復措意中原。公遣客羅子木寓書諫之曰：「殿下東寧之役，豈誠謂外島可以創業開基哉？不過借以棲息文武將吏之妻子族屬，懸重賞購之。公之校降於我朝者，欲致公以自効，與其徒數人僞爲行腳僧，投普陀山寺。會公遣羅舟至，以其僧也昵之，竟爲所縛。脅公處，擊殺過數人而後肯言，曰：「雖然，公不可得也。公所居畜雙猿，時緣木杪以候動靜。船在十里之外，則猿見急號，公得爲備矣。」乃從中宵，繞山之背，暗中，猿不及覺，遂執公並及子木、冠玉、舟子三人。時七月十

七日也。方羅舟未返，公占數，主有非常之變，徘徊假寐，竟及於難，豈非命乎？十九日，公至寧波，方巾葛衣，乘肩輿而入，觀者嘖嘖歎息，同於晝錦。入提督府，顧盼謂人曰：「此沈相國第也。我昔曾會文於此，今忽忽二十年後。」不勝丁令威化鶴歸來之慟耳。張帥舉酒屬公，公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辜。今日之事，速死而已。」八月，送至會城，作詩辭故里曰：「義幟縱橫二十年，豈知閏位屬于闐。桐江空繫嚴光釣，震澤難迴范蠡船。生比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貞自是孤臣事，敢望他年青史傳。」其二曰：「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敢爲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屬鴟夷。」既至，供張如上賓。公南面坐，故時部曲降我朝者，雖參將提鎮，皆行庭謁禮，司道郡縣至者，公但拱手不起，一時皆望公爲天神。士民欲得睹公面爲幸，賂守者絡繹不絕，求翰墨者積几案如山。公稱情揮灑，應之無倦色，作歌書獄壁曰：「嗚呼，滄海揚塵兮日月盲，神州陸沈兮陵谷崩。余生則中華兮，死則大明，寸丹爲重兮，七尺爲輕。惟彼文山兮，亦羈紲乎燕京，黃冠故鄉兮，非余心之所馨。等鴻毛於一擲兮，何難談笑而委形。念先人在淺土兮，忠與孝而無成。繄嗣子之牢籠兮，痛宗祀之云傾。已矣乎！荀瓊謝玉兮，亦有時而凋零，余之浩氣兮，化爲風霆與日星，尚足留綱常於萬祀兮，垂節義於千齡，何分孰爲國祚，孰爲家聲？歌以言志兮，肯浮慕乎箕子之貞？若以擬夫《正氣》兮，或無愧乎先生。」九月七日，公詣市，復賦絕命詩曰：「我年適五九，復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遂死，年四十五。武林張文嘉、石門呂光輪、甬江萬斯大與僧超直葬之南屏之陰，符公三席一枝志也。（公《憶西湖》詩亦云：「夢裏相逢西子湖，誰知夢醒卻模糊。高墳武穆連忠肅，添得新墳一座無。」似非偶然。故誌銘有一時發言，皆同讖語云。）公娶董氏，陷獄中，久之得解。子萬祺，先公三日，戮於京口。以再從子鴻福爲嗣。所著有《奇零草》、《冰槎集》。子木、冠玉、舟子皆從死。子木名綸，溧陽人。己亥之役，謁公於江寧，陳山川形勢甚悉。公異而欲留之，曰：「親在，未敢以身許人也。」既而從成功招，將徇吳會。會成功兵敗欲還，子木遮說不肯留，於是奉其父隨軍浮於海。未幾，父苦風濤眩暈，奉之北歸。次閩之三山，猝遇我兵，子木以死衛父，鬬逾時，矢集鎧如蝟，墜水得出，而父竟就縛以去。子木慟哭嘔血，流離跋涉，百方求出奇計以救父，卒不得父音耗。乃復投公營。膂力絕人，能詩，與公相倡和，悲歌慷慨，有古烈士風。冠玉，鄞人。年少美姿容，諧媚謹愿，公絕愛幸之，卧起飲食必與共。居恆邑邑，得冠玉立解。及公被難，流連不忍去。旗人有豔而欲得之者，堅不可，乃同被害。論曰：華亭徐孚遠閹公，公同年生也。叙公《奇零草》，引《梁史》江陵淪陷，王子珩以一州之力，聲義抗旌，雖兵敗身執，益以復仇爲事，終不北面於陳。陳慶之以兵八千北伐，乘勝下元魏數十城，直據洛陽，及勢失兵憊，間行得達江南。此二人者，其行事與公絕相似。而其志與日月爭光，則徐公又擬之諸葛武侯、文信國矣。夫公之才遠不及武侯，望亦遜於信國，而時之艱、境之奇，則更甚於武侯、信國。自丙戌航海，甲辰就執，三度閩關，四入長江，兩遭覆溺，首尾十有九年，其經營爲倍蓰矣。己亥之役，功在漏刻，而復敗之，天也。然而談其事者，迄今猶懍懍有生氣，何耶？

《南疆逸史》卷三二（存目）

《海東逸史》卷一三（存目）

《東南紀事》卷九（存目）

《小腆紀傳》卷四四（存目）

《鹿樵紀聞》卷中《張煌言殉節始末》（存目全謝山《張蒼水神道碑銘》，最爲

《霞外攟屑》卷七《張忠烈公神道碑銘》（存目）

紀事

《觚賸》正編卷一《布囊焚餘》　張玄箸先生於康熙甲辰被執不屈，與愛僕楊冠玉、幕友羅自牧同死於杭。所著詩詞，貯一布囊，悉爲邏卒所焚。有遺在僧寺及民家者僅數篇。其律詩云：「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節慚松柏，此去清風笑蕨薇。雙鬢難容五嶽住，一帆任向十州歸。疊山遲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

《東南紀事》卷九《張煌言附錄逸事》（存目）

著録

《千頃堂書目》卷二八　《冰槎集》四卷，《奇零草》十二卷，《北征錄》、《采薇吟》、《兵餘零草》。

藝文

全祖望《祭蒼水張公文》（存目）

李中馥

孫閎達《原李耳載序》　耳養之不足貴也，信耳之不足憑也，《耳載》云乎哉！然目之所及有涯，而耳也無涯。舜達四聰，禹懸四擊，周採謠俗，孔子亦擇多聞，皆是物也。古今記載，大約得於耳者居多，亦視乎其人之耳，視乎其人之載而已。晉陽李鳳石先生，古君子也，一日以《耳載》示余，且索余言。余讀之如讀異書，得未曾有，其所載皆可喜、可愕、可感、可嘆之事，可以啟人之善思焉，可以警人之慝志焉，可以堅人之信心、破人之攣見焉。是書也，其有功於名教不淺，非直爲紀聞誌怪之書而已也。先生之耳，豈猶夫人之耳？先生之載，豈猶夫人之載哉？讀書當以心會之，而以身試之，慎毋以過耳之談目之。抑余聞晉陽爲古名封，而誌之所載，殊覺寥寥，修誌者於此一採取焉，未必不可爲蓀邑增光垂不朽也。余不敏，長者之命不敢辭。是爲序。古閬遜庵孫閎達拜書。

許道基《原李耳載序》　稗官野乘，意在炫奇，而作者今古相望。莊子首述《齊諧》，班史藝文列小說十五家，平子《西京賦》亦云「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是在漢時已充棟矣。爾後轉相擬述，無關體要，聊爲談嗄資。而晉張茂先因瑯嬛所得，撰《博物志》四百卷。武帝詔使芟截浮疑，僅百十卷，非以俶詭幻怪繁蕪耳目乎？唐人雜記，雅好附會，荒忽支離，以不奇爲病，乃適病不奇耳。夫天下之奇，不在奇事在常事，且在常理。鯨呿鰲擲，牛魅蛇妖，爲味轉淺。唯於倫常日用間，無可見奇者，得其奇誌之，覺明霞秀月，無非湧雪崩雲。得其奇而不黑於理者誌之，覺雁蕩、龍門，無非練川楮陸，而後至奇以見。晉陽李鳳石先生學通今古，所著《耳載》一書，未嘗不標新領異，要皆目前常事，轉出奇境。復鄭重乎忠孝廉貞之行，風議乎嗔貪癡妄之爲，使人考鏡感發，自於言外得之，是事以正出奇，理以奇見正，而心則全乎正者也。蓋將以挽人心之好怪，而不愧爲天下之至奇，尚何「算博士」、「鬼董狐」之誚哉！吳興徐侍郎蘋邨，嘗詆懋椒之穢褻，《湘山野錄》之妄誕，《碧雲騢》之誣謬，以爲傷風俗、淆是非；他若《洞眞拾遺》、《雲僊散錄》諸編，亦譏其瑣屑鄙雜，可以無作。惟陶氏《輟耕錄》，則以廣見聞、紀風土、補史乘美之，稱許綦愼矣。而其年陳檢討復詆爲腕力孱弱，文采不足以發之。紀載固若是其不易乎！惜先生之書不令二公見之耳。獨訝古人有言，耒學膚受，貴耳而賤目，如耳睹弗靈於目聽，命名之未安也者，觀其自序而爽然失矣。

乾隆丁亥秋七月朔旦，兩海年家後進許道基拜書。

殷嶧《原李耳載序》　予自莅晉陽及罷官，前後凡八載。先是即聞前明名孝廉鳳石李先生著述甚夥，丁未春，令嗣季君出《耳載》一編，受而卒業焉。事多通志及邑志所未嘗有，固雖遺聞軼事，非得留心掌故者搜羅而掇拾之，其湮沒不傳者多矣甚矣，文之不可以已也。若所載雖不盡繫晉事，亦必信而

有徵，蓋先生博學而篤行之古君子也，今已俎豆宮牆，邦之文獻，其寄之矣。高郵後學殷嶧拜書。

陳俶《耳載小引》 扶輿邈矣，庶類錯然其間，有平卽有奇，有常卽有幻，事之可驚可喜可法可戒者何限，獨不得搜幽鉤玄之手，探而出之，以故佚而弗傳；間有其人，又病於醜博，爲大雅所譏。若《耳載》者，傳之確，核之眞，吾知免矣。昔容齋有《隨筆》，沈氏有《筆譚》，多述宋元間遺事，讀者無不服其該洽，今以是書準之，又何多讓焉。是爲一言以引之。古吳嘐城義扶陳俶拜題。

李從龍《原李耳載序》 憶自受書以來，聞庭訓，知曾祖鳳石公績學尙氣節，不欲以文名家。舉孝廉不仕，闖賊嘗遣宋獻策致書，脅以仕，婉辭之，賊卒不敢加禍。所交游皆嚴正，如方崧生、傅青主、張華陽諸先生，率常以節氣相高，時亦或以文章互砥礪。故生平所爲文，膾炙人口，以文求者，無不應，應卽草稿任攜去，遺篋中惟《耳載》一編。伏而讀之，筆高古不具論，大抵關名教者，言必詳。從龍矢志搜羅，歷有年所。庚戌成進士，出爲邑宰，內擢部曹，日事簿書，違鄉里二十餘年。嗣嬰疾，蒙恩予告歸，益竭力搜訪，卒不得一。嗚呼！殆不可得矣。祖父兢兢所守，手澤止此，謹繕寫成帙，詒後人存什一於千百云爾。時乾隆二十一年三月，曾孫從龍謹志。

李青房《耳載跋》 高祖鳳石公，生平著作散人間，先人求之且不得，青房生益晚，又何及歟！家藏唯《耳載》一帙，私居雜述，所聞外間頗多抄本，然異同各半，幾非徵信之書矣。吁，先志不欲以文傳，生平所爲詩古文，竟淪軼而莫考，乃百二餘年之久，僅此什一之存者，又復訛以傳訛，漸失其眞，爲子孫者，忍恝置歟？爰舉先人所繕寫成帙者，壽諸棗梨，非冀以行世也，亦不忘手澤焉耳。乾隆三十二年八月望日，玄孫青房謹識。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三《明清部二》 《新編剿闖通俗小說》十回（內閣文庫），明興文館刊本。圖五葉，十面。正文半葉八行，行二十二字。〔日本內閣文庫〕 明寫刻本，半葉九行，行二十六字。板心題「忠孝傳」。有圈點旁勒，附圖頗精。 明無名氏撰。題「西吳懶道人口授」。卷首序，後署「西吳九十翁無競氏題於雲溪之半月泉」。記李闖王始末，至宏光卽位南京，吳三桂降淸而止。書成蓋在南渡之後。所據爲《國變錄》、《泣鼎傳》等，雖所載頗詳，然往往抄錄原文，不加以聯綴。如二回附「重記越郡三忠實錄」、「重紀馬素修先生死難實錄」、「重訂死難名臣籍貫姓氏」。又附蔣模「弔四忠」詩。三回列「死難諸臣名單」，又錄魏宮人費宮人傳及魏學濂遺事。又錄「吳縣文學許玉重先生死節始末」。四回列附「闖王諸臣授職名單」，附「延陵龔仲震哭陳闖王諸臣文」。五回列「被夾諸人名單」，附「闖事奇聞」，又附「張家玉上闖王陳情書」，上「闖王荐人才書」，周鐘撰「闖王登極

西吳懶道人

無競氏《剿闖小說敘》 君父之仇，天不共戴。國家之事，下不與謀。仇不共戴，則除凶雪耻之心同；事不與謀，則憤時憂世之情鬱。於是乎聞賊之

詔」。六回則全以諸條劄記湊成。七回錄「金壇合邑諸生討降闖諸臣檄」。八回錄陳良弼等疏及龔雲起「上錢牧齋書」。九回錄錢復書。十回錄「梁溪討逆揭」；又閻爾梅黎玉田事；附刑部一本「議定從闖事六等」。皆東西抄掇，雖勉立回目，前後文各不相屬，實未嘗加以組織。其匆匆爲之，無暇排比，於此可見。

周楫

湖海士《西湖二集序》　天下山水之秀，寧復有勝於西湖者哉！自昔金牛獻瑞以來，水有「明聖」之稱。宋仁宗詩有「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洲」之句。白樂天之「餘杭形勝四方無」，范希文之「西湖勝鑒湖」，蘇東坡之「西湖比西子」，柳耆卿之「桂子荷花」，眞令人艷心三竺、兩峰間也。予揆其致，大約有八：猶夷澹宕，嘯傲終日，直閨閣間物，室中單條耳，不聞其有風波之險也；可坐可臥，可舟可輿，水光盈眸，山色接牖，不聞其有車殆馬煩之病也；亦有清音，亦有絲竹，繡轡香輪，朱簾畫舫，曳冰紈霧縠，而掩映於綠楊芳草之間，所謂紅蕖映隔水之妝，紫騮嘶落花之陌者，觸目媚人，不聞其有岑寂之虞也；水香蘋潔，菱歌漁唱，鶯鳥交啼，野鳧戲水。龍井之茶可烹，虎跑之泉可啜，環堤之酒壚可醉。嫩草作裀，輕舟容與，富者適志，貧者愜心，不聞其有榮枯之異也；春則桃李呈芳，夏則芙蕖設色，秋則桂子施香，冬則白雪幻景。其雨既奇，其晴亦好。白日固可游覽，夜月尤屬幽奇，不聞其有不備之美也；梵宇名藍，龍宮古剎，金碧輝煌，鐘磬相聞。可停游屐，可搜隱跡。尋幽或以竟日，耽勝乃以忘年，不聞其一覽即盡，索爾無餘也。幽人勝士之場，古佛垂教之地，孤山懷其高蹤，法相參其遺蛻。永明壽乃彌陀化身，事事可師，天竺東溟之道德隆重，高皇帝稱之爲白眉法師。亦有宗泐，稱爲泐翁，迫以官而不受。高僧哉！高僧哉！是以入道場則利名欲拚，緬高風則火宅晨凉。法身長在，歷劫不灰。觸處可以醒我之昏迷也；入三潭而喁喁不驚，游斷橋、蘇堤而兩公之明德如在，以是知魚鼈咸若存聖世之風，高賢長者留千秋之澤。彼豪暴之吏，亦復何存？蓋前人者，後事之師矣。流芳遺穢，其尚鑒之哉！況重以吳越王之雄霸百年，宋朝之南渡百五十載，流風遺韻，古跡奇聞，史不勝書。而獨未有譯爲俚語，以勸化世人者。蘇長公云：「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也。」而使眉目不脩，張敞不畫，亦如葑草之湮塞矣。西湖經長公開濬，而眉目始備；經周子清原之畫，而眉目益嫵。然則周清原其西湖之功臣也哉！即白、蘇賴之矣。予覽勝西湖而得交周子。其人曠世逸才，胸懷慷慨，朗朗如百間屋；至抵掌而談古今也，波濤洶湧，雷震霆發，大似項羽破章邯，又如曹植之談，而我則自愧邯鄲生也。予是以望蒼天而興嘆，撫龍泉而狂叫者也。」余曰：「子毋然。司命會有轉局，狐鼠亦有敗時；且天下不可與問，道不可與謀，子聽之而已矣。」清原唯唯而去，逾時而以《西湖說》見示，予讀其序而悲之。士懷材不遇，「予貧，不能供客，客至恐斲柱剉薦之不免，用是匿影寒廬，不敢與長者交游。敗壁頹垣，星月穿漏，雪霰紛飛，几案爲濕。蓋原憲之桑樞，范丹之塵釜，交集於一身，予亦甘之。而所最不甘者，則司命之厄我過甚，而狐鼠之侮我無端。予是以望蒼天而興嘆，撫龍泉而狂叫者也。」余曰：「子毋然。司命會有轉局，狐鼠亦有敗時；且天下不可與問，道不可與謀，子聽之而已矣。」清原唯唯而去，逾時而以《西湖說》見示，予讀其序而悲之。士懷材不遇，乃蹭蹬厄窮，而至願爲優伶，手琵琶以求知於世，且願生生世世爲一目不識丁之人，眞令人慷慨悲歌、泣數行下也。豈非郡有司之罪乎？夫良玉而題碔砆，則泣卞和之血；駿馬而駕鹽車，則垂伯樂之泪：此亦有心者之所共悲，而有目者之所共悼矣。昔阮嗣宗好游山，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陳子昂詩文不爲人知，時有賣胡琴者，索價百萬，豪貴無售，子昂突出以千緡市。次日，集宣陽里第，具酒肴群飲，置胡琴，撫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師，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足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遍贈座上諸客，聲溢都下。唐球好苦吟，撚稿爲丸，納之大瓢中，投於江，曰：「斯文苟不沉沒，得者方知我苦心爾。」有識者接得之，曰：「此唐山人詩瓢也。」周子間氣所鍾，才情浩汗，博物洽聞，舉世無兩，不得已而借他人之酒盃，澆自己之磊塊，以小說見。其亦嗣宗之慟、子昂之琴、唐山人之詩瓢也哉！觀者幸於牝牡驪黃之外索之。湖海士題於玩世居。

《中國小說史略》第二一篇《明之擬宋市人小說及後來選本》　其書亦以他事引出本文，自名爲「引子」。引子或多至三四，與他書稍不同；文亦流利，然好頌帝德，垂教訓，又多憤言，則殆所謂「司命之厄我過甚而狐鼠之侮我無端」（序述清原語）之所致矣。

又《西湖二集》三十四卷、附《西湖秋色》一百韻，題「武林濟川子清原甫纂」。每卷一篇，亦雜演古今事，而必與西湖相關。觀其書名，當有初集，然未見。前有湖海士序，稱清原爲周子，嘗作《西湖說》，餘事未詳，清康熙時有太學生周清原字浣初，然爲武進人（《國子監志》八十二《鶴徵錄》一）；乾隆時有周昱字清原，錢塘人（《兩浙輶軒錄》二十三），而時代不相及，皆別一人也。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三《明清小說部甲・西湖二集三十四卷三十四篇附西湖秋色百韻》 存。明刊原本。【略】雲林聚錦堂覆本。【略】大連圖書館藏選抄本，在《海內奇談》中，錄本書卷四、卷二十四、卷二十、卷十三、卷十六、卷二十八、卷十一、卷八、卷九。共九篇。改題《西湖文言》。明周楫撰。題「武林濟川子清原甫纂」，「武林抱膝老人訂謨甫評」。首湖海子序。

蘅香草堂

佩蘅子《吳江雪自序》 甚矣哉，眷心之難繫也。然不繫之於未萌之先，而強制於纏綿之際，雖有神禹，獨且奈何，是必不可救藥者矣。人有於此，服先王之明訓，誦聖人之遺書，寤寐不遑，心焉惕惕，自謂敬懼日臻，繁情自斂，即富貴利祿，亦不能奪其聰明，眩其耳目，其或邯鄲艷質，一轉回波，似不免於神魂搖蕩，即當濯胃洗心，令無沾染，否則纏綿何已。孔子亦曰：好德如色，我所未見。是亘古至今有如此者。今余所著《吳江雪》，實欲導人於正，責言爲父母者，當正之於始。即江潮、吳媛，並無與之之辭，全是惜之之意。言雪婆，以見嫗之不可令入閨門；言丘宜公，見交之不可不愼，計之不成，而反自害，見爲惡之不祥。弄兒苦守十年，貪淫瓦裂；赫騰鷹揚一世，肆掠亡軀；金鄉之守節，素芳之悟禪，亦各有妙境。然人人得而知之。有大義存焉，有至道存焉，則諸君子或不解愚忱也，請訊諸石城之序。乙巳季秋日，吳門佩蘅子題於蘅香草堂。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四《明清小說部乙》《繡像吳江雪》四卷二十回，存。明東吳赤綠山房刊本。〔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 鄭西諦藏本二十四回。題「蘅香草堂編著」。首顧石城序，及佩蘅子自序。

東魯古狂生

佚名《醉醒石題辭》 古今盡醉也，其誰爲獨醒者！若也獨醒，世孰容之！雖然，亦不可不醒也。不醒，則長夜不旦，世間大事業，安能嚮醉夢中問之。第人不醉則不醒，不大醉則不大醒。從一醉日富後，忽而得醒機焉，女工數錢」句，不知《續漢志》實作「姹女」；「蝦蟆更」一條，據郎瑛《七修類稿》指爲宋事，而不知唐張泌詩已有「蝦蟆更急海城寒」句，先載蜀韋縠《才調

非好行小慧，則懵無識知之妄人也，亦與於醉之甚者矣。李贊皇之平泉莊，有醉醒石焉，醉甚而倚其上，其醉態立失。是編也，蓋亦醉醒之石也。顧醉醒而取於石者何？臧武仲曰：美疢不如惡石猶生武，疢之美，其毒滋多。讀是編者(下缺)。

江東老蟫《醉醒石跋》《漢藝文志》，九流之外，別立小說一家，其原出於稗官，就街談巷語之新，爲人情風俗之考。燭理則正變雜陳，立論則莊諧互見。隨意勸懲，百端鼓舞。使人嚮善悔過，而生於不自知。其力量轉甚於九流。今唐以前書，止《燕丹子》存，至唐而歧小說、傳奇爲二類。或嚮壁虛造，或影射時政。唐人以爲行卷，以其可以見筆力，可以見胸襟。而所撰遂盛行於世。昔黃黎洲檢鈕氏世學樓目，見小說平話數百種，錢遵王《也是園書目》，有詩話十數種。(詩話二字，初以爲評話。而日本流傳平話，均作詩話。因悟各小說無不從「詩曰」起。詩在前，話在後。謂之詩話，誰謂不然。)俞理初《蘆城平話跋》亦云：《永樂大典》收平話極多。此《醉醒石》十五卷，署名「東魯古狂生補輯」。李微化虎事，見唐人《李微傳》。他卷又有云屠赤水作傳者。又以孕婦爲二命，上諭所駁，孕不作二命，乃崇禎帝事。此蓋崇禎年時作。大凡小說之作，可以見當時之制度焉，可以覘風俗之純薄焉，可以見物價之低昂焉，可以見人心之詭譎焉。於此演說果報，決斷是非，挽幾希之仁心，斷無聊之妄念，場前巷底，婦孺皆知，不較九流爲有益乎！況又筆墨之簡潔，言語之靈活，又出於尋常小說者。吾友今爲重刻，將以行世，庶不負班氏志小說之苦心矣。歲在強圉大淵獻盈月之朔，江東老蟫跋。

《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一篇《明之擬宋市人小說及後來選本》《醉醒石》十五回，題「東魯古狂生編輯」。所記惟李微化虎事在唐時，餘悉明代，且及崇禎朝事，蓋其時之作也。文筆頗刻露，然以過於簡煉，故平話習氣，時復逼人；至於垂教誡，好評議，則尤甚於《西湖二集》。宋市人小說，雖亦間參訓喻，然主意則在述市井間事，用以娛心；及明人擬作末流，乃誥誡連篇，喧而奪主，且多艷稱榮遇，回護士人，故形式僅存而精神與宋迥異矣。如第十四回記淮南莫翁以女嫁蘇秀才，久而女嫌蘇貧，自求去，再醮爲酒家婦。而蘇卽聯捷成進士，榮歸過酒家前，見女當壚，下轎揖之，女貌不動而心甚苦。又不堪衆人笑罵，遂自經死，卽所謂大爲寒士吐氣者也。【略】結末有論，以爲「生前貽譏死後貽臭」，「是朱買臣妻子之後一人」。引論稍恕，科罪似在男子之「不安貧賤」者之下，然亦終不可宥云。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三《明清小說部甲》《醉醒石》十五回，存。明刊原本。前附圖。半葉九行，行十九字。〔北京圖書館〕〔鄭西諦〕董氏誦芬室重刊本。明無名氏撰。題「東魯古狂生編輯」。

董說

論述

綜論

嶷如居士《西游補序》曰：出三界，則情根盡；離聲聞緣覺，則妄想空。又曰：出三界，不越三界；離聲聞緣覺，一念着處，卽是虛妄。妄生偏，偏生魔，魔生種類。十倍正覺，流浪幻化，彌因彌極，浸淫而別具情想，別轉人身，別換區寓，一彈指間事。是以學道未圓，古今同慨。曰：借光於鑑，借鑑於光，庶幾照體常懸，勘驗有自。廼若光影俱無，歸根何似，又可慨已。補《西游》，意言何寄？作者偶以三調芭蕉扇後，火焰清涼，寓言重言，以見情魔團結，形現無端，隨其夢境迷離，一枕子幻出大千世界。如孫行者牡丹花下撲殺一干男女，從春駒埜火中忽入新唐，聽見《驪山圖》便想借用着「驅山鐸」，亦似芭蕉扇影子未散。是爲「思夢」。一墮青青世界，必至萬鏡皆迷。踏空鑿天，皆由陳玄奘做殺青大將軍一念驚悸而生。是爲「噩夢」。欲見秦始皇，瞥面撞着鹵楚，甫入古人鏡相尋，又是未來；勘問宋丞相秦檜一案，斧鉞精嚴，銷數百年來青史內不平怨氣。是近而蘇卽聯捷成進士，榮歸過酒家前，見女當壚，下轎揖之，女貌不動而心甚苦。又不堪衆人笑罵，遂自經死，卽所謂大爲寒士吐氣者也。【略】結末有論，以爲「生前貽譏死後貽臭」，「是朱買臣妻子之後一人」。引論稍恕，科罪

颺，自招本色，似與「喜夢」相鄰。到得蜜王認行者爲父，星稀月朗，大夢將殘矣。五旂色亂，便欲出魔。是爲「寤夢」。約言六夢，以盡三世。爲佛、爲魔、爲仙、爲凡、爲異類種種，所造諸緣，皆從無始以來認定不受輪回，不受劫運者，已是輪回，已是劫運。若自作，若他人作，有何差別？夫心外心，鏡中鏡，奚啻石火電光，轉眼已盡。今觀十六回中，客塵爲據，主帥無皈，一葉汎汎，誰爲津岸？夫情覺索情，夢覺索夢者，了不可得爾。閱是補者，蹔爲火焰中一散清涼，泠然善也。

靜嘯齋主人《西游補答問》　問：《西游》不闕，何以補也？曰：《西游》之補，蓋在火焰芭蕉之後，洗心埽塔之先也。大聖調芭蕉，清涼火焰，力遏之而已矣。四萬八千年俱是情根團結，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根；空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內；走入情內，見得世界情根之虛，然後走出情外，認得道根之實。《西游補》者，情妖也；情妖者，鯖魚精也。問《西游》舊本，妖魔百萬，不過欲剖唐僧而俎其肉；子補《西游》，而鯖魚獨迷大聖，何也？曰：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問：古本《西游》，必先說出某妖某怪；此叙情妖，不先曉其爲情妖，何也？曰：此正是補《西游》大關鍵處。情之魔人，無形無聲，不識不知，或從悲慘而入，或從逸樂而入，或一念疑搖而入，或從所見聞而入。其所入境，若不可已，若不可改，若不可忽，若一入而決不可出。知情是魔，便是出頭地步。故大聖在鯖魚肚中，不知鯖魚；跳出鯖魚之外，而知鯖魚也。且跳出鯖魚不知，頃刻而殺鯖魚者，仍是大聖。迷人悟人，非有兩人也。問：古人世界，是過去之說矣；未來世界，是未來之說矣。雖然，初唐之日，又安得宋丞相秦檜之魂魄而治之？曰：《西游補》，情夢也。譬如正月初三日夢見三月初三與人爭鬬，手足格傷，及至三月初三日果有爭鬬，目之所見與夢無異。夫正月初三非三月初三也，而夢之見之者，心無所不至也；心無所不至，故不可放。問：大聖在古人世界，爲虞美人，何媚也？在未來世界，便爲閻羅天子，何威也？曰：心入未來，至險至阻，若非振作精神，必將一敗塗地。滅六賊，去邪也；刑秦檜，決趨向也；拜武穆，歸正也。此大聖脫出情妖之根本。問：大聖在青青世界，見唐僧是將軍，何也？曰：不須着論，祇看「殺青大將軍，長老將軍」此九字。問：十三回「關睢殿唐僧墮淚，撥琵琶季女彈詞」，大有淒風苦雨之致？曰：天下情根不外一「悲」字。問：大聖忽有夫人男女，何也？曰：夢想顛倒。問：大聖出情魔時，五色旌旂之亂，何也？曰：《清淨經》云：「亂窮返本，情極見性。」問：大聖遇牡丹，便入情魔；作奔壘先鋒，便出情魔，何也？曰：斬情魔，政要一刀兩段。問：天可鑿乎？曰：此作者大主意。大聖不遇鑿天人，決不走入情魔。問：古本《西游》，凡諸妖魔，或牛首虎頭，或豺聲狼視，今《西游補》十五回記鯖魚模樣，婉孌近人，何也？曰：此四字，正是萬古以來第一妖魔行狀。

佚名《讀西游補雜記》　《續西游》摹擬偪眞，失於拘滯，添出比丘靈虛，尤爲蛇足。《後西游》瀟灑飄逸，不老婆婆一段，藉外丹點化，生動異常；然之補、小行者、小八戒未免窠臼。此於《三調芭蕉扇》後補出十六回之文，離奇惝怳，不可方物；未來世界入勘秦一段，尤非思議所及。至其行文：有起有訖，有伏案，有繳應，有映帶，有穿插，有提挈，有過峽，有鋪排，有消納，有反筆，有側筆，有頓折，有含蓄，有平衍，有突兀，有疎落，有綿密；且帙百萬，不過欲剖唐僧而俎其肉；子補《西游》，而鯖魚獨迷大聖，何也？曰：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問：古本《西游》，必先說出某妖某怪；此叙情妖，不先曉其爲情妖，何也？曰：此正是補《西游》大關鍵處。情之魔人，無形無聲，不識不知，或從悲慘而入，或從逸樂而入，或一念疑搖而入，或從所見聞而入。其所入境，若不可已，若不可改，若不可忽，若一入而決不可出。知情是魔，便是出頭地步。故大聖在鯖魚肚中，不知鯖魚；跳出鯖魚之外，而知鯖魚也。且跳出鯖魚不知，頃刻而殺鯖魚者，仍是大聖。迷人悟人，非有兩人也。問：古人世界，是過去之說矣；未來世界，是未來之說矣。雖然，初唐之日，又安得宋丞相秦檜之魂魄而治之？曰：《西游補》，情夢也。譬如正月初三日夢見三月初三與人爭鬬，手足格傷，及至三月初三日果有爭鬬，目之所見與夢無異。夫正月初三非三月初三也，而夢之見之者，心無所不至也；心無所不至，故不可放。問：大聖在古人世界，爲虞美人，何媚也？在未來世界，便爲閻羅天子，何威也？曰：心入未來，至險至阻，若非振作精神，必將一敗塗地。滅六賊，去邪也；刑秦檜，決趨向也；拜武穆，歸正也。此大聖脫出情妖之根本。問：大聖在青青世界，見唐僧是將軍，何也？曰：不須着論，祇看「殺青大將軍，長老將軍」此九字。問：十三回「關睢殿唐僧墮淚，撥琵琶季女彈詞」，大有淒風苦雨之致？曰：天下情根不外一「悲」字。問：大聖忽有夫人男女，何也？曰：夢想顛倒。問：大聖出情魔時，五色旌旂之亂，何也？曰：《清淨經》云：「亂窮返本，情極見性。」問：大聖遇牡丹，便入情魔；作奔壘先鋒，便出情魔，何也？曰：斬情魔，政要一刀兩段。問：天可鑿乎？曰：此作者大主意。大聖不遇鑿天人，決不走入情魔。問：古本《西游》，凡諸妖魔，或牛首虎頭，或豺聲狼視，今《西游補》十五回記鯖魚模樣，婉孌近人，何也？曰：此四字，正是萬古以來第一妖魔行狀。

佚名《讀西游補雜記》　《續西游》摹擬偪眞，失於拘滯，添出比丘靈虛，尤爲蛇足。《後西游》瀟灑飄逸，不老婆婆一段，藉外丹點化，生動異常；然之補、小行者、小八戒未免窠臼。此於《三調芭蕉扇》後補出十六回之文，離奇惝怳，不可方物；未來世界入勘秦一段，尤非思議所及。至其行文：有起有訖，有伏案，有繳應，有映帶，有穿插，有提挈，有過峽，有鋪排，有消納，有反筆，有側筆，有頓折，有含蓄，有平衍，有突兀，有疎落，有綿密；且帙百萬，不過欲剖唐僧而俎其肉；子補《西游》，而鯖魚獨迷大聖，何也？曰：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問：古本《西游》，必先說出某妖某怪；此叙情妖，不先曉其爲情妖，何也？曰：此正是補《西游》大關鍵處。情之魔人，無形無聲，不識不知，或從悲慘而入，或從逸樂而入，或一念疑搖而入，或從所見聞而入。其所入境，若不可已，若不可改，若不可忽，若一入而決不可出。知情是魔，便是出頭地步。故大聖在鯖魚肚中，不知鯖魚；跳出鯖魚之外，而知鯖魚也。且跳出鯖魚不知，頃刻而殺鯖魚者，仍是大聖。迷人悟人，非有兩人也。問：古人世界，是過去之說矣；未來世界，是未來之說矣。雖然，初唐之日，又安得宋丞相秦檜之魂魄而治之？曰：《西游補》，情夢也。譬如正月初三日夢見三月初三與人爭鬬，手足格傷，及至三月初三日果有爭鬬，目之所見與夢無異。夫正月初三非三月初三也，而夢之見之者，心無所不至也；心無所不至，故不可放。問：大聖在古人世界，爲虞美人，何媚也？在未來世界，便爲閻羅天子，何威也？曰：心入未來，至險至阻，若非振作精神，必將一敗塗地。滅六賊，去邪也；刑秦檜，決趨向也；拜武穆，歸正也。此大聖脫出情妖之根本。問：大聖在青青世界，見唐僧是將軍，何也？曰：不須着論，祇看「殺青大將軍，長老將軍」此九字。問：十三回「關睢殿唐僧墮淚，撥琵琶季女彈詞」，大有淒風苦雨之致？曰：天下情根不外一「悲」字。問：大聖忽有夫人男女，何也？曰：夢想顛倒。問：大聖出情魔時，五色旌旂之亂，何也？曰：《清淨經》云：「亂窮返本，情極見性。」問：大聖遇牡丹，便入情魔；作奔壘先鋒，便出情魔，何也？曰：斬情魔，政要一刀兩段。問：天可鑿乎？曰：此作者大主意。大聖不遇鑿天人，決不走入情魔。問：古本《西游》，凡諸妖魔，或牛首虎頭，或豺聲狼視，今《西游補》十五回記鯖魚模樣，婉孌近人，何也？曰：此四字，正是萬古以來第一妖魔行狀。

業、忠佞賢奸之幻。幻境也，鬼趣也，故以閻羅王終之。自跳出鬼門關扯斷紅綫，艱難歷徧，覺悟頓生。然而小月王宮中之師父，猶非眞師父也。彈詞茗戰，以瀟灑爲悟；倣古晚郊，以閑適爲悟；擬古昆池，以山水爲悟；蘆中漁唱，以疏埜爲悟。悟矣乎？猶未也。情根未絕，妄相猶存，命竟何如？不堪回首！始而悲，繼而哭，既而疑，終而亂，道味世味，交戰於中，大憤大悲，莫知所適。於此眞實用力，然後憬然眞悟，幻境皆空。非幻亦空，始是立腳之處。虛空主人一偈：『悟空不悟空，悟幻不悟幻。』正爲將悟人對病發藥。蓋能悟幻，始能悟空。然但能悟幻，而未悟空，則其悟仍幻。用力有虛實，見道有淺深，此悟空悟幻之分也。」《三調芭蕉扇》，其因也；波羅蜜王，其果也：言下指點，明示歸結。

虛空而無主人，是頑空也。然畢竟如何是虛空主人？請讀者下轉語。【略】問：「《西游補》，演義耳，安見其可傳者？」曰：「凡人著書，無非取古人以自寓，書中之事，皆作者所歷之境；書中之理，皆作者所悟之道；書中之語，皆作者欲吐之言：不可顯著而隱約出之，不可直言而曲折見之，不可入於文集而藉演義以達之。蓋顯著之路，不若隱約之微妙也；直言之淺，不若曲折之深婉也；文集之簡，不若演義之詳盡也。若雨令妻賢子，處境豐腴，當時積習，舍時文而從事古學者，亦近於腦病也。且古人世界，隔一未來世界，即是懵懂世界。彼敝敝然以繼往開來自負者，其不懵懂也幾希！祖龍之一旦棄家脩道，度必有所大悟大徹者，不僅以遺民自命也。此書所述，皆其胸膈間物。夫其人可傳也，其書可傳也，傳其書，即傳其人矣。雖演義，庸何傷？」第四回云：「堯、舜到孔子是『純天運』。」按董君之學出於黃石齋。石齋《易》象正以周桓王元年當「蒙」卦，則非其師說。而宋牛無邪傳邵子之學，以堯之世當「賁」，則亦非邵學。其所著《易發》中《飛龍訓》篇，謂堯、舜、周、孔，皆以飛龍治萬世，又其《天官翼》以章、蔀、紀、元、元、會、運、世立論，謂曆數出於卦爻，所列「恆星過宮」、「年干八卦」二表，以星次遞相排比，至帝堯甲子，適值「張」、「心」、「虛」、「昴」居四仲之中，與「堯典」中星合，遂據以爲上溯下推之證。則其用卦爻起算，蓋以堯時爲本，正與《西游補》中語相應。軌革之術，隨人推衍，本無一定也。玉史仙人似影指宣聖而言。八卦爐中，殆其自謂。

黃人《小說小話》 董若雨《西游補》一書，點竄《楞嚴》，出入《三易》，其理想如《逍遙》、《齊物》，其詞藻如《天問》、《大招》。身丁陸沉之禍，不得已遁爲詭誕，借孫悟空以自寫其生平之歷史，雲譎波詭，自成一子。紬其宗旨，

殺。〔牡丹不紅，徒弟心紅〕紅，朱氏也；知有富貴，則忘朱氏矣。心乎朱氏者，獨大聖耳。〔萬物從來只一身〕一身對異種言。〔一身還有一乾坤〕勉同種努力恢復也。〔敢與世間開眇眼〕開眇，眼復明也。〔肯把江山別立根〕立根，立主也。〔惟大唐正統皇帝〕與大唐新天子針對。〔日麗鳳凰城〕鳳凰城，在遼地。〔伯欽道：「如何說個『同』字，你在別人世界裏，我在你的世界裏。」〕伯欽，孝子也，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伯欽所以不認別人世界，此語惜不令向別人世界尋外父之新古人聞之。〔女媧不遇，神禹不見〕可見矯揉造作之古人世界中，只有結賓客媚妻子之人，而補天平水者，無處可覓也。〔三個師父〕皆指石齋。第一個師父，師石齋之道；第三個師父，師石齋之忠義。（以岳武穆比石齋，本周宜興對莊烈帝語。）所謂三位一體也。三個師父，正與兩個丈夫、兩個父親針對。〔新居士名新在〕新在，在新也，新指愛新。薇蕨精光，夷、齊下山，而居士新矣。住不穩古人世界，而入懵懂世界矣。〔東邊不收，西邊不管〕恰好入《貳臣傳》。〔一池綠水〕綠水，青水也。心乎紅者，綠水不能陷，而朱闌縛之。〔一個師長聚幾個學徒，正講着一句範圍天地而不過〕以石齋《易》學授受淵源結全篇。附龍尾曰：「蒙叟《吾炙集》載太倉黃翼十羽《三月十九日感事》一絕云：『腐儒兩度滯京華，日落園林慘暮笳。一似東風能解意，韋祠不放牡丹花。』與『牡丹紅一段』，同一寄興。」

又第六回回評　孫行者不是眞虞美人，虞美人亦不是眞虞美人。雖曰以假虞美人，殺假虞美人可也。

又第七回回評　竟是一篇《項羽本紀》。

又第八回回評　寫行者扮威儀處，一一絕倒。

又第九回回評　問秦檜，是孫行者一時極暢快之事，是《西游補》一部極暢快之文。

又第一〇回回評　救心之心，心外心也。心外有心，正是妄心，如何救心？蓋行者迷惑情魔，心已妄矣。眞心卻自明白，救妄心者，正是眞心。

又第一一回回評　收放心一部大主意，卻露在此處。

又第一二回回評　項羽講平話，是平話中之平話，此又是平話中之彈詞。

又第一三回回評　秦始皇一案，到此纔是結穴，文章呼吸奇幻至此。

又第一四回回評　大奇大奇，到此纔見新唐。作者眼界極闊。

又第一五回回評　五旂色亂是心猿出魔根本，廼《西游補》一部大關目處，寫入神，眞廼化工之筆。

又第一六回回評　一部《西游補》，總是鯖魚世界，結處纔見，是大作手。

分論

佚名《西游補》第一回回評　行者打破男女城，是斬絕情根手段。惜哉！一念悲憐，惹起許多妄想。

又第二回回評　此文須作三段讀：前一段，結風流天子一案；中間珠雨樓一段，是托出一部大旨；後驪山一段，伏大聖入鏡一案。

又第三回回評　此書奇處，在一頭結案，一頭埋伏。如此回本結第二回一案，卻提出小月王青青世界，又是伏案。

又第四回回評　行者入新唐，是第一層；入青青世界，是第二層；入鏡，是第三層。一層進一層，一層險一層。

又第五回回評　嘲笑處一一如畫，雋不傷肥，恰似梅花清瘦。

傳記

董樵等《遐周先生言行略》　先祖太學遐周先生諱斯張，【略】生吾父豐草先生。豐草先生名說，字若雨，九歲而孤，十四補邑博士弟子員，年三十餘，吳郡靈巖繼起儲和尚出家，名南潛，法字月函，前住古堯峰寶雲院。孫六曰樵曰牧曰耒曰舫曰漁曰村。村早亡。

《甲申朝事小紀》　董公諱說，字若雨，生於萬曆庚申。甫三歲，嘗趺坐語。父遐周先生甚愛之。五歲讀書，師教之總不開口。時董玄宰、陳眉公座，問他：「喜讀何書？」忽開口曰：「要讀《圓覺經》。」聞者甚怪之。遐周先生依其言，曰「吾教之自得域外之方也。」讀《圓覺》畢，卽讀四書、五經。十能文，十三歲入泮，十六歲補廩生，二十餘歲善觀天象。崇禎年間，聞中流賊之亂，從此無意功名矣。先生家道豐腴，房屋巍煥，園畝膏腴；忽以

爲富饒非亂世之福，值歲荒，出金珠米穀，用給饑寒之家。滄桑之變，先生剪髮不剃頭，頭巾道袍，蓋豐草庵，足不越戶，有《豐草集》千餘章，詩詞樂府十餘卷。生六子：曰樵，曰牧，曰耒，曰舫，曰漁，曰村。於三十四歲見靈巖繼和尚，打七參：不與萬物侶者是甚麼人？第三日即豁然，因隨靈巖披剃，法名南潛，字月涵、堯封、寶雲，因瓦破霜飛，又別號漏霜。有《上堂晚參唱酬語錄》。事師最孝，不接見賓客，其姪董楚望高髮謁師，不許相見。直俟靈巖圓寂之後，在西洞庭、紫石山、葛公泉諸處住靜，每日禮坐或吟詩，不喜見冠蓋。一日，偶在夕香避暑，其時慕撫臺、祖道尊企慕欲見，再三囑華山僧鑑和尚指引求見。鑑曰：「若預先通知，必不肯見，今在夕香，乞二公減從，同片舟去，即可相見矣。」同至夕香叩門，僧鑑先入，慕、祖二公尾行。師曰：「請少坐，吾去穿道服。」從籬門逃至湖邊，搭便船過洞庭去矣，其高致如此。師棄現在田園，滄桑後，即剪髮作頭陀，及出家三十餘年，惟與黃九煙先生深談。生平目不較柴米，手不拈銀錢，足不履城市，或與樵叟漁父交談，而紈袴市井，從不相對，方外之清高，誰可與匹儔哉！

《南潯志》卷一八　董說字若雨，號西庵，自稱鷓鴣生、斯張子。幼時謁開元寺聞谷大師廣印，錫名智齡。事母至孝，畢生孺慕不衰。年十四，補弟子員，旋食廩餼。出太倉張溥門，工古文詞。江左名士，爭相傾倒，而姿稟孤特，與俗寡諧。更國變，遂棄諸生，改姓林，名蹇，字遠遊，號南村，亦稱林翳子，又稱槁木林。皈依靈巖，繼起大師宏儲名之曰元潛，字俟庵，屏迹豐草庵，宗親莫睹其面。精研五經，尤邃於《易》。方言、地志、星經、律法、釋老之書，靡不鉤纂。作詩，酉戌以後，始爲詩，以寫其空坑崖海之思。樂府出入漢魏。丙申秋，削髮靈巖，更名南潛，字月涵，一作月巖，號補樵，一號楓巢，又名本以。雲遊四方，浮湘上衡岳，至長沙，見陶汝鼐，傾蓋言歡。晤寓公黃周星，曰：「此古之傷心人也。」展《桑海遺民錄》，黯然而別。已歸吳中，主古堯峰寶雲院，時往來於洞庭之西小湖及溇溪補船庵之間。甲子母亡，葬畢歸山，遂不復至。嘗寓吳之夕香庵，一當事屏輿從訪之，聞聲避匿，當事歎息而去。年六十七，亦寂夕香，時康熙丙寅五月六日也。子樵、牧、耒、舫、漁、村，說戒諸子棄舉業，以韋布終其身。兄弟六人確守家訓，村早卒，餘並有聲。樵字裘夏，號蔗園，著書修行，爲滄海之遺民，而與耒學尤拔出，詩亦澹蕩俊偉，各擅一場，學者宗之，幾成南溇詩派。說既爲僧，諸子皆稱弟子，各命以法名，曰靈壁樵、靈珏耒、旨徑牧、旨勝舫，又有旨然，即村也，唯漁名無攷。說所著甚夥，樵等貧不能齊刊，門人紀官慮其久而散佚，爲刻遺文總目，冀遇好事者梓以傳焉。

《明詩綜》卷八一上　說字若雨，烏程人。晚爲僧，名南潛，字寶雲，有《豐草庵》等十八集。若雨腹笥便便，未免有才多之恨，至其硬語澀體，絕不猶人，方諸涪翁不足，比於饒德操有餘。

《觚賸》續編卷二　吳興董說，字若雨，華閥懿孫，才情恬曠，淑配稱閨閣之賢，佳兒獲芝蘭之秀，中年以後，一旦捐棄，獨皈淨域，自號月涵。所至之地，緇素宗仰。於是海內無不推月涵爲禪門尊宿矣。月涵於傳鉢開堂、飛錫住山之輩，視若蔑如，而身心融悟，得之典籍，每一出游，則有書五十擔隨之，雖僻谷之深，洪濤之險，不暫離也。余幼時曾見其《西游補》一書，俱言孫悟空夢游事，鑿天驅山，出入莊、老，而未來世界曆日，先晦後朔，尤奇。

曹溶《明人小傳》　說字若雨，烏程人，晚爲僧，名南潛，字寶雲，有《豐草庵》等十八集。

乾隆《烏程縣志》卷六引《蓬窩類稿》　董說，字若雨，斯張子。少補弟子員，長工古文詞，江左名士爭相傾倒。未幾，罹閹禍，屏迹豐草庵，宗親莫睹其面，以蹇自名，改氏曰林，精研《五經》，尤邃於《易》。丙申秋，削髮靈巖，時往來溇川，甲子母亡，遂不復至，寓吳之夕香庵，一當事屏輿從訪之，聞聲避匿，當事嘆息而去。

紀事

《春在堂隨筆》卷九　董若雨說《楝花磯隨筆》，但有鈔本，沈谷臣庶常以示余，字跡皆草草，殆邨學中童子所書也。其中載朱文公祝融峰詩云：「我來萬里駕長風，絕壑層雲許盪胸。濁酒三杯豪氣發，朗吟飛下祝融峰。」有校者云：「下當作上。」余案頭無《朱文公集》，未知孰是，然以愚見論之，作下者殊勝。蓋既御風而行，則搏扶搖而上，背負蒼天，視祝融峰轉在下矣，故云「飛下祝融峰」也。若作「上」，則與芒鞋藜杖，攀援而上者何異？一字之

分，仙凡頓別矣。當與在臣言之，未知以爲然否？

又　董若雨，世皆以爲明人。而《棟花磯隨筆》有一則云：「庚申二月，在鷓鴣溪艇子上，見陽明先生書迹。念先師所許一凝字，及補山堂一涼字，皆書苑未發之祕。舊吳釋南潛題。」然則此老爲僧後，至康熙十九年猶在，入清朝不可謂不久矣。顧亭林、王船山，皆明之遺老，而卒於清朝，則皆清朝人物也。董若雨亦可援此例乎？攷汪謝城《南潯志》，董若雨卒於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年六十七，則亡時纔二十五歲耳。其爲清朝人無疑。《潯志》列入明人，是論其志，明非論其世。《棟花磯隨筆》有一則云，客有戴星叩余門云云。此客出門，遍告市人曰：「高暉生直是退財白虎！」余按汪謝城《南潯志·董說傳》，所載名字甚多；初名說，字若雨，號西庵，自稱鷓鴣生，又稱斯張子，聞谷大師錫名智林。國變後，改姓林，名蹇，字遠游，號南村，亦稱林鬍子，又稱槁木林，靈巖大師名之曰元潛，字俟庵。爲僧後，更名南潛，字月涵，亦作月巖，號補樵，一號楓庵，又名本以，而無高暉生之名。此可補《潯志》之缺。

《西游補》「鑿開天門」本事　出《太平廣記》卷二〇引《博異志》：（存目）。

《霞外攟屑》卷九《小棲霞說稗·西游記補》　董說《西游記補》，中借秦始皇驅山鐸，鑿開天門。人皆笑其無稽。按《太平廣記》（卷二十）、《博異志·陰隱谷條》：「汝來此雖頃刻，人間已數十年矣。卻出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其所本也。《升庵全集》（卷七十八）：「太湖西有岕嶺山，有石如卷笮，相傳云禹所用牽山笮也。會稽又有驅山鐸。」二事與秦王鞭石成橋相類。好怪者傅會之說耶？抑古原有此術也？

著録

光緒《烏程縣志》卷三一《著述》一　董說（人物傳）《易發》八卷（一作《易法》）、《易運》、《周易十八爻未濟通輪表》、《周易十三爻參天地兩表》、《出震三易合表》、《洪範變》、《古詩緯》、《詩發》、《周禮緯》一卷、《左傳提》一卷、《律呂發》一卷（一名《律呂考》）、《六書發》、《史記脈》、《二代文獻》（一名《夏殷文獻》）、《七國考》十四卷（分職官、食貨、都邑、宮室、國名、群禮、音樂、器服、雜記、喪制、兵制、刑法、災異、瑣徵，凡十四類。每類各分秦、齊、楚、趙、韓、魏、燕七國）、《潯書》、《豐草庵書譜》（即書目）、《運氣定論》一卷、《天官翼》、《天象編年》、《歲差考》、《文音發》一卷、《豐草庵雜著》十二卷（《昭陽夢史》一名《夢鄉志》）、《非煙香法》、《柳穀編》、《河圖卦版》、《文字發》、《分野發》、《詩律表》七種，各一卷。《漢鐃歌發》三卷，分測義、測韻、測音三門。《樂緯》、《掃葉錄》二種，各一卷）、《林鬍子野語》四卷（分《堯天表》、《離中緯》、《寶鏡拈》、《殘雪錄》四種。題南村林蹇遠遊著，小序自稱鷓鴣溪上林鬍子）、《甲申野語》、《曉寒長語》、《相字略》、《夢鄉譜》、《聞書》、《桐葉十書》、《草庵群碎錄》、《豐暇錄》、《問道錄》、《承雨錄》一卷、《研雪錄》一卷、《蘭葉筆存》一卷（一名《愼辭錄》，題釋本以撰）、《棟花磯隨筆》一卷附雜文一卷、《拂煙錄》一卷、《堯封語錄》四卷、《寶雲語錄》二卷、《靈巖首座寮語錄》二卷、《樵堂說略》一卷、《堯封別錄》四卷、《靈巖餘錄》、《散隨錄》四卷、《寶安錄》、《樵堂法頂拈》一卷、《七法頂》一卷、《草庵前集》三卷、《文集》三卷、《別集》六卷、《詩集》十一卷、《辛壬雜著》、《甲申乙酉詩歌》一卷、《乙酉雜文》一卷、《丙戌悲憤詩》一卷、《補船長語》八卷（一名《補船集》）、《禪樂府》一卷、《補船長語》八卷（一名《補船集》）、《寶雲詩甲編》二卷、《乙存》三卷、《散隨續稿》一卷、《樵堂題跋》一卷、《西荒詩》三卷、《西荒別存》一卷、《西荒別編》一卷、《小品》一卷、《癸亥雜文》一卷、《乙酉集》、《秋雪堂稿》一卷、《二餘雜稿》、《後庚集》、《藥篱雜文》一卷、《乙丑雜文》一卷、《若雨逸稿》一卷、《南潛詩》一冊、《風雅編年》、《古樂府發》、《文苑英華詩略》、《嶺雲集》（錄古今山水詩畫方外之文）、《曉寒合錄》（《南潯志》：說所著《通鑿翼》、《災異編年》、《五六原高暉堂家語》、《兒雅》、《蟲魚箋》、《草木箋》、《僧寶》五書。《古文編年》，疑未屬草，故不錄。楊鳳苞《南疆逸史跋》，有無名氏《夢華潭客談》，疑亦說所作）。

蔣瑞藻《缺名筆記》　鈕琇玉樵《觚賸續》云：【略】據此，知《西游補》乃董若雨所作。按若雨《豐草庵雜著》，凡十種，曰《昭陽夢史》、《非煙香法》、《柳谷編》、《河圖卦版》、《文字障》、《分野發》、《詩律表》、《漢鐃歌發》、《樂緯》、《掃葉詩》。其見於《四庫全書總目》者，有《七國考》十四卷；見於《存

目》者，有《易發》八卷，《運氣定論》一卷，《天官翼》無卷數，及《薄鏡歌發》一卷而已。朱竹垞《明詩綜》云：【略】《易發提要》云：「董說，黃道周之弟子也。其論《易》專主數學，兼取焦、京、陳、邵之法，參互爲一，而推闡以己意，其根柢則黃氏《三易洞璣》也。」所著諸書，今惟《七國考》刊入《守山閣叢書》爲最著，其餘漸就湮沒。《西游補》一種，宜亟刊以傳世也。嘗見第四回中，言堯、舜到孔子，是純天運。董君之學，出於黃石齋。石齋《易象正》，以周桓王元年當蒙卦，則非其師說。宋牛無耶傳邵子之學，以堯之世，當賁卦，則亦非邵學。其所著《易發飛龍訓篇》，謂堯、舜、周、孔皆以飛龍治萬世。又其《天官翼》，以章蔀紀元元會運世立論，謂歷數出於卦爻，所列《恒星過宮》、《年干入卦》二表，以星次遞相排比，至帝堯甲子，適直張心靈昂，居四仲之中，與《堯典》中星合，遂據以爲上溯下推之徵，則其用卦爻起歷，蓋以堯時爲本，正與《西游補》中語相應。軌革之術，隨人推衍，本無一定也。玉史仙人，似影指宣聖而言。八卦爐中，殆其自謂。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五《明清小說部乙》《西游補》十六回，存。明崇禎間刊本。半葉八行，行二十字。有圖八葉。首癸丑孟冬天目山樵序，《西游補答問》。空青室刊大字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封面題「三一道人評閱」，「空青室藏板」。首天目山樵序，《西游補答問》。末附《讀西游補雜記》。〔鄭西諦〕光緒元年申報館排印本。首天目山樵序。北新書局排印本，附劉半農撰《董若雨傳》。水沫書店排印本。明董說撰。「題靜嘯齋主人著」。說字若雨，號西庵。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人（一云吳興人）。明亡祝髮爲僧，名南潛，字寶雲，別號月涵。